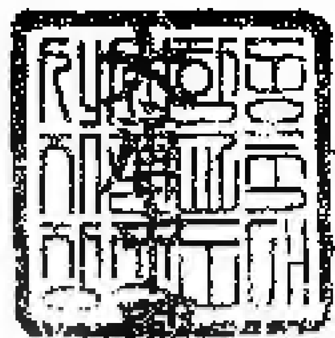


三藏聖教序

御製

蓋聞蒼蒼者天列星辰而著象茫茫者地奠川岳以成形仰觀天文既如彼也俯循地理又若斯焉夫以妙音幽微名言之路攸絕真如湛寂性相之義都捐然則發啓心龍資法雷之激響將導迷衆俟覺首以司方故知假名不壞於常名樂說乃詮於無說至若象外之象獨稱三界之尊天中之天爰著六通之聖法王剎見孕育於七十二君梵帝乘時寵於方八千歲周星罔彩言符降誕之徵漢日流祥載叶通神之夢故能咸揚沙劫化被塵區玉毫舒耀而除昏金口和宣而遣滯破煩惱之賊詐藉干戈壞生死之軍惟憑慧力闢圓明之界廣納於無邊開常樂之門普該於有識縱使浮天欲浪境風息而俄澄漲日情塵法雨霑而便廓歸依者銷殃而致福迴向者去危而獲安可謂巍巍乎其有成功蕩蕩乎而無能名者矣

但四生蠢蠢未悟無常六趣悠悠俱
纏有結詎知空花不實水月非堅馳
逐於五陰之中播遷於三界之域納
諸品彙終俟法門自白馬西來玄言
東被世尊則隨類敷演衆生乃逐性
開迷馬鳴擅美於瓊編龍樹騰芳於
寶偈於是遐邇震旦遠布閻浮半滿
之教區分大小之乘並騖澄安後德
接武於勝場琳遠高人騁蹤於法宇
遂使微言著範歷千古而暢英聲至
蹟流鏡周十方而騰茂實須屬後周
齊運大扇魔風遂使天下招提咸從
毀廢寰中法侶並混編甿嗟乎闃寂
禪居空留宴坐之處荒涼慧苑無復
經行之蹤爰洎開皇重將修建旋逢
大業又遇分崩鬼哭神吟山鳴海沸
既遭塗炭寧有伽藍正法消淪邪見
增長於是人迷覺路蹔迴於苦集之
區俗蔽真宗羈絆於蓋纏之內我
大唐之有天下也上陵巢燧俯視羲軒
三聖重光萬邦一統威加有截澤被
無垠掩坤絡以還淳亘乾維而獻款
乘懸佛日重補梵天龍宮將八柱齊

安鷲嶺共五峯爭峻大弘
釋教諒屬
皇朝者焉大福先寺翻經三藏法師
義淨者范陽人也俗姓張氏五代相
韓之後三台仕晉之前朱紫分輝貂
蟬合彩高祖爲東齊郡守仁風逐扇
甘雨隨車化闡六條政行十部爰祖
及父俱猷俗榮放曠一丘逍遥三徑
舍和體素養性怡神摘芝秀於東山
挹清流於南澗可謂幽尋丹嶠棲偃
白雲皐鶴於是香聲塲駒以之繫影
法師幼挺明悟夙彰聰敏幾踰辯李
之歲心樂出家甫過遊洛之年志尋
西國業該經史學洞古今愍三藏之
玄樞明一乘之奥義既而閑居習靜
息慮安禪託彼山林遠茲塵累三十
有七方遂雅懷以咸亨二年行至廣
府發蹤結契數乃十人鼓棹昇舶唯
存一己巡南溟以遐逝指西域以長
驅歷巖岫之千重涉波濤之万里漸
屆天竺次至王城佛說法花靈峯尚
在如來成道聖躅仍留吠舍城中獻
蓋之蹤不泯給孤園内布金之地猶

存三道寶階居然目覩八大靈塔邈
矣親觀所經三十餘國凡歷二十餘
載菩提樹下屢攀折以淹留阿耨池
邊幾濯纓而澡鑒法師慈悲作室忍
辱為衣長齋則一食自資長坐則六
時無倦又古来翻譯之者莫不先出
梵文後資漢譯撫詞方憑於學者銓
義別稟於僧徒令茲法師不如是矣
既閑五天竺語又詳二諦幽宗譯義
綴文咸由於己出指詞定理匪假於
傍求超漢代之摩騰跨秦年之羅什
所將梵本經近四百部合五十萬頌
金剛座真容一鋪舍利三百粒以證
聖元年夏五月方届都焉
則天大聖皇帝出震膺期乗乾握紀紹
隆為務弘濟為心爰命百寮氣整四
衆紅幡彗日鳳吹遏雲香散六銖花
飄五色鏘鏘濟濟煒煒煌煌迎于上東
之門置于授記之寺共于闐三藏及
大福先寺主沙門復禮西崇福寺主法
藏等翻花嚴經後至大福先寺與天
竺三藏寶思末多及授記寺主慧表沙
門勝莊慈訓等譯根本部律其大德

等莫不四禪凝慮六度冥懷懸法鏡於心臺朗戒珠於性海詞林挺秀將覺樹而連芳慧炬揚輝澄桂輪而合彩渾金璞玉諒屬其人誠梵宇之棟梁寔法門之龍象已翻諸雜經律二百餘卷繕寫云畢尋並進內其餘戒律諸論方俟後詮五篇之教具明八法之因備曉鵝珠尚護蟲命無傷浮囊必取於不虧油鉢終期於靡覆崇聖教之綱紀啓含生之耳目伏願上資先聖長隆　七廟之基下逮微躬恒佐九天之命遷懷生於壽域致薄俗於淳源歲稔時和遐安迩肅顧以萬機務總四海事殷要憑乙夜之餘式贊弥天之德謀虚和寂聊題序云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一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毗奈耶序

稽首大悲尊　能寂愍一切　面滿如初日
目淨若青蓮　佛生調伏家　弟子衆調伏
調伏除衆過　敬礼法中尊　佛說三藏教
毗奈耶為首　我於此教中　略申其讚頌
如樹根為本　條幹由是生　佛說律為本

能生諸善法　譬如大隄防　瀑流不能越
戒法亦如是　能遮於毀禁　諸佛證菩提
獨覺身心靜　及以阿羅漢　咸由律行成
三世諸賢聖　遠離有為縛　皆以律為本
能至安隱處　若此調伏教　安住於世間
即是諸如來　正法藏不滅　戒是能安立
如來正法燈　離此即便無　安隱涅槃路
佛遊於世間　隨處說經法　律教不如是
故知難值遇　如地載群生　能長諸卉木
律教亦如是　能生諸福智　佛說由律教
能生衆功德　奉持得解脫　毀破生惡趣
為馬若不調　制之以鈎策　律教亦如是
不調令善順　如城有隍塹　能禦諸怨敵
律教亦如是　能防於破戒　譬如大海水
能漂於死屍　律教亦如是　能除諸破戒
律是法中王　諸佛之導首　苾芻喩商旅
此為無價珎　破戒逾虵毒　律如阿伽陀
威壯意難調　以律為轡勒　律於善道處
常與作橋梁　亦於惡趣海　能與為船栰
若行於險路　戒為善導者　若昇無畏城
以戒為梯隥　大師最勝尊　親說於律教
此二無差別　咸應歸命礼　佛及聖弟子
咸依律教住　於戒生恭敬　故我歸命礼

我依律讚歎　此說應尊重　於初首歸依
吉祥事成就　毗奈耶大海　涯際深難知
差別相無窮　豈我能詳悉　大師律教海
甚深難可測　我今隨自能　略讚於少分
世尊涅槃時　普告諸大衆　汝於我滅後
咸應尊敬戒　故我中讚頌　欲說毗奈耶
仁等應至心　善聽調伏教
別解脫經難得聞　經於無量俱胝劫
讀誦受持亦如是　如說行者更難遇
諸佛出現於世樂　演說微妙正法樂
僧伽一心同見樂　和合俱修勇進樂
若見聖人則為樂　并與共住亦為樂
若不見諸愚癡人　是則名為常受樂
見具尸羅者為樂　若見多聞亦名樂
見阿羅漢是真樂　由於後有不生故
於河津處妙階樂　以法降怨戰勝樂
證得正慧果生時　能除我慢盡為樂
若有能為決定意　善伏根欲具多聞
縱少至老處林中　寂靜閑居蘭若樂
合十指恭敬　礼釋迦師子　別解脫調伏
我說仁善聽　聽已當正行　如大仙所說
於諸小罪中　勇猛亦勤護　心馬難制止
勇決恒相續　別解脫如銜　有百針極利

若人違軌則　聞教便能止　大士若良馬
當出煩惱障　若人無此銜　亦不曾喜樂
彼沒煩惱障　迷轉於生死

總攝頌曰

若作不淨行　不與取斷人　妄說上人法
斯皆不共住

不淨行學處第一之一

別攝頌曰

蘇陣那無犯　苾芻在林中　弱骨及長根
妙喜二皆犯　晝日房中睡　開林離欲人
善與善因緣　應知頌總攝

尒時薄伽梵從初證覺於十二年中諸聲聞弟子無有過失未生瘡疱世尊為諸弟子說略別解脫戒經曰

一切惡莫作　一切善應修　遍調於自心
是則諸佛教　護身為善哉　能護語亦善
護意為善哉　盡護最為善　苾芻護一切
能解脫衆苦
善護於口言　亦善護於意　身莫作諸惡
常淨三種業　是則能隨順　大仙所行道

至十三年在佛栗氏國時羯蘭鐸迦村羯蘭鐸迦子名蘇陣那富有資財多諸僕使金銀珍寶穀麦盈溢所貯

貰貨如毗沙門天王於同類族娶女
為妻歡樂而住彼於異時於佛法僧
深生敬信歸依三寶受五學處所謂
殺生偷盜欲邪行虛誑語及飲諸酒
悉皆遠離由斯敬信日漸增廣便以
正信捨家趣非家剃除鬚髮而披法
服既出家已與諸親屬相雜而住猶
如昔日在家無異尒時具壽蘇陣那
便自思念豈容我於善說法律而為
出家應證未證應得未得與諸親族
相雜而住我今宜應捨離親屬執持
衣鉢遊行人間作是念已便捨親屬
行詣他方逢世飢饉乞食難得父母
於子尚不相濟況餘乞者時蘇陣那
作是念已令我親屬財食殷富宜應
就彼羯蘭鐸迦村勸於僧田廣設供
養若麨若粥或常施食或請喚食或
八日十四日十五日食教諸親屬少
興福業為饒益事時蘇陣那便捨
他方執持衣鉢漸次遊行遂至羯蘭
鐸迦村去斯不遠在阿蘭若住小房
中時蘇陣那詣親屬所廣為諸人讚
揚佛法僧寶令於大衆設諸供養而

作饒益時蘇陣那在阿蘭若修杜多
行但三衣糞掃衣常乞食次第乞時
諸親族於日日中恒以上妙甘美飲
食施衆僧已蘇陣那持衣鉢入村中
以次而乞到其本舍既無所獲捨之
而出蘇陣那母有事他行時有老婢
還見蘇陣那憶識容顏知无所獲疾
疾而去老婢見已詣蘇陣那母處白
言大家知不長子蘇陣那久離鄉邑
今還故居乞求不獲疾疾而去時蘇
陣那母作如是念豈非我子有憶戀
耶情生不樂欲歸於俗不愛沙門被
沙門所苦著懈猒捨沙門行耶作是
念已遂便出村居蘇陣那所居之處
告曰蘇陣那汝有憶戀耶情生不樂
欲歸俗耶不愛沙門被沙門所苦著
懈猒捨沙門行耶蘇陣那我家中物
及姱時財汝且聽說我自所有金銀
之物積為大聚兩邊人坐互不相見
又汝父財物官印金錢數有百千万
億況復諸餘雜類財貨汝可還家隨
情受樂任為福施說是語已時蘇陣
那白母言我無憶戀情有不樂歸還

故居亦無不愛沙門被沙門所害著
慚默捨時稧陣鄰母聞是語已便自
思念非我所堪令其返服應可別設
餘計時母還舍告新婦曰汝若月期
時至可報我知新婦敬諾後於異時
月期既至白言大家我今月期時至欲
何所作姑曰時過洗浴冠衆花鬘塗
以名香著諸瓔珞嚴身之具咸令備
盡如稧陣鄰昔在家日情所樂事皆
悉爲之婦既聞已莊飾身周還至姑
所白言大家如稧陣鄰昔所愛好我
已爲之沐浴嚴身著諸衣服若有所
作令是其時時蘇陣鄰母遂與新婦
同車而去詣稧陣鄰所住之處到已
下車足步而進時稧陣鄰在小房外
遊步經行母既見已告曰稧陣鄰如
汝所云無有憶戀廣說如上令汝新
婦身淨宜留種子無令財物沒入於
官時稧陣鄰先未制戒不見欲過觀
少年婦情生染著欲火燒心告其母
曰我豈合耶母曰為留種子法應如
是時稧陣鄰牽故二手便向屏處脫
去法服遂即再三行不淨行時有有

情至求勝行有解脫性趣向涅槃棄
背生死三界五趣無心樂著以最後
身從勝妙天来託婦胎若明慧女人
有五種別智異於餘女一知男子有
欲心二知時節三知從某人得娠四
知是男五知是女若是男者依右脅
住若是女者居在左脅時彼婦人心
生歡喜白其姑曰大家知不我已有
娠居在右脅必定是男光顯宗冑其
姑聞巳心大慶喜作如是言我於昔
来情希善子紹嗣家門冀彼長成終
懐報德常修福慧利益我等姑知是
事便以新婦置在高樓隨時供給女
醫調膳不令差跌身具瓔珞如天婇
女遊歡喜園進止威儀常處牀座足
不履地目不覩惡色耳不聽惡聲寢
食從来曾無違忤經九月已便生一
子顏貌端嚴人所愛樂額廣眉長鼻
高脩直頂圓若蓋色美如金手過
膝家皆歡仰經三七日歡會宗親其
姑以兒告諸親曰此子今者欲作何
名衆人議曰此兒因種子法而求得
之可名種子其姑即便授八養母二

供乳哺二作襁持二為澡浴二共歡
戲給以乳酪酥精石蜜及餘上妙甘
美飲食而用資養速便長大如蓮出
池既漸童年學諸技藝筭數書印取
與質納皆盡其妙於八種術善能占
相所謂相寶相衣相宅相木相為相
馬相男相女彼於異時深生正信歸
向三寶受五學處同父信心念念增
長遂捨家趣非家求出離行於善說
法律剃除鬚髮而披法服獨處閑靜
無放逸心策勤勇猛專念而住淨修
梵行於現法中證悟圓滿破無明鷇
斷三界惑成阿羅漢三明六通具八
解脫得如實知我生已盡梵行已立
所作已辦不受後有心無鄣导如手
撝空刀割香塗愛憎不起觀金與土
等無有異於諸名利無不棄捨釋梵
諸天悉皆恭敬尒時具壽橽子證阿
羅漢受解脫樂即說頌曰

聖行已圓滿　不墮於文財　我與取後身
盡除諸過患

時蘇陣鄉作不淨行已世尊於無量
百千聲聞苾芻大衆中而為說法所

謂離貪瞋癡心慧解脫時蘇陣那亦
在衆中聽佛說法既聞法已心懷愁
惱深生追悔赧容伏面默爾無言即
便歸房懷憂而住後於異時有諸苾
芻巡觀房宇次至蘇陣那所住之房
共爲談話見蘇陣那懷愁而住時諸
苾芻謂蘇陣那曰汝於先時見有客
至逢迎歡笑先唱善来爲持衣鉢及
諸資具何故今時見我等来心懷愁
惱伏面而住默然無語汝蘇陣那爲
身病耶爲心痛乎時蘇陣那告言諸
具壽我非身病而心有燋熱問言何
故心有燋熱時蘇陣那具說其事時
諸苾芻聞其說已不喜不嫌從座而
去還詣佛所到已禮佛雙足在一面
坐以此因緣具白世尊世尊爾時告
諸苾芻曰此蘇陣那於有漏中先作
非法行不淨行爾時世尊以此因緣
集苾芻衆佛是知者見者知而問非
知不問時而問非時不問有利而問
無利不問破決隄防爲除疑惑有利
而問告蘇陣那言汝實作斯不端嚴
事耶白佛言實爾大德佛告蘇陣那

汝非沙門非隨順行不清淨非威儀非出家人之所應作穢陣鄙云何汝令於我所說離貪瞋癡心慧解脫微妙法中而為出家作斯非法可惡之事癡人寧以男根置在猛毒蛇口中不安女根中世尊以種種方便說欲汙事呵責穢陣鄙已告諸苾芻曰由此因緣我觀十利為聲聞弟子於毗奈耶制其學處云何為十一攝取於僧故二令僧歡喜故三令僧樂住故四降伏破戒故五慚者得安故六不信令信故七信者增長故八斷現在有漏故九斷未來有漏故十令梵行得久住故顯揚正法廣利人天我今為諸聲聞弟子於毗奈耶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與諸苾芻同得學處不捨學處學羸不自說作不淨行兩交會法此苾芻亦得波羅市迦不應共住

爾時世尊為諸苾芻制斯學處已在羯蘭鐸迦池竹林園中于時有一苾芻去斯不遠在阿蘭若小室中住於彼林中有一雌獼猴貪飲食故至苾

芻所苾芻每以殘食與之便即共行
不淨行時有衆多苾芻巡遊觀看諸
阿蘭若至苾芻住處便共言談在一
面坐彼雌獼猴憶先惡事來至其所
目視苾芻以身相就苾芻見已著見
餘人即便遮却如是再三時雌獼猴
遂大瞋怒即以足爪爴裂苾芻頭面
及衣並皆破裂便向一邊鳴叫跳躑
時諸苾芻見是事已即便問曰具壽
此野獼猴何故初來先觀尒面復以
身就汝見便遮如是再三瞋怒爴
身衣並破鳴叫跳躑時彼苾芻具以
事白諸苾芻聞告言具壽豈非世尊
遮諸苾芻行不淨行彼便報曰世尊
制戒但制人趣不遮傍生時諸苾芻
聞是語已不樂不喜捨之而去并與
俱行往詣佛所禮佛足已在一面坐
便以上事具白世尊世尊告曰人趣
尚制況復傍生彼愚癡人犯波羅市
迦尒時世尊以此因緣集苾芻衆知
而故問苾芻汝實作是不端嚴事不
惡法耶白言實尒世尊以種種呵責
廣說如前尒時世尊告諸苾芻前是

創制令是隨制我今更於毗奈耶中
爲諸苾芻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與諸苾芻同得學處不捨
學處學羸不自說作不淨行兩交會
法乃至共傍生此苾芻亦得波羅市
迦不應共住
若復苾芻者謂鄔波離等苾芻有五
一名字苾芻二自言苾芻三乞求苾
芻四破煩惱苾芻五白四羯磨圓具
苾芻言名字苾芻者如人立字名作
苾芻或世共許或是苾芻種族因此
喚爲苾芻是謂名字苾芻云何自言
苾芻若人實非苾芻自言我是苾芻
或是賊住自稱苾芻是謂自言苾芻
云何乞求苾芻若諸俗人常爲乞求
以自活命是名乞求苾芻云何破煩
惱苾芻若人能斷諸漏煩惱所有集
熱諸苦異熟未來生老死能善了知
永除根本如斷多羅樹頭證不生法
是名破煩惱苾芻
云何白四羯磨圓具苾芻謂身無障
難作法圓滿是不應呵是名羯磨圓
具苾芻今此所言苾芻義者意取第

五言復者謂更有餘如是流類與諸苾芻者謂共諸餘苾芻也同得學處者若有先受圓具已經百歲所應學事與新受者等無有異若新受圓具所應學事與百歲圓具者事亦不殊所謂尸羅學處持犯軌儀咸皆相似而得故名同得學處

言不捨學處者齊何名為不捨學處謂對癲狂心乱痛惱所纏聾瘂癡人而捨學處皆不名為捨若於獨靜處作獨靜想或於獨靜處作不獨靜想或於不獨靜處作獨靜想非捨學處若中方人對邊方人作中方語捨不成捨若解成捨若邊方人對中方人作邊方語若中方人對中方人作邊方語捨不成捨若解成捨若邊方人對邊方人作中方語准上應知若對睡眠入定非人天等變化傍生及諸形像或時閙乱或不審告住本性人皆不成捨言學羸不說者應為四句有捨學處非學羸而說有學羸而說非捨學處有捨學處學羸而說有不捨學處非學羸而說云何有捨學

處非學羸而說如有苾芻情懷顧戀欲希還俗於沙門道無愛樂心為沙門所苦羞慚厭背詣苾芻所作如是言具壽存念我某甲今捨學處是名捨學處或云我捨佛陀達摩僧伽或云我捨素呾羅毗奈耶摩窒里迦或云我捨鄔波馱耶阿遮利耶或云知我是俗人知我是求寂扇侘半擇迦汙苾芻尼殺父害母殺阿羅漢破和合僧惡心出佛身血是外道是趣外道者賊住別住不共住人乃至說云我於仁等同法者同梵行者非是伴類是名捨學處非學羸而說云何有學羸而說非捨學處如有苾芻情懷顧戀欲希還俗於沙門道無愛樂心為沙門所苦羞慚厭背詣苾芻所作如是言具壽知不梵行難立靜處難居獨一難住難居林野受惡臥具我憶父母兄弟姊妹受業師主我欲學諸工巧及營農業於我家族情希紹繼若苾芻雖作如是種種追悔言辭然而不云我捨學處是名學羸而說非捨學處云何學羸而說亦捨學處

如有苾芻情懷顧戀廣說如前乃至作追悔言而云我捨學處廣說如前乃至同梵行者非是伴類是名學羸而說亦捨學處云何不捨學處非學羸而說謂除前相是謂學羸不說言作不淨行者即是婬欲言婬欲者謂兩相交會也法者此據非法名之為法身業行非名之為作乃至共傍生者謂獼猴等此者謂指其人苾芻者謂得苾芻性云何苾芻性謂受圓具云何圓具謂白四羯磨於所作事如法成就究竟滿足其進受人以圓滿心希求具戒要祈攝受情無恚恨以言表白語業彰顯故名圓具

波羅市迦者是極重罪極可厭惡是可嫌棄不可愛樂若苾芻亦纔犯時即非沙門非釋迦子失苾芻性乖涅槃性墮落崩倒被他所勝不可救濟如截多羅樹頭更不復生不能鬱茂增長廣大故名波羅市迦

言不共住者謂此犯人不得與諸苾芻而作共住若褒灑陀隨意事若單白白二白四羯磨若衆有事應差

十二種人此非差限若法若食不共
受用是應擯棄由此名為不應共住
此中犯相其事云何
攝頌曰
於三處行婬　三瘡隔不隔　壞不壞死活
半擇迦女男　見他聽行婬　或與酒藥等
被逼樂不樂　犯不犯應知
若苾芻於其三處作不淨行行婬欲
法得波羅市迦云何三處謂以生支
入大小便道及口纔入即得波羅市
迦若苾芻共三種人作不淨行得波
羅市迦云何為三謂女男半擇迦若
苾芻作行婬意於活人女三瘡不壞
於彼行婬以有隔入有隔以有隔入
無隔以无隔入有隔以無隔入无隔
入時得波羅市迦若苾芻於活人女
三瘡損壞於彼行婬隔等同前入得
窣吐羅底也若於死人女三瘡不壞
隔等同前入得波羅市迦
若苾芻於死人女三瘡損壞隔等同
前入得窣吐羅底也如於人女若活
若死得罪重輕如是應知於非人女
傍生女若活若死於三瘡門有損無

擯有備無備得罪輕重同前若於人男非人男傍生男若活若死於二瘡門有擯無擯及以備等得罪同前若男半擇迦非人傍生半擇迦若活若死於二瘡門有擯無擯及以備等得罪同前若苾芻於眠睡苾芻行不淨行若睡苾芻於初中後不覺知者無犯其行婬者得根本罪若睡苾芻初知中後不知者無犯其行婬者得根本罪若初中皆知後不知者無犯行婬者得根本罪若初中後皆知而無心受樂者無犯其行婬者得根本罪若初中後皆知有心受樂者二俱得根本罪若苾芻初向眠睡苾芻處者犯無犯既令若向苾芻尼處式叉摩拏求寂求寂女處得罪輕重如上應知若苾芻尼式叉摩拏及求寂女向苾芻處及求寂處各各有犯无犯准前應說若求寂向苾芻苾芻尼式叉摩拏求寂求寂女處有犯無犯亦如上說若苾芻以米酒花酒根皮等酒與苾芻令熟醉者行不淨行而醉苾芻於初中後有知不知受樂不樂得

罪輕重有犯無犯乃至餘衆與酒令醉如上睡眠廣說如醉既令若以呪術及藥令彼迷亂於彼諸境行不淨行乃至餘衆等為得罪有無如上若苾芻強逼他苾芻共行不淨行若被逼者初入之時作心受樂二俱滅擯若入時不樂入已樂二俱滅擯若入時不樂入已不樂出時樂二俱滅擯若被逼者三時不樂無犯逼他者滅擯如逼苾芻若逼苾芻尼及下餘衆准事應知若苾芻等爭稻陵逼如前所說佘時室羅伐城中有一長者於同類族娶女為妻得意相親歡樂而住未久之間便生一子骨脊軟弱猶如獵兎經三七日歡會宗親其父以兒告諸親曰此兒今者欲作何名衆人議曰此兒骨軟應與立字名為弱脊即此童兒年漸長大便於善說法律而求出家既出家已於所住聚落而行乞食攝護威儀諸根無亂善防心意還詣所居飯食訖收衣鉢洗足已入房中欲染心發便以生支內自口中而受欲樂後於異時有諸苾芻

因看房舍既入房巳見彼弱劣作如是事情懷悒歎而問之曰具壽汝作何事報言我受欲樂苾芻報曰豈非世尊制行婬法報言具壽佛遮於他不制於自時諸苾芻聞是語巳不嫌不喜捨之而去往詣佛所如常威儀以事白佛佛言於他尚制況復自身此之癡人犯波羅市迦若苾芻作行欲心為受樂意起自生支內著口中或以他根入自口內得根本罪

時室羅伐城有長者子其根極長時人因此名曰長根於佛法中出家圓具入自房中以已生支內大便道而取欲樂時餘苾芻因行房舍見彼長根作如是事問何所為乃至報曰佛制他人於自何過諸苾芻白佛佛言於他尚制況復自身此之癡人犯波羅市迦

佛在室羅伐城給孤獨園時嗢逝尼城(在西印度)有大賓主名曰難陁大留多財受用豐足所有貲產如毗沙門王於同類族娶女為妻歡樂而住雖淹歲月竟无子息為求子故於諸天祠

及諸神祇處處求乞不隨所願然世
有云由乞求故便獲子者此議虛妄
斯若是實人皆千子如轉輪王然由
三事方有子息一者父母交會二者
其母身淨應合有娠三者食香現前
時彼商主業緣合會時有一天從勝
妙天來託婦胎若聰慧女人有五別
智廣如上說乃至娠在右脅喜白其
夫遂置高樓隨時給侍如天婇女月
滿生子衆相具足其父以兒告諸親
識子息者儀容端正人所樂觀者名
曰此兒今者欲作何名然中國法所
孫陁羅難陁時彼諸親共相議曰今
此孩子儀容端正衆人樂觀是商主
難陁之子應與此兒名孫陁羅難陁
授八養母速便長大如蓮處池學綜
四明藝窮八術其父尒時於春夏冬
為造三殿并三花園三種婇女謂上
中下昇妙樓觀奏諸伎樂是時難陁
賣至常為計算取與出納元時暫休
時孫陁羅難陁白其父曰何苦計算
無暫閑時　難陁報曰汝豈鎮處高樓
終日歡戲而能辦家業耶而我必須

知其家業務隨羅難陀聞父語已即便自念父出此言欲警覺我強而請曰若如是者我欲遊方經求產業願垂見許父曰汝今宜住我有珍財何勞遠覓務隨羅難陀報曰父雖有財我必須去父便生念我今應可息彼求心即持鎖鑰遍開七庫示以金銀成與未成悉皆充滿告務隨羅難陀曰既有如是財寶豐盈汝宜端拱受諸欲樂隨情持施修造福田欲遊他方此事應息答曰父以此物告示於我我若有子將何以示父即生念善哉此說我亡之後須憂家業我今現在漸教其事且令持貨試往他方一則學作經求二則見我親識遍觀方邑情無所違作是思已命其妻曰我身沒後此務隨羅難陀當憂家業真以前事而告知之妻曰此成善事可隨意行父報子曰汝所發心誠亦佳矣我身亡後汝知家務以前所陳咸皆勸誘今持財貨馳逐他方時實主難陀即便遣人搖鈴吹貝普告城邑所有居人及四方商客今者實主務

陀羅難陀欲持貨物求利他方仁等若能相隨去者開河津濟不輸税直所有行資並當豫辦時有五百賈人聞此告令各各脩財貨佇待行期時父難陀廣設賓會普召行人既並食已而告之曰諸君當知此孫陀羅難陀是我之子我觀仁等心无別異君等賈人欲詣他方求財利者有其三忌所謂博弈及以酒色若見孫陀羅難陀染三惑者應當遮止有利益處勸進修行若諸君等遮惡勸善能隨教者斯日善哉若不用語仁等宜應易所將物持貨言歸并告孫陀羅難陀日没是我子所餘賈人與汝無別彼有善言宜當見用子便敬諾卜擇良辰即以車馬載負諸物與五百人共為伴侶俱尋遠路到室羅伐城於一店中安置貨物時室羅伐城有一婬女名曰賢首以銜色為業顔貌奇挺人所樂見若得五百金錢者方與同宿時彼婬女聞有商人遠自嗢逝尼城彼有賈主名曰難陀其子孫陀羅難陀儀容端正人所樂觀與五百賈人遠來至此於我店上安其貨物傳

止而往即便生念我若不能惣奪彼
財不復自名爲賢首矣便命使女曰
於其肆上有一賣主名孫陁羅難陁
多財巨富汝持花鬘塗香上服至彼
告言賣主此是大家賢首遣我持來
聊伸微信復告之曰何意賣主寄居
店肆宜可整來女使即便持諸花鬘
詣賣主所委悉告知時孫陁羅難陁
聞已告使女曰汝且前行我著香鬘
隨後而去時彼使女即前歸家報大
家曰令我先來彼當尋至時彼賢首
聞使語已情生喜悅即便掃灑庭宇
布列名花以妙香薰處設牀座張施
帷幔以待賣人是時孫陁羅難陁即
便洗沐著新淨衣身以花纓而自嚴
飾車馬僕從詣賢首舍是時賢首遥
見彼來容貌威儀有乖常類問使女
曰此是賣主孫陁羅難陁耶使女荅
言介賢首喜悅即說頌曰

不簡富與貧　無論良與賤　但令美容貌
便亂女人心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一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勑雕造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二　昔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不淨行學處第一之二

尒時孫陀羅難陀即便下乘欲入其舍是時賢首疾下高樓出門迎接請身相就引入舍中安置妙牀令止息已問其名字荅曰我字孫陀羅難陀賢首荅曰善哉立名與身相稱若仁父母不立此名我今為尒名作孫陀羅難陀時孫陀羅難陀曰汝字何等荅曰我字賢首報曰善哉名實相稱向使汝父母不立此名我今為尒立賢首名時孫陀羅難陀問賢首曰同居一宿當酬幾何女曰何意同彼凡人出言庸淺待女答曰一夜止宿須五百金錢孫陀羅難陀報從者曰汝可每日常送五百金錢因即共彼歡娛而住凡貪欲之人難有厭足雖淹多日無棄捨心常使家人日送錢直諸人議曰我等賣並去已多時今何所在更不相見既承父囑應可尋求便問家人賣主何在家人報曰仁等

今日憶賣主耶初至即便往婬女舍
賣人曰我等何容捨而不問還歸之
曰必被父瞋令使往喚賣主聞已尋
欲出門是時賢首執衣裾告言君
今知不世有二人可行欲樂一顏容
美麗二盛壯少年汝既兩兼且受欲
樂年衰髮白可覓賞財既被留連報
使者曰汝可前去我即隨行使者以
緣具報賣客衆人集會佇望歸還之
待不來俱行就彼既至門已報門人
曰汝可入室報賣主知同侶衆人並
居門首宜可趁出有所評論使人報
已賣主欲出時彼賢首復執衣裾告
言且住彼諸賣客情欲求我共來相
喚不許淹停凡貪欲者日增繫縛時
孫陀羅難陀便報使曰仁等且去待
我情足方可歸還使者以言出報賣
客聞已共相告曰觀此情況無可希
何即共交易賣所來貨更取餘物整
命徒侶循路而歸送物之人至斯斷
絕後時賢首遣見使人告言何意更
不送物使者報曰賣旅已歸何處求
物女復問曰豈可孫陀羅難陀物亦

並持歸報言亦去時彼賢首聞此語
已便共孫陁羅難陁經二三宿告言
我無田業及以工商但藉諸人而為
活命應須計日與我貲財若不介者
汝宜速去容他後人孫陁羅難陁曰
汝曾無有相顧戀心報言介可不聞
世人有語

倡女本求財　無財便棄捨　猶如無果樹
鳥棄不停留

時孫陁羅難陁聞此語已復報之曰
若與汝財即隨男意如其物盡便生
棄心女曰汝豈不聞

若其天降雨　山河並注流　男子與貲財
倡女隨情轉

孫陁羅難陁曰倡女為人不可付信
女報之曰

倡女至日暮　覩他若己身　夜闌心漸薄
天明棄如草

孫陁羅難陁曰賢首有財男子汝即
相親無物之人頓能見棄女曰

若人有貲財　倡女皆同愛　如牛噉膓草
無財誰盡覩

時孫陁羅難陁知其情異即便欲出

倡女思念此孫陀羅難陀顏貌超絕
更覓難求乃至諸餘男子未持物來
豈可且留勿令即去便急牽衣不使其
出報言仁之家內可不益言耶我鬪
戲言何因見怪彼性躭婬隨言即往
時有男子持五百金錢來入其舍女
知彼意即對孫陀羅難陀前共為非
法孫陀羅難陀見已生念苦哉倡女
何太無情對我目前便行鄙媟尋即
棄去不諳道路躑躅街衢失其所趣
時有苾芻從城乞食而出彼既見已
隨後而行時彼苾芻既至寺已安其
食鉢并置水羅抖擻僧伽胝濯足洗
手濾水觀蟲作曼荼羅取其落葉布
地而食時孫陀羅難陀在前而立苾
芻問曰汝豈能食我殘食耶彼便自
念我若不食飢困當死報言願食即
以鉢餘令食食訖問曰賢首汝從何
來報言聖者我是嗢逝尼城賣主難
陀之子名孫陀羅難陀我從本舍多
持財物遠共徒侶來此經求比為欲
情在婬女舍所有財貨皆並喪亡唯
獨一身受茲艱苦苾芻報曰若如是

者何不出家時孫陀羅難陀念曰我若歸鄉被人所笑不如今者隨處安身即報苾芻我求出家時彼苾芻如法如律便與出家并受圓具於二三日教行法已報言賢首汝可不聞度不養處室羅伐城極甚寬廣隨應行處乞食自資既受教已於日初分執持衣鉢入城乞食時彼婬女心生追悔我所為非彼孫陀羅難陀顏貌端嚴歲年少壯不可多得我為錢財便見驅遣報使女曰汝若重見孫陀羅難陀宜請入來時孫陀羅難陀先不諳知乞食之處巡行至彼婬女之家使女遥見即疾走歸報大家曰孫陀羅難陀今在門外報言喚入使女曰今已出家報云縱使出家亦宜喚入便引令進賢首見已擁髆告曰聖者何故棄我出家孫陀羅難陀報曰汝薄情懷貪覓財物如何對我為非禮事既被欺輕寧不捨俗報言聖者女人體多過失我之一罪幸可相容我身及財皆屬尊者幸當共我同昔交歡孫陀羅難陀曰汝無智物先有錢

財已被汝費今時更欲破我戒耶女曰若在內猶於外泄或在外猶於內泄者未成破戒孫陁羅難陁聞已生念豈非苾芻行乞食時作如是事若不尒者此何得知時孫陁羅難陁為人好色便置衣鉢隨語行非既暢欲情一面而住時彼婬女即盛種種上妙飲食滿鉢授與報言聖者若有所須當數來此便持鉢食還向寺中尒時世尊於大衆中為說法要所謂離貪瞋癡心慧解脫孫陁羅難陁聞說法時心懷愁悶極生追悔起惡作心愁尒無言赧容伏面憂思而住形容萎悴無有威光如刈生草曝之於日諸苾芻問曰具壽孫陁羅難陁汝為身病為心病乎彼既羞慚默然無報時有醫人來還其所諸苾芻告曰賢首蹔為觀察此少苾芻有何疾患醫為診已報諸人曰此具壽身無所苦心有焦熱苾芻問曰如何心熱報言聖者我之醫人但療身病不治於心仁等苾芻解除心病便捨而去時諸苾芻問言具壽汝無父母宗親但唯我等

同梵行者是汝親識汝可實陳我為
瞻養即以鄙事告之諸苾芻曰誰謂
耆老遂遭霜雹汝始圓具瘡疱便生
時諸苾芻聞其語已不喜不瞋捨之
而去行詣佛所礼雙足已在一面坐
具以白佛佛言此愚癡人犯波羅市
迦若苾芻作行欲心為受樂意以已
生支置小便道內揩外泄外揩內泄
得波羅市迦

爾時佛在室羅伐城給孤獨園時此
城中有一長者初始聘娶婦即命終
第二第三乃至第七悉皆命過時人
並聲喚為殺婦毘以為名自茲已後
更欲取妻人皆不與作如是說我今
豈可令女死耶我不能與復求寡女
欲娶為妻彼便告曰我不惜命入汝
舍乎時彼長者求妻不得自知家事
彼於異時有一知友來過其宅問曰
仁何所為報曰我營家事告曰何意
汝今自知家務報言已娶七婦皆並
喪亡友曰何不求餘答言比日雖求
人不見與皆云我豈不惜女耶若知
是者何不更求諸餘寡女長者具答

如前友曰去斯不遠有老婬女君何不求報云今我家室豈作婬坊友曰彼女久來已捨惡法試往求之便到彼宅問言比得安不彼報曰善來欲何所覓荅曰故來相求汝何所屬荅言與我衣食我便屬彼報言昔汝為過能慘敗不荅曰我豈不見諸餘丈夫而我本心久離惡法報言若能尒者與我同居給尒衣食所有家務咸代我知即隨至舍所有家業並皆分付告曰此是汝宅汝所與者我當受用婦知家事衣食豊盈未久之間身極肥盛於彼門前有諸倡女相隨欲往逝多林中問諸女曰汝欲何去報云往逝多林觀看功德告云且住待我莊飾與汝俱行整服未周諸女便過出門不見急步相尋諸女前行皆已入寺然此寺中有一苾芻開戶而曬衣裳撩亂在支遂起時諸婬女巡房觀看既見是事衆皆大笑而出時老婬女見諸女人行笑而出告曰汝何所笑豈不聞乎若寺中笑者得齲齒報時彼諸女默然捨去老女念曰

豈非諸女於此寺中巡行觀看或見
雜閙或觀獼猴由是諠笑時彼老女
入寺巡看於一房內見有苾芻開戶
而睡身體露現婬情既起遂便於上
而作非法苾芻睡著不自覺知時彼
女人便作是念我等婬女解六十四
能此出家人解六十五不作言語得
受欲樂時彼老女既暢婬情遂便以
手覺彼苾芻報言聖者我之家第在
某坊中若有所須宜當見就苾芻報
曰汝愚癡人汙僧住處令我無心受
斯惡事誰能更復向汝家中女聞默
去時彼苾芻情生惡作豈非我犯他
勝罪耶白諸苾芻苾芻白佛佛告苾
芻汝有愛樂心不白言我時睡重無
受樂心佛告諸苾芻此人無犯由无
樂心然我為諸苾芻近村坊住者斷
其行法汝等諦聽若諸苾芻寺近村
坊晝日睡者應居閉門或令苾芻守
護或以下裙急相絞繫若不依者得
著林時得惡作罪
佛在室羅伐城給孤獨園時此城中
有一苾芻在阿蘭若中得四靜慮時

彼數承礼世尊足及諸耆耆尊宿苾芻時蘭若苾芻身患瘡疥有少年苾芻先與相識白言上座身患瘡疥何不問醫而爲治療上座報曰未来有法必定將盡世間之人共不愛樂共所譏賤人皆不免所謂是死此之瘡疥及我己身相隨而去何須療治少年曰如世尊說持戒之人若久存者有多福業而得增長福業增故久受天樂應問醫人時彼上座便就醫處醫人問曰聖者身有瘡疥苔曰尒告曰何不療治苔曰爲此故來可示方藥告曰聖者食好食已取芥子油遍塗其身於日中坐必當得損苾芻曰施我辛油醫曰聖者我說其方不以藥施若來問者咸皆與藥我之衣食交見貧窮然有某甲長者患此瘡疥我爲煎油從彼乞求必應可得苾芻曰彼不肯與報言聖者彼人信敬必當相授苾芻曰賢首願尒無病即是汝施便捨而去即往詣彼長者之宅彼人見已問言聖者身多瘡疥苔言如是可用辛油塗身於日中坐苾芻報曰

為此故來聞仁有油幸能見遺當招
福果長者曰共立要契若其今日受
我供養我當施與答言佳食即以好食
而供奉之食了便以小鉢盛滿辛油
持與苾芻苾芻報言願得無病捨之
而去至阿蘭若著麁弊衣油遍塗身
於日中坐身有樂觸倚臥而睡於其
根內有嗢栢徵伽蟲齧彼生支因斯
遂起衣裳撩亂時有肥壯婦女為覓
牛糞來至其傍見彼形露便起欲心
羸劣不能遮止女暢欲情報言聖者
即於其上行非法事苾芻睡覺身體
我住某處仁有所須當行詣彼苾芻
報曰汝愚癡人汙阿蘭若我現無心
受此惡法況能重更過汝宅耶女人
默而捨去苾芻情生惡作豈非我犯
他勝罪耶奚以其事白諸苾芻諸苾
芻白佛佛告苾芻汝有受樂心不白
佛言我已離欲無受樂心佛告諸苾
芻此人無犯無欲心故然我為諸苾
芻住阿蘭若處者制其行法汝等應
聽若在阿蘭若處於舍四邊應以柵
籬棘刺編障若欲睡時應令苾芻守

護或以鋸鋸急相絞繫若不依者得
惡作罪
時諸苾芻咸皆有疑請世尊曰阿蘭
若苾芻坐得四禪離於欲染何故生
支尚起世尊告曰有五因緣未離欲
人生支得起謂大小便逼風勢所持
嗢揞徵伽蟲所齧欲染現前是名爲
五有四因緣離欲人生支起謂大小
便逼風勢所持爲蟲所齧是名爲四
時彼苾芻被嗢揞徵伽蟲所齧而生
支起非欲染也時諸苾芻又復有疑
請問世尊唯願大慈爲斷疑惑何意
蘇陣那羯蘭鐸迦子苾芻於無過失
无瘡疱時最初生疱作不淨行世尊
告曰汝諸苾芻非但今日最初生疱
乃往過去無瘡疱時亦最初生疱汝
等應聽然與世界將壞之時多諸有
情生光音天妙色意成支體圓滿諸
根無缺身有光明騰空自在喜樂爲
食長壽而住介時大地爲一海水汝
諸苾芻與大海水由風鼓激和合一
類猶如熟乳既其冷已有凝結生上
有地味色香美味悉皆具足色若生

酥味甜如蜜汝諸苾芻此界成時一
類有情福命俱盡從光音天歿而來
於此人同分中妙色意成諸根具足
身有光耀乘空往來以喜樂爲食長
壽而住介時此世界中無有日月星
辰度數晝夜刹那臘婆須臾半月一
月半年一年男女之別但相喚言薩
埵薩埵是時衆內有一有情稟性躭
嗜忽以指端嘗彼地味隨嘗之時情
生愛著隨愛著故既食是貪介時方
名初受段食諸餘有情見此食時即
便相學食其地味時諸有情既飡地
味身漸堅重光明隱沒介時世界皆
悉黑闇汝諸苾芻世界闇時法介即
有日月星辰度數晝夜刹那臘婆須
臾等　月等別彼諸有情食此地味長
壽而住若少食者身有光明若多食
者身無光彩由食多少形有勝劣由
勝劣故更互相輕我光色勝汝容顏
劣由相慢故惡法便生由惡生故地
味便沒汝諸苾芻地味沒故時彼有
情共集一處憂愁而住皆悉唱言奇
哉美味奇哉美味猶若今人曾食好

食後追念時作如是語奇哉美味奇哉美味彼諸有情地味沒時咸作是說奇哉美味然而不知此語所詮何義汝諸苾芻地味沒巳時諸有情由福力故有地餅出色香味具色如少女花味如新熟蜜食此地餅長壽而住若少食者身有光明因相輕慢如前廣說乃至地餅沒故時諸有情共集一處憂愁而住作如是語苦哉苦哉由如有人先遭苦事重憶念時作如是語苦哉苦哉我昔曾遭如是惡事是諸有情地餅沒時亦復如是然而不知此言所詮何義汝諸苾芻地餅沒巳時諸有情由福力故有林藤出色香味具色如蕹萘花味如新熟蜜食此林藤長壽而住若少食者身有光明因相輕慢廣如前說乃至林藤沒故時諸有情共集一處憂愁而住作如是語汝離我前汝離我前由如有人極相瞋恨不許當前廣說如上汝諸苾芻林藤沒巳時諸有情由福力故有妙香稻不種自生無糠穢長四指旦暮收穫苗則隨生至暮旦時

米便成熟雖復數取而無異狀以此充食長壽而住時彼有情由段食故滓穢在身為欲蠲除便生二道由斯遂有男女根生更相染著生染著故遂相親近因造非法諸餘有情見此事時競以糞掃瓦石而棄擲之作如是語汝是可惡有情作此非法咄汝今何故汙辱有情始從一宿乃至七宿不共同居擯於眾外猶如今日初為嫁娶皆以香花雜物而散擲之願言常得安樂汝諸苾芻昔時非法今將為法昔時非律今將為律昔所嫌賤今為美妙由彼時人驅擯出故樂行惡法遂共聚集造立房舍而作非法此為最初營立家宅便有家室名生時有有情不行惡法降伏諸根名勝人也佛告諸苾芻汝等勿生異念往時劫初創造非法穢汙有情生瘡疱者今蘇陣那是於我教中首為瘡疱最初造惡行不淨行汙清淨眾是故諸苾芻應當降伏染瞋癡心勿為放逸

不與取學處第二之一

佛在王舍城羯蘭鐸迦池竹林園中時有但屋迦苾芻先是陶師之子於阿蘭若草室中住時但屋迦入王舍城於可行處次第乞食時此城中牧牛羊人取薪草人正道活命邪道活命人苾芻去後打破其室取草木去但屋迦還見其室破悉將草木即便更造新室如是再三被諸人等同前打破但屋迦便即思惟嗚呼甚苦嗚呼極苦我纔乞食便被諸人打破我室如是至三我自善解祖父已來工巧之事何不造作全成瓦室但屋迦即自掘土以燕垂水和作熟泥先造室基次起牆壁安中棚覆上盖衣笐竿為牙杙牀枯方座牎牖門樞泥既乾已將諸彩色而圖畫之用乾紫牛糞并草燒之極善成熟其色紅赤如金鐵花時但屋迦苾芻作如是念我室善成形色可愛宜可自為歡慶時但屋迦苾芻隨近苾芻囑為看室執持衣鉢行化人間世尊常法乃至未入涅槃已來持身安隱為化有情故時將往觀地獄傍生餓鬼天處人間蘭

若屍林山海及餘住處尒時世尊欲按行住處告具壽阿難陁曰汝去告諸苾芻如來今欲往觀住處汝等苾芻有樂隨行者宜可持衣時阿難陁奉世尊教即往林樹若寺內若外房及經行處告諸苾芻曰今者世尊欲觀住處若仁等有樂隨行者宜可持衣時諸苾芻聞是語已各各持衣詣世尊所尒時世尊與諸苾芻隨次巡行往但尼迦住處世尊至已見但尼迦房全以瓦成其色紅赤如金鐵花見已告諸苾芻曰此是誰房諸苾芻白佛言是但尼迦苾芻陶師之子自造此室佛告諸苾芻可破此室由此緣故諸外道等誹謗於我言沙門喬荅摩現在住世而聲聞衆中有作如是有漏法者何況滅度時諸苾芻奉世尊教打破其室尒時世尊見破室已遂捨之而去時但尼迦苾芻來見室破即告隨近苾芻曰誰破我室諸苾芻曰是大師教令苾芻打破但尼迦曰法主世尊勅令破者斯為善破尒時王舍城中有掌木大臣是但尼

迦苾芻先時知友言談得意時但尼
迦便作是念掌木大臣是我親友我
從覓木更造木舍作是念已詣大臣
處白言仁今知不摩揭陁國勝身之
子未生怨王先與我木我欲取用可
見相授大臣荅曰聖者若大王與木
斯成大善隨意將去但是城中所有
諸木皆是未生怨王之所掌守極牢
藏護為欲修補王舍大城破落之處
亦為難事而貯此木不許與他時但
尼迦苾芻遂取一木割截將去是時
守城大臣巡行街衢見一大木被截
將去見此事已極大驚怖便作是念
豈非摩揭陁國未生怨王將有怨賊
欲入城耶此木乃是王所掌護不許
與他何故有人輒便將去見是事已
即便詣彼掌木臣所告言大臣知不
我向巡行街衢見一大木被截將去
我時見已極大驚怖身毛皆竪豈非
未生怨王將有怨賊欲入城耶或掌
木官將此大木與餘人耶大臣告曰
我不曾以此木與人然我曾見但尼
迦苾芻作如是語未生怨王與我此

求仁當見與我時答曰聖者若是大
王曾與苾芻者幸即將去隨意所用豈
非是彼將此木耶是時守城大臣即
便往白奉生怨王王令知不我向巡
行街衢見有一木是大王所須擬用
修補并為難事遂被他人斬截將去
我既見已極大驚怖身毛皆豎豈非
大王將有怨家盜賊當入城耶即便
問彼掌木大臣曰君不將木與他人
不彼便答云我不曾以此木與人然
我曾見但尼迦苾芻言王與木時掌
木官報云王若與者可隨意取時彼
苾芻即便斬截大木將去豈復大王
曾憶將木與餘人耶王曰我不曾憶
即命掌木大臣大臣奉命欲詣王所
介時但尼迦苾芻因有少事入王舍
城時掌木官遥見但尼迦苾芻報言
聖者知不為仁取木王令喚我苾芻
報言汝可先行吾當隨去時掌木官
即便先行但尼迦後至并與來使俱
詣王門到已而住時彼使者便詣王
所白言大王其掌木官今在門外苾芻
苾芻雖不被喚亦來在門王曰掌木

之人且勿令入其出家者應可喚來
使者出喚苾芻入見申手願言大王
無病長壽在一面住時王告但尼迦
苾芻曰聖者他不與木合輒取耶但
尼迦言不合王曰若尒何故取我木
去但尼迦言是王先與王曰我不曾
憶仁若憶者為我憶之但尼迦言王
豈不憶初受灌頂位時於大衆中作
師子吼唱如是言於我國中若沙門
婆羅門持戒修善不行竊盜者我之
境內所有草木及水隨意取用王曰
我據無主物作如是語此木乃是他
所掌物因何輒取但尼迦曰王言據
無主者此乃何干王事王聞此語發
大瞋恚額起三峯攢眉嚬蹙張目振
手曰沙門汝今合死我不能殺汝即
宜速去從令已往更不得如此是時
人衆共出大聲作如是語希奇摩揭
陁國未生怨王稟性暴烈所為造次
沙門合死但以言責而便放免時但
尼迦還到住處白諸苾芻我向幾被
未生怨王所殺諸苾芻問其故但尼迦
具以因緣告諸苾芻時諸苾芻以此

因緣往白世尊世尊命具壽阿難陀曰汝可著僧伽胝衣將一苾芻入王舍城街衢之所衆人聚處若婆羅門居士或村邑聚落商賈主富人若信不信於如是等皆當具問盜幾許物犯王國法合當死罪時阿難陀受佛教已入王舍城如佛所教具問諸人盜幾許物王法應死諸人報曰若五磨灑若過五磨灑是當合死阿難陀問已出王舍城至世尊所礼雙足已在一面立白世尊言大德如佛所教遍問諸人齊何合死彼皆報我若盜五磨灑若過五磨灑王法合死

尒時世尊以此因緣集苾芻僧伽知而故問非不知問時而問非時不問有利故問無利不問破决隄防斷除疑惑為利益故知時而問汝但尼迦苾芻陶師之子汝實作如此不端嚴事取王木耶但尼迦言實尒大德世尊訶責曰汝之所為非沙門非淨行非隨順行非出家者所應作事世尊種種訶責已告諸苾芻曰我觀十利乃至正法久住為諸聲聞弟子於毘

奈耶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若在聚落若空閑處他不與物以盜心取如是盜時若王若大臣若捉若殺若縛駈擯若呵責言咄男子汝是賊癡無所知作如是盜如是盜者此苾芻亦得波羅市迦不應共住

若復苾芻者謂但𡰱迦餘義如上若聚落者謂牆柵內空閑處者謂牆柵外他者謂女男黃門不與者謂無人授與物謂金等以盜心取者謂他不與物賊心而取如是盜時者若五磨灑或過五磨灑若王者謂刹帝利若婆羅門若薜舍若戍達羅受刹帝利王灌頂位者皆名為王若有女人受灌頂位亦名為王若大臣者謂王輔相為王圖議政事以自存活捉者謂執將來殺者謂斷其命縛者有三種縛謂鐵木繩駈擯者謂逐令出國作如是呵責咄男子汝是賊汝癡無所知者是輕毀言若此者指行盜人苾芻者謂得苾芻性云何苾芻性謂受圓具云何圓具謂白四羯磨苾所作

事如法成就究竟滿足其進受人以
圓滿心希求具足要祈誓受情無憙
恨以言表白語業彰顯故名圓具波
羅市迦者是極重罪極可猒惡是可
嫌賤不可愛樂若人犯此罪時亦纔
犯已即非沙門非釋迦子失苾芻性
乖涅槃性墮落崩倒被他所勝不可
救濟如截多羅樹頭不能蕃茂增長
廣大名波羅市迦不應共住者此人
不得與諸餘苾芻而作共住若褒灑
陁若隨意事若單白白二白四羯磨
若十二種人羯磨並不應差由此故
名不應共住此中犯相其事云何

惣攝頌曰

自取於地上　或在空中墮　氈乘及營田
輸稅并無足　摘荼羅世羅　惣收於十事

別攝頌曰

自取不與取　盜心他掌物　及作他物想
有三五不同　復有四四殊　并二五差別
斯皆據重物　隨處事應知

有三種相若苾芻於他重物不與而
取得波羅市迦云何為三謂自取或
看取或遣使取云何自取謂自盜取

或自引取舉離本處云何看取謂
自看盜取或自看引取舉離本處云
何遣使取謂自遣使取或遣使引取
離本處若苾芻以此三緣於他重物
不與而取得波羅市迦
復有三緣苾芻於他重物不與而取
得波羅市迦云何為三謂他不與體
是重物離本處云何不與取曾無男
女黃門攝與其物是謂不與取云何
體是重物若滿五磨灑若過五磨灑
云何離本處謂從此處移向餘處苾
芻以此三緣於他重物不與而取得
波羅市加復有三緣苾芻於他重物
不與而取得波羅市迦云何為三謂
起盜心興方便離本處云何起盜心
謂有賊心欲盜他物云何興方便若
手若足而興進趣離處等如前應知
復有三緣苾芻於他重物不與而取
得波羅市迦云何為三謂他所掌物
體是重物離本處云何他所掌物謂
是重物若女男黃門攝為已有是名
他所掌物重物離處如前應知復有
三緣苾芻於他重物不與而取得波

羅市迦云何為三作他掌物想體是重物離本處云何他掌物想若苾芻作如是念此物是他女男等所掌作他物想餘如上說

復有四緣苾芻於他重物不與而取得波羅市迦謂他所掌物作他物想是重物離本處苾芻得波羅市迦

復有四緣苾芻於他重物不與而取得波羅市迦云何為四謂有盜心起方便是重物離本處餘如上說

復有四緣苾芻於他物不與取得波羅市迦云何為四是他所護作屬己想是重物舉離處何謂他所護如人有重物安在器中若自守護或令四兵而兵防護云何屬己想人有重物置籠篋等中作屬己想此是我物餘如上說

復有四緣苾芻於他重物不與而取得波羅市迦謂有守護無屬己想或無守護有屬己想重物離處何謂有守護無屬己想如有盜賊破諸城邑逃竄林野待守路人奪得彼物聚在一處而守護之不執屬己何謂無守

護有屬己想如有直物安在箱器等中無人馬等兵而為守護有屬己想不與而取重物離處得罪同前

復有五緣苾芻他物不與取得波羅市迦云何為五非己物想非親友想非蹔用想取時不語他有盜心得波羅市迦

復有五緣苾芻無犯云何為五作己有想親友想蹔用想取時語他無盜心者無犯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二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勑雕造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不與取學處第二之二

攝頌曰

若在於地上　或時在器中　或復在場藂
田處諸根欒

若苾芻知他重物安在地上所謂頸珠臂釧真珠瓔珞諸莊嚴具苾芻盜心起方便從牀座起整衣而去乃至未觸著來得惡作罪若觸未移處得窣吐羅底也若舉離處是謂為盜隨時准價若滿五磨灑得波羅市迦若不滿五磨灑得窣吐羅底也若其地平一段細滑是謂一處若地皮起或復破裂或為大縫或時書字種種彩畫是謂異處若盤器等一段細滑是謂一處若有破裂乃至彩畫是謂異處若人重物安在場中所謂頸珠乃至瓔珞苾芻盜心起方便乃至未觸著來得惡作罪若觸未移處得窣吐羅底也若舉離處是謂為盜隨時准價若滿五者得波羅市迦若不滿

者得窣吐羅底也若場上穀麦等平物惣為一色者是謂一處若穀麦等高下不平作種種色是謂異處若他重物安篅窖中謂諸寶物瓔珞之具若苾芻起盜心興方便乃至未觸著來得惡作罪若觸未移處得窣吐羅底也若舉離處滿五得根本罪若不滿者得窣吐羅底也若人重物安在篅窖內若篅窖中穀麦等與口平滿揔為一色是謂一處若穀麦等不與口齊高下不平作種種色或復有木及席薦等為障隔者是謂異處若人田中有諸根藥謂雀頭香黃薑白薑及諸根藥烏頭等類苾芻興方便起盜心乃至未觸已來得惡作罪若觸未移處得窣吐羅底也若離本處滿五得根本罪不滿得窣吐羅底也

攝頌曰

屋等處有三　鳥物復三種　禁呪取伏藏
此有三不同

若是人物雜色之衣安在屋上若苾芻起盜心興方便安梯隥以物鈎顉而昇其上乃至未觸已來得惡作罪

若觸著衣而未離處得窣吐羅底也若舉離處是名為盜應准其價得罪同前若浣衣人屋上曬衣被風吹去墮在苾芻經行之處或落門傍若苾芻起盜心興方便乃至未觸已來得惡作罪若觸著時得窣吐羅底也若舉離處得罪同前若人重物安在樓上謂諸寶物瓔珞之具若苾芻起盜心興方便安梯隥以物鉤斷而昇其上乃至未觸已來得惡作罪若觸未離本處得窣吐羅底也若舉離處得罪同前若人於舍宅內或園池邊種花果樹於節會日以上妙物而嚴飾之所謂諸寶瓔珞之具及雜繒綵時有飛鳥謂珠是肉銜之而去若苾芻起盜心興方便而捉彼鳥乃至未觸瓔珞已來得惡作罪若觸未離本處作鳥物想得惡作罪若舉離處是名為盜應准其價若滿五者得窣吐羅底也若不滿者得惡作罪若苾芻作如是念此是人物寧容禽鳥得有瓔珞若雖觸著未舉離處得窣吐羅底也舉離處時若滿五者得根本罪若

不滿者得窣吐羅底也若人以諸寶物及瓔珞具置箱中安屋上時有飛鳥持物將去若苾芻起盜心興方便而捉彼鳥乃至未觸瓔珞已來得惡作罪若觸彼物時未離本處作鳥物想得惡作罪若舉離處是名為盜應准其價若滿五者得窣吐羅底也若不滿者得惡作罪若苾芻作如是念此是人物寧容禽鳥得其瓔珞雖觸著未舉離處得窣吐羅底也舉離處時若滿五者得根本罪若不滿者得窣吐羅底也若人舍中或在池內為戲樂故養畜諸鳥謂鸚鵡舍利俱枳羅鳥命命鳥等便以種種諸瓔珞具而莊飾之苾芻見已起盜心興方便遂捉彼鳥乃至未觸莊嚴具來得惡作罪若觸彼物時未離本處作鳥物想亦得惡作罪若舉離處是名為盜應准其價若滿五者得窣吐羅底也若不滿者得惡作罪若於此物作人物想非鳥物想雖觸著未離本處得窣吐羅底也若舉離處滿五者得根本罪不滿五者得窣吐羅罪若有苾芻於

二伏藏一是有主一是無主苾芻意欲取彼有主伏藏從牀而起整帶衣服作曼荼羅於彼四方釘朅地羅木以五色線而圍繫之於火鑪內然諸雜木口誦禁呪作如是言有主伏藏應來無主伏藏勿來若於彼時有主伏藏隨言來者乃至未見已來得窣吐羅底也若眼見時是名為盜應准其價若滿五者得根本罪若不滿者得麁罪若作是言無主伏藏應來有主伏藏勿來若於彼時無主伏藏隨言來者乃至未見已來得惡作罪若眼見時是名為盜應准其價若滿五者得窣吐羅底也若不滿者得惡作罪若於有主無主伏藏各於異時別別作法而盜取者隨事重輕如上得罪

攝頌曰

若物在氍席　或於若板等　花果奇妙樹
隨處事應知

若人重物安在氍席及地敷上所謂諸寶及瓔珞具若苾芻起盜心興方便乃至未觸已來得惡作罪若觸彼物未離本處得窣吐羅底也若舉離

處是名為盜隨時准價得罪同前若彼草敷同一色者是名一處若種種色別異不同是名異處若人重物安在石上乃至不滿得窣吐羅底也若石細滑物惣為一段者是名一處若剥裂縫開或時書字或種種彩畫是謂異處石上既尒乃至板木牆壁薦席盖覆衣襆衣襩衣篼爲牙杙牀座處若四足經架若門門閫安物之時事並同前若三種樹謂華樹果樹奇妙樹悉若斬截盜花樹等價滿不滿得罪同前

攝頌曰

若物在鞍韉　及為駕車輿　肥瘦應隨處
輸般事差別

如人重物置在鞍處所謂諸寶衆瓔珞具苾芻起盜心興方便乃至未昇未觸已來得惡作罪若觸著物未移本處得窣吐羅底也若移處時價若滿五得罪同前若於鞍上以一色物而並覆者是謂一處若雜色物而盖覆者是謂別處若人重物安在爲上所謂諸寶衆瓔珞具若苾芻起盜心興方便乃至未昇未觸已來得惡作

罪若觸著物未移處得窣吐羅底也
若移處時價若滿五得罪同前若其
此為皮肉血脉皆充滿者是謂一處
若其身羸瘦若牙耳鼻及腹肋脊腰
據一一處是謂別處移離處時皆得
本罪若不移處得窣吐羅底也若於
為上莊飾幰帳於此帳上安諸寶物
衆瓔珞具若苾芻起盜心興方便乃
至未舁未觸已來得惡作罪若觸著
物未離處得窣吐羅底也若移處價
若滿五得罪同前若此帳上以一色
物而蓋覆者是謂一處若異色物蓋
是謂別處如為既尒馬車步車牛車
乃至諸轝亦並同前若苾芻見船以
纜繫之於橜有心盜去搖動之時得
惡作罪若解隨流乃至眼見已來得
窣吐羅底也至不見處價若滿五得
根本罪若不滿者得窣吐羅底也若逆
水而上准與河闊分齊相似者得根
本罪未及其處得窣吐羅底也若從此
岸盜向彼岸眼見分齊與前無異若
牽船上岸盜而去者亦准眼見分齊
若沉在泥中後時將去泥掩之時此

即成盜得罪同前若苾芻於盜物時或藏泥中若燒若穿若破作如是念勿令此物屬汝屬我者得窣吐羅底也

攝頌曰

營田有三種　舩有三種殊　鵝鴈及池花
獺漁并盜水　弟子教賊處　三種事不同

若人秋時營作田業所謂稻蔗豐田苾芻見自田中恐水乏少遂於共有渠內塞他水口決己田畦作如是念令我田好彼勿成熟若自成他損准價滿五得根本罪若不滿者得窣吐羅底也若見水多於共渠內泄他水口塞己田畦作如是念令我田好勿彼成熟若自成他損若滿五者得根本罪若不滿者得窣吐羅底也

物有四種不同　一體重價重　二體輕價重　三體重價輕　四體輕價輕　云何體重價重謂末尼真珠吠琉璃珂貝璧玉珊瑚金銀馬碯硨磲赤珠右旋是云何體輕價重謂繒綵及絲欝金香穫澁迷羅是云何體重價輕謂鑞錫是云何體輕價輕謂毛麻木綿劫貝絮是若以上諸物置三種舩中謂

鞔船木船皮船若以體重價輕
價輕隨置一船若船破時物主告曰
水上浮者任取若沉沒者屬我若苾
芻起盜心興方便入水沉沒乃至未
觸物來得惡作罪若觸著者得窣吐
羅底也若舉離處價滿五者得根本
罪若不滿者得窣吐羅底也若沉泥
中復擬取者准前得罪若作非自他
心沉之於泥不使其物屬彼屬我者
准前得罪以下諸戒准此應知若以
體輕價重體重價輕物隨置一船若
船破時物主告曰水內沉者任取水上
浮者屬我若苾芻起盜心興方便浮
水而取乃至未觸物來得惡作罪若
觸著者得窣吐羅底也若舉離處應
准其價得罪同前若沉沒中復擬取
者准前得罪若人於家中或泉池所
為戲玩故安置種種雜類諸鳥鵝鴈
鷄鶩等以衆瓔珞而莊飾之苾芻起
盜心興方便入水中捉彼諸鳥乃至
未觸瓔珞以來得惡作罪若觸著時
作如是念我取鳥物亦惡作罪若離
本處應准其價若滿五者得窣吐羅

衣也若不滿者得惡作罪若作是念我取人物寧容禽鳥得有瓔珞若觸物時得窣吐羅衣也若離本處應准其價滿五根本不滿得窣吐羅衣也若於池中有水生花所謂青蓮花嗢鉢羅花白蓮花拘牟頭分陁利迦香花時花衆人所愛苾芻起盜心興方便入池盜花乃至未觸以來得惡作罪若觸其花採折持去結之為束乃至未離處來得窣吐羅衣也若舉離處同前得罪於池四邊種種陸生花樹所謂阿地木多迦占博迦波吒羅婆利師迦摩利迦如是等種種花樹苾芻起方便興盜心欲盜彼花乃至未觸已來得惡作罪若昇樹採折其花置衣裙內乃至未離處及離處來准前得罪

若有獵師及彼徒黨於林野處安諸獵具謂羂索等為擒諸獸為殺害業苾芻盜心取獵具准價得罪若起悲心毀獵具作如是念勿由此故令衆多命而遭傷害令彼獵徒獲無量罪者得惡作罪以下諸戒同此應知苾芻盜

心見在頭虛而解放者價若滿五得根本罪若不滿者得窣吐羅底也若捕魚人及彼徒黨於河陂處截其要口安置梁筌散諸魚類苾芻盜心取彼筌時同前得罪若作悲心同前得罪若於筌中盜彼魚者應准其價同前得罪若多賣旅持衆貨物過彼險途其水難得以衆器具持水而行若甕若瓨若瓶若皮囊然於人畜水有分齊苾芻起盜心與方便若取人水分未觸及觸准前得罪若傍生分滿五得窣吐羅底也不滿得惡作罪

如贍部洲人共結商旅持衆貨物昇船入海欲求珍寶為無水故以種種器藏貯其水所謂甕瓨瓶囊然其水分人與傍生請受有別苾芻起盜心興方便盜人分時准前得罪取傍生分亦准前得罪時有弟子與其二師隨路行去師有衣物持付弟子于時弟子有盜心故徐行不進乃至眼見處來得窣吐羅底也至不見處若滿五者得根本罪若不滿者得窣吐羅底也若弟子棄師在前急去齊眼見

不見處來准前得罪若弟子有盜心欲取師衣從房中趣閣上若從閣上往房中或從閣上下至門欄階下或於寺三層棚上向下而出斯皆乃至眼見不見處來同前得罪

若有苾芻在阿蘭若處住有破村賊到苾芻所作如是問大德頗知某村某家處不苾芻答言我知其處賊復問言彼家多女人少男子無惡犬無多叢棘易入易出於我無害取得物不若得稱意我當與大德共分其物若彼苾芻答言仁者我知某甲舍多女人少男子無惡狗叢棘易入易出於汝無傷能得其物苾芻作是教已賊還與物乃至未取分已來得窣吐羅底也若取賊分得罪輕重同前若其苾芻共彼盜賊作是語已於賊去後遂生追悔就彼賊處作如是語仁等知不我意造次不審思量便作是語如愚小癡昧不善其事妄為訓對然彼家內少女人多男子多惡狗叢棘難入難出不令汝等無傷取物隨彼賊徒去與不去苾芻得窣吐羅底

也若此苾芻見其賊黨欲劫村邑移到彼家作如是語仁等警覺好自謹慎今夜必有盜賊来入勿令財物皆被賊將或容身命亦遭傷殺隨彼盜賊来與不来苾芻亦得窣吐羅底也若苾芻如前所作偷盜方便有三種事何謂爲三謂田事宅事店事田事有二種取一言訟取二圍繞取何謂言訟取若苾芻共俗人爭地詣斷事官所若苾芻不如俗人勝者得窣吐羅底也若苾芻得勝乃至俗人心未息来苾芻得窣吐羅底也若彼俗人心息者應准其價同前得罪是謂言訟取何謂圍繞取若苾芻於他田處若以樹枝若以席障若作塹坑若以牆壁圍繞乃至圍未合来得窣吐羅底也若其圍合得罪同前是名圍繞盜田事既尒宅事店事如上應知

攝頌曰

稅物持寄他　將他物前去　不受便強著
爲父母持行　又爲三寶故　與直後均分
衣主爲持將　令他染不染　將稅入小門
惣奪賣人物

尒時世尊初證無上智教未廣被時諸苾芻難過関稅俗人易過時有衆多苾芻與大商旅遊行他國路次稅關諸苾芻告商人曰賢者我等現有少多應稅之物仁為我等持行過関方可與我勿令我分入彼稅官商人曰尒遂與持物過関還彼苾芻苾芻漸行至一住處先住苾芻見客初至便遥問言善来具壽行李安不山河関稅無勞擾耶荅曰極善来大德隨我行来無他惱亂問曰豈諸具壽無應稅物荅曰我有得意商人為持過関方授與我諸苾芻告曰合作如是至関稅處藏物過耶荅曰縱令不合我已過竟時行路苾芻心懷追悔我將不犯波羅市迦以此因縁白諸苾芻諸苾芻白佛佛言諸苾芻無犯然諸苾芻不應持物私過稅處違者得越法罪尒時世尊於杖林中令摩揭陁影勝王得見諦已便往室羅伐城為喬薩羅勝光王說少年經令得調伏時彼二王各宣教令於我國中所有苾芻同王太子放免稅直諸苾芻

尼同後宮人亦免稅事由此苾芻及
苾芻尼越過關河無輸稅事是時世
尊教法弘廣時諸苾芻易過關稅俗
人難過時有苾芻隨他賣旅出外遊
行至於稅處時諸賈人礼苾芻足作
如是語聖者我於長時為寒熱所逼
風熱毒蛇蚊蝱等害求諸財物懃勞
辛苦其所獲利皆為三寶與設供養
我今所有輸稅之物仁等為我持過
稅關當還與我時諸苾芻為持過已
還與賈人苾芻漸行至室羅伐時諸
苾芻告曰善來具壽行李安不廣如
上說荅言大德我亦為他施作恩益
豈復自身得有勞苦諸苾芻曰其事
如何時彼苾芻以事具白諸苾芻曰
合作如是至關稅處藏物過耶荅曰
縱令不合我已過竟時此苾芻心懷
追悔我將不犯波羅市迦以此因緣
白諸苾芻諸苾芻白佛佛言此苾芻
無犯然諸苾芻不應持物私越稅處
違者得越法罪
時有苾芻隨賣旅遊行至於稅所時
諸賈人礼苾芻足作如是語聖者我

於長時為寒熱飢渴所逼廣說如上其所獲利皆為三寶興設供養我今所有輸稅之物仁等為我持過稅關當還與我苾芻曰佛已制戒苾芻不應至輸稅處不與直過我今不敢持物過稅是時賈人便作斯念苾芻不肯持過我等宜應矯設方便告苾芻曰聖者我輩今朝情有擾亂不能辦食仁等入村隨緣自乞時諸苾芻咸詣村中苾芻去後諸人各取苾芻衣鉢囊并雜物安已稅物苾芻得食還歸賈旅食事既了持已衣鉢同過稅處時諸賈人皆來開解苾芻衣物苾芻告曰何故仁等輙觸我物諸人報曰聖者我以稅物安仁鉢中我今欲取苾芻告曰賢首汝等故心令我犯罪彼便報曰仁等於此不起三業何有過耶時諸苾芻心生惡作豈非我等得波羅市迦時諸苾芻漸至室羅伐舊住苾芻見而告曰善來具壽行李安不廣說如上答曰我無辛苦然我在路入村乞食同伴賈人開我衣鉢以諸稅物私內鉢中我等

不知持過稅處後時見已便生惡作
豈非我犯波羅市迦時諸苾芻以此
因緣具白世尊世尊告曰苾芻無犯
然諸苾芻所有衣鉢若無看者不應
捨去應留守護人若不看者得越法
罪時有苾芻隨賈旅行入村乞食留
鉢帒中同前過關來取稅物乃至告
取水時諸賈人各以稅物置苾芻衣
一人看物時看守人須去便利或復
諸苾芻諸苾芻白佛佛言諸苾芻無
犯若看守物應留二苾芻時有苾芻
留二苾芻看守其物時一苾芻或因
便利或復取水時諸賈人共詣看守
一苾芻所有執手者有捉足者便以
稅物置衣帒中苾芻念曰同梵行者
來我當告知諸苾芻乞食而還時賈
人等矯設方便現鬧乱相令彼苾芻
不獲相告既過稅處各來取物苾芻
告曰何故仁等輙觸我物賈人告曰
我以稅物安此帒中時諸苾芻告曰
今令汝二人看守衣物云何更令我
等共犯罪耶時二苾芻具陳其事時
諸苾芻心生惡作將無我犯波羅市

迎具以其事白諸苾芻苾芻白佛佛
言無犯其看物人見他安物應令俗
人或使求寂拔出其物若無此輩應
自抽出咨付彼人若異此者得越法罪
佛在室羅伐城給孤獨園時彼城中
有一長者令子出家因向他方得兩
張氎遂作是念如世尊說雖復出家
於父母處應須濟給我此二氎一擬
與父一擬與母是時苾芻棄餘佳處
還歸故居往室羅伐路次稅閞稅人
問曰聖者頗有可稅物不荅言賢首
我無稅物告言且住可將物來試為
觀察繞披衣帒見兩張氎告言聖者
仁於善說法律而為出家寧容為此
兩氎作故妄語告言賢首此非我物
問言誰物荅曰一是父物一是母物
報言父亦我不識母亦我不識還我
稅直方可聽行久住稽留取其稅直
遂放令去彼至城已心生惡作告諸
苾芻苾芻白佛佛言無犯不應但作
此語云是父母而已應對稅官作如
是語賢首如世尊說父母於子有大
勞苦護持長養資以乳哺贍部洲中

為教導者假使其子一肩持母一肩
持父經於百年不生疲倦或滿此大
地末尼真珠琉璃珂貝珊瑚瑪瑙金
銀璧玉牟薩羅寶赤珠右旋[illegible]是諸
寶咸持供養令得富樂或居尊位雖
作此事亦未能報父母之恩若其父
母無信心者令住正信若無戒者令
住禁戒若性慳者令行惠施無智慧
者令起智慧子能如是於父母處善
巧勸諭令安住者方曰報恩父母既
有如是深厚之德今欲持此物往報
其恩若作如是讚說父母恩惠之時
放去者善若不放者與稅而去若不
與者得窣吐羅罪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三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四　廿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不與取學處第二之三

佘時薄伽梵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為諸苾芻說供養法門而說頌曰

若人不作福　常受於苦報　若能脩福者
今世後世樂

時諸苾芻既聞斯說多行乞匃於佛法僧廣興供養時佛教法漸更增廣於此城中有一長者娶妻未久誕生一子既漸長大逐便出家時諸苾芻作如是念今此城中多有苾芻乞求難得我今宜可行詣餘方為佛法僧而興供養便於他處隨意乞求多獲種種繒綵之物咸滿衣袱還室羅伐路次稅關稅人問曰聖者頗有稅物不荅言賢首我無稅物告言且住可將物來試為觀察纔披衣袱見雜色物塡滿袱中稅官告曰若此袱咸不合稅者豈待驅負方輸稅耶苾芻告日賢首此非我物問言誰物荅言一

是僧物二是法物三是僧物報言我
復寧知佛法僧事但須與稅方任前
行久住稽留取其稅直放之而去遂
至室羅伐城心生追悔白諸苾芻
苾芻白佛佛言此人無犯不應但作此
語云是三寶物應對稅官作如是說
讚佛法僧云何讚佛所謂薄伽梵如
來應正等覺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
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是名
讚佛云何讚法所謂世尊善說法要
於現法中得無熱惱隨機演說令趣
涅槃內證三明智慧圓滿是謂讚法
云何讚僧世尊所有聲聞弟子安住
正理直心恭敬隨順勝法於衆僧中
有得預流向預流果者有得一來向
一來果者有得不還向不還果者有
得阿羅漢向阿羅漢果者此八大人
皆尸羅圓滿三摩地圓滿般若圓滿
解脫圓滿解脫知見圓滿是合歸依
是應恭敬是諸世間勝上福田是謂
讚僧如是讚歎三寶之時故去者善
若不放者應與稅直而去若不與者
得窣吐羅罪時有苾芻供養三寶故

持諸雜物過稅關處雖對稅者讚歎
三寶然此稅官不肯虛放從索稅直
是時苾芻隨持一分而授與之佛言
應可均分不應偏與苾芻均物時節
延遲遂失賣㧞便被盜賊虎豹所傷
佛言不應在路而作分判隨持一分
與彼稅官至住處已均分其物若異
此者得越法罪

佛在室羅伐城給孤獨園於此城中
有一苾芻明解三藏衆所識知善能
說法辯才無滯遊行人間至王舍城
三月安居竟欲求賣㧞往室羅伐城
礼世尊足時有賣主欲持財貨往室
羅伐苾芻聞已詣賣主處為說三種
勝福業事謂施戒修說此法時令彼
賣主心生敬信遂請苾芻家中供養
并持妙疊而奉上之便礼雙足作如
是語聖者今我欲作何事苾芻曰賢
首我今欲往室羅伐城礼世尊足可
於我所起悲愍心而為護念荅言極
善便與賣主隨路而行賣主告曰仁
為乞食我為修福從王舍城乃至室
羅伐於此中閒衣服飲食卧具醫藥

所有資緣幸不須慮苾芻許之路次
稅關賣主所有財貨並輸稅訖便作
是念我物輸訖聖者白疊猶未輸稅
若索稅者物從我出應取彼疊安我
物中告苾芻曰聖者白疊可見與我
荅曰仁所施物情生悔耶荅曰我無
悔心然我之物已輸稅訖仁疊未輸
若索稅者物從我出荅曰賢首世尊
已制學處苾芻有物持過稅關不輸
直者犯根本罪是時賣主便念察斯
意趣不肯與疊我自知時告言聖者
我於今朝情有擾亂不及營食仁可
入村隨緣求覓苾芻聞語行詣村中
賣主取疊安己物中既至稅所稅人
問曰聖者仁衣袋中有稅物不苾芻
曰我有一疊荅曰將來試為觀察苾
芻開袋不見其疊便現愁容反手而
歎是時稅者告苾芻曰何故愁顇反
手長歎苾芻曰我有一疊被賊偷去
稅者曰何但仁被賊偷我亦被偷由
失此物我無所得是時苾芻過稅處
已賣主告曰何故憂愁情有不樂荅
曰仁有施福無受用福荅曰何意如

此苾芻曰仁所施疊被賊將去荅曰
非賊將去我忍稅處從索稅直權將
此物安我貨中必若須者我今見稅
荅曰賢首寧被賊偷不由此故令我
犯罪荅曰聖者仁於此物不起三業
豈有罪耶苾芻聞已心生悔恨次至
室羅伐城諸苾芻曰善来具壽行李
安不苾芻具以事告諸苾芻諸苾芻
白佛佛言彼苾芻無犯然於行路所
有軌式我今說之行路苾芻入村乞
食所有衣物應作記驗迴還之時應
好觀察若不依者得越法罪佛在給
孤獨園有二苾芻一老一少共為伴
侶人間遊行老者多有衣物資生之
具少者貧具窮少于時老者欲至稅
關物合輸稅作是念我有可稅之物
若被問時我若言無得故妄語若我
道有必索稅直作何方便免斯二事
即作是念可持我物與彼少年待過
稅關我當自取語彼少年曰可暫借
我擎物少年便念豈非老人身生疲
惓令我持物遂便受取在前而去稅
者問曰聖者有可稅物不荅言我無

稅物稅官放過去者空手隨後而至
稅官不問過稅所已語言具壽還我
衣鉢少年問曰上座今者勞已歇耶
答曰我不為勞令汝持物但為我有
稅物作如是念若彼稅官問我有稅
物不我若言無得故妄語若言有者
定輸稅直為此方便令汝持物行過
稅所今既過已當可相還若如是者
上座自身得免稅直令我得罪答曰
汝不相知何因得罪時少苾芻心生
悔恨至室羅伐城到毗訶羅諸苾芻
見告言善來具壽行路安樂不答曰
何有安樂問言何意具以上緣告諸
苾芻諸苾芻白佛佛言彼苾芻無犯
然諸苾芻行路之時若不問知不應
為他持物若為持時應須具問此中
無有可稅物不如是問者善若不問
者得越法罪
佛言不應持可稅物而過稅關若持
過者得越法罪時有六十苾芻人間
遊行至一聚落有一長者大富饒財
多諸受用深懷敬信見諸苾芻請就
家食食已人各施一雙白疊苾芻告

曰長者佛遮我等持稅物過關云何
我今得取此物長者默然不復施與
時諸苾芻為呪願已隨路而去至室
羅伐已諸苾芻告言善來具壽行路
安樂不答曰行路安樂然有施主延
請我等就宅而食食竟人各欲施一
雙白疊我等不受由佛制戒不聽苾
芻持稅物過關因失斯利諸苾芻聞已
白佛佛言應受受已應染時有苾芻
得物欲染為求染汁并盆器因此
延遲遂失資財被虎狼等之所傷害
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應以衣攤
按令破裂隨意持去既至稅所仍不
免稅佛言應用水洗或以牛糞汁而
為壞色乃不免稅佛言乃至應截縷
縷若有難緣我所開者於無難時即
不應用若常用者得越法罪佛在室
羅伐城給孤獨園時有苾芻在王舍
城夏三月安居竟未及分衣欲向室
羅伐城禮世尊足時諸苾芻告曰何
事忽遽待分衣利方可遊行時彼苾
芻情不樂住有一苾芻便將一疊贈
之而去彼便受疊已便作是念我若壞

色無暇得與同梵行者而為告別應
與知識苾芻令其壞色便持此疊與
彼令染報云為我染訖安衣袋中我
暫巡房與苾芻別時彼知識情懷嬾
情不能為染還依本色安著袋中時
彼苾芻持衣而去行至稅處時彼稅
人問苾芻曰聖者頗有多少可稅物
不苾芻報曰賢首我無稅物稅官曰
但且將來試為觀察彼便將示纔開
衣袋見一大疊報言聖者仁於善說
法律之中以信出家寧容為一張疊
故作妄語報言賢首我實不知然我
臨途他與我疊我持此疊令知識者
為我壞色安衣袋中我與諸人共為
告別彼懷嬾情不作壞色而安袋中
稅人答曰彼非仁知識是我知識由
此緣故令我得物可還稅直隨意前
行時彼苾芻與直而去心懷悔恨順
路而行至室羅伐城苾芻住處諸苾
芻見而告曰善來具壽行路安樂不
答曰何有安樂諸苾芻曰如何不樂
具以上事告諸苾芻諸苾芻白佛佛
言此苾芻無犯然此苾芻應問彼苾

苾芻然後取物應問彼言與我誰來者不問而取者得越法罪

佛在室羅伐城給孤獨園時六衆苾芻難陀向鄔波難陀作如是語彼諸異鋒者皆以獮猴脂用塗其足若欲行時多獲利養迴還之時復受害剝衆人愛念悉皆敬重我等事同非賊不曾出入我等如何能獲利養得使衆人皆共欽仰我今宜去同諸苾芻鄔波難陀問曰欲何處去難陀答曰我今且去求覓賈旅逢遇賈旅欲詣北方告曰仁等欲何所詣答曰我等欲向北方難陀報曰我願同行賈人曰北方居處其地磽确多有惡犬人性麁踈仁等於彼未能愛樂難陀曰土地雖惡情樂觀方賈人曰若樂去者可共同行難陀鄔波難陀遂與賈旅同至北方初到之時心便不樂遂於清旦行詣鄽中時彼賈人俱來礼足問言聖者北方何似生愛樂不報言賢首我初到時情生不樂賈人曰豈不先時以事相報北方居處其地磽确多有惡犬人性麁踈仁等於彼

未能愛樂聖者今既不樂欲還中國
耶報賈人曰我今欲還賈人曰我近
至此未有交易不及即還有餘知識
交易已了欲歸中國仁可隨去我今
將仁投寄知識彼隨曰善即入賈營
隨逐而去六衆性甚風塵或前或後
費旅前去到邊賈客從中國來共相
慰問仁自何方答云我從中國又問
中國交易得利多少於諸關稅無被
勞耶答言中國交易雖多獲利然於
關戍索稅極多事同劫賊賈言相告
終不見容所有貨物盡奪將去時彼
方賈人聞此語已各懷憂惱以手拄
頰沉吟路傍是時六衆尋後來至問
賈人曰諸君何為以手拄頰懷愁而
住賈人曰聖者我等常為寒熱飢渴
所逼蚊虻風雨飄颻所害勤勞辛苦
無暇休息欲求財物安樂受用由是
我等遠詣中國今聞賈樓傳被消息
中國興易雖獲利多然關稅處皆被
欺奪事同劫賊所有貲貨侵掠皆盡
我等聞此寧得不憂六衆報曰仁等
是我知識何事須憂賈人曰聖者皆

能為我啓白王知不枉輸稅六眾曰我亦不能為君啓王然室羅伐城王有制令其不知者不從索稅有十八大門三十六小門於彼小門我當共入賣人聞已歡喜而去去城不遠有一聚落於彼停住六眾報曰人等且應歇息驅馬待至日暮方可入城時室羅伐掌稅諸人聞有北方賣旅欲至於城門處祭祀藥叉守門而住六眾告曰今既日暮可趣小門共入城內是時賣旅爭駈驢馱俱入城中既至天明於市店上張設北方貨物時有一人不及前徒從大門入稅官見已問曰余從何來答曰我從某聚落來問曰我聞北方有大賣旅在彼居停其事盧寶類云彼即是我同伴賣旅我獨在後彼已入城稅官聞已心生忿惱作如是言我在城門侍立而待曾不見過何處入耶彼人報曰若不信者與我同行至廛肆中目驗虛實是時稅官即共彼人行至店中見諸賣客出北方貨羅列交易稅人見已問曰誰將汝等入此城耶答言我

足報云我亦知君是行而入我今欲問誰將君入入在何門答言我從私門問曰我今與仁義同親友幸可實言誰相引導答云聖者六衆税官聞已便起譏嫌罵云此釋迦子是大惡賊非真沙門知是他財方便偷盜諸苾芻聞已白佛佛言苾芻不應教他私路不輸税直若教他者得越法罪是時税官便作斯念此之六衆皆是豪俠沙門應共結親知令其心喜鄔波難陀日初分時執持衣鉢入城乞食是時税官見而往就作如是語我畔睇聖者鄔波難陀答曰賢首頗亦無病長壽税官問曰鉢中有食不我欲覽看報曰賢首汝欲於我鉢中覓税物耶聖者我自盟誓實無此心若有美味當惠少許我欲食之報曰豈見河水而倒流乎仁應與我非我與仁聖者我戲言耳願過我舍鄔波難陀即至其家彼以上妙食滿鉢授與頂禮雙足作如是白聖者我是大德給侍之人有事當告我悉堪行報曰賢首願無病長壽捨之而去

尒時六衆苾芻凡在住處多遊門首意欲爲諸來往沙門婆羅門宣說法要有論議者當折伏之我等六衆名稱遠聞利養增廣時鄔波難陀所居之房與路相近於高閣上初夜後夜警覺思惟時有偷稅人去寺不遠夜行而過時鄔波難陀明解聲相既聞賣旅行過之聲與常不同而遥問曰行者是誰彼便默尒遂疾下重閣詣行人處而問之曰君等何人夜行而過報言聖者我是偷稅賣人鄔波難陀報言癡人勝光大王恒於此寺供養衆僧常令充足上座憍陳如說自為王而作呪願願大王所有資生受用玩未有者令有已有者當令增廣汝有貨物合大路入城今既夜行欲偷稅直我今豈得捨而不言我當與汝作癡刹事時彼賣人懼而告曰聖者仁慈大慈願見容恕我於聖者不敢忘恩報曰汝等欲何所作答曰有少為直我當持奉報曰汝若能與隨汝意去彼行稍遠自相議曰勝光大王所有稅直我尚不與况此鄔波

難陁無疑禿人我能還彼飲食直耶
即便夜入室羅伐城旦詣屋中貨易
而去時鄔波難陁疾疾食竟門前洗
鉢顧望四方時有少年苾芻見彼四
顧問曰上座何故瞻視四方報言具
壽我有知識賣人持諸貨物入室羅
伐城我今望彼少年報曰上座食時
彼人已去時鄔波難陁心生忿怒作
如是念我亦被欺彼無知人以拳投
刃以針刺石我於彼等所應作者當
自知之時彼賈人不久還來同前投
得告言我亦被汝之所誷誑白言聖
者我於前時有少急事不遑就礼願
垂相容前後之恩悉皆報謝報言賢
首若賣買者隨汝意去既去稍遠同
前議曰勝光大王我不與稅豈禿沙
門我能相與鄔波難陁作如是念前
已詐我不來報恩無更於今還復相
誑作是念已早起持鉢詣市廛内覓
彼賣人交易財賄現彼相貌賣人報
曰聖者物未出手待交易訖不敢違
命願且相容賣人交易持貨而去不
遠寺門鄔波難陁疾歸住處食訖洗

辞廣說如前乃至賣人已去鄔波難
陀聞是語已轉增忿恨攘臂怒曰無
識小人更復調我若更見者我當執
縛令彼終身不爲賈客時經未久還
復重來鄔波難陀同前捉得告曰汝
等數數詭誑於我今我所作令汝知
之白言大德願見容恕我等賈人事
多閙亂雖復失期更不敢尒前二恩
直并及此迴待貨易訖一時俱送鄔
波難陀遂生念曰我若苦言彼便知
覺作是念已告曰賢首能實與不報
言定與若如是者汝等且住我先爲
汝觀其道路勿令汝等致招罪責我
得惡名去寺不遠賣人被賊彼諸賣
人隨語而住鄔波難陀疾往詣彼稅
官之處竊聽其言是時稅人警覺而
坐共相議曰我等如何得不慈幽多
有賈人數數偷稅從小門入不輸其
利計會時至王性暴烈必不容許我
之妻子及餘親屬定當獄死時鄔波
難陀至衆人所告曰仁等何故懷憂
報言聖者我等寧得不憂多有賈人
數數偷稅從小門入不輸利直計會

時至王性暴烈不許分疏具述如上鄔波難陀告曰癡人詐令汝作掌稅官人唯合多與杖木常令負土或復擯黜知何於偷稅人不能奪取財物彼便白言聖者室羅伐城王舊有令知者稅不知者不稅無極重稅云何惣奪鄔波難陀曰汝無智人室羅伐城有極重稅知而方稅彼便白言我等久作稅官常索稅直唯聞知而取稅不聞有極重稅我今如何作極重稅鄔波難陀曰汝等宜往我且迴還教偷稅賊汝當捉取惣奪其財賈人若云室羅伐城知而方稅無極重稅者汝等當告有極重稅知而方稅若云我等久為賈客不曾聞有極重稅今有極重稅生君等可來共往廳中詣平斷處若作是語者必莫隨言應可將向王處若王作如是語我久為王不聞室羅伐城有極重稅何故今時有極重稅生應白王曰古昔大王梵摩達多與諸齎賈及聚落人共為制令若從其國其天祠處或眾人集處而入城者知而方稅不知無稅若

不從此園及天祠處衆人集處而入
城者合極重税怨沒其物若言此制
令何所在者當報王曰在某庫內安
某箱中於赤銅鍱上分明書記王當
遣取親自檢之是時税官依鄔波難
陀語即便奪彼賈人所有財貨賈人
曰君等何故强奪我財室羅伐城知
而方税無極重税宜依分數取已放
我税官告曰室羅伐城偷路賈人當
極重税我不放汝賈人報曰我等久
為賓客唯聞此城知而取税無極重
税如何今日有極重税生今可相隨
詣平斷處税官告曰我不能向尋常
斷處可將汝等直向王所時諸賈人
高聲大唤詣平斷處告諸人曰諸君
知不我有財貨並被奪去願見救濟
時平斷人共詣王所而白王曰今有
賈客來至城中所有財貨並被税官
抄奪將去願王准法而見救濟是時
大王命近臣曰喚税官來奉命追至
王曰汝等何意於彼賈人盡奪財貨
皆白王曰此等諸人是偷税者室羅
伐城有極重罰由此緣故我等税人

盡取其物王曰我久為王不知此城有極重罰何意今時有極重罰宜可依實而取稅直放賈人去稅官白言古昔大王梵摩達多與諸賣賈及聚落人共為制令具說如前王告稅官曰若是我父所作教令是帝釋令是梵王令斯為定量便告掌庫人曰將銅鍱勑來奉教取來對王讀訖王聞父令悲不自勝泣而言曰若我先王所作教令是帝釋令是梵王令勿奪財貨斯為善取時諸賈人遂便絕望啼泣而出便問稅官曰誰報仁等道我來耶彼便報曰無人見語我自聞知然我昔來非不知有為懷悲愍不能盡奪汝今過分我不能忍賈人報曰仁等何處得有悲心今我與君事同知友幸當見報誰先語君彼見苦言便告之曰聖者六衆相告時彼賈人咸共譏罵出諸惡言此釋迦子是大惡賊非真沙門如是教他奪我財物諸苾芻聞已白佛佛言苾芻不應教他奪賈人物若教奪者得越法罪

攝頌曰

無足及二足　四足并多足　若盜如是類
輕重准應知
言無足者謂虵蛭蟬此之三種是弄
虵人王家醫人及山野人之所貯畜
何謂弄虵人謂取其虵弄以活命何
謂王家醫人謂諸醫人以蛭療病而
為活命何謂山野人如山中人取蟬
足垂與藥令吐瓦中熬爆以供飲酒
若苾芻盜此等虫時應准其價滿五
得根本罪不滿得方便罪
言二足者謂人及鳥若盜人時有三
方便期處定時現相云何期處報彼
人云汝若見我在某園中或衆人集
處或在天祠當尒之時知事成就是
謂期處云何定時汝若晨朝或午時
或晡時還見我者知事成就是謂定
時云何現相汝若見我新剃鬚髮著
赤色衣持鉢執錫盛滿穌油沙糖石
蜜見此相時知事成就是謂現相如
是盜時應准其價得罪同前若盜鳥
時有二方便謂從地擎舉若空中墮
落云何擎舉鳥在地上擎舉偷去滿
不滿如上說云何空墮如捕鳥人火

燎原擇為欲取鳥被烟火逼時墮在苾芻經行之處或門屋前若苾芻盜心取時滿不滿如上説

云何四足謂為馬駞驢牛羊獐鹿猪兔等若欲盜時有二方便謂從羣處或於繫處苾芻於為羣中盜為去時齊眼見處來得窣吐羅底也至不見處得根本罪云何繫處若為繫著韁若橛欄內苾芻解放得罪如上盜為既介自餘馬等苾芻盜時如前應知

云何多足所謂蠐螬蝗蛾諸蜂蟻蝎等與中所須者謂於三處謂斷事官守城者海賈客何謂斷事謂斷事人畜養多足謂蜂蠍等貯在瓮內見被罰人不臣伏時令以手足內彼瓮中被螫痛時疾臣其事或多出錢物何謂守城者謂掌城者於坏瓮內多貯諸蜂若怨敵來與之共戰若不退者可於城頭放其蜂瓮賊被蜂螫四散逃走何謂海賈客謂人入海為求珍貨坏瓦器中多養諸蜂以防急難賊來共戰若勝者善若不如者便持蜂瓮擲賊船不能復戰四散而去

攝頌曰
擲荼羅及蘇陁夷　取衣比身無益想
師手不語薆蘇多　作自巳分持小鉢
月護知他欲取衣　難勝持將得鹿羅
南國中方不相領　拾得他物速應還
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有二苾芻共為知友得意相親同住一處一名擲荼羅二名護陁夷其擲荼羅衆所識知有大福德而形雖小多有衣鉢網絡暑條等其護陁夷少有知識其形長大但有三衣而復故弊形體多露諸苾芻告曰具壽汝今少欲衣破露形為有利養為無利養答言無利彼便報曰何不乞求答言誰當檐彼佛法僧田而施於我彼便報曰其擲荼羅苾芻是汝親友多諸知識有長衣鉢網絡暑條何不從覓答言彼不肯與復問汝巳從彼而乞求耶答言未乞報曰豈聞水聲而便脫鞋耶汝宜乞求彼應見惠既被勸喻便詣擲荼羅處彼行不在便作是念此擲荼羅其形短小取彼僧伽胝我試量度若與我身量得相似者我當

從覓若不相當何事忤便入彼房
觀其衣物於衣竿上見僧伽胝即便
取披便看長短時栴荼羅從外忽至
見而報曰汝以賊心取我衣著得波
羅市迦答言具壽我無盜心取此衣
物但作是念栴荼羅其形卑小取彼
僧伽胝試復量度若與我身量得相
稱者我當從覓若不應量者何用如
是煩惱費具耶彼便報曰具壽不須
强諱諍作分疏汝以賊心取我衣著
得波羅市迦聞此語已便生追悔豈
非我犯重罪耶告諸苾芻諸苾芻白
佛佛言苾芻汝以何心彼便以實具
白世尊佛言此苾芻若作量度心者
無犯然諸苾芻不應非親友處為親
友想有三種親友謂下中上於下親
友作下心委寄若中親友作中下心
委寄若上親友作上中下心委寄若
苾芻於非親友作親友心想委寄者
得越法罪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四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不與取學處第二之四

尒時薄伽梵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有二苾芻一名蘇師子二名婆蘇達多共爲知友情義相順時蘇師子有好大鉢婆蘇達多有好小鉢彼於異時俱並食訖一處洗鉢時蘇師子取婆蘇達多小鉢安大鉢中作如是語具壽婆蘇達多若人有此二鉢是得省緣脩諸善品婆蘇達多曰汝若欲得何不取之時婆蘇達多於一聚落有少緣事語蘇師子曰具壽我於某處有小緣事有能爲我辦是事者我持小鉢與之問曰汝言實不答曰實與時蘇師子聞此言已便欲爲去覆生悔念勿由此緣令同梵行者作如是說蘇師子與他客作遂不復行時蘇師子於彼聚落有緣須去遂作是念我爲自事并辦彼緣斯亦佳矣即便往彼了其二事還告婆蘇達多曰汝彼聚落所有營務我已爲

辦宜授小鉢婆藪達多曰汝自緣去
非為於我我之小鉢誰能與汝藪師
字曰汝不與者我當自取婆藪達多
曰汝若合得何不取之時婆藪達多
有緣出外藪師字即取小鉢安己鉢
中婆藪達多歸不見鉢問言具壽誰
將我小鉢去藪師字曰是物主將去
婆藪達多曰是誰之物曰是我物婆
藪達多怒曰汝賊心取得波羅市迦
藪師字聞已退商即以此緣告諸苾
芻諸苾芻白佛佛問藪師字汝以何
心取他小鉢具以白佛佛言此苾芻
作己物心取鉢無犯然諸苾芻不應
受雇與他作務若情換作業乃求福
作無犯苾芻受雇作務者得越法罪
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時
此城中有二苾芻一名難勝一名月
護共結親友言談得意其月護來所
識知有大福德多足衣鉢鉢絡囊
難勝少有知識但畜三衣而復破弊
有餘苾芻告言具壽汝今何故少欲
著此破衣不能覆體為有而不著為
無可得耶難勝答曰我無得處告曰

何不乞求答曰誰肯捨三寶聖衆施我凡人彼便告曰月護苾芻是汝親友言談得意多有衣鉢鉢絡囊絛何不從乞難勝曰彼不肯與告曰汝先從彼乞求未難勝曰聞彼慳悋我不從乞告曰豈涉渡者還聞水聲便脫執履汝但往乞或當見與既聞勸已往月護所告言具壽當施我鉢月護報曰我不相與難勝曰不與我鉢可與我僧伽胝月護曰我豈是汝守庫藏人索鉢不得又覓大衣乃至少縷尚不相與況復衣耶時難勝聞已心生忿怒曰彼有作務我常為先何故我今從乞云不與縷若我不能懲奪彼物者我即不名為難勝也從此作意欲取其物遂見月護自染衣服難勝至其所告言具壽我今亦欲助汝染衣彼言甚善當助我作難勝為彼染衣摩救翻覆觀察其衣月護見已便作是念看彼意趣翻覆我衣之細觀察必定有心偷我衣去既起疑心染衣乾已置衣帒中枕頭而臥是諸苾芻初夜後夜警覺思惟作意而住

是時難勝告月護曰我等俱行共修善品月護報曰汝且前去我身疲倦隨後當行彼聞便去是時月護便作是念我若去者必當失衣我若不去闕修善品作何方便得不失衣復修善業即以自衣於安彼頭邊持彼衣囊枕頭而臥時彼難勝既作業已還來偃息是時月護告難勝曰具壽可起共修善品答曰我已作了疲勞睡息汝當起作月護便去難勝念曰我且觀時堪得行未時既將曉於彼頭邊取其衣於出門而去便作是念我試觀察是何色衣令我犯波羅市迦耶開衣乃見便是自己破弊故衣遂生憂惱作如是念我為自衣犯他勝罪非出家行當敢鐵丸復作是念我今且往問佛世尊若堪住者於世尊所修其梵行若不堪者當作白衣作是念已往世尊所是時世尊於彼無量百千苾芻眾中而為說法令時世尊遙見難勝來告諸苾芻曰汝等見彼苾芻從外來不白言已見佛言此癡人難勝盜取己衣得窣吐羅底也

告諸苾芻汝等當知若盜心取有此
過失是故苾芻雖已衣鉢不應以盜
心取若盜取者得窣吐羅底也罪
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時
二苾芻尼一住東方一住南方其東
方苾芻尼前行南方苾芻尼從後是
二苾芻尼俱詣佛所礼佛足已在一
面坐佛為說法彼聞法已礼佛而退
時東方尼在前而去以僧伽胝置在
肩上其衣欲墮南方尼見告言聖者
衣欲墮時東方尼前行思法復為方
言有異不相領解不覺衣墮時南方
尼便取其衣作如是念我今若與者妨
彼專思待到住處我當授與既到住
處時東方尼遂於房外洗足已便
入房中半加而坐時南方尼復作是
念若我今時與彼衣者還復同前廢
修善品待出定已當付其衣遂於已
房置衣架上時東方尼至且告弟子
曰將我僧伽胝來我欲乞食弟子入
房遍觀架上不見師衣還白言聖者
不見僧伽胝師曰可詣南方尼處求
覓弟子至彼房中見僧伽胝在衣架

上問曰誰將衣来置此架上南方尼
曰是我將来弟子曰何故將来以事
具答時彼弟子與南方尼先有嫌隙
怒而告曰汝以賊心偷此衣来置已
房内汝得波羅市迦時南方尼即作
是念豈非我實犯波羅市迦耶具以
此緣告諸苾芻尼尼白苾芻衆苾芻
白佛佛問南方尼曰汝取衣時可不
告彼白佛言我雖言告彼不領解佛
言方言有異不相領解者無犯然此
過失皆由拾得他物久不還主而自
貯畜由此緣故若苾芻苾芻尼拾得
遺落衣物不應久持若久持者得越
法罪時有苾芻見他遺物知是某甲
苾芻許便詣彼房扣門而喚彼便出
定告曰是誰答曰具壽我於某處拾
得汝衣汝可領取時彼告言具壽寧
我此衣被賊將去豈緣此故令汝扣
門驚我勝定時彼苾芻便生追悔作
如是念豈非我今驚彼靜慮而獲罪
耶以此因緣告諸苾芻苾芻白佛
佛言彼苾芻無犯然諸苾芻不為小
緣起他勝定若得遺物將詣堂邊以

繩懸置今後取得勿驚寂定若異此者得越法罪時有苾芻見他遺物識知是某甲苾芻許使持此物詣彼苾芻言具壽此是汝物我拾得來汝當領取時彼物主與此苾芻先有嫌隙告言非汝拾得故作賊心偷盜我物汝可依法而說其罪時彼苾芻心生追悔非我緣此而獲罪耶以此因緣告諸苾芻諸苾芻白佛佛言此苾芻無犯然諸苾芻得他遺物應可持付知僧事人其知事人得此物已於數日中應可再三以物白衆本主來者可即將還若無認者入四方僧隨衆受用若異此者得越法罪

攝頌曰

世羅尼弟子　試他徒乞油　目連作神通
拔還長者子　畢隣陀婆蹉　取兒并護物
廣敘其盜事　隨說可應知

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時有阿羅漢苾芻尼名曰世羅斷諸煩惱時有賣香童子見世羅尼淨生敬重往就其所慇懃致礼白言聖者所須之物於我家中皆隨意取所有言

教我皆須受時苾芻尼告曰賢首善
哉願汝無病後於異時世羅苾芻尼
身嬰重病不能乞食有餘苾芻尼巡
行乞食時賣香童子見而致礼問言
聖者世羅苾芻尼何因不見報言賢
首彼身染患童子告曰聖者我先白
言若有所須隨意取用曾不見來從
我求覔彼有所須願尊為取彼便報
曰如是賢首願汝無病作是語已捨
之而去如是乃至三返慇懃請與時
有少年苾芻尼便生是念我屢聞此
童子所言我宜試之為虛為實便持
小鉢授與童子告言賢首聖者世羅
今須少油時彼童子有新壓油瓶滿
小鉢授與彼尼告言聖者更有所須
隨意來取時苾芻尼受已而去即以
此油塗世羅身遍及手足油並皆盡
世羅病愈便行乞食時彼童子見便
礼足白言聖者久不相見尼便報曰
我比嬰患白言聖者先已言請若有
所須於我家中皆隨意取曾不遣信
從我求覔唯見一尼云聖者患從我
取油我以新油瓶滿小鉢持付彼尼

世羅報曰善哉童子願汝无病言畢
而去次第乞已還本住處告諸少尼
曰是誰就彼賣香童子持油缽來有
尼報言聖者我行乞食見彼童子爲
三告我聖者世羅我已言請若有所
須皆隨意取曾不見來從我求索若
彼世羅有所須者願爲持去我便生
念應可試之驗其虛實即持小缽授
與童子告曰聖者世羅今意須油時
彼童子盛滿新油而授與我我得油
已將至房中而爲聖者塗身手足尋
皆用盡時世羅尼告少尼曰我曾令
汝就彼童子取覓油不少尼答曰不
曾使我時有餘苾芻尼與此少尼先
有嫌隙聞此語已告世羅曰聖者今
此少尼緣仁疾苦豈但一處擅取於
油室羅伐城遍皆求乞他勝之罪莫
數難知時少尼聞此語已生追悔心
豈我實犯他勝罪耶以此因緣白諸
苾芻尼諸苾芻尼白苾芻衆諸苾芻
白佛佛問彼少尼曰汝以何心從彼
乞油白佛言我於童子而起試心佛
告苾芻若作試心此苾芻尼無犯然

諸苾芻尼不問病者不應為乞若乞取時問病者曰為向衆僧養病堂處而求藥耶為詣信心及親族處若親族多者於誰處求隨所指示應為求覓若苾芻尼不問病人而為乞求者得越法罪

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是時具壽大目乾連於日初分執持衣鉢入室羅伐城次第乞食至給孤獨長者宅是時長者教其兒子讀誦外典與聲明雜論時大目連見彼長者教其兒息讀誦外典告曰長者此諸童子讀習何書長者白言阿離耶此是外典告言長者夫外典者如鐵石楯辛苦作得終不堪食習學外書亦復如是徒費功勞終無所獲不由此故而能出離入正定聚斷諸煩惱然佛所說初中後善若解了者能趣涅槃何意不教習讀佛法長者白言聖者無人能教尊者報曰我當教讀長者白言善哉聖者幸為教示便告子曰汝今宜往逝多林中詣尊者處而學佛法童子唯然受教時彼長者於日

日中與其童子瓔珞嚴身并諸侍從
往給園中聖者目連處受學佛法然
其國內於秋初時常有迦栗底迦賊
當諸苾芻夏安居竟時諸秋賊共相
議曰我與汝等欲作何業於此年中
不假勤勞豈足衣食安樂受用我聞
給孤獨長者於日日中常令兒子身
具瓔珞往給園內詣聖者目連處受
學佛法可於中路共劫取之聖者謂
子在長者宅長者謂兒在聖者處各
不相知未即求覓我等若能偷得是
兒當盡形壽為我僕使如不得者取
其瓔珞嚴身之具我緣此故不假勤
勞得受安樂共為許已即於中路而
待童子見具瓔珞欲往園中遂便共
劫童子時彼從者見賊將去奔走歸
舍告長者曰愛蕓童子被秋賊劫將
是時長者即便急往勝光王所白言
大王我子被秋賊劫去今從大王欲
乞此子時王聞已勅毗盧宅加曰汝
宜急去撿捕秋賊覓長者子時毗盧
宅加與給孤獨長者先有嫌隙非奉
王教未為急行時有一天於聖者大

目連處深生敬重白言聖者知不仁
之弟子被秋賊將去可為急計時大
目連便作是念此之童兒我若不救
子與父母皆生離苦不敬信人聞而
心悅其敬信者或生退轉往來之者
被賊將去誰復更肯入逝多林我今
宜可速現神力取彼童兒作是念已
聖者目連現大神通化作毗盧宅加
軍衆於其四方擊大戰鼓時彼秋賊
忽見軍圍悉皆驚怖作如是言仁等
當知毗盧宅加與諸軍士四面圍合
當棄小兒免被囚執即棄童子逃走
而去是時聖者大目乾連遂攝神力
於其路側宴坐樹下時彼童子隨路
而來問言童子汝何處來白言聖者
我被秋賊將去誰奪汝來是毗盧宅
加報言童子可急歸舍汝之父母極
生憂惱明日可來依舊受業是時童
子受教而歸時毗盧宅加嚴整四軍
象馬車步出室羅伐城見彼童子問
曰汝何處來答言我向逝多林於其
中路遭秋賊劫去誰取汝來報言是
毗盧宅加將軍毗盧宅加便作是念

我始欲去云何而言是我取來豈非別有大德聖者具諸威力取是兒來問童子曰尒於彼處見有何人童子荅言我於路側見聖者大目乾連毗盧宅加念曰是彼大德神力取來餘無能者如是知已心生歡喜高聲唱言我等今者快得善利於我國中得有如是大智聖者具諸威力於現法中及未來世諸漏永盡作斯讚歎還室羅伐城時六衆苾芻因事出城於路逢見而問之曰仁讚歎誰荅曰歎仁聖衆我等何事今仁讚歎荅言給孤獨長者子被秋賊將去聖者大目乾連以神通力奪其子來六衆報曰汝愚癡人我輩雖有如是神力人不敬信然有於彼拔髮癡人露形外道心生敬愛若彼露形見此事者為彼秋賊指其出路毗盧宅加聞已默然是時六衆苾芻難陀鄔波難陀共相謂曰我等且已善荅其事然少欲者今現犯罪我等往彼令其悔過便還往處飯食已訖詣聖者目連所先致敬已白言上座願見容許欲有諮問

報言隨意白言上座給孤獨長者子被秋賊將去仁奪將來其事虛實報言是我將來白言我先具知上座已住靜慮受解脫樂我實不知雖有慈悲而不能普於弟子處處念將來於彼秋賊令生恐怖又他所攝物强奪令歸仁今犯罪可如法悔答言具壽我不見罪是時六衆手相議曰仁等當知如世尊說不見罪者當與此人作捨置羯磨便往至彼知事人所報言具壽應鳴揵稚令欲作捨置羯磨授事問曰所作爲誰報言有少欲者實自犯罪而不悔過我今爲彼作捨置事尒時身子爲衆之首告授事人曰无令有人於寂勝法中欲作衰損又問言具壽與誰作遍住法或覆本遍住意喜出罪答言更無別事但爲聖者大目連犯罪不見欲作捨置羯磨身子報曰具壽勿以小緣見惱耆德然薄伽梵是一切智見於无上智境得大自在能斷他疑汝可詣問如佛所教我當奉持時諸苾芻以事白佛佛知時而問廣如上說尒時佛告

大目連曰汝以何心現神通力取彼童子是時目連以事白佛佛告諸苾芻目連苾芻作如是心現神力者無犯

佛在王舍城竹林園中時具壽畢隣陁婆蹉娚甥於其舍中習讀外典時畢隣陁婆蹉於日初分執持衣鉢入王舍城次第乞食至妹夫舍見兒學業問妹夫曰此兒讀者是何書論答言外典尊者令棄外學勸習佛經便爲妹夫親教兒子廣說如上乃至具諸瓔珞徑竹林中被秋賊劫將安置船中泝流欲去時彼從者見賊將去奔走歸舍白大家曰受業童子被秋賊劫去時彼妹夫即便急往影勝王所白言大王我子被秋賊劫去今從大王乞子時王勅彼未生怨曰汝宜急去掩捕秋賊覓婆羅門子時未生怨與婆羅門先有嫌隙雖奉王教未爲急去時有天女於聖者畢隣陁婆蹉處深生敬重白言聖者知不仁之娚甥被秋賊將去時畢隣陁婆蹉便作是念此之娚甥我不救者子與父母各生離苦不敬信人鬪亂心悅其

敬信者或生追悔往来之者被賊將去誰復更肯入竹林中我今宜可現神通力作是念已聖者以神通力到彼船邊令彼賊船不能得去時彼秋賊作如是念何意我船不復前進而於岸邊見聖者畢隣陁婆蹉佇立而望時賊告曰聖者何因惱我報曰汝以惡法而惱於我非我惱汝若我不證如是聖法婆羅門子永被將去賊言聖者我放此兒任意取即令上岸是時聖者遂攝神力告甥甥曰汝可速歸見汝父母明當受業童子於路逢未生怨嚴整四軍出王舍城路見童子問曰汝何處来荅言我向竹林於其中路被賊劫去誰取汝来荅言是我舅畢隣陁婆蹉時未生怨心生歡喜高聲唱言我等今者快得善利於我國中得有如是大智聖者具諸威力於現法中及未来世諸漏永盡作是讚歎還王舍城時六衆苾芻因事出城於路逢見而問之曰仁讚歎誰荅曰歎仁聖衆我等何事仁令讚歎荅言婆羅門子往竹林中被賊

將去聖者畢隣陀婆蹉以神通力奪
得其子六衆報曰汝愚癡人我等雖
有如是神力人不敬信然有我髮癡
人露形外道反更於彼心生敬信若
彼露形見此事者為彼秋賊指其出
路時未生怨默然無對時六衆苾芻
難陀鄔波難陀自相謂言我等且已
善答其事然少欲者今現犯罪我等
往彼令其悔過便還住處餅食已訖
隨次致敬已詣聖者畢隣陀婆蹉所
白言上座願見容許欲有諮問報言
隨意婆羅門子被秋賊將去仁奪將
來其事虛實報言是實我取將來白
言我先具知上座已住靜慮解脫勝
樂我實不知有慈不過於親族處愍
念將來於彼秋賊心生不忍又他所
攝物强奪將來仁既犯罪可如法悔
答言具壽我不見罪是時六衆手相
議曰仁等當知如世尊說不見罪者
當與此人作捨置羯磨授事者詐可
鳴揵稚應為此人作捨置羯磨使往
至彼授事人所報言具壽應鳴揵稚
授事問曰所為何事報言為少欲者

實有犯罪而不悔過我欲為彼作捨置事。今時身子為衆上座觀察其事可不之宜告授事人曰具壽與誰作邊住法或覆本邊住法意喜出罪答言更無別事但為聖者畢隣陀婆蹉犯罪不見與作捨置羯磨身子報曰具壽勿以小緣惱乱耆德然薄伽梵是一切智見於無上智境得大自在能斷他疑汝可詣問如佛所教我當奉行時諸苾芻以事白佛佛知時而問等廣如上說。今時佛告畢隣陀婆蹉曰汝以何心現神通力取婆羅門子時畢隣陀婆蹉具以其事白佛佛告諸苾芻畢隣陀婆蹉若作此心現神力者無犯

佛在王舍城羯蘭鐸迦池竹林園中時頻毗娑羅王常法每日恒往礼世尊足并諸大徳上座苾芻曾於一時礼佛足已在一面坐聽佛說法時佛為彼頻毗娑羅說衆法要示教利喜王聞法已礼佛而去便往詣彼具壽畢隣陀婆蹉住處時畢隣陀婆蹉於所住房有破壞處躬自修葺遥見王

來便洗手足至常坐處整容而坐王前禮足在一面坐白言聖者何自執勞荅言大王夫出家者皆自執務我既出家欲令誰作王言若如是者我為聖者供給事人白言大王願王無病長壽如是乃至五返皆如上白我為聖者供給事人時具壽畢隣陁婆蹉有一弟子為性質直便白王曰自從大王許親教師供給事者若我本師依大王言捨不修理所有房舍皆已破壞王便報曰聖者豈我已曾許給事人耶白言大王非唯一度如是至五王國事繁忘不能記王之常法但有出言臣必書記問記事人曰我實曾許給事人耶荅言實尒已經五返若如是者當合罰我我今應與五百淨人以充給事便告大臣曰宜給聖者五百使人時畢隣陁婆蹉而白王曰大王我緣出家惣捨給事今得使者欲何所為白言聖者為僧衆事當可受之若如王言我當白佛王言聖者可往白佛時畢隣陁婆蹉以事白佛佛言若為僧衆當可受之時畢

隣陁婆瑟奉教而受時給侍人雖施
入僧未離王役是諸人等白聖者曰
我等初聞作僧給侍心實歡喜豈
謂一身倍遭兩役報言賢首汝等勿
慮我當爲汝白大王知後於異時影
勝王詣聖者所頂禮足已在一面坐
是時尊者白言大王前所施僧給侍
人等豈役大王生追悔耶王言聖者
我實曾無追悔之念又白王曰何意
諸人奉先王役王於爾時勅大臣曰
我施聖者給侍之人既捨入僧可免
王役大臣奉教即皆放免彼於異時
國家興造須人作使大臣追喚莫有
來者不施僧人亦皆妄說是給侍人
是時大臣以事白王王緣有役使追喚
不來皆云我是僧家給使王曰若如
是者可悉如舊令充王役從此已後
先所施者並充王使其所施人詣尊
者所白言我等還充國役可爲我等
重白大王聖者爲白所給侍人令更追
悔王曰何意白言僧給侍人還充王
役王言聖者但有官役咸言我是僧
給侍人令事有闕唯願聖者可爲別

作淨人之坊簡異其人無令雜亂聖者報王我當白佛王言可今時畢隣陀婆蹉以事白佛佛言我今聽許造淨人坊時諸苾芻不知何處應造佛言王城精舍於此中間聞喚聲處當可造立時諸苾芻受佛教已往白大臣令於此處奉世尊教造淨人坊是時大臣便白王知王言隨佛所教大臣遍告諸淨人曰僧令為汝別造住處汝等今可怱就彼住淨人聞已即於其處共造住坊安置已訖是時淨人常往竹林充僧給使時苾芻眾告諸人曰清淨之業應可作之不清淨事皆不應作由作淨業故曰淨人若防護住處名寺僧國人彼清淨人及守護國人每日皆往竹林中諠亂苾芻妨修行業諸苾芻白佛佛告諸苾芻勿令恒集有事應喚若無使役令往本坊時諸苾芻又白佛言彼諸淨人所須衣食如何給濟佛言為僧使者可給衣食不驅使者勿與衣食有老病者可給衣食并諸藥餌後於異時鄔波難陀次知僧事告諸淨人曰

賢首我是知僧事人汝等明旦早來入寺尒時王舍城內於諸苾芻夏安居竟常有迦栗底迦賊此諸秋賊共相議曰我與汝等欲作何業不假劬勞於此年中豊足衣食受用安樂彼秋賊中有一作人曾被苾芻駈使請知僧事告諸賊曰竹林園處有淨人坊多有財物共往劫取於此年中我等豊樂一賊告曰彼諸苾芻是淨人主巡門乞匃尚不充軀況此淨人得有財物其賊報曰汝等不知諸苾芻等雖常乞食專意施者多復自經求討其財物王舍城人亦不能及況諸淨人豈無衣物是時群賊僉議已定即於其夜詣淨人坊欲劫其物時有天人於聖者畢隣陀婆蹉處深生敬信往白聖者曰有諸秋賊劫彼淨人聖者慈悲願為擁護時畢隣陀婆蹉便作是念我不擁者令彼淨人心生愁苦廣說如上我今宜可現神通力作是念已於淨人坊化作鐵牆周匝圍遶是時賊徒持所盜物欲出其坊但見鐵牆堅無出路心生惶怖棄所盜

勞於須臾頃不見鐵牆是時賊徒還
持盜物所化鐵牆忽然復現如是至
七賊相謂曰汝等知不必有聖者具
大威德護斯物故現此神通我應棄
物急共逃竄時賊以物聚之一處悉
皆奔走淨人覺已覓共諠聲唱言被
賊彼既失財共生憂惱遍逐往坊求
覓其物遂見衣物聚在一處便生歡
喜即持其物各還舍中守護而卧是
時彼天於其夢中告諸人曰汝等不
被秋賊之所劫盜皆是聖者畢隣陀
婆蹉神力所致既至天明共相謂曰
我等免失財物皆是聖者恩力更無
餘人能起慈念我等宜應略申供養
咸共洗浴著鮮白衣塗飾香鬘持諸
養物詣竹林中時鄔波難陀晨朝起
已執持鏁鑰欲開寺門屏除燈燭塗
掃堂宇敷設座席於窣堵波香花供
養畢上閣鳴揵稚四顧而望遙見諸
人著鮮白衣香鬘莊飾鄔波難陀便
生是念彼諸來者是何居士賣主富
人晨朝至此既近門已知是淨人鄔
波難陀便生瞋怒遙告之曰我不令

汝曩旦早來何因至此淨人白曰聖
者我等昨夜若無聖者畢隣陀婆蹉
慈悲護念我等財物被賊偷盡鄔波
難陀告淨人曰汝恃彼力覓勢諠譁
我為彼人作治罰法作是語已便呼
六衆共詣聖者畢隣陀婆蹉所白言
上座願見容許欲有詰問荅言隨意白
言於淨人邊所有財物被賊偷去神
力奪留是事虛實荅言實尒白言我
先知上座已住靜慮解脫勝樂然我
不知雖有慈悲不能普及於淨人所
愍而護念於秋賊處圖以鐵牆又他
已攝物强奪而留仁既犯罪可如法
悔廣說如上乃至鳴揵稚欲為詮量上
座舍利子令其審察諸苾芻白佛佛
告畢隣陀婆蹉曰汝以何心現神通
力留淨人物畢隣陀婆蹉具以事白
佛佛告諸苾芻畢隣陀婆蹉若作此
心現神力者無犯又無犯者謂初來
制或癡狂心亂痛惱所纏不與取學
處了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五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六　廿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斷人命學處第三

總攝頌曰

初緣獸索迦　內身等行殺　毒害起屍鬼

後論浴室事

別攝頌曰

獸索迦波洛　善語及舌辯　餘衣并墮胎

長者處梵志

爾時薄伽梵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時此城中有二苾芻一名獸索迦二名波洛迦得意相親共為交友彼於異時波洛迦遇患獸索迦為看病人時波洛迦忽於夜中大聲啼泣獸索迦問曰具壽何意啼泣報言我患飢渴所逼獸索迦報曰具壽於出家法當可抑之假令有食無授與人況復今時無食可得彼便啼泣迄至天明云我飢渴獸索迦曰具壽且嚼齒木我問醫人至醫人處報云賢首今有少年忽嬰時患彼所宜者當為處方醫人報曰聖者彼之苾芻應

與如是如是藥時波洛迦於馱索迦去後便從牀起整衣服著草履取君持執齒木出門外澡漱已有餘苾芻問曰具壽波洛迦何意通宵困苦啼泣報言我極飢渴問言我有水粥何不噉之答言極善我今須噉既噉足已復有苾芻問言具壽我今有乳酪粥餅及肉羹何不食之報言欲得即便就房貪饕食之遂便太飽側脅而臥時馱索迦問醫人已疾疾而還醫所說藥煎亦持至告言具壽波洛迦宜可起嚼齒木竟言已了馱索迦言善好即為作壇擺設銅器變起可食護彼意故即便起坐時馱索迦令人持食而授與之取兩三匙食而便臥馱索迦曰具壽何意不食報言我憎不欲告言汝於通夜極相惱亂啼哭羸飢令我與食而云不欲汝於今者定死不疑時餘苾芻報言具壽馱索迦無勞見逼已於我處噉水乳酪粥薄餅及肉並皆飽足馱索迦問波洛迦曰具壽汝實飡噉羹飲食耶即便徐徐緩聲慚愧而言曰我已噉訖時馱

索迦便告之曰我為汝故求鉢羅奢
廢修善業而為給侍汝自於身不善
將慎寧噉毒藥不應如是食所忌食
時波洛迦聞此語已深懷慚恥便作
是念因梵行者善哉此言責及於我
乃至寧噉毒藥不飡忌物我今實可
服於毒藥即從座起於雜藥囊中撿
得毒藥遂便噉之藥發瞋眩幾將欲
死兩眼翻戴口中嘔沫啼泣唱言駃
索迦我死我死時駃索迦聞已驚怖
而至問言具壽波洛迦何不忍疾而
啼泣耶波洛迦曰闇汝為我求藥幸
若不自將慎寧服毒藥不應如是噉
所忌食我便生念因梵行者為我故
勞不能自慎我今當可服其毒藥遂
於囊中撿見毒藥即便噉之時駃索
迦聞是語已悲淚盈目而告之曰具
壽汝今何故作不善事耶便疾走往
問醫人其蒙毒狀勢不可將遂便命
過時駃索迦醫處得藥馳走而還
見彼洛迦命已殂殁便生追悔作如
是念豈非我今是勸死耶以此因緣
告諸苾芻諸苾芻白佛佛告諸苾芻

彼駄索迦無救心故無犯然諸苾芻
不應於病人前作是言說令彼病者
聞已求死若作是語者得越法罪此
是緣起然世尊尚未為諸聲聞弟
子於毗奈耶制其學處
佛在室羅伐城給孤獨園時此城中
有二苾芻一名善語一名吉祥情義
相得共為親友善語苾芻捨畋獵出
家吉祥苾芻捨長者出家有二童子
是善語外甥父母俱亡流離巡歷至
逝多林門外而住是時善語出門遇
見審觀顏貌知是宿親即便告曰汝
之父母今在何處童子答曰並已身
亡善語聞已不覺流淚時諸苾芻見
而問曰此二童子是何人耶答曰是
我外甥苾芻告曰既是舅親何不取
養答曰我行乞食尚不自供況復於
他而能存養苾芻告曰令此二子供
給苾芻樹葉花果及以齒木苾芻當
與鉢中餘食令得充濟時善語聞已
即便取養是二童子稟性恭勤善為
給侍為諸苾芻取樹葉花果及供齒
木時諸苾芻恵以餘食并給衣資既

經多時年漸長大容貌充滿曾於一時在寺門前遊戲而住有餘親屬手執弓箭於逝多林前遂麻而過問童子曰汝等何緣得住於此童子報曰我舅於此釋子中出家我依而住獨人告曰汝舅為人不自存活於釋子中而求出家汝等豈復不存活耶應可立志習其父業童子即便報親屬曰舅於我等實有深恩令可詣彼諮決其事便往舅所白言聖者我今意許欲習父業舅便報曰我以信施養汝二人云何於今還修惡行二子白曰設令頂繫金鐸我尚須棄孰能捨置祖父業乎遂不用舅言俱捨而去作畋獵事以自活命後時吉祥身嬰重患善語為看病人于特吉祥為病苦所逼便自生念我今持戒不造衆惡天堂解脫如隔輕幔令宜捨棄若所依身當生勝處復作是念我今若逼誰當行救斷我命耶遂憶善語有一甥稟性麁暴彼能救我何假餘人作是念已告善語曰具壽仁之甥甥今在何處報曰彼二名字我不憶

聞皆以信施而為存養彼於今時母
行惡業同其祖父為捕獵事斷諸生
命以自存諸吉祥曰勿於彼二生嫌
恨心然彼二子在逝多林乃至現在
未曾見害惡人勸誘令為殺業仁今
特宜於彼惡黨勸令捨離仁行出外
我病獨居更無餘人能相供侍仁若
見者可喚將來令看侍我是時善語
出行乞食便見二子販肉屠肆[illegible][illegible]
見舅復來禮足善語于時報而告曰
我與汝等是何親屬答言是舅彼具
壽吉祥復是何親答曰彼亦是舅便
告之曰自汝去後彼嬰疾患曾不重
來覲與相見答言我實不知今即往
看欲何所作報言彼有教者汝當為
作語已而去時彼二子便詣吉祥禮
雙足已在一面坐吉祥見已告二子
曰聖者善語與汝何親答言是舅我
今與汝復是何親答亦是舅吉祥告
言我比嬰患汝曾不來暫看於我答
言阿舅我實不知纔始聞說我等即
至吉祥告曰汝等願我生天堂不答
言願生告言若如是者我向他方豈

樂之所天堂解脫如備輕慢我願捨
棄苦所依身當生樂處汝今宜可斷
我命根彼便答曰何有是事假使餘
人來害勇者我當救彼寧容我等共
斷勇命告曰善語豈不已告汝等彼
有教者汝當為作報曰聞說若聞說
者宜相用語與我斷此煩惱命根彼
時二子共相議曰豈非我勇先有籌
量故喚我來作如是事時二子中一
極癡獷即持利刀割斷喉命便以白氎
通覆死屍時善語還而告之曰汝等
看守病人豈得令癡答言阿勇此勇
今曬更無起期善語聞說驚怪異常
便自思曰我今宜應更審尋問是時
二子具述事緣是時善語心生惶怖
便去白疊見其被殺心即追悔豈非
我是求持刀者斷他命耶時彼善語
親愛別離轉增悔恨具以此事告諸
苾芻諸苾芻白佛佛告諸苾芻善彼苾
芻無殺心故無犯然諸苾芻不應令
無智人為看病者必有他緣須自出
外於不善解看病之人當可教示勿
令病者非理損害隨水火食諸毒持

刀斧墮崖塹或昇高樹食所忌食皆
應遮止無令因此而致傷害若苾芻
令無智人瞻視病者又不善教棄而
出去得越法罪此是緣起未制學處
佛在室羅伐城給孤獨園於此城中
有一苾芻所用之鉢色壞有孔餘苾
芻告言具壽汝所用鉢有孔色壞何
不熏治報曰若熏治者多有所須瓦
籠牛糞及油麻滓等苾芻告言具壽
汝若無鉢豈得存耶報曰我無鉢者
寧復得存然於其處有一苾芻身嬰
重患不久命終彼有一鉢光淨圓好
堪得受用彼若死者我當取之諸苾
芻聞而告曰具壽汝為鉢故生此極
惡旃荼羅心彼聞慚恥復生追悔默
然而住將非我今有犯罪耶即以此
緣告諸苾芻諸苾芻白佛佛告諸苾
芻彼苾芻無顧死心故無犯然諸苾
芻不應為鉢生此極惡旃荼羅心起
此心者得越法罪然諸苾芻護持其
鉢當如眼睛應綴者綴應熏者熏若
苾芻有鉢應合熏綴而不為者得越
法罪此是緣起未制學處

佛在室羅伐城給孤獨園於此城中
有一苾芻僧伽胝衣破獘塵垢有餘
苾芻告言具壽汝僧伽胝破獘塵垢
何不浣染縫治報曰若修補者多有
所須架薪染汁針線盆等苾芻告曰
汝若無衣得存濟耶答言我若無衣
亦得存濟然於某處有一苾芻身嬰
重病不久命終彼有僧伽胝衣新染
赤色堪得受用我當取之諸苾芻聞
而告曰具壽汝為衣故生此極惡旃
荼羅心彼聞慙恥便生追悔默尒而
住將非我今有犯罪耶即以此緣告
諸苾芻諸苾芻白佛佛告諸苾芻彼
苾芻無顧死心故無犯然諸苾芻不
應為衣生此極惡旃荼羅心起惡心者
得越法罪然諸苾芻護惜衣服當如
身皮應浣染縫治者當隨事作若不
作者得越法罪此是緣起未制學處
佛在室羅伐城給孤獨園於此城中
有一長者名曰勝軍大富多財受用
豐足於同類族娶女為妻未久之間
婦便懷妊經於九月遂誕一男色相
端嚴人所樂見經三七日歡會宗親

其父以兒告諸親曰此兒今者欲作何名衆人議曰此是長者勝軍之子應與立字名曰大軍來經多時復生一子顔貌奇特倍勝於兄人相圓滿乃至廣說如前詳議大軍之弟名曰小軍後時勝軍其妻亡殁礼送林野以火焚之日月既淹憂懷漸捨便自思惟我更娶妻恐惱二子大軍成立即爲娶妻長者不久便遭衰疾雖加藥物羸損日増慰諭二子而說頌曰

積聚皆銷散　崇高必墮落　合會終別離
有命咸歸死

說此語已即便命終備具四儀焚之郊外大軍爲父廣修福業自念慈父在日供我衣資今既身亡宜自求覓無墜家業我今應可持諸財貨往詣他方求利取活作是念已告小軍曰弟今知不慈父存日衣食無乏棄背之後須自營求汝宜在家勤心撿挍我欲求利轉往他方隨有所得以存生計弟答兄曰善哉是時大軍多賫貨物往詣他方凡所經求無不諧偶書報弟曰我甚安隱多獲財利汝宜

歡慰善知家業因貪利故更詣遠方
後於異時重以書報如有頌曰

由貪故求利　得利轉生貪　應作不應作
為貪皆忘矣

展轉求利遠趣邊方經歷多年音信
無継其大軍婦豊衣美食欲念便生
即於小軍現嬈染相小軍不許欲念
更增告曰仁何不念小軍聞之掩耳
告曰勿作此言長嫂如母女人情僞
不學而知遂著弊衣歸父母舍現憂
惱相卧麁惡牀母及家人俱告之曰
有何憂苦而至此耶白言女人苦事
可不共知我被欲心之所纏逼母以
種種方便而誨喻之然於弊牀寢卧
不起重白母曰我被欲心所逼母應
為我求別丈夫其母俛仰而告之曰
汝之小郎容貌端正何不求之答言
我已苦求彼不相許母便告曰汝豈
不見諸餘婦人夫婿遠行專守貞操
汝今何意獨懷憂苦報曰彼之夫主
時有信來可有希望我夫信絕定是
身亡母雖勸喻仍卧不起復白母曰
且置餘語宜可為我求覓丈夫若遣

我情必私逃竄二家門族招大惡聲
汙時父母宗親共相議曰觀此女意
鄙見不移宜應具諸飲食以命小軍
小軍蒙召便来赴席食已告小軍曰
令有私事故令相屈仁之長嫂為欲
所適可留心眷納勿使私奔小軍聞
已便自思惟此嫂幼年来入我舍無
宜輙遣別適異人又恐二宗惡聲彰
露作是念已隨意相從便共歸家以
偹妻室同房未久遂便有娠女伴見
嫌而問之曰汝腹是何從何而得報
曰我從夫去夫患孀居汝等何因妄
相譏責復有親密女人私相謂曰汝
雖欲隱相負已彰遂録有娠問言誰
許答是小軍女伴告曰若是小郎此
復何過腹既漸大兄有書来報小軍
曰我比與易遂至遠方所有經求悉
皆遂意汝勿憂惱不久當還小軍聞
已深生悔恨私自念曰我懷大兄如
旱思雨久絶音信身復不来我本無
心作斯惡行鄙事彰露方始言歸世
有言曰怨家之重無越侵妻兄来若
知必害於我今宜逃避竄迹遠方又

更思量家鄉難捨令勝光王以擇迦
子同王太子自在無畏我當就彼而
為出家兒縱迴還欲何所作即便詣
彼逝多林中就一苾芻白言聖者我
欲出家願垂矜許答曰財命非久能
捨出家斯為甚善遂與剃髮令服法
衣并受圓具略教儀式告言賢首應
不養應相齊穢難室羅伐城其處寬
廣汝宜乞食以自資身小軍白言鄔
波駄耶我今奉教即於晨旦執持衣
鉢入城乞食遂至本家其妻還見推
會告曰小軍何意棄我出家報曰勿
為與語汝豈不知我憶大兄如是思
南書信既絕身復不來我遂與汝作
斯惡事見來定知必害於我彼便報
曰仁欲自免我復如何小軍曰我被
他逼元無本心汝為欲纏自當勉力
言已捨去是時小軍有舊親識先解
醫方詣其本家問小軍所在其妻報
曰我被撤厚棄我出家問曰何在答
曰在逝多林沙門住處如不信者可
往尋求彼言往求見苾芻眾形服相
似不知誰是小軍詢問苾芻小軍何

在俗有苾芻指示其處亦既見已問小軍曰何不相語來此出家答曰不願責我辭尒出家具述兄書遂陳已過事不獲已而作沙門友人報曰我本解醫頗練方藥若懷胎者有藥能銷小軍聞之默然而住時彼知識即為合藥令女送去與小軍婦囑曰此之散藥是小軍苾芻遣我送來暖水和服必得平善其女至彼具以事告婦聞取藥依教服之胎便墮落無妊娠相人共覺知諸女問曰胎今何在報曰我先已言夫智行後嬌居守志勿以惡事來相塵黷時親密女私告之曰汝先所云是小軍許何因今日云我先無答曰從彼所來還從彼去又問如何報曰小軍與我毒藥服已胎銷諸女相告各起譏嫌諸釋迦子能為惡事非真沙門與人毒藥令彼墮胎此之惡聲遍滿城邑皆云小軍苾芻作斯罪業諸苾芻聞便往白佛佛告小軍汝豈實作如是事耶白言不也世尊我但隨喜尒時世尊告諸苾芻曰彼小軍無殺心故無犯

然諸苾芻不應於如是事心生隨喜
若隨喜者得越法罪不久之間大軍得
利歡喜而還去城不遠且暫停住凡
世間人聞善助喜見惡相憂有人報
彼婦曰大軍來到財利豐盈應生歡
喜婦人巧詐不學而知既聞此言心
甚憂懼著廢弊服卧在惡牀時彼
大軍既入城已於鄽肆處安置貨物
即便還家見其所居無吉祥相問僕
使曰家主在何答云在室中卧聞已
往就告言賢首汝聞我來豈不欣慶
答言今聞仁至實生歡喜但仁所留
小軍令守護我彼便壞我問曰何為
答曰小軍非理强見陵逼大軍報云
彼不欺汝是欺於我汝宜速起我能
治之小軍今何所在答曰聞君將至
竄走出家問在何處在逝多林釋子
之處報其妻曰彼處豈是施無畏城
我當於彼以法治罰時有別人往告
之曰小軍知不尒兄來至問曰兄有
何言報言汝兄作如是語彼逝多林
豈是施無畏城我今當以苦法治罰時
弟聞已生大憂怖作如是念我由懼

彼而來出家豈於此處還遭彼害
知苾芻同王太子無有障㝵然我有
過若來相見必害於我我今宜應逃
避而去是時小軍作是念已便白師
曰鄔波䭾耶我由佛彼而求出家聞
彼欲來苦害於我本師問曰彼是何
人白言彼是我兄今從逮來擬相屠
害作如是語豈逝多林是無畏城當
以苦法而欲治我雖知國法同王太
子安隱無㝵然我有過必害於我今
宜避去其師告曰汝欲何之小軍曰
我今欲詣王舍城師曰彼處有我知
識苾芻可賫我書授彼而往必以恩
意護念於汝白言甚善時彼親教即
便作書與彼苾芻曰此之小軍是我
弟子今欲往彼遠相投寄仁可流恩
願垂覆護令安樂住時彼小軍既得
書已禮師而出左右顧瞻情懷怖懼
漸次而進到王舍城訪彼苾芻見已
禮足以親教書而授於彼時彼苾芻
披讀書已告言善來具壽我如汝舊
師汝如我弟子宜於我邊受學佛法
汝有所須衣鉢絡囊水羅條帶我皆

資給令無闕乏然世尊說苾芻有三種所應作事所謂禪思讀誦汝今樂何自言我樂靜慮荅言甚善依法而教時彼便往至寒林中棄屍之處策勵勤修斷諸結惑證無生法得阿羅漢果離三界染觀金與土平等不殊刀割香塗了無二想如手撝空心無罣㝵能以大智破無明㲉三明六通四無㝵辯悉皆具足諸有愛著利養恭敬無不棄捨帝釋諸天所共讚歎後於異時大軍往詣逝多林中問諸苾芻曰聖者頗有此城長者之子名曰小軍於此出家不荅言有與汝何親曰是弟今在何處彼已遠去詣王舍城時彼大軍禮足而去便作是念設令往彼彼亦非是施無畏城我當至彼以法治罰大軍即多齎路粮到王舍城往竹林中問諸苾芻曰聖者頗有室羅伐城長者之子名曰小軍先已出家來至此不報言彼與汝何親荅言是弟又問今在何處在寒林中棄屍之處聞已即往而彼林內多有苾芻同修梵行大軍與弟離別

既久有昧形容於衆人中率未能識
良久細察方始識知大軍思念彼若
識我必起害心應且潛形別爲謀計
便出林中四顧而望見有獵人執持
弓箭欲求禽獸就而問曰仁今執持
弓箭欲何所爲獵者報言我欲畋遊
問曰汝之所獲得利多少答曰或時
得利或不得利問曰如若得利其數
幾何答曰可得五六金錢即便報曰
我今與汝五百金錢汝能爲我殺一
怨家苾芻不時彼獵人由貪利故便
取其物取已念曰此諸苾芻國王恩
許事同太子自在無畏我於鄭多常
此徒來若殺苾芻我之妻孥必當獄
死又念我於盡日曾入此林心生恐
怖身毛皆豎此諸大德無問晝夜常
在此林得安隱住豈非成辦殊勝行
耶然而此人如白胡攀不知生處我
既得物可返殺之即便彎弓形如曉
宇發以毒箭洞貫心胸月既遭毒便
起惡心念此獵人及害我者必是小
軍充爲謀計我今雖死於當生處誓
害小軍發惡願已即便捨命遂於小

軍門梱之下而作毒虵雖阿羅漢若不豫觀不知其事是時小軍因開門扇碾殺其虵毒心不息後受虵身於門上梱同前碾殺於牀脚下復作毒虵如是四返於牀脚下皆彼壓殺其虵每死轉更受生身漸微細毒心增甚後於異時在衣笐閒受毒虵身是時小軍獨於靜室默然而坐是時毒虵由宿怨心嫌隨身上以毒螫彼是時小軍遂便大叫告諸苾芻異毒有異毒虵猛熾可畏小如鐵筯長四寸許隨我身上以毒相螫汝等俱來共捉我身舁出房外勿令於此身肉潰裂如把塵砂開手便散是時具壽舍利子去此不遠於一樹下宴坐思惟聞彼叫聲即便從就問小軍曰我不見汝顏容有異何故汝今作如是說有異毒虵猛熾可畏小如鐵筯長四寸許隨我身上汝等俱來共捉我身舁出房外勿令於此身肉潰裂如把塵砂開手便散是時小軍白舍利子言大德若於眼耳鼻舌身意有我我所於色聲香味觸法有我我所於地

水火風空識有我我所於色受想行識有我我所者如是之人可使諸根容色變異大德我今不然於諸根境六界五蘊無我我所豈使我今容色變異大德舍利子我於長夜所有我我所我慢執著隨眠煩惱已知已斷永拔根栽如斷多羅樹頭不復增長於未來世不復更生豈使我今容色變異時具壽舍利子與衆多苾芻共舁小軍而出房外繞舁出已小軍之身百片潰爛如把砂塵開手便散是時尊者舍利子說伽他曰

梵行已成立　聖道已善修　壽盡時歡喜
猶如捨衆病　梵行已成立　聖道已善修
壽盡時歡喜　猶如捨毒器　梵行已成立
聖道已善修　死時無恐懼　猶如出火宅
梵行已成立　聖道已善修　以智觀世間
猶如於草木　所作事已辦　不住於生死
於諸後有中　其身不相續

尒時小軍既涅槃已尊者舍利子共諸苾芻収其骨肉焚燒供養往世尊所礼佛足已在一面住白言世尊小軍苾芻毒蛇墮身猛熾可畏細如鐵

筋長四寸許盤以害毒其身潰裂如
把塵砂隨手便散今已涅槃世尊告
曰舍利子若小軍苾芻當尒之時誦
此伽他及禁呪者不為虵毒之所中
害身不潰裂散若塵砂時舍利子請
世尊曰何謂伽他及以禁呪唯願世
尊為我宣說我等聞已咸共受持尒
時世尊為諸苾芻說伽他及禁呪曰

我於持國王　及曷羅末泥　緝婆金跋羅
咸悉生慈念　喬答摩醜目　難陁小難陁
無足二足等　亦起於慈念　於一切諸龍
依水而居者　行住有情類　我悉起慈心
一切人天衆　神鬼及傍生　咸皆獲利安
無病常歡喜　所見皆賢善　不遇諸怨惡
我悉興慈念　毒害勿相侵　我於崖谷險
一切處遊行　齧毒[illegible]毒　常勿相忏嬈
世尊大慈父　所有真實言　我說佛語故
諸毒勿侵我　貪欲瞋恚癡　為世間大毒
由佛真實語　諸毒自銷亡　貪欲瞋恚癡
為世間大毒　由法真實語　諸毒自銷亡
貪欲瞋恚癡　為世間大毒　由僧真實語
諸毒自銷亡　滅除諸毒害　擁護而攝受
佛除一切毒　虵毒汝銷亡

怛姪他菴 毅鼻麗敦鼻麗 敦薜
鉢剌敦薜 捺帝蕻捺帝 黏捺帝 舍
奈裏 蕻手奈裏 彈帝 居攞雞世 遮
盧計薜 咀毗盈具薜薜沙訶
佛告舍利子若小軍苾芻當時若自
若他說此伽他及神呪者必免毒虵
之所侵害不令其身潰爛分裂如把
塵沙開手皆散
時諸苾芻咸皆有疑白言世尊唯願
斷我疑念今欲請問小軍苾芻曾作
何業由彼業力而於今身生大富家
多饒財寶復作何業由彼業力於世
尊所而為出家斷諸煩惱得阿羅漢
果復作何業由彼業力雖得聖果被
毒虵螫逼惱身心而入涅槃尒時世
尊告諸苾芻曰此小軍苾芻曾所作
業必須自受而彼小軍自所作業增
長時熟緣變現前如影隨形必定感
報無餘代受汝諸苾芻若人所作善
惡之業不於外界地水火風令其受
報皆於自身蘊界處中而招異熟即
說頌曰
假令經百劫 所作業不亡 因緣會遇時

果報還自受
汝諸苾芻於往昔時無佛出世有獨
覺聖者出現世間哀愍貧窮自常
受用弊惡衣食猶如麟角唯一福田
時有一村獵師居住去村不遠有大
林池於彼池邊多諸禽獸之所棲集
時彼獵人多置機弶網罥索於日
日中多獲鳥獸是時獨覺遇至彼村
在天祠中依止而住於日初分執持
衣鉢入村乞食既得食已便作是念
此之天祠人多諠雜於聚落外有寂
靜林我當乞食在彼而住漸次求覓
遂到池邊見有靜林堪得居住便以
衣鉢置在一邊濾水觀虫以洗手足
取諸落葉布地而坐餅食已訖洗手
及鉢安置鉢已即便洗足於一樹下
加趺而坐威儀寂定猶如龍王蟠身
而住即於是日聞人氣故禽獸不來
時彼獵人晨朝早起詣彼池邊遍觀
機弶一无所獲便作是念我於他日
機弶不空何故今時一無所得即於
池邊四望觀察遂觀人跡尋蹤而至便
見獨覺威儀寂靜加趺而坐見已生

念我今觀此出家之人威儀寂靜似
愛住處若我今者不斷其命能令於
我衣食斷絕以毒害意不觀未來即
便彎弓彀其毒箭中彼要處時彼聖
者作如是念豈得令此無識獵師長
於惡趣受大苦惱我應授手拔濟令
出猶如鵝王飛騰空界身出水火現
大神通諸異生類見神通者速即歸
依如擢大樹還礼彼足而白之曰真
實福田唯願速下唯願速下我癡無
識沉沒欲泥願見慈悲哀憐濟拔是
時獨覺為愍彼故縱身而下獵師悲
感踐拔毒箭以物繫之白言聖者願
至我家為辦瘡藥若須金湼用塗瘡
上亦為求覓子時獨覺便作是念令
我此身處爛膿血所應得者今已得
之我今當可入無餘依妙湼槃界還
昇虛空現諸神變而入湼槃時彼獵
師多財大富以諸香木焚聖者身穫
持牛乳而滅於火便將餘骨盛置金
瓶四衢道邊起舍利羅塔并持種種
繒蓋幢幡花香伎樂申供養已至心
礼塔而發願言我實愚迷不識善惡

逮於如是真實福田造極重罪願於
後世勿招惡報所有供養善根於當
來身常處富樂豈饒受用顏容端正
見者歡喜具足如是殊勝福德當得
承事最勝大師不生厭倦諸苾芻汝
等當知彼獵師者即小軍是由於昔
時以毒藥箭射彼獨覺要害之處此
惡業力便於無間大地獄中滿足一
劫受燒燃苦有餘殘業於五百生中
常被毒害雖復今身得阿羅漢果還
遭毒害而入涅槃由彼發願生富樂
家顏容端正乃至今時莫不備受廣
說如上乃至於我法中而為出家斷
諸結惑證阿羅漢果我於百千俱胝
獨覺之中為最勝師彼承事我不生
厭倦是故苾芻汝等應知若純白業
得純白異熟若純黑業得純黑異熟
若黑白雜業得雜異熟汝諸苾芻當
捨純黑業及以雜業於純白業當勤
修學如是緣起仍未制學處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卷第六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斷人命學處第三之二

佘時薄伽梵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時彼城中有一長者於同類族娶女為妻歡娛未久便誕一息年漸長大母遂身亡其父於後更娶繼室于時長者告後妻曰汝頗能於不親生子而存養育同苦樂不荅言我能未經多月婦遂有娠便生惡念我若生子當以彼兒用充僕使不應令彼起傲慢心便給麁衣惡食加以鞭杖苦楚子告父曰父今知不繼親於我以惡衣食而見濟給數加鞭杖苦楚非常父報子曰我當為汝誡勑於母不使更然便告妻曰賢首我於先時已相告語能於不親生子而存養育同苦樂不汝荅言能何故今時不順前語便於此子以惡衣食而見濟給數加鞭杖苦楚非常荅言我為教詔欲令勝進恐有世人怪笑於我實無異心夫曰汝不須教更不得以惡衣

食加諸楚毒令生怨苦報云更不如
是不久之間便誕一子遂於前子倍
生惡意同前苦楚子便生念我父於
母不能止遏還復鍾前苦治於我令
可捨出家便至父所白言継親於我
不垂慈念父雖止遏尚不慈憐令欲
出家願見聽許豈能於此受苦命終
長者便念我此後婦為性不仁雖頻
勸誡仍不悛改從彼出家莫全其命
便告子曰我今放汝隨意出家蒙父
許已往逝多林投一苾芻而請出家
時彼苾芻與出家已并授圓具告言
具壽凡出家人有二種業所謂禪誦
我比修定汝樂何業白言鄔波馱耶
我樂讀誦報曰善哉汝學三藏彼便
生念三藏教法文義深廣我之本師
心樂靜處誰當於此教授我耶我今
宜可別往他處白師曰欲往他方習
學三藏報言甚善隨汝意去時彼弟
子辭往他方遍學三藏博通文義為
大法師詞辯分明演說無㝵便自思
念如世尊說父母於子有大劬勞護
持長養資以乳哺贍部洲中教示我

諸衆為第一假使其子左肩擔父右
肩擔母經於百年不生疲倦或滿大
地末尼真珠琉璃珂貝璧玉珊瑚金
銀馬瑙牟薩羅寶赤珠右旋如是諸
珍成持供養令受安樂雖作此事亦
未能報父母之恩若父母無信心者
令住正信若無戒者令持禁戒若性
慳者令行惠施無智慧者令起智慧
子能如是於父母處勸喻策勵令安
住者方曰報恩然而我父於三寶中
未生信敬我今宜往為說法要便持
衣鉢往室羅伐城漸次遊行既至本
國住逝多林名稱普聞衆人讚仰彼
長者子既出家已便遊他國愽通三
藏還逝多林時彼長者既聞此説心
生歡慰我子出家遠遊他國遍閑三
藏令得旋歸住逝多林我今宜往共
申喜慶即便往詣逝多林中遂見其
子告曰善來苾芻自汝離我遍閑佛
教今還故居我深喜悦作是語已在
一面坐時彼苾芻為説種種微妙句
義其父聞法起深信心為受三歸并
五學處時彼長者即請苾芻明當就

食彼默然受父礼而去中路生念我
向君率不善思量請子婦家明當設
食我婦為人禀性踈慢勿於我子無
敬重心令欲如何復更思念已為言
請不可重取我令宜可善言誘喩勿
令瞋忿至家告曰賢首有子逃亡身
死出家此之三事為一為異報言三
事無異告曰賢首汝之前子離我出
俗為善苾芻遊適他方妙閑三藏今
者来至逝多林中其妻報曰若如是
者何不請来就舍而食荅言我已請
訖宜應具辦美饍時彼婦人心生喜
悅冷熱隨時悉皆具辦旦令使者往
逝多林白言大德飲食已備宜可知
時時彼苾芻於日初分執持衣鉢行
詣父舍到已洗足於所設座就之而
坐洗手濾鉢長者及妻自手授與上
妙飲食食既飽滿澡漱已盛鉢器時
彼父母礼足而坐聽說法要時彼繼
母聞說法已深生敬信請受三歸并
五學處尒時彼家既受化已諸苾芻
苾芻尼皆来集會猶如渴者奔驟泉
池但有捨施修營咸於二部僧處長

者異時身嬰重病子聞父患便作是
念我當為父說法異得痊除如是時
時到其父所白言父於今時勿復憂
慮所以者何父今因我為善知識歸
佛法僧受五學處布施持戒廣修諸
福捨此苦身當生善道天堂解脫如
隔輕幔答言實尒我因子故發信敬
心捨此身已冀生勝處時子苾蒭為
說法已捨之而去父作是念我子善
閑三藏為大法師智慧聡敏辯才无
礙有所宣陳並皆真實我今病重苦
惱非常宜可方便自斷其命復更思
念我今病重何有餘人能為斷命其
家有婿名波利迦瘦壯愚鈍復生是
念此波利迦必能救我更無別人能
作斯事去此不遠有居士子為婚娶
事時長者婦被台相看將波利迦隨
後而去婚姻既了時長者妻告波利
迦曰汝宜還家警覺長者勿令晝睡
待我歸別隨後即行其婿承命歸家
至長者所長者告曰汝何處來波利
迦具以事白問言婚姻好不答曰善
好告曰我今與汝作此婚姻汝意喜

不荅言甚喜復告曰隨我所言汝皆作者知汝心喜荅曰隨言皆作長者曰今有非人入我腹內汝為我出問曰欲於何處令鬼出耶報曰先從脚按次腨及膝乃至胷頸宜可急扼雖動勿放時彼愚婿承言即作長者被扼既急便生悔心若波利迦得重相放斯為極善時波利迦憶先言教雖見動搖不肯相放因斯苦劇遂即命終時有天人見此事已於虛空中說伽他曰

若被愚人扼　或時遭龍咬　波利迦急按

豈有得全生

既命終已便以衾疊通身而覆長者婦歸問其婿曰令汝前來警覺長者何故不看令其晝睡時婦即便手搖病人欲令警覺其婿報曰不須警覺我為大家於長者腹中按出惡鬼由斯暫得安隱眠睡時長者婦遂作是念我試觀察此之惡鬼其狀如何舉衾視之見已命過便作是念非是我夫自斷其命定是前妻之子解三藏者由彼為其說如是法父勿憂慮所

以者何父今因我為善知識故歸佛
法僧受五學處布施持戒廣修諸福
捨此苦身當生善道天堂解脫如隔
輕慢令既身死必得生天苾芻若棄
我當共活所有家務令其檢校作是
念已憂苦纏懷具飾函儀送屍林野
焚燒事畢憂恨而往時三藏子聞父
身亡便作是念一切諸行皆悉無常
我今宜往為彼繼親宣說法要既至
家已其母遥見即便罵言汝前婦兒
今得來至由爾三藏說生天法令父
命終今可還家與我共活所有家務
汝並知之時彼苾芻聞是語已心懷
愧恥捨之而去便生悔恨作如是念
豈非我今是勸死耶即以此事告諸
苾芻諸苾芻白佛佛言諸苾芻彼苾
芻無犯然諸苾芻不應對彼重病人
前說如是法能令病者聞已樂死若
苾芻說如是法令彼病人欲求死者
得越法罪此是緣起未制學處
佛在廣嚴城勝慧河側婆羅雉林為
諸苾芻說不淨觀讚修不淨觀汝諸
苾芻應修不淨觀由於此觀修習多

修習故得大果利如世尊說教諸苾芻修不淨觀得大果利時諸苾芻便修不淨觀既修習已於膿血身深生厭患或持刀自殺或服毒藥或以繩自縊或自墜高崖或展轉相害有一苾芻於膿血身深生厭離便往詣彼鹿杖梵志沙門所作如是言汝來賢首與汝衣鉢當斷我命是時梵志即斷其命便持血刀往勝慧河側就水而洗時有天魔從水涌出告梵志曰善哉賢首汝今所作多獲福德汝於沙門具戒具德未度者度未脫者令脫未安者令安未涅槃者令得涅槃更有餘利得彼衣鉢時彼梵志轉更增益罪惡之見便作是念我今實大獲諸功德能於沙門具戒行者度脫安樂至涅槃處復有餘利獲彼衣鉢時彼梵志便挾利刀詣僧住處及餘房院經行之所而告之曰若有苾芻具足戒行我當度脫安樂令至涅槃時有一苾芻厭恥自身便出房外告梵志曰賢首我未度脫安樂涅槃汝當令我得涅槃處時彼梵志即便

就殺如是二三乃至六十苾芻悉皆
斷命尒時苾芻衆漸減少佛於十五
日褒灑陁時於如常座既安坐已觀
苾芻衆告具壽阿難陁曰何故苾芻
數漸減少存者無幾時阿難陁白世
尊曰佛於一時為諸苾芻讚修不淨
觀若於此觀修習多修習者得大果
利時諸苾芻便修不淨觀已於膿血
身深生猒患或有自殺或求他斷命
魔來勸喻乃至殺盡六十苾芻由此
緣故僧衆減少佛告諸苾芻展轉
教殺是事實不白佛言世尊實尒尒
時世尊告諸苾芻汝所為非非沙門
非隨順行是不清淨非出家者所應
為事作種種呵責已告諸苾芻曰我
觀十利從攝取於僧乃至正法久住
利益人天我今為諸聲聞弟子於毗
柰耶制其學處應如是說若復苾芻
若人若人胎故自手斷其命或持刀
授與或自持刀或求持刀者若勸死
讚死語言咄男子何用此罪累不淨
惡活為汝今寧死死勝生隨自心念
以餘言說勸讚令死彼因死者此苾

芻亦得波羅市迦不應共住苾芻義
如上言人者謂於母腹已具六根所
謂眼耳鼻舌身意人胎者謂初入母
腹但有三根謂身命意故者謂是故
心非錯誤等自手者謂自手行殺斷
命者令彼命根不得相續或持刃授
與者若知彼人欲得自殺便以大刀
劍刀剌刀等而安其處欲令自害或
自持刀者謂自力劣不能行殺但自
執刀令他捉手而斷人命或求持刀
者謂覓男女半擇迦等命其行殺言
勸死者於三種人勸之令死謂破戒
人持戒人及以病人
云何勸破戒如有苾芻於破戒苾芻
有所求覓若衣鉢絡囊水羅條帶及
餘沙門命緣資具時彼苾芻作如是
念若彼破戒命存在者彼衣鉢等无
由能得我應語彼勸之令死即便往
彼作如是言具壽知不汝令破戒作
諸罪業身語意三常造衆惡具壽乃
至汝命得長存者所作惡業轉更增
多由惡增故於彼長時受地獄苦若
破戒者聞此語已作如是問具壽我

令欲何所作彼便報曰應可捨身自
斷其命若彼苾芻或可捨身或時自
殺彼苾芻得波羅市迦若破戒苾芻
不受勸者彼苾芻得窣吐羅底也時
勸死者雖說如前勸死語已心生追
悔便往詣彼破戒苾芻所作如是言
具壽當知我前所說猶如愚小不善
分別不審思量倉卒而說具壽若能
親近善友說除先罪汝之所作三業
不善由彼力故而得清淨由清淨故
捨此身已當生天上若破戒者或問
彼曰具壽我今欲何所作答言汝勿
捨身汝勿自殺若不自殺者彼苾芻
得窣吐羅底也若破戒人雖聞前語
不用其言而便自殺其勸死者亦得
窣吐羅底也是謂苾芻勸破戒人死
云何勸持戒人死如有苾芻於持戒
苾芻有所求覓若衣鉢等廣說乃至
即便往彼作如是言具壽知不汝既
持戒修諸善法又能展手施恒常施
愛樂施廣大施分布施具壽汝有此
福必生天上若持戒人聞此語已作
如是問具壽我今欲何所作彼便報

曰應可捨身自斷其命若彼苾芻聞是語已便自斷命彼苾芻得波羅市迦若持戒苾芻不受勸者彼苾芻得窣吐羅底也時勸死者雖說如是勸死語已心生追悔便往詣彼持戒苾芻所作如是言具壽當知我前所說猶如愚小不善分別不審思量倉卒而說具壽既能持戒修諸善法乃至必生天上若持戒者或問彼曰我今欲何所作報言具壽汝勿捨身汝勿自煞若不自殺者彼苾芻得窣吐羅底也若雖聞前語不用其言而便自殺彼苾芻亦得窣吐羅底也是謂苾芻勸持戒人死

云何勸病人死如有苾芻於病苾芻有所希求若衣鉢等命緣資具時彼苾芻作如是念彼重病人命存在者彼衣鉢等無由能得我應往彼勸之令死即便往彼作如是言具壽知不汝既重病極受苦惱汝若久存病轉增劇常受辛苦若病苾芻聞此語已作如是問我今欲何所作彼便報曰應可捨身自斷其命若病苾芻聞是

語已怨更辛苦便自斷命彼苾芻得
波羅市迦若病苾芻不受勸者彼苾
芻得窣吐羅底也時彼苾芻雖說如
前勸死方便已心生追悔便往詣彼
病苾芻所作如是言具壽當知我前
所說猶如愚小不善分別不審思量
倉卒而說具壽汝今宜可覓善知識
能為汝求應病之藥供給飲食如法
相看隨順不逆若能尒者不久便當
病愈安樂氣力平復隨意遊行若病
苾芻或問彼曰具壽汝今令我欲何
所作報言汝勿捨身汝勿自殺若不
自殺者彼苾芻得窣吐羅底也若病
苾芻雖聞前語不用其言而便自殺
彼苾芻亦得窣吐羅罪是謂苾芻勸
病者死言讚死者若有苾芻於樂死
人前作讚死語咄男子者是呼召言
汝今何用如是罪累乃至死勝於生
者皆是出輕毀言隨自心念者謂隨
自心而生異念以餘言說者謂以衆
多方便勸彼令死讚者於病人前說
讚美言欲令必死心無所顧若彼由
此方便而命終者謂彼苾芻由此所

說方便而致命終不由餘事謂非此餘善心等事苾芻者謂有苾芻性苾芻性者謂受圓具廣如上說波羅市迦義亦如上此中 犯相其事云何攝頌曰

有時以內身 或用於外物 或內外二合
是名為殺相

云何內身殺謂若苾芻有殺心若以一指打彼女男半擇迦等由此方便而命終者此苾芻得波羅市迦或當時不死由此為緣後乃死者此苾芻亦得波羅市迦若當時不死後亦不死者得窣吐羅底也如以一指若以五指拳肘頭肩及餘身分乃至足指而打於彼欲令斷命若彼死者此苾芻得波羅市迦若當時不死後由此死者苾芻亦得波羅市迦若不死者得窣吐羅底也是名內身行殺云何外物殺若苾芻有殺心以竹鐵等箭射彼女男半擇迦等由此方便而命終者此苾芻得波羅市迦不即命終後方死者亦得波羅市迦若當時不死後亦不死者得窣吐羅底也若

矛矟輪鏑及餘兵刃乃至業桉遙擲彼人作煞害心欲令其死由此方便而命終者此苾芻得波羅市迦不即命終後方死者亦得波羅市迦若當時不死後亦不死者得窣吐羅底也是名外物煞云何內外合煞若苾芻有煞心手執大刀殺彼女男半擇迦等由此方便而命終者此苾芻得波羅市迦不即命終後方死者亦得波羅市迦若當時不死後亦不死者得窣吐羅底也如大刀既尒諸餘兩刃半刃矟杖之類乃至草莛打斫於彼作煞害心欲令其死由此方便而命終者得波羅市迦或得窣吐羅底也廣如上說是名內外合煞

攝頌曰

若以毒藥粖　及在二依處　或時以諸酒
機關等窞人

云何以毒藥殺若苾芻有煞心若以毒藥若毒和食謂餅餅等殺女男半擇迦由此方便而命終者得波羅市迦或得窣吐羅底也廣說如上是名毒藥煞

云何毒粖殺若苾芻有殺心以諸毒粖或用摩身或將洗浴或和塗香或坌香[illegible]或雜香煙殺彼女男半擇迦等由此方便而命終者此苾芻得波羅市迦或得窣吐羅底也廣說如上是名毒粖殺

云何依處殺此有二種一因地稽留二因木稽留何謂因地稽留若苾芻有殺心掘地作穽於內置機羂絆莫腳欲殺男女半擇迦因此而死或以風吹日曝形質銷盡或令飢渴羸瘦或放師子虎豹鵰鷲鳥等而噉食之或瘦由此方便而命終者此苾芻得波羅市迦若不死者得窣吐羅底也餘如上說如脚既介若𦙶若膝若膂若胷乃至於頸而為羂絆或時欲令師子等食乃至飢渴羸瘦由此方便而命終者得波羅市迦或窣吐羅底也廣如上說是名因地稽留殺

云何因木稽留若苾芻故心欲殺女男半擇迦等或於大木若柱若牆以澀絕縻而繫其足因此而死或時欲令師子等食乃至飢渴銷瘦由此

方便而令終者得波羅市迦或窣吐羅底也廣如上說是名因木稽留殺

云何酒醉殺若苾芻心欲殺女男半擇迦等與米酒令飲因此致死或令師子等食乃至飢渴羸瘦由此方便而致命終得波羅市迦或窣吐羅底也廣如上說如米酒既尒乃至根莖花葉菓酒或呪其酒或以藥酒飲令心乱癡無所識由此方便而致命終或由醉故欲令王賊怨家而斷其命得波羅市迦或窣吐羅底也廣如上說是名以酒殺

云何機弓殺若苾芻故心欲殺女男半擇迦等便設機弓施以鏃箭或安諸刀等置於路側若彼女男及半擇迦從此而過便截手足或復斬頭及餘身分由此方便而致命終者此苾芻得波羅市迦或窣吐羅底也如機弓既尒若作蹋發及餘機關欲斷人命事罪同前

攝頌曰

若起全半屍　蹋胎并作呪　推落及水火
遣使寒熱殺

云何起屍殺若苾蒭故心欲殺女男半擇迦等便於黑月十四日詣屍林所覓新死屍乃至蟻子未傷損者便以黃土揩拭香水洗屍以新疊一雙遍覆身體以酥塗足誦呪呪之于時死屍頻申欲起安在兩輪車上以二銅鈴繫於頸下以兩刃刀置於手中其屍即起便問呪師曰汝欲令我殺害誰耶呪師報曰汝頗識彼某甲女男半擇迦不答言我識報曰汝可往彼斷其命根若命斷者苾蒭得波羅市迦若於彼家以諸藥草而為繫帶横繫門上及置水瓶或門繫牸牛并同色犢子或繫牸羊并同色羊羔或家有磨藥石并有石軸或門有因陀羅栽或火常不滅或家安形像或有佛真身或轉輪王或轉輪王母或懷輪王胎或有菩薩或有菩薩母或有懷菩薩胎或將欲誦戒或正誦戒時或將欲誦四阿笈摩經或正誦時若復大經欲誦正誦謂小空大空經增五增三經幻網經影勝王迎佛經勝幡經卷有如是等事守護之時彼所

起屍不能得入者此苾芻皆得窣吐羅底也或不善解起屍之法起屍却來殺其呪師此苾芻得窣吐羅底也若呪師苾芻殺彼起屍亦得窣吐羅底也

云何起半屍事並同前於中別者章但一輪一鈴繫頭刀唯一刃乃至結罪廣如上說云何墮胎殺苾芻欲殺懷胎母不欲殺子即便蹂蹋其腹若母死非胎者苾芻得波羅市迦若胎死非母者得窣吐羅底也若二俱死於母得波羅市迦若二俱不死得窣吐羅底也若苾芻欲殺於胎不欲殺母即便蹂蹋其腹若胎死非母苾芻得波羅市迦若母死非胎得窣吐羅底也若二俱死得波羅市迦若二俱不死得窣吐羅底也

云何作呪殺若苾芻有殺心起方便欲殺女男半擇迦作勇茶羅安置火鑪燃火投木口誦禁呪作如是念若燒木盡令彼女男半擇迦命根即斷若火中木纔始燒半彼命斷者此苾芻得窣吐羅底也若木燒盡彼命終

者得波羅市迦若苾芻有殺心起方
便欲殺女男半擇迦以油麻芥子各
一升置於臼中擣之口誦禁呪作如
是念若臼中物擣若成末令彼命終
未末已來彼命終者此苾芻得窣吐
羅底也若碎成末彼命終者苾芻得
波羅市迦若苾芻有殺心起方便以
黃牛乳一升置於器中以指攪乳口
誦禁呪作如是念若器中乳盡變成
血即令彼人命根斷絕若乳未盡成
血彼命終者得窣吐羅底也若盡成
血彼命終者得波羅市迦
若苾芻欲殺人起方便以五色線刻
作僧伽胝口誦禁呪作如是念作此衣
了令彼命終若衣未了彼命終者得
窣吐羅底也衣了死者得波羅市迦
若苾芻欲殺人起方便以指畫地口
誦禁呪作如是念畫滿七數令彼命
終若未滿七彼命終者得窣吐羅底
也滿七死者得波羅市迦是名作呪殺
云何推墮殺若苾芻欲殺人於崖岸
危險等處推彼令墮由此死者得波
羅市迦當時不死後因此死亦得波

羅市迦當時不死後亦不死得窣吐羅底也如崖既尒或於猶豫處或於爲馬車輿牀座頭肩膂背脛膝腨足及餘身分而推墮時由此死者得波羅市迦若當時不死後因此死亦得波羅市迦若當時不死後亦不死得窣吐羅底也是名推墮殺云何於水殺若苾芻欲殺人推置水中因此死者得波羅市迦不死者窣吐羅底也廣如上說水謂河海池井泉乃至以水一掬授彼口中令死是名於水殺云何於火殺若苾芻欲煞人推置火中因此而死苾芻得波羅市迦廣如上說火謂若燒村材城邑乃至以火炭置彼口中令死是名火殺云何難使殺若苾芻欲殺人即遣其人向險難處而致死者得波羅市迦或窣吐羅底也廣如上說險難處者謂賊怨家虎豹師子等處使人經過令其致死是名難使殺

云何寒凍殺若苾芻欲殺人於極寒時猛風嚴烈若晝安置陰中若夜置於露地令坐溼草因此而死苾芻得

波羅市迦或窣吐羅底也廣如上說
是名寒凍敎
云何炎熱敎若苾芻欲殺人於極熱
時身生沸瘡若晝置於露地若夜安
密室中熏以烟火覆以席薦及毛緂
等因此而死苾芻得波羅市迦或窣
吐羅底也廣如上說是名炎熱敎
攝頌曰
浴室及溫堂 迦留不觀座 施酢有二別
十七懺令亡 蘭若老苾芻 重輕隨事識
云何浴室事尒時世尊住曠野林中
是時有一乞食苾芻於得意居士家
時時往詣為說妙法令彼居士生敬
信心為受三歸并五學處後時復往為
說七有事福業居士白言聖者我欲
為僧作有依福業事苾芻答曰甚善
此事應作白言聖者欲何所作答言
僧令現無浴室宜可為作白言聖者
我有財物無撿挍人答言我為撿挍
修營福業白言甚善時彼居士多與
財物任其營作苾芻即為修造時曠
野林中有大節會諸傭作人皆不來
集時彼苾芻名彼傭人而告之曰賢

首汝等今日何故不來白言聖者今日諸人為大歡會緣此不來報曰賢首諸有福人可為歡會汝等客作活命何歡會耶汝來為作倍與價直白言聖者彼有福人常為歡會我傭力者時復一逢設令兩倍酬我價直亦不能作言已便去時彼居士作如是念我今往觀所作福業為至幾何晨旦往觀並未營作到苾芻所礼已白言聖者何意傭人今日不作報言居士彼不肯作白言何意報曰彼傭力人作如是語今日世人共為歡會我不能作居士白言聖者彼客作人有何歡會豈非聖者不酬價直彼不肯耶報言居士我酬一倍仍不肯作便報我言諸有福人常為歡會我傭力者時復一逢設與兩倍亦不能作居士言聖者我修此福不為自身不為親屬善哉聖者為我助成勿令廢闕時彼苾芻以事白佛佛言事未了者令諸苾芻助彼修造時諸苾芻依世尊教即助營造展轉擲墼墼不牢固墼遂墮落打苾芻頭因而致死時諸

苾芻心生追悔作如是言諸具壽此
乞食者多事營為强自辛苦我之所
愛同梵行者非分致死共生疑念豈
非緣此我等共犯波羅市迦耶時諸
苾芻以此因緣具白世尊世尊告曰
汝諸苾芻皆無有犯然諸苾芻不應
展轉擲瓶應以手相授若輒有墜裂
告知方授不尒者得越法罪佛言應
助作業時諸苾芻盡日而作諸婆羅
門居士等咸生譏議云何苾芻終日
作業猶若傭人時諸苾芻以此因緣
具白世尊世尊告曰不應終日而作
應可半日營其事業時諸苾芻於炎
夏時午後營作於寒冬時午前而作
佛言不應尒於寒冬時午後而作於
炎夏時午前而作彼諸苾芻臨至食
時方休作務泥土汙身便行乞食諸
不信者見而譏笑曰聖者仁等作務
過傭力人被客作者未至食時尚知
休息仁等營為臨食方止時諸苾芻
以此因緣具白世尊世尊告曰准量
日時早須休作若乞食者當整容儀
方行乞食若僧食者亦應豫辦赴常

食處如世尊言整理威儀方行乞食
及赴食處者諸苾芻不知何者是豫
整威儀佛言乃至得洗手足并洗鉢
器已來是名豫辦凡諸苾芻若營造
時所有行法我今為說若撿挍人者
知彼諸人晨朝執作宜辦小食若午
後時為覓非時漿及塗手足油若撿
挍人不依教者得越法罪是名浴室事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七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勑雕造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卷第八　甘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斷人命學處第三之三

云何溫堂事

尒時薄伽梵在曠野林中苾芻造溫堂事同浴室於中別者如世尊言事未了者應可令諸苾芻相助營作時諸苾芻於溫堂處助其營作共昇材木安置梁棟匠人在下遙共持舉移木之時苾芻手脫大木墮落打匠人頭因此致死時諸苾芻心生追悔作如是言諸具壽此乞食人多事營爲强作辛苦緣此營作打殺匠人豈非我等犯波羅市迦耶以此因緣具白世尊世尊告曰汝等無犯然諸苾芻不應輙舉力不禁物若有事緣須移轉者應關著俗人衆共扶舉若舉若放相告同時若苾芻不依教者得越法罪如世尊言苾芻不應輙移重物力不禁者諸苾芻不知齊何是應舉物佛言若俗人一擔之重苾芻應分兩人違者得越法罪是謂溫堂事

云何黑迦留陁夷佛在室羅伐城給孤獨園時具壽黑迦留陁夷數化旃荼女人令生敬信爲受三歸并五學處時彼女人頂礼足已請言聖者若有藥食資緣闕乏我皆奉施時迦留陁夷不肯爲受告女人曰大姊世尊之教普利爲首我今意欲饒益多人女人白言聖者若不見許受我所請我今欲爲聖者數設妙座并充食來常於此坐食訖而去荅言可尒常於日日就彼坐食食已便去時迦留陁夷別有因緣須詣他處便作是念我今宜往報妹令知即便詣彼告言大妹我今欲往人間遊行汝自將愛白言聖者幸可早歸勿於他處久爲留滯令我愁憶答已還逝多林將欲行去尒時世尊欲人間遊行令具壽阿難陁曰汝可告諸苾芻我欲人間遊行乃至廣說時阿難陁告諸苾芻曰諸大德世尊今欲人間遊行若諸大德樂欲行者應可料理衣服時迦留陁夷聞斯語已作如是念隨佛行者有十八種利益一無王怖二無賊怖

三無水怖四無火怖五無敵國怖六無師子虎狼惡獸等怖七無關塞怖八無津梁怖九無關防援怖十無人怖十一無非人怖十二於時時間得見諸天十三得聞天聲十四見大光明十五聞授記音十六共受妙法十七共受飲食十八身無病苦時迦留陁夷念曰隨佛多益我今宜應從佛行化即便不去時旃荼舍有別女人誕生一息是時旃荼舍別女曰汝可洗浴孩兒以新白疊嚴飾其身置仙人座上令見長命彼便依教置於座中時迦留陁夷乞得食已詣旃荼舍然阿羅漢不豫觀察聖智不行便於舊座放身而坐時孩兒母往佛告曰聖者座有孩兒彼便忽起兒已命絶其母見已即便號哭時迦留陁夷報言大妹汝勿啼哭汝之孩兒極短命業如世尊說諸行無常是生滅法然我今着理應啼泣雖得阿羅漢果不善觀察大師世尊以我爲緣於諸弟子當制學處以此因縁告諸苾芻諸苾芻白佛佛告諸苾芻迦留陁夷無

犯然諸苾芻在俗舍中不善觀座不
應輒坐不觀而坐得越法罪是名迦
留陀夷事

云何施醋二緣事　佛在室羅伐城給
孤獨園於此城中有二長者大富饒
財多諸僕使是時二人共為知交得
意相親於後漸漸二俱貧悴二人議
曰昔日富樂今時貧苦何用活為我
今宜可俱共出家便於善說法律之
中剃除鬚髮俱出離行後於異時一
人染患一相看侍其病漸羸不能復
起便問病者曰具壽在俗之日曾病
苦不報言曾有問曰何藥對治答言
曾飲鹽醋若尒今者何不飲之答言
我欲彼即為覓鹽醋與之令飲飲已
便死時彼苾芻因生追悔將非我與
不相宜藥令彼命過犯他勝耶以此
因緣告諸苾芻諸苾芻白佛佛告諸
苾芻彼苾芻無犯然諸苾芻不問醫
人不應輒與病人藥服若無醫人應
問苾芻曾是醫者此若無者應問曾
與醫人為知識者此若無者應問曾
遭病人此若無者應問耆舊苾芻若

苾芻不問醫人乃至耆舊輒以自意與病人藥得越法罪時諸苾芻共生疑念俱往白佛言世尊有何因緣彼病苾芻醋先是藥令服便死佛言彼昔在家是瘀瘡病今是風熱由此緣故昔藥今非佛在室羅伐城給孤獨園時彼摩揭陁影勝王得見諦已與八万諸天并摩揭陁國婆羅門居士無量百千衆俱時影勝王於王舍城擊鼓宣令普告王城及外來者諸人當知於我國中居住之者不應作賊若作賊者當遠流擯所失之直我以庫物而用酬填

介時世尊為勝光王說少年經令生信已時勝光王於憍薩羅國擊鼓宣令普告城邑及四方客曰諸人當知於我國中現居住者不應作賊若作賊者當斷其命所失之直我以庫物而用酬填于時摩揭陁及憍薩羅兩境之賊聞斯令已咸悉投彼二國中間邊處而住時二國人皆共聞知多有賊徒在兩界中群聚而住邀諸賣接劫物殺人時摩揭陁有諸賣人欲

往憍薩羅國聞此事已遂多覓援人
持諸財貨隨路而去過摩揭國界入
憍薩羅境是時賣人告諸人曰仁等
當知我聞憍薩羅勝光王雄猛暴烈
我設違賊能以庫物共相酬補此防
援人可放歸去時防援人告別而返
時諸賊侶於其要路安伺候人時伺
候人見諸防援悉皆去已報賊徒曰
援人已去君等宜行入賣拔中奪其
財物是時諸賊於險林中便破賣旅
或斷其命或傷支體或有逃走往至
室羅伐城塵土坌身便詣王所白言
大王我等賣人今至王國財物皆失
王曰何意白言大王於王國境被賊
劫奪時勝光王即便勅語毗盧宅迦
太子曰汝可急往擒彼賊徒并所盜
物太子既奉勅已嚴整四兵急爲舉
步於險要處尋知賊徒時彼群賊不
覺兵至於一林中共分財物于時太
子掩其不備或有當時斬殺或有逃
竄捺野餘所擒獲得六十人賊既破
已太子便將六十賊徒并所得物還
至王所致敬已白大王曰此是賊徒

并所盜物王問賊曰汝豈不聞我宣教令若作賊者當斷其命所失之直我以庫物而用酬塡賊言並聞王曰汝若聞者何因作賊奪彼貨人白言大王若不作賊貧窮不活王曰若汝但取其物何故煞人白言欲令其怖是故須殺王曰若汝我今有法令汝恐怖曾所未見今日見之王性暴虐勅大臣曰今可將此賊徒至彼屠所斬其手足彼賊貨客以我庫物而用酬塡大臣奉教將諸賊侶往至屍林斬其手足所盜之物倍數酬與如世尊說告諸苾芻汝等當知若自他損惱自他安樂應善觀察何以故汝諸苾芻自他損惱自他安樂斯等皆是可厭離處

時諸苾芻善憶持佛語爲生厭故多往屍林時有諸苾芻尼亦詣屍林見諸群賊手足皆斷時有一人亦在屍林共觀群賊作如是語若有好心慈斯苦者可以盤醋與之令飲於此死已當更受生飲毋斬乳時諸苾芻尼中有一苾芻尼名曰圓滿麗壯慈直聞

此語已便作是念我於善說法律之中得爲出家云何我今捨斯福聚我今宜可求覓鹽醋而施與之時苾芻尼俱還住處圓滿獨詣城中求得鹽醋滿一大瓶并見甌六十持還賊所時彼諸賊爲苦辱纏飢渴所逼求活無路見苾芻尼便作是語善哉聖者我爲渴逼願以瓶水見相拯濟時苾芻尼作求福心先與甌已次行鹽醋人皆滿器得已便飲皆悉命終時苾芻尼暮方還寺寺門已閉即便扣響寺尼問曰扣門者誰報言我是圓滿問言汝今何故日暮方還報言姊妹隨喜姊妹隨喜諸苾芻尼問曰汝作何事爲得阿羅漢果爲得不還一來預流果耶或爲僧伽造住處耶或爲僧伽求得飲食妙衣服耶報言姊妹仁等更無所作唯求飲食衣服苾芻尼問曰此皆無者汝作何事圓滿報曰仁等於屍林處豈不見彼斬手截足六十人乎答言我見圓滿曰我爲教化多得鹽醋人各飽飲悉已命終於當生處飲母新乳諸苾芻尼聞而

告曰癡人以他勝罪填滿腹中而令
我等共生隨喜於時圓滿聞已追悔
便作是念將非我犯他勝罪耶以此
因緣告諸苾芻諸苾芻白佛佛言此
苾芻尼無犯若有故心令他死者得
他勝罪然諸苾芻尼不應於病人處
而與其醋令飲命終應作是心此之
病人由斯藥故令得早差者無犯若
苾芻苾芻尼作如是念由此藥故當
令命終若因死者得他勝罪
佛在室羅伐城給孤獨園時具壽大
目連將十七衆童子與其出家并授
圓具以鄔波離為首此十七人若有
一人為知事者彼之十六盡皆相助
彼於異時有法事起通夜誦經是十
七人共来撿挍復於別日僧伽有浴
室事起彼亦詳来共相借助復於別
日中有一人合知寺事即於是日莊
嚴寺宇時知事人専心看守中有一
人作如是念我困且眠彼十六人豈
可不能守護時十六人各生是念我
困且眠其十六人並皆熟睡唯有一
知事者通夜撿挍不得眠睡既至天

明房燈樹開寺門掃灑房庭觀水淨不瞻日時候數設牀座窣堵波處燒香普熏於寺上閣便鳴揵稚時十六人聞揵稚聲方始眠覺各各從房精舍而出見彼一人周慞馳走撿挍寺事時十六人共相謂曰諸具壽豈無一人助斯營作時有一人作如是語我生是念我固且眠餘十六人豈可不能撿挍諸人悉皆作如是語詳聞此已共相謂曰此之一人於我等處凡有所作常為先首我不相助彼定生瞋我等食竟從乞歡喜食已詳至其所俱共懺摩其少年者即便禮足若老大者手撫其肩告言具壽汝可容恕時彼默然而不應對有親友者以指擊擳彼笑而告曰施喜施喜諸人各念此好方便若一若二乃至諸人悉共擊擳時彼風氣上衝即便命殞諸人見死悲號大哭時諸苾芻佐而問之何謂汝令共取命哭彼便報曰大德我曹昔日有十七眾令但十六寧不悲啼又我得意同梵行死有愛別離苦復有他勝罪云何得不悲惱

時諸苾芻聞已而去彼十六人各在一邊懷憂而住有餘苾芻知其同伴擊攊致死見而責曰具壽汝十七衆如燒草火疾燃疾滅或時戲樂或復憂愁彼為憂火燎心雖聞此語竟不酬對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彼諸苾芻無救心故無犯然諸苾芻不應相擊攊若擊攊者得越法罪

佛在室羅伐城給孤獨園去此不遠有一聚落彼有長者大富饒財多諸僕使有淨信心意樂賢善彼為僧伽造一住處其狀高大有妙石門廊宇周環悉皆嚴飾見者歡喜於此住處請六十苾芻夏安居竟作隨意事已任緣而去時彼施主見寺空虛令人守護恐有賊徒盜牀褥等復有六十苾芻人間遊行屆斯聚落求覓停處時有一人報苾芻曰聖者何不住寺報言賢首何處有寺答曰村外林中有好住處苾芻便往見守護人彼還見已告言善來即給與房舍牀褥被枕及小坐牀并三指木告言聖者可先憩求我今暫往白長者知告長者

曰仁今福德倍更增長有六十客苾芻來至寺所長者聞已驚喜交集報家人曰汝等可取酥蜜沙糖石榴石蜜蒲萄胡桃乾薑蓽茇掑作非時漿物持往寺中有客僧伽來至住處欲作非時漿令其飽飲家人聞已如所處分咸將至寺時諸苾芻既濾水已各任威儀隨處而住是時長者便往寺中遥見苾芻如蓮花藂充滿寺內倍益信心深加歸向說伽他曰

若村若林中　若高若下處　衆僧居住者
令生愛樂心

作非時漿調和既訖自手授與諸苾芻衆飽飲漿已尒時長者禮衆僧足自執香鑪引諸僧衆出遶制底還歸住處在上座前長跪而住上坐爲說法要長者白言明日中時唯願聖衆就我宅中哀受微供苾芻許之禮足而去彼於明日辦諸美膳供養衆僧衆僧食已爲其呪願方歸住處復於中後設非時漿既澡漱已長者手執香鑪於上座前白大衆曰聖者造之住處我不爲身亦不爲親屬然本意

者但為四方僧伽造立廟見哀愍於此夏安居諸苾芻告長者曰世尊法王今現住在室羅伐城於時時中聞說授記某甲苾芻證阿羅漢某甲苾芻成不淨觀勝光大王勝鬘夫人仙授世主毗舍佉母及餘長者婆羅門等並皆敬信我等往彼若法若食皆同受用我等欲往長者白言受法義利惟仁所知衣食資身我願供給幸可留心於此停住四事供養當無闕之上座告言諸具壽如世尊說若其施主有敬信者應須悲愍增長信心我今欲於此住既作留意即便於此內外觀察遂見香花滿樹美果盈枝清沼茂林皆可愛樂上座告曰諸具壽令此住處花果豐盈若前安居果實未熟我等宜可作後安居既籌議已遂後安居時彼長者唯造一寺所有福業皆在其中於此聚落及餘村坊更無別寺諸人福業亦皆臻湊時諸苾芻於此安居多獲利養隨意事訖於此而住時有迦栗底迦賊共相議曰我等當作何業於一歲中不假

物勞衣食豈足有作是說我等宜應
偷苾芻物餘賊報曰彼一日中過百
門關辛苦乞索僅得充軀彼何所有
中有一賊語委苾芻告諸人曰汝等
不知彼大有物所以知有此造寺長
者信心淳善唯造一寺所有福業皆
在其中於此聚落及餘村坊更無別
寺諸人福業亦皆臻湊時諸苾芻於
此安居多獲利養若不信者可共親
觀諸人報曰若尒汝可先行我當後
去報言善好即便整理衣服緩步從
容口誦伽他旋行制底便入寺內
時門首有莫訶羅苾芻賊見礼足而
問聖者此是誰寺房宇莊嚴令人愛
樂願生天者是其梯隥苾芻報言賢
首是某長者之所興建問言聖者此
是毗訶羅為是毗伽多苾芻問曰何
謂毗訶羅何謂毗伽多報曰若資具
充滿是毗訶羅所須闕乏是毗伽多
苾芻報言賢首若如是者此是毗訶
羅非毗伽多於此住處資產豐盈受
用具足賊便報曰聖者若足餘者不
應殘土若是衣者不著樹皮仁之衣

服應有多少時莫訶羅禀性愚直便携賊手共進房中報言汝觀架上衣物多少問言聖者此是仁物為僧物耶報言賢首是我私物問言聖者仁是上座為是法師報言賢首我非上座亦非法師我是求寂居僧之下報曰仁所有物我已知之然於衆庫有財積不報言賢首我居家下尚什物豈足何況僧中報言聖者大衆厨內煑食之物為用凡器為銅釜耶苾芻即便將示庫屋告言於此庫中充滿銅器既知此已賊便欲出報言聖者向來廢仁善品妨我生業令且辭去後更申礼報言善賊乃礼足而去詣諸賊所告曰我於彼寺親已觀察財物豊贍如富賣客宜可偷取中有一人告諸賊曰我曾聞說有六十人善閑弓矢於此出家不可造次輙為偷刼若衆集聽經方可入寺諸人問曰不知何日當欲誦經其諳委人告諸賊曰八日已過月半當誦即便屈指數日而住至十五日上座自說波羅底木又為長淨已令誦經者昇師子

座幾誦伽他曰

佛在給園中　能斷一切惑　諸根皆寂定
告衆如是言　我於人天衆　宣示微妙法
聞已如說行　得盡苦邊際

于時賊徒扣門而喚苾芻問曰汝是何人報言聖者我是善男子時諸苾芻便作是念或衆落人來此聽法我爲開門其門既開賊徒競入爭取財物苾芻告曰汝向報言是善男子令來入寺便竊我財賊便報言聖者我有二名在外名善男子入寺名劫賊苾芻告曰作汝名者非是好人偷得物已即便出寺

時諸苾芻既遭賊已共相議曰諸具壽如世尊說凡聲乳者不應令盡今此長者若見遭賊出物供寺復與我等定當傾竭宜往室羅伐城同梵行處求覓衣服曰我等形露如何涉途一人告曰晝入草叢夜當涉路不白長者於是便行漸至室羅伐城彼諸苾芻初夜後夜警覺思惟勤修善品見露形者來至門前憧惶顧望彼諸苾芻遥問之曰汝等露形拔髮之草

因何至斯此是毗訶羅非汝住處荅言具壽我是苾芻非露形外道復問曰豈有如是形相苾芻荅曰被賊偷劫問曰汝名何等荅曰我名佛護法護僧護等彼便荅曰善來善來具壽即為開門彼便入寺或以三衣或以二裙或僧脚崎或濾水羅或鉢腰絛隨其所有皆共周給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凡於夜中來善諳識不應輙與開門可問種族名字若體悉者方為開門然誦經時應令苾芻而為守護若知賊至應現驚怖作咄喝相勿為開門作如是語將揵稚來并及推杵時輪僧伽胝七條五條衣鉢搭鈎縧索等物來聞是語聲賊便驚去若衆首上座所有行法我今制之凡欲衆集誦經之時上座應問知事人曰門已閉未寺內遍看不差守護人未請誦經人未大小行處並掃拭未若衆上座如前所制不依行者得越法罪

爾時給孤獨園舊住苾芻告被賊苾芻曰諸具壽我等隨有多少衣鉢共

相分給猶未周贍然被賊之房造寺
長者信心淳厚宜應往彼重爲相見
必以衣服共相濟給聞此語已便共
籌議諸具壽同梵行者善哉此說然
我等輩前來忩遽不白長者今可更
去告彼令知或容見濟多少衣服即
便至長者處長者見已礼而問曰聖
者何不相告遂即他行苾芻報曰長
者如世尊說夫𤛓乳者應留少許當
時我等作如是念寺今遭賊長者見
已出物供寺復給我等必致傾竭恐
相惱觸故不白知便往室羅伐城共
同梵行處求覓衣服長者白言聖者
寺中遭賊豈我家內亦遭賊耶善哉
聖者爲哀愍我重來相見既倍虔恭
敬人別各奉十三資具彼賊聞已還
復重來便於夜中誦經之時扣門而喚
時諸苾芻知是賊至共相告言諸具
壽昔時矯賊今更再來宜依佛教作
大驚唱莫與開門即便高聲唱言急
將揵稚槌棒時輪僧伽胝七條五條
衣袋搭鉤條索物來諸賊聞已便大
驚怖奔走而散時有諸天說伽陀曰

兩足尊尼能說教　令諸弟子恐怖賊
口出驚嘆善防身　五百羣寇皆奔散
時諸惡苾芻者告賊伴曰仁等何故
輙自驚走賊徒荅曰汝豈不聞有六
十人出家皆善弓矢如何我等不奔
走耶然而我輩先不曾聞揵稚棒等
如是器仗必當相殺彼便荅曰此等
皆非是寶器仗諸賊問曰此是何物
報曰揵稚木鳴以集僧棒槌是打揵
稚物時輪用襯日影僧伽胝等及以
條索是衣服所須袋攝盛貯三衣搭
鉤開門之鑰我等不應驚怖還可共
偷于時羣賊悉皆復寺彼有賊師登
梯而上是時寺內有摩訶羅苾芻爲
守護者見彼昇梯便作是念此之頑
賊刧我衣鉢令使露形令若縱捨還
令我等露形而住我當與彼現恐怖
相即便徐行取揵稚木打賊頭上賊
被木打落梯而死摩訶羅即便大喚
有賊有賊時諸苾芻便廢聽經爭昇
上閣問言賊在何處摩訶羅報曰於
此寺邊昇梯而上我亦驚怖並已逃
奔諸人報曰令賊逃奔斯爲甚善天

曉開門尋賊上處便見賊頭流血而
死衆既見已各懷驚怖共相告曰前
非遣賊令是遣賊由打殺人遂令我
輩犯他勝罪時諸苾芻便生追悔以
緣白佛佛言汝等無犯然諸苾芻不
應作如是心打彼身上其所擲物可
在傍邊或於背後欲令恐怖作驚呼
聲若苾芻作如是心打彼身者得越
法罪云何老苾芻

佛在室羅伐城給孤獨園於此城中有
一長者於同類族娶女爲妻後誕一
男年漸長大是時長者貲財損失親
族乖離其妻既亡便告子曰我今衰
老不復能知家中事業我欲別汝情
希出家子白父曰若如是者我亦出
家父報子曰斯亦善哉遂即父子相
隨詣給園中至一苾芻處即禮足已
白言聖者我欲出家苾芻問曰豈此
童子亦願出家答曰亦願問無障難
俱與出家佛教常式老者受利小者
知事是時父子二人常被駈役子白
父曰我彼衆欺常令作務爲無學業
今可共往他方受習經典父言善哉

與汝同去所到之處為其年小還被驅馳即令知事子白父曰室羅伐城雖令知事然法主世尊親在於彼於時時中聞說授記某甲苾芻證阿羅漢某甲苾芻成不還觀勝光大王勝鬘夫人仙授世主毘舍佉母及餘長者婆羅門等並皆敬信我等至彼若法若食皆同受用令欲還彼便棄餘方至室羅伐欲到住處午時既逼聞揵稚聲便報父曰揵稚聲從宜應急往父老疲困不能速行其子強推令其進路手作是念推行有益復更強推是時老父面覆於地塵土滿口因即命終子見父死遂大號哭置之路左持其衣鉢往逝多林諸苾芻見告言善來摩訶羅子汝之老父今在何處彼便啼哭苾芻問曰具壽何故啼哭報言我父已死諸苾芻告曰具壽諸行無常是生滅法汝於善說法律捨家出家當自裁抑勿生憂苦報言我推父倒地因即命終我當殺父苾芻報曰如汝所言深合啼哭一得無間罪二得波羅市迦在阿鼻地獄長時

受苦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彼無有犯然諸苾芻不應在行路中有困乏者強推令去我今爲諸行路苾芻制其行法若道行時見疲極者當與按摩解勞爲擎衣鉢及諸資具能去者善若不能去當可先行至住處已洗鉢請葉觀察無蟲可爲請食不能來者持食往迎勿令絕食若在非時送非時漿道行苾芻如我所制不依行者得越法罪時諸苾芻咸皆有疑俱往白佛言世尊何因緣故彼摩訶羅子斷父命殺非無間罪亦非波羅市迦佛言汝諸苾芻此人非但今日殺父無罪於往昔時已曾殺父不得重罪汝等應聽於過去世一聚落中有浣衣人唯有一子年漸長大時聚落中有大節會時人多併浣濯衣服是時父子多得垢衣父告子曰既浣多衣不能歸食汝可持飯向彼池邊子於後時持食而去父既食已告其子曰汝當浣衣我困且眠即便睡著然父頭上無髮多有蚊蟲來噬其頂子浣衣已來至父邊見其頭上多有

蚊蚋即便爲拂蚊子貪血打去還來
瞋而言曰令我存在豈使蚊蟲飲我
父血將浣衣棒以打蚊蟲蚊雖散飛
父頭遂破因而命絕于時在天說伽
陀曰

寧與智者爲怨惡　不共愚人結親友
猶如癡子拂蚊虫　棒打父頭因命過

汝諸苾芻勿生異念彼時浣衣老人
者即莫訶羅是彼時子者即推父苾
芻是往時雖復殺父非無間罪令時
亦今雖斷父命非無間罪不犯波羅
市迦又無犯者謂初不制戒癡狂心
亂痛惱所纏故斷人命學處了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柰耶卷第八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勑雕造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妄說自得上人法學處第四

攝頌曰

最初芻比羅　漁人衆五百　苾芻住蘭若
自顯記相違

尒時薄伽梵在廣嚴城獼猴池側高閣堂中時有五百漁人於勝慧河邊結侶而住時彼漁人有二大網一名小足二名大足買魚人少便用小足買魚人多即用大足若大節會即二網俱張彼於異時廣嚴城中有大節會買魚者衆二網俱施分五百人以為二朋各持一網施小足者多獲魚鼈黿黿鼉之類岸上委積如大穀聚時有摩竭大魚海中眠睡隨潮泛濫遂入勝慧河中持大足者即便網得時二百五十人共牽其網網逼魚身即便睡覺曳網并人隨流而去各大驚叫告小足人曰我等并網並被魚牽仁可俱來共我相濟彼既聞已俱來共牽五百諸人與網同去不能持得

時五百人發聲大叫告隨近人曰諸人當知我五百人及大足網並被魚牽隨流而下共来相濟時近住者若放牛羊人採蕪穫人正道活命人邪道活命人及餘諸人百千万衆俱来牽網時彼諸人身體傷損其網破裂極大艱辛方牽上岸其摩竭魚有一十八頭三十六眼或有人頭或有爲頭或有馬頭駱駝頭驢頭牛頭獮猴頭師子頭虎頭豹頭熊頭羆頭猫頭麁頭水牛頭猪頭狗頭魚頭于時四遠諸人递相告語勝慧河側五百漁人張大足網捕得一魚牽在岸上其形奇大有十八頭三十六眼諸人聞已時有無量百千俱胝那庾多衆競集河所或有情生喜樂往彼觀瞻或有宿世善根警悟令去廣嚴城内外道六師亦生喜樂共至魚所大衆雲集法曰詳觀共相告曰仁等各並識此頭不生希有心指撝而住諸佛常法觀察世間無不見聞無不知者恒起大悲饒益一切於救護中最爲第一最爲雄猛無有二言依定慧住顯

發三明善修三學善調三業度四瀑
流安四神足於長夜中修四攝行捨
除五蓋遠離五支超越五道六根具足
六度圓滿七財普施開七覺花離世
八法示八正路永斷九結明開九定
充滿十力名聞十方諸自在中最為
殊勝得諸無畏降伏魔怨震大雷音
作師子吼晝夜六時常以佛眼觀察
世間誰增誰減誰遭苦厄誰向惡趣
誰陷欲泥誰堪受化作何方便拔濟
令出無聖財者令得聖財以智安膳
那破無明膜無善根者令種善根有
善根者令其增長置人天路安隱無
礙趣涅槃城如有說言

假使大海潮　或失於期限　佛於所化者
濟度不過時　如母有一兒　常護其身命
佛於所化者　慇念過於彼　佛於諸有情
慈念不捨離　思濟其苦難　如母牛隨犢

爾時世尊作如是念此摩竭魚今遭
苦厄於先佛所已植善根我因魚故
施大教網化度有情宜往勝慧河側
諸佛常法未入涅槃安住於世為欲
憐愍所化有情時往捺洛迦傍生餓

鬼人天諸趣或往屍林或往河處令
由此事世尊欲往勝慧河邊即便微
笑口中出五色光或時下照或復上
昇其光下者至無間獄并餘地獄若
受炎熱皆得清涼若處寒氷便獲溫
暖彼諸有情各得安樂皆作是念我
與汝等為從地獄死生餘處耶尒時
世尊令彼有情生信心已復現餘相
彼見相已皆作是念我等不於此死
而生餘處然我必由無上大聖威德
力故令我身心現受安樂既生敬信
能滅諸苦於人天趣受勝妙身當為
法器見真諦理其上昇者至色究竟
天光中演說苦空無常無我等法并
說二伽他曰

汝當於佛教　勤求出離道　能破生死軍
如象摧草舍　於佛法律中　勇進常修學
能捨於生死　得盡苦邊際

時彼光明遍照三千大千世界還至
佛所若佛世尊說過去事光從背入
若說未來事光從胸入若說地獄事
光從足下入若說傍生事光從足跟
入若說餓鬼事光從足指入若說人事

光從臍入若說力輪王事光從左手
掌入若說轉輪王事光從右手掌入
若說天事光從臍入若說聲聞事光
從口入若說獨覺事光從眉間入若
說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事光從頂
入是時光明繞佛三匝從臍而入時
具壽阿難陀合掌恭敬而白佛言世
尊如來應正等覺熙怡微笑非無因
緣即說伽他而請佛曰

口出種種妙光明　流滿大千非一相
周遍十方諸剎土　如日光照盡虛空
佛是衆生殊勝因　能除憍慢及憂慼
無緣不啓於金口　微笑當必演希奇
安詳審諦牟尼尊　樂欲聞者能為說
如師子王發妙吼　願為我等決疑心
如大海內妙山王　若無因緣不搖動
自在慈悲現微笑　為渴仰者說因緣

爾時世尊告阿難陀曰如是如是阿
難陀非無因緣如來應正等覺輙現
微笑汝今應可告諸苾芻如來欲往
河岸遊行若諸具壽樂欲隨從如來
去者當可持衣時具壽阿難陀承佛
教已告諸苾芻曰諸具壽佛今欲往

河岸遊行若諸具壽樂隨從者當可
持衣時諸苾芻既奉教已俱来佛所
介時世尊往勝慧河自調伏故調伏
圍繞自寂靜故寂靜圍繞解脫解脫
圍繞安隱安隱圍繞善順善順圍繞
阿羅漢阿羅漢圍繞離欲離欲圍繞
端嚴端嚴圍繞如栴檀林栴檀圍繞
猶如爲王衆爲圍繞如師子王師子
圍繞如大牛王諸牛圍繞猶如鵝王
諸鵝圍繞如妙翅鳥諸鳥圍繞如婆
羅門學徒圍繞猶如大醫病者圍繞
如大將軍兵衆圍繞如大導師行旅
圍繞猶如商主賈客圍繞如大長者
人衆圍繞如大國王諸臣圍繞如轉
輪王千子圍繞猶如明月衆星圍繞
猶如日輪千光圍繞如持國天王乾
闥婆衆圍繞如增長天王拘畔茶衆
圍繞如醜目天王龍衆圍繞如多聞
天王藥叉衆圍繞如淨妙王阿蘇羅
衆圍繞猶如帝釋三十三天圍繞如
梵天王梵衆圍繞猶如大海湛然安
靜猶如大雲靉靆垂布猶如爲王昇
息狂醉調伏諸根威儀寂靜三十二

相而爲莊飾八十種好以自嚴身圓
光一尋朗踰千日安步徐進如移寶
山十力四無畏大悲三念住無量功
德皆悉圓滿諸大聲聞尊者阿愼若
憍陳如尊者馬勝尊者婆瑟波尊者
大名尊者無滅尊者舍利子尊者大
目連尊者迦攝波尊者阿難陀尊者
頡離伐底如是等諸大聲聞及諸苾
芻衆共往河側時諸大衆遥見世尊
并苾芻衆自遠而来諸不信者共相
議曰諸人當知我聞沙門瞿荅摩斷
諸喜樂彼亦愛好来觀此魚諸敬信
者便作是說諸人應知如佛世尊久
除喜樂豈非今日緣此魚故爲諸大
衆降大慈悲欲說希奇微妙之法共
說頌曰

今足久捨喜樂心　無信之人生誹謗
最勝今来於此處　必爲時衆說微言

是時大衆見世尊至悉皆驚起由佛
世尊爲菩薩時於師僧父母尊者之
處常起恭敬故尒時世尊入大衆中
在苾芻前就座而坐便告五百漁人
曰賢首汝等先身曾作惡業由此緣

汝生在卑賤漁捕人中汝今更復手執刀網為殺害業而自活命今於此死何處受生漁人請曰我今不知欲何所作世尊告曰汝今宜可放魚鱉等水族之類彼白佛言如世尊教即便放捨尒時世尊以神通力令魚鱉等如游於水入勝慧河唯摩竭魚獨留不去憶前生事能作人語共佛酬荅尒時世尊告摩竭魚曰汝是劫比羅不荅言我是劫比羅世尊復問汝曾作身語意惡行不荅言曾作汝頗知此三種惡行招惡異熟不荅言我知汝知此業自身受不荅言現受誰是汝惡知識荅言我母彼生何處荅言生捺洛迦汝生何趣荅言在傍生中於此死已當生何處荅言我於此死生捺洛迦時摩竭魚作是語已即便啼泣尒時世尊說伽他曰

汝墮傍生趣 我今無柰何 處在無暇中
啼泣當何益 我今悲愍汝 汝宜發善心
猒離傍生身 當得昇天上

時摩竭魚聞是語已於世尊所深生敬信世尊即為說三句法告言賢首

諸行皆無常　諸法悉無我　寂靜即涅槃
是名三法印
是時大會各生希有共相議曰何意此魚世尊垂問令憶宿世復為人語共佛酬答諸人當知大聖如來威德尊重我等庸微不敢諮問我宜共詣尊者阿難陀處問其所由如說信受時敬信者即便共詣阿難陀所白言尊者何意此魚善解人言共佛世尊論宿命事時阿難陀報諸人曰汝今宜往請問世尊諸人答曰如來世尊威德嚴重我等庸愚不敢輕爾阿難陀曰我亦同汝懼佛威嚴今為汝等略問其事時具壽阿難陀即從座起往世尊所禮雙足已在一面立白言世尊此魚何緣能解人語共佛世尊論宿命事尒時世尊告阿難陀曰汝今欲聞此摩竭魚宿世緣不時阿難陀白言世尊我等樂聞今正是時唯願為說此魚宿世所有因緣我等苾芻及諸大衆得聞法已信受奉持佛告阿難陀汝當諦聽至極作意善思念之於過去世此賢劫中人壽二万

歲時有佛世尊出現於世号迦攝波
如來應正遍知明行圓滿善逝世間
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薄伽
梵在婆羅痆斯城仙人墮處施鹿林
中與大苾芻衆二万人俱時彼城中
王名訖栗枳時世安樂豊稔人
民衆多畜産滋盛無有鬪諍兵甲休
息亦無病苦及諸賊盜正法理國為
大法王於其國中有婆羅門童子言
從本國遠詣南方彼有婆羅門博通
衆藝善解四明遠近諸方皆來歸湊
是時童子便詣其所到已致敬於一
面坐彼婆羅門曰善來童子汝從何
來何所求覓答言我從中國來欲於
大師足下親承道業師問之曰欲學
何書答曰學四明論報言善哉應如
是學此是婆羅門所應作事是時童
子即便受學凡諸學者至休假日或
往河池沐浴或往城市觀望或採香
薪以充祭祀是時童子至休假日與
諸學徒共採薪木便於路中共相問
曰君等皆是婆羅門姓從何處來一
人報曰我從東方來一人曰我從西

國來一人曰我從北方來時彼童子
曰我從中國來諸人問曰諸餘方國
我並略聞中國軌儀未曾見說即說
頌曰
智慧出東方　兩舌在西國　敬順生南國
惡口居北方
時諸學徒問童子曰汝之中國其事
云何童子荅曰我之中國特勝諸方
甘蔗香稻果實充足畜產豐饒快樂
安隱人物繁多咸重慈濟聰明福德
技藝過人有殑伽河吉祥清潔於河
兩岸其水平流有十八處仙人住止
各大精苦現得昇天復問之曰中國
之地頗有聰叡辯才善能談論如我
師不荅曰現今中國有一論師如師
子王自在無礙我師見之自懷慙恥
時彼童子讚美中方諸人既聞悉皆
樂從時諸童子各持薪木至本師舍
安置薪已詣其師處各白師曰與之
童子讚美中方今我諸人悉皆樂去
其師報曰方國美妙人皆甚言但可
耳聞無宜即去諸徒曰彼童子說現
今中國有一論師如師子王自在無

縱我師若見必懷慙耻其師報曰地
豈珎寶人多後又我豈自說區宇之
內唯我一人更無勝者復白師曰若
如是者我今樂去一遍觀方國二洗
沐仙河於大論師伏膺受業降伏諸
論談吐激揚發起名譽多獲財利時
婆羅門性少緣務受懸學徒報諸人
曰汝等宜應將我貴具鹿皮跡服三
拒君持并祠祀器我今與汝俱去尋
師彼便受教共往中國所至城邑興
大論場諸來論者皆被挫折壞其車
轝懷慙而歸或以灰泥打其頭上如
教射處烏鳥散飛或有繒蓋幢幡遠
近迎接咸稱弟子隨從而行時婆羅
門漸次遊行所過城邑皆為上首至
婆羅痆斯城便自生念我今何故捨
其根本而取枝條凡有聰明解激論
者及餘學士咸在王庭我今宜應自
詣王所作是念已即便往詣說衆祇
王既至王所為王呪願願王降伏諸
怨長命無病作是言已在一面坐而
啓王曰大王當知我於本國頗亦尋
師曾習少多書論文字欲於王所建

立論端敢共諸人略申激難王既聞
已命大臣曰今我國中有談論者堪
與此人共為酬對不白言有問在何
處白言在某聚落有婆羅門名劫比
羅設摩善解四明及餘書論能立已
義善破他宗大智聰明如火騰焰於
衆人中而為上首王曰可喚將來大
臣奉教便喚論師既至王所呪願同
前在一面坐大臣啓曰此是所喚解
論大師王曰善哉大師頗能對我與
婆羅門共相問難不荅曰我能王勅
臣曰卿今宜可嚴飾論場立敵兩朋
善為處置大臣奉教嚴飾王便整駕
親至論所王既坐已大臣啓曰大王
欲遣誰作前宗王曰婆羅門遠自南
國主客之禮請作前宗彼婆羅門便
立論宗申說巧詞有五百頌辯捷明
利聽者罕知時劫比羅設摩一聞憶
會便斥是非此是相違此是不定此
不成就時婆羅門既被破已默然而
住凡論議者不能酬荅即隨負處時
王見勝便大歡喜問言大師住在何
處白言大王在某聚落報言大師善

為說論彼之聚落用賞論功即便謝
王歡喜而去既獲富盛遂取新妻未
久之間便誕一息初生之日黃髮被
頭三七既終廣召親族欲為兒子建
立嘉名父告親曰今我此兒欲立何
字宗親告曰此是劫比羅設摩兒又
初生之時髮作劫比羅色應與此子
名劫比羅既為立字撫育滋養哺以
乳酪間以諸酥隨時服玩勝妙之物
便速長大如蓮華出池既成立已便
教習學書印筭數俗務取與皆悉明
了次教婆羅門戒儀法式執灰執土
及持瓶器洗滌之法清淨軌儀聲
遂聲四明諸論所謂頡力明論耶樹
明論娑摩明論阿闥明論自解祠祀
教他祠祀自解讀誦教他讀誦施物
受財所有方軌明此六事成大婆羅
門博通衆典顯發自宗斥破他論聰
敏智慧如大明炬後於異時劫比羅
設摩教五百婆羅門子誦婆羅門典
時子劫比羅亦教習學便白父曰願
剎攞字其義云何父告之曰汝所問
字其義甚深先師共傳卒難解了復

問父曰豈古大師無義而説然我忖度少有依希其父聞已便即思念世間之人皆欲子勝今劫比羅道藝勝我當以五百童子而委付之便告子曰汝今道藝勝我此五百人汝當教誨即依父命教五百人父捨學徒无復餘事隨心所樂在處遊行彼於異時往施鹿林所詣一苾芻白言聖者此之文句其義云何苾芻答曰賢首汝今不應作如是問若作此問義不周悉應如是問方得圓滿時婆羅門既被數訶便即生念我所致問尚不堪任況能與之共爲戯論於苾芻處生敬信心於時時中請就家食時婆羅門後便染患告其子曰日月所臨處更無餘人與汝等者我命終後於諸論場汝無疑懼唯除迦攝波佛聲聞弟子何以故彼宗寛廣甚深難測世論不能伏俗智不能知衆一其心不求名利故汝不應共爲論激子言甚善時婆羅門所患漸增雖加湯藥日就羸困如有説云

積聚皆銷散　崇高必墮落　合會終別離

有命咸歸死
時婆羅門即便命終其子與諸眷屬
以五綵繒轝送至屍林以火焚訖懷
憂而住諸餘論師聞彼父死共相告
日仁等當知彼善論婆羅門今已身
死我等宜往詣訖栗枳王請申論事
即便共往既至王所呪願王已便啓
王曰我等曾於師邊少學文字敢欲
親對王所建立論端王告臣曰卿今
宜往命彼論師大臣答曰彼師已死
王曰由此緣故如場中鳥雀令並競
来然彼大師頗有兒息及兄弟耶
大臣白言有子名劫比羅王曰宜可
命来奉命便喚既至王所呪願王已
在一面坐大臣白王此是大師之子
名劫比羅王言善来今有諸方論師
遠近咸萃欲於我所興建論端汝能
共彼相酬對不便白王曰敢申論難
便立論場令其激難王便整駕親觀
得失即令諸来論人並為宗主違劫
比羅共為敵論所有詰問隨事窮研
諸立論人咸皆杜口凡論義不答即
墮負處時王既見無礙辯才極生希

有而數之曰此兒年在弱歲德冠群英歡喜驚嗟特異優賞令乘大象擁頂稱尊号曰論王衆所瞻仰其劫比羅母遥生憂念豈我小兒為性輕躁被奪封邑無面歸耶作是思惟懷愁而住時劫比羅既蒙灌頂為大論王群彦相隨共還本宅其母忩遽而答之曰汝已摧破諸論師不便報母曰並已破訖唯除迦葉波佛聲聞弟子其母即便迴面揮手時劫比羅即白母曰何意慈尊迴面揮手母曰汝今知不所有封邑猶未能安終被苾芻共相侵奪汝今宜往折彼沙門便白母曰慈父亡日識以遺言日月光臨更無餘人與汝等者我命終後於諸論議汝無疑懼唯除迦攝波佛聲聞弟子何以故彼宗寬廣甚深難測豈論不能伏俗智不能知衆一其心不求名利汝勿共論母便報曰汝父在日是沙門奴豈汝今時還作奴也宜可即行往其鋒銳劫比羅稟性仁孝無違母言便往廣園於其中路逢一苾芻即便問曰苾芻從何處來報言

仙人隨處施鹿林來問曰仙人隨處
有幾許苾芻答曰強逾二万問曰苾
芻之衆其數已多所有經典未知多
少報曰苾芻經典摠有三藏問曰其
一藏數量如何報言一藏頌有十
万問曰在家俗侶頌得聞不報言得
聞二藏謂論及經毗奈耶教是出家
軌式俗不合聞劫比羅便作是念其
激論法不許他知作斯念已白苾芻
曰仁今爲我且說少多佛家要義苾
芻便念此婆羅門是論難者爲稱量
我而發斯問爲當不解而見請耶我
今試之誦伽他曰

何處流當止　何處道應行　世間苦樂事
何處當窮盡

說伽他已而報之曰婆羅門汝當爲
我解斯頌義時劫比羅於諸明處周
遍思量盡其慧解莫測其義云何流
止云何道行即便四顧勿有餘人見
聞於我遂作是念若於此處有證義
人即令我身交被挫折便行矯詐報
苾芻曰我觀此頌宗緒綿長其義深
遠汝宜且向婆羅痆斯我有少緣

當行處死不可倉卒為陳其義後時重會解亦不難既言別已詣應林中見諸苾芻讀誦禪思勤求出道深生敬信即自思念誰復不顧後世情懷慘毒於斯智者興覓過心共申狂論作是念已遂還本居母見問曰汝已摧破迦攝波弟子即白母曰看母意趣欲得云失現居封邑母告子曰所說何義兒即報曰試往應林路逢苾芻並悉如前具報於母母既聞已報曰若如是者汝今宜可學於佛法白言欲學何事報曰彼論義法不教俗㨿汝可出家從其受學復白母曰寧容勝族於雜類中為小因緣投出家也母報之曰待學得已後當歸俗豈於頭上生草耶其兒稟性仁孝被母驅逼便欲出家遂至應林到苾芻處告言大德我欲出家時彼苾芻便作是念此婆羅門善能激論若出家者紹隆佛法作是念已報曰善哉隨汝意樂榮名富盛皆悉無常能捨出家斯為寂善劫比羅曰我於此處人皆識知可往他鄉方為出俗苾芻言

善逝即將徒餘方異其出家并受圓
具便教習學三藏俱明為大法師詞
辯無滯若闡誦經法必昇衆寶師子
之座吹雙螽振大鼓王及士庶悉皆
雲集聞者歡喜時劫比羅便自生念
我之勤學其功已成宜往婆羅痆斯
迎攝彼佛所親奉大師承事供養既
至城已母聞子来即便尋覓至處林
中見子問曰汝已摧伏迦攝波佛沙
門弟子耶便白母曰我雖解教而未證
果彼諸弟子教證俱明我復何能輒
相摧新其母報曰汝必須摧被母驅
催不能自免便白母曰若聞莊嚴寶
座擊鼓吹螽大衆集時母當來至母
報言善時至我来後於異時劫比羅
於昇法座大衆皆集母聞鼓振驚往
處林於高座邊默尒而住是時法師
便昇高座初演正法後雜邪言時諸
苾芻聞而告曰具壽汝莫謗毀佛教
建魔幟摧法幢捨此身已當生惡趣
即無言對便下高座遂白母曰見此
事不答言見劫比羅曰豈不已言我
但解教彼教證俱闕豈我於彼能為

挫折母曰我當教汝激論方便汝若更為說法之時先談正法後述邪宗彼諸苾芻作訶諫言引善惡事不聽語者汝當口陳刀劍出不義言彼諸沙門畏惡名稱即自默然時俗諸人謂其隨負便報母曰是好方便見昇座時母當重来報言好便於後時同前屈請吹蠡擊鼓七衆俱集其母遂来於座後邊默然而坐

時刼比羅即昇高座準式誦經初誦正經後陳邪法時諸苾芻告言具壽汝勿破正興邪乃至當生惡趣便憶母言口出刀劍報苾芻曰汝口如爲口何所識知若法非法律非律汝如馬口如駱駝口驢口牛口獼猴口師子口虎口豹口熊口羆口貓口鹿口水牛口豬口狗口魚口愚人口汝復寧知法及非法時諸苾芻共相告曰此既口陳刀劍我等宜行其不忍者悉皆捨去其容忍者在座而聽作如是念若陳正法我宜聽之若說邪宗彼當受苦時刼比羅於學無學諸聖悉皆作十八種惡口罵詈便下高座白

其母曰母今喜不母告子曰我今大喜宜可共歸劫比羅曰我不能歸我於迦攝波佛無上正覺教法之中情所愛尚母曰汝豈不聞婆羅門典父母言教不可輙違汝今即應共我歸令便報母曰我不能去若我流轉於生死中願莫重遭如是之母由惡知識故令我於學無學聖人之所出麁獷言緣此惡業必定當來招苦異熟是時彼母既嗔不得便於婆羅痆斯街衢巷陌人衆之處作如是語諸人當知迦攝波弟子强奪我兒仁當勸我諸人聞已共敬信者共相安撫不信之人便生調弄是時老母恥辱纏懷便歐熱血因即命過生㮈洛迦劫比羅苾芻由作十八種惡口罵學無學人及諸苾芻故命終之後生摩竭魚中其形可惡時諸大衆聞佛說已共相謂曰諸人當知彼劫比羅苾芻爲大法師辯才無㝵善能說法令百千衆聞者歡喜但由惡口生惡道中我等命終當生何處作是思惟懷憂而住尒時世尊觀察大衆意樂煩惱

根性差別隨其所宜而為說法既聞法已有得煖頂忍世間第一法或得預流一來不還果者或有出家盡諸有漏獲阿羅漢或於聲聞菩提或於獨覺菩提或於無上菩提心生希願復令大衆於三寶所生極信心爾時世尊為大利益廣調伏已捨之而去時摩竭大魚便自生念我今不應於世尊所聞三句法而更食耶即便斷食傍生之趣火力增強飢渴所逼於世尊所敬重逾深即便命過生四大王衆天凡生天者若男若女即生三念我從何死今於何生由作何業便憶前身我於傍生趣死今生四大王衆天由於佛所生敬信故時彼天子便作是念我今不應留住經宿方見世尊是時天子作是念已即莊嚴身具諸瓔珞光明殊妙便以衣角盛妙天花所謂嗢鉢羅花鉢頭摩花拘物頭花分陀利迦花曼陁羅花過初夜分來詣佛所便布天花供養佛已頂礼雙足在一面坐是彼天子光明赫弈周遍照耀高闍堂中尒時世尊隨

彼天子意樂根性為其說法令悟諦理是時天子既聞法已即於座上得預流果既見諦已白世尊曰大德由佛世尊令我證得解脫之果此非父母人王天衆沙門婆羅門親友眷屬之所能作我遇世尊善知識故於地獄傍生餓鬼趣中拔濟令出安置人天勝妙之處當盡生死得涅槃路乾竭血海超越骨山無始積集薩迦耶見以金剛智杵而摧碎之得預流果我今歸依佛法僧寶唯願世尊證知我是鄔波索迦始從今日乃至命存受五學處不殺生乃至不飲酒即於佛前而說頌曰

我由佛力故　永閉三惡道　得生勝妙天
長歸涅槃路　我依世尊故　今得清淨眼
證見真諦理　當盡苦海際　佛超於人天
離生老死患　有海中難遇　我逢今得果
我以莊嚴身　淨心礼佛足　右繞除怨者
今往赴天宮

時摩竭魚天子既稱所願猶如賈主多獲財利亦如農夫多收稼穡如勇健者降伏怨敵如重病人除去衆疾

時彼天子辭佛而去便徃天宫
時諸苾芻於初後夜警覺專心思惟
而住見世尊處有大光明便生疑念
至天曉已白世尊曰於昨夜中豈有
梵世諸天及天帝釋或四天王或有
諸餘威德天衆来礼世尊耶世尊告
曰諸苾芻非是梵天及餘天衆汝等
苾芻豈不見彼摩竭大魚有十八頭
我爲彼說三句妙法苾芻白佛我等
皆見佛言彼於中夜来至我所我爲
說法得見諦已還詣天宫時諸苾芻
復白佛言此前身摩竭魚天子曾作
何業得生四天王處復由何業覩於
佛所證四真諦世尊告曰諸苾芻彼
魚天子自所作業增長時熟緣變現
前猶如瀑流不可迴轉決定感報無
餘代受汝諸苾芻彼魚天子凡所自
作惡業不於外界地水火風令其受
報然於自身蘊界處中而受異熟即
說頌曰

假令經百劫　所作業不亡　因緣會遇時
果報還自受

汝諸苾芻有生受業有後受業云何

生受業此於前身為摩竭魚由於我邊起敬信心故彼業異熟生在四大王衆天是名生受業云何後受業即劫比羅於迦攝波佛正等正覺教法之中而為出家讀誦受持為人演說於蘊界處十二緣生及處非處悉皆善巧由彼積集善根業力得生天上今於我所見四眞諦是名後受業苾芻當知若純黑業得純黑異熟若純白業得純白異熟若黑白雜業得雜異熟是故苾芻應離純黑及黑白雜業當勤修學純白之業時諸苾芻聞佛說已歡喜信受

時彼五百漁人共相告曰仁等親聞彼劫比羅為大法師善解三藏辯才無礙化百千人能令聞者悉生歡喜但由惡口墮傍生中我等常為惡業無有慈悲廣殺有情以自活命我等死後何處受生我等今時若不生在下賤家者亦於如來善說法律而為出家發勇猛心勤求不倦超度四軛越四瀑流作是語已各以手支頰懷憂而住諸佛常法未入涅槃安住於

晝為欲憐愍所化有情晝夜六時常以佛眼觀諸世間廣說如上諸大聲聞亦復如是時具壽舍利子以聲聞慧眼觀察世間便見五百漁人心生猒離懷憂而住即便往詣五百人所而告之曰賢首何意汝等以手支頰懷憂而住時諸漁人荅言聖者我今云何得不愁苦我等親聞彼劫比羅為大法師善解三藏演說無滯化百千人能令聞者悉生歡喜但由惡口墮傍生中我等常為惡業無有慈悲廣殺有情以自活命我等死後何處受生我等今時若不生在下賤家者亦於如來善說法律而為出家發勇猛心勤求不倦超四軛越四流斯我無分寧不憂苦是時舍利子而告之曰賢首牟尼法主聖教之中不以家門氏族為勝但以正行為先即說頌曰

如來教法中　不問於族姓　但觀過去世
所作善惡業

若汝等情有希願於佛法中欲求出家并受近圓為苾芻者汝等宜應往世尊所求請出家世尊知時滿汝所

願諸人白言聖者若得如是我當請佛而求出家時舍利子遂將五百善男子往詣佛所礼佛足已在一面坐白佛言世尊大德此五百善男子深心希願於善說法律求欲出家并受近圓而爲苾芻唯願世尊爲憐愍故與其出家并受近圓尒時世尊告五百人曰善来苾芻可修梵行於佛言下鬚髮自落法衣著身瓶鉢在手威儀具足如百歲苾芻頌曰

世尊習善来　鬚落衣鉢具　諸根咸寂定

隨念悉皆成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柰耶卷第九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卷第十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妄說自得上人法學處第四之二

尒時薄伽梵與五百漁人出家圓具已徒薜舍離詣竹林聚落北有州攝波林依之而住時逢飢饉乞食難得父母於子尚不相濟況餘乞人尒時世尊告諸苾芻曰今時飢饉乞食難得父子尚不相濟汝等宜應各隨親友得意之處於薜舍離隨近聚落而作安居我與阿難陀於此林住苾芻聞已唯然受教各隨親友於薜舍離隨近聚落而作安居時彼五百善來苾芻見斯事已共相告曰仁等當知如世尊說今時飢饉乞食難得父子尚不相濟況餘乞人汝等宜應各隨親友於薜舍離隨近聚落而作安居我與阿難陀於此林住我等於此無有眷屬可得依止作安居事然於捕漁人村有我眷屬宜往相問於其村外權為草室而作安居時五百苾芻即便往至捕漁村所問其眷屬權為

小室村外居停時諸苾芻共相謂曰我等少聞未有學識若諸親眷來相請問我等云何為其說法若彼來時我等宜應更相讚歎汝諸眷屬大獲善利汝聚落中得有如是勝妙僧衆於此安居此苾芻得無常想於無常苦想於苦空想於空無我想厭離食想於諸世間無愛樂想過患想斷除想離欲想滅想死想不淨想青瘀想膖脹想膿流想壞食想血塗想離散想白骨想觀空想此苾芻得初靜慮二靜慮三靜慮四靜慮得慈悲喜捨空無邊處識無邊處無所有處非想非非想處此得四果六神通八解脫後於異時彼諸眷屬來相看問時諸苾芻見眷屬來即便更互共相讚歎汝諸眷屬大獲善利汝聚落中得有如是勝妙僧衆於此安居此苾芻得無常想廣說乃至得八解脫時諸眷屬既聞說已白言聖者仁等證得如是勝果眷言皆得時俗諸人聞得果者咸生愛樂於自父母妻子親屬而不拯濟於諸苾芻各以飲食共相供給

尒時世尊未入涅槃安住於世與諸
弟子二時大集一謂五月十五日欲
安居時二謂八月十五日隨意了時
若前安居者受教勅已往諸城邑村
坊聚落而作安居至隨意了皆來集
會隨所證獲皆悉白知其未證者請
求證法近薜舍離安居苾芻三月既
滿作衣已竟顏色憔悴形容羸瘦執
持衣鉢往竹林村既至村已時具壽
阿難陀遥見諸苾芻於同梵行者起
憐愛心遥唱善来即前迎接為持衣
鉢錫杖君持并餘雜物沙門資具又
問具壽仁等何處安居而得来至答
言我於佛栗氏聚落三月安居今来
至此阿難陀曰諸仁於彼安居三月
之内乞求飲食不勞苦耶答曰雖於
彼處得安樂住然乞飲食甚大艱辛
尒時阿難陀即便報曰實尒具壽同
驗衰羸容貌憔悴准知飲食定是難
求時捕漁村五百苾芻既安居了執
持衣鉢亦至此村顏色鮮好容貌肥
盛時阿難陀遥見諸苾芻於同梵行
者起憐愛心遥唱善来即前迎接為

持衣鉢并餘雜物如前具問乃至問言於捕魚村飲食易求安樂行不苾芻報曰我於彼住實得安樂所求飲食易得不難阿難陀報言具壽曰驗肥充容色光澤准知飲食定是易求時阿難陀即便問曰今既時遭飢饉飲食難求父母妻子尚不相濟何故仁等食易得耶彼便答曰我於眷屬自相讚歎云此苾芻得無常想乃至得八解脫阿難陀問曰所陳之事為實為虛答言是虛問言具壽仁等豈合為少飲食實無上人法自稱得耶彼便答曰從合不合我等已作時諸苾芻樂少欲者皆共譏嫌呵責非法云何汝等為貪飲食實無上人法自稱得耶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以此緣集苾芻眾知而故問如前廣說佛問勝慧河邊諸苾芻曰汝諸苾芻實無上人法自言得耶彼白佛言實尒大德尒時世尊種種呵責諸苾芻汝非沙門非隨順行所不應為非威儀非出家者所作汝諸苾芻應知世間有三大賊云何為三諸苾芻如有大

賊若百衆若千衆若百千衆便往到彼城邑聚落穿牆解鑰偷盜他物或時斷路傷殺或時放火燒村或破王庫藏或劫掠城坊是名第一大賊住在世間諸苾芻如有大賊無百衆無千衆無百千衆不往城邑聚落穿牆解鑰偷盜他物亦不斷路燒村破王庫藏等然取僧祇薪草花果及竹木等賣巳自活或與餘人是名第二大賊住在世間又諸苾芻有其大賊無百衆無千衆無百千衆不往城邑聚落穿牆解鑰偷盜他物乃至不取僧祇草等活命與人然於自身實未證得上人之法妄說巳有是名第三大賊住在世間汝諸苾芻第一大賊第二大賊不名大賊是名小賊汝諸苾芻若實無上人之法自稱得者於人天魔梵沙門婆羅門中是極大賊說伽他曰

實非阿羅漢　誑言我身是　於諸人天中
是名為大賊

尒時世尊種種呵責彼苾芻巳告諸苾芻曰我觀十利為諸弟子於毗柰

耶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實無知無遍知自知不得
上人法寂靜聖者殊勝證悟智見安
樂住而言我知我見彼於異時若問
若不問欲自清淨故作如是說諸具
壽我實不知不見言知言見虛誑妄
語得波羅市迦不應共住
尒時世尊為諸苾芻制學處已時有
衆多苾芻在阿蘭若住受麁臥具勤
策相應得少自相寂止方便世間作
意折伏煩惱欲染瞋恚不復現行時
彼即便更相告言具壽汝今知不阿
蘭若中所應得者我今已得我生已
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受後有我
今可捨蘭若處住聚落中便捨靜林
就村而住時彼數數見諸女人又見
淨人及諸求寂共為雜住煩惱還起
欲染瞋恚還復現行時彼諸人各作
是念世尊為諸弟子於毗奈耶制其
學處若復苾芻實無知無遍知自知
不得上人法寂靜聖者殊勝證悟智
見安樂住而言我知我見彼於異時
若問若不問欲自清淨故作是說諸

具壽我實不知不見言知言見虛誑
妄語者得波羅市迦不應共住
時諸苾芻即相告曰我等住阿蘭若
受麁卧具勤策相應得少自相寂止
方便折伏煩惱便棄靜林來至聚落
既觀諸境煩惱現行如前廣說豈非
我等犯他勝耶我等共詣具壽阿難
陁所以事陳告如彼所說我當奉行
即便到彼問具壽阿難陁曰具壽知
不如佛世尊為諸弟子制其學處
若復苾芻乃至波羅市迦不應共住
我等在阿蘭若煩惱不起今來聚落
煩惱還生廣說如前我皆有疑豈非
我等犯波羅市迦耶當問具壽阿難
陁如彼所說我當奉行由是事故我
等今來至具壽所詳欲諮决豈非我
等犯波羅市迦耶尒時具壽阿難陁
聞諸苾芻說是事已遂將諸人往世
尊所頂礼佛足在一面坐時具壽阿
難陁白佛言世尊大德如是為諸苾
芻於毗奈耶制其學處若復苾芻廣
說乃至得波羅市迦不應共住此諸
苾芻在阿蘭若住受邊際卧具勤策
相應得少自相寂止方便作意折伏

煩惱欲染瞋恚不復現行時彼即便更相告語具壽汝今知不阿蘭若中所應得者我今已得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受後有我今宜捨蘭若住處往聚落中即便捨靜就村住處時彼數數見諸女人又見淨人及諸求寂共為雜住煩惱還起欲染現行彼諸苾芻各生疑念將非我犯波羅市迦耶故來問我我不敢決咸來至此大德世尊將非彼犯極重罪耶世尊告曰阿難陀除增上慢彼無有犯尒時世尊種種方便為愛樂戒者為尊重戒者隨順勸喻為說法已告諸苾芻曰汝諸苾芻如是應知前是創制此是隨開我今為諸聲聞弟子當如是說若復苾芻實無知無遍知自知不得上人法寂靜聖者殊勝證悟智見安樂住而言我知我見彼於異時若問若不問欲自清淨故作如是說諸具壽我實不知不見言知言見虛誑妄語除增上慢此苾芻亦得波羅市迦不應共住

苾芻義如上言无知者謂不知色受

想行識言無遍知者謂不遍知色受
想行識上人法者上謂色界在欲界
上无色界在色界上人謂凡人法者
謂五蓋等能除此蓋名之為上寂靜
者謂是涅槃言聖者謂佛及聲聞殊
勝證悟者謂四沙門果預流一來不
還阿羅漢智者謂四智苦智集智滅
智道智及餘諸智見者謂四聖諦見
言安樂住者謂四靜慮是修非生言
我知者謂知四諦法而言我見者謂
見天見龍見藥叉見羯路荼健達縛
緊那羅莫呼洛伽鳩槃荼羯吒布單
那畢舍遮鬼我聞天聲乃至畢舍遮
鬼我往天處乃至畢舍遮處彼諸天
龍乃至畢舍遮來至我所我與諸天
等常為狎習共作言談彼諸天等亦
來就我常為狎習共作言談共實來
證而言我證謂得無常想廣說乃至
得八解脫彼於異時者謂是別時若
問者謂被他問若不問者謂自生悔
恨而懷憂惱欲自清淨者謂希出罪
作如是語具壽我實不知者謂意識
也我實不見者謂眼識也虛誑妄語

者是異名說陰增上慢者謂陰增上
慢人實未證得自謂已得由無諦心
故不犯根本此者謂指其人苾芻者
謂住苾芻性廣說如上乃至不應差
作十二種人是故名為不應共住此
中犯相其事云何攝頌曰

見相何蘭若　舍中受妙座　能知於自相
方便顯其身

若苾芻如是樂欲如是忍可作如是
語我見諸天乃至羯吒布單那者得
波羅市迦乃至我見糞掃鬼者得窣
吐羅底也若苾芻如是樂欲如是忍
可作如是語我聞諸天乃至羯吒布
單那者得波羅市迦乃至糞掃鬼者
得窣吐羅底也苾芻妄心作如是語
我詣天處乃至羯吒布單那處者得
波羅市迦乃至糞掃鬼處者得窣吐
羅底也若苾芻妄心作如是語諸天
來至我所乃至羯吒布單那來至我
所者得波羅市迦乃至糞掃鬼者得
窣吐羅底也若苾芻妄心作如是語
我共諸天常為狎習共作言談乃至
羯吒布單那者得波羅市迦若云糞

掃鬼者得窣吐羅底也若苾芻妄心
作如是語諸天来共我常為狎習共
作言談乃至羯吒布單郍者得波羅
市迦若云畫糞掃鬼者得窣吐羅底也
若苾芻妄心作如是語實不得無常
想而言我得者得波羅市迦乃至妄
言得俱解脫皆得波羅市迦若苾芻妄
心作如是語有多苾芻若在村坊或
阿蘭若處住多被非人之所嬈乱於
中若得預流一来不還阿羅漢果者
非人即不嬈乱我在彼處不被非人
之所嬈乱者得波羅市迦若苾芻妄
心作如是語於其舍中受他請食數
設羅綵勝妙之座若得四果者方就
其座而受飲食我亦得彼勝妙座食
者是苾芻得波羅市迦若有衆多苾
芻在阿蘭若村中住少於自相而心
得定以世俗道伏除煩惱欲貪瞋恚
而不現行苾芻妄心作如是語我亦
在彼阿蘭若住得少自相定以世俗
道伏除煩惱欲貪瞋恚亦不現行者
得波羅市迦若苾芻妄心欲自顯已
作如是語有苾芻親見諸天不言是

我得窣吐羅底也如是乃至見羯吒
布單那不言是我者得窣吐羅底也
乃至糞掃鬼者得惡作罪若苾芻妄
心作如是語有苾芻聞諸天聲不言
是我得窣吐羅底也如是乃至聞羯
吒布單那不言是我者得窣吐羅底
也乃至糞掃鬼得惡作罪若苾芻妄
心作如是語苾芻往詣天處不言是
我者得窣吐羅底也乃至羯吒布單
那處得窣吐羅底也乃至糞掃鬼者
得惡作罪若苾芻妄心作如是語有
苾芻諸天來就乃至羯吒布單那不
言是我得窣吐羅底也若糞掃鬼者
得惡作罪若苾芻妄心作如是語有
苾芻常往天處共詣天言談議論乃
至羯吒布單那不言是我者得窣吐
羅底也若糞掃鬼者得惡作罪若苾
芻妄心作如是語有苾芻諸天來就
言談議論乃至羯吒布單那不言是
我者得窣吐羅底也糞掃同前若苾
芻妄心作如是語有苾芻得無常想
如前廣說乃至得八解脫不言是我
是苾芻得窣吐羅底也如有衆多苾

苾芻在阿蘭若村住常被非人之所嬈乱乎 有苾芻得四果者不被非人之所嬈乱苾芻妄心作如是語有苾芻在彼村住不被非人之所嬈乱不言是我得窣吐羅底也若有衆多苾芻在俗舍中坐勝妙座而受其食皆獲四果苾芻妄心作如是語有苾芻於彼舍中受勝妙座不言是我者得窣吐羅底也若諸苾芻在阿蘭若村住得少自相定以世俗道伏除煩惱欲貪瞋恚亦不現行言是我者得窣吐羅底也若苾芻妄心作如是語有苾芻在彼村住得少自相定乃至煩惱皆不現行不言是我者得窣吐羅底也

攝頌曰

記戰與言違　旱時天雨少　業力男成女

温泉聽為聲

佛在廣嚴城獼猴池側高閣堂中時摩揭陁國未生怨王與廣嚴城諸栗姑毗先有違逆未生怨王乃嚴整四兵為馬車步往佛栗氏國欲共闘戰時佛栗氏國人告廣嚴城栗姑毗曰摩揭陁國未生怨王嚴整四兵來此

欲戰時彼聞已亦嚴四兵出城拒逆兵衆出時具壽大目連執持衣鉢於日初分入廣嚴城欲行乞食時此城中栗姑毗衆遥見大目連共相謂曰君等知不尊者大目連我比曾聞是第三聖無有少事而不知我等宜應問彼聖者兩國交戰誰得勝耶即便往問白言聖者摩揭陁國未生怨王来破我國今出相禦兩陣交戰誰當勝耶尊者報曰汝等得勝彼既聞已共相謂曰聖者目連與我等記戰當得勝諸人聞已歡喜踊躍情欺彼敵掩其不備即與共戰遂便大破軍兵尾解逐北退奔欲至殑伽河岸廣嚴城人既得勝已倍生勇銳時未生怨王便生是念此城中人心懷兇猛今若渡河彼来取我如網取魚盡當殺害作是念已遍告軍衆咸可併心迴兵共戰衆聞王教各作是念我等辞國来罰廣嚴今者不應被破而活咸即同心迴兵共戰時此城人遂便退敗走入城中閉門自固其摩揭陁王既得勝已収軍率擁還王舍城於

後城中諸苾芻於街衢巷陌共起
譏嫌彼大目連記我戰勝今我此城
惣被敗喪何戰勝耶是時六衆苾芻
入城乞食聞彼譏嫌而問之曰汝等
今者譏嫌何人諸人荅曰譏嫌汝等
六衆報曰我等作何罪過今汝譏嫌
諸人報曰聖者大目連記我戰勝今
我此城惣被他破豈戰勝耶六衆荅
曰汝初鬪戰何國得勝諸人報曰我
等鬪戰初時得勝六衆荅曰汝戰得
勝即合却迴誰更違汝逐他軍衆汝
豈不聞野干被迫力同猛虎彼諸人
衆聞此語已自知無理默然不荅于
時六衆苾芻共相謂曰我等且應時
擽荅戰勝事令彼人衆不作大嫌然
大目連有所犯罪我今應詰令其說
悔是時六衆苾芻既還住處食已詣
大目連所合掌恭敬礼足白言我等
今者詣詰少事唯願慈悲賜垂聽許
目連報曰五部之罪任意擧之六衆
白言尊者與苾芻記戰得勝而廣
嚴城被他所破豈是勝耶持鉢乞食
可不自供而更妄語虛記他事不見

實狀令衆譏嫌遂令我等所行之處
謗議盈途乞食不得仁既犯罪應如
法悔目連報曰具壽我不見罪是時
六衆共相謂曰仁等知不如世尊說
若不見罪應與作不見罪捨置羯磨
犯云不見是難容隱誰是授事人遣
鳴揵稚授事問曰欲何所為答曰少
欲目連有犯不見令應與作捨置羯
磨時授事人便與六衆往上座所時
具壽舍利子為衆上座時授事人告
上座曰須鳴揵稚上座問曰欲作何
事勿令正法致有毀損為誰作遍住
法乃至出罪報言無如是等事但為
尊者大目連妄記他事廣說如上不
肯見罪我等依法與作不見罪羯磨
舍利子言具壽汝等勿作非法惱亂
耆宿有德苾芻大師世尊具一切智
於一切事得大自在汝今應往請佛
決疑隨佛所教汝當奉行時諸苾芻
以此因緣往白世尊世尊告曰凡戰
鬪時非人先戰後次於人若非人戰
勝人亦得勝當尒目連記栗姑毗剌
得勝時廣嚴城非人戰勝王舍城非

人不如既至河岸王城非人得勝廣嚴城不如但記初勝不記於後若作如是始終問者目連當時具荅其事汝諸苾芻大目連無犯若苾芻作如是心而記事者無犯若異此者得越法罪佛在廣嚴城獮猴池側高閣堂中時諸外道與俗授記十二年中天旱不雨具壽大目連執持衣鉢入廣嚴城次行乞食時城中人問言聖者何時天雨目連報曰過七日已天當降雨諸人聞說過七日已聖記天雨是時諸人於倉廩內所有穀麦咸種田中過七日已雲騰雷震唯降少雨纔得掩塵即便停息時諸人等便於市肆街衢之所皆共譏嫌諸人知不寧信外道不信沙門釋迦之子常以袈裟裹覆體如樺樹皮實無知覺時六衆苾芻方入乞食聞此嫌言便問之曰仁等嫌誰荅言我嫌汝等告曰我等何過令汝譏嫌諸人報曰大目連明言見記過七日已必當降雨我等聞已於倉廩內所有穀麦咸種田中而天不雨六衆報曰汝等常親外道

若見夜記雲與電聲纔少霑灑即便唱令天時大雨目連所記天雨尚多地有流水然彼聖者豈為汝等作如是記所種苗稼悉皆成熟答言不尒六衆報曰若如是者彼有何過汝等見譏彼即無言默然而住六衆苾芻共相謂曰難陁鄔波難陁我且隨時答諸人衆然少欲目連自身犯罪我等就彼令其說悔遂入寺中食訖收衣鉢已便往詣彼大目連所白言畔睇上座目連答言無病彼復重言上座頗見容許我欲詰罪答曰五部罪中隨意當詰白言上座知不外道所記十二年中天旱無雨仁記七日已後天當降雨上座應可褰衣勿令泥汙持鉢乞食豈不充身何故虛心妄記他事遂令我等所行之處謗毀盈途乞食不得仁既犯罪應如法悔目連報曰具壽我不見罪是時六衆共相謂曰仁等知不如世尊說若不見罪應與作不見罪捨置羯磨誰是授事人還鳴揵椎廣說乃至舍利子為上座令往白佛佛告諸苾芻有五因

緣天不降雨而星曆人不善了知記言天雨云何為五苾芻當知若見雲興電聲雷震風驚時星曆人記言天雨然此大地有其火界上騰虛空令雨乾燥此是第一不雨因緣復次苾芻若見雲起風驚時星曆人記言天雨然於虛空有大風起便吹此雨於杖林內或羯陵伽蘭若林中令雨偏注此是第二不雨因緣復次苾芻若見雲起風驚時星曆人記言天雨然於此時行雨天神縱逸而住於時時闕不注甘雨此是第三不雨因緣復次苾芻乃至星曆人記言天雨由諸有情愛樂惡法非分起貪住於邪見緣此事故於時時中天不降雨此是第四不雨因緣復次苾芻乃至星曆人記言天雨然羅怙羅阿脩羅王從大海出便以兩手捧其雨水棄大海中此是第五不雨因緣而星曆人不知記言天雨苾芻當知目連記雨之時羅怙羅阿脩羅王以手捧雨棄大海中然非無雨豈彼當時聞言稼穡皆成熟不尒時目連即依事答苾芻

當知大目連無犯若異此者得越法罪
世尊在廣嚴城獼猴池側高閣堂中
時有無衣外道門徒於此城住其婦
懷妊是時具壽大目連入城乞食次
至外道門徒家時彼家主既見尊者
便作是念此大目連衆所共聞是第
三聖無不知見我今應問我婦懷妊
為男為女作是念已問目連曰聖者
我婦懷妊為女為男尊者報曰賢首
腹內是男凡諸世人聞富盛時悉皆
歡喜即便慶躍以好上妙香美飲食
盛滿鉢中授與尊者復便請曰餘日
更來報言無病辭之而去近此外道
門徒之舍有露形人為物師首見大
目連持滿鉢去即便念曰我唯有一
施食之家還被沙門釋迦之子教化
侵奪此非好事我今宜往到長者邊
問其所以共彼沙門作何籌議即便
疾疾往至其家問言長者沙門目連來
至家不長者報言來至告曰仁何所
問報言我問婦今懷妊為男為女報
言是男時露形者善明卜筮卜知是
女即便迴面翻掌而笑長者見已進

而問曰何意迴面翻掌而笑報言我覩是女不見有男時彼長者面現瞋相顏起三峯而告之曰汝拔騷露形何所知見豈大目連智不及汝聖者授記必定誕男汝之淺識強云生女彼見罵已還更笑之剋定是女即便作色告長者曰假令沙門瞿荅摩記云是男此不是男必定生女彼既月滿便生於女時彼長者及諸家眷咸起譏嫌廣興謗議寧彼外道記事不虛不同沙門言皆是妄目連記男反更生女是時流言蹤遍城郭時諸人等便於市肆街衢之所咸共譏嫌諸人知不寧覩外道不信沙門釋迦之子時六衆苾芻方入乞食聞此嫌言便告彼曰仁等嫌誰荅言我嫌汝等報云我有何過令汝譏嫌諸人報曰聖者目連記外道婦當生於男今遂生女六衆聞已告諸人曰世間諸人咸皆漂沒無智之海唯佛世尊於授記事出言無妄餘所說者容有參差然人之所生非男即女豈復生狗及獼猴耶諸人聞已默然不荅是時六

衆難陁鄔波難陁共相告曰我且隨
時答諸人衆然少欲目連自犯其罪
廣說如前乃至報曰五部罪中隨意
當詰白言上座應知豈不自憶記彼
外道門徒懐妊之婦生必是男今既
生男可相慶賀沙糖石蜜恣意飡噉
然持鉢乞食可不濟飢更以虛心妄
記他事遂令我等乞食不得仁既犯
罪應如法悔目連報曰具壽我不見
罪是時六衆喚授事人鳴揵稚集衆
僧廣說如前乃至世尊告曰汝諸苾
芻有其四處不可思量若強思者心
則迷亂或令發狂云何爲四一思量
神我二思量世間三思量有情業異
熟四思量諸佛境界然大目連授記
之時其實是男彼於後時由業異熟
轉之爲女若彼長者問大目連我婦
產時爲男爲女時大目連記言是女
汝諸苾芻目連當時據現事記故無
有犯佛在王舍城羯蘭鐸迦池竹林
園中於此城内有一長者聞有說言
若不預告設僧飲食者彼即忽然財
食交報所求增長時彼長者即作是

念欲覓錢財此好方便我今宜可不
預告知忽設僧食即往市肆多買淨
肉於大鑊內加以酥油作好美粥既
備辦已往至城門告守門人曰汝今
當知若見苾芻乞飲食者令詣我家荅
言善哉我當遣去彼見苾芻欲行乞食
報言聖者某甲長者今日中前施乞者
食時乞食者既聞告已皆悉往彼長者
宅中時彼長者各以美粥滿鉢授與
苾芻苾芻受已並還本處隨情飽食
于時天氣陰疑寒風慘列諸苾芻共
相謂曰鉢藏難洗我等宜應詣溫泉
所煖水洗之即往泉邊各洗其鉢有
一少年苾芻便作是念此之溫水從
何處來去斯不遠鄔波難陁亦自洗
鉢時少年者便到其所致敬問曰大
德鄔波難陁此之溫水從何處來時
大目連亦在溫泉洗鉢鄔波難陁報
少年曰汝今可往問少欲者時彼少
年至目連所齊整威儀倍加恭敬問
言大德此之溫水從何處來報言具
壽從無熱惱大池處來鄔波難陁適
聞此說白言上座勿害正經勿戲法

眼我雖未證豈無阿笈摩耶如佛所
說無熱大池所有諸水具八功德所
謂冷美輕輭清淨香絜飲不損喉入
腹無患如所記言便違初德然而持
鉢乞食不濟身飢以虛誑心妄記他
事廣說乃至往白世尊世尊告曰我
諸苾芻溫泉水實從無熱池而來至
此苾芻白佛言若其此水從彼來者
何意令熱世尊告曰汝等應知彼池
水經遊五百熱捺落迦方至於此由
斯緣故遂變成熱若問目連何因熱者
彼便具荅不冷因緣汝諸苾芻然彼
目連作如是想說時無犯佛在室羅
伐城給孤獨園是時具壽大目連告
諸苾芻曰具壽我入無所有定聞曼
陀羅池水之岸有諸象王吼叫之聲
鄔波難陀於衆中坐聞此說已作如
是言上座勿戲正理勿害法眼我雖
未證豈無聖教如世尊說若入無所
有定者必當遠離色聲諸境如何入
定而得聞聲所授記者必無是處廣
說如前六衆詰罪鳴稚集衆與大目
連作捨置羯磨時舍利子令往白佛

諸苾芻以此因緣具白世尊世尊告
曰汝諸苾芻如大目連所言無妄雖
復現入無所有處定諸色聲想悉皆
遠離然大目連獲得靜慮解脫勝妙
等持速出速入雖是出定謂在定中
便以其事告諸苾芻我在定中聞爲
吼叫汝諸苾芻此大目連以實想說
無犯又無犯者謂最初犯人或癡狂
心亂痛惱所纏妄說上人法學處了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柰耶卷第十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切有部毗奈耶卷第十一　崇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十三僧伽伐尸沙法

攝頌曰

泄觸鄙供媒　小房大寺謗　片似破僧事

隨從汙傍語

故泄精學處第一

尒時薄伽梵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時具壽鄔陁夷常所作事若在聚落村坊寺內止住之處晨朝早起灑掃庭宇以新牛糞而塗拭之方向房外淨洗手足嚼齒木已於日初分執持衣鉢入聚落中或村坊內次行乞食然不善護身根不住正念既得食已遂還本處飯食訖收衣鉢洗足已便入房中以自消息若彼欲意現在前時即手執生支泄精取樂時有衆多苾芻看行房舍遂至鄔陁夷所住之處共相慰問在一面坐時諸苾芻問鄔陁夷曰具壽堪忍衆事無諸病惱安樂行不不以乞食為勞苦也即報諸苾芻曰我今堪忍衆事無

有病惱乞食易得安樂而住諸人問曰何意具壽堪忍衆事得無憂惱安樂而住耶鄔陁夷曰具壽知不我之常業若在聚落村坊寺内止住之處於晨朝早起灑掃庭宇廣說如前乃至手執生支泄精取樂由此因緣得除熱惱安樂而住不以乞食爲苦時諸苾芻聞是語已不喜不嫌捨之而去往世尊所礼佛足已在一面坐具以上事白佛佛以此緣觀二事故集苾芻衆云何爲二一者欲令我諸聲聞弟子知所作事是非法故二者由此爲緣我欲爲諸聲聞制學處故諸佛常法知而故問乃至廣說尒時世尊知時而問鄔陁夷曰汝實作如是不端嚴事耶答言實尒世尊以種種呵責言汝所爲非非沙門非隨順法非清淨行非出家人之所應作云何癡人於我善說法律之中而爲出家聞說離貪瞋癡心慧解脫微妙之法而汝作斯不善之事癡人寧以手執可畏黑虵不以染心自捉生支故泄不淨云何汝癡人以其兩手受彼信心

婆羅門諸長者等所施飲食云何以手作此非法將為安樂世尊作此種種呵責已告諸苾芻曰我觀十利廣說如前為諸聲聞弟子於毗奈耶制其學處當如是說若復苾芻故泄精者僧伽伐尸沙

尒時世尊為諸苾芻制學處已時有諸苾芻於睡夢中泄精各生追悔心不安樂共相謂曰仁令知不世尊為諸苾芻於毗奈耶制其學處若苾芻以故心泄精者得僧伽伐尸沙我等睡時夢中泄精于時有泄精想豈非我等犯僧伽伐尸沙耶宜應共詣具壽阿難陀所具陳其事如彼所說我當奉持時諸苾芻即便共詣阿難陀所到已白言具壽阿難陀知不如佛世尊為諸聲聞於毗奈耶制其學處若復苾芻故泄精者僧伽伐尸沙我等於睡夢中泄精皆有想心咸生追悔豈非我等犯僧伽伐尸沙耶由此故來請問大德如所陳說我當持之時阿難陀聞此語已將諸苾芻詣世尊所礼佛足已在一面坐阿難陀白

佛言此尊大德為諸苾芻制其學處
若復苾芻故泄精得僧伽伐尸沙此
諸苾芻於睡夢中泄精皆有想心彼
諸具壽咸生追悔將非我犯僧殘罪
耶不知諸苾芻為犯不犯世尊告阿
難陀曰彼諸苾芻想心緣慮我不云
無愆在夢中非是實事應除夢中尒
時世尊讚能持戒者讚敬重戒者為
諸苾芻說隨順法令於善品得增長
已告諸苾芻曰前是創制令是隨開
是故我今為諸苾芻於毗奈耶重制
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故心泄精除夢中僧伽伐
尸沙苾芻義如上故心者謂故作意
泄者謂精正流泄移其本處精有五
種謂青黃赤厚薄此中青者謂是輪
王及輪王長子受灌頂法其精俱青
所餘諸子其色皆黃輪印大臣其色
皆赤已長成人其精厚未長成人其
精薄若人被女欲所傷若擔重物或
涉長途或身根損壞如斯等類容有
五精除夢中者若在夢中無犯僧伽
沙者若犯此罪應依僧伽而行其法及

依僧伽而得出罪不依別人言伐尸沙者是餘殘義若苾芻於四波羅市迦法中隨犯其一無有餘殘不得共住此十三法苾芻雖犯而有餘殘是可治故名曰僧殘

此中犯相其事云何有五事別一為樂故二為呪故三為種子故四為樂故五為自試故云何為樂若苾芻為泄精樂故於內色處有染欲心起方便發動生支而泄精受樂者得僧伽伐尸沙雖加方便若精不泄得窣吐羅底也如是若為搖動生支樂故而故泄精或為摩觸捉搦樂故而故泄精或為出生支頭樂故而故泄精得罪輕重廣如上說如為樂既爾若為呪為求種子為樂或為試力而泄精者得罪輕重如上若苾芻為樂故欲出青精於內色處有染欲心起方便而泄其精或求黃赤厚薄等得罪如上內色既爾外色亦然

攝頌曰

若舞及於空　精動身中泄　揩摩出時樂
染意曁生支　或時染心視　或逆流順流

及逆風順風　應知罪輕重

若苾芻因作舞時泄精者得吐羅罪若精不泄得惡作罪若苾芻故於空中搖胯而泄精者得窣吐羅底也若精不泄者得惡作罪若苾芻精戰動時遂便攝意而精泄者得窣吐羅底也若不泄者得惡作罪若精已泄尚在身中而加方便使精泄者得窣吐羅底也若不泄者得惡作罪若苾芻受他搯身因而精泄者得窣吐羅底也若有染心而不泄者得惡作罪若苾芻量生支作心受樂因而精泄者得窣吐羅底也若不泄者得惡作罪若苾芻以染心觀視生支得惡作罪若苾芻以染欲心以己生支逆流而持得窣吐羅底也若順流而持得惡作罪若苾芻以染欲心以己生支逆風而持得窣吐羅底也若順風持得惡作罪無犯者若走若跳戲若浮若趒坑塹欄楯若行觸髀觸衣若入浴室若憶故二若見可愛之色或搔疥癢無受樂心而精流泄斯皆無犯又無犯者最初犯人或癡狂心亂痛惱

觸女學處第二

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時
六衆苾芻共相告曰我等每於晨朝
恒令一人在逝多林門若有婆羅門
長者居士來往經過為說法要有論
議者我當折伏令名稱遠聞衆所欽
仰與六衆苾芻於六大城所有氏族
種類及諸工巧名諱差別無處不知
無人不識時具壽鄔陀夷於晨朝時
嚼齒木披僧伽胝礼窣覩波已於逝
多門外經行遊適此城常法若婆羅
門居士居士婦共出都城往芳林內
周遍遊觀持諸華果入逝多林礼世
尊足并諸大德時有衆多居士居士
婦至逝多林鄔陀夷見已作如是言
善來姊妹猶如初月時一現耳諸女
答曰大德如世尊說若人居在八無
暇中於清淨行無容修習我之女身
多諸障難鎮營家業復是第九無容
暇事時鄔陀夷聞是語已報諸女曰
汝豈不聞

昔有婆竭王　廣營衆善業　所作事未畢

其命已終亡　汝等營家業　其事無益時
死是人共嫌　寧知忽來至
諸女聞已答言大德我緣此故來入寺中禮世尊足并諸上座大德苾芻鄔陁夷曰善來姉妹如世尊說以不堅身而求堅法汝等來入寺中隨喜禮拜實為善事汝等於此寺中頗請苾芻為引導人指授房舍及塔廟不諸女報曰大德豈我手執明炬而更求燈燭人　捨大德別請餘人為引導耶時鄔陁夷便作是念若我為其指授房舍廢修善品若不指授交有所闕入城乞食誰當見與雖廢正修宜應指授便洗手足即執香華引道而進說伽他曰
若人以真金　日施百千兩　不如暫入寺
誠心一禮塔
姉妹此是如來所居香殿然佛世尊晝夜六時常以佛眼觀察世閒誰增誰減誰遭苦厄誰向惡道陷沒欲泥誰堪受化作何方便拔濟令出無聖財者令得聖財以智安膳鄉破無明膜無善根者令種善根有善根者令

其增長安人天路能盡苦際趣涅槃
滅時鄔陁夷說伽他曰
假使大海潮　或失於期限　佛於所化者
濟度不過時　如母有一兒　常護其身命
佛於所化者　慈念過於彼　佛以大悲心
遍於生死內　常隨所化者　如母牛憐犢
然佛世尊應正等覺具足十力四無
所畏作師子吼覺悟群迷汝應至心
礼敬尊足
次至餘房而告之曰此是上座阿若
憍陳如所住之房諸妹然此世間盲
冥無識既罕將導長夜輪迴介時世
尊初成正覺以妙智藥為開法眼三
轉法輪令其啓悟於大師衆弟子之
中最為上首耆年宿德善修梵行
受持法衣此為初首汝應至心礼敬
其足
次至尊者大迦葉波所住之房告言
諸妹此是大婆羅門勝妙之族捨九
百九十九具犂牛二百餘碩麥金大
麦六十億金錢有十八封邑僕使傭
人有十六聚落興易商估妻名迦畢
梨身如金色儀容美麗無與等者如

此衆事並皆棄捨如揥涕唾於後夜時捨百千上服著麁氎僧伽胝歸佛出家住於林藪假使狂象舉目視之便捨狂醉少欲知足修杜多行於大師衆弟子之中威德尊重最爲第一汝應至心礼敬其足

次至尊者舍利子所住之房告言諸妹此是貴族婆羅門子捨俗出家年始十六帝釋聲明經心悟解諸外論者並皆摧伏如世尊說

一切世間智　唯除於如來　不及身子智
十六分之一　一切人天智　皆如舍利子
不及如來智　十六分之一

於大師衆弟子之中有大智慧具足辯才最爲第一汝應至心礼敬其足

次至尊者大目乾連所住之房告言諸妹此是韓國大臣婆羅門子捨貴勝位而爲出家有大神力能以足指動帝釋宮於大師衆弟子之中有大威德具大神通最爲第一汝應至心礼敬其足

次至尊者阿尼盧陁所住之房告言諸妹此是佛堂弟亦捨貴位隨佛出

家有大勢力曾有商主於大海中遭
遇厄難稱其名字船得安隱不損珎
財還到故居於大師衆弟子之中得
淨天眼最為第一汝應至心礼敬其足
次至尊者阿難陀所住之房告言諸
妹此是佛堂弟捨位出家於世尊所
親奉供侍雖經長夜無勞倦心大智
聰明聖所稱歎如來所說一切經典
聞悉能受如缾瀉水置之異器於大
師衆弟子之中多聞摠持最為第一
汝應至心礼敬其足
次至尊者難陀所住之房告言諸妹
此是佛親弟捨俗出家若不出家為
力輪王於大師衆弟子之中善護諸
根能防外境最為第一汝應至心礼
敬其足
次至具壽羅怙羅所住之房告言諸
妹此是佛之子捨俗出家若不出家
當為轉輪王於大師衆弟子之中愛
重學處奉持無失最為第一汝應至
心礼敬其足
次至難陀鄔波難陀阿說迦補捺婆
素迦蘭陀所住之房此是我房汝當

觀礼既觀看已命之令坐其鄔陀夷
是婬染行於其房中瑩飾莊嚴壁皆
彩畫以氍綿褥安在臥牀諸妙箱篋
用貯資具於机案上著香水餅并諸
荊器時鄔陀夷告諸女曰姊妹為先
飡小食為飲蜜漿諸女報曰大德豈
有河水而逆流耶理應我等先有供
養寧容反受大德施耶善哉聖者我
有所須幸當見施即便問曰尒何所
須諸女報曰未曾聞法願為我說鄔
陀夷曰善哉姊妹如世尊說於諸世
間有其六事希有難遇云何為六一
諸佛出世難可逢遇二如來所說微
妙法律難可得聞三人身難得四中
國難生五諸根難具六信心難發姊
妹此是難事汝已得之當起信心如
親對佛坐聽法要我當為說是時諸
女即便礼敬鄔陀夷足在一面坐專
心聽法時鄔陀夷即為說法隨所說
法便生染心猶如呪師不善呪術呪
鬼着者隨所呪時被鬼所打其鄔陀
夷亦復如是隨所說法被染纏心染
心既生從坐而起即便以手摩觸女

身時諸女中有相愛者涂言調戲身手相觸若不愛者即出房外徐步簷廊共生嫌賤作譏議言誰知水內更出火光於歸依處反生恐怖我等昔日謂此僧房安隱涅槃離惱無尋然更於此有諸灾患恐怖憂惱彼譏嫌時苾芻聞已問言姊妹汝嫌罵誰答言我罵仁等報言我作何事令汝生嫌答言我等昔來雖遭賊虜及猖狂人不聞鄙語如鄔陀夷所說我之身體雖被夫主時有摩觸未如鄔陀夷强見褻逼若我父母兄弟姊妹夫主聞者乃至不聽我等望逝多林況入園中而申礼敬諸苾芻報曰姊妹彼苾芻具持禁戒是大臣子而性多愛欲作此方便用暢涂心女人答言聖者如牛角雖利豈可反破自腹耶設有涂心寧得自斷梵行諸苾芻曰姊妹且住我當遮止答言聖者若為遮止深是善哉若不遮者我等終不以足重來遊踐逝多園林苾芻報曰我共遮止不使更然時諸女人共嫌而去時具壽鄔陀夷便行笑出房諸苾

苾芻見而問曰大德鄔陀夷所為鄙媟
污辱沙門何意恣情更為歡笑鄔陀
夷報曰我作何事我豈飲酒噉葱蒜
耶諸苾芻曰麁重之事汝尚為之飲
酒噉蒜何疑不作報曰我作何事諸
苾芻曰此婆羅門居士婦女譏罵而
去豈非過耶報曰汝等但解執持黑
鉢巡家乞求慳嫉纏心曰見增甚乃
至不能為他說四句法見他演說更
起嫉妒諸苾芻曰我觀具壽雖數為
說曾無一人能見諦者報曰且令根
熟漸入諦門諸苾芻有少欲者皆共
譏嫌而呵責曰云何苾芻所作非理
應懷恥愧翻起貢高時諸苾芻以此
因緣具白世尊世尊因此集諸苾芻
知而故問汝鄔陀夷實作如是鄙惡
事耶白言實尒佛言汝所為非非沙
門非隨順不清淨所不應為尒時世
尊種種呵責已告諸苾芻我觀十利
乃至我今為諸聲聞弟子於毘奈耶
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以染纏心與女人身相觸
若捉手若捉臂若捉髮若觸一一身

分作受樂心者僧伽伐尸沙
若復苾芻者謂鄔陁夷或復餘類以染纏心者有是染心而非纏心有是纏非染或俱有俱無云何染而非纏謂有染心非極染心現在前時云何纏而非染謂心緣外境有所繫著未起染心云何染纏俱有謂有染心極染心貪求前境心有繫著云何染纏俱非謂除前相女人者若婦若童女堪行欲事身相觸者謂以身就身作摩觸事捉手者謂腕已前捉臂者謂腕已後捉髮者謂是頭髮及相繫纓帶一一身分者謂諸支節作受樂心者情受欲樂僧伽伐尸沙者廣說如前

此中犯相其事云何有其九事云何為九謂觸極觸遍捉牽曳上下遍抱云何為觸若苾芻以染纏心共堪行婬女人故觸彼頭無有衣隔得僧伽伐尸沙有衣隔者得窣吐羅底也如頭既介若觸肩脊髆蹲乃至足指有衣無衣皆如上說如觸既介極觸遍捉亦復如是

去何爲牽若苾芻以染纏心捉堪行
婬女從遠牽至近從近推令遠得罪
同前去何爲曳謂苾芻捉女人從右
畔曳向左邊或從左邊曳向右畔或
從足至頭或從頭向足去何爲上謂
捉女人從地舉上過於足指若無衣
隔得根本罪若有衣隔得方便罪足
指既尒若過脛膝及餘身分乃至于
頂若舉上牀座若爲馬車轝或上樓
閣若苾芻有染纏心而受觸樂作快
意想隨以身分觸者之時若無衣隔
得根本罪若有衣隔得方便罪是名
舉上去何爲下若苾芻捉堪行婬女
從樓閣上擎令向下或至爲馬車乘
牀座之上擎下乃至足指者地得罪
同前是名爲下去何邊抱若苾芻於
堪行婬女人以手捉搦其項乃至足
指隨觸身分得罪同前凡觸女身若
是堪行婬者無衣隔時得根本罪有
衣得方便罪若不堪者無衣得麁罪
有衣得惡作若苾芻以染纏心觸男
黃門堪行婬者無衣麁罪有衣惡作
若無堪者有衣無衣俱得惡作若觸

傍生𡋯與無𡋯並得惡作若無染心觸母女姊妹並皆無犯若見女人被水所漂或時自縊或噉毒藥等為救濟時觸皆無犯又無犯者最初犯人或癡狂心乱痛惱所纏

說鄙惡語學處第三

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時鄔陀夷苾芻緣起同前乃至隨所說法彼染聞心染心既生便對女人說為惡語謂是鄙惡婬欲相應猶如夫妻論說俗事時諸女中有相愛者鄙言調戲身相撫拍若不愛者便出房外作譏嫌言誰知於內更出火光於歸依處反生恐怖廣說如前乃至制其學處應如是說若復苾芻以染纏心共女人作鄙惡不軌婬欲相應語如夫妻者僧伽伐尸沙若復苾芻者謂鄔陀夷或復餘類以染纏心者有其四句廣說如前言女人者謂女及童女於善惡言能解其義鄙惡語者有其二種一是波羅市迦因起二是僧伽伐尸沙因起云何名此為鄙惡語答有自性鄙故因起鄙故惡者謂

罪過也謂說婬欲交會之言如夫妻
者猶如夫婦說非法語僧伽伐尸沙
者廣如上說
此中犯相其事云何有其九事謂善
說惡說直乞方便乞直問曲問引事
讚歎瞋罵云何善說若苾芻以染纏
心對堪能女解善惡言作如是說姊
妹汝三瘡門寶是善好形狀可愛若
與葉婆合說之時得僧伽伐尸沙若
不與葉婆合說者得窣吐羅底也是
名善說云何惡說若苾芻以染纏心
對堪能女解善惡言作如是說姊妹
汝三瘡門寶是不好形狀可惡若與
葉婆合說之時得僧伽伐尸沙若不
與葉婆合者得窣吐羅底也是名惡
說葉婆者正目兩方說男女交合不執之言若准此方音者言多鄙褻又復方音隨處不定故存本字梵西方教授說此言時亦不全遺以鄙惡故但太葉字婆字耳云何直乞謂若苾芻乃至
作如是語姊妹來共我作如是如是
事若與葉婆合說之時得僧伽伐尸
沙若不合說得窣吐羅底也是名直
乞云何方便乞廣說如前乃至作如
是語姊妹若有女人共男子作如是

事此女必為男所愛重汝若共我作
如是事我今亦當憐愛於汝若與崇
婆合說得僧伽伐尸沙若不合說得
窣吐羅底也是名方便乞云何直問
廣說如前乃至作如是語姊妹若有
男子共女人作如是事此男子必為
女人之所愛念我今共汝作如是事
汝能於我生憐愛不餘並同前云何
曲問廣說如前乃至作如是語姊妹
若有女人共男子作如是事此女人
必為男子所愛我今愛汝汝於我處
能作如是事不餘並同前云何引事
曾於某處園中天祠之所大眾聚集
廣說如前乃至作如是語姊妹我先
共諸女人噉美妙食飲好蜜漿布列
香花敷勝牀座便於通夜庭列明燈
共彼女人作如是語若姊妹當時來
赴集者我亦共汝作如是事餘並同
前云何讚歎廣說如前乃至作如是
語姊妹若有男子與汝作如是語姊
妹若有男子與汝作如是事彼得現
樂及受天樂我亦共汝作如是如是
事亦得現樂及受天樂餘並同前云

何瞋罵謂若苾芻以染纏心對堪能女解善惡言作如是說汝應共我及驢畜等作婬欲事作斯罵辱若與異婆合說者得僧伽伐尸沙若不合說得窣吐羅底也是名瞋罵如前苾芻對婦童女說其九事若婦童女是堪者解善惡言來對苾芻作如是語聖者仁二磨門實是善好形狀可愛若苾芻聞是說已以染纏心作愛樂意印可而往隨所說時以言報荅若與業婆合說得僧伽伐尸沙若不合說得窣吐羅底也是名善說

云何惡說廣說如前乃至女人來對苾芻作如是語聖者仁二磨門實是不好形狀可惡餘如上說云何直乞廣說如前乃至女人來對苾芻作如是語聖者來共我作如是事餘如上說云何方便乞廣說如前乃至女人來對苾芻作如是語若有男子共女人作如是如是事此男必為女所愛重仁若共我作如是如是事我今亦當極相憐愛餘如上說云何直問廣說如前乃至女人來對苾芻作

如是語聖者若有女人共男子作如是如是事此女人必為男子之所愛念我今共仁作如是事仁能於我生憐愛不餘如前說云何曲問廣說如前乃至作如是語聖者若有男子共女人作如是事此男子必為女所愛我今愛仁仁於我處能作如是事不餘並同前云何引事廣說如前乃至作如是語聖者我曾於某處園中天祠之所大眾聚集共諸男子噉美妙食飲好蜜漿布列香華敷勝牀座便於通夜庭列明燈共諸男子作如是事若聖者當時來赴集者我亦共仁作如是如是事餘並同前云何讚歎乃至作如是語聖者若有女人共仁作如是事彼得現樂及受天樂我亦共仁作如是事亦得現樂及受天樂餘並同前云何瞋罵謂是堪行婬女解善惡言來對彼當作如是語汝應共驢畜等作婬欲事作斯罵辱若苾芻以染愛心作受樂意印可而往隨所說時以言報答若與業婆合說得僧伽伐尸沙若不合說得窣吐羅底也若

無力女者得窣吐羅底也若男子坐擇迦堪行婬得窣吐羅底也不堪者得惡作若傍生趣有力無力皆惡作罪無犯者若說葉縛(言大表也)或說葉摩尼(言靜陽也)若於方國雖說鄙惡言然非所諱者皆非是犯又無犯者最初犯人或癡狂心乱痛惱所纏

索供養學處第四

尒時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時六衆苾芻常所作事每於晨朝恒令一人在逝多林門看守而住時鄔陁夷見諸人衆來入寺中即便引導指授房舍礼佛及僧廣說如前乃至為女說法自讚其身姉妹此是第一供養中最如我相似持戒修善應以婬欲法而為供養說此語時於女人中情相許者即便歡笑其不樂者出譏嫌言廣說如前諸苾芻聞已呵責便往白佛佛以此緣集諸苾芻乃至為諸苾芻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以染纏心於女人前自歎身言姉妹若苾芻與我相似具足尸羅有勝善法修梵行者可持此婬欲

法而供養之若苾芻如是語者僧伽
伐尸沙
若復苾芻者謂鄔陁夷復有餘如
是等類以染纏心者有其四句廣說
如前言女人者謂婦及童女於善惡
言能解其義謂歎自身求索供養言
姊妹等此是供養中勝者謂是第一
也與我相似者自指其身具足尸羅
者謂具戒蘊有勝善法者謂具定蘊
言梵行者謂具慧蘊言將此婬欲法
者此中法言目其非法將此婬欲非
餘事也婬欲者謂不淨行餘如上說
此中犯相其事云何有十八事謂家
勝殊妙賢善應供可愛廣博極家極
勝極殊極妙極賢極善極應供極可
愛極廣博若苾芻以染纏心對堪能
女作如是語姊妹於供養中此事為
家謂如我類具足戒行應以婬欲法
供養我者得僧伽伐尸沙如說家言
其事既尒乃至極廣大准說應知具
戒既然善法梵行亦復如是一一別
說或云我是具戒善法具戒梵行善
法具戒善法梵行梵行具戒梵行善

法二二合說或去我是具戒善法梵
行善法梵行具戒梵行具戒善法三
三合說若去如我等類以婬欲法而
供養者得僧伽伐尸沙若苾芻對堪
行婬女人以染纏心作如是說姊妹
此供養中最如我等類具戒之人應
可供養而不與婬欲法合說者得窣
吐羅底也如最既尒乃至極廣大准
說應知如是一一別說二二合說三
三合說皆得窣吐羅底也若苾芻對
堪行婬女以染纏心作如是說姊妹
此供養中最若有苾芻是具戒人應
可供養與婬欲法合說不去如我等
類者得窣吐羅底也餘如前說若苾
芻廣說如前不去如我等類不與婬
欲法合說者得突色訖里多一一別
說等准上應知如對堪行婬女得根
本罪若對不堪者得方便罪若對堪
行婬男子半擇迦得窣吐羅底也若
對不堪者得惡作罪若對傍生類有
力無方皆喚惡作又無犯者謂初犯
人癡狂心亂痛惱所纏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十一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十二　崇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媒嫁學處第五

爾時薄伽梵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時此城中有一長者名黑鹿子於佛法僧深生敬信歸依三寶受五學處不殺生不偷盜不欲邪行不妄語不飲諸酒於此城中多有知識婆羅門居士得意之處若彼家中有女長成堪行嫁娶者便問黑鹿子言汝知其家有童男不報言知有彼復問言彼之童子勞勤無惰善營家業能於妻子多給衣食不令辛苦少令作務不若黑鹿子報云彼雖有男性多嬾惰不營家業不能令其妻子安樂衣食無匱闕此語時即不娉與若其報云彼家童子勞勤無惰善營家業能於妻子多給衣食不令辛苦聞此語時即便娉與若求婦者問黑鹿子曰仁知彼家有女娉不報言知有彼即問言彼之童女勞勤無惰能營家業不若言不能即不娶其女若言

能若便嫌訾姻若人嫁女至彼夫家不稱女意是時女族於黑鹿子即便嫌罵作如是說我與黑鹿子得意相知親友之處違作媒娉[illegible]令我女獲此難辛所求衣食不能充濟若向夫家衣食充足女不營勞於黑鹿子即便稱讚若有男家取得婦已其婦不勤家事不稱夫心於黑鹿子即便同前廣生嫌罵若有男家取得婦已孝養恭勤能辦家業夫妻相順於黑鹿子即便同前廣生稱讚時黑鹿子於室羅伐城美惡聲譽俱時彰顯後於他日黑鹿子於三寶中信生敬信遂於善說法律之中而為出家既出家已還復如前於其親友廣行媒嫁其黑鹿子舞於城中善惡聲出此但緣起然

世尊尚未為諸聲聞弟子於毗奈耶制其學處

尒時六衆苾芻亦行媒嫁持男意語女持女意語男乃至男女私通亦為媒合時外道等咸作譏嫌仁等應知此沙門釋子作不應作亦行媒嫁與

我何殊誰復能持朝中飲食施此禿頭沙門釋子時諸苾芻以此因緣具白世尊世尊即以此緣集諸苾芻知而故問告六衆曰汝實持男意語女持女意語男及以私通爲媒嫁事耶白言是實尒時世尊呵責六衆苾芻曰汝非沙門非隨順非清淨行非善威儀非出家人之所應作是時世尊種種呵責已告諸苾芻曰我觀十利乃至爲諸苾芻制其學處應如是說若復苾芻作媒嫁事以男意語女以女意語男若爲成婦及私通事乃至須臾頃僧伽伐尸沙

若復苾芻者謂黑鹿子及六衆苾芻餘義如上言媒嫁者謂爲使往還以男意語女以女意語男者謂持彼此男女之意更相告知若爲成婦及私通事者有七種婦十種私通云何七種婦謂水授財娉王旗自樂衣食共活須臾

攝頌曰

七婦謂水授　財娉王旗得　自樂衣食住

共活及須臾

水授婦者謂不取財物女之父母以

水注彼女夫手中而告之曰我今此女與汝為妻汝當善自防護勿令他人輒有欺犯是名水授婦財娉者謂得財物以女授之如上廣說是名財娉婦王旗婦者如刹帝利灌頂大王嚴整其旗伐不日國既戰勝已而宣令曰隨意所獲女任充妻室此由王旗力獲女為妻妾又若有人自為賊主打破村城獲女為婦是名王旗婦自樂婦者若女童女自行詣彼得意男處告言我今樂與仁為妻彼便攝受是名自樂婦衣食婦者若女童女詣彼男子處告曰汝當給我衣食我當與汝為妻是名衣食婦共活婦者若女童女詣彼男處告言我所有財及汝財物併在一處共為活命是名共活婦須臾婦者謂是暫時而為婦事是名須臾婦云何十種私通謂為十人所護父護母護兄弟護姊妹護大公護大家護親護種護族護王法護

攝頌曰

十護謂父母　兄弟及姊妹　大公與大家

親種族王法

云何父護若女人其夫身死或被禁縛或時逃叛其父防護是名父護母護亦尒云何兄弟護若女人父母及夫並皆亡殁或時散失至兄弟家而爲住止兄弟衛護是名兄弟護姊妹亦然云何大公護若女人父母宗親並皆亡殁其夫疾患或復癲狂流移散失依大公住父公告曰新婦汝可歡樂於我邊住我情念汝如觀己子大公即便如法守護是名大公護大家護亦然云何親護從七祖已來所有眷屬並名爲親過此非親若女人父母兄弟姊妹夫主並皆亡殁或癲狂等或流離他土便於餘親依止而住名爲親護云何種護謂婆羅門剎帝利薜舍戍達羅女依種而住名爲種護云何族護謂於婆羅門等中有別氏族如頗羅墮社高婆婆蹉等女由此護名爲族護云何王法護若女人親族並無唯有一身由王法故無人敢欺是名王法護又有法護者若有女人孀居守節潔行貞心人不欺犯是名法護僧伽伐尸沙者義如上

與中犯相其事云何如前諸婦離別之狀有其七種 攝頌曰

正鬪及已鬪 折草擲三瓦 依法非我妻 普告多人語

云何為七 一正鬪即離 二鬪後方離 三折草三段離 四三方擲瓦離 五依法對親離 六言非我婦離 七普告衆人離 若苾芻見他俗人於初三婦因鬪諍等作離別時若作初離和之令合得一惡作 若作第二離和之得二惡作 若作第三離和之得三惡作 若作第四第五第六離和之如次得一二三麤罪 若作第七離和得僧殘 若餘之四婦及十私通於七種離中隨一離別若苾芻更重和合者皆得僧殘罪 攝頌曰

自受從使受 二苾芻四儀 前後相隨行 尊卑緣及事

若苾芻自受語自往語自還報得僧伽伐尸沙 若苾芻自受語自往語遣使還報僧伽伐尸沙 若苾芻自受語遣使往語自還報僧伽伐尸沙 若苾芻自受語遣使往語使還報僧伽伐

尸沙若苾芻於使邊受語自往語自
還報或於使邊受語自往語遣使報
或於使邊受語遣使往語自還報或
於使邊受語遣使語遣使報並得僧
殘若苾芻於使使邊受語自往語自
還報或於使使邊受語自往語遣使
報或於使使邊受語遣使語自還報
或於使使邊受語遣使語遣使報並
得僧殘若二苾芻自受語二俱往語
二俱還報俱得僧殘若二苾芻自受
語二俱往語皆不還報二俱二麤罪
若二苾芻自受語俱不往語俱不還
報二俱一麤罪若二苾芻自受語一
云汝傳我意往語還報依言作者二
俱僧殘若二苾芻自受語一云我但
往語不還報一便還報其往語還報
者得僧殘其不還報者得二麤罪若
二苾芻自受語一云我不往語亦不
還報其往語還報者得僧殘罪其不
往語不還報者得一麤罪若一苾芻
共一男子一女人同路而去若彼男
子語苾芻言聖者頗能語此女人作
如是語汝能與此男子為婦或暫時

共住不或復丈人語苾芻言聖者頗能語此男子作如是語汝能與此丈人為夫或暫時共住不若此苾芻受此言已即便為說還報得僧殘如行既介立及坐臥准此應知如是若二苾芻二男二女若三苾芻三男三女等乃至廣說得僧殘罪若二苾芻一前行一隨行前行者自受語往語還報前行者得僧殘隨行者無犯若前行苾芻自受語遣隨行苾芻往語得實已前行苾芻自還報前行苾芻得二處罪隨行苾芻得一處罪若前行苾芻自受語前行苾芻自往語遣隨行苾芻還報前行苾芻得二處罪隨行苾芻得一處罪若前行苾芻自受語已遣隨行苾芻往語還報隨行苾芻得二處罪前行苾芻得一處罪如前行苾芻隨行苾芻所作事業得罪多少如是應知隨行苾芻遣前行者所作事業得罪多少准說應知

有二家長者一自在一非自在言自在者是為主義於自男女取與隨情若在官司或衆人集處聲說處事人

亦信受是名自在不自在者是居下
義於自男女取與無力若往官司或
衆人集處雖說實事人不信受是名
不自在苾芻於自在人邊受語往語
自在還報自在得僧殘苾芻於自在
邊受語往語自在還報不自在得二
麁罪一惡作苾芻於自在邊受語往
語不自在還報自在得二麁罪一惡
作苾芻自在邊受語往語不自在還
報不自在得一麁罪二惡作苾芻不
自在邊受語往語不自在還報自在
得二惡作一麁罪苾芻不自在邊受
語往語自在還報不自在得二惡作
一麁罪苾芻不自在邊受語往語自
在還報自在得二麁罪一惡作不自
在邊受語往語不自在還報不自在
得三惡作

苾芻復有三緣爲媒嫁事雖受得三
不以言報亦成媒事云何爲三一期
處二定時三現相何謂期處告彼人
云若見我在某園中或某天祠或衆
人集處汝則當知其事成就是名期
處云何定時若於小食時或於中時

或於晡時見我汝則當知其事成就
是名定時云何現相若見我新剃髮
或著新大衣或執錫杖或時持鉢威
滿默然汝則當知其事成就是名現
相是為三緣雖受得言不以言報亦
成媒事
復有三事為使之時亦成媒事云何
為三一言二書三手印若苾芻自受
言使以言往語以言還報者得僧殘
若苾芻自受言使以言往語以書報
者得僧殘若苾芻自受言使以書往
語以言還報者得僧殘若苾芻自受
言使以書往語以書還報者得僧殘
若苾芻自受言使以書往語若以期
處或以定時或以現相而還報者俱
得僧殘是謂言使兼書有五差別若
苾芻自受言使以言往語以言還報
者得僧殘若苾芻自受言使以言往
語以手印還報者得僧殘若苾芻自
受言使以手印往語以言還報者得
僧殘若苾芻自受言使以手印往語
手印還報者得僧殘若苾芻自受言
使以手印往語若以期處或以定時

或以現相而還報者得價殘是語言使兼手印有五差別如於書兼書印有二五不同如是於書兼言手印於手印兼言書及言書手印更互相兼應爲廣說若門師苾芻至施主家作如是語此女長成何不出適此男既大何不取妻者皆惡作罪若言此女何不往夫家若去此男何不向婦舍亦皆得惡作門師苾芻至施主家作邊遣言皆得惡作若無犯者謂初犯人或癡狂心亂痛惱所纏

造小房學處第六

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時有眾多苾芻廣造房舍或嫌太長太短或嫌寬狹或復朽故不堪修理悉皆棄捨更造新屋自作使人多有營務便廢習誦妨尋思惟復從長者居士數數乞求草木車乘及營作人惱諸施主時具壽摩訶迦攝波在此城邊阿蘭若處住聞諸苾芻多造房舍乃至惱諸施主聞是事已往世尊所禮佛雙足在一面坐白佛言世尊聞有眾多苾芻多造房舍或嫌廣狹復

更造新好修善品乃至惱諸施主如
前具白難願世尊為哀愍故教誨苾
芻造房舍法式尒時世尊聞具壽迦
攝波說是語已默然而許時迦攝波
知佛許已礼足而去時迦攝波至夜
曉已為欲將護同梵行者故執持衣
鉢遊行人間尒時世尊以此因緣集
諸苾芻乃至問言汝諸苾芻汝實造
諸房舍或嫌寬狹廣作營為乃至惱
諸施主諸苾芻言實尒世尊尒時世
尊種種呵責多欲無猒難滿難養讚
歎少欲知足易滿易養趣得供身脩
杜多行威儀齊整稱量而受告諸苾
芻曰我觀十利乃至為諸苾芻於毗
柰耶中制其學處當如是說

若復苾芻自乞作小房無主為己作
當應量作此中量者長佛十二張手
廣七張手是苾芻應將苾芻衆往觀
處所彼苾芻衆應觀處所是應法淨
處無諍競處有進趣處若苾芻於不
應法不淨處有諍競處無進趣處自
乞作房無主自為己不將諸苾芻往
觀處所於如是處過量作者僧伽伐

尸沙

若復苾芻者謂是此法中人餘義如上自乞者自乞草木求覓車乘及以人功小房者得於其中容四威儀謂行住坐臥作者或自作或使人作無主者謂無男女或半擇迦等為其施主為已作者謂為自身當應量作此中量者長佛十二張手佛者謂是大師此一張手當中人三張手十二張手長中人十八肘廣七張手謂寬中人十肘半是苾芻者謂造房人應將苾芻衆往觀處等者若不先自觀察不應即將諸苾芻往若自觀處所有蛇蠍蟲蟻等為窟穴處是名不淨不應求法若清淨者次當觀察所依之處若近王家及以天祠或長者宅外道家苾芻尼寺或有好樹須伐是名有諍競不應求法若無此患於其四邊下至一尋容得往來亦須觀察若有河井或臨崖坎是名無進趣不應求法若處清淨無諍競有進趣者彼苾芻應往寺中敷座鳴揵椎先以言白衆集已於大衆中脫革屣偏露右肩

隨其大小致敬已於上座前蹲踞而住合掌作是言大德僧伽聽我某甲營作苾芻於造房處已觀察清淨我某甲營作苾芻於清淨處欲造小房求僧聽許唯願大德僧伽聽我某甲營作苾芻於清淨處造房慈愍故如是至三

時諸苾芻不應信彼苾芻言不往觀察諸苾芻應共往觀察或時衆僧令可信者衆多苾芻往看房處若有如前不清淨有諍競無進趣處不應許作若處清淨無諸妨難者彼苾芻應歸住處如法集僧已於上座前蹲踞而住作如是語大德僧伽聽彼某甲營作苾芻造小房處我等親已觀察處所清淨無諸妨難僧伽今可知時次令一苾芻作白羯磨應如是作

大德僧伽聽此某甲營作苾芻於造房處觀知清淨此營作苾芻於造房處壽皆應法清淨今從僧伽乞聽許若僧伽時至應聽許僧伽今與營作苾芻某甲於應法清淨處許作房舍白如是次作羯磨准白應爲若彼苾

苾芻既衆許已隨意當作勿致疑惑言
僧伽伐尸沙者此罪依僧而得除滅
乃至出罪非依別人無殘有殘已如
上說
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苾芻於不淨
處有諍競處無進趣處自作使人作
小房時於此三中隨有一過皆得窣
吐羅底也若僧不許而作者亦窣吐
羅底也若過量作者亦窣吐羅底也
若惣具前過而作房者得僧伽伐尸
沙若有苾芻往餘苾芻處作如是語
仁當為我於無諍競有進趣處求僧
聽許勿令過量造作小房時彼苾芻
為作小房於有諍競處或於無進趣
處或僧不聽許或過量作彼營作苾
芻皆得窣吐羅底也若惣具前過而
作房者得僧伽伐尸沙若彼苾芻往
營作苾芻所作如是語汝令作房極
是善好如我所教不相違背若有少
闕草木泥等我當供給若於有諍處
或於無進趣處或僧不聽許或時過
量二人皆得窣吐羅底也若惣具前
過二人俱得僧伽伐尸沙若彼苾芻

至營作苾芻所作如是語汝令作房極為不善如我所言皆相違背有所闕少皆不供給其營作人如前得罪彼苾芻無犯若得先成屋及舊要用房或修營舊房者無犯又無犯者謂最初犯人或癡狂心亂痛惱所纏

造大寺學處第七

佛在憍閃毘瞿師羅園時六衆苾芻於他寺中止住之時常起嫌賤是時難陀鄔波難陀曰當觀此寺棟宇傾隤墻壁崩毀猶如烏舍不可停居時諸苾芻聞而告曰諸具壽仁等唯知住他舊寺自無功力能安片石及造小菴而復流言譏嫌他事是時六衆互相謂曰難陀鄔波難陀我今極被黑鉢者之所輕賤我等宜應別造餘寺令黑鉢者曾所不見復相告曰我等若皆共營作者彼黑鉢人得我瑕隙便作是語六衆苾芻並皆營作如傭力人致令我等乞食之時人見輕賤我今宜應於自衆內差請一人聰明利智善識機宜能以細針引入麁杵少作言說多獲珍財者我當請

作殺事之人鄔波難陀報言極善然
我衆內誰是聰明利智善識機宜聖
者闡陀即其人也我等宜應共請其
所既俱至已而白之曰具壽闡陀仁
今知不即具以上事次第告知唯有
大德智慧辯才善識機宜堪充知事
闡陀告曰善哉善哉此大福田自他
俱利無違衆意共成隨喜是時具壽
闡陀便於房外洗足已即入房中結
跏而坐作是念以何方便我為僧伽
能建大寺復更思惟今此世間人天
諸衆於世尊所善生敬信彼某甲家
於具壽阿慎若憍陳如心生敬信彼
家於具壽馬勝所彼家於跋陀羅所
彼家於婆澀波所彼家於大名所彼
家於滿慈所彼家於無垢所彼家於
牛王所彼家於舍利子所彼家於大
目連所如是及餘諸大苾芻皆有施
主別生敬信我既無好施主當憑告
誰而能造寺時此城中有一婆羅門
大富多財然稟性慳澀乃至瓶器之
水亦不惠人若能化彼令生信者可
為僧伽造大住處是時闡陀至天明

已著衣持鉢入憍閃毗而行乞食先於一二家得片麨已便往詣彼婆羅門家欲入其舍時守門者告言法師此是婆羅門家無宜輒入闌陁報曰如佛世尊乞食之人但遮五處一唱令家二婬女家三沽酒家四旃荼羅家五王家豈可此家是前五種時守門者報言法師大見識弄此非唱令乃至王家然是某甲婆羅門宅仁不須入是時闌陁便作是念求執衣裾尚不聽近欲求餘物豈可得耶于時有一長者新誕兒息為大歡慶奏諸鼓樂多將舞伎在門前過彼守門者貪觀伎樂便離其門是時闌陁即便竊入時彼威儀庠序如離欲人時婆羅門既還見來而告之曰善來大德闌陁宜於此坐暫時停息然闌陁所陳未得方便告婆羅門曰我已巡門乞得片麨仁可為羅時婆羅門告小婢曰汝可取羅為羅此麨其女即便奉教為羅是時闌陁於所羅麨就之觀察婆羅門問曰仁何所觀闌陁告曰我欲觀麨若有蟲者我不應食婆

羅門報曰若食蠱者當有何過報曰
如世尊言若殺生者由數習故身壞
命終墮於地獄受諸苦惱設得為人
短命多病然闡陁苾芻遍閑三藏無
礙辯才善能說法即為婆羅門宣說
法要十惡業道廣為敷陳時婆羅門
既聞法已心生敬信即便入舍令辦
種種上妙噉噂香美飲食供養闡陁
闡陁見已即便生念我聞本奎一羹
便体若受此食即為前食亦為後食
告言施主我已受得他所施趁豈容
見棄噉美食耶婆羅門曰我宗族法
先得麁食後逢美妙棄前惡食實無
愆犯闡陁報曰婆羅門族不持戒行
隨意所為我受戒品云何受他信施
輙輕棄耶時婆羅門聞此語已信生
深信闡陁即便見辭而去婆羅門告
曰大德於時時間賜過我舍闡陁報
曰我實欲得數數相過而守門人如
暴獄卒不聽前進時婆羅門嘱守門
者告云波見法師闡陁不應遮止門
人荅曰爾是時闡陁便即思念若更
有餘累鉢者入不識機宜令施主失

信我今宜可預設方便不令其入報
守門者曰男子汝今知不此婆羅門
我以大緣令生敬信門人報曰我已
知之告去汝從今後勿令諸餘黑鉢
輙入此門若令入者我當與汝重杖
督以別人彼便報曰仁入此門非我
所欲豈令餘者而輙進耶請勿為慮
是時闡陁於時時間來詣其舍為婆
羅門夫婦宣揚妙法令受三歸持五
學處時婆羅門盡家所有皆悉罄
持以奉施隨所須者咸無悋惜是時
闡陁一無所受後於異時來過其宅
為婆羅門讚說七種有事福業彼婆
羅門聞說福利深生歡喜白闡陁曰
聖者我今欲修有事福業報言賢首
今正是時隨意當作婆羅門曰欲作
何事闡陁報言可為衆僧營造住處
即便生念我已發曾家貲惣施然而
聖者乃至纔線曾不為受今時雖許
復為衆僧觀斯少欲殊深敬重白言
大德我今實有衆多財物欲為僧伽
然地皆屬王無處造寺闡陁報曰賢
首仁不須憂我為詣王求覓其地闡

陁念曰我今先當參請於誰為見國
王為大臣耶參請之法不從於王應
從使者是時闌陁向大臣家而為參
請大臣問曰聖者闌陁何意來此報
大臣曰今有某甲婆羅門欲為僧伽
營造住處然為地皆屬王無處營造
我今為此故欲白王幸願仁慈助我
成就大臣報曰聖者王若閑居我當
相喚彼於異時王無機事但有大臣
命一人曰汝宜往喚聖者闌陁彼人
奉命往喚來至王門告守門人曰汝
今宜去啓白大王苾芻闌陁來至門
外欲見大王時守門者即為奏知王
聞遣入大德闌陁誰復遮止既至王
所即便呪願王無病長壽王為設
座即便就坐時彼大臣為白王曰法
師闌陁是釋迦子捨俗出家善閑三
藏辯才無礙有大福德王曰我先知
之善來聖者因何得至闌陁白言大
王有某甲婆羅門欲為僧伽興建住
處然地是王物我今為此諮白大王
王曰聖者隨情所欲必樂於此任作
僧園我當出外必其不介唯除王宅

餘外園田隨情造立蘭陁呪願曰願
王無病長壽辭退而去
尒時闡陁還至住處告六衆曰難陁
鄔波難陁仁等隨喜王與我願唯除
王宅餘有園田隨情造寺是時六衆
即便共往婆羅門舍告曰賢首仁令
當知王與我願唯除王宅自外園田
隨情造寺賢首所費錢財宜當見授
時彼即便多與財物既得物已持之
而去共相謂曰欲於何處造毗訶羅
一人議曰從憍閃毗向瞿師羅園於
此中間有一大樹形狀可愛有婆羅
門於此樹下教五百童子而受學業
每有苾芻於此經過時諸學徒常為
調弄嗤苾芻此是初乞食人此是第
二乞食人鉢袋開張多有容受常歎
笑我我今機彼當伐其樹充寺所須
作是議已即便往詣客作行中雇五
百傭人共論價直便將諸人來詣寺
所傭人告言聖者示我作處即便告
曰且食小食食已問言聖者何處當
作報言且油塗身片時當作次與晡
食至黃曛時告言聖者當還價直報

言癡人汝等令日大作生活從我索
得傭人報曰豈可聖者令我作業我
不作耶闍陁報曰賢首汝可持籠把
钁執斧我當一倍還汝價直當隨我
來示汝作處便將諸人詣彼大樹報
言可伐此樹傭人告曰此是飛勝大
樹我無二頭誰能輒伐報曰癡人王
與我頭唯除王宮自外所有隨宜造
寺何緣不伐時諸傭人即便共議我
今為斫所有罪罰彼自當知即便伐
樹斬斫令碎并掘其根棄於河內平
治其地以繩絣基共相謂曰難陁鄔
波難陁於此地中與僧伽造寺此處
與佛世尊而作香殿此處作門樓此
處作溫室此作淨廚此作靜慮堂此
作看病堂既布置已捨之而去彼諸
學生常所作事於日日中每使一人
晨朝早起於彼樹下灑掃清淨以新
牛糞而塗飾之即於是日詣彼樹下
不見其樹即便走報其師去不見樹
時餘學徒見言無樹而調之曰先生
知不此人定是昨日以醋和餅而食
熱氣衝眼不覩其樹師即更令幹事

學生往觀其樹彼至其所亦不見樹還報師曰如彼所說其樹實無既聞此說博士自率五百學徒往舊樹邊詳觀其事有憶念者而報之曰此是先生常講說處此是我等蘊葉之處時彼學徒共思念已懷憂而住時有行人來過其處問言先生何為憂惱報曰君今知不此處曾有形勝大樹忽於昨夜不委誰誅報言先生我昨黃曛見有六衆將客作者咸持斧钁豈非是彼而剪伐耶既聞此言憂懷未歇是時六衆來詣其處問博士曰先生何故似帶憂色答言聖者此處先有形勝大樹不知何意昨夜銷亡六衆聞已即便大笑婆羅門曰豈是人等伐此樹耶六衆報曰癡人我等故欲惱亂於汝豈汝不憶曾作此言調弄我等此是第一乞食人此是第二乞食人鉢袋開張多有容受婆羅門曰沙門釋子固守怨嫌咸共譏罵如斯之類焚燒正法失沙門行形勝大樹無事斬伐諸苾芻聞以緣白佛佛以此緣集諸苾芻廣說如前乃至

為諸苾芻制其學處當如是說
若復苾芻作大住處有主為衆作是
苾芻應將苾芻衆往觀處所彼苾芻衆
應觀處所是應法淨處無諍競處有
進趣處若苾芻於不應法處不淨處
有諍競處無進趣處作大住處有
主為衆作不將諸苾芻往觀處所於
如是處造大住處者僧伽伐尸沙
若復苾芻者謂是六衆餘義如上作
大寺者大有二種一施物大二形量
大此中大者謂施物大言住處者謂
得容行住坐卧四威儀有主者謂有
女男半擇迦等為作施主為衆作者
謂為如來及苾芻僧衆應將苾芻衆
等者應將苾芻觀其處所清淨無諍
是有進趣還白大衆乞求聽許衆差白
二許其營作並廣說如前犯相輕重
一二共作乃至癡狂心亂痛惱所纏
亦如前房廣說其事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卷第十三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十二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無根謗學處第八

尒時薄伽梵在王舍城羯蘭鐸迦池竹林園中時波波國中有一壯士大臣名曰勝軍大富多財受用豐足所有資產如毗沙門王雖非王族時諸壯士作灌頂法扶以為王於勝族女納以為妃歡樂而住雖淹歲月竟無男女為求子故祈禱神祇遍諸天廟及同生天希望後嗣不遂所願然世有去由乞求故便獲子者此誠虛妄斯若是實人皆千子如轉輪王然由三事方有子息云何為三一者父母交會事二者其母身淨應合有娠三者食香現前彼王業緣合會時有一天從勝妙天下託臨王妃是最後生樂修勝行有解脫性趣向涅槃猒背生死於諸有中皆不欣樂若聰慧女人有五別智廣說如上乃至娠在右脇去吾白王曰大王當知我所懷孕必是男光顯宗族現居右脇是男不疑時

王聞已即大歡慶作如是語我從久來常思繼嗣紹我洪業我既長養終懷反報廣為惠施福利宗親我歿世後稱揚我名而為呪願願我父母所生之處以福莊嚴是時彼王置妃高樓隨意而住適其時節供給所須常令女醫為調飲食冷熱合度諸味具足奇妙珠瓔以為嚴飾如天婇女遊歡喜園常處牀座足不履地目不觀惡色耳不聽惡聲經九月已便誕一息顏貌奇特人所愛樂頟廣眉長鼻高脩直項圓若蓋色美如金垂手過膝衆所稱歎過三七日聚會宗親其父以兒示諸親曰此兒今者當立何字其兒生已自然淨潔未離牀褥不為便利諸人議曰中國之法若天然淨潔者名之為實然此童兒稟識清淨未離牀褥便利不為淨潔過人便成實物復是壯力大王之子應與立字名實力子其實力子誕生之日五百壯士各並生男隨其家族而立名字時勝軍王即以太子授八養母二供乳哺二作襁持二為澡浴二共歡戲

給以乳酪醍醐石蜜速使長大如蓮出池時有相師於母懷中觀見孩子即便生念此孩子者是二足福田若人於此少興供養彼人當獲勝功德利作是念已告乳母曰幸見慈悲授我孩子我欲隨情少時供養乳母報曰我於孩子實無自在汝欲得者可白王知是時相師詣大王所而白王言王之聖子是勝福田若人於此少興供養彼人當獲勝功德利幸見授我微伸供養時王報曰可隨汝意時彼相師便抱歸舍先沐浴已次塗妙香以上價衣而覆身上以酥蜜乳粥盛寶器中持以奉上既供養已送歸王所是時童子年漸長大備教書算手印投衛悉皆明了又剎帝利王種族之法所有業藝咸令習學所謂乘騎為馬控御兵車刀器干戈鉤索之類手足奇巧斫射之儀無不通解時同日生五百童子如前技藝亦皆明達其父余時於春夏冬為造三殿并三苑園三種姝女謂上中下從於一時共賞力子昇處高樓將諸伎女共

為娛樂每日三時五百童子常來集
見曾於他日其五百人出外畋獵竟
日馳騁一無所獲遂住林野明日出
遊多有所得至暮方還便相議曰日
既將暮無緣赴集待至明朝方見太
子至第三日衆人方見于時太子告
衆人曰仁等與我同生常共遊戲何
意三日方來白言我等出畋曰何謂
為畋荅廣殺諸鹿太子曰彼何飲食
荅曰飲水食草若如是者無損於人
何緣傷煞荅曰若見煞時心生喜悅
太子曰仁等不應見他受苦心生歡
樂諸人議曰由此太子不自出畋於
我諸人便生譏賤我當令彼亦共畋
遊時彼諸人至大王所白言大王王
之太子生處深宮若敵國來必生怖
懼何意不令太子遊獵若數出畋心
便勇健與敵國戰情無退怯時勝軍
王聞此議已告賢力子曰汝今可出
議學畋遊荅言不願王曰汝是剎帝
利種應習兵戈于時太子不敢違命
隨衆而出諸人議曰令此太子父若
歿後當必為王我等今時盡心承事

能令於後祿位增長白太子曰可於斯住我擁群鹿令至於此即便安在合圍之處時彼諸人多擁群鹿太子遥見群鹿驚走身被箭中張口而至便作是念假使有人心無慈愍不懼後世尚不於此起毒惡心況加煞戮去此不遠有守園人太子為護彼情便放三箭還射群鹿或入脏間或穿角際箭便墮地曾無傷損諸有麋鹿至圍合所悉皆放出隨意逃竄時諸群從皆作是念太子久來善習弓矢今日定應多煞麋鹿及至詳觀曾不獲一皆作是念或容太子已令車乘先載歸還時彼諸人問太子曰所獲麋鹿今在何處太子報曰猛獸驚奔幾將煞我彼守園人報諸人曰君等何因遣不害人令其守當若此欲煞一不得遺直尒還看任其走出諸人聞已皆共瞋嫌我極艱辛身體傷損擁聚群鹿斯皆放散我宜共害又更議曰若害此者彼波國主定當煞我宜棄而歸是時太子便生是念此等與我無塵共戲為不獲鹿棄我荒林

西南部略集耶卷第十三　信弟子王琳　書

我若為王於此諸人爲不饒益作是
念已徐歸本城旣至宮中以手支頰
愁思而住時彼内人来至其所于時
太子不以目觀内人見已入白王曰大
王當知太子見我目不正視以手支
頰愁悴而住王親顧問汝今何意懷
憂不樂白言父王令我作屠獵事豈
得不憂王曰畋獵之事尒不愛耶白
言實非所愛王曰從今已去更勿出
畋時實力子便生是念俗徒多難衆
苦逼迫常被煩惱之所羈絆出家閑
寂乃至盡形然一無雜圓滿梵行我
今宜應以正信心從家趣非家而歸
塵俗尒時波波國有外道六師不遠
而住所謂晡剌拏迦攝波子末塞羯
剌瞿舍梨子珊逝移毗剌知子阿市
多鷄舍甘跋羅子腳倶陀迦多演那
子尼揵陀慎若低子等非一切智懷
一切智慢令諸人衆渴仰歸誠尒時
實力子便往詣彼六師之所白晡剌
拏迦攝波曰何者是仁所宗法理於
諸弟子以何教授勤脩梵行當獲何
果彼師告曰太子我之所宗作如是

見作如是說無施無受亦無祠祀無善惡行無業因緣無異熟果無今世無後世無父無母亦無化生有情於此世間無阿羅漢正趣正行此世他世於現法中得自覺悟正證圓滿皆悉了知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受後有此事皆無於此有命名之爲生此身謝已五大分離更無生理名之爲死地歸於地水歸於水火歸於火風歸於風諸根歸空四人轝至焚燒之處以火燒訖但有殘骨更無所知愚智同此與者名施取者名受諸說有者皆是虛妄時實力子聞是語已便作此念此之大師背正路行邪道猶如險途是可怖畏智者所棄不應修習說伽他曰

惡慧說惡法　實愚稱大師　此法將爲是
何者名非法

如是知已如擊空器但有虛聲棄之而去時實力子復更往詣末塞羯利瞿舍利子所而白之曰何者是仁所宗法理於諸弟子以何教授勸修梵行當獲何果彼師告曰太子我之所

宗作如是見作如是說一切有情無
因無緣而有煩惱一切有情無因無
緣爲煩惱所逼一切有情無因無緣
而有清淨一切有情無因無緣而得
清淨一切有情無因無緣而有無知
一切有情無因無緣了無知事一切
有情無力無勤無勇無進無自無他
一切有情諸有命者無有威勢於六
生中常受苦樂過此便無時實力子
聞是語已便作是念此之大師背正
路行邪道猶如險途是可怖畏智者
所棄不應修習說伽他曰

惡慧說惡法　實愚稱大師　此法將爲是
何者名非法

如是知已如擊空器但有虛聲棄之
而去時實力子復更往詣珊逝移毗
剌知子所而白之曰何者是仁所宗
法理於諸弟子以何教授勤修梵行
當獲何果彼師告曰太子我之所宗
作如是見作如是說若自煞教他煞
自斫教他斫自煮教他煮自盜邪行
妄語飲酒及以教人爲煞等故穿牆
開鏁守捉險途持諸鋼輪煞害群品

於大地上所有有情悉皆斬斫命其
命斷為大肉聚殑伽河已南作斯惡
業殑伽河已北設大福會不由此故
有罪福因招罪福報又復不由布施
持戒少欲知足而獲當果時實力子
聞是語已便作是念此之大師背正
路行邪道猶如險途多有怖畏智者
所棄不應修習說伽他曰

惡慧說惡法　實惡稱大師　此法將為是
何者名非法

如是知已如擊空器但有虛聲棄之
而去時實力子復更往詣阿市多雞
舍甘跋羅所而白之曰大師何者是
仁所宗法理於諸弟子以何教誨勸
修梵行當獲何果彼師答曰太子我
之所宗作如是見作如是說此七事
身無能作無所作無能變化無所變
化不可損害其體恒存何謂為七所
謂地身水身火身風身苦身樂身命
身聚在一處猶如蘆束遷動轉變乎
不相惱罪福苦樂亦不相忓假使有
人斬截他首彼無苦痛於其身中孔
隙之內刀劍隨過不損其命於此實

無能熱所熱能惱所惱所問能憶所憶於其四方有一万四千緣生産門復有六万六千乃至五三二一半業差別又有六十二行六十二中劫二千地獄三千諸根三十六精氣四万九千龍族四万九千妙翅鳥族四万九千以人頂骨食外道種族四万九千露形外道種族四万九千邪命外道種族有七種想七種阿蘇羅七種畢舍遮七種天七種人有七百七池有七百七夢有七百七岸有七百七峯七種勝生十種增長八大人地如是經於八万四千大劫所有愚智皆盡苦邊譬如有人以細絲縈擲虛空中還墮于地如是愚智經八万四千大劫輪迴往復盡苦邊際於此世間實無沙門婆羅門能作是說我制戒禁令諸弟子常勤苦節堅修梵行未熟之業能令成熟業既熟已能捨衆惡至苦邊際必定能斷諸有苦樂說劫增減此事皆無然而必須流轉生死尒時賣力子聞是語已便作是念此之大師便背正路行於邪道猶如險

途多有怖畏智者所棄不應修習說
伽他曰
惡慧說惡法　實愚稱大師　此法將為是
何者名非法
如是知已如擊空器但有虛聲棄之
而去時實力子復更往詣脚俱陁迦
多衍那子所而白之曰大師何者是
仁所宗法理於諸弟子以何教誨勸
修梵行獲得何果彼師答曰太子我
之所宗作如是見作如是說若有人
來至於我所作如是問有後世耶我
報言有無耶我報言無亦有亦無耶
我報言亦有亦無非有非無耶我亦
報言非有非無若有問我為是耶我
報言是為非耶我報言非為是非耶
我報言是非非是非耶我報言非是
非若問後世一異亦如是答時實力
子聞是語已便作是念此之大師背
正路行邪道猶如險途多有怖畏智
者所棄不應修習說伽他曰
惡慧說惡法　實愚稱大師　此法將為是
何者名非法
如是知已如擊空器但有虛聲棄之

而去時實力子復更往詣尼揵陀慎
若低子所而白之曰大師何者是仁
所宗法理於諸弟子以何教誨勤修
梵行獲得何果彼師答曰太子我之
所宗作如是見作如是說若諸人等
見有所受苦樂之事皆由先世所造
業因以苦行力能除宿業不造新業
決定死後證無漏法諸業便盡諸業
盡故諸苦亦盡時實力子聞是語已
便作是念此之大師皆正路行邪道
猶如險途多有怖畏智者所棄不應
修習說伽他曰

惡慧說惡法　實愚稱大師　此法爲是
何者名非法

如是知已如擊空器但有虛聲棄之
而去還歸本宅昇高樓上以手支頰
作如是念於此世間人天魔梵沙門
婆羅門頗有一人能持一二三四句
神驗呪術明藥方法於生死中無明
牢獄不用多功令我出離諸佛常法
觀察世間無不見聞無不知者恒起
大悲饒益一切爲大護者雄猛第一
無有二言依定慧住顯發三明善修

三學善調三業渡四瀑流安四神足於長夜中修四攝行捨除五蓋遠離五支超越五道六根具足六度圓滿七財普施開七覺花離世八法示八正路永斷九結明開九定充滿十力名聞十方千自在中最為殊勝得四無畏震大音聲作師子吼晝夜六時常以佛眼觀諸世界誰增誰損誰遭重苦厄難之事誰趣惡道我令以勝方便於三惡道拔濟令出安人天趣彼住涅槃陷欲泥者常思拯拔無聖財者令得聖財佛出世間誰當獲益誰有無明翳覆其眼以大智藥令目開明無善根者令種善根種善根者令其成熟其成熟者令得解脫如有說言

假使大海潮　或失於期限　佛於所化者
濟度不過時　如母有一兒　常護其身命
佛於所化者　慈念過於彼　佛於諸有情
慈念不捨離　思濟其苦難　如母牛隨犢

爾時世尊便作是念此實力子曾於佛所種諸善根猶如熟癰唯待鈹決今正是時堪任教化復觀此人為受

佛化為弟子化為神力化為威儀化觀知乃由弟子威儀方能濟度時馬勝苾芻於人天中威儀寂勝世尊即告馬勝苾芻曰汝可知時當觀波波國中實力太子時馬勝苾芻默然受教既至明日日初分時執持衣鉢入王舍城次第乞食食事既訖於食後時舉牀席已執持衣鉢漸次遊行至波波國於水經林住還以日初分時執持衣鉢入波波城次第乞食舉足下足觀視屈申擎持衣鉢威儀進趣悉皆詳審時實力子於高樓上而遥見之行步安詳曾所未有威儀進止無有虧失既遥見已作如是念於此國內諸出家人此之威儀實所不見然出家者於聚落內整肅威容在蘭若中則不如是令我宜應令人伺察居林野處能如是不作是念已即令使者隨此苾芻所至之處若居蘭若簡絶人徒彼此容儀有別異不使者奉教隨馬勝後私觀察之時馬勝苾芻城中得食詣水經林衣鉢水羅置一面巳振去衣塵以羅濾水澡手濯足

取黃落蘂布之於地御坐而食飯食已収棄殘菜舉置衣鉢更洗手足結跏而坐譬如盤龍威儀寂靜正身而住時彼使人既觀察已還白太子曰城内見彼苾蒭威儀庠序既至林野百倍勝前時寶力子告御者曰汝今宜應速可嚴駕欲詣林所觀彼苾蒭御者銜命嚴整駕駟太子乘車導從而往既至林所徒步而行便詣馬勝住處遙觀尊者馬勝跏趺入定作如是念我今不應令彼苾蒭亂殊勝定待彼出定我當就禮作是念已隨處而住時尊者馬勝至晡後時方始出定時寶力子即漸前行頂禮雙足在一面住白言大德為是大師為是弟子馬勝報言我是弟子非大師也復問之曰師與弟子優劣如何馬勝報曰極有優劣太子當知妙高山王比乎芥子以大海水同於牛跡亦猶白日等彼螢光于時具壽馬勝說伽他曰

妙高比芥子　大海同牛跡　空方藕絲穴
白日擬螢光　世間所有物　不可為譬喻

弟子望於師　其事亦如是

時實力子聞是說已便作是念如苾芻說功德差別豈非更有妙覺世尊及殊勝法如是知已問馬勝曰大德我今頗得於此善說法律出家圓具成苾芻性於大德所修梵行不馬勝報曰太子汝之父母見聽許不實力子曰大德未曾聽許馬勝報曰若如來及如來弟子與他出家父母不聽無宜輒度實力子曰大德我以方便必令見許馬勝報曰斯極善哉時實力子聞是語已恭敬歡喜奉辭而去便歸本宮白父母曰二親當知我已正信今願出家父母報曰汝今知不我唯一子常所愛念觀視無厭假令命盡尚不欲離况復形存而當見別太子白曰見聽者善若不許者我從今日更不飲食雖聞此語亦未見聽時實力子一日斷食如是二三乃至六日不飲不食時彼父母詣其子所而告之曰汝自幼童常受安樂於諸苦事曾所未經梵行難修獨身難住隨宜臥具蘭若難居至盡形壽猛獸

同處至盡形壽從他乞食至盡形壽
斷諸欲樂至盡形壽永絕嬉戲太子
沒應住此受諸欲樂隨情布施修諸
福業太子雖聞是語默無所對時彼
父母令諸親屬勸實力子時諸親屬
同來勸喻如父母所言悉皆向說然實
力子默然無答時彼父母令實力子
親友知識亦同勸喻如前父母所告
之言悉皆向說然實力子同前默然
第二第三亦無言答時彼知識見其
堅固第二第三一無言答時諸親友
知實力子志意堅固詣王及妃具陳
情理某等慇懃誘喻執志不移觀此
容色必無退轉恐損太子願垂聽許
出家離俗明智共稱若許捨家全其
壽命後不伏樂還歸本宮若離生緣
更何所趣父母報曰必如是者宜聽
出家滿其志願親友承旨報太子曰
父母垂慈許令入道實力聞已慶喜
弥增稍加飲食漸益康健辭違父母
詣彼林中礼謁馬勝苾芻在一面坐
自言大德我之尊親已見聽許幸願
慈悲與出家法進受圓具教以威儀

於大德所善修梵行時具壽馬勝報
言如是即與出家并受圓具尋告之
曰汝今知不苾芻作業有其二種謂
讀誦修定汝為讀誦為修定耶便報
師曰鄔波馱耶二種俱作便於晝日
專心讀誦若在靜夜繫念禪思如是
不久善閑二藏精勤策勵無捨須臾
煩惱斷除證阿羅漢果時馬勝苾芻
所有弟子門人隨其意樂所學差別
悉令受已詣餘村坊城邑聚落而作安
居至八月十五日前安居滿作衣已
竟執持衣鉢往波波城大輕林所安
置衣鉢濯足澡手詣其師處禮雙足
已在一面坐時彼諸人各隨所證具
白其師復更問餘三藏要義而白師
曰我等既見鄔波馱耶親承諮受我
等欲往奉見世尊報言具壽隨汝意
去時實力子白馬勝苾芻曰鄔波馱
耶我已得見如來法身未覩色身我
今欲往觀佛色身答言隨意汝今當
知如來應正等覺是大珍寶出現世
間實難逢遇如烏曇跋羅花時乃一
現時實力子既蒙許去至明日已於

日初分執持衣鉢入波波城次行乞食還至本處飯食訖執持衣鉢詣王舍城如前威儀洗手足已往詣佛所尒時世尊於無量百千苾芻衆中而爲說法世尊遥見實力子來告言善來今正是時隨汝意坐時實力子礼佛足已於一面坐時王舍城中諸苾芻衆不依同類分僧卧具所謂經師與律師經師與論師經師與法師經師與禪師律師與論師律師與法師律師與禪師律師與經師論師與法師論師與禪師論師與經師論師與律師法師與禪師法師與經師法師與律師法師與論師禪師與經師禪師與律師禪師與論師禪師與法師於經師律師論師法師禪師不以同類令聚一處如是不依同類分與房舍卧具之時諸苾芻共相將護失所受業各令善品不得增長如蓮花無水日見衰損尒時世尊便作是念此實力子於先佛所宿有正願作如是念我當云何得爲僧伽作分卧具者尒時世尊告諸苾芻曰汝諸苾芻應

差實力子與僧伽作分僧卧具人若更有餘如是流類具五法者應差作分卧具人若無五法即不應差設差應捨去何為五有愛有瞋有癡有怖不知分與不分若具五法應差已差不應捨去何為五謂無愛無瞋無癡無怖知分不分如是應差如常鳴揵稚敷座具先言白已次總集僧對衆應問當勸喻云汝某甲能與僧伽作分卧具人不彼答言能此苾芻作白羯磨廣如百一羯磨中

時實力子被衆差為分卧具人已所有衆僧房舍卧具皆依同類而處置之經師經師共同律師律師共同論師論師共同法師法師共同禪師禪師共同彼得隨意同住言議無違所修善品日夜增長如蓮處池其水充盈見日開發

時有諸苾芻半更方至時實力子以神通力於一指放光而分卧具復有餘諸苾芻衆情欲樂見實力子勝上人法神通希有者故至一更而来投宿時實力子二指放光為分卧具有

一更半至三指放光二更至者四指放光半夜至者五指放光與分卧具時諸苾芻既見殊勝神通事已各作是念我等不應令大聲聞具威德者爲分卧具而更以脅著牀縱意睡眠是不應作彼各初夜後夜減省睡眠端思而住由勤策故未證者皆證已證者不退介時世尊告諸苾芻曰諸苾芻我弟子中分僧卧具與實力子實爲第一世尊聖教既弘廣已時婆羅門居士爲苾芻衆設諸飲食時六衆苾芻知有美好上妙飲食即便往彼而啖食之時諸信心婆羅門等作如是語聖者大德耆宿何意不来六衆報曰如此麁飡彼豈来食施主報曰世尊記我於供養中實爲第一彼諸耆舊寧容不食聖者仁於善説法律之中捨俗出家不慎口言出無慚語宜當速去更勿復来時諸苾芻聞是事已便往白佛佛言應差實力子爲分食人若更有如是流類亦應差遣作分食人不具五法者即不應差若差應捨云何爲五謂有愛瞋癡怖

不知分與不分翻此應差准前作法如是應差令一苾芻作白羯磨廣如百一羯磨中時實力子被衆差為分食人已彼為僧伽分三種食謂上中下時有客苾芻初日與上食第二日與中食第三日與下食至第四日令行乞食時實力子為諸苾芻若客若主分授房舍及以卧具飲食所須隨現住者從老至少次第而與曾無虧失時實力子與二苾芻一名善友二名大地於生生中常為怨惡從南國來至王舍城時二苾芻問餘苾芻曰誰是僧伽知食次者報言是具壽實力子時彼二人詣實力子處而報之曰我等二人隨次與食時實力子於初來日便與二人上妙食次時彼施主問曰明日誰當至我家食答言是友是地施主聞已作如是念彼二苾芻聞是惡行若來就食當設隨宜至第二日與中食次施主有事復無好食至第三日與麁食次時彼二人作如是語我今擻苦云何實力子三日之中故心與

我麁惡飲食共相惱乱令受大苦我當與彼作饒益事彼二有妹苾芻尼名曰友女住王國寺于時友女往二兄處至已各礼其足在一面坐時彼二人雖見妹來不相瞻視不共語是時友女問二兄曰何意二聖見我來至不相瞻視不共言語彼二答曰妹我被實力子乃至三朝與我食次極是麁惡令我食噉汝今去何不助於我自安而住友女報曰聖者我今欲何所作報言妹汝今宜往詣世尊所作如是白大德彼聖者實力子作不軌事共我行不淨行犯波羅市迦我亦當往作如是語如妹所言其事實尒我等先知友女報曰我今去何知彼實是清淨苾芻曾無愆犯去何輙以無根他勝之法而毀謗之彼二報曰乃至汝若不為我等作如是語我等終不瞻視於汝共為言說是時友女聞是語已俛仰須臾告二兄曰我當為作兄言妹汝且住此我等先可至世尊所汝隨後來時二苾芻往世尊所礼佛足已在一面坐時彼

友妾斟酌兄至便詣佛所礼已而立
白世尊曰大德彼聖者實力子作不
軌事共我行不淨行犯波羅市迦時
友地苾芻即便白佛實尒薄伽梵實
尒褋揭多如妹所說我等先知時實
力子亦復在此大衆中住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十三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勑彫造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十四　棠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無根謗學處之二

尒時薄伽梵命實力子曰汝聞斯語不白佛言我聞薄伽梵我聞蘇揭多佛言實力子其事如何實力子白佛言世尊我之虛實唯佛所知佛言實力子於此時中勿作是說應作是言若實言實若虛言虛實力子曰我不曾憶薄伽梵我不曾憶蘇揭多尒時具壽羅怙羅於世尊後執扇扇佛時羅怙羅白佛言世尊彼實力子何勞見問現見友女苾芻尼親在佛前云實力子共為惡行犯波羅市迦兄弟二人面證言實佛告羅怙羅我今問汝隨汝意荅羅怙羅若苾芻尼來至我所作如是說大德聖者羅怙羅作不執事共我行不淨行犯波羅市迦時友地友苾芻即便證云實尒薄伽梵實尒蘇揭多如妹所說我等先知羅怙羅我聞是語即問汝云其事虛實汝云何荅羅怙羅白佛言世尊大德

若憶去憶若不憶去不憶世尊告曰汝且癡人能去不憶何怯實力子清淨苾芻實無罪過去不憶耶尒時世尊告諸苾芻如實力子實無罪過汝等應知友女苾芻尼自言犯罪應當滅擯其友地二苾芻應可詳審善問其事汝如何見何處見以何因緣往見其事

尒時世尊作是語已即便入室寂定而住時諸苾芻見佛寂定便共憶持實力子是清淨人友女苾芻尼以其自言共為擯斥友地二苾芻審問其事汝如何見何處見以何因緣往見其事時諸苾芻具問之時彼二苾芻作如是說諸具壽彼實力子我不見犯不淨行法波羅市迦然由具壽實力子乃至三日與我麁惡食氣力衰羸擾拍惱亂我以欲瞋癡怖故作是說其具壽實力子實是清淨無有過咎不作不淨行不犯波羅市迦尒時世尊於晡後時從靜處起於苾芻衆中就座而坐時諸苾芻白佛言世尊我等諸苾芻見佛世尊入室寂定便

共憶持實力子是清淨人友地苾芻尼由其自言已令滅擯友地二苾芻審問其事汝如何見何處見以何因緣而見其事我等具問之時彼二苾芻作如是說諸具壽彼實力子我不見犯不淨行法得波羅市迦然由具壽實力子乃至三日與我食次令食惡食氣力衰羸極相惱乱我以欲瞋癡怖故作是說其具壽實力子實是清淨無有過咎不作不淨行不犯波羅市迦佘時世尊聞是說已告諸苾芻曰去何彼二癡人為少飲食因緣作故妄語毀謗清淨苾芻世尊即於佘時說伽他曰

若人故妄語　違越於實法　不懼於後世
無有惡不造　寧吞熱鐵丸　猛焰燒身遍
不以破戒口　噉彼信心食

當佘之時於虛空中有諸天衆說伽他曰

實力趣三有　尚招於毀謗　是故有智人
不應樂生死　段食莫可猒　苦中最為極
猶如食子肉　增長諸煩惱

如何汝令知　清淨苾芻實不犯罪以

無根波羅市迦法而見謗毀尒時世尊以此因緣廣說如前乃至告大地苾芻曰汝二癡人知清淨苾芻實不犯罪以無根波羅市迦法謗毀耶彼二白佛實尒世尊佛以種種呵責汝所為非非清淨行非隨順行所不應為告諸苾芻曰應知有三種人定墮泥犁獄云何為三若人自行破戒勸他破戒此謂初人定墮泥犁獄若人自行不淨行於清淨苾芻以無根波羅市迦法而謗毀之此是第二人定墮泥犁獄若人作如是見作如是語言欲是淨言欲是婬欲可受用欲無過失於惡欲境極生愛著此是第三人定墮泥犁獄世尊尒時說伽他曰

若人生世中　口常出刀劒　由此惡說故
常斬於自身　若讚於惡人　毀謗賢善者
由口生衆過　定不受安樂　猶如博弃人
失財是小過　於他清淨者　謗毀成大惡
經於百千歲　墮在肉胞獄　復於此獄中
更受四万歲　若以惡心語　謗毀於善人
由斯惡業緣　當墮於地獄

尒時世尊作呵責已告諸苾芻曰我

觀十利廣說如前乃至我於毗奈耶中為諸聲聞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懷瞋不捨故於清淨苾芻以無根波羅市迦法謗欲壞彼淨行後於異時若問若不問知此事是無根謗彼苾芻由瞋恚故作是語者僧伽伐尸沙

若復苾芻者謂是友地苾芻若更有餘如斯流類懷瞋者謂情生忿恚言不捨者謂瞋恚不息清淨苾芻者謂實力子無犯者謂不犯其事以無根者謂無三根見根聞根疑根波羅市迦法者於四事中隨說其一法者已如前說謗者說不實事欲壞彼行者欲損彼人清淨學處彼於異時者謂是別時若問若不問者謂說謗已情生悔恨不由他問知此事無根謗謗者諍也諍有四種諍謂鬪諍非言諍犯諍事諍由瞋故作是語者正出謗辭僧伽伐尸沙者已如前說

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謗清淨苾芻十事得犯五事無犯云何為十謂不見其事不聞不疑便作如是虛誑想

實無見等妄言我有見聞疑作是說
時得僧伽伐尸沙或聞而忘或疑而
忘作如是解作如是想去我聞疑不
忘作是說時得僧伽伐尸沙或聞而
信或聞不信而言我見或聞而疑或
聞不疑或但自疑而去我見作是說
時得僧伽伐尸沙是謂十一事成犯云
何五事無犯謂彼不見不聞不疑有
見等解有見等想作如是語我見聞
疑若無犯或聞而忘或疑而忘有聞
疑想而言聞等亦無有犯如謗清淨
人時十事成犯五事無犯若謗清淨
似不清淨人亦復如是若謗不清淨
人十一事成犯六事無犯云何十一
謂不見不聞不疑作如是解作如是
想實無見等妄言我有見聞疑作如
是說時得僧伽伐尸沙或見而忘或
聞而忘或疑而忘作如是解作如是
想而去見聞疑不忘作是說時得僧
伽伐尸沙或聞而信或聞不信而言
我見或聞而疑或聞不疑或但自疑
而去我見作是說時得僧伽伐尸沙
是謂十一成犯云何六事無犯謂彼

不見不聞不疑有見等解有見聞等想作如是說我見聞疑者無犯或見而忘或聞而忘或疑而忘有見等解有見等想而言見聞等亦皆無犯是謂六事無犯若謗似清淨人十一事成犯六事無犯亦復如是時諸苾芻悉皆有疑為除疑故白佛言世尊大德具壽實力子曾作何業由彼業故招異熟果生富貴家多饒財寶受用豈足捨俗依佛而為出家斷諸煩惱證阿羅漢分房舍中說為第一雖得勝果而被謗讟

佛告諸苾芻汝等善聽我當為汝說彼因緣諸苾芻若自作業必不於外地水火風四大之處果報成熟但於自己蘊界處中善惡之業果報成熟即說頌曰

假令經百劫　所作業不亡　因緣會遇時
果報還自受

諸苾芻於過去世一聚落中有大商主名曰漁人時彼商主賫持貨物共諸商人將詣大海欲求珍寶尒時世間無佛出世有獨覺聖者現於世間

拯恤貧賤常愛麁鄙飲食卧具當時
唯此為勝福田時彼獨覺投此商主
人間遊行於其夜中入火光定時警
夜人見其光已報商主曰仁今知不
此之苾芻聖行成就我於夜中見如
火聚放大光明是時商主聞已深敬
頂請其所礼雙足已作如是白聖者
求食我願求福幸於商旅受我微供
食已隨去時彼黙然受其請食相隨
漸次至大海邊商主聞言聖者我今
商旅欲入海中仁當去不獨覺報言
賢首汝為妻子欲入大海求諸珍貨
我何所為而共入耶是時商主設敬
食已以新妙氎而奉上之時彼大徳
但現神通而不説法為欲憐愍彼商
主故猶如鵝王飛騰空界身出水火
現大神通凡夫之類若見神變速即
歸心如崩大樹遥礼彼足發誓願言
我於如是真實福田所設供養此業
所有異熟之果願我當得生冨貴家
當得如是殊勝盛徳當得奉事勝此
大師汝等當知彼時漢人即實力子
是由昔供養獨覺聖人發大誓願今

得生在勝富貴家受用豈足於我法
中出家離俗斷諸煩惱證阿羅漢我
為大師勝彼百千俱胝獨覺能承事
我不生猒背又諸苾芻此實力子雖
得阿羅漢果然而尚遭惡言毀謗我
令當說汝等善聽諸苾芻過去世時
於一村中有大長者於同類族娶女
為妻得意相親歡樂而住雖經多歲
竟無男女遂便以手支頰心懷憂慼
我今舍內多有珍財竟無紹嗣我身
沒後定被官收其婦見之即便問曰
聖子何意支頰長思似帶憂色報言
賢首我今舍中多有財物現無子息
如其沒後並被官收既有此緣寧不
愁悒其妻報曰若由我過無男女者
君今宜可更娶餘妻令有子息報言
賢首若人家內有二妻者乃至麨粟
亦不得飲常於室中紛紜鬪諍婦報
夫曰君可求來若彼類狀與妹同者
我作妹想看之若與女相似者我作
女心瞻視時於異村有一長者娶婦
未久便誕二男復生一女後於異時
長者夫婦並皆命過時前長者為求

婦故至彼二兒之處求娶其妹彼便嫁與世間法尒得新棄故時彼長者心親後妻時彼前婦見其親密心生嫉妬未經多日前妻有娠白其夫曰君之後妻情有異念其夫告曰賢首汝生惡意婦便默然遂於後時誕一男子長至五歲智慧分明所有語言咸悉依實時人遂名為實語者其母便念我雖生子然而夫主尚愛後妻我今作何方便令使離別白其夫曰君於後妻雖極愛念彼於君所無貞素心其夫報曰賢首汝復生惡意婦便默然別設方計告其子曰汝豈不知婦人苦事子白母曰我不曾知即告子曰謂是嫁妬子報母曰此非善事便語子曰我欲於汝異母彰露惡名汝當為證子白母曰為實為虛母言是虛子去世人共知我為實語豈可隨母所說口出妄言母曰於我腹中懷汝九月於此小事汝不見從設為作證無勞口說父若問汝但可默頭其子孝順不違母心遂便許可母於異時告其夫曰君之愛婦共他男

子行邪惡事夫去賢首汝復生悪意婦曰君若不信應問實語父作是念我此童兒世人共許是實語者豈於我所而作妄語必無斯事時彼童兒去父不遠遊戲而使其父喚來置於膝上而問之曰汝知異母與他男子行惡事耶但女人情僞不學而知即便以手掩其子口而告之曰彼是汝母不須言說若事實者但可點頭彼即點頭當尒之時口出臭氣便於四遠惡聲流布彼非實語是妄語人於異母邊證其虛事實語之名即便隱沒時人皆喚爲妄語者其父見已告後妻曰汝行惡行不應住此便驅令出既被逐已往二兄處兄問之曰汝何意來妹報兄曰我被夫主之所斥逐汝有何過枉我行私汝若行私不應住此我實無私但由實語所證彼是妄語非實語者兄曰如何得知若不信者宜當爲問近住隣人時彼二兄私問隣伍諸人皆去彼無惡行時彼兄弟知清白已情懷恨惱後於異時忽有獨覺聖者因行乞食來至其

家即便請食食已其女憶所謗事發邪惡願如我今日被汝謗讟於未來世假令汝得阿羅漢果我亦謗汝終不捐捨時彼二兄見而問曰汝發何願具以其事答彼二兄曰我於彼時為尒兄弟共證其事佛告諸苾芻汝意云何勿生異念彼時實語即實力子是彼異母者即友女苾芻尼是彼時二兄即支地二苾芻是實力子由其昔日惡謗母故於多千歲在㮈落迦受燒煑苦彼餘殘業於五百生中常遭惡謗雖於今日獲阿羅漢仍被惡謗汝諸苾芻由此應知純黑之業得純黑報純白之業得純白報黑白雜業得黑白雜報汝等當離純黑雜業勤修白品汝諸苾芻當如是學

汝諸苾芻其實力子先作何業於分衣人中最為第一汝等應聽乃往過去於此賢劫人壽二万歲時有迦攝波佛出現於世十号具足時實力子於彼佛教捨俗出家至盡形壽勤修梵行而於勝果竟無所獲於命終時即便發願我於迦攝波佛最上福田教

法之中出家捨俗於殊勝果竟無所獲如佛所記於未來世人壽百歲時有摩納薄迦必當成佛我於彼教當為出家斷諸煩惱證阿羅漢如義今日脇波馱那於迦攝波佛弟子之中分僧卧具最為第一我於來世釋迦牟尼無上正覺弟子之中分僧卧具亦為第一由願力故於我法中分僧卧具亦最第一汝諸苾芻應如是學

假根謗學處第九

尒時佛在王舍城羯蘭鐸迦池竹林中住時具壽實力子在鷲峯山去此不遠有石砌池於其池岸是實力子晝日遊處時蓮花色苾芻尼因具壽大目連善知識故得於善說法律而為出家斷諸煩惱成阿羅漢彼便數數詣世尊所恭敬供養及餘耆宿尊德苾芻并具壽實力子特生尊敬由實力子不憚勞苦遂捨寂靜等持妙樂如法為僧作授事人分房舍卧具後於他日是蓮花色苾芻尼礼世尊已次更參覲諸大德僧因至實力子所申礼拜已為聽法故在一面坐時

友地二苾芻與實力子前世怨結友地二人多得糞掃衣遂生是念我於何處當洗此衣遂便即往石砌池邊欲浣衣服既至彼已遂見二鹿飲池水已作不淨行行婬欲事是時大兄告其弟曰弟今見此實力子共蓮花色苾芻尼作不淨行行婬欲法我等宜往告諸苾芻弟報兄曰妹尼前已為我等故發衆擯斥我今豈欲俱受擯耶兄報弟曰前是虛說今是實陳汝豈不見實力子共蓮花色尼作不淨行行婬欲耶弟便默然兄弟俱往告諸苾芻曰世間之人誰是可信我今兄弟共見實力子與蓮花色尼作婬欲事時諸苾芻聞是語已告友地曰具壽汝今一向棄人天路意專趣入三惡道中此實力子證阿羅漢居八解脫得上人法現大神通云何汝今以異分事波羅市迦法而謗讟之彼二答曰實非我過是眼過失宜挑兩目諸苾芻曰如世尊說應須詳審善問其事何所見何相見何處見汝等二人因何事往而得見之時諸苾

芻既勘問已二人遂即具以上事告
諸苾芻時諸苾芻有少欲者並共譏
嫌呵責其事如何汝今知清淨苾芻
實無有犯便以異分波羅市迦法而
謗毀之時諸苾芻以此因緣具白世
尊尒時世尊即以此緣集苾芻衆廣
如前說乃至爲諸苾芻制其學處應
如是說

若復苾芻懷瞋不捨故於清淨苾芻
以異非分波羅市迦法謗欲壞彼淨
行後於異時若問若不問知此是異
非分事以少相似法而爲毀謗彼苾
芻由瞋恚故作是語者僧伽伐尸沙

若復苾芻者謂友地二人也復更有
餘如是流類懷瞋者謂先有忿恨不
捨故者瞋心不歇也於彼清淨無犯
苾芻者謂不曾犯他勝之罪異非分
事者異謂涅槃乖生死故謂四波羅
市迦法非是其分波羅市迦者於此
四中隨以一事而謗於彼謗者誣說
其事壞彼淨行者意欲令其虧失淨
行乃至得僧伽伐尸沙廣如前說
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苾芻見彼苾

苾芻犯四波羅市迦時作無犯想作無犯解作無犯忍可便作是語見彼苾芻犯波羅市迦作是說時得僧伽伐尸沙

若苾芻見彼苾芻犯波羅市迦時作僧伽伐尸沙想作如是解如是忍可便作是語見彼苾芻犯波羅市迦作是說時得僧伽伐尸沙若苾芻見披苾芻犯波羅市迦時作波逸底迦想作如是解如是忍可便作是語見彼苾芻犯波羅市迦作是說時得僧伽伐尸沙若苾芻見彼苾芻犯波羅市迦時作波羅底提舍尼想作如是解如是忍可便作是語見彼苾芻犯波羅市迦作是說時得僧伽伐尸沙若苾芻見彼苾芻犯波羅市迦時作突色訖里多想作如是解如是忍可便作是語見彼苾芻犯波羅市迦作是說時得僧伽伐尸沙若苾芻見彼苾芻犯僧伽伐尸沙時作無犯想作無犯解作無犯忍可作是語見彼苾芻犯波羅市迦作是語時得僧伽伐尸沙如是乃至見犯突色訖里多各

有五番應如廣說如上無犯者謂如
實覺寂初犯罪癡狂心乱痛惱所纏

破僧違諫學處第十

尒時世尊在王舍城羯蘭鐸迦池竹
林中住時遭儉歲乞食難得時諸苾
芻得神通者往贍部林由此林故得
贍部洲名既至彼林取贍部果色香
味具盛滿鉢已持之而歸自得充足
有餘分布與諸苾芻或復有餘苾芻
去此林不遠有頞羅果林劫畢他果
菴摩洛迦果同前持歸共餘分食或
有苾芻往東毗提訶或往西瞿陁尼
或北俱盧洲取自然香稻同前持歸
共餘分食或往四大王衆天或往三
十三天取天妙食同前持歸共餘分
食或往餘方豐樂之處取其好食同
前共分時提婆達多作如是念今遭
儉歲乞食難得時諸苾芻得神通者
往贍部林廣如前說乃至取其好食
同前共分我若獲得神通力者亦能
如前取歸共食尋便思念誰能有力
教我神通我今宜應往世尊所諮問
其事隨有所說我當受持時提婆達

多於晡後時從靜處起往世尊所礼佛足已在一面立白佛言世尊唯願為我說神通事尒時世尊知提婆達多生邪惡念告曰汝可先淨尸羅勤修定慧於神通事方可修習時提婆達多作如是念世尊不肯為我說神通事便即致敬辭佛而去便往詣彼阿若憍陳如所共言談已而白之曰唯願上座為我解說神通之事時具壽阿若憍陳如即觀佛心見佛知提婆達多欲生惡念遂告提婆達多曰汝可於色如理觀察方獲神通并餘勝德受想行識亦復如是時提婆達多便作是念上座阿若憍陳如亦不為我說神通事便捨之而去復往詣彼馬勝苾芻跋陀羅婆澁波大名稱圓滿無垢牛王妙臂如是乃至五百上座皆詣其所請神通法是時五百上座苾芻皆觀佛心見佛知提婆達多欲生惡念亦復各各勸諸上座苾芻之心知提婆達多欲生惡念便告提婆達多曰汝可於色如理觀察方獲神通并餘勝德受想行識亦復如是

時提婆達多作如是念斯等五百上
座苾芻皆不為我說神通法豈非諸
人先作言契曾無有一教我神通時
提婆達多復作是念誰能為我說神
通法是時具壽十力迦攝波在王舍
城鷲峯山中住時提婆達多便生此念
十力迦攝波性無諂誑所言真實是
我家弟阿難陀鄔波馱耶彼能為我
說神通法作是念已即便往詣十力
迦攝波處禮其足已在一面立白言
上座願為我說神通道法時具壽十
力迦攝波不觀佛心及諸上座不知
提婆達多欲起惡邪之念便為提婆
達多說神通法時提婆達多初夜後
夜警策修習於後夜分依世俗道獲
初靜慮即發神通轉一為多轉多為
一或現或隱山石壁障身皆通過不
能為礙猶如虛空入地如水履水如
地在虛空中跏趺而坐猶如飛鳥或
時以手摩捫日月時提婆達多具斯
德已便作是念今諸苾芻乞食難得
我為先往贍部林中取香美果自食
分餘為往東西北洲四大王眾三十

三天及以諸處同前取已分布餘人
爲當先化摩揭陀主彼受化已不勞
辛苦能伏多人復生是念此未生怨
太子父亡之後當爲國王有大自在
我今宜應先化此人不勞艱苦能伏
多人時提婆達多即便化作上妙象
身從太子後門安詳而入從前大門
出從前大門入從後門出或作上馬
同前出入或作苾芻剃除鬚髮披僧
伽胝手中持鉢同前出入時未生怨
太子作如是念此是提婆達多現神
變事時提婆達多即變身爲童兒
形具諸瓔珞便向太子懷中宛轉而
住是時太子遂捉童兒抱持嗚噉便
以涕唾内其口中時提婆達多爲貪
利養纏繞心故遂咽其唾是時太子
因斯發起惡邪之心作如是念奇哉
提婆達多比佛大師其德殊勝尊深
信敬欲申供養是時太子於旦暮二
時每恒從以五百寶車往提婆達多
所而爲礼敬每於食時奉五百釜上
妙飲食時提婆達多爲上首五百苾
芻受斯供養時有衆多苾芻於晨朝

時入王舍城次行乞食聞提婆達多自受如是勝妙供養未生怨太子於旦暮二時每恒從以五百寶車往提婆達多所而申礼敬每於食時以五百釜上妙飲食而供養之提婆達多為其上首與五百諸苾芻受斯供養時諸苾芻聞是事已還至本處飯食訖於食後時收舉衣鉢洗足已往世尊所礼佛雙足在一面坐時諸苾芻白佛言世尊我諸苾芻於晨朝時入城乞食聞提婆達多乃至與五百苾芻受斯供養具陳其事世尊告曰汝諸苾芻勿愛樂彼提婆達多受斯供養何以故提婆達多今被供養之所殺害如芭蕉者子如竹葦生實如騾懷姙皆自害軀提婆達多亦復如是受他供養必自害身汝諸苾芻若提婆達多得利養時此之癡人能於長夜受無利益苦惱之事是故汝諸苾芻勿當希求名聞利養設得之者心勿貪著尒時世尊說伽他曰

芭蕉若結子　竹葦生其實　如騾懷姙時
斯皆還自害　利養及名聞　愚人所愛樂

能壞衆善法　如劍斫人頭
時諸苾芻聞佛說已奉持而去
尒時提婆達多既得如是恭敬供養
即便發起邪惡之念世尊今者年衰
老耄爲諸四衆苾芻苾芻尼鄔波索
迦鄔波斯迦教授勞倦今可以諸大
衆付囑於我令我教授我當秉執世
尊宜應少爲思慮受現法樂寂靜而
住提婆達多纔生此念神通即失神
通雖失然不自知尒時有一迦俱陀
苾芻是佛弟子曾於佛邊善修淨行
學四梵住於欲除欲多修習已命終
之後生處梵宮時具壽大目連在江
豬山恐畏林住時迦俱陀以天眼觀
見提婆達多神通退失如是知已猶
如壯士屈申臂頃於梵宮沒詣恐畏
林至具壽大目連所礼雙足已而白
之曰大德知不提婆達多爲貪利養纏
結心故便起如是邪惡之念來白佛
言世尊今者年衰老耄爲諸四衆苾
芻苾芻尼鄔波索迦鄔波斯迦教授
勞倦今可以諸大衆付囑於我令我
教授我當秉執世尊宜應少爲思慮

受現法樂寂靜而住
時提婆達多纔生此念神通即失善
哉大德目連應往佛所具白其事時
大目連默許其說時迦攝陁梵天知
其許已隱而不現時大目連梵天去
後即如其事而入勝定猶如壯士屈
申臂頃於恐畏林沒至竹林中詣世
尊所礼佛足已在一面坐時大目連
以彼梵天所告之語具白世尊尒時
世尊告大目連曰汝豈不先知提婆
達多有邪惡心梵天於後來相告語
大德我已先知梵天後告尒時世尊
共大目連於此中間別說餘事時提
婆達多共其四伴一高迦梨迦二褰
荼達驃三羯吒謨洛迦底灑四三没
達羅達多來詣佛所尒時世尊遥見
提婆達多來告大目連曰汝當善護
其言天授將至此之癡人親在我前
自陳已大時大目連礼佛足已即便
入定譬如壯士屈申臂頃於竹林沒
往恐畏林是時天授至佛所已頂礼
佛足在一面立而白佛言世尊今者
年衰老耄為諸四衆苾芻苾芻尼鄔

波索迦鄔波斯迦教授勞倦今可以諸大衆付囑於我令我教授我當秉執世尊宜應少為思慮受現法樂寂靜而住世尊告曰汝之癡人如舍利子大目連我尚不以苾芻僧伽而見付囑況汝癡人食人洟唾而相付囑是時天授便作斯念世尊讃歎舍利子大目連喚我為癡人死屍食唾愚人此是天授初於佛所起惡害心作不忍意我是提婆達多便三振頭捨佛而去尒時具壽阿難陀在世尊後執扇扇佛尒時世尊知天授去已告阿難陀曰汝今可詣羯蘭鐸迦池邊竹林所但是苾芻皆令集在常食堂中阿難陀奉佛教已即便往詣竹林中隨近所有苾芻皆令集在常食堂中已往世尊所白佛言世尊近竹林中所有苾芻悉皆令集願佛知時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十四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卷第十五　崇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破僧違諫學處之二

爾時薄伽梵詣常集堂於大衆中就座而坐告諸苾芻曰於此世間有五種師云何爲五一如有一師戒實不淨自言戒淨然諸弟子由共住故知不清淨遂相告曰我之大師戒實不淨而自謂戒淨若其我等說向餘人師若聞時便生不樂我復云何而相依止我等宜默彼自當知又復我師常以飲食衣服臥具湯藥病緣所須資給於我我等宜應共相擁護然彼師主作如是念我諸弟子覆我過失此是第一大師於世間住復有一師實命不淨自言命淨彼諸弟子由共住故知不清淨遂相告曰我之大師命實不淨自謂命淨若其我等說向餘人彼若聞時便生不樂我復云何而相依止我等宜默彼自當知又復我師常以飲食衣服臥具湯藥病緣所須資給於我我等宜應共相擁護然

彼師主作如是念我諸弟子亦復我過失此是第二大師於世間住復有一師智見不淨自言智見是淨彼諸弟子由共住故知智見不淨廣說如前此是第三大師在世間住復有一師不開授記自言善開授記如實了知彼諸弟子由共住故知不開授記廣說如前此是第四大師在世間住復有一師倚止親近惡說法律自言所依之法是善說法律彼諸弟子由共住故知是惡說法律廣說如前此是第五大師在世間住

汝諸苾芻我所持戒清淨無過我今自謂持戒清淨無有過失汝諸弟子不須擁護於我我亦無心令汝覆蓋此是第一我住世間又復諸苾芻我住淨命我今自謂活命清淨無有過失汝諸弟子不須擁護於我我亦無心令汝覆蓋此是第二我住世間又復諸苾芻我智見淨廣說如前此是第三我住世間又復諸苾芻我善開授記如實了知廣說如前此是第四我住世間又復諸苾芻我之所依善

說法律我今自謂善說法律廣說如
前此是第五我住世間
諸苾芻我今苦言懃懃告汝汝等應
可至心奉行猶如陶師燒坏器時同
蒸薪火好者成就惡者破壞汝等宜
當善順我言無貽後悔尒時天授命
四伴曰汝等四人今應共我破彼沙
門喬荅摩和合僧伽幷破法輪我歿
代後獲善名稱聲滿十方作如是說
沙門喬荅摩現在世間然而提婆達
多有大威勢共孤迦里迦褰荼達驃
羯吒謨洛迦底灑三沒達羅達多破
彼和合僧伽幷破法輪時孤迦里迦
告天授曰我今與汝不辦斯事何以
故然薄伽梵聲聞弟子有大威力天
眼明徹鑒察他心其事雖遠而能遙
見彼身在近人不見知我等所為彼
皆預了是時天授告其伴曰仁等宜
應共設方便交人報曰方便云何天
授報曰我今詣彼耆年宿德諸上座
處並當以種種上妙資具供給所須不
令闕乏少年苾芻亦與供給令生歡
喜或以衣鉢鉢帒腰絛教其讀誦作

意相應友人報曰斯好方便是時天授廣爲矯誑欲破僧伽諸大苾芻覺知天授所爲進趣欲破僧輪以此因緣具白世尊天授有意欲破僧輪尒時世尊告諸苾芻曰汝等宜應別諫天授若更有餘如是流類應可諫曰天授汝莫破和合僧作鬪諍事執受而住天授應與和合僧伽歡喜無諍同心一說如水乳合大師教法令得光顯安樂而住天授汝今應捨作破僧事

時諸苾芻奉佛教已尋即別諫提婆達多告言天授汝莫破和合僧作鬪諍事非法而住天授應與和合僧伽歡喜無諍同心一說如水乳合大師教法令得光顯安樂而住天授汝今應捨作破僧事時諸苾芻別諫之時提婆達多堅執其事無心棄捨云此事真實餘皆虛妄時諸苾芻旣以此緣而白世尊大德我已別諫提婆達多我等爲作別諫之時提婆達多堅執不捨而云此事真實餘皆虛妄尒時佛告諸苾芻汝等應與提婆達多

作白四羯磨對衆諫之若更有餘如是流類應如是諫當數坐具次鳴揵稚應先言白後総集僧僧伽集已令一苾芻作白羯磨應如是作大德僧伽聽此提婆達多欲破和合僧作鬪諍事非法而住時諸苾芻已作別諫別諫之時堅執其事不肯棄捨云此事真實餘皆虛妄若僧時到僧許可僧今與提婆達多作白四羯磨曉諫其事汝提婆達多莫欲破和合僧作鬪諍事執受而住提婆達多應與和合僧伽歡喜無諍同心一說如水乳合大師教法令得光顯安樂而住汝提婆達多應捨破僧事白如是次作羯磨大德僧伽聽此提婆達多欲破和合僧作鬪諍事執受而住諸苾芻已作別諫別諫之時堅執其事不肯棄捨云此事真實餘皆虛妄僧今與提婆達多作白四羯磨曉諫其事汝提婆達多莫欲破和合僧作鬪諍事執受而住提婆達多應與和合僧伽歡喜無諍同心一說如水乳合大師教法令得光顯安樂而住汝提婆達

多應捨破僧事若諸具壽忍許與提
婆達多作白四羯磨曉諫其事汝提
婆達多莫欲破和合僧作鬪諍事執
受而住汝提婆達多應與和合僧伽
歡喜無諍同心一說如水乳合大師
教法令得光顯安樂而住汝提婆達
多應捨如是破僧事者默然若不許
者說此是初羯磨第二第三亦如是
說僧今已作白四羯磨諫提婆達
多竟僧伽已聽許由其默然故我今
如是持
時諸苾芻既奉佛教已即以白四羯
磨諫彼提婆達多時提婆達多堅執
不捨云此真實餘皆虛妄時提婆達
多有助伴四人共相隨順說破僧事
告諸苾芻曰大德莫共彼苾芻所有
言說若善若惡何以故然彼苾芻是
法語者是律語者依於法律方為言
說知而說非不知說彼愛樂者我亦
愛樂時諸苾芻以此因緣具白世尊
廣說如上乃至我亦愛樂世尊告曰
汝等苾芻當與助伴四人作別諫法
若更有餘如是流類亦應呵諫應如

是作汝孤迦里迦褰荼達驃羯吒謨
洛迦底灑三沒達羅達多知彼苾芻
欲破和合僧作鬪諍事執受而住汝
等共為助伴莫相隨順說破僧事莫
向諸苾芻作如是語諸大德莫共彼苾
芻所有言說若好若惡何以故而彼
苾芻是法語者是律語者依於法律
方為言說知而說非不知說彼愛樂
者我亦愛樂何以故具壽而彼苾芻
非法律語不依法律而作言說不知
而說非是知說堅執而住汝莫愛樂
破和合僧當樂和合僧應與僧伽和
合歡喜無諍同心一說如水乳合大
師教法令得光顯安樂而住具壽汝
今可捨隨順破僧不和合事時諸苾
芻奉教而作即以別諫諫彼四人作
如是說汝孤迦里迦等四人知彼苾
芻欲破和合僧作鬪諍事堅執而住
莫共為伴順邪違正諸具壽汝等〻
於諸苾芻作如是語諸大德莫共彼
苾芻論好論惡何以故而彼苾芻是
法律語依於法律而作言說知而說
非不知說彼愛樂者我亦愛樂何以

故具壽然彼苾芻非法律語不依法
律而作言說不知而說非是知說具
壽汝莫愛樂破僧事當樂和合僧應
共和合僧伽歡喜無諍同心一說如
水乳合大師教法令得光顯安樂而
住具壽汝今應捨隨順破僧不和合
事時諸苾芻別諫之時彼助伴人不
肯受語堅執不捨云此真實餘皆虛
妄時諸苾芻以此因緣具白世尊大
德我已別諫孤迦里迦等我等為作
別諫之時孤迦里迦等堅執其事無
心棄捨而云此事真實餘皆虛妄
佛告諸苾芻汝等應與孤迦里迦等
作白四羯磨對衆諫之若更有餘如
是流類同前集衆作白羯磨應如
是作
大德僧伽聽此孤迦里迦褰茶達驃
羯吒謨洛迦底灑三沒達羅達多知
彼苾芻欲破和合僧伽作鬪諍事執
受而住隨順於彼不和合事諸苾芻
作如是諫時汝等莫向諸苾芻作如
是語諸大德莫共彼苾芻所有言說
若好若惡何以故而彼苾芻是法語

者是律語者依於法律而作言說知
而說非不知說彼愛樂者我亦愛樂
時諸苾芻為作別諫別諫之時彼於
其事堅執而住作如是語此事實余
餘皆虛妄若僧時到僧許可僧今以
白四羯磨諫孤迦里迦等四人汝孤
迦里迦等知彼苾芻欲破和合僧作
鬪諍事執愛而住隨順於彼不和合
事諸苾芻作如是諫時汝等莫向諸
苾芻作如是語大德彼苾芻所有言
說若好若惡何以故而彼苾芻是法
語者是律語者依於法律而作言說
知而說非不知說彼愛樂者我亦愛
樂何以故彼苾芻非法語者非律語
者而彼苾芻於非法律執愛而住不
知而說非是知說諸具壽莫樂破僧
喜當樂和合僧應共僧和合歡喜無
諍同心一說如水乳合大師教法令
得光顯安樂而住諸具壽汝今應捨
隨伴破僧不和合事白如是次作羯
磨准白應為諸苾芻既奉教已白言
如是言教等當諫即以白四羯磨諫
彼孤迦里迦等時彼四人堅執不捨

去此真實餘皆虛妄時諸苾芻以緣白佛大德我等以四羯磨諫彼孤迦里迦等時堅執其事無心棄捨去此真實餘皆虛妄佛告諸苾芻提婆達多共伴四人順邪違正從令已去破我弟子和合僧伽并破法輪有大勢力

時提婆達多聞是語已便作是說沙門喬荅摩與我授記告諸苾芻曰提婆達多共伴四人順邪違正從令已去破我弟子和合僧伽并破法輪有大勢力即告孤迦里迦等汝等當知沙門喬荅摩與我授記提婆達多共伴四人順邪違正從令已去破我弟子和合僧伽并破法輪有大勢力時提婆達多於破僧事更增勇猛諸苾芻聞具白世尊尒時世尊以此因緣集苾芻僧伽廣說如前乃至世尊問提婆達多苾芻曰汝實欲破和合僧伽作鬪諍事堅執而住提婆達多白言大德實尒

尒時世尊告提婆達多曰汝非沙門非隨順不清淨不應為非出家人之

所作事世尊如是種種呵責已告諸
苾芻曰我觀十利為諸苾芻制其學
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與方便欲破和合僧於破
僧事堅執不捨諸苾芻應語彼苾芻
言具壽莫欲破和合僧堅執而住具
壽應與衆僧和合共住歡喜無諍同
一心說如水乳合大師教法令得光
顯安樂久住具壽汝可捨破僧事諸
苾芻如是諫時捨者善若不捨者應
可再三慇懃正諫隨教應詰令捨是
事捨者善若不捨者僧伽伐尸沙
若復苾芻者謂提婆達多若更有餘
如是流類言和合者謂是一味僧伽
者謂是如來聲聞之衆欲破者謂欲
為二分方便者欲為進趣勸作諍事
堅執而住者謂提婆達多助伴四人
為鬪諍事攝受而住諸苾芻者謂此
諸人彼苾芻者謂提婆達多言者謂
是別諫如教廣說捨者善若不捨者
應可三諫乃至廣說僧伽伐尸沙者
事如前說
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苾芻與方便

欲破僧皆得惡作罪若別諫時爭不
捨者皆得麁罪若作白四羯磨如法
如律如佛所教諫諍之時捨者善若
不捨者白了之時得麁罪作初番了
時亦得麁罪若第二番了時亦得麁
罪若第三番羯磨結了之時而不捨
者得僧伽伐尸沙若作非法而衆和
合若作如法而衆不和合若作似法
而衆和合若作似法而衆不和合若
不如法如律如佛所教而秉法並皆
無犯時彼苾芻若於座上告大衆言
大德我苾芻某甲犯僧伽伐尸沙罪
者善若不說者乃至其罪未如法說
悔已來若復共餘苾芻作白羯磨乃
至白四法一一皆得惡作罪又無犯
者初造過人或癡狂心亂痛惱所纏

隨順破僧違諫學處第十一

佘時世尊即於本座為諸聲聞弟子欲
制破僧隨伴學處告諸苾芻曰汝諸
苾芻且未須起僧伽有少事業世尊
知而故問廣說如前世尊即便問孤
迦里迦等四人曰汝等實知提婆達
多欲破和合僧作破僧方便勸作諍

事堅執而住汝共為伴順邪違正時
諸苾芻曰大德莫共彼苾芻有所論
說若好若惡何以故而彼苾芻是法
律語依於法律而作言說知而方說
非不知說彼愛樂者我亦愛樂不彼
自佛言實尒世尊世尊告曰汝非沙
門非隨順行不清淨不應為非出家
人之所應作世尊種種呵責已告諸
苾芻廣說如前乃至我觀十利為諸
聲聞弟子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若一若二若多與彼苾芻
共為伴黨同邪違正隨順而住時此
苾芻語諸苾芻言大德莫共彼苾芻
有所論說若好若惡何以故彼苾芻
是順法律依法律語言無虛妄彼愛
樂者我亦愛樂諸苾芻應語此苾芻
言具壽莫作是說彼苾芻是順法律
依法律語言無虛妄彼愛樂者我亦
愛樂何以故彼苾芻非順法律不依
法律語言皆虛妄汝莫樂破僧當樂
和合僧應與僧和合歡喜無諍同一
心說如水乳合大師教法令得光顯
安樂久住具壽可捨破僧惡見順邪

違正勸作鬪諍事堅執而住諸苾芻
是諫時捨者善若不捨者應可再三
慇懃正諫隨教應詰令捨是事捨者
善若不捨者僧伽伐尸沙
若復苾芻者謂提婆達多一二多者
謂孤迦里迦等一二人已去名之為
多順邪違正者共彼為伴順其邪見
違失正理諸苾芻者謂在此法中若
好若惡者勿教提婆達多令其行善
遮止其惡何以故彼是知法律人有
所言說皆是隨順大師教法廣說乃
至堅執而住皆是別諫之辭若不捨
者僧應三諫廣說如上作羯磨法此
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諸助伴苾芻知
彼苾芻欲破和合僧廣說如前作惡
方便共彼為伴順邪違正皆得惡作
餘有犯相如前破僧廣廣說應知

汙家學處第十二

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時
枳吒山有三苾芻一名阿濕薄迦二
名補捺伐素三名半豆盧呬得迦作
汙家法行惡行共諸女人言談戲笑
掉舉倡逆摩打其身同一牀坐共一

盤食同觴飲酒或自採花教人採花
或自結鬘教人結鬘歌舞伎樂見他
戲笑以物與之或高抄衣跳身返〻
或為鳥鳴或作馬鳴或為牛吼或作
孔雀聲或為鸚鵡鳴或拍水作聲為
諸戲笑或作所餘倡伎之具共彼女
人作非威儀造諸過失時抧吒山有
婆羅門居士及諸人衆見為惡行生
不信心起諸謗議於此所有舊住苾
芻不能以食共相拯給況復餘人尒
時具壽阿難陁於迦尸國人間遊行
次至抧吒山住於日初分執持衣鉢
入抧吒山聚落而行乞食空鉢而出
一摶之食亦無與者是時具壽阿難
陁作如是念我憶昔日曾至此山人
民豐樂乞食易得今者此山同前豐
樂何意乞食過無施者空鉢而出一
摶之食亦無與者豈非於此有佛弟
子於巷陌中罵詈女人共身相觸由
是因緣遂令我今乞食不得時抧吒
山諸婆羅門居士有五百人於常聚
處有事須集時阿難陁往常集處告
諸人曰仁等知不我憶昔日曾至此

山人民豈樂乞食易得今者此山同
前豐樂何故乞食迴無施者空鉢而
入還空鉢出一掬之食亦無與者時
此會中有鄔波索迦名曰水羅即便
前執阿難陀手共向一邊而白言大
德知不此抧吒山有苾芻名阿濕薄
迦補捺伐素作汙家法行惡行共諸
女人言談戲笑廣說如前乃至造諸
過失令起謗議於此所有舊住苾芻
不能以食共相拯給況復餘人若其
尊者因至佛所願以此事具白世尊
是時尊者聞是語已默然許之時鄔
波索迦知彼尊者默然許已即便請
曰唯願大德至我家中受一微供時
具壽阿難陀默然受之時鄔波索迦
即將詣舍安置勝座奉妙飲食令其
飽足時具壽阿難陀食已洗鉢還來
就座時鄔波索迦便敷卑座於尊者
前聽說法要時尊者阿難陀為鄔波
索迦種種說法示教讚喜辭別而去
時具壽阿難陀還至住處囑授僧常
牀褥等已執持衣鉢行詣室羅伐城
既至彼已洗手濯足往給園中安置

衣鉢詣世尊所礼雙足已在一面住具以鄔波索迦所陳之事而白世尊
尒時佛告具壽阿難陁曰汝今宜共老宿苾芻六十許人往枳吒山與阿溼薄迦補捺伐素作駈遣羯磨應如是作欲至彼山可於路次一處而住應差詰問苾芻若無五德即不應差設差應捨何謂為五謂有愛恚怖癡於詰不詰不能解了若有五德此即合差差不應捨何謂為五謂無愛恚怖癡於詰不詰善能解了如是應差如常集僧已應先問彼汝某甲苾芻能往枳吒山詰問阿溼薄迦補捺伐素不彼荅我能令一苾芻作白羯磨如是應作大德僧伽聽此詰問苾芻某甲樂欲往彼枳吒山詰問阿溼薄迦補捺伐素苾芻若僧伽時至僧許可僧今差某甲苾芻為詰問人往枳吒山詰問阿溼薄迦補捺伐素苾芻白如是次作羯磨大德僧伽聽此詰問苾芻某甲往枳吒山詰問阿溼薄迦補捺伐素苾芻僧今差此詰問苾芻某甲此苾芻某甲往枳吒山當詰

問阿遲薄迦補捺伐素苾芻若諸具壽許詰問苾芻某甲往扨吒山當詰問阿遲薄迦補捺伐素苾芻者默然若不許者說僧今差詰問苾芻某甲往扨吒山詰問阿遲薄迦補捺伐素苾芻僧已許差詰問苾芻某甲竟由其默然故我今如是持

諸苾芻我今當說詰問苾芻所有行法其詰問苾芻往扨吒山敷座鳴揵如常集僧應詰問彼阿遲薄迦補捺伐素若不肯集由其憍慢不敬衆故即應與作駈遣羯磨彼若來集者其羯磨若詰問者應當詰問若云我不詰罪人應問容許若不許者與作駈遣見罪便是憍衆即應與作駈遣羯磨若言見罪者僧伽即應與作駈遣羯磨如我所說詰問苾芻所有行法不依行者得越法罪時具壽阿難陁并諸耆宿苾芻聞佛教已奉辭而去於其中路差詰問苾芻時扨吒山有半豆盧呬得迦苾芻(譯為黃赤)等是彼阿遲薄迦等惡行同伴彼聞具壽阿難陁并諸耆宿苾芻欲來至此與阿遲薄迦

等作駈遣羯磨便作是念但是彼人身造惡行口陳惡說我等皆作當知具壽阿難陀及諸耆宿大德苾芻來至於此與阿溼薄迦等作駈遣羯磨已尋為我等亦作駈遣我等宜應往室羅伐城詣世尊所及苾芻衆請乞懺摩言懺摩者此方正譯當乞容恕容忍首謝義也若觸誤前人欲乞歡喜者皆云懺摩無問大小咸同此說若悔罪者本云阿鉢底提舍那阿鉢底是罪提舍那是說應云說罪云懺悔者懺是西音悔是東譯不當請恕復非說罪誠無由致復更議曰我等去時諸大德等於路相見必先為我等作捨置羯磨後當為彼阿溼薄迦等作駈遣羯磨我等宜應別設方便冀免其難可預作衣幞所有利養並共平分聽聲而往若諸大德大門入時我等即從小門而出咸然此計未久之間具壽阿難陀并諸大德至枳吒山來詣住處彼從大門入時黃赤等苾芻從後門出急趣長途詣室羅伐城禮佛足已詣諸苾芻所隨其所犯應合說悔者對人說悔應合責心悔者皆自責心既除罪已共諸清淨苾芻一處而住衆僧所有如法制令皆隨護之時

詰問苾芻於扨吒山住處數塵鳴揵集大衆已時詰問苾芻問阿溼薄迦等容許之事既容許已問罪虛實彼便答言所問我罪其事皆實是時大衆即便與作驅遣羯磨其羯磨文准事應作作羯磨已時具壽阿難陀及諸耆宿並循來路還室羅伐城時阿溼薄迦等苾芻作如是念仁等當知於地倒者還從地起我應宜往室羅伐城詣世尊所求哀容恕及苾芻僧伽時阿溼薄迦等至夜過已明日晨朝執持衣鉢入村乞食還來本處食事既了攝斂房舍及餘卧具便持衣鉢往室羅伐城既至住處時諸舊住耆宿苾芻皆不共語及黃赤等苾芻亦不共語時阿溼薄迦即便問曰具壽耆宿大德理可不言仁等於我因何不語我等身造惡行口說惡言仁等皆悉不同作耶何故今時不共言說彼便答曰事雖實介然我至此隨其所犯應合說悔者對人說悔應合責心者皆已責心既除罪已共諸清淨苾芻一處而住衆僧所有如法制

令皆隨護之不復更與行惡行人言
談衆集時阿遲薄迦等聞是語已便
生嫌賤作如是語諸大德等有愛有
恚有怖有癡有如是苾芻者有駈者有
不駈者時諸苾芻聞是語已而問之
曰汝於何人說有愛恚怖癡阿遲薄
迦曰謂具壽阿難陀并諸大德往枳
吒山與我等作駈遣羯磨而於其中
有不駈者諸少欲苾芻聞是語已嫌
責阿遲薄迦等曰云何汝等知諸大
德往枳吒山如法駈擯而故說彼有
愛恚怖癡有如是同罪苾芻有駈者
有不駈者時諸苾芻以此因緣具白
世尊世尊告曰汝諸苾芻應可別諫
阿遲薄迦等苾芻若更有餘如是流
類應如是諫汝阿遲薄迦補捺伐素
知諸大德往枳吒山如法駈擯莫故
說彼有愛恚怖癡有如是同罪苾芻
有駈者有不駈者然具壽等行惡行
汙他家衆皆聞見衆共了知汝等應
捨有愛等言時諸苾芻聞佛教已奉
持而去一一具說如佛所教乃至汝
等應捨有愛等言時諸苾芻別諫之

時其阿濕薄迦等如先所說堅執而住如我等言其事實尒餘皆虛妄時諸苾芻以此因緣具白世尊大德我等奉教已作別諫其阿濕薄迦等如先所說堅執而住而去我等所言其事實尒餘皆虛妄世尊告曰汝等應可白四羯磨諫彼二人若更有餘如斯流類如是應諫敷座鳴揵稚常集衆衆既集已令一苾芻作白羯磨其羯磨文准事應作時諸苾芻受佛教已依法而作諫彼二人當諫之時而彼二人如先所說堅執而住而去我等所言其事實尒餘皆虛妄時諸苾芻以緣白佛我等以白四法諫阿濕薄迦等然彼諫時不受諫語而云我等所言其事實尒餘皆虛妄尒時世尊以此因緣集苾芻衆知而故問廣說如前乃至我觀十利為諸聲聞弟子制其學處應如是說若復衆多苾芻於村落城邑住汙他家行惡行汙他家亦衆見聞知行惡行亦衆見聞知諸苾芻應語彼苾芻言具壽汝等汙他家行惡行汙他家亦衆見聞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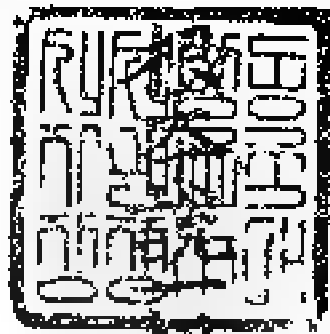
行惡行亦衆見聞知汝等可去不應
住此彼苾芻語諸苾芻言大德有愛
恚怖癡有如是同罪苾芻有駈者有
不駈者時諸苾芻語彼苾芻言具壽
莫作是語諸大德有愛恚怖癡有如
是同罪苾芻有駈者有不駈者何以
故諸苾芻無愛恚怖癡汝等汙他家
行惡行汙他家亦衆見聞知行惡行
亦衆見聞知具壽汝等應捨愛恚等
言諸苾芻如是諫時捨者善若不捨
者應可再三慇懃正諫隨教應詰
令捨是事捨者善若不捨者僧伽伐
尸沙

若復衆多苾芻者謂阿濕薄迦補捺
伐素乃至多人於聚落中者謂叔吒
山汙他家者有二因緣而汙他家云
何爲二一謂共住二謂受用何謂共
住謂與女人同一牀坐同一盤食同
觴飲酒何謂受用謂同受用樹葉華
果及齒木等行惡行者謂行麁重罪
惡之法家者謂婆羅門居士等舍見
謂眼識聞謂耳識知謂餘識諸苾芻
者謂此法中人應語彼苾芻者謂別

諫之詞如前廣說若別諫時捨者善若不捨者謂苾芻應與三諫誨以白四法亦廣如前僧伽伐尸沙者亦如前說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苾芻知彼如法爲作驅擯羯磨而後說言有愛恚等皆得惡作苾芻別諫之時若捨者善若不捨者得窣吐羅底也餘並同前破僧處說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十五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切有部毗奈耶卷第十六　棠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惡性違諫學處第十三

爾時薄伽梵在憍閃毗國瞿師羅園時具壽闡陁既犯罪已不如法說悔時親友苾芻見其如是為欲令其利益安樂告言具壽闡陁汝所犯罪應如法說悔答言若犯罪者彼即自當如法說悔親友告曰汝身犯罪欲令誰悔答曰有追悔者彼當說悔告曰汝既犯罪應生追悔答曰諸具壽莫向我說若好若惡我亦不向諸具壽說若好若惡具壽止莫勸我莫論說我諸具壽汝種種種姓種種類而來出家猶如種種樹葉風吹一處然具壽等亦復如是因我世尊證無上覺汝種種姓族來求出家時苾芻聞彼闡陁作如是說咸生嫌賤作如是語云何苾芻與諸苾芻同一佛法同一學處如法如律他諫悔時自身不受諫語時諸苾芻以此因緣具白世尊世尊告曰汝諸苾芻應別諫闡陁若更

有餘類亦應如是諫汝闡陁與苾芻同一佛法同一學處如法如律而諫悔時莫自身不受諫語具壽自身當受諫語諸苾芻如法如律諫汝汝亦如法如律諫諸苾芻展轉相諫展轉相教展轉說悔如是如來應正等覺苾芻僧衆便得增長具壽汝莫違諫時諸苾芻聞佛教已白佛言如是世尊即如佛教諫彼闡陁廣說如前乃至汝莫違諫時諸苾芻別諫之時長壽闡陁如前所說堅執而住去唯此事實餘皆虛妄時諸苾芻以此因緣具白世尊大德我等如佛所教已作別諫諫彼闡陁彼苾芻如前所說堅執而住去我所言其事實尒餘皆虛妄世尊告曰汝等應作白四羯磨諫彼闡陁若更有餘亦應如是諫敷座鳴揵稚如常集衆衆集已令一苾芻應如是作

大德僧伽聽此具壽闡陁諸苾芻於佛所說學處經中如法如律正諫之時自不受語作如是說汝諸具壽莫向我說若好若惡我亦不向諸具壽

說乃至少許若好若惡諸具壽止莫
諫我時諸苾芻便為別諫別諫之時
闡陀遂便堅執其事作如是語我說
是實餘皆虛妄若僧伽時至聽者僧伽
應許僧伽今以白四羯磨諫彼闡陀
汝具壽闡陀諸苾芻於佛所說學處
經中如法如律正諫之時莫自身不
受諫語作如是說諸具壽莫向我說
若好若惡我亦不向諸具壽說乃至
少許若好若惡具壽闡陀汝今應捨
自身不受諫語白如是次作羯磨
大德僧伽聽此具壽闡陀諸苾芻於
佛所說學處經中如法如律正諫之
時自不受語作如是說汝諸具壽莫
向我說若好若惡我亦不向諸具壽
說乃至少許若好若惡諸具壽止莫
諫我時諸苾芻便為別諫別諫之時
闡陀遂便堅執其事作如是語我說
是實餘皆虛妄僧伽今以白四羯磨諫
彼闡陀諸苾芻於佛所說學處經中
如法如律正諫之時莫自不受諫語
作如是說諸具壽莫向我說若好若
惡我亦不向諸具壽說乃至少許若

好若惡具壽闡陀汝今應於自身不受諫語若諸具壽忍許僧與具壽闡陀作白四羯磨曉諭其事汝具壽闡陀諸苾芻於佛所說學處經中如法如律正諫之時莫自身不受諫語具壽自身當受諫語諸苾芻如法如律諫具壽具壽亦如法如律諫諸苾芻如是如來應正等覺苾芻僧衆便得增長謂由展轉相諫展轉相教展轉說悔故汝具壽闡陀應捨自身不受諫語違僧諫事者默然若不許者說此是初羯磨第二第三亦如是說結文准知

時諸苾芻受佛教已依法而諫當諫之時闡陀苾芻如前所說而去我說實爾餘皆虛妄時諸苾芻以此因緣具白世尊大德我等奉教以白四法諫闡陀時然彼不受諫語而去我說實爾餘皆虛妄爾時世尊以此因緣集苾芻衆知而故問廣說如前汝闡陀何故堅執不捨種種呵責已乃至我觀十利為諸弟子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惡性不受人語諸苾芻於
佛所說戒經中如法如律勸誨之時
不受諫語言諸大德莫向我說少許
若好若惡我亦不向諸大德說若好
若惡諸大德止莫勸我莫論說我諸
苾芻語是苾芻言具壽汝莫不受諫
語諸苾芻於戒經中如法如律勸誨
之時應受諫語具壽如法諫諸苾芻
諸苾芻亦如法諫具壽如是如來應
正等覺佛聲聞眾便得增長共相諫
誨具壽汝應捨此事諸苾芻如是諫
時捨者善若不捨者應可再三慇懃
正諫時隨教應詰令捨是事捨者善
若不捨者僧伽伐尸沙
若復苾芻者謂是闡陁若更有餘如
是流類惡性不受人語者若善苾芻
以隨順言不違正理正勸諫時自用
已情不相領納諸苾芻者謂此法中
人於佛所說戒經中者佛謂大師於
戒經中說四波羅市迦十三僧伽伐
尸沙二不定三十泥薩祇波逸底迦
九十波逸底迦四波羅底提舍尼眾
多學法七滅諍法經者是比次略詮

義依如是等法律勸誨之時不受他語自守惡性堅執而住諸大德莫向我說若好若惡等者謂好事不須勸惡事勿相遮此等皆是別諫之詞大德止者更重慇懃不受語乃至三諫廣說如前此中犯相其事云何知諸苾芻如法諫時得罪輕重亦如前說

時諸苾芻咸皆有疑白佛言世尊此闡陀苾芻有何因緣依託如來族望勢力對諸善好苾芻前自恃傲慢作斐辱語佛告諸苾芻闡陀苾芻非但今日恃託我故慢諸苾芻於過去世亦恃託我於諸善好婆羅門居士中自衒己身亦為憍慢汝今應聽於往昔時石砌城中有婆羅門名曰月子於同類族娶女為妻未久之間便誕一息與其立字名為月光年漸長大頗知家業後於異時其婆羅門身嬰病苦彼之妻子捨而不問其家有婢作如是念此婆羅門於日日中百遍舉手以求衣食資給我等今遭病苦妻子不問彼既是我曹主不相看侍

是所不應即便往詣醫人之處告言
賢首仁識月子婆羅門不醫人報言
我先曾識今者如何其婢報曰今遭
病苦妻子不問仁今為我可處藥方
醫人答曰彼之妻子既其不問更有
何人為作瞻養婢曰唯我看侍醫人
即為依病處方婢親供給蒙加藥餌
病得痊瘥時婆羅門便生是念我遭
疾苦妻子不問我今得活皆是使女
之恩既有劬勞寧容不報命使女曰
賢首我遭病苦妻子不問我今得活
皆是汝恩汝欲何求皆隨所願使女
答曰大家若於我處存私愛者幸能
降意共我交歡婆羅門曰汝今何用
作此交歡我當與汝五百金錢放汝
為良長無賤稱使女答曰大家我躬
蒙放不免賤名有感念心交歡是勝
婆羅門曰隨汝所願月期若過身淨
之時可來報我後於異時月期身淨
即便白主我今身淨是時家主共行
交密便即有娠時婆羅門婦既自審
察知夫與婢竊有交遊即於婢所鞭
打楚毒特異常時弊衣麁食不充身

口使女自念豈有薄福有情託我胎
内初有娠日婆羅門婦即使於我加
其杖木與惡衣食後時月滿便誕一
男使女生念此是薄福有情初有娠
日婆羅門婦極加楚毒令我衣食不
自充軀若其長大飢貧更甚作是念
已即取孩兒置澆盆中欲棄於外時
婆羅門見而問曰賢首此澆盆内是
何物耶答言無物婆羅門曰可將來
看乃見盆内有新生孩子問言汝欲
棄耶使女悲啼而告之曰此薄福物
處胎之後大家即便倍增嚴酷弊衣
惡食不自充軀若其長大飢貧更甚
由此因緣我今欲棄婆羅門曰此復
何辜是我之過美言慰喻令其收養
報其婦曰汝豈不憶我前遭病命在
須臾而汝及子皆不相問我於今日
得存命者皆是使女恩養之力汝若
於此好惡共同者善若不尒者我當
立彼以為家長汝為婢使令相供給
時彼婦女既聞是語即便驚懾遂生
私念此婆羅門稟性暴惡我不依教
當被鞭辱報其夫曰我實不知此之

使女君有私愛從今已去乃至戲笑亦不敢麁言而彼孩子由浣盆中欲棄於外家人因此名作浣盆其浣盆孩子凡所飲膳與父同食有請喚處携以俱行後於異時其婆羅門身嬰疾病告長子月光曰我亡之後汝無所乏浣盆童子年在幼稚當須憂念苦樂是同于時月光敬愛父教其父雖加藥餌不見瘳損因即命終如有頌曰

積聚皆消散　崇高必墮落　合會終別離
有命咸歸死

時婆羅門既身亡已妻子親族悲號啼泣以雜色繒綵嚴飾喪轝送往屍林如法燒已還歸本處懷憂而住至時月光命浣盆曰汝來共我一處同食其母報曰汝不應共婢兒同食兒告母曰比來常去是我之弟如何今日忽作婢兒便報子曰汝父在時稟性暴惡誰復敢對喚作婢兒于時浣盆聞斯語已往親母所白其母曰我豈實是婢所生耶母便報曰皆由往業誰復婢兒強弱相欺自是常事此

婆羅門婦極是惡行汝今宜可自活他鄉于時浣盆即便辭母客遊他邑即自改名号為月靜是時月靜漸次遊行至室羅伐城時此城中有大目婆羅門唯有一女儀容端正人所樂觀年漸長成可為婚禮時婆羅門遂作是念我之少女不求族望不覓錢財不為容色而作婚姻若其有人能於我所學四明論善通達者我當婚之是時月靜客遊他鄉情存學業詣婆羅門所而白之曰我今意欲就大師處習四明論問曰汝從何來荅曰我從石砌城來問曰彼城人物汝並識不荅云我識問曰汝識大婆羅門月子不月靜聞已不覺啼泣彼便問曰汝何故啼荅云彼是我尊身已亡殁師報之曰彼是我友久與別離今已去世誠可悲悼因即攝受彼便鋭意勤學四明稟性聰敏未盈歲月於所習論咸皆洞曉時婆羅門便作是念我有宿願所生之女不求族望不覓錢財不為容色若其有人能於我所學四明論善通達者我當婚之即

便以種種瓔珞嚴飾其女出命宗親門設火祀左手携女右手持餅以吉祥水法月靜手而告之曰摩納婆今我以女授汝爲妻月靜受之旋火三而餘婆羅門同聲呪願願得長壽無病宗門吉昌即便廣設賓會共成歡禮爲大目愛念撿挍家室所有取與咸皆委付其家巨富多有珎財遠近商人無不臻湊時有石砌城商人持諸貨物到室羅伐城便見浣盆共相謂曰此之浣盆令者乃作大目女夫善習衆藝其家巨富多有資財貧富無恒業命何定時諸商人既交易巳持諸貨物還石砌城告月光云我於室羅伐城見汝弟浣盆善四明論爲大目女聟其家巨富多有財產彼兄聞巳便告母曰我聞浣盆在室羅伐勢力豪富有異常人其母聞之情生不喜後於異時月光家資漸見貧悴母便告曰如汝前聞浣盆者是汝之弟彼既巨富汝宜往看所有錢財或容相濟月光報曰前云婢兒今成兄弟不違母命便往室羅伐城于時浣

盆聞有大兄其名月光與諸商旅來
至此城即便疾往商人之處既迎見
已歡喜跪拜而白兄曰我自立名名
為月静浣盆之字勿復口陳兄荅如
是便引其兄詣所住宅報其婦曰此
是我大兄汝可存心好須供侍婦既
聞已依教供給其月光器量溫雅易
為共住浣盆稟性獷暴難可祇承於
妻室處常行楚毒于時新婦便白月
光曰伯於家弟一乳所資何意伯則
寛恕仁慈弟乃剛獷惡性伯便報曰
家弟稟性如是汝復未諳家呪緣此
苦楚共相煎迫婦言大伯幸願恩慈
賜我家呪于時月光說伽他曰
明呪不惠人　以呪挾方與　或時得承事
或復獲珎財　若不如是者　縱死不傳授
婦言大伯奉上幾物得稱本情其伯
荅曰得五百金錢以呪相與其婦即
便以五百金錢奉而礼足請曰幸願
恩慈賜我家呪其伯報曰待我歸日
當可持來婦既蒙許情欣明呪語其
夫曰仁之家兄久至於此何不發遣
令還故居夫去賢首汝辦路粮并設

飮食我求商旅資贈行人即便出外
永覓商旅新婦遂持五百金錢求請
法術伯受物已即說呪曰

芋城人共恚　親族並皆知　浣盆應默然

莎訶更勿語

說明呪已叙新婦曰此呪義深汝當
熟誦如其我弟更鞭打時即便報曰
且勿行杖待我爲誦家呪若問呪義
便可荅言若更瞋呵我當廣說其夫
出外覓得商旅如法贈送月光歸鄉
還來舍內其婦生念我雖得呪未知
靈不我今可試洗浴之具並不預變
飮食所須亦不爲辦夫從索水報曰
無水我今極飢可與飮食報言食亦
未作即便瞋怒而罵之曰比爲見在
我不治汝遂便擧手欲打其妻妻曰
君宜且止聽誦家呪報言誦看即說
呪曰

芋城人共恚　親族並皆知　浣盆應默然

莎訶更勿語

夫便問曰此之明呪其義云何荅曰
若更打我當說其義夫曰若不說義
更不相打浣盆從此揩氣無二、汝諸

苾芻往時月子婆羅門者即我身是彼浣盆者即闡陁是往時特我族望欺誑於人今者還恃我宗欺誑同梵行者是故汝諸苾芻不應憑恃勢力欺蔑於人當自攝心謙下而住

諸大德我已說十三僧伽伐尸沙法九初便犯四至三諫若苾芻隨一一犯故覆藏者隨覆藏日衆應與作不樂波利婆沙行波利婆沙竟衆應與作六夜摩那埵行摩那埵竟餘有出罪應二十僧中出是苾芻罪若少一人不滿二十衆是苾芻罪不得除諸苾芻皆得罪此是出罪法今問諸大德是中清淨不第二第三亦如是問諸大德我今衆清淨由其默然故我今如是持

二不定法

攝頌曰

若在屏障中　堪行婬欲處　及在非障處　無有第三人

尒時世尊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時具壽鄔陁夷日初分時著衣持鉢入城乞食次至故二笈多舍是

時苾芻遂見鄔陀夷來即為敷設妙
好牀座進而迎曰善來大德此處牀
座宜應就坐時鄔陀夷即便就坐苾
芻禮已遂與鄔陀夷壓膝而坐為聽
法故時鄔陀夷即以美妙言辭為其
說法時鹿子母毗舍佉聞說法聲作
如是念此是大德鄔陀夷為彼苾芻
以妙言辭而宣法要美如斯蜜我當
就彼聽其說法時毗舍佉即詣苾芻
處見與鄔陀夷壓膝而坐見已生念
此非出家人之所應作若有不信之
人見斯事者定謂苾芻與女人於私
屏處共行非法長衆譏嫌我今宜可
以此因緣白世尊知時毗舍佉便詣
佛所禮佛足已在一面坐具以上事
而白世尊唯願世尊從今已去為諸
聖衆制其學處令生憶念不應屏處
獨與女人一處而坐慈愍故爾時世
尊受毗舍佉請已默然而住時毗舍
佉見佛默然禮已而去爾時世尊以
此因緣集苾芻衆為二事故一者為
令我諸聲聞弟子識知此事不應作
故二者制諸學處故爾時世尊知而

故問廣說如前乃至我觀十利為諸
弟子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獨與一女人在於屏障堪
行婬處坐有正信鄔波斯迦於三法
中隨一而說若波羅市迦若僧伽伐
尸沙若波逸底迦彼坐苾芻自言其
事者於三法中應隨一一法治若波
羅市迦若僧伽伐尸沙若波逸底迦
或以鄔波斯迦所說事治彼苾芻是
名不定法若復苾芻者謂鄔陀夷若
更有餘如是流類獨者唯獨苾芻一
女人者更無餘伴女男黃門女人者
若婦童女堪行不淨行在屏障者有
五種屏處一牆二籬三衣四葉林五
闇夜坐者若牀若座乃至高一尋內
堪行婬處者謂處堪作不淨行事有
正信鄔波斯迦者謂於佛法僧深起
敬心得不壞信於四真諦無有疑惑
得見諦果假令失命因緣不故妄語
言三法者是舉數也隨一一法說者
謂四他勝十三僧殘九十墮罪於此
罪中隨一有犯然此正信鄔波斯迦
於罪不識亦復不識犯罪因起但見

彼苾芻自稱得上人法共女人身相觸或時飲酒掘地壞生或非時食此是不定事無指准故彼苾芻應如法治令其說悔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正信鄔波斯迦去我見彼苾芻共女人獨行不見住坐卧或去我見行住非坐卧或去見行住坐非卧或去見行住坐卧者此等皆依鄔波斯迦所說治之若正信鄔波斯迦見彼苾芻與女人共行住等對問之時而苾芻不目其事者應與覓罪相羯磨應如是與敷座鳴揵稚先爲言白衆衆既集已令一苾芻作其羯磨

佛告諸苾芻其覓罪自相苾芻所有行法我今當說彼得法已不應與人出家及受圓具及作依止不畜求寂雖是先畜不應與受圓具若見他苾芻破戒破見破威儀破淨命不應詰責與作憶念不應教授苾芻不應教授苾芻尼設先差者亦不應往不共作褒灑陁及隨意事不作單白白二白四若更有餘解毗奈耶者不於衆中說毗奈耶其得法苾芻不依教者

得越法罪若此苾芻心生恭敬隨順無違者應於界內從衆乞解若衆知彼人恙皆依實無違背者應為作解同前集僧已其得法苾芻如常威儀致敬已於上座前蹲居合掌作如是言大德僧伽聽我名某甲僧伽與作覓罪自相法我心恭敬隨順無違今於界內從衆乞解衆僧為我作羯磨者其事皆捨不敢違逆唯願僧伽為我解覓罪自相羯磨慈愍故如是再三次一苾芻為作羯磨其不定法初與第三事多相似於中別者即如初多是起犯人鹿子母毗舍佉鄔波斯在室羅伐城鄔陀夷苾芻與故二笈迦而說其事第二在王舍城室利迦苾芻長者婦善生鄔褒灑陀鄔波斯迦前據三事是堪行婬屏障之處後是二事在不堪行婬處此為異相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獨與一女人在非屏障不堪行婬處坐有正信鄔波斯迦於二法中隨一而說若僧伽伐尸沙若波逸底迦彼坐苾芻自言其事者於二

法中應隨一一法治彼苾芻若僧伽伐尸沙若波逸底迦或以鄔波斯迦所說事治彼苾芻是名不定法二不定法竟

二十泥薩祇波逸底迦法

初攝頌曰

持離畜浣衣　取衣乞過受　同價及別主
遣使送衣直

有長衣不分別學處第一

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時諸苾芻多畜三衣每於嚌齋本時洗濯手足禮拜二師及禮世尊掃灑寺宇或塗牛糞或入村乞食或啖飲食受教聽法於此等時各別著衣舒張卷疊多有營務廢修善品讀誦思惟時諸少欲苾芻見共嫌恥云何苾芻多畜長衣廢修正業諸苾芻以此因緣具白世尊世尊集諸苾芻廣說如前問知實已種種呵責多欲不足難養難滿讚歎少欲知足易養易滿知量而受修杜多行告諸苾芻曰廣說乃至我觀十利為諸弟子制其學處應如是說若復苾芻作衣已竟羯恥

挪衣復出得長衣分別應畜若不分別而畜者泥薩祇波逸底迦

如是世尊為諸聲聞弟子制學處已

佛在王舍城竹林中住尒時具壽大迦攝波在此城側阿蘭若小室中住時有居士每於長夜作如是念善哉我於何時得遇大迦攝波彼是人天之所供養我當施食以一上衣手為披服而此願未滿時彼居士便持上衣詣具壽阿難陁處作如是語大德阿難陁頗知聖者大迦攝波今在何處阿難陁報曰賢首我聞聖者在阿蘭若小室中住居士曰大德聖者何時當見來此阿難陁報曰不久當至於十五日長淨之時定當至此居士曰大德知時我於長夜作如是念慶哉我於何日得遇大迦攝波彼是人天之所供養我當施食以一上衣手為披服我有此願猶未滿足大德我擬施衣現持至此既居俗累多有嬰纏幸願大德見迦攝波來為持此衣以申供養哀愍我故而披著之時阿難陁便作是念我受衣者違世尊教

若不受者障施主福大迦攝波又聞
衣剎我今持衣往問世尊世尊以此
爲緣當有開許時阿難陀爲受其衣
居士辭去阿難陀便持彼衣詣世尊
所礼雙足已具以白佛佛告阿難陀
善哉善哉阿難陀我未聽者今汝預
知若有婆羅門居士施苾芻衣著新
諸苾芻須應爲受應捨舊衣當持新
者時諸苾芻雖聞此語仍未解了所
捨舊衣欲何所作佛言所有舊衣及
餘長衣應於親教師及軌範師處作
委寄想而持用之時諸苾芻不爲分
別經久持畜世尊知已告諸苾芻曰
我觀十利重爲汝等制其學處應如
是說

若復苾芻作衣已竟羯恥那衣復出
得長衣齊十日不分別應畜若過畜
者泥薩祇波逸底迦

若復苾芻作衣已竟羯恥那衣復出
者有作衣竟非出羯恥那衣有出羯
恥那衣非作衣竟有出羯恥那衣作
衣亦竟有非作衣竟非出羯恥那衣
初句者若苾芻浣染縫刺作衣已竟

然僧未出羯耻那衣第二句者若苾芻作衣未竟僧已出羯耻那衣第三句者若苾芻作衣已了僧復出羯耻那衣第四句者若苾芻作衣未竟羯耻那衣未出言得長衣齊十日者謂是十夜長衣者謂受持衣外別有餘衣作分別法應畜若過畜泥薩祇波逸底迦者此物應捨其罪應說

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苾芻月一日得衣苾芻於十日內應持應捨應作法應與他若不持不捨不作法不與他至十一日明相出時泥薩祇波逸底迦

若苾芻一日得衣二日不得衣三日得衣乃至十日得衣不為持等至十一日明相出九日中所得衣皆泥薩祇波逸底迦如是乃至八日等所得衣作句日數多少准事應知若苾芻一日得衣二日得衣彼苾芻於十日內前所得衣應持後所得衣應捨等或可翻此若不作法至十一日明相出時二日中所得衣皆泥薩祇波逸底迦如是乃至三日等得衣准事應

知若苾芻一日得二衣乃至二日等得衣應同前作法若不作法至十一日明相出皆泥薩祇波逸底迦

若苾芻一日得衆多衣若前若後應持一衣餘皆作法若不作法至十一日明相出時皆泥薩祇波逸底迦若苾芻一日得衆多衣二日已去亦得衆多衣作法同前若不作法至十一日明相出時得罪同前此等皆是由前染後相續生過故若苾芻犯泥薩祇衣此衣不捨不經宿其罪不說悔若得餘衣皆犯捨墮若苾芻其泥薩祇衣雖捨而不經宿罪不說悔餘所得衣並犯捨墮若捨衣經宿而罪不說悔得所餘衣並犯捨墮由前染故

若苾芻畜長衣已犯捨墮不為三事凡所得衣若鉢鉢絡水羅腰絛乃至隨有所得沙門資具養命之緣並泥薩祇波逸底迦由前染故若捨衣經宿其罪說悔得所餘衣並皆無犯又無犯者謂初犯人或癡狂心亂痛惱所纏如此初戒所明犯相三事法式自餘諸戒相似之事更不重言其不同者隨事別出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十六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十七　崇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離三衣學處第二

尒時薄伽梵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時諸苾芻多畜三衣隨安居處所得衣財浣染剌已內衣帒中繫縛使卒寄主人苾芻便著上下二衣遊行人間既去之後主人苾芻為彼藏擧曝曬開張多有作務遂廢讀誦攝念思惟省事苾芻便生嫌賤咸作是語如何苾芻多畜長衣妨他正業時諸苾芻以此因緣具白世尊世尊以此因緣集苾芻衆為諸苾芻讚歎少欲杜多正行告諸苾芻我觀十利廣說如前為諸苾芻制其學處應如是說若復苾芻作衣已竟羯耻那衣復出於三衣中離一一衣界外宿下至一夜泥薩祇波逸底迦

佛在王舍城竹林中住是時具壽大迦攝波亦住此城西尼迦窟此時僧伽同一褒灑陀界時諸苾芻至十五日褒灑陀時並皆現集唯待大迦攝

汲時大迦攝波從窟發来路經賢氏河遇河瀑漲渡水之時大衣被濕促線去水曬曝待乾遂便晚至往褒灑陁處於大衆中就座而坐時諸苾芻白迦攝波曰我等諸人至褒灑陁日並已詳集唯待尊者何故晚来時具壽大迦攝波對大衆中具述前事我難為斯来晚我今不知其事如何時諸苾芻以此因緣具白世尊佛言汝諸苾芻應與大迦攝波苾芻年邁衰老作不離僧伽胝羯磨若更有餘如是流類應如是與鳴揵稚集衆已下至四人得為作法時迦攝波苾芻隨其大小為敬事已在上座前蹲踞而住合掌作如是白大德僧伽聽我迦攝波苾芻年邁衰老今從衆僧乞不離僧伽胝法唯願僧伽與我迦攝波苾芻年邁衰老不離僧伽胝法慈愍故如是三說時諸苾芻應作白羯磨廣如白一羯磨中具述若其僧伽與彼苾芻作不離僧伽胝法已應著上下二衣人閑遊行勿致疑惑是時舍利子亦在

此會坐便白諸苾芻曰我有風患僧伽胝重不能擔荷其欲如何諸苾芻聞已白佛佛言汝等應與舍利子爲有風患作不離僧伽胝法若更有餘如是流類如常集衆乃至四人應入衆乞准迦攝波乞法及羯磨應作既得法已同前遊行尒時世尊讚歎持戒少欲知足杜多功德爲最端嚴告諸苾芻曰前是創制後是隨開爲諸苾芻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作衣已竟羯耻那衣復出於三衣中離一一衣界外宿下至一夜除衆作法泥薩祇波逸底迦

衣已竟羯耻那衣復出有四句差別廣如前說言離一一衣者於僧伽胝嗢呾羅僧伽安呾婆娑三衣之中離一一衣異界而宿乃至明相出除僧羯磨泥薩祇波逸底迦與犯捨物同前作法此中犯相其事云何

攝頌曰

一二多舍村　牆籬塹圍繞　伎樂外道舍
鋪店及樓場　堂車船林樹　皆有四不同
於四威儀中　護衣應善識

有一舍村二舍村多舍村牆圍村籬
圍村塹圍村一村有一勢分有多勢
分多村有一勢分有多勢分一家有
一勢分有多勢分多家有一勢分有
多勢分如是應知若役絲家外道家
若鋪店樓及場堂草舩林樹皆有一
多勢分四種不同
云何一舍村謂山野人同居一舍此
舍幾何是其勢分謂盡舍內外有一
尋又復齊其舂擣炒磨飡噉飲食聚
會之處亦名勢分若苾芻衣在舍中
身居勢分或衣居勢分身在舍中明
相出時此無有犯若置衣舍內及勢
分中身居異處乃至明相未出已來
得惡作罪明相出時得泥薩祇波逸
底迦一舍既介二舍亦然云何多舍
村謂村內人家門無次第撩亂而住
此齊幾何名為勢分為異為同答此
村無勢分有異無同離衣分齊據家
為准云何牆圍村謂村四面以牆圍
繞此齊幾何名為勢分謂盡牆內外
有一尋又復齊其雞飛墜處又齊懷
慚愧人便利之處是其勢分餘如前

說云何籬園村謂村四面以籬圍繞此齊幾何名為勢分謂盡籬內外有一尋又復齊其十二肘梯所及之處又齊六牛竹車迴轉之處是其勢分云何壍園村謂村四面以壍圍繞此齊幾何名為勢分謂盡壍內外有一尋又復齊其竿羊足塵所及之處又齊棄糞掃時盛大塼石所及之處是其勢分云何一村有一勢分謂於此村有一園林一神廟衆集之處是謂一村有一勢分此齊幾何名為勢分謂盡園林外有一尋又復齊其舂擣炒磨飡噉飲食聚會之處是其勢分云何一村有多勢分謂於此村有多園林多神廟衆集之處是謂一村有多勢分此齊幾何名為勢分為異為同答此無勢分但齊室中說云何多村有一勢分謂此多村有一園林一神廟衆集之處是謂多村有一勢分此齊幾何名為勢分村中並是外各一尋又復齊其舂擣炒磨飡噉飲食聚會之處亦名勢分云何多村有多勢分謂此多村有多園林多神廟衆

集之處是謂多村有多勢分此齊幾何名為勢分為異為同答此無勢分餘並如前云何一家有一勢分謂此家中唯一家長兄弟不分是謂一家有一勢分事並同前一舍村說云何一家有多勢分謂此家中有多家長兄弟分別是謂一家有多勢分此齊幾何名為勢分謂齊門來更無勢分云何多家有一勢分謂諸家中唯一家長兄弟不分是謂多家有一勢分云何多家有多勢分謂此諸家有多家長兄弟分別此齊幾何名為勢分何共何別答此無勢分云何一伎樂家有一勢分謂此家中有一家長兄弟不分是謂一家有一勢分此齊幾何名為勢分宅中総是外有一尋又復齊其安置竿鼓琵琶簫笛料理供具衆會飲食處来亦是勢分云何一伎樂家有多勢分謂此家中有多家長兄弟分別是謂一家有多勢分此齊幾何名為勢分何共何別別謂據彼兄弟所居分齊共謂安置幡竿處来云何多伎樂家有一勢分謂此諸

家唯一家長兄弟不分是謂多家有一勢分此齊幾何名為勢分宅中揔是外有一尋又復齊其安置竿等並名勢分去何多伎樂家有多勢分謂此諸家有多家長兄弟分別此齊幾何名為勢分何共何別荅此無勢分去何一外道家有一勢分謂此家中同一見解無別意趣此之勢分宅中揔是外有一尋又齊曬曝牛糞安置柴薪及服君持祠祀昇杓火爐呪祭春擣飲食聚會處來去何一外道家有多勢分謂此家中有多見解意趣不同此之勢分何共何別謂齊天祠去何多外道家有一勢分謂諸家中同一見解無別意趣此之勢分宅中揔是外有一尋又齊曬曝牛糞等處去何多外道家有多勢分謂此諸家有多見解意趣不同此之勢分何共何別荅此無勢分去何一鋪者一勢分謂此鋪中有一家長兄弟不分此之勢分中間揔是外有一尋又齊安置貨物計稱量度交易之處去何一鋪有多勢分謂此鋪中有多家長兄弟

分別此之勢分何共何別謂交易坐
然云何多鋪有一勢分謂此諸鋪唯
一家長兄弟不分此之勢分中間總
是外有一尋又齊安置貨物等處云
何多鋪有多勢分謂此諸鋪有多家
長或兄弟分別此齊幾何是其勢分
何共何別答此無勢分
云何一店有一勢分謂此店中有一
家長兄弟不分此之勢分中間總是
外有一尋又齊安置小麥大麥油麻
小豆粟米粳米劫貝絲綿衣裳等物
計稱量度交易之處
云何一店有多勢分謂此店中有多
店主或兄弟分別此齊幾何是其勢
分何共何別謂著物板床處云何多
店有一勢分謂此諸店唯一店主兄
弟不分此之勢分中間總是外有一
尋又齊安置麦豆等物云何多店有
多勢分謂此諸店有多店主或兄弟
分別此齊幾何是其勢分何共何別
答此無勢分云何一樓有一勢分謂
此樓中有一樓主兄弟不分此之勢
分中間總是外有一尋又齊聚會飲

食處來云何一樓有多勢分謂此樓
中有多樓主或兄弟分別此齊幾何
是其勢分何共何別謂安置樓處云
何多樓有一勢分謂此諸樓有一樓
主兄弟不分此之勢分中闇捻是外
有一尋聚會飲食云何多樓有多勢
分謂此諸樓有多樓主或兄弟分別
此齊幾何是其勢分何共何別荅此
無勢分云何一場有一勢分謂此場
中有一場主兄弟不分此之勢分中
闇捻是外有一尋安置穀麦篭斗之
處云何一場有多勢分謂此場中有
多場主或兄弟分別此齊幾何是其
勢分何共何別謂場界畔云何多場
有一勢分謂此諸場有一場主兄弟
不分此之勢分中闇捻是外有一尋
安置穀麦云何多場有多勢分謂此
諸場有多場主或兄弟分別此齊幾
何是其勢分何共何別荅此無勢分
云何一堂有一勢分謂此堂中有一
堂主兄弟不分此之勢分中闇捻是
外有一尋謂繫牛馬處到草藁糞穢
及之處云何一堂有多勢分謂此堂

中有多堂主或兄弟分別此齊幾何是其勢分謂到門內去何多堂有一勢分謂此諸堂有一堂主兄弟不分此之勢分中間怱是外有一尋謂繫牛馬剉草棄糞所及之處去何多堂有多勢分謂此諸堂有多堂主或兄弟分別此齊幾何是其勢分何共何別咨此無勢分去何一車有一勢分謂此一車有一車主兄弟不分此之勢分謂駕車行住中間捴是外有一尋飡噉飲食繫牛剉草棄糞及處去何一車有多勢分謂此一車有多車主或兄弟分別此齊幾何是其勢分謂齊車輗何共何別共謂載處去何多車有一勢分謂此諸車有一車主兄弟不分此之勢分謂駕車行處去何多車有多勢分謂此諸車有多車主或兄弟分別此齊幾何是其勢分何共何別咨此無勢分去何一船有一勢分謂此一船有一船主兄弟不分此之勢分謂船行住中間怱是外有一尋謂繫船處飡噉飲食去何一船有多勢分謂此一船有多船主或

兄弟分別此齊幾何是其勢分謂存
船邊去何多船有一勢分謂此諸船
有一船主兄弟不分此之勢分謂船
行住去何多船有多勢分謂此諸船
有多船主或兄弟分別此齊幾何是
其勢分何共何別答此無勢分云何
一林有一勢分謂此林中有一林主
兄弟不分此之勢分謂此林內中間
揔是外有一尋又復齊其採花之處
飡噉飲食去何一林有多勢分謂此
一林有多林主或兄弟分別此齊幾
何是其勢分謂齊并來去何多林有
一勢分謂此諸林有一林主兄弟不
分此之勢分中間揔是外有一尋採
花及處去何多林有多勢分謂此諸
林有多林主或兄弟分別此齊幾何
是其勢分何共何別此無勢分去何
一樹有一勢分謂枝葉交客所及之
處中間揔是外有一尋又於五月日
正中時樹影及處若無風時花葉果
子墮落之處及天雨時水滴及處去
何一樹有多勢分謂樹枝葉踈散不
交此齊幾何是其勢分何共何別謂

是齊樹根云何多樹有一勢分謂此諸樹枝葉相交覆所及處中間悉是云何多樹有勢分謂此諸樹各各相離枝葉不交此齊幾何是其勢分何共何別苾芻有犯無犯尒時具壽鄔波離白佛言世尊大德若苾芻行住坐卧時齊幾許来是離衣勢分佛言如生聞婆羅門種菴没羅樹相離七尋花果茂盛此七樹間有四十九尋齊此已来是行苾芻不失衣分齊過此便失若住坐卧時但一尋內若二界中間卧時衣角不離身来是其勢分若苾芻離衣宿應為三事犯不犯文並如前說

一月衣學處第三

佛在室羅伐城給孤獨園時諸苾芻多畜衣有得青衣不即作衣但知舉畜更望餘者若得如是相似之物我當作衣如青既然黃赤白衣及得厚薄亦皆貯畜時少欲苾芻共生嫌賤云何苾芻多畜衣物積而貯畜不肯作衣時諸苾芻以此因緣具白世尊佛以此緣具問諸苾芻諸苾芻言實

尒時世尊呵責廣說如前我觀十利為諸聲聞弟子於毗奈耶制其學處應如前說

若復苾芻作衣已竟羯恥那衣復出得非時衣欲須應受受已當疾成衣若有望處求令滿足若不足者得畜經一月若過者泥薩祇波逸底迦

若復苾芻衣已竟羯恥那衣已出有四句廣如前說言得非時衣者何者是時何者非時若住處不張羯恥那衣者一月謂從八月十六日至九月十五日若住處張羯恥那衣者五月謂從八月十六日至正月十五日是名時餘名非時若有望處者謂衣少更求得畜一月者謂有望處於父母兄弟姊妹師主等處當與我衣若五年會若六年會若頂髻會若歲年會我當得衣若足者善若三衣隨一不足者得齊一月若過畜者泥薩祇波逸底迦廣如前說此中犯相其事云何

攝頌曰

有望無望處　望斷不同衣　新故糞掃殊
條數肘量等

若苾芻月一日得少青色衣未作而畜有希望處若得如是同色衣時我當作衣即於是日得同色衣彼苾芻於十日內作衣應持應捨應作法若不持不捨不作法至十一日明相出泥薩祇波逸底迦

若苾芻一日不得餘衣二日方得衣三日得衣乃至十日得衣彼苾芻於十日內作衣應持應捨應作法若不持不捨不作法至十一日明相出泥薩祇波逸底迦

若苾芻十日不得餘衣十一日不得十二日不得乃至十九日不得衣二十日方得餘衣即應如前作法若不作法犯捨墮

若苾芻二十一日不得餘衣乃至二十九日得餘衣三十日內作衣應持應捨應作分別若不持不捨不作分別三十一日明相出泥薩祇波逸底迦由前得衣相染續故如得青色衣既尒得餘色衣事皆同此

若苾芻一日得青色衣不作而畜無別望處便作是念若得如是同色衣

者我當作衣即於是日得同類衣時苾芻於十日内作衣應持應捨應作分別若不作法者至十一日明相出時泥薩祇波逸底迦若一日不得餘衣二日得衣乃至三十日得衣廣如前說如得青色衣既尒得餘色衣等事皆同此

若苾芻一日得青色衣不作而畜有希望處然希望處時節長遠不稱所求無力能得或於是日得青色衣於十日内應作衣如是廣說乃至三十日方得餘色衣事同前說

若苾芻一日得青色衣不作而畜有希望處其所望處雖未得衣心不斷絶或於是日得青色衣如前廣說若苾芻一日得青色衣不作而畜情有希望若所望處皆斷絶者彼苾芻所得之衣於十日内應持應捨如前廣說尒時具壽鄔波離白佛言大德有幾種衣佛言有二種一新二故新謂新織故謂曾經四月者用鄔波離復有五種衣一有施主衣二無施主衣三往還衣四死人衣五糞掃衣云何

有施主衣謂有女男半擇迦為其施主云何無施主衣謂無女男半擇迦為其施主云何往還衣如有死人眷屬哀念以衣贈送置於屍上送至燒處既焚瘞已還持此衣奉施僧衆云何死人衣於屍林中死者餘衣無主攝愛云何糞掃衣此有五種云何為五一道路棄衣二糞掃處衣三河邊棄衣四蟻所穿衣五破碎衣復有五種一火燒衣二水所漬衣三鼠嚙衣四牛嚼衣五妳母棄衣

若苾芻得新衣欲作衣者應浣染裁縫兩重為僧伽胝兩重為尼師但一重為嗢呾羅僧伽一重為安呾婆娑若苾芻二重為僧伽胝時若欲更著第三重者粘時得惡作罪至十一日明相出時便犯捨墮若苾芻於新僧伽胝摘去舊裏擬將別用摘時得惡作罪至十一日明相出便犯捨墮若苾芻於新僧伽胝摘去其裏浣染縫治還欲安此者無犯至十一日明相出時不安了者得泥薩祇如僧伽胝既然於尼師但事皆同此若苾芻有

新嗢呾羅僧伽帖第二重帖時得惡作至十一日明相出時便犯捨墮安呾婆娑亦復如是若苾芻得故衣欲作衣者應浣染裁縫四重為僧伽胝四重為尼師但兩重為嗢呾羅僧伽及安呾婆娑若苾芻於二重嗢呾羅僧伽及安呾婆娑若欲更著第三重者帖時得惡作罪十一日明相出時犯捨墮罪若苾芻於此重衣若欲摘去或安不安有犯無犯廣如上說若苾芻得有主衣無主衣往還衣死人衣准其新故重數應知若糞掃衣時隨意重數作無齊限

尒時具壽鄔波離白佛言大德僧伽胝有幾種條數云何佛告鄔波離有九種別云何為九謂九條十一條十三條十五條十七條十九條二十一條二十三條二十五條鄔波離初三種衣二長一短次三種衣三長一短次三種衣四長一短應作應持過此已上便成破納鄔波離白佛言大德衣之大小有幾差別佛言僧伽胝有三謂上中下上者豎三肘橫五肘下

者竪二肘半撗四肘半二内名中若
盟呾羅僧伽及安呾婆娑亦有三種
謂上中下量如僧伽胝說鄔波離復
有二種安呾婆娑竪二撗五竪二撗
四若極下安呾婆娑但蓋三輪是持
衣中最小若泥薩祇衣最極小者但
齊纔撗一肘若苾芻犯捨墮應爲三
事廣如上說又無犯者最初犯人或
癡狂心乱痛惱所纏

使非親尼浣故衣學處第四

尒時菩薩從覩史天下託生劫比羅
城淨飯王家于時四方有大名稱云
釋迦族生太子在雪山邊分臨河側
劫比羅仙人所住之處去斯不遠有
婆羅門仙人名阿私多善解占相王
召觀察授記有二種瑞若在家者爲
轉輪王化四天下爲大聖主七寶具
足所謂輪寶象寶馬寶珠寶女寶主
藏臣寶主兵臣寶千子圓滿有大威
力勇健無雙能降怨敵盡斯大地窮
四海邊無諸盜賊亦無酷罰以法理
人安隱而住若出家者剃除鬚髮以
正信心從家至非家當得成佛應正

遍知名聞十方弥濟群品是時所有諸國大王皆悉聞知釋迦太子生在雪山乃至名聞十方弥濟群品各作是念我今宜往承事太子當於後時受其福祿又作是念令我無緣能見太子若我承事淨飯王者即為承事太子身也時諸國王咸皆遣使并持國信至淨飯王所後時菩薩養在深宮年漸長大由見老病死故心懷憂惱遂往林中屏棄人事時諸國王聞是事已咸作斯念我今所以事淨飯王者意事太子而今太子既往林中情求出離我今何事徒為費損於是使人及諸國信悉皆斷絕時憍薩羅國勝光大王與淨飯王國界隣近信物雖絕使尚往還於時時間遣使相問所遣使人是國大臣名曰密護是時密護至淨飯王所論國事已便於大臣鄔陁夷舍而為停止若淨飯王遣使往問勝光王時使遣大臣鄔陁夷往時鄔陁夷至室羅伐城見勝光王論王事已於密護舍而為停止時密護有婦名曰芨多顏貌端嚴人所

樂見是時鄔陁夷便與笈多共行非
法時彼寄護問婦與鄔陁夷私有交
寄便作是念此二惡人當斷其命後
更思惟我若煞者擾亂王城為大驚
怖如何為此罪過婦女煞婆羅門耶
即便捨而不問後於異時寄護身死
時勝光王以無子故所有資財取入
王庫時鄔陁夷聞斯事已便作是念
我今存在如何令彼笈多無所憑託
便於夜中思利害事曉便往詣淨飯
王所作如是白王與勝光王國界隣
接見有如是不穩便事應遣使人往
彼籌度若不問者當招禍敗王便報
曰若如是者卿當為使往彼商量時
鄔陁夷即便往詣室羅伐城作如是
念我今為當先見大王先見臣耶作
是念已復更思量求事之法理從下
起即便往至國大臣所陳其本意云
我啓主欲取笈多幸願仁思助我言
及大臣聞已然可其事時鄔陁夷即
便詣勝光王所共論國事即白王曰
幸願大王賜與停處王曰卿已曾來
何處停止白言我先停在寄護之舍

王曰令者宜應還停彼處使白王曰
密護身死王曰家主雖死宅豈死耶
鄔陁夷曰宅雖不死產業皆無王命
呂曰可覓停處安鄔陁夷鄔陁夷出
巳呂白王曰豈鄔陁夷更無停處然
彼先與笈多交通本意緣斯欲為啓
白王令若能攝受此人即是謫淨
飯王矣時勝光王即令使者命鄔陁
夷至使告之曰鄔陁夷我實不知卿
與笈多先有交密令以笈多與卿為
婦宅及財物亦並相供時鄔陁夷拜
謝而去是時笈多聞鄔陁夷來詣其
舍即出當門大聲啼哭鄔陁夷至門
問笈多曰何意啼泣笈多報曰我之
所愛夫主身亡仁豈於今亦當棄我
鄔陁夷曰我本相為而來至此已白
王訖汝及家資悉皆相與汝為此住
為向劫比羅城笈多自念我今若往
劫比羅者婆羅門婦不存我命我今
宜應留住於此於其本宅是時鄔陁
夷使有兩宅一在劫比羅一在室羅
伐城爾時菩薩於六年中一無所有
修苦行已後便隨意欲受上妙飲食

即以飯食及諸糗油塗身體以暖
湯水而為沐浴送便往詣勝軍聚落
二牧牛女所一名歡喜二名喜力受
十六倍乳糜飽足食已復詣善行男
子所取吉祥草時黑龍王讚歎菩薩
向菩提樹下手自布草不令聊乱跏
趺而坐端身正意心念口言若我諸
漏未斷盡者我終不解此跏趺坐是
時菩薩不解跏趺衆惑皆盡尒時世
尊降伏三十六億魔軍兵已證一切
智受梵王請往婆羅痆斯三轉十二
行法輪度五苾芻及以隨五苾芻已
即便行詣白氎林中度六十賢部令
住見諦又至勝軍聚落度二牧牛女
亦令見諦又至烏盧頻螺林側度千
外道出家受具又至伽耶山頂現三
神變教化令住安隱涅槃又至杖林
令摩揭陁主頻毗娑羅王住於見諦
并度八十百千諸天衆無量百千
摩揭陁國婆羅門等次至王舍城受
竹林精舍亦與身子目連出家受具
次往室羅伐城受逝多林給孤獨園
次至攝薩羅說少年經令勝光王得

見諦已往逝多林時勝光王遣使持書往淨飯王所白言大王王令慶喜太子已證無上正覺亦令有情同食甘露今現住在逝多林中時淨飯王聞此信已以手支頬懷憂而歎往日一切義成太子修苦行時我常遣使問其安不使者尋還報我住處比令使問竟無一還今者去來逝多林內其事如何時大臣鄔陁夷前詣王所便白王曰大王何故以手支頬懷憂而住王曰我今豈得不懷憂耶往日一切義成太子修苦行時我常遣使問其安不使者尋還報我住處比令使問竟無一還今有信去一切義成太子證無上正覺亦令有情同食甘露來逝多林寧不憂也時鄔陁夷即白王曰若如是者臣為使去持信還歸王曰卿今去矣還於彼住亦不歸來鄔陁夷曰奉大王命臣必重來時淨飯王自裁書曰

始從受胎後　我養於世尊　煩惱火恒燒
常希發勝樹　今既長成已　徒衆數無邊
餘人受安樂　唯吾獨辛苦

書了印訖與鄔陀夷時鄔陀夷持王勑書往室羅伐至世尊所奉上勑書世尊受書便自披讀時鄔陀夷白世尊曰世尊能向劫比羅城不佛告鄔陀夷我共汝去時鄔陀夷憶昔太子踰城出家父王頻召竟不還國重白佛言必若世尊不肯歸者我今有力自强將去尒時世尊聞斯語已即說伽他報鄔陀夷曰

生死愛網若全除　此即誠無將導者
世尊威力無屬所　汝何方便能將去
生死愛網若全除　此即誠無將導者
世尊境界無屬所　汝何方便能將去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十七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勑雕造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十八　崇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使非親尼浣染衣學處第四之二

爾時鄔陀夷聞佛世尊說伽他已頂禮佛足白佛言世尊我欲還宮白父王知佛告鄔陀夷為佛使者理不應然鄔陀夷白佛言為佛使者其事如何佛告鄔陀夷凡出家者方為佛使鄔陀夷言我願出家然為受契事須還報淨飯大王我今且去佛言待出家已方報前信鄔陀夷言善哉我今出家然而世尊為菩薩時生生之處於二師二親及尊重類有如法教令曾不違逆由此因緣言無違者時鄔陀夷白佛言我今出家佛告舍利子汝與鄔陀夷出家令其長夜永得利益舍利子言如是世尊復與出家并受圓具所有行法略並告知時鄔陀夷既受教誡禮舍利子已詣世尊所禮佛雙足白佛言世尊我已出家佛言汝今可去然而遊次勿入王宮宜在其門立而告曰釋迦苾芻今至門

外若喚入者即應隨入彼若問言更
有諸餘釋迦苾芻不答言更有若問
一切義成太子亦作如是形狀耶答
言亦作如是形狀汝亦不應宿王宮
內若問一切義成太子宿王宮不答
言不宿問何處宿止答言或阿蘭若
或毗訶羅若問一切義成太子欲來
此不答言欲來若言何時欲來答言
過七日後方來至此時鄔陀夷禮佛
而去尒時世尊神力加被令鄔陀夷
如申臂頃即至劫比羅城立王門外
告守門者曰為我白王釋迦苾芻今
在門外門人問曰更有諸餘釋迦苾
芻不報言更有門人即便入白王曰
大王釋迦苾芻來在門外得令入不
王言喚入我觀釋迦苾芻其狀如何
門人引入既至王所王識顏狀問言
鄔陀夷汝今出家報言我已出家王
便問曰一切義成太子亦作如是形
狀答言大王亦同此狀時淨飯王無
始劫來恩愛情重聞是語已即便悶
絕投身躃地以冷水灑良久乃穌從
地起已問鄔陀夷曰一切義成太子

欲来此不肯言欲来何時欲来過七日已方来至此時王即便命諸臣曰一切義成太子過七日已欲歸故居卿等應可脩飾城隍莊嚴道路宮中內人亦令灑掃太子欲来鄔陁夷言世尊不住王家及內宮裏王曰何處居停答曰或阿蘭若或毗訶羅王告諸臣曰卿等往阿蘭若處屈路陁林同逝多林造一住處有十六大院院六十房是時諸臣奉王命已遂往阿蘭若屈路陁林同逝多林造十六大院院有六十房然大王教令隨言即成諸勝天人翠心喜雜相應定力意念皆就於此城中街衢巷陌屏除諸穢以栴檀香水而遍灑之處處皆有殊妙香供懸衆繒綵建立幢幡布列香花誠可愛樂猶如帝釋歡喜之園時諸大衆各懷渴仰瞻望世尊企想而住

余時世尊在逝多林命大目連曰汝今宜往告諸苾芻如来欲向劫比羅城若諸具壽情樂欲見父子相遇者應持衣鉢時大目連受佛教已告諸

苾芻曰諸具壽世尊欲向劫比羅城
若諸具壽情樂欲見父子相遇者應
持衣鉢隨從世尊時諸苾芻既承告
已俱來從佛尒時世尊自調伏故調
伏圍繞自寂靜故寂靜圍繞解脫解
脫圍繞安隱安隱圍繞善順善順圍
繞離欲離欲圍繞阿羅漢阿羅漢圍
繞端嚴端嚴圍繞如栴檀林栴檀圍
繞猶如象王象子圍繞如師子王師
子圍繞如大牛王諸牛圍繞猶如鵝
王諸鵝圍繞如妙翅王妙翅鳥圍繞
如婆羅門學徒圍繞猶如大醫病者
圍繞如大軍將兵衆圍繞猶如導師
行旅圍繞猶如商主商客圍繞如大
長者人衆圍繞如諸國王大臣圍繞
猶如明月衆星圍繞猶如日輪千光
圍繞如持國天王乾闥婆圍繞如增
長天王鳩槃荼圍繞如醜目天王龍
衆圍繞如多聞天王藥叉衆圍繞如
淨妙王阿蘇羅衆圍繞猶如帝釋二
十三天圍繞如梵天王梵衆圍繞猶
如大海湛然安住猶如大雲靉靆垂
布猶如象王屏息狂醉調伏諸根威

儀寂靜三十二相而為莊飾八十種好以自嚴身圓光一尋朗逾千日安步而進如移寶山十力四無畏大悲三念住無量功德皆悉圓滿諸大聲聞尊者阿若憍陳如尊者高勝尊者婆瑟波尊者大名尊者無滅尊者舍利子尊者大目連尊者迦攝波尊者名稱尊者圓滿等諸大聲聞及餘人衆往劫比羅漸次而行至盧呬多河時諸苾芻或有洗濯手足或嚼齒木或濾淨水或時澡浴是時劫比羅城所有人衆聞一切義成太子今欲来至皆大歡喜競共奔走往屈路陁林時淨飯王於寛廣處敷設牀座以待太子是時乃有無量百千大衆雲集或有先世善根共相警覺或有情生喜樂作如是念為父礼子為子拜父耶時佛世尊復作是念我若足步入城中者諸釋迦子咸起慢情共生不信作如是議一切義成太子大有所失昔時去日百千天衆隨從空中於劫比羅城圍繞而去今者獲得無上妙智更乃足步而還欲令諸人息

輕慢心故我今應以神變入劫比羅
城尒時世尊隨心所念入三摩地既
入定已於座不現共諸苾芻踊在虛
空猶如滿月共相圍繞亦如鵝王舒
翼而住行住坐卧四威儀中廣現神
變尒時世尊先於東方入火光定現
種種焰青黃赤白紅頗胝色或現變
神通身上出水身下出火身上出火
身下出水如東方既然南西北方亦
復如是以攝神通於虛空中高七多
羅樹時諸苾芻但高六樹世尊高六
苾芻高五佛五眾四佛四眾三佛三
眾二佛二眾一佛一衆與六人等佛
六眾五佛五眾四佛四眾三佛三眾
二佛二眾一佛一眾便居地世尊去
地高踰一人行空而去并與無量百
千俱胝人天大衆圍繞而去至劫比
羅城時淨飯王既見佛已頭面礼足
說伽他曰

佛初生時大地動　贍部樹影不離身
令是第三礼圓智　降伏魔怨成正覺

時諸釋迦及餘大衆見淨飯王礼佛
足已情生不忍共相唱言云何尊

父王子之足時淨飯王告諸釋子曰
汝等不應作如是語當時菩薩初生
之日大地振動放大光明普照世界
其色晃曜過於三十三天於世界中
間黑闇之處日月威光之所不及當
尒之時並蒙光曜彼處所有諸有
情蒙光曜已乎得相見共作是語仁
等有情亦居此處尒時我見希有事
已便礼佛足又復菩薩曾往田中觀
諸農業於贍部樹影結跏而坐遠離
欲界惡不善法有尋有伺得喜樂定
入初靜慮日已過午其餘諸樹影悉
東垂唯贍部樹影而獨不移蔭菩薩
身尒時我見希有事已復礼佛足此
是第三礼世尊足尒時世尊於苾芻
衆中及諸大衆就座而坐時淨飯王
復礼佛足一面而坐此是第四礼世
尊足時諸釋迦於屈路陁林中殊妙
之處敷設勝座并上供養以待世尊
及苾芻衆尒時世尊詣彼林所於大
衆中就座而坐時淨飯王即以種種
盡世微妙殊勝供養供佛僧已時淨
飯王白飯王斛飯王甘露飯王及餘

百千諸来大衆礼佛足已在一面坐
或有諸人但為合掌復有諸人遥坐
世尊默然而坐時淨飯王即以伽他
而問佛曰

佛昔在王宮　出乗爲馬舉　去何以雙足
遊於棘刺中

世尊報曰

我以神足通　自在乗空去　周行大地盡
煩惱刺無傷

王復問曰

昔衣上妙服　容色多光彩　今著麁弊衣
如何得堪忍

世尊報曰

慚愧為上服　披著甚端嚴　見者起歡心
寂靜居林野

王復問曰

昔飡香稻飯　盛以勝金盤　乞匃飯麁踈
去何得充濟

世尊報曰

我飡微妙法　味與定相應　斷除飲食貪
愍物故哀受

王復問曰

昔異妙樓殿　隨時以自安　比在山林中

云何不驚怖
世尊報曰
我斷怖根本　煩惱悉蠲除　雖處林野中
永絕諸憂懼
王復問曰
昔在三宮內　沐浴以香湯　比居林野中
牟尼以何浴
世尊報曰
法池福德津　清淨人所歎　智者於中浴
去垢不霑身
王復問曰
昔日在王宮　金缾灌水浴　比在江池處
何器以澆身
世尊報曰
我浴淨戒水　灌以妙法器　智者共欽讚
能淨身心垢
爾時世尊以妙伽他答淨飯王已次
覩大衆意樂隨眠界性差別稱彼根
機而爲說法其聽法者所謂白飯王
斛飯王甘露飯王及餘百千諸衆大
衆同聞妙法得預流果或得一來果
或得不還果或有出家斷諸煩惱證
阿羅漢果或發獨覺菩提之心或有

發起無上菩提之心自餘諸衆皆令
歸依三寶住正信中時淨飯王白極
歡喜故悉得見諦淨飯王及諸大衆
礼佛足已恭敬而去其淨飯王便於
夜中作如是念唯我一子有此威德
餘無及者尒時世尊知淨飯王心之
所念欲令降伏家宗慢故至天曉已
便命大目連曰汝當觀察慈念父王
目連白佛言唯然世尊即便執持衣
鉢詣淨飯王所時王既見目連來至
便喟善来命之就座是時目連即如
所念入三摩地既入定已隱身於座
踊現空中時大目連先於東方入火
光定現種種燄青黃赤白紅色頗胝
迦色或變神通身上出水身下出火
身上出火身下出水如東方既然南
西北方亦復如是次攝神通現於本
座時淨飯王白大目連曰世尊弟子
更有如是大威德類如尊者不時大
目連即爲父王說伽他曰

牟尼聖弟子　皆有大威德　三明及六通
無不具足者

時淨飯王便作是念非唯我子有大

威德於餘亦有如是苾芻具大神力
前起憍心即便除斷是時淨飯王復
作是念今者世尊唯人供養不見諸
天時大目連知王念已便白王曰大
王我今還欲往世尊所白言隨意時
淨飯王亦詣佛所尒時世尊知父王
念即於屈路施林悉皆化作蘇頗胝
迦時淨飯王欲東門入門人報曰大
王勿入王曰何意門人報曰佛令統
為諸天說法王問門人曰賢首汝是
何人門人荅曰大王我是東方持國
天王時淨飯王便從南門欲見世尊
門人白言大王勿入王問何意門人
報曰佛今統為諸天說法王問門人
曰賢首汝是何人荅曰我是南方增
長天王時淨飯王便從西門欲見世
尊門人白言大王勿入王問何意門
人報曰佛令統為諸天說法王問門
人曰賢首汝是何人門人荅曰我是
西方醜目天王時淨飯王便從北門
欲見世尊門人白言大王勿入王問
何意門人報曰佛令統為諸天說法
王問門人曰賢首汝是何人門人荅

曰我是北方多聞天王尒時世尊使
以神力加被淨飯王令於門外見佛
世尊與諸天衆說微妙法時淨飯王
見是事已便作斯念今佛世尊非唯
人衆之所供養亦為諸天而来親奉
令淨飯王慯心息已便攝神變時大
目連引淨飯王入見世尊既至佛所
礼佛足已在一面坐尒時世尊隨淨
飯王及餘諸衆意樂隨眠界性差別
隨其根機而為說法令淨飯王以智
金剛杵摧破二十身見高山得預流
果既證果已白佛言世尊我今所證
非高祖所作亦非父母所作非王非
天非沙門婆羅門非諸宗親之所能
作我依世尊善知識故方獲斯事於
捺落迦傍生餓鬼三惡道中拔濟令
出安置人天能盡未来生死邊際乾
竭血淚巨海越度白骨大山無始已
来曽所積集身見窟宅今並除棄證
斯妙果大德於生死流我今得出我
今歸依佛法僧寶為鄔波索迦唯願
世尊慈悲鑒察我從今日乃至盡形
不斷有情命乃至不飲諸酒頂受世

尊所制學處時淨飯王礼佛而去便
詣白飯王所報言太子可受王位彼
便報曰有何意耶王曰我今見諦不
能為王問言何日報言今日彼便報
曰我於世尊初來之日即於彼時我
得見諦次往斛飯王後往甘露飯王
所冀稱王位彼悉自云我已見諦淨
飯王曰若如是者我今欲灌誰頂令
受王位彼便報曰釋迦童子名曰賢
善可稱王位時淨飯王即便灌頂以
其王位授與賢善尒時世尊及苾芻
僧衆於日日中入王宮內受其供養
時淨飯王作如是念今佛弟子外道
千人心雖端正身非嚴好由昔苦身
形容瘦悴云何得令世尊門徒容儀
可愛覩相生善若令釋種陪隨世尊
方是端嚴人共尊重時淨飯王集諸
釋種而告之曰諸君當知一切義成
太子若不出家者當何所作彼皆報
曰作轉輪王又問曰君等作何報言
我等稱臣皆為從者王復告曰今一
切義成太子證甘露法亦令有情同
飡斯味仁等何因不為隨從彼皆報

曰我今出家王曰各隨汝意諸釋子白爲全家並去爲當家別一人王曰家別一人時淨飯王即便椎鍾宣令普告諸釋種中家別一人出家奉佛若不肯者必招咎責即於是時釋種之中賢善無滅等五百釋子悉皆出家如世尊說若捨貴族而出家者多獲利養時五百釋子悉皆招利養尒時世尊便作是念此諸釋子本爲解脫而求出家今捨少欲耽著財利世尊欲令絶利養故即便旋往室羅伐城在逝多林如昔安住時具壽鄔陁夷於日初分執持衣鉢入室羅伐城次第乞食遂至故二笈多之宅在門而立是時笈多遥見鄔陁夷來瞻其顔狀知是故二即便以手提貿而告之曰鄔陁夷仁今何意棄我出家鄔陁夷曰賢首如我世尊爲菩薩時便捨寶女耶輸陁羅持稱云具稱瞿比迦云護也蜜伽闍虛也子等六万婇女而爲出俗誰能共汝塵垢之面而沉溺耶笈多報言鄔陁夷若如是者我亦出家答曰善哉笈多報言我今取歛家

業尋當出家鄔陁夷曰宜疾勿遲遂捨而去然鄔陁夷於時時中數來看問告笈多曰汝未出家彼便報曰我之家業尚未收斂鄔陁夷曰要待憍薩羅國煨燼之後汝之家業方可了耶笈多報言今即收斂明當出家時鄔陁夷便作是念我於今時由昔俗累尚被黑鉢同梵行者所輕況復令彼出家更招譏議去六衆苾芻度苾芻尼便生追悔至天曉已執持衣鉢往王舍城既至彼已安居坐夏是時笈多付家業已便於他日往逝多林問諸苾芻曰彼向何處苾芻問曰彼者是誰報言聖者鄔陁夷諸苾芻報曰彼以遠趣王舍大城彼既聞已即便啼泣苾芻問言笈多何意啼泣報言聖者鄔陁夷令我棄俗許與出家我既付囑家產彼便遠捨而去我今不居俗舍復非出家寧不憂惱有人報曰為剃刀故彼向王城欲取新刀剃汝新鬚于時苾芻尼衆為請教授來逝多林見彼笈多行啼憂悒問言笈多何意啼泣笈多具以前事告苾

苾尼諸尼報曰汝誠無識豈有苾芻
度苾芻尼耶還令尼衆度汝出家可
隨我來至大世主喬荅弥處度汝出
家時諸尼衆便將笈多至大世主處
白言聖者此之笈多情願出家時大
世主即與出家時鄔陁夷在王舍城
作如是念我爲護惜諸黑鉢者故不
與笈多出家我多喪失腰絛雜物資
身之具若餘黑鉢度笈多出家者乃
至暫欲見我亦無由得雖及安居猶
常不樂時有摩訶羅苾芻從室羅伐
城夏安居巳来至王城時鄔陁夷於
竹林精舍外近大道邊瞻望而住遂
還見彼老苾芻来鬚若荻花眉長下
覆傴肩垂辟徐步而行時鄔陁夷便
作是念此之来者何上座耶既相近
巳告言善来善来上座老苾芻去敬
礼阿遮利耶敬礼鄔波馱耶時鄔陁
夷見無軌則不識二師即知定是摩
訶羅也遂將入寺問言尒從何來報
言從室羅伐來時鄔陁夷便生是念
若我先問笈多消息聞者譏醜我應
次第而問汝摩訶羅既從彼來得知

世尊少病少惱起居輕利安樂行不
在室羅伐為夏安居彼便報言世尊
無病安樂在彼安居又問苾芻苾芻
尼鄔波索迦鄔波斯迦衆並得無病
安樂如常所居於時時中來覲世尊
聽正法不答言所問之人並得安隱
亦時時中來聞正法又問住位了教
憍陳如住位迦攝波住位舍利子大
目連等諸餘尊宿大世主喬答弥及
勝光王長者仙授故舊鹿母毗舍佉
善生夫人悉得無病安樂住不答言
並安樂住又問汝識長者婦笈多不
答言我識彼是大德鄔陁夷昔日之
妻鄔陁夷曰彼豈今時尚為長者之
婦答曰已出家訖鄔陁夷問曰誰與
出家報言是大世主鄔陁夷便作斯
念既是出家或容再面即便嘆言摩
訶羅且來灌足時鄔陁夷取彼衣鉢
掛在極高為牙杙上遂多與泥令塗
手足報言今此房中有食有利宜當
安隱歡意而住彼便報言我不樂住
時鄔陁夷便持鎖鑰而付與之告言
如世尊說苾芻不應空棄住處捨之

而去摩訶羅此是鏁鑰汝自當知說
是語已即便涉路漸至室羅伐城逝
多林內灑掃房宇以瞿牛糞而塗拭
已便掩門偃卧牀上作歌詠聲而
鬧正法時有苾芻尼為請教授而來
至此諸尼聞此諷誦之聲識其響韻
即便共往鄔陀夷所問言大德往時
走去比何處來答言我前須往王舍
城中尼問知已即便歸寺告笈多曰
汝今喜滿阿遮利耶現已來至笈多
問曰若箇阿遮利耶報言是鄔陀夷
笈多曰因何是我軌範之師我豈從
彼而受學業諸尼報曰汝無識人多
有諸尼與大苾芻共相繫屬汝今宜
往問其安不彼即具持屑香及油澡
浴之物往詣彼房扣門而喚鄔陀夷
問曰扣門者誰報曰我是笈多鄔陀
夷曰善來善來長者之婦隨意當進
是時笈多入而告曰大德我今豈是
長者婦耶我已出家問言誰復與汝
而為出家報言聖者大世主與我出
家鄔陀夷曰我有他事須向王城汝
復何緣急求離俗彼便報曰豈非大

德前作斯語汝當收斂家業我度汝
出家我依斯教付囑家產大德棄我
遂向王城若大世主不度我者我誠
非俗亦非出家鄔陁夷曰我豈當時
自貽重擔許言教汝今且可坐為汝
説法礼已便坐端心聽法時鄔陁夷
即為説法説法之時即便追念昔時
所有歡笑之事問笈多曰汝憶往時
在某園林天祠之處飡噉如是美妙
飯食談話之時欲意便起欲心既起
情多錯乱凡智慧女人有五不共事
表知男女有欲感心無欲感心笈多
覺知鄔陁夷欲心熾盛告言聖者我
暫須出事了還來鄔陁夷作如是念
此為便利而欲出耶遂令暫出笈多
出已攘擧裙衣急走而去時鄔陁夷
聞其走聲即便出外隨後而去喚言
老沙門女走向何處復更急趁生支
觸膝其精遂泄欲心既歇徘徊而住
笈多知已亦復還來報言聖者我若
許者我非苾芻尼仁非苾芻鄔陁夷
曰姉妹如世尊説若自護者即是護
他若護他者便成自護云何自護即

是護他自能修習多修習故有所證
悟由斯自護即是護他云何護他便
成自護不惱不恚無怨害心常起慈
悲愍念於物是名護他便成自護笈
多報曰聖者可脫裙來我當為浣時
鄔陀夷即以衣付是時笈多見衣精
已便生染心即便自念我之身分未
有聖者鄔陀夷不鬪不見我不順彼
實非善事作是念已倍發深心如佛
經中說伽他曰
諸有耽欲人　不見於義利　亦不觀善法
常行黑闇中
時彼笈多欲心亂故取精一渧置於
口中復取一渧授女根內有情業力
事不思議時有中蘊有情其家後生
而來依託笈多至寺便為浣衣諸尼
見問笈多具答其事諸尼便問我言
謂汝為求勝法從大德處寧知更有
此惡事耶笈多報曰彼之大德是持
戒者自出家後我之身分曾不重觸
諸尼報曰不觸身分尚有斯事如其
觸著汝欲如何諸苾芻尼知其事已
往白苾芻苾芻白佛佛告諸苾芻

彼尼無犯波羅市迦既其有娠應安屏室與食供給無令闕事當生其子名童子迦攝波於我法中而為出家斷諸有漏成阿羅漢我弟子中辯才巧妙善能宣說衆為第一尒時世尊遂作是念若有苾芻令非親族苾芻尼浣故衣者有斯過失世尊以此因緣如前廣說乃至我今為諸弟子於毗奈耶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使非親苾芻尼浣染打故衣者泥薩祇波逸底迦

若復苾芻者謂鄔陁夷若更有餘如是流類言親族者謂從七祖父母爾人已来皆是親族過此便非苾芻尼者謂是笈多故衣者七種衣中隨是一數云何為七一者毛二者芻摩迦(此方無)三者奢搦迦(此方無)四者羯播死迦(白疊)五者獨孫洛迦(紵布)六者高詰薄迦(是上毛緂此方無也)七者阿般闍得迦(是北方池名其處有此衣也亦有釋云即是絁絹之衣耳)言浣者下至水漬染者下至一入色打者下至手一打泥薩祇波逸底迦者廣說如前

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苾芻知非親

芻尼作非親族想令浣故衣犯捨墮染打亦如是於三事中或令三事俱作或令作二或令作一又於三中隨一爲初使非親非親尼皆得本罪若非親尼疑亦捨墮罪若是親尼作非親想得惡作罪若是親尼而起疑心得惡作罪又無犯者謂最初犯人或癡狂心亂痛惱所纏

從非親尼取衣學處第五

爾時世尊在室羅伐城逝多林中如佛所說若捨貴族而出家者多獲利養然諸釋種既出家已利養豐多衣於衣服常事料理長衣長鉢絡囊腰絛並多貯畜世尊知已作如是念此諸釋子本求解脫而爲出家於出離因悉皆棄捨不修善品耽著財利我今應爲說法令捨財利世尊時時爲其說法彼諸釋子不能見諦世尊復念何因緣故釋子出家不能見諦皆由耽著財利資生雜物我今若作呵責治罰者釋子苾芻無由開解應示諸佛正覺調伏善巧化度之儀爾時世尊告諸苾芻曰汝等當知我欲於

此夏安居三月之內宴默而住勿令
苾芻輒來見我除一苾芻為我請食
者除長淨日時請苾芻護受佛教眾
共立制於此夏安居內苾芻不得輒
見世尊除一苾芻為佛請食者及長
淨日若違制者我等令其作波逸底
迦罪說悔尒時世尊於三月內宴默
而住無一苾芻輒得見佛除請食人
及長淨日時有苾芻名曰小軍於王
舍城作前三月安居佛於室羅伐城
作後月安居是時小軍三月滿已隨
意事了并作衣竟執持衣鉢順杜多
行與諸門徒端嚴整肅往室羅伐城
既至彼已小軍苾芻安置衣鉢洗手
足已詣世尊所時六衆苾芻遙見小
軍苾芻來世尊所共作是說此客苾
芻破僧伽制復有說云我當令作波
逸底迦罪說悔時小軍苾芻詣世尊
所徐扣門扇佛與開門小軍入已禮
世尊足在一面坐
世尊常法見客苾芻來歡言慰問汝
從何至何處安居佛見小軍歡言慰
問汝從何至何處安居小軍白言大

從我從王舍城來於彼安居世尊門
曰王城苾芻已作隨意白言已作世
尊問曰小軍何意汝自端嚴端嚴園
繞（或去隨繞或去前從　或去眷屬皆一藏也）小軍白言大
德若有人來見求於我欲出家者我
便報言汝善男子當往阿蘭若處乞
食但三衣糞掃衣樹下坐我為讚歎
如是等事若言能者我度出家若言
不能令隨意去若有欲受圓具或求
依止或求讀誦或學如理作意寂念
思惟來求我者皆如前報若言能者
隨彼所求圓具等事若言不能令隨
意去由此緣故我身端嚴門徒亦尒
世尊告曰善哉善哉小軍汝能善度
無量人天利益無邊諸有情類來求
法者令得安樂小軍當知若能讚歎
杜多功德者則為讚歎我身無異若
有毀呰杜多功德者即是毀呰我身
何以故小軍我於長夜讚歎稱揚如
斯出要杜多功德然汝不應違僧制
令小軍白佛言我實不知此處僧伽
作何制令世尊告曰小軍我安居時
告苾芻曰汝等當知我欲於此夏安

居三月之內宴默而住勿令苾芻輒來見我除一苾芻為我請食者及長淨日時諸苾芻受我教已又共立制於此夏安居內苾芻不得輒見世尊除一苾芻請食者并長淨日若違制者我等應令作波逸底迦罪說悔小軍自佛言大德我身是客彼是主人自立制令豈及於我佛告小軍無問客主僧伽制令咸須遵奉然我從今為客苾芻制其行法凡客苾芻入寺之時即應先問舊住苾芻曰具壽今此寺中僧伽有何制令若問者善若不問者得惡作罪若主人報者善若不報者亦惡作罪佛告小軍然阿蘭若苾芻與其饒益党依僧制若阿蘭若人欲見我者無問時節隨意來見并與十三杜多功德相應者亦隨意來見若糞掃衣人但三衣人此二與衣相應常乞食人次第乞食人一坐食人鉢乞食人不重受食人此五與食相應住阿蘭若人樹下居人露處住人隨處住人冢林住人此五與處相應常坐人此一與威進歷相小軍當知斯等諸人隨情見我

是時小軍苾芻聞佛說已歡喜奉行
礼佛而退時六衆苾芻即便往詣小
軍之所白言具壽可見容許我欲詰
問小軍報曰具壽五部罪中隨意當
詰報言汝犯波逸底迦罪須如法說
悔小軍答言具壽我不見罪報云汝
豈不見破僧制耶答曰僧伽有何制
令即如前所制具以告之小軍曰具
壽世尊告我云小軍我與蘭若苾芻
作其饒益免依僧制隨意入見四他
揭多時彼釋種諸出家者聞斯說已
各生是念諸仁當知具壽小軍在王
舍城夏安居了來見世尊即得承事
親共言談我等在此而不能得親奉
承事此意即是由見多貪擯斥於我
我等宜於長衣鉢物觀之如病如癰
如箭當棄除之時諸釋子苾芻咸作
是念我等宜將所有長衣鉢等向具
壽阿難陀所隨有言教我等奉行時
諸釋子苾芻各各自持長衣長鉢絡
囊腰絛諸資具將至阿難陀所作如
是語善哉大德我等有此長衣鉢等
資生之具願為哀受時具壽阿難陀

報諸釋子苾芻曰仁等且住待我當為白世尊知時具壽阿難隨便詣佛所礼雙足已在一面立具以其事而白世尊佛告阿難隨可為受取置一大房并語諸苾芻若有闕乏資具者隨意取用時具壽阿難隨唯然受教即還詣彼諸釋子處受其所有具衣鉢等置大房中以為一聚告諸苾芻曰若闕乏者隨意於此取其衣鉢時諸釋子於彼長衣觀如癰箭既棄捨已遠離多求樂修少欲即便共往詣世尊所礼佛足已在一面坐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十八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勑彫造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十九　崇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從非親尼取衣學處第五之二

尒時薄伽梵由小軍苾芻故觀諸釋種意樂隨眠根性差別為說當機微妙之法令彼五百釋種苾芻即於座上自證圓滿破無明㲉斷三界惑成阿羅漢三明六通八解成就得如實知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受後有心無障礙如手撝空刀割香塗愛憎不起觀金與土等無有異於諸名利無不棄捨釋梵諸天悉皆恭敬

時諸苾芻各生疑念而白佛言希有世尊有何因緣由小軍苾芻故遂令五百釋種苾芻遠離多貪求少欲行得殊勝果度生死海昇涅槃岸究竟令住安隱之處世尊告曰汝諸苾芻我於尒時離欲瞋癡無愛無取於諸我慢悉皆除遣脫諸有支得一切種智證無上覺由小軍故讚歎少欲令五百釋種出生死海證大涅槃　其未

希有汝諸苾芻如我往昔具欲瞋癡有愛有取於諸我慢生老病死憂悲苦惱皆不遣除輪迴有支未得解脫非一切智亦由我為小軍讚歎少欲訶責多貪令此五百人得五通具足此之因緣汝等當聽於過去時婆羅痆斯國有王名梵摩達多為大法王時世豐樂人物熾盛無諸鬪戰干戈征罰邪偽惡人共相侵害亦無災横及諸病苦稻蔗牛羊在處充足等觀兆庶猶如一子時王夫人名曰妙梵於此城中有一大池亦名妙梵時王無子為求子故祈禱世間一切諸神及同生天希望後嗣世俗皆云由乞求故獲得子息此誠虛妄若由乞求得子息者於一一人咸有千子如轉輪王此事既無故知是妄但由三事現前方有子息云何為三一者父母有染心二者其母腹淨應合有娠三者應受生者中有現前具此三緣方有男女其王一心求子而住于時有一有情於無上菩提誓願修證從池獄出託娠妙梵夫人諸慧女人有五

別智廣說如上時彼王妃覺有娠已情生歡悅遂白王曰大王當知我所懷孕必是大王光顯國位令我有娠現居右脇觀此相狀是男不疑時王聞已即大歡慶廣說如上乃至胎成常令適悅

時大夫人發如是念善哉我欲於城東門廣行福施如是南西北門及以城內普行福施獄囚繫閉咸皆放捨時大夫人以事白王王聞是已皆如所願四城門內廣施無遮所有獄囚並皆釋放夫人既遂所求與念便息夫人復生是念我今欲往花苑林泉暫爲遊觀王隨出觀與念便息復生是念我今欲往妙蓮池中名花遍布共諸婇女乗船而遊白王知已爲作輕舟置於池內即命夫人并諸婇女乗船遊戲既至船所便誕一男得宿命智顏貌端正見者歡喜身色如金廣說如上乃至與兒令者當立何字諸親議曰今此孩子生在水中應與立字名曰水生時王即以太子授八乳母廣說如上乃至如蓮出池是時

水生太子既長成已作如是念我何
處死在衆合獄曾作何業我昔於人
趣六十年中曾為太子由作種種諸
惡業故墮地獄中今處人道生在王
家與非善處若得為王還墮地獄遂
便詭設方便身不起行現瘂聾相水
生太子當誕之日五百大臣悉皆生
子各取當時瑞應而為立名既漸童
年遂能入出大臣並將屬至王所時
諸童子王令歡戲共為跳躑王既見
已便作是念水生太子若不聾者亦
在與中共為跳戲令我太子雖知瘖
聾終立為王尒時水生聞斯語已便
作是念王今無事苦見恩逼令我復
應瘂而不語後於異時五百童子漸
能言說俱至王所王復生念我之太
子若不瘂者亦能言說先時名作水
生太子既瘂復聾因即喚為瘂聾太
子水生之号人不復稱王於異時以
掌支頰長歎而住諸臣見已俱白王
曰大王何故以掌支頰似帶憂懷王
曰我於今時寧不憂歎我既為王當
處自在稱尊海內男女俱無雖有一

兒身殘瘂躄是時大臣各令醫人俱會一處令觀太子何病所中時諸醫人共觀太子無別病狀來白王曰大王我等詳觀太子諸根明利更無病狀此恐多是情有憂懼所以不言時梵授王聞醫說已遂設方便欲使起行復令其語即命魁膾於屏私處而告之曰我此瘂躄太子於大衆前遣汝將殺汝可將去不應即殺膾者曰謹奉王命時王對衆人前即以太子付彼膾者遣令依法是時膾者便抱太子置寶車上從城中出詣屠膾所時瘂躄太子四顧城中見其富盛而發言曰今此城中為空荒無物為有人居是時膾者聞是語已尋將太子還付大王白言令此太子作如是說時王便抱瘂躄太子置在懷中告曰誰是汝讎我為擯棄誰是汝友我當惠之是時太子聞是語已瘂而不荅時王復命膾者還將棄却膾者奉命同前將去太子于時見一死屍四人轝去而發言曰此為死而更死為活為死耶是時膾者聞斯語已還將付

王王復同前置在懷中次第而問太
子亦復瘂而不對王復同前付彼令
煞將出王城是時太子見大穀聚作
如是說此大穀聚若先不食根本者
是時贍者聞斯語已還將付王王復
同前次第而問太子亦復瘂而不言
王復同前付彼令煞命贍者曰汝可
疾去往彼屍林宜以太子埋於坑穽
時彼贍者同前將去向深摩舍那掘
地為穽是時太子說伽他曰

何意御車者　於此疾穿坑　我聞當速荅
穿坑何所為

贍者報曰

大王生一子　口瘂不能行　為此遣穿坑
欲埋無益子

是時瘂躄太子作如是念此魁贍者
情懷掾熹手持利劒唯欲煞人斷他
命根以為活業心便驚怖或容以我
填塞深坑如是思已告贍者曰若其
父王隨我顧者我當口語足步還城
是時贍人心生希有馳走白王王曰
若太子須王位者我即與之況餘所
求不隨其意于時大王大喜充滿告

諸臣曰卿等即宜治掃街衢香花遍
布懸繒幡蓋極令嚴好如有言曰
國主所出言　或復諸天類　及諸證定者
隨意等皆成
時諸臣等即奉王教莊嚴城郭悉令
妙好于時無量百千人衆雲集街衢
企望太子步還城邑是時瘂躄太子
足步還城至大王所礼父王足說伽
他曰
大王今當知　我非瘂躄者　亦非愚騃類
畏苦故須然　我有足能行　有口分明語
恐入惡道苦　故作如是事
王曰愛子若如是者何不言說足步
而行怖懼之言有何意趣太子白言
願王當善聽　我為說因緣　我於前世時
曾經六千歲　得為王太子　具受五欲樂
由斯六千歲　墮在泥黎中　惱受諸苦惱
不可以言說　業盡方得出　重獲於人身
我憶如是事　恐墮地獄中　定不願為王
故我之林野
王曰愛子本作祠祀及修勝行設諸
施會供養仙人冀得子息以紹王位
汝今何故捨而出家太子曰

我不求愛欲　怨諍由是生　願修真梵行
斯能壞怨敵　我不求愛欲　猶如於毒果
願修真梵行　常飡甘露樂
王曰
世間所愛樂　唯王是極尊　何故汝今時
捨之求離俗
太子曰
終能生苦者　此不名為樂　要求真樂處
能令苦皆盡　願王今放我　捨俗往林中
王曰愛子汝今身處樓觀香花郁烈
牀褥柔耎寢息安寧絲竹音聲而為
賞翫上妙衣服披著以時甘美餚饌
隨情而食若出家者住止山林寢卧
枯葉狐狼虎豹吼叫相驚皮草為衣
根果充食水皆熱濁欲飲無由汝今
何意棄捨尊榮樂居林野太子曰
寧住林野鹿皮衣　虎豹同居食根果
不作國王恒殺罰　來世善果共相違
願王放我隱山林　畢想勤修涅槃路
王曰愛子先當為我斷役三歲後從
出家未為難也汝見城中所有寶藏
作如是語今此城中為空荒無物為
有人居汝何密意作如是語太子曰

大王當聽王令無辜令人煞我竟無
一人稱理而說王令何為煞斯太子
我緣此意故作斯語王曰善哉汝又
第二見輦死人便作是說為死而更
死為活而死耶汝何密意復作斯語
太子曰大王當聽若人自作惡行而
身死者此謂死而更死若人自為善
行而身死者此謂活而身死我緣此
意故作斯語王曰此亦善哉汝又第
三見大穀聚復作斯說若先不食根
本者汝何密意復作斯說太子曰大
王善聽彼諸耕人從他貸穀食而作
業後時穀熟積成大聚債主來索多
聚人亦如是由行十善方獲人身若
並還他如若先時不食他物便成大
更造惡不修於善前世善根即便銷
盡善根盡故亡失善道與此相違即
不亡失我緣此意故作斯語王聞語
已告言愛子此更善哉時王即便抱
持太子哽咽流淚告言汝已決意志
不可移令隨汝情修行善業我亦於
後隨至山林時梵授王命諸臣曰若
我太子不出家者當是何人諸臣報

曰當為國王卿等諸子復是何人報言是隨從者王曰太子今既出家卿等諸子何不隨從諸自白言謹奉王命令其出家去城不遠有一靜處有五通仙人稟性慈悲哀憐一切是時太子與五百人出婆羅痆斯將諸侍從至仙人所求哀出家時彼仙人並隨其願既出家後勤教要法太子不久獲得五通後時仙人命過太子便依喪禮焚燒其屍是時痆聲太子於五百人躬為訓導痆聲太子其名遂隱痆聲大師勝号彰著時痆聲大師作如是念何意五百弟子不得五通豈不由彼多畜麁皮樹皮廣傳祭器水器雜菓根果藥以自供四體常勞五通難證我今若作何責治罰者彼五百人無由閑靜宜可示其善提薩證無上善巧化度之儀爾時大師嘗諸摩納薄迦曰汝等當知我欲於此夏三月內宴默而住勿令一人輒來見我唯除一取根果人并月十四日長淨之時諸弟子奉受其教衆共制於三月內一人不得輒見大師唯

除一供界菓人并長淨曰若有違制
我等令其作波逸底迦罪說悔其師
於三月內宴默而住無有一人輙得
入見唯除採果及長淨曰
尒時大師於其住處見一飛鳥報言
善來飛鳥我今與汝所作相似汝所
覓食唯求滿腹生知足意我所求食
亦唯滿腹作知足心次見一鹿報言
善來野鹿我今與汝所作相似汝所
覓食唯求滿腹生知足意我所求食
亦唯滿腹作知足心時諸弟子聞師
與鳥鹿言說各生是念豈非大師捨
默然禁戒詣師所礼已俱坐彼師默
然不共其語時諸弟子復生是念豈
我大師共傍生語不與人言即便捨
去復更有一婆羅門子名曰能施遇
來至其仙人遥見告曰能施我今與
汝所作相似汝唯持一鹿皮衣一鉢
器我亦同尒汝所覓食唯求滿腹生
知足意我所求食亦唯滿腹作知足
心不同此處更有餘類多畜皮衣廣
儲雜器貯諸果菓求覓疲勞時諸弟
子聞是說已各生斯念今我大師讚

數少欲毀訾多求觀此意趣便是由
見多貪擯斥於我我等宜應於諸惡
長皮衣雜器觀之如病如箭如癰棄
之河內宜著一麁皮衣雜器各一衆
共許可各以雜物棄彼河中唯一供
身俱詣師所師觀根器而為說法皆
證五通尒時世尊告諸苾芻勿生異
念往時痤鬢五通仙人即我身是以
菩薩行化諸有情往時五百弟子即
五百釋種苾芻是往時能施即小軍
是我於往時由能施故令五百人捨
離多貪修少欲行獲得五通今時由
小軍故令五百釋種苾芻捨棄貪求
遵知足行具足六通成阿羅漢究竟
安住寂滅城中汝等應知作純黑業
者得純黑異熟作純白業者得純白
異熟作雜業者得雜異熟是故汝等
應棄純黑及以雜業當可精勤修純白
業觀此因緣汝當修學此是緣起然
佛世尊未與苾芻制其學處尒時佛
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未遠
苾芻尼住阿蘭若時有諸尼往靜林
中修習靜慮受勝定樂時蓮花色苾

芻尼與其徒衆五百人俱往闇林中
在一樹下半跏而坐入滅盡定是時
餘尼至日晡後各欲還向室羅伐城
有作是言聖者蓮花色我喚令起復
有說言聖者具大威神或容在前入
寺便不喚起各自歸還時蓮花色至
日暮時出定遍觀諸尼盡去便作是
念我爲入城爲當住此即便入定時
有五百群賊行刼盜已至此林邊諸
賊議曰半人分物半爲防守遂於林
内見入定尼有云是木有云是人有
云苾芻時彼賊中有還俗人報言是
苾芻尼非苾芻也餘人問曰何得
知報言苾芻全跏尼則半跏此既半
跏明知是尼時諸賊從坐希有念君
等當知如斯可畏大闇林中一苾芻
尼能宿於此即便往詣賊將軍所將
軍問曰仁於林內頗見希奇事不答
言見有如斯可畏大闇林中一苾芻
尼能宿於此將軍聞已告防守人曰
我試看之便見苾芻尼顏容端正人
所樂觀寂定威儀觀而深敬歎曰今
此林中有二可愛所謂朗月光明及

苾芻尼答彩將軍曰宜應喚起我奉
其食彼還俗人報曰此不非時食將
軍曰林中苾芻尼有二可愛所謂容
儀端正不非時食將軍曰令其飲酒
彼還報曰此不飲酒將軍曰於此林
中復有二種可愛所謂苾芻尼顏容
端正不飲諸酒將軍曰令我幸會遇
上福田而竟不果施一飡食便以貴
價疊衣纍上妙食掛於樹枝作如是
說即如聖者容儀寂定無所不覺無
所不知我今留此衣食幸願慈悲當
為受用作是語已捨之而去時蓮花
色尼至天明已從定而起便見大衆
行跡之處便入定觀見彼五百賊徒
至此而去復觀於我無醜惡事不知
無有過復見纍食挂樹便作是念此
由淨心敬信所致復作是念若更待
餘授食之者恐禽獸來壞其淨施我
今宜可持此上食奉施僧伽然佛有
教若尼惡觸苾芻是淨苾芻惡觸尼
亦是淨遂即自手持去詣逝多林於
衆常法每二人鎮居門首時鄔波
難陀在寺門前經行而住遥見苾芻

尼来問言大妹豈天未曉城門巳開尼言大德我非城宿從闇林来報言大妹我曾晝日入彼林中起怖畏心身毛皆竪大妹如何獨住於彼寺所持者是何物耶時苾芻尼具以緣告此時賊徒淨心留與鄔波難陁曰大妹由汝威儀賊生敬愛獲得此物彼若見我必當與我令負物去鄔波難陁告言大妹若有得此新好白疊剃作兩重僧伽胝衣少欲而住脩諸善品誠亦佳矣尼言聖者須此衣耶答曰必若有餘隨情處分答言且住我持初食奉施僧伽迴来至此以衣相施鄔波難陁作如是念若更有餘黑鉢見者必乞此衣我無由得報言大妹可往於此我當爲喚受初食人尼便許可時鄔波難陁即入寺中見受食人無事而住報言具壽施主在門擔食辛苦汝今無事閑住房中宜可急行受其施食彼便持器往詣寺門就苾芻尼受取初食尼與食巳振白疊衣施與鄔波難陁既得衣巳喜而呪願曰汝所施物是心瓔珞爲心資

助定慧莊嚴得人天道隨情受用勝
妙衣服終至無上安隱涅槃即便捨
去時蓮花色苾芻尼便作是念我今
爲向本處爲禮世尊我今已來當禮
佛足便詣佛所禮世尊已在一面坐
時苾芻尼五衣破碎世尊見已告阿
難陁曰苾芻尼衆於安居時足利養
不阿難陁白佛言足佛言何意蓮花
色尼五衣破碎阿難陁曰大德此苾
芻尼深信堅固意樂淳善其所得物
於三寶中咸皆喜捨來從乞者不逆
其意今日此尼得好大疊施與尊者
鄔波難陁佛告阿難陁苾芻於非親
族尼處受取衣耶阿難陁曰苾芻受
衣佛告阿難陁然非親苾芻不生是
念此苾芻尼異五衣不臨所與時悉
皆受取若親苾芻則不如是見其闕乏
不肯受衣尒時世尊告阿難陁曰於
大房中貯衣之處應取五衣與蓮花
色苾芻尼時阿難陁奉佛教已便取
五衣授與蓮花色尒時世尊以此因
緣告諸苾芻廣說乃至於毗奈耶制
其學處當如是說若復苾芻從非親

苾芻尼亦衣者泥薩祇波逸底迦
世尊爲諸苾芻制其學處已室羅伐
城有一長者大富多財受用豐足所
有家產如毗沙門王便於同望族娶
女爲妻雖久共居竟無男女情懷憂
悒作如是念我今舍內多有珍財無
一紹繼我死之後所有資產以無子
故沒入王家來世路糧又未脩集以
手支頰長歎而住其妻問曰何故情
懷憂悒支頰而住報言賢首我今寧
得不憂具述其事妻曰云何脩習來
世資糧報言賢首若能以好飲食供
養佛及僧食已人人各奉一雙上好
白疊是謂脩習來世路糧預前安置
妻言何故不爲是時長者往詣佛所
礼佛足已在一面坐世尊尒時即爲
長者演說妙法示教利喜默然而住
是時長者從坐而起整衣一肩合十
指掌白佛言世尊唯願哀愍并苾芻
僧伽明當宅中受我微供世尊默然
受之長者知佛爲哀受已礼足而去
時彼長者於其夜中具辦種種上妙
飲食且敷座席并安水器令使往白

世尊時到世尊於日初分著衣持鉢與苾芻衆隨從而去至彼長者設食之處就座而坐長者既覩佛僧如法坐已便以上妙飲食手自供養極令飽滿既澡漱已奉佛及僧人各一雙上妙白疊時彼長者取卑小席於世尊前聽受妙法佛隨根性示教利喜爲說妙法呪願頌已從座而去是時長者隨佛出已旋繞三而礼足而退於高樓上修捨施念告其妻曰賢首應生極喜我已多作未世資粮妻便報曰仁今雖作我未修營長者報曰令爾修福豈非共有妻曰雖知共有然我情願請大世主及苾芻尼僧伽就宅食已人施一雙上好白疊與即是我來世資粮長者告曰善哉善哉隨汝意作時長者婦即便往詣大世主苾芻尼所頂礼雙足在一面坐聽妙法已從坐而起白言聖者及苾芻尼衆唯願哀愍明就我家廣如前說乃至淨澡漱已時長者婦便以大箱盛妙白疊在上座前開之而住時大世主作如是念世尊制戒不許苾芻

尼受上妙衣服我今若受便違學處若不受者障施主福諸苾芻尼共共刹養尼衆各念若大世主受此衣者哉亦善哉時大世主知衆心已作如是念世尊亦應緣此事故聽受好衣時大世主愍為受衣為長者婦作呪願伽他已從座而去詣世尊所如常威儀具以前事而白世尊佛告大世主善哉善哉我未許者汝已知時從今已去聽苾芻尼受貴價衣於苾芻邊共為換易時大世主奉佛教已礼足而去至尼住處分與上衣報言世尊有教聽苾芻尼受貴價衣於苾芻邊易取麁者隨意受用時苾芻尼受得衣已往誓多林共諸苾芻欲為換易時十二衆苾芻尼便持貴衣至六衆所報言聖者世尊有教聽苾芻尼受貴價衣於苾芻邊共為換易今者宜可取此好衣與我麁者六衆報曰姊妹直尒持施我尚不受況復共尒愚騃無識不自由者為換易耶諸餘尼衆各隨自意持所得衣詣老苾芻所述如上事以衣共易老苾芻言姊妹

互生賤當問佛時彼苾芻往詣佛所
而白佛言大德有苾芻尼持好衣財
來至我所求換廣者不知如何佛言
我聽苾芻從尼受衣除換易拔衣之
時令苾芻尼歡喜無恨亦時世尊讚
歎持戒少欲知足告諸苾芻曰前是
創制此是隨開當如是說若復苾芻
從非親苾芻尼取衣者除貿易泥薩
祇波逸底迦

若復苾芻者謂鄔波難陀餘義如上
親非親義衣有七種廣如上說除貿
易者易得無罪泥薩祇義捨悔之法
並如上說此中罪相其事云何若苾
芻於非親尼作非親想或復生疑從
彼取衣得捨墮罪若苾芻於親族尼
作非親想或復生疑得惡作罪又無
犯者若苾芻尼將衣施僧或為說法
故施或為愛園具時施或見被賊故
施或時買得或換易得此皆無犯若
苾芻尼衆人共識多獲利養便持衣
物到苾芻前以衣置地作如是語聖
者我今多有如是財物幸願慈悲為
我納受作是語已棄之而去取亦無

犯又無犯者謂初犯人或癡狂心亂痛惱所纏

從非親居士乞衣學處第六

尒時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於此城中有一長者娶妻未久告曰賢首我欲持諸貨物往詣他方交易經求冀存家業妻曰年少之時宜受欲樂衰老之日方可求財夫言賢首少壯之時能忍辛苦觸冒寒暑正合求財至老年衰坐而受用妻作是念我不勸為而自求作當隨其意報言任自經求便即為辦所須路粮周給貨遣彼持貨物往詣他處其妻於後作如是念我之夫主辛苦經求受諸寒熱飢渴等苦皆是為我求覓財物我今不應端坐而住便往市中買好劫貝撚為上縷織成妙疊種種香熏置於篋內時彼長者經求獲利還來本居其妻作好香湯令夫洗沐開箱取疊而授與之長者見已作如是念我先所留飲食之直縱令全賣亦未得此衣問曰賢首汝於何處得此上衣答言且宜著之彼便為著更問

日何處得衣妻曰且當先食食已須
問何處得衣妻遂以緣具告夫曰善
哉賢首我作求覓人汝為守護者善
營家業如斯不久舍內資財必當豊
贍妻曰此衣是我辛苦營得但自披
著勿與餘人答言可尒時彼長者信
心淳善往逝多林礼世尊足從城出
時守門人見便作是念觀此長者所
著上衣今日定當多獲財利是時六
衆多住寺門時鄔波難陀見長者来
覩其衣服作如是念看此長者著好
衣服將求財利必得隨情我今若不
留得此衣者我不更名鄔波難陀即
便唱言善来長者仁何處来猶如初
月久而方現報言聖者我比與易遠
詣他方近始歸還故来礼佛問言長
者多獲利不答言隨時多少且免空
歸報言長者我已先知見池流出表
水澄深目覩好衣知多獲利然汝比
來常有貪心經紀無歇曾不修造來
世資糧汝且可来當為說法是時長
者為聽法故在一面坐鄔波難陀凡
說法時若說持戒因緣其聽法者皆

謂自身即生天上若說布施因緣者聽法者乃至自割身肉持以奉施若說非善因緣其聽法者即謂自身現墮惡道鄔波難陀為彼長者說施相應法彼生淨信問言聖者我幸得聞如是妙法有一雙白疊當以奉施鄔波難陀即為呪願汝所施物是心資等廣說如上既呪願已即從索衣長者曰衣在宅內明日持來報言賢首如世尊說

修福宜應速　寧知明日存　終與死王軍
必定相遭遇

鄔波難陀曰長者汝所著衣極好白疊應持施我我當剌作兩重僧伽胝少欲而往修諸善品福常資汝長者荅曰非惜不與然而我妻先為要契衣但自著必莫與人鄔波難陀曰長者我曾聞汝賢善淨信是大丈夫寧知汝今更隨婦語遂即近前强捻一疊得已細觀遂手擣面問言聖者何意如此荅言汝有施福無受用福空壞架上無成衣用我若更得彼一疊與此相似者用作僧伽胝汝福

四滿長者曰豈我露形而歸耶報言
長者何假外儀將爲容飾但以慚愧
鄙恡慚愧爲衣無慚愧者雖著衣裳
露體無別汝有襯衣不長者言有若
如是者今此城中諸長者等身著襯
衣手持麁杖放牧牛畜日暮而歸汝
今亦可身著襯衣手中執杖隨他牛
後以入城中諸人見時全無恡者即
强取下疊但著襯衣授與一杖逐牛
而入門人問言長者向見出城著好
白疊今還露體豈遭賊耶長者曰不
遭餘賊但被聖者鄔波難陀為我說
法强奪衣將門人聞已極生譏罵時
給孤獨長者於日日中恒將五百從
人禮佛雙足并諸大德耆宿苾芻既
至城門門人告曰長者雖復多諸僕
從然須在意勿被賊偷長者報曰豈
從給園中間有賊報言長者路畔無
賊園中有之長者曰咄男子汝稟性
惡如黑羊毛不可迴改今此路中佛
及僧衆常所遊履雖經多載汝不變
白門人報言長者世尊善逝及苾芻
僧衆足所履塵我襯頂戴敢不敬耶

然能日晨朝有一長者著上衣服欲往給園時鄔波難陀為其說法强奪將去令著襯衣隨牛而入口陳譏罵人皆共知長者聞已便作是念我於今日以與為緣便往給園時鄔波難陀見而告曰善來長者報曰我不善來鄔波難陀曰汝先有烟今時火發長者報曰如何令我不火發耶餘出家者咸欲捨貪大德所為貪更增長鄔波難陀曰我作何事長者報曰豈非昨日有人欲來見佛仁為說法强奪其衣令著襯衣隨牛入鄔波難陀曰世言諸天喜施餓鬼便遮長者報曰豈可彼人金鉼注水持以相施鄔波難陀曰長者勿作多言若不忍受隨情制戒長者曰我豈捨之宜應且住鄔波難陀黙然而住時給孤獨長者往世尊所頭面礼足在一面坐白佛言世尊令此聖衆有從非親居士居士婦乞衣唯願世尊為諸聖衆作憶念事勿從非親居士居士婦乞衣尒時世尊聞長者語黙然許之長者知已礼佛而去世尊以此因緣集

苾芻僧廣如上說問鄔波難陀曰汝實從非親居士居士婦乞衣耶答言實尒于時世尊種種呵責鄔波難陀已告諸苾芻廣說如前乃至於毘奈耶爲諸苾芻制其學處應如是說若復苾芻從非親居士居士婦乞衣泥薩祇波逸底迦

尒時世尊爲諸苾芻初制學處佛在逝多林時有四十苾芻遊行人間被賊劫奪無有衣服時諸苾芻共作是議如世尊制不許從非親族居士若居士婦乞衣我於此處無有親族宜可還向室羅伐城於同梵行者邊從覓衣服我等如何露形而去議曰夜在道行晝當潛伏如是漸漸夜至寺門時彼苾芻初夜後夜警覺思惟聞扣門聲出見形露告曰無衣外道非汝住處彼言具壽我非外道汝是何人我是苾芻何處得有如是苾芻我被賊劫欲遣如何問言汝名何等我是四十乞食苾芻報言善來具壽使爲開門時諸苾芻覺相供濟或與僧伽胝或嗢呾羅僧伽或安呾婆娑或

僧脚崎泥婆珊那波呾羅濾水羅至天明已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由此緣故應除除餘時餘時者若苾芻被奪衣失衣燒衣吹衣漂衣此是時亦時世尊讚歎持戒乃至廣說告諸苾芻前時創制今更隨開為諸苾芻制其學處

若復苾芻從非親居士居士婦乞衣除餘時泥薩祇波逸底迦餘時者若苾芻奪衣失衣燒衣吹衣漂衣此是時

若復苾芻者鄔波難陀乃至衣義並如上說乞者謂從彼乞求言奪衣者謂被賊奪失衣者謂自失衣燒衣者謂被火燒吹衣者謂風吹去漂衣者謂被水漂有此難緣乞便無犯若異此者得時犯捨墮此中犯相其事云何事有三種謂價色量價者若苾芻不為難緣從非親乞一迦利沙波拏直衣（迦利沙波拏義已如上不實取戒中辯訖）若得一迦利沙波拏直衣者乞時惡作得便捨墮如是增數乃至五十迦利沙波拏等隨乞隨得罪之輕重准上應知

若苾芻從非親乞一迦利沙波拏直
衣得二迦利沙波拏直衣乞乞時惡作
得時無犯如是乃至五十迦利沙波
拏等乞少得多有犯無犯亦准應知
色者若苾芻從他乞青色衣還得青
衣乞時得惡作得時捨墮如青既尒
黃赤白色及以厚薄應知亦然若苾
芻乞青色衣得黃色者乞時惡作得
時無犯如是餘色厚薄更互相望應
知亦尒量者若苾芻從他乞乞五肘衣
還得五肘乞時惡作得時捨墮或乞
五得十乃至五十等准上應知是名
三事若乞縷纑便得小片若乞小片他
與寬衣皆無犯又無犯者謂初犯人
或癡狂心亂痛惱所纏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十九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勑雕造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二十　染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過量乞衣學處第七

尒時薄伽梵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時鄔波難陁作如是念我等所有經求之處皆由給孤獨長者啓請世尊制其學處我等假欲乞衣挾小布帀尚無由得況寬大耶餘佛世尊或因少欲苾芻乞衣服故有別開聽我今宜應覓少欲者共相憑附或緣彼故少有所獲即便隨處求覓其人雖復周旋而未能見有人報云阿蘭若中有四十衆苾芻少欲而住即往詣彼寂靜林中見四十衆苾芻縫補破衣極生勞苦時鄔波難陁報諸苾芻曰具壽我所聞事與見不同比謂仁等四十衆苾芻在阿蘭若中受諸靜慮解脫勝樂寧知在此唯補破衣艱辛亂意諸苾芻曰大德我被賊劫鄔波難陁曰此不善事極受辛苦諸苾芻曰大德何故見憂鄔波難陁曰我不憂仁愍彼盜者爲貪心故枉

行劫奪捨身之後當墮地獄設得為人受貧窮報諸具壽如世尊說汝等苾芻若人由行偷盜數習力故命終之後當生地獄受諸苦惱設得為人衣食闕乏緣此事故我出憂言然諸具壽徒勞艱苦縫此破衣新好疊衲何不見乞諸人報曰誰捨三寶勝妙福田於我貧人輒肯相施報言具壽世尊每於處處讚歎仁等少欲知足有信心者皆樂供養何不求乞答曰我欲何處求乞衣耶鄔波難陀曰若無乞處何不請覓勸化之人彼能為汝易得衣服答曰何處得有衆所共識大德苾芻捨自善品為我求覓鄔波難陀曰我等六衆苾芻各有九弟子成六十人共為汝等求覓衣物汝若無違隨我意者我等門人因此亦得多少衣服答曰共得衣服於我何違鄔波難陀曰我等豈能自行乞食復覓衣耶若不辛苦得飽食者可為覓衣諸人報曰此亦善哉時鄔波難陀還至寺已洗足而進既至房中思惟作何方便於此城中惣能勸化誰

除給孤長者不入其舍彼若見我常懷忿怒我今宜可先往貧家次行富舍後往勝光王宅及行雨夫人并勝鬘夫人仙授長者故舊居士毗舍佉母善生夫婦如是次第從彼乞求時有長者請佛及僧家中設食鄔波難陀見已生念告諸弟子曰具壽明日汝等設有寺衆差使作務皆不須受報言我之二師少有驅使既至明日令一弟子往與四十衆苾芻仁等可來我為求衣使者到彼見諸苾芻悉皆入定使者便念誰能於此作虛擾心不觀後世觸誤定者令其驚覺即便還至鄔波難陀所報言阿遮利耶彼皆入定誰能驚覺時鄔波難陀忿而告曰癡人無智汝今作此至誠豈即盡諸煩惱遂使自往至靜慮堂以脚蹋門堂皆振動彼從定起問言六德何意如此報言汝四十人欲求衣服何故省事於此坐耶來可共去彼便報曰且少時住待齋齒木鄔波難陀曰可來半路當齊四十苾芻即隨而去鄔波難陀便與門人共為議曰

諸具壽我等六衆猶如白鳥所至之
處人皆競集我等不應老少依次群
衆而去應可間雜前後別行即臨議
前進既行半路晡齒本已入室羅伐
市中貧人行內藥聚而住鋪主問曰
聖者今日有憂惱事耶報云我有憂
事汝等頗聞有四十衆苾芻佛於處
處讚歎稱揚少欲知足不報言我聞
鄔波難陀曰此即其人悉皆被賊劫
奪衣服鋪人聞已各相告語諸君悉
可持諸弓刀牌稍之類共執群賊六
衆告曰被劫已久賊散他方諸人告
曰我欲何作六衆報曰可施與衣時
彼諸人即便取鈙新故疊衣持以相
施是時六衆束成大襆令諸少年荷
將歸寺次至富人行中共聚而立彼
同前問此如前答諸人各各將貴價
衣持以相施彼復還令送歸寺內次
徃勝光王所積集而住時王見問答
事同前王便命彼毘盧宅迦曰汝今
宜應總諸將師可即急去擒彼賊軍
六衆白言遭劫已久賊散他那王曰
若爾聖者欲何所作六衆報曰可施

與衣時勝光王即便人別各與十三
資具勝妙衣服是時六衆即令弟子
同前語去是時四十衆苾芻告鄔波
難陀曰大德計所得衣我等周足勿
復更乞鄔波難陀報曰具壽汝等皆
是嬾墮之人豈不共我先有誠言若
於仁等無有遮者我亦因斯為諸弟
子覓少衣服何故自足更不肯求時
諸苾芻聞皆默然尒時六衆苾芻遂
便將乇行雨夫人勝鬘夫人仙授故
舊毗舍佉母善生夫妻處各各問荅
具如上述時彼皆與十三資具上妙
衣服所得衣處皆令弟子擔向寺中
是時六衆報諸人曰世尊昨日與諸
苾芻受他請食若於食處少百人者
行便空缺為施主所恠汝等當去滿
彼食行亦當為我送其鉢食時彼六
衆遣諸人已自往寺中選取上衣置
之一處其故破者為四十分時四十
人赴請食已還來寺中六衆食了告
弟子曰汝可喚四十少欲人來彼皆
來至鄔波難陀曰具壽我是汝等乎
衣人即宜各取衣彼見破衣共相贈

視六衆告曰汝等何故兩兩相看彼
便報曰何因皆與破碎衣物鄔波難
陀曰此用重疊作僧伽胝此縫作嗢
多羅僧伽及安呾婆娑僧脚崎等足
得充濟何所嫌耶若意不滿相隨更
乞答曰且得充足更勿求餘便各將
此破碎之衣往蘭若中隨事縫補於
其城邑衆皆普聞四十衆苾芻王及
諸人七處皆得十三資具時有苾芻
至蘭若中見諸苾芻各自劬勞補破
衣服告言諸具壽我所聞事與見不
同林中苾芻問曰所言何義報曰我
聞仁等七處皆得十三資具何意今
時還縫破物諸苾芻報曰仁但耳聞
我自肩負若尒何處得此破碎衣裳
時諸苾芻具以緣報苾芻聞已極生
嫌賤遂至住處白諸苾芻諸苾芻以
緣白佛佛告諸苾芻乃至問四十衆
苾芻曰汝等實尒受他施物不知足
耶實尒世尊尒時世尊種種呵責不
順正理心不調寂讃歎稱揚順理調
善廣說乃至為諸苾芻於毘奈耶制
其學處應如是說若復苾芻棄衣失

衣燒衣吹衣漂衣從非親居士居士婦乞衣彼多施衣苾芻若須應受上下二衣若過受者泥薩祇波逸底迦言奪衣等文並如上應受上下二衣者有二種上下衣一苾芻上下衣二俗人上下衣苾芻上下者若是新衣兩重作僧伽胝竪三横五若泥婆珊竪二横五俗人上下者上衣長十二肘闊三肘下衣者長七肘闊二肘應受者謂作心領受若過受者謂過前數乞得衣時便犯捨墮釋名捨悔廣如前說

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苾芻從他乞俗人上下衣時依量而得若更乞時得惡作罪得便捨墮若乞苾芻上下衣時事亦同此若從他乞俗人上下衣時縱減俗量不應更乞若有長不却還主若從他乞苾芻上下衣時若少不充苾芻衣量應更從乞若有長應却還主若俗衣少更乞若苾芻衣有長不還得罪輕重准事應識若元心擬過乞者乞時得惡作罪得物犯捨墮犯捨墮已更得餘物悉皆同犯

廣說如前又無犯者最初犯人或癡
狂心亂痛惱所纏

知俗人共許與衣就乞學處第八

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時
此城中有一長者先有白妻後行邪
行其妻告曰仁者不應作此非行之
事其妻屢諫夫不隨語婦起嫉妒共
餘男子亦為私合其夫尋以家物贈
彼私婦其妻亦以家物遺彼邪夫夫
婦兩人破散財物幾將略盡長者禀
性暴惡心打其婢使當與弊衣惡食告
言由汝散我家資婢曰我實久知破
散所以然而二俱家主不敢斥言時
彼夫婦知婢譏刺俱懷慚愧並默無
言時鄔波難陀知是事已便往詣彼
長者宅中為彼夫婦毀呰破戒讚歎
持戒告言善男子善女人如佛所說
邪行之人命終之後當墮地獄若得
為人妻不貞謹夫有邪念若離邪行
命終之後得生天上若生人趣妻室
貞良夫不邪念說伽他曰

由聽能知法　聞法離衆過　聞法捨惡友
聞法得涅槃

時彼夫婦既聞法已俱捨邪行時鄔波難陀復爲夫婦廣述歸敬殊勝功德報言汝等二人更應善聽如佛所說

若歸佛陀者　不墮於惡趣　捨離於人身
當得生天上　若歸達摩者　不墮於惡趣
捨離於人身　當得生天上　若歸僧伽者
不墮於惡趣　捨離於人身　當得生天上

時彼二人聞法歡喜深生淨信即便歸依三寶復爲讚歎五戒功德汝等善聽如佛說有五種大施何謂爲五若離殺生偷盜欲邪行妄語飲酒是爲五種大施何故離此五事名爲大施由離五故得無所畏無諸怨結妻室貞良言則信受常不驕逸由此五施感無量樂常處人天故名大施時彼二人聞此法已倍生深信受五學處鄔波難陀令彼二人住歸戒已捨之而去時彼長者復於他日更以苦楚而打其婢妻曰仁者我先未識業果之時常行苦楚今由聖者鄔波難陀善知識故令我識業異熟不應更行苦楚然諸世人自受業報貴賤無

恒誰是奴婢從今已往勿行杖木穴
言賢首善哉此說命其婢曰小女洪
可澡浴賜以新衣告曰應勤家業裝
挍飾長婢作是念此二家長先皆不
仁好行楚罰苦虐於我弊衣惡食尚
不充軀今者恩慈等同父母復更恩
念自從聖者鄔波難陀入此舍後仁
心撫育更不打我我今欲將何物報
聖者恩若於家中偷竊少物將報恩
者家主若知同前苦楚既無得處但
懷愧心後於異時鄔波難陀來為夫
婦說法而去時長者婦告其夫曰仁
豈不知聖者鄔波難陀是我等善友
令捨惡業住善品中歸敬三尊受五
學處復能時時以法相授我等宜應
奉施多少長者問曰欲作何事妻曰
施一白疊帔其婢聞之便作是念我
以此言持報聖者時鄔波難陀旦入
城中次第乞食至長者家婢見礼足
告言聖者我有善言欲以相報問言
何事婢曰我家長者及以夫人欲將
上衣持奉大德鄔波難陀聞已生念
世間所有貪饕之人我嘗一數令開

獲利實稱本心然此婢子雖有此言
我更窮詰便帶瞋色報言小女汝以
何緣敎弄於我報言聖者豈敢相弄
鄔波難陀報言小女若言實者家長
設瞋我勸容恕若其虛者多與汝杖
還同昔日報言聖者何事須疑但入
宅中自當知矣時鄔波難陀遂入其
舍彼二夫妻見唱善來敷座令坐既
禮足已便取卑座踞而聽法爲說法
已告言長者許與大疊我今欲見時
彼夫妻手相瞻視鄔波難陀見而問
曰何故仁等更乎相看彼二答曰聖
者此是我等私房之言誰當告知豈
復聖者了他心耶鄔波難陀曰我從
少來持鉢乞食齒落髮白於斯少事
汝不信耶時彼長者便授與衣鄔波
難陀受其衣已周遍觀察即便翻手
面帶憂相長者問曰聖者何意如此
報言長者汝有捨福無受用福唯堪
搭履或用簾窓置在桁竿自然破壞
長者問曰欲何所爲報曰更求好者
施我作衣答言聖者更無可得報言
可買與我答曰我無價直報曰且爲

賒買後當還價是時長者復看[illegible]衣妻曰聖者鄔波難陀於我等處誠有大恩可為買衣遂所希望時彼長者即將鄔波難陀往至市中詣一鋪所鄔波難陀便作是念我令鋪主發動高心出上衣服報長者曰略觀此鋪多是貧人寧容得有上好白疊應向餘處別可求之是時鋪主聞此語已便起高心出好上疊報言聖者何故相輕試看此疊鄔波難陀曰實誠好物其價如何商人報曰直五十迦利沙波拏鄔波難陀曰二十當取商人曰誰當還價報言長者相還問長者曰何時當與長者言茶時當與商人曰善隨意將去長者即便付與鄔波難陀時鄔波難陀報言長者無病長壽今所施物是心瓔珞是心資助定慧莊嚴得人天道乃至廣說鄔波難陀便持此疊從逝多林長者家貧不能依時還其疊價商人遂立長者於赫日中不聽其去有知識見問言何意住立日中為有瘧病為服酥耶報言我非瘧病亦不服酥債久不還被

立於此所言何時負債豈汝祖父負
他債耶報言由我於釋迦子生敬信
心以衣見施嫌惡不受令買好者置
此艱辛時彼知友聞此事已便起譏
嫌沙門釋子貪求無猒諸苾芻聞已
具以其事往白世尊世尊以此因緣
集苾芻衆廣說乃至佛告鄔波難陀
曰汝實作如是不端嚴事隨他所施
無知足心更求好物令彼辛苦白言
實尒世尊如前種種呵責告諸苾芻
我今為諸弟子於毗奈耶制其學處
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有非親居士居士婦共辦
衣價當買如是清淨衣與某甲苾芻
及時應用此苾芻先不受請因他告
知便詣彼家作如是語善哉仁者為
我所辦衣價可買如是清淨衣及時
與我為好故若得衣者泥薩祇波逸
底迦若苾芻者謂鄔波難陀親非親
等義如上說言衣價者謂金銀貝齒
等辦者貯畜也如是衣者謂七種如
上買者謂從他買言清淨者謂得如
是堪受用衣與者謂施衣時某甲者

謂鄔波難陀不受請并先未言許因
他告知等者見他陳說從彼求衣强
索其價爲好故若得衣時便犯捨墮
此中犯相其事云何有三種謂價
色量云何爲價若苾芻從非親人得
五迦利沙波拏直衣受時無犯不受
此衣更過索者索時犯惡作得時犯
捨墮如是乃至五十迦利沙波拏等
隨覓隨得輕重准上應知是謂爲價
云何爲色苾芻得青色衣受時無犯
不受此衣更過索者索時得惡作得
時犯捨墮如青既尒乃至餘色准此
應知是謂爲色
云何爲量若苾芻得五肘衣時受取
無犯不受此衣更過索者同前得罪
如是乃至多肘罪之輕重事並同前
是謂爲量此泥薩祇衣捨衣方法事
亦同前無犯者若乞縷纏便得小片
若乞小片他與大衣此皆無犯又無
犯者　謂初犯人或癡狂心亂痛惱
所纏

知俗人別許與衣就乞學處第九

佛在逝多林時鄔波難陀苾芻起犯

因緣長者及婦各與外人私適因為
說法捨惡修善事並同前但以二人
各辦衣價為異令彼二價共為一衣
致使長者受大辛苦苾芻以緣白佛乃
至為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有非親居士居士婦各為
苾芻辦衣價買如是清淨衣與某甲
苾芻此苾芻先不受請因他告知便
詣彼家作如是語善哉仁者可共買
如是清淨衣及時與我為好故若得
衣者泥薩祇波逸底迦此中犯相三
種不同並如前說
過限索衣學處第十
佛在王舍城竹林園中時鄔波難陀
作如是念我等所有經求之處皆由
給孤獨長者啓請世尊制其學處我
等假欲乞求狹小布巾尚無由得況
寬大耶然我昔時共行兩婆羅門同
一學堂從師受業我宜往見或容與
我多少衣物便就彼宅門人止之聖
者勿進報言賢首世尊制我五處不
行唱令家婬女家酒家王家屠膾家
與家豈是五處耶門人報曰聖者何

須多作譏罵斯非唱令婬女作家然
是婆羅門行雨之宅報守門人曰男
子汝宜入舍報婆羅門云大德鄔波
難陀今在門外須欲相見門人曰觀
斯意氣似從勝光王斷事處來報曰
癡人為報者善若更遲延必當令汝
招大杖罰門人自念看此形勢全無
怖懼不同餘者必有所由當為報知
勿受其辱即便入報大德鄔波難陀
今在門外云須相見婆羅門曰喚大
德入誰復相遮門人聞已便作是念
由此緣故豪望沙門全無怖意即便
喚入婆羅門見遙唱善來敷座令坐
既坐定已發美妙音讚歎施門殊勝
功德若鄔波難陀發喜悅心讚布施
者諸有信心婆羅門等聽法之時作
如是念善哉妙法我等宜應割肉持
施時婆羅門聞法歡喜作如是語大
德坐夏了日我當奉施六十金錢鄔
波難陀曰賢首無病長壽即為呪願
令所施物是心瓔珞乃至安隱涅槃
即辭而去時有二苾芻從室羅伐至
王舍城為礼佛故詣竹林中是時世

尊命具壽阿難陀曰汝今宜往告諸
苾芻如來欲往憍薩羅國人間遊行
若有情願隨從行者可料理衣服時
阿難陀受教而去告諸苾芻宣世尊
教時二新來苾芻聞是語已憂心而
住鄔波難陀問曰汝二少年何意懷
憂彼二答曰具壽阿難陀告諸苾芻
如來欲往憍薩羅國人間遊行若願
去者當料理衣服大德我適來至猶
未解息如何更往室羅伐城時鄔波
難陀聞已憂惱作如是念我經多時
纔蒙少施寧知更有障礙事生至明
旦已即便往詣婆羅門家到已就座
而坐作憂悒聲說施功德時婆羅門
問言大德前來說法美妙音聲今者
似帶憂色其聲卑下願聞其故鄔波
難陀曰賢首我經多時纔得相見今
時不久即欲別離作是語已懷憂而
住世有言曰

摩揭陀人聞聲解　憍薩羅國覩形知
半字便了五王城　待言方解餘邊國

時行雨婆羅門聞鄔波難陀所說便
作是念此不為我離別生憂但為衣

十金錢而起愁惱報言大德隨仁何
處作安居了我當奉送六十金錢鄔
波難陀曰賢首無病長壽善哉施心
始終歡喜國所爲福利當招勝果即辭
而去尒時世尊大衆圍繞如餘廣說
至憍薩羅往室羅伐住逝多林時有
商客從此城出將諸貨物詣王舍城
然王舍城古昔常法若於他處有大
商旅至其國者王自看稅或令行雨
大臣是時行雨看稅其物報商客曰
尒商人交易既了詣大臣所報言我
欲歸國即便付與六十金錢告言此
物汝可將與大德鄔波難陀彼受物
已作如是念若與行雨大臣先相識
者彼定必是衆所知識大德苾芻我
當於彼少爲利潤令彼生喜可買細
疊將向彼城往竹林中問苾芻曰何
者疊衣堪苾芻著苾芻報曰賢首汝
今豈欲施僧衣耶報言我無暇施然
行雨大臣附我六十金錢與大德鄔
波難陀我今欲以金錢買疊將去望
稱彼心諸苾芻曰汝今定當輸其自

疊并索金錢商人念曰今此苾芻或
與彼鞞隟即便更詣餘苾芻處具述
前事苾芻報曰汝若不即金錢而將
去者彼定索利商人便念彼此語同
事須防慮往大目所令其印署大目
曰我今信汝豈勞須印商人曰雖相
委信商人之法事須詳審于時大目
便爲印署商人持往室羅伐城至逝
多林問苾芻曰聖者鄔波難陁房在
何處時諸苾芻示其住處彼往不見
問苾芻曰大德鄔波難陁今向何處
報言變向寺外閑靜之處商人報曰
此之金錢是王舍大目行爾所寄可
爲領取彼來當與苾芻報曰賢首汝
頗曾見炬火發焰以頭觸之商人即
念此必與彼先有鞞隟即詣餘苾芻
處白言大德此之金錢是王舍大目
行爾所寄與鄔波難陁可爲受取彼
來當付諸苾芻曰若其不即而將來
者彼必定當從汝索利誰能爲彼報
受此物汝自面付商人念曰所言相
似此定是難我在家中待彼苾芻自
解應答報苾芻曰若鄔波難陁還至

此者可爲報知我在某處必須物者可來取之言已捨去鄔波難陀後來寺內苾芻告曰大德鄔波難陀善哉世尊有如是說若具戒行意清淨者隨心所願皆得成就仁者今日息意林中即便獲得六十金錢速來供養鄔波難陀告言具壽何處得有施主佛及大衆千二百五十各與六十金錢苾芻報曰唯仁獨得不遍衆僧鄔波難陀曰誰能惠我六十金錢報曰是王舍城行雨大臣寄來奉施報曰彼是我舊知識先已有心與我此物誰爲受之好觀察不忽被損及以破落是私鑄物不堪受用報言無人爲受鄔波難陀曰我比住在惡友之中誰肯爲受作是語時餘人報曰大德何事憂惱商人留語我住某處若須者可來取之

時鄔波難陀聞是語已即取僧伽胝疾行而去往彼家中時彼商人還見急步即自念言看此形勢定是豪族沙門問言仁是鄔波難陀答言是即便取錢報言此是大臣行雨所寄可

須取之即為廣作呪願商人曰此非
我財勿為我呪願應可為彼行雨大
臣鄔波難陀曰損汝何事汝亦於我
大有功勞遠從他方持物來至借一
小兒持錢將去到市店所即遣歸來
聖者我無小兒報言癡人遠自王舍
尚為持來跬步之間不肯送去即命
小兒令送錢去語小兒曰當隨後去
不得餘行若其與汝餅果之直必不
應取是時小兒持錢隨去至一店上
報言聖者此處安錢鄔波難陀便作
是念彼與生人教此童子不令隨我
即報鋪主曰賢首此之金錢且為収
舉報言聖者我有家長鄔波難陀曰
願汝常不自由復更向一賣香童子
處告言賢首暫寄此錢報言我之
尊人出外不在鄔波難陀曰願汝家
長更勿重來復更詣一賣香童子創
發信心報曰賢首暫寄此錢報言我
有大人不敢受寄鄔波難陀曰我言
謂汝少有信心寧知更是信心羅剎
若汝元無少許信者擬苾芻足倒曳
門外彼遂無語報言聖者可安此處

鄔波難陀遂便歸寺時諸商人先有
制令若至日出不普集者罰金錢六
十文毋告童子曰汝當早去勿令他
罰時鄔波難陀夜便生念起追悔心
賣香童子初發信心或容於我諱所
寄物既至天曉將一小兒往彼店所
時彼店主開門欲出鄔波難陀報言
賢首還我金錢答言聖者此處商人
先有制令若至日出方來集者罰金
錢六十文少時且住起集方還鄔波
難陀曰癡人我非汝僕使自取巳錢
誰能腳疼於此久立若不還我而便
去者違勝光王教更當罰汝六十金
錢彼聞是語即便瞋罵捉其錢暴擲
之於地泥即便破鄔波難陀曰汝當
且住我試解看不揩鼓不非私鑄不
鋪主報曰仁豈檢看而付於我鄔波
難陀曰雖我不看何故即破時彼鋪
家銜恨而默既至天曉集期便過諸
諸商人來就家中將彼六十金錢物
去其母報曰汝作何事違他衆制罰
汝六十金錢子報母曰由與釋子共
為親友初發信芽即令摧折便起嫌

苾芻聞已具白世尊世尊以此因緣集苾芻衆乃至廣說問鄔波難陀曰汝實作如是不端嚴事耶實尒大德佛以種種呵責乃至我今為諸弟子於毘柰耶制其學處應如是說若復苾芻若王若大臣婆羅門居士等遣使為苾芻送衣價彼使持衣價至苾芻所白言大德此物是某甲王大臣婆羅門居士等遣我送來大德哀愍為受是苾芻語彼使言仁者此衣價我不應受若得順時清淨衣應受彼使白言大德有執事人不苾芻言有若僧淨人若鄔波索迦此是苾芻執事人彼使往執事人所與衣價已語言汝可以此衣價買順時清淨衣與某甲苾芻令其披服彼使善教執事人已還至苾芻所白言大德所示執事人我已與衣價得清淨衣應受苾芻須衣應往執事人所若二若三令彼憶念告言我須衣若得者善若不得者乃至四五六返往彼默然住處而住若四五六返得衣者善若不得衣過是求得衣者泥薩祇波逸底

迦若竟不得衣是苾芻應隨彼送衣
價處若自往若遣可信人往報言仁
爲某甲苾芻送衣價彼苾芻竟不得
衣仁應知勿令失此是時
若苾芻者謂鄔波難陀王者若男若
女或復餘人以王法灌頂者悉名爲
王大臣者執王政事相依而立婆羅
門者貴種多聞居士者謂在家富贍
等者諸餘雜類遣使者謂女男黃門
送衣價者謂金銀錢等彼使持衣價
等者謂持衣價到苾芻所白言大德
者謂命前人與物是某甲等者謂述
來處顯爲納受是苾芻等者報不應
受順時清淨者謂稱理而得彼使語
苾芻等者謂問執事人苾芻言有者
指其人若僧淨人者謂六衆淨人若
鄔波索迦者謂歸依三寶受五學處
彼使等者明使意也買者或買或織
與某甲苾芻者指所與人言清淨者
謂堪受用善教已者謂善教示具報
苾芻若二若三等者世言往返數令
彼憶念得者善者謂稱求心若不得
者乃至四五六返默然隨處而住者

出默住數言隨處者有四處一㡀處
二舍處三田處四店處㡀謂作瓦器
等或剃髮處舍謂居宅田謂稻麥等
田店謂賣貨處有六語問見彼六言
隨事應詰云何為六若彼問云仁今
何緣得至苾芻答云為彼事來若云
仁極善來此處應坐答云為彼事來
若云食飯答云為彼事來若云噉餅
答云為彼事來若云飲水答云為彼事
來若於此六種隨一事中見他語時
尋聲即報不徐緩答令彼前人不
暇作餘言者是則不名圓滿善好六
種語問若隨一事中見他語時尋聲
未遑徐徐緩答令彼前人得有容暇
作餘語者是則名為圓滿善好六種
語問若作如是求時得衣者善若不
得衣過是求得衣者泥薩祇波逸底
迦過者謂過三語六默而更往求得
也若竟不得衣從衣來處或自去或
遣可信人去言可信者謂弟子門人
是可委信報彼令知遣其取勿使
虛失此是還報法式
若苾芻遣使報已彼執事人來至苾

苾芻所作如是語聖者可受此衣價次
苾芻應報彼曰此之衣價我已捨訖汝
當還彼送衣來處如是報者善若取
衣者犯捨墮
若執事人作如是語聖者仁可受此
衣價彼之施主我共平章令其心喜
若如是者取衣無犯苾芻若不作如
是次第受衣者皆犯捨墮既犯罪已
捨悔之法廣說如前
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人為施主人
為使者人為給事如法得衣者無犯
異斯捨墮若人為施主人為使者非
人為給事如法得衣者無犯異斯惡
作若人為施主非人為使者非人為
給事同前惡作若人為施主非人為
使者人為給事同前捨墮若非人為
施主非人為使者非人為給事同前
惡作若非人為施主非人為使者人
為給事同前捨墮若非人為施主人
為使者人為給事同前捨墮若非人
為施主人為使者非人為給事同前
惡作若苾芻從非人乞衣價時得惡
作罪得便捨墮從龍乞衣價時得惡

作罪得便捨墮若苾芻遣使往求以書印乞時惡作得便捨墮又無犯者廣說如前

用野蠶絲作敷具學處第十一

攝頌曰

高世耶純黑　分亦尼師但　擔毛泥金銀

納貿并買賣

佛在逝多林給孤獨園時諸苾芻作新野蠶絲臥具若自作若教人作此物難得復是貴價時諸苾芻為營造故多諸事業妨廢正修讀誦作意數數從彼婆羅門居士等乞野蠶絲諸外道輩見而嫌賤作如是語諸人當知此沙門釋子是煞生者不捨害業自作使人用新野蠶絲作臥具若用此者煞多有情如何以好衣食施彼禿人斷物命者時諸苾芻聞是語已往白世尊世尊以此因緣集苾芻衆問諸苾芻曰汝等實用新野蠶絲作臥具耶實爾世尊佛言汝等難滿難養不順少欲知足之行種種呵責讚歎持多功德少欲知足乃至我今為諸弟子於毘奈耶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用新高世耶絲綿作敷具
者泥薩祇波逸底迦
若復苾芻者謂此法中人新有二種
一者新作二者新得此中新者謂新
作也高世耶作敷具者有其二種一
者貯褥二者衦成此敷具言二種皆
取作者謂自作教人得捨墮罪捨悔
等法廣說如前
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苾芻料理高世
耶時若於一聚若於小園若於大聚
或披或擘或以弓彈而作敷具作時
得惡作竟時得捨墮若苾芻乞高世
耶時及料理時皆惡作成犯捨墮若
得先已成或舊用物或是舊物更新
料理而受用者並皆無犯又無犯者
謂初犯人或癡狂心亂痛惱所纏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二十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切有部毗奈耶卷第三十二　去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用純黑羊毛作敷具學處第十二

尒時薄伽梵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時諸苾芻用純黑羊毛自作敷具或復使人由其難得復是貴價時諸苾芻爲營造故多諸事業妨廢正修讀誦作意數數從他婆羅門居士等乞黑羊毛時諸少欲苾芻共生嫌賤以此因緣具白世尊廣說如前乃至爲諸弟子於毗奈耶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用純黑羊毛作新敷具者泥薩祇波逸底迦

若復苾芻者謂此法中人純黑者有四種黑一性黑色二性青色三泥色四梔色羊毛齊非餘毛也新者有二種新謂新作新得此中意取新作作者謂自作使人作敷具者有二種謂貯褥及秤成此中意取秤成得捨墮罪者捨悔等法廣說如前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苾芻料理羊毛時若於一

皆若於小園若於大聚或披或擘或以弓彈而作敷具作時惡作罪竟時得捨墮若得先已成者或舊用物或是舊物更新料理者無犯又無犯者最初犯人或癡狂心亂痛惱所纏

過分數作敷具學處第十三

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佛制諸苾芻不得用純黑羊毛作新敷具時諸苾芻用四分黑毛隨著少許餘色雜毛作新敷具少欲苾芻便共譏嫌往白世尊世尊以此因緣集苾芻眾問答訶責廣如前說我今為諸弟子於毗奈耶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作新羊毛敷具應用二分純黑第三分白第四分麤若苾芻不用二分純黑第三分白第四分麤作新敷具者泥薩祇波逸底迦苾芻義如上新有二種敷具有二種乃至此中意取新成並如上說言純黑者四種黑已如上說言白者謂脊傍脅上及項邊毛麤者謂頭足腹毛言二分等者此其數量且如欲作十斤毛褥五斤純黑二斤半白二斤半麤自

餘指減准此應知黑中分兩故成四分若異此者於後二中或減半兩或用純黑作時得惡作成便得捨墮若不爲已或得先成或黑者易得餘者難求兩數增減並皆無犯又無犯者謂最初犯人或癡狂心亂痛惱所纏

作減六年敷具學處第十四

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時諸苾芻多畜敷具共相謂曰大德此褥太長即便棄却更作餘者此褥太短此太小此太寬此惣破碎不堪料理並棄故造新彼由作褥事務繁重生過同前諸少欲者共生嫌賤具以上事而白世尊世尊集衆問答呵責廣說如前乃至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作新敷具縱心不樂應六年持若減六年不捨故更作新者泥薩祇波逸底迦此是世尊初爲制其學處佛在曠野林住處是時嚴風勁冬諸苾芻患寒知事諸人所有敷具皆六年持由制戒故不敢造新由忍寒故所有營作悉皆停息尒時世尊知而故問具壽阿難陀曰何故知事苾

苾芻營作停息阿難陀白佛言由佛為諸苾芻制其學處不滿六年不得更作新敷具時營作苾芻敷具久冷不堪寒苦為此營理並皆停息佛告阿難陀凡諸知事營作苾芻畜其敷具雖未滿六年不免寒者彼苾芻應從僧伽乞六年內更作敷具應如是乞如常集僧已其知事苾芻往至衆中禮僧足已在上座前蹲踞合掌作如是白大德僧伽聽我某甲營作苾芻於六年中不應更作敷具我苾芻某甲於六年內欲從僧伽乞作新敷具願大德僧伽與我苾芻某甲於六年內更作新敷具是能愍者願慈愍故

第二第三亦如是說

若其僧伽體知彼人是可信者即與其法或令持舊敷具來至僧中若太長者即應截却若太短者以毛添之太寬太狹准事料理若有破處應將毛補若皆破碎不堪修補者僧伽應與其法令一苾芻作白羯磨應如是作（廣如百羯磨中說）若知事苾芻僧伽與法於六年內隨意當作勿致疑惑尒時世

尊讚歎持戒苾芻故茂者隨順說法告諸苾芻曰前是創制此是隨開乃至應知如是說

若復苾芻作新敷具縱心不樂應六年持若減六年不捨故更作新者除得衆法泥薩祇波逸底迦苾芻義如上新者有二種廣說如前乃至此取衦成雖情不樂應六年持者要須滿六年持若年不滿或捨不捨更作新者得捨墮罪捨悔等法事並同前

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苾芻於此年中作新敷具即於此歲更復造餘造第二時得惡作罪成犯捨墮初造者無犯雖非同年於第二歲更作餘褥如是三四乃至五年更造新者得罪同前其最初褥無犯若苾芻先有敷具即於此年更造餘者當年若了得捨墮罪若當年不了乃至五年方始了者得捨墮罪若苾芻於此年中造新敷具未了更復造餘若俱了時云我持前捨棄於後或可持後捨棄於前後犯捨墮先造者無犯若初作未了於第二年乃至三四五年若俱了

時云我持前我當捨後廣如上說
若苾芻已造一褥即於此年更造一
褥未了便休於第二年復更造一亦
未了休第三第四第五年亦如是其未
了者得惡作罪初作者無犯若苾
芻已造一褥即於其年更不造褥乃
至第五年亦不作褥然至六年方更
造者無犯又無犯者謂最初犯人癡
狂心亂痛惱所纏
作新敷具不為壞色與處第十五
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尒
時世尊得無上智已於其四方有大
名稱皆聞中國有佛出世時北方商
人聞佛出世若有人能與供養者得
大果報得大利益名稱遠聞資財巨
富聞斯事已作如是念我今宜應持
諸貨物往室羅伐城一得求利潤二
得礼覲世尊作是念已便與五百商
人將北方貨物往趣中國時諸商人
至室羅伐安貨物已即便往詣給孤
獨長者所作如是言長者當知我等
今欲礼覲世尊長者答曰善哉善哉
能生妙意如來應正遍知是應礼敬

實難會過時乃一現如烏曇跋羅華作是語已長者即便將彼五百商人往詣佛所頂礼佛足在一面坐尒時世尊即為長者及五百商人宣說法要示教利喜令信樂已默然而住時諸商人聞法歡喜礼佛而退即便往諸耆宿苾芻而申礼敬復欲遍觀房舍及大衆苾芻時給孤獨長者將諸商人周遍觀看時彼商人見諸苾芻於牀褥上尼師但那中間穿破問長者曰何意諸大耆宿苾芻尼師但那中間穿破長者報曰諸尊宿苾芻夜多端坐乃至天明由此因緣並多穿壞時諸商客極生敬重便將五百雙疊奉施衆僧時諸苾芻既得疊已作新尼師但那所有故者近一舊房安在露地抛為一聚尒時有一長者請佛及僧就家設供時諸苾芻時至皆去唯佛世尊獨留在寺令人取食然佛世尊有五因緣不赴請處云何為五一為宴默而居二為諸天說法三為觀察病者四為看諸卧具五為苾芻制其學處此中世尊意欲看其卧

具幷欲為諸苾芻制其學處不楚請家尒時世尊苾芻出後未久之須便持戶鑰隨處經行周遍觀察詣一舊房見諸苾芻以故尼師但那聚之一處糞掃和雜狼藉在地世尊見已作如是念諸有施主深心信敬如已血肉割以相供修諸福業然諸苾芻捨故敷具非量受用無愛護心隨處棄擲尒時世尊取故敷具翻轉抖擻安在架上便於房外洗手濯足房中端坐持取食苾芻持食來至世尊所世尊法尒共取食苾芻歡喜言問諸苾芻衆飲食好不得飽滿不取食苾芻白言世尊大衆皆得飲食飽滿世尊食已洗手濯足還入房中寂默而住世尊晡時從定起已往大衆中就座而坐告諸苾芻曰汝等去後未久之須我持戶鑰隨處經行周遍觀察詣一舊房見諸苾芻以故尼師但那聚之一處糞掃和雜狼藉在地我時見已作如是念諸有施主深心淨信如已血肉割以相供修諸福業然汝苾芻於故敷具非量受用無愛護心

薩處棄擲此非善事汝諸苾芻若於他信心施物稱量愛護順時知足而受用者斯曰善哉介時世尊讚歎愛護順時知足受用信施已告諸苾芻廣說乃至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作新尼師但那應取故者堅處縱廣佛一張手帖新者上為壞色故若苾芻作新尼師但那不以故者帖新者上為壞色故泥薩祇波逸底迦苾芻義如上新有二種一謂新作二謂新得此中意取新作尼師但那者謂是敷具作者謂自作或使他言故尼師但那一邊者謂於舊尼師但那割取一邊堅好之處佛一張手者謂大師也其一張手當中人一肘半帖新者上者謂則在新者上為壞色故者為欲令其得堅牢故若不帖者得泥薩祇波逸底迦其捨悔法式並如上說

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苾芻以故尼師但那如佛一張手帖著之時若減一搩半搩者亦得泥薩祇波逸底迦無犯者若以故者遍覆新者或揔破

碎不堪補帖新尼師但那者無犯又
無犯者最初犯人或癡狂心亂痛惱
所纏

自擔負羊毛學處第十六

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時
六眾苾芻共相議曰難陀鄔波難陀
彼諸黑鉢者以猕猴脂用塗其足凡
欲去時得將行剎養遠行初至復得
供給多人愛敬眾所識知然而我等
譬若井蛙曾不遊行欲何所獲我等
亦可四出遊行餘伴問曰當何所之
鄔波難陀曰我今暫出求覓商旅復
作是念我等眾徒若得去者我之所
有門徒眷屬施食之家悉被諸餘黑
鉢侵奪宜留一人餘隨意去復共籌
議誰當住此大德鄔陀夷令其看守
所得之利迴還共分鄔陀夷答曰我
住於此自餘五人出求商旅見有多
人向泥波羅國苾芻問曰仁等何之
答言我等欲向泥波羅國苾芻曰我
等亦欲隨行商客曰聖者泥波羅國
地多磽确如駱駝脊仁等來必樂住
於彼苾芻曰我且共去試觀彼土聖

者若如是者可共隨行即與其商人隨
路而去時彼苾芻既至彼國皆無愛
樂復於他日往至鄽中問諸商客君
等何時欲歸本國商人曰豈復聖者
情不樂耶苾芻曰我初來到即於是
日情無歡愛報言聖者我等貨物尚
未交易不及言歸我有親知欲還中
國當為囑彼可共同行苾芻荅言斯
成善事然況波羅國有兩種賤貨謂
羊毛雄黃時諸商客多買羊毛車載
而去諸苾芻衆亦與同行然六衆苾
芻性畏塵坌或在前去或在後行時
六衆苾芻徐行在後於商旅內有一
毛車忽然軸折時諸商人共相議曰
我等今時若料理軸者其聲遠聞必
有賊至兇當殺我後將財物我等宜
應持其精也負棄載而行作是議時六
衆便至問言仁等何意懷憂不進而
住報言聖者我車軸折具以前事而
並告知六衆問曰豈可棄羊毛耶報
言棄去六衆報曰若其君等見容許
者我為作帽或作靴氈或作立襠我
當隨力盡持少多商人報曰隨意皆

取於我無用時難陀鄔波難陀共相議曰今者豈饒糞掃之物時彼五人所有衣鉢令一人負其餘四人擔草為索東為四擔隨路持行時諸商人見而報曰聖者我欲雇人來取其毛令時聖者並悉將至我欲酬價還取其毛苾芻報曰汝無識物我等豈是客作人耶汝若知是我當棄却商人報曰我等戲言幸無見責可持而去時商旅內有外道同行謂六衆曰此之重擔何處當解得幾剩酒六衆聞已忿而報曰破汝腹內齋汝頭上我擔方解無取其利彼便緘口默而無對六衆議曰我等若在商侶中行多招譏調我等應可在前而去至一聚落處多賊盜彼之村隅令人遠望還見六衆擔來普相告曰仁等當知有衆軍至諸人見已咸皆驚怖棄其家宅走入林中留諸強壯防守村邑共相告曰彼非象軍是駱駝也又曰彼非駱駝應是牛馱又云彼非牛馱是人擔物既近村已知是苾芻告言聖者奇特大擔有異常人能使村坊並皆

走散六衆報曰汝無識者見有檐來
怖云是賊賊若知者當來劫掠汝鎮
驚走所有家業並悉持將彼聞默尒
于時六衆見是事已便相謂曰難陀
鄔波難陀我等若隨路行多招譏調
可於荒野望直而行即便棄道而去
時稅關人隨處看守既見擔至而告
之曰君等商人屢為偷稅不輸稅直
竊路而行六衆報曰無智者汝將我
是偷稅商人問云仁等是何答云我
是六衆苾芻彼即報云聖者隨去復相
議曰我等若至逝多門者諸黑鉢類
共調弄我宜取小門持擔而入既入
小門有摩訶羅見而問曰汝客擔人
何因破籬而入寺內報言老叟汝將
我是客擔人耶問言仁等是何答云
我是苾芻問云聖者是六衆耶報言
我是即云善來善來大德時彼既入
以諸毛擔惣置寺中悉積如山見者
稱異問言具壽仁等能持如斯重擔
豈不畏彼世俗譏嫌即便報曰我口
豈唯敢食有調弄者三倍弄之時少
欲苾芻共生譏議作如是語云何苾

苾芻是道路所應恥事更以為餘詞起高慢時諸苾芻以此因緣具白世尊世尊爾時集苾芻眾廣說如前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行路中得羊毛欲須應取若無人持得自擔乃至三踰繕那若過者泥薩祇波逸底迦苾芻者謂是六眾若更有如是流類行路者謂在道中得羊毛者謂是他物欲須者謂有所作應取者謂隨意持取至三踰繕那者謂其里數謂無別人過此持去者犯捨墮捨墮之法廣如前說

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謂七極微成一微塵此七成銅塵此七成水塵此七成兔毛塵此七成羊毛塵此七成牛毛塵此七成隙遊塵此七成蟣此七成虱此七成穬麥此七成一指二十四指成一肘三肘半成一人四肘成一弓五百弓為一拘盧舍八拘盧舍為一踰繕那者有七村一一村間有一拘盧舍持毛去時行至半路皆得惡作罪若至村時皆得捨墮罪若從村聚往曠野時半半拘盧舍得惡作

罪諸衲處舍得捨墮罪若在聽四月處
齊三踰繕那無犯過此犯捨墮若為
作帽及作布羅或立欄等密而持去
者無犯又無犯者謂最初犯人或癡
狂心亂痛惱所纏

使非親尼浣羊毛學處第十七

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時
六衆苾芻共相告曰我今宜可分一所
詩毛難陀問曰可為幾分其大德鄔
陀夷留住於此亦與分不時鄔陀夷
聞斯語已便作是念我之徒侶多獲
利養作何方便得彼分耶問言仁等
何所籌量其所得者各還自入仁得
仁分我得我分鄔波難陀聞斯說已
作如是念世尊法主今住於此諸來
利養必是多得為此鄔陀夷作如是
語我等昔來常是六衆豈可今日為
五衆耶應為六分平等與之難陀曰
誰作分者闡陀報曰大德鄔陀夷久
息於此宜可令彼為我分張衆皆稱
善時鄔陀夷戀為六分便將已物安
自房中阿說迦曰大德鄔陀夷此所
得物將來共分鄔陀夷曰具壽從汝

等去來二十貝齒亦不曾得若不信者大衆現在及同梵行者何不問之稿椋伐素曰豈知鄔陁夷欺弄我等鄔陁夷曰若得多物不共分者斯爲欺弄我少貝齒尚不曾得何成欺弄時彼五人聞已皆默時鄔陁夷作是念我今多得并毛遣誰料理若與作家彼是難信無戒行故或容俱失若與十二衆足彼亦難信爲人細筭將充比來餅果之直其達摩陁那苾蒭尼善持經藏所有眷屬亦復持經讀誦勤心修諸善品我與毛者經歷多時不能事說其義答弥善持律藏所有門徒亦皆持律思量持犯商權重輕我若付毛亦不能得其大世主靜慮爲心所有門人皆修寂定稍有容暇得請治毛作是念已時大世主來礼世尊鄔陁夷見而問曰喬答弥如世尊說具禁戒者隨心所念事皆得成由淨戒力獲果如是斯由善說何以得知我適生念善哉大世主喬答弥若來大好今者得來深遂我願問曰大德欲何所爲答曰我有少許羊

毛事須料理能為作不彼便答曰聖者我本故來礼世尊足若見佛已當令二尼就房相見所料理物付與將來時鄔陁夷所有羊毛繫為兩束安房門後時喬答弥礼世尊已欲還尼寺便遣二尼就房取物白言大德聖者喬答弥遣取羊毛報云於門扇後有兩束毛可持將去彼即入門欲持毛去以手牽挽尚不能動彼二報言聖者毛中豈有磨石耶鄔陁夷曰汝等少年豈可脊折時鄔陁夷以手小指擎一束著一頭上復以一束著一膂䏶時彼二尼頭痛膂疼辛苦至寺既至寺已棄之於地委卧在牀餘苾芻尼見而問曰汝等二人豈脊折耶將少羊毛現大疲苦報諸尼曰若壯於我誰擎起看彼便欲舉竟不能動諸尼報曰此毛裏內有磨石耶二尼息定便開毛束遂成大聚諸尼見已揚聲大笑時大世主聞其笑聲問曰汝諸具壽豈顛倒耶頭髮剃卻腋下髭生至於今時不能寂靜何事諠笑諸尼報曰聖者大德鄔陁夷云少許羊

毛尚致如是若言多者其欲如何大
世主曰諸妹彼行惡行於佛教中常
作毀壞如好河岸崩令墮落然佛所
說有二善人一謂不許其事二謂許
已令與此既許言事須周畢汝等若
能共料理者隨取多少事了送還其
毛既多卒難畢時鄔陀夷作是念
其大世主常樂寂靜勿使諸尼嬈亂
餉價思數而住時有二尼料理毛訖
送與鄔陀夷報云聖者我送毛來欲
著何處鄔陀夷曰汝等尚有餘心擬
還我物便報尼曰大妹可著房中彼
置房內捨之而去餘毛治訖亦皆送
至其大世主為料理毛手皆赤色如
染緋師便詣佛所禮佛足已在一面
坐尒時世尊見其手赤問言喬荅彌
何因手赤如客染師白佛言大德如
佛所言應作不作翻作餘事令我為
之佛言大世主所作何事時喬荅彌
具以其事而白世尊佛告阿難陀曰
諸苾芻使非親尼治羊毛耶阿難陀
曰大德諸苾芻令彼料理尒時世尊
以此因緣集苾芻眾問鄔陀夷曰汝

實令非親尼料理羊毛耶白言實尒
尒時世尊種種呵責鄔陁夷已廣說
如上乃至我今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使非親苾芻尼浣染擘羊
毛者泥薩祇波逸底迦若苾芻者謂
鄔陁夷使非親尼者親非親義如上
說羊毛者非餘毛也浣者乃至一入
水染者乃至一入染汁擘者乃至一
片泥薩祇波逸底迦者廣如上說此
中犯相者苾芻於非親尼作非親想
或復生疑令浣羊毛或染或擘並犯
捨墮或浣染不擘或浣擘不染或染
不浣擘亦犯捨墮若於親尼作非親
想或復生疑令作三事料理羊毛並
得惡作餘如上說若親親想無犯又
無犯者謂初犯人或癡狂心乱痛惱
所經

捉金銀等學處第十八

佛在王舍城竹林中時有聚落主居
士名曰寶髻来詣佛所頂礼佛足在
一面坐白佛言世尊曾於近日在大
衆中王及諸臣並皆集會有作是問
仁等頗知沙門釋子得受捉金銀不

有人說言苾芻得捉復有說言苾芻
不合此二所陳誰為稱理誰不稱理
誰是法言誰非法言誰是謗佛誰為
不謗誰是勝人所耻誰非勝人所耻
世尊答曰居士若彼說言沙門釋子
得受捉金銀者斯不稱理斯非法言
斯為謗我是勝人所耻異斯名善何
以故居士然實苾芻不得受捉金銀
之類若有苾芻不受捉金銀者是沙
門法是釋迦子是純善法第二第三
我如是說若受捉者斯非沙門非釋
迦子非純善法第二第三我如是說
居士言大德我意如是若苾芻不受
捉金銀之物斯真沙門善釋迦子若
受捉者非真沙門非釋迦子世尊告
曰善哉善哉居士如汝意解是善分
別時寶髻居士聞佛說已歡喜信受
禮佛而退尒時阿難陀隨佛後為
佛扇涼居士纔去命阿難陀曰汝今
宜去近此所有諸苾芻眾悉皆令集
常食堂中時阿難陀奉佛教已悉皆
喚集還詣佛所禮佛足已在一面立
白佛言世尊教奉佛教近此苾芻悉

皆奔集在食堂中時佛知時尒時世
尊詣食堂中在大衆前就座而坐告
諸苾芻曰有聚落主名曰寶髻來至
我所礼我足下在一面坐作如是白
廣說如上乃至辭我而退汝諸苾芻
彼聚落主於王衆中作師子吼決定
而說沙門釋子不合受捉金銀錢等
我亦詳言沙門釋子不應受捉金銀
錢等是故諸苾芻若為修營房舎等
事應求草木車乘人功然不應求金
銀錢等我不說言得有方便令諸苾
芻畜捉金等此是緣起尚未制戒佛
在逝多林給孤獨園時六衆苾芻自
手捉金銀錢或教他捉造作房舎或
置床座上時外道見生嫌賤言此沙
門釋子自手執捉金銀錢等或教他
捉廣說如上諸餘俗人亦皆如是斯
與我等有何別處云何令他婆羅門
居士等深生敬信持諸飲食惠此禿
人時諸苾芻聞是說已以此因緣具
白世尊世尊以此因緣集苾芻衆廣
說如前問六衆曰汝實自捉或教人
捉金銀錢等耶答言實尒世尊如上

種種呵責已乃至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自手捉金銀錢等若教他捉泥薩祇波逸底迦若復苾芻者謂六衆類自手者謂以手捉金銀者謂金銀及貝齒錢者金等錢教尒尒皆犯捨墮捨悔之法廣說如上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教他取時其事不同有十八種咸成其犯謂告彼云

汝取此物　汝於此取　汝取此尒許
汝將此物　汝於此將　汝將此尒許
汝置此物　汝於此置　汝置此尒許
汝取彼物　汝於彼取　汝取彼尒許
汝將彼物　汝於彼將　汝將彼尒許
汝置彼物　汝於彼置　汝置彼尒許

言汝取此物者謂金銀等於可見處教他取得惡作罪捉舉之時犯捨墮罪言汝於此取者謂於諸箱及鐵本等箱器之中教他取物得罪同前言汝取此尒許者謂百十億等教他取物得罪同前

言汝將此物者謂金銀等物教他將來得罪同前言汝於此將者謂於諸

等箱器之中教他取物得罪同前言汝將此佘許者謂百千億等教他取時得罪同前言汝置此物者謂金銀等教他置時得罪同前言汝於此置者謂於箱器等中而安置之得罪同前置此佘許者謂百千億等教他置時得罪同前此九皆據可見之處教他作也

言汝取彼物者謂金銀等於不見處教他取物得惡作罪捉舉之時犯捨墮罪言汝於彼取者謂於諸鋪及鐵不等箱器之中教他取物得罪同前言汝取彼佘許者謂百千億等教他取物得罪同前言汝將彼物者謂金銀等物教他將來得罪同前言汝於彼將者謂於鋪等箱器之中教他取物得罪同前言汝將彼佘許者謂百千億等教他取時得罪同前言汝同前言汝於彼置者謂於箱器等中置彼物者謂金銀等教他置時得罪得罪同前言汝置彼佘許者謂百千億等教他置時得罪同前此九皆據不可見處教他作也若苾芻自捉金銀

錢貝齒者犯捨墮若苾芻捉成未成
金銀者犯捨墮苾芻捉文相成就金
銀錢貝齒者犯捨墮苾芻觸末尼寶
璧琉璃寶犯捨墮苾芻捉方國共所
用錢犯捨墮若捉非方國所用錢得
惡作罪若捉赤銅鍮石銅鐵鉛錫者
無犯如是世尊為諸聲聞制學處已
佛在逝多林于時占波國有一長者
在此城住深信純善以上妙物而行
惠施時彼長者為佛及僧造立住處
門戶窓牖欄楯交飾殊妙莊嚴令人
樂見為生天路多諸僧衆在此安居
既安居了隨意事訖白長者曰我等
今欲向室羅伐城礼大師足及諸耆
宿尊老苾芻現闕衣服時當見施長
者報言聖者此處之人無上妙衣疊
今聞商侶將欲到來待來至時買以
相惠苾芻言長者若無好物與麁惡
者長者荅曰聖者我之立性常施好
物云何於今以惡物與若不待者衣
直之錢可將持去荅言長者世尊制
戒遮我捉錢長者報曰若如是者我
寧不施不能以惡物惠人時諸苾芻

竟無所獲捨之而去隨路而進至室
羅伐城諸苾芻見而告之曰善來善
來具壽豈非汝等於安居處多得衣
服云何著此麤破衣服而至此耶彼
便答曰無衣可得苾芻曰仁在何處
而作安居答曰在占波國又問依誰
而住答曰某甲長者諸苾芻曰聞彼
長者好施上衣豈不施耶答曰祇緣
此故我不得衣苾芻問曰有何所以
時彼苾芻具陳其事諸苾芻聞已白
佛佛作是念諸有敬信婆羅門長者
居士等歡喜欲施苾芻衣價我諸弟
子情欲得者我應作法令諸苾芻得
無廢闕告諸苾芻曰若有他施衣價
欲須便受受已即作彼人物心而持
畜之然諸苾芻應可求覓執事之人
苾芻不知欲覓何人佛言應求寺家
人或鄔波索迦寺家人者謂是淨人
鄔波索迦者謂受三歸五戒應問彼
云汝能為我作施主不若言能者即
作委寄此人心而畜其物應使人持
不應自捉時有苾芻向他方處作如
是念我今至此未有施主起追悔心

以事白佛佛言縱令遠上但令彼
命存已來常是施主時有苾芻未求
得施主他施與物苾芻疑惑不敢受
之以事白佛佛言應受受已持物對
一苾芻作如是語具壽存念我苾芻
某甲得此不淨物我當持此不淨之
物換取淨財如是三說隨情受用勿
致疑心時有施主於邊隅處造寺施
僧時時有賊來相驚怖彼諸苾芻空
寺而去便有賊來取寺家物佛言若
僧伽物若窣覩波物所有金銀錢寶
等應穿藏舉方可移去佛言遣藏苾
芻不知欲遣誰藏佛言若淨人若鄔
波索迦令其藏舉彼藏舉者便偷其
物佛言有深信鄔波索迦令其藏舉
若無深信應使求寂求寂若無苾芻
自手應為藏舉苾芻不知若為藏舉
佛言應可穿坑不知使誰佛言應使
淨人若鄔波索迦彼便偷物應令信
者與若無者應令求寂求寂若無應
自穿掘賊去之後應可如前而取其
物還與僧伽佛言如我為難所開事
者難去之後則不應行若當行者得

惡作罪又無犯者謂初犯人或癡狂

心乱痛惱所纏

根本説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二十一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三十二 去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出納求利學處第十九

尒時薄伽梵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遠近皆聞中國有佛出現於世彼諸聲聞弟子有大神通作諸變化廣說如上若有人能於彼弟子作供養者得大果報饒益增廣是時北方有諸商客聞此聲譽自相謂曰諸君當知我等宜往中國興易一則多得利潤二乃供養三寶時諸商人遂即多賫北方貨物往趣中國漸至室羅伐於此城中有一露形外道善識天文妙閑算記聞有商客從北方來作如是念我今試往觀問商人或容於彼少有所獲即取相書占察前事觀知商主父母名字及所持貨得利多少便詣商主所告言善來善來某甲商主汝父名某甲母名某甲將如是貨來詣此方某日得尒許利商主聞已作如是念我比曾聞世尊弟子大有神變騰烟注雨此即其人商

既生敬信便以北方朱色毛緂并北方奇果盛滿器中手自持奉彼既得已即便披緂往同徒處彼伴見已問曰汝於何處得此貴價上好物來報言北方商客我往看之為說父母名字彼心信敬見惠於我同徒告曰仁者我等常被沙門釋子之所輕蔑每告我曰汝等曾不親近貴勝好人但寠狎習傭力賤品旃茶羅類仁今宜可披此貴服往詣沙門釋子之處刺彼心實答曰如是時露形外道即披毛緂往逝多林時鄔波難陀於逝多林門經行遊適遙見彼來便作是念外道披者是好貴物我若不能得此物者不復更名鄔波難陀矣既漸相近問言外道汝今豈可新歸俗耶答言我不歸俗若如是者何披此衣報言北方商客我為說彼眷屬名字既懷敬重用此相施鄔波難陀曰此非善事此非善事豈容年邁衰朽為破戒耶宜應暫坐聽法要時彼外道隨言即坐時鄔波難陀以歡喜心為其說法若鄔波難陀為他宣說捨施

法時彼婆羅門諸居士等皆欲割自
身肉持以相施鄔波難陀因說法次
而告之曰外道汝之大師性愛麁弊
教汝門徒露形拔髮多行少住常臥
手地若汝大師情所愛樂好衣食者
當許汝著價直千万上妙之衣百味
飲食隨意食噉所住房舍價當五千
由彼狹情不見容許我之大師情懷
廣大許我弟子著万價衣食百味食
所居房舍數直五千若汝披此貴價
好服行乞食者信敬之人作如是念
今此外道身行破戒至於飲食難以
供身汝此上衣宜應與我我有毛緂
持以相換我當披著巡家乞食若淨
信人來問於我大德何處獲此上衣
我當荅彼有露形人姓名某甲輟已
相施彼便知汝是深信人汝乞食時
彼若見者當以酒糟盛滿銅器供養
於汝時彼露形聞是語已便生信喜
作如是言大德鄔波難陀若如是者
可取此衣鄔波難陀即呪願曰無病
長壽然汝徒黨貧苦是常聞汝施時
還令相奪彼言大德此之毛緂豈彼

物耶是我自由幸無見處鄔波難陀
日若如是者我當為受既受得已即
便與一麁穀毛緂時彼外道披之而
去至同梵行邊彼便問曰仁者何處
更得此衣即報彼曰他與我換問言
是誰答大德鄔波難陀共我迴易彼
聞皆怒報言仁者此之釋子常思殺
我餘雖見嫌不同六衆六人之内無
越鄔波難陀仁若施與餘大德者我
亦隨喜而鄔波難陀欲飲我血將衣
施彼誰堪忍耶即宜往索若得者善
若不得者我同擯汝移汝坐處覆汝
食器不相共語彼便怕怖往鄔波難
陀所鄔波難陀既遥見來即作是念
看此外道舉動形勢必當奪我上好
毛緂便急入房閉戶而住外道既至
扣門相喚鄔波難陀默然不對諸苾
芻見問言外道汝何須見鄔波難陀
報言將我毛緂故來相見苾芻報曰
汝若欲得舊毛緂者從世尊所求哀
歸向時彼外道往詣佛所爾時世尊
遥見外道來告諸苾芻曰汝等見彼
外道來不白佛言見佛言彼為毛緂

故來若你得者善若不得者便歐熱血而致命終外道來至佛所作如是言大德鄔波難陀取我毛緂唯願世尊慈悲哀愍令彼還我若不還者我等同梵行者擯斥於我如前具說佘時世尊告具壽阿難陀曰汝目往告鄔波難陀願汝無病仍告之曰汝當還彼外道毛緂若不還者此之外道當歐熱血而取命終時具壽阿難陀奉佛教已往鄔波難陀所時彼遥見作如是念看此外道將佛侍者以為使人必當見奪我之毛緂時具壽阿難陀報鄔波難陀曰具壽世尊願汝無病鄔波難陀聞是語已即從座起報言我今敬礼無上世尊阿難陀曰世尊有教宜當見還外道毛緂若能還者斯日善哉若不還者此之外道當歐熱血而取命終鄔波難陀曰敬奉佛教豈敢有違若非佛教違我還者汝令外道滿瞻部洲數如竹葦甘蔗皆歐熱血一時命終我鄔波難陀一毛不動具壽阿難陀可去我當還彼便語外道曰汝之大師先行妄語欺

誑世間彼命終已墮在無間大地獄中在彼舌上有五百犁晝夜耕墾汝今妄語更倍於彼當有千犁常耕汝舌爾彼難陀曰汝已著我毛毯汝物我曾不用外道答言我亦不著時鄔波難陀取彼毛毯解其結處攝為四疊安左手中右手撚拍遂令其毯悉皆碎破報外道曰汝舒兩手便以毛毯連頭總搭遂便倒地便蹴其脅語言外道急去急去勿令糞穢汙我住處外道聞言大德我今命存得出去者更不敢入逝多園林此是緣起然佛世尊尚未制戒

爾時六衆苾芻種種出息或取或與或生或質以成取成以未成取成以成取未成以未成取未成言取者謂即取取他方愛樂所有貨物載運將去覓防守人立諸券契是名為取言與者謂與他物八日十日等而立契證是名為與言生者謂是生利與他少物多取穀麦或加五或一倍二倍等貯畜外斗立其券契是名為生言質者謂取寶珠等同前立契求好保

證與其財物是名為質言成取成者謂以金銀等器取他成器言未成取成者謂以金鋌取他金器言成取未成者謂以金器取他金鋌言以未成取未成者謂以金鋌取他碎金苾芻如是交易以求其利時諸外道見是事已皆生嫌賤云何沙門釋子出物求利與俗何殊誰能與彼衣食而相供給諸苾芻聞具以白佛佛言廣說如上乃至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種種出納求利者泥薩祇波逸底迦言苾芻者謂是六衆言種種者謂非一事出納求利者謂作取與生貪而覓利潤得捨墮罪者作法廣說如上此中犯相者若苾芻為求利故収聚貨物作諸方便駈馳車乘往詣他方立契保人持輸稅物乃至未得利來但惡作罪若得利時便招捨墮若苾芻為求利故以諸財貨金銀等物出與他人共立契保乃至得罪如前廣說若苾芻為求生利將諸財穀舉與他人升斗校量共立契證乃至得罪如前廣說苾芻為求利故納

取珎寶真珠貝玉計時取利得不得
利亦如上說若苾芻為利故以已衣
換他衣求換之時得惡作罪得犯捨
墮又復世尊在廣嚴城獼猴池側重
閣堂中於此城中衆姑毗等自所住
宅皆高六重七重見諸苾芻所居卑
下即便為造高六七重嚴好房舍其
舍經久多並隤壞施主見已感作是
念我等現存寺皆破壞命過之後其
欲如何我等宜應施無盡物令其營
造便持施物到苾芻所報言聖者此
是無盡施物為擬修補當可受之諸
苾芻報曰世尊制戒我不合受時諸
苾芻以緣白佛佛告諸苾芻若為僧
伽有所營造受無盡物然苾芻毗訶
羅應三重作若苾芻尼應兩重作時
諸苾芻得無盡物置房庫中時施主
來問言聖者何意毗訶羅傷不修補
苾芻報言賢首為無錢物主曰我豈
不施無盡物耶報言賢首其無盡物
我豈食之安僧庫中今皆現在施主
報曰其無盡物不合如是我之家中
豈無安處何不迴易求生利耶苾芻

報曰佛遮我等不許求利時諸苾芻
以此因緣具白世尊世尊告曰若為
僧伽應求利潤聞佛語已諸有信心
婆羅門居士等為佛法僧故施無盡
物此三寶物亦應迴轉求利所得利
物還於三寶而作供養時諸苾芻還
將此物與彼施主索利之時多與諍
競便作是語聖者豈我已物生鬪諍
耶時諸苾芻以此因緣具白世尊世
尊告曰不應共彼而作出息復共富
貴者而為出息索物之時恃官勢故
不肯相還佛言不應共此而作交易
復共貧人而為出息索時無物佛言
若與物時應可分明兩倍納質書其
券契并立保證記其年月安上座名
及授事人字假令信心鄔波索迦受
五學處亦應兩倍而納其質又無犯
者謂最初犯人或癡狂心亂痛惱所纏

販賣學處第二十

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時
六衆苾芻種種交易取與買賣時諸外
道各起嫌賤此諸沙門釋子不生猒
離而於今者為交易事取與貴買賤

禿沙門與諸俗人有何異處詐復能於此禿人處沙門釋子以諸飲食而與供養時諸苾芻以此因緣具白世尊世尊以此因緣集苾芻僧呵責六衆廣說如前乃至我今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種種賣買者泥薩祇波逸底迦若復苾芻者謂六衆也種種者謂非一事取與賣買者取謂餘處物賤此處物貴即從彼取來也與者謂此處賤餘處貴即從此持去豊時買取儉時當賣泥薩祇者廣如前說此中犯者苾芻為利故而作賣買時惡作賣時捨墮若為利故買不為利賣買時惡作賣時無犯若不為利買為利故賣買時無犯賣時捨墮不為利買不為利賣二俱無犯若向餘方買物而去元不求利到處賣時雖復得利而無有犯又無犯者謂初犯人或癡狂心乱痛惱所纏

第三攝頌曰

二鉢二織師　奪衣并急施　阿蘭若雨衣
過僧七日藥

得長鉢過十日不分別學處第二十一

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時
鄔波難陀作如是念所有我等求利
之處佛悉制戒遂令我等求覓無由
所有利養因斯斷絕憂愁而住時有
六十人出遊園觀欲爲讌會時鄔波
難陀見而生念若於此輩不獲財物
者我不更名鄔波難陀矣即便取一好
鉢圓滿光淨堪受用者以佈盛之置
於腋下詣讌會所對彼一人爲其說
法令生深信彼既信已問言聖者何
意至此鄔波難陀曰賢首我爲鉢來
報言我今無鉢若有買處買以相施
時鄔波難陀便於腋下抽出其鉢而
呈示之問曰如此之鉢價直幾多答
曰直六十迦利沙波拏彼言我與六
十迦利沙波拏仁當自買鄔波難陀
報曰賢首願汝長命無病今此施物
爲莊嚴心是心資助是定資糧得勝
上果於人天中常爲法器如是六十
人人別各乞六十迦利沙波拏便捨而
去時彼諸人各讌會已詳集一處時
有一人告諸人曰君等隨喜我於向
見聖者鄔波難陀釋種出家爲大法

持善閑三藏無㝵辯才我以六十迦
利沙波拏用充鉢價時彼諸人聞此
語已咸言我亦施彼六十迦利沙波
拏復共議曰君等頗知若一苾芻可
須幾鉢各云不知時有苾芻從此而
過諸人問言聖者若一苾芻可須幾
鉢答曰唯須一鉢時彼聞已共生嫌
賤沙門釋子多貪利養此是緣起尚
未制戒時六衆苾芻多得長鉢不自
受用亦復不與諸餘苾芻少欲苾芻
見已嫌賤云何苾芻多畜長鉢不自
受用亦不與人以此因緣具白世尊
佛以此緣集苾芻衆呵責六衆苾芻
云何汝等多畜長鉢廣說如上乃至
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畜長鉢過十日不分別者
泥薩祇波逸底迦

苾芻者謂六衆等過十日者謂過十
夜長鉢者除守持鉢餘者名長畜者
作屬己心若更畜者得捨墮罪捨之
法式如上廣說

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苾芻月一日
得鉢於十日內應持應分別應捨應

與他如是次第及以超間與初衣戒中廣說其事乃至捨之法式皆悉同前若小若白色或為擬與欲受戒人者無犯又無犯者謂初犯人或癡狂心乱痛惱所纏

乞鉢學處第三十三

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於此城中有一賣香童子有一好鉢圓滿光淨堪得受用有乞食苾芻於日初分入城乞食巡至市中賣香童子見而告曰聖者我有好鉢堪得受用必若須者隨意持將苾芻報曰我現有鉢童子曰若餘苾芻有須鉢者幸可遣來答言可尒時彼苾芻乞得食已還逝多林食訖洗器告諸苾芻曰具壽某處鋪上有賣香人有一好鉢若須鉢者可往取之時鄔波難陀去斯不遠聞此語聲便作是念我宜呵彼乞食苾芻更莫傳說勿令累鉢之徒聞斯語已跳走而去便告乞食者曰具壽食信心食更無別言但肆貪心雖論衣鉢乞食之人作如是念世間多求常貪見者鄔波難陀即是一

數此鬧我語尚致譏呵若更有餘耆年宿德聞我此言更重呵叱即便默尒不復敢言時鄔波難陀告乞食者曰具壽汝親教師是我知識由此緣故我遂見呵勿懷悒恨彼便答曰大德我若更言願重呵責鄔波難陀曰具壽我向來善審聽如何說云鉢與非鉢大德若未曉了何因見責雖然汝可更為說彼童子住在何處報言彼人住在某鋪有一好鉢極堪受用彼囑我云若有須鉢苾芻當遣來買鄔波難陀曰我聽此言猶未詳審作是語已即着僧伽胝衣行而去詣彼市中時彼童子遥見急行作如是念我今觀彼豪俠苾芻威勢麁猛必來至此奪我鉢將即便取鉢深置牀下時鄔波難陀遥見藏舉報言賢首何故藏鉢即便展手自取其鉢而呪願曰願汝無病長壽廣說如前童子報曰聖者我與易人以刹活命不以虛言而即相與可酬價將去報曰汝今豈可責仙人之器乎說伽他曰

若人施凡器　當獲於金鉢　此報定不虛

何故生憂苦
童子曰聖者縱出多言非價不可鄔
波難陀曰汝今慳惜此鉢當来必墮
大癭鬼中當惡語時有一長者来至
其所口云敬礼大德鄔波難陀時鄔
波難陀即便報曰賢首誰當須汝來
礼拜耶長者答曰何曾聖者所出言
教我不依隨告曰若如是者可買此
鉢持以施我長者即便問童子曰此
鉢價直幾多答言亦許長者曰所論
價直我後當還是時童子即便以鉢
授與長者長者取鉢奉施鄔波難陀
鄔波難陀即受其鉢呪願云願得長
命無病乃至於人天中常為法器廣
說如上長者便去鄔波難陀報童子
曰癡人汝言謂我鄔波難陀不能乞
得少許鉢價汝今由此慳惜鉢故必
當定墮大癭鬼中童子曰何須誇誕
仁且得鉢我今獲價直當疾去豈假
多言時鄔波難陀便持此鉢入逝多
林便以其鉢示諸苾芻告言具壽此
鉢何如時有少年苾芻問鄔波難陀
曰大德更有餘鉢不報言有若如是

者現有一鉢舍更求餘鄔波難陀曰
我以脚踏怨家頂上更畜餘鉢少年
問曰大德豈可有怨家乎鄔波難陀
曰汝即是我弟一怨家由汝不許我
畜二鉢少欲苾芻聞是語已共生嫌
賤云何苾芻現有一鉢而更求餘即
以此事具白世尊世尊以此因緣集
諸苾芻問鄔波難陀廣說如前種種
呵責已告諸苾芻從今已去苾芻若
現有鉢更不應求時有乞食苾芻其
鉢有孔便持此鉢入城乞食有人施
麨即以鉢承盛之次得溼餅以鉢而
受孔中麨出便溼其麨復汙鉢囊有
多蒼蠅遍皆附繞諸小男女隨逐而
行告言聖者曾修多眷屬業如大商
主長者貴人多諸徒衆之所圍繞蒼
蠅眷屬亦復如是時給孤獨長者見
諸童子報言汝等何故調弄聖者童
子答曰我等豈敢輒為調弄然此聖
者昔日曾修多眷屬業如商主長
者貴人衆所圍繞隨從蒼蠅亦復如
是長者聞已告苾芻曰聖者於佛世
尊端嚴教中而為出家何因作此著

恥之事苾芻報曰作何恥辱然佛世尊制諸苾芻現有一鉢更不應求長者曰聖者豈可唯畜如此穿壞鉢耶諸苾芻聞以事白佛佛言諸苾芻若鉢有孔應可補治時諸苾芻便以五種鎔瀉之物謂黑糖黃臘紫礦鉛錫著熱物時即便脫落時諸苾芻以事白佛佛言不應用此而綴於鉢除此五種鎔瀉之物應作五種乾綴苾芻不知何者為五佛言看孔大小應以釘釘或於孔內安鐵鍱打之或安鐵鍱四邊釘釘或作摩竭魚齒或安屑末苾芻不知用何屑末佛言有二種屑末謂鐵末石末鐵鉢瓦鉢如次應用苾芻以水研末安鉢孔中尋便墮落佛言應用油研安其孔內諸苾芻依教作已以猛火燒亦還墮落或火太微亦復還墮佛言應處中燒燒已澁鞕佛言應以物揩摩苾芻以水揩摩補物墮落佛言油拭方揩若鉢有細孔以沙糖和泥遍塗孔處准法燒之若鉢有璺應鑽作孔以鍋綴之是名綴鉢法佛令苾芻五種綴鉢時有

乞食苾芻失手墮鉢便為五片時彼苾芻多鑽為孔以細繩連綴持將乞食佛言凡是鉢者當須淨洗便解綴洗繩淨已還復繫綴遂致終日廢修善品餘苾芻見告言具壽汝但以此解而復綴䟽洗盂器為善品耶報言具壽如佛所制若鉢破者應為五種乾綴時諸苾芻以事白佛佛言若鉢難得隨意修理若易得處應可棄之更覓好者尒時世尊讚歎持戒廣說如前乃至為諸苾芻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有鉢減五綴堪得受用為好故更求餘鉢得者泥薩祇波逸底迦彼苾芻當於衆中捨此鉢取衆中最下鉢與彼苾芻報言此鉢還汝不應守持不應分別亦不施人應自審詳徐徐受用乃至破來應護持此是其法若復苾芻者謂六衆也餘義如上減五綴者謂不滿五綴也堪受用者謂得守持為好故更求餘鉢者為欲貪好更求第二鉢好謂勝妙也得者謂求得入手泥薩祇者廣說如上彼

苾芻者謂是犯人彼苾芻應於衆中捨此鉢者當於衆中應差一苾芻令行有犯鉢若無五德不應差若差不應令作云何爲五有愛恚怖癡不知行與不行若具五德未差應差差已令作云何爲五反上應知應如是差鳴揵稚集衆僧先問能不汝某甲能與僧伽行有犯鉢不彼答言能次一苾芻作白羯磨如是應作一廣如百一羯磨

佛言行有犯鉢苾芻所有行法我今說之其苾芻應在和合衆中作如是白大德我苾芻某甲當行有犯鉢諸具壽明日各各自持己鉢來至僧中既至明日行鉢苾芻敷座鳴揵稚諸苾芻各持己鉢往至僧中時行鉢苾芻應持其鉢向上座前立讚歎其鉢上座此鉢清淨圓滿堪得受用若欲得者隨意應取若其上座取此鉢者行鉢之人應取上座舊鉢轉與第二上座若不取者轉與第三取時上座更索初索不應與第二索亦不應與第三索應與上座得越法罪如法應悔如是乃至大衆行末取小者

取此鉢時行末第三方索鉢者其決與上座相似乃至行了所得一鉢行鉢苾芻應持此鉢付彼苾芻作如是語苾芻此鉢不應守持不應分別亦不與人詳審徐徐如法而用乃至破壞此是其法若行鉢苾芻不依法行者得越法罪佛言得鉢苾芻所有行法我今當制應畜二鉢併好者應安長鉢不好者應安舊鉢若乞食時應將二鉢得乾餅者著長鉢中若得溼餅著舊鉢中至住處已作曼荼羅安置二鉢應先舊鉢中食已應先洗長鉢次洗舊鉢如是乃至曬曝安置皆以長鉢為先若內安龕及火熏時皆於好處先安長鉢若道行時舊鉢遣人持長鉢當自持無人為擎者長鉢安在左肩舊鉢應安右肩自持而去若得鉢苾芻於此行法不依行者得越法罪此之治罰乃至盡形或至破壞應好守護得泥薩祇耆覆如上說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苾芻鉢破堪為一綴雖無綴尚得受用更求餘鉢者求時犯惡作得便捨墮若苾芻鉢

破堪為二綴雖未安綴尚得受用更求餘鉢得罪同前如是三綴四綴事亦如前苾芻鉢破堪為一綴安一綴已現得受用更求餘鉢求時惡作得便捨墮如是乃至四綴得罪亦尒若鉢堪為五綴隨綴不綴或堪用不堪用更求餘鉢者無犯若買得或施得此亦無犯又無犯者㝡初犯人或癡狂心乱痛惱所纏

自乞縷使非親族織師織作衣學處第二十三

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時鄔波難陀作是念皆由給孤獨長者制諸學處更欲勸化餅果之直亦不能得我今宜可入大城中或容教化少有所得即於晨朝著衣持鉢入城乞食於芳林處有五百女人紡白疊線見已便念斯等女人皆由自業無閑晝夜常執白縛辛苦勞勤輸官課稅鄔波難陀即便就彼㧾告之曰諸妹頗汝皆得無病長壽時女默然竟無一對鄔波難陀告曰諸妹嘗有一法不久来至是衆多人所不愛樂咸不樂聞名之為死當尒之時汝雖欲

語求說無由時前白色女人即從座
起以座授與鄔波難陀時鄔波難陀
就座坐已女便礼拜當前而坐鄔波
難陀告曰諸妹汝等頗曾修少善事
不報言我未曾作告曰汝等不應不
為善業此一女人具於二種善根令
得增長一能於我所生淨信心䟦端
正業令得增長二見我来便起設座
礼拜恭敬於當来世生貴族業令得
增長若更能施少許物者當獲弥財
受用豐足汝等諸妹何所作耶彼皆
報曰我等但知撚線而已何暇作餘
鄔波難陀曰汝等頗曾少作當来道
路粮不咨言皆未曾作鄔波難陀曰
斯亦不善彼便問言聖者何嗟歎耶
報言諸妹汝於先世不修福業被賊
劫来令受辛苦雖得為人更不修福
復賊劫去諸女問言若尒聖者我等
今時欲作何業能使遠作當來路粮
鄔波難陀曰諸妹汝等若能衆議同
心造一大疊奉䄇種內棄俗出家三
藏俱閑是大法將辯才無滯衆共知
者斯即是汝預作来世道路資粮諸

女答曰聖者我等何處能得大覺復
於何處遠還如是勝上福田鄔波難
陀曰汝豈不知我是釋種棄俗出家
三藏俱閑為大法將辯才無滯衆所
識知汝言我何處能得大覺者汝豈
不知

莫輕小施　以為無福　水滴雖微
終盈大器　諸有智者　小福常修
於勝田中　能招大果

諸姊汝豈不能施一兩縷耶報言我
能有云我施半兩有云我施一分如
是乃至盡五百人咸隨喜捨鄔波難
陀告曰諸姊既有捨心縷須精細彼
云聖者我等皆是嬾墮縷人不能精
細然有一女能作細縷鄔波難陀曰
試喚來看即便喚至鄔波難陀報曰
少女汝試撚看彼即為撚鄔波難陀
曰此未能善更好撚看如是至三女
人報曰聖者過此已往我所不堪鄔
波難陀曰姉妹汝等咸應如斯細撚
報曰除此少女我等不能鄔波難陀
曰汝豈不能換其作業此為撚細汝
為撚麤報言此女許者我等隨作鄔

波難陀報少女曰汝樂福者可為撚
之彼便報曰聖者若撚細縷多時方
辦幸勿疾催鄔波難陀見其許已兒
願而去既經多日便來問縷諸女悉
皆持縷相施鄔波難陀既受得縷皆
與呪願此之施物是莊嚴心是心資
助勝定資粮當獲人天上妙衣服時
鄔波難陀即持其縷還詣寺中告諸
苾芻曰具壽誰著此縷麁細如何彼
皆報曰極妙細縷然不知大德頗別
好織師不鄔波難陀曰豈不仁等欺
輕我耶我若向者不出家者一切伎
巧無不精研何況織師而不識別諸
人報曰豈敢相輕恐不知處若須織
師者於某坊中有鏈額織師并有巧
婦善能織疊若得此縷必成好衣報
言善哉具壽教處好匠者此即是仁
為我織疊鄔波難陀遂持其縷詣織
師處素非親友而說頌曰

善人騰美譽　雖遠悉知聞　如大雪山王
人皆共瞻仰　愚者守癡惑　雖近不知聞
如闇射箭時　人皆不能見

汝今得大利益獲大名稱遍室羅伐

城試為看此縷線其狀何如彼看報曰大佳縷線我若織者當成好疊鄔波難陀曰賢首為織織師報曰誰與我價鄔波難陀曰汝諸織師價常不足於未來世應作資粮時彼織師迴觀婦面婦便告曰仁豈不聞此之大德深相讚歎可宜施手為織疊衣織師報曰聖者此縷極細多時方得幸勿相催即為呪願而去既經多日方重來看是時織師授與其疊時鄔波難陀受得疊已呪願而去還至寺中示諸苾芻曰諸具壽試看此疊其狀何如諸人報言大好白疊若其更得第二張者刺作兩重僧伽胝服省事而住修諸善品誠亦善哉鄔波難陀曰具壽仁等謂我無力能得第二張耶仁等試看我今如何教化其疊晨朝著衣持鉢便於別門入室羅伐城從他覓縷至健額織師所廣說如前以縷相示彼言好縷我若織者成好上疊若尒為織答言價出何人報曰汝之織師不解修福於當來世貧窮未休應可更為資粮之業善報言聖者

前為織衣敢他飲食比來還債猶未能了今更虛作事欲如何鄔波難陀覩彼婦面夫言聖者假令婦欲我實不能鄔波難陀怒而告曰汝徒領織師我今指汝禿頂為誓若我不能使汝織者我不復名鄔波難陀矣時彼織師瞋而告曰汝禿沙門我指為誓我必不能與汝織疊鄔波難陀即便瞋怒思量而去時憍薩羅勝光大王有得意臣名曰賢善與鄔波難陀是舊知識遂行詣彼既至門所而問之曰賢善在不報言向市時鄔波難陀即便就市見之是時賢善在沽酒家鄔波難陀至其門所遣信入喚為報賢善鄔波難陀要欲相見可暫出來使者報知賢善尋出即便合掌云我敬礼大德鄔波難陀時鄔波難陀告言賢善無病長壽我比謂汝常勤公事寧知閑隙得在酒家報言聖者我因公事來至於此大德何緣至此相覓報言我有少縷可為織衣仁當獲福報言我當奉疊何勞織耶鄔波難陀曰斯誠善事然我此縷是信心物

豈虛棄耶時彼即便命一使者報云
汝去語當織人汝等可為大德鄔波
難陁織好白疊鄔波難陁曰賢善此
亦無勞告當織者然於某坊有一健
額織師并有巧婦可令彼織是時賢
善即令使者汝今宜往健額織師所
報言賢善令織此衣時彼使者持縷
至彼告曰大臣賢善遣將此縷可為
織衣織師見縷訖即便憶識報使者
言我之番次先已織訖時彼使人持
縷還去至賢善所具說所由賢善報
曰汝去語之令織此衣後番相放使
者便去以語報知織師荅曰大臣賢
善於城中豪勢有力我寧移去不住
於此誰能越次為織作耶使者還去
具以其語報賢善知賢善復更報使
者曰汝可還語當織之人令依番次
為織此疊鄔波難陁聞已告曰餘人
不能強健額者賢善還令使者汝當
更至健額之所報言為織我還汝價
使者便往鄔波難陁亦即隨出告使
者曰愚癡人誰復令汝承事王臣汝
合多與衣木令擔狀立豈容為片作

務頻遣賢善勞心汝豈不能至織師所作如是說賢善遣汝織斯白疊若言我不能者以手綰髮拳打脊梁若叫喚者卷其織具勿令執作若其婦女來唱喚喚時急曳頭髮牽使出門而告之曰汝今違拒賢善教令勝光大王必當罰汝五百金錢語言愚癡人汝若能得織成此衣者彼多與汝辛苦之直何須還往空置劬勞時彼使者還至織師所報曰賢善作如是語汝當為織我酬汝價織師答曰我今不能遂次織此疊衣使者以手擿髮拳打脊梁彼即大叫便卷織機其婦唱喚遂捉其髮曳之而去報言汝等違拒大臣教命勝光大王必當罰汝五百金錢婦聞是已便大驚怖告其夫曰我等繫獄誰當救濟必嬰枷鏁而取終亡我今宜可織此大疊織師即便報使者曰勿將我去付彼法官我當與汝辛苦之直隨汝義心可留其線使者留縷而去是時織師報其婦曰賢首我今為織令其失縷復不成衣婦便報曰看此形勢豪猛少門

若織惡衣豈肯相放即便苦為織
疊衣即織衣了鄔波難陀便就彼家
索取其疊織師告曰大德可不與我
飲噉直耶報言窮人從我索酒何不
飲毒及噉糟耶時彼織師便生嫌賤
出毀罵言沙門釋子造作惡行非沙
門法如何自乞縷線或因說法或假
託王力令非親人織衣共相惱亂時
諸苾芻聞是語已具以白佛尒時世
尊集苾芻衆問鄔波難陀彼言實尒
種種呵責廣說乃至我今制其學處
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自乞縷線使非親織師織
作衣若得衣者泥薩祇波逸底迦

若復苾芻者謂鄔波難陀餘義如上
自乞縷者或一兩半兩等使非親者
廣說如上織師者謂客織人衣有七
種亦如上說若得衣者犯捨墮捨法
如上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苾芻從非
親乞縷使非親織皆得惡作得衣之
時便犯捨墮苾芻從非親乞縷使親織
衣乞時惡作得衣無罪苾芻從親乞
縷使非親織乞時無犯得衣捨墮苾

芻從親乞縷使親而織二俱無犯苾芻從非親乞縷自織其疊乞時惡作衣成亦惡作罪苾芻從親乞縷自織其疊乞時無犯衣成惡作若酬價織者無犯又無犯者謂初犯人或癡狂心乱痛惱所纏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二十二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勸織師學處第二十四

尒時薄伽梵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時此城中有一長者娶妻未久夫婦二人俱作邪行與外私通事廣如前從非親居士乞衣具說緣起乃至彼婦告其夫曰聖子大德鄔波難陀頻於我等為說法要我等於彼未表敬心衣食之中宜申供養長者報曰賢首善哉應作婦曰我有細縷令其織師織作鉢吒（言鉢吒者謂是大疊與爰疊量兩捷為一幅此方既無但言衣而三兩云衣者覺本皆曰鉢吒說此云衣僕繞）持與大德鄔波難陀令其披服便將縷線與彼織師告曰賢首汝以此縷織作鉢吒擬奉大德鄔波難陀織師曰如是為作時彼使女聞是說已作如是念我以此言當告大德鄔波難陀令彼歡喜時鄔波難陀晨朝著衣持鉢入城乞食次到其舍見彼使女掃灑門庭遥見鄔波難陀放篲而礼白言聖者我有善言敢欲相告報言欲道何事女曰宅主夫婦欲以鉢吒奉施大德鄔

波難陀曰世間貪求我當一數此之
使女亦復請知即告女曰汝令弄我
報曰豈敢相弄鄔波難陀曰若其實
者家長瞋時當為求懺若其虛者多與
汝杖還令依舊衣食不充女復報曰
若大德不信應往某處某織師家目
自觀見即便往彼到織師舍告言賢
首此之鉢咤欲為誰織織師報曰此
為大德鄔波難陀即便告曰汝頗曾
識鄔波難陀不報言我不曾識報曰
我是鄔波難陀賢首此之鉢咤本為
我織宜可長申復令寬廣彼便答曰
聖者如其緣少何處求之報言長者
自當相與我亦復當與汝勞直即便
捨去更於後日著衣持鉢入城乞食
次至勝鬘夫人所住之宅便為敷座
令其安坐夫人禮足在一面坐為聽
法故時鄔波難陀即為說法既聞法
已白言聖者今日頗有受請食處為
巡門乞耶鄔波難陀報言巡乞勝鬘
夫人便作是念誰有施食能過於我
即便取鉢以好美團盛滿授與彼受
得已願言無病出門而去即便往到
織師之家報言賢首汝當展手既見

晨已持一美團授與令食彼既食已
問言氣味何似答言聖者此歡喜團
極成美妙問言汝曾得此美好食耶
答言實未曾食報言可展衣裾彼即
展裾以鉢美團悉皆傾與報言賢首
為我好織我更時時知汝辛苦於廣
長中更可增益報言縷線誰當見添
鄔波難陀曰施主邊索後時線盡往
施主家于時夫在婦無報言長者我
今縷盡當為添之長者即便以縷相
與後還縷盡更就家索于時婦在
夫無報言大家我今縷盡更為添
之其婦即便以縷相與復還縷盡
更就家索于時正屬夫婦皆在報
言長者為織鉢叱其縷復盡可更
相添婦曰所織鉢叱豈更增大夫
問婦曰我曾添縷汝亦添之報言
我添長者曰豈可鉢叱倍更增廣
織師報曰豈是新增初張機日大德
親來於廣長中令我增益我便用語
而更增廣婦便念曰吾今試往看彼
鉢叱其狀何如即便持縷至織師宅
見其鉢叱極甚廣大堅密嚴好即便
努目含瞋告曰我此上疊不與苾芻

我曾為彼更織餘疊語已便去時鄔波難陀時時來問此男子衣欲了未織師報曰我雖欲了仁令未了鄔波難陀曰汝言何義報言彼長者婦觀見鉢吒努目含瞋作如是語我此上疊不與苾芻我當為彼更織餘疊鄔波難陀告曰男子知我於汝有恩情不報曰極知所遺美團食猶未盡報言男子見我在彼長者宅内汝當持疊至彼相還織師曰聖者宜去待我片時料理餘經送至彼家鄔波難陀即往其宅背門而坐時長者妻便來礼足向門而坐時彼織師持鉢吒至其婦遥見舉手相遮不令其進于時織師佯不相見低面而入便以鉢吒置婦懐内告言此是鉢吒時鄔波難陀即便攬取為其呪願廣說如前婦便報曰聖者待長者來自手持施鄔波難陀曰我且為染長者若來以仙人服如法相施婦便報曰聖者世尊有說白色為勝報曰仙人服勝我為染之即便離座出門而去時彼織師從婦索直報言男子汝今失我鉢吒

更從索直即宜發去其將衣者從彼
覓錢是時織師即便疾詣鄔波難陀
所報言聖者還我織價報言汝宜可
向長者處求即便還來至長者處從
索織價長者瞋怒同前發遣復至鄔
波難陀所從索衣直報言更去彼當
還汝即便復去報長者曰還我衣價
彼便大怒而報之曰汝若休去我亦
不言若更來者當以破瓦梳繫汝頭
下繞室羅伐城告令人衆聞是語已
還至鄔波難陀所告言聖者彼長者
婦斯尅於我汝若停息我亦不言若
更來者當以破瓦梳繫汝頭下繞室
羅伐城告令人衆唯願聖者愍我貧
人當還織價鄔波難陀告曰男子若
他爲我織衣服時令我還價者我今豈
有三衣鉢耶汝若索者可來共算汝
所得我美團之類計直幾多且論麨
價乃至酥油糖蜜香物之屬及至算
了過其織價報言男子汝處却負我
錢因何從索織價久立日中困而放
去時彼織師既得脫已極生嫌賤作
罵詈言沙門釋子不知猒足恩義與

我更徵其價非真沙門有何正法訶苾芻聞以事白佛佛以此緣集苾芻衆問鄔波難陀汝實作如是不端嚴事耶答言實介世尊種種呵責乃至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有非親居士居士婦為苾芻使非親織師織作衣此苾芻先不受請便生異念詣彼織師所作如是言汝今知不此衣為我織善哉織師應好織淨梳治善簡擇極堅打我當以少多鉢食或鉢食之類或復食直而相濟給若苾芻以如是物與織師求得衣者泥薩祇波逸底迦

若復苾芻者謂鄔波難陀及餘諸類親非親義及七種衣廣如上說先不受請者謂未曾告知便生異念者謂心欲求衣詣彼織師等者謂自述其意為我織者明為己身應好織者欲令衣長善應量故淨梳治者欲令衣廣及鮮白故善簡擇者謂除其結令精細故極堅打者欲令滑澤及齊緻故我當以少多鉢食者謂與五種珂但尼食五種蒲膳尼食或以鉢食之類者

謂以生殺等與之或復貪直者謂貝其價言苾芻者謂鄔波難陀以如是物者謂是上事得衣者謂衣入手泥薩祇者並如上說此中犯事其相云何若苾芻為求衣故從座而起整理衣服持二五種食等至織師所而授與之勸令好織皆得惡作得衣之時即犯捨墮親非親等並如上說

奪衣學處第二十五

尒時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時六眾苾芻常法如是若與他出家及受圓具若彼門徒共住之時未知師主行惡行者便與共住若其於後知其行跡即便棄之與善苾芻而為同住唯除佛教每日三時來詣師所恭敬禮拜時難陀苾芻有一共住弟子名曰達摩常懷慚恥追悔為心於諸學處愛樂尊重彼未曾知難陀惡行與之共住既知行跡即便捨之與善苾芻而為同住除三時禮于時世尊命具壽阿難陀曰汝往告諸苾芻世尊欲往憍薩羅人間遊行若諸具壽樂隨從者應料理衣服時具壽

阿難陀奉佛教已至苾芻所如教宣
告時難陀苾芻聞是教已便告鄔波
難陀曰世尊有教欲去遊行我等往
此日歷百門方能滿腹若我隨佛出
遊行者雖有十八種希奇利益然而
無量百千大衆圍繞多飲濁水設獲
下坐亦無由得我今寧可將一故識
苾芻讚歎三寶在前而去若如是者
我等方得安樂而行多獲利養時鄔
波難陀聞已作如是語阿遮利耶仁
今捨棄金鉢求瓦盂耶仁之弟子名
曰達摩常懷慚恥追悔爲念於諸學
處愛樂奉持彼當懷恥不來餘人豈
肯相逐然佛世尊說四攝事謂布施
愛語利行同事若行此者彼或容來
我等皆無諂音同往是時達摩有僧
伽胝稍多故彼有人與疊更欲造新
便作是念我今當去問鄔波馱耶欲
造僧伽胝便持所得疊往難陀所時
有老貪苾芻見達摩去問曰具壽達
摩欲之何處彼便報言我有故僧伽
胝今得此疊往問鄔波馱耶欲更作
造老貪苾芻聞而告曰汝若更造新

六衣者此之故物當與我來報言好是時達摩至難陁所白言鄔波馱耶我僧伽胝故令得此疊欲造新衣故來請白時鄔波難陁報難陁曰阿遮梨耶今正是時難陁報曰具壽達摩我有僧伽胝今持與汝何用造新衣達摩報曰不須鄔波馱耶我但縫此而作大衣鄔波難陁告曰達摩我昔別聞今時別見我比聞汝常懷慚恥追悔為心於諸學處愛樂奉持我實不知汝違師教豈可汝師相勸為惡是時達摩聞尊者責默然無對難陁便以僧伽胝而授與之彼便為受作如是語鄔波馱耶當受此疊難陁告曰具壽達摩我豈共汝換易衣耶此疊汝自受用達摩便念我今何用此疊物耶即便白師我今欲將此疊施與僧伽曾有乞食苾芻從具故僧伽胝今欲與彼師曰隨意即以疊施僧伽僧伽胝與乞食者達摩便於他日著僧伽胝禮親教師是時難陁報達摩曰具壽阿難陁傳世尊教令者欲向人間遊行能隨從者可料理衣服我

等若住於此日經百門方能滿腹若我隨佛出遊行者雖有十八種希奇利益然而無量百千大眾圍繞多飲沔水設樹下坐亦無由得我等宜應讚歎三寶在前而去若如是者我等方得安樂而行多獲利養達摩報曰鄔波馱耶若從佛行有十八種利然鄔波馱耶將為過患我今情樂從佛世尊難陀報曰具壽汝隨我去達摩報曰鄔波馱耶我不前行願隨佛後難陀瞋忿即便告曰愚癡物我豈為福與汝大衣本意望汝隨我後去若不去者還我衣來我不與汝是時達摩即自思念我寧無衣不能共此六惡行人相隨而去容生過惡即還彼衣尒時世尊大眾圍遶廣如上說隨路而去諸佛常法將欲行時猶如象王全身右顧勿令徒眾披服乖儀便見達摩著上下二衣欲人間遊履見已便告具壽阿難陀曰阿難陀豈変居後苾芻不得衣利耶阿難陀白佛言大德苾芻若得衣佛言若得衣者何意達摩苾芻但著上下二衣欲人間

遊戲時具壽阿難陀具以因緣而白世尊世尊告曰豈有苾芻與他衣已而更奪耶尒時世尊以此因緣問難陀曰汝實奪衣答言實奪佛以種種呵責廣說如前乃至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先與苾芻衣彼於後時惱瞋罵詈生嫌賤心若自奪若教他奪報言還我衣来不與汝若衣離彼身自受用者泥薩祇波逸底迦若復苾芻者謂釋子難陀與苾芻者謂是達摩衣有七種如前廣說與衣者謂與共住門人或復餘類後時者謂於別日惱瞋罵詈生嫌賤心者謂身語心現瞋恚相自奪使人奪取彼衣離身者謂離身自受用者謂屬已也泥薩祇波逸底迦者廣如前說此中犯相其事云何有二種相謂身語二俱身者若先與衣後懷瞋恨手自奪取或奪或挽然口不言乃至衣角叅離身時得惡作罪離身之時便招捨墮是名身業語者謂出其言而奪彼衣不動身手結罪同前二俱者謂以身

語而奪其衣結罪同前言教他者若教苾芻奪彼衣時衣未離身二俱惡作若離身者俱得波逸底迦主有捨過若教尼奪罪亦同此下之三眾皆得惡作若諸俗人男女奪者得無量罪無犯者有二種一為難事二為順教言難事者若其二師見已門徒於恐怖等處或在非時河岸涉險恐其失落強奪取衣此皆無過言順教者若其二師見已門徒與惡知識而為狎習或同路去奪取其衣勿令造惡是名順教又無犯者謂初犯人或癡狂心亂痛惱所纏

急難施衣學處第二十六

佛在室羅伐城給孤獨園逝多林於聚落中有一長者信心賢善於阿蘭若中奉為僧伽造一住處種種莊嚴悉皆具足有六十苾芻而住於此四事供養無不豐贍是時長者遇病身亡從此已後供養斷絕時諸苾芻詣其子所告言賢首汝父造寺供養六十苾芻衣食豐足汝今頗能作是事不子答之曰有能施百或有施千乃

至一億或有自身亦不能濟我今不
能如父供養時諸苾芻聞是語已悉
皆捨去于時有二年老苾芻是此村
人出家離俗自行乞食住此寺中後
於異時北方商旅既見其寺即便觀
入商聲讚歎周旋制底遍觀房寺皆
見空虛便作是念應是苾芻寡默而
住或可往詣晝日閑林更復細觀見
二老者即便告曰阿遮利耶此寺苾
芻今在何處即以上事而具告知商
主聞已告同旅曰我於是夜常有此
念善哉我於何時得為僧伽造一住
處安置苾芻衣食供養此寺造訖現
無施主我當補處供養衆僧即便張
一大疊以物置上告諸人曰君等若
能見隨喜者幸可量力各出少多共
求福事時諸商人各持意施便獲多
物于時商主告老苾芻曰阿遮利耶
此物擬供六十苾芻於此安居以充
衣食直此是月八日直此是十四十
五日直此是供病醫藥直此是衣利
有此苾芻招携住此我至夏末當
望來一百苾芻隨力供養作是語已

礼拜而去一老苾芻報同伴曰今多獲利誰當嚴舉報言小者當舉其時小者即為舉之誰復當往室羅伐城喚諸苾芻来往於此報言小者小者答曰我之學教仁當自去時老苾芻即便往詣室羅伐城向逝多林六衆常法恒令一人住寺門首時鄔波難陀在門首住遥見老苾芻来疑如獲花鄔波難陀便作是念此老耆宿從何而来告言善来善来大徳彼告曰敬礼阿遮利耶敬礼鄔波駄耶鄔波難陀即生是念此是摩訶羅不辯尊卑即問之曰老叟從何處来答曰我從某處賊訶羅来告言老叟為是賊訶羅為是賊伽多彼便問言何謂賊訶羅何謂賊伽多答言衆事豊贍是賊訶羅貧須之是賊伽多報言住昔賊伽多今日賊訶羅鄔波難陀曰何處白是報曰比方商人来入寺給時供養須六十人我今故来喚苾芻時只鄔波難陀聞斯語已即作是念今此老叟勿令入寺告曰汝欲於此去住茲善叟知不勝光大王饍

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第十四卷 上六

衣食供養苾芻及勝鬘夫人行雨夫
人并剎帝利給孤獨長者仙授故舊
毗舍佉母善生夫人更有衆多淨信
婆羅門長者居士等上座曰曰常為
呪願諸有苾芻未來至者情樂欲來
現在衆僧歡心樂住四事供養曾無
闕乏世尊大師親為說法法食兩途
皆無闕少若其大衆知汝欲來該誘苾
芻者必當與汝作黜擯羯磨然我兄
弟現有六人人各有十弟子為慇汝
故我等當行時老苾芻報鄔波難陀
曰聖者我欲暫往礼世尊足方還故
居鄔波難陀作是念若有諸餘黑鉢
之類聞斯告時在前而去即便報曰
老叟汝豈不聞佛說頌言

諸法心為首　心勝心速疾　由心淸淨故
讚歎并身乳　當受勝妙樂　如影鎮隨形

時鄔波難陀說此語已即捉其項撲
使仰頭汝應口道南謨佛陀南謨達
摩南謨僧伽彼便告曰阿遮利耶我
今渴乏應求水飲鄔波難陀報言老
叟可於此住我以汝鉢添水令滿於
此飲之即便取水令其飲訖報言老

叟即宜可去更莫久留速送登途勿
令其返六衆常法至日暮時同聚一
處有善惡事皆相報知時鄔波難陀
便入寺內告六衆曰諸具壽我等何
時免此辛苦彼便問曰大德頗有少
多奇異消息報言有某處聚落有毗
訶羅北方商人來至其所情樂供養
六十苾芻衣食豐足無所闕少諸人
聞已咸云我去我等於彼作安居不
鄔波難陀曰不於彼處而作安居我
等往彼於前夏中皆食致已還來至
此作後安居即將門徒隨路而去既
至彼已舊住二人遙見來至報言善
來善來諸具壽即便授與房舍卧具
及諸小座安水器物于時六衆作如
是議我等遠來有所求覓其所為事
宜共觀瞻即語老苾芻曰現有利養
可將出來時二苾芻稟性慳澁所有
利物並將出現此是六十苾芻供安
居物此供常食此是月八日十四十
五日所費之直此是醫藥所須及供
衣之利是時六衆檢見物已自相謂
曰此二老慳不肯施設精妙飡歟供

養衆僧然此老叟已爲守護僧家資具與成勞苦宜應放免駈役之事時二老人既蒙放免極生歡悅六衆相謂我等應差能撿校者日日之中能爲僧伽作十八種奇妙餅果供養僧者即便差作知事之人彼受僧教日日常營上妙飲食未久之間財物罄盡時知事人於上座前白言大德僧家食直今並已盡唯餘一日上座告曰具壽若戒不具者可待節日我等戒行具足豈待日耶現有八日十四日十五日擬供養者皆預斂之其受事人依教即營悉皆食訖復白衆曰餘一日食在上座報曰五取蘊身常要療苦所有藥直亦可斂之現有衣資亦須分却各自持去隨路而歸即便相與分其衣直復白衆曰一日粥在鄔波難陁告知事曰喚老叟來報曰汝本請僧云三月內供養豈足未滿一月悉皆罄盡彼二荅曰豈可施主還日日中作十八種奇妙餅果常飡好食上座報曰老叟得食之時徑頭飡噉今聞罄盡出嫌賤言鄔波難陀

告知事人曰此二老叟衆應與作駈
擯羯磨有餘復云汝二老人疾當求
懺若更違者久事伍頭項筋舒脫彼
二即便對衆求懺補捺伐蘇告衆曰
諸具壽此二老人禀性愚直大衆慈
悲可共容恕大衆即便布施歡喜鄔
波難陁報老叟曰此聚落人全無信
敬我等於此乞食難求若更有餘即
可攀出必其無者我等當行彼二答
曰大德更無遺子時六十人悉皆隨
路往室羅伐城即至彼已咸坐後夏
三月既了彼舊商人還來至此同前
入寺讃歎礼拜巡房重見二老苾芻
問言寺內苾芻今何所在報言賢昔
此無苾芻商人曰豈不我云請六十
苾芻於此坐夏時二老人具以事告
商主報曰仁於何處請得苾芻報言
六衆苾芻并其徒伴商主報曰仁往
大海取假瑠璃豈逝多林更無餘人
仁等何因但請六衆是時商主及諸
商人各生嫌賤沙門釋子無有耻愧
破壞淨法我等初起信芽即令摧折
諸苾芻聞以事白佛佛言夏中分物

有此過失故諸苾芻若不應夏中分夏利物若夏中分者得越法罪此是緣起尚未制戒即於尒時於此城中苾芻尼大世主常修寂定所有門徒亦皆宴寂法與苾芻尼常樂持經所有門徒亦持經藏斯之二人同居一寺若大世主門徒從定起已時法與尼告門徒曰諸妹世尊聽許諸苾芻尼出家圓具皆是大世主勸請之力如世尊說若人能護他意當生多福諸妹汝等亦應作無常觀是時門徒隨教而作若法與門徒讀誦之時大世主告門徒曰諸妹如來世尊於三大劫修諸苦行無量百千六波羅蜜多悉皆圓滿證無上智斯等皆為饒益有情如世尊說若人能護他意當生多福諸妹汝等亦應誦無常經是時門徒隨教而作時二苾芻尼及諸門徒相將護故所修善品不能增進如花少水有鄔波索迦名毗舍佉於法與苾芻尼深生敬信彼於苾芻尼所須資具皆隨意與時毗舍佉曾於一時至法與尼所為申禮敬既至其所尼

使告曰鄔波索迦多苾芻尼共在一
處而作安居更相護惜所修善品不
能攝造如花少水汝頗能與苾芻尼
衆別造寺不彼即報言聖者我大有
物而無其地地皆屬王我無由得法
與報曰必其能者我為白王望得其
地毘舍佉曰若得地者當為造寺時
法與尼即便往詣勝鬘夫人所是時
夫人見法與來告言善來善來聖者
可於此坐尼既坐已便禮雙足告言
聖者何意得來報言夫人我今欲為
諸苾芻尼造一住處然地皆屬王無
處能作我為地故欲白王知夫人報
曰聖者當去我為白王時法與尼咒
願無病發坐而去是時夫人往詣王
所白言大王王於今日獲得大利聖
者法與苾芻尼來至王宅王言聖者
何為得來夫人報曰聖者意欲為苾
芻尼造一住處彼言大地皆屬於王
為求地故欲有啓白王便答曰必其
聖者須我中宮將欲造寺我當捨與
別造居宅若不欲者隨所樂處任情
修造是時夫人得王教已令使往報

聖者王今隨願王言必其聖者須我
中宮將欲造寺我當捨與別造居宅
若不欲者隨所樂處任情修造時法
與尼對是教已具報毗舍佉知時勝
軍王有二將帥一名善劍二名善弓
當尒之時善劍將兵出師他處是時
彼婦與外私通近彼家邊有空閑處
法與求地遂便至此法與報曰此中
造寺形勝可愛時毗舍佉即於此地
造寺興功未久之間寺便成立時燃
善尼遂與門徒於此居止時善劍軍
旋師歸故彼之婦女隨意遊從時彼
諸人尋逐得已將還至舍以杖打之
悉皆號叫出大音聲諸尼皆來白法
與曰聖者我避天雨逐溺河中時法
與尼聞是語已作如是念彼諸人等
有善根不即便觀察知有善根繫屬
於誰皆在我所即報門徒曰諸妹為
欲化度當忍受之時法與尼遂以瓦
盆置於一處告門徒曰諸妹所有殘
食皆當置此時彼諸尼有殘餅食皆
安於此時小男女來入寺中若是男
者時法與尼以油置手今自摩頭以

其殘餅而授與之若是女者時法與
尼自持香油塗其頂上皆以殘餅與
之令食時諸男女得餅果已悉將歸
家其母見已皆問之曰汝於何處得
此餅來答云聖者法與惠我令食諸
母聞已皆作是念觀此憐愛便是聖
者法與助我養兒由此事故便於尼
處敬信倍深各生是念若我夫主更
去征行我等皆當詣聖者所承事供
養便於後時彼之夫主從軍而去時
法與尼知彼諸女堪受化度便遣門
徒灑掃庭宇以新牛糞而塗拭之并
安澡豆及以淨水嚴設香花并供養
具美音聲者差令讚佛時彼婦人夫
主去已皆相呼命來入寺中至法與
所時尼見已報言善來姊妹彼皆敬
禮共相問訊授以澡豆灌以淨水令
洗手已悉與香花教其右旋供養制
底歌詠讚歎既供養已時法與尼於
大衆前就座而坐時諸婦女皆致敬
已當前而坐為聽法故時法與苾芻
尼觀衆根機界性差別隨其意樂而
為說法令彼諸女心得開悟即於座

上以金剛智杵摧破二十種薩迦耶見山皆得預流果廣說如前離三惡趣得湼槃道歸依三寶受五學處不殺生乃至不飲酒成鄔波斯迦時諸婦女礼尼衆已各並歸舍既至舍已灑掃家庭以新牛糞淨塗然訖威儀庠序寂止而居後於異時夫主迴軍各在途中而作是念我家中婦共何男子行非法耶時彼諸婦聞聟歸還皆共出迎既相見已報言善來善來聖子辛苦即各引還至其居宅時彼諸婦各與其夫香油塗身湯水沐浴供以美食冠帶花纓時彼諸人各作是念希有今日礼節威儀皆閑婦曰何意今者供給異常婦荅夫曰聖子知不我蒙聖者法與苾芻尼為說妙法能令我等於生死中難復流轉極重煩惱不復現行猶如往日時彼夫主各生是念聖者法與能調難調我之妻室於昔日來多造非行我以種種杖楚苦言責罰然不能改由蒙聖者為說法故便得調伏此則聖者恩於我等宜應共白王知往至

寺中禮拜聖者時法與尼觀彼根機
堪受化度即便歸瀝房宇廣說如前
令彼諸人皆得見諦讚歎希有如前
具說乃至歸依三寶受五學處作如
是語聖者我從今日乃至不以故心
損蟻子命然而我等持刀自活今時
斷殺其欲如何尼便報曰賢首執無
鏃箭持無弦弓手把木刀勿生害意
諸人咸曰我等奉行彼諸軍士既見
諦已不飲酒不慱弈不行邪行由斯
家業受用豐饒所有象馬養飴如法
亦皆肥盛後於異時憍薩羅勝光王
邊隅逆命發兵往征所去軍師皆被
他敗復令將去還遭沒落時國大臣
進白王曰邊隅兵盛王師日羸王不
親行彼難剋伐王聞是語即便宣令
普告諸人於我國中持刀活命者悉
皆隨我伐彼不臣王有二軍一名善
劍二名善弓王既出已令善劍先鋒
善弓後殿王見前軍人馬肥盛王問
大臣曰此是何軍大臣白言是王善
劍軍前鋒而去時王迴顧見其後軍
人馬羸瘦王問大臣曰此是何軍大

臣白言是王善可軍以為後殿王曰
卿等豈可給軍糧不平等與大臣白
言均平給與王曰喚來彼便喚至王
親問曰汝軍得粮豈不均等白言大
王得料相似王曰何故前軍人馬肥
盛汝之軍衆羸瘦如是彼白王曰我
等若執無鏃箭持無弦弓手把木刀
不欲傷害所有兵器賣以充食我等
軍兵亦皆肥盛王聞此語問前軍曰
汝等豈可執無鏃箭持無弦弓手把
木刀不欲傷害白言實尒王曰汝等
豈欲將我至彼令他殺耶即便白言
豈可器仗而能鬪戰終須人力方破
彼軍王聞忿怒告云若器仗不能戰
人能戰者汝等宜去降破彼城作是
語已王便迴駕時前軍人詣法與尼
處告言聖者王遣我等往伐彼城我
等今時欲作何計法與報曰賢首仁
等但去至彼邊城必當得勝然每許
齋處誦三啓經既至邊隅圍彼城郭
即於其夜通宵誦經稱天等名而為
呪願願以此福資及梵天與世界主
帝釋天王并四護世及十八種大藥

又王般支迦藥叉大將執杖神三所
有眷屬難陀鄔波難陀大龍王等
時彼軍人聞法與苾芻足所說已
即便礼足歡喜而去尋於住處誦三
啓經既至彼已遍國城郭鄉於晝日
通夜誦經時彼將軍依法與足所教
之法遂廣為呪願如前具說并設祭
食供養天神當尒之時北方多聞天
王護彼衆多藥叉集處聞諸軍衆說
呪願聲便生是念誰稱我名而為呪
願遂轉觀察見諸軍衆復作是念我
此法弟非處駈馳即告般支迦藥叉
將軍曰此之軍兵是我法弟非處駈
役汝等宜應降伏此城付彼軍衆藥
叉敬諾即便去斯不遠化作軍衆象
如大山馬形如象車如樓閣人等藥
叉時城內人遙見軍衆生大恐怖共
相告曰國之與命何者為先國破更
求命斯難續寧當保命豈顧城耶遂
即各持兵器開大城門自繫其頭來
受兇命時善劍軍見斯事已各起慈
憐不加殺害取其將師并諸部直皆
大歡喜旋師而歸到其王所白言大

王此是兵衆及封直之物王極欣慶
告軍人曰所將封直用賞勞勤任虜
諸人設盟還放時善劔軍人便作是
念我等出師安隱歸故斯等皆是聖
者法與威神之力遂相謂曰由聖者
力使我得勝今持此封直供養聖者
即便持物往至其所報言聖者我等
保命戰勝言歸國王歡喜賞賜豈聽
今特至此略奏丹心雖願慈悲為受
斯物法與報曰賢首若於三寶不興
供養雖生天上而受貧苦汝等宜應
於佛法僧而與供養當令汝等於長
夜中常受安樂時彼諸人蒙斯教已
皆往逝多林請佛及僧於三月夏安
居內有所須者悉皆供給於日日中
每於食前供養三寶於食後時聽聞
妙法初夜後夜繫念思惟後於異時
復有邊隅不臣王命時王遂勅善弓
軍曰汝等可去伐彼邊隅時善弓軍
白大王曰我兵羸弱彼軍強盛可令
彼去我更後番王命善劔軍曰汝等
可去伐彼邊隅彼軍白王我番已了
來合軍行王曰目應此番後當免汝

時彼軍人承王教已共相議曰前伏
彼城是藥叉衆威神之力我今更去
定死無疑然而我等於三月內請佛
及僧隨有所須悉皆供給我等宜可
奉彼夏衣從軍而去即持衣物往逝
多林子時世尊寂默而坐諸人持物
詣苾芻所白言聖者我等被使往伐
邊隅於彼戰亡難期再入此是夏中
施物幸爲受之時諸苾芻報言賢首
大師世尊已制學處不許我等夏前
分衣我不敢受報言聖者幸當受取
置在一處待夏了日衆共分之諸人
以衣置一房中便捨而去時彼諸人
持先器仗歸投而出時給孤獨長者
見而問曰君等何忙報言長者欲往
征行長者報曰豈非君等先已征還
答言行了若尒何故復更征行報言
王遣我等且應此番後當相免長者
報曰且住於此我爲白王是時長者
便詣王所白王曰王今何意使善鬪
軍王曰某城叛逆今往討之長者曰
彼善番者來王言已去長者曰若如是
者何故頻行王曰彼番放免長者曰

王令知不執無鏃箭持無弦弓手把
杖乃箭降他不然彼軍人皆是佛子
乃至蟻不故斷命前去征討乃是
藥叉天眾爲伏彼城人者重行恐將
沒落豈非大王傷害佛子是時大王
知是佛子告大臣曰當宜教告毗
盧宅家使知從今已去有征行處更
勿差遣善劍尊人時諸苾芻夏安居
了往諸人所報曰賢首我隨意訖
舊衣與我彼便報曰聖者我先與之
彼處處與諸苾芻隨房取物但見
蠰鑄主封積衣六衆時諸苾芻以緣
白佛佛言應差藏衣苾芻苾芻五
法不具者此不應差不應作云何
爲五謂有愛恚怖癡藏與不藏不能
曉了五法具者此即應差差應令作
云何爲五謂無愛恚怖癡藏與不藏
善能曉了如是應差先當問一苾
芻曰汝某甲能與僧伽於夏三月中
藏護衣不若言能者應敷坐席次鳴
揵稚以言白說僧伽盡集令一苾芻
作白羯磨爾時世尊讚歎持戒及尊
敬戒者少欲知足行杜多行威儀寂

肅知量而受隨順苾芻所行之法為
宜說已告諸苾芻曰前是創制此是
隨開為諸苾芻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前三月夏安居十日未滿八
月半有急施衣苾芻須者應受乃
至施衣時應畜若過畜者泥薩祇波逸
底迦 苾芻者謂佛法中人 十日未至八
月半者謂去隨意時有十日在前三月
夏安居者非後安居也 有急施衣者
若其五種云何為五或為自病故施
或為他病者故施或將死時施或為
死亡故施或將行時施苾芻須者謂
心樂欲衣者謂六中隨一應受者謂
受畜已隨意分之乃至施衣時應畜
者謂舉藏也何謂施衣時謂不張羯
恥那衣一月若張羯恥那衣五月是
謂為時過此非時若過此時不作分
別而畜衣者犯捨墮捨之法式廣說如
前 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苾芻若於夏
內分夏利養或過時而畜皆得捨墮
若於十日中得五種急施衣分之無
犯若在夏中或時施主欲得自手而
行施者取亦無犯若其受得藏設苾

言或可施主作如是語我行還自手當施雖過時分畜亦無犯又無犯者最初犯人或癡狂心亂痛惱所纏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三十三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卷第二十四　去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阿蘭若六夜學處第二十七

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去斯不遠有一聚落彼有長者大富饒財多諸僕使彼有淨信心意樂賢善彼為僧伽造一住處其狀高大有妙石門周匝欄楯悉皆嚴飾生天梯隥見者歡喜於此住處請六十苾芻夏安居已隨意而去時彼施主見寺空虛令人守護勿使賊徒盜牀褥等是時復有六十苾芻人間遊行屆斯聚落求覓停處時有一人報苾芻曰聖者何不往寺耶答言賢首何有寺耶答言斯林中有好住處苾芻便往見寺護人彼還見已告言善來善來即便以次給與房舍并及牀褥倚枕坐牀并三衣拒告言聖者可充濟求救令觀往白長者知至已告曰長者今仁福德倍更增長有六十苾芻來在寺所長者聞已即便爲喜報家人曰汝等今可辦縣盞沙

糖石蜜蒲萄胡椒乾薑蓽茇等
作非時漿物持往寺中令客僧伽來
至住處欲作非時衆令其飽飲家人
聞已咸將至寺時諸苾芻既漉水已
各住威儀隨處而住是時長者便往
寺中遍見苾芻如蓮花華充滿寺內
倍益信心極加歸向說伽他曰
若村若林中　若高若下處　僧伽居住者
令生愛樂心
作非時漿調和既了自手授與諸苾
芻衆飽飲飲已禮僧伽足自執香鑪
引諸僧衆出遶制底還歸寺中居上
座前長跪而住上座為彼而作呪願願
已長者白言明日中時唯願聖衆就
我宅中哀受微供必若許之禮足而
去復於明日辦諸美膳供養僧伽僧
伽食已各歸住處復於中後設非時
漿既漉澂已為說妙法上座復與呪
願是時長者手執香鑪於上座前白
大衆曰聖者此之住處我不為身亦
不為親屬然本意者但為僧伽造斯
住處願見哀愍於此夏安居諸苾芻
告長者曰法主世尊今現在室羅伐

芻於時時中聞說授記某甲苾芻證
阿羅漢某甲苾芻成不淨觀勝光大
王末利夫人仙授世主毗舍佉母及餘
長者婆羅門等並悉敬信我等至彼
若法若義皆同受用我等欲往長者
白言受法義利唯仁所知衣食資身
我願供給願少留心於此停住四事
供養當無闕之上座告言諸具壽如
世尊說若莫施主有敬信者應須悲
愍增長信心我今欲於此住既作留
意即便於此內外觀察遙見香花滿
樹美果豐枝清沼茂林皆可愛樂上
座告曰諸具壽今此住處花果豐盈
若前安居果實未熟我等宜作後安
居作是議已便後安居時彼長者唯
造一寺所有福業皆在其中於此聚
落及餘村坊更無別寺諸人福業亦
皆臻湊時諸苾芻於此安居多獲利
養隨意喜了猶未分散時有迦聚衆
迦賊共相議曰我等當作何業於一
歲中不假劬勞豐足衣食有作是說
我等宜應偷苾芻物餘賊報曰彼一
日中過百門閭辛苦乞索僅得充軀

彼何所有中有一賊語委苾芻告諸
人曰汝不知彼大有財物所以然知
此造寺長者信心淳善唯造一寺所
有福業皆在其中於此聚落及餘村
坊更無別寺諸人福業亦皆臻湊時
諸苾芻於此安居多獲利養若不信
者可共親觀諸人報曰若尒汝可先
觀我當後去報言我且先行即便整
理衣服緩步從容口誦伽他旋行制
底便入寺內于時門所有一莫訶羅
苾芻彼賊見已禮足而問聖者此是
誰寺房宇莊嚴令人愛樂願生天者
是其梯隥苾芻報言賢首是某甲長
者之所興建問言聖者此是毘訶羅
爲是毘伽多苾芻問曰何謂毘訶羅
何謂毘伽多報曰若資具充滿是毘
訶羅若所須闕之是毘伽多苾芻報
曰賢首若如是者此是毘訶羅非毘
伽多於此住處資產豐足賊便報曰
聖者若足食者不應貪土若足衣者
不著樹皮仁之衣服應有多少時莫
訶羅禀性愚直便將賊手共遊房中
報言汝觀架上衣物重復問言聖者

此是仁物爲僧衹耶報言賢首是我私物問言聖者仁是上座爲是法師報言賢首我非上座亦非法師我是沙弥在僧之末報曰仁所有物我已知之然於衆家有卧具不報言賢首我在家下尚七事具足何况僧家問言聖者衆家厨内煮食之物爲用瓦器爲銅釜耶苾芻即便示其庫屋告言於此庫中充滿銅器既知此已賊便欲去報言聖者向來廢仁善品妨我家業今且辭去後更詣參報言好去賊乃禮足而行詣諸賊所告曰我於彼寺觀察財物如陸地舟宜可偷竊中有一人告諸賊曰我曽聞說有六十人善閑弓矢於此山家不可造次輙爲偷竊若衆集聽經方可入寺別人問曰不知何日衆聚聽經其諸苾芻人告諸賊曰八日已過月半當誦即便屈指數日而住至十四日上座自說波羅提木叉爲長淨事已令誦經者昇師子座纔始發端誦伽他曰

佛在給園中。能斷諸纏惑　諸根皆寂定

告衆如是言

于時賊徒扣門而喚苾芻問曰汝是何人報言聖者我是善男子于時諸苾芻便作是念或恐落人來此聽法我爲開門其門既開賊徒竟入爭取財物苾芻告曰汝向報言是善男子今來入寺便竊我財賊言聖者我有二名在外名善男子入寺名賊苾芻告曰作汝名者非是好人偷得物已即便出寺苾芻議曰具壽如世尊說凡聲乳者不應令盡今此長者若見遭賊出物供寺復與我等寔當須竭宜往室羅伐城同梵行處求覓衣服共相謂曰我等形露如何涉途一人告曰晝入草叢夜當涉路不白長者於是便行漸至室羅伐城彼諸苾芻初夜後夜警覺思勤修善品見露形者來至門前憚惶顧望彼諸苾芻遥問之曰汝露形拔踐之輩因何至斯此僧伽住非汝住處答言具壽我是苾芻非露形外道復問曰豈有如是形相苾芻答曰被賊偷劫欲使何爲問曰汝名何等答曰我名佛護法護

僧護善哉彼便答曰善來善來諸具壽即為開門彼便入寺或與三衣或有與裙或與僧脚崎或與濾水羅或與著僧或與波怛羅隨其所有皆共周給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若諸苾芻住阿蘭若處者於三衣中應留一衣置俗舍內如佛所教蘭若苾芻於三衣中應留一衣置俗舍內

時諸苾芻如佛所教以衣置剎由前制戒還往村中與衣共宿時婆羅門居士等言聖者仁等何意於此宿耶報言與看我衣彼便報曰我等豈可盜賊衣耶若不相信宜可持去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不應彼宿時諸苾芻明相未出往至村中見諸女人露形而臥彼便問曰何故聖者來曉而至苾芻報曰此有我衣彼便報曰我等豈可盜此衣耶若不相信宜可持去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不應夜往時諸苾芻便至村外待明相出遂被賊盜虎狼師子之所驚怖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應於寺中待明相出時諸苾芻有三寶事須出界外時

不敢去云我有衣寄俗舍內苾芻白
佛佛言阿蘭若苾芻應齊六夜得留餘
處離衣而宿時六衆苾芻出界外遂
經七宿諸苾芻告曰具壽佛聽出界
離衣六夜仁等何因故經七宿答言
具壽過經六夜至第七夜豈飲酒歟
諸那少欲苾芻聞此說已共生嫌賤
作如是語佛聽六夜得離衣宿云何
苾芻遂經七宿時諸苾芻以緣白佛
佛時世尊以此因緣乃至告諸苾芻
廣說如上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衆多苾芻在阿蘭若處住作後
安居有驚怖畏難處苾芻欲於三衣
中隨留一衣置村舍內若苾芻有緣
須出阿蘭若界者得齊六夜離衣而
宿若過者泥薩祇波逸底迦
若復衆多苾芻者謂三人已去
苾芻者謂是六衆在阿蘭若住處者去
村五百弓有一拘盧舍名阿蘭若處
四拘盧舍名一踰膳那從七極微至
踰膳那有十八種差別如前廣說住
處者謂是寺也後安居者謂從六月
十六日始有驚怖畏難處者苾芻謂

恐有賊來怖謂虎豹狼等畏難謂蚊虻蛇蝎風熱等事言苾芻欲於三衣中隨留一衣置村舍內者三衣謂是僧伽胝嗢呾羅僧伽安呾婆娑村者謂有街衢巷陌可識置者安也若有緣須出界者謂有三寶事或別人事出界者謂離常住處所有分齊得六夜者謂得至六夜離衣而宿謂望村內所寄之衣若過謂至七日明相出時犯捨墮罪捨悔法式廣說如上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苾芻於三衣中欲留一衣置村舍內從阿蘭若界離衣捨去無犯又無犯者謂初犯人或過六夜得捨墮罪若有八難隨一事癡狂心亂痛惱所纏

預前求過後用雨浴衣學處第二十八

佘時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如佛所言苾芻應求雨浴衣時六衆苾芻預前求覓過後而用專務營難妨廢正修少欲苾芻遂生嫌賤云何六衆苾芻違佛言以緣白佛世尊以此因緣乃至告諸苾芻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春殘一月在應求雨浴衣殘後半月來應持用若苾芻未至春殘一月求雨浴衣至後半月仍持用者泥薩祇波逸底迦

若復苾芻者謂六衆也若復更有如是流類春殘一月者謂去安居有一月在即是從四月十六日至五月十五日應求雨浴衣者謂洗浴物齊後半月來應持用者謂用分齊謂有半月在當作隨意事謂從八月一日已去若苾芻未至春殘一月便預求雨浴衣至後半月尚持用者得罪同前捨懺法式廣如上說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苾芻欲作前安居即於春殘一月求雨浴衣若苾芻欲作後安居者便作是念彼尚求衣我何不求若求得者犯捨墮罪若苾芻作後安居彼待雨浴衣至八月盡仍尚持衣若前安居人作如是念彼尚持衣至八月盡我何不持若持者得捨墮罪若苾芻各依自夏求衣持衣者無犯又無犯者謂初犯人或癡狂心亂痛惱所纏

迴衆物入己學處第三十九

尒時佛在釋迦處販葦人聚落尒時有一長者自起信心深生愛敬造一住處施與別人聖者羅怙羅時羅怙羅於此寺中時時往止因有緣務須往室羅伐城是時長者聞具壽羅怙羅捨其住處執持衣鉢往室羅伐城時彼長者見寺空虛即便以寺捨入僧伽時具壽羅怙羅事緣既了即便還來詣舊住處聞說長者以其住處施與僧伽羅怙羅聞斯事已往詣佛所禮雙足已在一面住即以上緣具白世尊我今欲如之何于時世尊告羅怙羅曰汝今可詣長者之處作如是語長者豈於我所見身語業有不善處生嫌賤耶時羅怙羅承佛教已即便往詣長者之處作如是語長者豈於我所見身語業有不善處生嫌賤耶是時長者即便禮足作如是語我實不於聖者之所見身語業有不善處起嫌賤心時羅怙羅呪願長者無病長壽即便捨去還詣佛所頂禮佛足在一面住白佛言世尊我承佛教至長者

所告言長者豈於我所見身語業有
不善處生嫌賤耶長者答我云聖者
我寧不於聖者之所見身語業有不
善處生嫌賤心于時具壽阿難陀在
於佛後執扇扇佛世尊即告具壽阿
難陀曰汝今宜往敗葦人聚落告諸
苾芻悉令集在常食堂中時具壽阿
難陀奉命而去具宣佛教彼苾芻衆
皆令集在常食堂中已還詣佛所頂
禮佛足在一面立白佛言世尊彼聚
落中諸苾芻衆我奉佛教皆已集在
常食堂中唯願知之爾時世尊詣彼
堂中於所設座就之而坐告諸苾芻
曰若有施主以所施物施一別人後
時復迴此物施一別人此則施者非
法受者亦非法名不淨受用如是若
更迴與二人或與三人或與僧伽諸
等皆名施不如法受不如法不淨受
用汝等苾芻若有施主以所施物施
一別人後時復迴此物施一別人此
則施者受者俱名非法所有受用皆
是不淨如是若更迴與二人三人或
與僧伽施者受者俱名非法所有受

用皆是不淨汝等苾芻若有施主以
所施物施三別人後時復迴此物施
一二三人或與僧伽施者受者俱名
非法所有受用皆麤不淨汝等苾芻
若有施主以所施物施與僧伽後時
復迴此物施與一二三人與餘僧伽
施者受者俱名非法所有受用皆是
不淨汝等苾芻若其僧伽破為二部
先施此部復將此物迴與彼部乃至
皆是不淨受用汝等苾芻若施一人
有受用皆名清淨如是若施二人三
不迴與一人施者受者皆名如法所
入僧伽此部更不迴與餘者乃至受
用皆名清淨如上廣說汝等苾芻前
是施後非施汝等苾芻地屬於王物
屬於主所有衣鉢等物應爲苾芻施
主所有施寺等物若有破落應自修
補不應將此迴施餘人汝等苾芻應
與羅怙羅先所住處時諸苾芻既奉
佛教即使授與羅怙羅先時住處此
是緣起然佛世尊尚未制戒
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有
一乞食比丘與一長者受三歸依并

五學處後於異時復爲長者讃說七
種有盡福業長者白言聖者我今隨
力欲作少多有事福業苾芻問曰欲
作何事白言我欲供佛及僧苾芻報
曰頗有少許衣物施不白言聖者我
是貧人但有一雙白疊聖者可爲我
往稱我名号請佛及僧明日垂慈來
我舍食時乞食苾芻便往園中見諸
苾芻並皆詳集時乞食苾芻稱長者
名請佛及僧明當就舍受其供養時
諸苾芻共相謂曰此乞食人今於俗
家成教化者時有問曰彼長者家爲
有施物爲無施物報言彼是貧人有
一雙疊欲持奉施時鄔波難陀聞已
作是念彼人請佛及僧以一雙疊擬
將奉施彼必定是貴價之衣我若不
能奪此衣者我更不名鄔波難陀矣
作是念已即於其夜辛苦至明既天
曉已即便著衣持鉢到長者所見彼
長者備辦飲食問言長者欲作何事
報言我今具勝供佛及僧鄔波難陀
報言長者如佛善說若有衆生於日
初分以身語心修諸善業當知是人

名初分善若有眾生於日中時以身
語心修諸善業當知是人名中分善
若有眾生於日暮時以身語心修諸
善業當知是人名後分善仁今獲得
三業初善由供佛僧自手營辦長者
頗有多少施耶答言我家貧薄但有
一雙白疊報言長者蹔可將來我觀
其狀時彼長者即便取衣報言長者
新物善哉然而長者有捨施福無受
用福何以故佛之徒眾有千二百五
十人得汝一衣更待獲得千二百四
十九衣已方可共分汝今此衣於樹
等上而取鋪置又如佛說若時僧伽
得少食利如小樹葉平等行之若得
少衣應為燈炷平等共分長者汝所
施衣若共分張形狀如是何有受用
之福剎那長者報曰聖者我今作何
方便令得施福及受用福鄔波難陀
報長者曰汝若能於釋種之中有出
家者明閑三藏為大法師善能敷演
辯才無礙汝將此衣持施彼者便能
具足惠施之福及受用福長者報言
聖者何處得有如此福田我當奉施

鄔波難陀曰我即其人是時長者便禮其足以衣授與報言聖者願慈愍故為受此衣鄔波難陀報言長者汝雖解施未體其儀當待片時佛僧食訖持此白疊在上座前告大衆言隨喜然後當施於我長者報曰我如是作時彼長者即便灑掃庭宇敷以座席布列香花門安水器即令使者命佛及僧白言時至尒時世尊及苾芻僧伽於日初分執持衣鉢往長者家依次而坐時彼長者見衆坐已便以種種香美飲食自手供奉佛及大衆既飽食已長者即便持其白疊於大衆前口唱隨喜施與鄔波難陀尒時世尊自為呪願已從坐起去便即歸寺時藏衣苾芻告授事人曰可於鄔波難陀處索取白疊授事往索告言大德今日施物可與我來鄔波難陀答言長壽汝為持疊至寺還我來耶報言不還鄔波難陀曰何意不還彼便答曰是大衆物鄔波難陀告言具壽汝之衣鉢何故不與將我衣鉢持施僧伽我不與汝彼乞食苾芻在長

者家告長者曰仁今何意此處雷鳴彼處下雨長者答言聖者我有何過苾芻報曰汝先以疊擬施衆僧何因食訖迴與鄔波難陀長者答曰我欲如何大德鄔波難陀來至我所作如是言汝有施福無受用福何以故佛之徒衆有千二百五十人得汝一衣更待獲得一千二百四十九衣已方可共分汝今此衣於桁竿上而爲銷盡并陳佛說均分衣食如小菜燈炷乃至廣說求好大德當施此衣我即其人宜唱隨喜當施我疊我聞此說如言便與豈有過耶時乞食苾芻聞此語已便往寺內餘苾芻見告曰汝乞食人長時教化得一施主彼便此處震雷別處下雨乞食者告曰我與長者復有何過然有一人往至其家報長者云汝有施福無受用福廣說如上乃至唱隨喜已當施於我時彼長者隨言而作我及於彼何有過耶時有少欲苾芻聞此語已極生嫌賤云何苾芻知他施僧物自迴入已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介時世尊即以此

緣俱不以苾芻衆用鄔波難陀曰汝實迴
僧物用入已耶白言實介乃至廣說
我今為諸苾芻制其學處應知是說
若復苾芻知他與衆物自迴入已者
泥薩祇波逸底迦若復苾芻謂鄔
波難陀若更有斯類知者或自知或
因他告僧伽者謂佛聲聞衆物者有
二種物謂食利物衣利物此處所言謂
是衣利迴者物定屬他化將入已泥
薩祇波逸底迦捨悔法式廣如上說
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苾芻知屬一
苾芻物自迴入已迴時得惡作得便
捨墮如是乃至知屬二人三人或屬
僧伽自迴入已得罪同前

若苾芻知屬一苾芻物迴與他一人
迴時得惡作得時亦惡作如是乃至
知屬一人迴與二人三人或迴與僧伽
自迴入已得罪同前

若苾芻知屬僧伽物迴與一人迴時
得惡作得時亦惡作如是乃至知屬
僧伽迴與二人三人迴時惡作得時
亦惡作

若苾芻知屬一僧伽物迴與餘僧伽

迴時惡作得時亦惡作若知與苾芻
僧伽迴與苾芻尼僧伽知與苾芻尼僧
伽迴與苾芻僧伽知與二部僧伽物
迴與苾芻僧伽知與二部僧伽迴與
苾芻尼僧伽若知苾芻僧伽物迴與
二部僧伽知與苾芻尼僧伽物迴與
二部僧伽若其僧伽破為二部知與
此部迴與彼部或知與此寺迴與彼
寺知與此房迴與彼房知與此廊迴
與彼廊或於房廊更互迴與或與此
柱間迴與彼柱間或柱間物迴與門
處或以門物迴與閣上如是廣說乃
至展轉相迴皆得惡作若苾芻知與
此佛像物迴與餘佛像若知與此窣
覩波物迴與餘窣覩波若知與諸道
初登迴與第二第三或迴與荅身或與
簷級或此階物迴與餘階或迴與覆
鈴或迴與方臺輪相初級乃至露盤
法輪立柱或復從此迴至下基或上
迴互皆得惡作罪若王力使迴者皆
無犯若與此貧人物迴與彼貧人得
惡作罪若負不得者迴與無犯若苾
芻與此傍生食迴與彼傍生得惡作

罪若覓不得迴與無犯若擬與傍生物迴將與人擬與人物迴與傍生得惡作罪若與出家物迴與俗人或復翻此得惡作罪若覓不得若無犯如是大男女釋迦苾芻尼及下三衆若多若少與此彼更相迴互准前應說若覓不得雖違本心與餘無犯又無犯者謂最初犯人或癡狂心亂痛惱所纏

服過七日藥學處第三十一

尒時佛在王舍城竹林中住尒時具壽畢隣陀子弟子門人所有諸藥自觸令他觸或與飲食細末相雜或更互相和或自類相雜緣在一處不知應捨不捨時與非時任情取食諸有少欲苾芻見是事已起嫌賤心作如是語云何苾芻所有諸藥自觸令他觸或與飲食相雜或更互相和或自類相雜緣在一處捨與不捨亦復不知時與非時任情取食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以此緣集苾芻衆知而故問廣說乃至問畢隣陀子弟子門人汝等實尒所有諸藥自觸令他觸或

與飲食相雜或更互相和或自類相
雜擽在一處捨與不捨亦復不知時
與非時徑情取食耶白佛言實介大
德于時世尊以種種呵責多欲不足
難養難滿讚歎少欲知足易養易滿
知量而受修杜多行告諸苾芻曰廣
說乃至我觀十利為諸弟子制其學
處應如是說如世尊說聽諸病苾芻
所有諸藥隨意服食謂酥油糖蜜於
七日中應自守持觸宿而服若苾芻
過七日服者泥薩祇波逸底迦如世
尊者謂如來應正等覺說者謂顯
示也病苾芻者謂此法中苾芻身嬰
疾病所有諸藥隨樂服食者謂與其病
狀相宜清淨堪食酥者謂諸酥油謂
諸油糖謂沙糖蜜謂蜂蜜於七日謂
七日夜自守持之觸宿而食者謂得
自取而食過七日者謂是限齊也泥
薩祇波逸底迦者此物應捨其罪應
說悔故名泥薩祇波逸底迦此中犯
相其事云何若苾芻月一日得藥此
藥即應於七日內自作守持或可捨
或與餘人若不持不捨不與餘人至

八日明相出時得泥薩祇波逸底迦
若苾芻一日不得藥二日不得三日
得乃至七日得此藥即應於七日內
自作守持或可捨或與人若不持不
捨不與餘人至八日明相出得捨墮
罪若苾芻一日得藥二日亦得求十
日內此初日藥應守持二日藥或捨
或與餘人或第二日藥自作守持初
日藥或捨或與餘人若不持不捨不
與餘人至八日明相出時得捨墮罪
若苾芻如於一日二日相對作法如
是二日三日乃至十日相對作法
餘藥上法若苾芻月一日得衆多藥
此藥即應於七日內自作守持或捨
或與人若不持不捨不與餘人至第
八日明相出時得捨墮罪若苾芻如
於一日如是乃至七日得衆多藥此
藥應於十日內自作守持或捨或與
人若不持不捨不與餘人至第八日
明相出時得捨墮罪若苾芻一日得
衆多藥二日亦得衆多藥此初日藥
於七日內應守持二日藥或捨或與
人或第二日藥自作守持初日藥或

捨或與人若不捨不與餘人至第八日入
日明相出時得捨墮罪若苾芻一日
不得衆多藥第二日亦不得衆多藥乃
至第六第七日方得衆多藥至第六日
藥於七日內應守持第七日藥我捨
與人若不捨不與人至第八日明相
出時得捨墮罪若苾芻所有諸藥自
觸令他觸或與飲食細末相觸或更
互相和或同類相雜繫在一處不能
分別者此藥即應與寺家淨人或施
求寂若復苾芻於此諸藥不自觸不
令他觸不與飲食細末相觸亦不更
互相和亦不同類相雜亦不繫在一
處捨與不捨時與藥時能善分別於
七日內自爲守持自取服食應如是
守持應在午前當淨洗手受取其藥
對一同梵行者作如是說
具壽存念我苾芻某甲有此病緣請
淨醫藥我今守持於七日內自服及
同梵行者第二第三亦如是說若已
服一日即告同梵行者云我此病藥
已服一日餘有六日在我當服之如
是乃至七日皆應告知若滿七日已

尚有餘藥應捨與淨人或與求寂若
不捨者至第八日明相出時犯捨墮
罪若苾芻有捨墮藥不捨與人不為
間隔罪不說悔若更得餘藥悉犯捨
墮由前染故若苾芻犯捨墮藥雖已
捨訖未為間隔罪未說悔若更得餘
藥皆犯捨墮由前染故若苾芻犯捨
墮藥雖已捨訖已為間隔罪未說悔
若更得餘藥皆犯捨墮若苾芻藥犯
捨墮未者三事若更得餘衣鉢網絡
囊條但是沙門所畜資具悉合之物
若受畜者皆犯捨墮由前染故若苾
芻犯捨墮藥已捨已為間隔罪已說
悔更得餘藥者無犯又無犯者最初
犯人或癡狂心亂痛惱所纏

諸大德我已說三十泥薩祇波逸底
迦法今問諸大德是中清淨不如是
三說諸大德是中清淨默然故我今
如是持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二十四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勑彫造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三十五 去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九十波逸底迦法

總攝頌曰

故妄及種子 不差并數食 蟲水命伴行
傍生職從食

初別攝頌曰

妄毀及離間 發舉說同聲 說罪得上人
隨親輒輕毀

故妄語學處第一

爾時佛在王舍城羯蘭鐸迦池竹林園中爾時具壽羅怙羅於此城側溫泉林住時有衆多敬信婆羅門居士等來詣其所問言大德世尊今者住在何處若佛世尊在竹林中時羅怙羅即便報云在鷲峯山若在鷲峯山報云在竹林中若在畢鉢羅窟報云在西尼迦窟若在西尼迦窟報云在畢鉢羅窟時彼諸人欲求礼佛不能得見身體疲倦極生勞苦詣羅怙羅處時羅怙羅問諸人曰仁等得見世尊不答言不見諸人報 云聖者何因故

怙我等答言實介我故相惱時彼諸人各生嫌賤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介時世尊聞是語已於日初分執持衣鉢入王舍城次第乞食還至本處飯食訖於食後時即便往詣温泉林所羅怙羅住處時羅怙羅遥見佛來為佛敷座即安置瓶水并洗足器淨洗足手已往迎世尊取上衣白言善來世尊願於此坐佛便就座坐已即取瓶水自洗雙足於洗足器傾去多水餘留少許告羅怙羅曰汝見器中留少水不白佛言大德我已見之佛言羅怙羅若苾芻故心妄語無有慙耻亦無追悔我觀如是愚癡之人說為乏少沙門之法世尊復以器中少水總瀉于地告羅怙羅曰汝見少水盡棄于地不白佛言大德我已見之佛言羅怙羅若苾芻故心妄語無有慙耻亦無追悔我觀如是愚癡之人說為棄盡沙門之法世尊復以其器傾側至地告羅怙羅曰汝見此器傾側不白佛言大德我已見之佛言羅怙羅若苾芻故心妄語無有慙耻亦

無追悔我觀如是愚癡之人說為傾側沙門之法世尊復以其器瀉之于地告羅怙羅曰汝見此器瀉在地不白佛言大德我已見之佛言羅怙羅若苾芻故心妄語無有慚恥亦無追悔我觀如是愚癡之人說為傾覆沙門之法復次羅怙羅如醉象王有大力勢牙如車軸形壯勇猛善能鬪戰往戰場中共他戰時四足兩牙尾及脊胷悉皆作用唯有其鼻卷而不出羅怙羅此象為護命故不用其鼻以護彼軍象師即念此之象王護惜身命羅怙羅若彼象王共鬪之時出鼻戰者是將象師即知此象不護軀命自軍他軍還使殘害無惡不作如是羅怙羅若復苾芻故心妄語無有慚恥亦無追悔我說是人無惡不造爾時世尊說伽他曰

若人違實法　故作虛誑語　乃至命終來
無惡而不造　寧吞熱鐵丸　猶如猛火焰
不以破戒口　噉他信心食

爾時世尊復告羅怙羅曰於汝意云何何意世人手執明鏡羅怙羅白佛

言世尊彼執鏡者為觀己面善惡之相佛告羅怙羅如是如是汝之所有身業造作應當數數善自觀察我今欲起如是身業此之身業為害自身并害他身是不善事是苦惡業能於來世感苦異熟耶為不害自身并不害他是勝善事是安樂業能於未來感樂異熟耶羅怙羅若汝作此觀察之時即能了知此之身業我今欲作能損自他是不善事是苦惡業能於未來感苦異熟此之身業應當捨離即不應作羅怙羅若汝作此觀察之時即能了知此之身業我今欲作能益自他是勝善事是安隱業能於未來感樂異熟此之身業應當發起策其善事復次佛告羅怙羅汝之所有身業造作應當數數善自觀察我今正作如是身業此之身業能害自他當受苦報即不應作若益自他當受樂報便應修學復次佛告羅怙羅汝之所有身業造作應當數數善自觀察我已作如是身業此之身業能害自他當受苦報所有罪業應對佛

前至誠懇惻說所作罪或於清淨同
梵行者前說其想發露說悔將來
禁戒更不重犯若作善業能益自他
當受樂報應發歡喜心於日夜中慶
其所作勿為放逸羅怙羅如於身業欲
作正作已作三時觀察當知語業意
業亦復如是羅怙羅當知過去未來
及以現在所有行業皆由意生應數
觀察無捨妄念常起善心羅怙羅若
有沙門婆羅門等於身語意業現起
之時應善觀察令極清淨常多修習
業令極清淨相應而住過去未來亦
顧應而住羅怙羅如於現在觀察三
復如是是故汝今於三業中恒善觀
察令極清淨相應而住勿為放逸今
時世尊說伽他曰

羅怙汝當知　常觀察三業　不令造衆惡
是順諸佛教　此是群闘業　汝今應可修
修習此行時　長善息諸惡

尒時世尊為羅怙羅示教利喜說是
法已時羅怙羅礼佛雙足歡喜奉行
于時世尊從座而去以是緣起尚未
制戒

佛在逝多林尒時法手苾芻是釋迦
子於此而住善能言說降伏他論于
時中國有一摩納縛迦為求學故往詣
南方事廣如前第四波羅市迦初比
羅因緣中具說時摩納縛迦所事師
主是南方婆羅門博通諸論與摩納
縛迦及諸弟子漸次遊行經諸城邑
遂到室羅伐城時彼城中有一婆羅
門為衆之首聞有南方大論師至告
諸學徒曰汝等知不有婆羅門是南
方大論師今來至此欲求敵論若彼
論師於諸論中而立義者汝等各隨
所習共相酬對若能破彼斯曰善哉
若不能者宜當引彼往釋子中令與
論議若其論師能破釋子此即是我
婆羅門勝若其釋子伏得彼者斯亦
是我婆羅門勝何以故能令八方衆
大名稱云南方有一大婆羅門善解
四明妙通八術來求激論至室羅伐
城城中有人能摧彼論我等諸人亦
非少 其時彼論師於晨朝時以衣裹
腹手執炬火入室羅伐城時彼城中
婆羅門子問言大師何故以衣裹腹

論師報曰所受學業滿我腹中恐其破裂故以衣裹又問何因於白日中手執炬火論師報曰我見諸人愚癡闇蔽令燈智燭令使開明論師即便共彼學徒更相問難有激論處人咸杜口城中學士悉皆受屈諸人白言大師何故厚自明耶論師報曰豈可於此更有他明也諸人云有論師曰彼是何人報曰是沙門釋子近日方興於四姓中獨稱尊勝多聞辯說人所共知師今可往共彼言論問曰彼居何處報言在此城中逝多林內問曰於彼衆中誰為第一激論之王報曰彼皆博識聰叡詞辯分明作是語時法手苾芻遇有他緣因屆其所諸人見來告論師曰大師今可且置諸餘沙門釋子宜應可共此法手苾芻以申論難論師即便往詣苾芻告諸人曰暫觀此相定是論主即往詣之告言苾芻我於先師頗曾少學今欲共仁者聊敘論端苾芻報曰斯誠大善我此有心欲求論難何當遇敵得盡虛懷仁既遠來深適吾願隨意當作

論師聞曰何日對諸苾芻報曰明日可作欲在何處於其花園共作期已捨之而去時彼論師既共期已即於此夜研覈兩宗預設科條討尋徵序思惟不睡迨至天明時法手苾芻作如是念我若破得此論師者亦未能免迴百家門食方滿腹若婆羅門儻摧我者我之所有名稱花冠悉皆隱沒時婆羅門即於晨旦趣彼花園佇望苾芻欲其來至然而法手不赴前期久待不來遂還城內是時法手斟酌過期便入城中次行乞食彼婆羅門見而問曰苾芻何故不赴花園報曰何處花園婆羅門曰仁豈不憶昨日共期云於某處將興往復法手報曰我忘其事婆羅門作是念我於通夜思搆論端苾芻乃云我不曾憶復作是念然此苾芻無過二種一是情識愚惷二是材辯過人復報之曰明日赴期報云如是彼婆羅門明至期時便赴園內淹留相待還復不來企望躊躇覆歸城邑是時法手知過期已入城乞食彼婆羅門見而復問

苾芻何故還不赴期法手報曰我忘
風病耶豈唯論議一事更無餘業然
我每於晨旦承事大師所未聞法諦
心聽受門徒之輩復自教詔還從實
人逢迎說法婆羅門曰苾芻不應故
心妄語答曰我實如是由此法手苾
芻共他論者許期往赴而故發言令
彼論師屢勞往返諸外道輩聞斯事
已各生嫌賤君等應知釋子沙門故
心妄語共他論者結契園中故作虛
言令彼論者空勞往復諸苾芻聞已
具白世尊佛以此緣集苾芻眾問詰
手曰汝實作如是故妄語事共他期
契故心不往耶答言實爾世尊佛種
種種呵責乃至我今為諸苾芻制其
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故妄語者波逸底迦若復
苾芻者謂是法手義如上說故者謂
是故心了知其事妄語者有九種妄
語八七六五四三二種差別不同云
何九種妄語謂以無根他勝僧伽伐
尸沙波逸底迦提舍尼突色訖里多
以無根破戒破見破威儀破正命而

作妄語云何八種妄語謂以無根說
諸僧伽伐尸沙波逸底迦提舍尼突
色訖里多以無根見聞疑云何七種
妄語謂以無根破戒破見破威儀破
正命以無根見聞疑云何六種妄語
若於未作妄語生如是念我當妄
語正妄語時作如是念我正妄語若
妄語竟作如是念我已妄語以無根
見聞疑云何五種妄語謂以無根五
部罪而作妄語云何四種妄語謂以
無根破戒破見破威儀破正命云何
三種妄語謂以無根見聞疑又有三
種妄語作如是念我當妄語我正妄
語我已妄語云何二種妄語謂我正
妄語我已妄語無有一種成妄語者
復有五種妄語何者是耶自有妄語
得波羅市迦有得僧伽伐尸沙有得
窣吐羅底也有得波逸底迦有得突
色訖里多云何妄語得波羅市迦若
苾芻實不得上人法自稱言得此之
妄語得波羅市迦云何妄語得僧伽
伐尸沙若苾芻知彼苾芻清淨無犯
而無根他勝法謗此之妄語得僧伽

戌尸迦云何妄語得窣吐羅底也若苾芻在僧衆中故心妄語非法說法法說非法非律說律律說非律此之妄語皆窣吐羅底也云何妄語得突色訖里多若苾芻半月半月作褒灑陁說戒經時彼問清淨不而實不清淨自知有犯作覆藏心默然而住此之妄語得突色訖里多除向所說四種妄語諸餘妄語悉得波逸底迦波逸底迦者是燒煮墮落義謂犯罪者墮在地獄傍生餓鬼惡道之中受燒煮苦又此罪若不慇懃說除便能障礙所有善法此有斯義故名波逸底迦

此中犯相其事云何內攝頌曰

若實不見聞　不覺不知想　及疑而異說
是妄語應知

若苾芻不見不聞不覺不知作如是想如是忍可便云我見我聞我覺我知如是說時語語皆得波逸底迦罪若苾芻實見聞覺知而忘其事作如是想如是忍可不憶其事而云不忘語語皆得波逸底迦罪若實見聞覺知後遂生疑彼作此想如是忍可

言於見等無有疑心語語說時皆得
波逸底迦若實不見聞覺知有見等
想彼作此解後言我實有見等語語
說時皆得本罪若實不見而有聞覺
知彼作此想如是忍可後言我見無
有聞等語語說時皆得本罪若實不
聞而有見覺知彼作此想如是忍可
後言我聞無見覺知語語說時皆得
本罪若實不覺而有見聞知彼作此
想如是忍可後言我覺無見聞知語
語說時皆得本罪若實不知而有見
聞覺作如是想如是忍可後言我知
無見聞覺語語說時皆得本罪若實
見而忘聞覺知不忘彼作此想後言
我見不忘聞覺知亦不忘語語說時
皆得本罪若實聞而忘見覺知不忘
彼作此想後言我聞不忘見覺知亦
不忘語語說時皆得本罪
若實覺而忘見聞知不忘彼作此想
後言我覺不忘見聞知亦不忘語語
說時皆得本罪若實知而忘見聞覺
不忘彼作此想後言我知不忘見聞
覺亦不忘語語說時皆得本罪若實

見而疑聞覺知不疑彼作此想後言
我見不疑聞覺知疑語說時皆得本
罪若實聞而疑見覺知不疑彼作此
想後言我聞不疑見覺知疑語說
時皆得本罪若實覺而疑見聞知不
疑彼作此想後言我覺不疑見聞知
疑語語說時皆得本罪若實知而疑
見聞覺不疑彼作此想後言我知不
疑見聞覺疑語語說時皆得本罪若
實不見而作不見想有聞覺知作聞
覺知想彼作此想後言我見不聞覺
知說時得本罪若實不聞作不聞想
有見覺知作見覺知想彼作此想後
言我聞不見覺知說時得本罪若實
不覺作不覺想有見聞知作見聞知
想彼作此想後言我覺不見聞知說
時得本罪若實不知作不知想有見
聞覺想彼作此想後言我知不見聞
覺說時得本罪若實見聞覺知彼作
此想後言我不見聞覺知說時得本
罪若實見聞覺知而不忘其事彼作
此想後言我見聞覺知而忘其事說
時得本罪若實見聞覺知而無疑心

彼作此想後言我見聞覺知而有疑
心說時得本罪若實見聞覺知有見
聞覺知想彼作此想後言我不見聞
覺知說時得本罪若實見不聞覺知
彼作此想後言我不見然有聞覺知
說時得本罪若實聞不見覺知彼作
此想後言我不聞然見覺知說時得
本罪若實覺不見聞知彼作此想後
言我不覺然見聞知說時得本罪若
實知不見聞覺彼作此想後言我不
知然見聞覺說時得本罪
若實見不忘聞覺知忘彼作此想後
言我見而忘聞覺知不忘說時得本
罪若實聞不忘見覺知忘彼作此想
後言我聞而忘見覺知不忘說時得
本罪若實覺不忘見聞知忘彼作此
想後言我覺而忘見聞知不忘說時
得本罪若實知不忘見聞覺忘彼作
此想後言我知而忘見聞覺不忘說
時得本罪若實見不疑聞覺知有疑
彼作此想後言我見有疑聞覺知不
疑說時得本罪若實聞不疑見覺知
有疑彼作此想後言我聞有疑見覺

知不疑說時得本罪若實覺不疑見聞知有疑說彼作此想後言我覺有疑見聞知不疑說時得本罪若實知不疑見聞覺有疑彼作此想後言我知有疑見聞覺不疑說時得本罪若實見作見想不聞不覺不知作不聞不覺不知想彼作此想後言我不見然有聞覺知說時得本罪若實聞想不見覺知作不見覺知想彼作此想後言我不聞然有見覺知說時得本罪若實覺見作覺想不見聞知作不見聞知想彼作此想後言我不覺然有見聞知說時得本罪若實知作知想不見聞覺作不見聞覺想彼作此想後言我不知然有見聞覺說時得本罪若苾芻凡所有語違心而說皆得波逸底迦罪若不違心而說者皆無犯又無犯者最初犯人或癡狂心亂痛惱所纏

毀呰語學處第三

爾時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時六衆苾芻於諸苾芻作毀呰語云眇目瘸躄背傴侏儒太長太麤聾

當言痤病行腫脚禿背大頭聾盲瘖瘂
齒是時六眾苾芻作如是等毀呰語
時諸苾芻聞已慚赧憂愁不樂讀誦
思惟悉皆廢闕懷憂而住時有少欲
苾芻見其事已咸生嫌賤作譏言
云何苾芻於苾芻處而作毀呰云耶
自等如上所說時諸苾芻以緣白佛
爾時世尊以此因緣集苾芻眾乃至
問六眾曰汝等實作毀呰之語謗諸
苾芻云駒目等耶六眾答曰實爾大
德世尊即便種種呵責廣說如上乃
至此非沙門所應為事所以者何汝
等當聽往昔世時於聚落中有一長
者娶妻未久歡愛同居便生一男子
漸長大長者聲射躬為耕墾時責居
士之子父母俱喪獨於林野販薪蒭
業時居士子持其薪蒭來至耕處田
頭樹下薪擔息有見彼長者躬自耕
作就而問曰阿舅何故衰年自營辛
苦應居村落翻在田疇報言善來外
甥我無兄弟復無子息不自躬耕求
食以濟彼便報曰阿舅我且代耕仁
當整息即便執犁代其耕作遂至日

午家出食來喚言外甥可來共食亦
既食已報言阿舅宜可還家然我來
知舅之宅處至日晡後當出村外路
首相迎長者聞已即便歸舍時居士
子耕至日晚牛放青稗躬持草稿等
取樵東馱齎而歸至彼村濶長者迎
見遂即相將到其宅所時居士子稱
餘廢摩布以乾土并設火爐多與牛
草長者見已作如是念我由此兒令
受安樂我之小女當與為妻令其食
已報云外甥當住於此勤修家業與
之小女授與為妻兼言甚善即發處
分營作產業時彼長者家有二牛每
令離使大者為性調善小者稟識會
饕雖復拘制犯暴逆常童子發憤放
石還打折其一角因即立号名為秃
角後於他日尚犯田苗同前不止便
放鐮斫遂截其尾因即名為秃尾秃
角後於異時居士子告長者言阿舅
先所許親幸可作之尒時長者言好
便告妻曰賢首衣服瓔珞當可辦之
小女不久欲為婿娶妻便問曰曾未
與人如何辦具長者報曰吾已與人

妻曰是誰報云此居士子妻曰此人宗族本不委知如白胡椒莫了生處如何以女輙為婚娍凡婚姻者親屬還往飲歌追呼氏族相應我方與女報其妻曰賢首此居士子自至我家由斯代勞得受安樂此若無者還嬰辛苦不免躬耕妻報夫曰我實不能將所愛女與容作人世間之人多用妻語是時長者便作是念我若報云不與女者作人今日便捨我去我還不免自執耕犁今且宜應詭設方便勿令即去時彼作人復於異時告長者曰家長宜應作婚姻事長者報曰嫁娶我之親族其數寬廣聚集之時多須飲食宜待秋熟稻穀收成既收穀已復告成婚報言外甥事須沙糖宜待甘蔗收已復告成婚報言外甥餅麵是資當待麦熟既收麦已復告成婚報言外甥陳稻將盡可待新秔時居士子見作推延遂生此念無容田實摠一時成看此事由便成誑我我今宜可往告衆人若不與者經官取定便對衆人告云阿舅可作婿姻諸

人聞已告長者曰許言已父何不爲誓是時長者怒而告曰諸君當知此是我舍客作之人我以何緣與女誓要諸人皆然時居士子便作是念我不得錢復不得婦虛淹歲序靡見成功我今宜可損害其人方隨意去便將二牛半日駈使多與杖捶繫之枯樹暴以烈日方欲言歸近釼初時畜解人語其牛既遭苦楚大牛便告居士子曰咄男子汝先於我共相愛念恩同父母知我勤勞何故今時多行杖楚繫之枯樹暴以烈日棄我還家我於汝處有何愆過男子報曰汝無有咎然汝曹主於我有過牛曰彼有何過男子報曰先許我女今者違信牛曰何不經官男子報曰爲無證人牛便報曰我等爲汝而作證人男子曰爲作人語爲作牛音牛曰不作人語我當現相令人表知汝當爲盟令人表信汝當引我爲證令人表知牽我來牛東於厰内莫與水草經七日已可於地中多水草處放我令出乃至傍人衆觀信驗我等噤口不聽水

草我現相貌令王大臣信汝言實我
當飲敢是時男子聞是計已即便俱
解放茂草中自詣王所致敬白王大
王某村長者許女為婿使役多年今
乃翻悔王喚長者問其虛實長者白
云我實不許王問男子汝有證不白
王言有王曰為人為非人白言非人
王曰是何白言是牛王曰為作人語
為餘語耶白言不作人語王曰如何
成證白言彼有實信令人表知莫牛
於七日中繫在廠內莫與水草滿七
日已可於地中多水草處放牛令出
我引為證必有奇相乃至大王未信
已來牛終不食此若虛者我當死罪
王命臣曰當依此言看其證驗大臣
奉教便取二牛繫之廠內不與水草
時禿尾禿角報大牛曰豈期顛倒唯
獨我等日出西方幽閉廠中不聞水
草大牛報曰豈非我許居士子為作保
證於七日中自餓而住乃至王未信
來不食水草禿尾禿角報大牛曰若
放我者逢石尚嚙況水草耶大牛報
曰此居士子愛念我等事同父母豈

從是語設彼人邪秃尾秃角曰斯實
愛念恩同二親然常喚我為秃尾秃
角我聞喚時即欲以角決破其腹大
牛聞已默尒而住彼居士子時復來
看問其牛曰得安隱不大牛報曰我
且安隱汝不安隱居士子曰何意如
此大生曰此秃尾秃角作如是言若
放我者逢石尚斷況水草乎居士子
曰若如是者我於今夜當急逃走對
王為証命在須臾大牛報曰汝不須
走當與秃尾秃角穿鼻安羅其繩從
繫我角放出之日若彼違言食承草
時我以雙角舉鼻令上汝即報言令
此二牛吾第五護世世人共許有五
種擁護者謂地水火風日時居士子
遂與穿鼻秃尾秃角報大生曰汝當
觀此苦虐於我大牛曰與著瓔珞河
若之有便以拘絹繫大者頭至七日
巳王及諸臣親共觀視多水草田放
二牛出秃尾秃角既見水草即便欲
食是時大牛遂以雙角舉小牛鼻向
日而望王問臣曰何意二牛向日而
望時有智臣白言大王今此二牛甚

欲故王說如是事非直我一為證亦
兼善夜叉五護世明明白日明識證
知王見是事極生希有報諸臣曰畜
生無知尚能為人而作保證事既非
虛豈以沒苦我為智賊便放二牛須
食水草時居士子既得謀已牽牛為
妻佛告諸苾芻汝等當知在傍生趣
聞毀呰言尚懷念況復於人是故
苾芻不應惡語毀呰他人此是緣起
爾未制戒今時世尊復告諸苾芻作
毀呰語時共現在前行業事不能
成就汝等當聽乃至昔於一村中
有長者從以行業為業復有二犢牛
一名歡喜二名美味於春陽時各生
一子毛色鮮潔既漸長大歡喜之子
其角廣長美味之兒頭禿無角是時
長者為其立字一名歡喜長角二名
美味禿頭及其壯盛俱有氣力後於
異時諸行草人各因飲牛共集池所
作如是言誰牛最勝各云我牛勝長
者答云我牛極勝諸人報曰何以得
知其牛極勝長者曰可於峻坂令牽
重車共立盟言賭金錢五百作是要

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二十五　第三張

已便將牛於峻坂處牽其重車時
彼長者便喚牛曰歡喜長角宜可疾
牽莫嗏禿頭亦當急挽時彼禿頭牛聞
是惡語即便卻住一下不挽車長者大
慈便以麁杖而棒楚之餘人報曰汝
今豈欲殺此牛耶既其不如宜當救
卻爾時長者便輸五百金錢極大忿
懟於其二牛多與杖搥繫之枯樹畜
繹人語已如上說是時二牛告長者
曰仁先養我事同父母我有何過遂
行楚撻長者報曰今由汝故罰我五
百金錢懊惱憂愁報長者曰由汝口
過罰我金錢我等何咎長者曰我口
何過牛便報曰何敢對衆人前毀辱
於我不言好聽喚作禿頭若言好名
不毀呰我者更於峻坂牽倍重載共
立盟要倍賭金錢一千長者報曰汝
今更欲倍罰我耶牛曰勿毀呰我定
當盡力後於異時各國飲牛事如前
說長者答云我牛極勝諸人報曰豈
汝今時更求重罰長者報言設更罰
我君等何失宜於峻坂倍駕重車賭
金錢一千明為要契即如言契以牛

挽車令上峻坂便與牛曰歡喜宜可急挽美味當須疾挽二牛聞已便生喜悅盡力挽車令至平地既其得勝便獲金錢一千時有天神於虛空中說伽他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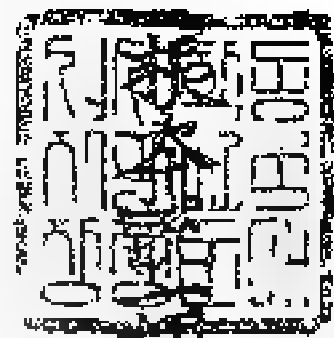
雖有極重載　居在峻坂下　二牛心若喜
能挽出此車　若陳順意語　二牛聞慶悅
挽車出不難　主獲千金賞　是故常愛語
勿作逆耳言　若出發語時　無罪當安樂

佛告諸苾芻彼傍生類聞毀呰時尚能為主作無利益何況於人是故苾芻不應於他作毀呰語佘時世尊種種呵責諸苾芻已廣說如前我今為諸弟子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毀呰語故波逸底迦苾芻義如上毀呰語者謂於他人為毀辱事出言彰表他領解時得波逸底迦罪廣說如上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二十五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卷第二十六　云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毀呰語學處第二之餘

此中犯相其事云何

總攝頌曰

種族及工巧　業形相病五　罪及煩惱類
惡罵為後邊

別攝頌曰

種姓織毛針　鐵銅及皮作　陶師并剃鬚
柔竹作并奴

若苾芻作毀呰語意往婆羅門種苾
芻處作如是語汝是婆羅門種
出家今非沙門非婆羅門時彼苾芻
聞是語已隨惱不惱　此苾芻得惡
作罪

若苾芻作毀呰意往剎帝利種苾芻
處作如是語汝是剎帝利種出
家今非沙門非婆羅門時彼苾芻聞
是語已隨惱不惱此苾芻得惡作罪

若苾芻作毀呰意往薜舍種苾芻處
作如是語汝是薜舍種出家今
非沙門非婆羅門時彼苾芻聞是語

已隨惱不惱此苾芻得波逸底迦罪
若苾芻作毀呰意往戍達羅種苾芻處作如是語具壽汝是戍達羅種出家今非沙門非婆羅門時彼苾芻聞是語已隨惱不惱此苾芻得波逸底迦罪
若苾芻作毀呰意往織師種苾芻處作如是語具壽汝織師種出家今非沙門非婆羅門時彼苾芻聞是語已隨惱不惱此苾芻得波逸底迦罪
若苾芻作毀呰意往毛作人種苾芻處作如是語具壽汝是毛作人種出家今非沙門非婆羅門時彼苾芻聞是語已隨惱不惱此苾芻得波逸底迦罪
若苾芻作毀呰意往縫衣種苾芻處作如是語具壽汝是縫衣種出家今非沙門非婆羅門時彼苾芻聞是語已隨惱不惱此苾芻得波逸底迦罪
如是乃至鐵作種銅作種皮作種陶師種剃髮種木匠種竹師種奴種皆應廣說准上應知此論種族訖
若苾芻作毀呰意往婆羅門種苾芻

處作如是語具壽汝是婆羅門種出家今非沙門非婆羅門汝今宜應學自工巧及諸技術謂婆羅門所有威儀法式洗淨執瓶及取灰土讀誦規錄覺聲逢聲因論陀書作諸施會施受方法時彼苾芻聞是語已隨惱不惱此苾芻得惡作罪

若苾芻作毀呰意往剎帝利種苾芻處作如是語具壽汝是剎帝利種出家今非沙門非婆羅門汝今宜應學自工巧及諸技術謂剎帝利所有威儀法式所謂乘象馬車執持弓箭迴轉進趣鉤戟索排矟之類斬截斫刺相殺相撲射聲等術時彼苾芻聞是語已隨惱不惱此苾芻得惡作罪

若苾芻作毀呰意往薜舍種苾芻處作如是語具壽汝是薜舍種出家今非沙門非婆羅門汝今宜應學自工巧若薜舍所有威儀法式所謂耕田牧牛及興易等時彼苾芻聞是語已隨惱不惱此苾芻得波逸底迦罪

若苾芻作毀呰意往戍達羅種苾芻處作如是語具壽汝是戍達羅種出

家非沙門非婆羅門汝今宜應學自工巧若戍達羅所有威儀法式所謂耕種斬伐鍛銅諸畜時彼苾芻聞是語已隨惱不惱而彼苾芻得波逸底迦罪

若苾芻作毀呰意往織師種苾芻處作如是語具壽汝是織師種類家非沙門非婆羅門汝今宜應學自工巧所有大疊小疊及被蓋物并麻紵衣等時彼苾芻聞是語已隨惱不惱彼苾芻得波逸底迦罪

若苾芻作毀呰意往織毛種苾芻處作如是語具壽汝是織毛種類家非沙門非婆羅門汝今宜應學自工巧所謂大小氍毹或氈或褥方圓座褥等時彼苾芻聞是語已隨惱不惱彼苾芻得波逸底迦罪

若苾芻作毀呰意往縫衣種苾芻所作如是語具壽汝是縫衣種類家非沙門非婆羅門汝今宜應學自工巧所謂頭帽衫襖大小褌袴時彼苾芻聞是語已隨惱不惱而此苾芻得波逸底迦罪

若比丘作毀訾意往鐵師種比丘所
作如是語異哉汝是鐵師種出家非沙
門非婆羅門汝今宜應學自工巧所謂
大小鐵鉢針刀剃具斧钁等物時彼
比丘聞是語已隨惱不惱而此比丘
得波逸提罪

若比丘作毀訾意往銅作種比丘所
作如是語異哉汝是銅作種出家非
沙門非婆羅門汝今宜應學自工巧
所謂銅盞瓶器鈴鐸等物時彼比丘
聞是語已隨惱不惱而此比丘得波
逸提罪

若比丘作毀訾意往皮作種比丘所
作如是語異哉汝是皮作種出家非
沙門非婆羅門汝今宜應學自工巧
所謂富羅革屣鞍轡囊具等物時彼
比丘聞是語已隨惱不惱而此比丘
同前得罪

若比丘作毀訾意往陶師種比丘所
作如是語異哉汝是陶師種出家非
沙門非婆羅門汝今宜應學自工巧
所謂瓶瓮器等物時彼比丘聞是
語已隨惱不惱而此比丘同前得罪

若苾芻作毀呰意往剃髮種苾芻所作如是語具壽汝是剃髮種出家非沙門非婆羅門汝今宜應學自工巧所謂剃髮剪爪料理卷舒等事時彼苾芻聞是語已隨惱不惱而此苾芻同前得罪

若苾芻作毀呰意往木作種苾芻所作如是語具壽汝是木作種出家非沙門非婆羅門汝今宜應學自工巧所謂牀座門窓屋舍等事時彼苾芻聞是語已隨惱不惱而此苾芻同前得罪

若苾芻作毀呰意往竹作種苾芻所作如是語具壽汝是竹作種出家非沙門非婆羅門汝今宜應學自工巧所謂箱箕席扇傘蓋舁筒等事時彼苾芻聞是語已隨惱不惱而此苾芻同前得罪

若苾芻作毀呰意往奴種苾芻所作如是語具壽汝是奴種出家非沙門非婆羅門汝今宜應學自工巧所謂與他濯足洗身駈馳使役等事時彼苾芻聞是語已隨惱不惱而此苾芻

同前得罪此論工巧訖
若苾芻作毀呰意往婆羅門種苾芻所作如是語具壽汝是婆羅門種出家非沙門非婆羅門汝今宜應作其自業謂婆羅門所有威儀法式洗淨執瓶等業如前廣說時彼苾芻聞是語已隨惱不惱而此苾芻得惡作罪如是刹帝利種令作自業廣說如前得惡作罪若薜舍戍達羅及餘諸類乃至婬女所作業廣說如前準事應說加其器具而此苾芻得波逸底迦罪此論作業訖
若苾芻作毀呰意往苾芻所作如是語具壽汝是毀謗出家非沙門非婆羅門時彼苾芻聞是語已隨惱不惱而此苾芻得波逸底迦罪如是乃至眇目盲聾瘖瘂侏儒聾瘂跛行可惡相貌向彼說時彼聞是語隨惱不惱而此苾芻皆得波逸底迦罪此論形相訖若苾芻作毀呰意往癩病苾芻所作如是語具壽汝是癩病出家非沙門非婆羅門時彼苾芻聞是語已隨惱不惱而此苾芻同前得罪

如是身生疥癬禿瘡瘂鐵癭乾消瘧
熱虐風氣癲狂水腫痔漏疣等所有
諸病若苾芻作毀呰意從如是病苾
芻所作如是語具壽汝是帶病出家
非沙門非婆羅門時彼苾芻聞是語
已隨惱不惱而此苾芻同前得罪此
論病訖
云何為罪若苾芻作毀呰意從苾芻
所作如是語具壽汝犯波羅市迦非
沙門非婆羅門時彼苾芻聞是語已
隨惱不惱而此苾芻同前得罪如是
汝犯僧伽伐尸沙窣吐羅底也波逸
底迦罪波羅提提舍尼突色訖里多
非沙門非婆羅門時彼苾芻聞是語
已隨惱不惱而此苾芻同前得罪此
論罪訖
云何煩惱若苾芻作毀呰意從苾芻
所作如是語具壽汝有瞋恚非沙門
非婆羅門時彼苾芻聞是語已隨惱
不惱而此苾芻同前得罪如是汝有
恨覆惱嫉慳諂誑無羞恥惡行邪見。
同前得罪是謂煩惱
云何惡罵若苾芻作毀呰意從苾芻

所作種種鄙媟譏而為罵詈時彼苾芻聞是語已同前得罪無犯者若一住處有多同名苾芻若問他時他不識者應報彼云是如是種類苾芻惡皆無犯又無犯者謂最初犯人或癡狂心亂痛惱所纏

離間語學處第三

尒時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尒時六衆苾芻於諸苾芻作離間語時諸苾芻共相忿恨生大鬪諍各懷憂惱不能樂住廢修正業讀誦思惟久愛念心因斯漸絕時諸少欲苾芻聞是事已心生嫌賤作如是語云何苾芻於諸苾芻作離間語耶以此緣具白世尊世尊以此因緣集苾芻衆知而故問六衆苾芻汝等實作如是離間語不答言實尒時世尊告曰汝非沙門非隨順行不清淨不應為非出家人之所應作世尊種種呵責已告諸苾芻曰汝等若作離間語者自損損他汝當善聽乃往古昔於險林中有母師子懷娠而住凡母師子欲至產日先多取肉後乃生兒時母師

一子為衆内故從牛群處隨逐而行時
有特牛新生犢子為護子故在後而
行時彼師子便殺特牛牽往險林是
時特子為貪乳故遂死母行到其住
處師子見已便作是念此小犢兒我
今亦取後更起念此不須殺我若生
兒將作朋友共為戲戲便即並畜二
俱乳養皆漸長大後於異時母師子
患臨命終際並喚兩兒俱告之曰汝
等二子一乳所資我意無差義成兄
弟須知人世離間之徒構合讒言滿
聽部內我死之後宜好相看背面之
言勿復聽採作是語已即便命終
諸苾芻諸讒常尒即說頌曰
積聚皆消散　崇高必墮落　合會終別離
有命咸歸死
時母師子既命過已其兒於後取好
麋鹿熱肉熱血以自資養日漸長大
其牛由彼師子力故所獲豐草隨情
戲之形貌肥壯時有老野干常隨師
子覓殘食師子每食熱血肉已殘
遺住處須彼大牛而共歡戲所有殘
肉餘獸野干尋皆飡噉時老野干作

如是令我試觀察此師子三何處居止遂邊其後往至林中見與牛三共爲歡戲見已便念此二皆當俱入我腹我今宜可作離間事令其相殺時彼野干待師子去向牛王邊垂耳而住聖方國法喚老者爲舅名少者爲外甥牛見野干年老喚言阿舅豈可溫風吹身困極垂耳耶野干報曰外甥何獨溫風吹我身體更有音息有因火焰牛王報曰消息如何野干答曰我聞師子作如是語此肉聚牛能向何處我無肉時即便殺之以充口腹牛曰阿舅勿作此語我母終時俱告我曰汝之二子一乳所資我意無疑義成兄弟須知人世離間之徒攜合語言蒲譖郭內我終殁後宜好相看背面之言勿復聽採野干報曰外甥看汝情懷死日無幾我言利益而不見聽牛曰阿舅以何相貌得知殺我野干答曰外甥此之師子從窟出時奮迅身體三聲哮吼四顧而望如是決第來至汝前即知此時方欲殺汝作是語已捨牛而去詣師子邊整

一可而住所子見已問言阿舅豈可裁風觸體固極垂耳野干報曰外甥何但熱逼我身更有惡言有同火燒師子曰消息如何野干答曰外甥我聞牛王作如是語此敢草師子能向何處此母昔時枉殺我母我今必定決破其腹師子報曰阿舅勿作此語我母終時俱告我曰汝之二子一乳所資我意無差義成兄弟須知人世離間之徒搆合語言滿贍部內我終殁後宜好相看背面之言勿復聽採野干報曰外甥著汝意謂死日無幾我陳利益而不見聽師子曰阿舅以何相貌得知殺我野干答曰外甥此之牛王從窟出時搖動身體出聲哮吼以脚爬地如是次第來至汝前即知此時方欲殺汝作是語已捨之而去汝等要當牛王與師子出窟之時當作斯事而皆未曾將為過各後於異時師子出窟奮迅身體三聲哮吼四顧而望來向牛前牛亦出窟搖動身體出聲吼叫以脚爬地向師子前此常所為曾不存意及其內心有離間

想彼二即便記所作事牛見師子現相而来便作是念此欲殺我師子見牛現其相貌亦作是念此欲殺我師子即便以爪而搭彼牛項牛便以角决師子腹須臾之間二俱命過時有諸天於虛空中說伽他曰

若聽惡人言　必無賢善事　師子牛相愛
野干令鬪死

汝諸苾芻此傍生趣由其聽採離間之言不憶舊語遂至相殺何况於人作離間語是故汝等不應於他作離間事此是緣起未制學處佘時世尊復告諸苾芻復次汝等更當善聽乃往古昔於大險林有母師子及以母虎皆養一兒於此林中各不相見曾於一時其母師子出行求食時師子兒林內遊行遂到母虎所居之處其虎還見作如是念我當殺此兒充飲食復更思念此不須殺當與我兒以為朋友共相歡戲時師子兒為飢所逼遂向虎處共飲其乳時彼師子還歸住處不見其兒遂便尋覓周行山澤見在虎邊而飲其乳是時母虎見

師子來遂欲奔走師子告曰姊妹共
勿奔馳汝於我兒能生憐念我今共
汝一處同居若我出時汝看二子汝
若覓食我護兩兒善惡是同斯亦佳
矣既合籌議遂即同居便與兩兒各
施名号其師子兒名曰善牙虎兒号
爲善髆俱同育養皆漸長成後於異
時二母俱患臨命終際並喚兩兒俱
告之曰汝等二子一乳所資我意無
差義成兄弟須知離間之輩充滿世
間我死歿後背面之言勿復聽搆作
是語已即便命終汝諸苾芻諸法常
尒如前說頌尒時二母俱命終已其
師子兒出外求食飽飡血肉疾歸林
藪是時虎子若出行時久而方至復
於異時虎出求食食昨殘肉疾疾而
歸師子見怪便問之曰兄弟汝比求
飡久而方至何故今者疾疾而歸虎
曰我藏餘肉疾疾而來師子告曰豈
復汝藏陳臭肉耶荅言我藏師子告
曰我每出時取好麋鹿上妙血肉飽
食而歸所有殘餘無心重顧虎言兄
弟汝有勇健堪得此爲我無力能食

野殘肉師子曰若如是者汝今去時與我同去所得新肉可共俱食作此籌量每多同去來同行時有老野干隨逐師子噉其殘食後見虎隨野干生念此二皆當俱入我腹我今宜可作離間事令其相殺時彼野干待無虎時於師子邊垂耳而住師子即便問野干曰阿舅豈可溫風吹身困極垂耳耶野干報曰外甥何獨溫風吹我身體更有音息章同火燒師子報曰此言何義野干答曰我聞猛虎作如是語此食尊師子能向何處尋以殘肉與我令戰汝若有便必當殺之師子報曰阿舅勿作此言我每發時俱告我曰汝之二子一乳所資我意無差老耆囑兄弟須知離間之輩充滿世間我歿殁後皆面之言勿復聽隸野干報曰外甥看汝情懷死已無幾我陳利益汝不見聽師子曰阿舅以何相貌得知殺我野干答曰外甥此之猛虎從窟出時奮迅身體三唇哮吼四顧而望如是大弟來至汝前即知此時有心相殺作是語已捨之而

去諸猛虎邊蹲耳而住虎見已言阿舅豈可熱風觸體困極垂耳耶野干答曰外甥何但熱逼我身更有惡言有同火焰猛虎報曰消息如何野干答曰外甥我聞師子作如是語此食殘虎能向何處遠我乎吾求食與之我若得便殺之啖肉虎便報曰阿舅勿作此語我母死時俱告我曰汝之二子一乳所資我意無差義成兄弟須知離間之聲充滿世間我殁歿後昔爾之言勿復聽採野干報曰外甥看汝意謂究曰無幾我陳利益而不見聽虎言阿舅以何相貌得知殺我野干答曰外甥若見師子出窟之時奮迅身體三聲哮吼四顧而望來向汝前即知師子有心欲殺汝野干作是語已捨之而去汝等當知師子與虎出窟之時常作斯事而皆未曾將為過咎後於異時師子出窟奮迅身體三聲哮吼四顧而望來向虎前虎亦出窟振鼓身體吼叫三聲周迴四望向師子前此常所為曾不存意及其門心看離間想彼二獸便記所作喜

頌有部毘奈耶雜事卷第十六 云

彪見師子現相而來便作是念此欲
殺我師子見彪現其相已亦作是念
此欲殺我復更思念我有大力勇健
無雙此復何能殺害於我我今且問
何因殺我說伽他曰

形容極殊妙　勇健多奇力　善髆汝不應
惡心來害我

彪聞語已亦說伽他曰

形容極殊妙　勇健多奇力　善牙汝不應
惡心來害我

是時善牙問善髆曰誰復相告云我
有惡心欲行殺害善髆答曰此老野干
善髆于時亦問善牙曰誰復相告云
我有心欲行殺害善牙答曰此老野
干善牙報曰由此惡物鬪亂兩邊令
我親知幾欲相殺即喚野干撲之令
死時有諸天說伽他曰

不得因他語　離捨於親友　若聞他語時
當須善觀察　野干居土穴　離間起惡心
是故有智人　不應輙生信　此惡癡野干
妄作鬪亂語　離間他親友　殺去心安樂

汝諸苾芻此傍生趣作離間時自招
斷命何況於人是故汝等不應於他

作離間事。介時世尊以種種方便可責六衆苾芻告諸苾芻廣說如前乃至我觀十利為諸聲聞弟子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離間語故波逸底迦

義如上。此謂六衆苾芻若更有餘如是流類離間語者。若苾芻於他苾芻處作離間意所有言說得波逸底迦者。義如上說。此中犯相其事云何總攝頌曰

種族及工巧　業形相病五　罪及煩惱類
惡罵為後邊

別攝頌曰

種謂是四姓　乃至於奴種　工巧事皆同
作業亦如是　於中有雜類　織師毛作針
鐵匠銅作人　皮作陶師種　剃髮并衣作
及以竹作人　類有十一殊　奴家居於後

若苾芻作離間意往婆羅門種苾芻所作如是語。具壽有苾芻云汝是婆羅門種出家非沙門非婆羅門。聞是語者云某甲彰其名者得惡作罪所說種族亦惡作罪。刹帝利種罪亦同此。若薜舍等乃至於奴。若彰其名

及以種族皆得波逸底迦罪於中廣
說如毀呰語學處無犯者謂最初犯
人癡狂心亂痛惱所纏

發舉學處第四

爾時佛在室羅伐城給孤獨園爾時
六衆苾芻知和合衆如法斷諍已更
於羯磨而發舉之作如是語此之諍
事不善滅除是不斷事更應詳審爲
其除滅時諸苾芻更爲斷諍除滅其
事廢修善品讀誦思惟少欲苾芻便
生嫌賤作如是語如何苾芻知和合
衆如法斷諍已更於羯磨發舉事如
上說時諸苾芻以此因緣具白世尊
廣說如前乃至我觀十利爲諸聲聞
弟子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知和合僧伽如法斷諍事
已除滅後於羯磨處更發舉者波逸底
迦苾芻義如上苾芻者謂是六衆或復
餘類知者謂自解了說向他人和合
者謂同一味衆者謂佛弟子如法斷
者謂如法如律如大師教諍者四諍
謂評論諍非言諍犯罪諍作事諍已
除滅者謂事消殄後於羯磨更發舉

者謂發舉其事令不止息隨墮義如上
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苾芻於評論
諍事作評論諍事想知事除滅作除
滅想或復生疑更發舉者波逸底迦
事不除滅作除滅想疑更發舉者得
窣色訖里多
若苾芻於評論諍事作非言諍事想
知事除滅作除滅想或復生疑更發
舉者波逸底迦餘犯同前若苾芻於
評論諍事作犯罪諍事想知事除滅
作除滅想或復生疑更發舉者波逸
底迦餘犯同前若苾芻於評論諍事
作事諍事想知事除滅作除滅想
或復生疑得罪同前如以評論諍事
為初望餘三諍而為四句餘諍為首
類此應知廣說揔有十六句有五種
別人云何為五謂主人作羯磨人與
欲人遂自見人客人言主人者謂於
諍事了初中後作羯磨人者謂於此
諍事為衆羯磨與欲人者謂於當時而
與其欲遂自見人者謂作羯磨時說
其自見客人者謂於諍事不了初中
後於此五中初之三人知和合衆於

其六諍事如法除殄更發舉其事者得
波逸底迦後之二人於和合斷事更
發舉者得窣色訖里多境想句如常
應知又無犯者最初犯人或癡狂心
亂痛惱所纏

獨與女人說法過五六語學處第五

爾時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
園時具壽鄔陀夷善解身相於日初
分時執持衣鉢入室羅伐城次行乞
食至婆羅門居士舍見有少婦問曰
汝姑何如彼便答曰我姑暴急如兎
中箭鄔陀夷報曰汝姑何過由彼兩
乳中間及隱密處有黑黍惡相謂黑黶
黍黶及以旋毛是此之過作是語已
取食而去後於異時復至其舍問其
姑曰汝之新婦性行如何報曰我家
新婦性多嬾惰不事恭勤惡罵好瞋
此言虛獲鄔陀夷報曰新婦何過說
相同前是此之過作是語已取食而
去時鄔陀夷便於他日入室羅伐城
次行乞食於婆羅門居士家因為說
法問其姑曰汝新婦何如報言聖者
我之新婦孝同親女或如小妹鄔陀

夷曰非彼之德由彼兩乳中間及隱密處有良善相謂魏魚文字盤屈等相是此之德復於他日見其新婦問言汝姑何如報言我姑如婦如母鄔陀夷曰非彼之德由彼兩乳中間如前具說所有徵相告已而去彼婦及姑後於異時因澡浴身體共相揩拭於隱密處各覩其相事同尊者鄔陀夷所言及於後時因有鬪諍共相期尅姑作是語汝敢對我為爭覓耶汝不自知與外男子私有交通荅言我敢設盟實無是事報曰若如是者如何令他男子知汝隱處有黶等記于時新婦亦報姑曰我實無顏敢相斥觸敢道家長與外交通令他男子知其隱相請勿多言宜息斯事及其彼二共懷謝已更相問曰誰曾告汝隱處相耶荅言聖者鄔陀夷是姑云我亦曾見鄔陀夷說是時彼二各共識嫌大德何因故惱我等時有耆老苾芻因乞食次至其家姑便問曰鄔陀夷者何如人也苾芻報曰彼是大臣子捨家棄俗持戒苾芻荅曰若是持

戒苾芻何因得知女人隱處有黶等
相耶苾芻報曰彼解身相知有黶等
答曰豈可有相皆告人知苾芻聞已
還至寺中告諸苾芻諸苾芻以緣白
佛佛言由說法故有如是過失從今
已去不應俗家為女說法如佛所說
不為女人說法時諸苾芻入村乞食
女人白言聖者為我說法苾芻報曰
姉妹世尊不許為女說法彼便荅曰
若仁不肯為說法者我亦不能以食
相施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汝等苾
芻應為女人作五句說法告女人曰
姉妹色無常乃至受想行識無常苾
芻入村乞食女人白言聖者為我說
法苾芻為作五句說法姉妹色等無
常女復請曰更為說法苾芻報曰姉
妹佛但許此不聽多說女人荅言我
亦但施少許飲食諸苾芻以緣白佛
佛言與作六句說法報言姉妹眼無
常乃至耳鼻舌身意無常苾芻入村
乞食女人白言聖者為我說法苾芻
為作六句說法姉妹眼等無常女復
請曰更為說法苾芻報曰姉妹佛但

許此不聽多說女人答言我亦但施少許飲食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應置男子隨意多說苾芻乞食入村女人白言聖者為我說法苾芻報曰應喚男子白言何用丈夫報曰世尊制我應對男子為女說法隨意多說女曰善哉我有護者仁復無畏足得隨意為我說法便喚男子苾芻說法而去時六衆苾芻次行乞食到女人處報言姊妹可坐我為說法女人白言聖者小住待我喚男子來六衆報曰何須男子但令有一獼猴雞犬犢子小兒即為女人說法而去時有耆老苾芻乞食而至女人白言聖者為我說法苾芻報言應喚男子為汝說法女人白言聖者此有獼猴雞犬犢子小兒隨有一時即得說法苾芻報曰我不應對如此男子為女說法苾芻告曰誰教汝等將此當男而為說法女言聖者六衆教我苾芻報曰非彼誰能作斯惡行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應對有智男子方可說法

如世尊說為女人說法應五六句時

六眾苾芻為女人說五句法時故心至六說六句時故心至七時有苾芻見而報曰具壽如世尊說為女說法應五六句何故仁今故至六七六眾報曰豈六七句飲酒噉蒜耶少欲苾芻聞生嫌賤作如是語如世尊說為女說法不過五六句云何六眾苾芻故至六七語以緣白佛佛以此緣集苾芻眾乃至問六眾曰我制為女人說法但五六句汝等故心說六七耶答言實尒大德佛以種種呵責廣說如前乃至我今為諸弟子制其學處應如是說若復苾芻為女人說法過五六語除有智男子波逸底迦苾芻義如上此謂六眾若更有餘如是流類女人者謂是有力解善惡語不得過五六語者若說五句法時故心至六若說六句法時故心至七法者若佛說若聲聞說說者謂口宣陳除有智男子者謂非無知解男子波逸底迦義亦如上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苾芻於上閣中以五六句為女人說法故心至六至七各得波逸底迦若苾芻在上

闍為女說法已下至中闍時彼女人
亦隨下闍作如是語聖者更可為我
宣說法要時彼苾芻報彼曰姊妹
我已說訖彼云聖者更願為我宣陳
妙法時彼苾芻應五六句為其說法
若至六七得波逸底迦如是乃至闍
下或復至門或至簷前過說之時皆
得墮罪若教女誦時或復彼問或復
有智女人能於後後轉生異問者應
隨所問答之無犯又無犯者最初犯
人或癡狂心亂痛惱所纏

與未圓具人同句讀誦學處第六

尒時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時六衆
苾芻與未圓具人同句讀誦於其住
處作大嚻聲如婆羅門誦諸外論又
如俗衆在學堂中高聲習讀于時世
尊聞其住處音響讙聒便告阿難陁
曰何因住處作大嚻聲如婆羅門誦
諸外論又如俗衆在學堂中高聲習
讀時阿難陁白言世尊此是六衆苾
芻與未圓具人同句讀誦為此寺中
出大音聲如婆羅門等具陳其事佛
告阿難陁然諸苾芻與未圓具人同

句讀誦阿難陀白佛言同句讀誦尒時世尊以此因緣如前廣說乃至問六衆苾芻曰汝等實與未圓具人同句讀誦不白佛言實尒大德尒時世尊以種種呵責乃至我今為諸弟子制其學處應如是說若復苾芻與未近圓人同句讀誦教授法者波逸底迦若復苾芻者謂是六衆若更有餘如是流類未圓具人者有兩種圓具謂苾芻及苾芻尼餘並名為未圓具者言句者有同句前句云何同句謂圓具者云諸惡莫作時其未圓具者便共一時云諸惡莫作是名同句云何前句謂圓具者云諸惡莫作聲未絕時其未具者同聲道此句遂在先云諸善奉行是名前句云何同字謂圓具者云惡字時其未具者遂同時云惡是名同字云何前字謂圓具者云惡字聲未絕時其未具者同聲道惡字遂在先云何是名前字言讀誦者誦言領受言法者謂佛及聲聞所說之法波逸底迦者義如上說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苾芻於未圓具人作未

圓具想及疑與同句先句讀誦法者
得根本罪若於未圓具人作未圓具想
及疑與同字先字讀誦法者得根本
罪若於未圓具人作圓具想及疑與
其同句先句同字先字說者得惡作
罪若於圓具者作未圓具想及疑同
句先句同字先字說者得惡作罪若
於圓具作圓具想無犯若口吃者若
性急者若捷語者並無犯若教誦時
若教問時無犯又無犯者謂竄初犯
人及癡狂心亂痛惱所纏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二十六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勑雕造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二十七　夫

三藏法師 義淨 奉 制譯

向來圓具人說麁罪學處第七

爾時薄伽梵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時有衆多苾芻或老或少由不離欲煩惱現前行於非法遂犯僧伽伐尸沙。後於明解律藏者就之聽習識知罪已各生追悔求欲除罪即便如法行其遍住及摩那埵便為衆僧供給飲水或為扇涼或於世尊髮爪窣堵波所以新瞿昧耶而塗拭之并餘作務時有信敬婆羅門居士等見而議曰世間有人善別寶玉觀諸寶物非孫濫者方取舉之此諸苾芻亦復如是善知因果取諸福業雖年老耄親為衆僧供給飲水并諸作務而不辭勞然此六衆恃自養身不修勝福彼諸人衆作輕賤時六衆聞已告諸人曰汝等謂彼情樂福故而作給耶然彼非是好心自修福業但是僧衆與治罰事令其營作諸人問曰彼有何過衆與治罰六衆報曰此老

苾芻自作如是如是非法之事時彼婆羅門居士聞行非法各生嫌恥作如是語斯等老宿尚作非理諸餘年少有罪何疑諸老苾芻於後時復於窣覩波所同前塗拭是時六衆詣彼老宿苾芻弟子求寂處問言具壽汝等二師令何處去弟子答曰大德我之師主修諸福業彼便問曰修何福耶答曰於世尊髮爪窣覩波處以細爽牛糞而為塗拭彼弟子等問六衆曰大德仁等何不修福六衆報曰汝等知不非汝二師自心求福於窣覩波所而為供養但是僧衆與苦治罰令其受行弟子問曰我之師主作何罪過而受治罰彼便答曰汝之師主自作如是如是非法之事時彼老宿苾芻既出罪已令諸求寂作衆事業彼便報曰師等何不自為師曰我不應作求寂報曰師等尚作如是如是非法之事斯等作業何不合耶師便報曰錄有斯過我等如法皆已說除然此羅薄誰向汝說求寂報曰是六衆苾芻時諸少欲苾芻聞生嫌

賤云何苾芻於未圓具人說他麁罪時諸苾芻以此因緣具白世尊世尊告諸苾芻廣說乃至問六衆曰汝等苾芻實向未圓具人說他麁罪不白佛言大德實尒于時世尊以種種可責乃至非出家者之所應作既呵責已告諸苾芻曰我觀十利為諸苾芻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知他苾芻有麁惡罪向未受近圓人說者波逸底迦如是世尊為諸苾芻制學處已室羅伐城有苾芻名曰麁頷有苾芻尼名曰松幹時此二人於諸俗舍作汙家事現不善相遂使諸人不生敬信時諸苾芻以此因緣具白世尊世尊告曰汝諸苾芻應差苾芻於諸俗家告語諸人云麁頷苾芻松幹苾芻尼所作非法若苾芻不具五法即不應差設差亦不應遣去云何為五有愛恚癡怖不知說與未說若具五法應差設差應去如是應敷座鳴揵稚衆既集已以言告知先當問能汝某甲能往諸俗家說麁頷苾芻松幹苾芻尼所行非法

不彼答言能次一苾芻為白羯磨應
如是作
大德僧伽聽此廣額苾芻松幹苾芻
尼於諸俗家作諸非法遂令諸人不
生敬信此苾芻某甲能往諸俗家說
廣額苾芻松幹苾芻尼所行非法若
僧伽時至聽者僧伽應許僧伽令差
此苾芻某甲於諸俗家說廣額苾芻
松幹苾芻尼所行非法白如是次作
羯磨
大德僧伽聽此廣額苾芻松幹苾芻
尼於諸俗家作諸非法遂令諸人不
生敬信此苾芻某甲能往俗家說廣
額苾芻松幹苾芻尼所行非法僧伽
今差苾芻某甲於諸俗家為說過人
於諸俗家說廣額苾芻松幹苾芻尼
所行非法若諸具壽許此苾芻某甲
於諸俗家為說過人於諸俗家說廣
額苾芻松幹苾芻尼所行非法者默
然若不許者說僧伽今已許差此苾
芻某甲於諸俗家為說過者向諸俗
家說廣額苾芻松幹苾芻尼所行非
法由其默然故我今如是持

汝等苾芻我今為彼於諸俗家說福苾芻制其行法彼苾芻應至俗家作如是語諸仁當聽有汙俗家者有汙出家者譬如田畦稻穀滋茂便遭霜雹遂令苗稼盡見摧殘又如甘蔗幹數榮遭赤節病遂令損壞無有遺餘仁等當知彼二罪惡之人亦復如是仁等莫與共為雜住戲論聖教當知此人自身損壞猶如燋種不復生芽令於聖教法律之中不能增長汝等當觀如來應供正遍知及觀上座尊者解了憍陳如尊者婆澁波尊者無勝尊者賢善尊者大名尊者名稱尊者圓滿尊者無垢尊者牛王尊者善臂尊者身子尊者大目乾連尊者俱瑟羅尊者大准陀尊者大迦多演那尊者嗢頻螺迦攝尊者那地迦攝尊者伽耶迦攝尊者大迦攝尊者薜矩如是等諸大苾芻汝當觀察彼告令苾芻應於俗家如是告已所出其舍時廣額苾芻聞斯事已便作是念我借為我老彼苾芻向俗家中說教說其罪便語彼苾芻處作如是語

汝於俗家說我過失耶彼便報曰我得衆僧如法教令廣額荅曰我於是事隨合不合當破汝腹決取中腸繞逝多林令使周匝斬截汝首懸在寺門若破瓶瓶衆人共見彼聞是語即大驚怖告諸苾芻曰廣額於我欲相屠害遂以上事具告衆知我今不能更於俗舍陳說其事時諸苾芻即以此緣具白世尊世尊告曰彼之癡人能欺別人不能欺衆由是僧伽應作單白詳說其過敷座鳴揵稚衆既集已應言告知令一苾芻應如是作

大德僧伽聽此廣額苾芻松幹苾芻尼於諸俗家作非法事遂令多人不生敬信令無別人能於俗舍說其過咎若僧伽時至僧伽聽許僧伽今若見廣額苾芻松幹苾芻尼於諸俗家作非法處即應於彼說其過失當作是語仁等當知此罪惡苾芻及苾芻尼毀損聖教當知此人自身損壞猶如燋種不復生芽令於聖教法律之中不能增長汝等當觀如來應正遍知及覩上座解了憍陳如等諸大苾

芻所有行跡白如是
如佛所教令諸大衆於彼行處善告
俗家時諸苾芻於諸俗家隨知不知
悉皆告語遂令衆人不生敬信使乞
食者飲食難求即以此緣具白世尊
世尊告曰於諸俗家知彼苾芻苾芻
足行惡行處當說其過勿於不知處
由此當知除僧羯磨尒時世尊讚歎
持戒隨時宣說少欲法已告諸苾芻
曰前是創制此是隨開乃至應如
是說

若復苾芻知他苾芻有麁惡罪向未
近圓人說除僧羯磨波逸底迦

若復苾芻者謂是六衆餘義如上言
圓具者有其二種謂苾芻苾芻尼餘
名未圓具言麁惡者有二種謂波羅市
迦因起及僧伽伐尸沙因起此麁惡
者有二種相一自性麁惡二因起麁
惡言告語者謂彰露其事除僧羯磨
者謂除大衆為其作法波逸底迦義
如上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苾芻於
不知俗家作不知想疑向彼說他麁
惡罪二句得墮罪若苾芻於知俗家作

不知想疑向彼說者得惡作罪無犯者於不知俗家作先知想若大衆詳說其事或時人衆普悉知聞猶如辟盡入所共觀非我獨知說皆無過又無犯者最初犯人或癡狂心乱痛惱所纏

實得上人法向未圓具人說學處第八

尒時佛在廣嚴城獮猴池側高閣堂中時有五百漁人於勝慧河邊結侶而往彼諸漁人有二大網一名小足二名大足廣說如前第四波羅市迦乃至此五百人悉皆出家精勤修習得阿羅漢尒時世尊在竹林聚落時逢飢饉乞食難得奉世尊教隨處安居彼諸苾芻俱往本村而作安居各生是念我等前時以不實事共相讚歎遂被呵責我等今逢時世飢饉乞食難求各以實德共相讚歎足得充濟遂至親族所作如是言乃至告云汝諸眷屬大獲善利汝聚落中得有如是勝妙僧衆於此安居此苾芻得無常想於無常苦想廣說乃至得八解脫後於異時彼諸眷屬來相看問

時諸苾芻見眷屬來便即更互共相讚歎汝諸眷屬大獲善利近汝聚落得有如是勝上僧衆於此安居此苾芻得無常想廣說乃至得阿羅漢果得八解脫時諸眷屬既聞說已白言聖者仁等證得如是勝果答言皆得時從諸人間得果者咸生愛樂於自父母妻子親屬而不拯濟於諸苾芻各以飲食共相供給然佛從世與諸弟子二時大集一謂五月十五日欲安居時二謂八月十五日隨意了時廣說如前乃至諸苾芻三月既滿作衣已竟顏色憔悴形容羸瘦執持衣鉢往竹林村欲禮佛足既至村已時具壽阿難陀遙見諸苾芻來於同梵行者起憐念意遂唱善來即前迎接為持衣鉢錫杖君持并餘雜物沙門資具又問具壽仁等何處安居而得來至我於佛粟氏衆落三月安居令來至此阿難陀曰仁等於彼安居三月之內乞求飲食不勞苦耶答曰雖於彼處得安樂住然乞飲食甚大艱辛時阿難陀即便報曰實尒具壽曰

驗羸瘦容色憔悴准知飲食定是難
求時捕魚村五百苾芻既安居了執
持衣鉢亦至此村顏色鮮好容貌肥
盛時阿難陀即便迎接如前具問於
安居處飲食易求安樂行不報言我
於彼住實得安樂所求飲食易得不
難阿難陀曰具壽目驗肥充容色光
澤准知飲食定是易求時阿難陀具
問其事彼便答曰我於耆儔所自相
讚歎云此苾芻得無常想乃至得八
解脫阿難陀問曰所讚之事為實為
虛答言是實問言具壽仁等豈合為
少飲食以已所得上人之法向人說
耶即以此緣具白世尊世尊因此集
苾芻眾知而故問廣說如前汝諸苾
芻為飲食故以已所得向未圓具人
說耶彼白佛言實爾大德爾時世尊
即便種種呵責諸苾芻已乃至制其
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實得上人法向未近圓人
說者波逸底迦若復苾芻者謂云西
漢人苾芻除義如上實得者謂其壽
是實上人法等者並如前第四他勝

又次前廣說此中犯相其事云何

攝頌曰

見想阿蘭若　舍中受妙座　能知於自相

方便顯其身

若苾芻無虛妄心作實有想對未圓具人作如是語我見諸天龍藥叉健達婆緊捺羅莫呼洛伽阿蘇羅畢麗多畢舍遮羯吒布單那者得波逸底迦若云我見糞掃鬼者突色訖里多若苾芻無虛妄心作實解想對未圓具人作如是語我聞天聲乃至羯吒布單那聲者得波逸底迦若云我聞糞掃鬼聲者得惡作罪若苾芻無虛妄心作實解想作如是語我詣天處乃至羯吒布單那處者得墮落罪若云詣糞掃鬼處者得惡作罪此等如前第四波羅市迦咸應廣說於中別者前他勝罪此云墮落前云麁罪此云惡作又無犯者謂最初犯人或癡狂心亂痛惱所纏

謗迴衆利物學處第九

尒時佛在王舍城羯蘭鐸迦池竹林園中尒時實力子苾芻被衆差令分

張卧具及知食次彼有信心意樂賢善為衆撿校勞苦無辭自巳所有資生之物於三寶田中及上行苾芻處悉皆施與如是施巳自巳三衣並皆朽故時諸苾芻見此事巳共相議曰此具壽實力子被衆差令分張卧具及知食次彼有信心意樂賢善為衆撿校勞苦無辭自巳所有資生之物於三寶田中及上行苾芻處悉皆施與如是施巳自巳三衣並皆朽故若其有人施僧伽衣者當以此衣與實力子于時僧伽得好白氎時諸苾芻即以此緣具白世尊世尊告曰汝諸苾芻應作單白和衆與實力子此衣識無過咎應如是作敷座席鳴揵稚如常集僧應如是作

大德僧伽聽此實力子有信敬心意樂賢善為衆撿校無辭勞苦自巳所有資生之物於三寶田中及上行苾芻悉皆施盡如是施巳自巳三衣並皆朽故今時僧伽得好白氎若僧伽時至僧伽聽許僧伽今詳許將此白氎與實力子白如是

時諸苾芻如佛所教便爲單白以僧
白難與實力子慈具壽實力子與友
地二苾芻積代怨讎業緣未絕於苾
芻前作嫌毀言諸具壽何因衆僧能
得利養隨親識處而迴與之時諸苾
芻聞是語已告言具壽作白之時汝
豈不集同心許耶答言同集諸苾芻
曰若介何意作嫌毀言答曰豈可啼
哭亦不得耶時諸少欲苾芻聞生嫌
恥衆共非斥云何苾芻先共同心後
便異説言諸具壽衆僧得利隨親厚
處迴與別人時諸苾芻即以此緣具
白世尊世尊告曰汝友地二人實作
此語諸具壽衆僧得利隨親厚處迴
與別人彼二白言實介大德介時世
尊種種呵責已廣説如上乃至我今
爲諸苾芻制其學處應如是説
若復苾芻先同心許後作是説諸具
壽以僧利物隨親厚處迴與別人者
波逸底迦
若復苾芻者謂友地二人餘義如上
先同心許者謂先許其事後作是説
者謂於後時作如是語隨親厚者何

謂苾芻親厚謂親教師與弟子弟子與親教師又軌範師與依止弟子依止弟子與軌範師同親教師同軌範師及餘親友是衆僧者謂佛弟子物利者有二種一衣物利二飲食利此中利者謂是衣利已至衆中迴與者謂以僧物轉與別人波逸底迦者義並如上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苾芻隨有多少衆僧利物先同心許後作是說諸具壽隨親厚以衆僧利物迴與別人者皆得波逸底迦若僧實不與輒自迴與者說時無犯又無犯者最初犯人或癡狂心亂痛惱所纏

輕呵戒學處第十

尒時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佛告諸苾芻汝等半月半月應說波羅底木叉經時諸苾芻隨佛所教半月說波羅底木叉經時六衆苾芻聞說四波羅市迦時默然無語說僧伽伐尸沙時二不定時三十泥薩祇波逸底迦九十波逸底迦四波羅底提舍尼衆多學法七滅諍法時六衆苾芻作如是語諸具壽若知其學處

識其人何故於我所有瘡疣數更傷
損仁等於此小隨小戒半月半月數
宣說時令諸苾芻心生憂惱發起追
悔時諸苾芻聞是語已報言具壽我
令不為汝等每於半月說別解脫經
然而我等奉大師教是故說耳于時
六衆雖聞此語仍嫌毀來依云何用
說此小隨小戒令諸苾芻心生憂惱
發起追悔諸苾芻報曰若不用聞者
汝等先來作何過失心生追悔時諸
少欲苾芻皆生嫌耻作如是語云何
汝等於半月中聞說四波羅市迦時
默然無說及說僧伽伐尸沙乃至七
滅諍法便作是語諸具壽若知其事
及識其人廣說如前乃至發起追悔
時諸苾芻即以此緣具白世尊世尊
告曰汝等六衆說戒之時實作此語
廣問其事答言實爾大德世尊種種
呵責已乃至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半月半月說戒經時作如
是語具壽何用說此小隨小學處為
說是戒時令諸苾芻心生惡作惱悔
懷憂苦作如是輕呵戒者波逸底迦

若復苾芻者謂是六衆餘義如上言半月者謂一月分兩戒者謂從四他勝終至七滅諍經者是次第相應義說者謂宣說時具壽等者謂敘述其情彰憂惱狀輕呵戒者謂出毀語以告前人墮義如上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苾芻等於半月說四波羅市迦時說僧伽伐尸沙乃至說七滅諍時作如是語具壽何須說此小隨小戒令諸苾芻心生惡作者得波逸底迦或生惱悔憂熱或云忍憶俗事或云不樂出家或云歸俗作斯等語皆得墮罪如是應知於餘十六事處及雜事處尼陀那處目得迦等處及於律教相應經處及餘經處說此等時若苾芻作如是語具壽何用說此小隨小戒說此之時令諸苾芻生惡作者得波逸底迦若餘經處宣說之時作如是語具壽何用依此經中說如是事令人惱悔等者得惡作罪又無犯者謂最初犯人或癡狂心亂痛惱所纏

第二攝頌曰

種子輕惱教 安琳草摩奉 強住晄脚沝

澆草處三

壞生種學處第十一

尒時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尒時有一莫訶羅苾芻愚昧無識欲為僧伽造立大寺遂便斬伐勝妙大樹時有天神依樹而住是時此天過初夜分身光超絶来詣佛所頂礼佛足在一面坐此天身光周遍輝耀逝多園林白佛言世尊有一年老苾芻愚昧無識不鮮時宜欲為僧伽造立大寺遂便斬伐形勝大樹此樹是我久所依止舍宅之處大德今既時屬嚴冬寒風裂竹幼稚男女夜無所依惟願世尊慈悲鑒察我欲何計尒時世尊即便命彼餘大樹神而告之曰汝所住處可見容此無依天神時彼樹神奉教安置尒時世尊至天曉已集諸苾芻於如常座安詳坐已告諸苾芻於昨夜中有一樹神光明超絶来至我所礼我足已在一面坐由天身光周遍輝耀逝多園林作如是白世尊有一年老莫訶羅苾芻愚昧

無識不解時宜欲為僧伽造立大寺遂便斬伐形勝大樹此樹是我久所依止舍宅之處大德今既時屬嚴冬寒風裂竹幼稚男女夜無所依唯願世尊慈悲鑒察我於今時欲作何計汝等苾芻此莫訶羅所為非法伐彼天神形勝大樹令彼天神共相嫌賤乖釋子法佛作是念由此苾芻斬伐大樹有罪過生以此為緣從今已後苾芻不應斬伐其樹若斬伐者得越法罪此是緣起猶未制戒佛在曠野林如世尊教苾芻不應斬伐諸樹時諸授事苾芻緣斯事故於諸營造咸皆廢闕于時世尊知而故問具壽阿難陀曰何故授事苾芻所有營作悉皆停息時阿難陀白佛言世尊佛在室羅伐城告諸苾芻不應斬伐諸樹由此緣故無木可求遂廢營作佛告阿難陀營作苾芻所有行法我今說之凡授事人為營作故將伐樹時於七八日前在彼樹下作曼荼羅布列香花設諸祭食誦三啓經耆宿苾芻應作特歌呪願說十善道讚歎善

業復應告語若於此樹舊住天神應向餘處別求居止此樹今為佛法僧寶有所營作過七八日已應斬伐之若伐樹時有異相現者應為讚歎施捨功德說慳貪過若仍現異相者即不應伐若無別相者應可伐之若營作苾芻如我所制不依行者得越法罪此亦緣起仍未制戒

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尒時六衆苾芻自作使人斬伐樹木及諸生草乃至華果隨取而用于時諸外道等見是事已各生嫌恥作如是議此諸沙門釋子自作使人斬伐草木然我俗流婆羅門等乃至傭人亦自作使人斬伐諸樹及殺草等釋子沙門亦作其事雖復出家與俗何別誰當供養如是禿沙門耶時諸苾芻耶以此緣具白世尊世尊以此因緣集苾芻衆問答呵責廣說如前為諸苾芻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自壞種子有情村及令他壞者波逸底迦

若復苾芻者謂六衆也餘義如上種

子村者有五種子一根種二莖種三節種四開種五子種云何根種謂香附子菖蒲黃薑白薑烏頭附子等此物皆由種根乃生故名根種云何莖種謂石榴樹柳樹葡萄樹菩提樹烏曇跋羅樹溺屈路陁樹等此等皆由莖生故名莖種云何節種謂甘蔗竹葦等此等皆由節上而生故名節種云何開種謂蘭香芸荽橘柚等此等諸子皆由開裂乃生故名開種云何子種謂稻麥大麥諸豆芥等此等諸子由子故生故名子種斯等總名種子村云何有情村有情者謂蟲蟻蛺蝶蚊蝱蟯蜆蠛子虵蠍及諸蜂等此等有情皆依草樹木而為窟宅若苾芻於草樹木若拔若破若斫截皆波逸底迦義如前說此中犯相其事云何

攝頌曰

根等生種想　斫樹草及花　樹等經行處
青苔襯褁等

若苾芻於根種作根種想生作生想自斫教人斫得波逸底迦若疑波逸底迦若乾物作生想疑俱得惡作罪

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廿七　翁沅次　去

若苾芻於根種作并種想生想及疑自斫教人斫皆得波逸底迦若乾物作生想疑斷壞之時皆得惡作罪如是根種望節種開種及子種皆有四句准前應作又以並種自望及望餘四各有四句若想若疑俱得墮及惡作准事廣說若苾芻於五種子自作使人投著火中作如是念令此種子悉皆損壞得五墮罪若不損壞者得五惡作罪若苾芻於五種子自作使人投著水中亦如前說若苾芻以五種子安著日中以杵擣築令子損壞得五墮罪若不壞者得五惡作若苾芻以五種子置乾燥地或安熱處灰汁瞿昧耶及乾土等和糅一處令其損壞隨事得罪輕重如前若苾芻以五種子置在羹臛餅汁之中令其損壞得罪同前若苾芻以一方便斫樹斷時得一惡作得一墮罪若以一下斫兩樹斷時得二惡作得二墮罪苾芻若以一斫斷多樹時得一惡作衆多墮罪苾芻若以二斫斷一樹時得二惡作一墮罪若以二斫斷二樹時

得二惡作二墮罪若以二斫斷多樹時得二惡作衆多墮罪若以多斫斷一樹時得多惡作一墮罪若以多斫斷二樹時得多惡作二墮罪若以多斫斷多樹時得多惡作及多墮罪如樹既尒若於生草及蓮花等准事得罪多少同前若苾芻拔樹根者得墮罪若樹皴皮及不堅澀處壞得惡作若壞堅澀處及傷破處皆得墮罪若苾芻損樹葉生葉得墮罪若損黃葉得惡作罪若損柰開花得墮罪若花已開壞得惡作若果未熟壞得墮罪若已熟者壞得惡作若於生草地處以熱湯澆及牛糞泥等傾瀉其上令損壞者皆得墮罪若不壞者皆得惡作若作傾瀉物心無損壞意者悉皆無犯若苾芻於生草地經行之時起如是念令草損壞者隨所壞草皆得墮罪若但作經行心者無犯若於生草地牽牀曳席欲令壞者得墮罪若無壞心者無犯若於青苔地經行之時同前有犯無犯若於此地牽牀曳席及餘諸物得罪同前若於水中與浮

蘚蕈及青苔時乃至未離水來得惡作罪離水得墮若拔地菌得惡作罪若苾芻於瓶瓨等處及衣服上若褥席等及衣架等處有青衣白醭生者若作損壞心皆得惡作若令人知淨方受用者無犯若五生種令人知淨者亦皆無犯又無犯者最初犯人或癡狂心亂痛惱所纏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卷第二十七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卷第二十八　去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嫌毀輕賤學處第十二

爾時薄伽梵在王舍城羯蘭鐸迦池竹林園中于時實力子苾芻被衆差令分僧卧具及知食次時友地二苾芻與實力子積代怨讎業緣未終此二苾芻共鄔波難陀一處言話時實力子在傍而過時二苾芻報鄔波難陀曰大德仁若被衆差分卧具及知食次者仁亦於我共相惱亂如實力子見欺於我鄔波難陀告曰具壽此苾芻被和合衆差分卧具及知食次汝等共知何因對面而作嫌毀彼二答曰上座豈可我自懊惱啼哭亦不得耶時諸少欲苾芻聞生嫌恥云何苾芻知他苾芻被和合衆差分卧具及知食次對面嫌毀以此因緣具白世尊世尊告曰汝等苾芻衆應作法呵責友地苾芻對面嫌毀若更有餘如是流類亦應作法而呵責之鳴健稚等如常集僧衆既集已以言白知令

一苾芻作白羯磨應如是作
大德僧伽聽此友地二苾芻知和合
僧伽差彼苾芻分僧伽卧具及知食
次此二苾芻對具壽實力子前而為
嬈毀若僧伽時至聽者僧伽應許僧
伽今呵責友地二苾芻對面嬈毀白
如是次作羯磨大德僧伽聽此友地
二苾芻知和合僧伽差彼苾芻分僧
伽卧具及知食次此二苾芻對具壽
實力子前而為嬈毀僧伽今呵責友
地二苾芻對面嬈毀若諸具壽聽許
呵責友地二苾芻者默然若不許者
説此是初羯磨第二第三亦如是説
僧伽今呵責友地二苾芻對面嬈毀
竟僧伽已聽許由其默然故我今如
是持于時僧伽既與友地二人作呵
責對面嬈毀已後放異時友地二人
共鄔波難陀一處言話時實力子在
傍而過彼二便報鄔波難陀曰大德
仁若被衆差分卧具及知食次者仁
亦放我共相惱亂如似一人鄔波難
陀告曰汝之二人知和合僧差此苾
芻分僧卧具及知食次令汝二人假

託餘事不道其名而作嫌毀彼二苾
曰我豈牒名及以氏族而為嫌賤耶
波難陀曰若汝不道他名及以氏族
得作嫌毀者我亦如是不道他名罵
一切衆少欲苾芻聞是語已共生嫌
耻作如是語云何苾芻知和合僧差
分卧具及知食次假託餘事不道其
名對面嫌毀即以此緣具白世尊世
尊告曰汝等苾芻衆應作法責數友
地二苾芻假託餘事不道其名對面
嫌毀准前應如是作
大德僧伽聽此友地二苾芻知和合
僧伽差彼苾芻分僧伽卧具及知食
次此二苾芻對具壽實力子前假託
餘事不道其名對面嫌毀若僧伽時
至聽者僧伽應許僧伽今責數友地
二苾芻假託餘事對面嫌毀白如是
次作羯磨大德僧伽聽此友地二苾
芻知和合僧伽差彼苾芻分僧伽卧
具及知食次此二苾芻對具壽實力
子前假託餘事不道其名而為嫌毀
僧伽今責數友地二苾芻假託餘事
對面嫌毀若諸具壽聽許責數友地

二苾芻者默然若不許者說此是初羯磨第二第三亦如是說僧伽今責數友地二苾芻假託餘事對面嫌毀竟僧伽已許由其默然故我今如是持

後於異時友地二苾芻由對面毀及假託毀僧伽與作二種責數羯磨此二苾芻由昔業力尚猶對面毀實力子事不停息時諸少欲苾芻聞是語已共生嫌恥云何苾芻對面嫌毀及假託毀耶以此緣具白世尊世尊以此因緣如常集僧已告友地苾芻曰汝之二人實作對面假託輕毀分僧臥具知食次人耶答言實介大德世尊種種呵責廣說如前乃至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嫌毀輕賤苾芻者波逸底迦

若復苾芻者謂友地二人餘義如上嫌毀輕賤者謂對面直言及假託餘事以言彰表波逸底迦義如上說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苾芻被僧作法為呵責已於十二種人被眾差者事

未停息若嫌毀者波逸底迦若輕賤
者波逸底迦若嫌毀輕賤者波逸底
迦若復苾芻被僧作法為可責已於
十二種人被衆差者事雖停息而嫌
毀者波逸底迦若輕賤者波逸底迦
若嫌毀輕賤者波逸底迦若苾芻不
被衆僧作法可責於十二種人被僧
差者事未停息而嫌毀者得惡作罪
若輕賤者得惡作罪若嫌毀輕賤者
得惡作罪若苾芻不被衆僧作法可
責於十二種人被衆差者事雖停息
而嫌毀者得惡作罪若輕賤者得惡
作罪若嫌毀輕賤者得惡作罪境想
句數准事應知又無犯者謂最初犯
人或癡狂心亂痛惱所纏

違惱言教學處第十三

佛在憍閃毘國瞿師羅園時闡陀苾
芻犯衆多罪不如法說悔時諸苾芻
欲令利益安樂而住諸苾芻告曰具
壽闡陀汝自犯罪應如法說悔彼便
答曰諸具壽其犯罪者自當說悔諸
苾芻曰汝自犯罪誰說悔闡陀答
曰若追悔者彼自當知諸苾芻曰汝

自犯罪遣誰追悔闡陀答曰諸具壽
仁等犯罪勿對我前而為說悔應對
餘人而為說悔何以故仁等皆是種
種族姓種種家生而為出家譬如諸
樹葉菓各別被風所吹聚在一處諸
具壽等亦復如是種種族姓種種家
生而為出家由我世尊證大覺故仁
等皆來共相依止作如是語違惱教
時少欲苾芻聞是語已共生嫌恥云
何苾芻見他如法教時出麁鄙言共
相違惱即以此緣具白世尊世尊告
曰汝諸苾芻應作羯磨呵責闡陀苾
芻若有餘類亦同此作如常集僧令
一苾芻作白羯磨應如是作大德僧
伽聽此闡陀苾芻自身犯罪不如法
諸苾芻如法告時違拒衆教若僧伽
說悔時諸苾芻欲令利益安樂而住
時至聽者僧伽應許僧伽令呵責闡
陀苾芻白如是次作羯磨大德僧伽
聽此苾芻闡陀自身犯罪不如法悔
時諸苾芻欲令利益安樂而住諸苾
芻如法告時違惱衆教僧伽令呵責
闡陀苾芻違拒衆教若諸具壽聽許

呵責闡陀苾芻違僧伽教者默然若
不許者說第二第三亦如是說僧伽
今呵責闡陀苾芻違拒衆教竟僧伽
已聽許由其默然故我今如是持時
諸苾芻如佛所教作羯磨已午時闡
陀便生是念此是我過由共諸人言
相酬荅如有說云

諸有智慧人　善護四種語　觀彼山林鳥
能言被籠繫

作是念已我今宜可默無言說後於
異時復更犯罪時諸苾芻欲令利益
安樂而住告言闡陀汝今犯罪應如
法悔彼便無言默然相惱乃至再三
語時默然無說少欲苾芻見而嫌恥作
如是語云何苾芻自身犯罪他告語
時默然相惱即以此緣具白世尊世
尊告曰汝等苾芻衆應作法呵責闡
陀苾芻默然相惱更有斯類亦應作
法如常集僧令一苾芻作白羯磨應
如是作

大德僧伽聽此闡陀苾芻自犯衆罪
不如法悔時諸苾芻欲令利益安樂
而住告言具壽闡陀汝自犯罪應如

法說悔彼便無言默然相惱若僧伽時至聽者僧伽應許僧伽今呵責闡陀苾芻默然相惱白如是次作羯磨大德僧伽聽此闡陀苾芻自犯衆罪不如法悔特諸苾芻欲令利益安樂而住告言具壽闡陀汝自犯罪應如法說悔時諸苾芻如法語時即便無言默然相惱僧伽今呵責闡陀苾芻默然相惱若諸具壽聽許呵責闡陀苾芻默然相惱者默然若不許者說此是初羯磨第二第三亦如是說僧伽今呵責闡陀苾芻默然相惱竟僧伽已聽許由其默然故我今如是持時諸苾芻受佛教已呵責闡陀默然相惱于時闡陀雖衆作法責其默惱後放異時復自造罪諸苾芻同前教語時彼闡陀或言或默二俱相惱少欲苾芻見是事已便生嫌恥作如是語云何苾芻自身犯罪不如法悔他教語時若語若默共相惱亂即以此緣具白世尊世尊以此因緣集苾芻衆乃至爲諸苾芻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違惱言教者波逸底迦

若復苾芻者謂是闡陁餘義如上違
惱言教者作惱他想以言表示波逸
底迦義如上說此中犯相其事云何
若有苾芻往苾芻所作如是語具壽
頗見苾芻新剃鬚髮著赤色大衣以
物替鉢手執錫杖或以酥蜜沙糖石
蜜盛滿鉢中擎之而去彼見問時答
言我實不見如是相狀苾芻我見苾
芻兩脚行去若苾芻故作是語惱亂
他時得波逸底迦若他來問頗見如
前所說衣鉢形相苾芻尼從此過不
報言我實不見如是形相衣鉢苾芻
尼從此而過但見苾芻尼兩脚行去
若苾芻故作是語惱亂他時得波逸
底迦如是乃至正學女求寂求寂女
同前問答得波逸底迦若他來問頗
見俗人譫持甘蔗竹葦紫草酥油缾
等從此過不彼便答言我實不見如
是之人但見有人兩脚行去若苾芻
作是惱者波逸底迦若有問言頗見
俗人男子著青黃赤白等色之衣持
酥瓶等從此過不乃至報云但見俗
人兩脚行去如男子既爾見女人等

廣說應知惱心說時皆得墮罪如語既爾默亦同斯皆得墮罪無犯者若苾芻見有獵人逐麞鹿等來入寺內苾芻見已獵人問言聖者頗見有走鹿從此過不苾芻不應答言我見若是寒時報屠人曰賢首汝可暫入溫室中少時向火若是熱時報言賢首汝可暫入涼室飲清冷水少時停息若獵者云我不疲倦我問走鹿即應先可自觀指甲報彼人云諾佉鉢奢彌若更問者應自觀太虛報彼人云納婆鉢奢彌若據梵音諾佉者是爪甲義亦是不義鉢奢是見義彌是我義即是我見爪甲亦曰我不見義意苾芻眼看爪甲即表不見妄言彼人聞說道無即謂無不見物然關方便救生衆生若直譯云我觀指甲理無不相見爲與舊本梵音口擬方便細解納婆亦兼兩義一是太虛二是不義亦不可譯為東語於中可不作若依思之其可費詞即如此方雖解上色云我見毛亦是見其無義也若獵者云我不問指甲及以太虛然問可殺有情於此過不苾芻即應高聲四方作如是念於勝義諦一切諸行本無有情即報彼云我不見有情此皆無犯若苾芻於餘問時不如實說者皆得墮罪又無犯者最初犯人或癡狂心亂痛惱所纏

時諸苾芻咸皆有疑俱詣佛所白佛

言世尊何因緣故鬭諍苾芻皆見同梵行者如法勸時不相用語以言惱亂遂令僧伽作法訶責受斯憂惱世尊告曰此之鬭諍非但今日惱諸苾芻違善友語於過去時亦由言故惱亂善友自受辛苦汝等當聽乃往過去於一陂池有衆鵝群及以諸龜同共居止中有一龜共彼二鵝而結親友甚相憐愛後於異時遇天大旱陂水特竭時彼二鵝俱至龜所報言知識汝可安隱居此泥中我向餘方更求池水龜告鵝曰與汝久居情義相得將遭厄難棄我他行斯誠未可鵝曰其欲如何龜曰汝等當可將我共去鵝曰若為將去龜曰汝等共銜一杖我銜中央共至清池豈非善事鵝曰我亦無辭共相携帶然汝立性好為言說不能護口必當棄杖墜落空中我等見斯更益憂惱龜曰我當護口銜杖不言鵝曰斯為善計即便見杖各銜一頭龜嚙中央騰空飛去遂至一城市上而過時彼諸人於虛空中見鵝將龜各生驚怪共相告曰仁等

觀彼二鵝共銜一龜龜聞此聲默忍無語又到一城還從市過時諸男女同前嗟歎龜便自念我更幾時忍此辛苦長懸頸項護口不言即便報言我自欲去非是偷來作是語時遂便失杖墮落于地童子共打而致命終二鵝見已情懷憂恨飛空而去于時空中有天見此事已而說頌曰

善友利益言　若不能依用　隊落受辛苦
猶如放杖鼈

汝等苾芻勿生異念昔時鼈者即闡陀是昔時鵝者即難陀鄔波難陀是於往昔時聞善友語不肯依用遂致命終乃至今時亦復如是於同梵行者言不肯依用或言或默惱亂諸人致使僧伽作法呵責

在露地安僧敷具學處第十四

介時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介時善施長者請佛及僧於舍受食時諸苾芻於日初分執持衣鉢詣長者家于時世尊在寺內住令人取食佛有五緣在寺而食云何為五一自須宴默二為諸天說法三為觀病

者四為觀僧敷具五為諸苾芻制其學處此時佛欲觀僧敷具并制學處由此為緣在寺內住令人取食尒時世尊眾僧去後便持戶鑰遍觀寺內所有房舍乃至寺外隨近園林普皆觀察次至舊房於此房中多有敷具置在露地忽有非時風雨蒙密而至佛作是念斯等敷具皆是信心婆羅門諸居士等自苦己身減妻子分而施僧伽為求勝福而諸苾芻受用之時不知其是不善守護隨處棄擲世尊見已作神通力屏除風雨而有重雲靉靆垂布不散以待世尊收攝臥褥于時世尊自取敷具安置室中便取雨衣出於寺外方欲洗沐即攝神通雷電晝昏遂降洪雨高下同潤佛洗身已洗足入房寂然而住時取食苾芻持食既至安在一邊詣世尊所頂禮雙足世尊常法共取食人歡言問訊苾芻僧伽所受飲食得飽滿不答言大德皆得飽滿即便以食進奉世尊尒時世尊食事既訖即出房外嚼齒木洗足已旋入房中宴默而住

尒時世尊至日晡時於如常座既坐定已告諸苾芻曰向者僧伽赴食之後我持戶鑰遍觀房舍見於露地多安臥褥時天欲雨我以神力皆悉屏除躬自收攝告諸苾芻曰諸有施主苦自己身施僧求福汝等不能如法受用虛損信施即說頌曰

於他信施物　知量而受用　自身得安隱
令他福德增

尒時世尊讚歎知足依法受用信施物已告諸苾芻廣說如前乃至我今為諸苾芻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於露地處安僧敷具及諸牀座去時不自舉不教人舉者波逸底迦

如是世尊為諸苾芻制學處已時有眾多苾芻隨逐商旅人間遊行遇至一城於此城中有苾芻住處時諸苾芻欲求停止時有一人告苾芻言聖者仁等何不詣寺而宿答言賢首我隨商旅制不自由若向寺停行侶便失彼言聖者但於寺宿商旅去時我當相喚時諸苾芻便詣寺所敷僧臥

具隨處而宿於後夜時商旅發去時有一馱彼人方覺即便疾起驚喚苾芻商人已發仁當急去時諸苾芻聞其喚聲即便疾起先洗手已分付卧具既延時節商人遂遠時諸苾芻於後尋趂遂被賊劫衣鉢損失便至逝多林彼諸苾芻見而告曰善來仁等行李安樂報言何有安樂我被賊劫問言何故時客苾芻具答其事時諸苾芻聞是事已即以此緣具白世尊世尊告曰於住止處若有苾芻囑授而去時諸苾芻既聞佛教設有因緣皆囑授去

尒時室羅伐城有二長者共為讎隙一有信心一無信心其信心者作如是念我今何因增長怨隙可捨怨惡而為出家便往逝多林中詣一苾芻而求依止為出家法時彼無信長者隨問一人汝頗知彼某甲長者今何所在答曰彼已捨俗出家問言何處答曰在沙門釋子中報言彼處豈是施無畏城我當於彼以法治罰作無利事于時彼人是苾芻親友聞此語

已往告之曰聖者知不彼不信長者深相期剋作如是語豈逝多林是施無畏城我當往彼以法治罰作無利事苾芻聞已便作是念我由怖彼而來出家豈於此處還遭彼怖我今宜可逃避他方作是念已便至師所白言鄔波馱耶我由怖彼而求出家今聞彼來欲害於我本師問曰彼是何人答曰是舊惡家師曰若如是者欲向何處得免其難答言我今欲向王舍城時師曰隨汝意去即便辭師執持衣鉢發趣王城時彼不信長者往逝多林問苾芻曰聖者頗識某甲長者來此出家今在何處答曰已去問向何方答曰向王舍城報曰彼亦非是施無畏城我當往彼作無利事時彼長者便持路粮隨趂而去苾芻從時而去非時不去俗人則時與非時俱不停息於其中路有一僧寺是時長者趂及苾芻遙見苾芻入斯寺內長者自念若入寺中欲共語者彼有多人必當害我明當在路我自知之作是念已別求息處時彼苾芻至天

聽已告諸苾芻曰仁等今可觀察時具我欲前行苾芻問曰欲何處去答曰欲詣王城苾芻報曰應尋此道勿行餘路報言好住遂即前行時彼長者旦入寺中問苾芻曰某甲苾芻今在何處答曰已向王城問曰取何路去答言此路時彼長者隨路急趁及苾芻而告之曰出家禿頭沙門欲向何處苾芻答曰賢首我已出家欲除惑諍彼便答曰我於今時為除惑諍即便以杖熟打苾芻幾將至死所持衣鉢悉皆破碎餘有殘命覆向寺中苾芻見問具壽何因作此困厄形容便問苾芻曰頗見俗人來此過不彼有何言時彼苾芻以事具說即告諸苾芻曰我若不告具壽所向之處必定不遭如斯苦惱諸苾芻遂以此緣具白世尊世尊告曰除時因緣餘當獨授尒時世尊讚歎持戒者及尊重戒者少欲知足者隨順說法已告諸苾芻曰我觀十利廣說如上前是創制此是隨開為諸苾芻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於露地處安僧敷具及諸
牀座去時不自舉不教人舉若有苾
芻不囑授除餘緣故波逸底迦若復
苾芻者此法中人餘義如上僧者謂
是如來聲聞弟子敷具者謂是大牀
氈褥被綟氍毹偃枕等雜物者謂是
小牀坐枯及資具於露地者謂無覆
蓋處去時者謂離勢分時具壽鄔波
離白佛言大德離敷具時齊遠近來
名為勢分世尊告曰如生聞婆羅門
種養沒羅樹法相去七尋方植一樹
枝條蓊茂花果繁實七樹之內有四
十九尋若安敷具在露地時齊此遠
近當須囑授離此勢分即須取攝若
不自舉不教人舉者謂不取攝也有
苾芻者謂現有人堪可囑授有五種
囑授云何為五應報主人曰具壽與
是住房此房可觀察此是敷具此應
可當持此是房門鑰若於其處無苾
芻者應囑求寂此若無者應囑俗人
此若無者應觀四方好藏去今鑰然後
方去若於中路逢見苾芻應報之曰
在於某處我藏門鑰汝可取之言除

時因緣者謂除難緣波逸底迦者義
如上
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苾芻安僧敷
具故不囑授捨而去者乃至未離勢
分已來得惡作罪若離勢分便得墮
罪若初去之時忘囑其事在路憶者
應作是念我於某處安僧敷具若有
同梵行者來見之時當為舉攝此行
苾芻應心念口言我更不應作如是
事其所犯罪如法應悔若其於路逢
見苾芻應語言具壽我在某處受用
僧伽所有敷具汝當取舉念此苾芻
定為取攝復應心念口作是言我更
不應作如是事其所犯罪應如法悔
若到前住處方憶得者應作是念我
於某處安僧臥具若有同梵行者來
見之時當為舉攝此苾芻應當心念
口作是言我更不應作如是事若至
住處見有苾芻欲向彼處者應告言
具壽我在某寺某處受用僧伽所有
敷具汝當取舉念此苾芻定為收攝
復應心念口作是言我更不應作如
是事若苾芻於露地處安僧敷具過

入房中為欲安坐寂止亂心既寂定
已方隨意出遂至初更若不損壞敷
具者得惡作罪若損壞者得墮落罪
具壽鄔波離白佛言世尊大德凡敷
具者有幾種損壞佛告鄔波離有二
種謂風及雨若風吹卷攝是名風
壞若雨濕徹是名雨壞若苾芻於日
暮時露安敷具至半更時而不收攝
不自他看守若不損壞者得惡作若
壞得墮罪如是乃至一更一更半二
更二更半三更三更半四更四更半
平旦（西方夜有三時分十稱令擊解故依此方五更為數大大意易知耳）日
出時小食時隅中將欲午時正午時
過午時日角時晡時晡後時日暮時
若苾芻等齊此晝夜於時中安僧敷具
不自觀察若去損壞得惡作罪若損
壞者得墮落罪攝頌曰

誦經房小牀　因聽師子座　俗人借坐物
觀時應留與　若是從與物　用訖可將還
應差看一客　隨情造佛像　病者時時侍
不將五種人　受法代師為　不依於惡作
少年口持食　俗坐見應起　於大衆與時
於大衆已物

尒時有婆羅門居士等來至苾芻住
處作如是語聖者可為我等演說妙
法諸苾芻答曰賢首世尊現在仁等
何因不往聽法邪彼云聖者佛一大
師來求者衆或為天龍藥叉健達婆
阿蘇羅揭路荼緊那羅莫呼洛伽人
非人等而宣法要我等邊次無緣聽
受仁等宜當為我誦法苾芻報曰世
尊未許為人誦法時諸苾芻以緣白
佛佛言應為誦經苾芻白佛不知如
何為彼誦經佛言應坐小座為其誦
法時給孤獨長者聞佛世尊許諸苾
芻居座誦經便以五百小座奉施僧
伽時諸苾芻皆一處高聲誦經便
大喧鬧無可聽覽時諸苾芻以緣白
佛佛言應令一人為衆誦經節者應
聽時彼不知欲令誰誦為老為少便
往白佛佛言應為次第從老至少時
少年者便在行末宣陳法要令諸聽
衆心不殷重世尊告曰於上座處應
為說法演法之時耆老苾芻失恭敬
相佛言應除二三上座應坐誦經當
尒之時令彼法師乏少威肅威嚴不

足佛言於上座處置師子座令其誦經登陟之時稍難上下佛言若是定處應用甎為蹋道若處不定應為木梯法師棄唾為人所嫌佛言應安唾器多集飛蠅佛言於內安草或置砂土欠便氣臭佛言時當洗濯回暴令乾時聽法者一行而坐行末之人不聞說法佛言應作兩行數其座席或為半月形或作方池勢時有信敬俗人請諸苾芻就舍而食苾芻不許婆羅門居士等白言聖者若佛世尊未出于世諸外道輩是我福田令佛出世仁等是我勝妙福田我等來請仁不許者我等豈可棄善路糧而向他世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若人來請應可受之彼設供時闕少座席至苾芻處求借氈席苾芻不與佛言應與苾芻食訖自持而歸俗人告曰仁等當去我自持還苾芻畏懼不肯留與佛言留與施主報曰聖者且住飲非時漿苾芻不許佛言應住飲已方行時諸俗人過有緣事所留之座不及送還佛言應取時諸苾芻不知違

誰往取佛言應鳴揵稚令少年者取
復有俗人為設供事來就苾芻借所
坐物苾芻不與彼便報曰我為仁等
而設供養仁等自坐何不與耶佛言
應與時諸苾芻食了棄去被賊所偷
佛言應令苾芻為守護者其守護人
與俗同往諸人問言聖者豈可更欲
重飡食耶苾芻報曰我不為食者座
物耳俗人報曰我豈偷仁所留座物
若不信者可自持將彼不能持佛言
應一邊住勿雜俗人時諸俗人同前
喫食佛言若誦經者應在一邊誦經
而住若修定者應在一邊端思靜慮
仍觀座物俗徒散已當可持行時有
殘食及油不淨之物汙穢座具苾芻
棄去佛言若殘食汙應以水洗若油
汙者應用澡豆若不淨汙以土牛糞
而揩洗之方可持去如佛所教應為
誦法者時諸苾芻露地而坐被日光
所逼佛言應幕覆上時遇風雨棄之
而去遂便損壞佛言應可收入不知
誰收佛言大眾詳收於耆年坐處多
有敷設老者力劣不能擧佛言少

者應寂上座老者可舉下行取入物
時聚在一處致令爛壞佛言分散安
置時諸苾芻更不誦經與佛言若露
若覆隨情誦經時諸俗徒有敬信者
皆以真珠寶物金銀裝校上妙衣服
覆師子座時諸苾芻不敢就坐佛言
作俗物想及無常想坐時無過時遭
風雨苾芻但內僧物棄俗衣裳因斯
損壞佛言應可內之
時有施主造二住處一在村中一居
蘭若其村中寺所具豐饒在阿蘭若
林礙踈寡後於異時於蘭若中欲設
大會時諸苾芻見無座席詣村中寺
從其豐借彼不肯與佛言當與若疑
天雨及正雨時即不應與今時在路
若逢天雨應安樹下或在牆邊以一
覆上彼用好覆佛言當以惡者而覆
其上供設既了不即送還皆作是念
彼此皆是一施主物佛言此是定屬
不應餘用兩寺之物共相合雜雖可
辯知佛言於其物上應書寺名并可
書彼施主名字云是某甲施物
時給孤獨長者來詣佛所禮雙足已

在一面坐白佛言世尊若佛世尊在衆首坐時衆無威肅若不坐時衆無威德若佛世尊見聽許者欲造贍部影像置於衆首世尊告曰隨意當作置於衆首于時大衆在露地坐遇逢天雨時諸苾芻棄像入寺時有婆羅門居士等見已譏笑仁等何故棄擲大師佛言應令俗人及以求寂移像令入若此皆無汝諸苾芻作大師想應可擧入

時有衆多苾芻各遇時患無人瞻養佛言若有病者應當瞻視佛遣瞻病苾芻不知使誰瞻視佛言應從上坐乃至下座並應瞻病時有耆老苾芻皆來問疾佇立而住因生惡苦佛言應坐看彼病人時諸苾芻自將座去不信俗人見而怪問聖者今欲觀舞樂耶苾芻白佛佛言諸看病者不應自持座去其瞻病人於病者邊多置座物時六衆苾芻亦來問疾於病人所多作言話時瞻病人報言且去且宜可去廢供病者六衆報曰隨汝意作誰復相邀報言仁當觀察我欲他

行六衆報曰病者若亡汝取六物因何令我看病人乎作是罵已令病者觀察雜物即便出去于時病人不能取攝遂致虧損以事白佛佛言有五種人不應囑授令其觀察云何為五一無慙恥者二有離隙者三年衰老者四病無力者五未圓具者

時具壽鄔波離問世尊曰若二苾芻同坐一座若起去時誰當取舉佛言在後起者應取舉之若一時起小者應取如其同歲應共舉之時有親教軌範二師出外經行弟子門徒住在寺內於諸善品不能增長如蓮花之水佛言二師出時弟子隨去時彼二師自持牀坐弟子隨後垂手而行佛言弟子門人應持牀座隨逐而去時彼二師於經行處自為灑掃弟子閑住佛言弟子門人若見其師執掃箒時弟子代為令其安住若師被衆差為灑掃人不代無過若彼二師為針線作時弟子閑住佛言應可代為勿令辛苦若師被衆差作縫衣者不代無過時諸弟子受業之時受得業已即

在師前而為誦習佛言受得業已應
離聞處在見處而為誦習其習定者
受得法已可向餘處靜慮安心若見
二師為衆使時亦應隨時相問代彼
執勞若共二師出經行時將座去者
應可持還時彼弟子在前而去師便
在後還有他事不得隨來佛言弟子
還時應問師曰師欲歸不若言歸者
應持座去若言未歸不須持座汝等
苾芻如我所制不依行者皆越法罪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二十八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二十九　去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不攝數具學處第十四之餘

尒時薄伽梵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時有長者請佛及僧就舍而食于時有一少年苾芻策勵身心修諸善品便作是念令日佛僧受請我不入城乞求飲食且當念誦待至臨中赴其請處作是念已便持座枯出於寺外詣一靜處隨情作業時諸苾芻早去赴請鏁門而出詣施主家時念誦苾芻望時而入覩見寺門鏁閉已了便即生念我寧斷食不應棄僧座物自招愆咎遂不赴請即便斷食彼諸苾芻食已迴還此苾芻亦相隨入寺乃至食勢尚存繫心善品食力既盡委腸而卧諸苾芻見問言具壽食是他物腹豈他耶汝何故貪食遂令飽悶善品廢修報言我不赴食何容飽悶時諸苾芻問其所以悉皆具告時諸苾芻聞斯說已以事白佛佛言苾芻不應早去赴請令他斷食應

觀時節鳴揵稚衆僧詳集捐顧而去師主咸可觀已門徒知其去不若問門已後苾芻来至有小牀座應安擬下及以牆邊當赴食處不應造次輙為斷食若無事斷食者得越法罪斷食者謂絶食一日時有婆羅門居士来至寺中用僧坐物及至去時棄在露地無人収舉致有損壞佛言若初見者即應収舉時有年老羸劣苾芻見僧坐牀棄在露地不能擎舉佛言老者應告授事人知其授事人應作殷心舉置牀座若不舉者得越法罪時有苾芻以僧敷具置於露地行乞食後有風雨来現在苾芻應可為舉彼得食已憶念疾歸

時有施主以敬信心於山林中造一住處時有獵師為捕禽鹿縱燎原野其火奕盛遍燒村邑遂来燒寺時諸苾芻見火燒寺即便覓入取自衣鉢於僧衹物無人為収咸徒火化施主聞已来至寺所問苾芻曰聖者物不燒不苾芻答曰一不被燒有餘報曰但是僧物燒盡無遺施主曰僧物罄

芻何言不燒苾芻曰我物不燒施主
曰若僧祇物亦俱出者豈不善哉我
久辛苦如割身肉減妻子分供養僧
田冀望勝福云何仁等但取自物不
顧僧祇作是嫌已捨之而去時諸苾
芻即以此緣具白世尊世尊告曰若
被燒時亦取僧物後於他日有餘苾
芻被火燒寺聞佛有教令出僧物遂
各棄己衣物取出僧祇自物並燒遂
便廢闕佛言自關[illegible]重不並僧祇若
被火燒先出己物後取僧祇復有遭
火諸苾芻等咸出己物置在外邊入
取僧物未出之頃所有衣物被賊盜
將佛言既出物已應使人看時諸苾
芻遣強者看守弱者出物不能擧擧
佛言令弱者看強者擧物時諸苾芻
雖見盛火恐損僧祇便入取物遂被
火燒佛言若火盛者即不應入物縱
被燒此誠無過
時有施主於山谷中造一住處遭天
大雨洪水彌漫寺皆漂蕩時諸苾芻
各出己物不顧僧祇事並同前但以
水火為異廣說應知佛言如我所制

不依行者得越法罪餘義如上

不舉草敷具學處第十五

攝頌曰

南方二苾芻　兩村二住處　并邊涂須草

經行轉瓦盆

佘時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佘時南方有二苾芻一老一少為礼佛故向室羅伐城在道日暮入寺寄宿時諸苾芻遥見老者告言善来大德即依次與房及卧具等其少年者但與其房而無卧具此少苾芻立性勤策多見乾草立與縢齊用充卧物其老苾芻便作是念試觀少者卧物有不便往見彼草敷厚煗即作斯念我若明朝還僧卧具恐廢行途應還卧具就此同宿即還卧具一處經宵至曉便去後有衆蟻依此草敷穿壞房舍時有長者請佛及僧就舍而食時諸苾芻於日初分執持衣鉢詣長者家世尊不赴令人取食有五因緣如前露地戒中廣說此時佛欲觀僧卧具并制學處由此為緣在寺内而住令人取食

尒時世尊衆僧去後便持户鑰遍觀寺中所有房舍乃至寺外近住園林次至一房於其室內見草狼藉多諸蟲蟻內外穿穴見已便念斯等房舍皆是信心婆羅門諸居士等自苦己身減妻子分奉施僧田以求勝福而諸苾芻受用之時不知其量不善守護遂令蟲蟻非分戲損世尊即便以神通力令土與錢各在一邊便以網輪具足百福莊嚴勝妙兩手捧蟻徐出於其房外陰涼之地安置諸蟻令無損傷于時世尊灑掃室已取彼糞土棄於房外洗手足已入房宴默時取食苾芻持食既至如前廣說乃至尒時世尊食事既訖即出房外嚼齒木洗足已旋入房中宴默而住尒時世尊日晡晚時就如常座既坐定已告諸苾芻曰向者僧伽赴食之後我持户鑰遍觀房舍隨所為事皆具告知汝等苾芻諸有施主苦自己身施僧求福汝等不能如法受用虛損信施即說頌曰

於他信施物　知量而受用　自身得安隱

令他福德增
尒時世尊讚歎知足如法受用信施
物已告諸苾芻廣說如前乃至我今
為諸苾芻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於僧房內若草若葉自敷
教人敷去時不自舉不教人舉若有
苾芻不囑授除餘緣故波逸底迦如
是世尊為諸苾芻制學處已時有衆
多苾芻共諸商旅人間遊行到一聚
落日既將昏欲覓居止問一長者頗
有宿處相容止不長者答曰先立要
契方可相容苾芻曰其要如何長者
曰明於我舍受食方行報言長者我
依商旅事不自由行伴若停當受請
食如其彼去我即隨行長者曰斯亦
善哉便與停處苾芻白長者曰於仁
舍中有臥具不報言無有時彼苾芻
多有俗人及諸求寂共為伴侶彼皆
多覓乾草用充臥物積與膝齊一處
同臥于時商旅星夜發去苾芻見已
棄草而行長者至明作如是念我觀
苾芻若有住者當為辦食不覩苾芻
見草狼藉時彼長者夫婦二人屏除

乱草幾將半日此是緣起猶未制戒
復有衆多苾芻隨諸商旅行至此村
詣彼長者求覓宿處長者報言共立
要契方可容宿苾芻曰其要如何長
者曰不取乾草為卧物者可隨意住
苾芻問言長者舍中頗有眠卧具不
報言無有苾芻曰堅鞕之地若為安
寢長者曰聖者先有仁等同梵行人
投我寄宿多聚乾草非分狼藉令我
夫婦親除乱草半日艱辛為此今時
共為要契時諸苾芻夜受辛苦明發
便行漸次而去至室羅伐苾芻見之
慰問安不報言何有安隱彼問其故
報云於一村中不許草卧但睡鞕地
辛苦通宵苾芻問曰汝於何村受此
辛苦報言於某處村問曰寄宿誰家
荅曰某長者宅一人報曰我曾彼宿
安隱草敷汝有何辜獨遭鞕地苾芻
問曰所眠之草誰為收除報曰我天
曉已自涉長途我來之後彼當屏棄
苾芻報曰由斯撩乱彼致譏嫌遣我
通宵鞕地而卧時諸苾芻以此因緣
具白世尊世尊告曰雖在俗舍亦須草

數時亦應除棄聞佛教已時有衆多
苾芻隨逐商旅人間遊行至一聚落
中有長者爲沙門婆羅門等故造一
客舍遠求更草以充敷具時諸苾芻
於此宿已並將其草棄糞穢處各趣
長途長者至天曉已往問苾芻但見
其草棄不淨地不可重取因生嫌賤
復有衆多苾芻隨諸商旅行至此村
詣彼長者求覓住處長者報言我有
福舍隨情居止苾芻問曰頗有多少
眠臥具不答言無有苾芻報曰我等
如何臥堅鞕地長者答曰聖者我爲
行客沙門婆羅門等造此福舍我從
遠處求覓更草用擬供承諸客宿客
昔有仁等同梵行者來此寄宿至天
曉已咸將更草棄不淨中若更欲求
卒不可得時諸苾芻便於鞕地辛苦
經宵時此苾芻漸次遊行至室羅伐
彼諸苾芻問言行李安不報言眠臥
鞕地何有安樂問言於何處宿受此
辛苦報言於某村福舍苾芻報曰我
曾於彼福舍中宿所有臥草旦並棄
之答曰由汝棄草致生譏賤遂令我

等輒地而眠時諸苾芻即以此緣具白世尊世尊告曰所臥之草白施主知若云棄者即應除棄若云留者隨語應留若違言者得越法罪於一聚落有僧住處於此寺中臥具寡少時諸苾芻為供客故遂於遠處求臥具草安一房中時有衆多苾芻人間遊行來至此寺問主人曰我欲投宿頗有多少臥具物不苾芻報曰此寺先貧無好臥具我為客故遠求覓草必不嫌者隨意止宿彼既宿已遂棄草敷主人報曰我為客故遠求此草實是難得無宜輒棄客苾芻曰仁等無知自身犯罪欲令我等亦犯罪耶作此責已即便取草棄外而去致令爛損後有衆多苾芻遊歷人間還至此寺欲求寄宿問有臥具不主人荅曰此無臥具我為客故遠求覓草前有苾芻來此投宿所有草蓐並欲收棄我等不聽不肯隨語反相責數並棄而行故於今時更無可得彼便地臥天曉便行至逝多林諸苾芻見共相問荅廣說如前乃至我於彼苟演棄

其草答言由此緣故來寄宿者備受
艱辛時諸苾芻以事白佛佛言此不
應棄若有苾芻囑授而去違棄方棄
廣說如前若異此者得越法罪
復有衆多苾芻共諸商人間遊行
還至井邊即便止宿時諸苾芻多以
乾草而為敷具去此不遠有婆羅門
宿時諸商旅曉便發去苾芻婆羅門
咸留草敷俱隨商旅道逢商旅從遠
而來時婆羅門遂彼商人所求之事
皆得稱心即共商人逐跡而去至前
井處便為宿止于時有諸露形外道
於苾芻宿處便為安止時露形者共
相告曰不知何物齧我身體餘者報
曰汝於昨日多歠酒糟惡欲尋思共
相敲齧持火來看見有衆蟻便作是
語誰無智人曾於此宿去時不解舉
此草敷時婆羅門聞而報曰前有釋
子於此宿去露形罵曰沙門釋子於
諸人中自云有智停宿之處不舉草
敷婆羅門曰沙門釋子不斷殺生隨
處即眠不作觀察去斯不遠有鄔波
索迦聞此說時默然而記後至苾芻

住處具以事告諸苾芻白佛佛言雖居曠野亦舉草敷時諸苾芻聞是教已後有苾芻隨逐商旅至蘭若村便為止宿多用乾草以為卧具商旅夜發苾芻棄草時節遲晚不及商人在後而行便遭賊劫漸次方至逝多園林苾芻見已共相慰問行李安不報曰我被賊劫何有安隱問其何故以事具陳時諸苾芻白佛佛言雖在蘭若其草不應散棄可聚一邊隨意而去汝諸苾芻如我所制不依行者皆越法罪

時諸苾芻為染衣事於日光處布諸乾草以曬衣服草不収舉虫蟻多生佛言染衣既了其草須棄復有苾芻為染衣故勸留其草時彼苾芻不受其語遂便棄擲佛言餘有所須即不應棄應與彼人後曬衣已不肯収棄云非我草佛言前與後時應問彼曰草若用訖汝能棄不若言能棄應可與之若云不能即不須與時有經行之處其地堅鞕令足傷損佛言應布耎草勿令傷足彼布草已虫蟻便生

佛言應棄彼日日棄妨廢正修佛言
不應數棄時可觀察若捨去時當須
總棄又經行處有設供事須草藉坐
同前致蟻佛言應以繩繫掛在樹枝
又經行處以氍毹耶安在地上蟲蟻
因生佛言安破瓦中勿令其逕亦時
世尊讚歎持戒及尊重戒少欲知足
已告諸苾芻前是創制此是隨開若
有難緣不須囑授是故我今為諸苾
芻制其學處應如是說若復苾芻於
僧房內若草若葉自敷教人敷去時
不自舉不教人舉若有苾芻不囑授
除餘緣故波逸底迦
若復苾芻者謂此法中人餘義如上
僧房者謂是如來弟子住處於中堪
得為四威儀行住坐臥敷具者謂若
草若葉若自他敷不自舉去者謂離
勢分時具壽鄔波離白佛言世尊未
知齊何是敷具勢分佛言如生聞婆
羅門種樹之法廣說如上有四十九
尋是名敷具勢分及五種囑授乃至
遍觀四方戲其戶鑰並廣說如上有
苾芻不囑授者謂有苾芻而不告語

除餘緣故波逸底迦亦如上說此中
犯相其事云何若苾芻於僧住處若
草若葉自敷教人敷不舉而去有人
不囑授乃至未離勢分已來得惡作
罪若離勢分便得墮罪若苾芻初去
之時忘囑其事在路憶得或時在路
逢見苾芻或到前住處方始憶得或
到住處見有苾芻以事相囑心念口
言並廣如上說草敷有二種壞謂風
及蟻風壞謂是風吹草卷蟻壞謂是
蟻穿草穴若苾芻於日暮時在僧房
中安草敷具若夜若晝時時觀察若
壞不壞得罪輕重廣說如上若在乾
鞕地或在沙石中無虫蟻處布以草
敷設不數看此皆無犯又無犯者謂
最初犯人或癡狂心亂痛惱所纏

強牽苾芻出僧房學處第十六

爾時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
園爾時具壽鄔陀夷至彼衆多少年
苾芻處勸喻之曰汝等共我人間遊
行降伏他宗自獲名稱汝等所欲讀
誦禪思及衣食利皆令無闕時諸少

年聞斯勸已各各自詣阿遮利耶鄔波馱耶所白言我今請問二師欲往人間隨意遊涉彼師問曰汝欲共誰以為伴侶報云大德鄔陀夷共我為伴彼師報曰具壽彼人惡性當惱於汝復白師曰大德鄔陀夷善言勸諭事同父母豈當惱乱時彼少年不受師言共鄔陀夷決意而去時鄔陀夷將諸少年出界外已報言具壽汝等豈得無有依止遊歷人間即並喚來令其長跪教說依止方共前行或以三衣物與之令負或與鉢盂或與雜物或與君持淨器或與常用觸瓶或與錫杖或與皮鞋所有資具悉令擎去自垂兩手普上下二衣調弄諸人隨路而去至一聚落近大井邊與諸門徒共為憩息此聚落內有毗訶羅於日晡時便鳴揵稚諸人聞已白鄔陀夷曰阿遮利耶寺鳴揵稚我等往看報言具壽此或多是黑鉢之類嬾惰善品鳴揵集僧欲有作務我等既疲遊路誰能執作門徒答曰阿遮利耶此或容是分物揵稚我及界者合

得其分如執範師衆所知識有大福
德財利易求我等少年誰當見施令
欲入寺觀彼何緣師便告曰隨汝意
去若有利者亦取我分少年入已問
寺諸人云是分卧具提雜事人見來
即便報曰具壽汝請卧具報云我有
尊師亦當見授問曰彼復是誰答曰
阿遮利耶鄔陁夷主人曰彼亦受取
即摠授之時鄔陁夷於彼井邊多聚
人物爲其談話問諸人曰此是誰村
此是誰寺此是誰塔此是誰園林井
浴池牛羊之屬目覩皆問彼便具答
時諸少年共相議曰阿遮利耶何故
來晚遂相告曰作其常事於師卧處
皆爲敷設濯足水塗足油安在一邊
各自洗足入温堂中誦所持經隨處
眠卧時鄔陁夷既見日暮方入寺中
四顧無人遂便大喚具壽具壽諸人
出看告言大德鄔陁夷何故非時來
入寺内大聲叫喚如牧牛人答主人
曰我有少年在前而入恐有病患是
故高聲少年聞已告言阿遮利耶因
何大喚在彼房中敷設卧具洗塗之

物並已具安可往彼卧怒而告曰汝
等自誰為洗足等事荅言軌範來遲
我等更相告白便自洗足報云汝可
出寺誰能與汝不恭敬無悌懼懈惰
之尊作依止師耶即便强駈令出彼
居露地寒苦通宵既至天明俱守言
敬白言阿遮利耶我欲辭去鄔陀夷
曰具壽汝等何之荅言還室羅伐報
云且住我當與汝瞻病所須荅言師
主我本無病仁遣病生況復有病而
能瞻養遂便棄去還逝多林時鄔陀
夷亦復隨逐漸至給園時諸苾芻見
少年者至唱言善來具壽行李安不
報言同梵行者何有安樂至者鄔陀
夷駈我令出通宵寒苦僅得存生問
言何故諸少年者具以事白少欲苾
芻聞是事已共生嫌賤云何苾芻駈
他苾芻出僧房外故相惱亂以此因
緣具白世尊世尊集僧問鄔陀夷曰
實作如是駈遣苾芻夜出房不白言
實尒大德世尊種種呵責廣說乃至
為諸苾芻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瞋恚不喜於僧住處牽苾

芻出或令他牽出者除餘緣故波逸
底迦
如是世尊爲諸苾芻制其學處佛在
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時有苾
芻居土窟房時此苾芻身嬰疾患天
欲將雨五色雲興諸苾芻見報言具
壽宜可急出天將大雨恐土房崩時
彼病重不能自出時諸苾芻懼犯戒
故不敢扶出天既洪雨土窟遂崩壓
彼病人因斯命過佛言有此難緣應
當牽出告諸苾芻前是創制此是隨
開重制學處應如是說若復苾芻瞋
恚不喜於僧住處牽苾芻出或令他
牽出者除餘緣故波逸底迦
若復苾芻者謂鄔陀夷餘義如上僧
住處者謂佛弟子所住之處牽出者
或言驅出或以手牽自作使人除餘
緣者謂除難緣隨義如上此中犯相
其事云何若苾芻以瞋恚心於僧寺
中若自遣若他驅牽此法中苾芻令
其出者皆得墮罪遇八難緣並皆無
犯又無犯者謂最初犯人或癡狂心
亂痛惱所纏

強惱觸他學處第十七

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尒時具壽鄔陀夷至彼衆多年少苾芻處勸諭之曰汝等共我人間遊行降伏他宗自獲名稱少年各往諮白師主欲去遊行廣說如前乃至夜入寺中發聲大喚遠令開戶彼既卧已不肯為開時鄔陀夷即便脚蹋門扉遂令溫堂振動時諸少年共相議曰可與開門彼有大力恐當損壞衆僧堂舍遂與開門彼便即入於少年牀上縱身而倒或有傷腹或有損膂或有損足告言阿遮利耶我痛我痛告云若嫌痛者自當出去少年議曰此有大力若不出者當斷我命即便俱出露地而卧於一夜中備受寒苦既至天曉白言阿遮利耶我今欲去問曰何之報言向室羅伐城報云且住我當與汝瞻病所須廣說如前乃至到室羅伐城具告苾芻苾芻白佛佛呵責已告諸苾芻我今為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於僧住處知諸苾芻先此

處住後來於中故相惱觸於彼卧具若坐若卧作如是念彼若生苦自當避我去波逸底迦

若復苾芻者謂鄔陀夷餘義如上 知者謂了其事苾芻先此處住者 謂此法中人先在此中而為止宿後來於中等者謂是縱身強為坐卧彼嬈苦痛者謂被惱不樂也自當避我去者謂以此為緣不由餘事波逸底迦義如上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苾芻了知其事如向所說乃至避我去者得得波逸底迦

攝頌曰

麁食及好食 寒熱瓦盆剃 禪誦怖有無
因斯共相惱

爾時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時具壽鄔陀夷至彼衆多少年苾芻處而勸喻曰汝等共我人間遊行廣說如上將諸少年投寺寄宿乃至各自洗足入温堂中共相謂曰我於今日散麁惡食氣力稍劣應可禪思即便加趺繫念而住鄔陀夷夜入寺中發聲大喚具壽時少年苾芻聞其喚聲

報云阿遮利耶我等在温堂中端心禪寂遂便入室而告之曰具壽豈不佛說諸無知者不應修定宜應且起誦習尊經遂遣通宵冷地而坐强使誦經時諸少年既受辛苦曉而告曰阿遮利耶我欲還歸問言欲向何處答言向室羅伐報云且住我當與汝瞻病所須答云師主我本無病仁禮病生況復有疾而能瞻養遂棄而去乃至給園廣說如上苾芻聞已具白世尊乃至告諸苾芻若苾芻故惱他苾芻者皆得墮罪又緣起同前於中別者乃至時諸少年共相謂曰我等今日敢精妙食氣力豐足應可房外隨意誦經即便習誦乃至鄔陀夷見告言具壽豈不佛說若不習定智慧不生應入温室坐禪繫念遂令通夜跏趺而坐身體疲倦既至曉已還逝多林乃至佛告諸苾芻若苾芻故惱他苾芻者皆得墮罪

又緣起同前於中別者乃至時諸少年苾芻共相謂曰具壽今時稍寒共入温堂可為止宿遂便入宿鄔陀夷

見告言具壽何故入室白言時寒入室取煖報云具壽汝熱處宿恐染黃病汝等多人若其病者我獨云何能為贍侍汝可急出遂令露地而住冷水遍灑以扇扇之至明不睡至天曉已還逝多林乃至佛告諸苾芻若故惱他者皆得墮罪

又緣起同前於中別者乃至少年共相告曰今時極熱共入蹠堂可為止宿鄔便入宿鄔陀夷見告言具壽何故蹠室而卧白言時熱此處極涼報云汝涼處卧或觸風得病或疥瘡傷寒我復何能供侍汝等遂便入室掩閉諸窓為然炭火房門急掩毛毯通覆縱身坐處令彼通夜不得眠睡至天曉已還逝多林乃至佛告諸苾芻若故惱他者皆得墮罪

又緣起同前時鄔陀夷勸諸少年人間遊行若隨遂行者皆被惱亂無復一人共之為侍遂便單己遊歷人間過至一寺於此寺中無大小行處時諸苾芻皆夜有所須各安瓦瓮至天曉已傍外棄之寺內苾芻共知鄔陀夷

是惡行者竟無苾芻與入房宿便作
是念此諸黑鉢不共我言於今夜中
自解頭頻即便旋昇蹋道至第三層
見有瓦瓮在處安置便作是念此復
豈是破瓦等耶遂以足指夾棄於外
苾芻夜起欲大小便見彼瓦瓮無一
可得遂於上層通水之處棄其不淨
及至天明諸信心葦梵志居士來入
寺中礼拜處處巡觀房宇時鄔陀夷
告諸人曰汝等當觀黑鉢之類慣爲
惡行穢汙僧田於寺上層棄其不淨
諸俗人等聞生嫌賤時諸苾芻具以
白佛佛言若諸苾芻故心擲棄者皆
得墮罪

又緣起同前時鄔陀夷既無伴侶獨
遊人間至一寺所時諸苾芻知其惡
行竟無一人喚入停息鄔陀夷即作
是念我今宜可別設方便惱彼寺僧
令諸黑鉢知我鄔陀夷是難欺人即
便多服瀉藥在溫堂中隨處便利如
世尊說諸有病者應須瞻侍寺中所
有耆宿老苾芻皆來問疾問言四大何
如答曰困弱時老苾芻暫相得已即

便欲出報云老宿可住片時彼既整
留即還欲出如是至三耆年報曰鄔
陀夷汝欲故心惱乱於我答曰我入
寺內仁不共語暫時佇立何事辭勞
苾芻白佛佛言若諸苾芻故心惱他
者皆得墮罪

又緣起同前廣說如上乃至鄔陀夷
到一寺中多有苾芻修習靜慮時彼
諸人知鄔陀夷是惡行者無人共語
時鄔陀夷見斯事已生惱害心然此
寺院始起半功時鄔陀夷便往詣彼
造寺人處報云長者既有信心造寺
何不早成豈不佛說

若勤修善時　罪惡心不起　於福不勤者
心便造諸惡

長者聞已告苾芻曰聖者我今多有
財物此處匠者卒不可求報云長者
世尊有教若營作處苾芻助成長者
曰若共助成斯為甚善鄔陀夷曰我
當相助即便歸寺打揵稚已自為作
業如佛所教若聞揵稚衆僧應集衆
既總集見鄔陀夷自擊揵稚時諸苾
芻亦共擎持悉皆竟日執作不休共

相謂曰具壽昔來此寺皆勤習定豈謂今日盡共營勞我等捨茲詣室羅伐彼諸舊人見客苾芻至各唱善來告言具壽我聞彼寺皆並修禪久願往彼隨喜相見仁有何事廢修靜慮得至此耶客苾芻報曰往時彼寺皆勤習定至於今日盡共營勞問曰何意如此荅曰由鄔陁夷遣令如此具以事告時諸苾芻以事白佛佛言若諸苾芻故心惱他者皆得墮罪

又緣起同前乃至鄔陁夷到一寺中多有苾芻誦習為業見鄔陁夷皆不共語寺未成就廣說乃至告彼寺主令諸苾芻盡日營作皆捨而去往至給園苾芻白佛佛言得罪同前

又緣起同前乃至鄔陁夷到一寺中當佘之時寺有賊怖時諸苾芻見鄔陁夷来知其惡行皆不共語時鄔陁夷見是事已遂相惱亂至日暮時大關寺門當閣而立時授事人報云大德勿當門立我欲掩扉荅曰汝之房户自可牢閉大衆之門何干汝事時諸苾芻通宵大怖不得睡眠苾芻白

佛佛言故心惱他皆得墮罪
又緣起同前乃至鄔陀夷到寺中寺無賊怖夜多閑門時苾芻出寺便利時鄔陀夷見其不語便生忿怒遂牢閉其門當閫而卧時諸苾芻夜須便利報云大德勿礙當閫我出便利答言具壽於汝房中穿牆而出我行疲極誰能為汝時諸苾芻既無出處或在簷前或門屋下或水竇處或在中庭而棄不淨至天明已諸信心者入寺礼拜時鄔陀夷見而告曰仁等看此異類無於寺中糞穢狼藉仙人居處豈合如此作是語時令諸俗徒共生嫌賤諸苾芻白佛佛言若苾芻故心惱他苾芻者皆得波逸底迦罪又無犯者謂最初犯人或癡狂心亂痛惱所纏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二十九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三十　去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故放身坐卧脫脚林學處第十八

尒時薄伽梵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時具壽鄔波難陀至彼衆多少年苾芻處勸喻曰汝等共我人間遊行必當降伏他宗自獲名稱汝等若欲讀誦禪思及以衣食病緣所須皆令無闕時諸少年雖聞此勸共知鄔波難陀稟性惡行不堪共居竟無一人許共同去時有乞食苾芻聞其覓伴遂告鄔波難陀曰我共大德人間遊行有同行人報乞食者曰此鄔波難陀為人惡行汝今隨去必遭惱觸遂報同梵行者曰我滿十夏不依止他亦不就彼求受學業彼於我處欲何所為知識報曰不相用語後自當知不受勸言遂與同去出至界外時鄔波難陀報云乞食者汝可為我擎持衣鉢吾年衰朽且宜相助乞食者答曰大德豈可不見佛法僧寶勝妙福田持以奉施而多畜此生惱物

耶報乞食者曰我遣擎物汝不肯持
亦未乖理然汝非我二師輒相呵責
斯豈合耶時鄔波難陀便作是念此
乞食者未須與語且忍共去後自當
知遂漸遊行至一聚落即於林外詣井
池邊俱共憩息村中有寺打揵稚聲
時乞食者既聞聲已報言大德寺鳴
揵稚我欲往看報言具壽此乃多是
黑鉢之類嬾修善品鳴揵稚集僧別責
作務我等既疲道路誰能共彼執作
乞食者曰或是分利揵稚我既及界
理合得之鄔波難陀曰汝宜可去若
是分利揵稚者亦取我分答云如是
遂至寺中問知乃是分卧具揵稚主
人苾芻報云阿瑜率瀉宜受卧具報
言我有大者亦為受不問彼是誰報
云是大德鄔波難陀答曰彼人衆所
識知亦為取分即便兩人卧具皆悉
受之時鄔波難陀在於井處廣問諸
人兼為說法具如前說諸人既散時
景將曛便入寺中高聲大喚彼乞食
者在闇下房閉戶而卧聞喚聲已報
言大德何為高聲我於上房已為敷

置眠臥之具及洗足物並在一邊就
彼憩臥報言乞食者可為開房欲有
商度彼作是念若容入房乃至天明
言未能了我今宜臥不與開門報言
大德我行疲極無暇商量設有平章
待至天曉時鄔波難陀知其意止不
為開門即向上房洗足入室問曰得
塗足油安在何處報曰近在牀邊鄔
波難陀善知聲相觀其臥處即移牀
脚安彼頭邊放身而坐令牀脚脫打
破彼頭報云大德打破我頭極為苦
痛鄔波難陀報云乞食者何故頭破
彼作是念我若言或容更打即默
尒而住至天曉已便往就別報言
大德我今欲去問曰汝欲何之荅曰
向室羅伐城報云且住我當給汝病
藥所須荅言大德我今無病故破我
頭設更有疾豈能瞻養說是語已捨
之而去還逝多林時同梵行者見問
善來問安樂不報言彼打頭破何有
安樂具以緣告時諸苾芻聞是事已
共生嫌賤云何苾芻在上棚臥知脫
脚牀放身而坐令牀脚脫打破他頭

以此因緣具白世尊世尊集衆問鄔波難陀曰實作如是惱亂事不白言實尒世尊種種呵責廣說乃至爲諸苾芻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於僧住處知重房棚上脫脚牀及餘坐物放身坐臥者波逸底迦若復苾芻者謂鄔波難陀餘義如上僧住處者亦如上知者或時自作或被他教重房者謂居重閣危朽棚上脫脚牀者謂此牀脚不連上蓋及餘諸座放身坐臥者謂極縱身或坐或臥故令脚出傷損他人波逸底迦者廣釋如上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苾芻知僧房舍有脫脚牀縱身坐臥欲惱他者皆得墮罪若是版棚或是甎地或脚以版支或特仰著此皆無犯又無犯者謂最初犯人或癡狂心亂痛惱所纏

用蟲水學處第十九

佛在憍閃毗瞿師羅園尒時具壽闡陀以有蟲水澆草土牛糞等諸苾芻見告云具壽闡陀勿以有蟲水澆草土牛糞等闡陀報曰豈諸生命我喚

將來豈復有人數以相付豈可欲去
我不聽行四海寬長因何不去江河
池沼盎瓮瓶現何不走入諸有少欲
苾芻聞是語已共生嫌賤云何苾芻
以有蟲水將澆草等自作使人不顧
生命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以此緣
集諸苾芻問闡陀曰汝實用蟲水及
以教人澆草等耶實尒大德世尊以
種種呵責非出家人所應作事讚歎
少欲尊重戒者廣說如前乃至制其
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知水有蟲自澆草土若和
牛糞及教人澆者波逸底迦若復苾
芻者謂是闡陀餘義如上知者或自
知或他告語水謂井池等水蟲有二
種一為眼所見二為羅所得若自用
若使他澆草澆土若和牛糞等者得
波逸底迦義如上說此中犯相其事
云何若苾芻於有蟲水作有蟲想若
自用若教人用澆草等得波逸底迦
疑亦如是若水無蟲作有蟲想用時
得惡作罪疑亦如是若苾芻河池水
處多有蟲魚苾芻發心決去其水隨

有蟲魚命斷之時皆得墮罪若不死者皆得惡作若於此水處偃之令斷於其下畔蹉蟲命斷或時不死得罪同前若無殺心者無犯又無犯者謂最初犯人或癡狂心亂痛惱所纏

造大寺過限學處第二十

佛在憍閃毘瞿師羅園尒時六衆苾芻每於他寺生輕賤心作如是語此寺崩隤猶如客舍象馬之廐諸苾芻聞已告言具壽仁等於他住處得便居止而自不能安一基石依他處所強作譏嫌六衆聞已時難陀鄔波難陀共相告曰我等常被諸黑鉢類之所欺輕云汝恒居他寺自無居止乃至一石不能安置我等今應共造一寺令諸黑鉢曾所未覩于時難陀告鄔波難陀曰若我六人皆營作者諸餘黑鉢得我瑕疊作如是說六衆苾芻不修善品悉皆營作我等所有施食之家勸令心變我等宜應於六人內簡取一人識性聰敏善解說法能令細針引入麁杖我等六人誰能如是鄔波難陀曰具壽闡陀衆所識知

辯才無畏能作如是鉗杖相隨阿說
迦曰若如是者應可詳去共請其人
勸為授事即便詳去告闡陀曰具壽
當知我等常被諸黑鉢者之所欺弄
而云我輩恒居他寺多生譏恥乃至
不能自安一石今應共造一寺令諸
黑鉢曾未見聞我等共營恐招譏議
云住時六衆令作傭人具陳可不共
請之曰大德仁可發勇猛志作授事
人為諸僧伽造一住處報云善哉既
是勝田我當為作于時闡陀受衆勸
已即便洗足入已房中結跏而坐通宵
不寐作如是念以何方便我為僧伽
能建大寺復更思惟今此世間人天
諸衆於世尊所普生敬信彼某甲家
於馬勝所偏生敬信彼家於吠陀羅
所彼家於婆澁波所彼家於大名所
彼家於滿慈所彼家於無垢所彼家
於牛王所彼家於舍利子所彼家於
大目連所如是及餘諸大苾芻皆有
施主別生敬信我既無別施主當憑
告誰而能造寺時此城中有一長者
大富多財稟性慳悋乃至澡器濁水

亦不恵人若能化彼令生信敬可爲
僧伽造成大寺是時闡陁至天明已
著衣持鉢入憍閃毗而行乞食先於
餘家乞得麨已便詣彼長者家欲入
其舍時守門者言聖者此是大長者
家無宜輒入闡陁報曰如佛世尊乞
食之人但遮五處一唱令家二婬女
家三酤酒家四旃荼羅家五王家豈
可此家是前五種時守門人報言聖
者大爲譏弄此非唱令乃至王家然
是某甲長者之宅仁不須入是時闡
陁便作是念求執衣鉢尚不聽進欲
求餘物其可得乎于時有一長者新
誕孩兒爲大歡慶奏諸鼓樂多將舞
著在門前過彼守門者貪觀伎樂便
離其門是時闡陁即便竊入時彼具
壽威儀庠序如離欲人長者遥見告
曰善來大德闡陁宜於此坐暫時居
止而言談由緒未得其便告長者曰我
已巡門乞得唐麨仁可爲羅長者告
婢可爲羅麨其婢爲羅是時闡陁觀
所羅麨長者問曰仁何所觀闡陁告
曰我欲觀蟲若有蟲者我不應食長

者報曰若食蟲者當有何過報曰如世尊言若殺生者由數習故身壞命終墮於地獄餓鬼傍生受諸苦惱設生人中短命多病然闡陀苾芻妙閑三藏得無辱辯善識時宜應機說法即為長者宣說法要讚修十善毀行十惡時彼長者既聞法已心生敬信即便入舍令辦種種上妙飲食并諸異味盛滿盤器持來供奉闡陀見已即便生念我聞木釜一煑便休若受此施即為前食亦為後從而告之曰施主我已受得他所施麨豈容見棄嚴美食耶長者曰我等俗法先得麤食後逢美妙棄前惡食實無愆咎闡陀報曰長者俗人無戒隨意所為我受戒品豈得同彼受他信施輙輕棄耶是時長者聞此語已倍生深信闡陀即便覓時而去長者告曰大德於時時間賜過我舍即便報曰我實欲得數數相過而守門人猶如暴惡琰摩獄卒不聽前進于時長者喚守門人告云汝見聖者闡陀入時不應遮止荅曰依教是時闡陀便即思念若

更有餘黑鉢者入不識機宜令其失
信我今宜可預設方便不令其入報
守門者曰咄男子汝今知不此家長
者我以大緣令其敬信門人報曰我
已知之告云汝從今後勿令諸餘黑
鉢之輩輒入此門若放入者我令長
者與汝重杖替以別人彼便報曰仁
入此門非我所欲豈令餘者而輒進
耶請勿為慮是時闡陀於時時間來
詣其舍為長者夫婦宣揚妙法令受
三歸持五學處時長者報曰聖者若
於資緣有所須者於我家中隨意當
取請勿為外于時闡陀雖聞此言一
無所受後於異時來過其宅為彼長
者讃說七種有事福業長者聞說福
利深生歡喜白闡陀曰聖者我今欲
脩有事福業答言賢首今正是時隨
意當作長者曰欲作何事闡陀報曰
可為衆僧營造住處長者便念我已
屢將家貲布施乃至縷線曾不見受
今時雖許復為衆僧觀此知足我深
敬重白言大德今我舍內多有財賄
得為僧伽造立住處然無助我撿校

之人聞陀報曰我願助汝成斯福壽
于時聞陀報長者曰仁今宜往詣僧
伽處諮問大衆求請我作撿校之人
長者報云善哉我去即與聞陀相隨
向寺入大衆中礼僧足已敬白大衆
此聖者聞陀繼為衆僧興造住處我
為施主幸願僧伽慈悲聽許差作授
事人尒時舍利子為衆上座見長者
請便作是念此六衆輩比不被差常
惱僧衆況今差遣相惱不疑寂言具
壽闡陀我昔營造逝多園林誰復差
我具壽大准陀造此瞿師羅園亦是
誰差作汝若欲為衆僧造住處者當
自撿校何待衆差闡陀聞已便作是
念黑鉢之徒不欲見我何況老許為
授事人衆既不差便共長者俱時起
去詣長者家多取錢物往作甎人處
告云賢首汝等豈能於一日中以成
熟甎造三層寺一百口房不甎匠荅
曰若多與錢物衆人共為此應可辦
即隨索多少給與其錢次向疊甎匠
處告云賢首汝等豈能於一日中斲
削熟甎造三層寺不次向木匠處告

云賢首汝等豈能於一日中揔集諸
本匠造三層寺不次向泥匠及畫工
處各隨所作問答同前次復多覓傭
力之人將入寺中併功相助造三層
寺一日便成然造寺時下無水竇上
無泄渠戶中總牖皆不安置無蹤通
處形若方篋但有小門纔通出入營
造既訖便往至彼長者之家報云長
者造寺已成應為慶讚長者答曰今
時不辦明日當作
尒時世尊便作是念六衆闡陀所造
之寺於後夜分必定崩隤若我及僧
衆不為受用所造寺者彼之施主見
寺崩壞生大懊惱必歐熱血而取命
終世尊告阿難陀曰汝今宜於瞿師
羅園諸苾芻處而告之曰汝諸苾芻
我每為說容修善行發露衆罪汝等
若有獲得勝定當以定力於初夜分
往詣闡陀所造寺中各修善品時阿
難陀奉佛教已告諸苾芻曰諸具壽
世尊有教我每為說容修善行發露
衆罪汝等若有獲得勝定當以定力
於初夜分往詣闡陀所造寺中各修

善品時諸苾芻聞是語已得勝定者如佛所教往彼寺中隨修善品世尊便於半夜亦往寺中起世俗心諸佛常法若起世俗心者帝釋諸天悉皆知意是時帝釋諸天來詣佛所礼佛足已在一面坐佛為宣說諸法無常礼佛足已忽然不現時諸苾芻與佛俱去至後夜時四面雲起風驚雷震便下大雨滿彼寺中形如大窯木無出處其水浸漬寺便崩倒至天明已六衆聞之惣生惶怖悉皆逃走時彼施主即於是日車載種種上妙飲食來詣寺所欲申慶讃問苾芻曰我所造寺何者是耶有一苾芻晚暮出家與彼六衆先有瑕隙報長者曰此是汝寺猶如駱駝蹲伏崩倒汝須存意入已寺中勿令門額觸汝頭髻長者見已作如是念我捨珎財其數無量未曾受用遂見崩隤即便懊惱悶絶于地時諸親族以冷水灑面得少穌息世尊尒時命具壽阿難陀曰汝今宜往告彼長者曰多有施主奉為如來造立房舍然佛世尊竟不受用於

彼施主福亦隨生何況汝寺於初夜
時有耆宿德行苾芻皆入受用於後
夜分世尊自往及帝釋諸天皆來雲
集入汝寺中共為受用宣說妙法汝
之福利無量無邊當須歡喜勿為憂
悒時阿難陀奉佛教已詣長者所具
以佛語告之長者聞已白阿難陀曰
大德世尊大悲入我寺中為受用耶
阿難陀曰已為受用長者曰大德若
佛世尊入我寺中已為受用者我能
日日奉為世尊造斯住處尔時長者
問諸人曰我善知識六眾苾芻今在
何處六眾傳聞長者見問皆共來至
到長者所長者即便請其食已便以
新氎人奉一張苾芻所須資具之物
隨意供給時諸苾芻見是事已報六
眾曰仁等能為長者造立大寺實是
牢固六眾荅曰汝何見識我等六人
能令長者深生敬信雖復損失財物
然於我等敬信弥隆供以上食人奉
一氎沙門資具隨意當給其少欲苾芻
聞是語已共生嫌賤云何六眾苾芻
於所作事理應善恥反更自高時諸

苾芻即以此緣具白世尊世尊集僧告六衆曰汝等實作如是不端嚴事耶六衆白言實尒大德世尊以種種訶責廣説如前乃至爲諸苾芻制其學處應如是説

若復苾芻作大住處於門梐邊應安横扂及諸牎牖并安水竇若起牆時是濕泥者應二三重齊横扂處若過者波逸底迦

若復苾芻者謂是六衆大者有二種一施物大二形量大此謂形量大言住處者謂於其中得爲行住坐卧四威儀事作者或自作或使人於門梐邊應安横扂及牎牖水竇若起牆時是濕泥者始從治地築基創起牆壁是濕泥者應二三重布其塼墼若過著者得波逸底迦釋義如上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苾芻爲僧造大寺用濕泥墼及安泥摸過二三重作者皆得墮罪若是熟甎及以石木或可施主欲得疾成雖過重數並皆無犯又無犯者謂最初犯人或癡狂心亂痛惱所纏時諸苾芻咸皆有疑請世尊

日具壽闡陁求僧羌作擯罸時有何因故尊者舍利子方便遮止而不聽作佛告諸苾芻此舍利子非但今日以善方便遮止闡陁乃往古昔亦曾遮止汝等應聽於過去世雪山之中極深險處有大群鳥依止而住中有鳥王共相統領因遭疾病遂致命終時諸群鳥既無其主更互相欺為不饒益時諸群鳥共集一處而相告曰我等無主不可久存欲覓鳥王同為灌頂共相領立我於何處當可得耶去斯不遠有老鵂鶹眾皆議曰此鳥耆宿堪可為主我等若扶必有弘益去此非遠有一鸚鵡稟性聰慧善識機宜我等共問扶鵂鶹為主是事可不即共往詣鸚鵡之處問言欲立鵂鶹為主是事可不于時鸚鵡觀鵂鶹面而說頌曰

我不愛鵂鶹　以為眾鳥主　不瞋面如此
瞋發欲如何

時諸群鳥聞此說已不立為主便立鸚鵡以為其主汝諸苾芻勿生異念往時鸚鵡即舍利子是老鵂鶹者即

闡陀是昔扶爲王方便遮止令老授事亦方便不聽又無犯者謂最初犯人或癡狂心亂痛惱所纏

第三攝頌曰

不老至日暮　爲食二種衣　同路及乘船

二屛教化食

内中攝頌曰

佛令難鐸迦　教誡苾芻尼　爲說甚深經

皆證阿羅漢

尒時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佛於此處爲夏安居與五千苾芻俱有耆宿苾芻尼亦在此王園寺而作安居所謂準陀苾芻尼民陀苾芻尼末騰婆苾芻尼大衣苾芻尼善行苾芻尼曠野苾芻尼明月苾芻尼安隱苾芻尼少力苾芻尼喬荅弥蓮花色大世主苾芻尼等大聲聞尼咸於此住時大世主苾芻尼與五百苾芻尼以爲侍從往詣佛所礼佛足已在一面坐尒時世尊爲大世主等宣說法要示教利喜令歡慶已告言大世主時至可去時大世主聞佛說法頂戴

受持礼佛足已即便出去尒時世尊見大世主出去之後告諸苾芻曰汝等應知我今年衰老朽氣力羸憊不復更能為諸四衆苾芻苾芻尼鄔波索迦鄔波斯迦宣說法要汝等從今已去耆宿苾芻應為次第教授苾芻尼時諸苾芻聞佛教已即依次第而為教授時具壽難鐸迦次當教授而不願去教授諸尼時大世主苾芻尼復與五百苾芻尼往詣佛所廣說如前乃至礼佛出去

佛見大世主出去之後告阿難陁曰今當次誰教授尼衆阿難陁曰比来皆是耆宿苾芻更次教授令至具壽難鐸迦而情不樂欲教授尼衆時難鐸迦亦在佛邊衆内而住尒時佛告難鐸迦曰汝當教授苾芻尼應為諸尼宣說法要何以故難鐸迦我當隨力教授苾芻尼汝亦教授苾芻尼我為諸尼宣說法要汝亦如是宣說法要由此緣故令彼諸尼衆得大利益有大光輝能廣增長獲究竟處汝不應辭教彼尼衆時難鐸迦蒙佛教已

默然而受時具壽難鐸迦過於夜分至天曉已於日初分著衣持鉢入室羅伐城次第乞食既得食已還至本處飯食訖収衣鉢嚼齒木洗足已旋入房中宴默而住

時難鐸迦於晡後時從定而起著僧伽胝將一苾芻以為後從向王園寺欲教授苾芻尼既至彼已時諸尼衆遥見難鐸迦来白言善来大德即為敷座請其安坐時諸苾芻尼礼難鐸迦足已於一面坐時難鐸迦告諸苾芻尼曰我今為諸姉妹説問荅法門汝等善聽若解者言解若不解者言不解於義善解如理脩行於義不決當可覆問大德𫝆言之義我未能解諸苾芻尼聞是教已白難鐸迦曰大德我蒙善教深生希有慶悅無已如是大德善教我等我等咸皆随所教事而為問荅順理脩行時具壽難鐸迦告諸尼曰姉妹汝知内眼處有我我所不諸尼荅言大德我不見有又問曰姉妹如眼既尒乃至耳鼻舌身意内處有我我所不荅言大德我不

見有何以故大德我等順修正行實
作此解以正慧見觀內六處實無有
我心生信解了無我故時難鐸迦報
諸尼曰善哉姉妹善能解了言所詮
義此內六處無我我所如是應知又
於外色處有我我所不諸尼答言大
德我不見有又問曰姉妹如色既尒
乃至聲香味觸法外處有我我所不
答言大德我不見有何以故大德我
等順修正行實作此解以正慧見觀
外六處實無有我心生信解了無我
故時難鐸迦報諸尼曰善哉姉妹善
能解了言所詮義此外六處無我我
所如是應知復次姉妹眼色為緣能
生眼識此之識性有我我所不大德
無有如是乃至意法為緣能生意識
此等識性有我我所不答言無有何
以故如上廣說乃至如是應知復次
姉妹眼色為緣能生眼識由此三和
能生於觸此觸有我我所不乃至意
法識三能生於觸此觸有我我所不
答言無有何以故如上廣說乃至如
是應知復次姉妹此眼色識三和生

觸能生於受此受有我我所不乃至後三國觸生受此受有我我所不荅言無有何以故如上廣說乃至如是應知復次姊妹此眼色識三和生觸此觸生受此受生愛此愛有我我所不乃至後三之愛有我我所不荅言無有何以故如上廣說乃至如是應知

復次姊妹譬如因器油炷及火方有焰生姊妹如焰無常乃至火炷油器皆亦無常姊妹若復有人作如是說器油炷火雖是無常然依此等所生之焰定是堅固不可變壞常住之法如是說時可說此人為實語不荅言大德斯非實語何以故此器油等皆無常故所生之焰豈得是常姊妹如是內六處無常若復有人作如是說此內六處雖是無常然依此等所生喜樂定是堅固不可變壞常住之法如是說時可說此人為實語不荅言大德斯非實語何以故乃至廣說大德我等順修正行實作此解以正慧見觀內六處皆是無常心生信解由

彼彼法生故此此法生彼彼法滅故此此法滅終能獲得寂靜清涼解脫之處難鐸迦報諸尼曰善哉善哉姉妹若能解了言所詮義心生信解了是無常由彼彼法生故此此法生彼彼法滅故此此法滅終能獲得寂靜清涼解脫之處

復次姉妹譬如大樹根莖內外枝葉花果貞實具足此之大樹根是無常乃至花葉皆亦無常若復有人作如是說此樹根等皆悉無常然而樹影定是堅固不可變壞常住之法如是說時可說此人為實語不答言大德斯非實語何以故此之大樹根莖枝葉乃至花果皆悉無常若無根等所依之物能依之影皆不得有難鐸迦曰姉妹外之六處皆悉無常亦復如是若有人來作如是語外之六處皆是無常然而依此所生樂觸定是堅固不可變壞常住之法如是說時可說此人為實語不答言大德斯非實語何以故廣說如前乃至終能獲得解脫之處

復次苾芻更說譬喻汝等應聽諸有
智者以譬喻故能解其義如善屠牛
人及諸弟子手執利刀斷其牛命方
便剝剝外皮內肉皆不傷損然於腹
中肝肚腸胃細割斬截悉皆除棄重
取其皮周遍蓋覆苾芻有人見時作
如是語此牛與皮相連不別是有命
牛可說此人是實語不荅言大德斯
非實語何以故此屠牛人及餘弟子
手執利刀斷牛命時雖不損皮肉然
於腹中肝肚腸胃割截除棄但重取
皮周遍蓋覆此肉與皮不相連者苾
芻我舉此喻欲曉餘義如理應知所
言牛者謂有色身麤重四大父母精
血羯剌羅等聚集成就復以飲食共
相資養假藉塗香及澡浴等終歸磨
滅破壞銷散言內肉者謂內六處言
外皮者謂外六處腹中五藏者謂欲
貪等言善屠牛人及餘弟子者謂是
多聞利智聲聞弟子言利刀者謂智
慧刀謂佛弟子心持慧劒斬彼相應
繫縛煩惱及諸隨惑對治損壞悉皆
除棄是故汝等了斯事已當勤修學

勿為放逸後生悔恨姊妹若於汝等
情所染著愛樂之處當善防心染未
斷故於可瞋境當善防心瞋未斷故
於愚癡境當善防心由癡未斷故於
四念住當善護心正觀而住修念住
已於七菩提分法應善修習多為修
習於菩提分既修習多修習已於八
支道正念成就能除欲漏除欲漏已
有漏無明漏心當猒捨生猒捨故便
得解脫得解脫已證解脫智見即能
了達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
不受後有汝等姊妹如是應學
尒時具壽難鐸迦為諸尼衆示教利
喜宣說法已從座而去既至明日時
大世主與五百苾芻尼還至佛所如
常威儀聽妙法已礼佛而去佛見大
世主出去之後告諸苾芻曰汝等觀
此難鐸迦為彼五百苾芻尼正教正
誡令得解脫而未證究竟若於今日
而命終者我不見彼諸苾芻尼有一
繫縛煩惱而不除斷由斯結惑為羂
絆故重來此世而更受生汝等苾芻
譬如白月十四日月在空中人皆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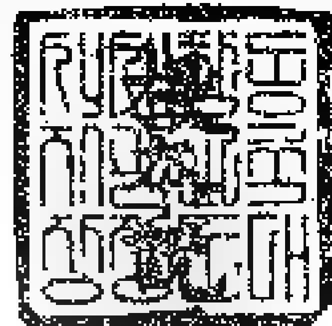
見咸悉有疑云此明月為滿不滿然
此明月不是圓滿由未究竟故如是
難鐸迦苾芻為彼五百苾芻尼正教
正說令得解脫而未證究竟若於今
日而命終者我不見彼諸苾芻尼有
一繫縛煩惱而不除斷由斯結惑為
羈絆故重來此世而更受生尒時世
尊記彼五百苾芻尼得不還果已告
難鐸迦曰汝當教誡諸苾芻尼為說
妙法令遠出離何以故我及於汝教
誡諸尼令其解脫時難鐸迦聞佛教
已嘿然受教
時具壽難鐸迦至明日已於初分時
著衣持鉢入大城中次第乞已還至
本處飯食訖收衣鉢爵齒木澡漱已
於外洗足入房宴坐至日晡時從定
而起著僧伽胝將一苾芻以為從者
詣王園寺欲教授苾芻尼既至彼已
時諸尼衆遙見難鐸迦來白言善來
大德即為敷座請其安坐時諸苾芻尼
禮難鐸迦足已於一面坐時難鐸迦
為諸尼衆宣說法要示教利喜既說
法已從坐而去時大世主苾芻尼將

五百尼衆往世尊所礼足已廣説如
前乃至礼佛而去尒時世尊尼衆去
後告諸苾芻曰汝等觀此難鐸迦苾
芻已正教誡五百苾芻尼悉令解脱
得究竟處不是諸尼衆若於今日而
命終者我不見彼一人於生死路而
重遊履故於今時盡諸苦際汝等苾
芻譬如白月至十五日月處空中人
皆覩見無復生疑云此明月為滿不
滿然此明月是極圓滿由究竟故如
是難鐸迦苾芻為彼五百苾芻尼正
教正誡令得解脱至究竟處若於今
日而命終者流轉路絶不復受生尒
時世尊記五百苾芻尼得阿羅漢果
已諸苾芻衆聞佛所説歡喜信受

根本説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三十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切有部毗奈耶卷第三十一　而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衆不差輒教授苾芻尼學處第二十一之三

內攝頌曰

六衆教非理　大路及小路　佛令彰勝德
廣說昔因緣　因昇獲多財　習王心起慢
為說智馬事　非聖勿稱量

爾時世尊令諸耆宿苾芻應為次第教授苾芻尼時六衆苾芻至其次日便往詣彼苾芻尼處共彼諸尼言話戲笑或以身手互相搠摸於彼尼中有愛樂者共作非法若不愛者即不隨彼遂於廊下經行出嫌罵語時彼苾芻尼樂少欲持戒者便以其事往白苾芻苾芻尼聞已具白世尊世尊告曰雖當次第不應令彼六衆苾芻教授尼衆時彼六衆雖聞此教自為次第教授諸尼還復如前共作非法佛言若不衆差不應教授是時六衆聞是語已便出界外自相差遣還因前過佛言不應界外而相差遣聞斯語已是時六衆便於界內取病者欲不

問餘人佛言不應如是別衆差人當於十五日褒灑陁時衆僧普集應當差遣教授尼人應如是差先當問能汝某甲能教授苾芻尼不彼應荅言我能令一苾芻作白羯磨應如是作大德僧伽聽此苾芻某甲為教授苾芻尼人此某甲樂欲當教授苾芻尼若僧伽時至僧伽應許僧伽令差苾芻某甲為教授苾芻尼人此某甲樂欲當教授苾芻尼白如是次作羯磨大德僧伽聽此苾芻某甲為教授苾芻尼人此某甲樂欲教授苾芻尼若僧伽許差苾芻某甲為教授苾芻尼人此某甲樂欲當教授苾芻尼若諸具壽許差某甲為教授苾芻尼人者默然若不許者說僧伽今許差某甲當教授苾芻尼竟由其默然故我今如是持

時諸苾芻聞世尊說令差教授苾芻尼人遂不簡擇即便差遣佛言若自不調能調於他若自不靜能靜於他若自不安能安於他自不斷滅能斷滅他自陷欲泥能拯濟他者無有是處

處告諸苾芻曰不應不為簡擇輒便差遣若苾芻具七法者衆應差教授苾芻尼云何為七一者持戒二者多聞三者住耆宿位四者善都城語五者不曾以身汙苾芻尼六於八他勝法善能分別七於八尊重法能善解釋云何名持戒謂於四波羅市迦法一無虧犯云何多聞謂能善誦二部戒經云何住耆宿位謂受圓具滿二十夏或復過此云何善都城語謂能善解王都言音語通方域云何不以身汙苾芻尼謂曾不與尼以身相觸設曾身觸此罪已如法說悔云何分別八他勝法謂於初八善識開遮云何善解八尊重法謂於八事善能開演若苾芻具七法衆應差作教授苾芻尼人如世尊說若具七法衆應差遣教授尼衆者時六衆苾芻雖不被差便行教授少欲苾芻聞生嫌恥云何苾芻不被衆差而便自往教授尼衆以此因緣具白世尊世尊以此因緣集苾芻衆便問六衆廣說如前種種呵責乃至我今為諸苾芻制其學

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僧不差自往教誡苾芻尼
於衆波逸底迦　如是世尊爲諸苾芻制
學處已　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
獨園　於此城中有一婆羅門娶妻之
後婦每生子便即命終　後於異時妻
復有娠　時婆羅門知是事已　以手支
頰懷憂而坐　有隣家老母來至其所
告言　婆羅門何故懷憂支頰而住　答
曰　我婦薄福　每所生子便即命終　今
復有娠　設生還死　寧得不憂　老母報
曰　若至汝妻誕孕之日　當喚我　後
時其妻至誕生日　即喚老母　母至婦
所見誕一男　老母取兒淨澡浴已　持
鮮白疊周帀裹身　上妙生酥置於口
內　授與使女告云　汝可抱此孩兒安
四衢大路　若見沙門婆羅門行過之
時　汝應慇重致敬　告諸人言　此小孩
兒礼聖者足　至日暮時　若命存者　即
可持歸　若命不存　隨處當棄　汝可歸
還　是時使女隨教抱兒往四衢大路
安在道邊　諸外道輩　於晨朝時礼諸
天廟　涉路而過　是時使女遥見彼來　遂

便致敬指示孩兒告言聖者此小孩
子礼聖者足彼呪願去令汝孩子無
病長壽天神擁護父母所願悉令圓
滿復有衆多苾芻入室羅伐城
欲行乞食亦從此過使女見之亦同
前告白時諸苾芻如上呪願
尒時世尊於日初分著衣持鉢入室
羅伐城欲行乞食亦從此過時彼使
女見世尊来慇重至心五輪著地礼
世尊已指示孩兒合掌白佛此小孩
子礼世尊足世尊告曰令汝孩子無
病長壽天神擁護父母所願悉令圓
滿如是致敬至日暮時就覩孩子見
命尚存抱持歸舍家人見問孩子活
不報言得活又問汝抱此兒安在何
處報云在大路傍父母欣悅便集宗
親為大宴樂欲與孩兒施立名号諸
人議曰令此孩子初誕生已置之大
路宜與此兒名為大路（梵云莫訶半託迦）此大
路童子由勝資養身速長大學諸
藝能書筭等技廣如上說於婆羅門
所有法式著衣喫食洗淨軌儀唱誦
音聲咸盡其妙善四明論解六作業

具大智慧有五百童子就其受學時婆羅門不能辭欲如有說云若人渴逼便飲鹹水渴更增多如貪婬者習欲之時貪更增長婆羅門淶欲不捨婦更有娠將誕之時還命老母其母至巳看其誕孕見産一男還復同前淨洗浴巳裹以白疊授與使女告云可持此子安大道邊如前教示時彼使女稟性孄惰便抱孩子置小路邊見有沙門婆羅門外道內道及以大師同前指示皆爲呪願廣說如上至日暮時孩兒存活抱持歸舍父母歡喜問使女曰汝抱此兒安在何處報云安小路傍父母即便廣設大會與子立名皆云此兒欲求長命置小路傍應與此兒名爲小路（梵云朱荼半託迦朱荼是小半託迦是路舊云周利槃特迦者訛也）既漸長大令其受學其師先教讀悉談章稟性愚鈍道談忘悉道悉忘談時親教師報其父曰我昔曾教衆多童子未曾見此愚鈍小兒大路童子少授之時多所領解然此童子道悉忘談道談忘悉我實不能教其學問父聞語巳便作是念

非一切婆羅門皆有文學宜可教其
闍誦明論將付明師令教誦業師乃
教誦明論道蓬忘覚道覚忘蓬此蓬覚二
聲是婆羅門四明論中初每之字能令多
義統攝人神習誦之者廣生福智凡厥初
學皆以手延聲令其誦習亦去聞聽聲是
鄭斷義然者欲蓬覚字不可断是故存其
梵韻
是時彼師告其父曰我昔曾教衆多
童子未曾見此愚鈍小兒道蓬忘覚
道覚忘蓬我實不能教其誦習時婆
羅門聞斯語已復作是念非一切婆
羅門皆能誦習但作種姓婆羅門自
然得活亦何事辛苦由此童子禀性
愚鈍時人皆喚為愚路父於愚路
偏鍾愛念有請召處必將隨逐後於
異時父婆羅門身嬰重病雖加醫藥
漸就衰羸告大路曰我歿世後汝無
憂慮然愚路无識汝勿見輕安危共
同始終相濟盡兄弟義當憶吾語如
佛言曰
積聚皆銷散　崇高必墮落　會合終別離
有命咸歸死
說是語已即便命終二子悲號具辦
香禮送至林所焚燒既訖懷憂而歸

是時舍利子及大目連與五百苾芻
詣憍薩羅國人間遊行至室羅伐城
城中人衆聞舍利子及大目連與五
百苾芻欲來至此出城迎接尒時大
路於此城外在一樹下領五百人授
其學業見諸大衆俱共出城問學徒
曰今此人衆欲何處去學徒報曰此
諸人衆聞舍利子及大目連與五百
苾芻欲來至此共出迎候大路問曰
彼二人者有何可觀我昔聞彼俱棄
家上婆羅門種於第二族刹帝利種
沙門喬荅摩處而為出家何足迎也
彼門人中有摩納縛迦崇重三寶前
白師曰大師勿作是語彼獲聖果有
大威神若大師聞彼說法必當隨從
而求出家時諸學徒每於假日或觀
城市或往仙渠或採樵薪或礼天廟
後因休假學徒出行大路念曰摩納
縛迦稱讚佛法我今宜可竊往聽之
便出城外見一苾芻樹下經行往詣
其所告言苾芻世尊妙法為說多
少時彼苾芻即為廣說十惡業道十
善果報大路聞已心生敬信告言苾

芻我當不久還更重来遂捨而去於後假日重詣彼苾芻所還請說法苾芻即為廣說十二緣生彼既聞已信生深信白言聖者我頗得於善說法律而為出家在如来所修梵行不時彼苾芻作如是念我今宜可許其出家令駕法棘令持法炬告婆羅門曰隨汝意樂婆羅門曰我於此處衆所知識不能出家當詣他方為出家事苾芻遂即將向餘處而與出家并授圓具告言具壽如佛所說有二種業一者讀誦二者禪思於此二中汝樂何事荅曰鄔波馱耶二種俱作便於晝日讀誦衆經未久之間善閑三藏於初後夜觀察思惟斷諸煩惱證阿羅漢三明六通具八解脫得如實知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受後有心无障导如手撝空刀割香塗愛憎不起觀金與土等无有異於諸名利无不棄捨釋梵諸天悉皆恭敬尒時大路既得果已便自生念我比讀誦勤苦思惟所應得者今已獲得我今宜往室羅伐城礼世尊足承事

供養遂與五百門徒執持衣鉢漸次遊歷至室羅伐城時此城人聞具壽大路將五百人從憍薩羅人間遊行欲來至此時諸大衆咸皆出迎時彼愚路與兄別後家業日衰遂至貧窮乞求活命見衆人出問曰何意諸君俱出城郭諸人報曰聖者大路與五百人從憍薩羅今來至此是故諸人出城迎接愚路聞已作如是念此諸人等非彼兄弟亦非宗親尚出相迎我是其弟因何不去即隨俱出與兄相見兄慰問曰愚路與汝久別若為存養答曰辛苦為活問曰何不出家答曰我既至愚至鈍誰肯教我出家大路便念不知此弟有善根不因即觀察見有善根鉢有善根與誰相屬觀知屬己告言可來與汝出家答曰善哉便與出家并授圓具授一伽他令勤習誦

身語意業不造惡　不惱世間諸有情
正念觀知欲境空　無益之苦當遠離

今時愚路誦此伽他鉢經三月不能誦得有諸牧人聞其誦聲悉皆聞得

是時愚路起恭敬心詣牧人處請授伽他彼便為說然諸佛常法於二時中聲聞弟子悉皆普集一謂五月十五日欲安居時二謂八月十五日隨意之時若於初集來者各於師所受其學業所謂思惟讀誦既授得已便於城邑聚落而作安居若後集來者試曾授經更請新業有所證悟皆悉白知時具壽大路所有弟子門人各隨處安居已至後集時詣大路所試曾受經更請新業有所證悟皆悉白知若愚鈍者於六衆邊共相承事尒時愚路亦近六衆六衆告曰愚路汝之同學各向師所請受學業汝何不去請新業耶答曰我於三月誦一伽他尚不能得何暇求新六衆告曰具壽可不聞說所受之業若不習者日增生澁豈有不誦得伽他耶汝今宜可求教誦者是時愚路見並勸進便往到彼親教師邊白言大師幸願授我教誦之人大路聞已作如是念為是愚路自發此心為是傍人共相激發又更觀察見被他人之所勸奬復觀愚

路為因勸讚方能受化為因呵責堪化度耶觀由呵責方能受化遂乃手扼其項推令出房責曰汝是至愚極愚至鈍極鈍汝於佛教欲何所為是時愚路乃於房外泣淚交胷而長歎曰我非在俗復非出家今受艱辛欲何控告世尊常法於時時中或遊山澗或遊林藪或往屍林或遊於寺尒時世尊有因緣故往大路房到已便見愚路房外悲啼問曰汝今何意房外悲啼白言世尊我性愚鈍無聰慧力被親教師驅出房外既非居俗復非出家今受艱辛無控告處世尊告曰理不如是牟尼聖教非是汝師於三无數大劫偹受無量百千苦行圓滿修成六到彼岸之所持來然此聖教但是我於長時具修萬行而自持來汝頗能於我邊親受誦不尒時愚路白佛言世尊我既至愚極愚至鈍極鈍去何能得於大師所親受學業尒時世尊伽他告曰

愚人自說愚　此名為智者　愚者妄稱智
此謂真愚癡

然佛世尊於受學者親教句字無有是處。尒時佛告阿難陁曰：汝可教授愚路。時阿難陁唯然受勑，教其讀誦，而彼不能受持學業。時阿難陁往詣佛所，礼雙足已，在一面立，白佛言：世尊，我既親侍大師，受持法藏，指撝徒衆，婆羅門等為其說法，而我无容得教愚路。尒時世尊便喚愚路，授兩句法：我拂塵，我除垢。此亦不能隨言記憶。世尊見已，知其障重，教令除滅，告愚路曰：汝能與諸苾芻拂拭鞋履不？白佛言：能。汝今宜去，為諸苾芻拂拭鞋履。即既奉教而作，諸苾芻不許。佛言：汝等勿遮，欲令此人除去業障。其兩句法，汝等應教。時諸苾芻令拂鞋履，教兩句法。愚路精勤常誦此法，積功不已，遂得通利。時愚路苾芻便於後夜時作如是念：世尊令我誦兩句法，我拂塵，我除垢者，此之字句其義云何？塵垢有二：一內二外。此之法言為表於內，為表外耶？為是直詮，為㬎審說？作是思惟，忽然啓悟，善根發起，業障消除，曾所不學三妙伽他即

於此時從心顯現

此塵是欲非土塵　密說此欲為土塵
智者能除此欲染　非是无慚放逸人
此塵是瞋非土塵　密說此瞋為土塵
智者能除此瞋恚　非是无慚放逸人
此塵是癡非土塵　密說此癡為土塵
智者能除此癡毒　非是无慚放逸人

尒時愚路憶此頌義如理修行斷除三毒勤勇无怠斷諸煩惱於須㬰頃證阿羅漢果平等運心愛憎无二破無明殼已出樊籠釋梵諸天尊重供養廣說如上即於其處加趺而起大路因行見其端坐然阿羅漢若不觀察智見不生乃舉其臂嗅去具壽且起習誦然後思惟愚路苾芻見兄慈悲引臂嗅起不離於座長舒其手如象王鼻隨逐而去大路迴顧見弟有巳問言具壽汝能證會此殊勝德愚路默然無對時彼愚路苾芻得勝果已諸外道輩共起譏嫌沙門喬荅摩自去我證甚深妙法難知難悟非愚量者之所能測大聰智人方能解了者斯誠妄說何以故今此愚路至

愚極愚至鈍極鈍尚能證入何甚深耶世尊知已作如是念我此弟子德若妙高云何諸人皆起嫌謗令耆宿應顯揚其德尒時世尊告阿難陁曰汝令往勅愚路令教授苾芻尼時阿難陁奉佛教已詣愚路所告言具壽大師有命令具壽教授苾芻尼愚路聞已便作是念何意世尊捨諸耆宿大德苾芻令我教授苾芻尼衆意欲令我自彰勝德令我宜應滿大師意時有苾芻尼來入寺中請教授師問授事苾芻曰聖者誰為我等作教授師報言具壽愚路彼尼聞已自相告曰仁可觀諸大德輕蔑女人此之苾芻於三月中不持一頌云何欲遣教授諸尼然彼諸尼有閑三藏辯才无㝵是大法師如何令彼來相教授我等試當就礼其足至已致敬白云阿遮利耶存念王園寺苾芻尼衆畔睇逝多林苾芻僧足奉問大德少病少惱起居輕利安樂行不今令我等請教授師愚路答曰與尊迦譯為方便此語意道沙所隊者皆非總譯勝之方便者譯為好或云尒者雖不異意便乘方便之理為此

一切有部毗奈耶第三十卷　第十五張

晧存本字耳 彼尼聞已自相告曰此亦解道
與尊迦即許而去至尼寺中諸尼問
曰姊妹誰當欲來教授我等報言是
聖者愚路時十二衆苾芻尼聞斯說
已共相告曰仁等觀諸大德輕蔑女
人彼苾芻於三月中不持一頌云何
欲遣教授諸尼廣說如上遂相告曰
姊妹我等六人當敷師子座高十二
肘六人當往室羅伐城於諸聚落衢
路之所遍相告令諸人當知明日王
園寺有大法師辯說無滯來教授諸
尼說殊勝法若能聽者當得見諦於
生死內不復輪迴如是諸人來聽其法
愚路苾芻若當默然无有酬對大衆
嗤笑由此緣故令諸愚者不復更來
教授尼衆作是議已六人敷設高座
六人遍告坊城隨所思惟咸皆作了
尒時愚路於日初分著衣持鉢入室
羅伐城次行乞食既得食已還至本
處飯食訖收衣鉢洗足已旋入房中
繫念而住至日晡後從禪定起將一
苾芻詣王園寺時彼寺內有无量百
千大衆雲集或有先世善根之所誓

覺或有現緣共相督悟時彼大衆見具壽愚路從遠而來共相問曰兩人俱至誰是法師有人告曰前是法師時諸大衆各生輕賤作如是語諸苾芻尼故心惱我此之愚路於三月內一頌不持豈能教授為我說法有作是說我等且觀若能說法當可聽之若故相調弄起去非損去亦非晚諸人咸坐共觀得失是時具壽愚路見師子座高便作是念為相調弄為敬重耶觀知相惱充心恭敬時具壽愚路便舒右手如象王鼻按其高座令使卑小安詳就坐是時大衆處覓不能普見法師即便斂心入定既入定已隱身不現即於東方騰空而上現四威儀身出水火作十八變南西北方亦復如是現神通已還居本座告諸苾芻尼曰我於三月受一伽他汝等樂欲聞其義不假令我於七日七夜於一一字句分別其義亦未能盡即便為說伽他之義

身語意業不造惡者佛說不令有情造諸惡業所謂身造三惡殺盜邪婬

語為四罪妄語離間語麁惡語綺雜語意作三罪貪瞋邪見此等諸罪世尊不欲令諸有情隨心造作如是半頌善為譬喻說未了時衆中一万二千有情皆悉遠塵離垢得法眼淨明見真諦或得煖法或得頂忍或世第一法或得預流一來不還或有出家證阿羅漢果或有發趣聲聞菩提或獨覺菩提或無上菩提是時大衆咸悉歸依佛法僧寶歎未曾有介時具壽愚路既為諸人宣說法要示教利喜已從座而去苾芻尼衆歡喜奉行時十二衆苾芻尼不遂所懷默赧而說時六衆等遥見愚路從外而來各作是念令日愚路令衆多人不生敬信六衆不能對面言告但問從者苾芻曰愚路今日令幾人衆生不信耶荅曰唯有希奇曾无一人心生不信然佛世尊於婆羅痆斯施鹿林所為人天衆三轉法輪愚路今時更復隨轉乃至半頌伽他說猶未了令諸大衆獲果无邊趣三菩提歸向三寶是時愚路便詣佛所礼佛雙足在一面

坐尒時世尊告諸苾芻曰汝諸苾芻
於我聲聞弟子之中心善解脫者
憑路是也尒時世尊讚歎持戒速得
解脫毀訾破戒況溺生死告諸苾芻
曰前是創制此是隨開我今為諸苾
芻重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僧不差遣自往教誡苾芻
尼者除獲勝法波逸底迦
若復苾芻者謂是六衆僧義如上不
差遣者謂不作白二法苾芻尼者謂
此法中尼教誡者謂以戒定慧法而
教授之除獲勝法者若得殊勝之法
不差無過是故言除餘如上釋此中
犯相其事云何若諸苾芻於界外差
人著衆得惡作罪被差之人若往教
誡得墮罪若雖於界內差人而非褒
灑陁日衆得惡作罪被差之人若往
教誡得墮罪若雖於界內復是褒灑
陁日然衆不集得罪同前若差法無
過然非持戒得罪同前雖復持戒然
非多聞未滿二十夏雖滿二十夏然非
善解鄔城之語雖善解方言然曾汙
苾芻尼不如法除悔雖復清淨然於

八他勝法不能分別教示於尼此雖
能說然於八尊法不能分別此等諸
法若不具足者衆得惡作罪被差之
人悉得墮罪若差違如法衆德圓滿
衆僧无過教授者無犯若於住處无
教授尼人者應爲略教授法苾芻
尼來請教授人時若上座若授事人
應告彼曰姊妹苾芻尼僧伽和合清
淨无過犯不令此衆中无人樂往教
授尼衆汝等僧伽當謹慎勿放逸答
曰奧箄迦尼應礼足而去又無犯者
謂冣初犯人或癡狂心乱痛惱所纏
時諸苾芻咸皆有疑欲請世尊斷除
疑惑白佛言世尊以何因縁有十二
衆苾芻尼又十二衆苾芻尼何故欲
與異壽愚路作无利事更成大益唯
願世尊爲說因縁世尊告曰汝等苾
芻非但今日欲作无利更成大益乃
往古昔斯等諸尼欲作无利更招利
益汝等應聽過去世時於一聚落有
婆羅門娶妻未久便生一息於後復
誕一男如是乃至生十二子年俱長
大各並娶妻廣爲居宅其母不久染

恩命終父既年衰兩目青盲一无所覩時彼新婦兒不在時便與外人行邪惡事婆羅門善知聲相聞行聲穢知是已子知是他人聞彼行聲知非已子即呵叱彼新婦曰汝莫如是造邪惡行時彼新婦知其瞋已共相告語此婆羅門當與我等作無利事我今宜可絶其美食便與麁餅投以醋漿時婆羅門年既衰羞不堪噉食時婆羅門告諸子曰汝諸新婦與我麁食投以醋漿豈能濟命時彼諸子告其婦曰汝等何因與父麁餅和以醋漿婦告夫曰大翁福盡我等何過每煑餅時於其釜中投以白米變成赤餅和以美酪變作醋漿其夫報曰何有斯理妻便答曰仁若不信當可親觀諸婦議曰我已告夫瀆求免過遂至陶師處告曰賢首汝頗能作兩枚凡釜口一腹二各容數斗陶師曰與我倍價我當為作報言善陶師作已婦即酬直持歸為翁作食在私屏處於二釜中一隔內投赤米一隔內置醋漿既對夫前即便一隔內投白米

一廚內置美酪二釜俱熟遂告夫曰
爲先與翁食君先食耶夫曰先奉我
父其妻即於一釜中斟與赤餅次於
一釜酌與酪授次至夫邊授以白䴵
并安美酪兒既見已白其父曰慈父
福德實亦消亡同一釜中看著白米
及安美酪及其熟已變爲赤餅醋漿
其父聞已竊作是念我從少小不行
欺誑與立生計皆如法求財何故今
時福業消盡蓋應是此惡行婦人自
爲詐僞見欺於我是翁便伺人不在
時獨入廚守撲諸釜器便闇捉兩釜
俱腹中有廚遂即持釜藏之屏處諸
子既至持釜告曰汝等當知非我福盡
釜令福盡說伽他曰

諸子汝當知　他釜一口腹　善令福業盡
一釜兩腹空

時彼諸子見斯事已各怒其妻嚴加
楚撻告云若更如是者當與重杖駈
汝出舍是時諸婦聞是語已遂相告
曰此老婆羅門共見計挍欲害於我
我等宜應作餘方便斷其命根時有
弄蛇人來　入其宅諸婦問曰有毒蛇

責不答曰須何等虵為死為活報言
死者彼作是念何意諸婦從索死虵
豈非有意當欲殺此老婆羅門耶問
曰欲酬幾價答曰隨汝所索然諸毒
虵被逼惱時毒在兩處謂頭及尾虵
師乃出一黑虵以杖打頭截去頭尾
取其中腹持付婦人時彼得已將用
作羹羹既熟已持至翁所白言大翁
有好肉羹能得食不時婆羅門作是
念何處得肉與我作羹豈非方便欲
殺於我復作是念我今老疾無濟念
者何用活為從是從非我當敢食報
新婦曰必有肉羹將来我食授與食
訖由羹氣故眼瞙便開漸能見物然
而詐云我死我死諸婦聞已頻速命
終自言尚有餘羹能盡食不報云能
食其婦憋皆授與盡更食之眼轉明
淨顧盻左右悉皆明察私心喜慶佯
眠不起彼諸新婦如急眠時對婆羅
門造諸非法婆羅門把杖急起告言
我今見汝勿復更然是時諸婦默然
無對汝等兹莫勿生異念昔時婆羅
門者即愚路是十二婦者即十二衆

苾芻尼是往時欲害其命及成大利今時欲令耻辱更彰聖德時諸苾芻更復有疑問世尊曰具壽愚路先作何業得受人身至愚至鈍世尊告曰此愚路苾芻曾所作業增長時熟果報現前汝等苾芻凡諸有情自所作業善惡果報非於外界地水火風令其成熟但於已身蘊界處中而自成熟說伽他曰

假令經百刧　所作業不亡　因緣會遇時
果報還自受

汝等苾芻乃往過去人壽二万歲時有迦葉波佛出現世間如來應正等覺明行足善逝世間解无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薄伽梵時聲聞衆有二万人俱於婆羅痆斯國住愚路是彼衆數明閑三藏為大法師稟性慳澁曾不教人乃至四句伽他亦不為說命終之後生在天宮從彼死已墮在人趣生賤猪家年漸長大屠猪為業於其村側有一大河渡河不遠有一聚落節會日至屠者念言我今若多殺猪持肉賣者償充交易肉皆爛

壞錢有損失亘弁猪命將至彼村至
日方屠以賣其肉此无損失得利於
多邊以繩縛猪安在船上猪相蹋觸
搖動船體其猪及船一時傾没救濟
无處猪并命終時彼屠人亦隨流而
去於河岸邊有五百獨覺依林而住
是時有一獨覺取水河濱遥見一人
隨流而下乃作是念此泝流者為死
為活審細觀察知是活人即現神通
砂磧合面而去時彼溺人吐水既盡
長舒右手如象王鼻牽取其人於乾
即便起立四觀方城見有人蹤尋跡
而行至獨覺處致礼敬已求依止住
於日日中為諸獨覺採花樹菓取諸
根菜以相給侍時彼獨覺各以殘食
共相供濟時諸獨覺咸加趺坐靜慮
而住屠人見已亦學加趺頻修不已
得无想定於後命終生无想天處從
彼終已生此人中汝諸苾芻勿生異
念往時屠猪人者即此愚路苾芻是由
彼昔時慳悋於法乃至四句伽他不
為人說又多屠殺諸畜生故復由生
在無想天中由彼業緣至愚至鈍是

故汝等苾芻不應慳法以清淨心為他說法當如是學

於諸有情常生悲愍遠離邪定當如是學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三十一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勑雕造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卷第三十二　而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衆不差教授苾芻尼學處第二十一之三

尒時諸苾芻見如上事咸有生疑重白佛言世尊何意愚路苾芻因少教誡自發正勤於生死中速能出離證得究竟安隱涅槃世尊告曰汝等當知愚路苾芻非但今日因少教誡而能證悟於過去時亦因少教自發正勤得大富貴安樂而住汝等應聽乃往古昔於某聚落有一長者大富多財受用豐足娶妻未久便生一子容貌端正廣說如前告其婦曰賢首吾今有子費用處多欲往海中求覓珎寶妻言隨意長者便念我若多留財物與婦人者此必驕奢恐造非法遂便少與於此聚落有一商主是其知識持餘財貨皆悉寄之告云令欲經求還期未卜我婦若於衣食有乏當可給濟即持財貨入于大海遭風破船往而不歸被寄之人不為存念時長者婦假親族力及自營為養育

其子年漸長大問其母曰我之父祖作何生業得存家道母作是念我若報云入海興易或恐此子亦往海中遭難不還我受孤苦遂即報云汝之祖父於此興易以為活命子白母曰可與錢財我學興易母告之曰我於何處得有錢財但假宗親實力養汝更無餘物遂汝所求然某甲商主是汝之父故舊知識可從覓物隨意經營其子聞已詣商主處時商主家有人取錢三返失利被正聽責求入無因其家婢使持糞掃出中有死鼠優發棄之長者懷恨告取錢人汝今知不世間有人解求利者能因此婢所棄之鼠足成業產彼長者子遇聞是說便作斯念此大商主終不虛言豈不由此死鼠能得富樂即隨婢使觀其往止婢以糞鼠棄於坑內童子取鼠詣大市中見有餓貓繫頸於柱以鼠示之彼貓見鼠遂便跳躑是時貓主告童子曰可與死鼠童子報曰豈以空言便覓他物若酬價直我當與鼠貓主便以一捧豉豆用酬其直

是時童子留鼠取豆便於凡上熬之
令熟即作是念我若盡食本物全無
遂以衣裾裹豆瓶持冷水出向村外
於責樵人停息之處待彼歸還時賣
樵者日晚俱至童子見來報言大兄
時既炎暑可且停息時賣樵人即便
暫止童子遂將熟豆行與諸人授以
冷水諸人問曰小弟汝欲何去答曰
我欲取樵樵報言我旦出城今始來至
汝今若去齊暮不還徒事艱辛必无
所獲時彼諸人各減一樵持以相惠童
子得樵合為一擔詣市賣之所得貝
齒並買豌豆悉皆煮熟瓶持冷水還
之舊處以待樵人諸人既來同前分
布樵人見喜去賴蘇息報言汝當日
日於此相看我等人各剩持一樵以
酬勞直童子緣此遂多獲利是時童
子報諸人曰兄等持柴勿向市賣惣
積我舍我為貨之計束酬價諸人許
可與柴取直後於異時遇天陰雨霖
過七日柴價增高更多得利童子自
念我雖獲利終非久長貴柴為活人
所輕賤即買諸雜物自為小鋪獲剩

轉多復作是念此之雜物商人所販
便置香鋪依價而賣倍獲多錢復更
思惟此無大用便設金鋪得利彌甚
映蔽諸鋪商人嫌之便與施号名鼠
金鋪主衆共議曰諸君當知由此鼠
金鋪主映奪我等交易不成我等宜
應共至其所激令入海多求寶物致
令因此死而不歸即俱近鋪邊聞語
聲處共為議曰君等知不觀諸世間
不紹繼人所為日退辭如有人先時
乘象後便乘馬棄馬乘輿復更棄輿
步涉而行此鼠金鋪主亦復如是自
祖父已來皆入大海求好珍寶自濟
濟人遠近稱歎此兒今日不自存立
開小金鋪貝齒交關辛苦求生誠哉
可念彼聞此語便問諸人君等向來
談論何事諸人具以事荅聞是語已
默然歸家問其母曰我之祖父曾入
大海求覓珍寶為富商主耶母作是
念豈非此子他處聞知今我不應自
作欺誑宜當依實以事告之汝乃祖
乃父皆入海中為大商主人共稱歎
白母言我今亦欲往海洲求覓珍寶

母曰汝不須去不久更白母知意正
遂不遮止見母許已即令遍告城邑
諸君若有欲入大海求珍寶者應隨
居金商主不輸稅物安隱去還入海
之貨當可預辦時有五百商人聞告
令已各辦海物佇望行期時居金商
主卜問良辰為吉祥事遂共諸人將
諸貨物車馬擔運往適海濵既至海
已諸與易人望海生怖咸有退意不
欲昇船尒時商主恐人盡歸告柂師
曰仁可以寶報知海中珍貨之物柂
師即便告諸人曰汝贍部洲人各應
善聽此大海中多有奇貨珍玩之物
所謂末尼真珠吠琉璃寶珊瑚貝玉
金銀赤珠右旋妙螺眾寶非一汝等
若能入大海中得此寶者自於一形
歡樂受用父母妻子親族知識及諸
童僕无辛苦者於時時間悉能給施
沙門婆羅門等當生善趣果報自隨
得往天宮受諸快樂漸修勝福登涅
槃路若樂此者宜共昇船入大海中
然世間人聞得富盛悉皆心喜即便
昇船人多船重商主便念既親觀上

令者如何更令下船即告柂師曰汝今宜可說大海中過患之事是時柂師聞商主語即便以實告諸人曰贍部洲人汝等當聽此大海中有大怖畏所謂摩竭大魚吞舟吐浪洪波迴洑淼漫无邊江㹠海獅在處爲難黑風卒起漂泊山隅裂帆摧幢控告無處復有青旗海賊非意忽來打破大船俱斷汝命遂令汝等棄所愛身父母宗親不復相見汝等當自思察不去爲善時諸人衆多怯少勇聞斯告巳下船者多其船遂便輕重合度三告令巳便拔沉石長風鼓扇大船凌波猶如駛雲一翥而去悉皆安隱得至寶洲柂師告曰贍部洲中所有商客皆悉須知此之寶洲多假琉璃與真寶相似仁等應可善爲識驗方可持之勿至本鄉方生悔恨又此寶洲有鳴鶴羅刹依止而住若見人時作諸方便出柔軟語諂誑於人遂令君等喪失身命又此洲中多是醉果人若食者於七日中不能醒覺仁等須知可爲警慎又此洲處多有非人依止

而往於七日中共相容忍過七日已
便放大風吹破商船時諸商人聞是
語已各自防固多取珍寶如稻麻穀
豆傾置船中是時拖師候風便還贍
部如是七度安隱而歸其母告曰汝
可娶妻安置家業見白母曰我還債
後方隨母教母告子曰非汝祖父先
有債息因何今日去還債耶答曰我
自知有即以四寶造鼠四枚復以銀槃
盛滿金粟上置四鼠詣父知識商主
諸君知不鼠金商主有大福德若執
之家時彼商主共諸人衆論及鼠金
凡石盡成金寶作是語時守門之人
告商主曰鼠金商主來在門外報言
喚入無宜見遮門人引入即以寶鼠
金槃前奉商主白言此是本鼠此是
利直商主告曰我不曾憶與汝錢財
何故今時去酬本利答曰我爲憶之
便以往日棄鼠因緣具報商主商主
問言汝是誰子答去是某長者之子
商主曰汝即是我知識之子我宜與
汝豈汝酬還汝父去日以多少物置
在我處尚未相還即以長女許彼爲

妻瓔珞嚴身送至其宅世尊告曰汝等苾芻勿生異念彼時商主即我身是鼠金商主即愚路是我於往日說少因緣言及死鼠遂令因此得大富盛今時因我說少教授便自策勵斷諸煩惱出生死岸成勝妙果永證涅槃

尒時具壽愚路於善說法律中出家得果已王舍城中有大醫王名侍縛迦聞佛世尊與具壽愚路至愚至飢而為出家便作是念若佛世尊來至與者我當請佛及苾芻僧伽唯除愚路不在請限尒時世尊為欲化度諸有情故從室羅伐漸漸遊行至王舍城住羯蘭鐸迦竹林園中時侍縛迦聞佛來至在竹林園往詣佛所禮佛足已却坐一面佛為說法要示教利喜既聞法已從座而起偏袒右肩右膝著地合掌恭敬白佛言世尊唯願世尊及苾芻僧伽明日就舍受我微供世尊黙然而受時侍縛迦親觀世尊威儀嚴重不敢對面云除愚路乞餅而退從阿難陀所致敬白言大德

我於明日請佛及僧欲設微供佛德
尊重不敢親對去除愚路時阿難陀
報侍縛迦曰隨王子心令福增長時
彼王子礼足而去時阿難陀王子去
後往愚路所報言具壽仁今當知侍
縛迦王子明日請佛及僧就舍受食
唯除具壽一人是時愚路聞斯語已
報阿難陀曰隨王子心令福增長時
彼王子即於其夜備辦種種上妙飲
食至旦敷設安置水盆遣使白佛令
食已辦唯願知時尒時世尊於日初
分著衣持鉢大衆隨行唯除愚路詣
王子家到已觀水无蟲洗足就座而
坐佛告阿難陀曰愚路坐處應可為
留時阿難陀奉教留處是時王子手
執金瓶盛滿清水從上欲行尒時世
尊不肯為受侍縛迦白佛言世尊何
不受水佛言王子苾芻僧伽猶未普
集王子白佛誰未到來佛言愚路苾
芻尚猶未至王子白佛我不請彼佛
言王子豈汝不以佛為首普請僧衆
白言世尊普請大衆佛言王子豈彼
愚路在衆外耶王子曰不在衆外佛

言若如是者應可往喚侍縛迦便作是念我敬佛故令人往喚不能尊重施其飲食便命使者曰汝今可往竹林中喚具壽愚路是時愚路於竹林中知王子意遂化作千二百五十苾芻皆如愚路形容不殊使者至寺喚具壽愚路具壽愚路時諸苾芻一時咸應使者不知誰是愚路便即歸還報王子曰於竹林內滿中苾芻我實不知誰是愚路佛告使者曰汝往寺中作如是語是真愚路當可出來使者尋去到竹林中喚言是真愚路當可出來是時愚路以神通力詣彼留處就座而坐時侍縛迦見其來已供佛及僧次第行食至愚路所不為慇重雖復授與无信敬心世尊便念我之弟子德重妙高此侍縛迦以愚癡故而自傷損我今宜可彰其勝德尒時世尊飯食訖時阿難陁欲取佛鉢世尊不與然世尊常法若未收鉢諸苾芻衆咸不收鉢愚路見諸苾芻飯食訖不收鉢者有何因緣觀知欲彰我德便移半座長舒其手如象王鼻

至世尊所而取其鉢是時王子在佛
邊立見其手已是何大德現此神通
隨鉢而行欲觀形狀知是愚路既見
是已生大懊惱悶絶躃地時諸親族
以水灑面方乃穌息便就愚路執足
頂礼求哀懺謝說伽他曰

栴檀之性恒涼冷　嗢鉢羅花體鎮香
金盤常發妙光明　吠琉璃寶常鮮淨
罪惡之人常恚害　猶如惡石牢難除
聖人常與妙善俱　幸願哀憐容恕我

尒時愚路報王子曰我常懷忍豈有
恨心是時王子便詣佛所礼佛足已
敬辭而退時諸苾芻至住處已咸皆
有疑請世尊曰大徳何因緣故侍縛
迦王子未知具壽愚路真實德時即
不恭敬知已礼足求哀懺謝佛告諸
苾芻非但今日作如是事於往昔時
亦復如是汝等當聽於過去世有一
大王名梵摩達多時北方有販馬商
客驅五百疋馬往詣中國時彼商主
有一草馬忽因有娠是智馬種從懷
胎日時諸群馬不復嘶鳴商主便念
我此群馬為有病耶何因多日不復

嘶鳴亦不跳躑後時馬生駒已五百
群馬垂耳而住不敢噴嗟作聲是時
商主見斯事已即便生念何因有此
薄福有情生馬群內由斯過故令我
諸馬皆生患惱每常乘此草馬上妙
草穀皆不與之漸次南行至中國境
到一聚落名曰荼待即於此處時逢
夏雨商主便念我若去者馬盡漏蹄
因此愚生多有損失我今宜可於此
居停既得住已於相近處村邑諸人
隨其工巧各以奇物持奉商主既至
夏了商旅將行時諸工人悉來送別
商主隨先所得准物相酬時有陶師
先以瓦器見奉商主聞其將去婦告
之曰君今宜可往別商主或容憶念
以物相酬是時陶師聞妻言已即將
泥團作吉祥印持見商主商主見已
告言男子汝來太遲我有貨財並已
去訖欲將何物以表念心然而商主
於小馬駒情無愛惜謂非吉相告瓦
師曰我今唯有此小馬駒汝若須者
隨意將去瓦師報曰我多用功造諸
器物將此駒子蹋之令碎此無用物

於我何須尒時馬駒聞是語已號就
瓦師䑛其雙足瓦師見已便生愛心
逐即受取牽將至舍妻見問曰徃商
主處得何財物夫曰得此馬駒妻曰
善哉此物勞我作器隨成蹹損駒聞
此語便至妻所䑛其雙足其妻見已
亦起愛心時彼馬駒於諸生熟瓦器
之間行步周旋一无所損妻報夫曰
可愛小駒善能用意行瓦器内竟無
傷損是時瓦師遠去取土此馬駒子
隨後而行時彼瓦師盛土滿袋小駒
便去低背就之瓦師以袋安脊徐負
其土還来宅中夫告妻曰可愛馬駒
代我勞苦我於田中以土袋安脊汝
在舍内可為孳下常以稻糠和油麻
滓用充其食

尒時婆羅痆斯梵摩達多王有一智
馬因疾而終時邊遠國聞王馬死各
遣使報王王今宜可輸我國稅若不
與者勿出城門若更出者纒縛將来
王雖聞語不與其物怖不出城時販
馬商人至婆羅痆斯國王既聞有北
方馬至其數極多告大臣曰我須得

勝皆由智馬今時馬死棄被欺輕我欲幾時城內潛伏鄉等宜應為求智馬諸臣受教共相馬人入馬商旅觀五百疋馬知此諸馬被智馬所調然而遍求不見智馬時相馬人見其草馬告牧馬人曰君今知不此之草馬必產智駒何意不見共問商主曰君於馬衆曾有出賣或乞人耶報言不曾賣馬然有一駒將為不吉於某城邑乞凡師家時相馬人告諸臣曰君等當知彼是智馬商主頑愚不別良駿棄醍醐上味持無用酥滓俱白王已往恭侍城到凡師所而問曰君今何用此馬駒耶報言我今貧士相馬人曰我與汝驢共相博換報言不可大臣報曰四牛兼車肯相換不報言我愛此駒車牛無用諸臣曰汝可審思明當重來即便辭去馬駒雖居畜類智識過人相時而動便為人語諸臣去後馬駒告凡師曰向者人來欲何所見報言覓汝若相求者何不與之仁今不應作如是念令我終身為君貧士稻糠麻滓而充食耶若有刹

利大王受灌頂位百枝金蓋擎以覆
身如是勝人我當持負若我食時於
金盆內蜜和糠米隨意食之若彼諸
人明日來至問馬駒者仁應報曰君
等何故相輕若稱智馬詐爲不識喚
作馬駒若論價者索一億金或可以
金盛之於帒以我右足盡力牽來若
得此者當以相與諸臣明日來問凡
師男子汝思量未答曰我已思汝曰
與馬駒不凡師即以智馬所言悉皆
具答時相馬人聞是語已自相謂曰
此之凡師頑愚無識寧知此馬智非
智耶蓋應是馬思欲報恩於昨夜中
教其作計大臣告曰凡師隨智非智
可論價直凡師曰與真金一億當可
隨意或復滿袋盛金令馬右足牽得
爲量諸臣議曰此有大力一倍牽金
宜酬一億斯爲指定諸臣遣使往白
大王今獲智馬索金一億王得信已
告使者曰隨索多少與價將來使持
億金令使取馬其使到彼既與金已
便將智馬至娑羅痆斯牽入馬廐安
第一槽便以穬麥并草餧之馬不肯

食王自親觀見其不食報掌馬人曰
豈此智馬先有病耶白言大王馬實
无病我今應問說伽他曰

汝豈不憶陶師舍　穀麥水草常闕之
身體羸瘦唯皮骨　飢虛自食野田苗
日夜恒隨凡師意　身常負土遭困辱
今為國王乘御首　何因不食似懷憂

尒時智馬心懷不忍怒而報曰

我有廷足心驍勇　詳審智策衆無過
所有勝德汝皆知　何故令人共輕慢
唯汝能知於善惡　不依古法相遵奉
我今開口寧當死　不被他輕而得生
縱被愚人久欺慢　我分不生憂惱心
見知已者暫生輕　令我懷愁不望活

時掌馬人聞此說已白大王曰王今
且可於智馬處隨古仙法所為次第
而供給之若非次第必不肯食王曰
如何次第答曰應可去城有三驛許
平治道路幡蓋莊嚴王從四兵當自
迎接所安置處以赤銅鍱而砌其地
東宮太子自擎千枝金蓋而覆其上
王之長女執金寶莊拂為去蚊蠅國
大夫人蜜塗穬米盛以金鑑自手擎

持用充其食第一夫日親執金箕以
承其糞王曰如斯供給此即是王我
復何用掌馬人曰此非常余但齋七日
延迎法式理必須然王曰已過之事
不可重為餘現前者應如法作即於
廐中馬住之處布赤銅鍱太子自持
千枝金蓋而覆其上王之長女執拂
袪蠅國大夫人金盤授食大臣執箕
為其承糞馬見如是微妙供給即便
散食時掌廐人說伽他曰

大王今與汝　上妙供給事　所須皆稱意
於王當盡心

馬荅彼人曰我隨君言所應作者心
无怠慢尒時大王欲詣花園臣以種
種殊妙寶物而為鞍轡莊嚴智馬至
大王所是時智馬見王將御馬便偃
脊王曰馬患背耶御者荅曰此不患
背恐王難昇所以偃脊王便御馬行
至河邊馬不肯進王問御者曰馬有
怖心不肯入水荅曰此非怖水恐有
霑濕灑著王身為斯不入即結其尾
盛以金囊涉水而過王至花內縱逸
而住遂經多日四遠諸國聞王住居

梵內多興兵衆來投城門至閣邊國
兵衆俱至便乘智馬欲取後門而入
城內於其中路有一大池名曰妙梵
多諸蓮華唱鉢羅等彌覆其上是時
智馬既至池邊足蹈蓮花徐行而過
得入城中邊賊逃散時王大喜告諸
臣曰卿等知不若有能於灌頂刹利
大王救其命者彼欲知何以酬恩德
諸臣白言合與半國王曰彼是畜生
如何與其半國之賞宜應為彼於七
日中廣設無遮與作非時俱物頭會
隨所須者皆悉給之諸臣奉教悉皆
為作時販馬商主見設大會問諸人
曰何故非時作此大會諸人報曰君
豈不憶於恭侍城以一馬駒乞凡師
耶彼是智馬舉世稱珍王以一億金
就彼市得能活王命緣斯喜慶故設
无遮商主聞已便作是念豈我留駒
是其智馬我今宜往觀彼形容既至
厩所智馬見已問言商主所賣衆馬
獲得幾何我獨一身以一億金報凡
師訖商主聞已悶絶躃地水灑方蘇
便捧馬足申謝而去

尒時佛告諸苾芻汝等勿生異念往時商主者即侍縛迦太子是往時智馬者即愚路苾芻是往昔商主未識智馬有勝德時便生輕蔑知勝德已懺謝而去今時侍縛迦未知愚路有勝德時便生慢心及知具德礼足申謝是故諸苾芻凡夫之人自無慧目不應於他輒生輕慢當以智慧隨處觀察如是應學

教授苾芻尼至日暮學處第二十二

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佛令難鐸迦教授苾芻尼應為說法時蓮花色苾芻尼與五百徒衆來詣具壽難鐸迦所俱礼足已在一面坐求請教授宣揚妙法時難鐸迦即以圓滿句義美妙言辭為其說法聽者忘疲遂至日暮諸尼方去即至門所城門已閉時諸尼衆喚為開門守門者曰門已閉諸尼復告曰汝父敬信何因遮我當為我開報云門鑰已付王家无由能得時諸尼衆既不得入遂相告曰去斯不遠有空園林可共投

宿如世尊說雖居樹下亦依次共分彼
便依次而分與之此是聖者某甲樹
與是某甲地便作諠聲令外聞徹時
有五百盜賊欲至城傍而為偷竊聞
彼尼聲便相告曰未可近城且當劫
此諸老宮人時蓮華色尼觀知賊至
便作是念勿令群賊劫同梵行現可
惡相我當觀察勿使由此諠聲生他
不信觀見五百群賊欲來竊盜遂化
作毗盧宅家軍兵鼓聲四合賊相告
曰此是王軍四面圍合必當殺我命
在須臾我等宜應四竄逃走賊既散
已時蓮花色尼告諸尼曰姊妹有五
百群賊夜聞語聲欲來相劫我以神
力令其逃竄汝等宜應小聲分布
即於此宿旦乃入城時婆羅門居士
等見苾芻尼從外入來便生譏謗作
如是語沙門釋子大有妙法男女雜
居而修淨行少欲苾芻聞生嫌恥即
以此緣具白世尊世尊集諸苾芻
告難鐸迦曰汝實教授尼時乃至日
暮耶答言實介世尊種種呵責不

知時宜不寂靜者讚歎知時能修寂
靜告諸苾芻曰我今制其學處應
如是說
若復苾芻雖被眾差教誡苾芻尼乃
至日沒時而教誡者波逸底迦
若復苾芻者謂難鐸迦餘義如上被
眾差者謂以白二教誡者謂以三學
法而教誡之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
日暮日暮想及疑皆得墮罪若未日
暮作日暮想疑得惡作罪若不日暮
作不日暮想若雖日暮作不暮想者
無犯若通宵說法或寺門相近或不
關城門此皆无犯又無犯者謂最初
犯人或癡狂心乱痛惱所纏
時諸苾芻請世尊曰大德何因蓮花
色尼護五百尼令免賊難佛告諸苾
芻非但今日共相濟免於過去時亦
相救濟汝等當聽乃往過去於聚落
中有一商主娶妻未久告曰我今欲
往他方興易經紀妻言善好既无子
息我亦隨行夫曰長途險難誰相供
給可於此住勿隨我行其婦見其違
遂便啼泣行伴報曰何意須啼答言

我欲相隨不將我去行伴報商主曰可相隨去商主曰誰相供給伴曰我為供看即便將去既涉長途宿在山險諸人皆睡唯商主婦一人警覺時有師子來入商營是時婦人手旋火頭趂却師子空中天見說伽他曰

未必諸事業　男子悉能為　雖復是女
有智駈師子

佛告諸苾芻往時商主婦者即蓮花色苾芻尼是昔時於夜救諸商旅今復能護五百諸尼為駈群賊

謗他為飲食故教授苾芻尼學處第二十三

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佛令難鐸迦教授苾芻尼幷為說法時大世主苾芻尼與五百徒衆詣難鐸迦處俱礼足已求請說法却坐一面時難鐸迦以深妙音演說句義女人少智卒未能解懷怖懼心不敢諮問時大世主及諸徒衆既聞法已礼足而去便詣佛所礼佛足已在一面坐大世主白佛言世尊我等適往聖者難鐸迦所求請說法時彼聖者以深妙音演說句義女人少智卒未能了

懷怖懼心不敢諮問如佛所説由布施故能得无畏若佛世尊許諸尼衆於苾芻邊設供養者我當隨力而為供養佛言隨意應作時苾芻尼不知將何供養佛言應以五種正食或五噉食或與服條等時有苾芻尼躬持乳粥及以美團入逝多林詣具壽難鐸迦處時六衆苾芻每令一人在寺門前經行而住時鄔波難陀於寺門前見苾芻尼問言姊妹所持何物答是乳粥及以美團問言欲與誰食答曰將奉尊者難鐸迦鄔波難陀曰姊妹若我鄔波難陀常得乳粥及美團者我亦常能教授尼衆次復有尼更持酪粥或持諸餅鄔波難陀見而報曰我比謂難鐸迦以如法心為尼説法寧知但為小小飲食因縁而相教授少欲苾芻聞是語已便生嫌耻云何苾芻作如是語為飲食故教授諸尼以此因縁具白世尊世尊以此集苾芻衆問鄔波難陀曰汝實作是語謂苾芻為飲食故教授於尼耶鄔波難陀曰實介大德世尊種種呵責乃

至我今為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向諸苾芻作如是語汝為
飲食供養故教誡苾芻尼者 波逸
底迦
若復苾芻者鄔波難陀餘義如上飲
食者謂五噉五嚼餘並同前此中犯
相其事云何若苾芻向他苾芻作如
是語為飲食故教授苾芻尼者皆得
波逸底迦若見苾芻實為飲食教授
尼者說之无犯又無犯者謂最初犯
人或癡狂心乱痛惱所纏

與非親苾芻尼衣學處第二十四

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於
此城中有一長者夫妻共居更无男
女至年衰邁親舊知識物產資生悉
皆將盡告其婦曰賢首我今年老不
能經紀欲求出家婦曰我亦出家報
言隨意即便相隨詣大世主處頂礼足
已白言聖者我等欲於善說法律而
求出家唯願聖者與其出家并受圓
具時大世主問知无難即與出家并
受圓具時大世主報其夫曰賢首女
人之法體多愛著仁可時時來相看

問報言甚善夫即往詣逝多林中一
苾芻處求哀出家苾芻問已即與出
家并受圓具時城內人聞長者出家
咸歎希有諸人皆以飲食衣服卧具
湯藥而為供養與希勝福彼於異時
披著上服往尼寺中詣故二尼處尼
禮足已在一面坐頻頻舉目觀僧伽胝
是時苾芻報言姊妹汝意欲得此大
衣耶荅曰必有盈餘施亦佳矣苾芻
便念此意難違我與此衣更作餘者
即與衣而去尒時世尊告阿難陀曰
汝可告諸苾芻世尊欲向人間遊行
若有願樂隨佛去者當持衣服時阿
難陀奉教告知世尊便與大衆寂靜
圍遶如上廣說世尊欲往摩揭陁國
世尊常法將出行時即以全身右旋
而顧如大象王觀察徒衆恐諸苾芻
衣服不整見彼苾芻雖著上下二衣
欲出遊行世尊見已告阿難陀曰苾
芻豈可安居之處不得夏衣耶白佛
言得佛言何故此苾芻無僧伽胝但
著二衣隨我遊行時阿難陀具以事
白世尊告曰苾芻以衣與非親尼耶

白佛言與佛言若非親尼者不知善
量有衣无衣得時便受親則不尒世
尊以此因緣問彼苾芻汝實以衣與
非親尼耶白言實尒世尊種種呵責
廣說如前乃至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與非親苾芻尼衣除換易
波逸底迦若復苾芻者謂此法中餘義
如上衣有七種並如上說此中犯相
其事云何若於非親作非親想疑與衣
者得墮罪若親作非親想疑與衣者
得惡作罪若親親想非親親想與衣
者无犯若見遭難無衣服者與之無
犯或因說法愛樂美言持大氎施或
因受戒而施或復賣與或博換與又
无犯者謂最初犯人或癡狂心乱痛
惱所纏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三十二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三十三　而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與非親苾芻尼作衣學處第二十五

尒時薄伽梵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時笈多苾芻尼五衣破壞多有餘衣便作是念誰當為我判作大衣如是念時有餘諸尼來至其所告言笈多何故似有憂色彼便報言姊妹我之五衣並多朽故而僧伽胝極是破碎我今多有疊衣不知欲遣誰作諸尼報曰汝豈持金鉢從他乞食耶汝有聖者鄔陀夷衆所知識寧容憂念无人判衣報言彼是尊德豈能為我荅言或容為汝報曰彼定不能荅言豈有將涉渡人聞水流聲即脫靴履可持疊去或能為判是時笈多即持白疊往鄔陀夷所礼足而坐時鄔陀夷見其大疊報言笈多若人得此新好白疊判作複僧伽胝衣隨時受用修諸善品日有增益笈多曰大德若須理合持奉然我大衣極成破碎令將此疊還為作衣時鄔陀夷便作

斯念我與刺者十二衆尼若有刺衣皆來還我我復何容為他勞苦若不刺者笈多見恨我今宜可作法刺之令如本釜一黄便壞不復更來令我縫刺報笈多曰可留疊去時六衆苾芻來見大疊問言大德此是誰疊報言是所愛人物問言誰是所愛報是笈多若如是者我等共為即截其疊尋便刺了時鄔陁夷持此大衣詣經行處以五色線刺作自身共笈多尼相抱之像便持大衣置房中架上笈多既至問衣成未報言衣始刺成汝即來至遂便以衣置彼肩上告曰乃至未染已來不得輒開開便獲罪是時笈多持衣而去彼同伴尼告言笈多可將衣來我試為觀不知尊者如何刺作笈多報曰汝可不開聖者鄔陁夷作如是語乃至未染已來勿輒開衣若開得罪既至寺內諸尼報曰我試看衣刺作何似報言聖者鄔陁夷作如是語乃至未染已來不應輒開若開得罪時有得意苾芻尼強就肩上抽取大衣遂便開張諸尼見已

皆大識笑作如是語聖者鄔陁夷久
與笈多不能相見今日始得交頭同
居時喬荅彌大世主報諸尼曰汝等
頭上无髮腋下毛長有何歡情而更
諠笑諸尼白言聖者鄔陁夷作非法
事由斯見笑遂問其故尼以事白時
大世主告諸尼曰彼常惡行虧損聖
教令法河岸日見崩隤諸苾芻尼以
此因緣白諸苾芻諸苾芻五眾聞生嫌恥
苾芻種種呵責鄔陁夷已乃至制其
學處應如是說若復苾芻與非親苾
芻尼作衣者波逸底迦若復苾芻者
謂鄔陁夷餘義如上此中犯相其事
云何得罪輕重六句同前無犯如上
與苾芻尼同道行學處第二十六
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時
六眾苾芻難陁鄔波難陁作如是念
共相告曰此諸黑鉢用獼猴脂以塗
其足常遊四方將欲行時受他利養
行還之日復受供給多人愛敬我等
猶若井鼃未曾遊歷是故无緣得他

創養我今宜可告姊妹知於日初分著衣持鉢往十二衆苾芻尼處告言姊妹汝等善住我欲遊方隨處教化時彼諸尼聞皆啼泣鄔陀夷問言姊妹何故啼泣答曰大德行矣給苑空虛報言姊妹大師處世百千聖衆汝等何故輒謂空虛答曰諸黑鉢者聞我名時尚不歡喜豈容至彼許我安坐賜以言談為宣妙法鄔波難陀曰若如是者可相隨去吐羅難陀尼曰苾芻與尼同一道行是事合不鄔波難陀曰道理合去誰復相避多辦路糧可相隨去時苾芻尼隨言辦訖六衆苾芻著衣持鉢入城乞食既得食已往尼寺中十二衆見白言聖者可食卜食六衆為受所有路糧悉皆食盡告諸尼曰姊妹汝等造得路糧應可將來觀其好不尼便報曰向者小食並是路糧今已食盡六衆曰若如是者何得長途共相支濟更可多作若少乏者當受飢苦彼更營辦倶授商旅時有乞食苾芻亦欲隨去諸人報曰斯等六人並皆惡行若同去者

被惱不疑乞食者曰我不從彼
亦不依止為師彼以何緣而相惱亂
不受勸言遂即同去是時六衆既至
界外自相謂曰我等何能久事容執
宜各隨意作自威儀是時難陀鄔波難
陀苾芻尼難陀弟子及尼弟子乃至
求寂及求寂女同在一處隨路而行
其鄔波難陀等亦復如是時有婆羅
門居士等見其合雜作如是語此是
沙門婦此是男此是女此是兒婦此
是孫子與俗不殊何有正法鄔波難
陀聞而告曰傳惡婆羅門假令我今
脚蹹汝咽多饒妻子法與非法何干
汝事時彼乞食苾芻聞已生念我寧
身死誰能共此惡行之人共為遊歷
遂即旋返至逝多林時諸苾芻見而
問曰善來行李安樂不答言具壽寧
有安樂我共六衆同道而行彼行惡
事虧損佛法問曰彼作何事即便具
答少欲苾芻聞生嫌賤云何苾芻與
尼同路人間遊行以此因緣具白世
尊世尊知已待六衆至集衆問曰汝
等六人實作如是不端嚴事耶答言

于尒世尊種種訶責乃至制其學處
應如是說若復苾芻與苾芻尼同一
道行者波逸底迦如是世尊為諸苾
芻制學處已佛在給孤獨園有衆多
苾芻尼在王舍城於王園寺三月安
居夏既終已欲詣給園礼世尊足出
求商旅於商人中見有苾芻遂相謂
曰姊妹此有苾芻不合同去當更別
求諸商旅中皆有苾芻復相告曰我
等久覓皆有苾芻不可同行但遥望
商旅隨後而去時苾芻尼在後行時
趁伴不及便被盜賊劫奪衣資漸漸
遊行至室羅伐諸苾芻尼寺尼既見
已告言姊妹行李安樂不答曰寧有
安樂在路逢賊劫我衣物諸尼報曰
豈無商旅與同行耶答言有若令何
因遭賊答有苾芻不合同去緣斯在
後遂遭賊劫諸尼曰九十六種諸外
道類皆悉聡不棄女人唯佛世尊
獨出我等令元依怙被賊劫奪諸苾
芻尼聞已白諸苾芻諸苾芻白佛佛
言除時因緣復於異時有衆多苾芻
隨一商旅人間遊行欲食有闕佛言

應持路糧如佛所教持路糧者諸苾芻不知遣誰持去佛言應令男淨人或女淨人此若無者令求寂男求寂女此若無者苾芻苾芻尼應更互持去更互授食又有衆多苾芻人間遊行有染患者諸苾芻棄之而去佛言不應棄去應可與行苾芻力少不能持去佛言若有苾芻尼應共與去苾芻近頭尼在足處便生染心佛言苾芻近足尼在頭邊行至村坊俱看病人不行乞食遂闕飲食佛言應留一人看守病者餘皆乞食若苾芻尼病亦應准此將去尒時世尊告諸苾芻目前是創制此是隨開乃至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與苾芻尼共商旅期行者除餘時波逸底迦餘時者謂有恐怖畏難處此是時若復苾芻者謂是六衆苾芻尼者謂十二衆期者謂同結伴行者謂涉路而去除時因緣者謂有難緣得同商旅若无商旅不能得去恐怖畏難乃至結罪並如上說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苾芻共苾芻尼商旅同路行時若越半半拘盧舍皆得

惡作滿滿拘盧舍皆得墮罪若從村
詣野或從野詣村里數結罪咸皆准
此又无犯者謂最初犯人或癡狂心
乱痛惱所纏

與苾芻尼同乘一船學處第二十七

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時
六衆苾芻難陁鄔波難陁共相謂曰
此諸黑鉢用猕猴脂以塗其足如是
等廣說如前乃至告十二衆知彼便
帝泣令辦路粮遂共同船男女交雜
諸人譏笑諸苾芻聞以緣白佛佛便
呵責乃至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與苾芻尼同乘一船者波
逸底迦如是世尊為諸苾芻制學處
已在給園中去斯不遠有河名曰難
渡於此河外有村名曰白鴿村有長
者造立大寺修營既畢欲施與僧便
請二部僧尼就彼設供時有一尼勤
修善品作如是念我於今日不行乞
食且當作業待至臨中我當赴供既
修禪誦見日欲中遂到河岸見諸苾
芻先在船上是時船主報言聖者宜
可上船尼言賢首我不合上可且待後

船船更迴来取人將去復喚尼上尼見苾芻復去在後船到彼岸繫纜而去時苾芻尼遂便叫喚船人船人可来取我船人不肯尼乃佇立河邊見日過午即便歸寺乃至食勢為不能為習誦飢虛既過俯仰一邊是時諸尼越供迴已問此尼曰聖者食是他物腹豈他耶多食貪饕飽悶而卧報曰我不去食何悶之有問曰何因不食具以其事告語諸尼尼白苾芻苾芻白佛佛言除直渡世尊以此因緣告諸苾芻曰前是創制此是隨開為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與苾芻尼期乘一船若沿波若泝流除直渡波逸底迦

若復苾芻者謂是六衆餘義如上期乘一船者謂共乘船過津濟處沿波者謂下水泝流者謂上水直渡者謂正趣傍岸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苾芻共尼同乘船計其遠近得罪輕重同前道行若篙棹折隨流而去或復柂折或避灘磧或柂師不用其語此皆无犯又無犯者謂初犯人或癡狂

心亂痛惱所纏

獨與女人在屏處坐學處第二十八

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時具壽鄔陁夷於日初分著衣持鉢入城乞食次至故二笈多之舍是時笈多遥見鄔陁夷來即為敷座告言善來聖者可於此坐即共笈多相對而坐時鄔陁夷為其說法憶昔同歡告笈多曰汝憶昔日於彼園中或天祠處敷設如是卧具然如是燈明食如是飲食作如是歡戲不荅言我憶時有乞食苾芻亦至笈多舍笈多見已作如是念我今若起與食恐絶言談即便攜手令去時鄔陁夷見其攜手告言笈多汝對我前情无羞恥便與外人手相攜遣報言聖者我實不與外人湯相攜遣然有乞食苾芻欲來求食我作是念若起與食恐絶言談遂以手攜更無別意鄔陁夷曰豈我為汝說四聖諦法而長絶耶然我於昔時常自舉手從他乞匂得斯産業捨而出家汝今不能助成福事惠施乞人于時笈多即便讚嘆乞者以上

妙餅食授與滿鉢時乞食者得食復
去其鄔陁夷於此飯食訖歸逝多林
彼乞食者便作是念我今宜往大德鄔
陁夷所助其歡喜往彼告言大德當
生慶喜我於今日受仁妙供鄔陁夷
曰汝初入舍見作何事荅曰見以手
遮問曰後作何事荅曰彼出好食持以
相施報曰當尒之時我在舍內令施
汝食問曰大德當時共女人一處坐
耶荅言尒曰此事合不荅不合
我已作訖何干汝事若汝不能共容
忍者當告苾芻制其學處荅曰我豈
相捨即以此事白諸苾芻少欲者聞
各生嫌耻云何苾芻與女人屏處獨
坐時諸苾芻以此因緣具白世尊世
尊乃至問鄔陁夷廣說如前制其學
處應如是說若復苾芻獨與一女人
屏處坐者波逸底迦若復苾芻者謂
鄔陁夷餘義如上女人者謂堪行婬
女獨者謂无第三人屏處有三謂牆
柵及幔坐者謂一尋內縱身而坐結
罪同前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苾芻
獨與女人在屏處縱身而坐無第三

人得波逸底迦若在門屋下或在房
門前或令女人獨於此處摩蔓諸樂
大開其門來往諸人皆得見者无犯
又无犯者謂最初犯人或癡狂心乱
痛惱所纏

與苾芻尼屏處坐學處第二十九

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是
時笈多既出家已次當授事時諸尼
衆於日初分著衣持鉢皆行乞食唯
有笈多獨在寺住時鄔陁夷入城乞
食至苾芻尼寺是時笈多躬為灑掃
於寺門前遥見鄔陁夷來告言善來
聖者尋便放篲前礼其足在一面立
時鄔陁夷便為說法說法既久憶昔
同歡告笈多曰汝憶往日於彼園中
廣說如前乃至荅言我憶時有老病
苾芻尼在門屋下坐作如是念此之
二人乃至母嫁時尊亦共評論時既
延久笈多報曰聖者應去諸苾芻尼
欲來入寺見不掃除恐生嫌恨我當
掃灑鄔陁夷遂去笈多掃灑諸尼見
問掃地何少荅曰自汝去後我立不
坐老尼聞已報曰仁等去後笈多不

坐其事實尒然大德鄔陁夷來至於
此立共笈多恣意言話乃至共嫁亦
並評章諸苾芻尼問笈多曰實作如
是不端嚴事耶荅言實尒諸尼聞已
咸生嫌耻云何苾芻與苾芻尼獨在
屏處立以此因緣白諸苾芻諸苾芻
白佛佛以此緣集苾芻衆問荅呵責
廣說如前乃至為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獨與一苾芻尼屏處坐者
波逸底迦若復苾芻者謂鄔陁夷餘
義如上釋獨等義廣說如前此中犯
相立卧皆犯餘如前說

知苾芻尼讚歎得食學處第三十

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尒
時具壽大迦攝波在城東園鹿子母
舍時迦攝波於晡後時從靜處起往
世尊所礼佛足已退坐一面尒時佛
告迦攝波曰汝今年衰朽老所著布
糞掃衣極成重滯此應棄捨當隨我
教依衆而住受別請食及施主衣應
以刀截并染壞色而守持之時迦攝
波奉教歡喜礼佛而去於此城中有
一長者於長夜中作如是念善哉大

迦攝波令受人天恭敬供養我當何時於已舍中得設微供延請來食長者聞佛令迦攝波依衆而住并受別請往詣其所礼足已右一面坐時迦攝波為彼長者說微妙法示教利喜長者便念我若獨請大德詣舍食者或容不肯受我今宜可通請四人長者即從座起偏袒右肩合掌礼敬白言聖者唯願大德并已四人明日就家受我微供是時尊者默然受請時彼長者見受請已礼足而去既至舍已告其妻曰賢首我於長夜作如是念善哉大迦攝波令受人天恭敬供養我當何時於已舍中得設微供延請來食我於向者延請大德通已四人明來我舍為受供養彼已慈悲許受我請賢首宜可多辦清淨上妙飲食其妻聞已尋皆脩辦應合餘食令日脩營堪熟食者明朝當作待彼長者至明日清旦便作是念我今若於二層舍下敷設坐席乞食諸人共相諠鬧若在第三層上為鳥乱飛污穢飲食宜於中層敷其座褥既敷設已

即令使者往白尊者迦攝波大德欲
食已辦幸願知時如佛所說若爲先
首受他請者應在前赴時大迦攝波
於日初分通已四人往長者舍既至
彼已便昇中閣就座而坐是時長者
礼尊者迦攝波足已在一面坐時大
迦攝波爲其說法示教利喜時吐羅
難陁苾芻尼亦来乞食前入長者舍
告其婦曰妙相無病長壽當施好食
長者婦見報言聖者今日稍忙无暇
相與問言何爲答曰尊者大迦攝波
一切人天皆恭敬供養今我舍內聊
設蔬供請彼四人来此受食時將欲
至仁可且去尼便報曰彼是外道出
家至愚至鈍多有諸餘釋迦上族出
家具戒爲大法師三藏俱明詞辯無
㝵何不供養乃施餘人時大迦攝波
聞此語聲作如是念勿令此尼廣爲
惡業故作聲欬金聲雅亮響遍宅中
尼聞妙音知是迦攝波作如是語彼大
龍象已至宅中長者聞已遂作是念
前去外道出家至愚至鈍後更說云
是大龍象便起怒心從閣而下彼下

聞時急行震響尼聞行聲便作是念
聽此行步響異尋常必當於我作無
利事宜可急出勿令見我即擡裙急
步疾出其舍長者告曰禿沙門尼何
故逃走更不得來入我宅內尼遙報
曰汝家如廁如獄停旃荼羅我蒙國
王同宮內人无有障㝵汝若觸著我
者當截汝雙脚長者告曰禿沙門尼
諸耆宿尼蒙王恩澤非汝貪恚无識
之人且放汝去長者自持種種上妙
飲食竭誠供養飯食既訖收鉢澡手
嚼齒木已長者及妻卑席而坐聽說
妙法時大迦攝波為說法要示教利
喜從座而去至住處已往詣佛所礼
佛足已却坐一面白佛言世尊我蒙
佛教令依衆住受別請食由斯乃是
外道出家至愚至鈍復是佛弟子中
為大龍象我於今日得斯毀詈大德
我於長夜自居闌若讚住闌若自常
乞食讚常乞食自居樹下著糞掃衣
讚居樹下著糞掃衣佛告大迦攝波
汝見何利自居闌若讚歎闌若自常
乞食讚歎乞食自居樹下讚歎樹下

自著糞掃衣讚歎糞掃衣大迦攝波
白佛言世尊我見二利故何為二一
者於現世中得安樂住二者於未來
世能與多人作大燈炬示其正路時
彼諸人咸共聞知作如是語佛在世
時有大德苾芻捨俗出家淨修梵行
大師所讚智者所稱自居蘭若乃至
示其正路時諸苾芻等聞是事已各
自策勵如說修行勤求出道彼於長
夜得安樂住說是語已佛告大迦攝
波善哉善哉汝能如是於長夜中與
未來世同梵行者作大饒益哀愍世
間人天等衆惠利一切令得解脫迦
攝波若有毀呰杜多行者我毀其
人若有讚歎杜多行者我讚其人何
以故迦攝波我於長夜讚歎行此杜
多功德稱揚顯說諸行中最迦攝波
汝從今日常住閑若讚歎他人住蘭
若處乃至廣說汝等應當勤心修學
時迦攝波奉教修習此是緣起仍未
制學處
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時
世飢饉乞求難得時有淨信婆羅門

長者居士等於諸大德尊宿苾芻常為供養時六衆苾芻入城乞食詣十二衆尼所時彼諸尼見六衆至報言聖者就座可食小食鄔波難陀曰誰當授我荅言我等報曰今日雖尒明朝遣誰荅曰我當還奉報言姉妹設將此食未能支濟汝等若能順我等意為饒益者諸婆羅門等先所供給諸大苾芻種種供養汝當勸彼迴施於我若能如是得好供給我當支濟時吐羅難陀尼白言聖者我苾芻尼合作此事不鄔波難陀曰深是合作誰復相遮豈令我等受餓而死尼曰我等奉教時吐羅難陀苾芻尼入城乞食到彼尊者憍陳如施主之舍至彼舍中作如是語仁比於誰以食供養荅曰聖者憍陳如我常供養報曰汝若能於釋種出家明閑三藏辯才无导是大法師為供養者仁等必當獲殊勝福彼便問曰誰是釋種具斯衆德報曰聖者難陀即其人也荅曰我隨教作長者遂便以憍陳如供養迴與難陀如是諸餘耆宿尊德所有

供養悉皆迴與六衆苾芻尒時六衆
於日初分著衣持鉢入城乞食至施
食家受諸飲食餅果之類盛滿角袋
并持飯鉢還歸住處諸苾芻見問曰
袋中盛滿何處將來報言願我姊妹
无病長壽緣彼教化我得美食諸苾
芻曰具壽合遣諸尼教化飲食而受
用耶荅曰據何不合深誠應理豈我
不食自餓而死少欲苾芻聞生嫌賤
云何苾芻令苾芻尼教化飲食而受
用耶以此因緣具白世尊世尊乃至
廣為開荅為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知苾芻尼讚歎因緣得食
食者波逸底迦如是世尊為諸苾芻
制學處已室羅伐城有一長者為二
種業一謂興易二謂營農於曠野中
耕地既訖下糠麦種即於田處普作
小廬復持錢財餘處興易時有乞食
苾芻人間遊行至室羅伐出城觀望
見彼小廬作如是念此處閑靜堪為
止宿即便每日入城乞食權停小廬
由人氣故諸餘鳥鹿不來侵損復蒙
時雨苗實極成時彼長者他處經求

安隱得至藏舉貨物洗浴食已告其婦曰我於先時於某處田中下穬麥種遂出經求不知今時可得種不遂往田中見苗實成熟便作是念我所種苗不作籬柵亦不使人而為守護何故今時非意成熟即便按行見有人跡尋蹤而去至藉草廬窟之內覩見乞食者加趺端坐宴默禪思長者便念我田得成由此人力遂前問曰聖者住斯答言如是長者告言聖者此是我田幸可依住若須花菓及齒木者隨意當取明說我家為受疎供苾芻報曰我是乞食人不受他請便不相許時彼長者礼足而去既至家已報婦曰賢首應料理倉庫田麥極成婦曰仁誑我耶夫曰我先下種不安籬柵亦不使人而為守護今極成熟何事相誑汝勿致疑婦問其故答曰我於田邊造一草室有乞食者於彼居停由其力故苗實成熟婦曰若如是者何不請來就舍受食答曰我已言請彼不肯受自去我是乞食之人不受他請婦曰彼乞食者日一至

自家乞求辛苦方能満腹仁不慈愍
所以不受宜可更去苦相邀召必應
爲受時彼長者聞婦勸已遂便復去
至已礼足白言聖者幸願慈悲明當
就宅受我微供苾芻報曰長者我是
乞食人不受他請長者報曰願當降
意明至我家略受疎食勿違所請時
乞食人覩彼長者慇懃不已遂默然
受長者見受礼足而去既至舍已告
其婦曰賢首乞食苾芻已受我請明
日許來應可為辦上妙飲食其婦聞
已即便備辦鹽令食者今日預為須
熟食者明日營作是時有餘乞食苾
芻來至田中草室之内喚乞食者曰
可來共行乞食報曰有別長者來請
我食時至當赴不及相隨餘乞食者
作如是語汝大福德能獲利養為物
受請時至當行尒時吐羅難陀苾芻
尼於日初分著衣持鉢入城乞食巡
次至彼設供之家使入其舍見長者
婦報言妙相願汝无病長壽當施我
食婦人答曰聖者且去我有憂愁無
容授食問日何憂答曰請乞食者許

來就舍今既不至恐其絶食是故據
憂尼便報曰我若喚來與我食不報
言與食尼曰我雖蒙食其伴如何報
言亦與守寺之尼誰當與食報言亦
與吐羅難陀便作是念入城乞人今
皆欲出新來入者即是其人尼往城
門邊望而住其乞食者作如是念我
既受請不爲乞食且修善品時至當
行看時欲至者衣持鉢往趣城中時
吐羅難陀見而便念此之來者是受
請人即前問曰聖者汝某甲舍受其
請耶答言尒尼曰我於彼家已相讃
歎報言姊妹我先令汝相讃歎耶便
作是念如世尊說若苾芻尼讃歎得
食即不應食我今寧可忍飢絶食不
緣此故而犯其罪即欲迴還吐羅難
陀見其欲去報言聖者我不知仁名
字氏族云何輒令共相讃歎時乞食
者報言姊妹若先是實後便乘語若
後是實前言是虛說是語已遂還本
處尼極著恥便行乞食時彼苾芻還
歸寺室乃至食力未盡已來修諸善
品食力消已遂便倚臥餘乞食者皆六

問之曰食是他物腹豈他耶荅曰我
何所作報曰多貪飽食遂使不能修
諸善品問誰貪飽食荅曰汝是多貪
報曰我不曾食問曰有何因緣時乞
食者具以其事白諸苾芻諸苾芻以
緣白佛佛言除施主先有意受食无
犯尒時世尊讚歎持戒呵破戒者告
諸苾芻曰前是創制此是隨開爲諸
苾芻制其學處應如是說若復苾芻
知苾芻尼讚歎因緣得食食除施主
先有意波逸底迦
若復苾芻者謂是六衆餘義如上苾
芻尼者謂吐羅難陁讚歎者有其二
種一讚歎持戒二讚歎多聞食有二
種已如上說食者謂吞咽也除施主
先有意者若施主先有心請此苾芻
設令讚歎食之无犯此中犯相其事
云何如有衆多苾芻受俗家請若苾
芻尼先往其舍作如是語仁等設供
請何苾芻報言某甲尼曰欲行何數
施主報曰欲行麁數尼曰應與細數
彼苾芻或有證得預流果者或得一
來果者或得不還果者或有證得阿

羅漢果者尼曰欲行何酥報曰羊酥
尼曰應與牛酥彼苾芻得四果故尼
曰欲行何鹽報言鹹鹽尼曰應與石
鹽彼苾芻得四果故若行醋漿應與
酪漿乃至諸菜餅果悉皆勸與勝上
好者欲與非時沙糖漿尼曰應與石
蜜漿欲與粟米飯尼曰應與粳米飯欲
與菜羹尼曰應與肉羹彼苾芻得四
果故若諸苾芻知苾芻尼見彼施主
行麁食時勸讚行好讚彼苾芻獲得
勝果若苾芻知如是虛相讚歎食其
食者皆得波逸底迦若苾芻尼讚歎
苾芻云持三藏應與好食者得惡作
罪若苾芻實得諸果實解三藏尼雖
讚歎食之无犯又無犯者謂最初犯
人或癡狂心亂痛惱所纏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卷第三十三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卷第三十四　而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第四攝頌曰

數食一宿處　受鉢不爲餘　足食別非時
觸不受妙食

展轉食學處第三十一

爾時薄伽梵在王舍城羯蘭鐸迦池竹林園中時具壽大目乾連於時時中常往捺落迦傍生餓鬼人天諸趣慈愍觀察於捺落迦中見諸有情備受刀劒斬斫其身屍糞煻煨猛焰爐炭燒煮等苦於傍生中見其更互相食噉等苦於餓鬼處見爲種種飢渴所逼等苦於諸天處見將墜墮愛別離苦於人趣中見有種種艱辛求覓資生衣食殺罰等苦旣見是已於四衆中普皆宣告諸人當知如我所見五趣差別苦樂之報皆悉不虛汝等應信勿致疑惑受苦報者惡業所招謂殺盜邪婬乃至邪見不敬三寶欺慢尊親无慈愍心不持禁戒由斯惡行得苦異熟受樂報者善業所感謂

不殺盜乃至不邪見崇信三寶敬重
尊親具慈愍心奉持禁戒由斯善行
得樂異熟諸人聞已歎未曾有悉皆
舉手高聲唱言善哉聖者能為我等
盲冥之輩但見現在不覩未來親於
五趣觀善惡事還來相告我等始知
報應影響必不唐捐從今已去改惡
修福布生善道不墮惡趣是時四衆
既自聞已皆作是念我之男女或弟
子等常為惡業不勤修習清淨梵行
欲令棄捨諸惡業故悉皆將至聖者
大目乾連處人 其聽法既聞法已冀
修善行免墮惡趣證殊勝果當尒之
時四衆雲集來聽法要人衆諠閙世
尊知而故問具壽阿難陁曰何故大
目乾連處四衆雲集時阿難陁白佛
言世尊具壽大目乾連遊行五趣見
諸苦惱於四衆中具說其事由此諸
人為聽法故皆來集會
尒時世尊告阿難陁非一切時處常
有大目乾連如是之輩頗亦難得是
故我今勅諸苾芻於寺門屋下畫生
死輪時諸苾芻不知畫法世尊告曰

應隨大小圓作輪形處中安轂次安
五輻表五趣之相當轂之下畫捺洛迦
於其二邊畫傍生餓鬼次於其上可
畫人天於人趣中應作四洲東毗提
訶南贍部洲西瞿陀尼北拘盧洲於
其轂處作圓白色中畫佛像於佛像
前應畫三種形初作鴿形表多貪染
次作蛇形表多瞋恚後作猪形表多
愚癡於其輞處應作溉灌輪像多安
水罐畫作有情生死之像生者於罐
中出頭死者於罐中出足於五趣處
各像其形周圓復畫十二緣生生滅
之相所謂无明緣行乃至老死无明
支應作羅剎像行支應作瓦輪像識
支應作獼猴像名色支應作乘船人
像六處支應作六根像觸支應作男
女相摩觸像受支應作男女受苦樂
像愛支應作女人抱男女像取支應
作丈夫持瓶取水像有支應作大梵
天像生支應作女人誕孕像老支應
作男女衰老像病支應作男女帶病像
死支應作輿死人像憂支應作男女憂
感像悲應作男女啼哭像苦應作男

女受苦之像惱應作男女拽離謂駱
駝像於其輪上應作无常大鬼蓬髮
張口長舒兩臂抱生死輪於鬼頭兩
畔書二伽他曰

汝當求出離　於佛教勤修　降伏生死軍
如象摧草舍　於此法律中　常為不放逸
能竭煩惱海　當盡苦邊際

次於无常鬼上應作白圓壇以表涅
槃圓淨之像如佛所教於門屋下應
作生死輪者時諸苾芻奉教而作諸
有敬信婆羅門居士等見畫輪像問
言聖者此之畫輪欲表何事苾芻答
曰我亦不知何所表示諸人報曰若不
解者何因圖畫時諸苾芻默無所對
即以此緣具白世尊世尊告曰應差
苾芻於門屋下坐為來往諸人婆羅
門等指示生死輪轉因緣如佛所教
令指示者時諸苾芻遂不簡擇令無
識解者開導其事不生物信更招譏
醜佛言令知解者指示諸人時王舍
城有一長者娶妻未久便誕一男顏
容端正人所樂見告其妻曰賢首我
今有子多有費用宜入大海經求珍

貧妻告言善長者即便持諸雜物入
大海中因風破舶往而不返其妻辛
苦或假宗親或以自力長養小兒以
孤貧養育名曰貧生時貧生童子既
漸長大付師受業遂與同學往竹林
園至寺門下見畫五趣生死之輪問
言聖者此名何物苾芻報曰此是五
趣生死之輪白言聖者為我宣說苾
芻告曰汝當善聽所謂捺洛迦傍生
餓鬼人天趣別又問聖者此捺洛迦
有情曾作何業受斯斬斫碎身等苦
苾芻報曰賢首此於十惡業道以極
重心數作不息由彼業力令受斯苦
又問聖者此傍生趣曾作何業受斯
負重相食等苦苾芻報曰賢首此由
造作十惡業道以輕微心數作不息
由彼業力令受斯苦又問聖者此餓
鬼趣曾作何業受斯飢渴燒然等苦
苾芻報曰賢首此由慳惜已物不肯
惠施見他施時便為遮止於三寶處
父母親族无分布心數習不已由彼
業力令受斯苦又問聖者此之天趣
曾作何業受勝妙樂苾芻報曰賢首

此由以殷重心修十善業敬信三寶
受持禁戒由彼業力令得生天受勝
妙樂又問聖者此之人趣曾作何業
受處中樂而有馳求活命等苦苾芻
報曰賢首此於十善業道以輕微心
而數修習由彼業力令得人身受處
中樂而有馳求活命等苦童子白言
聖者下三惡趣我所不欲生人天中
情有欽尚聖者我作何業生彼天中
答曰汝若能於佛正教中善說法律
而出家者於現世中策勵修習斷諸
煩惱盡苦邊際若不獲果有餘煩惱
而命終者當生天上聖者若出家者
當作何業答曰乃至命終无虧梵行
曰我不能作更有何業得生天上若
受八支及五學處為近住近事曰此
作何事答曰若一日一夜或至盡形不
殺盜婬不妄語等曰此亦不能更作
何業當得生天問曰若以飲食供佛
及僧由此福因當生天上聖者可用
幾物得為飲食供佛及僧答曰可用
五百金錢聖者此事可辦即從座起
礼足而去還家白母曰我於向者詣

竹林園於寺門下見有彩畫五趣生
死之輪所謂捺洛迦傍生餓鬼及以人
天下三惡趣我所不欲上之二趣心
有愛樂母今欲得生人天不母曰欲
得若如是者當可與我五百金錢奉
佛及僧一中供養當得生天母曰汝
自不充五百金錢卒何能得白言若
貧無者我當傭力求覓金錢母曰汝
今少年氣力微劣何能客作求覓珎
財荅曰我當勠力望及餘人母見慇
懃即放令去往市店所求自傭賃時
有婆羅門居士等来覓作人曾不見
問乃至日暮佇立行中諸人散盡遂
便還舍母問曰得傭力處不荅言曾
无見問母曰豈有作人如汝束帶
凡作人者頭蒙塵土著破弊衣在作
行中他人見問既至明朝如母所說
著麁衣服往作行中時有長者欲造
宅舍来至行中覓傭力者將餘人去
不問貧生于時貧生報長者曰我亦
客作何不相雇長者曰汝容貌柔軟

豈能執作荅曰傭力之人豈先與價
長者曰日暮方酬貧生曰我且為作
至日晡時若稱作功當酬價直若不
愜意物不須與長者將歸令其作務
諸餘作者並不齊心唯此貧生盡力
為作諸人報曰觀汝形勢未解客作
但可度日何苦自身貧生報曰兄等
知不我由惡業生在貧家今更欺人
當生何道諸人報曰汝今未解且事
勤勞不久之閒懶劇於我時彼貧生
善能談說為諸作者巧說當機諸人
樂聞執作隨走欲聽其話不暇務行
貧生引之乃至終日一日之作比餘
兩倍長者至暮自來撿察覩其所作
倍勝於常問當作人曰汝於今日加
作人耶報言不加若尒何故兩倍於
前其當作人以事具啓長者聞已極
生歡喜遂與貧人兩倍之價貧人問
曰兩日之價豈併相酬長者曰我心
愧汝故倍酬直貧人曰若稱意者乃
至宅成常容我作所有價直且未須
還作了之辰一時當付長者曰善哉
遂常令執作至宅功畢長者算錢欲

酬作直唯得四百五十未滿所期貧人見已遂便啼泣長者曰何故啼泣豈我於汝相欺負耶答曰長者大人无容欺負然我本心求錢五百於佛及僧擬申供養錢既未足更復苦身爲此因緣我悲啼耳長者曰若緣福事我願助成貧人報曰長者添滿自成福業乖我本願不得生天長者曰汝以信心奉佛衆不報言如是若尒汝可往問世尊如佛所說汝當奉行時彼貧人尋詣佛所礼佛足已在一面坐白佛言世尊我爲供佛僧衆自賃已身求五百金錢在某長者家多時客作及至作了五百不充長者見欠爲我添滿爲當取耶不取耶佛言童子應可取之白佛言世尊他物相助恐不生天佛言童子汝初發心當生天處何況捨施不生天耶奉佛教已歡喜而去至長者家取五百金錢還詣母所白言慈母此是五百金錢我願營辦供佛及僧母曰汝豈不知家道先貧觸途闕乏食手器具座褥皆无欲請佛僧若爲能濟汝今可

去白傭力處長者令知彼舍寬容或
能為作貧人聞告詣長者處白言今
我家貧觸途匱乏食手器具床席並
无欲請佛僧事不能濟敢欲憑告就
此宅中為辦所須請佛僧食是事得
不長者便念我造新宅得供佛僧斯
成善事告曰汝可留物往請佛僧來
就宅中為受供養時彼貧生留物而
去遂於明日往詣佛所礼佛足已長
跪合掌白言世尊唯願明日就其宅
中哀受微供
尒時世尊默然受請見佛受已礼足
而去報長者知時彼長者即為具辦
種種上妙飲食於晨朝時敷設座褥
安大水器布列香花令使白佛飲食
已辦願佛知時尒時世尊於日初分
著衣持鉢與諸聖衆詣長者家是時
六衆苾芻聞授事人曰今日誰家請
佛僧衆報言某長者子六衆議曰彼
客作人有何飲食我今宜往餘相識
處求覓小食至彼舍已彼言聖者可
食小食即皆飽食方詣請處尒時世
尊并諸大衆至長者家各洗足已就

座而坐是時貧生便以清淨上妙飲食手自供給悉令飽滿見六衆苾芻不能美食便詣佛所白言世尊我見衆中有諸聖者不能美食將非由此障我生天佛言賢首但施座褥定得生天何況佛僧爲受飲食是時貧人見佛僧衆飯食既訖取鉢器已便持小席在佛前坐聽說妙法佛爲宣說示教利喜從座而去當尒之時有五百商人從大海來過王舍城初至之日過大節會所將珍貨无人交易共相議曰既无交易事欲如何飲食所須無求覓處中有一人曾近苾芻語知法式告諸人曰宜可敬問今朝何處供佛及僧其家必有餘殘飲食我等從彼而求覓之訪知某甲長者之宅已供佛僧我等從彼當以價直而求贖之即便至舍白言長者佛僧食訖必有餘殘求贖多少長者報言非是我食是與少年所設飲食商人就彼問前求覓貧人報曰我不須錢直尒相惠時彼商人悉皆恣食既飽滿已咸並稱歎白長者曰仁於今日獲

六善利於己舍內供佛及留我等商人亦蒙飽足長者報曰此非我食是此少年所設供養問曰今此少年是誰之子報云是某甲長者子商主報曰此人即是我知識之子便以大疊敷之于地并安珎寶普相告曰諸君當知我聞衆縷成衣滴水盈器仁有施者宜安此處須臾之間便成寶聚商主報曰當受此物貧生曰我但施食无求物心商主曰斯非食價此中一寶能成百倍非関食直以慶喜心共相贈遺報言我今設食求覓生天仁雖見惠我不敢取勿緣此故障我生天商主曰汝信佛不答言我信若信佛者可往問佛隨佛所教當奉行之時長者子往詣佛所礼佛足已白言世尊我向設供尚有餘食與五百商人皆令飽滿時彼歡喜以衆多珎寶見惠於我為受此物為不受耶佛言受取白言世尊勿緣此寶障我生天佛言此是花報果報在後時長者子礼佛而去為受珎寶

尓時王舍城中有一普望長者遇疾

身三更无子息衆人議曰長者身死
首望交无欲覓於誰共相領攝宜應
共覓大福德人立為首望諸人議曰
如何得知是大福德中有智者告諸
人曰應以衆多種子置一坩中令彼
諸人以手採取若得一色種子者當
立其人以為首望即便如議以雜種
子置一坩中衆人各採咸得雜種獨
此貧生得純色種子衆人雖見而僉
議曰我等豈可立客作人以為首望
便令三取皆得純色諸人既見共生
希有去是天神之所加護我等今者
宜可同心請為尊首是時郭邑共拜
貧生以為首望請設供長者見是事
已即以衆寶瓔珞嚴飾其女而娉與
之時貧生善業力故宅中珎寶忽然
自生衆人因此号曰善生時善生長
者作如是念今我宅中所受果報皆
是世尊威神之力我今宜可請佛及
僧來至宅中受我供養是時善生長
者往詣佛所礼佛足已在一面坐爾時
為說法既聞法已即起長跪整衣一
肩合掌恭敬白佛言世尊唯願慈悲

與諸苾芻明當就宅為受微供尒時
世尊默然為受善生長者見佛受已
即礼佛足從坐而去時善生長者即
於其夜偹辦種種上妙飲食廣說如
前手自持食奉佛僧衆見收鉢已為
欲聽法便持小席在佛前坐尒時世
尊知彼長者意樂根性隨機說法令
彼長者心得開悟即於座上夫婦二
人以金剛智杵摧破二十種薩迦耶
見山得預流果旣見諦已白佛言世
尊我等由佛得解脫果此非父母髙
祖人王及諸天衆沙門婆羅門親友
眷屬之所能作我逢世尊大善知識
故於地獄傍生餓鬼趣中拔濟令出
安置人天勝妙之處當盡苦際得涅
槃樂乾竭血海超越骨山无始積集
所有身見忘皆除滅獲得初果我今
歸依佛法僧寶唯願世尊證知我是
鄔波索迦鄔波斯迦始從今日乃至
命終受五學處不殺生乃至不飲酒
說是語已俱礼佛足歡喜奉行尒時
世尊為彼夫婦宣說法要示教利喜
得勝果已從座而去至住處已時諸

苾芻咸皆有疑請世尊曰彼善生長者曾作何業由彼業力為客作人復作何業於其宅中珍寶自出世尊告曰今此善生先所作業緣合成熟果報不失凡諸有情先身所作善惡之業非於外界地水火風而令成熟然於自身蘊界處中業果成熟即說頌曰

假令經百劫　所作業不亡　因緣會遇時

果報還自受

汝等苾芻此之因緣汝等應聽過去世時於聚落中有一長者大富多財受用豐足春陽之月衆花遍開茂林清池皆可愛樂異色諸鳥發和雅音所謂舍利鸚鵡百舌之類時彼長者將諸男女詣花林中共為遊觀爾時世間無佛有獨覺者出興於世於貧窶類常懷哀愍住下房舍及以麤鄙物故人間遊行至斯聚落於日初分著衣持鉢欲行乞食復自思念我今何故為難滿身辛苦入村多處求食宜往園內若有節會人來隨彼所施用自充足是時獨覺即往園中長

者遥見身心湛寂容儀詳序弥加信敬起渴仰心便就礼足白言聖者仁為求食我為求福宜住國中受我供養時彼獨覺黙然許之長者於日日中奉施飲食後時長者有事須詣餘村告其婦曰賢首我今有事須往某村汝於聖者如常供養勿令有闕告已便去時長者婦晨朝早起俻辦飲食其子問曰母今辛苦每日為誰母曰為上福田聞巳怒曰彼不傭力而受他食母便呵叱汝莫作此口業重罪長者後還問其妻曰聖者飲食无闕之不婦報之曰所供飲食无闕時須然我童兒於聖者處作口業罪具陳子語長者便念小兒無識自害其軀當墮惡趣即携童兒詣尊者處時彼獨覺遥見長者與子俱来使作是念長者此来獨行而至何故今日與伴俱来觀知事巳不用口言以身說法為慇彼故踊身空界猶若鵝王現大神通作十八變上騰紅焰下流清水巻舒自在令生深信凡夫之人見神通時速能發悟如摧大樹頓首歸

僂摇礼尊足白言尊者慈悲淨意唯
願哀愍遠為下来受我微誠略申供
養時彼聖者為哀愍故縱身而下長
者即以隨時香花慇懃供養父子悉
皆頂礼尊足而發願言此大福田是
應供養而反為惡罵出偹力言願於
當来勿受苦報所有勤誠供養功德
願於来世生大富家并得如是殊勝
之果勝此大師我當承事不生厭背
汝等苾芻勿生異念往時長者子者
即今善生長者是由於獨覺所發瞋
恚心作偹力語遂於五百生中常為
客作至今偹力惡業方盡復由至誠
供養功德生大富家由昔願言并得
如是殊勝果者今於我所得見真諦
又願勝此大師我當承事不生厭背
者我勝獨覺百千億倍供養於我无
厭背心是故汝等苾芻若作純黑業
得純黑異熟若作純白業得純白異
熟若作黑白雜業得雜異熟汝等苾
芻應離純黑及以雜業當修純白業
得純白報如是應學此是緣起尚未
制戒

尒時世尊出王舍城詣廣嚴城住於
獼猴池側高閣堂中時有長者名曰勇
猛聞佛來至在高閣堂中便詣佛所
礼佛足已却坐一面佛為說法示教
利喜令歡悅已默然而住時勇猛長
者即從座起頂礼佛足白言世尊唯
願哀愍佛及衆僧明就我家為受微
供世尊尒時默然而受是時長者見
佛受已礼足而去既至宅已告家人
曰我已請佛及僧明當就食然佛僧
衆廣於道路汝等多辦上妙飲食時
彼家人依言脩辦長者於晨朝時敷
設座褥安大水器遣使白佛飲食已
辦願佛知時六衆苾芻前至此城往
門徒舍彼見致敬報言聖者當食小
食吞曰我受他請又復白言可食少
許菴没羅餅吞言好哉[illegible]餅食時有
乞食苾芻從門前過[illegible]出見亦噉
食餅苾芻報曰我一坐食不應二處
長者曰若如是者隨意將去就彼俱
食即以小餅受取赴彼請家尒時世
尊不去赴請苾芻皆往有五因緣佛
遣取食云何為五一為自宴默二為

諸天說法三為觀病者四為觀卧具
五為弟子制其學處此中所為欲制
學處住在堂中令人取食時勇利長
者觀衆坐定㝵自奉獻種種清淨上
妙飲食悉令飽滿時彼長者行食之
時見乞食者於小鉢中所持之飯行
食將了在乞食者前立乞食苾芻作
如是念今此長者獨觀於我欲有言
說乃至此未發言我當先語報言長
者何但我獨食此菴沒羅餅彼六衆
苾芻亦皆食訖長者答言聖者是何
言歟乞食者曰非我獨食菴沒羅餅
彼之六衆亦皆食訖長者聞已忿怒
作色告言聖者豈我宅內无斯餅耶
告家人曰汝可行此菴沒羅餅彼即
行餅時取食苾芻受得食已往詣佛
所頂禮佛足在一面立世尊常法與
取食人共相言問今日衆僧飲食飽
不白言世尊上妙飲食悉皆飽滿然
彼勇利長者有忿僧衆佛言何意時
彼苾芻以事具白佛言勇利長者出
忿恨言是應道理尒時世尊飯食訖
收衣鉢澡漱已出外洗足旋入房中

宴默而坐於晡後時便從定起詣六衆處於僧衆前就座而坐告六衆曰汝等實作展轉食耶六衆白言實尒大德世尊種種呵責汝非威儀非隨順行非清淨法所不應爲云何汝等作展轉食既呵責已告諸苾芻廣說如前乃至爲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展轉食者波逸底迦如是世尊爲諸苾芻制其學處佛在廣嚴城高閣堂中時有苾芻身嬰疾苦有時醫者來入寺中苾芻見已報言賢首宜觀我病爲處藥方醫言聖者可食小食報言賢首世尊不許醫言此即是藥非餘能療苾芻答曰世尊制戒不許我食醫曰世尊大悲爲有病緣必應聽食時諸苾芻聞斯事已以緣白佛佛言除病因緣又有苾芻爲營僧務或爲窣覩波事身體飢虛氣便假卧廢修善品時有淨信婆羅門居士等來入寺中見其假卧作如是語聖者世尊教法一向勸修何故今時假卧而住答言賢首我極虛羸報言應食小食答曰佛已制不許諸苾芻

六佛佛言除作因緣

爾時世尊從廣嚴城往給孤獨園時有苾芻疲於道路身體羸損共相謂曰我身疲倦若佛世尊聽許我等食小食者雖涉長途身不勞倦以事白佛佛言除道行時

爾時世尊至室羅伐城給孤獨園時此城中有一長者自立要期每於月八日十五日二十三日月盡日於此四日受聖八支近住學處又作要期請苾芻就舍而食乃至苾芻未來食者終不先食同於此日有餘長者請佛及僧就舍受食佛及僧衆赴請之後長者遂遣使人往詣寺中請僧来食使者至寺不見苾芻還報長者我於寺内不見一人長者曰彼何處去答曰有別長者請佛僧衆就舍而食長者曰彼食苾芻隨喚取一使人去喚見彼苾芻悉皆食訖從舍而出白言聖者某甲長者家中設食唯願慈悲无違所請苾芻曰我已食訖還報長者苾芻食訖長者曰汝更疾去白言聖者可来就食食了之後以大

氈施使者復去報苾芻曰可來就食
食了之後以大氈施苾芻曰我已足
食隨氈大小無宜更去使報長者苾
芻足食更不肯來隨衣大小充宜重
食時彼長者爲待苾芻日時已過遂
便一日絕食時彼隣人聞是事已共
生嫌賤云何此諸沙門釋子他施衣
時亦不肯來食違彼長者信敬之心由
不受請令他絕食諸苾芻聞以此因
緣具白世尊世尊告曰除施衣時尒
時世尊讚歎少欲持戒欽重戒者說隨
順法告諸苾芻曰前是創制此是隨
開廣說如前我今爲諸苾芻制其學
處應如是說若復苾芻展轉食者除
餘時波逸底迦餘時者病時作時道
行時施衣時此是時

若復苾芻者謂是六衆也餘義如上
展轉食者謂數數食除餘時者謂除
其時此中時者謂是病時病時者若
苾芻於一坐時不能飽足作時者若
於窣覩波所有營作及衆僧事業或
時掃灑大如席許或復塗拭如牛卧
處道行時者若行半驛迴還或直行

一蹲施衣時者謂如拭巾楊量繚斤量等此皆無犯結罪同前此中犯相其事云何施衣之時請有多種謂有衣施或無衣施等有十六番

若苾芻前請有食有衣後請有食有衣兩請俱受二處皆食並悉無犯若苾芻前請有衣後請無衣應受前請勿受後請若受已應轉與餘人若不轉與人受時惡作食得墮罪若苾芻前請有衣後請有衣有衣直俱受無犯若苾芻前請有衣後請無衣无衣直應受前請勿受後請若受已應轉與餘人若不轉與餘人受時惡作食得墮罪此是初番餘句咸應准此

若苾芻前請无衣後請有衣俱受無犯若苾芻前請無衣後請无衣應受前捨後若苾芻前請無衣後請有衣有衣直俱受无犯若苾芻前請無衣後請无衣无衣直應受前請勿受後請若受已應轉與餘人若不轉與人受時惡作食得墮罪此是第四番

若苾芻前請有衣有衣直後請有衣俱受无犯若苾芻前請有衣有衣直

後請无衣應受前捨後若苾芻前請
有衣有衣直後請有衣有衣直俱受
无犯若苾芻前請有衣有衣直後請
無衣無衣直應受前請勿受後請若
受巳應轉與餘人若不轉與人受時
惡作食得墮罪（此是第三四番）
若苾芻前請无衣无衣直後請有衣
俱受无犯若苾芻前請无衣无衣直
後請無衣應受前捨後若苾芻前請
无衣无衣直後請有衣有衣直俱受
無犯若苾芻前請無衣無衣直後請
无衣无衣直應受前請勿受後請若
受巳應轉與餘人若不轉與人受
時惡作食得墮罪（此是第四四番）
又無犯者㝡初犯人或癡狂心亂痛
惱所纒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三十四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三十五　而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施一食處過受學處第三十二

尒時薄伽梵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於邊方處大聚落中有一長者信心懇重為諸四方沙門婆羅門等造一住處若有於此停住者施以飲食尒時世尊於室羅伐城現大神變時諸外道皆被馳逐人天咸悲深心歡喜歎仰世尊然外道輩奔趣邊方有六十露形外道至斯聚落詣長者所作如是語仁獲法利仁獲法利長者問曰仁等是何今來至此荅曰我是出家人長者告曰善來我為四方沙門婆羅門等造此住處仁可於斯隨意停息所須飲食我自供承時諸外道即於此住受長者供給時室羅伐城有淨信居士將諸財貨至此聚落亦於長者店鋪停止便與長者情款希奇將彼長者手自授與露形外道餅果飲食長者令使命居士曰仁可暫來共我供養勝上福田居士聞

已便作是念此言懇重多是佛之弟
子我今宜往頂礼其足既至彼已見
是无慚露形外道然而不能對面非
毀遂默然而住時彼外道食了而去
長者報居士曰好田好種豈不善乎
居士答曰種實精好而田下惡鹹鹵
磽确終无所收露形無慚常懷惡見
長者報曰除斯之外有勝田耶居士
曰有謂如來大師聲聞弟子長者曰
彼若來者我當四事而為供給時彼
居士聞此語已默記于懷舊貨既盡
更收新物即便還至室羅伐城到市
店中安置貨物已往逝多林礼苾芻
僧足然六衆常法多於門首經行時
鄔波難陁在門外立遥見居士從遠
而來遂便迎接告言善来居士猶如
初月久而方現比於何處興易經求
居士答曰敬礼阿遮利耶我比在某
聚落彼有長者造一住處招携四方
諸沙門等并好飲食常為供養於佛
弟子情懷渇仰鄔波難陁聞已便念
若更有餘黑鉢之類聞此語者當在
我前至彼住處我今宜可責彼居士

切使語人告曰居士汝常謂我不習
禪思不勤讀誦恒念衣食以自活耶
居士便念世間多貪不知猒足鄔波
難陁是當一數此聞我告尚起譏嫌
况復諸餘大德之類聞我此說重責
何疑於是默然不復陳告時鄔波難
陁見長者去往語六衆苾芻曰具壽
我等何能久受辛苦於此居住諸人
告曰大德頗有好消息耶荅言具壽
亦有多少鄔陁夷曰消息如何鄔波
難陁曰於某聚落有一長者以信施
心造一住處并以飲食供養四方沙
門婆羅門无尋受用宜可共行受其
供養諸人問曰豈可六人悉皆往彼
報言並去理亦何傷即六人俱行詣
彼聚落時露形外道共相謂曰我等
宜應暫出觀化必有好處移就彼方
便留一人令其看守餘皆悉去
是時六衆漸次遊行到彼聚落至長
者家既相見已告長者曰願无病長
壽長者問曰仁等是何荅曰是佛世
尊聲聞弟子長者告曰善來聖者我
比翹心願見佛衆今得至深稱本

懷我有宿心造一住處并設飲食意為四方沙門婆羅門等作停止處仁今可住六衆報曰彼處頗有牀座卧褥被枕以不荅曰先無六衆曰彼若无者豈地上坐耶長者即送諸牀座并以褥席是時六人往彼舍中時一外道見而告曰汝沙門擇手何故輒来此舍非是汝等住處報言外道非汝住處是何言歟汝若黙者得容且住若更出言必見治罰外道便念此有六人我雖單己誰能共彼以相讎敵勿令見辱宜當走避六人日日恒於長者家食後時長者有緣須往餘處白六衆曰我有少緣詣某聚落仁當如舊於我舍中受其供養至我迴還長者即告家人曰汝等如常供養聖者至我迴還勿令闕乏長者便去六衆如常受食時鄔陁夷報鄔波難陁曰誰能黙然无語於長時中依他軌範宜當顯露作自威儀鄔波難陁曰斯亦善哉時諸女人来授飲食鄔陁夷告難陁鄔波難陁曰汝等觀此美女眼耳口鼻身腰髀手足悉皆端正其

堪受用女人聞已各並著慚潛居
內待其食了取器而去長者事了迴
還至家問家人曰汝等自我去來供
養福田无虧乏不家人報曰何用如
是惡福田耶長者問曰何出麁言女
人答曰此見癡狂調弄舞樂之流出
麁鄙言無如仁家福田所出之語長
者曰彼作何事答曰此出鄙言調弄
倡優所未曾說我等聞已慚耻疲懷
長者便念凡是女人樂觀男子露形
之類遂彼染心由此因緣情生愛樂
沙門釋子執式端嚴衣服覆形女人
不樂即便告曰外道露形汝等樂見
沙門覆體情不欲觀其妻報曰若不
信者當令自驗長者便念我試自觀
察其虛實數日停住告六衆曰聖者
我尚有事暫須出行仁等如常可受
供給即於密室潛形窺覘六衆時至
就其食處長者之妻躬自授食六衆
同前出言調戲可觀此女面首端正
眉目纖長形儀合度實堪愛念長者
聞已作如是念如婦女言非福田也
我今不應頓絕供給宜設方便令其六

自去及至明日減其一餅闡陀[illegible]難
陀鄔波難陀今朝餅果何意蹔薄難
陀曰具壽我於日日持其殘餅布施
貧兒從今已去不復當與至第二日
更除一餅阿說迦曰具壽今朝餅果
全見虧踈鄔波難陀曰我比食竟鉢
有餘餅從今已去无復遺餘如是漸
減乃至但有赤餅醋漿以充其食補
捺伐素曰具壽飲食既盡我等可行
鄔陀夷曰具壽既絕望心今應行矣
未去之頃時語彼防守外道曰我等
好食斷絕事由於汝汝可出去彼便
出外遊行逢見諸餘先出外道問曰
仁等比來四出求覓頗得多少好門
徒不諸人告曰令汝看守因何出行
荅曰彼驅出我問是何人曰是沙門
釋子問曰現有幾人荅曰唯有六
人外道議曰我等六十豈可不能禁
六人耶打令熟手驅之令出時彼上
座告諸人曰我今共去至彼舍中我
若發聲道作事時汝等諸人十人捉
一好打令熟曳出村隅作此平章共
入村內上座告曰我等先當見彼長

者既至彼已問其安不尋便問曰長
者仁之住處本爲於誰答曰我遶住
處無准的心在中住者供給飲食外
道曰長者中平意无偏黨即俱至常
住處問言汝沙門釋子此非住處宜
應急出勿更居停若不出者與汝毒
手鄔波難陀聞而告曰拔髮外道出
無義言沙門釋子此非住處豈非我
者豈屬汝耶時彼露形怒而告曰汝
等作事時諸外道十人捉一即便打
搭難陀告曰具壽各各自當護其眼
耳无令損瞎爲同梵行者所嗤告外
道曰行者可打肩髆及以腰胯時諸
外道打禘疲勞手足皆困遂便停歇
闡陀告曰諸具壽次我作事時彼六
人俱有大力展右手時撲五外道次
舒左手復倒五人或以錫杖或以手
足拳打脚蹴恣意熟搥鄔陀夷曰諸
具壽當護本罪莫使命斷勿令我等
得波逸底迦既熟打已悉皆拖出諸
婆羅門等見已相告汝觀釋子共外
道鬪必定天神當下大雨是時六衆
驅外道已阿說迦曰諸具壽我今戰

勝下厚僧徒宜可復行詣室羅伐尒
時南方有一外道論師名鄔陁夷是
盧迦叟多說无後世為求論議來至
室羅伐城入逝多林詣尊者了教憍
陳如處作如是語苾芻我曾師邊受
少學業欲於仁處共立論端時尊者
憍陳如報言婆羅門諸樂論議者汝
可共論此之言談非我所愛時婆羅
門遍皆至彼諸大德所尊者馬勝尊
者賢善尊者大名尊者名稱尊者
圓滿尊者无垢尊者牛王尊者妙臂
等既至其所求申論議皆如尊者憍
陳如不共言論次至具壽舍　利子所
作如是語苾芻我前曾習少多學業
欲於仁處共立論端時舍利子聞其
語已作如是念試觀此人有善根不
即便觀見有少善根雖有善根緣在
讓處即觀此人與我相屬復更思念
更有如斯有情之類因觀論議能受
化不觀知更有彼受化者何時當集
知至第七日皆來集會即於是日少
立論宗尚留餘義於六　日中悉皆如
是至第七日四遠咸聞南方論師是

於彼世外道來至於此與舍利子共相擊論竟無勝負時有百千万億有情皆生喜樂或有先世善根之所警覺咸來集會時舍利子知衆既集觀時復至即以深法伏彼外道令使無言時彼外道既被屈已起敬信心合掌恭敬作如是白大德我願於善說法律而為出家并受圓具成苾芻性於世尊所而修梵行時舍利子即與出家并授圓具教其法式彼便身心自勵斷諸煩惱證阿羅漢三明六通具八解脫得如實知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受後有心無障㝵如手撝空刀割香塗愛憎不起觀金與土等无有異於諸名利无不棄捨釋梵諸天悉皆恭敬是時大衆咸生希有作如是言諸人當知此大論師人無敵者今舍利子以无㝵辯令其降伏與授學處證阿羅漢果諸來大衆敬信倍常時舍利子知諸大衆意樂隨眠界性差別當機說法遂令十二億有情或證煖頂忍法世第一法或得預流果乃至出家獲得阿羅漢

是時諸大衆或發聲聞心或發獨覺
心或發无上大菩提心者皆於三寶
深生敬信時舍利子於日初分摧彼
外道於食後時六衆苾芻從彼聚落
來至給園時諸苾芻既相見已告言
善來具壽比者僑閣從何處來報言
從某處大聚落來諸人告曰仁等薄
福不覩大事近舍利子降伏南方論
師外道令其捨俗得阿羅漢巨億徒
衆獲果發心
尒時六衆聞是語已報言諸具壽此
未希有何以故其舍利子是第二大
法將助佛轉法輪伏一外道何足可
稱假令舍利子被他屈時尚有大師
共相救濟未為奇特我等所作實爲
希有以我六人降六十外道苾芻問
曰以何明術難陀報曰能用棒術又問
曰說何法義答曰以身說法問曰為
當並死為命存耶答曰當時命在至
於今日死活寧知時諸苾芻具聞知
已各生嫌賤云何苾芻作極惡事理
應羞恥而更因斯交生驕逸時諸苾
芻以此因緣具白世尊尒時世尊集

諸苾芻聞六衆曰汝等實作如是不
端嚴事損我法耶白言實介大德世
尊種種訶責廣説如前乃至爲制學
處應如是説
若復苾芻於外道住處得經一宿一
食若更受者波逸底迦如是世尊爲
諸苾芻制學處已時彼信心居士還
持商貨到前聚落至舊長者店上安
置長者猶尚供養露形還令使來喚
彼居士共爲隨喜與福因食居士聞
已便作是念我試往觀多是世尊聲
聞弟子於彼見已仍是外道露形無
有羞恥居士不能對面有所言説默
介而往露形食已從座而去時彼長
者報居士曰好田好種廣説如前勝
上田者謂是世尊聲聞弟子長者聞
已作如是語知識莫道彼字我不願
聞何況欲見問曰彼已來耶答曰已
來又問是何人答言六衆居士曰彼
至於此作何事耶長者具報其事居
士曰汝往大海取假琉璃長者曰豈復
世尊有好弟子居士曰有長者曰彼
等何等答曰謂舍利子大目乾連等

仁若見者必起殊勝信敬之心獲希
有畫長者曰彼若來者我當供養居
士便念我若還彼當白世尊時彼居
士交易既了更取餘貨還室羅伐城
安貨物已往詣佛所頂禮佛足白佛
言世尊於其聚落有一長者彼為四
方沙門婆羅門等造一住處若有來
者施其飲食於佛弟子情懷欽慕善
哉世尊為愍彼故令苾芻往遂彼信
心世尊爾時默然許之是時居士知
佛許已禮辭而去爾時世尊作如是
念誰於長者及其眷屬并諸人眾有
宿緣耶即便觀知唯舍利子於彼有
緣能令受化告舍利子曰汝可往某
聚落度彼長者及其眷屬并諸人眾
時舍利子從佛聞已即奉佛教將五
百苾芻以為圍遶詣彼聚落既至彼
已便於長者施食之處而為停息長
者聞有尊者舍利子將五百徒眾來
至住處即便往詣舍利子所頂禮雙
足在一面坐時舍利子為彼長者宣
說法要示教利喜默然而住
時彼長者即從座起整衣左肩合掌

稽首白言大德并諸大衆明就我家
哀受微供時舍利子黙然受之長者
見舍利子黙然受已礼足而去即於
其夜具辦種種上妙飲食至天明已
敷設座席安大水瓶即令使者往白
舍利子及諸大衆飲食已辦幸願知
時時舍利子於日初分著衣持鉢并
諸大衆詣長者家就座而坐時彼長
者見衆坐定自手行食悉令飽滿時
舍利子知衆食已澡漱復訖便取鉢
器是時長者自持小席於上座前合
掌而坐白舍利子曰大德當爲說法
時舍利子報長者曰若樂聞法者可
於廣博顯敞之處多敷座席擊鼓唱
令普告諸人仁等若樂聞妙法者明
當物集聽大德舍利子宣揚法義作
如是語數長者已爲彼長者隨時呪
願說伽他曰

所爲布施者　必獲其義利　若爲樂故施
後必得安樂

如是等頌數以福利資及存亡者爲
有情離障解脫爲呪願已從座而去
然此長者於大聚落中最爲豪貴知

尊者教遂於空地多敷座席起予藍宜
令咸皆等知明日尊者法將舍利子
為說妙法若仁等樂聞咸皆普集當
希見諦不於生死久沒輪迴時尊者
舍利子至明日已於小食時與諸僧
衆就法場處昇座而坐無量百千大
衆雲集諸有情輩皆生喜樂或有先
世善根之所發覺令樂聽法時舍利
子知諸大衆意樂隨眠界性差別稱
機說法遂令彼長者并諸眷屬及百
千有情得四善根獲四勝果於三菩
提隨緣發趣於三寶處發信殊勝時
舍利子久為說法背發風勞復為佛
先制戒時過不食時彼長者請舍利
子及大衆曰願於我舍留神久住當
以四事共相供給時舍利子報長者
曰以汝為緣佛為苾芻當制學處我
今欲去
尒時舍利子身帶風疾斷食飢虛將
諸大衆詣室羅伐既至彼已時諸苾
芻問舍利子弟子曰善來具壽行李
安不報言有安不安彼問何故荅曰
我鄔波馱耶廣為濟度斯成安樂然

說法時有背縟風疾一日不食遂涉
長途此不安樂時諸苾芻聞是事已
以緣白佛佛言聽諸苾芻應畜僂帶
以自安息又施食處應除病緣尒時
世尊讚持戒者如前廣說告諸苾芻
前是創制此是隨開應如是說若復
苾芻於外道住處得經一宿一食除
病因緣若過者波逸底迦
若復苾芻者謂是六衆餘義如上於
外道住處者謂彼施主以其住處先
與外道此處應受一食除病因緣者
若有病緣過食无犯若無病者過食
得墮罪餘並同前此中犯相其事云
何若苾芻於別住處只受一食若更
經宿得惡作罪若受食者便得墮罪
若於此宿餘處受食宿時惡作食時
无犯若於餘處宿此處食宿時无過
食得墮罪若餘處宿餘處食暫來此
者无犯若此處所是多人共作或施
主見留或是親族遮此住處過食无
犯又无犯者謂最初犯人或癡狂心
亂痛惱所纏

過三鉢受食學處第三十三

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尒時北方有大商主來至此城郭外停止。六衆聞之共相告曰：難陀鄔波難陀，我聞北方有大商主來至此城郭外停息，我今暫往就彼相看，必有容者少多勸化。難陀隨報曰：此亦善哉。即便俱往，自相告曰：彼諸商人若喚我等食者，應可報云：我有飲食且得充濟，若施衣者是要所須。既到彼已，問言：商主自遠而至不疲勞耶？答言：聖者勞此相問。六衆曰：必有容者暫可聽法。時彼商主恭敬合掌，即便聽法。既聞法已，商人請曰：聖者可於此食。答言：賢首，我自充濟，不勞辛苦。便於他日更復相看，為其說法。商主殷懃請其受食，復還報曰：我不須食。後於異時商人議曰：此處乏草，當向某村逐草放牧，即將牛馬往詣彼方。是時六衆明日還去就彼商人，欲為說法。既至彼已，不見商人，懷憂而住。時有人來問言：大德何故憂愁？鄔波難陀曰：此有商人是我相識，資身之具曾無賜不見告辭，捨我而去。報言：聖者彼非尒

去為此乏草暫往某村邊草故炎熱
賣貨物不久還來鄔波難陀曰願汝
无病長壽作是語已即往彼村遍見
商人說伽他曰
邊方險路不應往　設令去者勿居停
非但處所不堪行　彼人勿共為親友
山險居人初見好　如金指石創鮮明
中方居者則不然　始終不動如山岳
時諸商人聞此語已答聖者曰何因
致根呰見譏誚六衆曰賢首已與仁
等略中情義發我善品類為說法何
不言別遂即私来答言聖者非我長
來隨草故尒如其歸日還至室羅伐
城相與告別闡陁曰賢首更可暫来
聽我說法時彼諸人即共敬礼各取
卑座坐而聽法為說法已商主曰聖
者可於此食答曰不須時彼商主告
諸人曰仁等數請受食皆言不須豈
非聖者乏少衣服仁等宜應隨己所有
以衣奉施諸人報曰斯亦善哉遂便
人人各以一張上好毛毯持用奉施
闡陁便與呪願此之施物福利無邊
鄔波難陀既得物已告言賢首汝比頻

頻請我二人食今可將來是何供養時彼商人即持餅果羅列目前鄔陀夷便行大鉢報言賢首可著此中商主意念此鉢絕大若與滿者可足六人充一中食即盛以滿鉢奉鄔陀夷時馬勝苾芻復更舒鉢還與滿鉢乃至六人悉皆舒鉢商人俛仰咸並與之所有路糧無不罄盡乃至途中飲食亦用相供時諸商人告苾芻曰聖者我所現作多少路糧並皆罄盡時諸商人報苾芻曰我欲令人相逐往至城中更覓路糧仁當看買迴還之日幸給援人勿使中途致遭賊盜難陀報曰當為汝看時彼商人遣人隨去既至寺已馬勝報曰賢首可為我作如是事業隨言為作尋復告言為作此事如是展轉至日將暮告言男子汝可歸還時彼使人出城而去途經險處為賊所劫既入營中諸人問曰路糧何似報言幾將失命寧有路糧問曰豈不聖者與汝援人答曰准理即是彼令賊劫問其何故答曰彼至寺中令我作務遲看市易悤不言及

至日將暮方還出城由此夜行遂遭
賊劫時諸商人聞是語已咸共譏嫌
此諸釋子失沙門行去何委寄更被
相欺此是緣起尚未制戒

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時
此城中有一長者娶妻未久便誕一
女眇其右目後漸長大同年女伴皆
並嫁人唯此一女眇目無相其年雖大
人无娶者於此城內復有居士於同
望族娶女為妻未經多時妻遂身死
更娶第二亦復身亡如是乃至第七
娶妻悉皆身死時人並皆喚為妨婦
即因此事以立其名時妨婦長者更
欲娶妻人皆不與作如是語我今豈
可令女死耶我不能與復求寡婦欲
娶為妻彼便告曰我於己命豈不悋
惜入汝舍乎時彼長者求妻不得躬
自營勞撿挍家事後於異時有舊知
識來至其家見其作務告曰仁何所
為答曰我營家事彼便告曰何意仁
今自知家務答曰已娶七婦皆悉身亡
無第二人可知家業友人報曰何不求
餘答言比日雖求人不見與皆去我

豈不惜女耶婬向汝家令其身死若
然是者何不更求諸餘寡婦長者具
以事答鋒求寡婦亦不肯來知友曰
其家有女眇其右目何不見求答曰
彼亦不與知友曰試往求之或容和
許是時長者便請彼家至已問家長
曰比得安不被問何意得來答曰欲
求娶仁女問曰何女答曰眇右目者
父曰隨意為婿問曰欲取何日　父曰
某日吉辰可得成礼既見許已歡喜
而去還至家中待其吉日時彼知友
既剃鬚已作如是念我令知友覓眇
目女共為婚姻是所不應彼有惡相
勿令至舍妨我知識時彼知友作是
念已詣長者所問曰得眇目女不答
言未得是時知友說伽他曰
渡羅舍條將淨齒　若人頭向西出眠
眇右目女娶為妻　此亦能虧天帝釋
兩惡相遂必有損　譬如刀石共相投
夫婦皆是妨害人　若娶定當遭死事
說是語已報長者曰女眇右目是妨
不疑仁若娶者恐遭災喪宜可棄之
我有一妹比者孀居若相應者共為

偶疋長者曰已有言交不可即棄宜設方便勿失彼情知識曰善時眇目父母欲至吉辰即為營辦種種會設六衆苾芻共彼長者先是相識六衆便於小食時著衣持鉢入城乞食至長者家見其營造奇妙餅食難陁問曰姊妹作何節會其母報曰聖者仁外甥女欲娉他宗將至吉辰為斯營辦難陁荅曰姊妹我於今日得嘗少多不母曰聖者此是仁物豈待他授難陁報曰餘時惠施自是常途今日珎著且與多少時彼婦女稟性寬慈遂將餅食盡授六人既受得已即為呪願无病長壽從舍而出時彼長者來見餅無問言何故婦曰有福田来我皆持施仁今可往報彼夫家更待他辰別為營辦長者報曰彼定不肯延至他日且先嫁女後設宗親婦曰彼既姑妻誰當與女今待餘日一時惣費長者既受婦勸便向夫家報言賢首我家營辦所擬宗親六衆福田並皆持去現未能辦可待後時其人報曰已卜吉辰不能移轉若依舊日

我娶為妻者更在後必當見棄長者
還家以言告婦婦曰彼多姑妻誰平
與女留至他日方共交婚婦即嚮辦
餅食遂過先期夫家問已遂娶知友
之妹孀居京婦以為妻室其婦餅食
既辦更令長者往命成婚報夫家曰
我餅食皆辦可為親禮彼人答曰前
期既過我不須女長者發怒引至官
司斷官准理長者不如還報其婦婦
便大哭我女久居今始欲嫁事緣六
衆棄不成婚隣伍聞之共生嫌賤六
衆苾芻失沙門法擾清淨衆令成婚
女為夫所棄諸苾芻聞以緣白佛佛
便集衆問彼六人呵責同前乃至為
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衆多苾芻往俗家中有淨信婆
羅門居士慇懃請與餅麨苾芻須者
應兩三鉢受若過受者波逸底迦既
受得已還至住處若有苾芻應共分
食此是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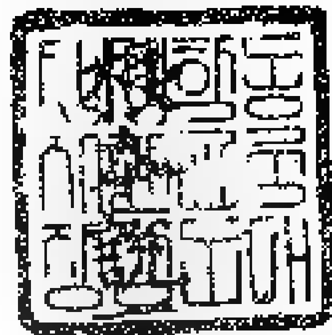
若復苾芻者謂六衆也過二已去名
曰衆多俗家謂白衣家婆羅門[illegible]往
者謂到其所淨信者謂信三寶深心

好敬殷懃者謂心至極請者謂發言延請䴵餅者謂所施食須者謂情樂也兩三鉢者鉢有三種謂上中下上者謂受摩揭陁國二升米飯中者謂受一升半米飯小者謂受一升米飯應兩三鉢受者指其限齊還至住處者謂至寺中若有苾芻應共分食者謂與同梵行者共相分布若過受得波逸底迦者釋罪如前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苾芻以三大鉢受他食時得惡作罪若吞敢者得波逸底迦若以二大鉢一中鉢受他食時同得惡作罪吞噉之時得波逸底迦若以二大鉢一小鉢受他食時得惡作罪吞敢之時得波逸底迦若以二中鉢一大鉢受他食時得罪輕重同前要而言之若苾芻乃至取他食時過四升半米飯分量已上皆得波逸底迦若取一大鉢一中鉢一小鉢或唯二大或二中一小或二小一大或二小一中或三中或三小等此皆无犯又若施主任取多少者取亦無犯又无犯者謂最初犯人或癡狂心亂痛惱

附經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三十五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切有部毗奈耶卷第三十六　西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足食學處第三十四

尒時薄伽梵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告諸苾芻曰我為一坐食時常得少欲无病起居輕利氣力康強安樂而住汝等亦應為一坐食由一坐食故亦得少欲无病起居輕利氣力康強安樂而住如佛所說一坐食時有如是功德時諸苾芻皆一坐食然正食時見阿遮利耶鄔波駄耶及餘耆宿来至其處即便離座既離座已將為足食更不敢食由少食故顏色痿黄身體羸瘦世尊見已知而故問阿難陁我一坐食乃至得安樂住教諸苾芻亦一坐食得安樂住何故諸苾芻顏色痿黄身體羸瘦阿難陁白佛言世尊如佛所說我一坐食得安樂住汝等亦應為一坐食得安樂住時諸苾芻如佛所教為一坐食正噉食時見二師來及諸尊宿即起離座既離座已將為足食更不敢食由少

食故顏色羸黃身體羸瘦佛告阿難
隨意苾芻食時乃至未足已來隨意
飽食若受食已更不應起如佛所教
乃至未足已來隨意飽食若受食已
更不應起者時諸苾芻隨得多少羹
菜之類及食熟豆即謂足食起已更
不敢食由此因緣身皆瘦損世尊見
已問阿難陀曰我教諸苾芻凡欲食
時行鹽已去乃至未足已來隨意飽
食若受食已更不應起何故諸苾芻
身體羸瘦不能充悅時阿難陀即以
上緣具白世尊乃至身體羸瘦不能
充悅世尊以是因緣告阿難陀曰有
五種珂但尼食（是嚼齧義也）若食不成足
食云何為五謂一根二莖三葉四花
五果食此五時不成足食有五種蒲
繕尼食（是含噉義也）食成足食云何為五
一飯二麥豆飯三麨四肉五餅噉此
五時名為足食若苾芻先食五種嚼
食後時得食五種噉食若先食五種
噉食更不應食五種嚼食若更食者
得越法罪如世尊說五種嚼食不名
足食五種噉食名足食者時諸苾芻

所受得食纔食少許有緣起已即謂
成足更不敢食身皆瘦損世尊見已
知而故問阿難陀曰我說五種嚼食
不成足食五種噉食方是足食皆令
飽食何意苾芻身形瘦損阿難陀白
佛言如佛所說五種嚼食不名足食
五種噉食是足食者時諸苾芻所受
得食纔食少許有緣起已即謂成足
更不敢食由是因緣身形損瘦佛告
阿難陀有五因緣方成足食復有五
緣不成足食云何五緣成足食一知
是食二知有授食人三知受得而食
四知遮食五知捨威儀云何知食謂
知是五嚼食五噉食云何知有授食
人謂知女男半擇迦等云何知受得
而食謂二五食從他受得而食云何
知遮食謂遮二五食云何知捨威儀
謂於此坐捨之而起具此五緣名為
足食云何五種不名足食謂知非是
食知无授人知受得未食知不遮食
知未離座是名五種不足食復有五
種足食云何為五一是淨食二少
有不淨食相雜三非惡觸食四少有

惡觸食相雜五捨其本座是名五種
足食復有五種不名足食云何爲五
一是不清淨食二多有不淨食相雜
三惡觸食四多有惡觸食相雜五未
離本座是謂五種不名足食復有五
種足食云何爲五謂見行食者與食
之時苾芻報云我不須或云去或云
休或云已足食或云已了斯五皆是
決斷不取无餘之言作此語時即名
足食復有五種不足食云何爲五謂
見行食者與食之時苾芻報云我且
未須或云且去或云且休或云且待
食或云且待了了斯五皆是未爲決斷
有餘之言作此語時不名足食如世
尊說苾芻不應飽足食已更復受食
時六衆苾芻隨足未足更復噉食少
欲苾芻聞之嫌恥作如是語云何苾
芻違佛所教隨足不足更受而食耶
以此緣具白世尊世尊以此因緣集
苾芻衆問答知實廣說如上種種呵
責告諸苾芻乃至十利故爲制學處
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足食竟更食者波逸底迦

如是世尊為諸苾芻制學處已時有
長者請佛及僧就舍而食有衆多苾
芻身嬰病患其羸病人亦去就食既
自食已并為病者持食而歸時諸病
人不能盡食餘病之人自足食已更
不敢食復无求寂淨人可與令食便
將殘食併棄一邊便成大聚時諸烏
烏覺来啄食遂致諠聲尒時世尊聞
其聲已知而故問阿難陀曰此之烏
烏因何作聲阿難陀白佛言世尊今
日長者請佛及僧於舍受食於此住
處多病苾芻時看病人為持食来其
病苾芻不能食盡看病之人自足食
已更不敢食復无求寂淨人可與將
所殘食棄在寺外便成大聚遂有烏
烏覺来啄食因致諠聲世尊聞斯語
已便作是念我今宜可為諸苾芻得
安樂住故及彼施主得受用福故聽
作餘食法告阿難陀我今聽諸苾
芻作餘食法隨意而食如佛所言聽
作餘食法食時諸苾芻不知去何作
餘食法即以此緣往白世尊世尊告
曰若有苾芻已足食竟更有施主與

五噉五嚼美好餘食時諸苾芻情希
欲食者彼苾芻應淨洗手受取其食
可詣彼現食苾芻未離座者當前而
立作如是語具壽存念我苾芻某甲
已飽滿足食竟更復得此珂但尼食
蒲繕尼食等情希更食具壽當與我
作餘食法時彼苾芻即應為作餘食
法食二三口已告曰可去此是汝物
隨意當食時彼苾芻旣作法已持向
一邊任意飽食若苾芻旣足食已情
希更食不作餘食法而食者得越法罪
有五因緣不成作餘食法云何為五
謂住界外或遠處障處或居背後或
在傍邊或所對人已離本座此皆不
成作餘食法有五因緣成作餘食法
云何為五謂同一界有在相近無障
處非背後非傍邊其所對人亦非離
座此成作餘食法復有五緣不成作
餘食法云何為五謂在界外或遠障
處或不以器盛或手不持捧或所對
者已離本座此不名為作餘食法有
五因緣成作餘食法云何為五謂同
一界內在相近无障處或以器盛或

手物持棒其所對者未離本座此乃名為作餘食法若其一人作餘食法已有衆多苾芻來共食者悉皆无犯勿致疑惑尒時世尊讚歎持戒及敬重戒者為諸苾芻說隨順法告諸苾芻曰前是創制此是隨開為諸苾芻重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足食竟不作餘食法更食者波逸底迦若復苾芻者謂六衆也餘義如上足食竟者謂飽食已離其本座不作餘食法者謂不持二五等食對他作法更食者謂是吞咽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苾芻足食足食想及疑皆得墮罪不足食足食想及疑得惡作罪不足食不足食想足食不足想无犯尒時鄔波離白佛言世尊食何等粥名為足食佛告鄔波離若粥新熟竪匙匙不倒或指等鉤畫其跡不滅食此粥時名為足食大德食何等麨名為足食佛言若初和水攪時竪匙不倒或五指鉤其跡不滅食此麨時名為足食又鄔波離凡是薄粥薄麨皆非足食又无犯者謂最初犯

人或癡狂心乱痛惱所纒

勸他足食學處第三十五

尒時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
園時此城中有一長者娶妻既久竟
无男女所有親戚亦並喪亡家道日
貧年將衰邁報其婦曰賢首我今年
老不復更能營辦生業欲捨俗務而
為出家其婦報曰必有信心可隨意
去長者遂去至逝多林見一年少苾
芻就礼足已白言大德我欲出家唯
願慈悲隨我所欲苾芻答曰我今年
少不應為人作出家事長者曰我今
創来至大德所幸願將導攝授餘人
得遂本心為出家事時少年苾芻有
親教師常修寂定住空林野便將長
者往詣師處礼足已白言鄔波馱耶
此善男子欲於善說法律而為出家
願親教師與其出家并授圓具慈愍
故時親教師報弟子曰具壽我无容
暇如世尊說寧作屠兒常為殺害不
與他出家受圓具已而不教授弟子
白言願親教師與其出家并受圓具
我當教授讀誦作業師聞是語便許

可之即問難法知清淨已遂與出家并受圓具告言賢首此是汝阿遮利耶汝當就其受諸學業所有進止並須諮問時阿遮利耶教彼讀誦及諸事業時老弟子年既衰邁不能記憶數有所犯其教授師類令長跪發露罪咎時老弟子作如是念此阿遮利耶日日令我當前長跪說其罪過作何方便令彼對我長跪說過時有長者請佛及僧就舍而食尒時世尊著衣持鉢將諸大衆詣長者家飯食訖爲彼長者說妙法已并諸大衆從座而去時教授師與老弟子相隨而出往親識家到已主人白言聖者可食苾芻曰我已食訖長者曰若如是者日時未過隨意持去作餘食法慈愍食之師問老者曰汝欲得不荅言欲得即持二分至寺外池邊時教授師報老弟子曰汝爲濾水爲作餘食法耶老弟子曰我作餘食法師便取水彼即入寺詣未足食苾芻處便將已分作餘食法師分不作師取水已來入寺中問言具壽作餘食法未報言

已作即便取食師既食已老者白言願見容許欲詰犯事報言隨意老者曰師今有罪應如法懺師曰我不見罪荅曰不作餘食法食報言具壽我豈不問汝作餘食法未汝云已作何意食已方云不作荅曰我分已作非阿遮利耶分師曰具壽我實無罪准斯道理汝當有過即以此事告諸苾芻苾芻聞已共生嫌賤作如是語云何苾芻知餘食不作餘食法故令他食時諸苾芻以此因緣具白世尊世尊以緣集苾芻衆問荅因緣廣如上說乃至云何苾芻知食未作餘食法故令他食世尊種種呵責已告諸苾芻乃至為十利故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知他苾芻足食竟不作餘食法勸令更食告言具壽當敢此食以此因緣欲使他犯生憂惱者波逸底迦

若復苾芻者謂老苾芻餘義如上知者或自覺知或因他告他苾芻者謂此法中人足食竟者謂飽食已不作

餘食法者謂不對於人他不取食觀
者謂遣更食以此為緣欲令他犯結
罪釋義並廣如前此中犯相其事云
何若苾芻知他足食不作餘食法勸
他令食此可噉嘗者波逸底迦又無
犯者廣說如前

別眾食學處第三十六

佛在王舍城羯蘭鐸迦池竹林園中
尒時提婆達多與眾多苾芻在近寺
處別眾而食少欲苾芻共生嫌恥云
何苾芻於近寺處別眾而食以此因
緣具白世尊世尊集苾芻眾問答因
緣廣說如上乃至云何苾芻別眾而
食世尊種種呵責已為十利故與諸
苾芻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別眾食者波逸底迦如是

世尊為諸苾芻制學處已時有眾多
苾芻身嬰疾苦有一醫人來至寺中
諸苾芻問言賢首此苾芻淋患請說
方藥報言聖者當服如是如是藥
與小食病苾芻曰誰能施與醫曰我
能施與苾芻曰一切僧伽悉能施不
報言非諸僧伽仁病當與答曰世尊

制戒不許別衆食醫曰仁之大師常
有慈悲緣斯事故必當開許時諸苾
芻以此因緣具白世尊世尊告曰除
病因緣又諸苾芻為窣覩波事及營
衆事身生疲極隨處偃臥廢修善品
時有信心長者入寺見已問言聖者
佛之教法務在精勤何故晝眠不修
善業苾芻報曰賢首我身飢乏長者
報曰何不小食答曰賢首誰當與我
報言我與苾芻報曰一切僧伽悉能
施不報曰非諸僧伽仁因當與答曰
世尊制戒不許別衆食長者報曰仁
之大師常有慈愍緣斯事故必當聽
許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除作因
緣又諸苾芻與商旅同行至一聚落乞
食時至報諸人曰賢首暫時為住我
欲入村乞少飲食商人曰聖者此處
險途多諸賊盜可隨我去我當與食
苾芻曰一切僧伽悉能施不答曰不
能或可隨力與二三四等苾芻曰世
尊制戒不許別衆時諸苾芻並皆絕
食廣說如前乃至佛言除道行時
又諸苾芻附船而去人間遊行次至

一村時諸苾芻報船人曰暫時爲住
我欲入村乞求飲食船人報曰此處
河險多有賊盜可宜共去我與仁食
苾芻報曰爲一爲衆荅曰我不能多
或與三四五等苾芻報曰世尊制戒
不許別衆食時諸苾芻皆一日絶食
以緣白佛佛言除船行時如世尊說
五年六年應作頂髻大會時有無量
苾芻惣集有淨信居士等別請苾芻
曰聖者來食苾芻報曰爲一爲惣居
士報曰我不及衆但可二十三十隨
力供養荅曰賢首世尊制戒不許別
食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除大施
會時
尒時影勝王未得見諦以竹林園施
露形外道及生淨信得見諦已遂廢
外道奉施佛僧而爲受用時影勝王
舅在外道中出家王白僧曰此是我
舅願且留住乃至過失未生任其住
止若過起者當遣出去王自供食時
諸苾芻於初後夜警覺思惟外道見
已起敬信心報苾芻曰我與苾芻食
苾芻曰善爲一爲衆荅曰我不能多

我之飲食從王處來或十或二十事容得濟苾芻報曰世尊不許別衆食苾芻白佛佛言除沙門施食時尒時世尊讚歎少欲及尊重戒者為說法已告諸苾芻前是創制此是隨開我今為制學處應如是說若復苾芻別衆食者除餘時波逸底迦餘時者病時作衣時道行時船行時大衆食時沙門施食時此是時

若復苾芻者謂提婆達多餘義如上別衆食者謂別別而食除餘時者謂除別時病時者於一食時不能安坐作衣時者或牽觀或是衆事下至掃地大如席許或時塗拭如牛臥處道行時者若行半驛或一驛往來船行時者若附他船或半驛一驛大會者謂多人聚集沙門者謂佛法外諸外道類亦名沙門以彼勞身求道故此是隨開結罪同前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苾芻於同界內作同界想及疑為別衆食得波逸底迦若在界外作界內想疑得惡作罪若在界外作界外想及在界內為界外想者无犯

又言住處有二種一根本住處二院外住處若於本處苾芻食時應問院外苾芻同來食不若不問而食者得惡作罪若院外苾芻食時應問本處苾芻來同食不若不問知四人同食皆得波逸底迦若三人食一人不食若三圓具一未圓具食皆無犯若以食送彼乃至鹽一匕或草菜一握與彼衆處食皆无犯或時施主作如是語但來入者我皆與食或時施主造別房施去於我房中住者我皆與食斯亦无過又无犯者謂最初犯人餘如上說

非時食學處第三十七

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介時大目乾連與十七衆出家并受圓具以小鄔波離為首悉皆少壯於小食時著衣持鉢入城乞食女人之行以貪愛為首時有衆多少年女人見十七衆年少苾芻持鉢乞食即皆以手提胷作如是語此諸苾芻從小至大勞毋養育曾无報德便捨出家有何果利何不生已將土塡口棄之坑壍

時十七衆聞斯語已咸生愧耻共相
謂曰我今寧可絶粒忍飢不復巡家
鬪他惡説各歸寺所斷食而住乃至
食力未盡已來修諸善品食力既盡
恐皆偃卧時鄔波難陀見而問曰汝
十七衆食是他物腹豈他耶云何飽
食而卧不修善品彼言大德誰飽食
耶答是汝等時十七衆即以上事告
知鄔波難陀聞已黙去是時有諸俗
侶在園林中遊戲歡讌日已過中時
十七衆亦至園内於衆人前自摩其
腹説伽他曰

佛説美妙語　遍滿於世間　若中无越飢
斯言最爲實

諸人見已問言聖者欲得食耶答曰
欲得諸人以好飲食而持與之彼皆
飽食既飽滿已各還本所兩兩相隨
高聲誦習時鄔波難陀聞誦習聲来
至其所問言汝十七衆何故今時發
起精進高聲誦習倍異於常　十七衆
答曰豈不曾聞世尊有説若心歡樂
者能演於法義鄔波難陀曰汝於今
日得好食耶答言於彼園中得飽足

食鄔波難陀曰向我問汝去並飢虛
何故今時乃去飽足豈可汝等非時
食耶答曰午前不得中後不飧豈我
忍飢而取命過少欲苾芻聞生嫌恥
共作是語云何苾芻非時而食以此
因緣具白世尊世尊即便集苾芻衆
問答緣起廣說如上乃至云何苾芻
非時而食世尊種種呵責告諸苾芻
為十利故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非時食者波逸底迦
若復苾芻者謂十七衆餘義如上言
非時者有其二種一謂過中巳去二
謂明相未出巳來結罪同前此中犯
相其事云何若苾芻非時非時想及
疑食者波逸底迦若時非時想及疑
食得惡作罪若時作時想非時時想
无犯又无犯者謂最初犯人餘如上說
食曾觸食學處第三十八
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時
具壽哥羅常法如是每居村邑於小
食時著衣持鉢入村邑中次第乞食
威儀詳審防護諸根善安念住若得
食時是濕飯者以鉢受之若是乾飯

置鉢巾內既得食已所有濕飯當日食之乾飯曬曝舉之貯內若遇風寒陰雨即以煖水潤漬用充其食既飽食已便受靜慮解脫等持等至微妙之樂諸佛常法安住世間於時時中往捺洛迦傍生餓鬼人天諸趣及山林河澗停屍之所或苾芻住處而為觀察此中因緣為觀往處尒時世尊便往具壽哥羅所住之房見曬乾飯告阿難陀曰今此曬者是誰乾飯時阿難陀具以哥羅乞食之事如前廣說乃至受微妙樂佛告阿難陀頗有苾芻食曾觸食耶阿難陀白佛言有世尊集眾種種呵責嫌毀不寂靜讚知足行告諸苾芻曰我今為諸苾芻制其學處應如是說若復苾芻食曾經觸食者波逸底迦

若復苾芻者謂哥羅苾芻餘義如上曾經觸者有二種觸一謂中前受過午觸二謂過午受過更觸若苾芻知是曾觸食不作法而重吞咽者結罪同前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苾芻於曾觸食作曾觸想及疑食者波逸底

迦若非曾觸作 曾觸想疑得惡作罪
若非觸非觸想或觸作非觸想無犯
佛言若諸苾芻曾所觸鉢未好淨洗
若小鉢若匙若銅盞若安鹽器而用
飲用食者皆得波逸底迦罪若手觸
鉢袋若拭巾錫杖若戶鑰及鑠如是
等物若觸捉已不淨洗手捉餘飲食
乃至果等吞咽之時皆得波逸底迦
罪若苾芻欲飲水時不淨洗口吞咽
之時得惡作罪若以澡豆土等清淨
澡漱者无犯又無犯者謂最初犯人
餘如上說

不受食學處第三十九

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爾
時具壽大哥羅苾芻於一切時常用
深摩舍那處鉢（謂是棄死屍處舊云尸陀者訛也）者
深摩舍那處衣食深摩舍那處食受
用深摩舍那處卧具云何深摩舍那
鉢若有人死棄在野田時諸親族以
瓦甌鉢而為祭器時大哥羅取以充
鉢云何死人衣是諸親族以衣贈死
棄之田野時大哥羅取以浣染縫刺
為衣云何死人食是諸親族以五團

食祭饗亡靈時大哥羅取而充食去
何死人卧具此大哥羅常在屍處而
為眠卧是謂屍林鈴衣食卧具也若
人多死時大哥羅身體肥盛不復數
往城中乞食若无人死時大哥羅身
形羸瘦數往城中巡門乞食時守門
者作心記念大哥羅苾芻若人多死
身則肥盛若死人少身便羸瘦豈非
聖者大哥羅食死人肉耶時此城中
有一婆羅門娶妻未久便誕一女女
既長大父遂身亡時諸親族具嚴喪
禮送至屍林焚已歸舍其妻及女哭
在一邊時大哥羅看燒死屍時女見
已告其母曰今此聖者大哥羅猶如
瞎烏守屍而住時有人聞来告苾芻
苾芻白佛佛言彼婆羅門女自為損
害我聲聞弟子德若妙高作麁惡言
共相輕毀緣斯惡業於五百生中常
為瞎烏時遠近人衆咸聞世尊記婆
羅門女於五百生中常為瞎烏其母
聞已作如是語佛記我女五百生内
常為瞎烏何者之甚母即將女往世
尊所礼佛足已白佛言世尊唯願慈

悲怨此小女縁无識故非毒害心輙
出此言願見容捨世尊告曰豈我爲
惡呪令彼受耶由此女子輕心麁語
墮傍生中若重惡心當墮地獄女人
聞已從座而去時城中人見守門者
云具壽大哥羅食死人肉復聞小女
所出惡言諸人即便作如是語我等
宜應往屍林所看具壽大哥羅去食
死人其事虛實復共議曰我等如何
得知虛實可令一人作死人狀諸人
共舁至屍林處遂遣一人爲死屍相
其人報曰豈欲令彼食我肉耶諸人
報曰汝不須憂我當相護時彼即便
作死人像以黄薑油遍體塗拭卧在
牀上安祭食五團共舁出城向屍林
所時大哥羅入城乞食見舁屍出便
作是念我今迴去食此五團何假巡
門辛苦求乞時伴死人見苾芻迴告
諸人曰大哥羅来必欲食我諸人報
曰我共相護汝不須憂即便舁至屍
林置之于地各入叢薄伺彼苾芻有
一野干欲向屍處食彼五團時大哥
羅便作是念怨此野干欺其祭食令

我一日受其飢餓即便疾走馳彼野
干時伴死人見苾芻來遂便大叫喚
我喫我時彼諸人各執棒杖來至其
所告苾芻曰聖者汝著大仙服捨俗
出家而更於今作重惡業苾芻報曰
我作何事諸人告曰汝食人肉答曰
仁等見我持刀割肉而噉食耶答言
不見諸人曰若如是者何意疾走向
死人邊哥羅報曰我見野干來食屍
食此若食者我受飢虛意欲疾馳更
无惡念諸人報曰任汝所言隨食何
物然聲遍城郭云汝食人作是語已
相隨而去告諸苾芻時諸苾芻聞是
語已具白世尊世尊聞已作如是念
凡諸苾芻由不受食有此過生是故
我今勸諸苾芻受取應食令他證知
故如佛所教受取方食諸苾芻不知
如何成受佛言有五種受一身與身
受二身與物受三物與身受四物與
物受五置地受云何身與身受謂他手
授以手受取云何身與物受謂他以
手授以鉢受取云何物與身受謂他
以鉢授以手受取云何物與物受謂

他以鉢授以鉢受取去何置地受汝等苾芻應知有一邊國人多惡賤乃至父母兄弟姉妹情多嫌惡不用相近若苾芻至此國時可於巷陌乞食之處作小曼荼羅壇應置鉢已在一邊住心緣於鉢有施食者令著鉢中即名為受又有五種受或牀或座或拈或衣或鉢苾芻應可用心仰手承其一邊令彼懸放皆名為受有五種不成受食云何為五謂在界外或見遠處障處或在傍邊或居背後或時合手是謂五種不成受食有五成受及上應知時有淨信婆羅門居士以諸好果供養苾芻苾芻不受諸人報曰若佛未出世我等皆以外道而為福田既出世間我等以仁為福田處我有所施仁不受者我等豈可捨善資糧欲行他世幸願慈悲為我受取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應為受取作淨應食苾芻不知如何作淨佛言有五種作淨云何為五謂火淨刀淨爪淨蔫乾淨鳥啄淨是謂為五復有五種作淨謂拔根淨手折淨截斷淨破

破淨無子淨去何火淨謂以火觸著
去何刀淨謂以刀損壞去何爪淨謂以
爪甲傷損去何蔫淨謂自蔫乾不
堪為種去何鳥啄淨謂鳥嘴啄損次
五易知如佛所教作淨應食苾芻即
便一一作淨遂至過中不得噉食佛
言所有果等應為一聚應以火刀於
三四處而觸損之此名為淨如世尊
說受果應食時諸苾芻一一別受日
遂過中佛言隨食惣取不應別受又
僧家淨人行果之時不能均等佛言
應令求寂行之此後不均佛言應大
苾芻受取自行仍不能均佛言應為
三等謂上中下應觀好惡均等與之
其行果人所應得分行了方與或得
惡者或可惣無佛言應先出分便出
好者苾芻見嫌佛言彼之二師應為
受分仍得好者便起悔心佛言至於
座次應為受取時比座苾芻起而為
受佛言不應起受隨手及處應為受
取置鉢中時果便轉去苾芻更受佛
言不應更受隨手及處應取食之手
不及處應須更受苾芻行果時器物

豈大不能獨舉俗人来見報言大德
我相助行苾芻不許佛言應可共行
苾芻與俗各執一邊俗人先執苾芻
在後佛言不應令苾芻應先受取執
一邊已次令俗人執後共行之俗人
先放苾芻在後佛言不應令應苾芻
先放俗人在後苾芻行時諸苾芻更
受而食佛言若於苾芻邊受得者即
成舊受若俗人邊受得者便成新受
時有淨信施主以垻盛酥蜜油及沙
糖来施現前僧諸苾芻不肯受佛言
應受苾芻應行行時汙衣佛言應以
草替若置地時垻便轉側佛言下安
支物行酥蜜已垻歸本主彼言聖者
豈施酥蜜垻不施耶此亦隨仁所須
受用苾芻不知得成淨不佛言應取
置深水中漬七八日待諸魚鼈噉盡
油膩應與僧家淨厨處用如佛所說
受取應食六衆苾芻隨受不受取之
而食少欲苾芻見已嫌耻云何苾芻
故違聖教不受而食以此因縁具白
世尊世尊集諸苾芻問其虛實廣說
如前乃至爲諸苾芻爲十利故制其

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不受食舉著口中而噉咽者波逸底迦如是世尊為制學處已時有阿蘭若苾芻水及齒木无人授與便捨靜處至聚落中世尊見已知而故問阿難陀何處阿蘭若苾芻棄彼住處來入聚落時阿難陀白佛言如佛所制不受之物不置口中而為吞咽為此蘭若苾芻於水及齒木无人授與皆来入村求授與人佛告阿難陀除水及齒木時有諸苾芻人間遊行經過險路無人授食時有菩薩為調伏有情故現作智馬獼猴熊羆為諸苾芻授其果食苾芻不受時諸苾芻迴還白佛佛言若諸有情知授未授皆得授食勿致疑心由此因緣告諸苾芻曰前是創制此是隨開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不受食舉著口中而噉咽者除水及齒木波逸底迦
若復苾芻者謂大哥羅也餘義如上不受者謂不從他受得也食者謂二五等噉咽者謂吞咽也除水及齒木

者謂除此物餘皆須受結罪同前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苾芻不受食作不受想及疑等二重二輕後二無犯又无犯事廣如上說時諸苾芻咸皆有疑請世尊曰大德具壽大哥羅曾作何業常樂住在深摩舍那依佛出家斷除諸惑成阿羅漢而被謗讟云汝食人世尊告曰此大哥羅自所作業若善若惡因緣會合果熟之時還於自身蘊界處受不於外界地水火風而令成熟即說頌曰

假令經百劫　所作業不亡　因緣會遇時
果報還自受

汝等善聽於過去世時婆羅痆斯城有一獨覺名曰希尚依此城外古仙住處而為居止常有无量百千万億諸天徒衆隨逐其後每入城中須乞食時常在屍林邊過此棄屍處有一藥叉依止而住食死人肉若希尚獨覺從林過時由諸天威勢此藥叉神即便逃避時諸死屍便被野干狸狗之所食噉藥叉作如是念此出家者常惱於我我今宜作不吉祥事令不復

来便以死人手棄彼鉢中令諸人見時此城人皆傳悪響此出家者無食人肉獨覺知已便生是念勿當令此无識藥叉受諸苦報為憐愍故即於其前踊昇虚空現大神變上出烟焰下流清水作不思議令生正信諸異生類見神通時疾能改悔投身于地如大樹摧遥礼聖足求哀懺謝作如是語願大福田速放身下我之無識沉悪行泥幸降慈悲授手相濟時彼聖人即放身下藥叉便於鉢中取死人手棄之於外告城中人曰非出家者實噉人肉是我悪心為此誹謗礼足申謝我作悪業惱勝福田勿於當来受大苦報深心礼敬所有懺謝功德於未来世當遇勝此無上大師承事供養當獲聖果佛告諸苾芻汝等勿生異念往時藥叉者即大哥羅是由於獨覺悪心誹謗棄悪聲故復生悔恨求哀懺謝由悪業故於五百生中常被悪聲之所謗説由生悔心發誓願故得值遇我而為出家斷衆煩惱證羅漢果我勝羅漢百千万億得

相遭遇恭敬供養心無猒捨汝等苾芻若作純黑業得純黑異熟若作黑白雜業得雜異熟若作純白業得純白異熟是故汝等捨餘二業當修純白如是應修

復攝頌曰

常處於屍林　及以守門者　諸人作伴死
共觀虛實事　受食有五種　苾芻開乞行
險途許畜生　哥羅緣最後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三十六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三十七　西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索美食學處第四十

尒時薄伽梵在釋迦住處人間遊行至劫比羅城多根樹園時釋子大名聞佛世尊今来至此多根樹園中即便往詣既至彼已頂礼佛足在一面坐佛為說法示教利喜默然而住時釋子大名即從座起偏露右肩合掌恭敬白佛言世尊唯願慈悲佛及僧衆明日就舍受我微供尒時世尊默然而受時釋子大名見佛默然為受請已礼佛而去既至舍中告家人曰佛及僧衆新来至此道路艱辛汝等宜應具辦美食與解疲倦時彼家人既承教已即於其夜偹辦種種上妙飲食時六衆苾芻晨朝起已共聚一處上座難陁告諸人曰諸具壽我等宜可詣親友家觀其好不諸人報曰如是應行是時六衆共詣俗舍親友見之白言聖者可於此食六衆曰我等已受釋子大名請食諸人曰若如

是者明當來食荅言尒時釋子大名還復往白飲食已辦願聖知時尒時世尊并諸大衆往大名舍於所設座就之而坐大名既見佛僧坐已即奉種種上妙飲食大衆食訖乃至為其說法佛及大衆從座而去時釋子大名隨從佛後既出舍已繞佛三帀還入舍中於高樓上修習施觀時彼家人収攝座褥及餘食已是時六衆於三十家勸覓食已更相告曰日時將至可往請家既至釋子大名舍内見无坐處復無飲食鬧陁報曰請佛及僧就舍受供不見敷座復無飲食欲令佛衆於一日中而絶食耶家人報曰仁豈晝寢不覺他行佛及僧衆食了皆去鬧陁曰看尒意况不與我食家人報曰聖者暫住待白家尊即便入白六衆苾芻今來索食大名曰所有殘餘任與令食遂命安坐授與飲食竟復須臾互相告曰釋子大名大張其口請佛僧衆受供家中如此輕微得請佛僧者我鄔陁夷亦能日日請佛及僧然此貧窮何所歎譽當家

人曰咄男子汝向某家取好乳來某家取酪某家取酥某家取魚肉及乾脯等家人即為取來既飽滿已便歸寺內諸苾芻問曰仁等今朝何處受食答曰與仁同處諸苾芻曰我不相見答曰我在後至問曰食何飲食答曰乳酪酥肉是事豈盈諸苾芻曰我於彼家无如是食何說迦曰彼貧窮人寧有此食我自從彼親友之家索來飽食諸苾芻曰仁等豈合於白衣家從索如是美好飲食六衆曰從合不合我已食訖豈令我等饑腹經宵少欲苾芻聞是語已共生嫌耻云何苾芻於白衣家從索如是美好飲食以緣白佛佛以此緣集苾芻衆問六衆曰汝諸苾芻如我所說上妙美食謂乳酪生酥魚肉乾脯如是美食汝於俗舍而乞食耶答言實尒大德尒時世尊種種呵責廣說如前告諸苾芻乃至為十利故制其學處應如是說如世尊說上妙飲食乳酪生酥魚及肉若苾芻為已詣他家乞取食者波逸底迦如是世尊為諸苾芻制學

處巳時有苾芻身嬰患苦問醫人曰賢首為我處方與愈斯疾醫人報曰聖者宜可飲乳報言賢首誰與我乳荅言聖者諸門徒家乞取當飲報言賢首世尊制戒不許從乞醫曰由病因緣佛當聽許苾芻以緣白佛佛言有病因緣乞好美食者無犯尒時世尊讚歎持戒及尊重戒者為說法已告諸苾芻曰前是創制此是隨開重為制戒應如是說

如世尊說上妙飲食乳酪生酥魚及肉若苾芻无病為己詣他家乞取食者波逸底迦如世尊說者謂如來應正等覺无上妙飲食謂乳酪等无病者謂无病苦為己者謂自欲得不為餘人他家者謂四姓等乞取者謂乞覓也食者謂荅咽也結罪同前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苾芻无病乞美食無病而食乞時惡作食時隨墮罪苾芻無病時乞有病而食乞時惡作食時無犯苾芻有病時乞无病而食乞時无犯食時隨墮罪若有病乞有病食无犯若苾芻入村乞食至彼門前女人見

已持飯而出苾芻若須餘物者勿受
其飯點小小而往女人問曰聖者欲何
所須作此言時即是衆其隨情所欲
苾芻須者即可隨覓此無有犯又若
施主見苾芻時報言聖者有所須者
隨意當索苾芻隨覓何物皆無有犯
又无犯者謂最初犯人或癡狂心亂
癰惱所纏

第五攝頌曰

蟲水二食舍　無限往觀軍　兩夜觀勢兵
打擬覆麁過

受用重水學處第四十一

佛在憍閃毗國瞿師羅園尒時闡陀
苾芻用有蟲水時諸苾芻見而告曰
具壽闡陀何因故心用有蟲水闡陀
報曰此水內蟲誰數付我諸餘無覓
江河池沼四大海水何不往耶自生
自死於我何過少欲苾芻聞是語已
共生嫌恥作如是語云何苾芻知水
有蟲故心受用時諸苾芻以此因緣
具白世尊世尊以此因緣集苾芻衆
問其實不廣說如上世尊種種呵責
已告諸苾芻乃至為十利故制其學

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知水有蟲受用者波逸底迦

若復苾芻者謂鄔陀夷餘義如上知者或自知或他告水有蟲者蟲有二種謂遶觀即見二羅濾方見水謂諸水用水有二一謂內受用二謂外受用云何內受用謂是內身所有受用洗浴飲噉或嚼齒木或洗手足云何外受用謂於身外所有受用謂洗濯衣鉢若浣滌衣若灑地若牛糞塗拭等波逸底迦釋義如上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苾芻用蟲水作有蟲想及疑皆得波逸底迦若水無蟲作有蟲想疑得惡作罪餘二無犯若苾芻知麨蜜糖油醋水漿及醋乳酪餅果等有蟲而受用者皆得墮罪又無犯者謂最初犯人或癡狂心亂痛惱所纏

知有食家强坐學處第四十二

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爾時具壽鄔陀夷解俗法術預知他事時鄔陀夷晨朝著衣持鉢入城乞食時此城中有一賣香少年初為婚娶

至晝鋪所纔始開鋪便生邪念欲還
舍內與婦交歡還閉晝鋪時鄔陀夷
見而生念自餘諸鋪今始開張此一
少年何因掩閉即以他心道術而觀
察之知其欲歸共婦歡戲我今宜可
廢彼欲情即在少年前往其宅內就
座而坐告彼婦曰汝來此坐我為說
法婦便敬禮聽受法義正說法時少年
亦至告其婦曰汝宜取食與聖者鄔
陀夷食其婦尋時鄔陀夷報少年曰
賢首我廢善品來汝宅中令增信心
為汝說法汝不樂聽欲行所為即遮
嘆坐令其聽法既久聽已欲念便歇
鄔陀夷知已從座而去時彼少年極
生嫌賤作如是語云何苾芻知他俗
人有欲樂意故相惱亂使失望心令
於已處不得自在此則何有沙門之
法少欲苾芻聞是語已咸生嫌恥云
何苾芻知有食家強為住止即以此
緣具白世尊世尊以此因緣集苾芻
眾具問鄔陀夷廣說如上世尊種種
呵責已告諸苾芻乃至為十利故制
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知有食家強安坐者波逸底迦

若復苾芻者謂鄔陀夷餘義如上知義如上有食者男以女為食女以男為食更相愛故名之為食家者謂四姓等強者謂他不許強縱自心坐者謂放身而坐結罪如上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苾芻知他男女有欲意強於家中而坐者得波逸底迦若知无欲心者无犯又無犯者謂最初犯人具如上說

知有食家強立學處第四十三

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尒時具壽鄔陀夷晨朝乞食見賣香少年初為聓娶開香鋪染念婆家鄔陀夷見巳前語其舍廣說如前鄔陀夷既入舍巳於戶扇後藏蔽其身家有婢使見苾芻默尒无言時彼少年從市歸家捉其婦臂牽至屏處欲行非法其婢報曰家主此戶扇後有尊者鄔陀夷少年聞巳作色而往報其婦曰聖者鄔陀夷在自房中修習靜定受三摩地樂因何至此便觀戶

扇破見鄔陀夷欲情發作如是語
云何苾芻失沙門法來至俗家屏處
強立令他俗人於自妻室不得自在
少欲苾芻聞是語已共生嫌賤以此
因緣具白世尊世尊即便集諸苾芻
問答同前世尊種種呵責已告諸苾
芻乃至為十利故制其學處應如
是說
若復苾芻知有食家屏處強立者波
逸底迦若復苾芻者謂鄔陀夷餘義
如上釋此戒相廣說同前但屏立為
異餘並可知乃至痛惱所纏
與無衣外道男女食學處第四十四
佛在王舍城羯蘭鐸迦池竹林園中
時此城內有諸商人來詣佛所頂禮
雙足在一面坐爾時世尊為諸商人
說微妙法示教利喜默然而住時諸
商人既聞法已深心歡喜禮佛而去
復詣具壽阿難陀所禮已而坐尊者
為說法要乃至默然而住時諸商人
既聞法已即從坐起白言大德世尊
於此夏安居了當向何處阿難陀曰
人等自可往問世尊商人答曰世尊

大師威德嚴重我等何敢輒有諮問
時阿難陁報商人曰我亦見佛威德
尊重豈能專輒有所諮白商人曰大
德阿難陁若不問者云何得知知來
大師三月夏了欲向某處阿難陁曰
由觀相貌及以言說方知世尊欲向
某處商人問曰觀何相貌及何言說
得知如來欲向某處阿難陁曰若望
彼方而坐嚼齒木者此是相貌若讚
彼方人物者此是言說商人復問此
者世尊向何方處而嚼齒木復於何
處讚歎其人阿難陁曰近者世尊叫
憍薩羅而嚼齒木讚歎室羅伐城所
有人物時諸商人聞是語已知佛世
尊不久當向室羅伐城禮足而去時
諸商人即便取覓入室羅伐城所有
賄貨
尒時世尊三月夏了命阿難陁曰
汝可告諸苾芻世尊今欲往憍薩羅
人間遊行若有情願隨逐如來出行
者應可料理衣服時阿難陁奉佛
教已告諸苾芻如前具說乃至料理
衣服時諸商人聞阿難陁告苾芻衆

世尊欲往憍薩羅國室羅伐城時彼
商人往詣佛所礼雙足已在一面坐尒
時世尊爲諸商人宣說妙法示教利
喜默然而住商人皆起稽首合掌白
佛言世尊我聞如來欲往室羅伐城
經遊道路所須四事佛及僧衆我悉
供養唯願慈悲爲我哀受于時世尊
默然爲受時諸商人見佛受已礼佛
而去便詣尊者阿難陀所礼已白言
大德世尊一日可行幾許阿難陀曰
猶如輪王復問輪王之法日行幾多
答曰兩踰繕那時諸商人准當程路
每兩踰繕那安置所須於日初分供
佛及僧食既了已商人前去如是准
置乃至室羅伐城尒時世尊將諸大
衆隨路而行自寂靜故寂靜圍遶阿
羅漢阿羅漢圍遶如是等廣說如舊
往室羅伐時商旅內有露形外道亦
與隨行于時外道每於行路爲飢渴
所逼作如是念我今云何得設方便
免斯飢苦便作是念應投釋子共爲
徒伴可免飢虛雖涉長途而不勞倦
即詣苾芻所白言聖者仁之大師坐

愛美好常以金犂而為耕種許仁等
弟子受百味食著千金衣上妙房舍
積直一億由斯仁等於現在世得安
樂住命終之後必定生天當得解脫
我之大師性愛麁惡麻滓之犂亦不
耕種令我弟子拔髮露形乞食人間
寢居鞕地由斯我等於現在世身常
受苦命終之後生地獄中久淪苦海
時諸苾芻聞是語已便作是念此之
外道有信敬心告言外道汝今情樂
苾芻所有鉢食之餘而能食不外道
我能食之苾芻答曰眾僧食時汝於
見處隨意而住苾芻當以鉢中餘食
見惠於汝答言極善便持大銅甌隨
教而住時諸苾芻既並食已各持殘
食授與露形餅果之類填滿其器時
彼外道得滿器已持之出外於其門
首商主見性問曰誰以餅果見惠於
仁答商主曰汝之所重為福田者我
與彼類而作福田彼以餅果見贈於
我商主聞已語外道曰苾芻於汝起

慈悲心持以相遺汝令乃說爲彼福田此非善事若其世尊聞此語者必緣斯事爲諸苾芻制立學處外道聞已情懷愧色報商人曰向是戲言勿以爲意即便辭去于時有別商旅從室羅伐城來彼商旅中有一露形外道彼既見此問言仁於行路有道糧不答言有問曰從何而得答曰有禿居士爲我濟辦時彼外道怒而告曰汝不知恩蒙彼惠給得免飢虛乃出麁言去禿居士然我見彼釋子苾芻數有五百獲阿羅漢入般涅槃我等群類外道之中頗曾見有一涅槃不作是語已說伽他曰

云何汝身不陷地　云何舌不百片裂
云何諸神見此事　不以霹靂破汝身
野干每食師子殘　而常有念害師子
十力聖衆以食濟　汝今見罵不知恩
彼定證得一切智　於友非友心平等
汝等外道可惡人　尚亦相依蒙濟給
若人不識恩與義　當知此類不如狗
猶於人處解施恩　汝似惡魅常吐毒

時彼露形外道說伽他已捨之而去

此是緣起尚未制戒尒時世尊於憍薩羅國人間遊行漸至室羅伐城時此城中於一園處有五百女人依此園林搓劫貝線以自活命時諸女人見佛世尊三十二相八十種好諸功德法悉皆顯現身如大聚放大光明亦如金輪映發燈炬尊重徐進如移寶山又如金幢莊以雜寶光明清淨智無所畏時諸女人既見佛已心大歡喜譬如有人於十二年中勤修禪定忽然通悟心生悅樂如貧窮人遇珠寶藏如無子人獲得子息如求王者得灌頂位女人歡喜復過於此時諸女人便詣佛所頂禮佛足退坐一面尒時世尊為彼女人演說妙法示教利喜既說法已默然而住時諸女人更相謂曰若佛世尊入王城已暫求禮敬亦無由得我等宜可即於今時請佛及僧為受微供作是議已從從座起各禮佛足白佛言唯願世尊及苾芻眾明當受我所設供養于時世尊默然而受時諸女人見佛受已辭佛而去諸女即便詣尊者阿難陀

所礼足已白言王子供佛僧衆可費
幾多阿難陀曰可用五百金錢時彼
女人各留一錢以充供直作如是語
王子我等貧人無有器具及諸座席
誰備王子爲辦供設及諸所須我等
至時手自行食阿難陀報曰我當爲
作時諸女人留錢而去時給孤獨長
者聞佛世尊遊化至此往詣佛所礼
佛足已在一面坐佛爲說法乃至默
然而住是時長者即從座起整衣左
肩合掌恭敬而白佛言唯願世尊及
苾芻衆明當就舍受我微供世尊告
曰長者我已受彼五百女人明日請
食長者聞已心生隨喜礼佛而去時
給孤獨長者次往具壽阿難陀所致
敬礼足在一面坐見彼金錢問言尊
者此是誰物荅曰有五百女人留此
金錢明當請佛及僧一中供養仁可持
與令金錢更添已物營造妙供明日持
來長者荅是持錢而去既至家中更
添已物營辦上供送至給園時阿難
陀遣使報諸女曰營辦既了可來行
食諸女俱至白阿難陀仁是我等眞

善知識幸見慈愍自手助我供佛及
僧時阿難陀即共行食有二女人一
老一少少是露形外道來從乞食諸
女報曰此是王子之供時露形女詣
阿難陀從乞飲食自言王子我等飢
之願惠餘養阿難陀曰坐與汝食彼
二便坐時阿難陀授食之時不善觀
察餅有相黏老者與一少者得二于
時老者既食餅已問少者曰汝得幾
餅報云得二老者曰王子與我一餅
汝便得二定知於汝心生愛念當自
嚴飾少者曰勿作是語今此王子棄
上宮闈出家厭俗飛屣塵勞如捐涕
唾豈當於我垢穢容儀而生顧盼老
母曰汝豈不知凡諸丈夫於女人處
愛樂不同觀斯意況似求於汝時少
欲苾芻聞是說已各生嫌恥作如是
語云何苾芻自手與諸露形外道及
餘外道男女飲食餅果之類時諸苾
芻即以此緣具白世尊世尊因此集
苾芻眾廣說如前問答呵責種種方
便讚歎靜行毀不寂靜告諸苾芻乃
至我觀十利為諸苾芻制其學處應

如是說

若復苾芻自手授與无衣外道及餘外道男女食者波逸底迦

若復苾芻者謂阿難陀自手等者謂以手授食食義同前无衣者謂是露形之儔及餘雜類外道皆得波逸底迦餘義如上此中犯相其事云何

若諸苾芻自手與諸外道男女食者皆得墮罪若是親族或是病人與者無犯或欲以食因緣除彼惡見與亦无犯又無犯者謂初犯人或癡狂心亂痛惱所纏

觀軍學處第四十五

佛在室羅筏城逝多林給孤獨園時憍薩羅國邊隅反叛勝光大王令一大將領兵征伐其軍至彼遂被他降如是再三皆被他破是時大將歸白王曰叛者兵強王師力弱自非大王親臨無由降伏願王整旆除彼不臣時勝光王擊鼓宣令勅國人曰若有解武用者悉可從軍无由放免若不去者罰五百金錢時六衆苾芻聞兵欲去共相告曰難陀鄔波難陀我等

宜去觀大勝王軍士何如所發四兵
堪能戰不便往路所見象軍來難陁
問曰君向何處荅言聖者今有邊隅
不臣王命我等欲去除其叛逆難陁
報曰癡人如此象軍豈能降彼我觀
汝象其狀如猪邊隅大象形如山岳
看汝形勢有去無歸汝可暫還與宗
親取別以昔勝水共相祭祀方可從
軍時彼諸人聞此語已情懷不樂在
一邊住次見馬軍來鄔波難陁問曰
君向何處荅言聖者今有邊方不奉
王命我等欲去征彼不臣報曰癡人
如此馬軍豈能降彼我觀汝馬狀如
鈍牛邊隅之馬其形若象看汝形
勢有去无歸汝可還家廣如上說次
見車軍來六衆見已問荅同前報曰
癡人如此車軍豈能降彼我觀汝車
形狀朽壞彼車牢固形若峯樓汝可
還家廣如上說次見步軍來六衆見
已問荅同前報曰癡人我觀汝等兵
士如縛草爲人彼之兵衆如勇健藥
叉汝可還家廣如上說時勝光王整
軍後至見兵不進問曰汝等軍士何

故不行白言大王我等奉命出征恐
成不利今禿沙門披割壞眼出無義
言令我憂惱王問是誰荅曰聖者六
衆王曰彼是豪貴沙門隨情出語君
等宜去不應採録時勝光王便作是
念勿使沙門數相惱亂命使者曰汝
今可往詣世尊所頂礼足已當傳我
言敬問世尊少病少惱起居輕利氣
力調適安樂行不復傳我語唯願大
德爲諸聖衆少有憶念爲制學處勿
令苾芻往觀軍陣時彼使人旣奉王
教往詣佛所礼佛足已在一面立白
言世尊勝光大王故遣我來礼世尊
足敬問世尊少病少惱起居輕利氣
力調適安樂行不尒時世尊告使者
曰勝光大王得安樂不汝身健不使
者曰王有啓白令諸聖衆來觀軍陣
極相擾惱唯願世尊少有憶念爲制
學處勿令苾芻往觀軍陣尒時世尊
聞使語已默然而許時彼使者知佛
許已礼足而去世尊以此因緣集苾
芻衆問六衆曰汝等實往觀整裝軍
耶荅言實尒世尊即便種種訶責廣

說如前乃至為十利故與諸苾芻制其
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往觀整裝軍者波逸底迦
若復苾芻者謂是六衆餘義如上整
裝軍者謂將欲戰整帶甲冑裝束
軍儀有一類軍謂有象有二類軍
謂兼以馬有三類軍謂兼以車有四
類軍謂兼以步往觀者謂向其處結
罪如上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苾芻觀
整裝軍者得波逸底迦若苾芻為行
乞食路見軍來或時寺近大路或軍
入寺或苾芻為王所喚或夫人太子
大臣及諸人等所請設見軍時並皆
無犯若見軍時不應說其好惡又八
難緣隨一現前見亦無犯又無犯者
謂最初犯人或癡狂心亂痛惱所纏
軍中過二宿學處第四十六
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時
憍薩羅國邊隅叛逆王命討罰同前
被破大臣白王廣說乃至罰錢五百
于時大王親帥軍旅自往邊城至彼
合圍尚未降伏大臣白王曰給孤獨
長者有大福力彼若來者或可歸降

王曰此亦善哉應與勅書命來至此
令使賫勅至長者處長者奉勅頂戴
而受白世尊曰尋詣王營雖在軍中
彼仍不供時給孤長者身形羸瘦時
王見已問言長者豈可長者憶男女
耶長者答曰不思男女但思聖衆時
勝光王即便以書白諸僧衆令有少
緣欲見聖衆使往衆內宣王勅書大
衆聞已即遣行籌諸老宿苾芻作
如是語我年朽老不復堪行其少年
者亦云不堪我豈至彼爲他添概取
水耶爲王說法我等不解空往何益
時彼六衆共相告曰難陀鄔波難陀
令既大師住世我等亦存無上正法
廣流化世若大師涅槃弟子隨滅所
有正教悉亦淪亡我等今時幸有餘
力於聖教蘇當牽莫俟遂即取籌趁
王軍所既至彼已爲王說法王大歡
喜夫人太子及大臣等悉爲說法咸
皆歸依受王命諸將曰好整軍兵共破
邊賊六衆聞已即相告曰我等豈能
多日作他威儀今可作自儀式隨意
而住可共觀彼大勝王所整軍兵其

狀何似便詣路所見象軍者告軍人曰君欲何為報曰欲戰告曰汝等此象其狀若猪如何欲戰便捉象牙擲之於地見馬兵來同前問答此馬如牛即便捉尾擲置一邊見車兵來去此破車即便擬軸拔之路左見步兵來去如草人便扼其項擲之軍外時彼四兵既見陵辱無可奈何各在一邊懷憂而住王仗後至問言卿等何故不行軍人答曰大王當知我等豈能降伏叛逆令禿沙門以惡身語極相折辱王曰是誰答云大衆王曰卿等宜戰彼是豪貴沙門无勞採錄時勝光王便作是念勿彼聖者數相惱亂命使者曰汝持我語往世尊處如前廣說唯願世尊為諸聖衆少有憶念制其學處勿復更令久住軍內使者便去如前廣說問起居已辭佛而去尒時世尊以此因緣集苾芻衆問答同前乃至我觀十利為諸苾芻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有因緣往軍中應齊二夜若過宿者波逸底迦

若復苾芻者謂是六衆餘義如上有緣者謂是王等乃至衆席所有請喚軍中者謂軍兵欲戰四兵如前若過二夜者二夜應宿過此不應若過宿者波逸底迦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諸苾芻至軍中過二夜而止宿者皆得波逸底迦若其王等請留住宿及八難事過宿無犯又无犯者謂最初犯人或癡狂心亂痛惱所纏

擾乱軍兵學處第四十七

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同前邊隅叛逆王師既去令命給孤長者遣使白衆對衆行籌時六衆取籌乃至為其說法咸皆喜慶王整軍兵將欲出戰六衆共行觀兵何似為勇為怯遂於險林之處預先藏伏四兵欲至便作叫聲所有軍師逃走驚怖六衆就問君等何驚答言賊城兵出我等逃竄六衆報曰非是賊來是我等耳若復賊來知汝怯弱者每於日日縲繫汝頸牽入城中我欲為汝安布軍陣必望得勝諸人許可便與衆軍見小象時云此何所用便撲一邊

次與馬軍見患脚馬此何所用捉尾
棄却次與車軍見有舊車此何所用
即便捉軸棄在一邊次與步軍見饒
頷人去禿頭人此何所用便扼其項
棄在一邊捨之而去時諸四兵既被
辱已各在一邊懷憂而住王仗既至
問諸人曰何不布陣諸人荅曰臣等
何有情賴欲布兵軍求決勝事王問
何故廣荅如前乃至彼是豪貴苾芻
言何椽錄獅等宜應自布軍陣王作
是念勿令六衆更為擾惱我今宜可
白世尊知便命使者敬問世尊述起
居事已白佛言世尊六衆苾芻久宿
軍中擾動兵衆唯願世尊少有憶念
為制學處令諸聖衆雖過二夜在
軍中宿勿觀軍士共相擾亂使受王
語往世尊處皆悉白知世尊默許使
去之後佛集僧衆問荅呵責如前廣
說乃至我觀十利為諸苾芻制立學
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在軍中經二宿觀整裝軍
見先旗兵及看布陣者波逸底迦

若復苾芻者謂是六衆餘義如上過

二宿者謂過二日二夜整裝軍者謂將欲戰往布陣處旗者有四種一師子旗二大牛旗三鯨魚旗四金翅鳥旗兵有四種謂象馬車步陣有四種一輪刃勢二車轅勢三半月勢四鵰翼勢若觀此等軍陣之時苾芻得波逸底迦罪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苾芻二夜在軍中若觀四兵未著甲冑來執杖者得惡作罪若觀整裝者得波逸底迦若其王等請留住者及八難事見亦無犯又無犯者謂最初犯人或癡狂心亂痛惱所纏

打苾芻學處第四十八

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大目乾連與十七眾出家并受圓具此十七眾咸皆親近六眾苾芻共為狎習時鄔陀夷報言汝等可來作如是斯是尊業彼便答曰仁等豈復是我親教師軌範師耶所有處分我不能作時鄔陀夷便擒一人報云癡物汝等更復作何事業不受我言時十七人悉皆僻倒啼泣而言打我諸苾芻見已問鄔陀夷曰何故打彼少年答

曰我唯打一十七皆倒高聲啼泣苾
芻問曰彼唯打一何故揔啼報言上
座若不揔啼皆被打搭少欲苾芻聞
是事已各生嫌賤作如是語云何苾
芻以瞋恚心打他苾芻以此因緣往
白世尊世尊由此集苾芻衆問答呵
責乃至我觀十利為諸苾芻制其學
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瞋恚故不喜打苾芻者波
逸底迦若復苾芻者謂鄔陀夷餘義
如上瞋者謂恚纏心起忿惱時打者
謂打搭也苾芻者謂此法中人已受
圓具釋罪如上此中犯相其事云何
若苾芻以內身分或以外物或兩俱
蘘云何內身苾芻以瞋恚心若以一
指打苾芻時得一墮罪若二得二乃
至以五指打時得五墮罪若以拳肘
頭肩膝脚乃至足指皆得墮罪是謂內
身云何外物苾芻以瞋恚心將細草
擲芥子遥打擲他隨一著時皆得墮
罪是謂外物云何二俱若苾芻手執
墶或以前榦及餘諸葉乃至拳棱或
刀杖打擊前人及餘種種兵器之類

乃至營帶邊樹葉隨所著處皆得墮罪是謂二俱若為令彼怖或為成就呪術打搭前人此皆无犯又无犯者謂最初犯人或癡狂心亂痛惱所纏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三十七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三十八 而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擬手向苾芻學處第四十九

尒時薄伽梵在室羅伐城住逝多林給孤獨園時具壽大目乾連與十七衆出家幷受圓具廣說如前令其執作彼不隨教時鄔陁夷即便瞋忿努手向一彼十七人一時皆倒高聲啼泣餘苾芻問其故何因瞋一十七俱倒荅曰我若不俱倒地恐皆被打苾芻嫌賤以事白佛佛便呵責乃至我觀十利爲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瞋恚故不喜擬手向苾芻者波逸底迦

若復苾芻等者事並同前言擬手者謂擧手擬他釋罪同前此中犯相其事云何有內外俱內謂苾芻努其一指擬苾芻時得一墮罪乃至五指得五墮罪或以拳肘從頭至足准事如前是謂爲內外者將草迮等擲擬前人如上廣說俱者謂手執杖等以擬前人皆得墮罪若爲利益令彼恐怖

或復欲令呪術成就勢擬前人並皆无犯又無犯者謂初犯人或癡狂心乱痛惱所纏

覆截他罪學處第五十

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時六衆苾芻與他出家并受圓具而為共住時諸弟子若未知彼是惡行人志皆承事親近供養後既知已便捨而去與善苾芻共相狎習然為敬佛教故每日三時親為敬礼其難陁苾芻有親弟子名曰達摩彼未知師是惡行者與之共住後既知已捨之而去與善苾芻同居敬佛教故每日二時常来礼謁因白師曰鄔波馱耶存念我今請白欲向寺園閑靜之處隨情作業難陁報曰尒當謹慎鄔波難陁聞是語已報達摩曰汝持我座共尒便行達摩白言豈阿遮利耶亦於晝日詣閑林處而遂靜耶鄔波難陁曰癡人汝意謂我心常散乱無所了知何靜慮門我不通解達摩答曰我實不敢作此思惟但問軌範師向晝日遊處不是時達摩便持彼座往晝

遊處置一樹下即自斂身詣一靜處加趺而坐繫念思惟鄔波難陀遶後而至達摩遙見白言大師彼處樹下巳安座訖宜當就彼安靜而住時鄔波難陀即便往彼就座而坐衣覆頭面斂念思惟心不能安還從座起周迴四顧見一女人毀籬欲入鄔波難陀遙喚達摩曰達摩汝今知不有人毀籬達摩報曰阿遮利耶幸可思念逝多林經鄔波難陀曰癡人汝今方解依經而住汝豈不聞世尊之教於僧祇物不應捨棄我今自往遮彼女人即從座起既至彼巳問言少女何意毀籬女人便笑時鄔波難陀染心遂起即便捉臂遍抱女身嗚咂其口捨之而去往達摩所問言汝何所見答曰唯除交會餘事皆見鄔波難陀曰具壽雖知汝見勿告餘人報言大師乃至未見善苾芻來我終不說鄔波難陀曰汝親教師有鄙惡事我當覆蓋汝見我過不藏護耶達摩曰大師知他有麁惡罪共相覆護如此之事我當先說達摩便去告諸苾芻諸

少欲者謂生嫌賤舉以白佛佛集苾芻乃至我觀十利為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知他苾芻有麁惡罪覆藏者波逸底迦

若復苾芻者鄔波難陀餘義如上知義亦如上苾芻者謂是難陀麁惡罪者有二種謂波羅市迦罪僧伽伐尸沙罪何故此二名為麁惡自體及因皆麁弊可惡故言麁惡覆藏者謂掩蔽也釋罪同前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復苾芻見苾芻犯他勝罪時作心覆藏乃至明相未出已來得惡作罪明相出已便得墮罪若覆他殘罪事亦同此若苾芻見苾芻犯波逸底迦罪時作心覆藏乃至明相未出已來得惡作罪明相出已亦得惡作如是別悔法乃至惡作罪覆藏亦尒若說罪者恐他與為障导之事或為梵行等難或復緣此令僧破者無犯皆元犯又無犯者謂初犯人或癡狂心亂痛惱所纏

第六攝頌曰

伴惱觸火欲　同眠法非障　未捨求寂染
収寶極炎時

共至俗家不與食學處第五十一

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難陁苾芻有弟子名曰達摩性懷慚耻於犯追悔廣說如前乃至重佛教故日別三時就師致礼時鄔波難陁語難陁曰大德當知達摩於我先有讎隙我必對佛僧及餘衆前彰其惡響作不饒益事或令一日絕食受飢難陁報曰與之達摩稟性持戒愧耻為懷追悔在心曾无有犯何能與彼作无益事鄔波難陁曰我今必當令彼無食受餓難陁聞已便作是念寧使絕食不可令其還彰餘過時有長者来請難陁鄔波難陁就舍而食是時難陁報鄔波難陁今日我令達摩絕食鄔波難陁曰今正是時達摩時至欲得乞食便詣師處礼拜合掌白言鄔波䭾耶存念我今欲行乞食師便報曰我於今日有一施主来請我食并弟子一人汝可與我就彼而食便白師曰豈我比来曾隨師後受請食

耶鄔波難陀聞其語已而告之曰達摩我先別聞與今見異我意謂汝稟性持戒慚愧為懷遵奉師言情無違逆豈復本師以不淨物而勸於汝何故汝今見違上命是時達摩既蒙大德呵責默然而止復白師曰我取水羅及乞食鉢方從師去鄔波難陀報言具壽更復何用水羅鉢為於彼舍中自有淨器其水先濾亦復無蟲即可與我相隨而去是時達摩壽從師後有一乞食苾芻見而問曰具壽達摩欲何所適報言欲往請處乞食者報曰具壽知量而食達摩曰大德事未可知為當得食為絕食耶時乞食者相隨而去入室羅伐城時難陀鄔波難陀與其弟子至一店所其難陀達摩便住於此鄔波難陀即往施主家飽足食已還來店上難陀次往就舍而食達摩便白鄔波難陀曰阿遮利耶時將欲至我當行矣鄔波難陀報曰彼施主家衆事皆辦至便敢食更何所憂待至臨中我當共去達摩即起以足量影鄔波難陀報達摩曰

癡人汝言謂我不護尸羅心常慚悔
非時食耶汝今宜去若住於此令我
不樂若語若坐无有歡心不如獨住
汝勿居此達摩念曰我若持羅及鉢
来至此者當行乞食今既无羅及鉢
其欲如何遂歸寺所乃至食力未盡
巳来專修善品及食力衰委背而卧
時乞食者還至寺中見達摩卧告曰
具壽達摩食是他物腹豈他耶恣意
飽飡遂令不能作業荅言大德誰飡
飽食報去豈非今日受他請食荅曰
不食問言何故即以上緣次第陳告
時乞食者告諸苾芻苾芻聞巳各生
嫌賤作如是語去何苾芻故心令他
苾芻絶食以緣白佛佛集僧衆問荅
虚實廣説如前乃至我觀十利制其
學處應如是説若復苾芻語餘苾芻
作如是語具壽共汝詣俗家當與汝
美好飲食令得飽滿彼苾芻至俗家
竟不與食語言具壽汝去我與汝共
坐共語不樂我獨坐獨語樂作是語
時欲令生惱者波逸底迦
若復苾芻者謂鄔波難陀餘義如上

餘苾芻者此法中人共至俗家者謂

曰姓家言美好飲食謂五噉食及五噉

食令得飽滿者謂恣意而食汝去等

者是駈遣言語謂讀誦坐謂禪思獨

坐等樂者明作惱意令彼絕食以此

爲緣不爲餘事釋罪同前此中犯相

其事云何若苾芻故心令他苾芻絕

食者得波逸底迦若爲病緣醫遣絕

食不與无犯又無犯者謂初犯人如上

觸火學處第五十二

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時

此城中有諸商人往詣佛所礼雙足

已次至阿難陁處問曰世尊夏了欲

向何處阿難陁具荅廣說如前覲其

先兆欲向王舍城商主問知行日多

少即皆預辦供設所須時阿難陁每

日常在商主前行遂見彼路奉待世

尊世尊見已問言汝今何故住此不

行阿難陁曰大德今此二路一是直

道多有師子虎豹恐怖難行一是曲

路安隱无㝵我今不知欲趣何路佛

告阿難陁宜取直路怛他揭多難諸

怖畏故尒時世尊便取直路至一聚

落時聚落中有二童子在村門戲一
人持鼓一人執弓時二童子見世尊
来即便礼足白佛言世尊善来善来
因何世尊欲從險道而為遊涉唯願
世尊勿生恐怖我等為佛作引導人
一在前行鳴鼓而去一持弓矢随後
而来世尊見去便作是念此二童子
久植善根今遭遇我告曰汝等二人
今可歸去如来大師久離怖畏師子
虎豹何所能為一人佛前聲鼓一人
對佛彈弓礼佛足已遂還本處尒時
世尊即現微笑有種種光從口而出
所謂青黄赤白紅頗胝色此之光明
或有沉下或復上昇其光下者下至
速活地獄黒繩衆合小叫大叫小熱
大熱阿鼻地獄及八寒地獄光既至
彼若諸有情受炎熱者皆得清涼若
處寒氷便獲温暖彼諸有情離苦安
樂皆作是言我與汝等為從地獄死
生餘處耶尒時世尊為欲令彼諸有
情類生信喜故便遣化身往地獄内
彼見化已咸作是説我等不於此死
而生餘處必是由此希竒大人威德

力故令我身心除苦得樂既生信已便能消滅地獄諸苦於人天趣受勝妙身常爲法器能見諦理其上昇者上至四大王衆天三十三天夜摩天覩史多天化樂天他化自在天梵衆梵輔大梵少光無量光光音少淨无量淨遍淨无雲福生廣果无煩无熱善見善現色究竟天所至之處光中演說苦空無常無我等法幷復說此二伽他曰

汝當求出離　於佛教精勤　降伏生死軍
如象摧草舍　於此法律中　常修不放逸
能竭煩惱海　當盡苦邊際

時彼光明遍照三千大千世界已還至佛所若佛世尊說過去事光從背入若說未來事光於胷入若說地獄事光從足下入若說傍生事光從足跟入若說餓鬼事光從足指入若說人事光從膝入若說力輪王事光從左手掌入若說轉輪王事光從右手掌入若說天事光從臍入若說聲聞事光從口入若說獨覺事光從眉間入若說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光從

頂入是時光明繞佛三帀從頂而入
時具壽阿難陁合掌恭敬白佛言世
尊如來應正等覺非無因緣熈怡微
笑即說伽他曰

世尊遠離掉憍慢　於有情中第一尊
降伏煩惱及諸怨　若无因緣不微笑
如來自證真妙覺　諸有聽者皆樂聞
牟尼寂勝願宣揚　大衆疑心為開決

佛告阿難陁如是如是如來應正等
覺非无因緣而現微笑汝見二童子
引導我不白佛言見佛告阿難陁以
此善根於當來世十三劫內不墮惡
趣生人天中於最後身得成無上正
等菩提一名法鼓音如來二名施無
畏如來尒時世尊說是記已隨路而
去至一村隅林中而宿如佛所說苾
芻住處乃至樹下亦應隨次共分時
六衆苾芻分得一枯樹夜被寒逼以
火燒樹於此樹中有虵依止虵被烟
熏緣枝而上垂身欲下六衆見虵高
聲唱言欲墮欲墮時諸商人聞是聲
已咸作斯念有師子入營跳擲而墮
使大驚怖四向奔走于時世尊告阿

難陀曰何意商旅四面逃奔阿難陀白佛言大德如佛教勅凡諸苾芻所在之處應隨長幼而共分之六衆苾芻今宵宿處分得枯樹被寒所逼以火燒樹於此樹中有虵依止被烟熏緣枝而上放身欲下六衆見虵高聲唱言欲墮欲墮時諸商人聞是聲已咸作斯念有師子入營跳躑而墮便大驚怖四面奔逃世尊告曰汝可急去報諸商人如來在處離師子怖速命商旅勿復驚惶時阿難陀奉教告知諸人咸至時諸苾芻見是事已悉皆有疑俱來白佛大德何意六衆作墮落聲驚諸商旅世尊因此重為安慰令離憂怖

佛告阿難陀非但今日驚怖商旅乃往古昔已曾恐懼於他令彼四面逃走我為安慰令離憂惱汝等當聽於過去世在彼水側有頻螺果林於此林中有其六兎共為知友依止而居時頻螺果熟墮水作聲于時六兎聞果落聲形小志怯便大驚怖四向逃走時有野干見其奔走來問其故兎

曰我聞水内有非常之聲將非猛獸欲来害我緣此事故我等逃奔野干亦走如是猪鹿牛象豺狼虎豹及小師子等各相詰問聞斯語已悉皆奔竄去斯不遠於山谷中有一猛師子王依止而住于時師子見諸獸類惶怖奔馳而問之曰汝等皆有爪牙勇力何所怖懼各見驚馳皆悉報言我聞惡聲非常可畏定有猛獸来害於我為此驚惶求安靡地師子報曰在何處所而作惡聲諸獸答曰我亦不知何處作聲師子報曰若未委者君等莫走我為審觀是何聲耶即問虎曰汝何處聞答曰我從豹聞如是展轉問詰至兔兔云此之怖聲是我親證非是傳聞仁等但来共觀聲處于時諸獸咸悉共至頻螺林所兔曰此是驚怖起處須史暫住還聞果落墮水作聲師子報曰此是食果非關恐怖介時空中有天見已說伽他曰

不應聞他語便信　當須親自審觀察
勿如樹果落池中　山林諸獸皆驚走

汝等苾芻勿生異念往時師子王者

即我身是往時六兎驚恐皆奔走已
為其作安隱事六兎者即六衆是今
時復緣驚諸商旅我亦為其作安慰
事尒時世尊為說昔緣令諸苾芻斷
疑惑已告阿難陁曰汝今可去遍告
商人汝等今日不應先去如來當在
商旅前行時阿難陁如佛所教具告
商旅汝勿先去尒時世尊及諸僧衆
皆在前行至險林中有師子王欲來
害佛世尊見來便舒右手於五指頭
化出五師子彼聞此氣即便奔走世
尊便於四面化為猛火紅焰侵天飛
光裂地八方遍合求避无由唯見佛
邊清涼可愛是時師子便詣佛所頂
礼雙足尒時世尊便以百福莊嚴衆
相具足無畏右手摩師子頭告言賢
首汝於先世已作惡業墮傍生中復
於今時常以害心斷他生命活自已
身於此命終還生惡趣賢首諸行无
常諸法无我涅槃寂滅汝於我所應
生信心於傍生趣深起猒離時諸苾
芻亦以手觸師子師子見觸作不忍
聲佛告諸苾芻汝等勿觸師子何以

故猛獸獷烈性難親附若輒觸者致
有損傷是故汝等莫觸師子若諸苾
芻觸師子時得惡作罪若觸石師子
調師子已佛與苾芻隨路而去時師
子王辭佛而住便作是念我今不應
親於佛所聞三句法更斷他命而活
巳身我今宜應要心絶食不復飡噉
凡諸畜類火力增强不堪忍飢遂便
命過生四大王衆天初生天者法尒
有三種念我於何處死今於何處生
由何等業招斯異熟即便自知從畜
趣死今生四大王衆天曾作何業由
於佛邊生淨信心時此天子復作是
念我今宜應往詣佛所承事供養于
時天子以天瓔珞莊嚴其身以天妙花
盛滿衣裓過於夜分放大光明來詣
佛所即以天嗢鉢花俱手陁花鉢沓
摩花分陁利花布列佛前而為供養
礼佛足巳在一面坐由此天身光明赫
奕周遍晃耀闇若林中悉皆明顯
尒時世尊隨彼天子意樂隨眠根性
差別而為說法能令悟入四真諦理

是時天子既聞法已即於座上以金剛智杵摧破二十種薩迦耶見山得預流果既見諦已白世尊曰大德由世尊故令我證得解脫之果此非父母高祖人王天衆沙門婆羅門親友眷屬之所能作我逢世尊善知識故於地獄傍生餓鬼趣中拔濟令出安置人天勝妙之處當盡生死趣涅槃路乾竭血海超越骨山無始積集薩迦耶見山以金剛智杵而摧破之得預流果我今歸依佛法僧寶唯願世尊證知我是鄔波索迦始從今日乃至命存受五學處不殺生乃至不飲酒作是語已時彼天子深心歡喜得未曾有礼佛而去還適天宮時諸苾芻於初後夜不警覺用心思惟而住見世尊處有大光明周遍晃耀蘭若林中便生疑念有何天衆来詣佛所由彼福力光遍林中至天曉已往詣佛所頂礼尊足在一面坐而白佛言我於昨夜見大光明遍滿林中便生是念豈非梵世諸天及天帝釋或四天王及餘殊勝大威德天来詣佛所親

承供養由彼力故光遍林中爾時世尊告諸苾芻曰昨夜光明非是梵王帝釋及餘天衆威神之力汝豈不見林中大師子王親於我邊聞三句法諸苾芻白佛言我等已見佛言彼師子王從我聞法於此命過生四大王衆天既受天身報恩供養來至我所奉獻天花我為說法既聞法已便得見諦還本天宮由彼力故光遍林中時諸苾芻聞是語已請世尊曰我等不知彼師子天曾作何業由彼業故招異熟報墮師子中復由何業命終之後生在四天王天復作何緣聞佛法已獲預流果得未曾有還本天宮世尊告曰汝等當聽此之天子前身作業因緣運合至成熟時不於外界地水火風令使成熟還於自身蘊界處中內善惡業而受其報即說頌曰

假令經百劫　所作業不亡　因緣會遇時
果報還自受

汝等苾芻應至心聽於過去世人壽二万歲時有佛出世名迦攝波十号具足有二万弟子以為眷屬在婆羅

痆斯國而爲住止彼迦攝波佛亦出世時於此城中有婆羅門學善四明博通諸論時世人衆極生尊重同心敬仰以爲大師彼迦攝波佛出世之後人皆敬佛不復就彼共相承事時迦攝波應正等覺於無量百千大衆之中宣揚妙法時婆羅門在衆邊過見彼世尊於百千衆中而爲說法便生嫉妬口出麤語作如是說此之沙門不知慚恥猶如師子在大衆中爲他說法諸餘聽者猶如小獸敬受其法時彼世尊聞此語聲告婆羅門曰婆羅門汝於天人師處出麁惡言當於地獄受諸苦報汝今宜可來至我所至心說罪罪得輕薄時婆羅門聞佛教已內興恥愧於世尊前自言其過既說罪已即於佛邊歸依三寶受五學處爲鄔波索迦汝等苾芻勿生異念往時婆羅門者由其惡口親於佛前作輕慢語因彼惡業紹復說罪尚有餘報於五百生中常爲師子或受餘報今猶未息由於我所生正信心聞三句法得生天上由於迦攝

波佛前歸依三寶受五學處[illegible]
力令於我所證真諦理得預流果還
本天宮是故苾芻汝等當知作純黑
業得純黑異熟作純白業得純白異
熟若作雜業受雜異熟汝等從今
當捨黑業及以雜業當莫放逸修純
白業如是應學時諸苾芻及人天衆
聞佛說巳信受奉行
尒時世尊漸次遊行到摩揭陁至王
舍城住羯蘭鐸迦池竹林園中時六
衆苾芻於燃火處各以火頭共相調
弄或作日月形外道見時各生譏嫌
作如是語仁等知不沙門釋子火頭
調戲與彼童兒有何異相去何減割
妻子之分給與老人充其鉢食時諸
苾芻聞是語巳具白世尊
尒時世尊集諸苾芻廣說如前乃至
我觀十利為諸苾芻制其學處應如
是說
若復苾芻若自然火若教他燃者波
逸底迦尒時世尊為諸苾芻制其學
處不應觸火諸苾芻衆於如來宰觀
波處更不燒香燃燈以為供養亦不

承事親教師軌範師以煖湯水及熏
鉢染衣等並不復作尒時世尊知而
故問具壽阿難陀何故苾
芻不燒香燃燈供養如來窣覩波處
及以二師湯水等事阿難陀曰由佛
世尊為制學處不得觸火以此因緣
諸苾芻衆遂便斷絕供養等事佛告
阿難陀若觸火者作時守持雖觸無
犯時諸苾芻不知云何作時守持佛
言凡觸火時作如是念我為供養佛
故今須觸火或去蟲法為僧為鄔波
馱耶阿遮利耶及巳自受用并同梵
行者為其事故今須觸火諸苾芻為
染衣熏鉢等事數數觸火觸時忘念
而不持心便生悔恨起惡作心我今
如何故犯此罪即以此緣具白世尊
佛言應去乃至事了長時守持時一
苾芻身患風病詣醫人所報言賢首
為我准如是病而處方藥醫人報曰
凡是風病得火為良當須近火報言
賢首世尊制戒不許向火醫曰聖者
世尊大慈緣斯事故必定開許以緣
白佛佛言前是創制今更隨開應如

是說

若復苾芻無病為身若自燃火若教
他燃者波逸底迦

若復苾芻者謂是六衆餘義如上無
病者謂除其病自他等義如前廣說
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苾芻以火頭
共相戲弄或作日月輪形皆得墮罪
凡苾芻燃火之時應觀其事而守持
之若不守持輒燃觸者得波逸底
迦若滅火者亦得墮罪若苾芻捉火
頭前火或抽火頭或翻轉火炭或翻
轉糠麩等火隨作何事謂作食煑水
燃燈燒香等觸著之時皆惡作罪若
以毛髮爪甲等棄火中者亦得惡作
罪若與等事作時守持者無犯又無
犯者謂最初犯人或癡狂心亂痛惱
所纏

與欲已更遮學處第五十三

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時
具壽鄔陀夷斷除煩惱得阿羅漢果
已時闡陀苾芻遂往憍閃毗國靜緣
而住其阿說迦補捺伐素二俱命過
其難陀鄔波難陀在逝多林年並衰

邁彼十七衆苾芻年漸長大勇健有
力善三藏教便共詳議敵作是說我
於長時常被六衆之所欺輕於彼衆
中難陁鄔波難陁常為毒害於二人
中鄔波難陁更為苦切我等宜應為
作捨置羯磨一人告衆曰上座難陁
即是其兄善明法務我等何能與作
羯磨一人議曰我今應權為誘誑不
令入衆我等即便共為羯磨作是議
已遂至其所告言畔睇阿遮利耶答
言願具壽无病白言上座所著支伐
羅非常垢膩何不浣濯報言具壽我
今年朽弟子門人見是衰邁各起輕
心誰復肯為洗濯衣服彼便答言大
德可與我衣當為洗濯于時難陁便
以一衣付與令洗彼復報曰一種辛苦
可總與衣俱時浣濯即便披一破服
總與三衣彼得衣已咸悉漬以灰汁即
往集處敷座席已便鳴健稚俱至難
陁所白言大德衆僧有事健稚已鳴
宜可暫入衆中共觀其事難陁報曰
具壽我今如此形儀何得入衆若於
衆中有如法僧事我當與欲即便與

一切有部毘奈耶第三十八卷 第三十張 石

欲彼持其欲往至衆中為陳說已一人即起詣上座鄔波難陀所作如是語大德有罪我欲詰問幸見容許報去隨意白言大德頗憶於某時某處自作是語我當破汝等腹決取中腸繞逝多林其事實不鄔波難陀聞斯語已報言具壽豈已老之瘡重更傷損此事過去何勞在言白言大德如來大師亦依過去事為諸弟子而制學處即便强與作捨置羯磨大衆散已時鄔波難陀詣難陀所啼泣而往難陀問曰汝有何事今忽悲啼報言被諸黑鉢與我作捨置羯磨難陀報曰彼與我弟作羯磨者便是自於村坊城邑三界之内駈遣其身於汝何過然我今時當為申謝又彼僧伽作别衆羯磨作法不成我不赴集餘人報曰豈非大德前與欲耶難陀曰若作如是非所愛事我不與欲持欲不成是惡與欲少欲苾芻聞是語已各生嫌賤云何苾芻先時與欲後更追悔作如是語還我欲來不與汝欲時諸苾芻以是因緣具白世尊佛以此緣

告諸苾芻問答虛實廣說乃至我聽
十利爲諸苾芻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與他苾芻欲已後便悔言還
我欲來不與汝者波逸底迦
若復苾芻者謂是難陀餘義如上又
苾芻者謂此法中人與欲已者謂先
已言與後便等者是索欲詞釋罪
同前
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苾芻先與欲
已後便生悔報衆云還我欲來我不
樂與者便得墮罪又无犯者謂最初
犯人或癡狂心亂痛惱所纏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三十八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三十九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與衆遊園人同室宿過三夜學處第五十四

尒時薄伽梵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時有衆多敬信施主來至寺中白諸苾芻曰聖者幸為我等宣揚正法樂欲聽聞苾芻報曰賢首汝等有心樂聞法者當詣佛所佛自為說彼去聖者雖一大師瞻仰者衆天龍人鬼皆願聞法知欲為誰而演法要仁等亦可為我誦經苾芻報曰世尊未許諸俗聞已共起譏嫌捨之而去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我今聽諸苾芻隨時誦經世尊既許苾芻誦經彼便日日誦經不息諸有福德閑暇者盡常來聽既歸家已便於夜中告諸无福營作之人作如是語君等當知彼諸聖衆於日日中常誦正法言詞美妙令衆樂聞聽者忘疲如逢食蜜時營作者聞斯語已報諸人曰仁等有福逢佛出世得聞法要獲大利益於日日中得未曾有報作人曰汝

何不聽答曰仁有福德能盡聽經家
生得濟我等薄福作業求活恒去聞
經終當餓死若其聖者夜誦經者我
亦樂聽時諸苾芻聞是語已便往白
佛佛言雖在夜中亦誦經法彼便通
夜而為誦經因生疲苦佛言不應盡
夜誦經苾芻隨時少宜其法諸來聽
者共生嫌意佛言不應隨宜當圓滿
說時諸苾芻夜夜常誦諸作業人無
暇鎮來時有福人既至家已同前為
說作人自歎我等薄福不得聞經若
諸聖者每於月八日十五日二十三
日月盡日通夜誦者我等常聞能生
福利苾芻以緣白佛佛言當於月八
日十五日二十三日月盡日通夜誦
經時有乞食苾芻在阿蘭若住告
同住者曰今是十五日我欲向寺共
為長淨并復聽經便詣寺所慇懃聽
法乃至夜半時乞食者作如是念令
既非時元緣得往蘭若之處且留此住
於一面坐諸聽法俗人亦住於此時
知寺人將滅燈燭俗人告言聖者勿
去燈明我助油燭有摩訶羅苾芻共

於此卧不用心眠便在夢中見與故二共為聚集遂即寱言說非法事俗人聞已遂即遍觀見摩訶羅仰腹而卧口說寱言說非法事諸俗見已共作是議仁等觀此年老苾芻尚為斯事諸餘少壯當欲如何時乞食者聞俗嫌議且詣林中於蘭若內習定之人見而問曰具壽於彼寺中同梵行者夜誦經時能令諸俗人生淨信不報言聽微妙法皆生喜信然而有一年老苾芻起俗譏嫌彼問何故即以事具荅諸苾芻聞以緣白佛佛言由諸苾芻與未圓具者同一室宿及燃燈燭有是過生是故我今不聽苾芻與未圓具人同一室宿及燃燈燭此是緣起尚未制學處

佛在憍閃毗妙音園中時尊者舍利子有二求寂一是准陀二是羅怙羅于時羅怙羅有緣須至晝日遊處苾芻有客苾芻來入寺中見授事人已覓停止處其授事人見羅怙羅出外不在即便令客權止房中其客苾芻即取羅怙羅所有衣鉢置之房外時羅怙

羅從外靜處還至本房見其衣鉢在
房門外悵然而立于時准陁來至其
所問言具壽何故愀然似帶憂色答
曰我暫出遊有客來至以我衣鉢棄
在房前日時欲暮天復將雨我於今
夜何處當卧准陁報曰隨處隨時且
容身卧詎勞憂悒從倚房前答曰仁
具福德有大威神化作草菴即堪止
宿我無威力其欲如何准陁聞已默
然而去時有淨信施主為佛及僧以
妙香泥塗拭園廁羅怙羅見已便作
是念非時見佛欲有諮問无有是處
我今宜可於此眠宿以度今宵遂入
廁屋權時而卧即於其夜天降大雨
去斯不遠於地穴中有大毒虵依止
而住水滿穴中其虵遂出便往廁上
如來大師得無忘心作如是念若彼
毒虵螫羅怙羅者此必當死但有其
名又釋迦種自恃高慢便生不信作
如是語若羅怙羅不出家者紹轉輪
王位今既出家无所依怙卧於廁上被
虵所螫捏苦身亡作是念已便舒右
手如象王鼻到羅怙羅所擎取其身

至巳房內安自牀上佛於是夜時行
時坐以至天明有餘苾芻於晨朝時
嚼齒木澡漱訖往世尊所欲申礼敬
世尊常法若欲為諸聲聞制學處者
未至苾芻待其總集其現至者不即
令去時求寂准陁至羅怙羅所彈指
警覺告言羅怙羅汝何處卧彼既覺
巳知是佛牀即便驚起惶怖而立准
陁告曰羅怙羅向使世尊不念汝者
被毒虵螫必定无常但空名在尒時
世尊告諸苾芻曰凡諸求寂無父无
母唯有汝等同梵行人共相慈念此
等多是阿羅漢貽終將出離汝等若
不共相愍護誰當見憂是故我今聽
諸苾芻與未圓具人齊二夜同宿無
犯時有苾芻忽得下痢不淨汙足房
無燈燭求洗無由遂垂足牀前偃卧
經宿天將欲曉弟子門人入房參問
不審鄔波馱耶四大安不答曰不安
問言何故具以患狀告彼令知諸苾
芻聞以緣白佛佛言應置燈明時諸
苾芻置燈明巳有病不眠因斯更重
佛言苾芻有病須燃燈者對卧无犯

勿致疑心時看病人亦不敢外因加疾病佛言其看病人雖臥燈明亦無有犯時彼病者須受藥食无人為授遂闕所須佛言未受具人應令共宿時諸苾芻過二宿已遂不敢睡因更病生佛言病人雖過二夜共宿無犯有病苾芻不能自餐令受具者餔而方食時受具人出行不在佛言未受具者亦聽餔食若无此人雖大苾芻自取而噉時諸苾芻於日月光下不敢睡眠佛言日月之光非所遮物卧時无犯如佛所制苾芻不得與未受具人過二夜宿時諸苾芻過二夜已驅出寺外被賊惡獸及蚊蟻等之所損傷佛言不應遣彼令出寺外時諸苾芻遣出簷外佛言不應驅出簷外應離房門勢分令其止宿時有苾芻畜一求寂夜令出宿有罪惡苾芻從外來至問求寂曰汝於今夜何處當宿答言於門屋下時彼師主聞其語聲問言彼說何事弟子具答師主聞已喚入房中一處止宿自便通夜或行或坐以徹天明時弟子門人共來

參問不審鄔波馱耶宿夜以來起居
輕利氣力安不答曰不安問言何故
是時師主具以事答弟子聞已白師
主曰師豈不聞如佛所言有二種事
方成大人一者知是不可為事即不
應為二者已為其事即不應捨可令
究竟師既慇彼求寂已為攝養當存
終始豈得辭勞師聞便默令諸苾芻
聞以緣白佛佛言若有如此罪惡人
來能驅擯者應共斥逐若不可者應
將求寂往餘寺中若於夏內安居已
後有惡苾芻來寺中者時彼師主應
與求寂同房而宿以至三夏終勿致疑
惑至夏罷已能驅逐者可擯斥之若
不可者應將求寂別詣餘寺時有衆
多苾芻隨路而去并將求寂過三夜
已便令出宿遂被惡獸之所傷害以
緣白佛佛言不應令出應分苾芻以
為二處隨夜未滿共宿無犯時諸求
寂夜起之時於路聽著苾芻棄之而
去亦被傷害佛言不應棄去應令在
前時彼求寂於小食時從索飲食苾
芻不與佛言應與至午還索苾芻報

曰巳與朝食因何更索遂不與食佛
言少年火盛更可與食又與未具隨
伴道行苾芻相告曰如佛所制過二
夜巳不許與未圓具者同宿彼便警覺
通夜不眠遂生勞倦佛言應護明相
不假通宵時諸苾芻猶尚疲勞佛言
如在行路通夜應眠勿生疑惑時鄔
波難陁有二求寂一名剎剌二名長大
與此二弟子過二夜宿諸苾芻見告
言具壽佛制不許二夜共宿仁今何
意故違佛語當可改之鄔波難陁曰
此第二夜與第三夜有何異相又第
三夜豈可飲酒食葱蒜耶時有少欲
苾芻聞是語巳便生嫌賤云何苾芻
不奉佛教世尊不聽過二夜與未受
具人同室宿而故違聖教與之同宿
即以此緣具白世尊世尊集衆問荅
虛實乃至我觀十利為諸苾芻制其
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與未近圓人同室宿過二
夜者波逸底迦

若復苾芻者謂鄔波難陁餘義如上
有二圓具謂苾芻苾芻尼餘非圓具

謂求寂等餘義可解室有四種一惣覆惣障如諸房舍及客堂樓觀等上惣遍覆四壁皆遮二惣覆多障於四壁少安窓戶三多覆惣障即四面舍於四邊安壁中間堅柱四簷內入或低或平四多覆多障謂三面舍於四面舍無其一邊若半障半覆或多覆少障或簷際等並皆元犯又無犯者謂最初犯人或癡狂心亂痛惱所纏

不捨惡見違諫學處第五十五

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時有苾芻名曰無相自生惡見作如是語如佛所說障㝵之法不應習行我知此法習行之時非是障㝵時有衆多苾芻聞是語已往白世尊世尊告曰汝等苾芻衆應與彼無相苾芻作別諫事若復更有如斯等類應如是作往至其所而告之曰汝無相莫作是語如佛所說障㝵之法不應習行我知此法習行之時非是障㝵汝莫謗世尊謗世尊者不善汝無相世尊不說障㝵法非障㝵法以種種方便說是障㝵法若習行者定是障㝵法

無相汝今應捨如是惡見如是應諫諸苾芻奉教而去至無相所如佛所教諫誨之時於其惡見固執不捨作如是語我說是實餘皆虛妄時諸苾芻見諫不隨便詣佛所作如是語大德我已如佛所教別諫無相諫誨之時彼於惡見固執不捨乃至廣說佛言汝諸苾芻應作白四羯磨諫彼苾芻應如是作鳴揵稚集眾既集已令一苾芻作白羯磨應如是作大德僧伽聽此無相苾芻自生惡見作如是語如佛所說障㝵之法不應習行我知此法習行之時非是障㝵時諸苾芻為作別諫別諫之時所有惡見堅執其事不肯棄捨去我說是實餘皆虛妄若僧時到聽者僧伽應許僧伽今與汝無相苾芻作白四羯磨聞曉其事汝无相莫作是語如佛所說障㝵之法不應習行我知此法習行之時非障㝵法莫謗世尊謗世尊者不善汝无相世尊以種種方便說欲是障㝵汝為習行者定為障㝵汝无相當捨如是惡見白如是次作羯磨應

准白成時諸苾芻作白羯磨開諫之
時无相苾芻所有惡見堅執不捨云
此事是實餘皆虛妄時諸苾芻見其
不改即以不隨諫事具白世尊世尊
告曰諸苾芻應與无相苾芻作不捨
惡見捨置羯磨應如是作餘亦如是
鳴揵集衆等令一苾芻作白羯磨
大德僧伽聽此無相苾芻自生惡見
廣說如前乃至若僧伽時至聽者僧
伽應許僧伽今與无相苾芻作不捨
惡見捨置羯磨乃至此無相苾芻如
是惡見未捨已來衆僧不應共語共
說可惡極惡如旃荼羅白如是次作
羯磨應准白成時諸苾芻雖與无相
作捨置羯磨然彼惡見堅執不捨時
諸苾芻以緣白佛佛集僧衆問無相
曰汝實作此語如佛所說障㝵之法
我知非障㝵習行之時不為障㝵白
佛言實尒大德世尊種種訶責廣如
前說乃至我觀十利為諸苾芻制其
學處應如是說若復苾芻作如是語
我知佛所說法欲是障㝵者習行之
時非是障㝵諸苾芻應語彼苾芻言

汝莫作是語我知佛所説欲是障导法者習行之時非是障导汝莫謗世尊謗世尊者不善世尊不作是語世尊以无量門於諸欲法説為障导汝可棄捨如是惡見諸苾芻如是諫時捨者善若不捨者應可再三慇懃正諫隨教應詰令捨是事捨者善若不捨者波逸底迦

若復苾芻者謂是無相餘義如上作如是語者説其事也我知佛所説法者謂如來應正等覺法謂佛説或聲聞説説是障导義障导法者謂四他勝及衆教二不定三十捨墮九十一墮四別悔衆學法習行之時非障导者謂不能障沙門聖果謗者謂出非理言不善者招惡異熟諸苾芻見是語時應作別諫若不捨者作羯磨諫乃至結竟廣説如前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苾芻作如是語我知佛所説等諸苾芻見是語時應作別諫捨者善若不捨者得惡作罪羯磨諫時若作白時及初一羯磨若不捨者皆惡作罪若三羯磨竟時便得墮罪若作

非法等羯磨者彼元有犯又無犯者
謂最初犯人或癡狂心乱痛惱所纏
隨捨置人學處第五十六
時无相苾芻得捨置羯磨往鄔波難
陀處啼泣而住鄔波難陀告言具壽
無相何故啼泣報言諸黑鉢者為我
作捨置羯磨鄔波難陀曰設與城邑
聚落及三界有情作捨置羯磨者豈
城邑等而非有耶且勿憂惱當求儀
謝如是教已便共言說受用衣食同
室而卧時少欲苾芻見是事已共生
嫌賤云何苾芻知彼苾芻是惡見人
衆與羯磨未行隨法而與言談為同
住事即以此緣具白世尊世尊集衆
問其虛實種種呵責乃至我觀十利
為諸苾芻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知如是語人未為隨法不
捨惡見共為言說共住受用同室而
宿者波逸底迦若復苾芻者謂鄔波
難陀餘義如上如是語人者謂是无
相未為隨順法者未作隨順懺悔之
法不捨惡見共為言說等者謂作教
授依止等事於四室中同宿天明結

罪如上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苾芻知如是語人未作隨法為言論共住等事便得墮罪若彼身病看侍元犯或共同居令捨惡見此亦無犯又無犯者謂最初犯人或癡狂心乱痛惱所經

攝受惡見不捨求寂學處第五十七

佛在室羅伐城住逝多林給孤獨園時鄔波難陀有二求寂一名利剌二名長大時有異處衆多苾芻來至其所與二求寂以為共住言戲掉舉身相摩觸時諸苾芻後生懊悔便自克責所犯之罪應責心者責心而悔應對說者對說而除發勇猛心起决定意斷諸煩惱證阿羅漢獲大神通後於異時彼二求寂林中採花於虛空中見彼苾芻乘空而至遂遙問曰仁等是誰苾芻答言我是某甲彼二報日仁等豈不昔與我等而為共住言戲掉舉身相摩觸作諸罪業云何於今獲增上證彼便答曰此事實介然我後時情生懊悔深自剋責所犯之罪如前具說乃至獲得道果求寂聞

已便作是念此諸苾芻昔與我等共
作如是如是非法之事云何於今得
增上果以此因緣我知佛所說法云
習諸欲是障㝵者此非障㝵具以此
事告諸苾芻時少欲者聞是語已不
嫌不喜具以其事往白世尊世尊介
時告諸苾芻此二求寂所言非理汝
等應可作別諫法而開曉之若有餘
人作斯事者亦如是諫告言汝利刺
長大莫作是語我知佛所說法欲是
障㝵者此非是障勿作是語謗讟世
尊謗世尊者不善世尊不作是語佛
以種種方便說行諸欲是障㝵法汝
今二人當捨惡見時諸苾芻奉佛教
已往二求寂所如佛所教曉喻其事
如是諫時彼二求寂所有惡見堅執
不捨作如是語此事是實餘皆虛妄
時諸苾芻即以此緣具白世尊我等
奉教別諫彼二求寂時彼之惡見堅
執不捨而云我說是實餘皆虛妄佛
言汝諸苾芻應作白四羯磨諫二求
寂如是應作鳴揵集眾眾既集已令
二求寂離聞處在見處應令一人作

白羯磨應如是作
大德僧伽聽此剎剌長大二求寂自
起如是惡見作如是語我知佛所說
法欲是障㝵者此非是障苾芻與作
別諫之時彼二惡見堅執不捨作如
是語此事是實餘皆虛妄若僧伽時
至聽者僧伽應許僧伽今與彼二人
作白四羯磨曉諭其事汝等二人莫
作是語如佛所說障㝵之法不應習
行我知此法習行之時非是障㝵莫
謗世尊謗世尊者不善世尊不作是
說世尊以種種方便說欲是障㝵法
若習行者定為障㝵汝之二人當捨
如是惡見此是其白　一苾芻向二人
所報言衆僧與汝作白四羯磨已作
白竟汝今應捨惡見若捨者善若不
捨者彼苾芻應還衆中告言惡見不
捨次作羯磨大德僧伽聽准白應作
乃至初羯磨了如前今問若不捨者
還報衆知次作第二第三了時亦如
前問如是應作時諸苾芻奉佛教已
喚彼二人為作白四羯磨曉諭之時
彼於惡見堅執不捨云此事是實餘皆

虛妄時諸苾芻即以此緣具白世尊我等已作白四羯磨諫彼二人彼於惡見堅執不捨云此事是實餘皆虛妄佛言汝等苾芻應與彼二求寂作不捨惡見擯羯磨如是應作鳴揵集衆衆既集已令一苾芻作白羯磨大德僧伽聽彼利刺長大二求寂自起惡見如前廣說僧伽為作別諫及白四羯磨曉喻之時堅執不捨云此事是實餘皆虛妄若僧時到聽者僧伽應許僧伽今與此二人作不捨惡見擯羯磨應告之曰汝等二人從今已去不得更云如來應正等覺是我大師亦復不應隨苾芻後同一道行如餘求寂與大苾芻二夜同室宿汝今無是事汝愚癡人今可滅去白如是應一苾芻向二人所報言衆今與汝二人作白四擯羯磨已作白訖汝等應捨如是惡見若捨者善若不捨者還至衆中具告其事廣說如上次應與作羯磨准白應為作一番訖還令苾芻向彼陳說衆已與汝作初羯磨訖應捨惡見廣說如上乃至第二羯

磨竟結文准作諸苾芻白佛言大德
應如是作時諸苾芻承佛教已嘆二
求寂為作驅擯羯磨已惡見不捨便
往鄔波難陀所啼泣而往鄔波難陀
問曰汝二具壽何故啼泣答言諸黑
鉢者已為我等作擯羯磨今欲如何
鄔波難陀曰若彼為諸村坊城邑乃
至三界作擯羯磨苾芻村坊等而非有
耶汝勿憂惱當就懺摩便受彼二供
給供養言談同宿少欲苾芻見是事
已生嫌賤心作如是語云何苾芻具
知如是惡見求寂大衆與作擯羯磨
已受彼供承言談同宿即以此緣具
白世尊世尊集衆問鄔波難陀廣說
如上乃至我觀十利為諸苾芻制其
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見有求寂作如是語我知
佛所說法欲是障导法者習行之時
非是障导諸苾芻應語彼求寂言汝
莫作是語我知佛所說欲是障导法者
習行之時非是障导汝莫謗世尊
謗世尊者不善世尊不作是語世尊
以無量門於諸欲法說為障导汝可

棄捨如是惡見諸苾芻語彼求寂時
捨此事者善若不捨者乃至二三隨
正應誨隨正應教令捨是事捨者善
若不捨者諸苾芻應語彼求寂言
汝從今已去不應說言如來應正等
覺是我大師若有尊宿及同梵行者
不應隨行如餘求寂得與苾芻二夜
同宿汝今無是事汝愚癡人可速滅
去若苾芻知是被擯求寂而攝受饒
益同室宿者波逸底迦
若復苾芻者謂鄔波難陀餘義如上
有求寂者謂利剌長大佛者謂如來
應正等覺說者開導義法者若佛
說若聲聞說欲是障导者謂是五欲
習行者謂作其事非是障导者謂不
能障沙門聖果苾芻者謂此法中人
語彼求寂等者述其惡見與作別諫
及與衆諫若不捨者應擯羯磨語言
汝從今已去廣說其事是不應作共
行同宿汝是癡人可速滅去若苾芻
者謂鄔波難陀知者或自知或從他
聞攝受者與作依止饒益者謂給衣
食同室者四種室中與其同宿結罪

同前此中犯相共事云何若苾芻知
是彼擯求寂乃至同室宿者波逸
底迦
若是親族或時帶病若復令彼莫捨
惡見雖權攝受並皆無犯又無犯者
謂最初犯人或癡狂心乱痛惱所纏
著不壞色衣學處第五十八
佛在王舍城住竹林園時此城中有
二龍王一名毅利一名跋窶由此二
龍威神力故於王舍城有五百溫泉
及諸池沼常流不絕時降甘雨五穀
熟成介時世尊調伏難陀鄔波難陀
二龍王已此二龍王每於月八日十
五日二十三日月盡日從大海出昇
妙高峯来詣佛所為欲供養及聽法
故時毅利跋窶二龍王見難陀鄔波
難陀来至佛所而申供養自相謂曰
此二龍王每月於四齋日遠從餘處
来至此城承事世尊并聞妙法我等
云何在此城中不申礼敬我今宜往
供養世尊是時二龍王来詣佛所礼
雙足已在一面坐介時世尊為彼二
龍宣説法要令歸三寶受五學處從

此已後身及覺財並皆增盛既增盛
已即共議曰我等宜可往大海中隨
廣博處而爲居止作是議已往詣佛
所致敬既畢在一面坐白佛言大德
我從世尊受歸戒已身及資財並皆
增盛唯大悲世尊哀憐許我等今
欲往大海中隨竟而住佛見請已告
二龍曰影勝大王是國之主汝等欲
去宜可白知時二龍王辭佛而去便
相謂曰如佛所言似不容許便依舊
住然二龍王若於夜中來見佛者依
本形狀若於晝日作長者形後異時
中龍於晝日在世尊所聽佛說法影
勝大王亦於彼時往竹林園既至門
所命左右曰汝往佛所觀有何人時
彼左右奉教而去既至佛所礼佛足
已見二長者在世尊處即還王所白
言大天有二長者在世尊處王作是
念彼二長者是我國人見我來至敬
不起耶時影勝王欲至佛所彼二龍
王見六王來白世尊曰大德我今先
且敬法爲敬王耶世尊告曰諸佛世
尊及阿羅漢等咸敬於法以此因緣

說二伽他曰

若過去諸佛 及以未來者 現在諸世尊
能斷一切憂 皆共尊敬法 言說及行住
常於一切時 尊重於正法 是故求益者
欲希富盛樂 應當尊敬法 常思諸佛教

時彼二龍聞佛世尊說敬法頌雖見王來而不修敬王既見已便作是念此二長者是我國人見我來至不相敬重便生瞋恨至世尊所礼雙足已在一面坐佛知王意有瞋恚心別作餘言不為說法時影勝王請世尊曰唯願大師為我說法尒時世尊以此因縁說伽他曰

若无清淨心 而懷瞋恨意 不能解諸佛
所說微妙法 降伏鬪諍心 及无不淨意
能除於忿害 方解微妙法

時影勝王聞伽陁已作如是念由二長者遂令世尊不時為我演說法要便從座起礼佛而去命左右曰汝可伺彼佛邊長者辭佛去時應告之曰大王有教尒等二人宜當速去勿居我國于時使人奉命而往彼二龍王既聞妙法礼佛而去將出竹園使人報

曰大王有敎介等二人宜當速去於
居我國二龍聞已便作是念我比長
夜情所樂者今不爲勞而能遂願即
起密雲降注洪雨從諸渠瀆次入江
河展轉隨流至于大海身及資財轉
更增盛龍去之後王舍城側五百溫
泉並皆枯涸於時時中不降甘雨五
穀不成人懷憂慼時影勝王見此事
已便作是念王舍城內有二龍王一
名山二名勝常居此城由彼威力能
令五百溫泉及諸池沼常流不絶於
時時中海降甘澤五穀熟成無所之
少忽於今時溫泉池沼並皆乾竭多
時無雨五穀不成豈二龍王而命過
耶或復逃竄向餘方國或呪龍者之
所攝持或金翅鳥王之所啖食然佛
世尊具一切智無不觀察我今宜往
問彼所由時影勝王往竹林中礼佛
足已在一面坐白佛言大德有二龍
王在此城住具述威力盛衰所由不
委今時居止何處介時世尊告影勝
王曰大王當知非彼二龍身死命過
乃至亦無金翅所食然是大王自爲

駐擯王曰我曾不憶與彼相見況駐
擯乎世尊告曰我為大王憶駐擯事
王豈不憶曾於一時來至我所見二
長者在我邊坐大王于時共作何語
影勝白佛言世尊我不共語遣使留
言報二長者勿居我國佛言彼二長
者即是龍王化作人身來聽法要王
曰彼二龍王今向何處佛言往大海
中王聞語已便帶憂色而白佛言大
德我之國界將無損耶佛言王之國
界未至衰損然可愧謝彼二龍王王
曰彼在海中我住城邑既不相見求
謝无由佛言每於四齋日來至我所
而申礼敬王至此日宜可自來我指
示之當申懺謝王曰我懺謝時為礼
彼足耶佛言不應礼足宜以右手告
龍王曰願容恕我勿恨前言彼二龍
王自當容恕後於異時至褒灑陁日
彼二龍王來至佛所礼佛足已在一
面坐其影勝王亦於是日來礼佛足
一面而坐介時世尊即便現相示其
處所此是二大龍王時影勝王便舒
右手告二龍曰龍王於我願見懺摩

龍王報曰憍摩大王曰若容恕者
願還来此住我國中二龍告曰我從
此處至大海已身及資財非常廣大
若来此者無處相容王曰若如是者
當失我國龍曰唯願大王勿憂失國
可於城外造二神堂一名祇利龍神
堂二名跋窶龍神堂我令眷屬住此
堂中六月一時盛興大會我等自来
觀王國土不令闕之王曰善當如是
作時影勝王即於城外林泉之所造
二神堂每年二時至節會日遍六大
城所有諸人並皆雲集曾於一時至
節會日有南方樂者来至王城時彼
樂人自相謂曰我等作何方便得使
衆人情生歡愛多獲財利以自供身
時有一人作如是議若說大人殊勝
行迹可使衆人情生歡愛多獲財物
諸人報曰若如是者世間殊勝無過
於佛一切有情共所欽敬我若讚歎
攝引衆人因此得財求无闕乏時彼
樂人俱共往詣六衆之所礼足而白
唯願聖者為我宣說如佛往昔為菩
薩時在覩史天宮將欲下生贍部洲

內作四種觀察欲界六天隨應作事
或皆為作降神母腹及誕生時漸至
童年出門遊觀見老病死等遂適林
中苦行六年將為无益道成正覺普
濟群迷如是等緣爾皆為說六衆報
曰汝等聞此欲何所為樂人告曰我
欲修入管絃緝為歌曲時鄔陁夷聞
已告曰癡人汝將我佛法勝事奏入
絃歌汝可即行不能為說時諸樂人
默然捨去詣尼寺中吐羅難陁一
苾芻尼處禮而告曰唯願聖者為我宣
說如佛往昔為菩薩時在覩史天上
衆此下生乃至普濟群迷願為我說
吐羅難陁聞而告曰汝樂聞此欲作
何事樂人答曰我今欲取其事奏入
管絃欲為舞曲尼便報曰共作要契
方可為陳汝若與我餅果直者當為
汝說樂人曰此是小事必當奉與其
吐羅難陁尼具足多聞善閑三藏即
為宣說始從生位終至菩提樂人聞
已咸取其事修入絃歌樂人于時共
相告曰此之勝事今信敬人情發歡
喜作何方便令不信者亦起歡心我

當一時俱呈兩伎令信不信咸唱善
哉遂即遍覓希奇還入僧寺見闡陀
苾芻飽食已訖復捨威儀忽有施主
持妙飲食來與闡陀于時闡陀情希
更食洗手受已往鄔陀夷所其鄔陀
夷食尚未起即對其前蹲踞而住作
如是語大德鄔陀夷存念我苾芻闡
陀已足食訖復得如是美好飲食今
欲更食願與我作餘食法時鄔陀夷
取兩三口食已告曰去此是汝食隨
意飡噉時彼樂人見斯事已便作是
念此好緣由我若作者能令不信之
輩亦發歡心即便往彼作樂之處手
振鼙鼓廣集諸人作眾伎樂始從菩
薩覩史天下迹至普濟群迷並悉奏
入管絃咸為舞樂敬信之類生希有
心皆云奇哉樂人善為歌唱多賜錢
財有異常倫于時樂者復更思惟不
信之人終須汲引遂令一人作闡陀
形復遣一人作鄔陀夷狀卻坐而食
其闡陀形者即以瓦椀盛灰滿中上
畫沙糖至鄔陀夷處蹲踞而住報言
大德鄔陀夷存念我闡陀苾芻已飽

足食復得如是美好飲食情希更食
願與我作餘食之法時鄔陁夷樂人
取沙糖食便以灰㧺着彼頭上告云
此是汝物隨意飡敢時不信人見其
希有並皆大笑唱言美樂多遺珎財
時諸看人戲散之後隨所至處如前
次第話向餘人六衆苾芻展轉聞說
共相議曰無識倡優摸我形狀戲場
之內用作希奇我今宜可與彼樂兒
作无益事即相謂曰我等宜應向姊
妹邊共憶戲事即便至彼而告之曰
姊妹如我世尊為菩薩時所有行迹
當時有一樂者名髙職婆取菩薩行
歌入管絃我等雖看有憶不憶即便
共歌其事无有遺失遂即往至二神
堂所去其不遠張設戲場青布傍遮
紅襌上覆既布置已六衆俱来時鄔波
難陁即着俗服以彩疊纏頭手拍鼓
鼓自餘諸伴皆為舞樂鼓聲纔發大
衆雲奔棄彼戲場皆集斯處時彼樂
人聞音奇絕亦並俱来觀其所為咸
成絕代共相謂曰此等為是天為龍
藥叉乾闥婆等来此歌戲各呈奇異

共捨資財于時六衆戲訖散場所有
錢財並取將去時諸樂人亦隨其後
觀知住處便見六衆入竹園中樂人
在門伺看其事時鄔陀夷出寺門外
於其耳側尚有雌黄樂人見之問言
向為伎樂豈聖者耶答言是我故欲
辱汝癡人豈容汝等假我威光以為
活命反相調弄作我形儀對衆人前
以當呵笑若汝去處我必隨行令汝
長時一無所獲我等不將戲具借覓
權充汝等擎持諸事辛苦見是語已
樂人請曰唯願聖者恕我一愆鄔陀
夷曰若汝得財悉當與我共為盟要
即我不隨行樂人議曰我若不與相
惱未休是故今時得者皆與遂還本
處咸共憂愁彼有知識來問之曰仁
等何因各懷憂色答曰我今被罰豈
得不憂問曰是誰答言釋子問言何
意即以上事具悉告知時彼知識俱
生嫌賤去何苾芻著俗白衣躬為伎
弄雖諸樂人並不免輸物持諸苾芻
聞是語已具白世尊世尊介時集苾
芻衆知俗譏嫌問知虛實乃至我觀

十利為諸苾芻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得新衣當作三種染壞色
若青若泥若赤隨一而壞若不作三
種壞色而受用者波逸底迦
若復苾芻者謂六衆也餘義如上新
衣者有二種新一謂衣體是新二謂
新從他得此中新者謂是新衣有七
種具如上說青者謂青色泥者謂赤
石赤者謂樹赤皮染壞色者謂壞其
白色若不染壞而受用者得罪同前
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諸苾芻得新
衣於三種色中不隨一而壞者皆得
墮罪无犯者謂最初犯人或癡狂心
亂痛惱所纏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三十九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卷第四十　如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捉寶學處第五十九

爾時薄伽梵在王舍城鷲峯山於日初分執持衣鉢下鷲峯山入城乞食將尊者阿難陀以為侍者于時遇天大雨水蕩崖崩見劫初人所安伏藏光色晃耀世尊告阿難陀曰汝應觀此是大黑蛇是大害毒阿難陀曰是可畏毒作是語時去斯不遠有一貧人常採根果以自活命聞稱毒聲便生是念我試往觀所云害毒其狀如何勿令於夜損害於我既至其所見是伏藏光彩外發于時貧人見已欣喜竊生是念願此毒蛇恒損於我父母妻子所有眷屬亦不辭痛遂將藏盡細細持歸漸興宅舍以供衣食其諸親族隨意受用便大富盛時未生怨殺父自立便令使者遍觀國邑誰有多財時彼使人見得伏藏者舍宅富饒衣食豐盈奴婢牛羊有異常日便問之曰汝於昔時貧無衣食何故今

日忽然富盛豈非竊得王家伏藏耶
即便執捉送至王所王便問曰汝今
卒富得我伏藏耶彼便推諱王曰此
違我命准法當死所有眷屬並取繫
獄此應斷命時彼獄官即將其人欲
往刑戮於其路中作如是語阿難陁
此是大黑蛇是大害毒阿難陁曰是
可畏毒然王國法將刑之人所有語
言必須表奏見是語已即白王知王
曰可喚將來既至王所三自陳曰如汝
所言有何義理彼人具陳昔事王於
尒時於世尊所創發信心問彼人曰
此男子汝信佛語答言大王我實深
信時王聞已淚落霑衣報彼人曰此
是與汝眷屬皆放時彼男子既得脫
已喜不自勝作如是念我之所有富
盛家業皆由世尊之所致也我今宜
應礼世尊是請佛僧衆就舍而食廣
說乃至食已聞法即於座上見四諦
法獲預流果廣如餘說此是緣起尚
未制戒
佛在王舍城鷲峯山時鄔波難陀於
日初分執持衣鉢入城乞食於路見

教射人不申礼敬巡家漸次至教射堂中見無師主唯有諸徒鄔波難陀告諸人曰汝等學射徒費日功未能成就即自執弓箭左右而射放箭皆中告言汝等當見上好師匠而學技能鄔波難陀告已而出時彼射師還至堂中諸人見時不致恭敬問曰汝等何故傲慢異常諸人報曰我廢生業欲學技能看此形勢似空費日師問其故諸人具以事答師聞語已便往寺中見鄔波難陀見已礼足作如是語阿遮利耶斯乃是我活命之緣癡人弓射之術是我技能汝將活命幸願慈悲勿相破壞鄔波難陀報言无束脩禮其人礼而謝曰事已往者請勿致責自今已去請隨上命即便貨賣教射之具所得之物送與鄔波難陀至射堂中憂懷而住親友見問何故憂愁彼以事答時人聞已便生譏議沙門釋子所作非法云何令他教射之人遂爲貧乏此亦緣起尚未制戒緣起同前入城乞食時鄔波難陀乃至巡家至教樂堂中見師不在

自取樂器具奏八音廣說如前乃至
其人貨賣樂具遂至貧乏此亦緣起
尚未制戒
尒時世尊隨緣施化從王舍城至廣
嚴城住高閣堂中時鄔波難陀於日
初分時執持衣鉢入城乞食於其中
路見栗姑毗多諸童男以瓔珞具置
在一邊而共遊戲鄔波難陀見其瓔
珞謂樂叉物遂即收取時諸童子見
取瓔珞便各競來牽其手足咸以塵
土而散擲之遂還瓔珞鄔波難陀塵
土坌身方還入寺苾芻見問豈與童
子而共戲乎鄔波難陀具以事荅此
亦緣起尚未制戒
佛在廣嚴城乃至六衆苾芻入城乞
食路次栗姑毗國便入國中見諸戲
具即取鼓樂如法聲奏猶如淨飯王
所奏音樂及未生怨戰鼓之響時城
內人聞斯聲已皆大驚怖作如是語
定是未生怨王來襲我國即嚴兵卒
出大城門共相拒敵是時六衆便棄
鼓樂俱出國外諸人見六衆來問言
聖者未生怨王所有兵衆今在何處

六衆曰彼未生然何因至此問曰君不来者彼之戰鼓因何響振六衆荅曰此是我等聊爲戲笑非是三寶鐘人報曰仁可急去勿住此中栗姑毗来必是相辱即還入寺諸苾芻問何故空鐘而歸具以事荅少欲苾芻聞是語已共生嫌賤云何苾芻共作如是不端嚴事乃至白佛廣說如前佛言我觀十利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寶及寶類若自捉教人捉者波逸底迦

尒時世尊從廣嚴城至憍薩羅國室羅伐城住逝多林給孤獨園時毗舍佉鹿子母聞佛来至欲申敬礼具諸瓔珞周遍嚴身稟性慚愧恥將見佛遂脫瓔珞付其從者著鮮白服入見世尊礼佛足已聽聞妙法從座而去時彼從者以其瓔珞置花樹下遂忘歸家時阿難陀見其瓔珞便作是念世尊所制由此當鬧即便収取自往白佛佛言善哉善哉阿難陀我雖未許汝已知時若說我時應云除時因緣復於異時毗舍佉問從者曰將瓔珞

来報言寺中樹下忘不持来報云往取子聞語已白其母曰豈如庫內令彼取来寺中多人彼物定失母曰我在上来物不遺失汝但往取必定應得從者承命遂往寺中阿難陀見之便授瓔珞從者持至母告子曰我不失財斯言非謬子作是念我當試驗其事貿不便取其母金印指環投於井中汲水之時隨水而得其子復將擲於江內魚見吞食漁人獲得詣市賣之家人買歸破腹而得復以金囊棄之於路時人見者皆謂是鈍避之而去子遥取既作如是多種試驗方知其母不失於物復有苾芻行至寺外見遺金囊持之而去後有人来苾芻報曰此是汝囊不彼人言是便與持去次有一人急走而来問苾芻曰見我金囊不報曰我已與他將去其人聞已懊惱命終世尊知已告諸苾芻不應如是輒即與人應問記驗相應者與不同者勿與復有苾芻見或金囊棄之而去佛言不應棄去應以葉覆彼以葉覆棄之而去佛言

不應棄去可以物盡應於其處七八日中來去看守有人來認問相當者應可與之若不相當者將歸寺中可貯僧庫經五六月若有主來認相當應與無主來者應將此物貿牢器物而舉用之後有主認若記同者應將物示此是汝物貿得隨意將去若索利者應報彼云汝物合失得本應喜何不知恩更求利物尒時世尊以此因緣集苾芻眾讚歎持戒告曰前是創制此是隨開乃至我觀十利為諸苾芻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寶及寶類若自捉教人捉除在寺內及白衣舍波逸底迦若在寺內及白衣舍見寶及寶類應作是念然後當取若有認者我當與之此是時

若復苾芻者謂六眾也寶謂七寶寶類者謂諸兵器弓刀之屬及音樂具鼓笛之流自捉使人及以結罪廣如上說苾芻在寺中及以俗舍若見寶等聽作是念然後取取若有主來我當持與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苾芻

自手使人捉諸寶物巳磨治者皆得墮罪未磨治者但得惡作乃至捉假琉璃亦惡作罪若捉嚴身瓔珞之具皆得墮罪乃至麦璉結為鬘者捉亦惡作若捉琵琶等諸雜樂具有絃柱者便得墮罪无絃惡作乃至竹筒作一絃琴執亦惡作若諸蠡貝是堪吹者捉得墮罪不堪吹者惡作諸鼓樂具堪與不堪得罪重輕亦同此說若執弓時有弦彄者便得墮罪无者惡作若刀有刃箭有鏃頭皆得本罪異斯惡作乃至彈弓及草建箭亦皆惡作若像有舍利執得墮罪無舍利者惡作若作大師想擎持者无犯又無犯者謂最初犯人或癡狂心乱痛惱所纏

時諸苾芻咸皆有疑以何因緣毗舍佉母不失錢財佛告諸苾芻汝等應聽乃往古昔迦攝波佛涅槃之後有一老母奉持戒行時訖栗枳王宮人遊戲園中遺瓔珞具時彼老母得此瓔珞繫竹竿頭欲求本主時王遣人尋此瓔珞於老母處得巳奉王王見

芻喜悅其苛異喚歎老母問曰既有
好心理合嘉賞今何所欲老母白王
更无所欲不求現利願以此緣於未
來世所生之處得不失財報由昔淨
心令受斯果往時老母者即今毗舍
佉母是由於往時不藏他物發願力
故於生生中雖失珎財終還獲得是
故苾芻得他物時勿盜藏舉如是
應學

非時洗浴學處第六十

佛在王舍城時此城傍右三溫泉一
王自洗浴二是王宮人三諸雜人其
王洗浴處苾芻亦洗宮人浴處苾芻尼
亦浴于時六衆苾芻洗浴之際便生
是念我今試王信心厚薄意欲相惱
況冷久之不時遂出王遂遣人取水
別處而浴不入溫泉既洗沐已往詣
佛所頂礼雙足聽聞妙法辭佛而退
時具壽阿難陁聞是事已便往白佛
佛言由諸苾芻為洗浴故有是過生
諸苾芻等不應洗浴時諸苾芻身不
洗沐體多垢膩乞食之時婆羅門居
士等見而問曰聖者豈復仁等身持

垢穢將為清淨耶何因不洗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半月應為洗浴於暑熱時彼諸苾芻不數洗故身體萎黃諸人見問聖者何故似帶病耶荅曰我由世尊不許數洗身體煩熱致使之然諸人告曰世尊大悲以此為緣必當開許以緣白佛佛言熱時應洗有苾芻病醫人令洗荅言世尊不許以緣白佛佛言病時應洗苾芻或營眾作或穿甎渡身垢不淨人見譏嫌以緣白佛佛言作時應洗諸苾芻涉道行時来往疲極委身而卧諸人見怪問曰仁等何不策修善品晝寢而住苾芻以緣白佛佛言若道行時應洗苾芻被風吹時身多塵坌垢穢不淨人見譏笑同前白佛佛言風時應洗又觸雨時又風雨時泥汙身體同前白佛佛言若雨時若風雨時隨意應洗尒時世尊讃歎持戒乃至我觀十利為諸苾芻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半月應洗浴故違而浴者除餘時波逸底迦餘時者熱時病時

作時行時風時雨時風雨時此是時若復苾芻者謂六衆也半月應洗浴者謂齊十五日一度聽浴故違者謂不依教行除餘時者若在餘時此則无犯熱時者春餘一月半在謂有一月半在當作安居（謂從四月一日至五月半是）及夏初一月謂入夏一月（謂從五月十六日至六月半是）此兩月半名極熱時若病時者若苾芻有病除多洗浴不能安隱者是作時者謂為三寶所有作務下至掃地大如席許或時塗拭如牛卧處行時者謂行一踰膳那或半踰膳那還來者是風時者乃至風吹衣角搖動者是雨時者乃至兩三渧雨落身上者是風雨時者謂二俱有此是時者是隨聽法結罪同前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苾芻每於開限洗浴之時常須心念口言而為守持應云在某時中我今洗浴若不守持者以水洗身水未至臍得惡作罪水至臍者即得墮罪若入水洗者准此應知若先以煖水後以冷水如上浴時得罪同前或先池後河等事亦同此時有苾芻於河

彼岸有請喚事不敢入水往赴其請
佛言應去勿致疑惑苾芻有事渡河
脚跌墮水心生疑悔佛言無犯苾芻
渡橋墮落溺絶餘人見之便以水灑
苾芻起已便生疑悔佛言無犯又無
犯者謂最初犯人或癡狂心乱痛惱
所纏

第七攝頌曰

殺傍生故惱　擊攊水同眠　怖藏資索衣
无根女同路

殺傍生學處第六十一

佛在室羅伐城尒時具壽鄔陁夷曰
初分時入城乞食遂至殺射堂中其
師出外但有諸生見教射處所置堋
垛事无准的時鄔陁夷遂取五箭仰
視虛空時有一烏飛騰而過鄔陁夷
便射四箭遮烏四邊烏乃上飛遂以
箭貫從口而出告諸生曰少年汝等
應當求如是師傳學斯技術後教射
師迴至射堂弟子具說其事師作是
念勿令苾芻數來相惱即設方計令
彼諸生持其死烏繫竹竿上隨鄔陁
夷後令彼惡響周遍十方作如是說

仁等當知大德鄔陁夷有斯技藝空中落羽箭入爲腸時諸婆羅門居士等見斯事已各起譏嫌云何苾芻自執弓箭殺諸禽鳥此則肉不堪食筋皮元用於不應處而爲惡業少欲苾芻聞生嫌耻以緣白佛介時世尊廣說如前乃至我觀十利爲諸苾芻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故斷傍生命者波逸底迦

若復苾芻者謂鄔陁夷餘義如上故者明非錯誤傍生者謂是飛鳥或復諸餘禽獸之類斷命者謂殺其命根釋罪同前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言斷傍生命者謂以三事内外及俱而興方便斷彼命根若苾芻作殺害心乃至以一指頭害傍生因此命終者得波逸底迦或當時不死後時因此死者亦得墮罪若後時不死者得惡作罪如是廣說如前斷人命學處具說又无犯者謂最初犯人如前廣說

故惱苾芻學處第六十二

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時大目乾連與十七衆出家并受近圓

彼十七衆遂便親近六衆苾芻時鄔陀夷告十七衆作如是語具壽汝等爲我作如是如是事答曰我不能作豈仁是我阿遮利耶鄔波馱耶令我執作鄔陀夷見是語已即便聽違不辭同住時十七衆遂向餘處而爲讀誦鄔陀夷便詣鄔波難陀處告言上座知不與諸小師不受我語事欲如何鄔波難陀曰汝今應可令彼小師各生惱得廢其習讀當作是語廣說惱緣時鄔陀夷聞是教已如言即作告十七衆曰具壽汝等豈復能得漏盡入正定聚耶由汝皆是減年受具既無戒足衆善不生如是廣說乃至作法不成時十七衆便以此事告大目乾連時大目乾連爲除疑悔復告之曰佛說初人無犯況汝無過然復誰向汝等作如是語令生追悔報言尊者鄔陀夷少欲苾芻聞是語已便生嫌賤云何苾芻故令苾芻心生悔惱以緣白佛廣說乃至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故惱他苾芻乃至少時不

樂以此為緣者波逸底迦
若復苾芻者謂鄔陁夷餘義如上故
惱者欲令心生惡作發起追悔少時
不樂者乃至須臾情不安隱以此為
緣者非餘事也結罪如上此中犯相
其事云何謂問其別事又問律教相
應云何問別事若苾芻於他苾芻處
作惱亂心往詣其所作如是言具壽
汝憶某王及某長者不答言彼已多
時我不記憶報言具壽彼非多時汝
不憶者即是生年未滿二十而受圓
具更可近圓作是語時設彼苾芻心
不生惱然此苾芻亦得墮罪如是問
言汝憶某時日蝕月蝕餘歲豐年儉
說如上云何問律教相應如作惱心
問言具壽汝先於何處所而受近圓
答言某處報曰彼處先无大界不忐
界場大眾不集便成別住非善受近
圓汝應更受又問具壽誰是汝阿遮
利耶鄔波䭾耶答言彼是我二師報
曰彼人破戒不合為師汝則不名善
受近圓又問汝向某處不答言若
向彼處皆是愚癡破戒之人或鄔惡

類非是善伴汝定破戒作如是等語
惱乱他時隨彼前人惱與不惱但使
聞知皆得墮罪又問具壽汝取二師
衣不荅言曾取報言汝若取者有賊
心故犯他勝罪問言具壽汝頗曾說
諸行无常諸法无我涅槃寂滅不荅
言我說報曰汝若說此上人法者犯
他勝罪如是說時作惱乱心皆得墮
罪此中无犯者如有苾芻語苾芻所
作如是問具壽汝憶某王及某長者
不荅言我不憶報言具壽彼已多時
汝雖不憶亦是年滿二十善受近圓
又日月薄蝕年歲豊儉如上應知是
謂問其别事如有苾芻語苾芻所作
如是問具壽汝先於何處所而受近
圓荅言某處報曰我知某處先有大
界舊結界場汝即善受近圓如是問
其二師問所向處問取師衣荅曰此皆
無過又問具壽汝說諸行無常乃至
涅槃寂滅荅言我說報曰汝不自稱
得此上人法不荅言不也若如言者
說亦无過是謂問與律教相應又無
犯者謂㝡初犯人廣說如上

以指擊攊學處第六十三

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時六目乾連既與十七衆出家廣說乃至但有營事即十七人共相撿挍更互助成如前殺戒中具言其事時十六人從一乞憐見彼不言即皆以指擊攊令其大笑因而致死少欲苾芻聞生嫌恥云何苾芻以指擊攊斷他命根以緣白佛佛言廣說乃至我觀十利爲諸苾芻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以指擊攊他者波逸底迦

若復苾芻者謂十七衆餘義如上以指擊攊者謂是身業結罪如上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苾芻以一指頭擊攊他者得一墮罪乃至五指便得五罪若以拳擊攊得一墮罪若以足指准手應知若以指端示其醜處或指瘡處或指蚊蝨或示旋毛等並皆无犯又無犯者謂最初犯人廣說如上

水中戲學處第六十四

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時十七衆中有最大苾芻名鄔波離斷諸煩惱證阿羅漢果已便作是念我

始觀察於久共住同梵行者於此衆中誰有善根誰无善根觀已知有繫屬於誰知屬於我時鄔波離為作引導方便相隨俱往阿市羅跋底河濾水添瓶觀察水已正念用心為洗浴事既洗浴竟住在一邊時十六人亦皆澡浴既入河中乍浮乍没或往彼岸或遥此岸或沿波泝流或打水鼓或擊水蛙或為木象或為水牛如是等類作衆伎樂身手捊擧共為戲笑時勝光大王於高樓上遥見彼戲告勝鬘夫人曰試當觀汝所重福田能脩梵行王不稱奇王雖年邁未能夫人白言大王此輩少年顔容盛壯靜息彼水中戲亦何見責時具壽鄔波離觀彼王心知生輕慢欲令信故告諸人曰仁等可各整衣服俱持水瓶共還住處時鄔波離以神通力與同梵行者各昇虛空於王樓上飛騰而過時勝鬘夫人俯觀其影仰視希奇便白王曰王可觀此勝妙福田騰空而去王言夫人豈有證阿羅漢者水中戲耶夫人荅曰此則是王之不

闇知有來闇事王所不知王曰何謂也夫人曰心如電光須臾改易以堅固定猶若金剛剎那之間破无明惑王不應怪王聞語已黙然無荅時勝鬘夫人見斯事已便令使者礼拜世尊并申請白見諸聖者在水中戯唯願世尊於諸聖者而為憶念勿令水中而為戯樂尒時世尊聞是事已乃至我觀十利為諸苾芻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水中戯者波逸底迦

若復苾芻者謂下七衆餘義如上若苾芻於水中戯如上所說浮没掉擧等事皆得墮罪此中犯相其事云何有其九事能生於犯云何為九謂自喜教他喜自戯教他戯自跳教他跳掉擧弄影身相打拍若苾芻作水中戯意從牀而起帶持衣服往詣河池所脫上衣者洗象身入水中乃至未没已來皆惡作罪身若没時便得墮罪出時亦尒若作求涼荅意者出没無犯或從此岸向彼岸從彼岸向此岸或泝波或沂流等皆犯墮罪若作

學浮意者无犯若打水鼓廣說如前乃至以指彈作聲皆得墮罪若瓶瓨甌器盛水而戲者波逸底迦乃至指彈得惡作罪若奠臛挑中打作鼓聲乃至指畫為跡作調戲心得惡作罪欲令冷者无犯又无犯者謂初犯人廣如上說

與女人同室宿學處第六十五

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時具壽阿尼盧陁斷衆結惑證阿羅漢彼既自受解脫勝樂作如是念世尊於我已作大恩我於世尊欲作何事而能報德我今宜可利益有情此即名為酬恩中勝作斯念已執持衣鉢人間遊行至一聚落此聚落中有一長者二男一女其女長成行不貞謹彼二兄弟因與他覓他人告曰汝妹未嫁與外人私通兄弟聞已問妹虛實妹即答曰我實清謹世人謗說於後不久遂便有娠兄弟聞曰汝言清謹何處得斯妹曰曾有禿人強逼於我因即有娠後遂生男時人名為禿子母號禿子母是時具壽阿尼盧陁

既至此村日將欲暮求宿處所時諸
童子報言聖者彼處有秃子母舍必
相容宿時具壽阿尼盧陀隨言即去
投彼家宿時秃子母遂相容止便生
邪念即於夜中就尊者所欲相抱捉
于時尊者知其惡見以神通力上昇
虛空女人見已生希有心求哀懺謝
仰而告曰唯願聖者慈愍我故當為
下來是時聖者為利益故縱身而下
為其說法女聞法已心便啓悟證獲
初果既至明日其女兄弟至還見識
汝之姊妹非但俗旅鉢釋迦子亦被
拘牽彼二聞已復生忿怒便就其舍
欲殺苾芻是時尊者觀二童子及諸
有情根機時熟即昇虛空現十八變
作希有事時彼聚落四近諸人各並
雲奔共觀異相尊者復坐即便為衆
宣說法要令彼兄弟及万二千人皆
得見諦廣說乃至阿尼盧陀見斯過
已更不復於俗舍之中而為止宿復
於異時阿尼盧陀於一村隣苑園中
宿即於此夜有諸賊侶欲偷劫此村
過苑園中見苾芻宿共相議曰我欲

盜財見不祥相我今宜可殺此苾芻
時賊將軍先是尊者寺內作人既遙
見之遂相憶識告諸人曰君等當知
昔有商客入大海中遭諸厄難稱其
名者安隱而歸如此之人不應造次
便為殺戮我等且去入村若不得物
迴殺未晩諸賊相隨入村劫盜多獲
財物還至園中是時尊者便為群賊
宣說法要示教利喜皆令見諦得預
流果時彼諸人皆留盜物還彼村人
其夜有天告村人曰汝等諸人賊所
盜物皆由尊者阿尼盧陁威神力故
所有財物並在村外苑園之中皆不
將去汝至天明各往取時彼村人
聞天告命至天曉已便往園中到尊
者所各禮足已在一面坐尊者為其
說法令万二千人亦皆見諦時彼賊
侶有五百人便求尊者而為出家時
阿尼盧陁將五百人詣世尊所世尊
見至便命善來苾芻皆成出家并即
圓具蒙佛教誡不久皆證阿羅漢果
時諸苾芻問阿尼盧陁尊者得安樂
行不答曰有安樂行亦有苦行問言

云何答曰我剎有情斯成樂行幾遭斬首是爲苦行問言何故即使具答投女宿事諸苾芻曰合與女人共室宿耶答曰只由不合有此過生少欲苾芻聞已嫌賤云何苾芻與女人同室宿以緣白佛佛言乃至我觀十利爲諸苾芻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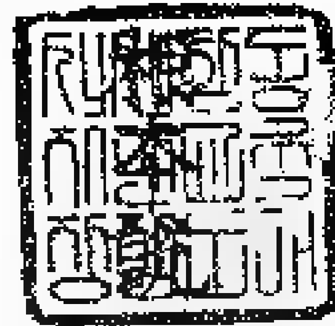
若復苾芻共女人同室宿者波逸底迦

若復苾芻者謂具壽阿屋盧陁餘義如上共者兼彼也女人者若婦若童女謂堪行婬境同室宿者室有四種如上釋罪同前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苾芻與女同宿身在中閣女人在閣下應拔梯令上或門安扂鑰或遣人看守若異此者乃至明相未出已來得惡作罪若過明相便得墮罪若苾芻在閣下女在中閣或苾芻在中閣女在上閣或復翻此廣說如前或苾芻在房女在簷前唯除梯一事餘並如前若女在房中苾芻簷下應外繫其戶餘如前說若在門屋下苾芻門內女在門前應內安關扂翻斯外繫餘並同前假令共室若有夫主守

護者无犯又無犯者謂初犯人廣說如上時諸苾芻咸皆有疑白佛言世尊具壽阿尼盧陁曾作何業生富貴家出家斷惑證阿羅漢廣化有情爲大利益唯願爲說佛告諸苾芻汝等當聽乃往過去迦攝佛時有一苾芻於聚落中住建大寺宇躬爲撿校設上供養願求解脫共住弟子有五百人時聚落中所有人民於苾芻處信敬深重乃至廣說由昔撿挍供養衆僧故生富貴家由發願力故證阿羅漢彼五百弟子即今五百阿羅漢是昔聚落中所有居人即所化諸人是又問何因得妙天眼佛弟子中最爲第一佛言昔迦羅村馱佛制底之處興大供養時有群賊欲行竊盜入制底中見其燈闇遂便挑舉覩佛尊容情生歡喜即發大願願我來世得還大師承事無倦得妙天眼人中第一由彼願力今獲天眼最爲第一汝諸苾芻當如是學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四十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切有部毗奈耶卷第四十一 益

三藏法師 義淨 奉 制譯

恐怖苾芻學處第六十六

尒時薄伽梵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時具壽大目乾連度十七衆出家并受近圓已此十七人便與六衆而爲共住於六衆邊受學法義自相謂曰我等無知不閑經典常被六衆之所輕忽宜各策勵勤爲習誦六衆知已時鄔陁夷便於初夜彼誦習時即反披毛㲲作可畏聲云藥叉來欲害於汝共相恐怖時十七衆各大驚惶復於他日其十七人恨相恐懼即便共打鄔陁夷幾將命斷以油塗身委頓而卧苾芻見已問言何故答曰我爲少許戲笑之事致斯困辱以緣具告少欲苾芻聞是語已共生嫌賤云何苾芻恐怖他苾芻令生不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乃至我觀十利爲諸苾芻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若自恐怖若教人恐怖他苾芻下至戲笑者波逸底迦

若復苾芻者謂鄔陁夷餘義如上他苾芻者謂此法中人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苾芻為恐怖他意便作種種可畏形狀所謂諸雜色類如燒杌樹或復作諸鬼神等像云來食汝斷汝命根隨彼苾芻恐怖與不怖而此苾芻得波逸底迦罪若苾芻作恐怖他意便作種種可畏諸聲所謂師子虎豹及諸鬼神等聲云來食汝餘並同前若苾芻作恐怖他意便作種種可畏諸氣所謂大小便氣或鬼神等氣云此諸物欲來害汝餘並同前若苾芻作恐怖他意作不可意觸所謂麁鞕席薦及諸鬼神惡觸之事云來害汝餘並同前若苾芻作恐怖他意便作種種可愛之色所謂國王大臣長者居士天神等像云此來害汝隨彼苾芻怖與不怖得惡作罪若作可愛聲所謂琵琶箜篌天龍等聲云此諸聲欲來害汝若作可愛氣所謂栴檀沉水龍腦欝金天龍等氣欲來害汝若作可愛觸謂繒綵細㲲等上妙諸觸及天龍等觸云此諸觸欲來害汝隨彼

苾芻怖與不怖皆得惡作罪若欲令前人生猒離心爲說捺洛迦傍生餓鬼人天諸趣所有苦樂之事令發怖心者此皆無犯又無犯者謂最初犯人廣說如上

藏他苾芻等衣鉢學處第六十七

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時有長者請佛及僧就舍而食諸苾芻赴請世尊不去六衆苾芻與十七衆在後徐行至一池所六衆即便告十七衆曰具壽未須急去且共入池徐徐澡浴既入池已告十七衆曰共汝俱沒誰後出頭十七衆既沒六衆即便疾出取彼衣裳藏草叢下急行而去十七衆良久方始出頭四顧瞻望不見衣服各處而住時尊者舍利子及大目乾連人間遊行迴至於此諸人遙見知是其師白言鄔波馱耶我等俱被六衆藏置衣裳無緣得往俗家受供我等今者知欲云何時大目連即爲觀察見其衣服藏草叢下遂取衣裳與十七衆彼著衣已往赴請處既到坐次令苾芻起苾芻惟問何

故後来共相紛擾十七衆咨諸人曰
大德我向無鄔波馱耶者我等悉皆
絶食終日問言何故即以事具答少
欲苾芻聞生嫌恥云何苾芻藏他衣
服共相惱乱時諸苾芻還至寺内以
縁白佛佛言乃至我觀十利為諸苾
芻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知是苾芻苾芻尼若正學
女求寂求寂女衣鉢及餘資具若自
藏若教人藏者波逸底迦如是世尊
為諸苾芻制學處已時有苾芻寄餘
苾芻衣苾芻但藏自衣不藏他衣時
有賊至盜他衣去苾芻因此衣服廢
闕佛言除時因縁藏者無犯前是創
制此是隨開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自藏苾芻苾芻尼若正學
女求寂求寂女衣鉢及餘資具若教
人藏除餘縁故波逸底迦

若復苾芻者謂是六衆餘義如上苾
芻等五衆並此法中人衣有七種腰
絛有三及所餘文並如上說此中犯
相其事云何若苾芻自藏他苾芻等
衣鉢資具若教人藏咸得墮罪除餘

緣故者謂八難等並皆無犯又無犯者謂初犯人廣如上說

受他寄衣不問主輙著學處第六十八

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時鄔陀夷斷諸煩惱證阿羅漢已廣說如餘難陀鄔波難陀依衆而住時鄔波難陀年衰朽老弟子門人無承事者衣裳垢膩欲為浣染持與弟子告言此衣我無所用與汝將去時彼弟子心貪衣故即取浣染料理訖尒時世尊欲往人間遊行弟子即便持所浣衣寄親教師隨佛而去鄔波難陀後取其衣著用垢膩舉之舊處如是乃至世尊還來時有施主請佛及僧就舍而食時鄔波難陀弟子作如是念我今宜取新浣染衣俗舍而食開幞見衣悉皆垢膩不堪披服便著隨宜破弊之衣往赴請處餘苾芻問何意著此垢衣而來受供即以事白少欲苾芻聞生嫌恥云何苾芻受他寄衣不問輙著以緣白佛佛言乃至我觀十利為諸苾芻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受他寄衣後時不問主輒自著用者波逸底迦若復苾芻者謂鄔波難陀餘義如上不問主者謂隨自意不從借著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苾芻受他寄衣不問而用者結罪同前若是得意相知或是聞用歡喜雖復不問著用無犯又無犯者謂初犯人廣說如上

以衆教羅謗清淨苾芻學處第六十九

佛在王舍城羯蘭鐸迦池竹林園中時具壽實力子住鷲峯山於積石池邊經行遊履時嗢鉢羅苾芻尼遙見尊者來申礼敬彼苾芻尼剃髮未久低頭礼拜欲起之時頭戴實力子大衣而起乃至友地二苾芻見斯事已遂還住處告諸苾芻曰諸具壽欲令我等於何人處生信仰心而我自見實力子共嗢鉢羅苾芻尼身相摩觸廣說其事時諸苾芻聞已白佛佛告諸苾芻汝等善當究問彼二苾芻何所見云何見以何事故汝等往彼見身相觸時諸苾芻奉佛教已問彼二人所見虛實彼二答言諸具壽我等實

不見實力子與嗢鉢羅尼身相摩觸但見礼拜以頭舉衣我有瞋恨忿心故作是說少欲苾芻聞是語已共生嫌耻云何苾芻於清淨無犯之人以無根僧伽伐尸沙法謗即以緣白佛佛言乃至我觀十利爲諸苾芻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瞋恚故知彼苾芻清淨無犯以無根僧伽伐尸沙法謗者波逸底迦

若復苾芻者謂友地二人餘義如上瞋恚者謂懷忿恨清淨苾芻者謂實力子無根者謂無三根見聞疑事餘如上說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謂知清淨人以無根法謗十事成犯五事無犯云何爲十謂不見其事不聞不疑便作如是虛誑解想實無見等妄言我有見聞疑作是說時得波逸底迦或聞而忘或疑而忘作如是解作如是想而云我聞疑不忘作是說時得波逸底迦或聞而信或聞不信而言我見或聞而疑或聞不疑或但自疑而云我見作是說時得波逸底迦是

謂十事成犯云何五事無犯謂彼不見不聞不疑有見等解有見等想作如是語我見聞疑者無犯或聞而忘或疑而忘有聞疑想而言聞等亦無有犯如謗清淨人時十事成犯五事無犯若謗清淨似不清淨人亦復如是若謗不清淨人十一事成犯六事無犯云何十一謂不見不聞不疑作如是解作如是想實無見等妄言我有見聞疑作如是說時得波逸底迦或見而忘或聞而忘或疑而忘作如是解作如是想而云見聞疑不忘作如是說時得波逸底迦或聞而信或聞不信而言我見或聞而疑或聞不疑或但自疑而云我見作是說時得波逸底迦是謂十一事成犯云何六事無犯謂彼不見不聞不疑有見等解有見等想作如是說我有聞疑者無犯或見而忘或聞而忘或疑而忘有見等解有見等想而言見聞等亦皆無犯是謂六事無犯又無犯者謂初犯人廣說如上

與女人同道行學處第七十

佛在王舍城羯蘭鐸迦池竹林園中時此城中有一織師稟性麤獷難爲共住諸餘織師知其性惡不共婚娶便往室羅伐城娶織師女爲妻將歸故里住王城中常加苦楚鎮無歡意時彼隣家有一老母其女詣之告云阿母我遠嫁此得惡夫胥恒加杖楚無有樂心我欲逃走其事如何母默無對其女出外見有苾芻往室羅伐即與相隨尋路而去是時織師尋蹤急逐見一苾芻共婦隨路織師遙見待至一村喚諸相識共打苾芻幾將至死少得穌息漸至室羅伐城苾芻見問行李安樂不答言寧有安樂遂問其故具答所由諸苾芻曰汝合與女人更無男子隨路行耶報云只由不合遭斯厄難少欲苾芻聞生譏耻云何苾芻與無男子女人隨路而去以緣白佛佛言乃至我觀十利爲諸苾芻制其學處應如是説

若復苾芻共女人同道行更無男子乃至一村間者波逸底迦若復苾芻者謂此法中人餘義如上女人者謂

堪行險境更無男子者但有二人道
謂曠遠路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苾
芻獨與女人於迥遠路相隨而去者
得波逸底迦若一村間有一拘盧舍
如是至七若未滿拘盧舍皆得惡作
若滿皆得墮罪或從村至野或從野
至村里數得罪與上相似若於其處
他遣女人為引導者無犯或時苾芻
遂於道路女人来為指授者此亦無
犯又無犯者謂初犯人廣說如上

第八攝頌曰

賊徒年未滿　掘地請違教　竊聽默然去
不敬酒非時

與賊同行學處第七十一

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有
一苾芻於王舍城竹林中住為夏安
居時彼苾芻夏了作衣竟欲往室羅
伐城礼世尊足出求商旅時有商人
欲向室羅伐城此之商人是偷稅者
苾芻不知共相隨去欲至稅所便取
餘路偷道而行時彼稅官伺知偷路
遂便捉獲俱縛將来知苾芻無過即
便放去既得脫已漸至給園諸苾芻

見聞言善來行李安樂不答言何有
安樂問言何故具以事答諸苾芻聞
言具壽豈合與賊相隨而行答曰只
由不合見斯難苦少欲苾芻聞生嫌
恥云何苾芻與賊同道行以緣白佛
佛言乃至我觀十利為諸苾芻制其
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與賊商旅共同道行乃至
一村間者波逸底迦若復苾芻者謂
此法中人與賊者謂破壞村坊及偷
關稅同道行者謂迎逆處共為伴侶
乃至一村間得波逸底迦此中犯相
其事云何若苾芻與賊同行者得波
逸底迦若一村間有一拘盧舍乃至
七村廣說如上皆得墮罪若以賊為
防援引導人者同行無犯或迷失道
彼來指示者雖同道去此亦無犯又
無犯者謂初犯人廣說如上

與減年者受近圓學處第七十二

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時
大目乾連與十七衆出家受近圓時
諸童子既近圓已通夜不食而至天
明飢火所燒身形羸瘦遂便啼泣尒

時世尊聞邊房中有小童子啼泣聲告阿難陀曰邊房之內何意有童子啼泣聲時阿難陀白言世尊是十七衆出家近圓無非時食忍飢不堪因此啼泣世尊告曰豈諸苾芻與減年者而受近圓成苾芻性耶白言世尊與受近圓佛告阿難陀若人未滿二十不能忍受寒熱飢渴乃至迴家乞食皆並不能以此緣故乃至我觀十利爲諸苾芻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知年未滿二十與受近圓成苾芻性者波逸底迦此非近圓諸苾芻得罪

若復苾芻者謂此法中人餘義如上

未滿二十者謂減年人不堪進具言成苾芻性者雖以白四羯磨法受而不成苾芻此非近圓諸苾芻得罪者謂除本師所餘諸人皆得惡作罪此中犯相其事云何

若人年未滿二十作未滿想欲受近圓諸苾芻問言汝滿二十不答言未滿若苾芻與受近圓者此人元不得戒本師犯墮罪餘人得惡作若餘人

共住同受用者亦皆惡作
若人未滿二十作未滿想欲受近圓諸苾芻問言汝年滿二十未荅言我自憶知心無疑惑未滿二十諸苾芻與受近圓此人不得戒得罪同前若人年未滿二十作年滿想欲受近圓諸苾芻問言汝滿二十未荅言我滿二十諸苾芻與受近圓此人得戒成苾芻性本師無犯餘人亦無犯
若人年未滿二十作年滿想欲受近圓諸苾芻問言汝滿二十未荅言我自憶知心無疑惑年滿二十諸苾芻與受近圓此人得戒成苾芻性本師無犯餘人亦無犯
若人未滿二十然不自知心無疑惑欲受近圓諸苾芻亦不曾問設有問時亦不酬荅然諸苾芻與受近圓此人得戒成苾芻性本師有犯餘人亦有犯共住等無犯
若人滿二十作不滿想欲受近圓諸苾芻問言汝滿二十未荅言未滿時諸苾芻與受近圓此人得戒成苾芻性本師及衆並皆有犯共住等無犯

若人年滿二十作不滿想欲受近圓諸苾芻問言汝年滿二十未答言我自憶知心無疑惑未滿二十諸苾芻與受近圓此人得戒本師有犯餘人亦有犯共住等無犯

若人年滿二十作滿二十想欲受近圓諸苾芻問言汝年滿二十未答言滿二十諸苾芻與受近圓此人得戒本師及衆並皆無犯

若人年滿二十作滿二十想欲受近圓諸苾芻問言汝滿二十未答言我自憶知心無疑惑年滿二十諸苾芻與受近圓此人得戒諸苾芻無犯

若人年滿二十然不自知心無疑惑欲受近圓諸苾芻不問設問彼復不答諸苾芻與受近圓此人得戒諸苾芻有犯共住等無犯同前廣說此中初二非受近圓若與善苾芻同在一處若二若三為褻灑陁是賊住故此應滅擯若人年未滿二十作滿二十想此成近圓有親屬來問言此人年未滿二十諸與受具者應與此人計胎中月及閏月若滿者善若不滿者

退為求寂更與受戒若不退為求寂
不更受戒者與善苾芻同在一處若
二若三為褢灑陁是賊住故此應滅
擯若人年十九而與近圓若未經一
歲便自憶知未滿二十應計胎中月
及閏月若滿者善若不滿者應退為
求寂更與近圓若不介者與善苾芻
同在一處若二若三為褢灑陁此應
滅擯若經一歲而憶知者名善受近
圓汝諸苾芻若人於善說法律出家
近圓成苾芻性難值遇故若人年十
八而與近圓若未一歲憶未滿者應
退為求寂更與近圓若不介者與善
苾芻同在一處若二若三為褢灑陁
此應滅擯若經一歲憶未滿者計胎
中月及閏月滿者善若不滿者應移
其處更與近圓若不介者同前滅擯
若經二歲方憶知者此即名為善受近
圓廣說如上聖教難遇故若人未滿
二十而有疑心此應為作憶念計其
年月實滿不滿除去疑情若未滿者
應以胎閏而為計之若滿者善若不
滿者廣說如前若人年滿二十作不

滿想希求具戒與受近圓名為善受若人年滿二十作年滿想希求具戒受近圓名為善受又無犯者謂初犯人或癡狂心亂痛惱所纏

壞生地學處第七十二

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時六衆苾芻自手掘地或教人掘或造堤防或損蟻封等諸外道見皆共譏嫌云何出家苾芻作諸俗務掘地害命情無悲愍少欲苾芻聞已白佛佛集苾芻以種種方便讚歎持戒少欲知足呵責多欲作無益事廣說乃至我觀十利為諸苾芻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自手掘地若教人掘者波逸底迦若復苾芻者謂是六衆餘義如上自他同前地者有其二種謂生地非生地云何生地謂性是生地或因發掘於三月中經天大雨是名生地若無雨者經六月後方名為生釋罪如上此中犯相其事云何

攝頌曰

生想擧地皮　釘撥并畫地　牛糞崩河岸

泥牆濕性連　盡壁青衣損　砂石土相和
吉辰無淨人　釘杙深四指
若苾芻掘損生地得波逸底迦若非
生地者得惡作罪若苾芻舉地皮時
若與地性相連者波逸底迦若不相
連者得惡作罪若苾芻釘橛者波逸
底迦若拔橛者得惡作罪若苾芻
輙畫地者得惡作罪若輕為記數者
無犯若苾芻牛糞著地而發起者得
惡作罪若但取牛糞者無犯若苾芻
崩河岸時損生地者波逸底迦若有
壘裂而崩墮者得惡作罪若苾芻搖
動河池守泥者得惡作罪若風在泥
處而擊起者得惡作罪若牆上釘杙
者波逸底迦若牛糞著牆發舉者得
惡作罪若推牆壁與濕性相連者得
波逸底迦若有壘裂者得惡作罪若
畫壁得惡作罪若作記數想者無犯
若牆上生青衣損動者得惡作罪若
掘石地石少土多者得波逸底迦罪
若土少者得惡作罪若純石者無犯
若掘砂地砂少土多者得波逸底迦
若砂多者得惡作若純砂者無犯若

營作苾芻欲定基時得好星候吉辰無有淨人應自以撅釘地欲記疆界深四指者無犯又無犯者謂初犯人如上

過四月索食學處第七十四

佛於釋迦處人間遊行漸至劫比羅城在多根樹園時釋迦大名知佛來至徒往佛所頂礼佛足在一面坐佛為說法示教利喜即從座起合掌向佛白言世尊願佛及僧慈悲哀愍受我三月飲食供養并及一切所須之物世尊默然而受見佛受已從座而去既至宅中告家人曰我請佛僧三月供養汝等當辦勿令有闕時六衆苾芻聞是事已便作是念我等云何於三月中敢好飲食常得消化身輕安隱無病苦耶即往醫人處問其方藥醫人告曰先食油膩後當痢下雖多食噉而能消化時鄔波難陀聞斯語已皆如醫教於三月中常噉好食三月既了尚從廚人索好美食謂肉羹等從索不得時彼廚人往報大名施主時彼聞已便起譏嫌少欲苾芻

苾芻聞是語已極生慚耻云何苾芻受
他請了非分強索以緣白佛佛言汝
等勿復從他施主強爲乞索因生忿
惱汝等當聽乃往過去於靜林中在
大池側有一仙人跏趺而坐繫念思
惟時有龍子從池中出以身繞仙爲
遮寒苦并復報云仁何所須如是日
日常以身繞時彼仙人由斯惱故遂
嬰疾病憔悴而住有餘仙人來至其
所問言何故身體衰羸頓至如是
以事具答彼仙告曰龍子若來項有
明珠應可從乞彼惜珠故不復更來
仙人聞已見彼龍來即從乞珠懃懇
不已龍遂遠去說伽他曰

飲食及衣服　皆由珠所致　仁雖強乞求
我實不能與　汝從我乞珠　出言如利劍
亦如大石壓　從今更不來

汝諸苾芻彼之龍子是傍生類聞強
乞求因即遠去何況於人是故汝等
不應從他強爲乞覓復次汝應更聽
於往昔時有一仙人於大林中修習
靜慮時此林中多諸飛鳥鳴聲喧聒
令彼仙人心不能定有餘仙人來至

其所見不得定問言何故不定即以事答彼仙告曰仁今可於夜中然大炬火於彼林下作如是語汝等可與我翼并與我卵及小鳥兒以充食用時彼諸鳥聞是語已銜卵將兒移向諸處汝諸苾芻彼是鳥類聞強乞時尚皆遠去況復於人尒時世尊廣引譬喻種種訶責已告諸苾芻乃至我觀十利為諸苾芻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有四月請須時應受若過受者波逸底迦如是世尊制學處已漸次遊行至王舍城住竹林園中至坐夏時影勝大王請佛及僧三月供養時具壽畢隣陀跋蹉婦夫復請供養畢隣陀跋蹉遂便白佛佛言今我隨開若別別請者苾芻應受無犯復有客苾芻來作如是念我不被王請遂行乞食王因見之問言我請衆僧何因乞食答言我不受請王曰諸有苾芻我更請之以事白佛佛言若更請者苾芻應受時諸苾芻作如是念王務繁多或容廢忘我行乞食王復

遥見我已更請何意乞食苾芻告曰王法事繁或容廢忘王曰我更慇懃重請願受我食以事白佛佛言若慇懃重請當可受之時影勝王請佛僧食時既滿已巡行乞食王復遥見何因聖者仍行乞食白言王請食了是以行乞王曰我今常請時諸苾芻以事白佛佛言若常請者苾芻應受尒時世尊讃歎持戒少欲呵責多欲告諸苾芻曰前是創制此是隨開為諸弟子重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有四月請須時應受若過受者除餘時波逸底迦餘時者謂別請更請慇懃請常請此是時若苾芻者謂鄔波難陁四月者謂齋四月請者謂他延請受者謂許其事若過者謂過期限除餘時者謂別請時即是不及餘人更請謂數數更請慇懃請者謂更慇懃盡心而請常請者謂是長時延請此是時者謂隨開時得罪如上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苾芻他請麁食從索美好索時惡作食便隨罪若他與好食從索麁者索時惡作

食時無犯如與乳等時便從索酪等
索時惡作食時墮罪若病者無犯若
苾芻迴家乞食女人見已持食而出
若苾芻情有所希者應告彼女曰更
不須餅若女返問聖者更何所須者
此即是請隨所須者當就覓之無犯
又無犯者謂初犯人廣說如上

遠傳教學處第七十五

佛在王舍城羯蘭鐸迦池竹林園中
世尊法爾若制二部共學處時即二
部僧伽並皆須集此之學處是二部
共有然尼眾不集佛告具壽阿難
隨汝可語朱荼半託迦汝當持此學
處詣苾芻尼眾而為宣告時阿難陀
即往朱荼半託迦所具陳佛語時朱
荼半託迦奉佛教已便往尼寺欲宣
佛教於其中路見六眾苾芻便告之
曰具壽佛為二部僧伽制學處其
眾問曰是何學處即為陳說
若復苾芻有四月請須時應受若過
受者除餘時波逸底迦若有別請更
請慇懃請常請者此是時既為說
已報六眾曰具壽此之學處應當修

學六衆報曰汝是愚癡不分明不善
好我今豈能用汝之言行斯學處我
若見餘苾芻善閑三藏者當隨彼言
受行學處作是罵已遂便捨去時半
託迦又至十二衆苾芻尼處彼亦如
是作非法言餘衆苾芻苾芻尼聞已
歡喜頂受奉行時半託迦還住處已
即以此事白諸苾芻時少欲者聞是
語已以緣白佛佛言乃至我觀十利
為諸苾芻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聞諸苾芻作如是語具壽
仁今當習如是學處彼作是語我實
不能用汝愚癡不分明不善解者所
說之言受行學處我若見餘善閑三
藏當隨彼言而受行者波逸底迦若
彼苾芻實欲求解者當問三藏此是
時若復苾芻者謂六衆也餘義如上
具壽仁今當習如是學處者謂是所
傳學處不能用汝愚癡等者謂愚其
愚思說其惡說作其惡作名之為愚
若不持經律論名之為癡若於三藏
不了其義名不分明若於三藏不善
決擇名不善解餘文易知乃至得罪

皆如上說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有苾芻告餘苾芻作如是語具壽仁可習行如是學處彼便報云我不能用汝語使以愚等四事一一說時皆得墮罪若彼前人是實愚等說時無犯又無犯者謂初犯人廣說如上

默聽聞諍學處第七十六

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時鄔陀夷與眾結惡證阿羅漢具壽闡陀向憍閃毗省緣而坐阿說迦補捺伐素俱並命終鄔波難陀係大眾住時十七眾見是事已各生勇決報怨之心共作是議於六眾內極相欺惱者鄔波難陀常為初首我等應與作捨置羯磨便向食堂所共為籌議時鄔波難陀詣其窗所側耳而聽聞彼議論即入堂中苦為苛責作如是語我必當為汝等作大治罰汝等豈可不聞古仙頌曰

譬如絆象皮繩朽　風吹日曝已多時
雖復無力可如初　五百群羊尚可縛

時十七眾知鄔波難陀覺其事已便出共詣溫堂之所評論其事欲為捨

是時鄔波難陀復於屏處聽其言說便入堂中更為害語時彼十七便往上閣鄔波難陀住在中閣彼在中閣鄔波難陀住在閣下彼在房內鄔波難陀遂居簷下或復翻此彼在門屋下鄔波難陀即在門隅或時翻此時十七衆共作是議我等不能為彼惡人作捨置羯磨唐捐辛苦宜就其所共作懺摩便至其所請見容恕既愧謝已問言大德因何得知我等欲為大德作其捨置彼便一一具荅其事汝所至處我隨後聽少欲苾芻聞是語已共生嫌恥云何苾芻知他苾芻有鬪諍事共作評論而便竊往側聽其語作如是念隨彼籌議我當發舉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乃至我觀十利為諸苾芻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知餘苾芻評論諍事生求過紛擾諍競而住默然往彼聽其所說作如是念我欲聽已當令鬪亂以此為緣者波逸底迦

若復苾芻謂鄔波難陀餘義如上餘苾芻者謂此法中人言評論諍者謂

初見不可意事始作評論言求過者謂求覔過隱更相道說紛擾者謂情不合忍發舉其事諍競者以此諍事入鬪諍門自結朋黨共相扶肩鬪諍而住默而聽者謂竊聽其言隨彼所說鬪亂者欲令紛競不止息也釋罪如上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苾芻在於上閣共為議論有餘苾芻昇閣之時應路階道作聲或謦欬或彈指若不作如是事昇閣之時但聞言聲柔解其義得惡作罪若解言義便得墮罪廣說如前乃至門屋輕重之罪隨事應知若經行處若靜林中亦准事應識若有苾芻隨路行時共為舊議苾芻後來所有行法皆准昇閣應知若不作者得罪輕重如上若苾芻先無鬪諍過尒聞之或復聽已欲令鬪諍方便殄息者無犯又無犯者謂初犯人廣說如上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四十一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卷第四十二　益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不與欲默然起去學處第七十七

尒時薄伽梵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時鄔陀夷遊諸結戒廣說如上乃至十七衆共為籌議集苾芻衆已詣上座前作如是白我今有所詰問乃至欲與鄔波難陀作捨置羯磨時上座難陀作如是語鄔波難陀是老上座寧容輙與作捨置事十七衆白大衆曰若與惡人為朋扇者衆亦與作捨置羯磨難陀聞已遂生怖懼以已毛毯聚在座上狀似人形默而起去時衆不知遂與鄔波難陀作捨置羯磨已便詣難陀泣而告曰何期黑鉢忽然與我作捨置事難陀報曰汝不須憂彼衆不集作法不成鄔波難陀曰誰不集耶答曰我不在衆少欲苾芻聞是語已共生嫌恥云何苾芻知衆集已作如法事默然起去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乃至我觀十利為諸苾芻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知衆如法評論事時默然
從座起去者波逸底迦如是世尊為
諸苾芻制學處已時諸苾芻久在衆
中其看病人及授事人事有廢闕由
此為緣佛更聽許若有緣者應囑授
去世尊讚歎持戒乃至廣說前是創
制此是隨開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知衆如法評論事時默然
從座起去有苾芻不囑授者除餘緣
故波逸底迦若復苾芻者謂是難陀
餘義如上衆謂佛弟子如法評論者
謂是如法單白白二白四羯磨默然
從座起去者謂出勢分外不囑授者
有苾芻不語知而去釋罪同前
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苾芻知衆有
如法事言論決擇有苾芻不囑授默
然從座而起去者乃至言聲所及處
來得惡作罪捨此處時得根本罪又
無犯者謂初犯人廣說如上
不恭敬學處第七十八
佛在王舍城羯蘭鐸迦池竹林園中
時有二苾芻一名雜色二名象師子
知諸苾芻集食堂中依世尊教欲弥

諍事斯之二人一順衆命一便違教不赴衆所衆評論已不生恭敬令事紛擾少欲苾芻共生嫌賤云何苾芻衆作諍時自不赴集見評論已不存恭敬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廣說乃至我觀十利爲諸苾芻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不恭敬者波逸底迦

若復苾芻者謂雜色餘義如上不恭敬者有其二種一謂大衆二是別人於此二處不恭敬時皆得墮罪

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苾芻知大衆集評論事時喚令赴集而不來者便得墮罪喚住不住遣去不去遣取卧具而不肯取不遣取時即便强取遣請房等事皆同此違衆教時皆得墮罪若苾芻見鄔波馱耶阿遮利耶作如是語喚來不來乃至房等事違別人教時皆得惡作若依道理而白知者非不恭敬此皆無犯又無犯者謂初犯人廣說如上

飲酒學處第七十九

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時

憍閃毗失收摩羅山於此山下多諸
聚落有一長者名曰浮圖大富多財
衣食豐足娶妻未久誕生一女顏貌
端正人所樂觀至年長大嫁與給孤
獨長者男爲妻浮圖長者未久之間
復誕一息容儀可愛初生之日父見
歡喜唱言善來善來時諸親族因與
立名号曰善来由此孩兒薄福力故
所有家產日就銷亡父母俱亡投竄
無所時諸人衆見其如此遂号惡来
與乞白人共爲伴侶以乞活命時有
一人是惡来父故舊知識見其貧苦
遂與金錢一文令充衣食從此離别
漸至室羅伐城其姊從婢見而記識
歸報大家曰我適出外逢見惡来非
常貧窶其姊聞已深生慚隱便令使
者送白疊金錢權充虛之彼薄福故
便被賊偷姊聞此事而嗟歎曰我今
何用如此惡業薄福人耶即棄而不
問時給孤獨長者請佛及僧就舍而
食俻辦種種上妙香饌聽望佛僧渴
仰而往是時惡来并諸乞侶聞長者
設供冀拾遺殘遂共相携詣設食處

長者遥見貧人命使者日佛僧將至驅出貧人時諸乞伴各生此念斯大長者先有悲心我等孤獨常為依怙何故今時苦見驅逐豈非惡来惡業之力致及我等即便共舉擯之異衆惡来既被同伴所輕遂於異衆啼泣而卧長者令使往白時至尒時世尊於日初分執持衣鉢大衆圍繞往長者家欲詣食所尒時世尊由大悲力引向惡来處立告諸苾芻曰汝等當獸流轉諸有無邊苦海復獸生死資生之具汝等觀此㝡後生人更不流轉受斯苦惱不自之濟即告阿難陀日汝於今日為善来故應留半食尒時世尊入長者家就座而坐長者既見大衆坐定即以種種淨妙飲食供佛及僧皆令飽足時阿難陀由彼善来惡業力故所許半食忘不為留世尊大師得無忘念知阿難陀忘不留食即於已鉢留其半分時阿難陀食巳生念我於今日情有擾乱違世尊教佛告阿難陀假使贍部洲四至大海滿中諸佛然此諸佛各說深法汝

悉受持無有遺忘今由善来薄福力
故令汝不憶汝今可去喚彼善来時
阿難陀奉教而去至彼告曰善来善
来彼不自憶善来之名默尒無對阿
難陀復更唱言是浮嵒之子先号善
来非餘人也善来聞已作如是念説
伽他曰

我先善来名　今從何所至　豈非惡業盡
善業此時生　佛具一切智　一切衆所歸
由彼愛善言　名善来應理　我是無福人
諸親皆棄捨　竭我衆苦邊　豈名為善来

時阿難陀即引善来往詣佛所礼佛
足已在一面坐佛告阿難陀曰其半
食阿難陀取鉢授與是時善来見半
食已遂便流淚作如是語佛世尊
為我留分但唯片許寧足我飢世尊
了知善来所念以慰喻言告善来曰
假令汝腹寬如大海噉一一口摶若
妙高隨汝幾時食終不盡汝今應食
勿起憂懷善来便食食已歡喜世尊
告曰汝之衣角是何物耶即便開解
見一金錢白佛言此一金錢是父知
識見我貧苦持以相贈由薄福故忘

而不憶世尊告曰汝可持此金錢買青蓮花來善來去後佛及僧衆俱還本處是時善來奉佛教已遂詣賣花人藍婆住處入彼園中園主見已報曰惡來可去莫入我園勿由汝故樹池枯燥善來報曰世尊使我買青蓮花說伽他曰

我於青蓮花　甚實無所用　大師一切智
遣我買將來

尒時藍婆聞是佛使心生敬仰即說伽他曰

牟尼大寂靜　天人咸供養　汝為佛使者
須花任意將

是時善來與金錢已多取青蓮花還詣佛所世尊見已告言善來汝可持此蓮花行與僧衆善來持花從佛及僧次第行與時諸苾芻皆不敢受佛言於此施主生憐愍心當為受用然諸香物皆益眼根觸之無過時諸苾芻悉皆為受花乃開敷善來既見青蓮花已憶昔前身曾詣佛所修青處觀影像現前世尊復為演說法要示教利喜便證見諦是時善來獲初果

已即說伽他自中慶讃

佛以方便勝羅索　牽我令住於見諦
於惡趣中興愍念　如拔老象出深泥
我於昔時名善來　後時人号惡來者
今是善來名不謬　由住今居聖教中

說是頌已即從座起礼佛雙足白言世尊我今欲於如來善說法律之中出家離俗修持梵行世尊以梵音聲告言善來苾芻汝修梵行說是語已即便出家鬚髮自落法服著身具足近圓成苾芻性是時善來從此已後發大勇猛守堅固心於初後夜思惟忘倦斷除結惑證阿羅漢果說伽他曰

昔於諸佛所　但持瓦鐵身　今聞世尊教
轉作眞金體　我於生死中　更不受後有
恚持無漏法　安趣涅槃城　若人樂珎寶
及生天解脫　當近善知識　所願皆隨意

從佛世尊度舍利子大目乾連大迦攝波畢隣陁伐蹉等已諸世間人不信敬者便生嫌議作如是語沙門喬荅摩爲盜世間珎寶之賊於大地內所有如斯人中龍象開出於世悉皆

竊謗令其出家以充給侍佛亦曾度
尼他賤人小路牛主勝恵河側五百
漁人及善来等不信敬人復生譏謗
沙門喬荅摩會覓弟子無有休息
世有貧賤愚癡之人亦度出家以為
走使世尊聞已作如是念我大弟子
德若妙高時衆無知輙為輕忽無故
招罪自害其軀今我宜應發起善来
殊勝之德世尊法尒諸弟子中實有
勝德人不知者佛即方便彰顯其德
尒時世尊為欲發起善来德故命阿
難陁曰我今欲往失收摩羅山若諸
苾芻樂隨逐者可持衣鉢廣說乃至
到失收摩羅山時彼住處有一毒龍
於菴婆林依止而住近此山邊所有
穀稼常被傷損此山諸人聞佛来至
悉皆雲集行詣佛所頂礼佛足在一
面坐尒時世尊為諸人衆演說妙法
示教利喜默然而住時諸人衆即從
座起礼佛足已白言世尊唯願哀愍
明當就舍受我微供世尊知已默然
而受
時諸人等知佛受已從座而去即於

其夜備辦種種上妙供養并財水器敷設既訖旦令使者往白時至世尊於日初分執持衣鉢大衆圍繞往設供處便於衆首就座而坐山下諸人婆羅門等具設供養佛及衆僧各能足已乃至俱詣佛所隨處而坐佛為說法深心歡喜白佛言世尊我等常聞世尊善能調伏極惡藥叉謂曠野藥叉箭毛藥叉驢像藥叉等又女藥叉亦皆調伏謂阿力迦訶利底等又諸毒龍亦皆降伏謂難陀鄔波難陀阿鉢羅龍王等世尊然此山下菴婆毒龍常於我等枉作怨讎橫為損害每日三時恒吐惡氣齊至百里所有禽獸聞其毒氣皆悉命終諸男女等形色黧黳無光彩唯願世尊哀愍我等降此毒龍尒時世尊聞是語已告阿難陀曰汝可將籌行與大衆能伏龍者當可取之于時大衆竟無取者世尊即命善來曰汝可取籌為衆伏彼菴婆毒龍是時善來聞佛命已即便取籌於日初分執持衣鉢入聚落中巡行乞食餅食訖往菴婆龍所

住之處時彼龍王遥見善来入其住
處發大瞋恚騰雲畫雷霆震地便
下雨雹欲害善来是時善来便入慈
定所有風雨降注之物悉皆變成沉
水香栴檀香抹航摩羅香抹從空
而下時菴婆龍轉更瞋發復下劍輪
矛槊等物至善来上無不皆成天妙
蓮花從空而下龍復放烟善来亦放
烟龍復放火善来即便入火光定以
神通力身如火聚周遍龍宫及餘住
處火焰充塞時彼毒龍見大燄火心
極驚怖身毛遍竪便欲迯竄遂見餘
方猛焰俱遍唯善来處寂静清凉毒
龍遂往礼善来足作如是語願為救
護願為救護善来告曰汝於前身作
妬織業墮傍生中復於今時更為惱
害作衆不善從此命終當墮何處欲
何所依必墮地獄此不須疑是時毒
龍白善来曰大德幸賜言教我於今
時欲何所作善来答曰當受三歸并
五學處至盡形壽要心莫犯是時毒
龍即受三歸并五學處至盡形壽
不殺生不偷盗不欲邪行不飲酒不

妄語為憂契已頂礼善来忽然不現
尒時善来既伏毒龍往詣佛所礼佛
足已白言世尊彼之毒龍我已伏訖
為受三歸并五學處佛告諸苾芻我
諸弟子聲聞之中降伏毒龍善来第一
尒時失收摩羅山遠近諸人婆羅門
等見伏毒龍衆無惱害皆大歡悅得
未曾有各持香花供養之具往詣佛
所以申慶悅礼佛足已各住一面白
言世尊幸蒙聖力除彼毒龍欲申供
養願垂納受佛告諸婆羅門居士男
女汝等當知彼之毒龍乃是浮畜之
子善来苾芻令其敗惡為受歸戒非
是我力汝等宜應持此諸物供養善
来以申報德是時諸人奉佛教已便
持供養詣善来所頂礼其足白言聖
者仁於我等降大慈悲施以無畏能
令品彙並皆蘇息願垂教命欲何所
為善来告曰各隨所依供養三寶時
婆羅門等由善来故請佛及僧七日
設食佛默然受時諸人等知佛受已
礼足而去即於其夜具辦種種上妙
飲食敷設座褥旦令使者往白時至

供養僧辦願佛知時
尒時世尊於日初分將諸大衆往施
主家設食之處諸婆羅門居士等見
坐定已即以種種上妙飲食供佛及
僧皆飽足已便於佛前聽說法要初
日既然乃至七日悉皆如是有婆羅
門是善來父先舊知識能呪毒龍爲
怖龍故遂往室羅伐城改名而住時
勝光王立爲主象大臣此人因事來
至山下既聞善來降毒龍已生大歡
喜往善來處礼雙足已白言聖者我
華有怖多迸避今聞大德興悲愍
心爲除怨害不任欣喜欲申供養願
降哀憐明當就食善來不受時婆羅
門重更請曰若不肯者唯願大德還
城之日先受我供是時善來哀愍爲
受是時山下諸施主等供佛僧衆滿
七日已俱礼佛足聽說妙法尒時世
尊爲說法要示教利喜即於座上無
量有情除疑獲果佛與僧衆漸至室
羅伐城時給孤獨長者便往佛所礼
佛雙足在一面坐尒時世尊爲說法
已默然而住時彼長者即從坐起白

言世尊願佛及僧明就我家為受微
供世尊默然為受長者知已作禮而去
時婆羅門詣善來處白言聖者我先
已請若至本城先受我食善來白佛
佛言汝已先受今宜赴請善來詣彼
婆羅門舍時婆羅門以上妙飲食至
誠供養令飽食已欲使善來食速消
化便以少許飲象之酒置飲漿中善
來不知飲此漿已尋嚼齒木澡漱而
去既至中路被日光所炙醉卧于地
諸佛世尊於一切時得不忘念便於
善來卧處化為草庵蓋覆其身不令
人見尒時世尊於長者舍飯食訖為
說法已還至善來處告諸苾蒭曰汝
等當觀善來所作昔於江猪山處降
伏菴婆毒龍豈復今時能調小蟬汝
諸苾蒭若飲酒者有斯大失尒時世
尊即以無量百千網輓輪相福德殊
勝莊嚴玉手摩善來頂告言善來何
不觀察受斯困頓尒時善來得少醒
悟隨從佛後至逝多林佛洗足已於
如常座就之而坐告諸苾蒭曰汝等
當觀諸飲酒者有斯過失讚歎持戒

賣說乃至我觀十利為諸弟子制其
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飲諸酒者波逸底迦
若復苾芻者謂是善來餘義如上言諸
酒者謂米麴酒或以根莖葉花果
相和成酒 此等諸酒飲時令人惛醉
飲者謂吞咽也釋罪如前此中犯相
其事云何若苾芻飲諸酒時能令人
醉波逸底迦若不醉人飲得惡作罪
若苾芻見彼諸酒有酒色酒氣酒味
若能醉者波逸底迦若不醉者得三惡
作若苾芻飲諸酒時有酒色酒氣若
能醉者波逸底迦若不醉者得二惡
作罪若苾芻飲諸酒時但有酒色若
能醉者波逸底迦若不醉者得一惡
作罪若食酒糟醉者波逸底迦若不
醉者得惡作罪若食麴塊者得惡作
罪若苾芻食諸根莖葉花果能醉人
者皆得惡作罪佛告諸苾芻汝等若
以我為師者凡是諸酒不應自飲亦
不與人乃至不以茅端滴酒而著口
中若故違者得越法罪若苾芻飲醋
之時有酒色者飲之無犯若飲熟煑

酒者此亦無犯若是醫人令含酒或
塗身者無犯又無犯謂初犯人廣説
如上
時諸苾芻見是事已咸皆有疑請問
世尊善来苾芻先作何業生富樂家
後遭貧苦常為乞匃号曰惡来被諸
同梵行之擯駈復由何業逢值世尊
斷諸煩惱得阿羅漢佛告諸苾芻汝
等善聽乃往古昔無佛出世有獨覺
者出現世間心懷哀愍口不説法時
有長者詣芳園中欲為歡戲有獨覺
尊身嬰疾病為乞食故若從聚落来
入園中長者見已便起瞋恚生不忍
心告使者曰此之惡来勿令進入使
者愍念未即前駈長者自起捉尊者
頸推之擯駈告言汝何不往乞匃人
中以為朋類尒時尊者為愍彼故猶
若鵝王騰身空界作十八變凡夫之
類見神通者疾起悔心如大樹崩遶
礼尊足唱言善来聖者真實福田願
降身下哀愍於我無識之人為受懺
謝勿令来劫受苦沉淪時彼尊者見
其至心即發身下長者礼已為説種

種上妙飲食花香供養悔除惡業發
弘誓願令我所作供養善根於未来
世生大冨家得勝上尊師承事無倦
開悟於我趣解脫門汝等苾芻昔時
長者即善来是曾於獨覺尊所爲惱
害事嗔作惡来推之業由斯業故
於五百生中常爲乞匃人名作惡来
被諸同伴棄於叢聚由昔供養發願
力故生大冨家於我法中出家斷惑
成阿羅漢汝諸苾芻自所作業還須
自受果報不亡是故汝等當脩善行
勿爲惡業如是應學

非時入聚落不囑授苾芻學處第八十

尒時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
園時有餘處婆羅門来此城中娶婦
共歸故宅未經多時誕生一女年漸
長大其父將至舅家與女情願欲礼
逝多林繞出門時見諸婆羅門居士
婦女欲往礼敬入報其父父見伴去
即令童女隨逐而行至寺門前時鄔
陁夷見諸女人引入寺中次第礼拜
至己房中爲說妙法廣說如上時鄔
陁夷覩彼童女顔容姿媚遂起染心

鄔摩觸彼身鳴唼其口是時童女欲行非法鄔陁夷不然其事女懷瞋忿遂以指甲自斷身形既還家已告其父曰鄔陁夷苾芻損我童女其父即告五百婆羅門知時彼諸人聞斯事已各懷瞋忿共集一處欲打鄔陁夷時五百人既至其所與共拏曳乃至移足亦不能令動世尊知已作如是念此是最後教誡鄔陁夷事佛奪其力令無所堪諸婆羅門見其力弱即共熟打幾將至死曳至王門時王於高樓上晝日而睡

爾時世尊以神通力舒百福莊嚴手至王寢處彈指作聲令王警覺告言大王於斷事處善為觀察善為觀察不應造次王聞驚覺知是佛聲時婆羅門於王門下作大叫聲有非理事有非理事王令使問曰有何非理使者詣門審問其事具以白王王聞語已便作是念世尊令我善為觀察不應造次者意為斯事王喚童女問其虛實答言是實時王遣入宮令勝鬘夫人觀自觀察身有損不時勝鬘夫

人即喚童女卧在懷中以實而問女
復言實夫人乃命年老宮人解試驗
者目撿虛實宮人觀已告夫人曰此
女元無損處即以事白王王大瞋怒
令婆羅門及此女子忽付法官極苦
治罰時勝光王即三反呵責鄔陀夷
已欲顯如來聖教尊重故遂便釋放
勝鬘夫人復令使者命鄔陀夷至告
言大德無上世尊大慈悲父於無數
劫誓願要期發勤苦心堅修梵行捨
輪王位國城妻子志存離欲拔濟三
界愚癡有情我輩俗流尚希出離況
復仁等善說法律而爲出家剃髮染
衣年衰朽邁於罪累法不能棄捨以
染愛心躬行惡事令諸俗旅息信敬
心苦哉痛哉鄔惡之極從今已往可
宜改悔時鄔陀夷聞斯責已極生慚
耻措身無地遂往具壽舍利子所頂
禮雙足即以上事具悉白知時舍利
子觀彼根性隨機說法幷與教授彼
旣聞已深心尅責發勇猛心未久之
間衆惑皆斷證阿羅漢果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柰耶卷第四十二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勑雕造

一切有部毗柰耶卷第四十二　第二十張　益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四十三　益

三藏法師　義淨　奉　制譯

非時入聚落不囑苾芻學處第八十之餘

尒時鄔陀夷既得果已便作是念世尊慈父於我實有大恩今作何事而能報德除利有情餘無報者時鄔陀夷遂即隨緣而行教化尒時世尊告諸苾芻曰我諸弟子聲聞衆中教化有情令得聖果者鄔陀夷為第一

攝頌曰

大天大髻珠　醫人倍衆腹　梯受用兩倍
暴惡及童子　鉢及鉗攝人　是謂十二事
廣化十八億　咸令出苦津

大天者時具壽鄔陀夷作如是念令諸有情誰繫屬我先受教化觀見一婆羅門承事大天堪任濟度時鄔陀夷於日初分執持衣鉢入室羅伐城次行乞食見彼婆羅門備設供養具婆羅門與其飲食高聲唱言誰是婆羅門我當與食鄔陀夷曰我是婆羅門吾之大師是最上婆羅門彼人報曰汝非婆羅門是禿頭沙門鄔陀夷

曰我今共汝往問大天我是婆羅門
不二人共往至大天像所鄔陁夷問
曰我是婆羅門不時大天像出言告
曰聖者鄔陁夷實是婆羅門其師更
是最勝大婆羅門彼見大天像語便
大驚怪歎未曾有於佛教中深生敬
信即請鄔陁夷宅中供養餅食訖即
為說法示教利喜彼聞法已見真諦
獲初果歸依三寶受五學處至盡形
壽不殺生等白言聖者我願盡形壽
供給一切所須之物飲食衣服臥具
醫藥幸為納受告曰我於餘人化緣
未盡不應受此說是語已從座而去
大臣者時具壽鄔陁夷復於他日觀
諸有情誰堪受化見一婆羅門亦事
大天不信三寶知堪受化即於晨朝
執持衣鉢入室羅伐城見彼婆羅門
同前設食覓婆羅門情希供養唱言
誰是婆羅門我當與食鄔陁夷曰我
是婆羅門吾之大師是最上婆羅門
彼人報曰汝非婆羅門是禿沙門若
真婆羅門不作如是形相鄔陁夷曰
婆羅門相其狀如何荅曰婆羅門者

其髻高大猶如冠帽鄔陁夷曰若如是者我即其人以手摩頂大髻如冠忽然自現彼人見已深生信仰發希有心請入受食食已為其說法示教利喜其婆羅門及婦俱獲初果既得果已歸三寶受學處奉四事至盡形尊者告曰我有化緣捨之而去往買珠者時具壽鄔陁夷復於他日觀諸有情誰堪受化見一婆羅門亦事大天不信三寶知堪受化即於晨朝持衣鉢入城中至婆羅門家門外而立知彼婦意欲得好珠即便化身為賣珠者入其舍內示彼好珠光彩鮮明形狀可愛告言我賣此珠汝若須者隨意當取時婆羅門問其價直鄔陁夷曰隨汝所酬彼少還價百分未一鄔陁夷即取其價時彼夫婦怪未曾有私自歎曰何意貴珠而取賤價鄔陁夷知其根熟便復本形時彼夫婦信深信敬遂以上妙飲食供養食已澡漱為說施頌復演深法夫婦聞已皆證初果歸依受戒盡形供養廣說如前時鄔陁夷捨之而去

醫人者時室羅伐城有婆羅門於三寶中心無信敬身嬰疾苦綿歷多年所有醫人無不棄捨云是忌病不可療治時婆羅門更不求醫端然待死鄔陀夷觀彼機堪受化持衣鉢入城中到彼家立門外化作醫人報言我善醫療家人喚入病者告曰我病多時諸醫皆棄但知守死無可歸依化醫報曰汝不須憂呪術良藥力不思議須臾之間令得平復病人聞已深生欣慶鄔陀夷即為誦呪稱三寶名彼婆羅門既聞呪已衆病皆除平復如故尊者見已還復本形彼家夫婦倍生敬信歎未曾有辦妙飲食請受供養食已說法俱證初果為受歸戒廣說如前乃至捨之而去僧衆者時室羅伐城有一婆羅門於三寶所不生信敬大富多財稟性慳悋無心捨施樂多積聚時鄔陀夷知彼根熟數往其舍頻從乞求雖勞去來竟無所得後於他日執持衣鉢還入彼家空鉢而出適到門首彼婆羅門從外而入問言苾芻於我舍中有所得不尊

者見彼無信敬心密言告曰汝既自
無將何見與彼闘瞋怒報言沙門我
有財食皆能周贍汝之眷屬何意言
無輒相輕賤答曰若如是者明日我
来就汝受食婆羅門曰斯誠善事時
鄔陁夷更詣餘家乞得食巳還至本
處食訖礼佛白言世尊有婆羅門不
信三寶禀性慳悋積聚為務無捨施
心今日忽然言請於我佛及僧衆明
朝来食佛黙然受彼婆羅門既至明
日於其舍内初無營辦時給孤獨及
餘長者聞請佛僧皆往彼宅見無備
辦告婆羅門曰汝請鄔陁夷并其眷
屬即是佛及僧衆来汝宅中受一時
食汝今何故無營辦耶答言我不與
食諸人告曰若於今日佛及僧衆来
汝家中不施食者勝光大王必見治
罰不相容捨時婆羅門聞巳大懼復
緣宿世善根現前開發遂多出物備
辦上供擬施佛僧尓時世尊於日初
分大衆圍繞往到彼宅就所敷座安
詳而坐時婆羅門親自奉獻上妙飲
食佛僧食巳澡漱訖從座而去時鄔

陁夷獨留而坐為彼夫婦演說妙法即於座上俱得見諦歸依三寶受五學處廣說如前

腹者室羅伐城有婆羅門亦於三寶無敬信心其婦端正罕有儔疋其人於婦極生愛念曾不許人輙入其宅時鄔陁夷同前觀察堪受化者見彼夫婦解脫時至執持衣鉢次第乞食到彼門前欲入其舍時婆羅門見而不許遂去小便時鄔陁夷令彼小便出不停息即入其舍面見其婦其婦慢心不相瞻視鄔陁夷化其婦腸令出腹外時婆羅門來見驚怖生猒惡心遂礼尊者請永懺謝鄔陁夷即攝神變令彼婦身平復如故夫婦二人歎未曾有鄔陁夷因為說法言身不淨無可得愛夫婦聞法俱證初果廣說如前

昇梯者室羅伐城有婆羅門其婦端正婦心不信敬鄔陁夷念誰當受教觀彼夫婦宿世善根繫屬於我機緣堪化便持衣鉢往到彼家時婆羅門有事先出尊者即入其舍彼婦遥見

避之入室尊者隨入婦遂昇梯而上高閣尊者亦上其婦即便推梯令豎是時尊者因墮于地入滅盡定時婦遥觀無有喘息謂之巳死正梯而下以手擎持雖盡氣力竟不能動便命家人共来擎舉亦不移動時婆羅門從外而来驚怯其事略問知巳即自扶持亦不能舉其家惶怖設計無由時有婆羅門鄔波索迦是其知識從外而至見是尊者鄔陁夷告主人曰此非巳死是入勝定為相濟拔来至汝家故現化耳宜可慇懃求哀懺謝時婆羅門執足頂礼求哀懺悔尊者出定因為説法便獲初果廣説如前

愛用者室羅伐城有婆羅門娶族望女以為妻室儀容艶特好自誇談時鄔陁夷觀知此婦根機時熟堪任受化執持衣鉢隨緣入城至其宅内時婆羅門有縁巳出其婦傲慢雖見苾芻一無所施亦不共語尊者順彼機縁宿世之事説伽他曰

汝今愛用昔時葉　現在無心行捨施
曾見美女淚霑襟　不久還當自啼泣

為說頌已出門而去于時彼婦不閉
句義便作是念此之沙門罵詈於我
心懷瞋惱婆羅門還見問曰有何苦
耶婦曰向有沙門來罵辱我彼若活
者我命不全其夫聞已怒目叱咤手
援利劍逐彼苾芻欲斷其命時鄔陁
夷遙見彼來化為小室閉戶而坐其
婆羅門喚令開戶尊者告曰汝可棄
劍我當為開婆羅門即作是念但得
相及拳打令死便投其劍以極瞋心
急喚開戶尊者報曰捨此瞋怒暴惡
之意當為汝開闔已竊念此是聖人
知我惡意便自悔責捨除害心即為
開戶其人入已為說妙法便獲初果
受三歸五戒告言我於汝婦無惡罵
詈為說伽他令思從事彼愚不解更
起瞋心今可諦聽當為汝說乃往昔
時有一貧女見他美女綺飾莊嚴僕
從自隨衆人愛敬貧女懊惱啼泣作
如是念我今以何方便可得如是隨
意事耶時有鄔波斯迦是其知友告
曰汝何憂苦女以事白答曰憂惱無
益他之果報從因所生貧女問曰其

因者何答曰於勝福田施以飲食至誠發願必獲其果時有獨覺聖人来從乞食女持食施心有所希時彼獨覺為現神變貧女生信即發願言願我以此供養善根所生之處莫遭貧苦若得人身端正姝妙見者歡喜受用無闕沒婦由先施業發願力故獲端正報受用豊足生勝族中人所愛重今乃不信當何得耶時婆羅門既獲勝果復聞宿世因縁之事便請尊者還其本居為設種種上妙飲食食已為說法婆婦聞法已亦證初果求受三歸五戒廣說如前

兩倍者室羅伐城有婆羅門其家巨富情懷慳悋有事他行即便支計妻食之分餘有庫藏泥封而去時鄔陁夷知婦堪化入其舍從乞食婦持巳食一升米餅以施苾芻迴視器中食還如舊時鄔陁夷復於明日更將一伴來至其舍婦人見巳二俱請食還同昨日餅器無減明將四人如是倍增至六十四人来皆施食一升米餅不減如常此六十四人日日來食餅人

見之心生嫉妬夫至告曰汝婦在家
多爲費損常於日日食設百人看此
所爲汝家當破時婆羅門聞斯語已
還至家中呵責其婦何故我暫不在
廣爲破費婦便告曰仁不須瞋所留
我分持以供僧於餘庫物一無虧損
其夫聞已深怯所言心欲試之驗其
虛實時鄔陁夷欲至食時還將尒許
苾芻來入同前食訖餅器仍滿婆羅
門見已倍生希有深發信心即請衆
僧廣設供養食已說法于時夫婦俱
見真諦爲受歸戒捨之而去
暴惡者室羅伐城有婆羅門婦性暴
惡至節會日其婆羅門作如是念今
日定有諸親識來對彼親賓婦若罵
詈深爲醜惡作是念已便携稚子避
向餘村鄔陁夷觀知彼婦化緣時至
持衣鉢到彼家見彼婦人料理飲食
尊者去之不遠而住婦人告曰尒欲
覓食假令努眼大若鉢盂食終難得
是時尊者即開兩眼大若鉢盂婦人
又曰設使汝身分爲兩段我亦不與
尊者化身即爲兩段于時婢使告婦

八日若殺苾芻犯國刑法當爲官婢役使終身其婦驚怖欲持死屍棄深坑內尊者入滅盡定不能移動即便執足懇到懺謝願復本形餅食任取尊者即起從其索餅婦人欲覓惡者施與觀察籠中悉皆是好隨將一箇持與苾芻諸餅皆出問尊者曰豈惣將耶報曰我同梵行乃有多人汝自往行斯爲大善婦人持餅往給孤獨長者家見佛僧衆儼然而坐婦人持餅人各與一餅仍不盡婦人見已歎未曾有深生敬信因爲說法便獲初果還至宅中見餅如舊婆羅門知節會日過與其子俱來見婦容儀詳審沈默觀其所作有異常時說伽他曰

汝先志猖狂　何因今意別　我觀汝所作

與昔事不同

其婦荅曰

我昔不是狂　今非有別意　但白世尊教

見諦預真流

其婦即以上事具白其夫婆羅門聞已歎未曾有倍深敬信遂往逝多林請鄔陁夷及佛僧衆明當就食鄔陁

食受已為白佛僧如常廣說乃至佛僧
食已還歸住處時鄔陀夷獨留其舍
為說法要令證道果得見真諦是時
夫婦乃至盡形延請供養尊者不受
其婦白言我設一座唯願尊者餘處
乞食就此而食尊者哀愍為受而去
童年尊者室羅伐城有五百婆羅門子
至節會日各持飲食詣園林中欲為
聚集時鄔陀夷便作是念今復何人
堪應受化知彼五百婆羅門子根機
將熟即於晨朝持衣鉢入園中就彼
少年聚集之處諸人見已自相問曰
此之苾芻是何種族而作出家有委
知者答衆人曰此是婆羅門種捨高
貴族而作沙門諸人聞已問尊者曰
仁是大臣之子族胄高勝云何捨棄
於此雜類卑下人中食無簡別坐無
次第而為出家尊者答曰世間婆羅
門有名無義我所投者無上大師及
諸聖衆能除罪惡此即皆是真婆羅
門時彼少年聞是語已撫手而笑于
時尊者以神通力令諸年少頭上花
鬘悉皆變為苾蒜驢帶所有餅食盡

作牛皮諸雜餚饌俱成牛肉乳及飲漿盡變為酒此等皆非婆羅門種食用之物時彼尊者於已鉢中變作種種清淨餅食告諸人曰汝觀我鉢及以身形此汝所為誰是清淨誰無簡別時諸少年聞是語已各各循省自知鄙惡即相謂曰是彼尊者以神通力令我花纓及諸食飲並成雜惡不堪食噉我等今時更無別計宜當就彼以申懺謝即俱禮足白言聖者我輩愚癡肉眼無識恃已族姓出鄙惡言於聖者所輒相輕觸唯願慈悲受我懺謝異口同音說伽他曰

皮肉血便利　苦樂根不殊　咸同垢穢身
云何四姓別　若身離諸惡　口亦無過犯
心極清淨者　名真婆羅門　勝妙法莊嚴
善調修梵行　能除眾惡業　是真婆羅門

時鄔陀夷聞說伽陀知其根熟便為說法示教利喜五百童子即於座上斷煩惱見真諦身及飲食清淨如舊各受歸戒廣說如前

鉢者室羅伐城有婆羅門善持呪術不信三寶常以呪力驅策鬼神令共

駕車隨意遊涉時鄔陀夷復觀有情詳堪引接能入眞諦見此婆羅門根器將熟即持衣鉢往趣其家見婆羅門誦呪使神御車將出暫還下車旋旋方去尊者令其小便出不停止即解其呪放彼鬼神時婆羅門少須乘至見鬼神皆散車不能動雖誦呪術悉皆無驗事窮失計告苾芻曰由汝解呪所作不成今欲遣誰給侍於我尊者取鉢開示告曰此當與汝作給侍人婆羅門曰此黑鐵盂如何侍我尊者曰隨汝所念皆從此出彼聞是語即試思念百味飲食纔念之時衆味具足滿此鉢中彼見斯事歎未曾有告言大聖斯之妙術願當惠我尊者即說伽他而告之曰

明呪不惠人　以呪授方與　或時得供給
或多獲珍財　若不如是者　縱死不傳授

時婆羅門聞伽他已為求呪故審諦思惟知神呪力有不思議既不授人何緣能得白尊者曰我無妙術可共相授復無珍財持用供奉但有身力以相給侍幸願慈悲救我明呪尊者

報曰尒欲得者可於如來善說法律而為出家我當與汝如意神呪彼為呪故依教出家剃除鬚髮著法服已白師言鄔波馱耶授我明呪師曰汝可受之弟子曰何謂也師曰所謂諸行皆無常一切法無我涅槃真寂滅此是鉢中明呪於三夜中汝勤修習必有神驗於此句義當善思惟時彼弟子為求驗故兼有成功於日夜中一心相續思三句法妙解真源衆惑斷除證阿羅漢便詣師處禮足白言我今實得无上明呪我生已盡梵行已立不受後有如實而知鄔陁夷曰善哉善哉汝是真報佛恩自他俱利於三有海不復輪迴相撲者尒時有一壯士從南方來欲於中國求人捔力至室羅伐城於城門下脫衣拍髀高聲大叫我從遠來覓人相撲若有能者可來接手時此城中無人對敵時鄔陁夷知此壯士堪任受化於晨朝時執持衣鉢欲行乞食至城門下見斯壯士告言男子汝是壯兒欲求相撲答曰如是鄔陁夷曰汝當共我

相撲為當共我所撲得者而相撲乎壯士答曰仁撲得者我且撲之鄔陁夷曰彼有强力汝不能禁壯士曰要待對敵方知强弱鄔陁夷曰貪瞋癡三是我所伏汝試撲之壯士曰此有大力欺一切人我何方便能為彼敵鄔陁夷曰先可出家方能對敵即剃鬚染衣思降三毒未久之頃結惑皆除證阿羅漢詣鄔陁夷所白言大師我已降伏三種壯士四事究竟廣如上說如是鄔陁夷苾芻於室羅伐城教化十八億家皆令解脫

尒時鄔陁夷化暴惡女令得見諦廣說如前乃至為受食座未久之頃時暴惡女為見取女妻身嬰疾病臨死之時告家人曰我死之後隨有何事勿廢聖者鄔陁夷食座說是語已須臾命終彼婆羅門隨次而終其子受感經時漸捨便棄其婦求學他方壽於後時煩惱增盛乃與贼師審行非法性多煩惱常為演說離欲之法彼婦尊者每至其家於座而食觀知此婦便念尊者聖力能了他心知我與人

有私通事我夫若至必當告知令我
宜應預斷其命即詐現病相告使女
曰我今有疾汝令可往白尊者知屈
来至宅使女往報是時尊者不預觀
察来至其家固留至夜令喚賊師至
便告曰若此苾芻命得存者我終不
活時彼賊師恐其事露忿怒持刀斷
尊者命將其屍骸棄糞聚中 此是
尊者先所作業今時果熟還於自身
蘊器處受非於餘處乃至廣說
尒時世尊於十五日褒灑陁時在衆
中坐大衆皆集唯鄔陁夷一人不到
時知座者白言不見尊者鄔陁夷諸
佛世尊得無忘念即告衆曰我說鄔
陁夷教化人中最為第一今已被殺
棄糞聚中汝等應為長淨時諸苾
芻為長淨已佛言汝等應可俱行與
鄔陁夷為最後供養設利羅
尒時世尊大衆圍繞夜至城門放大
光明遍滿城邑其門自開皆謂天曉
諸人咸起其警夜者知天未明時勝
光王及勝鬘夫人等驚怪其事門人
奏曰今佛世尊及諸聖衆俱至門首

時王聞已勅命群臣勝鬘夫人部領
宮內城中士女並悉奔馳俱到城門
礼世尊足王先稽首白佛言世尊以
何因緣無上大師躬至於此佛告大
王鄔陀夷苾芻教化人中我說第一
今被他殺棄糞聚中我今故來為彼
焚身作供養事時勝光王聞是事已
及勝鬘夫人便以四寶莊校輿輿躬
從如來至糞聚所出尊者屍香湯洗
浴置寶輿中奏眾伎樂幢旛滿路香
烟遍空王及大臣傾城士女從佛及
僧送出城外至一空處積眾香木灌
灑蘇油以火焚之誦無常經畢取舍
利羅置金瓶內於四衢路側建窣覩
波種種香花及眾音樂莊嚴供養昔
來曾有王及中宮并諸士庶佛及聖
眾各還本所尒時世尊至住處已告
諸苾芻此由非時行招斯大過廣說
乃至我觀十利為諸苾芻制其學處
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非時入聚落者波逸底迦
如是世尊為諸苾芻制學處已非
時不得入聚落時諸苾芻有看病人

遂闕瞻視知僧事者僧事處闕以事白佛佛言有苾芻者囑授應去應告彼曰具壽存念我有看病因緣或為衆事須非時入聚落白具壽知彼答云與草迦時有苾芻於俗舍內先寄衣鉢其舍非時忽然火起苾芻即便往取衣鉢行至中途作如是念我不囑授非時入聚落是所不應遂即迴還覓人囑授須臾之頃衣鉢燒盡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除因緣故告諸苾芻前是創制此是隨開應如是說若復苾芻非時入聚落不囑餘苾芻除餘緣故波逸底迦若復苾芻者謂此法中人餘義如上言非時者有二分齊謂從過午至明相未出聚落義如上入者謂至聚落餘苾芻者謂於其處現有苾芻而不告語除時因緣者謂有難緣餘義如上此中罪相其事云何若苾芻於非時作非時想疑得根本罪於時作非時想疑得惡作罪餘二無犯又無犯者廣說如上

尒時勝鬘夫人知尊者鄔陁夷枉被賊師所殺懊惱白王令捕賊師為護

未來諸苾芻故時王即勅有司嚴加
搜捕獲賊帥已王遣將賊投熱油瓮
中而斷其命賊之伴侶有五百人皆
截其手彼私通女以其頭髮繫不調
馬足放令踏死時諸苾芻咸皆有疑
白佛言世尊彼之賊師曾作何業殺
鄔陁夷受苦而死及私通女五百賊
徒皆被刑戮佛告諸苾芻由彼王等
於先世中自所作業還當自受非於
餘處有物代受如餘廣說汝等應聽
乃往古昔於婆羅痆斯城王名梵摩
達多其王大臣聰明博識有五百弟
子為貪利故遂至王前詐陳覆夢云
我夢見當於十二年中天不降雨國
土荒亂人民飢饉王位將危王曰若
如是者事當奈何欲作何計得免灾
厄大臣白曰應殺五百頭牛作耶愼
若大會設婆羅門方免灾難王遂出
教總集五百頭牛俱在一處牛大吼
叫王聞其聲便生悲愍告大臣曰豈
俱殺此諸牛命耶臣測王意白言大
王觀此群牛欲殺之時有行婬者其
牛合死時將設會總祭諸牛遂有

犗牛犗牛共為嬉事大目曰此應合殺彼五百弟子一時舉手云此牛合死其大目婦示云合死遂殺二牛以供設會汝等苾芻往時大目者即賊師是其大目婦者即私通女是五百弟子者即賊伴五百人是往時二牛即勝光王及勝鬘夫人是昔時被殺今還殺彼汝等苾芻凡諸有情自所作業果報不亡雖經多劫緣合還受是故當知勿為惡業修諸善品

復次諸苾芻汝等當聽其鄔陁夷先作何業由彼業力今被他殺棄糞聚中乃往古昔於一聚落有捕獵人以屠殺為業而自活命彼時有一獨覺来至林所而暫停息當是之日彼捕獵人一無所獲便生恚念我從昔来於此林中多獲禽獸何故今日而無所得遂見人蹤隨跡而去見一獨覺端居而坐是時獵者作如是念由此人来我無所得遂生瞋念即滿張弓放以毒箭中其禁處獨覺聖者見此愚人起悲愍心為現神變騰空上踊猶若鵝王時彼獵人見神通已深

生追悔發言仰告我愚癡人不識賢聖願纔身下受我懺謝時彼羅漢為哀愍故放身而下受其懺謝因即命終時彼獵人以火焚形取其舍利起窣覩波種種供養因發大願力緣此罪令我當來受地獄報於未來世當得逢遇殊勝大師親承供養汝等苾芻往時獵人者即鄔陀夷是由昔殺他今還被殺

復次諸苾芻汝等當聽此鄔陀夷先作何業得阿羅漢親事於我被殺之後棄糞聚中佛與僧衆王及大臣勝鬘夫人并諸宮女城中士庶俱至屍邊莊嚴寶輿移至勝處焚燒既訖取設利羅造窣覩波威興供養乃往古昔有一凡師見一獨覺身嬰疾病為乞食故次到其家時彼凡師不識賢聖遂便捉咽推出棄糞聚中彼身無力因即命過有餘獨覺乘空而度見其屍骸纔身而下以諸香花隨時供養凡師見已具問其故知是聖人便生憂悔我是愚癡不識賢聖自知無力能如法焚燒遂即白王共為禮葬

王聞大聖非理涅槃惣命群官及後宮婇女城中士庶人物駢闐各持蘇油并諸香木至聖者所焚身供養時彼凡師作金色瓶感其餘骨置靡彩轝往四衢道側造窣覩波隨力供養遂發如願我之所作無間重業勿緣此故墮捺落迦以此慇重供養之業於未来世當得遭遇殊勝大師親承教言不生疲猒獲得如是神通自在汝等苾芻彼時凡師即鄔陀夷由昔所作惡業餘報於五百生中常被他殺投之糞聚由彼供養發願力故今值遇我成阿羅漢由此業故證涅槃後我與大衆王及人民悉皆雲集焚身供養汝等當知又何緣故此鄔陀夷教化人中最為第一於過去世迦攝波佛時鄔陀夷於彼出家為大法師善能説法教化有情無量億數由彼業力於諸衆中教化第一是故諸苾芻當觀如是善惡之報如影隨形終不亡失善業勤修惡事當捨應如是學

第九攝頌曰

食明相令知　鉢筒牀脚量　財花并坐具
齋雨大師衣

食前食後行詣餘家不囑授學處第八十一

尒時薄伽梵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時此城中有一長者大富多財受用豐足時具壽鄔波難陁因行乞食至長者家長者即便持飯施與因為說法施食之人獲五功德謂壽命色力安樂詞辯長者聞已深心歡喜頂礼其足歸依三寶受五學處時鄔波難陁復於他日至長者家長者自言聖者我今因大德為善知識故欲請佛及僧就舍而食唯願聖者為我白知時鄔波難陁還至住處稱長者名為請佛僧時鄔波難陁即於晨朝至長者宅報長者曰我有緣事暫至餘家我若不來不須行食作是語已捨之而去尒時世尊知彼長者不閑法式不來告白即便自將大衆詣長者家就其食處時諸苾芻報長者曰應唱隨意長者即便報言聖者我為大衆設斯座褥佛言此即便是作隨意訖宜應就坐佛及大衆坐時既久

日復將中不見行食
佛告阿難陁曰汝告長者曰時既至
應可行食日時過者食何所爲具壽
阿難陁奉教而告長者報曰聖者鄔
波難陁今未来到如是至三阿難陁
白若鄔波難陁不来者不欲行食耶
報言如是具壽阿難陁以事白佛尒
時世尊說伽他曰

由他悉皆苦　自由便受樂　共有皆闕事
智者不應爲

時欲將中鄔波難陁方始来至遂便
行食時諸苾芻有飡少許有不食者
佛爲長者說施頌已從座而去鄔波
難陁即於此住不往寺中當時是十
五日衆僧欲作褒灑陁唯鄔波難陁
不来赴集復無持欲人衆皆久坐妨
廢法事求覓不得令衆疲勞時諸苾
芻共生嫌賤作如是語云何苾芻受
食家請食前食後而不速來久住俗
舍以緣白佛佛言食前食後有此過
生乃至我觀十利爲諸弟子制其學
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受食家請食前食後行詣

餘家者波逸底迦

如是世尊為諸苾芻制其學已時有看病苾芻廢其瞻視知僧事者撿校有闕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聞此已告諸苾芻前是創制今復隨開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受食家請食前食後行詣餘家不囑授者波逸底迦

若復苾芻者謂鄔波難陀餘義如上食家請者謂被他喚食家義如上食前者謂是午前若出行時過二家者便得墮罪食後者謂過午已後若出行時過三家者便得墮罪不囑授者謂不報人應囑施主云我往某處或囑苾芻云向某處結罪如上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苾芻受食家請食前行過二家食後行過三家不囑授得墮罪若不爾此苾芻為先首而請喚者無犯又無犯者謂初犯人廣說如上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四十三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四十四　益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入王宮門學處第八十二之一

初摠攝頌曰

初首二難陁　七日并善與　五人四衛有
勝鬘教大王　二城有盛衰　月光於夜白
仙道出家已　影勝問伽他　頂髻害父命
當生無間中　受二使臣言　謗無兩羅漢
二日取寶去　塵沙遍滿城　大臣以女男
各付於師王　紺顏隨師去　仙道等因緣
善財造寺緣　准陁論七福　壯士曠野手
紺容證不還　無比打針人　廣陳師子事
二人說善惡　紺容皆被燒　曲脊供僧人
入王宮為後

難陁鄔波難陁者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佘時世尊告諸苾芻曰汝等當於蘭若樹下或空室中或山崖坎窟或草積內或居露地或在屍林或餘林中或住邊房受嚴弊卧具向如是處簡息外緣端心靜慮求斷煩惱勿為放逸後眞憂悔此即是我真實教誡如是世尊為諸苾芻說

思惟事令棄憒閙時有苾芻得世俗
通者便往妙高山而修靜慮佛告諸
苾芻妙高山王者下從金輪與海水
齊有八萬踰繕那從水上高出亦復
如是其形變方四面各有二千踰繕
那人天樂觀相狀端正上有三十三
天四寶所成東面水精南面吠瑠璃
西面白銀北面黃金於此山下大海
之中有龍王宮亦四寶所成受用無
闕有二龍王名難陁鄔波難陁而住
於此各有八万四千諸龍以爲眷屬
此二龍王假使金翅鳥王不能損害
所有飲食皆同諸天上妙供養時二
龍王由貪愛故各以其身遶山七匝
舉首而住俱作是念此等受用皆悉
是我福業所招以慳嫉心故每日三
時吐其毒氣齊二百五十踰繕那内
所有鳥獸聞毒氣者並皆喪命龍吐
氣已遂便睡著時諸苾芻修靜慮者
由龍毒氣皮肉變色燋悴萎黃如世
尊說汝等苾芻欲求戒淨可於半月
爲褒灑陁求除罪故爲隨意事時彼
苾芻至長淨日皆來集會時舊住者

怪而問曰何故仁等顏狀異常萎黃若此其靜慮苾芻以緣具告諸苾芻曰龍為惱害何不調伏答曰此唯世尊及大聲聞方能制伏非我所堪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作是念我諸弟子誰堪降彼二大龍王佛知大目乾連定能摧伏便告大目乾連曰汝當觀察難陀鄔波難陀二大龍王時大目乾連唯然受教即作如是方便入定從室羅伐城沒於妙高山出在龍身上經行龍睡不覺復行頂上亦不覺知目連即入其腹振大雷霆睡仍不覺令時尊者便作是念龍有二緣方可降伏云何為二一者令其瞋怒二者恐怖心我若違彼生瞋怒者令瞻部洲悉皆震動我今應可使其驚怖即化作龍身大彼三倍身遶二龍周圍七匝舉首而住龍覺身重即便睡寤見彼大身極生驚恐憂惶失計作如是念所居之處令被欺奪遂化作小身棄宮逃竄尊者大目連即復本形遮彼龍前整容而住問曰汝二龍王欲何所作答曰有大德龍來

至住處欲害我命奪所居宮有此難緣進向餘處尊者報曰我於向者到汝宮中不見斯事龍曰我等親見尊者曰汝可還宮示我形狀龍曰大德豈復欲殺我耶尊者曰我共往看誰敢相殺宜可迴去示彼形容龍與尊者覆還往處但覩空宮更無餘物二龍問曰將非聖者見我憍暴現驚恐耶尊者曰或容如是彼龍白言聖者何緣來此尊者曰汝等當聽汝於過去作鄙惡業墮傍生中受斯惡報今時更復作猛毒心殺害有情無悲愍念從斯没已除捺洛迦更無生處彼二龍王俱來礼足作如是語欲令我等當作何事尊者曰汝等今可歸依三寶受五學處至盡形壽不殺生乃至不飲酒於妙高山有禽獸等依止住者施以無畏勿令驚恐彼龍白言我等愚癡自無覺慧幸蒙聖者拔濟苦津自擔要心謹依言教從令已去乃至命存歸依三寶受五學處於諸生類不令苦惱愛同已子除瞋毒心時大目連降二龍已欲還本處彼

一龍王礼尊者足白言大德我墜迷
津蒙恩救濟至世尊處幸持我語頂
礼雙足不審世尊少病少惱起居輕
利氣力安不復更白言唯願大師慈
悲哀愍苾芻苾芻尼等餅食訖凡說
福頌伽他之時願稱我名以福垂濟
捨此惡業生善趣中目連告曰當為
汝白時大目連所爲事訖猶如壯士
屈申臂頃於妙高山沒逝多林出詣
世尊所礼雙足已白言世尊我已降
伏二難陁龍令受三歸并五學處於
妙高山所住有情皆起悲愍彼二龍王
附申礼敬世尊足下不審大師少病
少惱起居輕利氣力安不我以惡業
墮傍生中受諸苦難唯願世尊慈悲
救濟具陳請意世尊聞已讃言善哉
善哉彼二龍王能生猒離即告諸苾
芻曰從今已去我諸弟子苾芻苾芻
尼等每食了時說鐸欹拏伽他稱彼二
龍王名字為作呪願令捨惡道生善
趣中當如是作若不依我教者得惡
作罪是二龍王從斯已後每至月八
日十五日二十三日月盡日夜復本

形畫為人像詣世尊所俱申礼敬受
八支學又每来時從妙高山至室羅
伐城於路左右布列龍兵弥滿虛空
以為侍衛後於異時龍作長者形来
詣佛所聽受妙法時勝光大王亦於
彼時来詣佛所既至門外命左右曰
汝往佛所觀有何人時彼左右奉教
而去礼佛足已見二長者在世尊處
聽佛說法即還王所白言大王有二
長者在世尊處王作是念彼二長者
是我國人見我来時敢不恭敬時勝
光王欲至佛所彼二龍王見國主来
白世尊曰大徳既見國主合改常儀
我今為敬法坐聽為敬王起立世尊
告曰諸佛世尊及阿羅漢等咸皆敬
法以此因縁說三伽他曰

若過去諸佛　及以未来者　現在諸世尊
能斷一切憂　皆共尊敬法　言說及行主
常於一切時　尊重於正法　是故求益者
欲希冨盛樂　應當尊敬法　常思諸佛教

彼二龍王聞佛語已雖見王来不修
敬事王既見已便作是念此二長者
是我國人見我来至不生敬重便起

瞋恨至世尊所礼雙足已在一面坐
佛知王意有瞋恚心别作餘言不為
說法時勝光王請世尊曰唯願大師
為我說法佛以此緣說伽他曰
若無清淨心　而懷瞋恨意　不能解諸佛
所說微妙法　降伏鬪諍心　及以不淨意
能除於忿害　方解諸佛法
時勝光王聞伽他已作如是念由二
長者遂令世尊不時為我演說法要
即從座起礼佛而去命左右曰汝可
伺彼佛邊長者辭佛去時待至門外
俱斬其首彼二龍王所有部從見王
懷忿作是語已若皆驚愕怒而議曰
我等有力能碎高山傾竭大海王何
勢力敢作此言即卒起重雲震降雷
雹於虛空中皆下刀杖劒輪箭槊茶
至地頃尒時世尊得無恚念告大目
連曰汝應速疾念勝光王及此城中
諸有情類時大目連唯然受教即入
慈定纔入定已遍虛空中皆雨天花
俱勿頭等而墮于地乃至勝光王入
宮已乘天花避落王怪奇異歎未曾
有遂告中宮妃后王子大臣及婆羅

門諸士庶等悉皆總集而下令曰我
於向者從逝多林迄至宮中天花灑
落曾所未見不知此事是誰威力時
有近王說美言者白言此是大王如
法化人不行枉酷諸天歡喜雨此妙
花王曰我常以法安人福力應今宮
內女人作如是語我等貞居唯事國
主於餘男子永絕邪心天神鑒賞慶
以祥瑞太子曰我於父母盡心孝養
靈祇感應致此嘉祥大臣曰王有教
令我悉奉行助化國人致使天花下
落婆羅門曰我順四時恭祭天地無
虧淨行致此鮮花猛將曰國有强敵
我先出師為衆安撫獲斯嘉應國人
曰我等躬耕供王國稅無爽時節神
明共知表察恭勤祥花普散王開衆
議各述已能便作是念此妙靈奇世
所未見不知是誰福力我今宜往請
問世尊如佛所言我當信受
尒時勝光王即以天花威滿衣裓乘
大象王至給園外足步而去礼世尊
已在一面坐即以上事具白世尊佛
言大王此之天花非大王力亦非內

宮及王子目連庶威德所致是大目連威神之力大王向使目連不為觀察不興悲愍者於須臾間室羅伐城王及百姓悉為塵坌由彼慈悲甚深定力遂致天花處處充滿是故王及臣庶於大目連皆應供養時勝光王白言世尊以何因緣但由聖者目連令我已身及以宮內國城人等不為塵坌得存性命此之恩力非是世尊非餘弟子佛言大王非我之力亦非諸餘聲聞弟子但是目連王若欲者可以衣裓天花置地王奉佛教棄花於地悉皆變成刀劍輪矟王既見已便大驚怖生佐愕心白佛言世尊此之兵仗從何所来佛言大王王豈不憶前令左右於難陁鄔波難陁二龍王處以瞋毒心出暴惡語遣斷其命時彼龍王所有部屬聞是語已皆發瞋恚便興密雲於虛空中雨諸刀劍及以箭槊時大目連見斯事已即入慈定勿令王衆并諸國人悉皆磨滅遂變兵器咸作天花令衆安樂王言世尊我不曾見彼二龍王何得遣人欲

斷其命佛言王不憶者我令憶之王豈不憶向於我所有二長者見王不起王便發怒勅諸侍從斷其命耶王言我憶佛言彼二長者即是龍王為聽法故化作人形来至我所王曰由我肉眼不識神龍既有罪愆欲作何事佛言就二龍所而為懺摩王曰彼在妙高山我住摩揭陁國相去懸遠如何愧謝佛言彼二龍王每月八日及長淨日為聽法故必来我所王亦須至我當示彼龍王之身王可求謝王曰我於彼龍求謝之時礼其足耶佛言大王不應礼足宜舒右手至彼龍前告言二龍王我出麁言幸見容恕彼二龍王共相容忍王曰謹奉佛教當如是作礼佛足已還適本宮後至長淨日龍作人形来詣佛所王亦復至瞻仰世尊佛為現相指示龍王時勝光王見佛現相即從座起整理衣服往二龍所展其右手作如是語幸二龍王見相容恕彼二答曰善哉大王共相容捨

七日者尒時勝光王作是念由我處

語惱彼龍兵致使雲雷雨諸刀劍由得聖者大目乾連慈定力故變作天花存活我等我欲酬恩聖者請佛及僧於七日中以申供養即從座起頂礼佛足白言世尊願佛及僧於七日內至我宅中哀受微供尒時世尊見王請已默然為受王見受已礼佛而去既出外已告大目曰我緣聖者大目連故請佛及僧於七日中就舍而食卿等宜應掃飾衢路莊嚴城郭辦上味食以待佛僧大目奉命悉皆備辦從王宮內至逝多林於此中間寶幢幡蓋香花遍滿既嚴飾已王令使者往白佛僧飲食已辦願佛衆知時尒時世尊於日初分執持衣鉢大衆隨從至王宅所詣其食處於先設座就之而坐時勝光王見衆坐已自持種種清淨上妙飲食奉佛僧衆既餘食已澡漱復訖佛為大王說施頌伽他并演妙法還歸本處初日既然乃至七日悉皆如是聖衆食已為王說法還歸本處時勝光王遂於後時夜中失火燒殺大象王令鳴鼓宣告國人

日從今已後不得夜中輙然燈火若有違者罰六十金錢其無錢者長繫於獄

時諸苾芻咸皆有疑請世尊曰大德難陁鄔波難陁此二龍王曾作何業墮傍生趣又作何業所居宮宅皆四寶成受用飲食與諸天同類八万四千諸龍以為眷屬假使金翅鳥王亦無傷損佛告諸苾芻此二龍王所作之業還以自身而受其報無餘代者乃至廣說

假令經百劫　所作業不亡　因緣會遇時
果報還自受

汝等應聽乃往古昔此賢劫中人壽二万歲時有迦攝波如來出現于世十号具足尒時婆羅痆斯城有王化世名訖栗枳國土豐樂人民安隱時有兄弟二人俱為大臣一名難陁二名鄔波難陁彼二大臣以法非法助王治國臣有外甥名曰無憂於迦攝波佛教法之中而為出家猒捨塵俗精誠靡懈未久之間斷一切惑證阿羅漢果每日三時向二舅所為其說

法作如是語唯願二男勿以非法助
王治國由此因緣於未來世當受惡
報二男答曰聖者治國之法不能純
以善事而化於人阿羅漢曰若如是
者來世資粮可應修集彼二男報曰我
於今時欲作何事答曰可為僧伽造
立住處報曰我當修造即造大寺施
四方僧四事無闕所設供食及非時
漿色香美味悉皆具足國內苾芻同
王太子無所障礙諸苾芻尼事同後
宮無敢侵擾彼二大臣由以法及非
法助王治國有惡業故墮傍生中由
造寺宇施四方僧故所有居宅皆四
寶所成由以上妙飲食供衆僧故所
受飲食皆與天同味由於苾芻苾芻
尼等令無惱害得八万四千諸龍以
為眷屬假使金翅鳥王不為損害汝
諸苾芻若造惡業還招苦報所有善
因當得善果汝等當學
善與者室羅伐城有一長者名曰善
與大富多財豐足受用所有資產與
北方毗沙門天王可為儔匹仁惠無
慳給養貧乏因号善與時彼長者曾

於一時來詣佛所礼佛足已在一面坐聽說妙法從座而起白言世尊唯願慈悲佛及僧衆明當就舍受我微供世尊默然而受時彼長者見佛受已礼足而去即於其夜具辦種種上妙飲食旦令使者往白時至尒時世尊着衣持鉢聖衆隨從至長者家就座而坐時彼長者覩衆坐已自手斟酌種種飲食衆飽食已澡漱復說長者夫婦即於佛前頂礼佛足長跪而住世尊觀彼夫婦根性差別隨機說法即於座上俱見真諦獲預流果乃至廣說歸依三寶受五學處佛及聖衆各還住處時長者婦得果之日即於其夜便覺有娠於時時中供佛僧衆經九月已請佛及僧就舍而食佛為說法夫婦二人得不還果即於是日其子誕生顏貌希奇人所愛樂額廣眉長鼻高脩直頂圓若蓋色美如金垂手過膝衆所稱歎過三七日歡會宗親其父以兒告諸親曰此兒今者當立何名舉衆咸云此之孩子父母得果之日來託母胎及其生時

還得勝果斯之運會世所未聞如有神通理應嘉讚應與此子名曰神通長者養育孩兒授八乳母二供乳餔二作褓持二為洗浴二共歡戲供給乳養無有闕乏廣說如上是時神通童子年既長大容貌希奇於王城下隨路而去時有宮人樓上遙見觀彼容貌深意便生即以花纓遙擲童子墮其頭上有監察人見是事已便去白王大王知不神通童子於王內人有邪欲想從城下過宮人投以花纓王聞是已不審思察即生忿怒命法官曰此之童子與內交通既犯常刑當斷其命法官奉教執縛童子往至屠所便斬其首城中人衆見此童子非法枉死皆出大聲作如是語是非法王不審觀察神通無過枉被屠刑王見諸人說其非理便自思忖是我造次不審刑科卿等諸人捨斯一過尒時善與長者見兒死已作如是念我有珎財辛苦求覓咸為神通擬隆家業今既身死財何用為我今宜應以已珎財於沙門婆羅門及貧乏之者

悉皆施與唯留金錢一文爲衣食本作是念已便於室羅伐城令人擊鼓宣告諸君當知善與長者現有財貨無遮惣施奴婢雜畜並放隨緣若有須者隨意來取諸人聞已遠近俱集長者出物悉皆給施並稱求心歡未曾有是時長者以一金錢買諸貨物他日轉賣常得四錢每日日中以一金錢買諸香物磨作香泥塗拭佛殿又以一錢日日僧中巡次供養又以一錢舍內居人用充衣食餘有一錢留以爲本善與長者既家產罄竭財食貧無諸來乞人隨時給濟因此号爲麁惡善與時麁惡長者往詣佛所礼足已在一面坐佛告長者曰汝之舍中當能施不長者白言世尊我比家中雖於日日惠施飲食然爲貧無不能精細事多麁惡佛告長者凡所施物若好若惡此二皆當獲異熟果長者若人施時隨好隨惡不以信心不生恭敬不自手不應時不清淨如是之人得報之時不能如彼大富長者隨意受用於其舍宅奴婢車乘飲

食衣服牀搨卧具色聲香味觸而心
恡惜不能受用長者由不信等所行
惠施獲報如是長者又所施物若好
若惡以深信心極生恭敬自手應時
以清淨物持惠前人如是施者得報
之時如大長者隨意受用於其舍宅
奴婢車乘飲食衣服牀搨卧具色聲
香味觸而心廣愛樂多受用由此因
緣長者應聽乃往古昔有勝貴族大
婆羅門名薜羅摩常於婆羅門處以
八万四千大象服以金鞍鈴鐸旗幡
悉以金作於其象上覆蓋金網持以
惠施又以八万四千馬鞍轡裝挍悉
皆以金又以八万四千車乘各以四
寶金銀瑠璃頗梨所成金網幰蓋皆
以師子虎豹文彩皮褥上毯敷置其
中又以八万四千諸妙樓觀亦以四
寶所成又以八万四千牀搨卧具亦
四寶成所有敷設氈席氍褥皆是
諸方珎奇上物於牀兩頭安置丹枕
又以金鉢八万四千盛滿銀粟又以
銀鉢八万四千盛滿金粟又以八万
四千雙上妙疊衣有其四種謂加尸

細疊芻摩細疊紵麻細疊孤咕薄迦
細疊又以八万四千牸牛其角皆咸
以金角咸有犢子俱以疊覆又以八
万四千童子皆用金銀寶物而為瓔
珞如斯等物皆持惠施諸婆羅門何
況所餘上妙飲食種種衣服長者當
知彼大潮婆羅門以如是等八万四
千奇妙之物施婆羅門時所獲福德
不如有人但以飲食供養外道離欲
五通仙人其數滿百此之福德望前
福德果報殊勝復次長者如彼大潮
以如是等八万四千奇妙之物施婆
羅門及施外道一百隱人不如有人
但以飲食施一贍部樹下未離欲染
異生菩薩此之福德望前福德果報
殊勝復次長者如彼大潮以如是等
八万四千奇妙之物施婆羅門及施
外道一百隱人并施贍部樹下異生
菩薩不如有人但以飲食施一預流
向者此之福德望前福德果報殊勝
復次長者如彼大潮以如是等八万
四千奇妙之物施婆羅門及施外道
一百隱人并施贍部樹下異生菩薩

及預流向不如有人但以飲食施一
預流果者此之福德望前福德果報
殊勝如是廣說一來向一來果不還
向不還果阿羅漢向不如有人但以
飲食施一阿羅漢果此之福德望前
福德果報殊勝梵本具有恐繁故略
復次長者如彼大潮以如是等勝妙
樂具施婆羅門及一百隱人異生菩
薩并四向四果不如有人以妙園圃
施四方僧此之福德望前福德果報
殊勝復次長者如彼大潮以如是等
勝妙樂具施婆羅門及一百隱人異
生菩薩并四向四果以妙園圃施四
方僧不如有人於此園中造立寺宇
奉施僧伽此之福德望前福德果報
殊勝復次長者如彼大潮以如是等
勝妙樂具施婆羅門乃至園中造立
寺宇不如有人於此寺中施以牀褥
臥具及諸座褥被枕之類此之福德
望前福德果報殊勝復次長者如彼
大潮以如是等勝妙樂具施婆羅門
乃至於彼寺中施以牀褥臥具及諸
座褥被枕之類不如有人於此寺中

於僧常食此之福德望前福德果報殊勝復次長者如彼大潮以如是等勝妙樂具施婆羅門乃至寺中施僧常食不如有人盡形壽歸依佛陀歸依達摩歸依僧伽受持戒行此之福德望前福德果報殊勝復次長者如彼大潮以如是等勝妙樂具施婆羅門乃至歸依三寶受持學處不如有人於一切有情於少時間修習慈觀此之福德望前福德果報殊勝復次長者如彼大潮以如是等勝妙樂具施婆羅門乃至廣說於一切有情修習慈觀不如有人於暫時間了知諸行悉皆無常悉皆滅壞是可猒患修出離想此之福德望前福德果報殊勝不可挍量由是因緣長者當知常於諸行修無常等觀求出離行是要法門速得解脫如是應學如是應修勿為放逸尒時善與長者及諸大衆聞佛說已頂礼雙足深心歡喜信受奉行從座而去

尒時長者既至舍已於其夜中然明燈讚佛教時王使者每於夜中巡歷

人家觀察明火於長者室見有燈明
報言長者豈非大王聲鼓宣令普告
諸人每於暗夜不隷燈明若違教者
罰六十金錢若無錢者終身繫獄可
不聞耶長者曰我久聞知晝夜人曰
若如是者何故然燈答曰我於夜中
受尋佛語報曰縱讀佛教豈免輸錢
可速將来長者答曰我今貧悴何處
求錢報曰若尒可来永繫牢獄答曰
我無別計即可隨行使者便將置於
獄内王所造獄閣有三重若品第尊
高置於上閣其次之類安在中棚卑
賤庶人拘之下屋時爲惡善與長者
既是勝流居在上閣時四天王知此
長者地隣无學精苦勤心於初夜分
来詣其所問言長者處在獄中是不
應事長者曰大仙爲犯國刑非我自
欲問曰違犯何事答曰夜明燈火被
罰六十金錢我既貧無身須繫獄四
天王曰長者欲於何處安置金寳我
等持来隨情受用長者曰唯願大仙
勿見憂慮王若知者或容見放大仙
有暇暫聽妙法時四天王頂礼求聽

長者哀愍為宣法要四天身光如四
火聚王遥見之便作是念何人獄中
然大炬火至中夜時天帝釋来所發
光明映四天衆其有問荅如彼四天
乃至求聽妙法至後夜時梵王来至
身光晃曜倍勝諸天問荅求聽聞法
歡喜倶還本宮尒時大王於一夜中
悉遥見此光明奇特至天曉已問獄
官曰誰於昨夜獄中然火掌人白言
夜於獄内無然明者王令六日親往
撿察獄中普問無然火處還白王曰
無人然火王曰第三閣内因禁何人
獄官荅曰有處悪人善與長者拘在
上閣王曰可唤將来我自親問使者
唤至王問長者前為然燈禁在牢獄
何故今者還然火耶長者荅曰我昨
夜中不記然火王曰於初更時見四
大聚半夜有五後夜有六何故長者
妄語云無長者即便具以四王帝釋
大梵為来聽法身有光明非燈燭也
王聞語已深生尊敬歎仰希奇荅言
長者仁有大力今何願求隨所欲者
我當給施長者荅曰我今敢欲從王

乞願王日隨意所須長者日我願於
夜尋讀佛經唯願大王勿禁燈火王
曰隨長者意夜秉燈明乃至餘人亦
皆隨意夜中然火為讀佛經悉免其
罪于時遙惡善與長者及以國人蒙
王放免皆大歡喜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四十四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勑雕造

三藏法師 義淨 奉 制譯

入王宮門學處第八十二之三

尒時薄伽梵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時此城中有三長者一名善與二名善合三名戒勝此三長者各有別德因而立名能善廣施謂善與長者言無虛誑謂善合長者衆人信伏謂戒勝長者善能忍恕謂勝光王離邪欲心謂哥羅太子時憍薩羅國至八月半後多有賊盜名爲秋賊彼諸賊侶共相集會作如是議我等去何於此時中少作劬勞多獲財物於一年內受用隨情一人告曰今此城中善合長者多有貲財珎寶豐足我等宜往到長者處共爲證枉報言長者我等先有一億金錢寄長者處我今須用可見相還若言虛者我等共引戒勝長者而爲證人獲此貲財於一年中豈足受用一人告曰彼戒勝長者豈爲我等作證人耶餘人議曰我以強力逼令作證問曰如何強

力答曰此戒勝長者性多慚耻若大便時必當遠出村外入深林薄我當伺候彼欲去時執持利刀於草藂住彼若來至我即執捉告言長者若與我為證尒命得存若也相違交斬君首諸人聞已咸云善計作此方便為證不難即各持刀往戒勝長者大便之處於藂薄中潛身而坐時彼長者於大便時至所行處在草藂內被賊所擒告言長者為當樂死為求活耶長者告曰我實不知君等何意賊曰當隨我言報曰隨汝所作諸賊告曰若隨我語斯則命存必若相違劇刃非遠長者曰有何言教賊曰與我作證長者曰何事須證賊曰善合長者我等先寄金錢一億今欲徵索恐彼不目須得人證長者曰此為實寄為是虛言賊曰此是虛言長者聞已作如是念我寧守死不為枉事豈避一生之苦於無量刧受諸惡報作是念已向諸群賊而說頌曰

寧以守法取終亡　不作背法而存命
守法定得昇天樂　背法當生地獄中

時彼長者說此頌已為諸羣賊略宣
法要告言諸君當知尔等皆由前世
惡業因緣作欺誑事雖得人身衣食
常乏今復更為不善於此命終當生
何道除三惡趣無處相容作如是等
種種勸喻諸賊聞已起信敬心即便
俱來礼長者足白言長者我等愚癡
不閑善惡欲以非法共相誣謗既蒙
告喻深心慶喜我等今時欲何所作
長者曰無越三歸及五學處為善趣
因即便為受三歸五戒至盡形壽不
殺生等諸賊歡喜奉辭而去
復次勝光王有一小弟名曰哥羅顏
貌端嚴衆人愛敬至長淨日來詣佛
所礼佛足已請受禁戒既受得已從
座而去於一靜處撿攝內心是時魔
女莊飾容儀來至其所告言王子今
既少年應受欲樂衰暮之後方可攝
心王子聞已告魔女曰汝以癡心迷
惑於物我持淨戒不習邪途時彼魔
女知王子意固守至誠不遂所求隱
形而去
尒時善與長者來詣佛所礼佛足已

在一面坐聽佛說法時勝光王亦来
佛所欲申礼敬至逝多林門命左右
日汝往佛所看有何人使入便見善
與長者佛邊聽法廣如上說乃至王
出門外告左右曰汝若見彼長者出
時報云大王有教長者速去離我國
中時有諸天於長者處心生敬重聞
是語已各懷忿恚於王身上便放毒
蜂既被蜂螫疾入宮内蜂仍不放隨
入宮中王被毒螫更無別計即還佛
所礼足而白忽被蜂螫不審何緣唯
願世尊救濟於我佛言大王由王向
於善與長者起瞋恚心欲駈出國諸
天忿怒放此毒蜂王曰我有此過今
何所為佛言大王宜應就彼而申愧
謝王曰我愧謝時礼其足耶佛言不
應致礼應至彼前而執其手告言長
者我出麁言幸見容恕時勝光王蒙
佛教已至長者所而申懺摩長者見
已共相容恕彼諸羣蜂咸皆四散衆
人見者各生希有時勝光王白佛言
世尊我處王位從彼庶人而求懺謝
豈非希有佛言大王大自在人於界

賊類而求懺謝斯實希有善與聞已白世尊曰我貧無物隨有常施此豈不是希有事耶佛言雖貧能施斯亦希有時戒勝長者及哥羅王子亦在佛邊戒勝長者具以秋賊而白世尊我為長命因緣不行誑枉此豈不是希有事耶佛言雖有命難情存質直斯亦希有哥羅王子白言世尊魔女姝妍來相惑乱我拘戒行不為非法此豈不是希有事耶佛言若人富貴能受禁戒遠離邪欲於諸世間斯實希有尒時世尊以此因緣說伽他曰

若人處尊位　求謝於卑微　或復少貲財
隨有能行施　設遭於死難　不生欺誑心
富貴簡邪情　此四咸希有

尒時貧善與長者戒勝長者哥羅王子親對佛前各問深義世尊如理隨事而荅時勝光王亦在其中見彼發問不解其義但知瞻仰心懷憂悒礼佛而退既還宮中以手支頰心懷憂悒時勝鬘夫人見王憂色問言大王從何所來容色憂悴王以事報夫人曰由王寡聞不閑佛法國務之隙可

讀佛經王曰我今年邁不能習讀更
復國務繁劇無暇尋經若汝勝鬘及
行雨夫人讀佛經者我於夜中聽受
文義夫人曰善時勝鬘夫人使白王
曰我生憍薩羅國聖者鄔陁夷亦生
憍薩羅國我當就彼而受經業其行
雨夫人亦白王曰我生摩揭陁國聖
者舍利子亦生摩揭陁國我當就彼
而為讀誦王曰各隨所樂時勝光王
往舍利子所申敬事已白言大德行
雨夫人於尊者所欲受經法唯願慈
悲哀中教授舍利子曰我今宜往白
世尊知即往佛所礼佛足已白言世
尊王欲請我為行雨夫人授佛經法
是事得不佛言應教舍利子還至王
所報言世尊慈愍許我教時勝光
王既蒙許已復詣具壽鄔陁夷處白
言聖者勝鬘夫人欲就尊者受學佛
經廣說如上乃至許我相教王見許
已便還宮內報二夫人曰彼二大德
許相教授時二大德於日日中來入
宮內為二夫人教讀佛法後於異時
勝光王國邊隅反叛王遣師伐被敗

而歸如是二三乃至七返皆被他破逐北旋兵王聞敗已便作是念邊隅逆命師去被降非我自行方能翦[illegible]王即嚴整四兵於彼夜時踰旅而去具壽舍利子善識時宜其鄔陀夷不知機變夜聞兵馬鈴鐸之響即便驚覺作如是念豈非王衆有事他行即於未明作天明想執持衣鉢入王宮中時有內人報勝鬘夫人曰阿遮利耶鄔陀夷今來至此夫人聞已著輕紗衣出門迎接時鄔陀夷見彼夫人形體踈露注目而視夫人知已便生恥愧還入宮中更著餘衣至鄔陀夷所敬受經教再三反復猶未天明宮人見之共生譏議作如是語王雖信敬情無間然苾芻不識時機中宵而至王未藏寶及諸寶類而便造次輙到宮門時鄔陀夷教其讀誦迄至天曉勝鬘夫人問曰聖者今朝何處當食鄔陀夷曰隨所得處我當噉食夫人即取其鉢盛滿餅食授鄔陀夷彼得鉢已顧言無病持之而出至王門下見舍利子從外而來鄔陀夷問曰

大德若作如是精進用心云何能得
斷諸煩惱我侵明起早入宮中為彼
夫人教授經法并受鉢食持出宮門
仁今始來何晚之甚舍利子曰具壽
可去佛緣此事當制式叉時諸少欲
苾芻聞是事已便往白佛世尊以此
因緣告諸苾芻入王宮者有十種過
失云何為十一者王與夫人在一處
住苾芻入時夫人便笑王即生疑豈
非夫人與彼苾芻於私屏處行鄙惡
事若不尓者何因見笑或可有心將
為惡事二者苾芻入宮夫人有娠王
生是念豈非苾芻共為惡行令其有
娠三者苾芻入宮王失珎寶及諸寶
類王作是念豈非苾芻偷竊我物四
者王有密語聞徹於外王作是念豈
非苾芻傳通密語五者苾芻入宮王
瞋太子遷移職位太子念曰豈非苾
芻於王讒搆令我今時致此憂慼六
者苾芻入宮太子於父為不義事諸
人聞已豈非苾芻傳通密語令失孝
義七者苾芻入宮王之所重尊勝大
臣被黜職位便作是念豈非苾芻於

王讓說令我墮在不如意處八者卑位大臣王與重賞諸人議曰豈非苾芻爲其薦達九者王數出師征伐餘國人皆議曰豈非苾芻共王論說數令我等征伐疲勞十者苾芻入宮王出征伐告戰士曰其所得者悉皆自屬後既平殄王便却奪諸人議曰此是苾芻教王奪我佛告諸苾芻以此因緣不應輙入宮內或令四兵不得安隱此非苾芻之所應作

攝頌曰

夫人笑娠寶　泄言瞋太子　擯王豐業事
數征還奪財

如是乃至我觀十剎為諸苾芻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明相未出剎帝利灌頂王未藏寶及寶類若入過宮門閫者除餘緣故波逸底迦

如是世尊在王舍城竹林園中為諸苾芻制學處已告諸苾芻曰瞻部洲內有二大城一名花子二名勝音此之二城互有衰盛若花子城盛則勝音城衰若勝音城盛則花子城衰時

勝音城人民富盛有王御世名曰仙道正法治人國土豐樂無諸戰陣亦無病苦龍王歡喜五穀熟成廣說如上彼王夫人名曰月光顏容姝特衆所愛敬王之太子名曰頂髻有二大臣一名利益二名除患時摩揭陁國王舍城王名曰影勝以法理人國無災患如餘廣說其夫人名勝身儀貌超絕國内無比王之太子名未生怨有一大臣名曰行雨是大婆羅門種高勝貴族尒時仙道大王曾於一時朝集大會告衆人曰頗有餘國豐樂熾盛與我國相似不時彼衆中有摩揭陁國興易之人作如是語大王於此東方有摩揭陁國王舍大城王名影勝彼國豐樂與王相似時仙道王聞此語已於影勝王生愛念心問大臣曰彼王國内何所乏耶答曰彼處無寶王曰喚別寶人簡取好者使以妙寶盛滿金篋并王勅書遣使送往摩揭陁影勝王語使者曰當報彼王從今已往王可共我為歡國知識必有所須我當為辦使持王信到王舍城

影勝王所奉書具白王既覽書并開
國信生大歡喜王曰彼之國中何所
乏少諸人答曰彼無好疊時王即以
摩揭陁國所出上疊盛滿箱篋准如
上事報仙道王并致書曰敬覽來信
并受國珎未面相親深慜遠意彼有
須者我當為辦使持王信到勝音城
即以書及國信奉仙道王王見慶喜
問使者曰王之形狀其量如何并問
性行使者報曰影勝王其形長大一
似大王性行雄猛躬為征戰王即依
量造五德上甲令使送去云何為五
一者感熱之時著便涼冷二者刀斫
不入三者箭射不穿四者善辟諸毒
五者能發光明王造甲已并裁勑書
曰今贈寶甲五德圓備若念我者幸
當自著希招遠意勿恵餘人即以此
甲付與使者使者持去到王舍城便
以此甲奉影勝王白言大王此之寶甲
具足五德仙道大王故遣送來時影
勝王覽書觀甲心生希有喚別寶者
令其准價寶人白言大王此一一寶
並皆無價然衆共商量准直金錢十

億王既聞已便生憂念遠方知友贈
我寶甲此一寶其價難知我國無
此如何酬謝以手支頰低頹而坐是
時行雨大臣入見大王似帶憂色問
言大王何故面有憂色王曰我今寧
得心不懷憂遠處國王贈我寶甲此
一寶其價難知我國更無奇異珎
物既無報荅為此懷憂大臣荅曰願
王勿憂有好贈物王曰何處得有大
臣荅曰彼之國王唯贈一領寶甲王
之國內有佛世尊乃是人中妙寶一
切有情共所尊敬十方世界無與等
者王曰誠有此事欲如之何大臣曰
可於疊上畫世尊像遣使馳送王曰
若如是者我當白佛隨佛言教當奉
行之時影勝王往詣佛所礼佛足已
在一面坐以事白佛佛言大王善哉
妙意可畫一鋪佛像送與彼王其畫
像法先畫像已於其像下書三歸依
云我從今日乃至命存歸依佛陁兩
足中尊歸依達摩離欲中尊歸依
僧伽諸衆中尊次書五學處一不殺
生二不偷盗三不欲邪行四不妄語

五不飲諸酒次書十二緣生流轉還滅所謂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從無明緣行乃至積集而生此無故彼無此滅故彼滅從無明滅乃至積集俱滅皆廣書之復於像上邊書其二頌曰

汝當求出離　於佛教勤精　降伏生死軍
如象摧草舍　於此法律中　常修不放逸
能竭煩惱海　當盡苦邊際

如是畫訖授與使人應報彼曰汝持畫像至本國時可於廣博之處懸繒幡蓋香花布列盛設莊嚴方開其像若有問云此是何物應荅彼言此是世尊形像捨轉輪王位而成正覺又問此下字義云何荅曰是歸依三寶為出離因次下云何荅曰教持五戒生人天道次下云何荅曰是十二緣生明三界五趣流轉還滅因果道理若問於上二頌其義云何荅曰斯之二頌明勸諸有情依教修行破生死軍勿為放逸速趣菩提時影勝王奉佛教已歡喜頂受礼足而去王即盡像上下具書其事以種種妙香遍熏

尊像然後細卷內金函中次以金函內銀函中次以銀函內銅函中復以上妙香疊密裹此函置香爲上嚴整衢路幢幡導從出王舍城時影勝王并作勅書報仙道王曰雖未相見使至覽書蒙贈寶甲世所希有今盡世尊形像三界寂尊令使持將奠申供養既至彼已可去王城有兩驛半平治道路嚴飾城隍躬領四兵幢幡花蓋於廣博處張設尊儀慇懃供養獲大福德既封書已持付使人勅曰如我所囑當須憶念盡可為之使既奉旨數辭而去路經多日漸至勝音城可有兩驛半在於此停住遣信白王并持書去王得書已開讀忿怒告大臣曰未知彼國有何奇異勝妙信物書云可兩驛半平治道路嚴飾城隍花蓋幢幡集諸人衆遣我自領四兵遠出迎接看此形況意欲相輕鄉等宜應揔集四兵我自親往伐摩揭陁國大臣奏曰曾聞彼王有大度量不應以隨宜國信輕觸大王王今宜可且順其言親往觀察若稱王意斯曰

善哉如不來者興師未晚王曰誠有
斯理隨書且作於兩驛半平治道路
乃至王自親觀依彼來書盛陳供養
引至城邑於平坦處无量百千人衆
聚集香花普設充遍街衢王開畫像
瞻仰而住于時中國商人共來觀像
咸皆合掌異口同音俱出大聲唱言
南謨佛陁也南謨佛陁也其仙道王
既覩尊儀聞佛陁号見所未見聞所
未聞遍體身毛悉皆驚竪王便問曰
佛陁之名何所詮表商主荅曰大王
中國有城名劫比羅跋窣覩中有淨
飯王生一太子具三十二相有八十
種好相師瞻之云此太子若在家者
當為轉輪聖王七寶圓滿千子具足
降伏四洲以法化世若出家者當證
如來應正等覺於人天內号曰佛陁
此即是彼真容影像王聞喜悅問曰
此下文字其義云何商人曰大王此
是歸依三寶王曰次下云何荅曰此
明五戒又問次下云何荅曰此是十
二緣生流轉還滅其上云何荅曰此
明勸誡猒離生死希求涅槃皆為

廣說

時仙道王聞商人說十二緣生無明行等生滅道理善誦其文便還宮內即於初夜依文而思於後夜時捨諸緣務迄至天明結跏趺坐端身正念繫意現前思量觀察十二緣生生滅道理所謂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從无明緣行行緣識識緣名色名色緣六處六處緣觸觸緣受受緣愛愛緣取取緣有有緣生生緣老死憂悲苦惱如是純大苦蘊積集而生所謂此无故彼無此滅故彼滅從无明滅則行滅行滅則識滅識滅則名色滅名色滅則六處滅六處滅則觸滅觸滅則受滅受滅則愛滅愛滅則取滅取滅則有滅有滅則生滅生滅則老死憂悲苦惱滅如是純大苦蘊積集皆滅時仙道王於緣生理既深曉悟不起于座以智金剛杵摧破二十種薩迦耶見山得預流果既見諦已還心慶悅渴仰世尊說伽他曰

敬礼大醫王　善療於心病　世尊雖在遠
能令慧眼明

時王歡喜即便裁書報影勝王曰我
頼仁恩知有三寶悟縁生理得見眞
諦苦海淪溺彼岸可期拔之涕淚歡
慶何極然我欲得親見苾芻爲作方
便令來至此使者持書至影勝王處
王讀書訖往詣佛所頂礼佛足白言
世尊其勝音城仙道王見佛形像得
悟眞諦遣使持書來至於此求見苾
芻唯願世尊慈悲發遣説是語已礼
佛而去尒時世尊便作是念誰與彼
城有因縁耶能至於彼廣爲化度觀
知聖者迦多演那於彼有縁能爲教
化世尊便命迦多演那曰汝可觀彼
勝音城内仙道大王并諸眷屬人物
之類時迦多演那唯然受教既觀察
已辭佛而出執持衣鉢入城乞食飰
食訖囑授卧具已便將五百苾芻隨
路而去往勝音城時影勝王并作勅
書遣使持去報仙道王曰承悟縁生
得預流果復於苾芻樂欲相見佛令
五百苾芻遠赴祈請仁可懇懃同大
師想去城兩驛半許脩治道路嚴設
香花治整四兵自來迎接又於城内

閑寂之處造一大寺營五百房牀榻卧具無令闕乏飲食所須悉皆預辦若作如是供養事者獲福無量便持書至授仙道王既讀書已如言悉作苾芻既至賓迎入城即於空閑廣博之處懸繒幡蓋嚴設道場請苾芻坐時有無量百千大衆悉皆雲集尒時聖者迦多演那隨彼機緣爲說法要令諸大衆皆蒙利益或得預流果者或得餘果乃至出家得阿羅漢果或有發趣聲聞獨覺乘心者或有發趣大乘者時勝音城有二長者一名底灑二名補灑往詣聖者迦多演那所至已礼足白言聖者我今欲於善說法律而爲出家於聖者所修治梵行時迦多演那知其心至即與出家并受圓具觀其根器教以要法彼二便於日夜之中懃修無倦斷一切惑證阿羅漢果即昇虛空現諸神變身出水火便入無餘妙涅槃界彼諸親族即火焚燒爲供養已収其餘骨造二窣覩波時仙道王於日日中常詣聖者迦多演那處聽說妙法既聽得已

還入宮中告諸宮人曰聖者迦多演
那每常為我說深妙法宮人白言大
王有福逢佛出世因成果滿得聞正
法王告宮人曰尒等何因不往聽法
宮人荅曰我等內人無由數出若其
聖者迦多演那得入宮中為說法者
我等當聽王聞語已往聖者所頂礼
雙足白言聖者宮內女人樂欲聞法
唯願尊者興慈愍心暫入宮中隨彼
所願時迦多演那白言大王世尊制
戒不許苾芻入王宮中為女說法王
言聖者若如是者誰入宮中為女說
法荅曰有苾芻尼許入為說時仙道
王聞是語已即作書報影勝王曰宮
內女人樂欲聞法頗有方便得令苾芻
尼來不時影勝王既覽來書便往佛所
礼雙足已白言大德彼仙道王復遣書
來云內宮妃后樂聞正法欲見苾芻
尼其事云何尒時世尊聞斯語已便
作是念何苾芻尼與彼城中宮人之
類因緣感會共相濟脫觀知世羅苾
芻尼能化於彼佛告世羅苾芻尼曰
汝當觀彼勝音城中宮人之類尼白

佛言謹受聖教礼佛足已從舊住處
嘱授卧具竟執持衣鉢與五百苾芻
尼俱向勝音城影勝王復與彼書令
遣迎接造房五百供給所須數設道
場爲衆說法多人悟解發三菩提心
時世羅尼日日自往王宮之内爲妃
后等宣說法要

彼仙道大王妙解彈箏其月光夫人
善能爲舞曾於一時王在宮内自手
彈箏月光起舞於其舞際見夫人身
有無常相至第七日必當命終時王
見已心生憂惱手所彈箏便投于地
月光見已白言大王豈我舞曲不中
絃管致使大王放箏於地王曰非関
舞悪然我見汝身有死相於七日内
必定身亡月光白王曰若如是者幸
當見放我願出家王曰共立要契可
遂汝情若出家已斷諸煩惱證阿羅
漢果者我便望斷若有餘結惑而命
終者於所去處當告我知夫人曰尒
時仙道王即引月光至世羅苾芻尼
處礼足已白言聖者月光夫人欲於
善說法律而爲出家唯願聖者慈悲

攝受與其出家并受圓具世羅報曰善哉大王即與出家并受圓具觀其業報知欲命終教授月光修無常觀月光依言而作於第七日忽尒命過生四大王衆天諸天法尒初生之時必起三念我何處死知在人中今生何處生在四大王衆天曾作何業於佛教中淨修梵行時月光天女作是念已若我不往礼世尊者是所不應即取瓔珞莊嚴其身即以種種上妙天花咸滿衣裓夜詣佛所天光晃耀滿竹林園便以妙花普散佛所頂礼佛足在一面坐尒時世尊觀彼機性而為說法彼聞法已得預流果說伽他曰

世界人天咸供養　能除業惑生老死
於百千生難得逢　我今幸遇誠希有
我依大師除結惑　今時獲得清淨眼
超渡苦流昇彼岸　究竟當入涅槃城

時彼天女說此頌已頂礼佛足往勝音城仙道王所時王於樓上獨寢天女既至身光大明彈指作聲警覺王睡王聞驚坐問曰作聲者誰荅曰我

是月光王曰夫人可來與我共卧天妾報言大王我已身死生四大王衆天人天事殊理無同宿王若欲得與我交歡者於佛教中出家修道若一切煩惱悉永斷者衆望都息若有餘惑而命終者生四王天與我相見作是語已騰空而去時仙道王聞是教已驚喜交集念出家事通夜不眠至天曉已命大臣曰卿可往問月光夫人今在何處大臣白言彼已身死王聞便念我今不應蒙天警覺不用其語處在居家可立頂髻太子為王付以國事我當於善說法律而為出家時仙道王告二大臣曰卿等當知我於頂髻愛念情深於卿二人情義亦重可於頂髻處止惡勸善我欲出家二臣聞已流淚交襟復命頂髻曰如汝比來順我言教從今已去二大臣言亦應聽受於諸國人以法而化我欲捨俗出家太子聞已悲泣難勝時仙道王既付囑已鳴鼓宣令普告國人曰所有國政委付太子我欲出家我比為王不能依法汝國人等各相

容恕時諸人衆聞是告已荷王恩惠悉皆啼泣不能自裁王立太子以知國事多出財寶廣設無遮沙門婆羅門及貧下類无不周給將一侍者徒步而去向王舍城時頂髻王及國人衆悉皆隨後送別而歸其王漸去至王舍城在一園中暫停息已告彼人曰汝今可往白影勝王曰有仙道王今在城外使者即便往至王所以事具白王聞驚起告諸臣曰其仙道王多有兵衆何不預報忽來至此使者白王彼無兵衆唯一侍者王聞語已便作是念彼是刹帝利灌頂大王我今不應空無儀擬獨引入城即便修治道路嚴飾城郭躬引四兵至仙道王所歡言執手共相慰問同乘一象入王舍城即以香湯澡浴奉上妙衣既飲食已問言王今何故棄大寶位將一侍人躬涉遠途而來至此答言大王我無別事本意故來於世尊所欲求出家并受圓具淨修梵行志求解脫時影勝王麁身合掌作如是語善哉佛陁善哉達摩善哉僧伽具大

慈悲有勝威力能令如是剎帝利灌頂大王捨尊勝位來詣佛所而求出家并受圓具修苾芻行時影勝王即將仙道王詣世尊所尒時世尊與無量百千四衆圍繞演說妙法遥見影勝王共仙道王欲來入衆告諸苾芻彼影勝王并將進物來至我所汝等當知於諸如來所有進奉無過導引受化有情作是語已默然而住時影勝王共仙道王俱至佛所禮雙足已在一面立白言世尊此是勝音國仙道大王足步而至欲於如來善說法律求出家受圓具修苾芻行唯願世尊慈悲攝受世尊即告仙道王曰善來苾芻可修梵行王聞是語鬚髮自落法服著身瓶鉢在手威儀進止如百歲苾芻時影勝王禮佛而出仙道苾芻即依衆住於晨朝時著衣持鉢入王舍城次行乞食時諸士女百千万衆聞彼入城俱來瞻仰宮閣之類咸昇樓閣傾壁踰誠共觀希有時彼苾芻既得食已還至本處飯食訖收衣鉢洗足而坐時影勝王諸臣翼從

至仙道苾芻所躬申敬礼說伽他曰

勝音國大王　捨百千城邑　今乞餘殘食
豈不生勞苦　先用妙金䑍　衆寶以莊嚴
今但持瓦鉢　豈不生勞苦　先食香粳飯
美饌隨所欲　今者食麁疎　豈不生勞苦
先著迦尸服　妙疊及諸繒　今披糞掃衣
豈不生勞苦　先處勝宮殿　侍衛以多人
今獨樹下居　豈不生勞苦　先在妙牀褥
細軟隨情樂　今時卧草敷　豈不生勞苦
先與上宮后　娛樂鎮隨心　今時獨寢息
豈不生勞苦　先乘無價象　寶馬及珍輿
今時徒步行　豈不生勞苦　庫藏皆盈溢
受用常隨意　今時無所有　豈不生勞苦

時仙道苾芻既聞是語亦以伽他而荅之曰

諸有難調事　我今皆伏除　上食用資身
如牛負轅軛

影勝王曰

仁今有何意　作此憂愁語　心中所念者
我悉相供給

仙道苾芻曰

諸有樂法人　心無有憂戚　若不知法者
從冥入於冥　大王應善聽　我今說正法

由解正法故　生天得涅槃　此身無可愛
有一德應知　善調令住境　隨心即安樂
假使壽百年　形命終歸盡　去何爲妻子
財食常貪著　妻子如怨家　亦財常畏失
我今皆捨棄　解脫諸憂惱　人命將盡時
呪藥不能救　神仙及諸聖　無能違拒者
天雖有威力　勝處壽長年　衰相現前時
必死無能救　諸王得自在　威力無人敵
多財有名稱　終歸入死門　假令修苦行
勇猛越諸人　設多兵衆力　誰能超死苦
非空非海內　亦非山石間　無有地方所
不被死所害　非空非海內　亦非山石間
無有地方所　不被業所害　死後身膖脹
皮肉漸分離　唯餘白骨在　觀斯何可愛
諸骨咸銷散　但有空髑髏　形色甚可惡
誰當生愛樂　在熱處燎害　若寒居煖室
常護持身命　不免死來侵　若人行善因
果不共他有　三等不侵害　是故應修福
若行十惡死　妻子皆不哭　殯送事隨宜
是名爲惡死　若行十善死　妻子皆憶念
殯葬並如法　是名爲善死　生時作獨來
死時還獨去　自受於苦樂　無有共分者
伺命來取時　父子不相救　親屬及珍寶

無能贖命者　生老及病死　日夜恒隨逐
無有藏避處　終被死王牵　智者見是事
捨而求出家　當離煩惱海　不受胞胎患
我捨諸欲苦　得成苾芻性　終出生死獄
長趣涅槃城

時影勝王蒙仙道苾芻為說妙法聞已恭敬深心渴仰自言聖者生死長遠卒難出離我處王位與寂靜相違但有隨喜未能解縛說是語已頂礼而去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四十五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勑彫造



有部毘奈耶卷第四十六　益

三藏法師　義淨　奉　制譯

入王宮門學處第八十二之三

尒時勝音城頂髻王受父禪後初以正法化人未經多時便行非法彼二大臣利益除患白言大王當以正法化人勿為非法何以故王之國人如花果樹以時溉灌勿為驀損則條幹花果繁實可期王之百姓亦復如是恩養以法賦稅無虧雖復正諫彼行非法不肯悛改如是至三不用其語便生瞋恚告餘臣曰若人故與灌頂王教共相違逆者當與何罪時有佞臣前白王曰此何在言理當合死說伽他曰

若臣拒王教　若牙齒搖動　若食中和毒
除之方樂生　大臣若多智　善閑諸法律
富盛有兵戈　不除當自害

王聞是語告彼臣曰若如是者彼二老臣先王所囑我今不忍輙自加刑從今已去勿令與我更重相見即令門人遮不聽入立二佞臣以為輔相

佞臣得寵每於王所而說頌曰

苣勝不熬蒸　及以不磨擣　不苦加功壓

無緣可得油

國中人眾事亦如是嚴加苦切方辨國事王曰令以國政付卿二人其所作者即為定量時二佞臣便以苦法驅馳百姓時有商人從勝音城持諸貨物至摩揭陀國到仙道苾芻所仙道記識便問之曰

勝音頂髻王　大臣及兵眾　無病無恐怖

以法治人不

商人答曰

王及諸大臣　兵眾皆安隱　雖無他恐怖

非法以治人

時仙道苾芻聞是語已次第更問誰為第一大臣王用誰語苦逼百姓答言聖者昔二大臣遮不聽入更令餘二諂佞大臣王用其言常行苦虐令國人眾不得安隱仙道聞已告商人曰汝往彼國告諸人曰勿為憂惱待我三月夏安居竟當自至彼諫語其王時彼商人禮苾芻足辭之而去漸至勝音城報諸人曰老王不久自來

至此誨語小王不許非法苦楚人衆
時彼倭臣聞斯語已白頂禮王曰王
令知不昔日老王有心來此重貪國
位王曰父已出家寧求王位大臣曰
由貪愛心令彼追悔王曰其欲如何
臣曰當斷其命王曰彼是我父云何
興害大臣即便爲說頌曰
若父母兄弟　或復是女男　惡念作怨家
當須斷其首　假使有千子　若棄於一般
一子作怨家　諸子須況沒　存家殺一命
爲村除一家　爲城除一村　爲已弃一國
時彼倭臣作如是等種種勸諭王然
其說倭臣即命諸屠人曰汝今可往
殺彼老王我當賞汝時彼屠者於老
王所戀慕情深雖被發遣心不樂去
如是再三以金銀珍寶乃至聚落悉
皆賞賜亦不肯行倭臣忿怒告獄官
曰汝今可去取彼屠人并其眷屬繫
之於獄獄官聞已驚走而去至屠人
所并諸眷屬執縛將來屠人恐怖白
言勿相執縛隨意所爲獄官曰汝殺
老王我今放汝屠人曰去即皆手執
利劒求覓老王隨路而行向摩揭陁

國時具壽仙道夏安居竟往詣佛所頭面礼足白佛言世尊我今欲往本勝音城世尊告曰隨汝意去當須思念業力難違是時仙道礼辞佛已至所住房囑授卧具執持衣鉢往勝音城行過半路逢彼屠人共相憶識問曰汝從勝音城来荅曰如是彼處國王及以百姓各得安不具為問荅廣說如前乃至非法治國於大王所不願相見仙道聞已告丈夫若如是者我當迴去時諸屠人即說頌曰

勇猛大王何處去　頂髻不欲願王生
故遣我等共相刑　王令命盡無逃處

仙道聞已告彼人曰丈夫豈復頂髻故遣汝等斷我命耶荅曰如是仙道便念如世尊說當須思念業力難違者由斯事故審作是語即報屠者曰賢首汝等可暫停息我本所為而作出家雖復剃髮染衣其事未辦汝等暫住待我少時求所為事諸人報曰大王隨意時具壽仙道於一樹下結跏趺坐如龍王蟠如佛言曰多聞之人有五種利益云何為五一者若善

巧二者處善巧三者界善巧四者緣起善巧五者於其所須教誡教授不求於他時仙道苾芻於斯五事悉皆善巧於五趣輪迴知無定相一切諸行皆悉無常善觀察已斷諸煩惱證阿羅漢果觀金與土平等不殊刀割香塗了無二想心無罣㝵如手撝空能以大智破無明殼三明六通四無㝵辯悉皆具足於三界中所有愛著利養恭敬无不棄捨證解脫經說伽他曰

已斷諸結縛　善拔衆毒箭　我仙道苾芻
仍不免王法

作是語已告屠者曰賢首我所作者今已作訖汝所爲者當可隨情屠人白言大王我若歸國頂髻問言大王死時有何言說將何以報荅曰汝當報彼作如是說

汝造多惡業　殺父貪國位　我獲勝涅槃
汝墮無間獄

復應告曰汝造二無間業一者殺父二者殺阿羅漢諸漏已盡當受極苦墮無間獄汝可至誠懇懃悔罪冀得

輕微仙道復念我以神力乘空而去勿令由此受極重殃即生正念欲發神通於所求境心便迷乱乃至神通之字亦不記憶況復騰空而欲遠去復更念言世尊令我當思業力無可逃避說伽他曰

假令經百劫　所作業不亡　因縁會遇時
果報還自受

時彼屠人即拔利刀斬斷王首頭落于地空中說伽他曰

不思議業力　雖遠必相牽　果報成熟時
求避終難脫

是時世尊在竹林園中忽然微笑世尊法尒若微笑時於口中出五色光明或有沉下或復上昇其光下者下至無間并餘地獄若受炎熱皆得清涼若處寒氷便獲温暖彼諸有情各得安樂皆作是念我與汝等為從地獄死生餘處耶令彼有情生信心已復現餘相彼見相已皆作是念我等不於此死而生餘處然此必由希奇大聖威德力故令我身心現受安樂既生敬信便能消滅地獄諸苦於人

天趣受勝妙身當為法器能見諦理
其上昇者上至色究竟天光中演說
苦空無常无我等法并復說此二伽
他曰

汝當求出離　於佛教精勤　降伏生死軍
如象摧草舍　於此法律中　常脩不放逸
能竭煩惱海　當盡苦邊際

時彼光明周遍三千大千世界已還
至佛所若佛世尊說過去事光從背
入若說未來事光從胷入若說地獄
事光從足下入若說傍生事光從足
跟入若說餓鬼事光從足指入若說
人事光從膝入若說力輪王事光從
左手掌入若說轉輪王事光從右手
掌入若說天事光從臍入若說聲聞
事光從口入若說獨覺事光從眉間
入若記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事光
從頂入是時光明繞佛三匝從足下
入時具壽阿難陀合掌恭敬白佛言
世尊如來應正等覺熙怡微笑非無
因緣即說伽他而請佛曰

口出種種妙光明　流滿大千非一相
周遍十方諸剎土　如日光照盡虛空

佛是衆生最勝因　能除憍慢及憂感
無緣不啓於金口　微笑當演有希奇
安詳審諦牟尼尊　樂欲聞者能為說
如師子王發妙吼　願為我等決疑心
佛如大海妙山王　若無因緣不搖動
自在慈悲現微笑　為渴仰者說因緣
佛告阿難陀如是如是非無因緣如
來應正等覺輒為微笑汝今當聽說
伽他曰
已斷諸結縛　善拔衆毒箭　彼仙道苾芻
仍不免王法
阿難陀彼勝音城頂髻王由惡知識
故其父先王得阿羅漢無有愆負横
加逆害決定當墮無間獄中阿難陀
白佛言世尊仙道苾芻得阿羅漢今
被殺耶佛言被殺時阿難陀聞已流
淚傷感難裁時彼屠人遂持王頭及
以衣鉢詣勝音城至佞臣所告言我
見老王奉教殺訖此是其頭及以衣
鉢時二佞臣見斯事已生大歡喜往
頂髻所白言大王王可欣慶於王國
內無復怨家王白誰是我怨家答曰
老王王曰豈復先王今已命斷答曰

今已殺訖王曰如何得知傳臣即指
屠者此等諸人親斷彼命頂髻問曰
我父先王有幾兵衆欲來此耶屠者
荅曰彼是出家苾芻寧有兵衆單身
隻步隨路而來便持衣鉢及以王頭
呈示頂髻頂髻見已悶絶于地冷水
灑散良久乃穌起便大哭問屠者曰
父王死時有何言囑荅言大王先王
死時親說伽他遣白王知

汝造多罪業　殺父貪國位　我獲勝涅槃
汝墮無間獄

又曰汝造二逆業一者殺父二者殺
阿羅漢諸漏已盡墮無間獄當受極
苦汝可至誠懇懃除悔冀得輕微是
時頂髻聞是說已憂箭射心容色顦
悴如斷生葦莖萎枯萎即便遣使喚
二舊臣至而告曰何因卿等二人見
我造作極重惡業不相遮止二臣荅
曰王教令我不得相見有何方便共
相諫止頂髻即便勅二傳臣勿來相
見立二舊臣爲輔相從斯漸漸勸
頂髻王正法治國時二傳臣既失寵
已別爲方便欲改王心於舊二阿羅

漢一名底灑二名布灑二窣堵波各於一邊造一小穴取二小猫兒各安穴內於日日中以肉餧飼教令識語每常持肉到穴邊時大聲喚言底灑布灑汝各出来猫子便出又復告言汝等若實以邪謟事誑惑世間受信心衣食以自活命由斯惡業墮猫子中事不虛者各取肉臠遶自窣堵波還歸本穴作是語已方始投肉猫子得肉各遶其塔還趣穴中如是日日於窣堵波處教二猫子乃至淳熟體解人言時二傻目作此事已至頂髻母所白言太妃王今羸瘦性命無幾豈得今時捨而不問王母報曰我欲如何由君二人教作如是極重惡業二目白言豈可雖落井中綆亦同棄母曰知有此事我欲何為傻目曰殺父之憂妃自開解殺阿羅漢心生悔惱我等為除母曰欲若為除目曰底灑布灑自云得阿羅漢衆所共知斯乃誑惑於他説無後世寧知死已生猫子中以此證知無阿羅漢母曰此若實者可令自驗足得除憂其母即

使至頂髻所問言愛子何故汝今身
極羸損瘦黄困篤便白母曰我今寧
得身心不苦由二使臣教我造作二
無間業先王無辜枉加殺害是阿羅
漢諸漏已盡必當直趣無間獄中母
曰汝不須憂我當爲説王曰幸願爲
説除我深憂母曰此國先王非是汝
父我因洗浴與外人交通因即生汝
雖斷彼命非成逆罪王曰且知非父
無重逆業殺阿羅漢其罪可無母曰
此事汝可問有智人以詳虚實是時
太妃辞子而去命二使臣告言我子
所有殺父之憂已爲除訖殺羅漢罪尒
自當知時頂髻王即便愬命群寮令
集一處諸有智者亦喚俱來時二使
臣隨衆而至王便問曰朕聞殺阿羅
漢得大逆罪其事如何時大衆中有
白王曰大王誰復知彼得阿羅漢復
有説言阿羅漢者乗空来去道眼通
明知有害身何不遠避二使臣曰王
何見憂於此世間無阿羅漢而令殺
彼得逆罪耶王曰我及諸人悉皆現
見衣澀布灑獲阿羅漢上騰虚空身

變水火作諸神通入無餘依妙涅槃
界卿等云何道其無實倭臣曰願王
覓其罪倭得終其事王曰欲作何事
臣曰彼皆虛偽誑惑世間實更受生
去無後有若實無者因何生在猫子
之中各居塔下王曰如何得知臣曰
王當自驗其王即便命諸臣曰我欲
往彼觀其虛實王遂整駕及諸大衆
百千万人至制底所時彼倭臣便持
肉臠在制底邊大聲喚言底灑布灑
汝各出来猫子便出又復告言汝等
若實以邪諂事誑惑世間受信心衣
食以自活命由斯惡業墮猫子中事
不虛者各取肉臠遶已窣堵波還入
本穴作是語已方始投肉猫子得肉
各遶其塔還趣穴中倭臣曰王今見
不王曰我見倭臣曰今此世間無阿
羅漢但有空言時王即便捨阿羅漢
見發起邪心所有布施苾芻苾芻尼
等飲食供養悉皆斷絶時諸五衆既
無飲食並皆四散唯大迦多演那及
世羅苾芻尼於此城住時迦多演那
苾芻於晨朝時執持衣鉢入勝音城

欲行乞食逢頂髻王出外遊獵尊者
見王便生是念或王見我生不喜心
避之而去王逢見已問傍臣曰何故
苾芻遠相避去傍臣答曰彼苾芻作
是念勿令殺父作逆之人塵觸我身
為斯遠去王聞大怒勅諸兵士各以
土一把散苾芻上時彼尊者知是事
已即便化作小室在中端坐彼諸人
衆各以塵土弃尊者上便成大聚時
利益除患二大臣見其非理便為
去土問言大德令此城人作無利事
當受何報苾芻報曰齋七日來當雨
塵土所有城郭填塵無遺時利益大
臣子名紺顏授與尊者大迦多演那
以充侍者除患大臣女名紺容授與
世羅苾芻尼以充給侍即於是日天
雨珎寶乃至六日皆雨珎寶時彼利
益除患二大臣各取珎寶感滿二
船於其夜中出城逃避隨河而去至
一勝地各造一城以為居止一名利
益城二名除患城至第七日時世羅
苾芻尼將給侍女以神通力往憍閃
毗城即以侍女付瞿師羅長者令其

養育尊者大迦多演那於第七日於此城中見雨塵土知是業力不可救濟即與勝音城中舊住天女并侍者童子見土滿城人無遺子乘空而去至大聚落止穀場中暫時停息整理衣鉢入村乞食由天力故場中稻穀自然盈滿是時場主見斯事已作如是語我此場中稻穀盈溢皆由天女威神之力即持戶鑰授與天女報言乃至我未重來請勿棄去便往村中衆人集處普告之曰於我場中有天女至由彼威力場穀增多君等若能共立我見為聚落主者我當留彼天女以相擁護常受安樂諸人聞已咸云善哉即立彼見為聚落主其父即向彼處便以利刀自刎而死時迦多演那乞得食已還至場中共伴分食食了收衣鉢告彼天女曰我欲前行汝被他囑不可隨去天女曰我有何事不得隨行尊者告曰受他戶鑰其主未來若捨去者是傷信義須臾之頃村邑諸人各持香花來申供養請天女曰我等有福幸聖來儀伏願慈

悲留神此住隨所須者我皆供給云
女報曰若其君等苦相留者可為夫
德迎多演鄉造立寺并可為我別
立神廟四事供養無闕之者我當住
此諸人報曰此皆為作即便造寺去
斯不遠為立神堂供養無闕時彼天
女每於夜半秉持燈炬就尊者所聽
聞妙法村人見者便作譏議云何神
女夜詣苾芻共行非法神女聞已遂
起瞋心呪彼村人皆令疾患諸人知
已咸就神所共自懺謝患苦遂除尊
者知已即辭神女留小銅盞以為記
念便令紺顏童子執法衣角騰空而
去是時神女遂勸村人造窣堵波盞
置於內名為銅盞制底今猶現在時
紺顏童子執師衣角懸身而去時人
遙見皆悉唱言濫波底濫波底(是墜落義)
其所經過方國之處因号濫波(今共印度)
(現有其國)尊者漸去至一小國其王命終絕無
繼嗣時彼諸人皆知尊者神德高遠
遂請童子立為君主尊者許之遂便
榮為紺顏王留知國務從此復從步
迦擎國尊者之母生此國中名賢善萱

女尊者說舍爲其說法令得見諦授
之錫杖與作記念彼造錫杖制底現
令供養尊者從此欲往中國路過雪
嶺北方諸天俱来請曰唯願慈哀於
我住處爲留少許記念之事尊者便
念如世尊說中方之地不著布羅即
便以屨持與天神諸神得已於窣堵
之地造一制底名曰布羅制底是時
尊者過縛又河至布灑城內巡家乞
食既餅食已剃除鬚髮并剪爪甲諸
人見已請其髮爪作髮爪制底永貽
供養尊者次復從此南行至室羅伐
城諸苾蒭見告言善来大德迦多演
那所有遊履得安樂不答言具壽有
苦有樂時諸苾蒭具問其故答曰隨
處化人即是其樂在勝音城被塵土
壓斯成是苦時諸苾蒭尋問所由尊
者具答其事苾蒭聞已作如是語彼
殺父人生極邪見且受如是現世花
報未来苦果誰復代當時迦多演那
洗手足已往詣佛所頭面礼足在一
面坐尒時世尊知而故問迦多演那
汝所遊履得安樂不時迦多演那以

所經事具白世尊世尊聞已默然而住時諸苾芻聞其說已咸皆有疑白佛言世尊唯願慈悲為我宣說彼仙道苾芻以何緣故身為國主受大快樂捨此勝位歸佛出家斷諸煩惱得阿羅漢不免刀殺佛告諸苾芻汝等當聽仙道苾芻所造之業因緣熟時必須自受無逃避處廣說如上說伽他曰

假令住百劫　所作業不亡　因緣會遇時
果報還自受

汝等苾芻乃往古昔佛不出世有獨覺者出現世間情存哀愍拯濟貧乏知足而受不樂多求唯一福田堪如麟角來詣林藪少欲而住多有麞鹿兔為依止時有獵人於此置穽常多獲麑忽無所得怪其何故乃尋見人蹤至獨覺所發瞋怒意以箭射之聖者哀愍為昇空界獵人求下聖者因即命終遂火焚屍灌八牛乳收其餘骨為造制底種種供養頂禮悲哀願勿因此受三塗報所有供養功德生大王家豐財豐足當獲如是功德希

奇勝此大師承事供養心無猒倦汝
等苾芻往時獵師者即仙道苾芻是
由昔以箭射獨覺尊故於多生中受
地獄苦後得為人五百生中常被刀
箭所殺由昔願力得逢值我獲阿羅
漢仍由不免刀劒所害而入涅槃
時諸苾芻次復有疑白佛言世尊何
因緣故王子頂髻及勝音城士女之
類迦多演那被塵土壓利益除患持
寶出城佛告諸苾芻此等諸人因緣
運會業果現前廣說如上乃至果報
還自受汝等當聽於過去世一聚落
中有長者住娶妻未久誕生一息次生
一女各漸長大男既娶妻女未成嫁
諸餘女伴皆作婚姻斯之一女絕無
人問時有獨覺尊者出現于世廣說
如前有一獨覺人間遊行詣斯聚落
入村乞食時難嫁童女見聖者來便
以糞掃弃彼身上即於此日有人問
親其兄恠問何故今朝有人問汝答
曰我於向者以惡糞掃弃苾芻上兄
聞而笑女便以事告諸同伴諸女聞
已咸希嫁娶競以糞掃投擲苾芻如

是展轉盡大聚落所有人民並皆邪見將此為善時彼聖者忍罪衆人遂便捨去復有五通仙者来至此處諸人復以糞掃而弃擲之仙見此已亦復捨去人皆生念於尊者所弃糞得福遂於父母之上亦弃糞穢時此聚落有二長者見行非法普告之曰仁等所作實乖法憲緣斯惡業必招苦果聚落諸人雖聞此語而邪見轉增惡心不息汝等苾芻昔時長者女者即頂髮是彼聚落中邪見諸人即勝音城中衆多人是時彼二長者諫止諸人者即利益除患二大臣是往時勸止不令邪見令時免難不被塵壓童女之兄見歡笑者即迦多演那是由昔喜笑仍遺土壓汝等苾芻迦多演那若不證得無學果者今因壓土必致命終是故諸苾芻若純黑業得純黑異熟廣說如上乃至應當修學

尒時憍閃毗城有一長者名曰善財語作金聲家有一億金錢於旦朝時出大音聲命諸作人曰賢首汝等可起營作生務此長者宅居近王宮人

聞語聲作如是念此人聲相合一億
金錢至朝集時王命臣曰此善財長
者我聞其聲倍如相法有一億金錢
時王即喚善財至問言長者卿之宅
內有幾許財答言大王有一億金錢
諸臣聞已知王善相歎未曾有由王
口中故為妄語王見驚嗟立為國相
知彼有妙音響時人因即喚為妙音
長者由彼長者乃至失命因緣終不
遂白王曰妙音大臣多行欺誑王聞
長者以法輔正映蔽諸臣悉皆見嫉
是已即便試驗遂從貸用半億金錢
令於百姓處隨意徵取時彼長者依
數而取不枉一錢王勘知已深生希
有重加其位時妙音大臣體知財食
皆悉無常遂造義堂給施衣食令人
守掌告其人曰若見有人容儀別者
當須告我是時南方有五百隱遠適
俗之賓故弊充衣少欲為務遠涉艱
險欲向憍閃毗國於其中路無水可
求即便共詣一大樹下告言可與我
水時樹枝間忽展一手環釧莊嚴持
瓶注水彼五百人皆飽足飲已問言

汝是何神答曰我於前身去給孤獨長者家不遠而住為客縫衣諸有貧乏不知長者居宅處者我即以手指示其處復由受持八支戒故今得生此屬四大王衆天時五百人見斯事已更相告曰由持戒故報得生天我等亦應詣給孤獨長者處受褒灑陁八支淨戒彼行漸次至妙音長者所設義堂受供養已掌人還舍白長者曰有五百人云從南國形儀殊俗可喚問之長者命之問曰仁等從何所來答曰我等從南方來又問今欲何之答曰欲往室羅伐城給孤獨長者處受八支戒妙音告曰仁等可於此住待三月夏終我當共去答曰如是至夏終已妙音長者與五百人至給孤獨長者處慰問訖具陳其事時彼長者將此諸人往詣佛所俱礼佛足在一面坐尒時世尊觀彼根性隨機說法令出家已斷諸煩惱證阿羅漢果妙音長者得預流果既見諦已頂礼佛足白言世尊唯願哀愍我於閈毗我當為佛及諸聖衆造毗訶羅

世尊默然慈悲受請即告大准陁曰汝今可共妙音長者往憍閃毗造毗訶羅時大准陁受佛教已執持衣鉢共妙音俱行至憍閃毗造一住處修營既了遣使白佛造寺事周唯願世尊及苾芻衆慈悲降赴世尊於日初分餅食訖執持衣鉢將諸大衆往憍閃毗至妙音園於寺外池所洗手濯足方入寺中時妙音長者即以金瓶注水佛為受之請佛及僧受斯住處既至明日長者盛設供養供佛及僧餅食訖洗鉢嚼齒木澡漱已大准陁及妙音長者并諸眷屬頂礼佛足在一面坐為聽法故准陁白佛言世尊願為我等開示演説作何福業獲大果利光顯無窮福常增長相續不絶

佛告准陁有其七種有事福業無事福業我為汝説當一心聽若有淨信善男子善女人成就如是七福業者若行住坐卧若睡若覺於一切時如是福業獲大果利光顯無窮福常增長相續不絶

云何為七准陁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以好園圃施四方僧此是第一有事福業獲大果利光顯無窮由此福故若行住坐卧若睡若覺於一切時如是福業獲大果利光顯無窮福常增長相續不絕復次准陁若有淨信男子女人於此園中造立寺舍施四方僧此是第二有事福業獲大果利光顯無窮福常增長相續不絕復次准陁若有淨信男子女人於此寺中施以種種牀座被褥沙門資具此是第三有事福業獲大果利光顯無窮福常增長相續不絕復次准陁若有淨信男子女人於此寺中常施美妙隨時飲食供養衆僧此是第四有事福業獲大果利光顯无窮福常增長相續不絕復次准陁若有淨信男子女人於新來客苾芻及將欲行者供給供養此是第五有事福業獲大果利光顯無窮福常增長相續不絕復次准陁若有淨信男子女人於病者處及看病人供給供養此是第六有事福業獲大果利光顯無窮福常增長

相續不絶復次准陁若有淨信男子
女人於風寒雨雪炎熱之時便以種
種隨時飲食乃至麨粥持至寺內供
養衆僧令無辛苦食已安住此是第
七有事福業獲大果利光顯無窮福
常增長相續不絶准陁當知此之七
種有事福業若有男子女人要期結
願相續作者此之福量不可數知得
尒所福獲如是果感得如是勝妙之
身但可名為是大福聚准陁如五大
河和合一處同流而去趣於大海其
名曰殑伽河琰母河薩羅踰河阿市
羅伐底河莫熙河此之水量不可得
知有若干斛百千万億不能數知但
可名為是大水聚尒時准陁復白佛
言世尊我等已聞有事福業無事福
業願更為說佛告准陁當知有七無
事福業若有男子女人成就如是七
福業者若行住坐卧若睡若覺於一
切時如是福業獲大果利光顯無窮
福常增長相續不絶云何為七准陁
若有淨信善男子善女人聞有如來
若如來弟子於某村坊依止而住聞

已歡喜生出離心此是第一無事福
業獲大果利光顯無窮由此福故若
行住坐卧若睡若覺於一切時如是
福業獲大果利光顯無窮福常增長
相續不絕復次准陁若有淨信男子
女人聞彼如來若如來弟子欲來至
此聞已歡喜生出離心此是第二無
事福業獲大果利光顯無窮福常增
長相續不絕復次准陁若有淨信男
子女人聞彼如來若如來弟子涉路
而來聞已歡喜生出離心此是第三
無事福業獲大果利光顯無窮福常
增長相續不絕復次准陁若有淨信
男子女人聞彼如來若如來弟子至
某村坊聞已歡喜生出離心此是第
四無事福業獲大果利光顯無窮福
常增長相續不絕復次准陁若有淨
信男子女人詣彼如來若如來弟子
處欲申敬礼見已歡喜生出離心此
是第五無事福業獲大果利光顯無
窮福常增長相續不絕復次准陁若
有淨信男子女人見彼如來若如來
弟子便即一心聽受妙法既聞法已

發大歡喜生出離心此是第六無事福業獲大果利光顯無窮福常增長相續不絕復次准陁若有淨信男子女人於彼如來若如來弟子既聞法已歸佛法僧受持淨戒此是第七無事福業獲大果利光顯無窮福常增長相續不絕准陁當知此之七種無事福業若有男子女人要期結願相續作者此之福量不可數知得尒所可名為是大福聚准陁如五大河和合一處同流而去趣於大海其名曰殑伽河琰母河薩羅踰河阿市羅伐底河莫醯河此之水量不可得知有若干斛百千万億不能數知但可名為是大水聚尒時世尊說是法已說伽他曰

五河清潔淨諸物　妙津孕寶導眾流
能令人獸等歸依　各競奔注無停息
若人能修有事福　及無事福生歡喜
勝福常流歸此人　如泉河水投溟海

今時大准陁及妙音長者人天大眾聞佛所說各生希有頂礼佛足歡喜

奉行

時諸苾芻咸皆有疑請世尊曰大德此妙音長者曾作何業大王聞聲表知其事因号妙音佛告諸苾芻乃往過去婆羅痆斯城於十二年中天旱無雨有一長者名曰善合處分一人爲掌庫者常出賜物於日日中以上妙飲食供養一千獨覺聖者其營食人每旦恒將一狗往自時至忽於別日忘不自知其狗看日欲午即走向千聖處謳謳作聲時諸聖者見狗聲別知是來請即便往長者舍其狗又往自時至人處作聲彼人見已作如是念豈非此狗命聖者來遂即如常供養諸聖汝等苾芻如是應知往時善合長者即我身是掌庫人者即給孤獨是自時至者即烏陀演那王是狗者即妙音是由彼往聲白聖者故今得好音如是皆由宿世因緣今受其報時諸苾芻歡喜信受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四十六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勑雕造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卷第四十七　益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入王宮門學處第八十二之四

尒時薄伽梵在王舍城竹林園中時有南方壯士力敵千夫來至此城詣影勝王所自言勇健弓馬無雙王見歡喜加之重祿授其大將時摩揭陁憍薩羅二國中間大曠野處有五百群賊殺害商旅由斯兩界人行路絕時影勝王聞是事已命大將曰卿可往彼二國中間曠野之處摧除群賊權住於彼時彼大將奉王教已將諸左右往曠野中見彼群賊將便獨進鋒矢交刃射一百人餘四百人尚來共戰其將告曰汝等莫前勿令俱死宜釋甲仗去傷者箭觀其活不諸賊聞已看被射者為去其箭尋並命終方知大將善閑射法更不敢戰餘四百人求哀請活大將愍之慈心向彼即於二界築一新城揔集諸人共住於此從斯已後名曠野城時此城人衆共立制若有嫁娶皆延大將先令

飲已方為歡讌時有一人家甚貧窶
欲為婚娶無容辦食以命大將即自
思念我今貧無力請大將來今此新婦
身未相觸宜當進奉以表素心便令
其妻入將軍室方始歸家從此已後
城內諸人以此為式時有女子欲為
婚娶便作是念此城諸人久行非法
自婦妻室先與他人欲作何緣能絕
斯事便於晝日衆人聚處裸立小便
諸人見已皆叱之曰汝是童女理合
羞慚何故對衆人前作非禮事女子
報曰若對丈夫可有羞恥對諸婦女
何所羞慚諸人對曰我非丈夫耶女
子報曰若是丈夫者豈有自娶已妻
先令他犯諸人聞已各起深慚即便
共議我等可詳殺其大將伺彼入池
洗浴之際諸人捴集以劒刺之彼欲
命終即便念曰非我本意汝自樂為
今實無辜枉斷我命遂發邪願願我
捨此身後生暴惡藥叉食此城中所
有男女發是願已尋即命終受藥叉
身於此曠野藂林中住由其前身怨
讎業故於此城中作大灾害人多病

死諸人知已皆往林中懺謝前過請
於每日常輸一人以充彼食凡次死
者於其門上懸牓告知或家主自行
或遣男女充其飲食時有長者於百
神所求得一子初誕之時門上見牓
其婦憂愁懷抱孾孩悲啼而往夫從
外來見牓而進知婦憂苦報其婦曰
業屬如此事當奈何汝不須憂勿生
愛戀宜將兒子送與藥叉作是語已
抱其孩子送至林處夫妻還歸昇高
樓上四方觀察懇懇敬礼說伽他曰

靈祇遍滿於世間　自伏諸根能濟物
我為孩子求哀礼　願見慈悲相救護

介時世尊常以佛眼觀察衆生如餘
廣說乃至如毋牛隨犢佛為憐愍長
者妻子及曠野城中諸男女故知此
城中堪受教化漸次遊行至曠野處
為暴惡藥叉說微妙法令生淨信為
受三歸及五學處乃至藥叉又說頌
請曰

云何丈夫最勝財　云何修行能利樂
云何味中為第一　云何命中為最勝

世尊告曰

信爲丈夫最勝財　善法常修能利樂
諸味之中實語最　於諸命中慧爲勝
藥叉又請曰
云何足珍財　云何有名稱　云何人所敬
云何善友增
世尊告曰
好施足珍財　持戒有名稱　實語人所敬
無慳善友增
藥叉又請曰
世間由幾生　由幾得名稱　由幾能成立
由幾能衰損
世尊告曰
世間由六生　由六得名稱　由六能成立
由六能衰損
藥叉又請曰
云何離愚癡　晝夜無羈絆　能於緣不住
不惰於深坑
世尊告曰
定慧離愚癡　捨著無羈絆　於境緣不住
持戒越深坑
藥叉又請曰
誰能渡瀑流　誰能越大海　誰能離諸苦
誰得心清淨

世尊告曰

信能渡瀑流　謹慎越大海　精勤離諸苦
有慧心清淨　汝今咸可問　沙門婆羅門
離實語布施　更有勝法不

藥叉答曰

我今何假問　沙門婆羅門　世尊大智海
能說真妙法　我從今日後　遊履於人間
常礼佛世尊　敬重於正法　世尊大慈愍
降臨我住處　我今決定知　當盡生死際

尒時藥叉持此童子奉上世尊　世尊受已授與父母即說頌曰

齋跡手授我　我手授父母　由手相傳故
應名曠野手

孩兒因此名曠野手年漸長大時曠野城未有君主衆人共議此曠野手童子有大福德親蒙世尊之所護念我等宜可冊以為王尒時世羅苾蒭尼從勝音城將除患大臣女名曰紺容付與妙音長者令其養育年既長成儀容端正衆所愛敬國內無雙時摩揭陁國影勝大王憍薩羅國勝光大王憍閃毗國明勝大王及廣嚴城栗姑毗等并餘貴族咸賚信物各遣

使人來就妙音求紺容女長者愁惱
作如是念來求女者多是國王我若
不與皆生怨恨容害於我報紺容曰
今隨汝情擇為偶對可自選取時諸
王使并餘貴族不期而會於妙音長
者花園中住時彼長者即以種種上
妙衣服無價珠瓔莊飾紺容令乘大
象手執花鬘往衆人處汝所愛樂堪
為夫者當以此花擲彼身上紺容即
便詣衆人所問言曠野手王住在何
處衆人指示女即以花望彼而擲作
如是語佛於藥叉手中所愛童子當
為我夫諸人聞已咸皆四散妙音長
者知女意至即為嚴整上妙象馬僕
使車乘種種衣服飾以珠瓔禮送紺
容往曠野處夜闇門閉無由得入權
居門下假寐通宵
尒時世尊觀見曠野手堪應受化乃
至廣說若曠野手與紺容相會者深
愛纏縛於生死中未能出離無階聖
果尒時世尊知是事已即從王舍往
曠野城至彼城隅日光遂沒即於其
夜卧牛跡擔地時曠野手聞佛世尊

來至城外臥牛跡搶中天既曉已時曠野手欲礼世尊出城門下見紺容女車馬僕從問是誰女宿此城門時紺容女具以來意荅曠野手王聞是事令往宮中時王詣佛所稽首白言世尊不審大師宿在荒田得安隱不世尊告曰曠野手於此世間得安隱眠者我為第一尒時世尊說伽他曰

能除於罪惡　不被欲所繫　離染歸圓寂
彼得安隱眠　能除熱惱病　一切希望斷
其心常寂靜　彼得安隱眠

尒時世尊為曠野手種種說法示教利喜即於座上證不還果廣說如阿笈摩經礼佛足已從座而去既還宮已語紺容曰我捨諸欲更不躭樂汝雖來至隨意去住無人遮止紺容曰我樂住此願與佛子為給侍人時曠野手為佛及僧於此城外造僧住處四事供養無所闕少廣說乃至曠野手三遇疾而死生無熱天既起三心來詣佛所礼足而坐世尊告曰汝曠野手因何業故生無熱天即以伽他荅世尊曰

我由見世尊　及得聞正法　供養於僧衆
曾無猒足心　受行勝人法　遠離於貪愛
於三寶常修　故我生無熱

時曠野手天子頂礼佛足忽然不現時諸苾芻夜見光耀咸皆有疑曉請世尊曰彼曠野手曾作何業纔見紺容從斯已後得不還果佛告諸苾芻汝等應聽乃往古昔有大臣子兄弟二人住居林野大名手足紺幾小名無紺幾大者修得五通小者就師受學其師有女名曰妙容顏貌端嚴年漸長大情希出適至學生所作如是語父母令我與汝為妻彼聞不許其女遂瞋學生恐怖即便逃走女尋趁及邀遮為夫學生固守不隨所願女便執刀欲斬其首尒時學生知不免難即便合掌作如是說南謨大仙紺幾手足纔歸命已仙人應至即便携去共至山林於牛跡擒處令其出家教修勝法證得五通汝等苾芻往時大兄五通仙者即我身是彼小弟者即曠野手是彼妙容者即紺容是我於往昔見將被害携至山林令得五通

雞女怨對我於今日還令免彼紺容
所逼於生死海得求出離是故汝等
於有漏中速求捨離
尒時諸苾芻復有疑心請世尊曰何
因緣故此曠野手纔初生已將與藥
叉用充飲食世尊至彼令免厄難佛
告諸苾芻汝等善聽當為汝說乃往
過去於一城中王好食肉時有一人
欲求於王以雞奉獻王得雞已將付
廚人令充羹臛彼獻雞者素有悲心
便作是念我今不應進奉活雞令彼
屠割即持倍價就廚人所求贖而放遂
便生念此雞無辜緣我進獻幾將被
殺此之惡業願勿受報我復贖放由
有福業令我來世遭厄難時得勝大
師來相救濟汝等知不往時獻雞者
即曠野手是由昔願力令免厄難如
是應知
尒時曠野手身亡之後紺容還向憍
閃毗妙音長者家時憍閃毗主鄔陁
延王聞紺容女未被男觸還來本家
便問大臣妙音共為禮娶置妙花樓
侍女千人令無闕乏每於日日與金

錢一千其侍人內有女曲脊因以為名時曲脊女於日[illegible]日中常以千錢買香供給於香店處共賣香男子密媾私情將五百錢以充食直餘有五百買香而歸後於異時共賣香男子同心設供請佛及僧廣說乃至食已聽法既聞法已即於座上俱獲初果既見諦理即便實用千錢買香持還宮內紺容夫人見彼塗香多於餘日便問其故彼曲脊女皆以前事具實白知是時紺容見其希有告侍女曰我所聽妙法已來為我說彼即往聽還身有難無容輒出汝可日日往世尊至宮中紺容夫人自居勝座令彼說法曲脊告曰聽法之儀不應如此夫人知已為敷勝座自居卑下請其說法既聞妙法證不還果時有外道婆羅門是磨沙國人名曰無憂婦名舍利後生一女色貌端嚴人所愛樂因名無比年漸長大自作是念若人與我容儀相似者當與為妻尒時世尊到憍閃毗次行乞還本處飯食訖往閑林中時無憂外道來至佛所觀佛

容儀無能比者遂作是念令此丈夫
儀容殊特得與我女為壻對當豈不
樂哉外道還家告其妻曰我女得夫
儀容相似可具瓔珞共為婚娶婦便
問曰彼是何人荅曰是沙門喬荅摩
婦聞語已說伽他曰

我曾於國中　見大仙乞食　行於不平地
隨彼足高低　如斯之大人　豈貪於妻子

時無憂婆羅門聞斯語已瞋而告曰

舍利非善徵　吉祥言惡相　縱彼心精進
有大威神力　若見無比女　便生愛樂心

作是語已便以妙衣諸瓔珞具莊嚴
其女父母隨從送向佛所便於路中
見佛足跡千輻輪相無憂見已報其
婦曰此是女夫行處舍利觀見佛跡
端嚴以頌報曰

染欲之人跡不正　恚性多瞋踏地堅
愚癡者跡不分明　此是離欲人行處
我觀是相定非無　比對偶之人無憂

重說初頌報曰

舍利非善徵　吉祥言惡相　縱彼千輻具
有大威神力　若見無比女　便生愛樂心

次復前行見佛世尊卧草褥處報其

漸口此是女夫所臥草褥舍利觀見
草褥不亂報曰
染欲人臥多穿穴　瞋者臥處草散墜
愚癡人臥草縱横　此是離欲人眠處
我觀是相定非女夫之所眠處宜當
旋踵共還故居無憂重忿報曰
舍利非善徵　吉祥言惡相　縱彼草不亂
有大威神力　若見無比女　便生愛樂心
作是語已便共相將往至佛所無憂
即便說伽他曰
仁當觀此女　美貌具莊嚴　須妻我見授
顏容妙相似　猶如十五夜　星月共相輝
世尊聞已便作是念若我與此無比
女人作慈愍言者此女必當别我去
時情生顧戀因此命終我今宜應現
瞋忿相共其父語作是念已即向無
憂說伽他曰
魔王奉三女　端正世無雙　瓔珞盛莊嚴
我不生欲意　况此卑賤身　不淨遍充滿
令我足指近　亦無如是事
時無比女聞是語已心生忿惱覲父
低頭于時無憂瞻仰尊顏而說頌曰
我女容華盛　端嚴無與比　仁今何所為

無心相愛念
世尊報曰
世間愚癡人　於境生愛著　若觀斯美女
遂使心迷倒　我是第七佛　獲得無上果
如蓮出水中　不被欲塵汙
尒時無憂婆羅門及無比女聞是語
已捨佛而去時有外道出家老苾芻
去佛不遠見無比女便生染愛請世
尊曰
佛眼遍明朗　愛斯無比女　與我為妻室
隨情當受用
佛聞此說默而不荅
時老苾芻染心遍故復白佛言
此是佛衣鉢　錫杖及君持　并戒並相還
我今隨女去
彼老苾芻即弃衣鉢并捨學處至無
憂父所報言與我無比以充妻室其
父罵之嬲不與語所願不遂便歐熱
血因此命終時諸苾芻咸皆有疑請
世尊曰以何因緣將無比女奉上世
尊不為納受佛告諸苾芻非無因緣
汝等當聽乃往古昔有鍛師家唯生
一女年漸長大恃自工巧不嫁與人

然此鍛師能以鐵針一枚置於水上而不沉沒時有婆羅門童子妙聞斯技於一針穴投以七針浮之水上亦不沉沒時此童子欲伏鍛師詣其門下唱言我有針賣須者當取女便出門笑而報曰

汝是愚癡人　或可無心識　今來鍛師舍
而欲賣針

童子亦笑荅曰

賢首我非癡　不是無心識　欲定彼憍慢
詣此欲賣針　汝父若知我　有斯勝技術
必以汝相娉　并家所有財

于時鍛師聞是語已問童子曰汝之技術為實為虛即自浮一針彼便浮七於彼童子便生愛樂遂許其女娉與為妻童子告曰我是婆羅門族姓高勝豈鍛師種為佉儸耶捨之而去汝等苾芻往時婆羅門者即我身是鍛師者即無憂是女者即無比是汝等苾芻我於往時具足煩惱尚棄其女況今離欲為無上師而生貪染如是應知

時諸苾芻復白佛言世尊以何因緣

老叟苾芻由無比女遂致命終佛告
諸苾芻汝等善聽此老苾芻非但今
日由無比故自取命終乃往昔時亦
爾因故而致命終於過去時有城名
師子劫王名師子頂為大法王時世
豐樂人民熾盛無諸忿爭干戈征罰
語偽惡人共相侵害亦無災橫及諸
病苦稻蔗牛羊在處充足等觀光庶
猶如一子時此城中有一商主名曰
師子大富多財受用豐足所有珍貨
及諸貲產僮僕傭人無所闕乏庫藏
盈溢如毗沙門王於同類族娶女為
妻雖久共居竟無男女為求子故祈
禱神祇遍諸天廟山林河沼及同生
天希望後嗣汝等苾芻世人皆云由
乞求故便獲子者此誠虛妄斯若是
實人皆千子如轉輪王然由三事方
有子息一者父母交會二者其母身
淨應合有娠三者中有現前商主與
妻愛貴位託蘊婦胎若聰慧女人有
子業緣運會時有一天從勝妙天下
五別智一知男子有染心無染心二
知時節三知從彼人得四知是男五

知是女若是男者居右脅若是女
者居在左脅時彼人婦稟識聰慧知
胎居右喜告夫曰商主知不我所懷
孕必是光顯宗族現居右脅是男不
疑商主聞已即大慶喜作如是語我
從久來常思繼嗣願得善子紹我家
業不墜宗門我既長養終懷返報廣
為惠施福利親族我沒世後稱憶我
名而為呪願願我所有尊祖父母受
生之處以福莊嚴即置其妻於妙樓
觀縱意而住隨時涼燠供給所須常
令女醫為調飲食冷熱合度六味無
差所不宜者皆不令食奇妙瓔珞以
為嚴飾譬如天女遊歡喜園乃至未
誕以來居止牀座足不履地目不觀
惡色耳不聽惡聲時經九月便誕一
男顏貌端正見者歡喜身色如金頂
圓若蓋垂手過膝目若青蓮額廣眉
長鼻昇高脩直衆相圓滿人所稱歎經
三七日已集諸親族商主以兒告諸
親曰此兒今者當作何字衆共議曰
此是商主師子之兒可名師子胤其
父以兒授八乳母二供乳哺二作襁

持二為洗浴二共歡戲此子既為八
母供承無所乏少常以乳酪生酥熟
酥醍醐及餘上妙甘美飲食而用資
養速能長大如蓮出池漸至童年學
諸技藝筭數書印取與出納皆盡其
妙辯說開解智識聰明於八種術善
能瞻相所謂男女象馬寶衣木宅其
父尒時於春夏冬為造三殿并三苑
園置三婇女謂上中下昇妙樓觀奏
諸伎樂而娛樂之商主師子於日日
中自知家務日旰忘食其子見父躬
自勤勞白言日晚何不時食父便告
日豈常受樂辦家業耶子聞此語作
如是念我父年尊自知家務寧得閑
縱貪為逸樂宜自經求以濟生業即
白父言口腹之重須自馳求坐食父
財是事不可我今欲往入大海中求
覓珎寶父告子曰汝今不應辛苦自
作馳求今我庫藏中多有財物金銀
寶貨隨汝受用假使日日費用米麥
亦不能盡乃至我存任情取用我過
世後隨意經求子頻啓父我欲汎舶
暫至寶洲父見懃懃從其所願告言

隨汝意去可於苦事當忍受之其父即便擊鼓宣令普告城邑遠近商客諸君當知欲求珎寶者可與商主師子胤同入大海所在經過不輸稅直海中貨物並當倍辦時有五百商人聞是告已集商主處共結行期既知期已各辭父母告别親知選擇吉辰將諸貨物人擔馬負隨商主去展轉城邑行至海濱商主遂以五百金錢雇舡入海并覔五人一能遠望二能鼓棹三能修船四能潛泳五能執柂于時柂師將欲擧帆普告商人曰大海之中戹難非一或猛風卒起漂泊山隅或鯨鱗鋸牙穿船沉沒君等不應於急難時無所憑據宜將浮物各自防身時諸商人聞斯告已共相謂曰大海安危難可預識我等宜應隨柂師語各求浮物以自防身或將瓶木或持皮囊或浮瓠等俱至船所既入大海過摩竭大魚碎破船舶時諸人衆各憑浮物出没隨波宿業緣運餘命未盡遇值北風漂泊南岸至赤銅洲彼有衆多鳴鶴羅剎女在此居

住時羅刹女隨樂變形若見破落商人能作美言詐爲誘誑於其城上竪二幢幡一名慶喜一名恐畏此幡若動表吉凶相商人既至慶喜幡動諸女議曰今吉幡動可往海濱定有贍部洲人漂落至此即便化作美女容儀俱行海際彷徉四顧見有諸人憑訖浮物而至於岸諸女各各化爲瓔珞莊嚴其身持上供具告諸人曰善來賢首漂泊洪波極受辛苦宜應就我居宅共解疲勞時此城內先有漂泊商人皆被置鐵城漸取充食即便共諸商人相隨詣宅諸女告曰堂宇衣服諸有所須隨意受用又我無夫今係汝活願爲儔疋情無間然多諸苑園皆可愛樂又荊庫藏此是贍部洲中所須寶物金銀琉璃眞珠末尼車渠碼碯珂貝璧玉赤珠右旋如斯等物亦隨意取用與我歡居勿生疑慮然此城南不宜輒往

爾時世尊告諸苾芻曰我不見有一事迷醉世間可愛可樂貪染繫縛過女色者當知女人是能沉溺一切男

子若諸男子見女人時即便迷悶荒
婬失志於所作事皆忘次緒勝妙善
品不復存心是故苾芻求解脫者當
勤修習離欲之行於諸染境作不淨
觀如是應學時彼商人便與羅刹女
歡娛讌樂積有歲時皆生一子復生
一女時商主師子胤作如是念何意
諸女於城南路不許人行我宜候妻
中宵睡熟抽身徐起拔劍南行觀其
所以即如所念夜起南行聞有衆人
悲啼號叫而云苦哉贍部洲痛哉父
母兄弟是時商主聞其聲已便大驚
怖身毛皆豎次更前行見大鐵城高
聳牢固周迴求覓竟無門戶亦不見
有人畜蹤跡於此城北有尸利沙樹
高聳城隅商主登上見城中人遙問
之曰汝何人哉號哭於此念贍部洲
父母兄弟彼皆告言我是贍部洲人
入海取寶當昇船之日恐遭海難各
持版木及以浮囊為護自身望免其
厄既入大海被摩竭魚觸破我船控
告無路各持囊版隨風漂泊業命未
盡吹至南岸時有衆女儀貌殊絕實

持供養來至我所作如是言善來賢
首我無歸趣以汝為夫所有舍宅衣
服飲食七寶珍奇皆隨意用廣說如
前乃至勿生疑慮仍告我等於此城
南無互輒往同居歡讌積有歲時各
於已宴皆生一子復生一女時彼諸
女人見吉憣動知有贍部洲人船破
而至即捉我輩隨次食之餘未食者
置鐵城內當食之時現羅剎像儀容
可畏長爪鋸牙𨅊裂人體飡噉血肉
骸爪筋骨無有孑遺乃至滴血墮地
以指攬取并土吞之我次未至處鐵
城內每日食一彼諸女者非是人類
皆是羅剎君等宜應善自防衛不久
亦當還遭此禍是時商主聞斯語已
便大驚怖告彼人曰頗有方便仁及
我曹免斯苦厄平安吉達還贍部洲
不被便告曰我無方便可得還至贍
部洲中重見鄉國何以故我知業重
求脫無緣我等共念穿鐵城下令作
孔穴欲求逃難冀免繫縛其城即
便更竟數倍復欲踰越而出城遂增
高故知我等無緣得脫以待命終君

等可有方便得還鄉國商主問曰其事云何彼便告曰我比曾聞於十五日褒灑陁時於虛空中有諸天人作如是語贍部洲人波無智慧故守愚癡於十五日褒灑陁時不解北行尋求出路每十五日有天馬王名婆羅訶從海而出遊在岸邊食自然香稻無病充溢有大力勢舉首四顧如是三告誰有欲向彼岸還贍部洲君等宜應於十五日褒灑陁時於城北邊大海之際至天馬所待馬語時即便告言我等欲歸彼岸還贍部洲願見提携安隱而去馬所陳語君當奉行有此方便可還本國時師子胤商主聞彼說已深心奉持讚歎希有即便下樹尋路歸還依舊而卧至天曉已詣彼五百商人之所而告之曰君等宜可俱集某園須有籌議所有妻子並勿隨身時諸商人聞商主語於一園中並皆俱集商主即便具以上事普告衆人復更告曰此等諸女皆是羅刹君等宜應謹自防護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四十七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勑雕造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四十八　益

三藏法師　義淨　奉　制譯

入王宮門學處第八十二之五

時諸商人聞是語已咸皆大怖無計所出至十五日褒灑陀時皆向城北詣天馬所時彼天馬從大海出於海岸邊食自然香稻是時有一無智商人不記前言見馬王已作如是語君等知不此是婆羅訶天馬王食噉香稻我等宜應就禮其足白言我向彼岸歸贍部洲時彼商主告諸人曰我於鐵城受彼言告事不如是乃至馬王來語已來無宜逼近要待馬王飽食香稻身體充悅舉首四顧三說是言誰向彼岸歸贍部洲聞是語時方至馬所求渡大海時馬食訖四顧三告諸人聞已就礼其足合掌恭敬作如是語我等求向彼岸還贍部洲時彼馬王告諸人曰汝等若欲安渡大海歸贍部洲者當依我教請要思惟若不依者無由越渡彼羅刹女化作美容倍勝常日將諸男女來相誘誑

作如是語我依汝活為作歸依今棄
我去欲何所適如上所陳宅舍珎寶
咸皆具說若不住者汝之男女自可
持將汝等若聞如是告時生顧戀心
作妻子想愛彼珎寶及諸園觀情生
願樂欲到還者縱非我背必當墮落
猶如熟果不住其枝時彼諸女復羅
剎像皆競取食皮肉筋骨膓胃血髓
髮毛爪齒皆盡無餘廣說如前乃至
滴血在地悉皆取食若其汝等遵奉
我教不起如是愛戀心者持我一毛
亦不墮落能超大海至贍部洲時彼
馬王於諸商人善教語已即便任身
令彼附近或持騣尾及以身毛隨情
執捉時彼天馬踊身虛空望贍部洲
騰驤雲路尒時恐畏幡動羅剎見恠
作如是念令此幡動豈非贍部洲人
棄我逃遊遍觀房舍不見有人即皆
變形作美女像持諸男女咸至大海
求覓商人既遇見已隨後啼泣告言賢
首何意嫌我并諸男女棄捨而去君
等若並嫌背我者汝之稚子各並將
將時諸商人聞是語已各生顧戀於

彼宅舍及以園池并諸珍寶起愛念時於天馬上身皆墮落猶如熟果不住其枝時羅剎女隨取食之如馬王所說唯商主一人心無顧戀憑附天馬得出海岸安隱無㝵達贍部洲尒時世尊告諸苾芻曰汝等觀彼諸人由生愛戀不順教故悉皆墜墮當知汝等若於自身作如是念眼即是我我有於眼乃至耳鼻舌身意亦復如是又念色即是我我有於色乃至聲香味觸法又念地界是我我有於地乃至水界火界風界空界識界又念色蘊是我我有色蘊受想行識亦復如是汝等苾芻若起如是我我所想於自於他情生躭著棄背正教欣樂邪道便當墮落生死海中受諸苦惱无有出期譬如無智商人棄天馬教愛羅剎女墮大海中汝諸苾芻若於自身不作是念眼即是我我有於眼乃至耳鼻舌身意色即是我我有於色乃至聲香味觸法地界是我我有於地乃至水界火界風界空界識界色蘊是我我有色蘊受想行識亦

復如是汝等苾芻若能不作如是我我所想於自於他情無耽著愛行正教棄背邪道即不墮落生死海中安隱快樂趣涅槃城譬如有智商主受天馬教棄羅刹女能出大海至贍部洲尒時世尊說伽他曰

諸有無智人　不信於佛教　當受輪迴苦
如愛羅刹女　若有智慧人　遵奉於佛教
當出生死海　如隨天馬言

尒時世尊告諸苾芻彼諸商人不能奉持天馬教故於大海中悉皆墮落被羅刹女之所噉食唯商主師子胤受天馬教堅心專一安隱能得出於大海至贍部洲時師子胤妻大羅刹女不尋其夫住在城內諸羅刹女俱來告曰如我等輩尋覓逃夫持以歸還俱共噉食汝夫主去竟不遠求准此情狀還贍部若即尋覓獲得者善若不得者我當食汝不應致混彼既聞已極生憂怖告諸羅刹女曰汝等因執苦令覓者我今宜往贍部洲內擒捉將來衆羅刹女曰斯為甚善時商主婦即自騰虛超越大海至中

辟須至贍部洲化作可畏藥叉之像
猛害倍常在師子胤前當路而住時
師子胤覩藥叉像即拔利劍欲斬藥
叉彼便驚走避道而住如是展轉不
相捨離遂於中路逢遇商旅彼之商
主與師子胤是舊知識情懷莫逆歡
讌言離時彼羅剎化為美女并携稚
子具妙莊嚴便詣中國商主之前礼
彼足已作如是白我是赤銅洲國王
之女父母娉我與師子胤商主為妻
携我母子歸贍部洲於大海內遇摩
竭魚觸破船舶所有珍寶散失無遺
以我為不祥遂使見棄我之幸會今
得相逢唯願將母子就彼申謝彼即
告言我當送去時彼商主見此婦人
殷懃懇惻為往師子胤處告言知識
汝之妻室儀容可愛復是王女如此
儔疋舉世難求既無大愆不應輙棄
宜應収採與彼同居時師子胤告曰
彼非王女是赤銅洲暴惡羅剎衆中
之大食人血肉非我妻也商主荅曰
若如是者何緣至此時師子胤具告
因緣商主聞已默然無語即以路粮

并諸雜物贈已而去時師子胤漸漸
歸還至于本舍時羅刹女亦隨其後
并携小童至師子胤宅從倚門側在
一邊住時彼衆人見其兒子共相告
曰仁等當知今此童兒觀其顏狀是
師子胤兒子不虛羅刹報曰君等鑒
顏知是非虛宿緣薄福被父所棄告
言姊妹從何處来汝是誰婦羅刹告
日我是赤銅洲國王之女父母妨我
與師子胤商主爲妻携我母子歸贍
部洲於大海内遇摩竭魚觸破船舶
所有珎寶散失无遺以我爲不祥遂
便見棄流離辛苦得達於此幸願諸
君將我及子就商主處而申懺謝時
彼諸人詣商主父母處以事陳告于
時父母語師子胤曰彼是王女宗族
尊高讀汝遠来深可悲歎并携稚子
益用傷懷汝可愍之無宜見棄違心
之事仁者不爲時師子胤稽首三拜
白父母曰彼非王女是惡羅刹於赤
銅洲縱大暴虐漂泊商旅皆取食之
我輩諸人並皆食盡我有餘福得奉
尊顏父母告曰一切女人皆是羅刹

何故令婦獨與惡名宜應収納令入
居室重白父母曰我知非人不堪共
住尊必愛念隨意納之我向他家別
求居止覲日我為汝故喚入家庭汝
昔見嫌於我何用宜隨汝意令彼母
子遂緣自活即遣使者駈之使去時
彼母子既被擯斥便詣王門諸臣愍
集嘆其美麗即便俱入白大王言門
有女人儀容窈窕忽然至此靡識所
由王言引入我自親問臣即召進王
見女人姿容絕代美貌無雙便起深
心極生愛著告言善來美女從何所
來因何至此女便稽首白大王言我
本住在大海南岸赤銅洲所是國王
女其師子胤因風漂蕩舟檝無遺與
諸商人漂至我國父母娉我與彼為
妻為立新舍多賜珍寶經歷歲時誕
生幼稚并我母子遠渡滄溟遇摩竭
魚破其船舶遭大辛苦達贍部洲以
我為不祥便生棄擲令歸本宅復不
相容無處存生故來啓白唯願大王
恩慈動殖喚商主來為我申謝王聞
語已起悲愍心告言勿憂宜可寬意

即遣使者爰商主來師子胤至致敬王巳在一面立王告師子胤曰此是王女對汝為妻旣生子息相隨至此因何非理輒為擯斥設令有過亦可相容時師子胤進啓大王此非赤銅洲大王之女是惡羅剎殘害生靈具以海洲所經之事委悉陳述我之同侶悉皆食盡唯我得存此羅剎女尚不相放飛騰大海變作美容王熟察之宜須驅逐勿令縱暴王曰一切女人皆是羅剎何但此女獨見相嫌必汝不愛宜當與我白言大王我聞孝竭於家忠盡於國恐延大禍事在非輕大王有心生愛念者我不敢進亦不敢止必有禍生非臣之過

尒時世尊告諸苾芻曰當知女人於諸男子是繫縛處是沉溺處貪染容色不信忠言不思其禍汝等應知時師子頂王心生愛著即令此女進入後宮時師子胤知王意止進諫無路遂在殿前告諸輔相曰諸君當知王愛羅剎將入後宮必延大禍知非我過說是語巳掩泣而出

其王後時於羅刹女深生愛念倍異
常流欲染荒迷不思國政時羅刹女
縱諸嬈媚揔攝王宮令無自在便於
夜半凌虛而還往赤銅洲羅刹女所
諸女見來俱生慶喜問言商主今在
何處告諸女曰姊妹汝何念彼一商
主乎我別汝等至贍部洲到師子劫
城師子項王所彼遂納我令入後宮
冊我為后我縱嬈媚使城中人皆無
自在王不理政心醉荒迷汝等可共
俱行詣彼城所隨情噉食任意持歸
諸羅刹女聞是告已歡喜踊躍飛騰
虛空即於其夜至師子劫食噉城內
所有人物至天曉已城門不開於王
宮上見諸鵰鷲食人肉者飛滿空中
輔國大臣俱集門所佇立經久待門
不開各共高聲遍告城邑天明已久
王門不開於內宮上多食人鳥飛騰
亂下口銜骨肉人並驚惶當計無所
時師子胤聞斯告已便杖利劍踰走
城門告諸人曰君等何議我於先時
已相告白王納羅刹定招其禍令城
門不開滿空飛鳥觀此相貌禍延王

室諸臣曰其計何圖商主曰宜置高梯上城瞻察既安梯已商主乃拔利劍上城隅遶望宮中見死屍狼藉即便跳下誦神呪歷利劍擊彼五百羅刹四散馳走或持人手或有擎足或持頭腹飛騰而去城外諸人悉皆還聚灑淚宮中各並歸家荒遂無次後覩荒殘轉相大臣號叫城邑共諸人見手時商主大開城門諸人競入共於他日揔集諸人共相議曰國主大王自貽伊咎納羅刹女不受忠言今並滅亡君等欲為何計第一大臣告諸人曰先王已死復靡儲君寶位既虛百姓無主無君不立今當冊誰次臣告曰為國主者有智有勇方昇鼎位諸人告曰商主師子胤與五百人入海取寶餘人皆被羅刹所害唯獨一身得歸鄉國被羅刹女尋至本城不受其媚王納此女國詞直諫不受忠言荒婬失道以取亡滅商主拔劍獨入城中為我國人屏除群穢此則大勇大智餘莫過也大臣議曰誠如所言宜令彼人以為君主即便共至

商主之處同心請曰商主知不大王已死復無儲君國祚空虛不可無主國人令欲奉冊為王垂哀為受是時商主告諸人曰我是商人經求活命寧堪重位為國主耶可覓餘人以當寶位衆復請曰餘無堪者幸願慈悲受衆人請時彼商主如是固辞國人再三頻求頂礼

尒時商主既辞不獲免告衆人曰我實不材无心當此隨衆人意共立盟言我為王後所有教令無違逆者我當受冊衆人稽首謝已咸曰奉行其大臣等即便灑掃城隍莊嚴殿宇以妙香水灌頂冊王萬機之務一朝權執王乃念曰我昔商人入海取寶同行之輩為羅刹所食我時無力除彼怨害今為國主所欲隨情屏除羅刹滿我宿願即便下令廣召呪師能役使鬼神者遠近咸集更擇明呪靈驗簡成復揀兵衆令習弓矢命大臣曰卿等知不我有宿讎在大海外欲往除殄多須舟檝宜可營辦不久將行是時諸臣多造船舶卜日揆時嚴整

四兵至大海口遇風隨舶欲趣南岸
時羅刹城內凶幡飄動諸女見已共
相謂曰姊妹當知今凶幡動必有贍
部洲人念昔怨惡情懷酷暴來誅我
等宜從海濱觀其所作摠命徒侶俱
臨海岸見諸船舶蓋海而來各並驚
惶欲為拒戰其時師子胤王摠命維
舟四兵俱下奮闢大呼與羅刹共戰
乃縱神呪冥縛羅刹鋒矢既交殺戮
過半明呪力故走叛無由所有餘殘
請命求救王乃告曰共立要盟方存
汝命汝從今後移向餘處不得重來
更為殘殺若隨教者得存餘命諸羅
刹女稽首拜曰我等昔來廣興暴惡
從今已從奉遵言教遷移遠去不敢
傷殘時羅刹女拜辭王已遠適餘方
時師子胤王平除舊城破鐵城獄重
開疆宇建立新城召募諸人住斯寶
渚廣取珠玉還贍部洲彼國因王以
為其号名師子洲
尒時世尊告諸苾芻汝等勿生異念
往時師子胤王者即我身是彼師子頂
王者即老叟苾芻是彼羅刹女者即

緣此是往時師子頂由愛羅刹女故
遂至命終令貪無比還致身死汝諸
苾芻我於往時已曾捨棄彼羅刹女
豈於今日遂彼求心是故汝等當善
思惟知諸女人是沉溺境作不淨想
深生猒離於我教誡專心奉持時諸
苾芻及餘大衆聞佛說已歡喜奉行
礼佛而去
尒時無憂婆羅門將無比女往憍閃
毗將與鄔陁延王時王便置無比於
妙花樓給五百侍女日與五百金錢
賡說及至王授無憂爲輔國大臣時
有二人來至王所樂爲奉事一人能
說善事一人能說憂事曾於一時王
與二夫人一處同坐鄔陁延王建紺
容夫人云南無佛陁願王長命無病
無比夫人云南無大天願王具壽無
病是時無比情懷嫉妬便白王言紺
容食大王食而忍佛陁王聞語已默
然無對又於他日數於王處揣扇識
言至作番次就一夫人處而受飲食次
至紺容時無比夫人密作是計令捕
鳥者將活鳥而進於王王曰我於今

日誰處食耶無比荅曰汝至紺容王
曰可持此鳥令充食用紺容見活不
肯受之捕人還送王見怪言何不烹
宰王復尋思由彼念善情存護命無
比白言若為佛及僧被便殺鳥以充
供養王曰可報紺容為佛辦食無比
即便教捕人曰汝可殺鳥授與夫人
即殺將付紺容見死受以充厨捕人
還報夫人已受王便大瞋為我不受
為餘便殺王持弓箭往射紺容夫人
遥見即入慈定王所射箭中路而墮
迴鏃向王王便更射夫人白言王勿
自害王曰何意如是夫人曰我證不
還復無惡過王興惡意必招重罪王
問知實便就礼敬懺謝前非情厚夫
人作姊妹想從茲已後但有新穀新
果必先見授日日常自問其安不時
王邊境有城反叛王親領兵自往征
罸遂勑大臣無憂留守部邑其二夫
人掌率宮內王曰汝之二人勿相嫉
妬晨昏靡怠守護宮闈夫人曰善是
時無比每勸其父令害紺容無憂遂
即作殺方便時紺容夫人夜讀佛經

復須抄寫告大目曰樺皮貝葉筆墨
燈明此要所須便宜多造入大目依
教率進於樺皮內密安火炭置在宮
門側被風吹火便大發光徹樓上城
人咸至悉皆持水共救火災時無憂
大目便拔利劍遮不令進告諸人曰
汝等豈欲劫內宮耶諸人遂散時紺
容夫人與五百婇女俱昇樓閣告諸
女曰我與汝等自業所招卒難逃避
說伽他曰

我於城隙處　遙望見世尊　依教具修行
已獲真實諦

諸女皆悉投身火聚猶若飛蛾同時
命殞曲脊侍女從水竇出得免火災
無憂大目至天曉已取諸女骨棄在
屍林苾芻入城為行乞食見斯事已
還白世尊佛因廣說如增五經乃至
世尊將諸苾芻往屍林處觀五百諸
女所有殘骸告諸苾芻說伽他曰

世間癡所縛　愚蒙將為善　貪愛繫心人
常居黑闇獄　不善將為善　觀察盡空無
當起厭離心　勿生於染著

尒時國人及留守目見紺容死計無

所出遂喚能說憂事人曰汝比受王
祿令正是時往白大王云紺容夫人
赴火而死廣說乃至其人即共大臣
等議可盡一幀作紺容夫人所爲因
緣投火死狀并與象馬各數滿五百
童男童女亦各五百真金一億別嚴
四兵如是辦巳我當爲去大臣即皆
爲辦其說憂事人領斯兵衆詣王營
所去營不遠遣使持書白鄔陁延王曰
我是某國大王唯有一子被死將去
我今來死來至此國欲以象馬乃至
金寶將贖子命若允者善若不得
者我當共戰願王助我時王啓封讀
書而笑遣使往喚外國王來奉 命尋
至申問訖巳問言知識比曾見有被
死將去求索得耶答曰若被死將去
求不得者可開此幀善爲觀察王遂
開看告曰豈可紺容被火燒死耶答
言巳死願王寬其罪勿責共我恐王憂
惱設此權謀說伽他曰
我不是王非子死　我是王臣食王祿
有非愛事白王知　唯願恩寬恕其罪
時王聞巳遂即旋軍還憍閃毗國勅

法官曰可執無憂身塗紫礦置熱閻
內斷其命根又以無比頭髮繫不調
馬足踐踏之令死時法官大臣遂教
無憂以無比夫人置地牢內王經七
日不見無比極懷憂悴王問無比今
何所在大臣曰王勑令死王曰紺容
已被火燒無比今復身死御等意欲
令我出家諸臣皆黙然無對臣知王
念遂出無比將以見王王時大悅具
問其故嗟嘆希奇王有疑心遂往問
佛廣說乃至請世尊曰何因緣故紺
容獲得不還道果以五百婇女而為
侍從俱悉同時被火燒死唯尚脊女
一人得活幸願世尊為說本緣佛言
大王當知乃往古昔婆羅痆斯國有
王名梵摩達多其王最大夫人曾於
一時與五百婇女遊觀花園入芳池
浴既出池已時寒求火去此不遠有
獨覺聖者造一草庵在中住止時彼
夫人命一使女汝可以火燒彼草庵
女遂往彼見出家者住草庵中不忍
放火夫人即便自往放火諸女見已
悉共歡笑俱言好火聖者見已心生

悲愍便從火內飛騰太虛現大神通
冀拔其苦諸女見已遥請下来求哀
懺謝為設飲食以申供養各為發願
尒時夫人者即紺容是彼侍女者即
五百内人是由彼業力雖復妙容得
聖道果然於五百生中及五百侍女
被火燒死彼使女者即曲脊女是由
不肯燒故常得免難善惡報應大王
當知王又請問以何因緣其曲脊女
受曲脊報所聽受經一聞領悟而身
居賤位佛告大王昔婆羅痆斯有一
長者名曰善續尒時長者遂請五百
獨覺聖人就舍而食時此衆中有一
獨覺身患風疾食時手戰其鉢欲墮
時善續長者有一小女見彼手戰便
脫臂釧用支其鉢見不動已即便發
願猶如此鉢不復動搖我於来世所
聽妙法心無動搖領悟不忘復一聖
人身患曲脊便於他日食時不見女
問父曰有一聖者何不来食父曰聖
者何狀女便戲心曲脊學聖者形如
此聖人衆中不見又復常嘆親戚為
娉大王當知由奉鉢支發願力故今

得聞持聰明領悟由作輕心學聖人
故今得曲脊衆由昔喚人為婢故常居
賤類王復請佛何因無比於七日中
居地牢內不得飲食而容顏不變佛
告大王於過去世有婆羅門女與剎
帝利女共為知友其剎帝利女有信
敬心每施苾芻隨時飲食後時婆羅
門女命剎帝利女就舍而食既至舍
已有獨覺者為乞食故來至其家剎
帝利女報婆羅門女曰與聖者食女
言我不能與報曰若不施者我自還
家奉施其食時婆羅門女隨知友情
持食施與剎帝利女見施食已教其
發願即發願曰願我此福令生後生
莫受勝報遭厄難時勿受飢苦由彼
願力令不受飢顏容不變後於異時
妙音長者供養佛僧有一使女常令
供給此女遇疾因即身亡臨命終時
便發是願我比役力供佛及僧所有
福緣捨此身已當於妙音長者家大
夫人託娠受生顏貌姝美與妙容相
似鄔陁延王納我為后作是願已即
便命終託娠夫人時經九月初誕之

際空滿光明因名吉祥慧憶前生事年漸長大宿殖信心具壽阿難陀次行乞食遇至其舍時吉祥女頂礼足已白言聖者願持我語敬礼世尊并諸聖衆少病少惱起居輕利安樂行不時阿難陀還住處已持吉祥慧語爲礼世尊及諸大衆申問訊已佛告阿難陀汝識彼吉祥慧不白言不識佛言彼是妙音園中供養使女由供養僧發願力故還生妙音長者家廣說乃至既長成已於高樓上望鄔陀延王王遥見之謂是無比遂召長者問曰何故宅内久藏無比荅曰不是王不信語重問是誰荅曰是我之女王曰隨其是非當娉與我遂具威禮迎娶後宮與五百婇女以爲給侍時吉祥慧欲見世尊及苾芻衆便白王知王隨其意即辦供養請佛僧衆欲於七日受食宮中王自親往既至佛所具威儀已白佛言世尊吉祥慧請佛及僧宮中受食佛默然受王礼而去還報夫人令辦種種上妙美食使白時至世尊不去令舍利子與衆俱

行既至王門不敢輙入王命令進舍利子作是念世尊制戒不許輙入宮門今得王教復不許違佛以此緣或容開許即入宮内安置坐定時吉祥慧夫人及王自手持奉上妙飲食食已聽法即於座上夫人獲預流果經七日已僧衆辭去諸苾芻既至佛所礼佛足已述如上事佛告舍利子善哉我未開許汝已知時汝等當知前是創制此是隨開爲諸苾芻重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明相未出剎帝利灌頂王未藏寶及寶類若入過宮門閫者除餘緣故波逸底迦

若復苾芻者謂鄔陀夷餘義如上明相未出者謂天未曉有三種相王及寶等並如前說宮門閫者有三種別謂城門王門宮門過者謂足越也除餘緣故者除得勝法如舍利子等釋罪如上此中犯者其事云何苾芻未曉未曉想及疑越城門者得惡作曉未曉想疑亦得惡作王門亦尒若越宮門想疑本罪次二句惡作次二句

無犯若王王妃及太子大臣喚亦無犯又無犯者謂最初犯人或癡狂心乱痛惱所纏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柰耶卷第四十八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四十九　益

三藏法師 義淨 奉 制譯

詐言不知學處第八十三

尒時薄伽梵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佛告諸苾芻半月半月應說波羅底木叉戒時諸苾芻奉教而說六衆苾芻聽戒之時作如是語具壽我今始知是法在戒經中說諸苾芻報曰豈可具壽於半月半月說戒經時不聽聞耶六衆答曰我今豈可唯聽說此更無餘事於諸欲境亦復思量諸苾芻白佛佛言此等愚人輕慢學處乃至我觀十利為諸弟子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半月半月說戒經時作如是語具壽我今始知是法戒經中說諸苾芻知是苾芻若二若三同作長淨況復過此應語彼言具壽非不知故得免其罪汝所犯罪應如法說悔當勸諭言具壽此法希奇難可逢遇汝說戒時不恭敬不住心不慇重不作意不一想不攝耳不策念而聽法

者波逸底迦
若復苾芻者謂是六衆餘義如上說戒經時者謂從四他勝乃至七滅諍法相次而說詮其要義我今始知等者謂六衆苾芻與餘苾芻屢同聽戒而彼故言我不知者意欲令他心生憂悔故諠惱時衆故諸苾芻當勸喻言等者明不恭敬等有所虧失故此中犯相者苾芻見說四他勝時如是乃至十三殘罪七滅諍法作如是說者一一說時皆得波逸底迦罪若實不了知如愚癡人者說實無犯又無犯者廣說如上

作針筒學處第八十四

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有一工人名曰達摩善牙骨作先於無衣外道心生敬信因來寺中就乞食苾芻而聽法要遂於佛教深起信心復為演說七有事福業彼既聞已作如是念我先無知歸露形者彼以拔髮為業若身修行既處邪邊靡涉中道我今宜應棄彼偽教契想真宗現在當來冀希津濟然我家業貧窶難修福

業宜可自勵役己患人即便以自工巧告諸苾芻曰我善牙作若須針筒我當施手時有苾芻令造象牙針筒奇巧可愛餘苾芻嗟歎驚訝復令其作如是轉展乃至多人並者象牙因斯罄盡復令骨作骨盡用角角復終盡時彼工人因致貧困衣不掩形食不資口時露形者見而告曰尒於昔時歸依我等家道豐贍今依剃髮遂致困窮以此察之孰為勝侶時諸少欲苾芻聞是語已共生嫌賤云何苾芻使他工人不知量度以至貧窮復致譏醜以緣白佛佛告諸苾芻廣如上說乃至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用骨牙角作針筒成者應打碎波逸底迦

若復苾芻者謂此法中人其骨牙角如事可知有二種針筒一筒子二合子若用骨牙角作者二皆不許若自若他並不應作若成者即應打碎其罪說悔其所對之人應問云尒針筒打碎未若不問者得惡作罪問以方悔苾芻應用竹葦為筒或氈片等以

安其針時可數看勿令生垢此皆無
犯又無犯者廣說如上

作過量牀學處第八十五

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時有苾芻人
間遊行至逝多林門日暮門閉即於
門屋下坐短脚牀既洗足已斂身入
定有虵愛冷在牀前住見苾芻垂頭
遂螫其額因致身亡遂生三十三天
端拱而坐時天帝釋遣五百婇女而
為給侍天女瓔珞出妙音聲能令聞
者心生愛樂時彼天子雖聞其聲不
相觀視彈指告言姊妹何因惱我天
女見已嗟歎奇異遂以其事往白帝
釋天主報曰汝等可持大鏡安在彼
前女便置鏡時彼天人方覩自身具
諸瓔珞周匝嚴飾深生猒離說伽他曰

於此世間中　人身最難得　正信如來教
出家為更難　如斯難遇事　而我已曾得
云何棄法眼　墮於牢獄中　我不得正見
終不受欲樂　由斯障解脫　當淪於惡趣
我居天女內　如被鬼神圍　入此愚癡林
云何當出離

法尒諸天初生之時得三種念我於

何處死今於何處生復由何業力耶便觀知從人中死生在三十三天由淨持戒善業所感作是念已時諸天女告天子曰大仙今可往礼帝釋方與我等共為歡戲天子答曰姊妹天主帝釋者已能遠離染瞋癡耶白言未離天子曰姊妹我昔歸依大師世尊離染瞋癡而行礼敬云何今時礼具三毒姊妹頗有因緣能令帝釋礼敬我不天女答曰有勝苑園名為妙地中有住處是天仙所居若在其中而出家者帝釋自往中其礼敬是時天子於天婇女作鬼神想棄之而去往妙地中天仙住處於彼衆內而為出家尒時帝釋聞是事已詣苑園中躬由礼敬稱善而退天子自念我若不往礼覲世尊即受天樂者是所不應今我先當礼世尊足是時天子以天四花置衣裓內諸妙瓔珞具莊嚴身猶如壯士屈申臂頃於天宮沒現逝多林由彼天光威神力故光明赫奕周遍照曜逝多園林詣世尊所頂礼雙足即以天花布在佛前虔誠供

養繞佛三匝在一面坐以妙伽他請

世尊曰

我居天女內　如被鬼神圍　入愚闇稠林

云何脩出離

世尊告曰

有妙平直道　去處無所畏　法忍為大牛

牽車無亂響　慙愧克机褥　專念為侍從

智慧御車人　正見令前導　若有善男女

乘此安隱車　一心無異緣　能至寂勝處

尒時世尊觀彼天子意樂根性隨機說法令得開悟即於座上以金剛智杵摧破二十種薩迦耶見山得預流果既見諦已白佛言世尊由佛令我於諸難中得解脫罘此非父母高祖人王及諸天衆沙門婆羅門親友眷屬之所能作我逢世尊大善知識故於地獄傍生餓鬼趣中拔濟令出安置人天勝妙之處盡生死苦得涅槃道乾竭血海超越骨山無始積集身見之山以智慧杵而摧破之獲得初果我今歸依佛法僧寶始從今日乃至命存受五學處不殺生乃至不飲酒唯願世尊證知我是鄔波索迦即

於佛前說自慶頌曰

我由佛力故　永閉三惡道　得開天妙門
長昇涅槃路　我依世尊故　今得清淨眼
證見真聖道　超過有海岸　佛超於人天
離生老死過　有海中難過　我逢今得果
我以莊嚴身　歡心礼佛足　右繞除怨者
今往赴天宮

尒時彼天於生死中得未曾得礼佛足已更以天花至誠供養便往天宮忽然不現時逝多林授事苾芻至天曉已便開寺門見彼苾芻在小牀上端坐命終復見毒虵住其牀下即以此事往白世尊世尊告曰可為焚燒復告諸苾芻曰不應下小牀上而為寢卧亦不應牀前洗足違者得越法罪時六衆苾芻聞是制已遂作高牀脚長七肘緣梯上下諸婆羅門居士等見生譏賤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我今以此為緣為諸苾芻廣說乃至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作大小牀足應高佛八指若過作者應截去波逸底迦

如是世尊為諸苾芻制學處已時具

壽鄔陀夷身形長大坐 彼牀時頭拄
上著膝苾芻白佛佛言前是創制此更
隨開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作大小牀足應高佛八指
除入梐木若過者應截去波逸底迦
若復苾芻者謂六衆也作大小牀者謂
自作使人造此大牀及小座時應高
佛八指者佛謂大師此之八指長中
人一肘除入梐木者除牀脚入梐木
此非是量若過作者謂量若過應可
截去墮罪說悔如前應作此中犯相
指量者應截去其罪說除對說罪者
者若苾芻若為僧作若自為作過八
應可問言牀脚截未若不問者得惡
作罪其罪不應說悔若條量作者無
犯又無犯者廣如上說
用草木綿貯牀學處第八十六
佛在室羅伐城給孤獨園鄔波難陀
分得大牀以木綿貯安襯而卧有老
苾芻從他處來合與卧具其授事人
隨次分與至鄔波難陀房為彼年老
并合得牀鄔波難陀便去襯物分散
木綿令其寢息苾芻卧已天曉出房

身衣惣白諸苾芻見報言上座豈可卧在糞聚積中耶具以上緣告諸苾芻諸苾芻白佛佛言我今為諸苾芻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以木綿等貯僧牀座者應撤去波逸底迦

若復苾芻者鄔波難陀餘義如上言貯物者有五種一木綿二草綿三蒲臺四劫貝五羊毛若復苾芻以五種物自貯教人貯皆得墮罪罪應說悔此中犯者苾芻若僧私牀座以木綿等而散貯者皆得墮罪絮應撤去罪應說悔對說罪者應可問言絮撤去未若不問者得惡作罪其罪不應說悔廣說如上

過量作尼師但那學處第八十七

佛在室羅伐城給孤獨園如世尊說汝諸苾芻若受用僧伽卧具及餘人物乃至私物應用襯替苾芻不識其量遂便大作小者棄擲或燋長短作務煩多常有營為妨修善品廣說乃至為諸苾芻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作尼師但那當應量作是

中量者長佛二張手廣一張手半若
過成者截去波逸底迦
如是世尊為諸苾芻制學處已具壽
鄔陀夷身形長大每至臥時為護臥
具故於其足邊以諸樹葉而為襯替
世尊因觀房舍見葉狼藉問知事已
告諸苾芻曰前是創制此復重開廣
說乃至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作尼師但那當應量作是
中量者長佛二張手廣一張手半長
中更增一張手若過作者應截去波
逸底迦
若復苾芻者此法中人尼師但那者
謂敷具也若自作使人皆悉同犯應
量者如文可知若佛一張手當中人
三張手惣長九張手合有四肘半廣
一張手半者當中人四張手復有六指
此中制意者尼師但那本為嬾替臥具恐有一所
損不損餘用然其大量為自身等頂上餘有
臻手去斯乃正為臥具相當又復佛望餘人身
有二倍言二倍肯蓋是那別者依一倍取足所但
那其量全小不甚替臥損拋亂拜不見有文
故違聖言律代當罪細論可不為如餘處
若苾芻不依此量而過作者物應截
去罪應說悔餘問答等並廣如上說
作覆瘡衣學處第八十八

佛在給孤獨園如世尊說作覆瘡衣苾芻不知當云何作其量過大或時大小諸苾芻白佛佛言乃至應如是說若復苾芻作覆瘡衣當應量作是中量者長佛四張手廣二張手若過作者應截去波逸底迦若復苾芻等義如上說覆瘡者謂覆身瘡疥也其佛張手及有過截并說罪等廣如上說

作雨浴衣學處第八十九

佛在室羅伐城給孤獨園三月夏安居時毗舍佉鹿子母往詣佛所礼雙足已在一面坐佛為說法示教利喜默然而住時毗舍佉即從座起合掌恭敬白佛言世尊願佛及僧明當就舍受我微供尒時世尊默然而受時毗舍佉知佛受已頂礼佛足奉辭而去既至舍已即於其夜備辦種種上妙飲食佛於其夜天將曉時便於衆方見多雲起形如圓鉢遍滿虛空如是之雲能降大雨充滿溝渠尒時佛告阿難陁曰汝今宜往告諸苾芻令此雲起必降洪雨此雨露濡有大威力若洗浴者能除衆病若諸苾芻樂

欲洗者可於空地隨意洗浴阿難陀既受教已具以佛語告諸苾芻時諸苾芻悉於露地雨中立洗時毗舍佉母飲食辦已敷設座具安淨水瓮令其婢使往逝多林請佛及僧白言時至婢到門所覓諸苾芻時諸苾芻開門而浴婢於門隙遥見苾芻露形於寺中浴便作是念此中不見苾芻皆是露形外道即便歸舍白其母曰我於寺內不見一人是苾芻者但見露形外道立洗雨中時毗舍佉便作是念今日天雨聖衆多在雨中露形而浴非是外道便遣餘人往扣門喚白言聖者毗舍佉母令白時到今時佛與大衆著衣持鉢詣毗舍佉處既坐定已先行淨水次下美食種種珎羞無不備具衆既食了受水齒木淨澡漱已皆収鉢器時毗舍佉即於佛前以瓶注水聽說發願竟前礼佛足白佛言世尊唯願慈悲許我微願佛言隨汝所求欲作何願毗舍佉曰我有八願一者欲施苾芻衆雨浴衣二者欲施苾芻尼衆雨浴衣三者客苾芻

来先我舍食四者將行苾芻當於我舍食已而去五者有病苾芻我施飲食六者看病苾芻我亦施食七者有病苾芻須醫藥者我當給施八者常施僧粥佛告毗舍佉曰汝以何緣施雨浴衣答言大德今日時至令婢詣門見諸苾芻露形而浴謂是外道大德我緣此故施雨浴衣令諸聖衆遮身洗浴又毗舍佉汝以何緣施苾芻尼雨浴衣答言大德我憶曾見諸苾芻尼在河水中露身而浴諸俗識耻出嫌誚言為此施衣令障形醜隨處而浴又毗舍佉汝以何緣施客苾芻新来者食答言大德諸新来者未善委知乞食次第又復疲勞須食美食是故我施又毗舍佉汝以何緣施將遠行苾芻飲食答言大德行侶苾芻若乞食時恐失其伴故我施食又毗舍佉汝以何緣施病苾芻食答言大德諸病苾芻不得食者病便增劇是故我施又毗舍佉汝以何緣施看病者食答言大德若看病人行乞食者瞻待便闕湯藥所須有乖時節是故

我施又毗舍佉汝以何緣施病苾芻
所須醫藥答言大德若無醫藥病即
難差長時帶患廢修善品是故我施
又毗舍佉汝以何緣施苾芻僧粥答
言大德若諸苾芻不食粥者被飢渴
逼是故我施尒時毗舍佉復白佛言
世尊我聞某處苾芻命過佛記彼人
得預流果有記一来不還阿羅漢果
大德彼諸聖人頗曾来至室羅伐城
受我供給供養不佛言曾受若曾受
者我所施福由是因緣必定當得福
智圓滿佛告毗舍佉善哉善哉汝所
施福功德圓滿時毗舍佉即從座起
礼佛而去佛以此緣告諸苾芻我聽
諸苾芻畜雨浴衣隨處洗浴時諸苾
芻不知其量太長太狹佛言不應如
是當應量作廣說乃至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作雨浴衣當應量作是中
量者長佛六張手廣二張手半若過
作者應截去波逸底迦
若復苾芻等並如上說雨浴衣者謂
天雨時用若自作教人當應量作長
廣如文若過者得罪同前說悔問答

廣如上說

同佛衣量作衣學處第九十

緣處同前時鄔波難陀與佛等量作衣但披一邊餘乘肩上諸苾芻見謂是新客欲為解勞報云我非新至同佛衣量作支伐羅苾芻譏嫌云何作此過量之衣以緣白佛佛言我因此事為諸苾芻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同佛衣量作衣或復過者波逸底迦

是中佛衣量者長佛十張手廣六張手此是佛衣量若復苾芻者鄔波難陀佛衣者大師衣也長佛十張手當中人三十張手有十五肘廣六者當十八張手有九肘或復過此皆犯墮罪餘廣如上說

四波羅底提舍尼法

攝頌曰

非親尼自受　舍中處分食　不請向學家
受食於寺外

從非親尼受食學處第一

佛在王舍城竹林園中尒時得叉尸羅城有一長者娶妻未久便誕一女身有三德如青嗢鉢羅花一者身黃

金色猶如花鬚二者目紺青色猶如
花葉三者香氣芬馥猶如花香生三
七日諸親集會欲與立名云此孩子
身如青蓮花應與立字名青蓮花年
既長大娉與同城長者之子命來入
舍未久之傾青蓮花父遇疾而終其
母後時不能守志遂與女聟私密交
通其青蓮花先生一女年在幼稚忽
於屏處見母與夫共行非法因發瞋
怒便捨幼女而告夫曰汝無賴物何
不共此行非法耶便擲木上因損女
頭見有血出青蓮花忿而不顧遂以
巾覆頭出求行伴見有商旅向末度
城即入營中相隨而去于時商主見
青蓮花儀貌端正問曰汝屬於誰荅
言若有能以衣食共相濟者我當屬
彼商人便給衣食納以為妻將至本
家共居既久商主賫貨還向得叉尸
羅城同伴知友語商主曰有財不樂
欲待何時更覓端妍共為聟娶商主
荅曰若有得與青蓮花儀容相似者
方可為聟其同伴曰某家有女倍勝
青蓮便共往觀稱可其意即備聟禮

納以爲妻歸末度城相隨而去去家不遠遂留少妻并留半貨既至舍已妻曰貨何少耶報曰我被賊奪妻曰何不急覓報曰我今爲此欲往追尋商主去後友人來問商主何之報曰云去尋賊友人曰非關尋賊只爲尋妻具以其事報青蓮花不久商主還來歸宅青蓮花曰君非遭賊故詐於我既有別婦何不將來夫曰室有兩妻無暇飲水恐有鬪諍故不將來報曰我能容忍必無忿競若年與我相似看如姊妹若全少者視之如女其夫受言遂迎少婦歸宅青蓮花聞是同鄉特鍾慈念曾於暇日便與少婦梳理頭髮見其頭上有一瘡痕問曰汝此瘡痕因何致損少婦報曰我小不憶聞家中說爲孩子時母因有事共父相瞋擲我木上當時被損故有此痕復更問曰住在何坊門戶何向女便具告青蓮花的知是女深自感傷作如是念此既我女欲如之何往時與母同聟今復共女同夫嗚呼哀我何惡之甚即復以巾覆頭更求拾

離覓同行伴往廣嚴城既至彼已不作婬女但與人私通未久之間人皆共美時諸婬女俱至其舍告言汝偷我法以自活命而不與我言義交通即掣帔巾強曳而去俱來問曰汝有何術能誘多人答曰亦無別術若有少年但令我見繫不隨者諸女曰若如是者今此城中有一賣香男子作不淨觀成於諸女人久生厭離若能壞彼行我等立汝為婬女中尊若不壞者當罰金錢六十問諸女曰彼是丈夫不答言是若爾彼何足牽即放彼而住詐設種種愛夫方便令其使女就買塗香復買諸藥云為夫主身患所須彼賣香男子問是事已念此女人必是貞謹乃於夫處能為盡心遂生愛戀青蓮花遂詐云夫死悲號慟哭於賣香者門前而過彼男子見倍生愛著廣說乃至終被此女壞其觀行諸婬女等共見嗟歎遂即立為婬女中尊既與賣香男子久事還往因即有娠時廣嚴城東西兩門各有守門男子因相愛念共作是議我之

二人交歡日久若生男女必為婚娶時青蓮花未久之間便誕一子遂作是念我若養兒身不清淨恐諸男子嫌汙不来我今宜可棄此孩兒即以孩兒授與使女并授燈明告曰汝可持此置於道中屏處伺看誰將兒去是時使女棄近東門并安燈火時守門者遥見燈明来就觀察乃見孩子持歸與婦告曰宜善恩育當為汝子時守門者便作大會告及宗親云我婦生子其西門人聞東門人生子便將禮直就之慶賀其青蓮花復於後時又生一女同前思念不自収養令其使女夜棄西門時守門人同前収養為慶樂事二家男女皆並成立其東門子因節會時為諸友朋命同遊賞共以六十金錢與青蓮花同往芳園而為歡戲衆共立制若於今日不同集者罸金錢六十其東門子不樂同歡諸人欲罸為無錢物俛仰相隨既與交歡因生愛重將青蓮花入舍同住時廣嚴城衆皆議曰云何守門之子將衆婬女獨納家中彼東門子聞是

語已懺謝諸人厚設歡會因娶爲婦
其東門人報西門人曰尒女長成可遂
前要報曰汝男今娶娼女何事求暫
答曰縱娶多妻斯亦何過彼便隨要
以女娉之歸東門宅尒時尊者大目
乾連來至其舍告新來女曰汝今知
不汝夫舊婦是汝之母汝夫主者即
是汝兄勿復於此更相嫉妬令汝因
斯虛生惡業作是語已捨之而去後
於異時青蓮花復生一子時西門丈
將此孩兒門前戲弄時有相師婆羅
門來至其所以頌問曰

汝容如妙花　於三寶深信　所弄之孩子
與汝有何親

時彼女人即便以頌答曰

婆羅門善聽　此是我之弟　亦是兒之子
亦復是我兒　復是夫之弟　此父是我父
亦父亦爲夫　聖者慈悲告

時婆羅門聞已笑而捨去時青蓮花
室中聞語惟其所以問使女曰此女
將兒與婆羅門何所論說時彼使女
具以其事告青蓮花時青蓮花聞是
語已便作斯念我由何業前與母同

夫後與女同聲令以兒爲聲又共女
同夫作是念已投身靡地不勝慚恥
即便出舍竟至城外棄之而去至三
合城停息未久時此城中有五百人
常共遊集聞青蓮花共相謂曰彼女
姿容世間希有今來至此可命同歡
即以五百金錢與青蓮花攜至芳園
躭樂而住時尊者大目連知青蓮花
堪任受化詣彼園內樹下經行時彼
衆中有一少年告青蓮花曰汝見彼
尊者不有大威神戒行清潔貪欲染
泥不能染汙汝能令彼生染心不青
蓮花曰此何足言曾有賣香男子不淨
觀成我亦令彼情生染著況復此耶
諸人報曰聖者堅固汝不能動時青
蓮花至尊者所現諸嬌態以身相逼
尊者踊身虛空以頌告曰

汝將可猒骨鏁身　周遍筋脉相纏縛
之由精血所成就　依他活命來輕我
皮囊不淨常充滿　晝夜入出無停息
九孔恒流瘡不差　縱橫穢氣鎮盈軀
若使諸人悟知此　如我識汝身不淨
譬如夏廁不可近　棄之遠去心無著

由彼盲冥無慧目　常被愚癡闇所覆
為此心迷愛樂汝　猶如老象溺深泥
時青蓮花目覩尊者神力希奇於自
已身審知不淨遥礼尊者而說頌曰
我知可猒骨鏁身　周遍筋脉相纏縛
元由精血所成就　依他活命輙相輕
我身不淨常充滿　晝夜入出無停息
九孔恒流瘡不差　縱横穢氣鎮盈軀
若彼諸人體識此　如大聖者知不淨
辟如夏廁不可近　棄之遠去心無著
由彼盲冥無識知　常被愚癡之所覆
為此心迷愛樂我　猶如老象溺深泥
唯願大聖縱身下　為我演說微妙法
於家勝教求出家　發願常修離欲行
時大目連為愍彼故縱身而下觀機
說法令見眞諦既得果已頂礼尊足
求哀出家往諸人處還彼金錢共相
愧謝諸人隨喜一時俱來礼尊者足
時大目連將青蓮花詣世尊所頂礼
足已具述其事尒時世尊為青蓮花
以書告室羅伐大世主苾芻尼與其
出家便令教誨勅青蓮花隨書而往
時影勝王遣人送至室羅伐城既至

彼已詣大世主所出家受學策勤不息未久之間得阿羅漢果佛所稱讚於苾芻尼中有大神力衆爲第一尒時佛告諸苾芻汝等當觀生死海中輪迴不定誰非父母誰非男女及餘親識如青蓮花現見如是於親族中共行非法況隣生那非證聖果沉淪靡息是故汝等於三界中勤求出離如救頭然世間欲境無猒足期當速捨離修無常想作臭屍想晝夜繫心應如是學時諸苾芻咸皆有疑請世尊曰以何因緣青蓮花尼身具三德不乏男子於已親處常為雜乱既出家後得阿羅漢果於神力中佛讚第一世尊告曰汝等善聽此青蓮花尼因緣乃往古昔有一商主持諸貨物求利他方其婦於後被煩惱逼欲火燒心去之不遠有婬女舍每見男子入彼家中情生愛樂問一老母曰作何福業於所求事皆得稱心老母曰於勝上人行業成就者奉其飲食并諸供養於所求事皆得遂心時有獨覺聖者老母令其飯食供給以青蓮

花奉持供養彼見神變女生深信即發願言以我此福於未來世得端嚴身如青蓮花色香圓滿隨念所求男子無闕乃至獲大神力遭遇大師親得承事又復前身數為媒媾令他父母兄弟姊妹男女之屬共行非法由供養發願故得勝妙身如花三德於諸男子無闕之時由媒媾親屬今者於親受斯惡報復由願力得值目連而還於我捨俗出家成阿羅漢如是應知

佛在室羅伐城時青蓮花苾芻尼既得果已敬重三寶常發是願初乞得食將奉僧衆次乞得者以充自食便於他日先食奉僧次擬自噉見乞食苾芻空鉢而去即以已分持施彼人一日之中絕食而住復於明日初食奉僧次欲自食鄔波難陀亦來乞食見青蓮花便作是念此苾芻尼但於僧衆而興供養亦有普意該別人耶我今應試即就索食尼心慇重開已濟人還持已分奉施尊者同前絕食至第三日觸熱巡門身體飢羸悶絕

于地時有外道俗人見已作如是議我聞青蓮花離欲得果如何今時見釋迦子顏容端正起欲染心投身躃地時諸苾芻聞共譏嫌以事白佛佛言我今為諸苾芻制其學處乃至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於村路中從非親苾芻尼自手受食食是苾芻應還村外住處詣諸苾芻所各別告言大德我犯對說惡法是不應為今對說悔是名對說法

若復苾芻者謂鄔波難陀餘義乃至非親並如上說苾芻尼者謂在此法中村路中者謂在途中自手者親自受取食者謂是二五噉嚼之類又食者吞咽入喉是苾芻者謂犯過入村外住處者謂至寺處詣苾芻所者謂寺中人各別告者謂別別對說我犯惡法者謂不善法所不應為發言告白此中犯者若苾芻於非親尼作非親想疑於村巷中自手受取五噉五嚼而食咽咽者皆得對說罪若是親尼作非親想疑得惡作罪無犯者廣如

上說

受苾芻尼指授食學處第二

佛在室羅伐城給孤獨園時遭儉歲乞食難得六衆苾芻被飢所苦往十二衆苾芻尼處時彼見已便請小食六衆不受告言諸妹汝若請我及諸大衆正食之時汝當指授令彼施主多與我等美好飲食我當食之時有施主請佛及僧就舍而食諸苾芻世尊不去爲制戒故衆僧食時吐羅難陀尼告施主曰此聖者難陀是釋迦子捨俗出家善閑三藏是大法師可多與美好飲食并餘五人悉皆讚歎時彼施主於六人處數倍多與令諸苾芻並多絶食時彼施主知其非法無均等心遂生譏罵時取食人具以此事白佛佛言我制學處乃至應如是說

若復衆多苾芻於白衣家食有苾芻尼指授此苾芻應可多與美好飲食諸苾芻應語是苾芻尼言姉妹且止少時待諸苾芻食竟若無一人作是語者是諸苾芻應還村外住處詣諸

苾芻所各別告言大德我犯對說惡法是不應為今對說悔是名對說法衆多苾芻者謂二三人已去白衣家者謂四姓等家食者謂受請食尼謂吐羅難陀指授者謂處分事此苾芻應可多與美好飲食者謂是過量與食諸苾芻等者謂出呵止言若無一人者謂極少限齊皆得本罪應還村外住處等者指說悔法處說如前此中犯者若苾芻食在上閣復有食在中閣於上閣處有苾芻尼指授其食彼苾芻乃至一人應為呵止若不呵者諸苾芻犯對說法其中閣苾芻應問上閣有呵苾芻尼不不問而食皆得惡作若苾芻在閣下食有在門屋中食者若於閣下尼指授時准前呵止不問者得本罪門屋下人准中閣問不問惡作又若苾芻從門屋出復有苾芻從外而至聞指授聲應問出者有人呵苾芻尼不不問而食得惡作罪如是應知一施主家多處而食尼指授處皆得本罪餘悉犯輕或上或下准事應知若其施主緣為此尼施僧食者

足蹖指授苾蒭無犯或雖指授情無
簡別或見不得食令其與者並皆無
犯又無犯者廣如上說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四十九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五十　恭

三藏法師　義淨　奉　制譯

學家受食學處第三

爾時薄伽梵在廣嚴城於此城中有一長者名曰師子先事外道因詰佛所聽受法故獲得初果見營田業多有過失即皆棄捨於三寶所深起信心意樂淳善常樂惠施由施三寶以至貧窮時舍利子與大目連從他方来至斯住處時師子長者二俱延請明當就食諸婆羅門居士見起譏嫌作如是語師子長者歸外道時家產巨富信苾芻後須至貧窮衣不掩身食不充口故知釋子非歸依處舍利子大目連聞是語已便往白佛佛言汝諸苾芻應可為彼師子長者作學家白二羯磨更有餘類亦應為衆如常集僧應令一人作白羯磨應如是作

大德僧伽聽此師子長者信心慇重意樂淳善隨其所有悉皆惠施於三寶所曾無悋心諸有求人亦皆給與

由是衣食悉皆罄盡若其僧伽時至
聽者僧伽應許僧伽今許與師子長
者作學家羯磨白如是羯磨准白應
作若苾芻知僧伽作學家羯磨已不
應往彼受其飲食牀座臥具及爲說
法將二尊者雖曾受請知衆作法不
往赴食佛言若受請者就食無犯二
人便往赴請六衆見去作如是語彼
初見諦亦常請我等我今合往受彼
飲食既至彼已飲食不充所食之分
悉皆食盡童兒啼泣諸俗譏嫌苾芻
呵猒云何苾芻知彼學家衆爲作法
仍往彼舍受二五食世尊因此廣說
乃至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知是學家僧與作學家羯
磨苾芻先不受請便詣彼家自手受
取珂但尼蒲膳尼食是苾芻應還村
外住處詣諸苾芻所各別告言大德
我犯對說惡法是不應爲今對說悔
是名對說法
如是世尊制學處已時師子長者婦
告其夫曰因何聖者久不見來師子
答曰僧伽知我家生貧乏衆作羯磨

制不許来宴曰若如是者即是僧伽與我家中作覆鉢羯磨我之福業因何得生時彼長者即以其事往白佛佛言汝等苾芻從今以去向師子舍受用牀座并為說法者無犯時諸苾芻往彼舍時空鉢而入空鉢而出其妻見已情生悒歎面帶憂色時諸苾芻以事白佛佛言苾芻不應空鉢而入時諸苾芻奉佛教已乞得鉢食持入其舍苾芻食時諸小男女情希殘食苾芻不與遂便啼泣以事白佛佛言應與苾芻以全餅果與之男女得已便持出外諸外道見問曰汝於何處得好餅果報言聖者與我外道曰師子受分迴與野干以瓶注瓶更相供給苾芻聞已白佛佛言不應與全餅果可碎而與家人有持藥與苾芻藉鉢苾芻不受佛言應受時廣嚴城栗姑毗等見長者家財食罄乏遂遣傭人助力耕墾昔時所廢之地地既停久沃壤異常所賞不多成實數倍未久之間衣食豐贍倍勝於前時彼長者既見家道隆盛思仰福田往詣佛所請

解羯磨佛便聽許佛教長者曰應入寺中具以其事白上座知今鳴揵集衆於上座前向衆礼拜蹲踞合掌作如是白大德僧伽聽我師子於三寶所深起信心意樂淳善常樂惠施由施三寶故以至貧窮由此僧伽家愍我故為作羯磨令諸聖衆不入我家我今財食還復豊盈然我師子先得衆法令從大衆乞解羯磨唯願為我解羯磨法慈愍故三說如是白已礼衆而去是時大衆應令一人准所為事作白四羯磨應解既作解已諸苾芻衆如昔還往隨受供養並皆無犯若復苾芻者謂六衆也餘如上說學著謂信三寶證得見諦家謂四姓僧謂世尊弟子羯磨者謂白二法於如是家先不受請輙往受食者得罪此中犯者於如是處受二五食噉咽之時同前得罪其說悔法如上若得解法食皆無犯又無犯者廣如前說

阿蘭若住處外受食學處第四

佛在刧比羅伐窣覩城多根樹園於此夏安居時諸釋子知諸苾芻前安

居了於八月十四日俱往佛所礼佛
足已白佛言世尊明日聖衆夏了我
等送食来至住處願佛及僧慈愍納
受世尊黙然時諸釋子知佛受已礼
佛而還便於明日以好飲食滿車載
去令諸使女隨從而行既至半途諸
賊来刼賊師令曰其釋迦女勿爲刼
奪不用其言皆奪衣服形露羞耻入
草潜形時六衆苾芻待食遅至共相謂
曰我等當行乞食無宜久住行至中途
見諸飲食載滿車乘即便大嘷誰在
此中時諸釋女在草叢内遥告之曰
我被賊刼露體無衣所有飲食隨自
取噉六衆報曰汝何不出答曰我現
無衣如何相見報曰汝身支分我悉
曽觀同汝已親何事羞耻可宜速出
授我飲食諸女遂出露形授食是時
六衆飽食而去
時諸釋迦子隨後而来見諸女被刼
即皆四散討覔賊徒執捉將来欲加
苦害諸女告曰賊師無心令刼奪我
諸人遂放于時賊師求請釋迦子曰
仁等慈悲恩流普洽寧容救此無識
之輩幸能釋放存彼微生時釋迦子

皆欲令去遂將飲食往至寺中與苾
芻食諸釋子等於六衆處不與好食
釋子問曰何意行食不為平等報曰
此皆食訖問曰誰當先與報言我與
彼惟覆問女皆具答釋子聞已極生
嫌賤時諸釋子告苾芻曰聖者何不
於險路處令人告知我等備擬免被
賊盜苾芻以事白佛佛言於險林處
應差苾芻五法成就令其看守無愛
恚怖癡善知道路先應問能以事勸
喻若言能者以白二法而差遣之應
令一人准所為事作白羯磨佛告諸
苾芻其看守苾芻所有行法我今當
說看守苾芻於寺四邊半踰膳那內
恚應觀察若有怖處應可放烟或懸
幡幟或於路中遺布樹葉或書字告
知若無怖處應懸白幡此之行法不
依行者得惡作罪若看守人飢須食
者於小食時隨情食飯須併應與時
諸苾芻聞彼六衆寺外林中險怖之
處令露形女授與飲食共生嫌耻具
以白佛佛言廣說乃至為諸苾芻制
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在阿蘭若恐怖處往先無
觀察險難之人於住處外受食食者
是苾芻應還往處詣諸苾芻所各別
告言大德我犯對說惡法是不應為
今對說悔是名對說法
若復苾芻者謂是六衆阿蘭若義如
捨墮中說無觀察者謂未差遣看守
之人住處外者謂在寺外食有二五
亦如上說此中犯者苾芻於險怖處
無看守人作無看守想疑皆得本罪
次二句輕後二無犯若於險處有看
守人食時無犯又無犯者廣如前說
衆多學法
佛在婆羅痆斯仙人墮處施鹿林中
時五苾芻雖復出家尚同俗服威儀
容飾甚不端嚴尒時世尊作如是念
過去諸佛云何教聲聞衆著衣服
耶是時諸天前白佛言如淨居天所
著衣服世尊即以天眼觀知如諸天
所說事無差異即告苾芻曰汝從今
後應同淨居天圓整著涅婆珊
時六衆苾芻著衣太高淨信婆羅門
等見不齊整便生譏誚作如是語此

諸苾芻衣不齊整同無恥人諸苾芻聞已白佛佛言不應太高著衣應當學六衆聞已著衣太下俗復譏嫌佛言不應太下著衣如新嫁女應當學或時當前長垂猶如象鼻諸俗譏嫌佛言不應當前垂下或時攝邊細襵諸俗譏嫌佛言不應如多羅葉著衣應當學或時攝聚一角叉腰邊猶如鈚頭諸俗譏嫌佛言不應叉腰著衣猶如鈚頭應當學或時捉其上角團內腰邊猶如豆團佛言不應如是著衣猶如豆團應當學

如是世尊為諸苾芻制其學處應如是說齊整著裙應當學不太高不太下不象鼻不鈚頭不多羅葉不豆團形著裙應當學佛言圓整著三衣應當學時六衆苾芻著衣太高淨信婆羅門等見不齊整便生譏誚作如是語此諸苾芻衣不齊整同無恥人諸苾芻聞已白佛佛言不應太高著三衣應當學六衆聞已著衣太下諸俗譏嫌佛言不應太下著三衣如新嫁女應當學或披上衣為前一角猶

如象鼻諸俗識嫌廣如上說如是世
尊為諸苾芻制其學處應如是說齊
整著三衣應當學不太高不太下好
正披好正覆少語言不高視入白衣
舍應當學
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時六衆苾芻
覆頭入白衣舍淨信婆羅門等見覆
頭時作如是語同無耻人及新嫁女
諸苾芻聞已白佛佛言不應覆頭入
白衣舍應當學
六衆苾芻偏抄衣入白衣舍乃至佛
說不偏抄衣應當學
六衆苾芻雙抄衣入白衣舍乃至佛
說不雙抄衣入白衣舍應當學
六衆苾芻叉腰入白衣舍乃至佛說不
叉腰入白衣舍應當學
六衆苾芻拊肩入白衣舍乃至佛說
不拊肩入白衣舍應當學諸苾芻聞
已白佛佛言廣說乃至為諸苾芻制
其學處應如是說不覆頭不偏抄衣
不雙抄衣不叉腰不拊肩入白衣舍
應當學
佛在逝多林時六衆苾芻蹲行入白

衣舍淨信婆羅門等見蹲行時作如
是語同無耻人諸苾芻聞巳白佛佛
言不應蹲行入白衣舍應當學乃至
苾芻足指行入白衣舍乃至佛說不
足指行入白衣舍應當學
苾芻跳行入白衣舍乃至佛說不跳
行入白衣舍應當學
苾芻𡰪足行入白衣舍乃至佛說不
𡰪足行入白衣舍應當學
苾芻努身行入白衣舍佛言廣說乃
至為諸苾芻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不蹲行不足指行不跳行不𡰪足行
不努身行入白衣舍坐應當學
佛在逝多林時六衆苾芻搖身入白
衣舍淨信婆羅門等見搖身時作如
是語同無耻人諸苾芻聞巳白佛佛
言不應搖身入白衣舍應當學
苾芻掉臂入白衣舍佛言不應掉臂
入白衣舍應當學
苾芻搖頭入白衣舍佛言不應搖頭
入白衣舍應當學
苾芻肩相排入白衣舍佛言不應肩
相排入白衣舍應當學

苾芻連手入白衣舍佛言不應連手
入白衣舍應當學
佛言廣說乃至為諸苾芻制其學處
應如是說不搖身不掉臂不搖頭不
肩排不連手入白衣舍應當學
佛在逝多林時六衆苾芻在白衣舍
他未請坐輒便自坐淨信婆羅門等
見自輒坐作如是語同無恥人諸苾
芻聞已白佛佛言廣說乃至為諸苾
芻制其學處應如是說在白衣舍他
未請坐不應輒坐應當學
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時六衆苾芻
在白衣舍不善觀察輒尒便坐淨信
婆羅門等見在白衣舍不善觀察輒
坐作如是語同無恥人諸苾芻聞已
白佛佛言廣說乃至為諸苾芻制其
學處應如是說在白衣舍不善觀察
不應坐應當學
尒時世尊過十二年方至劫比羅伐
窣覩城於第一日在王宮中食至第
二日在自宮中受其供養佛衆食時
瞿卑夫人自手行食時具壽鄔陁夷
不善鍛身令瞿卑夫人嗟其非法後

於異時獨至宮中夫人令坐机牀敷
身而坐牀破倒地因致譏醜廣說乃
至佛言苾芻若於俗家坐時不應放
身而坐可善觀察應當學或於俗舍
疊足而坐或重內外踝而坐或急斂
足或長舒足或露身坐諸俗譏嫌佛
言不應如是當制學處
在白衣舍不疊足不重內踝不重外
踝不急斂足不長舒足不露身應
當學
佛在江猪山時有施主請佛及僧就
舍而食其行食者不善用心擲放羹
團苾芻於鉢不恭敬護遂多損破佛
言恭敬受食應當學佛在江猪山時
六衆苾芻入菩提長者舍乞食長者
與食滿鉢受餅復受羹臛鉢便溢滿
流落汙地因生譏耻以事白佛佛言
爲制學處應如是說
不得滿鉢受餅更安羹菜令食流溢
於鉢緣邊應留屈指用意受食應
當學
或食未至預申其鉢如乞索人現饕
餮相因生譏耻以事白佛佛言爲制

學處應如是說行食未至勿預申鉢
應當學
不安鉢在食上應當學
或復食時現憍慢相猶如小兒及諸
婬女佛言不應如是憍慢而食恭敬
而食應當學
或復食時極小入口極大入口如貧
乞人佛言不應如是不極小摶不極
大摶圓整而食應當學
佛在室羅伐城時有施主請佛及僧
就舍而食時鄔波難陀苾芻與摩訶羅
苾芻隣次而坐時摩訶羅大開其口
向上而望時鄔波難陀便以土塊遙
擲口中報云且食此物佛言不應如
是預張其口
若食未至不張口待應當學
佛在室羅伐城時有施主請佛及僧
就舍而食時六衆苾芻含食言語諸
俗譏嫌沙門釋子不知慚愧與俗不
殊共生譏醜以事白佛佛言不應如
是含食語應當學
或復至施主家見羹菜少恐不充足
先請得羹以飯蓋覆更望得諸俗譏

嫌佛言不應如是不得以飯覆羹菜不將羹菜覆飯更望多得應當學

時有施主請苾芻食其食過甜六衆即便彈舌相告謂食大醋或復其食過醋六衆即便嗋嗏相告謂食大甜或有施主請苾芻食其食過熱六衆即便呵氣相告云食大冷呵熱方食或有施主請苾芻食其食過冷六衆即便吹氣相告云食大熱吹氣方食與等皆是倒說其事故惱施主佛言不應介應制學處

不彈舌食不嗋嗏食不呵氣食不吹氣食應當學

或時六衆受請食時以手把散飯食擲如雞鳥或云食惡共相毀呰或復以食塡頰細細取食或復食時齧半留半或復舒舌舐掠脣口佛言應制學處

不手散食不毀呰食不塡頰食不齧半食不舒舌食應當學

佛在室羅伐城時有施主先曾歸依露形外道近生信敬歸佛法僧遂請佛僧就舍而食時彼施主行諸飲食

及以麨團薄餅蘿蔔是時六衆欲
誑施主便以麨團作窣覩波像上置
蘿蔔覆以薄餅遂相告曰此是惡趣
中露形外道晡刺拏搭漸取食之蘿
蔔便倒更相告曰此是露形外道作
窣覩波令使崩倒施主見已息誥敬
心佛言應制學處不作窣覩波形食
應當學
或時六衆受他請食見其美好者有餘著
手即便以舌舐其手鉢亦如是或
有振手或復振鉢謂以鉢水振灑餘
人衣披衣服見他好衣生嫉妬故佛
言如是等皆不應作應當學時有施
主餅食衆僧報言聖者多有好食莫
多請麨六衆不信便多受麨後見好
食欲棄其麨比坐有一摩訶羅苾芻
迴顧而望手時六衆便持麨團置彼
鉢內遂令溢滿不暇受餘佛言常看
鉢食應當學
時有苾芻食時鉢滿六衆傍觀共生
輕慢云此摩訶羅大能噉食佛言不
輕慢心觀比坐鉢中食應當學
六衆苾芻以不淨手捉淨水瓶遂令

諸繩競來附近招致譏醜佛言不以
汙手捉淨水缾應當學
六衆苾芻在雞猪山於菩提長者高
樓上食以洗鉢水弃在好地施主生嫌
佛言應制學處在白衣舍不弃洗
鉢水除問主人應當學
緣在室羅伐城時有婆羅門孩兒遇病
有鄔波索迦是彼知識來告之曰孩子
若病宜往逝多林中從諸苾芻乞鉢
中水令其洗沐必得平善時婆羅門即
往求水見鄔波難陀從乞鉢水鄔波難
陀便以殘麨飯內置鉢水中而授與
彼彼見雜水起穢惡心作如是語我兒
寧死誰能用此鄙惡之物而洗浴耶
以事白佛佛言不應以此穢水持施
於人若有人來乞鉢水時應淨洗鉢
置清淨水誦阿利沙伽他呪之三遍
授與彼人或洗或飲能除万病 阿利沙伽他者謂是佛所說頌出聖教中若讃誦時有大威力但是餘處令誦加持者皆此類也即如河池井泉流派而飲水之時或暫於樹下得息乘涼而去或出客舍或入神堂路傍茶羅讃佛塔衆或時已然障蔵尊容或大衆散辭或入城聚落或於朝日聚禮尋尊議或每食罷時或澡浴塔有諸如以事其類寔繁皆須口誦伽他奉行護福若故心違慢應得惡作之罪道

象利法衆與先不行故因律言知
達教出有在其伽他者如有頌云

世間五欲樂　或復諸天樂　若比愛盡樂
千分不及一　由集能生苦　因苦復生集
八聖道能趣　至妙涅槃處　所為布施者
必獲其義利　若為樂故施　後必得安樂
佛言不得以殘食置鉢水中應當學
時有苾芻安鉢地上下無覩替招致
譏醜令疾損壞佛言應制學處地上
無替不應安鉢應當學時有苾芻
立洗鉢失手墮地打破其鉢佛言不
立洗鉢應當學
時有苾芻於危險崖岸置鉢　佛言
不應尒不於危險岸處置鉢應當學
河水急流逆以鉢舀遂令鉢破佛言
不應尒不得逆流酌水應當學
六衆苾芻前人坐自已立為其說法
時有敬信三寶婆羅門居士等呵止
苾芻因大師世尊於無量劫勤修苦
行捨頭目髓腦國城妻子求得此法
云何仁等以輕慢心人坐已立輒為
陳說佛言不應尒人坐已立不為說
法應當學
時有病人不能久立聽法佛言若是

病人坐卧高下於道非道及以車乘著鞋屐頭冠花纓絡持蓋刀杖并著甲冑等著是病者隨何威儀為說無犯為制學處當如是說

人坐已立不為說法除病應當學

人卧已坐不為說法除病應當學

人在高座已在下座不為說法除病應當學

人在前行已在後行不為說法除病應當學

人在道已在非道不為說法除病應當學

不為覆頭者不為偏抄衣不為雙抄衣不為叉腰者不為拊肩者說法除病應當學

不為乘象者不為乘馬不為乘轝不為乘車者說法除病應當學

不為著屐靴鞋及履屣者說法除病應當學

不為戴帽著冠及作佛頂髻者不為纏頭不為冠花者說法除病應當學

不為持蓋者說法除病應當學

緣在劫比羅伐窣覩鄔波難陀立大

小便諸俗人見共作譏嫌作如是語汝師世尊常懷慚耻云何仁等得無羞愧同彼俗流立泄不淨佛言不應佘不立大小便除病應當學

時鄔波難陀見有青草從彼乞用他不肯與遂服瀉藥以不淨盆夜瀉草上廢他受用鄔波難陀往其舍見愁憂問其故彼具答鄔波難陀曰是我洽汝不以草施因生譏罵佛言不應佘不得青草上棄大小便及涕唾除病應當學

時鄔波難陀持己故衣令浣衣人洗彼不肯洗便起瞋心於彼洗衣水中故放不淨時彼不覺以手觸水便汙其手遂起譏罵佛言不應佘不得水中大小便涕唾除病應當學

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時城中施主請命佛僧就舍而食其看守人寺中守護鄔波難陀為其請食故欲調弄不疾歸還從城出已至逝多林於其中間步量其地可有幾許時看寺人嫌其遲晚恐日時過遂上高樹企望歸來時有俗侶見而譏笑沙

門擇子昇上高樹與俗不殊佛言不
應尒不上過人樹時有苾芻為繫添
纏不敢昇樹復有虎狼難至亦不敢
昇因被殘害佛言不得上過人樹除
為難緣應當學
衆學法了
七滅諍法
攝頌曰
現前幷憶念　不癡與求罪　多人語自言
草掩除衆諍
佛告諸苾芻有七滅諍法應當修學
應與現前毗奈耶　當與現前毗奈耶
應與憶念毗奈耶　當與憶念毗奈耶
應與不癡毗奈耶　當與不癡毗奈耶
應與求罪自性毗奈耶　當與求罪自性毗奈耶
應與多人語毗奈耶　當與多人語毗奈耶
應與自言毗奈耶　當與自言毗奈耶
應與草掩毗奈耶　當與草掩毗奈耶
若有諍事起當以七法順大師教如
法如律而殄滅之
忍是勤中上　能得涅槃處　出家惱他人
不名為沙門
此是毗鉢尸如來等正覺說是戒經

明眼避險途　能至安隱處　智者於生界
能遠離衆惡
此是尸弃如来等正覺說是戒經
不毀亦不害　善護於戒經　飲食知止足
受用下卧具　勤修增上定　此是諸佛教
此是毗舍浮如来等正覺說是戒經
譬如蜂採花　不壊色與香　但取其味去
苾芻入聚然
此是俱留孫如来等正覺說是戒經
不違逆他人　不觀作不作　但自觀身行
若正若不正
此是羯諾迦如来等正覺說是戒經
勿著於定心　勤修寂靜處　能救者無憂
常令念不失　若人能惠施　福增怨自息
行善除衆惡　惑盡至涅槃
此是迦葉波如来等正覺說是戒經
一切惡莫作　一切善應修　遍調於自心
是則諸佛教　護身為善哉　能護語亦善
護意為善哉　盡護最為善　苾芻護一切
能解脫衆苦
善護於口言　亦善護於意　身不作諸惡
常淨三種業　是則能隨順　大仙所行道
此是釋迦如来等正覺說是戒經

毗鉢尸式弃　毗舍俱留孫　羯諾迦牟尼
迦葉釋迦尊　如是天中天　無上調御者
七佛皆雄猛　能救護世間　具足大名稱
咸說此戒經　諸佛及弟子　咸共尊敬戒
恭敬戒經故　獲得無上果　汝當求出離
於佛教勤修　降伏生死軍　如象摧草舍
於此法律中　常為不放逸　能竭煩惱海
當盡苦邊際　所為說戒經　和合作長淨
當共尊敬戒　如犛牛愛尾　我已說戒經
衆僧長淨竟　福利諸有情　皆共成佛道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五十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大唐龍興三藏聖教序

御製　詠

蓋聞蒼蒼者天列星辰而著象茫茫
者地奠川岳以成形仰觀天文既如
彼也俯循地理又若斯焉夫以妙音
幽微名言之路攸絶真如湛寂性相
之義都捐然則發啓心靜資法雷之
激響將導迷衆俟覺首以司方故知
假名不壞於常名樂說乃詮於無說
至若象外之象獨稱三界之尊天中
之天爰著六通之聖法王利見孕育
於七十二君梵帝乘時牢籠於萬八
千歲周星閟彩言符降誕之徵漢日
流祥載叶通神之夢故能威揚沙劫
化被塵區玉毫舒耀而除昏金口弘
宣而遣滯破煩惱之賊詎藉干戈壞
生死之魔寧憑慧力闡圓明之界麗
納於無邊開常樂之門普該於有識
縱使淨天發浪境風息而識澄濁日
情塵法雨霑而便廓歸依者銷殃而
致福迴向者去危而獲安可謂巍巍
乎其有成功蕩蕩乎而無能名者矣

但四生蠢蠢不悟無常六趣悠悠俱
經有結詐知空花不實水月非堅融
逐於五陰之中播遷於三界之域納
諸品彙終俟法門自白馬西來玄言
東被世尊則隨類敷演衆生乃逐性
開迷馬鳴擅美於瓊綿龍樹騰芳於
寶偈於是遍通震旦遠布閻浮半滿
之教區分大小之乘並鶩澄安後德
接武於勝場琳遠高人騁蹤於法宇
遂使微言著範歷千古而暢英聲至
蹟流規周十方而騰茂實須屬後周
膺運大扇魔風遂使天下招提咸從
毀廢寰中法侶並混編甿嗟乎闃寂
禪居空留宴坐之處荒凉慧苑無復
經行之蹤爰洎隋皇重將修建旋達
大業又遇分崩鬼哭神吟山鳴海沸
既遭塗炭寧有伽藍正法消淪邪見
增長於是人迷覺路邅迴於苦集之
區俗殺眞宗羈絆於蓋纏之內我
大唐之有天下也上陵巢燧俯視羲軒
三聖重光萬邦一統威加有截澤被
無垠撥坤絡以還淳亘乾維而獻欵
尋除八佛日重輝梵文龍宮將八桂齊

安鷲嶺共五峯爭峻大弘
輝教諒屬　皇朝者爲大桓先寺翻
經三藏法師義淨者范陽人也俗姓
張氏五代相韓之後三台仕晉之前
朱紫分輝貂蟬合彩高祖爲東齊郡
守仁風遂扇甘雨隨車化闡六條政
行十部爰祖及父俱欣俗榮放曠一
丘道遥三徑合和體素養性恬神摘
芝秀於東山挹清流於南澗可謂幽
尋丹嶠棲偃白雲皐鶴於是吞聲場
駒以之繫影法師幼挺明晤夙彰聡
敏繞踰辨李之歲心樂出家甫過遊
洛之年志尋西國業該經史學洞古
今揔三藏之玄樞明一乘之奥義既
而閑居習靜息慮安禪託彼山林遠
蓋塵累　二十有七方遂雅懷以咸亨
二年行至廣府發跡結契數乃十人
鼓植鼻艨唯存一己巡南溟以還遊
指西域以長驅歷巖岫之千重越淑
濤之萬里漸届天竺次至王城
佛說法花靈峯尚在　如來成道
聖躅仍留吠舍城中獻蓋之蹤不泯
給孤園內布金之地猶存三道寶階

苾芻尼毗奈耶卷第一　第四張　詠

居然目覩八大靈塔遍矣親覩所經
三十餘國凡歷二十餘載菩提樹下
屢攀折以淹留阿耨池邊幾濯纓而
澡鑒法師慈悲作室忍辱為衣長齋
則一食自資長坐則六時無倦又古
來翻譯之者莫不先出梵文後資漢
譯聯詞方憑於學者詮義別稟於僧
徒今玆法師不如是矣既閑五天竺
語又詳二諦幽宗譯義綴文咸由於
已出指詞定理匪假於傍求超漢代
之摩騰跨秦年之羅什所將梵本經
近四百部合五十萬頌
金剛座真容一鋪舍利三百粒以證
聖无年夏五月方屆都焉
則天大聖皇帝出震膺期乘乾握紀
紹隆為務弘濟為心爰命百寮兼整
四衆虹幡襟日鳳吹過雲香散六銖
花飄五色鏘鏘濟濟煒煒煌煌迎于
上東之門置于授記之寺共于闐三
藏及大福先寺主沙門復禮西崇福
寺主法藏等翻花嚴經後至大福先
寺與天竺三藏寶思末多及授記寺
主慧表沙門勝庄慈訓等譯根本部

燉煌石室本那卷第一　第四紙　訖

待其大德等莫不四禪凝慮六度冥懷懸法鏡於心臺朗戒珠於性海詞林挺秀將覺樹而連芳慧炬揚輝遣桂輪而合影渾金璞玉諒屬其人誠梵宇之棟梁寔法門之龍象已翻諸雜經律二百餘卷續寫未畢尋並進內其餘戒律諸論方俟後詮五篇之教具明八法之因備曉護珠尚護蟲命無傷浮囊必取於不虧油鉢終期於靡覆崇聖教之綱紀啓含生之耳目伏願上資 先聖長隆七廟之基下逮微躬恒佐九天之命遷懷生於壽域致海俗於淳源歲稔時和遐安邇肅顧以萬機務惣四海事殷要憑乙夜之餘式贊弥天之德課虛扣寂聊題序云

根本說一切有部苾芻尼毗奈耶卷第一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毗奈耶序

稽首大悲尊　能哀愍一切　面滿如初日
目淨若青蓮　佛生調伏家　弟子衆調伏
調伏除衆過　敬礼法中尊　佛說三藏教
毗奈耶為首　我於此教中　略申其讚頌

如樹根爲最　條幹由是生　佛說律爲本
能生諸善法　譬如大隄防　瀑流不能越
戒法亦如是　能遮於毀禁　諸佛證菩提
獨覺身心靜　及以阿羅漢　咸由律行成
三世諸賢聖　遠離有爲縛　皆以律爲本
能至安隱處　若此調伏教　安住於世間
即是諸如來　正法藏不滅　戒是能安立
如來正法燈　離此即便無　安隱涅槃路
佛遊於世間　隨處說經法　律教不如是
故知難值遇　如地載群生　能長諸卉木
律教亦如是　能生諸福智　佛說由律教
能生衆功德　奉持得解脫　毀破生惡趣
象馬若不調　制之以鉤策　律教亦如是
不調令善順　如城有隍塹　能禦諸怨敵
律教亦如是　能防於破戒　譬如大海水
能漂於死屍　律教亦如是　能除諸破戒
律是法中王　諸佛之導首　苾芻俞商旅
此爲無價珍　破戒逾蛇毒　律如阿伽陁
盛壯意難調　以律爲轡勒　律於善道處
常與作橋梁　亦於惡趣海　能與爲船筏
若行於險路　戒爲善導者　若昇無畏城
以戒爲梯蹬　大師最勝尊　親說於律教
此二無差別　咸應歸命礼　佛及聖弟子

苾芻尼毗奈耶卷第廿　第六張　談

咸依律教住　於戒生恭敬　故我歸命禮
我依律讚歎　此說應尊重　於初首歸依
吉祥事成就　毗奈耶大海　涯際叵難知
差別相無量　豈我能詳悉　大師律教海
甚深難可測　我今隨自能　略讚於少分
世尊涅槃時　普告諸大衆　汝於我滅後
咸應尊敬戒　故我申讚頌　欲說別解脫
仁等應至心　善聽調伏教
別解脫經難得聞　經於無量俱胝劫
讀誦受持亦如是　如說行者更難遇
諸佛出現於世樂　演說微妙正法樂
僧伽一心同見樂　和合俱修勇進樂
若見聖人則為樂　并與共住亦為樂
若不見諸愚癡人　是則名為常受樂
見具尸羅者為樂　若見多聞亦名樂
見阿羅漢是真樂　由於後有不生故
於河津處妙階樂　以法降怨戰勝樂
證得正慧果生時　能除我慢盡為樂
若有能為決定意　善伏根欲具多聞
從少至老處林中　寂靜閑居蘭若樂
合十指恭敬　礼釋迦師子　別解脫調伏
我說仁善聽　聽已當正行　如大仙所說
於諸小罪中　勇猛亦勤護　心馬難制止

勇決恒相續 別解脫如術 有百針極利
若人違軌則 闇教便能止 大士若良馬
嘗出煩惱障 若人無此術 亦不曾喜樂
後及煩惱障 迷轉於生死

八波羅市迦法總攝頌曰

不淨不異取 斷人稱上法 觸八事覆隨
斯皆不共住

不淨行學處第一

尒時菩薩在覩史天宮將欲下生先以五事觀察世間云何為五一觀族祖一觀時節三觀方國四觀近族五觀母氏時六欲天来至母所三淨其腹摩耶夫人因寢夢見六牙白象來降腹中于時大地六種震動於此世間有大光明普皆照耀世界中間幽闇之所日月威光不能照處皆悉大明其中有情由黑闇障之所映蔽從生至死於自身分尚不能覩何況餘類能互相見遇斯光已生奇特想咸作是語云何此中忽有衆生乃至菩薩初降誕時大地震動普放光明如前無異於此三千大千世界有緣之類見斯光者歡喜踊躍生希有想

時有四大國王各生太子室羅伐城
梵授大王初誕子時有大光明便作
是念由我聖子福德力故放大光明
普照世界宜與我子名曰勝光又王
舍城大蓮花王初誕子時亦有光明
彼作是念我子福力誠為希有初生
之時大光遍照猶如日輪影光熾盛
母又名影宜與我子名為影勝又憍
閃毗國百軍大王初誕子時亦見光
明便作是念我子福力有大光明如
日初現普照世間宜與我子名曰出
光又嗢逝尼國有大輪王初誕子時
亦見光明便作是念我兒生時有勝
光彩猶如燈明能破大闇宜與我子
名曰燈光雖彼四王各生喜念云此
神異皆由我子豈知咸光乃是菩薩
慈善根力廣大熏修不可思議福德
所致當於此日大耀迦氏難陀為先
俱時誕生五百釋子并耶輸陀羅庶
母瞿曇此三為首俱時誕生六萬童
女復有五百侍男闡陀為首及五百
侍女同時所生又有五百母象建託
為首及五百牝馬各生一子是時大

地忽然自現五百伏藏諸有邊隅不
見之處咸來賓伏
是時釋梵大王與諸天衆百千圍繞
恭敬尊重親事菩薩又諸王都城邑
聚落一切長者婆羅門等咸爲瞻仰
承事菩薩普皆愛樂于時淨飯王作
如是念以我宿福之所招感今有聖
子來生我家又能成就一切勝事宜
與我子名一切事成
尒時摩揭陀國有一大城名尼拘律
安隱豐樂人民熾盛於此城中有大
婆羅門亦名尼拘律富有財產多諸
僕使金銀珎寶倉庫盈溢有大力勢
如毗沙門王復有十八廣大聚落以
充封祿十六大邑以充僕使有六十
億上妙真金其摩揭陀主大蓮花王
有千具犁婆羅門家犁數亦等恐招
過咎於千數中但減其一然由宿因
福善所感黍果成熟種穬麥子便生
金麥每取果實滿二百餘石其人每
日朝覲王時恒以一掬金麥獻壽願
王福命無窮後於望族娶女爲妻經
歷多年了無子息恒求繼嗣竟未稱

心遂便享祭一切神祇雖久祈請不能遂意心懷憂苦掌頰而歎我今家資巨億既無繼嗣將欲付誰終被官收自無毫分母曰汝今何故如是長歎答曰我今身心豈得安隱資産豐膳世所希有現無子息形命難保一旦壽終咸皆散失母曰且止勿憂亦汝方便我見世間無子息者或自祈請或令他求發懃重心無願不果子白母曰其事如何母曰我先無子求尼拘律樹遂便有汝汝今宜於神樹竭力祈請但求一子必當遂意時婆羅門奉母教已於彼國內畢鉢羅樹下廣設珍羞具申祈請曰伏惟樹神早授我子若稱願者請於此處廣立神堂并設大會慶樹殊恩於日日中常作如是祈請發願又告神曰若不遂意我當邊根伐樹令汝無依于時天神知此懃懃心生惶懼念我無力當如之何即便遠往毗沙門處白言大天有婆羅門為求子故於我住處欲為斬伐幸願垂恩曲存懸濟天王聞已自念無力即往上天白帝釋曰

願見聽察今我所管居住之處有人求子不能遂心欲為斬伐既有斯厄幸願哀憐天主聞已告輔佐曰若有天子衰相現前須來報我作是教已敬承天命後於異時有一天子五衰相現即便速往告天主曰今有天子死相現前命來告曰汝今宜往贍部州內尼拘律城大婆羅門家而往受生作是語已天子啓曰大天當知彼婆羅門自恃尊貴深生放逸然佛大師出興於世化緣若畢當入涅槃我有宿願於世尊處專修淨行恐生於彼為我障礙天主告曰汝勿憂慮我當助汝於一切時令無放逸彼命終已便往尼拘律氏託蘊受生聰慧女人有五奇智何謂為五一知男子有欲心二知時節三知從某人得娠四知是男五知是女于時彼婦既有娠已心大歡喜告其夫曰仁者知不今有善子來入我胎宜大慶悅夫聞說已喜適身心高聲唱言善哉安樂我從昔來終日竟夜一心願得承家之子百年之後隨己力分修諸福業咸

稱我名令此功德資助父母所生之
處福樂無盡凡我家務有所付囑作
是語已於高樓上敷設寶座安置其
妻專使名醫調和將護衣服飲食觸
事合宜兼令一切冷暖澁滑酸鹹之
類輕重適時溫凉得所遍身莊嚴上
妙瓔珞塗飾花鬘光彩超絕辟如天
女居歡喜園凡所遊戲皆在牀褥往
來未曾足履于地耳目所經終不聽
覩邪惡聲色月滿生男姿容超絕光
相炳耀如瞻部金頂圓如盖辟長過
膝身脩且直眉高而長額廣平正衆
相具足三七日後諸親歡會此兒今
者欲作何字相與議曰今此孩子本
於畢鉢羅樹求得應名畢鉢羅又從
氏族可名迦攝波由此時人稱畢鉢
羅或云迦攝波便以孩子授八養母
隨其所須不令闕乏給以乳藥酥膏
及餘衆妙資養之物速便長大如蓮
出水至童子位將付明師習學技藝
及諸典籍一經耳目記持不忘執捉
淨瓶威儀進止無不明察翁聲蓬聲
及四薛陁悉皆明了所謂一頡力薛

陁二耶樹薜陁三娑摩薜陁四阿健薜陁

薜陁譯為明智若解此四則智無不周所謂不盡虛玄四明論悉有十万餘頌相傳授不合書於紙葉其中最者初廣明作業二藏隨讀須三說祭祀法式四治國養身諸婆羅門咸多解習斷之四兵無可延論為此偈存梵字爾聲即是呪術發揮悉也諸聲乃是舍召神祇之言其辭章韻勢道執以為常超乎自然來從無始此聲常住恒在虛空人口發出即是無常舊大四圍陁者能也

於諸世間在地居空考諸祥變復聞方法謂自祭祀教他祭祀自習誦教他習誦或自布施及受施物於此六事無不明曉并屬四明所有支派究暢皆盡能顯自宗善破他論智識分明剎同於火衆推先俊請為師導教婆羅門子五百餘人年既長大其父告曰迦攝波汝今知不年既長成冝遵禮荅曰世間欲樂非我所願父又誨曰夫為人子須紹家業敬事祖祢無令絕嗣迦攝波曰父豈不聞古仙論曰樂隱遁者其神清昇至究竟處父曰嫁娶之儀豈非正典荅曰此是近代俗論非古仙法時迦攝波即便歎曰我於今者何期禍哉一陷欲泥永劫難出父母恩重復不可違此乃進退迯避無路時父再三慇懃誨示其人恭順不

敢違命覆自思惟設何方便得免斯縛遂啓父曰今若見逼為聓娶者請以紫金鑄一女像父遠為造應時成就色相分明容儀可愛量如人等時迦攝波既觀金女報其父曰若得如此女人我當隨教共為聓疋父聞語已內懷愁惱以手掌頰歎息而住禍哉我今何處平可求得如斯美女時諸學徒見其憂苦問曰何意長者如是憂愁便以事告誰能獲此端正女耶學徒告曰可為求覔遍觀世間未見有器而無蓋者如迦攝波具衆福德如斯妙女應亦可求時諸學徒即說

頌曰

於此大地廣無邊　如是之人必應有

此子既是大福德　今為求聓願勿憂

應可更造三金女像我等擎持周遍四方必望得見如斯美女時諸學徒持一金像号曰金神鳴鼓吹螺感興供養花蓋雲布周遍城邑在處尋訪漸次行至劫比羅城於此城中有大婆羅門亦名劫比羅富有資財多諸僕使廣如前說乃於聓族娶女為妻

未久同居便生一女顏容超絕人所
樂觀于時父母欲與立名然此小女
容儀可愛端正無雙稟性賢善復是
劫比羅女應名妙賢
于時妙賢年漸長大妍華婦德四遠
咸知時諸學徒持金女像所至城邑
大聲遍告諸士女曰君等當知若有
能以香花妙物供養天神者此神能
與五種大願一者當生富貴家二者
婚於貴族三者不被夫輕四者生有
德子五者夫常隨意既聞告已諸有
少女各持香花詣金神處咸申敬奉
時妙賢父告其女曰諸人咸往供養
天神汝亦宜應往申獻奉妙賢荅曰
何意當須供養於彼父曰奉彼金神
能滿五願生富貴家婚於貴族夫不
見輕生有德子夫主隨意于時妙賢
告其父曰我性不是貪欲之女詎能
輙往礼彼天神父告女曰雖無所望
礼亦何損宜可暫去與衆同觀其女敬
順不違父意遂將諸女以為伴屬詣
天神處既至彼已此女威光赫耀映
蔽金神如聚黑鐵時諸學徒既見斯

事各生希有共相議曰我神威光令
向何處為是天龍八部神等或將去
耶為是此女映奪使然如何此紫金變
成黑鐵妙賢見已共伴歸家此女天
像神還復金色時諸學徒共觀斯事
並歎希奇問諸人曰此誰家女容彩
無雙由彼威光變金成鐵諸人報曰
斯乃是彼大婆羅門劫比羅女名曰
妙賢威光之力諸徒既聞各懷驚喜
遂便共詣大婆羅門家稽首拜已白
言長者南方有城名尼拘律於此城
中有大婆羅門亦名尼拘律富有財
產多諸僕使金銀琉寶庫藏盈溢有
大力勢如毗沙門王乃有十八廣大
聚落以充封祿十六大邑以充僕使
有六十億上妙真金莫摩伽陁主大
蓮花王有犁千具婆羅門犁數與王
等恐招過咎但減於一其人有子名
迦攝波容貌希奇聰叡無疋明四薜
陁并閑雜術能建自宗善權隨論智
識猛利事同炬火未有婚疋故遠相
求時婆羅門劫比羅早以欽承迦攝
波德令聞殷富喜副先心報諸人曰

敬隨来意共結親誓時諸學徒所蒙
許已喜還本宅告大婆羅門曰我等
已為迦攝波求得賢室端正無雙劫
比羅城大婆羅門女名曰妙賢其婆
羅門聞是語已生大喜慶荅曰我比
所求今蒙遂意其迦攝波聞已便念
為我求妻雖言已得傳聞殊勝未審
何如我今宜可自往觀察遂詣父母
稽首白言二尊當知我今蹔欲遊觀
他處父母告曰我等二人有汝一子
愛念情重暫時復至蹔隨遊觀可速
歸還時迦攝波辭父母已往劫比羅
城易服變形縫小葉器巡行乞匃問
知其舍至彼門首然而此國凡施食
時令少女持出于時妙賢聞有乞者
遂自手擎食授與乞人時迦攝波既
見女已生希有想遂便歎曰如斯美
貌舉世無雙虛弃光華甚為難事妙
賢聞已便告彼曰豈所許者身已亡
耶迦攝波曰彼人現在女曰若尒何
緣忽作斯語復告之曰彼雖現在情
不樂欲女聞此語亦驚歎曰實為希
有實為善事我亦至誠不樂行欲迦

彌波曰賢女必如此者我是其人我
今與尒共立盟誓父母之教誠不可
違除初誓時要尒執手過斯已後所
有身分誓不相觸時迦攝波共立要
已歸會宗親以成大禮妻歸之後於
一柱觀敷設牀座男女同居隨處一
邊各修善業共厭世事專求出道曾
無一念起染欲心時迦攝波告妙賢曰
遍觀生死諸過患　咸由愛染作因緣
世人皆悉共行非　豈得長淪三有海
又告妻曰賢首凡是女人性多惛睡
初夜後夜汝可安眠於中夜時我暫
消息後於異時妙賢正臥垂手牀前
其迦攝波或時經行或坐思惟時天
帝釋見此事已作如是念吾今自往
試迦攝波為是詐妄欲邀名利為是
真實求解脫乎即從天下化作一虵
張口吐毒現可畏相向妙賢處欲齧
其臂迦攝波見已乃疾疾行至妙賢
所將寶扇柄擧手置牀是時妙賢從
睡驚覺告其夫曰聖子勿觸盟誓勿
觸盟誓迦攝波曰豈汝不見黑毒虵
來手時妙賢以頌答曰

寧使我身遭毒虵　愼勿虧誓來相觸
虵毒但令一身死　染毒淪沒無邊際
時迦攝波告其妻曰賢首汝至誠心
共修淨行乃說頌曰
履刀入火事雖難　對女修行難於是
若能守志無虧犯　此實世間希有事
時迦攝波更以其事告妙賢曰非我
欲心故觸於汝然以扇柄舉手避虵
時彼帝主見生嗟歎遂往天宮於是
二人居一柱觀經十二年修清淨行
如佛所說
積聚皆消散　崇高必墮落　合會終別離
有命咸歸死
其迦攝波父母俱亡遂知家事復於
異時往營田處觀其耕地而說頌曰
觀此耕犁處　損地害諸蟲　牛力復勤勞
愍念如親屬　農夫皆顦顇　風日損形容
作務從耕耘　見此心酸楚
時迦攝波問耕人曰斯是誰家田作之
處耕人答曰是迦攝波迦攝波曰我家
寧得有斯田業耕人曰是父舊事令
猶未息聞斯語已告耕夫曰我從今
日並放汝等不為僕隸恣意遊行及

諸牛自任隨水草亦無繫縛時迦攝

波見此無益便說頌曰

所食無過一升飯　眠臥唯須一小牀

兩張氎布足遮身　自外並是愚癡物

時迦攝波告其妻曰賢首我今有願

捨俗出家所以者何在家迫窄猶如

牢獄恒被一切苦惱嬰纏諸惡知識之

所隨從造業因緣終無休息出家寬

曠猶若虛空任運能修清淨梵行速

能圓滿至解脫處乃為頌曰

山林多寂靜　坦然無畏懼　於此可勤修

能離諸經縛　正見與邪見　皆從心所生

妄處空閑林　智者當觀察　若人貪俗務

諍苦常隨逐　超然辭塵網　能往涅槃宮

作是語已命掌庫人曰汝當與我一

疊下衣我欲捨家修出離業彼開庫

藏撿閱諸衣悉皆無價唯有一疊家

下氎布略准其價猶直一億金錢持

奉迦攝波彼既受已從舍而去

介時菩薩遍觀一切老病死已諸天

圍繞便於夜半踰城出家往勤苦林

時迦攝波亦於此時棄捨家業修出

離行作如是念若於世間是阿羅漢

者我當依彼敬心承事既出家已時
人号為隱士迦攝波住多子制底邊
是時菩薩住阿蘭若於六年中修苦
行已知是無益徒為勞倦次於歡喜
歡喜力二牧牛女處食十六倍乳糜
龍王讃歎於負草人吉祥之處受柔
軟草即便往詣菩提樹下於金剛座
自敷草座結跏趺坐端身正念如獅
龍王以慈悲杖降彼三十六億天魔
兵衆證無上覺次往婆羅痆斯國仙
人墮處施鹿林中為五苾芻及以隨
五三轉十二行法輪次於大軍婆羅
門及二牧牛女為說妙法令生正見
皆證初果并留縣外道一千人等並
令歸佛出家近國頻婆娑羅王亦住
見諦次詣王舍城住竹林園度大目
連及舍利子
次往室羅伐城為勝光王說少年經
令其調伏次為勝鬘夫人毗盧將軍
及仙授等感令見諦無上世尊常法
如是觀察世間無不聞見恒起大悲
利益一切於救護中最為第一最為
雄猛無有二言依定慧住願發三明

[illegible]卷第一　第三十三張 [illegible]

善修三學善調三業渡四瀑流安四
神足於長夜中修四攝行捨除五蓋
遠離五支超越五道六根具足六度
圓滿七財普施開七覺花離世八法
示八正路永斷九結明開九定充滿
十力名聞十方諸自在中家為殊勝
得法無畏降伏魔怨振大雷音作師
子吼晝夜六時常以佛眼觀察世間
誰增誰減誰遭苦厄誰向惡趣誰陷
欲泥誰堪受化作何方便拔濟令出
無聖財者令得聖財以智安膳那破
無明眼膜无善根者令種善根有善
根者令更增長置人天路安隱無畏
趣涅槃城如有頌言
假使大海潮或失於期限佛於所化者
濟度不過時如母有一兒常護其身命
佛於所化者慈念過於彼佛於諸有情
慈念不捨離思濟其苦難如母牛隨犢
爾時世尊作如是念隱去迦攝波令
應受化即從佛栗氏國人間遊行到
廣嚴城多子塔邊在樹下坐為欲引
導迦攝波故舉身光照如妙金山晃
耀希奇周遍赫弈時迦攝波見是事

巳尋光而去到世尊所還見如來儀
貌端正相好殊倫諸根湛寂一心無
乱辟如山王金色照耀歡喜踊躍高
聲唱言此是我師我是弟子世尊告
曰如是如是迦攝波我是汝師汝是
弟子懇心礼敬佛復告言實是無知
詐言有知實未曾見詐言曾見實非
大師自言是師實非羅漢言是羅漢
實非薄伽梵去是薄伽梵非三佛陀
去是三佛陀此詐爲入頭便破裂以
爲七分汝迦攝波我是知者說言我
知我是見者說言我見我是大師說
言大師我是阿羅漢說言阿羅漢我
是三佛陀說言三佛陀我有因緣爲
諸聲聞宣說法要非無因緣是真出
離非不出離是所歸依非不歸依是
實超越非不超越是有神通非無神
通由是因緣汝迦攝波應如是學當
作是念我所聽法與善相應我皆恭
敬尊心而聽尊重存念一想不移攝
耳諦聽敬心而受於五取蘊我實觀
知是生滅苦於六觸處我見是集是
其沒故於四念處善住心故於七菩

捨分我當修習多修習故於八解脫
我當身證得圓滿或我於大師及有
智者同梵行處恒起慚重極慚愧心
我之正見念念相續於身隨轉不令
間斷汝迦攝波應如是學

根本說一切有部苾芻尼毗奈耶卷第一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根本說一切有部苾芻尼毗奈耶卷第二　詠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不淨行學處之餘

尒時薄伽梵為迦攝波宣錫法要示教利喜已從座而去時具壽摩訶迦攝波隨從佛去作如是念若佛坐時我當奉此僧伽胝衣疊以充座是時便有五百群賊隨逐其後欲為劫奪世尊知已於路側欲坐時迦攝波往世尊處速即疊衣為佛敷座世尊便坐即命迦攝波曰此布僧伽胝極是輕妙極是柔軟白言如是世尊此衣實是輕軟願哀納受世尊告曰汝能著我麻糞掃衣不荅曰唯願世尊哀愍我故為受輕衣世尊所賜麻糞掃衣我當披服是時世尊哀愍為受時迦攝波如是次第於八日中無所證獲乞食自持至第九日得阿羅漢果尒時妙賢既無所依不閑時務但觀外相便生敬重遂詣無衣外道而為出家此女容儀端正無定外道既見感生染心雖極厭汙不能遠離遂被

五百無衣外道共行非法妙賢罵曰
仁等作此鄙惡之行豈成修道女身
柔軟既被輕辱受苦難堪即以其事
告無衣外道諸女女答曰汝可往詣
大師晡剌拏處具述斯事女聞此教
便詣師所礼雙足已作如是言我今
遭厄極受辛苦幸願慈悲曲垂恩濟
彼便報曰我由斯衆恭敬尊重多獲
利養如其制約恐皆分散令我門徒
遂成衰減任隨彼意我不能知既見
慇懃遂行泥即令二百五十人以為
番次時此女人稍減憂惱其王舍城
有歡會事妙賢乃與露形外道一處
隨行時迦攝波於王舍城在阿蘭若
小室中住於日初分執持衣鉢入城
乞食忽見妙賢問言賢首汝比頗得
安樂而住修淨行不是時妙賢見迦
攝波洟泣盈目悲不自持飲淚言曰
與誰為伴欲於何處修淨行耶昔我
與仁居一柱觀十二年內堅修妙業
淨行嚴潔始終不踰初無染心以手
相觸一從乘異蓋投於此雜穢群聚
事同畜生不成出家何有淨行時迦

攝波壹問其故妙賢致敬猶如慈父
以事白知彼作是念此女頗有宿善
根不鍛念觀已知有解脫分善根誰
當濟度知屬於已報言賢首何不於
此善說法律而為出家答曰聖者勿
令此中還傳印法答言止止賢首勿
作是說今我大師万德圓滿滅一切
障是真福田是歸依處微妙寂靜證
真解脫豈容將彼極下劣法而相比
耶妙賢聞已歎喜蹤行遂將妙賢付
大世主告言聖者此妙賢女心欣勝
法極善作意可與出家時大世主敬
受其教即使與彼五衣等物授諸學
處及近圓已告曰汝今宜可於佛境
界乞食資身善修淨行是時妙賢於
日初分執持衣鉢入城乞食時此女人
儀貌端正人間希有衆人見時共生
嗟歎何意此女姿態絶倫虛棄年華
不受欲樂能捨榮好而為出家妙賢
聞已遂生慚耻自是之後不復入城
而為乞食時迦攝波因與相見問曰
賢首得安樂不妙賢具答彼聞說已
作如是語若佛許我乞食減半與妙

賢者我當分與白諸苾芻苾芻白佛
佛言隨意與半尊者聞已授其半食
以相拯濟時吐羅難陀尼見斯事已
遂生輕笑謗言聖者大迦攝波先與
妙賢居一住觀十二年中淨修梵行
乃於今日翻有私情乞食相濟時迦
攝波聞斯事已至妙賢處教其法要
此事應作此不應作宜善用心遂捨
而去是時妙賢發大勇猛於初後夜
正念相應克責自心無暫停息即便
證得阿羅漢果轉成清淨無生之女
尒時迦攝波見而告曰汝今由我善
知識故其所作者皆已作訖宜於佛
境界乞食自資是時妙賢於日初分
執持衣鉢入王舍城次第乞食時未
生怨王狂然其父生大追悔懷憂在
室雖有種種鼓樂弦歌舞釋愁惱時
彼大臣遇見妙賢儀貌端正容色殊
勝便作是念今此美女特異常人宜
可進王冀除憂慼作是念已將近王
室强逼妙賢脫去法衣著諸彩服具
備瓔珞塗拭名香令親侍人進至王
所時未生怨王遶觀此女姿容妙絕

遂釋憂懷復由妙賢惡業時熟如
瀑流水無能止遏遂被惡王強見陵
辱如中毒箭生大憂苦是時大世主
於十五日欲褒灑陀遍觀尼衆不見
妙賢入定觀知在王宮內遭大辛苦
非常被辱諸尼問言聖者妙賢今何
所在獨不見耶時大世主即使命彼
蓮花色尼曰汝應斂念觀彼妙賢既
聞語已觀知所在猶如壯士屈申臂
頃於尼衆沒王宮中出在高樓上空
中而住遣告妙賢曰姊妹汝已能破
諸煩惱魔何不發起大神通事受斯
陵辱時蓮花色尼便授其法如是應
作如是應修遠自調心發起通力是
時妙賢繫念除亂於須臾間獲得神
足著俗綵衣乘空而去時蓮花色便
共妙賢至長淨處時十二衆苾芻尼
見已生大嫌恥作輕笑言我實不能
與此宮人同處長淨時大世主聞斯
語已告妙賢曰具壽宜往白王著先
法服速還來此于時妙賢即乘神通
至王寢處其王猶睡在於空中彈指
作聲王聞覺已便大驚怖身毛皆竪

作如是言汝為是誰為天龍耶為神
鬼耶作是語已是時妙賢空中對曰
我非天龍神鬼等但是大師聲聞衆
中妙賢苾芻尼時王聞已以頌答曰
現無法衣并應器　容狀復不似尼形
相貌既同倡豔女　法俗相違當為說
是時妙賢縱身而下以事告曰
大王非理相陵逼　强奪我鉢并法衣
宜應見放父母財　我欲速歸為長淨
時未生怨王聞是語已悶絕躃地以
冷水灑面方能醒悟便礼雙足求哀
致謝即索衣鉢敬授妙賢既受得已
即還本處與諸尼衆而為長淨
尒時諸苾芻尼以妙賢事告諸苾芻
苾芻白佛世尊以此因緣集苾芻尼
諸佛常法知而故問依時問非時不
問有利問非利不問致決隄防為除
疑惑告妙賢苾芻尼曰汝實作斯不端
嚴事耶白言實尒世尊世尊復問汝受
樂不白言世尊我已離欲豈容受樂
佛言汝今無犯然苾芻尼作不淨行
犯波羅市迦如蘇陣那我觀十利廣
說如上乃至顯揚正法廣利人天為

諸苾芻尼弟子於毗奈耶中制
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尼與諸苾芻尼同得學處
不捨學處學羸不自說作不淨行兩
交會法乃至共傍生此苾芻尼亦得
波羅市迦不應共住
若復苾芻尼者有其五種一名字苾
芻尼二自言苾芻尼三乞求苾芻尼
四破煩惱苾芻尼五白四羯磨苾芻
尼名字苾芻尼者如人立字名作苾
芻尼或世共許或是苾芻尼種族因
此喚為苾芻尼是謂名字苾芻尼云
何自言苾芻尼若人實非苾芻尼自
言我是苾芻尼或是賊住等自稱苾
芻尼是謂自言苾芻尼云何乞求苾
芻尼如諸俗人常為乞求以自活命
是名乞求苾芻尼云何破煩惱苾芻
尼若能斷諸漏所有煩熱諸苦異熟
未來生死能善了知永除根本如斷
多羅樹頭證不生法是名破煩惱苾
芻尼云何白四羯磨近圓苾芻尼謂
身無障難作法圓滿是不應呵是名
羯磨苾芻尼今此所言苾芻尼義者

竟取第五言復者謂更有餘如是流類與諸苾芻尼者謂共諸餘苾芻尼華同得學處者若有先受近圓已經百歲所應學事與新受者等無有異若新受近圓所應學事與百歲者事亦不殊所謂尸羅學處持犯軌儀咸皆相似而得故名同得學處

言不捨學處者齊何名為不捨學處謂對癲狂心乱痛惱所纏瘖瘂癡人而捨學處皆不名為捨若中方人對邊方人作中方語捨不成捨若解成捨若邊方人對中方人作邊方語若中方人對中方人作邊方語捨不成捨若解成捨若邊方人對邊方人作中方語唯上應知若於獨靜處作獨靜想或於獨靜處作不獨靜想或於不獨靜處作獨靜想皆非捨學處若對睡眠入定非人天等變化傍生及諸形像或時閙乱或不審共住本性人皆不成捨言學羸不說者應為四句有非捨學處學羸而說有捨學處非學羸而說有捨學處學羸而說有不捨學處非學羸而說云何非捨學處

學羸而說如有苾芻尼情懷歡戀意欲還俗於沙門處無愛樂心為沙門所苦著慚猒背諸苾芻尼所作如是言大德知不梵行難立靜處難居獨一難住難居林野受惡卧具我憶父母兄弟姉妹受業師主我欲學諸工巧及營本業於我家族情希紹繼心不樂住若苾芻尼雖作如是追悔言辭然而不云我捨學處是名學羸而說非捨學處云何有捨學處非學羸而說如有苾芻尼諸苾芻尼所作如是言大德存念我某甲今捨學處是名捨學處或云我捨佛法僧或云我捨蘇呾羅毗奈耶摩咥里迦或云我捨鄔波駄耶阿遮利耶或云知我是求寂女知我是俗人扇侘半擇迦女汙苾芻煞父害母煞阿羅漢破和合僧惡心出佛身血是外道女是趣外道女賊住別住不共住人乃至說云我於諸姉妹等同法同梵行者非是伴類是名捨學處非學羸而說云何學羸而說亦捨學處如有苾芻尼情懷顧戀乃至作追悔言而云我捨學

處廣說如前乃至非是伴類是名學羸而說亦捨學處云何不捨學處非學羸而說謂除前相是謂學羸不說言作不淨行者即是行婬言婬欲者謂兩相交會法者此據非法名法身業行非名作乃至共傍生謂獼猴等此者謂指其人苾芻尼者謂得苾芻尼性云何苾芻尼性謂受近圓云何近圓謂白四羯磨於所作事如法成就將近涅槃故名近圓又其進受人以圓滿心希求具戒要期誓受情無恚恨以言表白語業彰顯究竟滿足故名圓具

波羅市迦者是極重罪極可厭惡是可嫌棄不可愛樂若苾芻尼纔犯之時即非沙門女非釋迦女失苾芻尼體乖涅槃性墮落崩倒被他所勝不可救濟如截多羅樹頭更不復生不能鬱茂增長廣大故名波羅市迦

言不共住者謂此犯人不得與諸苾芻尼而作共住若褒灑陀若隨意事若單白白二白四羯磨若眾有事應差十二種人此非差限若法若食不

共受用是應擯棄由此名為不應共
住此中犯相其事云何
攝頌曰
於三處行婬　三瘡隣不隣　壞不壞死活
半擇迦女男　見他睡行婬　或與酒藥等
被逼樂不樂　犯不犯應知
若苾芻尼於其三處作不淨行行婬
欲法即得波羅市迦云何三處謂大
小便道及口若苾芻尼共三種人行
婬欲法三處繞入作不淨行即得波
羅市迦云何為三謂人男非人男傍
生男若苾芻尼作行欲心為受樂意
隨順欲念於活人男起染汙意入不
壞三瘡以有隣入有隣以有隣入無
隣以無隣入有隣以無隣入無隣入
大小便道及口即得波羅市迦如於
人男如是應知非人男傍生男亦尒
若苾芻尼於死人男三瘡損壞隣等
同前入得窣吐羅底也罪如於人男
如是應知非人男傍生男亦尒
若苾芻尼於眠睡苾芻行不淨行睡
苾芻於初中後不覺不知及不受樂
無犯行婬者得根本罪若苾芻尼詣

睡苾芻尼若初中知後不知無犯其行婬者得根本罪若初中後皆知而無心受樂者无犯其行婬者得根本罪若初中後皆知有心受樂者二俱得根本罪如尼既尒正學女求寂女事並同然苾芻求寂男准事應思若苾芻尼以諸酒與苾芻令醉著作不淨行而醉苾芻於初中後有知不知受樂不樂得罪輕重有犯無犯乃至餘衆與酒令醉如上睡眠廣說如醉既尒若以呪術及藥令彼迷亂於彼諸境作不淨行乃至餘衆互爲得罪有無如上若苾芻尼強逼他苾芻共行不淨行若被逼者初入之時作心受樂二俱滅擯若入時不樂入已樂二俱滅擯若入時不樂入已不樂出時樂二俱滅擯若被逼者三時不樂無犯逼他者滅擯如逼苾芻若逼求寂白衣及下餘衆事並准前若苾芻尼等互相陵逼如上應知

時諸苾芻咸皆有疑請世尊曰尊者大迦攝波妙賢先作何業由彼業力二俱少欲佛告諸苾芻而彼二人先

所作業還當自受廣說如餘汝當善聽汝等苾芻乃往古昔時於聚落中有農夫住晨朝牽牛向田耕植妻至食時為其送食因往林所採取柴薪時有獨覺於此林中樹下而住其妻乃於他日入林採薪見彼獨覺身心寂靜容色端然即禮其足瞻仰而坐農夫怪遲作如是念妻今何故時久不來即持耕鞭詣彼林所遂見其婦在獨覺前告言汝與此人作非法事時彼大士聞斯語已為哀愍故如大鵝王騰身空界現其神變上發火光下流清水農夫見已深生慚愧投身于地如大樹崩長跪合掌遙致敬言惟願大聖真清淨者降大慈悲受我供養獨覺哀愍從空而下白言大士我懷疑慮作非理言願垂容恕即持上饌奉施獨覺合掌足下而發誓願我起惡念皆由欲心願我二人生生常得少諸欲染汝等苾芻於意云何往時農夫者豈異人乎今具壽迦攝波是其妻即妙賢是從是以來乃至於今二俱少欲汝等復聽乃往古昔於

聚落中有一長者大富多財後於異時三春届節百卉敷榮茂林清池花鳥交映孔雀鸚鵡鵝鴈鴛鴦雜類哀鳴群飛合響長者與諸家眷出遊芳園佛不在世獨覺出現情懷哀愍受下卧具為上福田樂居閑靜不共俗交如大犀牛離群獨住時彼獨覺於芳園所樹下而坐時彼長者將妻既至林中共其行欲為色荒迷不見大士獨覺聞聲從定而起長者遂見獨覺遂起善懈情生悔謝為設供養合掌發願我作惡事皆由躭欲願我二人當來俱得少欲果報汝等苾芻於意云何昔時長者豈異人乎今具壽大迦攝波是其妻即妙賢是由發願故二俱少欲諸苾芻曰希有世尊具壽大迦攝波及妙賢女二俱出家佛告諸苾芻非但今生二俱捨俗而為出家乃往古昔亦復如是汝等諦聽我為汝說於婆羅痆斯城有一陶師其作坊內有四獨覺來為求止宿時諸大士前後而至乎不相知時一獨覺入火光定遂即遙見共相問曰仁

今是誰一人荅曰仁等頻闍有王名曰杖𢶍其王復有無量億千象兵圍繞不報言曾聞荅言我是問曰仁緣何事而作出家荅言我在高樹乃見鷄鳥持肉而飛群類隨從逐相爭擊鷄棄其肉而向一邊其餘衆鳥共相牽掣爭我見斯事情生猒捨作如是念何用如此無益之事悉皆弃捨而為出家復說頌曰

見彼鷄銜肉　衆鳥共交爭　棄之得安寧
是故捨榮位　欲念無真實　猶如夢想倒
獨步如犀牛　而在一邊住

次問第二獨覺曰仁今是誰彼即荅言仁等頻闍有王名曰醜面其王復有無量億千馬兵圍繞不荅曰曾聞報言我是復問彼曰仁以何緣而作出家荅言我在宮中無量億千兵馬圍繞見二特牛逐一特牛共相觝觸新體傷損一牛角折退走而去我既見已情甚嗟歎而作是念諸有過患貪欲為本必為惱害深生猒患便即出家復說頌曰

我見二牛爭一特　互相觝觸損傷

一牛捨離得安寧　有情為欲常懷怖
我若犀牛恒獨步　閑曠安然住一邊
不為諸欲之所牽　得至自在無為處

次問第三獨覺曰仁今是誰彼即答言仁等頗聞婆羅痆斯城有王名曰梵授其王復有無量億千人眾圍繞不答言曾聞報曰我是問曰仁以何緣而作出家答言我因三春届節百卉敷榮茂林清池花鳥交映孔雀鸚鵡鵝鴈鴛鴦雜類哀鳴群飛合響我於一時與宮人婇女嚴四兵眾出遊芳園遊履所周旋與諸美女歡娛嬉戲發美飲食疲乏而卧宮人縱逸貪愛花果見我睡眠詣諸樹邊採花取果摧殘樹枝悉令毀折我見此已情甚憂歎此樹向者花果枝葉滋榮欝茂忽然凋落一至於此我身亦尒此不須疑復作是念世間言論皆惱心神即皆棄捨所有國位而作出家復説頌曰

我見衆香妙花樹　枝條毀折不堪觀
當知諸欲悉皆然　如彼犀牛應獨處

次問第四獨覺曰仁為是誰答言仁

等顔聞於瓔珞城有王名曰壯勝有
無量億千人衆圍繞不荅曰曾聞報
言我是復問曰仁以何緣而作出家
荅言我在宮中婇女圍繞時有婇女
臂著白螺貝釧隨動手時其釧相擊
作聞聲響我見斯事情生憂歎此無
有識手相擊觸遂即作聲況人共住
豈得安靜然復作是念世人枉接並
惱心識悉皆弃捨而作出家復說頌曰
我見環釧莊嚴臂　手相振觸出音聲
當知諸欲亦復然　應如野象孤行宿
是時陶師聞諸大士說斯語已妻告
夫曰聖子此諸大仙皆是國王自在
豪貴弃捨榮位猒離世樂而作出家
我等何故不爲出家陶師二子復白
父言若出家者誰養我等父曰子勿
懷憂待汝長大吾當出家作是語已
陶師持瓶伴行取水妻曰聖子我去
取水何自疲勞便奪夫瓶自往河所
置瓶于地而去出家夫聞婦去去我
失計今可安家養育子息年漸長大
試其善惡能自活不自貧鹽味與子
淡食自喫熟果授兒生者子白父言

我豈不欲貪鹽及以熟果乃與淡生去何可食陶師作念二子已知鹹淡生熟我今時至可遂先心即便出家遂見故二婦曰汝能弃却食妳小兒耶夫曰我已試與鹹淡生熟好惡並知方捨來此汝既出家我亦出家勿生憂念汝等苾芻於意云何往時陶師者豈異人乎今大迦攝波是妻即妙賢是往時二俱捨俗出家今亦如是時諸苾芻復請佛言大德世尊妙賢先作何業身為金色佛告諸苾芻彼自作業今還自受廣如前說乃至頌曰

假令經百劫　所作業不亡　因緣會遇時
果報還自受

汝等苾芻乃往古昔九十一劫時有佛出世号毗鉢尸如來等正覺十号具足時有王都王名親慧以法化世人民熾盛豊樂安隱無諸詐偽賊盜疾疫牛羊稻蔗在處充滿王慈黎元猶如赤子其毗鉢尸佛等正覺與六十二万苾芻圍繞去親慧王都不遠河邊而住佛在座時苾芻大衆威嚴尊重光彩超絶後於異時毗鉢尸如來

遊行人間其佛坐處遂無光彩其時佛妹啓父王言大王世尊今何處去我願欲見王曰世尊遊行人間爲欲化度諸有情故女言雖爾父王以瞻部金隨佛形量作等身像王即以金作像置佛坐處佛化緣了迴至王都佛威德故瞻部金像遂失光色妹見新事極生奇特心懷淨信於佛足下長跪合掌遂發願言如佛世尊威光神德映此金像使無光色從今已後願我生生之處身相光明與佛相似汝等苾芻昔時女者今即妙賢是由彼往昔以清淨心發正願故所生之處身爲金色清淨微妙光明赫奕汝等復觀至誠猛利以不壞心清淨相續由此善根九十一劫於上福田下勝種子受妙果樂至今不絕并得現報於多劫中顏容端正復次諸苾芻汝等更聽妙賢曾所作業由斯福力獲此無比端正超絕顏容金色昔於婆羅痆斯城有一長者大富多財命其妻曰常辦飲食爲我供養沙門婆羅門後於異時有一獨覺身心寂靜

而行乞食入長者家妻見獨覺身不
端嚴遂不施食既不見與便欲出行
其婢見已請却入宅白夫人曰大家
何為不施食耶夫人告曰今此乞者
身無光彩故我不施婢言曹主豈有
勅令但是醜者莫施食耶夫人曰雖
無别勅然我不與婢作是念我寧不
食以己食分可取奉施即便持與于
時獨覺懷哀愍心如大鵝王昇虛空
界現諸神變使女見已長跪合掌而
發願言尊者由身醜故乞食不得我
施善根於當來世常得顏容端正人
所樂見是時有王名曰梵授與無量
百千臣佐圍繞而往大士昇空王衆
遥見悉皆仰觀共相議曰今此大士
受誰施食王衆既見而說頌曰

今此大士向誰家　除去貧窮與安樂
於勝上田下福種　能令果報無盡時

時王聞是某長者家大士受食長者
聞已便即歸家問是家人與此大仙
已分之食即命使女告言能為斯事
從今已去任汝自活所須用物隨意
而取夫人告婢汝所福分今可與我

彼不肯與夫人懷瞋以杖打頭即便
命過得生三十三天纔生天已天堂
宮殿光明赫弈無不照曜是時帝釋
及四輔臣見彼女人微妙端嚴容儀
超絕心皆迷亂啓帝釋言今此妙女
極愛樂者當可與之天帝釋曰誰不
愛樂皆欲得取尒時天帝而說頌曰
我今情極迷　不辨方隅處　用心而守念
僅得且存身
是時天帝第一大臣復說頌曰
天主猶安隱　對此說伽他　如聞大鼓聲
欲亂亦如是
第二臣曰
如杖擊鼓時　雖打聲轉大　如瀑流漂木
欲亂亦如是
第三臣曰
大水漂諸木　相交不暫停　毒蛇張目瞋
欲愛亦如是
第四臣曰
仁等心安泰　能各說伽他　我今自不知
為死為是活
是時天帝及諸大臣共相議曰此臣
由耽美色恐命將盡宜以此女共相

供侍時諸苾芻咸皆有疑請世尊曰大德其為希有以何因緣由彼顏容端正可愛諸天迷乱皆說伽他佛告諸苾芻非但彼時令天惑乱而為美頌乃往昔時亦復如是由此女故城邑聚落諸少男子皆於彼所而為歌詠汝等諦聽往時於一聚落長者有妻顏容端正形儀超絕甚可愛樂時五少年因至聚落見長者妻情皆染著心並迷乱令使告知私相求及欲於某處共為交會時此婦人報夫主曰有諸少年共来求我我當辱之君當默住令彼著赧報其使曰可於夜闇向某處多根樹上暫時相待我當即至其第一人令向樹東枝上坐次告第二人可向西枝次第三人可於南枝次第四人可在北枝次第五人坐樹中枝各不相知作此處分諸人依語皆登樹上至曉相待婦人不来

其中一人而說頌曰

日光今出現　農夫已向田　妄語既不来　可捨多根樹

其第二人又說頌曰

彼妙者定來　不應爲妄語　何因此日光
急速而出現
第三人亦說頌曰
日光已旭旦　農夫往田業　我等如愚羊
在樹受寒凍
第四人復說頌曰
令遭大苦惱　求他婦故然　我等共君迷
夜寒幾凍死
第五人復說頌曰
我不憂已身　一夜寒受苦　但愁迦囉樹
枝枯不復生
于時有多根樹神而說頌曰
汝等但憂身　勿憂他外事　樹根有生期
欲苦無停息
汝諸苾芻當知耽欲之人有如是過
徒受辛苦事不遂心是故勤求出離
生死除欲過患彼長者妻即妙賢是
由端正故能使帝釋及諸天臣并聚
落人心迷意亂令復端嚴顏容姝妙
甚可愛樂見者耽著時諸苾芻復請
世尊言妙賢先作何業於五百外道
中而爲出家彼他逼惱佛告諸苾芻
彼先作業今還自受廣說如前　乃至

說頌
汝諸苾芻乃往古昔於婆羅痆斯城中有一婬女衒色活命若得男子五百金錢方共交會時有五百同邑義人各送金錢於婬女處請某芳園共為集會婬女得錢往詣期處路逢王子遂被留連不赴園所彼五百人期時將過各懷憂惱時有獨覺性懷哀愍受下臥具為上福田住空閑所於小食時著衣持鉢詣五百人所時彼諸人見此大士身心寂然各持美饌而為奉施大士即便昇空現諸神變廣說如餘乃至合掌發願我等今於最上福田而興福業當獲此報彼惡婬女取錢不赴各令我等心生憂惱從彼在俗或復出家願我當來常相惱逼共行非法汝諸苾芻於意云何往時五百人者豈異人乎今五百外道是其婬女者即妙賢是由此因緣彼雖出家五百外道尚行惡逼時諸苾芻復請世尊妙賢先作何業證阿羅漢果復被未生怨王而為強逼行不淨行佛言由昔願力大德彼於誰

處發斯願耶佛言乃往昔時有一長
者娶妻經久竟無子息長者念曰此
妻不生可別娶婦迎第二妻既至家
中得新忘舊輕賤前妻愛重後婦前
妻白夫我受五戒夫見持戒情生敬
重後婦生嫉而作是念作何方計令
其破戒遂將酒與夫飲之令醉引其
入房彼婦瞻報夫使强逼共行非法
即於前婦極生惱恨時有獨覺於小
食時著衣持鉢入聚落中而行乞食
至長者家妻見獨覺身心寂靜持食
奉施獨覺哀愍此女人故為現神變
婦人長跪合掌發願我今於上福田
所作福業使我當來離此小婦證得
神通我願强逼汙其淨行汝等苾芻
於意云何昔時大妻者今未生怨王
是其小婦者今妙賢是雖得阿羅漢
果尚被他逼
時諸苾芻復請世尊大德今此妙賢
先作何業由彼業力於世尊所而為
出家斷諸煩惱證阿羅漢於明了中
得為第一佛告諸苾芻妙賢先自作
業今還自受廣說如前

汝等苾芻乃往古昔人壽二万歲時
有迦攝波佛妙賢於彼而為出家彼
鄔波馱耶是阿羅漢利智神通最為
第一是時妙賢臨終之日而發願言
如我親教師於迦攝波佛法中利智
第一願我值彼大師釋迦牟尼佛出
現世時得為出家亦授我記利智第
一汝諸苾芻於意云何昔發願者
今妙賢是由此因緣今得還我利智
第一時諸苾芻復請世尊具壽迦攝
波曾作何業由彼業故生富貴家受
用豐足顏貌端正人所樂觀巳曾千
度生瞻部洲如是東西北洲一一各
經千度受生從四天王盡六欲天乃
至光音天各經千生今遇世尊出家
修行斷諸煩惱證阿羅漢汝等苾芻
此迦攝波所造之業果報成熟廣說
如前乃至果報還自受汝等苾芻乃
往過去於婆羅痆斯王名梵授以法
化世去城不遠有寂靜處花林欝茂
甚可愛樂有仙人居止深懷慈念哀
愍有情常求利益俱與五百仙人居
住於此佛不在世獨覺出現常懷慈

慇受下卧具為上福田去仙不遠作草菴住是時大士於小食時著衣持鉢入城乞食次第乞已便昇虛空王與臣佐朝集而住遂見大士昇於空中慶心頂礼王問住處嚴辦好食持將奉施每日三時往獨覺所時有童子依止仙住而作是念今此大士若行成就每日三時國王参礼作是念已日亦三時詣獨覺處又於他日大士持鉢往北拘盧洲乞自然粳米飯滿鉢而還香氣普熏仙住林所其仙童子至獨覺所白言大士尊於何處得此食來獨覺報曰從北拘盧洲仙童聞已極生淨信請獨覺言雅願大仙哀慇我故明日受食便受其請時諸仙衆皆食根果悉行求覓雅留童子令看處所于時童子晨朝早起取稗米一升以乳煑熟滿盛一器將奉獨覺獨覺食已為現神變具說如前乃至合掌而發願言願我福業所生之處得大富貴容儀端正顏色雅麗衆人樂觀從是之後千度已於贍部洲生東西北洲各生千度從四天王盡六

欲天乃至光音天各經千度又願得逢大師令獲勝果汝等應修勿為放逸汝等苾芻於意云何其仙童者豈異人乎今大迦攝波是由昔供養獨覺發願所生之處大富多財尊勝豪貴汝諸苾芻由是義故我常宣說時諸苾芻復請世尊具壽大迦攝波先作何業彼由業力世尊記云於佛教中少欲知足樂住閑靜常行杜多最為第一佛告諸苾芻迦攝波所造之業果報成熟還須自受汝等苾芻過去人壽二万歲時迦攝波佛出現於世彼佛教中有人出家其親教師少欲知足常行杜多樂住閑靜彼佛記為杜多第一彼出家弟子臨終之日而發願言如我親教師於迦攝波佛法中少欲知足樂住空閑杜多第一此佛授記當來之世人壽百歲有釋迦牟尼佛出現世間願彼大師而為出家亦授記我少欲知足杜多第一汝等苾芻於意云何迦攝波佛教中出家發正願者今迦攝波苾芻是我亦說彼於我教中少欲知足杜多第

一時諸苾芻復請世尊具壽大迦攝波先作何業由斯業力若有醉象見尊者時即便醒悟佛告諸苾芻此迦攝波五百生中常為出家而不曾犯惡作之罪由是因緣見者恭敬攝前頁曰

二人俱少欲　共修真梵行　常生富貴家少欲寂第一

根本說一切有部苾芻尼毗奈耶卷第二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勑雕造

根本說一切有部苾芻尼毗奈耶卷第三　詠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不與取學處第二

尒時薄伽梵在王舍城迦蘭鐸迦池竹園中廣說法要乃至世尊未為諸聲聞尼制諸學處有但尼迦苾芻尼犯盜與但尼迦苾芻所犯事同時諸苾芻尼知是有主物所有草木牛糞之類不與而取時諸俗旅婆羅門等共譏嫌言此禿沙門尼知是他物不與而取自充已用與俗何異誰能輙已持食施此禿尼尼聞以事白諸苾芻苾芻白佛世尊以此因緣集諸尒衆見有利益知而故問諸苾芻尼曰汝等實尒知是他物不與而取白言是實佛即訶責此非沙門尼非釋迦女所應為事我為十利制其學處廣說乃至我今為諸聲聞苾芻尼於毗奈耶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尼若在聚落若空閑處他不與物以盜心取如是盜時若王若大臣若捉若殺若縛駈擯若呵責言咄

女子汝是賊癡無所知作如是盜如是盜者此苾芻尼亦得波羅市迦不應共住

若復苾芻尼者釋義如上若聚落者謂牆柵內空閑處謂牆柵外他者謂女男黃門半擇迦不與取者謂無人授與物謂金等以盜心取者謂他不與物賊心而取如是盜時者若五磨灑或過五磨灑若王謂剎帝利若婆羅門若薜舍若戍達羅受剎帝利灌頂位者皆名為王若有女人受灌頂位亦名為王若大臣者謂王輔相為王籌議政事以自存活捉者謂執將来禁者謂斷其命縛者有三種縛謂鐵木繩驅擯者謂逐令出國作如是訶責咄女子汝是賊汝癡無所知者是輕毀言若此者指行盜人苾芻尼謂得苾芻尼性去何苾芻尼性謂受近圓廣說如上波羅市迦者是盜重罪極可猒惡是可嫌賤不可愛樂若人犯此罪時亦纔犯已即非沙門女非釋迦女失苾芻尼性乖涅槃性墮落崩倒被他所勝不可救濟如截多

羅樹頭不能贅茂增長廣大名波羅市迦不應共住者此人不得與餘苾芻尼而作共住若褒灑陀若隨意事單白白二白四羯磨若十二種人羯磨並不應與由此故名不應共住此中犯相其事云何總攝頌曰

自取於地上　或在空中墮　氎桒及學田
輸稅并無足　蒱荼羅世羅　總収於十事

內攝頌曰

自取不與取　盜心他掌物　及作他物想
有三五不同　復有四四殊　并二五差別
斯皆攝重物　隨處事應知

有三種相若苾芻尼於他重物不與而取得波羅市迦云何為三謂自取或看取或遣使取云何自取謂自盜取或自引取舉離本處云何看取謂自看盜取或自看引取舉離本處云何遣使取謂自遣使取或遣使引取舉離本處若苾芻尼以此三緣於他重物不與而取得波羅市迦

復有三緣苾芻尼於他重物不與而取得波羅市迦云何為三謂他不與體是重物舉離本處云何不與取者

無男女黃門授與其物是謂不與取
云何體是重物若滿五磨灑若過五
磨灑云何離本處謂從此處移向餘
處苾芻尼以此三緣於他重物不與
而取得波羅市迦
復有三緣苾芻尼於他重物不與而
取得波羅市迦云何為三謂起盜心
興方便離本處云何起盜心謂有賊
心欲盜他物云何興方便若手若足
而興進趣辯處等如前應知
復有三緣苾芻尼於他重物不與而
取得波羅市迦云何為三謂他所掌
物體是重物離本處云何他所掌物
謂是重物若女男黃門攝為已有是
名他所掌物重物離處如前應知
復有三緣苾芻尼於他重物不與而
取得波羅市迦云何為三他掌物想
體是重物離本處云何他掌物想若
苾芻尼作如是念此物是他女男等
所掌作他物想餘如上說
復有四緣苾芻尼於他重物不與而
取得波羅市迦云何為四謂他所掌
物作他物想是重物離本處不與而

取得波羅市迦
復有四緣苾芻尼於他重物不與而取得波羅市迦云何為四謂有盜心起方便是重物離本處餘如上說
復有四緣苾芻尼於他重物不與而取得波羅市迦云何為四是他所護作屬已想是重物舉離處何謂他所護如人有重物安在器中若自守護或令四兵而共防護云何屬已想人有重物置箱篋等作屬已想此是我物餘如上說
復有四緣苾芻尼於他重物不與而取得波羅市迦謂有守護無屬已想或無守護有屬已想重物離處何謂有守護無屬已想如他有盜賊破諸城邑逃竄林野時守路人奪得彼物聚在一處而守護之不執屬已何謂無守護有屬已想如有重物安箱器等無人馬等兵而為守護有屬已想不與而取重物離處得罪同前
復有五緣苾芻尼於他重物不與而取得波羅市迦云何為五非已物想非親友想非蹔用想取時不語他有

盜心得波羅市迦

復有五緣苾芻尼無犯云何為五作已有想親友想暫用想取時語他無盜心者無犯

攝頌曰

若在於地上　或時在器中　或復在場籬
田處諸稼穡

若苾芻尼知他重物安在地上所謂頸珠辟釧真珠瓔珞諸莊嚴具苾芻尼盜心起方便從牀座整衣而去乃至未觸著來得惡作罪若觸未移處得窣吐羅底也若舉離處是謂為盜隨時准價若滿五磨灑得波羅市迦不滿五磨灑得窣吐羅底也若其地平一段細滑是謂一處若地皮起或復破裂或為大縫或時書字種種彩畫是謂異處若盤器等一段細滑是謂一處若有破乃至彩畫是謂異處若人重物安在場中所謂頸珠乃至瓔珞苾芻尼盜心起方便乃至未觸著來得惡作罪若觸未移處得窣吐羅底也若舉離處是謂為盜隨時准價若滿五者得波羅市迦若不滿者

得窣吐羅底也若場上穀麦等平總為一色者是謂一處若穀麦等高下不平作種種色是謂異處若他重物安篅窖中謂諸寶物瓔珞之具若苾芻尼起盜心興方便乃至未觸著來得惡作罪若觸未移處得窣吐羅底也若舉離處滿五得根本罪若不滿者得窣吐羅底也若人重物安在篅窖内若篅窖中穀麦等與口平滿總為一色是謂一處若穀麦等不與口齊高下不平作種種色或復有未及席薦等為障隔者是謂異處若人田有諸根藥謂香附子黄薑白薑及諸根藥烏頭等類苾芻尼興方便起盜心乃至未觸已來得惡作罪若觸未移處得窣吐羅底也若離本處滿五得本罪不滿得窣吐羅底也

攝頌曰

屋等處有三　鳥物復三種　禁呪取伏藏　此有三不同

若是人物雜色之衣安在屋上若苾芻尼起盜心興方便安梯蹬以物鉤斷而昇其上乃至未觸已來得惡作

罪若觸著衣而未離處得窣吐羅底也若舉離處是名為盜應准其價得罪同前若浣衣人屋上曬衣被風吹去墮在苾芻尼經行之處或落門傍若苾芻尼起盜心興方便乃至未觸已來得惡作罪若觸著時得窣吐羅底也若舉離處得罪同前若人重物安在樓上謂諸寶物瓔珞之具若苾芻尼起盜心興方便安梯蹬以物鉤斷而舁其上乃至未觸已來得惡作罪若觸未離本處得窣吐羅底也若舉離處得罪同前若人於舍宅內或園池邊種花果樹於節會日以上妙物而嚴飾之所謂諸寶瓔珞之具及雜繒綵時有飛鳥謂是肉臠取而去若苾芻尼起盜心興方便而捉彼鳥乃至未觸瓔珞已來得惡作罪若觸未離本處作鳥物想得惡作罪若舉離處是名為盜應准其價若滿五者得窣吐羅底也若不滿者得惡作罪若苾芻尼作如是念此是人物寧容禽鳥得有瓔珞若雖觸著未舉離處得窣吐羅底也舉離處時若滿五

若得根本罪若不滿者得窣吐羅
底也
若人以諸寶物及瓔珞具置箱器中
安在屋上時有飛鳥持物將去若苾
芻尼起盜心興方便而捉彼鳥乃至
未觸瓔珞已來得惡作罪若觸彼物
未離本處作鳥物想得惡作罪若舉
離處是名為盜應准其價若滿五者
窣吐羅底也若不滿者得惡作罪若
苾芻尼作如是念此是人物寧容會
鳥得有瓔珞雖觸著物未舉離處得
窣吐羅底也舉離處時若滿五者得
根本罪若不滿者得窣吐羅底也
若人舍中或在池內為戲樂故養畜
諸鳥謂鸚鵡舍利鳥俱枳羅鳥命命
鳥等便以種種諸瓔珞具而莊飾之
苾芻尼見已起盜心興方便遂捉彼
鳥乃至未觸莊嚴具來得惡作罪若
觸彼物時未離本處作鳥物想亦得
惡作罪若舉離處是名為盜應准其
價若滿五者得窣吐羅底也若不滿
者得惡作罪若於此物作人物想非鳥
物想雖觸著未離本處得窣吐羅底

也若舉離處滿五者得根本罪不滿五者得麁罪若有苾芻尼於二伏藏一是有主一是無主苾芻尼意欲取彼有主伏藏從牀而起整帶衣服作曼荼羅於彼四方釘朅地羅木以五色線而圍繫之於火鑪內然諸雜木口誦禁呪作如是言有主伏藏來無主伏藏勿來若於彼時有主伏藏隨言來者乃至未見已來得窣吐羅底也若眼見時是名為盜應准其價若滿五者得根本罪若不滿者得麁罪若作是言無主伏藏應來有主伏藏勿來若於彼時無主伏藏隨言來者乃至未見已來得惡作罪若眼見時是名為盜應准其價若滿五者得窣吐羅底也若不滿者得惡作罪若於有主無主伏藏各於異時別別作法而盜取者隨事重輕如上得罪

攝頌曰

若物在氍㲣　或於石板等　花果奇妙樹
隨處事應知

若人重物安在氍㲣及地敷上所謂諸寶及瓔珞具若苾芻尼起盜心與

方便乃至未觸已來得惡作罪若觸
彼物未離本處得窣吐羅底也若舉
離處是名爲盜隨時准價得罪同前
若彼草數同一色者是名一處若種
種色別異不同是名異處若人重物
安在石上乃至不滿得窣吐羅底也
若石細滑褰爲一段者是名一處若
剝裂縫開或時書字或種種彩畫是
謂異處石上既尒乃至板木牆壁蘆
席蓋覆衣襆衣襪衣笐象牙杙牀座
處若四足經架若門閫安物之時事
並同前若三種樹謂花樹果樹奇妙
樹苾芻尼斬截盜花樹等價滿不滿
得罪同前

攝頌曰

若物在鞍韉　及象馬車輿　肥瘦與隨處
偷船事差別

如人重物置在鞍處所謂諸寶衆瓔
珞具苾芻尼起盜心與方便乃至未
昇未觸已來得惡作罪若觸著物未
移本處得窣吐羅底也若移處時價
若滿五得罪同前若於鞍上以一色
物而蓋覆者是謂一處若雜色物而

蓋覆者是謂別處若人重物安在象上所謂諸寶衆瓔珞具若苾芻尼起盜心興方便乃至未舁未觸已來得惡作罪若觸著物未移處得窣吐羅底也若移處時價若滿五得罪同前若其此象皮肉血脉皆充滿者是謂一處若其身羸瘦若牙耳鼻及腹脇脊腰據一一處是謂別處移離處時皆得本罪若不移處得窣吐羅底也若於象上莊飾幰帳於此帳上安諸寶物衆瓔珞具若苾芻尼起盜心興方便乃至未舁未觸已來得惡作罪若觸著物未離處得窣吐羅底也若移處價若滿五得罪同前若此帳上以一色物而蓋覆者是謂一處若異色物蓋是謂別處如象既尒馬車步車牛車乃至諸輿亦並同前若苾芻尼見船以纜繫在於際有心盜去搖動之時得惡作罪若解隨流乃至眼見已來得窣吐羅底也至不見處價若滿五得根本罪若不滿者得窣吐羅底也若逆水而上往與河關分齊相似者得根本罪未及其處窣吐羅

底也若從此岸盜向彼岸眼見分齊與前無異若牽船上岸盜而去者亦准眼見分齊若沉在泥中後時將去泥掩之時此即成盜得罪同前若苾芻尼於盜物時或藏泥中若燒若穿若破作如是念勿令此物屬汝屬我者得窣吐羅底也

攝頌曰

營田有三種　船有三種殊　鵝鴈及池花
獵漁并盜水　弟子教賊處　三種事不同

若人秋時營作田苗所謂稻蔗藍田苾芻尼見自田中恐水之少遂於共有渠內塞他水口決已田畦作如是念令我田好彼勿成熟若自成他損准價滿五得根本罪不滿者得窣吐羅底也若見水多於共渠內泄他水口塞已田畦作如是念令我田好勿彼成熟若自成他損若滿五者得根本罪若不滿者得窣吐羅底也

物有四種不同　一體重價重二體輕價重三體重價輕四體輕價輕　云何體重價重謂末尼真珠吠琉璃珂貝璧玉珊瑚金銀馬瑙車渠真珠右旋

是去何體輕價重謂繒綵及絲罽金
香蘋迦迷羅是去何體重價輕謂鐵
錫是去何體輕價輕謂毛麻木綿劫
貝絮是若以上諸物置三種船中謂
𦨴船木船皮船若以體重價重體輕
價輕隨置一船若船破時物主告曰
水上浮者任取若沉沒者屬我若苾
芻尼起盜心與方便入水沉沒乃至
未觸物來得惡作罪若觸著者得窣
吐羅底也若舉離處價滿五者得根
本罪若不滿者得窣吐羅底也若沉
泥中復擬取者准前得罪若作非自
他心沉之於泥不使其物屬彼屬我
者准前得罪以下諸戒准此應知若
以體輕價重體重價輕物隨置一船
若船破時物主告曰水內沉者任取
水上浮者屬我若苾芻尼起盜心與
方便浮水而取乃至未觸物來得惡
作罪若觸著者得窣吐羅底也若舉
離處應准其價得罪同前若沉泥中
復擬取者准前得罪若人於家中或
泉池所為戲玩故安置種種雜類諸
鳥鵝鴈鴛鴦等以眾瓔珞而莊飾之

苾芻尼起盜心興方便入水中捉彼諸鳥乃至未觸瓔珞以來得惡作罪若觸著時作如是念我取鳥物亦惡作罪若離本處應准其價若滿五者得窣吐羅底也若不滿者得惡作罪若作是念我取人物寧容禽鳥得有瓔珞若觸物時窣吐羅底也若離本處應准其價滿五得根本不滿得窣吐羅底也若於池中有水生花所謂青蓮花嗢鉢羅花白蓮花拘牟頭分陁利迦香花時花衆人所愛苾芻尼起盜心興方便入池盜花乃至未觸以來得惡作罪若觸其花採折持去結以為束乃至未離處來得窣吐羅底也若舉離處同前得罪於池四邊種陸生花樹所謂阿地木多迦花占愽迦花波吒羅花婆利師迦花摩利迦花如是等種種花樹苾芻尼起方便興盜心欲盜彼花乃至未觸已來得惡作罪若昇樹採折其花置衣裾內乃至未離處及離處來准前得罪若有獵師及彼徒黨於林野處安諸羅山諸羂索等為捕諸獸為熊害業苾

芻尼盜心取獵具準價得罪若起悲心毀其獵具作如是念勿由此故害多生命復令獵徒獲無量罪者得惡作罪以下諸戒同此應知苾芻尼盜心見在弶麼而解放者價若滿五得根本罪若不滿者得窣吐羅底也若擿魚人及彼徒黨於河陂處截其要口安置梁筌然諸魚類苾芻尼盜心取彼筌時同前得罪若作悲心同前得罪若於筌中盜彼魚者應準其價同前得罪若多商旅持衆貨物過彼險途其水難得以衆器具持水而行若甕若坑若瓶若皮囊然於人畜水有分齊苾芻尼起盜心興方便若取人水分未觸及觸準前得罪若傍生分滿五得窣吐羅底也不滿得惡作罪如贍部洲人共結商旅持衆貨物昇船入海欲求珍寶為無水故以種種器藏貯其水所謂甕坑瓶囊然其水分人與傍生請受有別苾芻尼起盜心興方便盜人分時準前得罪取傍生分亦準前得罪時有弟子與其二師隨路行去師有衣物持付弟子

于時弟子有盜心故徐行不進乃至
眼見處來得窣吐羅底也至不見處
若滿五者得根本罪若不滿者得窣
吐羅底也若弟子棄師在前急去齊
眼見不見處來准前得罪若弟子有
盜心欲取師衣從房中趣閣上若從
閣上往房中或從上閣下至門簷階
下或於寺三層棚上向下而出斯等
乃至眼見不見處來同前得罪若有
苾芻尼在阿蘭若處住有破村賊到
苾芻尼所作如是問聖者頗知某村
家處不苾芻尼答言我知其處賊復
問言彼家多女人少男子無惡犬无
多蒺棘易入易出於我無害取得物
不若得稱意我當與聖者共分其物
若彼苾芻尼答言仁者我知某甲舍
多女人少男子無惡狗蒺棘易入易
出於汝無傷能得其物苾芻尼作是
教已賊還與物乃至未取分已來得
窣吐羅底也若取賊分得罪輕重同
前若其苾芻尼共彼盜賊作是語已
於賊去後遂生追悔就彼賊處作如
是語仁等知不我意造次不審思量

便作是語如愚小癡昧不善其事妄
為訓對然彼家內少女人多男子多
惡狗蒺藜難入難出不令汝等無傷
取物隨彼賊徒去與不去苾芻尼得
窣吐羅底也若此苾芻尼見其賊黨
欲劫村邑往到彼家作如是語仁等
警覺好自謹慎今夜必有盜賊來、
勿令財物皆被賊將或容身命亦害
傷煞隨彼盜賊來與不來苾芻尼亦
得窣吐羅底也若苾芻尼如前所作
偷盜方便有三種事何謂為三謂田
事宅事店事田事有二種取一言訟
取二圍繞取何謂言訟取若苾芻尼
為共俗人爭地詣斷官所若苾芻尼
不如俗人勝者得窣吐羅底也若苾
芻尼得勝乃至俗人心未息來苾芻
尼得窣吐羅底也若彼俗人心息者
應准其價同前得罪是謂言訟取何
謂圍繞取若苾芻尼於他田處若以
樹杖若以席障若作壍坑若以牆壁
圍繞乃至圍未合來得窣吐羅底也
若其圍合得罪同前是圍繞盜田事
既爾宅事店事如上應知

攝頌曰

無足及二足　四足并多足　若盜如是類

輕重准應知

言無足者謂蛇蛭蟬此之三種是弄蛇人王家醫人及山野人之所貯畜弄蛇人者謂取其蛇弄以活命王家醫人者謂諸醫人以蛭療病而爲活命何謂山野人如山中人取無足蟲與蘗令吐瓦中熱爆以供飲酒若苾芻尼盜此等蟲時應准其價滿五得根本罪不滿得方便罪

言二足者謂人及鳥若盜人時有三方便期處定時現相云何期處報彼人云汝若見我在某園中或衆人集處或在天祠當尒見時知事成就是謂期處云何定時汝若晨朝或午時或晡時適見我者知事成就是謂定時云何現相汝若見我新剃鬚髮著赤色衣持鉢執錫威滿蘇油沙糖石蜜見此相時知事成就是謂現相如是盜時應准其價得罪同前若盜鳥時有二方便謂從地擧擧若空中墮落云何擧擧鳥在地上擧擧偷去滿不

滿如上說云何空中墮如捕鳥人火燎原澤為欲取鳥被火逼時墮在苾芻尼經行之處或門屋前若苾芻尼盜心取時滿不滿如上說云何四足謂象馬駝驢牛羊獐鹿猪兔等若欲盜時有二方便謂從群處或於繫處苾芻尼於象群中盜象去時齊眼見處來得窣吐羅底也至不見處得根本罪云何繫處若象繫柱若樹若牆柵內苾芻尼解放得罪如上盜象既介自餘馬等苾芻尼盜時如前應知云何多足所謂蟜蟤蝗蛾諸蜂蟻蝎等此中所須者謂於三處謂斷事官守城者海商客何謂斷事官謂斷事人畜養多足謂蜂蝎等時在甕內見被罰人不臣伏時令以手足內彼甕中彼螫痛時疾臣其尊或多出錢物何謂守城者謂掌城者於城甕內多貯諸蜂若怨敵來與之共戰若不退者即於城頭放其蜂甕賊被蜂螫四散逃走何謂海商客謂人入海為求珍貨於瓦器中多養諸蜂以防急難賊來共戰若勝者善若不如者便持

鉢甕遮攔賊舩不能復戰四散而去
緣處同前時有阿羅漢苾芻尼名曰
世羅斷諸煩惱時有賣香童子見世
羅尼深生敬重往就其所慇懃致礼
白言聖者若有所須之物於我家中
皆隨意取所有言教我皆頂受時苾
芻尼告曰賢首善哉願汝無病後於
異時世羅苾芻尼身嬰重病不能乞
食有餘苾芻尼巡行乞食時賣香童
子見而致礼問言聖者世羅苾芻尼
何因不見報言賢首彼身染患童子
白曰聖者我先白言若有所須隨意
取用曾不見來從我求覓彼有所須
願尊爲取彼便報曰如是賢首願汝
無病即便捨去如是乃至三返慇懃
請與時少年苾芻尼便生是念我屢
聞此童子所言我宜試之爲虛爲實
便持小鉢授與童子告言賢首聖者
世羅今須少油時彼童子有新壓油
盛滿小鉢授與彼尼告言聖者若更
所須隨意來取時苾芻尼受已而去
即以此油塗世羅身遍及手足油並
用盡世羅病愈便行乞食時彼童子

見便礼足白言聖者久不相見尼便報曰我比嬰患白言聖者先已言請若有所須於我家中皆隨意取曾不違信從我求覓唯見一尼云聖者患從我取油我以新油盛滿小鉢持付彼尼世羅報曰善哉童子願汝無病言畢而去次第乞已還本住處告諸少尼曰是誰就彼賣香童子持油鉢來有尼報言聖者我行乞食見彼童子再三告我聖者世羅我已言請若有所須皆隨意取曾不見來從我求索若彼世羅有所須者願為持去我便生念應可試之驗其虛實即持小鉢授與童子告曰聖者世羅令患須油時彼童子盛滿新油而授與我我得油已將至房中便為聖者塗身手足尋皆用盡時世羅尼告少尼曰我曾令汝就彼童子取覓油不少尼答曰不曾使我時有餘苾芻尼與此少尼先有嫌隙聞此語已告世羅曰聖者令此少尼緣仁疾苦豈但一處擅取於油室羅伐城遍皆求乞他賸之罪其數難知時少尼聞此語已生追

悔心豈我實犯他勝罪耶以緣白諸苾芻尼乃至白佛佛問彼少尼曰汝以何心從彼乞油白佛言我於童子而起試心佛告苾芻若作試心此苾芻尼無犯然諸苾芻尼不問病者不應為乞若乞取時問病者曰為向衆僧養病堂處而求藥耶為詣信心及親族處若親族多者於誰處求隨所指示應為求覓若不問病人而為乞求者得越法罪

攝頌曰

梳物持寄他　持他物前去　不受使强著
為父母持行　又為三寶故　與直後均分
衣主為持將　令他染不染　將梳入小門
總攝商人物　此頌攝緣起　如苾芻律明

根本說一切有部苾芻尼毗奈耶卷第三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根本說一切有部苾芻尼毘奈耶卷第四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斷人命學處第三

爾時薄伽梵在廣嚴城勝慧河側大柰林中爲諸四衆演說妙法說不淨觀讚修不淨觀汝諸四衆應修不淨觀由於此觀修習多修習故得大果利普諸苾芻便修不淨觀既修習已於膿血身深生猒患或持刀自煞或服毒藥或以繩自縊或自墜高崖或展轉相害令時苾芻衆漸減少佛是知者見者知而故問告阿難陀何因緣故諸苾芻衆數漸減少在者無幾時阿難陀即以上事具白世尊佛以此緣集苾芻衆問諸苾芻汝實如此展轉殺煞不自言實爾佛告諸苾芻汝等所爲非沙門法非隨順行是不清淨非出家者所應爲事作種種訶責告諸苾芻我今乃至爲諸聲聞二部弟子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尼若人若人胎故自手斷其命或持刀授與或自持刀或求持

刀者若勸死讚死語言呰女子何用
此罪累不淨惡活為汝今宜死死勝
於生隨自心念以餘言說勸讚令死
彼因死者此苾芻尼亦得波羅市迦
不應共住
若復苾芻尼者義如上說若人者謂
於母腹已具六根所謂眼耳鼻舌身
意人胎者謂入母腹但有三根謂身
命意故者謂是故心非錯誤等自手
者謂自手行殺斷命者令彼命根不
得相續或持刀授與者若知彼人欲
得自殺便以大刀剃刀剸刀等而安
其處欲令自害或自持刀者謂自力
劣不能行殺但自執刀令他捉手而
斷人命或求持刀者謂覓男女半擇
迦等令其行殺言勸死者於三種人
勸之令死謂破戒持戒及以病人云
何勸破戒如有苾芻尼見破戒苾芻
尼有所求覓若衣服鉢絡水羅腰帶
及餘沙門命緣資具時彼苾芻尼作
如是念若彼破戒命存在者彼衣鉢
等無由能得我應詣彼勸讚令死即
便往彼作如是言聖者知不仁今破

戒作諸罪業身語意三常造衆惡聖者乃至仁命得長存者所作惡業轉更增多由惡增故當於長時受地獄苦若破戒者聞此語已作如是問聖者我今欲何所作彼便報曰應可捨身自斷其命若彼苾芻尼或可捨身或時自煞彼苾芻尼得波羅市迦若破戒苾芻尼不受勸者彼苾芻尼得窣吐羅底也時勸死者雖說如前勸死語已心生追悔便往詣彼破戒苾芻尼所作如是言聖者當知我前所說猶如愚小不善分別不審思量倉卒而說聖者若能親近善友說除先罪仁之所作三業不善由彼力故而得清淨由清淨故捨此身已當生天上若破戒者或問彼曰聖者我今欲何所作答言仁勿捨身仁勿自煞若不自煞者苾芻尼得窣吐羅底也若破戒人雖聞前語不用其言而便自煞其勸死者亦得前罪是謂苾芻尼勸破戒人死

云何勸持戒人死如有苾芻尼於持戒苾芻尼有所求覓若衣鉢等廣說

乃至即便往彼作如是言聖者知不
仁既持戒修諸善法又能長施恒
常施愛樂施廣大施分布施得離儉
方至豈捨慶捨此身已當得生天解
脫涅槃如蔑輕慢若持戒人聞此語
已作如是問聖者我今欲何所作彼
便報曰應可捨身自斷其命若彼苾
芻尼聞是語已便自斷命令彼苾芻尼
得波羅市迦若持戒苾芻尼不受勸
者彼苾芻尼得窣吐羅底也若受勸死
者譬說如是勸死語已心生追悔便
往詣彼持戒苾芻尼所作如是言聖
者當知我前所說猶如愚小不善分
別不審思量倉卒而說聖者既能持
戒修諸善法乃至命終必生天上若持
戒者或問彼曰我今欲何所作報言聖
者仁勿捨身勿為自殺若不自殺者
彼苾芻尼得窣吐羅底也若譬閉前
語不用其言而便自殺彼苾芻尼亦
得窣吐羅底也是謂苾芻尼勸持戒
人死
云何勸病人死如有苾芻尼若病苾
芻尼有所希求若衣鉢等命緣資具

時彼苾芻尼作如是念彼重病人命存在者彼衣鉢等無由能得我應往彼勸諫令死即便往彼作如是言聖者知不仁既重病極受苦惱仁若久在病轉增劇常受辛苦若病苾芻尼聞此語已作如是問我今欲何所作彼便報曰應可捨身自斷其命若病苾芻尼聞是語已恐更辛苦便自斷命彼苾芻尼得波羅市迦若病苾芻尼不受勸者彼苾芻尼得窣吐羅底也時彼苾芻尼雖說如前勸死方便已心生追悔便往彼病苾芻尼所作如是言聖者當知我前所說猶如愚小不善分別不審思量倉卒而說聖者仁今宜可覓善知識能為仁求應病之藥供給飲食如法相看隨順不逆若能尒者不久便當病愈安樂氣力平復隨意遊行若病苾芻尼或問彼曰聖者仁今令我欲何所作報言仁勿捨身勿為自殺若不自殺者彼苾芻尼得窣吐羅底也若病苾芻尼雖聞前語不用其言而便自殺彼苾芻尼亦得麁罪是謂苾芻尼勸病者死

言讚死者若有苾芻尼於樂死人前
作讚死語咄女子者是呼召言汝今
何用如是罪累乃至死勝於生者皆
是出輕毀言隨自心念者謂隨自心
而生異念以餘言說者謂以衆多方
便勸彼令死讚者於病人前說讚美
言欲令必死心無所顧若彼由此方
便而命終者謂彼苾芻尼由此所說
方便而致命終不由餘事謂非此餘
善心等事苾芻尼者謂有苾芻尼性
苾芻尼性者謂受近圓廣如上說波
羅市迦義亦如上此中犯相其事云何

攝頌曰

有時以內身　或用於外物　或內外二合
是名爲煞相

云何內身煞謂若苾芻尼有煞心若
以一指打彼女男半擇迦等由此方
便而命終者此苾芻尼得波羅市迦
或當時不死由此爲緣後乃死者此
苾芻尼亦得波羅市迦若當時不死
後亦不死者得窣吐羅底也如以一
指若以五指拳腕項肩及餘身分乃
至足指而打於彼欲令斷命若彼死

者此苾芻尼得波羅市迦若當時不
死後由此死者苾芻尼亦得波羅市
迦若不死者得窣吐羅底也是名內
身行煞云何外物煞若苾芻尼有煞
心以竹鐵箭射彼女男半擇迦等由
此方便而命終者此苾芻尼得波羅
市迦不即命終後方死者亦得波羅
市迦若當時不死後亦不死者得窣
吐羅底也若弓稍輪鑹及餘兵刃乃
至囊核遥擲彼人作煞害心欲令其死
由此方便而命終者此苾芻尼得波
羅市迦不即命終後方死者亦得波
羅市迦若當時不死後亦不死者得
窣吐羅底也是名外物煞云何內外
合煞若苾芻尼有煞心手執大刀煞
彼女男半擇迦等由此方便而命終
者此苾芻尼得波羅市迦不即命終
後方死者亦得波羅市迦若當時不
死後亦不死者得窣吐羅底也如大
刀既尒諸餘兩刃半刃稍杖之類乃
至草莛打斫於彼作煞害心欲令其
死由此方便而命終者得波羅市迦
或得窣吐羅底也廣如上說是名內

外合煞

攝頌曰

若以毒藥粖　及在二依處　或時以諸酒
機關等害人

云何以毒藥

若苾芻尼有煞心若以毒藥若毒和食謂餅飯等煞女男半擇迦由此方便而命終者得波羅市迦不死得窣吐羅底也廣說如上是名毒藥殺

云何毒粖煞

若苾芻尼有煞心以諸毒粖或用摩身或將洗浴或和塗香或坌香鬘或雜香塗煞彼女男半擇迦等由此方便而命終者與苾芻尼得波羅市迦或得窣吐羅底也是名毒粖煞

云何依處煞

此有二種　一因地稽留　二因木稽留
何謂因地稽留若苾芻尼有煞心掘地作穽於中置機羂絆其所欲煞男女半擇迦因此而死或放師子虎豹鵰鷲烏等而令噉食或以風吹日曝或質鎖羞或令飢渴羸瘦由此方便而命終者此苾芻尼得波羅市迦若

不死者得窣吐羅底也如脚既爾若
脛若髀若髖若膊乃至於頸而爲羂
絆或時欲令師子等食乃至飢渴羸
瘦由此方便而命終者得波羅市迦
或窣吐羅底也是名因地穭留煞
云何因木穭留煞
若苾芻尼故心欲煞女男半擇迦等
或於大木若柱若橛以濕繩索而繫
其足因此而死或時欲令師子等食
乃至飢渴羸瘦由此方便而命終者
得波羅市迦或窣吐羅底也是名因
木穭留煞
云何酒醉煞若苾芻尼故心欲煞女
男半擇迦等與米酒令飲因此致死
或令師子等食乃至飢渴羸瘦由此
方便而致命終得波羅市迦或窣吐
羅底也如米酒既爾乃至根莖花葉
果酒或呪其酒或以藥酒飲令心亂
癡無所識由此方便而致命終或由
醉故欲令王賊怨家而斷其命得波
羅市迦或窣吐羅底也是名以酒煞
云何機弓煞
若苾芻尼故心欲煞女男半擇迦等

苾芻尼毘奈耶卷第四

第九張　詠

便設機弓施以鐵箭或安諸刀等置
於路側若彼女男及半擇迦從此而
過便截手足或復斬頭及餘身分由
此方便而致命終者此苾芻尼得波
羅市迦或窣吐羅底也如機弓既尒
若作羂發及餘機關欲斷人命得罪
同前
攝頌曰
若起全半屍　墮胎并作咒　推落及水火
遣使案熱煞
云何起全屍煞若苾芻尼故心欲煞
女男半擇迦等便於黑月十四日詣
屍林所覓新死屍乃至蟻子未傷損
者便以黃土揩拭香水洗屍以新氎
一雙遍覆身體以酥塗足誦咒咒屍
于時死屍頻伸欲起安在兩輪車上
以二銅鈴繫於頸下以兩刃刀置於
手中其屍即起便問咒師曰汝欲令
我煞害誰耶咒師報曰汝頗識彼某
甲女男半擇迦不答言我識報曰汝
可往彼斷其命根若命斷者苾芻尼
得波羅市迦若於彼家以諸蒸草而
為呼毛反蒿積繫門上及置水瓶或門[illegible]

㸺牛并同色犢子或羖羝羊并同色
羊羔或家有磨藥石并有石輪或門
有園陁羅杙或火常不滅或家安形
像或有佛眞身或轉輪王母或懷輪
王胎或有菩薩或有菩薩母或懷菩
薩胎或將欲誦四阿笈摩經或正誦
時若復大經欲誦正誦謂小空大空
經增五增三經幻網經影勝王迎佛
經勝幢經若有如是等事守護之時
彼所起屍不能得入者此苾芻尼皆
得窣吐羅底也或不善解起屍之法
却來殺其呪師此苾芻尼得窣吐羅
底也若呪師苾芻尼殺彼起屍亦得
窣吐羅底也

云何起半屍事

緣並同前於中別者章但一輪一鈴
繫頭刀唯一刃乃至結罪廣如上說

云何墮胎殺若苾芻尼欲殺懷胎母不
欲殺子即便蹂蹋其腹若母死非胎
者苾芻尼得波羅市迦若胎死非母
者得窣吐羅底也若二俱死於母得
波羅市迦若二俱不死得窣吐羅底
也若苾芻尼欲殺於胎不欲殺母即

復蹋其腹若胎死非母苾芻尼得波羅市迦若母死非胎得窣吐羅底也若二俱死得波羅市迦若二俱不死得窣吐羅底也

云何作呪殺若苾芻尼有殺心起方便欲殺女男半擇迦作曷荼羅安置火爐然火投木口誦禁呪作如是念若燒木盡令彼女男半擇迦命根即斷若火中木纔始燒半彼命斷者此苾芻尼得窣吐羅底也若木燒盡彼命終者得波羅市迦若苾芻尼有殺心起方便欲殺女男半擇迦以油麻芥子各一升置於臼中擣之口誦禁呪作如是念若臼中物擣若成末令彼命終末未已來彼命終者此苾芻尼得窣吐羅底也若碎成末彼命終者得波羅市迦若苾芻尼有殺心起方便以黃牛乳一升置於器中以指攪乳口誦禁呪作如是念若器中乳盡變成血即令彼人命根斷絕若乳未盡成血彼命終者得窣吐羅底也若盡成血彼命終者得波羅市迦若苾芻尼欲殺人起方便以五色線

刹僧伽眡口誦禁呪作如是念作此衣了令彼命終若衣未了彼令終者得窣吐羅底也衣了死者得波羅市迦

若苾芻尼欲煞人起方便以指畫地口誦禁呪作如是念畫滿七數令彼命終若未滿七彼命終者得窣吐羅底也滿七死者得波羅市迦是名作呪煞

云何推墮煞若苾芻尼欲煞人於崖岸邊危險等處推彼令墮由此死者得波羅市迦當時不死後因此死亦得波羅市迦當時不死後亦不死得窣吐羅底也如崖既尒或於樹處或於象馬車輿牀座頭肩膂背膝腨足及餘身分而推墮時由此死者得波羅市迦若當時不死後因此死亦得波羅市迦若當時不死後亦不死得窣吐羅底也是名推墮煞

云何於水煞若苾芻尼欲煞人推置水中因此死者得波羅市迦不死窣吐羅底也廣如上說水謂河海池井乃至以水一掬投彼口中令死是名

於水煞
云何於火煞若苾芻尼欲煞人推置
火中因此而死苾芻尼得波羅市迦
謂若燒村林城邑乃至以火炭置彼
口中令死是名火煞
云何驅使煞若苾芻尼欲煞人即遣
其人向險難處而致死者得波羅市
迦或窣吐羅底也廣如上說險難處
者謂賊怨家虎狼師子等處使人經
過令其致死是名驅使煞
云何寒凍煞若苾芻尼欲煞人於極
寒時猛風嚴烈若晝安置陰中若夜
置於露地令坐濕草因此而死苾芻
尼得波羅市迦或窣吐羅底也廣如
上說是名寒凍煞
云何炎熱煞若苾芻尼欲煞人於極
熱時身生瘡癬若晝置於露地若夜
安密室中熏以烟火覆以席薦及毛
縷等因此而死得波羅市迦餘如上
說是名炎熱煞
妄說自得上人法學處第四
尒時世尊遊行人間至竹林聚落止
有井稱波林依止而住時逢飢饉乞

食難得父母於子尚不相濟況餘乞
人爾時世尊告諸聲聞時世飢饉乞
食難得母子尚不相濟汝等宜應各
隨親友得意之處於薜舍離隨近聚
落而作安居我與阿難陀於此林住
苾芻聞已悽然受教各隨親友於薜
舍離隨近聚落而作安居時五百苾
芻見斯事已共相告曰仁等當知如
世尊說今時飢饉乞食難得父子尚
不相濟況餘乞人汝等宜應各隨親
友於薜舍離隨近聚落而作安居我
與阿難陀於此林住我等於此無有
眷屬可得依止作安居者然於捕魚
人村有我眷屬宜往相問於其村外
權為草室而作安居時五百苾芻即
便往至捕魚村所問其眷屬權為小
室村外居停時諸苾芻共相謂曰我
等少聞未有學識若諸眷屬來相請
問我等云何為其說法若彼來時我
等宜應更相讚歎汝諸眷屬大獲善
利汝聚落中得有如是勝妙僧眾於
此安居此苾芻得無常想於無常苦
想於苦空想於空無我想厭離食想

六諸世間無愛樂想過患想斷除想離欲想滅想死想不淨想青瘀想膖脹膿流想血食想血塗想離散想白骨想觀空想此苾芻得初靜慮二靜慮三靜慮四靜慮得慈悲喜捨空无邊處識無邊處無所有處非想非非想處此得四界六神通入解脫後於異時彼諸眷屬來相看問時諸苾芻見眷屬來即便更互共相讚歎汝諸眷屬大獲善利汝聚落中得有如是勝妙僧衆於此安居此苾芻得無常想廣說乃至得八解脫時諸眷屬既聞說已白言聖者仁等證得如是勝果答言皆得時俗諸人聞得果者咸生愛樂於自父母妻子親屬而不拯濟於諸苾芻各以飲食共相供給

尒時世尊來入逞膝安住於世與諸弟子二時大集一謂五月十五日欲安居時二謂八月十五日隨意了時前安居者受教勅已往詣城邑村坊聚落而作安居至隨意了皆來集會隨所證獲皆悉自知其未證者請求證法近處會離安居苾芻三月既滿

作衣已竟顏色憔悴形容羸瘦執持
衣鉢往竹林村既至村已時諸苾芻
遥見彼至於同梵行者起憐愍心遥
唱善來即前迎接為持衣鉢錫杖軍
持并餘雜物沙門資具又問具壽仁
等何處安居而得來至答言我於佛
栗氏聚落三月安居今來至此問曰
諸具壽於彼安居三月之內乞求飲
食不勞苦耶答曰雖於彼處得安樂
住然乞飲食甚大艱辛報曰實尒目
驗羸容色憔悴唯知飲食定是難
求時捕魚村五百苾芻既安居了執
持衣鉢亦至此村顏色鮮好容貌肥
盛諸苾芻見諸同梵行者起憐愛心
遥唱善來即前迎接為持衣鉢并餘
雜物如前具問乃至問言於捕魚村
飲食易求安樂行不苾芻報曰我於
彼住實得安樂所求飲食易得不難
報言具壽目驗肥充容色光澤准知
飲食定是易求即便問曰今既時世
飢饉飲食難求父母妻子尚不相濟
何故食易得耶彼便答曰我於眷屬
自相讚歎大此苾芻得無常想乃至

得八解脫問曰所陳之事為實為虛
答言是虛問言具壽仁等豈合為少
欲食實無上人法自稱得耶彼便答曰
從合不合我等已作時諸苾芻樂少
欲者皆共譏嫌呵責非法云何汝等
為貪飲食實無上人法自稱得耶時
諸苾芻白佛佛以此緣集苾芻眾知
而故問如前廣說佛問勝慧河邊諸
苾芻曰汝諸苾芻實無上人法自言
得耶彼白佛言實尒大德尒時世尊
種種呵責諸苾芻汝非沙門法非隨
順行所不應為非威儀非出家者所
作汝諸苾芻應知世間有三大賊云
何為三諸苾芻如有大賊若百眾千
眾若百千眾便往到彼城邑聚落穿
牆開鏁偷盜他物或時斷路傷煞或
時放火燒村或破王庫藏或劫掠城
坊是名第一大賊住在世間諸苾芻
如有大賊無百眾无千眾無百千眾
不往城邑聚落穿牆開鏁偷盜他物
亦不斷路燒村破王庫藏等然取僧
栽薪草花果及竹木等賣以自活或
與餘人是名第二大賊住在世間又

諸苾芻有其大賊無百眾无千眾無
百千眾不住城邑聚落穿牆開鏁偷
盜他物乃至不取僧祇竹木等治令與
人然於自身實未證得上人之法妄
說已得是名第三大賊住在世間汝
諸苾芻第一大賊第二大賊不名大
賊是名小賊汝諸苾芻若實無上人
法自稱得者於人天魔梵沙門婆羅
門中是極大賊

說伽他曰

實非阿羅漢　說言我身是　於諸人天中
是名為大賊

尒時世尊種種訶責彼苾芻已告諸
苾芻曰我觀十利為諸聲聞二部弟
子於毗奈耶制其學處應如是說若
復苾芻苾芻尼實無知无遍知自知不
得上人法寂靜聖者殊勝證悟智見
安樂住而言我知我見彼於異時若
問若不問欲自清淨故作如是說諸
具壽我實不知不見言知言見虛誑
妄語得波羅市迦不應共住

尒時世尊為諸苾芻制學處已時有
眾多苾芻在阿蘭若住受麁卧具勤

策相應得少自相寂止方便世尊作
意折伏煩惱欲染瞋恚不復現行時
彼即便更相告言具壽汝今知不阿
蘭若中所應得者我今已得我生已
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受後有我
今可捨蘭若處住聚落中便捨靜林
就村居止時彼數數見諸女人又見
淨人及諸求寂共為雜住煩惱還起
欲染瞋恚還復現行時彼諸人各作
是念世尊為諸弟子於毗奈耶制其
學處廣如上說
時諸苾芻即相告曰我等住阿蘭若
處麁臥具勤策相應得少自相寂止
方便折伏煩惱便棄靜林來至聚落
既覩諸境煩惱現行如前廣說豈非
我等犯他勝耶我等共詣具壽阿難
陀所以事陳告如彼所說我當奉行
即便到彼問具壽阿難陀曰尊者知
不如佛世尊為諸弟子制其學處
若復苾芻乃至波羅市迦不應共住
我等在阿蘭若煩惱不起今來聚落
煩惱還生廣說如前我皆有疑豈非
我等犯波羅市迦耶我等共議當問

具壽阿難陀如彼所說我當奉行由
是事故我等今來至尊者所詳欲諮
汝豈非我等犯波羅市迦耶尒時具
壽阿難陀聞諸苾芻說是事已遂將
諸苾芻往世尊所頂礼佛足在一面
坐時具壽阿難陀白佛言世尊大德
如是為諸苾芻於毗奈耶制其學處
若復苾芻廣說乃至得波羅市迦不
應共住此苾芻等在阿蘭若住受邊
際卧具勤策相應得少自相寂止方
便作意折伏煩惱欲染瞋恚不復現
行時彼即便更相告言具壽汝今知
不阿蘭若中所應得者我今已得我
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受後
有我今宜捨蘭若住處往聚落中即
便捨靜就村住處時彼數數見諸女
人又見淨人及諸求寂共為雜住煩
惱還起欲染現行彼諸苾芻各生疑
念將非我犯波羅市迦耶故來問我
我不敢決咸來至此大德世尊將非
彼犯極重罪耶世尊告曰阿難陀除
增上慢彼無有犯
尒時世尊種種方便為愛樂戒者為

尊重戒者隨順勸喻為說法已告諸
苾芻曰汝諸苾芻如是應知前是創
制此是隨開我今為諸聲聞二部弟
子當如是說

若復苾芻尼實無知无遍知自知不
得上人法寂靜聖者殊勝證悟智見
安樂住而言我知我見彼於異時若
問若不問欲自清淨故作如是說諸
具壽我實不知不見言知言見虛誑
妄語除增上慢此苾芻尼亦得波羅
市迦不應共住

苾芻尼者義如上說言無知者謂不
知色受想行識言無遍知者謂不遍
知色受想行識上人法者上謂色界
在欲界上無色界在色界上人謂凡
人法者謂五蓋等能除此蓋名之為
上寂靜者謂是涅槃言聖者謂佛及
聲聞殊勝證悟者謂四沙門果預流
一來不還阿羅漢智者謂四智苦智
集智滅智道智及餘諸智見者謂四
聖諦見言安樂住者謂四靜慮是修
非生言我知者謂知四諦法而言我
見者謂見天見龍見藥叉見羯路荼

健達婆緊那羅莫呼洛伽鳩槃荼羯吒布單那畢舍遮鬼我聞天聲乃至畢舍遮鬼我往天處乃至畢舍遮處彼諸天龍乃至畢舍遮來至我所我與諸天等常為狎習共作言談彼諸天等亦來就我常為狎習共作言談其實未證而言我證謂得無常想廣說乃至得八解脫彼於異時者謂是別時若問者謂被他問若不問者謂自生悔恨而懷憂惱欲自清淨者謂希出罪作如是語具壽我實不知者謂意識也我實不見者謂眼根也虛誑妄語者是別異說除增上慢者謂除增上慢人實未證得自謂已得由無誑心故不犯犯本此者謂指其人苾芻尼者謂住苾芻尼餘廣說如上乃至不應差作十二種人是故名為不應共住此中犯相其事云何攝頌曰

見相阿蘭若　舍中受妙座　能知於自相

方便顯其身

若苾芻尼如是樂欲　如是忍可　作如是語我見諸天乃至羯吒布單那者得波羅市迦乃至我見糞掃鬼者得

窣吐羅底也若苾芻尼如是樂欲如是忍可作如是語我聞諸天乃至羯吒布單那者得波羅市迦乃至糞掃鬼者得窣吐羅底也若苾芻尼妄心作如是語我詣天處乃至羯吒布單那處者得波羅市迦乃至糞掃鬼處者得窣吐羅底也若苾芻尼妄心作如是語諸天來至我所乃至羯吒布單那來至我所者得波羅市迦乃至糞掃鬼者得窣吐羅底也若苾芻尼妄心作如是語我共諸天常為狎習共作言談乃至羯吒布單那者得波羅市迦若去糞掃鬼者得窣吐羅底也若苾芻尼妄心作如是語諸天來共我常為狎習共作言說乃至羯吒布單那者得波羅市迦若去糞掃鬼者得窣吐羅底也若苾芻尼妄心實不得無常想而言我得者得波羅市迦乃至妄言得俱解脫皆波羅市迦苾芻尼妄心作如是語有多苾芻尼若在村坊或阿蘭若處住多彼非人之所嬈亂於中若得預流一來不還阿羅漢果者非人即不嬈亂我在彼

處不被非人之所嬈亂者得波羅市迦若苾芻尼妄心作如是語於某舍中受他請食敷設雜綵勝妙之座若得口累者方就其座而受飲食我亦得彼勝妙座食者是苾芻尼得波羅市迦若有衆多苾芻尼在阿蘭若村中而住少於自相而心得定以世俗道伏除煩惱欲貪瞋恚不現行苾芻尼妄心作如是語我亦在彼阿蘭若住得少自相定以世俗道伏除煩惱欲貪瞋恚亦不現行者得波羅市迦若苾芻尼妄心欲自顯已作如是語有苾芻尼親見諸天不言是我得窣吐羅底也如是乃至見羯吒布單鄰不言是我者得窣吐羅底也乃至糞掃鬼者得惡作罪若苾芻尼妄心作如是語有苾芻尼聞諸天聲不言是我得窣吐羅底也如是乃至聞羯吒布單鄰不言是我者得窣吐羅底也乃至糞掃鬼得惡作罪若苾芻尼妄心作如是語苾芻尼往詣天處不言是我者得窣吐羅底也乃至羯吒布單那處得窣吐羅底也乃至糞掃

思者得惡作罪若苾芻尼妄心作如
是語有苾芻尼諸天來就乃至羯咤
布單那不言是我得窣吐羅底也若
糞掃鬼者得惡作罪若苾芻尼妄心
作如是語有苾芻尼常往天處共諸
天言談議論乃至羯咤布單那不言
是我者得窣吐羅底也若糞掃鬼者
得惡作罪若苾芻尼妄心作如是語
有苾芻尼諸天來就言談議論乃至
羯咤布單那不言是我者得窣吐羅
底也糞掃鬼同前若苾芻尼妄心作
如是語有苾芻尼得無常想如前廣
說乃至得八解脫不言是我是苾芻
尼得窣吐羅底也如有衆多苾芻尼
在阿蘭若村住常被非人之所嬈乱
中有苾芻尼得四果者不被非人之
所嬈乱苾芻尼妄心作如是語有苾
芻尼在彼村住不被非人之所嬈乱
不言是我得窣吐羅底也若有衆多
苾芻尼在俗舍中坐勝妙座而受其
食皆獲四果苾芻尼妄心作如是語
有苾芻尼於彼舍中受勝妙座不言
是我者得窣吐羅底也若諸苾芻尼

在阿蘭若村住得少自相定以世俗道伏除煩惱欲貪瞋恚亦不現行不言是我者得窣吐羅底也若苾芻尼妄心作如是語有苾芻尼在彼村住得少自相定乃至煩惱皆不現行否言是我者得窣吐羅底也

根本說一切有部苾芻尼毗奈耶卷第四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根本說一切有部苾芻尼毗奈耶卷第五　詠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摩觸學處第五

緣在室羅伐城世尊猶未制諸苾芻尼不往阿蘭若如世尊說我今爲利益悲愍諸聲聞故所應作者皆已作訖汝等亦應如是作意可依蘭若或於樹下空閑靜處山間巖窟及草藂中或居敞露或住林野靜慮而住勿爲放逸後爲自悔此即是我之所教誨諸苾芻尼皆詣蘭若宴默靜心時蓮花色尼不離欲染亦出家時顏容端正儀貌超絕衆人愛樂得五百金錢方與男子共爲歡會時有婆羅門子見蓮花色情極染著告言情樂共作交歡蓮花色曰君若求歡可持五百金錢報言我今無錢蓮花色曰可去求覓方宜來此彼往傭力于時具壽大目乾連令蓮花色尼斷諸惡法置涅槃路超出三界離諸欲染證解脫樂成阿羅漢每往暗林宴默習定而住受解脫樂其婆羅門子傭力經

求得金錢五百還來追訪蓮花色尼聞已出家持五百錢詣尼等中問言蓮花色尼今在何處諸尼報曰彼在暗林婆羅門子尋至尼邊見在樹下宴默而住便即告言我今具持五百金錢可見同歡蓮花色曰婆羅門子斯之惡法我已捨棄又即問曰仁於我身有何樂見而生深欲婆羅門子言我甚愛樂聖者眉眼蓮花色尼以神通力出己眼睛置於掌內告曰仁今於此肉團有何所樂婆羅門子見精生忿恚告言禿沙門女而作幻術捲打尼頭捨之而去即以此緣白尼尼白苾芻苾芻白佛佛告諸苾芻尼譬如肉團弃四衢路鳥獸皆集女人亦尒由是義故諸苾芻尼不應住阿蘭若世尊既制苾芻尼不許住阿蘭若于時諸苾芻尼便入室羅伐城於衢路中而為宴坐為惡男子及竊盗者之所逼惱以緣白佛佛言應置尼寺於此城中有長者毗舍佉信心深厚見尼問言聖者有何所須諸苾芻尼具陳其事毗舍佉聞白言聖者我有

寬廣居住處所至寺處時哀愍我故
願見就往諸尼便詣而為居止毗舍
佉每日詣苾芻尼處以申敬礼毗舍
佉儀貌端正姝麗難陀尼見時心便
染著身現患狀入房而卧毗舍佉晨
朝早起巡礼佛塔便入寺中見一尼
守寺餘皆乞食便即頂礼問言聖者
諸尼何去報曰皆出乞食毗舍佉即
欲出寺姝麗難陀尼便於房中大聲
呻喚毗舍佉聞情懷悲愍便往守寺
尼所白言聖者房中是誰大聲呻喚
荅曰房有病尼聞已入房虔誠敬礼
問言聖者有何所苦尼曰我之患苦
卒難申說報言何不醫療尼曰此不
可治毗舍佉言聖者其藥豈難得耶
尼曰不難然我之願求不可得毗舍
佉言聖者既為出家如是盡形應捨
從求湯藥飲食衣服卧具如世尊說
應從淨人受聖者所須但令我辦我
自惣施尼曰誠如所言知法之人亦
須尠量毗舍佉聞已倍生敬重歎言
奇哉苾芻尼甚為少欲便礼尼足而
說伽他曰

我於聖者所令發淨信心縱使須身肉
我亦能相惠
時毘舍佉說斯頌已尼出鄙言請為
惡法彼聞掩耳白言聖者勿於我所
而說此言尼曰尒有意樂但作彊言
毘舍佉即欲出去尼復告曰若不隨
順且來扼頭及諸支體彼便扼頭尼
受樂想餘尼入見毘舍佉着耻低頭
而出即以此緣告諸苾芻苾芻白佛
佛以此緣集苾芻尼衆諸佛常法知
而故問告珠髻難陀苾芻尼曰汝實
如此作斯不端嚴事耶白言實尒世
尊訶責汝所為者非沙門女法非
隨順行非淨行法種種訶責已告諸
苾芻尼我觀十利廣說乃至於聲聞
尼毘奈耶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尼自有染心共染心男子
從目已下膝已上作受樂心身相摩
觸若極摩觸於如是事此苾芻尼亦
得波羅市迦不應共住苾芻尼義廣
如上說乃至白四羯磨受近圓
若復苾芻尼者謂有染心尼情纏染
欲共染心男子者謂是丈夫亦有欲

心從臼已下膝已上者謂相身分齊身相摩觸作受樂心者謂受觸樂若極摩觸者謂於是事堅相摩觸得根本罪

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苾芻尼有染心與染心男子臼已下膝已上身相摩觸或極摩觸堅相摩觸得根本罪若苾芻尼有染心與無染心男子身相摩觸得窣吐羅底也若苾芻尼無染心男子或有染心或無染心尼觸起染心得惡作罪無染心者無犯及防心者無犯若尼有病男為摩身尼病惱所纏者無犯

攝頌曰

兩俱有染心 臼已下至膝 若相摩觸者
此獲根本罪 若尼有染心 男子無婬意
尼共相摩觸 此得吐羅愆 二俱無染意
或男有染心 假使尼觸時 防心故無犯
苾芻尼病患 男子為摩身 尼若起染心
當招惡作罪

八事成犯學處第十

佛在室羅伐城時此城中有一賣香男子容儀端正娶妻未久苾芻尼吐

羅難陀因行遇見便生欲愛問言男
子汝娶妻幾時彼何形狀夫婦兩人
共相愛不答言聖者道俗路殊何勞
問此尼曰汝與我娶豈不樂哉頻言
調弄令生染著遂共期契可向尼寺
某門某房是我住處共我相見答曰
勿令外人覺知私事尼曰汝豈搖鈴
來入寺耶尼便歸寺男子至暮遂赴
彼期到尼房所尼既見已喚入室中
藏於牀下尼諸弟子來至房外而為
請白教授既訖還入房中見尼入來
從牀下起尼妄謂賊遂便驚怖答曰
我非是賊是共期人染心內發遂抱
其尼卧於牀上尼作是念我為衆首
率伏諸人並白戒從我破尸羅更何
所用諸人知已並皆棄擲報言少年
且見相放隨言即放尼蹋其胷倒地
歐血尼出大叫唱言仁等應知我已
降魔摧伏怨敵諸尼聞已起來共問
大姊證得阿羅漢果耶答曰不得又
問汝證不還一來預流果耶答言不
得又問廣設供養諸菩薩耶答言不
請尼曰若尒汝作何事即示彼男子

此人入我房中我以脚踏令其歐血
諸尼見已即答言汝若不自引入此
人豈能至此寺內諸苾芻尼衆皆譏
嫌曰汝作惡業寧我不隨喜尼白苾
芻苾芻白佛佛以此緣集諸尼衆觀
知剃發問言苾芻尼汝實作此非法
事不自言是實佛即訶責汝作不淨
行非隨順事非沙門女行非出家人
所應作事世尊種種訶責已即告諸
苾芻尼曰我觀十利於聲聞尼毗奈
耶廣說乃至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尼自有染心共染心男子
掉舉戲笑指其處所定時現相來去
丈夫情相許可在可行非處縱身而
臥如是八事共相領受若苾芻尼作
是事者亦得波羅市迦不應共住
若復苾芻尼者謂吐羅難陀苾芻尼
或復餘尼共染心男子者二俱有染
起欲纏心一掉舉者謂相掉觸二戲
者謂相戲弄三笑者謂共言笑四指
處所者謂向某園某神堂處五定時
者謂旦午等六現相者汝若見我許
剃髮時披服赤衣手持油鉢知事成

就七來去丈夫情相許可者謂相愛樂八在可行非處者謂處障蔽堪得行婬縱身而卧者謂以身授彼交通事如是八事共相領受者謂作斯八事皆有染心故言領受尼等義如上此中犯相若作前七事一一皆得窣吐羅底也罪作第八時便得重罪

攝頌曰

掉舉及戲笑　指處所定時　現相來去人
屏處縱身卧　前七得麁罪　第八不可治

覆藏他罪學處第七

緣處同前時善友苾芻尼誘具壽實力子取其自言被衆驅擯捨道歸俗彼有尼妹名曰小友於餘尼所見有徒衆共相教授告諸尼曰向使我姊不歸俗者亦當教授如是門徒諸尼告曰何須稱此破戒尼名報言聖者我亦先知犯他勝罪由是我設而不隙說如有頌曰

雖見怨家過　仁者尚不言　何況是我親
能說其私事

以事白佛乃至世尊聞實訶責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尼先知他苾芻尼犯他勝罪而不曾說彼身死後若歸俗若出去方作是語尼衆應知我先知此苾芻尼犯他勝罪於如是事此苾芻尼亦得波羅市迦不應共住

尼謂小支或復餘尼知者或自知或因他知犯他勝罪者八他勝中隨一覆藏而不曾說者謂不發舉彼身死後者謂彼尼亡後餘文易知廣如上說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苾芻尼知如是事覆藏不舉發者皆犯他勝罪

被舉人學處第八

緣處同前時有苾芻名曰根本和合僧伽與作捨置羯磨苾芻尼衆亦復與作不禮敬法廣說乃至彼苾芻欲於僧伽處現恭敬相希求拔濟吐羅難陀尼見已白言聖者我今申敬欲何所去報曰我被捨置今欲希求衆哀愍我吐羅尼曰聖者是釋迦種而為出家何苦從他希求媿謝所須資具我當供給善自安心讀誦作意乃至以緣白佛佛告諸苾芻尼可與吐羅難陀尼諫汝豈不知衆與此人作

捨置羯磨苾芻尼與作不礼敬法若
便供給衣鉢等物令無乏少汝今捨
此隨被舉事諸苾芻尼如是諫時彼
堅執不捨以緣白佛佛告諸尼應與
吐羅難陀白四羯磨作教而作如下
應知彼執不捨乃至世尊問實訶責
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尼知彼苾芻和合僧伽與
作捨置羯磨苾芻尼衆亦復與作不
礼敬法彼苾芻於僧伽處現恭敬相
希求拔濟自於界內乞解捨置法彼
苾芻尼報苾芻言聖者勿於衆處現
恭敬相希求拔濟自於界內乞解捨
置法我爲聖者供給衣鉢及餘資具
悉令無乏之當可安心讀誦作意時諸
苾芻尼告此尼曰汝豈不知衆與此
人作捨置羯磨苾芻尼與作不礼敬
法彼苾芻起謙下心自於界內乞解
捨置法汝便供給衣鉢等物令無乏
少汝今捨此隨從事諸苾芻尼如是
諫時捨者善若不捨者應可再三慇
懃正諫隨教應詰令捨是事捨者善
若不捨者此苾芻尼亦得波羅市迦

不應共住

尼謂吐羅難陀或復餘尼知彼苾芻者謂此法中苾芻彼知合僧伽者謂佛弟子與作捨置羯磨者謂作白四如文廣知餘義如上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苾芻尼知苾芻衆作捨置羯磨法尼衆亦作不礼敬法作如上語時一一皆得惡作罪若諫時捨者善若不捨得窣吐羅底也罪初白時乃至羯磨第二第三時亦得惡罪第四羯磨未了時捨亦得惡罪若竟便犯他勝罪

諸大德我已說八他勝法苾芻尼於此隨犯一一事不得與諸苾芻尼共住如前後亦如是得他勝罪不應共住今問諸大德是中清淨不如是三說諸大德是中清淨默然故我今如是持

諸大德是二十僧伽伐尸沙法半月半月戒經中說

揔攝頌曰

媒嫁及二謗　二染并四獨　先棄契作解
二諍離獨住　破僧與隨伴　汙家并惡性
衆教有二十　八三諫應知

媒嫁學處第一

緣處同前時十二衆苾芻尼自行媒嫁持男意語女持女意語男乃至男女私通亦為媒嫁合時外道等咸作譏嫌仁等應知此沙門釋女作不應作亦行媒嫁與我何殊誰復能持朝中飲食施此禿頭沙門釋女時諸苾芻尼白諸苾芻苾芻白佛佛以此緣同前集尼告十二衆曰汝實持男意語女持女意語男及以私通為媒嫁事耶白言是實尒時世尊訶責十二衆苾芻尼曰汝非沙門女非隨順非清淨行非善威儀非出家人之所應作是時世尊種種訶責乃至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尼作媒嫁事持男意語女持女意語男若為成婦及私通事乃至須臾頃僧伽伐尸沙

苾芻尼者謂十二衆或復餘尼言媒嫁者為使往還以男意語女以女意語男者謂持彼此男女之意更相告知若為成婦及私通事者有七種婦十種私通云何七種婦一水授二財娉

三王旗四自樂五衣食六共活七須史

攝頌曰

亡婦謂水授　財娉王旗得　自樂衣食住
共活及須史

水授婦者謂不取財物女之父母以水注彼女夫手中而告曰我今此女與汝爲妻汝當善自防護勿令他人輒有欺犯是名水授婦財娉者謂得財物以女授之如上廣說是名財娉婦王旗者如剎帝利灌頂大王嚴整兵旗伐不臣國既戰勝已而宣令曰隨所獲女任充妻室此由王旗力獲女以爲妻妾又若有人自爲賊主打破村城獲女爲婦是名王旗婦自樂婦者若女童女自行詣彼得意男子家告言我今樂與仁者爲妻彼便攝受是名自樂婦衣食婦者若女童女詣彼男子處告曰汝當給我衣食我當與汝爲妻是名衣食婦共活婦者若女童女詣彼男處告言我所有財及汝財物併在一處共爲活命是名共活婦須史婦者謂是暫時而爲婦事是名須史婦去何十種私通謂十人

所護父護母護兄弟護姊妹護夫大公護大家護親護種護族護王法護

輯頌曰

十種謂父母　兄弟及姊妹　夫公與大家
親種族王法

云何父護謂在室女父常養護若女已嫁其夫身死或被禁縛或時逃叛其父防護是名父護母護亦尒云何兄弟護若女人父母及夫並皆亡歿或時散失在兄弟家而為住止兄弟衛護是名兄弟護姊妹亦然云何夫公護若女人父母宗親並皆亡歿其夫疾患或復癲狂流移散失依大公住大公告曰新婦汝可歡懷於我邊住我憐念汝如觀己子大公即便如法守護是名大公護大家護亦然云何親護從高祖已來所有眷屬並名為親過此非親若女人父母兄弟姊妹夫主並皆亡歿或癲狂等或流離他土便於餘親依止而住是名親護云何種護謂婆羅門刹帝利薜舍戍達羅女依種而住名為種護云何族護謂於婆羅門等中有別氏族如頌

羅墮杜高宴婆蹉等女由此護名為族護云何王法護若女人親族並無唯有一身由王法故無人敢欺是名王法護又有法護者若有女人嫡居守節潔行貞心人不欺犯是名法護僧伽者若犯此罪應依僧伽而行其法及依僧伽而得出罪不依別人伐尸沙者是餘殘義若苾芻尼於八波羅市迦法中隨犯其一無有餘殘不得共住此二十法苾芻尼雖犯而有餘殘是可治故名曰僧伐又因衆教亦而罪得除亦名衆教此中犯相其事云何如前諸婦離別之狀有其七種

攝頌曰

正鬪及已鬪　折草撥三叉　依法非我妻
普告多人證

云何為七一正鬪即離二鬪後方離三折草三段離四三方擲叉離五依法對親離六言非我婦離七普對衆人離若苾芻尼見他俗人於初二婦因鬪諍等作離別時若作初離和之令合得一惡作若作第二離和之得二惡作若作第三離和之得三惡作

若作第四第五第六離和之如次得一二三處罪若作第七離和得僧殘若餘之四婦及十私通於七種離中隨一離別若苾芻尼更重和合者皆得僧殘罪

攝頌曰

自受從使受　二尼有四儀　前後相隨行
尊卑緣及事

若苾芻尼自受語自往語自還報得僧伽伐尸沙若苾芻尼自受語自往語遣使還報僧伽伐尸沙若苾芻尼自受語遣使往語自還報僧伽伐尸沙若苾芻尼自受語遣使往語使還報僧伽伐尸沙若苾芻尼於使邊受語自往語自還報或於使邊受語自往語遣使報或於使邊受語遣使語自還報或於使邊受語遣使語遣使報並得僧殘若苾芻尼於使使邊受語自往語自還報或於使使邊受語自往語遣使報或於使使邊受語遣使語自還報或於使使邊受語遣使語遣使報並得僧殘若二苾芻尼自受語二俱往語皆不還報二俱二處罪

若二苾芻尼自受語俱不往語俱不還報二俱一處罪若二苾芻尼自受語一去汝傳我意往語還報依言作者二俱僧殘若二苾芻尼自受語一去我但往語不還報一便還報其往語還報者得僧殘其不還報者得二處罪若二苾芻尼自受語一云我不往語亦不還報其往語還報者得僧殘罪其不往語不還報者得一處罪若一苾芻尼共一男子一女人同路而去若彼男子語苾芻尼言聖者頗能語此女人作如是語汝能與此男子為婦或暫時共住不或復女人語苾芻尼言聖者頗能語此男子作如是語汝能與此女人為夫或暫時共住不若此苾芻尼受此言已即便為說還報得僧殘如行既尒立及坐臥准此應知如是若二苾芻尼二男子二女若三苾芻尼三男三女等乃至廣說得僧殘罪若二苾芻尼一前行一隨行前行者自受語往語還報前行者得僧殘隨行者無犯若前行苾芻尼自受語遣隨行苾芻尼往語得

實已前行苾芻尼自還報前行苾芻尼得二麁罪隨行苾芻尼得一麁罪若前行苾芻尼自受語自往語違隨行苾芻尼還報前行苾芻尼得二麁罪隨行苾芻尼得一麁罪若前行苾芻尼自受語已違隨行苾芻尼往語還報隨行苾芻尼得二麁罪前行苾芻尼得一麁罪如前行苾芻尼所作事業得罪多少如是應知隨行苾芻尼違前行者所作事業得罪多少准說應知有二家長者一自在二非自在言自在者是為主義於自男女取與隨情若往官司或眾人集處辭說處事人亦信受是名自在不自在者是卑下義於自男女取與無力若往官司或眾人集處辭說實事人不信受是名不自在尼於自在人邊受語往語自在還報自在得僧殘苾芻尼於自在邊受語往語自在還報不自在得二麁罪一惡作苾芻尼於自在邊受語往語不自在還報自在得二麁罪一惡作苾芻尼自在邊受語往語不自在還報不自在得一麁罪二

惡作苾芻尼不自在邊受語往語不自在還報自在得二惡作一麁罪苾芻尼不自在邊受語往語自在還報不自在得二惡作一麁罪苾芻尼不自在邊受語往語自在還報自在得二麁罪一惡作不自在邊受語往語不自在還報不自在得三惡作苾芻尼復有三緣為媒嫁事雖受得三不以言報亦成媒事云何為三一期處二定時三現相何謂期處告彼人云若見我在某國中或某天祠或衆入集處汝則當知其事成就是名期處云何定時若於小食時或於中時或於晡時見我汝則當知其事成就是名定時云何現相若見我新剃髮或著新大衣或執錫杖或時持鉢盛滿蘇油汝則當知其事成就是名現相是為三緣雖受得言不以言報亦成媒事復有三事為使之時亦成媒事云何為三一言二書三手印若苾芻尼自受言使以言往語以言報者得僧殘若苾芻尼自受言使以言往語以書報者得僧殘若苾芻尼自受言

使以書往語以言還報若得僧殘若苾芻尼自受言使以書往語以書還報若得僧殘若苾芻尼自受言使以書往語若以期處或以定時或以現相而還報者俱得僧殘是謂言使兼書有五差別若苾芻尼自受言使以言往語以言還報者得僧殘若苾芻尼自受言使以言往語以手印還報者得僧殘若苾芻尼自受言使以手印往語以言還報若得僧殘若苾芻尼自受言使以手印往語手印還報者得僧殘若苾芻尼自受言使以手印往語若以期處或以定時或以現相而還報者得僧殘是謂言使兼手印有五差別如於言兼書即有二五不同如是於書兼言手印於手印兼言書及言書手印更互相兼應為廣說若門師苾芻尼至施主家作如是語此女長成何不出適此男既大何不娶妻者皆惡作罪若言此女何不往夫家若云此男何不向婦舍亦皆惡作門師苾芻尼至施主家作遠遊言皆得惡作若無犯者謂初犯人

或癡狂心亂痛惱所經

無根謗學處第二

緣處同前吐羅難陀尼由鬪諍紛紜令衆生惱即以無根他勝法謗苾芻尼不得安樂住廢修善業及以習定悲懷憂惱尼白苾芻苾芻白佛佛以此緣集諸尼衆問實訶責乃至我今為諸尼衆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尼懷瞋不捨故於清淨苾芻尼以無根波羅市迦法謗欲壞彼淨行後於異時若問若不問知此事無根謗彼苾芻尼由瞋恚故作是語者僧伽伐尸沙

尼謂吐羅難陀或復餘類懷瞋者謂情生忿懟言不捨者謂瞋恚不息清淨苾芻尼者謂此法中尼無犯者不犯其事以無根者謂無三根見聞疑根波羅市迦法者於八華中隨說其一法者非法說法謗者說不實事欲壞彼淨行者欲擯彼人清淨學處彼於異時者謂是別時若問若不問者謂說謗已情生悔恨不由他問知此事無根謗謗因諍起諍有四種諍謂

鬪諍非言諍犯諍事諍由瞋故作是語者正出謗詞僧伽伐尸沙者已如前說

假根謗學處第三

緣處同前時吐羅難陀尼取相似法謗苾芻尼廣說如上乃至悲懷憂惱為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尼懷瞋不捨故於清淨苾芻尼以異非分波羅市迦法謗欲壞彼淨行後於異時若問若不問知此是異非分事以少相似法而為毀謗彼苾芻尼由瞋恚故作是語者僧伽伐尸沙

尼謂吐羅難陀或復餘類異非分事者異謂涅槃乖生死故入波羅市迦法非是其分波羅市迦者於此八中隨以一事而謗於彼謗者謂誑其人壞彼淨行者意欲令其斷失淨行廣如前說

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謗清淨苾芻尼十事成犯五事無犯云何為十謂不見其事不聞不疑便作如是虛誑想實無見等妄言我有見聞疑作是

說時得僧伽伐尸沙或聞而忘或疑
而忘作如是解作如是想去我聞疑
不忘作是說時得僧伽伐尸沙或聞
而信或聞不信而言我見或聞而疑
或聞不疑或但自疑而去我見作是
說時得僧伽伐尸沙是謂十事成犯
云何五事無犯謂彼不見不聞不疑
有見等解有見等想作如是語我見
聞疑者無犯或聞而忘或疑而忘有
聞疑想而言聞等亦無有犯如謗清
淨人時十事成犯五事無犯若謗清
淨似不清淨人亦復如是若謗不清
淨人十一事成犯六事無犯云何十
一謂不見不聞不疑作如是解作如
是想實無見等妄言我有見聞疑作
如是說時得僧伽伐尸沙或見而忘
或聞而忘或疑而忘作如是解作如
是想而去見聞疑不忘作是說時得
僧伽伐尸沙或聞而信或聞而不信
而言我見或聞而疑或聞不疑或但
自疑而去我見作如是說時得僧伽
伐尸沙是謂十一事成犯云何六事
無犯謂彼不見不聞不疑有見等解

有見聞等想作如是說我見聞疑者無犯或見而忘或聞而忘或疑而忘有見等解有見等想而言見聞等亦皆無犯是謂六事無犯（自餘賣衣子廣說通云國）

緣如大苾芻律中具說也

共染心男子交易學處第四

緣處同前於此城中有賣香男子顏貌端正時珠髻難陀苾芻尼就彼男子買諸雜物尼於男子遂起欲心男子於尼亦懷染意是時男子少取價直多與貨物若有餘尼有所須者皆憑此尼以為交易咸起染心尼白苾芻苾芻白佛佛以此緣集諸苾芻尼知而故問珠髻難陀苾芻尼曰汝實如是與染心男子共相領受為交易耶白言實爾世尊同前訶責乃至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尼有染心從染心男子共相領受隨取何物僧伽伐尸沙

苾芻尼者謂珠髻難陀或復餘尼染心者謂彼二人各懷染愛隨取何物者隨其所取種種諸物便犯衆教乃至餘罪廣說如前若俱有染心隨取

何物犯衆教罪若尼有染心男子無染者得吐羅罪若尼無染心男子有染心得惡作罪若俱無染心亦惡作罪以不合共如此人作交易故也

根本說一切有部苾芻尼毗奈耶卷第五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有部苾芻尼毗奈耶卷第六　　詠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自言無過學處第五

緣處同前世尊既制諸苾芻尼若有染心於無染心男子隨取何物得窣吐羅罪時吐羅難陀尼猶去受取餘尼問曰仁何處來答曰我去求物來諸尼答曰豈不世尊已制學處尼有染心於無染心男子隨取何物得麁罪耶吐羅尼問曰汝無染心尼曰我無吐羅尼答曰隨汝無染心於染心男子邊取物我復何過尼白苾芻苾芻白佛佛以此緣集諸尼衆問吐羅難陀曰汝實作是語隨汝無染心於染心男子邊取物我復何過答言實介世尊同前訶責乃至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尼向苾芻尼作如是語隨汝無染心受染心男子物我復何過者僧伽伐尸沙苾芻尼者謂吐羅難陀釋相結罪事並同前

獨向俗家宿學處第六

佛在王舍城善友苾芻尼以虛妄事
謗實力子對諸苾芻自言犯戒即便
歸俗遂嬰疾苦有姊妹苾芻尼名知
友善友病重將欲命終信命知友曰
我今病困將欲命終汝可疾來與我
相見知友既至即於其夜善友身亡
其夫蹔出於夜到來見婦身死推覓
大叫作如是言我家男女誰當養活
家親報曰此知友姨可將充替知友
聞已便作是念我若言報恐被嬰辱
遂默而住既至天曉知友欲去其夫
報曰姨今何去可於此住養護男女
既是親族豈不悲憐其夫即前欲執
知友其尼高聲叱而告曰癡汝自身
及諸男女一時俱死何干我事即走
還寺諸尼見問昨夜共誰於何處宿
答言無伴尼曰若遇惡人豈不壞汝
淨梵行耶答曰我若共語定招斯過
尼問具答尼白苾芻苾芻白佛佛以
此緣集諸尼衆問知友曰汝實夜從
尼寺向餘處宿耶答言實尒佛言此
非出家女人之所應作世尊因前訶
責乃至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尼獨從尼寺向餘處宿者
僧伽伐尸沙
苾芻尼者謂是知友或復餘人獨者
謂更無伴餘處宿者謂離本寺句他
家宿釋相結罪事並同前

獨向俗家學處第七

緣處同前時吐羅難陀尼於晝日中
獨一無伴往俗人舍為長者等說法
諸尼告言汝莫晝日獨往他家恐有
淨行難吐羅難陀報曰汝等不見責
香男子我以脚蹋口中血出諸尼曰
來必衆人同彼怯弱尼白苾芻苾芻
白佛佛以此緣同前集尼問實訶責
乃至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尼獨從尼寺晝向俗家者
僧伽伐尸沙
苾芻尼者謂吐羅難陀或復餘人獨
行無伴向他俗舍乃至日沒犯衆教
罪若與求寂女同去者犯窣吐羅底
也與正學女同去者得惡作罪

獨在道行學處第八

緣處同前時有賣族向王舍城吐羅
難陀尼獨隨而去向餘六城悉皆獨

去後時歸来至本住處諸尼即為按摩解勞令其歇息問曰比在何處獨行而来荅曰我唯單己遍往六城諸尼告曰獨行遊歷不將伴侶若遇惡人来相陵逼豈非淨行為大難耶聞已荅曰汝等不聞賣香男子欲来相逼我即打令仰倒脚蹋口中便毆熱血何有餘人輙相忓犯諸尼報曰未必諸人同彼怯弱尼白苾芻苾芻白佛佛以此緣同前集尼問實訶責乃至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尼獨在道行者僧伽伐尸沙

苾芻尼者謂吐羅難陀或復餘人獨在道行者謂無伴侶獨在道行犯衆教罪若與求寂女同去者犯惡作罪與正學女同去得惡作罪

獨渡河學處第九

緣處同前時衆苾芻尼遊行人間至阿市羅伐底河舡在彼岸時有苾芻尼名迦利迦其夫先是舡師尼曰我入河淨往取舡来便入河淨至中疲困諸尼告曰迦利迦勿怖勿怖當須

努力其尼報言我今力盡幾將欲死方得渡河尼白苾芻苾芻白佛佛以此緣同前集尼問實訶責乃至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尼獨浮渡河者僧伽伐尸沙

苾芻尼者謂迦利迦或復餘人獨浮渡河者謂無伴侶獨於河中浮水而過犯衆教罪若縛栰渡者得惡作罪若與求寂女同渡者犯窣吐羅底也與正學女同渡者得惡作罪

度他婦女學處第十

緣處同前時勝光王有大軍將名能執劍常出征伐其妻在室為欲情所惱遂與外人交通夫後歸來聞知此事遂加鞭杖雖受苦楚而不懲息軍將便念我為國王降伏他邑令使調順如何己妻不能整肅作是念已便往白王存願大王與女人立制若有不修婦德汙染憲章者罪當極法王言善哉次於後時有將軍女違斯國憲夫與離別白王依法其女遂往告法官曰我之一過幸願相容法官曰

此無容恕女曰必不免死請活七年官言不可若不許者如是乃至六五四三二一年中願存活命官言不可如是七月乃至一月放活官言不可若尒幸留七日官言隨意既蒙許已作如是念我活七日當必斬形泣涕交流修諸福業

時吐羅難陀尼於小食時執持衣鉢入城乞食至彼女家見其啼泣報言少女因何心苦流淚而行施耶荅曰我為自身死將不遠尼曰勿作如是不吉祥言女即行啼次第陳說尼曰若尒何不捨俗出家荅曰誰復於我共相携接尼曰我與出家女便礼足報言聖者施我性命吐羅難陀即與出家執鉤將畢闍彼惡女今已出家遂作是語豈可彼入無畏城邪待士日滿當斷其命尼聞是語即將其女為求朋扇即往十二衆尼處告言此是某官人女已歸依佛已歸依法今歸汝等次第向說十二衆曰斯為善事我今攝受誰復敢言若有輙來吾當自解又將其女向大世主處白言

聖者當知此是某官人女身心歸依佛
法僧寶令來歸依大世主足彼問其
故即便具說世主告言姊妹此無行
人何所用爲吐羅難陀復將此女詣
勝鬘夫人處告言夫人此是某官人
女已歸三寶令歸夫人彼問其故具
說如前夫人曰此無行女何因輒度
與其出家斯成非法此事已過我爲
白王王既至王所具說其緣王曰此寶
非法然是事難裁若依法教殺便傷
佛教我招惡響若令擯拔復損刑科
進退兩途難爲處斷即令使告執劍
將軍具說其事將軍覆奏所立嚴令
衆並同知如何此女王欲違制而擯
放耶王曰此宜放捨因制餘人將軍
聞已廣作譏嫌云何度此非法女人
令出家也尼白苾芻苾芻白佛佛以
此緣同前集尼問實訶責乃至制其
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尼知他婦女作非法事衆
人共嫌爲夫所弃并白王知度令出
家僧伽伐尸沙
尼謂吐羅難陀或復餘人知謂自知

廣說乃至如此之人不合出家若有
度者得眾教罪

索五人物學處第十一

緣處同前於此城中有一長者其家
巨富忽嬰重疾久為醫療竟不瘳損
長者自知命不久存遂廣行檀施供
養沙門婆羅門貧窮孤獨時吐羅難
陀苾芻尼於小食時著衣持鉢因乞
食入其舍告長者曰顏色無病比安
隱不長者白言聖者我於身命無希
活心更無瘳損所有家資行檀修福
尼曰賢首我深隨喜此是合宜然我
女人利養實薄捨施之次分惠少多
長者報言我所有財皆已捨施聖者
何故先不早來尼曰使我徒含空手
而出是為損害長者曰聖者更無餘
物欲何所為尼曰賢首必須多少共
相濟給其時長者唯有他人負財契
券便即示尼聖者我於家中唯有此
契若須可受尼曰賢首若與我自將
去即取其契復告長者曰

由此施福故　心獲妙莊嚴　常受諸資具
得至無上樂

長者言聖者彼負債人家緣貧弊不能惣還辨得多少隨意而取勿惱其人尼曰賢首我是出家人豈不商度惱乱於他此不合理長者不久便即命終尼聞死已捉負債人於四衢路中共相牵挽長者婆羅門見已譏嫌云何苾芻尼依他死契牽挽債人尼白苾芻苾芻白佛佛以此緣同前集尼問實訶責乃至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尼依他舊契自為已索士人物者僧伽伐尸沙

尼謂吐羅難陀或復餘尼依他舊契者謂他人債契自為已索士人物者謂他死後將契從索欲求入已若有索者得衆罪無犯者為僧伽故以理追索

輒作解舉學處第十二

緣處同前時有苾芻尼名曰乱意性懐瞋恚常以悪言共相罵辱時諸尼衆悉皆嫌賤彼出乞食諸尼見無即便共集說其悪行彼尼有女名曰寂静既見諸人說母過悪乞食来至悉皆向說彼聞語已更發瞋心於諸尼

衆僉語期剋衆皆尋問誰作如是鬪
乱兩邊知是寂靜向毋陳說大衆即
與寂靜作捨置羯磨其女啼泣詣於
毋所礼足言曰諸尼與我作捨置羯
磨乱意鬪巳忿怒倍增作如是語願
汝愍與國人作捨置羯磨即將其女
出向界外為作解法諸尼告言衆為
汝女作捨置羯磨汝復何因界外為
解荅曰衆强作法我解何過問曰汝
於何處共誰作法荅曰是我界外共
人為解尼曰豈合如此作解法耶荅
曰從合不合我巳作訖何忏汝事尼
白苾芻苾芻白佛佛以此事同前集
尼問實訶責乃至制其學處應如
是說

若復苾芻尼知苾芻尼被苾芻尼衆
為作捨置羯磨便出界外為作解法
者僧伽伐尸沙

尼謂乱意或復餘尼知苾芻尼者謂
是寂靜被尼衆者謂是如來聲聞尼
衆作捨置羯磨者謂白四羯磨便出
界外為作解法者謂解羯磨法得衆
教罪此謂初犯此中犯相其事云何

若苾芻尼輒作如是出界外作解擧者得衆教罪

不捨惡見學處第十三

緣在室羅伐城有一苾芻尼名曰黑色曾作外道每恒共諸苾芻尼鬪諍紛擾常言捨佛法僧非但此沙門釋女持戒德行情懐質直純善梵行餘處亦有如斯善人我當就彼而修梵行諸尼以緣白諸苾芻苾芻白佛佛告諸尼應可屏諫此黑色尼若復餘尼作如是諫汝黑色尼鬪諍之時勿言我捨佛法僧非但此沙門釋女有持戒德行情懐質直純善梵行餘處亦有如斯善人我當就彼而修梵行黑色尼汝今可捨如是惡見諸尼依教作屏諫時彼尼於事堅執不捨作如是語唯此是實餘皆虛妄尼白苾芻苾芻白佛佛告諸尼汝等應與作白四羯磨諫黑色尼鳴揵稚乃至尼衆盡集一尼作白次作羯磨

大德尼僧伽聽此黑色苾芻尼自起惡見鬪諍時作如是語我今捨佛法僧非但此沙門釋女有持戒德行情

懷質直純善梵行者餘處亦有如斯
善人我當就彼而修梵行諸苾芻尼
而往屏諫屏諫之時惡見不捨云此
是實餘皆虛妄若苾芻尼僧伽時至
聽者苾芻尼僧伽應許苾芻尼僧伽
今與此黑色苾芻尼作不捨惡見羯
磨白如是次作羯磨
天德尼僧伽聽此黑色苾芻尼自起
惡見鬪諍時作如是語我今捨佛法
僧非但此沙門釋女有持戒德行情
懷質直純善梵行者餘處亦有如斯
善人我當就彼而修梵行諸苾芻尼
而往屏諫屏諫之時惡見不捨云此
是實餘皆虛妄苾芻尼僧伽今與此
黑色苾芻尼作不捨惡見羯磨若諸
具壽聽與黑色苾芻尼作不捨惡見
羯磨者默然若不許者說此是初羯
磨第二第三亦如是作苾芻尼僧伽
已與黑色苾芻尼作不捨惡見羯磨
竟苾芻尼僧伽已聽許由其默然故
我今如是持時諸尼衆依教與作白
四羯磨諫彼尼時於事堅執惡見不
捨去此是實餘皆虛妄我何所執令

我捨耶耶以此緣尼白苾芻苾芻白
佛佛以此事同前集尼問實訶責廣
說乃至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尼共諸苾芻尼鬪諍紛擾
作如是語我捨佛法僧非但此沙門
釋女具戒具德有勝善法於餘沙門
亦具戒具德有勝善法我當詣彼修
習梵行時諸苾芻尼語言汝可捨此
罪惡之見作如是諫時捨者善若不
捨者應可再三慇懃正諫隨教應詰
令捨是事捨者善若不捨者僧伽伐
尸沙
若復苾芻尼者謂黑色尼或復餘尼
廣釋同前如是諫時捨者善不捨者
應可再三諫白四羯磨乃至僧伽伐
尸沙廣如前說此中犯相其事云何
若苾芻尼別諫時事不捨者皆得惡
作若作白時捨者善不捨者得麁罪
初羯磨時捨者善不捨得罪同前第
二番了時亦得麁罪若第三番羯磨
結了之時而不捨者得僧伽伐尸沙
若作非法而衆和合若作如法而衆
不和合若作似法而衆和合若作似

法而衆不和合若不如法如律如佛
所教而秉法者作法不成彼皆無犯
彼苾芻尼若於座上告大衆言大德
我苾芻尼某甲犯僧伽伐尸沙罪者
善若不說者乃至其罪未如法說悔
已來若共餘苾芻尼作白羯磨乃至
白四法一一皆得惡作罪

說他有愛恚學處第十四

緣在室羅伐城時吐羅難陀苾芻
尼常共諸尼鬬諍紛擾懷恨而住諸
苾芻尼言聖者莫為鬬諍懷恨而住
答言汝等有愛恚怖癡於鬬諍人有
遮不遮尼以此事白諸苾芻苾芻白
佛佛告諸苾芻尼應屏諫吐羅難陀
尼言勿作是語汝等有愛恚怖癡於
鬬諍人有遮不遮姊妹可止此語應
捨此見諸苾芻尼依佛依教諫時仍
不改悔云此法實餘皆虛妄尼白苾
芻苾芻白佛佛告諸尼應與吐羅難
陀尼白四羯磨當如是作鳴揵稚敷
座褥僧伽悉集一尼作白
大德尼僧伽聽此吐羅難陀苾芻
尼常共諸尼鬬諍紛擾懷恨而住諸

尼諫言聖者勿鬬諍紛擾呑言汝等有愛恚怖癡於鬬諍人有遮不遮堅執不捨唯此法實餘皆虛妄若苾芻尼僧伽時至聽者苾芻尼僧伽應許此吐羅難陀苾芻尼作不捨有愛恚怖癡白四羯磨白如是次作羯磨

大德尼僧伽聽此吐羅難陀苾芻尼常共諸尼鬬諍紛擾懷恨而住諸尼諫言聖者勿鬬諍紛擾呑言汝等有愛恚怖癡於鬬諍人有遮不遮堅執不捨唯此法實餘皆虛妄苾芻尼僧伽今與此吐羅難陀苾芻尼作不捨有愛恚怖癡白四羯磨若諸具壽聽與此吐羅難陀苾芻尼作不捨有愛恚怖癡羯磨者默然若不許者說此是初羯磨第二第三亦如是說苾芻尼僧伽已與吐羅尼作不捨愛恚怖癡白四羯磨竟苾芻尼僧伽已聽許由其默然故我今如是持如是番三慇懃正諫隨教應詰令捨是事諸苾芻尼聞佛教已與吐羅尼番三白四羯磨敎懷堅執而不悔捨復以此緣尼白苾芻苾芻白佛佛以此緣同

前集尸問實訶責乃至制學應如
是說
若復苾芻尼共諸苾芻尼鬪諍紛擾
諸苾芻尼語是苾芻尼言姊妹莫鬪
諍紛擾此苾芻尼作如是語汝有愛
恚怖癡於鬪諍人有遮不遮諸苾芻
尼語言大德他諫誨時莫作是語汝
有愛恚怖癡於鬪諍人有遮不遮姊
妹可止此語諸苾芻尼如是諫時捨
者善若不捨者應可再三慇懃正諫
隨教應詰令捨是事捨者善若不捨
者僧伽伐尸沙
尼謂吐羅難陀或復餘尼諸苾芻尼
語者此法中尼謂諫令止鬪諍紛擾
若言有愛恚怖癡可作屏諫捨者善
若不改悔同前再三白四羯磨慇懃
正諫隨教應詰捨者善不捨者得衆
教罪此中犯相其事云何屏諫之時
捨者善若不捨得惡作罪作白之時
捨者善不捨者窣吐羅底也初羯磨
時捨者善不捨亦得麁罪第二羯磨
時亦然第三羯磨未竟時捨者善不
捨者得衆教罪無犯者若作非法而

衆和合若作如法而衆不和合若作似法而衆和合若作似法而衆不和合若不如法如律如佛所教而秉法並皆無犯時彼苾芻尼若於座上告大衆言大德我苾芻尼某甲犯僧伽伐尸沙罪者善若不説者乃至其罪未如法説悔已來若復共餘苾芻尼作白羯磨乃至白四法一一皆得惡作罪又無犯者初造過人或癡狂心亂痛惱所纏

雜乱住學處第十五

佛在室羅伐城有二苾芻尼一名可愛二名隨愛雜乱而住掉擧戲笑更相打拍諸苾芻尼語言姊妹莫雜乱住掉擧戲笑更相打拍若雜乱住時令善法衰損不得增益應可別住別住之時令善法增益不復衰損諸尼如是教語竟不從諫即以此縁尼白苾芻苾芻白佛佛告諸尼應可屛諫廣如上説諸尼雖諫亦不悔捨復白苾芻苾芻白佛佛告諸尼汝等應與可愛隨愛作白四羯磨對衆勸諫若更有餘如是流類同前集衆一尼

作白
大德尼僧伽聽此可愛隨愛二苾芻
尼雜乱而住掉舉戲笑更相打拍諸
尼屏諫莫雜乱住掉舉戲笑若雜乱
住時令善法衰損不得增益應可別
住別住之時善法增益不復衰損彼
二堅執不捨去此法實餘皆虛妄若
苾芻尼僧伽時至聽者苾芻尼僧伽
應許此可愛隨愛二苾芻尼作不捨
雜住白四羯磨白如是次作羯磨准
白應為
諸苾芻尼既奉教已即以白四羯磨
諫彼二尼時彼堅執不捨去此是真
實餘皆虛妄時諸苾芻尼以緣白苾
芻苾芻白佛佛以此緣同前集尼問
實訶責乃至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尼共餘苾芻尼雜乱而住
掉舉戲笑諸苾芻尼語是苾芻尼言
姊妹莫雜乱住掉舉戲笑汝雜乱住
時令善法衰損不得增益應可別住
別住之時令善法增益不復衰損諸
苾芻尼如是諫時捨者善若不捨者
應可再三慇懃正諫隨教應詰令捨

是事捨者善若不捨者僧伽伐尸沙尼謂可愛隨愛或復餘尼雜乱而住者謂不別住掉舉戲笑者縱逸身心高聲談笑諸苾芻尼語者謂此法中尼謂是別諫如教廣說捨者善若不捨者應可三諫白四羯磨乃至廣說僧伽伐尸沙者事如前說

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苾芻尼別諫之時事不捨者皆得惡作若作白四羯磨如法如律如佛所教諫誨之時捨者善若不捨者白了之時得窣吐羅底也罪作初番了時得罪同前若第二番了時亦得前罪若第三番羯磨結了之時而不捨者得僧伽伐尸沙若作非法而衆和合若作如法而衆不和合若作似法而衆和合若作似法而衆不和合若不如法如律如佛所教而稟法者並皆無犯時彼苾芻尼若於座上告大衆言大德我苾芻尼某甲犯僧伽伐尸沙罪者善若不說者乃至其罪未如法說悔以來若復共餘苾芻尼作白羯磨乃至白四法一一皆得惡作罪又無犯者冣

初犯人或癡狂心乱痛惱所纏

勸莫獨住學處第十六

緣處同前時可愛隨愛苾芻尼雜乱而住僧與白四羯磨後各別而住時吐羅難陁尼詣二尼所作如是語姊妹何故不共同居別別而住姊妹勿共雜乱而住得善法增長即以此緣尼白苾芻苾芻白佛佛告諸苾芻尼汝等應可屏諫吐羅難陁尼應如是諫姊妹勿作是語莫為別住若別住時令善法增長不得增長應可共住令善法增益不復衰損姊妹可捨此別住惡見諸苾芻尼聞佛教已即往屏諫其吐羅尼堅執不捨荅言唯此法實餘皆虚妄復以此緣尼白苾芻苾芻白佛佛告諸尼汝等應與吐羅尼白四羯磨對衆諫之若更有餘如是流類同前集衆一尼作白大德尼僧伽聽可愛隨愛二苾芻尼雜乱而住僧與白四羯磨後各別住此吐羅難陁苾芻尼詣二尼所作言姊妹可共同住善法增長若別住時善法衰損僧已屏諫堅執不捨去此法實餘

皆虛妄者苾芻尼僧伽時至聽者苾芻尼僧伽應許此吐羅難陀苾芻尼作不捨別住惡見白四羯磨白如是
次作羯磨准白應為

諸苾芻尼既奉教已即以白四羯磨諫吐羅尼時彼亦堅執不捨云此真實餘皆虛妄時諸苾芻尼以緣白苾芻苾芻白佛佛以此緣同前集尼問實訶責乃至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尼知餘苾芻尼樂為獨住諸苾芻尼語是苾芻尼言大德莫為獨住汝獨住時令善法衰損不得增益姊妹應可共住令善法增益不復衰損諸苾芻尼亦應告言大德勿樂獨住令善法衰損大德應可捨此獨住惡見作是諫時捨者善若不捨者應可再三殷懃正諫隨教應詰令捨是事捨者善若不捨者僧伽伐尸沙

尼謂吐羅難陀或復餘尼雜亂而住者謂不別住廣釋同前如教廣說捨者善若不捨者應可三諫白四羯磨乃至廣說僧伽伐尸沙

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苾芻尼別諫

時事不捨者皆得惡作若作白時捨
者善不捨者得廣罪初羯磨時捨者
善不捨得罪同前第二番了時亦得
廣罪若第三番羯磨結了之時而不
捨者得僧伽伐尸沙若作非法而衆
和合乃至若不如法如律如佛所教
而隶法者並皆無犯時彼苾芻尼若
於座上告大衆言大德我苾芻尼某
甲犯僧伽伐尸沙罪者善若不說者
乃至其罪未如法說悔已來若復共
餘苾芻尼作白羯磨乃至白四法一
一皆得惡作罪

破僧伽學處第十七

緣在王舍城羯蘭鐸迦池竹林園中
于時大聲聞衆苾芻尼而於此處夏
三月安居所謂准陁尼印陁尼摩囉
婆尼鉢吒折囉尼阿吒臥迦尼佉史
摩尼蘇摩尼瘦喬答弥尼蓮花色
尼大世主尼復有如是衆多諸尼皆
於此處夏三月安居時世飢饉乞求
難得時吐羅難陁尼常與諸尼鬪諍
紛擾而住告歡喜近歡喜珠髻歡喜
尼言汝等可來共破和合苾芻尼僧

伽及和合法輪時彼諸尼報言佛聲聞尼衆中有大威德天眼明淨觀知他心凡所進趣無不知覺我等何能輒破和合時吐羅尼曰我有方便問言有何方便答曰我等可以衣鉢飲食醫藥卧具擁諸尊宿苾芻尼少苾芻尼隨身親近或與腰絛絡囊衣鉢教授誦持令其作意歡喜尼曰吐羅難陀我等籌量實有斯理然與方便諸尼覺察即以此緣白諸苾芻苾芻白佛佛告諸苾芻尼汝等應可屏諫吐羅尼應如是諫姊妹勿興方便破和合僧伽於破僧伽事勿堅執住與諸僧伽和合共住歡喜無諍一心一說如水乳合大師教法令得光顯安樂久住可捨破僧伽事諸苾芻尼聞佛教已即往屏諫其吐羅尼堅執不捨答言唯此法實餘皆虛妄復以此緣白諸苾芻苾芻白佛佛告諸尼汝等應與吐羅尼白四羯磨對大衆諫若更有餘如是流類同前集衆一尼作白

大德尼僧伽聽此吐羅難陀苾芻尼

與方便欲破和合苾芻尼僧伽僧伽已屏諫彼尼堅執不捨去此法實餘皆虛妄若苾芻尼僧伽時至聽者苾芻尼僧伽應許此吐羅難陁尼作不捨破僧伽方便惡見白四羯磨白如是次作羯磨准白應為

諸苾芻尼既奉教已即以白四羯磨諫吐羅難陁尼時彼堅執不捨去此真實餘皆虛妄吐羅伴尼復作是語大德莫共彼尼有所論說若好若惡廣說乃至白四羯磨去此真實餘皆虛妄尼白苾芻苾芻白佛佛以此緣同前集尼問實訶責乃至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尼與方便欲破和合僧伽於破僧伽事堅執不捨諸苾芻尼應語彼苾芻尼言姊妹莫欲破和合僧伽堅執而住姊妹應與僧伽和合共住歡喜無諍一心一說如水乳合大師教法令得光顯安樂久住姊妹汝可捨破僧伽事諸苾芻尼如是諫時捨者善若不捨者應可再三慇懃正諫隨教應詰令捨是事捨者善若不

捨者僧伽伐尸沙
尼謂吐羅難陀或復餘尼言和合者
謂是一味僧伽者謂是如來聲聞之
衆欲破者謂欲為二分方便者欲為
進趣勸作諍事堅執而住者謂吐
羅難陀尼助伴四人為闘諍事攝受
而住諸苾芻尼者謂此法中尼語彼
苾芻尼者謂吐羅難陀言者謂是別
諫如教廣說捨者善若不捨者應可
三諫乃至廣說僧伽伐尸沙者事如
前說
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苾芻尼別諫
時事捨者善不捨者皆得惡作罪作
白四羯磨如法如律如佛所教諫誨
之時捨者善不捨白了之時得窣吐
羅底也羯磨了時而不捨者得僧伽
伐尸沙若不如法如律如佛所教稟
法者並皆無犯時彼苾芻尼若於座
上告大衆言大德我苾芻尼某甲犯
僧伽伐尸沙罪者善若不說者乃至
其罪未如法說悔已來若復共餘苾
芻尼作白羯磨乃至白四法一一皆
得惡作

助伴破僧伽學處第十八

尒時世尊即於本座為諸聲聞尼弟子欲制破僧伽隨伴學處告諸苾芻尼曰汝諸苾芻尼且未須起僧伽有少事業

世尊知而故問廣說如前世尊即便問吐羅難陀助伴尼曰汝等實知吐羅難陀欲破和合僧伽作破僧伽方便勸作諍事堅執而住汝共為伴順邪違正告諸苾芻尼曰姉妹莫共彼苾芻尼有所論說若好若惡何以故而彼苾芻尼是法律語依於法律而作言說知而方說非不知說彼愛樂者我亦愛樂汝等實作如是語不答言實尒世尊告曰汝非沙門女非出家女之所應作非隨順行是不清淨世尊種種訶責已告諸苾芻尼廣說如前乃至我觀十利為諸聲聞弟子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尼若一若二若多與彼苾芻尼共為伴黨同邪違正隨順而住時此苾芻尼語諸苾芻尼言大德莫共彼苾芻尼有所論說若好若惡何

以故彼苾芻尼是順法律依法律語言無虛妄彼愛樂者我亦愛樂諸苾芻尼應語此苾芻尼言具壽莫作是說彼苾芻尼是順法律依法律語言無虛妄彼愛樂者我亦愛樂何以故彼苾芻尼非順法律不依法律語言皆虛妄汝莫樂破僧當樂和合僧應與僧和合歡喜無諍一心一說如水乳合大師教法令得光顯安樂久住具壽可捨破僧惡見順邪違正勸作諍事堅執而住諸苾芻尼如是諫時捨者善若不捨者應可再三慇懃正諫隨教應詰令捨是事捨者善若不捨者僧伽伐尸沙

若復苾芻尼者謂吐羅難陀或復餘尼一二多者謂吐羅尼伴黨喜近歡喜殊騷難陀等三人已去名多順邪違正者共彼為伴順其邪見違失正理諸苾芻尼者謂此法中人若好若惡者勿復共論行善止惡何以故彼是知法律人有所言說皆是隨順大師教法廣說乃至堅執而住皆是別諫之辭若不捨者僧伽應三諫廣如

上作羯磨法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諸助伴苾芻尼知彼苾芻尼欲破和合僧伽廣說如前作惡方便共彼爲伴順邪違正得惡作餘有犯相如前已說

根本說一切有部苾芻尼毗奈耶卷第六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根本說一切有部苾芻尼毗奈耶卷第七　詠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汙家學處第十九

尒時薄伽梵在室羅伐城時枳吒山有十二衆苾芻尼謂難陁鄔波難陁吐羅難陁珠騷難陁底沙底沙塞恒羅底沙波離多底沙洛綺多跋陁羅蘇跋陁羅孫陁羅遊延多斯等皆為汙家惡法與諸男子共為戲笑歡言交涉作種舉寨身相打觸同一牀坐同槃而食同觴飲酒採花摘果隨情所好歌舞作樂粧粉嚴身放逸掉舉倒身反蹴狀若魚飜或作馬鳴或為牛吼口中更出種種音聲鳥雀共鬪及男女相擒如是戲弄作諸非法由是因緣於枳吒山聚落惡名流布所有諸尼欲來此者聞斯穢響皆不復來諸舊住人並皆四散時有衆多苾芻尼遊行至此於日初分執持衣鉢入聚落行乞食空鉢而還一無所獲諸尼便念此大衆聚落人民熾盛安隱豐樂諸乞求者咸得充軀因何我

等一無所獲豈非尼衆先於此住作
諸非法爲汙家行作不軌事身相觸
近遂令人衆生不信心耶時聚落中
諸長者等因有憂變同聚一處中有
鄔波索迦名鹽路迦見諸乞食尼空
鉢而入還空鉢出見已在一邊立問
諸尼曰何故空歸諸尼即便具說其
事鄔波索迦曰若尒仁等可往室羅
伐城宜以此事白世尊知哀愍我等
故諸苾芻尼默受其語時鄔波索迦
礼諸尼足白言聖者今日慈愍於我
宅中爲受微供尼衆爲受既至宅所
以上妙食手自持奉皆令飽足嚼齒
木澡漱已屏除鉢器施主取席上坐
前坐尼爲說法示教利喜從座而去
時諸尼衆於憍薩羅人間遊行漸至
室羅伐城時彼尼衆見客尼来即爲
解勞共相問訊得安樂不諸尼以緣
悉皆具說諸尼聞已告諸苾芻苾芻
白佛佛告大世主曰爲荅弥顏能與
五百上座苾芻尼住积毛山爲十二
衆尼作駈遣羯磨不荅言大德我實
能去佛言爲荅弥有五因緣作駈遣

羯磨非法非律尼衆得越法罪云何爲五謂一不詰問二不令憶念三不審其事四彼不自言五人不現前雖實犯罪應合責心令其說悔已說之罪更令重說是謂五種非法駈遣衆得越法罪復有五緣作駈遣羯磨如法如律衆無越法翻上應知欲至彼山可於路次一處而住應差詰問苾芻尼若無五法即不應差設差應捨云何爲五有愛恚怖癡於詰不詰不能解了若有五法合差不應捨弃去何爲五反上應知如是應差如常集僧已應先問彼汝某甲苾芻尼能往枳吒山詰問卄二衆苾芻尼行非法不彼尼荅我能次令苾芻尼作白羯磨大德尼僧伽聽此某甲苾芻尼樂欲往彼枳吒山詰問十二衆汙家苾芻尼若尼僧伽時至聽者僧伽應許僧伽今差某甲苾芻尼爲詰問人往枳吒山詰問十二衆汙家苾芻尼白如是羯磨准白應作

次當往至枳吒山城敷座席鳴犍稚若彼聞聲來集者善如不來者即

應為作驅遣羯磨若來應告元由汝等共作如是種種非法不清淨事若匿其罪應告彼言由此因緣故來為汝作驅遣羯磨時十二衆聞大世主欲為我等作驅遣事是時跋陁羅蘇跋陁羅孫陁羅逝延多作如是念若餘十二衆由其惡行毀壞正法我等同尒令大世主為彼諸人作驅遣羯磨者亦為我等作驅遣事便持衣鉢出城西門漸漸遊行至室羅伐所犯之罪可說悔者如法對說可責心者依法責除與清淨尼共為受用其大世主與五百人城東門入至所住處敷座席鳴揵稚餘十二衆聞皆來集其詰問尼問十二衆曰今由汝等行其惡行毀壞正法是事實不答言實尒時詰問尼知衆集已作白羯磨

大德尼僧伽聽此難陁鄔波難陁吐羅難陁珠髻難陁苾芻尼作汙家行此等諸尼作諸惡行毀壞正法若苾芻尼僧伽時至聽者苾芻尼僧伽應許難陁等苾芻尼作汙家行無棄捨心僧伽今為作驅遣羯磨白如是 羯磨准白

時有嗢路迦鄔波索迦見是事已往詣大世主喬答弥處頂礼足已在一面坐時大世主喬答弥為嗢路迦鄔波索迦說法示教利喜勸令修善發歡喜心告言彼汙家惡行苾芻尼已駈遣訖時嗢路迦鄔波索迦白世主喬答弥願哀愍我明日就家為受微供喬答弥默然受請時嗢路迦鄔波索迦既見受已即於其夜備辦飲食明日清旦令使往請喬答弥飲食已辦幸願知時喬答弥與諸尼衆執持衣鉢往嗢路迦鄔波索迦宅苾芻尼衆就座而坐鄔波索迦持淨飲食依次行與令衆飽滿洗手嚼齒木漱口已時鄔波索迦於世主喬答弥前卑座聽法示教利喜從座起去時大世主喬答弥遊行人間至室羅伐城置衣鉢洗足已往詣佛所頂礼佛足在一面住白佛言我為難陀鄔波難陀等苾芻尼作汙家惡行駈遣羯磨法訖白佛已礼足而去

時難陀鄔波難陀等苾芻尼共相謂言若人墮地還依地起我等共往室

羅伐城於佛及大世主喬荅弥苾芻
尼衆所求哀懺謝即漸行至室羅伐
城時喬荅弥聞難陁鄔波難陁苾芻
尼等来至此城時世主喬荅弥共五
百尼衆往詣佛所頂礼佛足在一面
坐時大世主喬荅弥白佛言世尊我
聞難陁鄔波難陁苾芻尼等今来至
此若相見者如何逢迎佛言若見彼
時不須共語若尊老者亦莫礼拜少
者来拜莫言無病若求居止當與邊
房若覓牀席卧具與故破物若言我
是尊老何為與我故破之物即可語
言汝是癡老為佛大慈與汝等此物
時大世主喬荅弥聞佛說已礼佛
而去
時給孤長者詣世尊所頂礼佛足退
坐一面合掌白言大德世尊我聞難
陁鄔波難陁苾芻尼等来至此城行
汙家惡法我今云何佛言不應敬礼
問訊然須施食時難陁鄔波難陁尼
詣大世主及諸耆宿尼所頂礼問訊
皆不報言無病安樂年少諸尼不申
敬礼從索卧具皆得故破之物求居

止處得下惡房便作是語我等尊老何因與惡物時大世主方便告言汝等實是癡老大師悲愍令與汝等故破之物不生歡喜時難陁鄔波難陁尼等作如是議我等所爲言語意趣彼跋陁羅孫陁羅遊延多等與我相似事無有別我今宜往共彼籌量既至彼已時跋陁羅等見彼尼來皆不共語歡懷問訊彼既見已報言理合諸老宿尼不共我語仁等先時所有行跡語言與我相似何因亦復不見逢迎諸尼荅曰我等所有行跡語言議定不異然我於犯應說悔者已爲說悔應責心者我已責除無犯清淨是故我等不能與汝惡行破戒之人共爲受用如持戒者聞是告已便作是語彼諸尼衆有愛恚怖癡有如是同罪

苾芻尼有驗者有不驗者即以此緣尼白苾芻苾芻白佛佛告諸苾芻尼汝等應可屏諫難陁鄔波難陁等苾芻尼廣說乃至作白四羯磨堅執不捨去此真實餘皆虛妄復以此緣

尼白苾芻苾芻白佛佛以此緣同前集尼問實訶責乃至制學處如是說若復苾芻尼於村落城邑住汙他家行惡行汙他家亦衆見聞知行惡行亦衆見聞知諸苾芻尼應語彼苾芻尼言具壽汝等汙他家行惡行汙他家亦衆見聞知行惡行亦衆見聞知汝等可去不應住此彼苾芻尼語諸苾芻尼言大德有愛恚怖癡有如是同罪苾芻尼有駈者有不駈者時諸苾芻尼語彼苾芻尼言具壽莫作是語諸大德有愛恚怖癡有如是同罪苾芻尼有駈者有不駈者何以故諸苾芻尼無愛恚怖癡汝等汙他家行惡行汙他家亦衆見聞知行惡行亦衆見聞知具壽汝等應捨愛恚等言諸苾芻尼如是諫時捨者善若不捨者應可再三慇懃正諫隨教應詰令捨是事捨者善若不捨者僧伽伐尸沙

尼者謂是難陁鄔波難陁等尼或復餘尼乃至三人或多人於聚落者若謂枳吒山汙他家者有二因緣而汙

他家云何為二一謂共住二謂受用
何謂共住謂與男子同一牀坐同一
槃食同觴飲酒歡娛戲笑何謂受用
樹葉花果及齒木等行惡行者謂行
麁重罪惡之法家者婆羅門居士等
舍見謂眼識聞謂耳識知謂餘識諸苾
芻尼者謂此法中尼應語彼苾芻尼
者謂別諫言詞如前廣說若別諫時
捨者善若不捨者苾芻尼應再三諫
以白四法皆如上說此中犯相其事
云何苾芻尼知彼如法為作驅擯羯
磨而後說言有愛恚等皆得惡作苾
芻尼別諫時若捨者善若不捨者得
窣吐羅底也餘並同前破僧處說

惡性違諫學處第二十

緣處同前時彼沙洛綺多苾芻尼有
其過惡諸尼詰念令其改悔利益而
住語言姊妹有過可如法發露勿作
覆藏若發露者得安樂住時彼沙尼
語諸尼曰汝等種種家族廣說如餘
莫向我說少許若好若惡我亦不向
諸大德說若好若惡諸大德止莫勸
我莫論說我即以此緣尼白苾芻

蒭曰佛佛告諸苾蒭尼汝等應可與
彼屏諫廣說乃至作白四羯磨堅執
不捨去此法實餘皆虛妄復以此緣
尼白苾蒭苾蒭白佛佛緣此事同前
集尼問實訶責乃至制學應如是說
若復苾蒭尼惡性不受人語諸苾蒭
尼於佛所說戒經中如法如律勸誨
之時不受諫語言諸大德莫向我說
少許若好若惡我亦不向諸大德說
若好若惡諸大德止莫勸我莫論說
我諸苾蒭尼語是苾蒭尼言具壽汝
等莫不受諫語諸苾蒭尼於佛所說
戒經中如法如律勸誨之時應受諫
語具壽如法諫諸苾蒭尼諸苾蒭尼
亦如法諫具壽如是如來應正等覺
佛聲聞衆便得增長共相諫誨具壽
汝等應捨此事諸苾蒭尼如是諫時
捨者善若不捨者應可再三懇懃正
諫隨教應詰令捨是事捨者善若不
捨者僧伽伐尸沙
尼者謂痰沙苾蒭尼或復餘尼惡性
不受人語者若善苾蒭尼以隨順言
不違正理正勸諫時自用已情不相

領納諸苾芻尼者謂此法中尼於佛
所說戒經中者佛謂大師於戒經中
說八波羅市迦法二十僧伽伐尸沙
法三十三泥薩祇波逸底迦法一百
八十波逸底迦法十一波羅底提舍
尼法衆多學法七滅諍法經者是佛
所說或弟子說與理相應是略詮義
依如是等法律勸諫之時不受他語
自守惡性堅執而住諸大德莫向我
說若好若惡等者謂好事不須勸惡
事勿相違此等皆是别諫之詞大德
止者更重懇懃彰不受語乃至三諫
廣說如前此中犯相其事云何知諸
苾芻尼如法諫時得罪輕重亦如前
說若得羯磨已所有行法應可順行
云何行法所謂不應與他出家近圓
及為依止不蓄求寂女不應差往苾芻
處而請教授設先被差亦不應去有
犯苾芻尼不應詰問羯磨等事亦不
應呵若有二十法若所有羯磨不應
為解及出罪何謂二十謂衆所不現
恭敬身不輕利故或於衆處不生卑
下不調傲傷故或於出離不肯隨從

不從治法故或於衆邊不行恭勤乘敬法故或於界中不求解救於罪無悔故或仗王家及斷事官或依外道及以別人不依於衆著俗人衣及外道服承事外道作不應行苾芻尼學處而不修習或罵苾芻尼或時瞋恚或復呵叱或令衆失利或不欲同住

若有此二十法不應與解

諸大德我已說二十僧伽伐尸沙法十二初犯八至三諫若苾芻尼隨一一犯故覆藏者二部僧伽應與作半月行摩那䭾行摩那䭾竟餘有出罪若得可二部僧伽意者二部僧伽各二十衆當於四十衆中出是苾芻尼罪若少一人不滿四十衆是苾芻尼罪不得除二部僧伽得罪此是出罪法今問諸大德是中清淨不（三如是說）

諸大德是中清淨默然故我今如是持

諸大德此三十三泥薩祇波逸底迦法半月半月戒經中說（尼無二不定）

第三部三十三捨墮事

初攝頌曰

持離畜浣衣　取衣乞過愛　同價及別主

遣使送衣直

有長衣不分別學處第一

緣在室羅伐城時諸苾芻多畜長衣
每於嚼齒木時洗濯手足礼拜二師
及礼世尊掃灑寺宇或塗牛糞或入
村乞食或取飲食受教聽法於此等
時各別著衣舒張卷疊多有營務廢
修善品讀誦思惟時諸少欲苾芻見
共嫌耻云何苾芻多畜長衣廢修正
業諸苾芻以緣白佛佛集二衆廣說
如前問知實已種種訶責多欲不足
難養難滿讚歎少欲知足易養易滿
知量而受修杜多行告諸苾芻曰廣
說乃至我觀十利爲二部弟子制其
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尼作衣已竟羯耻那衣復
出得長衣分別應畜若過畜者泥薩
祇波逸底迦

尒時世尊爲諸聲聞弟子制學處已
時有長者施衣具如苾芻律乃至前
是創制今更隨開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尼作衣已竟羯耻那衣復
出得長衣齊十日不分別應畜若過

畜者泥薩祇波逸底迦
若復苾芻尼者謂此法中尼作衣已竟羯恥那衣復出者有作衣竟非出羯恥那衣有出羯恥那衣非作衣竟有出羯恥那衣作衣亦竟有非作衣竟非出羯恥那衣初句者若苾芻尼浣染縫剌作衣已竟然僧伽未出羯恥那衣第二句者若苾芻尼作衣未竟僧伽已出羯恥那衣第三句者若苾芻尼作衣已了僧伽復出羯恥那衣第四句者若苾芻尼作衣未竟羯恥那衣未出言得長衣齊十日者謂是十夜長衣者謂守持衣外別有餘衣作分別法應畜若過畜者泥薩祇波逸底迦者此物應捨其罪當說波逸底迦者謂是燒煑墮落義謂犯罪者墮在地獄傍生餓鬼惡道之中受燒煑苦又犯此罪若不慇懃說除便能障导所有善法故名波逸底迦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苾芻尼月一日得衣於十日內應持應捨應作法若與他若不持捨不作法不與他至十一日明相出時泥薩祇波逸底迦

若苾芻尼一日得衣二日不得衣乃至十日得衣不為持等至十一日明相出九日中所得衣皆犯捨墮如是乃至八日等所得衣作句日數多少准前應知

若苾芻尼一日得衣二日得衣彼苾芻尼於十日內前所得衣應持後所得衣應捨等或可翻此若不作法至十一日明相出時二日中所得衣皆泥薩祇波逸底迦如是乃至三日等得衣准事應知若苾芻尼一日得五衣乃至二日等得衣應同前作法若不作法至十一日明相出時皆泥薩祇波逸底迦

若苾芻尼一日得衆多衣若前若後應持一衣餘皆作法若不作法至十一日明相出時皆泥薩祇波逸底迦

若苾芻尼一日得衆多衣二日已去亦得衆多衣作法同前若不作法至十一日明相出時得罪同前此等皆是由前染後相續生過故若苾芻尼犯泥薩祇衣此衣不捨不經宿其罪不說悔若得餘衣皆犯捨墮若苾芻

尼其泥薩祇衣雖捨而不經宿罪不說悔餘所得衣並犯捨墮若捨衣經宿而罪不說悔得所餘衣並犯捨墮由前染故若苾芻尼畜長衣已犯捨墮不為三事凡所得衣若鉢鉢絡水羅腰條乃至隨有所得沙門女資具養命之緣並泥薩祇波逸底迦由前染故若捨衣經宿其罪說悔得所餘衣並皆無犯

離五衣學處第二

緣處同前時諸苾芻多畜三衣隨安居處所得衣財浣染刺已内衣帒中繫縛使牢寄主人苾芻者上下二衣遊行人間既去之後主人為彼藏舉曝曬開張多有作務遂廢讀誦攝念思惟省事苾芻便生嫌賤咸作是語如何苾芻多畜長衣妨他正業時諸苾芻以事白佛佛以此緣同前集衆問實訶責廣說乃至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尼作衣已竟羯恥那衣復出於五衣中離一一衣界外宿下至一夜泥薩祇波逸底迦

如是世尊為諸聲聞弟子制學處已
時大迦攝波衣重如法當律乃至前
是創制今更隨開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尼作衣已竟羯耻那衣復
出於五衣中離一一衣界外宿下至
一夜除衆作法泥薩祇波逸底迦
衣巳竟羯耻那衣復出有四句差別
如前離一一衣者於僧伽胝嗢呾羅
僧伽安呾婆娑俱蘇洛迦僧脚崎五
衣之中離一一衣異界而宿乃至明
相出除僧伽羯磨泥薩祇波逸底迦
此犯捨物同前作法此中犯相其事
云何
攝頌曰
一二多舍村　牆籬塹圍繞　家樂外道舍
鋪店及樓場　堂車船林樹　皆有四不同
於四威儀中　彼衣應善識
有一舍村二舍村多舍村牆圍村籬
圍村塹圍村一村有一勢分有多勢
分多村有一勢分有多勢分一家有
一勢分有多勢分多家有一勢分有
多勢分如是應知若伎樂家外道家
若鋪店樓及場堂車船林樹皆有一

多勢分四種不同

云何一舍村謂山野人同居一舍此齋幾何是其勢分謂盡舍內外有一尋又復齋其舂擣炒磨食噉飲食聚會之處亦名勢分若苾芻尼衣在舍中身居勢分或衣居勢分身在舍中明相出時此無有犯若置衣舍內及勢分中身居異處便得捨墮一舍既尒二舍亦然

云何多舍村謂村內人家門無次第撩亂而住此齋幾何名為勢分為異為同答此村無勢分亦無共處離衣分齋據家為准云何牆圍村謂村四面以牆圍繞此齋幾何名為勢分謂盡牆內外有一尋又復齋其雞飛墮處又齋懷慚愧人便利之處是其勢分餘如前說

云何籬圍村謂村四面以籬圍繞此齋幾何名為勢分謂盡籬內外有一尋又復齋其牛羊足塵所及之處又齋六牛竹車迴轉之處是為勢分

云何塹圍村謂村四面以塹圍繞此齋幾何名為勢分謂盡塹內外有一

尋又復齋其十二肘樹所及之處又齋棄糞掃時塵大塼石所及之處是其勢分云何一村有一勢分謂於此村有一園林一神廟衆集之處是謂一村有一勢分此齋幾何名為勢分謂盡園林外有一尋又復齋其舂擣炒磨餐飯飲食聚會之處是其勢分云何一村有多勢分謂於此村有多園林多神廟衆集之處是謂一村有多勢分此齋幾何名為勢分為異為同答此無勢分但齋室中云何多村有一勢分謂此多村有一園林一神廟衆集之處是謂多村有一勢分此齋幾何名為勢分村中並是外各一尋又復齋其舂擣炒磨餐飯飲食聚會之處亦名勢分云何多村有多勢分謂此多村有多園林多神廟衆集之處是謂多村有多勢分此齋幾何名為勢分為異為同答此無勢分餘並如前云何一家有一勢分謂此家中唯一家長兄弟姊妹是謂一家有一勢分事並同前一舍村說云何一家有多勢分謂此家中有多家

長等分別是謂一家有多勢分此齊幾何名為勢分謂齊門来更無勢分云何多家有一勢分謂諸家中唯一家長兄弟不分是謂多家有一勢分云何多家有多勢分謂此諸家有多家長兄弟分別此齊幾何名為勢分此無勢分餘並同前云何一伎樂家有一勢分宅中捴是外有一尋又復齊其安置竿鼓琵琶簫笛料理供具聚會飲食處來亦是勢分云何一伎樂家有多勢分謂此家中有多家長兄弟分別是謂一家有多勢分此齊幾何名為勢分何共何別別謂據彼兄弟所居分齊共謂安置幡竿處來云何多伎樂家有一勢分謂此諸家唯一家長兄弟不分是謂多家有一勢分此齊幾何名為勢分宅中捴是外有一尋又復齊其安置竿等並名勢分云何多伎樂有多勢分謂此諸家有多家長兄弟分別此齊幾何名為勢分何共何別荅此無勢分云何一外道家有一勢分謂此家中同一見解無別意趣此之勢分宅中捴

是外有一尋又齊曬縣牛糞安置柴
薪皮服君持祠杷箪杓火鑪呪祭舂
擣飲食聚會處來去何一外道家有
多勢分謂此家中有多見解意趣不
同此之勢分何共何別謂齊天祠去
何多外道家有一勢分謂諸家中同
一見解無別意趣此之勢分宅中総
是外有一尋又齊曬縣牛糞等處去
何多外道家有多勢分謂此諸家有
多見解意趣不同此之勢分何共何
別此無勢分去何一鋪有一勢分謂
此鋪中有一家長兄弟不分此之勢
分中間総是外有一尋又齊安置貨
物計秤量度交易之處去何一鋪有
多勢分謂此鋪中有多家長兄弟分
別此之勢分何共何別謂交易坐牀
去何多鋪有一勢分謂此諸鋪雖一
家長兄弟不分此之勢分中間総是
外有一尋又齊安置貨物等處去何
多鋪有多勢分謂此諸鋪有多家長
或兄弟分別此齊幾何是其勢分何
共何別此無勢分去何一店有一勢
分謂此店中有一家長兄弟不分此

之勢分中間捴是外有一尋又齊安置小麦大麦油麻小豆粟米粳米劫貝絲綿衣裳等物計秤量度交易之處云何一店有多勢分謂此店中有多店主或兄弟分別此齊幾何是其勢分何共何別謂著物板處云何多店有一勢分謂此諸店唯一店主兄弟不分此之勢分中間捴是外有一尋又齊安置麦豆等物云何多店有多勢分謂此諸店有多店主或兄弟分別此齊幾何是其勢分何共何別荅此無勢分云何一樓有一勢分謂此樓中有一樓主兄弟不分此之勢分中間捴是外有一尋又齊聚會飲食處來去云何一樓有多勢分謂此樓中有多樓主或兄弟分別此齊幾何是其勢分何共何別謂安置梯處云何多樓有一勢分謂此諸樓有一樓主兄弟不分此之勢分中間捴是外有一尋此齊幾何是其勢分何共何別謂安置梯處云何多樓有多勢分謂此諸樓有多樓主或兄弟分別此齊幾何是其勢分何共何別荅此

無勢分去何一場有一勢分謂此場中有一場主兄弟不分此之勢分中間捴是外有一尋安置穀麦筐斗之處去何一場有多勢分謂此場中有多場主或兄弟分別此齊幾何是其勢分何共何別謂場界畔去何多場有一勢分謂此諸場有一場主兄弟不分此之勢分中間捴是外有一尋安置穀麦之處去何多場有多勢分謂此諸場有多場主或兄弟分別此齊幾何是其勢分何共何別荅此無勢分去何一堂有一勢分謂此堂中有一堂主兄弟不分此之勢分中間捴是外有一尋謂繫牛馬處剉草棄糞所及之處去何一堂有多勢分謂此堂中有多堂主或兄弟分別此齊幾何是其勢分謂到門內去何多堂有一勢分謂此諸堂有一堂主兄弟不分此之勢分中間捴是外有一尋繫牛馬剉草棄糞所及之處去何多堂有多勢分謂此諸堂有多堂主或兄弟分別此齊幾何是其勢分何共何別荅此無勢分去何一車有一勢

分謂此一車有一車主兄弟不分此之勢分謂駕車行住中閒摠是外有一尋飡敢飲食繫牛芻草棄糞及處云何一車有多勢分謂此一車有多車主或兄弟分謂此齊幾何是其勢分謂齊車軛何共何別共謂軾處云何多車有一勢分謂此諸車有一車主兄弟不分此之勢分謂駕車行處云何多車有多勢分謂此諸車有多車主或兄弟分別此齊幾何是其勢分何共何別答此無勢分云何一舡有一勢分謂此一舡有一舡主兄弟不分此之勢分謂舡行住中閒摠是外有一尋謂繫舩處飡敢飲食云何一舡有多勢分謂此一舡有多舡主或兄弟分別此齊幾何是其勢分謂齊舡邊云何多舡有一勢分謂此諸舡有一舡主兄弟不分此之勢分謂舡行住

云何多舡有多勢分謂此諸舡有多舡主或兄弟分別此齊幾何是其勢分何共何別答此無勢分云何一林有一勢分謂此林中有一林主兄弟

不分此之勢分謂此林内中間捴是外有一尋又復齊其採花之處飡噉飲食之處去何一林有多勢分謂此一林有多林主或兄弟分別此齊幾何是其勢分謂齊并来去何多林有一勢分謂此諸林有一林主兄弟不分此之勢分中間捴是外有一尋及採花處去何多林有多勢分謂此諸林有多林主或兄弟分別此齊幾何是其勢分何共何別荅此無勢分去何一樹有一勢分謂枝葉交密所及之處中間捴是外有一尋又於五月日正中時樹影及處若無風時花葉果子墮落之處及天雨時水滴及處去何一樹有多勢分謂樹枝葉蹺散不交此齊幾何是其勢分何共何別謂是齊樹根去何多樹有一勢分謂此諸樹枝葉相交覆所及處中間捴是去何多樹有多勢分謂此諸樹各各相離枝葉不交此齊幾何是其勢分何共何別此無勢分苾芻尼有犯無犯准上可知

尒時具壽鄔波離白佛言世尊大德

若苾芻尼行住坐卧時齊幾許来是離衣勢分佛言如生聞婆羅門種菴没羅樹相離七尋花果茂盛此七樹間有四十九尋齊此已来是行苾芻尼不失衣分齊過此便失若住坐卧時但一尋内若二界中間卧時衣角不離身来是其勢分若苾芻尼離衣宿應為三事犯文並如前說

根本說一切有部苾芻尼毗奈耶卷第七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根本說一切有部苾芻尼毗奈耶卷第八　詠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一月衣學處第三

尒時薄伽梵在室羅伐城時諸苾芻多畜長衣有得青衣不即作衣但知舉畜更望餘者若得如是相似之物我當作衣如肯既然黃赤白衣及得厚薄亦皆貯畜時少欲苾芻共生嫌賤云何苾芻多畜衣物積而貯畜不肯作衣苾芻白佛佛以此緣同前集衆問實訶責廣說乃至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尼作衣已竟羯恥那衣復出得非時衣欲須應受受已當疾成衣若有望處求令滿足若不足者得畜經一月若過者泥薩祇波逸底迦

苾芻尼者謂此法中尼衣已竟羯恥那衣已出有四句廣如前說言得非時衣者何者是時何者非時若住處不張羯恥那衣者一月謂從八月十六日至九月十五日若住處張羯恥那衣者五月謂從八月十六日至正

月十五日是名時餘名非時若有望處者謂衣少更求得畜一月者謂有望處於父母兄弟姊妹師主等處當與我衣若五年會若六年會若頂髻會若盛年會我當得衣若足者善不衣隨一不足者得齊一月若過畜者泥薩祇波逸底迦廣如前說此中犯相其事云何

攝頌曰

有望無望處　望斷不同衣　新故糞掃殊
條數尉疊等

若苾芻尼月一日得少青色衣未作而畜有希望處若得如是同色衣時我當作衣即於是日得同色衣彼苾芻尼於十日內作衣應持應捨應作法若不持不捨不作法至十一日明相出泥薩祇波逸底迦

若苾芻尼一日不得餘衣二日方得衣三日得衣乃至十日得衣彼苾芻尼於十日內作衣應持應捨應作法若不持不捨不作法至十一日明相出亦泥薩祇波逸底迦若復苾芻尼十日不得餘衣十一日不得十二日

不得乃至十九日不得衣二十日方得餘衣即應如前作法若不作法犯捨墮若苾芻尼二十一日不得餘衣乃至二十九日得餘衣三十日內作衣應持應捨應作分別若不作法三十一日明相出泥薩祇波逸底迦如得青色衣既尒得餘色衣事皆同此若苾芻尼一日得青色衣不作而畜無別望處便作是念若得如是同色衣者我當作衣即於是日得同類衣時苾芻尼於十日內作衣應捨應作法若不作法者至十一日明相出時泥薩祇波逸底迦若一日不得餘衣二日得衣乃至三十日得衣廣如前說如得青色衣既尒得餘色衣等事皆同此若苾芻尼一日得青色衣不作而畜有希望處然希望處時節是遠不稱所求無力能得或於是日得青色衣於十日內應作衣如是廣說乃至三十日方得餘色衣事同前說若苾芻尼一日得青色衣不作而畜有希望處其所望處雖未得衣心不斷絕或於是日得青色衣如前廣說

若苾芻尼一日得青色衣不作而蓄情有希望若所望處皆斷絕者彼苾芻尼所得之衣於十日內應持應捨如前廣說

介時具壽鄔波離白佛言大德有幾種衣佛言有二種一新二故新謂新織故謂曾經四月著用鄔波離復有五種衣一有施主衣二無施主衣三往還衣四死人衣五糞掃衣云何有施主衣謂有男女半擇迦為其施主云何無施主衣謂无男女半擇迦為其施主云何往還衣如有死人眷屬哀念以衣贈送置於屍上送至燒處既焚瘞已還持此衣奉施僧衆云何死人衣若屍林中死者之衣無主攝受云何糞掃衣此有五種云何為五一道路棄衣二糞掃處衣三河邊棄衣四蟻所穿衣五破碎衣復有五種一火燒衣二水所漬衣三鼠齧衣四牛嚼衣五妳母棄衣

若苾芻尼得新衣欲作衣者應浣染裁縫兩重為僧伽胝兩重為尼師但一重為嗢呾羅僧伽一重安呾婆娑

若苾芻尼二重為僧伽胝時若欲更著第三重者帖時得惡作罪至十一日明相出時便犯捨墮若苾芻尼於新僧伽胝擿去舊棄擬將別用擿時得惡作罪至十一日明相出時便犯捨墮若苾芻尼於新僧伽胝擿去其裏浣染縫治還欲安此者無犯至十一日明相出時不安了者泥薩祇如僧伽胝既爾於尼師但事皆同此若苾芻尼有新嗢呾羅僧伽帖第二重帖時得惡作罪至十一日明相出時便犯捨墮安呾婆娑亦復如是若苾芻尼得故衣欲作衣者應浣染裁縫四重為僧伽胝四重為尼師但兩重為嗢呾羅僧伽及安呾婆娑若苾芻尼於二重嗢呾羅僧伽及安呾婆娑若欲更著第三重者帖時得惡作罪十一日明相出時犯捨墮罪若苾芻尼於此重衣若欲擿去或安不安有犯無犯廣如上說若苾芻尼有急往還死人衣准其新故重數應知若糞掃衣時隨意重數作無齊限

尒時具壽鄔波離白佛言大德僧伽

胝有幾種條數云何佛告鄔波離有九種別云何爲九謂九條十一條十三條十五條十七條十九條二十一條二十三條二十五條鄔波離初三種衣二長一短次三種衣三長一短後三種衣四長一短應作應持過此已上便成破納鄔波離白佛言大德衣之大小有幾差別佛言僧伽胝有三謂上中下上者竪三肘橫五肘下者竪二肘半橫四肘半二內名中若嗢呾羅僧伽及安呾婆娑亦有三種謂上中下量如僧伽胝說鄔波離復有二種安呾婆娑竪二橫五竪二橫四若極下安呾婆娑但蓋三輪是持衣中最小若泥薩衹衣最極小者但齊縱橫一肘若苾芻尼犯捨墮應爲三事應如上說此中略言三衣法式其厥蘇洛迦及僧脚崎具如餘處

與非親苾芻浣故衣學處第四

尒時菩薩從覩史天下誕生劫比羅城淨飯王家于時四方有大名稱云釋族生太子在雪山邊分墟河側劫比羅仙人所住之處去斯不遠有婆

羅門仙人名阿私多善解占相王名觀察授記有二種瑞若在家者為轉輪王化四天下為大聖主七寶具足所謂輪寶象寶馬寶珠寶女寶主藏臣寶主兵臣寶千子圓滿有大威力勇健無雙能降怨敵盡斯大地窮四海邊無諸盜賊亦无酷罰以法理人安隱而住若出家者剃除鬚髮以正信心從家至非家當得成佛應正遍知名聞十方弘濟群品是時所有諸國大王皆悉聞知釋迦太子生在雪山乃至弘濟群品各作是念我今宜往承事太子當於後時受其福祿又作是念今我無緣能見太子若我承事淨飯王者即為承事太子身也時諸國王咸皆遣使并持國信至淨飯王所後時菩薩養在深宮年漸長大由見老病死故心懷憂惱遂往林中屏棄人事時諸國王聞是事已咸作斯念我今所以事淨飯王者意事太子而今太子既往林中情求出離我今何事徒為費損於是使人及諸國信悉皆斷絕時憍薩羅國勝光大王

與淨飯王國界隣近信物雖絕使尚
往還時時遣使相問所遣使人是國
大臣名曰審護是時審護至淨飯王
所論國事已便於大臣鄔陁夷舍而
為停止若淨飯王遣使往問勝光王
時便遣大臣鄔陁夷往時鄔陁夷至
室羅伐城見勝光王論王事已於審
護舍而為停止時審護有婦名曰笈
多顏貌端嚴人所樂見是時鄔陁夷
便與笈多共行非法時彼審護闇婦
與鄔陁夷私有交審便作是念此二
惡人當斷其命後更思念我若煞者
擾亂王城為大驚怖如何為此罪過
婦女煞婆羅門耶即便捨而不問後
於異時審護身死時勝光王以無子
故所有資財取入王庫時鄔陁夷聞
斯事已便作是念我今現在如何令
彼笈多無所憑託便於夜中思利害
事曉便往詣淨飯王所作如是白王
與勝光王國界隣接見有如是不穩
便事應遣使人往彼籌度若不問者
當招禍敗王便報曰若如是者卿當
為使往彼商量時鄔陁夷即便往詣

室羅伐城作如是念我今為當先見
大王先見臣耶作是念已復更思量
求事之法理從下起即便往至國大
臣所陳其本意云我啓王欲取笈多
幸願仁恩助我言及大臣聞已然可
其事時鄔陀夷即便往詣勝光王所
共論國事即白王曰幸願大王賜與
停處王曰卿先曾來何處停止白言
我先停在密護之舍王曰今者宜應
還停彼處便白王曰密護身死王曰
家主雖死宅豈死耶鄔陀夷曰宅雖
不死產業皆無王命臣曰可覓停處
安鄔陀夷臣言更無停處然彼先與
笈多交通本意緣斯欲為啓白王令
若能攝受此人即是攝受淨飯王矣
時勝光王即令使者命鄔陀夷至便
告曰鄔陀夷我實不知卿與笈多先
有交密今以笈多與卿為婦宅及財
物亦並相供時鄔陀夷拜謝而去是
時笈多聞鄔陀夷來詣其舍即出當
門大聲啼哭鄔陀夷至門問笈多曰
何意啼泣笈多報曰我之所愛夫主
身亡仁豈於今亦當棄我鄔陀夷曰

我本相為而来至此已白王訖汝及家資皆蒙賜與汝為此住為向劫比羅城梵多自念我今若往劫比羅者婆羅門婦不存我命我今宜應留住本定是時鄔陁夷便有兩宅一在劫比羅一在室羅伐城

尒時菩薩於六年中一無所有修苦行已後便隨意欲受上妙飲食即以飯食及諸蘇油遍塗身體以暖湯水而為沐浴遂便往詣勝軍聚落二牧牛女所一名歡喜二名歡喜力受十六倍乳糜飽足食已復詣善行男子所取吉祥草時黑龍王讃歎菩薩向菩提樹下手自布草不令撩乱加趺而坐端身正意心念口言若我諸漏未斷盡者我終不解此加趺坐是時菩薩未解加趺衆惑皆盡尒時世尊降伏三十六億魔軍兵已證一切智受梵王請往婆羅痆斯三轉十二行法輪度五苾芻及以隨五苾芻已即便行詣白氎林中度六十賢部令住見諦又至勝軍聚落度二牧牛女亦令見諦又至烏盧頻螺林側度千外

道出家近圓又至伽耶山頂現三神變
教化令住安隱涅槃又至杖林令摩
揭陀主頻毗娑羅王住於見諦弃度
八十百千諸天衆無量百千摩揭
陀國婆羅門等次至王舍城受竹林
精舍亦與身子目連出家近圓次往
室羅伐城受逝多林給孤獨園次至
憍薩羅說少年經令勝光王得見諦
已住逝多林時勝光王遣使持書往
淨飯王所白言大王王今慶喜太子
已證無上正覺亦令有情同飡甘露
今現住在逝多林中時淨飯王聞此
信已以手支頰懷憂而歎往日一切
義成太子修苦行時我常遣使問其
安不使者尋還報我住處比令使問
竟無一還今者來至逝多林內其事
如何時大臣鄔陀夷前詣王所便白
王曰大王何故以手支頰懷憂而住
王曰我今豈得不懷憂耶往日一切
義成太子修苦行時我常遣使問其
安不使者尋還報我住處比令使問
竟無一還今有信去一切義成太子
證無上正覺亦令有情同飡甘露來

逝多林寧不憂也時鄔陀夷即白王
曰若如是者且請爲使持信還歸王
曰御若去者還於彼住亦不歸來鄔
陀夷曰奉大王命豈敢不來時淨飯
王自裁書曰

始從受胎後　長養資於世尊　煩惱火恒然
常希最勝樹　今既得成佛　徒衆數無邊
餘人受安樂　唯吾未除苦

書了印訖付鄔陀夷時鄔陀夷持王
勑書往室羅伐奉上世尊世尊受已
便自披讀時鄔陀夷白世尊曰世尊
能向劫比羅城不佛言鄔陀夷我共
汝去時鄔陀夷憶昔太子踰城出家
父王頻召竟不還國重白佛言必若
世尊不肯歸者我今有力強自將去
尒時世尊聞斯語已即說伽他報鄔
陀夷曰

生死愛網若全除　此即誠無將導者
世尊威力無處所　汝何方便能將去
生死愛網若全除　此即誠無將導者
世尊境界無處所　汝何方便能將去

尒時鄔陀夷聞佛世尊說伽他已頂
礼佛足白佛言世尊我欲還宮白父

王知佛告鄔陀夷為佛使者理不應然鄔陀夷白佛言為佛使者其事如何佛告鄔陀夷凡出家者方為佛使鄔陀夷言我願出家然為要契事須還報淨飯大王我今且去佛言待出家已方報前信鄔陀夷言善哉我今出家然而世尊為菩薩時生生之處於二師二親及尊重類有如法教令曾不違逆由此因緣言無違者時鄔陀夷白佛言我今出家佛告舍利子汝與鄔陀夷出家令其長夜永得利益舍利子言如是世尊便與出家并受圓具所有行法並告知時鄔陀夷既受教誡礼舍利子已詣世尊所礼佛雙足白佛言世尊我已出家佛言汝今可去然而違次勿入王宮宜至其門立而告曰釋迦苾芻今至門外若喚入者即應隨入彼若問言更有諸餘釋迦苾芻不答言更有若問一切義成太子亦作如是形狀耶答言亦作如是形狀汝亦不應宿王宮內若問一切義成太子宿王宮不答言不宿問何處宿止答言或阿蘭若

或毗訶羅若問一切義成太子欲来此不荅言欲来若言何時欲来荅言過七日後方来至此時鄔陁夷礼佛而去尒時世尊神力加被令鄔陁夷如伸辟須即至劫比羅城立王門外告守門者曰為我白王釋迦苾芻今在門外門人問曰更有諸餘釋迦苾芻不報言更有門人即入白王釋迦苾芻来在門外得令入不王言喚入我觀釋迦苾芻其狀如何門人引入既至王所王識顔狀問言鄔陁夷汝今出家報言我已出家王便問曰一切義成太子亦作如是形狀荅言大王亦同此狀時淨飯王無始劫来恩愛情重聞是語已即便悶絶投身躃地以冷水灑良久乃蘇從地起已問鄔陁夷曰一切義成太子欲来此不荅言欲来何時欲来過七日已方来至此時王即便命諸臣曰一切義成太子過七日已欲歸故居卿等應可脩飾城隍莊嚴道路宮中內人亦令灑掃太子欲来鄔陁夷言世尊不住王家及內宮裏王曰何處居停荅曰

或阿蘭若或吠訶羅王告諸臣曰汝等往阿蘭若處屈路隨林同逝多林造一住處有十六大院院六十房是時諸臣奉王命已遂往阿蘭若屈路隨林同逝多林十六大院院六十房然大王教令隨言即成諸勝天人舉心事辦相應定力意念皆就於此城中街衢巷陌屏除諸穢以栴檀香水而遍灑之處處皆有珠妙香供懸衆繒綵建立幢幡布列香花誠可愛樂猶如帝釋歡喜之園時諸大衆各懷渴仰瞻望世尊企想而住

尒時世尊在逝多林命大目連曰汝今宜往告諸苾芻如來欲向劫比羅城若諸具壽情樂欲見父子相遇者應持衣鉢時大目連受佛教已告諸苾芻曰諸具壽世尊欲向劫比羅城若諸具壽情樂欲見父子相遇者應持衣鉢隨從世尊時諸苾芻既承告已俱來從佛尒時世尊自調伏故調伏圍繞自寂靜故寂靜圍繞解脫解脫圍繞安隱安隱圍繞善順善順圍繞離欲離欲圍繞阿羅漢阿羅漢圍

繞端嚴端嚴圍繞如旃檀林旃檀圍
繞猶如象王象子圍繞如師子王師
子圍繞如大牛王諸牛圍繞猶如鵝
王諸鵝圍繞如妙翅王妙翅鳥圍繞
如婆羅門學徒圍繞猶如大醫病者
圍繞如大軍將兵衆圍繞猶如導師
行旅圍繞猶如商主商客圍繞如大
長者人衆圍繞如諸國王大臣圍繞
猶如明月衆星圍繞猶如日輪千光
圍繞如持國天王乾闥婆圍繞如增
長天王鳩槃荼衆圍繞如醜目天王龍
衆圍繞如多聞天王藥叉衆圍繞如
淨妙王阿蘇羅衆圍繞猶如帝釋三十
三天圍繞如梵天王梵衆圍繞猶如
大海湛然安住猶如大雲靉靆垂布
猶如象子屏息狂醉調伏諸根威儀
寂靜三十二相而為莊飾八十種好
以自嚴身圓光一尋朗逾千日安步
徐進如移寶山十力四無畏大悲三
念住無量功德皆悉圓滿諸大聲聞
尊者阿慎若憍陳如尊者高勝尊者
婆瑟波尊者大名尊者無滅尊者舍
利子尊者大目連尊者迦攝波尊者

名稱尊者圓滿等諸大聲聞及餘人衆往劫比羅漸次而行至盧呬多河時諸苾芻或有洗濯手足或嚼齒木或濾淨水或時澡浴是時劫比羅城所有人衆聞一切義成太子今欲來至皆大歡喜競共奔走往屈路隨林時淨飯王於寬廣處敷設牀座以待太子是時乃有無量百千大衆雲集或有先世善根共相警覺或有情生喜樂作如是念為父禮子為子拜父耶時佛世尊便作是念我若足步入城中者諸釋迦子各起慢情共生不信作如是議一切義成太子大有所失昔時去日百千天衆隨從空中於劫比羅城圍繞而去今者獲得無上妙智便乃足步而還欲令諸人息輕慢心故我今應以神變入劫比羅城尒時世尊隨心所念入三摩地既入定已於座不現共諸苾芻踊在虛空猶如滿月共相圍繞亦如鵝王舒翼而往行住坐臥四威儀中廣現神變尒時世尊先於東方入火光定現種種焰青黃赤白紅頗胝色或現神變

身上出水身下出火身上出火身下出水如東方既然南西北方亦復如是次彌神通於虛空中高七多羅樹時諸苾蒭但高六樹世尊高六苾蒭高五佛五衆四佛四衆三佛三衆二佛二衆一佛一衆與六人等佛六衆五佛五衆四佛四衆三佛三衆二佛二衆一佛一衆便居地世尊去地高踰一人行空而去并與無量百千俱胝人天大衆圍繞而去至劫比羅城時淨飯王既見佛已頭面礼足說伽他曰

佛初生時大地動　瞻部樹影不離身
今是第三礼圓智　降伏魔怨成正覺

時諸釋迦及餘大衆見淨飯王礼佛足已情生不忍共相謂言云何尊父礼子之足時淨飯王告諸釋子釋女曰汝等不應作如是語當時菩薩初生之日大地震動放大光明普照世界其色晃曜過於三十三天於世界中間黑闇之處日月威光之所不及當尒之時並蒙光曜彼處所有舊住有情蒙光曜已互得相見共作是語

仁等有情亦居此處尒時我見希有
事已便礼佛足又復菩薩曾往田中
觀諸壍業於贍部樹影結加而坐遠
離欲界惡不善法有尋有伺得喜樂
定入初靜慮日已過午其餘諸樹影
悉東移唯贍部樹陰而獨不移轉以
覆菩薩身尒時我見希有事已復
礼佛足此是第二礼世尊足尒時世
尊於苾芻衆中及諸大衆就座而坐
時淨飯王復礼佛足對面而坐此是
第四礼世尊足時諸釋迦於屋路陁
以待世尊及苾芻衆尒時世尊詣彼
林中殊妙之處敷設勝座并上供養
林所於大衆中就座而坐時淨飯王
即以種種盡世微妙殊勝供養供佛
僧已時淨飯王白飯王斛飯王甘露
飯王及餘百千諸來大衆礼佛足已
在一面坐或有諸人但為合掌復有
諸人遥望世尊默然而坐時淨飯王
即以伽他而問佛曰

佛昔在王宮　出乘象馬轝　云何以雙足
遊於棘刺中

世尊報曰

我以神足通 自在乘空去 周行大地盡
煩惱判無傷
王復問曰
昔衣上妙服 容色多光彩 今著麁弊衣
如何得堪忍
世尊報曰
慚愧為上服 披著甚端嚴 見者起歡心
寂靜居林野
王復問曰
昔飡香稻飯 盛以妙金盤 乞匃聚麁疎
云何得充濟
世尊報曰
我餐微妙法 味與定相應 獨除飲食貪
愍物故豪受
王復問曰
昔昇妙樓殿 隨時以自安 比在山林中
云何不驚怖
世尊報曰
我斷怖根本 煩惱悉獨除 雖處林野中
永絕諸憂懼
王復問曰
昔在王宮內 沐浴以香湯 比居林野中
今足以何浴

世尊報曰
法池功德水　清淨人所歎　智者浴於中
永絕諸塵垢
王復問曰
昔日在王宮　金瓶灌水浴　比在江池處
何器以澆身
世尊報曰
我浴淨戒水　灌以妙法器　智者共欽讚
能淨身心垢
尒時世尊以妙伽他荅淨飯王已次
觀大衆意樂隨眠界性差別稱彼根
機而爲說法其聽法者所謂白飯王
斛飯王甘露飯王及餘百千諸來大
衆同聞妙法得預流果或得一來果
或得不還果或有出家斷諸煩惱證
阿羅漢果或發獨覺菩提心或有發
趣無上菩提心自餘諸衆皆令歸依
三寶住正信中時淨飯王由極歡喜
故未得見諦淨飯王及諸大衆礼佛
足已恭敬而去其淨飯王便於夜中
作如是念唯我一子有此威德餘無
及者尒時世尊知淨飯王心念欲令
降伏宗親憍慢故至天曉已命大目連

曰汝當觀察憶念父王目連白佛言
唯然世尊即持衣鉢詣淨飯王所王
見尊者便唱善來奉迎就座是時目
連即如所念入三摩地既入定已隱
身於座踊現空中先於東方現大神
變入火光定現種種熖青黃赤白紅
色頗胝迦色身上出水身下出火身
上出火身下出水於南西北方亦復
如是次攝神通現於本座時淨飯
王白大目連曰世尊弟子更有如是
具大威德如尊者不時大目連即爲
父王說伽他曰

牟尼諸弟子　皆有大威德　三明及六通
無不具足者

時淨飯王便作是念非唯我子有大
威德於餘亦有如是苾芻具大神力
前起慢心即便除斷時王復念今者
世尊唯人供養不見諸天大目連知
王念已白言大王我今還欲往世尊
所白言隨意時淨飯王亦詣佛所尒
時世尊知父王念即於屈路施林悉
皆化作蘇頗胝迦王欲東門入門人報
曰大王勿入王曰何意門人報曰佛

令純為諸天說法王問門人曰賢首汝是何人門人荅曰大王我是東方持國天王使往南門欲見世尊門人白言大王勿入王問何意門人報曰佛令純為諸天說法王問門人曰賢首汝是何人荅曰我是南方增長天王便往西門欲見世尊門人白言大王勿入王問何意門人報曰佛令純為諸天說法王問門人曰賢首汝是何人門人荅曰我是西方廣目天王便往北門欲見世尊門人白言大王勿入王問何意門人報曰佛令純為諸天說法王問門人曰賢首汝是何人門人荅曰我是北方多聞天王尒時世尊便以神力加彼淨飯王令於門外見佛世尊與諸天衆說微妙法時王見已便作是念令佛世尊非唯人衆之所供養亦為諸天而来親奉令淨飯王惕心息已便攝神變時大目連引淨飯王入見世尊既至佛所礼佛足已在一面坐尒時世尊隨淨飯王及餘諸衆意樂隨眠界性差別隨機說法令淨飯王以智金剛杵摧

破二十身見高山得預流果既證果
已白佛言世尊我今所證非高祖所
作亦非父母所作非王非天非沙門
婆羅門非諸宗親之所能作我依世
尊善知識故方獲斯事於捺落迦傍
生餓鬼三惡道中拔濟令出安置人
天能盡未來生死邊際乾竭乳血巨
海越度白骨大山無始已來曾所積
集身見窟宅今並除弃證斯妙果大
德於生死流我今得出我今歸依佛
法僧寶爲鄔波索迦唯願世尊慈悲
鑒察我從今日乃至盡形不斷有情
命乃至不飲諸酒頂受世尊五支學
處時淨飯王礼佛而去便詣白飯王
所報言弟今可受王位彼便報曰有
何意耶王曰我今見諦不能爲王問
言何時報言今日彼便報曰我於世
尊初來之日已得見諦次往斛飯王
後往甘露飯王所冀襌王位彼悉自
去我已見諦淨飯王曰若如是者我
今欲灌誰頂令受王位彼便報曰釋
迦童子名曰賢善可紹王位知王意
旨即便默受時淨飯王即灌彼頂以

其王位授與賢善。尒時世尊及苾芻
僧衆於日日中入王宮內受其供養。
時淨飯王作如是念：今佛弟子先是
外道，數有千人，心雖端正，身非嚴好，
由昔苦身形容瘦悴，云何得令世尊
門徒容儀可愛，見者生善？若令釋種
陪隨世尊，方是端嚴，人共尊重。時淨
飯王集諸釋種，告言：諸君當知，一切
義成太子若不出家者，當何所作？彼
皆報曰：作轉輪王。又問曰：君等作何？
報言：我等稱臣，皆為從者。王復告曰：
今一切義成太子證甘露法，亦令有
情同飡斯味，仁等何因不為隨從？彼
皆報曰：我願出家，隨世尊後。王曰：各
隨汝意。諸釋子曰：為全家並去？為當家
別一人？王曰：家別一人。時淨飯王擇
鈴宣令，告諸釋種，曰：家別一人出家。奉
佛者不責，背者必招殃罰。即於是時釋
種之中賢善無減等五百釋子悉皆
出家。如世尊說：若捨貪而出家者
多獲利養。時五百釋子苾芻穫招
利養。

根本說一切有部苾芻尼毗奈耶卷第八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勑雕造

根本說一切有部苾芻尼毘奈耶卷第九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與非親苾芻尼浣故衣學處之餘

爾時薄伽梵便作是念此諸釋子本為解脫而求出家今捨少欲貪著財利世尊欲令絕利養故即還室羅伐城在逝多林如昔安住時具壽鄔陀夷於日初分執持衣鉢入室羅伐城次第乞食巡至故二笈多宅所門外而立是時笈多遙見便識即手搥胸告曰鄔陀夷仁今何意棄我出家答言賢首如我世尊為菩薩時棄捨寶女耶輸陀羅[illegible]瞿比迦[illegible]蜜栗伽闍[illegible]等六萬婇女而為出家誰能共汝塵垢之類而況溺耶笈多報曰若如是者我亦出家答曰善哉笈多曰我今我餘家業當出家鄔陀夷曰宜疾須遲擯捨而去然鄔陀夷於時時中數來看問告曰汝今出家答曰我之家業尚未收斂鄔陀夷曰要待憍薩羅國燒燼之後汝之家事方可了耶笈多曰今即收斂明當出家時鄔

陁夷便作是念我於今時由昔俗累
尚被黑鉢同梵行者之所輕賤況復
令彼出家更招譏議去六衆苾芻處
苾芻尼便生追悔至天曉已執持衣
鉢向王舍城既至彼已安居坐夏是
時笈多付家業已便於他日詣逝多林
問諸苾芻曰彼向何處苾芻問曰彼
者是誰報言聖者鄔陁夷諸苾芻報
曰彼以遠趣王舍大城既聞告已即
便啼泣苾芻問言笈多何意啼泣報
言聖者鄔陁夷令我棄俗許與出家
我已付囑家產彼便遠棄而去我今
非俗復非出家寧不憂惱一人報曰
為剃刀故彼向王城欲取新刀剃汝
新髮于時苾芻尼衆為請教授來逝
多林見彼笈多行啼憂惱問言笈多
何意啼泣笈多具以前事告苾芻尼
諸尼報曰汝誠無識豈有苾芻度苾
芻尼耶還令尼衆度汝出家可隨我
來至大世主喬荅彌所度汝出家時
諸尼衆便將笈多至大世主處白言
聖者此笈多女情願出家時大世主
即與出家時鄔陁夷在王舍城作如

是念我為護惜諸罽鉢者故不與苾
多出家我當衰失資儲等物貧身之
具若餘罽鉢底芻多者乃至覺欲見
我亦無由得華復安居心常不樂時
有摩訶羅苾芻從室羅伐夏安居已
來至王城時鄔波馱至竹林精舍外
近大道邊聽望而住遂遙見彼老苾
芻來鬚髮荻花眉長下覆偏肩垂辟
徐步而行時鄔陀夷便作是念此之
來者何乞座耶既相近已告言善來
善來上座老苾芻云敬禮阿遮利耶
敬禮鄔波馱耶時鄔陀夷見無執則
不識二師即知是摩訶羅遂將
入寺問言今從何來報言從室羅伐
來時鄔陀夷念曰若我先問答多消
息問者識醜我應次第而問汝摩訶
羅既從彼來得知世尊少病少惱起
居輕利安樂行不室羅伐為夏安
居後便報言世尊無病安樂在彼安居
又問苾芻苾芻尼鄔波索迦鄔波斯迦
衆並得無病安樂如常所居不時時
中來覲世尊聽正法不答言所問之
人並得安隱亦時時中來聞正法又

[illegible]尼陀那[illegible]第九　第七張　孫

問住位了教憍陳如住位迦攝波住
位舍利子大目連等諸餘尊宿大世
主鄔答弥及勝光王長者仙授故舊
鹿母毗舍佉善生夫人悉得無病安
樂住不答言並安樂住又問汝識長
者婦笈多不答言我識彼是大德鄔
陀夷昔日之妻鄔陀夷曰彼豈今時
尚為長者之婦答曰已出家訖鄔陀
夷問曰誰與出家報言是大世尊鄔
陀夷便作斯念既是出家或容再面
即便受言摩訶羅且來濯足時鄔陀
夷取彼衣鉢掛在極高象牙杙上遂
多與油令塗手足報言今此房中有
食有利宜當安隱縱意而住彼言我
不樂住時鄔陀夷便付鎖鑰告言如
世尊說苾芻不應輒弃住處而去摩
訶羅此是鎖鑰汝自當知說是語已
涉路而去漸至室羅伐城逝多林內
灑掃房宇牛糞塗已掩户一扇偃臥
牀上作歌詠聲而誦正法時有苾芻
尼為請教授而來至此諸尼聞此諷
誦之聲識其響韻共至鄔陀夷所問
言大德往時走去比何處來答言我

前須向王舍城中尼問知已歸告笈多汝今喜滿阿遮利耶現已來至笈多問曰是何阿遮利耶報言是鄔陁夷笈多曰因何彼是我阿遮利耶我豈從彼而受學業諸尼報曰汝無所識作如是語多有諸尼與大苾芻共相繫屬汝今宜往問其安不彼即具持屑香及油澡浴之物往詣彼房扣門而喚鄔陁夷問曰扣門者誰報曰我是笈多鄔陁夷曰善來善來長者之婦隨意當進是時笈多入而告曰大德我今豈是長者婦耶我已出家問言誰與汝出家報言聖者大世主鄔陁夷曰我有他事須向王城汝復何緣急求離俗彼便報曰豈非大德前作斯語汝當収斂家葉我度汝出家我依斯教付囑家產大德棄我遠向王城若大世主不度我者我誠非俗亦非出家鄔陁夷曰我豈當時自持重擔許言教汝今且可坐為汝說法礼已便坐端心聽法時鄔陁夷即為說法追念昔時歡笑之事問言汝憶往時在某園林天祠堂處飡取如

是美妙飲食作是語時欲心便起惜
生錯乱凡智慧女人有不共事表知
男子有欲心無欲心笈實覺知鄔陁
夷欲心熾盛告言聖者我甕須出事
了即来鄔陁夷作如是念此為便利
而欲出耶遂令甕出笈多出巳褰衣
急走時鄔陁夷聞其走聲遂出房外
隨後而趂喚言禿女走向何處復更
急趂生支觸脞其精遂泄欲心既歇
徘徊而住笈多知巳亦復還来報言
聖者我若往者我非苾芻尼仁非苾
芻鄔陁夷曰姊妹如世尊說若自護
者即是護他若護他者便成自護云
何自護即是護他自能修習多修習
故有所證悟由斯自護即是護他云
何護他便成自護不惱不恚無慾害
心常起慈悲愍念於物是名護他便
成自護笈多報曰聖者可脫裙来我
當為浣時鄔陁夷即以衣付是時笈
多見衣精巳便生悔心即便自念我
之身分未為聖者之所觸見我不隨
彼斯非善事作是念巳倍發淤心如
佛經中說伽他曰

諸有躭欲人　不見於義利　亦不觀善法
常行黑闇中

時彼笈多欲心乱故取精一滴置於口中復取一滴著女根內有情業力事不思議時有中蘊是寂後生而來依託笈多至寺便為浣衣諸尼見問笈多具答其事諸尼謂曰我意言汝為求勝法往大德處寧知更有此意事耶笈多報曰彼之大德是持戒者自出家後我之身分曾不重觸諸尼報曰不觸身分尚有斯事如其觸者汝欲如何諸苾芻尼知其事已往白苾芻苾芻白佛佛告諸苾芻彼尼無犯彼羅市迦者有娠者應安屏室與食供給無令闕事後時生子當名童子迦攝波於我法中而為出家斷諸有漏成阿羅漢我弟子中辯才巧妙善能宣說寂為第一尒時世尊遂作是念若有苾芻尼與非親族苾芻浣故衣者有斯過失世尊以此因緣如前集衆問實訶責廣說乃至制其學處應如是說若復苾芻尼與非親苾芻浣染打故衣者泥薩祇波逸底迦

苾芻尼者謂是笈多或復餘尼言親者謂從七祖父母兩人已來皆是親族過此便非苾芻者謂是鄔陀夷故衣者七種衣中隨是一數去何為七一者毛二者苾摩迦(此方無)三者奢搦迦(此方無)四者羯播死迦(白疊)五獨孤洛迦(紵布)六高詁薄迦(是上毛毯此方無)七者阿般蘭得迦(是北方地名其處有此衣也亦有釋云鄔是絁紬之類)言浣者謂以水濕染者下至一入色打者乃至以手一打泥薩祇波逸底迦者廣說如前此中犯相其事去何若苾芻尼知非親族苾芻作非親族想令浣故衣犯捨墮染打亦如是於三事中或令三事俱作或令作二或令作一又於三中隨一為初與非親苾芻皆得本罪若非親苾芻疑亦捨墮若是親作非親想得惡作若是親而起疑心得惡作罪

從非親苾芻取衣學處第五

尒時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未遠苾芻尼住阿蘭若時有諸尼往靜林中修習靜慮受勝定樂時蓮花色苾芻尼與其徒衆五百人俱往

闇林中在一樹下坐加而坐入滅盡定是時餘尼至日晡後各欲還向室羅伐城有作是言聖者蓮花色我喚令起復有說言聖者具大威神安容在前入寺便不喚起各自歸還時蓮花色至日暮時出定遍觀諸尼盡去便作是念我為入城為當住此即便入定時有五百群賊行劫盜已至此林邊諸賊議曰半人分物半為防守遂於林內見入定尼有云是本有云是人有云苾芻時彼賊中有還俗人報言是苾芻尼非苾芻也餘人問曰尒何得知報言苾芻全跏尼則半跏此既半跏明知是尼時諸賊徒生希有念君等當知如斯可畏大闇林中一苾芻尼能宿於此即便往詣賊將軍所將軍問曰仁於林內頗見希奇事不答言見有如斯可畏大闇林中一苾芻尼能宿於此將軍聞已告防守人曰我誠往看便見苾芻尼顏容端正人所樂觀寂定威儀觀而深敬歎曰今此林中有二可愛所謂朗月光明及苾芻尼希奇容彩將軍曰宜

處喚起我奉其食彼還俗人報曰此不非時食將軍曰林中苾芻尼有二可愛所謂容儀端正不非時食將軍曰令其飲酒彼還報曰此不飲酒將軍曰於此林中復有二種可愛所謂苾芻尼顏容端正不飲諸酒將軍曰令我等會遇上福田而竟不果施一飡食便以貴價疊衣裹上妙食挂於樹枝作如是說即如聖者容儀寂定無所不覺无所不知我今留此衣食幸願慈悲當為受用作是語已捨之而去時蓮花色尼至天明已從定而起便見大衆行跡之處便入定觀見彼五百賊從至此而去復觀於我無醜惡事不知無有過復見裹食挂在樹枝便作是念此由淨心敬信所致復作是念若更待餘授食之者恐禽獸來壞其淨施我今宜可持此上食奉施僧伽然佛有教若尼曾觸苾芻是淨苾芻曾觸尼亦是淨遂即自手持去詣逝多林六衆常法每一二人鎮居門首時鄔波難陀在寺門前經行而往遙見苾芻尼來問言大妹旹

天未曉城門已關尼言大德我非城
宿從闇林來報言大妹我曾晝日入
彼林中起怖畏心身毛皆竪大妹如
何獨住於彼乎所持者是何物耶時
苾芻尼具以緣告此是賊徒淨心留
與鄔波難陀曰大妹見汝威儀賊生
敬愛獲得此物彼若見我必當與殺
令負物去鄔波難陀告言大妹若有
得此新好白疊刺作兩重僧伽胝衣
少欲而住修諸善品誠亦佳矣尼言
聖者須此衣耶答曰必若有餘隨情
處分答言且住我持初食奉施僧伽
迴來至此以衣相施鄔波難陀作如
是念若更有餘黑鉢見者必乞此衣
我無由得報言大妹可住於此教當
為喚受初食人尼便許可時鄔波難
陀即入寺中告受食人無爭而住報
言具壽施主在門擔食來者汝今無
事關住房中宜可急行受其施食彼
使持器往詣寺門就苾芻尼受取初
食尼與食已持白疊衣施與鄔波難
陀既得衣已喜而呪願曰汝所施物
是心瓔珞為心資助定慧莊嚴得人

天道隨情受用勝妙衣服終至無上
安隱涅槃即便捨去時蓮花色苾芻
尼便作是念我今為向本處為礼世
尊我今已來當礼佛足便詣佛所礼
世尊已在一面坐時苾芻尼五衣破
碎世尊見已告阿難陀曰苾芻尼衆
於安居時足利養不阿難陀白佛言
足佛言何意蓮花色尼五衣破碎阿
難陀曰大德此苾芻尼深信堅固意
樂淳善其所得物於三寶中咸皆喜
捨來從乞者不逆其意今於住處得
好大疊施與尊者鄔波難陀佛告阿
難陀苾芻於非親族尼處受取衣耶
答言受佛告阿難陀然非親苾芻不
生是念此苾芻尼具五衣不隨所與
時悉皆受取若親苾芻則不如是見
其闕乏不肯受衣尒時世尊告阿難
陀曰於大房中貯衣之處應取五衣
與蓮花色苾芻尼時阿難陀奉佛教
已便取五衣授與蓮花色尼尒時世
尊以此因緣告諸苾芻尼亦不應從
苾芻取衣乃至我為二部弟子制其
學處當如是說

若復苾芻尼從非親苾芻取衣者泥
薩祇波逸底迦
世尊如是制學處已室羅伐城有一
長者大富多財受用豐足所有家產
如毗沙門王便於望族娶女為妻雖
久共居竟無男女情懷憂惱作如是
念我今舍內多有珍財無一絲繼我
死之後所有資產以無子故沒入王
家棄世路糧又未修集以手支頰長
歎而住其妻問曰何故情懷憂惱支
頰住耶報言賢首我今寧得不憂具
述其事妻曰云何修習來世資糧報
言賢首若能以好飲食供佛及僧食
已人人各奉一雙上好白氎是謂修
集來世路糧妻言何故不為是時長
者往詣佛所禮佛足已在一面坐佛
說妙法示教利喜默然而住是時長
者從坐而起整衣一肩合掌白佛言
世尊唯願哀愍并苾芻僧明當就宅
受我微供世尊默然而受長者知佛
哀受禮足而去於其夜中具辦種種
上妙飲食安置坐席并淨水器令使
白佛盡尊於日初分著衣持鉢與苾

苾芻衆至長者家就座而坐長者既覩
佛僧如法坐已便以上妙飲食手自
供養次第充足澡漱既訖佛及衆僧
各奉一雙上妙白氎便取卑座於世
尊前聽受妙法佛隨根性示教利喜
為說法要如常呪願已從座而去是
時長者隨世尊出旋遶三匝礼足而
退於高樓上修捨施念告其妻曰賢
首應生極喜我今已作來世資糧妻
便報曰仁今雖作我尚未修長者報
曰今所修福豈非共有妻曰雖知共
有然我情願請大世主及苾芻尼衆
就宅食已各施一雙上妙白氎此即
是我來世資糧長者告曰善哉善哉
隨汝意作時長者婦即便往詣大世
主苾芻尼所隨礼雙足在一面坐聽
妙法已從座而起白言聖者及苾芻
尼衆唯願哀愍明就我家廣如前說
乃至淨澡漱已時長者婦便以大箱
盛妙白氎在上座前開張而住時大
世主作如是念世尊制戒不許苾芻
尼受上妙衣服我今若受便違學處
若不受者障施主福諸苾芻尼失其

利養尼衆各念若大世主受此衣者議亦善哉時大世主知衆心已作如是念世尊亦應緣此事故聽受好衣時大世主總爲受衣爲長者婦説呪願伽他已從座而去詣世尊所如常威儀具以前事而白世尊佛告大世主善哉善哉我未許者汝已知時從今已去聽苾芻尼受貴價衣於苾芻邊共爲換易時大世主奉佛教已礼足而去至尼住處報言世尊有教聽苾芻尼受貴價衣於苾芻邊易取麁者隨意受用時苾芻尼受得衣已往逝多林共諸苾芻欲爲換易時十二衆苾芻尼便持貴衣至六衆所報言聖者世尊有教聽苾芻尼受貴價衣於苾芻邊共爲換易今者宜可取此好衣與我麁者六衆報曰姉妹宜尒持施我尚不受況復共尒愚昧無識不自由者爲換易耶諸餘尼衆各隨自意持所得衣詣老苾芻所述如上事以衣共易老苾芻言姉妹且住我當問佛時彼苾芻往詣佛所而白佛言大德有苾芻尼持好衣財來至我

所求換處者不知如何佛言我聽苾芻從尼受衣除換易換衣之時令苾芻尼歡喜無恨尒時世尊讚歎持戒少欲知足告諸苾芻尼曰前是創制此是隨開當如是說若復苾芻尼從非親苾芻取衣者除貿易泥薩祇波逸底迦

苾芻尼者謂此法中尼餘義如上親非親義衣有七種廣如上說除貿易者易得無罪泥薩祇義捨悔之法並如上說此中罪相其事云何若苾芻尼於非親苾芻作非親想或復生疑從彼取衣得捨墮罪若苾芻尼於親族苾芻作非親想或復生疑得惡作罪又無犯者若苾芻將衣施僧或為說法故施或為近圓時施或見被賊故施或時買得或換易得此皆無犯若苾芻衆人共識多獲利養便持衣物到苾芻尼前以衣置地作如是語姉妹我今多有如是財物當願慈悲為我受取作是語已棄之而去取亦無犯

從非親居士乞衣學處第六

緣在室羅伐城時鄔波難陀從長者
乞衣等緣具如大苾芻律廣說乃至
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尼從非親居士居士婦乞
衣泥薩祇波逸底迦
尒時世尊為諸聲聞弟子初制學處
時有衆多苾芻遊行人間被賊劫剝
無有衣服時諸苾芻共作是議如世
尊制不許從非親居士居士婦乞衣
我於此處無有親族豈可還向室羅
伐城於同梵行者邊從覓衣服我等
如何露形而去乃至以緣白佛佛告
諸苾芻由此緣故應除餘時若苾芻
被奪衣失衣燒衣吹衣漂衣此是時
前是創制今更隨開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尼從非親居士居士婦乞
衣除餘時泥薩祇波逸底迦餘時者
若苾芻尼奪衣失衣燒衣吹衣漂衣
此是時
尼者謂此法中人乃至衣義並如上
說乞者謂從彼乞求言奪衣者被賊
奪失衣者自失衣燒衣者被火燒吹
衣者被風吹去漂衣者被水漂有此

難緣乞便無犯若異此得者犯捨墮此中犯相其事云何事有三種謂價色疊價者若苾芻尼不爲難緣從非親乞一迦利沙波拏直衣迦利沙波拏數已如上不與平等中具說若還得一迦利沙波拏直衣者乞時惡作得便捨墮如是增數乃至五十迦利沙波拏等隨乞隨得罪之輕重准上應知若苾芻尼從非親乞一迦利沙波拏直衣得二迦利沙波拏直衣乞時惡作得時無犯如是乃至五十迦利沙波拏等乞少得多有犯無犯亦准應知色者若苾芻尼從他乞青色衣還得青色衣乞時惡作得時犯捨墮如青既尒黃赤白色及以厚薄應知亦然若苾芻尼乞青色衣得黃色者乞時惡作得時無犯如是餘色厚薄更互相望應知亦尒疊者若苾芻尼從他乞五肘衣還得五肘乞時惡作得時捨墮或乞五得十乃至五十等准上應知是名三事若乞纔纔便得小片若乞小片他與寛衣皆無犯又无犯者謂初犯人

過量乞衣學處第七

緣處同前時衆多苾芻被賊劫奪鄔
波難陀語彼諸苾芻何故著此破碎
衣服不從他乞世尊聽許有遭賊者
乞求無犯報曰我等不能從他乞衣
鄔波難陀曰若不能求我當為乞答
言隨意時鄔波難陀由是事故詣諸
婆羅門居士長者家說法教化多獲
衣服其上妙者皆將入已故破之物
與諸苾芻時諸苾芻白佛佛以此緣
同前集衆問實訶責廣說乃至制其
學處應如是說若復苾芻尼奪衣失
衣燒衣吹衣漂衣從非親居士居士
婦乞衣彼多施衣苾芻尼若須應受
上下二衣若過受者泥薩祇波逸底
迦尼謂此法中人言奪衣等並如上
說應受上下二衣者有二種上下衣
一苾芻尼上下衣二俗人上下衣苾
芻尼上下者若是新衣兩重作僧伽
胝豎三橫五若泥婆珊豎二橫五俗
人上下者上衣長十一肘闊三肘下
衣者長七肘闊二肘應受者謂作心
領受若過受者謂過前數乞得衣時
便犯捨墮餘義廣如前說此中犯相

法苾芻云何若苾芻尼從他乞俗人上下衣時依量而得若更乞時得惡作罪得便捨墮若乞苾芻尼上下衣時事亦同此若從他乞俗人上下衣時縱減俗量不應更乞若有長不却還主若從他乞苾芻尼上下衣時若少不充苾芻尼衣量應更從乞若有長應却還主若俗衣少更乞若苾芻尼衣有長不還得罪輕重准事應識若无心擬過乞者乞時得惡作得物犯捨墮若犯罪已更得餘物悉皆同犯廣說如前

知俗人共許與衣就乞學處第八

緣處同前於此城中有一長者棄捨自妻外為邪行其妻告曰仁者不應作此邪行其妻屢諫夫不隨語婦起瞋嫌共餘男子亦為私合其夫無以家物贈彼私婦其妻亦以家物遺彼邪夫夫婦兩人破散財物幾將略盡長者真性暴惡打其婢使常與弊衣惡食告言白汝散我家資婢曰我實又知破散所以然為二俱曾主不敢彥言時彼夫婦知婢識刻俱懷慚愧

廣說見如大苾芻律乃至世尊訶責
廣說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尼有非親居士居士婦共
辦衣價當買如是清淨衣與某甲苾
芻尼及時應用此苾芻尼先不受請
因他告知便詣彼家作如是語善哉
仁者為我所辦衣價可買如是清淨
衣及時與我為好故若得衣者泥薩
祇波逸底迦
尼者謂此法中人親非親等義如上
說言衣價者謂金銀貝齒等辦者求
覓也如是衣者謂七種如上買者謂
從他買言清淨者謂得如是堪受用
衣與者謂施衣時某甲者謂鄔波難
陀不受請者先未言許因他告知者
見他陳說往彼求衣強索其價為好
故若得衣時便犯捨墮罪相等義
如上說此中犯相其事云何事有三
種謂價色量云何為價若苾芻尼從
非親人得五迦利沙波拏直衣受時
無犯不受此衣更過索者索時犯惡
作得時犯捨墮如是乃至五十迦利
沙波拏等隨覓隨得輕重准上應知

是謂為價
云何為色苾芻尼得青色衣受時无
犯不受此衣更過索者索時得惡作
得時犯捨墮如青既尒乃至蘇色准
此應知是謂為色
云何為量若苾芻尼得五肘衣時受
取無犯不受此衣更過索者同前得
罪如是乃至多肘罪之輕重事並同
前是謂為量此泥薩祇衣捨衣方法
事亦同前無犯者若乞縷繢便得小
片若乞小片他與大衣此皆無犯又
无犯者謂最初人
知俗人別許與衣就乞學處第九
緣處同前時有長者及婦各與外人
叔通鄔波難陁因為說法捨惡修善
事並同前但以二人各辦衣價為異
令彼二價共為一衣致使長者受大
辛苦廣說乃至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尼有非親居士居士婦各
辦衣價當買如是清淨衣與某甲苾
芻尼此苾芻尼先不受請因他告知
便詣彼家作如是語善哉仁者為我
所辦衣價可共買如是清淨衣及時

與我為好故若得衣者泥薩祇波逸
底迦此中犯相三種不同並如前說
過限索衣學處第十
緣處同前時鄔波難陀苾芻在王舍
城而作安居晨朝著衣持鉢為行乞
食入行雨大臣婆羅門家為說三種
福業事經(謂施戒修)行雨大臣聞法歡喜
發淨信心作如是語聖者我當奉施
六十金錢廣如大苾芻律乃至制其
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尼若王若大臣婆羅門居
士等遣使為苾芻尼送衣價彼使持
衣價至苾芻尼所白言聖者此物是
某甲王大臣婆羅門居士等遣我送
來聖者哀愍為受是苾芻尼語彼使
言仁此衣價我不應受若得順時淨
衣應受彼使白言聖者有執事人不
須衣苾芻尼言有若僧淨人若鄔波
斯迦此是苾芻尼執事人彼使往執
事人所與衣價已語言汝可以此衣
價買順時清淨衣與某甲苾芻尼令
其披服彼使善教執事人已還至苾
芻尼所白言聖者所示執事人我已

與衣價得清淨衣應受苾芻尼須衣
應往執事人所若二若三令彼憶念
告言我須衣若得者善若不得者乃
至四五六返往彼默然隨處而住若
四五六返得衣者善若不得衣過是
求得衣者泥薩祇波逸底迦若竟不
得衣是苾芻尼應隨彼送衣價處若
自往若遣可信人往報言仁為某甲
苾芻尼送衣價彼苾芻尼竟不得衣
仁應知勿令失此是時尼者謂此法
中人王者若男若女或復餘人以王
法灌頂者悉名為王大臣者執王政
事相佐而立婆羅門者貴種多聞居
士者謂在家富盛等諸餘雜類遣使
者謂女男黃門送衣價者謂金銀錢
等彼持衣價等者謂持衣價到苾芻
尼所自言聖者謂命前人此物是某
甲等者謂送衣來處願為納受是苾
芻尼等者報不應受順時清淨者謂
辦理而得彼使語苾芻尼等謂閑執
事人苾芻尼言有者指告其人若僧
淨人者謂大衆淨人若鄔波斯迦若
謂歸依三寶受五學處彼使等者明

使意也買者或買或織與某甲苾芻尼者指所與人言清淨者謂堪受用善教已者謂善教示異報苾芻尼者二者三等者出往返數令彼憶念得者善者謂稱求心若不得者乃至四五六返默然隨處而住者出默住數言隨處者有四處一敞處二舍處三田處四店處敞謂作瓦器等或剃髮處舍謂居宅田謂稻麥等田店謂賣貨物處有六語問見彼六言隨事應語云何為六若彼問云仁今何緣得至苾芻尼答云為彼事來若云仁極善來此處應坐答云為彼事來若云食飯答云為彼事來若云噉飯答云為彼事來若云飲水答云為彼事來若於此六種隨一事中見他語時尋聲即報不徐緩答令彼前人不暇作餘言者是則不名圓滿善好六種語問若隨一事中見他語時尋聲未道徐徐緩答令彼前人得有容暇作餘語者是則名為圓滿善好六種語問若作如是求時得衣者善若不得衣過是求得衣者泥薩祇波逸底迦過謂

三語六默而更往求得衣者善不善衣從來處或自去或遣可信人去言頭信者謂弟子門人是可委信報彼令知違其取取勿使虛失此是還報法式者苾芻尼違使報彼執事人來至苾芻尼所作如是語聖者可受此衣價苾芻尼應報彼曰此之衣價我已捨訖汝當還彼送衣來處如是報善若取衣者犯捨墮若執事人作如是語聖者仁可受此衣價彼之施主我共評章令其心喜若如是者取衣無犯苾芻尼若不作如是次第受衣者皆犯捨墮既犯罪已捨悔之法廣說如前

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人為施主人為使者人為給事如法得衣者無犯異斯捨墮若人為施主人為使者非人為給事如法得衣者無犯異斯惡作若人為施主非人為使者非人為給事同前惡作若人為施主非人為使者人為給事同前捨墮若非人為施主非人為使者非人為給事同前惡作若非人為施主非人為使者人

為給事同前捨墮若非人為施主人
為使者人為給事同前捨墮若非人
為施主人為使者非人為給事同前
惡作若苾芻尼從非人乞衣價時得
惡作罪得便捨墮從龍乞衣價時得
惡作罪得便捨墮若苾芻尼遣使法
式以書印乞時惡作得便捨墮又無
犯者廣說如前

根本說一切有部苾芻尼毗奈耶卷第九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根本說一切有部苾芻尼毘奈耶卷第十　詠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第二攝頌曰

捉金銀出納　賣買鉢乞線　織師自糞衣
迴他病長鉢

捉寶學處第十一

尒時薄伽梵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時六衆苾芻自手捉金銀或教他捉造作房舍或置牀座上時外道見生嫌賤言此沙門釋子自手執捉金銀錢等或教他捉廣說如上諸餘俗人皆亦如是斯與我等有何別處云何令他婆羅門居士等深生敬信持諸飲食惠此无人苾芻白佛佛以此緣同前集衆問實訶責廣說乃至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尼自手捉金銀錢等若教他捉泥薩祇波逸底迦尼者謂此法中尼自手捉者謂以手捉金銀者金銀及貝齒錢者金等錢教人亦尒皆犯捨墮捨悔之法廣說如上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教他取時其事不同有十八種咸成其犯謂告彼云汝取

此物汝於此取汝取此尒許汝將此物汝於此將汝將此尒許汝置此物汝於此置汝置此尒許汝取彼物汝於彼取汝取彼尒許汝將彼物汝於彼將汝將彼尒許汝置彼物汝於彼置汝置彼尒許言汝取此物者謂金銀等於可見處教他取得惡作罪捉舉之時犯捨墮罪言汝於此取者謂於諸絺及鐵木等箱器之中教他取物得罪同前巳下諸句罪皆同此言汝取尒許者謂百千億等教他取物言汝將此物者謂金銀等物教他將來言汝於此將者謂於絺等箱器之中教他取物言汝將此尒許者謂百千億等教他取時言汝置此物者謂金銀等教他置時言汝於此置者謂於箱器等中教安置時言汝置此尒許者謂百千億等教他置時此九皆據可見之處教他作也言汝取彼物者謂金銀等於不見處教他取物得惡作罪捉舉之時犯捨墮罪言汝於彼取者謂於諸絺及鐵木等箱器之中教他取物言汝取彼尒許者謂百千億等教他取物言汝將彼物者謂金銀

等物教他將來言汝於彼將著謂於
篋等箱器之中教他取物言汝將彼
尒許者謂百千億等教他取時言汝
置彼物者謂金銀等教他置時言汝
於彼置者謂於箱器等中安置言汝置
彼尒許者謂百千億等教他置時得
罪同前此九皆據不可見處教他作
也若苾芻尼自捉金銀錢貝齒者犯
捨墮若苾芻尼捉成未成金銀者犯
捨墮苾芻尼捉文相成就金銀錢貝
齒者犯捨墮苾芻尼觸末尼寶薜琉
璃賣犯捨墮苾芻尼捉方國共所用
錢犯捨墮若捉非方國所用錢得惡
作罪若捉赤銅鍮石銅鐵鉛錫者無
犯如是世尊為諸聲聞制學處已佛
在逝多林于時占波國有一長者在
此城住深信純善以上妙物而為惠
施時彼長者為佛及僧造立住處門
戶牕牖欄楯校飾殊妙莊嚴令人樂
見為生天路多諸尼衆在此安居既
安居了隨意事訖白長者曰我等今
欲向室羅伐城礼大師足及諸耆宿
尊老苾芻尼現闕衣服時當見施長
者報言聖者此處之人無上妙衣疊

今聞商侶將欲到來待來至時當以
孝施苾芻尼曰長者若無好物與麁
惡者長者荅曰聖者我之立性常施
好物云何於今以惡物與者不待者
衣直之錢可持將去荅言長者世尊
制戒遮我捉錢長者報曰若如是者
我寧不施不能以惡物惠人時諸尼
衆竟無所獲即便捨去隨路而進至
室羅伐城諸尼見告善來姊妹豈非
仁等於安居處多得衣服云何著此
麁破衣服而至此耶彼便荅曰無衣
可得苾芻尼曰仁在何處而作安居
荅曰在占波國又問依誰而住荅曰
某甲長者諸尼告曰聞彼長者好施
上衣豈不施耶荅曰我緣此故我不
得衣諸尼問曰有何所以彼具陳事
諸尼聞已白諸苾芻苾芻白佛佛作
是念諸有敬信婆羅門長者居士等
歡喜欲施苾芻尼衣價我諸弟子情
欲得衣我聽作法令諸苾芻尼得無
廢闕告諸苾芻尼曰若有他施衣價
欲須便受受已即作彼人物心而為
持畜然諸苾芻尼應可求覓執事人

苾芻尼不知欲覓何人佛言應求寺家人或鄔波斯迦寺家人者謂是淨人鄔波斯迦者謂受三歸五戒應問彼云汝能為我作施主不若言能者即作委寄此人心而畜其物可使人持不應自捉時有苾芻尼向他方處作如是念我今至此亦未有施主起追悔心尼白苾芻苾芻白佛佛言縱令遠去但令彼人命存已來常是施主時有苾芻尼來求得施主他施與物苾芻尼疑不敢為受佛言應受受已持物對一苾芻尼作如是語具壽存念我苾芻尼某甲得此不淨物我當持此不淨之物換取淨財如是三說隨情受用勿致疑心時有施主於邊隅處造寺施僧時時有賊來相驚怖彼苾芻尼棄寺而去便有賊來取寺家物佛言若僧伽物若窣覩波物所有金銀錢寶等應穿藏舉方可移去難言遺藏尼便不知欲遣誰藏佛言若淨人或鄔波索迦令其藏舉彼藏舉者便偷其物佛言有深信鄔波索迦令其藏舉若無深信應使求寂女求寂

女若無尼自手截尼復不知若為截
舉佛言應可穿埦不知使誰佛言應
使淨人若鄔波索迦彼便偷物應令
信者與若無者應令求寂女求寂女
若無應自穿掘賊去之後應可如前
而取其物還與僧伽佛言如我為難
緣事開者難去之後則不應行若仍
行者得越法罪

出納求利學處第十二

緣在室羅伐城世尊在逝多林給孤
獨園遠近皆聞中國有佛出現於世
彼諸聲聞弟子有大神通作諸變化
廣說妙法若有人能於彼弟子作供
養者得大果報饒益增廣是時北方
有諸商客聞此聲譽自相謂曰諸君
當知我等宜往中國興易一則多得
利潤二乃供養三寶時諸商人多賚
貨物至室羅伐城於此城中有一露
形外道善識天文占察前事詣商主
所告言善來商主汝父名某甲母名
某甲將如是貨來詣此方齎某日來
得尒許利商主聞已作如是念我比
曾聞世尊弟子有大神變騰煙注雨

來萌先洞此即其人便以北方朱色毛緂及諸奇異持奉外道彼既得已即便披緂往同徒處伴見便問彼具陳說同徒告曰仁者我等常被沙門釋子之所輕蔑每告我曰汝等曾不親近貴勝好人但唯抑習傭力賤品旃茶羅類仁今宜可披此貴服詣釋子處判其心胸即披毛緂詣逝多林時鄔波難陀於逝多林門外經行遊步遙見彼來便作是念外道披者是好貴物我若不能得此物者不復更名鄔波難陀矣既漸相近問言外道汝今豈可新歸俗耶答言我不歸俗若如是者何得披此俗衣彼具陳說鄔波難陀曰此非善事此非善事豈容年邁衰朽為破戒耶宜應暫坐聊聽法要時彼外道隨言即坐鄔波難陀以歡喜心為其說法若鄔波難陀為他宣說捨施法時聞者皆欲自割身肉持以相施復告外道汝之大師性愛麁弊教汝門徒露形拔髮多行少住常臥于地若汝大師情所愛樂好衣食者當許汝著價直千萬上妙之

衣百味飲食隨意飡噉所住房舍價
當百千由彼挾情不見容許我之大
師情懷廣大許我弟子著万價衣食
百味食所居房舍數直千金若汝被
此貴價好服行乞食者信敬之人作
如是念令此外道身行破戒至於飲
食難以供身汝此上衣宜應與我我
有毛緂持以相換我當披著巡家乞
食若淨信人來問於我我當荅曰有
露形人名姓某甲斅已相惠彼便知
汝是深信人汝乞食時彼若見者當
以酒糟盛滿銅器供養於汝時彼露
形聞是語已便生信喜作如是言大
德若如是者可取此衣鄔波難陀便即
呪願曰無病長壽然汝徒黨貧苦是常
聞汝施時還令相棄彼言大德此之
毛緂豈彼物耶是我自由幸見無慮
若如是者我當為受既受得已即便
與一麁鞕毛緂時彼外道披著而去
至同梵行邊彼便問曰仁者何處更
得此衣彼即具陳換衣所由聞皆怒
言仁者此之釋子常思慜我餘雖見
欺不同六衆六人之內無越彼一仁

若施與餘大德者我亦隨喜而鄔波
難陀欲飲我血將衣施彼誰堪忍耶
即宜往索若得者善若不得者我同
擯汝移汝坐處覆汝食器不須共語
彼便怕怖往鄔波難陀所彼遙見來
即作是念看此外道舉動形勢必當
奪我上好毛緂便急入房閉戶而住
外道即至扣門相喚鄔波難陀默然不
對諸苾芻見問言外道汝何所須報
言將我毛緂故來相覓苾芻報曰汝
若欲得往世尊所求哀歸向時彼外
道往詣佛所尒時世尊遙見外道來
告諸苾芻汝等見彼外道來不白佛
言見佛言彼為毛緂故來若索得者
善若不得者便歐熱血而致命終外
道來至佛所作如是白大德鄔波難
陀取我毛緂唯願世尊慈悲哀愍令
彼還我若不還者我等同梵行者擯
斥於我如前具說尒時世尊告具壽
阿難陀曰汝自往告鄔波難陀言汝
得無病仍告之曰汝當還彼外道毛
緂若不還者當歐熱血而死時具壽
阿難陀依佛言告彼聞語已即從坐

起我令敬礼無上尊教豈敢有違若非佛教遣我還者縱令外道滿贍部洲數如竹葦皆歐熱血一時命終我鄔波難陀一毛不動具壽阿難陀可去我當還彼便語外道曰汝之大師先行妄語欺誑世間彼命終已墮在無間大地獄中在彼舌上有五百犁晝夜耕墾汝今妄語更倍於彼當有千犁常耕汝舌汝已著我毛緂汝物我曾不用外道荅言我亦不著時鄔波難陀取彼毛緂解其邊結褊為四疊安左手中右手縱拍開張其緂擲彼頭上遂便倒地脚蹴其胸語言外道急去急去勿令糞穢汙我僧田外道報言大德我今命存得出去者更不敢入逝多園林此是緣起然佛世尊尚未制戒尒時六衆苾芻種種出息或取或與或生或質以成取成以未成取成以成取未成以未成取未成言取者謂即取取他方愛樂所有貨物載運將去覓防守人立諸券契是名為取言與者謂與他物八日十日等而立契證是名為與言生者謂是

生利與他少物多取穀麦或加五成一倍二倍等貯畜外斗立其券契是名為生言質者謂納質取珠寶等同前立契求好保證與其財物是名為質言成取成者謂以金銀等器取他成器言未成取成者謂以金鋌取他金器言成取未成者謂以金器取他金鋌言以未成取未成者謂以金鋌取他碎金苾芻如是交易以求其利時諸外道婆羅門居士長者見是事已皆生嫌賤云何沙門釋子出物求利與俗何殊誰能與彼衣食而相供給諸苾芻白佛佛以此緣同前集衆問實訶責廣説乃至制其學處應如是説

若復苾芻尼種種出納求利者泥薩祇波逸底迦言苾芻尼者謂此法中尼言種種者謂非一事出納求利者謂作取與出納而覓利潤得捨墮罪若廣説如上此中犯相者若苾芻尼爲求利故取聚貨物作諸方便驅馳辛桼徃詣他方立契保人持輸稅物乃至未得利來得惡作罪若得利時

便拈捨墮若苾芻尼為求利故以諸財貨金銀等物出與他人共立契保乃至得罪如前廣說若苾芻尼為求生利將諸財穀舉與他人升斗校量共立契證乃至得罪如前苾芻尼為求利故納取珎寶真珠貝玉計時取利得不得利亦如上說若苾芻尼為利故以已衣共他換易得惡作罪得利犯捨墮

爾時世尊在廣嚴城獮猴池側高閣堂中於此城中栗姑毗等自所住宅舉高六重見諸苾芻尼所居卑下卽便為造高六七重嚴好房舍其舍經久多並隤壞施主見已咸作是念我等現存寺皆破壞命過之後其欲如何我等宜應施無盡物令其營造便持施物到苾芻尼所報言聖者此是無盡施物為擬修補當可受之諸苾芻尼報曰世尊制戒我不合受時諸苾芻尼白諸苾芻苾芻白佛佛告諸苾芻尼若為僧伽有所營造得受無盡物然苾芻毗訶羅應三重作若苾芻尼應兩重作時諸苾芻尼得無盡

物置僧庫中時施主來問言聖者何意毗訶羅仍不修補苾芻尼報言賢首為無飲食施主曰我豈不施無盡物耶報言賢首其無盡物我豈敢食安僧庫中今皆現在施主報曰其無盡物不合如是我之家中豈無安處何不迴易求生利耶尼曰佛遮我等不許求利諸尼白苾芻苾芻白佛佛言若為僧伽應求利潤聞佛語已諸有信心婆羅門居士等為佛法僧故施無盡物此三寶物亦應迴轉求利所得利物還於三寶而作供養時諸苾芻尼還將此物與彼施主索利之時多興諍競便作是語聖者豈我已物合鬪諍耶時諸苾芻尼白諸苾芻苾芻白佛佛言不應共彼而作出息復共富貴者而為出息索物之時恃官勢故不肯相還佛言不應共此而作交易復共貧人而為出息索時無物佛言若與物時應可分明兩倍納質書其券契并立保證記其年月安上座名及授事人字假令信心鄔波索迦受五學處亦應兩倍而納其質

販賣學處第十三

緣處同前時六衆苾芻種種交易取與買賣賤糴貴糶貯畜而住諸婆羅門長者見共譏耻諸苾芻白佛佛以此緣同前集衆問實訶責乃至制其學處應如是說若復苾芻尼種種賣買者泥薩祇波逸底迦苾芻尼者謂此法中尼種種者謂非一事取與買賣者取謂餘處物賤此處物貴即從彼取與者謂此處賤餘處貴即從此持去豊時買取儉時當賣泥薩祇者廣如前說此中犯者苾芻尼為利故而作賣買買時惡作賣時犯捨墮若為利故買不為利賣買時惡作賣時無犯若不為利買為利故賣買時无犯賣時捨墮不為利買不為利賣二俱无犯若向餘方買物不為求利到處賣時雖復得利而無有犯

乞鉢學處第十四

緣起廣說具如苾芻律乃至制其學處應如是說若復苾芻尼有鉢減五綴堪得受用為好故更求餘鉢得者泥薩祇波逸底迦彼苾芻尼當於衆中捨此鉢取衆中最下鉢與彼苾芻

尼報言此鉢還汝不應守持不應分別亦不施人應自審詳徐徐受用乃至破應護持此是法苾芻尼者謂此法中尼餘義如上減五綴者謂不滿五綴堪受用者謂得守持為好故更求餘鉢者為欲貪好更求第二鉢好謂勝妙得者謂求得入手泥薩祇者廣說如上彼苾芻尼謂是犯人彼苾芻尼應於衆中捨此鉢者當於衆中應差一苾芻尼令行有犯鉢若無五德不應差若差不應令作云何為五有愛恚怖癡不知行與不行若具五德未差應差已令作云何為五反上應知應如是差鳴揵稚集衆先問能不汝某甲能與僧伽行有犯鉢不彼荅言能次一苾芻尼作白羯磨如是應作廣如百一羯磨佛言行有犯鉢苾芻尼所有行法我今說之其苾芻尼應在和合衆中作如是白大德我苾芻尼某甲當行有犯鉢諸大德明日各各自持已鉢來至僧中既至明日行鉢苾芻尼數座褥鳴揵稚諸苾芻尼各持已鉢往至衆中時行鉢苾芻尼應持

其鉢向上座前立讚歎其鉢上座此鉢清淨圓滿堪得受用若欲得著隨意應取若其上座取此鉢者行鉢之人應求上座舊鉢轉與第二上座若不取者轉與第三第三取時上座更索初索不應與第二索亦不應與第三索應與上座得越法罪如法應悔如是乃至衆中取小者取此鉢時行來了第三方索鉢者其法與上座相似乃至行了所得一鉢行鉢苾芻尼應持此鉢付彼苾芻尼作如是語苾芻尼此鉢不應分別亦不與人詳審徐徐如法而用乃至破壞此是其法若行鉢苾芻尼不依法行者得越法罪佛言得鉢苾芻尼所有行法我今當制應畜二鉢所好者應安長鉢不好者應安舊鉢若乞食時應將二鉢得乾飯者著長鉢中若得濕飯者著舊鉢中至住處已作曼荼羅安置二鉢應於舊鉢中食食已應先洗長鉢次洗舊鉢如是乃至曬曝安置皆以長鉢為先若內安龕及火熏時皆於好處先安長鉢若道行時舊鉢遣人持

長鉢當自持無人為擧者長鉢安在
左肩舊鉢應安右畔自持而去若得鉢
苾芻尼於此行法不依行者得越法
罪此之治罰乃至盡形或鉢破棄應
好守護得泥薩祇者廣如上說此中
犯相其事云何若苾芻尼鉢破堪為
一綴雖未安綴尚得受用更求餘鉢
者求時犯惡作罪得便招捨墮若苾
芻尼鉢破堪為二綴雖未安綴尚得
受用更求餘鉢得罪同前如是二綴
四綴事亦如前苾芻尼鉢破堪為一
綴安一綴已現得受用更求餘鉢求
時惡作得便捨墮如是乃至四綴得
罪亦爾若鉢堪為五綴隨綴不綴或
堪用不堪用更求餘鉢者無犯若鉢
是買得或施得此亦無犯

自乞縷使非親織師織作衣學處第十五

緣處廣說具如苾芻律乃至制其學
處應如是說若復苾芻尼自乞縷線
使非親織師織作衣若得衣者泥薩
祇波逸底迦苾芻尼者謂此法中尼
餘義如上自乞縷者或一兩半兩等
使非親者廣說如上織師者謂客織

人衣有七種亦如上說若得衣者犯捨
墮捨墮法如上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
苾芻尼從非親七緣使非親織皆得
惡作得衣之時便犯捨墮苾芻尼從
非親七緣使親織衣七時惡作得衣
無羅苾芻尼從親七緣使非親織七
時無犯得衣捨墮苾芻尼從親七緣
使親而織二俱無犯苾芻尼從非親
七緣自織其疊七時惡作衣成亦惡
作苾芻尼從親七緣自織其疊七時
無犯衣成惡作若酬價者無犯

勸織師學處第十六

緣處廣說如苾芻律乃至制其學處
應如是說若復苾芻尼有非親居士
居士婦為苾芻尼使非親織師織作
衣此苾芻尼先不受請便生異念詣
彼織師所作如是言汝今知不此衣
為我織善哉織師應好織淨梳治善
揀擇極堅打我當以少鉢食或鉢食
類或復食直而相濟給若苾芻尼以
如是物與織師求得衣者泥薩祇波
逸底迦苾芻尼者謂此法中尼餘義如
上親非親義乃至七種衣廣如上說

先不受請者謂未曾告知便生異念者謂心欲求衣語彼織師等者謂自述其意為我織者明為己身應好織者欲令衣長善應量故淨梳治者欲令衣廣及鮮白故善揀擇者謂除其結纇令精細故極堅打者欲令滑澤及密緻故我當以鉢食者謂與五種珂但尼食五種蒲膳尼食或以鉢食之類者謂生穀等或復食直者謂與其價言苾芻尼者謂此法中尼以如是物者謂是上事得衣者得衣入手泥薩祇者並如上說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苾芻尼為求衣故從座而起整理衣服持二五食等授與織師勸令好織皆得惡作得衣犯捨墮親非親等並如上說

奪衣學處第十七

緣處同前時難提苾芻與弟子衣告言共汝遊行人間弟子情不欲去難提苾芻卻奪其衣時諸苾芻以事白佛佛以此緣同前集眾問實訶責廣說乃至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尼與苾芻尼衣彼於後時

惱瞋罵詈生嫌賤心若自棄若教人
棄報言還我衣來不與汝若衣離彼
身自受用者泥薩祇波逸底迦苾芻
尼者謂此法中尼與苾芻尼者謂與
餘尼衣有七種如前廣說與衣者謂與
共住門人或復餘類後時者謂於別
日惱瞋罵詈生嫌賤心者謂身語心
現瞋表相自作使人棄取彼衣離身
者謂懃離身自受用者謂是屬己釋
罪名者廣如前說此中犯相其事云
何有三種相謂身語二俱身者若先
與衣後懷瞋恨手自棄取或牽或挽
然口不言乃至衣角未離身來得惡
作罪離身之時便招捨墮是名身業
語者謂出瞋言而棄彼衣不動身手
結罪同前二俱者謂以身語而棄其
衣結罪同前言教他者若教苾芻尼
棄彼衣時衣未離身二俱惡作若離
身者俱得墮罪主有捨過若教苾芻
棄罪亦同此下之三衆皆得惡作若
諸俗人男女棄者得無量罪無犯者有
二種一為難事二為順教言難事者
若其二師見已門徒於恐怖等處或

在非時河岸渉險恐其失落強奪彼衣此皆無犯言順教者若師見門徒與惡知識而為狎習或同路行去奪取其衣物令造惡是名順教

迴衆物入己學處第十八

緣處廣說具如苾芻律乃至制其學處應如是說若復苾芻尼知他與衆物自迴入己者泥薩祇波逸底迦苾芻尼者謂此法中尼知者或自知或因他告知僧伽者謂佛聲聞弟子衆物者有二種謂食利物衣利物此處所言謂是衣利迴者物定屬他化將入己泥薩祇波逸底迦釋罪如上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苾芻尼知屬一苾芻尼物自迴入己迴時惡作得便捨薩如是乃至知屬二人三人或屬僧伽自迴入己得罪同前若苾芻尼知屬一苾芻尼物迴與他一人迴時惡作得時亦惡作如是乃至知屬一人迴與二人三人或迴與僧伽得罪同前若苾芻尼知屬僧伽物迴與一人迴時惡作得時亦惡作如是乃至知屬僧伽迴與二人三人迴時惡作得時亦

惡作若苾芻尼知屬一僧伽物迴與多僧伽迴時惡作得時亦惡作若知與苾芻尼僧伽迴與苾芻僧伽知與苾芻僧伽迴與苾芻尼僧伽知與二部僧伽迴與苾芻僧伽知與二部僧伽迴與苾芻尼僧伽若知與苾芻僧伽迴與二部僧伽知與苾芻尼僧伽物迴與二部僧伽若其僧伽破為二部知與此部迴與彼部或知與此寺迴與彼寺知與此房迴與彼房知與此廊迴與彼廊或於房廊與互迴與或與此柱間迴與彼柱間或柱間物迴與門處或以門物迴與閤上如是廣說乃至展轉相迴，皆得惡作若苾芻尼知與此佛像物迴與餘佛像若知與此窣覩波物迴與餘窣覩波若知與踏道初蹬迴與第二等或迴與塔身或與蹬級或此畔物迴與餘畔或迴與覆鉢或迴與方臺輪相初級乃至寶餅法輪立柱或復從此迴至下基如上迴者皆得惡作罪若王力使迴者無犯若欲與此貧人物迴與彼貧人得惡作罪若見不得者迴與無犯若

苾芻尼與此傍生食迴與彼傍生得惡作罪若覓不得迴與無犯若擬與傍生物迴將與人擬與人物迴與傍生得惡作罪若與出家物迴與俗人或復翻此得惡作罪若覓不得者無犯如是女男半擇迦苾芻及下三衆若多若少與此與彼更相迴互准前應說若覓不得雖遠本心與餘無犯

服過七日藥學處第十九

緣處同前時尊者畢陵伽婆蹉門人弟子所有諸藥自觸令他觸或與飲食細末相雜或更互相和或自類相染同在一處不知應捨不捨時與非時任情取食諸有少欲苾芻見是事已起嫌賤心以緣白佛佛以此緣同前集衆問實訶責廣說乃至制其學處應如是說如世尊說聽諸病苾芻尼所有諸藥隨意服食謂酥油糖蜜於七日中應自守持觸宿而服若苾芻尼過七日服者泥薩祇波逸底迦如世尊者謂如來應正等覺說者有所曉示病苾芻尼者謂此法中尼身嬰疾病所有諸藥隨意服食者謂與

病狀相宜清淨堪食酥者謂諸酥油謂諸油糖謂沙糖蜜謂蜂蜜於七日者謂七日夜應自守持宿觸而服者謂得自取而食過七日者謂越限齊泥薩祇波逸底迦者此物應捨罪應說悔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苾芻尼月一日得藥此藥即應於七日內自作守持或可捨或與餘人若不持不捨不與餘人至第八日明相出時得捨墮罪若苾芻尼一日得藥二日不得三日得乃至七日得此藥即應於七日內自作守持或可捨或與餘人若不持不捨不與餘人至八日明相出時得捨墮罪若苾芻尼一日得藥二日亦得於七日內此初日藥應守持二日藥或捨與餘人或第二日藥自作守持初日藥或捨或與餘人若不持不捨不與餘人至八日明相出時得捨墮罪若苾芻尼如於一日二日相對作法如是二日三日乃至六七日相對作法餘如上法若苾芻尼月一日得衆多藥此藥即應於七日內自作守持或捨或與餘人若不持

不捨不與餘人至第八日明相出時
得捨墮罪若苾芻尼如於一日如是
乃至七日得衆多藥此藥應於七
日內自作守持或捨或與人若不
持不捨不與人至第八日明相出
時得捨墮罪若苾芻尼一日得衆
多藥二日亦得衆多藥此初日藥
於七日內應守持二日藥或捨或
與人或第二日藥自作守持初日
藥或捨或與人若不捨不與餘人
至第八日明相出時得捨墮罪若苾
芻尼一日不得衆多藥二日亦不得
衆多藥乃至第六第七日方得衆多
藥第六日藥於七日內應守持第七
日藥或捨與人若不捨不與人至第
八日明相出時得捨墮罪若苾芻尼
所有諸藥自觸令他觸或與餘食細
末相觸或更互相和或同類相雜同
在一處不能分別者此藥即應與寺
家淨人或施求寂女若復苾芻尼於
此諸藥不自觸不令他觸不與餘食
細末相觸亦不更互相和亦不同類
相染亦不同在一處捨與不捨時與

非時能善分別於七日內自爲守持自取服食應如是守持應在午前當淨洗手受取其藥對一同梵行者作如是說具壽存念我苾芻某甲有此病緣清淨醫藥我今守持於七日內自服及同梵行者第二第三亦如是說若已服一日即告同梵行者我此病藥已服一日餘有六日在我當服食如是乃至七日皆應告知若滿七日已尚有餘藥應捨與淨人或與求寂女若不捨者至第八日明相出時犯捨墮罪若苾芻尼有捨墮藥不捨與人不爲間隔罪不說悔若更得餘藥悉犯捨墮由前染故若苾芻尼犯捨墮藥雖已捨說未爲間隔罪未說悔若更得餘藥皆犯捨墮由前染故若苾芻尼犯捨墮藥雖已捨說已爲間隔罪未說悔若更得餘藥皆犯捨墮若苾芻尼藥犯捨墮未爲三事若更得餘鉢絡簪條但是沙門所畜資具活命之物若受畜者皆犯捨墮由前染故若苾芻尼犯捨墮藥已捨已爲間隔罪已說悔更得餘藥者無犯

畜長鉢學處第二十

緣處同前時十二衆苾芻尼所得長鉢唯知貯畜自不受用亦不與他尼白苾芻苾芻白佛佛以此緣同前集衆問實訶責廣說乃至制其學處應如是說若復苾芻尼畜長鉢得經一宿若過者泥薩祇波逸底迦苾芻尼畜長鉢唯得經一宿過一宿者謂過一宿長鉢者除守持鉢餘者名長畜者作屬己心若更畜者得捨墮罪捨法如上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苾芻尼月一日得鉢於一日內應持應分別應捨應與他如是次第及以起間如初衣戒中廣說其事乃至捨之法或皆悉同前若小若白色或爲擬與欲受戒人者無犯

根本說一切有部苾芻尼毗奈耶卷第十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勑彫造



根本說一切有部苾芻尼毗奈耶卷第十一　樂

三藏法師　義淨　奉　制譯

七金銀染直　得利有五殊
不著捨不捨

第三攝頌曰
買藥衣二價

不看五衣學處第二十二

緣在室羅伐城女人性少憶念諸尼不知何者是僧伽胝何者嗢怛羅僧伽何者安怛婆娑何者是厥蘇洛迦何者是僧脚崎時大世主喬答彌詣世尊所頂禮佛足退坐一面以事白佛佛言由此事故諸尼半月內應看守持五衣佛既令持時吐羅尼半月半月不看守持尼白苾芻苾芻白佛佛以此緣同前集尼問實訶責廣說乃至為諸苾芻尼於毗奈耶中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尼於半月內不看五衣守持者泥薩祇波逸底迦

其衣應捨罪須說悔此中犯相　於半月半月內尼若不看五衣者皆得捨墮

非時捨衣學處第二十三

緣處同前佛令諸尼應捨羯恥那衣時吐羅尼非時欲捨告諸尼曰何用藏置此衣宜共捨却更待何時即便勸捨諸苾芻尼各持五衣遊行人間餘尼問曰聖者豈不張羯恥那衣答曰已張若張何故持五衣行即以此事具向論說尼白苾芻苾芻白佛佛以此緣同前集尼佛問吐羅難陀汝實如是非時令捨羯恥那衣不荅言實介世尊訶責廣說乃至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尼非時捨羯恥那衣者泥薩祇波逸底迦

苾芻尼者謂吐羅難陀或復餘尼云何羯恥那衣時謂從八月十六日終至正月半除此皆是非時捨者謂作白二羯磨捨皆得捨墮衣須捨罪應悔此中犯相若有非時作者皆是墮罪無犯者被賊奪等

依時不捨羯恥那衣學處第二十三

緣處同前如世尊教令諸苾芻尼依時應捨羯恥那衣吐羅難陀獨不肯捨同前有過尼白苾芻苾芻白佛佛

以此緣同前集尼問吐羅難陀汝實時至不欲捨羯恥那衣白言實介世尊訶責廣說乃至制其學處應如是說若復苾芻尼依時不捨羯恥那衣者泥薩祇波逸底迦時非時等義如上說

乞金學處第二十四

緣處同前時有金師娶妻未久後於異時金師念曰我妻頗能撿挍家事今增益不今可試看念已即取金環置於婦前從舍而出時吐羅難陀著衣持鉢因乞食入其舍告金師妻曰賢首可施我食婦即入房出麨將施尼見金環告言汝先與麨是不吉祥可施我金彼聞默介尼謂與金即取金環從舍而出金師後至問其妻曰金環何在婦言出家者來持金環去金師隨逐告言聖者何故盜我金去尼曰賢首者無人授我我何敢取金師報曰可還我金尼以金環置於口內金師苦打擘口奪金種種譏嫌尼白苾芻苾芻白佛佛以此緣同前集尼問吐羅難陀汝實作此不端嚴事耶

沙門女法白言寶命 世尊[illegible]青芳至
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尼乞求金銀者泥薩祇波
逸底迦
尼謂吐羅難陀或復餘尼乞者謂迴
貿從他求索餘義如上
以衣添直充食學處第二十五
緣處同前時吐羅難陀尼五衣破壞
食時著衣持鉢詣勝鬘夫人處至彼
敷座令坐為說法已默然而住夫人
白言何為衣服故破吐羅難陀尼告
言我今豈可有夫及子與我衣耶夫
人白言聖者我與五衣眷日願余來
病今正是時夫人即出衣箱白言聖
者隨意當取尼曰雖有施福無受果
福應須變價添價夫人亦與吐羅難
陀得已賣卻以充食取同前更著故
衣詣夫人所夫人見言聖者何因著
此故衣尼曰但當隨喜得離八難前
所施者在於無盡藏中夫人白言聖
者得衣將作何用尼曰隨宜而過但
得覆軀糞掃衣著何用淨潔衣服
夫人觀察心生不敬云何苾芻尼五
苾芻尼即添郎以充食 當四雜 樂

衣之利將充食用諸苾芻尼白諸苾
芻苾芻白佛佛以此緣同前集尼問
實訶責廣說乃至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尼以衣染直將充食用者
泥薩祇波逸底迦
尼謂吐羅難陀或復餘尼得衣染直
者七種衣如上染直謂得其價將充
食用者得如是等衣物賣却作二五
食噉餘義如上
以別衣利充食學處第二十六
緣處同前吐羅難陀尼著故壞衣持
鉢入城邏婆羅門居士長者家爲說
法要俗旅問言聖者何故著此弊衣
尼曰我豈有夫男女奴婢而與衣服
仁等資施方得充濟俗旅報言我
等隨分奉施聖者或有施線或與衣
直或與縷衣直或與染直尼得皆貨
以充食用同前著故破衣詣長者家
爲說法要長者妻問聖者何故還著
弊衣尼荅如上廣說乃至俗旅譏嫌
尼白苾芻苾芻白佛佛以此緣同前
集尼問實訶責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尼得別衣利充食用者泥

薩祇波逸底迦
尼謂吐羅難陀或復餘尼得別衣利
者謂從他各得別施充食用者謂賣
充食噉釋罪相等義如上說
以卧具利充食學處第二十七
緣處同前吐羅難陀尼在於寺內時
有長者共婦来看尼爲說法皆發淨
信心生歡喜白言聖者所須幸見相
告我等奉施尼曰我須卧具既聞此
語便持卧具以施此尼尼既得已貨
充食用復往長者婆羅門家問言聖
者我等前施卧具之直今作竟不尼
即告曰此身穢汙隨事受用何須更
作上妙卧具俗旅聞已咸皆譏嫌云
何苾芻尼將卧具利用充食噉尼白
苾芻苾芻白佛佛以此緣同前集尼
問實訶責廣說乃至制其學處應如
是說
若復苾芻尼得卧具利將充食用者
泥薩祇波逸底迦
尼謂吐羅難陀或復餘尼得卧具利
者謂是財物餘義皆同上說
營寺安居利充食學處第二十八

緣處同前時吐羅難陀作念所住居
寺今皆破壞誰當脩補遂有婆羅門
長者妻等來礼尼足退坐一邊尼說
法要復將諸女遍示破處彼諸女人
為欲脩補各識貲財淨心奉施尼既
得已同前食用後時復來見寺破落
問言聖者何故猶不脩理尼即報曰
小房庵室足得安居何用嚴飾聞已
譏嫌云何苾芻尼得僧祇利物迴入自
已而為食用諸尼聞已白諸苾芻苾
芻白佛佛以此緣同前集尼問實訶
責廣說乃至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尼得營寺利充食用者泥
薩祇波逸底迦
尼等如上營寺利者謂施主本心與
如來聲聞衆利具如前說餘義亦同
得多人利迴入已學處第二十九
緣處同前如世尊說應作五年六年
大會時有衆多苾芻尼來由此因緣
吐羅難陀入室羅伐城從長者婆羅
門妻乞求得多利養便迴入已諸尼
聞已白諸苾芻苾芻白佛佛以此緣
同前集尼問實訶責廣說乃至制其

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尼得多人利迴入已者泥薩祇波逸底迦釋相同前

得僧祇利物迴入已學處第三十

緣處同前諸苾芻尼三月安居吐羅難陀從諸俗家乞隨意時供養衆利得皆入己俗旅聞已咸皆譏嫌云何苾芻尼爲衆乞求物將獨入己尼白苾芻苾芻白佛佛以此緣同前集尼問實訶責廣說乃至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尼得僧祇利物迴入已者泥薩祇波逸底迦

尼謂吐羅難陀或復餘尼得僧祇利者謂尼衆故得二種利或衣或食迴入己者自將受用釋罪相同前

買藥解繫學處第三十一

緣處同前時珠髻難陀苾芻尼於一賣香男子處有愛染心詣彼鋪所買諸藥物繫意復解解而復繫說話受樂諸尼見諫聖者勿作如此事彼不納受尼白苾芻苾芻白佛佛以此緣同前集尼問實訶責廣說乃至制其

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尼買諸藥物繫竟復解
而復繫者泥薩祇波逸底迦
尼謂珠髻難陀或復餘尼買諸藥物
乃至復解者謂從他貨取有染愛心
繫繫受樂泥薩祇波逸底迦者其物
應捨墮罪說悔此中犯相凡有解繫
咸得墮罪

持貴價重衣學處第三十二

緣處同前時憍薩羅勝光大王將貴
價重衣賜與軍將被便以衣施法與
尼尼得衣已安於架上時珠髻難陀
尼入法與房禮拜見此貴衣問言聖
者於何處得報曰軍將持來
施我珠髻尼曰聖者福深人天供養
法與尼曰意有所愛珠髻尼言聖者衫
麤殘花萎即須棄闘語知意法與便
持與珠髻尼披既得已即便披著入
城乞食俗旅見已咸皆譏誚今觀此
尼既著欲樂云何著此王上服衣隨
逐遊履尼白苾芻苾芻白佛佛以此
緣同前集尼問知實已訶責汝是難
養難滿多欲無厭世尊讚歎易養易

滿少欲知足杜多功德是妙莊嚴告諸
苾芻尼曰我今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尼持貴價重衣者泥薩祇
波逸底迦
尼謂珠髻難陀或復餘尼持貴價重
衣者謂衣直百兩直二十迦利沙波拏
或過此衣謂細迦尸衣或上絹衣持
謂自受泥薩祇波逸底迦者義如上
說釋罪相等亦同上說
持貴價輕衣學處第三十三
緣處同前時勝光大王將貴價輕衣
與勝鬘夫人夫人將衣施大世主得
安架上珠髻難陀來見問答同前乃
至得衣而行乞食俗旅譏嫌尼白苾
芻苾芻白佛佛以此緣同前集尼問
實訶責廣說乃至制其學處應如
是說
若復苾芻尼持貴價輕衣者泥薩祇
波逸底迦
尼謂珠髻難陀或復餘尼持貴價輕
衣者貴直二十迦利沙波拏或過此
輕有五兩餘義同上諸大德我已說
三十三泥薩祇波逸底迦法今問諸

大德是中清淨不如是三說

諸大德是中清淨默然故我今如是持

諸大德此一百八十波逸底迦法半月半月戒經中說

初攝頌曰

妄毀及離間　發舉說同聲　說罪得上人

隨親輒輕毀

故妄語學處第一

尒時佛在王舍城羯蘭鐸迦竹林園中時具壽羅怙羅於此城側温泉林住時有衆多敬信婆羅門居士等來詣其所問言大德世尊今者住在何處若佛世尊在竹林中時羅怙羅恐惱大師即便報云在鷲峯山若在鷲峯畢鉢羅窟報云西尼迦窟若在西尼迦窟報云在畢鉢羅窟時彼諸人欲求礼佛不能得見身體疲倦極生勞苦詣羅怙羅處時羅怙羅問諸人曰仁等得見世尊不荅言不見諸人報云聖者何因故惱我等荅言實尒我故相惱時彼諸人各生嫌賤時諸苾芻以緣白佛尒時世尊聞是語已於日初分執持衣鉢入王舍城次第

乞食還至本處餅食訖於食後時即
便往詣温泉沐所羅怙羅住處時羅
怙羅遥見佛来為佛敷座即安置
瓶水并洗足器淨洗手巳往迎世尊
収取上衣白言善来世尊願於此坐
佛便就座巳即取瓶水自洗雙足於
洗足器傾去多水餘留少許告羅怙
羅曰汝見器中留少水不白言我見
羅怙羅若苾芻故以妄語無有慙耻
亦無追悔我觀如是愚癡之人說為
之少沙門之法世尊復以器中少水
惣瀉于地告羅怙羅曰汝見少水盡
棄地不白言巳見佛言羅怙羅若故
妄語無有慙耻亦無追悔我觀如是
愚癡之人說為棄盡沙門之法世尊
復以其器傾側垂地告羅怙羅曰汝
見此器傾側不白言巳見若苾芻故
心妄語廣說乃至說為傾側沙門之
法世尊復以其器覆之于地同前告
問羅怙羅乃至說為傾側沙門之
法復次羅怙羅如醉象王有大力勢
牙如車軸肥壯勇猛善能闘戰往戰
場中共他戰時四足兩牙尾及脊膂

悉皆作用雖有其鼻卷而不出羅怙
羅此象為護命故不用其鼻以摧彼
軍象師即念此之象王護惜身命羅
怙羅若彼象王共鬪之時出鼻戰者
是時象師即知此象不惜軀命自軍
他軍遇便殘害無惡不作如是羅怙
羅若復苾芻故心妄語無有慚耻亦
無追悔我說是人無惡不造尒時世
尊說伽他曰

若人違實法　故作虛誑語　乃至命終來
無過而不造　寧吞熱鐵丸　猶如猛火焰
不以破戒口　噉他信心食

此是緣起世尊尚未制戒

緣在室羅伐城時吐羅難陀苾芻尼
故心妄語即以此緣白苾芻苾芻
白佛佛以此緣同前集尼問吐羅難
陀汝實如是故心妄語答言實尒種
種訶責乃至我今為二部弟子制其
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尼故妄語者波逸底迦

尼謂吐羅難陀或復餘尼故者謂是
故心知其不實妄語者有九種妄語
八七六五四三二種差別不同云何

九種妄語謂以無根他勝僧伽伐尸沙波逸底迦提舍尼突色訖里多以無根破戒破見破威儀破正命而作妄語云何八種妄語謂以無根他勝僧伽伐尸沙波逸底迦提舍尼突色訖里多以無根見聞疑云何七種妄語謂以無根破戒破見破威儀破正命及無根見聞疑云何六種妄語若苾芻尼欲作妄語生如是念我當妄語正妄語時作如是念我正妄語妄語已作如是念我已妄語以無根見聞疑云何五種妄語謂以無根五部罪而作妄語云何四種妄語謂以無根破戒破見破威儀破正命云何三種妄語謂以無根見聞疑又有三種妄語作如是念我當妄語我正妄語我已妄語云何二種妄語謂我正妄語我已妄語無有一種成妄語者復有五種妄語何者是耶自有妄語得波羅市迦有得僧伽伐尸沙有得窣吐羅底也有得波逸底迦有得突色訖里多云何妄語得波羅市迦若苾芻尼實不得上人法自稱言得此妄

語得波羅市迦云何妄語得僧伽伐尸沙若苾芻尼知苾芻尼清淨無犯以無根他勝法謗此妄語得僧伽伐尸沙云何妄語得窣吐羅底也若苾芻尼在尼衆中故心妄語非法說法法說非法非律說律律說非律此妄語得窣吐羅底也云何妄語得突色訖里多若苾芻尼半月半月作褒灑陀誦戒經時彼問清淨不清淨自知有犯作覆藏心默然而住此妄語得突色訖里多除向所說四種妄語諸餘妄語悉皆得波逸底迦罪此是燒煮墮落義謂犯罪者墮在地獄傍生餓鬼惡道之中受燒煮苦又此罪若不慇懃說除便能障礙所有善法此有諸義故名波逸底迦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苾芻尼不見不聞不覺不知作如是想如是忍可便云我見我聞我覺我知如是說時語語得波逸底迦罪

若苾芻尼曾見聞覺知而忘其事作如是想如是忍可而云不妄語語皆得波逸底迦若實見聞覺知後遂生

疑彼作此想如是忍可言於見等無有疑心語語說時皆得隨罪若不見聞覺知有見等想彼作此解言有見等語語說時皆得本罪若實不見有聞覺知彼作此想如是忍可後言我見無有聞等語語說時皆得本罪若實不聞有見覺知彼作此想如是忍可後言我聞無見覺知語語說時皆得本罪若實不覺而有見聞知彼作此想如是忍可後言我覺無見聞知語語說時皆得本罪若實不知而有見聞覺作如是想如是忍可後言我知無見聞覺語語說時皆得本罪

若實見而忘聞覺知不忘彼作此想後言我見不忘聞覺知亦不忘語語說時皆得本罪若實聞而忘見覺知不忘彼作此想後言我聞不忘見覺知亦不忘語語說時皆得本罪

若實覺而忘見聞知不忘彼作此想後言我覺不忘見聞知亦不忘語語說時皆得本罪

若實知而忘見聞覺不忘彼作此想後言我知不忘見聞覺亦不忘語語

說時皆得本罪
若實見而疑聞覺知不疑彼作此想後言我見不疑聞覺知疑語語說時皆得本罪若實聞而疑見覺知不疑彼作此想後言我聞不疑見覺知疑說時本罪若實覺而疑見聞知不疑彼作此想後言我覺不疑見聞知疑說時本罪若實知而疑見聞覺不疑說亦如上若實不見而作不見想有聞覺知作聞覺知想後言我見不聞覺知說時本罪若實不聞作不聞想有見覺知作見覺知想後言我聞不見覺知說時本罪若實不覺作不覺想有見聞知作見聞知想後言我覺不見聞知說時本罪若實不知作不知想有見聞覺作見聞覺想後言我知不見聞覺說時本罪若實見聞覺知彼作此想後言我不見聞覺知說時本罪
若實見聞覺知而不忘其事彼作此想後言我見聞覺知而忘其事說時本罪
若實見聞覺知而無疑心彼作此想

後言我見聞覺知而有疑心說時本罪
若實見不聞覺知彼作此想後言我
不見然有聞覺知說時本罪若實聞
不見覺知彼作此想後言我不聞然見
覺知說時本罪若實覺不見聞知彼
作此想後言我不覺然見聞知說時
本罪若實知不見聞覺彼作此想後
言我不知然見聞覺說時本罪
若實見不忘聞覺知忘彼作此想後
言我見而忘聞覺知不忘說時本罪
若實聞不忘見覺知忘彼作此想後
言我聞而忘見覺知不忘說時本罪
若實覺不忘見聞知忘彼作此想後
言我覺而忘見聞知不忘說時本罪
若實知不忘見聞覺忘彼作此想後
言我知而忘見聞覺不忘說時本罪
若實見不疑聞覺知有疑彼作此想
後言我見有疑聞覺知不疑說時本
罪若實聞不疑見覺知有疑彼作此
想後言我聞有疑見覺知不疑說時
本罪若實覺不疑見聞知有疑彼作
此想後言我覺有疑見聞知不疑說
時本罪若實知不疑見聞覺有疑彼

作此想後言我知有疑見聞覺不疑說時本罪

若實見作見想不聞不覺不知作不聞不覺不知想彼作此想後言我不見然有聞覺知說時本罪

若實聞作聞想不見不覺知作不覺知想彼作此想後言我不聞然有見覺知說時本罪若實覺作覺想不見聞知作不見聞知想彼作此想後言我不覺然有見聞知說時本罪若實知作知想不見聞覺作不見聞覺想彼作此想後言我不知然有見聞覺說時得本罪若苾芻尼凡所有語違心而說皆得本罪若不違心而說者並皆無犯

根本說一切有部苾芻尼毗奈耶卷第十一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根本說一切有部苾芻尼毘奈耶卷第十二　樂

三藏法師 義淨奉 制譯

毀呰語學處第二

爾時薄伽梵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是時六衆苾芻每於諸苾芻處作毀呰語云勝目瘻癖背傴侏儒太長太短太麁太細聾盲瘖瘂柺行體腳尫臂大頭多脣齞齒是時六衆苾芻作如是等毀呰語時諸苾芻聞已慚赧憂愁不樂讀誦思惟悉皆廢闕懷憂而住時有少欲苾芻見其事已咸生嫌賤作輕毀言云何苾芻於苾芻處而作毀呰云勝目等如上所說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爾時世尊以此因緣集二部衆乃至問六衆曰汝等實作毀呰語惱諸苾芻云勝目等耶六衆答曰實爾大德世尊即便種種訶責廣說如上乃至此非沙門女所應作事所以者何汝等當聽往古世時於聚落中有一長者娶妻未久歡愛同居便生一女年漸長大長者單身躬為耕墾時有居士子父母俱喪

常於林野聚蕉為業持其蕉擔來至
耕處田頭樹下棄擔息肩見彼長者
躬自耕作就而問曰阿舅何故衰年
自營辛苦應居村落翫在田疇報言
善來外甥我無兄弟復無子息不自
躬耕衣食寧濟彼便報曰阿舅我且
代耕仁當憩息即便執犂代其耕作
遂至日午家中食來喚言外甥可
來共食既共食已報言阿舅宜可還
家然我未知舅之宅處至日晡後當
出村外路首相迎長者聞已即便歸
舍時居士子耕至日晚牛放青稀躬
持草擔并取柴束驅畜而歸至彼村
陽長者迎見遂即將歸到其宅所寄
居士子掃除廐庫布以乾土并設火
烟多與牛草長者見已作如是念我
由此兒令受安樂我之小女當與為
妻令其食已報云外甥當住於此勤
營家業此之小女授汝為妻報言甚
善即修處分營作生業時彼長者
家有二牛每令驅使大者為性調善
小者稟識貪餮難復拘制犯暴是常
童子發憤放石遙打折其一角因名

禿角後於他日尚犯田苗同前不止
便放鑣斫遂截其尾因名禿尾禿角
後於異時居士子告長者言阿母先
所許親幸可為作尒時長者言好便
告妻曰賢首衣服瓔珞當可營辦小
女不久欲為婚娶妻便問曰曾未與
人如何辦具長者報曰吾已與人妻
曰是誰報此居士子妻曰此人宗族
本不委知如白胡耕莫了生處如何
以女輒作婚姻凡婚姻者親屬還往
飲啜追尋氏族相應我方與女報其
妻曰賢首此居士子自至我家由斯
代勞得受安樂此若無者還娶辛苦
不免躬耕妻報夫曰我實不能將所
愛女與客作人世間之人多用妻語
是時長者便作是念我若報云不與
女者作人今日便捨我去我還不免
自執耕犁今且詭設方便勿令即去
時彼作人復於異時告長者曰家長
宜應作婚姻事報曰外甥我家親族
其數寬廣聚集之時多須飲食宜待
秋熟稻穀收成既收穀已復告成婚
報言外甥事須沙糖宜待甘蔗此既

叔已復告成婿報言外甥餅麵是資
當待麦熟既叔麦已復告成婿報言
外甥陳稻將盡可待新粳時居士子
見作推延遂生此念無容田實捴一
時成看此事由便成誑我我今宜可
往告衆人着不與者經官取定便對
衆人告云阿舅可作婿姻諸人聞已
告長者曰許言已久何不為婿是時
長者怒而告曰諸君當知此是我舍
容作之人我以何緣共為婿娶時居
士子便作是念我不得錢復不得婦
虛淹歲序莫見成功我今宜可損害
其人方隨意去便將二牛半日驅使
多與杖捶蘗之枯樹曝以烈日方欲
言歸逝劫初時畜解人語大牛便告
居士子曰汝先共我共相愛念恩同
父母知我劬勞何故今時多行杖捶
繫之枯樹曝以烈日棄我還家我於
汝邊有何愆過居士子曰汝無有咎
然汝曹主於我有過牛曰彼有何過
報曰先許與女今者違信牛曰何不
經官男子報曰為無證人牛曰我等
為汝而作證人男子曰為作人語為

[illegible]毗奈耶卷第十二 錄田長 [illegible]

作牛音荅曰不作人語我當現相汝
當為盟引我為證令人衆知牽我二
牛繫於廄内莫與水草滿七日已可
於地中多水草處放我令出乃至傍
人來觀信驗我等噤口不敢水草我
現相貌令王大目信汝言實我當飲
敢是時男子聞是計已即便俱解放
茂草中自詣王所致敬白王大王某
村長者許女為婚使役多年今乃翻
悔王喚長者問其虚實長者白云我
實不許王問男子汝有證不白王言
有王曰為人為非人白言非人王曰
是何白言是牛王曰為作人語為餘
語耶白言不作人語王曰如何成證
白言彼有實信令人衆知其牛於七
日中繫在廄内莫與水草滿七日已
可於地中多水草處放牛令出我引
為證必有奇相乃至大王未信已來
牛終不食此是虚者我當死罪王命
目曰當依此言看其證驗大目奉教
便取二牛繫之廄内不與水草時覔
角禿尾報大牛曰豈斯顛倒唯獨我
等日出西方幽閉廄中不聞水草大

牛報曰豈非我詐居士子為作保證
於七日中自餓而住乃至王來信來
不食水草禿尾禿角報大牛曰若放
我者逢石尚嚙況水草耶大牛報曰
此居士子愛念我等同父母豈得
違信誤彼人耶禿尾禿角曰雖實愛
念恩同二親然常喚我為禿尾禿角
我聞喚時即欲以角決破其腹大牛
聞已默尒而住彼居士子時復來看
問其牛曰得安隱不大牛報曰我且
安隱汝不安隱居士子曰何意如此大
牛具說居士子曰若如是者我於今
夜當急逃走對王為詐命在須臾大
牛報曰汝不須走當與禿尾禿角穿
鼻安繩其紉促繫我角放出之日若
彼違信食水草時我以雙角舉鼻令
上汝即報言今此二牛告第五護世
世人共許有五種擁護者謂地水火
風日時居士子邊與穿鼻禿尾禿角
報大牛曰仁當觀此苦虐於我大牛
曰與著瓔珞何苦之有便以拘紉繫
大者頸至七日已王及諸臣觀共觀視
彡水草曰放牛令出禿尾禿角既見

水草即便欲食是時大牛遂以雙角
舉小牛鼻向日而望王問曰何意
二牛向日而望時有智臣白言大王
今此二牛意欲啓王說如是事非直
我二爲證亦兼告彼第五護世明明
白日助我證知王見是事極生希有
報諸臣曰畜生無知尚能爲人而作
保證事既非虛宜以彼女共爲婚事
便放二牛俱食水草時居士子既得
勝已娶女爲妻
佛告諸苾芻汝等當知在傍生趣鬪
毀訾言尚懷害念況復於人是故苾
芻不應惡語毀訾他人此是緣起猶
未制戒佛復告諸苾芻乃往古昔於
一村中有長者任以行車爲業彼有
二㹀牛一名歡喜二名美味於春陽
時各生一子毛色斑駮既漸長大歡
喜之子其角廣長美味之兒頭禿無
角是時長者爲其立字一名歡喜長
角二名美味禿頭及其壯盛俱有氣
力後於異時諸行車人各因飲宴共
集池所作如是言誰牛最勝各云牛
勝長者答云我牛極勝何以得知可

於峻坂令牽重車共立明言賭金錢
五百作是要曰便將已牛於峻坂處
牽其重車時彼長者便喚牛曰歡喜
長角宜可疾牽美味秃頭亦當急挽
時秃頭牛聞毀訾語即便却住不肯
挽車長者大怒便以麁杖而拷楚之
餘人衆曰汝今豈欲殺此牛耶既其
不如宜當放却是時長者便輸五百
金錢極大忿怒多與牛杖繫之枯樹
牛解人語已如上說長者報曰令由
汝故罰我金錢牛曰由書之口過長
者曰我何口過牛曰何故人前辱毀
於我若言好名不毀訾者更於峻坂
牽倍重載共立明要倍賭一千長者
報曰汝今更欲倍罰我耶牛曰勿毀
訾我定當盡力後時共他要契以牛
牽車令上峻坂便喚牛曰歡喜宜可
急牽美味當須疾挽二牛聞已便生
歡悅盡力牽車令至平地亦既得勝
便獲金錢一千時有天神於虛空中
說伽他曰

雖有極重載　居在峻坂下　二牛心若喜
能牽出此車　若隨順意語　二牛聞慶悅

牽車出不難 主獲千金賞 是故常愛語
勿作逆耳言 若出愛語時 無罪常安樂
佛告諸苾芻彼傍生類聞毀訾時尚
能為主作無利益何況於人是故汝
苾芻等不應於他作毀訾語種種訶
責廣說乃至我為二部弟子制其學
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尼毀訾語故波逸底迦
尼謂此法中尼毀訾語者謂於他人
為毀辱事出言彰表他領解時得波
逸底迦罪廣說如上
此中犯相其事云何 總攝頌曰
種族及工巧 業形相病五 罪及煩惱類
惡罵為後邊
別攝頌曰
種姓織毛針 鐵銅及皮作 陶師并剃鬚
木竹作并奴
若苾芻尼作毀訾語意徃婆羅門種
苾芻尼處作如是語聖者汝是婆羅
門種出家今非沙門女非婆羅門女
時彼苾芻尼聞是語已隨惱不惱此
尼得惡作
若苾芻尼作毀訾意徃剎帝利種尼

處同前作語廣說乃至隨惱不惱此
尼亦得惡作若往薜舍種尼處作如
是語聖者汝是薜舍種出家今非沙
門女非婆羅門女彼聞語已隨惱不
惱此苾芻尼得波逸底迦（已下諸文皆有隨惱不惱恐文
多不譯）若苾芻尼作毀呰意往戍達羅種
羅種出家今非沙門女非婆羅門女
彼尼聞已此尼得墮罪此論種族訖
若苾芻尼作毀呰意往婆羅門種苾
芻尼處作如上語乃至非沙門女非
婆羅門女汝今宜應學自工巧及諸
技術謂婆羅門所有威儀法式洗淨
執瓶及取灰土讀誦規律覓聲蓬聲
四薜陁論作諸施會施受方法彼尼
聞已此尼得惡作罪
若苾芻尼作毀呰意往刹帝利種尼
處作如上語乃至汝今宜應學自工
巧及諸技術若刹帝利所有威儀法
式謂乘馬車執持弓箭迴轉進趣執
鉤執索排鏡之類斬截斫刺相扠相
撲射𡆲等術彼尼聞已同前得罪若
往薜舍種尼處作如上語廣說乃至

汝今宜應學自工巧若薛舍所有威
儀法式謂耕田牧牛及興易等彼尼
聞已此得波逸底迦罪
若往戍達羅種尼處作如上語廣說
乃至汝應學自工巧若戍達羅所有
威儀法式所謂擔運蒸薪餧飲諸畜
彼尼聞已此得墮罪若尼往織師種
尼處作如上語乃至汝今宜應學自
工巧所謂大疊小疊及被蓋物絹麻
紵衣等彼尼聞已得罪同前
若往織毛種尼處作如上語乃至汝
今宜應學自工巧所謂大小氍毹或
厚或薄方圓座褥等彼尼聞已此同
前罪
若尼往縫衣種尼所作如上語廣說
乃至汝今宜應學自工巧所謂頭帽
衫襖大小褌袴彼尼聞已得罪同前
若往鐵師種尼所作如上語乃至汝
今宜應學自工巧所謂鐵針剃刀斧
钁等物彼尼聞已此得波逸底迦
若往銅作種尼所作如上語廣說乃
至汝今宜應學自工巧所謂銅盤椀
等物彼尼聞已同前得罪

若往皮作種𡰪所作如上語乃至汝今宜應學自工巧所謂富羅鞾履鞁鞴坐具等物彼𡰪聞已同前得罪

若往陶師種𡰪所作如上語廣說乃至汝今宜應學自工巧所謂瓶㼧甌器等物時彼𡰪聞同前得罪

若往剃髮種𡰪所作如上語廣說乃至汝今宜應學自工巧所謂剃髮剪爪料理卷舒等事彼𡰪聞已同前得罪

若𡰪往木作種𡰪所作如上語廣說乃至汝今宜應學自工巧所謂牀座牕屋舍等事彼𡰪聞已餘如上說

若𡰪往竹作種𡰪所作如上語乃至汝今宜應學自工巧所謂箱箕席扇傘蓋舁筩等事彼𡰪聞已餘如上說

若𡰪往奴婢種𡰪所作如上語乃至學自工巧所謂與他濯足洗身鬄點作役等事彼𡰪聞已餘如上說此謫工巧說

若苾芻𡰪作毀呰意往婆羅門種苾芻𡰪所作如是語汝是婆羅門種出家非沙門女非婆羅門女汝今宜應

作其自業謂婆羅門所有威儀法式洗淨執瓶等業如前廣說彼尼聞已此得惡作罪如是剎帝利令作自業廣說如前得惡作罪若薜舍戍達羅及餘諸類奴婢所作之業廣說如前作事應說如其器具而此苾芻尼得波逸底迦罪此論作業說若尼作毀呰意往趣彼苾芻尼所作如是語汝是跛躄出家非沙門女非婆羅門女時彼苾芻尼聞是語已此尼得波逸底迦罪如是乃至眇目盲瞎曲脊侏儒聾瘂柺行可惡相貌向彼說時彼聞語已此尼皆得波逸底迦罪此論形相說

若苾芻尼作毀呰意往病癩苾芻尼所作如是語汝是病癩出家非沙門女非婆羅門女彼尼聞已同前得罪如是身生疥癬禿瘡瘖瘂噦變吐乾消熱癰風氣癲狂水腫痔漏塊等所有諸病若苾芻尼作毀呰意往如是病尼所作如上語得罪同前

云何為罪若尼作毀呰意往苾芻尼所作如是語汝犯波羅市迦非沙門

女非婆羅門女彼尼聞已同前得罪
如是汝犯僧伽伐尸沙窣吐羅底也
波逸底迦波羅底提舍尼突色訖里
多非沙門女非婆羅門女彼尼聞已
與苾芻尼同前得罪與論罪訖

云何煩惱若苾芻尼作毀呰意往苾
芻尼所作如是語汝有瞋恚非沙門
女非婆羅門女彼聞語已隨惱不惱
同前得罪如是汝有恨覆惱嫉慳諂
誑無羞恥惡行邪見同前得罪是謂
煩惱

云何惡罵若苾芻尼作毀呰意往苾
芻尼所作種種鄙媟語而爲罵詈彼
聞語已同前得罪無犯者爲一住處
有多同名苾芻尼若問他時他不識
者應報彼云如是如是種類婆羅門
等苾芻尼說皆無犯

離聞語學處第三

緣處同前時六衆苾芻於諸苾芻離
間語時諸苾芻共相忿恨生大慚恥
各懷憂惱不能樂住廢修正業讀誦
思惟久愛念心因斯斷絕時諸少欲
苾芻聞是事已心生嫌賤作如是語

云何苾芻於諸苾芻作離間語即以此緣白佛世尊集衆問實訶責乃至為二部弟子制其學處應如是說（皆緣如大苾芻律）

若復苾芻尼離間語故波逸底迦

尼謂此法中尼或更有流類離間語者若苾芻尼於他苾芻尼處作離間意所有言說得波逸底迦義如上說

此中犯相其事云何攝頌曰

種族及工巧　業形相病五　罪及煩惱類

惡罵為後邊

別攝頌曰

種謂是四姓　乃至於奴種　工巧事皆同

作業亦如是　於中有雜類　織師毛作鉗

鐵匠銅作人　皮作陶師種　剃髮并木作

及以竹作人　類有十一殊　奴家居於後

若苾芻尼作離間意往婆羅門種苾芻尼所作如是語聖者有苾芻尼云汝是婆羅門種出家非沙門女非婆羅門女問言是誰答云某甲彰其名者得惡作罪所說種族亦惡作罪剎帝利種罪亦同前若薜舍等乃至於奴若彰其名及以種族皆得波逸底迦罪於中廣說如毀呰語學處

發舉學處第四

緣處同前。時六衆苾芻知和合衆如法斷諍已更於羯磨而相發舉乃至世尊訶責告曰我爲二部弟子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尼知和合僧伽如法斷諍事已除滅後於羯磨處更發舉者波逸底迦

尼謂此法中尼知者謂自解了說向他人和合者謂同一味衆者謂佛弟子如法斷者謂如律如大師教諍者四諍謂評論諍非言諍犯罪諍作事諍已除滅者謂事消殄後於羯磨更發舉者謂發舉其事令不止息隨義如上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苾芻尼於評論諍事作評論諍事想知事除滅作除滅想或復生疑更發舉者波逸底迦事不除滅作除滅想疑更發舉者得突色訖里多

若苾芻尼於評論諍事作非言諍事想知事除滅作除滅想或復生疑更發舉者波逸底迦餘犯同前若苾芻尼於評論諍事作犯罪諍事想知事

除滅作除滅想或復生疑更發舉者
波逸底迦餘犯同前若苾芻尼於評
論諍事作非事諍想知事除滅作除
滅想或復生疑更發舉者得罪同前
如以評論諍事為初望餘三諍而為
四句餘諍為首類此應知廣說捴有
十六句有五種別人云何為五謂主
人作羯磨人與欲人述自見人客人
言主人者謂於諍事了初中後作羯
磨人者謂於此諍事為秉羯磨與欲
人者謂於當時而與其欲述自見人
者謂作羯磨時說其自見客人者謂
於諍事不了初中後於此五中初之
三人知和合衆於其諍事如法除殄
更發舉其事者得波逸底迦後之二
人於和合斷事更發舉者得突色訖
里多境想句數如常應知

獨與男子說法過五六語學處第五

緣處同前時鄔陀夷善解身相於日
初分時執持衣鉢入室羅伐城次行
乞食至婆羅門居士舍為說隱密暴
惡之相乃至世尊訶責告諸苾芻我
為二部弟子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廣律如大苾芻律說

若復苾芻尼為男子說法過五六語除有智女人波逸底迦

尼謂此法中尼男子者謂解善惡語不得過五六語者若說五句法時故心至六若說六句法時故心至七法者若佛說若聲聞說說者謂口宣陳有智女人者謂知解女波逸底迦義亦如上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苾芻尼以五六句為男子說法故心至六至七各得墮罪

與未近圓人同句讀誦學處第六

緣處同前時六衆苾芻與未近圓人同句讀誦便於住處作大嚻聲如婆羅門誦諸外論又如俗衆在學堂中高聲習讀乃至為二部弟子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尼與未近圓人同句讀誦及教授法者波逸底迦

尼謂此法中尼未近圓人者有兩種圓具謂苾芻苾芻尼餘並名為未圓具者言句者有同句前句云何同句謂圓具者云諸惡莫作時其未圓具

者便共一時云諸惡莫作是名同句云何前句謂圓具者云諸惡莫作聲未絶時其未具者同聲道此句遂在先云諸善奉行是名前句云何同字謂圓具者云惡字時未具者遂同時云惡是名同字云何前字謂圓具者云惡字聲未絶時其未具者同聲道惡字遂在先云惡是名前字言讀誦者謂言領受法者謂佛及聲聞所說之法波逸底迦者義如上說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苾芻尼於未圓具人作同句前句讀誦法者得根本罪前字同字亦同前得罪無犯者若口吃者若性急者若捷語者並無犯若教誦時若教問時亦無犯（近圓圓具二義俱通）

向未圓具說麁罪學處第七

緣處同前時有苾芻由未離欲遂犯衆教求悔除罪行遍住法六衆告諸俗人令生不信廣說乃至世尊訶責告諸苾芻我今為二部弟子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尼知他苾芻尼有麁惡罪向未近圓人說者波逸底迦

如是世尊為諸苾芻尼制學處已室羅代城有苾芻名曰廣額有苾芻尼名曰松幹時此二人於諸俗舍作汙家事現不善相遂使諸人不生敬信時諸尼衆白諸苾芻苾芻白佛佛告諸苾芻尼應差一尼於諸俗家告語諸人云廣額苾芻松幹苾芻尼所作非法者苾芻尼不具五法即不應差設差不應遣去云何為五有愛恚怖癡不知說與未說若具五法應差應去謂翻前五應敷座席鳴健稚衆既集已以言告知先當問能汝某甲能往諸俗家說彼二人所行非法不彼答言能次一苾芻尼為白羯磨應如是作

大德尼僧伽聽此廣額苾芻松幹苾芻尼於諸俗家作諸非法遂令諸人不生敬信此苾芻尼某甲能往諸俗家說廣額苾芻松幹苾芻尼所行非法若尼僧伽時至聽者僧伽應許僧伽今差此苾芻尼某甲於諸俗家說廣額苾芻松幹苾芻尼所行非法白如是次作羯磨

大德尼僧伽聽此廣額苾芻松幹苾

苾芻尼於諸俗家作諸非法遂令諸人不生敬信此苾芻尼某甲能往俗家說廣額苾芻松幹苾芻尼所行非法若諸具壽許此苾芻尼某甲於諸俗家為說過人於諸俗家說廣額苾芻松幹苾芻尼所行非法者默然若不許者說僧伽今已許差此苾芻尼某甲於諸俗家為說過者向諸俗家說廣額苾芻松幹苾芻尼所行非法由其默然故我今如是持

汝等苾芻尼我今為彼於諸俗家說過苾芻尼制其行法彼苾芻尼應至俗家作如是語諸仁當聽有汙俗家者有汙出家者譬如田畦稻穀滋茂便遭霜雹遂令苗稼盡見摧殘又如甘蔗莖幹敷榮遭赤節病遂令損壞無有遺餘仁等當知彼二罪惡之人亦復如是仁等莫與共為雜住虧損聖教當知此人自身損壞猶如燋種不復生芽令於聖教法律之中不能增長汝等當觀如來應供正遍知及觀上座尊者解了憍陳如尊者婆澀波尊者無勝尊者賢善尊者大名

尊者名稱尊者圓滿尊者無垢尊者孝
牛王尊者善辟尊者身子尊者大目
乾連尊者俱耻羅尊者大准陁尊者
大迦多演那尊者頻蠡迦攝尊者那
他迦攝尊者伽耶迦攝尊者大迦攝
尊者難提如是等諸大苾芻汝當觀
察又復觀大苾芻尼准陁尼民陁尼
寂吒婆尼波吒折羅尼阿吒毗迦尼
佉閂摩尼明月尼瘦喬荅弥尼蓮花
色尼大世主尼如是等諸大尼衆汝
當觀察時彼告令苾芻尼應於俗家
如是告已即出其舍時松幹苾芻尼
鬪諍事已告言汝於俗家說我過失
耶彼便報曰我得僧伽如法教令吞
曰我於是事隨合不合當破汝腹決
取中腸挂於樹上彼聞是語即大驚
怖具告諸尼我今不能更於俗舍療
說其事諸苾芻尼白諸苾芻苾芻白
佛佛言彼之癡人能拔別人不能歎
衆由是僧伽應作單白詳說其過敷
座席鳴揵稚衆既集已應言告知令
一苾芻尼應如是作
大德尼僧伽聽此廣顙苾芻松幹苾

苾芻尼於諸俗家作非法事遂令多人
不生敬信令無別人能於俗舍說其
過惡若僧伽時至聽者僧伽應許僧
伽今若見廣額苾芻松幹苾芻尼於
諸俗家作非法處即應於彼說其過
失白如是
如佛所教令諸尼衆於彼行處普告
俗家隨知不知悉皆告語遂令衆人
不生敬信使乞食者飲食難求即以
此緣白佛佛言於諸俗家知彼苾芻
尼行惡行處當說其過勿於不知處
由此當知除僧羯磨尒時世尊讚歎
持戒隨時宜說少欲法已告諸尼曰
前是創制此是隨開乃至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尼知他苾芻尼有麁惡罪
向未近圓人說除衆羯磨波逸底迦
尼謂此法中尼言近圓者有其二種
謂苾芻苾芻尼餘名未具言麁惡者
有二種謂波羅市迦因起及僧伽伐
尸沙因起此麁惡者有二種相一自
性麁惡二因起麁惡說者謂是彰露
其事除僧羯磨者謂除大衆爲其作
法波逸底迦義如上說此中犯相其

事云何若苾芻尼於不知俗家作不
知想疑向彼說他麁惡罪者得墮罪
若苾芻尼於知俗家作不知想疑向
彼說者得惡作罪無犯者於不知俗
家作先知想若大衆詳說其事或時
人衆普悉知聞猶如壁畫人所共觀
非我獨知說皆無過

實得上人法向未圓具人說學處第八

緣處同前時衆多苾芻精勤練行繫
念修習廣說乃至得阿羅漢果皆向
眷屬說其果利顯已威德乃至訶責
爲二部弟子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尼實得上人法向未近圓
人說者波逸底迦
尼謂此法中尼餘義如上實得者謂
其事實上人法等者此並如前大苾
芻第四他勝廣說此中犯相其事云
何若苾芻尼無虛妄心作實有想對
未圓具人說得惡作罪於中別者前
他勝罪此云墮落前云麁罪此云惡作

謗迴衆利物學處第九

緣起廣說具如大苾芻律乃至制其
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尼先同心許後作是說諸具壽以僧利物隨親厚處廻與別人者波逸底迦

尼謂此法中人先同心許者先許其事後作是說者謂於後時作如是語隨親厚者謂親厚二師與弟子同師等并餘親友知識彼此相望並為親厚僧者謂佛弟子物利者有二種一衣物利二飲食利此中利者謂是衣利已至衆中廻與者謂以僧物轉與別人波逸底迦者義並如上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苾芻尼隨有多少衆僧利物先同心許後作是說者皆得墮罪若僧實不與輒自廻與者說時無犯

輕訶戒學處第十

緣在室羅伐城佛告諸苾芻汝等半月半月應說波羅底木叉經時諸苾芻隨佛所教半月半月說戒經時六衆苾芻聞說作如是語何故於我所有瘡疣數更傷損此小隨小戒半月半月數宣說時令諸苾芻聞心生憂惱發起追悔少欲苾芻皆生嫌耻乃至世

訶責為二部弟子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尼半月半月說戒經時作如是語諸具壽何用說此小隨小學處為說是戒時令諸苾芻尼心生惡作惱悔懷憂若作如是輕訶戒者波逸底迦

尼謂此法中尼餘義如上言半月者謂一月分兩戒者謂從八他勝終至七滅諍經者是次第相應略說者謂宣說時具壽等者謂叙述其情輒憂惱狀輕訶戒者謂出毀語以告前人隨義如上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苾芻尼每於半月說八他勝時乃至說七滅諍時作如是語具壽何須說此小隨小戒令諸苾芻尼心生惡作者得波逸底迦或生惱悔憂熱或去思惟俗事或云不樂出家或云歸俗作其等語皆得隨罪如是應知於餘十六事處及雜事處尼陀那處目得迦等處及於律教相應經處及在餘處說此等時若苾芻尼作如是語何用說此小隨小戒說此之時令生惡

作者咸皆墮罪若餘經處宣說之
時作語令人惱悔等者得惡作罪

根本說一切有部苾芻尼毗奈耶卷第十二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根本說一切有部苾芻尼毗奈耶卷第十三　樂

三藏法師　義淨　奉　制譯

第二攝頌曰

種子輕惱教　安牀草摩牽　强住脫脚牀

澆草應三二

壞生種學處第十一

尒時薄伽梵在室羅伐城時六衆苾芻自作使人斬伐樹木及諸生草乃至花果隨取而用于時外道等見是事已各生嫌耻作如是議此諸沙門釋子自作使人斬伐草木然我俗流婆羅門等乃至傭人亦自作使人斬伐諸樹及殺草等雖復出家與俗何別誰當供養如是禿沙門耶諸苾芻白佛佛以此緣同前集衆問實訶責廣說乃至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尼自壞種子有情村及令他壞者波逸底迦

尼謂此法中人餘義如上種子村者有五種子一根種二莖種三節種四開種五子種六何根種謂香附子菖蒲黃薑白薑烏頭附子等此物皆由

種根乃生故名根種云何莖種謂石榴樹柳樹蒲萄菩提樹烏曇跋羅溺屈路陁樹等此等皆由莖生故名莖種云何節種謂甘蔗竹葦等此皆由節上而生故名節種云何開種謂蘭香芸蔘橘柚等子此等諸子皆因開裂乃生故名開種云何子種謂稻麦大麦諸豆芥等此等諸子皆由子生故名子種斯等總名種子村云何有情村有情者謂蝭螽蛺蚊蜻蟯蜋蟻子蚰蜒及諸蜂等此等有情皆依草樹木而為窟宅若苾芻尼於草樹木若拔若破若斫截皆波逸底迦義如前說此中犯相其事云何攝頌曰

根等生種想　斫樹草及花
青苔瓶架等　樹等經行處

若苾芻尼於根種作根種想生作生想及疑自斫教人斫得墮罪若乾物作生想疑俱得惡作罪若苾芻尼於根種作莖種想生想及疑自斫教人斫皆得墮罪若乾物作生想疑斷壞之時皆得惡作罪如是根種望節種開種及子種皆有四番准前應作又

以苾芻自望及望餘四各有四番若
想若疑俱得墮及惡作准事廣說
若苾芻尼於五種子自作使人投著
火中作如是念令此種子悉皆損壞
得五墮罪若不損壞者得五惡作罪
若於五種子自作使人投著水中亦
如前說若以五種子安著臼中以杵
擣築令子損壞得五墮罪若不壞者
得五惡作若以五種子置乾燥地或
安熱處灰汁瞿昧耶及乾土等和糅
一處作損壞心隨事得罪輕重如前
若以五種子置在蔓朧餅汁之中令
其損壞得罪同前若以一方便斫樹
斷時得一惡作得一墮罪若以一下
斫兩樹斷時得一惡作得二墮罪若
以一斫斷多樹時得一惡作衆多墮
罪若以二斫斷一樹時得二惡作一
墮罪若以二斫斷二樹時得二惡作
二墮罪若以二斫斷多樹時得二惡
作衆多墮罪若以多斫斷一樹時得
多惡作一墮罪若以多斫斷二樹時
得多惡作二墮罪若以多斫斷多樹
時得多惡作及多墮罪如樹既尒

若於生草及蓮花等準事得罪多少同前若苾芻尼拔樹根者得墮罪樹皴皮及不堅溼處壞得惡作若壞堅溼處皆得墮罪若損未開花得墮罪若已熟者壞得惡作若於生草地處以熱湯澆及牛糞泥等傾瀉其上令損壞者皆得墮罪若不壞者皆得惡作若作傾瀉物心無損壞意者皆悉無犯若苾芻尼於生草地經行之時起如是念令草損壞者隨所壞草皆得墮罪若但經行心者無犯若於生草地牽柴或席欲令壞者得墮罪若無壞心者無犯若於青苔地經行之時同前有犯無犯若於此地牽柴或席及餘諸物得罪同前若於水中舉浮萍藻及青苔時乃至未離水來得惡作釋離水得墮若拔地菌得惡作罪有損地心亦墮若苾芻尼於瓶瓨等處及衣服上若褥席等及衣架飲食等等處有青衣白醭生者若作損壞心皆得惡作若令人知淨方受用者無犯若五生種令人知淨者亦皆無犯

嫌毀輕賤學處第十二

緣起廣說具如大苾芻律乃至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尼嫌毀輕賤苾芻尼者波逸底迦

嫌毀輕賤者謂對面直言及假託餘事以言彰表波逸底迦義如上說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苾芻尼被僧伽作法為訶責已於十二種人被衆差者事未停息若嫌毀者波逸底迦若輕賤者波逸底迦若嫌毀輕賤者波逸底迦若復苾芻尼被僧作法為訶責已於十二種人被衆差者事雖停息而嫌毀者波逸底迦若輕賤者波逸底迦若嫌毀輕賤者波逸底迦若苾芻尼不被衆僧作法訶責於十二人被差者事未停息而嫌毀者得惡作罪若輕賤者得惡作罪若嫌毀輕賤者得惡作罪若苾芻尼不被衆僧作法可責於十二種人被衆差者事雖停息而嫌毀者得惡作罪若輕賤者得惡作罪若嫌毀輕賤者得惡作罪境想句數准事應知又無犯者謂

最初犯人或癡狂心亂痛惱所纏
違惱言教學處第十三
緣起廣說具如大苾芻律乃至制其
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尼違惱言教者波逸底迦
若復苾芻尼者謂是此法中苾芻尼
餘義如上違惱言教者作惱他想以
言表示波逸底迦義如上說此中犯
相其事云何若有苾芻尼往苾芻尼
所作如是語阿離移迦頗見苾芻尼
新剃鬚髮著赤色大衣以物替鉢手
執錫杖或以酥蜜沙糖石蜜盛滿鉢
中擎持去不彼見問時答言我實不
見如是相狀苾芻尼然我見苾芻尼
兩脚行去若苾芻尼別見別說故作
是語惱亂他時得波逸底迦如是乃
至正學女求寂女同前問答得波逸
底迦若他來問頗見俗人擔持甘蔗
竹篳紫草酥油瓶等從此過不彼便
答言我實不見如是之人但見有兩
脚行去若苾芻尼見別語別作是惱
者波逸底迦若有問言頗見俗人男
子著青黃赤白等衣持酥瓶等從此

過不乃至報云但見兩脚行去廣說應知惱心說時皆得墮罪如語既尒默亦同然皆得墮罪無犯者若苾芻尼見有獵人逐麞鹿等来入寺内苾芻尼見已獵人問言聖者頗見有走鹿從此過不不應答言我見若是寒時報獵人曰賢首汝可入温室中少時向火若是熱時報言賢首汝可暫入涼室飲清冷水少時停息若獵者云我不疲倦我問走鹿即應先可自觀指甲報彼人云諾佉鉢奢彌若更問者應自觀太虛報彼人云納婆鉢奢彌（此是梵語但以方殊音別極難解意自非通知審意豈能體此言辭自非自指難爲翳隱指甲太虛並說委寄有廣註述具如餘處）若獵者云我不問指甲及以太虛然問可殺有情於此過不苾芻尼即應遍觀四方作如是念於勝義諦一切諸行本無有情即報彼云我不見有情此皆無犯若苾芻尼於餘問時不如實者皆得墮罪

在露地安僧敷具學處第十四

緣處同前時有長者請佛及僧於舍宅食時諸苾芻於日初分執持衣鉢詣長者家于時世尊在寺内住令人取

食佛有五緣在寺而食云何為五
一自須宴默二為諸天說法三為觀
病者四為觀僧臥具五為諸苾芻制
其學處此時佛欲觀僧臥具并制學
處由此為緣在寺內住令人取食尒
時世尊衆僧去後持戶鑰遍觀寺內
所有房舍乃至寺外隨近園林普皆
觀察次至僧房於此房中多有敷具
置在露地忽有非時風雨蒙密而至
佛作是念斯等敷具並皆是信心婆
羅門諸居士等自苦己身減妻子分
而施僧伽為求勝福而諸苾芻尼
受用之時不知其量不善守護隨處
棄擲風雨欲至世尊見已作神通力
屏除風雨而有重雲靉靆垂布不散以
待世尊收攝臥褥世尊自取敷具安
置室中便取雨衣出於房外方欲洗
沐即攝神通雷霆震響遂降洪雨高
下同潤佛洗身已洗足入房宴默而
住時取食苾芻持食既至安在一邊
詣世尊所頂礼雙足世尊常法共承
食人歡言問訊苾芻僧伽所受飲食
得飽滿不答言大德皆得飽滿即便

以食進奉世尊食事既訖宴默而住至日晡時於如常座既坐定已告諸苾芻曰向者僧伽出食之後我持户鑰遍觀房舍見於露地多安卧褥時天欲雨我以神力悉皆屏除躬自收攝告諸苾芻曰諸有施主苦自己身施僧求福汝等不能如法受用虛損信施即說頌曰

於他信施物　知量而受用　自身得安隱
令他福業增

尒時世尊讃歎知足依法受用信施物已告諸苾芻廣說如前乃至我今為二部弟子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尼於露地處安僧敷具及諸牀座去時不自舉不教人舉者波逸底迦

如是世尊為諸苾芻制學處已時有苾芻隨逐賈旅人間遊行至一住處遂投寄宿於後夜時賈旅發去二人來喚苾芻聞其喚聲即便疾起分付卧具既延時節於後隨行遂被賊劫以緣白佛佛言於住止處若有苾芻囑授而去時諸苾芻既聞佛教有因

緣者皆屬授去室羅伐城有二長者
生生之處共爲讎隙一有信心一無
信心其信心者作如是念我今何因
增長怨隙可捨怨惡而爲出家無信
者聞懷怨告曰縱令汝走入牛角中
我終不放苾芻聞已便作是念我由
爲彼而來出家豈於此處還遭彼怖
我今宜可迯避他方念已白鄔波馱耶
我向何處得免其難親教師曰汝有
斯畏可遊人間弟子即去怨者聞
已便持路粮隨趂而去苾芻依時而
行非時不行俗人則時與非時俱不
停息於其中路有一僧寺長者趂及
苾芻遇見即入寺內長者念曰明當
在路我自知之作是念已別求息處
時彼苾芻至天曉已告諸苾芻觀察
資具我欲前行問曰欲何處去答曰
欲詣王舍城苾芻報曰應尋此道勿
行餘路報言好住遂即前行時彼長
者旦入寺中問苾芻曰取何路去答
言此路隨路急去趂及苾芻告曰咄
秃頭沙門欲向何處苾芻答曰賢首
我已出家欲除怨諍彼便答曰我於

令時爲除怨諍以杖熟打幾將至死
衣鉢破碎餘有殘命還向寺中以事
具說寺中苾芻告曰若不教汝所向之
處必定不遭如斯苦惱遂以此緣具
白世尊世尊告曰除時因緣餘當囑
授前是創制此是隨開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尼於露地處安僧敷具及
諸牀座去時不自舉不教人舉若有
苾芻尼不囑授除餘緣故波逸底迦
尼謂此法中人餘義如上僧者謂如
來聲聞弟子敷具者謂大牀氈褥被
毯等雜物者謂小牀座枯及餘資具
於露地者謂無覆蓋去時者謂離勢
分時具壽鄔波離白佛言大德離勢
具時齊遠近來名爲勢分世尊告曰
如生聞婆羅門種菴没羅樹法相去
七尋方植一樹枝條嫈茂花果繁實
十樹之內有四十九尋若安敷具在露
地時齊此遠近當須囑授離此勢分即
須収攝若不自舉不教人舉者謂不収
攝有苾芻尼者謂現有人堪可囑授
有五種囑授云何爲五應報主人曰
具壽此是住房此房可觀察此是敷

具此應可掌持此是房門鑰若於其處無苾芻尼者應囑求寂女此若無者應囑俗人此若無者應觀四方好藏户鑰然後方去若於中路逢見應報某處取之言除時因緣者謂除難緣波逸底迦者義如上說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苾芻尼安僧敷具故不囑授捨而去者乃至未離勢分已來得惡作罪若離勢分便得墮罪若苾芻尼於露地處安僧敷具迴入房中為欲安坐寂止亂心既寂定已方隨意出至初夏時若不損壞敷具者得惡作罪若損壞者得墮罪

具壽鄔波離白佛言世尊大德凡敷具者有幾種損壞佛言鄔波離有二種壞謂風及雨若風吹卷攝是名風壞若雨濕徹是名雨壞若苾芻尼於日暮時露安敷具至半更時而不收攝不自他看守若不損壞者得惡作若壞得墮罪如是乃至一更一更半二更二更半三更三更半四更四更半平旦（西方夜有三時分十稍令難解故依此方五更為數冀令尋者易知耳）日出時小食時隅中時欲午時正午時

過午時日角時晡時晡後時日暮時若苾芻尼齊此盡夜於時時中安僧敷具不即觀察若未損壞得惡作罪若損壞者得墮罪

不舉草敷具學處第十五

緣處同前有二苾芻爲礼佛故向室羅伐城在道日暮入寺寄宿時諸苾芻遥見老者與房臥具其少年者但與其房而無臥具此二苾芻立性勤策多覓乾草敷令厚煖至曉便去後有衆蟣依此草敷穿壞房舍佛欲觀僧臥具并制學處見草狼藉廣說如上訶責乃至我今爲二部弟子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尼於僧房內若草若葉自敷教人敷去時不自舉不教人舉若有苾芻尼不囑授彼送底迦

如是世尊爲諸苾芻制學處已時有衆多苾芻遊行人間有一長者容其停止多敷乾草積與膝齊至天曉已不告而去長者見譏佛言應白主知應須除棄若違者得越法罪復有衆多苾芻遊行人間廣說同前於一寺內

止宿欲棄草敷主人報曰我為客故
遠求此草實是難得無宜輒棄客苾
芻報曰仁等無知自身犯罪欲令我
等亦犯罪耶作此責已取草棄外以
事白佛佛言此不應棄若有苾芻囑
授而去遣棄方棄若異此者得越法
罪前是創制此是隨開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尼於僧房內若草若葉自
敷教人敷去時不自舉不教人舉若
有苾芻尼不囑授除餘緣故波逸
底迦
尼謂此法中人僧房者謂是如來弟
子住處於中堪得為四威儀行住坐
臥敷具者謂草葉餘廣如上此中犯
相亦同前說若在甎鞕地或在沙石
中無蟲蟻處敷草設不斂看此皆
無犯
強惱觸他學處第十六
緣處同前時具壽鄔陀夷至彼眾多
年少苾芻處勸喻之曰汝等共我人
間遊行廣說乃至少年苾芻俱出露
地而臥於一夜中備受寒苦等具如
苾芻律說佛訶責已為二部眾制其

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尼於僧住處知諸苾芻尼先此處住後來於中故相惱觸於彼卧具若坐若卧作如是念彼若生苦者自當避我去波逸底迦

尼謂此法中尼餘義如上知者謂了其事苾芻尼先此處住者先在此中而為止宿後來於中等者謂是縱身强為坐卧彼嫌苦痛者謂被惱不樂自當避我去者謂以此為緣不由餘事波逸底迦義如上說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苾芻尼了知其事如向所說乃至避我去者皆得波逸底迦

故放身坐卧脫脚牀學處第十七

緣處同前時具壽鄔波難陀至彼衆多少年苾芻處勸喻曰汝等共我人間遊行必當降伏他宗自獲名稱汝等若欲讚誦禪思及以衣食病緣所須皆令無闕時諸少年雖聞此勸共知鄔波難陀稟性惡行不堪共居竟無一人許共同去時有乞食苾芻聞其覓伴遂告鄔波難陀曰我共大德人間遊行有同行人乞食者曰此

鄔波難陀為人惡行汝今隨去必遣
惱觸遂報同梵行者曰我滿十夏不
依止他亦不就彼求受學業彼於我
處欲何所為知識報曰不相用語後
自當知不受勸言遂共同去廣說乃
至鄔波難陀在上棚臥知脫脚牀放
身而坐令牀脚脫打破他頭等具如
苾芻律說世尊以此因緣種種訶責
為二部弟子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尼於僧住處知重房棚上
脫脚牀及餘坐物放身坐臥者波逸
底迦

尼謂此法中尼餘義如上知者或府
自作或被他教重房者謂居重閣危
朽棚上脫脚牀者謂此牀脚不連上
蓋（西國牀脚安口角頭於上有蓋與脚相連為此不同也）及餘諸座放身坐
臥者謂擲縱身或坐或臥故令脚出
傷損他人波逸底迦者廣釋如上此
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苾芻尼知僧房
舍有脫脚牀縱身坐臥欲惱他者皆
得墮罪若是版棚或是就地或脚以
版支或時仰著此皆無犯

用蟲水學處第十八

緣在憍閃毘時具壽闡陀以有蟲水澆草土牛糞等用諸少欲者共生嫌賤云何以有蟲水將澆草等自作使人不顧生命以緣白佛佛以此緣問實訶責為二部弟子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尼知水有蟲自澆草土若和牛糞及教人澆者波逸底迦

餘如上說此中犯相若苾芻尼於有蟲水作有蟲想若自用若教人用得波逸底迦疑亦如是若水無蟲作有蟲想得惡作罪疑亦如是

造大寺過限學處第十九

緣處同前如世尊說修福德者令彼後世常受安樂無福之人恒遭苦惱時諸苾芻教化婆羅門居士為僧如故置立住處時六衆苾芻說諸過患觀此寺門安置不好廣說如苾芻律乃至世尊訶責告諸苾芻我為二部弟子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尼作大住處於門樓邊應安橫扂及諸牕牖并安水竇若起甎時是溼泥者應二三重齊橫扂處若

過得波逸底迦
餘義如上大者謂有二種一施物大二形量大此謂形量大言住處者謂於其中得為行住坐臥四威儀事作者或自作或使人於門楗邊應安橫扂及臨牖水竇若起牆時是溼泥者若從治地築基創起應二三重布其坙塹若過得波逸底迦釋義如上此尼犯相廣同大僧

過一宿食學處第二十

緣在室羅伐城世尊現大神通外道摧破悉皆逃散邊方而住時有長者為諸外道造一住處外道邪師與六十人於此而住後時長者有知識人從室羅伐至長者處告言仁今於此有勝福田可恭敬不長者即將至邪人所知識報曰此是世顛倒物非真福田即為長者說諸苾芻德行尊高廣說乃至告六衆知皆來至彼遂令長者心無淨信復打外道驅逐令去苾芻以事白佛佛以此緣種種訶責為二部弟子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尼於外道住處得經一宿

一食若過者波逸底迦
尒時世尊觀彼長者調伏時至令其壽命舍利子為其說法彼聞法已得見眞諦復為無量百千有情說法皆悟眞諦時過不食風發遭患乃至廣說佛言前是創制此是隨開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尼於外道住處得經一宿一食除病因緣若過者波逸底迦
尼謂此法中尼外道住處者謂非同梵行一宿一食者謂於彼衆受食宿止齊限時節除病因緣者謂緣說法事及有病波逸底迦者廣如上說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苾芻尼於別住處已受一食若更經宿得惡作罪若食者便得墮罪若於此宿餘處受食宿時惡作食時無犯若於餘處宿此處食宿時無過食時得墮罪若餘處宿餘處食斷足衆此者無犯若此處所是多人共作或主見留或是親族造此住處過食無犯
第三攝頌曰
過三不餘食　勸足并別衆　非時觸不受
蟲外道藏

過三鉢受食學處第二十一

緣在室羅伐城世尊既證無上智覺名稱普聞尒時北方有大賣主亦至此城郭外停止時六衆聞已共詣其處而為說法他便請食既受食已更復相看為其說法賣主慇懃請其受食復還辭曰我不須食現相求衣賣人捨去隨後而行說伽他曰

邊方險路不應往　設令去者勿居停
非但處所不堪行　彼人勿共為親友
山險居人初見好　如金指石創鮮明
中方居者則不然　始終不動如山岳

時諸賣人聞此語已答聖者曰何因致恨苦見譏誚六衆告曰賢首已與仁等路中情義廢我善品頻為說法復現相已乃至得衣賣人愧仰咸並與之所有路糧無不罄盡遂遭賊劫諸餘賣人聞是語已咸共譏嫌此是緣處尚未制戒

緣處同前時此城中有長者娶妻不久便即身死如是乃至第七娶妻悉皆身亡時人並皆喚為妨婦更欲娶莫人皆不與乃至求得眇右目女夜

有知識說伽他曰

波羅舍脩將淨齒　若人頭向西出眠
眇右目女娶爲妻　此等皆爲不善相
兩惡相逢必有損　譬如刀石共相授
夫婦皆是妨害人　若娶定當遭死事

時彼知友雖聞此語竟不齒錄猶索不休眇目父母營辦飲食而欲嫁女十二衆來餅食盡授不成禮會俗族識嫌廣說乃至世尊訶責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衆多苾芻尼往俗家中有淨信婆羅門居士慇懃請與餅麨餅苾芻尼須者應兩三鉢受若過受者波逸底迦

既受得已還至住處若有苾芻尼應共分食此是時尼謂十二衆或復餘尼過二已去名曰衆多俗家謂白衣家婆羅門等往者謂到其所淨信者謂信三寶深心歸敬慇懃者謂心至趣請者謂發言近請麨餅者謂所施食須者謂情愛樂兩三鉢者鉢有三種謂上中下上者謂受摩揭陁國二升米餅中者謂受一升半米餅小者

謂受一升米餅應兩三鉢者指其限齊還至住處者謂至寺中若有苾芻尼應共分食者謂與同梵行者共相分布若過受得波逸底迦者事並如前此中犯相以二大鉢受時得惡作罪若呑噉者得墮罪

足食學處第二十三

緣處同前佛告諸苾芻曰我為一坐食時常得少欲無病起居輕利氣力康彊安樂而住如佛所說一坐食時有斯勝利時諸苾芻皆一坐食然正食時若見二師及餘尊宿即便離座將為足食更不敢食由少食故顔色痿黄形體羸瘦世尊見已知而故問阿難陀我一坐食乃至得安樂住教諸苾芻亦一坐食得安樂住何故諸苾芻顔色痿黄身體羸瘦阿難陀白言時諸苾芻如佛所教為一坐食正噉食時見二師來及諸尊宿即起離座既離座已將為足食更不敢食由食少故顔色痿黄身體羸瘦佛告阿難陀若苾芻食時乃至未足已來隨意飽食若受食已更不應起如佛所教

乃至不應起者時諸苾芻隨得少少羹菜之類及食熟豆即謂足食起巳更不敢食由此因緣身皆羸損世尊見巳問阿難陁曰我教諸苾芻凡欲食時行鹽巳去乃至未足巳來隨意飽食若受食巳更不應起何故諸苾芻身體羸瘦不能充悅時阿難陁即以上緣具白世尊佛以此緣告阿難陁曰有五種珂但尼食（是嚼齧義也）若食不成足食云何為五謂一根二莖三葉四花五果食此五時不成足食若苾芻先餐五種饡食後時得食五種噉食若先食五種噉食更不應食五種饡食若更食者得越法罪如世尊說五種饡食不名足食五種噉食名足食者時諸苾芻所受得食纔食少許有緣起巳即謂成足更不敢食身皆瘦損世尊見巳知而故問阿難陁曰我說五種饡食不成足食五種噉食方是足食皆令飽食何意苾芻身形瘦損阿難陁白佛言如佛所說五種饡食不名足食五種噉食是名足食者時諸苾芻所受得食纔食少許

不緣趣已即謂成足更不敢食由是因緣身形損瘦佛告阿難隨有五因緣方成足食復有五緣不成足食云何五緣成足食一知是食二知有授食人三知受得而食四知遮食五知捨威儀云何知食謂知是五嚼食噉食云何知授食人謂知女男半擇迦等云何知受得而食謂二五食從他受得而食云何知遮食謂遮二五食云何知捨威儀謂於此座捨之而起具此五緣名為足食云何五種不名足食謂知非是食知無授人知受得未食知不遮食知未離座是名五種不足食復有五種足食云何為五一是清淨食二少有不淨食相雜三非惡觸食四少有惡觸食相雜五捨其本座是名五種足食復有五種不名足食云何為五一是不清淨食二多有不淨食相雜三惡觸食四多有惡觸食相雜五未離本座是謂五種不名足食復有五種足食云何為五謂見行食者與食之時苾芻報云我不須或云去或云休或云已足食或云足了

斯五皆是決斷不取無餘之言作此語時即名足食復有五種不足食云何為五謂見行食者與食之時苾芻報云我且未須或云且去或云且待或云且待食或云且待了斯五皆是未為決斷有餘之言作此語時不名足食如世尊說苾芻不應飽足食已更復受食時十二衆苾芻尼隨足未足更復噉食少欲苾芻尼聞生嫌恥作如是語云何違佛所教白諸苾芻苾芻白佛佛以此緣同前集尼問實訶責廣說乃至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尼足食竟更食者波逸底迦

如是世尊制學處已時有長者請佛及僧就舍而食有衆多苾芻尼身嬰病苦其瞻病人亦去就食既自食已并為病者持食而歸時諸病人不能盡食瞻病之人自足食已更不敢食復無求寂淨人可令授食便將殘食棄在一邊遂有烏鳥競來噉食因致諠聲佛聞言我聽作餘食法隨意而食如佛所言聽作餘食法不知云何作

以縁白佛佛言若有苾芻尼已足食竟更有施主與五嚼五噉美好飲食情希欲食者彼苾芻尼應淨洗手受取其食可詣彼現食苾芻尼未離座者前而立作如是語具壽存念我苾芻尼某甲已飽滿足食竟更復得此珂但尼食蒲繕尼食等情希更食具壽當與我作餘食法時彼苾芻尼即應爲作餘食法食二三口已告曰可去此是汝物隨意當食時彼苾芻尼既作法已持向一邊任意飽食若苾芻尼既足食已情希更食不作餘法而食者得越法罪

有五因縁不成作餘食法云何爲五謂住界外或遠處障處或居背後或在傍邊或所對人已離本座此皆不成作餘食法有五因縁成作餘食法云何爲五謂同一界内在相近無障處非背後非傍邊其所對人亦非離座此成作餘食法復有五縁不成作餘食法云何爲五謂在界外或遠障處或不以器盛或手不持捧或所對者已離本座此不名作餘食法有

五因緣成作餘食法翻上應知若其
一人作餘食法已有衆多苾芻尼來
共食者悉皆無犯勿致疑惑世尊讚
歎持戒告諸苾芻尼前是創制此是
隨開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尼足食竟不作餘食法更
食者波逸底迦
尼謂十二衆餘義如上足食竟者謂
飽食已離本座不作餘食法者謂不
持二五等食對他作法更食者謂是
吞咽此中犯相者苾芻尼足食想疑
皆得墮罪足食不足想疑得惡作罪
不足食不足食想足食不足想無犯
尒時鄔波離白佛言世尊食何等粥
名為足食佛告鄔波離若諸新熟粳
匙不倒或指等勾畫其跡不滅食此
粥時名為足食大德食何等麨名為
足食佛言若初和水攪時竪是不倒
或五指勾其跡不滅食此麨時名為
足食又鄔波離凡是擣粥薄麨皆
非足食
勸他足食學處第三十三
緣處同前時有白衣婦人請苾芻尼

所白言聖者我欲出家尼將此女於鄔
教師處便與出家報弟子曰汝當教
授時有長者請佛及僧就舍而食隨
意食已更得餘食將向池邊師問老
者汝欲得不答言欲得師曰汝為濾
水為作餘食法耶老弟子曰我作餘
食法師可取水彼即入水便將己分
作餘食法師分不作師取水已即便
取食師既食已老者白言師今有罪
應如法悔師曰我不見罪答曰不作
餘食法師曰我實無罪准斯道理汝
當有過即以此事告諸苾芻尼尼白
苾芻苾芻白佛佛以此緣同前集僧
問實訶責廣說乃至制其學處應如
是說

若復苾芻尼知他苾芻尼足食竟不
作餘食法勸令更食告言具壽當敢
此食以此因緣欲使他犯生憂惱者
波逸底迦

尼謂此法中尼 知者或自覺知或因
他告足食竟者謂飽食已不作餘食
法者謂不對於人他不取食勸者謂
遣更食以此因緣欲令他犯結罪釋

義並廣如前此中犯相若苾芻尼知他足食不作餘食法勸他令食此可噉嚼者皆得墮罪

根本說一切有部苾芻尼毗奈耶卷第十五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勑雕造

根本說一切有部苾芻尼毗奈耶卷第二十四　公

三藏法師義淨奉制譯

別衆食學處第二十四

佛在王舍城時提婆達多於其界內與五百苾芻尼別衆而食少欲苾芻尼共生嫌恥以此因緣具白世尊世尊集二部僧問實訶責言我今與諸苾芻苾芻尼制其學處應如是說若復苾芻尼別衆食者波逸底迦

如是世尊制學處已時有苾芻苾芻尼身嬰病苦佛言除病因緣或有道行或緣作務並皆絕食佛言除道行及以作時或有附船而去者佛言除船行時乃至除大施會時于時影勝王未得見諦以竹林園施露形外道得見諦已遂廢外道奉施佛僧而為受用時影勝王舅在外道中出家起信敬心請白供養乃至白佛佛言除沙門施食時尒時世尊讚歎少欲及尊重戒者為說法已告諸苾芻尼是創制此是隨開我今為二部弟子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尼別衆食者除餘時波逸
底迦餘時者病時作時道行時船行
時大會食時沙門施會時此是時
餘義如上別衆食者謂別別而食除
餘時者謂除別時病時者於一食時
不能安坐作時者或穿觀波或是衆
事下至掃地大如席許或時塗拭地
牛卧處道行時者若行半驛往來或
行 驛船行時者若附他船或坐驛
一驛大會者謂多人聚集沙門者謂
佛法外諸外道類亦名沙門以彼勞
身求道故此是隨開結罪同前
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苾芻尼於界
内作同界想及疑為別衆食得波逸
底迦若在界外作界内想疑得惡作
罪若在界外作界外想及在界内為
界外想無犯
凡言住處有二種一根本住處二院
外住處若於本處苾芻尼食時應問
院外苾芻尼同來食不若不問而食
者得惡作罪若院外苾芻尼食時應
問本處苾芻尼同來食不若不問知
四人同食者得波逸底迦若三人食

一人不食若三圓具一未圓具食皆無犯若以食送彼乃至鹽一匙或草葉一把與彼衆處食皆無犯或時施主作如是語但來入者我皆與食或時施主造別房施去於我房中住者我皆與食斯亦無過

非時食學處第二十五

緣處同前時大目連與十七衆出家於小食時著衣持鉢入城乞食被婆羅門長者等瞋罵乞食不得空鉢而還遂使斷食於衆人前自摩其腹說伽他曰

佛說寂妙語　遍滿於人天　飢是苦中極
斯言為寂妙

乃至十七衆詣一長者處非時飽食世尊種種訶責告曰我今為二部弟子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尼非時食者波逸底迦

餘義如上言非時者有其二限一過中已去二明相未出已來結罪同前此中犯相其事云何非時非時想及疑食者波逸底迦若時非時想及疑得惡作罪若時作時想非時時想無犯

食曾觸食學處第三十六

緣處同前時哥羅苾芻常法如是每居村邑行乞食時持鉢及鉢袋若得溼飯以鉢承受若獲乾飯即以袋盛所有溼飯當日皆食乾者曬曝舉之盆内若遇風寒陰雨即以煖水潤漬充食既飽食已便受靜慮解脫等持等至微妙之樂乃至世尊種種訶責告曰我今爲諸二部弟子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尼食曾經觸食者波逸底迦

餘義如上曾經觸食者有二種觸一中前受過午觸二過午受過更觸若苾芻尼知是曾觸食不作法而重吞咽者結罪同前

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苾芻尼於曾觸食作曾觸想及疑食者波逸底迦若非曾觸作曾觸想疑得惡作罪若非觸非觸想或觸作非觸想無犯若曾所觸鉢未好淨洗若小鉢若匙若銅盞若安鹽器而用食者皆波逸底迦罪若手觸鉢袋若杖巾錫杖若戶鑰及鎖如是等物若觸捉已不淨洗

手捉餘飲食乃至果等吞咽之時皆得波逸底迦若苾芻尼欲飲水時不淨洗口吞咽之時得惡作罪若以澡豆土等清淨澡漱者無犯

不受食學處第二十七

緣處同前時大哥羅苾芻於一切時常用深摩舍那處鉢（謂是棄死屍處舊云尸陀者訛）受用深摩舍那處衣食卧具云何死屍處鉢若有人死凡既祭器取以充鉢云何死人衣以衣贍屍取以浣染縫刺為衣云何死人食是諸親族以五團食祭饗亡靈取而充食云何卧具此大哥羅常在屍處而為眠卧是謂屍林鉢衣食卧具若人多死時大哥羅身體肥盛不復數往城中乞食若無人死身形羸瘦數往城中巡門乞食時守城門者作心記念大哥羅食死人肉耶時此城中有一婆羅門身亡送至林所其妻及女哭在一邊時大哥羅看燒死屍時女見已告其母曰今此聖者猶如鵰鳥守屍而住時有人聞來告苾芻苾芻白佛佛言彼婆羅門女自為損害我聲聞弟子德

若妙高作廢惡言共相輕毀緣斯惡
業於五百生中常為瞎烏時遠近人
衆咸聞世尊所記之事廣說乃至勿
令野干毀其祭食即便疾去驅彼野
干取其祭食諸人報曰任汝所食何
物然聲遍城郭云汝食人作是語已
相隨而去告諸苾芻苾芻白佛佛作
是念我聲聞弟子由不受食有此過
生是故我今勸諸弟子受取應食令
他證知故如佛所教受取方食不知
如何成受佛言有五種受一身與身
受二身與物受三物與身受四物與物
受五置地受有五種不成受云何為
五謂在界外或在遠處障處或在傍
邊或居背後或時合手是謂五種不
成受食廣說乃至獲果不受佛言應
受應作淨不知如何作淨佛言有五
種作淨云何為五謂火淨刀淨爪淨
蔫淨鳥啄淨復有五種作淨謂拔根
淨手折淨截斷淨劈破淨無子淨如
佛所說受取應食十二衆苾芻尼隨
受不受自取而食少欲尼見生嫌恥
心以緣白苾芻苾芻白佛佛以此事

同前集尼問實訶責廣說乃至制其
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尼不受食舉著口中而噉
咽者波逸底迦
如是世尊制學處已時有苾芻尼水
及齒木無人授與入村求授佛言除
水及齒木復有遊行人間經過險路
無人授食獮猴熊羆為授果食尼不
肯受迴還乃至白佛佛言若諸有情
知授未授皆得授食勿致疑心前是
創制此是隨開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尼不受食舉著口中而噉
咽者除水及齒木波逸底迦
尼謂此法中人不受者謂不從他受
得食者謂二五等噉咽者謂是吞咽
除水及齒木者謂除此物餘皆須受
若生遲條火淨應受結罪同前此中
犯相不受食作不受想及疑等二重
二輕後二無犯廣如上說
飲蟲水學處第二十八
緣在憍閃毗國瞿師羅園尒時闡陀
苾芻用有蟲水時諸苾芻見而告曰
何因故心用有蟲水報曰此水內蟲

誰持付我諸餘盎盆江河池沼四大
海水何不往耶自生自死於我何過
聞是語已共生嫌恥以緣白佛佛以
此緣集二部弟子問實訶責廣說乃
至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尼知水有蟲受用者波逸
底迦
尼謂此法中人知者或自知或他告
水有蟲者蟲有二種一纔觀即見二
羅濾方見水謂諸水用水有二一內
受用二外受用云何內受用謂是內
身所有受用外謂於身外所有受用
洗濯衣鉢若浣深衣若灑地若牛糞
塗拭等波逸底迦釋義如上此中犯
相若苾芻尼用蟲水作有蟲想及疑
皆得波逸底迦若水無蟲作有蟲想
疑得惡作罪餘二無犯
若苾芻尼知麨蜜糖油醋水漿及醋
乳酪餅果等有蟲而受用者皆得
墮罪
與無衣外道男女食學處第二十九
緣在王舍城時此城內有諸賣人來
詣佛所頂禮雙足在一面坐尒時世

尊為諸賓人說微妙法示教利喜默然而住既聞法已深心歡喜礼佛而去復詣阿難陁所礼已而坐尊者為說法要乃至白言大德世尊欲向何處人間遊行阿難陁曰仁等自可往問世尊答言世尊大師威德嚴重我等何敢輙有諮問阿難陁曰我觀相貌世尊不久當向室羅伐城既至夏了世尊將諸大衆隨路而行時賓旅内有露形外道亦與隨行求食不得現其飢相諸苾芻尼有鉢食餘各持授與餅果之類盛滿其器賓說乃至於其路中逢一露形問言仁等道糧誰復相濟答言諸禿釋女時露形者聞是語已情生不忍為諸外道說伽他曰

云何汝身不隱蔽　云何舌不自片裂
云何諸神見此事　不以霹靂破汝身
野干等食師子殘　而常有念害師子
十力聖衆以食濟　汝今見罵不知恩
彼寔諸得一切智　於友非友心平等
汝等外道可惡人　尚亦相憐蒙濟給
若人不識恩與義　當知此類不如狗

狗於人處解施恩　汝似惡蛇常吐毒
此是緣起尚未制戒
尒時世尊人間遊行至室羅伐城時有五百邑人請佛及僧廣說乃至聞法見諦時有露形外道二女一老一少來從乞食阿難陀不善觀察餅有相黏老者與一少者得二老者曰王子苾芻與我一餅汝便得二定知於汝心生愛念當自嚴飾少者曰勿作是語今此王子棄上宮闈出家猒俗脫棄塵勞如捐涕唾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告諸苾芻我觀十利為二部弟子制其學處應如是說若復苾芻尼自手授與無衣外道及餘外道男女食者波逸底迦
尼謂此法中人自手等者謂以手授食食義同前無衣者謂是露形之儔及餘雜類外道得波逸底迦餘義如上此中犯相若苾芻尼自手與食皆得墮罪若是親族或是病人與者無犯或欲以食因緣除彼惡見與亦無犯

觀軍學處第三十

緣在室羅伐城時勝光大王令一大將領兵征伐時六衆苾芻聞兵欲去共相告曰我等宜觀便往路所見爲軍來問曰何去答云聖者今有邊隅不臣王命我等往伐六衆報曰看汝形勢有去無歸汝等暫還與宗親取別以甞勝水共相祭祀方可從軍廣說乃至世尊問實訶責告諸苾芻我爲二部弟子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尼往觀整裝軍者波逸底迦

尼謂此法中人整裝軍者謂將欲戰瑩帶甲冑裝束軍儀有一類軍謂隺有爲有二類軍謂兼以馬有二類軍謂兼以車有四類軍謂兼以步往觀者謂向其處結罪如上此中犯相

若苾芻尼觀整裝軍者得波逸底迦若苾芻尼爲行乞食路見軍來或時寺近大路或軍入寺或苾芻尼爲王所喚或夫人太子大臣及諸人等所請設見軍時並皆無犯若見軍時不應說其好惡又八難緣隨一現前見亦無犯

第四攝頌曰

觀軍二打擬　覆罪諂俗家　然火與欲過

說欲非障法

軍中過二夜宿學處第三十一

緣處同前時勝光王親帥軍旅自往邊城至彼合圍尚未降伏大臣白王給孤獨長者有大福力彼若來者或可歸降勅書命來雖在軍中但思聖衆時勝光王即便以書白諸僧衆六衆聞已赴王軍所便捉爲牙撲之於地見馬兵来捉尾擲置一邊見車兵来云此破車即便捉軸拔之路左見歩兵来云如草人便扼其項擲之軍外時彼四兵既見殺辱無可奈何乃至世尊以此因縁集苾芻衆問荅同前告曰我觀十利爲二部衆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尼有因縁往軍中應齊二夜若過宿者波逸底迦

尼謂此法中人有緣者謂是王等乃至衆廣所有請喚軍中者謂軍有四戰四兵如前齊二夜者二夜應宿過此不應若過宿者波逸底迦此中犯

相若至軍中過二夜皆得墮罪若
其王等請留住宿及八難事過宿無犯

擾乱軍兵學處第三十二

縁處同前餘如上說乃至共行觀兵
為勇為怯預先藏伏驚怖軍衆共相
擾乱廣說乃至世尊訶責同前集衆
告諸苾芻我今為二部弟子制其學
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尼在軍中宿經二夜觀整
裝軍見先旗兵及看布陣嚴兵者波
逸底迦

尼謂此法中人餘義如上旗者有四
種一師子旗二大牛旗三鯨魚旗四
金翅鳥旗兵有四種謂象馬車步陣
有四種一䵷刃勢二車蘇勢三半月
勢四鵰翼勢若觀此等軍陣之時便
得墮罪此中犯相若二夜在軍中若
觀四兵未着甲冑未執杖者得惡作
罪若觀整裝者波逸底迦若其王等
請留住者及八難事見亦無犯

打苾芻尼學處第三十三

縁處同前時大目連與十七衆出家
若自遊行人間去時告言汝等我若

不在條好僧住彼便依止鄔陁夷報
言汝等可來作如是如是報言所
有處分我不能作時鄔陁夷便搭
一人時十七人高聲啼哭廣說乃至
世尊訶責云何苾芻以瞋恚心打他
苾芻集苾芻衆告曰我觀十利為諸
二部弟子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尼瞋恚故不喜打苾芻尼
者波逸底迦
尼謂此法中人瞋者謂恚纏心起忿
惱時打者謂打搭也苾芻尼者謂此
法中人已受圓具釋罪如上此中犯
相若以內身分或以外物或兩俱爇
內者若以一指打時得一墮罪若二
得二乃至以五得五墮罪若以拳肘
頭肩膊膝乃至足指皆得墮罪外者
若以細草莖或以箭等及餘器具乃
至橐核或擲芥子遥打擲他隨一着
時皆得墮罪是謂外物二俱者手執
刀杖擊前人及餘種種之類及箒莛
樹葉隨所著處皆得墮罪是謂二
俱若為令彼怖或為成就呪術打搭
前人此皆无犯

擬手向苾芻尼學處第三十四

緣處同前餘如上說時鄔波難陀即便瞋忿努手向一彼十七人一時皆倒高聲啼泣苾芻尼嫌賤以事白佛佛便訶責乃至告曰我觀十利為二部弟子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尼瞋恚故不喜擬手向苾芻尼者波逸底迦

餘義如上言擬手者謂舉手擬他釋罪同前

覆藏他罪學處第三十五

緣處同前時難陀苾芻尼有親教弟子名曰達摩深懷慚愧樂持戒行常自悔謝因白師曰我今欲向閑靜之處隨情作業難陀報曰介當謹慎鄔波難陀聞是語已告曰汝持我座共介俱行達摩白言豈詣閑林而逐語耶鄔波難陀曰癡人汝謂我心散亂無評了知達摩便持彼座往遊處廣說乃至時有女來鄔波難陀深心遂起即便捉臂遍抱女身嗚咂其口捨之而去告達摩曰具壽雖知汝見勿告餘人眾言大師乃至未見善苾芻尼來

我終不說鄔波難陀曰汝覩教師有鄙惡事我常覆蓋汝見我過不藏護耶達摩曰大師知他有麁罪共相覆護如此之事我當先說達摩便去告諸苾芻苾芻白佛佛集苾芻告曰我為諸二部弟子制其學處應如是說若復苾芻尼知他苾芻尼有麁惡罪覆藏者波逸底迦

尼謂此法中人餘義如上麁惡罪者有二種謂他勝罪及衆教罪覆藏者謂掩蔽也釋罪同前此中犯相作心覆藏麁罪皆得墮罪若覆罪者乃至明相未出已來得惡作明相出已亦得惡作若恐他作梵行等難覆皆無犯

共未圓俗家不與食學處第二十六

緣處同前鄔波難陀語難陀苾芻大德當知仁之弟子達摩於我有隙彰我惡響令制學處我欲令得不饒益事或令一日絕食受飢廣說乃至六衆將達摩往一俗家平相飲敢令其不食世尊訶責告言由此事故我觀十利為二部弟子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尼語餘苾芻尼作如是語具壽共汝詣俗家當與汝美好飲食令得飽滿彼苾芻尼至俗家竟不與食語言具壽汝去我與汝共坐共語不樂我獨坐獨語樂作是語時欲令生惱者波逸底迦

尼謂此法中人餘義如上共至俗家者謂四姓家言美好飲食謂五嚼食及五噉食令得飽滿者謂恣意而食汝去等者是驅遣言語謂讀誦坐謂禪思獨坐等樂者明作惱意令他絕食以此為緣不為餘事釋罪同前此中犯相若苾芻尼故心令他苾芻尼絕食者得波逸底迦若為病緣醫遣絕食不與無犯

觸火學處第三十七

緣在王舍城時此城中長者婆羅門作如是念世尊夏了欲向何處遊行人間多持財貨隨佛而去多獲福利廣說乃至問阿難陁同前問答觀其先兆欲向王舍城賣主問知行日多少即皆預辦供設所須時阿難陁每日常在賣主前行遂見歧路一是直

道多有師子虎豹恐怖難行一是由
路安隱無礙賣人分為二衆乃至廣
說阿難隨言如来大師久離怖畏師
子虎豹何所能為隨佛去者若遭恐
懼無有是處佛漸遊行至一聚落有
二童子在村門戲一人持鼓一人執弓
時二童子來對佛前聲鼓彈弓尒時
世尊即現微笑有種種光從口而出
所謂青黃赤白紅頗梨色此之光明
或有流下或復上昇其光下者下至
遠活地獄黑繩衆合小叫大叫小熱大
熱阿鼻地獄及八寒地獄光既至彼
若諸有情受炎熱者皆得清涼若處
寒氷便獲溫暖彼諸有情離苦安樂
皆作是言我與汝等為從地獄死生
餘處耶尒時世尊為欲令彼諸有情
類生信喜故便遣化身往地獄內彼
見化已咸作是說我等不於此死而
生餘處此由希奇大人威力故令
我身心除苦得樂既生信已便能消
滅地獄諸苦於人天趣受勝妙身常
為法器能見諦理其光上昇者上至四
大王衆天三十三天夜摩天覩史多

天化樂天他化自在天乃至色究竟
天所至之處光中演說苦空無常无
我等法并復說此二伽陁曰
汝當求出離　於佛教勤修　降伏生死軍
如象摧草舍　於此法律中　常為不放逸
能竭煩惱海　當盡苦邊際
時彼光明遍照三千大千世界已還
至佛所若佛世尊說過去事光從背
入若說未來事光從胷入若說地獄
事光從足下入若說傍生事光從足
跟入若說餓鬼事光從足指入若說
人事光從膝入若說力輪王事光從
左手掌入若說轉輪王事光從右手
掌入若說天事光從臍入若說聲聞
事光從口入若說獨覺事光從眉間
入若說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光從
頂入是時光明繞佛三匝從頂而入
時具壽阿難陁合掌恭敬白佛言世
尊如來應正等覺非無因緣輒現微
笑即說伽他曰
世尊遠離掉憍慢　於有情中第一尊
降伏煩惱及諸惡　若無因緣不微笑
如來自證真妙覺　諸有聽者皆樂聞

牟尼衆勝願宣揚　大衆疑心為開決
佛告阿難陀如是如是如來應正等
覺非無因緣而現微笑汝見二童子引
導我不白佛言見佛告阿難以此善根
於當來世十三劫內不墮惡趣生人
天中於衆後身得成無上正等菩提
一名法鼓音如來二名施無畏如來
尒時世尊說是記已隨路而去至一
村隅林中而宿如佛所說苾芻住處
乃至樹下亦應隨次共分時六衆苾
芻分得一枯樹夜被寒逼以火燒樹
於此樹中有虵依止虵被烟熏緣枝
而上舉身欲下六衆見虵高聲唱言
欲墮欲墮時諸賣人聞是聲已咸作
斯念有師子入營跳躑而墮便大驚
怖四向奔走于時世尊告阿難陀曰
何意賣旅四面逃奔阿難陀白佛言
大德如佛教勑凡諸苾芻所在之處應
隨長幼共分住處六衆苾芻今宵宿
處分得枯樹被寒所逼以火燒樹於
此樹中有虵依止虵被烟熏緣枝而
上放身欲下六衆見虵高聲唱言欲
墮欲墮時諸賣人聞是聲已咸作斯

念有師子入營跳擲而墮便大驚怖
四面奔逃世尊告曰汝可急去報諸
賈人如來在處離師子怖速命賈旅
勿復驚惶時阿難陁奉教告知諸人
咸住時諸苾芻見是事已悉皆有疑
俱來白佛大德何意六衆作墮落聲
驚諸賈旅世尊因此重為安慰令離
憂怖
佛告阿難陁非但今日驚怖賈旅乃
往古昔已曾恐懼於他令彼四面逃走
我為安慰令離憂惱汝等當聽於過
去世於一水側有頻螽果林於此林
中有其六兔共為知友依止而居時
頻螽果熟墮水作聲于時六兔聞果
落聲形小志怯便大驚怖四向逃走時
有野干見其奔走來問其故兔曰我聞
水內有非常聲將非猛獸欲來害我
緣此事故我等逃奔野干亦走如是
豬鹿牛爲豺狼虎豹及小師子各相
詰問聞斯語已悉皆奔竄去斯不遠
於山谷中有一猛師子王依止而住于
時師子見諸獸類惶怖奔馳問言汝
等何怖皆說其事師子報曰在何處

時而作惡聲諸獸答曰我我亦不知若
未委者且勿馳走我為審觀即便次
第而問兎去此之怖聲是我親證非
是傳聞共觀聲處于時諸獸咸悉共
至須臾暫住還聞果落墮水作聲報
曰此是食果非關恐怖尒時空中有
天見已說伽他曰
不應聞他語便信　當須親自審觀察
勿如樹果落池中　山林諸獸皆驚走
汝等苾芻勿生異念往時師子者即
我身是往時六兎者即六衆是尒時
世尊漸次遊行到王舍城時六衆苾
芻於燃火處各以火頭共相調弄或
作日月形外道見時各生輕賤作如
是語仁等知不沙門釋子火頭調戲
與彼童兒有何異處去何減割妻子
之分給此禿人充其鉢食時諸苾芻
聞是語已具白世尊佛以此緣集諸
苾芻問實訶責告言我為二部弟子
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尼若自然火若教他然者
波逸底迦
尒時世尊為諸尼衆制學處已諸苾

苾芻於如來窣覩波處更不燒香然燈以為供養亦不承事親教師軌範師煖湯水等佛知故問乃至佛言若觸火者作時守持雖觸無犯不知云何守持佛言凡觸火時作如是念我為供養佛故今須觸火或云為法為僧為鄔波馱耶阿遮利耶及已自受用并同梵行為某事故今須觸火乃至病緣佛言前是創制今更隨開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無病為身若自然火若教他然者波逸底迦

尼謂此法中人餘義如上此中犯相若苾芻以火頭共相戲弄或作日月輪形皆得墮罪凡然火時應觀其事而作守持若不守持輒然輒觸着得波逸底迦若滅火者亦得墮罪亦應准事持心云我滅火若撥火頭前火或抽火頭或翻轉火炭或翻轉糠裁等火隨作何事謂作食煮水然燈燒香等觸着之時皆得惡作罪若以毛毯木醫等棄火中者亦得惡作罪若此等事准時觀察作守持者無犯

根本說一切有部苾芻尼毗奈耶卷第十四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三藏法師 義淨奉 制譯

與欲已更遮學處第三十八

緣處同前時六衆中阿說迦補捺伐素二俱命過其難陀鄔波難陀年並衰老彼十七衆年漸長大勇健有力便共詳議我等常被六衆欺輕於二人中鄔波難陀更為苦切我等宜應為作捨置羯磨廣說乃至難陀苾芻為衆上座擁為誘誑不令入衆即鳴揵稚便作捨置羯磨鄔波難陀詣難陀所啼泣而住難陀報曰持欲不成是惡與欲還我欲來以此因緣世尊訶責廣說乃至為二部弟子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尼與他欲已後便悔言還我欲來不與汝者波逸底迦

尼謂此法中人與欲已者先已言與後便等者是索欲詞釋罪同前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先與欲已後便生追悔即報衆云還我欲來我不樂與者便得墮罪

與共近圓人同室宿過二夜學處第三十九
緣處同前。尒時世尊大衆圍遶而為
說法言詞美妙令衆樂聞聽者忘疲
如蜂食蜜時有貧窮作人聞佛法已
作如是言世尊出現皆為富人若佛
世尊於夜說法我得聽聞佛言應夜
誦經或為說法應著燈燭勿令闇眛
時有摩訶羅苾芻不用心眠遂即謂
言說非法事俗人聞已遂即譏嫌而
不聽法以事白佛佛言由與未圓具者
同一室宿及然燈燭有是過生是故
我今不聽苾芻苾芻尼與未圓具人
同一室宿及然燈燭此是緣起尚未
制戒時尊者舍利子有二求寂一是
准隨二是羅怙羅欲夏安居大衆集
會共分房舍此二求寂一。衆共分情
懷憂惱乃至准隨問羅怙羅何故憂
住答言仁具福德有大威神化作草
菴即堪止宿我無威力其欲如何准
隨曰非時見佛欲有諮問無有是處
有淨施主以妙香泥塗拭圍廁可於
此宿以度一宵遂入廁屋擁時而卧
即於其夜天降大雨去斯不遠於地

穴中有大毒虵依止而住水滿穴中其虵遂出便往廁中如來大師得無忘心作如是念若彼毒虵螫羅怙羅者此必當死但有其名又釋迦種自恃高慢便生不信作如是語若羅怙羅不出家者繼轉輪王位令既出家無所依怙卧於廁上被虵所螫枉苦身亡作是念已便舒右手如象王鼻擎取彼身安白牀上佛於是夜時行時坐以至天明有餘苾芻往世尊所欲申礼敬世尊常法若欲為諸聲聞制學處者未至待集至一不令去時求寂羅怙羅覺已知是佛牀即便驚起惶怖而立尒時世尊告諸苾芻曰凡諸求寂求寂女無父無母唯有汝等同梵行人共相慈念此不慇護誰當見憂是故我今聽諸苾芻苾芻尼與未近圓人齊二夜同宿無犯時六衆苾芻過二夜宿少欲苾芻聞是語已便生嫌賤云何苾芻不奉佛教以緣白佛佛問詞責告言我觀十利為二部弟子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尼與未近圓人同室宿過

二夜者波逸底迦

尼謂此法中人有二圓具謂苾芻苾芻尼餘非圓具謂求寂女等室有四種一總覆總障如諸房舍及樓觀等上總遍覆四壁皆遮二總覆多障於其四壁少安牕戶三多覆總障即四面舍於四邊安壁中開豎柱四廊內入或可平頭四多覆多障謂三面舍於四面舍無其一邊若半障半覆或多障少覆或簷際等並皆無犯若有病同宿縱過二夜亦無犯

不捨惡見違諫學處第四十

緣處同前時無相苾芻自生惡見作如是語如佛所說障礙之法不應習行我知此法習行之時非是障礙以緣白佛乃至佛言眾應與彼作別諫事若復更有如斯等類苾芻苾芻尼應如是作往至其所告言汝莫作是語如佛所說障礙之法不應習行我知此法習行之時非是障礙汝莫謗世尊謗世尊者不善世尊不說障礙法非障礙法種種方便說是障礙法若習行者定是障礙汝今應捨如是惡

見如是應諫奉教而去彼執不捨僧言應作白四羯磨諫彼尊同大僧律乃至作捨置羯磨然後堅執不捨以緣白佛佛集衆問種種訶責告言我觀十利爲一部弟子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尼作如是語我知佛所說法欲是障礙者習行之時非是障礙諸苾芻尼應語彼苾芻尼言汝莫作是語我知佛所說欲是障礙者習行之時非是障礙汝莫謗世尊謗世尊者不善世尊不作是語世尊以無量門於諸欲法說爲障礙汝可棄捨如是惡見諸苾芻尼如是諫時捨者善若不捨者乃至二三隨正應諫隨正應教令捨是尊捨者善若不捨者波逸底迦

餘義如上作是語者謂說其事我知佛所說法者謂如來應正等覺法謂佛說或聲聞說說是彰表義障礙法者謂四他勝及衆教三十三捨墮百八十墮乃至七滅諍法習行之時非障礙者謂不能障沙門聖果謗者謂出

非理言不善者招惡異熟諸苾芻尼見是語時應作别諫若不捨者作羯磨諫乃至結竟廣說如前此中犯相若作如是語我知佛所說等諫時捨者善若不捨者得惡作罪羯磨諫時若白時及初二羯磨若不捨者皆得惡作罪若第三竟時便得墮罪若非法等彼無有犯

第五攝頌曰

與惡見同宿　求寂壞色衣　捉寶洗傍生
惱指水同宿

隨捨置人學處第四十一

緣處同前時無相苾芻既得羯磨以掌摑頰懷憂而住六衆見問何故懷憂彼言諸黑鉢者為我作捨置羯磨將我同為旃茶羅不相交涉六衆報曰設與城邑聚落及三界有情作捨置羯磨者豈城邑等而非有耶且勿憂惱便共言說受用衣食同室而卧時少欲者共生嫌賤以緣白佛廣說乃至佛言我觀十利為二部弟子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尼知如是語人未為隨法

不捨惡見共為言說共住受用同室
宿者波逸底迦
餘義如上未為隨順法者未作隨順
懺摩之法不捨惡見共為言說等者
謂作教授依止等事於四室中同宿
天明結罪事皆如上此中犯相其事
云何若苾芻尼知如是語人未作隨
順法共為言論同宿等事便得墮罪
若彼身病看侍無犯或共同居令捨
惡見此亦無犯

攝受惡見不捨求寂女學處第四十二

緣處同前時六眾有二求寂一名利
剌二名長大時有七食苾芻與二共
住言戲掉舉後生懊悔便自尅責發
勇猛心斷諸煩惱證阿羅漢獲大神
通乘空往至二求寂處具說乃至徵
得通果求寂聞已便作是念昔與我
等共作如是如是非法之事云何於
今得增上果以此因緣我知佛所說
法云習諸欲是障礙者此非障礙以
事白佛佛言此二求寂所言非理應
作別諫開曉若更有此類亦如是諫
汝某甲等莫作是語我知佛所說法

欲是障礙者此非是障勿作是語訶
讚世尊謗世尊者不善世尊不作是
語佛以種種方便說行諸欲是障礙
法汝今二人當捨惡見奉佛教已往
彼示語時二求寂堅執不捨以緣白
佛佛言應作白四羯磨廣如上說其
苾芻尼亦應如是作
大德尼僧伽聽此某甲等求寂女自
起如是惡見作如是語我知佛所說
法欲是障礙者此非是障苾芻尼與
作別諫之時彼猶惡見堅執不捨作
如是語此是真實餘皆虛妄若僧伽
時至聽者僧伽應許僧伽今與彼作白
四羯磨曉喻其事廣說乃至作白
綠言衆僧與汝作白竟汝今應捨惡
見若捨者善若不捨者次作羯磨乃
至初了如前令問第二第三了時亦如
前問奉教作已彼猶惡見堅執不捨
以緣白佛佛言汝等應與彼求寂
女作不捨惡見擯羯磨如是應作嘱
犍集衆一苾芻尼作白羯磨
大德尼僧伽聽彼某甲求寂女自起
惡見如前廣說僧伽為作別諫及白

四羯磨曉喻之時堅執不捨云此之事
是實餘皆虛妄者僧伽時至聽者僧
伽應許僧伽今與彼作不捨惡見訶諫
羯磨竟應告之曰汝等從今已去不
得更云如來應正等覺是我大師亦
復不應隨苾芻尼後同一道行如餘
求寂與大苾芻尼二夜同室宿汝
今無是事汝愚癡人令可滅去白如
是同前告問若不捨者次作羯磨差
白應為作一番訖還令苾芻尼向彼
隊說衆已與汝作初羯磨訖應捨惡
見廣說如上乃至第三羯磨竟結文
詮作承佛教已為作驅擯羯磨已惡
見不捨鄔波難陀苾芻供給供養言
談同宿以緣白苾芻苾芻白佛佛問
實訶責告言我觀十利為二部弟子
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尼見有求寂女作如是語
我知佛所說法欲是障礙者習行之
時非是障礙諸苾芻尼應語彼求寂
女言汝莫作是語我知佛所說欲是
障礙法者習行之時非是障礙汝莫
謗世尊謗世尊者不善世尊不作是

語世尊以無量門於諸欲法說為障
礙汝可棄捨如是惡見諸苾芻尼語
彼求寂女時捨此事者善若不捨者
乃至二三隨正應教隨正應諫令捨
是事捨者善若不捨者諸苾芻尼
語彼求寂女言汝從今已去不應說
言如來應正等覺是我大師若有尊
宿及同梵行者不應隨行如餘求寂
女得與苾芻尼二夜同宿汝今無是
事汝愚癡人可速滅去若苾芻尼知
是被擯求寂女而攝受饒益同室宿
者波逸底迦

餘義如上佛謂如來應正等覺說者
開導義法者若佛說若聲聞說欲是
障礙者謂是五欲習行者謂作其事
非是障导者謂不能障沙門聖果苾
芻尼者謂此法中人語彼求寂女等
者述其惡見與作別諫及與衆諫若
不捨者應作擯羯磨語言汝從今已
去廣說其事是不應作共行同宿汝
是癡人可速滅去知者若自知或從
他聞攝受者與作依止饒益者謂給
衣食同室者四種室中與其同宿結

罪同前此中犯相知是披擯苾芻女
乃至同室宿者波逸底迦若是親族
苾芻帶病若復令彼捨惡見故雖擯
攝受並皆無犯

着不壞色衣學處第四十三

緣在王舍城時此城中有二龍王一名
祇利二名跋窶時影勝王即於城外
林泉之所造二神堂每年二時至節
會日遍六大城所有諸人並皆雲集
曾於一時至節會日有南方樂者來
至王城自相謂曰若說大人殊勝行
迹可使衆人情生歡愛多獲財物詣
六衆所礼足白言聖者爲我宣說如
佛往昔爲菩薩時所有勝行六衆問
曰汝等問此欲何所爲樂人告曰我
欲偕入管絃緝爲歌曲告曰癡人汝
將我佛法勝事奏入絃歌汝可即行
更不須說即便往詣吐羅難陁苾芻
尼處尼爲具宣始從生位終至菩提
樂人聞已咸入絃歌廣集諸人作衆
伎樂敬信之類生希有心皆云奇哉
樂人善爲歌唱多贈錢財有異常倫
復更思惟不信之人終須汲引即作

六衆形儀行動所為之事時不信人見皆大笑多遺珎財六衆聞說至二神堂所自著俗服皆為舞樂大衆雲奔棄彼戲場多獲衣物樂見樂職云何苾芻著俗白衣廣說乃至世尊訶責苦言我觀十利為二部弟子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尼得新衣當作三種染壞色若青若泥若赤隨一而壞若不作三種壞色而受用者波逸底迦

尼謂此法中人新衣者有二種新一謂體是新衣二謂新從他得此中新者謂是新衣衣有十種具如上說青者謂青色泥者謂赤石赤者謂樹赤皮染壞色者謂壞其色若不壞而受用者得罪同前此中犯相若得衣三種色中不隨一而壞者皆得墮罪

捉寶學處第四十四

緣處同前時鄔波難陀於日初分執持衣鉢入城乞食於其中路見諸童男以瓔珞具置在一邊而共遊戲鄔波難陀見謂樂又物遂即收取時諸童子便各覓來牽其手足咸以塵土而

歎擲之廣說乃至世尊訶責言汝
癡人十利爲二部弟子制其學處應如
是說
若復苾芻尼寶及寶類若自捉若教
人捉若波逸底迦
尒時世尊從廣嚴城至室羅伐城住
逝多林時毗舍佉鹿子母聞佛來至
欲申敬礼着諸瓔珞周遍嚴身禀性
懷慚恥將見佛遂脫瓔珞付其從者
礼佛聽法從座而去時彼從者以其
瓔珞置花樹下遂忘歸家時阿難陁
見已作念世尊所制由此當開即便
収取自往白佛佛言善哉我雖未許
汝已知時廣說乃至世尊以此因緣
集衆讚歎持戒告曰前是創制此是
隨開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尼寶及寶類若自捉教人
捉除在寺內及白衣舍若波逸底迦若
在寺內及白衣舍見寶及寶類應作
是念然後當取若有認者我當與之
此是時
尼謂此法中人寶謂七寶寶類者謂
諸兵器弓刀之屬及音樂具鼓笛之流

自捉使人及以結罪廣如上說苾芻尼在寺中及以俗舍若見寶等聽作是念具當收取若有主來我當持與此中犯相若自手捉使人捉寶物已磨治者皆得墮罪未磨治者得惡作乃至捉假瑠璃亦惡作罪若捉嚴身瓔珞之具皆得墮罪乃至麦蓮結為學者捉亦得惡作若捉琵琶等諸雜樂具有絃柱者便得墮罪無絃惡作乃至竹筒作一絃琴執亦惡作若諸蠡貝是堪吹者捉得墮罪不堪吹者惡作諸鼓樂具亦然像有舍利執得墮罪無舍利者惡作若作大師想擎持者無犯

非時洗浴學處第四十五

緣處同前時此城傍有三溫泉一王自洗浴二是王宮人三諸雜人其王洗處苾芻亦洗宮人浴處苾芻尼亦浴于時六衆及十二衆苾芻尼往洗浴時便念試王信心厚薄意欲相惱洗吟久之不時速出王遂遣人取水別處而浴不入溫泉既洗浴已往詣佛所頂礼雙足聽聞妙法辞佛而退

時阿難陁以事白佛佛言白諸苾芻為洗浴故有是過生不應洗浴身不洗故體多垢膩乞食之時俗旅見問將此垢膩為清淨耶佛言半月應浴於暑熱時不數洗故同前見問佛言熱時應洗有苾芻病醫人令洗苔言世尊不許佛言病時應洗或營衆作或穿觀波身垢不淨人見譏嫌佛言作時應洗涉道行時来往疲極委身而卧諸人見恠佛言若道行時應洗乃至被風吹時身多塵坌佛言風時應洗又觸雨時又風雨時涅汗身體同前白佛佛言若雨時若風雨時隨意應洗介時世尊讚歎持戒乃至我觀十利為二部弟子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㞒半月應洗浴故違而浴者除餘時波逸底迦

餘時者熱時病時作時行時風時雨時風雨時此是時㞒謂此法中人半月應洗浴者謂齊十五日一度聽浴故違者謂不依教行除餘時者若在餘時此則無犯時者春餘一月半在謂有

一月半在當作安居從四月一日至五月半是及夏初
一月謂入夏一月謂從五月十六日至六月半是此兩月
半名極熱時若病時者謂有病除多
洗浴不能安隱者是作時者謂為三
寶所有作務下至掃地大如席許或
時塗拭如牛臥處行時者謂行一踰
膳那或半還來者是風時者乃至
風吹衣角搖動雨時者乃至雨三渧
落在身上風雨時者謂二俱有此是
時者是隨聽法結罪同前此中犯相
若苾芻尼每於開限洗浴之時常須
心念口言而為守持應云在某時中
我令洗浴若不守持者以水洗身水
未至臍得惡作罪水至臍者即得墮
罪若有事緣渡水過臍無犯

致傍生學處第四十六

緣在室羅伐城時鄔陁夷因乞食至
教射堂中取箭射烏乃至俗衆譏嫌
世尊訶責告言我觀十利為二部
弟子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尼故斷傍生命者波逸底迦
餘義如上故者明非錯誤傍生者謂
是飛鳥或復諸餘禽獸之數斷命者

謂殺其命根釋罪同前此中犯相言
斷傍生命者謂以三事內外及俱而
興方便斷彼命根若苾芻尼作殺害
心乃至以一指損害傍生因此命終
者得波逸底迦或當時不死後時因
此死者亦得隨罪若後時不死者
得惡作罪如前斷人命學處具說

以惱苾芻尼學處第四十七

緣處同前時十七衆親近六衆告言
作如是事答曰我不能作即便駈遣
不許同住時十七衆隨向餘處而為
讀誦難陁鄔波難陁處告言此諸
小師不受我語答曰應可令彼尊生
惱悔廢其習讀當如是作廣說惱緣
令生追悔以緣白佛廣說乃至問實
呵責告曰我觀十利為二部弟子制
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尼故惱他苾芻尼乃至少
時不樂以此為緣者波逸底迦

餘義如上故惱者欲令心惡作發起
追悔少時不樂者乃至須臾情不安
隱以此為緣者非餘緣事結罪如上
此中犯相謂問其別事又問律教相

應云何問其別若苾芻尼於他苾芻
尼處作惱亂心往詣其所作如是言
具壽汝憶某王及某長者不荅言彼
已多時我不記憶報言具壽彼非多
時汝不憶者即是生年未滿二十而
受圓具更可重受者得隨罪如是
問言汝憶某時日蝕月蝕儉歲豈
惱心問言汝先於何處所而受近圓
年廣說如上云何問律教相應如作
荅言某處報曰彼無大界不結界場
大衆不集便成別住非善受近圓汝
應更受又問誰是阿遮利耶鄔波馱
耶荅言彼是我二師報曰彼人破戒
不合為師汝則不名善受近圓又問
汝向某處不荅言去若向彼處皆是
愚癡破戒之人或鄙惡類非是善伴
汝定破戒作如是等語惱亂他時隨
彼前人惱與不惱但使聞知皆得隨
罪又問具壽汝取二師衣不荅言曾
取報言汝若取者有賊心故犯他勝罪
問言具壽汝頗曾說諸行無常諸法
無我涅槃寂滅不荅言我說報曰汝
若說此上人法者犯他勝罪若有苾

苾芻尼於諸苾芻尼所作如是問具壽汝憶某王及某長者不荅言我不憶報言具壽彼已多時汝雖不憶亦是年滿二十善受近圓又日月薄蝕年歲豐儉如上應知如是謂問其別事如有苾芻尼詣苾芻尼所作如是問具壽汝先於何處所而受近圓荅言某處報曰我知某處先有大界舊結界場汝即善受近圓如是問其二師問所向處問取師衣荅曰此皆無過又問具壽汝說諸行無常乃至涅槃寂滅荅言我說報曰汝不自稱得此上人法不荅言不也若如是者說亦無過是謂問與律教相應

以指擊攊他學處第四十八

緣處同前時有苾芻以指擊攊令他致死世尊訶責乃至為二部弟子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尼以指擊攊他者波逸底迦

餘義如上以指擊攊者謂是身業結罪如上此中犯相若以一指得一墮罪乃至五指便得五罪若以指端示其處處或指瘡處此皆無犯

水中戲學處第四十九

緣處同前時十七衆中有蔽大苾芻甚名鄔波離斷諸煩惱證阿羅漢果已便作是念我始觀察於共住同梵行者於此衆中誰有善根誰無善根親已知有繫屬於誰知屬於我為作引導方便相隨俱往阿市羅跋底河濾水添瓶觀察水已正念用心為洗浴事既洗浴竟住在一邊時十六人亦皆澡浴既入河中乍浮乍沒或往彼岸或還此岸或沿波或泝流或打水鼓或擊水鞋或為水索或為水杵如是等類作衆伎樂身手捽舉共為戲笑時勝光大王於高樓上遙見彼戲告勝鬘夫人曰試當觀汝所重福田夫人白言大王此輩少年顏容盛壯能修梵行王不稱奇王雖年邁未能譽息彼水中戲亦何見責時鄔波離觀知王心已告諸人曰可各整衣俱持水瓶共還住處時鄔波離以神通力與同梵行者各昇虛空於王樓上飛騰而過時勝鬘夫人俯觀其影仰視希奇便白王曰王可觀此勝妙福

田騰空而去王言夫人豈有證阿羅漢
者水中戲耶夫人荅曰此則是王之
所聞知有未聞事王所不知王曰何
謂也夫人曰心如電光須臾改易以
堅固定猶若金剛剎那之間破無明
惑王不應怯王聞語已黙然無荅時
勝鬘夫人令使白佛惟願世尊而為
憶念尒時世尊知已集衆問實訶責
告言我觀十利為二部弟子制其學
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尼水中戲者波逸底迦
餘義如上水中戲者並如上說皆得
墮罪此中犯相作水中戲意入水中
乃至未沒已來皆惡作罪身若沒時
便得墮罪乃至以指彈作聲皆得墮
罪若瓶器盛水而戲者亦墮罪若於
臚梡中打作聲得惡作罪欲令冷者
無犯
與男子同室宿學處第五十
緣處同前時阿𡰱盡隨斷衆結證
阿羅漢執持衣鉢遊行人間至一聚
落此聚落中有一長者二男一女其
女長成行不貞謹彼二兄弟因與他

覺他人告曰汝妹未嫁與外人私通
聞已問妹虛實妹即答曰我實清謹
世人謗說於後有娠兄弟問曰汝言
清謹何處得斯妹曰曾有禿人強逼
於我因即有娠後遂生男時人名為
禿子母是時具壽阿尼盧陁既至此
村日將欲暮求宿處所時諸童子報
言聖者彼處禿子母舍必相容宿隨
言投宿時禿子母遂相容止便生邪
念即於夜中欲相抱捉手時尊者知
其惡見以神通力上昇虛空女人見
已生希有心求哀懺謝廣說乃至尊
者見斯過已更不復於俗舍中宿以
事白佛佛以此緣同前集衆讚歎持
戒告言我觀十利為二部弟子制其
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尼共男子同室宿者波逸
底迦

餘義如上共者謂彼也男子者若丈
夫若童男謂堪行婬境同室宿者室
有四種如上釋罪同前此中犯相若
與男子同宿身在中間男子在門下
應拔橛令上或門安扂鑰或遣人看

守若異此者乃至明相未出已來得
惡作罪若過明相便得墮罪若苾芻
尼在閣下男子在中閣或苾芻尼在中
閣男子在上閣或復翻此廣說如前
或苾芻尼在房男子在簷前雖除梯
一事餘並如前若男子在房中苾芻
尼簷下應外繫其戶餘如前說若在
門屋下苾芻尼門內男子在門前應
內安閣居翻斯外繫餘並如前假令
共宿若有妻守護者無犯

第六攝頌曰

怖藏瞋二道　掘地四月請　拒教竊聽言
默然從座起

恐怖苾芻尼學處第五十一

緣處同前時十七衆勤爲習誦六衆
知已便於初夜夜反披毛毯作可畏聲
時十七衆各大驚怖廣說乃至世尊
訶責告言我觀十利爲二部弟子制
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尼若自恐怖若教人恐怖
他苾芻尼下至戲笑者波逸底迦
餘義如上他苾芻尼者謂此法中人
此中犯相若苾芻尼爲恐怖他[illegible]

作種種可畏形狀所謂諸雜色類如燒杌樹或復作諸鬼神等像云來食汝斷汝命根隨彼苾芻尼怖與不怖而此苾芻尼得波逸底迦若苾芻尼作恐怖他意便作種種可畏諸聲所謂師子虎豹及諸鬼神等聲云來食汝餘並同前若作可畏諸氣所謂大小便氣或鬼神等氣或作恐怖他意作不可意觸所謂麁澁麻蘆及諸鬼神惡觸之事云來害汝餘並同前或作種種可愛之色所謂國王大臣長者居士天神等像云此來害汝隨彼苾芻尼怖與不怖得惡作罪若作可愛聲所謂琵琶箜篌天龍等聲云此諸聲欲來害汝若作可愛氣所謂栴檀沈水龍腦鬱金天龍等香臭諸氣欲來害汝若作可愛觸謂繒綵細氎等上妙諸觸及天龍等觸云此諸觸欲來害汝隨彼苾芻尼怖與不怖皆得惡作若欲令前人生厭離心為說捺洛迦傍生餓鬼人天諸趣所有苦樂之事令發怖心者此皆無犯

藏他苾芻尼等衣鉢學處第五十二

緣處同前時有長者請佛及僧就舍而食六衆與十七衆在後徐行至一池所六衆即告十七衆曰未須急去且共入池徐徐澡浴既入池已告十七衆曰共汝俱浸誰後出頭十七既後六衆疾出取彼衣裳藏草叢下廣說乃至世尊訶責告言我觀十利爲二部弟子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尼自藏苾芻苾芻尼若正學女求寂求寂女衣鉢及餘資具若教人藏者波逸底迦

復是世尊制學處已時有苾芻寄餘苾芻衣彼苾芻但藏自衣不藏他衣時有賊至盜他衣去其寄苾芻因此廢闕佛言除時因緣藏者無犯前是創制此是隨開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尼自藏苾芻苾芻尼若正學女求寂求寂女衣鉢及餘資具若教人藏者除餘緣故波逸底迦

餘義如上苾芻等五衆並此法中人衣有七種署條有三及所餘物並如上說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苾芻尼自藏他苾芻尼等衣鉢資具若教人

截成得墮罪除餘緣故者謂八難等
並皆無犯

以衆敎罪謗清淨苾芻尼學處第五十三

緣在王舍城時具壽實力子住鷲峯
山於積石池邊經行遊履時嗢鉢羅
苾芻尼遥見尊者来申礼敬彼苾芻
尼剃髮未久伍頭礼拜欲起之時頭
戴實力子大衣而起乃至文地二苾
芻見斯事已遂還住處告諸苾芻曰
諸具壽欲令我等於何人處生信仰
心而我自見實力子共嗢鉢羅苾芻
尼身相摩觸廣說其事乃至佛令究
問答言我有瞋恨忿恚之心故作是
說世尊呵責告言我觀十利為二部
弟子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尼瞋恚故知彼苾芻尼清
淨無犯以無根僧伽伐尸沙法謗者
波逸底迦

餘義如上瞋恚者謂懷忿恨清淨苾
芻尼者謂此法中人無根者謂無三
根見聞疑事餘如上說此中犯相謂
知清淨人以無根法謗十三事成犯五
事無犯事同上說

與男子同道行學處第五十四

緣處同前時此城中有一織師稟性麁獷難為共住娶妻若楚鎮无樂意出外見有苾芻往室羅伐城即與相隨尋路而去是時織師尋蹤急逐見一苾芻共婦隨路織師遥見待至一村喚諸相識共打苾芻幾將至死廣說乃至世尊讚歎持戒告言我為二部弟子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尼共男子同道行更無女人乃至一村間者波逸底迦

餘義如上男子者謂堪行婬境更無女人者但有二人道謂曠遠路此中犯相若與男子於迥遠路相隨而去者得波逸底迦若一村間有一拘盧舍如是至七若未滿得惡作若滿得隨罪若於其處他遣男子為引導者或迷於道路男子來為指授者此皆無犯

根本說一切有部苾芻尼毗奈耶卷第十五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勑雕造



有部苾芻尼毘奈耶卷第十六　樂

三藏法師 義淨 奉 制譯

與賊同行學處第五十五

緣處同前有一苾芻於王舍城夏安居竟時有賣人欲向室羅伐城此之賣人是偷稅者苾芻不知共相隨去偷道而行遂便撿獲俱縛將來廣說乃至世尊告言我觀十利為二部弟子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尼與賊賣旅共同道行乃至一村間者波逸底迦

餘義如上與賊者謂破壞村坊及偷關稅同道行者謂逈遠處共為伴侶乃至一村間得波逸底迦若以賊為防援引導人者同行無犯或迷失道彼來指示者雖同道去此亦無犯

壞生地學處第五十六

緣處同前時六眾苾芻自手掘地或教人掘俗旅見譏乃至以緣白佛佛集苾芻以種種方便讚歎持戒少欲知足訶責多欲告言我觀十利為二部弟子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尼自手掘地若教人掘者
波逸底迦
餘義如上自他同前地者有其二種
謂生地非生地云何生地謂性是生
地或因發掘於三月中經天大雨是
名生地若無爾者經六月後方名為
生釋罪如上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
尼掘擴生地得墮罪若非生地得惡
作罪若舉地皮時若與地性相連者波
逸底迦若不相連者得惡作罪若尼
於礫者若波逸底迦若拔礫者得惡於
罪若尼轢盡地者得惡作罪若輕為
記數者無犯若牛糞著地而發起者
得惡作罪若但取牛糞者無犯若尼
崩河岸崩擴空地者波逸底迦若有
疊裂而崩墮者得惡作罪若尼搖動
河池中泥者得惡作罪若現在泥處
而擧越者得惡作罪若牆上釘杙者
波逸底迦若牛糞著牆發擧者得惡
作罪若非牆壁與瓈性相連者得波
逸底迦若有疊裂者得惡作罪若盡
壁得惡作罪若作記數想者無犯若
牆上生青衣損動者得惡作罪若掘

石地石少土多者得波逸底迦罪若土少者得惡作罪若純石者無犯若掘砂地砂少土多者得波逸底迦若砂多者得惡作罪若純砂者無犯若營作苾芻尼欲定基時得好星候若底無有淨人應自以橛釘地欲記疆界深四指者無犯

過四月索食學處第五十七

緣在劫比羅城時釋迦大名請佛及僧三月飲食供養并及一切所須之物不令有闕時六衆於三月中常徹好食皆如醫教三月既了尚從厨人索好美味大名識嫌更他請了非分强索以緣白佛佛言勿復從施主强為乞索因生忿惱廣說先緣乃至種種訶責告諸苾芻我觀十利為二部弟子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尼有四月請須時應受若過受者波逸底迦

如是制已時勝光大王請佛及僧三月供養時有苾芻施主復請佛言我今隨開若別別請者應受無犯復有客來不被王請遂行乞食王因見之

問言我請衆僧何因乞食答言我不
受請王曰我今更請食佛言若更請
者應受乃至慇懃盡請王請食了而
行乞食王復常請佛言若常請者亦
應受世尊讚歎持戒少欲訶責多欲
告諸苾芻曰前是創制今更隨開應
如是說

若復苾芻尼者四月請須時應受若
過受者除餘時波逸底迦餘時者謂
別請更請慇懃請常請此是時

餘義如上四月者謂齊四月請受者
請許其事若過者請過期限除餘時
者謂別請時即是不同餘人更請謂
數數更請慇懃請者謂更慇懃盡心
而請常請者謂是長時延請此是時
事云何若尼他請處食從索美好索
時惡作食便墮罪若他與好食從索
麁者索時惡作食時無犯如與乳等
時便從索酪等索時惡作食時墮罪
若病者無犯若巡家乞食主人見已
持食而出尼情怖者應告彼曰更不
須飯若返問言聖者更何所須者此

即是請隨所須者當就見之無犯

遮傳教學處第五十八

緣在王舍城世尊法尒若制二部共學處時即二部僧伽並皆須集此之學處是二部共有然尼衆不集佛告具壽阿難陁汝可語朱荼半託迦汝當持此學處詣苾芻尼衆而為宣告彼奉佛教已便往尼寺欲宣佛教於其中路見六衆問是何學處即為陳說若復苾芻尼有四月請須時應受若過受者除餘時波逸底迦乃至此是時既為說已六衆報曰汝是愚癡不分明不善好豈用汝言我若見餘善閑三藏者當隨彼言受行學處作是罵已遂便捨去又至十二衆尼處彼亦作非法言餘衆苾芻苾芻尼聞已歎喜頂受奉行廣說乃至世尊問實訶責告言我觀十利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尼聞諸苾芻尼作如是語具壽仁當習行如是學處彼作是語我實不能用汝愚癡不分明不善解者所說之言受行學處我若見餘善閑

三藏當隨彼言而受行者波逸底迦
若彼苾芻尼實欲求解者當問三藏
此是時
餘義如上具壽仁今當習如是學處
者謂是所傳學處不能用汝愚癡等
者謂愚其惡愚說其惡說作其惡作
名之為愚若不持經律論名之為癡
若於三藏不了其義名不分明若於
三藏不善決擇名不善解餘文易知
乃至釋罪皆如上說此中犯相其事
云何若尼若餘尼作如是語仁可習
行如是學處彼便報云我不能用汝
語便以愚等四事一一說時皆得墮
罪若彼前人是實愚等說時無犯
默聽闘諍學處第五十九
緣在室羅伐城時十七眾見六眾中
有命過者鄔波難陀大眾住時十七
眾憶先被欺於食堂中共為籌議
與鄔波難陀作捨置羯磨彼便語共
踰所側耳而聽即入堂中苦為訶
責如是十七眾在處議論皆往竊聽
共為闘亂廣說乃至世尊訶責告言
我觀十利為二部弟子制其學處應

如是說

若復苾芻尼知餘苾芻尼評論事生求過紛擾諍競而住默然往彼聽其所說作如是念我欲聽已當令鬪亂以此爲緣者波逸底迦

餘義如上言評論事者謂初見不可意事始作評論言求過者謂求覓過從更相道說紛擾者謂情不含忍發舉其事諍競者以此諍事入鬪諍門自結朋黨共相扶扇鬪諍而住默而聽者謂竊聽其言隨彼所說鬪亂者欲令紛競不止息也釋罪如上此中犯相若尼在於閣共爲議論有餘苾芻尼昇閣之時應蹈階道作聲或謦欬或彈指若不作如是事昇閣之時但聞言聲未解其義得惡作罪若解言義便得墮罪廣說如前乃至門屋輕重之罪隨事應知若經行處若靜祕中亦准事應識若隨路行時共爲籌議苾芻尼從後來所有行法皆准昇閣應知若不作者得罪輕重如上若先無嫌隙偶尓聞之或復聽已欲令鬪諍方便殄息者無犯

不與欲默然起去學處第六十

緣處同前時鄔陁夷斷諸結惑廣如上說乃至十七衆共為籌議集苾芻衆已詣上座前作如是白我今有所詰問乃至欲與鄔波難陁作捨置羯磨難陁聞已遂生怖懼默而起去廣說乃至世尊訶責言我觀十利為二部弟子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尼知衆如法評論事時默然從座起去者波逸底迦

芠是制已時諸苾芻尼久在衆中其看病人及授事人事有廢闕由此為緣佛更聽許若有緣者應囑授去世尊讚歎持戒乃至廣說前是創制此是隨開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尼知衆如法評論事時默然從座起去有苾芻尼不囑授者除餘緣故波逸底迦

餘義如上衆謂佛弟子如法評論者謂是如法單白白二白四羯磨默然從座起去者謂出勢分外不囑授者有尼不語知而去釋罪同前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苾芻尼知衆有如法

事言論決擇有尼不囑授默然忿恚
而起去者乃至言聲所及處來得惡
作罪捨此處時得根本罪
第七攝頌曰
不恭敬飲食　入衆往餘家　明相囑苾芻
跏足綿敷具
不恭敬學處第六十一
緣在王舍城時有二苾芻知諸苾芻
集食堂中欲殄諍事一順衆命一便
違教不赴衆所以緣白佛佛以此緣
同前訶責為二部弟子制其學處應
如是說
若復苾芻尼不恭敬者波逸底迦
餘義如上不恭敬者其有二種一謂
大衆二是別人於此二處不恭敬時
皆得墮罪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尼
知大衆集評論事時喚令赴集而不
來者便得墮罪與住不住遣去不去
遣取卧具而不肯取不遣取時即便
强取遣詣房等事皆同此違衆教時
皆得墮罪若尼見親教軌範二師作
如是語喚來不來乃至房等事違別
人教時皆得惡作若依道理而白知

者非不恭敬此皆無犯

飲酒學處第六十二

緣在室羅伐城有一長者名曰淨富大富多財衣食豐足娶妻未久誕生一女顏貌端正人所愛樂至年長大娉與給孤獨長者男為妻後誕一息父見歡喜嘱言善來善來時諸親族因與立名号曰善來由此孩兒薄福力故所有家產日就消亡父母俱亡時諸人衆見其如此遂号惡來與乞匃人共為伴侶以乞活命廣說乃至修青處親影像現前世尊復為演說法要示教利喜便證見諦出家離俗修持梵行發大勇猛守堅固心於初後夜思惟忘倦斷除結惑證阿羅漢果說伽他曰

昔於諸佛所　但持足鐵身　今聞世尊教
轉作真金體　我於生死中　更不受後有
奉持無漏法　安隱涅槃城　若人樂珍寶
及生天解脫　當近善知識　所欲皆隨意

時不信敬者便生嫌議沙門喬荅摩貧賤惡人皆度出家以為走使世尊為欲發起善來德故令調毒龍乃至

龍受三歸并五學處佛告諸苾芻我
諸弟子聲聞之中降伏毒龍善來第
一時取摩羅山遠近諸人婆羅門等
見伏毒龍衆無惱害時有婆羅門表
請善來以上妙飲食至誠供養令飽
食已欲使善來食速消化便以少許
飲為之酒置飲漿中善来不知飲此
漿已醉卧于地諸佛世尊於一切時
得不忘念便於善来卧處化為草菴
蓋覆其身不令人見告諸苾芻曰汝
等當觀善来所作於江猪山處降伏
菴婆毒龍豈復今時能調小蟹汝諸
苾芻若飲酒者有斯大失即以無量
百千網鞔輪相福德殊勝莊嚴王手
摩善来頂告言善来何不觀察受斯
困頓佘時善来得少醒悟隨從佛後
至逝多林佛洗足已於如常座就之
而坐告諸苾芻曰汝等當觀諸飲酒
者有斯過失讚歎持戒廣說乃至我
觀十利為二部弟子制其學處應如
是說
若復苾芻尼飲諸酒者波逸底迦
餘義如上言諸酒者謂米麴酒或以

根莖皮葉花果相和成酒此等諸酒
飲時令人惛醉飲者謂吞咽得罪如
前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尼飲諸酒
時能令人醉波逸底迦若不醉人飲
得惡作罪若尼見彼諸酒有酒色酒
氣酒味若能醉者波逸底迦若不醉
者得三惡作若尼飲諸酒時有酒色
酒氣若能醉者波逸底迦若不醉者
得二惡作若尼飲諸酒時但有酒色
若能醉者墮罪若不醉者得一惡作
若食酒糟醉者墮罪若不醉者得惡
作罪若尼食諸根莖葉花果能醉人
者皆得惡作

佛告諸苾芻苾芻尼汝等若以我為
師者凡是諸酒不應自飲亦不與人
乃至不以茅端渧酒而著口中若故
違者得越法罪若苾芻尼飲醋之時
有酒色者飲之無犯若飲熟煮酒
者此亦無犯若是醫人令含酒或塗
身者無犯

非時入聚落不囑授苾芻尼學處第六十三

緣處同前時有餘處婆羅門來此城
中娶婦同居未經多時誕生一女年

漸長大共諸童女往逝多林至寺門
前時鄔陀夷見此女人顏容姿媚遂
起染心即學觸彼身鳴唼其口是時
童女欲行非法鄔陀夷不然其事女
懷瞋忿遂以指甲自爴身形既還家
已告其父曰鄔陀夷損我童女其父
即告五百婆羅門各懷瞋忿共集一
處欲打鄔陀夷時五百人即至其所
俱共牽曳乃至移足亦不能令動世
尊知已作如是念此是寂後教誡鄔
陀夷事佛襄其力令無所堪諸婆羅
門見其力弱即共熟打幾將至死曳
至王門時王於高樓上晝日而睡佛
以神力令王驚覺廣說乃至勝鬘夫
人告令改悔聞斯責已發勇猛心未久
之間衆惑皆斷證阿羅漢果廣度人
民世尊記為教化人中寂為第一復
因夜入他舍非理被敎棄糞聚中令
騎世尊至住處已告諸苾芻此由非
時行招斯大過廣說乃至我觀十利
為二部弟子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尼非時入聚落者波逸底迦
如是制已諸苾芻尼有看病人不得

非時入村遂闕瞻視知僧事者僧事
廢闕以事白佛佛言有苾芻尼者囑
授應去應告彼曰具壽存念我有看
病因緣或為衆事須非時入聚落白
具壽知彼答云奧箄迦時有苾芻於
俗舍內先寄衣鉢其舍非時忽然火
起即便往取行至中路憶不囑授遂
即迴還衣鉢燒盡佛言除因緣故前
是創制今更隨開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尼非時入聚落不囑授餘
苾芻尼除因緣故波逸底迦

餘義如上非時者有二分齊謂從過
午至明相未出聚落義如上入者謂
至村門餘苾芻尼者謂於其處既有
苾芻尼而不告語除時因緣者謂有
難緣餘義如上此中犯相其事云何
若苾芻尼於非時非時想疑得根本
罪於時作非時想疑得惡作罪餘二
無犯餘有皆因緣同苾芻說

受食前食後請學處第六十四

緣處同前時此城中有一長者大富
多財受用豐足時鄔陀夷因乞食至
其舍為說法要施食之人獲五功德

詞長命色力安樂詞辯長者聞已持食奉施深心歡喜頂礼其足歸依三寶受五學處時鄔陁夷復於他日至長者家長者白言我請佛僧就舍而食仁可且來即於晨朝至長者宅報曰我有緣事竟至餘家我若未來不須行食佛將大眾詣長者家時諸苾芻報長者曰應唱隨意長者報曰聖者我為大眾設斯座褥佛言此即便是唱隨意訖宜應就坐時鄔陁夷時欲將過方至行食諸苾芻輩有歡少許有不食者佛為長者說施頌已從座而去鄔波難陁即於此住不往寺中當時是十五日眾僧長淨不來赴集復無持欲人眾皆久坐妨廢法事求覓不得令眾疲勞廣說乃至我觀十利為二部弟子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尼受食家請於前食後行詣餘家者波逸底迦

如是制已時有看病知僧事者同前過在佛聞此已告曰前是創制今復隨開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尼受食家請食前食後行
詣餘家不囑授者除因緣故波逸
底迦
餘義如上食家請者謂他請喚食前
者謂是午前若出行時過二家者伝
待隨罪食後者謂過午已後若出行
時過三家者便得隨罪不囑授者謂
不報人應囑施主云我往某處或囑
苾芻尼去向某處結罪如上此中犯
相若受食家請食前行過二家食後
行過三家不囑授得隨罪若不以此
苾芻尼為先首而請喚者無犯

入王宮學處第六十五

緣處同前時鄔陀夷不知機變夜闌
兵馬鈴鐸之響即便驚覺作如是念
豈非王眾有尊他行即發寺門作天
明想執持衣鉢入王宮中勝鬘夫人聞
已迎接敬受經教再三反覆猶未天
明宮人譏議王雖敬信情無間然苾
芻不識時機中宵而至王夫人藏寶及
諸寶類而便遮次輒到宮門廣說乃
至佛以此緣告諸苾芻苾芻尼入王
宮者有十種過失廣說具如大苾芻

苾芻尼戒余那米第八十六第八十六學

律乃至我觀十利為二部弟子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尼明相未出剎帝利灌頂王未藏寶及寶類若入過宮門閫者波逸底迦

如是制已復於異時王請佛僧世尊不去命舍利子與衆俱行既至王門不敢輒入王令令進舍利子作念世尊制戒不許輒入宮門令得王教復不許違佛以此緣或容闕許即入宮內還至佛所述如上事佛告舍利子善哉我未開許汝已知時汝等當知前是創制今更隨開為諸弟子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尼明相未出剎帝利灌頂王未藏寶及寶類若入過宮門閫者除餘緣故波逸底迦

餘義如上明相未出者謂天未曉有三種相王及寶等並如餘說宮門閫者有三種別謂城門王門宮門過者謂舉足越除餘緣者除得勝法如舍利子等釋罪如上此中犯相若尼未曉未曉想及疑越城門者得惡作

罪眺未曉想疑亦得惡作至門。亦尒

若越宮門想疑本罪次二惡作後二

句無犯若王妃及太子大臣喚亦無犯

許言不知學處第六十六

緣處同前佛言半月半月應說波羅

底木叉戒奉教而說六衆聽戒之時

作如是語我今始知是法在戒經中

說諸苾芻曰仁等比來豈不聞耶答

曰豈可我等雖聽說此更無餘事乃

至世尊訶責為二部弟子制其學處

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尼半月半月說戒經時作

如是語具壽我今始知是法戒經中

說諸苾芻尼知是苾芻尼若二若三同

作長淨況復過此應語彼言具壽非

不知故得免其罪汝所犯罪應如法

說悔當勸喻言具壽此法希奇難可

逢遇汝說戒時不恭敬不住心不殷

重不作意不一想不攝耳不策念而

聽法者波逸底迦

餘義如上說戒經時者謂從八他勝

乃至七滅諍法相次而說詮其要義

我今始知等者謂六衆與餘苾芻屢

同聽戒而彼故言我不知者意欲令
他心生憂悔擾論惱時衆諸苾芻當勸
喻言苾芻等者明不恭敬等有所虧失故
此中犯相者且見說八他勝時如是乃
至二十一殘罪七滅諍法作如是說
者一一說時皆得墮罪若實不了知
如愚癡人者說實無犯

作針筒學處第六十七

緣處同前有一工人名曰達摩善牙
骨作先於外道心生敬信因來寺中
而聽法要棄彼爲教契想真宗念曰
然我家貧難修福業宜可自勵役己
惠人白諸苾芻苾芻尼曰我善牙作
及骨者須針筒我當施手爲造時彼
工人因致貧困衣不掩形食不充口
外道見問汝於先時家道豐贍今依
剃髮遂致貧窮以此察之孰爲勝友
廣說乃至世尊訶責告諸苾芻我觀
十利爲二部弟子制其學處應如
是說

若復苾芻尼用骨牙角作針筒成者
應打碎波逸底迦

餘義如上其骨牙角如事可知筒二

種針筒一筒二管若用骨牙角作者
二皆不許若自若他並不應作若成
者即應打碎其罪説悔其所對人
應問云今針筒打碎未若不問者得
惡作罪問已方悔尼應用竹葦為筒
或氈片等以安其針時可數看勿令
生垢此皆無犯

作過量床學處第六十八

緣處同前時有苾芻人間遊行至逝
多林聞日暮門閉即於門屋下坐短
脚床洗足斂身入定有蛇愛冷在床
前住見苾芻垂頭遂螫其額因即身
亡生三十三天廣說乃至以事白佛
佛言不應下小床上而為寢卧亦不
應床前洗足違者得越法罪時六衆
聞是制已遂作高床脚長七肘緣梯
上下俗旅譏嫌世尊訶責告諸苾芻
我觀十利為二部弟子制其學處應
如是說

若復苾芻尼作大小牀足應高佛八
指若過作者應截去波逸底迦

如是制已時鄔陀夷身形長大坐彼
牀時頭拄著膝佛言此更隨開除入

㮇木若過者應截去波逸底迦
餘義如上作大小牀者謂自作使人造此大牀及小座時應高佛八指者佛謂大師此之八指長中人一肘除入㮇木者除牀脚入㮇木此非是量若過作者謂量若過應截去墮罪應說悔此中犯相若為僧作若自為作過八指量者應截去其罪說除對說罪者應可問言牀脚截未若不問者得惡作罪其罪不應說悔若依量作者無犯

用草木綿貯牀學處第六十九

緣處同前時鄔波難陀分得大牀以木綿貯安儭而卧有年老者來合與卧具時便去儭物以散木綿令其寢息身衣悉白以緣白佛佛言我觀十利為二部弟子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尼以木綿等貯僧床座者應撤去波逸底迦

餘義如上言貯物者有五種一茝末梨二荻苕三類迦四蒲薹五羊毛若尼以五種物自貯教人貯皆得墮罪此中犯者苾芻尼若僧私牀座以木

綿等而散貯者皆得隨罪如棄應撤去罪應說悔餘並同前

過量作尼師但那學處第七十

緣處同前如世尊說若受用僧伽卧具及餘人物乃至私物應用襯身替不識其量遂便大作小者棄擲或燒長短廣說乃至世尊為二部弟子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尼作尼師但那當應量作是中量者長佛二張手廣一張手半若過作者波逸底迦如是制已時吐羅尼身形長大每至卧時為護卧具故於其足邊以諸樹葉而為襯替乃至佛言此復重開長中更增一張手若過作者應截去波逸底迦

餘義如上尼師但那者謂敷具也若自作使人皆悉同犯應量者如文可知若佛一張手當中人三張手捨長九張手合有四肘半廣一張手半者當中人四張手復有六指若不依此量而過作者物應截去罪應說悔餘問答等並如上說

第八攝頌曰

覆瘡佛衣量　並剃洗手拍　自煮火食木瀋
生草棄牆外

作覆瘡衣學處第七十一

緣處同前如世尊說作覆瘡衣苾芻久足不知當云何作其量過大或時太小乃至世尊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足作覆瘡衣當應量作是中量者長佛四張手廣二張手若過作者應截去波逸底迦

餘義如上覆瘡衣者謂覆身瘡疥也其佛張手及有過截并說罪等廣如上說

同佛衣量作衣學處第七十二

緣處同前時鄔波難陀與佛等量作衣但披一邊餘聚肩上佛以此緣告諸苾芻我觀十利為二部弟子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足同佛衣量作衣或復過者波逸底迦是中佛衣量者長佛十張手廣六張手此是佛衣量

餘義如上佛衣者大師衣也長佛十張手當中人三十張手有十五肘廣六者當十八張手有九肘或復過此

皆犯墮罪廣如上說

根本說一切有部苾芻尼毗奈耶卷第六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根本說一切有部苾芻尼毘奈耶卷第十七 縈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噉蒜學處第七十三

佛在室羅伐城時有長者種蒜為業於其園中多生好菜時世飢儉乞求難得長者每見諸苾芻尼為行乞食皆空鉢而歸長者告言聖者我園植蒜多生餘菜可隨意取諸苾芻尼頻往彼園多將美菜時吐羅難陀尼亦往取菜并取其蒜餘尼見告仁取蒜耶尼便報曰菜即是蒜蒜即是菜長者見已情生不忍即便苦打奪菜及蒜驅出園外種種譏嫌云何苾芻尼而噉蒜耶諸尼以緣白苾芻苾芻白佛佛由此事集苾芻尼眾佛是知者見者知而問非知不問時而問非時不問有利而問無利不問破決疑防為除疑惑問吐羅難陀尼曰汝實作斯不端嚴事而噉蒜耶白言實尒大德世尊即便種種訶責汝非沙門女法非清淨行法非端嚴事告諸苾芻尼我觀十利廣說如餘為諸聲聞苾芻尼

弟子於毗奈耶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尼噉蒜者波逸底迦

尼謂吐羅難陀或復餘尼噉蒜者謂咽食波逸底迦者謂是燒煮墮落義謂犯罪者墮在地獄傍生餓鬼惡道之中受燒煮苦又犯此罪若不慇懃說除便能障礙所有善法有此諸義故名波逸底迦此中犯相其事云何

若苾芻尼噉蒜者皆得墮罪

時諸苾芻咸皆有疑請世尊曰唯願大德為說吐羅難陀尼為貪心故被他所打驅出國外往昔因緣佛告諸苾芻吐羅尼非但今時為貪心故遭諸無利事往昔之時亦遭殃苦至於死處汝等諦聽我當為說昔有一賊穿牆作孔而入王家盜多金銀諸妙珍寶舁持而出遂於孔邊遺忘一杓却來欲取為防守人之所擒獲送至王所勅令法官截去手足時有天人為說頌曰

不應作多貪　貪是罪惡事　若作多貪者
所獲皆散失　如彼求遺杓　遂遭衆苦難

汝等苾芻於意云何昔時賊者豈異

人乎今吐羅尼是由其貪心獲無利苦今亦如是復次諸苾芻此尼由慳貪故多遭無利所獲散失汝等諦聽我今更說乃往古昔於婆羅痆斯城中有一金寶作師娶妻未久遂誕一女容儀端正顏色超絕甚可愛樂女年長大其父命過遂生鵝趣得為鵝王女受貧苦甚大艱辛父為鵝王憶前生事作心觀女若為存濟遂見貧窮受諸苦惱戀愛女故飛往寶洲銜一寶珠於晨朝時置女門下女收寶珠遂深藏舉鵝王如是每旦常送女亦收藏竟不費用如是其女有多寶珠念曰誰與我珠即於後夜側門伺候遂見鵝來便作是念此鵝身中並是寶藏每來門首棄一而去作何方便我當捉得總取寶珠為求鵝故齎張羅網鵝王見網作如是念此罪惡物不識恩情而欲害我便即飛去更不重來天說頌曰

不應作多貪　貪是罪惡事　若作多貪者

所獲皆散失　汝今為捉鵝　寶珠便斷絕

汝等苾芻於意云何昔時女者豈異

人乎今吐羅難陀苾芻尼是由貪心
故失諸寶物今由貪心被他所打驅出
園外總其希望由是義故諸苾芻尼
不應多貪

剃隱處毛學處第七十四

緣處同前時吐羅難陀尼於顯露處
剃脤底毛餘尼見問誰剃脤毛棄於
此處吐羅尼曰是我諸尼復問因何
事故答言脤毛惱我是以剃却諸尼
曰聖者斯為淨事耶報曰隨淨不淨
我已剃竟諸苾芻尼白苾芻苾芻白
佛佛告吐羅難陀尼汝實剃脤毛耶
白言實尒大德世尊種種訶責廣說
乃至為諸聲聞苾芻尼弟子於毗奈耶
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尼剃隱處毛者波逸底迦
若復苾芻尼者謂吐羅難陀苾芻尼
或復餘尼隱處者謂非顯處剃毛者
謂除其毛墮罪如前乃至犯相其事
云何若諸苾芻尼剃隱毛者皆得
墮罪

洗淨不過量學處第七十五

緣處同前時吐羅難陀尼欲心熾盛以水

洗淨時即便以指內生支中為受樂
想如是作時遂成瘡腫受大苦惱告
諸弟子曰汝等可求諸餘香物栴檀
草香等我有病痛門徒問言聖者今
有何患彼即具說其事諸尼曰聖者
會作是事應淨法耶報曰淨與非淨
我已作竟尼白苾芻苾芻白佛佛問
訶責此諸過患皆由洗淨是故不應
令尼洗淨世尊制已後於異時吐羅
難陀苾芻尼與長者妻說法身有穢氣
他不堪忍問言此氣從何而來又問
尼曰豈可世尊制尼不令洗淨有穢
氣耶尼曰如是尼白苾芻苾芻白佛
佛言由是我今復為諸尼制其學處
應如是說若復苾芻尼若洗淨時應
齊二指節若過者波逸底迦
尼謂吐羅尼或復餘尼應齊二指節
者不得過量若過二指節者皆得
墮罪餘如前說
以手拍隱處學處第七十六
緣處同前時吐羅尼欲心熾盛以手
拍隱處如是作時遂成瘡腫生大苦
惱問答同前乃至聖者今有何患彼

即具說其事諸尼曰合作是事應淨
法耶報曰淨與非淨我已作竟尼白
苾芻苾芻白佛佛問詞實廣如上說
乃至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尼以手拍隱處者波逸底迦
尼謂吐羅尼或復餘尼隱處者義如
上說拍者謂以手拍隨其前若尼
以手拍隱處者皆得墮罪
自手覓生食學處第七十七
緣處同前時有一人性愛苑園命造
食人曰我欲遊觀晨朝早來可造食
飲便與供直并作食人皆來就宅成
須具辦作是語已便詣芳園二齋家
人備辦所須佇待食手竟不見來時
將欲過憂愁而住時吐羅難陀苾芻
尼因乞食入其舍告言賢首無病耶
施我食其妻報曰聖者我今憂愁何暇
施食尼曰賢首所憂何事彼即具說
尼曰姊妹唯解針線餘不知耶羅言
聖者解造食耶尼曰所有工巧我何不
解婦人言聖者若尒願哀愍故與造
飲食尼曰我若造食當與食不答言
與及守房者與不答言亦與尼曰作

何等食報言可作種種脂酥果盤及諸餅類隨他所須尼皆為作衆事辦已取食歸寺食手後來家人告曰飲食已蒙吐羅尼為精煑訖食手鬪已種種譏嫌出惡言語云何沙門釋女奪人活業非沙門女非淨行女尼白苾芻苾芻白佛佛問訶責廣如上說乃至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尼自手煑生食者波逸底迦

尼謂吐羅尼或復餘尼生食者自手煑令熟墮罪如前無犯者若為苾芻僧伽故及餘同梵行者若欲煑食於齋室中無外人見者無犯

水灑上衆學處第七十八

緣處同前時有長者娶妻既久更無男女親族皆喪貧財罄盡貧窮孤老無所控告以手支頰作如是念我今年邁何用為財應可出家希求勝處告其妻曰賢首我願出家汝何所作妻曰我亦出家即將其妻詣大世主處白言聖者此是我妻意求出家故來相問時大世主便度出家其夫亦復詣師出家作如是念我先與彼共作要期

時數相問今可往見作是念已即詣尼處彼尼遥見即自出迎為置牀座苾芻便坐尼在一邊為說妙法聞已欲去女人之輩性多貯畜所得物積在房中尼即白言願見少留受我片食將諸食飲授與苾芻尼前扇涼又執瓶水苾芻遂笑尼即問言何意見笑苾芻答曰在家事我今還復如是為此我笑尼便忿恚兼言我將作福田虔心供給翻更見笑即以瓶水灑苾芻上復以瓶打尼白苾芻苾芻白佛佛問訶責廣如上說乃至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尼以水灑上衆者波逸底迦

言上衆者出家在先處在於上以水灑者將水灑身隨罪同前若身蹋總灑時無犯

生草上大小便學處第七十九

緣處同前近尼寺前有生草地諸婆羅門及長者子少年之輩皆來於此作非法談話共相掉弄作大喧擾惱乱諸尼時吐羅難陀見是事已所有弟子皆與瀉藥於大器中承取不淨

既見盈滿即將寺前散生草上其婆羅門長者子如前皆來共為戲弄宛轉于地手相語曰甚有惡氣多有不淨誰作斯事何不藏亡吐羅難陀遙見大笑諸人問曰聖者何笑豈是汝此生草地耶苔曰除我更誰汝等惡人正合料理彼諸男子聞皆不悅各還住家向父母親族兄弟姊妹具陳其事憙苔譏耻尼白苾芻苾芻白佛佛問訶責廣如上說乃至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尼在生草上大小便洟唾者波逸底迦

尼謂吐羅難陀或復餘尼在生草上者謂青活草地大小便者謂諸不淨蔭羅同前無犯者除病因緣

以不淨棄牆外學處第八十

緣處同前時吐羅苾芻尼為知衆事或為教授或教諷誦如是經夜多不眠睡飲食不消便患苦腹所有不淨棄於牆外其勝光王有一大臣名曰吉祥擐乘王為王嗔駈出近寺牆行時吐羅尼所棄不淨汙大臣頭諸苾

苾芻知此事已共相議曰今此大臣
有大勢力我等今者必遭殃禍其臣
含忿懷蓄詣河洗浴時鹿子大臣為
彼吉祥而白王曰彼臣忿諍於國有功
雅頗大王捨乘爲過王然其奏發使
遣追使往告曰大王相憶令我追喚
其臣忙懼不測來心便著濕衣急詣
王所王見歡喜還其官位白蓮花為
任彼乘騎吉祥歡躍復作是念我從
何處重得官榮由彼梵行除弃不淨
露汙我身得斯果報從王宮出詣芻
住處告諸芻曰聖者今日何芻以其不
淨棄我頭上時吐羅難陀芻見彼尋
閉心大驚恐却閉其戶於窗隙中報
言有一老芻不知好惡不覺擲此露汙
賢人幸無嗔恨白曰我於彼所誠無恚
心欲施衣服故來相問我由斯汙重更
官榮芻聞斯語從門而出以手推背
報言是我應心作斯罪過臣見芻出
既諾衣服自持奉施臣復含笑作如
是言我由聖者不淨威力得勝尊位
蒙王褒寵後於異時吐羅芻與諸芻
衆共為鬪競罵彼芻曰我今觀汝

不及我耆宿尼白苾芻苾芻白佛佛聞
訶責廣說乃至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尼不善觀察輒以不淨棄
牆外者波逸底迦
若復苾芻尼者謂吐羅尼或復餘尼
棄外者棄牆外不觀察者謂不觀看
不淨者謂人糞不淨彼罪如前若以
物裹持棄外無犯
第九攝頌曰
為獨有五種　由耳語有四　若懷瞋恚心
推胷皆不合
獨與男子屏處立學處第八十一
緣處同前時吐羅難陁尼獨與男子
在屏處立耍戲門長者及諸人衆見
斯事已遂生疑心共相議曰此非寂靜
出家之類獨與男子在於屏處尼白苾
芻苾芻白佛佛聞訶責廣如上說乃
至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尼獨與男子在屏處立者
波逸底迦
尼謂吐羅尼或復餘尼獨與男子者
謂與俗人丈夫立在屏處者有五種
屏障一柵籬二牆壁三帷幔四深林

王黑闇處立謂住立乃至皆得墮罪
獨與苾芻尼屏處立學處第八十二
緣處同前時笈多苾芻尼與鄔陀夷
在屏處立婆羅門長者及諸男子見
已生嫌共相議曰此尼非是寂靜出
家乃與苾芻在屏處立必作期會其
不信者作種種譏謗尼白苾芻苾芻
白佛佛問訶責廣如上說乃至制其
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尼獨與苾芻在屏處立者
波逸底迦
尼謂笈多苾芻尼或復餘尼苾芻者
謂鄔陀夷苾芻在屏處立者屏有五
種義如上說乃至立者皆得墮罪
獨與男子露處立學處第八十三
緣處同前時吐羅難陀苾芻尼獨與
男子在露處立婆羅門長者等見已
生嫌共相議曰此尼非是寂靜出家
遂與男子獨在露處共為期會尼白
苾芻苾芻白佛佛問訶責廣如上說
乃至世尊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尼獨與男子在露處立者
波逸底迦

若復苾芻尼者謂吐羅尼或復餘尼獨與男子者謂白衣丈夫在露處立者謂顯露無障乃至若有立者皆得墮罪

獨與苾芻露處立學處第八十四

緣處同前時笈多苾芻尼獨與鄔陀夷苾芻在露處立婆羅門長者見譏同前乃至共為期會尼白苾芻苾芻白佛佛問訶責廣說如上乃至世尊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尼與苾芻在露處立者波逸底迦

尼謂笈多或復餘尼苾芻者謂鄔陀夷或餘苾芻在露處立者義如上說皆得墮罪無犯者苾芻有伴及尼有侍者

獨住一房學處第八十五

緣處同前珠髻難陀苾芻尼著上妙衣威儀庠序行步端嚴行乞食時有賣香男子見尼容儀情生染著欲心熾盛不知羞恥徐步前進小聲語言聖者可共我作私處交歡尼曰我是出家女何共汝作斯鄙事情復生忿告言

今無賴人又何不敢今於我處出此
虛語汝何不與爲虎師子毒蛇惡物
同爲歡戲男子曰聖者何須丈夫之
類皆作是語尼作是念此非善人既
惱於我我當惱彼可共作期便作是
念告言賢首我房在於某處當自知
時可來同戲時將暮已諸苾芻尼皆
禮制底是時男子來入房中尼共餘
人同爲諷誦夜將既久即入房內牀上
坐已男子遂來執手尼即高聲唱言
有賊入我房中男子忙怕速從房出
作如是語此尼多妄與我期會既來
於此唱言有賊尼白苾芻苾芻白佛佛
問呵責廣如上說乃至世尊制其學
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尼獨住一房者波逸底迦
若復苾芻尼者謂珠髻難陀尼或復
餘尼獨住一房者謂無第二尼宿經
夜墮罪同前乃至宿者皆得墮罪
無犯者第二伴尼身死或被滅擯或
自罷道
共男子耳語學處第八十六
緣處同前時吐羅難陀苾芻尼於小食

時入室羅伐城正住威儀而行乞食共諸俗人而爲耳語婆羅門長者及不信敬人見已生嫌共相議曰觀此苾芻尼非是寂靜出家棄自善品與諸男子共爲耳語必作期會尼白苾芻苾芻白佛佛問訶責廣如上說乃至世尊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尼共男子耳語者波逸底迦

若復苾芻尼者謂吐羅尼或復餘尼共男子耳語者謂與丈夫耳語共相領納乃至語者皆得墮罪

受男子耳語學處第八十七

緣處同前時吐羅尼如前威儀入城乞食受男子耳語不信敬者見已譏嫌廣如上說乃至與他作期會事尼白苾芻苾芻白佛佛問訶責廣如上說乃至世尊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尼受男子耳語者波逸底迦

尼謂吐羅尼或復餘尼受男子耳語者謂將耳受男子語墮罪同前乃至受者皆得墮罪

共苾芻耳語學處第八十八

緣處同前時笈多尼如吐羅尼在城中

乞食遂與苾芻共為耳語諸不信者見
已譏謗今觀此尼非是寂靜出家為
私竊事而作期會尼白苾芻苾芻白
佛佛問訶責廣如上說乃至世尊制
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尼共苾芻耳語者波逸底迦
尼謂笈多尼或復餘尼共苾芻耳語
者義如上說皆得墮罪
受苾芻耳語學處第八十九
緣處同前時笈多尼如前乞食受苾
芻耳語諸不信者見已譏嫌廣說乃
至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尼受苾芻耳語者波逸底迦
尼謂笈多或復餘尼受苾芻耳語者
義如上說皆得墮罪
推胸學處第九十
緣處同前時諸苾芻尼互相鬪諍說
諸過咎各懷瞋恚便自推胸唱言苦
痛尼白苾芻苾芻白佛佛問訶責廣
說乃至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尼瞋恚故便自推胸生苦
痛者波逸底迦
若復苾芻尼者謂此法中尼瞋恚故

自推贊者聞違情事而不容忍以手
推胷摑生苦痛者同前乃至作斯事
者皆得墮罪

第十攝頌曰

呪誓不觀事　坐林以樹膠　在四白衣家
不看病同卧

呪誓學處第九十一

緣處同前時十二衆苾芻尼皆往長
者婆羅門家或因乞食或緣問病或
為說法至他舍已俗旅見來皆申敬礼
虔恭白言諸聖者甚難值遇我等有
福得見聖者來往家中幸願慈悲數
能至此令我瞻望時此諸尼見他讃
歎稱美聖者各懷我慢生大貢高俗
旅復言恐諸聖者去更不來必若來
者為設呪誓諸苾芻尼曰若去不來
我修淨戒當無果利既以自梵行而
為呪誓衆共譏嫌尼白苾芻苾芻白
佛佛問詞責廣說乃至制其學處
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尼以自梵行而為呪誓者
波逸底迦

尼等如上以自梵行者謂不行婬法

況誓者自出呪言義如上說皆得墮罪
方便罪如常

不觀詰他學處第九十二

緣處同前諸苾芻尼和合而住信心長者及婆羅門皆與恭敬尊重供養衣食卧具及施藥直白言聖者受此藥直若有患時隨意充用以自供身時十二衆苾芻尼見此事時情生嫉妬作如是念我等何故不蒙俗旅恭敬供養衣食卧具及諸藥直以充飡戰作是念已共相議曰我等設計令彼長者婆羅門於我等處倍生淨信恭敬供養尊重奉施議已不見聞疑爲見聞疑詰諸苾芻尼某甲尼有斯過失某甲尼犯如是事長淨隨意時不許在衆以無根罪詰苾芻尼訶責而住尼白苾芻苾芻白佛佛問訶責廣說乃至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尼不善觀事而詰他者波逸底迦

尼等同前不善觀者謂不審察而詰他者謂以無根事而强詰責義如上說皆得墮罪

不觀林座坐卧學處第九十三

緣處同前時諸苾芻尼夏安居竟如佛聽許尼安居已遊行人間漸次而行至一聚落時將欲暮從一長者求止宿處長者報言諸聖者於客廳內可爲居止既見聽許不觀處所先有人來途路疲勞復患熱悶不能住內出外而眠於其夜中風雨忽起四面黑暗各大驚恐咸入內廳乎不相見先有俗人住在廳內俗人亦起便執苾芻尼手尼怕唱喚誰無賴人而執我手勝光大王敬奉諸尼事同妃后豈容愚者而强逼耶乃至告官推勘獲此人手諸苾芻尼既至室羅伐城即以此緣白尼尼白苾芻苾芻白佛佛問訶責廣說乃至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尼於屏闇處不觀林座而坐卧波逸底迦

尼等同前屏處者謂有覆障不觀者謂不審察坐卧者謂於夜不宿餘義如上皆得墮罪

以樹膠作生支學處第九十四

緣處同前時吐羅難陀苾芻尼因行

乞食往長者家告其妻曰無病長壽
知夫不在問曰賢首夫既不在云何
存濟彼便羞耻默而不荅尼乃低頭
而出至王宮內告勝鬘妃曰無病長壽
復相慰問竊語妃曰王出遊行如何
適意妃言聖者既是出家何論俗法
尼曰貴勝自在少年無偶實難度日
我甚為憂妃曰聖者若王不在我取
樹膠令彼巧人而作生支用以暢意
尼聞是語便往巧匠妻所報言為我
當以樹膠作一生支如與勝鬘夫人
造者相似其巧匠妻報言聖者出家
之人何用斯物尼曰我有所須妻曰若
尒我當遣作即便告夫可作一生支夫
曰豈我不足更復求斯妻曰我有知
識故來相憑非我自須匠作與妻妻
便付尼時吐羅難陀飯食既了便入
內房即以樹膠生支繫脚跟上內於
身中而受欲樂因此睡眠時尼寺中
忽然火起有大宣聲尼便驚起忘解
生支從房而出衆人見時生大譏笑
時諸小兒見唱言聖者脚上何物尼聞
斯言極生羞耻尼白苾芻苾芻白佛

佛問訶責廣說乃至制其學處應如
是說
若復苾芻尼以樹脒作生支者波逸
底迦
尼等同前以樹脒作生支者謂諸樹
脒乃至餘物作男根形餘義如上用
得墮罪作而不用得惡作罪於中开
有方便之罪准事應知
時諸苾芻咸皆有疑請世尊曰大德
難顏為說吐羅尼令衆人笑佛告諸
苾芻此吐羅尼非但今時令大衆笑
過去亦尒汝等諦聽我今為說乃往
古昔有一聚落婆羅門娶妻未久便
生一男具十八種諸惡相貌年既長大
遊學他方欲求藝業於一聚落有大
婆羅門先善四明娶生一女父作是念
若有婆羅門閑四明論者我以此女當
與為妻其婆羅門童子漸漸遊行至
此聚落詣大婆羅門處學四明論無
不通達婆羅門念曰我先有要若淨
行子明四論者以女妻之今此童子淨
行種族復誦四論可與為妻即便嫁
娶既經多時婆羅門復作是念我此

女夫形儀醜陋若在家中人多輕笑之見其女行非貞謹告女夫曰令可將妻還汝本宅夫作是念我妻立性行不貞純對我共他常為戲笑令可還將詣父母所作是念已即告妻曰賢首汝可裝辦明旦共尒遊觀芳園妻言可尒至明清旦令妻乘驢欲歸本宅妻言君今將我欲往何處夫曰我今將汝往父母家妻便念曰禍來及身於此自在所為如意共他男子隨意交通今若將我至彼家者即有父母及諸親族護衛於我何能更得自在遊行即共夫鬪悲啼號哭我終不去夫乃大瞋以繩反縛仰臥驢上驅前而進夫欲心起遂行非法為洗淨故取瓶注水水出作聲驢聞驚走夫趁不及驢入村中人皆共觀咸悉羞恥問其夫曰何意如此夫乃具答其事聞瓶水聲驢遂驚走聞者大笑而說頌曰

瓶水瀉作聲　驢聞驚惝走　由斯薄福女
醜惡令人笑

汝等苾芻勿生異念昔時醜婆羅門妻者

者豈異人乎今吐羅難陀尼是汝諸
苾芻吐羅尼復於往昔令諸人眾作
大喧笑汝等復聽我今重說乃往古
昔於一聚落有婆羅門娶妻未久
後於異時欲往餘處其妻先不貞謹
聞夫欲去告外人曰我夫欲行向餘
村邑君可來共宿彼人隨語夜至其
家夫便卻至突婦開門問言是誰既識
夫聲二俱惶怖遂將外人置牛糞籠
內方與開門夫入家已妻持水來與
夫洗足家忽失火夫主忿遽運出貲
財妻語夫言諸妙財貨在此籠內宜
可先出即欲共舉籠便烈焰外人走
出柱打頭傷血流而去時有人眾而
說頌曰

此女先行私　以人置籠內　被火便舉出
頭破眾人知

汝等苾芻於意云何昔時婆羅門妻
者豈異人乎今吐羅難陀苾芻尼是
緣處同前時吐羅難陀苾芻尼數往長
白衣家說法不囑授即出學處第九十五
者婆羅門家為他說法其長者妻見
尼來至信生敬重敷上妙座尼即[illegible]

說經中深義彼聽法時家事憂心燋
時久久作如是念我有俗務不可久
停即便起去尼說經已不見聽者即
辭其座默然而去後有賊來盜將座
具婦人見尼從索座物尼曰我於當
時說不相見弃座而歸尼白苾芻苾
芻白佛佛問訶責廣說乃至制其
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尼在白衣家說法去時不
囑授家主汝攝卧具者波逸底迦
尼等如上說法者謂說經義卧具者
謂敷座卧物去時不囑授者不報主
知釋罪相等廣說如前
未許輒坐學處第九十六
緣處同前時吐羅尼因行乞食時有
婆羅門樂清淨法尼因乞食入其家
中於客廳內有淨牀座覆以白氎復
有一女執拂除蠅不令損汙女問尼
言聖者何事來此尼曰我為乞食汝
可持來女言聖者我若取食恐蠅汙
座尼曰我為除蠅不令有汙女便入舍
尼足不淨坐其牀上并有霑血婆羅
門見問言聖者足跡塵土云何不洗而

坐淨牀已曰仁既得坐我梵行者何
不得耶即從座起時婆羅門見血汙
座種種譏嫌我觀此尼無有慚愧尼
白苾芻苾芻白佛佛問訶責廣說乃
至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尼在白衣家主人未許於
牀座上輒坐者波逸底迦
尼等如上若白衣家牀座若他未許
不應輒坐釋罪相等廣說如前
不問主人輒宿學處第九十七
緣處同前時諸苾芻尼遊行人間至一
聚落為求宿處織師不在妻禮許之
於一房中與尼共宿織師夜來與妻
同臥欲為非法以手執妻妻遂失聲
尼聞便笑夫問妻曰笑者是誰答曰
是出家者夫便忿恚驅尼令出尼白
苾芻苾芻白佛佛問訶責廣說乃至
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尼在白衣家不問主人輒宿
者波逸底迦
尼等如上不問主者謂不諮請家主
輒宿者謂於中臥坐釋罪相等廣說
如前無犯者除婦人無夫自為家主

根本說一切有部苾芻尼毗奈耶卷第十七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勑雕造

苾芻尼毗奈耶卷第十七　第二十六張　樂

根本說一切有部苾芻尼毘奈耶卷第六　樂

三藏法師義淨奉制譯

智尼先在白衣家後令他去學處第九十六

緣處同前時有衆多苾芻尼遊行人間至一聚落爲求宿處遂有長者許尼停止時吐羅尼隨後而來亦爲求宿村人告曰有餘尼衆於彼家停聖者亦宜往彼求宿尼即前入告諸尼曰可容我宿諸尼報言此處窄狹不容吐羅尼曰隨宜即得諸尼聞已蹲踞相容時吐羅尼即以手足推排舊尼諸尼告曰聖者何爲如是相逼報曰不能住者任隨意去諸尼議曰此吐羅尼盛壯多力苦見逼迫命難存濟諸尼即起一時而出尼白苾芻苾芻白佛佛問訶責廣說乃至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尼知苾芻尼先在白衣家後令他去者波逸底迦

尼等如上先在白衣家者謂前到俗家令他去者後至令出釋罪相等廣說如前

苾芻有病不瞻視學處第九十九

緣處同前時吐羅難陀尼病有親弟子及依止弟子皆爲供侍病得差已後於異時弟子等患無看病者不淨狼藉不與除棄諸苾芻尼互相問曰病者是誰答言吐羅尼弟子尼白苾芻苾芻白佛佛問訶責廣說如前乃至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尼於親弟子及依止弟子見有病患不瞻侍者波逸底迦

尼等如上親弟子者謂與授近圓依止弟子者謂依止而住病者謂四大不調不瞻侍者謂不以慈心供給看養釋罪相等廣說如前

二尼同一牀臥學處第一百

緣處同前時愛上愛二苾芻尼同在一牀如男與女共爲戲樂一尼於後遂即有娠日月既滿生一肉團諸根未足並皆未有諸尼聞已擯令出寺尼白苾芻苾芻白佛佛言且未須擯當審觀察將此肉團置於日中若其消化即非有娠如不消滅當實有胎尼依佛教即置日中悉皆消散尼白苾芻

苾芻白佛佛聞訶責廣說乃至制其學
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尼二尼同一床卧者波逸
底迦
如是世尊為諸苾芻尼制學處已時
有衆多苾芻尼因行日暮從一長者
夜求宿處長者容許與一大牀一尼
獨居餘尼更索長者報言家內人多
復無餘長聖者處進何不同牀尼曰
世尊不聽尼同牀卧由此事故尼白
苾芻苾芻白佛佛言若得大牀難舁
舉者尼得同處當以衣隔繫念而眠
不得相觸小牀安隔亦不得同眠
第十一攝頌曰
二安居二怖　天祠未滿年　畜衆二嫁人
借衣與無限
安居不隨意遊行學處第一百一
緣處同前時吐羅難陀苾芻尼於室
羅伐城為夏安居未作隨意便遊人
間諸外道等及婆羅門長者居士皆
共譏嫌今觀此尼不樂出家此時諸
蟲遍地皆有遊行聚落殘害無窮
小鳥之類至夏雨時尚潛巢穴此沙

門女乃無慈悲損傷含識誰更興心恭敬供養尼白苾芻苾芻白佛佛問訶責廣說乃至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尼夏安居未爲隨意人間遊行者波逸底迦

尼等如上夏安居者謂前後三月安居未爲隨意者謂不作隨意事人間遊行者謂隨心而去釋罪相等廣說如前無犯者若八難中隨有一者遊行無犯

安居滿不遊行學處第一百二

緣處同前時諸苾芻尼夏安居竟欲遊人間告吐羅難陀尼曰可遊人間吐羅尼曰我今何用遊行人間諸尼曰佛教令去何因故違尼白苾芻苾芻白佛佛問訶責廣說乃至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尼夏安居滿不離舊處人間遊行者波逸底迦

尼等如上夏安居滿者謂安居竟不離舊處者謂不往人間遊行釋罪相等廣說如前

知有怖遊行學處第一百三

緣在王舍城時未生怨王於廣嚴城
為大怨讎欲行討擊鳴鼓宣令告衆
人曰在我境内往廣嚴城者即斬其
首於要路處皆令防邏捉得依法時
有衆多苾芻尼從王舍城欲向廣嚴
在路遭賊悉皆惶怖大聲叫哭防守
人聞尋聲即至賊見王軍四散奔走
問諸尼曰諸聖者等豈不聞王教令
往廣嚴者當斬首耶又令我等境内
守邏我若不在聖者可不為賊所擒
尼白苾芻苾芻白佛佛問訶責廣說
乃至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尼知王國中有賊怖處而
遊行者波逸底迦
尼等如上知王國中有賊怖處者謂
兩國有怨遊行者謂往他國釋罪相
等廣說如前
知有虎狼師子遊行學處第一百四
緣處同前有諸尼衆於僻路遊行多
遭虎狼師子之厄俗旅譏嫌廣說乃
至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尼知彼處有虎狼師子怖
而遊行者波逸底迦

尼等如上知彼有者謂知有虎狼餘義可知釋罪相等亦如上說

往天祠論議學處第一百五

緣在王舍城時吐羅難陀苾芻尼遊歷天祠及外道處共為論議時將欲暮至尼寺中告諸弟子我今疲困支節皆疼與我解勞捉搦手足門徒問言聖者何為疲困若此報曰我詣天祠及諸外道所住之處與彼論議又復問言聖者合往天祠及外道處耶報言合與不合我已去來尼白苾芻苾芻白佛佛問訶責廣說乃至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尼往天祠中作論議者波逸底迦

尼等如上天祠中者謂是天神外道住處作論議者謂申難問釋罪相等皆如上說

年未滿與他出家授近圓學處第一百六

緣在室羅伐城時諸苾芻年未滿十歲與他出家及受近圓諸苾芻尼亦然時十二衆尼門徒極衆詣六衆住處六衆告曰汝等徒衆極多圓寺尼

言如聖者等與他出家及受近圓我等亦尒問曰汝與我等無差殊耶答言不異尼白苾芻苾芻白佛佛問詞責廣說乃至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尼未滿十二歲與他出家受近圓者波逸底迦

尼等如上與他出家者謂受求寂學處受近圓者謂白四羯磨釋罪相等廣說如前

輕蓄弟子學處第一百七

緣處同前尒時世尊制諸苾芻尼滿十二歲得與他出家及受近圓若尼雖滿十二歲愚癡不分明不善解而與他出家并受近圓若自不調而欲調他自不寂靜而欲靜他自未超度而欲度他自不能救而欲救他斯等悉皆無有是處時諸尼實無德能輒度弟子尼白苾芻苾芻白佛佛言尼若有力堪教弟子者從僧伽乞如是應與畜衆羯磨僧伽先悉集要滿十二歲復過此彼尼隨次礼已於上座前合掌蹲踞作如是語

大德尼僧伽聽我某甲苾芻尼夏滿

十二堪教弟子令從尼僧伽乞畜衆
羯磨願尼僧伽與我某甲苾芻尼畜
衆羯磨哀愍故如是三說次一苾芻
尼作白羯磨
大德尼僧伽聽此苾芻尼某甲滿十
二夏欲畜門徒此某甲令從苾芻尼
僧伽乞畜門徒法若苾芻尼僧伽時
至聽者苾芻尼僧伽應許苾芻尼僧
伽令與某甲滿十二夏畜門徒法白
如是次作羯磨
大德尼僧伽聽此苾芻尼某甲滿十
二夏畜門徒此某甲令從苾芻尼僧
伽乞畜門徒法苾芻尼僧伽今與某
甲滿十二夏畜門徒法若諸具壽聽
與某甲滿十二夏畜門徒法者默然
若不許者說苾芻尼僧伽已與某甲
滿十二夏畜門徒法竟苾芻尼僧
伽已聽許由其默然故我今如是持
如是世尊聽許苾芻尼有力能教弟
子者從僧伽乞畜衆法時吐羅難陀
尼未蒙僧伽與畜衆法擅自與他出
家及受近圓尼白苾芻苾芻白佛佛
問訶責廣說乃至制其與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尼僧伽未與畜衆法輒畜
弟子者波逸底迦
尼等如上僧伽未與畜衆法者謂衆
未許輒畜弟子者謂與他出家及受
近圓釋罪相等廣說如前
知曾嫁女人年未滿十二與出家學處第一百八
緣處同前時愚癡人惡生誅伐釋種
多有釋女無所依怙得為出家憂愁親
戚思念悲泣後既悟法憂念漸除求
受近圓諸苾芻尼曰汝等待年滿二
十方受近圓白言聖者待滿二十時
極久長諸尼曰若滿二十即廢奉事
鄔波馱耶及阿遮利耶尼曰我等在
家事夫營業尚能成辦今豈不能奉
親教師及軌範師耶尼白苾芻苾芻
白佛佛言若曾嫁女年滿十二或十
八歲者應與二年正學法方授近圓
應如是與僧伽悉集令彼隨次禮已
於上座前作如是語大德尼僧伽聽
我某甲今因事故以尊重某甲為親
教師令從尼僧伽乞六法六隨法為正
學女願尼僧伽與某甲六法六隨法
正學處某甲為親教師是能愍者願

哀愍故如是三說次一苾芻尼作白羯磨大德尼僧伽聽此求寂女某甲年滿十八某甲為鄔波馱耶令從苾芻尼僧伽於二年內乞學六法六隨法若苾芻尼僧伽時至聽者苾芻尼僧伽應許苾芻尼僧伽今與求寂女某甲年滿十八於二年內學六法六隨法某甲為鄔波馱耶白如是次作羯磨大德尼僧伽聽此求寂女某甲年滿十八某甲為鄔波馱耶令從苾芻尼僧伽於二年內乞學六法六隨法某甲為鄔波馱耶苾芻尼僧伽今與求寂女某甲年滿十八於二年內學六法六隨法某甲為鄔波馱耶若諸具壽聽與求寂女某甲年滿十八於二年內學六法六隨法某甲為鄔波馱耶者默然若不許者說苾芻尼僧伽已與求寂女某甲年滿十八於二年內學六法六隨法某甲為鄔波馱耶竟苾芻尼僧伽已聽許由其默然故我今如是持

次應告言汝某甲聽始從今日應學六法

一者不得獨在道行　二者不得獨渡河水
三者不得觸丈夫身　四者不得與男子同宿
五者不得為媒嫁事　六者不得覆尼重罪
攝頌曰
不獨在道行　不獨渡河水　不故觸男子
不與男同宿　不為媒嫁事　不覆尼重罪
復言汝某甲聽　始從今日應學六隨法
一者不得捉屬己金銀　二者不得剃隱處毛
三者不得墾掘生地　四者不得故斷生草木
五者不得不受而食　六者不得食曾觸食
攝頌曰
不捉於金等　不除隱處毛　不掘於生地
不壞生草木　不受食不飡　曾觸不應食
如是世尊令曾嫁女應滿二年學六
法六隨法正學法已方受近圓時吐
羅難陀尼未滿十二歲女與出家并
授近圓尼白苾芻苾芻白佛佛問訶
責廣說乃至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尼知曾嫁女人年未滿十
二與出家者波逸底迦
尼等如上曾嫁女者謂曾適他氏未
滿者謂年未十二與出家者義如上
說釋罪相等廣說如前

年滿十二不與正學法授近圓學處第一百九

緣處同前時吐羅難陀苾芻尼知曾嫁女人年滿十二得與出家即自念言世尊聽許令受近圓不與正學法便授近圓尼白苾芻苾芻白佛佛問訶責廣說乃至制其學處應如是說若復苾芻尼知曾嫁女人年滿十二不與正學法而受近圓者波逸底迦尼等如上釋罪相等廣說如前

輒多畜衆學處第一百一十

緣處同前時吐羅難陀尼無限與他出家及受近圓不為作名所謂佛護法護僧護等字但有作業喚言咄諸弟子闇不知喚誰或復喚言咄求寂女咄正學女咄少年者或喚言一年者乃至十歲如是喚時皆悉不知師喚是誰有尼語彼聖者既能與受近圓可不立名何因作此鬧亂吐羅尼曰我有多人云何作字尼言聖者豈合無限畜衆應淨法耶報曰淨與不淨我已作竟尼白苾芻苾芻白佛佛言苾芻尼不應無限畜衆然苾芻尼欲求無限畜衆者彼尼應從僧伽乞

無限畜衆法從僧伽得後方得畜衆若
力堪者僧伽應集要滿十二或復過
此彼尼隨次礼已上座前合掌蹲踞
作如是語
大德尼僧伽聽我某甲年滿十二堪
能畜衆願尼僧伽與我某甲無限畜
衆法願哀愍故如是三說次一苾芻
尼作白羯磨
大德尼僧伽聽此苾芻尼某甲欲畜
無限門徒此某甲今從苾芻尼僧伽
乞畜無限門徒法若苾芻尼僧伽時至
聽者苾芻尼僧伽應許苾芻尼僧伽
令與某甲畜無限門徒法白如是次
作羯磨
大德尼僧伽聽此苾芻尼某甲欲畜
無限門徒此某甲今從苾芻尼僧伽
乞畜無限門徒法苾芻尼僧伽今與
某甲畜無限門徒法若諸具壽聽與
某甲畜無限門徒法者默然若不許
者說苾芻尼僧伽已與某甲畜無限
門徒法竟苾芻尼僧伽已聽許由其
默然故我今如是持
如是世尊聽苾芻尼從僧伽乞無限畜

衆法僧伽未許不得無限畜衆時吐
羅難陀尼僧伽未與無限畜衆擅自
養畜諸苾芻尼白諸苾芻苾芻白佛
佛問訶責廣說乃至制其學處應如
是說

若復苾芻尼僧伽未與無限畜衆法
輙多畜者波逸底迦

尼等如上僧伽者謂如來聲聞弟子
未與者謂未蒙衆許無限者謂隨意
多少畜衆輙多者謂過限畜衆法者
謂白二羯磨釋罪相等廣說如前

第十二攝頌曰

度娠不教誡　不讓不隨身　二童女惡人
多憂二六法

與有娠女學處第一百一十一

緣處同前時吐羅難陀尼度有娠婦
女出家時至生女時婆羅門長者見
已譏嫌沙門釋女實非清淨於一寺
中有二種法謂是俗法及淨行法尼
白苾芻苾芻白佛佛問訶責廣說乃
至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尼與有娠女人出家者波
逸底迦

尼謂吐羅難陀或復餘尼有娠者謂是
有胎女人者謂是婦人出家者謂授
與求寂學處釋罪相等廣說如前

不教誡學處第一百一十二

緣處同前時吐羅難陀諸有來者不
擇家族便與出家并受近圓不教誡
不指授著衣不如法上下不齊正不
知軌則隨處即去諸苾芻尼見共譏
嫌問言是誰弟子答言是吐羅尼諸
尼即語聖者何不教誡令其知法答
言我今弟子衆多何能遍教尼白苾
芻苾芻白佛佛問訶責廣說乃至制
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尼與他出家并受近圓不
教授戒者波逸底迦

尼謂吐羅難陀或復餘尼與他出家
者謂與他受求寂女學處受近圓者
謂白四羯磨不教授者謂不教誡釋
罪相等廣說如前

不攝護學處第一百一十三

緣處同前時吐羅難陀苾芻尼諸有
女人來者皆與出家并受近圓而不
攝受衞護隨情任去或有出門空著

有在廊下住者或有上閣者或有窺
臨者晝夜如是諸尼見識問言汝誰
弟子答言是吐羅尼諸尼告曰何不
聖者攝受衛護諸弟子耶答言弟子
衆多何能攝受尼白苾芻苾芻白佛
佛問訶責廣說乃至制其學處應如
是說

若復苾芻尼與他出家并受近圓不
攝受衛護者波逸底迦

尼謂吐羅難陀或復餘尼出家等者
義如上說釋罪相等廣亦同前

不將隨身學處第一百一十四

緣處同前時吐羅難陀尼與有夫主
婦人出家彼出家後白吐羅尼言聖
者若夫主知我出家來此必爲留難幸
願聖者將我餘方吐羅尼曰汝今何
須更向餘處捨家離俗即是餘方後
於異時夫主來見令脫法衣與著俗
服便將歸舍諸苾芻尼因乞食入其
舍彼見致礼尼便問曰汝今何故自
還俗耶若在佛法念念之中增長善
品今居俗累更受嬰纏婦人答言我
不自由身屬於他當時我頻諮請聖

者吐羅尼請將餘方勿遣留難不蒙
存護令至於此諸尼至寺告吐羅尼
言聖者何故不將彼女往詣餘方致
使還俗為出家留難吐羅尼曰我無
餘業一一出家將餘方耶尼白苾芻
芻白佛佛問訶責廣說乃至制其學
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尼與他出家不將隨身去
者波逸底迦

尼謂吐羅難陀或復餘尼與他出家
義同上說不將隨身去者謂有難事
不將餘方釋罪相等廣說如前

童女年未滿二十受近圓學處第一百一十五

緣處同前時吐羅難陀苾芻尼與年
十八童女出家與二歲學六法六隨
法年未滿二十便受近圓諸苾芻尼
曰如世尊說十八歲童女應與二歲
學六法六隨法年滿二十方受近圓
聖者云何知年未滿便授近圓可為
淨耶答言淨與不淨我已授近圓竟
尼白苾芻苾芻白佛佛問訶責廣說
乃至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尼知童女年未滿二十與

受近圓者波逸底迦
尼謂吐羅難陀或復餘尼童女者謂
未嫁男家未滿二十歲者謂年十九
而受近圓餘義如上釋罪相等廣說
同前

不授六學法授近圓學處第一百一十六

緣處同前時吐羅難陀苾芻尼與他
年滿二十童女出家而自念曰若年
十八可受六法六隨法彼今年滿二
十何須更與二年正學法便受近圓
尼白苾芻苾芻白佛佛問訶責廣說
乃至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尼知童女年滿二十不與
二歲學六法六隨法即受近圓者波
逸底迦
尼謂吐羅尼或復餘尼餘義如上釋
罪相等並同前

度惡性女人學處第一百一十七

緣處同前時吐羅難陀苾芻尼入室
羅伐城乞食見一女人立性多瞋罵
處樂鬪與餘女人共為諍競頭髮皆
竪作野干鳴餘人聞聲即便倒地吐
羅尼見作如是念我能引彼為出家

者必能與力助我相鬬即以方便度彼出家後於異時吐羅尼共餘一尼有少諍競新出家尼默然看住吐羅尼告曰汝不能活我與出家何故今時默然而住不見相助尼言聖者我今不知本事云何相助吐羅尼曰我若與大世主尼相覓汝可罵言私剃頭者蓮花色尼於六大城衒色自活法與尼因使得受近圓瘦喬荅弥被他抑令食其子肉者當以此詞相助詞罵惡性尼鬬吐羅尼共他鬬時調弄諸尼共相鬬諍衆多尼曰誰度如是惡性樂鬬令其出家於中荅言除吐羅尼誰當度此尼白苾芻苾芻白佛佛問訶責廣說乃至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尼知惡性女人好為鬬諍與出家并受近圓者波逸底迦

尼謂吐羅難陀或復餘尼惡性女人者謂好鬬諍出家者謂受求寂并餘學處受近圓者義如上說釋罪相等廣亦同前

度多憂女人學處第一百一十八

緣處同前時吐羅難陀尼與無親族
懷憂女人出家彼常繫念思想親族悲
泣流淚初夜後夜諸苾芻尼多為驚
覺聞彼哭聲心皆散亂不得存念與
定者為剋衆多尼諫勿作悲啼非出
家法彼尼不受荅言汝等不知他苦
父亡毋死兄弟姉妹夫主及子悉皆
弃背我情痛切寧得不憂諸苾芻尼
共相問曰誰度如是憂惱女人而為
出家尼言是吐羅尼度尼白苾芻苾
芻白佛佛問訶責廣說乃至制其
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尼知多憂惱女人度出家
者波逸底迦
尼謂吐羅難陀或復餘尼多憂惱者
謂常懷愁度出家者義同上說釋罪
相等廣亦如前
學法未滿與受近圓學處第一百一十九
緣處同前吐羅難陀尼度他女人出
家與二歲學六法六隨法未滿與受
近圓彼便白言聖者我正學法猶未
得了吐羅尼曰但受近圓正學自滿
便即與受近圓尼白苾芻苾芻白佛佛

問訶責廣說乃至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尼知女人未滿二歲學六
法及六隨法與受近圓者波逸底迦
尼謂吐羅難陀或復餘尼未滿二歲
者謂學六法六隨法未了與受近圓
者謂白四羯磨作法釋罪相等廣說
如前

知學法了不與受近圓學處第一百二十

緣處同前時吐羅難陀尼度他女人出
家與二歲學六法六隨法滿已白言
聖者可與我受近圓便報彼尼汝可
更學極令通利當受近圓彼尼默住
後於異時衆多苾芻尼告曰汝既學
法已滿何不受近圓耶答言我已諮
請聖者吐羅難陀報曰可更學令通
利當受近圓尼白苾芻苾芻白佛佛
問訶責廣說乃至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尼知女人二歲學六法及
六隨法了不與受近圓者波逸底迦
尼謂吐羅難陀或復餘尼知女人二
歲學者謂學法已滿不與受近圓釋
罪相等廣說如前

第十三攝頌曰

未放與我衣　取緞年年受　答半月無僧
安居隨意責．
夫未放度出家學處第百二十二
緣在室羅伐城時吐羅難陀尼於其
城中因乞食入他家見有婦人為夫
所打置在室中夫行出外吐羅難陀
告言賢首頗尔無病可施我食婦人
報曰聖者我今憂惱無容與食問曰
何憂被便具告尼曰若尔何不出家答
言是我所樂吐羅難陀即便將去遂
與出家夫主後來覓妻不得家人報
曰彼去出家又問曰誰與出家答言
吐羅難陀尼彼若去者誰知家務
後於異時其尼因行乞食彼見問言
聖者既與我妻為出家者誰知家業
情懷忿恚衣絞尼頸共相牽曳告言
汝與我妻為出家者可來為我而作
家業尼白苾芻苾芻白佛佛問訶責
廣說乃至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尼知他婦人夫主未放度
出家者波逸底迦
尼謂吐羅難陀尼復餘尼知他婦人
者謂他妻妾夫主未放者謂夫未聽

許出家者謂與剃髮等餘說如前

從索衣學處第一百二十二

緣處同前時吐羅難陀尼有正學女二歲法已詣吐羅尼所白言聖者我已學法願授近圓吐羅尼曰若與我衣方可授汝答言我無福力所獲寡少何處得衣諸尼問彼何故不受近圓答言我已詣請聖者吐羅難陀為受近圓彼云若與我衣方授近圓尼白苾芻苾芻白佛佛問訶責廣說乃至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尼知彼女人希受近圓告云汝與我衣當授汝近圓者波逸底迦

尼謂吐羅難陀或復餘尼希受近圓者求進學處與我衣者謂七衣中隨求於一當授近圓者謂得衣後作白四羯磨餘說如前

令他女人投鍛家業學處第一百二十三

緣處同前時瘦喬答彌於此城中遊行乞食次第至一大長者家長者身亡妻為家主大富饒財多諸僕從奴婢給使懷夏而住見瘦喬答彌不守恭敬亦不施食尼曰姊妹因何事故

憂惱若斯婦人報言聖者夫主身死親族皆亡我今不知欲何所作煩惱毒箭中我內心常懷憂惱雖有貲財奴婢產業夫背親離斯為何用尼曰若介何不出家婦人白言聖者幸見與我出家尼曰若能收斂家務棄衆俗網於出家路事亦非難彼即所有庫藏貲產即持奉施沙門婆羅門貧窮孤寡悉皆捨已詣尼住處至瘦喬答彌所求請出家尼曰我今不能與汝出家可往餘尼處婦人念曰家產罄盡來求出家既不蒙許憂惱而住時衆多尼見問言賢首情憂何事彼即具答尼白苾芻苾芻白佛佛問訶責廣說乃至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尼報俗女云汝應收斂家業我當與汝出家如教作訖不度出家者波逸底迦

尼謂瘦喬答彌或復餘尼報俗女云者謂令他在家婦人收斂家業我當與汝出家者謂許度出家如教作訖者謂彼女人依尼言說不度者謂後不與出家釋相如前

每年與出家受近圓學處第一百二十四

緣處同前時吐羅難陀尼於每年中與他出家并受近圓不施名字若有尊至但喚言咄求寂女咄正學女咄少年者諸苾芻尼聞告吐羅尼曰聖者何故每年與他出家報諸尼曰我與繫怨家項與彼出家有尼問曰誰是怨家報曰汝即大怨家於我生不忍尼白苾芻苾芻白佛佛問訶責廣說乃至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尼於每年中與他出家及受近圓者波逸底迦

尼謂吐羅難陀或復餘尼於每年中者謂年年中與他出家及受近圓釋罪相等餘說如前

根本說一切有部苾芻尼毘奈耶卷第十八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根本說一切有部苾芻尼毗奈耶卷第十九　樂

三藏法師 義淨 奉 制譯

經宿與欲學處第一百二十五

緣處同前時吐羅難陀尼僧伽有急要事苾芻尼衆悉皆同集告吐羅尼曰聖者尼衆皆集可見赴衆吐羅尼曰我已如法與欲所為隨作復於明日尼衆須集吐羅尼不往衆中授事尼言聖者宜可與欲吐羅尼曰我已昨日如法與欲尼曰經宿與欲可得成耶答曰欲可朽爛而不成乎尼白苾芻苾芻白佛佛問訶責廣說乃至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尼經宿與欲者波逸底迦

尼謂吐羅難陀或復餘尼經宿者謂是經夜與欲者謂說意樂釋罪相等餘說如前

求教授學處第一百二十六

緣處同前時吐羅難陀尼與衆多尼伴遊行人間至一聚落彼有住處即求居止憶知今日是十五日應為長淨餘尼告言聖者來共往僧寺求教授

人吐羅尼曰我閑三藏豈可不知更別求他以為教授此事應作此不應作我皆明了無勞往請尼白苾芻苾芻白佛佛問訶責廣說乃至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尼半月半月應求教授若不求者波逸底迦

尼謂吐羅難陀或復餘尼半月半月者謂每月黑白十五日應求教授者謂應求教授人若不求者謂不往請釋罪相等廣說如前

無苾芻處作長淨學處第一百二十七

緣處同前時吐羅難陀尼與衆多居伴遊行人間至一村中村外有尼住處其日是十五日長淨日餘尼語吐羅難陀曰聖者如世尊說苾芻尼不應無苾芻處而為長淨可來共往大僧寺中吐羅尼曰我閑三藏豈可不知長淨法耶何勞更往欲為請問尼白苾芻苾芻白佛佛問訶責廣說乃至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尼無苾芻處作長淨者波逸底迦

尼謂吐羅難陀或復餘尼無苾芻處者謂無大僧作長淨者謂説波羅底木叉戒經釋罪相等廣説如前

無苾芻處作安居學處第一百二十八

緣處同前時吐羅難陀與尼伴遊行至一聚落此有長者大富多財供給尼衆爲造住處彼見尼衆遂前礼敬告言聖者可於此住而作安居諸人聞已欲於此住有尼報言聖者如世尊説諸苾芻尼不應於無苾芻處作安居可共同往近大僧處吐羅尼曰我聞三藏豈可不知安居法耶何勞復往於苾芻處諸尼受語安居過竟尼白苾芻苾芻白佛佛問訶責廣説乃至制其學處應如是説

若復苾芻尼無苾芻處作安居者波逸底迦

尼謂吐羅難陀或復餘尼無苾芻處者義如上説作安居者謂三月夏安居釋罪相等廣説如前

不於二部衆三事作隨意學處第一百二十九

緣處同前時諸苾芻尼夏安居了於十五日欲作隨意事餘尼語吐羅難

隨曰聖者可來往僧寺中作隨意事荅曰但於此作何勞往耶尼曰如世尊說苾芻尼應於二部衆中說三事作隨意謂見聞疑吐羅尼曰我是三藏善能問荅豈可不知作隨意事更往二部衆中耶尼白苾芻苾芻白佛佛問訶責廣說乃至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尼安居了不於二部衆中以三事作隨意者波逸底迦

尼謂吐羅難陀或復餘尼安居了者謂三月安居竟不於二部衆中者謂不於僧尼衆內以三事見聞疑作隨意餘說如前

責衆學處第一百三十

緣處同前時吐羅難陀尼說種種言詞訶責尼衆作邪命事共相諍引語餘尼言汝是愚癡無有善巧不知何者應與應作不閑衆務諸尼諫言聖者豈合如是說訶責言吐羅呈曰合與不合我已說竟尼白苾芻苾芻白佛佛問訶責廣說乃至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尼訶責衆者波逸底迦
尼謂窣吐羅難陀或復餘尼訶責衆
者謂訶僧伽餘說如前
第十四攝頌曰
罵衆五種慳　讚家奪食法　更食給孩子
洗裙令浣衣
罵衆學處第一百三十一
緣處同前時吐羅難陀尼懷瞋罵衆
云汝不能自活故求剃髮貧寒出家
罪惡種族聖法無分有賊住心誑惑
他人實非清淨是破戒者餘尼告言
聖者何故懷瞋說斯鄙語吐羅尼曰
我生釋種族姓尊高法合訶罵汝等
不知是何族姓但聞訶罵默合忍受
尼白苾芻苾芻白佛佛問訶責廣說
乃至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尼罵衆者波逸底迦
尼謂窣吐羅難陀或復餘尼罵衆者
出惡言詞釋罪相等廣亦同前
見他讚譽起嫉妬心學處第一百三十二
緣處同前時婆羅門長者居士讚歎
大世主喬荅彌尼蓮花色尼法與尼
瘦喬荅彌此等諸尼談其德行若妙

商山吐羅尼見便即譏嫌諸尼報言聖者何故作斯譏謗吐羅尼曰我是釋迦種族出家妙閑三藏為大法師所有論難問荅無滯合歎我德返讚餘人諸尼曰聖者何須歎德報言彼無種族妄談說者自招大過諸尼曰何以慳嫉不耐他榮尼白苾芻苾芻白佛佛問訶責廣說乃至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尼見讚歎他起慳嫉心者波逸底迦

尼謂吐羅難陀或復餘尼讚歎他起慳嫉心者謂慳他戒德釋罪相等廣說如前

於家慳學處第一百三十三

緣處同前時諸苾芻尼因行乞食入大富信心家皆悉清淨上妙飲食既得食已迴還本寺吐羅尼見問言汝等誰家得此精食苾芻尼具陳得處吐羅尼譏嫌訶責某某家應去某舍不應去某宅不應入諸尼言聖者何故慳此多家報曰何過我是門師勿彼疲勞令失敬信尼白苾芻苾芻白佛

佛問訶責廣說乃至制其學處應如
是說
若復苾芻尼於家慳者波逸底迦
尼謂吐羅難陁或復餘尼於家慳者
謂慳他舍釋罪相等廣說如前
於寺慳學處第一百三十四
緣處同前時吐羅難陁尼作一尼寺
於重棚上有尼居住於上行時有大
聲響吐羅尼聞便起瞋嫌何處得者
無賴之物行如雌象脚蹋作聲由無
教授諸尼白言聖者何意慳寺出此
麁言答曰我瞋何過我造寺來手足
皴裂身體勞倦種種艱辛所以慳惜
尼白苾芻苾芻白佛佛問訶責廣說
乃至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尼於寺慳者波逸底迦
尼謂吐羅難陁或復餘尼於寺慳者
謂慳僧尼住處釋罪相等廣說如前
於利養飲食慳學處第一百三十五
緣處同前時諸苾芻尼於小食時著衣
持鉢次第乞食乞已還寺時吐羅尼
貪多食故初夜後夜不能眠睡久而
方卧每於日出尼乞食迴入寺之時

吐羅尼見即作是念今此諸尼乞食
極早我今與彼無可言說宜作方便
先行乞食令彼後至因教誡時語言
汝等並他飲食於其長夜不能眠睡
唯念飲食不思法義不事親教師不
恭敬佛不塗壇地讚歎諷誦唯知早
起持鉢行乞是何法式尼聞答曰聖
者所說斯為甚善不敢早乞時吐羅
尼即於他日天纔明已著衣持鉢入
城乞食時有婆羅門取良吉相欲往
他方正出城去門首相見情生忿怒
即相羅頓被他苦打尼白苾芻苾芻
白佛佛問訶責廣說乃至制其學處
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尼於利養飲食慳者波逸
底迦

尼謂吐羅難陀或復餘尼於利養飲
食慳者謂惜他施物釋罪相等廣說
如前

時諸苾芻咸皆有疑請世尊曰大德
觀察吐羅難陀尼為慳他利養飲食
自貪心故被婆羅門苦打佛告諸苾
芻此尼非但今生以貪心故被他苦

打往昔之時亦復如是汝等諦聽乃往古昔有大鸚鵡鳥見烏麻車在路首翻側餘鸚鵡欲來取食犬鸚鵡告曰勿於道邊拾此烏麻時將欲暮〻有車乘鞍馬象畜於此而過踏殺汝等餘鳥答言如仁所說咸悉散飛既教他已夜便自往喫彼烏麻時有車過為貪食故不存觀察被車轢死時有天人而說頌曰

自無有慧解　強復見教他　由貪夜食麻
遭此車輪苦

汝諸苾芻以是因緣有所言者如說如行應如是學

慳法學處第一百三十六

緣處同前時諸苾芻尼請吐羅難陀尼言聖者當教授我為讀誦等彼既聞已教授之時苾芻尼來皆令作務或遣炙衣煖背或授眼藥菌或令掃房或令汲水或敷臥具曬曝衣裳如是種種皆悉遣作諸尼作念令此聖者於我慳法不為教授但令作使可宜共問便即問曰何不相教吐羅尼曰汝等謂言法可易求我經多時愛

諸艱苦勤勞晝夜奉事明師如是長時方始求得竟不教授尼白苾芻芻白佛佛問訶責告諸苾芻尼慳法之者當招五種過失一得生盲二無智慧三遠離佛法四室有怨家五不入聖位身壞命終墮於地獄廣說乃至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尼慳法者波逸底迦

尼謂吐羅難陁或復餘尼慳法者謂不開示教授釋罪相等廣說如前

食竟更食學處第一百三十七

緣處同前時吐羅難陁尼晨朝持鉢入城乞食乞得食已置於房中隨意而食便即經行經行既訖復來噉食鉢中食盡縱身而卧諸尼告曰聖者食竟經行行竟更食食飽而卧耶吐羅難陁聞已惡罵訶責餘尼尼白苾芻苾芻白佛佛問訶責廣說乃至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尼食竟更食者波逸底迦

尼謂吐羅難陁或復餘尼食竟更食者謂飽食後重食釋罪相等廣說如前

養他孩兒學處第一百三十八

緣處同前吐羅難陀尼因乞食入他家見其婦人生子未久吐羅難陀尼告言賢首願你無病可施我食婦人報曰聖者子多啼泣欲何所為尼曰既解生兒何不知養法婦人白言聖者頗知止哭方法尼曰世有勝法我尚知之況養孩兒我不明解若教養活施我食不荅言與尼曰隨我侍尼亦與食不荅言亦與守房之人亦與食不荅言亦與尼便持兒坐於膝上煖油塗身用麵揩拭温湯淨洗穩臥之蓋兒便得睡婦人所許皆悉與尼後於異時大世主尼亦因乞食入此家中長者妻言聖者頗能令此小兒得安寧不尼曰此非出家者所為豈曾見有出家之人作斯事業婦人報言聖者吐羅尼先曾與我作如是事尼白苾芻苾芻白佛佛問訶責廣說乃至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尼給養他孩兒者波逸底迦

尼謂吐羅難陀或復餘尼給養他孩兒者謂供侍他婦人子女釋罪相等

廣說如前

不畜洗裙學處第一百三十九

緣處同前時有衆多苾芻尼於阿氏羅河與諸俗女同為洗浴以指相指看尼妳房胷腹髖䠞等隨事讚說尼白苾芻苾芻白佛佛問實訶責廣說乃至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尼不畜洗裙者波逸底迦

尼謂此法中尼不畜洗裙者謂無浴裙釋罪相等廣說如前

令浣衣人洗衣學處第一百四十

緣處同前時十二衆苾芻尼夢與男子交漏洩不淨衣服點汙令浣衣人洗其人遂將苾芻尼赤衣與俗白衣一處而洗遂相霑壞衣主來問誰壞我衣浣人報曰我以尼衣一處共浣由斯染壞俗衆譏嫌觀此出家非是寂靜尼白苾芻苾芻白佛佛問實訶責廣說乃至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尼令浣衣人洗衣者波逸底迦

尼謂此法中尼令浣衣人洗衣者謂七衣中隨一衣令他浣釋罪相等廣說

如前

第十五攝頌曰

上衆沙門衣　二病衣從乞　不共出不分　卐

鬪不囑學呪

共上衆換衣學處第一百四十一

緣處同前時黑名苾芻尼有兒名曰犢子亦為出家復有四女亦復出家其黑名尼子作新僧伽胝著詣母所妹見兄衣鮮明光悅情起愛心從兄索衣兄不見與便即涕泣母語犢子何不與衣令惱於我子念母教誡不可違逆便以衣與其妹著寺中次妹尼白言阿姊著自大衣此衣與我既不肯與便即悲泣母即告曰可與勿令惱我不違母教便即與衣諸苾芻尼曰何處得此上妙精細淨居天衣皆愛著用報言願兄無病安寧如此衣服誰復在言尼白苾芻苾芻白佛佛問從兄處取衣虛實答言實爾世尊種種訶責廣說乃至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尼共上衆換衣者波逸底迦

尼謂此法中尼上衆者謂在已上者

換衣者謂博換釋罪相等廣說如前

輒與俗人衣學處第一百四十二

緣在王舍城時樂見從吐羅尼索衣尼便與衣彼旣得已即著此衣爲求寄識弄六衆苾芻六衆察知吐羅尼與樂見衣各懷忿恚只是其尼譏弄我等非彼樂見遂於一時空閑之處遇吐羅尼共爲苦打身體遍腫在牀而卧諸尼問言聖者何苦荅言彼六衆打彼是我兄若不教誡誰當責我尼白苾芻苾芻白佛佛問訶責廣說乃至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尼輒將沙門法衣與俗人者波逸底迦

尼者謂吐羅難陁沙門法衣者謂僧尼法衣與俗人者謂授白衣令其著用釋罪相等廣說如前

不畜病衣學處第一百四十三

緣在室羅伐城時諸苾芻尼因行乞食所著內衣血流點汙婆羅門長者見皆共譏嫌尼以此事白諸苾芻苾芻白佛佛言煩惱未除隨業流注女人每月皆出不淨諸苾芻尼應畜病

衣如是世尊制畜病衣吐羅難陁不依教畜尼白苾芻苾芻白佛佛問實訶責廣說乃至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尼不畜病衣者波逸底迦

尼謂吐羅難陁或復餘尼不畜病衣者謂是內衣釋罪相等廣說如前

大衆病衣私用學處第一百四十四

緣處同前時吐羅難陁尼語勝鬘夫人曰世尊制尼令畜病衣我今見無夫人持衣奉施吐羅難陁幷與大衆皆將私用復有衆多尼詣夫人處白言願施我等病衣夫人告言我已惣施問言付誰荅言吐羅難陁諸尼從索不與尼白苾芻苾芻白佛佛問責訶責廣說乃至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尼大衆病衣將私用者波逸底迦

尼者謂吐羅難陁或復餘尼大衆病衣者謂他施施與僧伽將私用者謂迴入已餘如前說

從貧乞羯恥那衣學處第一百四十五

緣處同前時有信心長者先富今貧貲財乏少若苾芻尼張羯恥那衣時

常為施者後一年中張衣時至尼詣
長者所告曰可施堅實衣長者報言
羯恥那衣今時現至不可延遲即可
今見無物後若有時必當奉施尼曰
舉便奉施僧田後當還債長者報言
可尒即作契限從他舉債後時限滿
債主牽挽餘人問曰仁何被牽報言
我謂施衣彼即吝言若於沙門釋迦
女處發淨信者遭斯苦難尼白苾芻
苾芻白佛佛問實訶責廣說乃至制
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尼知是貧人從乞羯恥那
衣者波逸底迦
尼者謂此法中尼知是貧人者謂現
無物從乞羯恥那衣釋罪相等廣說
如餘
不共出衣學處第一百四十六
緣處同前時有眾多尼皆共同集如
世尊說苾芻尼安居竟應遊行人間遊
即遊行於路遭賊還至尼寺以告苾芻
苾芻白佛佛言我今聽諸遭賊苾芻
尼應與羯恥那衣分苾芻尼聞悉皆
共集便喚吐羅難陀尼曰聖者可來

共出羯恥那衣彼不肯來尼白苾芻苾芻白佛佛問實訶責廣說乃至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尼不共出羯恥那衣者波逸底迦

尼者謂吐羅難陀或復餘尼不共出羯恥那衣者謂不與同集釋罪相等廣說如前

不共分衣學處第一百四十七

緣處同前時諸苾芻尼出羯恥那衣欲共同分吐羅難陀不肯來分諸尼頻喚來往疲乏其守衣尼心生懊惱尼白苾芻苾芻白佛佛問實訶責廣說乃至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尼不共他分衣者波逸底迦

尼謂吐羅難陀或復餘尼不共他分衣者謂不與同集而作留難釋罪相等廣說如前無犯者謂意不欲取其衣分

見鬪不勸止息學處第一百四十八

緣處同前諸苾芻尼鬪競事起分為二部不修善品皆詣吐羅尼所求相說意吐羅尼有力不令止息竟不相

勸乃至紛競吐羅尼曰我今觀此汝
伏我不尼白苾芻苾芻白佛佛問實
訶責廣說乃至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尼自知有力見他尼鬪不
勸止息者波逸底迦
尼謂吐羅難陀等自知有力者謂有
力能調伏見他尼鬪不勸止息者謂
見尼作黨相鬪不善言勸令止息釋
罪相等廣說如前
棄住處不囑授學處第一百四十九
緣處同前時吐羅難陀尼棄舊住處
不為囑授與諸尼伴遊行人間去後
失火寺舍被燒所有衣鉢資緣悉皆
焚盡後尼還寺見火所燒諸尼告言
聖者去時何不囑授施僧伽物被火
所燒吐羅尼曰寧遭火燒不應我物
與汝受用尼白苾芻苾芻白佛佛問
實訶責廣說乃至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尼棄住處不囑授者波逸
底迦
尼謂吐羅難陀等棄住處謂尼住寺
房舍不囑授者謂去時不告餘人等
並如前說

從俗人受呪學處第一百五十

緣處同前時吐羅難陀尼從解呪俗人學其呪法呪曰呬里呬里普(蒲忽反)莎訶一度受已更復受諸尼告言聖者我本聞上人聰明廣識博達強記諷誦三藏何故頻向此人令授小呪吐羅尼曰非不記憶我愛其人欲得共語尼白苾芻苾芻白佛佛問實訶責廣說乃至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尼從俗人受學呪法者波逸底迦

尼謂吐羅難陀等從俗人受學呪法者謂從在家人求受呪法釋罪相等廣說如前

第十六攝頌曰

教呪法賣麨　營理使他尼　機縷織蓋行

難瘖瘂婬女

教俗人呪法學處第一百五十一

緣處同前時有俗人來從吐羅難陀尼求學呪法尼即與之呪曰呬里呬里普莎訶俗人聞已即便受得尼復更授彼便報曰聖者我已受得無勞更授尼雖聞告仍授不休俗人忿怒報

言我不須呪時有餘尼問言聖者何
意頻頻授人呪法答曰我愛此人欲
得共語為此頻頻授尼白苾芻苾芻白
佛佛問吐羅難陀汝實如此頻授人
法答言實介廣說乃至制其學處
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尼教俗人呪法者波逸
底迦

尼謂窣吐羅難陀等教俗人呪法者
謂授他呪釋罪相等廣說如前

賣麨食學處第一百五十二

緣處同前時吐羅難陀尼因行乞食
遂見一人買麨欲食吐羅難陀尼告曰汝
隨我來與汝好麨便即賣與彼人即
於大衆中高聲唱言於尼寺內有好
麨賣餘人聞已來詣寺中求買麨食
遂見大世主尼問言聖者頗有麨賣
不尼曰何處見有尼賣麨耶彼人報
言聖者豈不自知吐羅難陀自賣麨
耶城中人民咸悉知委尼有麨賣六
世主尼曰尼令至此賣麨之處尼白
苾芻苾芻白佛佛問呵責廣說乃至
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苾芻尼毘奈耶卷第十九 [illegible]

若復苾芻尼賣麨食者波逸底迦

尼謂窣吐羅難陀等賣食者如常可知或取金銀錢等賣易糴、糶相等廣說如前，

營俗家務學處第一百五十三

緣處同前時吐羅難陀尼行乞食入他家告彼妻曰願汝無病可施我食婦人報言我今不閑俗人家務不知欲何所作尼曰姊妹誰解針線不知餘作營理家務婦人白言聖者頗解家務事不尼曰家有事業我何不知婦人曰若尒願見相助尼曰我與汝作能施食不答言能又云隨我侍者及守房人皆能與不答言亦與即置衣鉢汲水觀蟲適為灑掃洗諸瓦器并造飲食羹臛虀菜悉皆辦已即洗手足燒香供養家神靈祇并散祭食持食歸寺後於異時大世主尼亦同乞食入此家中長者妻見告言聖者與我營理家務大世主曰何處見有尼與他俗人營理家務婦言聖者吐羅難陀曾於我家如是營理餘人不及大世主曰尼豈至此與他營事耶尼

白苾芻苾芻白佛佛問吐羅難陀汝實如此與他俗人營理家務耶答言實尒世尊訶責廣說乃至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尼營理俗人家務者波逸底迦

尼者謂吐羅難陀等營理俗人家務者謂與在家人營作俗業釋羅相等廣說如前

移轉座牀學處第一百五十四

緣處同前時吐羅難陀尼教授諸尼来受法者遣移座牀於房外置復更入轉移令安門外或令置廊下或置閣上諸苾芻尼悉皆疲困憂惱共爲譏嫌我等夙夜移轉牀座非蒙教授尼白苾芻苾芻白佛佛問吐羅難陀汝實如此令其諸尼移轉牀座答言實尒世尊訶責廣說乃至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尼令他諸尼移轉座牀勞倦者波逸底迦

尼者謂吐羅難陀等令移轉座牀者遣尼舉 身使其疲困釋罪相等廣

說如前

自手撚縷學處第一百五十五

緣處同前時吐羅難陁尼自手撚縷賣與一織師餘織師見問言何處得斯好縷答言於沙門女處買得後時織師見大世主尼問言聖者有成撚縷我欲買取尼曰何處見尼賣撚縷耶而今問我答言沙門女人皆共知吐羅難陁常自撚賣豈不聞耶大世主念曰我等今時至如是處即以此緣尼白苾芻苾芻白佛佛問吐羅難陁汝實如此自手撚縷賣與織師答言實介世尊訶責廣說乃至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尼自手撚縷者波逸底迦

尼者謂吐羅難陁等自手撚縷者謂撚七種縷擇罪相等廣說如前無犯者若自為已須用於密處撚者無犯

自織絡學處第一百五十六

緣處同前吐羅難陁尼自手織絡被俗譏嫌制戒同前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尼自織絡者波逸底迦餘義同前

持蓋行學處第一百五十七

緣處同前時珠髻難陀苾芻尼持蓋乞食不信敬婆羅門長者見已譏嫌禿沙門女雖剃鬚出家被欲纏惱尼白苾芻苾芻白佛佛問珠髻難陀汝實如此持蓋乞食答言實尒世尊訶責廣說乃至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尼持傘蓋行者波逸底迦

尼者謂珠髻難陀等持傘蓋行者謂持二種傘蓋一者謂竹草葉蓋二繒帛傘釋罪相等廣說如前

著彩色鞋履學處第一百五十八

緣處同前時珠髻難陀尼著彩色鞋履而行乞食婆羅門長者見共為譏嫌禿沙門女雖為剃鬚非有淨行被欲所纏尼白苾芻苾芻白佛佛問珠髻難陀汝實如此著彩色鞋履而行乞食答言實尒世尊訶責廣說乃至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尼著彩色鞋履者波逸底迦

尼者謂珠髻難陀等著彩色鞋履著謂畫斑雜刺繡鞋履而著用行釋罪相等廣說如前無犯者於己房內著用無犯

有瘡令數解繫學處第一百五十九

緣處同前時珠髻難陀苾芻尼於右髀上生瘡令使喚醫來合生肌膏即以一團傳於瘡上故帛繫之纔繫未久尼言太急且解令緩醫既與解復言太緩如是令他數解數繫醫生忿恚告言聖者瘡差不差不關我事捨之而去諸尼問言聖者何意令他數解數繫答言情愛此人欲得共語故令解繫尼白苾芻苾芻白佛佛問珠髻難陀汝實如此令他於瘡數解數繫答言實爾世尊訶責廣說乃至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尼髀上有瘡令他數解數繫者波逸底迦

尼謂珠髻難陀等髀上有瘡者生瘡癬等令他數解數繫者謂頻令解繫釋罪相等廣說如前無犯者謂繫實急或緩令解繫無犯

度婬女學處第一百六十

緣處同前吐羅難陀尼度一婬女共行乞食諸躭色男子見已譏嫌此女先與俗人常行非法今共出家者同

爲聚集尼白苾芻苾芻白佛佛問吐羅難陀汝實如此度婬女出家共行乞食答言實尒世尊訶責廣說乃至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尼度婬女出家者波逸底迦

尼謂吐羅難陀等婬女者謂先不貞謹女人出家者謂受求寂學處釋罪相等廣說如前

第十七攝頌曰

尼不許揩身　約人有五別　香及胡麻水

輙問俗莊嚴

使苾芻尼揩身學處第一百六十一

緣處同前時吐羅難陀尼使餘諸尼令揩身體他觸之時自起樂想尼白苾芻苾芻白佛佛問吐羅難陀汝實如此令尼揩身自起樂想答言實尒世尊訶責廣說乃至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尼使苾芻尼令揩身者波逸底迦

尼謂吐羅難陀等使苾芻尼者謂此法中近圓尼揩身者謂受樂想釋罪相等廣說如前

使正學女等揩身學處第一百六十三四五

緣處同前時吐羅難陀尼使餘式叉女令揩身體被他觸時便起樂想尼白苾芻苾芻白佛佛問虛實答實訶責乃至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尼令式叉摩拏女揩身者波逸底迦

尼謂吐羅難陀等式叉摩拏者謂於二年學六法六隨法令彼揩身便得墮罪廣說如前如是若使求寂女及諸俗女外道女揩身者准前問答結罪應知 此上是三緣

以香塗身學處第一百六十六七

緣處同前時吐羅難陀以香塗身而行乞食入於他舍香氣芬馥流遍宅中敬信婆羅門長者妻問言聖者香氣何來尼曰我今塗身婦人言聖者既為沙門釋女還有欲心共為譏嫌尼白苾芻苾芻白佛佛問吐羅難陀汝實如此以香塗身而行乞食答言實介世尊訶責廣說乃至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尼以香塗身者波逸底迦

尼謂吐羅難陁等以香塗身者謂香
塗帶釋罪相等廣說如前

根本說一切有部苾芻尼毗奈耶卷第十九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根本說一切有部苾芻尼毗奈耶卷第二十 樂

三藏法師 義淨 奉 制譯

以胡麻滓及水揩身學處第一百六十八

緣處同前如是應知以胡麻滓及使他以水揩身二戒准前問答結罪無異

先未容許輒問學處第一百六十九

緣處同前時有苾芻持四阿笈摩詣至寺中諸尼敷座苾芻便坐吐羅難陀作如是念此解四阿笈摩我今試問即便詰問苾芻不解尼所問義深懷羞恥尼即報言虛道持經如鳥亂響無所詮表徒費心力尼聞是語合衆皆嫌共白苾芻苾芻白佛佛問吐羅難陀汝實如此不求容許輒問苾芻答言實尒世尊訶責廣說乃至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尼不求容許輒詰問者波逸底迦

尼謂吐羅難陀等不求容許輒為詰問者謂先未諮請輒為申問難問者謂問佛所說義聲聞說義釋罪相等廣說如前然諸苾芻尼我今為說請問

之法若苾芻来先須設座虔恭敬礼善言慰問聖者頗習阿笈摩經及論律等皆誦持不唯願聽許少有所問彼許者問若不許者莫問若違此者得惡作罪

著俗莊嚴具學處第一百七十

緣處同前時吐羅難陀尼因行乞食入婆羅門長者家見長者妻著諸瓔珞俗莊嚴具尼便從借用自嚴身問言我今端正可樂有妙相不他便譏言徒剃頭髮為禿沙門女猶故欲纏尼白苾芻苾芻白佛佛問吐羅難陀汝實如此著俗莊嚴具答言實尒世尊訶責廣說乃至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尼著俗莊嚴具者波逸底迦

尼謂吐羅難陀等著俗莊嚴具者謂著諸瓔珞環釧耳璫等釋罪相等廣說如前

第十八攝頌曰

相牽舞歌樂　獨出大小行　刷拭梳三假

隨罪百八十

相牽洗浴學處第一百七十一

緣處同前時十二衆苾芻尼以手相牽於阿氏羅河而為洗浴手相掉戲以水灒灑婆羅門長者見已譏嫌此非寂靜剃髮出家沙門女法尼白苾芻苾芻白佛佛問尼衆汝等實如此以手相牽河中洗浴荅言實尒世尊訶責廣說乃至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尼以手相牽河中洗浴者波逸底迦

尼謂十二衆等以手相牽而洗浴者謂手相執手入河水中釋罪相等廣說如前

自舞教他舞學處第一百七十二

緣處同前時吐羅難陀尼行乞食入他家長者妻言聖者教我作舞尼即教他復告彼曰汝等家中若嫁娶時生男誕女有歡會時如是應舞舞人皆譏嫌此禿沙門女徒自剃頭情懷欲染皆詣尼處說其所作尼白苾芻苾芻白佛佛問吐羅難陀汝實如此教他作舞及自作舞荅言實尒世尊訶責廣說乃至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尼自作舞教他作舞者波

送底迦
是謂吐羅難陀等自作舞者謂自舞
教他舞者謂教他作釋罪相等廣說
如前
唱歌學處第一百七十三
緣處同前時吐羅難陀是諸婆羅門
長者家諸婦人言聖者教我唱歌是
便教唱俗旅見譏如前所說是白苾
芻苾芻白佛佛問吐羅難陀汝實如
此教他唱歌荅言實尒世尊訶責廣
說乃至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是唱歌者波逸底迦
是謂吐羅難陀等唱歌者謂唱歌詞
音韻釋罪相等廣說如前
作樂學處第一百七十四
緣處同前時吐羅難陀是諸豪富家
與其女人歡娛相愛諸婦人言聖者
教我音樂是便教作俗旅見譏是白
苾芻苾芻白佛佛問吐羅難陀汝實
如此教他作樂荅言實尒世尊訶責
廣說乃至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是作樂者波逸底迦
是謂吐羅難陀等作樂者謂作音聲

然管釋罪相等廣說如前

獨於空宅大小便學處第一百七十五

緣處同前時珠髻難陀苾芻尼獨出寺外於空閑處為大小行時有執色男子見尼入此即來捉尼欲行非法尼曰放我此處不淨可於餘處男子便捉尼行求淨處既至露處尼便大叫男子惶怖放尼告言此禿沙門女多虛少實喚我將來反自稱叫俗旅見譏尼白苾芻尼苾芻白佛佛問珠髻難陀汝實如此獨出寺外於空閑處為大小行答言實介世尊訶責廣說乃至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尼獨出寺外於空宅內大小行者波逸底迦

尼謂珠髻難陀等獨出寺外者謂無第二尼於空宅內者謂無人住舍牆匡等中大小行者謂便轉事釋罪相等廣說如前

畜香草刷學處第一百七十六

緣處同前時吐羅難陀因乞食入他家見諸婦人畜香草根刷梳髮嚴身時吐羅尼自畜嚴飾復告諸婦人我

令極有妙相俗旅譏嫌尼白苾芻苾
芻白佛佛問吐羅難陀汝實如此畜
香草根刷荅言實介世尊訶責廣說
乃至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尼畜香草根刷者波逸
底迦
尼謂吐羅難陀等畜香草根刷者謂
畜香草刷釋罪相等廣說如前
畜細梳學處第一百七十七
緣處同前時吐羅難陀尼因乞食入
他舍取婦人細梳用梳告言甚善便
即自畜俗旅見譏尼白苾芻苾芻白
佛佛問吐羅難陀汝實如此畜細梳
不荅言實介世尊訶責廣說乃至
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尼畜細梳者波逸底迦
尼謂吐羅難陀等畜細梳者謂畜梳
梳釋罪相等廣說如前
畜麤梳學處第一百七十八
緣處同前尼畜麤梳制戒如上
用前三事學處第一百七十九
吐羅難陀尼用前三事制戒如上
畜假髻莊具學處第一百八十

緣處同前時吐羅難陀尼作如是念
我今有何戲樂之事而猶未作遂見
婬女畜假髻莊具諸軌色男子之所
圍遶尼往竊問曰汝今云何得為存
濟彼以事意具向尼說但由假髻衆人
愛重故得存濟尼作是念斯亦好計
我所須者因此而得即便作髻安於
頭上嚴飾其身同彼婬女一邊而住
軌色男子來求歡會高索價直不還
近身時有一人遂與其價便欲抱尼婬
女作念我若不告此人恐破苾芻尼
戒便即告曰且放且放我今在此男
纔放巳尼持財走男隨後趁引手擬
頭空髻在手尼將物去使出大聲叫
言禿沙門女行鄙惡法誑惑世間取
我衣直急走而去尼白苾芻苾芻白
佛佛問吐羅難陀汝實如此畜假髻
莊具荅言實尒世尊訶責廣說乃至
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尼畜假髻莊具者波逸底迦
尼謂吐羅難陀等畜假髻莊具者謂
畜爲頭髻擺罪相等廣說如前
諸大德阿離移迦僧伽我巳說一百八

十波逸底迦法今問諸大德是中清
淨不（如是三說）
諸大德是中清淨默然故我今如是
持（第三部了）

第四部波羅底提舍尼法

諸大德此十一波羅底提舍尼法半
月半月戒經中說

攝頌曰

乳酪及生酥　熟酥油糖蜜　魚肉并乾脯
得法學人家

緣在室羅伐城時十二衆苾芻尼無
病爲身而行乞食從他索乳隨意而
飲諸外道不信敬長者婆羅門等共
爲譏嫌諸苾芻尼非清淨行但自養
身從他乞乳得便自飲誰不樂欲精
淳美味諸尼聞此俗旅譏嫌諸少欲
尼具白苾芻苾芻白佛佛問諸尼汝
等如此實無有病爲己身從他乞乳
便於俗家隨意而飲荅言實尒世尊
訶責廣說乃至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尼無病爲己詣白衣家乞
乳若使人乞而飲用者是苾芻尼應
還村外住處詣諸苾芻尼所各別告

言大德我犯對說惡法是不應爲今
對說悔是名對說法
如是世尊爲諸苾芻尼制學處已後
於異時苾芻尼病餘尼問疾聖者病
得損不病尼報曰我先以乳用爲飲
食病得除損世尊今制不許尼乞病
何能愈即以此緣白諸苾芻苾芻白
佛佛言我今聽尼有病乞乳隨意當
飲先制不許次復重開如上廣說乃
至是名對說法除有病時
尼謂此法中尼無病爲已詣白衣家
乞乳者謂身無病患從他求乳若使
人乞而食用者謂使餘人乞是苾芻
尼者謂犯此學尼應還村外住處者
謂往餘尼所各別告言者謂各別說悔
大德我犯對說惡法者謂陳所犯罪
相是不應爲者謂其非法今對說悔
者謂自發露不覆藏是名對說法若
謂指其事除病時者謂有患苦若無
病乞食者皆得惡作罪是名對說法
有病者乞無患者食乞者得惡作食
者無犯无病者乞有患者食乞者得
惡作罪食者無犯爲病者乞無病者

食乞者無犯食者應說悔爲病者乞
病者食無犯若差已乞得乳更索酪
者乞者食者惡作食者應對說悔已得酪
更從索生酥乞者惡作食者應對說
悔已得生酥更從索熟酥得罪同前
已得熟酥已更乞油者亦如上說已
得油已更乞沙糖罪亦同前已得糖
已更從索蜜肉同前得罪得蜜肉已
更乞魚亦如上說得魚已更乞肉亦
同上得肉已乞乾脯亦如上得乾脯
已乞諸精食亦如上說得精食已更
乞麁食咸得惡作無犯者爲衆營事
癡狂心乱痛惱所纏此是宗初對說悔
法如是應知酪生酥熟酥油糖蜜魚
肉乾脯是此十對說法乞者皆犯如
上廣說
緣在廣嚴城於此城中有一長者名
曰師子得見諦理於佛聲聞衆深生
正信所有貲財供養三寶如是奉施
家財罄盡資產悉空時具壽舍利子
與大目連因行人間至廣嚴城其時
師子聞二尊至速詣奉請明當就食
俗旅譏嫌作如是語師子長者亦不

覆身食不充口皆由供養苾芻聞已
白佛佛言汝諸苾芻可與師子學家
羯磨更有斯類亦如是與如常集衆
令一苾芻作白羯磨應如是作
大德尼僧伽聽此師子長者信心敦
重意樂淳善隨其所有悉皆惠施佛
法僧伽曾無悋心諸有求人亦皆給與
由是衣食悉皆蕩盡若僧伽時至聽
者僧伽應許僧伽今與師子長者作
學家羯磨白如是羯磨准白應作
若苾芻尼知僧伽作學家羯磨已不
應往彼受其飲食牀座卧具及為說
法違者得惡作罪又因十二衆尼先
不受請往此家食以緣白佛佛問訶
責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尼知是學家僧伽與作學
家羯磨苾芻尼先不受請便詣彼家
自手受食食是苾芻尼應還村外住
處詣苾芻尼所各別告言大德我犯
對說惡法是不應為今對說悔是名
對說法
諸苾芻尼皆不往彼慈不為受佛言
應為受牀座上而食有餘菜茹及羹

亦可為受有小男女分與殘食廣嚴城人皆聞師子為供養故令遭貧苦躬為耕作收斂穀實倉庫豐盈是時師子詣世尊所白言大德我先有物皆為供養佛法僧田致令罄盡今者家中多收穀實唯願世尊哀愍我故解學家法聽諸僧尼受我供養佛言諸苾芻應為將軍解學家法應如是與僧伽悉集令師子隨次禮敬在上座前蹲踞合掌作如是語大德僧伽聽我師子先於三寶所深起信心意樂淳善常樂惠施由施三寶故以至貧窮由此僧伽哀愍我故為作羯磨令盈然我師子先得衆法今從大衆乞解羯磨唯願為我解羯磨法慈愍故三說如是白已禮衆而去是時大衆應令一人准所為事作白二羯磨解既作解已諸苾芻苾芻尼如昔還往隨受供養並皆無犯若復苾芻尼者謂此法中尼餘如上說學者謂信三寶證得見諦家謂四姓尼謂佛弟子羯磨者謂白二法於如是家先不受

請輒往受食者得罪此中犯者於如是處受二五食噉咽之時同前得罪說悔如上若得解法食皆無犯又無犯者廣如前說

諸大德我已說十一波羅底提舍尼法今問諸大德是中清淨不（如是三說）諸大德是中清淨默然故我今如是持

第四部了

第五部衆學法

諸大德此衆學法半月半月戒經中說

摠攝頌曰

衣食形齊整　俗舍善容儀　護鉢除病人
濕草過人樹

尒時世尊為諸苾芻制衆多學法著衣噉食等所有軌儀諸苾芻尼皆湏依學時諸苾芻尼雖聞教已未能依法著衣太高淨信婆羅門等見不齊整便生譏誚作如是語此諸苾芻尼衣不齊整同無耻人諸苾芻尼聞已白苾芻苾芻白佛佛言不應太高著衣應當學即著衣太下俗復譏嫌佛言不應太下著衣如新嫁婦女應當學

或時當前長垂猶如象鼻或時譽邊細攝如多羅葉諸俗譏嫌佛言不應尒或時撮聚一角反攝腰邊猶如蛇頭佛言不應尒或時捉其上角團內腰邊猶如豆團佛言不應如是著衣應當學

緣處同前時吐羅難陀苾芻尼著衣露腹事同媱女諸苾芻尼見共為譏嫌告言聖者如是著衣應為淨法士羅尼曰我曾見諸宮內女人如是著衣尼白苾芻苾芻白佛佛言諸苾芻尼不應著衣露腹應當學

時諸苾芻尼或時高視或復高聲入白衣舍諸俗譏嫌佛言不應高視入白衣舍應當學齊整著五衣應當學

緣處同前時十二衆苾芻尼於婆羅門長者家乞食顧視四方不為摩序諸根掉動不觀前行入他舍時見諸端正男子欲心熾盛不淨流下乞得不得速便出外俗衆見已譏嫌禿沙門女實非淨行詐言淨行尼白苾芻苾芻白佛佛言苾芻尼若月期將至不應往他舍應當學

時十二衆苾芻尼覆頭偏抄衣雙抄
衣叉腰拊肩入白衣舍同無耻人及
新嫁女諸苾芻尼聞見譏嫌問言諸
具壽豈合如此彼便答言諸躭色慾
女皆如是作然我等不知欲求相學
白佛佛言不覆頭不偏抄衣不雙抄
衣不叉腰不拊肩入白衣舍應當學
時十二衆苾芻尼蹲行足指行跳行
叉足行努身行乃至諸人譏嫌彼答
同前佛言不蹲行不足指行不跳行
不叉足行不努身行入白衣舍應
當學
時十二衆苾芻尼搖身掉臂搖頭離
肩連手入白衣舍諸人見譏亦同前
說佛言不搖身不掉臂不搖頭不離
肩不連手入白衣舍應當學
時鄔波難陀於小食時著衣持鉢入
室羅筏城乞食時有婆羅門性樂清
淨家有牀座鄔波難陀入坐牀上婆
羅門見譏嫌佛言在白衣舍未請坐
不應坐應當學
時具壽鄔陀夷有淨信婆羅門屈請
就座而坐不善觀察輒尒便坐於其

牀上有一孩兒遂便壓死佛言在白
衣舍不善觀察不應坐應當學
介時世尊與聲聞眾受淨飯大王宮
中供養時具壽鄔陁夷不善斂身令
瞿旦夫人恠其非法後於異時獨至
宮中夫人令坐朽牀於身而坐牀攲
倒地因致譏醜廣說乃至佛言苾芻尼
若於俗家坐時不應放身而坐可善
觀察應當學
或於俗舍疊足而坐或重內外踝而坐
或急斂足或長舒足或露身坐諸俗
譏嫌佛言不應如是當制學處在白
衣舍不疊足不重內踝不重外踝不
急斂足不長舒足不露身應當學
時有施主請佛及僧尼就舍而食其
行食者不善用心撚放美團苾芻尼
於鉢不恭敬護遂多損破佛言恭敬
受食應當學
時十二眾苾芻尼入菩提長者舍乞
食長者與食滿鉢受餅復受羹臛鉢
便溢滿流出汙地因生譏恥以事白佛
佛制學處應如是說不得滿鉢受餅
更安羹菜令食流溢於鉢緣邊應留

毋指用意受食應當學
或食未至預申其鉢如乞索人現饕
餮相因生譏恥佛言為制學處應如
是說行食未至勿預舒鉢應當學
不安鉢在食上應當學
或復食時現憍慢相猶如小兒及諸
婬女佛言不應如是憍慢而食應恭
敬食應當學
或復食時極小入口極大入口如貧兒
人佛言不應如是不極小摶不極大
摶團整而食應當學
時有施主請佛及僧就舍而食時鄔
波難陀苾芻與摩訶羅苾芻隣次而
坐時摩訶羅大開其口向上而望時
鄔波難陀便以土塊還擲口中報言
且食此物佛言不應如是預張其口
若食未至不張口待應當學
時十二衆苾芻尼含食言語諸俗譏嫌
佛言不應如是不含食語應當學
或復至施主家見羹菜少恐不充足
先請得羹以餅蓋覆更望多得諸俗
譏嫌佛言不應如是不得以餅覆羹菜
菜不將羹菜覆餅更望多得應當學

時有施主請苾芻食其食過甜十二衆
即便彈舌相告謂食大醋或復過醋
十二衆即便噂噡相告謂食大甜或
有施主請二衆僧伽食其食過熱十
二衆即便呵氣相告云食大冷呵熱
方食或其食過冷十二衆即便吹氣
相告云食大熱吹氣方食此等皆是
倒說其事故惱施主佛言不應介應
制學處不彈舌食不噂集食不呵氣
食不吹氣食應當學或時六衆受請
食時以手爬散餅食猶如雞鳥或云
食惡共相毀呰或復以食塡頰細細
取食或復食時囓半留半或復舒舌
舐掠脣口佛言應制學處不手散食
不毀呰食不塡頰食不囓半食不舒
舌食應當學
時有露形外道鄔波索迦近生敬信
歸佛法僧遂請佛僧就舍而食行諸飲
食及以麨團薄餅蘿菔是時六衆欲
譏施主便以麨團作窣覩波像上安
蘿菔覆以薄餅遂相告曰此是屋趣
中露形外道膊刹擧播漸取食之蘿
菔便倒更相告曰此是露形外道作窣
苾芻尼毗奈耶卷第二十　萬卜號　槃

覩彼令便背倒施主見已息歸敬心佛言應制學處不作窣覩波形食應當學

或時六衆受他請食其美好者有餘著手中即便以舌重舐其手鉢亦如是或是振手或復振鉢謂以鉢水振灑餘人汙彼衣服見他好衣生嫉妬故佛言如是等皆不應作應當學

時有施主餅食衆僧讚言聖者多有好食莫多請麨六衆不信便多受麨後見好食欲棄其麨比座有一摩訶羅苾芻四顧而望于時六衆苾芻便持麨團置彼鉢内遂令溢滿不暇受餘佛言常看鉢食應當學

時有苾芻食時鉢滿六衆傍覩共生輕慢云此摩訶羅能敢食佛言不輕慢心觀比坐鉢中食應當學

時六衆苾芻以不淨手捉淨水瓶遂令諸俗覺來附近招致譏醜佛言不以汙手捉淨水瓶應當學

時苾芻足在江猪山於菩提長者高樓上食以洗鉢水弃在好地施主生嫌佛言應制學處在白衣舍不弃洗

鉢水除問主人應當學

緣在室羅伐城時有婆羅門孩兒還病有鄔波索迦是彼知識來告之曰孩子若病宜往僧處從諸苾芻乞鉢中水令其洗沐必得平善時婆羅門即往求水見鄔波難陀從乞鉢水鄔波難陀便以殘餅內置鉢水中兩授與彼彼見雜水起穢惡心作如是語我兒寧死誰能用此鄙惡之物而洗浴耶以事白佛佛言不應以此穢水持施於人若人來乞鉢水時應淨洗鉢置清淨水誦經中要頌阿利沙伽他咒之三遍授與彼人或澆或飲能除萬病

阿利沙伽他若謂是佛所說頌出聖教中若讀誦時有大威力但是俗處令誦伽他者皆此類也即如河池井處洗浴飲水之時故暫於樹下隨鬼取涼而去或上家會或入得登路曼茶羅遶借塔壽故時已穀障彞等落英大衆散時象入歲聚薩或農朗日春禮拜等儀或每日食罷碑敦灑帰塔靈諸如此事其類寔贊苛須口誦伽他華行獲福若故心違慢感得感作之罪但以東川法衆此先不行故因池言知聖衆之有在其伽他答即如頌曰

世間五欲樂　或復諸天樂　若比愛盡樂

十分不及一　由集能生苦　因苦復生集

八聖道能遊　至妙涅槃處　所爲布於昔

依慢其義利　若爲靜故誡　後方得安樂

佛言不得以殘食置鉢水中應當學

時有苾芻安鉢地上下無襯替招致
譏醜令疾損壞佛言應制學處地上
無替不應安鉢應當學
時有尼立洗鉢失手墮地打破其鉢
佛言不得立洗鉢應當學
時有尼於危險崖岸置鉢佛言不應
尒不於危險岸處置鉢應當學
河水駃流逆以鉢舀遂令鉢破佛言
不應尒不得逆流酌水應當學
十二衆尼前人坐自已立為其說法
時有敬信三寶婆羅門居士等譏訶
佛言不應尒入坐已立不為說法應
當學
時有病人不能久立聽法佛言若是
病人坐卧高下於道非道及以車乘
著靴覆頭冠花瓔珞持蓋刀仗并著
甲冑等若是病者隨何威儀為說無
犯非病不合為制學處當如是說人
坐已立不得為說法除病應當學
人卧已坐不得為說法除病應當學
人在高座已在下座不得為說法除
病應當學
人在前行已在後行不得為說法除

病應當學
人在道已在非道不得為說法除病
應當學
不為覆頭者不為偏抄衣不為雙抄
衣不為叉腰者不為拊肩者說法除
病應當學
不為乘象者不為乘馬不為乘轝不
為乘車者說法除病應當學
不為著屐靴鞋及履屣者說法除病
應當學
不為戴帽著冠及作佛頂髻或纏頭
或冠花者說法除病應當學
不為持蓋者說法除病應當學
緣在劫比羅城時吐羅難陀立大小
便諸俗人見共作譏嫌佛言不應尒
不立大小便除病應當學
時吐羅尼持已故衣令浣衣人浣彼
不肯洗便起瞋心於彼洗衣水中故
放不淨佛言不應尒不得水中大小
便洟唾除病應當學
緣在室羅伐城時有施主請僧受食
時看寺人怯其遲晚恐日時過遂上

高樹望彼歸來時有俗旅見而譏笑沙門釋子昇上高樹與俗何殊佛言不應爾不上過人樹時有苾芻尼為繫深繩不敢昇樹復有虎狼難至亦不敢昇因被殘害佛言不得上過人樹除為難緣應當學

七滅諍法

攝頌曰

現前并憶念　不癡與求罪　多人語自言
草掩除眾諍

佛告諸苾芻尼有七滅諍法應當修學

應與現前毗奈耶　當與現前毗奈耶
應與憶念毗奈耶　當與憶念毗奈耶
應與不癡毗奈耶　當與不癡毗奈耶
應與求罪自性毗奈耶　當與求罪自性毗奈耶
應與多人語毗奈耶　當與多人語毗奈耶
應與自言毗奈耶　當與自言毗奈耶
應與草掩毗奈耶　當與草掩毗奈耶

若有諍事起當以此七法順大師教如法如律而殄滅之

忍是勤中上　能得涅槃處　出家惱他人
不名沙門尼

世是毗鉢尸如來等正覺說是戒經

明眼避險途　能至安隱處　智者於生界
能遠離諸惡
此是尸棄如來等正覺說是戒經
不毀亦不害　善護於戒經　飲食知止足
受用下臥具　勤修增上定　此是諸佛教
此是毗舍浮如來等正覺說是戒經
譬如蜂採花　不壞色與香　但取其味去
丘入聚落然
此是俱留孫如來等正覺說是戒經
不違逆他人　不觀作不作　但自觀身行
若正若不正
此是羯諾迦如來等正覺說是戒經
勿著於定心　勤修寂靜處　能救者無憂
常令念不失　若人能惠施　福增慈自息
修善除衆惡　戒盡至涅槃
此是迦攝波如來等正覺說是戒經
一切惡莫作　一切善應修　遍調於自心
是則諸佛教　護身為善哉　能護語亦善
護意為善哉　盡護最為善　丘若護一切
能解脫衆苦　善護於口言　亦善護於意
身不作諸惡　常淨三種業　是則能隨順
大仙所行道
此是釋迦如來等正覺說是戒經

苾芻尼毗奈耶卷第　求平四浪　樂

毗鉢尸式弃　毗舍浮留孫　羯諾迦牟尼
迦葉釋迦尊
如是天中天　無上調御者
七佛皆雄猛　能救護世間　具足大名稱
咸說此戒法　諸佛及弟子　咸共尊敬戒
恭敬戒經故　獲得無上果　汝當求出離
於佛教勤修　降伏生死軍　如象摧草舍
於此法律中　當爲不放逸　能竭煩惱海
當盡苦邊際　所爲說戒經　廣釋戒要義
當共尊敬戒　如犛牛愛尾　我已說戒經
衆僧長淨竟　福利諸有情　皆共成佛道

根本說一切有部苾芻尼毗奈耶卷第二十

此卷十九張第二十行汙手捉淨水之下丹本有瓶應當學勁佛言不等凡五十九行文國本宋本並無者食檢若無彼文則文義斷絕又違前略攝頌云俗舍善容儀護鉢除病人之言遂令衆學闕二十餘法故今依丹足之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切有部毘奈耶雜事卷第一　殊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此雜事四十卷中揔有八門以大門一頌攝盡宏綱一一門中各有別門揔攝乃有八頌就別門中各有十頌合八十九頌并內攝頌向有千行若能誦誦憶持者即可揔閑其義

大門揔攝頌曰

執石及牛毛　三衣并上座　舍利猛獸筋
笈多尼除塔

別門第一揔攝頌曰

執揩剪爪鉢　鏡生支蹋衣　水羅生豆誦
洗足晨應結

第一門第一子攝頌曰

執揩石白土　牛黃香益眼　打柱等諸線
瓔珞印應知

佘時薄伽梵在廣嚴城獼猴池側高閣堂中時六衆苾芻於日初分執持衣鉢欲入廣嚴城次第乞食去城不遠有栗姑毗子園甚處清閑花果茂盛流泉交帶好鳥和鳴如天帝釋歡喜園內中有種種解勞之具復有奇

絶音樂器等并有薰香澡浴雜物是
時六衆共相謂曰難陁鄔波難陁比
聞此園可愛世尊常讚如三十三天
我等試觀有何形勝六衆議巳共入
園中便見種種長短木杵麁細諸椎
及大小石此等皆擬擎持戲弄令身
運動散滯蠲痾能銷飲食又見竒絶
箜篌琴瑟諸鼓音樂之具復有薰香
洗浴之物浮𣹢澡豆芬馥餘甘（餘甘子出廣州）
（堪沐髮西方名菴摩洛迦果也）持用揩身并將塗髮能
令髮白更黑六衆見巳共相謂曰此諸
樂具足暢憂情我等今於用力勞宣
歌舞洗浴先作何事一人告曰我等
多時不爲澡浴宜可先洗作是議巳
俱共入池即取浮𣹢用揩身體此六
苾芻並多竒巧所有技藝無不善知
若洗浴時以𣹢揩體便出種種五樂
音聲如彼技人吹彈擊拊時有衆人
從此而過疑其奏樂側耳俱聽各相
謂曰栗姑（毗）園戚陳歌舞我等宜可
蹔往觀瞻衆皆言尒即便相與競入
園中衆人入時六衆便出問言聖者
作音樂人今在何處答曰汝等愚人

有耳聽聲心迷好惡豈有樂人能作
如是奇妙音聲問言聖者向所聞聲
是誰所作荅言賢首汝所聞者即是
我等洗浴之時以甎揩身出斯音曲
荅言聖者仁等沙門亦有五欲惱身
心耶報言癡人我等不惱餘人自受
欲樂無廢修道斯有何過汝豈我師
作斯譏恥宜應默尒勿招禍患彼聞
生怖緘口而行入廣嚴城於四衢道
各生諠議爭共譏嫌時諸苾芻聞已
白佛佛作是念苾芻洗浴以甎揩身
有斯過失由是苾芻不應以甎揩身
為洗浴事若揩身者得越法罪佛旣
不許以甎揩身時諸苾芻脚有塵垢
並生皴裂入乞食時諸人見已作如是
語聖者脚生皴裂復多塵垢何不揩
淨作醜形儀荅言賢首世尊不許彼
言仁等身有垢穢豈清淨耶苾芻默
然旣得食已還歸住處以緣白佛佛
告諸苾芻前是刱制今乃隨開我今
聽諸苾芻以甎揩足非餘身分若揩
餘處者得越法罪是時六衆見不許
甎便用浮石佛言此亦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時諸苾芻日初分時執持衣鉢入城乞食見諸婆羅門以自三指點取白土或以白灰抹其額上以為三畫所有乞求多獲美好六衆見已共相謂曰是善方便我等宜作遂於他日額為三畫入城乞食不信之人見而笑曰我今跪拜六衆報曰汝等愚人不閑礼式誰合跪拜誰當敬礼彼人答曰我等但知見老婆羅門即云跪拜若見苾芻便云敬礼若如是者見我苾芻何不敬礼而云跪拜荅言聖者我見仁等面有三畫謂婆羅門非苾芻也我等無知幸當容恕六衆默然尒時諸苾芻聞已白佛佛作是念若有苾芻面作三畫有如斯失是故苾芻作三畫者得越法罪佛言苾芻不應以白土作三畫者苾芻有患醫師處方白土塗身苾芻不敢以緣白佛佛言前是剏制此是隨開醫人處方遣塗身者可隨醫教作之無犯

佛在室羅伐城六衆苾芻於日初分執持衣鉢入城乞食見諸婆羅門以

牛黃點額所有乞求多獲美味見是
事已共相謂曰是好方便我等宜作
遂於他日以牛黃點額入城乞食不
信之人見其點額輕笑而言我令跪
拜我令跪拜諸有問荅並如上說我
見仁等面有牛黃以自莊飾謂婆羅
門非苾芻也我等無知幸當容恕六
衆默然時苾芻聞以縁白佛佛作是
念若有苾芻牛黃點額以自莊嚴有
斯過失由是苾芻不應牛黃點額若
有作者得越法罪佛遮牛黃點額時
有苾芻額有惡瘡往問醫言賢首為
我處方醫人荅曰聖者於瘡四邊以
牛黃塗之即當得差苾芻報言世尊
制戒不許牛黃塗額醫人荅曰聖者
汝師大慈有病必許以縁白佛佛告
諸苾芻前是拥制今更隨開除為病
縁及以醫教得用牛黃若輙作者得
越法罪

縁處同前六衆苾芻身著塗香入年
少衆中告言年少汝等可觀我香何
如諸人荅言豈可上座身著塗香報
言我著彼云上座塗香俗飾豈合者

耶答曰彼合不合我今已作彼咸輕
賤皆共譏嫌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
作是念苾芻身著塗香有斯過失
由是苾芻不應身著塗香若有著者
得越法罪如佛所說不著塗香時
有苾芻身嬰患苦往醫人處問言賢
首為我准病而作方藥報言聖者可
著塗香當得平復答言賢首豈令我
今受欲樂耶報言聖者此是病藥非餘
能老苾芻白佛佛言我今開許醫人
處方塗香非犯時病苾芻身著塗香
入衆中坐與婆羅門居士等說法或
往俗舍人見譏嫌時諸苾芻以緣白
佛佛言塗香苾芻所有行法我今當
制若諸苾芻身著塗香不應入衆坐
亦不為婆羅門居士等說法亦不往
俗家若苾芻病老方可洗身隨意入
衆亦得為他諸人說法此之行法不
依行者得越法罪
時有信心婆羅門居士等將塗香來
施諸苾芻苾芻不受諸居士等言聖
者佛未出時我等諸人悉以外道為
修福處今佛出世我以仁等為大福

田所持供養如何不受豈令我等棄
善資粮趣於後世願降慈悲受我微
施苾芻報曰待我問佛時諸苾芻以
緣白佛佛言當受苾芻受已對此人
前棄之於地施主報言聖者我等貴
價買來如何棄擲時諸苾芻以緣白
佛佛言不應受得對主輕棄可於如
來制底之前塗地供養如佛所說當
於制底前塗地供養者時諸苾芻受
斯香已於髮爪塔前手塗供養施主
見已作如是語聖者我豈不知有塔
供養意施仁等其佛塔前我先奉訖
苾芻白佛佛言受得香已塗在房中
彼便用塗住房門扇時彼諸人謂是
佛殿即便礼拜佛言不應尒遂塗門
傍還同前過佛言當塗頭邊壁版之
上時時鼻齅但是香物齅時令人眼
明勿致疑惑

尒時世尊在室收摩羅山住恐畏林
鹿園之所時菩提王子造鳥鳴樓初
成就已為申慶讚請佛及僧就舍設
食世尊至宅於其樓下與諸大衆就
座而食時鄔波難陁正於食時便以

自手打其樓柱令樓震動時供養人
報言聖者菩提王子新造此樓用百
一種彩畫雕飾何意仁者欲為損破
鄔波難陀答曰貧寠人菩提於此起
愛著心命終之後當墮何處汝復於
此更生愛著命終之後落大癭鬼中
彼人聞已極致譏嫌時諸苾芻以緣
白佛佛作是念苾芻打柱有斯過失
由是苾芻不應以手打柱違者得越
法罪佛言不應以手打柱六衆即便
以拳肩背脚并諸甎石打令搖動複
生譏議招過同前佛言隨是何物皆
不應打是時六衆復打牆打地佛言
設是餘物皆不應打違者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六衆苾芻曰初分時執持
衣鉢入城乞食見諸婆羅門身著梵
線乞食之時多得美味共相謂曰難
陀鄔波難陀我今得好方便身安梵
線乃於他日便著梵線入城乞食有
不信人見其梵線遂生輕賤作如是
語我今跪拜問答同前乃至時諸苾
芻白佛佛作是念苾芻著梵線有斯
過失由是苾芻不應著線若有著者

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六衆乞食見諸婆羅門以
妙香花莊嚴形體將五色線繫之於
臂得諸餅食既飽食已形貌充溢從
舍而出六衆相謂難陁鄔波難陁是
好方便我等可為便於他日以五色
線繫於髆上入城乞食諸婆羅門等
見生輕賤云我今跪拜六衆譏弄廣
說同前乃至諸苾芻白佛佛作是念
若諸苾芻以五色線繫髆有斯過失
由是苾芻不應以五色線繫髆若有
繫者得越法罪佛既不許繫髆線者
時有苾芻身嬰患苦詣醫人處問言
賢首我身有疾幸為處方荅言聖者
取五色線呪之繫髆必得除愈報曰
世尊不聽彼言仁之大師慈悲為本
病緣開許理所不疑時諸苾芻白佛
佛言我今聽諸苾芻為病因緣醫人
教者繫線無犯佛許以線繫髆苾芻
安在右髆肘前還有譏過佛言不應
尒遂安肘後佛言不應復繫左手肘
前佛言不應當安左手肘後苾芻由
此遂便病愈以所繫線隨處棄擲非

人見之皆起嫌賤報言聖者由其線結
繫我名字緣此呪故令得病除令生
輕慢苾芻白佛佛言不應隨處棄擲
若其身病未得可者繫之衣角如善
平復可於牆柱隙中隨意安置
緣處同前六衆乞食見諸俗人有莊
嚴具瓔珞之屬時彼苾芻取諸瓔珞
手足之釧莊飾其身共相謂曰莊嚴
好不時諸俗族調言聖者頭上剃髮
腋下毛長何處得有莊嚴妙好豈非仁
等爲欲染所纏六衆默尒苾芻白佛佛
作是念苾芻身著瓔珞有斯過失由
是苾芻不應著諸瓔珞莊嚴手足若
故著者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時有賊來盜僧庫藏并
及私物爲無記驗苾芻不知何時
失物佛言苾芻可畜其印是時六
衆便以金銀瑠璃水精玉石而作
其印於指環上以寶莊飾見諸俗人
即便舒手呈示指環願言仁等無
病長壽諸俗問言指上何物答言賢
首此是指印佛所開許俗人譏笑作
如是語沙門釋子爲憍慢事衆寶嚴
飾爲指環印非眞沙門非婆羅門諸

苾芻聞已白佛佛言苾芻不應著指環及寶莊飾應用五種物為印所謂鍮石赤銅白銅牙角六衆印上刻作男女行非法像諸俗見譏仁等沙門尚有染欲心耶苾芻白佛佛言凡印有二種一是大衆二是私物若大衆印可刻轉法輪像兩邊安鹿伏跪而住其下應書元本造寺施主名字若私印者刻作骨鎖像或作髑髏形欲令見時生猒離故

第一門第二子攝頌曰

剪爪髮揩光　春時飡小果　渴聽五種藥
廣說大生緣

緣處同前時給孤獨長者為佛及僧造逝多林住處施大衆已告剃髮人曰汝今可往逝多林園為諸聖衆剃除鬚髮彼人受教即往園中是時六衆遊在寺門看望不絕時鄔波難陀在寺門前經行來去遥見剃髮人來告言善來善來賢首猶如初月一何希現彼言聖者長者遣來為衆剃髮問言汝解剪爪甲不荅言聖者此是我業報曰汝來試看工巧其人即前

尊者舒手工人曰聖者欲如何剪賢
首如稻穀形彼即如言又去應作人
頭形或如剃刀勢或如斧刃或如半
月隨尊者教彼悉為作後便告曰汝愚
癡人詐言巧妙一無所知宜可平截
放汝急去乃至日暮方始言歸曛黄
之後至長者處長者問曰汝與幾人
剃除鬚髮荅曰何暇得與大衆除鬚
官長苾芻鄔波難陀令我除甲作種
種形勢廣說如前乃至日暮纔蒙放
出更欲何為長者聞已遂起嫌心難
於善說法律出家而心不寂靜苾芻
聞已白佛佛作是念苾芻剪甲有如
是過由是苾芻不應剪爪若有違者
得越法罪佛既不許剪爪時諸苾芻
指甲皆長俗人見之問言何故爪長
如是荅曰世尊不許報曰長留爪甲
豈為淨耶以緣白佛佛言前是翦制
令更隨開剪爪之法有其二種一如
剃刀形二如斧刃勢
緣處同前給孤長者令剃鬚人入寺
為衆剃鬚廣說如前乃至問言汝解
揩爪甲不荅言聖者此是我業報曰汝

來試看先作黃色次作赤色又作白色更作金色隨所教者悉皆為作彼便告曰汝愚癡人詐言巧妙一無所解宜可平磨放汝急去至長者處乃至更欲何為長者聞已更起嫌心廣說如上苾芻聞已白佛佛作是念苾芻磨爪有如是過由是苾芻不應磨爪若有違者得越法罪佛既不許苾芻磨爪苾芻染衣或復熏鉢爪有垢生形色醜惡持鉢乞食俗人見時作如是語聖者何故指爪不淨彼以事荅報言聖者何不除刮荅言世尊不許報曰爪上持垢豈是清淨以緣白佛佛言若除垢時應可磨甲不應為好揩(上)使光生

佛在王舍城其影勝王發如是念每至春秋節變新穀初果必先奉佛及諸聖眾後方自食時彼大臣以新熟菴沒羅果(此果大如梨而生熟難知有四種差別不同耆摩洛迦大如酸棗唯堪為藥)奉上大王王曰可持此果先奉佛僧臣便微笑王曰卿何故笑對曰大王謂臣來奉佛眾已先奉訖王曰恐卿不知由是因緣我今奉施聖眾千

樹果林對曰此誠妙事臣實隨喜即便以千樹果林奉施四方一切聖衆并設大會慶讃福田此林昔時結果極繁假使摩揭陁國所有人衆大聚會時共食斯果亦皆充足王以此林施僧伽巳時諸苾芻見果小時氣味香美悉來噉食遂令鄰盡有餘國王要須此果使令使者詣影勝王處求菴沒羅彼告使曰我有果林巳施僧衆汝今可往隨衆乞求使者往竹林園是時六衆常在寺門遊看無闕時鄔波難陁門所經行使者既至礼尊者足白言聖者我是某國王使王遣我來求菴沒羅果仁若有者幸見分張鄔波難陁報使者曰汝今可往詣果園所隨欲多少任意將去使至林所周遍觀察唯覩空條竟無一果遂便還白空林無果鄔波難陁即將使者共詣林中遍觀察巳報曰汝可昇此高樹使者即上既不見果又告曰汝向東枝南西北枝悉皆令上彼遍昇上竟無所得遂便下樹問言聖者豈此樹林令歲無果報言賢首猶如

往年結子今歲亦然若如是者今年風雨令子落耶答言不尒問曰何無答曰此果小時我等盡時彼使人還至王所以事具白王曰善哉我本期心令聖衆食彼使悒然辭歸本國時摩揭陁國因有大會衆人聚集問苾芻曰聖者何故今年千樹果林咸不結子答言賢首非不結實乃至我等食盡報言聖者比來此果成熟之時摩揭陁境所有人衆食皆充足只由仁等從小食盡遂令無果斯非善事答曰此之果林王不與汝國內諸人但奉僧衆由是共食斯何過焉時諸人衆聞是語已共生嫌耻沙門釋子尚不知足況我俗流苾芻白佛佛作是念由其食果有斯過失故諸苾芻不應食果若食者得越法罪如佛所言不應食果時有信心長者將小菴沒羅香果來施苾芻苾芻報曰佛不聽食諸長者言佛未出時我等諸人悉以外道而為福田廣說如上乃至慈悲受我微施諸苾芻白佛佛言至核鞕時食之無犯復有信心長者

以熟菴沒羅果来施苾芻廣說如前乃至受我微施時諸苾芻不敢受食以縁白佛佛言枝鞕已後乃至於熟悉皆應食勿起疑心

縁在室羅伐城時有苾芻身嬰患苦到醫人所報言我有如是病苦幸為處方醫人報曰宜可服酥令身潤膩我當施與瀉利之藥彼便服酥復患於渴醫来問曰聖者好不荅言賢首我更患渴醫曰持餘甘子苾芻手把醫見問曰渴得除未荅言未除醫曰聖者豈可不持餘甘子耶荅曰現在手中報言可著口中即便置口他日醫復来問渴得可未荅曰今猶未可醫曰豈不口中持餘甘子荅已在口中應可嚼之報曰世尊不許醫曰世尊大悲必應垂許苾芻白佛佛言應嚼嚼已外棄不敢咽下渴猶不除醫曰何不咽汁報言非時食者世尊不許以縁白佛佛言我今聽許有五種果若病無病時與非時食之無犯如佛所言有五種果若病無病時與非時食無犯者苾芻不知云何為五佛

言所謂餘甘子梵云菴摩洛迦此云餘甘子廣州大有與上菴沒羅全別爲聲相濫人皆惑之故爲注出是掌中觀者訶梨勒毗醯勒畢鉢梨胡椒此之五藥有病無病時與非時隨意皆食勿致疑惑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一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　　殊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第一門第二子攝頌之餘論大生長者因緣

佛在王舍城竹林園時此城中有一長者名曰善賢多有貲財受用豐足於露形外道深生信敬娶妻未久即便有娠尒時世尊於日初分執持衣鉢入王舍城次第乞食至善賢長者宅時彼長者遥見世尊遂將其婦詣世尊處請世尊曰薄伽梵我婦有娠為男為女佛言長者必當是男光隆家族諸天妙相皆具足有於我法中出家修行斷盡諸惑得阿羅漢果長者聞記即以清淨上妙餅食蔵滿佛鉢持奉世尊佛言願尒無病從舍而出去此不遠有露形外道遥見世尊便作是念我唯有此常施食家亦被沙門喬荅摩之所誘攝我今試往問彼因緣何所授記既至門所問言長者沙門喬荅摩曾來此不荅言已來何所說耶聖者我婦懷妊問其所誕彼記生男光隆家族人天妙相皆具

足有於我法中出家修行斷盡諸惑
得阿羅漢果時彼外道善明曆數即
便觀察計筭陰陽如佛所言更無有
異便作是念我若隨順讚實事者長
者於彼倍生尊敬我今宜可掩實說
虛作是念已即便反掌翻鳴其面長
者見已問言聖者反掌嗚面何所為
耶報言長者沙門所說半實半虛長
者問曰云何虛實答言生男子是實
光隆家族此亦不虛言光隆者是火
之異名此兒福子纔生之後焚燒家
族言諸天妙相皆具足有此是妄語
長者洪顏曾見生在人中天相具足
於我法中出家修行此亦是實生後
貧寒無衣乏食自然歸向沙門法中
斷盡諸惑得阿羅漢果者此亦是妄
沙門喬荅摩尚不能斷一切煩惑得
阿羅漢況餘弟子善賢長者聞斯說
已便生憂惱報言聖者我欲如何外
道言長者我是出家受持禁戒不妄
陳說虛實之事後自當知遂捨而去
善賢念曰彼腹中者可殺棄之即便
授與墮胎之藥然而此子是最後生

雖知服毒反成良藥長者遂便蹂婦
左脅胎向右邊蹂右脅時轉移左畔
寂後生人諸漏未云必無容有中間
命斷既經多月時彼女人被接腹痛
即便大叫時彼隣人聞其叫聲急来
相問何因汝婦出大叫聲長者荅曰
我婦腹痛今欲產生隣人遂歸長者
念曰我今不能害腹中物宜可將去
往空林中無人之處斷其毋命即便共
去設惡方便令彼命終還竊持来至其
本宅遂告親屬及以隣人我婦遭難
令忽身死時諸親屬咸共盡哀以五
色疊圍彼屍骸送往寒林焚燒之所
外道聞已皆大歡喜不勝踊躍遂建
幢幡入王城內遍諸坊曲街衢之所
高聲唱令作如是言汝等諸人咸須
共委沙門喬荅摩記善賢長者其婦
生男光隆家族人天妙相皆具足有
於我法中出家修行斷盡諸惑得阿
羅漢果者婦今身死屍送寒林猶如
大樹無有根栽枝葉花果事將安附
世尊法尒於一切時觀察衆生無不
聞見無不知者恒起大悲饒益一切

於擁護中寂為第一寂為雄猛無有二言依定慧住顯發三明善修三學善調三業渡四瀑流安四神足於長夜中修四攝行捨除五蓋遠離五支超越五道六根具足六度圓滿七財普施開七覺花離於八難修八正道永斷九結妙閑九定滿足十力名聞十方於諸自在寂為殊勝得法無畏降伏魔怨震大雷音作師子吼晝夜六時常以佛眼觀諸世間於善根處誰增誰減誰遭苦厄誰向惡趣誰陷欲泥誰能受化作何方便拔濟令出無聖財者令得聖財以智安膳那破無明瞙無善根者令種善根有善根者令得增長置人天路安隱無礙趣涅槃城如有頌言

假使大海潮　或失於期限　佛於所化者
濟度不過時　佛於諸有情　慈悲不捨離
思濟其苦難　如母牛隨犢

尒時世尊於經行所遂便微笑口出五色微妙光明或時下照或復上昇其光下者至無間獄并餘地獄現受炎熱普得清涼若處寒氷便獲溫暖

彼諸有情各得安樂皆作是念我與汝等為從地獄死生餘處耶尒時世尊令彼有情生信心已復現餘相彼見相已皆作是念我等不於此死而生餘處然我定由無上大聖威德力故令我身心現受安樂既生敬信能滅諸苦於人天趣受勝妙身當為法器見真諦理其上昇者至色究竟天光中演說苦空無常無我等法并說二伽他曰

汝當求出離　於佛教勤修　降伏生死軍
如象摧草舍　於此法律中　常為不放逸
能竭煩惱海　當盡苦邊際

時彼光明遍照三千大千世界還至佛所若佛世尊說過去事光從背入若說未來事光從胷入若說地獄事光從足下入若說傍生事光從足跟入若說餓鬼事光從足指入若說人事光從膝入若說力輪王事光從左手掌入若說轉輪王事光從右手掌入若說天事光從臍入若說聲聞事光從口入若說獨覺事光從眉間入若說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事光從

頂入是時光明繞佛三匝從口而入
時具壽阿難陀合掌恭敬而白佛言
世尊如來應正等覺微怡微笑非無
因緣即說伽他而請佛曰

口出種種妙光明　流滿大千非一相
周遍十方諸刹土　如日光明盡虛空
佛是衆生最勝因　能除憍慢及憂慼
無緣不啓於金口　微笑當必演希奇
安詳審諦牟尼尊　樂欲聞者能為說
如師子王震大吼　願為我等決疑心
如大海內妙山王　若無因緣不搖動
自在慈悲現微笑　為渴仰者說因緣

尒時世尊告阿難陀曰如是如是阿
難陀非無因緣如來應正等覺輒現
微笑汝今應可告諸苾芻如來今欲
往晃林處若諸具壽樂隨從者當可
持衣時阿難陀承佛教已告諸苾芻
若諸具壽樂欲從佛往晃林者當可
持衣時諸苾芻咸至佛所尒時大師
自調伏故調伏圍繞自寂靜故寂靜
圍繞解脫解脫圍繞安隱安隱圍繞
善順善順圍繞阿羅漢阿羅漢圍繞
離欲離欲圍繞端嚴端嚴圍繞如牸

檀林栴檀圍繞猶如鳥王衆鳥圍繞如師子王師子圍繞如大牛王諸牛圍繞猶如鵝王諸鵝圍繞如妙翅鳥諸鳥圍繞如婆羅門學徒圍繞猶如大醫病者圍繞如大將軍兵衆圍繞如大導師行旅圍繞如大國王諸臣圍繞如轉輪王千子圍繞猶如明月衆星圍繞猶如日輪千光圍繞如持國天王乾闥婆衆圍繞如增長天王鳩槃茶衆圍繞如廣目天王龍衆圍繞如多聞天王藥叉衆圍繞如淨妙王阿蘇羅衆圍繞猶如帝釋三十三天圍繞如大梵天王梵衆圍繞猶如大海湛然安靜猶如大雲靉靆垂布猶如象王屏息狂醉調伏諸根威儀寂靜三十二相而為莊飾八十種好以自嚴身圓光一尋明踰千日安步徐進如移寶山十力四無畏大悲三念住無邊福智普熏修無量功德皆圓滿

復有尊者阿慎若憍陳如尊者馬勝尊者婆澀波尊者大名尊者無滅尊者舍利子尊者大目連尊者迦攝波

尊者阿難陀尊者頡離伐底如是等
諸大聲聞及諸苾芻并無量億人天
大衆恭敬圍繞欲往屍林然隨佛趾
行有十八種殊勝利益一無王怖二
無賊怖三無水怖四無火怖五無敵
國怖六無師子虎狼惡獸等怖七無
閉塞怖八無津稅怖九無關防援怖
十無人怖十一無非人怖十二於時
時間得見諸天十三得聞天聲十四
見大光明十五聞授記音十六共受
妙法十七共受飲食十八身無病苦
是時人天大衆隨從世尊至屍林所
於其四面有清涼風時王舍城中有
二童子一是剎帝利種一是婆羅門種
俱出遊戲剎帝利童子素有信心婆羅
門童子則不信敬時婆羅門童子報
剎帝利童子曰仁今知不汝師如來
與善賢長者婦授記生男光隆家族
諸天妙相皆具足有於我法中出家
修行斷盡諸惑得阿羅漢果彼婦身
死送往屍林豈非世尊所言虛妄時
剎帝利童子說伽他曰
假使星月皆墮落　地山林樹上空中
海水洪波一時盡　大仙所說無虛妄

婆羅門童子曰若如是者共往寒林焚屍之處驗其虛實荅曰共行時剎帝剎童子遥見世尊說伽他曰

今已除斷諸調戲　人天大衆皆雲集
當為最勝師子吼　降伏他論理無疑
大師今往屍林中　涼風周遍吹寒野
無量衆生共瞻仰　喜觀調伏運神通

時影勝王聞如是事世尊記彼善賢之妻當生男子光隆家族諸天妙相皆具足有於我法中出家修行斷盡諸惑得羅漢果彼婦今死與至屍林如來大師及諸聲聞遠近大衆咸赴喪所復作是念非無因緣世尊輒向寒林之處必是為彼善賢妻故因斯調伏有緣衆生我今宜往共觀其事即令促整軍儀及勅太子後宮妃后并諸官從共出城闉時彼剎帝剎童子遥見影勝王說伽他曰

今觀國主出王城　并諸軍衆咸侍從
我今思付諸大衆　必定咸蒙勝饒益

時諸大衆既見世尊闡開前路世尊微笑入大衆中露形之儔各生是念今喬荅摩微笑入衆豈非此子命不終

耶告長者曰此是薄福衆生形命未
盡報言聖者今遭此禍其欲如何答
言長者我出家人奉持禁戒但知念
善後自當知時彼長者移婦屍置
於薪上以火焚燎猛焰既發身分咸
燒唯近腹邊一無傷損時彼母腹遂
便拆裂出青蓮花中有孩兒儀貌端
正儼然獨坐人所樂觀于時大衆見
是事已極生希有彼諸外道並失威
光俱降我慢尒時大師告善賢長者
曰汝可抱取火中孩子長者猶尚觀
外道面露形報曰仁今入火形命俱
失彼聞生怖不敢取兒世尊復命侍
縛迦汝可火中抱取孩子侍縛迦便
生念曰世尊不應非處非時使我爲
覺我今宜可取此孩兒以無畏心便
於火內抱出孩子是時諸天說伽他曰
佛教令彼入火中　抱取孩兒無所畏
由佛威神自在力　能令猛焰變清池
尒時世尊告侍縛迦曰汝向入火身
無傷損生瘡疱耶白言世尊我於王
宮生王宮養曾以牛頭栴檀香摩觸
身體未如今日身受清涼佛告善賢

長者汝今可取孩子將歸是時長者惡見壞心仍不起信還復廻身觀外道面邪黨諸人同時報曰長者此兒極是薄福稟性凶暴火能食一切此不燒者明知定是可惡堅鞕罪苦衆生目驗共觀更無勞說若將至舍必見灾危汝之性命定當殞殁人間愛重無過已身聞有灾殃遂不取採尒時世尊告影勝王曰王今宜可取此孩兒王遂驚忙舒手承取周廻顧眄請世尊曰此兒當與作何名字佛告大王此兒從火中得可号火生佛觀大衆隨眠意樂種機說法時彼衆中有無量万億衆生得殊勝行或得預流果一来不還或復出家即斷諸惑得阿羅漢果或得煖頂忍善根或發聲聞菩提心或發獨覺菩提心或發無上菩提心或歸依三寶或受禁戒深起信心時影勝大王即以孩子令八養母而供給之廣如餘說

時火生童子大舅先將財物貿易他方聞妹有娠心生歡喜世尊與記當必生男光隆家族廣說如上乃至得

果遂即易巳財貨更取餘物歸王舍
城聞妹巳死便作是念世尊授記生
男得果豈虛妄耶顧問隣人我妹懷
胎蒙佛授記宿懷歡喜今聞身死乖
本希望寧容世尊言非是實隣人報
日然佛大師言無虛妄但由彼聟用
外道言枉殺令死所生孩子有大威
神處炎火中身無傷損今時長養現
在王宮勇聞是語往善賢長者處相
問訊巳報言長者汝為非理荅曰我
何所作汝用外道惡見人言我妹有
娠枉殺令死所生孩子有大威神處炎
火中身無燒損今時長養現在王宮
此事既尔且不須說若將兒來我當
容恕若不尒者我當揔集所有鄉親
擯斥於汝以籌置地數汝無知於街
衢處唱汝惡響我妹無過善賢枉殺
害女人者不應共語於法官處以罪相
刑長者聞巳生大憂苦便作是念如
說苦詞必不相放便詣影勝王所礼
足白言大王具說前事乃至以罪相
刑唯願垂恩放出童子王曰我不從
汝得童子來是佛世尊親授於我汝

若須者可往問佛長者即便往詣佛
所禮雙足已白言世尊我有親屬苦
相責及廣說其語乃至以罪相問願
佛慈悲與我童子世尊念曰若此長
者不得見者便嘔熱血以取命終遂
告具壽阿難陀曰汝今可往影勝王
處并將長者汝傳我語願王無病報
言大王可還長者火生童子若彼長
者不得童子必嘔熱血以取命終是
時尊者阿難陀具傳佛教詣王白知
王言尊者為我畔睇世尊足下如佛
所教我當奉行時阿難陀願王無病
辭之而去王告長者曰我承佛教養
此童子情甚憐愛共作要期然後放
出日別三時來見我者隨意將去長
者荅曰不敢違命時王即便令著上
衣具服瓔珞載以香象送至其家人
間常事若父在者子名不彰後長者
死火生童子自知家務於三寶所深
起敬心便於其父害母之地造立僧
房受用資具無不充足施與四方一
切僧衆名曰蹊腹林是故經云佛在
王舍城住蹊腹林時善賢長者曾遣

商人他方興易彼聞長者今已身亡火生童子代知家業於三寶所敬心殊著商人多獲牛頭栴檀上妙之鉢便持一鉢盛滿珎寶遣使送與火生彼既得已置高幢上宣令普告若有諸人不用梯隥而取此鉢或是沙門婆羅門有大威力神通自在而取得者我以此鉢施與其人時諸外道晨朝起已當行澡浴見高幢已告長者曰此是何物長者即便具告其事外道答曰長者比來敬釋迦子彼當取耶言訖辭去時有衆多耆宿苾芻入城乞食見彼高幢咸問長者此是何物彼便具答苾芻報曰我豈爲鉢自顯已能與佛所言覆善彰惡是出家行捨之而去時具壽十力迦攝波從此而過亦問長者此是何物彼還具答于時尊者便作是念我從無始生死已來所有長養煩惱怨家我已變吐悉皆棄捨我今宜可受彼長者普請因緣滿其所願即便舒手如香象鼻至彼幢標取栴檀鉢持還住處苾芻見問尊者何處得此牛頭栴檀盋

勝鉢来彼便具以其事告諸苾芻荅曰尊者豈可為斯木鉢現神通耶報言具壽合與不合我已作訖今欲如何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苾芻不應於俗人前現其神力若顯現者得越法罪然鉢有四種金銀琉璃頗梨所成復有四鉢所謂鍮石赤銅白銅諸木前之四鉢若先無者不應輙受若先有者應須捨棄後之四種若先無者即不應畜若先有者應作藥盂隨時受用合守持鉢有其二種謂鐵及瓦如是應知

後於異時火生童子人天妙相悉皆出現從占波城乃至王舍於此中間有輸稅處稅官身死生藥叉中遂於夜夢告其子曰我身死後生藥叉中可於其處稅物之所為我營葺藥叉神堂於其門前懸一鈴鐸若有諸人持物過時不輸稅者鈴便震響即發令迴取直放去其子他日於諸親族說其夜夢共觀要處安置神堂外懸鈴鐸時占波城有婆羅門妻遂作是念此婆羅門隨處經紀所獲財物我

常食用端拱而坐不事生業是所不
應遂往市中買取刧貝撚成細縷於
織師處令其好織直千金錢既得一
雙疊已報其夫曰此之白疊直千金
錢可往市中賣取其價若有買者善
若無人問報曰市上無人更向餘處
酬價便即唱言市無人物即以其疊
其夫持去市中賣之言索千錢竟無
內於傘柄竹筩之中共諸商旅詣王
舍城漸至神堂藥叉稅處與諸人衆
同輸稅已既欲登途懸鈴響發稅官
聞已共相告曰鈴既發響稅物未周
宜更審觀無令脫漏更迴商旅子細
捜求遍察貲財無不稅者遂放商人
鈴還發響復更觀察詳審再三商人
恠之各生嫌恨報稅官曰汝欲刧我
方便擁留是時稅官分彼商人以為
兩處於一朋中無婆羅門者無聲放
去彼一朋去鈴還作聲復分二朋如
是去留商人皆盡唯婆羅門一人獨
住稅官執捉不許前行婆羅門曰察
我緣身有物隨取彼遍搜已無物放
行鈴更發聲復還捉住報言婆羅門

汝縱有財我不取分應為實語勿誑靈祇我欲表知神明是聖婆羅門曰言不虛者我當實報於傘柄中抽出雙疊稅官見已驚歎希奇善哉大神記不虛妄時彼稅官取其一疊開與神披婆羅門曰君等明言不取稅直令者形勢總欲奪將報言勿怖我不取物欲表大神言無虛妄暫將一疊用報神恩即還汝去彼既受已內傘箭中隨路而去漸至王舍城向大市中舒張其疊索千金錢竟無一人来共酬直便於市中唱言無市時火生童子從王宮出乘大象入市中欲歸本宅聞唱令聲問其何故唱言無市喚来我問婆羅門至問言何故云城無市婆羅門言我有雙疊價直千錢竟無一人共相酬酢報言將来試為觀察彼便呈現火生報曰一疊是新一疊曾著曾著者酬二百五十其未著者酬五百錢疊主報曰何意如此並未曾用火生曰令汝自觀驗知虛實將未用者開擲空中如蓋而住徐徐而下次擲用者即速墮地疊主

見巳心生希有報言長者仁有大智
神叡超群火生童子復更報曰其未
用者置棘剌上不入而過其曾用者
被針羂任如言有實時婆羅門更生
希有報言長者聰明智識實未曾睹
隨所酬直取鹽將歸火生報曰仁是
客行聊申供養無勞減價愍取千錢
婆羅門取巳歡喜而去是時長者將
曾用疊與家人著其未用者自充洗
衣後於異時其影勝王與諸大臣昇
高閣上火生長者洗浴之服曬在樓
隅忽被風吹墮在王處王曰此衣乃
是天所著衣從何而至大臣報曰曾
聞古王名曼陀多七日之中天雨金
寶王令衣墮不久金來王曰我聞火
生長者佛與授記有人天妙相此妙
天衣從空而墮待彼來至我當與之
火生既來王言童子世尊記汝有人天
妙相此妙天衣從空而墮爾可著之
即便舒手受取王衣得巳審觀乃是
巳物遂便微笑白言大王王曾不報
言巳觸白言既捉鄙衣宜可洗手此
非天服是臣浴衣王曰何以得知答

曰餘有一衣與家人著與此相似王可驗之王見是已極生希異報言童子汝今豈可人天妙相皆出現耶答言已出若如是者何不請我暫往舍中大王若許令便奉請王言可去備辦飲食白言大王若有人天妙相而出現者彼則自然無勞營作即宜整駕共至家庭王即就宅見彼外門驅使婦女王便住目長者白言何故住目王言我避汝婦報言是外使者非是臣婦王言希有次見內人王更住目長者復問王如前答報言此亦使者非是我婦王聞是已轉生奇異次至中門見琉璃地湛若清池於其門上置機關魚影便現內王既見已謂是水池即便脫屣火生白言王何脫屣王曰今將入水恐有霑濡火生曰此非是水是琉璃地王曰何因魚動答曰非魚是機關影王心不信便脫指環擲之于地指環震響轉向一邊王更嗟甚昇師子座時彼內人皆來拜謁未起之頃女皆泣淚王問火生曰何因內人見我流淚答曰非是啼泣

由王衣服栴檀沉水香烟所熏烟氣
損睛致使流淚時影勝王受天妙樂
殊勝難思躭欲無猒不還宮內國之
機務悉皆棄捨時諸大臣啓未生怨
太子曰國主大王入火生長者所居
之宅躭著欲樂不肯還宮唯願太子
往白其事時未生怨即至王所白言
大天何為住此不顧万機王語太子
曰汝豈不能於一日中知當國事太
子曰大天言謂唯一日耶自從出宮
以經七日王聞語已覩火生面作如
是語實已七日荅言實尒王曰若尒
如何得知晝夜之別火生白言大天
若見花開合寶珠光不光鳥有鳴不
鳴知其晝夜別王曰我仍未知荅言
有花夜開晝合自有夜合晝開有珠
夜闇晝明自有夜明晝闇有鳥夜便
發響自有晝日方鳴王聞是已深生
奇異報言童子大師世尊言無虛妄
如所記事汝悉受之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柰耶雜事卷第二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卷第三　　殊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火生長者之餘　攝頌在前

爾時未生怨入火生長者宅見好寶珠遂便竊取與其從人至本宅已報從者曰向付珠寶汝可將来從者開拳唯見空手報言不知寶珠何去王遂瞋打火生曰從者何辜輙見瞋打答曰我是小賊此是大賊我於汝舍竊得寶珠今此小人轉更行盜火生報曰非太子盜亦非此偷太子取後尋還本處白言太子我宅中財是太子物隨所須者任情將去因何竊取太子默然便作是念我父歿後當懲取之時未生怨由提婆達多惡友教故其父明王遂加逆害便自稱為灌頂大王作摩揭陁國主告火生曰汝是我弟可共分財火生念曰其父明王敎而自立豈於我所能容忍乎今此惡王欲奪我宅先與為兄念已告言大王我先有意宅及財寶悉以持奉更何所分唯願大王来我宅內我

向王宮辛當聽許王言善哉隨意所
作王便移去火生入宮宅中相好悉
移宮內如是來去經于七返好遂火
生意隨王後時未生恐作如是念我
令不能得火生寶更為餘術方便取
之告竊偷者曰汝今宜往火生舍內
偷取寶珠其人聞語便作鐵鉤昇牆
欲入內人見已遂即高聲唱言賊入
賊入火生聞已意不令去遂云汝住
其賊即便騎著牆頭不能向下火至
天曉人皆共觀問彼賊曰何故至斯
荅曰王遣我來偷火生寶眾人皆愁
此是惡人法王無辜橫加殺戮令復
令賊枉奪人財此過尤深如何可忍
王聞是已遂令使者詣火生處作如
是語宜當放捨勿加苦害是時火生
意欲放去唱言賊去遂便得脫火生
念曰尚能放父不害我者無有是處
豈為財寶自殞命耶然則我奉世尊
昔所授記於我法中出家修行斷盡
諸惑得阿羅漢果我今宜可捨俗出
家於其宅中所有財寶悉皆分給孤
獨乞人貧乏之類咸令豐足時火生

長者遂與諸親朋友知識共辭別已往詣佛所礼佛雙足退坐一面合掌恭敬白言世尊唯願許我於善說法律而為出家并受近圓成苾芻性淨修梵行奉事世尊佛既見已告言善来苾芻可修梵行聞是語已鬚髮自落如曽剪剃已經七日法衣著身瓶鉢在手威儀整肅如百歲苾芻頌曰

世尊命善来　髮除衣著體　即得諸根寂

隨佛意皆成

尒時世尊隨機教授彼便策勵方便勤修觀知五趣生死輪迴動揺不息有為諸行皆悉敗壞可猒悪法常為他損樂在暫時受苦長夜雖有天報終歸散滅深察知已便斷諸惑得阿羅漢果三明六通具八解脫得如實知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受後有心無障礙如手撼空刀割香塗愛憎不起觀金與土等無有異於諸名利無不棄捨釋梵諸天悉皆恭敬時諸苾芻咸起疑念唯佛世尊能除疑網我今共問即詣佛所白言世尊火生長者先作何業彼業之報生

大富家受用無乏復作何業與毋一
時同燒火聚復由何業生在人中受
天妙相復由何業於佛法中出家能
行斷諸煩惱證阿羅漢世尊告曰汝
等苾芻皆當善聽火生童子先所造
業還須自受廣如上說汝等應聽過
去世時九十一劫有佛出世号毗鉢
尸如来應正等覺十号具足與大苾
芻衆六萬二千人次第遊行漸至一
城名曰親慧王名有親去斯不遠有
親慧林佛及苾芻於此而住其王有
大福德國界安寧人民熾盛無諸鬪
諍爲大法王廣如上說於此城中有
一長者名曰天分大富多財受用豐
足與毗沙門王比其富盛長者念曰
我雖數數請毗鉢尸佛及諸聖衆設
美飲食然未曾爲三月安居四事供
養我今宜可請佛及僧於三月中一
切資生盡捨供給作是念已即往佛
所頂礼雙足退坐一面佛以方便爲
說法要示教利喜既說法已默然而
住是時長者即從坐起合掌向佛白
言世尊唯願慈悲哀愍受我三月中

請飲食衣服卧具醫藥佛見請已默
然為受時彼長者見佛受已礼足而
去時國王有親聞毗鉢尸如来與諸
大衆来至其國住在林中便自念曰
我雖頻頻請佛及僧就舍而食然未
三月四事供養我今欲請佛僧三月
供養即往佛所礼雙足已退坐一面
時佛為王說微妙法示教利喜默然
而住王起合掌致敬白佛我雖頻頻
請佛僧衆就舍而食然未三月四事
供養唯願世尊及諸大衆哀愍見受
三月供養四事無闕佛言大王我已
受彼天分長者三月中請王言佛若
為受天分不見許者我共籌議彼必
相許佛言彼若許者我當為受王聞
佛語礼足而去至宮中已即令使者
往命天分長者至已王言長者汝今
知不我欲先請佛僧以中供養汝次
後設事亦非遲答言大王我已最先
請佛僧訖既有此念伏願無違王言
長者雖復如此然汝是我國內之人以
理斟量我當先設自言大王雖是王
人理盡先請若王苦抑於義有違王

言長者不由情欲即得遂心然我與汝
隔日設供若食好者即隨其請長者
言尓時彼長者即於其夜備辦種種
上妙珎奇殊勝飲食既至天明於設
食處以大瓮器多貯淨水遣使往白
飲食已辦願佛知時時毗鉢尸佛於
日初分執持衣鉢僧衆隨從至天分
長者家設食之處就座而坐長者既
見佛僧坐已即便自手持諸供養奉
施佛僧如是慇懃知衆飽足嚼齒木
澡漱訖安置鉢已為聽法故取小座
席於佛前坐尓時世尊為彼長者説
微妙法示教利喜稱揚法已從座而
去時彼國王次當設供便即營辦種
種供養廣如前說乃至從座而去如
是更番設妙供養竟無優劣時彼國
王見是事已以手支頬懐憂而住時
諸大臣見王憂色白言提婆何故憂
悒荅言今我寧得不憂於我國內寄
住之客設供佛僧我不能勝故懐憂
耳大臣白言天分長者家內無樵買
而作食聚人等皆勿聽賣柴薪既
之辦食無緣王便宣令我國中人勿

賣柴草若有犯者當出我國時彼長者至設食日求柴不得便用家內栴檀香木以將炊爨復以香油塗其疊布用煑餅食由是香氣遍滿城中王怯問曰何故今日香氣氛氲異於常日從何而至諸人以事具白於王王言我今可無此事大臣諫曰王今何故作如斯事長者家中更無子息身死之後物並入官得作如斯隨情費用王今宜可還令賣薪即便許賣長者聞王許賣薪草生忿怒心出惡語曰隨我家中現有香木令王并母一處焚燒次於他日王故懷憂諸臣重問王同前荅臣曰願勿懷憂我作方便令彼設供不及大王王設供日諸臣即便於其城內除去瓦礫掃拭街衢遍灑香湯燒香普馥幢幡繒蓋處處皆懸散以名花無不充布莊嚴可愛如歡喜園次造食堂宏壯雅麗復安食座衆寶嚴儀於其座上覆以繒綵塗香末香在處塗拭上饌細軟如天甘露種種滋味超世殊著敬奉佛僧盡心供養時諸大臣共白王曰我

等隨力共作如是嚴飾城隍辦其威
饌王令宜可發起歡心王自親觀擬
生希有即命使者詣世尊處白言食
辦願佛知時佛及大衆各持衣鉢至
彼王宮詣設食處就座而坐其王遂
令灑頂大象持百支金蓋佛世尊自
餘諸爲各持一蓋以蓋苾芻國大夫
人親持寶扇爲佛搖涼自餘內人扇
苾芻衆王及大臣親持供養奉佛及
僧廣如上說時天分長者遂告家人
曰汝今可詣王設供處竊觀飲食麤
細如何使者既至觀其盛饌遂乃忘
歸第二第三使皆不返是時長者親
自往觀見彼盛設深歎希有便作是
念此諸妙供力辦可成爲及言人我
何能得作是念已便還本居告守門
人曰汝若見有乞人來至須者皆與
勿令輙入長者入室懷憂而住時天
帝釋常以天眼觀察世間見天分長
者室內懷憂察知彼心便作是念世
間福田佛爲第一 作大施主天分爲
先我今宜應共彼相助即自化作婆
羅門像至長者門告守門人曰汝今

宜往白大長者有憍尸迦種大婆羅門令在門外須欲相見門人告曰長者令我禁守其門見有乞人須者皆為勿令輙入必有須者隨意將去作勞要見長者之身彼人報曰我無所求然有要緣須見長者使者遂入白言外有憍尸迦種大婆羅門云無所求須見長者長者報曰可語彼人若有所求隨意將去何須强欲見我身耶白言大家如所教言我已報訖彼云我有要緣須見長者告門人曰若如是者可使入來門人引入時婆羅門既見長者懷憂而住問言長者何緣以手支頰似帶憂容長者聞已說伽他曰

若人能解憂　斯人可共語　如其憂不解
共語欲何為

時天帝釋問言長者有何憂事我有方便能為解除長者即便具說前事時天帝釋即復本形告言長者我令上巧妙天來相借助作是語已隱形而去時天帝釋既至天宮告巧妙天曰汝今可往贍部洲中與天分長者

共相借助咨曰善哉時巧妙天即於
明日至彼城中隨情變化莊嚴衢路
奇巧超絕種種莊飾倍勝於王食堂
坐具妙成天巧所有飲食並是天廚
令大烏王持百支傘蓋毗鉢尸佛其
餘諸烏持蓋苾芻舍之天女手執金
翮為佛招涼自餘天女扇苾芻時
彼國王遣一使者竊往觀察看長者
供養其狀如何其使往觀見其奇異
遂便忘返復遣大臣還同前往後令
太子亦復不來王怪其事即便自往
至彼門所尔時世尊遥見王已告長
者曰此是國王已見真諦汝於彼所
出麁惡言今在門外汝往求謝長者
遂出求謝於王白言大王今請暫入
自手供養王即入見上妙天廚極生
希有告長者曰仁今宜可於日日中
供佛僧衆非我所堅時彼長者既作
如是奇妙盛饌供佛僧已頂礼佛足
而發願言我今供養最上福田願此
勝因我於来世常得生在大冨貴家
珎財豊足受天妙相獲殊勝法出離
盡纏如是大師我當承事心無有猒

汝等苾芻勿生異念往時天分長者
即火生是由於彼王出麤惡語以栴
檀火母子同燒由彼業力於五百生
中與母同處被火所燒乃至今時同
燒一處由於毗鉢尸佛作上供養又
復發願由彼業力常得生在大富貴
家財寶豐盈天諸妙相自然而出於
我法中出家修行斷盡諸惑得阿羅
漢果汝等苾芻我與毗鉢尸佛神通
道力悉皆平等若於我所供養承事
生殷重心必獲勝果如是應知若純
黑業得純黑報等廣如上說時諸苾
芻聞佛所說信受奉行

第一門第三子攝頌曰

綴鉢畜資具　刀子及針筒　并衣襆有三
是大仙開許

佛在室羅伐城時有苾芻其鉢有穴
即便持去詣鍛師所報言賢者我鉢
有穴幸能為綴彼作是念諸釋迦子
皆是閑人不與價直虛相馳使我若
為作餘者續來頻頻料理廢我生務
未有竟期我今宜可且延時節報言
聖者我未有暇明當可來明日便至

報云後日或早或晚日日如是矯誑延時苾芻勞倦有知識苾芻見而問曰具壽日日常見來向此家豈可是汝門徒親識耶報言大德此家非我門徒亦非親識我有破鉢令其料理彼調誑我為此常來荅言具壽汝可不聞工師巧見難得實語然我解作若佛許者我為汝綴以緣白佛佛言若有苾芻解巧作者應在屏處而綴其鉢設有見者譏醜不生時彼苾芻既聞佛許即便往彼巧苾芻處報言大德世尊開許得自綴鉢當為我作彼言具壽豈用我指而綴於鉢須得作具方可為綴以緣白佛佛言由是我今開許僧伽畜鐵作具若有須者可借取用事了送還

緣在室羅伐城時諸苾芻欲裁三衣便以手裂衣財損壞以緣白佛佛言不應手裂可刀子裁世尊許已時有苾芻欲割裁衣往俗人處告言居士我須刀子欲割截衣荅曰將去既裁衣已送還彼人居士報曰此即相施荅言世尊不許以緣白佛佛言我許

苾芻受畜刀子見佛許已時諸六衆
便以金銀琉璃頗梨諸寶并餘雜色
種種奇珍莊飾其靶時諸俗旅見而
問曰聖者此是何物荅言世尊聽畜
刀子彼言仁等尚有欲事纏繞心耶
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苾芻不應
畜用金銀琉璃頗梨諸寶并餘雜色
種種奇珍莊飾刀靶若須刀子純用
鐵作彼便大長俗人復問此是何物
荅言此是刀子世尊聽畜彼言聖者
此是大刀不是刀子以緣白佛佛言
苾芻不畜長刀彼極小作不堪割物
佛言汝等應知有三種刀子謂大中
小大者可長六指小者四指二內名
中其狀有二一如鳥羽曲二似雞翎
不應尖直

緣在室羅伐城時諸苾芻刺三衣時
便以竹籤或用鳥翮衣遂損壞佛言
應可用針是時六衆便以金銀琉璃
頗梨諸寶而作其針俗人見問此是
何物荅曰佛許畜針彼言沙門釋子
欲事纏心以緣白佛佛言苾芻不應
以金等物而作其針然針有四種銅

鐵鍮石及以赤銅苾芻畜針隨處安置遂便生澁佛言應用針筩苾芻不解如何作筩佛言有二種針筩一是抽管二以竹筩此許用管彼二刀子恐生鐵垢著此管中亦得

緣在室羅伐城佛許苾芻作僧伽胝時諸苾芻便於地上數置其疊多被蟲食有塵垢汙以緣白佛佛言不應安地可作衣楨苾芻不解以緣白佛佛言有二種楨或木或竹布衣於上牽挽來去被竹楨衣佛言先須鑽孔次可以線繚令相著就上刺之

如佛所說有三種衣謂上中下上衣宜安上楨中下二衣即不相稱佛言應作三楨大小隨衣

第一門第四子攝頌曰

照鏡并鑒水　不應用梳刷　頂上留長髮

浴室衆姑畢

緣在室羅伐城時六衆苾芻於日初分執持衣鉢入城乞食時諸俗人於箱篋中開諸莊具六衆見已便持彼鏡照面觀形難陀鄔波難陀手相告日我甚端正俗旅見譏作如是語聖

者頭上無髮腋下毛長何處得有容儀端正彼便默然苾芻白佛佛言苾芻不應照鏡若照面者得越法罪如佛所說不應照鏡即便照水同前譏笑佛言亦復不應臨水照面苾芻觀蟲水時自見其面便生悔心佛言觀水見面此非是犯勿起疑心若為觀瘡或窺昔時老少形狀者覽鏡無咎

緣處同前六眾乞食見他俗家有莊飾具便用彼梳整理頭髮相語好不俗人見時同前譏笑彼便默然以緣白佛佛言苾芻不應梳頭若作得越法罪苾芻復更用刷還同前過佛言用得越法罪苾芻梳刷一時俱用佛言得罪同前

緣處同前時給孤獨長者側布黃金買逝多林奉佛僧已令剃髮人往入寺中為眾剃髮其人既至六眾問曰汝能剪剃留頂髮不荅曰是我工巧即令剪剃語言大作又云更除一分如是更除二三四五乃至八分報云癡人汝元不解可愍淨剃放汝歸家日暮言歸長者見問汝剃幾人髮來

報言無暇多剎鄔波難陀令作頂髻
廣說乃至日暮言歸長者聞已情起
譏嫌苾芻白佛佛言苾芻不應頂上
持髻若有持者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時具壽牛臥在憍閃毘國
住水林山出光王園內猪坎窟中後
於異時其出光王於春陽月林木皆
茂鵝鴈鴛鴦鸚鵡舍利孔雀諸鳥在
處哀鳴遍諸林苑時出光王命掌園
人曰汝今可於水林山處周遍芳園
皆可修治除衆瓦礫多安淨水置守
衛人我欲暫往園中遊戲彼人敬諾
一依王教既修營已還白王知如所
教勅我皆營訖唯願知時彼王即便
將諸內宮以為侍從往詣芳園遊戲
既疲偃臥而睡時彼內人性愛花果
於芳園裏隨處追求時牛臥苾芻鬚
髮皆長上衣破碎下裙垢惡於一樹
下跏趺而坐宮人遙見各並驚惶唱
言大王有鬼有鬼苾芻即便入坎窟
中王聞聲已即便睡覺拔劍走趁問
宮人曰鬼在何處答曰走入猪坎窟
中時王聞已行至窟所執劍而問汝

是何物荅言大王我是沙門王曰是
何沙門荅曰釋迦子問言汝得阿羅
漢果耶荅言不得汝得不還一來預
流果耶荅言不得且置斯事汝得初
定乃至四定荅並不得王聞是已轉
更瞋怒告大臣曰此是凡人犯我宮
女可將大蟻填滿窟中楚螫其身時
有舊住天神近窟邊者聞斯語已便
作是念此善沙門來依附我實無所
犯少欲自居非法惡王横加傷害我
今宜可作救濟緣即自變身為一大
猪從窟走出王見猪已告大臣曰可
將馬來并持弓箭臣即授與其猪遂
走急出花園王隨後逐時彼宮女告
苾芻曰聖者可去王極暴惡或容相
害時彼苾芻急持衣鉢疾行而去漸
至室羅伐城時彼苾芻見已告言善
來具壽久不相見從何處來荅曰從
憍閃毗來所住止得安樂不荅曰有
何安樂幾被國王斷我形命問言何
故即具說其事時諸苾芻以緣白佛
佛告一苾芻汝今可往半卧苾芻所
作如是言世尊喚汝既受佛教至半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三　榮安張 峰

卧所敬宣聖旨彼聞教已即詣佛所
如常致敬在一面立世尊告言苾芻
汝豈作如是非法惡形狀耶實尒大
德汝是癡人於彼窟所貪心戀著深
生愛樂佛告諸苾芻曰留長髮者有
如是過是故汝等不應長髮故不剃
者得越法罪如佛所教苾芻不應留
長髮者蘭若苾芻無剃髮者遂即棄
彼卧具等物来近聚落而為住止佛
知故問阿難陀曰何故蘭若苾芻棄
彼住處来近聚落而為居止阿難陀
白佛言如佛所制苾芻髮不應長佛
言我今開許蘭若苾芻頭髮極長可
齊二指居聚落人量應減此
緣處同前時有苾芻身嬰疾病行詣
醫所告言賢首我身有疾幸為處方
報言聖者應作浴室澡浴身形可得
平復報言賢首我豈同俗受欲樂耶
報言聖者唯此是藥餘不能蠲時諸
苾芻以緣白佛佛言若是醫人云須
浴室能除其病非餘藥者是故我今
聽入浴室如佛所言作浴室者苾芻
還往告醫人曰浴室除病其狀如何

醫人報曰我曾讀誦輪王醫方彼說浴室能除其病然我不識其狀云何答曰然汝大師具一切智仁可就問彼當教作苾芻白佛佛言應作浴室彼便內迮外寬作其浴室佛言不應如是浴室之法內寬外迮形如瓜瓤於中黑闇煙不能出佛言應可作牕令煙出外彼近下作煙猶不出佛言不應在下彼便高作尚少光明佛言不應太高太下應處中作烏鳩鴿便入室中佛言應作隔子牕櫺風雨來時水滯傍入可安門扇風吹開者當須置扂若難開閉作芉甲校而關閉之室無門扇佛言著扇并横扂鏁鈕於浴室中現水置地冷不堪用佛言應在室內兩邊安塼現置於上不應太高不應太下應與膝齊在地然火燒損於地佛言不應在地應以執石籍地火正炎熾苾芻入時遂便悶絕佛言火若燄猛不應即入待煙燄消隨意當入彼散著火遂便速滅佛言應聚一處不知以何物聚火佛言應用鐵杴苾芻中火悶絕之時應

以少許蔓菁子油和麨置於火中得令醒悟便有惡氣佛言應可燒香眼中淚出佛言用麨團拭淚猶未除應以餘甘子屑溲作小團用掩其淚室無板坐彼自持來被油汙損佛言應將草替足蹈地時被塵土汙佛言應可布草彼用乾草便被火燒佛言應數青者青者難求佛言應將水灑時諸苾芻以油塗身遍身皆癢用乾石介揩便皮破佛言身癢不應介揩應用浮石彼便利作招過同前佛言磨却利處然後方用彼既用了隨處棄擲因此失落佛言不應隨處棄失應以繩繫挂爲牙杙上浮石油膩數數水洗佛言不應數數水洗可置火中多人出入其室遂冷佛言入時應閉出者亦然應令苾芻防守門戶時諸苾芻於浴室內湯爲言話佛言不應湯語然洗浴時有二儀式一者法語二聖默然於此室中苾芻洗浴遂便遲遲佛言不應於此室內以水洗浴應作別室於中洗浴此還有法此是西方浴室制度以磚瓴甃成形如斂積上狹下寬中高一丈許下闊七八尺一畔開門門須扇掩灰

泥表裏勿令滲漏可於後面安一小龕龕置石像或是銅像先浴像已等向餘處餘人後入要心供養發願常用費不多獲無窮福中安地鑪深一、許壘洗浴時於此燒炭或可然柴者、令煖以適時節室內明燈通窓烟出上方浴法皆食前不同此方飢飽浴若欲洗時者洗裹入室已可在一邊踞牀而坐片時適汗以油塗身令人揩拭遂得汗痾令痺風癃癀勞衆疾皆除不須餘藥豈同湯洗去垢而已然後移向別臺遇僕其時以藥湯浴身此是帝釋浴法佛教苾芻事異未知恐覽者不悟聊因注出若無病逆當者任隨時量事然中天熱地作書亦締北方寒國在處皆有

佛言應以物砌苾芻不知以何物砌佛言應用甎砌或可布沙水便湯溢佛言作竇使水令出又澆水時澆人居下浴人在上令水汙衣佛言不應如是可令浴人在下澆人在上洗浴之時須用齒木及澡豆牛糞土屑向餘處取佛言於浴室處豫置此物勿令遠取既洗浴已身體虛羸佛言任喰小食手有油膩難率洗除若更延停洗時恐過佛言應用匙食或得熱粥亦可用匙食時須鐺蕪葉請受佛言應畜承盤盤子佛令承盤子者西方食法作浴室不知遣何人作佛言應使弟子門人共作若有施主亦可憑求洗浴之時揩摩身體更互而作佛言入時應將弟子令揩摩身

須預盤下蓋片此是聖教與此方不同盤子本擬安盤或將觀水无不欲者衆生食律云食了無問僧俗須留一大抄許以施衆生方有濟飢之益此並蓋是傳者之謬矣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三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四　際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第二門第四子攝頌之餘

尒時佛在廣嚴城於此城中有栗姑毗子名曰善賢性無諂誑質直為行每於日日敬礼世尊後於異時欲詣佛所實力子苾芻與友地苾芻於世世中常為怨對時友地二苾芻人間遊歷至廣嚴城忽於路次逢見善賢問言善賢汝向何處報言聖者欲往礼佛彼二報曰至世尊所語為奉獻汝今頗有勝妙語言奉世尊不答曰我無報言善賢汝至佛所作如是語苾芻實力子無有羞恥所行非法身與我妻共行婬欲作不淨行犯波羅市迦世尊聞已必大歡喜善賢聞已往世尊所礼佛足已在一面立白言世尊實力子苾芻無有羞恥所行非法身為我妻共行婬欲作不淨行犯波羅市迦作是語已辭佛而去佛告諸苾芻彼栗姑毗子妄為謗毀應可為作覆鉢羯磨若更有餘如此流類

亦應同與敷座席鳴揵稚先言告已次衆皆集令一苾芻作單白羯磨

大德僧伽聽彼栗姑毗子善賢以無根波羅市迦法謗實力子清淨苾芻若僧伽時至聽者僧伽應許僧伽今爲善賢作覆鉢羯磨白如是

若僧伽爲作覆鉢羯磨已苾芻皆不往其家設往不應就座不受飲食不爲說法佛告阿難陀汝今可往善賢住處報言僧伽爲汝已作覆鉢羯磨時阿難陀敬受佛教詣善賢所于時善賢有緣出外阿難陀問其婦曰善賢何在答言聖者有緣須出問曰因何事故須見善賢答言應知僧伽已爲汝家作覆鉢羯磨問言大德云何名爲覆鉢羯磨答曰若有人家僧伽爲作覆鉢羯磨者諸苾芻衆不往其家設往不應就座不受飲食不爲說法女人言大德准此即是聖衆爲我墮籌立制作不往還事我有何過爲作覆鉢答言汝夫善賢曾詣佛所作如是言苾芻實力子無有羞恥所行非法身爲我妻共行婬欲作不淨行犯

波羅市迦其婦聞已即便入室尊者
出云于時善賢事了還家妻曰君今
知不聖衆為君作覆鉢羯磨答曰善哉
覆鉢擬好覆鉢妻曰君頗解此覆鉢
義不答言不解妻曰若被聖衆為作
覆鉢者諸苾芻衆不往其家設往不
應就座不受飲食不為說法君頗曾
見實力子苾芻與我獨在屏處行非
法耶答言不見尒今宜往礼謝大師
若大慈尊見恕者善如不容捨勿入
宅中善賢聞已心生惡怖尋詣佛所
礼佛足已合掌叩地白言世尊我有
常願旦澡漱已行礼大師我於中路
見友地二苾芻彼問我言汝向何處
我便報曰欲往佛所覲為礼敬彼言
汝往佛所頗有善語奉獻佛不我答
言無彼教我言至佛所已當作是言
世尊實力子苾芻無有羞恥所行非
法身與我妻共行婬欲作不淨行犯
波羅市迦彼二所教為傳其語我有
何過尒時世尊告諸苾芻善賢婆叟
元非自心應與善賢作仰鉢羯磨更
有餘類如是應作敷座席鳴揵稚言

白已周大衆皆集令彼善賢於上座
前蹲踞合掌作如是言大德僧伽聽
我善賢由惡知識所誑惑故以不實
法謗實力子由是因緣僧伽為我作
覆鉢羯磨我今從衆乞作仰鉢唯
願大德僧伽為我仰鉢慈愍故如是
三說即遣善賢向見處不聞處合掌
而立令一苾芻作單白羯磨
大德僧伽聽彼栗姑毘子善賢由惡
知識所誑惑故以不實法謗具壽實
力子僧伽為彼作覆鉢彼善賢今
從僧伽乞作仰鉢若僧伽時至聽者
僧伽應許僧伽今為善賢作仰鉢羯
磨白如是
若僧伽為作仰鉢羯磨已時諸苾芻
應往其舍就座而坐受其飲食并為
說法
第一門第五子攝頌曰
生支面如來說　不為歌舞樂　許作歌詠聲
用鉢有四種
緣在室羅伐城時有苾芻意修安定
跏趺而坐生支遂起復於異時次行
乞食食事既了收衣鉢洗足已共一

樹下端居靜思作意現前生支復起既被欲惱倍發瞋心即出其根安在石上更以石打遂便損壞生大苦惱不能堪忍作如是念我遭大苦痛逼燒心世尊大慈寧不垂愍尒時遍覺還監憂懷尋至彼邊問言苾芻汝作何事即便具白佛言汝豈不聞我教苾芻染欲生時作不淨觀屏息婬情何故汝今愚癡之人應合打此斷更打餘苾芻聞已慙恥而默佛因此事告諸苾芻豈我先時不為汝說若染欲心起時應修不淨觀若瞋恚心起時應修慈悲觀若愚癡心起應修十二因緣觀若應修不修應打不打而更打餘若得越法罪

於此城中有一長者娶妻未久誕生一息顏貌端正人所樂觀養育隨情漸至成立於佛法律而為出家遇有他緣辭遊多林人間遊歷未久之頃面上生癰就不善醫師以為救療被以針刺其口便喎遊歷事周還歸給苑故時知友皆不存承不為安慰問言大德豈不識我耶報言具壽我忘

相識汝是何人彼便具報往日之事
我名某甲主人悴曰汝昔面首端正
以何緣故今見醜衰即便具荅悲噎
以緣白佛佛言凡人護面如護明鏡
不應輙使無識醫人而行針刺若使
作者得越法罪如佛所言不令無識
醫人爲殺療者時有苾芻頭面熱悶
欲於額上刺去熱血無上醫可求佛
言若無上醫可使中醫刺去其血於
此城中有二朋黨一是與易人二是
婆羅門其與易人於歌舞事勝婆羅
門其婆羅門於鬪戰事勝與易者後
於異時婆羅門朋共相謂曰彼與易
人歌舞勝我我以鬪戰常勝彼朋作
何方便我以歌舞亦勝於彼有人議
曰若欲勝者我等宜應習歌舞事復
有議曰此成好事令我於誰學其歌
舞復有議曰聖者六衆善閑音樂至
於歌舞尤勝餘人我等可就親受其
業然彼多貪性愛財貨有所須者我
等供給作此議已即便共往六衆之
處敬礼足已請言大德願降慈悲教
我歌舞六衆報曰若有餘畧之直相

供給者我當教汝彼聞其告常奉餅
直遂教歌舞既善學已於聚會時便
以戰法勝興易人復作歌舞亦還得
勝彼便告曰昔來我等歌舞勝君
於我等鬪戰爲勝如何今日兩事俱
强此有何故答曰我於歌舞用功習
學問曰誰復相教答曰聖者六衆慈
悲教我諸婆羅門聞是說已共生嫌
賤沙門釋子作掉舉法歌舞戲具教
諸俗人苾芻以緣白佛佛言因作歌
舞有如是過苾芻不應習學歌舞作
者得越法罪世尊不許習歌舞事時
婆羅門忘其歌舞詣六衆處求重溫
習時彼報言世尊制戒不許歌舞婆
羅門曰若如是者可去屛除六衆報
曰我爲屛除即便詣彼攝除所有歌
舞之具後時集會婆羅門歌舞之事
不如彼朋諸婆羅門咸生譏毀沙門
釋子深相損辱令我不如苾芻以緣
白佛佛言苾芻不應攝除他人歌舞
之具若攝除者得越法罪時婆羅門
復詣六衆報言教我戲樂六衆不許
報言聖者若不能教但願暫去於彼

現身我當得勝六衆即去既往現身彼與易人見便羞恥不能作樂便生譏議沙門釋子於歌舞處來現其身佛言苾芻不應往彼歌舞之處故現其身若苾芻身作歌舞及以謳詠或復教人或自敎擺或復現身皆越法罪

下是尊者善和因緣

尒時憍閃毗有一長者名曰大善稟性柔和其婦懷妊尊者舍利子知彼腹胎終將受化獲勝上果因至其宅時彼長者素有信心求受歸戒從是已後數至其宅曾於一時尊者獨行更無侍從至長者處問曰大德何因獨無侍從答言賢首豈當令我於草菴內得侍者乎於仁等處方可獲得將為侍者答言聖者若如是者我婦妊娠若生男子當與大德以為侍從報言賢首願兒無病便捨而去其長者婦經八九月誕一男兒形貌羸瘦其聲和雅滿三七日已召集宗親為設歡會其父抱子從衆乞字衆人議曰此兒形貌羸瘦音聲和雅復是長者大善之息應與此子名曰善和復

漸長大以至盈年時尊者舍利子於
小食時著衣持鉢入憍閃毗城次第
乞食至大善家長者見已遂喚善來
合掌礼足便取其鉢盛滿上饌衆
飲食持以奉上善和童子觀聖者面
尊者現相令長者憶長者即便告其
子曰汝在母腹未誕之辰我已將汝
施與尊者而為弟子汝今宜可隨籍
者去童子乃是家後生人易為誨訟
即隨尊者至其住處尊者便與出家
後受圓具如法開解遂即策勤善行
無倦斷諸煩惱得阿羅漢果是時善
和苾芻作吟諷聲讚誦經法其音清
亮上徹梵天時有無數衆生聞其聲
者悉皆種植解脫分善根乃至傍生
稟識之類聞彼聲者無不攝耳聽其
妙音尒時世尊因大衆集普告之曰
汝等苾芻於我法中所有聲聞弟子
音聲美妙善和苾芻家為第一由其
演暢音韻和雅能令聞者發歡喜心
未離欲苾芻咸勝已棄於日日中聽
其讚誦後於異時憍薩羅勝光大王
乘白蓮花象與諸從者於後夜時有

事出城須詣餘處善和苾芻於逝多林內高聲誦經于時象王聞音愛樂屬耳而聽不肯前行御者即便捺鉤振足象終不動王告御者曰可令象行答言大王盡力驅前不肯移足未知此象意欲何之王曰放隨意去彼即縱鉤便之給孤於寺門外攝耳聽聲善和苾芻誦經既了便說四頌而發願言

天阿蘇羅藥叉等　來聽法者應至心
擁護佛法使長存　各各勤行世尊教
諸有聽徒來至此　或在地上或居空
常於人世起慈心　晝夜自身依法住
願諸世界常安隱　無邊福智益群生
所有罪業並銷除　遠離衆苦歸圓寂
恒用戒香塗瑩體　常持定服以資身
菩提妙花遍莊嚴　隨所住處常安樂

時彼象王聞斯頌已知其經畢即便攝耳舉足而行徐彼驅馳隨鉤而去王問御者曰何故此象令隨意行御人答曰不知寺內是何聖者美妙音聲諷誦經典象聞是聲遂不肯行王曰若知是者宜可迴象就詣彼邊。我

願親將上衣奉施可於明日當詣彼城御者即便奉命迴爲未至舊居時勝鬘夫人遂遣請問所由王以上緣具答其事報言夫人可與上疊我欲親往奉彼經師勝鬘夫人便作是念豈非聖者善和以美妙音聲諷誦經典然彼尊者容儀醜陋令我大王性愛瓌偉如其見者不滿王心若起慢情悔前敬重可設方便勿令親往白言大王可往彼城我當持疊奉施尊者答言夫人任將餘疊豈由此物憍薩羅城遂便貧乏夫人默尓乃持上妙疊詣逝多林時具壽阿難陀於寺門前經行遊履王既見已即便下爲礼尊者足問言大德是何尊者今日晨朝諷誦經法答言大王何故須問大德我欲持衣躬親奉施尊者答曰具壽善和音聲美妙諷誦經法雅韻超羣然其容儀非常醜陋今者大王性愛妍雅若其見者當生鄙賤起不敬心可設方便勿令親往白言大王衣可與我我爲奉施王告言大德世尊讃歎自手持施最爲第一是

故我今欲自持與時具壽善和在晝日遊處於一樹下跏趺而坐時阿難陀引王至彼白言大王樹下坐人即妙聲尊者王進近揖見其貌醜便生輕鄙息敬信心迴首但看攝衣而去善和見王如是即說頌曰

若以色見我　以音聲求我　愛染亂彼心
不能當見我　若人但知內　而不見於外
於內而求果　此為聲所迷　若人但知外
而不見於內　於外而求果　此亦聲所迷
若人不知內　亦復不見外　凡夫皆被障
此亦聲所迷　若人善知內　復善見於外
智者當出離　此不為聲迷

時諸苾芻咸皆有疑請世尊曰以何因緣善和苾芻其形醜陋言音和雅於佛法中出家修行斷盡諸漏得阿羅漢果世尊告曰善和苾芻曾所作業還須自受廣說乃至頌曰

假令經百劫　所作業不亡　因緣會遇時
果報還自受

尒時世尊告諸苾芻汝等應聽乃往古昔此賢劫中人壽四萬歲時有拘留孫佛出現世間十号具足時彼世

尊所有佛事悉皆圓滿入無餘依妙涅槃於時彼國主名曰無憂供養世尊遺身舍利造窣堵波周圍一踰繕那高半踰繕那令人守當漸次修造其人信心意樂賢善懃懃營作不生勞倦時有作人見窣堵波其量高大遂生嫌慢作如是語告同伴曰王令造此大窣堵波多費人功何日成就守人報曰汝不能作隨意當去因何輒出嫌慢之言彼默無對其守當人欲驅令出彼便致謝還從舊作塔積未了復生嫌慢守人與杖驅之令出更還懺謝還復本功乃至塔成觀者忘倦百千衆生悉皆歡喜嫌者見已便自悔恨我於往時所為不善見塔高大作輕慢言我今宜可辦其供養即以此衆所得庸直造妙金鈴懸在塔上汝等應知彼傭力人即善和是由於塔處生嫌慢心令獲人身其形醜陋由奉金鈴言音和雅能令聽者無不歡悅

時諸苾芻猶有疑念重白佛言大德善和苾芻先作何業由彼業力諷誦

經法聲徹梵天世尊告曰汝等苾芻
應聽其事於往昔時人壽二万歲有
迦攝波佛出現世間十号具足在婆
羅痆斯國仙人墮處施鹿林中城林
中間有香果樹能鳴之鳥託此而居
時迦攝波佛執持衣鉢於小食時入
城乞食在樹邊過是時彼鳥見佛世
尊容儀端正儼若金山遂即嚶嚶出
妙音響繞佛三匝還隱林中如是日
日見佛行過繞佛哀鳴還向林間歡
喜而住忽於他日被鷹所搏命終之
後生大婆羅門家從是以來更不託
生下惡之類乃至今日所生之處感
得好聲響徹梵天令人愛樂汝等苾
芻如是應知彼能鳴鳥即是善和時
諸苾芻更復有疑請世尊曰大德善
和苾芻曾作何業由彼業力於佛弟
子音聲美妙最為第一世尊告曰善
和苾芻由發願力感得斯報作何發
願於迦攝波佛時善和出家其本師
主於迦攝波佛諸弟子中唱導諷誦
稱為第一然其善和始自出家終至
年邁雖修梵行無所證獲臨命終時

作如是願我於迦攝波佛聖教之中出家修行竟無所獲願我以此勝因於迦攝波佛所授記者於未來世人壽百歲有佛出現号釋迦牟尼應正等覺我於彼教而得出家斷除煩惑得阿羅漢果如我親教師於佛法中讃誦弟子說為第一我亦如是於彼出家唱導人中稱為第一由彼願力於我法中出家修行於弟子中唱導之師說為第一汝等苾芻應知往業若純黑者得純黑報若純白者得純白報若雜業者得雜業報汝等應可棄純黑雜業修純白業如餘廣說

緣處同前時諸苾芻誦經之時不閑聲韻隨句而說猶如瀉棗量之異器彼諸外道諷誦經典作吟詠聲給孤獨長者日日常往礼觀世尊於其路側聞諸外道誦經之聲作如是念此諸外道於惡法律而為出家諷誦經典作吟詠聲音詞可愛我諸聖者不閑聲韻逐句隨文猶如瀉棗量之異器此是我事當白大師既至佛所礼雙足已退坐一面白言世尊彼諸外

道於惡法律而爲出家諷誦經典作
吟詠聲音詞可愛我諸聖者不聞聲
韻逐句隨文猶如瀉棗置之異器若
佛世尊慈悲許者聽諸聖衆作吟詠
聲而誦經典世尊意許默然無說長
者見佛默然許已礼佛而去佛告諸
苾芻從今已往我聽汝等作吟詠聲
而誦經法佛聽許已諸苾芻衆作吟
詠聲而誦經法及以讀經請教白事
亦皆如是給孤長者因入寺中見合
寺僧音聲喧靜白言聖者今此伽藍
先爲法字今日變作乾闥婆城時諸
苾芻以緣白佛佛言苾芻不應作吟
詠聲誦諸經法及以讀經請教白事
皆不應作然有二事作吟詠聲一謂
讃大師德二謂誦三啓經餘皆不合
佛許二事作吟詠聲讃佛德誦三啓
有一少年苾芻作二事時不解吟詠
但如直說如瀉棗聲諸苾芻白佛佛許
二事作吟詠聲如何不作荅曰我先
不解苾芻白佛佛言應學佛遣學時
苾芻隨在房中廊下門屋堂殿悉皆
學習吟詠之聲長者入見同上譏嫌

白言聖者乾闥婆城未能捨棄復拄
白佛佛言應在屏處學吟詠聲勿居
顯處違者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有一苾芻於鉢袋中立鉢
出鉢苾芻告曰具壽勿棄擲鉢答言
何過報曰隨地損壞豈非過耶彼便
默然以緣白佛佛言苾芻不應立取
其鉢若內袋中若洗若曝皆不應立
違者得越法罪

第一門第六子攝頌曰

踏衣并諸僧　稱及於坐具　有緣離三衣
六種心念法

佛在江猪山恐畏之處施鹿林中菩
提王子請佛及僧於妙花樓盛設供
養於此樓上處處皆敷朝霞上疊于
時世尊既至彼已見其衣覆不以足
蹋時諸苾芻亦不敢蹋菩提王子白
言世尊唯願世尊慈悲蹋過佛不為
履王子見已即攝敷衣佛方前進外
道聞已作如是語沙門喬答摩未堪
供養王子數疊不敢履之佛知是已
告諸苾芻若有信心婆羅門長者居
士於道路處敷上妙衣請苾芻曰願

悋慈悲爲護路者欲伏外道我慢心故作諸行無常想而爲履路勿生疑慮緣處同前時有苾芻手擎鉢去在路脚跌鉢墮遂破因斯闕事以緣白佛佛言苾芻不應手擎其鉢便以衣角裹鉢而去廢闕同前佛言應作鉢袋盛若苾芻手擕袋過如上佛言不應手持而去應可作襻掛髆持行若異此者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時有苾芻以商旅爲伴人間遊行於行伴中有婆羅門忽染時患詣醫人所我有如是病仁爲處方答言此病可服訶梨勒必當得差報言我路無處可求醫曰沙門釋子善閑諸藥從彼求覓必當見惠時彼即便詣苾芻所問言聖者有訶梨勒不答言我有問此何爲報言我身有病醫遣服之有時見惠苾芻對彼開鉢袋中覓訶梨勒先出鉢刀次抽皮片并諸雜藥淨穢交雜時婆羅門見其雜惡報言聖者仁等苾芻能作如是不淸潔事我寧身死不服斯藥苾芻以緣白佛佛言苾芻應畜三種袋一

者鉢袋 二者藥袋 三者雜物袋時諸苾
芻齊安三襻置之腋下即便傍出衣
下外現不信俗人見已譏笑報言聖
者豈可腋下挾鼓而行苾芻以緣白
佛佛言三種不應齊著應次第安長
短相稱使安細襻令身有損佛言應
須闊作於內安氈以線絡之勿令卷
縮若異此者得越法罪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四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五　殊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第一門第六子攝頌之餘

緣在室羅伐城時有苾芻多得氈褥便作是念如世尊說應持割截衣即持褥并刀向一樹下欲爲割截世尊因至其所問曰汝何所作即白佛言如世尊說苾芻應著割截三衣我旣多有氈褥今欲裁割將作三衣介時世尊讚歎持戒毀破戒者告諸苾芻有五種物不應割截一切被帔及長毛緂短毛緂并諸氈褥破碎之物若割截者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有客苾芻緣須暫出不持坐具來入寺中日將欲暮其知事人告言具壽可取臥具彼便答曰我無坐具以何替褥若如是者可取單牀遂取其牀時屬寒夜徹明被凍因斯病發苾芻以緣白佛佛言苾芻不應無坐具輙出外行違者得越法罪如佛所言苾芻不應無尼師但那而出者時諸苾芻欲暫往同城村坊之所或詣餘寺或出經行當日擬來亦持

坐具又諸苾芻老病身羸去時無力能持敷具疲苦勞心作如是語告諸苾芻我有緣出即擬還來不將敷具大師不許事欲如何苾芻以緣白佛佛言苾芻若向晝日遊處或暫向餘寺或寺內經行若詣隨近村坊即擬還者此皆不須將尼師但那去又復苾芻有緣暫出尋擬還來不將坐具既至彼已遇有他緣遂便日暮以無坐具侵夜方歸遂被蟲狼及盜賊等之所傷害苾芻以緣白佛佛言若其本意即擬還來遇有他緣不及歸者當於彼宿不應夜行可敎同梵行者借替充事若得者善如其無者取七條衣疊為四重將替席褥少睡多覺以至天明又有苾芻從他借物以襯臥具有不淨汙便將此服還彼苾芻彼不肯取苾芻以緣白佛佛言淨洗方還苾芻洗還彼仍不受白佛佛言准價應還或作謝言勿令嫌恨應知文言坐具者即是量長於身充擬將為襯臥之具不令敷地札拜敷地札拜疎非本儀

如佛所言苾芻不應離三衣而去者時諸苾芻欲暫往同城村坊之所或詣餘

寺內或出經行當日擬至皆持三衣又諸苾芻老病羸瘦去時無力能持三衣因苦勞心作如是語有緣暫出即擬還來不將三衣大師不許苾芻以緣白佛佛言苾芻若向晝日遊處或蹔向餘寺或寺內經行或詣隨近村坊即擬還者任不將去復有苾芻蹔出擬還不持衣去至彼日暮恐離衣宿即便夜歸被蟲賊所害苾芻以緣白佛佛言若其本意即擬還來有緣不及歸者當於彼宿不應夜行可於同梵行邊借餘三衣守持充事苾芻不解去何當持佛言先守持衣應心念捨後守持新然諸苾芻應知有六心念之法一者長淨二者隨意三者持衣四者捨三衣五者分別長衣六者捨別請苾芻得衣無暇割截浣染佛言若縫刺浣染緣未具者直爾白疊及生絹布計財量足持作三衣乃至俗人衣物從彼借用守持無犯勿致疑惑有諸苾芻不將尼師但那向餘處宿謂犯離衣苾芻以緣白佛佛言我制苾芻不應輒離三衣而宿非尼

師但鄔然諸苾芻不應故心而不持
去忘念者無犯

第一門第七子攝頌曰

水羅有五種　器共一處食　露形噉飲食
洗浴事應知

緣在室羅伐城于時南方有二苾芻欲
往室羅伐城礼世尊足俱無水羅於
其中路無水可得熱渴逼身到一池
所一人報言具壽可疾觀水欲飲除
渴即便鑒察見水有蟲如是再三隨
處皆有二人議曰水既有蟲飲便害
命今遭渴逼事欲如何時小苾芻即
說頌曰

百千俱胝劫　世尊難可遇　我今宜飲水
奠礼大師足

時大苾芻亦說頌曰

如來大悲愍含識　三有愛染皆除弃
於此教中受禁戒　我寧捨命不傷生

尒時小者不能忍渴即飲蟲水隨路
而去大者護蟲要心不飲即自策勵
詣一樹陰端身而坐乃至氣力未衰
以来計心善事及其力盡遂致命終
由此福力得生三十三天勝妙之處

凡生天者若男若女即起三念我於
何處死今於何處生由作何業便憶
前身於人趣死今生三十三天由於
佛教極生尊重時彼天子便作是念
我若不往礼世尊者是不恭敬是所
非宜于時天子作是念已即莊嚴身
著天瓔珞光明殊勝便以衣襟盛諸
妙花嗢鉢羅花鉢頭摩花拘物頭花
分陁利迦華曼陁羅花過初夜分來
詣佛所便希天花中供養已礼佛雙
足在一面坐聽受妙法彼天光明甚
大赫弈周遍照耀逝多園林尒時世
尊隨彼天子意樂根性為其說法令
彼得悟四聖諦理是時天子以金剛
智杵破二十種薩迦耶見山得預流
果既見諦已三白佛言大德由佛世
尊令我證得解脫之果此非父母人
王天衆沙門婆羅門親友眷屬之所
能作我遇世尊善知識故於地獄傍
生餓鬼趣中拔濟令出安置人天勝
妙之處當盡生死而得涅槃超越骨
山乾竭血海無始積集薩迦耶見以
金剛智杵而摧碎之得預流果我今

歸依佛法僧寶受五學處始從今日
乃至命終不煞生乃至不飲酒唯願
世尊證知我是鄔波索迦即於佛前
合掌恭敬而說頌曰

我由佛力故　永閉三惡道　得生勝妙天
長歸涅槃界　我依世尊故　今得清淨眼
證見真諦理　當盡苦海際　佛超於人天
離生老死患　有海中難遇　我逢今得果
我以莊嚴身　淨心礼佛足　右繞除怨者
今往趣天宮

時彼天子既稱所願猶如商主多獲
財利亦如農夫廣収田實如勇健者
降伏彼怨如重病人除去衆疾時彼
天子辭佛而去便往天宮時小苾芻
漸次行至室羅伐城入逝多林置衣
鉢洗足已詣世尊所礼佛雙足在一
面住世尊常法若見客苾芻來即便
安慰問言善來苾芻從何處來今夏
安居在何城國介時世尊問彼苾芻
曰汝從何處來白言世尊我從南方
來又問今夏何處安居荅言亦在南
方佛言汝尋遠路曾有伴不白言有
佛言彼何處去即具說其事介時世

尊說伽他曰

若輕慢我我　亦何勞見我　假令見我者
非見非供養　彼苾芻見我　由能持淨戒
汝無智愚人　不能真見我

尒時世尊便開上衣露胷令見復說伽他曰

汝可觀我身　父母所生體　譬如真金色
由先業力故　若不敬法身　彼不見諸佛
若了法身者　得見大牟尼　第一我法身
第二是色體　智者能知見　當善護尸羅
迦攝波佛時　苾芻犯學處　由損伊羅葉
現墮於龍中

尒時世尊便作是念由諸苾芻不持水羅有如是過告諸苾芻應畜水羅如世尊說令畜水羅者苾芻不知羅有幾種佛言羅有五種一者方羅（是常用濾絹三尺或二尺或一尺僧家畱者或以兩幅隨時大小其作羅者皆絹細密蟲不過者方得若是疎薄元不堪用有人用惡絹及疎紗紵布之濫本无護盡意也）二者法瓶（陰陽瓶是）三者君持（以絹繫口細繩繫項則沉放水中壜口出半若全沉口水不入待滿引出仍須審蟲非直君持但是縮口瓶無問大小以絹纏口將細繩急繫隨時取水斯是省事要不須放法器深為要也）

四酌水羅 斯之樣式東夏元無述如餘處即小圓羅子雖意況大同然非本式

五衣角羅 取密絹方一搩許或繫瓶口汲水充用或置梲口濾爲時須非是袈裟角也此寄而且藏寧甚濾用但爲迷方日久雜當指南然此等諸羅皆是西方見用大師悲愍爲濟含生食肉尚斷大應殺生豈當廢佛假令要出寺外即可持羅并將細繩及放生器若不持者非直見報佛殺亦何以發劍門後行者思之特宜存殺無自他益

緣在室羅伐城有二苾芻先有嫌隙共爲伴侶人間遊行一有水羅一無水羅其有羅者濾水而飲其無羅者便告彼言具壽可借我羅彼便不與事有廢闕苾芻以緣白佛佛言有嫌隙者不應爲伴人間遊行設遇斯緣應相愧謝方可同行

緣在室羅伐城有二苾芻人間遊行一有水羅一無水羅無者問彼具壽有水羅不彼荅言有更不問言相借用不彼有羅者濾水而飲其無羅者從彼借用彼便不與因此生嫌苦言洪問有無不言借用令去借羅不敢之甚故我不與彼便闕事苾芻以緣白佛佛言若諸苾芻凡欲行時自無水羅應問同伴汝有羅不若言有者

應更問言共我用不若言共用即可
同行去不與者即不應去緣在室羅
伐城有二苾芻人間遊行一有水羅
一無水羅無者問言汝有羅不答言
我有與我用不答曰共用遂即同行
於其路中還逢商旅彼有羅者緣須
覆歸無者告曰汝先許羅今可相與
報言許共濾水不擬全留住者無羅
遂便鬪諍苾芻以緣白佛佛言苾芻
無羅問彼有者汝有羅不若言我有
應可覆問汝若迴還與我羅不若言
與者善若不與者即不應行
具壽鄔波離請世尊曰大德若無水
羅得向餘村及餘寺不佛言不合若
知彼處有羅可求事無闕者無犯大
德二人一羅得遊行不若事無闕者
得大德若多人一羅及以僧衆得遊
行不無闕者得大德若無水羅於河
岸邊得行去不鄔波離若水流急無
別河入者五里一觀若有別水入者
隨用隨觀若河不急流亦隨處觀察
大德隨觀水時齊幾應用佛言圓齊
一尋大德若水不觀不濾頗得用不

佛言不得用便獲罪大德若水濾訖
不觀得用不佛言不得大德若水不
濾觀得用不佛言觀察無蟲隨意當
用大德若水濾觀便得用不佛言無
蟲任用佛告鄔波離有五種淨水一
者僧伽淨二者別人淨三者濾羅淨
四者涌泉淨五者井水淨此中僧伽
淨者謂是大衆差一苾芻令觀濾水
彼便如法觀察若餘苾芻来以衆淨
故飲用無犯別人淨者知彼苾芻戒
見儀命皆清淨者彼所有水用之無
犯濾羅淨若每用此羅曾無蟲過不
觀無犯涌泉淨者初出無蟲者是井
水淨者旦取水觀清淨無蟲至明相
出来皆隨意用苾芻觀水目察多時
遂令眼光觀物昏乱佛言不應久觀
應如六牛竹車迴頃又齊心淨已來
觀察無犯

緣在室羅伐城時有淨信居士婆羅
門等以諸食器奉施苾芻時諸苾芻
皆不為受彼皆白言聖者若佛世尊
未出於世我以外道為勝福田佛出
世間我以仁等為上所有奉施仁不

為愛豈令我等不持資糧而往後世
苾芻以緣白佛佛言為大衆故器物
應受佛言為衆受器物者苾芻受已
置於庫中每至食時用鉢而食時彼
施主見而問曰我將器物以奉聖者
因何不見答言賢首置在庫中報言
聖者豈我家內無庫藏耶本意施時
冀令受用欲令我等獲受用福仁等
得已置在庫中遂令我等但獲施福
無受用福苾芻以緣白佛佛言他所
施物應為受用依佛教已即便受用
後於異時有別施主心愛廣博以大
銅盤施有老苾芻分得此盤躬自摩
拭遂生勞苦佛言應差一淨器人監
知洗拭苾芻即便不為簡擇差知器
人致令損壞佛言不具五法者未差
不應差已差不令作云何為五謂是
有愛有恚有怖有癡行與未行不能
記憶若具五法未差應差已差令作
云何為五謂是無愛無恚無怖無癡
行與未行善能記憶如是應差敷座
席鳴揵稚言白復周衆皆同集應先
問言汝某甲能與僧伽行解器不自

知能者答言我能次一苾芻作白羯磨大德僧伽聽此苾芻某甲樂與僧伽行其器物若僧伽時至聽者僧伽應許僧伽今差苾芻某甲作行器物人當為僧伽行其器物白如是羯磨准白

應作

時諸苾芻受得器物既食噉已持不淨器付行器人佛言不淨之器應與弟子門人令其洗拭時有苾芻更無弟子便自洗拭佛言此人以器付行器人任其洗拭若弟子門人不解洗者與亦應可付行器人

緣在室羅伐城是時六衆於一鉢中六人共食同時內手舉手之時鉢便隨上共相謂曰觀此黑鉢能現神通六皆斂手鉢便墮破一時大笑苾芻見已報言具壽共作如是醜惡之事應合羞恥翻為大笑答曰我作何事為當飲酒為噉葱蒜苾芻報曰此事不久亦當見作六衆曰我雖鉢破豈陶師亦亡泥土皆盡我當更作有何過耶時諸苾芻恥而無對以緣白佛佛便念曰由諸苾芻一處噉食有如

是過作是事者得越法罪如世尊說苾芻不應同一器食時諸苾芻隨商旅行于時商人在一處食苾芻亦食然少器物不敢同處待竟方食致延時節不及伴徒在後而行便被賊奪苾芻以緣白佛佛言若在道路無器可求雖復多人一器應食一舉手時次一應下不得同時上下佛許同食有諸求寂不敢共苾芻同食生過如上佛言苾芻應先受取以手執器共一處食共淨人行事同求寂佛言把餅作團擲與而食時有苾芻至生緣處諸親命曰久別索居今得聚會可來同處一盤而食答言汝是俗人我出家者共盤而食是所不應彼遂懷憂泣淚而住苾芻以緣白佛佛言知彼慇懃嘆同食者當於屏處勿招譏議先受其食以手執盤同食無過

緣在室羅伐城六衆苾芻但著一裠而食俗人見已共相謂曰食者何人一人答曰此是沙門釋子彼皆嬰耻作如是語彼之教主極懷慚耻因何弟子作此無慚苾芻以緣白佛佛作

是念一褁而食有如是過苾芻不得一褁而食作者得越法罪

佛言不應一褁食者時有老病羸瘦無力不能更披餘衣而食佛言應著軟滑僧脚崎衣食時無犯復有病者此僧脚崎衣亦不能著佛言若病重者應在屏處勿外人見但著一褁隨意當食

緣在室羅伐城六衆苾芻在阿侍羅河露形而浴俗旅見時問言此是何人有人報曰是露形外道河中洗浴復有說言是釋迦子彼皆嫌賤作如是說彼之教主極饒慚恥因何弟子若此無慙乃至佛生是念諸苾芻露形洗浴有如是過故諸苾芻不露形浴作者得越法罪然諸苾芻應畜洗浴褁佛言聽畜洗浴衣著苾芻即便兩重而作佛言恐有蟲入此不應持若唯有複無單褁者應觀其水無蟲方浴時有但三衣者恐成違法不著此衣佛言守持應畜復有餘人貧無此物佛言必若無者以繩繫葉前後遮障於隱屏處不令他見浴時無犯

苾芻浴訖恐衣有蟲不撥去水佛言一重之衣必無蟲著然出水時方便撻擧勿令蟲住

豆生不淨地　吐食指授索　銅器不應為
鹹鹽等隨意

第一門第八子攝頌曰

緣在室羅伐城時有具壽頡離跋底苾芻隨於何處多生疑惑是故時人喚為多疑頡離跋底彼於異時曾於廟中見豆生葉便起斯念我損生種後於異時僧家多作葉豆餻餅彼不敢食弟子報言鄔波馱耶僧家多有葉豆餻餅因何不食報言我今豈可損生種耶弟子曰其事云何彼如所見以事告之弟子于時亦不敢食其餘知識亦復問言汝何不食彼即如師所陳盡皆同說時頡離跋底多有門徒展轉傳言乃至大衆盡皆不食苾芻以緣白佛佛言於諸豆中有不熟種縱多時煮食已還生與既被煮食時無過

緣在室羅伐城具壽鄔波離請世尊曰於不淨地有果樹生果落不淨地

為得食不佛言不應食若不淨地有果樹生果落淨地為可食不佛言應食若於淨地有果樹生果落不淨地為得食不佛言若不經夜應食大德淨地樹生果落淨地應可食不佛言應食

緣在室羅伐城有婆羅門是教導之首獲一特牛後得犗牛復得特牛如是展轉牛遂成群時婆羅門於初特牛以為祥瑞即便放捨作長生牛更不拘繫後於異時老朽無力既被渴逼就河飲水遂遭泥陷不能自出時舍利子在傍而過見彼沉溺遂便觀察有善根不乃見其牛有繫屬已緣即便舉出除去其泥以水淨洗飲飼水草說三句法告言賢首諸行無常諸法無我寂滅為樂當於我所發起淨信於傍生趣深起厭心說是語已捨之而去於此夜中被野干所食牛作是念若阿遮利耶在我邊者必定不遭如是等苦於舍利子所繫心尊重尋即命過生大婆羅門家舍利子便作是念我今蹔往看彼老牛作意

觀察知其命過何處受生見從婆羅門家時舍利子為化緣故便往婆羅門家頻頻到彼夫婦皆來請受三歸五戒後於異時尊者獨行至彼家內長者問曰尊者何故獨無侍者廣如上說經八九月誕一男子面相似牛滿月之時宗親聚會抱持兒子請共立名衆人議曰此兒相貌有似牛王應與作名号為牛主廣說同彼善和因緣出家近圓獲阿羅漢果由先業力咽有二喉一乃吐生二便咽熟若食制戒之後吐而外棄既無食力身形羸損世尊見已知而故問具壽阿難陁曰何故苾芻牛主身形羸瘦顦顇異常時阿難陁以緣具白佛言若宿業報生二喉者食出之時應可棄三棄之於外次淨嗽口隨意咽之此成無犯有諸苾芻既飽食已喉中却出便生疑念我將不犯非時食耶佛言若有斯類應淨嗽口此成無犯時牛主苾芻既出家已多諸俗旅共生嫌賤作如是語沙門釋子共行非法

令牛主等可惡形相而為出家時諸
苾芻以緣白佛佛作是念我之聖弟
子德若妙高山遂令衆人共生嫌賤
由是緣故牛主苾芻不於中國而為
安處
佘時世尊告牛主曰汝從今已往勿
住中國應在邊方聞佛勅已白佛言
如是世尊即出逝多林便往世利沙
言安隱而住佛告諸苾芻我弟子中
住邊方者牛主為最
時諸苾芻咸皆有疑請世尊曰具壽
牛主曾作何業由彼業力雖處人中
作牛形狀於佛法中出家修行得阿
羅漢果佛告諸苾芻牛主苾芻先所
作業增長成熟還須自受廣如上說
汝等應聽乃往古昔此賢劫中人壽
二萬歲時有迦攝波佛出現於世十
号具足牛主曾於彼佛法中出家修
道其親教師是阿羅漢為衆上首年
既朽老其形羸瘦不能自食于時牛
主常與其師收斂鉢器既淨洗已共
餘苾芻一處習誦後於異時由師食
緩洗鉢稍遲彼同誦人問言何故今

来傷晩荅言具壽我鄔波馱耶久方
食了更於他日弟子食了自洗器訖
至本師處見食未了便起瞋心告其
師曰何故遲食猶如老牛師作是念
此既感瞋我若言者更令忿發佯其
瞋定方可告知彼瞋息已告言具壽
汝作何語荅曰我道師食遲緩猶若
老牛報言具壽汝頗知我是何人耶
荅曰我知師是迦攝波佛教法之中
而為出家我亦於此而作出家告言聖
子此事是實然出家人中所為之事
我已作訖我離諸纏汝便身縛汝於
我所出麤惡言應可懇惻至心悔罪
如是惡業方得滅除時彼聞已至心
悔責汝等知不由彼往時於阿羅漢生
麤惡言所造之業於五百世常受牛
身乃至今日殘業未盡尚作牛形由
彼勤作習誦之事於我法中出家修
行斷諸煩惑證阿羅漢時諸苾芻
復請佛言牛主苾芻復作何業今蒙
世尊令住邊方稱為第一佛言由發
願力曾作何願即於彼佛出家修業
至盡形壽於勝妙門竟無所獲然其

師主迦攝波佛於弟子中住在邊方受用衣食稱為第一彼見此已發如是願我於佛所出家修道至盡形壽於勝妙門竟無所獲願我以此勤修之業佛所授記摩納婆汝於未來世人壽百歲有釋迦牟尼佛出現於世我於彼教當得出家斷諸煩惑證阿羅漢如我本師佛弟子中住在邊方受用衣食說為第一我於彼佛弟子之中受邊方衣食亦復如是由彼願力令受斯報汝等當知由純黑業等廣說如上

緣在室羅伐城六衆苾芻指授索食與我此物與我彼物令行食人失其次緒苾芻以緣白佛佛言苾芻不應指授索食若故作者得越法罪若無火力索熟物非犯若火力强者取生無過

緣處同前具壽鄔波難陀往銅作家問言賢首頗能為作銅鉢不荅言此是我業何不能為未知其鉢所須大小荅言大作問言聖者如斯大鉢仁何所用荅言擬人汝豈不取價直與

我作耶彼作是念隨其大作於我何傷即造大鉢彼見鉢已報言更作小者置大鉢中如是重重乃至於七既作得已即使弟子俱洗令淨以五色線結為鉢絡次第重疊置鉢絡中即令求寂頂戴而去但有請處每即前行到施主家坐已開張當前布列時有居士婆羅門等見而問曰仁豈令者開銅器鋪耶報言癡人汝何所識一將盛餅二擬貯麨三用安餅四著羹團五受羹菜六置乳酪七請助味俗人告曰若如是者更須多畜或容飲食倍多於與聞是譏已默尔無對苾芻以緣白佛佛作是念由諸苾芻畜銅器故有如是過告諸苾芻勿畜銅器畜者得越法罪若畜銅匙盛鹽盤子飲水銅捥並皆無犯若是他物用亦非過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五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切有部毘奈耶雜事卷第六　殊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應為洗足處　及以濯足盆　熱時須扇聽
數蟲開五拂

第一門第九子攝頌曰

緣處同前時諸苾芻隨在何地即便濯足遂使諸蠅在處撩乱時有長者婆羅門等来入寺內見洗足處問言聖者何故此處蟲蠅亂飛答曰此是我等洗足之處彼聞嫌賤沙門釋子皆不清淨隨在何處而濯其足苾芻以緣白佛佛言苾芻不應隨處洗足然洗足處應在寺東南角如佛所言安洗足處者苾芻不知云何應作佛言如龜背形時諸苾芻作已太滑不堪措足佛言應可澀作此洗足處奈堪洗浴西右諸寺及亡廊皆有大小無定壘地高作或大如牀小可半席四畔壘塼高一尺許中間甎砌作龜背形以甎石灰泥水洗不去傍通一竇令水外流履足洗才衣是要用有老苾芻身體羸弱不能往彼洗足之處佛言應畜執事人令其洗足應作洗足盆是時六衆聞佛聽許便以

金銀瑠璃作洗足器俗人見問此是何物苾芻言世尊許我作洗足器此即是也彼言聖者仁雖剃髮貪染不除荅曰脚蹬汝項我畜何過汝非我師何事相責俗生嫌賤苾芻白佛佛言洗足之器不合用寶應以瓦作苾芻便作如鹿飛佛言不合應如象足蹬跡其中稍高令得支足或可於中作蓮臺飛當須澀鞕苾芻用洗足已隨處而安佛言不應如是若是衆物應可置在隱屏之處若是私物安門扇後

緣處同前時屬春陽苾芻患熱身體黃瘦羸劣無堪俗旅見時問言聖者何故身體黃瘦羸劣無力荅言時屬春陽我苦炎熱彼言聖者何不持扇荅言賢首世尊不許荅曰仁之大師性懷慈愍若知苦熱許扇無疑苾芻白佛佛言我今聽許苾芻持扇六衆苾芻聞佛聽許便以金銀琉璃或以礦揩拭及種種莊彩而為扇柄俗旅來見便生譏耻六衆傲慢廣說如前乃至佛言不用寶等而作扇柄應知

扇有兩種一以竹作二用葉成時有
衆多敬信俗旅便持種種雜彩之扇
來施苾芻苾芻不受佛言若為僧伽
受取無犯
緣在廣嚴城獼猴池側高閣堂中時
諸苾芻為蚊蟲所食身體瘙痒爬搔
不息俗人見時問言聖者何故如是
以事具答彼言聖者何故不持拂蚊
子物苾芻言世尊不許廣說如前乃至
以緣白佛佛言我今聽諸苾芻畜拂
蚊子物是時六衆聞佛許已便以衆
寶作柄用犛牛尾而為其拂俗人既
見廣說如前乃至佛言有其五種拂
蚊子物一者撚羊毛作二用麻作三
用細裂疊布四用故破物五用樹枝
梢若用寶物得惡作罪
第一門第十子攝頌曰
結下裠不高　不著於重擔　若病許杖絡
服蒜等隨意
緣處同前如佛所言苾芻應助營作
者有一苾芻須緣梯上時諸上人從
下仰觀見彼形露告言聖者我今始
知聖者是男由男根具彼在梯上着

愧默然苾芻白佛佛便思念苾芻昇梯由不結下橐有如是過告諸苾芻若有營作須昇梯者應結下橐方可昇上又諸苾芻於營作時高結下橐不信俗流見而譏笑聞言聖者欲相撲耶答曰我有作務彼聞默然苾芻白佛佛言若緣梯上當結下橐平地作時不應如是言結下橐者謂捉橐後邊下緣向前費闊急縶並

緣處同前六眾苾芻自擎重擔不信者見作如是語我為父母妻子耶不能活是以身擎重擔仁何所為躬自勞苦報言賢首我有多緣一為供養世尊二為僧伽食事三為病者供給所須由是因緣身持重擔彼默無對苾芻白佛佛言苾芻不應身擎重擔作者得越法罪

佛在王舍城鷲峯山中有老苾芻登山上下腳跌倒地佛言應畜拄杖開佛許已六眾即便以金銀等并雜彩物雕飾其杖俗旅見已共生嫌賤苾芻白佛佛言苾芻有二種緣應畜拄杖一謂老瘦無力二謂病苦嬰身時

有苾芻伴作老病而柱其杖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若實老病應從僧伽乞畜杖羯磨若僧伽與時應畜如是應乞敷座席鳴揵稚言白既同衆應盡集時老病苾芻於上座前蹲踞合掌作如是白

大德僧伽聽我苾芻某甲老朽瘦弱或復身病若無杖時便不能濟今從僧伽乞畜杖羯磨願大德僧伽與我苾芻某甲畜杖羯磨是能愍者願愍聽故如是三說次一苾芻作白羯磨

大德僧伽聽此苾芻某甲老朽瘦弱或復身病若無杖時便不能濟今從僧伽乞畜杖羯磨若僧伽時至聽者僧伽應許僧伽今與苾芻某甲老朽瘦弱或復身病作畜杖羯磨白如是羯磨准白應作

若僧伽與作畜杖羯磨已柱杖者無犯

緣在王舍城時諸苾芻老瘦無力加以風疾於鷲峯山或時上下腳跌倒地澡罐君持悉皆破碎苾芻白佛佛言苾芻應持網絡六衆聞已以五色

線而為絹絡作旗旛幟開卷门絲黃
如畜杖如若杖絡二皆須者合作鞘
磨此亦無過既得法已任持非犯
緣在室羅伐城時有苾芻食蒜已
来詣佛所礼佛雙足在一面立佛言
苾芻可坐一心聽我說法時彼苾芻
聞佛勅已重礼世尊一邊而坐佛為
說法彼聽法時數便迴面恐有惡氣
輕觸尊儀如是再三佛言苾芻汝當
一心聽我所說苾芻亦復再三向外
迴面便礼佛足奉辭而去尒時世尊
知而故問阿難陀何故彼苾芻聽我
法時數數迴面阿難陀言由彼噉蒜
恐觸尊儀故數迴面佛告阿難陀諸
苾芻輩有食蒜耶阿難陀言有佛言
由彼食蒜障入聖道向不食蒜者驗
我說法以金對智料權據二十身見
大山得預流果是故阿難陀從今以
後制諸苾芻不應食蒜及葱韭類食
者得越法罪于時舍利子在衆中坐
便作是念今此苾芻不得見諦明當
見不即便觀察明亦無緣能見諦說
即更深入第四靜慮觀其後際亦不

見彼證聖之日即從定起而說頌曰

由於少時間　散念不專注　令彼未来世
不見真諦理

尒時世尊知舍利子心所念已告言舍利子汝今不應於佛境界而輒思量此乃超過一切聲聞獨覺境界然於未来有佛出世名一切尊此人於彼佛法之中出家修行斷盡諸漏得阿羅漢果佛作是念由彼苾芻食噉蒜故障見真理是故苾芻不應噉蒜食者得越法罪時有苾芻身嬰疾病詣醫人所告言賢首我有如是病幸為處方告言聖者應可服蒜患得銷除報言賢首佛不聽食醫曰此是病藥非餘能差苾芻白佛佛言醫云此藥非餘差者服之無犯苾芻聞已便於寺中為病食蒜受用房舍牀褥氈席大小行處及以衆中出入往来或繞制底或禮香臺經過俗人為其說法或時受請詣施主家或至園林天廟之處衆人聚集輙往其中所到之處諸人咸聞蒜臭共生嫌賤作如是語沙門釋子雖復出家而還噉蒜臭

氣相熏臭我何別苾芻白佛佛言苾芻有病欲食蒜者所有行法我今當說諸病苾芻若食蒜者應住寺側邊房不得用僧臥具及大小行室不得入衆亦不爲俗人說法不繞制底不禮香臺不往俗家園林天廟衆人聚處皆不應往可於屏處而噉服之設人見時不生譏恥若服了時於七日內仍住於此服蒜可待三日若非一日後方洗浴并可洗衣香熏無氣後方入寺如上所制不依行者得越法罪第一門了

第二門總攝頌曰

牛毛并傘蓋　披絲勝鬘緣　出家藥湯研

門扇鉅竹釜

第二門第一子攝頌曰

牛毛及隱處　同牀不獨披　若得白色衣

染覆方應用

緣處同前時給孤獨長者以逝多林施四方僧訖令剃髮者住諸寺中剃除鬚髮廣說如前鄔波難陀問剃髮人日汝頗解作牛毛剪不答言是我巧工寧容不解便以鉸刀作牛毛剪

髮可留二分此名牛毛剪鄔波難陀
曰更剪一分如是乃至六後報言汝
之癡人來辭剪髮宜可淨剃放汝歸
家廣說如前乃至佛言苾芻不應作
牛毛剪髮作者得越法罪如世尊說
不許苾芻作牛毛剪髮苾芻頭上忽
有瘡生以刀剃時便受苦痛苾芻白
佛佛言可於瘡處以鉸刀剪之餘如
常剃

緣處同前長者令人為衆剃髮廣如
上說鄔波難陀見而報曰願能與我
除隱處毛不答言此是我工即令剪
剃如前驅使至暮放歸時俗嫌賤佛
言苾芻不應剃三處毛剃者得越法
罪時有苾芻隱處生瘡或時蟲出痛
癢難忍廢修善事佛言有病緣者應
告老宿苾芻然後更為瘡處剃除勿
致疑惑

緣處同前六衆苾芻同一牀臥共相
推倚擽舉呵笑苾芻白佛佛作是念
共一牀眠有如是過同牀臥者得越
法罪時有衆多苾芻人間遊行至一
村落從他借牀主人與一報言更須

主人報曰我家多人同一牀臥如何苾芻各別從索多人共臥理復何傷苾芻答曰世尊不許苾芻白佛佛言若諸苾芻性悚慚恥具脩戒行數觀身物正念在心中以衣角或以鉢袋隔而方臥牀既如是自餘褥席准此應知

緣處同前衆多苾芻人間遊行至一村落從長者家求得臥處時屬寒冷復覓臥物時家中人於苾芻處心生哀愍以己臥物借與苾芻先入手者獨披而臥其不得者忍凍終宵以緣白佛佛言不應先得獨臥應可共用隨老者覆後於一時鄔波難陀隨老得物便披臥被獨起經行餘者受寒夜遭辛苦小者報曰我受寒苦仁乃經行鄔波難陀曰詐違洪等不起經行彼諸苾芻忍寒經夜苾芻白佛佛言衆人得被臥時違覆必欲經行可披私物若披衆物得惡作罪

緣處同前時當冬月苾芻苦寒居在一邊側身而臥時給孤長者來入寺中見諸苾芻一邊而臥問言聖者大師

教法務在精勤何故仁等委身而臥
虛度日時不修善品苾芻答曰心有
喜樂善品可修我現受寒何能策勵
我今被凍誰復能知長者聞出還至
宅中以疊有緣厚白疊被與送衆僧
時諸苾芻即便披出寺外遊行不信
俗流見生嫌恥問言聖者豈可仁等
並還俗耶答曰汝等不應作如是語
我爲寒故披此俗衣苾芻白佛佛言
不合披俗人衣必有他緣於彼衣上
將染色物覆已方披若僧祇衣被內
以物替外將物覆然後方披異斯
招罪

第二門第二子攝頌曰

傘蓋無後世　歌聲不放火　遊行覓依止
毛毯不翻披

緣處同前於此城中有一居士常收
衣物賣以自活後於異時多獲利物
便作是念有何方便得修福業復多
獲利此之居士素有信心作如是念
我今宜可請佛及僧廣數妙衣設諸
飲食衣食供養是大福田緣此施因
我多獲利作是念已往詣佛所礼雙

足已在一面立白佛言世尊願佛及僧明當就舍受我微供唯願慈悲無違所請尒時世尊默然而受長者知已礼佛而去還至舍中備辦種種上妙飲食盛設妙座敷以上衣即令使者馳往白佛飲食已辦願佛知時于時大衆皆赴彼宅唯佛世尊及知事人留在寺內諸佛世尊有五因緣留知事人為佛取食云何為五一者為欲簡靜離諸諠閙二者欲為諸天宣說法要三者為欲觀察病人四者為欲觀察臥具五者為欲與諸弟子制其學處今者世尊為制學處諸苾芻衆赴彼請時遂於中途遭天大雨衣服皆溼至彼家中就座而坐臨其坐處衣皆被淶居士見已極起嫌心作是思惟我諸衣物並皆失利我今宜可還持此物施與苾芻作是念已告言聖者所坐之物我皆奉施咸可持將苾芻答曰待白世尊未知許不苾芻以緣白佛佛言汝等應知非彼居士本心特施為有譏嫌故不應受時諸苾芻奉佛教已令使往報居士應

知佛作是語非彼居士本心持施爲
有樂嬈故不應受時彼居士聞是語
已深起敬心便作是念我此衣物若
欲賣者不得半價若諸聖者染令壞
色披著受用正是所宜即便持衣詣
寺告聖衆曰我本無心欲捨此物今
時有意持以奉僧願爲我受染以披
著唯願仁等嘗持傘蓋勿令衣溼荅
言居士待我問佛以緣白佛佛言居
士先時無心欲施令時安意持奉衆
僧汝等可受染之披著爲利前人勿
致疑惑是故我今令諸苾芻應持傘
蓋若不持者得越法罪六衆苾芻聞
許傘蓋便以金等四寶而爲其柄及
餘種種雜綵畫飾以孔雀尾而作上
覆時諸居士婆羅門等見生嫌賤問
荅同前乃至苾芻白佛佛言苾芻不
應持如是傘蓋然有二種蓋一竹二
葉六衆苾芻聞佛許蓋遂便長作傘
柄在大城中擎之而過俗旅見時作
如是語彼持蓋者是何商主大富長
者從外方來諸人即便就彼看問既
見苾芻共生嫌恥乃至苾芻白佛佛

言不應長作傘柄長脣二肘或與蓋
等又入聚落時不應持蓋時有苾芻
隨逐商旅人間遊行至一聚落道在
村內苾芻持蓋不敢入村於村外行
遂失商旅獨行在後便被賊劫苾芻
白佛佛言若道在村中不得正擎若
偏持去者無犯時有苾芻入村乞食
以傘柄首觸不敢持行被雨霑衣苾
芻白佛佛言乞食之人淨洗傘柄應
可持去必其雨定隨處寄舉欲出村
時方可持去

緣處同前時有南方遊行外道是盧
迦耶黨撥無後世名鄔陁夷肅次周
旋至室羅伐欲解勞乏入逝多林先
往尊者憍陳如處告言苾芻我就師
門少學文字欲與仁者略為談說尊
者答曰婆羅門激論之事非我所為
隨汝別求無宜住此彼即往詣馬勝
跋陁羅大名婆澁波名稱晡律拏等
主眇摩羅善辟羅怙羅既至彼已一
一告言苾芻我就師門少學文字欲
與仁者略為談說時諸尊者答曰婆
羅門激論之事非我所為隨汝別求

無宜住此次復往至尊者舍利子所還如上問時舍利子即便入定觀察外道有善根不觀見知有繫屬于誰見屬於我更有餘人由閑論議受調伏不觀知更有何時當集於七日內如是知已報言汝求論敵斯為善事可於其處作論議場即於初日尊者舍利子自昇高座建立宗門共彼談叢每至下時常留餘義如是二三乃至七日於諸方國名稱普聞共知南方有一外道是盧伽耶黨撥無後世名鄔陁夷聡明大智漸次遊行至室羅伐與舍利子共立論端經令七日未有勝負無量百千有緣眾生悉皆雲集或發歡喜心或先善根熟尊者舍利子便作是念於我有緣因聽論議而受化者與時皆集是時尊者盡其言義總為眾說時彼外道信解心開合掌起立作如是語大德我於善說法律求欲出家願降慈悲拔濟於我在世尊所勤修梵行時舍利子知其心至即與出家并受近圓如法教授彼便策勵發勇猛心斷盡諸漏得

阿羅漢果時彼會中一切大衆見是事巳皆生希有咸言尊者舍利子如是聰明高心外道以法摧伏令使出家是時尊者觀彼大衆根機差別樂欲不同順彼宿緣爲說法要令其聽者億万衆生得別證悟或得預流果一来不還或復出家得阿羅漢果或受三歸并五學處所餘大衆皆於三寶深起敬心合掌懇懃奉辭而散時此苾芻以緣白佛佛告諸苾芻非一切處有舍利子其相似者亦不可求是故我今聽諸苾芻學盧迦耶等諸外俗論時諸苾芻聞佛世尊許學書論遂無簡別愚昧之類亦學外書佛言不應愚癡少慧不分明者令學外書自知明慧多聞强識能摧外道者方可學習諸明慧者鎭學外典善品不脩佛言不應如是常習外典佛言當作三時每於兩時讀佛經一時習外典苾芻遂於年月分作三時以緣白佛佛言人命迅速剎那無定不應年月分作三時可於一日分爲三分苾芻朝習外典暮讀佛經佛言於日

初分及以中後可讀佛經待至晚時應披外典苾芻即便暫時尋讀不誦其文尋還廢忘佛言應誦彼皆不知何時應誦佛言如晝三節夜亦三時緣處同前時尊者舍利子與二婆羅門子而為出家一名牛授二號牛主二人悉教讀誦經教後時此二共遊人間至一聚落多獲利養便住此村時彼二人先學婆羅門歌詠聲法白幸習故今時讀誦作本音詞時彼一人遇病忽然身死其現存者既爾憂心經多廢忘即便還詣室羅伐城入逝多林既歇息已便詣尊者憍陳如所禮敬事畢白言尊者可共溫經答曰善哉我為汝誦既誦少多報言尊者所誦經典文皆謬誤聲韻不長致有所闕答言子我從先來如是習誦即便辭禮更別往詣馬勝跋陁羅大名婆澀波名稱晡律拏牛主毗摩羅善臂羅怙羅既至彼已白言尊者共我溫經答曰善哉我為汝誦既誦少多廣如前說乃至辭禮辭詣尊者舍利子所既禮敬已白言鄔波馱耶可

共溫經答曰善哉我為汝誦同誦之時長引聲韻其舍利子聲更倍長白言大師自餘尊者誦習皆謬唯獨親教音句無差報言汝愚癡人自為謬誤謗餘智者不善誦經彼諸大德咸非謗誤既被挫折默尒無言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作是念苾芻誦經長牽音韻作歌詠聲有如是過由是苾芻不應歌詠引聲而誦經法若苾芻作闡陁聲誦經典者得越法罪若方國言音須引聲者作時無犯言闡陁者謂是婆羅門讀誦之法長引其聲以手指點空而為節段博士先唱諸人隨後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六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勑雕造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七　殊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第二門第二子攝頌之餘

緣在室羅伐城六衆苾芻雖復年邁常為掉舉諸苾芻告曰仁今年暮掉舉未休聞已默然遂告難陀鄔波難陀曰諸黑鉢者擬為多事輒行譏弱我等宜可作恥辱事令其羞赧從是作心伺求其便時有衆多耆宿苾芻往野林中樹下宴坐于時六衆亦往林中見彼寂定遂於三面上風放火遠在一邊遥看而住時彼老宿見火欲至即皆驚起隨煙走出六衆見時作如是語仁今年老掉舉未休何故奔馳乖失庠序報言具壽汝可不見猛火燒林何怯趁走六衆報曰世尊豈可於平居時制其戒法危險之際便遣犯耶荅曰豈非汝等縱此火災六衆大笑我等故欲恥辱於汝苾芻以緣白佛佛言苾芻不應焚燒林野若故作者得窣吐羅底也罪

緣在室羅伐城有二苾芻老少相隨

人間遊履老者多有衣資少者三衣而已老語少曰具壽汝可為我擎持衣袋我今疲極暫欲息肩少者報曰欲致片言頗不聽責答任說誰復相聽少言老宿豈可不見佛法僧實隨得奉施何假多畜愚癡物耶告言賢首汝不為持誰復強逼然我問汝汝豈是我阿遮利耶鄔波馱耶輒於我處而行譏罰少者默尒老作是念我今宜可料理小人至日云暮共詣寺中寺內衆僧舊立條制乃至一宿無依止者不得輒住其知事人告二客曰仁既新來可請卧具老者取已語言汝可請取少者報曰我未依止待得師已方請卧具即便往詣衆首上座既礼敬已白言上座與我依止報言賢首汝共誰來答曰苾芻某甲賢首汝可就彼請為依止勿令彼人作如是語衆首上座破我門徒彼聞語已更就餘人如是展轉乃至合寺隨所至處悉皆不受後還房所扣門喚曰敬礼上座問汝是誰答云某甲頗汝無病白言上座知不此合寺中

大衆立制若無依止一宿不停可與我依止報言賢首實是好制衆不作者我當為立汝先語我云豈不見三尊多畜愚癡物令言敬礼上座一何翻覆之甚如是讁罰誰能為作隨汝別覓依止之師彼遂默然不為開戶通宵坐地受苦至明苾芻以緣白佛佛言不應無依止師人間行李又諸苾芻不同師子懐堅鞕心有根不捨然諸僧伽不應輙作如是惡制令他苾芻損受苦惱若苾芻無依止師人間遊行作惱他心立非法制皆得越法罪

佛在摩揭陁國人間遊行於莫俱山薄俱羅樂叉住殿而為安處苾芻龍護而為侍者尒時世尊於闇夜分天復微雨掣電流光於空地中經行遊步諸佛常法乃至世尊未卧已來侍者不應在前而卧時天帝釋便以天眼遍觀下界見佛世尊在薄俱羅樂叉所住之殿於闇夜分天復微雨掣電流光於空地中經行遊步我今宜可礼覲世尊即便

變作妙琉璃殿隨身而往上覆世尊
隨大師後而為遊步摩揭陁國時俗
諸人若見孩兒夜啼泣者告言勿啼
薄俱羅藥叉欲來食汝于時龍護見
佛世尊夜深不卧久作經行我今宜
可道薄俱羅藥叉而為恐怖作是念
已即披長毛大毯於經行處告言沙
門薄俱羅藥叉現身來至佛告龍護
汝愚癡人以薄俱羅藥叉怖於善逝
如來世尊應正等覺久離怖畏毛竪
心驚亦皆除遣時天帝釋見彼龍護
作非法事心生嫌恠白言世尊於佛
法中亦有如是等人佛告帝釋汝今
應知喬荅摩家極甚寬廣於中品類
乃有多途勿輕此人亦於來世獲清
淨法時天帝釋禮佛足已便往天宮
佛作是念由諸苾芻以毛向外而披
大毯有斯過失我今制諸苾芻如是
披者得越法罪時諸苾芻聞是制已
隨逐商旅人間遊行至牧牛人處時
屬寒夜得長毛毯毯有臭氣蒸多蟣
虱意欲將毛向外而覆彼懼犯戒不
敢翻披苾芻以緣白佛佛言毛向外

拔但得端坐不合經行違者得越

法罪

第二門第三子攝頌曰

拔緂聽不聽　惡地不置鉢　衣開三種紐

應知條亦三

緣在室羅伐城佛告諸苾芻若得劫貝卧帔或得長毛緂或得高褔婆如是等物我今聽許若僧伽若別人皆隨意受用若是勝上高褔婆緂僧伽聽畜不許別人

緣在室羅伐城時有乞食苾芻於日初分執持衣鉢入城乞食上衣墮落即便疾疾置鉢于地整理上衣時居士婆羅門見已生嫌作如是語沙門釋子多不潔淨隨穢惡地而置其鉢苾芻以緣白佛佛言不應隨地而置其鉢得越法罪然為護衣應安拘紐苾芻便以麁針綴衣致令衣損佛言不應尒復以線繫佛言此亦不應可於肩上安拘胸前綴紐苾芻不知云何作紐佛言紐有三種一如蔓菁子二如棗子三如棠梨子彼於肩上緣邊安拘能令速斷應於緣後四指安拘

即於衣上綴鉤令衣麤破佛言應疊
作帖以錐鑽穴鉤出其內繫作雙鉤
其紐可在胷前緣邊綴之疊衣三襵
是安鉤紐處若違削者得越法罪
緣在室羅伐城同前乞食苾芻乞食
之時下衣墮落置鉢于地整理下裙
俗人見嫌作如是語沙門釋子不簡
淨穢隨在何地而置其鉢苾芻以緣
白佛佛言應繫下裙方入聚落彼以
繩繫令衣速破佛言勿以繩繫應用
腰絛苾芻不知其絛如何當作佛言
絛有三種一褊二方三圓若異此者
得越法罪

第二門第四子攝頌曰

勝鬘惡生事　次制諸瓔珞　金絛及雜物
斷皆不應

佛在劫比羅城多根樹園爾時釋子
大名有一聚落其知營務人忽然命
過時彼眾人來白大名曰知事之人
今已身死可遣餘人來知村務時有一
摩納婆在傍而立大名告曰摩納婆
汝今宜往撿挍村事我當續更遣知
事人彼便即去往至村中依法撿察

所得地利送上大名倍勝於前人無
恨色大名問曰汝今多送租稅倍勝
常時不於衆人生逼迫不自言夫家
我並依理而稅不苦於人于時大名
問村人曰此摩納婆不於村邑生逼
迫耶諸人答曰人無恨心于時大名
遂立為主其人平均依理徵稅不為
抑奪為知事官統領村邑時摩納婆
於大婆羅門族娶女為妻未久之間
便誕一息復經年月又生一女名為
明月如法長養漸至成人智慧聰明
儀容超絕於諸村邑無不歎美後於
異時其父得病雖加藥餌竟不痊損
於此邑中所取年稅咸充藥直無有
殘餘更向外村轉貸而用其病日篤
遂致命終時村邑人詣大名所自言
大家彼知事官今已身死大名告曰
於彼村邑有年稅不答曰於此年中
多獲封稅由彼遭病咸充藥直仍不
能足更貸餘村大名告曰所有殘餘
可為還債諸人答曰更無餘物唯有
一婦及男女二人女名明月智識聰
明儀容超絕於諸村邑無不歎美大

名告曰母及於兒任其自活其女明月可喚將來時彼邑人效其母子遂將明月至大名所時彼宅中有一老母常為二事一煑餅食二採衆花于時老母白大名曰我今年邁不堪一業此之小女與我為伴彼言隨意老母即報明月汝今可往林內採花我在家中營事餅食彼採花巳線結好鬘奉上大名大名見喜告曰勝妙花鬘可置而去喚老母來問言何意先時花少今者倍多白言先時大家有近親人來從我乞我即分布今時不與又我目暗觀察不審今小女眼明採花審諦是故花多大名曰若尒此女留住園中每於日日常採多花結作勝鬘持來與我因号此女名曰勝鬘女於後時取巳食分詣彼園所還佛世尊入城乞食勝鬘於路見佛色相深起敬心瞻視尊顏渴仰而住便作是念由我昔來於真福田未曾供養是故我今獲斯貧賤若佛世尊受我食者我此飯食持將奉施尒時世尊知彼女心即便舒鉢告言善女如

汝所念欲施食者可置鉢中于時勝
鬘將已飯食以恭敬心置佛鉢內頂
礼佛足作如是言願我此福得捨婢
身永離貧苦獲大富貴作是願已礼
佛而去在路忽逢父之朋友彼人善
相旣見勝鬘身有異相問曰汝欲何
之勝鬘啼泣又問何故憂悽若斯荅
言阿父我被大名將充婢使告言小
女可舒手來我與汝相彼便展手老
人見已即說頌曰

若人於手中　有鬘鈎輪相　雖生下賤室
當作大王妃　若人於手中　有城樓閣相
雖生下賤室　當作大王妃　若人口如池
聲作鵝王響　雖生下賤室　當作大王妃
汝今勿憂愁　定離於婢使　必受上富貴
當作大王妃

于時勝鬘拜辭老父行詣園中乃於
後時彼勝光王嚴駕四兵出行遊獵
其所乘馬怒尒奔馳控御不禁遂至
劫比羅國入大名園內勝鬘見已便
作是言善來大王王問勝鬘此是誰
園荅曰是大名園王乃下馬女將繫
樹王言取水我欲洗足女作是念可

求婦水為王洗足遂即往取日照之
水感以蓮葉將至王所與王洗足王
復告言更可取水我須洗面女又作
念溫婦之水洗目非宜以手攪水令
冷婦相得送至王所王洗面已復語
女言更取水來我欲須飲女還作念
要得冷水可能止渴即詣池所深撥
取水奉上於王王既飲已即問女言
於此園中有三種水耶答言園無三
水本是一處王復問言若是一水汝
向如何得三種別如前所作具白於
王王聞此語便即思惟此女方便善
解時機作是念已乃告女言我欲眠
卧須汝握脚王既卧已女為握足王
便得睡女復念言諸王貴勝怨恨者
多相憂者少王今眠睡恐有惡人來
相侵害若不為王關閉門戶忽有傷
損我及青主必招罪責專須防守即
閑門戶于時四兵尋覓大王到其園
所問言王在此耶女聞語已不為開
門軍聲外震王乃驚覺即問女言此
是何響女曰有諸人來問王所在欲
得開門王乃問女誰閉其門答言我

閑何故閑耶女曰我自思念諸王貴
勝忿恨者多相憂者少王今睡眠恐
有惡人來相侵害若不為王閑閉門
戶忽有傷損我及會主僕招罪責因
即閑閉王聞此說讚言好女甚有奇
計王曰國主大名是汝何親答言我
是大名驗使之人王語女言汝非在
下是大名女何不實說女乃默然
時王語女可往城中報大名曰勝光
大王在汝國內女即速去具報大名
大名聞已辦諸美饍及以香花與多
人衆詣其園所見勝光王唱言善來
大王共相慰問令王洗浴次奉上衣
塗飾香鬘具薦芳饌食罷言議問大
名曰此之少女是汝何親答曰是驗
使人王曰非驗使人是君之女宜當
與我大名曰更有奇妙釋種之女勝
斯數倍何不取之王曰此女是我所
須不求餘者大名曰若如是者我當
莊嚴脩禮奉送王曰善哉大名即便
嚴飾城隍掃灑衢路其勝鬘女具諸
瓔珞載于大輿於康莊處搖鈴遍告
劫比羅城所有人衆或有諸方來集

會者應知釋種大名之女号曰勝鬘
令欲送與憍薩羅國勝光大王為第
一夫人舉城人衆咸皆送出時勝光
王廣脩導儀禮迎歸國是時王母聞
說取婢以作夫人便懷忿心作如是
念此非善子徒煩我腹生長成立終
為婢夫作是念已懐憂而住及迎至
城王告勝鬘曰汝今可去拜謁大家
勝鬘即便往大家所手執雙足低頭
而拜其手細軟觸彼母時身心泰然
即便睡著須臾覺已作如是語觀斯
婢女身形美觸必當喪我憍薩羅城
時勝光王有二大夫人一名行雨二
曰勝鬘若王每與勝鬘歡會聚時即
讚行雨作如是言勝鬘當知行雨夫
人容儀超絕勝鬘白王我於何時可
得相見王言不久即應相見若與行
雨聚集之時即讚勝鬘作如是言行
雨當知勝鬘夫人肌膚細滑舉世希
奇行雨白王我於何時可得相見王
言不久令汝得見王於後二更相稱
讚令生愛重樂欲相見後於異時三
春屆節百卉敷榮茂林清池花鳥交

映孔雀鸚鵡鵝鴈鴛鴦雜類衆鳴羣
飛合響王於一時與諸婇女於芳園
所隨處周旋歡娛嬉戲王息眠睡宮
人縱逸貪諸花果恣意遊行其時行
雨身體勞倦搴無憂樹枝暫時佇立
勝鬘因過到其傍邊既見行雨作如
是念此是樹神即礼其足勝鬘觸著
行雨便睡王既睡覺還見勝鬘在行
雨處王即喚諸婇女還入宮中後於
異時王對行雨讚勝鬘時行雨白言
我於何時得見勝鬘王言汝已見竟
曾相見時汝自思念往於国中手攀
無憂樹枝暫時立住時勝鬘來見手
觸汝足行雨白言彼是勝鬘耶王言
是行雨白言知王於我深有愛念能
弃如此細軟容儀出覲於我王復詣
彼勝鬘之處讚歎行雨勝鬘白我於
何時得見行雨王言汝已曾見勝鬘
言我不曾見王言我令汝憶汝於無
憂樹下礼行雨足勝鬘白王彼是行
雨耶王言是即白王曰知王於我深
有愛念能棄如此顏容色相出覲於

我舉國人衆普皆知聞勝光大王有二夫人一是勝鬘一是行雨勝鬘歎滑凝絶諸人行雨容儀難可比類時諸苾芻咸皆有疑請世尊曰大德勝鬘行雨各作何業由其業力一則身形細軟二乃容顏超倫世尊告曰此二皆由自業所感增長成熟廣說如餘汝等苾芻過去世時於大城中有婆羅門娶妻未久便誕一息不經多年復生一女俱漸長大父母遇病皆悉身亡時彼童子既遭憂感念往山林即攜其妹共至林所採拾花果以自支持汝等苾芻如大黑虵有五過患云何為五一者多瞋二者多恨三者作惡四者無恩五者利毒應知女人亦有五過一者多瞋二者多恨三者作惡四者無恩五者利毒云何名為女人利毒凡諸女人多懷猛利欲欲之心是時童女既至成人欲心漸盛告其兄曰我今不能常食花果以自存命可往人間求諸飲食時兄將妹共出山林往婆羅門家而行乞食兩聲齊喚主人出看見而告曰隱居

之人亦畜妻室兄曰此非我妻是親妹也即問兄曰曾娉人未報言未若如是者何不與我答曰此已遠離世間惡法女心欲感報其兄曰豈我林中食諸花果不能活耶然我不堪煩惱所逼共辭林野遠至人間令可以我與婆羅門兄曰我實不能嫁娶於汝此是惡法非我所為汝有俗心任情所作時婆羅門知女心已延入家中大會宗親納以為婦報其兄曰令可與我同宅而居別為一室兄曰我不求欲當樂出家妹曰共立要契方可隨情兄曰是何言要妹曰若其證得殊勝果者可來相見兄曰善哉如汝所願即便辭去至隱士所而為出家由彼宿世善根力故遂於三十七品菩提分法無師自悟證獨覺果便作是念我先與妹共立要契令可往看便至其所上昇虛空身現神變上出火光下流清水奇相非一纔身而下諸凡夫人見神通時心猿迴轉猶如大樹崩倒於地頂礼尊足白言大兄令得如是殊妙勝德答言我證白

言兄為資身須得食飲我為求福願
與供養可住於此荅曰汝無自在可
入報夫即白夫言仁今知不我兄出
家成就禁戒得上妙果世間第一我
欲供養不敢自專若見許者於三月
中飲食資給荅言賢首彼不出家我
雖不欲終須供濟況已出家獲殊勝
道今隨汝意供養三月其夫更有一
婦見施飲食便作是念家財共有彼
既求福我何不為告曰汝兄亦是我
尊我欲隨日而中供養荅言隨意其
獨覺妹護彼情故妙食置内麤食覆
上持告舊妻我此飲食供養於兄願
當隨喜其時舊妻至設食日亦護彼
情麤食置内精者覆上持告新妻我
此妙食奉施尊兄願當隨喜汝等苾
芻當知勝鬘是獨覺妹以精妙食供
養兄故由斯福力五百生中身常細
軟其第二妻以外妙食施獨覺者今
行雨是由斯業故五百生中容儀端
正乃至今生儀貌超絕汝等苾芻當
知黑業得黑報白業得白報雜業得
雜報汝等應捨黑雜二業修行白業

廣說如上汝等苾芻當如是學

復於後時勝鬘夫人遂便懷妊同於此夜大目婆羅門婦亦即有娠自有娠故極受辛苦勝鬘夫人至九月滿便誕一男容貌端嚴人所樂見經三七日聚會宗親欲為其兒施立名字王曰可抱此兒將現國大夫人請立何字群臣如勅抱現夫人時大夫人謂諸臣曰我豈先時不作是語觀斯婢女身形美麗必當喪我憍薩羅城大目白言誠有斯語此子未生國大夫人先已為作不祥之記應與此兒名為惡生初生之日大目之婦亦誕一男生既滿月如上廣說乃至惣集諸親與兒立字衆人議曰初懷此子母受艱辛及至生時還遭極苦宜與此兒名為苦母惡生太子以八養母而為供侍廣如餘說其苦母孩兒亦八養母而為供給乃至長大其婆羅門種種業藝無不學盡後於異時惡生太子與苦母等出城遊獵太子乘馬忽尒奔馳遂至劫比羅城到釋迦園所其守園人遂告國主惡生太子

今至園中釋子聞已平相議曰我等
速出欲殺惡生令正是時諸人各各
嚴整兵甲即欲出城耆老見之共相
問曰汝等持兵欲向何處答曰惡生
太子来在釋園耆老曰彼是客人創
来至此未相關悞令且容忍諸人聞
已皆退入城於後四兵尋覓太子還
到園中於其園內周遊而住其守園
人復報城人惡生四兵來入園內破
散非分諸人聞已倍增瞋怒更加威
武咸共出城意欲煞殺耆老復問汝
等更向何處答曰惡生太子乃領四
兵破損我園今欲煞殺耆老曰且當
容忍于時惡生知釋氏兵欲來相害
遂即引兵速歸本國唯留一人告言
住此私聽釋子有何議論于時釋兵
既至園所遍覓不得見彼一人問曰
婢子惡生今在何處答曰尋即逃逝
時諸釋子作此議論我等若獲惡生
身者先須割手或言截脚或言剜心
令既私逃更何所作遂令手力掘却
惡生行住之地深至于膝別以餘土
填滿其坑所倚墻壁亦皆削去別更

泥塗水乳香湯及諸花彩灑散園內作是事時彼所留人皆悉具見遂往憍薩羅城至惡生處稽首作禮在一面立惡生問曰釋子於我有何議論自言太子其言毒害我不敢說惡生曰彼出惡言令其自受汝所聞見今可實說我欲知彼所為之事彼人即為廣說如上惡生聞已便懷忿恨告左右曰汝等憶持父王歿後我紹位時汝等當說斯事令我憶知是我先惡必誅釋種苦母曰善哉太子快出此語頓自堅心紹位之時我當為說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七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八　殊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第二門第四子攝頌之餘 說勝光王信佛因緣及惡生殺釋種等事

後於異時惡生太子興逆害心遂與諸臣竊為謀議王有大臣五百咸共隨從唯一大臣名曰長行王所愛重不順其計於後惡生謂長行曰汝豈不欲我登王位耶答言太子何故作此非法逆語父王年老不久將崩太子自當合受王位何為坐圖逆害以陷惡名臣雖愚鈍竊為不可惡生曰我試汝心故作斯語汝當禁口莫使人聞長行曰不敢違命後時勝光王共長行大臣不將徒從遊諸聚落既到彼已王乃見有好蘭若處曠望清閑無諸雜穢堪得修定養神遂棄便告長行曰如是勝處世尊大師可往於此云何降屈親近供養未審調御今何所在對曰臣聞世尊在吉祥聚落釋種住處王曰去斯遠近對曰去此有三拘盧舍王曰我今欲往親奉世尊長行曰敬隨王意便即迴駕詣吉祥園既至于彼下車步進欲申礼謁

尒時如來在彼堂中閉户入定有苾芻輩於外經行王見苾芻即前敬問佛何所在荅曰佛在堂中閉户靜慮大王若欲見世尊者宜可就堂徐徐扣户佛自知時王有五種勝妙嚴飾之具一者寶冠二者寶傘三者寶劒四者寶拂五者寶履時王意欲去此盛飾奉覲世尊遂令長行付前五物顧視其面長行念曰王付諸物令我執持顧視我面意欲省縁安心見佛我宜住此王乃就堂徐徐扣户佛即為開便就大師嗚足頂禮作如是言不覩如來淹積時序今幸於此親奉尊顏不勝欣喜佛言大王何故於我頻能降伏屈已慇懃王言我於世尊法起深信心由敬信故令我如是發慇重心然佛世尊應正等覺善說法律令聲聞衆皆悉奉行無違逆者佛言大王於何法處起信敬心王白佛言世尊我昔曾見諸餘沙門婆羅門等有少智慧自恃貢高為難於他造作書論人皆謂是能善分析所有見解衆並隨順別竪宗量擕立問端作是

事已便自思惟我今可往沙門喬荅
摩處共為談論若不能荅我便辱彼
若有解釋言如是者我復難之此釋
非理是不相應作是念來至佛所
纔見大師威神之力猶尚不敢正視
如來况能敵對申共談論是故我今
於世尊所起深信心由敬信故令我
如是發慇重心又佛世尊應正等覺
善說法律令聲聞衆皆悉奉行
復次世尊我昔曾見諸餘沙門婆羅
門有少智慧自恃貢高廣如上說自
造論端欲來難佛瞻仰世尊不敢發
問歎言大師法王人天第一所有知
見通達無餘拔彼邪根令遵正道是
故我今於世尊所起深信心由敬信
故令我如是發慇重心又佛世尊應
正等覺善說法律令聲聞衆皆悉奉行
復次世尊我昔曾見諸餘沙門婆羅
門有少智慧自恃貢高廣如上說多
造論端欲來難佛　至佛所瞻仰世
尊作不圓滿問佛即為彼圓滿而
荅彼等聞已咸生慶悦發大信心
歸依三寶受持學處是故我今於

世尊處起深信心由敬信故令我如是發慇重心又佛世尊應正等覺善說法律令聲聞衆皆悉奉行

復次世尊我昔曾見諸餘沙門婆羅門少有智慧自恃貢高廣如上說欲來難佛既至佛所瞻仰世尊作圓滿問佛即隨機作極圓滿答聞佛妙義深生慶喜棄異道遵崇正法即請出家便受具戒勤修梵行未久之間塵累俱盡獲阿羅漢受解脫樂而作是念幾虛喪我爲自欺誑昔非沙門謂是沙門非婆羅門謂婆羅門非阿羅漢謂阿羅漢我於今者是真沙門婆羅門真阿羅漢世尊我由此故起深信心廣如上說

復次世尊我昔曾見諸餘沙門婆羅門面色黃瘦形貌羸弱諸根皺減觀者生厭我見是事便即思惟豈非彼人不樂梵行或復長病致斯羸弱或於屛處作罪惡業而心覆藏爲此形容人不樂觀我便往問仁等何緣顔無顔色形容顦顇人不樂觀彼答我言大王我由欲縛致此形儀我聞說

已作如是念不斷欲人有如是過多
行欲者愛樂欲故應得增長色力端
嚴然無此事何以故我是國王五欲
備具自在無礙應得色相殊勝超絕
既不如是故知不由親近諸欲色力
增長然愚癡人悉皆愛樂我是世尊
聲聞弟子愛樂梵行諸根明淨面貌
光澤適悅而住常懷兢懼如鹿依林
乃至盡形純一無雜圓滿清白梵行
具足我由此故起深信心廣如上說
復次世尊我念曾於正殿中坐理國
事時見有多人皆爲五欲來至我所
或於父母男女兄弟姊妹知識朋友
共相言訟爭論好惡何況餘人又我
曾見有二苾芻共諸苾芻有所爭競
遂便捨戒然二苾芻於佛法僧寶不
能說其少許過失但知自責是極惡
人是無福德不能修習清淨梵行儀
世尊教盡壽而住心無虧犯我由此
故起深信心廣如上說
復次世尊我昔曾見一類沙門婆羅
門要心自誓受持梵行八九月已被
欲所牽便捨律儀作滌汚事纏綿五

欲以自歡娛我見世尊諸聲聞衆修
習梵行清淨圓滿乃至盡形依世尊
教心無虧犯我由此故起深信心廣
如上說
復次世尊我是國主号為勝光於此
國中統領自在人不應死我能斷命
有合死者我能釋除率土之内莫不
遵仰然大臣宰相皆是豪族大婆羅
門刹帝利長者或為平章國政黜陟
羣臣啓奏之時猶懷奢慢禮容不足
有虧朝儀我見世尊在於無量百千
大衆之中圍繞說法諸天人衆各各
攝心瞻仰尊顔咸共諦聽無有散乱
座下寂然乃至不聞謦欬嚔噴之聲
況復更有諸餘諠雜于時在會忽有
一人謦欬發聲比坐之人告言仁者
願少默住勿為諠擾汝豈不聞世尊
說法義妙當機猶如上蜜說斯語已
彼即嘿然于時我聞斯語即作是念
世尊真實有大威力難可思議不以
刀杖嚴刑而能調伏衆類一切遵奉
我由此故起深信心廣如上說
復次世尊我有二臣一名仙授一名

故舊彼人所有封邑賞賜富貴名稱皆由於我從生以來常受安樂彼等於我雖復念恩然猶不及於世尊處敬心濃厚我又一時嚴飾軍馬出行討擊意欲試彼二臣於我及佛其心誰重共至密處而問彼言卿等眠時於我及佛首足何向時彼二臣歎佛功德并說正法僧寶福田緣此事故以頭向佛以足向王我聞此已敬心世尊有大威力不可思議彼等皆由我之寵禄得大名稱富貴安樂然彼於我所起恭敬不如敬佛我由此故起深信心廣如上說

復次世尊我是憍薩羅王佛亦住憍薩羅我生剎帝利種佛亦剎帝利種我已年事高邁壽過八十世尊亦尒壽過八十我是灌頂剎帝利王世尊亦是無上法王我力比佛非喻能測由斯義故起深信心廣說乃至皆悉奉行是時勝光王於世尊前廣說如是諸見聞事奇妙法已頂禮雙足奉辭而去王去未久佛告諸苾芻汝等應當記憶王之所說奇妙法聚受持

讀誦何以故文義具足故正法相應故成就梵行故能得遍智等覺圓明涅槃果故是故汝等應勤修學尒時世尊說此語已諸苾芻等咸皆歡喜信受奉行攝前頌曰

論人有四種　念欲身形瘦　二臣恭敬殊
尊王不如佛

尒時長行大臣知王見佛便作是念王有大臣五百皆歸惡生唯我一人而不隨許彼等如何能成大事我今還國當策惡生紹繼王位其勝鬘行雨二夫人等駈令出宮作是念已弃所執守畀卓而去至室羅伐城啓惡生言太子今欲登位不惡生曰是我所欲于時長行便與諸臣共策為主勑二夫人向老王處於是勝鬘行雨問長行曰王今何在荅曰王在釋迦妙光園內時二夫人徒步而去尋覓老王尒時勝光大王既至門外不見長行問諸苾芻曰大德見我大臣令往何處苾芻荅曰王入不久長行尋即乘車而去王既聞已徒步漸行佛亦此時向王舍城王於中路逢行雨

等王便問曰汝等何故徒步遠來答言大王長行大臣棨立惡生驅出我等步涉而來尋覓大王王聞此語告勝鬘曰汝已先受夫王寵祿今且歸還受兒王俸料我將行雨從此却迴於是勝鬘遂還室羅伐城掩淚行啼隨路而返王與行雨趣王舍城漸漸而進遂到城所見一園林便即停住語行雨言我且留此汝向城中報未生怨王云憍薩羅國勝光大王今在外園思欲相見行雨即去見未生怨具如上說其未生怨王聞此語已便大驚愕即語行雨曰憍薩羅國勝光王者有大威力四兵强盛去何忽至我等不知行雨答曰王今何有兵衆之咸太子謀逆奪父稱王唯我從王而來至此未生怨曰若有此事我當榮敬為此國主我自退身而為太子即召群臣而勅之曰勝光王者是大國主刹帝利種灌頂之王今忽至此應須敬待卿等即可淨治城路嚴整四兵領百千衆我欲親往迎王來入時諸臣等既奉王勅擊鼓吹貝宣告

衆人嚴事城郭精治衢路倍加清淨
猶如天帝歡喜之園其勝光王久不
得食佐使來遲即出園林欲求飲食
慞惶顧眄至蘿菔園子時園子謂是
凡人遂與蘿菔五顆王既飢虛根莖
俱食食已患渴即往水邊過量而飲
因成霍乱身體羸弱思憶勝駒涉路
前行轍中倒地口銜末土因即命終
是時未生怨王嚴從四兵詣園不見
便令馬使四面傍求時有一騎至蘿
菔園問園子曰汝見如是人不答曰
我見一人數來至此求索蘿菔便向
水邊彼即往尋正見王屍路隅僵仆
使者即以上事告未生怨王既聞已
唱言禍哉我於今者重受惡聲我從
先來已有害父奪位之名今者又去
煞父知識即與無量營從往赴屍所
勅群臣曰此勝光王者是剎帝利灌
頂大王今遭困苦於此命過宜依藏
禮焚葬其身時彼諸臣如王所勅備
飾靈輿送至寒林焚燒才畢王詣佛
所頂礼雙足退坐一面而白佛言大德
世尊不審勝光大王先作何業因食

蘇羅㲲因苦命終。尒時世尊告言大王
彼勝光王自作其業今受此報廣如
上說。大王乃往過去於聚落中有婆
羅門娶妻未久便誕一息年漸長大
乞食自資得蘇羅㲲。其母即
白母曰今暫洗浴留待我還以供所
食。大王若時無佛有獨覺者出現世
間憐愍孤弱樂靜安居為世福田。于
時有一獨覺遊行人間於晨朝時著
衣持鉢入村乞食遂到彼家婆羅門
妻見此獨覺身相端嚴六根調靜即
持蘇羅㲲奉施於彼。尒時獨覺受其所
施歸身虛空為作神變。凡夫之人見
神通時心便調伏即便禮拜情甚歡
喜。時婆羅門子浴已還家便白其母
索向蘇羅㲲。母曰適有辟支來乞我已
將施。子聞此語為飢所逼遂發瞋心
起於惡念願彼因食蘇羅㲲霍亂而終。大
王汝今當知彼小兒者豈異人乎即
勝光王是。由彼往昔於獨覺處發此惡
心因斯業力於無量百千歲墮在地
獄受諸苦惱復餘業報因緣力故已
經六返遭霍乱病而取命終至今七

生餘殘業力食此難能霍乱而死大
王當知勝光業報從此永畢更不復
受大王當知白業白報黑業黑報雜
業雜報是故應捨黒雜二業當修白
業勿為惡口時未生怨王聞佛所說
喜遍身心頂礼佛足信受而去
是時惡生太子既得紹位後於異時
與諸大臣大殿朝會苦母白言大王頗
念於往日時在大衆前作師子吼我若
登位先當誅伐諸釋種子報我初怨
王問苦母曰凡我出言皆應作不苦
母對曰王今創臨寶位宜念昔言討
罸釋種時至不為便成妄語請下明
勅卜日出軍象馬車步四兵俱發奮
耀戈甲椎鍾鳴鼓出室羅伐城往劫
比羅國誅滅釋種時惡生王納苦母
諫即便下勅命將持兵往伐彼國世
尊大師無不知見知諸釋子必定喪
亡於兩國界大路之側在小樹下無
多枝葉端身而坐時惡生王遥見世
尊即詣其所白言大德有多園林蔭
暎滋茂何故捨彼而住於斯此樹少
葉少蔭云何可住佛言大王親族蔭

涼樹何足顧佘時惡生聞世尊言便
作是念劫比羅國諸釋枝條是佛親
眷如來慈念不可違情作此思惟退
還本國苦母再三諫請誅滅其後惡
生與諸臣佐於朝會時告群臣曰劫
比羅國諸釋種子恒云我是婢兒駡
辱既深此不可忘然彼是如來種族
世尊憐念再自抑忍不敢行誅云何
能得報此惡駡苦母對曰我聞沙門
喬荅摩自云離欲離欲之者無眷念
心若有眷念即非離欲道俗各異王
宜自決又言今日正是誅釋種時若
是惡生欲整四兵出行討罰未去之
須佛作是念城中釋種未見諦者若
與惡生共相戰鬪便非見諦之器即
往劫比羅國到已住在多根樹園時
諸釋種聞世尊來至於此大衆集會
請如來處頂礼雙足退坐一面佘時
世尊知諸釋種根性本緣爲說妙法
時彼衆中有無量百千諸有情輩得
大利益或得預流果一來果不還果
阿羅漢果或有作獨覺因或作成佛
因緣復有無量衆生歸依三寶受諸

學處奉行佛教是時劫比羅釋種獲
此法利頂礼世尊奉辭而去是時惡
生親領四兵於劫比羅城不遠而住
具壽大目連詣世尊所頂礼佛足退
坐一面白佛言世尊我聞癡人惡生
嚴集四兵來誅釋種我有神力能擲
兵衆遠置他方唯願世尊賜垂哀許
復以神力變城為鐵以大鐵網遍覆
其上令彼惡生尚不能見劫比羅城
况加誅害佛言我亦知汝有神通力
所作皆辦然由釋種前生業累今應
受報業若成熟如瀑水流不可禁制
要須自受廣如上說尒時世尊說此
頌曰

假令經百劫　所作業不亡　因緣會遇時
果報還自受

佛告大目連故知世間皆由業力而
受其報由業力生由業力住一切衆
生皆隨業力善惡須受于時目連不
果所願礼佛而去

是時劫比羅諸釋種子聞惡生王將
大兵衆欲來誅滅即勅四兵嚴整器
仗出城拒敵彼未防備衝惡生軍是

諸釋種並證見諦不行煞害唯用射藝
扙左揮右拂而打撲之或復以箭射
彼弓絃為馬腹帶射皆令斷或射頭
牟甲綴使落於地或射耳邊及鞦轡
條帶但令遺落不傷身首不損其命
于時惡生兵衆尋自敗散諸釋種子
戰便得勝師衆俱入開門上城而作
制令我等不應傷害惡生及其兵衆
若有犯者則非釋種
尒時惡生見此釋種咸有仁慈具大
勇力告苦母曰我等今者宜可収軍
且還本國苦母對曰大王勿憂刼比
羅釋種並是見諦乃至不傷蚊蟻之
類況害於人王若不信今則可驗向
者大障無一損傷彼復作制不應傷
害惡生之身及諸兵衆若有犯者則
非釋種惡生聞已默然而住有一釋
種名曰閃婆住于外邑撿挍農作聞
彼惡生親領四兵至刼比羅欲誅釋
種不聞諸釋所作制令又未見諦乃
嚴兵衆來襲惡生倉卒擯擊即便大
敗惡生之軍煞傷幾盡是時惡生告
苦母曰汝向者言釋種見諦不傷蚊

蟻況害於人令閃婆一人將兵來戰煞害弥多況劫比羅諸釋種委兵來集敵對難當若得且歸猶勝全沒告母對曰大王彼閃婆者從外而來元未得入劫比羅城不知唱制致此卒暴廻戰闘心內發不遂願王勿慮于時閃婆釋子心欲入城至於門首喚言為開時守門者問言是誰答曰我是閃婆汝宜可住殺諸釋種城中即便令使報曰汝從今後非釋迦種當隨意去何以故緣汝殺犯城守制令所以不得入此城門閃婆即問衆有何制說我毀犯答曰我等作制不擬傷害惡生兵衆若有犯者即非釋種報曰我實不聞願見容納如是苦請衆皆不許乃告衆曰既不容入請還家口衆出與之得眷屬已詣世尊處頂礼雙足退坐一面而白佛言劫比羅城諸釋種子擯我令出願佛慈悲賜我記念常為供養敬奉如來佛以慈悲持自髮爪授與閃婆尒時閃婆以殺重心受如來髮爪往婆具荼國彼諸人聞豪健釋子名曰閃婆令

來至此欲為我主我等共議可隨彼
不國人皆來於一山下籌量此事時
閃婆釋子屏諸從者置在一處自身
許作送書使人腋挾利刀詣衆集處
作如是語諸君當知閃婆釋子有大
勢力勇健難當令我賫書遺及仁等
問言何為荅曰彼欲為王統領仁等
應當就坐共讀其書諸人荅曰此無
坐物何以安居彼即拔刀斬諸磐石
片片為座與衆令坐衆人見已咸歎
甚奇問言丈夫如汝之類彼有幾人
荅曰我是持書使者何足在言更有
餘人倍勝於我衆聞此語皆大驚怖
共相謂曰使者尚尒何況閃婆我等
不如立彼為主共披封已讀書卻報
仍語使言善來大王我等欽風早希
臨降閃婆既別往舊停處嚴飾徒侶
整肅侍衛入婆貝荼國老少歡喜辦
設所須咸共盡心選擇吉日策立為
主諸國遠聞婆貝荼國中有釋種
名曰閃婆共立為主号為閃婆國閃
婆立後遂乃敬造大窣堵波安置如
來髮爪以申供養即号其塔為閃婆

窣堵波其妃先不信佛下令國中遣
立神廟依俗祭祀迄至于今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八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卷第九　殊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第二門第四子攝頌勝鬘之餘

爾時惡生告苦母言劫比羅國諸釋種子勇健難當今閉城門上城防護我等何能得為殺害今且歸還苦母答曰大王諸有大城以巧方便皆當破滅我昔曾聞古仙所言有其五事決勝於他云何為五頌云

和好行財賄　矯詐為毒術　後當以兵力
是智人所為

准斯道理應設方便先為矯詐遣使詣彼持王教命而告之曰今我於仁有愛戀心實無惡意緣有少事要欲入城幸為開門覩見容納即還遠出不敢停留使詣如上說城內諸人共集議論為當放入為不許耶或言放入或言不可或言摠集一處可共籌量籌量多者應隨其語眾然其說即共行籌是時羅惡魔王作如是念我當隨逐沙門喬答摩覓其短隙不能得便我今宜可害彼眷屬正

是其時即便變身作老釋子居其上座先受取籌以次諸人見彼受籌咸云老宿既受我何不取于時衆內多人受籌既見籌多遂即開門令王軍入王曰我已棄捨劫比羅城諸釋迦子任情誅煞衆聞教已便縱四兵旗鼓震天蠡聲聒地隨處誅戮無悲愍心時釋種大名見此事已於諸眷屬起極悲憐頭髮蓬亂即疾往詣惡生之所白言大王當與我願王曰欲須何願白言於諸釋種幸施無畏王曰諸餘釋種我不能捨汝之家屬隨意當出答曰我今入池自沉水底乃至我身未出已來眷屬皆放王聞是語目視諸臣諸臣白王此大名者是先王親友允其所願王言若尒少時令出是時大名既蒙許已悲愍眷屬憂惱纏心疾往趣池自沉水底即以頭髮繫著樹根因茲而死時諸釋種於過去時不同業者出城而去或往未羅國或往泥波羅或往其餘聚落城邑若於昔時同惡業者雖出東門南門還入南門出西門入西門出北門

入北門出東門入諸臣見已而白王曰今時釋種皆自燒煑以何得知諸門出者悉皆還入王曰速看大名入水何久遣使觀之見其已死還白王知彼已命過王加瞋怒即告臣曰可設高座我昇其上躬自瞻望若我不見人血攢流騰波衢巷者我終不能身離此座即登座遣堅諸勇健人被殺之時法尒血少諸臣議曰仁等應知令此惡王作大罪業自為要契望血攢流何處得有如斯之事宜取藥礦煑令色赤盛滿千瓶當街傾瀉觀其流去與血不殊如計便作報言血至惡生遥見謂其是血便作是念我今望足宜可歸還時惡生見人枉殺釋種七万七千此諸人內多是見聖諦者殺戮如是諸賢善已遂將釋種五百童男及五百童女行至一園是外道住處苦母白言此等千人皆是惡家何不怒殺王曰去何當殺答曰令群象腳蹋是時五百釋子有大勇力撲象令倒手擎弃之苦母見已白惡生曰大王見此勇健人不王曰我

見答曰若捨此徒當與大王作無利
益王言有實若為殺之答曰掘地作
坑埋令頭出上以鐵杴磨之令碎時
有二童子走至佛所尒時世尊欲令
知業感報不虛即以神力化鉢令大
合二童子即於鉢下爛熟而終殺釋
種時佛極頭痛即告阿難陁曰盛水
滿鉢持來我所時阿難陁即授鉢水
是時世尊以額上汗兩三滴許置水
鉢中即便烟出震吒作聲如以熱鐵
投之於水是時惡生告一人曰汝當
往與佛若於我有所記者可速來報
即將五百釋女還歸本國時諸苾芻
見斯事已咸有疑心請世尊曰大德
因何業故令佛頭痛劫比羅城諸釋
種等復作何業由彼為緣實無罪犯
被愚癡惡生殺見誅戮世尊告阿難
陁曰汝今可去告諸苾芻咸應集在
外道園中我當為說愚癡惡生殺諸
釋種先業因緣尊者受教即往白眾
尒時世尊與諸苾芻行詣彼園時有
婆羅門於其中路遙見世尊作如是
語喬荅摩愚癡惡生多造惡業釋種

無罪枉見殺害佛告婆羅門如是如
是愚癡惡生造作無量兇重惡業釋
種無罪枉爲屠害佛至園中見彼被
屠童男童女尚有殘命彼見佛時悉
皆號泣世尊即便在其一面於所敷
座就之而坐告諸苾芻曰劫比羅城
諸釋種子已經三度被他屠煞出大
叫聲昔爲漁人煞諸魚類復於聚落
傷害諸人今於此時被惡生所煞尚
有殘命出大叫聲與昔無異汝等苾
芻頗曾聞見諸有獵師屠膾之類以
其自業活命之事能得爲馬車步盛
嚴熾盛不諸苾芻言未曾聞見如此
之事佛言善哉苾芻我亦未曾聞見
斯事獵射之徒得有如是熾盛兵衆
何以故由彼屠人有罪惡心伺求物
命緣斯惡業不能獲得爲馬車步熾
盛威嚴多有財貨何以故由彼羊等
禽獸之類被殺之時以其惡心視彼
人故由斯不獲爲馬車步及諸財物
汝等苾芻彼畜生趣所有衆生惡眼
看時尚能令彼不得四兵及諸財寶
何況惡生愚癡指重煞彼學人具大

威德持淨戒者而能增威爲馬草步
及諸財物得安樂住不遭損滅無有
是處汝等當知憍薩羅城辟如毒龍
所顧視處悉當滅壞此城亦介七日
之後愚癡惡生及與苦母被火所燒
揚聲號叫墮於無間大地獄中受極
苦惱是故汝等應如是知於諸枯木
尚息惡心豈況其餘含識之類
時諸苾芻見是事已咸皆有疑請世
尊曰此五百釋子曾作何業由彼業
力現無辜犯被愚人惡生枉見誅戮
又因何業誅戮之時令佛頭痛佛告
諸苾芻彼諸釋子及我前生所作之
業汝等善聽彼所作業因緣會成
熟之時如瀑流水不能止遏無代受
者廣如上說乃至果報各還自受
汝等苾芻乃往古昔於一河邊有五
百漁人依止而住時有二大魚從海
入河泝流而上彼見二魚情生喜悅
共張大網捕得其魚見其極大共相
議曰今欲如何魚既極大若頓煞者
肉便壞爛何所用為或云且煞一魚
繫在水或云二魚皆大若煞一者

其肉亦壞可繫於柱安在水中勿令命斷須臾之時生取而賣咸言可尒即共分割魚受楚苦發大叫聲是時漁人之中有一童子見如斯事生歡喜心時二大魚而作是念我實無辜横加劇苦當來之世此等生處我亦生彼雖無罪犯我若殺之汝等苾芻勿生異念彼二魚者即惡生母是五百漁人者即五百釋子是由彼五百漁人令其二魚受劇苦故令被惡生苦母掘地埋身托以鐵掀令諸釋子受大苦惱諸餘釋種皆是當時隨喜之類其漁人中一童子者即我身是由見煞魚心生歡喜遂成其業由彼業故我雖證得無上菩提然猶受此頭痛之苦我若不獲如此福聚無邊功徳者亦同彼等受其誅戮

復次汝等苾芻應更諦聽劫比羅城諸釋種子過去世時所作之業有五百群賊至一村中劫奪財物有二長者閣上而住賊喚令下長者不下賊又語云若不下者令汝惣失長者報言我寧受死終不能下賊便積柴放

火燒閻爍火上騰愛焚燒苦長者作念我無愆犯今我受苦於未來世隨汝生處我亦同生報汝斯苦汝等苾芻勿生異念彼二長者即惡生母是五百賊者即五百釋子是由彼賊徒煞二長者令此二人亦還殺彼是故苾芻作黑業得黑報白業得白報雜業得雜報是故汝等應捨黑雜二業勤修白業當如是學時惡生王煞釋子已往室羅伐城欲入城時逝多太子於高樓上與諸婇女奏妙音聲受五欲樂惡生聞已問曰是誰諸臣荅曰逝多太子王曰喚來即承命至責曰我討怨家非常疲苦汝何於此受欲樂耶太子荅曰不審大王誰是怨家王曰劫比羅釋子即是我怨太子曰若釋子是怨者誰爲善友王聞是語便大瞋怒告諸臣曰此可與諸釋子爲黨急可誅戮諸臣即殺命終之後得生三十三天人間勝報尚猶未盡天中妙樂隣次受之尒時世尊欲宣此義而說頌言

今生若喜來世喜　由其作福二俱喜

自知此喜由先業　更復轉生於善趣
今生若樂來世樂　由其作福二俱樂
自知此樂由先業　更復受樂於餘趣

尒時具壽阿難陁聞佛說已白佛言大德我今不解如斯頌義佛言阿難陁其逝多太子無有愆犯被愚人惡生狂見誅戮人間勝報尚猶未盡天中妙樂隣次受之我緣此事故說斯頌時阿難陁默然信受後於異時愚人惡生與諸婇女在宮殿中便自誇讚如我大力勇健難當所為究竟於此世間有相似不乎時惡生所將五百釋女聞其語已共說頌曰

彼是佛家子　為戒所拘束　汝今盡誅戮
自讚欲何為

王聞釋迦女說是頌已發大瞋怒亦即以頌告諸女曰

誅龍留龍女　於我生瞋毒　速宜截手足
急遣隨親去

時諸臣等即將五百釋女於波吒羅池邊截其手足因此号為截手足池諸經首云佛在室羅伐城截手足池邊此是其事是時五百釋女被截手

是愛大痛苦不能裁忍便作是念我
等今時諸苦逼身痛切難堪世尊大
慈寧不垂愍諸佛常法無有一事而
不覺了于時世尊起大悲心遂到其
處見諸釋女露形而坐世尊見已起
世間智諸佛常法若起世俗心乃至
蜫蟻皆知佛意若起出世心乃至聲
聞獨覺不知佛意況餘含識而能得
知佛作是念善哉若得舍支天女持
衣及水來至此者極為要事佛作念
已舍支天女即知佛意作如是念何
故如來起世間念我知世尊欲為五
百釋女宣說妙法須衣及水即持五
百天衣往無熱池處以缾取水來至
佛所頂礼佛足而白佛言大德五百
天衣及妙香水今並持來佛言汝往
慰問諸釋迦女與洗身體皆令著衣
于時舍支如佛所教次第皆作
尒時如來以神通力令彼五百釋女
苦痛皆除告言汝等善女人自作斯
業今時成熟必當自受無人肯代尒
時世尊說此語已捨之而去彼諸釋
女於世尊處發淨信心即便命過生

四天王宮若男若女生天上者即念
三念我於何處死今在何處生由作
何業便憶前身於人趣死今生四天
王宮於世尊處極生尊重發淨信心
時彼五百釋女便作是念我若不往
礼世尊者是不恭敬是非所宜于時
五百天女作斯念已即各嚴身具諸
瓔珞光明殊妙便以天衣盛妙天花
所謂嗢鉢羅花鉢頭摩花拘物頭花
分陀利花曼陁羅花過初夜分來詣
佛所天花供養礼雙足已在一面坐
聽受妙法時諸天女光明赫奕周遍
照曜逝多園林尒時世尊隨諸天女
意樂根性為說妙法令彼得悟四聖
諦理時諸天女以金剛智杵摧破二
十薩迦耶見山得預流果既見諦已
三白世尊言大德由佛世尊令我證
得解脫之果此非父母人王天衆沙
門婆羅門親友眷屬之所能作我遇
世尊善知識故於地獄傍生餓鬼趣
中拔濟令出安置人天勝妙之處當
盡生死得涅槃路乾竭血海超越骨
山無始積集薩迦耶見以金剛智杵

而摧碎之得預流果我今歸依佛法
僧寶受五學處始從今日乃至命終
不煞生乃至不飲酒唯願世尊證知
我是鄔波斯迦即於佛前合掌恭敬
而說頌曰

我由佛力故　永閉三惡道　得生勝妙天
長歸涅槃路　我依世尊故　今得清淨眼
證見真諦理　當盡苦海際　超出於人天
離生老死患　有海中難遇　我逢今得越
我以莊嚴身　淨心礼佛足　右繞除惡音
今往赴天宮

時彼五百天女既稱所願猶如商主
多獲財利亦如農夫廣收田實如勇
健者降伏諸惡如重患人除去衆病
生大歡喜辭佛而去俱往天宮時諸
苾芻聞是說已咸皆有疑請世尊曰
此五百釋女曾作何業由彼業力於
此生中無有愆犯愚人惡生枉截手
足又因何業得生天上聞佛正法證
真諦理佛告諸苾芻彼諸釋女所作
之業成熟之時因緣合會廣如上說
所有果報各還自受汝等苾芻乃往
過去此賢劫中人壽二万歲時有佛

世尊名迦葉波如来應正等覺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出現於世此五百釋女於彼佛法中出家為苾芻尼常於學無學苾芻尼邊作截手截足之言而為罵詈由此業力於無量歲中墮在地獄受燒然苦復此餘業五百生中常截手足乃至今生亦受此苦由於我所起淨信故得生天上復由昔日作苾芻尼受持讀誦正法教故值我聞法證見諦理汝等苾芻此皆由業廣如上說是時惡生所留之人聽佛記已還惡生處彼便問曰世尊於我有何言記彼言大王如來說言憍薩羅國悉當破滅更經七日惡生苦母被猛火燒身墮在無間大地獄中是時惡生聞彼所說極懷煩惱掌頰而住苦母見已問言大王何故懷憂王言苦母我今云何得不憂惱世尊有言記我及汝於七日後猛火焚燒墮在無間大地獄中苦母對曰大王如乞索婆羅門入舍乞求不得物時欲令其家生百千種不吉祥事何況沙

門喬答摩所有親族被王誅盡寧無深重怨恨之言隨其惡心而為呪詛王若懼者於後園中池水之內造一柱樓王應詣彼七日居住日滿之後方可入城王言如是即令造樓將諸宮人及苦母等昇樓而住過一夜已苦母自言大王一夜已過餘六夜在當共入城如是二三乃至七日苦母言今日安隱共入城中于時四面忽然雲起女人常事樂觀瓔珞諸宮人等共相謂曰莊嚴結束可往城中即著衣服時有一女以日光珠置偃枕上而自嚴飾雲去天晴日光忽現照觸寶珠便即火出燒其偃枕猛焰上騰即焚樓閣諸宮人等四散馳走惡生苦母皆被火燒便欲走出時有非人閉閣其戶不能得出于時惡生被火燒害極苦纏心告苦母曰禍哉我今已受燒害之苦苦母曰大王我亦同此大火燒然身皆爛熟俱大號叫便墮無間大地獄中受諸極苦爾時世尊即說頌曰

今生若燒來世燒　由其作罪二俱燒

自知此燒由惡業　更復轉生於惡趣
今生若苦來世苦　由其作罪二俱苦
自知此苦由惡業　更復受苦於餘趣

尒時具壽阿難陀聞佛說已白言大德我今不解如斯頌義佛言阿難陀愚人惡生及以苦母被火焚燒墮阿毗止大地獄中我因斯事密說此頌廣如上說

時惡生王既誅釋種於彼城中有餘瓔珞環釧嚴身之具諸釋女等見即啼泣心懷憂惱即自念去彼諸人等生存之日敬重衆僧宜將此物為薦追福奉施衆僧即持布施時六衆苾芻得此物已便自嚴身入劫比羅城次行乞食釋女見之如前啼泣白言聖者我等不欲覩見斯物故施仁等望息憂心今還令我起昔追念六衆默然是諸苾芻以緣白佛佛作是念由諸苾芻身著瓔珞及諸環釧并金線帶有如是過自今已後制諸苾芻但是嚴飾雜彩之具悉不應著若有著者得越法罪

第二門第五子攝頌曰

出家有五利　不捉錢授學　大衆說伽陁
烟筩嗽聽許

緣在室羅伐城於聚落中有一長者娶妻未久歡懷而住後於異時長者親族及以財物悉皆喪盡便作是念我今年老不能求覓錢財受用加以親族死亡略盡我今宜可捨俗出家作是念已告其妻曰賢首我已年老不能求覓錢財產業親族喪盡今欲出家妻答言善然可時時看問於我夫報言尒即往逝多園中詣苾芻所礼雙足已白言聖者我求出家報言賢首斯為善事隨汝意作如世尊說諸有智者見五利故當樂出家云何為五一者我得自利不共他有是故智者應求出家二者自知我是卑賤之人被他驅使既出家後受人恭敬讚揚礼拜是故智者應求出家三者當得安隱無上涅槃是故智者應求出家四者從此命終當生天上是故智者應求出家五者常為諸佛及聲聞衆諸勝人類之所讚歎是故智者於善法律應求出家汝今發心斯為

善事時彼苾芻即與出家并受圓具經二三日教法式已告言賢首應不養處室羅伐城處所寬廣是佛境界應行乞食以自活命彼於晨朝執持衣鉢入室羅伐城乞食逢一女人形似其妻見已作念我先共妻作是要契得出家後時往看問今既出家宜在言信勿令憂惱乞得食已還逝多林未久時間白鄔波馱耶言我先與故二作是要契得出家後時往看問願垂聽許師曰隨汝意去自善護心荅言可尒奉辭而去漸漸遊行至舊村處其妻遙見迎前疾至唱言善來善来聖子即欲捉衣捉鉢苾芻曰賢首欲何所為荅曰欲捉取衣鉢苾芻曰勿觸衣鉢問曰何故荅曰我奉鄔波馱耶所誡令善護心彼言聖子汝自防心我豈相障即捉衣鉢敷座令坐將洗足水問曰以何所為妻曰欲為洗足荅曰勿觸我 問曰何故報曰我奉師誡令善護心彼同前荅便與洗足後將油来欲為塗足苾芻見問荅言塗足苾芻曰洗勿為塗問荅同

前鄔波馱耶識我護心彼問聖子澄
自防心又將食來欲同盤食問曰何
為荅曰離別多時不同處食意欲共
食苾芻不許問荅同前即敷氈褥台
言聖子遠來疲困願少眠息苾芻既
洗足已即便卧息時彼即來欲同處
卧苾芻曰汝欲何為荅言聖子來同
卧來時節淹久意欲同卧問荅同前
苾芻不許即來抱觸女是觸毒被摩
觸時心便動亂發諸惡念即共交會
多日共住報其妻曰我欲還寺妻作
是念與乃共我私交外人不見我今
可使衆人知之語苾芻等定當擯逐
還來我處作是念已白言聖子不可
空去可將多少粮直貝齒隨行苾芻
曰我不合捉金貝等物如何持去妻
曰我今設計使不觸著即便以物繫
錫杖上一報言將去苾芻即持錫而去
至室羅伐城六衆苾芻常法守門不
令空過時鄔波難陀門首經行遥見
彼苾芻來頭似鵠鳥眉長垂下見已
便念是何尊者而來於此應可相迎
即逆前行唱言善來善來尊者時苾

芻報曰敬礼敬礼阿遮利耶時鄔波
難陀便作是念此必定是摩訶羅苾
芻不知鄔波馱耶不識阿遮利耶我
今問彼從何所來即前問曰老叟從
何所來荅曰阿遮利耶我看故二來
鄔波難陀曰汝是善人情存恩念
昔恩昔人皆共讚世尊亦說汝等苾
芻常學報恩少恩尚報何況多耶汝
存宿恩得見妻不荅言我見又問曰
得安穩耶報云幸承覆護甚得平安
汝錫杖上是何等物荅曰妻為造鞋
與我買齒鄔波難陀曰老叟汝甚福
德從見妻已得與利來復作是念看
此舉容應有別事我今應以數語問
之其摩訶羅性懷愚直所作之事異
向說之鄔波難陀曰汝所作者更可
具向鄔波馱耶阿遮利耶說彼聞歡喜彼至
師邊一一具說師聞此語告諸苾芻
是諸苾芻以緣白佛佛告諸苾芻彼
莫訶羅不知輕重無故心犯若來皆
為說四波羅市迦者彼便不犯汝等
苾芻由此緣故受近圓已即應為說
四波羅市迦法若不說者得越法罪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九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九　第二十張　孫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卷第十　殊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第二門第五子攝頌之餘

緣在室羅伐城有一苾芻名曰歡喜
住居蘭若寂靜之處常樂坐禪由習
定故時人稱為住定歡喜將欲入定
魔女來請共行欲事歡喜不受後於
異時復欲入定魔女還來坐其膝上
如是當知女人之境是為大毒觸即
害人染心既生便共行欲于時歡喜
共行婬已如毒箭入會心懷憂念云
我愚癡毀清淨行作婬染事即可還
俗復作是念我實無有覆藏之心宜
往佛所具說斯事若有軌式仍得出
家者當如法行若其不然後當還俗
即以右手持法衣左手遮形醜流淚
悲泣往詣佛所尒時世尊與無量百
千苾芻大衆演說正法遥見彼來便
作是念我若不先告彼苾芻言善來
善來者彼嘔熱血便即命終作是念
已告歡喜言善來善來何故悲泣答
言大德世尊我先歡喜今非歡喜佛

言汝有何過作此語耶答言世尊我不捨學處毀清淨行作婬欲事雖造此過乃至無有少覆藏心佛言歡喜汝能終身受學處不答言大德我能受持爾時世尊告諸苾芻曰汝等當知歡喜苾芻雖犯淨戒無覆藏心非波羅市迦汝等應與歡喜終身學處更有此類亦當授與應如是與敷座席鳴揵稚言白復周眾既集已令歡喜苾芻遍禮僧已於上座前蹲踞合掌應如是乞

大德僧伽聽我歡喜苾芻不捨學處毀清淨行作婬欲事乃至無有少覆藏心我歡喜苾芻今從僧伽乞終身學處願大德僧伽與我歡喜苾芻終身學處哀愍故第二第三亦如是乞僧伽可令歡喜在眼見耳不聞處住差一苾芻為作羯磨

大德僧伽聽彼歡喜苾芻不捨學處毀清淨行作婬欲事乃至無有少覆藏心今從僧伽乞終身學處若僧伽時至聽者僧伽應許僧伽今與歡喜苾芻終身學處白如是次作羯磨大德僧伽聽彼歡喜苾芻不捨學處毀

清淨行作婬欲事乃至無有少覆藏
心與歡喜苾芻令從僧伽乞終身學
處僧伽令與歡喜苾芻終身學處若
諸具壽聽與歡喜苾芻終身學處者
默然若不許者說第二第三亦如是
說僧伽已與歡喜苾芻終身學處竟
僧伽已聽許由其默然故我今如是
持佛告諸苾芻授學之人所有行法
我今當說授學苾芻不應受依本性
善苾芻恭敬礼拜逢迎合掌不同一
座凡坐之時應在卑座不同經行設
有同行應退一步若向長者婆羅門
家不應將授本性苾芻為伴設同
去者令彼前行不同室宿不與他出
家并受近圓不受他依止不畜求寂
不作單白白二白四羯磨不應差作
秉羯磨人亦不差教誡苾芻尼設差
不應去見他苾芻破戒破見破威儀
非正命皆不應舉亦復不得作諸制
令不同長淨及隨意事乃至晨朝常
須早起開諸門戶取舉燈臺灑掃房
院以新牛糞隨處塗拭可於廁上亦
塗令淨咸可安置水土及洗物令開

事所須之水可適寒温於水竇處洗
令淨潔鳴揵稚敷座席可備衆花燒
香供養若自能者隨時説頌讚歎佛
德若不能者可請餘人若是夏月應
須持扇扇諸苾芻凡欲座時於大苾
芻下在求寂上每受食時令心安靜
食若了時為収氍席所有食器置於
本處掃灑食處恒於衆中告知日數
作如是白大德僧伽聽今是月一日
大衆人人咸可用心為造寺施主及
護寺天神國王大臣師僧父母十方
施主應説經中福施妙頌若自不能
請餘人作餘日准知時諸苾芻共分
房舍不與授學人佛言應與不與利
養佛言應與其授學苾芻不修善品
佛言應修此之行法乃至斷盡煩惱
以來常應順行不行得罪于時苾芻
如佛所勅次第作已歡喜苾芻至念
慇懃策勵無倦便斷五趣繫縛煩惱
證阿羅漢果三明六通具八解脫得
如實知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
辦不受後有心無障礙如手撫空刀
割香塗愛憎不起觀金與土等無有

異於諸名剎無不棄捨釋梵諸天悉
皆恭敬是時歡喜證得果已仍依前
制所有行法不敢虧違佛言不應更
行應隨大小次第而坐與住本性人
而為共住
緣在王舍城時具壽畢隣陀婆蹉從
出家後常嬰疾病有同梵行者來問
言大德起居輕利安樂行不答言具
壽我常病苦寧有安樂問言何苦答
言患嗽問比服何藥答曾吸藥烟得
蒙瘳損大德今何不服答曰佛未聽
服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有病者
聽吸烟治病苾芻不解安藥火上直
尒吸烟烟不入口佛言可以兩椀相
合底上穿孔於中著火置藥吸之事
猶未好佛言應可作筩彼以竹作此
還有過佛言不應用竹可將鐵作彼
作太短佛言勿令太短彼作太長佛
言不應太長可長十二指勿令尖剎
亦勿麤惡置椀孔上以口吸烟彼既
用了隨處棄擲佛言不應輙棄可作
小袋盛舉彼置於地佛言不應置地
令損應掛鳥牙杙上或笐竿上鐵便

生垢佛言應以穬油塗拭後於用時洗拭辛苦佛言不應水洗應置火中燒以取淨

第二門第六子攝頌曰

藥湯應洗浴　灌鼻開銅盞　乘輿老病聽
須知便利事

緣在室羅伐城有一苾芻身遭疾苦詣醫人處告言賢首我身有病幸為處方荅言聖者作藥湯洗方可平復荅曰佛未聽許醫言聖者世尊大悲此必聽許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醫人若遣作湯洗者隨意應作佛既聽許用藥湯洗諸苾芻不知何藥為湯還白醫言佛已許我作藥湯浴不知當用何藥醫曰聖者我亦不知何藥然曾請輪王方中見此湯名仁等大師是一切智問當為說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但是治風根莖花果及皮木等共煮為湯洗身除疾諸苾芻以湯洗時皮膚無色佛言以膏油摩彼便多塗膩污衣服佛言以澡豆揩之復無顏色佛言洗將了時於其湯內置一兩滴油令身潤澤又見壽

畢隣陀婆蹉有病乃至苾芻問言何苦答言我患鼻中洟出醫問比服何藥答曰曾為灌鼻大德今何不灌答曰佛未聽許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若有病者我今聽以穣油灌鼻苾芻直尒傾置鼻中膩汙身體佛言不應如是苾芻復用蓁盛而灌事猶未好佛言不應用蓁又於小布中灌有過同前佛言不應以小布灌可用銅鐵及錫作灌鼻筩苾芻便為一觜佛言應作兩觜彼作尖利及以麤惡佛言勿令尖利麤惡苾芻不淨洗手灌鼻佛言應淨洗手受取藥已方灌鼻中又復畢隣陀婆蹉患渴苾芻來問仁有何疾答言患渴無物飲水白佛佛言畜飲水銅盞

又復畢隣陀婆蹉有諸親族來就聽法聽已言歸告其妻曰聖者畢隣陀婆蹉說美妙法我已聽受妻曰佛出世間仁獲利益夫曰何故汝等而不聽法妻曰我是女人出外羞恥若其聖者畢隣陀婆蹉得來至此為我說者當聽受之夫便為請答言賢首我

自有病不能詣彼答曰聖者我取轝來報曰佛未聽許苾芻乘轝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由是緣故聽諸苾芻有病乘轝佛既聽已時畢隣陀婆蹉即便乘轝將諸弟子詣彼請處時六衆苾芻在路遇見問諸弟子言乘轝者誰答曰是我鄔波䭾耶六衆曰世尊聽諸苾芻乘轝耶答曰聽許又曰世尊大慈知諸釋子身形柔軟不能徒步所以聽乘時六衆苾芻手撫謂曰我等亦可莊嚴好轝至第二日以妙纓毛及諸鈴鐸莊飾之具垂繫轝上乘向街衢諸長者婆羅門見已問曰聖者此是何物報曰世尊聽我乘轝報曰豈汝沙門尚受欲樂乎六衆默然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無病苾芻若乘轝者得越法罪有二因緣方得乘轝一者年老衰羸二者帶病無犯

緣在室羅伐城有一長者心懷正信共無信婆羅門詣逝多林隨處觀看至一樹下見便利處婆羅門曰長者沙門釋子極不淨潔花果樹下而遺

不淨長者曰諸聖者等皆是大德豈
自便轉那應是白衣作無儀事言訖
之際忽見一摩訶羅苾芻以衣覆頭
樹下便利無信婆羅門見已報長者
曰仁言白衣作此不淨看此苾芻以
衣覆頭樹下便轉豈白衣乎于時長
者極懷羞恥默然無對時諸苾芻以
緣白佛佛言苾芻不應於諸樹林下
大小便利若故犯者得越法罪佛既
制已諸苾芻等在路而行至大林所
便利來逼以護戒故抑不便轉更招
餘疾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苾芻
道行若至大林處隨意便轉佛既聽
許道行林處而作便轉時有苾芻在
聚落中於樹林下不敢便轉遂於田
中被炙辛苦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
言但是刺棘林下隨意便轉其鄔波
難陀復以大便污他菜園佛制苾芻
不得生草上大小便利時諸苾芻往
無草處便轉糞穢狼籍時諸長者婆
羅門見已共譏笑曰沙門釋子大好
儀式共集一食亦一處便轉時諸苾
芻以緣白佛佛言由是緣故我今聽

諸苾芻作廁彼便寺外作夜出怖畏虎狼師子及諸賊等以緣白佛佛言寺內應作諸苾芻不知何處應作佛言應在寺後西北隅作復不知云何作佛言有二種廁一者直舍二者傍出言直舍者如方丈屋廁在其中言傍出者於房後簷架木傍出周以板障令廁在中於外可置洗手足處及著甎處廁安門扇并須撲居外置木屐入時應著時一苾芻入廁復有苾芻重入佛言不應如是凡入廁時須彈指謦咳其在廁者亦應如是廁極臭氣佛言應為直次洗拭令淨置葉土等勿損飛蟲諸苾芻以手洗廁心懷嫌惡佛言但直瀉水以掃箒揩不應用手時諸苾芻廁內洗手足久待不出佛言外安洗手足處彼便遠置佛言近著由是我令聽諸苾芻若作廁時所須雜物皆可作之佛聽作廁時諸苾芻有小便者亦在廁中有大便者不得疾入久待招病佛言應可別作小便之處諸苾芻不知何處佛言近廁應作通水令出別安門扇法

皆如廁

第二門第七子攝頌曰

水餅知淨觸　顧世尊長壽　因斯居涅槃
噉嚼俱開五

緣在室羅伐城時當暑熱有婆羅門為渴所逼欲須飲水行入寺中至苾芻處告言我渴仁可與水苾芻持觸餅水令飲婆羅門見已問言聖者此餅為淨為是觸耶答曰是觸若尒何緣持此授我報曰餅在一處我遂將來報言聖者淨觸兩餅不應渾雜別處安置若有沙門婆羅門來求水者濟其渴乏豈非福耶婆羅門嫌不飲捨之而去苾芻以緣白佛佛言大衆應可置淨水餅供渴乏者佛言大衆置淨水者時有長者聞佛許已多以餅現施於寺內其所須者即便持去或守園人及諸俗旅隨意將去苾芻見時不為遮止未久之間餅器皆盡時諸苾芻告彼施主曰仁所捨器今皆破盡宜更持來答言聖者我施多器因何速盡苾芻以緣具報施主彼言聖者諸凡俗人我无不與何不

遮止令其擯罰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不應如是捨而不問衆應差遣掌器物人佛聽許已時諸苾芻不為簡擇隨意便差佛言有五事即不應差云何為五若有愛恚怖癡亦復不知所有器物藏與不藏復有五事應差若無愛恚怖癡善知器物藏與不藏應如是差集衆同前對衆應問汝苾芻某甲能為大衆作掌器人不彼言能者令一苾芻作白二羯磨

大德僧伽聽此苾芻某甲樂與僧伽作掌器物人若僧伽時至聽者僧伽應許僧伽今差此苾芻某甲為衆作掌器物人白如是次作羯磨大德僧伽聽此苾芻某甲樂與僧伽作掌器物人若僧伽許苾芻某甲作掌器物人者默然若不許者說僧伽已許苾芻某甲作掌器物人竟由其默然故我今如是持

時有人來為渴須水苾芻新瓶盛水授與俗人將舊瓶水授與苾芻佛言不應如是應將新器供諸苾芻舊器與俗苾芻用訖即便收舉白衣用了

隨處輕棄佛言皆須收取苾芻不善
防護致有損失佛言應為庫貯苾芻
依教而作時有商主從北方來請佛
及僧於三月內為辦供養便作是念
我今供養不欲從他求諸器具我當
自辦即以白銅赤銅作多食器於三
月中以上妙飲食供養如來及聲聞
衆期限滿已將諸器具施與衆僧苾
芻便將此器內瓦器庫中手相振觸
致有損壞佛言銅瓦之器應別安置
時有渴乏婆羅門來入逝多林到苾
芻處告言聖者願與我水苾芻即持
水罐及繩與婆羅門彼問聖者此絣
所為答曰我無舊水自可汲用婆羅
門曰仁等慈悲一切衆生若能豫辦
少多飲水極為善事苾芻報曰佛不
聽許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大衆
宜應豫安淨水苾芻聞已隨處安置
或在中庭或居房內簷前門側令水
不淨佛言不應如是應作貯水堂苾
芻聞已不知何處安置佛言可於入
寺門東邊作貯水處室中闇黑佛言
應安窓牖地上有泥應以塼砌并洩

水令出應安門扇并安鈕居貯水餅
瓨不應置地安木牀上若無木牀應
以塼塛瓨以物支勿令傾側水餅不
淨時時應洗不知以何物洗佛言應
以梳箒并諸雜菜雖頻洗刷仍有臭
氣佛言應畜多器更手盛水一分安
水一分曬乾遂於日中曬曝佛言陰
處令乾便不蓋口土入瓨中佛言應
須蓋覆勿以不淨手觸應淨洗手彼
觸瓨時頻頻洗手致有勞倦佛言若
是淨銅瓦器指不觸水取亦無犯或
以乾牛糞屑揩手去膩亦得佛既聽
許務置其水不知使誰應作佛言當
使弟子門人其安置水處所須之物
皆應務辦

佛在劫比羅城多根樹園時大世主
苾芻尼喬答弥與眷屬苾芻尼有五
百人來詣佛所頂礼雙足退坐一面
佛爲說法于時世尊忽然嚏噴時大
世主喬答弥而白佛言唯願世尊壽
命長遠住過劫數其五百苾芻尼聞
大世主說此語時咸即同聲如世主
所願有地上藥叉鬼神聞五百苾芻

尼說此語時皆共同聲咸說斯頌虛空藥叉神聞聲亦說斯頌如是四天王宮及三十三天夜摩天覩史多天化樂天他化自在天乃至梵天互相聞聲咸說斯語唯願世尊壽命長遠住過劫數尒時世尊告大世主喬荅弥苾芻尼曰汝今與一切衆生作大障礙由汝斯語五百苾芻尼及地上空中乃至梵天聞汝此說佛處不應如是恭敬如是恭敬者不名爲善大世主曰大德世尊云何於如來處申其恭敬得名爲善佛言喬荅弥於如來處應作是語願佛及僧久住於世常爲和合猶如水乳於大師教令得光顯喬荅弥若作如是恭敬無上正等覺者是名善礼時一苾芻即說頌曰

世主喬荅弥　致敬如來足　願牟尼延壽
劫住化衆生　佛母殷重心　發言申礼敬
不應於佛所　作如是願詞

時大世主喬荅弥便作是念佛於衆中讃歎和合乃至大師現住於世苾芻僧衆復未乖離我今宜可入於涅

槃便詣佛所礼雙足已白言世尊我
今意欲疾入涅槃作是語已世尊默
然如是再三佛皆默然尒時大世主復
白言世尊我今意欲疾入涅槃佛言
喬荅弥汝為涅槃作此語耶荅曰為
涅槃故說如是語佛言既為涅槃說
是語者我更何言諸行無常悉皆如
是時五百苾芻尼又白言世尊我等
意欲疾入涅槃佛告諸苾芻尼汝等
為涅槃故作此語耶荅言如是佛言
汝等既為涅槃說如是語我更何言
諸行無常悉皆如是時大世主及諸
苾芻尼等聞佛說已心大歡喜頂礼
佛足詣難陁處白言聖者我今意欲
疾入涅槃難陁曰為涅槃故說此語
耶同佛所說如是復從具壽阿尼盧陁
羅怙羅阿難陁乃至諸上座所頂礼白
言聖者我等意欲疾入涅槃難陁苾芻
及諸上座等問曰為涅槃故作此語
耶荅言如是報言汝等既為涅槃說
此語者我等何言諸行無常悉皆如
是于時大世主與五百苾芻尼頂礼
諸上座等辭還住處到本寺中於七
日內為諸三衆演說妙法既聞法已

令無量衆生證得廣大殊勝利益諸
苾芻尼各各出寺就空閑處隨其次
第半跏趺坐乃至五百悉皆如是時
大世主喬荅弥即入三昧以勝定力
隨念所爲隱身不現即於東方上昇
虛空現四威儀行住坐臥入火光定
即於身內放種種光青黃赤白及以
紅光一時俱現身下出火上流清水
身下出水上發火光東方既尒南西
北方亦復如是五百苾芻尼與大世
主喬荅弥現相無異時大世主復入
初定從初定起入第二定從第二定
起入第三定從第三定起入第四定
從第四定起入於空處從空處起入
識處從識處起入無所有處從無所
有處起入非想非非想處從非想非
非想處起次第逆入至初靜慮而般
涅槃五百苾芻尼皆同大世主喬荅
弥次第順逆入諸禪已亦般涅槃尒
時大地悉皆震動四維上下朗然明
照於虛空中諸天叫聲猶如擊鼓是
時諸有苾芻或在妙高山或餘山中
乃至城邑聚落蘭若林間寂靜之處

觀此相已斂念觀察見大世主喬答彌與五百苾芻尼皆般涅槃時諸苾芻復作是念世尊慈母既般涅槃我等宜往相助供養舍利作是念已各各隨力持諸香木詣大世主喬答彌等般涅槃處尒時世尊與憍陳如婆澁波大名阿尼盧陁舍利弗大目連等及餘聲聞大衆為供養大世主喬答彌等舍利故皆來集會時勝光大王與太子諸臣及諸眷屬亦為供養舍利故來至其處給孤長者仙授長者故舊長者及鹿子母等與眷屬俱亦至其處復有諸國大王與其眷屬無量百千皆來集會時勝光王將種種寶衣嚴飾之具幷五百寶轝復持種種香花幢幡寶蓋及諸音樂時具壽難陁阿尼盧陁阿難陁羅怙羅等四苾芻舉大世主靈轝世尊亦以右手擎轝自餘苾芻各舉諸苾芻尼靈轝以慇重心廣設嚴飾送置寬畢空閑之處尒時世尊即舉大世主喬答彌及五百苾芻尼所蓋上衣告諸苾芻曰汝等看此大世主喬答彌等壽

百二十歲身無老相如十六歲童女
尒時勝光王等及諸大衆各持種種
香木焚燎其身世尊為衆演說無常
法已還至寺中洗足就座而坐告諸
苾芻汝等當知如是之事皆由見他
建寶之時願言長壽是故苾芻若他
嚏時不應言長壽若故言者得越
法罪
時諸苾芻見是事已咸皆有疑白佛
言世尊是大世主喬荅弥及五百苾
芻尼等曾作何業由彼業力年百二
十身無老相如十六歲童女佛告諸
苾芻其大世主喬荅弥五百苾芻尼
等所作之業汝等善聽彼由自業乃
至果報還自受
汝等苾芻乃往古昔此賢刧中人壽
二万歲時有佛世尊名曰迦攝波如
來應正等覺十号具足出現於世在
婆羅痆斯仙人墮處施鹿林中時彼
世尊化緣已盡入無餘涅槃如薪盡
火滅時有國王名吉利枳為供養彼
如來舍利起四寶塔縱廣一踰繕那
高半踰繕那王有大妃及五百婇女

年既朽邁王便弃捨自相謂曰何故大王今於我等捨而不問衆共議曰由年衰老是故不問時有姝女作如是語諸姉妹修行何業得不衰邁能令願滿王妃荅曰若供養迦攝波佛舍利塔者所願皆遂咸言極善啓王允許即持種種末香塗香花鬘瓔珞幢幡寶蓋諸妙香鑪詣於塔所廣設供養殷重讚歎五輪敬礼右繞行道長跪合掌發如是願以此供養無上福田所有善根願我生生乃至壽終身無老相汝等苾芻其王大妃及五百婇女者今大世主喬荅弥及五百苾芻尼是由此福力乃至今生百二十歲無有老相猶如十六童女汝等苾芻當知皆是由自業力廣說如前如是應學

緣在室羅伐城尒時世尊制諸苾芻見他嚏時不云長壽者於此城中有一長者雖復娶妻竟無男女年既衰邁錢財衰盡告其妻曰我今年老更無子息意欲出家妻云任意即詣逝多林於苾芻處而為出家并受圓具

後於異時佛為大衆宣說法要時老苾芻在衆外坐舊妻忽來鬧夫嚏噴諸苾芻等無有一人願言長壽其妻見已心生不忍便以左手掇土縛苾芻頭向外而棄呪願長壽時諸苾芻共觀其事妻前捉辟惡口罵詈告言聖子仁今何故於悲歎內而為出家此逝多林常有五百青衣樂叉由我呪願令汝長壽若不介者定被樂叉吸其精氣不應住此宜可歸家即牽去彼不肯住苾芻便捉一辟曳之時共去時諸苾芻告言摩訶羅住此莫摩訶羅唱言我痛我痛苾芻白佛佛言可問摩訶羅何邊辟痛為是苾芻捉者痛為是妻捉者痛若言苾芻捉痛彼心樂去隨意放行若言妻捉者痛彼心樂住不應放去時諸苾芻如言即問答言仁等所捉辟痛遂放令去即便歸舍因與出家近圓為大障礙佛言年老苾芻皆樂長壽如此之類見嚏噴時應云長壽若不言者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有一長者心懷正信共一

無信婆羅門詣逝多林時有信長者忽然嗔責諸苾芻不言長壽其不信者頻言長壽告云仁今乃於惡家之內生敬信心此逝多林常有五百青衣藥叉由我頻言令仁長壽若不尔者定被藥叉吸尔精氣不應久住宜可早出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俗人之類皆樂長壽若見嗔時應云長壽若諸苾芻見老者嗔小者應起一礼口云畔睇若小者嗔大者應言無病若不作者俱得越法罪

佛在婆羅痆斯仙人墮處施鹿林中佛令五苾芻住正定位於善說法律既出家已於受飲食噉嚼之類進止威儀皆未能解俱往白佛其事云何佛言汝等苾芻有五種可嚼食一根二莖三葉四花五果五種可噉食一麨二飯三麥豆飯四魚肉五餅彼復不知以何助味佛言應共乳酪酥蜜魚肉乾脯雜菜之類此若無者可和水食凡潤澤滋味充人色力得修善品

第二門第八子攝頌曰

安門扇鈕孔　皮替處中窓　內闊綱扇樞
開居須羊甲
緣在室羅伐城時諸苾芻造作房舍
不知安門佛言安門復不安扇廢僧
寂定佛言安扇不安門鈕開閉時難
佛言應安門鈕及鑰匙孔開時作聲
佛言聲處可安皮替房中黑闇佛言
應安窓牖近下安置遭諸賊難佛言
不應近下彼便極高同前室闇佛言
不應太高太下應須處中苾芻作時
外寬內狹佛言應令內闊外狹有鳥
雀入佛言張網既著網已復不安扇
夜有蚰蜒等來入室中佛言宜安窓
扇被風吹開佛言應著轉樞上復安
居開閉時難佛言應用羊甲杖而關
閉之（作小鐵叉子頭如羊足甲）
第二門第九子攝頌曰
鐵鍵及鏡子　鐵鉢并木杖　釜牀竇五百
斧鑿衆皆許
緣在王舍城時具壽畢隣陀婆蹉有
病諸苾芻來問尊者何疾答曰我患
風痳大德比服何藥答曰我先病時
以熱鐵鍵置餅水內用此湯水揩洗

身時便得瘥損若如是者令何不爲
報言世尊未許時諸苾芻以緣白佛
佛言我今開許風病苾芻以鐵鋌煖
水洗沐身形聞佛許已苾芻燒鋌熱
不能舉佛言應以鐵鎖繫之待熱牽
出苾芻以鎖俱尋火中熱不堪捉佛
言鎖留在外勿置火中可近鐵鋌以
泥圍裹之捉冷處牽出置瓮水中隨
意用用時諸苾芻以澡豆牛糞淨洗
其鋌佛言不應更洗置火便淨時諸
苾芻先煖觸水後煖淨水佛言先煖
淨水後煖觸水若不尒者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苾芻來問畢隣陁婆蹉尊
者何疾答言我有如是病大德何不
醫療報言具壽我先曾畜小溫藥鐺
子今時闕事是以病增問言今何不
畜答曰佛未聽許時諸苾芻以緣白
佛佛言有病苾芻聽畜溫鐺
緣在室羅伐城有一長者願爲僧伽
造立浴室於中火炭隨處縱橫佛言
聚合一處苾芻不知用何物聚佛言
以鐵作鍬佛既聽已諸蘭若苾芻不
能得鐵佛言以木作杴火便燒壞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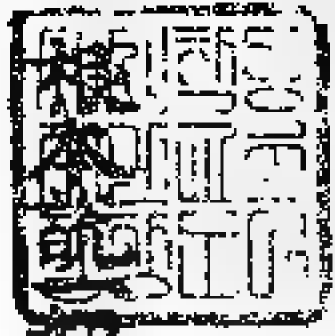
言以牛糞和土作泥塗之方用
緣處同前時一苾芻身有疾苦詣醫
人所問言賢首我有如是病幸為處
方醫言聖者應如是治療其苾芻為
煎藥故須釜從長者借用已却送長
者曰我今便施聖者苾芻曰佛未聽
許長者曰若尒置地而去時諸苾芻
以緣白佛佛言聽取于時䀹舍佉鹿
子母聞佛聽諸苾芻畜釜遂送五百
口鐵釜時諸苾芻不知云何佛言次
第行與苾芻佛既遣行諸年少者不
得佛言應與瓦釜
緣處同前有一苾芻於冷地卧食飲
不消詣長者處從借牀席用充卧具
病即得除用已却送長者曰我今便
施聖者苾芻曰佛未聽許時諸苾芻
以緣白佛佛言受取時䀹舍佉鹿子
母聞佛聽諸苾芻受牀即送五百張
牀時諸苾芻不知云何佛言次第行
與苾芻
緣處同前時有苾芻須當從長者借
用已却送長者曰施與聖者苾芻報
曰佛未聽許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

言受取時毗舍佉鹿子母同前送五
百竈乃至次第行與苾芻
緣處同前時一苾芻為染衣服要須
斧用從長者借了已却送彼曰施與
聖者苾芻報曰佛未聽許時諸苾芻
以緣白佛佛言為大衆故應受其斧
緣處同前時有苾芻斫撲忽折從長
者借鑿用已却送彼曰便與聖者報
曰佛未聽許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
言為大衆故應受其鑿
第二門第十子攝頌曰
許斤斧三撲 竹木繩蹬事 下濯造寺法
識難隨因緣
緣處同前時一苾芻牀脚忽折為須
斲斤從長者借用已還主廣如上說
乃至為衆應受
緣處同前佛在鹿子母舊園中許諸
苾芻營造寺宇及以制底苾芻造既
高大不知以何登上佛言作梯苾芻
不知以何物作佛言用三種物謂竹
木及繩隨意應作
緣在室羅伐城時有苾芻身嬰疾苦
行之醫所問言賢者我有如是病苦

着身幸賜方藥醫言聖者應爲下灌
必得除損苔曰世尊未許醫曰太師
慈愍聽許無疑時諸苾芻以緣白佛
佛言若有病緣開聽下灌
緣處同前如佛所說造苾芻寺僧房
應作五層佛殿應作七層門樓七層
若造尼寺房應三層佛殿五層門樓
五層苾芻不知云何昇上佛言可於
門側角頭作曲道而上有三種道謂
石板土苾芻不解下層以木中間用
土上層安石上重下危遂令隤毀佛
言下層安石中層用土上層以木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一　賓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第二門第十子攝頌之餘難陀因緣

緣在劫比羅城多根樹園世尊有弟名曰難陀身如金色具三十相短佛四指妻名孫陀羅儀容端正世間罕有光華超絕人所樂見難陀於彼纏綿戀著無暫捨離深愛情重畢命為期世尊觀知受化時至即於晨朝著衣持鉢將具壽阿難陀為侍者入城乞食次至難陀門首而立以大悲力放金色光其光普照難陀宅中皆如金色于時難陀便作是念光明忽照定是如來令使出看乃見佛至即便速返白難陀曰世尊在門聞此語已即欲速出迎禮世尊時孫陀羅便作是念我若放去世尊必定與其出家遂捉衣牽不令出去難陀曰今可暫放禮世尊已我即却迴孫陀羅曰共作要期方隨意去以汝溼額而告之曰此點未乾即宜却至若遲違者罰金錢五百難陀曰可尒即至門首頂

礼佛足取如來鉢却入宅中盛滿美
食持至門首世尊遂去即與阿難陀
世尊現相不令取鉢如來大師威嚴
尊重不敢喚住復更授與阿難陀阿
難陀問曰汝向誰邊取得此鉢答曰
於佛邊取向難陀曰宜授與佛答曰
我今不敢輕觸大師默然隨去世尊
至寺洗手足已就座而坐難陀持鉢
以奉世尊食已告曰難陀汝食我殘
不答言我食佛即授與難陀食已世
尊告曰汝能出家不答言出家然佛
世尊昔行菩薩道時於父母師長及
餘尊者所有教令曾無違逆故得今
時言無違者即告阿難陀曰汝與難
陀剃除鬚髮答曰如世尊教即命剃
髮人為其落髮難陀見已告彼人曰
汝今知不我不久當作轉輪王汝若
輙尔剃我髮者當截汝腕彼便大怖
褁其刀具即欲辭出時阿難陀便往
白佛佛便自去詣難陀處問言難陀
汝不出家答言出家是時世尊自持
瓶水灑其頂上淨人即剃便作是念
我今敬奉世尊且為出家暮當歸舍

既至日曉尋路而行尒時世尊於其
行路化作大城見已便念孫陀羅難
陀城遠矣無緣得去我今相憶或容致
死如其命在至曉方行憶孫陀羅愁
苦通夜尒時世尊知彼意已告阿難
陀曰汝今宜去告彼難陀令作知事
人即便往報世尊令尒作知事人問
曰云何名為知事人欲作何事答曰
可於寺中撿挍衆事問曰如何應作
答言具壽凡知事者若諸苾芻出乞
食時應可灑掃寺中田地取新牛糞
次第淨塗作意防守勿令失落有平
章事當為白僧若有香花應行與衆
夜閉門戶至曉當開大小行處常須
洗拭若於寺中有損壞處即應修補
聞是教已答言大德如佛所言我皆
當作時諸苾芻於小食時執持衣鉢
入劫比羅城為行乞食于時難陀見寺
無人便作是念我掃地了即可還家
遂便掃地世尊觀知以神通力令掃
淨處糞穢還滿復作是念我除糞穢
方可言歸放箒取持糞穢無盡複作
是念閉戶而去世尊即令閉一戶竟

更開餘户彼户便開遂生憂惱復作是念縱賊損寺此亦何傷我當為王更作百千好寺倍過於是我宜歸舍若行大路恐見世尊作是思量即趣小徑佛知其念從小道來既遥見佛不欲相遇路傍有樹枝蔭低垂即於其下隱身而住佛令其樹舉枝高上其身露現佛問難陀汝何處來可隨我去情生羞恥從佛而行佛作是念此於其婦深生戀著宜令捨離為引接故出劫比羅城詣室羅伐既至彼已住毗舍佉鹿子母園

介時毗舍佉鹿子母聞佛有弟号曰難陀身如金色具三十相短佛四指與佛俱来我暫往礼或容得見是時難陀於小食時執持衣鉢入城乞食次第巡至鹿子母家時毗舍佉見彼容儀相好光飾與餘不等即作是念此豈不是佛之弟耶便起淨信礼其雙足將手觸著彼身柔軟女是觸毒遍便損害難陀禀性多欲便起染心遂即流精墮毗舍佉頭上世尊知已化彼不淨令作蘇合香油手觸熏之

作如是念何因此處得有如是微妙香油是佛神通變斯香物遂生希有歡躍之心讚言善哉佛陀善哉達摩善哉僧伽善說法律不可思議能令如此難陀之類躭欲男子投佛法中專修梵行時彼難陀起追悔心豈非我犯衆教罪耶白諸苾芻苾芻白佛佛言難陀無犯若有如是多欲之人應以皮袋子盛勿致疑惑佛言多欲畜皮袋子者苾芻不知以何皮作佛言應用三種羊鹿鼠皮即便生用遂有臭氣佛言熟之當用洗已曬乾曝時見女生欲亂意遂乃精洩穢汙下裙佛言應爲兩袂一曬一著時有精多其皮溼壞應將物襯可安沙土時有苾芻著而噉食及繞制底佛言解安屏處淨洗手已噉食礼敬後於一時難陀在石上坐憶孫陀羅即於石上畫作其像時大迦葉波因過其所見彼畫石問言難陀汝何所爲答言大德我畫孫陀羅形報言具壽佛遮苾芻作二種事一者習定二者讀誦汝今棄此自畫婦形聞已默然迦葉

波白佛佛作是念苾芻作畫有此過
生佛告苾芻難陁癡人憶孫陁羅畫
其形像是故苾芻不應為畫作者得
越法罪
時諸苾芻聞佛制畫於制底處不敢
塗香佛問阿難陁何故如来髮爪窣
覩波所不著塗香及香泥灑地時阿
難陁以緣白佛佛言應以香泥隨意
塗拭不得畫作衆生形像作者得越
法罪若畫死屍或作髑髏像者無犯
佛念難陁愚癡染惑尚憶其妻愛情
不捨應作方便令心止息即告之曰
汝先曾見香醉山不答言未見若如
是者捉我衣角即就捉衣于時世尊
猶如鵝王上昇虛空至香醉山將引
難陁左右顧眄於果樹下見雌獼猴
又無一目即便舉面直視世尊佛告
難陁曰汝見此瞎獼猴不白佛言見
佛言於汝意云何此瞎獼猴比孫陁
羅誰為殊勝答言彼孫陁羅是釋迦
種猶如天女儀容第一舉世無雙獼
猴比之千万億分寧及其一佛言汝
見天宮不答言未見可更捉衣角即

便執衣還若鴈王上虛空界至三十
三天告難陀曰汝可觀望天宮勝處
難陀即往歡喜園娛身園麁身園交
合園圓生樹善法堂如是等處諸天
苑園花果浴池遊戲之處殊勝歡娛
悉皆遍遊察次入善見城中復見種種
鼓樂絲竹微妙音聲廊宇疎通床帷
映設處處皆有天妙婇女共相娛樂
難陀遍觀見一處所唯有天女而無
天子便問天女曰何因餘處男女雜
居受諸快樂汝等何故唯有女人不
見男子天女答曰世尊有弟名曰難
陀投佛出家專修梵行命終之後當
生此間我等於此相待難陀聞已踊
躍歡欣速還佛所世尊問言汝見諸
天勝妙事不答言已見佛言汝見何
事彼如所見具白世尊佛告難陀見
天女不答言已見此諸天女比孫陀
羅誰為殊妙白言世尊以孫陀羅比
此天女還如香醉山內以瞎獼猴比
孫陀羅百千万倍不及其一
佛告難陀修淨行者有斯勝利汝今
宜可堅修梵行當得生天受斯快樂

聞已歡喜默然而住
尒時世尊便與難陁即於天沒至逝
多林是時難陁思慕天宮而修梵行
佛知其意告阿難陁曰汝今可去告
諸苾芻不得一人與難陁同座而坐
不得同處經行不得一竿置衣不得
一處安鉢及著水瓶不得同處讀誦
經典阿難陁傳佛言教告諸苾芻苾
芻奉行皆如聖旨是時難陁既見諸
人不共同聚極生羞愧後於一時阿
難陁與諸苾芻在供侍堂中縫補衣
服難陁見已便作是念此諸苾芻
弃於我不同一處此阿難陁既是我
弟豈可相嫌即去同坐時阿難陁遽
即起避彼言阿難陁諸餘苾芻事容
見弃汝是我弟何乃亦嫌阿難陁曰
誠有斯理然仁行別道我遵異路是
故相避荅曰何謂我道云何尒路荅
曰仁樂生天而修梵行我求圓寂而
除欲染聞是語已倍加憂慼
尒時世尊知其心念告難陁曰汝頗
曾見捺洛迦不荅言未見佛言汝可
捉我衣角即便就執佛便將去往地

獄中尒時世尊在一邊立告難陁曰
汝今可去觀諸地獄難陁即去先見
灰河次至劍樹糞屎火河入彼觀察
遂見衆生受種種苦或見以鉗拔舌
拔齒抉目或時以鋸割解其身或復
以斧斫截手足或以牟鑽鑽身或以
棒打矟刺或以鐵鎚粉碎或以鎔銅
灌口或上刀山劍樹碓擣石磨銅柱
鐵牀受諸極苦或見鐵鑊猛火沸騰
熱焰洪流煑有情類見如是等受苦
之事復有一大鐵鑊然湯涌沸中無
有情覩此憂惶問獄卒曰何因緣故
自餘鐵鑊皆煑有情唯此鑊中空無
沸涌彼便報曰佛弟難陁唯願生天
專脩梵行得生天上暫受快樂彼命
終後入此鑊中是故我今然鑊相待
難陁聞已生大恐怖身毛皆竪白汗
流出作如是念此若知我是難陁者
生叉鑊中即便急走詣世尊處佛言
汝見地獄不難陁悲泣雨淚哽咽言
出微細聲白言已見佛言汝見何物
即如所見具白世尊佛告難陁或願
人間或求天上勤脩梵行有如是過

是故汝今當求涅槃以修梵行勿樂
生天而致勤苦難陀聞已情懷愧恥
默無所對尒時世尊知其意已從地
獄出至逝多林即告難陀及諸苾芻
曰內有三垢謂是婬欲瞋恚愚癡是
可弃捨是應遠離汝當修學
尒時世尊住逝多林未經多日為欲
隨緣化衆生故與諸徒衆往占波國
住揭伽池邊時彼難陀與五百苾芻
亦隨佛至往世尊所皆礼佛足在一
面坐時佛世尊見衆坐定告難陀曰
我有法要初中後善文義巧妙純一
圓滿清白梵行所謂入母胎經汝當
諦聽至極作意善思念之我今為說
難陀言唯然世尊願樂欲聞佛告難
陀雖有母胎有入不入云何受生入
母胎中若父母染心共為婬愛其母
腹淨月期時至中蘊現前當知尒時
名入母胎此中蘊形有其二種一者
形色端正二者容貌醜陋地獄中有
容貌醜陋如燒杌木傍生中有其色
如烟餓鬼中有其色如水人天中有
形如金色色界中有形色鮮白無色

界天元無中有以無色故中蘊有情
或有二手二足或四足或多足或復無
足隨其先業應託生處所感中有即
如彼形若天中有頭便向上人傍生
鬼橫行而去地獄中有頭直向下凡
諸中有皆具神通乘空而去猶如天
眼遠觀生處言月期至者謂納胎時
難陁有諸女人或經三日或經五日
半月一月或有待緣經久期水方至
若有女人身無威勢多受辛苦形容
醜陋無好飲食月期雖來速當止息
猶如乾地灑水之時即便易燥若有
女人身有威勢常受安樂儀容端正得
好飲食所有月期不速止息猶如潤
地水灑之時即便難燥云何不入若
父精出時母精不出母精出時父精
不出若俱不出皆不入胎若母不淨
父淨若父不淨母淨若俱不淨亦不
受胎若母根門為風病所持或有黃
病痰癊或有血氣胎結或為肉增或
為服藥或麥腹病蟻腰病或產門
如駝口或中如多根樹或如犁頭或如
車轅或如藤條或如樹葉或如麥芒

或腹下深或有上深或非胎器或恒
血出或復水流或如鵶口常開下合
或上下四邊闊狹不等或高下凸凹
或內有虫食爛壞不淨若母有此過
者並不受胎或父母尊貴中有卑賤
或中有尊貴父母卑賤如此等類亦
不成胎若父母及中有俱是尊貴若
業不和合亦不成胎若其中有於前
境處無男女二愛亦不受生
難陀云何中有得入母胎若母腹淨
中有現前見為欲事無如上說衆多
過患父母及子有相感業方入母胎
又彼中有欲入胎時心即顛倒若是
男者於母生愛於父生憎若是女者
於父生愛於母生憎於過去生所造
諸業而起妄想作邪解心生寒冷想
大風大雨及雲霧想或聞大衆鬧聲
作此想已隨業優劣復起十種虛妄
之想云何為十我今入宅我欲登樓
我昇臺殿我昇牀座我入草菴我入
葉舍我入草叢我入林內我入牆孔
我入籬閒難陀其時中有作此念已
即入母胎應知受胎名羯羅藍父精

母血非是餘物由父母精血和合因緣為識所緣依止而住譬如依酪瓶鑽人功動轉不已得有酥出異此不生當知父母不淨精血羯羅藍身亦復如是

復次難陀有四譬喻汝當善聽如依青草蟲乃得生草非是蟲蟲非離草然依於草因緣和合蟲乃得生身作青色難陀當知父精母血羯羅藍身亦復如是因緣和合大種根生如依牛糞生蟲糞非是蟲蟲非離糞然依糞因緣和合蟲乃得生身作黃色難陀當知父精母血羯羅藍身亦復如是因緣和合大種根生如依棗生蟲棗非是蟲蟲非離棗然依於棗因緣和合蟲乃得生身作赤色難陀當知父精母血羯羅藍身亦復如是因緣和合大種根生如依酪生蟲身作白色廣說乃至因緣和合大種根生

復次難陀依父母不淨羯羅藍故地界現前堅鞕為性水界現前濕潤為性火界現前溫煖為性風界現前輕動為性難陀若父母不淨羯羅藍身

但有地界無水界者便即乾燥悉皆分散譬如手握乾麨灰等若但水界無地界者即便離散如油渧水由水界故地界不散由地界故水界不流難陀羯羅藍身有地水界無火界著而便爛壞譬如夏月陰處宍團難陀羯羅藍身但有地水火界無風界者即便不能增長廣大此等皆由先業為因更互為緣共相招感識乃得生地界能持水界能攝火界能熟風界能長難陀又如有人若彼弟子熟調沙糖即以氣吹令其增廣於內空虛猶如藕根內身大種地水火風業力增長亦復如是難陀非父母不淨有羯羅藍躰亦非母腹亦非是業非因非緣但由此等眾緣和會方始有胎如新種子不被風日之所損壞堅實無穴藏舉合宜下於良田并有潤澤因緣和合方有芽莖枝葉花果次第增長難陀此之種子非離緣合芽等得生如是應知非唯父母非但有業及以餘緣而胎得生要由父母精血因緣和合方有胎耳難陀如明眼

人為求火故將日光珠置於日中以乾牛糞而置其上方有火生如是應知依父母精血因緣合故方有胎生父母不淨成羯羅藍号之為色受想行識即是其名說為名色此之蘊聚可惡名色託生諸有乃至少分剎那我不讚歎何以故生諸有中是為大苦譬如糞穢少亦是臭如是應知生諸有中少亦名苦此五取蘊色受想行識皆有生住增長及以衰壞生即是苦住即是病增長衰壞即是老死是故難陁誰於有海而生愛味卧母胎中受斯劇苦

復次難陁如是應知凡入胎者大數言之有三十八七日初七日時胎居母腹如稱如癰卧在糞穢如處鍋中身根及識同居一處壯熱煎熬極受辛苦名羯羅藍狀如粥汁或如酪漿於七日中內熱煎煑地界堅性水界溼性火界煖性風界動性方始現前難陁第二七日胎居母腹卧在糞穢如處鍋中身根及識同居一處壯熱煎熬極受辛苦於母腹中有風自起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一　第十五張　賓

名為遏羅從先業生觸彼胎時名頞
部陀狀如稠酪或如凝酥於七日中
內熱煎煮四界現前
難陀第三七日廣說如前於母腹中
有風名刀鞘口從先業生觸彼胎時
名曰閉尸狀如鐵箸或如鉦剪於七
日中四界現前
難陀第四七日廣說如前於母腹中
有風名為內開從先業生吹擊胎箭
名為健南狀如鞋楥或如溫石於七
日中四界現前
難陀第五七日廣說如前於母腹中
有風名曰攝持此風觸胎有五相現
所謂兩髆兩䏶及頭譬如春時天降
甘雨樹林欝茂增長枝條此亦如是
五相顯現
難陀第六七日於母腹中有風名曰
廣大此風觸胎有四相現謂兩肘兩
膝如春降雨叢草生枝此亦如是四
相顯現
難陀第七七日於母腹中有風名為
旋轉此風觸胎有四相現謂兩手兩
脚猶如聚沫或如水苔有此四相

難陀第八七日於母腹中有風名曰翻轉此風觸胎有二十相現謂手足十指從此初出猶如新雨樹根始生

難陀第九七日於母腹中有風名曰分散此風觸胎有九種相現謂二眼二耳二鼻并口及下二穴

難陀第十七日於母腹中有風名曰堅鞕令胎堅實即此七日於母胎中有風名曰普門此風吹脹胎藏猶如浮囊以氣吹滿

難陀第十一七日於母胎中有風名曰疎通此風觸胎令胎通徹有九孔現若母行立坐卧作事業時彼風旋轉虛通漸令孔大若風向上上孔便開若向下時即通下穴辟如鍛師及彼弟子以橐扇時上下通氣風作事已即便隱滅

難陀第十二七日於母腹中有風名曰曲口此風吹胎於左右邊作大小腸猶如藕絲如是依身交絡而住即此七日復有風名曰穿髮於彼胎內作一百三十節無有增減復由風力作百一禁處

難陀第十三七日於母腹中以前風力知有飢渴母飲食時所有滋味從臍而入藉以資身

難陀第十四七日於母腹中有風名曰線口其風令胎生一千筋身前有二百五十身後有二百五十右邊二百五十左邊二百五十

難陀第十五七日於母腹中有風名曰蓮花能與胎子作二十種脉吸諸滋味身前有五身後有五右邊有五左邊有五其脉有種種名及種種色或名伴或名力或名勢色有青黃赤白豆蘇油酪等色更有多色共相和雜難陀其二十脉別各有四十脉以為眷屬合有八百吸氣之脉於身前後左右各有二百難陀此八百脉各有一百道脉眷屬相連合有八万前有二万後有二万右有二万左有二万難陀此八万脉復有衆多孔穴或一孔二孔乃至七孔一一各與毛孔相連猶如藕根有多孔隙

難陀第十六七日於母腹中有風名曰甘露行此風能為方便安置胎子

二眼處所如是兩耳兩鼻口咽胷臆令食入時得停貯處能令通過出入氣息譬如陶師及彼弟子取好泥團安在輪上隨其器物形勢安布令無差舛此由業風能作如是於眼等處隨勢安布乃至能令通過出入氣息亦無差失

難陁第十七七日於母腹中有風名日毛拂口此風能於胎子眼耳鼻口咽喉胷臆食入之處令其滑澤通出入氣息安置處所譬如巧匠若彼男女取塵翳鏡以油及灰或以細土揩拭令淨此由業風能作如是安布處所無有障礙

難陁第十八七日於母腹中有風名日無垢能令胎子六處清淨如日月輪大雲覆蔽猛風忽起吹雲四散光輪清淨難陁此業風力令其胎子六根清淨亦復如是

難陁第十九七日於母腹內令其胎子成就四根眼耳鼻舌入母腹時先得三根謂身命意

難陁第二十七日於母腹中有風名

日堅固此風依胎左脚生指節二十
骨右脚亦生二十骨足跟四骨膞有
二骨膝有二骨髀有二骨髁有三
骨脊有十八骨脇有二十四骨復依
左手生指節二十骨復依右手亦生
二十腕有二骨臂有四骨胷有七骨
肩有七骨項有四骨頷有二骨齒有
三十二骨髑髏四骨譬如塑師
或彼弟子先用鞕木作其相狀次以
縄纏後安諸泥以成形像此業風力
安布諸骨亦復如是此中大骨數有
二百除餘小骨
難隨第二十一七日於母腹中有風
名曰生起能令胎子身上生肉譬如
泥師先好調泥泥於牆壁此風生肉
亦復如是
難隨第二十二七日於母腹中有風
名曰浮流此風能令胎子生血
難隨第二十三七日於母腹内有風
名曰淨持此風能令胎子生皮
難隨第二十四七日於母腹中有風
名曰滋漫此風能令胎子皮膚光悅
難隨第二十五七日於母腹中有風

名曰持城此風能令胎子血肉滋潤
難陁第二十六七日於母腹中有風
名曰生成能令胎子身生髮毛爪甲
此皆一一共脉相連
難陁第二十七七日於母腹中有風
名曰曲藥此風能令胎子髮毛爪甲
悉皆成就難陁由其胎子先造惡業
慳澁恡惜於諸財物堅固執著不肯
惠施不受父母師長言教以身語意
造不善業日夜增長當受斯報若生
人間所得果報皆不稱意若諸世人
以長為好彼即短若以短為好彼即
長以麤為好彼即細若以細為好彼
即麤若叉節相近為好彼即相離若
相離為好彼即相近若多為好彼即
少若少為好彼即多愛肥便瘦愛瘦
便肥愛怯便勇愛勇便怯愛白便
黑愛黑便白難陁又由惡業感得惡
報聾盲瘖瘂愚鈍醜陋所出音響人
不樂聞手足攣躄形如餓鬼親屬皆
憎不欲相見況復餘人所有三業向
人說時他不信受不將在意何以故
由彼先世造諸惡業獲如是報難陁

由其胎子先修福業好施不慳憐愍
貪惜於諸財物無恪著心所造善業
日夜增長當受勝報若生人間所受
果報悉皆稱意若諸世人以長為好
則長若以短為好則短麁細合度支
節應宜多少肥瘦勇怯顏色無不
愛者六根具足端正超倫辭辯分明
音聲和雅人相皆具見者歡喜所有
三業向人說時他皆信受敬念在心
何以故由彼先世造諸善業獲如是
報難陁胎若是男在母右脇蹲踞而
坐兩手掩面向母脊住若是女者在
母左脇蹲踞而坐兩手掩面向母腹住
在生藏下熟藏上生物下鎭熟物上
刻如縛五處插在尖標若母多食或
時少食皆受苦惱如是若食極膩或
食乾燥極冷極熱醎淡苦醋或太甘
辛食此等時皆受苦痛若母行欲
或急行走或時危坐久坐久卧跳躑
之時悉皆受苦難陁當知處母胎中
有如是等種種諸苦逼迫其身不可
具說於人趣中受如此苦何況惡趣
地獄之中苦難比喻是故難陁誰有

智者樂居生死無邊苦海受斯厄難
難陀第二十八七日於母腹中胎子便生八種顛倒之想云何為八所謂屋想乘想園想樓閣想樹林想牀座想河想池想而實無此妄生分別
難陀第二十九七日於母腹中有風名曰花條此風能吹胎子令其形色鮮白淨潔或由業力令色黧黑或復青色更有種種雜類顏色或令乾燥無有滋潤白光黑光隨色而出
難陀第三十七日於母腹中有風名曰鐵口此風能吹胎子髮毛爪甲令得生長白黑諸光皆隨業現如上所說
難陀第三十一七日於母腹中胎子漸大如是三十二七三十三七三十四七日已來增長廣大
難陀第三十五七日子於母腹支體具足
難陀第三十六七日其子不樂住母腹中
難陀第三十七七日於母腹中胎子便生三種不顛倒想所謂不淨想臭穢想黑闇想依一分說

難陁第三十八七日於母腹中有風
名曰藍花此風能令胎子轉身向下
長舒兩臂趣向產門次復有風名曰
趣下由業力故風吹胎子令頭向下
雙脚向上將出產門難陁若彼胎子
於前身中造衆惡業并墮人胎由此
因縁將欲出時手足橫亂不能轉側
便於母腹以取命終時有智慧女人
或善醫者以煖酥油或榆皮汁及餘
滑物塗其手上即以中指夾薄刀子
利若鋒芒内如糞廁黒闇臭穢可惡
坑中有無量蟲恒所居止臭汁常流
精血腐爛深可猒惡薄皮覆蓋惡業
身瘡於斯穢處推手令入以利刀子
臠割兒身片片抽出其母由斯受不
稱意極痛辛苦因此命終設復得存
與死無異難陁若彼胎子善業所感
假令顛倒不損其母安隱生出不受
辛苦難陁若是尋常無此厄者至
三十八七日將欲產時母受大苦性
命幾死方得出胎難陁汝可審觀當
求出離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一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勑彫造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二　肯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第二門第十子攝頌難陀因緣之餘

佛告難陀凡胎生者是極苦惱初生之時或男或女墮人手內或以衣裏安在日中或在陰處或置搖車或居牀席懷抱之內由是因緣皆受酸辛楚毒極苦難陀如牛剝皮近牆而住被牆蟲所食若近樹草樹草蟲食若居空處諸蟲唼食皆受苦惱初生亦尒以煖水洗受大苦惱如癩病人皮膚潰爛膿血横流加之杖捶極受楚切生身之後飲母血垢而得長大言血垢者於聖法律中即乳汁是難陀既有如是無邊極苦無一可樂誰有智者於斯苦海而生愛戀常為流轉無有休息生七日已身內即有八万户蟲縱横噉食難陀有一户蟲名曰食髮依髮根住常食其髮有二户蟲一名杖藏二名麁頭依頭而住常食其頭有一户蟲名曰繞眼依眼而住常食於眼有四户蟲一名駈逐二名奔

走三名屋宅四名圓滿依腦而住常食於腦有一戶蟲名曰稻葉依耳食耳有一戶蟲名曰藏口依鼻食鼻有二戶蟲一名遥擲二名遍擲依脣食脣有一戶蟲名曰蜜葉依齒食齒有一戶蟲名曰木口依齒根食齒根有一戶蟲名曰針口依舌食舌有一戶蟲名曰利口依舌根食舌根有一戶蟲名曰手圓依腭食腭復有二戶蟲一名手網二名半屈依手掌食手掌有二戶蟲一名短懸二名長懸依腕食腕有二戶蟲一名遠臂二名近臂依臂食臂有二戶蟲一名欲呑二名已呑依喉食喉有二戶蟲一名有愆二名大愆依胷食胷有二戶蟲一名螺貝二名螺口依宍食宍有二戶蟲一名有色二名有力依血食血有二戶蟲一名勇健二名香口依筋食筋有二戶蟲一名不高二名下口依脊食脊有二戶蟲俱名腦色依脂食脂有一戶蟲名曰黃色依黃食黃有一戶蟲名曰真珠依腎食腎有一戶蟲名曰大真珠依胃食胃有一戶蟲名

曰末至依脾食脾有四戶蟲一名水命二名大水命三名針口四名刀口依腸食腸有五戶蟲一名月滿二名月面三名暉耀四名暉面五名別住依右脇食其脇復有五蟲名同於上依左脇食其脇復有四蟲一名穿前二名穿後三名穿堅四名穿住依骨食骨有四戶蟲一名大白二名小白三名重雲四名臭氣依脉食脉有四戶蟲一名師子二名備力三名急箭四名蓮花依生藏食生藏有二戶蟲一名安志二名近志依熟藏食熟藏有四戶蟲一名撞口二名蘊口三名綱口四名雀口依小便道食尿而住有四戶蟲一名應作二名大作三名小形四名小束依大便道食糞而住有二戶蟲一名黑口二名大口依髀食髀有二戶蟲一名癩二名小癩依膝食膝有一戶蟲名曰愚根依脛食脛有一戶蟲名曰黑項依脚食脚難陁如此之身甚可猒患如斯色類常有八万戶蟲日夜噉食由此令身熱惱羸瘦疲困飢渴又復心有種種苦惱

憂愁悶絶衆病現前無有良醫能
為除療難陀於大布海生死之中有
如是苦云何於此而生愛樂復為諸
神諸病之所執持所謂天神龍神八
部所持及諸鬼神乃至羯吒布單那
及餘禽獸諸鬼所持或為日月星辰
所厄此等鬼神作諸病患逼惱身心
難可具說
佛告難陀誰於生死樂入母胎受極
辛苦 如是生成如是增長飲母乳血
妄生美想及諸飲食漸至長成假令
身得安樂無病衣食恣情壽滿百歲
於此生中睡眠減半初為嬰兒次為
童子漸至成長憂悲患難衆病所逼
無量百苦觸惱其身難可說盡身內
諸苦難忍受時不願存生意便求死
如是之身苦多樂少雖復暫住必當
謝滅難陀生者皆死無有常存假使
藥食資養壽命得延年歲終歸不免
死王所救送往空田是故當知全無可
樂來世資粮應勤積集勿作放逸勤
修梵行莫為懶惰於諸利行法行功
德行純善行常樂修習恒觀自身善

惡二業繫在於心勿令後時生大追
悔一切所有愛樂之事皆悉別離隨
善惡業趣於後世難陁壽命百年有
其十位初謂嬰兒位臥於襁褓二謂
童子樂為兒戲三謂少年受諸欲樂
四謂少壯勇健多力五謂盛年有智
談論六謂成就能善思量巧為計策
七謂漸衰善知法式八謂衰邁衆事
衰弱九謂極老無所能為十謂百年
是當死位難陁稉槩大位略說如是
計准四月以為一時百年之中有三
百時於春夏冬各有其百一年十二
月總有一千二百月若半月為數總
有二千四百半月於三時中各有八
百半月總有三万六千晝夜一日再
食總有七万二千度食雖有緣不食
亦在其數不食緣者所謂瞋恨不食
遭苦不食或求索不得睡眠持齋掉
戲不食事務不食食與不食而共合
集數有尒許并飲母乳人命百年我
已具說年月晝夜及飲食數汝應當
厭難陁如是生成長大身有衆病所
謂頭目耳鼻舌齒咽喉胸腹手足疥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卷第十三 [illegible]

癩癲狂水腫欬嗽風黃熱癃衆多疹病支節痛苦難隨人身有如是病苦復有百一風病百一黃病百一痰癊病百一摠集病摠有四百四病從內而生難隨身如癰箭衆病所成無暫時停念念不住體是無常苦空无我恒近於死敗壞之法不可保愛難隨凡諸衆生復有如是生受苦痛謂截手足眼耳鼻舌頭及支分復以獄因枷鏁相械鞭打拷楚飢渴困苦寒熱雨雪蚊虻蟻子風塵猛獸及諸惡觸種種諸惱無量無邊難可具說有情之類常在如是堅鞕苦中愛樂沉沒諸有所欲苦爲根本不知棄捨更復追求日夜煎迫身心被惱內起燒然無有休息如是生苦老苦病苦死苦愛別離苦怨憎會苦求不得苦五取陰苦四威儀中行立坐卧亦皆是苦若常行時不立坐卧即受苦無樂若常立時不行坐卧若坐不行立卧若卧不行立坐皆受極苦而無安樂難隨此等皆是捨苦求苦皆是苦生惟是苦滅諸行因緣相續而起如來

了知故說有情生死之法諸行無常非真究竟是變壞法不可保守當求知足深生厭患勤求解脫難陀於善趣中有情之類生處不淨苦劇如是種種虛誑說不可盡何况具說於三惡趣餓鬼傍生地獄有情所受楚毒難忍之苦

復次難陀有其四種入於母胎云何爲四一者有情正念入正念住正念出二者正念入正念住不正念出三者正念入不正念住出四者三皆不正念誰是正念入住出如有一類凡夫有情性愛持戒數習善品樂爲勝事作諸福行極善防護恒思質直不爲放逸有大智慧臨終無悔即便受生或是七生預流或是家家或是一來或是一間此人由先修善行故臨命過時雖苦來逼受諸痛惱心不散亂正念而終復還正念入母胎內了知諸法由業而生皆從因緣而得生起常與諸病作居止處雖隨應知此身恒是一切不淨窟宅軆非常住是愚癡物誘誑迷人此身以骨而作機

關節脉相連通諸孔穴腦實骨髓共相纏縛以皮覆上不見其過於熱窟中不淨充滿鬚毛爪齒分位差別執我我所故恒被拘牽不得自在常出涕唾穢汙流汗黃水痰癊爛壞脂膱腎膽肝肺大腸小腸屎尿可惡及諸蟲類周遍充滿上下諸孔常流臭穢生熟二藏蓋以薄皮是諸行廁汝應觀察凡食噉時牙齒咀嚼澁以涎唾咽入喉中髓腦相和流津腹內如犬咬枯骨妄生美想食至臍間嘔逆覆上還復卻咽難陀此身元從羯羅藍頞部陀閉尸鍵南鉢羅奢佉不淨穢物而得生長嬰兒流轉乃至老死輪迴繫縛如黑闇坑如臭壞井常以醎淡苦辛酸等食味而為資養又所晚火燒煑身根不淨糞鍋常嬰熱苦毋若行立坐卧之時如被五縛亦如火焚難可堪忍無能為喻難陀彼胎雖在如是糞穢坑中衆多苦切由利根故心不散亂復有一類薄福有情在母腹內或橫或倒由其先業因緣力故或由母食冷熱醎酸甘辛苦味

不善調攝或飲冷水過量或多行婬欲或饒疾病或懷愁惱或時倒地或被打拍由是等緣母身壯熱由身熱故胎亦燒然由燒然故受諸苦惱由痛苦故便即動轉由動轉故或身攢覆不能得出有善解女人以酥油塗手內纖孔中緩緩觸胎令安本處手觸著時胎子即便受大苦惱難堪譬如幼小男女人以利刀劇破皮宍散灰於上由斯便有大苦惱生胎子楚毒痛復如是雖受此痛由利根故正念不散難堪此胎如是住母腹中受如斯苦又欲產時辛苦而出由彼業風令手交合支節拳縮受大劇苦欲出母胎身體青瘀猶如初瘡難可觸著飢渴逼迫心懸熱惱由業因緣被風推出既出胎已被外風觸如割塗灰手衣觸時皆受極苦雖受此苦由上利根故正念不亂於母腹中知入住出悉皆是苦難堪誰當樂入如是胎中

難陁誰是於母腹正念入住不正念出難陁如有一類凡夫有情性樂持

戒修習善品常爲勝事作諸福行
其心質直不爲放逸少有智慧臨終
無悔或是七生預流或是家家或是
一來或是一間此人先修善行臨命
終時雖苦來逼受諸痛惱心不散亂
復還正念入母胎中了知諸法由業
而生皆從因緣而得生起廣說如上
乃至出胎雖受如是諸極苦楚由是
中利根故入住正念不正念出廣說
如上乃至諠譁當樂入如是胎中
難陁誰是正念入胎不正住出難陁
如有一類凡夫有情性樂持戒修習
善品常爲勝事作諸福行廣說如上
乃至臨終無悔或是七生預流等臨
命終時衆苦來逼雖受痛苦心不散
亂復還正念入母胎中由是下利根
故入胎時知住出不知廣說如上乃
至諠譁當樂入如是胎中
難陁誰是入住出俱不正念如有一
類凡夫有情樂毀淨戒不修善品常
爲惡事作諸惡行心不質直多行放
逸無有智慧貪財慳悋手常拳縮不
能舒展濟恵於人恒有希望心不調

順見行顛倒臨終悔恨諸不善業皆
悉現前當死之時猛利楚毒痛惱逼
切其心散亂由諸苦惱不自憶識我
是何人從何而來今何處去難陀是
謂三時皆無正念廣說如上難陀此
諸有情生在人中雖有如是無量苦
惱然是勝處於無量百千俱胝劫中
人身難得若生天上常畏墜墮有愛
別離苦命欲終時餘天告言願汝當
生世間善趣云何世間善趣謂是人
天人趣難得遠離難處更復是難云
何惡趣謂三惡道地獄趣者常受苦
切極不如意猛利楚毒難可譬喻餓
鬼趣者性多瞋恚無柔軟心諂誑慳
害以血塗手無有慈悲形容醜陋見
者恐怖設近於人受飢渴苦恒被障
礙傍生趣者無量無邊作無義行無
福行無法行無善行無淳質行互相
食噉強者欺弱有諸傍生者生者長
若死皆在闇中不淨糞屎垢穢之處
或時暫明所謂蜂蝶蚊蟻蚤虱蛆蟲
之類自餘復有無量無邊生長常闇
由彼先世是愚癡人不聽經法恣身

語意貪著五欲造衆惡事生此類中受愚迷苦難隨復有無量無邊傍生有情生長及死皆在水中所謂魚鱉黿龜鼉鱓蛭蚌蛤蝦蟇之類由先世業身語意惡如上廣說難隨復有無量無邊傍生有情聞屎尿香速往其處以為食飲所謂猪羊雞犬狐狢鵰鷲烏鴉鵄狼禽獸之類皆由先世惡業所招受如是報難隨復有無量無邊傍生之類常以草木及諸不淨充其飲食所謂象馬駝牛驢騾之屬乃至命終由先惡業受如是報

復次難隨生死有海苦哉痛哉猛燄燒然極大炎熱無一衆生不被燒煮斯等皆由眼耳鼻舌身意熾盛猛火貪求前境色聲香味觸法難隨云何名為熾盛猛火謂是貪瞋癡火生老病死火憂悲苦惱毒害之火常自燒然無一得免難隨懈怠之人多受衆苦煩惱纓纏作不善法輪迴不息生死無終勤策之人多受安樂發勇猛心斷除煩惱修習善法不捨善軛無休息時是故汝今應觀此身皮宍筋骨

血脉及髓不久散壞常當一心勿為懈息未證得者勤求證悟如是應學難隨我不共世間作諸諍論然而世間於我强為諍論所以者何諸知法者不與他諍離我我所共誰為諍由無見解起妄執故我證正覺作如是語我於諸法無不了知難隨我所言說有差異不難隨言不也世尊如來說者無有差異佛言善哉善哉難隨如來所說必無差異如來是真語者實語者如語者不異語者不誑語者欲令世間長夜安樂獲大勝利是知道者是識道者是說道者是開道者是大導師如來應正等覺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世間之人無知無信常與諸根而為奴僕唯見掌中不觀大利易慧境界汝今應以肉眼所見而觀察事不修難者恒作難隨且止如斯智之知所見者皆是虛妄即名解脫難隨汝莫信我莫隨我欲莫依我語莫觀我相莫隨沙門所有見解莫於沙門而生恭敬莫作是語沙門喬答摩

是我大師然而但可於我自證所得之法獨在靜處思量觀察常多修習隨於用心所觀之法即於彼法觀想成就正念而住自為洲渚自為歸處法為洲渚法為歸處無別洲渚無別歸處難陁云何苾芻自為洲渚自為歸處法為洲渚法為歸處無別洲渚無別歸處如是難陁若有苾芻於自內身隨觀而住勤勇繫念得正解了於諸世間所有憂惱常思調伏是謂隨觀內身是苦若觀外身及內外身亦復如是難陁次於集法觀身而住觀滅而住復於集滅二法觀身而住即於此身能為正念或但有智或但有見或但有念無依而住於此世間知無可取如是難陁是謂苾芻於自內身隨觀而住外身內外身為觀亦爾次觀內受外受及內外受而住觀內心外心及內外心而住觀內法外法及內外法而住勤勇繫念得正解了於諸世間所有憂惱常思調伏觀集法住觀滅法住復於集滅二法觀法而住即於此身能為正念或但

有智或但有見或但有念於此世間知無可取如是難隨是謂苾芻自為洲渚自為歸處法為洲渚法為歸處無別洲渚無別歸處難隨善有丈夫稟性質直遠離諂誑於晨朝時來至我所我以善法隨機教示彼至暮時自陳所得暮以法教旦陳所得難隨我之善法現得證悟能除熱惱善應時機易為方便是自覺法善為覆護親對我前聞所說法順於寂靜能趣菩提是我所知是故汝今見有自利見有他利及二俱利如是等法應常修學於出家法謹慎行之勿令空過當獲勝果無為安樂受他供給衣食臥具病藥等物令其施主獲大福利得勝果報尊貴廣大如是難隨應當修學

復次難隨未有一色是可愛樂能於後時不變壞者無有是處不起憂悲不生煩惱者亦無是處難隨於汝意云何此色是常為是無常大德體是無常難隨體既無常為是苦不大德是苦若無常苦即變壞法我諸多聞

聖弟子衆計色是我我有諸色色屬於我我在色中不自言不也世尊 於汝意云何受想行識是常無常大德皆是無常難陀體既無常爲是苦不大德是苦若無常苦即變壞法我諸多聞聖弟子衆計受等是我我有受等受等屬我我在受等中不不也世尊是故應知凡是諸色若過去若未來若現在若内若外若麁若細若勝若劣若遠若近所有諸色皆非是我我不有色色不屬我我不在色中如是應以正念正慧而審觀察受想行識若過去若未來若現在若内若外若麁若細若勝若劣若遠若近此等亦非是我我非有此等我亦非在此中如是應以正念正慧而審觀察若我多聞聖弟子衆如是觀察於色猒患復於受想行識亦生猒患若猒患已即不深著既無深著即得解脱既解脱已自知解脱如是言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受後有尒時世尊說此法已時具壽難陀遠塵離垢得法眼淨五百苾芻於諸

漏心得解脫尒時世尊重說伽他告
難陀曰
若人無定心　即無清淨智　不能斷諸漏
是故汝勤修　汝常修妙觀　知諸蘊生滅
清淨若圓滿　諸天悉欣慶　親友共交歡
往來相愛念　貪名著利養　難陀汝應捨
勿親近在家　及於出家者　念超生死海
窮盡苦邊際　初從羯羅藍　次生於肉疱
肉疱生閉尸　閉尸生健南　健南漸轉變
生頭及四支　衆骨聚成身　皆從業因有
頂骨合九片　頷車兩骨連　齒有三十二
其根亦如是　耳根及頸骨　髆骨并鼻梁
胷臆與咽喉　總有十二骨　眼眶有四骨
肩髃亦兩雙　兩臂及指頭　總有五十骨
項後有八骨　脊梁三十二　此各有根本
其數亦四八　右脇邊肋骨　相連有十三
左脇相連生　亦有十三骨　此等諸骨鏁
三三相續連　二二相鉤牽　其餘不相續
左右兩膝足　合有五十骨　總三百十六
支拄於身內　骨節相鉤綴　合成衆生軀
實語者記說　正覺之所知　從足至於頂
雜穢不堅牢　由此共成身　脆危如草舍
無稱唯骨立　血肉遍塗治　同機關木人

亦如幻化像　應觀於此身　筋脈更纏繞
溼皮相裹覆　九處有瘡門　周遍常流溢
屎尿諸不淨　譬如倉與篅　盛諸穀麥等
此身亦如是　雜穢滿其中　運動骨機關
危脆非堅實　愚夫常愛樂　智者無染著
涕唾汙常流　膿血恒充滿　黃脂雜乳汁
腦滿髑髏中　胷膈痰癊流　內有生熟藏
肪膏與皮膜　五藏諸腸胃　如是臭爛等
諸不淨居同　罪身深可畏　此即是怨家
無識躭欲人　愚癡常保護　如是臭穢身
猶如朽城郭　日夜煩惱逼　遷流無暫停
身城骨牆壁　血肉作塗泥　畫綵貪瞋癡
隨處而莊飾　可惡骨身城　血肉相連合
常被惡知識　內外苦相煎　難陀汝當知
如我之所說　晝夜常繫念　勿思於欲境
若欲遠離者　常作如是觀　勤求解脫處
速超生死海

尒時世尊說是入胎經已具壽難陀及五百苾芻皆大歡喜信受奉行難陀苾芻越生死海險難之處能至安隱究竟涅槃獲阿羅漢果說自慶頌曰

敬心奉澡浴　淨水及塗香　并修諸福因

獲斯殊勝報
時諸苾芻聞是説已咸皆有疑為斷
疑故請大師曰大德難陁苾芻先作
何業由彼報得金色之身具三十相以
自嚴飾望世尊身但少四指於婬欲
境極生愛著大師哀愍於生死海强
拔令出方便安置究竟涅槃唯願為
説佛告諸苾芻難陁苾芻先所作業
果報成熟皆悉現前廣説如上即説
頌曰
假令經百劫　所作業不亡　因緣會遇時
果報還自受
汝等諸苾芻過去世時九十一劫人
壽八万歲有毗鉢尸佛如來應供正
等覺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
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出現於世與
六万二千苾芻遊行人間至親慧城
王所都處住親慧林即於此住時彼
世尊有異母弟於婬欲境極生愛著
其毗鉢尸如來應正等覺於生死海
勸令出家方便安置究竟涅槃時彼
國主名曰有親以法化世人民熾盛
豐樂安隱無諸詐偽賊盜疾疫牛羊

稻蔗在處充滿无異母弟極躭婬泆王聞佛衆住親慧林將諸王子親侍大臣及內宮女人民翊從往詣佛所頂礼佛足退坐一面尒時世尊為彼王衆宣揚妙法示教利喜得殊勝解其弟躭欲不肯出門時大臣子及餘知友撫慶之類詣而告曰善友知不王及王子并諸內宮大臣人衆往毗鉢尸佛所躬行礼敬聽受妙法獲殊勝解人身難得汝已得之如何今時躭著婬欲不肯出門彼聞責已心生愧耻俛仰相隨同行而去時佛弟苾蒭見諸徒侶共行而去問曰何故君等將與一人共伴而去時彼同伴具以事白苾蒭曰我是佛弟昔在家時於諸欲境極生躭著幸蒙大師強牽令出安隱將趣究竟涅槃更有如是愚癡之輩與我相似仁等慈悲強共將去誠為大善今可往詣無上大師得至佛所必生深信時彼同伴共至佛所佛觀彼類稱根欲性而為說法既得聞已深起信心從座而起偏袒右肩合掌向佛白言世尊唯願大師

及諸聖衆明至我家入溫室澡浴佛默然受彼知受已礼佛雙足奉辭而去遂至王所申恭敬已白言大王我詣佛所聞法生信於婬欲境起厭離心奉請佛僧明至我家入溫室浴如来大師慈悲爲受佛是人天所應供養王今宜可灑掃街衢嚴飾城郭王作是念佛來入城我當嚴飾然我之弟躭欲難諫佛今調伏實誠希有荅言甚善汝今可去營辦澡浴所須之物我當隨力嚴飾城隍弟生大喜辭王而去王告諸臣曰當可唱令普告諸人明日世尊將入城内諸舊住者及遠方来汝等諸人咸當隨力嚴飾城郭灑掃街衢持諸香花迎大師入臣奉王教普告令知具宣王勅時諸人衆於彼城中除去瓦礫遍灑香水燒諸妙香懸衆幡蓋散花供養如天帝釋歡喜之園時彼王弟辦諸香湯及香油等莊嚴浴室敷置牀座毗鉢尸佛漸欲至城王及諸臣太子后妃宮人婇女及諸人衆咸出奉迎遥礼佛足隨從入城時彼王弟引佛世

尊入溫室內授香水等以充澡浴見
佛世尊身如金色三十二相八十種好
周遍莊嚴見已歡喜生深信心洗浴
既竟著衣服已即便頂礼世尊雙足
發是願言我今幸遇最上福田微申供
養願此善因於未來世身得金色與
佛無異如世尊弟於欲境中深生躭
著强拔令出得趣安隱究竟涅槃願
我當來得爲佛弟獲金色身亦復如
是我於欲境生躭著時强牽令出愛
涉深河得趣涅槃安隱之處汝等苾
芻勿生異念彼觀慧王躭欲之弟即
難陀苾芻是由於昔時請毘鉢尸佛
入浴室中香湯澡浴淨心發願彼之
善因今爲佛弟身作金色我於躭著
婬欲之境强拔令出捨俗出家究竟
涅槃至安隱處

時諸苾芻更復有疑請世尊曰大德
難陀苾芻曾作何業今身感得三十
大丈夫相佛告諸苾芻彼所作業廣
說如前乃往過去於聚落中有一長
者大富多財資生無乏有一苑園花
菓茂盛流泉浴池林木森竦堪出家

人樓隱之處時有獨覺出現於世哀
愍衆生樂處閑靜世間無佛唯此福
田于時有一獨覺尊者遊行人間至
斯聚落周旋觀察居彼園中其守園
人既見尊者告言善來爲解勞倦尊
者住此即於中夜入火光定園人見
已作如是念此之大德成斯勝行即
便夜起往就家尊告言大家宜於今
者生慶喜心於花園中有一大德來
投我宿成就妙行身足神通放大光
明遍照園內長者聞已疾往園中礼
雙足已作如是言聖者仁爲求食我
爲福田幸住此園我常施食彼見懇
懇即便爲受住此園內入勝妙定解
脫之樂復作是念我此臭身輪迴生
死所應作者並已獲得宜入圓寂永
證無生作是念已即昇虛空入火光
定現諸神變放大光明上燭紅輝下
流清水捨此身已神識不生永證無
餘妙涅槃界時彼長者取其屍骸焚
以香木復持乳汁而滅其火取餘身
骨置新瓶中造窣堵波懸諸幡蓋深
生敬信灑三十種衆妙香水并發大

願求諸相好汝等苾芻勿生異念往
時長者即難陀是由以勝妙供養敬
信業故今受果報感得三十殊妙勝相
時諸苾芻更有疑念重請世尊大德
難陀苾芻曾作何業若不出家棄塵
俗者必當紹繼力輪王位佛告諸苾
芻難陀先世所造之業果報熟時必
當自受廣如上說過去世時此賢劫
中人壽二万歲有迦攝波佛出現世
間十号具足在婆羅痆斯仙人墮處
施鹿林中依止而住時彼城中王名
訖栗枳以法化世為大法王廣如上
說王有三子謂大中小彼迦攝波佛
施化事畢猶如火盡入大涅槃其王
信敬取佛餘身以諸香木栴檀沉水
海岸牛頭天木香等焚燒既訖滅以
香乳収其舍利置金寶瓶造大窣堵
波皆用四寶縱廣正等一踰繕那高
半踰繕那安相輪時王之中子親上
中蓋汝等苾芻勿生異念時王中子
者即難陀是由於昔時敬心供養安
置中蓋斯之善業於二千五百生中
常為力輪王化一洲內今此生中若

不出家者還作力輪王得大自在

時諸苾芻更復有疑請問世尊大德難陀苾芻曾作何業於佛弟子善護根門寂為第一佛言此由願力難陀苾芻於迦攝波佛時捨俗出家其親教師彼佛法中善護根門稱為第一盡其形壽梵行自持然於現身竟無證悟於命終時便發誓願我於佛所盡斯形壽梵行自持然於現身竟無所證願我以此修行善根此佛世尊記未來世有摩納婆當成正覺號釋迦牟尼我於彼佛教法之中出家離俗斷諸煩惱獲阿羅漢如親教師於斯佛所善護根門寂為第一我亦如是於彼教中守護根門寂為第一由彼願力令於我所諸弟子中善護根門寂為第一如是苾芻若純黑業得純黑報若純白業得純白報若雜業者當受雜報是故汝等離純黑雜業修純白業如是應修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二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三　貴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第三門別門摠攝頌曰

三衣及衣架　河邊造寺簷　拭面拭身巾
寺座刀應畜

第三門第一子攝頌曰

三衣條葉量　牀脚拂遊塵　行處著甎
新石須應畜

緣在室羅伐城如佛所說苾芻應畜割截支伐羅時諸苾芻即便割截長條短條不能相似以緣白佛佛言長條短條下應參差割截應須齊割彼復不知云何齊割佛言長條短條應隨其量可取竹片量截長短方定

緣處同前時諸苾芻作支伐羅葉不相似便不端正以緣白佛佛言若作衣時葉應相似苾芻不知云何相似佛言可取竹片量葉葉寬狹然後裁之佛言應量葉者時諸苾芻作葉極大佛言不應大作然葉相有三謂大中小大寬四指或如烏張足小寬二指或如母指面此內名中諸苾芻於下

淨地燈剌其衣遂便垢汙佛言應以
牛糞淨拭其地作曼荼羅待乾淨已
於上作衣佛言作曼荼羅者然牛糞
難得佛言應以水灑其地淨掃置衣
彼處同前時諸苾芻作尖牀腳遂便
損地佛言不應尖利應可平作然猶
致損佛言應作糠袋置牀腳下或破
帛纏裹

緣處同前有婆羅門因出城外行遊
疲極食時既至入逝多林見其食處
敷妙蓐座置好飲食見生希有發信
敬心即脫上衣敷上座坐處出門而
去後於異時衣便垢膩其知事人數
之下座彼婆羅門後因他事來至寺
中行詣食處於上座所不見其衣迴
次遍觀見敷下座彼作是念我衣新
物又是貴價因何今日穢汙若斯且
待時察其何故乃見知事安置座
已捉衣拂地彼見如是知其汙緣告
知事曰此之小事仁不解耶先當灑
水次掃令淨然後敷座由不解故致
損我衣起嫌恥心捨之而去苾芻以
緣白佛佛言每於食處應先灑水次

持令淨然後敷座方成應法時知事
人於塵土座上敷其座褥遂多垢汙
招過同前佛言先可拂拭牀座次敷
氈褥苾芻不知以何拂拭佛言應以
一衣用拂牀座時彼知事拂以好衣
佛言應用故衣其知事者拂以故衣
不久破碎即皆棄擲佛言不應即棄
裂為細片繫在杖頭用拂牀座經久
弊壞遂還棄擲佛言雖不堪用不應
棄擲應對和泥及和牛糞用塡柱孔
或塗牆壁敎令施主福利久增
緣處同前時有年少苾芻隨於一處
而作經行彼經行時令地損壞時有
長者入寺遍觀至經行處便作是念
地尚如此聖者之足其狀若何作是
念已問言聖者誰令此地有損壞耶
苾芻報曰此即是我經行之處長者
報曰地既如此足如之何幸當舉足
我試觀足即便舉示其皮並穿長者
見已起悲念心報言聖者我有氈能
欲為敷設在上經行於足無損若言
長者佛未聽許彼言聖者仁之大師
性懷慈念必定應許苾芻以緣白佛

佛言我今聽彼精勤警策經行苾芻應畜氈能隨意無犯還告長者彼即為數苾芻便受多時足蹋遂為兩段卷在一邊長者後來見其狼藉問言聖者因何氈能零落至此若見破處何不縫治苾芻以緣白佛佛言長者所說斯實善哉見有破處即可縫治或以物補若其碎破不堪修理應可和泥或和牛糞於經行處而為塗拭能令施主增長福田

緣處同前有苾芻病往醫人處報言賢首我有如是病為處方藥彼言聖者服如是藥當得平復即為處方還歸住處料理藥時須得拼石便詣餘家暫借充用彼人便與藥既了以石相還答言聖者此即相遺隨意將去苾芻以緣白佛佛言我今聽畜拼石并輾但若施時隨意應受

第三門第二子攝頌曰

衣架及燈籠　勿使蟲傷損　熱開三衣合　可記難隨身

緣在室羅伐城苾芻隨處而安衣服

便多垢膩彼蟲蟻穿苾芻以緣白佛佛言不應隨處而置衣服當作衣架苾芻即便穿壁安衣令壁損壞佛言不得穿壁初造寺時應出木坎上置衣竿時諸苾芻房內置竿簷前不作佛言簷前亦作勿令闕事

緣處同前佛言應作衣架者蘭若苾芻求竹無處佛言應將葛蔓撗繫置衣或葛亦無佛言以繩為笐戶浪反

緣處同前如世尊言夜聞誦經者彼誦經時有虵來至少年見已驚怯大嗷唱言長脊長脊凡夫苾芻悉皆驚怖遂令聽者因斯廢闕以緣白佛佛言當可然燈以誦經典苾芻夏月然燈損蟲佛言應作燈籠苾芻不知云何應作佛言應以竹片為籠薄疊遮障此若難求用雲母片此更難得應作百目瓶苾芻不解如何當作佛言令瓦師作如燈籠形傍邊多穿小孔瓦師難求佛言應用瓶項打去其底傍穿百目置燈盞已向下而合若孔有蟲入應以紙絹及薄物而掩蓋之

緣處同前時當盛暑苾芻苦熱身體

萎黃病瘦無力尒時世尊知而故問
具壽阿難陁曰何故諸苾芻身體萎
黃病瘦無力時阿難陁具以事白佛
言應作招涼舍苾芻不知如何當作
佛言應近寺外為三面舍三邊築牆
架作偏敞疎徹來風不同於寺四面
有壁苾芻即便於内安牀外置行柱
佛言中安行柱復不開窓還遭熱悶
佛言置窓彼著窓時或太高下佛言
應與牀齊有諸鳥雀來入房中佛言
應置踈櫺勿令得入風雨飄灑應安
窓扇苾芻食時閉門室闇佛言食時
開門苾芻熱時於自房内但著下裠
及僧脚崎隨情讀誦并為說法作衣
服等於四威儀悉皆無犯
緣處同前尒時世尊既與難陁剃髮
出家并受近圓已將詣香山及三十
三天至捺落迦周旋觀察還逝多林
諸客苾芻未識難陁見彼身作金色
具三十相周匝莊嚴有老苾芻見時
謂是如來便起迎接既識知已方生
悔心苾芻以緣白佛佛言於難陁衣
應為記驗若更有此人亦為記識此

畏正覺此是餘人

第三門第三子攝頌曰

河邊制造寺　羅怙遣出門　合訶不合訶

二行應與服

緣在室羅伐城時勝慧河邊諸苾芻輩以善方便策勵勤修斷盡諸惑證阿羅漢果時諸苾芻威儀庠序所為審諦能使衆人敬信深重尒時世尊告諸苾芻勝慧河邊苾芻住處近彼村坊所有人衆獲大善利時具壽阿難陀聞世尊語即解其義出近大師久為侍者或聽其言或時覩相皆即解了若世尊欲得見者說讚美言尊者了已便寄信報河邊苾芻諸具壽世尊讚歎意欲相見仁等可來彼既聞已更相告語佛於我等為讚歎言事須相見當欲如何一人報云更何所作我等當去遂不觀察所應作事若不觀者雖阿羅漢不能預知復共議云去為善事即告諸苾芻曰仁等當知世尊大師讚歎我等意欲相見今者可去諸苾芻曰若如是者我等同行即共相隨涉路而去漸漸遊行

至室羅伐舊住諸苾芻出迎慰問便於寺外有大喧聲世尊聞已知而故問阿難陀曰寺外何故有大喧聲阿難陀曰勝慧河邊諸苾芻衆皆共來至停在寺外寺內諸人咸出迎接更相問訊致此喧聲于時世尊告阿難陀曰汝今宜往告勝慧河邊諸苾芻衆皆可還去勿住於此于時尊者承佛教已詣苾芻所告言具壽當知世尊有教仁等還去勿住於此時彼聞已執持衣鉢遊適人間佛告諸苾芻曰諸有村坊所居之處若有勝慧河邊苾芻住者迸彼村坊所有人衆獲大善利阿難陀聞復還寄信苾芻重來如是至三諸苾芻執持衣鉢復往人間尒時世尊復告諸苾芻曰勝慧河邊苾芻住處人皆獲利時阿難陀聞佛頻讚復令信報彼諸苾芻共相謂曰具壽何故世尊讚歎我輩欲得相見頻往佛所令我還來應由我等普告多人致令遣去我今宜可不告諸人默然而去時諸苾芻齎持衣鉢詣世尊所禮佛雙足退坐一面佛告

具壽向難陀曰汝今可覓閑房靜處爲我及彼勝慧河邊諸苾芻輩敷置座褥尊者奉教安置既了還至佛所白言大德我於一處敷設已了唯佛知時是時世尊往勝慧河邊苾芻住處即於門外洗雙足已於一房中就座而坐加趺端身住現前念時諸苾芻亦各洗足入房而坐住現前念爾時世尊便入初定河邊諸苾芻亦入初定世尊從初定出入第二定第三第四定次入空處識處無所有處次入非想非非想處定其河邊苾芻亦復如是隨佛世尊出入諸定世尊從非想非非想定出入無所有定諸苾芻亦從非想非非想定出入無所有定乃至入至初定諸苾芻亦復如是入至初定世尊念曰我入初定諸苾芻亦入初定我乃至入非想非非想定諸苾芻亦入此定我復從非想非非想定出入乃至初定諸苾芻亦皆同我我今應可作餘相狀而入初定便非獨覺聲聞所行之境作是念已即入其定時諸苾芻共相謂曰仁等

當知大師世尊住於自定我等亦可
自定而住便入自定尒時世尊至天
明已即從定出大衆皆集佛於衆中
就座而坐時具壽阿難陁從座而起
整衣服露右肩礼雙足右膝著地合掌
恭敬而白佛言大德世尊頻頻讃歎
勝慧河邊諸苾芻等意欲相見彼諸
苾芻皆來至此不蒙問及佛言阿難
陁我已共彼諸人語訖依聖語聖法
律共相安慰阿難陁白佛言未審云
何名為聖語法律共相慰問阿難陁
如我共諸苾芻皆於門外洗雙足已
隨次入房就座而坐各並端身住現
前念我入初定河邊諸苾芻等亦入
初定我從初定出入第二第三第
四定次入空處識處無所有處次入
非想非非想處定河邊諸苾芻等亦
復如是隨我出入諸定我從非想非
非想定出入無所有處定我復乃至
入初定是諸苾芻亦復如是入至初
定阿難陁我作是念我今應可作餘
相狀而入初定便非獨覺聲聞所行
之境作是念已即入其定時河邊苾

苾芻自相謂曰大師世尊住於自定我等亦可自定而住阿難陀此謂聖語聖法律共相安慰我作如是相安慰已阿難陀白佛言善哉大德聖語聖法律共相安慰極善世尊聖語聖法律共相安慰世尊既與河邊諸苾芻以聖語聖法律共安慰已其聲普遍四遠諸人共相謂曰佛共河邊諸苾芻輩以聖語聖法律而相安慰既聞此事諸長者婆羅門皆來礼拜河邊苾芻此諸苾芻即為長者婆羅門宣說法要口出臭氣時彼諸人左右顧眄共相謂曰此之臭氣從何而來諸苾芻曰此之臭氣從我口出白言聖者豈可日日不嚼齒木耶答曰不嚼彼曰何故諸苾芻曰佛未聽許答曰聖者若不嚼齒木得清淨耶時諸苾芻默然無對以緣白佛佛言彼婆羅門長者所作譏耻正合其儀我於餘處已教苾芻嚼其齒木而汝不知是故我今制諸苾芻應嚼齒木何以故嚼齒木者有五勝利云何為五一者能除黃熱二者能去痰癊三者口無

臭氣四者能變飲食五者眼目明淨
佛制苾芻每嚼齒木時一年少苾芻
於顯露處而嚼短條世尊至彼苾芻
見佛深生羞恥云我不應對世尊前
吐出齒木即便吞咽遂鯁喉中諸佛
常法無忘失念尒時世尊便舒無量
百千功德所生左手旋環万字能除
怖畏善施安隱捉少年頭屈右手指
內彼口中鉤其齒木與血俱出世尊
告曰汝何所為苾芻以事白佛佛作
是念在顯露處嚼齒木者有如是過
告諸苾芻曰有一少年於顯露處嚼
短齒木有是過生故諸苾芻於顯露
處不嚼齒木亦非短條苾芻違者得
越法罪如佛所言苾芻不應於顯露處
坐嚼齒木者時有少年苾芻於老者
前坐嚼齒木佛言不應尒有三種事
可於屏隱處謂大小便及嚼齒木佛
言不將短條充齒木者時諸六衆便用
長條以充齒木諸苾芻見共生嫌恥
報言具壽汝等豈可執杖戲耶答曰
佛教洗口云何是戲汝豈不見嚼短
齒木幾將命終蒙佛救護得存餘壽

豈可汝等於我衣鉢有希願耶令我
早亡共為羯磨然長齒木有利益處
一得然釜䰞飯二得鞭打小師彼聞
皆默以緣白佛佛言苾芻不應長條
嚼光齒木嚼長條者得越法罪苾芻
不知齒木長短佛言此有三種謂長
中短長者十二指短者八指二內名
中佛言應在屏處嚼齒木者時有
老病羸弱不能行就隱屏之處佛言
病人應可畜洗口盆苾芻便用隨宜
瓦盆安在房內腳邊便傾水流汙地
佛言洗口之盆形如象跡時有苾芻
家盆棄處佛言應就水竇邊嚼齒木
苾芻遂嚼不近竇口佛言應可近邊
方一肘地佛教嚼齒木時苾芻不知
刮舌其口仍臭佛言嚼齒木已當須
刮舌苾芻不知用何刮舌佛言應畜
刮舌篦佛聽畜篦六眾苾芻便以金
銀琉璃頗梨寶作諸婆羅門長者見
已問言聖者此是何物荅曰賢首世
尊令我用刮舌篦彼言豈汝沙門釋
子貪欲樂耶六眾默然時諸苾芻以
緣白佛佛言有四種刮舌篦苾芻應

答云何為四謂是銅鐵鍮石赤銅錫
諸苾芻便即刮作刮舌傷損佛言不
應刮作然此四難求佛言應劈齒木
屈以刮舌苾芻劈破便用刮舌作瘡
佛言劈齒木已兩片相揩去上鏉刺
然可用之苾芻嚼齒木已不知作聲
默介而棄遂便墮在護寺天神頭上
彼生嫌恥佛言不得默棄應可作聲
若不作聲者得越法罪苾芻雖於齒木
一事作聲而棄大小行時涕唾吐利
及吐水等所有棄擲皆不作聲佛言
凡有如是所棄之事皆須作聲大師
既制恒嚼齒木苾芻道行卒求難得
遂不敢食佛言不應斷食若無齒木
應用澡豆土屑及乾牛糞以水三遍
淨漱隨意噉食勿復生疑
緣處同前時具壽舍利子有二求寂
一是准陀二羅怙羅後於異時尊者
舍利子欲往人間告二弟子曰我欲
人間隨意遊適汝等二人為住為去
准陀白言鄔波馱耶我願隨逐羅怙
羅曰鄔波馱耶我住於此舍利子言
若如是者以汝付誰答言以我付囑

尊者鄔陀夷我依彼住報言羅怙羅彼是惡人恐行非法答曰鄔波馱耶我事如父彼何為惡即便付與行趣人間纔去之後鄔陀夷告羅怙羅曰汝來作如是如是事答言不作鄔陀夷瞋言癡物此尚不作餘何肯為羅怙羅言仁豈是我親教師及軌範師耶鄔陀夷轉更瞋盛遂扼其項推出寺門便於門外啼泣而住時大世主苾芻尼與五百門人來礼佛足見其啼泣問言聖者羅怙羅何故啼泣報言喬答弥大德鄔陀夷手扼我項推令出寺彼作是念我今不應弃佛之子而向餘處即共門徒圍繞而立次有憍薩羅主勝光大王擬入園中敬礼佛足見羅怙羅同前問答王作是念我今不應弃佛之子及以佛母而向餘處即圍繞而立次有給孤長者亦入園中敬礼佛足見羅怙羅同前問答長者作念我今不應弃佛之子及以佛母國主大王而向餘處即圍繞而住是時門外大衆雲集致有聲聲世尊大師知而故問具壽阿難陀

曰何故門外多人聚集有大喧聲尊者阿難陀具以上事敬白世尊佛告阿難陀實有苾芻駈他苾芻令出寺耶答言大德實有此事佛告阿難陀苾芻但於已房可得為主非於寺内不應駈他苾芻令出寺外違者得越法罪世尊既制不駈苾芻令出寺外時諸苾芻於弟子門人皆不敢訶責遂慢法式不肯奉行佛言應須訶責苾芻不知云何訶責佛言有五種訶法一者不共語二者不教授三者不同受用四者遮其善事五者不與依止言不共語者謂不共言語所有問答言不教授者於利害事皆不教誨言不同受用者所有供承皆不應受衣食及法亦不交通言遮善事者所有修行善品勝事皆不令作言不與依止者謂絶師徒相依止事不共同房如佛所言應訶責者苾芻於事不為簡擇即便訶責佛言不應隨事即為訶責若有五法方合訶之云何為五一者不信二者懈怠三者惡口四者情無羞耻五者近惡知識時諸苾

芻具此五法方始訶責若不具五即
不訶責佛言五法之中隨有一時即
須訶責訶弟子時諸餘苾芻遂相攝
受佛言若被親教師軌範師訶責之
時餘人攝受作離間意是破僧方便
得窣吐羅罪佛言不應攝受時諸苾
芻皆不容許因此難調更不恭敬或
有出國或有還俗佛言應令苾芻教
其改悔生恭敬心彼即令其不善巧
者至彼人邊告言具壽汝親教師喚
乜歡喜彼更高慢佛言應令善巧苾
芻教令改悔深起敬心時彼本師見
來叔謝便不簡別即相容捨彼於善
品不能增進復有少年因斯歸俗佛
言具五種法應作懺摩一者有信心
二者發精進三者生恭敬四者口出美
言五者近善知識佛言於此五中隨
有多少亦可懺摩然諸苾芻不合訶
責而訶責者得越法罪應合訶責而
不訶責亦越法罪不合容捨而容捨
者得越法罪應合容捨而不容捨亦
越法罪
若有於前黑品五法隨一現行 心無恭

敬應可駈出若知彼懷有慈順者應可恕之若具五異法者即可駈出若不駈者得越法罪佛言駈出即霑體駈出佛言不應露體令去若是求寂應與水羅若持及上下二衣然後令去若是近圓或擬近圓者應與其六物駈其出寺皆不得露體令去六物者三衣坐具水羅君持君持有二謂是淨觸

第三門第四子攝頌曰

造寺安簷網　廣陳掃地處　求法說二童
熱時應造舍

緣在室羅伐城如佛所言樹下卧具者清淨易得苾芻依此而爲出家者受近圓或苾芻性若得長利別房樓閣悉皆得受苾芻造寺不安基階及以前簷佛言先安基階可與膝齊上置厚版並柱於上斗拱承棟次而安上希平版版上希甎於上複以碎甎和泥拯須栽築上安墼石灰泥一重既尒餘皆類知前安欄楯擴簷舒柱勿令墮落時諸苾芻或於此食有鳥雀衆共相惱亂應安羅網不知以何爲網佛言有五種網謂麻紵等

又諸皮等雖作得網不解安守佛言
於網四角安小鐵鐶方便挂舉勿令
雨爛後於此食鳥尚入者以物遮掩
食々還開苾芻食時犬來前住希覓
殘食苾芻不與望斷命終苾芻白佛
佛言凡噉食時為施畜生留一抄食
時蘭若苾芻所出飲食唯與野干遺
餘烏鳥便瞋恨作烏音聲告賊師
曰林中苾芻多有金寶賊解烏語至
苾芻所從其索金報言我無即便打
罵苾芻曰咄哉丈夫何因打我答言
汝多有金何不相與苾芻曰我居林
野何處得金願勿枉打賊曰汝定有
金若不見與定斷汝命苾芻曰有瞋
我者妄作此言定是我怨幸當實報
賊曰烏向我道苾芻曰由彼懷恨問
曰何故苾芻具說上事賊師言聖者
若不具言我定枉煞知已便放苾芻
白佛佛言苾芻居心行施有此過生
由此應知留食之時普施群生勿拘
一類可於飯上以水澆溼餅須細擘
散之於地隨意當食不應遮止若遮
止者得越法罪苾芻造房天雨之時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三　智下九張

傍入篋下水流湧損佛言應作懸障遮苾芻不知云何作障佛言用版彼便遍遮遂令處暗佛言不應遍遮可留明處版求難得佛言蘧蒢席等權用遮障既遭雨溼蟲蟻便生佛言夏雨時安餘時應去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三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四　貴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第三門第四子攝頌之餘

緣處同前時給孤獨長者每於晨朝往逝多林礼世尊足礼已掃寺内地後於一時長者他緣不遑入寺世尊經行見地不淨起世俗心作如是念如何令彼帝釋天主從香醉山持箒来至諸佛常法起世俗心乃至蟻子咸知佛意若起出世心聲聞獨覺尚不了知況餘能測時天帝釋既觀知已便作是念大師何故起世俗心乃見世尊躬欲掃除逝多林地既知佛念便詣香醉山中取五百上妙掃箒輕軟如綿至佛前住尒時世尊意欲令彼樂福衆生於勝田中植淨業故即自執箒欲掃林中時舍利子大目乹連大迦攝波阿難陀等諸大聲聞見是事已悉皆執箒共掃園林時佛世尊及聖弟子遍掃除已入食堂中就座而坐佛告苾芻凡掃地者有五勝利云何為五一者自心清淨二

者令他心淨三者諸天歡喜四者植
端正業五者命終之後當生天上後
時給孤長者來入林中聞佛世尊及
大弟子躬自執篲遍掃林中便作是
念如來大師及諸聖衆躬自執篲掃
逝多林我等云何敢以足蹈時彼長
者情懷愧悚立不敢前佛知故問諸
苾芻曰立者是誰苾芻白言大德彼
是給孤長者聞佛世尊及大弟子各
親執篲掃逝多林情懷愧悚當處而
立不敢前行佛告長者口誦經法當
可前行由佛世尊敬重法故諸阿羅
漢皆尊敬法長者即誦伽他行詣佛
所禮雙足已退坐一面尒時世尊為
說妙法開示勸導讚勵慶喜是時長
者聞法踊躍奉辭而去時諸苾芻咸
皆有疑請世尊曰希有大德自於正
法生尊重心讚歎恭敬佛言今者如
來離染瞋癡逺生老死無憂悲苦具
一切智於一切境皆得自在於法尊
重讚歎正法未為希有汝等當知我
於往昔具染瞋癡未離生老病死現
大憂悲苦惱為法因緣捨自身命汝

令善聽我當為說乃往古昔婆羅痆斯城中王名梵授以法化世人民熾盛安隱豐樂廣說如餘

時梵授王深信正法稟性賢善自利利他憐愍一切常行惠施有大慈悲離諸著心曾無悋惜後於異時王大夫人忽然有娠便生異念求聞妙法夫人白王王命相師問其所以彼白王言由大夫人所孕聖胎遂生是念尒時大王即為求法便勅大臣盛金滿箱周遍國界奉金求法竟未遂心月滿生子顏容超絕衆相具足廣說如餘王作是念此兒端正人所樂觀未生之時已希妙法宗親共集與作何名大臣白言王子未生已希妙法應與立字名求妙法王令八母乳養供承廣如餘說乃至如蓮出水年漸長大常求妙法竟未遂心王崩之後自紹王位告諸群臣卿當為我求於妙法群臣受勅即持金箱遍贍部內處處求訪無法可得臣白王言在處遍求無法可得時求法王不滿所願常懷憂惱時天帝釋觀知王心為求

法故而懷憂惱即作是念王雖如此
真僞不知我應往試遂即變身為大
藥叉舉手張目形容可畏至王前立
便說頌曰

常修於善法　不作諸惡行　此世及後生
寤寐常安樂

王聞此頌心大歡喜告藥叉曰仁者
當重為我說此伽他時彼藥叉即報
王曰王用我語我當為說王曰唯然
願為宣說隨意無違時藥叉曰大王
若實樂法者可作火坑七日七夜燒
炭猛焰投身入中我為重說王聞斯
語倍增欣躍報藥叉曰此不難違王
即宣令遍告國中我為樂聞妙法七
日之後當入火坑一切有緣樂希有
者可來觀我既宣勅已舉國皆知無
量衆生至期咸赴由王重法至誠所
感於虛空中復有無量百千諸天皷
樂絃歌香花供養慶希有事盡至王至
誠悉皆來集時彼藥叉七日既滿便
昇虛空告菩薩曰所期已至可入火
坑念時大王遂立太子紹繼王位普
召群臣咸亦歡喜共為辭別漸漸進火

坑臨岸而立即說伽他曰

如是炎熾大火坑　紅焰如日令人怖
我今歡喜投身入　為法曾無悔懼心
今我雖處火坑中　決定當求希有事
願此福利資含識　猛火變作妙蓮池

爾時大王說伽他已便自投身入火坑內故身纔下時大火坑變作蓮池清涼可愛是時菩薩身無虧損時天帝釋見其希有人天歸敬復帝釋身即為彼王重說前頌

常修於善法　不作諸惡行　此世及後生
寤寐常安樂

爾時菩薩受斯頌已即出池中書之金葉遍贍部洲城邑聚落咸悉皆知普令修學汝等苾芻勿生異念往時求法王者即我身是為求法故棄捨身命何況今時於勝妙法不生尊重是故汝等應當修學我於妙法恭敬供養尊重讚歎如是誠心依法而住自利利人法皆具足苾芻聞已歡喜奉行

如世尊說若掃地時有五勝利時有耆宿苾芻并禪誦叢入逝多林皆親

掃地佛言我於知事人作如是說非
諸耆宿苾芻修行業者然於我所儀
善法律而出家者有二種業一者習
定二者讀誦苾芻聞佛為知事人察
作是說其知事人不能遍掃多林
地佛言隨要當掃若月八日或十五
日應鳴揵稚揔集衆僧共為灑掃時
諸苾芻既奉佛教於掃地時談話俗
事遂使護寺天神及非人類并餘法衆
聞說戲論生嫌賤心佛言不應介應
說法語或聖默然時諸苾芻既掃地
已塵土坌身不信敬人見生嫌賤佛
言既掃地了除去糞穢應可洗身若
不洗者以水澡手拭去塵坌洗手濯
足如常所為佛言每至八日十五日
觀察牀敷苾芻揔作佛言不應介可
令弟子詳審觀察恐有蚤虱及以汙
穢如佛所言見淨掃地誦經而蹈者
苾芻灑地然後淨掃作曼荼羅餘人
見時不敢足蹈佛言應誦伽他蹈過
無犯勿生疑惑如是應知諸香臺殿
幢竿制底如來形影皆誦伽他然後
足蹈若不介者得越法罪

尒時北方有一國王送二童子與勝光王以為國信一名馱索迦一名波洛迦其馱索迦能作飲食波洛迦解敷牀座凡邊國人性多饕餮每因遊行便入市中取他魚餅隨意而食尒時食主即便苦打時二童子還至王所白言大王我向鄽中少取魚餅時彼家人苦打於我極困幾死王聞語已勑告市人汝等當知所有飲食自須掌護我此二童不應輙打後於異時王罷朝已蹔為偃息時二童子各在一邊為王按摩搖動王足見王不語一云王睡二云如是王聞起念豈非此二有私語耶遂便佯睡伺其所說時馱索迦告波洛迦有後世耶答言何有後世時波洛迦告馱索迦曰世間頗有阿羅漢不馱索迦曰世間無有阿羅漢果時王聞彼二童子語已便作是念此二童子俱起惡見一是斷見一是邪見王告大臣大臣轉語遂令國內遠近咸知王二童子是邪惡見人時給孤長者於大衆中分明告示震師子吼作如是言若於我舍而

命終者必得生天王聞語已作如是
念長者若來此二童子我當付囑後
於異時給孤長者來至王所自將小
童持其坐物既置座已尒時童子即
便出外與餘童子共為戲樂小童去
後王作是念令正是時以二童子用
相分付即便竊告守門人曰長者童
子勿使入來門人奉教不令其入長
者坐久心念還家從座而起顧盻候
童王言長者何所顧耶白言大王我
覓使童王言長者我有二童令付長
者可領將去彼觀王意俛仰而取復
作是念何因大王付我二童復思此
二先是惡見王令試我令遣將去是
時長者即共還家既至家已命掌庫
人曰此二童子所須之物悉皆給與
又復告彼市肆諸人若二童子有所
須者君可與之明書價直我倍酬還
時二童子至掌庫所求索所須皆隨
意得告掌庫者曰我所求覓君皆與
耶答言長者與童子復問誰遣如是答
是長者二童相謂長者於我父母無
異我所求者皆悉無違復於異時相

隨入市諸人還見皆喚二童汝來我處隨意所食二童報曰昔時還見各擿食盤今日遠觀悉皆喚我非無所以幸為說之諸人答曰汝昔强飡一無酬直今時長者倍還其價我等緣斯故相命食二童聞已復相謂曰長者慈悲深見憐愛還白長者若有作業幸當見付報言且住後當令作後時長者將彼二童入逝多林俱持篲箒令掃僧地長者有緣須還本宅告二童曰我緣須出汝等且留淨掃寺中屏除糞穢作是事已方可還家地既淨已欲除糞掃佛神力故令糞无盡時此二童孝敬於主竭誠用力除糞不停尒時佛告阿難陁曰為此二童應留殘食時阿難陁留殘食二童作念要除糞了我當還家而不食此聖者殘食佛以神力除東畔時西畔還在除西畔時東畔還在如是艱辛至日將暮

佛告阿難陁令此二童當近汝宿汝復遍告諸苾芻等我先所說善事當隱惡事顯露欲令二童捨惡見故宜

現其善汝等苾芻有得定者如定而住至於初夜時阿難陀宣佛教已時諸苾芻即於初夜或放光明或現奇相二童見已告阿難陀曰此是何物阿難陀曰彼是阿羅漢現諸神變時二童子白言聖者於世界中有阿羅漢耶阿難陀曰豈汝二人不自親見何所致疑然此二人先起邪見謂無應供今見神通邪見便息而生正見佛於中夜起世俗心如何令彼釋梵諸天咸來至此廣說如上時諸天衆觀知佛心咸來佛所由彼威力有大光明二童見已問阿難陀此是何光荅曰此是梵釋及餘天衆來詣佛所現此光明問言聖者有他世耶荅曰汝既親見何所致疑彼二童子先時邪見謂無後世今見天衆即於此時生正見心深自慶幸俱詣佛所頂禮雙足退坐一面尒時世尊稱其根性說四諦法示教利喜令得開悟以金剛智杵斷二十種有身邪見山證預流果既得果已重禮佛足白言聖我今願於如來善說法律出家近圓

成苾芻性勤修梵行世尊即便命言
善來苾芻迦波洛迦汝修梵行時彼
二人於佛言下鬚髮自落瓶鉢在手
如初剃髮經七日來進止威儀同百
歲者頌曰

世尊命善來　髮除衣著體　威儀如百歲
隨佛意皆成

尒時世尊親教授彼二苾芻精勤無
惓不久時間得羅漢果廣說如餘乃
至梵釋諸天所共敬重

尒時世尊度苾芻迦及波洛迦令出
家已勝光大王既聞是事情生嫌恥
如何世尊度此邪見令其出家斯非
善事由彼邪見人所共知世尊聞已
作如是念於我家中聲聞弟子諸威
勢盡現德尊重同妙高山如何國王
生輕慢想斯成大失我今宜可彰彼
二人有殊勝德時給孤獨長者來礼
佛足在一面坐聽佛說法示教利喜
于時世尊默然而住長者即便從座
而起合掌恭敬白言世尊唯願大師
及諸聖衆明就我家為受微供佛默
然受長者知已礼佛而去

尒時佛告阿難陁曰汝今宜去告默索迦波洛迦曰汝等二人明日宜應至長者家為衆行水于時尊者奉佛教已至二人所具陳佛教時彼一人奉佛勅已報言尊者如世尊教我當奉行便作是念何故世尊捨諸耆宿行水豈非世尊欲於我所彰其勝德又以中年於我二人由為顧命令我我等宜應滿世尊願尒時長者即於其夜具辦種種淨妙飲食所謂五噉食五嚼食即於晨朝敷設牀座及盛水器莊嚴已訖遣使白佛飲食已辦唯願知時尒時世尊著衣持鉢與苾芻衆詣長者家至其食處就所設座及諸大衆悉皆坐已是時長者復遣使人白勝光王曰我於今日在自家中請佛及僧微設供養唯願大王暫來隨喜時王聞已便與太子及內宮人邑從相隨至長者宅共申隨喜既至佛所禮足而坐

尒時具壽默索迦於上座前立手執瓶水神力加持令所注水從上至下次第洗手尒時具壽波洛迦於下座

前立執淨瓶水神力加持亦令其水
從下至上次第漱口時勝光王見是
事已便作是念斯何者宿大德苾芻
親於佛前敢現神力即起尋水至下
座邊見波洛迦手持瓶水後更尋水
至上座邊見獻索迦持瓶而立極生
希有長舒右手出讚歎言希有佛陀
希有達摩善哉正法能於現世令獻
索迦波洛迦等捨罪惡見證獲如是
殊勝之德時彼長者既見大衆悉坐
定已便以自手行諸飲食大衆飯已
洗手漱口嚼齒木已屏除鉢器即取
小席親於佛前長跪聽法
尒時世尊為勝光王及大長者隨機
說法示教利喜從座而去
時諸苾芻至住處已咸皆有疑請世
尊曰大德此獻索迦波洛迦曾作何
業生在邊地一是斷見一是邪見又
作何業於佛法中而為出家斷盡諸
惑得阿羅漢佛告諸苾芻此之二人
自所作業果報成熟廣說如前乃至
果報還自受之汝等諦聽乃往古昔
此賢劫中人壽二万歲時有迦攝波

佛出現於世時此二人投彼佛法而
為出家二人為伴往詣邊國無教授
師自修禪定實無所證作證解心臨
命終時誹謗聖法生邪見心作如是
語迦攝波佛誑惑世間斷盡煩惱得
阿羅漢我於諸惑不能斷盡何有餘
人得阿羅漢汝等苾芻勿生異念往
時二人無師習定者即默索迦波洛
迦是由謗聖法生邪見故經歷多時
墮於惡趣復於多生常處邊地起邪
見心乃至今身還生邊地起邪見心
由彼二人讀誦受持蘊界處緣生道
理及處非處悉皆善巧由斯業力於
我法中出家修行斷盡諸惑得阿羅
漢無師習定者有如是過是故汝等不
應無師輒自習定若輒學者得越
法罪
緣在室羅伐城有一長者於閑靜處
造一小室時有苾芻於此而住時屬
春陽為熱所逼形色萎黃瘦損无相
欲移住處往白長者仁當守護我欲
他行長者問曰有何闕少而欲他行
苾芻答曰我無闕乏然為時熱室小

難居長者答曰若畏熱者爲造地窟答言長者佛未見聽苾芻以緣白佛佛言須地窟者隨意應作長者爲作至夏月時復多溼氣便不堪住後白長者言我欲他行同前問答然爲地溼疾癃病增不堪居住長者答曰若如是者爲造大舍苾芻告曰世尊未許苾芻以緣白佛佛言任爲大舍長者便造以無簷故柱危欲破以緣白佛佛言安簷若恐摧者應安邪柱以釘釘之

第三門第五子攝頌曰

石鹽安角內　藥器用氍毹　安替誦經時
以物承其足

緣在王舍城竹林園中時具壽畢隣陀跋蹉從出家後身常抱疾有同梵行者來相問訊言上座四大安隱不答言我憂寧有安隱復問上座比來曾服何藥答曰曾服石鹽若尒今何不服答言賢首佛未聽許苾芻以緣白佛佛言我今聽諸苾芻應畜先陁婆鹽苾芻隨處安置遂令銷減佛言不應如是隨宜安置應可畜甖便安

竹筩亦還銷失佛言應用角竹筩安塩
於內遂用新角更令臭穢佛言石塩應用
牛糞水煮洗乾無損佛言石塩應安
角中者不解安蓋塵土便入佛言者
蓋苾芻不解佛言還應用角詩畢隣
跪跛蹺因患問荅同前須畜攀捥佛
言應畜

緣在室羅伐城時有長者娶妻未久
便生一息年漸長大遂於善說法律
而為出家但卧空牀未有氍席長者
後時入寺遊觀便見其子但卧單牀
更無氍席告言聖子自餘苾芻皆有
氍席汝何故無荅曰諸人多是宿舊
出家先來貯畜我新捨俗由斯未有
荅言若尒我舍有好氍毹可用敷卧
荅言佛未聽許以緣白佛佛言聽用
氍毹苾芻即便不以物襯赤體而卧
遂多垢膩長者入寺見其垢惡便不
識認問其子曰更得褥耶荅言舊物
父言因何垢汙以至於此荅曰為無
襯替致令汙染父曰此貴價物令其
損壞汝今宜可安替而用苾芻以緣
白佛佛言雖是私物亦應安襯若不

若有者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佛言應誦經者可昇高座
其人坐師子座下垂雙足致有勞倦
佛言應作承足牀苾芻不解佛言若
座不移動應以甎作若移轉者可用
木為雖以版作移舉時難可於四角
各安鐵鐶隨意擎去時有求福苾芻
及信心俗旅於足趺上塗以香泥時
誦經師不敢足蹋佛言以草及葉替
而方蹋勿致疑心
緣處同前佛言作承足牀林中苾芻
其物難得垂足勞倦以緣白佛佛言
以石支足

第三門第六子攝頌曰

拭面巾疏薄　唾盆并襯體　鐵槽礎基地
日光殊浣衣

緣在王舍城畢鄰陀跋蹉身常抱疾
頭面垢膩問答同前乃至上座先持
何物答曰持拭面巾令何不持答言
佛未聽許以緣白佛佛言有病無病
應持面巾
緣處同前畢鄰陀跋蹉苦熱身黃問
答同前乃至上座先持何物答曰持

疎薄衣今何不持答言佛未聽許以緣白佛佛言熱時應著疎薄之衣

緣在室羅伐城時有苾芻苦患痰癊於牀兩邊弃其涕洟令不淨潔天將欲曉門人入房礼問安否洟唾汙額苾芻見問即以事答苾芻曰我試觀之便入房中見其洟唾牀邊狼藉告諸苾芻共生嫌恥云何苾芻於僧房中洟唾不淨以緣白佛佛言非是合棄洟唾之處不應輙弃若在閣中不頭扣地而為礼拜須致敬者口云畔睇但有請白咸應如是若患傷寒涎洟流出應以器承着器物時致有傾側更多穢汙佛言可安支物彼置圓繩然由傾側佛言其承唾盆及洗口器形如象跡底凸向內置地安穩棄唾水時即便却出佛言盆內安物苾芻不解佛言應截草置中或安沙土等有多蠅附佛言應扇去之盆有臭氣佛言時時應洗洗已不曬致有虫生佛言曬乾復有苾芻涎唾不止待器乾時事便廢闕佛言應畜二盆更互而用苾芻簷下讀誦經行若洟唾

時隨處棄擲佛言不應佘棄者得越
法罪然於寺中四角樹下各安唾盆
若有唾者可棄於此
緣在室羅伐城時有苾芻名曰毛血
昔於五百世若生若死常處地獄後
生人趣處在居家常好嚴身戲樂無
厭不思地獄後於異時在佛法中出
家修行見佛說法於三藏教說地獄
苦傍生餓鬼人天差別聞地獄時極
苦現前身諸毛孔並血流出衣裳點
汙常有臭氣苾芻以緣白佛佛言如
此苾芻應畜襯身衣苾芻即便披在
衣外遂生譏醜佛言應在內披其身
瘙癢將此衣揩佛言不應如是若有
濃血當以樹葉作湯徐徐洗除其襯
身衣時時浣滌曝曬令乾
緣在王舍城具壽畢隣陀跋蹉身常
抱疾同梵行者問答同前乃至上座
先持何物答曰曾持鐵槽安藥湯漬
者佘何不持用答言佛未聽許以緣
白佛佛言病者當畜鐵槽
緣在室羅伐城時諸苾芻於夏雨時
旋繞制底有泥汙足佛言應可布甎

上以碎甎和泥打之復安礓石灰泥
搭大難過佛言應齊一尋此亦難辦
佛言安版復更難求佛言步步安甎
苾芻寺門及寺內地多有泥陷佛言
如上所作准事應為
緣處同前有一長者於靜林中造一
小舍苾芻寄住時當寒節苾芻觸冷
身形羸瘦來告長者曰我欲他行答
言聖者有所闕耶報言無乏但為苦
寒長者曰仁住於此我與日光珠令
用得火答言長者佛未聽許答曰佛
大慈悲必聽受用苾芻以緣白佛佛
言若須日光珠者聽畜隨時出火長
者便與苾芻受用時有五百群賊欲
打小城過苾芻處告言須火報曰現
無賊曰何方得火答曰賢首有日光
珠能出於火便示其處賊去破城迴
至於此欲奪其珠問珠何處苾芻示
珠賊取而去苾芻患寒至長者所報
言我寒具如上說。長者曰珠在何處
答曰有賊將去長者曰此貴價物寧
容舉掌令賊將去深成可惜苾芻以
緣白佛佛言此之貴珠不應示賊應

異其火如日光珠月光亦尒
縁處同前六衆苾芻令浣衣人洗濯
衣服時時浣衣者多得他衣洗浣未了
時鄔波難陀至日晡後便持故衣詣
洗衣處報言為洗浣答曰現有多衣明
當為洗便生忿怒彼言勿瞋可留而
去我今為洗即便留衣與衆多衣一
處同浸遂令赤色染壞他衣彼見愁
惱掌頬而住多人来見皆共譏嫌苾
芻以縁白佛佛作是念由浣衣故生
衆譏嫌告諸苾芻曰鄔波難陀以赤
色衣汙他衣物是故苾芻不應以赤
色衣令他洗浣作者得越法罪六衆
聞已便將白衣令彼洗浣彼便撲打
令衣損破佛言苾芻衣皆不應令浣
衣人洗
縁處同前六衆聞佛不許令他洗浣
衣物即便持衣至浣衣處以物纏頭
於池水邊自洗衣服衆人見譏苾芻
以縁白佛佛言苾芻不應至浣衣處
自洗衣服作者得越法罪
縁處同前苾芻便於大石木上撲打
浣衣令衣破壞佛言不應尒應在盆

中以煖水浸徐徐自手洗濯令淨佛
令手洗苾芻不能佛言用脚時有手
足皆患不能佛言令他爲洗應可自看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柰耶雜事卷第十四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勑雕造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五　貴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第三門第七子攝頌曰

拭身廢鈍唱　石器生疑惑　染衣有多種

隨意盡伽藍

緣在室羅伐城苾芻洗已溼體披衣色壞兼臭苾芻以緣白佛佛言應畜拭身巾時有苾芻無巾可得佛言洗已片時蹲地以洗裙拭體然後披衣苾芻草席上有塵土即便撥打令網系斷佛言不應尒復用水洗轉加爛壞佛言不應尒可將溼帛拭是故苾芻應持拭鞋履物（言洗裙者可用舊布一幅半長六尺許橫繞臀繫）（初令跣足不安帶是西國法式）

佛在占波國揭伽池側時有龍女信心純善其子不信不依法律其母遂便勸令聽法子今宜去於聖者邊聽聞正法令汝獲福其子不變本形而去至誦經處少年苾芻見之驚怖便唱長聲長聲其餘苾芻未離欲者皆生恐怖即以毛繩繫其龍項擲於寺外其子歸家母見問言汝向聖者處

臨王法不荅言阿母不須說此無慈愛
人母曰彼於汝處作何非法即便具
說毛繩擷項母曰由此因緣名為聖
者若是餘類然汝無疑子便默尔時
彼朋友皆共譏笑唱言破頭見調弄
時身體黃瘦氣力羸弱母於他時告曰何
故汝身萎黃若是荅言阿母常有知
識調弄破頭我負羞恥致斯羸瘦母
曰由汝不變本形遂招此過若變形
去不被毛繩今可變形往聽妙法隨
所聞見皆稱汝心若依本形藏身而
聽彼無信心不隨其語默然而住其
作是念聖者毛繩繫龍子頭欲聽法
者與作難緣我今為此當往白佛過
初夜分身放光明來至佛所礼佛雙
足在一面坐由彼龍女身光明故令
揭伽池周遍照耀龍女白佛言大德
我子不信勸令聽法至誦經處聖者
既見便以毛繩急繫其項弄之寺外
項便傷損彼諸朋友見而調弄唱言
破頭由被戲弄身體萎黃氣力羸損
唯願世尊於諸聖眾略為遮制勿以
毛繩繫諸龍子慈愍故世尊知已默

然受請是時龍女禮佛而去爾時世尊至天曉已於僧衆前就座而坐告諸苾芻曰昨夜龍女來至我所禮雙足已退坐一面由彼威光遍照池側悉皆明朗而白我言大德我子不信勸令聽法至誦經處聖者既見便以毛繩急繫其頂弃之寺外頭便傷損彼諸明友見而調弄唱言破頭由敍戲弄身體萎黄氣力羸損難顧世尊於諸聖衆略為遮制勿以毛繩繫諸龍子慈愍故告諸苾芻曰汝等何因作非法事令彼龍神心生輕慢能使正法速至銷亡故諸苾芻勿以毛繩繫龍鼬項若見來時即可彈指告言賢首向不見處隨言去者善若不去者以革甲杖緩扠其頭置覓現中傍邊穿孔口以物塞著之出外擲杖無者以鞍條等繫項牽出此亦無者應以杖徐挼繩索繫項牽置現中知前弃外放草叢中彼縱獲火焚燒此草鼬亦命終佛言不應弃草叢內後弃空地不久觀察便有諸鳥來相擾食佛言弃已不應即去可於窟地弃

之待入穴已然後可去
緣在王舍城城中有一長者善閑石
作造諸石器隨時貯賣多獲利物便
作是念作何方便獲多福業能於現世
得利無窮我今宜可請佛及僧就舍
供養於石器中而噉飲食獲多福業
得利無窮即詣佛所廣說如上乃至
佛衆皆來就家坐定長者便將新器
行與上座舊器授與下行苾芻生疑
不肯爲受佛言出處淨故應爲受之
勿致疑惑長者供養皆令飽滿佛爲
說法從座而去
緣在室羅伐城苾芻須染世尊聽許
苾芻煑染染木令染色壞佛言曬乾
然後煑用於日中曬令染不好佛言
不應日中曬曝於陰處曬致令臭出
佛言非在烈日復非極陰隨時曬曝
又復以衣與染木同煑令衣損壞佛
言別煎染汁一度煑已即便棄擲佛
言三煑方弃苾芻三度煑汁皆一處
安佛言三皆別安不能記知何者初
中後佛言皆字記其次第苾芻以汁
洗衣上佛言不應先於盆中置染

汁已然後投衣便多著汁曬時流下佛
言不應多著或時染少令衣斑駮佛
言不得極多極少應處中斟酌在地
曬衣塵土便汙佛言不應令復於草
束上曬汁向一邊佛言可於繩上或
在竿上便搭繩上中齊濤色佛言可
於繩上搭衣一邊以竹夾夾定若恐
損衣以物替夾苾芻不數翻轉汁向
一邊佛言應數翻轉時有苾芻作重
大衣染安繩上重不能勝佛言敷草
上曬數須翻轉有以新汁而染舊衣
有以新衣投之舊汁佛言新衣新汁
舊衣舊汁不應異此有以新衣曝於
陰處便以故服曬在日中佛言新在
日中故於陰處染衣之時以第三汁
先用染衣次中後初佛言先初次中
及後染衣既竟不以水擾衣色斑駮
佛言應以水擾苾芻染了當日不擾
佛言應待明日正染衣時風雨來至
苾芻慞惶不知何處欲曬衣服佛言
應罣窣前即於窣前染衣令染汁狎
地俗旅見問聖者何因此處得有流血
苾言非血是我染處遂生譏醜苾芻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卷第十五　第五張　貫

以緣白佛佛言淤衣之處或以牛糞
或用土塗拭
緣處同前給孤長者創造此寺以佛
僧已所有牆壁未為彩畫便作是念
我今請佛欲畫僧寺至禮佛足退居
一面白言大德寺牆未畫我今欲畫
佛言隨意長者不解來白苾芻
不知用何彩色便往白佛佛言善哉
長者不知汝今復問應用四色青黃
赤白及雜彩色以充圖畫
第三門第八子攝頌曰
造寺所須物　穿牀禮敬儀　別喜剃鬚衣
花鬘挂眼處
緣處同前於此城中有一長者施食
苾芻數至其舍後令長者住歸戒中
後於異時因說七種有事福業報言
聖者我欲隨一福業發意修營苾芻
答曰善哉應作問言聖者我作何事
答曰可為衆僧修營住處聖者我今
現有造寺之直然無善伴助我修營
答言長者仁當辦物我助修營善哉
聖者即授錢物苾芻念曰此物即是
房四方僧知何費用造器具耶我於

餘處別更求覓長者錢物財於庫中
發時長者作如是念聖者好心爲我
造寺試往觀察其狀如何往觀其處
一無營造問苾芻曰許爲造寺何意
空無答曰既無作具用何營造報言
施物何不營爲答曰物在庫中長者
曰宜用此物造諸器具答曰此物屬
四方僧我不敢用長者言造寺元屬
四方衆僧費用何過答言長者我往
白佛有教當行長者言隨意往白便
告諸苾芻苾芻白佛佛言此物用造
器具餘營寺宇時彼苾芻營造寺時
巡家乞食長者見往爲我造寺因何
行乞寺中錢物可充食用如其少者
我更持來答曰豈我一人食四方物
長者言我意相通此有何過苾芻白
我問世尊苾芻白佛佛言營作之人
應食寺物雖聞許食尚嫌麁澁佛言
不應麁食彼作上食佛言不應絶上
應觀餘寺體例爲食
緣處同前時有苾芻忽患腹痛數去
廻轉致有疲困苾芻白佛佛言於豬
窠乳隨時轉易即於好狀窠穀作乳

佛言應取故牀若藤織者應割爲孔若條編者擘開爲穴若病差後隨事料理由數迴轉下部瘡痛佛言於牀孔邊可安軟物不淨墮地以瓦盆承勿令高舉薉臭外弃更覓餘盆如是展轉無器可得佛言不應總弃可畜一盆洗而曬乾無第二盆應安樹葉其盆雖洗臭氣不除應用油塗如佛所教應看病人時有老少苾芻咸來問疾少年便礼病人老來病人致敬緣此扶接病者轉增佛言被身不淨不應敬礼自身汙染不合礼他設他礼時亦不應受若有違者俱得越法罪具壽鄔波離請世尊曰如世尊說若不清淨不應受礼亦不礼他者大德不知摠有幾種不淨汙染佛告鄔波離有二種不淨一噉嚼不淨二穢汙不淨言噉嚼不淨者謂嚼齒木噉諸飲食根果餅菜之類若食噉時及以食了未淨漱來皆名不淨穢汙不淨者謂大小便及以料理不淨處并剃髮時乃至未淨洗濯漱口已來皆名不淨有如是等不淨觸時受

40

礼礼他咸招惡作（金口明文此方不用致令執則並悉混亂）緣處同前具壽鄔波離請世尊曰大德如世尊說妙花婆羅門作如是語自言喬荅摩我乘車時或控馬轡或擧鞭大喚當爾之時願表知我婆羅門妙花頂礼佛足并問起居又言喬荅摩若復見我獨路行時或脫草屐或時避道或時舒辟當爾之時如前表知我申敬問又言喬荅摩或時見我在自衆中共人談說若務坐處或去上衣或除頂帽當爾之時如前表知我申敬問世尊來審如來聖教之中亦同如是礼敬法耶佛告鄔波離不應如是而行礼敬凡是口云我今敬礼但是口業中敬若時曲躬口云畔睇此雖是礼而未具足然鄔波離於我法律有二種敬礼云何為二一者五輪著地二者兩手捉腨而皆口云我今敬礼彼云無病若不爾者俱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時諸苾芻隨著何衣剃除鬚髮遂披此服而為食噉及礼大師不信之人見生嫌恥沙門釋子實不清淨用剃髮衣便將噉食

還披此服歎禮大師我等云何於此
生敬苾芻白佛佛言不於三衣隨披
其一而剃鬚髮然應別畜剃髮之衣
即縵條是 應披此衣而除鬚髮時有貧乏
此衣難得佛言應用僧腳敧遮身而
剃除鬚髮了時苾芻不洗諸俗人見皆
共譏嫌沙門釋子剃鬚髮已不知洗
浴可惡之甚苾芻白佛佛言剃髮了
時宜應洗浴時有老病氣力羸微或
復有時衆水難得佛言如此之類應
洗五支謂頭及手足
緣處同前時有敬信婆羅門及居士
等以妙花鬘來施苾芻皆不敢受俗
人報曰聖者廣說如上乃至我今豈
可捨諸善品從後世耶幸當為受苾
芻白佛佛言見施花鬘宜應為受彼
受得已隨處棄擲彼見嫌曰我以貴
價買得此花供養仁等何因邊棄佛
言不應輒棄苾芻便用於髮爪窣覩
波懸以供養彼言聖者豈我不見髮
爪塔耶我於先時已供養塔今欲持
來奉上仁等苾芻得已挂房門上俗
人見時謂是佛殿即便敬禮佛言勿

安門外應置房中彼露處安同前說
過佛言應安屏處時復齅香但是香
物能益眼根苾芻不知云何屏處佛
言可於卧處挂在頭邊

第三門第九子攝頌曰

好座并牀施　香泥及鉢龕　油器法語行
衣袋持三索

緣在室羅伐城佛告諸苾芻若得妙
好牀座僧伽應受別人不許得大倚
牀此亦是僧非別人也

緣處同前信敬俗人以上香泥來施
苾芻皆不敢受俗旅報曰聖者我今
以仁為福田廣說如上乃至我今豈
可捨諸善品從後世耶幸當為受苾
芻白佛佛言應受既受得已對面弃
地彼起譏嫌我以貴價買得此香仁
今弃擲苾芻白佛佛言不應弃擲便
將塗拭髮爪佛塔廣說如前乃至受
已應置頭邊塗於壁上時時鼻齅見
諸香物能令眼明時有信心長者請
苾芻衆就舍而食以上香泥塗苾芻
足皆不敢受報言聖者諸有信敬婆
羅門他施香泥彼得塗頭或摩身體

我敬仁等以香塗足因何不受苾芻白佛佛言爲受塗足香泥受已弃擲諸俗人見廣說如前善哉仁等當爲我受將至寺中隨情所作苾芻白佛佛言如前不應對面弃擲

緣處同前時諸苾芻隨處安鉢令其損壞苾芻白佛佛言不應隨處安鉢應爲鉢龕龕時諸苾芻穿牆而作佛言不應如是初造寺時於諸房中作安鉢處佛言應作鉢龕龕者蘭若苾芻无作龕處佛言應用葛蔓或以草索編籠塗以牛糞或將泥拭置鉢於中有塵土入佛言應還如是作蓋合之不應置地宜可施系挂在樹枝苾芻出行隨身將去不信者見共起譏嫌問言聖者所持之物爲是雞籠及安獼猴耶佛言若出行時不應持去可留舊處

緣處同前時有苾芻人間遊行至一聚落求停止處主人既許即便洗足復從乞油其家有女將油來施苾芻無器展手欲受女人報言聖者雖解乞油不知持器報言小妹佛未聽許

女人默然苾芻白佛佛言應持油器聞佛聽許時鄔波難陀將二弟子各持油器相隨乞油有一婦人將油來施見器極大報言聖者誰能施滿此大油瓶苾芻曰奇哉慳惜隨汝意施更有信心婆羅門等自當添滿女人默然苾芻白佛佛言不應持大油器從人乞覓佛制大已便持小器將以乞油所用不足佛言不應持極小器然器有三種大者二抄小者一抄二內名中應知是畜

緣處同前有二苾芻一老一少隨路而行說非法語時有不信心藥叉聞其所說而作是念此釋迦子談說非法隨路而行我今宜可吸其精氣即隨後而去復作是念前事已去此不可退更作邪言當吸精氣相隨去時復遇藥叉是敬信者彼便問曰汝欲何之以事具答彼報曰此二行人必論法語汝宜且待勿逐苾芻我今共汝且申談論答言知識我於此二必不相放時二藥叉即隨後去彼二苾芻說非法語至歧路邊一詣給孤獨

園一向鹿子母舍時彼小者礼上座
足白言好去上座答言具壽願汝無
病勿為放逸時二苾芻各隨路去彼
不信藥叉奮迅形儀欲吸精氣後來
藥叉報言汝今不應輙為造次彼二
苾芻已說妙法汝自不解遂生瞋恚
彼復問云何者是法汝豈不聞大云
無病勿為放逸得無病者佛言大利
勿放逸者衆善之本如世尊說

若不放逸者　能得不死處　若作放逸人
終歸於死路

彼聞法已心生歡喜隨路而歸時後
藥叉便作是念此即是我所為之事
我今宜去白世尊知既至佛所礼雙
足已在一面坐白言大德有諸藥叉
是非人主於佛法中情懷信敬復有
藥叉專懷不信凡藥叉衆於佛法中
多不敬信諸有苾芻隨路行時作非
法語恐藥叉聞作無利事唯願世尊
制諸苾芻應存正念隨路行時莫非
法語願慈悲故世尊知已默然而受
時彼藥叉知佛許已礼足而去爾時
世尊藥叉去後於大衆中就座而坐

告諸苾芻曰我聞藥叉作如是說苾
芻在道作非法言隨路而去無信藥
叉伺求其便令爲非諸出家者隨
路行時作非法語是故我今制諸苾
芻隨路行時所有行法苾芻涉路行
時有二種事一作法語二聖默然於
止息處說聖伽他

世間五欲樂　或復諸天樂　若比愛盡樂
十分不及一　由於能生苦　因苦復生集
八聖道能超　至妙涅槃處　所爲布施者
必獲其義利　若爲樂故施　後必得安樂

緣處同前苾芻作三衣竟置在肩上
隨路而行遂被汗霑并塵土汙佛言
應以脅攲置肩而去苾芻不知如何
作脅佛言可長三肘闊一肘半其一
頭牢密疊縫之一頭開口形如烏鼻
佛言不應如是可當中開口不安鉤
紐塵土猶入佛言應安鉤紐苾芻以
常用衣置之於下非常用者安在於
上取時翻攪令衣雜亂佛言常用者
在上非常用者在下

緣處同前時有群賊於路劫人遂入
林中諸人覺出趁賊賊散隨處依殺

時賊求水無綆及罐賊帥令人上樹
遥望若有來者可隨借用見有苾芻
隨路而來遂相告曰有釋子來彼多
共事必有罐索若有者善彼若無者
當破其腹取血飲之作是議已遥望
而住苾芻來至聞言聖者頗有井索
及水罐不荅言我無時賊聞已即便
鬪亂各持刀杖左右觀瞻衆中上首
是阿羅漢即便觀察何故諸人各持
刀杖觀見彼賊欲煞苾芻告諸賊曰
何故仁等情生鬪亂彼具報知上座
告曰仁等勿憂我皆為辦必得清水
恣意飲足即取苾芻所有腰絛共相
連接復取其鉢繫使堅牢放下井中
隨意取水觀察無蟲飽足令飲諸人
慶悅報言聖者如其無水我於仁等
招害不疑善哉聖者當持井索苾芻
報曰當順今言賊便礼足隨路而去
時諸苾芻亦皆飲水盛滿君持并添
澡罐（君持者觜 澡罐口開）俱寺前路漸至給園
苾芻見已慰問善來善來仁等尋途
得安隱不即便具告苾芻白佛佛言
由是我今聽諸苾芻須持井索苾芻

聞已持極長繩佛言不應尒便持極短佛言不應尒然繩有三種謂長中短長者一百五十肘短者十肘二內名中有處足水尚持長繩佛言可量地勢長短隨時

第三門第十子攝頌曰

須剃刀應畜　及剪甲等物　支牀并偃枕　香甬隨情

緣處同前時有苾芻頭髮既長詣剃髮人處報言賢首為我剃髮彼作是念沙門釋子强力使人虛費功勞竟無酬直即取刀具揩拭延時作如是念我速剃者更有人來如是遲延廢我家業報言且去午後方來隨言而来復言晡後晡時既至復道明朝常作誑言竟不為剃有知識苾芻問言具壽何因數數頻來此家為是宗親為是知識答言不是但為髮長欲求除剃彼人誑我為此頻来知識報曰汝不聞乎工巧之人難得實語我解剃髮佛未見聽苾芻白佛佛言若有苾芻解剃髮者宜於屏處更互剃髮勿使俗流致生譏笑時彼苾芻聞是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五

教已至知識所報言具壽世尊聽許仁今可来為我剃髮答言善哉雖佛聽許豈以指頭為仁剃髮須刀磨石并須鉗子及剪甲刀子苾芻以縁白佛佛言我今聽許為僧伽故畜剃髮刀并雜所須物

佛在劫比羅城多根樹園佛令釋子家別一人得出家巳牀無承足卧不安寧然彼先時支體柔軟所卧之物悉皆華麗今時牀下身卧不安無多火力便詣醫所問言賢首我無火力當為處方醫人報曰可相隨去觀所住房於所卧牀如何安置見其卧牀頭邊低下報言聖者由所卧牀頭邊低下致令四大火力羸微可於牀腳下安支足物答曰佛未聽許佛大慈悲必應聽許苾芻白佛佛言於所卧牀應安支足彼依言作病仍不除復問醫人與我方藥醫曰若眠卧時當安髮枕答曰佛未聽許廣說如上佛言此時當安髮枕苾芻不解云何當作佛言作枕之法用物長四肘闊二肘其四肘疊作兩重縫以為帒內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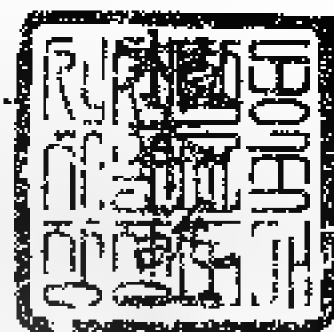
綿絮可用支頭
緣在王舍城畢隣陁跋蹉性常抱疾
廣說如上乃至問言先持何物答言
我於先時用香熏土報曰令何不持
報言佛未聽許以緣白佛佛言為病
因緣任持香土
雜法第三門了
第四門揔攝頌曰
上座及牆柵　緣破并養病　栴荼猪蔗寺
鉢依栽樹法
第四門第一子攝頌曰
上座番次說　或可共至終　濾作非時漿
處不為限齊
如世尊說半月半月應為長淨苾芻
不知遣誰說戒佛言應令上座於說
戒時上座常誦有一住處上座不能
諸人報曰說戒將至何不溫尋答言
具壽我自無力知欲如何苾芻白佛
佛言上座不能第二應說復有住處
第二不能廣說如上第二不能令第
三作復有住處第三不能廣說如上
佛言苾芻應作番次說戒時諸苾芻
番次說時或有能者或復不能能者

為說其不能者不知如何佛言其不
能者求能為說復有住處說戒番次
至不能者轉覓餘人彼不肯與不知
如何佛言其能說者常可豫請如世
尊言令上座說戒上座不能可令第
二第二不能令第三作此若不能令
番次作此復不能應求能者或常請
作有一住處無有一人憶誦得戒然
其上座誦得四波羅市迦餘皆不誦
時諸苾芻便不說戒佛言不應總停
說戒隨所誦者即可為說上座應可
誦四他勝次座可誦僧殘次座誦二
不定其次三十其次九十其次四對
說法其次眾學其次七滅應作如是
誦過戒經不應不誦
緣在室羅伐城具壽鄔波離請世尊
曰如佛所說時非時者云何為時
云何非時佛言其不濾者為時其濾
濾者為非時仍以水渧渧之為淨
緣處同前是時六眾常多惡欲慳垢
所經向餘住處非理受用或一切時
或房分齋時或日分時或親友時去
何一切此即是我春時住處此是夏

處此是冬處名一切時云何分齊此
是我房此是他房云何日分時此是
旦時住處此是晡時住處云何親友
時此是我軌範師處此是親教師處
此是弟子處此是門人處此是知識
住處由如是故多人來往惱諸苾芻
以緣白佛佛言苾芻不應於住處自
作如是限齊受用者得越法罪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卷第十五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切有部毘奈耶雜事卷第十六　寔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第四門第二子攝頌曰

牆柵屋剗具　不著打光衣　得少亦平分
洗淨儀應識

緣在室羅伐城其給孤長者施寺之後道俗諸人來往者衆長者念曰今者寺園便成大路我今宜可遶築高牆即往佛所白言世尊今此寺園便成大路欲安園牆不知得不佛言長者隨意應作長者即於四面悉以牆圍至夏雨時其水不出致令淹漬長者後時來禮佛足見其水滿作如是念我先築牆不通水竇致令水滿佛若許者為竇通出白佛佛言隨意通水時諸牛犢踏損其牆或以角觸長者見已作如是念我雖築牆未為木柵廣說如上佛言應為木柵時有惡人盜木將去長者來見柵被賊偷隨處零落長者以事白佛柵外安塹佛言隨作長者即於柵外周匝安塹

緣處同前時有苾芻名曰廣額

髮極長請剃髮人屢求彼剃髮彼作
是念諸釋迦女強使我作廣說如前
苾芻所請許度僧伽得畜剃髮具等
宜於屏處更相剃髮
緣處同前世尊既許難陀出家時孫
陀羅作好法衣打治光淨以牙揩拭
尋與難陀難陀得已披此好衣手擎
上鉢對諸大衆馳騁而行苾芻白佛
佛作是念由著好衣有如是過告諸
苾芻此是非法所不應為難陀癡人
著此衣服手擎好鉢馳騁衆前是為
非法若有苾芻著熟打衣得越法罪
世尊既制著熟打衣有信心婆羅門
居士將熟打衣施與苾芻苾芻不受
廣如上說豈令我等無善資糧趣於
後世願當受取苾芻以緣白佛佛言
隨意受取既受得已除去衣光任情
受用苾芻以手挼衣光仍不去佛言
置於露地待潤挼之亦不能除佛言
以水浸去亦不總除佛言若水浸已
隨意受用勿生疑惑若有信心婆羅
門居士等施與大衆熟打好衣准上
應用

緣處同前時此城中婆羅門居士等在於要處衆集堂中共為言話告言汝等知不沙門喬答摩及聲聞弟子所得利養不共均分不如外道時衆會中有一婆羅門先無淨信告諸人曰明日宜共君等親覩喬答摩等是均平不諸人曰善時婆羅門遂將白疊一雙入誓多林即以其疊於上座前施四方僧白言聖者我以此疊施與衆僧隨意受用上座報曰大婆羅門願無病長壽汝此布施是心莊嚴是心資助善扶勝定得妙菩提天上人中受勝衣服時婆羅門聞是語已詐現恭敬礼辭而去

尒時世尊告具壽阿難陁曰汝可告諸苾芻彼婆羅門故來入寺欲求瑕隙施此疊衣汝諸苾芻應可均平各取少分或用補衣或為㧙紐或方手許隨用資身時阿難陁受佛教已告諸苾芻世尊有教彼婆羅門來求瑕隙所施疊布汝等可應平等共分各取少分或用補衣或為㧙紐或方手許隨用資身苾芻聞已報尊者曰如

世尊教我等奉行苾芻得已便即平
分如前受用於明日旦彼婆羅門在
城門立時諸苾芻執持衣鉢入城乞
食既至門所彼婆羅門言聖者我施
衆疊仁等作何受用有一苾芻報大
婆羅門曰衆僧得已平等共分我所
分得便補破衣一人報曰我所得者
用爲絢紐一人報言我所得者方如
手許隨身受用時婆羅門既聞斯語
便作是念我等所說並是虛言湯相
謗說沙門釋子所得利養不共均分
我今親驗知諸苾芻是具德者實是
均平心無偏黨可於此中而爲出家
時婆羅門起信心已往詣佛所頂禮
雙足而白佛言唯願世尊慈悲許我
於善說法律而爲出家并受近圓成
苾芻性於世尊所勤修梵行佛告婆
羅門善哉善哉汝能發此勝上之心
而求出家智者了知諸出家者有五
勝利廣如下說乃至世尊及聖智者
悉皆讃歎當求出家世尊即命婆羅
門曰善來苾芻便是出家即成圓具
策勤正念勇猛不息摧破五趣生死

之輪如前廣說斷諸煩惱獲阿羅漢果乃至釋梵諸天悉皆恭敬佛告諸苾芻濟及餘人知量而受獲如是利是故苾芻若得餅食乃至極小猶如樹葉衆共分張若得衣物乃至極少堪作燈炷衆亦共分

緣處同前時此城中有一婆羅門常樂清淨希願出家便作是念頗有洗淨愜我心者當依彼法而為出家其婆羅門遊方求覓巡歷外道及婆羅門修行之處見便剃了有不洗淨有入池中以百土塊而洗淨者見斯穢惡或事水繫多皆不攝心無歸依處時婆羅門復作是念我皆遍看無遂意者唯有沙門釋子未往觀察即詣逝多林乃見具壽舍利子攜君持瓶水可愛三界向便利處見已生念此是沙門喬答摩上首弟子我且觀察如何洗淨即隨後去若阿羅漢不入定時不能觀察他人意趣舍利子既見彼人隨從而行遂便斂念觀此婆羅門何故隨我乃知此人心求潔淨欲於我所伺其善惡復觀其人有善根

不與誰相屬遂見彼人先有善根繫
屬於我作是觀已即於上風安置法
服唯著僧腳敧及下裙而已次於一
邊輒石之上置末土七聚以為一行
各如半桃復於此邊更行七聚又於
一畔別安一聚持一籌片并三塊土
入廁室中不閉其門方便令彼遠處
遙見便利既了籌用拭身便以左手
取其一上向下洗淨復取一土洗小
便處既清淨已次將一一土偏洗左手
右手持瓶至其土處瓶安左髀令水
斜出（若有三叉木著置上爲要）先以七聚一一用洗左
手又取七土一一兩手俱淨洗拭兩臂
亦令淨潔又取一土用洗澡瓶事了
徐去威儀寂靜披著法衣後更以水
而洗雙足次至房中取淨瓶水兼三
漱口方始任情隨所作務彼婆羅門
見是事已深起信心便作是念善哉
要法餘莫能加外道設用百土洗淨
不知釋子但須二七作是念已頂禮
命剃子雙足白言聖者我今願於尊
者之處善說法律而為出家并受近
圓成苾芻性勤修梵行作不放逸合

利子報言善哉善哉婆羅門汝能發
此殊勝之心斯為善事如佛所說諸
智慧者見五利故當樂出家云何為
五一者出家功德是我自利不共他
有是故智者應求出家二者自知我
是卑下之人被他駈使既出家後受
人供養礼拜稱讚是故智者應求出
家三者從此命終當生天上離三惡
道是故智者應求出家四者由捨俗
故出離生死當得安隱無上涅槃是
故智者應求出家五者常為諸佛及
聲聞衆諸勝上人之所讃歎是故智
者應求出家汝今應可觀斯利益以
殷重心捨諸俗網求大功德說是語
已便與出家并十學處次受圓具如
法教誡策勵勤修斷諸結惑證無生
法得阿羅漢果離三界染觀金與土
平等不殊刀割香塗了無二想如手
攜空心無罣礙能以大智破無明殼
三明六通四無礙辯悉皆具足於三
有中隨處愛著利養恭敬無不棄捨
帝釋諸天所共讃歎舍利子將羅漢
弟子親詣佛所頂礼雙足具陳上事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卷第十六　第七張　貴

佛告舍利子汝能如是以善方便引導衆生於我法中因斯制戒為清淨事福利無邊驗斯聖教金口親言豈合奉行護難遮遮但為苦樂律部更有開遮蹤後少傳未盡其旨致令學習無所准憑遂使七百年中對法未解或以簡禮充事復用衆僧鉢或身或於石上指手元無用主之處此則咸非本法未得滅律凡今既皎鏡灼然行否任其恭傳

時諸苾芻咸皆有疑請世尊曰由何緣業具壽舍利子以清淨事調伏引攝彼婆羅門能令出家到圓寂處佛告諸苾芻非但今日調伏彼人令得安樂於往昔時以清淨事已曾調攝令捨賊徒歸依三寶受持五戒汝等當聽乃往古昔於一聚落有婆羅門妻誕一女儀貌端正年既長大處女在家有五百群賊夜劫其村時彼賊帥渴逼須水入婆羅門舍見彼少女告言女子我今渴逼有水將来女言且待即急然燈取水觀察賊帥問曰何所觀耶答言觀水問曰有何可觀答言恐有草蟣飲時致患報曰我是狂賊欲害汝村准斯非理應與毒藥何憂草蟣為我患乎女聞是語說伽他曰

非賊所為者　枉奪他財物　隨君作不作
我常依法行
知水淨已即便授與是時賊師飲水
既訖情生歡喜報言少女汝是我妹
勿起異心女曰我實不須如此賊人
以為兄弟常於他物作劫奪心物主
見時射以毒箭遭此命過苦痛難言
我聞兄云倍生憂慼仁今若能歸依
三寶持五戒者我為仁妹賊便美語
告其女曰汝言甚善我當作之女即
為說三歸五戒令起信心群賊奉持
共尋歸路汝諸苾芻勿生異念往時
賊師即婆羅門是彼之少女即舍利
子是昔時觀水為清淨故令賊受戒
捨惡歸依今復以其洗淨之法令生
希有拔出愛河登涅槃岸長辭苦海
永證無生
佛告諸苾芻汝等當知此是常行恒
須在意如是洗淨有大利益令身清
潔諸天敬奉是故汝等從今已去若
苾芻苾芻尼學戒女求寂男求寂女
鄔波索迦鄔波斯迦歸依於我以我
為師者咸應洗淨如舍利子若人不

作如是洗淨者不應繞塔行道不合
礼佛讀經自不礼他亦不受礼不應
噉食不坐僧牀亦不入衆由身不淨
不如法故能令諸天見不生喜所有
呪法皆無効驗若有犯者得惡作罪
若作齋供書經造像不洗淨者由輕
慢故得福寡薄若晨朝午後不嚼齒
木即不合食亦不成齋同前得罪汝
等皆應依我言教無得自欺作不淨
決懈怠放逸為下品行當墮惡道時
諸苾芻聞佛教誨皆大歡喜如法奉行

第四門第三子攝頌曰

緣破須隨替　明月聞便領　像止知差別
三人共坐聽

緣在室羅伐城給孤獨園時諸苾芻
著故舊衣無心愛惜時衣邊破皆悉
破落苾芻白佛佛言隨所損處以線
絡之雖復撗絡線復下垂更著竪線
絡令牢固佛言當觀僧伽胝服猶若
身皮時諸苾芻更無餘衣常被大衣
於其腋下流汗霑汙臭氣不淨令衣
疾破苾芻白佛佛言可於腋邊別安
帖縁苾芻不知如何安帖佛言用物

一肘半闊一張手而為其怗佛言不
應用白物怗應以壞色彼用袈裟色
佛言不應（此乾陀色恐染條設）赤石赤土染之苾
芻縫著佛言應可廣縫邊於一邊安
怗佛言兩畔緣邊俱可安怗顛倒任
披若有臭氣時時拆洗

緣處同前有婆羅門娶妻未久便生
一女名為明月年漸長大時大世主
便度出家與授近圓時大世主將五
百苾芻尼往詣佛所禮雙足已退坐
一面佛為說法乃至默然而住時大
世主既聞法已從座而起整衣一肩
合掌恭敬白言世尊已為苾芻說毗
奈耶唯願慈悲亦為尼說佛言無有
是處如來大師親對於尼說毗奈耶
法然於苾芻尼衆有聞一遍即能持
者我當為說時明月苾芻尼在衆中
坐即起合掌白言世尊唯願為說豎
受尊言一聞領悟佛為彼說一頌無
遺佛告諸苾芻於我法中聲聞尼衆
一聞便領者明月苾芻尼斯為第一
佛作是念非一切處有明月可求及
相似者亦不可得是故苾芻亦應受

將苾芻尼毗奈耶爲苾芻尼説復應
教詔有問爲荅如是念已告諸苾芻
如所念事乃至有問爲荅如世尊説
由依戒故由住戒故修習於法若定
若慧如理相應此明月尼隨順於我
由依戒故由住戒故定慧相應發起
勇猛正勤策勵廣説如前得阿羅漢
異壞五趣輪出生死海廣説乃至釋
梵諸天皆爲供養諸苾芻咸皆有
疑請世尊曰此明月苾芻尼曾作何
業彼業異熟得大聦慧有大辯才聞
持之中説爲第一於佛教中出家修
行斷諸煩惱證阿羅漢佛告諸苾芻
此明月尼曾所作業果報成熟廣説
如餘汝等苾芻乃往古昔九十一刧
人壽八万歳有佛出世名毗鉢尸十
号具足與六万二千苾芻往親慧城
住勝慧林中時彼城中有一長者娶
妻未久便生一女年漸長大其父信
敬至誠意時遂便將女往苾芻尼寺
以刀子及針行與尼衆作隨意施時
彼女子見斯善事心生歡喜白其父
曰我亦隨情與諸尼衆作隨喜事父

曰善哉善哉汝意作其女即取刀子及
針金銀珎寶種種異物奉施尼衆爲
隨意事即於衆首合掌礼拜而發誓
言願我以此於尼衆中敬心施所
有善根於未來世令我獲得大慧大
辯具足聞持汝等苾芻勿生異念往
時女者即明月是由彼昔日於尼衆
中行刀子等所有善根復發弘願願
我未來得大辯才聞持具足由彼善
緣今受斯報又於迦攝波佛時出家
修行爲苾芻尼乃至盡形持戒無缺
覺無所證時親教尼於彼佛法中聞
持第一時彼弟子發如是願我親教
師於此法中總持第一如佛授記於
未來世人壽百年有佛出世名釋迦
牟尼於彼法中我當出家佛亦記我
於尼衆中總持第一由昔願力今受
斯報汝等應知若純黑業得純黑報
廣說如前是故汝等應當修學
緣處同前有少年苾芻共老苾芻人
間遊行至室羅伐時老苾芻向鹿子
母舍少者詣給孤獨園於一苾芻詣
爲依止住少多時白其師曰阿遮利

耶我於彼寺安置衣鉢蹔往取來報
言子隨去速來荅言彼無他事尋即
旋歸礼足而去既至彼已衆先有制
若於一宿無依止師即不應住便詣
苾芻而為依止既至天明情欲歸去
到師房所扣門而進白言敬礼阿遮
利耶四大安不師曰不安彼便念曰
師今有疾我即弃去是所不應世尊
由斯制須依止于相瞻視我今宜住
待差當行即便供給病遂瘥損自言
觀察卧具我今欲去師言子汝無闕
乏不荅言我無闕乏然我本心不擬
住此但為蹔来取自衣鉢此衆有制
假令一宿亦須依止我懼衆法請作
依止見師有病我作是念師有疾病
我今棄去是所非宜具陳其意師曰
善哉善哉具壽共住門人於親教師
及軌範師共相瞻侍應如是作若有
諸餘共住門人於二師處亦應如是
增長善法如蓮花出水漸為善事汝
當好去常為謹慎勿作放逸遂礼師
足奉辭而去漸至給園到其師處合
掌礼敬師言善来具壽何故遅遅彼

便以事具悉白知師。師曰善哉具壽汝能如是於其師處敬重相看能令善根日夜增長如蓮處水師作是念為前依止為更授耶苾芻白佛佛言有緣暫去即擬還來宜依舊師無勞更授

緣處同前有一苾芻身修靜慮有小苾芻請作依止即便為作生如是念如佛所說寧作屠兒不與他出家及受近圓而不教誡共住既尒門人亦然我修禪寂無緣教授宜付餘人令教讀誦詣一苾芻報言具壽教此讀經答曰共立要期我當教讀若有乏少能供承者我不相違答言若有闕少我自供給即便教讀後於異時彼便染患其依止師如法供給遂便瘳差其依止師復自染患彼不迴顧瞻察其師如是至三竟不看待報言汝去別求依止答曰蒙作依止是家流恩一無闕乏令何驅遣報曰汝無闕乏我有闕乏汝之病苦我自供承我病至三不曾迴顧汝作如是不恭敬事者有與汝作依止者可於彼住彼聞默然不能致答苾芻白佛佛言於

依止師可爲供侍當觀師主與父母無異違者得越法罪時有教讀阿遮利耶身嬰疾病愛法弟子不爲瞻侍及其病差還來問經師曰汝去我身病苦曾不相看誰復更能教令習讀可覓餘人共相指示復便無對苾芻白佛佛言於依止師應爲供侍於教讀師亦爲供給者後於異時依止教讀二俱染患不知於誰而爲供給苾芻白佛佛言若其能者二俱看侍若無力者可供依止若無教讀隨處得住若無依止不合停居

緣處同前時有苾芻與他出家并受圓具即便奔擲人間遊行於彼弟子不以衣食及法而相攝養此便於餘而求依止其師即以衣食法共相資助如世尊說有四攝事布施愛語利行同事時彼門人於其師處倍生敬重情無捨離後於異時其親教師遊行事周還來給園少年苾芻皆起迎接其年老者咸唱善來彼舊弟子見不起座諸苾芻告曰見尊者來少皆迎接老唱善來因何汝今見本師來身

不移座豈成合理答曰豈彼於我出家近圓能以衣食及法共相資助令我憤念見而迎接苾芻報曰勿作是語如佛所說若復有人依託師主於佛法中剃除鬚髮而被法服以淨信心出家修行彼人於師乃至盡壽四事供養未能報恩汝作是言非為應理彼便默尒苾芻白佛佛言弟子門人纔見師時即須起立若見親教師依止即捨如佛所言見親教師即捨依止者諸苾芻不知云何如下具說

緣處同前時有苾芻與一少年而為依止經半月已至長淨時來到師處白言阿遮利耶我今敬禮有所請白欲守持長淨師言賢首何因我得是汝之師彼云我以阿遮利耶而作依止師曰如汝懱慢不相敬重誰與依止隨汝意去別覓餘師彼便默然苾芻白佛佛作是念由請苾芻日不三時禮敬師主有如是過是故應知弟子門人每日三時須就二師而申禮敬即告諸苾芻曰是故汝等弟子門人每日三時應就二師而申禮敬

緣處同前時有苾芻與一少年而為依止恩養供給愛念如子時彼弟子遇有他緣須向餘處白其師曰阿遮利耶請為觀察房舍卧具我今欲向人間遊行師言子無闕乏不答言阿遮利耶我無闕乏然欲人間隨處遊歷不久還來報言子去若於中路生追悔者即可迴來白言甚善奉教當還至中路已便生追悔作如是念我依止師有所須者悉皆供給我棄拋行不為應理今可迴歸遂却還住處師見問曰汝令復來有所遺忘答言我無遺忘然我路中作如是念我依止師有所須者悉皆供給更求何事在外遊行為此還來師言甚善師復生念即舊依止為更與耶苾芻白佛佛言若依止師有心顧戀門人無顧戀心是則名為不捨依止若依止師無顧戀心門人有顧戀心此亦名為不捨依止若二人俱有戀心亦不名捨若二人俱捨名失依止

緣處同前有一苾芻為求導首有多少年來從習讀師於異時忽染時患

誦習讀人曾不看侍如是至三皆不
顧問後時病老弟子皆來請其師曰
教我習讀或云教誦師言具壽我三
涂患汝等無人迴顧看我若有見汝
如此懊惱能相教者可就於彼而為
讀誦苾芻白佛佛言教讀誦師亦應
瞻侍彼若皆作便戲善品佛言應為
番次是時有一老瘦苾芻先就依止
餘人報曰老人明日當番答言何故
於師作直供給汝等安隱我常侍養
諸人報曰斯為善事如佛所說若看
病人即是看我汝善丈夫隨意當作
彼便供給因斯病老來請師曰教我
讀經報言且住未至汝番後請師曰
教我闇誦答曰未至汝番答其師曰
番承供給是我當番讀誦授經餘人
遞次宜當好住我出他行師言且住
有所須者我皆為作彼便默尒苾芻
白佛佛言常供侍者不得同餘勿令
有廢次及餘人時有二人一聰一懞授
聰者時以其文長懞後事闕佛言應
更次授
緣處同前六眾苾芻向門徒舍出林

令坐六人同坐其牀遂破一時大笑餘苾芻見皆言具壽作斯非法不知慚恥仍更大笑彼共答曰我豈飲酒狀苾芻耶報曰此亦不久必當見作問曰我何非法答曰豈可不見牀重破耶答曰豈可木盡巧匠身亡彼便默尒苾芻白佛佛言不應一牀六人同坐彼遂五人還同前過四人亦尒佛言不應四人若於一牀三人得坐若大木枯兩人同坐小者唯一違者得越法罪

第四門第四子攝頌曰

養病除性罪　將圓不昇樹　王臣不受戒
斬手不應爲

緣處同前具壽鄔波離請世尊曰如佛所說若見病人應供給者用何等物而爲供侍佛言鄔波離但除性罪餘清淨物隨意供給

緣處同前時具壽鄔波難陀有一求寂欲受近圓師即爲喚作羯磨師及屏教者并餘七人遂將求寂并持座物先至壇守護構田地數其座席諸人未來鄔波難陀左右顧盼見樹開花即命求寂汝可取花行與僧衆彼

便昇樹墮地傷手廢闕近園苾芻白
佛佛言汝等應知如轉輪王第一太
子將受灌頂次當王位於此時中倍
加守護欲近園人亦復如是善加愛
護是故不應令將近園人輒昇高樹
令昇樹者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有一長者名曰廣大是勝
光王之所委寄曾於一時因有過失
被王訶責長者便作是念凡是國王
難久祗承宜應遠避我今可去求作
出家如是念已詣逝多林六衆苾芻
恒令一人在門邊住時鄔波難陀住
在門首見廣大來即以美語告言善
來何故難覩猶如初月答言大德豈
可不聞世人有語希逢致敬數見便
輕問言廣大何緣得來答言聖者凡
是國王難久承事今雖得意終致滅
身我欲出家頗能濟度報言賢首能
發此心極為善事凡出家者有五勝
利廣如一說諸佛聲聞及諸智者共
所稱讚今正是時即便引去與出家
受圓具時勝光王問諸群臣不見廣
大為遇病耶答言彼無患苦大王訶

責國斯即去詣逝多林而為出家王曰誰作斯事答言聖者鄔波難陀王聞此語心懷瞋恨令使往報聖者我所訶者即度出家今可度我及惡生太子勝鬘行雨皆與出家可自稱王統領城邑使者至寺具說王言鄔波難陀聞王此語報使者曰汝持我語報汝國王可來至寺并將惡生勝鬘行雨悉與出家我當作王此亦何損豈我就宅詃誘廣大令其出家彼自來求我便濟度隨時利益獲福無邊王聞此語更起譏嫌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作是念度王大臣有如是過是故不應輒度此等告諸苾芻曰汝等當知鄔波難陀是愚癡人度大臣廣大令王起嫌是故苾芻不應度大臣出家見來求請應須詰問汝非王臣不若不詰問與出家者得越法罪佛既制已時有外國人來無人委識又不國王元未聽許至苾芻所求請出家皆生疑慮不與出家佛言若有此華外國之人應與出家勿生疑惑緣處同前具壽阿難陀曾於一時新

剃鬚髮於晨朝時著衣持鉢入城乞食行至街衢有一婆羅門是大學士於好顯敞高堂之處教授五百婆羅門子讀四明論時彼博士傲慢自高不存禮節情懷毒害輕蔑於人見尊者阿難陀已命弟子曰汝能以手攉此禿沙門頭不答言我能時彼弟子承其師命即便以拳攉尊者頭時阿難陀四堅顧視婆羅門更加瞋攉復令弟子更打其頭尊者念曰我何顧瞻宜可默去既至逝多林飯食訖洗鉢已告諸苾芻具壽不應往某街巷處問曰有何過患答曰彼有婆羅門稟性毒害不問禮節教諸弟子讀誦明論令一弟子拳攉我頭苾芻問曰汝何愆犯致彼瞋恨答曰我是無過亦是有過問曰其事云何答曰我元無過彼令攉頭由我顧瞻重更來打先是無過後是有過時鄔波難陀聞已問言尊者作何言說答曰有許事鄔波難陀曰我向略聞願更重說即為具說時鄔波難陀即三點頭口中唱諾作如是念我今自解治彼小

人使剃頭人遂順淨剃揩摩以油於
晨朝時著衣持鉢入室羅伐城漸次
至彼婆羅門教學之處彼有餘書表
觀瞻當時鄔波難陀即在其前經行
來去婆羅門見命一弟子曰汝去擒
彼禿頭沙門鄔波難陀闌是語已告
婆羅門曰汝無知物何用遣他不自
來打婆羅門發大瞋心即便自去拳
打其頭鄔波難陀即捉其臂報言癡
物鄔波難陀被汝所打我今將汝共
至王邊便捉其臂牽曳前行婆羅門
發聲大喚弟子俱來復捉一臂共相
牽挽諸人續來並皆曳去鄔波難陀
有大氣力牽挽婆羅門又五百弟子皆
至王門六衆法爾若懷忿怒至王門
時王殿遙動王觀相已報左右曰出門
觀察豈有聖者六衆來耶即便出觀
見鄔波難陀將五百婆羅門子俱到
門所還入白王聖者鄔波難陀今在
門外王言喚入彼便面見問言大王
向使聖者阿難陀不出家者合受何
位王言聖者當作力輪王王作何人
答言我為諜者又曰王先有制觀諸

苾芻猶如太子觀苾芻屋事等妃后
是事放免不並餘人王於我等俱生
愛念然有婆羅門違王教勅輒以
拳打聖者阿難陀頭彼懷瞋亦打
我頂其事合不王聞大怒告近臣曰
卿今可去斬婆羅門手大臣即將婆
羅門到街巷處告衆人知時彼父母
并餘親族及諸知友悉皆來至悲啼
雨淚發聲號哭作如是語苦哉我子
苦哉我子皆共前行白法官曰善哉
大臣我子有愆王令斬手既犯國憲
非是枉刑然婆羅門以右手活命若
斬左手斯誠留恩大臣聞之即斬左
手後於異時婆羅門手瘡漸差遂擔
左手舉右臂點節誦書鄔波難陀遙
見舉手借坐忿怒還至王所白言大
王為王之法勅令無違斯成快樂王
雖知國無如是事報言聖者我有何
事答言前時出勅斬婆羅門手彼手
現全王喚臣來問言婆羅門何不斬
手答言斬訖若尒聖者鄔波難陀見
為諸人舉手教讀大臣白言見彼父
母悲啼　相勸諸婆羅門右手為活命

當截左為此即便截其左手王言為
彼父母截其左畔今由我勑更截右
邊即便往斬時婆羅門既無兩手垂
髆而住後時鄔波難陀在傍而過問
言何故垂手不同昔日來打我頭彼
聞懊惱默無所對時諸婆羅門長者
居士并諸人衆皆生譏恥作如是言
沙門釋子無有慈悲遣行刑戮作苦
切事截他人手苾芻白佛佛作是念
苾芻斬他手時有如是過是故苾芻
不應斬截他人手足告諸苾芻曰鄔
波難陀愚癡之人作非沙門法所不
應為於我法中出家捨俗作斯惡業
若有苾芻斬人手足者得吐羅底也罪
是諸苾芻咸皆有疑請世尊曰大德
以何緣故具壽阿難陀護彼婆羅門
鄔波難陀隨意存酬報佛言非但今日
阿難陀起擁護心鄔波難陀行酬報
事斬截其手汝等當聽乃往古昔於
一園中花果浴池在處充滿時有隱人
依止而住唯食根果飲水自怡但著
皮衣更無所願於果樹下加趺而坐
思量法義上有獼猴攀果令落打破

彼頭令時隱人說伽他曰
我終不起念　令汝害身亡　由汝自作愆
當招斷命報
時彼隱人先共獵師以為知友獵師
因出至彼林中到果樹下隱人有事
弃此而去見彼不在遂於樹下暫時
停憩時彼獼猴便將大果打獵師頭
時彼獵師頭先無髮其果纔落頭遂血
流苦痛纏心舉頭觀樹遂見獼猴踔
擲枝上便即援弓射以毒箭從樹而
墮因此命終汝等苾芻勿生異念昔
時隱人即阿難陀是往日獼猴即婆
羅門是其獵師者即鄔波難陀是彼
時為阿難陀之所擁護鄔波難陀之
所酬報乃至今時亦復如是一護一
弃由此應知先業因緣終不亡失廣
說如餘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六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勑彫造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七　賓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第四門第五子攝頌曰

栴荼羅陁夷　大衣數時用　師誤婆攞達
取鉢已物想　阿市多護月　賊想取自衣

此頌與廣釋盜戒不異故更不出尋彼可知

第四門第六子攝頌曰

猪羨多羅果　毛緂黑喜還　安置刀子針
不用瑠璃器

緣處同前時當儉歲有竊盜者偷得他猪往闇林中殺而取食骨及頭蹄弃擲而去六衆常法晨朝起已昇寺閣上四方瞻顧若遙見有烟群烏亂下即便相命共往觀看既見闇林烟揚烏下遂相告曰難陁鄔波難陁彼處定有可噉之物我等宜往或有所得至彼便見猪骨頭足共相謂曰糞掃之物斯為足矣可煑而食即便自煑是時猪主尋蹤遂至見其煑肉報言聖者著大仙服作此非宜報言賢首若我得作煞生事者豈可不能取

好麤惡上妙之肉而充食耶何容取
此猪骨頭足自煑而食有人盜得好
肉已食餘骨頭蹄是他所棄充糞掃
物於我何辜彼言聖者然出家人不
應作此可惡之事苾芻白佛佛言不
應如是取糞掃物作者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時有盜者取他甘蔗中間
食訖根梢弃去六衆行見遂相告曰
尊者多有糞掃物可共取將即便取
取時甘蔗主尋蹤來至見彼六衆共
取殘蔗報言聖者著大仙服爲非法
事答言賢首若我得爲偷盜事者豈
可不能取好甘蔗隨意噉食而復取
他所弃之物然此甘蔗有人盜來食
好弃惡我等取斯有何過彼言聖
者此譏嫌事非出家人之所應作苾
芻白佛佛言不應如是取糞掃物作
者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時有盜者取多羅果於闇
林中好者還食惡者弃去六衆因行
見此遺物事同甘蔗乃至彼俗譏責
苾芻白佛佛言取者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時此城中有[illegible]有

好毛緂極生愛樂不同餘物後因染
患雖加醫療無効將終遂集諸親告
言我亡之後勿以火焚將此毛緂纏
裹我身弃於林野現在諸親共安慰
曰汝不須怖豈遭病者並悉身亡不
久之閒自當平復然命盡難留奄然
氣斷由於毛緂生重愛故捨命之後
生大癭鬼中時彼親族以五色綵裝
飾喪輿毛緂纏尸送至林處苾芻見
已告屍林苾芻異喜曰具壽有曾香
人因病身死以好毛緂用裹屍骸弃
在林內是糞掃物可往取之彼便疾
往詣屍林所取其毛緂時彼非人即
便起屍堅捉其緂作如是語聖者異
喜勿取我緂凡屍林人多有剛膽便
報鬼曰癡人汝由愛緂生餓鬼中今
更欲從捺洛迦耶汝今宜放異喜愛
著共鬼相爭以腳踏之强牽而去往
逝多林時彼屍鬼更增瞋恚隨逐不
放報言聖者還我緂來彼不採錄便
入寺中然逝多林多有天龍藥叉諸
大神衹之所守護此鬼薄福不敢前
行於寺門前啼泣而住佛知故問阿

好毛緂極生愛樂不同餘物後因染
患雖加醫療無効將終遂集諸親告
言我亡之後勿以火焚將此毛緂纏
裹我身弃於林野現在諸親共安慰
日汝不須怖豈遭病者並悉身亡下
父之體自當平復然命盡難留奄然
氣斷由於毛緂生重愛故捨命之後
生大癭鬼中時彼親族以五色彩裝
飾喪輿毛緂纏尸送至林處苾芻見
已告屍林苾芻黑喜日具壽有富香
人困病身死以好毛緂用裹屍骸弃
在林內是糞掃物可往取之彼便疾
往詣屍林所取其毛緂時彼非人即
便起屍堅捉其緂作如是語聖者黑
喜勿取我緂凡屍林人多有飼膽便
報鬼曰癡人汝由愛緂生餓鬼中令
更欲徒捺洛迦耶汝今宜放黑喜愛
著與鬼相爭以脚踏之强牽而去往
逝多林時彼屍鬼更增瞋恚隨逐不
放報言聖者還我緂來彼不採録便
入寺中然逝多林多有天龍藥叉諸
大神祇之所守護此鬼薄福不敢前
行於寺門前啼泣而住佛知故問阿

是若有垂蟻損傷身者後當取衣被
得衣已隨便即披佛言不得即披可
七八日置叢林中待風日吹曬已然
後澆漆方可披着即披入寺旋礼制
底苾芻白佛佛言屍林苾芻所有行
法我今應制屍林苾芻披死人衣不
得入寺不礼制底若樂礼者離一尋
外不受用僧房及牀敷等不入衆坐
不為俗人宣說法義不往俗家若有
緣須至者應在門外立命入者荅曰
我住屍林若言我今獲大福利幸蒙
聖者勝杜多人來過我舍聞如是語
即應入舍不坐牀座若喚坐者荅曰
我住屍林若說難遣即應為坐勿致
疑惑屍林苾芻不依教者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時諸苾芻所有刀針隨處
安置被垢所損苾芻白佛佛言不應
隨處安置應安針氈苾芻不解如何
當作佛言應用氈片或於布帛炙黃
臘揩方裹刀針即不生垢
緣處同前時吐羅難陀苾芻尼彼先
停貯假琉璃器有尼渴逼欲求水飲
詣彼尼所問言聖者我為渴逼與琉

璃器欲將飲水報言此即是器汝可持用用時墮地便破後於異時吐羅難陀憶所借器即從彼索還我器來彼言聖者手執不牢墮地打破別造當還答言與我舊物如是多時故相煩擾告諸苾芻苾芻白佛佛作是念尼於瑠璃器飲水有如是過故尼不應於此器中飲水噉食若受用者得越法罪

第四門第七子攝頌曰

寺中應遍畫　然火并洗浴　鉢水不蹈葉
違鞋食不應

緣處同前給孤長者施園之後作如是念若不彩畫便不端嚴佛若許者我欲莊飾即往白佛佛言隨意當畫聞佛聽已集諸彩色并喚畫工報言此是彩色可畫寺中答曰從何處作欲畫何物報言我亦未知當往問佛佛言長者於門兩頰應作執杖藥叉次傍一面作大神通變又於一面畫作五趣生死之輪簷下畫作本生事佛殿門傍畫持鬘藥叉於講堂處畫老宿苾芻宣揚法要於食堂處畫持

鉢藥叉於庫門傍畫執寶藥叉安水堂處畫龍持水瓶著妙瓔珞浴室火堂依天使經法式畫之并畫少多地獄變於瞻病堂畫如來像躬自看病大小行處畫作死屍形容可畏若於房內應畫白骨髑髏是時長者從佛聞已礼足而去依教畫飾既並畫已時有不作意苾芻隨處然火烟熏損畫苾芻白佛佛言我聽苾芻作然火堂若有須者於此然火非於餘處作者得越法罪時有病人要須然火於房簷下不敢輒然佛言可寺外或寺中庭然待烟盡方持火入

緣處同前苾芻於簷下洗浴溼損壁畫佛言不應尒可於寺內道一角頭面向佛像而為瀑浴或可別作洗浴之室室中有泥佛言安軛應為水竇若有不淨時時洗決或近水渠為瀑浴事

緣處同前於此城中有婆羅門其子遇患至醫人所問言我子有如是病幸為處方其人信敬報言仁可向聖衆處乞取鉢水用洗身形必當得差

時婆羅門聞已便去往給園中六衆
在門鄔波難陀見婆羅門報言善來
何規遅遅猶如初月彼言畔睇聖者
我實希來今幸相見若數來者仁生
賤心問曰仁何故來答言聖者我子
病重往問醫人彼言可乞聖衆鉢水
洗得病除我故來乞幸願施與鄔波
難陀報言且住我為取水即便入寺
食已洗鉢取殘餅麨菜餅果雜菜以
水和攪持出寺外報婆羅門曰此是
鉢水汝可取用彼言聖者我兒寧死
豈能將此不淨之物用洗身耶鄔波
難陀曰如汝信心堅固成就其子亦
應得病瘵損時婆羅門深生輕賤苾
芻白佛佛作是念由將惡物置在鉢
中有如是過是故我今告諸苾芻不
以惡物置於鉢內若有作者得越法
罪然諸苾芻授他鉢水所有行法我
今當制先可三遍淨洗其鉢盛水滿
中以佛經頌呪之數遍然後授與若
不依者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時諸苾芻每食畢時替鉢
之葉便以脚蹈俗旅見譏沙門釋子

實不清淨安鉢之案腳蹈而食苾芻
白佛佛言苾芻不應蹈案而食作者
得越法罪
佛在廣嚴城時有苾芻著草屣食俗
旅譏云沙門釋子食不清淨佛言不
應如是著鞋履食作者得越法罪時
諸病人脫去草屣食便增病佛言若
病人不脫草屣踏上而食
第四門第八子攝頌曰
無鉢度大賊　安居無依止　五年同利養
貧重不應為
緣在室羅伐城鄔波難陀度一弟子
無鉢可與衆人食時各自洗鉢置於
淨處出行礼塔新出家者見鉢便念
此有閑鉢我今將去食後當還即便
發取上座阿若憍陳如鉢餘人報言
具壽此是尊者鉢汝不應將復更取
餘尊者鉢尊者馬勝賢善等鉢苾芻問曰汝
無鉢耶答言我無誰先與鉢度汝出
家答曰鄔波馱耶鄔波難陀為我出
家苾芻譏恥除彼惡行諱不與鉢令
他出家苾芻白佛佛言不應無鉢與
他出家作者得越法罪凡欲與他為

出家者先當與辦所須六物三衣敷具鉢及水羅具壽鄔波離請世尊曰知其無鉢與受近圓成近圓不佛言成受衆得越法罪時有苾芻以其小鉢或盛大鉢或以白鉢與受近圓成近圓不佛言成受衆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時有大賊偷他物時主既覺已棄物逃走往逝多林道行既困止一樹下掌頰而住時鄔波難陀於日初分執持衣鉢入城乞食於路見賊問汝何人答曰我是貧人問言若尒何不出家答曰說我情事方論出家我是大賊誰當攝受答曰世尊教法慈念為先誰不悲憐共相引接汝須發意我與出家善哉聖者我今當俗鄔波難陀即與出家并受圓具報言賢首豈見於處能養廬耶室羅伐城處所寬廣即是祖父所行之處宜當乞食以自供身聞是語已於日初分執持衣鉢入城乞食巡歷之時彼諸俗人咸皆憶識遂相告曰此是大賊今得出家復共譏曰善哉沙門釋子知是大賊亦與出家白日巡家詣

知處所夜便作賊竊取他財苾芻白佛佛作是念度賊出家有如是過告諸苾芻曰若是大賊勿與出家度者得越法罪時有苾芻不知是賊而不與出家遂作難緣乖出離道佛言若知是賊不與出家若不知者隨意當與若有人來求出家者應先問言汝非大賊不不問出家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時有住處有一苾芻多有門人而來依止此師命過無依止人共相謂曰我既無依欲何所作苾芻白佛佛言彼諸門人應更求覓有德之人供給好房放免知事侍人卧具咸令無闕若得者善必其無者時諸苾芻不應於此處經第二夏灑陁違者得越法罪復有苾芻於一住處欲為依止其依止師忽然命過諸人議曰我欲如何白佛佛言此等亦可求依止師同前供給若得者善若其無者苾芻於此不應為夏違者得越法罪復有苾芻於一住處作前安居有一依止師遇患身死諸人議曰我欲如何白佛佛言應可求覓依止師同

前供給若得者善若其無者時諸苾
芻應向餘處求依止師而為後夏違
者得越法罪
復有苾芻依止一師作後安居師遂
身亡佛言可於兩月共相撿察謹慎
而住過兩月已有依止人同前供給
若其無者不得更過第二長淨可向
餘處求依止師違者得越法罪復有
苾芻於一住處出家圓具本師身死
不知如何佛言所有事業皆悉同前
依止師作如有違者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於一聚落有大長者造一
住處衆事具足捨与四方僧伽後於
異時被官拘執苾芻聞已弃寺他行
有三寶物被賊偷去長者得脫苾芻
知已還來相問長者先知弃寺而去
失受用物長者白言何因聖者弃寺
他行荅曰我聞長者為王所執心生
惶懼遂即逃奔荅曰我雖被禁餘有
宗親豈皆拘執彼能供給何事忽遽
彼聞默尒苾芻白佛佛言不應逃走
應問寺主所有宗親寺主被拘仁等
頗能相供濟不若能者善若不能者

五歲以来隨縁乞食守護而住寺主
脫者善若不脫者於隨近寺五年之
中同一利養別為長淨應作羯磨敷
座席鳴揵稚言白告巳大衆皆集令
一苾芻作白羯磨應如是作

大德僧伽聽今某住處造寺施主若
為王若為賊之所拘執若僧伽時至
聽者僧伽應許僧伽今此住處與某
住處於五年中作同利養別長淨白

如是次作羯磨

大德僧伽聽今某住處造寺施主若
為王若為賊之所拘執僧伽今此住
處與某住處於五年中作同利養別
長淨若諸具壽聽此處彼處於五年
中作同利養別長淨者默然若不許
者說僧伽巳於此處彼處於五年中
作同利養別長淨竟僧伽巳聽許由
其默然故我今如是持

若滿五年主来者善若不来者乃至
十年如是應作同利養別長淨主来
者善若不来者所有卧具及諸雜物
寄隨近寺牢閉寺門隨意當去若主
来時所寄之物悉當還彼若還者善

不還者苾芻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六衆苾芻身著重擔俗旅見時便生譏笑我等俗人有父母妻子王官人事共相養育自身負擔正是其宜仁今為誰作斯勞苦彼聞默尒苾芻白佛佛言苾芻不應身持重擔作者得越法罪是時六衆聞此制已即於頭背腰髁而擎重擔還招譏醜不應如是擎持重擔作者得越法罪

第四門第九子攝頌曰

四依求六物　賊盜苾芻衣　委寄五種珠

須知染方法

緣處同前時有婆羅門欲求出家往逝多林既入寺已見諸苾芻執錫持鉢欲行乞食彼見苾芻作如是念我今問彼何處行耶問言聖者欲何處去答曰我行乞食問曰豈諸苾芻皆乞食耶答曰諸有大德衆所知者多諸施主持食來施無知識者自行乞食彼作是念我若出家還同乞食有何殊異棄捨釋子不免劬勞復作是念我今更可問餘苾芻唯依乞食而作出家為更有餘事即詣餘人所彼

既見已問言何故仁今得來答言聖者有事須來今欲請問仁等何依而爲出家答言善問且當安坐吾爲汝說其人心欲希求出家禮已而坐苾芻報言於佛法中爲出家者有四依事出家近圓成苾芻性云何爲四佛告苾芻著糞掃衣清淨易得乞食活命在樹下居用陳棄藥清淨易得依此出家成苾芻性時婆羅門聞是語已報言聖者誰能依此而爲活命我之本意求覓出家見此難行我今辭去遂與出家近圓爲大障礙苾芻白佛佛作是念未出家人先告四依有如是過由此苾芻見未出家未近圓者不應爲彼說四依法若近圓後方可爲說預先說者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有一長者娶妻未久便誕一男年漸長大其父瞋責便作是念父難承事宜可出家便往逝多林時鄔波難陀見而問曰何故得來答曰我欲出家報言斯爲善事如佛所說夫出家者有五勝利廣說如前佛所讚歎然出家者須得六物問言何者

為六答曰三衣鉢盂水羅敷具報言我無鄔波難陀曰汝今且去我為方求所須六物彼辭而去知父已弃不歸本舍往親眷家親屬知是長者之子欲求出家便不放去即為娶妻具壽鄔波難陀求得六物後於異時入城乞食見彼童子報言賢首我得六物汝今可来當為出家荅言聖者我亦求得所須六物問曰如何六物荅曰所謂眼耳鼻舌身意鄔波難陀問曰此是何物彼即荅曰我諸眷屬為我娶婦具足六根由是我今不能出家以此因緣遂與出家近圓為大障礙苾芻白佛佛言從今已後若貧人來欲出家近圓者應可為借所須六物何以故於善法律出家近圓成苾芻性實難遭遇既近圓已後自經求還他本物

緣處同前時有衆多苾芻人間遊行中路遭賊劫奪苾芻所有衣物從遊多林賣所盜物被奪苾芻亦至林所見自衣鉢悉皆識認即皆大聲告諸人曰捉賊捉賊我等衣鉢是此劫來

聞聲遂閙賊便走散苾芻各各自取
衣鉢隨處而住作如是念此等諸物
還合取不苾芻白佛佛言不應驚彼
其所劫者即是彼物如佛所言其所
劫者即是彼物者復有苾芻人間遊
行賊奪其物賊手觸著苾芻衣鉢苾
芻便棄遂於衣鉢廢闕受用佛言苾
芻失物不應遣次即作捨心乃至其
賊心未安隱作屬己心來見時應取
復有苾芻同前遭賊賊詣給園賣其
衣物苾芻見衣悉皆憶識執捉其賊
將付王家即便枷棒打拷楚毒要禁
苦惱苾芻白佛佛言不應將賊付彼
官人可為說法從其乞物若不與者
應還半價若仍不與應全與直何以
故成就衣鉢卒難可得
緣處同前時諸苾芻用牛糞土及以
遺衣并雜染汁行出外時無顧戀心
弃擲而去時諸苾芻雖見棄去有疑
惑心皆不敢用遂便爛壞時諸苾芻
以緣白佛佛言作親友想用凡是親
友可委寄人有其五種一者心相愛
愍二者近為得意三者是所尊重四

者久故遂懷五者聞用已財心生歡
喜此五人物雖不問主用時無咎又
復觀知他所有物作無主想用亦無過
緣處同前佛許染衣便於寺外露地
及經行處而為染作被塵土汙及風
雨蹤迹苾芻白佛佛言可於寺內而為
染作寺內染時染汁墮地猶如血色
俗人見時作如是語聖者此處煞牛
羊耶答曰非煞衆生是染汁墮地報
言聖者染汁墮地何不掃除佛言可
於染處牛糞及泥塗拭令淨彼遂重
塗牆石灰地佛言石灰地處可以水
洗餘處應塗若違者得越法罪

第四門第十子攝頌曰

須知栽樹法　賊縱作神通　若得上被衣
不應割去縷

緣在王舍城竹林園中尒時世尊於
勝身山令天帝釋得見諦已其影勝
王即於此處建大法會盡摩揭陁所
有人衆悉皆雲集山無樹木人衆聚
時為熱所困報苾芻曰善哉仁等可
於此處栽植樹陰答曰世尊未許報
言聖者有何違處苾芻默然佛言我

聽種樹苾芻種樹便棄而去其樹便死時諸人衆至第二年還來集會同前熱遍問言聖者先栽樹耶答曰已種令何故無報言種了棄去不爲防守致使摧殘復多枯死俗人曰仁等初生父母若不將養必當損壞樹須將護待大方行苾芻白佛佛言不應種樹即棄他行苾芻不知云何養護冬月恐損應以草蓋野火便燒佛言當於四邊豎墼遮護復爲熱傷佛言應通隱穴夏雨如篇停水爛壞佛言夏時可除園壁應通水穴其樹未大棄去同前致損苾芻白佛佛言種樹行法我今當制若是花樹花發隨行若是果樹著子方去時有苾芻有要緣務事必須行不知云何佛言應委守園人及親友者隨意而去

緣處同前時北方健陀羅王附上毛緂與影勝王王既得已將奉尊者畢隣陀婆蹉尊者便披向阿蘭若賊聞此事王得上緂與尊者披在阿蘭若共相議曰此是好物我等如何一人報曰可行奪取餘更何云即便夜至

阿蘭若處杖扣其門尊者問曰汝是
何人荅言聖者我是賊徒問曰欲何
所覓荅曰欲取上縠若如是者隐中
舒辟賊便展手是時尊者作念加持
勿令此縠被截被燒出莫令盡其賊
遂即抽出一邊邊被之不已便成大聚
不知窮盡遂以刀割刀不能傷復以
火燒火不能著告言聖者畢隣陁婆
蹉何因惱我荅言癡人汝不惱我我
何惱汝盡汝勇健努力拔取我終不
放賊相謂曰尊者有大神通我非彼
敵宜當逃竄勿被王收便弃毛縠滅
影而去苾芻白佛佛作是念由拔上
縠住蘭若中有如是過告諸苾芻曰
畢隣陁婆蹉所作非理披此上縠住
蘭若中是故苾芻不應披此上價之
縠住曠野中若有作者得越法罪若
有蘭若苾芻得斯好縠應著村中令
人守護後有蘭若苾芻得他好縠寄
在俗舍身往林中遂被蟲食佛言不
應如是於其衣內安苦參荼或安阿
魏或苦楝葉此等若無應安架上時
時曬暴

緣在室羅伐城給孤長者常來禮佛及諸尊者時屬寒天見諸苾芻露脊而卧長者既見不修善品隨處而眠問言聖者世尊之教一向專修何故聖者弃其善品隨處而卧答言長者我忍寒苦何暇專修長者聞已報而辭去既至宅中以五百張白疊表帔持來寺内奉施僧伽苾芻得已裁其縷纏染以赤石隨意而披長者復來於諸房門觀其帔疊悉皆不見問言聖者我施帔物今何不見苾芻以事具答報言聖者我以如是勝妙上帔因何割壞唯願留纏受用苾芻白佛佛言僧祇之物不應割纏直令而用割者得越法罪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七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八　貴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第五門揔攝頌曰

焚屍詰三轉　捨隨我身亡　界苾芻不應
不合五度用

第五門第一子攝頌曰

焚屍誦三啓　目連因打亡　不應廣大作
多獲諸珎寶

緣在室羅伐城逝多林時此城中有
一長者娶妻未久便誕一息年漸長
大於佛法中而為出家遇病身死時
諸苾芻即以死屍并其衣鉢棄於路
側有俗人見作如是語沙門釋子身
亡棄去有云我試觀之見已便識報
諸人曰是長者子各共生嫌於釋子
中為出家者無有依怙向若在俗諸
親必與如法焚燒苾芻白佛佛言苾
芻身死應為供養苾芻不知云何供
養佛言應可焚燒具壽鄔波離請世
尊曰如佛所說於此身中有八万戶
虫如何得燒佛言此諸蟲類人生隨
生若死隨死此無有過身有瘡者觀

察無蟲方可燒殯欲燒殯時無蟲可
得佛言可棄河中若無河者穿地埋
之夏中 地溼多有蟲蟻佛言於叢薄
深處令其北首右脇而卧以草稕支
頭若草若葉覆其身上送喪苾芻可
令能者誦三啓無常經并說伽他爲
其呪願事了歸寺便不洗浴隨處而
散俗人見譏咸言釋子極不淨潔身
近死屍身不洗浴佛言不應令應可
洗身彼即俱洗佛言若觸屍者連衣
俱洗其不觸者但洗手足彼還寺中
不礼制底佛言應礼制底
緣在王舍城具壽舍利子及大目連
於時時中往觀地獄餓鬼傍生人天
五趣巡行觀察至無間獄時舍利子
語大目連曰具壽宜當爲此無間有
情息猛燄苦時大目連聞是語已卽
昇虛空於大獄上降注洪雨滴如車
軸獄中猛燄令空中雨隨處銷亡時
舍利子見是事已報目連曰具壽且
止我滅其火吾言隨意時舍利子入
勝解三摩地降注天雨令無間獄地
並成泥咸得清涼皆蒙息苦遂見水

遺囑親聲由昔為他說惡邪教報覆
大身於其舌上有五百鐵犁聲耕犁流
血見二尊者報言大德仁等若往贍
部洲中傳我所說報我門徒曰由我
生時口說邪法欺誑他故彼惡業力
墮無間中於我舌上有五百鐵犁耕
犁流血受極苦惱然汝供養我本塔
時我身苦痛倍更增劇從此已後勿
為供養時二尊者聞彼語已默然而
受從地獄沒至王舍城二人相隨共
入城內便於中路逢諸外道並是執
杖梵志之流外道議曰我欲打彼沙
門釋子一人報曰今正是時然有還
方打不撿勿聽我且先問稱我意者
善若不遂心打之未晚舍利子在前
而至問言苾芻正命眾中有沙門不
舍利子作是思惟何心見問觀知欲
打即說頌言（露形外道自稱正命）
正命眾中無沙門　釋迦眾內沙門有
若問羅漢有貪愛　即無凡小愚癡人
時彼外道不閑頌義報尊者曰汝讚
歎我當隨意去尊者即便順路而行
尊者目連前業將熟緩步而來外道

即見問言苾芻正命衆中有沙門不
若不隨觀雖阿羅漢智亦不行咎言
汝等衆內寧有沙門如佛所說此是
初沙門此是第二沙門此是第三沙
門此是第四沙門除此已外更無沙
門婆羅門但有空名說是沙門婆羅
門而無其實如是我於人天之中及
聲聞衆說無誑言作師子吼又復汝
師喃剃拏由在人中說邪惡法誑惑
人故生無間獄受廣大身於其舌上
有五百鐵犁耕墾流血受極苦惱彼
寄我言我由人中說惡邪法誑惑衆
生令墮惡趣受耕舌苦總報徒衆汝
等更勿供養我塔每供養時我身苦
痛倍更增劇從此已後憶我言教諸
人聞已便生忿怒作如是語諸人當
知此禿頭沙門非但於我强論過失
并我大師亦被誹謗今欲如何一人
報曰直須熟打餘更何言豈不平章
有過方打今既謗我大師斯爲巨過
打便合理衆即以杖打尊者身遍體
爛熟由如提箄即便四散時舍利子
惟其在後遲晚不來遂即往看見其

形體碎如提箄而布于地問言具壽何意如此答言舍利子此是業熟知欲如何舍利子言具壽豈非大師聲聞衆中稱說神通最為第一何乃至斯答曰業力持故我於神字尚不能憶況發通耶時舍利子以七條衣裹撲其身猶若孾兒抱持至寺諸人驚集問舍利子尊者何緣身至如此答曰執杖外道打令爛熟遂緩下衣徐置于地時諸苾芻問舍利子曰豈非大師聲聞衆中說尊者目連神通第一答言實說仁等當知業力最大然大目連有大氣力以足右指蹴天帝釋戰勝之宮能令搖動幾欲崩倒於聲聞中如來讚說有大威力神通第一然由前世業力所持於神字尚不能憶況發於通是時目連作如是念我以不淨無用之身親於佛邊而為給侍奉行教命隨力隨能無有違犯於佛教主少酬恩惠誰於德海盡能報謝我於此身不能荷負無邊苦器深生猒離當求寂靜無宜久停即留命行捨其壽行時有苾芻未得聖道

者見是事已極生憂惱起出離心即
往林中阿蘭若處受下卧具少欲自
居屏棄人間專修寂靜于時王舍
城中并餘住處人皆普聞執杖外道
共打聖者大目乾連遍身支節悉皆
爛熟碎如捶葦時舍利子自以衣裹
猶若瓔兒持至竹園僅有殘命極受
苦痛不久將死時有百千大衆摠萃
竹園諸臣白王執杖外道共打聖者
大目乾連遍身支節碎如捶葦時舍
利子自以衣裹猶若瓔兒持至園中
僅有殘命極受苦痛不久將死王既
聞已深生痛惜便與內宮太子宰相
城內諸人悲皆雲集詣竹園中諸人
見王即便開路至尊者所涕淚横流
猶如大樹崩倒于地執足號啼悲哽言
曰聖者何因忽至於此答言大王此是
前身自作業熟如何王極瞋怒
告大臣曰卿等即宜奔馳四散覓彼
外道若捉獲者置於空室以火焚燒
尊者報曰大王不應作如是事我先
作業猶如瀑流注在於身非餘代受
王報臣曰若如是者上命難違若捉

得時應令出國王又白言我之所有
皆奉聖者隨意受用王言聖者豈非
大師聲聞衆中稱說尊者神通第一
何不飛騰遠斯苦痛答言大王是大
師說然業力持我於神字尚不能憶
況發通耶如來大師不爲二語而說
伽陀曰
假令經百劫　所作業不亡　因緣會遇時
果報還自受
我今受報知更何言時未生怨王以
衣掩淚命諸醫曰於七日中不令聖
者遍身支節平復如故者我當奪汝
現在封祿復令大臣躬爲瞻養慇懃
致敬礼尊者足奉辭而去時大目連
告舍利子曰具壽當知願垂恩恕願
垂恩恕我當涅槃舍利子聞而告曰
我等二人俱求善法同時出家同證
甘露同歸圓寂舍利子言當如是作
尊者馬勝聞大目連身遭苦楚來至
其所而申慰問告言具壽當知
非山非海中　無有地方所　亦不在空裏
能避於先業　如影隨人去　無有安住者
善惡業不亡　無上尊所說

時大目連及舍利子即礼尊者馬勝足已右繞三匝白言阿遮利耶

所作我已辦　今是最後辭　當入無餘依
清涼涅槃界

是時尊者馬勝告舍利子曰

汝所作事已成辦　能隨善逝轉法輪
今者樂欲入涅槃　世間法將燈明滅

彼醫人等既奉王命共相議曰王出嚴勅我欲如何一人告曰知何所為聖者年尊被杖熱打猶如椎笮如何可治然此尊者有大悲力我等歸命彼自無恩諸人曰斯為善計即便共去詣尊者所礼足而白大王有教勅命醫人於七日中不令聖者遍身文節平復如故者我當奪汝現在封祿然聖者年尊加斯苦害難可平復唯願慈悲賜方便力令我封祿不至削除時尊者報醫人曰若如是者汝去白王聖者目連滿七日已入王舍城次行乞食諸人喜躍共詣王所而白王曰聖者目連滿七日已入王舍城次行乞食王聞歡喜若實如是斯曰善哉滿七日已以神通力息除苦痛入

王舍城次行乞食至大王宮門門人見已入報王曰尊者大目連今在門首欲見大王王聞語已不勝喜躍疾起敷座出至門首見尊者五輪著地慇懃敬禮已請尊者入就座而坐白言聖者尊體起居得安和不尊者答曰

大王應聽

我今何用膿血身　荷負衆苦無休息
今已除盡煩惱毒　安隱當趣涅槃城
涅槃城中絕諸患　緣生衆苦悉皆無
佛及聖衆在中居　輪轉愚夫不能入

大王當知是我宿業必須受報身如提箸藥可療治假使古大醫王不能痊復所有醫人願皆釋放王曰皆放醫人王聞是已涕淚交流起禮尊足尊者告曰王勿放逸略說法已即辭而去時舍利子入定觀察以何意故具壽目連雖遭此苦入城乞食乃見將欲入於涅槃尊者舍利子從見目連被打之後心生悲戀遂嬰疾苦作如是念具壽目連若涅槃者我住何為我今宜可先入圓寂作是念已至具壽阿難陀所辭別廣如經說次從

世尊所頂礼佛足在一面坐白世尊言
佛教我已持　隨力為他說　聖衆已供侍
於身無愛心　勉勵自事終　已修涅槃行
身語意三善　依正道無差　我於生不愛
於死亦無憂　是故我涅槃　更無過此樂
作是語已佛告舍利子汝於如是殊
勝法中於後而來最初而去有何意
耶尒時舍利子合掌恭敬說伽他曰
不忍見佛入涅槃　殊勝目連亦如是
如來法將今事了　故我於先證圓寂
今啓大聖人中尊　我今欲往本生處
為諸親族說法要　當捨輪迴五蘊身
佛告舍利子汝欲涅槃白佛言世尊
我欲涅槃又問汝欲涅槃白佛言善
逝我欲涅槃又告舍利子若汝欲得
入涅槃者諸行無常是生滅法隨汝
所欲我更何言時舍利子最後礼佛
合掌恭敬右繞三匝奉辭而去
次至大目連處白言具壽我有重病
仁頗知不我今欲往那羅陁聚落於
親族所為其說法當趣涅槃答言具
壽隨意應作我亦如是往林園聚落
為諸親眷說法要已當入涅槃次至

難陀阿難陀阿屋盧陀頡離伐多跋陀迦羅怙羅等諸大聲聞咸與辭別云欲涅槃時彼尊宿告言謹慎舍利子侍者准陀與苾芻衆詣那羅陀村（在部爛陀寺東南二十餘里許）具壽羅怙羅亦與苾芻衆隨後而行時舍利子便以愛語告羅怙羅曰

若有志求於解脫　當知一切悉無常
世間無有可愛事　決定應觀莫放逸
形命無常無有樂　猶如畫水不暫停
了知一切皆如夢　危生同聚亦如是
敬佛敬法供養僧　佛正法藏為依止
汝羅怙羅如我囑　於耆宿者應親近
三藏教中有疑處　除我更無能答者
若有宜應問世尊　為汝解疑宣實義

具壽羅怙羅答曰

我觀是次第　佛亦不久滅　如樹燒四枝
其身寧久住

時羅怙羅禮舍利子足右繞三匝了知諸行皆悉無常即便迴去尊者舍利子將求寂准陀以為侍者於摩揭陀國人間遊行漸至那羅陀村北外攝波林依止而住為諸親屬演說法

要令住三歸受五學處聞舍利子將欲
涅槃時有無量百千衆生悉皆雲集
尊者觀察如是人衆堪應受化順其
根性方便說法開示勸導讚勵慶喜
令彼衆生或得煖法或得頂忍世間
第一或得預流一來不還或復出家
得應供果或植無上菩提種子或植
獨覺聲聞種子是時尊者濟度親
屬及諸大衆生淨信已於日初分上
昇虛空放大光明現諸神變入無餘
依妙涅槃界當圓寂時大地震動四
方焰起流星墮落於虛空中天鼓發
響諸苾芻衆或在北俱盧東西二洲
或居妙高餘七山處雪香山等諸崖坎
窟江河之側隨處禪修受解脫樂時
彼諸人見地動已便作是念何意大
地忽然震動發念觀察見其親教已
入涅槃皆作是念我今不應無親教
師於贍部洲安隱而住作是念已並
著弟子有八万阿羅漢同時皆悉入
般涅槃

尒時大目乹連於日初分執持衣鉢
以神通力支持身體入王舍城次第

乞食還至本處飯食訖收衣鉢洗足
已詣世尊所礼雙足已白世尊言
此身皆是膿血聚　無堅危脆常動搖
猶如毒餅我捨除　唯願大師哀愍恕
又說頌曰
我今無有債　意將為滿足生死海無邊
離怖昇彼岸　我伴舍利子大智已圓寂
我今隨後去　唯願大雄知
佛告目連汝欲涅槃白佛言世尊我
欲涅槃又問汝欲涅槃白佛言善逝
我欲涅槃又問若汝欲得入涅槃者
諸行無常是生滅法隨汝所欲我更
何言時大目連宛後礼佛合掌恭敬
右繞三匝奉辭而去時大目連往林
國村為諸親族說法要已廣如前說
為受歸戒發心獲果者其數無量尊
者遂於晡時入般涅槃所有弟子七
万七千阿羅漢同時皆悲入于涅槃
時二聖者涅槃之後所有親屬婆羅
門居士等取其身骨造窣覩波營造
諸人皆作生天解脫勝妙之業
時具壽阿難陁及羅怙羅聞舍利子
并大目連入涅槃已悲泣盈目往詣

佛所禮佛足已俱立一面具壽阿難
陁白佛言世尊
我聞尊子目連滅　周遍身心皆動搖
目視諸方悉闇冥　假使聞法心迷亂
尒時世尊告彼二人曰
汝等勿生惱　恩愛皆離別　先爲汝等說
是故莫憂悲　生者不免死　世界無常定
輪迴五趣中　終無得存者
時求寂准陁爲鄔波䭾耶焚燒供養
已取遺骨舍利并持衣鉢詣王舍城
既至住處置衣鉢洗足已至具壽阿
難陁所頂禮足已在一面坐白言大
德知不我鄔波䭾耶大德舍利子已
入涅槃此是遺身并三衣鉢時阿難
陁即將准陁往詣佛所頂禮佛足在
一面坐白世尊言
我聞身子滅　形體若癡人　不辨於方隅
聞法心無解
今求寂准陁來詣我所作如是言大
德知不我鄔波䭾耶大德舍利子已
入涅槃我已焚燒供養取遺身舍利
并持衣鉢並皆至此今欲如何佛告
阿難陁舍利子苾芻將諸戒蘊入涅

槃耶不令世尊將諸定蘊慧蘊解脫
蘊解脫智見蘊入涅槃耶不令世尊
又我自覺所說之法謂四念住四正勤
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覺分八聖道世
持此法入涅槃耶不令世尊具壽舍
利子不將如是無漏法蘊及三十七
菩提分法入於涅槃然具壽舍利子
具戒多聞少欲知足樂寂靜行常有
勤勇正念現前有正知慧速疾慧出
離慧猛入慧大利慧寬廣慧甚深
慧無等慧空慧具足開示勸導讚勵
慶喜聞悉解了處衆宣揚情無怯弱然
我與舍利子於佛法中同共受用今
既涅槃由斯憶念令我憂愁悲啼不樂
佛告阿難陀汝勿憂愁悲啼不樂無
容得有如斯道理從緣生法欲令常
住者無有是處既知諸法性常滅壞
不應憂戚阿難陀我先曾於處處宣
說一切恩愛歡樂之事悉皆無常終
歸離別譬如大樹植根深固莖幹枝
條花果繁實悉皆充滿枝葉出者必
先摧折如大寶山峯高峻者必先隤
落今亦如是佛爲上首苾芻僧伽現

往於世而舍利子先般涅槃又阿難陀若舍利子所去之處於彼方隅名稱充滿我無憂慮是故汝今勿生憂念世相如是終歸離別若我現在或復去世如是應知自為洲渚自為救護法為洲渚法為救護無別洲渚無別歸依又阿難陀汝可自為洲渚乃至無別歸依然於我法弟子之中能持戒者則為第一云何苾芻自為洲渚自為救護法為洲渚法為救護無別洲渚無別歸依若有苾芻觀於內身勤行正念知諸世間瞋恚憂慼妄生煩惱或於外身或於內身或內外身如是廣說觀受心法勤行正念知諸世間瞋恚憂慼妄生煩惱如是名為自為洲渚乃至無別歸依時阿難陀聞佛說已頂禮佛足還辭而去

時諸苾芻咸皆有疑請世尊曰聖者目連曾作何業被諸外道粉碎其身世尊告曰汝等苾芻大目乾連自所作業無人代受乃至廣說乃往古昔於一城處有一婆羅門妻誕一男年既長大為其娶婦見於婦處極生愛戀

母瞋新婦見懷忿心於其母處不為
敬重母責子曰汝愛其婦與我相違
婦聞是語遂生惡念此之老母無過
容華於已聟邊未能離而更於我
夫主强說過非從是已後常求母過
後於異時婦見姑嫜作私隱事遂告
其夫共生瞋忿子告婦曰愚癡老耄
尚不息心於我少年强生言責遂起
惡心作殺害語如何得有勇力之人
打彼身形碎如搥葦汝等苾芻勿生
異念往時婆羅門子即大目連由於
父母發生惡念作無義言於五百生
中身常被打碎如搥葦乃至今日
最後生身於我弟子聲聞衆中神通
第一尚受斯報是故汝等當知先所
作業必須自受無人代當乃至廣說
如是應學諸苾芻衆聞已奉行
時諸苾芻復請佛言由何緣故諸外
道等不打舍利子而害目連佛告苾
芻非但今日放一打一過去亦尒汝
等應聽乃往古昔於一村邊有多童
子群聚遊戲見二摩納婆隨路而來
遂相告曰我今打此二人又共議曰無

宜即打且可問之若可意者我不行
杖如不可意方可打之一人問曰何
時有寒一摩納婆念曰何意相問
看其形勢擬欲相打即便答曰
不問冬夏時 但令有風起 風生寒即有
無風寒定無
童子聞言遂便放去次問第二者彼
便報曰
冬月定有寒 夏時寒不有 此事人皆識
無智共生疑
時諸童子聞已瞋嫌熱打而去汝等
苾芻徒時放去者即舍利子是其被
打者即大目連今時亦尒
時諸苾芻復更有疑請世尊曰希有
大德具壽阿難陀生大憂惱世尊大
慈能為開解佛告諸苾芻我今開解
慶喜憂懷未成希有我於往昔已為
慶喜除其憂感汝等應聽過去世時
迦尸國婆羅痆斯城王名梵授乃至
廣說豐樂安隱其王有子名曰善生
善生有子顏貌端正宗親聚會乞與
立名諸人議曰此是迦尸國王之孫
應名迦尸孫陁羅後於異時善生王

子忽然命過時梵授王憐愛子故兩
手抱屍悲啼號哭提胸大喚憂愛懷悶
絕時迦尸孫陁羅有方便智作如是
念大王憂惱或致身亡我今宜可為
解憂結即詣王所禮足白言大王我
有所欲王曰汝欲何物答曰與我造
車用日月為輪裝挍精妙可疾將來
若不與者至第七日我身當破而取
命終王聞是以更增憂懼告其子曰

誰作斯無益　是愚者所言　定知我不能
强欲令求覓

其子白言

大王我非愚　國主是愚者　抱此憂屍肉
嗁子苦悲號　日月纔出時　普照於人世
能除四方闇　開發大光明　父王今不知
子去生他趣　地獄傍生鬼　人天異道中
非屬勿攀緣　人王善思察　慇懃須定意
唯法可歸依　王聞童子語　身心皆欣躍
拔除憂毒箭　便弃子屍骸

汝等苾芻勿生異念往時迦尸孫陁
羅者即我身是善生者即舍利子是
其梵授王即阿難陁是即說頌曰

王子即我身　我父舍利子　阿難陁梵授

往昔事應知
介時世尊出王舍城往憍薩羅國人間遊行至室羅伐城給孤獨園時具壽阿難陀於舍利子遺身之骨香花供養給孤長者聞舍利子已入涅槃有遺身骨具壽阿難陀親為供養便詣其所禮雙足已白言聖者知不尊者舍利子今已涅槃彼即是我先所尊重長時日夜敬仰弥深仁將彼骨隨處供養我亦有心欲申供養唯願見與報言長者我亦如是先所尊敬無由相與廣說乃至給孤長者往詣佛所白言世尊唯願慈愍與我具壽舍利子遺身之骨欲申供養佛告阿難陀汝於同梵行者供養遺骨於如来所未為供養未是報恩於如是學若能作者是於如来真為供養是大報恩所謂能與他人出家及受近圓或與依止教其讀誦策勵禪思專求出道勿令虛度何以故阿難陀如来世尊於三無數大劫之中為諸有情備受無量百千万種難行苦行方證無上正等菩提阿難陀由依止我為

善知識故令諸有情於生老病死憂悲苦惱皆得解脫是故汝今應與長者遺身之骨令其供養時阿難陀蒙佛教已即持身骨授與長者何故阿難陀不違佛教如佛昔時行菩薩道於父母師長尊重之處所有言教曾無違逆令有言教無敢違者是時長者得身骨已礼佛而去持歸本宅置高顯處與其居家并諸眷屬咸以所有香花妙物具申供養時此城內人衆共聞尊者舍利子於摩伽陁國那羅聚落已般涅槃所有身骨求寂准陀持付阿難陀尊者阿難陀持來至此佛令授與給孤長者持歸宅內共申供養時勝光王及勝鬘夫人行雨夫人并諸長者鄔波索迦鄔舍佉鄔波斯迦及餘人衆咸持香花奇妙供具詣長者宅俱申供養或有曾因舍利子故得證道者追念昔恩亦來供養後於異時給孤長者有緣須出鎖門而去時諸大衆咸持供養來至門所見其門閉共起譏嫌長者何因障生福路長者迴還家人告曰多有人

來欲中供養見門鏁閉咸起譏嫌云障福業長者聞已便作是念此即是緣可往白佛礼佛足已在一面坐白言世尊多有人衆於尊者舍利子遺身舍利情生敬重持諸妙物各申供養來至我宅我有他緣鎖門而去諸人衆見共起嫌言長者閉門障我福路若佛聽者我今欲於顯敞之處以尊者骨起窣覩波得使衆人隨情供養佛言長者隨意當作長者便念云何而作佛言應可用甎兩重作基次安塔身上安覆鉢隨意高下上置平頭高一二尺方二三尺准量大小中竪輪竿次著相輪其相輪重數或一二三四乃至十三次安寶瓶長者自念唯舍利子得作如此窣覩波耶為餘亦得即往白佛佛告長者若為如來造窣覩波者應可如前具足而作若為獨覺勿安寶瓶若阿羅漢相輪四重不還至三一來應二預流應一凡夫善人但可平頭無有輪蓋如世尊說如是應作苾芻不知若為安置佛言如世尊住法處中應安大師制底

諸大聲聞應在兩邊餘尊宿類隨大
小安置凡夫善人應在寺外長者既
為造窣覩波已白佛言若聽許者我
為尊者舍利子慶窣覩波設大施會
佛言隨作時勝光王聞大長者請佛
欲為尊者舍利子慶塔設會王作是
念我當助作即於城中搖鈴普告現
在城中所有人物及餘四遠商估之
類若有來觀此法會者所賣貨物
隨情交易不取其稅時有五百商人
於大海內遭遇黑風欲破船舶時彼
諸人先於尊者舍利子所曾受歸戒
各各稱念復賴諸天共相扶助得出
洪波平安屆此聞勝光王作如是教
咸生是念王由昔業受斯勝位今復
無厭更修檀捨我等云何而不營福
商人皆共起敬信心即以眾多金銀
珍寶真珠貝玉於法會中盡心供養
捨之而去苾芻受已不知如何處分
其物佛言螺貝堪吹響者應与聽部
影像處用自餘所有珍寶應留多少
與舍利子塔修理所須若有衣物堪
懸供養者應留多少可於齋日懸繒

供養所餘諸物衣裳疊布及錢貝等現前僧衆應共分之是同梵行財理合用故此據舍利子塔物作斯處分若是佛塔之物皆入塔用

第五門第二子攝頌曰

詰問令憶念　問彼容許不　教授事不爲
長淨及隨意

佛在室羅伐城時六衆苾芻不審見聞疑即便詰問苾芻諸苾芻聞已各生羞耻形體羸瘦顏色萎黃氣力減少不能讀誦如理思惟乃至佛告諸苾芻從今已去苾芻不以不審見聞疑詰他苾芻若作如是詰責他者得越法罪詰問既尒如是應知憶念問許不爲教授長淨隨意類此應知皆越法罪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八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勑彫造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九　貴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第五門第三子攝頌曰

佛三轉法輪　初度五人已　不嘆名族等
俱尸宣略教

如是我聞一時薄伽梵在婆羅痆斯仙人墮處施鹿林中尒時世尊告五苾芻曰汝等苾芻此苦聖諦於所聞法如理作意能生眼智明覺汝等苾芻此苦集苦滅順苦滅道聖諦之法如理作意能生眼智明覺

汝等苾芻此苦聖諦是所了法如是應知於所聞法如理作意能生眼智明覺

汝等苾芻此苦集聖諦是所了法如是應斷於所聞法如理作意能生眼智明覺

汝等苾芻此苦滅聖諦是所了法如是應證於所聞法如理作意能生眼智明覺

汝等苾芻此順苦滅道聖諦是所了法如是應修於所聞法如理作意能

生眼智明覺汝等苾芻此苦聖諦是
所了法如是已知於所聞法如理作
意能生眼智明覺
汝等苾芻此苦集聖諦是所了法如
是已斷於所聞法如理作意能生眼
智明覺
汝等苾芻此苦滅聖諦是所了法如
是已證於所聞法如理作意能生眼
智明覺
汝等苾芻此順苦滅道聖諦是所了
法如是已修於所聞法如理作意能
生眼智明覺
汝等苾芻若我於此四聖諦法未了
三轉十二相者眼智明覺皆不得生
我則不於諸天魔梵沙門婆羅門一
切世間捨離煩惱心得解脫不能證
得無上菩提
汝等苾芻由我於此四聖諦法解了
三轉十二相故眼智明覺皆悉得生
乃於諸天魔梵沙門婆羅門一切世
間捨離煩惱心得解脫便能證得無
上菩提
尒時世尊說是法時具壽憍陳如及

八万諸天遠塵離垢得法眼淨佛告憍陳如汝今解此法不答言已解世尊汝解此法不答言已解善逝由憍陳如解了法故因此即名阿若憍陳如阿若是解了義

是時地居藥叉聞佛說已出大音聲告人天曰仁等當知佛在婆羅痆斯仙人墮處施鹿林中廣說三轉十二行相法輪由此能於天人魔梵沙門婆羅門一切世間為大饒益令同梵行者速至安隱涅槃之處人天增盛阿蘇羅減少由彼藥叉作如是告虛空諸天四大王眾皆悉聞知如是展轉於剎那須臾六欲天須臾之間乃至梵天普聞其響梵眾聞已復皆遍告廣說如前因名此經為三轉法輪時五苾芻及人天等聞佛說已歡喜奉行

尒時佛為五人三轉法輪令彼出家近圓成苾芻已時五苾芻於如來處頻喚名字及以氏族或云具壽佛告諸苾芻汝等不應於如來處喚其名字及以氏族或云具壽何以故若有

苾芻於如來處喚名氏族及具壽者此是癡人於長夜中多受苦惱作無利益是故汝等更不應於如來處喚名字等若更喚者得越法罪如佛所說不應於如來所喚名字等得越法罪者時有少年苾芻除佛世尊於餘耆宿苾芻之處喚名字等乃至具壽苾芻白佛佛言年少苾芻亦復不應於耆宿處喚名字氏族或云具壽然有二種呼召之事或云大德或云具壽年少苾芻應喚老者為大德老喚少年為具壽若不命者得越法罪佛在俱尸那城壯士生地娑羅雙樹間尒時世尊臨般涅槃告諸苾芻曰我為汝等已廣宣說毗奈耶藏未曾略說我今更為說其略教汝等應可諦聽善思至極作意汝等苾芻或時有事我從先來非遮非許然於此事若違不清淨順清淨者此即是淨應可行之若違清淨順不清淨者此是不淨即不應行此可奉持勿致疑惑

第五門第四子攝頌曰

捨墮物不分　致壽隨意畜　三股杖作瓮

應張羯恥那

緣在室羅伐城時有苾芻長衣犯捨便即持衣於上座前捨其知事人見此衣已作如是念今日僧伽多得利物可賣分之遂即唱賣衆共分張時彼便廢闕苾芻白佛佛作是念犯捨之衣捨與衆僧有如是過由是犯衣不捨與僧告諸苾芻昔日苾芻犯捨衣捨與僧遂被分張事成闕乏由是不應捨與僧衆可與別人若無知者雖捨與僧亦不應分若以長衣捨與衆僧遂即分者此二俱得越法罪佛言長衣捨與別人者時有犯長苾芻以衣捨與無識知人既得衣已默然而住不知還衣苾芻白佛佛言應還餘人教無識者若還者善若不與者應强奪取而守持之此捨衣者乃是作法非是全與然捨衣時求知法者然後當捨

緣在廣嚴城時諸苾芻為斂鉢嘍食爪搔癢時遍身血出俗旅見時問其何故苾芻具答彼言聖者仁等豈可不畜鉢耶答曰世尊不許欲何所

芻報言世尊大悲此應聽許苾芻白
佛佛言聽諸苾芻畜其敍幬苾芻不
知當如何作佛言周十二肘於上安
蓋蓋長四肘闊二肘隨身高下編帶
懸垂直縫留門致蟲還入佛言不應
盡縫應留少許相掩作門熱應搖扇
若下邊敍入可以氈席或將餘物壓
之勿令得入
緣處同前佛言用水應濾者時諸苾
芻以手捉羅遂致勞倦佛言繫於杖
上開羅取水如是用時仍猶勞倦佛
言持三股杖以繩繫杖繩不肯住佛
言近上應穿為三孔以繩貫繫或安
鐵鐶寛開三股羅繫於二開羅受水
瀉水之時溢出流地佛言用心瀉水
勿令溢出現底無擡隨處傾側佛言
安擡勿令巩動水在羅中急過不住
令蟲悶絶佛言應可羅中安物苾芻
不解佛言或砂或乾牛糞應以水溼
安在羅中水猶不住佛言應作承水
器苾芻不知如何作器佛言器有二
種謂銅及瓦苾芻以手持椀遂致疲
勞佛言不應手持可於椀邊穿許三

孔以繩繫之懸在一股叉上方便令
牢應以羅角置在器中存養蟲命
若其羅密水不下者應以滑杖羅外
打之苾芻於不滿巩內而觀於水不
能見蟲佛言口寫水滿巩令其不動巳
方可觀察才上有塵觀蟲不見佛言
去塵方察若以小蟲示他人時將指
頭示小蟲行急見不分明佛言應以
茅端及草莖等而指示之苾芻得蟲
將於井口上而覆其羅蟲雖落水多
並悶絕或時致死佛言應作放生器
覆水在中苾芻即用此罐滿而放下
滿而引出蟲仍依舊佛言應以比器
藏蟲放下至水覆之空而引出苾芻
不解應別作放生器時有無器可得
佛言可以繩繫羅方便投下斟酌蟲
去然後牽出

其放生器者但為西國久行人皆共識東夏
先未捨此漢故須要其識若下具陳無由曉
悟其器任用銅鐵瓦木若疑隨分將去可用
銅作要二三升即是舊來小銅罐子遂施銅
隻令穿手得過底傍一邊須安銅鈎可受小
竹籠頭若乞食去時穿在左臂以衣掩蓋右
手傳一鉢乞得食已隨至一家安置飯鉢自持
淨羅一條如蟲筋許隨井深淺繫罐取水濾以
小羅斟酌得足即以繩一頭穿鈎子繫罐繩
使起與鑪子寄齊即於繩上繫小鐵鈎鈎系
起時務令平穩勿使傾側並譯先作了不得
踐踏求覓即以小羅覆虫遶內徐徐放下至

水纖鉤拔繩令覆再一下滿方帝出井此泉七食之儀也若在寺者即以常用井囊鐵鑛覆之如戴安置少有別屢底傍著鐵鑄可窯三指以鐵鉤內中據起象齊同前著鉤齊至在中下爭丟水准法翻覆假令深者亦得為之若別畜羅瓶成勞擾若井深處或可別為金時或可送往河池為水竟時還須瓶器闕其法也去以類來聖教慈悲為本所制戒律罪有性遮遮輕性重性罪之內煞生最初是故智人理宜存設若特此為輕者何更重蓋若能作者現在得長命果報來世當生淨土且神州之地四百餘城出家之人動有萬計於濾水事存心者寡習俗生常見輕佛教不可一一門別口傳業諸行人遠相教習誤使學道三歲坐證四禪鎮想無生滅心空理若不護命女炙佛所阿貴十惡初罪諍戒受之且如見有屠兒棄乍入寺不過當日放作長生衆共看之彈指稱善宰知屠內用水白殺手生石生既知教理宜癡細羅細家良利利物善護善思復有令人轉用式道見求小殺不見大先水陸但傳當生無數斯之罪參祭扯之何直知來手象門任他分判故經云義生之人當墮地獄餓鬼畜生誤得為人疑令多病壽夭與害諸當用之聽有皆並善哉甚

善龍花初會共結慈羅廣如別傳此不煩也

時諸苾芻每用羅竟不數洗濯不接乾不日暴不翻轉令羅疾壞佛言凡用羅者應為洗等若不作者得越法罪時有苾芻濾大衆水徒衆既多遂生勞倦佛言若衆大羅遲水不供者應作濾水釜苾芻不知如何作佛言若銅鐵瓦應作釜形底下為孔大如盞許作蓮臺形可高四指上安多孔大如麁箸上以疊裹或用絹布纏以細繩於中濾水用了洗曝如上准為

時諸苾芻以虱壁虱及諸蟲類懸棄
於地彼便悶絕苾芻白佛佛言凡是
生命不應懸棄亦不應隨處輒為棄
擲虱安故帛此若無者可安木孔牆
隙壁虱置青草中此若無者置涼冷
處若更有餘蟲可於所宜處安置具
壽鄔波難陀請世尊曰濾漉之水不觀
得飲不佛言不得由不觀故大德不
濾之水觀得飲不佛言得以觀察故
緣處同前如佛所說眾安居了應張
羯恥那衣時勝光王聞佛許已便以
羯恥那衣寄奉大眾勝鬘夫人及行
雨夫人給孤長者及諸居士敬信之
流咸送多衣以充僧用時諸苾芻但
取一衣作羯恥那餘皆還主王聞是
已報言聖者我等此物已捨與僧如
何今者更重取取苾芻白佛佛言由
是我今聽諸苾芻受取此衣隨彼多
衣應差多人作張衣者當取其一作
法守持餘應舉當為僧伽作安居
利物

第五門第五子攝頌曰

死後囑授別　委寄者身死　他方還委寄

若死對餘人

緣在室羅伐城時此城中有一長者誕生三子其最小者於佛法出家遊行人間去後未久父便遇病將死之際總命諸親告二子曰家中所有咸可取來彼便集聚遂為三分二子人各與一其餘一分與出家者作是記已因即命終如有頌曰

積聚皆消散　崇高必墮落　合會終別離

有命咸歸死

時彼二子如法焚葬憂慘而居彼出家者聞父身亡便生是念我有兄弟今可言歸為其說法既到舍已兄弟相見共盡哀情兄曰弟不須哭父亡之日遺留一分財物相與弟作是念如世尊說死後與者不成善與遂不受之苾芻白佛佛言俗人死者有希望心苾芻死時心無希望取是俗人有希望心取時無過隨意應用

緣處同前時有苾芻身嬰疾病告餘苾芻曰當好瞻侍我我有衣鉢當屬於汝彼便看侍不久命終彼見身死便取衣鉢安已房中時諸苾芻共來

借問云者衣鉢今何所在荅言彼巳與我具告其事苾芻白佛佛言彼之愚人生存在日何不相與死後方施無知是法云死方與應索其物大衆共分准分應與緣處同前時有苾芻對彼苾芻分別衣物忽尒身亡彼苾芻便取其物置巳房中舁彼屍骸既焚燒巳還歸房內時知事人入云者室次第觀察見其衣鉢及濾水羅尋將此物来至衆內苾芻問曰此物且来餘有多物何不將来荅曰房中唯此更無他物餘人報曰有一苾芻是其知友若問彼者知其有無問彼荅曰對我分別我取其衣苾芻白佛佛言此是作法不應便留可奪取共分

緣處同前時有苾芻對彼分別衣彼忽命過此便持衣捨與僧伽大衆問曰此是誰物荅言我物對彼分別彼遂身云我持此物捨與大衆苾芻白佛佛言作法應尒雖對分別物不屬彼當自取用

緣處同前復有苾芻對他苾芻分別衣物所對苾芻忽然歸俗後時憶念

彼某甲苾芻曾於我所分別其衣我雖還俗彼物屬我我亘就索既至彼已報言聖者仁曾對我分別衣物令可與我苾芻白佛佛作是念由諸苾芻以彼苾芻為委寄者即還對彼而作分別有如是過是故我今制諸苾芻不應對彼委寄之人分別衣物作者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復有苾芻對他苾芻分別衣物其所對者是鬪諍人常與苾芻諍競紛擾既懷瞋忿便欲出去十六分別衣人見去啼泣報言勿去雖復苦留而不肯住諸人謂曰汝勿留此好為鬪諍亂惱衆人荅言如何我不留住我常對此分別衣物餘處無有委寄之人苾芻白佛佛言若委寄苾芻設居海外但令身在還指委寄亦無有過時有苾芻於極遠方指他苾芻作委寄人彼便命過苾芻聞時已經多日不知云何苾芻白佛佛言初既聞已所有新舊物即於餘人而作委寄

第五門第六子攝頌曰

界外不與欲　將行不展轉　說戒隨意事

違者並招愆
緣處同前時六衆苾芻雖居界外亦
與界內者欲苾芻白佛佛言不應若
界外與界內人欲見佛不許時有苾
芻欲出界外臨將發足僧伽有事六
衆即便强令說欲苾芻白佛佛言欲
出界者不應取欲六衆聞已遂於界
外更互與欲乃至六人展轉相與苾
芻白佛佛言不應界外展轉與欲作
者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如世尊說半月應說戒者
六衆便於界外欲與清淨佛言不應
如是又取將行者欲又於界外展轉
取欲清淨廣如前說佛言皆不應作
作者得越法罪
如佛所說安居了時苾芻可於三事
見聞疑作隨意事六衆苾芻便於界
外作隨意事又留將行者又界外展
轉亦如上說皆不應爲
第五門第七子攝頌曰
應可知人數　隨意任行籌不與俗同坐
老少應隨夏
緣處同前時此城中有婆羅門因書

出外入逝多林生希有心我今試問寺中現住可有幾人既見苾芻問其人數苾芻報曰我不能知婆羅門曰勝光大王憍薩羅國所有兵衆尚可數知寺內僧徒何因不測彼默無對苾芻白佛佛言應知人數苾芻即便白佛佛言應可行籌既總數已告衆令知苾芻不知何時應數佛言應於一一別數或時屈指意不能憶苾芻安居時數復有長者入逝多林見諸苾芻勤加習讀繫念靜思見斯事已深生淨信欲知僧數擬設中食便問苾芻於斯住處總有幾人彼報其數禮已而去既至舍中報家人曰我欲明日請佛及僧就舍而食有尒許人隨其僧衆汝當具辦報曰甚善即於家中具諸供養時彼長者於衆集時遂至寺中報知事人曰仁當為我敬白僧伽某甲長者明當請佛及諸大衆就舍而食既白知已奉辭而去有餘苾芻從人間來至給孤園內時彼長者即於其夜具辦種種美飲食已敷設座席安置水瓮齒木澡豆旦令使

人往白佛衆告其時至幸願降臨苾
芻僧衆於日初分執持衣鉢詣長者
家于時大師於寺而住令人取食有
五因緣如來大師不親赴請云何為
五一自宴坐二為天說法三為瞻病
人四觀卧具五為制學處此中為者
欲制學處時彼長者准計僧數安置
座物飲食亦然及見多人來至其宅
報與座曰聖者所告人數多少我為
准擬既過先數其欲如何與座報曰
有客新來亦須生喜荅曰仁若先言
我當辦食苾芻默尒于時大衆有飽
足者有被飢者苾芻白佛佛言與座
應觀客數告施主知復有苾芻臨中
而至佛言此亦告知我今為彼衆首
上座說其行法上座應當先觀徒衆
又以飲食若人多食少者應告施主
曰賢首人多食少可平等均行若人
少食多者告言賢首大有飲食可隨
意行若其上座不善觀察不依所制
者得越法罪又至施主家當須觀水
濾蟲及齒木土屑並令備足勿使闕
少食前食後洗手澡漱並須如法若

不撿挍者上座次座皆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六衆苾芻與諸俗人同座
而坐時敬信者見便譏笑告言聖者
仁是出家常修梵行云何乃與常行
婬欲不淨之人而同一座彼聞默念
苾芻白佛佛言諸信俗人言合道理
故諸苾芻不應與俗人同座而坐坐
者得越法罪聞佛制已遂與求寂同
處而坐信者告曰仁已近圓因何得
與小師共座答曰此非俗人是出家
者斯有何過彼聞默尒苾芻白佛佛
言亦復不應與未近圓者同座而坐
佛不許已時老苾芻與少者同座復
有少者與老一處不相恭敬苾芻白
佛佛言老少不應雜座若無夏者得
共二夏者同座一夏者得與二夏者
同座若二夏已去共大三夏者皆得
同座佛既制已時諸苾芻在於俗舍
但得與其大三夏者同座而坐座席
難求佛言若俗舍內座難得者雖親
教軌範亦得同座以物隔中無致疑惑

第五門第八子攝頌曰

不應居貯座　不誘他求寂　不爲摴賭物

亦不食席殘

緣處同前聽法之時應數座席時有求寂亦居軟座因而睡著遂失便利汙其座褥苾芻白佛佛言求寂不應坐軟座褥時具壽舍利子求寂准陁來聽法時苾芻便與鞕粘令坐問言大德何故與我堅硬座物答言軟座佛遮求寂報言大德我豈同彼有過失耶佛言若有用心求寂與其軟座餘即不應

緣處同前時有苾芻訶責求寂遂便遣出逝多門外啼泣而住時鄔波難陁見而問曰汝何意啼答曰被師訶責報言子來我當與汝衣鉢及鉢絡習條之類隨所須者不令闕乏遂哭歸房白佛佛言於弟子處訶責之時不應決捨可作帶韁棄留眷念心還擬收攝應令苾芻開語求寂彼言我今不用彼親教師大德鄔波難陁我所須者咸皆供給我更不能往舊師處彼師聞已作嫌罵言我與出家而鄔波難陁遂誘將去苾芻白佛佛言苾芻不應誘他弟子輙誘將者得吐

羅底耶罪是破僧方便故

緣處同前是時六衆有緣事時即便引佛法僧寶而為呪誓或引鄔波馱耶阿遮利耶而為呪誓有信敬俗人聞呪誓時作如是語我等俗流尚不引佛及師為誓仁等出家何故引佛及師而作盟誓是所不應彼默無對苾芻白佛佛言俗生譏恥時合其宜然出家者本求實語不應盟誓若作者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是時六衆苾芻隨有事至即以衣鉢署條等物而為賭賻俗侶見時共生譏恥告言仁等豈可同俗流耶緣有事來便賭衣鉢斯非合理荅曰有何非理豈敢葱蒜而飲酒耶彼便默尒苾芻白佛佛言俗人譏恥誠是合宜苾芻不應賭物作者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六衆苾芻每於晨旦於寺閣上遥望野田或見煙浮或觀鳥下便徃其處覩有何物曾於一時見前事已躬徃觀之於鬰林處有虎殘肉喜而持来入逝多林其虎尋氣来至

寺所夜於門外啼叫出聲世尊知而
故問阿難陁曰何意虎來大聲啼叫
阿難陁白虎所藏餘肉尊者近喜
持来寺中佛言苾芻食虎殘耶白佛
言食阿難陁如師子王殺好麞鹿取
其精肉飲鮮血已決捨而去然其虎
類食肉既飽藏舉殘肉是故苾芻不
食虎殘食者得越法罪然衆首上座
所有行法我今當制凡是上座見行
肉食時應可問言此是何肉非虎殘
耶又非不應食物不不問而受得越
法罪

第五門第九子攝頌曰

不合自藏身　不為言白等　若得上價綵
賣之應共分

緣處同前於一城中先有僧寺時難
陁鄔波難陁因行人間遇到此寺于
時大衆多獲利物時諸苾芻雖見此
二知其惡行曾無一人為解勞者時
鄔波難陁白難陁曰阿遮利耶此諸
黑鉢常生傲慢我等宜可為作惱緣
且共潛身隱居一處觀彼如何分張
利物荅言甚善應如是作遂即隱身

竊觀分物既見分已報言斯分不善
是惡分張仁可白衆言欲分衣報曰
分時不見今何處來苾芻白佛佛言
欲分利時先白衆知僧有利物今欲
共分所有苾芻不應輒去時諸苾芻
重聚其物普告衆知不應出食即分
仁何處來二人告曰雖言告知可鳴
同前出告此不成分報言先已告衆
其物時彼二人還自藏隱及衆分了
揵稚苾芻白佛佛言白告知復打
揵稚方可分物時諸苾芻復還殺物
告衆令知復打揵稚共分其物二人
復藏分了方出同前詰責諸人報曰
豈可不聞告衆及揵稚聲即便告曰
雖告衆知及鳴揵稚仁等豈可共行
籌耶苾芻白佛佛言白告知復打揵
稚并可行籌方共分物時諸苾芻復
還殺物為三事已如前復藏分了方
出同前詰責諸人告曰具壽何故如
是故惱衆僧告白揵稚并復行籌故
不現身待了方出答曰仁等何故云
我惱僧仁等豈可對衆行耶此揔不
須我今出去苾芻白佛佛言雖作三

事仍對衆行若不現前即不須與斷
日善分勿致疑惑然諸苾芻不應故
作惱衆僧事若故惱者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時給孤長者以寺捨與四
方僧竟便用種種上妙彩色內外圖
畫此城人衆既聞長者圖畫已周竟
来觀看遂有無量百千人衆皆集寺
中城內有一大婆羅門以是勝人衆
所欽尚於大王家得一毛緂即便披
服作翫好心入逝多林周觀寺宇發
希有念便將毛緂施四方僧此中難言四方意與現前非常住僧也如佛所說有現衣物乃至截
為燈炷平等共分苾芻遂便割緂為
片衆共分張時婆羅門夜作是念彼
是上緂我宜與直贖取將來旦起入
寺至其門所見諸苾芻問言聖者我
一所施緂人作何用苾芻報曰仁可隨
喜我等割破大衆共分一人告曰我
將作帽一云作靴一云繳膏一云拭
鉢巾報言聖者彼是上緂因何截破
宜應出賣既得錢貝衆可共分苾芻
白佛佛言彼婆羅門所言稱理是故
苾芻若得如是上價緂時賣取錢貝

然後共分

第五門第十子攝頌曰

至皮不應用 餘類亦同然 若患痔病時

能皮履應著

緣處同前時六衆苾芻自相謂曰難陁鄔波難陁於此城中所有人衆我等皆從乞得餅直然於王家調象師邊曾不見施今可就覓或容見與一人報曰應如是作然須豫設少多方計應取師子皮以為鞋履於繫象處上風而行象聞氣時即便驚走荅曰善計我今且去從彼乞求若得者善若不與者怖象未遲即於晨朝詣調象師處報言賢首仁等何太無福心曾於我等不施少多餅果之直彼言聖者我等豈可繫屬於仁以餅果直共相供給六衆聞已點頭唱諾弃之而去遂於他日著師子皮鞋於其象處上風而立時彼群象聞師子氣遺失便利驚怖奔馳時彼象師鉤斸象頂不能令住六衆遥見告言賢首急牽急牽荅言鉤斸不住如何手牽六衆報曰我能令住荅言聖者若能

令住斯成大恩六衆曰共立盟言若能與我餅果直者我當令住報言即與彼便急步至爲下風爲不聞氣即不驚走諸調象人問言聖者仁解呪耶答曰我無異術若如是者云何令爲怖不怖耶彼便以實告彼爲師彼言聖者仁等如何作斯非法不饒益事若其王家敢勝大爲因此驚怖走入山林仁等必當招大罪罰彼罰微笑默尒無言苾芻白佛佛作是念由諸苾芻著師子皮鞋有如是過即告諸苾芻曰汝等從今不應更著師子皮鞋若著此者得越法罪鬪佛不許便用虎皮而爲鞋履佛言此亦不應然有五種爪牙等獸皮不應用所謂智爲智馬師子虎豹佛不聽已時具壽鄔波離請世尊曰若更有餘爪牙之類皮得用不佛言亦不應用用者得惡作罪

緣處同前時有苾芻身嬰痔病詣醫人所告言賢首我有痔病幸爲處方報言應用熊皮作鞋著時病差苾曰世尊未許醫言佛是大慈必應見許

苾芻白佛佛言為病應著多氈難得

佛言若無應取一重并毛替其褥底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柰耶雜事卷第十九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勑雕造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柰耶雜事卷第二十　貴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第六門總攝頌曰（此二頌攝至第三十一卷半）

猛獸筋不應　燈光支勇健　馱娑度尼法
因許苾芻尼　尼不前長者　可與餘臥具
不合漬水汙　第六總應知

第六門第一子攝頌曰

猛獸筋皮縱　擁前後擁後　兩角及尖頭
諸靴皆不合

緣在室羅伐城佛言苾芻不應用五猛獸皮有爪牙者謂智象智馬師子虎豹是時六眾用彼獸筋還同有過佛言不用此筋而縫鞋履六眾便用皮縱有過同前復用其皮補鞋佛言皆不合用如是應知履屧之屬若擁前擁後兩角尖頭麻履諸靴皆不應著皆越法罪除兩三重革屧（如斯之類西國人皆不著若是外國寒鄉為活命因緣特心方用）

內攝頌曰

四大王初誕　光明普皆照　父母因斯事
各為立其名

尒時菩薩在覩史天宮王舍城中有

王名曰大蓮花以法化世人民熾盛
安隱豐樂無諸盜賊室羅伐城王名
梵授唱搭尸城王名大輪憍閃毗城
王名百軍此等四王皆是法王以法
化世廣說如餘是時菩薩於天宮上
以五種事觀察世間云何為五一觀
遠祖二觀時節三觀方國四觀近族
五觀母氏六欲諸天三淨母腹摩耶
夫人因寢夢見六牙白象來降腹中
于時大地六種震動放大光明遍滿
世界勝天光明世界中間黑闇之處
日月不照悉皆明了所有衆生皆得
相見菩薩生時如下所說四大國王
皆誕太子見大光明如鎔金色各各
自言由我生男威神力故能令天地
光曜希奇各為立名用符靈瑞時大
蓮花王告衆人曰我子生時如日光
影乾坤洞照勝妙希奇應與我子名
曰影勝（梵云頻毗娑羅）其梵授王告衆人曰
我子生時光明殊勝普照世間應與
我子名曰勝光其大輪王告衆人曰
我子生時如大燈光遍皆明照應與
我子名曰燈光其百軍王告衆人曰

我子生時光如日出無不明了應與
我子名曰出光各各自謂子之功能
然並不知由菩薩力
內攝頌曰
腹中天守護　生已蹈蓮花　舉手獨稱尊
灌洗花衣落
尒時菩薩降母腹中天帝釋主令四
天子各持器仗守護其母勿令人及
非人輙為損害菩薩處胎不為胎中
血垢所汙辟如衆寶聚在一處不相
霑汙菩薩在腹亦復如是又知清淨
妙琉璃寶置五彩上明目之人分明
見別母觀腹內分明亦尒母雖持胎
身無勞倦自然奉持五種學處謂盡
形壽不殺生不偸盜不邪婬不妄語
不飲酒於諸丈夫絕婬染意十月滿
足往藍毗尼林攀無憂樹枝蹔時佇
立便於右脇誕生菩薩尒時大地六
種震動放大光明與入胎無異菩薩
生時帝釋親自手承置蓮華上不假
扶侍足蹈七花行七步已遍觀四方
手指上下作如是語此即是我㝡後
生身天上天下唯我獨尊梵王捧傘

天帝執拂於虛空中龍王注水一溫一冷灌浴菩薩初誕生時於其母前自然并現香泉上涌隨意受用又於空中諸天下散嗢鉢羅花鉢頭摩花拘勿頭花奔陁利花并餘種種奇妙香末天妙音樂自然發響天妙衣纓從空亂墜更有衆多奇妙靈瑞如餘處說

內攝頌曰

阿私多覩相　鄔剌陁勸睡　五百瑞現前
父王立三字

于時南方於大山中有古仙人名阿私多善知世界成壞時節時有一人名鄔剌陁聰明辯慧數來參謁阿私多仙共論世間成壞之事聞已傷歎即於仙處而為出家後於異時共此仙人在石窟中見光明照異相希奇即說伽他問其師曰

何故此光明　遍照猶如日　充滿山林處
忽現此希奇

仙人答曰

若是日光便赫烈　今此涼冷現希奇
必是無上牟尼尊　初出母胎彰此瑞

此是菩薩出胎相　光明清淨世希有
譬如金色滿十方　騰照三有皆明徹
鄔刺陀白其師曰鄔波馱耶若如是者今可共行往觀菩薩師曰子今知不菩提薩埵有大威神無量諸天悉皆雲集我等雖至頂謁無由待入城中為立名已如其熏出我望迎逆菩薩生時闡鐸迦等五百侍者同時而生闡鐸迦等五百侍女亦同時而誕上象廐馬皆生五百五百伏藏自然開發隣國諸王皆奉信物大臣見已白淨飯王曰大王今日國祚興隆王子誕生嘉瑞咸應五百侍男五百侍女上象上馬各生五百五百伏藏自然開現諸國朝賓奇珍捴集王聞告已心大欣躍告大臣曰太子生後諸事皆成宜與立字名一切事成梵云薩婆頞他悉陀此是菩薩最初立字号一切事成是時菩薩乘四寶轝無量百千人天翊從入劫比羅城諸釋迦子體懷憍慢立性多言菩薩入城皆悉默然并屏無語王見是已報諸臣曰諸釋迦子體懷傲慢立性多言太子入城

皆悉默然無語應與太子名曰釋迦牟尼此是菩薩第二立名時此城中有舊住藥叉名釋迦增長時人敬重立廟祠祀但是釋種生男女巳令淨澡浴抱至藥叉處而申敬礼時淨飯王以上酥蜜滿太子口告大臣曰可抱太子往礼藥叉大臣抱至時彼藥叉遥見太子即自現身至菩薩所頂礼其足臣歸白王王聞是巳生希有心令我太子於天神中更為尊勝應與立字名天中天此是菩薩第三立名

内攝頌曰

付母養太子　令觀大人相　阿私多遠至
親覩牟尼形

尒時父王便以太子付諸養母隨時澡浴乳哺飲食常令安隱適悦身心養母便以上妙塗香塗摩身體與諸瓔珞擐與父王王即抱持瞻視歡喜即便總命諸婆羅門國中所有解占相人知筭計者令觀太子告言君等宜可瞻察我聞古仙作如是說具三十二大丈夫相者有其二事若在家

者當為輪王普王四洲以法化世七寶成就所謂輪寶象寶馬寶珠寶女寶主藏臣寶主兵臣寶千子具足勇健忠良能伏怨敵周圓海內無諸患惱人民豐樂安隱而住若出家者剃除鬚髮服袈裟衣成等正覺有大名稱充滿世間時諸相師聞王說已悉共觀察咸白王曰誠如大王所說之事三十二相若成就者唯有二事謂輪王及佛乃至有大名稱充滿世間王復問曰其相云何時彼相師悉皆具荅一一別指三十二相具有廣文

以共餘經及律論等
事無差別故不煩譯

介時阿私多仙人告鄰剌陁曰摩納婆比者菩薩已入城中立三名說我等宜往礼拜瞻顏容乘神通騰空而去由彼菩薩威神之力去劫比羅城可一驛許遂失神通足步而去既入城已到王門所報門人曰汝去白王阿私多仙今至門首使去白王王曰隨入請進大仙即詣王所王見仙至遥唱善來奉吉祥華為洗足已妙師子座安置令坐王礼足已白言大仙

何事得來仙說伽他曰
國主我今至　欲見王太子　瞻仰牟尼尊
導師中第一
王言太子睡着荅曰雖睡我欲蹔觀
王便抱現觀菩薩眼雙眸不合仙既
見已說伽他曰
良馬不多睡　半夜蹔時眠　所爲事未成
因何久安寢
仙復問曰諸占相人有何記說王言
大仙彼相者云當作輪王化四天下
仙以伽他而荅王曰
相者語多謬　末劫無輪王　有此勝福緣
蹔惑當成佛　若是化四洲　輪王相非顯
分明大師相　成佛定無疑
仙人遍觀見成佛相已復更觀察久
近當得無上甘露轉妙法輪遂見二
十九年捨王城去六年苦行當成正
覺復觀自身得幾時住得見佛不知
不見佛便生憂惱涕淚盈目王見懷
愁說頌問曰
若男若女來觀者　咸悉歡喜遍身心
仁今覩相非常　何因泣涕盈雙目
假使太子相非善　短壽多病不吉祥

唯願大仙如實言　勿令我意增憂悴

仙人答曰

假使霹靂從空下　可畏來臨太子身
此於無上牟尼尊　如毛髮許不能損
假使烈火騰風燄　利劍如霜現在前
毒藥黑虵一時來　至太子處皆銷散
我傷早死不見佛　流淚盈目難裁忍
棄無上法我前云　未有事業能成就
此有大福除衆惱　證甘露法為導師
若能聞教如說行　咸歸寂滅無為處

王聞太子證甘露法默然無語凡諸世人皆為邪心之所擾亂出言語諠不能依實時彼仙人而告王曰比日大王每作是念何時得令阿私多仙足步入城與我相見及諸人衆致敬慇懃我哀愍故徒行至此今時事了將欲出城可為掃除淨修郭邑時淨飯王勑令諸臣嚴治道路普告城邑皆共修營巷陌康莊塗拭清淨灑以栴檀香水散以占愽迦花幢蓋陵空香烟滿路見者愛樂如歡喜園復遣搖鈴遍皆宣告諸人當知或先住城中或他方新至所有人衆皆悉存心

明日晨朝看大仙出衆既聞已各至途中瞻望仙人步出城闕咸生希有悵望而歸時阿私多仙還向本山繫心禪寂以智方便發起神通報命將終遂便遇患雖加藥餌瞬息無幾時那剌陁來礼師足白言大師我本出家求甘露味師所得者幸願共分師曰我亦同汝本出家時意求甘露竟無所獲空處生涯彼雪山側劫比羅城太子與世相師共記當成正覺号天人師稱一切智汝當於彼而求出家捨高慢心當自謙下勤修梵行作不放逸當於尒時獲甘露味說伽他曰

如來出世難遭遇　今得逢時甚希有
汝莫放逸至心求　當獲無生甘露味

作是語已便即命終如有頌言

積聚皆銷散　崇高必墮落　合會皆別離
生者咸歸死

尒時阿私多仙命終之後弟子那剌陁如法焚燒殯葬事訖剖捨憂感遂詣婆羅痆斯於諸仙內而共住止其那剌陁先是迦多演那種族時人因号迦多演那仙人衆皆敬重時嗢逝

尼生所生太子名曰燈光王付八母而
為贍養是事無闕乃至年漸長大技
藝博通文武所須無不綜習
釋迦菩薩為童子戲燈光太子亦為
童戲菩薩愛太子灌頂時燈光亦愛
太子灌頂菩薩出四門觀見老病死
患遂於三夫人處生猒離心所謂牟
護夫人鹿養夫人名稱夫人此為上
首六千婇女咸皆捨棄於其中夜踰
城而去往空林所修出家業依止仙
人學殊勝定離欲界欲次從曷羅摩
子習無所有定斷無所有處欲更無
導者便於六年專修苦行不剋證悟
將為無益遂即住情而為遊縱噉好
飲食酥油塗身湯水澡浴往聚落中
於難陀難陀力二牧牛女所食十六
倍上妙乳糜迦剌迦龍王尊重讚歎
於善吉邊取吉祥草詣菩提樹下自
敷草已端身正念加趺而坐心念口
言若不斷盡諸漏我終不解加趺是
時菩薩以慈心器仗降伏三十六億
千魔眾已證無上智受梵天請從婆
羅痆斯三轉十二行法輪時燈光王

亦於此時受灌頂大王位以法教化
唱道居國人民熾盛安隱豐樂廣如
餘說由王力故百姓歌謠歡會相次
隨處供養勝上天神穿五百池五百
渠水令人受用無有闕乏
第六門第二子攝頌曰
燈光得爲王　有五殊勝物　因叙奇異事
廣說健陀羅
時燈光王有五勝物云何爲五　一者
勝雄象名曰草山　二者勝母象名曰
賢善　三者勝駝名曰海足　四者勝馬
名曰衣頸　五者勝使者名曰飛烏　其
象日夜行一百驛　母象日夜行八十
驛　駝日夜行七十驛　馬日夜行五十
驛　飛烏日夜行二十五驛　其王雖有
如是勝物快樂安隱然而四大不調
忽有不瞻之病　由此疾故於酥起憎
於酒生愛　時諸醫人以種種妙藥與
酥和煎　上王令服　王不肯用　時太子
中宮咸知酥藥能治不瞻　皆奉藥酥
王更憎嫌　王乃勅曰　若有人當在我
前說酥名者　當斬其頭　王既無瞻　便
於初夜與內宮人共爲歡戲　於中夜

時至象馬廄而為撿閱於後夜時粗
諸庫藏自持利劍問守更人曰誰為
警覺者第一問及二問時不應荅者
乍容忍怨至第三問不相荅者便斬
其首由斯嚴酷隱燈光名共安餘字
号曰猛暴燈光王於異時命大夫人
及內宮曰我親警覺汝何眠睡荅言
大王我亦警覺如是達宵不得眠睡
兵白王曰若使我等通宵不睡者是
則無由稱可王意又此不眠廢我等
業王曰若非汝業誰復應為荅言太
子應作時王即便行告太子曰何不
警覺荅曰我為警覺後遂不能便白
王曰若常令我為警覺者便廢王業
此非我事王曰誰復應為荅言大臣
應作王即便行告大臣曰何不警覺
荅曰我為警覺後遂不能便白王曰
若常令我為警覺者誰輔佐王如法
化世此非我事王曰誰復應為荅言
散兵應作王即便行詣散兵所告言
我自警覺汝等何因不為警覺後遂
不能便白王曰若常令我為警覺者
如何為王共他交戰此非我事王曰

誰復應為答言百姓應作王即便行詣百姓所同前問答時彼國人番次守更而為警覺時貴香童子當其番次念王惡或當煞我遂於夜中掌頰懷憂時彼知識見而問曰仁何故憂彼即以事具答知識彼便報曰汝家不遠有人名曰健陀羅何不相求為警覺事童子報曰如我惜命彼寧肯為設使見求定不能作告言與其錢物必當為作即往相求彼人報曰若能與我五百金錢我當為作即便許彼健陀羅曰且當與半若我命存迴還來晚如其身死此即屬君隨情所用即便與半彼得錢已多買酒肉及諸餅果王執杖人並皆命食咸令飽足報諸人曰王令警覺我當番次問諸人曰大王如何作警覺事彼皆具報所有因緣健陀羅曰幸願君等為我惡罵答曰我等蒙君所賜美饍在腹未消云何不為問曰我等為君欲作何事答曰若王來問誰警覺時喚我令覺答言如是時健陀羅即於中夜以毛毯縈膝坐而斷臨二于於初

夜與宮人戲笑於中夜時觀諸象馬便於後夜問守更人諸人告曰健陀羅汝覺勿睡大王欲來彼遂警覺王便告曰警覺者誰健陀羅聞作如是念我若初言即爲荅者後時不然定當斬我頭落于地即不言應王更喚之誰爲警覺彼還默然第三復命警覺者誰荅言大天我是健陀羅王曰健陀羅汝思何事彼有智慧於世間事善能談說荅言大王我思世事

内攝頌曰

鵂鶹鵄飲乳　芒草尾身齊　斑駮與毛同
沙盆水不溢　盤鼓水差別　衣瓦變成塵
是謂健陀羅　世間思十事

王曰汝於世事何所思量健陀羅曰世有奇事且如鵂鶹鳥有毛無毛以秤秤之輕重相似王曰此事實不荅言王當目驗王曰若然者善我自親觀健陀羅至曉得鵂鶹鳥對王秤看後去其毛秤便相似王曰此有何緣荅曰由風扇羽王曰汝有妙智荅曰由王故然王遂默然時健陀羅愁過一宵以手摩頭而還舊宅時貴齊童

子持餘半物還健陁羅是時國中但
當耆次皆以五百金錢雇健陁羅求
其警覺為知更次王於後夜問言誰
覺荅曰我健陁羅王曰汝何所思荅
言大王我思世事王曰云何世事荅
曰長頂白鶴以水和乳令飲但飲其
乳唯有水存王曰此事實不荅言王
當自驗王曰若然者善至曉便將鶴
鳥對王令飲果如所言王曰此有何
緣荅曰鳥口性醋若飲乳時遂便成
酪致令水在王言汝有妙智荅曰由
王故然王遂默然復於他夜王問誰
為警覺如前荅言我為警覺王曰汝
何所思荅言大王我思世事王曰云
何世事荅曰世有芸草以物椎打與
不椎者若以秤秤輕重相似餘草不
然王曰此事實不荅言王當自驗王
曰若然者善至曉便將芸草對王椎
打便以秤秤果如所說王曰此有何
緣荅曰椎打之時便有風入乃至王
遂默然復於他夜王復問言何人警
覺荅曰我健陁羅王曰汝何所思荅
曰我思世事王曰云何世事荅曰有

告靈鼠尾與身等王曰此事實不答
言王當自驗王曰若然者善至曉便
將鼠來對王比度誠如所言王曰此
有何緣答曰我於春時見緣樹下尾
與身齊乃至王遂默然復於他夜王
復問言答曰我為警覺王曰汝何所
思答曰我思世事王曰云何世事答
曰大王我思雉鳥於其身上隨有斑
駁還有尒許並毛仍除其尾王曰此
事實不答言王當自驗王曰若然者
善至曉即得一雉對王界如所說王
曰汝何得知答曰我先數知王曰汝
有妙智答言由王故然王遂默然又
復問言何人警覺答曰我健陁羅王
曰汝思何事答言大王如沙滿盆還
將盆水添滿不溢沙水同處雨不相
礙王曰此事實不答言王當自驗至
曉即以盆盛沙瀉水令滿其水不溢
王遂默然又王問是誰警覺答言是
我警覺王復問言汝思何事我思世
事云何世事我思以鹽一升和一升
水其水不增王曰此事實不答言王
當自驗至曉即以水和鹽王親自試

王問何故荅言諠從水出得水後當
王遂默然王復問言何人警覺汝前
而荅王曰汝思何事荅言我思世事
王問云何諸事荅言我思以水一升
和一升麨攪不相著王曰此事實不
荅言王當目驗至曉取水及麨對王
和試王問何故荅曰我本國人並多
食麨常見如此王云汝能記事荅言
是大王力王遂默然王復問言何人
警覺同前問荅乃至云何世事荅曰
我見世人常於日夜機杼織功所出
絹布綺繡之屬不知何去王曰我亦
不知此物何去健陀羅曰此等諸物
終歸為土王曰誠如汝說終歸為土
王復問言何人警覺同前問荅乃至
云何世事荅曰我見世間諸陶師等
日夜不住多作瓦器不知此物向何
處去時王荅言我亦不知向何處去
健陀羅曰此等諸物化為泥土王云
如汝所說爛為泥上

內攝頌曰

猛光親問母　知從鄉所生　與彼五百金
賜之令出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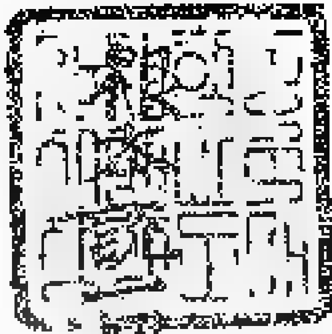
小時大王既見健陁羅多有情智應
答巧便即更問曰汝多智慧能了世
間種種事業我不能曉此有何因健
陁羅曰唯願大王寬其罪賜無畏敢
為王說王曰賜汝無畏隨意說之時
健陁羅即白王曰王從鐵生王曰汝
令罵我健陁羅曰王令實說豈敢相
罵如其不信待至明旦王自驗知王
報言好至天明已時健陁羅掘地作
坑滿填牛糞上安敷具令王卧息即
便得睡王自證知尚疑虛實遂入宮
中問其母曰我今有事要須問知當
可實說我從何生母曰大王今可與
我無畏我當為說王言與母無畏即
便報曰汝昔父王多諸婇女因行他
國綿歷歲時我起欲心忽見一鐵作
如是念此是丈夫我共行欲可不樂
乎於時彼鐵變成男子與我交通便覺
有娠因茲生汝王既聞已作如是念
彼健陁羅有大明慧能知我本從鐵
所生我施無畏不可刑戮今者應可
重與賞賜令其出國勿使衆人知知
是事遂即賜與健陁羅五百金錢令

其出國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三十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十一 賤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內攝頌曰

猛光侍縛迦 金光醫羅鉢 鄔剎陁得果
妙髮鉢持油

尒時猛光王默自思念我令嬰此不睡之病日覺有增欲設何方令得瘳愈應可召集國內醫人療我此病作是念已所有醫人皆悉召集王即報言我有此病不能眠睡可共療治諸醫白王此病非常我等諸人無能療者然王舍城頻毗娑羅王有子名侍縛迦為大醫王衆所知識具大智慧能療斯疾時猛光王遣使賷書往頻毗娑羅王所書曰白彰勝王可令侍縛迦大醫暫來相見欲有所療幸不見違若不來者當須多貯草穀兵衆相迎時頻毗娑羅王得書讀已生大憂愁掌頰而住作如是念若送我子後恐更來須即隨言我境便是附庸之國若不與者彼國兵強倍相撓擾侍縛迦見王憂色跪而白王何故憂

悒王曰由汝多能解此伎術令我煩
憂知更何道又白王曰請說其事是
時父王具陳書意時侍縛迦聞已白
王願賜教命奉盲當行王報言子彼
猛光王性極暴惡不論善否但起瞋
心即皆煞害恐行無道枉戮汝身侍
縛迦曰若不能自護己身何名醫也
唯願大王勿生憂苦我赴彼期王曰
隨汝意行善須防護勿令我及國人
中宮大小共生憂念重白王曰願勿
懷愁必無斯理我觀病勢方便消息
令彼不驗王便默然時侍縛迦問來
使曰彼猛光王今患何病何所宜食
何不宜耶是時使者具陳病狀大醫
聞已以酥合膏色如酒色味如酒味
香如酒香既合成已選擇良晨陳說
嘉瑞別其親屬與使同行行往嗢逝
尼國路次曲女城於彼城中有一醫
童聞大醫王欲向嗢逝尼國持一訶
梨勒果奉上醫王既得言交共申莫
逆問童子曰彼猛光王患如是病汝
等何故不為醫療童子答曰彼王所
患不得服膳宜與酥治王性憎酥唯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卷第二十一　第二張　殿

愛於酒又性暴惡若有人於王前說
酥即斬其首為是醫人知王性惡恐
皆迸散無敢治者是時醫王報童子
曰法弟當知我為彼王以酥合膏與
酒無別汝可與我同共往彼若我現
相方便指授汝可斟量而與其藥汝
可往看我當出去王病差後我當賞
汝亦令彼王多賜汝物童子言好遂
共進發漸至王城時猛光王聞醫王
至便作是念彼侍縛迎者既是王子
復是醫王應為盛禮迎入城闕時王
即令嚴飾城郭修理街衢陳設儀仗
王及太子群寮人庶皆悉出迎是時
醫王便與無量百千人衆前後圍遶
共入城中時猛光王待彼醫王歇息
之後歡顏慶慰問醫王曰我有警覺
病不得睡眠令時極重宜為療治醫
王荅言我當為治然須藥物其藥多
在諸國及餘城處唯我能識餘人不
知或餘人知我不能識或有識或
有近者或有遠者唯願太王與我賢
善毋象隨意取騎時王荅言善哉隨
意王命調象人曰若大醫王須賢善

象任取乘騎汝等不應輒為遮止告
諸大臣并守門者曰醫王或可旦出
中還中出夜至乘賢善象須有出入
隨意莫障諸臣及守門者奉王教已
不敢留礙是時醫王取象乘騎或於
白日或於夜半來往不恒人無怯者
時猛光王報醫王曰何不醫療答言
王且洗浴既洗浴已令王敢食時王
既食了已侍縛迦白王我今將得摩
伽陁國上妙美酒王令可飲時猛光
王生大歡喜去可將來是時醫王令
伴童子現相拍授取酥許來王既得
藥尋即服之既服藥已王便睡著是
時醫王知王睡已遂乘象走至其夜
半王遂睡覺即便噫氣遂聞酥臭王
乃大瞋令諸左右急可捉取侍縛迦
來當斬其首是時諸人即皆往捉醫
知去已便白王言今覓不見走將遠
矣王更大怒便嗳飛烏乘韋山大烏
速趁醫人繫項將來當斬其首如若
見時彼解幻術與汝藥物皆不得受
是時飛烏既奉王命乘第一象自從
追趁尋其象跡至菴摩羅林飛烏趁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廿一　[illegible]

及喚言大醫王喚速來荅曰汝何須急
來食菴摩羅果飛鳥荅曰我奉王命
彼解幻術所與之物不須受取報曰
汝不須怖今既飢渴我取一顆菴摩
羅果各共食半飛鳥即念共食一顆
豈有術乎醫王取一菴摩羅先食半
顆餘殘半者於指甲中先藏毒藥別
其半顆令藥入中持與飛鳥飛鳥受
果即食時飛鳥先患痢病既食果已
藥病相當即上變下瀉不能自持
醫王入村告村人曰此是猛光王第
一大象及賢善母象及飛鳥使者汝
等好看勿令損失若有參差必獲重
罪囑此語已尋路而去諸人奉命看
養飛鳥令得病差彼醫童子治猛光
王既得病差是時飛鳥却赴王所王
見問曰醫人何在飛鳥荅曰王得醫
人欲何所作我捉得時當斬其首荅曰
王今病差已痛復除應合賞賜何因
斬首王聞此言善哉善哉隨意重賞
報彼大恩飛鳥即作勑書報醫王曰
仁是醫王合得重賞何故逃走信至
可來「又王賞賜侍縛迦還書報曰我

籍皇恩珎財靡闕王若於我生歡喜
者請所賜物並迴與彼侍醫童子是
時大王多以財貨賞賜醫童子又遣
使人將大氎一領價直百千兩金送
與醫王侍縛迦得衣便作是念此合
王著何人堪受復作是念世尊乃是
無上大師是我之父宜將奉獻即詣
佛所奉上其氎世尊見施告阿難陀
曰應將此衣作支伐羅時阿難陀即
便割截作佛三衣有餘白佛佛言汝
及羅怙羅隨應著用時尊者阿難
陀作上下二衣復與羅怙羅作僧脚
欹服

復次應知醫羅鉢龍因緣之事昔於
覩史多天宮殿之上有書佛語問答
之詞頌曰

何處王為上　於染而染著　無染而有染
何者是愚夫　何處愚者憂　何處智者喜
誰和合別離　說名為安樂

若佛世尊不出於世此之頌義無人
能受亦無解者若佛出現有能受持
及能解義時北方多聞藥叉天王有
緣須至覩史天宮見斯問頌心生希

有傳記其文不能解義持至本宮書
寫版上令時得叉尸羅國有舊住龍
王名醫羅鉢長夜希望何時得見世
尊出世時彼龍王有一親友藥叉名
曰金光因至北方多聞天所於彼版
上見此書頌因即憶持不能解義時
此藥叉持往得叉尸羅國與醫羅鉢
龍王而告彼曰親友此是佛說深義
無人能解汝可記此法頌并持金篋
滿中盛金遍遊諸國聚落城邑唱如
是言若有能解此頌義者我與金篋
而為供養若處無人能解了者即可
告言此處無人不名國邑作是唱已
復往餘處龍王聞已敬受經頌即自
化身為摩納婆形并持金篋遍遊諸
國城邑聚落漸次行至婆羅痆斯國
於其城內四衢道中唱如是語現在
城中諸人衆等及以外來四遠商客
當聽我語即說其頌此之間頌是我
將來若能解者即與金篋而為供養
乃有凡百千人衆悉皆雲集其中
有聰明博識情起貢高亦有聞已心
生希慕驚怖非常然無有能為解註

者龍王唱言婆羅痆斯既無智人此
非城邑時諸婆羅門居士等咸報摩
納婆曰勿爲斯唱此非城邑我此城
中有上智人住阿蘭若且待彼來當
解斯義問曰彼名字何答曰名鄔剌
陁若如是者我今且待時鄔剌陁於
靜林中得信來至時彼化龍當前而
住白言大仙我今將此問頌詞句來
至於此若人解者我與金篋而爲供
養時鄔剌陁聞已記憶告摩納婆曰
當爲決釋問曰何時答曰十二年後
白言大仙時太長久復言六年答言
太久三年一年六月三月一月半月
乃至七日白言大仙我待七日化龍
報曰大仙隨意我且虔誠
時鄔剌陁與五苾芻先爲親友往彼
告曰有一摩納婆將此句頌及持金
篋來至我所作如是言有人能解此
句頌者當與金篋而爲供養然彼句
頌文少義多甚深難解今欲如何苾
芻告曰鄔剌陁應往佛所而爲諮問
鄔剌陁曰仁者佛出世耶答曰已出
問曰住在何處答曰在仙人墮處施

處林中時彼聞已心大歡喜馳即往詣薄伽梵所見三十二相炳著其身八十隨好莊嚴赫奕圓光一尋以為映佩明逾千日形若寶山色相殊妙心神寂怕過十二年修禪定者既得親覩生希有心如無子人忽得於子如貧窮人得大寶藏猶如太子得紹王位如久積集善根有情初得見佛時鄉剎陀深心歡喜亦復如是漸至佛所禮雙足已退坐一面世尊隨彼意樂隨眠根性差別當機為說四聖諦法令彼悟解既聞法要以金剛智杵摧破二十薩迦耶見山證預流果見實諦已頂禮佛足白言世尊我願於佛善法律中而為出家成苾芻性堅修梵行佛言汝先許為摩納婆解釋頌義應先往彼為其說已然後出家白佛言我雖獲得如是智見然於頌義未解宣陳既無辯才設往何益佛言汝可往彼作如是語汝可為我說其問頌彼若說已應如是答

第六王為上　染處即生著　無染而起染
說此是愚夫　愚者於此憂　智人於此喜

愛處能別離　此則名安樂
彼若告言我不能解更為說頌
若人聞妙語　解已修勝定　若聞不了義
彼人由放逸
彼若聞頌更作是語
汝今說佛語　我未閑其義　迷情不能了
疾可為除疑
說此語時汝可對彼以爪截葉若更
問言世尊出世報言已出若言何處
答曰在施鹿林中鄔剌陀受佛敎已
至摩納婆所作如是語汝可說頌即
以頌答具告其事乃至詣佛在鹿林
中時豎羅鉢便作是念我若於鄔剌
隨前現本龍身彼便輕我若為婆羅
門身往世尊所此婆羅痆斯有大婆
羅門解三明書及四明論彼若見我
為摩納婆形共生嫌議諸婆羅門生
高貴族何故自昇向喬答摩處復作
是念作本龍身往世尊所龍有多怨
恐為障㝵我今應可作轉輪王詣世
尊所即便化作轉輪聖王七寶導前
并九十九俱胝兵旗扈從千子圍遶
如半月形各以種種寶物而作莊嚴

復有無量種種外道沙門梵志百千人衆而為翰翊於王頭上持百支傘蓋威光赫奕猶如日月從世尊所尒時世尊於無量百千大衆之前而為說法時諸大衆遥見輪王無量百千軍衆圍遶生希有心共相謂曰此之輪王從何處來世所未見豈非梵天王等來供養耶時諸人等或有愛樂心生貪著願此王身各生異念王至佛所頂礼雙足却坐一面

尒時世尊告言汝愚癡人於迦葉波佛時受佛禁戒不能護持遂便破戒感此下劣長壽龍身今者何故還起諂心誑我徒衆汝今還可復其本形龍王白言世尊我是龍身多諸怨惡恐有衆生共相損害尒時世尊告金剛手曰汝可護此龍王勿令損惱時金剛手受世尊語已便為守護隨後而行是時龍王從坐而起別至一處遂復本形身有七頭廣長無量頭枕婆羅痆斯城尾在得叉尸羅國相去自二百驛由先惡業一一頭上各生一醫羅大樹被風摇動膿血皆流霑汙形穢臭

織可惡常有諸虫蠅蛆之類遍其身上晝夜唼食令他嫌恥不樂觀見是時龍王即以本身詣世尊所頂礼雙足却住一面時諸大衆見此龍身恐怖可畏離貪欲人尚生恐怖況未離者見此龍身瘡疱鱗甲皆悉劈裂瘡潰膿流種種異色身體凹凸高下不平其形廣大能不驚懼皆白佛言此是何物來世尊前尒時世尊告諸大衆此是前來轉輪王身汝等於彼生死榮華心生愛樂此是本形彼是化作由先惡業報受斯苦彼諸人等聞佛說已各懷憂惱默然而住龍王白言唯願世尊為我授記當於何日捨此龍身佛告龍王當來人壽八万歲時有佛出世号曰慈氏十号具足為汝授記當免龍身是時龍王即於佛前悲號啼哭諸頭眼中一時出淚成十四河駛流驚注佛復告言汝且止哉莫大啼哭流淚不止令國破亡龍白佛言而我本心不害小命何況損國作是語已頂礼佛足忽然不現是時大衆咸皆有疑而白佛言此龍

宿世作何惡業頭上生樹身出膿血
廣說如上佛告諸大衆欲知此龍宿
世因緣報得苦身自作自當無餘代
受廣如上說頌曰
假令經百劫　所作業不亡　因緣會遇時
果報還自受
汝等苾芻應當一心聽我所說乃往
過去於賢劫中人壽二万歲時有佛
出世名曰迦葉波十号具足在婆羅
痆斯施鹿林中依止而住此龍于時
於佛法中出家修行善閑三藏具習
定門於寂靜處毉羅樹下而作經行
以自策勵于時毉羅樹葉打著其額
即便忍受後於一時繫心疲惓從定
而起策念經行葉還打額極生痛苦
發瞋怒心即以兩手折其樹葉擲之
于地作如是語迦葉波佛無情物上
見何過咎而制學處令受斯苦由彼
猛毒瞋心毀戒命終之後墮此龍中
毉羅大樹生於頭上膿血流出多有
諸蟲唼食臭穢非常汝諸苾芻
於意云何善閑三藏習定苾芻壞毉
羅葉者豈異人乎令此龍是苾芻當

知黑業黑報白業白報雜業雜報是故汝等應捨黑雜修純白業乃至說頌如前

尒時鄔剌陁仙人詣世尊所頂礼佛足退坐一面而白佛言世尊先所許者我已作訖欲於如來善法律中出家修學佛言善来苾芻聽汝出家可修梵行聞是語已鬚髮自落如曾剃髮已經七日法衣著身瓶鉢在手威儀整肅如百歲苾芻頌曰

世尊命善來　鬚除衣著體　即得諸根寂
隨佛意皆成

時諸苾芻見鄔剌陁既出家已諸同梵行者不知云何喚其名号以緣白佛佛言此苾芻姓迦多演那應將此姓即以為名時諸苾芻即依此喚尒時佛告迦多演那曰然於世間有二依止謂有見無見復由煩惱而作嬰纏於此二見常為固執煩惱不除恒懷我慢與苦共生隨苦俱滅汝迦多演那由無疑惑自生智慧正見現前如佛所見何以故世間生法正智見已世執無見即不復生世間滅法正

智見已世執有見即不復生迦多演那於此二邊勿為執著如來常依中道而為說法所謂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即是無明緣行行緣識識緣名色名色緣六處六處緣觸觸緣受受緣愛愛緣取取緣有有緣生生緣老死憂悲苦惱如是極大苦蘊相續而生此無故彼無此滅故彼滅即是無明滅故行滅行滅故識滅識滅故名色滅名色滅故六處滅六處滅故觸滅觸滅故受滅受滅故愛滅愛滅故取滅取滅故有滅有滅故生滅生滅故老死憂悲苦惱滅如是極大苦蘊悉皆散滅于時迦多演那聞佛說已即於座上觀知生死五趣輪迴有為無常苦空無我心開意悟斷諸煩惱證阿羅漢果三明六通具八解脫得如實知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受後有心無障㝵如手撝空刀割香塗愛憎不起觀金與土等無有異於諸名利無不棄捨釋梵諸天皆悉恭敬因佛與名迦多演那從是已後名大迦多演那

爾時嗢逝尼國人多疫死喪輿相次屍骸遍野王及國人悉皆憂惱白王曰王今宜可修諸福業或云供養沙門婆羅門或云可作呪術藥法王聞議已祈請攘災悉皆備作莫除疾癘百姓安寧告守門人曰汝等須知若有沙門婆羅門等來入城中能除疫者即當報我尒時如來大師知此國人多遭疫病死亡無數欲存救慜無上世尊常法如是觀察世間無不聞見恒起大悲利益一切於救護中最為第一最為雄猛無有二言依定慧住顯發三明善修三學善調三業度四瀑流安四神足於長夜中修四攝行捨除五蓋遠離五支超越五道六根具足六度圓滿七財普施開七覺花離世八法亦八正路永斷九結明閑九定充滿十力名聞十方諸自在中取為殊勝得法無畏降伏魔怨震大雷音作師子吼晝夜六時常以佛眼觀察世間誰增誰減誰遭苦厄誰向惡趣誰陷欲泥誰堪受化作何方便拔濟令出無聖財者令得聖財

以智安膳那破無明眼膜無善根者
令種善根有善根者令更增長置人
天路安隱無导趣涅槃城如有說言
假使大海潮　或失於期限　佛於所化者
濟度不過時　如母有一兒　常護其身命
佛於所化者　愍念過於彼　佛於諸有情
慈念不捨離　思濟其苦難　如母牛隨犢
佛作是念誰能調伏嗢逝尼國猛光
大王并後宮婇女及諸人庶世尊觀
知大迦多演那苾芻能調伏彼即便
告曰大迦多演那汝可觀察嗢逝尼
城猛光大王及宮內婇女并諸人庶
令得安樂尊者白佛如世尊教于時
尊者至明旦已執持衣鉢入婆羅痆
斯次行乞食食已執持衣鉢與五百
苾芻往嗢逝尼國路次竟挐鞠社國
時此城中有一婆羅門是尊者故舊
知識家有一女儀容端正美色超絕
髮彩光潤無與比者因此立名号為
妙髮有音樂人從南方來見女妙髮
頭髮奇好詣婆羅門所告言大婆羅
門此女頭髮是我所須可賣與我以
一千金錢用酬價直婆羅門答曰婆

羅門法不應賣髮何故汝今作非法
語彼不遂心默然而去後於異時父
便命過母聞聖者大迦多演那與五
百人來至此國不遠而住為夫漸死
心懷憂慼聞尊者來更加思念掌頰
而住其女妙髮見母憂愁問其所以
母今何故以手掌頰懷憂而住母曰
聖者大迦多演那是汝亡父故舊知
識今來至此汝父身故家復貧窮不
能辦得一中供養故我懷憂女白若
尒樂人買髮酬直千錢可取其價以
充供養我髮後時更復生長願母勿
憂母聞語已知有淨信詣樂人所告
言仁者我女頭髮仁先求買酬直千
錢必其須者可還前價答言老母當
時我等要須此髮今乃無用若其出
賣可取半價答曰任意即便酬直取
髮將去
尒時尊者行至其城於一靜處安心
而住婆羅門女詣尊者所頂禮足已
白言聖者行途安不我夫在日與尊
者相識幸見慈愍明日午時受我微
請尊者曰我眾極多卒何能辦聞言

聖者衆有幾多荅有五百人報曰甚
善尊者默然尒時老母知受請已礼
足而去即於家中辦諸供養至明清
旦敷設牀席貯淨水徃白食辦願
聖知時于時尊者於小食時執持衣
鉢與五百人至女人舍就座而坐見
坐定已老母即便自手行與種種上
妙飲食食了嚼齒木澡漱訖屏除鉢
已取一小席坐聽說法尊者欲為說
法問言尒女妙鬘今在何處荅曰容
儀不整未敢輒來雖阿羅漢不觀不
知即便斂念觀彼女心知極淳善告
言彼女心善可喚將來即命出房至
尊者所以殷重心礼尊者足退坐一
面母曰此是妙鬘雖知輕觸請與尊
者為女母重白言既相繫屬要有因
緣事須諮問此女今者欲與誰家尊
者報曰我出家人不應問其俗事然
此女兒必當獲得內外莊嚴瓔珞之
具㲉各五百五大聚落以充封邑母
曰我是貧家誰當見與如是勝事尊
者曰勿作是語此女福德高遠以殷
淨心於勝福田而興供養必當獲此

殊勝果報勿懷憂惱母便默然尊者
為其母女亦教利喜說妙法已從坐
起去漸漸遊行至嗢逝尼國纔入城
中所有灾患半皆除殄時守門人往
白王曰王今知不有五百人容儀殊異
纔入城內所有灾患半皆除息王曰
此誠善事應申供養時諸婆羅門來
白王曰我於晝夜極大辛苦作除障
事是我威力灾患半銷未久之間悉
當除殄何因令說白彼苾芻諸苾芻
呪願彼王無病長壽已辭王出去
王告臣曰門人報我有五百人容儀
殊異纔入城內所有灾疫半皆除殄
諸婆羅門言我於晝夜極大辛苦作
除障事是我威力灾障半銷未久之
間悉當除殄不由外人我今不知是
誰功力卿等宜當將諸苾芻及婆羅
門至為廁中於不淨地以麁米餅投
醋漿水令彼俱食食罷去時兩朋皆
問大王今日設食
如何諸臣白王如是應作即於為廁
如教設食食了出時門人先問婆羅
門曰仁等今日受王供養其食如何

彼便大怒高聲唱曰我等觀此非法
貪王但以麁餅惡糜澆醋漿水設婆
羅門何福之有門人聞已默尒而住
彼去之後苾芻次來問言聖者王所
設供其味何似荅言賢首施主所惠
受者應食足得充軀以終日夜時守
門者便入見王具陳二說王既聞已
復告臣曰卿今更可於爲廚中清淨
之處設美食已還同前問即於淨處
敷好座席敬奉名僉欲出之時復如
前問婆羅門曰卿如剎利灌頂大王
所設精奇獲福無量門人報曰王宮
廚饍事皆一准因何今日不見嗤嫌
彼便默去次苾芻來問如前荅門人
入見以事白王王復出教如於爲廚
爲廚亦然淨饌精麁問荅相似王聞
語已作如是念諸苾芻衆是真福田
非婆羅門也便起深信即行詣彼大
迦多演那處禮足而坐尒時尊者爲
王說法示教利喜默然而住王復禮
足白言尊者幸願慈悲及諸聖衆明
就我宮爲受疎食尊者默許王見受
已禮辭而去即於其夜辦上妙食晨

朝起已敷設座席安淨水器遂令使
人往白尊者食已備辦願聖知時是
時尊者日初分時執持衣鉢將諸苾
芻詣設食處就座而坐
王令倡妓奏諸音樂歌舞齊發尊者
僧衆整容端坐攝諸根鼓樂聲了
王問尊者曰聲樂如何堪聽察不尊
者答言大王其見聞者方知善惡王
曰諸根內閉容可不知對境馳心何
不聞見尊者欲令體悉其事作善方
便而告王曰王令頗有合死人不王
曰欲須何用答曰王可以鉢平滿盛
油置彼手內令人執刀隨後驚怖不
應損害報言若油一滴墮于地者當
斬汝首任其遊履并復於前多置妓
女奏諸音樂還來至此問持油人美
女容儀音樂好不然後於我方生實
信王聞告已皆如所言次第而作彼
人來至問曰美女容儀音樂好不答
言大王其見聞者方知好惡王曰汝
有眼耳何不見聞答言大王若我油
鉢一滴墮者彼執刀人當斬我首攝
屍在地我於尒時恐鉢傾側怖頭落

地一心持棒辛苦迴来何暇能知美女容儀歌舞善悪王遂無言默尒而住尊者問曰大王見不王言已見大王此人但為一生之命懼遭大苦殺重正念不為縱逸善護自身況我苾芻於諸歌舞並皆捨弃此是多生苦痛因故寧容輙更欲見聞耶王觀油鉢審察其情於尊者邊倍生敬重是時太子諸王內宮婇女及衆士庶皆来隨喜以種種上食供養苾芻時衆食了嚼齒木澡漱已畢除鉢器於尊者前王居卑座問尊者曰餘處頗有以妙飲食供五百聖衆與我等不尊者曰王是國主控御百城隨念皆来無所乏少以上飲食供五百僧豈成希有我昨来時於一聚落家有少女恨已貧窮遂自剪髮賣得五百金錢於我徒衆敬設名飡斯成希有

王聞是語作如是念彼女之髮價直五百諸天婇女難以為比當須審察彼是何人我當取之尊者德高理難致問遂命使者曰汝今可行隨尊者来處於何村邑有女賣髮得五百金

錢奉為尊者大迦多演那設食供養是誰之女我要須見使知王心即行尋問展轉遂至建拏鞠社城既至城中周遍詢訪知其處所適本求心暫憩息已詣婆羅門舍於其門立見母出來問安隱不母便問曰仁今至此欲何所求答曰欲求妙縣以為婚事問言為誰答曰為猛光王以充國后母曰甚善然娉財不少恐事不成使者曰其物幾何母曰內莊嚴具數滿五百外諸瓔珞其數亦然五大聚落以充封邑得此物者我當與女使者聞已馳還報王白言大王我求得女王曰汝共何言答曰我報其母王取充后王曰彼索娉財使便具說王聞報已語言隨其所索多少皆與使銜王命還向女家共相許可卜選吉日廣備禮儀前後行軍威嚴旗鼓從建拏城將至嗢逝尼國既入城已即於是日所有疾癘並悉消除國界休寧人民安樂因此嘉應遂共号曰安樂夫人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十一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十二　賤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內攝頌曰

樓上逢增長　婬女夜觀星　因作馬鳴聲

商人抱枯骨

尒時猛光王住嗢逝尼城此有長者娶妻未久留在本宅自為興易持貨他方其夫去後妻恣衣食煩惱增盛遂昇樓閣遍觀男子於日日中瞻望不息後於異時其猛光王乘妙香象於宅邊過女人既見生欲染心便以花鬘遙擲王處墮王肩上王即仰觀見有少女顏容端正光彩超絕左右顧眄自謂無雙王既見已知彼染意報言少女若有愛心何不暫出答曰妾是少婦無緣得出王若顧念可幸蓬門王心被惑不能前進即便下象步入其舍歡懷既暢便即有娠智慧女人有其五事一知男子有欲心無欲心二知節候三知受胎時知是彼人胎四知是男五知是女遂白王言王今知不我已有娠時王即以上真

珠瓔珞付而告曰必君生女任介自
取如其是男與此瓔珞當送我所女
人敬諾王便捨去後經數月娠相外
現時彼舊夫書來告曰汝可安隱我
望不久當至本鄉女人聞已生大憂
愁遣使白王我已有娠舊夫將至今
欲如何王遣信曰汝可寬懷我有方
便令彼不來女便默介王與彼信教
令要須如是之物汝可遠向某處求
來既涉長途奄經時歲女人月滿便
誕一男容貌可觀當代希有天將欲
曉即以酥蜜盛滿口中箱安軟綿抱
兒置內白氎通覆上絡珠瓔密合其
箱朱條急繫紫鑛印上報婿使曰可
持此箱至王門所淨拭一壇箱置於
上并安燈火在一邊住有人將去汝
可歸來使依教作時有衆牛隨路而
出行至箱所圍繞不進時猛光王與
安樂夫人在高樓上望見群牛繞箱
而住命使者曰汝觀門外何意諸牛
群聚而住使者曰門有一箱絡以朱
條紫鑛封印王曰汝急將來夫人白
王箱中之物王當與我王言隨意便

者持箱既至王所即便開印乃見珠瓔及以孩子王識珠瓔報曰此是我兒抱付夫人去是汝子夫人得已即呪願曰願兒長壽今此孩子與作何名王曰有福孩兒被牛所護應名牛護又安樂夫人親為撫養母亦改号名牛護母

于時北方得叉尸羅國王名圓勝所治國化安隱豐樂人民熾盛廣說如餘於諸園樹常有花果膏雨順時乞食易得後於異時王與諸臣在高樓上歡娛恣意告諸臣曰頗有餘國如我境中豐樂安隱得相似不大臣白言有嗢逝尼國王名猛光彼亦豐樂安隱花果不絕與此不殊彼有賣人來至於此王還喚來既至具問其富盛王生嫉心報諸臣曰君等嚴兵我欲伐彼其王即自親整四兵向嗢逝尼國漸至彼城侵掠無度殘暴非理人不聊生猛光大王既聞賊至亦嚴四兵出相拒戰猛光不如兵眾分離遂騎單馬逃向餘處至荒野外見一耕人名曰增長躬自犁作王觀容

邑有異餘人即問言汝是勇健壯兒頗曾聞道有圓勝王與猛光王戰猛光大敗知此事不答曰我聞此事未知虛實答曰不虛耕人亦不知此人是猛光王使報之曰猛光王身居本國被是客來遂被欺陵隨處逃竄謀日猛將何所用為王若比來以我為爪牙者久以長繩繫圓勝頸曳入城中言話未畢婦來餉食縫葉為器矣即洗手將欲就食顧眄王曰雄猛丈夫略觀形勢似有飢色我貧窮者有此麁飡必不相嫌幸當同味時猛光王尋作是念我若不食飢取命終即便下乘取替脊坐洗手足已一處同飡其婦便以缺緣瓦盞酌酒令飲王作是念雖知盞缺於不缺處我當飲之王有智策善閑時務復更思曰於不缺處我若飲者或恐彼人去相欺慢我今宜於所缺處飲令彼於我深生愛念是時耕夫自於破處先飲時毒次過與王王既得已還於破處而飲耕夫念曰此大丈夫情無間隔我缺處飲同處飲之我今宜可深生敬

重令其交道久而不喪如是念已報
其婦曰賢首此大丈夫是我得意親
善知友尔可將去至本貧家以油塗
身湯水沐浴為設飲食馬須好飲恣
其水草婦遂將歸如言皆作情懷莫
逆供給所須于時圓勝王有餘小國
名曰渴沙来相抄掠侵漁百姓時諸
大臣作書告王具論其事願王善自
思量於其書末并為頌曰

如王於他國　勤勞降伏彼　於己之國土
亦當勤守護

時圓勝王讀其書已作如是念我若
領兵歸本國者諸人皆謂我夜他降
逃還本邑我今宜可共其和好方歸
故居遂令信入報猛光王曰知識事
已去者更不可追宜暫出来希欲相
見自餘勝負並不須論望得促膝交
襟共申莫逆專同平昔我方歸故城
内諸臣得其信已共作是議若報王
無彼定欺我宜設方便且答時情裁
書報曰知識既解来封篤好情深寫
雖實然能無猶豫兩國同聚各致狐
疑雖逆来心我無違出然此太子名

日牛護是我所生令出相見共申歡
意隨情去留是時即令牛護出見圍
勝歡懷共盡送解兵園旋於本國時
猛光王諸大臣等共相議曰他方怨
敵已如雨散自已國王急當求覓四
方遠近馬使追尋時猛光王聞彼圍
勝抽兵已去便報耕人增長曰我今
除怖辭汝言歸汝若入城當過我宅
荅言大丈夫仁之名諱我亦未詳如
何後時相訪過宅王曰誰復不知我
所住第汝入城時應如是問多馬人
家今在何處作是告已驟轡而行至
本城門報守門人曰汝今應知若有
人來問多馬宅者可將見我遂入宮
中後於異時嗢逝尼城有大節會遠
近諸人皆湊城邑時耕夫婦報其聟
曰今日城中有大節會我今亦往觀
衆聚集并復因使問多馬家夫言賢
首凡諸豪士豈可言皆有實當於三
處能見其人一謂被他戰破二謂他
所欺然三謂身為人主喪亡家國餘
何能見妻曰彼雖難見應覲聚集夫
妻即去至其城內耕夫念曰我試問

之告守門者曰彼男子多馬人家住在何處時彼門人聞其告已遂執夫妻送至王所王纔遙見尋便驚歎喜唱善來復更告曰增長汝何得至答曰故來奉覓增長見王坐師子床諸臣輔翊既未善識然念于懷不委何辜拘執至此王知有疑欲令憶故即便離座脫去天冠王先闊額增長既見憶識其容夫妻一時俱拜王足時王即便盛興儀式引入後宮洗沐香湯著妙衣服方丈甘饌百種千名王自親臨觀其所食食罷延就上妙宮閣綺帳芬芳適時安寢王勅內宮曰此是我父母凡有所須飲食衣服及以臥具奴婢僕使悉皆供給時猛光王恭敬彼已人皆恭敬王子大臣內外士庶無不敬重耕人增長既見非分恭敬供養滿七日已情懷愧恧前白王言我今奉辭欲歸蓬戶王曰汝今住此共我治國增長答曰我是耕夫寧知國事王曰汝豈不去我若得作國大臣者即以長繩繫圍勝頸牽入嗢逝尼城今乃方去我是耕夫不

堪王事宜應且住勿念還家彼便默
然王遂強立為國大相創為宰輔供
贍尚廣後於異時王因問曰汝今好
不答曰朝餐尚乏好事安在王曰不
須憂惱即當令汝衣食豐盈時王即
告五百大臣曰卿等宜應供給增長
是時諸人共出衣食既增養活因此
時人号為增養（從此已後故名增養）時王問汝得好
不答曰衣食雖精然朝官大臣並相
輕賤何有好耶王曰若如是者宰臣
聚會評論之時汝往其中無敢輕者
答言大王我是耕夫敢狎朝貴王曰
汝但赴集我令彼敬彼便默尒後於
異時因有朝會王意欲令宰貴諸人
敬增養故方便為問令於國中現有
如是不安隱事卿等如何令其寢息
時有大臣作如是議若作斯計方能
除殄王言不可次有諸臣各呈異見
王皆不可乃問增養曰此欲如何答
曰若作如是計方能消滅王對諸臣
遂然其策將為當理諸臣見已各生
是念增養出言王皆信用此亦不應
共為輕侮後時王又問增養好不答

曰住處尚無餘何能好王告諸臣曰卿等宜可與增養覓宅臣曰有某大臣今已身死所有妻妾奴僕之類住在宅中王曰可將此宅及妻子等幷餘財物咸賜增養既得宅已開讌養曰此得好不答曰家中人衆以我耕夫咸生輕慢王曰若如是者汝洗浴時我令使喚汝作是語待我浴訖當去見王增養白言如何我得違大王命王曰是我所教誠非過咎又汝欲食時我令使喚汝應答去待我食了自當往見王汝食時我到汝宅與汝同餐答言大王我今豈敢與王共食王曰我許非過如是作時彼皆恭敬增養聞命便往宅中及正洗時王令使喚去有急事汝可即來使至傳命增養報曰待我浴了方去使者去後宅內諸人相與言曰今此宅主見非王命自生高慢即招殃禍又相告曰非宿貴人少得勢時便生傲誕家人又曰姊妹當知諸界高者必當墮落此人今日定遭王戮事乃不遲既洗沐已不赴王期即便就食王復令

使報云有事宜可急來雖聞王教報云且去食罷方行使去報王王既聞已自乘大象至彼宅中問言增養汝今欲食荅曰欲食王曰不請我耶荅言奉請宜可就餐宅內諸人共相謂曰我之家長與國王言戲事若平懷各生希有舉目相看時王即便淨洗手足一處同餐宅內居人見是事已悉皆戰懼呼相謂曰我比輕賤此是耕人今者同觀與國王共食又共議曰知欲如何王既共餐事難輕忽我等從今不應致慢若不敬者定招禍患衆然其語共生敬畏

王於異時又問好不荅曰有一大臣是王親族常數罵我寧有好耶王曰我若作言斯成有辱至於進退汝自當知荅曰我所作者願王不責王曰我無恠責增養異時隨路而去見二童子貧無親屬持彈并丸在道而戲時有婬使頭戴水瓶在傍而過一童子曰我以乾丸彈瓶作孔一人又云乾丸作孔此未希奇我彈溼丸而擁其孔此成奇事既共議訖即以乾丸

彈令作孔次彈遲丸擲之令合于時
增養遥見其事情生希有便作是念
此二小童可令助我伏彼王親屛除
怨罵問二童曰汝是誰家子荅曰我
無親族隨時活命報曰若尒可於我
所共汝爲活荅言隨命既蒙収採問
曰我更何爲荅曰汝但習彈後若見
人與我鬪諍當以不淨塗丸彈於口
内荅言我能後時與彼王親共爲爭
覺童子即以穢丸遥彈口内彼便唾
出以手掩口急走出外因斯耻辱更
不相陵王復問言汝得好不荅言王
之内人以我耕夫並生輕賤王曰若
如是者我入宮時汝來門所問言王
在何處若言在内汝可語言万機之
務棄而不知鎭處後宮何能辦事又
若見我在内住時汝於側殿在我牀
上垂脚而眠我自出門爲汝舉足令
上荅言大王我豈二頭令王舉足君
臣位別高下殊遥現阻人情豈有斯
理王曰是我所愛汝復何懲如是作
時中宮於汝不敢輕慢彼便黠尒後
於異時來入内宮問王安在隨至言

教次第皆作乃至王與舉足內人見
時皆不忍可欲致撻辱王言汝莫是
我所愛此有何辜然相謂曰共見此
人受王愛念我等不應更為輕慢王
若知者於我加刑從是已後悉生恭敬
王於異時問言好不答言今時得好
其猛光王性愛女色與諸少年在高
樓上談說世尊因告之曰汝等頗知
何處都城有好美女有云曲女城有
或云出鉢蓋城中有云諸餘城國且
未濵論於此城中有賣色女名曰善
賢容色端嚴世所殊絕如天婇女在
帝釋宮亦如日光映諸星宿王聞是
說倍悅常心迷惑失所情希就見即
於其夜脫去御服著凡庶衣自持五
百金錢往善賢舍彼女見已歡唱善
來報婢使曰與此丈夫沐浴清淨婢
即依教為其洗浴揩摩身體時有一
人復持五百金錢來詣門首報言我
欲來宿然此婬女常法如是後有人
來殺前至者與後同歡是時婢使見
猛光王容顏可愛與凡庶不同即便
落淚作如是念此人豈非剎帝利種

儀貌端正舉世無雙如何婬女起罪
惡心非理枉煞彼所零淩落在王身
王即仰觀問女何故忽然淩落荅言
無事王有疑心頻更研問汝當語我
此必有緣彼遂次第說其所以王即
問言少女我已失計頗有方便得走
出不荅曰此舍四邊有人持劍共相
警衛走出無由然有出處極成穢惡
亦何用在言王曰隨好隨惡可指其
處我命須存荅言若其處容可走出然
是廁孔釘以鐵釘若能拔得斯為走
路王言汝行指處我識拔之女指其
處王投身下拔廁孔釘雖勞筋力未
能得出

尒時於此牆外去斯非遠有婆羅門
住善識星文中夜出旋仰觀天漢其
妻持水隨後而行婆羅門告曰汝今
應知我觀星宿王遭大難辛苦非常
妻曰國家機密何用在言餘人若聞
定遭刑戮婆羅門曰我蒙庇蔭元由
國王王受艱辛我寧安隱便於中庭
遥望厄星求念而住王於廁孔聞其
語聲盡力摇釘拔之遂出即從孔內

隨糞而行不淨霑身辛苦出外天星
遂改時婆羅門見星改變告其妻曰
王雖受苦今已得出既存性命我爲
幸甚王便急步潛入城中至安樂夫
人處夫人含啼見而問曰上天無私
何意如是王乃次第具向說之夫人
聞已泣淚橫流即以竹篦刮去不淨
先以香土遍洗次將種種香屑衆妙
香水而沐浴之次拭塗香著上衣服
暫時安寢以至天明於正殿坐告大
臣曰諸陰陽師識星曆者皆應喚來
臣即總命王問之曰我於昨夜其事
如何答曰王夜安隱更無異事王曰
於某坊處有婆羅門善知星曆可喚
將來即令使去至婆羅門宅報言王
喚即便著衣欲赴王所其妻告曰殺
先已報國家機密何用在言仁不聽
捺令遣出問婆羅門遂觀察日辰知
無惡事告其婦曰汝不須怖皆是吉
祥行詣王所王既遙見高聲唱言善
來大師可相近坐婆羅門便即呪願
願王壽命延長就座而坐少時停息
王乃問言婆羅門汝解星曆不答曰

隨我力能薄開多少王言大師我於
昨夜其夢如何答言大王昨夜遭難
非常　幸皆由王福力僅介命存王既
聞已告諸臣曰如大師說我於昨夜
命幾不全諸陰陽師未閑曆算從今
已去絶其封禄婬女善賢宜將頭髮
繫惡馬足蹈之令死所居之宅以驢
耕墾其家婢使與我洗者命入後宮
令知國事時諸大臣如王所言悉皆
依作王問婆羅門曰仁既憂我我得
命存今欲報恩汝何所願答言大王
暫問家中來申所願王言隨意便即
歸舍告家人曰王與我願隨意所須
悉皆給與汝等諸人各欲何事妻曰
君欲何物答曰我欲五大聚落常為
封邑妻曰若如是者我欲將牛百頭
恒供乳酪子曰我願上馬寶車而為
乘馭女曰我願上妙瓔珞以寶莊嚴
其婢使曰我願好磨香石是作食所
須時婆羅門便作是念既有斯事不
可直說王作頌言從王乞願遂至王
所白大王言如我家中所有求願幸
容其罪得盡於詞聊作頌言以申

其事

我願五封邑　婦牛一百頭　子欲馬寶車
女愛諸瓔珞　家中有婢使　須石用磨香
有此所願求　大王爲見與

時稚光王聞其說已還將頌答遂其
所願

與汝五封邑　婦牛一百頭　子與馬寶車
女賜諸瓔珞　家中小婢使　與好石磨香
既有此願求　悉皆令滿足

王告大臣曰隨所欲者皆可與之王
語婆羅門曰大師與我共治國事赤
心相助平論方機答言大王我是婆
羅門理不應知國家之事時王即便發
立婆羅門爲國大臣王之隣境名曰
渴沙有相違背遂令增養持兵往伐
既破彼軍多獲資物屯兵野外方欲
入城王聞欲來整軍自出見渴沙少女
身多痱疥問增養曰頗有丈夫與此
女兒同眠宿不答曰非直同歡枕席
終亦騎其夫背令作馬鳴王曰豈當
得有如此事耶答曰王當自驗是時
增養即將少女付與醫人汝可善治
多酬藥直凡所須者我無有恡醫人

為療恙皆平復次以衣服飲食隨意
資養容顏可愛有異常倫是時增養
遂將為女名曰星光增養告曰我若
請王來宅中食汝可具諸瓔珞好自
嚴身於王前現女受言教後時增養
敬白王曰我之貧宅願王暫過王曰
汝不請我何緣得去答曰令即奉請
明當就宅王曰善哉增養遂即廣陳
藏饌具設珍羞請王入宅香水沐浴
奉無價衣飯食將了清談而住時女
星光遂於帷內遥擲小毱尋即褰帷
報其父曰過我毱來王見少女顏貌
超絕遂生深愛問增養曰此屬於誰
答言臣女問曰已與他人答言曾未
王曰何不與我答曰王若不嫌隨意
將去王即盛陳禮事娶入後宮世間
常法得新棄故不入舊闈愛著星光
餘事皆廢增養念曰此正是時往白
所言即令應作問星光曰汝能騎王
背上令作馬鳴不答曰待我思量來
知能不凡智慧女人不學自解遂著
垢衣卧破牀上王來問曰何意如是
答言大王由天瞋我令遭禍患王曰

汝曾於天何所求願荅曰王使我父
往伐渴沙當尒之時我於天所心有
祈願若父將兵降得彼國平安歸者
我若嫁時所得夫主騎其背上令作
馬鳴王今娶我豈足內人誰能為我
報其宿願凡為欲愛所牽無所不作
荅曰夫人汝之所求斯誠為我願無
疾患我悉作之彼默無語王曰汝何
默然且汝於天更有祈願荅曰更無
求願然於當時復作是念令婆羅門
大臣呪願兼使樂人彈琵琶曲王曰
此亦可得婆羅門大臣我之自有彈
琵琶者此可方求荅曰可為求之于
時健陀羅國有一商人持諸貨物至
嗢逝尼城遂與婬女共相交涉既生
深著情乱荒迷所有錢財悉皆費用
家人僕使隨處逃亡是時婬女見其
窮匱報言仁者我無田地耕耘復無
庄店興易唯仰交遊聚集以為活命
若有財貨可即持來無即須行宜容
後客荅曰我貧無物若其有者更將
何用然我於汝深生愛念且當容受
勿苦相驅許我宅中始知相愛婬女

曰若能隨言皆作且容居住答曰我悉為之

是時媱女情欲駈逼既大便已遂以糞挾安其糞上報曰汝可以齒齧去糞挾彼便齧齒取女即以脚踏其膂脊報言貧寒物如斯惡事因何口作汝是不淨潔人當離我去即駈出宅其人舊業解彈琵琶即以音聲而自存活王報增養曰汝女於天作斯祈願婆羅門大臣我自先有彈琵琶者何處可求答曰有健陁羅人客彈琵琶以自活命將帛掩目引入宮中王曰當如是作王與大臣昇七重樓上遂命大臣具說其事增養帛掩彼目引彼昇樓于時星光著鮮白服騎王脊背淨行大臣為王呪願琵琶發響王作馬鳴時健陁羅作如是念七重樓上寧得馬鳴應是我儔被女人所弄情發於衷乃為歌曰

此事多相似　此事人共知　錢財皆散失
穢挾污其齒

于時手彈琵琶口誦不歇王即問曰歌辭異常有何義味彼即次第以事

白王王作是念此人知我不宜使與
便與五百金錢遠驅出國後時大臣
諫曰凡為國主勿被女人之所欺誑
王聞內慙一無言對王命增養曰婆
羅門大臣見譏於我汝頗能令其婦
鑷彼鬚耶答曰我試觀之便往宅中
問其妻曰王被婆羅門獻直譏諂汝
頗方便能令其婦鑷彼鬚耶答曰無
勞豫說剃後方看夫曰若能作者斯
為好事長情之智必有長情之婦其
妻即便與大臣婦共為交好既得意
已告曰夫人我之夫主極深相愛臨
我索者悉皆為作答曰雖有愛言豈
能勝我我於夫處常得自在餘莫能
過答曰汝若於夫有自在者試鑷其
鬚我今疑汝定不能為答曰但看剃
竟方知能不其婦即便着故弊衣臥
單牀上呻吟而住大臣問曰何意如
是答曰天神怒我報曰汝豈家貧不
能酬賽令天神輩於汝生嫌隨汝所
求悉皆為作使神歡喜患苦銷除問
曰汝於神處何所許耶答曰仁先在
家未有仕官國王初命我即求神令

我夫主王命將去所求稱意安隱歸
來嘗剃其頭鬚供養天神自今已來
家道昌熾錢財巨富我貪受樂遂忘
賽神由此憍心致令天怒我今定死
何路求生天曰汝所求天便成為我
宜可聞奏恙為辦之妻便附信報增
養婦曰我夫已許恙皆為作婦既聞
知便報增養大臣之婦已附信來我
夫已許待暫聞奏增養入見啓王事
緣請更不疑大臣若來願知此事王
曰已知不勞言囑時彼大臣來至王
所白言大王我有祈請須賽天神於
六月中不出庭戶願垂恩許得遂所
求王曰善哉還至宅中即便剃鬚既
懷羞恥不出于外其婦令使報增養
婦曰頭已鬚訖婦告增養增養白王
王聞大喜勅令使者喚大臣來手持
增養教二童子誦其歌曲歌曰
若是端正良家女　能使丈夫隨意作
大臺樓上馬鳴聲　看此大臣頭剃却
時彼大臣聞王信喚著帽而入既至王
所命坐一邊彼二童子即唱其歌曰
若是端正良家女　能使丈夫隨意作

七重樓上馬鳴聲　者此大臣頭剃却
其一童子即便近前脫大臣帽見無
頭髮現在朝臣撫掌大笑大臣內懷
羞恥外愧於人曲脊低頭一無言答
出門而去是時增養所為事了便自
譏誚昌言告衆曰若被女人如是輕
弄者豈有能成國家之大事王於异
屢報大臣曰卿頗有便能使增養受
恥辱耶答言大王我且觀察未知能
不其姊妹子妙閑幻術告曰大臣增
養每於朝會常輕弄我汝若能作辱
彼事者即是與我除大羞恥答言向
舅容我籌度其事如何既思量已答
言舅舅即以幻術化作廣大商侶於
大糞聚化為房室取枯骸骨作商主
婦顏容端正人所樂觀王之國法若
有大衆商侶來至城者或王自看稅
或令增養時王不出令增養受稅既
至營中問言何者是商主室彼便指
示既入室中見商主婦容儀可愛能
惑人心纔覩見時即便染著報言少
女若能與我同歡愛者汝之商侶捻
放稅直答言隨意報去不虗言曰可

待夜中幻師即便擒畫為夜增養共
幻女行其非法以手抱咽因茲睡著
幻師遂乃解其術法是時增養抱彼
枯骨卧糞聚中大臣即去白言大王
暫迂神駕賜觀增養王出城外既至
彼已彈指令覺報言增養與女野合
豈噉宍耶增養見已自念如斯調弄
是王所作我今何用如此活為寧當
自死更不求生復便念曰捨命極難
我今宜去就彼尊者大迦多演那處
從求出家即行就礼白言大德我欲
出家尊者即與出家授五戒十戒已
次授近圓略教誡已令讀增一阿笈
摩經時猛光王既無增養情不能安
遂令還俗如舊安置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十二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十三 賤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牛護獵師死 放宮天授歸 猛光向得叉

殺人髯八夢

內攝頌曰

時猛光王曾於寐後作如是念牛護太子我喪之後能有智力紹王位不我今宜可試其智榮令使喚来告言我於內宮少有營務須經七日汝可權時代知國事太子即便受命監國於刹非刹賞罰適宜有對非者官司執送太子見已問男女曰共相愛不答言相愛太子聞已告諸臣曰彼既相愛何不隨情告左右曰自今已後勿禁婬非諸人聞已恣情造過太子每於國事嚴加撿察至經七日尋自出宮問增養曰我之亡後牛護太子能紹位不增養曰彼能紹繼然於婬私者縱其造惡王問何故增養以事具答王作是念牛護太子為當於他女人情無妬忌為當於已妻室亦無妬耶我且試驗時有北方健陀羅客寄

住城中王聞有智告曰汝可與彼牛
護大妃共行非法彼聞即便以手捲
耳若作此非我無活路王曰王事須
然此無有過若不作者便成違勅答
言大王必須然者此難倉卒要須漸
次方可得為王曰隨汝所須次第當
作答言大王先近彼宅造大店舍王
當給我貨物之直作斯方便望漸相
親王即依言給其錢物彼即造店次
諸貨物廣列芳筵時太子妃母有一
婢使遂來店處買諸香藥時健陀羅
問其婢曰少女汝為誰買答曰是牛
護妻母令我來買問曰彼母何名報
言字某答曰彼即與我母字是同我
今看彼與母無異即少取其價多與
香物婢至家已其母問曰有何因緣
先將與直得物全少今乃極多彼以
上事具答其母母言大善彼即我子
如是再三見其物多遂還歡喜後時
店主報其婢曰汝可白母我欲參見
婢便白母母曰任來婢還報已遂乃
多持香物往造彼家亦既相見抱母
而哭母曰汝何意哭答言阿母顏狀

一同我母情生悲感由是哭泣母曰
我是汝母更無勞泣遂令彼此愛念
情深其牛護妻在傍而立母曰汝來
此是汝兄可執其足慇懃致敬女隨
言作遂問母曰此女何名答其名字
報曰我家長嫂亦如是名形貌相似
即為我嫂母曰善哉從茲已後倍增
憐念既至宅已于時店主情懷詭誑
佯病而眠時彼婿使來買塗香報言
少女我病極困母何不來暫相看也
答曰彼不知患我當還報婿歸報知
母即來問問言愛子汝何所患答言
我患極困母曰當問醫人隨病設藥
答曰阿母斯非藥療我緣此病必定
命終母曰汝勿憂愁作何方便能令
病愈答曰有療病藥然得之無由母
曰但使有者我皆為辦答言阿母我
若得與牛護大妃歡愛通者病可得
差母聞大怒曰汝貧寒人欲得王妃
何不命斷彼即振衣捨之而去是時
店主復行詭詐便作契書我身死後
宅及財物悉皆與彼太子妃母遂將
書與母母讀書已忿怒即除使作是

念我懷瞋色弃背而來彼更於我倍
生殺重情義無歇難得其類我緣此
事為問女看勿使因斯致傾身命即
便喚女為說店主久故恩情彼是汝
瑕遇病嬰經不暫看問答言阿母豈
無醫人為其療疾母曰彼病難治或
當致死我聞彼說若得長嫂共為歡
愛者此病可除女便怒曰此貧寒人
欲得王妃共行非者何不即日以取
命終母曰貴賤無定汝今頗知大公
根本是誰所生答言不知母曰從羯
所生令得為王有大兵衆汝之夫主
是長者婦生當亦為王汝可共彼而
為歡愛若有子者當得為王此亦何
損由母勸故彼遂許通母便遣信報
健陁羅曰見汝慇懃女已相許汝自
知時可來相就是時店主聞已報王
事將成辦暫令牛護出彼宅中王作
是念我亡之後牛護為王牛護有子
當紹帝業若健陁羅共妃生子此若
為王絕我宗嗣可與其藥令不生子
即便與藥告健陁羅曰汝共彼女行
非法時先服此藥王報牛護曰汝且

少時勿還宅內有別籌度彼使不去
健陁羅眼藥與女交通一處而睡三
作是念彼應事畢報言牛護汝可還
家既至舍已見健陁羅與妃一處寢
臥而睡太子即舉其手并將衣覆彼
二適宵共寢乃至天明遂作是念無
人見不即便還店既至明日王語太
子我夜夢見汝婦與外人私通答言
大王夢見我眼親觀王曰汝如何見
彼即具說王曰汝於女處無妒心耶
答曰我無王曰此有何因答言大王
數聽我從生來知宿命事我憶往昔
為商主婦共其夫持貨與易他方我與
夫曰願欲隨行夫曰誰當與汝共相給
侍由斯辛苦不可相隨婦便啼泣餘
人見已告商主曰仁婦啼泣欲得相
隨商主具報難事餘人告曰但令將
去我為供給遂即將去於險路中有
五百群賊來破商營遂殺商主時五
百（王歲三殁）共婦行非時諸賊於夏破商營
得一少女皆生愛著時婦見已起嫉
妒心此女共我爭夫主耶便即令人
擲空井中因斯命斷大王從時婦者

即我身是我念往昔共五百賊行其
婬欲尚無足心何況一男而有足日
我憶是事不復於女生嫉妬情以此
觀知世間愚人多將女婦置於宮內
共為衛護理合男子防諸女人豈容
女人防守男子王曰誠如汝說能斷
妬心世間難事雖有此理我未能行
尒時唱逝尼城有一獵師其妻端正
情極愛重欲去畋遊作如是念我若
留妻往山林者恐與他人作諸非法
我若不去既無別業糊口交無宜可
攜將共行林野即便共去同居草庵
為畋獵事煞諸禽獸賣以充糧後於
異時猛光王因獵而出其馬驚馳至
獵人處獵人記識遥唱善來王便下
乘息一樹陰獵人自念我今豈得以
舊宿肉奉灌頂大王宜取新者以相
供侍即持弓箭行湊荒林時王周睇
見其少婦儀容可愛起染著心欲懰
既纏共行非法是時獵者獲得新肉
持以歸來見婦共王作不軌事因生
忿怒作如是念此王違法今可殺除
復念寧容為小婦女而害大王時有

師子忽然而至殺其獵師欲命終時便於王處起慈愍心遂得託生四大王天三見夫現作如是念此之少女我與交通無宜輕棄即便安慰置在傍邊時王大臣周旋顧覓共至王所問言此是誰女王曰是我境中此何足問宜可將去置於後宮王罷旋遊還至城關然王宮內多有宮人王作是念此捕獵人將一少婦獨住林野尚不護得況我而能守多宮女即便搖鈴吹角鳴鼓普告城邑諸人當知若有舊住或復新來咸應聽語我今宮中所有內人悉皆放捨隨其所樂任意縱横與外人交通不以為過又告內人曰我今放汝夜出宮外隨意歡遊鼓聲纔動即須還入若有違者當斷汝命但是女人皆樂男子況復王宮鎖被幽縶時諸宮女皆夜出外以求男子隨其所樂在處遊行唯有安樂夫人牛護之母及星光妃為護王情不出於外王告安樂曰汝可出外覓別丈夫答曰我實不能捨王出外別覓餘人時王復告星光妃曰汝

何不去求外丈夫然彼年少容華情色難忍於他男子常有愛心雖在宮中情希出外聞王嚴告默受其言即便夜向市中見賣香男子顏容端正告曰汝可共我為相愛事報言猶為持燈待我計籌賞用之數方可隨情時彼男子取受既多乎難周悉通宵計籌乃至天明既動鼓聲無遑更住星光弃燈在地便欲出門男子曰且可須臾共為歡愛荅曰無容更住王有教令鼓聲亦動不入宮者當斬其頭我無二言寧容久住遂別而去王見問曰星光汝共外人為歡戲不荅言無[illegible]王曰何意彼便次第具說向王王時默然王重宣令如前告知皆放宮人夜中任意與外交通其響遂聞流遍餘處

時憍閃毗國出光王聞猛光王有斯教令皆放宮內夜出私行便問大臣瑜健那曰我聞猛光王放諸宮人任行私好我欲暫往共彼交歡荅言彼猛光王於大王處常懷不忍事若然家聞王自來定為非義荅曰丈夫為

事好惡須決汝宜住此我且他行答曰大王意正誰敢相留幸願前途好為謹慎時出光王極愛女色遣大臣諫便往器道邑城遂於夜中見星光女問知是巳復覩儀容挺特舉世無雙報言刹帝利種美女星光可來與我共為歡戲答言隨意可敷氈席王曰汝可敷之時彼二人各懷高慢不敷卧褥巳徹天明鼓聲驚動女便欲去王曰且住可共交歡答曰王有敎令鼓聲亦發不入宮者當斷其命我今無暇更得久停星光遂即於王指上脫取金環手持而去其出光王亦歸本邑王問星光曰汝得男子共交歡不答言不得問其何故彼即次第具說因緣并出指環此是彼物我脫將來王讀即巳告增養曰其出光王將大軍衆來入城內無人驚覺與我宮人密求歡愛寧得放彼為放捨耶答言大王此迴竊至我不豫知如若重來必不相放

時出光王遝巳聞知遂告大臣瑜健鄉如前所說大臣諫曰王前竊去彼

不覺知遂令安隱得歸本邑令時彼
王極為防衛若重去者必不平安不
去為勝日雖苦諫王不受語王既發
引日亦隨行至嗢逝尼城止一宅內
增養覺已令多壯人於其宅邊拔劍
防守告言此宅若有女人出者放去
勿放男子時瑜健鄉知其事勢作如
是念我今不應見王遭難默而弃捨
作何方便令其走出遂即令王著婢
使衣頭戴水器令人隨後以杖敺行
去汝取水速可歸來王待澡漱時守
衛人謂是婢使遂不禁止既至池邊
弃瓶而走增養入宅覓王不得但見
瑜健鄉即將見王愁由此人令出光
王走時瑜健鄉前白王曰我比蒙王
身命存活今令走出正是其宜此諸
臣等受王封祿縱其走去豈成道理
王乃大責增養曰何有敵國宮王來
此行私君等公然令其走去若餘方
便獲得者善若不得者當受極刑閑
已驚惶思求方便時是南方有機巧
師新來至此增養問曰汝有智力能
作如是如是機關物不答言我且學

作壁有成功是時增養遂藏王家葦
山大象適告城邑葦山大象走出外
處莫知所在遠近悉皆聞斯獨已報
工人曰應以木作葦山象形彼即隨
言作機關象於此象中安五十人為
冀及水多貯象内告言汝等宜動機
關可令此象往憍閃毗不遠而住王
若四兵共來看者象可迴還若獨來
者即捉其王置於象内急走歸國工
人聞教並依言作遂令大象至憍閃
毗不遠而住是時牧牛羊人及諸雜
使者見象奇絶咸共觀望有說此象
從山林來復去此是猛光王所失大
象遠來至此有來白王說其所以比
聞猛光王有葦山大象世所超絶白
王福力自來至此遠近都會有幸德
人皆來瞻視王聞是已極生大喜告
瑜健那曰可即鳴鼓遍告皇都共整
四兵多持羂索領諸人衆共出城闉
看縛大象自依王教次第皆為急徒
雲屯俱集掬野時象内人見王兵至
遂便卻走大臣奏曰於縛象事王先
善知作何誘引得令相近王曰四兵

且退我獨往看于時衆退唯王獨行并將妙響琵琶自隨而進其爲內人見王獨來即便往爲王至爲所諸人便出捉王入爲遂動機關猶如疾風還歸本國時出光王旣被收執有大兵衆俱發大聲王被賊捉王被賊捉遂蒙加兵趁至國界大臣告曰旣至他境無宜更入並可還歸王旣被將別思方便

時出光王被他所執至盟逝足城增養大臣將出光王至猛光王所白言大王此是出光王王見欣喜椎鐘鳴鼓人衆雲奔巨億百千衢路闐噎王勅增養曰可依國法棄彼出光臣曰此出光王於調爲法善知其妙王若殺者此法隨滅且復令人就其受學解盡妙術除弃不難王曰若如是者卿可自學答曰此即便是受學大歸如何當言旣有斯尊與世相違王曰誰堪就學答言王女天授稟性勤聰明識通達人皆共知令彼就學當盡其妙王然其計即語女曰有一丈夫是十八種惡相彼人善解調爲文書

以愓儻僤汝可就學我當於汝後漸
學習汝亦無宜見惡人面若其見者定
死不疑即便儻愓就學其文時瑜健
鄉在憍閃毗國作如是念我今宜應
覓王消息如其命在作解縛緣必也
不存別求縂繼瑜健鄉妹名曰金鑄
機巧多情倍勝兄智報言小妹汝今
宜往嗢逝尼城問王消息如其命在
作解縛緣必若身亡別興繼嗣聞已
默然內思其事即便變服為外道女
飛乞丐自資著故衣服漸漸行去至
嗢逝尼城問守門人曰出光大王今
命存不門人答曰彼王於汝有何怨
惡答曰殺夾并子財物奴將門人曰
王在未死現教王女調為經書如是
展轉於王四門悉皆具問彼並同答遂
作種種方便求及於人匿影藏飛與
出光王相見周旋四顧出細音聲問
言大王今得存在彼亦驚惶周迴顧
眄答言小妹今且未亡復作餘緣親
觀天授問言少女汝今就誰學調為
法答言阿母有一丈夫具十八種惡
相我於彼邊儻愓而學答曰寧有丈

夫具十八種惡相此是出光大王儀貌端正衆相具足世間希有誰復証汝作此惡言若謂是虛褰帷目覩役聞其說情喜內充遂即褰帷覩王顏狀心生愛染如猛風吹報言阿母實如所說頗有方便能令國主與我通不母曰我今告汝雖復遠求難逢此類況汝自愛正是其宜此是剎帝利王灌頂受位我爲方便令契汝心既遣言交即便歡合天授與王極相愛念于時金鬘遠便遣信報其兄曰幸當安心勿爲遠慮王女天授從出光王學調爲法兄得信已便著五種异處瓔珞上覆草衣自号春花佯作癡狀即便行詣嗢逝尼城遂於街巷康莊之所或臥或起口出狂言而爲歌曰

春時可遊戲　春時可爲樂　我即是春花

共爲遊賞事

若有人識云此是瑜健那者即解金瓔密相求及若不知者云是狂人不相尋錄所到之處若是王家或大臣舍皆得衣食以當朝飢漸復窺覦得至出光王處路中言議後時其女天

授報出光曰我父若知必為重藏可
豫為方便走出為佳出光荅曰若尒
汝今可於王處作如是語我學調象
且讀其文走象駈馳未親自見願王
與我賢善母象隨意乘騎看其去就
與經文合不即以此議奏大王知王
語掌象人曰賢善母象可與天授隨
意乘騎或旦出中還或晡來昏去或
初更後夜往返無恒或復宵歸或時
晨至時瑜健那作逃走計背負象糞
以出城門門人問曰春花用糞何為
荅曰王家設會充歡喜園人謂狂言
不以為意以草裹糞於橋閃歇路挂
在樹枝象屎瓶盛負持而出門人見
問荅曰王家設會用作飲漿人皆共
笑竟無採錄還於走路瓶挂樹枝時
出光王與其大目及金鬘天授並於
某時某處期欵不移時出光王遂與
天授乘其母象到所期處大目金鬘
及妙音琵琶一時俱發共生歡喜王
即彈琵琶大目唱歌曰

共乘賢善象　和彈妙音曲　天授與春花
手舞同歸去　王自為商主　得還憍閃毗

畢我忠言願　長歌且為樂
出光去後失其時節不入宮中猛光
王報增養曰何故移時天授不入增
養遂覓知其已走白王曰其出光王
乗賢善象并將天授逃走出城王聞
驚怒告曰汝可急乗善山大象趁彼
惡人將來見我即乗大象隨路而去
大象奔馳相望欲及瑜健那即於樹
枝取其象糞弃地而去大象遂嗅不
肯前行遶巡之間母象遂遠經多踰
繕那復還趁及瑜健那取象尿瓶擲
之于地大象復嗅更得前行至自邊
彊情離憂悴其時增養作如是念此
是他界宜可迴還或此大象亦被將
去既不遂意失望而歸至本城已王
問之曰有何消息答曰已走至國無
可追尋王便掌頰憂愁而住
尒時出光王既還本國死而復存遂
即請命沙門婆羅門商人賓勝親族
知識貧窶無依遠近星奔皆至王所
廣行檀捨為大設會與天授夫人隨
意歡樂後於樓上共天授戲曰我行
詐術將得汝來夫人曰我父亦行詐

術因禁王身僅得存命王曰我若不將汝父來至憒閙繼國為織師者我即不名為出光王也彼懷瞋忿默尒而住

時出光王語瑜健那曰卿頗能得解我憂耶荅曰欲何所作王曰當以長繩繫猛光頸牽來至此令學織工荅曰將賢善為天授隨來安隱歸還豈非憂解如王所說我更思量未知得不既思策已報王得去遂使收取嗢逝尼城所須貨物覓好商主求妙美人瓔珞嚴身皆令具足為商主婦作是事已商旅使發漸至嗢逝尼城其猛光王聞大商旅來至我城王自出觀收其稅直既至營所問言商主住在何處引人指撝王便到彼開門而入直進中庭覩商主婦顏容挺特昔所未見莊嚴美妙逈絕人間於此城中無與等者王起染意報言賢首共我交歡女曰此是林褥隨意所須既為欲染嬰纒無所不作即便坐臥共作交通志意惛迷不記先後商主即便以衣遮覆令四人舁林大衆歌唱出

出遊足城後門而去因即長行時諸
從者或復擺鈴而為歌曰

人間救子能食月　毗沙門王債主常
大地及樹上虛空　婬女能將猛光去

是時城中所有商人見此歡樂皆去
商旅欲發悉皆隨去城中人物皆悉
不知王之去處增養佐王隨處求覓
彼諸商旅將猛光王漸至憍閃毗國
諸臣慶賀曰大王國位昌延所願皆
遂其猛光王將來至此王曰與著鎖
械令學織工仍勿使人輒報天授後
時王與天授共在高樓隨意遊觀其
猛光王因有少緣出織師舍于時出
光樓上遙見報天授曰汝識彼人不
王先闍頷女細觀望遂便憶識流淚
交襟作如是念令此惡王蹋頸我父
到斯苦處我若不殺此惡王者我更
不名為天授也我雖行殺令彼不知
王性利根知其懷恨告大目曰我於
猛光已報怨訖御宜為彼洗沐身體
威設香飡廣作威儀送其還國彼便
王教次第悉為放令歸故是時天授
作如是念我若即令為殺方便彼有

惡智便見猜疑且復引時更待他日
强為言笑以送愁情天授忽然著垢
弊衣卧破牀上出光見已問言何故
答曰天神瞋我王曰夫人何乏有願
不酬答曰我先所許辛不可求王曰
汝何所許豫生憂懼意所須者悉當
為辦答曰我父昔日幽禁王時遂於
天神情生啓告我若與王安隱得達
情閑暇者我當共王七日七夜不御
飲食日既滿已將好花鬘從足指端
纒至于頸與置城頭我即為王設大
施會命婆羅門衆數滿千人咸與供
養大王今日多有内宮豈復於我能
生憂念以此籌量定死無疑王曰此
即是汝為我祈天更不須憂悉皆為
作從是已後作殺方便即於城下繫
二狗兒日日常與美肉令食如是長大
乃至食肉與人身量等遂即與王要
心七日飲食俱斷天授於夜私自飽
食王於七日期心不食身體羸瘦不
自支持既滿七日天授遂喚諸結鬘
人汝可廣緣多作香鬘速將來進勅
瑜健那曰今日大王戒期已滿卿可

嚴飾城隍廣修施會設婆羅門一千餘衆諸大臣輩各作駐馳不欲令知內宮密事時瑜健那奉勅皆作掃拭街衢香水灑流香爐寶蓋無不普熏散諸雜花在處充滿甚可愛樂如歡喜園處處皆有種種鼓樂音聲遍合舞妓翩翻當此閑時天授遂即將王上城令其卧地以花鬘纏繞從足至頂間無空處即便推下既落城根二犬俱食血肉皆盡白骨殘餘時有鵄烏鵰鷲野干之屬食肉禽獸舐啄殘骸時大城中所有人衆驚惶震慴傳云大王自並城上觀其設會墮落城隅因與命終被犬所食人衆聞已號咷哭聲徹騰搥胷噎滿城郭時諸苾芻咸皆四散或向餘處或詣給園諸大臣等衆聚共議何爲大王而自上城城下何因有犬來食諸臣僉議見花鬘線方知定是天授豫爲惡計煞我大王既生忿怒即以紫礦作室令天授入中以火焚燒受苦而卒故知怨讎相報未有休日時諸苾芻咸起疑心請世尊曰大德其出光王先作

何藉由彼業力生彼犬食佛言諸苾
芻此出光王昔自造業因緣會遇成
熟現前如瀑流水無能遮遏出光作
業誰當代受諸苾芻凡所作業非於
外四大而得成熟但於自己蘊界處
中受苦樂報如有頌言

假令經百劫　所作業不亡　因緣會遇時
果報還自受

汝等苾芻乃往古昔於一都城有婆
羅門大臣依彼而住當時无佛有獨
覺者出現於世憐愍貧窮樂居靜處
世間唯有此一福田有一獨覺遊行
人間遇至此城於一靜林依而止宿
至天曉已執持衣鉢入城乞食時彼
大臣將諸犬等出城遊獵見此獨覺
一無愆犯有大人相遂放犬令食諸
苾芻於汝意云何勿為異念彼大臣
者豈異人乎今出光是於無罪過聖
人之所放犬令食以斯業力五百生
中常遭犬食而取命終汝等苾芻當
知若純黑業得純黑報若純白業得
純白報若作雜業當得雜報以是因
緣應捨黑雜二業當修白業汝等苾

苾芻當如是學

時憍閃毗國出光王死嗢逝尼猛光王無有怨讎安樂而住曾於一時在高殿上與諸大臣作非法言論問諸人曰何處城邑聚落之中有好婬女有云大王得叉尸羅城王名圖勝於此城中有一婬女顏容姝妙善六十四能於此人間大地之內未有丈夫纔相見時不生執染王纔聞說容顏智慧即生愛著報增養曰縱使遠求如斯女類亦難可得我今宜往共彼交戰答言大王彼國勝王於長夜中是王怨讎彼即常在得叉尸羅王自往者彼若知時定為非義答曰我今意正事不可違卿住於斯我當行矣答言上命難違去時隨意然須謹慎時王即乘蓮華山大象行向彼城於其路中有石杵山安象此中身詣城內既至彼已便脫頸上勝妙珠瓔價直千万與彼婬女便共交通時嗢逝尼城大臣人衆婆羅門等悉不見王莫知去處共相謂曰王非凡庶去必人知又曰王既豐足內宮更何所覓又

曰我等宜應共問增養即便俱至門
曰大王今者不知去處荅曰君等何
乃疾欲見王且復忍心不久當見問
曰何時可見荅曰滿十二年諸人皆
忿報言仁今煞王欲擬自立能出如
是不義之言若七日內見王者善若
不見者當立餘王斷汝形命增養聞
已默然懷憂而住時牛護母國大夫
人見增養愁命而問曰卿今何故情
事憂惶荅曰夫人大大婆羅門及諸臣
等作如是語具告前事我今寧得情
不憂耶夫人曰卿可以蜜和酥塗糠
麦子盛以金盤持至上廐馬所當前
而跪作如是語若有能得令日行到
得叉尸羅城者可食金盤酥蜜糠麦
馬雖聞告竟無一食是時有一瘦弱
老馬別在一邊垂耳而住便至其所
手捧金盤具如前說彼聞語已就盤
盡食即以此事具告夫人夫人曰可
去被鞍若見異狀卿不須怖宜可對
前現雄猛勢有勇氣者物不能欺即
便往彼舉鞍欲被馬遂奮迅變異形
儀告言丈夫汝頗曾見如是馬耶彼

便拔刀荅言智馬藥叉汝頗曾見如是騎馬人乎荅言不見報言智馬藥叉若能不變常則而行去者善若不去者當斬汝首血流于地荅曰丈夫共立要期我當爲去勿更將我重至此閒荅曰隨意共去我不負心即乘其馬漸至得叉尸羅城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十三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十四　戚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攝頌在前

尒時猛光王在得叉尸羅婬女之舍見增養來問言卿何爲來即皆以事具答王曰我且歡樂待七日滿當可共去日既滿已往石杵山自駕其鳥鳥遂大吼去斯不遠有解相人聞鳥鳴聲作如是語我聽鳥鳴知其意趣日行百驛還至南海飲水充虛增養聞說遂即共王同乘其鳥隨路而去至一陶家有坏瓦器鳥便脚踏瓦師見憂增養曰有如此人依地而活王遂心疑作如是念增養此言見譏於我唯我一人依國地活斯言何義後當憶念默然而去復於行路見鶉鴿鳥當道生卵爲脚蹋碎鳥見悲叫增養見已便作是語此不應作致有憂悲王復生念此言還是見譏於我行婬女舍是不應行後當壹憶尋路而去復於路邊在一樹下乘鳥而過於樹枝上有一黑虵纒身垂下欲螫於

王增養見已便即拔刀斬爲數段落
地究轉增養曰此不應作而強作之
王復生念此言還是見譏於我巳經
三度後當憶念復於他日爲乃逺行
不肯緩去方欲至城增養白王前有
相師作如是語爲行百驛還向南海
飲水充虛看此急行定不肯住當抱
樹枝縱身而下王與增養抱枝而下
詣一園中任爲走去王語增養卿今
可去竊報安樂去我今至在芳園中
即行具告彼聞告已歡悅無癈時王
媿恥不向大門即便於一水𥥛欲入
宮內時有二女不識是王遂相告曰
我聞大王巳至一去我意思量於此
𥥛入王聞其語便作是念我令增養
竊告夫人彼乃隨情遍語城邑遂於
別日情懷不忍告增養曰汝於我處
類作數種無益惡言而譏誚我豈我
一人受用大地汝於某某處作如是語
此諸人等受用大地以自活命復於
某處作如是語此不應作致有憂悲
造婬女舍我不應往復於某處作如
是語此不應作而強作之豈我同婬

女處是不應作又我與汝在芳園內令汝獨去竊報夫人去我今來停在園內汝便以語遍告城隍是則於我作無利事增益驚懼作如是語靈祇共鑒明察我心實不識王前於陶家見有坏器爲脚踏破陶師見憂我見斯事作如是語此諸人等依地土活中於路次見有小鳥於道上生卵爲行蹈碎鳥遂悲鳴我見斯事作如是語此於不應行處而生其子後於樹枝見蛇下樹欲螫於王我遂斬爲數段在地我作是語於不應爲處而證作之於斯等事我直說之非識王也又太子令入宮內竊報夫人便將此語遍告城邑者此亦不然我唯獨入竊語夫人豈敢於王作無利事王曰任汝分疏去非是過我於小門欲入城時覩見二女作如是說一去王來一去從此道入者不說者彼何得知善曰彼是飛行魅女潛身密聽聞王語聲此亦非我爲無益事王曰汝今無過可自安心勿爲怖懼又復我行去後有婆羅門去王不來更乞餘者感

須殺却令正是時荅曰婆羅門且待
先殺飛行惡人王曰彼何能殺荅曰
我作方計殺除令得王曰除惡為善
時此城中有大臣子先閑明咒增養
諸彼問曰飛行婬女殘害宗靈如何
設計得令除盡荅言向父我能擒得
即便斬取死人之手變作嗢鉢羅花
付人令賣報言汝可持此詣市中賣
若以錢來買者即不須與如其笑者
録取其名并記形狀其人一一依教
而作於此城中録笑者名得五百人
王聞是已報增養曰有此多人如何
能殺荅曰我解方便王不須憂王曰
隨汝自作遂於城邊料理一處令使
淨潔復宣告令王今欲作無遮大會
來請天神汝諸姉妹咸可來集女聞
王命意欲求財悉皆聚集雖無名字
亦為貪來便有五百餘人彼大臣子
皆以咒索禁縛使住增養令人持刀
擬熱王曰此妖雖殄尚有諸婆羅門
即令遍誥誑我造無量不善之業已熟
五百飛行婬女仁等為欲救濟我故
日日應來一處受食彼聞歡喜皆悉

来受王勅門人曰諸有受食婆羅門衆汝宜好數来報我知門人敬諾王又告曰汝等城邑諸人宜作上食供養婆羅門時婆羅門爲貪好食便受王請皆来集會食罷欲出門人數之惣有八万便即白王數滿八万王聞思忖如何一時能殺多命遂令一一婆羅門正噉食時屠人持刀背後而立告言若聞我道取酪聲汝等一時齊斬其首如是教已彼依言作乃至悉斬其首

時王既殺衆婆羅門已即於其夜夢見地震六字聲空出六字聲復有八夢地震六字者謂六無我鄙心若空出六字者謂諸誰平令彼我云何八夢所謂一者見白旃檀香泥遍體塗拭二者見赤旃檀香水澆灑其身三者見頭上火然四者見兩腋下垂大毒虵五者見二鯉魚舐其兩足六者見二白鵝飛空而来七者見大黒山當面而来八者見白鷗鳥頭上遺糞是時彼王既作如斯衆多夢已即大驚怖遍身毛竪作如是念豈緣此事

王位有虧身命損失便召解夢婆羅門至而告彼彼作是念王此好夢我當說惡若言好者更增高慢長其惡見餘婆羅門更見誅戮作是念已共為籌議報言大王此非善夢王言為說當有何報答曰此夢表王國位將虧身當殞歿王聞是已生大憂惱尒時彼王復作是念頗有方便令我身存王位不失耶我今宜可詣尊者迦多演那處請問吉凶豈非與我為惡兆乎既至彼已頭頂礼足在一面坐以夢具白尊者答言大王頗於餘處問此事耶答言聖者於餘亦問於何人邊問答曰於婆羅門處彼何所記王即以彼所說具白尊者答曰大王彼等常受欲樂欣願生天餘何所識王之所夢是其善瑞不須驚怖不由此故失位身亡所以者何如王所聞地有六聲是何先地如是應知即是於王共相警誡令王改惡從善昔有六王非法化世身壞命終墮於地獄此冣初王在地獄中受大極苦而說頌曰即是初六字

六万六千歲　地獄中燒煮　現受大極苦
未知其了時
其第二王亦說頌曰即是第二無字
無有苦邊際　了白終不知　我類共同然
此由前惡業
其第三王亦說頌曰即是第三我字
我所得衣食　或理或非理　餘人食受樂
令我獨遭殃
其第四王亦說頌曰即是第四鄙字
鄙哉我求命　有物不能捨　飲食不惠人
今身無利益
其第五王亦說頌曰即是第五心字
心常欺誑我　鎮被愚癡牽　地獄受苦時
無人肯相代
其第六王亦說頌曰即是第六若字
若我生人趣　常修於衆善　由其福業力
必得上生天
故此六聲歎彼先業又復大王空中
六聲是誰先兆如是應知王住宅內
有大竹竿於中多有微細蟲食軟者
皆盡遺餘堅鞕諸蟲不樂恐命不全
共說此頌以告宅主即是家初諸字
諸軟處皆食　唯有鞕皮存　願王知不樂

更別安餘者

王去舊竹別安新者遂令多蟲而得存活又復大王王有掌馬人名曰近親先瞎一目被人於日日在烏巢中打破卵子烏見子死心生怨恨悲啼鳴叫而說此頌即是第二誹字

誹復能相為　刺人令眼瞎　不殺我子孫
除解心憂惱

王當遮止勿使更然

又復大王於王園中有遊戲池水先平滿多有魚鱉蝦蟇所居有一白鷺鳥常食其魚今池乾無水鳥見是事遂生嗟歎而說頌曰即是第三平字

平地水恒滿　多有諸魚鱉　取食以充軀
今時水皆盡

王今宜可以水添之驅鳥令去

又復大王此國中有一大山名曰可畏有雄為母為並悉生盲唯有一子恒為供侍為父母故出外求食遇見雌為相隨而去漸為誘誑將至國所遂便被縛憶念父母悲憂內疚不食水草而說頌曰即是第四令字

令父母孤獨　生盲無引導　處在深山中

無食誰看養
王今宜可令放彼彼鳥得與父母共為
歡樂
又復大王住宅中有被縛鹿別離
昔羣心生憂惱而說頌曰即是第五
彼字
彼羣皆受樂　水草任情遊　唯我受拘繫
晝夜獨懷憂
王宜解放任從山林
又復大王於王宅中有鵝被繫仰瞻
空裏見有群鵝飛騰而去情生憂惱
而說頌曰即是第六我字
鳥朋皆已去　飲啄盡隨情　我身何罪業
被繫無聊生
王起悲心亦宜解放
又復大王夢見八事是何先兆者如
見白栴檀香泥遍體塗拭者有勝方
國王送大白㲲来奉大王令至半路
經七日後必當来至此為先兆
又見赤栴檀香水澆灑身者有健陀
羅國王送赤毛寶㲲来奉大王令至
半路經七日後亦當届此此為先兆
又見頭上火然者有鄰國王送上

金轝業奉大王在路而來經七日後
亦來至此此為先兆又見兩腋下垂
大毒蛇者有支那國王送二寶劍來
奉大王隨路而行七日當至此為先
兆又見二鯉魚戲兩足者有師子洲
國王送一雙寶履來奉大王尋路而
來七日當至此為先兆
又見二白鵝飛空而來者有吐火羅
國王送二駿馬來奉大王尋路而來
七日當至此為先兆
又見大黑山當面而來者有羯陵伽
國王送六為王二頭來奉大王尋路
而來七日當至此為先兆
又見白鷗鳥頭上遺糞者牛護之母
安樂夫人此為先兆王自當知然王
不應於婆羅門處更起惡心時猛光
王聞是說已歡喜踊躍如死重蘇深
生信仰禮足而去還至宅中如尊者
教皆悉奉行別安大竹遼掌馬人枯
竭池中添水令滿放鳥并磨及被繫
獄滿七日已如所記事皆悉到來王
見是已更於尊者極生敬重作如是
念但我宅中所有吉祥皆是聖者福

力所致我今且以初得大緂奉持供
養後以王位奉禪尊者即告使者曰
可持此緂將奉尊者迦多演那彼便
將去奉授尊者次告安樂夫人及星
光妃牛護太子增養大臣曰仁等當
知今此諸國所有大王咸持國信來
獻於我汝等愛者隨意當取時安樂
夫人即取金鬘星光少妃取赤毛寶
緂牛護太子取其二馬增養便取二
劍大臣取其寶履唯餘寶象王自取
之時猛光王他獻五寶皆共分訖便
往尊者處禮雙足已在一面坐白言
大德慈造弘深事難具說謹持國位
奉獻尊者唯願慈悲哀愍納受尊者
報曰世尊有教遮諸苾芻不受王位
王曰若如是者當受半國答曰此亦
不聽王曰若作國主是佛所遮受用
五欲理應無損我悲奉施答曰大王
所有諸欲佛皆不許王曰此不應者
所有受用及上受用供身資具幸當
為受隨情而用答言大王待我白佛
王言任意請佛
尒時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住是時

大師無不知見遂作是念假令迦多演那於諸受用及上受用自無所須然為未來諸苾芻故應可受取如是念已起世俗心諸佛常法若起世俗心時乃至蜫蟻亦知佛意若作出世心時聲聞獨覺尚不能了何論畜類于時世尊為斯事故遥知迦多演那意趣遂起世俗心即令迦多演那天耳天眼彼此聞見是時尊者即白言世尊苾芻得取受用之物及上受用不佛言為欲哀愍未來世中諸苾芻故又令施主福報增故是故我今聽為四方僧伽得取受用之物及上受用非是別人此中受用謂是村田上受用者謂是牛羊等于時尊者請世尊已白猛光王曰世尊已許為四方僧伽得取受用及上受用為欲哀愍未來世中諸苾芻故又令施主福報增故時王即為尊者遂造大寺四事供養悉皆充足莊田牛畜施四方僧佛告諸苾芻我今聽初許鄔波索迦為諸聲聞四方僧衆施受用物謂是嗢逝屋城猛光王為首又聽初許鄔

波索迦為諸聲聞四方僧衆施其餅食謂是鷲峯山摩揭陀主影勝大王為首又我最初許鄔波索迦為諸聲聞四方僧衆施其卧具謂是室羅伐城給孤長者為首又我最初許鄔波索迦為諸聲聞四方僧衆造毗訶羅謂是憂羅痆斯善賢長者為首

內攝前頌曰

猛光一切施　影勝施餅初　卧具謂給孤
善賢造僧寺

佘時猛光王曾於宮內與安樂夫人一處夜食王性愛酪夫人持一酪椀在王前立當時其星光被妙寶縷前而過縷色內徹猶如電光照王夫人悉皆明了夫人見光便大驚怖問言大王此何明照為是電光為是燈焱荅曰此非電光亦非燈焱然是星光披其寶縷從此而過是彼光明王曰如斯寶縷汝棄不取乃取金鏤誠無識鑒豈我宮中無金鏤也誰言外方女能知物好惡荅言大王斯何得有如此智慧豈非王教取寶縷耶王曰是彼自取非我所教王及夫人因

相輕忽便致瞋忿遂持酪梡擲王頭
上王先闊額因被梡傷便自手摩去
我頭破血流腦出今時定死生路無
由命未斷來且先殺却便勑增養曰
汝今宜可煞此安樂無用婦人增養
聞已便作是念王極於此深生愛念
由懷忿恨忽作此言不應造次即斷
其命待瞋定後更觀意趣方殺不難
屏處且安勿令王見作是念已白言
如是我當即殺遂便藏舉王既忿息
問增養曰安樂夫人今在何處答言
大王奉勑令煞我順王言已斷其命
王曰斯為惡事亦當煞我及以星光
牛護太子并一大臣汝自灌頂為大
國主彼於我所作輕慢事且為誡勗
後更平章豈合因斯即行刑戮增養
曰王聽譬喻諸有智者因譬喻言得
聞其事

內攝頌曰

文鳩死赤體　三種難不應　觀尤獸不眼

捴叙其七頌

第一內子攝頌曰

林內文鳩死　樹下獼猴亡　此世他世中

四盲瘖應識

大王於往昔時有一名山泉源清淨
果木敷榮於大樹顛有二鴿鳥為巢
而住便採好果填滿其巢雌鴿曰
賢首此中貯果不應輒食且求餘物
權自充軀若遇風雨飲食難得方可
共噉答曰善哉遂違風日之所吹暴
果遂乾枯巢中欠少雄鴿問曰我先
語汝果不應食待風雨時方可飡噉
因何汝遂獨食果耶答言我不食果
問曰我先以果填滿此巢今既欠少
不食何去答曰我亦不知何緣欠失
二鴿各去不食兩諍遂致紛紜時彼
雄鴿嗔啄雌頂因此而亡雄鴿在傍
看果而住忽屬天雨果復盈巢雄鴿
念曰今還巢滿明非彼食便就雌鴿
為戲謝曰

可愛窈鴿宜速起　巢中欠果非汝食
今看少處滿如前　汝今恕我斯愆咎

時有諸天空中見已而說頌曰

汝共好文鴿　樂在山林處　愚癡無智慧
然後空憂惱

是時增養復說二頌

如彼愚癡鳩　無辜殺同類　不知死命盡
懺謝苦生憂　大王亦同彼　無辜瞋所愛
已遣加刑戮　徒自生憂惱
更說譬喻王當曉之又復大王昔有
長者時屬秋天擔黃豆子詣田欲種
置於樹下向迴轉處樹上獼猴下來
偷種把得一掬還上樹顛緣樹上時
遂遺一粒便放滿掬尋樹而下覓一
黃豆長者見之即以杖打因此命終
時有樹神見說頌曰
如彼癡獼猴　弃把求一粒　由斯被他打
痛苦至身亡
王前違我已殺夫人為小瞋心便亡
夫剎令求重見其可得乎王告增養
曰因何一語便煞夫人荅曰王豈不聞
大師無有二　所出唯一言　決定不參差
王言亦如是
王曰我情闇乱令煞夫人汝即隨言
豈成道理增養曰王豈不聞世有二
闇即以頌荅
大王今應識　世有二種闇　一謂是生盲
二者不知法　此世及後生　復有二種闇
一謂罪惡見　二者壞尸羅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第二十四　苟安俊　施

第六內子攝頌曰

赤體空無用　析曰唯應一　遂言起疑心
輕賤事須斬

王語增養曰汝殺安樂夫人我今赤體答曰王豈不聞世間有二赤體不爲好相去何爲三

河無水赤體　國無主亦然　女人夫婿亡
所向無歸趣

王曰汝殺夫人遂令宮內唯見空屋答曰王豈不聞世間更有三種空虛云何爲三

鈍馬道行遲　設食無鹽味　家中有淫女
是三種空虛

王曰彼好夫人於五欲樂全未受用汝遂殺却答曰王豈不聞世有三事亦不被受用去何爲三

賣炭人好衣　洗衣者鞋履　女在王宮內
无受用應知

大王非直此三更有三種不被受用去何爲三

邊澗春花發　少女守貞心　夫主遠征行
無用終朝夕

王曰汝便違決殺却夫人罪合杵曰

答曰王豈不聞更有餘人合當折曰
木匠不善察　衣工用長綎　御者不觀車
此三當折曰
大王非直此三合當折曰更有三種
云何爲三
使者更遣使　遣作令他作　少女愛倡狂
此三應折曰
大王非直此三更有餘三合當折曰
云何爲三
放牧於田内　剃鬚居林藪　常在於婦家
此三應折曰
王曰我出一語汝便殺夫人誠哉大善
答曰王豈不聞世間更有一語爲定
乃有三種云何爲三
王但出一語　女人一出嫁　聖者一現身
此三唯有一
王曰汝今自造患害得我一語遂煞
夫人答曰王豈不聞世間有三自造
患害云何爲三
力弱者著甲　無伴有多財　年衰畜少婦
此三當自害
王曰我今疑汝別有異心如何一道
遂煞夫人答曰王豈不聞世有三人

見時令他起疑云何為三　見勇健者无瘡痕
見淺智人修上行
見長老女說廉貞　此三能使他疑惑
王曰汝極輕賤我如何造次欲却夫
人答曰王豈不聞世有三事被他輕
賤云何為三
無事多言語　身著垢弊衣　不請赴他家
此三被人賤
王曰汝欲漸漸長我怨家欲愛夫人
更有何物答曰王豈不聞更有三種
事須漸漸云何為三
食飯須漸漸　登山亦復然　大事不卒成
此三須漸進
第三內子攝頌曰
三種愚癡人　離間有三別　下品應卑裂
姧詐事應知
王曰汝是愚人如何欲殺我所愛夫人
答曰王豈不聞世間亦有三愚癡相
云何為三
委付不相知　供承急性者　造次使相捨
此謂三愚相
王曰汝是離間我之親友欲却夫人
答曰王豈不聞世間亦有三種離間

云何為三
知友不親近　或復太親密　非時從乞求
三種當離間
王曰汝是下品人殺我夫人答曰王
豈不聞更有三種下品之人云何為三
於他物起貪　自財生愛著　見他苦心悅
斯為下品人
王曰汝合車裂煞我夫人答曰王豈
不聞更有三種合車裂死云何為三
性拙違機關　畫不知彩色　壯兒無巧便
此三皆合死
王曰汝大姧詐煞我夫人答曰王豈
不聞更有三種姧詐之物云何為三
女人三度嫁　出家復還俗　網鳥脫籠飛
此三解姧詐
第四內子攝頌曰
難得為他事　孤獨爭多虛　相違合重打
失去行無益
王曰難得夫人汝今煞却答曰王豈
不聞世間更有四種難得云何為四
兎頭難得角　龜背難得毛　婬女難一夫
巧兒難實語
王曰汝為他事煞我夫人答曰王豈

不聞更有四種為他人事云何為四
為他役寄物　作保及證人　為行無路濮
愚人作斯事
王曰汝煞夫人令我孤獨　荅曰王豈
不聞更有四種孤獨之事云何為四
生時唯獨來　死時唯獨去　遭苦唯獨受
淪廻唯獨行
王曰汝之所作虗多實少　煞我夫人
荅曰王豈不聞更有四種虗多實少
云何為四
貪善行他乞　魚子及菴花　秋日起重雲
此虗多實少
王曰汝所作事深是相違　煞我夫人
荅曰王豈不聞更有四種相違之事
云何為四
光影及明闇　晝夜善惡法　此四於世間
常是相違事
王曰汝合重打　煞我夫人　荅曰王豈
不聞更有四種合打之事云何為四
帛打生光澤　驢打即能行　婦打依隨聲
鼓打即便鳴
王曰煞我夫人汝可失去　荅曰王豈
不聞更有四種失去之事云何為四

風起塵驚去　衆獨尖歌聲　承事无用人
德處行違逆
三曰汝行不合事殺我夫人荅曰王
豈不聞更有四種不合之事去何為四
國王為妄語　醫人惡瞋乱　沙門起瞋恚
智者喜違憑
王曰汝為無益殺我夫人荅曰王豈
不聞更有四種无益之事去河為四
无益日下燈　大海中降雨　飽食更重食
承事無恩人
第五內子攝頌曰
不應事不觀　不善合駈却　驚怖不歎捨
渴憶難恩愛
王曰汝作不應事殺我夫人荅曰王
豈不聞更有四種不應為事去何為四
不請強教授　他睡為說法　不應求強求
莊兒欄撲
王曰汝不堪觀殺我夫人荅曰我雖
不堪觀更有四種可觀之事去何為四
勇士戰可觀　可觀呪除毒　親會食可觀
可觀能詩義
王曰汝煞夫人是不善事荅曰王豈
不聞更有四種不善之事去何為四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卷第十四　茶下六衆　賤

在家不勤務　出家有貪欲　國主不籌量
大德爲瞋恚
王曰煞我夫人汝合死　卿答曰王豈
不聞更有四種合死之事　云何爲四
御者令車傾　不解量牛力　特牛多擊亂
婦久住親家
王曰殺我夫人見汝驚怖　答曰王豈
不聞更有四種不應怖而怖　云何爲四
鵂鶹與鵶鵲　白鷗及蒼鷹　如斯四種鳥
恒常有怖心
王曰殺我夫人情不歡樂　云何汝煞
答曰王豈不聞更有四種不樂之事
云何爲四
獼猴不樂村　魚鼈非石山　盜賊非樺室
狂夫厭己妻
王曰汝合棄捨殺我夫人答曰王豈
不聞更有四種合棄之事　云何爲四
爲家棄一人　爲村一家棄　爲國棄一村
爲身捨大地
王曰汝煞夫人我之渴憶无滿足期
答曰王豈不聞更有四種不知足事
云何爲四
火无足草期　又婬他婦女　渴時掬中飲

飲他酒難足
王曰汝煞我夫人是難思量事。荅曰
王豈不聞更有四種難思之事。去何
為四
國主瞋難知　途中忽遇賊　家中女婦鬪
難思施物來
王曰汝煞夫人是可憂傷。荅曰王豈
不聞更有四種可憂傷事。去何為四
老耄帶婬情　惡婦被夫遣　婬女年衰朽
出家有瞋恚　如斯四種事　皆悉可傷悲
第六內子攝頌曰
无猒可愛事　不共戲奪財　不共爭惡心
無依伴不信
王曰安樂夫人我觀無猒汝便殺却
荅曰王豈不聞更有五種無猒之事
去何為五
國主及為王　名山與大海　世尊身相好
觀時無有猒
王曰夫人可愛汝遂煞之。荅曰王豈
不聞更有五種可愛之事去何為五
美貌出名家　温柔不為惡　婦德皆圓滿
斯人真可愛
王曰不應與汝共為戲樂煞我夫人

答曰王豈不聞更有五種不可共戲
云何為五
小兒及毒虵　闇豎偏生子　隨宜無識者
此不應共戲
王曰煞却夫人即是奪我財物答曰
王豈不聞更有五種奪人財物云何
為五
舞樂與醫人　賊及於典獄　王家出入者
此五奪人財
王曰殺我夫人汝今不堪共為爭覓
答曰王豈不聞更有六種不共爭覓
云何為六
大富及極貧　下賤極高貴　極遠及極近
此六不應爭
王曰汝有惡心殺我夫人答曰王豈
不聞更有六種惡心之人云何為六
雖見不相看　違逆不親附　好說他過咎
望報與他財　雖施還擬索　是惡心相狀
王曰汝殺夫人我无依怙答曰王豈
不聞更有七種無依怙事云何為七
老病憎惡王　老家長惡口　不閑於法律
重病無醫療　不依尊者教　是七無依怙
王曰汝煞夫人不中為伴答曰王豈

不聞更有七種不中為伴云何為七
調戲人樂兒　博弈與婬女　躭酒賊黃門
此七不為伴
王曰汝殺夫人不中委信答曰王豈
不聞更有七種是難委信云何為七
深水齊至咽　獼猴及爲馬　黑兔頭鬚竪
面戚少鬚鬢　於斯七事邊　應知難委信
第七內子攝頌曰
不聽及不欲　九惱無悲心　十惡十相違
十力夫人現
王曰汝煞夫人我不能聽答曰王豈
不聞世間更有八事令人無聽云何
為八
熱病瘦病及咳嗽　貧病思事極懷瞋
心有驚怖被賊牽　如斯八事令無聽
王曰汝煞夫人我不欲汝答曰王豈
不聞更有八種不可欲事云何為八
病老死飢儉　愛別怨家會　遭亂國破亡
八事人不欲
王曰汝於我處大為憂惱殺却夫人
答曰王豈不聞世有九種憂惱之事
如此等事現在前時當須含忍云何
為九

若憂我怨家　或憎我善友　及憎我己身
已作現當作　九事若現前　當須自開解
勿復生嫌恨　自惱惱他人
王曰汝無悲心煞我夫人答曰王豈
不聞世間有十種无悲之類云何為十
屠牛屠羊屠鷄猪　捕鳥捕魚獵諸獸
置兎作賊為魁膾　斯之十惡无悲心
王曰汝是儜惡人煞我夫人答曰王
豈不聞人有十惡云何為十
惡聲惡口無羞恥　背親棄恩無有悲
發賊竊盜食難供　常作邪言是為十
王曰汝作相違事是不可信殺我夫
人答曰王豈不聞更有十種相違之
事是不可信云何為十
所謂日月火　水童女婦人　苾芻婆羅門
露形者人糞
此中日相違者冬時近下然不極熱
春時極遠然能毒熱月相違者若初
少時人皆拜礼及其圓大無有礼者
火相違者如有熱病更須火炙又如火
炙瘡火炙方差水相違者如冬月時
池水水冷人皆不飲井水雖煖然人皆
飲用春陽之月池水温煖人皆共飲

井水躃令人不樂飲（此據西方國法論其違順也）童女相違者若未嫁時常憶夫家及其嫁去尋常啼泣而憶本舍婦女相違者若女少年人皆樂見翻將衣被蓋體而行及至年老人不樂見便露頭面隨路而去恣意相違者若少年時所飡飲食皆有氣味食已消化然不能得及其年老所食飲食皆無氣味食不能消然豊供養婆羅門相違者若小童子年七歲時未有欲意而復令其受戒五年尊修梵行及至盛年欲情興盛而不禁止方縱行非露形相違者如露形外道若在室中即披衣服及其出外翻更露形人糞相違者若糞淺時水上浮出及其乾燥翻更下沉是謂十種相違之事王言增長如是諸事且不須論我今聖問當依實答以何勢力殺我夫人答言大王我於何處得有勢力敢害夫人大王當知彼佛世尊如來應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无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今有聖者遊多演那是彼弟子彼佛世尊所有智力無能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卷第[illegible]　萬[illegible] 五 六

障礙為法輪王成就十力殊勝之處具大智慧轉大梵輪於四衆中作師子吼此可方名有大勢力云何為十所謂處非處如實而知智力由能成就如是智力殊勝之處具大智慧轉大梵輪於四衆中作師子吼是為初力又於衆生三世業報若處若事因緣異熟如實而知是第二力又於靜慮解脫三摩地三摩鉢底煩惱淨處如實而知是第三力又於衆生所有根性差別如實而知是第四力又於衆生所有勝解如實而知是第五力又於種種世界如實而知是第六力又於一切處遍行如實而知是第七力又於前生種種生處皆悉憶知所謂一生二生乃至十生二十三十乃至百生千生万生無量万生成劫壞劫乃至無量成壞悉皆憶念如是種類如是衆生我所住處某名某族如是飲食所受苦樂如是受生命有脩短死此生彼如是方國昔時生處悉皆追憶如是廣說如實而知是第八力又得清淨天眼超越人間能觀衆

生所有生死形色善惡族類界高生
善惡趣隨業而往如實而知若有衆
生作身惡行語意惡行謗毀賢聖心
生邪見由此惡業爲因緣故身壞命
終生在地獄若有衆生作身善行語
意善行不毀賢聖心生正見由此善
業爲因緣故身壞命終生在天上如
前廣說如實而知是第九力又得諸
漏已盡於無漏中得心解脫能自覺
了證圓滿法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
作已辦不受後有如前廣說如實而
知是第十力
成就此力殊勝之處具大智慧轉大
梵輪於四衆中作師子吼大王此是
如來有大勢力餘莫能加是名有力
介時增養說如是等諸要義已猛光
大王默然無荅增養念曰王既默然
一無言說何用多時共相調誑我今
宜可將出夫人即便引現流淚盈目
稽首王前敬禮雙足以妙伽他而陳
謝曰

王應於此了無常　展轉相承有家法
王法見惡常含忍　國大夫人幸當恕

世間妙語王先問　我因問答聊陳說
王力能調大狂象　况此愛婦乖違事
於天尊重婦德具　始終共聚唯此一
我此為主作況吟　今此夫人見容恕
尒時王見生大歡喜亦以妙伽他答
讚曰
汝豈如是美妙語　皆是於我生愛心
今賞賜汝曲女城　安樂夫人我容恕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十四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三十五　聚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第六門第三子攝頌曰

勇健與寶器　妙光蘭若中　因能活闍醫
不度損衆者

佛在廣嚴城獼猴池側高閣堂中時有衆多婆羅門長者等在大集處共為議論咸作是語沙門喬荅摩常懷耽欲及聲聞衆亦復多貪作是語時有勇健長者亦衆中坐聞斯語已荅諸人曰此事未知我今仁等自當目驗大師世尊為是多欲為是少欲及聲聞衆亦復如是長者歸舍總觀所有金銀器已往詣佛所礼雙足已奉問起居在一面坐尒時世尊為彼長者宣說妙法示教利喜默然而住長者離座偏露一肩合掌向佛白言世尊願降慈悲并苾芻衆明當就宅受我微供佛默然受時彼長者知佛受已奉辭而去長者亦復請諸外道白言我於明日請佛及僧就舍而食仁等亦可於彼同飡次詣城中婆羅門

諸居士等報言我請佛僧及外道衆
明於舍食仁等亦可共來隨喜供奉
佛僧長者即於其夜備辦種種上妙
飲食若噉食若嚼食於晨朝時敷設
座席安置水盆齒木豆屑所須事已
令使白佛飲食具備願佛知時
爾時世尊將諸聖衆於日初分執持
衣鉢往詣長者設供之處就座而坐
長者即共婆羅門諸居士等持好金銀
琉璃頗梨珠妙盤器欲於佛僧次第
行與佛告阿難陀汝今宜去告諸苾
芻此是長者意欲試察行四寶盤汝
等皆不應受尊者慶喜受教而告苾
芻依教竟無一人輙受其器長者見
已即取赤白銅器次第行與奉上妙
食手自供養皆令飽滿飯食訖嚼齒
木澡漱已収鉢器長者便取卑席對
世尊坐佛為說法亦教利喜并說施
頌鐸敬拏已從舍而去時諸外道並
作非法形儀隨情亂坐不依次第長
者即告守門人曰若見外道持金銀
琉璃頗梨寶器而出門者汝可奪取
若言長者與我者答曰與仁暫食非

是故施若不還者即可打摑強奪其器長者便以四寶盤器行與外道彼便高聲從索與我金盤或云授我銀器遂便擾亂忿競交興或打手擒拳或脚蹋共相陵辱無可觀採長者見已現瞋怖相令其靜息次行食與彼既食罷各持器去門人遮止答言長者與我汝何見遮答言覺時與食非是長施可留而去彼不肯留門人遂打倍更紛紜聲外徹廣嚴城中所有居人男女大小聞是事已並皆雲會長者告諸人曰仁等頗見佛及苾芻與外道衆差別相不答言我見長者曰佛及聖衆少欲知足非如外道鄙惡法律而相擯謗諸人倍更於佛僧衆深生敬重篤信彌隆設有不信及處中人亦於佛衆起敬信心爾時世尊既到住處洗足已在大衆中就如常座既坐定後告諸苾芻曰少欲之行有斯勝益故諸苾芻不於金銀琉璃頗梨寶器中食食者得越法罪若離欲人隨施主意若是凡夫或往天上或至龍宮彼福業力設食之時

皆是金等妙寶盤器無餘雜物必當恐
犯不敢取食以緣白佛佛言若於其
處無餘器物可求得者設金寶器亦
應取食勿致疑惑佛在室羅伐城時
此城中有一長者大富多財受用豐
足如毗沙門王娶妻未久便覺有娠
其妻即於是日形貌光彩異於常時
月滿之後便生一女顏容端正人所
樂觀令色姝妙衆相具足於其誕日
室中明照猶如日光体應嘉聲流遍
城邑諸人共議有某長者誕生一女
容儀挺特見者樂觀衆相圓滿初生
之際室有光明猶如日光於日中
有千万人發希奇心集長者舍共觀
希有于時他方有一相師善閑先兆
聞其奇異亦往觀瞻見希有已四顧
而望告諸人曰君等知不此女具相
舉世皆無准依相書當與五百丈夫
共行歡愛諸人報曰看此女相五百
未足爲奇四遠皆聞相師所記覺來
觀察閭巷街衢是時長者經三七日
復爲大歡會命騃宗親爲女立字皆
云此女當作何名咸言誕生之際室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卷第三十五 第[illegible]張 [illegible]

有明照猶如日光應與此女名曰妙
光長者遂使養母八人共為瞻視廣
如餘說乃至童年稍漸長大容華雅
麗庠序超倫伎樂管絃無不備習光
彩赫弈綺服芬芳於已宅中鮮明遍
照猶如天女處妙花園觀此奇姿儀
容可愛威光挺特舉世無雙假使隱
遁仙人離欲之輩尚能牽彼起染欲
心何況無始時來積集煩惱婬欲增
盛年少丈夫而不迷惑其父晝夜及
以家人防守嚴更無由得睡

時憍薩羅主勝光大王太子大臣并
餘國主王子之類咸共問親求為婚
娶由妙光女相師授記與五百人共
行欲事皆生譏恥不共成親然於宅
中內外人滿門戶牖皆共窺看雖
備守防難為禁止長者見已恐貽家
禍情地無安即便念曰女年長大雖
非偶類求者當與人皆恥鄙靡見迓
迎於是長者見無人取心生憂惱病
苦嬰纏身形羸損時此城中有一長
者大富多財娶妻未久即便身死如
是展轉更索餘妻第二第三乃至于

七歲皆病死由其先世作妻短命業惡觸泥布遂令時人與其著字名曰殺婦時殺婦長者獨居難活更覓餘女至彼女家問其婚事父母報曰豈我今欲殺自女耶遂更思量求諸寡婦諸人荅曰豈我今欲殺自身耶長者諸處覓婦不得遂於妻室斷絕求心即往外道沙門婆羅門及諸雜類梵行人所與之共住長者念曰我父先是屬佛鄔波索迦更復何煩隨諸外道我今宜可與佛弟子而為共住漸申供養終當出家即便數往逝多林中有舊知識問言汝數入寺求出家乎荅曰我今無事已是出家何勞更作彼問其故報曰我一婦死更取還亡如是二三乃至于七世人著字喚為殺婦並由前世惡業所招我自思念父先屬佛更何所之遂即發心投苾芻衆知識報曰雖知如此然於妻室道理終須若無男女宗嗣將絕更可求覓諸餘雜類荅曰我欲如何得所求者皆云豈我欲殺女耶若爾何不求諸寡婦荅曰比亦見求彼云我

豈自殺若如是者妙光美女何不往
求答曰相師授記通五百人豈令我
家作婬女舍一切丈夫悉皆捨棄報
曰汝有信心誰復輙入唯除苾芻時
來過顧汝今可問答曰彼多不肯見
娶於我報曰彼亦憂勞或相適配長
者即去到彼家中彼父見已唱言善
來欲何求覓對曰中心有願奉敢在
言父曰說亦何損答曰欲求妙光以
為婿對報言相與即設盛禮以女娶
之車馬賓迎將歸室內便以家中所
有鏁鑰悉皆付與語言賢首我室舊
法歸依佛僧此是福田無餘歸趣汝
可隨時數中供給答曰善哉我當隨
作時彼長者於日日中延請苾芻就
舍而食妙光自手常為供養若見苾
芻顏容姝好色澤超倫者即記在懷
是時長者有緣暫須外出報言賢首
我於某處有事須行汝於福田供承
莫絕答曰如是長者復去報苾芻曰
我有他緣須適餘處唯願聖者於日
日中就舍受食答言願汝無病我當
就食長者行後苾芻就宅是時妙光

以夫不在於苾芻前現其婆態作嬌
媚相苾芻見已各並食訖還至寺中
更相告曰仁等知不過失相現令欲
如何一人告曰我明不去彼何所爲
一人復曰我乞食人當行乞食諸人
去善苾芻明日無一人去後時長者
事了歸家問妙光曰聖者福田常來
食不答曰一日來食後更不來長者
思量豈非此婦於聖者前現嬌婬相
彼懼過患是故不來便向寺中慇懃
重請答曰我是乞食人可依常法白
言聖者我已忖知更不同前恐生過
患苾芻便受彼礼而去便於他日苾
芻就食長者遂遣妙光入室返繫其
戶長者戶外自手授食苾芻食時妙
光室內生分別想某甲聖者如是足
踝如是膞髀臂項面目乃至頭頂如
是繫念分別便生極重愛染遂被欲
火內外燒然遍體汗流奄便命過苾
芻食訖如常澡漱爲說頌已辭之而去
長者開戶喚妙光曰汝可出來我欲
共食彼既命終寂無言嚮長者便入
見躃于地謂是睡着欲令警覺以手

推摩方知命過悲啼哀慟告家人曰我是薄福下品之人如斯寶女忽然見弃可報諸親去女身死宗親既聚悲哀號哭推胷懊惱自撲于地或於長者興罵詈言如是紛紜遂便日曉以五色疊裝飾轝轝送至林所是時去林不遠便有五百群賊餘處行盜來此居停路有一人見賊營巳遂生是念妙光美女今巳身亡四遠宗親俱送林所勿此群賊因生過惡我宜速去報彼令知到林告曰去斯不遠有五百賊欲至於此君等急去勿令相害諸親聞巳咸備喪儀令人守護衛悲救淚各並入城其諸賊旅遂到林傍防守之人隨處逃竄諸賊還見種種莊嚴皆共往觀無不驚怪去衆共開見彼容儀雖復神亡儼然如活觀其容貌不異平生共相謂曰斯女妍華昔所未見縱令遠覓此類難求各起染心共行非法即殺五百金錢置側而去至天曉巳四遠聞徹妙光雖死餘骸尚得過五百人獲金錢五百諸苾芻衆亦復聞知時諸苾芻

咸皆有疑請世尊曰妙光前身曾作何業具足光明初誕之時室皆照曜今雖身死通五百人得金錢五百世尊告曰汝等苾芻其妙光女前身作業終須自受果報熟時無人相代乃至一頌廣如上說

汝等應聽此賢劫中人壽二万歲時有迦葉波佛出興於世十號具足於婆羅痆斯施鹿林住時此城中王名訖栗枳爲大法王安隱豐樂無諸戮盜廣說如餘時彼世尊化緣既盡如薪火滅入無餘依妙涅槃界是時王及諸人於佛遺身咸興供養焚燒既畢取其舍利起窣堵波縱廣一踰繕那高半踰繕那有居士女見塔形儀極生渴仰遂以明鏡繫相輪中而發弘願願我來世所在生處光明照耀猶如日光隨身而出汝等苾芻昔居士女即妙光是由昔懸鏡發願力故今獲斯果身如日光出時光曜遍滿于室又復應知其身雖死有五百人共爲交會復與五百金錢此昔因緣汝等應聽於往昔時婆羅痆斯王名梵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第三十[illegible]

授為大法王廣如前說當此城中有
一婬女名曰賢善顏容端正人所樂
見其王親舅先與交通時有五百牧
牛人至芳園中共為歡戲各相謂曰
我於園中是事皆足唯無少女共作
交歡可覓將來衆皆云善欲取誰來
皆云賢善即往其所報言少女可至
芳園共為歡戲報云若得金錢千文
我當共去無者不行荅曰且取五百
待歡戲罷五百方還女去隨意諸人
即與五百報去前去我嚴香花著衣
服已後即隨行諸人去後女尋生念
我若與彼五百人通得存活不已留
五百其欲如何遂起異計王之親舅
曾與我交若作依憑或容救濟遂令
婢使往詣舅邊作如是語我忽失意
於五百人取五百金錢許為歡戲我
若與彼五百人通理難存活如其不
去倍罰金錢我與親舅先曾得意如
何方計得使消通婢到具說舅依王
力不令女去亦不還錢于時世間無
佛有獨覺者出興于世哀愍貧窮依
下卧具隨得而食世間唯有此一福

田時此獨覺人間遊歷至婆羅痆斯求寂靜處欲為安止見五百人一處聚集共見尊者身心俱寂特異常倫此真福田卒難遭遇宜興洪養以植來因即共籌量辦好飲食盛使滿鉢虔奉聖人獨覺常儀口不說法唯現身相令發善心即騰虛空現諸神變於身上下水火流光凡夫見通疾生信敬猶如大樹崩倒全身礼彼上人各發弘願我於如是真實福田所申供養以此善根願與賢善婬女假令身死酬錢五百共彼交通汝等苾芻應知往時賢善女者即妙光是昔五百人即五百群賊是由於聖者與供養故復由發願彼之業力於生死中受諸流轉五百生內常與五百金錢共行非法乃至今日妙光婬女其命雖終於彼遺骸還與金錢共行惡事是故汝等當知作業無人代受乃至一頌廣說如前汝等應捨黑雜修純白業如是應學諸苾芻眾聞佛說已歡喜奉行

尒時世尊作如是念由諸苾芻向如

是家受飲食時有斯過患告諸苾芻曰其妙光女由於苾芻起分別想遂令命過是故汝等不應行詣如是人家受其供養生斯過失若有苾芻詣如是家生過失者得越法罪

佛在王舍城有一苾芻是修定者彼便數往阿蘭若修習禪思時有魔女生非法心請苾芻食苾芻不受彼作是語聖者若不見受我當於仁作無益事荅言大妹我持戒者汝復何能作無利益彼即對前作不忍聲從是以後常求其便時彼苾芻曾於靜處以衲裹身忽然睡著魔女見已作如是念此即是我報怨之時即擎苾芻向影勝王所住閣上王正睡著即以苾芻放在王上王遂驚覺問言是誰荅曰我是沙門問曰是何沙門荅曰是釋迦子王曰聖者何故來此彼即以事具向王說王曰何故於此怖難之處而為居止若我於佛未生信者必於仁處身命不全亦復能令聖教淪喪彼聞語已默介而歸告苾芻衆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作是念此由

苾芻於怖難處而為居止有斯過患
即告諸苾芻大王影勝善說譏嫌是
故苾芻不於如是怖難處而為居止
若有住者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時有苾芻身生癰痤能治
醫王因來見患即便為破有緣別去
不與安藥于時苾芻轉增痛苦時諸
苾芻見其苦痛更相告曰諸具壽若
有解者可為除苦時有少年苾芻即
便為作醫王自念我向破癰痤不與
安藥今宜可與即行問曰我為破癰
未與安藥答言已作問曰是誰答曰
是少年者醫王察看知是好藥報言
若於他日我不在時應如是與答曰
我且隨宜權行此法然佛世尊未見
聽許報言世尊大悲必應開許苾芻
白佛佛言若諸苾芻有善醫者應與
安藥可在屏處勿令俗見若敞露處
作者得越法罪
緣在室羅伐城時有淨信婆羅門居
士等來詣寺中問苾芻曰我有如是
病當服何藥并瞰何食時諸苾芻不
解醫者一無言答其善醫者亦復生

疑不為陳說時諸俗旅不樂而去苾
芻白佛佛言若有苾芻善解醫方應
為陳說此成無犯
緣處同前尒時世尊現大神變已威
伏外道變悅人天所有外方諸非人
衆隨其住處城邑聚落設在世界中
間亦皆俱來詣室羅伐城世尊大師
常為天龍藥叉揵闥婆主勝光大王
勝鬘夫人行雨夫人仙授故舊毗舍
佉鹿子母更復有餘諸來大衆飲食
衣服其中供養令諸來者皆得充足
有諸非人亦生愛著咸依此住不還
故居若起欲心即便變形為夫聟像
共其婦女而行欲事所生男女作非
人形手足頭面異常人像或有其眼
赤黑或蒼頭大身短或有鬚色純青
或有雜無黃色其母見已便大驚惶
遂於陰處棄其孩子彼非人父見其
子時為加精氣或有初生之際影嚮
人形及其大已作非人像其母亦復
同前棄擲冕父見時便加養育漸至
成人時六衆見已共相告曰難陀鄔
波難陀彼諸黑鉢竊我門徒長養成

人即便將去我今攝斂如是門徒令
諸黑鉢不復牽誘時鄔波難陀於日
初分執持衣鉢入城乞食便於路次
見黃鬚人即作是念如此形儀非黑
鉢所養若出家者我當度脫即便就
彼問言賢首汝誰家子荅曰我無依
怙唯獨一身若如是者何不出俗荅
曰誰復與我黃鬚之人作出家師主
報言賢首大師教法以慈悲為上汝
若能者我當與汝為出家師彼生喜
悅隨至寺中即與出家并近圓事於
數日內教行法已報言賢首汝可不
聞廢不養廢室羅伐城土地寬廣乞
所行處乞食資身以自存活即於他
日執持衣鉢入城乞食時有女人持
食出施見彼苾芻推胸告言誰與汝
者黃鬚之類而為出家荅曰鄔波馱
耶鄔波難陀報言除彼惡行誰更能
於世尊教法令生過患諸不信者於
衢路中村坊之所共為譏誚沙門釋
子所為非法黃鬚之輩亦度出家苾
芻白佛佛作是念由諸苾芻度如是
人出家有斯過失是故苾芻不應度黃

鬚告諸苾芻時諸俗旅訶識宜應法是故苾芻不應與彼毀法衆人而為出家若有作者得越法罪如佛所說如是等類不與出家苾芻不知何謂毀法衆人佛言有二種鄙惡毀辱法衆云何為二一謂種族二謂形相言種族者謂家門族胄下賤卑微貧窶廣品客作自活飲食不充或旃茶羅卜羯娑木作竹作浣衣酤酒獵師等類是名種族鄙惡云何形相謂鬚有黃青赤白或鬚如烏毛或復無鬚或復頭處長匾或作驢頭或猪狗頭或作諸傍生耳或復无耳或時眼有諸病謂黄赤太大太小等或時眼瞎耳聾或時手齒有病或復無齒或復截根二根下墜風病或復全無或身太麁太細或羸瘦或皮色可惡或時手足等異或齊癩等病斯等皆是大仙所遮不應度脫如有頌言

汝於最勝教　具足受尸羅　至心當奉持
無障身難得　端正者出家　清淨者圓具
實語者所說　正覺之所知

時鄔波難陁持其黃鬚賣與識兒佛

言若責罰者得窣吐羅底也罪

第六門第四子攝頌曰

馱索等三同　志由結并問　大神通大藥

刀子下天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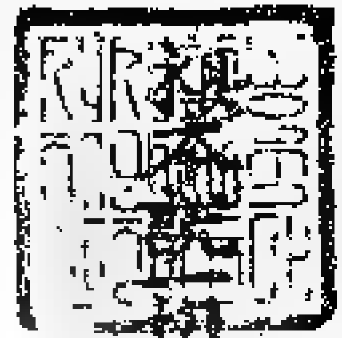
緣在室羅伐城時具壽鄔波離有二求寂一名馱索迦二名波洛迦此一相親情懷莫逆一告一曰汝可近圓我於親教并及汝身皆為給侍不令有乏彼聞語已亦如是說時此二人更相讓惜竟無一人受近圓者時具壽鄔波離請世尊曰大德頗得一親教師一屏教師一羯磨師得與弟子二人同時受近圓不佛言得此二誰大佛言無有大小得與三人同受不佛言得此三誰大佛言亦無大小得與四人同受不佛言不得何以故非眾為眾而作羯磨理相違故若如是作者得越法罪世尊此等諸人既同時受無大小者云何致敬及為知事人并受利物佛告鄔波離此等諸人不應相禮若作知事及受利物隨他差與而領受之

緣處同前時鄔波離請世尊曰大德

當来之世人多健忘念力寡少不知
世尊於何方域城邑聚落說何經典制
何學處此欲知如何佛言於六大城但
是如来久住大制底處稱說無犯若
忘王等名欲說何者佛言王說勝光
長者給孤獨鄔波斯迦毗舍佉如是
應知於餘方處隨王長者而爲稱說
若說昔日因緣之事當說何處應云
婆羅痆斯王名梵授長者名相續鄔
波斯迦名長淨隨時稱說若於經典
不能記憶當云何持佛言應寫紙葉
讀誦受持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三十五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十六　戢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第六門第四子攝頌之餘佛現大神通事

爾時薄伽梵在王舍城羯蘭鐸迦池竹林園住于時國王大臣婆羅門長者居士城邑聚落所有人民商主之類皆共尊重恭敬供養大師世尊及苾芻衆多獲利養飲食衣服臥具醫藥資身之物然諸外道不蒙王臣婆羅門等之所恭敬不獲飲食乃至資身之物時魔王波旬作如是念我於長夜惱喬答摩不能得便我今宜可於諸外道而為惱亂是時六師晡剌拏等非一切智作一切智想亦於王舍城依止而住魔王波旬即便化作晡剌拏形往末羯剌瞿舍梨子處即於其前現諸神變身出水火降雨雷電時末羯剌瞿舍梨子問言晡剌拏汝能成就如是希奇殊勝之德答言我證如是復往珊逝移毗剌知子處復往阿市多雞舍甘跋羅處復往腳拘陁迦多演那處復往昵揭爛陁慎

若住子處皆於其前現諸神變身出
水火降雨雷電
又復變作末羯利瞿舍梨子形皆往
其處即於其前現諸神變身出水火
降雨雷電彼皆問言末羯利瞿舍梨
子汝能成就如是希奇殊勝之德答
言我證
又復變作珊逝移毘剌知子形皆往
其處廣說如前乃至答言我證次復
變作阿市多雞舍甘跋羅形如前所
說次復變作脚拘陁迦多演那形次
復變作昵揭爛陁慎若住子形皆於
其前現諸神變身出水火降雨雷電
彼皆問言汝能證得如是希奇殊勝
之德答言我證見是事已彼皆自作
如是之念彼並具大威神有殊勝力
除我一人無斯威德彼於異時此六
大師在唱誦堂悉皆聚集共為議論
咸作是說我等昔時皆為國王大臣
婆羅門居士商主之類皆共尊重恭
敬供養多獲利養飲食衣服卧具醫
藥資身之物我等今時無復如是恭
敬供養飲食衣服悉皆斷絕然而沙

門喬答摩為諸王等恭敬供養資身之具悉皆豐足諸人當知我等應以神通道力與沙門喬答摩今來共我捔上人法若喬答摩現一神變我當現二彼若現二我當現四彼若現四我當現八彼若現八我現十六彼現十六我現三十二但是喬答摩現上人法我皆二倍三倍勝彼所為時彼六師詣影勝王所呪願王已作如是語大王當知我等具大神通有大智慧沙門喬答摩亦復自稱具大神通有大智慧願王聽許以智慧者共智慧人捔量神變上人之法若其沙門現一變時我當示現二倍三倍神通之事若彼行至半路之時我等就彼亦行半路共捔神通時影勝王答六師曰仁等雖活死屍无異因何能以上人之法與如來耶彼聞是語皆辭而退

後於異時王出大城為礼敬故往至佛所六師遂於中路見影勝王作如是語廣如前說請捔神變王曰爾度來說事不可進若更言者擯汝出界

彼便默去至住處已復還共議仁等
當知王於沙門深生敬信此不可期
憍閃毗勝光大王為性中平无有阿
曲衆所共聞若喬荅摩向彼城者我
等喚其共捔神通力後於異時世尊隨
緣出王舍城往室羅伐漸次到彼住
給園中六師外道亦隨後至既停息
已詣勝光王所為呪願已作如是語
大王當知我等有大神通具大智慧
沙門喬荅摩亦常自謂有大神通具
大智慧願王聽許以智慧者共智慧
人捔量神變上人之法若其沙門現
一神變我當現二如是乃至三十二
倍廣如前說若彼行至半路之時我
等亦行半路共捔神通時勝光王荅
六師曰若如是者仁等且住待我白
佛時王即往至世尊所礼雙足已在
一面坐合掌恭敬請世尊曰外道六
師欲以神通上人之法命召世尊捔
量道德唯願慈悲降伏外道慶悦人
天令信心者歡喜踊躍其不信者滅
罪惡源大師聞已告勝光王曰大王
當知我於聲聞弟子作如是說汝等

苾芻勿於來往沙門婆羅門長者居士等前現其神變作上人法然我於諸弟子説如是法汝等苾芻當於勝善法應須掩覆罪惡之事發露爲先時勝光王如是再三勸請世尊世尊再三還如是答佛告大王佛有五事必定須作云何爲五一者未曾發心有情令彼發起無上大菩提心二者久植善根法王太子灌頂授記三者於父母所令見眞諦四者於室羅伐現大神通五者但是因佛受化衆生悉皆度脱

爾時世尊復作是念古昔諸佛皆於何處現大神通見在室羅伐城復念何時大衆雲集見七日後如是知已告勝光王曰王今應去觀機應會我當作之王曰欲在何時佛言待七日後王禮佛足奉辭而去便詣外道處告言仁等當知七日之後如來爲衆現大神通仁等若有所爲宜可隨意應作外道聞已展轉共議沙門喬荅摩或可逃竄或覓已朋我等諸人欲何所作共相議曰沙門必定求覓已

朋我等亦可覓相知者于時俱尸那
城有一外道名曰善賢其年衰老一
百二十歲時此城中有諸壯士皆於
善賢恭敬尊重深心供養謂是阿羅
漢時諸六師共籌議已即詣善賢處
問言善賢仁是我輩同梵行者我等
欲共沙門喬荅摩共捔神力現上人
法仁可相助荅言仁等所作非宜共
彼沙門捔其神變何以故彼是大德
有大力勢如何得知由有理故問言
何理荅曰若大沙門未出世時我念
曾於曼陀枳你大池之側隨處宴坐
於晨朝時乞食已就無熱池邊逐靜
而食時彼池所有天神往使自取水
來相供給沙門喬荅摩既出世後彼
聲聞弟子衆爲第一名舍利子彼有
求寂名曰准陀持糞掃衣就無熱池
而爲洗濯時池邊諸天即爲浣濯持
衣授與其浣衣水自灑身極生恭
敬如我惟忖我不及彼弟子弟子仁
等今欲與彼大師共捔神力誠非善
事彼聞議曰此亦是彼沙門朋黨更
覓餘人共爲籌議時諸六師詐現敬

相即辭而去遂便詣一寂靜之處共為議曰何處更欲覓我朋流一人告曰於某城內有一五通宜可就彼共為計策必當相助一人報曰彼無力能現諸神變然於雪山寂靜之處茂林清池花果繁實松風吐韻好鳥和鳴彼有五百仙人依止而住其中多是證得五通我等宜可詣彼共議既至彼處相問訊已白言仁等與我同修梵行我等今欲喚彼沙門喬答摩共捔神通上人之仁與我等為伴助不彼皆答曰斯為善事我顧共成大集之時應現異相見我相時即行相助

尒時六師敬奉其說辭之而去後於異時勝光王有異母弟王子名曰哥羅整服香鬘異諸瓔珞於王宅邊近城而過王之內人在高樓上見哥羅去愛其美貌便以花鬘遙擲王子花墮肩上餘人共見有態惡者見是事已遂白大臣臣白王曰王子哥羅於王內人有私情好王聞造次初不詳審即令大臣刖其手足彼承王教將

詣市中令魁膾者截其手足時彼親
族及諸人衆皆共悲啼驚其若切圍
遶而往時有外道在傍直過王子諸
親請外道曰哥羅王子被王所瞋截
其手足仁等頗能以實語力令此王
子所截手足平復如故耶外道聞已
默然無對尊者阿難陁因行乞食亦
來此過諸親報曰王子哥羅被截手
足聖者頗能令其平復同昔日乎尊
者答曰君等且住待我白佛還來相
報諸人聞已生大歡喜作如是語王
子今時還得壽命時阿難陁即便疾
去往逝多林置鉢飯已詣世尊所具
陳上事佛告阿難陁汝今宜去令彼
眷屬以王子手足如舊安置然後方
以實語請之應如是說真實之語所
有衆生無足二足及以多足若有色
若無色若有想若无想非想非非想
如來於中最為第一所有諸法若有
為若無為無染欲法寂為第一所有
大衆群類聚集然於其中佛聲聞衆
最為第一所有戒禁精勤苦節修持
梵行清淨聖戒最為第一此之實語

若不虛妄當令王子哥羅所截手足
平復如故
時阿難陀聞佛說已白言世尊當如
是作禮佛足已即便往彼哥羅之處
令其眷屬以彼手足如舊安置時阿
難陀如佛所教以實語請之作如是
說所有衆生無足二足等廣如上說
乃至清淨聖戒寂為第一以之聖言
無虛妄者即可令此王子哥羅所斷
手足平復如故作是語已王子手足
即便平復時諸人衆見是事已悉皆
踊躍出大音聲歎未曾有尊者阿難
陀勝諸外道即將王子往詣佛所禮
雙足已在一面立白言世尊大德此
是王子哥羅手時王子亦礼佛足
在一面坐尒時世尊順其根性意樂
差別而說法要王子聞法證不還果
并得神通時勝光王聞尊者阿難陀
為哥羅王子說實語力手足如故即
詣哥羅所告言王子汝容恕我答言
容恕王曰哥羅可來歸舍答言大王
我已離欲今於此住奉侍如來不應
歸故王言善哉隨情所作時王即為

於一林中造經行處即於中住以彼
支節即分分相遠即名此林為分分林
時勝光王往詣佛所礼佛足已在一
面坐白言世尊若佛許者始從城門
至逝多林所作現神通舍佛言任作
王即造舍塗拭脩營張設百千殊妙
幢蓋灑以旃檀香水散以元價名花
懸諸彩幡飄颻可愛金珠曜日寶鐸
和鳴燒海岸香烟雲成蓋猶如忉利
歡喜之園為佛世尊即以金銀琉璃
頗梨瑪瑙種種莊校盡世希奇微妙
莊嚴寶師子座時彼外道鄔波索迦
亦各隨力為彼六師造其六座皆以
外道而為侍從在前居座遣使報王大
王當知我等已至可喚沙門喬答摩
王聞告已即與中宮及王大臣并諸
城邑遠近人庶悉皆共詣神通舍所
王告使者摩納婆曰汝往礼佛當傳
我語請問世尊少病少惱起居輕利
氣力安不作如是白此諸外道並皆
集會願佛知時使者摩納婆受王教
已往詣佛所問安隱已在一面坐白言
世尊勝光大王頂礼佛足請問世尊

少病少惱起居輕利氣力安不佛言願彼大王及汝自身無病安樂摩納婆曰勝光大王作如是白共諸外道並皆集會願佛知時佛告摩納婆汝今可去

尒時世尊以神通力加被摩納婆猶若鵝王舒張兩翼上昇虛空往神通舍時諸大衆見乗空來悉皆踊躍歎未曾有王見希奇深心敬信告諸外道曰如來大師已現神變仁等次第可現希奇彼言大王令既无邊大衆雲集設現神變未知是誰為是沙門為是我等時哥羅王子以神變方往香醉山取彼種種奇妙林樹花果資繁好鳥和鳴隨樹而至於神通舍北面安置王見是已持往希有告外道曰如來大師已現神變仁等次第亦可現之彼言大王豈不前言令既无邊大衆雲集設現神變未知是誰次有貧人蘇達多長者以神通力於三十三天取如意樹於神通舍南面置之王見是已倍生歡悦告諸外道曰如來大師已現神變仁等可為外道

荅曰大衆既多誰知勝負我及沙門未能分別時有百千遠近方國種種人民悉皆集會於虛空中有百千億諸天大衆亦皆雲聚樂觀神變尒時世尊襞出房外淨洗足已復入房中就座而坐入火光定遂於門鑰孔中出大火光至神通舍悉皆火著諸外道言大王此是沙門現神通事所住堂舍皆被火燒喚彼沙門來滅其火王聞默然竟不能荅懷憂而住如是勝勝夫人行雨夫人仙授故舊給孤長者毗舍佉母更有諸餘淨信之類及處中人悉皆驚愕諸外道師并彼弟子見大火然悉皆歡喜時彼火光咸悉遍繞神通之舍除其塵垢皆令清淨光明更甚一無所損自然火滅由佛神力及天力故時王見已倍發歡心如死重穌便命外道曰如來大師已現神變仁等今可出己神通彼便默然低顏無對

尒時世尊遂便作意即以右足蹹其香殿西方名佛所住堂爲健陀俱知健陀是香俱知是室此是香室香臺香殿之義不可親觸尊顏故但喚其所住之殿即如此方玉階陛下之類然名

為佛堂佛殿者斯乃不順西方之意也

是時大地六種震動纔動正動極動纔震正震極震東踊西沒西踊東沒北踊南沒南踊北沒中踊邊沒邊踊中沒由斯大地普遍動故於雪山內五百仙人見瑞相已悉皆驚覺共相謂曰彼同梵行者現斯瑞相我等宜行即便進發世尊為彼所化生故便放金色微妙光明從世尊所至五百人於此中間無不明照時諸仙人遙見世尊圓光妙彩如寶山王千日澄輝莊嚴具足三十二相照耀金軀八十種好隱形炳飾時彼諸仙見佛相已心便澄定如久習禪如無子得子貧人獲寶如樂王者受灌頂位亦如有人宿植善根最初見佛時諸仙人既至佛所禮雙足已在一面坐爾時世尊依彼根性隨機差別順四諦理而為說法彼聞法已以智金剛杵摧二十薩迦耶見山獲預流果既見諦已即從座起合掌恭敬白言世尊我於佛所願得出家并受近圓成苾芻性於大師所而修梵行爾時如來即

命善来苾芻可修梵行於佛言下鬚髮自落如曾剃鬚足經七日法服著身瓶鉢在手威儀具足如百歲苾芻即如法教授彼自策勵精勤不怠摧五趣苦輪斷諸煩惱證阿羅漢果廣說如餘乃至帝釋諸天所共敬重尒時世尊與此五百仙人羅漢苾芻及餘苾芻衆天龍八部前後圍遶往神通舍於大衆前昇師子座時有鄔波斯迦名神仙母來詣佛所白言世尊唯願大師勿煩神慮我自與彼外道之類共捔神通現上人法伏諸外道慶悅人天令敬信者心得歡悅其不信者為結因緣佛告神仙母曰无煩汝意汝雖有能得與外道共相摧伏現神通事然諸外道作如是說非沙門喬答摩能現神變但是聲聞女人現如是事作上人法汝今應坐時貧蘇達多長者求寂准陀求寂女攞鬚蓮華色苾芻尼更有無量諸神通者皆詣世尊同前啓請佛如前答令其復坐時大目連合掌向佛白言世尊願勿為慮我共外道捔其神變現上

人法摧伏外道增長人天佛告目連
知汝有力能摧外道然彼外道作如
是說非沙門喬答摩能現神變但是
聲聞大目乾連有斯威德能現神通
共我為敵汝宜復坐佛告勝光王曰
誰請如來共諸外道捔神變事時王
即起偏露右肩合掌向佛白言世尊
我今請佛共諸外道現其神變上人
之法降伏外道慶悅人天令敬信者
倍復增長其未信者作信因緣令於
未來沙門婆羅門人天大衆皆蒙利
益長夜安樂佛受王請默然而住王
知受已復座而坐
爾時世尊便入如是勝三摩地便於
座上隱而不現即於東方虛空中出
現四威儀行立坐臥入火光定出種
種光所謂青黃赤白及以紅色身下
出火身上出水身上出火身下出水
如於東方南西北方亦復如是現其
神變既現變已即還攝於師子座
依舊而坐佛告王言此是諸佛及聲
聞衆共有神通大王誰請如來對諸
外道及人天衆當現無上大神變事

王從座起還復同前作如是說我請
世尊為諸大衆當現無上大神通事
降伏外道廣說如前佛便默然王知
受已復座而坐介時世尊便以上妙
輪相万字吉祥網輓其指謂從无量
百福所生相好莊嚴施无畏手以摩
其地起世間心作如是念如何諸龍
持妙蓮花大如車輪數滿千葉以寶
為莖金剛為鬚來至於此諸佛常法
若起世俗心時乃至蜫蟻亦知佛意
若作出世心聲聞獨覺尚不能知况
禽獸類及以諸龍能知佛念時彼龍
王知佛意已作如是念何因世尊以
手摩地知佛大師欲現神變須此蓮
花即便持花大如車輪數滿千葉以
寶為莖金剛為鬚從地踊出世尊見
已即於花上安隱而坐於上右邊及
以背後各有无量妙寶蓮花形狀同
此自然踊出於彼花上一一皆有化
佛安坐各於彼佛蓮花右邊及以背
後皆有如是蓮花踊出化佛安坐重
重展轉上出乃至色究竟天蓮花相
次或時彼佛身出火光或時降雨或

放光明或時授記或時問答或復行立坐卧現四威儀佛神力故假使童兒亦能現見如來影像尒時世尊現神變已勝光大王及内宮女王子大臣及諸城邑他方遠客無量百千數大衆悉皆雲集瞻仰神通目不暫捨於虛空中亦有無量百千諸天大衆共觀神變不毁威儀恭敬供養情無暫替處處皆有鼓樂音聲蠡貝長鳴歌儛遊戲假令禽獸亦皆歡喜各出音聲馬嘶象吼駝叫牛鳴孔雀鴛鴦各爲哀響人天大衆觀佛神變歎未曾有時彼諸天於虛空中奏諸天樂亦散衆花所謂鉢頭摩花拘物頭花分陁利花曼陁羅花以天沉水栴檀香粖及以諸香悉皆散布以天妙衣及人間上服繽紛而下尒時如來廣現如是神變事已爲欲調伏受化有情故說伽他曰

汝當求出離　於佛教勤修　降伏生死軍
如象摧草舍　於此法律中　常爲不放逸
能竭煩惱海　當盡苦邊際

自餘所有衆多化佛一時宣說如是

伽他

日光若未現　熠燿粗舒光　曦輪上太虛

熠火從斯沒　如來光未顯　外道出希奇

佛光照世間　降伏師弟子

尒時世尊告諸苾芻曰所有神變汝等憶持大神通事今將隱沒說是語已神變皆無時勝光王告六師曰大師世尊已現神變仁等今者可作神通時外道聞是語默無所荅即便以肘觸末羯利瞿舍梨子如是向末展轉相觸乃盡六人竟无一人敢為應對再三王命今現神通時彼六師還相策觸同前默尒縮項低頭如入深禪竟無酬酢時金剛手大藥叉主作如是念此六癡物久惱世尊須作方便令其敗衄更不敢然恣皆逃竄作是念已即放猛風雨雹交注彼神通舍隨處崩摧外道邪徒並皆離散或有驚怖入山穴中林樹草藂潛藏而住或入天堂祠室抱腹懷憂佛神通舍一無傾動尒時世尊觀是事已說伽他曰

衆人怖所逼　多歸依諸山　園苑及樹林

制底深藂處　此歸依非勝　此歸依非尊
不因此歸依　能解脫衆苦　諸有歸依佛
及歸依法僧　於四聖諦中　恒以慧觀察
知苦知苦集　知永超衆苦　知八支聖道
趣安隱涅槃　此歸依最勝　此歸依最尊
必因此歸依　能解脫衆苦

尒時世尊觀諸大衆根性差別隨眠各異為其說法令彼聞已無量百千億數大衆得殊勝解或得初果二果三果阿羅漢果或有發聲聞菩提心或有發獨覺菩提心或發无上菩提心於大衆中所有衆生皆悉至心歸向三寶世尊為彼大衆說法亦教利喜所作事了從座而去時有晡剌拏等弟子與其師主在於一處問其師日鄔波馱耶何者為實時諸六師各生欺誑共相調弄作如是語世間是常此為實事又有說言无常是實又云亦常亦无常又云非常非無常是謂為實又云有邊又云亦有邊亦無邊又云非有邊非无邊又云身中有命又云異身有命又云死後有我又云無我又云亦有我亦無我又

或非有我非無我唯此是實餘皆虛
妄雖說此語情多恥愧低頭俛仰憂
火燒心欲求水飲便往池所於其半
路有一黃門見而說頌

汝今獨行何處去　狀同相觸折角牛
釋迦妙法不能知　亦如野牛隨處走

時晡剌拏聞此頌已亦便說頌

死常在我目前行　我身無有強健力
諸有輪迴受苦樂　我今解脫求安處
日光極熱吐炎暉　我今身心並疲倦
汝當無諂直相報　何處得有清涼池

黃門聞已復說頌曰

近此即有清涼處　鵝鴨鮮花皆遍滿
汝是極惡生盲者　不見芳池共相問

晡剌拏復說頌曰

汝今非男亦非女　向池之路不相教
我速須往覓清涼　求歇身心諸熱惱

時彼黃門教其路已晡剌拏即詣池
所既至池已以沙瓶繫頸入水自沉
因即命過時彼弟子更相問曰仁等
頗有見我鄔波馱耶不皆云不見又
相問曰仁等頗曾見鄔波馱耶有所
說不一人答曰見說世間皆常唯此

是實餘皆是虛又去我說无常又去
亦常亦无常又去非常非無常又去
有邊又去無邊又去亦有邊亦无邊
又去非有邊非无邊如前具說時諸
弟子共相謂曰仁等應知所有言說
悉並不同我今宜可覓親教師問其
實事即便求覓於其中路見童女來
伽他問曰
賢首汝頗見　晡剌拏大師　不將衣覆身
立地手守食
童女聞說即以伽他而荅之曰
彼是地獄人　展手從他乞　手足皆白色
見在水中沉
弟子亦以頌荅
汝勿作是語　斯爲不善說　以法作衣裳
令尼依法住
童女復荅
露體人間行　誰將此爲智　令他衆共見
了无羞耻心　醜面露身形　便將此爲法
毗沙門王見　刀割定无疑
時諸弟子聞是語已默尒而去即詣
池所見其師主以沙瓨繫頸沉没而
亡弟子之中有樂戒者共作是說此

事是實餘皆虛妄亦以沙門繫頸自
沉而死所有餘衆並皆四散依止邊
方佛現如是大神變已人天大衆悉
皆歡喜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十六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勑雕造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十七　賤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第六門第四子攝頌之餘明大藥事

尒時世尊以其無上神通變化利益之法降諸外道皆令退散默無所說逃竄邊方時諸苾芻見是事已咸皆有疑請世尊曰如來大師以神通力然正法炬摧妄見幢降伏邪徒實成希有善哉大聖不可思議能作如是大利益事世尊告曰汝等應知如我今者已捨三毒具一切智得大自在到於彼岸獲無上果調御丈夫為人天師令彼退散未成希有何以故我念過去未離染欲瞋恚愚癡生老病死憂悲苦惱具纏縛時尚能降彼六師眷屬不敢酬荅逃竄邊方乃至淪没汝等苾芻宜應諦聽乃往過去有鞞提醯國王名善生以法化世廣如餘說時王夫人容貌端嚴王極愛寵及誕一子人皆樂見此子福力於其國中風雨順時穀稼豐稔飲食易得經三七日乃命親屬方為立名王作

是念此兒生已飲食易得應與此兒名足飲食即以此子付八養母如法供給至年長大世間技藝悉皆通達勇健忠良人無過者彼大夫人恃子之勢頗生怠慢王有教令多不順從王由是事每有憂色時大臣等見王不悅白言大王何故似懷憂悒王即為臣具說其事臣曰若如是者何不更娶調柔具賢德者令大夫人漸亦和順王曰於何處取臣曰隣國王女宜可娶之王曰彼有宿嫌如何婚娶臣曰善作方便令彼相親王且安心臣往觀察大臣即去見隣國王既至彼已問其婚事彼王聞已報大臣曰若作婚姻可先立要我女生子立作儲君不相違者我當妻與大臣答曰許斯要者重來相見答曰冊國太子伏從王命王曰卿可還國報彼王知皆由大臣既有誠言敢有差二遣信白王時王聞已備禮迎歸情甚相得王曰此女調柔極相恭順問言今何所欲即便合掌白言大王若賜願者我若生子請作儲君王聞是言遂生

憂惱作如是念今此所求我若許者
足食王子勇健忠良多聞技藝容貌
超絶舉世無雙去何弃此別有建立
我於今時誠難取捨未即相荅于時
大臣覩王容色知有憂念白言大王
何故憂色王便以事具告大臣曰此
不足憂我先求誓已共立要令隨所
欲勿問彼情未審夫人非石女不設
令生者男女未知彼所願求王令宜
順王告夫人隨汝所願於後不久夫
人生子端正異常三七日後方與立
字諸親共問今此孩兒欲立何名王
曰此子未生已求王位應與立字號
曰求王付母八人令其供侍年漸長
大仍未策立夫人本國怯王遣信即
遣使人來報王曰先有盟要我女生
子立作儲君今正是時請存言信若
不尒者我嚴四兵必相討伐王聞驚
怖計無所出生大憂愁目曰王何憂
色王即具告目目言大王更无餘計
宜立求王以為太子足食王子宜即可
除王曰不應如是作非法言我曾聞
有煞父之子未曾見說殺子之父此

不仁事非我所為日日不能殺者所為殘害王曰此與斷命事亦何別曰日如其不然請速駈擯王曰善人無罪何事遷流日日欲求其過豈不易得然此王子且立儲君太子足食自當知也時王即便選擇吉日立彼求王以為太子足食知已遂作是念王弃於我任必見誅遂謂其母具陳此意我今欲向半遮羅國奔延形命母聞是語心如箭射前抱兒頸驚惶悲滿即以伽他告其子曰

汝本坐臥高牀褥　所著衣服並鮮華
去何獨去向他方　麁衣寢地能存活
汝比睡覺常安隱　涼宮綺觀任遊從
去何寒熱冒肌膚　野外飄零獨辛苦
王宮象馬任乘騎　珍羞美膳隨時食
上妙衣服袪寒暑　去何弃此往窮林
鼓樂絃歌恒遞奏　能令聽者悅心神
衆人敬仰鎮隨從　汝獨懷憂欲何去

王子荅曰

誰恒受安樂　誰復常艱苦　厄屈人皆有
倚伏必相隨　苦樂更遞變　常如是澴廻
會合憂苦生　世法皆如是

是時王子以如是等悲苦言辞白其母已即便辞去往半遮羅將至彼國苦於飢渴遂往路邊樹下停息四顧㑂然偃卧而睡時半遮羅大臣因有行次至王子所察其儀範有異常倫佇立久之觸令睡覺問曰汝是何人誰家之子荅曰我是鞞提醯國王之子名足飲食報曰何故来此王子即便以事具荅近臣知已引至王所白言大王此是善生王子名足飲食其父立少廢長出奔於此王遂喚問子時王子具以緣白王既聞已悲喜交集歡喜慰喻廣賜封邑以女妻之未經多時生一男子容儀可愛衆歎希奇誕生之日令王國中飲食易得乃命宗親與其立字此是足食王之胤纔生之後多足飲食應号此兒名多足食王付八母令其瞻侍後既長大才藝遍通足食王子尋便殞逝妃常追悼悲不自勝王見如是即便念曰女人之性皆念丈夫我今宜可改醮大臣并息隨去既至彼家歡懷得意近大臣家有雜插窟相師見已作

如是語若其有人食此雞者當得為王大臣聞已不問相師便殺其雞謂其妻曰汝可營膳待我朝還夫人即令烹煮時多足食從學堂來不見其母為飢所逼見有沸鐺便作是念我母未來暫觀鐺內有可食不遂見雞頭即便截取以充小食母既來至問言食未答曰且食雞頭母即與食令歸學所大臣既至去我須食夫人與肉不見雞頭即問其故答曰見來貪說臣作是念為全食肉方得為王為少亦得既生疑念便於行路訪問相師見而告曰仁於先時作如是記若食雞肉便得為王為當全食少食亦得答曰雖不全食食頭即得若其有人已食雞頭若殺彼人取頭食者亦得為王大臣聞已便作是念可殺此兒取頭充食若母不知此事難作完當問母其意如何後因語次戲問妻曰夫主與子欲誰為王其婦聞說遂生猜慮作如是念我今若道以子為王此人即便弃擲於我今時宜可順彼為言答曰盛從夫主為王此之女

人聰明解慧豫審先機云此大臣為雞頭故欲殺我子今正是時須為防護可共豫計勿使身危即於屏處報其子曰汝食雞頭父欲相殺可捨此國向辯提醯彼即是汝祖宗舊處親姻眷屬並悉現存汝若至彼必受安樂子聞告已俛仰辭母往辯提醯欲至彼城於一樹下困之而睡于時求王身嬰重病因即命終彼國舊法若未立嗣王靈輿不出王無後嗣不知立誰時諸群臣咸皆訪問誰堪為主裁令欲立時大臣等於樹陰下見彼丈夫瓌偉異常人間亭正日光雖度樹影不移衆人共覩咸歎希有此善男子妙相端嚴更無過者樹影留覆固是非凡可觸令寤彼既覺已問諸人曰何故相驚答曰仁合為王故相覺耳報曰覺王之法豈合如然諸人問曰其法如何答曰先奏美音漸令覺悟群臣聞已作如是念此非貧子定出高門即共問曰仁住何方誰家之子

時彼王子年雖弱冠壯氣先成如師

子王高聲爽亮自述祖宗告諸人曰
我昔先王名曰善生子號足飲食我
是其兒名多足食時六大臣聞是語
已皆生踊躍咸云我等今者還得本
王咸脩威儀廣陳音樂千軍萬衆從
入城中灌頂稱王化洽黎庶舊多足
食斯名遂隱由宗重起號曰重興年
幼為王諸臣見慢所有勅令多不奉
行王於暇日出城遊觀聚落居人並
皆存問此等是誰所管封邑答曰咸
是某甲大臣所有便生念曰城邑聚
落咸屬大臣我雖是王但有宮闈及
食而已自餘國產並皆無分有乖國
憲將如之何時有天神知王所念空
中告曰王不須憂於此國中有一都
處名曰滿財城內有人名曰圓滿當
生一子號為大藥成立之後與王共
理臨機制斷無遠不伏王極快樂垂
拱安神時王令使往滿財城訪問圓
滿為有為無若其有者應觀彼妻為
有娠不使者受命即往尋求見其夫
主問婦有娠使還奏曰是事非謬彼
婦懷娠王既聞已即令使云召圓滿

来善言慰喻即以此城賜為封邑告曰汝婦有娠好須養護勿令傷損月既滿已便誕一男形貌端嚴世間无比三七日後欲為立名諸親議曰未知此兒欲作何字母便告曰我抱宿疾遍問諸醫雖進湯藥竟无瘳損及懐此子病苦即除宜與孩兒名為大藥母說頌曰

於諸患苦中　大藥最為勝　此是藥中妙
可名為大藥

後時其父肩擎大藥詣池澡浴於其道上見有魚骨謂是寶珠蹴之令出大藥報曰

見地有魚骨　脚蹴謂真珠　自業不肯修
強覓他邊寶　他所弃魚骨　斯非是寶珠
豈有毗沙門　弃珠於道上

父將大藥既至池已置於岸上脫衣入水見白鸛鳥在荷葉上便作是念我取此鳥即欲前就鳥遂高飛大藥報曰

鳥居荷葉上　見父已高飛　无宜更近前
欲取他生命

又於他日肩持大藥往殑伽河方為

洗浴既至河所置兒岸上脫衣入河
有大銅鉢隨流東下時有白鵝蹲踞
其上父見生疑不知何物顧問其子
大藥報曰

殑伽東注下　銅鉢隨流去　白鵝居在上
斯非是餘物

又於他日同前澡浴持大藥去置於
岸上時有澡瓶及草隨流浮去鳥居
其上大藥同前以頌白父是時大藥
既漸齔年與諸童子一處遊戲衆共
議曰我等元主可尊大藥為王大藥
立已揀諸童子將為輔佐從是之後
朋黨日多時有老婆羅門娶得少婦
容遊他鄉隨路而去時婆羅門行趣
藂薄欲為便利有一麁人來問女曰
彼是汝父耶祖耶女曰非父非祖乃
是我夫麁人報曰汝無羞耻不愧丈
朋於此世間美妙丈夫遍滿大地豈
可不見因何逐此老婆羅門汝此容
華虛令喪失宜應棄彼與我為妻若
彼老公來諍訟者於大衆所引我為
夫其女受言即與麁人隨路而去時
婆羅門就池洗已覓婦不得登高四

望見人將去即便急走至其婦所捉一手牽時彼盧人亦牽一手婆羅門曰汝偷我婦彼盧人曰我能設誓此是我妻元非汝婦因生鬪諍各相牽引少年強力女被將去時婆羅門自知无力冀有相助行於曠野大叫高聲去賊劫婦是時大藥與諸童子戲野林中聞彼大叫失婦之聲時諸童子報大藥曰仁既稱王有斯非理可去失婦何不相救大藥聞已即令諸童子執彼三人問言向爭何事婆羅門曰我老无力被賊劫婦賊曰此人妄語實是我妻大藥問女誰是汝夫彼便指賊此是我夫是時大藥見婆羅門推胷懊惱自撲于地即便伺察驗彼真虛問少年曰汝於何處將此婦來答曰從妻舍來問曰有何飲食答曰肉羹及飯加以清觴大藥曰若如是者我觀其食以辯真虛即令以指挾口竟无一物空見流涎問婆羅門曰汝從何來答曰從婦家來所食何物答曰酪漿及餅加以蘿蔔告言汝可吐出即便挾出一如所言大藥見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卷第二十七　肇[illegible]　[illegible]

已知少是賊劫彼老婁即與重掀掘
地為穽埋之齊咽以孔雀膽塗其額
上作如是字諸有偷婦賊者准此科
罪如是乃有偷牛羊等數有五百皆
悉同此而為治罰
時重興王現有村城皆被六日之所
控執王作是念我今力弱將欲如何
遂憶大藥思與相見不告諸臣整軍
而出往滿財城欲看大藥途經險阻
聞有大叫遍觀求覓不見有人王之
左右周旋顧察見五百賊埋身出頭
即報王知讀其額字云皆是賊王見
此事問言誰苦楚汝諸人答曰此是
大藥童子准法而作不罰无辜王聞
稱善起悲愍心遂便釋放是時大藥
及諸童子聞王軍至隨處而住時滿
財城所有人衆聞王欲至悉皆營辦
吉祥之物金瓶持水幢蓋幡旗出城
迎候王慰問已問言圓滿之子名曰
大藥令可速來父白王曰童子幼小
未堪奉命王曰可令前進父便引見
王見童子嘉其容儀雅麗兼有勇略
之才以其尚小不任委寄且留付父

迴軍都邑至本城已作如是念我今可試大藥童子智策才術即令使往語言滿日汝可以砂挼繩長一百肘速達將來國滿聞勅極大驚怖深懷憂惱作如是念我自生來未曾聞見如是之事以砂作繩憂惱而住大藥見父問曰父何憂色荅曰我未曾聞如是之事王從我索砂繩百肘以此方便加罪於我大藥報曰使人何在令我得見傳語奏王父令使見大藥報曰仁當為我奏大王曰仄陋小邑寡聞少見又無智策仰測天心未審大王須何色繩王處帝都朝多雋乂請垂一肘以樣求人非直百肘短繩手尋亦應可辦使去白王具陳其事王曰此是父說為子言乎對曰是大藥語王既聞已生希有心憶彼天神所言是實當令我國霸王可期後於異時王復令使往彼城中遣其作飯熟可將來又告曰其穀不得臼內舂擣亦不令一粒米碎不居室內亦在於外蒸煮之時非火非無火將飯來時不行於道不於非道不得步

涉亦不乘騎勿令見日復不在陰攀
飯之人非男非女使持王命至滿財
城便命園滿共相慰問具以王教告
彼令知聞更驚惶憂惱而往大藥見
憂進白父曰何故憂色父遂具告大
藥曰此不足憂我當盡辦即取稻穀
多集諸人令一一粒以指搣擽米元
有碎既辦得米便求煮處即於門外
簷下安釜煑之上施日光傍以火炙
其飯便熟持飯去時告使者曰汝可
一足履道一足踐荒所持飯器置於
頂上蓋蹤布傘非日非陰一足著鞋
一足徒跣此即非非步非乘使用閹人
便是非男非女持飯至已進入奉王
王問使者彼皆具答王聞大喜是誰
所為答是大藥王極歡喜謂使者曰
大藥謀略深遠有大智慧善閑法式
觀其計策實為王佐之才
後於異時復令使去報園滿曰我須
園苑林池具足花果茂盛可速將來
使至彼已具陳其事園滿憂惱此事
難為園苑無情不可移轉欲令持去
豈可得乎大藥見憂如前問答父曰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卷第十七　第二十一張

亭得不憂受王索園池如何將去大藥曰父不須憂我皆為辦令王歡喜即報使曰既奉王命敢不遵行但為此處園池長在荒野進止法式皆未諳知若至都城恐有輕觸伏願大王降一小園暫來相引隨後而去此事可成使還具奏王曰是誰之言答言大藥王倍驚歎實為希有

後於異時復令使云送特牛五百令彼養飼專供乳酪勿令事闕使至具報園滿憂惶大藥見父同前問答父曰亭得不憂王遣特牛令供乳酪既求非所得之无由若不遵王命致招重罰大藥曰請父勿憂我思其計令王聞已不徵乳酪即占父子二人具教其事洪向王城伺王出時相去非遠以大木盃繫於父腹上以裙覆兒轉于地啼哭呻吟次以香花告諸天衆於十方處咸請護持願令我父產生安隱既受教已父子相隨至王都處見王欲出去之不遠如所教事次第皆作哮啼出聲告曰天王曰願降慈悲得令我父蓐生安隱王聞其聲

令使往問何故出聲使見一人宛轉于地其腹甚大號叫出聲子以香花告諸天衆使人問曰汝何所為荅曰我父欲產不能安隱為此悲啼請天擁護使迴白王王嘆父子問作何事即具報王我父欲產不能得出是以悲啼王聞笑曰我未曾聞丈夫生子其子白曰誠如王言王知丈夫不合產孕何故付五百特牛令彼圓滿供於乳酪王頗曾聞特牛生子既无兒子乳酪何來王笑言曰是誰之計使曰皆是大藥王登其智後於異時王與大臣共相議曰大藥多知少有儔.類更以餘事試察精神即送一騾令圓滿養護勿以纏繫不置室中不餧以草隨處而放使到彼城騾付圓滿具告其事汝應善養勿令損失如不依教當罪汝身圓滿聞已憂箭射心作如是念此之難事天无奈何況當人也大藥見父問荅同前報曰父不須憂我皆為作即於晝日田中放牧夜取入宅於迴靈處既无纏絆其事難為專勤二十一人夜中看守一足

之下各配五人一人乘之更遞掌執
終而復始王令人審察如何看守使
報其事王曰若如是者騾无走路如
何加罪大臣曰可勅乘者於夜睡時
乘騾潛遁勿使人知彼皆隨作諸防
守者至天曉已報圓滿言騾已失矣
既聞告已恐喪形命憂惱燒心大藥
知已作如是念如稍寬縱設計可成
臨急相逼情懷恐懼告其父曰略有
一計為之稍難若父不憚羞慙當希
免罪父曰但令免死餘復何辭大藥
即便剃父頭髮以為七道仍以青黃
赤白彩色塗身令乘一驢徃至都邑
唱大音聲云大藥令至并將父来剪
飾形儀誠是奇異時王大臣聞斯說
已共作是語大藥遠来此為善事然
辱其父有黠慧章王及諸人皆出城
外共迎大藥觀其所作為實為虛王
及城人觀知是實于時大臣遂白王
曰如何大王先作是語大藥聰慧智
策過人觀此所為一何鄙賤王問大
藥曰何故汝今令父毀辱以至於此
答言大王令以為榮不知其辱臣有

衆多善巧智慧今以此事供養於父
王曰汝智與父孰為優劣荅曰我勝
王曰我不曾聞子勝於父子從父生
養育劬勞以此而言父勝於子大藥
曰惟王審察父子誰賢王與大臣俱
言父勝大藥前進稽首白言大王前
令養騾遂便迷失此騾乃是騾父理
勝於兒願王招領勿為重責王及大
臣聞是語已嗟奇計智絶代希有王
極歡喜遂即廣施威禮拜為大臣所
有國事皆委裁決聲譽日聞庶事明
察遠近委信莫不歌歎
時有婆羅門早閑書論為娶妻故多
用財賄未久之間作如是念我為娶
妻多有所費令我宅內財物空虛獨
守貧居豈能存濟遂向他處自衒巳
技求覓珍財得五百金錢持以還舍
既至村側作如是念我婦少年顏容
美麗與之離別巳歷多時室無男子
任情所作寧知彼意可委信不我此
金錢不宜持入於曛黄後遂往空林
多根樹下穿地埋舉使之故宅其妻
先與外人私通名曰善聽於此夜中

盛設芳饌食已同居時婆羅門既至
宅所知門而喚妻還問曰汝是何人
荅曰我是某甲婦聞其名遂藏善聽
於臥牀下即去開門詐現喜相引之
令入共至房中為設餘饌令其飽滿
食已便念豈非此婦與外私通因何
夜中有斯美食其夫性直問言賢首
今非好日復无節會因何得有此上
食耶荅曰近於夢中有天告我汝夫
欲至為此我知作食相待夫曰我誠
有福方欲至舍天遂告知食已同寢
各問安不婦曰君離我去年月已深
求覓財錢有所得不荅曰薄有所得
婦遂陰言意告牀下去我善聽須知
其數問曰得幾許來荅得五百金錢
婦曰安在何處而不告我荅曰且自
安隱明日將來婦曰我與君身等同
一體何須隱避而不告知彼性愚直
荅曰安在城外去我善聽須知處所
問在何處荅曰在某林中多根樹下
婦曰聖子行路辛苦且當安寢知其
聽已作如是語善聽聞者可速為之
即從牀出向多根樹下取得金錢持

還本宅其婆羅門既至天曉往藏錢
處唯見空坑一无所覩即自拍頭椎
胷大哭還向宅中諸有親屬及餘知
識共來問曰何故憂悲答曰我久經
求非常辛苦得金錢五百遂於昨日
曛黄之後既絶人行藏某樹下歸舍
而宿今來欲取被賊將去諸人報曰
此之委曲餘不能知汝今可問大藥
彼有智略超絶諸人汝若歸投錢應
還得自餘方便非我等知時婆羅門
行啼泣淚至大藥所共相問訊即以
前事而告大藥彼便問曰仁豈向人
說耶時婆羅門悉皆具告大藥念曰
其婦必與外人交通作斯非理即便
安慰婆羅門曰且可忍心勿生憂惱
所失之物當為尋求問曰仁家頗有
犬不答言有令可歸舍報其婦曰我
先於大自在天像前作如是願求若
平安得歸故第者當請八婆羅門為
設供養尒延其四我請四人婆羅門
既報婦已還至大藥所報言已作大
藥曰八人來時可於我舍將一人去
令住門前諸人入時令其覘察告其

人曰汝可觀彼八婆羅門何者狗見
逆面而吠何者弭耳掉尾向前見此
相時汝當記憶可令其婦自行飲食
觀於誰處哀盼言笑使受教已即往
其家在門而立所謂八人次第令入
狗見皆吠唯於善聽弭耳前迎嘔嘔
作聲掉尾而喜是時使人記識善聽
次於食時其婦行食於善聽處揚眉
共笑有異餘人使還以事具告大藥
大藥聞已即便彈指奇哉此人果偷
他物遂令使者喚善聽來而責之曰
豈婆羅門有如是法他人之物竊作
已財汝所取者即應還彼答曰敢為
重擔不取他財是時大藥告使者曰
此是惡人可禁於獄隨常國法重加
苦楚彼聞苦語便大驚怖白言大臣
願見救護我當還物即取金錢封元
未開付與大藥便以本物還婆羅門
彼得歡喜作如是念我等衰老還得
本錢者並是大藥之力我今宜可重
報其恩即減半錢持奉大藥大藥受
已還卻分付告曰我務濟人寧求自
利于時國中善名流布王及諸臣寮

鹿之類既聞知已作如是語我等有
福感此勝人共相保護不令枉橫輒
有侵欺
時有一人因向他方還來舊所在其
城外池邊歇息於皮袋中取麨而食
忘不繫口餘處旋行時有毒虵入於
麨內其人既至不審觀察繫袋持歸
於城門外路逢相師告言男子我觀
汝顏命在須臾其人雖聞不將為慮
去之稍遠悔不徵尋便作是念我今
宜去先問大藥然後歸家彼多智策
能為我決并持麨袋至大藥所具陳
其事大藥念曰豈非袋內有惡毒虵
又彼相師作如是語於衆人前即令
置袋于地以杖扶開有大毒虵從中
而出張鱗吐毒蹴身而去諸人見已
共歎希奇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十七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十八　賤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第六門第四子攝頌大藥之餘

是時大藥既知國事將領四兵遍觀國界每至城邑聚落問諸人言此等聚落誰所管耶諸人答曰此是其大臣彼是其大臣攝之屬已將為封邑大藥聞知所有村城皆六大臣之所管攝國主但唯內宮及飲食而已既遍觀已還白王曰何處城隍及以聚落是王所有王曰我今无力知當奈何幸蒙上天豫告於我滿財城內在園滿家當生一兒名曰大藥既長成已立為大臣端拱垂衣化洽黎庶為是因緣汝從胎中我奉天命諸事供給今既成人親近於我大臣之位汝今已得宜可順彼天所記言廣設智謀共宣國化令我自在安隱為王是時大藥稽首致敬白言大王伏願无慮我當助王令得安樂大藥即便於自國界所有城邑屬六臣者令使告曰諸君當知此為大臣不遵國令致

使賦役辛苦非常贊貧婁耶不揑得濟我令以實相告若用語者長受安樂不復辛苦所課賦稅隨力有无眷屬妻子永无勞擧君等六城各自牢守假令王命及六臣追无宜用語誤其自至亦勿開門報去大藥臣來我當賓伏於其國内聞斯教已並悉依行不遵舊令時彼諸臣共白王曰諸城反叛其欲如何王曰卿等可嚴四兵隨處討伐諸臣各至彼不見隨臣奏王曰我等無力王可自來王即親行彼亦不伏徒勞戰陣淹滯多時諸城奏曰我於大王无心違背六臣暴虐由是不隨若令大藥臣來我皆降伏王即令使往喚大藥彼聞勅召馳至王所諸城百姓聞大藥至皆悉无違開門令入大藥即便削除虐政更制輕科彝倫協叙小大無怨咸歌舞造共喜來蘇賑貧窮恤孤寡猶如父母各生慈念國内人衆悉皆雲集扈從大王俱至城所聲聞隣國遠近稱揚王乃以女娉于大藥雖蒙貴愛无驕恣心時有異方貧士來投此王冀

求榮祿王不見許復求大藥大藥家
慇遂便招納拯以衣食令無乏短時
有婆羅門來從大藥求索糠麥即便
違與時掌庫者苟事遷延不即持惠
後於異時王與大臣及諸寮庶朝集
一處王告衆曰私密之事誰可告知
有云密事應語知識有云父母有云
妻子然大藥默无所說王曰大藥卿
何不言荅曰言何容易如我所見凡
隱密事不可告語一切男子況復女
人王曰豈並如此大藥曰此之虛實
王當自驗後時王家失孔雀鳥大藥
捉得別處藏舉將餘孔雀對婦前殺
報去汝豈不聞王失孔雀荅曰我聞
大藥曰此鳥即是可疾料理我欲充
食不得向人共論此事婦聞便念我
父於此妾寄非常今者如何殺鳥而
食誠哉鄙事無懼愆章又將餘女顏
容美麗以妙莊飾引入宅中報其婦
曰此之少女是王宮人我愛將來勿
傳斯事婦聞此語深生忿怒我父如
何不審思察任用反隨无宗族人補
為大臣妾以國事豈以王宮內人將

充已室所愛好鳥殺以為羹又復外國客人共相叔納供給衣食養為義士婦以此事具白王知父於其人深相委寄我觀惡行實无以加今可令其退歸田里王聞此語情生異見遂令魁膾將大藥去准法刑戮時旃荼羅以赤鬘花繫於頸下打惡聲鼓惡人隨逐擧刀怖懼如炎魔卒送向尸林臨將就刑無人肯殺觀者悲泣愛若已親各出哀言為求天佛時外國客給衣食者報諸人曰我能殺此將出城時彼婆羅門執大藥衣裾從索麨麦一升是時大藥見此事已而說頌曰

國王不可親　惡人難附近　但是隱密事
不語婦人知　我不食生鳥　不該內宮人
不憶作欺心　負他麨麦債

是時大藥欲就刑時作如是語使者聞已謂大藥曰汝智過人作無義語荅曰此無義語非汝所解可將我詣至大王處使以此語往白王知王雖聽言亦未能了遂令使往喚大藥來問曰言何無義荅曰語深有理王曰

其事如何大藥白言願王善聽略陳
頌意所言國王不可親者王先國中
所有城邑並不自屬但唯飲食內宮
而已我運籌策應彼強自寧國安家
咸令復業皇基熾盛率土歡謠庫藏
豐盈皆是我力今欲殺我將報昔恩
故云國王不可親也言惡人難附近
者昔有貧人他鄉遊客來投王處乞
求活命王不見納遂至我邊我見貧
寒給以衣食得存性命不思恩分今
來殺我言隱密事不語婦人者王昔
因朝告諸人曰若有密事誰可告知
有云父母妻子等廣說如前我云皆
不可親當密觀察王當自驗王家孔
雀我實不食別將餘鳥令婦養王
宮內人我無交涉宮人瓔珞權假將
來暫借餘女居我宅內若不信者可
喚將來王喚宮人對觀無異言不貧
他糠麦者王令兇膾將殺我其人
遂至急捉衣裾口云還我一升糠麦
意道無悲不知機變昔時乞麦見死
来微王聞頌義察其事已知大藥無
過歡喜釋放便脩盛礼拜為臺臣是

時大藥稽首白王曰觀諸女人可共
談言不所賜女者於我無用請即收
取我今自訪言行德義氏族相當聰
慧女人以充家室即辭王去作婆羅
門像手執淨瓶搊吉祥線身著鹿皮
面塗三畫往本城中欲求其婦路中
日暮見婆羅門彼便相問仁從何來
大藥答曰我從辨提醯城來欲向何
處答曰向滿財城問曰汝於此處頗
有相識欲投宿耶答曰先無便將歸
舍如法安置大藥見彼婆羅門婦知
非貞素既經宿已旦便欲去婆羅門
曰我此貧居即是君宅往來停宿幸
不為疑大藥便許執手而別遂於前
路於麥田中見有少女儀容端正似
出良家便生愛念問言賢首汝名字
何答曰我名毘舍佉誰家少女答曰
聚落中尊長我之父大藥念曰雖有
容儀未識其智今可試之大藥即往
到麥田中高舉兩手以腳踐麥毘舍
佉曰已知護手足亦宜然大藥念曰
此女有智即便告曰少女耳璫可愛
光彩異常答曰為蓋臭身有何好處

又曰甚好容顏答曰父母所生非關容飾問曰父何處去答曰一身兩事問曰此言何義答曰身行取棘斷其舊道更通新路母在何處答曰歸家取種欲植晩田問曰汝能與我爲妻室不答曰此由父母非我所知問曰向滿財城路在何處平直柔軟復无棘刺汝應指示令我安行女指曲路即自前行往至池邊變衣而坐盼其一目識彼大藥識知我不須臾大藥行至池邊遥見便識而說頌曰

身著无縷不織衣　无非氎線所成就
一眼宜應指示我　何路當往妙花城

是時少女聞其說已微笑而言曰

滑路宜應去　澁道不須行　遥見大藥林
近邊而可過　復見作麨地　有樹著赤花
弃左右邊行　當尋此道去

大藥隨語尋路而去至妙花城去城不遠往毗舍佉宅不見父母遂問城主曰君等若能與我毗舍佉者深成恩造時彼諸人聞是語已俱生忿怒報言婆羅門汝乞索人實无著恥因何造次求毗舍佉此女儀容與天仙相

似即宜速去離我城隅若更重來令狗食汝時婆羅門既尋所望還至毗舍佉所女遥見已遂唱善來是時大藥具陳上事向問諸人幾不被打女曰君作非理是無智計求親之法不應如是大藥曰如何應作女曰先且相識次當親附後可延請設諸美食有所陳者方具說之既聞告已乃至設食次第皆作後求毗舍佉諸人告曰當隨汝意論此事時父母來至大藥遂與城主共到彼家告其父母暫聘之事答曰君等且住待我思量諸人告曰無宜更思此婆羅門少年端正博綜經書四明五論无不通達徒延歲月此輩難逢即可娉與无宜更住是時諸人既對大藥誠言與女即以為定於其父母奉以上衣毗舍佉亦留礼贈還向辯醞城欲詣中興王處於其中路遇他設會得糖麦一并裹在衣語往先投宿婆羅門處扣門而喚其婦出問汝是何人答曰是汝夫友婦曰我夫不在不納外人可向餘家以求宿處大藥便念此有何

事不容我宿未及遠去見有餘人進
入其宅大藥又念由有外人不令我
入如是躊躇其夫遂至即喚開門婦
聞聟聲魂神驚怖不知何計遂以私
人安小篅內夫與大藥同時入門大
藥告曰我此穄麥何處得安婦曰可
瀉于地荅曰恐鼠侵食遂觀屋角及
於牀下一無所見傍有小篅大藥思
量人定在此告其婦曰麥置篅中婦
曰我家所有並安於此如其著麥物
欲如何夫曰此停婦女何不出物安
麥篅中彼便逆拒不許近前婦知意
止無奈之何遂便驚怖討无所出報
言篅澀恐當損麥大藥曰汝不須憂
我不令損即取糞草及乾牛糞於篅
四邊欲以火炙其婦心急恐被火燒
即令別人報彼父曰汝子遭厄急即
可來父聞走至知子在篅報大藥曰
汝若須篅我當酬直可索幾多荅曰
金錢五百如是論時四邊然火父曰
我兒今死何用錢為遂與金錢與篅
將去大藥明日遂分一百留與主人
所有事緣並皆告語汝婦惡行自可

深防遂即裁書與婆羅門令往妙花城并附金錢四百與毗舍佉并報城主去我非行客是王大臣自為求聟前至於彼其毗舍佉善當養護大藥便即往辯提醯其婆羅門持書及錢至毗舍佉處授所持書及金錢三百毗舍佉得書去

四橛可成衣　少一不能織　如其杙有闕
橛足可令輸

既讀書已次領金錢唯得三百遂於牀下求覓足橛使者問曰欲何所求荅曰今有王家罪人欲須橛足既得橛已報使者曰我不曾解若為安置仁可引腳我暫試看其婆羅門稟性愚直遂便舒腳內彼橛中毗舍佉即以送楷打令牢固使者曰何故禁我報曰彼寄四百汝偷百文使者念曰此真希異二俱有智其事難欺便以百錢依數還了父母既來以錢呈示報言前來我者非貧婆羅門乃是辯提醯國王大臣名曰大藥父母眷屬聞此言已皆大歡喜我等有福得與如是第一大臣而為婚對興隆家族

莫在其人後是已後與毗舍佉澡浴衣服飲食牀座悉皆精妙既豐資養儀容倍常端嚴可愛是時大藥行到本城王及諸臣聞大藥至咸皆慶喜既見王已王問大藥求得妻不荅言已得王曰何如荅云少女容華顏貌超絕聰明多智辯慧殊倫與我為妻是當其匹我今啓王為將來不王曰卿是大臣更無過者所須儀礼事在精奇任意莊嚴令衆歡悅大藥奉命即與餘臣婆羅門居士及諸人衆為馬車步卒領四兵往妙花城至毗舍佉處共為婚姻礼事既畢將還鞞提醯歡樂而住時有北方五百商人皆為販馬來至鞞提醯於此城中有五百婬女儀貌端正庠序可觀歌舞言詞並皆超絕所有商客來至此者衣是財貨皆令罄盡五百倡女就五百人各為歡戲唯商主一人未被惑亂彼倡女中最第一者往商主處求為親密彼不見許更與諸人日日來至而彼商主貞確不移更復頻來共為言笑商主曰我無邪念徒勞往還倡

女曰若君鬪志與我何物答曰與上
馬五疋若無私過汝當與我五百金
鐵作此契已倍與方便來相媚諂然
不能使商主傾心諸商人曰城中築
一不可逆情商主報曰我於昨夜夢
與交通何勞親見諸人聞已共報倡
女彼女即便將諸手力來微商主當
副前言與馬五疋汝已鬪志共我行
非商主曰汝無羞耻誣枉好人便詣
王家斷事官所平章至暮勝負未分
明日可來更為詳審大藥還家遲於
常日毗舍佉曰來何晚耶彼即具言
猶未平斷婦曰君等諸人明閑道理
此尚不了豈成智乎大藥曰我等未
閑汝能決不婦曰我識為斷觀智如
何君先奏王召諸臣衆并牽五馬共
至池邊可於衆中喚彼倡女問曰商
主與汝實行非法可將實馬如其夢
裏池中影馬隨意牽歸若言影馬无
實可持者夢中行欲事亦同然大藥
聞已深生嗟歎即於明日奏王召臣
集諸人衆并及倡女共往池邊五馬
牽來於岸上立如毗舍佉計次第咸

問王衆既聞皆生希有王告大藥曰
卿等昨朝作是斷者无煩今日重集
劬勞此是誰計荅曰是毗舍佉我昨
晩歸具陳其事王等嗟異云毗舍佉
有大智等名稱流布遠近咸知時有
北方獻二草馬一是母一是女形容
大小毛色無殊母之與女莫能分別
王衆同觀無人辨識毗舍佉聞已告
曰毛鞕者是母軟者是女衆歎希奇
復於異時有呪虵人將二毒虵來詣
王所形狀相似雄雌未識人皆不委
大藥以事告毗舍佉彼聞微笑荅曰
君等迷此何謂智人王所識知虛飡
封祿大藥曰汝能知不荅曰深識應
以軟物繫於杖頭向虵脊揩拭脊若
曲動者是雄其不動者是雌即隨言
作日驗不虛人皆嗟善

時有南國商人將栴檀杖來至王所
兩頭相似本末難知問毗舍佉同前
譏笑可將此杖置池水中本即下沉
末便上出試果如言人皆歎美王作
是念我今且欲試諸大臣誰最有智
即於樓上更竪幢竿竿頭安置光明

寶珠日光輝照影落池內與珠不別
告諸人曰若入池中得此珠者我當賜
與人皆入池求不能得大藥還報毗
舍佉彼便荅曰可向上望尋得珠本
隨言而取王曰是誰上智荅曰是毗
舍佉王乃與珠弥更稱善時諸大臣
見毗舍佉儀容挺特舉世無雙皆悉
有心共為私愛以妙珠寶通使往還
然毗舍佉曾無異念見求不已告大
藥曰於君國境有如斯事是他好婦
遂即私求深誠鄙惡荅曰此是世法
人皆共傳然彼婦女是貞確者即不
隨從婦曰我欲辱彼勿當見責荅曰
隨意婦曰君可稱病我自知時大藥
如言辭之以疾諸臣遣使問毗舍佉
報云夫患我意无違即造木人形同
大藥卧在牀席覆以薄衣報諸人云
我夫病困形命無幾可隨自力與我
相親勿令人見遂即造六大櫃安六
房中大臣來者報云且藏此處恐有
人知待入守已即牢鏁關如是六臣
咸入於櫃告諸人曰大藥已亡王及
諸臣中宮寮屬咸作是念如是勝人

一朝殞歿各生憂苦號哭失聲時毗
舍佉便舁六櫃來至王所白言大王
大藥身死所有珍貨咸在櫃內宜親
領受并說二頌王見悲慘今日身亡
便將物至于時大藥從側門入花纓
飾體來詣王前含笑而白王言於我
愛念無深幾死不停即取貲貨王曰非
我索財是毗舍佉身自將至作如是語

大王今當知　大藥身已謝　此是彼珍寶
開櫃可親觀　我夫形影沒　孤寡无依附
恐有外人欺　失此王家物

大藥曰若尒王可開看何物珍寶既
開櫃已時六大臣各從中出王問其
故六臣荅曰

我等由情欲　遂被女人欺　願乞大王恩
不敢更如是

王曰世間輪轉皆由色欲既遭此辱合
受重愆卿等且歸後別量度王乃歎
曰嗚呼女人能有如是貞素殊操計
策超倫昔未曾有大臣輔相被辱至
斯因此便能制馭欲者王既慶悅於
毗舍佉倍加封祿諸國普聞
是時大王作如是念大藥有福感得

如是智慧之妻便告大藥曰汝當為
我求一夫人具才智者能令內外國
政安寧我唯端拱安樂而住大藥對
曰何處可求王曰我聞半遮羅國王
有一女名曰妙藥儀容絕代雅思超
群宜往求婚理亦應得大藥答曰彼
是隣國事若怨讎先以方便然後求
及王令輔相自往言婚時彼王自見
便到已便共議曰鞞提醯王多有兵
力共交婚者情事相親彼若自來吉
凶之事隨意當作如是議已即便許
諾卜選良晨可於某日宜來就此共
作婚姻使還白王求得彼女當於某
日期以禮成彼王至日廣設珍饌所
有飲食皆和毒藥時半遮羅王令
使報鞞提醯曰我已備辦當可速來
其使至已大藥白王未可倉卒當善
量議隣國為怨自古常事每有諍陣
難共相親王曰與誰評論答言大王
願不為慮我有鸚鵡名曰具相有大
智慧善識人情使往彼城觀已還報
王言任意是時鸚鵡既受言已翻鳴
騫翥到彼城中依于樹杪四顧觀察

誰可量議通信去來誰堪委付竟无
一鳥共為籌度遂入王宮於彼林中
見舍利鳥巢即至巢邊共相慰問汝
從何來具相荅曰我從北方室利王
處來先是監國使者以舍利為婦年
少容儀端正無比恭勤智慧善解言
詞因蹔出遊被鵄擒去我為此故憂
箭中心隨處追求聯翩至此我無儔
匹願汝為妻荅曰我不曾聞亦所未
見鸚鵡之鳥以舍利為妻但聞鸚鵡
還將鸚鵡為婦是時具相更以種種
方便言詞共相勸諭而說頌言

我是北邊王　室利守國使　舍利為我婦
智慧有言詞　蹔因遊戲出　遂被鵄將去
我緣求彼故　飄飖因至斯

舍利荅曰

舍利鸚鵡妻　未曾聞是事　還將鸚鵡對
智者所共知

各說頌已更復評論得意相通便為
妻室既為交審情無間然是時具相
見彼王家造作種種上妙餅食色類
衆多皆是希有具相見已告舍利曰
何意宮中營斯咸饌我今頗得嘗其

味不答曰雖有如是上妙餅食悉皆安毒問言何故答曰為鞞提醯王欲來成礼作斯飲食然有密意害彼王軍具相委問細察知已而說頌曰

咸云此王女　聘與鞞提醯　雖有此傳聞
未知虛與實

舍利答曰

王不與彼女　愚者謗稱量　以此為方便
意欲行誅戮

是時鸚鵡知此事已如大商主得上奇珎踊躍歡欣告舍利曰

我今還本方　報室利國王　得好聰明婦
相似解言詞

舍利答曰

聖子汝今去　見彼室利王　七宿早須還
无宜更遅晚

是時鸚鵡飛上虛空不久便至大藥之所以事具告大藥次第悉以白王勸不須往是時彼王知此不去整四兵衆詣鞞提醯四面圍合進退无從王與大藥共為謀計其欲如何大藥曰不可交兵應為離間時彼營內有五百大臣皆以國家珎寶而重賄遺

諸臣既得咸生異念不隨王語大藥
與王作斯事已令使報曰非我不能
與君共戰既為妻父即是家親當善
思量身存為本今至我所活不自由
若不信言當須親驗我將某物與某
大臣六五百人皆受贈賜可即搜問
足了真虛彼即尋求悉皆是實彼知
事異中夜雙穿既至城已遂使掩殺
五百大臣諸臣之子令繼父業大藥
白王事已知是且無他難我欲整往
求女為婚得不未知須觀其意王曰
隨去大藥將兵往半遮羅國國中停
止彼王便喚可入城來答曰我不入
城且宜向彼大臣家住王曰隨意時
諸臣子共作是議殺我等父皆由大
藥既是怨讎不應輙放臣白王曰鞞
提醯王自無計策興隆王業皆是大
藥之功由此不能有所侵掠且留於
此勿令四出我將兵衆往彼城王
乃稱善即領四兵至鞞提醯國圍遶
其城于時大藥知半遮羅王從某道去
向鞞提醯大藥訪知彼王孫寶咸在
某處并女妙藥一處同居大藥即便

強入宮中將女妙藥及諸珍寶摠率兵衆別路而歸既見王已摠集朝官慶喜無量時半遮國使至奏王珍寶及女被他將去王得信已爰命旅師時此國王廣施大礼替媾已畢即策妙藥為大夫人時半遮王令使賫書與妙藥曰我懷憂悶汝豈不知可細尋求誰傳此事食和毒藥欲害彼王女得書已推察其事知是大藥鸚鵡傳通密信令使報父父得書已覆遣使報通此消息皆由鸚鵡察知事已往還相報遂致紛披喪乱家國彼之鸚鵡可附將來女籠鸚鵡寄與父王王見鸚鵡倍生瞋恚由此傳鳥亡國喪親更勿評論即宜殺却鳥乃聲首而白王曰幸願依我祖父死法以取命終死亦無恨王曰隨彼死法而斷其命屠者問曰死法如何鸚鵡荅曰麻纏我尾瀝以膏油爇火令著任其自死屠者如言作已而放鸚鵡遂即飛二處空奮迅毛羽火延空室燒盡無遺遂入池中洗沐而去騰雲振翼往数提醯大藥問曰汝生還耶鸚鵡具

荅大藥歡喜半遮羅王瞋心猛盛更與女書由此鸚鵡燒我宮室必須守縛急送將來女即如言還送鸚鵡王見大怒令燖毛羽煑以沸湯屠者去毛弃之籬外報言汝去飛鷄下見掠以慈虛到一神祠鷄便欲食遂告鷄曰兄食我身肉纔一日如其見放於日日中上好肉食常令飽滿鷄曰誰當信汝荅曰爲作盟要又復我无翅羽不可飛空一兩日間觀虛實復告鷄曰雖是恩慈未得其處持我至彼王天祠邊徐放於地鷄隨言作至神祠處進其堂內入神背後一小穴中其守天祠人以諸香花神前供養鸚鵡言曰汝去報王王有惡行諸神共瞋比遭衰禍皆是我作若不供養殃酷未休可於日日多獻生肉胡麻豆子各置一升如是存誠我爲恩會時守護人便將此語白大王知王曰若如是者隨所言教我當悉爲作是祭神經多時節鷄食生肉鸚鵡食麻毛羽漸成堪得飛颺欲有去意告守護人曰汝可報王尒所多時供養於

我更有一事汝不得違王及中宮城隍寮庶咸剃鬚鬢俱來我所我當施與富樂無窮使者白王王即隨作晝除鬚鬢至天祠中礼天神足求哀懺謝鸚鵡飛出空中說頌曰

凡事皆及報　無有不報者　汝落我身毛
我今還剃汝

作是語已搏霄而去至大藥所問曰何意遲遲令我見佐即便具說此所經事大藥聞已極生歡悅具白王知王嗟希有報言大藥汝真有福所感眷屬皆悉聡明毗舍佉神智過人鸚鵡爲世所難及

後於異時王作是念於諸臣中誰家有智於諸大臣人付一狗令其養飼齊介許時教作人語諸臣將狗各還其舍倍加養飼然無方法能令人語大藥得狗亦將至家去常食牀不遠而繫其狗每見大藥食時芳香芬烈餅果盈前雖有希望不與一片但將麁食而養餧之支濟性命不令其死形容消瘦僅得存軀王總命臣所養之狗可將來集試復觀察解人語未

諸狗既至悉皆肥悅並不解語唯大藥狗羸瘠異常王曰卿狗何瘦答言大王我所食者常與同味狗便語曰此人妄語我常受飢幾將至死大藥曰此解人言王所親見王便大喜賞異諸人

後於異時王試諸臣誰有智慧便以諸羊人與一口報言養令肥咸不得使其肉有脂膏諸人無智皆養令肥大藥得羊常與飲食令其飽足形貌肥壯然刻木為狼時時來恐怖羊雖飽食脂膏不生殺已共觀果如其事王曰何意餘羊有膏卿羊無耶以事具答王曰深有奇智

後於異時諸大臣子數有五百同集芳園共為歡會言論之次各相問曰於誰室中有奇異事或餘處見宜各說之是時諸人悉皆說已次問大藥之子汝之宅中有何奇異答曰我家有石以呪力持置在水中浮而不沒諸人報曰未曾聞見石浮水上即共立契賭五百金錢子還報父我言浮石賭五百金錢父曰不應現石將錢

五百酬彼諸人大樂家中教一獼猴善閑音樂告其子曰汝因集會可問諸人誰復見有奇異之事他皆說已汝當報曰我有獼猴善閑音樂歌舞絲竹無不備解諸人報曰前無淨石已罰五百金錢今若更虛倍輸千直如其是實我出千錢便將獼猴共至王所令作音樂是事皆成彼出千錢以酬賭直王曰我曾不見如是之事生大慶悅廣賜珎財歎曰大樂之智於諸衆中寂為第一

時此城中有婆羅門聰明叡智學善四明娶妻未久便生一女顏貌端正名為烏曇婆羅門自立要曰若有男子於我邊學與我齊肩者我此妙女當嫁與之女漸長大於此國中有婆羅門生一男子形容可惡具十八種醜陋之相父母見已極生不樂名曰惡相雖漸童年不教為學此兒醜惡令我羞恥其兒長大自恨无識遂入城中以求學問至彼聰叡婆羅門所禮而致白我來請益幸見哀憐彼便納受未久之間所有書論悉皆學盡

婆羅門便生是念我先立要如其有
人學盡我業者我當以女妻之此兒
雖復容儀醜惡難違本契若負心者
不得生天設令諸人見笑於我我无
違要即為具礼以女妻之其女威光
儼然可畏遂令惡相不敢近前惡相
念曰我今為容情懷怯憚宜將歸舍
隨意所為是時烏曇既見惡相心生
不悅作如是念我具容華夫便醜陋
為人所笑生亦何顏惡相遂便將還
本處於其中路道粮皆盡至一池邊
為飢所逼時有行人和麨欲飲烏曇
從乞彼便減與惡相持將一邊自食
烏曇告曰宜分多少聊用充虛惡相
告曰古仙有制女不飲麨為斯不與
次於曠野忽逢遺肉惡相取食不與
烏曇告曰此亦古仙不許女食烏曇
念曰我無福德父母嫁我與此惡人
深生悔恨次至烏曇跋羅樹惡相上
樹取果而食妻曰可打共飡無宜獨
食遂墮生果熟者自食報云可落熟
者告曰若欲熟者上樹自取彼為飢
故即便上樹摘果而食惡相見已便

作是念我無相分感得如斯輕躁之婦自上高樹摘果而食又復我身未能自濟誰堪更養此無用妻既生嫌賤便下取棘圍樹而去于時中興王因出遊獵至彼林邊其女失夫情生苦惱大叫悲哭王聞其聲王便命曰此既空林誰為啼哭尋聲遂至烏曇去女邊觀彼容儀疑是天女或是諸神問言神仙何故來至於斯女以頌答

大王今當知　我非是天女　亦非諸神類
無夫受苦辛

時王使人扶令下樹歡悅莫逆宛若平生遂與同車將入宮內是時惡相隨路而行起悔恨心我為非法如何曠野獨弃少妻可覆取之相隨歸舍至彼樹下不見烏曇餘人告言國王將去與之同乘共入宮中惡相聞之倍生憂慼詣王門所無由得進見運瓶人即便隨入望見其婦與王歡戲自念何緣變得交語即詐餘事高聲說頌告曰

汝在金牀上　花鬘自莊嚴　不共我歡娛
巧匠持刀斧

女聞報曰

飢渴至池邊　從君覓漿飲　報言女不合
長恨可嗚聲　同行經曠野　噉肉不相分
念此至亦枯　舞時須著節　自上烏曇樹
熟果不相惠　憶此身心悴　兩姊向前嚭

惡相報曰

汝不憶念我　碩學多才智　為人專少虧
弃我長離別　登山自墜死　服毒取身亡
殺罪汝身當　巧兒牢把鑿

女人報曰

住意山頭死　隨情食毒亡　我愛汝見輕
奈何應打殺

此中語頌第四句皆是當時取曰語事兩為詞句意欲述人更無別義

時彼二人意詑餘言共相對答王便問曰夫人言義何所談爭我聞不解可為申述烏曇即便向王具說此是我夫父母嫁與有大智慧洞解四明令為相求來至於此王曰汝可默然無勞共語又汝今日意欲如何更與彼人存昔愛耶答曰寧有斯事自當令彼於我生嬾然此婆羅門多解呪術不應造次苦責其人王即以緣報大藥知大藥曰願王勿憂我令彼女

六王愛重其婆羅門身形鄙劣六人
光彩超群不敢親附是時大藥報婆
羅門曰仁來宮內欲何所求答曰我
婦大王將入宮內問曰識汝婦不答
曰我識大藥曰宮女五百皆喚來前
若是汝妻即當牽取如其謬誤刀斬
汝頭彼言隨教王勅宮人並皆莊飾
來至我所即皆總集如帝釋宮五百
婇女隨從爲曇皆詣王所大藥遂報
婆羅門曰識汝妻不惡相既見非常
嚴飾猶如龍虵被呪所禁一無言說
又如赫日不敢目視時婆羅門遍望
而住諸女皆過有一從婢形如餓鬼
在後而行惡相捉之云是我婦大藥
曰若是汝婦隨意將行即便持取而
說頌曰

上人還愛上　中人自愛中　我是餓鬼形
還憐汝餓鬼　棄此天宮處　相隨向鬼家
色類正相當　求餘不可得

復於異時大藥因有少過王意不平
遂不與語王與宮女向苑園中竟日
遊戲是時夫人脫頸真珠瓔珞價直
百千兩金掛樹枝上忘而不收日暮

言歸瞻至中宵然後方憶將彼真珠獮猴見之持上高樹亟令使去急可取珠使去不獲時有乞兒拾殘食巳將欲出國使者遂執更無人入還我珠瓔答曰我是乞人不見瓔珞即便打拷將付禁官乞者自念我今應設方便若更住此被餓而亡告使者曰我得珠瓔持與某甲長者之子使者即便叉長者子同一木械而拷其足時長者子録至食時多持上味乞人從覓子乃叱曰汝為此故引我將來不能與汝子既食罷欲去旋迴答曰我時來至不能共去彼便愛語告曰可共我行令汝安樂報曰可為要誓當隨汝言彼既設誓遂共旋行于報家人曰明日巳後常將兩人食來乞人因此情生歡樂作如是念我於昔時遊行城郭尚不能得麁食充軀今餐美味更何所少然我不能獨身而臥即引城中第一倡女此亦共我分瓔珞珠女既至巳同處禁身便要交歡得意而往乞人念曰設禁我身滿十二年亦未求出然於五欲尚未圓

端美妙音聲終須悅耳復引樂人共
取瓔珞彼雖稱狂不免禁身音樂隨
情更無所乏如是遷延遂經多月諸
人勞倦共告乞人曰汝放我等令汝
安樂乞人自念斯等既出豈復相憂
如我思付自非大藥計策鑒明能令
我身免斯幽獄即引大藥之子亦共
分珠其子既禁大藥便念我子被幽
寧容閑住即入白王我雖有愆子無
過咎因何我子輒復禁身王曰百千
兩金真珠瓔珞乞人將去於外共分
具說所由以告大藥即白王曰願不
須憂此妙頸珠無人將去以日之計
必望求得其所繫人請皆放出王令
釋放大藥入園撿失珠處仰觀高樹
見有獼猴念彼珠瓔是此將去然須
方便始可得之即白王曰還可如前
宮人並出頸下瓔珞咸悉莊嚴獼猴
還見取珠掛頸大藥曰宮人起舞猴
見亦舞大藥曰可並任頭猴亦任頭
珠便墮地王見大喜嘆其奇智捨罪
榮功重增封祿時彼六臣因聚一處
共為議曰我等昔時王俱愛重分疆

壹野並得安居今日由斯貧賤下但穀宅薄伎遂得當途致令我等喪亡祿位侵城奪邑知欲如何一臣告曰我等六人共為盟要所有言契誓不相負同心戮力杜絕怨讎大藥及王於我無恨可令祿位還復知先如是議已明日六臣共詣園所大藥既見六臣一處同聚必有非常之議便告具相鸚鵡曰汝往園中觀彼聚集作何籌議還來報我鸚鵡即去隱影林中聽彼言說時彼六臣既至園中各以男女共為誓對作如是語既為親密充復猜疑謀計之事勿令外洩以實相告一云我先曾食王家孔雀一云我與內人交通餘並各述已情共為謀事如是六人更相告語便共同盤一處而食鸚鵡聞已告大藥知大藥入內具白王曰王之大臣如是忠素伏惟忌察事欲如何王具問知悉皆是實即便擯斥驅逐邊方佛告諸苾芻汝等勿生異念往時大藥者即我身是中興王者舍利子是彼六大臣者即六師是我於昔日擯彼六臣

今為三界衆尊現大神通還駈六師外道汝等苾芻於善知識應當親近然由智識聰敏通明一切内外典籍終能成就如是威德汝當修學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十八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勑彫造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卷第二十九　駿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第六門第四子攝之餘明佛從天下等事

尒時佛在室羅伐城既現大神通降伏諸外道利益無量衆隨類悲歸依一切人天咸令歡喜遠近城邑婆羅門等及工巧人並皆来集室羅伐城於世尊處而為出家時彼諸人所有眷屬皆来尋覓至此城中見已告曰仁等捨俗而来出家欲令我等若為存活答曰汝若愛者可住於斯當受其法彼曰善哉我當修學即皆出家時婆羅門等見已譏嫌此等工人出家捨俗我有作務欲使何人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作是念工巧之人来出家後還畜昔時所有作具由是因緣致生譏醜告諸苾芻曰既出家後不應更畜工巧之具若仍畜者得惡作罪佛制戒後時有醫人既出家已隨處遊行至室羅伐有舊苾芻身嬰苦病見客苾芻来報言具壽可為我治答曰佛不許我先是醫人更畜醫

具欲將何物而療病耶以緣白佛佛言我今聽許諸苾芻輩先是醫人得持針剃物若是書吏得持筆墨若剃髮人得畜剪刀子

緣處同前現神變後人天歡悅佛及苾芻多獲利養尒時世尊為欲斷其利養過故遂昇三十三天於玉石殿上三月安居近圓生樹為母說法并餘天衆具壽大目連在逝多林而作安居是時四衆既無世尊咸悉共詣大目連所頭面礼足在一面坐尊者見来即為說法隨機演示教利喜默然而住是時四衆各從座起偏袒右肩合掌恭敬白尊者曰大德頗聞如来大師今於何處而作安居尊者荅曰我聞佛往三十三天於玉石殿上而作安居近圓生樹為母說法是時四衆既得聞法知世尊所在深生歡喜礼足而去至安居竟四衆還来礼尊者足在一面坐尊者為說法已大衆各起礼足白言大德諸人久不見佛咸生渴仰我等願欲奉見世尊善哉大德不憚勞者願為我等至世

尊者傳我等言頂禮佛足伏惟大師
自一夏來起居輕利無病少惱安樂
住不復更為白贍部洲內所有四眾
久違聖顏咸希親奉我等四眾無有
神通能至三十三天禮世尊足親覲
供養然彼天眾得來至此願佛慈悲
哀愍我等時大目連默許其請眾知
許已禮辭而去尊者觀知大眾去已
即入勝定猶如壯士屈申臂頃即於
此沒至三十三天現遙見世尊於玉
石殿為諸天眾無量無邊說微妙法
時大目連不覺微笑作如是念世尊
至此諸天圍遶猶如贍部四眾無邊
尒時世尊知大目連心之所念告言
目連此之大眾非自能來皆由我力
而有來去是時目連既至佛所禮雙
足已退坐一面普觀大眾白言世尊
念此大眾甚奇希有悉皆雲集由彼
前身於佛法僧清淨聖戒生不壞信
深心成就於彼命過來生於此佛告
目連如是如是此諸大眾由彼前身
於佛法僧清淨聖戒起不壞信深心
成就於彼命過得來生此時天帝釋

見佛世尊與大目連有所論說即於
佛前告大目連重叙其事由其敬信
三寶清淨聖戒廣說乃至得來生此
復有天子告大目連重叙其事廣說
乃至來生於此
復有天子從座而起偏袒右肩合掌
恭敬白佛言世尊我由前身於佛深
信於彼命過來生於此復有餘天作
如是語我由前身於法於僧於清淨
聖戒深生淨信具足受持於彼命過
來生於此時有無量百千天衆親於
佛前悉皆證得預流果各礼佛足隱
而不現尒時目連見衆去已即從座
起偏袒右肩合掌向佛白言世尊贍
部洲中所有四衆各並虔誠來至我
所作如是語大德我等久不見佛咸
生渴仰我等願欲奉見世尊善哉大
德不憚勞者願為我等至世尊處傳
我等言頂礼佛足伏惟大師自一夏
來起居輕利無病少惱安樂住不我
等四衆無有神通能往三十三天礼
世尊足親覲供養然彼諸天能來至
此善哉世尊慈悲哀愍從彼天處下

贍部洲作此白已尒時世尊告目連曰汝今可往贍部洲中告諸四衆滿彼七日已佛從天處向贍部洲於僧羯奢城清淨曠野烏曇跋羅樹邊而下時大目連聞佛語已頂礼佛足即還入定猶如壯士屈申臂頃於三十三天沒贍部洲中出告諸四衆滿此七日已佛從天處來贍部洲烏曇跋羅樹邊而下時諸四衆各持香花往僧羯奢城時彼城中所有人衆聞佛將至皆大歡喜淨除諸穢掃飾街衢灑以香水名花遍布幢幡繒蓋處處莊嚴如歡喜園誠可愛樂於一勝處敷妙高座企想如來是時如來為三十三天衆說當機法示教利喜已即於此沒將諸天衆至夜摩天為說法已即於此沒復將天衆至覩史多天為其說法如是至於化樂他化自在梵衆梵輔大梵少光無量光光音少淨無量淨遍淨無雲福生廣果无煩無熱善見善現至色究竟天皆為說法示教利喜已即於此沒至善現天如是向下乃至三十三天是時帝釋白

佛言世尊令欲詣贍部洲答言我去白言為作神通為以足步答言足步帝釋即命巧匠天子曰汝應化作三道寶階黃金吠琉璃蘇頗胝迦答言大善即便化作三種寶階世尊處中蹋琉璃道索訶世界主大梵天王於其右邊蹋黃金道手執微妙白拂價直百千兩金并色界諸天而為侍從天帝釋於其左邊蹋頗胝迦道手擎百支傘蓋價直百千兩金而覆世尊并欲界諸天而為侍從佛作是念我但步去者恐外道見譏沙門喬答摩以神通力往三十三天見彼妙色心生愛著神通即失足步而還若以神通徒煩天匠我今宜可半以神通半為足步往贍部洲尒時世尊循寶階下去此十二踰善那人氣上薰如死屍臭令彼諸天不能鼻齅世尊知已化作牛頭旃檀香林令氣芬馥聞者歡喜佛作是念若贍部洲男見天女女見天男情生愛染由婬欲心極熾盛故便歐熱血悶絕命終我今宜可以神通力令男見天男女觀天女如

是作巳不令深愛擾嬈其心
尒時具壽須菩提在一樹下晝日閑
居遥見世尊諸天大衆恭敬圍遶咸
德尊重從三十三天而来至此便作
是念所有此等大德諸天悉皆辭佛
當往天處此諸人衆百年之中並皆
身死佛化緣盡亦復涅槃斯等咸嚴
无不磨滅善哉世尊處處慇懃作如
是語諸行無常體恒變易生滅之法
是可惡事我今於此深起猒心於五
取蘊觀察無常苦空无我如是知巳
以智金剛杵摧二十種有身見山獲
預流果得不壊信即便速疾捨加趺
坐右膝著地合掌恭敬遥礼世尊瞻
仰而住
尒時嗢鉢羅苾芻尼作如是念佛從
天上下贍部洲作何方便我得㝡初
礼世尊足大衆皆集無地旋踵若其
直尒作苾芻尼形者人皆見輕莫由
進路我今宜可現大神通即以自身
化為輪王七寶前導九十九億衆
圍遶千子具足微妙莊嚴如半月形
詣世尊處時有無量億衆沙門婆羅

門外道內道無邊四衆悉皆影附歎
未曾有上持白盞翻從雲奔猶如白
日放千光明朗月澄輝出於星漢如
是嚴飾壯麗難思至世尊所大衆見
巳皆生希有瞻仰忘疲各生異念何
處得有如是國王軍容可愛多是他
方輪王帝主既見是巳各生求願如
何令我得受斯樂大衆開路令彼近
前尒時鄔陁夷苾芻在斯衆會告諸
人曰此非輪王乃是嗢鉢羅苾芻尼
自現神通來礼佛足時衆問曰大德
云何知是嗢鉢羅尼耶荅曰嗢鉢羅
花香氣芬馥嗢鉢羅色舉衆同然故
知是彼現斯神變時苾芻尼既至佛
所便攝神通前礼佛足在一面住
尒時世尊既安坐巳告嗢鉢羅尼曰
汝今可去勿苾芻尼當我前立尼對
大師現神通者是非理事被佛訶巳
便詣一邊佛作是念尼對佛前現神
通者有如是過我制諸尼於大師前
不現神力告諸苾芻曰從今巳後諸
苾芻尼不應於大師前而現神通作
者得越法罪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十九　莫弼　臧

尒時大衆見此輪王有大威勢心生願樂求生人道或見諸天光明可愛皆生願樂求往天中尒時世尊見斯事已為欲遮其人天願故隨彼機緣為說妙法彼聞法已得預流果或一来果及不還果或有出家斷諸煩惱獲阿羅漢果或發聲聞菩提心者或發獨覺菩提心者或發無上大菩提心者或發煖頂所有善根或發中下忍心皆令大衆歸信三寶尒時世尊即以此緣而說頌曰

設作轉輪王　或復生天上　雖得於勝定
不如預流果

尒時世尊為諸大衆示教利喜說妙法已時諸苾芻咸皆有疑請世尊曰何意具壽鄔陀夷聞嗢鉢羅香氣知是彼足佛告諸苾芻非但今日聞香得知於過去時亦曾聞香而知其事汝等應聽於過去世婆羅痆斯城有一商主娶妻未久便即有娠是時商主欲入大海求覓珍寶告其妻曰賢首我向他方求妙寶貨汝看家室宜可用心答曰聖子若如是者我亦隨

去答曰誰當與汝共相供給彼便啼
泣徒伴見悲問言何故答曰欲得共
我一處同行我不見隨為此渧淚伴
日彼意欲去何不隨之答曰誰相供
給伴日但令共去我為相供即便將
去既入大海被摩竭魚破其舩舶是
時商主因此命終餘人亦死其婦伶
俜遇得一版幸因風便飄至海洲有
金翅鳥王於此居住遂將此女以充
妻室未久之間昔所懐娠誕生一子
顔貌端正後於異時復生鳥子形如
金翅其父遂亡是時衆鳥立子為王
母告子曰汝承父族身得為王此是
汝兄今可將去向婆羅痆斯於衆人
中立為國主答言國母我當為立時
婆羅痆斯城現有國王名曰梵授以
法化世安隱豐樂廣如餘說王於朝
集在衆中坐時金翅鳥王以雙足爪
擒其兩臂棄於大海諸妙瓔珞莊嚴
其兄將至王城置師子座上告諸臣
曰此是汝王好當伏事如有相違還
令汝等俱淪大海人皆畏懼奉教而
行白亦不敢告令斯事衆人皆謂是

梵授王時王報金翅鳥曰於時時間
與我相見答言我來後於異時王有
毋爲月滿生兒但現其頭身不能出
臣白王知王曰牽入後宮令諸宮人
作實語盟要使其速出應如是呪若
除王外無男子者宜令爲子安隱生
出即便牽入時諸內人皆作盟誓若
我除王更無人者爲子宜出雖作此
誓爲極辛苦兒不能生人皆大叫
不知如何時有牧牛女宅去斯不遠
聞人叫聲問其所以何故宮內有大
叫聲諸人具告牧牛女曰我爲盟要
能使爲兒安隱得出諸人聞已具告
大臣大臣白王王遂喚入內女即便以
實語爲前爲要我從生來除一夫外
無別男子與實者即願爲子安隱
產生作是語已爲便生子而尾不出
女見微笑作如是語此之小過亦不
相容內人問曰汝有何過答曰我於
先時抱他孩子其兒失尿流入我陰
當汝之時似如愛樂緣此小過尾不
隨身由斯實語尾亦隨出臣報王曰
爲子已生王曰誰能令出于時大臣

以事具白王遂傷曰我之宮女咸不
貞良唯牧牛人獨見清白王曰喚牛
女来我須自問女至王問汝以實言
令爲生子耶答曰如是王作是念母
既賢善女亦應然我試問之汝有女
不答王言有其字如何答名妙容曾
與人未答未曾與阿毋若如是者當
可與我答隨王意即辦儀禮娶入宮
中王復念曰宮女非貞已虧盟誓若
令住此必行非法後因金翅鳥來王
即具告其事弟宜晝日將我婦去安
海洲上夜可持來答言善好遂便以
婦付與金翅如其言契晝去夜来時
彼海洲有好香花名曰去醫婦便日
日結此花鬘送與梵授時婆羅痆斯
有婆羅門子因取樵木須往山林見
緊鄔羅神女遂將婆羅門子入石龕
中便與交通共相得意其女若出求
花果時自既出已便將大石掩閉其
門人不能動後經多時誕生一子其
子行時身形速疾遂與立字名爲速
疾父於子前每常歎說婆羅痆斯是
好住處汝今應知子問父曰父何處

生答曰娑羅痆斯是本生處答曰若
尒何不還鄉父曰汝母若出求花果
時必將大石擁其穴口我不能動欲
逃無路答曰我當爲開父言大善子
便數數取石試之乃至力成能排大
石報其父曰戶既得開共父逃走父
曰汝母鬘爲花果須出急即還來無
由得去若其於路逢見我者必定相
害答曰我作方便令彼遲來父言好
事母持果至子便取擲嚼而吐出母
曰何意如是豈不美耶答曰母懶遠
去近覓苦果誰復能食故須弃却母
曰若尒我當遠去覓好果來答曰善
哉爲覓好者母至明日即便遠去子
報父曰今是走時無宜更晩遂去其
石父子俱逃至娑羅痆斯父生之處
其母來至見石室空虛雉胷大哭隣
人問曰何意啼耶即以事具答隣人
曰彼是人類走向人間亦何事憂若
母曰我不憂此相與別離但恨未曾
教其一伎令得活命彼便答曰我亦
數向娑羅痆斯若有活緣汝可與我
我若見時轉授於子其母即以箜篌

授之報言姊妹若見我見面親付與
語言汝可彈此箜篌以自活命其第
一絃指不應觸若觸著者必有損害
彼即持去時婆羅門將兒速疾付師
受學師即教詔兒因暇日即疾入山
採取薪木還見隣人問速疾曰汝比
何如荅曰常受飢苦知欲如何報曰
汝母相憶泣涕恒流何不往彼荅曰
彼是藥叉誰能共住荅曰若不能去
我今與汝活命之物不得與他荅言
不與即授箜篌報言彈此而為活命
其第一絃指不應觸若觸著者必有
損害荅曰善哉我如是作即持箜篌
至學堂處見諸同侶彼便問曰汝來
何遲荅曰見我母友授此箜篌諸人
問曰汝能彈不荅言我能汝可為彈
我等共聽彼即為彈初絃不觸彼言
何故不觸初絃荅言觸者必生過患
汝今但觸何過之有即便指觸時諸
學生不能自持悉皆起舞緣斯日晚
至先生處問曰何遲彼即具荅先生
問曰汝能彈不荅曰我能若尒為彈
一曲彼即為彈初絃不觸先生曰何

意初絃不以指觸答言若觸恐有過
生汝但指觸斯有何過即便彈觸先
生及婦悉皆起舞不能自持所居屋
舍悉皆崩倒瓮器之屬盡破無遺先
生大瞋即扼其項驅出村外既被斥
逐隨處孤遊唯彈箜篌而自活命
時有五百商人賚持貨物欲入大海
諸人議曰衆事皆有但无音樂何以
自娛至大海中誰解憂悶一人報曰
遠疾婆羅門子解擘箜篌可相隨去
即將遠疾共至舶中於大海內諸人
告曰汝擘箜篌共相娛樂即便為彈
初絃不觸諸人問曰何不觸絃答曰
若觸有過彼言但觸能作何過即為
彈觸其時船舶既踊海中遂便破碎
所有商人悉皆漂沒同時命過唯有
遠疾一人得存遇版逢風天緣命活
遂便吹至金翅鳥洲於一國中更無
男子唯見梵授王婦妙容女人國與
言交共行綢繆晝日相見夜即別離
問言汝每於夜何處去來彼既通懷
悉皆具告答言賢首若如是者何
不將我共至婆羅痆斯女答言好共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卷第二十九　蕭山張　賜

汝倶行問男何字我名速疾汝復何名我字妙容其女即便漸持小石乃至與人輕重相似斟酌得去即喚速疾同乗金輿向婆羅痆斯女曰令可合眼開即損睛欲至城邊聞人叫嚮遂作是念騁騁欲至開眼聽壁鳥急鼓風雨目便瞎于時妙容置之園內自向王邊後至春時名花盡發衆鳥哀鳴王與宮人入園遊觀時妙容女亦在其中速疾聞彼去醫花香即爲頌曰

風吹去醫花　芳香真可愛　猶如海洲上
與妙容同居

時梵授王聞此頌聲勅内人曰遍可觀察誰作此聲諸人答曰有患眼人作斯聲嚮王便喚至問曰汝作頌聲答言我作汝應更作我試聽之便作是念豈非羅頌王樂聽聞我爲作之或容賞賜即還說頌

風吹去醫花　芳香真可愛　猶如海洲上
與妙容同居

時王問曰言海洲者去斯遠近以頌答曰

妙容所居處　去斯有百驛　超過於大海
有洲真可愛
王既聞已以頌答曰
汝頗曾聞見　我所愛樂者　若是妙容身
汝可說其相
是時盲人以頌答曰
腰間有万字　胷前有一旋　常結去醫花
寄來與人主
王聞語已便作是念此人惡行雖受
海島亦復通彩既無所用宜應與此
念根居懐乃為頌曰
妙容具瓔珞　付與此盲人　宜可遣乘驢
驅之出城郭
于時二人被至擯出盲人將婦隨處
棲遑至日暮時投大聚落於空天廟
權且居停時有群賊五百夜入此村
諸人覺知悉皆除剪唯有賊帥一人
走入天廟反閉其戶村人來問廟中
者誰盲人荅曰我是客人非關賊類
諸人告曰若有賊者即宜遣出是時
賊帥報妙容曰汝何用此盲瞎人乎
宜可出之與我同活妙容便許推出
盲人村人見之遂斬其首既至天曉

賊帥便將妙容而去至一河邊无有船栰不能得渡賊報婦曰賢首河既汎漲無由共過汝且住此洗浴身體所有瓔珞我先將過安彼岸已還来相取婦言隨意便脫衣裳及諸瓔珞與其賊帥入水而坐即作是念豈不此人將我物走還告彼曰

大河今汎漲　瓔珞汝持將　我生如是心
恐汝今偷去

賊帥聞已以頌還報

汝夫無過令他殺　誰信於我有親心
所有瓔珞我持行　恐汝得便還傷我

是時賊帥即便將物弃婦而行其女遂即露體出河入草而住去此不遠有老野干口銜肉臠循河而去時有一魚從水踊出擲身岸上野干見已弃所銜肉欲取其魚魚入水中肉被鵄攫兩事俱失垂耳而愁于時妙容於草藂內遥見野干即說頌曰

肉被鵄將去　魚復入河中　兩事並皆亡
愁苦知何益

是時野干聞頌聲已四顧而望不見一人乃為頌曰

我不為歡笑　亦不作歌舞　誰在草叢中
以言相調戲
妙容聞已在草叢中報野干曰我是
妙容野干聞聲即瞋罵曰汝罪過物
不自羞恥反來相調以頌答曰
舊聟已殺却　新夫將物行　彼此無歸伏
愁悠草中鳴
妙容聞已即以頌答
我今還本舍　貞心事一夫　恐損於宗族
不復作狂愚
是時野干亦以頌答
假使殑伽水　逆流烏鳥白　瞻部生多羅
汝能專守一　烏與鵂鶹鳥　同共一巢棲
彼此相順從　汝能專守一　假使兔鼠猴
共在一穴遊　二物情相愛　汝能專守一
假使用龜毛　織成上妙服　寒時可披著
汝乃有貞一　假使蚊蚋足　可使成樓觀
堅固不搖動　汝能專守一　假使蓮花莖
作橋令眾渡　大鳥亦能過　汝能專守一
假使大海中　水中生火聚　諸人皆共向
汝能專守一
是時野干說是頌已告妙容曰我且作
斯戲調之語我能令汝還得依舊為

國夫人將何酬報答曰知識若能令
我還如昔者我當日日供給肉食不
使乏少野干曰若如是者當用我言
應入殑伽河內令水至咽合掌向日
念天而住我為報王野干便去至王
門處出大叫聲作如是語妙容令在
殑伽河中洗心練行宜疾喚取還入
後宮王先曾學野干之語既聞其事
告大臣曰卿今宜往殑伽河邊我聞
妙容在彼勤苦致心易操即可將來
與我相見時諸大臣既見妙容即以
瓔珞衣服嚴身將至王所王見歡悅
還依昔日為大夫人遂日日中常以
好肉供給野干後便即絕是時野干
還伺王宮相近之處叫聲告曰妙容
汝不以肉共相供者我當令王熟打
於汝與舊不殊夫人聞怖即還給與
野干之肉汝等苾芻勿作餘念往時
妙容者即笈鉢羅苾芻尼是彼時速
疾者即鄔陀夷是往時聞去醫花香
氣知是妙容今聞笈鉢花香知是彼
尼汝等苾芻如是應知一切事業皆是
串習以為因緣大眾聞已歡喜奉行

第六門第五子攝頌曰

度尼入敬法　尼欲依次坐　二部事各殊
還俗尼不度

佛在劫比羅城多根樹園時大世主與五百釋女往詣佛所礼雙足已退坐一面佛即為説種種妙法示教利喜尒時大世主既聞法已深心歡慶從座而起合掌向佛白言世尊頗有女人於佛法中出家近圓成苾芻尼性堅修梵行得第四沙門果不佛言大世主汝應在家著白衣服修諸梵行純一圓滿清淨無染此能獲得長夜安隱利益快樂如是三請佛皆不許頂礼雙足奉辭而去

尒時世尊著衣持鉢出劫比羅城往販葦聚落時大世主聞佛去已與五百釋女自剃頭髮皆著赤色僧伽胝衣常隨佛後隨宿而去世尊到彼住相思林中時大世主涉路疲極塵土蒙身便詣佛所礼佛足已退坐一面尒時世尊為説妙法亦教利喜時大世主既聞法已從座而起合掌白言世尊頗有女人於佛善説法律之中

出家受近圓成苾芻尼性堅脩梵行證得第四沙門果不佛言大世主宜應剃鬚者緣條衣乃至盡形堅脩梵行純一圓滿清淨无染此能獲得長夜安隱利益快樂如是三請佛皆不許時大世主知佛世尊頻請不許遂於門外啼淚而立時具壽阿難陁見已問言喬荅弥因何啼泣而立荅言尊者我等女人世尊不許出家作苾芻尼是故啼泣阿難陁報言喬荅弥可住於此我問如來尒時阿難陁詣世尊所頂礼足已在一面立白佛言世尊頗有女人於佛善說法律中出家近圓成苾芻尼堅脩梵行證得第四沙門果不佛言得有若如是者願許女人出家佛言阿難陁汝今勿請女人於我善說法律之中出家近圓成苾芻尼性何以故若許女人為出家者佛法不久住譬如人家男少女多即被惡賊破其家宅女人出家破壞正法亦復如是又復阿難陁如作田家苗稼成熟忽被風雨霜雹所損女人出家損壞正法亦復如是又復

阿難陁如甘蔗田成熟之時遭赤節
病便被損壞无有遺餘若聽女人出
家損壞正法不得久住速當滅盡亦
復如是具壽阿難陁復白佛言是大
世主於世尊處誠有大恩佛母命終
乳養至大豈不世尊慈悲攝受佛告
阿難陁實有斯事於我有恩我已報
訖由因我故得知三寶歸佛法僧受
五學處於四諦理無復疑惑得預流
果當盡苦際證會無生如是之恩更
為難報非衣食等可相比喻尒時世
尊告阿難陁曰汝為女人求請出家
成苾芻尼者我今為制八尊敬法盡
壽修行不得違越我此所制如種田
人夏末秋初河渠之處堅修隄堰不
使水流溉灌田苗隨處充足八尊敬
法亦復如是云何為八阿難陁諸苾
芻尼當從苾芻求出家受近圓成苾
芻尼性此是最初敬法事不應違乃
至盡形諸苾芻尼當勤修學
阿難陁半月半月當從苾芻求請教
授此是第二敬法事不應違乃至盡
形當勤修學阿難陁無苾芻處不得

安居此是第三敬法事不應違乃至
盡形當勤修學
阿難陁苾芻尼不得詰問苾芻憶念
苾芻所有過失謂毀戒見威儀正命
阿難陁若苾芻尼見苾芻戒見儀命
有毀犯處不應詰責苾芻見尼有毀
犯處應爲詰責阿難陁此是第四敬
法事不應違乃至盡形當勤修學阿
難陁苾芻尼不得罵詈瞋恚訶責苾
芻苾芻於尼得爲此事此是第五敬
法事不應違乃至盡形當勤修學
阿難陁若苾芻尼雖受近圓已經百
歲若見新受近圓苾芻應當尊重合
掌迎接恭敬頂礼此是第六敬法事
不應違乃至盡形當勤修學
阿難陁苾芻尼若犯衆教法者應二
衆中半月行摩那䭾此是第七敬法
事不應違乃至盡形當勤修學
阿難陁若苾芻尼夏安居已於二衆
中以三事見聞疑作隨意事此是第
八敬法事不應違乃至盡形當勤
修學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十九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三十　賤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內攝頌曰

近圓從苾芻　半月請教授　依苾芻坐夏
見過不應言　不瞋訶礼少　意喜兩衆中
隨意對苾芻　斯名八尊法

阿難陁我今已制苾芻尼八尊敬法皆不應違若大世主喬荅弥能奉持此八敬法者即是出家受近圓成苾芻尼性時具壽阿難陁聞佛所說八尊敬法頂礼佛足奉辭而去詣大世主處作如是語大世主當知世尊已許女人於佛所說善法律中出家受近圓成苾芻尼性然佛世尊制諸苾芻尼行八尊敬法事不應違乃至盡形當勤修學我今為說世尊所制八尊敬法令應諦聽善思念之時大世主言願為我說一心聽受尊者告曰如世尊說諸苾芻尼當從苾芻求出家受近圓成苾芻尼性此㝡初敬法事不應違乃至盡形諸苾芻尼當勤修學如是至終一一具告時大世主

聞尊者阿難陀說敬法已深心歡喜
頂戴奉持白阿難陀言大德辟如貴
族四姓家女澡浴身體拭以塗香淨
治鬚爪衣服鮮潔時有餘人以占博
迦嗢鉢羅等結作花鬘持授彼女是
時女人既見花來歡喜而受置於頂
上大德我亦如是以身語心頂受如
来八尊敬法時大世主受敬法時及
五百釋女即是出家近圓成苾芻尼
性尒時具壽鄔波離請世尊曰如佛
所說若大世主受持敬法是則出家
是則圓具成苾芻尼者未審自餘女
衆其事云何佛告鄔波離自餘女衆
如法次第當與出家及授近圓時諸
女人聞是教已不知云何是其次第
以緣白佛佛言大世主為首及五百
釋女受尊敬法是則出家近圓成苾
芻尼性自餘女人皆當如是次第受
之若有女人求出家者詣一尼所中
礼敬已彼尼即應問其障法若無難
者應可攝受授以三歸并五學處先
礼尊像次礼其師宜令合掌教作是
語阿遮利耶存念我某甲始從今日

乃至命存歸依佛陁兩足中尊歸依
達摩離欲中尊歸依僧伽諸衆中尊
如是三說師云好荅云善
次授五學處教作是語阿遮利耶存
念如諸聖阿羅漢乃至命存不殺生
不偷盜不欲邪行不虛誑語不飲諸
酒我某甲始從今日乃至命存不殺
生不偷盜不欲邪行不虛誑語不飲
諸酒亦如是此即是我五支學處是
諸聖阿羅漢之所學處我當隨學隨
作隨持如是三說願阿遮利耶證知
我是鄔波斯迦歸依三寶受五學處
師云好荅云善
緣在室羅伐城尒時世尊令大世主
喬荅弥及五百釋女受八尊敬法佛
聽即是出家近圓成苾芻尼性因此
尼衆轉授餘人出家近圓成苾芻尼
性如是展轉更授餘人尼衆增廣後
於異時諸上座苾芻尼詣大世主喬
荅弥所作如是言善哉聖者當知我
等苾芻尼衆出家已久諸餘苾芻年
少出家近圓未久令依大小而相恭
敬作是語已時大世主喬荅弥言諸

妹可待須臾我詣聖者阿難陁處語
問斯事即往具壽阿難陁所說如上
事阿難陁曰大世主且待少時我往
白佛時阿難陁即詣佛所頭面礼足
在一面立白言世尊諸上座苾芻尼
衆出家已久有餘年少苾芻近圓
未久令依大小互相恭敬是事得不
佛告阿難陁汝今不應口說斯事何
以故若其女人不於善法律中而出
家者諸有信心長者婆羅門等見諸
苾芻咸持美食共相給施令无闕乏
阿難陁復有信心長者婆羅門等以
新淨白疊敷在街衢作如是語願仁
沙門蹈斯疊上令我長夜獲大利益
長得安樂阿難陁復有信心長者婆
羅門等以髮布地作如是語願仁沙
門足蹈我髮令我長夜獲大利益長
得安樂復次阿難陁若其女人於我
所說善法律中不出家者我諸弟子
所有威德假令日月具大光明不能
映蔽況餘死屍外道之類復次阿難
陁若其女人不出家者我之教法滿
一千年具足清淨無諸染汙由出家

故減五百年是故阿難陀我令百歲近圓苾芻尼應當尊重合掌迎接恭敬頂礼新受近圓苾芻

緣處同前時諸苾芻尼有四人衆事五人衆事十二人衆事起彼便揔集二部僧伽事務既多遂妨教授讀誦思惟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二衆事別唯除出罪近圓及半月等法事須共爲餘皆別作

尒時室羅伐城有一長者娶妻未久遂即有娠月滿生女生已父亡母養既大其母亦殁後時吐羅難陁尼因乞食入其舍見女問曰汝屬於誰荅言聖者我無依怙曾未屬人報言若如是者何不出家女曰誰與我出家尼曰我能與汝可隨我去彼即隨行至尼住處便與出家後被煩惱之所牽纏遂便還俗時吐羅難陁尼因出乞食遇見其女問言少女如何得活荅言聖者我無依怙辛苦存生報言若尒何故更不出家荅曰我已還俗誰與出家尼曰我能即與出家遂行乞食長者婆羅門見巳皆共譏嫌諸

釋迦女能為善事或時出家而修梵行或時罷道還涂俗塵隨情所為豈非善事諸尼聞已白諸苾芻苾芻白佛佛作是念由還俗尼有如是過從今已去請還俗尼更不得出家其長者等善為譏笑損壞我法是故苾芻尼一捨法服已歸俗者不應更令出家若與出家者師主得越法罪

第六門第六子攝頌曰

因度喬荅弥　出家有五刹　可於五衆內
訶責事應知

緣處同前尒時婆羅痆斯有一長者名瞿荅摩大富多財娶妻未久便持財貨往得叉城而為興易既至彼已便詣一家而求住止時彼主人長者号曰名稱見唱善來歡懷命坐因即相知共為交密時瞿荅摩賣舊持新還歸故邑後於異時主人長者因為興易到婆羅痆斯遂投瞿荅摩家而為停止彼見驚喜唱言善來共申久好時得叉長者告瞿荅摩曰作何方便我等歿後所有子孫共為親愛不相疎隔瞿荅摩曰善哉斯語今可共

作指腹之親我等二家若生男女共
為婚嫌彼言可尒我意同然時彼長
者賣舊持新遂歸本宅其婦有娠月
滿生男經三七日聚會諸親與兒作
字名曰遊方于時婆羅痆斯瞿荅摩
聞彼生男情甚歡悅便作是念得又
長者共我交親今既生男我當生女
彼是女夫可作嚴身瓔珞衣服令使
送去并持書曰聞君生男情甚欣悅
今送衣服願垂納受得又長者得書
領信還以書荅時瞿荅摩得書表意
情求於女未久之頃婦遂有娠月滿
生女雖儀貌端正而瘦減常人諸親
物集與之立字衆皆議曰此女形瘦
是瞿荅摩女應與立字号曰瘦瞿荅
彌時彼長者聞其生女作如是念我
友生女豈得徒然可寄衣瓔用申歡
慶彼即是我新婦何疑遂裁書曰聞
君誕女慶喜交懐聊寄衣瓔用申欣
賀幸當為受異表不空彼覧書已報
書荅曰許作交親令皆遂願各待成
立共嫌婚姻時瞿荅摩既披書已女
漸成笄教其學識得又長者亦復教

兒令解衆藝長者先時有私通婬女
以兒付彼令學陰書此論女人與男
女交通私密矯詐難知之事多時學
已報言阿母我已學得令欲還家其
母報曰汝可善學且勿歸家荅言阿
母我已善學憶舍須歸母即私把紫
鑛綿團告言汝若定去不肯住者我
自打頭令破流血荅言阿母必苦相
留我且未去母曰寒窮物自言善學
陰私書者汝尚不知豈有我為他兒
自打頭破我擬將澀紫鑛綿於頭上
按令赤汁流下人見謂血汝實无智
未可言歸既聞母語遂且停留未久
之閒復言阿母我欲還家其母報曰
汝應且住荅言我去母曰汝若去者
我投井死荅言阿母必其如此我不
歸家母曰愚癡物自言善解陰私書
者汝尚不知豈有我為他兒自投井
死我擬 井中多置草蓐投身而下人
見謂死汝實無智未可言歸復經少
時又言阿母我欲還家母曰汝已慇
懃再三言去若不住者我作乳糜食
訖方去乳糜熟已盛銅槃中多安酥

蜜對兒盡食食已還復吐著槃中命
言汝食荅言阿母吐出之食云何復
食母便啼往隣家聞已皆来共問何
意啼哭母便具告隣人荅曰為汝作
糜何因不食報言此是吐出云何可
食母即搥胷大哭告諸人曰豈有吐
食持與人乎隣人皆集强令其食彼
兒見逼遂欲飡糜母便捉手掌打其
面報言癡人自謂善解陰私之書汝
實无智寧容目擊吐食而便食之因
即駈出不與同住時長者子既被斥
逐遂還故居自為商主將五百商人
多持賄貨南之中國每對諸人說猒
女色漸次遊行至婆羅痆斯時諸商
人往還来去皆與婬女共作交通由
聽善言不入婬舍婬女議曰姊妹當
知此地商人先多交往今並離欲不
復相看一女告曰我聞商主善解陰
書於諸女人極生猒賤由是諸人皆
絶還往衆中有一年老婬女問諸人
曰彼是丈夫不荅是丈夫諸根具足
報言我女若能誘得彼者於衆女中
立為衆首荅言如其得者立為第一

若不得者其欲如何荅曰當酬汝等
五百金錢衆人曰善其母即便就商
主邊賃宅而住多財衆貨不令闕乏
商主家人時来店所有所求覓老
母問曰汝屬誰家報言我屬商主母
曰我兒持貨亦向他方自為商主豈
不如此求及他人汝從今日来我家
中若有所須皆隨意取既聞此言數
數来取商主遂怪問家人曰汝於何
處得斯異物家人白言去此不遠有
一老母所住之家多財衆貨自言我
兒持貨亦向他方自為商主豈不如
此求及他人汝等所須来隨意取我
有所須即從彼覓商主聞已於其母
所情生愛念告家人曰其母既能如
此資給事同我母家人往彼報其母
曰商主於母深生愛念與母不殊老
母曰何時當得見子面耶荅曰善哉
我報商主即便還報商主聞已報言
善事遂即行詣老母店中既相見已
歡笑迎接母便問曰汝名字何荅曰
我字遊方母曰我子商主亦同此名
汝即是彼體无差異往来我處勿作

他心荅言如是情無間別母命其妄汝可進來與兄相見女即出來共相致問于時商主見彼女來儀貌端嚴舉世無匹便生愛著如猛風吹不自覺知何所投措片時醒悟告其母曰誰家少女報言愛子是汝之妹問曰已屬他不荅曰未有所屬報言阿母若尒何不與我母曰欲令事汝不擬與他然有一過使我懷疑歡合蹔時欲去便弃荅言阿母頗能相與必不弃遺母曰若如是者所有財物將入我家方信汝心言無有二荅言可尒遂將財貨運入其家家有後門入即將出知物盡已告曰宜選吉日可共成親母即遂報諸婬女等可於某日各自嚴身著上妙服咸至我家共為歡會至成親日商主見恠問言阿母何因大會更無男子唯有女人老母矯言男子未至時有一女遂共商主耳語君可不知我等並是婬女耶商主念曰我被婬女之所欺誑其女交歡已經多日報商主曰與我金錢荅曰我之財貨並入汝家更從我索何物

相與女即默然後時商主因酒醉著
遂將蘧蒢裹束送著衢衢天曉人行
即便睡覺見身如此深生悔惱泣淚
攢流飢火所燒為求飲食遂往傭力
人邊覓麤身處于時瞿曇摩長者更
遣新舍多雇作人令往壓中隨處求
覓婁長者子來時瞿曇摩見彼容儀
極為軟弱告使者曰我觀此人似未
曾作更覓餘人彼聞語時重加憂惱
悲淚交流觀長者面長者便怪問言
女誰家子從何處來名字何等彼即
嗄咽聲嘶答言阿父當知我是某方
得叉邑人名曰遊方我以天緣來至
於此我今不知何所趣向令遭苦難
死活難期時瞿曇摩見語悲哀情生
懸念問曰汝識得叉城人名稱長者不
答言阿父我薄福人彼即是父時瞿
曇摩聞說父已知是舊親更鍾慈愛
美言告曰汝可無畏勿生悲悽當作
女夫是汝舍宅既蒙安慰遂息愁懷
長者即便賜以衣服嚴身之物澡浴
塗香飲食房舍凡是所須皆令無乏
復告婦曰汝可為女備辦瓔珞莊飾

之具女夫既至當作婚姻遂對宗親告遊方曰今是吉辰共為婚媾遊方荅言阿父我未成親且求財貨長者告曰宅中財物隨意所須既無乏少更求何用然遊方本意往婬女舍欲報私讎荅言阿父我成親日廣備禮儀豈等凡流隨宜嫁娶長者默然是時遊方出城遊觀於大河中見有死屍隨流而去岸上烏鳥欲食其肉舒鷲不及遂望河邊遂以爪捉箸揩拭其觜觜便長去食其死肉食肉足已復將一箸揩觜令縮如故無異遊方見已取箸而歸遂將五百金錢往婬女舍報言賢首往以無錢縛我昇出今有錢物可共同歡女見有錢遂便共聚是時遊方既得其便即將一箸揩彼鼻梁其鼻遂出長十尋許時家驚怖怱命諸醫令其救療竟無一人能令依舊醫皆棄去女見醫去更益驚惶報遊方曰聖子慈悲幸忘舊過勿念相負為我治之遊方荅曰先當立誓我為汝治先奪我財並相還者我當為療荅言若今差者倍更相還

對家明言敢相欺負即取一箸指彼
鼻梁平復如故女所得物並出相還
得物歸家廣為婚會命聚宗族娶婦
成親時瞿沓摩城外有宅報女夫曰
汝可將婦詣彼停居彼有村坊悉皆
給汝既至彼已安樂而住未經多日
婦即有娠欲至生時報其夫曰我欲
歸家令母看養答言隨意既到舍已
便即生男遂將此子還向舊居未經
多時復有娠體欲至生日復更同前
求還母處即將一子共夫乘車遂於
路中夫乃下車詣一樹下縱身而睡
毒虵來螫因此命終婦在車中便誕
一子生已下車便至樹邊報夫主曰
我已生兒君宜慶喜大哭不語後以
手觸方知命終號哭搥胸痛惱憂塞
時有強賊盜其牛去唯有空車重增
悲咽四向顧望不復見人攜抱二兒
卻還本所行至中路遇大風雨河水
泛漲求進無由即作是念若將二子
一時渡者我及於子俱並不存遂留
大子懷抱小兒既得渡河置於岸上
迴取大兒浮至中流有野干來遂銜

[illegible]

小子子啼作聲母遥叫唤大子意謂
其母相唤擲身入水因即命終母急
上岸趂彼野干遂得其兒看已命過
遂便號哭棄彼河中復見大男隨流
而去情爲猶活即入水浮觀之知死
痛切悲啼速便上岸夫兒離背獨行
曠野唯著一衣號慟而去椎胷懊惱
不能自裁時行時坐宛轉於地是故
苾芻當知先業果報熟時必須身受
無可逃避當尒之時在家父母并諸
親屬俱遭霹靂咸悉命終唯有一奴
得存餘命悲號啼哭急走而來女見
問之汝何行急彼便倒地悲叫而言
所有家親咸遭霹靂唯我一身得全
餘命女聞號叫悲不自勝說伽他曰

我於先世中　曾作何惡業　夫兒及父母
眷屬一時終　我是薄福人　獨行隨處去
親族皆零落　何面欲求生　寧在於山藪
曠野無人處　不住於家宅　憂愁日夜增

說是須臾即與奴別隨意東西唯獨
一身至一聚落遇到一家見有老母
撚劫貝線權寄停止母遂相容便到
母邊共其撚線有一織師少年時來

母處買劫貝線毋於異時便持細縷
往少年處彼問阿母昔日縷麁今何
細妙母曰此非我作問是誰為荅有
客人彼能妙作報言阿母我獨一身
更无兼手何不見與我以衣食相供
荅言我歸問彼知意報來即貴價取
縷設好飲食香花莊飾令母還歸瘦
瞿荅弥見而問曰阿母何處賣線得
錢身香花彩荅言少女非直賣價得
錢身服花彩更乃飽飡美食歡喜歸
前說織師妬復言少女彼之織師未
來女曰我性非常為此相問即於女
有妻室汝能共活衣食相供荅言阿
母勿說斯語我於家室深生猒患隨
宜活命更不求餘母曰女人无依理
難存濟宜覔處所以自安身遂說百
種因緣令其攺嫁女便心變從彼所
求織師既知以禮迎去時彼織師性多
毒害雖無罪過常行杖楚其女即往
告老母曰何意將我付與藥又常受
苦楚知欲何計報言少女汝勿懷憂
若有男女自相憐愛家產資財並皆
屬汝其女未久便即有娠其夫知已

不加楚毒妻生憐意不並尋常織師
覺已懷恨而住後諸織師共為聚集
酒醉還家扣門其時婦屬產期
閉門而坐雖聞叩喚無由出看織師
性惡復加酒醉懷恨在心更增忿怒
婦生子畢方與開門告夫主曰我已
生兒君宜喜慶夫聞斯語懷毒在心
便作是念有娠之時已憐於我今既
生子更長高心若不煞之必為讎隟
即報妻曰汝速煞釜以油置中見油
沸已告其婦曰汝可以兒投於釜內
妻曰此是君兒新生无識有何過失
而欲殺之是不可也即以麁杖打其
脊上世間憐愛無過自身不能受苦
遂即舉兒置油釜內夫見熟已報云
汝今可食此肉荅曰我欲如何自飡
子肉夫遂倍常苦楚逼害忍苦不已
遂飡其肉如世尊說
深欲是小過　愚者亦能除　瞋癡是大病
智者當速離
于時織師遂生悔恨坐卧不安如火
燒心極懷憂惱煩惌睡著妻作是念
其人煞子令我食肉人中藥叉可宜

逃避即持道粮走出城外時有北方
商人欲還本國便共為伴隨時活命
彼大商主見此女人容儀端正便生
愛念問言少女汝屬於誰欲何所適
報曰我先有夫毒蚖螫死一子新生
被野干所害一子兩歲溺水而亡父
母親知咸遭霹靂我無依託隨處遊
行且寄商人以求活命商主念曰此
女容儀率求難得即便納受以為已
妻忽於中路狂賊破營財物並將夫
身被殺賊帥見女儀容可愛給以衣
食遂納為妻後被北方國主誅其賊
帥遂將此女為大夫人未經多時王
便崩背于時臣佐作大禮儀准其國
法以人殉死王及妃后瘞入陵中被
賊破陵穿孔已穴瘦瞿荅弥在於墓
中土塵入鼻即便嚏噴群賊聞聲悉
皆驚怖謂起屍鬼四散奔馳時瘦瞿
荅弥見墓開明方從孔出既出外已
四顧忙然憂惱百端求生無路加以
飢渴內逼身心因即癲狂不記先後
遍體泥塗手足皴裂露形而去漸漸
孤行途經万里至室羅伐如世尊說

衆生業報難可思議先所作業悉皆
自受惡緣斯盡善果方生次復前行
至逝多林所尒時世尊大衆圍遶為
說妙法彼邏見佛三十二相八十種
好周遍嚴身世間無匹圓明赫弈起
日千光如寶山王觀者忘倦女極瞻
仰遂得本心覩已形容深生著耻即
便坐地不敢遊行於一切時如来大
師無不知見恒起大悲饒益一切於
救護中最為第一最為雄猛無有二
言依定慧住顯發三明善修三學善
調三業渡四瀑流安四神足於長夜
中修四攝行捨除五蓋遠離五支超
越五道六根具足六度圓滿七財普
施開七覺花離於八難樂八正路永
斷九結明閑九定滿足十力名聞十
方於諸自在最為殊勝得法無畏降
伏魔怨震大雷音作師子吼晝夜六
時常以佛眼觀諸世間誰增誰减誰
遭苦厄誰向惡趣誰陷欲泥誰能受
化作何方便拔濟令出無聖財者令
得聖財以智安膳那破無明膜無善
根者令種善根有善根者令得增長

置人天路安隱無畏趣涅槃城如有頌言

假使大海潮　或失於期限　佛於所化者
濟度不過時　佛於諸有情　慈悲不捨離
思濟其苦難　如母牛隨犢

尒時世尊告阿難陀曰汝向衆外可以上衣授與商主之婦瘦瞿荅弥令其披著將來聽法時具壽阿難陀奉佛教已即行詣彼捨衣覆之將至佛所礼雙足已退坐一面如來大師觀彼根性隨機說法於四諦理令其解悟以智金剛杵摧二十種有身見山獲預流果既得果已便從座起合掌向佛歎未曾有白言世尊唯願慈悲許我於佛法律捨俗出家成苾芻尼而修梵行世尊知已付與大世主彼既得已即令出家并授近圓教讀毗奈耶如法教誨彼即策勤一心無懈觀知五趣輪轉不停諸行無常皆歸磨滅斷三界惑破五趣輪證得阿羅漢果三明六通具八解脫得如實知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受後有心無障礙如手撝空刀割香塗

愛憎不起覩金與土等無有異於諸
名利無不棄捨釋梵諸天悉皆恭敬
尒時世尊告諸苾芻於我弟子苾芻
尼中瘦瞿答弥持律第一是時諸尼
聞佛說已有諸尼衆詣瘦瞿答弥聽
其說法時瞿答弥欲令諸尼生猒離
故即便為說本業因緣諸尼聞已便
向苾芻廣說其事後於異時瘦瞿答
弥來礼佛足諸苾芻見共相耳語說
彼業緣時瘦瞿答弥礼佛足已奉辞
而去
尒時世尊知而故問阿難陁曰是諸
苾芻共相耳語為說何事時阿難陁
以緣白佛佛告阿難陁衆生業報難
可思議由心造作一切世間皆因業
生依業而住凡自作業當受其報時
諸苾芻咸皆有疑請世尊曰大德世
尊此瘦瞿答弥先作何業夫被虵螫
而死一子野干所害一子溺水而亡
父母親知咸遭霹靂自食子肉心乱
癲狂漸漸遊行來詣佛所善法律中
出家近圓斷諸煩惱證阿羅漢蒙佛
授記於尼衆中持律第一佛言汝等

苾芻當知此是由先作業果報熟時皆須自受非外四大等乃至說頌廣如餘處汝等苾芻當一心聽往古昔時於一聚落有長者住大富多財娶妻經久過無兒息心懷憂惱我有多財了無繼嗣身亡之後並入官取婦問何憂夫以事荅婦作是念我今未知由夫薄業我無福耶不生子息豈非夫主於我情生異念更覓餘妻親對我前掌頰而住廣說愁詞我宜自行不勞他遣告其夫曰我有惡業不懷男女可更覓婦男女當生報言賢首汝豈不聞家有二婦欲將冷水飲熱無由於其宅中常為鬪諍共相惱乱無有停歇妻作矯情報言聖子宜可娶來彼若年顏與妹同者我便於彼如妹看之與女相似如女瞻養夫聞此語遂更求妻於異聚落有一長者妻生一女復有二子女既長大父母並亡其人遂來至二弟處求姉為妻彼便見與作大禮儀共相婚嬿人皆法尒得新忘舊不念前妻舊婦腹中先有惡病不生男女見夫棄擲極

生嫉妬因即癡差便即有娠報夫主
曰我今有娠君當喜慶夫曰賢首汝
若生子我歿世後得爲繼嗣自作家
主婦曰誠如所說君之後妻若不棄
我墮胎必有斯理夫曰賢首我先語
汝家有兩婦定相惱乱汝今無事早
發斯言婦便默尒月滿生兒母便念
曰此子幸蒙天祿得生必被後妻之
所損害我今付彼令養爲兒作是念
已語後妻曰小妹此兒與汝共作養
育俱爲己子情勿間然彼言善哉遂
共恩養未經多時遂生惡意作如是
念此非我子豈繼我家若長成日母
作夫人子爲書主我充婢使此必無
疑何用養怨宜當早殺既生惡念如
火益薪其焰轉熾懷毒惡心亦復如
是遂以竹籤刺兒顖內子患楚痛極
苦號啼聞後母曰何意孩子悲啼若
言不知母即抱持哀憐撫拍子懷苦
楚啼泣更增即便以妳置彼口中方
見竹籤驚怪拔出其兒因此便即命
終母懷痛切悲啼號哭搥胷叫喚親
隣來集問其所以荅言我兒後母嫉

妬竹籤其口苦楚命終親隣聞已悲
皆驚集問言何意啼泣交流具以事
荅遠近隣伍諸人咸萃共瞋後母告
言小兒無過何因苦殺彼既聞已瞋
曾作誓我若嫉心殺此兒者當令夫
主毒虵螫死一子野干所害一子溺
水而亡父母親知咸遭霹靂我食子
肉心乱癲狂赤體遊行無所知覺汝
等苾芻於意云何其長者後妻豈異
人乎此瘦瞿荅弥尼是由彼往昔極
毒害心殺他兒子重為言誓由此業
故夫被虵螫一子野干所害一子溺
水而亡父母親知咸遭霹靂自食子
肉心乱癲狂露形而去無所覺知又
諸苾芻乃往迦葉波佛時此瘦瞿荅
弥於彼佛法出家為尼乃至命終修
治梵行無所證獲依止一尼為鄔波
馱耶彼佛法中持律第一彼佛世尊
亦與授記瘦瞿荅弥臨終發願我於
迦葉波如来無上等覺教法之中至
盡形壽修治梵行所有善根如迦葉
波佛授摩納婆當来之世人百歲時
得成正覺名釋迦牟尼我願於彼如

來法中而得出家斷諸煩惱證阿羅漢如迦葉波佛説我鄔波馱耶於諸尼中持律第一我亦如是蒙佛記為持律第一時諸苾芻復白佛言大德彼之父母先作何業咸遭霹靂夫造何罪被毒虵螫二子何愆一被野干損害一為溺水而亡佛告苾芻各自作業皆悉成熟廣如前説汝等苾芻當一心聽此賢劫中人壽二万歲時有迦葉波如來應正等覺十号具足出現於世在婆羅痆斯仙人墮處施鹿林中尒時於此城中有一長者大富多財去城不遠於河彼岸造一住處諸方僧來咸住於此長者以財付與村人令其興易時有一人三度將財並皆散失長者嘆問汝無智慧三度將財並皆散失若不還我不放汝歸答言長者更容一度將財興易若不揔還夫妻二子没為奴婢遂作明契長者與財復還散失長者即便収其夫妻及子充寺淨人在城居止每日渡河向寺供給身常責飯妻及二子雖營諸味時有羅漢苾芻知僧撿

於時逆天雨河水泛溢夫妻及子並
皆不至時阿羅漢性其不來即往告
曰日時將至何故不行欲令衆僧悉
皆闕食聞是語已悲生瞋恚父母親
識聞已呪言彼人無事共相苦切何
故不遭霹靂而死夫作是語此在路
來何不被毒虵螫死一子復言何不
溺水而死一子又言何不被野干所
煞汝等苾芻勿生餘念往時淨人者
豈異人乎即夫妻是彼父母等即霹
靂死者是彼時夫者即被虵螫死者
是彼時二子者即溺水死及野干害
者是此等皆由過去於羅漢處以毒
害心出麁惡語皆受斯報汝等苾芻
由是因緣我常宣說黑業得黑報白
業得白報雜業得雜報汝等應當
勤修白業離黑雜業時諸苾芻聞佛
所說皆大歡喜信受奉行頂礼佛足
奉辭而去

緣處同前尒時愚癡惡生釋子無喜
咸被誅戮釋女尊親兄弟姉妹及以
夫主悉皆喪滅各懷憂苦於佛所說
善法律中來求出家得出家已譬如

鈴鬻憂想漸除後為欲纏煩惱還感
不能禁止如世尊說大黑毒虵有五
過失云何為五一者多瞋二者結恨
三者怨讎四者無恩五者惡毒女人
亦尒瞋恨多讎無恩惡毒女人毒者
謂有一類多欲染心時諸釋女苾芻
尼共集議論往吐羅難陀苾芻尼所
到已頂礼一邊而坐白言聖者欲心
煩惱實難禁制常惱女人云何能止
報言姊妹更欲何為汝等少年可捨
學處宜覓商人少年男子多有財者
共作交通煩惱欲心自然止息我若
少年共汝同去諸尼聞已礼足而還
遂更共議諸姊妹等聖者吐羅難陀
作如是語我等云何欲為安處或有
說言吐羅難陀所言極善我等宜行
求覓其事或有說言諸姊妹女人於佛
善說法中得出家者甚為難遇宜可
往問聖者瘦瞿荅弥咸云可尒即共
詣彼頂礼雙足白言聖者欲心煩惱
實難禁制常惱女人我等云何方便
能止報言諸妹勿道欲名何以故其
味甚少過患極多如世尊說諸有智

人於婬欲處知有五失故不應為去
何為五一者觀欲少味多過常有衆
苦二者行欲之時常被纏縛三者行
欲之人亦無猒足四者行欲之人無
惡不造五者於諸欲境諸佛世尊及
聲聞衆并諸勝人得正見者以無量
門說欲過失是故智者不應習欲又
復智人知出家者有五勝利云何為
五一者出家功德是我自利不共他
有是故智者應求出家二者自知我
是卑下之人被他驅使既出家後受
人供養礼拜稱讚是故智者應求出
家三者從此命終當生天上離三惡
道是故智者應求出家四者由捨俗故
出離生死當得安隱無上涅槃是故
智者應求出家五者常為諸佛及聲
聞衆諸勝上人之所讚嘆是故智者
應求出家汝等應可觀斯利益以懃
重心捨諸俗網求大功德汝等姊妹
為當欲聞我於先世習欲之時所有
過患為於今生習欲苦惱諸尼共白
且止先世願說今生時瘦瞿答弥即
宣說自一生來喪失父母夫主兒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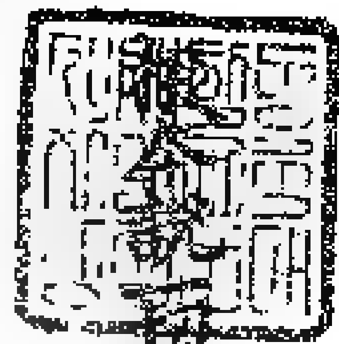
死亡并食子肉生入墓中癲狂迷乱
次第為說諸尼聞已悉皆愁怖身毛
驚竪便用心聽視瘦瞿答弥面時瞿
答弥觀其根性隨機說法於四聖諦
令彼開悟彼等聞法獲預流果廣如
前說既得果已白瘦瞿答弥幾將失
我被吐羅難陁陷欲泥中永沉生死
瘦瞿答弥問曰彼作何事即具陳如
上報曰姉妹知欲如何彼為惡行損
壞佛法少欲諸尼共生嫌恥云何苾
芻尼令他捨學與俗交通時苾芻尼
白諸苾芻苾芻以緣白佛佛言苾芻
尼不應教他捨其學處勸令歸俗若
相勸者得吐羅底也罪

緣處同前尒時有一苾芻尼訶罵苾
芻苾芻羞恥便即默然時諸苾芻以
緣白佛佛言苾芻尼不應訶罵苾芻
若犯者得越法罪如尼不得訶罵苾
芻如是亦復不應訶罵苾芻尼及正
學女求寂男求寂女如是下三衆各
伍頭不應訶罵五衆皆得越法罪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三十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三十 [illegible]



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三十一　禮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尼不在前行　見僧應起敬　白僧半加坐

歸俗詰无緣

第六門第七子攝頌曰

緣處同前尒時具壽大迦攝波在鹿子母東林住處於小食時著衣持鉢入城乞食吐羅難陁尼亦復乞食遥見大迦攝波便作是念我今宜可洽此愚人若迦攝波次第至家吐羅難陁即先入其舍在門扇後立迦攝波来告言聖者宜過家无熟食尊者即去作是語已還至餘家迦攝波来同前言告如是展轉乃至多家皆聞斯語情生恠異若阿羅漢不豫觀者於事不知便即入定觀誰惱我見吐羅難陁苾芻尼告言姊妹汝今無慊然是具壽阿難陁作斯過失發請世尊令如是等惡行女類出家近圓諸苾芻聞以緣白佛佛作是念由苾芻尼多有過患苾芻乞食處苾芻尼不應前行作是念已告諸苾芻迦攝波善

說其事是故我今制諸苾芻尼苾芻
乞食尼不前行諸苾芻尼便不敢行
因此乞求難得向苾芻說苾芻以緣
白佛佛言苾芻乞處苾芻尼避應行
緣處同前時吐羅難陁苾芻尼在无
量百千大衆之中而為說法尒時具
壽大迦攝波因行至彼衆見皆起吐
羅難陁端坐不動衆人即白吐羅難
陁曰聖者大迦攝波人天恭敬我等
遥見咸悉驚起聖者端然不移於座
極為不善答曰彼乃元是外道邪徒
出家博通三藏善閑說法契合真理
問答無滯何合見彼從坐起焉時衆
聞已皆悉譏嫌苾芻以緣白佛佛言
信心長者婆羅門等善作譏嫌從今
已後苾芻尼遥見苾芻應從坐起若
有犯者得越法罪如世尊說若見苾
芻從坐起者後於異時遵花色苾芻
尼於寺門首為諸大衆演說法要時
具壽阿難陁因行乞食至尼住處蓮
花色尼遥見彼來急從座起阿難陁
來即坐其座問言姉妹汝為大衆說

何教法報言演說其經于時具壽阿
難陁即為大衆廣說其義蓮花色尼
一心佇立聽其說法阿難陁為貪說
法不令尼坐久立疲倦被日照身熱
悶倒地是時衆中無信心者共相譏
日我聞蓮花色尼無諸涤欲今見阿
難陁美貌容儀遂生異念欲火燒心
便即倒地諸苾芻聞以緣白佛佛言
汝等苾芻諸長者婆羅門善說其過
從令已後若苾芻尼於苾芻處來聽
法時應言姊妹就座而坐苾芻若為
說法忘命令坐苾芻尼應可白知隨
處安坐
緣處同前如世尊說汝等苾芻由此
譬喻能解其義汝等應聽我略教誨
言日出者謂是如來出現於世喻如
日出放大光明衆鳥皆鳴者謂說法
人授量義理農夫耕作者謂是諸餘
信施檀越於我弟子營福智田群賊
皆散者謂是魔軍及諸外道悉皆逃
迸如是苾芻如來大師於諸聲聞弟
子所應作者教令疾作為欲哀愍以
大悲心成就利益所應作事我已作

訖汝等作者自可修行當離諠閙獨處閑居住空林中在一樹下或空室內或在山巖或依坎窟或在草積或於露地或向塚間或屍林處隨宜卧具趣得支身如是等處當可端心勤修靜慮莫為放逸勿於後時情生悔恨此則是我之所教誡時諸苾芻聞佛說已便往山林坎窟之中茂林清沼花果勝處一心靜慮遠離放逸諸苾芻尼亦近王園於闇林中或在餘處受用隨時供身卧具加趺而坐宴默思惟遂有蟲來入小便處因生苦惱世尊聞已告諸苾芻諸尼不應加趺而坐以修寂定應半加坐是時諸尼奉教而作尚有細蟲入身相惱備言應以故破衣及以軟葉而為掩蔽方始半加當修寂定

緣處同前具壽鄔波離請世尊曰大德若苾芻尼捨戒歸俗重求出家得與出家近圓不佛言鄔波離一經捨戒更不應出家

緣處同前具壽鄔波離請世尊曰大德先制苾芻尼不得詰問苾芻所有

過失所謂破戒破見破威儀破正命
者頗有餘緣諸苾芻尼得請問苾芻
諸過失不佛告鄔波離必無因緣諸
苾芻尼得有詰責苾芻如前罪類所
有過失

第六門第八子攝頌曰

長者與殘食　殘觸不相避　不問隱屑事
近圓座應知

緣處同前有一長者大富多財娶妻
已久不生男女後時財物悉皆散盡
告其婦曰我今年老不能求財欲往
逝多林為出家事妻言聖子君若出
家我何依託亦去出家夫言賢首可
共同去長者將妻往大世主喬答弥
處頂礼雙足白言聖者此是我婦樂
於善說法律之中而為出家願慈納
受我今亦往逝多林所而求出家答
曰善哉男子夫妻能發此勝妙心俱
共出家斯為好事如世尊說出家之
人有五勝利功德無邊聖所稱歎五
勝利者如前廣說汝今可去我與出
家時大世主喬答弥即與落髮長者
即往逝多林處求一苾芻為作出家

于時城中遠近咸聞皆言長者有福令得出家多獲勝妙四事供養後於異時入城乞食妻苾芻尼亦來乞食時世飢饉乞求難得遇見其妻問言仁者若爲存濟妻曰時世飢饉乞求難得辛苦存生便即告言我今多得飲食供養若佛聽者減半相與時苾芻尼還至本處向諸尼衆具陳其事尼既聞已向苾芻說苾芻白佛佛言若諸苾芻有如此苾芻尼時世飢饉乞求難得者苾芻有食應可相與勿致疑惑如世尊說若苾芻有如此苾芻尼時世飢饉乞求難得有食相與勿致疑惑者苾芻乞食得已便即減半與苾芻尼恒來就食乃於他日其苾芻尼別處得食而不來就苾芻作念尼應餘處得食爲此不來何勞留分思惟是已便不出分尼於明日遂來覓食報言仁者昨不見來遂不出食令雖有者已成殘宿惡觸不堪受用尼聞斯語禮足而還至住處具說其事尼白苾芻苾芻白佛佛言從今已後苾芻殘觸苾芻尼得食苾芻

尼飡苾芻得食
緣處同前時有苾芻於僧衆中問苾
芻尼與僧不同隱屏之事尼聞羞耻
俯面而住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
苾芻不應問苾芻尼所有隱屏之事
然苾芻尼自可相問苾芻若問得越
法罪苾芻又問同戒隱事彼復羞慚
佛言可令尼隣方問彼尼彼以其事
告彼隣者隣尼聞已方報苾芻由不
對言少羞慚故
緣處同前具壽舍利子等與一苾芻
尼受近圓已說頌告言
汝於家勝教　具足受尸羅　至心當奉持
无障身難得　端正者出家　清淨者圓具
覺語者所說　正覺之所知
說是語已時苾芻尼月期忽下舍利
子告言姊妹汝可起去尼爲羞耻便
不肯起時舍利子觀知所以即便起
去諸苾芻尼曰姊妹纔受近圓未離
壇場豈合惱亂阿遮利耶令起不起
荅言姊妹彼是大人不容見我猥屑
之事仁等可不自知更責於我我爲
蹲踞於前而坐月期忽下云何起去

諸尼聞已向苾芻說苾芻白佛佛言
自今已後與女近圓勿令蹲踞可坐
執上或坐草座或復小褥子上由諸
女人身柔軟故

第六門第九子攝頌曰

苾芻餘卧具　應與苾芻尼　足不蹋橋板
不著裝身物

緣處同前尒時大世主喬荅弥與五
百苾芻尼遊行人間日將欲暮到逝
多林作如是念時今已過日既將暮
不服入城我等宜共隨時居止待至
天曉方可入城即於寺中蠹地而眠
所有衣服為塵土所汙至天曉已復
作是念若不頂礼大師至城還須重
來即詣佛所頂礼佛足在一面坐佛
見衣服塵土所汙知而故問喬荅弥
日衣服何因被塵土汙即以事具白
于時佛告具壽阿難陁曰苾芻所有
餘長卧具不與苾芻尼耶白言不與
佛告阿難陁從今已後苾芻受用餘
殘卧具應與苾芻尼勿致疑惑如世
尊說應與苾芻尼卧具著時諸苾芻
分卧具時皆取下惡留上好者與苾

苾芻尼佛言不應好者留與苾芻尼應
與麁者隨時供給勿令闕事須食應與
緣處同前尒時具壽大迦攝波於
小食時著衣持鉢入城乞食時吐羅
難陁苾芻尼從外而來欲入住處遇
河水泛溢見迦攝波在板橋上吐羅
難陁作如是念此愚鈍物今可治之
遠從橋邊用力蹋板時迦攝波遂即落
河衣服並溼鉢沉水底錫杖隨流迦
攝波曰姊妹洪流無過犯乃是具壽阿
難陁作斯過失強請世尊度如斯類
愚行之女於佛法內出家為尼苾芻
聞已以緣白佛佛作是念由苾芻尼
多生過失告言自今已後苾芻尼不
應共苾芻同橋上行若行得越法罪
如世尊說苾芻尼不得共苾芻同橋
行者時有大橋安隱廣大諸苾芻尼
不敢共行佛言如是寬廣大橋共行
无過
緣處同前尒時吐羅難陁苾芻尼於
小食時著衣持鉢入城乞食次第行
至勝鬘夫人處夫人見已唱言善来
即敷座令坐共為言議時吐羅難陁

尼問勝鬘曰姊妹何故髆應腰絙耶
荅言聖者何須問此我但以物結束
為悅王意尼曰我今等閑且問荅言
聖者我用物纏是故應也尼曰由此
衆人見者相愛勝鬘默尔尼至住處
亦著此衣諸尼問曰此非法衣豈合
尼當白諸苾芻苾芻白佛佛言此非
法衣著者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尒時吐羅難陁苾芻尼又
見夫人乳房圓正問荅同前夫人曰我
著覆乳房衣又見夫人著承乳房衣
又見著勒腰衣吐羅難陁見皆借問
如上具荅尼即學作著用此衣佛言
皆不合著用者得越法罪
第六門第十子攝頌曰
不瀆水汙衣　不持死胎子　不吞於不淨
觸已子非他
緣處同前尒時吐羅難陁苾芻尼入
城乞食時大迦攝波在城乞食臨渠
瀲行吐羅尼見便作是念我今宜可
洽此愚人遂持大埤遠至傍邊遥擲
瀲內穢惡臭水汙其衣服迦攝波曰
汝无慙犯然是阿難陁作斯過失莫

說如上諸苾芻尼以緣白佛佛言苾
芻尼不應以穢惡水汙苾芻衣服若
犯者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尒時有一長者大富多財
娶妻未久將諸財貨出外興易妻散
好食着妙衣裳欲心熾盛遂共一男
而作私通因即有娠旣經多月而作
是念我宜墮胎若不落者夫到之日必
當害我遂即墮胎情懷憂念我今落
訖何處安置時吐羅難陀苾芻尼因
乞食入其舍告言妙相可與鉢食荅
言聖者可去无授食人我懷憂惱報
言妙相可有人立荅言無有人立然
我墮胎不知欲棄何處報言妙相我
若為棄頗能常供乞鉢食不荅言我
與我之侍者及知事人亦能與不荅
言並與即以大鉢盛彼死胎向空舍
中而為棄擲時彼舍內先有衆多蕩
行男子室中聚立見而問曰禿頭釋
女欲何所作荅曰只由汝等無賴狂
夫通他婦女造斯過失令我棄胎男
子聞已惡罵而去時彼男子路逢諸尼
報言罪過物汝吐羅難陀尼現作如

是棄胎惡業諸尼默尒尼白苾芻
芻白佛佛作是念尼畜大鉢有如是
過是故諸尼不持大鉢告諸苾芻吐
羅難陁作非沙門行當知諸尼不應
作此非法之事不持大鉢若尼持大
鉢作如是事者得越法罪如佛所制
尼不持大鉢者諸尼不知持何等鉢
佛言苾芻小鉢是尼大鉢
緣處同前時笈多尼既將一渧不淨
置在口中復將一渧置下根內衆生
業報難可思議遂爾懷娠生童子迦
攝波時笈多尼不敢手觸兒便啼哭
諸親問言何故兒哭尼聞默尒餘尼
荅曰世尊制戒不許觸男故不敢近
為此啼哭彼即荅言世尊大悲云何
已子不聽手觸母不觸者豈可命存
尼聞稱善往告苾芻苾芻白佛佛言
已子應觸長養抱持無有過失
緣處同前佛言已子應觸長養抱持
者女人多愛便捉此兒從肩至肩覓
共抱持其兒便瘦諸親見問何意如
是彼遂具說咸共譏嫌以緣白佛佛
言諸尼不應觸他孩子若觸得越

法罪

第七門總攝頌曰

笈多尼不住　僧腳崎二衣　道小羯磨時
沽酒尼根轉　寺外不背　第七攝應知

第七門第一子攝頌曰

笈多與兒宿　王舍藥叉神　施兒衣繫頸
羅名與祭食

緣處同前如世尊說苾芻尼不得與男同一室宿時笈多苾芻尼遣童子迦攝波出外令宿子即啼哭諸親聞已問笈多曰童子迦攝波小兒夜何啼哭尼默不對諸尼報曰世尊不令苾芻尼與男子同一室宿為此令出由是夜啼諸親曰世尊大悲若童子小兒不與母宿當招禍患可白世尊諸尼向苾芻說苾芻白佛佛言笈多尼應從僧伽乞與子同室宿羯磨應如是乞敷座鳴揵稚尼眾集已笈多合掌隨應致礼於上座前或於草坐塼上或褥上坐合掌而住作如是白大德尼僧伽聽我笈多苾芻尼生男欲與子同一室宿今從尼僧伽乞與子同一室宿羯磨願尼僧伽與我與

子同室宿羯磨憐愍故如是三說已次令笈多尼離聞處著見處須一苾芻尼作白羯磨應如是作

大德尼僧伽聽此笈多苾芻尼為自生男此笈多今從僧伽乞與子同室宿羯磨若僧伽時至聽者苾芻尼僧伽應許苾芻尼僧伽今與笈多與子同室宿羯磨白如是次作羯磨大德尼僧伽聽此笈多苾芻尼為自生男此笈多今從苾芻尼僧伽乞與子同室宿羯磨苾芻尼僧伽今與笈多與子同室宿羯磨若諸苾芻尼僧伽聽與笈多與子同室宿者默然若不許者說苾芻尼僧伽已與笈多與子同室宿羯磨竟苾芻尼僧伽已聽許由其默然故我今如是持

若苾芻尼已蒙僧伽作與子同室宿羯磨竟宜應與子同室而宿勿致疑惑其笈多伴尼亦共同宿尼白苾芻苾芻白佛佛言其有子尼應與子宿非是餘人共餘人宿者得越法罪是時笈多子年長大猶共同宿尼白苾芻苾芻白佛佛言尼若子大不應

同宿

佛在王舍城竹林園住時此城內於一山邊有藥叉神而為居止名曰婆多此常擁護影勝大王中宮妃后王臣宰輔及諸人衆由彼力故王及諸人悉皆安樂時降甘雨苗稼善成花果泉池在處充滿常无飢儉乞求易得諸有沙門婆羅門貧窮孤獨商估之類悉皆來湊摩揭陁國時此藥叉亦皆獲護婆多遂於自類族中娶妻同住是時北方健陁羅國復有藥叉名半遮羅恒住於彼亦常擁護令彼國中安隱豊樂與摩揭陁境等無差異時彼藥叉亦於同類娶妻共居後於異時諸方藥叉共為聚會此二藥叉得申歡愛共為親友執別之後各還故居婆多藥叉取摩揭陁上妙花果送與半遮羅彼以北方所出花果送與婆多如是多時共申情好復因聚會重得交歡是時婆多語半遮羅曰作何方便我等歿後所有子孫共為親愛不相疎隔半遮羅曰善哉斯語我意同尒婆多曰令可共作積

煩之親我等二門若生男女共為誓
婚彼言可尒時婆多耶來經多時遂
有娠體月滿生女容貌端嚴見者愛
樂其女生時諸樂又衆咸皆歡慶諸
親立字名曰歡喜子時半遮羅聞彼
生女情甚歡悦便作是念婆多樂又
是我親友今既生女我當生男彼即
是我所愛新婦可作嚴身瓔珞衣服
令使送去并持書曰聞君生女情甚
歡悦今送衣服願垂納受時婆多得
書領信還以書答然半遮羅意唯求
男子未久之頃婦遂有娠月滿生兒
與其立字既是半遮羅子應号半支
迦時婆多樂又聞半遮羅生一男子
便作是念我友生男豈得徒然可寄
衣瓔用申歡慶彼即是我女夫何疑
遂裁書曰聞君誕子慶喜交懷聊寄
衣瓔用申忻賀幸當為受莫衰不含
彼覽書已報書答曰許作交親今皆
遂願各待成立共作婚姻時婆多樂
叉婦還有娠其時諸山出聲如大象
吼月滿生時其山復吼諸親議曰此
之孩子誕胎之日及以生時山皆鳴

乳既是娑多之子應名娑多山既長
大已父遂身亡自為家主是時歡喜
年既長成報其弟曰我今欲得遊王
舍城現有諸人所生男女悉皆取食
弟言大姊曾聞我父於此城主及諸
人衆常皆擁護令得安樂離諸憂惱
我今宜可更加守衛此則是我所防
境界若有餘人為損害者我應遮護
汝今何得生此惡心宜除此念然藥
叉女由於前身發惡邪願習氣力故
復告其弟說如前事弟知姊意事難
迴改作如是念我力不能遮其惡念
然父在日許嫁與他我今宜可作營
姻事即便裁書與半遮羅藥叉曰我
姊歡喜年既長成宜可為親當速來
此彼得書已便為盛禮至王舍城娶
婦歸故既至本城經多時已與其夫
主情義相得作如是語仁者當知我
意欲得王舍城中現在人衆所生男
女皆取食之荅言賢首彼皆是汝家
族住處餘來侵害尚欲相遮寧容汝
今輒為酷虐興斯惡念勿更再言由
彼前身所發邪願熏習力故作不忍

鬱懷瞋且默後於異時便生一子如
是次第更生五百其家小者名曰愛
見時五百兒威勢成立毋恃豪強欲
行非法夫類勸誨竟不受言夫知彼
心默尒而住是時歡喜便於王舍城
中隨来去處現在人衆所生男女爲
次食之尒時城中既失男女所有人
衆皆共白王臣等男女皆被盗將不
知是誰作斯巨害痛惱中極欲遣如
何願王慈悲善爲尋索王即勅令諸
處街衢四面城門令兵守捉時諸兵
士亦被偷將日覺少人不知去處婦
人懷娠者咸亦被偷將向餘處于時
王舍城中大災盛起諸王臣佐奏啓
大王今此國中生大災難具說上事
王聞驚怪即喚卜師問其所以荅曰
斯之災横皆是藥叉所作宜可速辦
諸妙飲食而爲祭祀王下明勅擊鼓
宣令告諸人曰无問主客在我境者
皆須備辦飲食香花掃灑街衢城隍
聚落種種嚴飾鼓樂音聲鈴鐸幡幢
于時王舍城人既奉王勅各以精心
備辦飲食香花等物嚴飾街衢如欲

盡國處處祭祀疲勞備設災橫不除
皆悉憂惶莫知所計于時守護王舍
城天神於睡夢中告諸人曰汝等男
女咸被歡喜藥叉之所食噉汝等宜
可往世尊處所有災眚佛當調伏諸
人報神曰此既取我男女充食則是
惡賊藥叉何名歡喜因此諸人皆喚
為訶利底藥叉女王舍城人聞是事
已皆往佛所頂禮佛足白言世尊此
訶利底藥叉女於王舍城所居人衆
便於長夜作不饒益我等於彼先無
惡念然彼於我懷毒害心所生男女
咸悉盜去以充飲食唯願世尊憐愍
我等為作調伏尒時世尊默然受請
彼等咸知佛受請已頂禮雙足奉辭
而去至明清旦佛即著衣持鉢入城
乞食次第乞已還至本處飯食訖即
往訶利底藥叉住處時藥叉女出行
不在小子愛兒留在家內世尊即以
鉢覆其上如來威力令兒不見弟弟
見諸兄時藥叉女迴至住處不見小
兒即大驚忙亂處尋覓及問諸子愛
兒何在咎言我等並皆不見便自搥

胷悲泣交流脣口乾燋精神迷乱情懐痛切速趣王城遍行諸坊康莊道路園林池沼天廟神堂客舍空房皆求不得更加痛切便即顛狂脱去衣裳大聲號叫唱言愛見汝今何在遂出城外巡歴村莊大聚落中皆覓不得即往四方乃至四海亦皆不見披鬆露形宛轉於地肘行膝步蹲踞而坐如是漸次到贍部洲七大黑山七大金山七大雪山無熱池香醉山覓皆不得情懐苦惱氣咽不通又往東方毗提訶西瞿陁尼北俱盧洲亦皆不見便往等活黒繩衆合叫喚大叫喚熱極熱阿鼻上頞部陁尼剌部陁阿吒吒呵呵婆呼呼婆青蓮花紅蓮花大紅蓮花如是等十六大地獄皆亦不見又往妙高山處先登下層次登第二第三層直過多聞天宮至妙高山頂先入衆車園次入雜廣歡喜皆覓不見即往圓生樹下乃至善法堂中入善見城欲入帝釋宮勝殿中時有金剛大神與無量藥叉守門而住見彼来入便即駈出善見城外情加

痛切至多聞天處於大石上投身躃
地悲啼號哭白言大將軍我小子愛
兒被他盜去莫知何在願見施我多
聞天曰姊妹不須憂惱自作癲狂汝
今且觀近汝家室晝日遊處誰来居
止答言大將軍沙門喬答摩在彼而
住報曰若如是者宜可速往彼世尊
所而作歸向彼當令汝得見愛兒彼
聞斯語情生歡喜如死再生還来本
處遙見世尊三十二相八十種好莊
嚴其身圓明赫奕超日千光如妙寶
山深生渴仰憂惱悉除情同得子既
至佛所頂礼佛足退坐一面白言世
尊我久離別小子愛兒唯願慈悲令
我得見佛告訶利底藥叉女汝有幾
子答言我有五百兒佛言訶利底五
百子中一子若元有何所苦答言世
尊我若今日不見愛兒必吐熱血而
取命終佛言訶利底五百子中不見
一兒愛如是苦況他一子汝偷取食
此苦如何答言此苦倍多於我佛言
訶利底汝既審知愛別離苦云何食
他男女耶答言唯願世尊示誨於我

佛言訶利底可受我戒王舍城中現
在人衆皆施無畏若能如是不起此
坐得見愛兒荅言世尊我從今已去
依佛教勑王舍城中現在諸人皆施
無畏作是語已時佛令彼得見愛兒
于時訶利底歸依如來請受禁戒城
中人衆皆得安樂離諸憂惱時訶利
底母親於佛所受三歸依并五學處
不殺生乃至不飲酒前白佛言世尊
我及諸兒從今已去何所食噉佛言
善女汝不須憂於贍部洲所有我諸
聲聞弟子每於食次出衆生食并於
行末設食一盤呼汝名字并諸兒子
皆令飽食永無飢苦若復有餘現在
衆生及江山海處諸鬼神等而應食
者皆悉運心令其飽足佛告訶利底
又復我今付囑於汝於我法中若諸
伽藍僧尼住處汝及諸兒常於晝夜
勤心擁護勿令衰損令得安樂乃至
我法未滅已來於贍部洲應如是作
尒時世尊說是語已時訶利底母五
百諸兒及以諸來藥叉等衆皆大歡
喜頂礼奉行時諸苾芻皆聞佛說已成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 第三十一卷 第十三張 謹

皆有疑請世尊曰訶利底母先作何
業生五百兒吸人精氣食王舍城人
所生男女佛告諸苾芻汝等諦聽此
藥叉女及此城人先所作業還須自受
汝等苾芻乃往過去王舍城中有牧
牛人娶妻未久遂即有娠是時无佛
但有獨覺出現人間樂居寂靜受用
隨宜邊際卧具世間唯有此一福田
時此獨覺遊行人間至王舍城為大
設會有五百人各各嚴身咸持飲食
并將音樂共詣芳園於其路中逢見
懷娠牧牛之女持酪漿瓶諸人告言
姊妹可來舞蹈共為歡樂女見相咲
便起欲心舉目揚眉共為舞蹈由其
疲頓遂即墮胎城中諸人皆向園内
女懷憂惱掌頰而住便以酪漿貿得
五百菴沒羅果時彼獨覺來至女傍
其女遥見身心寂定威儀庠序在路
而行情生敬仰遂即近前頂礼雙足
持香美果奉施聖人諸獨覺者但以
身化口不說法欲饒益彼女人故如
大鵝王開舒兩翼上昇虛空現諸神
變凡夫之人見神通時心便歸向如

大樹崩投身于地合掌發願我今於
此真實福田所施功德願我當来生
王舍城於此城中現在人衆所生男
女我皆取食汝等苾芻於意云何彼
牧牛女豈異人乎即訶利底藥叉女
是由彼往昔奉施獨覺五百菴沒羅
果發惡願故今生王舍城作藥叉女
生五百子啖人精氣食噉城中所有
男女汝等苾芻我常宣說黑業黑報雜
業雜報白業白報汝等應當勤修白
業離黑雜業乃至果報還其自受時
諸苾芻聞佛說已心大歡喜頂礼佛
足奉辭而去

縁處同前時訶利底既受如来三歸
五戒已遂被諸餘藥叉神等而作災
難即將諸子施與衆僧若見苾芻行
乞食時皆化作小兒隨後而去王舍
城中女人見時多生憐愛即来抱持
彼便隱沒時諸女人白苾芻曰此是
誰子答言訶利底兒女人報曰此是
怨家毒害藥叉所生子耶苾芻報曰
彼已皆捨毒害之心為諸藥叉與作
災難為此將来施與我等女人作念

藥叉之女能捨惡心將子奉施我等諸子何不施與遂將男女施與僧伽僧伽不受女人白言聖者尚能納受毒害藥叉女兒何故不受我等男女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應受諸苾芻奉教雖受不為守護縱其自意隨處遊行諸苾芻白佛佛言若將一男施與僧伽一苾芻為受以故袈裟片繫其項上而為守護若多施與於上中下座隨意受之同前守護勿致疑惑時諸父母遂將財物還來贖取諸苾芻不受佛言應受彼於後時情生愛戀復將衣物施與苾芻希報恩故苾芻知心而不為受佛言應受如世尊說應受贖兒財物者時六衆苾芻遂從父母要索全價佛言不應索價應隨彼意知足受取

緣處同前時訶利底藥叉女既將諸子施與僧伽夜卧患飢啼泣至曉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晨朝應持飲食稱其名字而祭祀之或有欲得齋時而食佛言應與或有非時欲得飲食佛言應與或有欲得食苾芻鉢中

殘食佛言應與或有欲得食諸不淨

佛言應與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三十一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根本説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卷第三十二 禮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第七門第二子攝頌曰

尼不住蘭若 不居城外寺 不許門前望
亦不視窓中

佛在王舍城竹林園於此城中有一婬女名蓮花色衒色為業以自活命時有婆羅門來告言少女好不汝可與我行欲愛事報曰汝有錢不答言我無女曰可去見錢後來相見答言我見便往南方隨處經紀得五百金錢還來女處時蓮花色由依尊者目連善知識故因即出家近圓得阿羅漢果隨情所樂出王舍城向室羅伐尒時世尊亦遊至彼尼住阿蘭若時蓮花色迷往闇林於閑靜處宴坐入定受解脫樂時婆羅門持五百金錢至王舍城問諸人曰蓮花色女今何處去答言彼已於釋子法中而為出家向室羅伐彼聞告已即往逝多林問苾芻曰聖者王舍城女名蓮花色遊行至此今在何處答言彼女已證

非法而為出家在闇林中晝修妙觀彼便往就報言少女今持錢至汝可與我共為歡樂報言婆羅門我已棄捨罪惡之業汝今宜去報言少女汝雖捨我我不捨汝宜可起來必不相放報言汝於我身何處支體偏生愛樂答曰我愛汝眼即以神力挑其兩眼而授與之時婆羅門便作是念此禿沙門女能作如是妖術之法拳打尼頭棄之出去即以此緣告諸尼衆尼白苾芻苾芻白佛佛作是念由苾芻尼往阿蘭若有如是過自今已後苾芻尼不應逐靜在闇林中及空野處若有往者得越法罪

緣在室羅伐城如世尊說苾芻尼不應往阿蘭若時諸苾芻尼便在街衢坊巷坐修禪寂還招前過以緣白佛佛言苾芻尼應居寺內修習時有信心俗人聞佛令尼於寺中修定遂於城外為造尼寺尼來居止還被諸賊及儜惡人來共相侵嬈苾芻白佛佛言不應城外安置尼寺應在城中

緣處同前時吐羅難陀苾芻尼於尼

寺門前佇壁而立見有人來即便調弄時諸俗旅皆共譏嫌苾芻白佛佛作是念尼住門前有如是過故尼不應住在門下若苾芻尼在門前立者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如佛所制諸尼不應立門首者便於窓中而竪透相調弄起過同前佛言此亦如前得越法罪

第七門第三子攝頌曰

許著僧腳崎　有男池不浴　交衢不應越
宜在一邊行

緣處同前時諸苾芻尼於寺院內便著五衣作諸事業熱悶疲勞因此嬴弱即白苾芻苾芻白佛佛言尼於寺內應披僧腳崎作諸事業俗人來見遂起欲意信心者見共作譏嫌苾芻白佛佛言諸俗人等若嫌斯事從今已去苾芻尼對長者婆羅門不應著僧腳崎而爲事業若著者得越法罪若對俗人作者可用僧腳崎覆兩肩臂披五條衣然後執作

緣處同前時吐羅難陀苾芻尼遂往男子洗浴之處而爲洗浴有諸少年男

子亦來洗浴見足入水共相議曰觀此禿沙門女身如野水牛尼白苾芻芻白佛佛作是念由苾芻尼往男子浴處有斯過失從今已去苾芻尼不應往男子浴處洗身若往者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吐羅難陀苾芻尼立在四衢道中見俗人來即便調弄諸人報曰禿沙門女豈合於四衢道中調弄我等尼白苾芻苾芻白佛佛言自今已去苾芻尼不應為四衢道過應近一邊取便而去若直過者得越法罪

第七門第四子攝頌曰

若是二形女　或是合道類　或常血流出
及是無血人

緣處同前時有苾芻尼與二形女而為出家見餘尼采便現異相彼問言妹汝是何人答言姊我是二形人尼白苾芻苾芻白佛佛言此是非男非女不應出家縱受近圓不發律儀護可遠擯出自今已去若有女人來求出家應須先問汝非二形不若不問與出家者師主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時有苾芻尼與二道合女

出家若小行時大便俱出汙其處所餘尼來入見已問言誰汙處所荅言姊妹我本无心欲汙其處為二道合欲小行時大便俱出尼白苾芻苾芻白佛佛言此是非男非女不應出家縱受近圓不發律儀護可速擯出從令已去若有女人來求出家應須先問汝非二道合不若不問與出家者師主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時有苾芻尼與常流血女出家褁衣點汙多有蠅附諸尼問曰妹身常流血耶荅言我是常流血女尼白苾芻苾芻白佛佛言此亦同前不堪共住

緣處同前時有苾芻尼與無血女出家見有餘尼於時時中月期水現遂生嫌恥報言小妹汝有邪思不能離欲於時時中有月期現荅言阿姊何故見嫌此是女人常法汝可無耶荅言我无血人何有期事尼白苾芻苾芻白佛佛言此是黄門女豆應擯去不生善法若見有女求出家時應可問言汝非無血不若不問者得越

法罪

第七門第五子攝頌曰

道小著內衣　近苾芻不語　僧屋不對說

當於自衆邊

緣處同前時有苾芻尼度道小女出家時彼女人向小行處久而方出餘尼問曰何遲出耶答曰知欲如何我身道小根不具足是故遲耳尼白苾芻苾芻白佛佛言此是黃門女即應擯棄

緣處同前時有諸尼為月期下汙衣卧具多有蠅附雖加浣染還同前汙佛知告曰如此色類應著內衣諸尼便著時吐羅難陀苾芻尼亦著此衣入城乞食街中墮落諸人見問此是何物遺在地上尼瞋答曰惡生種冝可速問汝家母姊當為汝說佛言若苾芻尼著內衣應須安帶繫腰不生此過若不安帶繫腰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時具壽大迦攝波於小食時著衣持鉢入城乞食吐羅難陀尼見遠至傍邊唾地唱言極愚極鈍物迦攝波曰此非汝愆然是阿難陀過令惡行女人於善法律中強請出家

苾芻以緣白佛佛言吐羅尼所為非
沙門法諸婬女人於苾芻處尚不出
此鄙惡之言從今已去苾芻尼見苾
芻不應唾地唱言極愚極鈍若作者
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時有苾芻犯過見苾芻尼
来便喚令坐彼問聖者欲作何事報
言我為犯罪今欲說悔尼即對坐苾
芻白言阿離移迦存念我苾芻某甲
犯某罪我今對阿離移迦發露說罪
不覆藏由發露故得安樂住尼言聖
者亦犯如是過耶斯非善事苾芻默
止苾芻白佛佛言苾芻不應向苾芻
尼邊說罪宜於清淨苾芻見解同者
發露說罪若作者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時有苾芻尼犯罪見苾芻
来處誠恭敬頂礼雙足合掌請言聖
者憐愍我故願見少坐苾芻問曰欲何
所為荅言聖者我為犯罪今欲對說
苾芻對坐尼即合掌白言聖者存念我
某甲苾芻尼犯某罪廣如上說佛言
苾芻尼不應向苾芻邊發露宜於清
淨苾芻尼邊說罪若作者得越法罪

第七門第六子攝頌曰

苾芻作羯磨　尼可用心聽　敷座令人坐

尼座應分別

緣處同前如世尊說苾芻苾芻尼羯磨事別除共羯磨者尼在僧中作羯磨時不能無畏作法不成苾芻白佛佛言苾芻應為作羯磨苾芻尼應聽諸尼不知云何諦聽佛言至心善思念之告言此是初羯磨竟第二第三應如是作（謂是二衆受尼戒也）

緣處同前如世尊說應可誦經者時諸苾芻不敷座席佛言應敷後於異時尼來聽法便坐好座時有一尼月期忽下汙其座褥聽訖便去知事人來欲収舉見多鐶附以緣白佛佛言尼來聽法不應令坐好座如世尊說苾芻尼不得坐好座聽法者時有尼來即與小座時大世主喬荅弥因來聽法令坐小座大世主曰我在俗時尚不曾坐如此小座況今能坐諸苾芻言大世主是世尊教不令苾芻尼坐好座聽法大世主曰我豈同彼有可惡過由彼前尼心不存念故有

過生苾芻以緣白佛佛言我今聽許
若苾芻尼心存念者來聽法時應與
好座勿生疑惑

第七門第七子攝頌曰

沽酒婬女舍　途中不觸女　隨時開內衣
歌舞不應作

緣處同前時吐羅難陁苾芻尼於小
食時著衣持鉢次第乞食見一俗女
著妙衣瓔問曰少女因何得此上妙
衣瓔荅言聖者我因沽酒得此衣瓔
尼便作念此好方便心緣不捨前行
乞食又逢一女著弊故衣羸弱而去
問曰汝屬誰家荅言聖者我无所屬
但得衣食我即與作尼曰若尒何不
沽酒荅言聖者如我之類豈能沽酒
凡沽酒家須得寬宅牀榻座席瓮杓
盤樽錢本多得供承如法客來无乏
方有利潤尼曰若尒所須之物我為
汝辦所得之財能與我不荅言我與
便近尼寺造一大宅所須調度皆悉
與之多與本錢令其沽酒諸有飲者
多來於此餘沽酒家皆起嫉妬時吐
羅難陁苾芻尼多獲財利後時王設

大會皆嗅沽酒家諸人報言吐羅難陁苾芻尼寺邊有大店肆多酤美酒諸人皆飲多取利物何不嗅来偏苦我等使者既聞往擒其女即使大叫告言聖者吐羅難陁王家使人枉相牽捉願見出来尼聞速出便即罵言傳惡物汝何所為牽我女見使者荅言聖者豈合置店沽酒耶報曰我以脚蹋惡家項上作沽酒業何關汝事問言聖者亦有惡家乎荅曰汝即是惡將我女去因此闘諍諸長者婆羅門見問言何故廣說其事共作譏嫌諸釋迦女自為掉舉作非法事殑沙門女不遵淨行而為沽酒苾芻以縁白佛佛作是念吐羅難陁尼所為之事非釋女法從今已去苾芻尼不應沽酒若沽者得越法罪

縁處同前時吐羅難陁苾芻尼著衣持鉢次第乞食見一婬女著好衣瓔問曰少女何處得此上妙衣瓔荅言聖者我衒賣色而得此衣尼作是念此好方便我今試看得出生不心縁此事而行乞食遂於一處見少年女

衣服垢膩形帶飢色行步虛羸體骨端正問言少女汝屬誰家答曰我元所屬但得衣食我便屬彼答言若尒何因不作婬女業耶彼便即以兩手掩耳報言聖者我之家族未曾聞作如斯惡事尼言少女凡是女人多為此業汝非王女亦非長者婆羅門等貴族所生然諸女人皆愛男子我不出家亦當自作彼聞誑誘便答尼曰聖者若作婬女可即得耶衆緣僃具方辦其事先須廣宅衣服鮮華瓔珞莊嚴見者愛念若有男子来入舍時隨其貴賤飲食香鬘皆須供給尼言少女凡是所須我皆為辦與汝衣食所得財物能與我不答言恣與尼於近寺造一大宅所須之物悉皆僃辦澡浴香花衣服瓔珞皆給與之恣口所飡容儀肥盛諸婬女中最為第一遂使諸人皆来臻湊彼諸婬女見此事時共生嫉妬吐羅難陁尼多獲財物後時王設大會多用塗香使者即便集諸婬女共作塗香諸女譏言告使者曰吐羅難陁尼寺邊亦有婬女

宜可喚來使者既去喚女擒來彼便
大叫告言聖者今有王臣擄我將去
尼便疾出語使者曰汝儜惡人將我
女去答言聖者亦作婬家報曰我以
脚蹋惡家項上作婬女業何干汝事
廣說如前乃至佛言從今已去諸苾
芻尼不作婬女業若有違者得吐羅
底也罪
緣處同前時吐羅難陀苾芻尼將一
少女於林野處大路之次衒色為業
因此求財為他所執尼便惡罵廣說
如前乃至若有作者得吐羅底也罪
緣在王舍城時六衆苾芻每於伎樂
人中共作歌舞共相議曰諸大德我
等常被樂人使作歌舞者皆由十二
衆苾芻尼彼若不將衣鉢等物私與
伎兒令惱我者彼即不能令我作樂
宜可治罰令正是時可為計挍鄔波
難陀曰宜可共打咸言可尒遂便同
往遥見吐羅難陀苾芻尼共相謂曰
此尼是頭首宜可苦治即前共捉或
有拳打頭上或以脚蹋腰間或用錫
杖而為打拍遍體青腫不復能行以

油揩身卧在牀席諸尼見問何故如此荅言被打問曰是誰報云尊者六衆汝作何過荅曰彼是法兄我是法妹共相教誨自是常途豈比餘人何勞問過諸尼聞已咸共譏嫌云何苾芻打諸尼衆白諸苾芻苾芻白佛佛作是念由諸苾芻若打尼時觸其身體告諸苾芻若打尼者是不應為得越法罪

緣在室羅伐城如世尊說尼著內衣者雖著此衣仍猶點血汙諸卧具多有蠅蟲遂生猒賤憂惱居懷尼白苾芻苾芻白佛佛言我今許尼內衣之上更著覆裙諸尼即便奉教而著衣仍點汙佛言於時時中當為浣染於眠卧時常須繫念若不介者得越法罪

緣在王舍城時有苾芻名曰本勝身死之後舁至屍林以火焚葬時十二衆苾芻尼即於其傍自為歌舞諸尼嫌耻以事白佛佛言尼法不應自作歌舞作者得越法罪

第七門第八子攝頌曰

僧尼根若轉 至三皆擯出 廣說法與緣
遠花色為便

緣處同前時具壽鄔波離請世尊白
大德尼若根轉其事云何佛言同舊
近圓及依夏次移向僧寺復白佛言
世尊尼轉根時即依本夏送向僧寺
僧若轉根還依本夏向尼寺不佛言
此亦送向尼寺大德此之二人至彼
處已根還復轉其事云何佛言隨其
所應還歸本處大德此復更轉如是
至三此復云何佛言若至三轉即非
僧尼當須擯棄勿懷疑惑

緣處同前時有長者名曰天與大富多
財娶妻而住復共一處有一長者名曰鹿
子彼亦大富娶妻而住此之二家共
誇財富各言已勝後為親友暱好往
來但有異物必相贈遺時此城中諸
人有事至芳園所悉皆集會籌議既
畢各並還家時二長者天與鹿子於園
中住共為談說天與告曰作何方便
我等歿後所有子孫共為親愛不相
疎隔鹿子曰善哉斯語今可共作指
腹之親我等二家若生男女共為婚姻

彼言可尒我意同然作此議已各還
本處後時天與妻生一女容儀端正
超絶常倫而性多啼哭若有愁苦来
至宅中為父說法孩子不啼攝耳尊
聽三七日後諸親歡會為女立名共
相議曰此女愛法攝耳專聽天與之
女可名法與付八養母恩慈撫育速
便長大如蓮出水時鹿子長者聞彼
生女作如是念我友生女豈得徒然
可送衣瓔用申歡慶彼即是我新婦
何疑并傳語曰聞君誕女慶喜交懷
聊寄衣瓔用申欣賀幸當為受異表
不空天與領信還以語答彼若生男
定為聟婿于時鹿子得語表心情求
男子未久之項婦遂有娠月滿生男
三七日後諸親歡會為兒立名共相
議曰此兒生日屬毗舍佉星應名毗
舍佉亦付八母抱持養育時天與長
者聞鹿子生男作如是念鹿子長者
共我交親今既生男我已生女彼是
女夫可作嚴身瓔珞衣服令使送去
并傳語曰聞君生男情甚欣悅令送
衣服願垂納受彼得信已傳語報曰

久許交親今皆遂願各得成立共作
婚姻法與長大情樂出家跪白父曰
我今情樂善說法律而為出家父曰
小女我有先言以汝嫁與鹿子長者
子毗舍佉彼即是夫誠為不可違蓮花
色尼是其門師時来相問法與白言
聖者我於善說法律情樂出家而受
近圓成苾芻尼性願來於此容與出
家何以故我又遮制无由得出尼曰
善哉少女能發此心樂為出家諸欲
味少過患極多如世尊說諸有智人
於婬欲處知有五失故不應為云何
為五一者觀欲少味多過常有衆苦
二者行欲之人常被纏縛三者行欲
之人永无猒足四者行欲之人无惡不
造五者於諸欲境諸佛世尊及聲聞
衆并諸勝人得正見者以无量門說
欲過失是故智者不應習欲又復智
人知出家者有五勝利云何為五一
者出家功德是我自利不共他有是
故智者應求出家二者自知我是卑
下之人被他駈使既出家後受人供
養礼拜稱讚是故智者應求出家三

者從此命終當生天上離二惡道是故智者應求出家四者由捨俗故出離生死當得安隱無上涅槃是故智者應求出家五者常為諸佛及聲聞衆諸勝上人之所讃歎是故智者應求出家汝今應可觀斯利益以殷重心捨諸俗網求大功德是故我今度汝出家且應住此我往白佛時蓮花色尼至世尊所頂礼雙足在一面立合掌白言大德世尊天與長者女名法與於佛所説善法律中情樂出家并受近圓成苾芻尼性為父先擬嫁與鹿子男毗舍佉父母遮護不聽出家于時佛告具壽阿難汝往告諸尼衆天與長者女法與情樂出家可使蓮華色尼往法與處告其女曰奉世尊教與汝受三歸護并五學處即於家中剃髮出家受其十學時阿難陁奉世尊教告彼尼衆諸尼共集遣蓮花色尼至彼告言少女令尼僧伽奉世尊教使我於此與汝出家先受三歸并五學處當用心受既為受已告言汝今是近事女次授十學處言

言汝已出家訖當勤修學如世尊教
依法護持時女欣悅深生渴仰一心
聽受蓮花色尼觀其根性隨機說
法於四諦理令彼開悟以智金剛杵
摧二十種有身見山獲預流果時蓮
花色尼奉白世尊奉大師教所作已
訖佛告具壽阿難陁曰汝往告諸尼
衆可使蓮花色尼往彼家中授法與
六法六隨法二年正學時阿難陁如
世尊教告諸尼衆使蓮花色尼至法
與處依佛教勅授與六法六隨法告
言汝今已是正學女應二年中奉教
修學如世尊教依法護持復更隨機
為說妙法彼聞法已獲一來果是時
法與於二歲中學六法六隨法年漸
長大容儀挺秀超絶常倫時諸親族
共來瞻視鹿子長者知女長成令使
往告天與長者曰男女成立宜共成
親可選吉辰式修盛禮天與答曰善
哉斯事應如是為即便召集諸陰陽
師占其吉日其天與長者遠近親族
令使告知我女法與某日成禮若長
若幼皆須揔集共中歡慶諸莊嚴具

皆可持來時鹿子長者亦告親知然
彼宗親眷屬廣博咸來集會滿室羅
伐城時憍薩羅主勝光大王乃至中
宮及諸寮庶皆聞天與長者女法與
嫁與鹿子長者兒某日吉辰共爲婚
會諸親摠集闐噎城中王告大臣卿
等亦應共彼相助于時大臣領宣王
命令其境內聚落村坊諸貴豪族所
有嚴飾奇異之物咸可賚持助長者
婚會時諸貴族聞王命已咸持種種
奇異之物皆來借助是時城隍康莊
巷陌人衆充滿掃灑嚴飾無諸雜穢
燒香普馥散以名花如歡喜園皆可
愛樂法與遙見怪其奇異問家人曰
今欲非時爲白花會耶家人答曰由
汝福報爲此非時作白花會與汝成
禮女聞斯語情生憂惱遂詣父所跪
白父言我於王欲情无愛樂願父聽
我詣王園伽藍苾芻尼處父曰汝未
生日我有誠言嫁與鹿子長者男毗
舍佉彼是汝夫今不由我然憍薩羅
主勝光大王寮庶貴賤咸悉知聞汝
嫁與鹿子男毗舍佉彼豈容汝詣王

園寺耶汝欲令我及諸宗親囚禁牢獄明日婚姻勿為造次又諸親族咸来告言少女汝今不應為倉卒事汝既盛年梵行難立彼聞告已即便策勵作意勤修專求聖道竟未能得離欲方便於此時中世尊大師無不知見諸佛常法恒起大悲饒益一切於救護中㝡為第一㝡為雄猛无有二言依定慧住顯發三明善修三學善調三業渡四瀑流安四神足於長夜中修四攝行捨除五蓋遠離五支超越五道六根具足六度圓滿七財普施開七覺花離於八難樂八正路永斷九結明閑九定滿足十力名聞十方於諸自在㝡為殊勝得法无畏降伏魔怨震大雷音作師子吼晝夜六時常以佛眼觀諸世間誰增誰減誰遭苦厄誰向惡趣誰陷欲泥誰能受化作何方便拔濟令出无聖財者令得聖財以智安膳鄉破无明膜无善根者令種善根有善根者令得增長向人天路安隱无㝵趣涅槃城如有說言

假使大海潮　或失於期限　佛於所化者
濟度不過時　佛於諸有情　慈悲不捨離
思濟其苦難　如母牛隨犢
尒時世尊於經行所遂便微笑口出
五色微妙光明或時下照或復上昇
其光下者至無間獄并餘地獄見受
炎熱普得清涼若處寒氷便獲溫暖
彼諸有情各得安樂皆作是念我與
汝等爲從地獄死生餘處耶尒時世
尊令彼有情生信心已復現餘相彼
見相已皆作是念我等不於此死而
生餘處然我定由無上大聖威德力
故令我身心現受安樂既生敬信能
滅諸苦於人天趣受勝妙身當爲法
器見眞諦理其上昇者至色究竟天
光中演說苦空无常无我等法并說
二伽他曰
汝當求出離　於佛教勤修　降伏生死軍
如象摧草舍　於此法律中　常爲不放逸
能竭煩惱海　當盡苦邊際
時彼光明遍照三千大千世界還至
佛所若佛世尊說過去事光從背入
若說未來事光從胷入若說地獄事

光從足下入若說傍生事光從足跟入若說餓鬼事光從足指入若說人事光從膝入若說力輪王事光從左手掌入若說轉輪王事光從右手掌入若說天事光從臍入若說聲聞事光從口入若說獨覺事光從眉間入若說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事光從頂入是時光明遶佛三帀從口而入時具壽阿難陀合掌恭敬而白佛言世尊如來應正等覺熙怡微笑非無因緣即說伽他而請佛曰

口出種種妙光明　流滿大千非一相
周遍十方諸刹土　如日光照盡虛空
佛是衆生冣勝因　能除憍慢及憂慼
无緣不啓於金口　微笑當必演希奇
安詳審諦牟尼尊　樂欲聞者能為說
如師子王震大吼　願為我等決疑心
如大海內妙山王　若無因緣不搖動
自在慈悲現微笑　為渴仰者說因緣

尒時世尊告阿難陀曰如是如是阿難陀非無因緣如來應正等覺輒現微笑阿難陀汝見法與童女我付苾芻尼衆次第授與三歸五戒十戒作

式叉摩拏於二年中學六法六隨法不明日出嫁眷屬皆集阿難陀曰我皆已見佛言阿難陀無容得有住其家內食殘宿食不久即應證不還果及阿羅漢果汝今應往告諸尼曰法與已於二歲正學六法六隨法尼衆應遣蓮花色尼為使者往彼家中作梵行本法時阿難陀告諸尼已尼衆共集令蓮花色至其家內與作本法已告法與曰汝今不久當受近圓又復更為隨機說法得不還果發生神力時蓮花色尼往白世尊佛告阿難陀汝往苾芻尼處傳我所教作如是語僧尼二衆應授法與近圓以蓮花色尼為使者時阿難陀承佛教已往告尼衆并集僧伽於二部中以蓮花色尼為使者即於其處授法與近圓衆作法已時蓮花色往彼告言少女二部僧伽已與汝授近圓竟佛所聽許當善奉行又為說法彼聞法已深起厭心於五取蘊觀察無常苦空无我如是知已以智金剛杵壞諸煩惱獲阿羅漢果三明六通具八解脫得

如實知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受後有心無障导如手撝空刀割香塗愛憎不起觀金與土等无有異於諸名利無不棄捨釋梵諸天悉皆恭敬無容得有阿羅漢尼諸漏已盡處白衣家食殘宿食受行俗法于時法與既得果已白父母曰二親當知我已獲得阿羅漢果今欲往詣王園尼寺父母告曰若如是者恐被王法罪及我身可為設計與佛同去答言善哉願為方便時天與長者即請世尊及苾芻僧令使復告鹿子長者曰善友當知我女法與不樂為俗必定出家宜可早來強為聟壻于時鹿子啓憍薩羅主勝光大王言臣共天與先有誠言指腹為親彼女今欲捨俗出家且將諸親強為聟壻王曰隨意是時長者即命宗親擬為聟事其天與長者辦諸飲食令使白佛供設已辦願佛知時于時世尊著衣持鉢將苾芻衆赴天與家就座而坐諸餘僧伽各依次坐天與長者共諸親眷咸持種種上妙飲食供佛及僧皆令

飽足時鹿子長者并諸眷屬王子大臣及諸人衆將毗舍佉備設禮儀來至門首欲爲婚娶時天與長者知佛大衆飯食了澡漱訖收鉢已坐卑下席并諸眷屬於大師前聽說法要爾時世尊爲說妙法示教利喜已從座而去時法與尼斷三界惑得無所畏嫁娶之事復在目前王子大臣及諸人衆并毗舍佉與其親族備設音樂佇立相待時法與尼隨世尊後出至門前時毗舍佉既見法與遂便舒手捉法與辟無量百千大衆俱見于時法與即現神通如大鵝王舒張兩翼上昇空界爲神變事是時王臣及毗舍佉所有眷屬并諸人衆見神變已皆生希有舉身投地如大樹崩遥礼彼足而申懺謝唱言聖女證悟如是殊妙勝德欲令在家受諸欲樂食殘宿食理所不應是時法與縱身而下爲諸大衆宣說妙法其聽法者无量百千得殊勝解有得預流一来不還果者或有於佛法中出家斷諸煩惱得阿羅漢果或發聲聞獨覺大菩提

心復令大衆歸依三寶求出生死時法與尼既獲大利往詣佛所礼足而去

尒時世尊告諸苾芻於我法中聲聞尼衆善說法者即法與尼最爲第一

時諸苾芻聞佛說已咸皆有疑請世尊曰此法與尼曾作何業於其本宅而爲出家蒙佛開許遣使得戒即於其處獲阿羅漢果說法人中最爲第一唯願慈悲說其本業佛告諸苾芻法與前身所作之業果報熟時還須自受非於餘處廣說如餘乃至頌曰

假令經百劫　所作業不亡　因緣會遇時
果報還自受

汝等苾芻此賢劫中人壽二万歲時有佛在世名迦攝波如來應正等覺十号具足住仙人墮處施鹿林中尒時婆羅痆斯有一長者大富多財娶妻未久遂即有娠月滿生女其女長大情樂出家父母不聽時有老尼是其門師女即白言聖者頗能於此與我出家而受近圓成苾芻尼性不尼曰我往白佛汝且安住便至佛所以事白知佛即使尼往至家中與女出

家投三歸依并五學處及正學法二部僧伽亦復使尼與授近圓已于時老尼觀彼根性隨機說法即於家中證阿羅漢果彼佛稱讚說法尼中最為第一是時老尼便作是念此女出家并受近圓聞法解悟獲阿羅漢果皆由依我得此勝利作此念已便即發願我於迦攝波如來應正等覺教法之中至盡形壽脩治梵行所有善根如迦攝波佛授摩納婆當來之世人百歲時得成正覺名釋迦牟尼我願於彼如來法中如此女人不離本宅而得出家受諸學處聞法解悟斷除煩惱獲阿羅漢如迦攝波佛稱讚此尼說法尼中最為第一願我當來亦復如是汝等苾芻於意云何其老尼者豈異人乎此法與是由彼往昔迦攝波佛教法之中至盡形壽脩治梵行所有善根迴向發願在宅因使得為出家受諸學處成苾芻尼斷諸煩惱證阿羅漢果蒙佛記為說法第一汝等苾芻由是我說黑業得黑報雜業得雜報白業得白報汝等應當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苾芻尼毗奈耶第二十二卷　萬二千七百禮

勤修白業離黑雜業乃至說頌時諸苾芻聞佛所說皆大歡喜信受奉行頂礼佛足奉辭而去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三十二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三十三　禮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第七門第九子攝頌曰

寺外不爲懺　獨不令剃髮　不賃尼寺屋
執等不揩身

緣處同前有一苾芻尼詣苾芻處從其受學尼有過失訶責令去便往寺中委臂而卧其親教師見而問曰何因委卧答言阿遮利耶見責於我知欲如何師言少女更何所作彼軌範師令法住故訶責於汝宜應速去從乞歡喜答曰善哉我往請謝向逝多林房中不見遂即求覓見在寺外隨處經行便就礼足彼不爲受棄之而去諸男女見謂欲染纏心告其尼曰我知聖者懺謝之意彼不受者可來相就仁有所須我當爲覓尼懷羞耻黙然歸寺尼告苾芻苾芻白佛佛作是念由諸苾芻不受尼懺致使耽欲迷男女起惡分別告諸苾芻苾芻尼不應寺外從苾芻乞歡喜苾芻應受懺謝不得棄去若不依者俱得越

去罪

緣處同前諸苾芻尼令剃髮人淨除其髮尼見少年心生欲染苾芻以緣白佛佛言汝諸苾芻尼心常躁動若不繫心恒被誑惑女人之性欲心猛利從今已去苾芻尼不應獨令他人剃髮若剃髮時應令一尼近邊而坐其剃髮人若生欲念現異相者彼尼報言賢首當知女身骨肉假成虛妄不實於苾芻尼勿生異念招地獄苦若苾芻尼作邪思者應言小妹汝已捨家棄俗緣務汝當憶念於三衆中受近圓時作何要擔如世尊說諸欲染者少味多過汝今宜可棄捨惡念存出家心如是說者善若不告者伴尼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時吐羅難陁苾芻尼勸一長者爲造尼寺有多尼衆於此居停後於異時五百商估人從南方來向室羅伐欲求停處而不能得即於衢衢權且停息日將欲暮天復降雨各懷憂愁掌頰而住時吐羅尼見而問曰賢首天既降雨何不急取所將貨

物覓停寄處答言聖者我等客人遍
求停止令此城人不存仁義房不肯
賃知欲如何尼曰諸子夜臥侵星天
令降雨何故不言多與價直若不取
舉所有財貨悉皆損壞誰當肯取
答言聖者觀此人情難爲籌度縱與
倍直亦不容受是我惡業知欲何言
忍至天明方可移覓尼曰諸子必能
倍與可入寺中答言善哉如聖者言
即移入寺時吐羅尼亦入寺內所居
尼衆悉皆驅出賃與商人諸尼散出
泥雨夜黑散向餘寺衣服溼徹既至
寺已彼尼問言姊妹何故夜深衝雨
而至皆即廣陳上事諸少欲尼聞如
是語各共譏嫌云何苾芻尼施主造
寺驅尼令出賃與俗人以緣白佛佛言
不應以寺賃與俗人賃者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時吐羅難陀苾芻尼男子
洗處遂入其中以軆揩身而爲洗浴
諸男子見便起欲心共相議曰看此
禿尼學我洗浴因生譏笑以緣白佛
佛言不應於此婬欲亂心愚暗人中
揩身洗浴苾芻尼輒揩身者得越法罪

第七門第十子攝頌曰

不以骨及石　若木或牽揩　唯用手摩身
餘物皆不合

緣處同前佛不許尼輒揩身者尼便以骨以石以木及以牽而揩身體還同前過佛言應用手揩除手已外用餘物揩身者得越法罪

第八門總攝頌曰

除塔儀門前　披老不應畜　不共女由婦
寫藥三衣鉇

第八門第一子攝頌曰

除塔損波離　僧制不應越　尼元難聽入
教誡等隨時

緣處同前時本勝苾芻身亡之後焚燒既畢十二衆尼取其餘骨於廣博處造窣覩波以妙繒綵幢蓋花鬘置於塔上栴檀香水而為供養又是二尼能讃唄者於日日中常持土屑及以淨水若見餘處客苾芻來便與土水令洗手足授以香花引前唄讃旋繞其塔後於異時有一羅漢苾芻名劫畢德與五百門徒遊行人間至室羅伐路在塔邊若阿羅漢不觀察時

不知者尊遥見彼塔作如是念誰復
於此新造如來爪髮之塔我行礼敬
即便往就時彼二尼見其至已與土
及水令洗手足授與香花讚唄前行
引五百人旋繞其塔礼已而去去塔
不遠尊者鄔波離於一樹下宴坐而
住見而問曰具壽劫畢德應可觀察
礼誰塔耶便作是念具壽鄔波離何
故令我存念觀誰塔耶即便觀察見
其塔內有本勝苾芻骸骨由彼尚有
瞋習氣故便生不忍却迴報言具壽
鄔波離仁往於此佛法癰生捨而不
問鄔波離聞默然不對時阿羅漢告
諸門徒曰具壽汝等若能敬受大師
教法者宜可共往於鈍聚處人持一
鈍毀破其塔時衆門徒既奉師教各
取一鈍於少時間悉皆毀壞二苾芻
尼見是事已失聲啼哭速往告彼諸
餘尼衆時十二衆尼及餘未離欲尼
既聞毀塔高聲大哭今日我兄始為
命過時吐羅難陀苾芻尼便問二尼
小妹誰向彼說答言大姉彼是客僧
無由得知尊者鄔波離不遠而住向

容人說時吐羅難陁尼報言小妹我纔聞說即知是彼先刺駿人者、斯惡行雖復出俗本性不移宜可告治令其失壞如世尊說壞徒衆者衆不應留我今宜去豈得捨之發大瞋恚便持利刀鐵錐木鑽往尊者所欲斷其命時鄔波離遙見諸尼疾疾而來便作是念觀此諸尼形勢忩速必有異意欲害於我宜可觀察即便入定觀見諸尼各懷瞋恚欲來相害于時尊者情生忩速不以神力加被大衣便即斂心入滅盡定諸尼既至以刀乱斫鐵錐木鑽遍體鑱刺、尒時尊者由定力故更无喘息與死不殊諸尼議曰我等已殺惡行惡家報讎既了宜可歸寺作此語已捨之而去時具壽鄔波離從定而出見衣損壞即還住處諸苾芻見問言具壽何故如此荅言具壽諸苾芻尼幾殺於我問、言何故尊者即便具陳上事諸少欲苾芻既聞斯說咸共譏嫌共相議曰大德當知若苾芻尼於苾芻處設有瞋恨但應不礼恭敬問訊豈合造次手執利刀

鐵錐木鑽往殺具壽鄔波難幾將斷
命何有斯理一人告曰諸大德此事
已去不可更追從今已往欲何所作
荅曰此欲如何宜行白佛又曰何須
白佛且立條章勿使諸尼來入逝多
林內諸人既共作明制已諸尼既聞
悉皆不入不生恭敬時大世主常法
如是於日日中來礼佛足方隨意去
彼入寺時苾芻告曰喬荅弥衆僧立
制不許尼入寺中遮不聽入荅言聖
者我豈同彼作大過失報曰衆僧作
制我欲如何尼即却迴還其住處尒
時世尊知而故問阿難陁曰豈大世
主身有病耶荅言无病若尒何故不
來時阿難陁以事白佛佛言阿難陁
是諸苾芻擅作斯制然諸苾芻尼繫
屬苾芻若不入寺不生恭敬從今已
去諸苾芻尼若入僧寺應須白知守
門苾芻方可得入亦復不應教誡於
尼如世尊說白知方入不為教授者
諸尼不知云何為白佛言尼入寺時
當如是白聖者當觀我欲入寺守門
苾芻應問尼言姊妹汝不懷障難持

刀錐者聽入若不白知入僧寺者得越法罪苾芻見尼入寺不問亦同前罪如世尊說苾芻不應教誡諸苾芻尼者時六衆苾芻教誡不息佛言若苾芻尼有過苾芻僧伽未與歡喜輒為教誡得越法罪如教誡法長淨隨意亦皆准此

第八門第二子攝頌曰

尼懺不應輕　隨意不長淨　更互當歉謝
尼衆並應知

緣處同前時有一尼就苾芻受業因不可意訶責令去旣至寺中師問令懺至房請謝廣說如前是時苾芻見來礼懺以脚蹹頭棄之而去尼即默然還歸寺內諸尼見問小妹從軌範師巳叙謝訖答曰莫更逢見如是之師問言何故即以事具荅諸尼聞巳皆共譏嫌姊妹當觀輕篾女人乞歡喜時而不為受又復以脚蹹頭而去尼白苾芻苾芻白佛佛言諸尼衆等正合譏嫌從令巳去尼來懺時不應蹹頭棄之而去如是作者得越法罪尼被責時不應造次即求懺謝然須

次第方求懺摩彼皆不知如何次第應可先遣苾芻若苾芻尼鄔波索迦鄔波斯迦至其師處善為方便令彼心喜方為懺謝

緣處同前如佛所說當於三處謂見聞疑為隨意事苾芻夏罷作隨意了復為長淨有苾芻曰我觀長淨及以隨意皆為清淨故知長淨即是隨意或有說云隨意長淨二事各別白佛佛言二事雖殊皆為清淨是故當知作隨意已無勞長淨

緣處同前時諸苾芻先有瑕隙情生不忍共相見過於隨意時在大衆中更相憶念乎為詰責於戒見儀命各說犯科于時所有得意知識及以二師諸同學等各為朋扇因此鬪諍大破僧伽別生異見有處中人共相遮止告言諸具壽勿為鬪諍住出家心如世尊說若於其處有諸苾芻共為鬪諍各相論說忿競而住者我於其處尚不樂聞況當往彼事若銷停我即當從若彼苾芻棄捨三法多作三法云何棄捨三法所謂棄捨無貪

善根无瞋善根無癡善根云何多作三法所謂多作貪不善根瞋不善根癡不善根彼諸苾芻即便忿覺共為鬪諍更相論說懷根而住若彼苾芻棄捨三法多作三法云何棄捨三法所謂棄捨貪瞋癡三不善根云何多作三法所謂多作无貪瞋癡三種善根此諸苾芻即不忿覺共為鬪諍更相論說懷恨而住是故汝等苾芻當捨惡法修行善事時諸苾芻鬪諍不息有處中人共相遮止告言具壽勿為鬪諍住出家心彼諸苾芻懷瞋不歇更相鬪諍諸俗旅見共生譏恥此禿沙門作隨意時無出家心常懷鬪諍苾芻以緣白佛佛言諸苾芻長者婆羅門理合譏嫌從今已去若苾芻知苾芻有瑕隙者不應一處共為隨意先須懺謝方可共為時諸苾芻作隨意日而為懺謝更增忿覺心不能捨佛言作隨意日不應懺謝七八日前宜須預懺如世尊說七八日前宜預懺者時諸苾芻皆共懺謝佛言一切苾芻不應為懺於有瑕隙者相違

者而為懺謝共乞歡喜
緣處同前如世尊說五年應作頂髻
大會時諸婆羅門長者居士各諍勝
上作無遮大會二部僧伽悉皆雲集
如世尊說各依夏次而坐是時諸尼
依夏坐時便大喧丙佛言女人性貪
於大會時應二三四依次而坐自餘
諸尼於相知處隨情而坐

第八門第三子攝頌曰

門前不長淨 當須老二尼 若至長淨時
老人待尼白

緣處同前如世尊說苾芻羯磨別尼
羯磨別除共羯磨者時長淨日諸苾
芻尼悉皆來至逝多林所而為長淨
苾芻與尼於大門首共為長淨諸長
者婆羅門等見其喧丙皆來共觀
彼立而住佛問是巳告諸苾芻勿於
門首而為長淨時諸苾芻即與尼衆
寺內長淨因共聚集多為言話以緣
白佛佛言由是苾芻不應與尼於其
寺中而為長淨諸尼不知還來寺內
佛言尼來半路苾芻往彼共為長淨
時諸苾芻奉教而作時有婆羅門長

著在道遊行中路遇見苾芻與尼而
為長淨遂生異念起邪分別共相議
曰此禿沙門男與禿沙門女談說何
事一人謂曰且觀此意況更何所論
我等在家私說言語尼曾默聽於此
空處向苾芻說苾芻聞已向王家說
王於我等所有科罰皆是禿男禿女
而為讒構苾芻白佛佛言不應半路
而為長淨於長淨日當差二尼半月
半月往至僧中告其清淨請教授事
諸尼遂遣無勢力者往至僧中不肯
申說清淨之事佛言應遣能者二人
難得佛言一人有力得往僧中彼雖
至寺見佛及僧大衆威重欲向何人
而告清淨即尒還來是時尼衆不為
長淨白佛佛言應差一人尼來白者
衆雖差一尼復不知還同前過佛言
被差苾芻應在門下彼來當白先受
白已當告僧伽僧伽即應以白二法
差教授人

第八門第四子攝頌曰

被差不避去　當問教師名　著帽為鉢囊
結鵶尼不合

緣處同前佛言苾芻老人待尼告淨者雖在門首尼來到時報言莫近我莫觸我即便走去尼待不得還本寺中因此尼衆不得長淨苾芻白佛佛言彼老苾芻不應走去當須爲受作如是語姊妹當坐莫近觸我可告清淨若不爲受即走去者得越法罪如世尊說應可老人住在門所待尼教授者彼老之人遲至門首時有露形通披毛緂於其門下觀生死輪尼見作念我應就彼告其清淨即便礼足合掌蹲踞白言聖者存念彼即默念我今且觀彼禿沙門女說何言語王園寺尼故遣我來請問頂礼逝多林中聖衆足下少病少惱起居輕利氣力勝常安樂行不復灑陁曰苾芻尼衆並告清淨外道聞已不識其言默尒而住尼便教曰聖者應言可尒彼聞不解佯作噡聲點頭而去時此二尼即還本寺其教授尼人後至門隔暫時相待見无尼至還向房中若說戒者作單白已其授事人白大衆曰誰將尼衆告淨事來衆中無人荅

言是我衆皆念曰豈非尼衆不來告
淨更不遣人問其來不上座誦戒作
褒灑陁了後說戒時告清淨尼復來
門首不見有人還歸本寺苾芻尼衆
長淨不成明日諸尼怨來僧所問言
聖衆何故不受苾芻尼衆告清淨耶
諸苾芻曰姊妹前長淨日是何尼來
爲告清淨先時二尼即前荅曰是我
等來至於門首當見如是形儀聖者
觀生死輪我即於彼告清淨已遂還
本寺苾芻聞說彼人形儀對說清淨
即知是彼露形外道共相議曰此苾
芻尼於外道邊告清淨事以緣白佛
佛作是念由諸苾芻尼來告清淨不
問教授人名有斯過失告諸苾芻二
尼无犯從今已去若苾芻尼來告清
淨應問教授苾芻名字問言聖者名
字云何如其不問告清淨者得越法
罪如世尊說尼告淨時須問名者尼來
告時先相識者亦問名字佛言相識
苾芻不勞更問
緣處同前時大世主喬荅弥身嬰病
告尼來看問聖者何故不出房耶荅

言少女我身有疾問曰先持何物病即消除荅言我在俗時頭上著帽若如是者今何不持荅曰我今出家世尊不許云何得持白佛佛言尼在寺中應持頂帽

緣在王舍城時此城中有婆羅門巡行告乞入一家中告言我乞主人報曰無物當去此人出時大世主入從其乞食彼作是念此亦不與爲獨我耶欲求瑕隙佇立不去主人念曰幸蒙佛母來入我家即疾敷牀命之令坐援敘言笑取上飲食滿鉢持奉婆羅門見嫉妬心生便告尼曰我觀鉢中得何美味其尼示鉢即便唾中大世主曰子今何故汙鉢中食汝若索者我當施與時婆羅門默然不對尼白苾芻苾芻白佛佛作是念女人之性少有威德令彼愚人作惡業巳多招苦報告諸苾芻曰從今巳去尼乞食時應持鉢絡棬蓋而去諸尼不解鉢絡云何佛言應作方尺布係提上兩角置鉢在中鉢施短襻將行乞食得遮塵土復易擎持神州比家尼此鉢鉢由下尖角鉢不

動搖不同平巾動轉流溢作時應取市小尺二尺疊使正方傳邊剪却將作横襵用時搖擺安隱也

緣在室羅伐城東國之人多愛園花曾於一時城內諸人作大歡會各持種種上妙飲食及諸音樂共詣芳園時有一人遣使報妻宜結花鬘令人急送其人家內有妙花林妻即奉教入園採取自不解結遂便命召結花鬘人時屬城中人民歡會諸結鬘者皆為他作竟求不得情懷憂念夫主令我結妙花鬘我自不解求人不得知欲如何時吐羅難陀苾芻尼因乞食入其舍告言少女與我鉢餅報言聖者且去我今懷憂無人授與尼曰少女汝有何事彼便具告尼曰汝何不結荅曰我先不解即問尼曰聖者解不報言少女我今年邁昔在少時何事不曉聖者若介憐愍我故願為結鬘報言少女若能與我種種飲食即與汝結荅言我與尼即安鉢一邊舒脚而坐用意結鬘女人見已嗟其巧妙情甚歡悅多與飲食尼詣餘舍復與結鬘多獲飲食方歸本寺時結鬘人至其女所告言與花我今為結

報言汝來何晚花已結竟將向園中問言誰結答曰聖者吐羅難陀彼便譏恥沙門之女作非法事云何奪我所作生業尼白苾芻苾芻白佛佛言非沙門女法理合譏嫌是故尼衆不應結鬘作者得越法罪佛制不許尼結鬘者時屬世尊頂髻大會及五年六年會時勝光王及勝鬘夫人行雨夫人給孤長者毗舍佉鹿子母仙授故舊及大名等近士男近士女各求勝上覓薦香花及以諸方僧尼悉皆來集甚足花彩少結鬘人時諸信心覓結花者不可多得遂告諸尼曰我等今者為供大師頗能相助結花鬘不諸尼答曰仁豈不知大師有教不許諸尼結諸花彩我今云何欲相助福尼白苾芻苾芻白佛佛言為三寶事尼得結鬘諸苾芻尼於大門首或在廊下長舒兩脚而結花鬘俗旅見弄告言聖者皆是結鬘之女而來出家諸尼羞恥默尒而住苾芻白佛佛言諸俗人輩稱理譏嫌諸尼不應於大門首廊下簷前而結花彩作者

得越法罪解結歸者當於露處勿使
俗識
誑惑作醫巫
第八門第五子攝頌曰
不應畜銅器　變酒令平復　賃房與俗旅
緣處同前時吐羅難陀苾芻尼往銅
器家告言賢首頗能與我作大銅鉢
不答言聖者是我本業何為不能問
曰欲作大小報言極須大作問言聖
者何用大鉢尼曰貧寒物汝不取價
與我作耶與汝好價宜應大作匠者
念曰隨彼大作於我何傷大鉢見了
報言為我更作小者入斯鉢內復更
為作如是漸小乃至七重皆入鉢內
吐羅難陀令求寂女揩拭令淨以五
色線為絡次第盛之有請喚處即令
小尼頂戴將去到已開設在傍安置
俗旅見問聖者今日開銅器鋪耶答
言癡人汝豈能知我所須器大者盛
飯次者羹臛次受美團餘安雜味答
曰若尒更復多須有餘物來无安置
處彼便默尒尼白苾芻苾芻白佛佛
作是念尼畜銅鉢有如是過從今已

去諸尼不得自畜銅鉢若畜者得越
法罪唯除銅匙及安藥盤子并飲水
銅椀
緣處同前時有長者誕一女右眼
通睛將為惡相人無娶者有餘長者
娶妻未久便即命終如是至七時人
号為殺婦長者更問他女欲求為妻
彼便報曰我今豈欲殺此女耶復索
寡婦彼云我豈可自欲殺身既无妻
室自知家務時有知識來相問曰何
故自營家事豈可不能覓妻室耶答
曰我是薄福娶妻未久便即終亡如
是更取乃至於七悉皆身死時人号
我名為殺婦報曰何不更求即便如
上具說其事若介通睛女兒何不索
取報言彼亦不與答曰我知彼家養
女多時必應嫁娶即便就覓彼見問
曰來何所須答曰欲求娶女是何女
耶眼通睛者父曰可隨來意宜於某
日共辦婚禮家酒熱壞傍求好者諸
有酒家即皆為辦時吐羅難陁入通
睛家從其乞食家人報曰我辦酒忙
无緣與食尼問其故彼即具告我家

酒壞尼曰何故不令變為好酒荅言聖者我不曾解作有方法幸當恵施尼曰少女我今年邁不復更為昔在少時何事不解荅言聖者憐愍我故變酒令好尼言少女頗能與我美食之直令汝酒好荅言多與尼曰可出酒甕我為瞻相即便舁出時吐羅尼上下觀瓮何因酒壞乃知由熱即開窓牖令持溼沙安其瓮下更取青苔繞瓮纏裹扇去熱氣因涼冷故酒便復好所有親族悉皆來集時諸酒家咸悉脩擬性不来取令人往問何不取酒報言我酒變好无勞別取問言是誰教汝已壞之酒還令好耶報言聖者吐羅難陁於我有恩能為此事彼即譏嫌沙門釋女作非法事云何奪我所作生業苾芻白佛佛言此非沙門釋女之法理合譏嫌是故諸尼不應教他變已壞酒作者得吐羅底也罪

緣處同前時有長者樂為給施身怨深患漸加困篤自知形命將死不久所有財物悉皆給施沙門婆羅門

孤獨乞人善友親族唯有一舍猶未
施他時吐羅難陁苾芻尼聞来至家
中告言長者凡諸女人利養寡薄喜
捨之次分慮少多荅曰聖者来遅我
之財物悉皆施盡唯有此室尼言長
者我今希望舉面而来今遣空還不
稱元意報言聖者唯有此室仁意欲
將我終不惜尼曰若尒我今便受願
除病甞後時長者遂便命過諸親来
集以青黄赤白繒綵靈轝與送往屍林
時吐羅難陁苾芻尼聞長者命終疾
疾至彼封閉其室立在一邊時彼親
族焚燒既畢咸悉歸来見舍封閉問
言誰閉尼曰其受施者自来封閉報
言聖者施與何人尼曰施我聖者若
尒且賃與我後酬價直尼曰虚實荅
言實與尼即開門令入時有長者婆
羅門来入其舍聞如是事皆共譏嫌
沙門釋女作斯非法云何將屋賃與
他人尼白苾芻苾芻白佛佛言非沙
門女法理合譏嫌從今已去諸苾芻
尼不應賃舍與人賃者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長者好施知欲命終悉皆

擔訖唯有一鋪底鬪乘乞事並同前乃至身亡尼便封閉諸人嫌恥苾芻白佛佛言若賃鋪者得越法罪恐煩故略

緣處同前吐羅難陀尼入城乞食見師巫女搖鈴鐃家談說凶吉多獲利物足得資身即便念曰是好方便我亦為之求得鈴已明旦入城即巡諸家搖鈴振響為他男女洗沐身形詭說吉凶妄談來兆有病患者天緣皆差遂使王城之內咸共知聞所有請祈无不啓竭自餘巫卜人皆不問時舊醫巫諂諸人處問言有事我為占相諸人答曰更不勞汝我有聖師善閑衆事占相療疾皆悉稱心彼問是誰答言聖者吐羅難陀彼聞譏恥作如是語非法釋女妄為巫卜奪我資生苾芻白佛佛作是念尼作醫巫有如是過妄為詭說招俗譏嫌告諸苾芻我今不許尼作醫巫者有作者得越法罪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三十三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三十四 禮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第八門第六子攝頌曰

不共女人浴 亦不逆流洗 鉢底應安替
不畜琉璃盃

緣處同前有一女人往河水中洗浴身體洗訖上岸梳髮而住時吐羅難陀苾芻尼遂持澡豆往彼洗浴見女梳髮情生瞋嫌作如是念愚癡女子共我爭勝故梳頭髮謂我先來元無髮耶宜可苦治懲其後過設更見我不敢爭勝遂即默持菴摩羅末撲其頭上以手挼之女人問言聖者我有何過纔淨洗髮以菴摩羅末撲我頭上尼曰汝作此解去吐羅難陀先來無髮頭既不淨可來更洗女即譏嫌苾芻尼白佛佛言尼為非法理合譏嫌從今已去諸尼不應以雜末等撲他淨髮作者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時吐羅難陀與諸尼衆往河中浴是時吐羅於駛流處逆水而立受其觸樂諸尼問言聖者為作何事

荅言小妹我受觸樂諸尼報曰聖者
此非淨法於駛流處立受觸樂所不
應為荅言此是極淨有何乖理若不
淨者誰有制處尼白苾芻苾芻白佛
佛言諸尼理合作此譏嫌從今已去
諸尼不應駛流之處逆水而立受其
觸樂若受樂者得吐羅底也罪
緣處同前諸苾芻尼隨處安鉢鐵逐
生垢或因打擲多有損壞尼白苾芻
苾芻白佛佛言諸尼不應隨處安鉢應
以薄錫替鉢而用如世尊說錫替鉢
者諸尼以錫遍裹其鉢俗旅見問聖
者此是何物荅言仁者世尊制令以
錫替鉢報曰聖者豈可佛令遍裹鉢
耶仁令妄說此非沙門釋女所作之事
尼聞羞恥默然不對苾芻白佛佛言
俗旅理合譏嫌是故諸尼不應以錫
遍裹其鉢可為小替纔承鉢底彼作
種種奇異形勢佛言不合替有二種
一如菩提樹及多根樹葉二如手掌
緣處同前時吐羅難陀尼得琉璃盃
時有女人為有客來便詣尼處告言
聖者幸借琉璃盃尼即問曰汝何所

用答言聖者為女夫求乞盃可飲尼與將去彼不存心手脫便破告言聖者我酬價直尼曰小妹不須價直還我舊盃答言聖者別買盃替尼曰要須舊盃如是諍競苾芻白佛佛作是念此由諸尼畜琉璃盃有斯過失告諸苾芻諸尼不應畜琉璃盃若畜者得越法罪

第八門第七子攝頌曰

由婦制錫杖　起舞時招罪　溼餅受請食

說法伴白知

緣處同前有一長者大富多財婦生一子情大歡喜命諸親眷共為喜樂其婦及夫別房睡著天明不起時有乞食苾芻見彼多門遂入家內逐其出處遂便深入至長者房前彼即驚覺苾芻遂向婦邊而過長者見去此與我婦共行非法即打苾芻頭破血出鉢盂亦破婦覺報去苾芻無過可放令出時彼苾芻持此容儀至逝多林苾芻問曰何故如是即便具說苾芻以緣白佛佛言苾芻乞食不應造次入多門家應將錫杖門前為記然

後方入苾芻入時默然而入見其婦
女露形走去俗人嫌耻佛言欲入舍
時作聲謦覺彼即呵呵作聲喧閙而
入家人報曰仁豈小兒呵呵聲響而
入我家答曰佛令作聲而入為此呵
呵答曰更无方便可使作聲唯此呵
呵能為警覺苾芻默尒苾芻白佛佛
言苾芻不應呵呵作聲入他人舍佛
制不聽遂拳打門扇作聲而入家人
怪問何故打破我門默尒無對佛言
不應捲門可作錫杖苾芻不解佛言
杖頭安鐶圓如盞口安小鐶子搖動
作聲而為警覺狗便出吠用錫杖打
佛言不應以杖打狗應舉怖之時有
惡狗怖時瞋劇佛言取一抄飯擲地
令食至不信家久搖錫時遂生疲倦
而彼家人竟無出問佛言不應多時
搖動可二三度搖无人問時即須行去
緣處同前時有長者請佛及僧家中
設食苾芻僧伽皆去赴供佛在寺中
令人取食為五因緣佛令取食去何
為五一者為欲閑寂二者為諸人天
說法三者為觀病人四者為觀卧具

苾芻爲諸聲鬪人制其學處令此因緣爲制戒故住在寺中時彼長者擁爲其舍命衆令坐時屬寒雨長者行粥次行乾餅次授爐餅并與蘿蔔時有苾芻欲粥作呼呼聲齧乾餅者作百百聲喫餺飥者作獵獵聲屋上雨下作索索聲瓶中飲水作骨骨聲此等諸聲殊響合時有苾芻先能歌舞聞其聲韻憶舊管絃抑忍不禁即從座起隨其音曲手舞逐之告大衆曰大德此是呼呼聲大德此是百百聲大德此是獵獵聲此是索索聲此是骨骨聲彈指相和無不合節於大衆中有不住心者即便微笑其用意者悉皆驚愕行食諸人無不大笑或生譏恥施主深怪請食苾芻情大羞恥將食至寺置在一邊礼世尊足世尊法尒共取食人歎言致問大衆頗得美食飽不白言大德美食雖足然施主致怪問曰何故以緣具白世尊食訖出外洗足還入房中宴坐而住至於晡時方從定起於苾芻衆中就座而坐便告作舞苾芻曰汝以何心於施

主家而作舞耶答言大德有譏彼意及掉舉心而作於舞佛告諸苾芻若苾芻作掉舉而為舞者得越法罪若作譏彼心者无犯汝諸苾芻此等皆由作聲歡食致斯過失是故苾芻不作聲食作者得越法罪佛既遮已時有信心俗旅將諸乾餅蘿蔔甘蔗來施苾芻皆不敢受問言聖者佛未出時我等皆以外道而為福田世尊出世即以仁等福田中上我等所有微薄施物持來供養仁皆不受豈令我等從後世時无路粮耶又如佛說及時而施但是新穀及以諸果創熟之時先持奉施具戒具德後自食者得福无量唯願慈悲為我納受苾芻白佛佛言此諸施物宜當為受所有乾餅與糞餅和食蘿蔔甘蔗截作小片食勿作聲

緣處同前時有長者請佛及僧就舍受食時諸苾芻不一時去各作伴行既到彼家更待餘者人未盡集報長者曰宜可行食我等前食食飽便去更有人來復令行食如是展轉施主

疲勞報言聖者待一時坐我併行食
既生擾惱苾芻白佛佛言受他請時
不應乱去在前去者至門相待一時
方入若乱去者得越法罪
如世尊言不乱去者有病苾芻侍者
食訖方持食去待食虛羸苾芻白佛
佛言有五因緣早請食来在房中食
云何為五一者是客新来二者將欲
行去三者身嬰病苦四者是看病人
五者身充知事
緣處同前時有長者大冨多財情懷
信敬請佛僧衆就舍而食世尊不去
有五因緣令人取食廣說如上令為
制戒苾芻食訖即便歸寺施主本心
欲求聞法无一苾芻為其說法遂生
嫌耻苾芻白佛佛言理合讃嘆故諸
苾芻不應食了即皆歸寺若即去者
得越法罪當為說法佛令說法者苾
芻不知誰當說法佛言應令上座為
其說法若彼不能令第二者此亦不
能令第三者此若无堪應番次興或
隨能者當豫請之
緣處同前有一長者先有信心於時

時中往逝多林聽聞正法遂於一時
請佛僧衆就家受食苾芻皆去世尊
同前有五因緣廣如上說此為制戒
佛不親行令人取食如世尊說若其
食了施主樂法應為說者衆差一人
令往說法大衆咸去時彼施主并諸
眷屬皆來一處有大威嚴共聽法要
請言聖者為我說法苾芻見彼威力
大故生畏懼心不能說法長者念曰
我多眷屬苾芻情懼不為宣揚我宜
為說報言聖者如世尊說

布施招大富　持戒得生天　專修斷煩惱
此是法當去

時彼苾芻聞是語已竟无言對復道
而歸既至寺中諸苾芻問具壽住彼
為說法不答言說具壽獨留於我更
無伴助施主親族有大威嚴皆來集
會我生畏懼不能說法施主見我情
懷怯懼返即為我宣揚妙法苾芻白
佛佛言此之苾芻所言應理是故又
應獨令說法從今已去差四苾芻與
說法人為伴

緣在王舍城如世尊制說法苾芻應

與四人伴者有請喚處差說法人及
與四伴時伴苾芻遂向生緣或出便
轉患不白知臨時闕事以緣白佛佛
言與說法人爲伴苾芻向餘處時應
白而去若不白者得越法罪

第八門第八子攝頌曰

瀉藥齒有毒　刮舌莫應洗　由其罪業盡
證得阿羅漢

緣在室羅伐城有一婆羅門娶妻未
久遂生一子年既長大於善法中而
爲出家後於異時身忽染患往醫師
處告言賢首我身有疾幸爲醫療報
言聖者仁今可服如是瀉藥病得除
愈苾芻即服纔一行痢冷水洗淨藥
即不下醫來問言聖者瀉藥好不報
曰賢首藥無氣力唯一行痢醫言聖
者冷水洗淨耶報言如是醫曰聖者
冷水洗淨云何轉瀉仁今更可服前
瀉藥勿爲洗淨瀉痢將畢方可洗之
報曰賢首佛未聽許醫曰聖者藥法
應爾不可相違苾芻白佛佛言若如
是者我今聽許瀉痢未終宜當淨拭
苾芻不知以何物拭佛言應用土塊

或以樹葉或將破帛故紙而淨拭之
待瀉痢畢後水淨洗
緣處同前於一林中有毒蛇住諸牧
羊人放火燒林四面火來蛇即驚怖
宛轉腹行衝火而出僅得存命投一
樹下蟠身而住于時具壽舍利子遊
行人間因至樹下見此毒蛇被火燒
處身形破爛受諸苦惱便爲觀察宿
世因緣有善根不尊者觀見知有善
根又復更觀與誰相屬見身與彼宿
有因緣即以水灑說三句法告曰賢首
當知諸行無常諸法無我涅槃寂滅
宜於我所起歡淨心捨傍生身當生
善趣于時尊者作是語已即便捨去
時有鵄來銜去食由此毒蛇於尊
者處起善心故命終之後於室羅伐
城善解六事（一者自知設會二者敎人設會三者善知讀誦四者知捨施法五者知受物法六者善知淨觸也）婆羅門舍而爲受生
時具壽舍利子知彼命過即便觀察
何處受生見此城中善解六事婆羅
門舍而爲受生爲調伏故尊者頻往
婆羅門家授與夫妻三歸五戒後於
異時獨至其家婆羅門見白言聖者

无侍者耶尊者荅曰我之侍者非茅
草生從仁處得婆羅門曰我无小兒
堪爲侍者我婦懷娠若其生男奉爲
侍者報曰願介无病我已受之即便
捨去彼婦月滿便誕一男飲母乳時
介齒損乳乳便腫大曾與童子一處
戲時或因瞋忿若介若齒有傷損處
悉皆落膧久而平復時舍利子知彼
小童出家時至往其家中爲父母說
法彼見出来尊者便念即是我侍者
乎父告兒曰汝未生時我許將汝供
奉聖者爲給侍人今可隨行勿生顧
戀此即是其家後生人良久佇立觀
尊者面隨後而去尊者至寺便與出
家并授近圓依教令學後嚼齒木既
刮舌已不洗而弃鎠来附上遂便命
過次有守宫来食其鎠因此而死次
有黄猫来噉守宫還同喪命次有〻
子食此黄猫亦復命終餘有殘者諸
蟻来耍悉皆致死是時有一苾芻在
傍而立見如是等事至明日旦時諸
苾芻来於其處而嚼齒木見狗衆蟻
一處命終怪其所以共相謂曰狗蟻

何因一處而死或言不知或言可共
推尋誰作斯過時彼苾芻告諸人曰
昨日婆羅門見是尊者舍利子弟子
我見於此嚼其齒木刮舌之篦不洗
而弃必應為此令其命殄苾芻以緣
白佛佛言汝等苾芻當知人中亦有
帶毒與虵無異從今已去嚼齒木時
既刮舌了應以水洗方可弃之不洗
而弃得越法罪

如世尊說嚼齒木已洗方弃者有諸
苾芻為水乏少不知如何佛言於灰
土上揩拭弃之後於異時帶毒苾芻
自染衣裳曝曬迴轉于時具壽鄔波
難陁來見染衣告言具壽我樂相助
報言善哉隨大德意時鄔波難陁性
懷惡行即取新衣陰乾故衣日曝又
轉乾衣日曝溼者陰乾彼言大德勿
作如此時鄔波難陁還同前作如是
再三遮不肯止其苾芻遂生瞋怒欲
相擒捸鄔波難陁便即走去彼隨後
逐時舍利子來見相趂告言具壽欲
作何事彼瞋盛故仍趂不息鄔波難
陁既被逐急遂取樹枝遙打於彼仍

不止息時舍利子即以軟語安慰下
令趣及鄔波難陀便遠走去彼瞋心
盛便咬其樹齒咬樹時其葉皆落苾
芻白佛佛言如此之人不應相惱令
生瞋恚如世尊說不應相惱令生瞋
者後於異時鄔波難陀次當知事至
毒苾芻所告言具壽作如是事彼見
來告生大瞋恚苾芻白佛佛言此懷
毒人或先有惡心不應自往令其作
務可使傍人報所作事彼聞應作勿
令有關彼毒苾芻勤修忘倦摧五趣
輪斷諸煩惱證阿羅漢廣說如餘乃
至人天無不恭敬諸苾芻白具壽舍
利子言尊者弟子極懷瞋毒如此之
人尚能證得阿羅漢果甚為希有于
時尊者舍利子為諸苾芻廣說前
緣時諸苾芻咸皆有疑請世尊曰大
德彼苾芻先作何業擔毒虵身生於
人趣佛言汝等苾芻彼自作業成熟
之時還須自受廣說如餘乃至頌曰
假令經百劫　所作業不亡　因緣會遇時
果報還自受
汝等苾芻當一心聽乃往過去此賢

劫中人壽二万歲時有迦攝波如來應正等覺十号具足出現世間住婆羅痆斯仙人墮處施鹿園中此毒苾芻彼佛法中而爲出家常修慈觀諸苾芻見咸皆喚言慈觀慈觀報言仁等更莫喚我慈觀慈觀如是再三喚仍不止於諸苾芻遂生瞋恨口出惡言我是慈觀汝是人中毒蛇佛言汝等苾芻於意云何迦攝波如來正法中出家修慈觀者豈異人乎此苾芻是由彼往昔於佛聲聞弟子處起瞋恨心作惡口故於五百生中常作毒蛇餘殘業力於此人中受惡毒報由彼往昔讀誦作業修諸戒品於蘊界處緣起處非處得善巧故由彼善根於我法中而得出家斷諸煩惱證阿羅漢汝等苾芻由是因緣我常宣說黑業得黑報雜業得雜報白業得白報汝等應當勤修白業離黑雜業時諸苾芻聞佛說已心大歡喜頂禮佛足奉辭而去

第八門第九子攝頌曰

三衣隨尊者　蘭若法應知　浴守門妙花

不應住非處

緣處同前時諸苾芻每於寺內著僧伽胝灑掃爲壇牛糞塗地入廁便轉溺承浣服如僧伽胝七條五條亦皆同此作諸事業諸苾芻見一人報曰此等諸衣不作差別隨處著用理不應爲如世尊說僧伽胝者是其大衣豈合不作差別而用咸言具壽善說斯語可共白佛佛言汝等苾芻理合如是共相止諫僧伽胝者是衣中王是故不應隨處著用作諸事業如世尊說僧伽胝衣不應隨處著用者苾芻不知何處應著佛言入聚落時行乞食時隨衆食時入衆食時礼制底時聽佛法時晝夜聽法時礼拜二師及同梵行者時如是等處可披大衣嗢多羅僧伽應於淨處披著及食等事其安怛婆娑任於何處隨意著用悉皆无犯

緣處同前如世尊說若日出已衆鳥皆鳴農夫耕作如前廣說乃至當離喧閙獨處閑居宜可端心勤修靜慮時有苾芻寡聞淺識往空閑處而作

根本説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第三十四卷 萬苙張 禮

草菴晝夜勤思唯除乞食放牧人等
皆悉共知時有群賊被他所害並多
傷損飢渴所逼衆共籌量不知何去
一人告曰彼蘭若中有釋家子凡諸
沙門性多貯畜并有悲心情无怖怯
仁等可去宜共往投必有所獲賊衆
咸言善哉斯語宜可共去悉皆希望
擧面同行至蘭若中苾芻見已便唱
善来時諸賊人情生无畏住經少時
告言聖者我寒須火苾芻報曰我居
蘭若無火可求又言聖者渴困須水
苾芻報无賊復告言聖者須少許麨
用安瘡上幸見相與苾芻報无賊復
告言聖者我須故物欲纏瘡處苾芻
報无次索蘇油用塗瘡上苾芻報無
復告言聖者飢困須食苾芻報無賊
復問言聖者今是何處屬何星宿苾
芻答言我居蘭若不聞斯事中有一
人先知僧法遂生瞋恚告言聖者前
事已過我更相問仁得阿羅漢不還
一来預流果耶苾芻答曰我居蘭若
賊言且致是事更問聖者得非想非
非想處无所有處識處空處四靜慮

奈耶苾芻報云我居蘭若賊言聖者
仁是三藏持經律論耶苾芻亦同前
答賊言聖者汝字去何亦如前報賊
言與是何方苾芻亦同前報于時群
賊所問之事苾芻皆答我居蘭若賊
便大瞋告諸人曰我等雖賊而此苾
芻乃是大賊何以故自身名号尚不
能知詐現容儀誑惑人世時諸賊人
於苾芻處各懷瞋恨便共普打身體
皆破衣鉢錫杖悉皆摧裂僅存餘命
賊於夜中捨之而去時此苾芻既遭
困辱至天明已詣逝多林諸苾芻見
問言具壽何故形容困顇若此即以
上事具告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
汝等苾芻我為蘭若苾芻制其行法
住蘭若人須貯水火并畜蘇油麨及
故帛食留少許須識星辰及知時節
方隅所在善閑經律論乃至自知名
字若蘭若苾芻不依制者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時有邪命外道身忽染患
往醫人處請求救療答曰應作浴室
洗沐身體病可得除答言賢首我於
何處得有浴室隨時乞食活命而已

報言聖者沙門釋子每於半月在浴室中洗浴仁可往彼洗沐身形苾芻洗時彼便入內身披藉服謂是苾芻皆不遮止彼疾洗已出坐曬身時有求寂來至其所喚言老人可共洗浴彼即搖頭不欲重洗求寂即便捉髆牽去彼作是語沙門釋子皆不淨潔以不淨手觸淨洗身答曰我是沙門汝是何物答言我是外道即告諸人曰誰將外道入浴室中以緣白佛佛言若洗浴時可守門戶見苾芻入應問其名彼相識者亦問名号佛言不應尒

尒時佛在憍薩羅國人間遊行至一聚落名曰欲犂彼有園林佛於此住於別村內有婆羅門名曰妙花封邑極多受用無乏勝光大王常為供養妙花有一親教弟子名曰樹生多聞聰辯論難无滯與五百人於妙花處學誦婆羅門諸要經典是時妙花聞沙門喬答摩釋迦之子弃捨俗業剃除鬚髮著袈裟服以正信心而為出家已獲无上正等菩提有大名稱遠

近諸國無不知聞十号圓明人天恭
敬不從師受自然證悟我生已盡梵
行已立不受後有如實而知演說妙
法所謂初中後善文義巧妙純一圓
滿清淨梵行於憍薩羅國人閒遊行
令來至此欲摯聚落林中而住我先
曾讀尚古之書若人成就三十二相
莊嚴身者此人唯有二種事業如彼
在家當作轉輪王王四天下以法化
世七寶具足所謂輪寶象寶馬寶珠
寶女寶主藏臣寶主兵臣寶千子具
足容儀端正有大威德勇健无雙所
往之處他迎自伏周環四海無不稟
化亦无怨敵刀杖憂苦但以正法教
被黎元共行十善安樂而住若出家
者如上所說證大菩提于時妙花聞
此事已告弟子樹生曰汝今知不我
聞沙門喬答摩釋迦之子弃捨釋種
剃除鬚髮身服袈裟而爲出家廣說
如上乃至名稱普聞人閒遊行令至
憍薩羅欲摯聚落於大林中而爲居
此我先曾讀尚古之書若人成就三
十二相莊嚴身者此人唯有二種事

業如其在家當為轉輪王若出家者當得成佛名稱普聞廣說如上汝令往彼親為觀察所聞相好為實為虛樹生白言如大師教即與聚落諸耆宿婆羅門聰明博識詣世尊所既到佛前在一邊立諸婆羅門以種種言詞慰問世尊即便前坐世尊即為說微妙法示教利喜令彼欣悅彼摩納婆佛說法時著皮革屣佛前經行時來暫聽以言亂問語畢便去於世尊前極懷高慢情無畏敬懷拒逆心自謂超勝於時世尊告曰汝今豈合作如是事共解明論大婆羅門漫為言說問言喬荅摩我有何過佛言我與學識大人共言議時汝著革屣經行不住不識次第无恭順心以言亂問而為違逆彼言喬荅摩我婆羅門法行與他人而為言說立坐卧者皆共話談不成是過諸禿沙門被煩惱縛不生男女我於言次共作談論斯有何失佛言汝有所為來至我所汝於尊人未受教誨彼聞是語便生瞋恚不忍之心欲於佛所共為詰難即白

佛言汝喬答摩諸釋迦種如野象類
於婆羅門處不生恭敬供養尊重佛
言樹生諸釋迦子有何過失汝作斯
語白言喬答摩我於往時緣親教師
及為已事詣劫比羅城諸釋男女在
高樓上見我入城在道而行密皆遙
指共相謂曰此是樹生摩納婆蓮花
婆羅門弟子唯知遙指更無恭敬供
養之心佛言摩納婆如百舌鳥多作
聲音住在巢中隨意言語諸釋迦種
自居宅內隨意言談此亦何過白言
喬答摩世間唯有四種大姓所謂婆
羅門剎利薜舍戍達羅此等諸人悉
皆尊重供養恭敬諸婆羅門唯此釋
種無如是事于時世尊即作是念此
摩納婆將釋迦種類同野象毀過太
甚我今宜可為彼宣說過去因緣根
源種族令息慢心作此念已見摩納
婆過去之世是釋迦子婢之所生即
釋迦子是彼當主告摩納婆曰汝今
何姓白言喬答摩我姓箭道佛言摩
納婆我今見汝往昔之祖是釋迦婢
所生今諸釋子是汝當主時餘耆宿

諸婆羅門共白佛言汝喬荅摩勿言
樹生是婢所生何以故此樹生者多
聞聰辯論難無滯共喬荅摩依正法
語往還論議佛告婆羅門若言樹生
多聞大智能擊論者汝等默然令彼
言論若不能者彼可默然汝等即說
婆羅門言樹生多智能與喬荅摩而
為論難我等且默尒時世尊命樹生
曰古昔有王名曰甘蔗生其四子一
名炬口二名驢耳三名象肩四名足
釧四子有過悉皆擯斥時四童子各
將己妹相隨而去往詣他方至雪山
側於一河邊是劫比仙舊所住處相
去非遠各葺草菴以自停息遂捨
親妹取異母者用充妻室各生男女
時甘蔗王憶戀諸子告大臣曰我子
何在白言大王王昔有事悉皆擯斥
具陳其事乃至各生男女王告臣曰
我子能作如是之事咨曰彼能王即
舉身長舒右手而為歎曰我子能為
如是之事由彼大人口陳說故因此
種族号為釋迦此云能也摩納婆汝頗曾聞
釋迦氏族如是之事咨曰我聞摩納

婆甘蔗王家有一好婬名曰知方容
貌端正與一仙人而為妻室遂誕一
子纔生即語且莫指身待我洗浴除
不淨已往昔之時人皆喚是名為脩
道汝亦曾聞此種族不時摩納婆聞
便默爾如是再三悉皆具問彼默不
荅時金剛手神於其頂上擬金剛杵
放大火光流燄輝赫告言摩納婆佛
三問時汝作矯心不應荅者我即以
杵碎破汝頭而為七分佛威力故令
摩納婆見金剛手便大驚怖心憂毛
竪白佛言喬荅摩我先曾聞有斯種
族時彼耆宿諸婆羅門作如是言誠
如喬荅摩所說我等皆信今此樹生
源衍種族實是婬兒時摩納婆見去
婬子心生憂赧低頭而住口不能言
爾時世尊見斯事已復作是念我今
宜可安慰樹生令離憂惱即為更說
種種因緣種種譬喻令彼止息窩懌
之心捨除憂苦便告彼曰摩納婆且
置是事汝本來意今可求之是時樹
生即於佛身觀三十二相唯見三十
餘之二相疑不能見所謂陰相及以

舌相說伽他曰

昔聞大牟尼　具相三十二　我今觀佛體
一相遍身元　未觀人中尊　或容在隱處
廣長妙舌相　口中人不知　惟願為現相
除我心中疑　正覺大名聞　世人難得見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柰耶雜事卷第三十四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勑彫造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三十五 禮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第八門第九子攝頌之餘 說妙花婆羅門事

尒時世尊作如是念此樹生摩納婆遍於我身欲觀三十二相已見三十於二有疑陰舌二相未能得見我今方便現陰藏相令彼見已即舒舌相長至髮際廣覆面門彼既見已作如是念沙門喬荅摩衆相具足有二種業在俗作輪王出家成正覺乃至名聞无不周遍時摩納婆生大歡喜辭佛而去于時妙花婆羅門於一園中與諸耆宿言話而坐企望樹生尒時樹生還見妙花即便往就敬礼其足及餘尊宿在一面坐妙花告曰摩納婆彼喬荅摩有善名稱充遍十方具諸相好其事實不荅言大師衆所稱揚其事皆實汝頗與彼為言論不荅曰共語汝於彼處所有言論悉皆次第向我陳說時摩納婆於世尊處所有言論具白妙花彼既聞已發大瞋恚即便舉足蹋彼頭上總云大好使

人能辨其事亦令我身沉淪惡道如汝共彼言論之時所有老失彼即引我亦在過中但為日晡不獲即往恭敬問訊待至明日我當自去即於夜中備辦種種上妙飲食纔至晨朝以車運載詣世尊所到已歡喜共申言問在一面坐白佛言世尊我為吞摩辦清淨食已載至此唯願慈悲哀憐納受時阿難陀於世尊後執扇招涼佛告阿難陀曰汝今可告於此聚落所有苾芻皆令集在常食堂中時阿難陀既往告已悉皆集在常食堂中即還白佛諸人盡集願佛知時世尊往彼就座而坐時婆羅門見佛僧衆悉皆坐已即以自手持妙飲食供養佛僧大衆食竟嚼齒木洗手已屛收鉢器便取小席於佛前坐聽說法要尒時世尊受婆羅門所設飲食唱隨喜已說伽他曰

祭祀火為㝡　初頌論中㝡　人中王為㝡
衆流海為㝡　衆星月為㝡　光中日為㝡
十方世界中　凡聖佛為㝡　所為布施者
必獲其義利　若為樂故施　後必得安樂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第二十五卷　第二張　社

尒時衆中有一莫訶羅苾芻聞佛說
此伽他之時食雖飽足尚咬乾餅作
大音聲婆羅門見而白佛言喬答摩
聲聞弟子佷教行不佛告婆羅門有
佷不依喬答摩我今觀此有樂法者
有貪食者喬答摩我有弟子名曰樹
生來至佛所共言論不佛言彼來咎
共言論喬答摩共彼所有問答談論
幸當為我廣說其事佛即次第為說
時婆羅門白佛言喬答摩其樹生者
无識寡聞心懷高慢不生畏敬諂偽
尊顏唯願慈悲見容其過佛告婆羅
門我已容恕時婆羅門復白佛言喬
答摩我乘車時或控馬轡或舉轅大
叫當尒之時願表知我婆羅門妙花
頂礼佛足并贈少疾少惱起居輕利
氣力安不又白佛言喬答摩若復見
我涉路而行或脫革屣或時避道或
時舒臂當尒之時如前表知我中敬
聞又白言喬答摩或時見我在自象
中共人談說若移坐處或去上衣或
除頂帽當尒之時如前表知我中敬
問何以故喬答摩我婆羅門法皆尒

名稱所有衣食受用資具皆從名稱之所獲得故我於此善護衆人尒時世尊作如是念此婆羅門極大高慢我今宜可息彼慢心為其說法

尒時世尊即為宣暢示教利喜如佛世尊於尋常時說法之事謂說布施或說持戒五欲少味多諸過惡煩惱染汙沉淪生死清淨涅槃當求出離如是等法廣為陳說世尊知彼欣樂隨喜發清淨心堪為法器於殊勝事能得受持復為廣說苦集滅道四聖諦法譬如淨衣易受染色時婆羅門即於座上證見諦理無復疑惑得預流果即從座起偏露右肩前礼佛足作如是語我今出離歸佛法僧受五學處願證知我是鄔波索迦具清淨念礼佛足已奉辭而去

佛作是念彼婆羅門善為譏笑由老苾芻說施頌時喫食不止是故不應此時啜食告諸苾芻曰彼婆羅門善為譏笑由莫可羅說施頌時喫食不住致斯譏醜若有苾芻說施頌時食不住者得越法罪如佛所制說頌之

時不應食者彼不敢食遂令行末不
食時過佛言若有苾芻說施頌時不
聞說聲不解其義者應食无犯設若
聞聲不解義者食亦无犯聞聲解義
食者越法罪如佛所制聞聲解義不
得食者於一住處衆坐人多遂使末
行屆來至上彼聞施頌並皆不食日
時遂過佛言此若聞聲兼解義者且
不應食待說兩三頌訖後食無過
佛在婆羅痆斯仙人墮處施鹿林中
尒時世尊於小食時著衣持鉢入城
乞食有餘苾芻亦行乞食至一園中
佇立而住見諸男女起惡尋思作邪
欲念佛見苾芻知作邪念不善相應
遂近其處告言苾芻苾芻汝於自身
下昔種子流出臭糞蠅蟲不食無有
是處彼既聞已作如是念世尊今者
知我邪心即大驚怖身毛皆竪便出
園中佛作是念苾芻非處而停住時
有如是過即乞食已還至本處飯食
訖收衣鉢洗足已入房宴坐於日晡
時從定而起於僧衆中就座而坐告
諸苾芻曰我向入城為欲乞食見一

苾芻亦為乞食至一園中起惡尋思作欲邪念我知彼人作斯惡念便就其邊而告彼曰苾芻苾芻汝於自身下苦種子臭糞流出蠅蟲不食无有是處彼既聞已作如是念世尊今者知我邪心即大驚怖身毛皆竪遂出園中是故苾芻不應非處而為住立若住立者得越法罪

有一苾芻聞佛說已即從座起頂礼雙足白言世尊大德於聖教中何者名為苦惡種子何謂臭糞流出蠅蟲皆食佛言苾芻苦種子者謂是三種罪惡不善邪思量法云何為三謂惡欲尋思瞋恚尋思殺害尋思臭糞流出者臭糞謂是五欲色聲香味觸流出者謂欲纏心以其六根追求六境流動不住蠅蟲者謂諸世間於六觸處无心制止起貪瞋等憂悲苦惱作罪惡業尒時世尊復說頌曰

下攝眼耳等　被欲之所牽　苦子種身中
臭氣常流出　若在於聚落　或居閑靜處
常於日夜中　不思於正法　由依罪惡念
遂起妄尋思　遠離樂住緣　當受於苦報

若人修寂定　於勝慧勤行　常得安隱眠
不被纏垂惱　親近於善友　勝人之所說
若能如是學　更不受當生
如世尊說苾芻不應非處住立者不
知何者名為非處佛言非處有五謂
令家婬女家沽酒家王家旃荼羅家
是謂五處非所行境
第八門第十子攝頌曰
由軛觀臥具　一衣不為礼　初至寺中時
老年應礼四
緣在室羅伐城時有苾芻欲去遊行
所有臥具於親友處囑令看守時彼
苾芻即以所物安置舊處而不受用
時有毒虵來求住處遂於褥下蟠屈
而居有客苾芻來投此而住暫停歇
已行礼佛塔及餘苾芻日暮歸房舊
住苾芻告言具壽此是水土燈油先
敷臥具行來疲困洗足安眠由先業
力不觀臥具遂即眠睡壓著其虵虵從
褥出便螫苾芻苾芻受苦究轉虵上
於片時間二俱命斷至天曉已主人
來喚彼既身死無復極承主人念曰
行來疲極且縱安眠睡足之後自當

起覺食時欲至更来打門喚言可起食時欲至既無響應即取戶鑰開入房中見其身亡次翻卧褥復見虵死衆共来看知被虵螫以緣白佛佛作是念不觀卧具因致俱亡告諸苾芻曰受他囑者應將卧具付知事人或可隨時自為曬曝置於架上繫不令墮若欲眠時應須觀察彼於夜分燈火照看

佛言不應如是可於白日豫為觀察時諸苾芻無問新舊悉皆翻轉佛言舊者應觀其翻新者有襯褥布時時抖擻不尒得越法罪

緣在室羅伐城有二苾芻同房而住時一苾芻度一少年弟子弟子多睡久而方覺師每訶責後欲天明忽然驚起但披僧脚敧往詣師所其師正起欲著下裙弟子近前礼足而起既新剃鬚戴起師裙在頭上住弟子所披亦便墮師弟二人悉皆形露彼苾芻見報言具壽我今善知汝等皆是丈夫男根具足時彼二人各懷羞恥𪑉尒而去其師遂即訶責弟子餘

苾芻問汝有何過常被師瞋答曰昔
瞋有緣今時無過師徒義絕我今行
矣復問何事即具告知報言具壽汝
誠有過訶責合宜聞便默尒時諸苾
芻以緣白佛佛念其師訶成順法告
諸苾芻從今已後不得著一衣礼他
亦不得一衣受礼違者得越法罪
緣在王舍城如世尊言於他苾芻不
相體悉不為解勞時有衆多苾芻從
異方来礼制底竟无一人為解疲極
猶如被擯隨處而住或在簷前或居
門屋或在樹下時有信心婆羅門居
士等見已問言聖者何緣被擯隨處
而住報言賢首我非被擯是客新来
婆羅門曰若尒何不住在房內我無
故識誰復相容為礼聖蹤暫来至此
隨處傳住不久當還諸人聞說皆生
嫌耻我等曾聞沙門釋子性懷平等
何處得有平等之行見同梵行客人
創来而不容止時諸苾芻以緣白佛
佛告諸苾芻從今已去凡是客僧来
入寺者先應礼拜耆宿四人當前而
立主應好心准法安置後於異時有

客苾芻遊行人間時將欲暮至王舍城先知佛制礼老年者即問諸苾芻曰尊者阿若憍陳如今在何處苔曰在竹林園中便即就彼扣門而喚時尊者憍陳如問言是誰苔曰我是客僧尊者喚入令其歇息客僧問言尊者大迦葉今在何處苔曰具壽彼在畢鉢羅窟于時客僧如言往彼如前通問尊者喚入安慰停息客僧即問尊者准陁今在何處苔曰彼在鷲峯山客僧便往致問尊者命入如前令息客僧問曰尊者十力迦葉今在何處苔曰今在細你迦窟客僧便去既見尊者同前問苔令其止息客僧苔言今已天明當須乞食不可更留作如是語如世尊言客僧到處先令礼拜四耆宿者此是方便治罰客人不令安隱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我先豈令客苾芻礼大地尊宿唯遣礼謁當處老宿四人

內攝頌曰

世尊為高勝　廣說弟子行　行雨問大師
為說七六法

緣在室羅伐城時具壽高勝於晡後
時從定而起往詣佛所礼雙足已退
坐一面請世尊曰弟子事師所有行
法唯願為說佛告高勝我今為說苾
芻所有弟子門人供事之法汝應諦
聽凡為弟子於師主處常懷恭敬有
畏懼心不為名聞不求利養當須早
起親問二師四大安隱起居輕利除
小便器為按摩身其師若言我今有
疾應問所患便往醫處具說病由請
方救療如醫所教便為療治若師自
有藥物應用和合如其无者可問道
親親眷若多應問師曰何親處求得
師教已如言可去若无親族應向餘
家如教往覓或詣病坊施藥之處此
若无者當緣自業於飲食中而為將
息若病可時授以齒木其師欲嚼齒
木之處應先淨掃作曼荼羅安置坐
枯及盛水瓶器并澡豆土屑淨齒木
刮舌篦既澡漱已除所須物若師患
目應問醫人為作眼藥而塗拭之次
應授衣餘衣襞疊勿使撩乱師礼塔
時當入房中灑掃其地若有塵土應

將牛糞或以青葉而揩拭之次應自
礼尊儀及礼師主或問安白事於日
日中三時礼拜當隨己力於同梵行
者亦申礼敬次應策勤坐禪讀誦每
於半月須觀曬牀席若至食時應洗
兩鉢若是乞食苾芻自持重鉢輕者
與師若在寒時以重僧伽胝與師令
著自持輕者若於熱時輕者與師自
持重者若逆風行請師在前自身在
後若順風行自身在前令師在後若
渡河水扶侍令過若乞食時應問師
主為當同行為當別去若言同行即
可隨去若得乾麨豆餅及酸漿水置
已鉢中若得米乳酪石蜜飯餅及沙
糖安師鉢內乞得食已還至本處作
二小壇布以諸葉可安二座踞坐飯
食若別行者所乞得食將呈師主令
得此食須者應取師主即應知量而
受若住寺者弟子應先洗器往至廚
中問知事人令為僧伽作何飲食其
知事人敬而告知彼還白師令日僧
伽作如是食可請取不依教持來師
應知量觀時而受若其二師澡漱之

處應淨掃除作曼荼羅安坐牀子
及以水器并土齒木如法揩洗若須
洗足應為師洗或但用水或可塗油
以眉揩去更將水洗當授皮履問其
食事又問為於此處修習善業為復
向餘閑靜住處若言可向晝日住處
者應持坐物其所住處掃灑清淨於
時時間牛糞塗拭若學讀者應為授
經若學禪思教其作意若還來時
應觀牀席自洗足已次禮尊像及同
梵行者隨力而礼與師置座同前洗
足若是寒時應守持心為暖湯水若
是熱時應可持扇而為招涼師亦知
時令其作業勿使空度若衣鉢等營
作之時所有事業皆師物在前次營
己物佛言高勝汝今應知諸苾芻衆
所有弟子門人供給二師如父母想
師於弟子當如子想若有病患共相
瞻侍至差至死我今為汝略說其事
應如是作若不依者隨於其事皆得
越法罪若能如是弟子於師以敬順
心為供侍者能令善法相續不絕譬
如蓮花處在池中日夜增長是故汝

等當如是學時具壽高勝及諸苾芻聞佛説已歡喜奉行

緣在王舍城住鷲峯山時摩揭陁主未生怨王與佛栗氏國共相違逆未生怨王於大衆中告諸人曰安隱豐樂與我相違我欲興兵而往討罰皆令破散王告大臣行雨婆羅門言卿往佛所頂礼佛足為我問訊起居輕利少病少惱氣力安不次復白言大德未生怨王對諸衆前作如是語彼國豐樂與我相違我欲興兵而往討罰皆令破散世尊許不如世尊記皆當領受還來報我何以故如來應正遍知者言無虚妄是時行雨奉王敎已乘白馬車執持金杖掛以金瓶出王舍城往詣佛所至下車處足步而行登鷲峯山至世尊所歡顔敬問在一面坐白言世尊摩揭陁主未生怨王頂礼世尊足下敬問起居輕利少病少惱氣力安不作是語已佛告婆羅門願王及汝無病安樂時婆羅門即以王語次第白佛廣陳其事未審世尊作何垂誨佛告婆羅門我不多

時在佛栗氏國曾於三月坐夏之時於彼而住我時為衆宣說七種不退轉法婆羅門彼國諸人護持七種不退法時國界人民日見增長善法无損婆羅門言我未能解大德所陳要妙之義唯願慈悲廣為我說令得開解

介時具壽阿難陁在佛後立執扇招涼佛告阿難陁汝頗聞知佛栗氏國所有人民數多聚集評論法義不大德我聞彼國人多聚集評論法義佛告婆羅門若彼國中人多聚集評論法義應知彼國日見增長善法无損了一阿難陁汝頗聞知佛栗氏國人多和合同起同坐評論國事荅言我聞廣說如上

佛告婆羅門亦具如上說乃至善法无損了二阿難陁汝頗聞知彼國人衆不應求事而不求之所應得事不令斷絕國之教令常樂奉行荅言我聞廣說如上佛告婆羅門亦具如上說乃至善法无損了三阿難陁汝頗聞知彼國女人及童女類或是

母護父護兄弟姊妹姑嫜親族而相擁護有過訶罰是他妻妾乃至授花許為其婦不共舍卒行非法事答言我聞廣說如上佛告婆羅門亦具如上說乃至善法无損了四阿難陁汝頗聞知彼國人衆於其父母師長之處恭敬供養隨順言教情無違惱答言我聞廣說如上佛告婆羅門亦具如上說乃至善法無損了五阿難陁汝頗聞知彼國人衆於制底處常修供養所有古舊恭敬法式不令虧廢廣說乃至善法无損了六阿難陁汝頗聞知彼國人衆於阿羅漢敬心慇重常生正念其未来者顧皆来此其已来者得安隱住衣服飲食卧具醫藥所須資具皆悉給與无有乏少廣說乃至善法無損了七

佛告婆羅門但令彼國所有人衆於斯七種不退轉法修行之時當知彼國常得增長无有損失善法隆盛婆羅門言大德彼國人衆於七法中隨行其一未生怨王不應與罰何況七法具足奉行婆羅門曰大德喬答摩

我有多緣且欲辭去佛言隨意時婆羅門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時婆羅門辭佛去後佛告阿難陀汝可遍告鷲峯山處所有苾芻皆令集在供侍堂中時阿難陀即便遍告諸苾芻衆盡集堂已還至佛所在一面立白言世尊苾芻盡集願佛知時佛至堂所就座坐已告諸苾芻我今爲汝說七不虧損法汝等諦聽極善作意云何爲七汝等苾芻數多集會詳論法義應知苾芻福德增長善法无損了一汝等苾芻若和合同集同起同坐同作法事應知福德增長善法无損了二汝等苾芻不應求者而勿皆求所應得者不令斷絶所有正教常樂奉行

如是當知福德增長善法无損了三汝等苾芻所有愛著與貪俱生喜願未來諸有相續由此輪轉此若除者如是當知得安樂住令諸苾芻福德增長善法无損了四汝等苾芻若有苾芻久事出家修淨梵行滿二十夏耆宿宿德大師所讃爲同梵行者之所識

知衆皆恭敬殷重供養所說言教樂共聽聞如是當知福德增長善法無損了五汝等苾芻若有苾芻居阿蘭若受下卧具生喜足心如是當知福德增長善法無損了六汝等苾芻若有苾芻於同梵行者殷重用心常存正念欲令不來同梵行者而來至此既來至已作安樂住心不生猒於新衣服飲食卧具醫藥所須資具皆悉給與勿令少乏廣說乃至善法無損了七汝等苾芻能行如是七法時當知苾芻所有善法常得增長无有虧損安樂而住

汝等苾芻復有七種不虧損法汝等應聽去何為七若諸苾芻於大師處恭敬供養尊重讃歎如是作時得安樂住令諸苾芻衆得增長善法無損了一如是應知於法於戒於教授事不放逸事於卧具事於修定事生殷重心恭敬供養如是作時得安樂住令諸苾芻衆得增長善法無損了七汝等苾芻復有七種不虧損法汝等應聽去何為七若諸苾芻不愛作業

不愛言談不著睡眠不樂聚集及近惡友不貪名利離間他人常修於定於增上證不生喜足无退屈心乃至證得眞實諦来无暫休息如是作時得安樂住令諸苾芻衆得增長善法無損了七汝等苾芻復有七種不虧損法汝等應聽云何為七若有苾芻有淨信心有慙有愧具大精勤有念定慧如是作時得安樂住令諸苾芻衆得增長善法无損了七汝等苾芻復有七種不虧損法汝等應聽云何為七知法知義知時知量知自身知門徒知他人行如是作時得安樂住令諸苾芻衆得增長善法无損了七汝等苾芻復有七法云何為七若有苾芻修念覺分觀時依空閑處依止離欲依止寂滅遠離災難如是法勤喜安定捨修觀之時依空閑處依止離欲依止寂滅遠離災難如是作時得安樂住令諸苾芻衆得增長善法无損汝等苾芻是謂七法無有退轉應常修習汝等一心懃懃守護令諸苾芻衆得增長善法无損

汝等苾芻復有六法令他歡喜汝應諦聽我當為說云何為六一者我今應以身業行慈謂於大師所及諸賢聖同梵行處起慈善心以身礼敬灑掃塗拭作曼荼羅布列眾華燒香供養或復為其按摩手足若見病苦隨時供給如是作時令他歡喜愛念敬重共相親附和合攝受无諸違諍一心同事如水乳合二者我今應以語業行慈謂於大師所及諸賢聖同梵行處起慈善心以語讚歎稱其實德他不聞者令其普知讀誦經典晝夜無歇如是作時令他歡喜愛念敬重共相親附和合攝受無諸違諍一心同事如水乳合

三者我今應以意業行慈謂於賢聖同梵行處起慈善心不生妬害慳嫉之想於身語業所有行慈繫念思惟無令斷絕設在危難亦不暫停況復平居而乖正念於諸含識起悲愍心不斷其命不行撻若遠離煩惱至解脫處如是作時令他歡喜愛念敬重共相親附和合攝受无諸違諍一心

同事如水乳合四者諸有所得如法利養乃至鉢中獲少飲食悉皆歡喜共他受用不屏處食於同梵行者皆无彼此如是作時令他歡喜愛念敬重共相親附和合攝受无諸違諍一心同事如水乳合

五者於所受戒不破不穴不雜不垢不穢初後淨持智人所讃同梵行者不生輕鄙共持淨戒法食俱同如是作時令他歡喜廣說乃至如水乳合

六者能生正見無有疑惑是聖出離无能破壞速盡苦邊與同梵行者共同此見如是作時令他歡喜廣說乃至如水乳合

汝等苾芻是謂六種歡喜之法應當修習慇懃守護令諸苾芻衆得增長善法无損時諸衆聞佛說已皆悉歡喜信受奉行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三十五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有部毘奈耶雜事卷第三十六　禮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第八門第十子攝頌之二

內攝頌曰

衆集敬大師　聞法生正信　自述年衰老
說行兩因緣

尒時世尊告具壽阿難陀曰我今欲往波吒離邑阿難陀言如是世尊即與諸苾芻隨從世尊發摩揭陀國漸次遊行至波吒離邑住制底邊時彼邑人聞佛來至悉皆聚會至制底處詣世尊所頂禮雙足退坐一面尒時世尊告諸婆羅門長者居士曰汝等應知放逸之事有五過失云何為五一者若婆羅門等為放逸時以此因緣所有財寶受用之物悉皆散失二者若放逸人以此因緣凡所趣向衆會之處情生媿赧又懷怯懼三者若放逸人以此因緣有惡名稱流遍四方四者若放逸人以此因緣臨命終時心生悔恨五者若放逸人以此因緣命終之後墮於地獄餓鬼傍生是謂

五種放逸之過

復次若婆羅門等行不放逸時有五
勝利去何為五一者所有財寶受用
之物皆不散失二者凡所趣向衆會
之處情无媿赧亦无怯懼三者有善名
稱流遍四方四者臨命終時不生悔
恨五者命終之後生於天上長受安
樂是謂五種行不放逸利益之事尒
時世尊為波吒離邑諸婆羅門等演
說法要示教利喜已黙然而住諸婆
羅門等即從坐起偏袒右肩右膝著
地合掌向佛白言世尊願佛慈悲哀
受我等翌日遊從閑靜房舍尒時世
尊黙然為受諸婆羅門等知佛受已
頂礼佛足奉辭而去諸人去後佛即
詣彼閑靜住處既至彼已即於房外
洗足已入室宴坐時摩揭陁國行雨
大臣便於波吒離邑四邊量度廣立
封疆欲造城隍將罰佛栗氏國時此
邑中有大勢力威德天神各求住處
尒時世尊於宴坐處即以天眼過於
人天觀彼天神各求住處乃於曉時
從宴坐起詣清涼處坐告阿難陁曰

波豈不聞量度城邑白言我聞行雨
大臣欲置城邑以自牢固將伐北城
佛言阿難陁善哉行雨大臣有大智
慧欲置城邑即與三十三天形狀相
似我於住處以天眼觀見諸大天神各
求住處阿難陁但是勢力諸天欲往
之處於此城內福德大人亦於其中
而求住處但是處中諸天欲往之處
其處中人及餘諸類亦於此住阿難
陁於其城邑有勝人住止有勝人言
議有勝商人來共交易往還无滯者
謂即是此波吒離城然有三災禍城
當損壞所謂水火及內反逆時行雨
大臣聞佛世尊從摩揭陁漸漸遊行
至波吒離邑住制底處為諸人眾之
所恭敬聞已尋往至世尊所修敬已
畢共相慰問退坐一面佛為說法示
教利喜已默然而住

尒時大臣即從座起偏露一肩右膝
著地合掌恭敬白言喬荅摩唯願明
日及苾芻僧就我宅中為受微供佛
默然受是時大臣知佛受已從座而
去時行雨大臣既至宅中告諸大小

即於其夜備辦種種上妙飲食食既辦已至明清旦敷設座席安淨水盃澡豆齒木嚴辦既周即令使人往白時至飲食具備願佛知時世尊即於小食時執持衣鉢將諸僧衆詣大臣家至設食處就座而坐行雨大臣見佛大衆次第坐已自手奉持種種上妙飲食供養佛僧皆令飽足嚼齒木澡漱已収鉢訖行雨大臣即以金瓶注水在佛前立發是願言我此施供所有勝善等流之業當獲樂報以斯福力願此城内舊住天神於長夜中受勝利樂願稱彼名而為呪願尒時世尊於彼大臣所設供養為隨喜故而說頌言

若人能有淨信心　恭敬供養於大衆
常依大師真實語　則為諸佛所稱揚
若有聰明智慧人　卜居於此勝妙處
供養持戒淨行者　復為宣說願伽陁
若合恭敬布施者　應可殷心修供養
由是天衆起恩慈　猶如父母憐赤子
既蒙諸天所守護　常得安然受勝樂
生生恒遇於善人　究竟當至無為處

是時世尊為彼大臣示教利喜說妙法已從座而去時彼大臣了知世法終歸棄捨即整衣服隨世尊後作如是念世尊喬荅摩從城出處我當於彼起大門樓渡殑伽河為作津濟時佛世尊知彼念已於城中道西趣郭門北面而行向河欲過時彼河中諸人欲渡或將草木篺及浮囊憑而渡水往還不絕數有億千世尊見已作如是念我今為當安步中流水上而去為以神力從此岸沒於彼岸出即入勝定隨其所念并諸苾芻此沒彼出有一苾芻即於是時說伽他曰

諸人求渡者　往來非一數　浮囊及草木
欲越殑伽津　世尊以神力　并及於僧衆
從此至彼岸　不復起疲勞　平川水流溢
穿井復何為　心根煩惱除　豈更求餘物

時行雨大臣於佛出城處為造門樓名曰喬荅摩門河津階道名喬荅摩路令時世尊既至北岸告阿難陁曰我今欲往小舍村比外攞波林佛行至彼既安坐已告諸苾芻曰此是尸羅此是三摩地此是般若由持戒力

定能安隱久住不退由修定故智慧得生由慧力故於染瞋癡心得解脫如是諸苾芻心善解脫得正解了我生已盡梵行已立不受後有所作已辦如實而知世尊復告阿難陀曰我今欲往販葦聚落村外林中白言世尊如是應去既至彼已時彼聚落人遭疫癘有一淨信鄔波索迦因茲命過復有善賢名稱等諸近事男亦皆命過時諸苾芻於小食時執持衣鉢入聚落中次行乞食聞此村中多有諸人遭疫而死既得食已各還本處飯食訖收衣鉢洗足已俱詣佛所禮佛足已在一面坐白言世尊我等入村行乞食時聞有衆多鄔波索迦悉皆命過未知彼等當生何處佛言苾芻於此村中有二百五十諸鄔波索迦斷五下分結從此命過得化生身於彼涅槃更不退轉證不還果不復更來汝等苾芻復有三百餘人鄔波索迦從此命過薄斷染瞋癡得一來果暫來人間當盡苦際汝諸苾芻於此村中有五百人並已命過能斷三

結得預流果不復退轉於七有生人
天還往當盡苦際汝等苾芻何煩致
問作斯擾惱生者必死此為常事若
佛出世及不出世生死之法如來悉
知為諸有情分別演說開示十二緣
生法門所謂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
生即是无明緣行行緣識識緣名色
名色緣六處六處緣觸觸緣受受緣
愛愛緣取取緣有有緣生生緣老死憂
悲苦惱此無故彼无此滅故彼滅所
謂無明滅則行滅行滅則識滅識滅
則名色滅名色滅則六處滅六處滅
則觸滅觸滅則受滅受滅則愛滅愛
滅則取滅取滅則有滅有滅則生滅
生滅則老死憂悲苦惱滅如是廣大
苦蘊悉皆除滅我今復為汝等說法
鏡經應可諦聽善思念之云何法鏡
謂佛法僧聖清淨戒汝等於此深生
尊重恭敬供養礼拜讚歎正信正念
常不斷絶是名法鏡如是應持時諸
苾芻聞佛所說依教奉行佛告具壽
阿難陁曰我今欲往廣嚴城汝可告
諸大衆時阿難陁言如是世尊佛及

僧衆漸至城所住菴没羅林時此城中有一女人（舊云奈女者非）顏容端正衆所知識名菴没羅是此林主聞世尊至住我林中著妙衣瓔而自莊飾命諸女屬共相隨從乗駕寶車詣世尊處既至林所便即下車徒步而進尒時世尊於无量百千苾芻衆中而爲說法于時世尊遥見女已告諸苾芻彼諸女衆欲來至此汝等應當繫念思惟勿生異想聽我所說汝等苾芻云何名爲繫念思惟若有苾芻起罪惡念不善心時當即除遣應生正信發起精勤攝心令住正念不散使善法生惡念止息正智熏習圓滿增廣正勤相續勿爲異念苾芻如是繫念思惟汝等復聽勿生異想苾芻應知往來所趣當善觀察屈申俯仰著僧伽胝執持衣鉢行住坐卧語默睡眠惛沉起時爲對治法正念而住云何苾芻正念而住汝今當知謂觀内身策起正勤應善調伏於諸世間知是憂苦次觀外身内外身内受外受内外受内心外心内外心内法外法内外法

於此諸法繫念觀察攝心令住策起
正勤勇猛不息應善調伏於諸世間
知是憂苦必苦如是繫念思惟是汝
汝等正念而住由彼女衆欲來至此
是我殷勤之所教誨是時女衆來詣
佛所頂礼雙足退坐一面尒時世尊
爲說妙法示教利喜默然而住時菴
没羅女從座而起合掌恭敬白佛言
世尊唯願哀愍與諸苾芻明日就宅
受我微供世尊默然知佛受已頂礼
雙足奉辭而去時廣嚴城諸栗姑毗
子聞佛世尊遊行人間住菴没羅林
各嚴種種駟馬寶車馭青馬駕青車
青勒執青鞭戴青帽擎青蓋帶
青刀捉青拂著青衣瓔珞塗香悉皆
青色餘諸從者皆服青衣復有栗姑
毗與諸從者別爲一隊車馬衣瓔悉
爲黃色復有一隊悉爲赤色復有一
隊悉爲白色如是各別前後隊仗屛
蹀擊鼓出廣嚴城皆欲親覲如來頂
礼恭敬世尊知彼欲來告諸苾芻汝
等未見三十三天遊觀苦園者今可
觀與廣嚴城中諸栗姑毗子由其衣

德莊飾巧妙與三十三天出遊芳園
等无有異諸苾芻子既至林所便即
下車徒步而進詣世尊所頂礼雙足
退坐一面欲聽妙法世尊為說示教
利喜各令慶悅介時會中有一婆羅
門名曰黃髮摩納婆從座而起整衣
合掌白佛言世尊我今樂欲隨喜讚
歎佛告摩納婆隨汝意說既蒙佛許
即說頌曰

大王身持寶裝甲　令為國主獲善利
有佛現生於此處　名稱高遠若須弥
如白蓮華處池中　於夜開敷散芬馥
如日流暉照空界　光明遍滿於世間
當觀如來智慧力　如大明炬照昏冥
當為人天作智眼　諸來見者皆調伏

時諸苾芻聞是說已同聲讚言大
摩納婆善說斯語是時會中有五百
苾芻子各脫上衣持施黃髮世尊
復為大眾說法示教利喜默然而住
時諸苾芻子各從座起整衣合掌
而白佛言唯願世尊哀愍我等與諸
苾芻明日城內受我微供佛言我與
苾芻已許菴沒羅女明日就食白言

大徳我有所失不如彼女彼有智慧先請世尊我等不能及時親覲恭敬礼拜我於後時當興供養佛言甚善聞佛讃已情懷歡喜頂礼佛足奉辞而去時摩納婆見彼諸人辞佛去後少時而住即從座起整衣合掌白佛言大徳彼五百人聞我讃佛同聲慶喜為妙語故各持一衣来施於我我持奉佛唯願慈悲哀愍納受世尊為受告言摩納婆若如来應正等覺出現世間有五希有事亦現於世云何為五謂於世間若有大師如来應正等覺明行圓滿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出現於世凡所說法初中後善文義巧妙純一圓滿清淨鮮白梵行之相當知此是如来應正等覺出現世間第一希有復次若有聽聞如是妙法能善作意一心審諦攝斂諸根思念觀察當知此是如来應正等覺出現世間第希有

復次其聞法者情生喜悦獲大善利於世俗事生厭離心此是如来應正

等覺出現世間第三希有

復次若有展轉聽聞法者皆亦漸漸依教奉持此是如來應正等覺出現世間第四希有

復次諸聞法者繫念思惟即能通達甚深妙慧此是如來應正等覺出現世間第五希有

復次摩納婆知恩報恩名大善士少尚不忘何況多恩是故汝今應勤修學摩納婆聞佛說已歡喜信受頂禮雙足辭佛而去時菴沒羅女即於其夜備辦種種上妙飲食至明清旦敷設牀席置淨水盆齒木及屑遣使白佛飲食已辦願佛知時尒時世尊著衣持鉢與苾芻衆詣彼食處佛及大衆次第坐已時菴沒羅女見佛大衆悉安坐已手自奉行種種上妙飲食普令飽滿餅食訖次授澡豆及以齒木澡漱已收鉢竟遂取卑席於佛前坐攝心聽法尒時世尊即為其女說施伽他曰

若人不慳能施與　見者愛敬咸親近
入衆會中无畏懼　得大利益具名聞

是故智人常惠施　能令長夜福增長
漸除煩惱破慳貪　三十三天受歡樂
修諸善業營功德　命終之後得生天
與諸女衆戲芳園　爲佛弟子常安樂

尒時世尊復爲菴沒羅女隨機說法示教利喜已從座而去還至住處告阿難陀曰我今欲往竹林中汝可告諸大衆時阿難陀如佛所教即與大衆隨佛至竹林共住外攞波林時屬飢儉乞求難得佛告諸苾芻今時飢儉汝等宜可求同意者於薛舍離諸方聚落隨便安居我與阿難陀於此處住若不如是求乞難得時諸苾芻聞佛教已各依善友隨處安居唯阿難陀獨留侍佛在於樹下而作安居佛於夏內身嬰病苦受諸痛惱幾將命沒作如是念我身有疾不久還謝然諸苾芻散在餘處我今不應離諸大衆而般涅槃應以無相三昧觀察自身令苦停息作是念已即入勝定所受諸苦如念皆除安隱而住時具壽阿難陀於日晡時從定而起往詣佛所頂禮佛足在一面立合掌白言

大德世尊我於向者身心迷悶莫辯
好惡所聞之法不能誦持由見世尊
受諸病苦恐將寂滅令聞世尊未般
涅槃少得醒悟又言若諸苾芻不惣
集者我不涅槃以此惟忖故知更說
希有之法佛告阿難陀汝作是意謂
我教導諸苾芻故不涅槃者無有是
處何以故豈可我今更欲示諸苾芻希
有之法阿難陀我所應說皆已說竟
悉令解了內外諸法所謂四念住四
正勤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覺分八聖
道阿難陀諸佛如來常以與法分明
為說無有秘悋覆藏之心然阿難陀
我身有疾將欲涅槃便作是念吾今
病苦必定命終諸苾芻等各在餘處
我念不應離斯大衆而般涅槃宜自
用意以無相三昧觀察其身痛惱令
息即便入定所受諸苦悉皆除愈得
安隱住阿難陀我今衰邁身力羸弱
年將八十唯依二事而得存住如朽
破車亦依二事以是義故汝今不應
憂愁苦惱但諸世間有為之法從因
緣生而不滅壞得常住者無有是處

我先為汝常說是事一切世間樂欲光華愛念可意悉皆散壞恩愛別離無留往者是故當知於我現在及我滅後汝等自為洲渚自為歸依法為洲渚法為歸依无別洲渚無別歸依何以故若我現在及我滅度若依法者樂持戒者於我聲聞弟子最為第一云何苾芻自為洲渚自為歸依無別洲渚無別歸依阿難陀若諸苾芻能於內身若知身相繫念觀察攝心令住發起勇猛降伏貪瞋及諸憂惱如是外身內身內外身內受外受內外受內心外心內外心內法外法內外法於如是處繫念觀察攝心令住發起勇猛降伏貪瞋及諸憂惱苾芻若作如是觀者此則名為自為洲渚自為歸依依法而住

內攝頌曰

行雨竹林內　從理波吒邑　渡河諸小村

漸向涅槃等

尒時世尊告具壽阿難陀曰我今欲往廣嚴城時阿難陀隨佛教已即隨佛後至廣嚴城住重閣堂於小食

著衣持鉢入城乞食時阿難陀隨佛
而去次第乞已還至本處飯食訖収
衣鉢澡漱畢洗足已佛即往詣取弓
制底樹下而坐告阿難陀曰此廣嚴
城物產華麗芳林果樹在處敷榮塔
廟清池甚可愛樂贍部洲內此最希
奇阿難陀若有能於四神足修習多
修習欲住一劫若過一劫悉皆隨意
阿難陀如來已於四神足已多修習
欲住一劫若過一劫悉皆自在時阿
難陀默然無語如是世尊三唱前事
乃至悉皆自在阿難陀亦皆無語佛
作是念今阿難陀被魔所惑身心迷
亂我已再三分明告示竟無言說能
為啓請由是定知被魔所惑即便告
曰汝可依一樹下宴坐而住不應與
我雜亂同居時阿難陀聞佛教已即
往晝日宴坐之處住一樹下尒時惡
魔波卑來詣佛所頂礼佛足在一面
立合掌恭敬白言世尊涅槃時至唯
願善逝入般涅槃佛告魔曰汝今何
故云涅槃時至請我涅槃魔言大德
往者一時佛於尼連河側菩提樹下

成佛來久時我詣彼白言世尊當知
涅槃時至唯願善逝入般涅槃佛告
我言若我聖衆聲聞弟子未有智慧
通達聰明辯了以正法言摧伏邪論
顯揚聖教能流通者又諸苾芻苾芻
尼鄔波索迦鄔波斯迦亦未能得堅
修戒品令我梵行得廣流布利益多
人及諸天衆者我今不宜入大涅槃
大德世尊今聲聞衆有大智慧具足
通達辯才無导以正法言摧伏邪論
顯揚聖教能使流通又諸苾芻苾芻
尼鄔波索迦鄔波斯迦能令梵行得
廣流布利益多人及諸天衆諸事圓
滿是故我今白世尊言涅槃時至唯
願善逝入般涅槃佛告魔曰汝且少
待如來不久却後三月入無餘依大
涅槃界時魔作念沙門喬荅摩出言
無二定般涅槃情生歡喜忽然隱沒
佛作是念我今宜可入如是定隨彼
定力留其命行捨其壽行作是念已
便即入定留命行捨壽行于時大地
遍皆振動四方熾然星光隨落於虛
空中天鼓自鳴佛從定出說伽他曰

諸有等不等　牟尼悉已除　由得內證定
如鳥破於㲉
時具壽阿難陁於日晡時從宴坐起
便詣佛所頂礼佛足在一面立白言
世尊何因緣故大地振動佛告阿難
陁有八因緣大地振動云何為八令
此大地依水而住水依風住風依空
住阿難陁有時空中現大猛風水即
波動水若搖動地即振動阿難陁此
是初因緣大地振動
復次阿難陁苾芻有大威德具大功
用以神通力令此大地為小塵想入
無邊水想欲令大地悉皆振動若苾
芻尼及諸天衆大威德者若作此想
亦使大地悉皆振動阿難陁此是第
二因緣大地振動
復次阿難陁若大菩薩從覩史多天
下降母胎時大地振動諸世界中光
明晃耀倍勝天光世間所有極幽闇
處假使日月具大威光而不能照菩
薩現生母腹之時光明赫奕悉皆普
照諸有情類從生以來欲見自手尚
不能覩因光照了皆得相見知餘有

情亦生於此阿難陁此是第三因緣
大地振動
復次阿難陁若大菩薩初生之時大
地振動廣如上說此是第四因緣大
地振動
復次阿難陁若菩薩成正等覺時大
地振動廣如上說此是第五因緣大
地振動
復次阿難陁若如來三轉法輪時大
地振動亦如上說此是第六因緣大
地振動
復次阿難陁若如來留命行捨壽行
時大地振動四面熾然流光赫弈於
虛空中天鼓自鳴此是第七因緣大
地振動
復次阿難陁如來不久却後三月入無
餘依妙涅槃界於此時中大地振動
四維上下朗然明照於虛空中諸天
叩聲猶如擊鼓阿難陁此是第八因
緣大地振動
尒時具壽阿難陁白佛言世尊我觀
如來所說之事為留命行捨壽行因
此大地悉皆振動佛告阿難陁如是

如是我留命行捨壽行阿難隨言大德我親聞佛作如是說若有能於四神足修習多修習者欲住一劫若過一劫皆得自在大德世尊於四神足已修習多修習惟願世尊住世一劫唯願善逝住過一劫佛告阿難隨是汝之過作斯非理我已再三分明告汝汝自不能知其意趣由魔波旬惑亂汝心阿難隨汝意去何諸佛如來言有二不自言不爾佛言善哉善哉阿難隨如來大師出二言者无有是處我已許魔汝无宜請阿難隨汝今可往取弓塔邊側近苾芻皆令普集常食堂中時阿難隨即往遍告衆既集已詣世尊所頂礼佛足合掌白言大德世尊諸苾芻衆咸悉來集常食堂所願佛知時佛從座起至其堂內就座而坐告諸苾芻汝等觀察諸行無常是變易法不可委信深可猒捨而求解脫汝等當知有勝妙法能於現世得利樂住未來世中亦復利樂汝等苾芻宜於此法受持讀誦善解其義謹慎奉行能令梵行久住不滅如是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第三十六卷　黄示振　禮

之法便得弘廣利益有情哀愍一切
安樂人天云何勝法能得現世利樂
及後世利樂若諸苾芻受持讀誦善解
其義謹慎奉行能令覺行久住不滅
如是之法便得弘廣利益有情哀愍
一切安樂人天所謂四念處四正勤
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覺分八聖道當
知此是現法利樂及後世利樂應當
讀誦受持勿忘佛告阿難隨我今欲
往重患村中時阿難聞佛教已即
隨佛後世尊行至廣嚴城西於園林
之界如大象王全身右顧望廣嚴城
躬紆此處觀為衆礼顧於像末聖教流通 時阿難隨白言世
尊如來右旋顧細周望城郭非無因
緣唯願為說佛告阿難隨我今右旋
顧視如汝所言非無因緣阿難隨與
是如來應正等覺於最末後望廣嚴
城我今欲往力士生處娑羅雙樹入
般涅槃不復重來所以迴顧望與城
邑時有苾芻聞佛語已說伽他曰
最後迴顧望嚴城　正覺不復還來此
令欲詣彼雙林處　壯士生地證無餘
世尊既至重患村已往於攝波林告

諸苾芻汝等當知此戒定慧由習戒
故定便久住善修定故淨慧得生由
有慧故於欲瞋癡而得解脫於如是
等心解脫處聖弟子衆而實了知我
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受後
有如是次第經過十餘聚落皆為衆
生隨機說法至受用城北林而住于
時大地悉皆振動四維上下煙燄洞
然日月無光流星墮落於虛空界天
鼓自鳴時阿難陁於日晡時從宴坐
起往至佛所頂礼雙足在一面立合掌
白言大德世尊何因緣故大地振動
佛告阿難陁三因緣故大地振動去
何為三而此大地依水而住水依風
住風依空住空中風擊水即波生水
若波浪地即振動阿難陁此是初因
緣大地振動
復次阿難陁若苾芻有大威德具大
功用以神通力令此大地為小塵想
作無邊水想能使大地悉皆振動若
苾芻尼及諸天大威德者令大地動
亦皆振動阿難陁此是第二因緣大
地振動如前廣說

復次阿難陁若如來不久入般涅槃即大地動如前廣說阿難陁此是第三因緣大地振動時阿難陁白言世尊希有大德乃能成就如是不思議事如來應正等覺不久將欲入大涅槃由斯義故大地振動現希有相如前廣說佛言如是如是如汝所說如來應正等覺實能成就如是希有之法阿難陁我昔曾於无量百千剎帝利衆令彼瞻覩我於尒時隨其形量長短分齊我即與彼形相共同顏色音聲亦皆相似彼所說義我亦同說其不了者我為說之以勝上法示教利喜令開悟已我便隱沒彼亦不知我何所在作如是語彼何處去為天為人非我境界阿難陁我能成就如是無量希有之法如剎帝利衆沙門婆羅門長者居士衆中悉皆如是欲界色界乃至色究竟天我皆往彼隨其形量長短分齊廣如上說乃至阿難陁我能成就如是无量希有之法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三十六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卷第三十七　禮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第八門第十子攝頌之餘（說四黑四白說四種沙門次出廣嚴城向尼腰處）

爾時世尊告阿難陀曰如是應知如教有真偽皆從今日當依經教不依於人云何依教不依於人若苾芻來作如是語具壽我從如來親聞是語聞已憶持說斯經典說此律教真是佛語此苾芻聞彼說時不應勸讚亦勿毀訾應聽其語善持文句當歸住處檢閱經文及以律教若彼所說與經律相違者應告彼言具壽汝所說者非是佛語是汝惡取不依經律當須捨棄

復次阿難陀若苾芻來作如是語具壽我於某住處見有大眾多是耆宿善明律藏我於彼處親聞是語聞已憶持皆依經律真是佛語此苾芻聞彼說時不應勸讚亦不毀訾應聽其語善持文句當歸住處檢閱經文及以律教若彼所說與經律相違者應告彼言具壽汝所說者非是佛 五十 [illegible]

汝惡取不依經律當須捨棄
復次阿難隨若苾芻來作如是語具
壽我於某住處見有衆多苾芻皆持
經持律持母經我於彼處親聞是語
聞已憶持皆依經律真是佛語此苾
芻聞彼說時不應勸讚亦不毀呰應
聽其語善持文句當歸住處撿閱經
文及以律教若彼所說與經律相違
者應告彼言具壽汝所說者非是佛
語是汝惡取不依經律當須捨棄
復次阿難隨若苾芻來作如是語具
壽我於某住處見一苾芻是尊宿智
者我於彼處親聞是語聞已憶持皆
依經律真是佛語此苾芻聞彼說時
不應勸讚亦不毀呰應聽其語善持
文句當歸住處撿閱經文及以律教
若彼所說與經律相違者應告彼言
具壽汝所說者非是佛說是汝惡取
不依經律當須棄捨
復次阿難隨若苾芻來作如是語具
壽我從如來親聞是語聞已憶持說
斯經典說此律教此苾芻聞彼說時
不應勸讚亦勿毀呰應聽其語善持

文句當歸住處撿閱經文及以律教若彼所說與經律不相違者應告彼言具壽汝所說者真是佛語是汝善取依經律教當可受持

復次阿難陁若苾芻來作如是語具壽我於某住處見有大衆多是耆宿善明律藏我於彼處親聞是語聞已憶持皆依經律真是佛語時此苾芻聞彼說時不應勸讚亦勿毀呰應聽其語善持文句當歸住處撿閱經文及以律教若彼所說與經律不相違者應告彼言具壽汝所說者真是佛語是汝善取依經律教當可受持

復次阿難陁若苾芻來作如是語具壽我於某住處見有衆多苾芻皆持經律持母經我於彼處親聞是語聞已憶持皆依經律真是佛語此苾芻聞彼說時不應勸讚亦勿毀呰應聽其語善持文句當歸住處撿閱經文及以律教若彼所說與經律不相違者應告彼言具壽汝所說者真是佛語是汝善取依經律教當可受持

復次阿難陁若苾芻來作如是語具

壽我於其住處見一苾芻是尊宿智者我於彼處親聞是語聞已憶持皆依經律是真佛語此苾芻聞彼說時不應勸讃亦勿毀呰應聽其語善持文句當歸住處撿閱經文及以律教若彼所說與經律不相違者應告彼言具壽汝所說者真是佛語是汝善取依經律教當可受持

復次阿難陀初之四種名大黑說汝等苾芻應可善思至極觀察深知是惡此非是經此非是律非是佛教當須捨棄後之四種名大白說汝等苾芻應可善思至極觀察深知是善此實是經此實是律真是佛教當善受持阿難陀是謂苾芻依於經教不依於人如是應學若異此者非我所說

尒時世尊告阿難陀曰我今欲往波波聚落（波波此云罪惡）答曰如是世尊是時欲往俱尸那城壯士生地漸至波波邑依祈麗迦林而住諸人聞已衆議同行出波波邑往詣佛所到已禮足在一面坐佛爲說法示教利喜時此衆中有鍛師之子名曰准陀亦坐聽法

時諸大衆既聞法已辭佛而去准陀即便從座而起整衣服合掌向佛白言世尊唯願如來與諸聖衆明日就宅受我微供佛默然受知佛受已生大歡喜奉辭而去即辦種種上妙香美飲食敷設座席置淸淨水土屑齒木已遣使白佛飲食已辦願佛知時世尊即於日初分時著衣持鉢與諸大衆赴其舍處佛及僧衆就座而坐既見坐定准陀自手持諸供養奉佛聖衆于時有一罪惡苾芻遂竊銅梳藏著腋下佛神力故不令人見唯佛准陀見此非法准陀知佛及僧悉飽滿已即行淨水豆屑齒木屏鉢器澡漱已是時准陀便持小席在佛前坐即以伽他請世尊曰

我問牟尼一切智　已超彼岸無疑惑
最勝導師調御士　願說世有幾沙門

世尊亦以伽他答准陀曰

有四沙門無第五　我今為汝說次第
應知勝道及示道　淨道活命并汙道

准陀復請曰

世尊說何為勝道　云何名為示道者

何者名為淨活命　并汙道者願宣揚

世尊答曰

能除疑箭斷諸惑　唯有圓寂非餘處
是謂天人之導師　諸佛說斷為勝道
善解第一寂勝義　方便顯了微妙法
牟尼能破諸疑網　是名第二示道師
若於法句善宣說　依法少欲而活命
於無罪法善能修　是名第三正道活
身著沙門解脫衣　常為汙家不羞恥
虛誑恒為不實語　是名第四汙道人
於大聲聞真法眾　諸在家人當善察
非我弟子悉皆然　是故當須起深信
云何无罪共罪居　淨與不淨同處住
由彼愚人為惡行　令於善士悉生疑
勿以色相信前人　少時同聚便委付
麁險人多詐形貌　誑惑常行於世間
如以少金飾耳璫　體即是銅無所直
內假外實如真相　多誦門徒亂善人

尒時世尊見鍛師子設供養已為說隨喜福頌伽他曰

若施福增長　寃讎皆止息　由善能除惡
感盡證涅槃

佛為說法示教利喜作利益已從座

而去內攝頌曰

佛出廣嚴西　迴顧望城郭　經遊十聚落
寂後至波波

尒時世尊告阿難陀我今欲往拘尸那城時阿難陀聞佛告已即隨佛後漸向波波邑來到金河於此中間路邊輙住告阿難陀我今背痛汝可以我嗢呾羅僧伽疊為四重我欲偃卧以自消息時阿難陀聞佛教已即疾疊衣僧伽胝枕頭右脇而卧兩足相重作光明想正念安住念當速起如是作意復告阿難陀曰汝可速往脚俱多河取滿鉢水吾欲須飲并灑身體時阿難陀聞已持鉢詣彼河邊時有五百乘車纔新渡河水皆渾濁便滿鉢來至佛所白言大德有五百乘車新渡此河水皆渾濁唯願世尊將洗手足不堪飲用金河不遠清水可求佛即受水洗足拭面身稍安隱即起加趺正念現前端身而住

尒時有一壯士大臣名曰圓滿從此而過見佛世尊在樹下坐容儀端正

衆所樂見身心寂靜極善調柔如妙金幢光明赫奕見已就礼世尊雙足在一面坐佛問彼曰汝今愛樂沙門清淨法耶為樂婆羅門法耶大臣荅言大徳我樂迦羅摩淨法佛告大臣汝復何緣樂彼淨法荅言大徳其迦羅摩曽隨路行住一樹下時有五百乘車於此而過經少時間餘有人来問彼言曰向見五百乘車於此過不荅言不見又問聞聲不荅言不聞又問仁豈睡耶荅言不睡若不睡者五百乘車於此而過何不見聞荅言我不眠睡心常覺悟而不見聞由定力故彼聞是說便作是念希有上人澄心寂慮乃能如是又車行震響塵坌驚飛蒙彼身衣而不聞見故我於彼發淨信心愛樂其法佛告大臣汝意云何五百乘車所發音響比虛空中雷震霹靂何者為大白言大徳非但五百乘假令百千万車作大音響豈能大於雷震之聲大臣當知我於先時在此聚落住重閣内於小食時執持衣鉢入村乞食食已収衣鉢洗足

竟於重閣中宴坐而住忽然雷震降
大霹靂于時四牛及二耕夫并有長
者兄弟二人聞此大聲因斯怖懼俱
時喪命城中人民高聲大叫我於今
時從宴坐起出閣經行時有一人從
城出外來詣我所頂礼我足隨我經
行我便告曰何故城中共出大聲有
大喧鬧彼白我言城中向來天忽雷
震降大霹靂四牛及二耕夫并長者
兄弟二人因斯怖懼俱時喪命因此
城內共出大聲彼問我言大德豈可
不聞此大震聲我報不聞彼復白言
世尊睡耶報言不睡我雖內覺而不
外聞彼作是念希有如來應正等覺
寂靜而住大雷震吼而不聞聲即於
我所發淨信心圓滿聞已白言大德
豈有於佛不生敬信我今於佛深起
淨心是時圓滿告使者曰汝可將我
上新細纓黃金色疊奉覆世尊使者
持來圓滿白佛言世尊此是上新細
纓黃金色疊唯願哀愍為我納受世
尊欲令彼獲勝利即便為受圓滿復
言大德世尊我當更欲供養佛僧願

見聽許佛言斯為善事見佛受已歡
喜踊躍頂礼佛足奉辭而去佛告具
壽阿難陁此金色黄疊以刀截我
令欲著時阿難陁聞佛教已即便以
刀截去縷纏持奉世尊佛即為著佛
身威光令衣金色無復光彩時阿難
陁白言大德世尊我隨佛後二十餘
年未曾覩佛如是顏容威光赫弈何
因緣故現斯光明非常昞著
佛告阿難陁有二因緣現其光相異
於常日云何為二一者若菩薩即於
此夜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二者
如來即於此夜入無餘依大涅槃界
於此二時現斯勝相又阿難陁我往
金河阿難陁聞佛教已即隨佛後至
彼河所佛即脫衣置於岸上唯著洗
衣入河洗浴出已拭身告阿難陁曰准
陁必當生追悔心汝可安慰報言准
陁汝今多獲善利能為最後供養大
師受斯施已入無餘涅槃者甚為難
遇應知准陁有二種因心生追悔應
為開解作如是語准陁我自於佛親
聞是語有二種施所受果報無與等

者為菩薩時受其食已便證无上正等菩提及以如來受寂後食入無餘依妙涅槃界阿難陀此二種施所獲果報无與等者阿難陀應知准陀為長壽業為多力業美貌生天財食貴勝眷屬等業悉皆增長尒時具壽阿難陀白言世尊闡陀苾芻性懷狂惡多瞋造次於諸苾芻常出不順麁惡言詞佛滅度後去何共住佛告阿難陀我滅度後闡陀惡性苾芻應默擯治之彼被治時若生憂悔起敬仰心衆知改者共施歡喜如常共語

世尊復告阿難陀我今欲往拘尸那城阿難陀言如世尊教即隨佛後往壯士生地既渡金河去城不遠於路邊住告阿難陀曰我今背痛汝可以我嗢呾羅僧伽疊為四重我欲偃卧以自消息時阿難陀聞佛教已即疾疊衣白言已作願佛知時于時世尊自疊僧伽胝枕頭右脇而卧具說如前

復告阿難陀汝當宣說覺分之法時阿難陀白言大德世尊於此覺分自

證自覺親為我說依於閑靜依於離
欲依於寂滅斷諸緣務勤修於念擇
法精進喜安定捨此覺分法大德世
尊自證自覺之所宣說阿難陀汝說
如是七覺分法依閑靜等若多修習
勤精進者當得无上正等菩提說是
語已佛即起坐正念思惟端身而住
時有苾芻而說頌曰

世尊自勸脩　令宣微妙法　可為諸病人
當說菩提分　大師身有疾　并為病苾芻
於覺分法門　教演令開悟　善哉阿難陀
自法皆圓滿　聰明有大智　巧說牟尼法
於正念擇法　精勤喜覺分　輕安及定捨
善能分別說　無上調御師　樂聞覺分法
雖身有疾苦　无辭尚起聽　佛為法主尊
是能開導者　為法尚殷重　何況所餘人
復有諸賢聖　於十力教法　假令遭病苦
起聽不辭勞　此等善持經　及以明律論
尚樂聞正法　餘人何不聽　世尊離染教
聞已如說行　繫念法精勤　當得於善分
由心有喜故　為此身輕安　由安有樂生
從樂生於定　由有妙定捨　了諸行無常
能離三有生　染著心不起　能離諸有苦

不樂於人天　證無上涅槃　如薪盡火滅
如是大利益　皆從聞法生　是故勸臨終
諦聽於妙法
尒時世尊告具壽阿難陁今可進詣
拘尸那城答言如是即隨佛後至於
壯士生地住娑羅林將欲涅槃告阿
難陁曰汝今為我於雙樹間安置牀敷
我當於彼北首而卧今日中夜必入
涅槃時阿難陁如教作已詣世尊所
頂礼佛足在一面立合掌白言如佛
所教並已安置是時如來即往就牀
右脇而卧兩足相重作光明想繫念
正念觀察而住為涅槃想時阿難陁
在佛背後憑牀而立悲啼號哭出大
音聲作如是語苦哉痛哉何期如來
速般涅槃何期善逝速般涅槃何期
疾哉世間眼滅無於先時諸方苾芻
來詣佛所佛為說法初中後善文義
巧妙純一圓滿清淨鮮白梵行之相我
因得聞甚深妙法彼於今日聞佛涅
槃不復更來遂令如是殊勝妙法隳
没於世佛告諸苾芻阿難陁今在何
處白言世尊今在佛後憑牀悲慟作

如是語廣說如前乃至殊勝妙法隱沒於世佛即告阿難陀曰汝勿憂愁悲泣懊惱何以故汝侍如來作身慈業獲大利樂唯獨一身得無邊福作口慈業及意慈業亦復如是得無邊福阿難陀過去如來皆有如是供侍之人如汝用心供侍於我未來諸佛亦有供侍與汝無異阿難陀世相如是皆不久停畢歸磨滅無常住者以是義故汝今不應悲啼涕泣生大苦惱不見世間從緣生法常住不壞我曾為汝廣說法要諸有可愛稱意之事並歸無常悉皆離別尒時世尊大悲所熏為令阿難陀生喜悅故告諸苾芻轉輪聖王成就四種希有之事云何為四謂有剎帝利衆來詣王所既得見王深生慶悅復聞妙法倍加歡喜如是復有婆羅門衆諸長者衆雜沙門衆來詣王所如上所說乃至倍加歡喜汝等當知如轉輪王四希有事此阿難陀亦復如是有四希有事何等為四謂有四方大苾芻衆來至其所情生欣慶復聞妙法重增歡喜如

是苾芻尼衆鄔波索迦鄔波斯迦至
阿難陁所亦復如是倍加歡喜汝等
苾芻此阿難陁復有四種希有妙事
云何為四若阿難陁與苾芻衆說法
之時善能開解無有疑滯諸苾芻衆
咸作是念善哉善哉此阿難陁宣說
妙法幸勿默然莫辭勞倦然諸聽衆
情無猒足時阿難陁既說法已默然
而住或為苾芻尼近事男近事女說
法亦復如是時阿難陁聞是語已心
便喜悅即白佛言世尊於此地中有
六大城所謂室羅伐城娑雞多城占
波城婆羅痆斯城廣嚴城王舍城何
故世尊弃捨如是形勝福地就斯荒
野磽确邊隅卑陋之所而般涅槃佛
告阿難陁勿作是語拘尸那城是邊
鄙卑陋不可樂處何以故阿難陁此
拘尸那城乃往古昔有聖王都城名
拘奢伐底安隱豐樂人民熾盛縱十
二踰繕那廣七踰繕那城有七重塼
院周匝圍繞此等皆以四寶所成謂
金銀琉璃水精城門亦以四寶合成
門門皆有大華表柱亦以寶成舉高

七人城外渠塹深三人半其渠邊畔
砌以寶甎於七院中各有多羅樹而為
行列皆四寶成金多羅樹以銀為枝
葉花果銀樹金葉瑠璃樹水精葉水
精樹瑠璃葉此等諸樹風吹動時出
微妙響悅可衆心於此樹間皆有浴
池階基砌道亦四寶成四邊欄楯亦
四寶成池中多有可愛之花嗢鉢羅
鉢頭摩優物頭分陁利迦極軟花極
香花常生花如是諸花人無護者隨
其受用復於池岸有占博迦花摩利
迦花美意花如是等花隨時開發阿
難陁於林樹間多諸美女服妙瓔珞
隨意遊從所須飲食皆能給與又此
城中所有躭著五欲樂者於此遊觀
皆遂其心又復常有種種鼓樂絲竹
歌舞出妙音聲皆悉勸讃修諸福業
持齋戒等又阿難陁於此城中有王
名大善見七寶具足具四希有所謂
輪寶象寶馬寶珠寶女寶主藏寶主
兵寶四希有者所謂王壽命長遠初
為王子次為太子次登王位後修梵
行如是四位一一皆經八万四千歲

是名第一希有復次其王儀容端正世間無比是為第二希有又復少病少惱所御飲食安隱適時是為第三希有又諸人衆忠孝事王皆生父想王亦愛念猶如赤子王出遊時乘車而去勑馭者曰汝今宜可徐徐引車令衆見我王於人庶常生慜念是為第四希有

復次阿難陁時有國人持諸金銀末尼等寶來詣王所白言大王臣有此寶謹奉大王願哀納受時王告曰卿等當知如是諸寶我自豊足誠无所須諸人如是再三啓請王竟不受時彼念曰我持此物本希奉進王既不受將如之何宜置王前各還本處作是念已置寶而去王作是念今此珍寶是像法得非是枉求我今宜用修造法堂時有八万四千諸城小王聞大王將建法堂咸詣王所白言唯願聖王不煩神慮臣等望欲為王營造尒時大王告諸臣曰我足珍財無煩卿等諸王如是再三啓請王不然許時諸小王來捧王足或執衣襟合掌

啓白願天安住臣等為造王見慇懃
默然而許諸王知已各還本處各持
金銀等寶又復人持一柱皆以寶成
來詣王所白言聖王諸有所須悉已
周備不知何處可欲興功其量大小
王曰於此城東箭形勝地縱廣一踰
繕那可於彼作諸王聞已即就其處
興建法堂如其量數阿難陀其堂所
須椽梁枅栱闌道鉤楯軒廊周帀如
是諸事皆用金銀琉璃水精等寶之
所成就其牀敷座席氈褥偃枕几案
籍薦衣服之流皆以衆寶而為莊挍
阿難陀於堂階下一一柱間各種一
樹樹身各列四寶枝葉花果互以寶
嚴如前所說微風吹動出和雅音如
奏天樂堂內悉以金沙布地栴檀香
水常為灑潤金縷界道寶網四懸盡
諸寶鈴盡世嚴飾是時八万四千諸
王同建法堂莊嚴事畢於此堂側多
造浴池皆方四十里所有階砌悉以
四寶而為嚴飾於其池中有四種花
池外復有諸陸生花並如前說又於
堂前處處行列四寶多羅樹枝葉花

果皆莊嚴飾風動發聲亦如前說所在之地皆布金沙灑以香水寶鈴和響在處皆懸是時諸王嚴飾既畢皆共白王聖主當知所建法堂及諸林泉脩盡嚴麗願親臨幸王聞生念此勝法堂我今不應先自受用宜請一切沙門婆羅門等有德行者於此堂中脩盡所有如法供養即隨所念設大施會皆供給已復作是念我今不應於此法堂放逸著樂遂將一人以為執侍躬自入堂淨修梵行遂於金閣銀座之上結加趺坐正念思惟遠離欲界諸不善法除去尋伺證入初禪從金閣起次昇銀閣坐於金座及琉璃水精皆悉綺手而為莊飾其王於上皆能次第證會深禪除諸障累尒時八万四千宮人婇女詣寶女所白言大家我等諸人承王恩念久闕侍衛情甚渴仰咸願拜謁希垂聽許時大夫人報主兵臣曰汝今應知我等後宮久不見王情深戀慕將事朝謁宜時嚴駕其臣白言若如是者伏請大家勑諸侍從所有莊嚴皆為黃

已復更白言然我今者且命八万四千小國王等誡兵令集諸王依命初令象駕都八十千以長淨象王而為上首次嚴馬駕以騰雲馬王而為上首次嚴車駕以喜鳴輅車而為上首如是二類亦八十千皆寶莊嚴殊妙第一國大夫人乘鳴輅車所將婇女亦復如是其諸營從皆乘象馬威容嚴肅旗鼓曜日駭天震地同往法堂時王問曰何因緣故車馬繁雜出大囂聲謁者荅曰國大夫人及小王類并諸婇女悉著黃衣花鬘幢蓋盡黃嚴飾其數繁廣不可勝言同來至此方申拜謁王曰汝可於此堂外敷設枕座吾將往觀使者奉命敷金座已而白王言敷設已畢

時王從臺安詳而下次半階路遥見黃色儀駐嚴威遂作是念是等威儀甚可愛樂嚴飾鮮異何其盛哉王既坐已國大夫人前致敬訖却住一面白言大王以此八万四千寶女嚴飾美麗敬奉大王願時哀納勿為弃捨時小國王八万四千衆各以兵寶而

為上首白言大王今此象馬車乘及
以八万四千城邑拘奢跋底城而為
上首復有八万四千樓閣悉皆嚴飾
甚為殊妙唯願大王哀憐納受而見
覆護王曰姊妹當知我先與汝極為
親密誰謂今日有若怨家以諸非法
勸喻於我時夫人等聞彼大王與為
姊妹泣而言曰今觀王意似弃我等
以衣拭淚重白王言何故大王先於
我輩意甚親密今若怨家時王告曰
汝等應知人命短促生者皆死我及
諸人同歸滅壞設有婇女無量百千
如怨詐親必能害已雖懷愛染終當
離別臣佐車馬樓觀嚴飾如是妙物
无量無邊一一皆有八万四千終歸
無常不得久住是故智者速宜遠離
勤修梵行勿生染著時夫人等聞王
此語知不採納不爾所願時王如法
廣勸誡已復歸金閣於銀座上結加
趺坐於諸有情起大慈意遍滿十方
布無限量普熏修已端心而住從慈
定起次發悲心大喜大捨於諸有情
亦復如是周遍十方其閣及座綺等

衆寶時至一一修習四梵住諸欲悉斷壽將盡時為死所逼情生憂悶命終之後得生梵天佛告阿難陁拘尸那城至金河岸娑羅雙樹壯士生地繫冠制底於此周迴十二踰繕那如來昔為轉輪王於此中間六度捨命今復於此而般涅槃是為第七又復如來應正等覺於十方界更无第八捨身命處何以故我生已盡斷諸惑業更不於餘受後有故尒時具壽鄔波摩那在佛前立佛告鄔波摩那汝今不應對我前住時此苾芻即離佛前爾阿難陁白佛言我侍世尊二十餘年未曾聞作麁訶責言如鄔波摩那苾芻佛告阿難陁无量百劫長壽諸天共相嫌議作如是語世間唯有如來大師極難出世時乃一現如烏曇跋花今日中夜定入無餘妙涅槃界由此咸嫌苾芻當佛前住我等无暇覲近世尊供養恭敬阿難陁白言諸來天衆其數幾何佛言從自金河至拘尸那城雙林之處來至繫冠制底於此周環十二踰繕那皆有大威

德天排君而住中間無有立杖之地時諸苾芻咸生疑心請世尊曰具壽鄔波摩耶先作何業有大威德佛告諸苾芻鄔波摩耶先自作業今還自受廣說如餘乃至說頌汝等苾芻乃往古昔此賢劫中人壽二万歲時有佛出世名迦攝波十号具足住婆羅痆斯施鹿林中仙人墮處時鄔波摩耶身為出家時諸苾芻著衣持鉢入城乞食此人次當守寺時有黑風暴雨卒起既屬嚴寒彼作是念諸梵行者遭此寒苦衣服皆濕將欲来至我今宜應嚴辦相待作此念已入浴室中然火煖湯敷設牀席於其廊下繫繩為架詣寺門首望諸苾芻既至已屆入室中取其濕衣淨浣濯已安在架上別將淨服與苾芻著既解勞之身心溫煖寒苦皆除歡喜適悅其守寺苾芻長跪合掌向大衆前而發願言我今為諸同梵行者除苦得樂所生善根如迦攝波如来應正等覺授摩納婆記於當来世人壽百歲時成等正覺号釋迦牟尼願我於彼佛

法之中而得出家斷諸煩惱證阿羅漢果然火功德當願身光天莫能近汝等當知由彼願力於我法中而得出家斷諸煩惱證阿羅漢果有大威德為此諸天莫能逼近

時具壽阿難陁而白佛言大德世尊般涅槃後我當云何恭敬供養如來法身佛告阿難陁汝宜且止汝所問事當有信心婆羅門長者等自為施設復白佛言諸長者等所有施設其事云何佛言一一皆如轉輪王葬法又問轉輪王法其事云何佛言汝今應知轉輪聖王命終之後以五百斤上妙疊緊以用纏身上下各有五百妙衣以為裝飾於鐵棺中滿盛香油舁王置內然後蓋棺以諸香木焚燒其棺次灑香乳以滅炎火方収王骨安置金瓶於四衢道興建大塔幡幢傘蓋諸妙香花恭敬供養尊重讚歎設大齋會阿難陁如恭敬供養轉輪聖王於我滅後人天供養當倍過此

尒時世尊告阿難陁汝今宜往拘尸那城宣我言告五百壯士諸人當知

如来大師必定今日於中夜時入無
餘依妙涅槃界所應作者宜可速為
勿致後悔古此境内大師涅槃我等
不知不為供養時具壽阿難陀聞佛
教已持僧伽胝將一侍者即便往至
拘尸那城衆集堂所五百壯士皆至
於此共論餘事時阿難陀傳世尊命
告諸壯士曰汝等既集咸應善聽如
来大師今日中夜必入無餘大涅槃
界所應作者皆可作之勿招後悔作
如是語如来大師於我境内入般涅
槃我等不能少與供養時諸壯士既
聞是語各與妻子眷屬朋友僕使之
類共相招引詣娑羅林頂礼佛足退
坐一面尒時世尊為説妙法示教利
喜時諸壯士從座而起整衣服偏袒
右肩合掌躬御而白佛言大德世尊
我某甲等並是拘尸那城尊貴壯士
願盡形壽歸依佛陀歸依達摩歸依
僧伽并受學處時阿難陀作如是念
彼諸壯士於世尊處一一別受近事
學者時既淹久妨廢圓寂我今宜請
與彼一時受其學處作是念已從坐

而起整衣合掌而白佛言大德世尊
諸壯士等并諸眷屬品類衆多各有
如是別別名号欲歸三寶求五學處
若各別受時恐淹遲唯願大悲一時
為受時阿難陁對世尊前一時牒名
為受歸戒時諸壯士聞佛說法復受
學處生大歡喜頂礼佛足奉辭而去
尒時世尊為菩薩時在覩史多天以
五種事觀察世間六欲天子三淨母
腹現白象相來入母胎時天帝釋告
善愛健闥婆王汝今當知菩薩在覩
史多宮以其五事觀察世間六欲天
子三淨母腹現白象相降神母胎我
等宜往共為衛護時健闥婆王白言
大天可去我且於此奏諸音樂是時
菩薩出母胎時其天帝釋復告善愛
音樂王曰汝今當知菩薩從母胎出
我等宜往而為侍從答乃如前與諸
童子共遊戲時其天帝釋復告音樂
王曰汝今當知菩薩共諸童子遊戲
可往侍從答乃如前菩薩觀知老病
死已情生憂惱依託林野修諸苦行
後食二牧牛女十六轉乳糜氣力宣

通食諸飲食沐浴形體塗拭蘇油尒
時帝釋復命樂神令其侍衛荅亦如
前世尊降彼三十六億天魔軍衆成
无上智梵王来請詣婆羅痆斯三轉
十二行法輪制諸學處凡是有緣所
應度者皆已度訖詣拘尸那城宿後
時天帝釋復告樂神曰汝今當知大
乃至可往聽法荅言我且奏諸音樂
而卧時天帝釋復命樂神廣如前說
覺世尊宿後而卧必般涅槃可興供
養荅亦同前尒時世尊作如是念善
賢外道能至我所而受調伏樂神善
愛无自来法又復念曰凡是聲聞度
者如来亦度應佛度者餘不能度由
待勝上善巧方便我今應可度彼善
愛作是念已即便入定由定力故宿
後卧處化作一身又復化作千絃琉璃
箜篌於卧處没自持箜篌詣三十三
天至善愛健闥婆王宮門而住其時
善愛自恃憍慢於彈箜篌謂无過者
於自宮中作樂歡戲情生愛著尒時
世尊告守門者汝可往報善愛王言
有健闥婆来至門首欲求相見時守

門者即入具報其王高慢報曰除我更有健闥婆耶荅曰更有今在門外善愛聞已情懷不忍即自出門告言丈夫汝是健闥婆耶佛言我今實是健闥婆王若尒可來對奏音樂報言大仙甚善我能共作佛即對彼共彈箜篌佛斷一絃彼亦斷一然二音聲並无闕處佛又斷二彼亦斷二然其音韻一種相似佛又斷三斷四彼亦如是乃至各留一絃然音聲不異佛便總斷彼亦斷之佛於空中張手彈擊然其雅韻倍勝於常彼便不能情生希有降伏憍慢知彼音樂超勝於我世尊觀已即便隱彼健闥婆身復本形相時彼樂神見佛世尊身真金色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周帀莊嚴赫弈光明超逾千日如寶山王觀者忘倦見已欣悅深生敬仰礼佛足下坐聽法要尒時世尊觀彼根性隨機為說四聖諦法令得聞悟彼即能以智金剛杵摧二十種身見邪山證預流果既見諦已深自慶幸而白佛言大德世尊我今所得非父非母非王

非天非我眷屬及諸知識非餘沙門婆羅門等能為成辦如是勝事唯獨世尊慈念哀愍令我今者枯竭血海超越骨山閉惡趣門開涅槃路置人天道我今歸依佛法僧寶為鄔波索迦始從今日乃至盡形不殺生乃至不飲酒受三歸依并五學處尒時世尊復為說法示教利喜已即便入定天宮處沒還至雙林寂後卧處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三十七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三十八　禮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第八門第十子攝頌說涅槃之餘

尒時拘尸那城有出家外道名曰善賢(梵云蘇跋陀羅)年百二十形容衰朽俱尸那城所有壯士於善賢處生恭敬尊重供養如阿羅漢去斯不遠有大花池名曰曼陀枳你於池岸上有烏曇跋樹善賢梵志常遊於此往昔菩薩在覩史天作白象狀入母胎時彼烏曇樹花始新出降誕之始漸有光色為童子時其花欲發猒老病死遠詣山林其花稍大狀如鷄瓶修苦行時現萎萃相捨苦行已氣息踈通踐諸飲食廣如前說乃至成等正覺其華開敷梵王來請於婆羅痆斯轉法輪時其樹及花光色榮盛妙香芬馥遍諸方界然佛大悲普於有緣所在世界廣濟度已詣拘尸那為寂後臥而此花樹形色枯萃見者驚歎是時善賢觀斯變異而作是念拘尸那城必有凶禍尒時護國天神發大音發聲告

諸人曰今日如來於中夜時必入無
餘妙涅槃界善賢梵志聞其說已作
如是念哀哉苦哉彼大沙門喬荅摩
氏必於今夜當般涅槃然我每於自
所得法有懷疑惑常自思惟我於何
時因何方便得見彼人諮啓未悟惜
哉法眼不久將滅今宜速往親自啓
問若蒙大悲垂哀為決於諸猶豫永
得開解作是念已出拘尸那城詣雙
林所于時阿難陀見佛日將沒在寺
門外身心憂感露地經行善賢見已
進而告曰汝阿難陀我聞沙門喬荅
摩是一切智於諸衆生平等濟拔然
我每於自所得法有懷猶豫比常希
願聽受未聞竟不果遂今聞天聲遍
告我等如來今夜定入涅槃大德頗
能為我諮啓容我面奉申述疑情阿
難陀言善賢汝今不應作如是語故
惱世尊然我大師今見背痛未能安
隱善賢如是再三諮啓竟不為白又
告曰阿難陀我昔曾聞古仙梵志耆
年有德軌範人說諸佛出世如烏曇
花億百万劫時乃一現如來今日定

入涅槃我懷迷惑願見諮問唯希大德為我諮白我得見佛誠為幸甚阿難陁告言善賢今我大師身有乖違甚不安隱勿故相惱善賢再三如前習請尊者不允其志阿難陁與善賢於寺門外共言論時佛以清淨耳超越人天一一聞說告阿難陁曰汝今不應遮彼善賢任来見我隨其請問何以故此善賢者即是我於最後為外道說法令生正信親命善来為我弟子于時善賢聞佛世尊慈悲容許心生歡喜不勝抃躍詣世尊所共申種種徃復言談却住一面白言喬荅摩我欲諮問願垂聽許為我解說佛告梵志隨汝所問彼即問曰喬荅摩我曾遍觀諸外道類各別立宗所謂晡剌拏迦攝波子末塞羯利瞿𥠖子珊逝移毗剌知子阿市多雞舍甘跋羅子脚俱陁迦多演那子眤揭爛陁慎若怚子此等諸師各述異宗未知誰是尒時世尊即命善賢為說伽他曰

我年二十九　出家求善法　又五十餘年
專行戒定慧　一心無散乱　唯求於正理

除斯真法外　無別有沙門

尒時世尊說此頌已復告善賢曰此是諸佛善說八聖道支甚爲希有難可值遇除此已外欲求一二三四沙門道果終無有得是故能於善說法律八聖道支求沙門果必定當得復次善賢離八聖法諸有外道婆羅門等各執已見或說三世無因無果所修福善皆空無益是故我於沙門婆羅門衆中大師子吼而作是言凡有修行皆獲果報說此法時善賢梵志遠塵離垢得法眼淨於諸諦實得不壞信超越愛河斷諸疑網自然通達諸微妙法即從座起整衣合掌向阿難陀作如是語大師尊重尊難諸請我觀大德獲大善利幸得值遇無上法王於諸師中灌頂最上由師力故我亦善證我今蒙希於善說法律而爲出家求受近圓成苾芻性證沙門行時具壽阿難陀白佛言世尊今此善賢聞法悟解心樂出家廣如前說乃至成苾芻性唯願世尊哀愍拔濟尒時世尊即告善賢善來苾芻可修

梵行於佛言下如常威儀出家近圓
成苾芻性一心勤勇不為放逸作如
是念善男子何故剃除鬚髮而披法
服正信出家於無上道而修梵行於
現法中得自證悟我生已盡梵行已
立所作已辦不受後有尒時善賢起
徹到心即便速證阿羅漢果得心解
脫復作是念我今不忍見佛般涅槃
宜可先去作是念已詣世尊所頂礼
雙足退坐一面
白佛言大德世尊我願先入涅槃佛
告善賢汝於今者入涅槃耶荅言如
是爾三顧問佛言一切諸行皆悉無
常汝於所作自可知時我更何言善
賢將欲入滅而作是念我今應為五
種加持方可滅度諸来觀者皆見我
身剃除鬚髮著僧伽胝莫令彼見外
道儀式又諸外道来昇我時初令身
舉同梵行者方能昇去又入浴池洗
我身時令諸外道不得其底同梵行
者能洗我身又諸外道入水之時當
令魚鼈擾乱不安同梵行者即無惱
苦又諸外道不能燒我遺身同梵行

者方令火著作此五種加持念已便
入涅槃時諸外道聞善賢梵志已入
涅槃將諸音樂幢幡傘蓋詣拘尸那
城於四衢道告諸人曰汝等當知彼
大沙門喬答摩常作此語唯我法中
有八支聖道四沙門果外道中無廣
說如前乃至作師子吼然我法中同
梵行者大師善賢亦得涅槃與彼何
異諸苾芻曰汝等若言是我徒侶任
自持去而諸外道多人共舉竟不能
動況能持去苾芻告曰汝等不能我
等自舉荅曰可尒諸苾芻即共舉去
外道黙然又諸外道先至浴池諸苾
芻曰今可為汝同梵行者洗浴其身
彼入水時不得其底又被魚鼈之所
擾惱苾芻不尒苾芻報曰與若是逆
同梵行者豈自焚燒而諸外道以火
焚燒竟不能著苾芻然火遂便炎熾
時諸人衆共嗤外道彼各懷慚低頭
而去時拘尸那城諸壯士等見此希
奇於世尊處倍生敬仰發淨信心各
懷戀慕作如是語大悲世尊為寂後
卧現身有疾支節不安尚能為我善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卷[illegible] [illegible]

賢說法令速證得阿羅漢果復令拘尸那城諸壯士等皆獲善利時諸苾芻咸皆有疑請世尊曰如來今時現身有疾支節不安尚能令彼善賢梵志出生死海證阿羅漢究竟涅槃盡諸苦際佛告苾芻汝等當知非但今有我今已斷根本三毒解脫生老病死愁憂苦惱具一切智於諸境界得大自在令彼善賢出生死海得最後邊住涅槃處不足為難我於往昔在生死中具貪瞋癡未斷生老病死憂悲苦惱無有智慧能善思量在傍生內尚能為彼善賢梵志及拘尸那城諸壯士等自捨身命我為汝說宜應諦聽

乃往昔時於大山澤有一鹿王千鹿圍繞依林而住有大智慧豫識機宜於所居處獵者來見而往告王時王以兵周遍圍繞鹿王作念我若不能救濟衆鹿必被獵人之所屠害尒時鹿王四顧瞻望而作是念我今作何方便能令羣鹿免斯苦厄遂見深山下有澗水駛流出谷諸鹿羸弱不能

浮越鹿王入澗撗流而往作大音聲
普告群鹿汝等速來可從此岸擲上
我背越於彼岸必得存活若不尒者
當遭屠害於是群鹿次第悉踊大鹿
王脊皆越駛河得離危難由諸群鹿
蹄甲踐蹋鹿王皮穿血肉皆盡唯餘
脊骨雖極苦痛心無退轉悲念群鹿
安隱得渡仍懷顧戀誰未渡者於群
鹿中有一鹿兒不能越渡尒時鹿王
雖受極苦尚懷哀念不顧自身從水
而出遂取鹿兒置於脊上渡至彼岸
鹿王遍觀知渡盡已氣力將竭臨命
終時而發誓願我救群鹿及此鹿兒
救濟死厄不惜身命願我當來得成
无上正等覺時令彼得渡生死羅網
置寂後邊妙涅槃處佛告諸苾芻汝
意云何勿生異念往時鹿王者即我
身是其群鹿者拘尸那城諸壯士是
其鹿兒者即善賢是
又諸苾芻如我无智在傍生內喘息
不安受諸苦毒皮肉支節分解之時
救濟善賢令至无畏汝等善聽乃往
古昔婆羅痆斯時有國王名曰梵授

以法化世廣如經說王有智馬頭知
前事隣國敎畏悉来朝貢馬既命終
時諸小王令使報曰汝梵授王今可
輸税分與我等若不尒者不得出城
知見違者我等同来破滅其國王告
使曰我不送税亦不出城遂於國内
訪求智馬後於異處遂便獲得時屬
春序卉木敷榮群鳥和鳴甚可愛樂
王乘智馬將諸婇女遊適芳園觀娱
受樂時諸小王聞梵授王與諸臣佐
及宮婇女在外遊戲情无所懼未即
入城相與謀計各嚴四兵至城門首
大臣白王諸小國王不恭朝命敢興
逆乱来扣城門願見警備王既聞已
勅索智馬速嚴四兵我自討擊時王
乘馬嚴兵擐衆共彼鬪戰王恃威力
獨處先鋒遂被賊軍以擲中馬腸胃
皆出受諸楚毒衆苦難堪殘命無幾
仍作是念王遭困厄我若不救是所
不應宜忍苦楚令王免厄得至城門
到无畏處作是念已周迴顧望无入城
路然此城外有大浴池名曰妙梵近
王宮闕於其池中有四蓮花青黃赤

白皆悉遍滿于時智馬不顧身命騰躍池中踐荷蕖上負王度難直入宮中時王纔下馬便命絕時諸小王覺入園林處處尋覓竟不能得迴軍刼掠各還本居時梵授王既免危厄得存性命告婆羅痆斯諸大臣等及衆人曰若有能救刹帝利灌頂大王命者如何恩賞諸臣白王可分半國王曰此之智馬能全我命馬今既死欲何以報諸臣答言應為智馬於城四門宜作非時白蓮花會廣行惠施盛修福業以資䰟路王言甚善宜時疾作時王即令太子中宮婇女臣佐吏民莊嚴衢路布列香花幡蓋明燈在處懸設无不充滿如歡喜園甚可愛樂王令擊鼓宣告遠近我於明日欲為智馬於城四門營建非時白蓮花會宜可告知集法場所受我供養時至雲集隨須給與普令稱意汝等苾芻於意云何彼時智馬即我身是我為彼王受諸苦楚身形分解不顧身命尚能救濟令離危厄

時諸苾芻又復有疑請世尊曰大德

具壽善賢先作何業今為大師最後
弟子佛告諸苾芻汝等當知自所作
業今還自受廣如餘處乃至說頌汝
等苾芻乃往古昔此賢劫中人壽二
万歲時有佛出世名迦攝波十号具
足在婆羅痆斯仙人墮處施鹿林中
時彼如来應正等覺有外孫子名曰
无憂求解脫故而為出家謂解脫果
自然可得於八正道而不勤修經歷
多時竟无果證遊行人間隨處作夏
時彼如来有緣皆度所作已辦如薪
盡火滅於其中夜將入涅槃時彼苾芻
在无憂樹下而此樹神聞迦攝波如
来當般涅槃悲泣雨淚霑无憂身苾
芻仰觀問其神曰有何所以如是悲
啼樹神對曰今日中夜迦攝波佛欲
入涅槃時彼苾芻聞如是語情懷痛
擗摽如箭入心悲啼號哭發聲大哭樹
神聞曰何故悲啼對曰迦攝波如来
應正等覺是我親舅我雖依附而不
勤修去此既遠難中礼敬我是凡夫
無力速往是以悲哭樹神報曰然我
有力令仁疾至不知見佛得有益不

苾芻報曰我極勇猛若見佛者必能依行證獲果利是時樹神以神通力將此苾芻疾至佛所既見佛已發清淨心起廣大願時彼如來隨其根性為說妙法證阿羅漢果不忍見佛入般涅槃是故於先而取滅度時彼樹神既見世尊及苾芻涅槃已情懷戀慕作如是念今此具壽所獲勝利皆由我得以此功德願我來世迦攝波佛所授摩納婆記人壽百歲得成正覺號釋迦牟尼彼涅槃時我得聲聞无學果已在先滅度佛告諸苾芻於汝意云何時天神者今善賢是由是義故於一切時遠離惡友近善知識應如是學

時阿難陀白佛言世尊我於靜處作如是念善知識者是半梵行諸修行者由善友力方能成辦得善友故遠離惡友以是義故方知善友是半梵行佛言阿難陀勿作是語善知識者是全梵行何以故善知識者是全梵行由此便能離惡知識不造諸惡常修衆善純一清白具足圓滿梵行相

亂由是因緣若得善伴與其同住乃
至涅槃事无不辦故名全梵行何以
故阿難隨我由善知識故令諸有情於
生老病死憂悲苦惱皆得解脫若離
善友无如是事阿難隨於我所說應
勤修學
爾時佛告諸苾芻曰由是義故從今
已去不應輒度外道出家并受近圓
除釋迦種及事火留髻外道若披外
道服來求出家及受近圓者問無障
法與人應與何以故此是我親有親
緣故其事火人說有業用有因有緣
有策勵果故此等不勞共住即與出
家并受近圓若是自餘外道之類來
求出家及近圓者其親教師應與衣
服食僧常食四月共住若觀其人性
行調柔堪濟度者應與出家并近圓
事如是應知
復次汝等苾芻若法能於現在及未
來世生長利樂者汝等應當受持讀
誦為他演說勿使廢忘欲令梵行得
久住世安樂人天利樂饒益諸眾生
故此法是何所謂契經應頌記別諷

須自說因緣本事本生方廣希有譬
喻論議此十二分教若能受持讀誦
如說行者能於現未生長利樂乃至
慈愍群生佛法久住汝等必至我涅
槃後作如是念我於今日無有大師
汝等不應起如是見我今汝等每於
半月說波羅底木叉又當知此則是汝
大師是汝依處若我住世無有異也
又苾芻從今日小下苾芻於長宿處不
應喚其氏族姓字應喚大德或云具
壽老大苾芻應喚小者為具壽然六
苾芻於小者處應可存情哀憐發意
生慈念心或以衣鉢鉢絡腰條共相濟
給分令闕事或復教授讀誦禪思使
有益如是能令我法增長若不尒
者法當速滅又汝等苾芻此地方所
有其四處若有淨信男子女人乃至
盡形常應繫念生恭敬心云何為四
一謂佛生處二成正覺處三轉法輪
處四入大涅槃處若能於此四處或
自親礼或遥致敬企念虔誠生清淨
信常繫心者命終之後必得生天於此
西方記見如來一代五十餘年居止之處有
其八所一本生處二成道處三轉法輪處四

七鷲峯山處五廣嚴城處六從天下處七於對
閻處八雙林涅槃處四是定處餘皆不定處
攝頌曰 生成法鷲處下於
時處滅一想攝千金

復次佛告諸苾芻汝等有疑今悉應
問若於佛法僧寶苦集滅道四聖諦
處有疑聞者我當為荅
時具壽阿難陀白佛言世尊如我今
者解佛所說令諸苾芻有疑當問然
此衆中竟无一人於佛法僧寶苦集
滅道諦有懷疑惑更須問者佛言善
哉善哉阿難陀汝能如實通達作如
是語於此衆內我以智觀於諦審令
實無疑者此是如來㝡後所作尒時
如來大悲愍故遂去上衣現其身相
告諸苾芻汝等今者可觀佛身汝等
今者可觀佛身何以故如來應正等
覺難可逢遇如烏曇跋羅花時諸苾
芻咸皆默然佛言法皆如是諸行無
常是我㝡後之所教誨作是語已安
心正念入初靜慮從此起已順次第
入第二靜慮乃至非想非非想處及
滅受想定寂然宴默時阿難陀問尊
者阿尼盧陀曰今我大師為入涅槃

為未入耶荅曰佛未涅槃但住滅受
想定阿難陀言我曾從佛親聞此語
若佛世尊入邊際定寂然不動從此
無間世間眼閉必入涅槃尒時世尊
從滅受想定出逆次第入非想非非
想處從非想非非想出入無所有處
次入識無邊處次入空無邊處次入
第四靜慮入第三入第二入初靜慮
從初禪出還入第二第三第四靜慮
寂然不動便入无餘妙涅槃界
尒時世尊纔涅槃後大地震動流星
晝現諸方熾然於虛空中諸天擊鼓
時具壽大迦攝波在王舍城羯蘭鐸
迦池竹林園中見大地動即便斂念
觀察何事便見如來入大圓寂自念
我今既無大師唯依法住諸行法尒
知更云何復作是念此未生怨王勝
身之子信根初發彼若聞佛入涅槃
者必嘔熱血而死我今宜可豫設方
便作是念已即命城中行雨大臣仁
今知不佛已涅槃未生怨王信根初
發彼若聞佛入涅槃者必嘔熱血而

死我今宜可預設方便即依次第而
為陳說仁今奏可詣一園中於妙堂
殿如法圖畫佛本因緣菩薩昔在覩
史天宮將欲下生觀其五事欲界天
子三淨母身作象子形託生母腹既
誕之後踰城出家苦行六年坐金剛
座菩提樹下成等正覺次至婆羅痆
斯國為五苾芻三轉十二行四諦法
輪次於室羅伐城為人天眾現大神
通次往三十三天為母摩耶廣宣法
要寶階三道下贍部洲於僧羯奢城
人天渴仰於諸方國在處化生利益
既周將趣圓寂遂至拘尸那城娑羅
雙樹北首而臥入大涅槃如來一代所
有化迹既圖畫已次作八函與人量
等置於堂側前七函內滿置生酥第
八函中安牛頭栴檀香水若因驚出
可白王言暫迓神駕躬詣芳園所觀其
圖畫時王見已問行雨言此述何事
彼即次第為王陳說一如圖畫始從
覩史降身母胎終至雙林北首而臥
王聞是語即便悶絕宛轉于地可速
移入第一函中如是一二三四乃至

第七復置香水王便穌息是時尊者
次第教已往拘尸那城行雨大臣一
如尊者所教之事次第作已時王因
出大臣白言願王暫往神篤遊觀園
中王至園所見彼堂中圖畫新異始
從初誕乃至倚卧雙林王問臣曰豈
可世尊入涅槃耶是時行雨默然無
對王見是已知佛涅槃即便號咷悶
絶宛轉于地臣即移舉置酥函中如
是至七方投香水從此已後王漸穌息
尒時如來入涅槃時娑羅雙樹名花
下散弥覆金軀時有苾芻見斯事已
而說頌曰

世尊涅槃時　㝡勝娑羅樹　低枝下奇葩
復散以名花

時天帝釋亦說頌曰

諸行無常　是生滅法　生滅滅已
寂滅為樂

時梵天王亦說頌曰

於一切世間　生者皆歸死　無常力㝡大
諸行盡淪亡　大師世間眼　十力无與等
化緣既周遍　寂滅在雙林

尒時尊者阿尼盧陁亦說頌曰

佛無出入息　其心亦湛然　世眼今已閉
寂然安不動　世尊十力具　化盡入无餘
見聞諸有情　毛竪心驚怖　汝心莫沉没
亦勿懷憂惱　佛證真本支　辟如燈焰滅
時諸苾芻見佛世尊般涅槃已各懷悲感或有迷悶宛轉于地椎胷大哭心生憂惱或有尋思法理作如是説我等今時宜自裁忍世尊常説一切光華可愛樂事雖是尊重終歸無常悉皆離別
時阿尼盧陁告阿難陁曰具壽宜應勸誘大衆且各裁抑勿乖儀式莫大悲號所以者何於此現有住百千劫長壽諸天皆生嫌恥作如是語去何苾芻於佛世尊善説法律而為出家不能善觀諸無常事乃生憂苦阿難陁白言此諸天衆其數幾何答曰從此拘尸那城乃至金河及娑羅雙樹至壯士繫冠制底於此四邊周十二踰繕那大威德天悉皆充滿無有空隙可容立杖而此諸天見佛涅槃各懷悲感椎胷懊惱悶絶于地亦有如前共相開解且各裁止乃至終歸無

常愛皆離別于時尊者阿尼盧陁約
阿難陁及諸大衆廣說法要乃至天
明時苾芻等默然聽受阿尼盧陁復
告阿難陁曰汝今宜往拘尸那城告
諸壯士昨於中夜如來大師已入無
餘妙涅槃界仁等今時所應作者宜
當速辦勿為後悔復重告曰如來大
師於汝城邑入般涅槃汝等云何不
興供養報佛慈恩時阿難陁聞是語
已即持天衣將一苾芻以為侍者往
壯士集堂有五百人先在堂處尊者
告曰仁等壯士及諸大衆如來大師
已於中夜入無餘依妙涅槃界仁等
今時所應作者宜應速辦勿生後悔
又重告曰如來大師於汝城邑入般
涅槃汝等云何不興供養報佛慈恩
時諸壯士聞是告已或有悶絕宛轉
于地推胷大哭身體戰慄不能自持
或有高聲作如是語我於佛所曾聞
是說世間无常愛皆離別時諸壯士
共相謂曰宜各賫持種種花鬘塗香
末香燒香及諸妙物音聲鼓樂速往
雙林以申供養并大臣輔相各與眷

屬男女大小親友知識出拘尸城詣
雙林所既至彼已於佛卧處師子牀
前盡哀情已各持所有上妙諸香名
花無數幢幡繒綵飲食奇珍奏諸音
樂廣供養已白阿難陁曰無上法王
已歸圓寂不知今者葬禮如何尊者
答曰然我先已奉佛教勑所有葬法
如轉輪王問曰其法如何答曰以白
疊緊先用裹體次以千張白疊周遍
纏身置金棺中盛滿香油覆以金蓋
積栴檀木及海岸諸香以火焚燎後
將牛乳澆火令滅有餘舍利盛以金
瓶於四衢大道建窣覩波周帀圍繞
懸繒幡蓋塗末燒香奏衆伎樂恭敬
供養設大施會此是輪王焚葬之法
如來大師倍勝於此
時諸壯士聞是語已白尊者曰我領
其言然非一二三日能辦此事若至
七日住者如前所為方可成就答言
可尒是時諸人即便如前依輪王葬
法一一備具無有闕少從拘尸那城
周圍十二踰繕那乃至繫冠制底所
有无量歸仰衆生咸來雲集各持香

花種種伎樂供養之具壯士眷屬皆
悉出城詣雙樹間於師子牀前陳設
所有盡心供養時壯士中有一耆宿
告諸人曰現在大衆女持幢幡男可
擧輿我等貴持種種花綵塗香末香
燒香及諸音樂從拘尸那城西門而
入於東門出度金沙河至壯士繫冠
制底勝處安置以火焚燒是時諸人
聞是語巳各各爭前欲擧金棺雖共
盡力竟不能動

尒時具壽阿難陁白尊者阿尼盧陁
曰拘尸那城諸壯士等雖竭筋力竟
不能動如來金棺我今不知有何所
以尊者告曰此是諸天作如斯意欲
令壯士及諸人民女持幢幡男擧尊
輿威儀整肅胡從如來我等諸天共
持花綵燒衆妙香奏天伎樂廣陳供
養於西門入東門而出度金沙河至
繫冠制底以是因緣威儀未備不能
移動是時具壽阿難陁報尊者曰若
如是者可隨天意時諸壯士即隨天
願備設如前方來持擧即便輕擧
捧戴而行于時空中天雨嗢鉢羅花

拘物頭花鉢頭摩花分陁利花沉水
末香栴檀末香多揭羅多摩羅末香
及勇陁羅花等諸天伎樂百千万種
於虛空中一時俱奏諸天花盖其從
如雲并散天衣有盈億數時拘尸那
城諸壯士等各相謂曰天供養已我
等應為時諸壯士及餘一切貴賤男
女營辦香花威儀嚴肅百千万種不
可勝紀恭敬供養隨從金棺城中而
過渡金沙河至槃冠制底所散之花
積至于膝于時有一外道梵志聞佛
滅度詣娑羅林持花數莖還波波聚落
於其中路逢大迦攝波與五百弟子
威儀整肅將詣雙林礼大師足遇見
外道問言汝從何來欲向何處外道
荅曰我從拘尸那來將詣波波聚落
迦攝波知而故問汝從彼來知我大
師釋迦牟尼如來四大安不外道荅
言我從彼來親見大德喬荅摩已入
湼槃經今七日自滅度來所有人天
皆以香花種種威儀具申供養遺身
舍利我從彼會得此花來大迦攝波
所將五百人中有一莫訶羅苾芻稟

性愚癡不辯好惡聞外道語遂出麁
言快哉樂哉我等從今免被拘制於
諸戒律去此應作此不應作此事皆
息自今已後能持不持皆由於我可
行者行不須者棄時彼老叟出此語
時空中諸天聞其非法即以神力掩
蔽聲響不令人聞唯迦攝波領知斯
語是時尊者為教誨彼故即於道傍
暫時停歇與衆俱坐告言諸具壽世
間諸行皆悉无常體不堅牢是難委
信不得久存並歸散滅宜起猒離勿
生愛著且止斯事我等速往見佛全
身各並前進時諸壯士并四衆等先
用疊絮裹如來體次以千張白疊周
帀纏身置香油槽覆以金蓋各持香
木如法焚燒火不能著時阿尼盧陁
告阿難陁曰雖欲然火終無著法問
其何故答曰斯為諸天不令火著復
問何緣答曰為大迦攝波與五百徒
衆隨路而來欲見世尊金色全身親
觀焚燎為待彼故天不令燒時阿難
陁即以此事普告衆知須臾尊者從
衆皆至拘尸那城諸人遥見尊者衆

來各持香花種種音樂詣尊者所頭面礼足時有无量百千大衆隨從尊者詣世尊所除去香木啓大金棺千疊及絮並開解巳瞻仰尊容頭面礼足於此時中唯有四大耆宿聲聞謂具壽阿若憍陳如具壽難陁具壽十力迦攝波具壽摩訶迦攝波然摩訶迦攝波有大福徳多獲利養衣鉢藥直觸事有餘尊者作念我今自辦供養世尊即辦白疊千張及白疊絮先以裹後用疊纏置金棺中傾油使滿覆以金蓋積諸香木退住一面由佛餘威及諸天力所有香木自然火起時阿難陁右繞火積說伽他曰

如來妙體歸圓寂　自然火起燎餘身
唯留內外一雙全　所有千衣隨火化

時拘尸那城諸壯士等欲以牛乳注火令滅未瀉之頃其火積中忽生四樹一金色乳樹二赤色乳樹三菩提樹四烏曇跋樹於此樹中乳自流出令火皆滅是時拘尸那城諸貴賤等共収舍利盛金瓶中置七寶輿上以種種香花栴檀沉水塗香末香燒香

繒蓋幢幡音聲伎樂廣陳供養舁入城中安妙堂上復更如前盛興供養是時波波聚落諸壯士等聞佛世尊於拘尸那城入般涅槃已經七日無量人天廣陳供養於其聚落總集四兵象馬車步各自嚴辦種種器仗共詣拘尸那城欲分舍利既至城已報諸人曰無上法王衆生慈父我等諸人比於長夜供養恭敬親承訓導愛持正法今既滅度有餘舍利我等欲取將往波波聚落建窣覩波安置供養城中諸人聞斯告已咸作是言世尊導師是我慈父親承訓誘既於我界而般涅槃全身舍利應留永劫於此供養終不分與外邑諸人時波波人遣使答曰若分者善如不與者我等當以強力奪取城人聞已告彼衆曰徒事鬪戰終不可得

爾時遮洛迦邑部曇迦邑阿羅摩邑吠率奴邑劫比羅城諸釋迦子薜舍離栗姑毗子悉皆來集是時摩伽陁國未生怨王既聞佛世尊於拘尸那城入般涅槃一切人天廣設供養既

聞是事生大憂苦遂告行雨大臣曰
卿今知不我聞世尊已入涅槃在拘
尸城大興供養為爭舍利諸處兵集
欲相侵奪我今亦往請取身骨臣曰
如是應裝整兵便往拘尸那城時未
生怨王遂乘大象欲往佛所繞界象
上念佛恩深心便悶絕從象墜墮宛
轉于地良久乃穌便乘馬去念佛恩
故不能抑止還墮于地久穌息已告
行雨大臣曰我今不能親往佛所卿
等今者可領四兵往拘尸那城傳我
言教問訊壯士少病少惱起居輕利
安樂行不世尊在日接引我等長夜
殷勤是我大師今於仁等聚落入般
涅槃有遺舍利幸與一分於王舍城
作窣覩波興申敬重香花伎樂種種
供養行雨白言如王教勑即嚴四兵
詣拘尸那城告諸壯士曰仁等咸聽
摩伽陀國未生怨王問訊仁等具說
如前世尊大師於我等輩常為饒益
令得安樂可尊可敬今者於仁聚落
入般涅槃有遺舍利幸當與分於王
舍城建窣覩波廣興供養諸壯士曰

世尊誠是饒益安樂一切群生可尊
可敬然於今者在我聚落入般涅槃
有遺舍利王欲見分此誠難得時行
雨臣告諸壯士曰若其仁等能與者
善如不見分我加兵力強奪將去荅
言任意時諸人衆悉皆大集闐噎城
隅城中所有壯士男女並開弓射即
便總出象馬車步嚴整四兵欲共七
邑兵交合戰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三十八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三十九　禮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第八門第十子攝頌涅槃之餘決明五百結集事

時有婆羅門名突路拏在於衆内見此諸人欲爭舍利共相戰伐恐有損傷違害佛教自執長幡以麾大衆告拘尸那諸壯士曰仁等且止令欲為君陳其損益我比曾聞此大沙門喬荅摩氏憐愍一切諸有情故於无數劫熾然精勤忍怨害事長時皆已讃行忍辱由是因緣成無上覺心行平等猶若虚空於諸有情普皆濟度衆生福盡捨棄涅槃息化以來纔經七日即興兵戰誠是相違唯願諸人勿為鬪競我為平分必令歡喜佛身舍利分為八分各將供養饒益群生量舍利瓶願同惠我持還本國建窣覩波時拘尸那城壯士聞已報言可尔然大師世尊長夜修忍不為殺害廣如前說仁今順教為我平分斯為善事其婆羅門既蒙許可即分舍利而為八分第一分與拘尸那城諸壯士

等廣與供養第二分與波波邑壯士
第三分與遮羅傳邑第四分與阿羅
摩處第五分與吠率奴邑第六分與
劫比羅城諸釋迦子第七分與吠舍
離城栗姑毗子第八分與摩伽陁國
行雨大臣與等諸人既分得已各還
本處起窣覩波恭敬尊重伎樂香花
盛興供養時突路拏婆羅門將量舍
利瓶於本聚落起塔供養有摩納婆
名畢鉢羅亦在衆中告諸人曰釋迦
如来恩无不普於仁聚落而般涅槃
世尊舍利非我有分其餘炭燼幸願
與我於畢鉢羅處起塔供養時贍部洲
世尊舍利乃有八塔第九瓶塔第十
炭塔如来舍利惣有一碩六斗分為
八分七分在贍部洲其第四分阿羅
摩處所得之者在龍宮供養又佛有
四牙舍利一在天帝釋處一在健陁
羅國一在羯陵伽國一在阿羅摩邑
海龍王宮各起塔供養時波吒離邑
无憂王便開七塔取其舍利於贍部
洲廣興靈塔八万四千周遍供養由
塔威德莊嚴世間天龍藥叉諸人神

等咸皆恭敬尊重供養能令正法光
顯不滅有所願求无不遂意已下序王舍城五百結集事
尒時釋迦如來生在釋種於摩揭陁
國成等正覺婆羅痆斯轉妙法輪拘
尸那城壯士生地而取滅度尊者舍
利子與大苾芻衆八万人同入涅槃
尊者大目連與七万苾芻亦入涅槃
世尊與一万八千苾芻亦般涅槃時
有多劫長壽諸天見佛涅槃情懷悲
感又見諸聖悉皆滅度遂生譏議世
尊所說蘇怛羅毗奈耶摩窒里迦正
真法藏皆不結集豈令正教成灰燼
耶時大迦攝波知彼天意告諸苾芻
汝等當知具壽舍利子具壽大目連
各與衆多大苾芻衆不忍見佛入大
涅槃並悉於前已歸圓寂而今世尊
復與一万八千苾芻同般涅槃然有
无量劫長壽諸天皆起歎惜復生譏
議何不結集三藏聖教豈令如來甚
深妙法成灰燼耶咸皆共知可共結
集斯為大事衆皆言善我等隨作時
迦攝波白僧伽曰於此衆中誰為冣
小報曰具壽圓滿時大迦攝波告言

圓滿汝鳴揵稚令僧伽盡集圓滿聞已便於靜處入第四禪隨其定力繫念思察既觀察已從定而起即鳴揵稚當有四百九十九大阿羅漢從諸方来雲集於此就座而坐尊者大迦攝波白言諸具壽苾芻僧伽悉来集未好審觀察是誰未集時諸苾芻咸遍觀察報大迦攝波言諸方苾芻悉皆来集唯具壽牛主今未来至時牛主苾芻在尸利沙宫閑靜而住大迦攝波告圓滿曰汝今可詣具壽牛主所居之處作如是語告牛主言苾芻僧伽大迦攝波而為上首令告尊者得无病不僧伽有事宜可速来圓滿聞已入甚深定以其定力於拘尸那城沒尸利沙宫出詣尊者前頂礼雙足白尊者言苾芻僧伽大迦攝波而為上首願言无病作如是說僧伽有事宜當速来尊者雖離諸欲仍有愛戀習氣告圓滿曰善来具壽將非大師釋迦牟尼如来為有化緣向他界耶為諸僧伽有諍事耶為是如来所轉無上法輪諸外道等生誹謗耶又

非外道等衆結徒黨於我如来聲聞
弟子等留難耶不有如来諸弟子等
煩惱增盛相輕賤耶不有沙門婆羅
門違背佛教耶非諸愚夫將破僧耶
不有惡見之人將像似法所有文句
惑乱如来真正法耶不有衆多同梵
行者棄廢讀誦禪思勝業談世俗
無益語耶又復不有心懷疑惑猶豫
二途非法說法法說非法非律說律
律說非律耶不有諸苾芻為慳貪垢
之所擾乱棄背六種和敬之法見有
客来及同梵行者不相愛念耶不有
惡性苾芻令諸信心長者婆羅門等
背佛正法歸外道耶不有苾芻習行
邪命耕田賣買諂曲事王占相禍福
盡形貯畜不淨財耶不有苾芻於杜
多正行受下卧具生猒賊耶不有實
非沙門自言沙門於同梵行所相惱
乱耶然汝圓滿遠来至此應言大德
世尊安隱無事乃稱迦攝波而為上
首者將非大悲世尊捨諸含識永入
无餘大涅槃界耶將非世間亡失舩
師生驚恐耶將非十力無畏被无常

覓之所吞耶將非能覺一切有情爲
闇益者睡不覺耶將非佛日光沉沒
耶將非如來滿月被阿修羅怨而爲
障蔽寢光明耶將非三千世界寂尊
大師勝如意樹菩提分花以爲莊嚴
四聲聞果香美可愛被无常狂象而
摧折耶將非如來智燈被無明風吹
令滅耶尒時具壽圓滿聞是語已說
伽他曰

聲聞衆已集　智慧皆猛利　令法久住故
唯待於尊者　佛法船已沒　智慧山亦隤
大師殊勝衆　普欲歸真寂　唯願速赴彼
共結世尊教　是大事非輕　違我來相命

是時具壽牛主告圓滿曰且止命言
以頌報曰

無上明燈若住世　我願往彼礼尊容
今既緣盡入涅槃　何有智人能赴彼
汝今持我三衣鉢　與彼大衆應供者
我今入寂更不生　唯願聖慈咸忍恕

說此語已即從座起昇於虛空現十
八變放種種光化火焚身而取滅度
即於身內四道水流第一水說伽他曰

我等衆生福德盡　今時忽然逢苦哉

世間慧日已潛暉　一切群迷無救者

第二水說伽他曰

一切諸行剎那滅　從生至盡皆歸盡
但是凡夫虛妄計　作者受者悉皆无

第三水說伽他曰

智者心常不放逸　於諸善法速修成
容華年命並皆亡　恒被无常所吞食

第四水說伽他曰

我今稽首佛弟子　所應作者已成辦
敬順大師入圓寂　如牛王去小牛隨

是時具壽圓滿供養牛主遺身舍利已持其衣鉢入甚深定從室利沙宮沒於拘尸那城雙林處現語大迦攝波及五百苾芻衆隨應敬已將其衣鉢置上座前說伽他曰

彼聞聖主歸圓寂　所有福業亦隨行
此是衣鉢我持來　唯願僧伽見容恕

是時尊者迦攝波告苾芻曰同梵行者咸皆善聽說伽他曰

彼隨聖教身已滅　所餘應供多涅槃
現在和合衆同心　廣為人天當結集

時迦攝波復令大衆志念堅固莫入涅槃說伽他曰

仁等勿同彼牛主　室利沙宮入圓寂
不應造次般涅槃　宜作衆生利益事
是時具壽大迦攝波與五百苾芻共
立制曰諸人當知聽我所說佛曰既
況恐法隨沒今欲同聚結集法藏彼
諸人衆初喪大師情各憂惱若即於
此而結集者四方僧衆來相喧擾心
既不安事難成辦然佛世尊在摩
揭陁國菩提樹下成等正覺法身已
翳我等今應就彼結集有云大善有
云我等可詣菩提樹下時大迦攝波
告諸人曰摩揭陁國勝身之子未生
怨王初發信心能以四事資身之具
供給大衆令无有乏我等宜應就彼
結集時諸大衆咸皆攝善復有說云
我等諸人悉皆證得阿羅漢果准阿
難陁獨居學地又此具壽世尊在日
親為侍者於佛法藏普能受持果未
圓備此欲如何迦攝波曰若如是者作
簡擇法恐餘學人情生不忍可為方
便應差慶喜作行水人餘人自去大
衆言善
尒時具壽大迦攝波對大衆前告阿

難陀曰汝能為衆作行水人不彼荅
言能時迦攝波即作白二羯磨差之
大德僧伽聽此具壽阿難陀苾芻比
親侍佛所有法藏普能受持若僧伽
時至聽者僧伽應許僧伽今差苾芻
阿難陀供給衆僧作行水人白如是
大德僧伽聽此具壽阿難陀苾芻比
親侍佛所有法藏普能受持僧伽今
差阿難陀為衆行水若諸具壽聽阿
難陀為衆行水者默然若不許者說
僧伽已差具壽阿難陀為衆行水竟
僧伽已聽許由其默然故我今如是
持時大迦攝波告阿難陀曰汝與大
衆人間遊行可詣彼摩揭陀國我取
直路而去時阿難陀與衆俱行詣王
舍城迦攝波在前而至未生怨王於
佛深信若乘大象遥見佛時自墜于
地由佛威力身无傷損王乘大象遥
見迦攝波憶念如來即便自墜于時
尊者以神力扶持不令有損告言大
王應知如來大師心常在定聲聞弟
子則不如是若不攝念觀察不知前
事有觀不觀是故我令共王立制若

見如來聲聞弟子王乘象馬不應造次自墜身形宜當保愛王曰如尊者教聖者應知若佛在世我親供養今既涅槃何處申敬仁則是我所敬世尊何以故如來教法並皆委寄作是語已告大臣曰尊者大迦攝波四事供養無令闕乏尊者言大王當知佛於此國證大菩提法身成就今於王處建立法幢結集三藏苾芻大衆在路俱來王言善哉我於聖衆但有所須悉皆供給時諸聖衆不久欲至王舍大城王聞欲至便勅諸臣遠近貴賤一切人民嚴飾城郭掃灑街衢持妙花香寶幢幡蓋及諸伎樂百千万種王及后妃太子內宮婇女國內人民皆悉出城迎諸聖衆既入城已大衆坐定王便致敬於上座前合掌長跪白大德迦攝波言今日聖衆皆來至此為諸衆生作大饒益一切所須我當供給我今不知於何處所堪為敷設結集之會時尊者告言若於此城竹林園中作結集者諸處僧來共相喧擾恐有妨廢若向鷲峯山亦不

安靜然畢鉢羅巖下堪為結集然无
臥具王聞語已深生歡喜報迦攝波
曰若於彼處結集定者諸有所須臥
具之類我當供給時迦攝波白大衆
曰今此大王為諸聖衆就畢鉢羅巖
結集之處諸有所須悉皆祗待令无所
乏仁等大衆宜當赴彼三白迦攝波
曰大覺世尊入涅槃時而不告我唯
願尊者久住世間設將圓寂幸垂預
告時迦攝波默然而許是時尊者復
作是念於前夏中可修營房舍臥具
至後夏時當為結集尊者即便觀阿
難陁心告具壽阿尼盧陁曰汝今於
此世尊所讃大衆之中誰是學人有
染瞋癡具足愛取所作未辦時阿尼
盧陁入第四定觀察衆中唯見具壽
阿難陁獨居學地具縛煩惱所作未
辦觀已告迦攝波曰尊者應知此大
聲聞悉皆清淨无諸腐敗唯有貞實
具大福德所作已辦堪受人天家上
供養唯阿難陁獨居學地具縛煩惱
所作未辦時迦攝波即便觀察此阿
難陁為是慰諭調伏為須訶責調

汝見彼乃是以訶責言方可調伏即
於衆中喚阿難陁汝宜出去令與勝
衆不應共汝同為結集時阿難陁聞
是語已如箭射心舉身戰慄白言大
德迦攝波且止斯事幸願容恕我不
破戒破見破威儀破正命於僧伽中
亦无違犯如何今者忽為擯棄尊者
報曰汝親侍佛云何破見戒威儀正
命者何成希有去於僧伽無違犯者
可起把籌我出其過令汝自知時阿
難陁即從坐起當起之時三千大千
世間三種震動所謂小震中震大震
小搖中搖大搖小動中動大動於虛
空中所有諸天張目出聲作如是語
嗚呼大迦攝波能得如是真言實語
此阿難陁近離世尊即作如是出苦
切言共相訶責時迦攝波告阿難陁
曰汝去我於僧伽無違犯者去何汝
於僧伽得无愆犯汝知世尊不許安
人桂椽橋諂而求出家如佛言曰阿
難陁汝勿為女人求請出家及近圓
事何以故若令女人於我法中為出
家者法不久住如好稻田被霜雹損

竟无穀實如是阿難陁若令女人為出家者法當損減不得久住汝請佛度豈非過失阿難陁曰大德且止當見容恕我無餘念請度女人然大世主是佛姨母摩耶夫人生佛七日便即命終世主親自乳養既有深恩豈得不報又復我聞過去諸佛皆有四衆望佛同彼一為報彼厚恩二為流念氏族為此請佛度諸女人願容此過迦攝波告曰阿難陁此非報恩便是滅壞正法身故於佛田中下大霜雹正法住世合滿千年由汝能令少許存在又云流念氏族者此亦非理出家之人永捨親愛又云我聞過去諸佛皆有四衆望佛同彼者於曩昔時人皆少欲於染瞋癡及諸煩惱悉皆微薄彼合出家今則不然世尊不許汝見當來令佛聽許是汝初過可下一籌

又復有過阿難陁且如有人於四神足若多修習欲住世一劫或一劫餘汝於佛所不為衆生請佛世尊住世一劫自言尊者我无餘念當介之時

被魔障蔽答曰此是大過寧容得
有近佛世尊塵習俱盡而被魔羅波
卑而為障蔽此是第二過可下一籌
汝復有過世尊在日為說譬喻汝對
佛前別說其事此是第三過可下一籌
汝復有過世尊曾以黃金色洗裙令
汝浣濯汝以腳蹋按豈非是過阿
難陀曰更无餘人所以足蹋非是慢
意尊者曰若无人者何不擲上虛空
諸天自當助汝是第四過可更下一籌
汝復有過世尊欲趣雙樹涅槃為渴
須水汝以濁水奉佛豈非是過阿難
陀曰我取水時正屬腳掏隨河有五
百乘車渡河无清水可得非我之咎
報曰此是汝過當尒之時何不仰鉢
向空諸天自注八功德水置汝鉢中
此是第五過可更下一籌
汝復有過如世尊說我令苾芻半月
半月說別解脫經所有小隨小戒我
於此中欲有放捨令苾芻僧伽得安
樂住故汝既不問未知此中何者名
為小隨小戒令无問處此欲如何令
且說四波羅市迦法十三僧伽伐

尸沙法二不定法三十泥薩祇波逸底迦法九十波逸底迦法四波羅底提舍尼法衆多學法除斯以外名小隨小戒有說云從四他勝乃至四對說法餘名小隨小戒有說云從四他勝乃至九十墮罪餘名小隨小有說從初乃至三十餘名小隨小有說從初乃至二不定餘名小隨小有說唯四他勝餘名小隨小時諸苾芻皆不知何者為小隨小於此中間外道聞已遂得其便作如是語沙門喬答摩大為限齊身存之日聲聞弟子教法全行及其命終火燒已後教法隨滅所有禁戒愛者即留不愛便捨多不奉行汝何不為未來衆生請問世尊由是合得追悔之罪阿難陀答言大德我无餘心而不請問但為尒時離背如来生大憂苦報言此亦是過汝親侍佛豈可不知諸行無常而生憂惱斯成大過此是第六過可更下一籌汝復有過於俗衆中對諸女前現佛陰藏相答言大德我无餘心為諸女人欲染熾盛熱惱纏縛若見世尊陰

藏相者欲染便息尊者告曰汝無他心慧眼寧知女人見佛陰藏欲染便息此是第七過可更下一籌

汝復有過輒自開佛黃金色身示諸女人彼見佛身即便淚落霑汙尊儀此是汝過阿難陀曰我非无恥然作是念有諸衆生若見世尊妙色身者皆發是言願我身相當得如佛迦攝波曰汝無他心慧眼寧知衆生發如是願此則是汝第八過失可更下籌又復汝未離欲於是身在離欲衆中是事不可汝宜起去殊勝聖衆不應與汝共為結集

時具壽阿難陀既被尊者大迦攝波詰其八事悪作罪已四面觀察情懷悲歎作如是語嗚呼苦哉如何我今一至於此新離如來無依無怙失大光明欲何所告尊者迦攝波詰彼罪時空中諸天作嗟歎聲乎相告曰大仙當知天衆增盛阿蘇羅減世尊正法必當久住此大聲聞道隣於佛以其八事詰彼尊者是大聲聞德亞於佛是故我知佛法不滅時阿難陀復

白尊者言大德且止願施歡喜我如
法說罪不敢更為然佛世尊臨涅槃
時作如是語阿難陀我滅度後汝勿
憂惱悲啼號哭我今以汝付大迦攝
波豈復尊者見我少過而不容忍幸
施歡喜奉大師教迦攝波曰汝勿悲
啼善法由汝而得增長不為損減我
等必須結集如來所有聖教汝今可
去離茲聖衆不應共汝同為結集
時具壽阿尼盧陀白尊者迦攝波曰
无阿難陀我等云何而為結集答曰
此阿難陀雖復衆德然猶未離欲染
瞋癡有學有事不可與彼同為結集
時迦攝波復告阿難陀曰即宜速出
所應作者當自策勤得阿羅漢果衆
可與汝同為結集時阿難陀離別大
師情懷悲戀復被詰擯倍加憂惱從
此而出詣增勝聚落作夏安居以村
中童子而為侍者尒時具壽阿難陀
於此時中極加勤勇常為四衆而說
妙法是時童子作如是念我鄔波馱
耶為是學地得離欲耶為是無學
得離欲耶我今宜可入相應定觀察

其心即便入定見尊者心是有學雜欲見已出定詣尊者所立在一面說伽他曰

可依樹下幽閑處　一心當念涅槃宮
師今謹慎務勤修　不久必歸圓寂路

是時尊者見彼童子說要義已即於晝日或坐或行於諸障法鍊磨其心於初夜時或行或坐亦復堅心淨除障法即於中夜洗足入房右脇而臥兩足相重作光明想正念起想如是作意頭未至枕斷盡諸漏心得解脫證阿羅漢果受解脫樂即詣王舍城至大衆所衆知得果咸皆讚歎是大丈夫是時大迦攝波與五百阿羅漢至畢鉢羅巖所既集會已告大衆曰汝等應知於當來世有諸苾芻鈍根散亂若无攝頌於經律論不能讀誦及以受持是故我等宜於食前先集攝略伽他事相應者食後可集經律及論時諸苾芻聞是語已白尊者言今可先集伽他既至食後白言先集何者尊者告曰宜先集經時五百阿羅漢各共同請大迦攝波昇師子座

尊者登座告阿難陀曰具壽頗能簡擇結集如來所說經不答曰能尊者即便作白

大德僧伽聽此具壽阿難陀能為簡擇結集如來所說經法若僧伽時至聽者僧伽應許僧伽今差具壽阿難陀為欲簡擇結集如來所說經法白

如是次作羯磨

大德僧伽聽此具壽阿難陀能為簡擇結集如來所說經法僧伽今差具壽阿難陀為欲簡擇結集如來所說經法若諸具壽聽阿難陀為欲簡擇結集如來所說經法者默然若不許者說僧伽已與具壽阿難陀為欲簡擇結集如來所說經法竟僧伽已聽許由其默然故我今如是持

時具壽阿難陀既欲說法五百阿羅漢各各皆以僧伽胝衣敷其座上時阿難陀四邊顧望於諸有情發悲愍念於正法中極生尊重於梵行者起敬仰心右繞高座從頭中敬於上座前依法敬礼作無常想以手按座正身端坐次審觀察見諸聖衆猶如其

深湛然大海便作是念我於佛所親
聞是經或有傳說或龍宮說或天上
說悉皆受持而不忘失我今應說時
諸天衆爭相謂曰仁等當知聖者阿
難陁將欲宣暢如來所說經法當一
心聽時有天子說伽陁曰

若能建妙法 饒益三千界 聖者法无畏
猶如師子吼 仁等應至誠 聽說微妙法
所欲安樂者 知此眞實義

介時尊者迦攝波 以頌告阿難陁曰

具壽今當宣佛語 一切法中最為上
凡是大師所說法 咸能利益於衆生

時阿難陁聞說大師名 心生戀慕遂
便迴首望涅槃處虔誠合掌 以普遍
音作如是語如是我聞一時薄伽梵
在婆羅痆斯仙人墮處施鹿林中介
時世尊告五苾芻曰此苦聖諦於所
聞法如理作意能生眼智明覺此中
廣說如上三轉法輪經時具壽阿若
憍陳如告大迦攝波曰此微妙法親
從佛聞世尊慈悲為我宣說由是經
力能令我等枯竭無邊血淚大海超
越骨山關閉惡趣无間之門善開天

宮解脫之路說此微妙甚深經時我既聞已於一切法離諸塵垢得法眼淨八万諸天皆蒙利益說是語時於虛空中所有諸天及未離欲諸苾芻等情生苦痛如千箭射心悲啼號叫咸作是語苦哉苦哉而說頌曰

禍哉此世間　无常不簡別　壞斯珍寶藏
枯竭功德海　我親於佛所　聞此解脫法
今乃於他處　傳說如來言

又諸大衆聞說經時咸作是語苦哉禍哉無常力大无有簡別能壞如是世間眼目時憍陳如即離本座蹲踞而住時諸羅漢見是事已咸起敬心皆離本座蹲踞而住作如是語苦哉禍哉無常力大如何我等於世尊所親自聞法今者傳聞而說偈言

天人龍神尊已謝　我等何因不歸寂
无一切智世間空　誰復將斯活爲勝

尒時諸阿羅漢俱入第四靜慮以願力故觀察世間各從定起告具壽阿難陁曰汝爲法來答言大德我爲法來仁等亦爲法來答曰如是尒時摩訶迦攝波作是念我已結集世尊家

初所說經典於同梵行處无有違逆亦无訶猒是故當知此經是佛真教復告阿難陁世尊復於何處說第二經時阿難陁以清徹音答言世尊亦於婆羅痆斯為誰說耶為五苾芻所說云何答言作如是說汝等苾芻當知有四聖諦云何為四所謂苦集滅道聖諦云何苦聖諦謂生苦病苦老苦死苦愛別離苦怨憎會苦求不得苦若略說者謂五趣蘊苦是名為苦云何苦集聖諦謂喜愛俱行隨處生染是名為集云何苦滅聖諦謂此喜愛俱行隨處生染更受後有於如是等患皆除滅棄捨變吐染愛俱盡證妙涅槃是名苦滅云何趣滅道聖諦謂八正道正見正思正語正業正命正勤正念正定是名趣滅道聖諦說此法時具壽阿若憍陳如於諸煩惱心得解脫餘四苾芻離諸塵垢得法眼淨時具壽阿若憍陳如告具壽大迦攝波曰如是等法我於佛所親自聽聞我聞法已於諸煩惱心得解脫餘四苾芻離諸塵垢得法眼淨我已

經集世尊第二所說經教於同梵行處無有違逆亦無訶猒是故當知此經是佛真教復告阿難陁世尊在何處說第三經時阿難陁以清徹音答曰世尊亦於婆羅痆斯爲誰說耶謂五苾芻所說云何答言作如是說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婆羅痆斯施鹿林中告五苾芻曰汝等苾芻當知色不是我若是我者色不應病及受苦惱我欲如是色我不欲如是色既不如是隨情所欲是故當知色不是我受想行識亦復如是廣說如前佛告五苾芻曰於汝意云何色爲是常爲是无常白言大德色是無常佛言色既無常即是其苦或苦苦壞苦行苦然我聲聞多聞弟子執有我不色即是我我有諸色色屬於我我在色中不不介世尊如是汝等應知受想行識常與无常亦復如是凡所有色若過去未來現在內外麁細若勝若劣若遠若近悉皆无我汝等苾芻應以正智而善觀察如是所有受想行識過去未來現在悉應如前正智觀察若我

聲聞聖弟子衆觀此五取蘊知無有我及以我所如是觀已即知世間无能取所取亦非轉變但由自悟而證涅槃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受後有說此法時五苾芻等於諸煩惱心得解脫

尒時諸阿羅漢咸作是念我已結集世尊所說第三蘇怛羅於同梵行無有違逆亦无訶猒是故當知此蘇怛羅是佛真教復作是言自餘經法世尊或於王宮聚落城邑處說此阿難隨令皆演說諸阿羅漢同為結集但是五蘊相應者即以蘊品而為建立若與六處十八界相應者即以處界品而為建立若與緣起聖諦相應者即名緣起而為建立若聲聞所說者於聲聞品處而為建立若是佛所說者於佛品處而為建立若與念處正勤神足根力覺道分相應者於聖道品處而為建立若經與伽他相應者此即名為相應阿笈摩舊云雜含取義也若經長長說者此即名為長阿笈摩若經中說者此即名為中阿笈摩若

經說一句事二句事乃至十句事者
此即名為增一阿笈摩
尒時大迦攝波告阿難陀曰唯有尒
許阿笈摩經更无餘者作是說已便
下高座尒時具壽迦攝波告大衆曰
汝等應知世尊所說蘇怛羅已共結
集其毗柰耶次當結集聞是語已咸
言善哉工〻時衆中唯有具壽鄔波離
於毗柰耶緣起極善解了迦攝波便
昇高座告大衆曰汝等應知具壽鄔
波離於毗柰耶悉皆明了世尊記說
於持律中最為第一是故我請結集
毗柰耶大衆言善尒時迦攝波告鄔
波離曰具壽汝頗能簡擇結集如來
所說毗柰耶不荅言能尊者即便
作白
大德僧伽聽此具壽鄔波離能為簡
擇結集如來所說毗柰耶若僧伽時
至聽者僧伽應許僧伽今差具壽鄔
波離為欲簡擇結集如來所說毗柰
耶白如是次作羯磨准白成時具壽
迦攝波作羯磨已從座而下鄔波離
即昇師子座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三十九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四十　禮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第八門第十子攝頌之餘五百結集事

尒時迦攝波告鄔波離曰世尊於何處制第一學處鄔波離以清徹音荅曰世尊於波羅痆斯此為誰說即五苾芻其事云何謂齊整著裙不太高不太下應當學說是語已諸阿羅漢俱入邊際定以願力故觀察世間還從定起尒時摩訶迦攝波作如是念我已結集世尊所說最初學處於同梵行无有違逆亦無訶猒是故當知此毗奈耶是佛所說復告鄔波離世尊何處說第二學處時鄔波離以清徹音荅曰於婆羅痆斯此為誰說即五苾芻其事云何謂齊整披三衣應當學說是語已諸阿羅漢俱入邊際定以願力故觀察世間還從定起時迦攝波作如是念我已結集世尊第二學處廣如上說復告鄔波離世尊何處說第三學處鄔波離以清徹音荅曰於羯蘭鐸迦村此為誰說即羯

蘭鐸迦子蘇陣那苾芻其事云何謂若苾芻受禁戒於餘苾芻乃至畜生行婬欲者得波羅市迦罪亦不得同住說是語已諸阿羅漢俱入邊際定以願力故觀察世間還從定起時迦攝波作如是念我已結集廣說如前自餘學處世尊或於王宮聚落為諸苾芻廣制學處時鄔波離悉皆具說諸阿羅漢既結集已此名波羅市迦法此名僧伽伐尸沙法此名二不定法三十捨墮法九十波逸底迦法四波羅底提舍尼法衆多學法七滅諍法此是初制此是隨制此是定制此是隨聽如是出家如是受近圓如是單白白二白四羯磨如是應度如是不應度如是作褒灑陀如是作安居如是作隨意及以諸事乃至雜事此是尼隨那目得迦等既結集毗奈耶已具壽鄔波離從高座下時迦攝波作如是念後世之人少智鈍根依文而解不達深義我今宜可自說摩室里迦欲使經律義不失故作是念已便作白二羯磨白衆令知衆既許已即昇

高座告諸苾芻曰摩室里迦我今自
說於所了義皆令明顯所謂四念處
四正勤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菩提分
八聖道分四無畏四无导解四沙門
果四法句無諍願智及邊際定空無
相无願雜脩諸定正入現觀及世俗
智苦摩他毗鉢舍那法集法蘊如是
揔名摩窒里迦說是語已諸阿羅漢
俱入邊際定次第觀已還從定起如
前廣說是故當知此是蘇怛羅此是
毗奈耶此是阿毗達磨是佛真教如
是集已

時地上藥叉咸發大聲作如是說仁
等應知聖者大迦攝波為上首與五
百阿羅漢共集如來三藏聖教由是因
緣天衆增盛阿蘇羅減少居空藥叉
聞是說已亦發大聲徹四大王衆三
十三天夜摩覩史多樂變化他化自
在梵衆梵輔大梵少光无量光極光
淨少淨無量淨遍淨无雲福生廣果
無煩无熱善現善見天等須臾之間
其聲上徹色究竟天此諸天等咸發
聲言諸天增盛阿蘇羅減少時五百

阿羅漢既結集已此即名為五百結集

尒時大迦攝波而說頌曰

仁等結集法王教　皆為愍念諸羣生
所有言說量无邊　令並纂集无遺闕
世間愚癡不能了　為作明燈除眼瞖

時具壽大迦攝波復作是念三藏聖教
我已結集令以定力觀察世尊所說
教法得久住世所應作者依如來說
並已作了如來法王示我正道如教
奉行我已少分報佛慈恩誰能盡報
如來恩德世尊大師所有遺教利益
衆生並皆纂集久離大師無復依怙
五蘊臭身荷負勞倦涅槃時至無宜
久留作是念已而說頌曰

我已結集牟尼教　為令正法得增長
久住利益於世間　饒益衆生離諸惑
無善恥者已折伏　有慚愧者皆攝受
所作利益事已周　令我宜應趣圓寂

時大迦攝波告阿難陁曰汝今知不
世尊言教付囑於我而般涅槃我今
復欲入般涅槃以教法付囑於汝
當善護持又復告曰我滅度後於王
舍城有商主妻當生一子其子生時

以奢搦迦衣裹身而出因即名為奢搦迦（即是麻類此方先无商共人等纖織為布昔云商那和修者訛）後因入海求諸珎貨安隱迴還於佛教中遂設佛施五年大會當得出家所有佛教轉付於彼作是語已時迦攝波復作是念世尊大悲修諸苦行是真善友无量功德共所莊嚴遺身舍利隨所在處我今皆當恭敬供養而入涅槃作是念已以神通力往四大制底謂生處成佛處轉法輪處涅槃處并餘舍利塔處至誠供養即入龍宮供養佛牙已騰空即往三十三天欲礼佛牙時天帝釋及諸天等見迦攝波恭敬礼拜問言何故得来至此尊者報曰我欲寂後供養世尊所有舍利牙塔時諸天等聞寂後言心生憂惱默然而住是時帝釋即持佛牙與迦攝波尊者受牙置於手掌瞻視不瞬便安頂上復以曼陁羅花及諸蓮花牛頭香末布於牙上以申供養為天帝釋及諸天等略說法已從須弥頂沒王舍城出

尒時大迦攝波復作是念我先巳許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illegible]

欲涅槃時報未生怨王作是念已便
詣王宮告門人曰為我通王去迦攝
波今在門首欲見大王時守門人聞
是語已便入宮中既至王前正屬王
眠即還却出報迦攝波曰聖者大王
現眠尊者報言汝宜更去為我覺王
守門人曰王性暴惡難可侵犯我今
不敢恐王瞋責刑戮於我迦攝波告
曰若如是者待王覺後為我報知大
迦攝波為欲涅槃來就三門與王取
別作是語已便往雞足山中於三峯
內敷草而坐作如是念我今宜以世
尊所授糞掃納衣用覆於身令身乃
至慈氏下生彼薄伽梵以我此身示
諸弟子及諸大眾令生厭離即便入
定三峯覆身猶如密室不壞而住復
作是念若未生怨王來至於此山即
為開若王不見我身便嘔熱血而死
念已入定捨其壽行是時大地六種
震動流星下落諸方赫然於虛空中
諸天擊鼓爾時具壽大迦攝波踴身
空中現諸神變或流清水或放火光
還起密雲降注洪雨作是事已入石
[illegible]

至中右脇而卧重壘雙足入無餘依
妙涅槃界
尒時釋梵諸天咸作是念何因緣故
大地震動便共觀察乃見迦攝波入
於涅槃即與无量百千万億天衆各
持曼陀羅花拘勿頭花分多利花及
牛頭栴檀沉水香末皆詣尊者身所
以種種天花及妙香末散其身上而
為供養其供養已三山即合上皆容
覆時彼諸天既離尊者生大悲惱作
如是語佛般涅槃憂懷未息如何今
者復屬悲哀畢鉢羅巖舊住諸天空
名而已所有勝法亦復隨行摩揭陁
國無復光彩貧窮衆生福因斷絶所
有善法皆亦銷亡如第二佛入般涅
槃頃於今時法山隤壞法船傾没法
樹崩摧法海枯竭魔衆歡喜所有正
法教化衆生及利益事悉當隱没時
彼諸天作如是等悲歎語已礼尊者
足欻然不現時未生怨王於其睡中
作如是夢見宮中舍棟梁摧折忽然
驚覺其守門人見王睡覺便以迦攝
所囑之語具奏王知王聞是語悶絶

私云[illegible]

于地時諸輔佐以清冷水灑面乃穌往竹林園見阿難陁五體投地悲啼號哭作如是言我聞尊者大迦攝波入般涅槃時阿難陁即共王去詣雞足山舊云雞足由尊者在中像人哭為尊足又岩有佛跡然雞足尊足梵音相濫也示尊者處既至山巳諸大藥叉便開三山王既見足復見諸天以曼陁羅花及諸蓮花栴檀沉水種種花香而供養處時王即便舉手悲號悶絕投地猶如大樹斬斷其根良久方起便欲拾薪時阿難陁見是事巳告言大王何為拾薪答言欲焚尊者告曰勿作是語此尊者身以定守持乃至慈氏菩薩當來下生與九十六俱胝聲聞而為圍從來詣於此取尊者遺身示諸聲聞云此迦攝波是釋迦牟尼佛上首弟子於少欲知足中行杜多行最為第一釋迦牟尼所說教法能為結集建立法眼時諸聲聞當作是念過去世中人身界小佛身廣大時彼世尊便持迦攝波僧伽胝衣示聲聞衆此是釋迦牟尼應正等覺所披僧伽胝服時九十六俱胝聲聞聞是

語已便證阿羅漢果皆悉勤行杜多
少欲知足之行是故尊者有此遺身
以定力持不可焚燎可於其上造窣
覩波時王出後三山還合蓋覆其身
於上造塔王礼阿難陁足白言尊者
我不見佛入般涅槃亦復不覩尊者
迦攝波滅度若聖者涅槃我當願見
尊者便許時奢搦迦從大海中安隱
来至安置物已往竹林園時阿難陁
在香臺門首而作經行彼既見已礼
足言曰我從大海安隱来至是三寶
力我今願設五年法會供養佛僧世尊
今者在何方處答言子佛已涅槃時奢
搦迦聞悶絶于地水灑穌息又問尊
者舍利子大目乾連及大迦攝波皆
在何處答曰並已涅槃聞極憂慼即
便廣設五年會已尊者言子於佛法
内四攝行中已作財攝今者更應作
法攝事答言大德今作何事尊者言
子汝可於佛教中出家修行答言如
是應作尊者即與出家并授近圓羯
磨既了遂發誓願始從今日乃至盡
形常著奢搦迦衣此苾芻聰明聞持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四十 第九張 惶

一頌便受其阿難陁親於佛所受持
八万法蘊奢搦迦盡皆領受具足三
明洞閑三藏時阿難陁與諸苾芻在
竹林園有一苾芻而說頌曰

若人壽百歲　不見水白鶴　不如一日生
得見水白鶴

時阿難陁聞已告彼苾芻曰汝所誦
者大師不作是語然佛世尊作如是說

若人壽百歲　不了於生滅　不如一日生
得了於生滅

汝今應知世有二人常謗聖教

不信性多瞋　雖信顛倒解　妄執於經義
如象溺深泥　彼當自損失　由其无智慧
邪解聽無益　如毒藥應知　是故諸智者
聽已能正行　煩惑漸銷除　當得離繫果

彼聞教已便告其師師曰

阿難陁老闇　無力能憶持　出言多忘失
未必可依信

汝但依舊如是誦持時尊者阿難陁
覆来聽察見依謬說報言子我已告
汝世尊不作是說時彼苾芻患以師
語白尊者知尊者聞已作如是念今
此苾芻我親教授既不用語知欲如

何假令尊者舍利子大目乾連摩訶
迦攝波事亦同　此彼諸大德並已涅
槃如来慈善根力能令法眼住世千
年乃傷歎曰

尊宿已過去　新者不齊行　寂慮我一身
猶如穀中鳥　過去親皆散　知識亦隨亡
於諸知識中　无過定中念　所有世閒燈
明照除衆闇　能破愚癡惑　此等亦皆无
所化者無邊　能導者但一　如野孤剃戚
殘林唯一樹

時具壽阿難陁告奢搦迦苾芻曰尊
者大迦攝波以世尊教付囑於我已
般涅槃我今轉付於汝而取滅度汝
可守護當於末度羅國有手論荼山
可造住處於此國中有長者子世尊
已記當為寺主入此國内有賣香人
名曰笈多當有一子名鄔波笈多汝
度出家世尊記彼名為无相好佛然
我涅槃百年之後大作佛事奢搦迦
聞是語已白言如鄔波馱耶教尊者
報言汝可善住我般涅槃并白王知
時阿難陁復作是念我若於此般涅
槃者未生怨王與廣嚴城人相違背

我身舍利必不共分若於廣嚴城中取涅槃者未生怨王亦不得分我今宜可於殑伽河流中而取滅度作是念已即便欲往時未生怨王因睡夢見已之傘蓋其莖摧折王作夢已忽然驚覺其守門人見王睡覺便以阿難陁所囑之語具白王知王聞語已悶絶于地水灑方穌作如是言尊者阿難於其何處而般涅槃時奢搦迦以頌報王

今此尊者從佛生　隨佛守護於法藏
求證涅槃斷生死　由是已向廣嚴城

尒時未生怨王聞此語已嚴駕四兵往殑伽河邊是時廣嚴城舊住諸天於虛空中告諸人曰

尊者慶喜世間燈　哀愍群生衆無量
心懷悲感將圓寂　今者來至廣嚴城

時廣嚴城栗姑毗子整四兵衆往至河邊時未生怨王礼尊雙足合掌自言

世尊目若青蓮花　緣盡於斯證真滅
仁今復欲求圓寂　唯願於此為留身

時廣嚴城所有人衆亦復遥礼請為

留身尊者見已作如是念說伽他曰

我今欲為未生怨　栗姑毗子情生恨
若在廣嚴留舍利　王城人衆復傷悲
宜可半身與王舍　半身留為廣嚴城
兩處和解不相爭　各得隨情申供養

是時尊者將欲涅槃此之大地六種震動時有仙人將門徒五百乘空而來到尊者所合掌白言大德我今願於善說法律出家近圓成苾芻性是時尊者作如是念云何令我弟子令来至此便以通力即於水中絕人行路纔起念已有五百弟子一時俱至尊者即於水中變為洲地四絕人蹤與五百人出家受具正作白時其五百人得不還果第三羯磨時斷諸煩惱證阿羅漢由其大仙出家近圓在日中時復在水中為此時人喚為日中或名水中（本云末田地鄉末田是中地鄉是日因以為名喚為日中）（或云末田鐸迦末田是中鐸迦是水由在水中出家即以為名喚為水中舊為末田地者但出其名皆未詳所以故為注出）是時尊者所作已了礼阿難足作如是語世尊寂後度彼善賢先證圓寂我亦如是前入涅槃我不欲見鄔波

馱耶般涅槃事尊者雞言子世尊以
教付迦攝波然後涅槃大迦攝波轉付
於我我今付汝所有教法當善護持
世尊記曰迦濕弥羅國牀卧之具所
須易得與定相應寂為第一佛復記
汝我涅槃後滿百歲時有一苾芻名
末田地那令我教法流行此國是故
汝今應可於彼宣揚聖化答言如是
應作尊者慶喜即現神變如水滅
火而般涅槃遂分半身與未生怨半
與廣嚴城衆頌曰

以利智金剛　解自身令破　半與王城主
半與廣嚴人

時廣嚴城得半身已造窣覩波而興
供養未生怨王於波吒離造塔供養
尒時尊者日中作如是念我親教師
爲如是語迦濕弥羅國流通佛教世
尊亦記當來之世有苾芻名曰日中
於迦濕弥羅國調伏毒龍其名忽弄
流行我教我今宜可滿大師意即往
其國加趺而坐此國是龍之所守護
自非擾乱龍難調伏即便入定令此
國地六種震動龍見地動便擊雷電

降注洪雨來怖尊者是時尊者即入慈定龍威雖盛於尊衣角亦不能動龍即降雹於尊者上變成天花繽紛乱墜龍加忿怒更下刀斧諸雜器仗皆悉變成拘物頭花散其身上空中

頌曰

空中下雷雹　變作妙蓮花　假使刀杖臨
悉是諸瓔珞　龍現大威怒　山峯皆墜墮
尊者雪山王　光淨無傾動

由慈定力火刀毒藥皆不能害龍見其事生大希有請尊者所作如是言聖者今何所須答曰汝可容我安置之處龍曰此事難為尊者曰世尊令我此處居止又云迦濕弥羅國房舍卧具所須易求與定相應家為第一問曰是佛記耶答曰實尒龍曰可須幾地答曰加趺坐處龍曰此即施與尊者加趺歷九峪口龍白尊者可有幾許門徒尊者入定觀知有五百阿羅漢來住於此龍曰隨意若一人欠少我當奪地尊者云尒凡於其處若有受者即有施主我今欲於此處令諸人衆共來居止龍言任意是時四

方人至尊者即領親自封壇域邑聚落既安置已諸人共來白尊者曰我等居人且蒙安隱活命支濟其事如何尊者即使以神通力將諸人衆往香醉山告諸人曰皆可拔取欝金香根時香醉山中有諸大龍見拔香時悉皆忿怒欲降雷雹尊者遂令調伏具告其事龍白言尊者如來教法當住幾時尊者答言住世千年龍言共立盟要乃至如來教法住世以來當隨意用尊者曰善即與諸人各持香根還迦濕弥羅種植增廣乃至佛教未滅以來不令虧失是時尊者既令四方諸人善安置已即現種種神通之事令諸施主及同梵行者皆得歡喜猶如火滅入无餘涅槃時彼諸人各以牛頭栴檀香木焚葬餘骸即於其處造窣覩波時尊者奢搦迦度鄔波笈多（此云小護）令出家已遂令佛教廣得流布告鄔波笈多曰汝今應知如來大師以其教法付囑大迦攝波便入涅槃時大迦攝波亦以教法付我鄔波馱耶而入涅槃鄔波馱耶以法

付我亦入涅槃我今以法付囑於汝
當般涅槃汝今宜於聖教當善護持
勿令虧滅佛所制者皆應奉行時耆
搦迦作是教已與諸施主及同梵行
方便說法令歡喜已即現種種神變
之事上騰火𦦨下注清流入無餘依
妙涅槃界
尒時鄔波笈多以法付囑具壽地底
迦(此云有愧)此既弘通正法教已轉付具壽
黑色(梵云訖里瑟拏)次復轉付具壽善見(梵云蘇跌里舍那)如是等諸大龍象皆已還化大師
圓寂佛日既沉世无依怙如是漸次
至一百一十年後
尒時廣嚴城諸苾芻等作十種不清
淨事違逆世尊所制教法不順蘇怛
羅不依毗奈耶乖違正理諸苾芻等
將為清淨皆共遵行於經律中不見
其事云何為十
一者時諸苾芻作非法不和羯磨非
法和羯磨法不和羯磨是諸大衆聞
此說時高聲共許此即名為高聲共
許淨法斯乃違背佛教乖越正理不
順蘇怛羅不依毗奈耶時廣嚴城諸

苾芻等作不清淨將為清淨觀斯非法云何捨而不問稱揚宣說皆共遵行二者時諸苾芻作非法不和羯磨非法和羯磨法不和羯磨諸人見時悉皆隨喜此即名為隨喜淨法斯乃違背佛教乖越正理不順蘇呾羅不依毗奈耶時諸苾芻將為清淨稱揚宣說皆共遵行

三者諸苾芻自手掘地或教人掘此即名為舊事淨法廣說如上乃至皆共遵行

四者諸苾芻以角盛鹽自手捉觸守持而用和合時藥變食隨情此即名為鹽事淨法乃至皆共遵行

五者諸苾芻來行一驛半驛便別衆食此即名為道行淨法乃至皆共遵行

六者諸苾芻不作餘食法二指抄食此即名為二指淨法乃至皆共遵行

七者諸苾芻和水飲酒此即名為治病淨法乃至皆共遵行

八者諸苾芻當以乳酪一分和水攪之非時飲用此即名為酪漿淨法乃

至皆共遵行
九者諸苾芻作新坐具不以故者佛一張手重帖而自受用此乃名為坐具淨法乃至皆共遵行
十者諸苾芻躬持好鉢塗拭香花即令求寂持以巡門普告諸人作如是語遍廣嚴城現在人物及四遠來商客之類若有布施若金若銀貝齒之類置鉢中者得大利益富樂无窮既多獲利所有金寶皆共分張此即名為金寶淨法斯乃違背佛教乖越正理不順蘇呾羅不依毗奈耶時諸苾芻作不淨事將為清淨稱揚宣說皆共遵行
尒時具壽阿難陁在廣嚴城有弟子名曰樂欲（梵云薩婆迦摩）是阿羅漢住八解脫少欲知足省緣而住此有弟子在婆颯婆聚落号曰名稱（梵云耶舍）亦阿羅漢住八解脫與五百弟子人間遊行至廣嚴城時諸苾芻分利物授事人来告尊者名稱曰僧伽獲利令欲共分可来受取報言具壽此之物利從何而得是誰所施彼即如前所得

物處具告其事尊者聞已作如是念唯於此事有惡瘡生為更有餘事耶入定觀察乃見於彼傷緩作諸惡行共作十種非法之事見已欲令法久住故即便往詣尊者樂欲處礼雙足已白言尊者苾芻合作如是高聲共許法耶（實是非法見作之時大衆高聲共許為法）尊者問曰何謂共許法答曰此廣嚴城諸苾芻作非法不和羯磨非法和羯磨法不和羯磨而大衆高聲共許此事此即名為高聲共許淨法是事合不尊者曰不應如是問曰如來何處制不許為答曰於瞻波城復問為誰答曰為六衆問得何罪答言得惡作罪尊者此是第一事斯乃違背佛教乖越正理不順蘇呾羅不依毗奈耶而諸苾芻作不清淨將為清淨稱揚宣說皆共遵行尊者不應縱捨如斯惡事彼聞是語默然而住答曰此事已知又問尊者合作如是隨喜法耶尊者問曰何謂隨喜法答曰此諸苾芻作非法不和羯磨又作非法和羯磨又作法不和羯磨而大衆隨喜此即名為

隨喜淨法是事合不尊者曰不應如
是問曰如來何處制不許為荅曰於
瞻波城復問為誰荅為六衆問得何
罪荅言得惡作罪尊者此是第二事
斯乃違背佛教廣說如前乃至尊者
不應縱捨如斯惡事黙然而住此事
已知又問尊者合作如是舊事淨法
不尊者問曰何謂舊事淨法荅曰此
諸苾芻自手掘地或復教人而大衆
將為舊事淨法是事合不尊者曰不
應如是問曰如來何處制不許為荅
曰於室羅伐城復問為誰荅為六衆
問得何罪荅言得墮罪尊者此是第
三事斯乃違背佛教廣說如前乃至
尊者不應縱捨如斯惡事黙然而住
此事已知又問尊者合作如是鹽事
淨法不尊者問曰何謂鹽事淨法荅
曰此諸苾芻以角盛鹽守持而用和
合時藥暇食隨情將為鹽淨是事合
不尊者曰不應如是問曰如來何處
制不許為荅曰於王舍城復問為誰
荅為具壽舍利弗問得何罪荅言得
波逸底迦罪尊者此是第四事斯乃

違背佛教廣說如前乃至尊者不應縱捨如斯惡事默然而住此事已知又問尊者合作如是道行淨不尊者問曰何謂道行淨法答曰此諸苾芻或行一驛半驛便別衆食將爲道行淨是事合不尊者曰不應如是問曰如來何處制不許爲答曰於王舍城復問爲誰答爲天授問得何罪答言得波逸底迦罪尊者此是第五事斯乃違背佛教廣說如前乃至尊者不應縱捨如斯惡事默然而住此事已知又問尊者合作如是二指淨法不尊者問曰何謂二指淨法答曰此諸苾芻不作餘食法而以二指食噉將爲二指淨法是事合不尊者曰不應如是問曰如來何處制不許爲答曰於室羅伐城復問爲誰答爲善來問得何罪答言得波逸底迦罪尊者此是第六事斯乃違背佛教廣說如前乃至尊者不應縱捨如斯惡事默然而住此事已知又問尊者合作如是治病淨法不尊者問曰何謂治病淨法答曰此諸苾芻以水和酒攪而飲用

將為淨法是事合不尊者曰不應如是問曰如來何處制不許為答曰於室羅伐城復問為誰答為善來問得何罪答言得波逸底迦尊者此是第七事斯乃違背佛教廣說如前乃至尊者不應縱捨如斯惡事默然而住此事已知

又問尊者合作如是酪漿淨法不尊者問曰何謂酪漿淨法答曰此諸苾芻以乳酪一升和水攪之非時飲用將為酪漿淨法是事合不尊者曰不應如是

問曰如來何處制不許為答曰於室羅伐城復問為誰答為十七眾苾芻問得何罪答曰得波逸底迦尊者此是第八事斯乃違背佛教廣說如前乃至尊者不應縱捨如斯惡事默然而住此事已知

又問尊者合作如是坐具淨法不尊者問曰何謂坐具淨法答曰此諸苾芻作新坐具不以故者佛一張手重帖而自受用將為坐具淨法是事合不尊者曰不應如是問曰如來何處

制不許為荅曰於室羅伐城復問為誰荅為六衆苾芻問得何罪荅言得波逸底迦尊者此是第九事斯乃違背佛教廣說如前乃至尊者不應縱捨如斯惡事黙然而住此事已知

又問尊者合作如是金寶淨法不尊者問曰何謂金寶淨法荅曰此諸苾芻莊飾妙鉢持以巡門乞諸金寶貝齒之類衆共分張將為金寶淨法是事合不尊者曰不應如是問曰如來何處制不許為荅曰於毗奈耶復問為誰荅為六衆苾芻及餘苾芻問得何罪荅言得捨墮罪尊者此是第十事

又於相應阿笈摩佛語品處寶頂經中說又於長阿笈摩戒蘊品處說又於中阿笈摩相應品處羯耻鄰經中說又於增一阿笈摩第四第五品處中說斯乃違背佛教尊者荅曰若如是者汝可餘處自求善黨我當與汝為法伴侶時具壽名稱從尊者樂欲聞是語已便入第四邊際靜慮已即向安住聚落彼有苾芻名曰奢侘

叱去詰曲是尊者阿難陁弟子獲阿羅漢
住八解脫是時名稱詰奢佗所頂礼
足已白言尊者合作如是共許淨法
不尊者問曰何謂共許淨法荅曰此
諸苾芻作非法不和羯磨非法和羯
磨法不和羯磨共許淨法是事合不
尊者曰不應如是問曰如來何處制
不許為荅曰於贍波城復問為誰荅
為六衆苾芻問得何罪荅言惡作罪
尊者此是第一事斯乃違背佛教如
前廣說乃至十事尊者荅曰並如是
者汝可餘處自求善黨
我當與汝為法伴侶彼即辭去便往
僧羯世城彼有婆瑳尊者是阿難陁
弟子獲阿羅漢住八解脫是時名稱
詣婆瑳所頂礼足已白言尊者合作
如是共許淨法不尊者問曰何謂共
許淨法荅問同前廣說乃至十事奉
辭便往波吒離子城彼有具壽名曰
曲安是時曲安住滅盡定名稱復向
具壽善意處廣說十事乃至奉辭詣
流轉城彼有具壽難勝亦為廣說如
前十事乃至頂礼奉辭而去詣大忠

城彼有具壽善見亦為廣說如前十
事乃至頂礼奉辭而去次詣俱生城
彼有具壽妙星亦為廣說如前十事
是時具壽妙星聞其說已作如是念
而此具壽先來我處為當亦至餘處
說耶乃知已向餘處妙星念曰今此
具壽遠涉長途必當疲苦告言汝可
住此且為歇息我往求覓是時名稱
即往妙星便往是時廣嚴城中諸苾
芻悉皆往詣名稱弟子之處問曰汝
鄔波馱耶今在何處答言往求善黨復
問曰何故求覓答言為擯汝等告曰
我等有何違犯而欲驅擯名稱弟子
廣陳其事彼諸苾芻曰汝鄔波馱耶
所為不善佛已涅槃於遺法中何故
相惱我等隨緣且為活計於彼眾中
有諸苾芻共相議曰斯言誠實不諂
汝等具壽所為不順聲聞行違逆事
我等先聞世尊正法住一千年時今
未過令教隱沒彼今求黨護持正法
而欲驅擯甚為妙善由是義故令諸
惡人不慢於戒惡苞不生而諸苾芻
咸皆恐懼莫能加報默然一邊手相

議曰具壽名稱巳往求黨為駈擯事
何故默住彼言我欲何為荅曰彼既
求黨我等亦求何能駈擯或言若如
是者當有諍起可共逃竄或言欲何
處去所至之處還有斯過可求容恕
從乞歡喜或言彼定不與我等歡喜
豈可且住於此名稱所有弟子門人
我等當以衣鉢瓶絡銅椀腰絛先相
資贈令彼情悅方乞歡喜咸言是善
方便或與僧伽胝衣或與七條或與
五條或與裙僧脚敧或與襯身衣或
有與鉢或與水羅如是供給漸相容
忍住處中位

是時具壽名稱既求善黨來至廣嚴
弟子門人頂礼足巳白言鄔波馱耶
求黨得不報言諸子不久善黨自來
相助諸弟子言鄔波馱耶此事巳過
願可迴心大師既滅教亦隨去任緣
活命何為惱他名稱聞巳作如是念
我諸弟子未曾聞說如此之語看其
形勢定受他求告言諸具壽我於汝
等未曾聞說如此之語汝等不有受
他求情耶時諸弟子咸皆默然是時

名稱令使往告善黨曰惡黨漸增宜
遠來赴佛法大事不可遲延說伽他曰
應遠更遲　應遲送速　此乘正理
是愚所行　得惡名稱　遠離善友
所作衰損　如月漸黑　應遲者遲
應速者速　此順正理　智者所知
得好名稱　親近善友　所作增長
如月漸白
即鳴揵稚便有六百九十九阿羅漢
悉皆來集咸是具壽阿難陀弟子尒
時尊者曲安入滅盡定不聞揵稚聲
時諸苾芻皆集會已具壽名稱作如
是念我若稱名而白衆者必大忿諍
宜可平懷普告即詣上座處蹲踞合
掌而住時曲安尊者從滅盡定起是
時有天告聖者曲安曰何為安然有
諸同學六百九十九阿羅漢皆來集
會住廣嚴城欲為結集令法久住可
宜速往以神通力於波吒離沒於廣
嚴出便扣其門諸苾芻問曰是誰曲
安尊者伽他報曰
住在波吒離子城　持律沙門多聞者
於中有人來至此　佇立門首諸根寂

門内苾芻曰於餘亦有諸根寂靜耶
可道名字由安答曰
住在波吒離子城　持律沙門多聞者
於中有人來至此　侍立門首斷諸疑
苾芻報曰於餘亦有斷諸疑耶尊者
復答
住在波吒離子城　持律沙門多聞者
於中有人來至此　侍立門首名由安
苾芻曰善來善來今可入來既入院
已諸苾芻皆起相迎問訊頂礼還依
次坐時具壽名稱見諸尊者坐已陳
說十事白言諸具壽合作如是共許
淨法不問曰何謂共許淨法答曰如
有苾芻作非法不和羯磨又作非法
和羯磨又作法不和羯磨名為共許
淨法是事合不尊者曰不應尒問曰
在何處制答曰瞻波城復問為誰答
為六衆苾芻問得何罪答得惡作罪
尊者此是第一事斯乃違背佛教廣
說十事問答同前已即共結集以言
白已即鳴揵稚住廣嚴城所有苾芻
皆來集會次第而坐時尊者名稱復
為大衆廣陳十事論說是非悉皆共

許時有七百阿羅漢共為結集故云七百結集

攝前內頌曰

高聲及隨喜　掘地酒鹹塩　半驛二指病
酪漿坐具寶

廣嚴安住大聚落　從天下處僧羯奢
波吒離子流轉城　大惠俱生處有七
尊者樂欲及名稱　尊者奢佉婆颯婆
善意由安與難勝　善見妙星人有九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四十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大宋新譯三藏聖教序

御製

蓋聞蒼蒼者天列星辰而著象茫茫者地奠川岳以成形仰觀天文既如彼也俯循地理又若斯焉夫以妙旨幽微名言之路攸絶真如湛寂性相之義都捐然即發啓心聲資法雷之激響將導迷衆俟覺首以司方故知假名不壞於常名樂說乃詮於无說至若象外之象獨稱三界之尊天中之天爰著六通之聖法王利見孕育於七十二君梵帝乘時牢籠於萬八千歲周星閟彩言符降誕之徵漢日飛祥載叶通神之夢故能威揚沙劫化被塵區玉毫舒耀而除昏金口敷音而遣滯破煩惱之賊詐穡干戈壞生死之軍唯憑慧力闡圓明之界廣納於无邊開常樂之門普該於有識縱使浮天欲浪境風息而俄澄漲日情塵法雨灑而便廓歸依者銷殃而致福迴向者去危而獲安可謂巍巍乎其有成功蕩蕩乎而无能名者矣

但四生蠢蠢未悟無常六趣悠悠俱纏有結詐知空花不實水月非堅馳逐於五陰之中播遷於三界之域納諸品彙終依法門自白馬西來玄言東被世尊則隨類敷演衆生乃逐性開迷馬鳴擅美於瓔綸龍樹騰芳於寶偈於是遐通震旦遠布閻浮平滿之教區分大小之乘並鶩澄安後德接武於勝場琳遠高人騁蹤於法宇遂使微言著範歷千古而暢英聲至蹟流規周十方而騰茂實須屬後周膺運大扇魔風遂使天下招提咸從毀廢寰中法侶並混編甿嗟乎開寂禪居空留宴坐之處荒涼慧苑无復經行之蹤爰洎開皇重將修建旋逢大業又遇分崩冤哭神吟山鳴海沸既遭塗炭寧有伽藍正法消淪邪見增長於是人迷覺路還迴於苦集之區俗蔽真宗羈絆於蓋纏之內我大唐之有天下也上凌巢燧術覘義軒三聖重光萬邦一統威加有截澤被无垠擁坤絡以還淳亘乾維而獻款再懸銜日重補梵天龍宮將八柱

齊安鷲嶺共五峯爭峻大弘釋教諒
屬皇朝者焉大福先寺翻經三藏法
師義淨者范陽人也俗姓張氏五代
相韓之後三台仕晉之前朱紫分輝
貂蟬合彩高祖爲東齊郡守仁風逐
扇甘雨隨車化闡六條政行十部爰
祖及父俱獸俗榮放曠一丘逍遥三
徑含和體素養性怡神摘芝秀於東
山挹清流於南澗可謂幽尋丹壑捿
偃白雲皐鶴於是吞聲塲駒以之縶
影法師幼挺明悟夙彰聰敏纔踰辯
李之歲心樂出家甫過遊洛之年志
尋西國業該經史學洞古今揔三藏
之玄樞明一乘之奥義既而閑居習
靜息慮安禪託彼山林遠茲塵累三
十有七方遂雅懷以咸亨二年行至
廣府發蹤結契數乃十人鼓棹昇航
唯存一已巡南溟以遐逝指西域以
長驅歷巖岫之千重涉波濤之万里
漸届天竺次至王城佛說法華靈峯
尚在如來成道聖蹤仍留吠舍城中
獻蓋之蹤下泯給孤園内布金之地
猶存三道寶堦居然目覩八大靈塔

邈矣親觀所經三十餘國凡歷二十餘載菩提樹下屢攀折以淹留阿耨池邊幾濯纓而藻鑒法師慈悲作室忍辱為衣長齋則一食自資長坐則六時无倦又古来翻譯之者莫不先出梵文後資漢譯摭詞方憑於學者銓義別稟於僧徒今玆法師不如是矣既閑五天竺語又詳二諦幽宗譯義綴文咸由於已出指詞定理匪假於傍求超漢代之摩騰跨秦年之羅什所將梵本經近四百部合五十萬頌金剛座真容一鋪舍利三百粒以證聖元年夏五月方屆都焉

則天大聖皇帝出震膺期乘乾握紀紹隆為務弘濟為心爰命百寮兼整四衆釭幡錯日鳳吹邊雲香散六銖花飄五色鏘鏘濟濟煒煒煌煌迎于上東之門置于授記之寺共于闐三藏及大福先寺主沙門復禮西崇福寺主法藏等翻華嚴經後至大福先寺與天竺三藏寶思末多及授記寺主恵表沙門勝莊慈訓等譯根本部律其大德等莫不四禪凝慮六度冥

懷懸法鏡於心臺朗戒珠於性海詞林擬秀將覺樹而連芳慧炬揚暉澄桂輪而合彩渾金璞玉諒屬其人誠梵宇之棟梁寔法門之龍象已翻諸雜經律二百餘卷繕寫云畢尋並進內其餘戒律諸論方俟後詮五篇之教具明八法之因倫曉鵝珠尚護蟲命无傷浮囊必取於不虧油鉢終期於靡覆崇聖教之綱紀啓含生之耳目伏願上資先聖長隆七廟之基下逮微躬恒佐九天之命遐懷生於壽域致薄俗於淳源歲稔時和遠安迩肅顧以万機務揔四海事夥巽憑乙夜之餘式贊弥天之德課虛扣寂聊題序云

根本說一切有部尼陁那卷第一　別

大唐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大門揔攝頌曰

初明受近圓　次分亡人物　圓壇开户鈎
苾蒭像五門

別門初揔攝頌曰

近圓知日數　界別不入地　界邊五衆居
不截皮生肉

第一子攝頌曰

近圓男女狀　非近圓為師　難等十无師

莫授我七歲

介時薄伽梵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具壽鄔波離来詣佛所礼雙足已在一面坐合掌恭敬白佛言世尊若苾芻與他受近圓時彼若根轉得名善受不佛言是受近圓應可移向苾芻尼處

復次世尊若苾芻與他男子受近圓時而此男子作女人音聲女人意樂及形狀法式此人得名為受近圓不佛言鄔波離是受近圓諸苾芻得越法罪

若苾芻尼與他女人受近圓時而此女人作男子音聲男子意樂及形狀法式此人得名受近圓不佛言是受近圓諸苾芻尼得越法罪

若以不受近圓人為親教師此人得名受近圓不佛言是受近圓諸苾芻得越法罪

若人身有難事自言我有諸苾芻為受近圓此人得名受近圓不佛言不

名受近圓諸苾芻得越法罪
若人身无難事自言我有諸苾芻為受近
圓此人得名受近圓不佛言是
受近圓諸苾芻得越法罪
若人實有難事自言我无諸難苾芻
為受近圓此人得名受近圓不佛言
不名受近圓諸苾芻无犯
若人實無難事復自言无諸苾芻為
受近圓此人得名受近圓不佛言此
名善受
若苾芻與出家者未受十戒而受近
圓此人得名受近圓不佛言是受諸
苾芻得越法罪
若人受近圓時親教師不現前諸苾
芻為受近圓此人得名受近圓不佛
言是受近圓諸苾芻得越法罪
若人受近圓時作如是語莫授我近
圓諸苾芻為受此人得名受近圓不
佛言非受近圓諸苾芻得越法罪
如世尊說若人年滿七歲能駈烏鳥
應與出家者大德若有童子年始六
歲於僧食厨能駈烏鳥此人應與出
家不佛言許滿七歲此不應與若滿

七歲不能駈烏與出家不佛言下應
許能駈烏故
第二子攝頌曰
說戒不應頻
日數每應知　告白夜須減　六日十八日
爾時佛在室羅伐城有婆羅門居士
等至苾芻所問言阿離耶今是何日
答言不知諸人告曰聖者外道之類
於諸日數及以星曆悉皆善識仁等
亦應知日數星曆云何不解而為出家
遂默不答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我
今聽諸苾芻知日數星曆時諸苾芻
悉皆學數星曆及以筭法便生擾亂
廢修善業佛言應令一人學數雖聞
佛教不知誰當合數佛言應令衆首
上座數之是時上座忘失其數使知
事人亦不能憶佛言可作泥珠或作
竹籌滿十五枚每日移一如此作時
被風吹亂佛言應取十五枚竹片可
長四五指一頭穿孔以繩貫之掛壁
要處每日移一時彼舉衆皆共移籌
佛言上座及知事者應移時有婆羅
門居士至苾芻所問言聖者今是何

日彼便報曰仁今可問上座及知事
人諸人告曰仁等亦有計番當直知
日人耶時諸苾芻默然無荅以緣白
佛佛言應可作白普告衆人時諸苾
芻隨處告白佛言不應隨處作白然
於衆集在上座前而為秉白大衆應
知今是月一日諸俗閒說復云仁等
豈可不說半月黑白分耶荅言不作
苾芻白佛佛言當稱黑白月分應知
是說若於晡後大衆集時令一苾芻
於上座前合掌而立一心恭敬作如
是白大德僧伽聽今是黑月一日仁
等應為造寺施主及護寺天神并舊
住天神各誦經中清淨妙頌時諸苾
芻雖復日日告白不稱造寺施主名
字佛言當稱造寺施主名字亦應稱
說明日設食施主名字令彼施主所
願隨意福善彌增若更有餘施主皆
同此說及餘天衆八部之類師僧父
母皆悉稱名普及一切衆生皆令福
利增長時諸苾芻聞是語已即皆各
說清淨伽他曰

所為布施者　必獲其義利　若為樂故施

後必得安樂　菩薩之福報　无盡若虛空
施獲如是果　增長无休息
時有施主請諸苾芻當設供養苾芻
知已不為宣告施主名及以住處佛
言應預宣告施主名字云施主某甲
明日當為大衆設食住在某處復有
婆羅門居士至苾芻處問言聖者今
是何日答言是十五日彼復問曰時
人皆云十四日如何仁等言十五耶
豈可苾芻不為減夜答言不作時諸
苾芻以緣白佛佛言應為減夜時諸
苾芻頻於半月而為減夜俗人問言
聖者今是何日答是十四彼言聖者
時人皆云十五日如何仁等頻於半
月而為減夜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
言汝等不應頻於半月而減其夜然
須計時過月半已應為減夜謂從正月十六日至二月十五日為一月從二月十六日至三月盡即是月半今減一夜為其小月餘皆倣此為率不同故
如是一歲總有六日是十四日者
六日是十五日為長淨事時有婆羅
門居士來問苾芻曰聖者今是何月
答言今是室羅末拏月當五月十六日去至六月十五日
彼復問言聖者諸人咸云阿沙荼

月（從四月十六日至五月十五日）仁等乃云室羅末挐月豈可仁等不為閏月耶答言不為人皆共笑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應為閏月時諸苾芻於每年中恒為閏月俗人來問聖者今是何月答言是阿沙茶月彼復問言聖者諸人咸云今是室羅末挐月仁等乃云是阿沙茶月豈可仁等於每年中為閏月耶答言如是同前譏笑苾芻以緣白佛佛言不應於年年中而作閏月應至六歲方為閏月（即是五六當三十月此謂吉凶與今不同）時有國王至二年半便為一閏苾芻不隨人共嫌恥佛言苾芻應隨王法為其閏月若星道行叅差者亦應隨其星道爾數用之是故汝等應可識知日月星分與俗同行令諸外道來求過者不得其便大德頗有苾芻住處令授學人得說戒不佛言不得

第三子攝頌曰

界別不告淨　亦不為羯磨　乘空不持欲
解前方結後

介時佛在室羅伐城具壽鄔波離請世尊曰從界內人得向界外者皆清

淨不佛言不得住界外人得向界內
者告清淨不佛言不得住界內人得
為界外者作羯磨不佛言不得住界
外人得為界內者作羯磨不佛言不
得若有秉空持欲去時求持欲不佛
言不成應更取欲若不解前界得結
後界不佛言不得應以白四解前然
後方結

第四子攝頌曰

不入界捨界　樹界有世尊　不越及可越
羯磨者身死

具壽鄔波離請世尊曰頗得以界入
餘界不佛言不得有幾種界不相涉
入佛言謂小壇場及現傍水處并苾
芻苾芻尼界此皆不入若先結界有
幾種捨法佛言有五一謂大衆悉皆
歸俗二謂大衆同時轉根三謂大衆
決心捨去四謂大衆俱時命過五謂
秉白四羯磨解得以一樹為二界標
不佛言各取一邊得為三界標或為
四界標量知分齊皆得成就

尒時世尊在迦尸國人間遊行遇到
處遂便微笑世尊常法若微笑時

即於口中出五種色青黃赤白及以
紅光或時下照或復上昇其光下者
至等活地獄黑繩地獄衆合地獄號
叫地獄大號叫地獄燒然地獄大燒
然地獄無間地獄疱形地獄連疱地
獄阿吒吒地獄阿呵呵地獄阿呼呼
地獄青蓮花地獄紅蓮花地獄大紅
蓮花地獄如是等處若受炎熱皆得
清涼居處寒冰便獲溫暖彼諸有情
各得安樂皆作是語我與汝等為從
此死生餘處耶

尒時世尊令彼有情生信心故復現
餘相彼見相已咸作是語我等不於
此死而生餘處然我必由希有大人
威神力故令我身心現處安樂既生
敬信能滅地獄所有諸苦於人天處
受勝妙身當為法器得見真理其光
上昇者從四大王衆天至三十三天
夜摩天覩史多天樂變化天他化自
在天梵衆天梵輔天大梵天少光天
无量光天極光淨天少淨天無量淨
天遍淨天無雲天福生天廣果天无
煩天无熱天善現天善見天乃至色

究竟天於此光中演說苦空无常無
我等法并說二伽他曰
汝當求出離　於佛教勤修　降伏生死軍
如象摧草舍　於此法律中　常為不放逸
能竭煩惱海　當盡苦邊際
時彼光明遍照三千大千世界已還
至佛所若佛世尊說過去事光從背
入若說未來事光從胸入若說地獄
事光從足下入若說傍生事光從足
跟入若說餓鬼事光從足指入若說
人事光從膝入若說力輪王事光從
左手掌入若說轉輪王事光從右手
掌入若說天事光從臍入若說聲聞
事光從口入若說獨覺事光從眉間
入若說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事光
從頂入是時光明遶佛三匝從頂而
入時具壽阿難陀合掌恭敬而白佛
言世尊如來應正等覺無緣微笑非
无因緣即說伽他而請佛曰
口出種種妙光明　流滿大千非一相
周遍十方諸剎土　如日光照盡虛空
佛是衆生寂勝因　能除憍慢及憂戚
无緣不啓於金口　微笑當必演希奇

安詳審諦牟尼尊　樂欲聞者能爲說
如師子王發大吼　願爲我等決疑心
如大海內妙山王　若无因緣不搖動
自在慈悲現微笑　爲渴仰者說因緣
尒時世尊告阿難陀曰如是如是阿難陀非無因緣如來應正等覺輙現微笑阿難陀此地方所乃是過去迦攝波佛爲聲聞衆說法之處時阿難陀聞是語已疾疾取七條衣疊爲四重白佛言世尊我已敷座願佛知時可於斯坐眞令此地有二正覺受用之處謂迦攝波佛及今世尊佛告阿難陀曰善哉善哉我雖不說汝自知時尒時世尊即便就座復告阿難陀曰此地方所是迦攝波佛所住之寺此是經行處此是廊宇門屋洗足之處此是淨厨地此是浴室處汝等應知是時鄔波離白佛言世尊如佛所說淨不淨地者不知齊何名淨不淨佛言乃至正法住世有淨不淨正法若滅悉皆不淨世尊齊何名正法住世云何名滅佛告鄔波離乃至有秉渇磨有如說行者是則名爲正法住

世若不秉羯磨无如說行是則名為
正法滅壞
復白佛言若无上大師在於界外苾
芻得秉羯磨不佛言不得若大師在
於界內餘人得秉羯磨不佛言得又
得以世尊足僧數不佛言不得佛寶
僧寶體是別故於不可越界得越過不
佛言不得大德不知有幾不可越界
佛言有其五種謂苾芻界苾芻尼界
小壇場現停水處二界中間大德若
有深壍及以河瀾不可越界頗得越
不佛言若常有橋梁越之非各如其
橋梁破壞得齊幾時名不失界佛言
得齊七夜此據有心修理无心修理
隨破即失若有苾芻正結界時秉羯
磨者忽然命過得成結不佛言若知
標相所作羯磨已秉多分此雖命過
得成結界若未知標相所秉羯磨未
過多分此時命終不成結界若苾芻
尼結界成不准此應知
第五子攝頌曰
地壇等秉事　結界无與欲　但於一處坐
得為四羯磨

緣在室羅伐城具壽鄔波離請世尊曰在地居人共地居者遥秉羯磨得成秉不佛言不成與欲得成大德在地之人與墻頭者共秉羯磨得成秉不佛言不成大德在地之人與樹上者共秉羯磨得成秉不佛言不成大德在地之人與居空者共秉羯磨得成秉不佛言不成應知以樹墻空為頭各有四句亦如是如世尊說有百一羯磨幾合與欲幾不合與欲佛言唯除結界餘並與欲大德若以神變幻術而作標相得為標不佛言不得神力幻術非實有故或以日月星宿為標相者得成標不佛言不得日月星宿非定住故若以水波浪得成標不佛言不得由其波浪疾移轉故若苾芻為他持欲淨乘空而去此得名為持欲淨不佛言不成應更取欲若有苾芻秉一羯磨於四住處並得成不佛言得如其四界各有四人事現前者各於其處別置三人時秉法者或席或牀或板或蓆壓四界上而秉羯磨以秉法者添彼四數咸成作法如

是若於四界有別事起作七羯磨等謂駈擯羯磨令怖羯磨折伏羯磨求謝羯磨不見罪羯磨不如法悔羯磨不捨惡見羯磨若作此等羯磨之時其秉法人在彼四界角相近處若以席板牀薦揔壓而坐秉法皆成

第六子攝頌曰

大界兩驛半　下水上山巔　異見明相過
五衆受七日

具壽鄔波離請世尊曰如世尊說應結大界者齊幾許來是大界量佛言大界者齊兩踰膳那半應可結之言踰膳那者當三十里是此一驛由旬者說也欲令易了故有言驛之處若過兩踰膳那半亦是界不佛言若過非界向下齊何名為大界佛言齊至水來名為大界兩踰膳那半外方至水者此之剩處得名界不佛言不是向上齊何名為大界佛言上至樹抄或齊墻頭名為界分大德兩踰膳那半外方至抄頭斯之剩處得名界不佛言不是若上山巔齊何名界佛言齊其水處兩驛半外方至其水亦名界不佛言不是世尊若於夏中僧伽破壞時有

苾芻故從法黨向非法黨爲是破夏

爲非破耶佛言此之苾芻樂其異見至惡黨處經明相時便即破夏若不樂異見至惡黨處雖過明相不名破夏如世尊說若在夏中有緣須出應受七日去者不知何人應受佛言所謂五衆苾芻苾芻尼正學女求寂求寂女此於何處應受佛言可於界内隨意可向一苾芻前合掌而住作如是語具壽存念我苾芻某甲於此住處或前或後三月夏安居我苾芻某甲爲僧伽事故守持七日出界外若无難緣還來此處我於今夏在此安居如是三說或有六日事來乃至一日准七日應受具如餘處

第七子攝頌曰

五衆坐安居　親等請日去　於經有疑問
求解者應行

具壽鄔波離請世尊曰如世尊說應夏安居者未知誰合安居佛言五衆合作所謂苾芻苾芻尼正學女求寂求寂女在於界處對一苾芻當前蹲踞作如是說具壽存念今僧伽五月

十六日作夏安居我苾芻某甲亦於五月十六日作夏安居我苾芻某甲於此住處界內前三月夏安居以某甲為施主某甲為營事人某甲為瞻病人於此住處乃至若有圮裂穿壞當修補之我於今夏在此安居第二第三亦如是說或前或後隨意應作應知尼亦對尼准苾芻作其求寂應對苾芻正學女及求寂女對尼應作如世尊說苾芻坐夏之時若有鄔波索迦等請喚之事守持七日去者若有外道及親族等請喚亦得去不佛言此亦應去若於三藏有疑須欲諮問亦得去不佛言得去若苾芻未得求得未解求解未證求證及有疑心須往開決為斯等事亦得守持七日去不佛言皆得若受一日二日等准此應作

根本說一切有部尼陀那卷第一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根本說一切有部尼陁那卷第二　別

大唐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第八子攝頌曰

假令不截衣　有緣皆得著　衣可隨身量

若疑作帬衣

具壽鄔波離請世尊曰不割截衣得守持不佛言不得若有難緣者得著不割截衣得入聚落不得往俗舍不得入外道住處不佛言並皆不得必有難緣者亦无犯著不割截衣得於外道舍坐不佛言不得若外道不在舍時坐亦無犯如世尊說攝肘量衣方合持者若人身大肘短亦依肘量而作衣耶佛言此人應取身量為衣設取身量仍不周遍佛言若不遍者應縫作厥蘇洛迦衣而守持之此譯為褰長四肘闊二肘縫之使合入中襟上以條繫之是如餘處昔云祇旋羅者人皆不識其事此則形如小裙是尼五衣之數也應為褰

第九子攝頌曰

不畜五種皮　由有過失故　開許得用處

齋坐許容身

具壽鄔波離白佛言世尊如世尊說

象王之皮不作鞋用者餘之象皮得為鞋不佛言此亦不得所以者何此象亦有鼻牙力故如世尊說智馬之皮不應將作鞋者餘馬之皮得為鞋不佛言不得此亦能走有大力故如世尊說師子虎豹之皮不應用為鞋者雖非此獸是此類皮得用作不佛言不得斯等亦有尒牙力故如世尊說若此諸獸皮皆不應坐餘合坐者齊大小夾而得畜用佛言齊容坐處應畜如世尊說皮合卧者齊大小皮應卧佛言纔可容身畜之无犯

第十子攝頌曰

生肉及諸醋　有五種不用　待病尒不傷
迴施知希望

尒時薄伽梵在室羅伐城具壽鄔波離請世尊曰如大德說開西羯多苾芻為病因緣得食生肉者不知於何處當取佛言於五屠人處取云何為五謂是煞羊雞猪捕鳥獵獸者大德誰當合取佛言令敬信者取令誰授與佛言還遣信人於此城中時有苾芻身遭疾苦詣醫人所問曰我有痟

渴病賢首頷為處方醫人答言宜可
服酥必當平復苾芻報曰佛未聽許
為病服酥醫人答曰世尊大悲為病
所須亦應開服時諸苾芻以緣白佛
佛言苾芻為病醫遣服酥者應可服
之時病苾芻雖已服酥仍患渴逼醫
人問曰尊者服酥氣力何似苾芻答
曰猶被渴逼醫人報曰酥不老者酸
漿諸醋何不飲之苾芻答曰世尊不
許非時而飲云何得服醫人報曰世
尊慈悲為病所須亦應聽服時諸苾
芻以緣白佛佛言我今開許應飲醋
漿時諸苾芻不知何者醋漿如何當
飲復往白佛佛言醋漿有六皆可服
用一大醋二麦醋三藥醋四小醋五
醅漿六鑛酪漿此等酸漿若欲飲時
應以少水沸之作淨仍用絹疊羅濾
澄清如竹荻色若時與非時有病無
病飲皆无犯勿致疑惑言大醋者謂
以砂糖和水置諸雜果或以橘桃木
檻餘甘子等久釀成醋麦醋者謂磨
麩麦等雜物令碎釀以成醋藥醋者
謂以根莖等藥酸棗等果釀之成醋

小酺者謂於餅中投熱鑽汁及以餅漿續取續添長用不壞酪漿者謂酪中漿水鑽酪漿者謂鑽酪取酥餘漿水是

於此城中時有苾芻身患痔病其頭下出便以爪甲截去極受苦痛逼切身心不能堪忍便生是念我遭此苦極為難忍世尊大慈寧不哀愍尒時世尊由大悲力之所引故至苾芻所問言苾芻汝何所苦時病苾芻即便合掌瞻仰世尊憂情內感流淚哽噎具以病苦而白世尊佛告苾芻豈我先時不遮汝等患痔病者不應截去白言世尊佛已不許若尒何故汝今作如是事白言世尊為苦所逼佛言為苦逼故汝无有犯今告汝等雖患苦逼不以爪甲等而截其痔然治痔病有其二種或時以藥或復禁呪若有苾芻雖遭苦痛其痔不應自截亦不使他截如違教者得越法罪

尒時世尊告諸苾芻曰此痔病經我於餘處已曾宣說今為汝等更復說之若誦持者必得除差若有誦者乃

至盡形終无痔病苦相逼惱亦得宿命智能憶過去世時七生之事即說呪曰

怛姪他　阿魯泥去　末魯泥鼻泥
俱曬婆鞞世沙婆鞞　三婆鞞　莎訶

汝等苾芻若誦呪時復作是說於此北方有大雪山王中有大樹名薜地多樹有三花一名相續二名柔軟三名乾枯如彼枯花至乾燥時即便墮落我之痔病或是風痔熱痔癊痔血痔糞痔及餘諸痔亦皆墮落乾燥勿復血出膿流致生苦痛即令乾燥莎訶

又復呪曰

怛姪他　苦謎　苦末泥去　莎訶

時諸苾芻聞佛說已歡喜奉行

尒時世尊於釋迦住處在鄉雜商人聚落是時彼村有一長者素有信心情懷喜捨造一住處奉施尊者羅怙羅尒時尊者住未多時執鉢持衣入間遊行長者聞去作是思惟尊者遊行未知來不便將此寺奉施僧伽羅怙羅隨情遊訖執持衣鉢還詣鄉雜商人處問知施僧即往佛所頂礼雙

足而白佛言有一長者素有信心情
生敬重造一住處獨施於我住少多
時我有緣出去後不久將施餘僧我
欲如何願佛為決世尊告曰汝可詣
彼長者之處作如是言仁不於我若
身語意曾生片許猒惡心耶羅怙羅
奉佛教已詣長者處告曰仁非於我
若身語意曾生片許猒惡心耶長者
荅曰我於尊處曾无此意羅怙羅還
詣佛所具陳長者无猒捨心尒時佛
告阿難陁曰汝往詣彼鄉雉村中現
住苾芻揔令集在供侍堂處時阿難
陁奉佛勑已便詣彼村至住處已告
苾芻曰應可並集供侍堂中時阿難
陁既言告已還詣佛所頂礼雙足而
白佛言我已往彼鄉雉村中謹宣聖
旨現住苾芻咸皆已集尒時世尊將
諸苾芻及羅怙羅至彼寺已就座而
坐告諸苾芻曰汝等應知若有施主
以所施物施一別人後時復迴此物
施一別人此則施者非法受者亦非
法名不淨受用如是若更迴與二人
或與三人或與僧伽斯等皆名施不

如法受不如法不淨受用汝等苾芻
若有施主以所施物施二別人後時
復迴此物施一別人此則施者受者
俱名非法所有受用皆是不淨如是
若更迴與二人三人或與僧伽施者
受者俱名非法所有受用皆是不淨
汝等苾芻若有施主以所施物施三
別人後時復迴此物施一二三人或
與僧伽施者受者俱名非法所有受
用皆是不淨汝等苾芻若有施主以
所施物施與僧伽後時復迴此物施
與一二三人與餘僧伽施者受者俱
名非法所有受用皆是不淨若先施
苾芻僧伽後迴與尼僧伽或復翻此
皆名不淨汝等苾芻若其僧伽破為
二部先施此部復將此物迴與彼部
乃至皆是不淨受用汝等苾芻若施
一人不迴與一人施者受者皆名如
法所有受用皆名清淨如是若施二
人三人僧伽此尼此部更不迴與餘
者乃至受用皆名清淨如上廣說汝
等苾芻前是施後非施汝等苾芻地
屬於王物屬於主房舍卧具施主為

主衣鉢資具苾芻為主所有施寺等物若有破落施主應自修補不應持此迴施餘人先施是施後非施也汝等苾芻應與羅怙羅先所住處若苾芻施彼與此除有難緣得越法罪諸苾芻既奉佛教即便授與羅怙羅先時住處

如世尊說應作五年及六年頂髮大會時有敬信婆羅門及諸長者皆以種種餅果飲食奉施僧伽時諸苾芻食皆不盡便將所餘持與求寂時諸求寂既至明旦還將餅果重與苾芻苾芻問曰汝於何處得此餅來荅言是仁所惠苾芻疑念此之餅果是我食餘今更重食准法有罪以緣白佛佛言若有希望心食與時惡作食便墮罪若无希望心與有希望心食與時无犯食便墮罪若有希望心與無希望心食與時得惡作食時无犯若無希望心與无希望還得其食二俱無犯

尼陁那別門第二揔攝頌曰

分亡及唱導　張衣授學人　重作收攝駈

求寂同墻上

第一子攝頌曰

分亡者衣物　不无應不取　見鬪應須諫
隨頭向處分

尒時佛在室羅伐城有一長者唯有一子年既長大愛樂出家於正法中而受圓具忽遇疾苦因即命終時諸苾芻衣鉢及屍甚皆同弃諸俗人見來白苾芻我輩流俗現有兒孫所求易得死人之物尚不輕弃尊者既是出家復无男女所有資財若求方得於死人物何故不收諸苾芻答曰世尊未許收死人衣苾芻以緣白佛佛言苾芻身亡所有衣鉢不應棄擲復有苾芻過病而死收取其衣露屍而送俗人見嫌佛言不應露身而棄應以裙帔蓋身而送時諸苾芻以好衣蓋佛言勿用好衣時諸苾芻以破碎衣蓋佛言應以非好非惡處中衣蓋時諸苾芻白佛所餘衣鉢如何處分佛言有貧苾芻應可與之時六眾類常多貧乏佛言勿與六眾應從上座次第行與少年苾芻竟不曾得佛言

衆應同集先以言白衆既和許可賣共分緣處同前有一苾芻忽然身死所有衣鉢並寄苾芻尼邊殯送事了時諸苾芻知其身死於尼處索尼聞索時問曰彼於何處死荅言尼寺尼言在僧寺死物可屬仁在尼寺死者彼則是我同法兄弟所有衣鉢我合得之尼既不還苾芻白佛佛言不合與尼苾芻應分緣處同前有一苾芻尼遇病身死所有衣鉢在苾芻邊諸苾芻尼詣苾芻所白言尊者尼名某甲令已身亡所寄之衣願尊見與苾芻聞死便作是言彼死之尼即我同法姊妹彼有衣鉢我合得之以緣白佛佛言應可還尼緣處同前有一苾芻遊歷人間到一聚落在俗人舍忽然遇病困即命終是時長者殯送既訖為掌衣鉢時有諸苾芻尼遊行至此長者見已白言聖者先有苾芻於我家死彼之衣鉢咸在我邊應可持去時諸尼衆詣長者言上苾芻衣尼不合得諸苾芻尼白苾芻知苾芻以緣白

佛佛言若處无苾芻者尼即應受
緣處同前有一苾芻尼執持衣鉢遊
行人間至一村內在俗人家遇病身
死尒時家主送往屍林為舉衣鉢有
諸苾芻行至於此長者見已白言聖
者先有一尼於我家死彼之衣鉢咸
在我邊仁應將去苾芻答曰亡尼之
物我不合得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
言若於其處无尼衆者苾芻應取此
亦无犯
具壽鄔波離請世尊曰大德若諸苾
芻在俗人家而命過者所有衣鉢誰
當合得佛言最初到者應得若二人
俱到誰當合得佛言先索者得若二
俱索誰當合得佛言二俱合得或隨
俗人情樂與者當取
緣處同前有二苾芻共相鬪諍諸餘
苾芻見鬪而住俗人見已作如是言
聖者我是俗流見他鬪時尚為押解
如何尊者看鬪而住苾芻報曰此皆
俾人好為鬪諍誰能為解諸苾芻以
緣白佛佛言應可止諫不應看住時
諸苾芻雖設言諫仍不止息佛言若

諍不止者應可與作捨置羯磨有二苾芻共為論議研覈是非因生瞋忿懷諍而住時諸苾芻與作捨置時彼二人作如是說我等論議研尋道理仁輩何因輒作羯磨苾芻報曰鬪諍之人佛令捨置由此因緣與汝羯磨以緣白佛佛言不應如是為作羯磨若現有一師者應為諫誨若滿十夏離依止者諸苾芻應諫若不止者衆應與作捨置羯磨具壽鄔波離請世尊曰若有苾芻於兩界中而命過者此之衣鉢誰當合得佛言隨頭向處合得若頭在兩界此欲如何佛言二處俱得

第二子攝頌曰

唱導衆尊卑　得衣應舉掌　僧伽獲衣利
允聖可同分

尒時佛在室羅伐城時此城中先多外道於此而住由佛來至令諸外道无復威光利養寡少時諸俗流信外道者皆悉乞求為興供養給孤獨長者每於晨朝往詣佛所路逢外道從長者乞欲為外道而興供養長者見

已作如是念外道邪徒修習惡法尚能告乞供養已師如佛世尊於諸經中作如是說若不信者勸令生信使其調伏住正法中如其大師見聽許者我告衆人於此福田而興供養作是念已入逝多林頂礼世尊在一面立即以上事具白世尊唯願聽我隨情告乞供養佛僧世尊告曰隨意應作長者即便巡行告乞時諸居士及婆羅門咸白長者曰若諸聖衆共来乞者我等福利倍更增多是時長者以縁白佛佛告苾芻應與長者共相借助時諸苾芻既奉教已便與長者相隨告乞諸人告曰若布施時稱我名字普告知者斯曰善哉世尊告曰若有施主奉物之時當唱其名為作呪願然後當受便遣俗人唱其名字諸人報曰若令聖衆唱我名者其福增多佛言應令苾芻唱其名字時有施主將其財物就寺而施佛言若来寺中者亦為稱名呪願方受時彼苾芻周遍宣告唱導之時衆人雲集共相排逼不暇近前佛言其唱導者應

可乗車或昇高峯若時暑熱或遭風
雨佛言應為幰蓋遍覆其身一面開
門人多闐噎佛言應開四門令四人
唱導時給孤獨長者巡告之時多獲
上疊百千万雙及餘資財其數巨億
便作是念令我求乞多獲珎財我今
且應設大施會佛及聖衆普皆供養
當持此物安在衆前一時奉施作是
念已於逝多林所以種種繒綵周匝莊
嚴三衣資具袈上盈滿各令諸人而
為守護便礼佛足白言世尊我欲明
日廣設大會奉佛及僧是時世尊黙
然而受給孤長者即於其夜備辦種
種上妙飲食明旦寺中敷設座褥往
白時至佛與大衆咸皆就座飲食竟
収鉢已嚼齒木澡漱訖長者以諸衣
物置上座前即便前礼佛足白言世
尊於此人間幾是福田佛言有二謂
學及无學學人差別有十八種无學
之人有其九種是謂福田堪銷物利
云何十八種有學人謂預流向預流
果一来向一来果不還向不還果阿
羅漢向隨信行隨法行信解見至家

家一間中生有行无行上流是名十八何等名為九種無學謂退法思法護法住法堪達法不動法不退法慧解脫俱解脫是名為九

尒時世尊作是語已復說頌曰

於此世間學無學　是可恭敬應供養
質直身語心清淨　施此福田招大果

時給孤獨長者在上座前立請宣唱人唯願聖者作如是白若是世尊聲聞弟子是合恭敬是應礼拜无上福田堪受世間所有物利者此之衣物隨意當受其宣唱者在上座前立作如是白大德僧伽聽若是世尊聲聞弟子是合恭敬是應礼拜无上福田堪受世間所有利物者此之衣物隨意當受是時大衆聞告白已諸有遠離貪瞋癡者作如是念給孤長者作是宣告若是世尊聲聞弟子是合恭敬是應礼拜无上福田堪受世間所有利物者此之衣物隨意當受諸阿羅漢作如是念我是僧中獲无上果於此物利應合受用如世尊言汝等苾芻自有勝善當須内秘現厲惡相我今

如何為此衣利自揚已德而云我是
无上離欲之人作是念已皆默然住
諸有餘惑尚未盡者亦作斯念此物
擬施无上福田我惑未盡是不應得
彼亦默住諸有具縛異生亦作是念
此施无上福田我今具縛灼然無分
是時衆中竟无一人取其利物尒時
長者便作是念我今豈與諸聖凡衆
覆鉢事耶須臾之頃形容憔悴面色
痿黃往世尊所礼佛足已在一面坐
即以上事具白世尊尒時世尊知而
故問具壽阿難陁曰給孤長者以多
衣物奉施大衆何意衆中无人為受
阿難陁曰給孤長者作如是白於此
衆中若是世尊聲聞弟子是合恭敬
是應礼拜无上福田堪受世間所有
利养者此之衣物隨意當受時諸大
衆聞此白已聖凡皆默由此因緣无
人為受尒時世尊告阿難陁曰汝今
宜去告諸苾芻現住室羅伐城及以
餘處皆令摠集供侍堂中時具壽阿
難陁奉佛教已便往告衆令集堂中
還至佛所礼足白言大衆摠集願佛

知時至時善逝便往堂中就座而坐告諸苾芻曰給孤長者多施衣服何故汝等而无受者時諸苾芻默然無對于時大師知而故問阿難陀曰何故苾芻我問之時默尒无答時阿難陀即以前事具白世尊佛告諸苾芻豈非汝等先以信心來投於我出家離俗求涅槃耶諸苾芻曰如是世尊佛言汝等若以信心投我出家情求涅槃修淨行者此諸苾芻所著衣服直一億金錢所住房舍直金錢五百所取飲食具足百味如是等事我皆聽受汝並堪銷若有苾芻破重戒者於僧住處乃至不銷一口之食僧伽藍地不容一足何以故汝等應知破戒之人有十種過失自知我是破戒惡人他亦知是破戒之者所有天神不來親附同梵行者知法善人咸生輕賤罪惡音響四遠共知未證悟者不復能證已證法者悉皆退失曾所聽聞咸皆忘念命欲終時心生悔惱捨命之後生地獄中又諸苾芻應知受用有其五種一者為主受用二者

父財受用三者聽許受用四者負債
受用五者盜賊受用云何為上受用
謂阿羅漢永除三毒云何父財受用
謂諸學人尚有餘惑云何聽許受用
謂淨善異生於戒清淨勤修禪誦无
懈怠心云何負債受用謂雖防禁戒
而不勤修覺品善法云何盜賊受用
謂於四重禁中隨犯其一是故汝等
知是事已應當修學然此長者所施
衣物及獲餘利大衆應可平等共分

根本說一切有部尼陁那卷第二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勑雕造

根本說一切有部尼陀那卷第三 別

大唐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第三子攝頌曰

有張有不張　有出有不出　若在於界外
聞生隨喜心

尒時佛在室羅伐城具壽鄔波離請世尊曰頗有苾芻僧伽共張羯耻那衣在於衆中而非張衣耶佛言有若苾芻共張衣時不與他欲而便昏睡或時入定此人雖復處在衆中不得名爲共張衣也然而大衆名善張衣頗有苾芻僧伽共張羯耻那時而不領受成張衣不佛言有若苾芻僧伽共張衣時與他欲已或時入定或復睡眠雖不覺知亦成張衣頗有苾芻僧伽共出羯耻那時雖在衆中不名出衣耶佛言有若苾芻僧伽出衣之時不與他欲而便入定或復睡眠此人不名出衣然而僧伽得名出衣頗有苾芻僧伽共出衣時身在衆中心不領受名出衣耶佛言有若苾芻僧伽出衣與他欲已或入定睡眠然而

僧伽成共出出衣若有苾芻出於界外聞衆已出羯耻拏衣生隨喜心亦名出衣

第四子攝頌曰

授學等不秉　作法不成訶　十二人成訶　不淨犯根本

緣處同前具壽鄔波離請世尊曰授學之人得秉一切羯磨法不佛言不得若半宅迦等諸有難人得不佛言不得其授學之人合行籌不佛言不得犯四重人得行籌不佛言不得如世尊說如為彼人作如法羯磨彼人訶不成訶者若為彼人作非法羯磨其人訶成訶不佛言此即成訶若十二種人衆是遮時作如是語不須差我此等諸人訶成訶不佛言此得成訶然此等人據其兩事我密意說訶不成訶謂不清淨人大德如世尊說不清淨人訶不成訶者云何名不清淨佛言四他勝中隨犯一事斯即名為不清淨人（言據兩事者一為作如法羯磨二是不清淨人）

第五子攝頌曰

更應重作法　勿使求寂行　守護善用心

見處離聞處
緣處同前具壽鄔波離請世尊曰如
授學人為他作法秉羯磨已作法成
不佛言不成應須更作犯四重人亦
皆如是時有求寂欲受近圓彼親教
師為辦衣鉢二師及證皆為喚來為
有他緣使令出界彼之親族聞欲近
圓未覓求寂見便將去妨廢勝業障
㝵近圓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如
轉輪王家大長子已受灌頂將登位
時晝夜令人防護看守此之求寂亦
復如是將近圓時極須防護凡有求
寂欲受近圓汝等不應使令出外置
在見處離於聞處向眾虔誠合掌而住
第六子攝頌曰
取攝於界內　於眾心降伏　截枝及門楗
足等同駈擯
緣處同前鄔波離請世尊曰如世尊
說若為其人已作令怖羯磨後於眾
中求乞取攝為解羯磨具足幾法應
取攝耶佛言具其五法方為取攝一
者心有踊悅二者於眾順伏三者於
罪請除四者衣中札敬五者於諍訟鬪

緣皆悉捨棄大德在何處所為作解法佛言可於界內如世尊說鬪諍苾芻應可為作令怖羯磨正秉法時現不相伏者此欲如何佛言為擎奩鉢駈令出界不肯出去抱門柱者所抱門柱咸可截卻若抱門楗亦須斬截所撿柱門誰合料理佛言大衆或可教化共俗修營若苾芻尼為合鬪者此欲如何佛言作法駈擯一准苾芻二衆求寂及正學女若衆為作駈擯羯磨不肯去者並可同前大德若苾芻若苾芻尼行汙家時亦應為作駈擯法耶佛言應作二衆求寂及正學女皆同如是

第七子攝頌曰

破戒應駈遂　伏處亦皆除　慳俗應求謝
餘衆咸同此

緣處同前鄔波離請世尊曰如世尊說破戒苾芻應駈擯者誰當作擯佛言僧伽若不伏時為持衣物駈之令出抱柱門楗並悉同前大德如世尊說若有苾芻與諸居士共相輕毀應可為作求謝羯磨若與苾芻共相輕

毀亦應與作求謝法不佛言應作大
德若於尼處及下三眾為輕毀者亦
應與作求謝法不佛言亦作尼及下
眾若更互相惱亦皆如是為作羯磨
及駈擯法

第八子攝頌曰

與求寂令飾　為受成近圓　五法成就時
五夏離依去

具壽鄔波離請世尊曰若大眾為求
寂作令飾法後時大眾授彼近圓得
成受不佛言成受近圓授者得罪應
先為其人作解羯磨如世尊說五法
成就年滿五夏得離依止隨處遊行
乃至十夏所到之處仍須依止者如
其四夏五法成就得離依止隨處遊
不佛言不得令滿五夏故已滿五夏
五法仍虧得離依止不佛言不得五
法虧故年至三夏善通三藏具證三
明除盡三垢此人亦須依止師不佛
言此亦須依制教定故若滿五夏五
法成就許往人間隨情遊履如其到
處得齋幾日无依止師佛言得至五
夜此據有心若无心求一夜不得於

僧受用飲食之類皆不合受

第九子攝頌曰

同分非同分　有齊限及無　有覆无覆殊

名一種便異

具壽鄔波離請世尊曰如大德說有同分罪非同分罪何者是耶佛言同分罪者謂波羅市迦望波羅市迦名為同分若望餘部名非同分下之四部同分亦然如世尊說有齊限罪无齊限罪何者是耶佛言若有苾芻不能記憶罪及夜數名無齊限若有能憶知罪及夜名有齊限如佛所說有覆藏罪無覆藏罪何者是耶佛言覆有二種一者覆夜二者覆心若有苾芻罪覆其夜不名為覆若覆其心便名為覆世尊於諸罪處說有名種何者是名何者是種佛言波羅市迦謂之為名此所作事謂之為種下之四部名種亦然

第十子攝頌曰

不增上行法　非於一二三　不對破戒人

不取穫學欲

緣處同前如世尊說若有苾芻欲行

波利婆娑及摩那馳者應可與法時
六衆苾芻弃彼界處於垣墻上而行
其法諸苾芻問六衆言仁何所為六
衆荅曰我行波利婆娑諸苾芻曰斯
乃覆藏何成行法時諸苾芻以緣白
佛佛言汝等不應於垣墻上而行其
法亦復不應於一苾芻及二三苾芻
處而行其法宜於四苾芻中或時過
此行治罰法時六衆苾芻行其復本
波利婆娑於四授學人處取法而行
佛言不應於彼授學人處行復本法
亦不應於四波利婆娑人處作其行
法不應於四波羅市迦人令其秉法
受其行法非三犯重人加一清淨人
亦非加二加三如為一人作行覆藏
法時諸大衆並悉清淨復須同見乃
至六夜出罪咸須清淨鄔波離白佛
言授學之人得與其欲不佛言不得
得受此人欲不佛言得由是苾芻故

尼陁那別門第三摠攝頌曰

圓壇求寂墮　一衣烟藥器　鐵椎鬚及門
不應隨鐵作

第一子攝頌曰

匠檀及天廟　兩驛半依止　无鉢不度人
鉢等不書學

尒時佛在室羅伐城時諸苾芻隨處洗鉢及以濯足遂令其地多諸蠅蟻時婆羅門及諸居士問苾芻曰此是聖者便利處耶苾芻荅言非是便利是我洗鉢濯足之所居士聞已遂生譏嫌作如是語但諸苾芻咸不淨潔洗鉢濯足不擇處所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不應隨處洗鉢濯足汝等當知若洗鉢處應可塗拭作小水壇時諸苾芻作圓曼荼羅居士見已咸作是言諸釋迦子供養於日世尊告曰不應圓作時諸苾芻作曼荼羅形如半月居士復言苾芻事月佛言壇有二種一如稍刃二如鳧形或可隨彼水流勢作若作日月形曼荼羅者得惡作罪若為三寶隨何形勢悉皆无犯

尒時世尊為摩揭陁國大臣婆羅門名曰行雨略宣法要說伽他曰

若正信丈夫　供養諸天衆　能順大師教
諸佛所稱揚

時六衆苾芻即便供養羯吒布怛那摩登伽瞿利迦天時婆羅門及諸居士咸作是言聖者既於善說法律之中而為出家寧容反更敬事天神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我為俗人容意而說非是汝等苾芻所為是故汝等於諸天神勿為敬事時有苾芻於天神處便生輕賤彼天神曰我等於仁有何過失而見欺㦝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汝等從今於天神處不應供養亦勿欺㦝時有苾芻後於餘處見羯吒布怛那及摩登伽瞿利伽像即便打破時諸居士作如是言此天神像无有心識聖者何故輒毀破耶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汝等苾芻於天神像不應毀壞有諸苾芻隨處遊行時彼路便右繞天廟佛言苾芻不應右繞天廟遂便遶路便為棘刺之所傷損佛言應取舊路若因道便而右繞者誦聖伽他謦欬彈指令其警覺具壽鄔波離白佛言世尊如說大界極兩驛半令諸弟子於親教師軌範師處每日三時請教白事是佛

親制彼諸弟子去親教師及軌範師
有兩驛半路遥時促未審如何佛言
應半月就礼若去師五俱盧舍應七
八日一去礼若一俱盧舍每日一
去若更相近乃至同處應每日三時
而為礼敬若異此者得越法罪時鄔
波難陁无鉢度人時諸苾芻各洗鉢
已安置龕中請白二師旋遶制底鄔
波難陁所度弟子有緣須鉢便往尊
者憍陳如鉢邊欲取其鉢尊者告曰
此是我鉢汝不須觸時彼復往餘人
鉢處同前欲取還復見遮時諸苾芻
問曰誰是汝師彼便荅言鄔波難陁
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不應無鉢
度他出家及與近圓得惡作罪汝諸
苾芻凡欲度人出家為求寂者應與
鉢及小鉢并以銅椀无令廢闕時阿
尼盧䭾有一弟子為師掌鉢師與弟
子鉢形相似彼不能識遂生疑曰為
是師鉢為我鉢耶時彼即便於其鉢
底各書名字有一長者奉請世尊及
苾芻衆就家受食長者先與婬女有
私通事遂遣使人報婬女曰我於今

日請佛及僧明日就家護設供養汝可來此手自奉食是時婬女遍有他緣不及親往佛及僧伽至時赴請餅食已訖說施伽他從座而去時彼長者是阿尼盧馱弟子知識佛僧去已唯彼弟子未出其舍是時長者白言大德願以此鉢蹔時相借以所餘食欲寄與人苾芻即以師鉢與之長者以鉢盛滿香饌寄與婬女并附言曰賢首我請三寶奉獻斯食佛及僧伽並已食竟汝可隨喜是時婬女既得鉢食置餘器中便於鉢底見尊者字知是聖者阿尼盧馱所用之鉢便作是念阿遮利耶乃見人天之所供養我今有幸得見彼鉢若我空然而送還者失大福利事不應介即取其鉢周遍揩拭復用香湯再三淨洗塗以香泥置妙座上右膝著地持妙花鬘虔誠供養燒香普熏發願而住時有婆羅門亦於婬女先有相知來至其所見女供養問言賢首汝何所為荅曰此鉢乃是尊者阿尼盧馱所受用器即是人天所共尊重我於此鉢將

申供養婆羅門曰汝以慳澁悋攝諸
人沙門釋子亦不見放時諸苾芻聞
是事已以緣白佛佛言凡諸苾芻於
已物上書名字者有如是過是故不
應書已名字時諸苾芻不知何物是
不應書佛言有五種物皆不應書謂
別解脫戒經別解脫廣釋及諸事等
與律教相應之義并私已物於已物
上不應書字可作私記憶持具壽鄔
波離白佛言世尊若律教等皆不合
書者於當來世諸苾芻等心無持力
咸多忘念於諸緣起尚不能憶如斯
等事當復云何佛言若如是者應書
紙葉而受持之、
第二子攝頌曰
求寂盛鉢破　開餘存念者　作二種重囊
并隨所須物
尒時佛在室羅伐城有一苾芻畜一
求寂常令持鉢後於異時手脫損鉢
令師廢闕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
不應令彼求寂洗鉢時舍利子有一
求寂名曰準陀常令持鉢來請師曰
鄔波馱耶願見與鉢我當洗之舍利

子言佛為損鉢已制學處彼便白言我豈當作如斯過耶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若知求寂能存護者聽其洗鉢

時有苾芻守持鐵鉢垢生損壞多有孔隙以緣白佛佛言凡畜鐵鉢應可熟燒時諸苾芻多積柴薪而燒其鉢即便損破佛言不應如是火燒其鉢可於籠內安置燒之彼便不知云何作籠佛言籠有二種一者匠作二者自為言匠作者謂是陶師言自作者或時以瓮或可用瓦截破用之彼安在地打著便碎佛言盛灰令滿使人擎持然後以釘徐徐鑽孔鑿為兩段時彼於外不以泥塗佛言應以草裁作泥遍塗彼不以物塗拭於內佛言應以麻滓作泥塗拭待乾然所燒鉢猶未受色佛言內安稻穀以籠合之口邊泥塗彼便以鉢置地而熏佛言應用物支於上畫安事亦同此彼物薄小鉢便相著佛言應可高支勿令相近仍不受色佛言應數數洗然後更燒籠內烟出佛言應灰擁口彼以

牛糞積爲大聚燒便損鉢佛言應以
牛糞從上放火不知欲遣何人看火
佛言苾芻應自看守若有別緣囑餘
苾芻看然後應去地上燒鉢多損諸
蟲佛言應淨灑掃是故我今聽諸苾
芻畜熏鉢籠及隨此籠所須之物用
皆无犯

第三子攝頌曰

一衣不手作　澡浴可遮人　於褥不剃頭
病人隨服食

尒時佛在室羅伐城時有施主造立
浴室奉施僧伽六衆苾芻各著一裙
手揩身體俗人入見作如是語此等
諸人是何外道時敬信者荅言是釋
迦子居士聞已便起譏嫌彼之大師
常有慙愧云何此等无羞耻耶時諸
苾芻聞以緣白佛佛言不應一裙手
相揩洗若有犯者得惡作罪時諸苾
芻在浴室內令俗人入見苾芻等以
手揩足復更摩頭俗人譏曰沙門釋
子作斯鄙法是不淨潔既揩足已復
用摩頭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入
浴室時無信敬人不應令入亦勿令

作若教作者得惡作罪時諸苾芻在浴室内无人守護有諸居士来入其室見苾芻等以手揩足復將洗面便譏嫌曰沙門釋子實為鄙惡以手揩足復將洗面佛言若洗浴時无令俗人入浴室内應差苾芻為守護者時給孤獨長者與一无教信婆羅門往逝多林苾芻見已報長者曰勿使此人入浴室内婆羅門曰我有何過而見遮止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若知彼人有淨信者應許入室時有婆羅門入既被遮見餘不障婆羅門曰彼諸俗人皆許入室何故於我而獨見遮苾芻報曰此已歸依受諸學處彼便荅曰我亦歸依受其學處願聽我入報言可尒便與受戒即許其入彼既入已見諸苾芻揩身下分復用摩頭遂起譏曰沙門釋子實為鄙穢苾芻白佛佛言若知其人久懷信者許入若初信者勿聽

緣處同前時有長者請佛及僧入室洗浴是時世尊將諸苾芻詣彼長者洗浴之處見有苾芻與一苾芻揩摩

身體世尊告曰汝等見此苾芻與彼苾芻揩摩身不白言已見佛告苾芻其為揩者是阿羅漢諸漏已盡彼受揩者是破戒人行罪惡法汝等當知不應師子與彼野干而為給事

緣處同前有一長者娶妻未久誕生一息年既長大於善說法律而為出家常求勝已尋義他方博學多聞還来至此室羅伐城父聞子至便詣其所共相問訊是時苾芻即為其父略宣法要勸歸三寶受五學處後於異時復為其父說七有事福業功德父聞子說深生敬信作如是言尊者當知我今亦願作七有事福業功德彼便荅言可隨意作父便問言先作何事荅曰當為僧伽營理浴室聞已還家營理事畢来報子曰尊者當稱我名請佛及僧就舍澡洗其子聞已即詣佛所稱父名字而為請佛時彼長者發深信心自為苾芻香油塗身以米屑揩去澡浴事畢報其子曰我極疲勞為我塗背其子荅曰世尊於此已制學處父便問曰所制學處其事

云何答曰勿以師子供侍野干故我
不應而為執事父問子曰誰是師子
誰為野干子答父言我是師子父是
野干父曰斯為妙事以我野干能生
師子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凡是
父母於其子處能為難事荷負衆苦
假令父母是極破戒其子亦應為作
供侍是故我聽於其五處縱極破戒
應為供給所謂父母親教師軌範師
及諸病人尒時佛在室羅伐城有一
長者於阿蘭若處造立其舍令諸苾
芻隨緣乞食依此而住時乞食者鬚
髮既長詣長者處長者見已問言聖
者何故鬚髮如是太長答言賢首无
淨髮人長者告曰我遣人來可令除
髮其剃髮人詣苾芻所於臥褥上令
彼剃髮時彼長者作是思惟應觀尊
者除髮以不即往蘭若苾芻住處到
已即於臥褥上坐髮著其衣長者還
舍其妻遂見衣上有髮白言因何過
彼剃髮人舍令此衣上有其髮汙長
者思惟將非聖者於彼褥上而剃髮
耶即重往觀見其褥上有剃髮處白

言大德可於餘處剃髮勿令污穢時
諸苾芻聞已白佛佛言不應穢上而
剃髮髮便於淨地剃除髮髮佛言凡
是僧伽藍掃淨地不應剃髮若有犯
者得惡作罪時有老病苾芻不能出
外剃髮復遭風雨佛言若無力者隨
處剃除然應掃除塗拭令淨若不介
者得惡作罪又諸苾芻剪手足甲隨
處棄擲佛言僧伽淨地若棄爪甲得
惡作罪

緣處同前時有苾芻身嬰重病為苦
所逼便往醫處報言賢首以所宜藥
為我處方彼醫答言以水和麨非時
可食答言賢首世尊已制不許我等
非時噉食醫人答曰聖者大師慈悲
必緣此事開諸病人以緣白佛佛言
有无齒牛食穬麥後時便出其粒
仍全取此為麨非時應服時病苾芻
雖服不差醫人問曰聖者先時所苦
得瘳損不答曰賢首今猶未除醫人
曰豈非聖者未服水麨令病不差苾
芻答曰我已服竟醫曰當如何服時
病苾芻具以事告醫言聖者此非是

藥應用生麦麨以緣白佛佛言多將水攪以物濾之然後應服病猶不差復以此事告彼醫人醫人荅言勿濾而服以緣白佛佛言醫人處方令服麨飲若稠若團隨意應服

緣處同前時有苾芻身嬰重病往醫人處問言賢首以所宜藥為我處方彼醫荅言以大肉團非時煑飲荅曰賢首世尊已制醫人荅曰聖者大師慈悲必緣此事開諸病者苾芻以緣白佛佛言有獸名豺腹中腸直噉肉便出體猶未變應取彼肉煑而飲服雖服不差醫人問曰聖者所苦得除損不荅曰未損醫曰豈可聖者未服肉汁令斯疾病而无損耶苾芻具荅其事醫言聖者此是故物不堪為藥應取新肉煑而飲汁白佛佛言先以物濾然後飲之病猶不差彼以此事告彼醫人醫人荅言勿濾而服以緣白佛佛言醫人處方隨意應服若乾若濕令有氣味皆應服食勿生疑慮佛告諸苾芻凡所有事我於病人非時開者於病差後咸不應作若有作

耆得越法罪

根本說一切有部尼陁那卷第三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根本說一切有部尼陁那卷第四　別

大唐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烟筒壞色衣　鼻筒飲水器　針筒非實物

眼藥合共推

第四子攝頌曰

烟筒壞色衣

佘時佛在室羅伐城具壽鄔波離白

世尊言如世尊說開諸苾芻畜歘烟

筒不知何物是所應作佛言唯除寶

物餘皆得畜如世尊說開諸苾芻著

壞色衣者不知何物是佛言以七種

纔作者隨意應畜又開諸苾芻灌

鼻筒不知以何物作佛言除寶又開

諸苾芻畜飲水器不知以何物作佛

言除寶又開諸苾芻畜盛針筒著不

知以何物作佛言除寶又許畜眼藥

椎及小藥合不知以何物作佛言除

寶餘皆應畜

第五子攝頌曰

藥器及䩭䩭　承足枯濕藥　苾芻不應作

當釋死人衣

緣處同前具壽鄔波離白世尊言如

世尊說開諸苾芻畜貯藥器當用可

物佛言除諸寶物又開諸苾芻畜用
氍毹不知何者是所應畜佛言七種
縷作應可畜持又開諸苾芻為洗足
故畜承足枯不知何物佛言除寶
緣處同前時有長者身嬰重病往醫
人處問言賢首以所宜藥為我處方
醫人答言先食穢物令其動病然後
應可服於瀉藥長者聞已遂服酥油
時有苾芻是彼長者常所供養來過其
舍慰問病人氣力安不答言聖者我
仍帶病醫人處方先服酥油後服瀉
藥時彼苾芻報長者曰我善醫方亦
有藥直擬酬醫當宜將與我我有瀉
藥可持與汝長者聞已答言甚善苾
芻持藥與彼令服是時長者藥利過
度令一使人疾往醫所問言賢首我
之家主藥利不停彼醫問言何人授
藥使者報曰有一苾芻醫人聞已情
生瞋怒汝應往彼問是何藥及其舊
往苾芻處問時彼長者便已命終時
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汝諸苾芻不
應賣藥若苾芻善醫方者起慈愍心
應病與藥然諸苾芻不應與他瀉藥

捨之而去應自觀察勿令過度設有
他行囑人看守然後應去仍報彼言
剎若過度應以某藥為解若有苾芻
受他價直然後與藥及以受雇為客
作者得惡作罪
緣處同前時有一人負長者債因被
拘留經七八日共立要契某日當還
時負債人便作是念期日既過无可
還彼我應藏避復更思惟捨家逃竄
此事為難我當煞彼是時長者近遊
多林為負債人之所煞害身有衣服
六衆見已共相謂言今時豈足糞掃
之衣作是語已即便共取是時長者
親族來見惡言罵曰聖者著大仙衣
作斯非法极為鄙賤六衆報曰此非
我煞別有煞家來斷其命我等今者
取糞掃衣此有何過時諸苾芻以緣
白佛佛言汝諸苾芻不應輙取此糞
掃衣若其大衆共知棄物是衣應取
若不介者得惡作罪
第六子攝頌曰
鐵鍋并杵杓　自身不負擔　以食供父母
毛緂不充衣

尒時佛在室羅伐城具壽鄔波離白
世尊言如佛所說為溫水故開諸苾
芻畜大鐵鍋令安鎌者以何物作佛
言除寶聽諸苾芻為煎藥故畜杓器
者以何物作佛言除寶
緣處同前時六衆苾芻身自負擔或
於肩上擎持大樸時婆羅門居士見
已譏曰聖者我等俗人為於父母妻
子眷屬求覓衣食以身荷負仁等為
誰自為勞事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
言汝諸苾芻不應頭背肩膂而為擔
負擎持大樸若有犯者得惡作罪
緣處同前時有居士娶妻未久便誕
一息顏貌端正人所樂觀父便為子
設初生會付諸乳母令其養育子漸
長大於佛法出家日初分時著衣持
鉢入室羅伐城而行乞食忽遇其父
問曰汝已出家答言出家其父告曰
汝之此身由我生育令得成長於苦
樂事須相憂念汝弃出家誰當濟我
苾芻報曰我豈能為俗家之事時諸
苾芻以緣白佛佛言父母於子能為
難事荷負衆苦假令出家於父母處

應須供給時彼不知何物應與佛言
應除衣鉢餘物供給若无餘物可從
施主隨時乞求若乞求難得應以僧
常所得利物共相供給若无利物應
以僧常所食之分減取其半而為供
濟若常乞食隨他活者以已所須滿
腹食內應取其半濟於父母
緣處同前時有施主於聚落中造立
住處供養眾僧有老苾芻依此而住
時老苾芻為礼制底往逝多林六眾
苾芻為貪利故共作制法每為番次
常遣一人在門外立鄔波難陀次當
其直即於門外經行而住遂遥見彼
老苾芻来便作是念此何上座我應
就彼申其礼敬到已問言善来善来
彼便荅曰我今敬礼阿遮利耶鄔波
難陀即作是念此乃是其出家老叟
非但不識根本二師亦復未曾知其
敬法便調之曰善来老父因即引入
逝多林中為作解勞令其憩息時老
苾芻白言大德鄔波難陀我今須出
彼時問曰欲何所之荅曰我礼制底
事了還来鄔波難陀復勸令住彼言

大德我先不作在外住意遂於本處
留著三衣故我不應久為停息鄔波
難陀曰此有三衣勿為憂慮我當相
與應可持之即便授與大被毛緂小
褥氍毹持作三衣并充下服於日晡
後鳴揵椎時礼制底人悉皆共集老
苾芻曰鄔波難陀我暫出房旋礼制
底答言老叟汝无三衣云何礼敬即
取小褥充其下衣又以麁繩繞胷纏
束復持毛緂以毛向外作嗢呾羅僧
伽重大毛緂亦毛向外作僧伽胝既
作是已報言莫訶羅令可隨意而為
礼敬時老苾芻既著衣已即出房外
諸苾芻見咸作是言莫訶羅何處著
此戲弄衣來答言我此三衣皆以守
持如佛所制何名戲耶苾芻問曰何
人為汝持此三衣答言大德鄔波難
陀諸人聞已咸作是言除此人輩誰
復能為如此惡事以緣白佛佛言長
毛衣服有如是過汝諸苾芻但是一
切長毛之物咸悉不應持作三衣若
有犯者得惡作罪如世尊說制諸苾
芻咸不應畜長毛三衣時有淨信婆

羅門及諸居士以上毛緂及餘厚帔施諸苾芻苾芻生疑便不敢受彼諸居士報言聖者若佛世尊未出於世我等便以外道為勝今者世尊降臨生界我以仁等為上福田施此微物不蒙納受豈令我等捨善資粮從此世間趣於後世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應為受取作彼物想守持而用若是毛短體輕薄者此物應作長衣持之凡是厚大長毛等物咸應作彼施主物心而為畜用

第七子攝頌曰

鬚不窣覩波　任作鮮白色　隨意安燈處
一時出高簷

尒時佛在室羅伐城給孤獨長者往世尊處請世尊曰我今願以世尊鬚髮造窣覩波唯願世尊慈哀聽許世尊告曰當隨意作復言世尊唯願許我於彼鬚髮窣覩波上以鮮白物而為塗拭復於其處行列然燈而為供養佛言皆隨意作長者以燈安在級上油下汙塔佛言可於級下行列然燈有犬食油墜損油器長者白佛請

造燈樹佛言隨作牛來觸破長者白
佛請爲燈架佛言應作四面安燈使
非顯望長者白佛請作高層佛言隨意
第八子攝頌曰
門戶并層屋　及以塔下基　赤石紫礦塗
此等皆隨作
尒時給孤獨長者白世尊言唯願許
我於髮爪窣覩波中間空者爲作門
戶復安層屋并造塔基復以赤石塗
拭其柱於塔壁上紫礦圖畫佛言隨意
第九子攝頌曰
不應以橛釘　及昇窣覩波　開許金銀花
塔上以舍蓋
尒時佛在室羅伐城諸苾芻衆於供
養時欲以花鬘挂於塔上即便登躡
以釘釘塔挂諸花鬘時婆羅門居士
咸作是言仁等大師久除釘刺何故
今者以釘釘之時諸苾芻以緣白佛
佛言不應於窣覩波上尖刺釘之若有
犯者得惡作罪然於初始造塔之時
應出傍橛作象牙杙時諸苾芻至供
養時遂便登上窣覩波頂而安燈盞
佛言不於香臺頂上而設燈明若有

犯者得惡作罪時諸苾芻上窣覩波
安置幡蓋供養之物時婆羅門居士
咸共譏嫌不淨登躡佛言應使俗人
若无俗人應使求寂若無求寂諸苾
芻等應先濯足淨以香湯或塗香泥
作如是念我今為欲供養大師然後
昇塔若異此者得惡作罪若窣覩波
形高大者應可以繩繫相輪下攀緣
而上有婆羅門居士咸來詣髮爪窣
覩波處各持花鬘奉獻供養所有乾
花而不摒除不能淨潔佛言摒除時
給孤獨長者請世尊曰我今願以金
銀花鬘供養髮爪窣覩波佛言隨作
塔上鳥栖不淨穢汙欲於其上造立
覆舍佛言應作復為无門室閣損壞
佛言隨意開門

第十子攝頌曰

鐵作窣覩波　及以金銀等　許幡旗供養
并可用香油

尒時佛在室羅伐城給孤獨長者請
世尊曰願許我造鐵窣覩波佛言隨
作復言欲以金銀琉璃水精銅等造
作佛言應作雖作塔上未善莊嚴欲

以幡旗并雜繒綵而為供養佛言應
作時彼不解造旗法式佛言有四種
旗謂師子旗牛旗金翅鳥旗及龍旗
等苾芻旗幡上畫作四形復白佛言我
今先欲香油塗拭次以紫礦欝金栴
檀等作妙香水洗幾个窣覩波唯願
聽許佛言皆隨意作第三門了
尼陁那別門第四揔攝頌曰
尸鏁隨處用　瓷衣大小便　染衣損認參
尸鏁倚帶網　取米為衆食　寺內作私房
睒衣果无淨
第一子攝頌曰
居人應受用
爾時佛在室羅伐城具壽鄔波離白
佛言如世尊說於尸扇上應安鏁鈕
苾芻不知當用何物佛言除寶餘物
應作如世尊說苾芻應作倚帶不知
當用何物佛言七種縷中隨一應為
如世尊說聽畜網者應用何物佛言
茅蒯麻苧皆悉應作世尊復說許安
窓網當用何物佛言除寶餘並應用
緣處同前於此城中有一長者於三
寶中深生敬信意樂賢善遂於露形

外道娶女為妻長者告曰賢首无上
慈父是我大師常所供養及諸僧伽
勝上福田衣服飲食尒應供養時諸
苾芻常依僧次日日之中恒至此家
而受其食時彼長者遇有他緣詣餘
村邑告其妻曰我今有事須向彼村
如我在時於佛僧處常為供養勿令
闕之荅言聖子我依教作時彼長者
往苾芻處白言聖者我今有事須至
餘村唯願僧伽恒依僧次就我家食
荅言可尒時諸苾芻共相議曰彼長
者婦先无信心依僧次者及時早赴
時長者妻見苾芻至恚而告曰我未
辦食座復來數何故仁等平旦來至
時諸苾芻自相謂曰彼長者妻久知
無信我等早至今已見瞋明日臨中
應可就宅時長者婦明朝淩旦辦食
敷座而待苾芻是時僧伽臨中方至
女人報曰聖者我无餘事業唯作此
耶我於晨朝早已辦食并敷床座何
故仁等臨午方來時諸苾芻手相謂
曰我等早來已見瞋責臨中而至還
復被訶我等苾芻乞食常事宜可巡

家以自供濟更不往彼俗家而食時
彼長者事了還家問其妻曰賢首我
諸聖者常來食不答曰唯初兩日就
斯受食後更不來長者思惟應是我
婦現慳悋相令諸聖者不來受食時
諸苾芻巡家乞食入長者門長者見
已問言聖者仁等何不常來受食報
言長者我等先是乞食之人但持缽
行足得充濟答言聖者祇是我婦生
慳悋心然我田中歲禾新熟隨意持
去以充午食苾芻報曰佛未聽許以
緣白佛佛言作彼物想意爲僧伽持
者无犯復有長者於逝多林爲諸苾
芻造一別房於其房內多置牀褥及
諸利養時諸苾芻番次守護將別房
物置衆物中以緣白佛佛言其別房
物隨處受用又將利養和雜衆物佛
言不應和雜住別房者應可受用

第二子攝頌曰

隨處當用物　營作人所須　器具食燈油
隨施主應用

尒時佛在室羅伐城時有長者於舊
寺內別造一房於彼房中多施牀褥

及以利養並皆豐足時諸苾芻便將別物入衆物中佛言應隨住人而為受用所有利養亦不應和隨本施用時諸苾芻分衆利物不肯分與別房住人佛言雖受別房亦與衆利時諸苾芻差綴事人以見別房遂不差遣佛言依次應差於此城中有一乞食苾芻勸彼施主歸依三寶受五學處復於一時為彼施主說七有事福業讃其勝利施主荅曰我亦能作當作何事荅言應為僧伽造立住處施主報曰我有財物欲營福業未有人助苾芻曰今可將來我能助作時彼施主持物授與即請為造苾芻領物安己房中不為修造施主念曰我暫往觀新造住處營作了未施主既至不曾見有營作之處白言聖者何故多時不為營作苾芻荅曰營作之具是我所須此物並无若為興建施主報曰我所施物何不充用苾芻報曰此物已屬四方僧伽誰能損用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施主聽者應取此物作其器具時此苾芻因行乞食到

施主家長者遥見作如是言聖者仁既日日巡家乞食我所造寺誰當撿挍苾芻報曰我豈忍飢爲人造寺長者答言我所施物何不取食報言此物已屬四方僧伽佛未聽許以緣白佛佛言施主聽者應用便作上妙美好飲食隨情食用佛言不應如是應食麁食食麁食時无力撿挍佛言如僧常類苾芻食時藏其器具内閣室中復須燈油巡家而乞時彼施主復見乞油問言聖者欲何所作以事而荅長者報言何不用物具荅如前佛言施主聽者用時无犯彼便通夜不滅燈明佛言不應經夜留燈若取物竟便可滅除如是應知塗足等物所緣營事准上應用

第三子攝頌曰

令雨露僧物　夜半共分林　小座並依年

敷席咸同此

尒時佛在室羅伐城大衆苾芻披僧伽胝既出各分置於露處令雨爛壞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大衆卧具不應經夏令雨損壞不取舉者得惡

作罪時諸苾芻著僧伽衣浣染造鉢
令衣損壞佛言若著衆衣染衣造鉢
得惡作罪六衆苾芻人間遊行遇到
一村於彼村中有僧住處夜過初更
方始入寺至親友處各為解勞六衆
告曰汝諸具壽大師正法現住於世
仁等如何而不依教勿令於後生悔
恨心尒可隨年授我卧具時舊住人
便於夜半撿集僧祇所有小座牀褥
一處共分六衆苾芻使取卧具隨處
眠息供給繞了遂至天明是時六衆
告諸苾芻尒等收取卧具吾欲進途
主人告曰上座但求一夜自取身安
遂令大衆得黃熱病時諸苾芻以緣
白佛佛言不應於夜分僧卧具應隨
親友一夜而住若更停留可隨年與
若異此者得惡作罪時六衆苾芻遊
歷人間至一聚落於彼村中有一住
處既入寺已見舊牀席是時六衆便
於大牀并諸弟子各隨眠息然此六
衆並是耆年曾无有人輙能移動自
餘耆宿便於地上隨處而卧至天明
已詣逝多林時諸苾芻見已告言善

来善来所有遊履得安樂不答曰寧有安樂在地上卧竟夜不安報言具壽尒於昨夜何處房眠即以上事具告諸人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若大牀座及餘敷褥應從上座隨次行與

第四子攝頌曰

大小便利處　經行不惱他　洗足及拭鞋
釜竈不棄用

緣處同前時六衆苾芻常於大小便室来往經行并共談語教授讀誦種種調戲見他苾芻將欲入時遂相遮止告言汝且莫入我是耆年故作稽留令他生惱時諸苾芻起嫌賤心以緣白佛佛言大小便處不應經行久住相惱若有犯者得越法罪時六衆苾芻於洗足處貯水瓮邊駈他令起自言我是耆年應合先用佛言於洗足處若先洗時事未了者不應强喚令起得越法罪時有苾芻前入小便六衆後至告言我老佛言於先到者即可前入此處不應隨其年次復有苾芻洗足欲半六衆後来告言我大汝應相避佛言不應如是凡為上座須

識時宜雖合在先看事未周不應令起若令起者得越法罪時有苾芻以物拭鞋可欲將半六衆見奪報言我老佛言不應依年待先用竟未了奪者得越法罪復有苾芻釜中煎藥尚未煎半六衆便奪答言我老此應先用瀉之於地自將其釜佛言不合依年待先事畢然後方用若不依者得越法罪僧祇鐵鉢苾芻先用攪藥未了六衆復奪佛言不應若有犯者得越法罪

第五子攝頌曰

染釜及木鉢　僧鉢并飲器　刀石爪鼻物
支林不問年

緣處同前有諸苾芻用僧伽染器煎釜等物以煮染汁事欲將半六衆報曰我應先用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不應依年待先用竟若強奪者得越法罪時有苾芻先用衆鉢食猶未了六衆告曰我是耆年應與我用以緣白佛佛言待彼食了不應強取若故奪者得越法罪飲水器物准上應知時有苾芻剃髮將半六衆來至遂

奪其刀佛言若剃未了不應取用其
磨刀石准上應知剪甲小刀用割繞
半淨鼻鉗子現用未了及支牀物彼
卧時奪以緣白佛佛言此等諸物並
不依年待彼事終方可就取若不依
者得越法罪

第六子攝頌曰

羯恥那衣幢　缾線正縫時　滲汁雜物等
用時不應奪

緣處同前是時大衆有羯恥那衣幢
有一苾芻用此衣幢張僧伽胝等作
衣纔半六衆來見即便強奪我是耆
宿理應先用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
言他用未了不應輙奪待彼事畢方
可取之如其奪者得越法罪如是應
知缾線縫刺繞半用時六衆便奪佛
言待了方取不竟取者得越法罪若
用滲汁刀子及針剃髮衣坐砧皆不
應奪准前應知

根本說一切有部尼陁那卷第四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根本說一切有部尼陀那卷第五　別

大唐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第七子攝頌曰

外道覆認衣　作記死時施　有五種親友
得法獨應行

尒時佛在王舍城住竹林園時摩揭陁主影勝大王聞說妙法得見諦已遂與八万諸天子衆并摩揭陁國長者居士婆羅門等過百千數於大衆中制立嚴教擊鼓宣令普告國人不得有人輙為竊盜若有犯者駈令出國所有家資庫藏財物悉皆給與被賊之人是時世尊為憍薩羅國勝光大王說少年經得調伏已亦於國界作其嚴制於我國中不得有人輙行竊盜如有犯者斷其命根所有家資庫藏財物悉皆給與被賊之人尒時群賊咸悉逃竄二國中間屯營而住摩揭陁國有諸商人相隨而往憍薩羅國到彼界已時諸商主告其伴曰我今平安仁可歸去從者去已賊便遥見知无護者便共劫奪時諸商人

咸悉走向僑薩羅國投勝光王既到
王所前白王曰大王當知於此國界
先多交易今由群賊商侶不來時勝
光王勑大將軍名毗盧宅迦御可急
往捕捉群賊并所盜財將來見朕是
時大將部領四兵勇力軍衆象馬車
步往賊營處曠野林中彼諸群賊揔
集險林放捨兵戈分所得物尒時將
軍既遇見賊便於四面周迊列軍戰
鼓繞鳴群賊驚慴或有奔逃或遭殘
害或時被煞或復生擒取所盜財并
諸賊黨還至王所啓大王曰此是彼
賊并所盜財時勝光王告諸人曰汝
之本物各任將去商估賈客既認物
已諸外道輩亦取自財及赤石漆眼
并將苾蒭所有衣鉢時諸苾蒭後至
王所王曰仁等亦應認取衣鉢苾蒭
報曰此貨物中无我衣鉢王曰仁等
豈非先被賊刧答曰我亦被賊王曰
若先者宜應喚彼外道并將所認衣
物隨來時彼外道既聞王喚持衣即
來苾蒭見衣作如是語此是我僧伽
胝此是僧脚敧王告外道曰彼是小

賊汝是大賊强認他衣彼默无對王言聖者仁於衣物有記驗不令我得知此屬外道此屬苾芻苾芻報日我衣无記以緣白佛佛言苾芻衣物應為記驗不知云何佛言應為紐結或墨點淨及餘記驗方乃持之

佛在室羅伐城有一長者娶妻未久誕生一息其妻身死更娶後妻未久之間復生一子其第二子為母所苦於善法律情希出家既出家已遊歷人間其父後時遇遭重病定知將死命長子日我所有財應作三分子承父命遂即分三便報子言此是汝分用充家業一分屬吾以供葬事餘之一分與出家子使自歡日

積聚皆消散　崇高必墮落　會合終別離
有命咸歸死

說是語已遂即命終其出家子聞父身亡即到兄所孔懷相見兩共哀號問訊既終兄乃告日父亡之日先有遺言留一分財可宜收取苾芻念日如世尊說死後當與此非法財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凡在家者命欲

終時有攣緣心如是施財並宜収取
父分與財勿生疑慮既受財已於三
寳中而興供養其出家者臨終之日
无顧戀心若言我死後與者如是之
財即不應取
緣處同前有二苾芻共為親友言談
得意同處而居時一苾芻人間遊行
隨緣施化於本房中及經行等處忘
遺衣物并齒木土屑時彼親友為収
舉已遂起疑心即往白佛佛言収取
无犯然而親友有其五種云何為五
一者相愛二者心喜三者師長四者
得意五者彼聞用物情生悦樂如斯
五種聽許収用緣處同前時有長者
娶妻未久誕生一女年既長大便捨
俗累於佛法中而為出家時屬飢儉
乞求難得巡門乞食漸至父家父見
女来即前問曰聖女介於今者云何
濟命便報父曰乞食巡門實誠難得
雖經辛苦亦不充虛飢火所燒甚難
堪忍父聞斯語悽然不悦便告女曰
介若在家不出家者設无憐愛終須
供給從今已往每日可来家中受食

既受請已便於他日復將一伴來詣父舍受其請食父報女言我今无力能濟二人宜可獨來而取於食女報父言世尊不許一女獨行佛若許者不違斯告時苾芻尼具以上事白諸苾芻苾芻以緣白佛佛言若時飢儉乞求難得不充濟者聽苾芻尼從衆乞法於父母舍而作往還應如是乞敷座席鳴揵稚言白既周尼衆集已時乞法尼先從上座次第礼僧苾衆首前合掌恭敬蹲踞而住應如是乞大德尼僧伽聽我苾芻尼某甲今遭儉歲飲食難得若無飲食不能存濟我某甲今從尼僧伽乞於親族邊作往還住止羯磨願尼僧伽與我某甲於親族邊作往還住止羯磨是能愍者願哀愍故第二第三亦如是說羯磨白二准此應作如百一中說

若苾芻尼大衆為作與諸俗親往還羯磨竟此苾芻尼得獨行无犯往親族家隨意而食復至豊時即不應往如獨往者得越法罪

第八子攝頌曰

賒取他衣去　及為他和市　不高下買衣
應二三酬價
緣處同前時有苾芻於俗人處賒買
他衣將至寺內遂即身亡時彼衣主
既聞消息詣寺中告諸人曰某甲
苾芻今何所在苾芻答曰彼已身死
衣主告曰彼於我處賒取衣來今可
還直苾芻報曰仁今可去詣彼屍林
隨索衣直衣主報曰所有衣鉢仁等
共分遣向林中從屍索債如何釋子
欺誑於人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
苾芻身死所有衣鉢應還衣價復有
苾芻於俗人處賒取貴衣乃至苾芻
身亡之後是時衣主來至寺中問言
某甲苾芻今何所在答曰彼已身亡
衣主告曰其人我處賒取衣來時諸
苾芻還將本衣却付衣主報言彼所
將物是貴價衣今此相還全无所直
時諸苾芻不知云何以緣白佛佛言
應隨現前所有之物可充衣價應告
彼言其人已死現有斯物今以相還
宜生歡喜時有二居士共為交易一
人問曰此衣幾價衣主答曰二十迦

利沙波拏買衣人曰我今酬汝十迦利沙波拏時鄔波難陀来至其所彼之二人作如是念諸大苾芻出言決定我等宜應請斷其價二人共問鄔波難陁大徳此之衣物價直幾多是時鄔波難陁私問一人汝欲買衣爲當賣衣答言我買鄔波難陁報曰此衣價直二十迦利沙波拏又問第二汝欲賣衣報言我賣鄔波難陁報曰此衣可直四十迦利沙波拏二人交易賣索四十買酬二十因致紛諍買衣人曰我於和市人邊聞直二十衣主復云我於和市人邊聞直四十求相謂曰我等二人共於一處聽其斷價兩種不同定是彼人故爲鬪乱諸苾芻聞已白佛佛言凡諸苾芻不應爲他俗人斷價亦復不應於交易處諍論貴賤如和市法若有犯者得惡作罪時諸苾芻欲買衣服高下酬價俗人報曰我是小興生人仁等乃是大興生人時諸苾芻以縁白佛佛言苾芻不應酬價高下若諸苾芻欲買衣者應令俗人酬其買價若无俗人

應可二三得自酬價過此酬者得惡作罪

第九子攝頌曰

果樹差修理　四種不應分　果熟現前分

觀時莫諠戲

尒時佛在王舍城時頻毗娑羅王以一千根菴沒羅林施與僧伽時諸苾芻雖取果食不令看守遂致摧折而便荒穢頻毗娑羅王見林摧折問左右曰此菴沒羅林是誰園樹大臣答曰此是大王先以千株菴沒羅樹施與苾芻僧伽僧伽食已而不看守因即摧殘致斯荒穢然諸聖者曾不修理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於寺某業不應弃捨大眾應差守園之人令其修理時守園人遂安籬柵計諸果樹分布與人於樹根下而嚼齒木或時漱口或洗手面濯足浣衣是時林樹被溉灌已枝葉滋榮果實豐熟有眾多客苾芻來告舊人曰美果新熟仁應惠我舊人答曰我等已分仁何得食報言此是軌範師分此是親教師分此同親教師分此同軌範師分

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有四種物
皆不應分云何為四一者四方僧物
二者窣覩波物三者衆家病藥四者
寺資產物若有違者得惡作罪此等
諸果應行與僧時有賊來偷果世尊
告曰大衆應差守護園人既受差已
專為守護因斯闕食佛言更別差人
應早食已替彼令食如世尊說菴沒
羅果分與衆僧時守園人平等分與
其果有蟲佛言應審觀察蟲者簡却
先作淨已然後行之諸苾芻等淨果
之時高聲諠戲口出涎唾濺汙其果
佛言不得諠雜應聖默然而為觀察
若諠鬧者得惡作罪

第十子攝頌曰

无淨人自行　自取不應食　不選開其病
結界證耕人

如世尊說菴沒羅果應行與僧不知
誰應合行佛言令淨人行若無淨人
應使求寂求寂无者先作淨已苾芻
受取應可自行如世尊說差守園人
令其守護淨人求寂繞去之後衆烏
咸來啄損其果佛言應以樹葉蓋覆

淨人求寂事畢還來宜應指示時六
衆苾芻次差守園簡取美好菴沒羅
果持至住處受已而食時諸苾芻互
相謂曰美好之果久不見行報曰無
可將來咸被六衆簡取好者持至住
處令他授與皆自取食時諸苾芻以
緣白佛佛言不應自取而食若有食
者得惡作罪時六衆苾芻自選好者
令授而食與此與彼遂便鬧亂佛言
不應自選而食若有食者得惡作罪
无犯者若火力微應取熟者火力强
盛應可食生

緣處同前時諸苾芻人間遊行還至
一村於中有寺既入寺已不見一人
舊住苾芻先向晝日遊處寺內皆空
時客苾芻自相謂曰此之空寺既无
苾芻我等豈於無界之處而為居住
當共結界先結小界時舊苾芻遂即
來至客便告曰善來善來具壽仁可
來此我為解勞主人報曰具壽何為
却與我等解勞我是主人蹔向晝日
閑靜之處客便皆曰我欲結界已於
此處先結小界主人報曰我於此處

先已結界彼此懷疑為取先界為取後耶以緣白佛佛言應取先界後結不成凡客苾芻至他住處應可往經七八日已无人來者應共結界若異此者得惡作罪

緣處同前有一苾芻住阿蘭若處有二耕人共為鬪諍遂以身手手相摶打時此二人便以苾芻為證見者時彼二人相牽俱至王所各申道理言有證人令喚苾芻苾芻既至王自問曰此事如何苾芻白言大王若能自立要契如轉輪王者我能白王王然其契苾芻答曰此二鬪人更手相瞋俱行拳棒王既聞已二皆與罪苾芻告曰大王何故行罰向者立要如轉輪王行化於世王曰輪王如何行化答曰夫輪王者止其无益令行有益王曰若如是者二俱有犯各與輕罰兩皆釋放是時二人各生嫌恨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有鬪打者苾芻不應在傍看住若見諍者急捨而去如不去者得惡作罪

尼陁那別門第五總攝頌曰

菩薩像供養　吉祥大衆食　大會草茅居
集僧鳴大鼓

第一子攝頌曰

聽為菩薩像　復許五種旗　為座置尊儀
鐵竿隨意所

緣處同前若佛世尊自居衆首為上座者便有威肅衆皆嚴整世尊不在即无上事是時給孤獨長者來至佛所礼雙足已退坐一面而白佛言我今欲作贍部影像唯願聽許佛言應作欲安幡蓋佛言隨意時彼長者不知欲造何幡佛言有五種旗幡謂師子幡莫羯羅幡龍幡揭路荼幡牛王幡長者復請為贍部影像作座佛言可作又作鐵竿而懸旗幡佛言應作

第二子攝頌曰

供養菩薩像　并作諸瓔珞　塗香及車轝
作傘蓋旗幡

緣處同前給孤獨長者白佛言豈非佛為菩薩時廣作供養佛言如是我今欲為贍部影像隨意供養佛言應作世尊為菩薩時著諸瓔珞佛言如是我今欲為贍部影像作諸瓔珞佛言

隨意唯除脚刖耳璫餘皆任作我今欲作磨香塗香拭佛手足佛言應作佛爲菩薩時乘轝出入或乘御車我今欲作輦轝佛言應作復言爲菩薩時常持傘蓋隨從幡旗我今欲爲影像作其傘蓋并造諸幡佛言應作菩薩在家常著花鬘瓔珞以爲嚴飾我今亦作用莊嚴像佛言如是種種莊飾之具我皆聽作

第三子攝頌曰

吉祥并供養　花鬘及香合　諸人大集時
晝開門夜閉

佘時給孤獨長者請世尊曰佛爲菩薩時一切大衆以吉祥事恭敬供養佛若聽者我於贍部像前爲吉祥事并設供養佛言隨意應作我今復欲作頂上鬘及諸香合供贍部像佛言應作長者言我因贍部像莊嚴寺宇時諸苾芻彩畫其寺以諸香泥花鬘燒香末香奏諸鼓樂廣設供養時衆人等見此希奇生未曾有共相謂曰此之住處極妙莊嚴時諸苾芻見人鬧乱晝日開門俗人見已便起譏嫌

云偉生善以緣白佛佛言若有鼓樂
為供養時晝日開門至夜宜閉
第四子攝頌曰
大眾集會食 薜舍佉月生 眷屬五六年
並應為大會
尒時給孤獨長者設供養時衆多苾
芻等七衆俱集長者見已生大歡喜
作如是念如世尊說苾芻有五種時
施云何為五一者於客來人及將行
者而為給施二者於病人及瞻病者
而行給施三者於飢儉年及在險路
而行給施四者若得新穀新果及新
節歲先於持戒有德為供給已後當
自食五者若遇風雨寒雪之時應持
餅粥麨及諸漿往施衆僧勿令聖者
冒涉艱辛受我飲食安樂而住我今
見此苾芻苾芻尼鄔波索迦鄔波斯
迦遠來至此疲於道路若佛聽者我
當為此而設大會即往佛所礼雙足
已在一面坐白佛言世尊如佛所說
有五種時施廣如上說由觀菩薩大
會供養四方人衆悉皆雲集行路辛
苦若佛聽者我當設供佛言隨意應

作長者遂設无遮大會
尒時長者白佛言我今更設大會佛言
應作長者白佛菩薩生時是何月日
佛告長者薛舍佉月日月圓時是我
生日我今欲作生日大會佛言應作
我今欲為贍部影像而作香臺佛言
應作世尊為菩薩時經於幾歲而除
頂髻佛言五歲我今欲作五歲大會
佛言應作世尊菩薩於幾歲時重立
頂髻佛言六歲餘如前說世尊我欲
為作贍部影像作佛隨大會佛言應作
第五子攝頌曰
大會為草籌　不應雜乱坐　應打揵椎鼓
告時令普知
給孤獨長者設大會時六大都城並
皆雲集時諸苾芻亦復來至由斯廚
薦並皆闕少佛言長者應結草籌籠
時坐食苾芻食已不取而去以緣白
佛佛言苾芻食了應取草籌舉置一
邊方隨意去若作佛隨會已應須棄
之時諸苾芻不依大小越其次第相
雜而坐令行食者久延時節或時食
竟更有人來失其時候佛言應告時

至鄔告時至衆更不聞世尊告曰應
打揵稚猶尚不聞佛言應可吹螺并
復擊鼓然未普聞佛言打大鍾鼓佛
令打鼓打三下已即便長打諸有病
者及授事人致有闕乏佛言應待病
人請得食已并授事人食竟然後長
打若不令者得越法罪

第六子攝頌曰

集僧鳴大鼓　供了去幢幡　若多獲珎寶
隨應悉分與

如世尊說應打揵稚及吹雙螺者雖
如是作猶不普聞佛言應打大鼓令
響普聞為大會時遠近咸集設會雖
竟人猶不散世尊告曰應除供養所
設幢幡時衆見已自然散去作此會
時苾芻僧衆多獲珎財不知云何佛
言攝合得者先從上座乃至行末隨
其大小准法平分時諸苾芻猶自紛
擾佛言衆若多者應可千人與其一
分各自分之或復百人或二十人乃
至十人而為一分令自分取鄔波難
白佛言十人分中若一身死亡人之
分誰合得耶佛言若十人內已分衣

竟亡人之衣應入僧伽如其本分九人合得多亦准斯尼陁那了

根本說一切有部尼陁那卷第五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切有部目得迦卷第六　别

大唐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大門揔攝頌曰

家初為懺謝　第二定屬物　第三濟貧衣

目得迦揔頌

别門初揔攝頌曰

懺謝草田中　合免玉影勝　狗肉盖苾蒭

蜡酥根等聽

第一子攝頌曰

懺謝非近圓　觀求寂相貌　苾芻與尼法

手秉法皆成

尒時佛在室羅伐城時諸苾芻分作兩朋決擇義理便生鬪諍其小苾芻訶責大者時大苾芻退入房中情生忿恨如何卑小欺突於我既為瞋火所燒惱故因茲命斷生毒虵中時小苾芻心生追悔我為不善豈合瞋責上座苾芻我今應往從乞懺摩作是念已與諸苾芻俱往其處見彼門閉使以物開到苾芻所欲申頂礼白言大德願見容恕遂見齧毒大虵含瞋而住是時世尊以大悲力來至其所

告苾芻曰汝今應可礼彼雙足從乞
懺摩白言世尊云何令我礼此虵足
世尊告曰應作昔時苾芻身想而為
礼敬時彼苾芻向虵作礼世尊告曰
賢首汝應容恕即為毒虵說三句法
報言賢首汝於我所已修淨行應生
天上但由瞋火所燒害故生毒虵中
賢首應知諸行皆无常諸法悉无我
寂靜涅槃樂汝宜於我起淨信心由
此功德捨傍生趣生善道中時彼毒
虵便作是念我今不應親於世尊聞
三句法而更澂食養无益身諸傍生
類飢火寂强以不食故便即命終由
於世尊心生淨信於此命過得生天
上凡初生天若男若女皆悉法尒起
三種念我於何處死今於何處生由
何業縁而得来此即自觀見捨彼虵
身生此天上由於佛所起淨信心尒
時天子便作是念令我不應不至佛
所礼拜供養應往佛所報恩奉事時
彼天子即着上妙七寶瓔珞耳璫環
釧而自莊嚴光明赫奕以天妙花盛
鉢羅花鉢頭摩花分陁利花持是等

花適中夜已來至佛所即以天花散
布佛前礼雙足已在一面坐由是天
子威光力故令逝多林光明普照尒
時世尊觀彼天子意樂隨眠根性差
別而為說法時彼天子既聞法已即
於座上獲預流果既得果已白世尊
曰我今所證非父母等能作斯事廣
說如餘由依世尊慈善力故從三惡
道拔出於我置天人處生死流轉得
其邊際血淚大海皆令枯竭身骨大
山令已超過无始時來積聚二十有
身見山以智金剛杵而摧碎之證預
流果世尊我於今日歸依三寶證知
我是鄔波索迦始從今日乃至盡形
於三寶所心極淨信時彼天子礼佛
雙足右遶三匝忽然不現還本天宮
時諸苾芻於初後夜警覺勤修澄心
靜慮見逝多林光明赫弈咸作是念
為是梵釋諸天及四天王或是大力
天子等詣世尊所而為礼覲作是念已
行詣佛所頂礼雙足即以上事具白
世尊世尊告曰非梵天主乃至帝非
大力天子來詣我所而為奉覲汝等

頗懷有大毒虵我為彼說三句法不
白佛言見世尊告曰彼既命終得生
天上來詣我所我為說法使得見諦
遂向天宮以是因緣光明普照世尊
告曰以不容忍有如是過是故苾芻
若有瞋諍宜速懺謝共相容忍勿令
後時招斯過失時有苾芻新被訶責
即便就彼請其容恕遂增瞋恚而報
之曰看此與我極為嬈惱佛言不應
新被瞋責便就懺摩待彼停息可求
容恕
於此城中有二苾芻共論法義遂生
瞋忿少年苾芻訶責老者時老苾芻
入房而住起極瞋恚因即命過生毒
虵中尒時世尊命具壽阿難陀曰汝
可詣彼窟毒虵所稱我言教唱言无
病報言賢首汝已於我正法律中而
為出家於四沙門果隨一應證汝由
前生重瞋恚故生毒虵中故汝宜應
容恕於彼時具壽阿難陀承佛教已
詣毒虵所報言賢首佛於仁者問言
无病復作是語汝已於我正法律中
而為出家於四沙門果隨一應證汝

由前生重瞋恚故生毒虵中是故汝應容恕於彼是時毒虵在於房內詬詬作聲不忍而住世尊復命具壽大目連汝可詣彼蠹毒虵處傳我言告廣說如前目連至已時彼毒虵於户扇孔蹔出其頭復還却入世尊復命具壽舍利子汝可詣彼蠹毒虵處傳我言告亦如前說舍利子至已時彼毒虵於户扇閒露出半身還縮房內是時世尊自詣房中告其虵曰賢首汝已於我正法律中而為出家於四沙門果隨一應證未得其一汝由前生瞋恚重故生蠹毒中是故汝應容恕於彼虵遂出房向世尊前蟠身而住是時世尊告彼苾芻曰汝應求謝此蠹毒虵白言世尊我欲如何行懺謝法佛言應禮雙足白言世尊豈非落在傍生趣中我今云何禮敬其足世尊告曰汝心緣彼苾芻前身想存目前方禮其足時此苾芻作是想已便禮其足虵即以頭覆苾芻頂如懺謝法世尊告曰汝諸苾芻由瞋恚故生此過失是故苾芻若相瞋恨應速

懺摩請後相瞋且應求謝彼懺摩時轉增瞋恚佛言應先致問後乞容恕彼仍不受佛言應受至相近處不為礼敬佛言至勢分處即應致礼彼應荅言无病若不介者二俱得罪

復有二苾芻平章法義情生忿恨是時少年訶責老者其少苾芻自知非理礼老者足求請懺摩是老苾芻默然而住少者念曰此既極瞋不容忍我待其瞋息後當就謝時老苾芻往舊房內懷瞋而住時少年者至彼房中執足頂礼告言大德幸見容忍彼發大瞋告餘人曰大德請觀此人故來惱我少年便念由佛世尊遣我懺謝應以慈心利益心而自安住然此苾芻既見我來情无喜樂我復何須求彼容恕便不復中來就礼敬後於異時其老苾芻與餘苾芻來往經行共為言語時少年者向彼行處欲礼餘人餘人見已告老者曰尊者此人戒淨何不懺摩老者荅曰此有惡心但來礼汝時老苾芻語傍人曰汝今目擊但礼於汝不礼於我親驗此人

定懷惡念時彼傍人報少者曰此人戒淨何為不礼時少苾芻廣說前事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允為諍者至相近處應為礼敬彼應答言無病不修行者俱得惡作罪應但合掌而為敬礼尒時具壽鄔波離白世尊曰正受戒時其受戒者作如是語具壽不應與我進受近圓時諸苾芻强為其受不知此人成近圓不佛言鄔波離不成受已發言尚名捨戒況正受時得名善受如世尊說求寂年滿二十應受近圓而此求寂不知年幾時諸苾芻亦起疑念不受近圓是時彼人防心而住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應察彼相時諸苾芻露彼形體觀其隱處及以腋下彼生羞愧世尊告曰可於高象牙杙上及笐竿等挂絡鉢袋或餘衣物而告彼言汝今可取彼衣鉢来當舉手時應觀腋下毛相長短復白佛言如諸求寂正受戒時諸苾芻衆遂便為彙苾芻尼羯磨而受近圓得名受不佛言成受近圓諸苾芻得越法罪

第二子攝頌曰

草田村略說　生心褒灑陁　賊縛不同德

六開僧教罪

尒時佛在室羅伐城時諸苾芻與諸商旅共伴而行至褒灑陁日見有空閑軟草之地共相謂曰諸大德好軟草地我等於此為褒灑陁即便共坐為長淨事乃至事了勇健商人悉皆過盡時諸苾芻隨後而去咸被賊劫来入寺中時舊苾芻見此客来便即問曰善来大德安樂行不荅言何有安樂我被賊劫僅存餘命時諸苾芻以縁白佛佛言不應貪其軟草平處而為長淨須逐行伴至村邑巳方為長淨如世尊說近村邑處方為長淨時諸苾芻半巳入村半在村外便作是念我今別住為作長淨為不作耶時諸苾芻以縁白佛佛言其入村者應集一處而為長淨在村外者離村勢分共集一處為長淨事苾芻未集不應長淨若不集者得越法罪又諸苾芻共諸商旅在道而行至長淨日諸苾芻等告商人曰賢首整住我今

欲為長淨之事商人告曰此有賊怖
仁可急來我不還住時諸苾芻隨伴
而行作如是語可於此住可於此住
遂至天明諸苾芻等以緣白佛佛言
不應至日而不長淨應隨道行共為
長淨彼在路行共為長淨時諸商旅
皆起譏嫌白言聖者我等畏賊咸悉
默然仁等何因故高聲耶時諸苾芻
以緣白佛佛言不應廣說應略長淨
然彼商人尚懷譏論世尊告曰應可
心念而為守持有六種事心念守持
三不捨三不分別長不捨別請作長
淨及隨意事應如是說今十四日僧
伽長淨我苾芻某甲於十四日亦為
長淨我苾芻某甲於諸障法自陳遍
淨我今且為守持長淨若於後時遇
和合衆我當共和合衆而為長淨滿
諸戒聚故如是三說若至此日應為
長淨而不作者得惡作罪時諸苾芻
人間遊行被賊所執賊相告曰君等
令可淨諸苾芻時諸苾芻知彼賊意欲
行煞害告彼賊曰何意仁等欲害於
我賊曰汝等苾芻與王大臣長者商

客並悉相知彼於仁處情深信敬仁
當告彼彼於我等為无利益為此須
淨是時衆內有一苾芻犯故妄語便
自念曰我今被縈帶罪身亡當生惡
趣喚餘苾芻就於屏處說所犯罪時
賊見已告曰仁者欲往何處苾芻報
言我作少許苾芻法事時賊復云汝
欲逃竄耶但可住此不應餘去是二
苾芻即對賊前說所犯罪大德存念
我苾芻某甲犯如是罪此所犯罪我
今於大德前從清淨來並皆發露說
罪我不覆藏由發露說罪故得安樂
不發露說罪不安樂第二第三亦如
是說是時群賊見說罪已問言仁等
不作故妄語耶荅言不作若如是者
隨意當去慎勿告人云此相遇時彼
苾芻心生追悔我對俗人說所犯罪
以緣白佛佛言汝等苾芻凡諸賊若
是險處貴人汝對說罪此名善說
緣處同前時有苾芻人間遊行為賊
所執賊相告曰仁等今可淨諸苾芻
時諸苾芻即知其賊當欲害已告諸
賊曰何意仁等見害於我賊同前告

乃至為此須淨苾芻報曰但能放我
終不説汝是時其賊作如是語為要
契巳然後相放仁等每於月十五日
大衆咸集有所宣説其所説法應為
我等而廣説之我當放汝時彼衆內
有苾芻誦戒通利即為廣説波羅底
木叉竟賊主告曰尊者應去隨所至
處慎勿説我時諸苾芻既得免巳後
生疑念我等對賊説別解脱經以緣
白佛佛言允是賊者林野貴人汝對
説者此為善説
緣處同前時諸苾芻在跋蹉國遊行
人間為賊所執賊相告曰仁等今可
淨諸苾芻是時賊中有一先是苾芻
相近住人告諸伴曰何勞煞此應以
連根茅草可急縛之令其飢渴自餓
而死時彼群賊即以茅草縛諸苾芻
棄之而去時跋蹉國王夕 烏陀延為
獵而出遇到其所告從臣曰此是鹿
熊耶走騎觀察乃見苾芻問言仁是
何類苾芻答曰是出家者於何類中
是釋迦子何為此住答我被賊縛以
何物縛答曰生草王曰何不拔起報

曰世尊為我制其學處若復苾芻壞
生草木者得波逸底迦王即下乘自
手解放各施三衣捨之而去時諸苾
芻遂生疑念我等對王說其罪相以
緣白佛佛言汝諸苾芻必有如是剎
帝利種灌頂王者為說罪相此為善
說復白佛言對有犯人得說露不佛
言不應對有犯人說露其罪必有難
緣對說无犯然於同犯罪人不應對
其說悔

緣處同前有一苾芻情多愧恥堅持
禁戒愛樂學處忽於一時犯初衆教
便生換悔情懷羞恥形色羸黃積漸
成病病有餘苾芻來慰問曰大德何故
身體痿黃有何病苦彼默不荅後有
得意苾芻來問彼即具陳報言具壽
若實介者我今為汝白諸苾芻荅言
汝若告者我當自煞穿向他國方陳
其罪時彼二人相隨而去彼於半路
便即命終時伴苾芻作如是念所為
之人今已命過我於今者不應住此
即還本處諸苾芻見告言善來大德
所有遊履安樂行不昔日共伴今何

所在即便啼哭告曰其人已死發言而歎雖知諸法皆悉无常然彼苾芻帶罪而死墮捺落迦幾時當出由斯我憶非常惻怛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彼釋迦子是從罪出告諸苾芻凡是罪者我說由心能從罪起不由治罰是故我聽必有如是禀性慚愧應對一人而說其罪時諸苾芻有解經者解律者解論者犯衆教罪彼向衆中陳說其事有餘人見便作是言此等大德是妙階道彼由造罪到如是處餘苾芻等當復如何以緣白佛佛言應詣他處陳說其罪此諸苾芻同前命過佛言應對一人而為說露復有大福德人或是衆首上座亦應對彼一人說悔

第二子攝頌曰

合免者應放　穿渠遣衆行　一日至四句

皮肉皆不淨

尒時佛在室羅伐城具壽阿難陀次當番直尒時憍薩羅國勝光大王來詣其處礼雙足已在一面坐時阿難陀於聖教中略為說法王言大德我

无他事為我廣說時阿難陀更為略
說王復白言聖者我无他事願為廣
說知是至三阿難陀答言大王王雖
无事我有他緣王言大德有何作務
報言大王我當寺直應須撿挍工便
念曰此是我事即便敬礼奉辞而去
往詣佛所頂礼佛足白世尊言我是
刹帝利灌頂大王但是我所作事求
即應作若是皇后應作若是太子及
以大臣并諸將帥群寮人庶所合作
事各依職位而悉應作世尊乃是无
上法王唯願世尊應合免者放免其
事慈愍故世尊是時默然許可時勝
光王從座而去尒時世尊告諸苾芻
汝等當知我今聽許應合免者不應
差作知僧事人時諸苾芻不知誰是
合免之人世尊告曰解經解律解論
者此等應免時六衆苾芻纔讀誦得
兩三品經遂便自說我是持經者我
亦合免知僧事人以緣白佛佛言遍
持經部方免知事復有但持一兩波
羅市迦遂便自說我是持律者亦應
免我世尊告曰遍持律部方免知事

復有唯讀一二小論遂便自說我是持論者亦應放我世尊告曰於持論部方免衆使

緣處同前時憍薩羅國勝光王邊隅反叛王令一將持兵討罰遂被他敗振旅而歸如是至三被降歸國時執政大臣遂白王曰賊兵强盛軍將无功自非大王親臨討罰无由降伏時勝光王擊鼓宣令遍告諸人但於國内解執刀者咸可從征時王親自嚴整四兵罰彼不臣國守而住其城時險卒難降伏是時大臣復白王曰給孤獨長者有大福德天神擁護彼若來者與或歸降時王遣使告長者曰我有少緣要欲相見長者承命即詣王軍時彼賊徒尚未降伏既歷多時王問長者仁不有心念居家不即白王曰我實无心緣彼家室但有翫心願見僧衆時勝光王勑留守曰在彼聖衆不應與教方便遣來我欲相見留守大臣見王教已便作是念我令云何不與其教令阿離耶得詣王處時有老臣便相謂曰我為方計令諸

聖衆自詣王軍而非我等與其教令
去斯不遠有古王梵授故舊苑園並
悉摧毀詐言重修決渠穿寺以此方
便彼當自往留守大臣將諸部從入
逝多林便於寺內以繩絣絡決渠通
水諸苾芻等問言賢首汝何所作報
言聖者天子有勑欲令我等於王舊
苑令重修治逝多林內通渠洩水苾
芻告曰云何仁等壞佛髮爪窣覩波
耶荅曰此乃王教令欲如何我无二
頭誰能非勑衆便告曰幸可暫停我
自詣王共為商度苾芻問曰今欲往
彼當日還不大臣荅言不得乃至七
日亦未能迴以緣白佛佛言若諸苾
芻有大衆事者我今聽彼齋四十夜
守持應去諸苾芻衆不知云何守持
世尊告曰先敷座席次鳴揵稚以所
為事先白衆知衆既集已應可勸奬
情樂苾芻汝能為僧伽守持四十夜
出界行不彼應荅言我能次一苾芻
先為白已次作羯磨守持而去時具
壽鄔波離白世尊言頗得守持一夜
出界行不佛言得復白言守持二夜

三夜乃至十夜或二十夜或三十夜或四十夜出界行不佛言得復白世尊頗得守持過四十夜出界行不佛言不得應須過半住於界內如世尊說守持一夜對誰應作佛言應對一人乃至七夜咸對一人若過此者對僧伽受如世尊說皮非淨者其肉淨不佛言皮非淨者肉亦非淨乃至筋骨並皆不淨

第四子攝頌曰

影勝王牀施　王母物入僧　烏鵄鵂鷲鷹
苾芻不應食

尒時王舍城摩揭陁國未生怨王弒提呬子由提婆達多極惡知識所破壞故其父影勝如法聖王枉斷其命時未生怨王情懷追悔見父牀座涕淚交流大臣報言昔日先王深信聖衆應以牀座奉施僧伽即遣使者送其父牀施僧住處時諸苾芻受彼牀已於門屋下而敷置之王於一時詣僧住處見其父牀在門屋下復增悲涕是時大臣白言聖者大王本意不欲見牀爲斯事故持以奉施仁等云

何敷在門下令王璽見悲涕轉增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不應以王臥具安在門下彼敷廊下起過如前佛言不應敷在廊下彼便以牀置於房內諸不信人便起譏謗先王之牀苾芻已賣而為飲食世尊告曰於月八日或十五日於廊簷下而為敷設諸不信人見復謗曰此非先王所臥之牀王所臥牀苾芻已賣共為飲食以緣白佛佛言宜於牀上明書其字此是頻毗娑羅王所施之牀此牀既尒其勝光王為母施物廣說同此

緣處同前於夜分時忽然降雹大傷禽獸是諸人等悉皆夜出所有堪食禽獸之類咸悉持歸時六衆苾芻為性好樂多食久眠晨朝起已瞻視四方看於人家有火烟起或於田野見鳥群翔即往其處而求飲食時見鷲鳥從空飛下因即相報俱往其處取諸自死鳥鵝白鷺鵂鶹鵰鷲擔負而歸時婆羅門居士見而告曰阿遮利耶何用此物荅言我將欲食彼復問言不應食物何故食之荅曰所應食

者求之既无豈於此物而不得食因
被譏嫌以緣白佛佛言苾芻不應食
諸烏鵲白鶴鵰鷲之類如其食者得
越法罪

根本說一切有部目得迦卷第六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根本說一切有部目得迦卷第七

大唐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狗肉不應敢　并食屍鳥獸　及以同蹄畜
亦不食獮猴

第五子攝頌曰

介時佛在室羅伐城時屬儉年諸俗人等多食狗肉時六衆苾芻於日初分著衣持鉢入城乞食隨所至處人皆告曰聖者可去實无一物堪以奉施其家釜内有營食處六衆見已便問彼言汝舍釜中是何飲食荅云狗肉問言仁等食狗肉耶荅言我食六衆報言我依仁等而為出家汝所食物宜應與我彼便授與六衆苾芻受肉而去是時群狗既聞肉氣共来圍繞獆吠隨行時諸居士見而告曰聖者何故被群狗逐荅言我所持者是其狗肉問言仁者食狗肉耶荅言我食因被譏嫌以縁白佛佛言凡諸苾蒭不應食狗及以鵄鵶并諸鳥獸食死屍者咸不應食若有食者得惡作罪

緣處同前時有盜賊偷憍薩羅國勝光大王厩中上馬將入闇林遂斷其命棄其頭尾持肉而去六衆苾芻性多饕餮晨朝遍望觀察四方遥見闇林有諸鵰鳥從空飛下因即相報共往其處見彼所棄馬尾頭蹄因相謂曰鄔波難陀我今豈足糞掃之物遂共收取時掌馬人尋蹤而至問六衆曰仁所著者是大仙服如何更作斯惡行耶問言我作何事荅言王厩上馬仁等偷煞報言此非我煞是賊偷来煞而取肉頭蹄及尾弃地而去我等將作糞掃物取馬主譏曰此實可愛糞掃之物以緣白佛佛言汝等苾芻諸有同蹄之畜豜狢等類並不應食若有食者得惡作罪時有獼猴攀條遠躑忽然墮地因即命終六衆見已持還住處置於釜內自煑時有女人失其兒子尋逐蹤緒入逝多林察見六衆於大釜內煑彼獼猴女人見已搥胷叫曰嗚呼我兒於此被煑是時六衆挑獼猴手以示女人女人叫曰禍哉此是兒手次挑其脚女人告言

禍哉是我兒脚次舉其頭女人復言禍哉是我兒頭復舉其尾告女人曰你之兒子亦有尾耶女人告曰豈復仁等食獼猴肉答云不是汝兒我食何過諸人聞已便起譏嫌以緣白佛佛言汝諸苾芻獼猴之貌有類人形是故苾芻亦不應食若有食者得惡作罪

第六子攝頌曰

小盞及衣角　皮囊等有過　除其鐵一種
餘物任情爲

佛在室羅伐城時有苾芻身嬰重病爲苦所逼便往醫處報言賢首以所宜藥爲我處方醫人答曰有下灌藥宜可用之病速瘳愈告言賢首世尊未許答曰仁之大師慈悲爲本必緣此事開許无疑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醫人處方用下灌藥當隨意作彼以小盞而爲下灌便棄其藥佛言不應以盞而爲下灌彼以衣角灌藥如前弃佛言不應衣角又以皮灌復還弃藥佛言不應用皮彼將葉裹佛言不應宜可作筒彼將鐵作熱而且鞕佛

言除鐵一種琉璃銅等咸隨意作

第七子攝頌曰

甘蔗酪肉麻　藥有四種別　大麻蔓菁粥
根等粥應食

尒時具壽鄔波離白世尊言其七日藥亦得用為盡壽藥不佛言得即如甘蔗體是時藥汁為更藥糖為七日灰得盡形鄔波離酪是時攝漿是更取酥為七日燒酪成灰便為盡壽鄔波離肉是時藥脂成七日燒肉成灰變為盡壽隨事應服時有苾芻身嬰病苦往醫人處問言賢首我今帶病願為處方醫人答曰聖者應食大麻粥苾芻告曰世尊未許我云何食醫答同前以緣白佛佛言醫人處方聽食麻粥或是蔓菁根莖花葉及其子實並除風疾咸應作粥而噉食之

第八子攝頌曰

聞許粆糖飲　得為七日藥　生心為五事
並彼應共分

尒時世尊人間遊行至一聚落時有長者宿世因緣應受如來之所化度尒時世尊知彼長者受化時至詣其

住處是時長者即為世尊於彼寬廣
敷設牀座尒時世尊就座而坐時彼
長者礼雙足已在一面坐是時世尊
觀彼長者意樂隨眠根性差別而為
說法示教利喜令彼長者以智金剛
杵破二十種薩迦耶見山獲預流果
既得果已白世尊曰我今所證非先
祖父母所作非國王作非諸天作亦
非沙門婆羅門等作亦非親友及宗
族作由依世尊大師力故如是廣說
乃至受三歸依心生淨信尒時世尊
為彼長者宣說法要日時遂過佛及
大衆悉皆絕食長者白佛言我今欲
作非時漿佛言隨意應作即去營辦
粆糖等漿奉佛及僧諸苾芻等以其
過甜不能多飲以緣白佛佛言蘭菖
石榴及橘柚等接使破碎以物濾
勿令稠濁和攪而飲時具壽鄔波離
白佛言其粆糖飲頗得守持經七日
不佛言得齊何應飲乃至澄清未醋
已來體未變者隨意當飲尒時佛在
室羅伐城時有長者請具壽阿難陀
就舍而食時給孤獨長者身嬰重病

世尊聞已與侍者阿難陀詣長者處問其疾苦是時長者為佛敷座世尊就座即為長者說法要已從座欲去時彼長者請世尊曰唯願哀愍今受我食尒時世尊默然許之時阿難陀白佛言先有長者已請我食佛告阿難陀應捨先請與餘苾芻有五種事心念皆成謂分別衣守持衣褰灑陀隨意事及受人請

緣處同前時屬儉年諸苾芻衆乞食難得有數信婆羅門及諸居士請耆宿苾芻就舍而食時諸苾芻但受一請餘皆不受世尊告曰若於儉年飲食難得隨有請喚皆應受之身自食已於餘苾芻咸應共食不被請人亦詣彼舍施主告曰仁不是我所請之人便不與食世尊告曰其受請者應可先受食兩三口為表相已作如是言居士此諸苾芻乞食難得我將此食迴以施之汝可隨喜如是二三隨所得食皆應迴授其最後者應自飽食

第九子攝頌曰

醫教應服酥　油及餘殘觸　并開服藥合

除十為淨厨

緣處同前有一苾芻身嬰重病問彼醫人醫人報曰應可服酥病當除差以緣白佛佛言醫人處方隨意應服時病苾芻於其夜分將欲食酥無人為授佛言應自取服若酥難得應可服油油更難得遂便廢闕時餘苾芻有殘觸酥油彼作是言我有酥油然是殘觸佛若開者汝當取服以緣白佛佛言病者貧无設是殘觸服之無犯具壽鄔波離白佛言如世尊說汝諸苾芻應持服藥合者其事如何佛言除四寶已餘皆得畜介時世尊在薛舍離告諸苾芻有十種地不應結作淨厨所謂露地門屋下房簷前温煸堂洗浴室官人宅制底邊外道家俗人舍尼寺中若煑食時皆得惡作鄔波離白佛言若結一室共作淨厨既作法已上下傍邊皆成淨不佛告鄔波離若大衆共許結此一處作淨厨時上下四邊勢分之內悉皆成淨

第十子攝頌曰

根莖葉花果　皆應灰酒浸　水攪而飲用

并許其異食
尒時世尊既度釋子出家其人昔慣
飲酒由斷酒故身色痿黄以緣白佛
佛言但有造酒之物所謂根莖葉花
果等並屑為末以白布裹可於無力
不辭淡酒中而為浸漬勿令器滿而
封蓋之後以清水投中攪飲或以麴
及樹皮并諸香藥擣簁為末布帛裹
之用杖擫繫懸於新熟酒瓮内勿令
醫酒經一二宿以水攪用斯之二種
時與非時隨飲无犯
如是能令酒渴止息汝諸苾芻以我
為師者不應飲酒不與不取乃至不
以茅端渧酒而著口中
如世尊說莎底苾芻應與異食者當
云何與佛言初生犢子糞尿并蠍路
陁樹灰一菩提樹灰二刧畢他三阿
說他四鄔曇跋羅樹灰五溺蠍路及
入地四指下土相和一處攪而隨用
不知何人應取佛言令信敬者取還
令信敬者授
目得迦別門第二揔攝頌曰
定物有主處　須問憍薩羅　從傍須先差

大藏會尼衆

第一子攝頌曰

亡物不應移　莫捨賊遺物　屍林亦復介
隨許並應取

介時佛在室羅伐城有一長者多饒財寶造一住處施與僧伽及諸卧褥供身雜物咸持奉施有少苾芻在此而住共相謂曰諸具壽卧褥資具既甚豐盈若舉置時恐多損壞隨足受用所有餘物應可分與苾芻僧伽即如其議所有餘物悉皆分與隨近僧伽時有乞食苾芻遊行至此時舊住者便為解勞彼客苾芻問言具壽頗有餘長閑卧具不答曰此无閑物諸客苾芻於破牀上苦卧通宵至於晨朝執持戶鑰向俗人本寺主處既至彼已就座而坐即為長者宣說法要讚歎七種有事福業長者答曰此之福業我今已作苾芻答曰仁之住處猶乏卧具我於昨夜眠一破牀極受辛苦其寺本主報言我以衆多卧褥資具奉施大衆豈非苾芻將我施物向餘處耶苾芻問曰識鏁鑰不答言識

識即與長者共往觀察時彼長者到住處已問舊苾芻我以衆多臥褥資具奉施大衆今並何在時諸苾芻即以上事具答施主長者告曰應可取來我本要心施此住處以緣白佛佛言不應持此處物與餘住處應隨定處而受用之若私與者應全酬直若不還者得重越法罪

緣處同前六衆苾芻共諸商旅人間遊行時諸商旅咸被賊劫然彼賊徒將物不盡棄之而去時六衆苾芻隨賊後行見其遺物遂相告曰難陀鄔波難陀奇哉豈足糞掃之衣可共持去即取衣物物主來至見六衆持衣便共譏曰我所有物賊不奪者仁復重偷尊者者大仙不造斯惡行問言我作何事答言汝偷我衣苾芻曰賊奪汝衣棄之而去作糞掃想我等取之以緣白佛佛言賊奪商旅所遺棄物不應取取若取物者得惡作罪復有商主被賊所偷持物不盡所有殘餘諸居士等告曰仁者隨樂取取苾芻不取世尊告曰若隨聽者應取

尒時佛在王舍城時六衆苾芻往寒
林中傳屍之處遂便共見衣裳傘蓋
及以柴樵而相謂言難陁鄔波難陁
多糞掃物可共持去其守屍林旃荼
羅等後來至此便作是念誰刼奪此
深摩舍鄣是時六衆經七八日共相
謂曰難陁鄔波難陁深摩舍鄣計應
豈有糞掃之衣可共往彼收斂其物
既至彼已時旃荼羅遂即執捉告曰
阿遮利耶所有王家課役之事皆悉
出在深摩等舍鄣云何仁等他所掌物
而竊取之以緣白佛佛言汝諸苾芻
深摩舍鄣他所掌物衣蓋柴薪並不
應取若有取者得重越法罪復有餘
處掌屍林人既懷信敬告苾芻曰隨
意取衣彼不敢取以緣白佛佛言若
彼聽者隨意應取

第二子攝頌曰

有主天廟物　苾芻不應取　看病人不應
勸他捨法服

尒時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
園六衆苾芻與車商旅涉路而行忽
於中途其車軸折時彼商主斧斵折

軸別將餘軸替之而去六衆苾芻即
取折軸於四衢道中埋令竪立自相
謂曰此應名作車軸天尊旣建立已
捨之而去時有長者以食祭祠復有
餘人於斯乞願若能令我稱所求者
當為天尊造立堂舍并婆羅門衆一
百八人於日日中常來設會作斯新
願得稱所求即於其所造立堂廟時
諸商旅往來至此咸以衣物劫貝毛
等奉施天尊六衆重來見彼天廟商
估雜踏車馬駢闐多有資財非常豐
贍共相謂曰車軸天尊奇豐衣物我
等今者應可取之時守廟人見其取
物白言聖者我於此處恒作修治云
何仁等有主神堂衣毛劫貝而便輒
取六衆報曰汝久寒賤何處得有如
此天廟本由我等創斯建立以折車
軸將作天尊不體來由湯生恡護時
鄔波難陁奉打車軸以手拔出諸人
告曰設尊者造或可餘人而我依此
以為活命如何見奪所有衣資時諸
居士咸起譏嫌苾芻以緣白佛佛言
不應輒取有主天廟所有衣貫劫貝

苾芻等若有取者得重越法罪有餘天
廟隨意令取時諸苾芻並不敢取以
緣白佛佛言若他聽者是即應取
緣處同前時有苾芻身嬰病苦如世
尊說令病苾芻於僧伽中宜修福業
時瞻病者告病人曰可於僧田少當
行施病人答曰我无一物令應持我
三衣施之時瞻病者持衣奉施僧伽
受已賣衣共分苾芻病差遂闕三衣
以緣白佛佛言不應勸病苾芻施人
三衣勸他捨者得越法罪然僧伽不
合受此三衣假令受者不應分散身
闕當還若有分者得惡作罪
第三子攝頌曰
物須問施主　眾利可平分　二天合均分
餘眾應加減
尒時佛在室羅伐城時有長者施僧
尼二眾食復以財物奉施二眾諸苾
芻等不知云何應分其物以緣白佛
佛言應問施主隨語而分
緣處同前時有六十苾芻人間遊行
詣一村所彼有長者久懷正信請諸
苾芻就舍而食是時居士作如是念

彼諸苾芻各以一衣而爲妻施彼食
來竟復有六十苾芻尼衆而行乞食
諸人告曰某長者家有諸苾芻正受
供養仁等可往尼便就彼亦受其食
長者念曰我今云何以衣過施應從
老者行與時彼長者以六十張氎置
上座前苾芻不知云何共分以緣白
佛佛言此是二衆利物應共平分
緣處同前有一長者設二衆食并施
財物時苾芻等與諸求寂平等分之
時近圓者因生嫌恨我等所要三支
伐羅彼諸求寂上披縵條下著一裙
二衣便足如何使我共彼平分以緣
白佛佛言苾芻苾芻尼應平等分若
求寂男求寂女三分與一式叉摩拏
二分與一欲受戒人亦二分與一如
是應知

第四子攝頌曰

憍薩羅白氎　佛子因飡敷　室利笈多緣
廣論營造事

尒時世尊與千二百五十苾芻於憍
薩羅國人間遊行遇至一村時有長
者請佛及僧并常隨徒衆就舍而食

時有六十苾芻尼人間遊行亦到此
村巡家乞食至長者宅亦請受食時
彼長者供佛僧已便以白氎千二百
五十張安上座前諸苾芻等不知云
何分其施物時六十尼作如是語我
等前已得半施物今者亦應持半與
我以緣白佛佛言苾芻與尼計人分
施不應中半

復有長者請佛及僧就舍而食諸苾
芻等時至赴食唯獨世尊不赴其請
令使請食寺內而往佛有五因緣不
往赴請廣說如常令欲為諸弟子制
其學處時彼長者敬重耆宿行與上
酥并酥煮餅中年行油煮餅至於下
行與油麻滓并麻滓煮菜時具壽羅
怙羅親為世尊取其餘食持至佛所
礼雙足已於一面坐諸佛常法於取
食者歡言慰問彼苾芻等得美好食
不羅怙羅白佛言諸僧伽等得好美
食極是豐足世尊告曰汝今何故身
形羸瘦時羅怙羅說伽他曰

食油能有力　酥乃足光暉　麻滓及菜蔬
何能有色力

佛告羅怙羅問汝身瘦因何便以食
事荅我羅怙羅具以上事而白世尊
佛言誰爲僧伽上座荅言是我鄔波
馱耶佛告羅怙羅拔師舍利子此是
惡食不名善食何不觀察中下座食
佛告諸苾芻僧伽上座所有行法我
今制之爲上座者初見行食人來應
先教長跪合掌唱三鉢羅佉多上座
即應告言可平等行時彼見行美菜
餅等事事來時咸作是語便成廢闕
世尊告曰創始行鹽即須報言可平
等行元煩一一若違所制得惡作罪
時具壽舍利子聞世尊說不名善食
遂便以指抉吐其食具壽鄔波離白
世尊言舍利子所受之食彼便吐出
世尊告曰汝諸苾芻非但今日我鄔
其食彼便嘔出於過去世我鄔其食
當時已吐汝今應聽昔有婆羅門常
爲唱讀共一婆羅門童子遊行人間
至一聚落彼便置此童子於聚落外
息在池邊語言汝今於此可暫時住
我入村中乞求變食童子遂往時有
旃荼羅穰來至池邊就水食麨時彼

童子見而告曰丈夫仁可恵我少多麨食便報童子曰可縫棊器即便縫棊時旃荼羅以麨授之是時童子見麨濶膩即報彼曰此麨何故濶膩荅曰膩器盛麨因斯帶濶是時童子尋食其麨彼婆羅門從村来至告童子曰汝今亦可入此村中乞取麨餅童子告曰我已食麨彼便問曰何處得耶荅曰於旃荼羅處得婆羅門曰此是不淨惡人汝何取麨時婆羅門遂生嫌賤時彼童子即便吐麨佛告諸苾芻汝等勿生異念彼時唱讀婆羅門者即我身是彼童子者即舍利子是往時由我吐其麨食復於今日為我訶責還吐出食

尒時佛在王舍城羯蘭鐸迦池竹林園住時彼城中有一長者名室利笈多元是露形外道門徒即是聚㡽色迦姉妹夫也其聚㡽色迦深信三寶作如是念我今宜可勸室利笈多知佛僧伽是上福田即便告曰佛及衆僧汝能設食覩供養者獲福无量彼便告曰令我供養佛及僧者汝亦為

我請晡㘓拏及彼弟子設食供養時衆衣色迦便作是念我今若其不見許者遂令彼人於勝福田有大損失普施一切此復何違即許爲請時室利芝多復生是念我若先請沙門喬荅摩就舍食者彼衆衣色迦後不肯請晡㘓拏及諸弟子而設其食遂報彼曰尒可先請晡㘓拏等就舍而食我於次後請佛僧伽而申供養即便許之尋往晡㘓拏處廣申言論情歡喜已遂便告曰仁者晡㘓拏及諸弟子願至明日就我舍食時晡㘓拏便生是念豈非此人於沙門喬荅摩處見有過失情不信樂今於我所起慇重心我於今者獲大利益又此先祖是我施主今復歸向正是其宜即便受請時衆衣色迦即於其夜營辦飲食敷設座席安置水盆晨朝遣使往晡㘓拏處白言時至飲食已辦唯願知時時室利芝多告晡㘓拏曰聖者知不然沙門喬荅摩但有俗舍來請命時創到彼門先以右脚蹈其門閫便現微笑有侍者阿難陀即偏袒右

肩右膝著地合掌請曰大德大聖如
来及如来弟子非无因緣輙現微笑
大德此等有何因緣彼便荅曰如是
阿難隨非無因緣輙便微笑然佛所
至之處皆為授記能令大衆發敬信
心仁等今往取衣色迦處入彼舍時
應如是作亦復能令大衆生敬信心
即然其事時哺嚫及諸弟子圍繞
而去詣衆衣色迦住處既至彼已到
其門閫遂開口大笑時露形弟子頂
礼其足合掌問曰大德非無因緣如
是勝人輙開口大笑彼便告曰其實
如是非无因緣我以天眼觀見无醉
池側有雄獼猴逐雌獼猴隨後而走
是時腳趺從樹蘋墮因即命終今我
念曰如此之畜无識有情為婬欲故
受大憂苦時衆衣色迦聞此語已遂
作是念此婬女兒向針行裏更欲賣
針我今折挫令其改肅即為哺嚫等
及諸弟子敷設妙座以上妙飲食滿
威鋼鉢置鉢於上下安雜味奉露形
無於哺嚫等器下安諸雜味上以餅
覆而授與之彼便念曰我是教主合

受好食如何長者而不見與長者請
曰何不食耶彼便告曰此但有餅无
雜味宜可將来是時聚底色迦(舊云撅揵伽者
訛也)長者即於其前說伽他曰
應合見者不能見　不合見者詐言明
尚觀池側獼猴死　如何不見鉢中羹
是時長者於鉢餅下示其雜味時彼
耆愧即自念言我被挫折待少食訖
發為呪願令現在未来所設福業空
无果利彼既食罷即為呪願說伽他曰
若人少行惠施時　及以供養設食時
此非言辭詰責時　令其善福皆無報
時聚底色迦長者有守門人既聞事
已便作是念斯无智人受我舍食妄
陳呪願令無果報此婬女兒我今料
理令其落節彼遂當門傾穢不現復
搜門閑令其半出時晡㘓拏尋並出
門便被泥遠遂便倒地頭觸門閑打
破流血時守門人說伽他曰
正是門閑抽出時　及以穢現傾水時
打破其頭血流時　此時善福還无報
時晡㘓拏持其流血詣室剎筏多處
時彼見已問言大德何意頭破流血

若斯答曰彼衆灰色迦長者頂禮於
我即便告曰仁大有幸存命出來我
今作計令彼𠪚荅摩及僧伽衆入我
宅中不活而出時室利笈多遂生是
念我今宜往𠪚荅摩處請其受食彼
若定是一切智人必不受請如非一
切智即便見許時室利笈多即往佛
所共相問訊在一面坐復從座起請
世尊曰佛及僧伽願能明日就我舍
內受一食耶

根本說一切有部目得迦卷第七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勑雕造

根本說一切有部目得迦卷第八　　別

大唐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第四子攝頌室利笈多之餘

尒時世尊便生是念此室利笈多由於我處當見諦理又彼意乱造諸惡行若不受請與彼聖諦而為障㝵我宜受請尒時世尊黙然而受室利笈多即生是念此喬答摩非一切智此是怨家我當返報彼即還家便於夜半在門屋中掘作大坑於其坑內燒佉炭聚既絕烟焰將物棧之覆以青草復於其上更布薄土便於食內置諸毒藥時聚衣色迦妹是笈多妻見而問曰仁今欲何所作答曰擬煞怨家即問彼言誰為怨家沙門喬答摩即其人也妻曰若佛大師是怨家者誰當得作尒親友乎時彼笈多便作是念此是彼親生来一處於沙門喬答摩情深敬重將无發露我密事耶便令入一小室反鏁其門即命脯囑挐及无衣衆仁等可集看害怨家我欲煞彼喬答摩衆已設火坑食內安

毒時諸外道昇閣而坐共相告曰我於此處觀喬荅摩被火燒害復看食毒悶絕之時顛蹶于地令我門徒悲皆快意時室利笈多晨朝起已敷設座席安置水瓮楊枝澡豆已命使者曰汝可往詣喬荅摩處傳我言曰喬荅摩來食已辦訖宜可知時是時使者既承教已詣世尊所礼雙足已請世尊曰長者室利笈多作如是語飲食已辦具陳白佛

尒時世尊命具壽阿難陁曰汝應遍告諸苾芻等不得一人輙尒在前入室利笈多舍待佛先入餘隨後行時具壽阿難陁唯然受教即往諸苾芻所具傳佛教尒時世尊於日初分着衣持鉢與諸苾芻將欲詣彼長者住宅是時竹林園內舊住天神礼佛足已請世尊曰願佛莫入室利笈多舍何以故彼有惡意欲害如來造逆害事作諸罪業佛告天神諸无利事我已斷除彼復何能作其逆害天曰彼有惡意門掘大坑滿中積火欲害如來佛告天神一切欲火瞋火癡火我

以智水令皆沃滅於世間火何能爲
害時彼天神復白佛言彼以毒藥置
在食中欲害如來佛告天神於諸欲
毒瞋毒癡毒我以智阿揭陀藥已變
吐棄出諸餘凡毒何所能爲佘時世
尊次入王舍城彼城天神禮世尊足
從願如來莫入室利笈多舍乃至廣
說問答如上
佘時世尊詣室利笈多宅既至門所
時彼宅中舊住天神禮佛足已而白
佛言唯願如來莫入此宅乃至廣說
如上時長者妻在幽室中作斯念曰
准計令時佛到第一門又計令時至
第二門以其雙足俱蹈火坑又計令
時世尊大師身陷火坑禍哉如來今
被煙薰咳嗽流淚猛燄纏身衣隨火
化時彼女人多說苦辭迷悶而住是
時世尊既至中門方欲舉足蹈頭摩
花從坑踊出時匝遍知安庠舉足蹈
彼蓮花入笈多宅內是時笈多見是
事已生希有心即便告彼脯闍拏曰
請觀世尊神通變現彼告長者曰汝
令隨順喬荅摩所爲幻術長者曰然

令幻術仁等若具一切智者亦可試
作如是幻耶時彼露形外道懷羞帶
怖俯面視地曲躬而出是時長者深
懷愧赧不能見佛便詣妻處告言賢
首令可出來礼世尊是彼便荅言何
有世尊汝與惡人已煞如來時彼長
者荅言賢首誰有能得害如來者然
我羞愧不能見佛其妻遂出即將長
者詣世尊所俱礼佛足是時長者縱
身伏地不能重起云我何面敢覲尊
顔妻乃合掌低頭白世尊言願佛慈
悲容恕長者无聞地獄極重之愆世
尊告曰汝今可起我已容恕彼便歎
言如來應正等覺无違順長者即
從地起歡喜踊躍如死重蘇而白佛
言唯願大悲少為停住我當辦食佛
語鄔荅摩來食已辦說宜可知時荅
言長者豈非遣使已白時至作如是
曰實有斯語大德我於世尊作无利
事佛言我已悉斷諸无利事汝復何
能作無利益白言世尊我將毒藥已
置食中欲害如來及諸聖衆佛告長
者貪欲瞋癡諸毒中火我已除棄餘

[illegible] 第八張 别

何在言食若熟者應持供養
尒時世尊就座而坐所有供食置上
座前佛告具壽阿難陀曰汝可遍語
諸苾芻等若未唱三鉢羅佉多已來
不應一人輙先受食時具壽阿難陀
如佛所勑告諸苾芻次遣一人於上
座前唱三鉢羅佉多由是力故於飲
食内諸毒皆除是時長者便自行食
初從上座終至下行周遍觀察作如
是念柰何今日從老至少被毒所中
悶絶于地唯有世尊少動容色然此
衆中竟无一人為毒害者既見此已
深起信心夫婦二人見食事了澡漱
復訖即取卑座在佛前坐為欲聽法
尒時世尊觀彼二人隨其根性為說
法要既聞法已以智金剛杵破二十
有身見山證預流果既獲果已白言
世尊今此所證非我父母等之所能
作乃至受三歸生淨信廣說如上白
言世尊我從今已往於諸外道若男
若女不開其門於佛僧衆及鄔波索
迦鄔波斯迦等長開其戶世尊令彼得
見諦已即便起去還本住處安庠而

坐告諸苾芻僧伽上座所有行法我今制之凡於衆首為上座者所有供食置在衆前先令一人執持飲食或先行鹽在上座前曲身恭敬唱三鉢羅佉多未唱已來不得受食當知此言有大威力輙違受食得惡作罪（三鉢羅佉多譯為正至或為時至或是密語神呪能除毒故昔云僧跋者訛也佛教遣唱食前今乃後稱食遍非直失於本意上座未免其愆訛替多時智者詳用）佛在室羅伐城時有長者造一住處修營纔半便即命終長者之子次紹家業諸苾芻等詣長者宅告其子言賢首汝父造寺功已將半不幸命終所有殘功汝可修造彼便告曰何遽利耶寺極宏壯我无力造若佛見聽減小作者我當營造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不能大造聽其小作復有俗人造一住處未了而終子繼父業時諸苾芻同前告子子言我愛宏壯若聽大者我當為作佛言隨情大作復有長者造小窣覩波造半命終子知家業時諸苾芻往詣宅所告其子言賢首汝父先造窣覩波功已半訖遂便命終所有殘功汝宜修造彼便告曰

聖者我愛壯麗此塔形小若佛見聽
增大作者我當修造以緣白佛佛言
如樂大者隨意大作
復有長者造大窣覩波其功已半忽
然命過同前告子子言我今貧乏不
能大作若聽小者我當作之佛言隨
情小作
然造窣覩波小者得增大大者不應
減小若有俗人能大作者善如不能
辦苾芻應可勸化助造若塔相輪久
故破壞佛言應可修營時有先下故
輪更造新者時久不成佛言不應先
下造新者訖方下故輪若佛形像泥
綵虧壞苾芻生疑不敢營飾佛言或
增令大或可相似隨意而作諸彩畫
壁不分明者苾芻生疑不敢重畫佛
言應可拂除更為新畫諸餘葉紙佛
經磨滅苾芻生疑不敢揩拭佛言應
拭故者更可新書
第五子攝頌曰
從像入城中　受吉祥施物　旗鼓隨情設
苾芻皆不應
爾時佛在室羅伐城是時給孤獨長

者請世尊曰我欲奉請贍部影像来入城中廣興供養佛言長者今正是時彼諸苾芻不知誰當從其像入佛言少年苾芻皆可從入于時衆少不甚嚴麗佛言應令五衆苾芻苾芻尼正學女求寂男求寂女侍從圍繞時有淨信婆羅門及諸居士等以上妙瓶持吉祥水注苾芻手并授施物曾无一人輙敢受者世尊告曰長宿耆年諸苾芻輩應展右手受吉祥水并受施物時諸苾芻无有鼓樂引像入城佛言應鳴鼓樂鄔波離白佛言如世尊說應鳴鼓樂者不知誰當作之佛言令俗人作復白佛言苾芻頗得鳴鼓樂不佛言不合唯除設會供養佛時告樂人曰仁者汝今應可供養大師不應无故撃鼓作樂作者得惡作罪

第六子攝頌曰

豫先為唱令　五衆從行城　應差掌物人
尼无別輪法

尒時薄伽梵在室羅伐城世尊既許形像於節會日行入城中時諸婆羅

門居士等共告苾芻曰阿遮利耶形
像雖入我等不知聖者豫先為告令
者我等隨力各辦上妙香花吉祥供
養脩治道路嚴飾城隍瞻仰尊儀式
脩景福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去
行城時七八日在應可唱令普相告
知至某日某時將設法會仁等至時
各隨己力具辦香花於某伽藍咸申
供養于時雖在街衢而為告令時諸
人衆尚有不聞以緣白佛佛言當於
繒素白氎明書令詞可於象馬車轝
之上街衢要路宣令告知至行城日
无多侍從佛言應令五衆圍繞隨從
而行時有淨信婆羅門居士等以諸
雜物施與苾芻苾芻不知此物誰應
合受如世尊說長宿耆年諸苾芻等
應可受之彼既受已復自持行財物
既多遂致疲極世尊告曰應令少壯
苾芻而舉其物既持至寺積成大聚
遂被賊偷佛言應可差人守護其物
應知是差大衆集已先問彼苾芻云
汝某甲能為僧伽作掌衣物人不答
言我能次令一苾芻應為白二羯磨

大德僧伽聽此某甲苾芻樂與大衆
作掌衣物人若僧伽時至聽者僧伽
應許僧伽今差苾芻某甲當與大衆
作掌衣物人白如是次作羯磨准白
應知
是時苾芻多獲施物苾芻尼衆作如
是言大德今獲施物應分與我若不
與者我等尼衆別作朋行苾芻聞已
遮不許作尼於異時遂別爲朋族隨
意而行時諸俗人問苾芻曰阿遮利耶
今此行道爲同爲異荅言不同俗人
告曰大師現在遂破僧輪不相承稟
別爲聚會時苾芻尼亦獲財利苾芻
以緣白佛佛言苾芻尼衆不應別作
輪行若有作者是破僧方便得窣吐
羅罪佛言諸苾芻衆所得利物亦應
分與苾芻尼衆不與者得越法罪
第七子攝頌曰
應差分物人　上座宜准價　不得輙酬直
索價返還衣
尒時大會事了多獲財物諸苾芻衆
不知云何分其物佛言應差分物
人當如是差大衆集已先可問言汝

某甲能為僧作分衣人不被峇言能
次一苾芻應為白二羯磨
大德僧伽聽此苾芻某甲樂與僧伽
作分財物人若僧伽時至聽者僧伽
應許僧伽令差苾芻某甲當與衆作
分財物人白如是羯磨准白應作
時分衣人敷座席鳴揵稚為言白已
後集僧伽賣所得衣苾芻不知誰應
賣衣佛言僧伽上座應准衣價是時
上座遂賣准衣更无人買佛言初准
衣時應可處中勿令太貴太賤初准
即與佛言不應待其價極方可與之
時六衆苾芻見他准價故增衣價及
至與時便作是言我不須衣欲為大
衆多增衣價佛言若衆賣衣其不買
者不應故增其價若故增者得惡作
罪是時六衆增價得衣便即披著見
索價直即還本衣佛言未還價足不
應著衣若未還價而著衣者得惡作罪
第八子攝頌曰
寺大藏其層　將衣者應用　怨怖若止息
住式用僧秖
如世尊說苾芻造寺應為五層香臺

應可七層門樓亦作七層苾芻尼遶
寺應為三層香臺門屋並各五層者
由其重大遂便頹毀苾芻以緣白佛
佛言應除上層由尚頹毀如是漸次
應留以堪為限從佛世尊現大神通
已後敬信之人乃至邊方亦皆造寺
苾芻住已遂被驚怖時諸苾芻並皆
逃竄時有賊來盡取衣鉢令諸苾芻
並闕衣服以緣白佛佛言僧伽臥具
不應令失如要須去應可持行時一
苾芻見怖緣至持僧祇帔與諸苾芻
相隨而去既至日暮有耆宿苾芻告
言具壽有僧祇帔我既年大准次合
得汝應與我即便持與彼取而臥至
天明已告言具壽可取帔去下座答
言若須披著即准耆年有怖持行不
論年幾此僧祇帔可自持去以緣白
佛佛言將去者應用後時怖息苾芻
告曰此是僧物因何獨用荅言佛教
令我受用佛言我據怖時蹔聽受用
僧祇臥具恐怖既除應如常式

第九子攝頌曰

若有大衆會　鳴鼓集衆僧　衆大別為行

檢教人先食

尒時佛在室羅伐城給孤獨長者請世尊曰我欲於逝多林設大法會願見聽許佛言今正是時於設會日六大都城諸苾芻等咸悉來集人衆既多遂失時候佛言應打揵稚雖打揵稚衆鬧不聞佛言應擊大鼓聞鼓聲時應集食處時諸苾芻可隨大小依次而坐行飲食時未至行末日遂過午時諸苾芻多有絶食佛言人衆若多應須量准別作行頭各於上座安置飲食可一時行然諸俗人行餅果時不能平等佛言應差苾芻看行餅果彼既老已受取而行存意觀察令其周遍然此苾芻待衆食已時過絶食佛言若檢挍人應於齋食先取其分食之无過

第十子攝頌曰

凡於尼衆首　應安一空座　為待餅苾芻
欲苦勿增價

尒時佛在室羅伐城時有衆多苾芻尼人間遊行遇至一村時彼村中有一長者情懐敬信請諸尼衆就舍而

食時窣吐羅難陁苾芻尼親為上座是時有一乞食苾芻共諸商旅遊歷人間至斯聚落巡門乞食時有村人告言聖者有諸尼衆在長者家受其供養仁今可往就彼受食聞已詣彼時苾芻尼白言尊者大衆食竟能為呪願及以說法應居上座若不能者可在一邊食罷而去時彼苾芻赧然恧曰我待食了說法方行者時既延遲恐失商旅遂於一邊食了而去漸至室羅伐城時諸苾芻見而告曰善來善來具壽所有遊歷安樂行不荅曰寧有安樂被苾芻尼深見褻辱問言何意即便具告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若一苾芻一苾芻尼然此苾芻宜居上首應先受水及受其食或一或三乃至衆多苾芻尼處若一苾芻亦為衆首應先受水及以受食凡苾芻尼所食之處於上座首留一座處假令求寂在後來至就座而食是上衆故若不尒者諸苾芻尼得越法罪時給孤獨長者於逝多林設大會已妻妾男女悉捨與僧時諸苾芻不知

云何以縛白佛佛言應問長者彼既
問已長者答言應可准價賣之苾芻
共准是時六衆爭共上價有一孫苦
女人見增其價遂生恐怖白長者言
我是孫苦勿見遺棄時諸苾芻以緣
白佛佛言孫苦女人性多愁怖汝諸
苾芻不應增價而買若增價者得惡
作罪應隨施主敬信得心所論酬直
當為受取

目得迦第三別門總攝頌曰

資具衆邪親　若差不用俗　正作長者施
剃刀室親波　鉢器恭承水　及浣鉢等事
此之十二頌　總攝要應知

第一子攝頌曰

十三資具物　隨名而守持　自餘諸長衣
委寄應分別

尒時佛在室羅伐城時諸苾芻人間
遊行時有苾芻忽然遇病既乏醫藥
遂即命終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
從今已往制諸苾芻畜藥直衣若遇
病時賣以充藥如世尊說制諸苾芻
畜藥直衣者時諸苾芻得已定潦守
持而畜後時買藥全不得價以緣白

佛佛言其藥直衣不應浣染應持新
氎并留其縵（西國出白氎一雙此方當絹一疋也）時具壽鄔
波離白佛言如世尊說諸苾芻等守
持三衣世尊復開畜藥直衣者不知
云何佛言我今開許諸苾芻等得畜
十三資具衣苾芻不知何者是十三
資具衣佛言一僧伽胝二嗢呾羅僧
伽三安呾婆娑四尼師但那五裙六
副裙七僧脚敧八副僧脚敧九拭面
巾十拭身巾十一覆瘡衣十二剃髮
衣十三藥直衣是名十三資具衣時
具壽鄔波離白佛言如世尊說苾芻
應畜十三資具衣者云何守持佛言
隨一一衣各別牒名而為守持應如
是說對一苾芻具壽存念此僧伽胝
衣我今守持已作成衣是所受用三
說餘衣守持准此應作其藥直衣應
加為病因緣是所受用復白佛言此
十三衣外更有餘衣不知云何佛言
應於軌範師及親教師而作委寄分
別持之應如是分別對一苾芻作如
是說具壽存念我苾芻某甲有此長
衣未為分別是合分別我今於具壽

前而為分別以鄔波馱耶作受寄者
我今持之三說
第二子攝頌曰
癡不了三藏　此等十二人　失性復本時
訶言應採錄
具壽鄔波離請世尊曰有幾種人不
應訶言不採錄佛言有十二種人云
何十二　一者愚二者癡三不分明四
不善巧五者无慙六有瑕隙七界外
住八被捨弃九言无次緒十捨威儀
十一失本性十二授學人復問世尊
有幾種人應訶佛言有其三種一者
住本性二言有次緒三不捨威儀云
何是愚佛言愚者謂愚其惡惡說其
惡說作其惡作說難捨草云何為癡
佛言謂不持蘇怛羅不持毗奈耶不
持摩窒里迦不分明者謂不明三藏
教文言不善巧者不善三藏教理言
無慙者謂於四他勝中隨犯一戒言
有瑕隙者謂新作鬪諍或譖有怨嫌
言界外者謂界外住人言捨弃者謂
是僧伽以白四法而為捨弃言無次
緒者謂作妄語離間麁礦雜亂語言

捨威儀者謂捨本座言失本性者謂作不應行事於諸學處不知修習言受學者謂是犯重不覆藏人衆作白四羯磨與令學復白佛言失本性人訶羯磨時不須採錄訶不成訶者如其此人還住本性得成訶不佛言成訶

第三子攝頌曰

若差十二人　斯語成訶法　受時言我俗

此不成近圓

具壽鄔波離白佛言如世尊說若爲其人正羯磨時此人許成訶者大衆差遣十二種人作如是語諸大德不應差我此所出言應採錄不佛言並須採錄言不成訶者我據行治罰時作如是說世尊如正近圓時其人自言我是俗人此人得成受近圓不佛言設近圓已自言是俗尚失近圓何況受時此等皆據有心捨戒

根本說一切有部目得迦卷第八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根本說一切有部目得迦卷第九　別

大唐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第四子攝頌曰

不用五種脂　隨應為說戒　因億耳開粥

王田衆應受

尒時佛在室羅伐城如世尊說有五種不淨皮履不應持者時六衆苾芻用五種不淨脂膏以塗皮履時勝光王象聞脂氣驚怖逃奔是時六衆作如是語君等何不捉持此象答曰我不能持苾芻報曰我能為持仁等若能為我持者我今當酬餅果之直是時六衆遂向下風其象即住諸人報曰聖者仁等解明呪耶群象驚走我等不禁仁等如何遂令象住六衆報曰我實不解誦持明呪我等但以上象脂用塗皮履聖者王之好象若傷損者豈非仁等作无利事共生嫌賤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汝諸苾芻不應以上象脂膏用塗皮履若有塗者得惡作罪上象既然上馬師子及以虎豹熊皆不合

尒時佛在王舍城頻毗娑羅王詣具壽阿難陁處頂礼雙足白言大德阿難陁今者豈非聽法之日復是褒灑陁時我得聽不答言大王當知褒灑陁者但是苾芻共所作業非俗合聽王即起去然佛世尊知而故問阿難陁何故王来而不聽法即便起去彼即具荅佛言汝有大失向者令王得聞此波羅衣木叉者王必信生深信恭敬既生淨信能為信首是故我今聽諸王等及以大臣有淨信心意樂聞者應可為說佛言若復有人雖是尊貴而无敬信如此之人亦應為說若有貧人亦應為說若是貧窮無不敬信樂欲聞戒不應為說尒時佛在王舍城具壽說籠拏二十億苾芻従小以粥長養由出家後遂不得粥身體羸瘦痿黄无力是時世尊知而故問阿難陁曰何故說籠拏二十億身極痿黄羸瘦无力時阿難陁以緣白佛佛言從今聽許說籠拏二十億苾芻隨意食粥時阿難陁即傳佛教告彼苾芻曰世尊聞尒隨意食粥彼便

報曰為是揔開大衆為我一人荅曰唯尒一人說龍拏二十億曰由此因緣諸同梵行譏誚於我汝說籠拏二十億今者出家大有所獲昔在占波巨富无疋捨七象王而為出家乃於今時唯求薄粥世尊若許因我開聽大衆食粥我亦隨食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我今因說籠拏二十億為先首故聽諸大衆咸悉食粥是時淨信婆羅門居士等多持好粥施苾芻等時影勝王聞佛聽諸苾芻隨意食粥王以千畝良田奉施大衆諸苾芻不敢受田以緣白佛佛言為僧伽故應可受田所收果實衆應受用

第五子攝頌曰

俗人求寂等　並不合同坐　兩學有難緣
同處非成過

尒時佛在室羅伐城具壽鄔波離請世尊曰凡諸苾芻合與俗人同牀坐不佛言不合必有難緣同坐无犯復白佛言得與求寂同座坐不佛言不合若與小者及半擇迦汙苾芻尼并犯五逆外道趣外道者賊住別住不

共住人等亦不合同座必有難緣同座无犯又問得與授學人同牀坐不佛言不應必有難緣隨意同坐得與俗人同枯牀一處坐不佛言不應必有難緣隨意同坐如是乃至不共住人咸悉不合必有難緣同坐无犯若同牀坐廣說如前若瓶甎席以爲障者坐亦无犯

第六子攝頌曰

正作不令起　隨年坐染盆　應共護僧園
勿燒營作木

尒時佛在室羅伐城時諸苾芻坐小牀座作浣染縫衣治鉢等事是時六衆苾芻推起自坐令他廢闕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浣染等時苾芻正作不應令起遣他起者得惡作罪六衆苾芻凡所至處自恃上座排他令起時彼苾芻不肯爲起以緣白佛佛言應隨年次修位而坐如世尊說隨年坐者六衆苾芻見他食時自在後至遂令他起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若彼苾芻正食之時上座後來不令小起令他起者得惡作罪可隨處

坐食具壽鄔波離白佛言如世尊說正食苾芻不應令起不知齊何名食時佛言下至受鹽或受食菜皆不合起如世尊說苾芻受食不應起者六衆苾芻向上座處故先受食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不應先往上座頭坐故為受食作者得惡作罪凡諸苾芻應善知座次僧伽所有貯染汁坑及諸盆器有一苾芻先取染衣六衆苾芻作如是言具壽我年長大先合用之瀉却染汁强奪將用令彼苾芻事便廢闕以緣白佛佛言但是僧伽煑染之器及以染盆他正用時不應强奪事訖方取未了取者咸得惡作如世尊說染器汙時不應取者是時六衆纔染片衣故令汁汙意留染器妨彼受用佛言若總以衣內染色中方名染汙不應少物故作留㝵如有犯者咸得惡作

緣處同前時給孤獨長者作其木柵園逝多林時諸俗人毀破木柵盜將草木苾芻以緣白佛佛言令人遮護既令遮護弃木逃去无人採拾咸悉

爛壞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壞充
用者可入僧厨以充新用餘堪用者
取付作人時六衆苾芻隨其營作所
堪用木並破燒壞以充煮染時諸苾
芻以緣白佛佛言苾芻不應燒營作
人要須雜木如有犯者得惡作罪

第七子攝頌曰

長者所施物　問已應留舉　隨處莫廢他
洗身方入寺

尒時佛在室羅伐城時給孤獨長者
請世尊曰佛聽許者我今更欲以逝
多林重施僧伽佛告長者隨意應作
時彼長者於逝多林內所有樹木是
男聲者則為男子衣服而嚴飾之女
聲樹者作女人服而為嚴飾乃至寺
中庭經行處門屋下浴室內衆食堂
供病堂常食堂悉皆如是為嚴飾已
捨與僧伽時諸苾芻得此衣服不知
云何以緣白佛佛言應問長者既往
問已長者答曰隨所施處物應屬彼
佛言是男女聲樹乃至遍寺所有衣
服隨其處所各以箱篋藏舉若於後
時逝多林內人作大會還隨其處準

前嚴飾在墻壁者應將畫壁若在溫煖堂應買新以充然用在浴室者供洗浴事在貯水堂者以充大衆時非時漿用若在供病堂應與作美膳供養或時近或復樓閣簷前經行處或近門邊現前僧應分若寺中庭內者爲四方僧用時諸苾芻作斷或禪堂靜處之處修諸善品是時六衆來至此堂喚他令起云我者年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不應於此而作隨年令他苾芻輙為起動若令起者咸得越法罪時諸苾芻從座而起整去經行六衆遂來坐其座處令他廢事佛言他先坐處不應輙坐汝等苾芻欲經行時先以綺帶或僧脚欹留安坐處然後經行復有苾芻於廊庭柱打拍皮鞋有餘苾芻見而嫌耻以緣白佛佛言道行軌式我今當制凡諸苾芻道路行時欲須入寺隨有水處安置衣鉢抖擻衣已次浴身體下至手足洗濯塵垢添淨水瓶方以破布揩拭皮鞋然後披衣容儀詳審徐行入寺

第八子攝頌曰

剃刀并鑷子　用竟不應留　便剃若了時
元宜室中住

如世尊說剃刀鑷子應隨畜者六衆苾芻自取僧伽剃刀鑷子剃髮既竟他取不還報云後時我更須用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汝等苾芻用衆刀訖不應便留用刀既然石鑷刀子及承足物應知亦尒六衆苾芻入小便室事既了已仍住室中餘人欲入而故遮止告言莫入我當在後更擬小便故惱於他令生嫌恥以緣白佛佛言小便若了不應久住更停住者得惡作罪於大便處故惱他人得罪亦尒

第九子攝頌曰

窣覩波圍繞　廣陳諸聖迹　濁水隨應飲
若鹹分別知

尒時給孤獨長者請世尊曰我於如來髮爪窣覩波處欲為莊嚴若佛聽者我當營造佛告長者隨意應作長者不知云何而作佛言始從覩史多天下生贍部化導有情乃至涅槃本生聖跡隨意應作時諸苾芻隨路而去

見有水渾生疑不飲佛言水中見面
應可飲用若不見面須人授飲如極
渾者應取羯得迦果蒲萄果投中待
清或可以麨而內水中諸苾芻便投
散麨佛言宜應以水作團投之時有
醎水生疑不飲佛言若堪作鹽用受
而方飲若不堪者自取而飲勿致疑惑

第十子攝頌曰

餅酪等非汙　亦可內瓶中　洗足五種瓨
齊何名口淨　葉手承注口　多疑流鉢中
擧粮持渡河　縱觸非成過　洗鉢應用心
他觸問方受　換食持粮等　无難並還遮

尒時佛在室羅伐城時有婆羅門及
諸居士於逝多林相去不遠芳園之
內共為讌會有諸殘食弃在井中時
諸苾芻欲取水用以羅濾漉於水羅
中見有餅粒苾芻生疑不用并貯水
瓨亦生疑念以緣白佛佛言不由彼
緣便成不淨濾即成淨不應弃水又
諸苾芻池中取水遂見有人洗酥油
瓨及以酪瓶復有苾芻手執膩鉢亦
於此洗膩浮水上漂流而往酪瓶餘
滓片片下沉時彼苾芻疑不敢用以

緣白佛佛言非彼能令水成不淨濾
即是淨用之无犯時諸苾芻隨路行
時水極難得至汲水輪所欲取其水
心疑不淨因此闕事極生疲苦方入
寺中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可取
其水先應觀察澡漱口已隨意而飲
或在非時亦不敢飲佛言非時亦飲
不貯瓶中佛言應貯時諸苾芻於道
行時无水可得崩崖泉水疑不敢飲
以緣白佛佛言應觀而飲或於非時
疑不敢飲佛言非時應飲不敢添瓶
佛言應添時諸苾芻見黃潦水疑不
敢飲佛言縱令水濁攪之隨飲或在
非時亦不敢飲佛言時與非時飲用
无犯添貯瓶中亦皆无犯於行路時
見皮囊貯水有其酪片疑不敢飲時
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時與非時隨
意飲用汝等苾芻於急難時我所開
者若无難時並應遮止若更用者咸
得惡作罪時有衆多苾芻遊行人間
至牛營處求水不得彼以酪漿用充
洗足生疑不用時諸苾芻以緣白佛
佛言无水之處若與酪漿應持洗足

時彼復往牧牛人處從借瓶器欲將
取水苾芻借得酥油之瓶疑不敢用
事有關白佛言汝等苾芻應知有五
種瓨器一者大便器二者小便器三
者酒器四者油瓨五者酥瓨前之三
器不應貯物設令貯者遠可弃之後
之二瓨應以火燒或以鹵土或用牛
糞淨洗瓨則成淨可用貯水時與非
時隨意飲用時有苾芻飲非時漿喉
中膩氣遂即變出生惡作心世尊告
曰先淨洗手次漱脣口既漱口已方
可飲漿如世尊說淨漱口者時諸苾
芻便用鹵土以揩脣吻因即皴裂佛
言應用牛糞淨洗脣口鄔波離白佛
言如世尊說應淨口者齊何名淨佛
言有膩之口此亦何能令成无膩應
以乾淨牛糞揩之令碎或以澡豆和
水揩脣除食膩氣復以兩三掬水再
三漱口即名為淨凡諸苾芻若飲若
噉時與非時並應如是然後方飲如
不尒者隨飲隨咽咸惡作罪復有苾
芻於非時中以手捉瓶向口注水纔
先入瓶出便被盤時諸苾芻以緣白

佛佛言不應以瓶注口飲水先淨洗
手及淨漱口方注瓶水手承而飲又
復苾芻應作感君持籠時彼不知以
何物作佛佛言應用皮木或以塼石安
置水瓶不令虫入如世尊說先淨漱
手方飲水者道路行時有少許水佛
言可於葉中飲見是青葉无人摘授
佛言枯黃落葉自取飲水或時落葉
求亦不得就枝以葉承水飲用或連
條葉轉更難求佛言應就屏處淨漱
口已以瓶注口隨意而飲其開遮事
廣說如前時具壽頡離跋底隨在何
處生疑惑心是故時人遂共号為多
疑頡離跋底見彼瓶水流注下時生
如是念他人瀉水連注鉢中豈非惡
觸遂便不受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
言凡諸流物皆悉向下不能向上此
應受用勿生疑惑並皆无犯如是乳
酪漿等准此應知乃至佛言勿生疑
或時有苾芻共諸商旅隨路而行令
諸求寂持其路粮在後而來蹔停欲
去告苾芻曰為我擎舉時諸苾芻不
敢擎舉以緣白佛佛言應為擎舉彼

復告言為我擧下苾芻生疑不與擧
下佛言應與擧下後時求寂持其道
粮隨路而去負重疲困復白苾芻蹔
為持去我當歇息苾芻不肯佛言可
以繩繫令求寂執繩可為擧持令其
蹔息後遂生疑我自手解遂不敢食
佛言食皆无犯
時諸苾芻與諸商旅同路而去忽被
强賊劫奪商人求寂持粮棄之而走
時諸苾芻不取路粮亦弃而去彼於
後時告求寂曰汝今可去取彼路粮
求寂答曰令欲令賊煞我耶我不能
去仁可自取苾芻生疑亦不往取路
粮既乏之遂闕行途以緣白佛佛言宜
應自取既自持來生疑不食諸苾芻
以緣白佛佛言應食无犯時有苾芻
令求寂持路粮欲渡河水不知云何
佛言應問求寂汝能為我持粮并自
渡不答言我但自渡无力持粮苾芻
應助擧持渡河求寂若言无力自渡
豈暇持粮苾芻若能擧彼求寂并持
路粮者善若不尒者先渡其粮後擧
求寂時諸苾芻生疑不食以緣白佛

佛言應食无犯如世尊言苾芻於鉢
中食有一苾芻洗鉢時見有破處恐
有所犯佛言應可用心再三淨洗設
有破處此亦无犯復有苾芻洗鉢時
於彼隙中見有飯粒疑不用食以緣
白佛佛言應以草莛摘去將水三灌
隨情受用復有苾芻用舊熏鉢盛熱
汁時遂便膩出浮上疑不食
以緣白佛佛言應去上膩冝可食之
復有苾芻既洗鉢已置於一處至第
三日而更洗用遂即破壞彼便生疑
鉢燒未熟以緣白佛佛言洗而應食
復有苾芻乞食歸來置鉢而出更有
苾芻亦乞食來即便以鉢置彼鉢上
時苾芻見已生疑以緣白佛佛言若
有授食人受而方食必若无人掠去
上食食便非犯
復有苾芻乞食既還置鉢而出有俗
人來遂便觸著應可問言尒於此食
有希望耶若言我見有蠅或見草葉
拂令去者應受而食若言有希望心
為斯觸著應可分與受而方食時有
苾芻乞食來已安鉢一處復有求寂

乞食後至便持鉢飯置苾芻鉢中苾
芻生疑遂便斷食佛言鉢著飯處應
可多除隨意而食如世尊說九諸苾
芻若道行時應持粮者既无俗人又
無求寂佛言應勸施主施主亦無應
自持去後見俗人共換而食換處亦
无分為兩分告俗人曰汝取一分彼
既入手應告彼曰汝取我食我取汝
分換易而食此復難求以緣白佛佛
言於第一日應須絶食若至明日如
有授人受取而食若无授者自取一
虧拳許而食至第三日還无授者食
二虧拳至第四日復无授人隨情自
取飽食无犯於後路粮罄盡見有熟
果墮地佛言應取作淨受巳而食若淨
人難得者設不作淨受巳應食授者
亦无佛言應可自取作北洲想持心
而食樹上果熟亦落地者佛言應自
上樹搖振令墮自取而食汝諸苾芻
如上開者並為難緣若无難時皆悉
制斷若有違者咸得惡作罪
目得迦別門第四揔攝頌曰
與田分不應　亦體定物施　僧衣字還徙

甘蔗果容袑
第一子攝頌曰
與田分相助　車船沸自取　烏鶵蠅无慙
制底信少欲
尒時佛在王舍城竹林園中時影勝
大王以千畝田施與僧伽時諸苾芻
雖常食敢捨而不問遂使良田並生
茅荻時影勝王因自出遊見而問曰
此是誰田並生茅荻大臣荅曰此是
大王以千畝田奉施聖衆彼叔田審
不為修理由此荒廢王曰豈可僧伽
不與他分荅曰不與諸苾芻聞以緣
白佛佛言應與俗人作其分數時諸
苾芻所有田穀並與耕人不自取分
佛言應准王法取分即便取分然諸
作人既得已分弃穀而去佛言應運
稲穀令入寺中時諸作人先持自分
後持寺分佛言先持寺分已分方持
雖後運來賊還偷竊佛言應須學護
勿令賊盜般運入時准載僧分車欲
傾覆奐諸苾芻願見相助時諸苾芻
見是僧車便不敢觸
佛言此應相助有病苾芻隨路而去

御車之人告苾芻曰聖者可乘此車苾芻生疑而不敢乘佛言但避車輅乘去无犯又復以船運載其物船既發淺船師告曰聖者願見相助共我推船時諸苾芻以是僧船不敢相助佛言應可助推時諸苾芻陸路而去極生疲困是時船主告苾芻言可共乘船時諸苾芻疑不敢上佛言除其掩處隨意乘船或時以擔而趁其分欲暫停息告苾芻曰我欲歇息暫來下擔苾芻生疑不敢為下佛言應可為下復有擔人中途疲困欲求止息告苾芻曰為我擧擔暫解疲勞彼諸苾芻疑不為擧以緣白佛佛言以繩繫擔令持繩已方為擧擔或時半路弃擔而走時有賊來叔擔將去佛言應可持行苾芻不知遣誰將去佛言應遣俗人此若无者可令求寂此亦無者苾芻叔取諸苾芻等疑不敢食由自手觸以緣白佛佛言應食無犯僧祇瓮鑊然火既多於中酥酪沸騰出外淨人若無恐虛損弃佛言此時淨人不應令去必有要緣須出外者

苾芻即應抽却薪火沸仍不止應以杓攪若煑藥時藥沸騰上類此應知汝諸苾芻我為難緣所開許者於无難時並應制斷若有行者咸得惡作

根本說一切有部目得迦卷第九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勑彫造

根本說一切有部目得迦卷第十　刷

大唐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第一子攝頌之餘

尒時佛在室羅伐城多有商人請佛及僧就園林中設大齋會商人持食列在衆前商客行中忽然火起彼既見已棄食奔馳時復臨中無人授食苾芻念曰不知云何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彼諸施主捨心已成作北洲想自取而食不應生疑時有烏來厨邊啄食時諸苾芻疑不敢食以緣白佛佛言却觜四邊食之无過苾芻未食烏復來啄此又生疑便不敢食以緣白佛佛言棄觜四邊食亦无犯時具壽頡雞跋底入廁室中見有諸蠅唼其不淨復向厨內而汙飲食白苾芻言我於廁內纔見此蠅還復飛來汙其餅食苾芻聞已咸皆不食佛告苾芻凡是飛蠅行處非處亦不成穢宜應食之苾芻涂衣見有衆家酥油瓶器謂是涂瓨以手舉觸觀察知已遂便棄擲佛言若擎上閣猶未半

道應須倒下置於地上若過半者宜
應尊上平處安之由不詳審項轉傾
油佛言應以物支莫令傾側時彼苾
芻以先觸故生疑不食佛言是淨應
食凡諸苾芻有其二種无曾觸還一
者無慙愧人所觸二者有慙之人非
故心觸此慙愧人由忘念故俱淨无
犯有衆多苾芻遊歷四方巡礼制底
時婆羅門及居士等以諸塗香燒香
末香花鬘氎布寄彼苾芻將奉制底
苾芻遇緣不遂所望便生疑念此物
如何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四大
制底是其定處一者初生處二者成正
覺處三者轉法輪處四者入涅槃處
若施主元心奉餘制底與此四處亦
不相違若與此四有尋緣者此四自
得相通不應餘處具壽鄔波離請世
尊曰有二苾芻共生瑕隙種種異言
互相謗讟於此二人誰是可信誰不
應信佛言信持戒者二俱持戒應信
多聞二並多聞信少欲者二俱少欲
信極少欲者二皆極少欲此當信誰
佛言若有二俱極少欲而生瑕隙種

種異言事和謗讟者无有是處

第二子攝頌曰

不應令賊住　及以黃門等　乃至授學人
行籌破僧衆

時具壽鄔波離請世尊曰若以賊住人作行籌者成破僧不佛言不成若以五種黃門乃至別住人作行籌者成破僧不佛言不成若以犯四重人作行籌者成破僧不佛言不成若以授學人作行籌者成破僧不佛言不成

第三子攝頌曰

不赤體披衣　冒雨向厨内　便利宜縫補
和泥楅久增

時六衆苾芻於僧祇卧具赤體而眠舒張手足蹴蹋令碎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僧祇卧具不應赤體而眠赤體眠者得惡作罪凡是僧祇所有卧被應以物襯或將五條用意觀察徐徐受用時六衆苾芻披僧卧被露處經行被雨霑漬遂便損壞以緣白佛佛言不應披僧衣被於空露處冒雨經行若有用者得惡作罪又六衆苾芻披僧卧具來至厨中煙熏損壞

時諸苾芻以縁白佛佛言不應披僧卧具來向厨中若有用者得惡作罪時有苾芻著向大小便處苾芻以縁白佛佛言不應披僧卧具入大小便室披去者得惡作罪時諸苾芻見有破壞僧祇卧具被帔遂共除棄以縁白佛佛言不應除棄若衣欲破應以長線而縫絡之若見有孔應可補帖若在内爛兩重幅疊如毯爛壞不堪料理者應作燈炷或可斬碎和牛糞作泥用塞柱孔或泥墻壁如是用時能令施主所捨福田任運增長若三衣破爛事亦同此

第四子攝頌曰

定物施此中　不應餘處食　若有將去者
並須依價還

佛在室羅伐城時有長者造一住處所施資縁悉皆充足時彼長者請餘苾芻於此寺中為撿挍者然此苾芻多有弟子在餘寺住彼為礼覲來至寺中于時師主告弟子曰造寺長者請我於此寺中為撿挍者汝等且待食竟方去弟子白師鄔波馱耶必有

食者與我持去至彼共食報言隨意彼即持飯或將燈油或持皮屦或有擎衣持蓋或有持樵有持根莖菜花果藥並皆將去未久之間所有資具揵遲欲盡時此寺中諸餘苾芻咸詣造寺施主家作如是語長者知不仁之寺內所有資生現今闕乏是時長者報曰无多苾芻住於寺內僧祇資具未久之間遂言都盡時諸苾芻即以上緣具告施主長者曰我豈與彼外寺苾芻耶長者嫌恨以緣白佛佛言苾芻不應於別處住將此寺食而向餘處亦復不應將此寺物以供餘處餅及燈油乃至花果若施主本意唯供此處住寺之人不通餘人者若有來食並須計物酬其價直

第五子攝頌曰

僧衣題施主　別人施私記　氍毹許別人
尼夏應修理

尒時佛在室羅伐城時有兄弟二俱出家有撿挍苾芻者僧祇帔便以衆帔寄兄苾芻遂往餘處其弟苾芻自披已帔來至兄邊即以已帔與主人

衣相近而置於後去時誤持衆帔謂
是巳衣遂著而去其撿挍人後時来
至見有别衣告言具壽今者僧伽多
獲利物荅言不得問曰此是誰衣荅
是汝僧衣報言我帔寬大此衣陿小
應有餘人来至於此持我衣去若有
人来我今往問旣到彼已遂見僧衣
問其所以荅曰我無故意而將帔来
若是僧衣仁可持去苾芻有疑以緣
白佛佛言大衆之衣應為記驗苾芻
不知云何作記世尊告曰若是衆物
宜應書字此是某甲施主之衣若别
人衣應為私記時有織緣氍毹及小
斑褥持施僧伽佛言我聽大衆亦許
别人又有多人以鏇脚大牀持施僧
伽世尊告曰僧伽聽畜别人不應如
世尊說夏坐苾芻尼有緣聽往人間
遊行彼於住處不為修理皆共捨去
遂便毀壞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
諸苾芻尼安居之處應須修理若不
介者咸得惡作罪
第六子攝頌曰
若還往衣物　送来應為受　為衆取他財

將衆物還價

時有俗人親屬亡沒為送屍骸往屍林處所有幡氎還將歸舍迴施僧伽苾芻不受以緣白佛佛言是送屍衣應須為受時有貧人更復來借佛言若貧人來借應覺與去彼有疑心却持還與時諸苾芻不肯為受佛言却送來時應為受取時有撿挍苾芻為僧伽事於俗人邊多貸財物未久命終時彼俗人問苾芻死急來徵問某甲苾芻今何所在答言已死彼於我處多貸財物苾芻報曰汝向屍林可從彼索俗人報曰彼為衆事不為私緣仁等宜應還我債直苾芻白佛佛言若知苾芻為僧伽事者應將衆物以酬前價我今為諸營作苾芻制其行法凡諸營作撿挍苾芻先報寺中所有耆宿方可貸人或為券記保證分明營作苾芻不依制法咸得惡作罪

第七子攝頌曰

甘蔗等平分　不應分口腹　四事無分法
臥具夜不行

佛在室羅伐城時諸僧伽多獲甘蔗

如世尊說諸求寂等三分應與一者
時諸苾芻分張甘蔗三分與一是時
長行屈頭而坐乃至行末到世尊前
時具壽羅怙羅亦在行末而食甘蔗
瞻仰尊容世尊見已告曰羅怙羅汝
食甘蔗耶答言已食佛言汝今更有
希望不答言有佛言汝得幾許答曰
得第三分世尊告曰我據衣利而作
斯語不依飲食是故我今制諸苾芻
若有食利乃至小菜咸悉平分若不
平分者得惡作罪是故多得甘蔗如
果甘蔗並不敢分佛言應分乃至廣說
世尊說莫分食利苾芻生疑現得根
緣處同前時有俗人造一住處有諸
苾芻往彼寺者咸是施主供其飲食
時諸苾芻共相議曰諸具壽我等不
以飲食為難然支伐羅現今闕乏此
有食直宜共貨之以充衣服各自乞
食以濟飢虛作是議已无一苾芻往
施主家而受其食諸苾芻等因乞食
時施主見問聖者我為仁等每日供
食何意勞苦而行乞耶具以上緣而
告施主長者報曰仁等豈合口腹之

分大衆共分遂生嫌恥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有四種物不應分云何為四一者四方僧物二者窣覩波物三者衆家供病之藥四者口腹之物若有分者咸得惡作是時六衆遊歷人間日沒星出方入寺中時諸苾芻隨其親友而為解勞時彼六衆告諸人曰具壽豈復仁等安然忍可世尊教法而令滅耶若有慙愧心者可隨年次應行臥具時諸苾芻即依大小次第分給臥具彼既受已各自眠臥未至行來遂即天明六衆報曰具壽收取臥具吾欲進途諸人告曰何意仁等但求一夜而取身安令我大衆極生勞苦以緣白佛佛言凡諸苾芻日暮至寺不應令他夜分臥具違今分者得惡作罪

第八子攝頌曰

果由藥叉施　淨之方受食　餘者為藥叉

不燒地燈臺

尒時世尊在職軍國人間遊行至恭色村於此村中在大力藥叉神廟而住是時藥叉來至佛所礼雙足已而

白佛言唯願世尊及苾芻僧受我微
請於此廟中經宿而住是時世尊默
然而許藥叉既見世尊許已遂便化
作五百口房牀褥卧枕帔綾方褥悉
皆備足五百火爐炎炭滿中並絕烟
燄時藥叉神先以上房奉世尊已復
以餘房別別分與一一苾芻時藥叉
神來至佛所而作是言復願世尊及
苾芻僧明日於此廟中受我微供是
時世尊默然而許此藥叉神於羯濕
彌羅國有大藥叉名達庶迦是舊親
友即令使者報親友曰我今請佛及
僧明日家中設其供養北方果木口
味尤多幸願隨喜助成功德時彼藥
叉既承信已即送蒲萄石榴甘橘甘
蔗胡桃渴樹羅等成滿筐籠命餘藥
叉送彼庭中令持供養諸苾芻見而
白佛言此北方果不知如何佛言以
火作淨然後應食時諸苾芻一一別
淨佛言應為一聚但三四處以火淨
之食皆无犯行與衆已仍有餘長佛
言應可摟碎作非時漿隨意而飲復
更有餘佛言煑已瓨盛餘日當飲苾

苾芻寒月於塼地上隨處然火令塼壞損佛言不應在塼地上輒便然火應以瓦承尚有烟損佛言應作火爐於房中作由被烟壞佛言於門外作其烟散入尚熏其目佛言待烟盡已以木微瀝方持入房是時僧伽得一重燈樹佛言聽畜別人亦許復得二重多重燈樹佛言咸悉聽畜別人畜亦無犯

第九子攝頌曰

客舊宜詳審　授受分明付　五開應揔閇

肘短可隨身

時有衆多客苾芻來入寺中舊住苾芻為解勞已遂便偷竊而去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舊相識者應為解息先未曾識勿為除勞如世尊說未相識者勿為除勞時有相識苾芻既令解息次隨其後有一苾芻先未相識忽然而至時彼苾芻遂緣整出在後來者盜將衣鉢時舊苾芻作如是念應是彼伴遂不遮止賊持遠去苾芻來至見无衣鉢告主人曰我之衣鉢誰將去耶荅曰汝伴將去報曰我

无同伴主人謂曰遂汝来者豈非伴
耶彼便告曰汝失我衣急須還我彼
既失已遂令廢闕時諸苾芻以縁白
佛佛言凡是主人見客来至先應問
彼是汝伴不若索衣鉢與不若言莫
與而將與者應酬彼價若言與者失
不須酬次復更有客苾芻来時彼主
人為解勞已續次更有相識苾芻亦
復来至時此主人蹔出外嚼齒木彼
後来人盜取衣鉢新客苾芻作如是
念此必應是房內主人曾不遮止遂
被盜去時彼舊人須臾来入見无衣
鉢而問客曰我之衣鉢誰將去耶荅
曰房內舊人持物將去報曰何處得
有房內舊人汝失我衣急須還價彼
既失已遂交廢闕時諸苾芻以縁白
佛佛言凡客苾芻至他房內應問主
人若有人来索衣鉢者可與不若言
莫與而與者計直酬價若言與者失
不須酬時客苾芻於舊苾芻處寄衣
遇縁欲去告主人曰有小苾芻来者
當與此衣於後未久小苾芻来至與
所寄衣因即偷去以縁白佛佛言若

苾芻囑與者設令偷去亦不應陪
然須明作記驗方與遂作顯露囑授
之言傍人既聞詐来索物因此失財
佛言宜應屏處為說記驗分別顯示
寄物之狀然後與衣時有苾芻隨路
而行既至河津乘船欲去語其伴曰
過奉俤来彼便授與授受不牢衣便
墮水苾芻告曰還我衣俤来彼便不
伏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乃至未
受不應輙放未受而放即應酬價有
持鉢俤過與餘人墮彼手中遂便落
水既失鉢俤從彼索陪以緣白佛佛
言乃至未受不應𢿙放若故放者應
須陪直守寺之人被賊偷物大衆共
議令守寺人陪所失物時諸苾芻以
縁白佛佛言汝等應知凡授事人閑
寺門時有其五別謂上下轉鳴鏁并
副鏁門閑及扂不閑賊偷隨事酬直
若閑一者應還一分乃至若揔不著
應可全償若掌寺人存心守護五並
不閑者設令損失並不應陪時鄔波
離白佛言如世尊說凡諸苾芻應取
肘量作衣服者有人肘短身長亦依

肘量而作衣不佛言應依身量不應
依肘
第十子攝頌曰
裙及僧脚敧　香泥汙衣洗　取食除多分
須知十種塵
時諸苾芻裙被油汙遂令氣臭時諸
苾芻以緣白佛佛言應畜副裙乃至
僧脚敧汗汙亦流徹濕汙大衣佛言應
畜副僧脚敧時諸苾芻設大供養被
諸香泥末香及油沾壞衣服以緣白
佛佛言若末香損者應須抖擻然後
方披香泥汙者洗已應披若被油汙
應以澡豆灰等洗去油膩然後應披
時諸苾芻正受食時未及受得遂便
墮地應更受食授者若无應自取已
除去多分方可食之於其羹汁別汁
墮中佛言應多瀉却餘者應食時諸
苾芻入行乞食風雨卒至塵墮鉢中
生疑不食又正食時塵入鉢內佛言
汝諸苾芻有五種塵云何為五一觸
塵二非觸塵三淨塵四不淨塵五微
塵此中觸塵若墮衣者應可洗除若
墮鉢中除已方食復有五塵一食塵

二欲塵三香塵四花塵五果塵塵此等
諸塵眼可見者受已而食不可見者
隨意應食

根本說一切有部目得迦卷第十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部和醯五分律卷第一　莫

宋罽賓三藏佛陀什共竺道生等譯

第一分初波羅夷法

佛在須賴婆國與大比丘衆五百人俱詣毗蘭若邑住林樹下其邑有婆羅門名毗蘭若波斯匿王以此邑封之聞佛釋種出家學道成如來應供等正覺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調御士天人師佛世尊普知世間一切心念為說正法初中後善善義善味具足清白梵行之相與諸弟子來遊此邑歎言善哉我願見佛即與五百眷屬前後圍繞出詣佛所遥見世尊在林樹下諸根寂定光明殊特歡喜踊躍下車步進住立問訊却坐一面尒時世尊為說妙法示教利喜聞法歡悅即白佛言願佛及僧受我安居三月供養佛言我此衆多而汝異信異見異樂所奉事異復白佛言我雖異信異見異樂不以世尊此衆為多如是至三佛乃受之即從坐起右遶而去還家辦具安居供養時魔波旬

作是念今婆羅門請佛及僧安居三月我當擾蠱迷乱其意念已即来擾之彼婆羅門為魔所擾即入後宮受五欲樂勅守門者我今遊宴三月在內外事好惡一不得白都不復憶請佛及僧介時彼國信向邪道邑里未有精舍講堂城北有山林流清淨佛與大衆即而安居時世飢饉乞求難得入里分衛都無所獲時波利國有販馬師駈五百疋馬夏初来至熱時已到見此邑清涼水草豐茂便共停止養食諸馬時諸比丘至馬師所默然而立時彼馬師信佛心淨愍念比丘乞求無獲便作是言正有馬麦若能食者當減半分一升相與足以支身可以行道諸比丘言佛未聽我食於馬分以是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種種讚歎少欲知足告諸比丘自今已後聽食馬分時阿難即取佛分倩人為麨供養世尊諸比丘衆舂麦而食

時尊者目揵連在靜處作是念今此國中乞食難得我今當與得神通者

到欝單越食自然粳米念已即從坐起至佛所頂礼佛足却住一面白佛言世尊我向作是念今此國中乞食難得當與得神通者到欝單越食自然粳米佛告目連汝等可尒凡夫比丘當如之何目連白佛我當以神力接之佛言止止汝雖有是神力宿對因緣欲置何所又奈將来諸凡夫何目連受教默然而止

時尊者舍利弗在靜處作是念過去諸佛何佛梵行不久住何佛梵行久住念已即從坐起至佛所頂礼佛足却住一面白佛言我向作是念過去諸佛何佛梵行不久住何佛梵行久住尒時佛讚舍利弗言善哉善哉汝所念善所問亦善舍利弗維衛佛尸棄佛隨葉佛梵行不久住拘樓孫佛拘那含牟尼佛迦葉佛梵行久住舍利弗白佛言世尊以何因緣三佛梵行不久住三佛梵行久住佛告舍利弗三佛不為弟子廣說法不結戒不說波羅提木叉佛及弟子般泥洹後諸弟子種種名姓出家速滅梵行

譬如聚戲散花置四衢道四方風吹
隨風飄落何以故無綖持故如是舍
利弗三佛不為弟子廣說法不結戒
不說波羅提木叉所以不得久
住又舍利弗隨葉佛與千弟子遊恐
怖林所以名曰恐怖林者未離欲人
入此林中衣毛皆竪是故名曰恐怖
林也彼佛為弟子心念說法口無所
言諸比丘當思是不思是當念是不
念是當斷是當修是當依是行諸比
丘心知是已漏盡意解得阿羅漢道舍
利弗拘樓孫佛拘那含牟尼佛迦葉
佛廣為弟子說法無有疲厭所謂修
多羅祇夜受記伽陀憂陀那尼陀那
育多伽婆奈生毗富羅未曾有阿婆陀
那優波提舍結戒說波羅提木叉又佛
及弟子般泥洹後諸弟子雖種種名
姓出家不速滅梵行譬如雜華以綖
連之置四衢道四方風吹不能令散
何以故綖所持故如是舍利弗三佛
廣為弟子說如上法是故梵行所以
久住舍利弗白佛言世尊若以不廣
說法不結戒不說波羅提木叉梵行

不久住者唯願世尊為諸弟子廣說法結戒說波羅提木叉令正是時佛言且止我自知時舍利弗我此衆淨未有未曾有法我此衆中最小者得須陁洹諸佛如來不以未有漏法而為弟子結戒我此衆中未有時多聞人故不生諸漏未有利養名稱故未有多欲人故未有現神足為天人所知識故不生諸漏

尒時世尊三月安居竟便告阿難汝來阿難共至跋蘭若所阿難受教整衣服從佛至其門下時婆羅門在高樓上五欲自娛遥見世尊即便憶悟疾疾來下捉席迎坐五體投地為佛作礼悔過自責我愚癡人請佛安居竟不設供非情中悔亦非無物正自迷忘不復憶念唯願世尊受我悔過佛言汝實愚癡請佛及僧竟不供養理應悔過今當與衆受汝懺悔又告婆羅門我聖法中知懺悔者增長善法彼婆羅門復白佛言願佛及僧留住一月受我供養佛不受之告言汝婆羅門異信異見但能請佛已是大

事如是至三佛又不受告言我已許此安居三月今應遊行不得復住彼婆羅門復白佛言唯願世尊受我明日餞送供養佛便默然婆羅門竟是辦具種種餚饍至明食時便敷床座白時已到世尊與衆弟子俱往就坐彼婆羅門即設所供手自斟酌食畢行水以劫貝四張業疊一緉奉上世尊僧各兩張業疊一緉爲安居施諸比丘言佛不聽我等受安居施以此白佛佛種種讚歎少欲知足讚戒讚持戒已告諸比丘因此聽蘭若從今已後聽受安居施即皆受之於是婆羅門心大歡喜取小牀於佛前坐佛復爲說隨喜之偈

一切天祠中　奉事火爲最　一切異學中
薩婆帝爲最　一切衆人中　轉輪王爲最
一切衆流中　大海水爲最　一切照明中
日月光爲最　天上天下中　佛福田爲最

爾時世尊說此偈已更爲說法示教利喜從坐而起向僧伽尸國展轉遊歷後之毗舍離住獼猴河邊重閣講堂爲諸四衆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

婆耆國王大臣沙門婆羅門供養恭敬尊重讃歎尒時迦蘭陀邑諸長者事緣入城聞佛世尊在重閣講堂皆詣佛所見佛世尊與無量衆圍遶說法時彼衆中有長者迦蘭陀子名須提那聞法歡喜即作是念如我解佛所說夫在家者恩愛所縛不得盡壽廣修梵行出家無著譬如虛空我今寧可以家之信出家修道衆會各歸前至佛所頂礼佛足白佛言世尊我向聞佛說法作如是念如我解佛所說夫在家者恩愛所縛不得盡壽廣修梵行出家無著譬如虛空我今寧可以家之信出家修道世尊我有是念今欲出家唯願與我出家受戒佛言甚善汝父母聽未荅言未聽佛言一切佛法父母不聽不得爲道即白佛言我今當還啓白父母佛言今正是時於是須提那便從坐起右繞三匝還家白父母言我聞佛法在家縛著今欲出家廣修梵行父母荅言止須提那莫作是語吾先無子禱祠神祇僅而有汝一子之愛情念實重死

不相遠如何生離汝家饒富金銀寶物恣汝修德現世受樂何用出家棄吾情志苦請至三父母不許便從坐起住於別處作是誓言若不得出家終不復食於此而死何用徒生即便不食至于六日親戚聞之咸来慰諭言汝父母唯汝一子愛念情重死尚不遠況聞生離汝家大富可以樹德道由於心不在形服何必傷生苦違父母如是至三默然不受又諸時友亦来諫之苦言如上亦復如是各捨之去至父母所咸作是言如我所見不可復轉若聽出家猶可時見不樂道者歸来有期絕飡六日餘命漏剋數日之間當棄中野鵄烏吞啄虎狼競食人父人母胡寧忍此父母聞已銜淚荅言聽子出家修於梵行但為我共要時還相見親友聞已皆大歡喜復至其所語言汝父母已許汝出家不忘時歸便得去矣須提那即大歡喜至父母所白言我今詣佛出家修道父母悲泣荅言聽汝出家修梵行但勿忘要時還見我於是須提

鞞拜辞父母繞三匝而去還至佛所
頂礼佛足白佛言世尊父母巳聽唯
願與我出家受戒佛言善來比丘修
諸梵行我善說法斷一切苦佛說是
巳須提鞞鬚髮自落袈裟著身鉢盂
在手即成沙門得具足戒出家未久
時世飢饉諸比丘入城分衛者都無
所獲須提鞞在閑靜處作是念今此
飢饉乞求難得我所生處飲食豐樂
當將諸比丘還我本邑令得供養非
福度彼使從坐起與諸比丘還到本
邑住林樹下父母聞之勅其婦言汝
可莊嚴如吾子在家所好服餝莊嚴
既畢父母將之同詣彼林時須提鞞
見父母來起迎問訊父母語言汝何
用毀形在林樹間可還捨道在家修
善白父母言不能捨道還就下賤如
是至三執心彌固父母嗚咽捨之還
家須提鞞婦數日之中便有月水即
以白姑姑歡喜言是有子相即勅莊
嚴如前服餝父母復將共詣彼林時
須提鞞問訊如上父母復言汝何用
毀形在林樹間受此風露飢寒困苦

汝家財富天下所知但我私實積汝
人首況父母物孰能量計汝可還家
恣意修善現世受樂後享福慶白父
母言如子所見五欲傷德歡樂如電
憂苦延長終不以此捐修梵行如是
至三答啓孫屬父母復言介舉吾子
今爲釋種違我以道夫復何言但祖
宗繼祠人倫情重王憲嗣絕財物沒
官吾修之矣汝豈不知餘願所期在
汝續種汝其思之吾言盡矣時須提
那聞語悲泣默然奉命便與婦同歸
在於本室三反行欲乃有神降時兜
率隨大威德天命終受胎介時地神
告虛空神言迦蘭陀子於未曾僧中
作未曾有事虛空神告四天王四天王
告忉利天展轉相告乃至梵天其婦
月滿生子聰達名曰續種年大出家
成阿羅漢時須提那犯此惡已即自
悔責我今失利云何於佛正法出家
而不究竟修於梵行羸瘦憔悴纔有
氣息諸比丘見問言汝先好顏色今
何憔悴將無不樂梵行犯惡罪耶答
言我犯惡罪是故介耳即問汝犯何

罪答言我共本二作不淨行諸比丘言汝所作不善非清淨行非沙門法不隨順道種種呵責如佛所說呵言已將至佛所以事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諸佛常法知而故問知而不問知時問非時不問有益問無益不問諸佛常法有五百金剛神侍衛左右若佛問三反不以實答頭破七分佛問比丘欲何所說諸比丘重以白佛佛問須提那汝實尒不答言實尒世尊佛言汝愚癡人所作不善非清淨行非沙門法不隨順道此不能令未信者信令信者退汝不聞我種種呵欲欲想欲覺欲熱讚歎斷欲離欲想除欲覺滅欲熱我常說欲如赤骨聚如大火坑如利刀如利箭如毒蛇如毒藥如幻如夢誑惑於人汝今云何作此大惡汝豈不聞我所說法本離欲者能使離欲已放逸者令不放逸能斷渴愛離有爲法無學離欲向無爲道示人正要畢竟泥洹汝豈不是三惡道苦汝若不作此大惡者佛正法中必得無量諸善功德汝初開

渴門為此大惡波旬常伺諸比丘短汝令便為開魔徑路摧折法幢建立魔塵須提那寧以身分內大火坑若毒蛇口不應以此觸女人身汝所犯惡永淪生死終不復能長養善法佛種種呵責已告諸比丘以十利故為諸比丘結戒何等為十所謂僧和合故攝僧故調伏惡人故慚愧者得安樂故斷現世漏故滅後世漏故令未信者信故已信者令增廣故法久住故分別毗尼梵行久住故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行婬法得波羅夷不共住

佛在舍衛城有阿練若比丘在空閑處住有獼猴群住彼左右時一比丘念此獼猴以食誘之遂共行欲後眾多比丘案行臥具到其住處時彼比丘入城乞食此獼猴來現婬欲相諸比丘共作是語觀此獼猴必當有故共伺察之其狀必現先住比丘須臾來還獼猴即往現受欲相時彼比丘便共行欲諸比丘見語言汝不聞佛結戒比丘行婬得波羅夷耶答言佛

劓人女不劓畜生諸比丘言人女畜
生有何等異汝所作不善非清淨行
非沙門法不隨順道此不能令未信
者信令信者退汝不聞世尊種種呵
欲欲相欲覺欲熱具說如上呵已將
至佛所以事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
僧問言汝實尒不答言實尒世尊佛
言汝愚癡人所作非法種種呵責亦
如上說呵已告諸比丘從今是戒應
如是說若比丘行婬法乃至共畜生
得波羅夷不共住
佛在舍衛城尒時衆多比丘不樂修
梵行共作是語佛法出家甚爲大苦
我等當共行白衣儀法外道儀法行
白衣事外道事時亦入村非時亦入
村行殺盜婬飲酒食肉晝夜觀伎歌
謔自娛數作是語無有慚愧時有持
戒比丘少欲知足種種呵責已將至
佛所以事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
問言汝實尒不答言實尒世尊佛種
種呵責汝等不應共作是語行外道
儀法白衣儀法若言行外道儀法語
語偷羅遮白衣儀法突吉羅

佛在王舍城時有䟦耆邑比丘名孫
陁羅難陁衆所知識供養恭敬不樂
修梵行作外道儀法白衣儀法行殺
盜婬種種惡事彼諸居士不信樂佛
法者呵責言云何沙門釋子作如此
惡處處咸言孫陁羅比丘亦受五欲
樂此等比丘無沙門行无婆羅門行
不受沙門法不受婆羅門法此等比
丘所不遊處皆得善利惡聲流布
遍聞天下時孫陁羅還至衆中作是
言與我出家受戒諸比丘言須白世
尊即以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告
諸比丘孫陁羅非比丘若已受戒應
白四羯磨作滅擯若上座若上座等
知法律者應如是白大德僧聽孫陁
羅比丘戒羸不捨行婬法今僧與孫
陁羅比丘作滅擯若僧時到僧忍聽
白如是大德僧聽孫陁羅比丘戒羸
不捨行婬法今僧與孫陁羅比丘作
滅擯誰諸長老忍默然不忍者說第
二第三亦如是僧與孫陁羅比丘作
滅擯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佛
告比丘若比丘言行白衣儀法外道

儀法不名捨戒若口言我捨戒名為
捨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共
諸比丘同學戒法戒羸不捨行婬法
乃至共畜生是比丘得波羅夷不
共住
比丘者乞比丘持壞色割截衣比丘
破惡比丘實比丘堅固比丘見過比
丘一語受戒比丘二語受戒比丘三
語受戒比丘善來受戒比丘如法白
四羯磨受戒比丘是名比丘同學者
如佛所說盡形壽不犯同學是學是
名同學戒法者所受不毀戒不生惡
法戒戒說善法戒定共戒戒羸不捨
者睡眠捨戒向睡眠人捨戒不名捨
戒醉捨戒向醉人捨戒狂捨戒向狂
人捨戒散乱心捨戒向散乱心人捨戒
病壞心捨戒向病壞心人捨戒向非
眾生向非人向畜生捨戒遣使遣書
捨戒作相捨戒動手捨戒相似語捨
戒獨獨想獨不獨想不獨獨想捨戒
中國語向邊地人邊地語向中國人
捨戒戲笑捨戒不定語捨戒瞋心捨
戒強逼捨戒不應向捨戒而向捨戒

皆不名捨戒不發言捨戒不名捨戒
是名不捨戒反上名捨戒或戒羸非
捨戒或捨戒非戒羸或戒羸亦捨戒
或非戒羸非捨戒云何戒羸非捨戒
若比丘不樂脩梵行不樂脩梵行巳
猶敬佛法僧敬戒敬沙門法敬比丘
法敬毗尼敬波羅提木叉敬和尚阿
闍梨同和尚阿闍梨敬同梵行人不
謗三尊而憶鄉土國觀浴池山林樹
木父母兄弟姉妹兒女乃至奴婢如
是憶念愁憂不樂而盡形壽不犯梵
行是名戒羸非捨戒云何捨戒非戒
羸若比丘不樂脩梵行不樂脩梵行
巳猶敬佛乃至敬同梵行人彼作是
念欲作沙弥若優婆塞乃至欲作外
道梵志非沙門釋子復作是念我今
欲捨佛法僧捨戒捨毗尼捨波羅提
木叉捨和尚阿闍梨同和尚阿闍梨
捨同梵行人即作是言我今捨佛何
用佛為佛有何義我今於佛得脫乃
至言我今得脫同梵行人復作是言
作非沙門釋子畜我作如是謗佛法
僧乃至謗同梵行人作如是等心念

口言向人說是名捨戒非戒羸云何
戒羸亦捨戒若比丘不樂修梵行少
敬佛法僧乃至少敬同梵行人憶念
鄉土乃至奴婢作是念我今欲捨佛
法僧乃至捨同梵行人即作是言我
今捨佛何用佛為佛有何義我今於
佛得脫乃至脫同梵行人復作是言
作非沙門釋子畜我作如是謗佛法
僧乃至謗同梵行人作如是等心念
口言向人說是名戒羸亦捨戒云何
非戒羸非捨戒若比丘於所愛戒堅
持不捨不動不轉是名非戒羸非捨
戒行婬法者婬法名非梵行法懈怠
法穢法可惡法二身交會出不淨是
名行婬法波羅夷者名為墮法名為
惡法名斷頭法名非沙門法不共住
者如先白衣時不得與比丘共一學
等學不等學不餘學不與比丘共一
羯磨等羯磨不等羯磨不餘羯磨不
與比丘共　說戒等說戒不等說戒
不餘說戒是名不共住諸佛世尊善
說正法亦善說辟說犯婬者如截鼻
决不可復用如人命盡不可復活如

石破不可復合如斷多羅樹 心不可
復生
是中比丘與三種衆生行婬犯波羅
夷人非人畜生比丘與三種女行婬
犯波羅夷人女非人女畜生女與三
種男人男非人男畜生男三種黄門
人黄門非人黄門畜生黄門三種無
根人無根非人无根畜生無根三種
二根人二根非人二根畜生二根行
婬亦如是比丘與人女非人女畜生
女三處行婬大小行處口中眠時醉
時狂時散乱心時病壞心時死時噉
半時波羅夷過半時骨時出不淨
僧伽婆尸沙不出不淨偷羅遮無根
女時二根亦如是比丘與人男非人
男畜生男二處行婬大行處口中眠
時乃至噉半時波羅夷過半時骨時
出不淨僧伽婆尸沙不出不淨偷羅
遮無根男時黄門亦如是於上諸處
行婬外方便内出不淨内方便外出
不淨眠時乃至噉半時波羅夷過半
時骨時出不淨僧伽婆尸沙不出不
淨偷羅遮比丘若為强力所逼於上

諸處行婬入時受樂出住不受出時受樂入住不受住時受樂出入不受出入受樂住時不受入住受樂出時不受出住受樂入時不受出入住時受樂眠時乃至戰半時波羅夷過半時骨時出不淨僧伽婆尸沙不出不淨偷羅遮出入住時都不受樂不犯若比丘婬欲心以男根内上諸處一分皆波羅夷若以指一切外物内上諸處皆偷羅遮比丘尼亦波羅夷式叉摩那沙彌沙彌尼突吉羅驅出不犯者狂心乱心病壞心初作與四種不犯下一切諸戒皆如是悉不復出佛在王舍城尒時有比丘名達尼迦是陶家子於乞羅山作草菴住至時持鉢入城乞食取樵人於後輙壞其菴持材木去食後還已復更治之如是至三心轉懊恨便作是念我身幸能善於和泥何為不作完成瓦屋以斷斯患即便作之脊棟櫨栱榱桂楯異綺疏牖户巧妙若神積薪燒成色赤㷔好大風吹時作箜篌聲佛在耆闍崛山遊見其屋種種刻畫色赤

嚴好問阿難言彼是何屋阿難白佛是達尼迦身力所作佛告阿難是達尼迦所作非法去何出家為此惡業殘害物命而無哀愍我先種種說慈忍法如何比丘無此慈心世尊如是種種呵已告諸比丘汝等往彼破其所作比丘受教即往屋所時達尼迦從屋內出問諸比丘我不相犯何為群黨欲破我屋諸比丘言奉世尊勅非我等心達尼迦言法王所壞我復何言諸比丘即共破之將達尼迦還至佛所以事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問達尼迦汝實作不答言實作世尊佛種種如上呵責已告諸比丘從今若比丘作燒成瓦屋偷羅遮自現工巧突吉羅時達尼迦復作是念我先結草菴輒為樵人所壞後作瓦屋復違法王出家之體今寧可更求好材建立大屋必得久住無復苦惱復作是念王舍城與材令是我知識當往從索念已便往語言我須材木可以與我典材令言我於材木不得自由問言由誰答言由王達尼迦言王

已與我典材令言若王已相與隨意取之達尼迦便取城防大材斷截持去時雨舍大臣案行諸處遇見於道即問典材令何以乃持城防大材與彼比丘答言非是我與復問是誰答言是王雨舍即啓不審大王何以乃以城防大材與達尼迦王言誰道我與雨舍言是典材令王即勑左右收典材令受教即收將詣王所時達尼迦入城乞食道路見之問言汝何所犯繫縛乃尒答言由大德故致此大罪願見救免全其性命達尼迦言汝且在前吾尋後至時典材令既至王所王問汝何以乃持城防大材與達尼迦白言大王不敢專輙達尼迦言王教使與王便勑呼時達尼迦已在門外王勑令前即前見王王問言我以何時與比丘材達尼迦言王豈不憶初登位時以一切境內草木及水施沙門婆羅門耶王言我本所施不及有主恡我比丘乃作此方便而取人物復語言我是灌頂王如何當因蒸沙門如今便可速還詣佛法王自當

以法治汝時有聞者皆驚愕言達尼迦死罪應死云何呵責而便放遣如此得脫誰不為盜又譏呵言沙門釋子親受王供而盜王材況復我等當得無畏沙門釋子常讚歎不盜教人布施如何於今躬行賊法此等無沙門行破沙門法如此惡聲展轉流布國中不信樂佛法長者居士婆羅門等遥見沙門輒種種罵諸比丘聞更相問言誰盜王材致是惡聲達尼迦言是我所作時諸比丘種種呵責汝所作非法不隨順道世尊種種毀呰不與取讚歎不盜汝今云何躬行賊法諸比丘如是呵責已將詣佛所以事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問達尼迦汝實尒不答言實尒世尊佛種種呵責如須提那尒時摩竭大臣出家修道侍佛左右佛問比丘阿闍世王人盜齊幾便得死罪比丘白佛五錢已上便與死罪佛復以此更呵責已告諸比丘以十利故為諸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盜五錢已上得波羅夷不共住

佛在舍衛城時有衆多比丘作是語佛所制戒為聚落中物非謂空地又有諸比丘作是語犯與非犯制與不制但取無吉便各以盜心取空地有主無主物取已各生疑悔到阿難所問阿難阿難即以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問言汝實尒不荅言實尒世尊佛種種呵責聚落空地有何等異呵責已告諸比丘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若聚落若空地盜心不與取若王若大臣若捉若縛若殺若擯語言汝賊汝小汝癡是比丘得波羅夷不共住若城壍若籬柵周迴圍遶三由旬乃至一屋是名聚落聚落外除聚落所行處是名空地聚落外盡一箭道有慚愧人所便利處是名聚落所行處物屬他他所護不與而取是名盜心又以諂心曲心瞋恚心恐怖心取他物亦名盜心若自取若使人取物離本處是名不與取國主聚落主灌頂王將輪王名為王與領國事者名為大臣捉其手腳名為捉相械枷鎖名為縛以刀杖等斷其命名為殺驅

出一住處乃至一國名為損辭善法
無記法隨不善處名為賊無所識名為
小入黑闇名為癡是中犯者地中物地
上物虛空物聚落聚落物坫坫物田田
物園園物屋屋物乘乘物擔擔物船
船物池池物寄還避路伺路示處導
道教取共取不輸稅

地中物者若物在地中比丘作念我
當盜是物發心及方便皆突吉羅掘
地波逸提捉物突吉羅動物偷羅
遮離本處直五錢波羅夷減五錢偷
羅遮

地上物者物在地上若牀架机橙户
楣梁棟乃至屋上樹上如是等盡名
地上物比丘作念我當盜是物發心
及方便乃至捉物皆突吉羅動物偷
羅遮離本處直五錢波羅夷減五錢
偷羅遮

虛空物者若以神力置物空中或有
主鳥銜或風吹來比丘作念我當盜
是物發心及方便皆突吉羅動物偷
羅遮離本處直五錢波羅夷減五錢
偷羅遮

聚落者屋圍三由旬乃至一屋處比

丘作是念我當盜是聚落發心及方便皆突吉羅打杙椎椎波逸提繩量諍得直五錢波羅夷減五錢偷羅遮聚落物者隨聚落中所有物比丘作念我當盜是物得者波羅夷

坫者比丘作念我當盜是坫發心及方便皆突吉羅打杙椎椎波逸提繩量諍得波羅夷坫物者隨坫中所有物比丘作念我當盜是物得者波羅夷

田者水陸諸田比丘作念我當盜是田發心及方便皆突吉羅打杙椎椎波逸提繩量諍得波羅夷田物者隨田中所出五穀諸物比丘作念我當盜是物得者波羅夷

園者菓菜諸園比丘作念我當盜是園發心及方便皆突吉羅打杙椎椎波逸提繩量諍得波羅夷園物者隨園中所出物比丘作念我當盜是物得者波羅夷

屋者在家出家人所居屋若重屋比丘作念我當盜是屋發心及方便皆突吉羅打杙椎椎波逸提繩量諍得

波羅夷屋物者隨屋中所有物比丘作念我當盜是物得者波羅夷

乘者象馬車轝諸乘比丘作念我當盜是乘發心及方便乃至捉時皆突吉羅動物偷羅遮離本處直五錢波羅夷減五錢偷羅遮乘物者隨乘上所有物比丘作念我當盜是物得者波羅夷

擔者頭戴肩擔背負手提盡名為擔比丘作念我當盜是擔發心及方便皆突吉羅動物偷羅遮離本處直五錢波羅夷減五錢偷羅遮擔物者隨擔中所有物比丘作念我當盜是物得者波羅夷

船者皮船瓶船木船筏盡名為船比丘作念我當盜是船發心及方便皆突吉羅動物偷羅遮離本處直五錢波羅夷減五錢偷羅遮船物者隨船上所有物比丘作念我當盜是物得者波羅夷

池者陂湖諸水盡名為池比丘作念我當盜是池發心及方便皆突吉羅打杙椎椎波逸提經量時得直五錢

波羅夷減五錢偷羅遮池物者道池
所出物比丘作念我當盜是物得者
波羅夷
寄者人寄比丘物盜心不還物主心捨
直五錢波羅夷減五錢偷羅遮
寄還者比丘受他寄物盜心不與彼人
直五錢波羅夷減五錢偷羅遮
遮路者比丘爲賊遮路不聽異人去
伺路者伺候見人便往語賊
示處者比丘示賊路處
導道者比丘在賊前導
教取者教賊取物之方
共取者共賊取物
不輸稅者比丘應輸稅而不輸如上
諸事取物直五錢波羅夷減五錢偷
羅遮若人物不與取五錢已上比丘
比丘尼波羅夷式叉摩那沙弥沙弥
尼突吉羅駈出非人物不與取比丘
比丘尼偷羅遮式叉摩那沙弥沙弥
尼突吉羅畜生物不與取皆突吉羅
四種取人重物不犯自想取同意取
暫用取非盜心取

五分律卷第一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勑彫造

五分律卷第二　彌沙塞　尊

宋罽賓三藏佛陀什共竺道生等譯

第一分初第三事

佛在毗舍離尒時世尊告諸比丘修不淨觀得大果利時諸比丘即皆修習深入猒惡耻愧此身譬如少年好憙淨潔澡浴塗身著新淨衣忽以三屍嬰加其頸膖脹血塗身虫流滿體其人苦毒無復餘想但念何當脫此耶辱諸比丘猒惡此身亦復如是其中或有自殺展轉相害或索刀繩藥服毒藥有一比丘猒惡身已便往彌隣旃陀羅所語言為我斷命衣鉢相與時旃陀羅為衣鉢故即以利刀而斷其命有血浮刀持至婆求末河洗之尋生悔心作是念我今不善去何為小利故而斷持戒沙門性命得無量罪時自在天魔知其心念譬如壯士屈申臂頃來至其前從水踊出立於水上讚言善哉汝得大利斷持戒沙門命未度者度福慶無量天神記錄故來告汝時旃陀羅便生惡邪見心

大歡喜我今當更度未度者彼旃陀
羅善知厭身未厭身相若凡夫比丘
未離於欲舉刀向時心恐怖者是未
厭身我若殺之得福甚少我今當求
已得道果無恐怖者於是手執長刀
從房至房從經行處至經行處高聲
唱言欲滅度者我當度之時諸比丘
厭惡身者皆出就之尋斷其命於一
日中殺十二十乃至六十以是因緣
僧數減少大德聲聞悉不復現尒時
世尊從三昧起在露處坐大衆圍繞
觀視僧衆告阿難言今日僧衆何故
減少阿難白佛世尊一時為諸比丘
說不淨觀比丘修習厭惡身苦轉相
殘殺乃至弥隣一日之中傷害梵行
六十人命是故今日僧衆減少善哉
世尊唯願更說餘善道法令諸比丘
得安樂住佛告阿難汝今宣令依止
毗舍離比丘皆使來集普會講堂阿
難受教即呼來集集已白言唯聖
知時世尊從坐起至講堂就座而坐
問諸比丘實有上事不答言實尒世
尊佛種種呵責汝等愚癡所作非法

豈不聞我所說慈忍護念衆生而今
云何不憶此法呵已告諸比丘若自
殺身得偷羅遮罪又告從今已後應
修安般念樂淨觀樂喜觀觀已生惡
不善法即能除滅以十利故為諸比
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
手自殺人斷其命是比丘得波羅夷
不共住
尒時衆多比丘得重病有諸比丘來
問訊言大德病寧有損苦可忍不病
比丘言病猶未損苦不可忍便語諸
比丘與我刀繩與我毒藥與我增病
食將我至高岸邊時諸比丘皆隨與
之病比丘或以刀自刺或以繩自絞
或服毒藥或食增病食或墜高岸自
斷其命諸比丘見其死已便生悔心
以白阿難阿難將至佛所以事白佛
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問諸比丘汝等
實尒不答言實尒世尊佛種種呵責
汝等愚癡自斷人命與刀令死有何
等異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自
斷人命持刀授與得波羅夷不共住
復有比丘得重病諸比丘來問訊如

上語諸比丘與我刀繩毒藥諸比丘言佛不聽我與人自殺之具然我有知識獵師當爲汝喚令斷汝命病比丘言爲我速喚彼比丘走語獵師言此有比丘得重病不復樂生汝爲斷命可得大福獵師言若殺生得大福者看瞻之人得大福耶汝等比丘自言有慈悲心令教人殺教人殺與自殺有何等異時諸比丘皆生悔心往自阿難阿難將至佛所以事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問諸比丘汝實尒不荅言實尒世尊佛種種呵責語諸比丘言自殺教人殺有何等異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自殺教人殺得波羅夷不共住

復有比丘得重病諸比丘問訊如上語病者言汝等戒行具足應受天福若自殺者必得生天何用如是久受苦爲病比丘言若當如是雖有此苦不能自殺何以故若自殺者犯偷羅遮罪又復不得廣脩梵行又呵言自手殺人教人自殺有何等異而汝比丘爲此惡業諸長老比丘聞種種呵

責將至佛所以事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問諸比丘汝實尒不荅言實尒世尊佛種種呵責汝等愚癡自手殺人教人自殺有何等異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自手殺人教人自殺得波羅夷不共住

復有比丘得重病諸比丘問訊如上亦語病者言汝等梵行已立死受天樂何用久受如此病苦而不自殺病比丘言我等雖尒不能自殺何以故佛制自殺犯偷羅遮又我病差得修梵行尒時彼國又有賊難諸白衣骨肉分離憐諸痛惱比丘語言汝等已修生天福業何用受此骨肉生離憂悲之苦而不自殺荅言我雖憂悲不能自殺何以故在世遭苦知修道業又呵言沙門之道慈忍衆生去何讚死欲人自殺自殺讚死有何等異諸長老比丘聞種種呵責將至佛所以事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問諸比丘汝實尒不荅言實尒世尊佛種種呵責汝所作非法自殺讚死有何等異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若人若

似人若自殺若與刀藥殺若教人殺若教自殺譽死讚死咄人用惡活爲死勝生作是心隨心殺如是種種因緣彼因是死是比丘得波羅夷不共住

入母胎已後至四十九日名爲似人過此已後盡名爲人自以手足刀杖毒藥等殺是名自殺彼欲自殺求殺具與之是名與刀藥殺使人殺是名教人殺教人取死是名教自殺言死勝生是名譽死讚死隨心遣諸鬼神殺是名作是心隨心殺

是中犯者自殺遣使展轉使重遣使指示言說眠時說向眠說醉時說向醉說狂時說向狂說乱心說向乱心說病壞心說向病壞心說遣書作相手語相似語獨獨想不獨獨想獨不獨想戲語色聲香味觸優波頭優波奢優波害

自殺者自以手足刀杖等殺彼人死者波羅夷遣使者遣使殺彼人彼人死者波羅夷展轉使者遣某甲殺某甲不自殺轉使乙殺死者波羅夷重遣

者始受使人不得殺還報比丘比丘更遣使殺死者波羅夷指示者指示日月星宿語人言汝福應生彼汝可自殺從而死者波羅夷言說者說生過惡讚歎死好因此死者波羅夷眠時說者比丘眠中說先所念言汝功德已成應可自殺彼人聞已待覺問言汝何故說此荅言我眠中欲利益汝故作是語汝今覺亦作是語汝可隨我語死彼因是死者波羅夷向眠說者向眠人作是語汝功德已成可以刀等自殺鬼神令眠中間即覺問言汝何故說此荅言汝眠時我欲利益汝故作是語汝今覺亦作是語汝可隨我語死因是死者波羅夷醉時說者醉中說先所念言汝功德已成應以刀等自殺彼人聞已待醒問言汝何故說此荅言我醉時欲利益汝故作是語令醒亦作是語汝可隨我語死因是死者波羅夷向醉說者作是言汝功德已成汝可以刀等自殺醉醒已問言汝何故說此荅言我欲利益汝故汝醉時作是語汝今醒亦

作是語汝可隨我語死因此死者波羅夷狂時說向狂說乱心說向乱心說病壞心說向病壞心說亦如是遣書者比丘遣書令殺彼作書字偷羅遮書至彼彼因是殺死者波羅夷作相者比丘語人言汝看我坐起舉手下手口言寒暑時便殺彼彼見相便殺死者波羅夷手語者作手語教人殺彼隨此殺死者波羅夷相似語者比丘作相似語教人殺彼隨此殺死者波羅夷獨獨想者突吉羅不獨獨想獨不獨想者偷羅遮戲語者比丘戲笑語汝功德已成可應自殺彼人問言何故說此比丘荅言我先雖是戲言今意實尒汝可自殺因此死者波羅夷色者若比丘作呪術出惡色鬼神使恐怖人因此死者波羅夷聲者若比丘作是語汝父母兒女已死財物破散作如是語欲令憂惱自殺因此死者波羅夷香者以毒合和諸香令齅便死因是死者波羅夷味者以毒著食中令食因是死者波羅夷觸者以迦毗毒藥塗身殺因是死者

波羅夷憂波頭者爲一切衆生作寃
殺若人墮死波羅夷非人墮死偷羅
遮畜生墮死波逸提優波奢者作弱
脉薄覆其上下安殺具使人坐上因
是死者波羅夷優波害者作蠱毒殺
因是死者波羅夷若比丘作是念我
當殺彼人發心時突吉羅作方便時
偷羅遮死者波羅夷若殺非人偷羅
遮若殺畜生波逸提比丘尼亦如是
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羅不犯
者慈愍心無殺心 第三事竟

佛在毗舍離時世飢饉乞食難得諸
比丘入城分衛都無所獲尒時世尊
告諸比丘汝等各隨知識就彼安居
莫住於此受飢餓苦比丘受教有往
摩竭國者有往婆求末河邊聚落中
者往河邊諸比丘集共議言今乞食
難得此聚落中有信樂者我等當共
更相讚歎某得初禪我亦得之某得
二禪三禪四禪四無量處四無色定
我亦如是某得四念處乃至八正道
分三解脫門我亦如是某得八解脫
九次第定十一切入十直道我亦如

是某得堅信堅法四沙門果三明六神通我亦如是諸居士聞必生希有心作是語我得善利乃有如是得道聖人安居我邑便當具諸餚饍供養我等我等無乏得安樂住議已即便入城到諸富家共相稱讚如上所說語言汝得大利聖衆福田依汝聚落諸居士聞生希有心歎未曾過皆減已分不復祭祠斷施餘人并以供養諸佛常法二時大會春夏末月諸方比丘皆来問訊摩竭國諸比丘安居竟羸瘦憔悴来詣佛所頂礼佛足却住一面諸佛常法客比丘来皆加慰問問言汝等安居和合乞食易得道路不疲耶諸比丘言安居和合道路不疲但乞食難得時佛為說種種妙法示教利喜令隨所住婆求末河諸比丘身體充悅来詣佛所頂礼佛足却住一面佛亦如上慰問諸比丘白言安居和合乞食易得道路不疲佛即問言今世飢饉乞求難得汝等云何而獨言易諸比丘白佛我等在彼以乞食難得更相讚歎具說如上佛

即問言汝等讚歎為實為虛比丘白佛有實有虛佛種種呵責虛者汝等非法不隨順道出家之人所不應作寧敢燒石吞飲洋銅不以虛妄食人信施汝等豈不聞我毀呰妄語之罪種種讚歎不妄語德耶而今云何為利養故虛誑自說得過人法復呵責言諸比丘世間有五大賊一者作百人至千人主破城聚落害人取物二者有惡比丘將諸比丘遊行人間邪命說法三者有惡比丘於佛所說法自稱是我所造四者有惡比丘不修梵行自言我修梵行五者有惡比丘為利養故空無過人法自稱我得其第五賊名為一切世間天人魔梵沙門婆羅門中之最大賊汝等云何為小利養作最大賊如是呵責已告諸比丘以十利故為諸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不知不見過人法聖利滿足自稱我如是知如是見後時若問若不問為出罪求清淨故作是言我不知言知不見言見虛誑妄語是比丘得波羅夷不共住

佛在舍衛城有衆多少聞比丘不學不問無過人法自謂我知我見我證彼於後時聞諸比丘講論得道未得道相乃悟非道生慚愧心作是念我等先未得謂得將無犯波羅夷罪復有少聞比丘不學不問無過人法自謂我知我見我證彼於後時廣學諸經生慚愧心作是念如我今解佛所說法先未得謂得是增上慢將無犯波羅夷罪復有少聞比丘不學不問無過人法自謂我知我見我證彼於後時廣修梵行得入道果生慚愧心作是念我先未得謂得是增上慢將無犯波羅夷罪諸比丘念已各詣阿難皆以問之阿難將至佛所具以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各隨其事問諸比丘汝實尒不答言實尒世尊佛告諸比丘有五種現過人法一者愚癡二者亂心三者隨惡四者增上慢五者實有若愚癡亂心增上慢實有而自言我得犯波羅夷者無有是處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不知不見過人法聖利滿足自稱我如是知如

是見是比丘後時若問若不問為出罪求清淨故作是言我不知言知不見言見虛誑妄語除增上慢是比丘得波羅夷不共住

不知不見者不知不見過人法一切出要法謂諸禪解脫三昧正受諸聖道果是名過人法於佛所說苦集滅道已辦已足更無所求是名聖利滿足自說我如是知見法法亦知見我是名自稱我如是知如是見若一月乃至一歲後問汝云何得何處得從誰得以何法得若不問而自發露所犯求戒淨心淨見淨疑淨言我不知不見苦集滅道言知言見虛誑妄語雖作如此發露故得波羅夷

是中犯者有二種得波羅夷一者先作是念我當虛說得過人法二者當說時作是念我今虛說得過人法復有三種得波羅夷二如上說三者作是念我已虛說得過人法復有四種得波羅夷三如上說四者異見說過人法復有五種得波羅夷四如上說五者異想說過人法復有六種得波

羅夷五如上說六者異忍說過人法復有七種得波羅夷六如上說七者異樂說過人法復有八種得波羅夷七如上說八者不隨問荅說過人法有四種非聖語四種聖語非聖語者不見言見不聞言聞不覺言覺不知言知聖語者見言見聞言聞覺言覺知言知又八種非聖語八種聖語非聖語者不見言見見言不見不聞言聞聞言不聞不覺言覺覺言不覺不知言知知言不知又上名八聖語又十六非聖語十六聖語非聖語者不見言見不聞言聞不覺言覺不知言知見言不見聞言不聞覺言不覺知言不知見疑言不疑聞疑言不疑覺疑言不疑知疑言不疑見不疑言疑聞不疑言疑覺不疑言疑知不疑言疑又上名十六聖語

若比丘向人自稱得過人法解者波羅夷不解者偷羅遮向非人說偷羅遮向畜生說突吉羅比丘尼亦如是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羅不犯者實語 第四戒竟

五分律第一分之三僧殘法

佛在舍衛城尒時長老優陀夷爲欲火所燒身體羸瘦纔有氣息以手出不淨得安樂住有異比丘亦復羸瘦優陀夷問汝何故尒答言長老我爲欲火所燒是故如是優陀夷言我先亦尒以手出不淨得安樂住汝若法我亦當如是彼比丘言汝所作非法非清淨行破沙門法不隨順道世尊種種呵欲欲想欲覺欲熱斷欲想除欲覺滅欲熱說欲如赤骨如毒蛇汝今云何以此手出於不淨受人信施復以教人呵責已將至佛所以事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問優陀夷汝實尒不答言實尒世尊佛亦種種如上呵責已告諸比丘以十利故爲諸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故出不淨僧伽婆尸沙

尒時諸比丘不一其心夢失不淨覺作是念我夢中亦有心亦動身失不淨將無犯僧伽婆尸沙耶或有發露者或有行摩那埵者或有出罪者或有直白佛者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問

語比丘汝等實尒不荅言實尒世尊佛種種呵責汝等不應散乱心眠若散乱心眠犯突吉羅散乱心眠有五過失一者惡夢二者善神不護三者不得明想四者無覺法心五者失不淨不散乱心眠有五德無惡夢善神護得明想有覺法心不失不淨有五因縁眠時形起一者大便盛二者小便盛三者風盛四者虫齧五者欲盛復告諸比丘若未離欲恚癡散乱心眠必失不淨雖未能離以繫念心眠者無有是過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故出不淨除夢中僧伽婆尸沙故出不淨者發心身動出不淨也僧伽婆尸沙者此罪有殘猶有因縁尚可治有恃怙得在僧中求除滅也不淨有十種一者青色二者黄色三者紅色四者黒色五者赤色六者白色七者乳色八者酥色九者油色十者蚕色若發心身動欲出青色而黄色乃至蚕色出皆僧伽婆尸沙若發心身動欲出黄色乃至蚕色而餘色出亦如是有十種發心身動出不淨皆

僧伽婆尸沙一者自試二者除病三者爲顏色四者爲力五者爲樂六者爲布施七者爲生天八者爲外道祠天會九者爲種子十者爲火祠有五種發心身動出不淨皆僧伽婆尸沙內色外色虛空風水內色者己身外色者他身虛空者空中動身風者向風行水者逆水行又有五種發心身動出不淨僧伽婆尸沙大便蹙小便蹙風蹙垂醫欲蹙若發心身不動不出不淨發心身不動出不淨皆突吉羅發心身動不出不淨偷羅遮不發心身動不出不淨不發心身動出不淨不發心身不動出不淨皆不犯眠時出不淨覺時發心身動偷羅遮眠時身動覺時發心出不淨突吉羅眠時發心覺時身不動出不淨不犯沙弥突吉羅 一段竟

佛在舍衛城尒時長老優陀夷爲欲火所燒作是念故出不淨世尊已制今當方便與女人相觸取細滑樂便掃灑房內敷好牀座取一小牀於露地坐有諸女人同來遊觀語優陀夷

言我等故來欲看房舍答言姊妹隨意看之便將入房開戶開窓種種摩觸或捉或抱或案或摩或舉上或舉下或驅或越其中喜者便語之言何不正作徒用此為優陀夷言佛不聽我作根本事其不喜者便瞋恚言本謂此處安隱而今反成恐怖之地水中火然未足為喻白衣在家猶恥此事云何比丘乃作是惡即歸其家人人宣語諸不信樂佛法者種種呵罵言我等白衣摩觸女身沙門釋子亦復如是徒剃此頭與我何異無沙門行破沙門法如是惡名流布天下復有一婆羅門將婦遊觀次到優陀夷房語言我欲與婦同看房舍優陀夷言不得一時可前後入婆羅門言若不得便聽婦先入婦既入房優陀夷亦復如前種種摩觸久久乃出夫語婦言何以乃久不復欲看餘房舍耶婦言止止莫作是語但入一房垂死得出何應復看諸餘房舍夫問所以婦具以答時婆羅門即便罵言沙門釋子云何乃作如此惡業入舍衛城

四衢道中街巷市里處處唱言沙門釋子摩觸我婦諸不信佛法者種種呵罵沙門釋子行惡如此去何自稱淨修梵行諸長老比丘聞種種呵責具以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問優陁夷汝實尒不答言實尒世尊佛種種呵責已告諸比丘以十利故與諸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欲盛變心觸女人身若捉手若捉髮若捉一一身分摩著細滑僧伽婆尸沙

欲盛變心者向欲心深發心事幾成變善法無記法墮不善處女人者人女乃至初生觸者身上處處種種摩觸乃至一髮比丘五事觸女人僧伽婆尸沙女女想人女活女心染以親近情摩觸覺而受乃至觸髮亦如是五事觸女人偷羅遮女女想人女活女心染不以親近情摩觸覺而受乃至觸髮亦如是女人觸比丘亦如是五事觸女人不犯女女想人女活女心染不以親近情而女人捉比丘比丘作方便求脫雖覺觸而不受乃至觸髮亦

如是又女女想女疑女無根想女二根想觸僧伽婆尸沙女男想女黃門想觸偷羅遮男男想男疑男黃門想觸突吉羅男女想男無根想男二根想觸偷羅遮黃門亦如是無根無根想無根疑无根二根想無根女想觸僧伽婆尸沙無根男想無根黃門想觸偷羅遮二根亦如是比丘與無衣女人相觸僧伽婆尸沙與有衣女人相觸偷羅遮女人捉無衣比丘僧伽婆尸沙捉有衣比丘偷羅遮比丘與女人俱有衣相觸突吉羅比丘捉女人衣女人捨衣與比丘偷羅遮女人捉比丘衣比丘不捨衣與女人突吉羅比丘觸死人女非人女偷羅遮捉畜生女突吉羅沙弥突吉羅

佛在舍衛城尒時長老優陁夷為欲火所燒作是念故出不淨觸女人身世尊已制今當更作方便向諸女人作麁惡語取悅欲樂復掃灑房於露地坐女人來觀將入門户皆如上說便於房內與女人種種麁惡語作如是問汝手脚髀膊腰腹頭乳頭面本

髮大小便處何以復言姊妹汝手腳
乃至大小便處惡又言姊妹汝手腳
乃至大小便處好又問汝夫近汝時
云何又教汝若隨我意與汝珍寶又
從乞願與我從事一切天神皆證我
心諸女人聞喜不喜者亦如上說長
老比丘聞種種呵責以事白佛佛以
是事集比丘僧問優陀夷汝實爾不
荅言實爾世尊佛種種呵責已告諸
比丘以十利故與諸比丘結戒從今
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欲盛變心向
女人麤惡語隨婬欲法說僧伽婆
尸沙

是中犯者毀譽乞願問反問教比丘
五事與女人麤惡語女女想人女活
女心染以親近情從毀譽乃至教被
解者僧伽婆尸沙不解者偷羅遮毀
者毀呰女人三處若小若大形色惡
譽者讚歎女人三處不小不大形色
好乞者從女人乞三處若能與我我
能隨汝意願者願得汝三處得汝三
處是福樂人問者問汝夫於三處中
幾種行欲幾時作反問者問汝夫於

三處中不如是作耶教者教言汝以
三處隨男子意則爲男子之所敬愛
女女想乃至二根二根想皆如上說
又有五種遣使書作相動手相似語
彼解者偷羅遮不解者突吉羅比丘
面與人女麁惡語解者僧伽婆尸沙
不解者偷羅遮向非人女麁惡語偷
羅遮向畜生女麁惡語突吉羅沙彌
突吉羅 三戒竟

佛在舍衛城尒時長老優陁夷爲欲
火所燒作是念故出不淨摩觸女身
向女人麁惡語佛皆已制我今當向
女人自讃供養身取悅意樂又掃灑
房種種如上便於房內語女人言姊
妹汝供養沙門婆羅門乃至入禪定
得四道果不如以婬欲供養持戒者
諸女人聞有喜不喜乃至佛種種呵
責皆如上說呵責已告諸比丘以十
利故爲諸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
是說若比丘欲盛變心向女人自讃
供養身言姊妹婬欲供養是第一供
養僧伽婆尸沙
若作種種語讃欲供養身語語突吉

羅若言不如以婬欲供養語語偷羅遮若言婬欲供養是第一供養僧伽婆尸沙以五事自讚供養身女女想人女活女心染以親近情言婬欲供養是第一供養解者僧伽婆尸沙不解者偷羅遮女女想乃至二根二根想遣使乃至相似語面與女語向非人女畜生女皆如上說沙弥突吉羅四戒竟

佛在舍衛城尒時有長者名迦留聰明利根善斷人疑舍衛城人凡有所作乃至婚姻無不諮問言與便與不與便不與得好者言由迦留故我得是好當使迦留留亦得是樂得惡者言由迦留故我得是惡亦使迦留留受是若剔如是醜名善譽充塞一國迦留後時以信出家諸諮問者日月更甚乃至波斯匿王亦自親諮諮問國事喜怒之聲轉倍於前時有寡婦莫女色貌邑里第一求婚者衆皆不許之荅言若能就我居如子法者乃當相與時有婆羅門財富無量語寡婦言與我兒婚汝女可得長處安樂荅亦如初於是婆羅門便訪衆人誰數來往

此人家者有人語言沙門迎留與此
家數即請迎留長供養之既相狎習
便以事白我欲為兒求某甲女願屈
大德為我語之迎留便著衣持鉢往
到彼舍索婦即出礼拜問訊迎留語
言汝可以女與某甲婿其家饒富必
得安樂答由如初迎留復言若不與
者此女後大必當委叛何為失女又
去好覓索婦聞此僶俛從許迎留還
報即便成婚其後夫家遇婦甚苦遣
信白母願語夫家小得閑樂母報女
言須迎留來當使語之迎留後日到
索婦家索婦具白女之辛苦婿本謂
由願為語之迎留答言此女無福致
此苦劇若有福者何緣至此我沙門
法不應知人此世俗事索婦罵言汝先
知人事令云不應如此惡人終令不
吉種種呪罵言辭苦切隣人聞之或
來諫言汝女薄相致此苦劇何豫沙
門而苦呪罵索婦答言汝豈不知由
此沙門使我稚女致此苦劇時不信
樂佛法者皆作是言汝信沙門女受
此苦若復用其語方當劇是復呵罵

言我等白衣行媒嫁法沙門釋子亦
復如是徒剃此頭著壞色衣所行如
此與我何異於是惡名流布遠近諸
長老比丘聞種種呵責將至佛所以
事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問迦留
汝實尒不答言實尒世尊佛種種呵
責已告諸比丘以十利故為諸比丘
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行
媒法僧伽婆尸沙

尒時舍衛城中諸豪姓欲得年長童
女共行私通恥自宣意因無行人使
語六群比丘汝可為我宣此意旨若
須物者一日一宿乃至一會為須幾
許六群比丘即詣諸女具以意問有
人見之皆共譏論沙門釋子淨修梵
行而今云何行此惡業構合耶非白
衣所恥此諸沙門無有慚愧諸長老
比丘聞種種呵責將至佛所以事白
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問六群比丘
汝實尒不答言實尒世尊佛種種呵
責已告諸比丘從今是戒應如是說
若比丘行媒法若為私通事持男意
至女邊持女意至男邊乃至一交會

僧伽婆尸沙

有十種女十種男十種女者父母所護兄姊所護親里所護自護法護自任衣物共誓有主作信父母所護者女有父母父母能與能棄兄姊親里亦如是自護者身得自在自與自棄法護者正法出家修行梵行自任者自隨所樂衣物者受他衣物共誓者與人要誓有主者女人屬夫作信者受他片致要一日一月乃至一交會十種男亦如是若比丘受父母所護男語突吉羅語父母所護女乃至作信女偷羅遮不許還還報偷羅遮許還報僧伽婆尸沙若比丘受父母所護男語語父母所護女女言可語我父母比丘以此語還報偷羅遮父母所護男又令比丘語彼女父母受此語突吉羅語彼女父母及不許還報偷羅遮許還報僧伽婆尸沙受父母所護男語語兄姊親里所護女亦如是乃至受作信男語語父母所護女乃至語作信女亦如是若比丘受父母所護女乃至作信女語語父母所護

男乃至語作信男亦如是有六種語自使書使使相似語相若比丘受自語自語彼自還報僧伽婆尸沙若比丘受自語使語彼自還報受自語自語彼使還報受自語使語彼使還報皆僧伽婆尸沙受自語乃至相語彼相還報亦如是若比丘乃至受相語亦如是若比丘為人男人女邊行媒法僧伽婆尸沙人男非人女邊行媒法偷羅遮人男畜生女邊行媒法突吉羅為人女亦如是為非人男人女邊行媒法偷羅遮畜生男人女邊行媒法突吉羅為人女黃門邊行媒法突吉羅若比丘為男借女為女借男長使偷羅遮比丘尼亦如是式叉摩那沙彌沙彌尼突吉羅不犯者為和合故 五戒竟

佛在舍衞城尒時阿荼脾邑諸比丘自乞作房從諸居士求車求車直求人求人直材木草竹皆從求索居士猒之見皆逃避諸比丘乞不復能得便自斫伐草木掘地取土有一大德比丘自斫神樹樹神小兒時戲樹間

斫斷其指樹神痛惱便興惡意欲来打之復作是念此大威德若我打者或以之死使我長夜受諸苦惱又作是念世尊今在此城當往白之佛有教勅我當奉行即詣祇桓具以白佛尒時世尊讚歎樹神善哉善哉汝所念善今此比丘實有威德若當打者必受苦報復告樹神某處有大樹未有所屬汝可依之受教即往於是世尊漸漸遊行到阿荼脾邑長老大迦葉晨朝著衣持鉢入城乞食居士見之悉皆迸走迦葉恠之問於行人行人荅言此諸比丘造作房舍乞求无猒邑人患苦所以見仁皆悉迸走迦葉食後還到佛所以事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問諸比丘汝等實尒不荅言實尒世尊佛種種呵責汝等應修少欲知足不應多事乞求無猒又告比丘乃過去世於恒水邊有一仙人住於石窟尒時龍王日從水出以身七匝圍繞仙人舒頭在上下向敬視仙人後時遊行人間弟子守窟龍亦如前日来恭敬弟子怖畏即大羸

度我於尒時行菩薩道遊恒水邊見其如此即問其故具荅如是我復問言汝今欲不復見龍耶荅言尒又問汝見龍咽下有何等物荅言有摩尼珠吾復語言龍若來時汝便合掌向龍作如是語我今須汝咽下摩尼類以施我尒時仙人弟子聞我語已龍從水出便從索之龍聞乞珠不前不却默然而住時仙人弟子復為龍王說此偈言

龍王今須汝 咽下摩尼珠 意甚愛樂之
如何默無言

龍即以偈荅

我一切所須 皆由此珠得 汝今從吾乞
永絕不復来 如火急爆聲 使人心恐懼
我今聞汝言 惶怖躕於是

於是世尊引古說偈

乞者人不愛 數則致怨憎 龍王聞乞聲
一去不復還

又告比丘龍王受自然業報猶尚不憙聞於乞聲今諸居士營求致孜困苦所得汝等云何數數從乞又告比丘吾昔一時在舍衛城有比丘安居

竟來至我所我時問言何處安居安
居安隱乞食易得道路不疲耶彼荅
我言在雪山脇林下安居安居安隱
乞食易得行路不疲唯患衆鳥夜鳴
所乱不得專一坐禪思惟我問比丘
汝等今猶樂彼林不荅言甚樂我言
汝便還彼衆鳥暮來合掌向言我今
須汝毛羽可以見與中夜後夜亦復
如是比丘受教如勅從乞於是衆鳥
夜共議言今此比丘從我等乞爲當
與不皆曰不可便飛而去永不復還
告諸比丘鳥猶不喜聞有乞聲況於
人乎又告比丘過去世時有迦夷國
王好憙布施給諸窮乏時有梵志王
甚愛重未嘗從王有所求乞令時彼
王爲說偈言

人皆從遠來　無方從吾乞　而汝今在此
不求有何意

梵志即以偈荅

乞者人不喜　不與致怨憎　所以默無求
恐離親愛情

王復說偈

智者不惡乞　思聞來求聲　況汝所親愛

豈容有悋心 守貧愧有求 應得處不取
衰人虛心福 而自困於己 安貧不恥求
應得處便取 既成人之善 而自長安樂
乞非傷德行 亦無身口過 損有以補無
何為而不索
梵志復以偈答
賢人不言乞 言乞必不賢 默然不有求
是謂為大人
時王聞說賢人之偈 心大歡喜 即以
牛王一頭及餘千牛而施與之 告諸
比丘 王與梵志雖相愛重 猶難有求
況諸居士於汝無愛而多求乎 又告
比丘 昔有族姓子名羅吒波羅 父母
重愛自以出家不從父母有所求索
時父母亦以偈問
人皆從遠來 無方從王乞 汝親吾愛子
不來有何意
羅吒波羅即以偈答
乞者人不意 不與致怨憎 我既已出家
不應復有求
諸比丘 羅吒波羅父母愛重尚以出
家不還求索 況諸居士於汝無親而
多求乎 如是種種呵責已告諸比丘

以十利故為諸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自乞作房無主為身應如量作長佛十二磔手廣七磔手應將諸比丘求作處諸比丘應示作處無難處有行處若不將諸比丘求作處若過量僧伽婆尸沙

自乞者比丘為已從他乞房者於中可得行立坐卧行四威儀無主者无有檀越為身者為已不為人亦不為僧應將諸比丘求作處者應將知法持律比丘示已作處諸比丘應示作處無難處有行處者難處名四衢道中多人聚戲處婬女處市肆處放牧處師子虎狼惡獸處嶮岸處水湯突處社樹大樹處好園田處墳墓處或逼村或去村遠道路嶮巇是名難處無此諸難是名無難處有行處者繞四邊得通車是名有行處若有上諸難處無行處者諸比丘應語彼比丘汝莫取是處若無上諸難處有行處諸比丘應語是比丘汝取是處是比丘應從僧乞示作處偏袒右肩脫革屣䠒跪合掌作如是言大德僧聽我

某甲比丘自乞作房無主為身令從僧乞示作處願僧現前示我作處如是三乞僧中應一人白大德僧聽此某甲比丘自乞作房無主為身從僧乞示作處今僧為某甲示作處無難處有行處若僧時到僧忍聽白如是大德僧聽此某甲比丘自乞作房無主為身從僧乞示作處今僧為某甲示作處無難處有行處誰諸長老忍默然不忍者說僧已為某甲示作處無難處有行處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若僧示難處無行處僧突吉羅若於此處作者亦如是若不將諸比丘示作處從發心及治地至麁泥皆突吉羅細泥偷羅遮作竟僧伽婆尸沙雜金銀珎寶作及完成瓦屋乃至僧地中作皆偷羅遮沙弥突吉羅

六戒竟

五分律卷第二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勑彫造

五分律卷第三　彌沙塞　尊

宋罽賓三藏佛陀什共竺道生等譯

第一分之二第七事

佛在拘舍弥國尒時闡陀比丘常出入諸家為說法料理官事療治衆病國王大臣長者居士無不親敬有諸人等同来問訊遇於經行所頭面礼足為說妙法示教利喜已各歸其家闡陀便還上座已擾其房如是展轉乃至小房亦復如是既不得住便避人間後諸人等復来問訊見諸比丘露處經行問言我師闡陀今在何處諸比丘言我等不知遍求不得便各還歸闡陀行還著衣持鉢往到其家皆出問訊白言長老我等近至僧房不得相見今從何来答言我寧下座一切諸房上座已滿是故避行致此乖乎諸人白言可求屋處我等當為長老作之既以見福而使長老得安隱住又令我等不乖問訊闡陀答言我不能自作以廢行道年長自當以次得之諸人又言我辛有物及有善

心財物無常善心難保願為求處必欲作之闡陁見其愍歎難相違逆即便遊行求作屋地見神樹處衆可建立即便伐之此樹有神國人所奉諸祈請者多得如願忽見斫伐莫不驚惟不信樂佛法者皆呵罵言沙門釋子無道之甚苟欲自利傷害天人信樂佛法者便言此樹有神衆人畏敬夙夜虔恭不敢憍慢而諸比丘伐之無疑一切色心晏安如故可謂大神大貴可畫毀譽之聲充滿國內諸長老比丘聞種種呵責將至佛所以事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問闡陁汝實尒不荅言實尒世尊佛種種呵責已告諸比丘以十利故為諸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有主為身作房應將諸比丘求作處諸比丘應示作處無難處有行處若不將諸比丘求作處僧伽婆尸沙有主者有檀越餘如上無主中說 七戒竟

佛在王舍城尒時蓱沙王日日次請五百僧食城內臣民亦復如是時諸比丘各各行道未有專知差次請者

六群比丘常往好處諸人問言我等
爲僧次第設食何故長老常來不見
餘人如是呵責而猶不已時跋難陀
釋子年十四出家爲道在靜處作是
念今瓶沙王日日次請五百僧食城
內臣民亦復如是而僧無有差次會
者致使六群選擇好處以失衆望豈
人施意若我二十受具足戒得阿羅
漢獲六神通當爲衆僧作差會及分
臥具人至年十六便成羅漢得六神
通年滿二十受具足戒便作是念我
先願爲衆僧作差會及分臥具人今
時已至便應作之即詣王舍城諸比
丘所說先所願諸比丘即以白佛佛
以是事集比丘僧問陀婆汝實欲爲
僧作差會及分臥具人不答言實爾
世尊佛種種讚少欲知足讚戒讚持戒
已告諸比丘今聽陀婆爲僧作差會
及分臥具人僧應白二羯磨差一比
丘白言大德僧聽今此陀婆比丘欲
爲僧作差會及分臥具人若僧時到
僧忍聽白如是大德僧聽此陀婆比
丘欲爲僧作差會及分臥具人誰諸

長老忍默然若不忍者說僧已聽陀婆
比丘作差會及分卧具人竟僧忍默
然故是事如是持
於是陀婆即為僧作差會及分卧具
分卧具時少欲知足少欲知足共樂
靜樂靜共誦修多羅誦修多羅共持
律持律共法師法師共唄匿唄匿共
阿練若阿練若共乞食乞食共坐禪
坐禪共如是等衆行不同各得其類
隨宜示導諸房舍處一切比丘咸得
所樂諸方比丘有暮至者輒詣陀婆
求住止處陀婆即入火光三昧左手
出光右手示卧具處莫不允合時諸
遠方聞陀婆比丘為王舍城僧差會
及分卧具有如是德皆作是念我當
往彼問訊世尊并見陀婆及觀神力
於是發來投暮到城至陀婆所求住
止處陀婆皆悉如法安處次差會人
亦復如是
時王舍城有善飯長者見法得果日
為二比丘作上美食自來請之慈地
兄弟並薄福德分卧具差會常得
麤惡隨次第差遇至其家善飯知已

便生是念此等惡人無清淨行云何
愛我上美供養即便還歸語其婦言
汝可更作麁惡之食慈地等來門外
敷座使婢下之婦即受教設辦麁惡
慈地兄弟至時持鉢到善飯家就座
而坐群婢於是持麁食出慈地見便
問言姊妹汝家常作好食今何故麁
婢言我是下人不知所以食訖便還
道中行罵陀婆力士子要當令汝受
苦劇我到所住已向諸上座言陀婆
力士子隨愛瞋癡畏若畏與好不畏
與惡諸比丘言汝等莫作是語陀婆
比丘隨愛恚癡畏何以故陀婆比丘
得阿羅漢備六神通隨愛恚癡畏無
有是處慈地言正以得神通故觀見
諸家有好有惡好與餘人惡輙差我
是故我言隨愛恚癡畏作是語已出
於餘處先為陀婆作惡名聲然後至
王舍城到其姊尼弥多羅所弥多羅
見二兄來迎礼問訊慈地兄弟皆不
共語弥多羅言不憶犯兄何故如此
慈地答言汝不助我故致使陀婆苦
我如是弥多羅言兄欲令我云何相

助答言汝若助我可到佛所白言世
尊無恐懼中反致怖畏我今無處而
得安隱不謂隨婆是梵行人忽來汙
我犯波羅夷弥多羅言隨婆清淨我
若謗之僧必當作自言擯我我既出
衆當何所依慈地等言我當證汝擯
於隨婆何緣使汝得自言擯弥多羅
言若僧擯隨婆我豈得異慈地等言
但令世尊斥逐隨婆為吾受擯亦復
何告我等自當好相安慶妹敬重兄
不敢違命便到佛所如上白佛尒時
隨婆叉羅睺羅在佛左右佛問隨婆
汝聞弥多羅所説不荅言已聞佛自
知之如是三問荅亦如是於是羅睺
羅白佛言世尊何須三問隨婆但當
斥擯此比丘尼佛言若弥多羅以此
謗汝汝當云何荅言當言此事佛自
知之佛言汝可如是隨婆亦然乎佛
語隨婆汝起自明今非默時汝當憶
念有當言有無當言无不得直言佛
自知之隨婆便從坐起更整衣服長
跪合掌白佛言世尊我從生来未曾
夢中有此念想於今云何得有憶知

佛讃言善哉善哉汝使自明欲自明
者應當如此佛告諸比丘應與陀婆
憶念比丘不應舉事應與弥多羅白
四羯磨自言滅擯一比丘唱言大德
僧聽此弥多羅比丘尼自言陀婆汙
我僧今與自言滅擯若僧時到僧忍
聽白如是大德僧聽此弥多羅比丘
尼自言陀婆汙我僧今與自言滅擯
誰諸長老忍默然若不忍者說如是第
二第三僧已與弥多羅比丘尼自言
滅擯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
弥多羅比丘尼被滅擯已出遊人間
慈地兄弟猶語諸比丘言陀婆力士
子壞我妹梵行故致使如是諸比丘
復以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告諸
比丘汝等應撿問慈地汝言陀婆壞
汝妹梵行為實為虚諸比丘受教即
問慈地慈地荅言我言是實僧復問汝
何處見何時見去何見荅言我某處
見某時見如是見僧次問陀婆汝尒
時為在何處荅言我在某處僧復語
慈地處不相應時不相應汝去何言
某處某時如是見耶復語慈地若於

一堅信比丘前妄語罪重傷殺無數衆生於一堅法其所獲罪過百堅信如是展轉於僧前妄語其罪重於百阿羅漢又語慈地僧今集會不隨愛恚癡畏汝可更說爲實爲虛慈地言陀婆隨愛恚癡畏故我作是語諸比丘種種呵責將至佛所以事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問慈地汝實以無根波羅夷謗陀婆不答言實尒世尊佛種種呵責汝愚癡人云何以無根波羅夷謗於清淨梵行比丘汝豈不聞三種人墮地獄耶一者犯戒无沙門法自言已有不修梵行自言已修於佛法中猶如敗種二者作如是見如是說婬欲非惡而爲放逸三者以無根波羅夷謗於清淨梵行比丘此三種人必墮地獄汝今云何作此惡事佛更種種呵責已告諸比丘以十利故爲諸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自不如法惡瞋故以無根波羅夷謗無波羅夷比丘欲破彼梵行是比丘後時若問若不問言我是事無根住瞋故謗僧伽婆尸沙

自不如法者自己事不如法惡聽若九惱也無根者不見不聞不疑無波羅夷者於四波羅夷一一無犯欲破彼梵行者欲使還俗若作外道後時若問若不問者後撿挍何處何時云何見也事有四種言諍事教誡諍事犯罪諍事事諍事若比丘不見不聞不疑他犯波羅夷若以此謗僧伽婆尸沙見疑聞疑疑見忘聞忘疑忘而以無根法謗僧伽婆尸沙若面前謗解者僧伽婆尸沙不解者偷羅遮若書使相相似語手語謗解者偷羅遮不解者突吉羅若謗比丘尼式叉摩那沙彌沙彌尼突吉羅比丘尼謗比丘尼僧伽婆尸沙謗比丘波逸提謗式叉摩那沙彌沙彌尼突吉羅式叉摩那沙彌沙彌尼謗五衆皆突吉羅 八事竟

佛在王舍城爾時偷羅難陀比丘尼以陀婆比丘神通大德故數來問訊共一處坐聽受法教慈地見之復欲誹謗後從耆闍崛山下見二獮猴合會行欲便作念言我今當與彼二獮猴作假名字雄者名陀婆雌者名偷羅

難陀作是念已便語諸長老比丘言我先以無根法謗陀婆今親自見與偷羅難陀作不淨行諸比丘以是白佛佛告諸比丘應集僧撿問慈地汝言先以無根法謗陀婆今親自見與偷羅難陀作不淨行爲實爲虛諸比丘受教集僧問慈地乃至汝可更說爲實爲虛皆如上說如是問已慈地言我實不見陀婆作不淨行我見偷羅難陀數來往陀婆所意欲謗之從耆闍崛山下見獼猴雄雌共合我便假名雄者爲陀婆雌者爲偷羅難陀故言親見爲不淨行耳諸比丘種種呵責汝云何於異分中取片若似片作波羅夷謗無波羅夷比丘將至佛所以事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問慈地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世尊佛種種呵責已告諸比丘以十利故爲諸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自不如法惡瞋故於異分中取片若似片作波羅夷謗無波羅夷比丘欲破彼梵行是比丘後時若問若不問言我是事異分中取片若似片法

住瞋故謗僧伽婆尸沙
事者言諍事教誡諍事犯罪諍事
事諍事若比丘見他犯僧伽婆尸沙
定生僧伽婆尸沙想瞋故於異分中
取片若似片謗無波羅夷比丘僧伽
婆尸沙聞疑亦如是見聞疑他犯偷
羅遮犯波逸提犯波羅提提舍尼
犯突吉羅以波羅夷謗亦如是餘如
上說 九戒竟

佛在彌那邑阿菟林下尒時貴族諸
釋種子多於佛所出家學道時釋摩
男語阿那律言今諸貴族並皆出家
修於梵行我等兄弟如何獨不我若
出家汝知家事汝若捨家我當斷理
阿那律言願兄出家我知家事釋摩
男言汝先由我在家受樂不知艱難
然出家行道亦復辛苦汝今住家吾
當語汝營家之法便種種語之晝應
尒夜應尒田商貨殖驅役之法悉以
語之阿那律言若營家如此乃得成
立我乃不能一日為之願兄住家我
當修道釋摩男言諸佛世尊父母不
聽不得為道汝今自可啓白於母阿

那律即便往啓我欲於佛法出家學
道母言我唯有汝兄弟二人愛念情
重如何生離汝家大富快修功德何
須出家奪吾此意吾請至三母乃答
言若跋提王出家者我亦聽汝時跋
提王與阿那律阿難難提調達婆
婆金鞞盧等甚相愛重若有所為
誓不相違於是阿那律往白跋提王
言今有微願願必見從王言吾等本
要誓不相違若相違者頭破七分但
令卿願必可從耳阿那律即以母言
白王王言如卿此願我未能從所以
者何我願作王今日始果親族富貴
無有外憂何能捨此出家學道阿那
律言若王出家吾願乃果貪著寵榮
吾則永淪願王三思不違先誓王言
當從汝願竟我七年然後共汝出家
學道阿那律言却後七年佛不必在
又我危脆性命難保王今云何以此
為期王復言七年若遠六年可乎答
亦如上五四三二至于一年七月至
于一月七日至于一日皆亦如是王
言我等長者如何便得寧忍而去當

設方便嚴駕出遊因此微行乃可得耳汝今便可語阿難陀等令知此意阿那律即宣語五人五人欣然莫逆於心即便竟夜嚴四種兵極世儀飾晨朝出遊盡遊觀已密將剃頭人優波離捨諸儐從至隱僻處寶衣與之令其剃髮變服而去去未久優波離作是念諸釋豪強若知剃諸人髮必當殺我我知此貴族尚能捨家我今何為不捨剃具及諸寶衣隨彼而去即自剃頭以諸寶衣掛著樹上作是念須者取之於是疾行須臾相及語七人言我今亦欲相隨出家七人即受同詣佛所頭面禮足白言世尊我等今欲出家淨修梵行而優波離是我等僕願佛先與受具足戒然後度我當令我等及諸釋種於彼人所破大憍慢佛即先度七人後度爾時世尊作是念迦維羅衛去此不遠諸釋知者或有留難便將八人詣跋提羅城住網林樹下為說妙法眼無常色無常眼識眼觸眼觸因緣生受無常乃至意無常法無常意識意觸意觸因緣生受

無常汝聖弟子應作是觀生猒離心
得解脫智所作已辦梵行已立不受
後身說是法時六人漏盡得阿羅漢
阿難侍佛不盡諸漏調達一人空無
所獲跋提王既得羅漢心淨無畏若
在樹下露坐經行輒自慶言快哉快
哉有異比丘聞此聲已作是念跋提
比丘必憶世樂不樂梵行即往白佛
我向於彼聞跋提言快哉快哉必憶
為王時樂不樂梵行佛告比丘汝可
呼來使往語言大師呼汝跋提即到
佛所頭面礼足却住一面佛問跋提
汝實言快哉不荅言實介世尊又問
跋提汝見何義而言快哉跋提自言
我昔在家住於七重城塹之裏七行
象七行馬七行車七行步四兵圍繞
忽聞異聲心驚毛竪今在樹下空露
之地坦然無憂是故稱快佛告比丘
跋提已得羅漢不樂梵行無有是處
介時世尊因跋提而說偈言

快哉阿羅漢　無復恩愛縛　已破欲恚癡
無復諸結網　既到於泥洹　無有穢濁心
不染著於世　解脫無諸漏　了達於五陰

遊於七法林　大龍所行處已伏諸恐怖
成就十種分　龍德三昧禪　一切有漏盡
世間之第一　不動無所畏　不復受後身
已息寂滅處　永無苦樂報　住於無學智
此身最後邊　梵行堅固立　無諸不可信
天上天下中　無復諸欲樂　此名師子吼
無能勝佛者
於是世尊與諸大德聲聞受阿耨達
龍王請調達未得神通不能得去著
恥益深復作是念我今當問修神通
遣使往白佛願佛為我說修通法佛
即為說調達受學安居之中便獲神
通獲神通已作是思惟誰應先化復
作是念瓶沙王太子名曰眾樂先化
導之然後餘人乃從我教作是念已
即於綢林下沒在太子林上現作小
兒嬰指仰臥太子見之即大惶怖問
言汝為是天為是鬼神答言我是調
達勿恐勿怖太子語言若是調達復
汝本形即自變復威儀如本太子歎
善而歸事之日出問訊乘五百乘車
調達復化作五百小兒在於車上仰臥
嗽指復以五百乘車載上美食種種餚

饍而供養之時諸國人生希有心作
是言調達有大神力作此變化使太子
日出問訊種種餚饍而以供養於是
調達遂不自量便欲招引畜養徒衆
尒時世尊從綱林出遊行人間到拘
舍弥國住瞿師羅園尒時目連住一
別處此國先有憍陳如子名曰柯然
淨修梵行得阿那含果生於梵天中
夜寂靜從天来下放大光明詣目連
所頭面礼足白言調達今化衆樂太
子現諸神變恐其必欲招引徒衆破
和合僧作是語已忽然不現於是目連
晨朝整衣服往詣佛所以柯然言具以
白佛佛問目連汝意云何當謂審如
柯然語不答言意以為然佛告目連
莫說此語所以者何於天上天下不
見沙門婆羅門諸天魔梵有能領佛
從衆者又告目連世間有五種師令
皆現在一者戒不清淨自言戒淨其
諸弟子如實知之覆藏其過以望利
養二者邪命諂曲自言正直而諸弟
子亦覆藏之三者所說不善自言善
說而諸弟子歎以為善四者見不清

淨自言清淨而諸弟子稱言見淨五者說非法律言是法律而諸弟子亦言是法而不能使智者信受目連如我戒淨無有諂曲言无不善知見清淨所說是法智者信受不須弟子共相稱覆

尒時有異比丘於王舍城安居竟著衣持鉢来詣佛所白佛言世尊調達化衆樂太子現作小兒乃至種種餚饍而以供養佛告比丘莫羨調達作此變化以致利養若有恭敬供養之者增其長夜受諸苦痛猶如惡狗以杖打之更增其惡調達如是多得供養煩惱轉增尒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愚人增其惡　由於利養生　癡斷清白法　猶如身首分
不修清淨行　而志柖學徒　欲居衆人上　望一切歸宗
有人求利養　或有求泥洹　利養傷清白　寂滅却慳貪

復告諸比丘芭蕉竹蘆以實而死騾驢懷妊亦喪其身今調達貪求利養亦復如是尒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芭蕉以實死　竹蘆實亦然　駏驉坐妊死
士以貪自喪
於是世尊從拘舍弥國漸漸遊行向
王舍城住耆闍崛山為比丘比丘尼
優婆塞優婆夷國王大臣沙門婆
羅門梵志居士供養恭敬尊重讚歎
衣食臥具及諸醫藥無所染著猶如
蓮華尒時世尊與無央數大衆圍繞
說法調達便從坐起更整衣服偏袒
右肩頭面礼足胡跪合掌白佛言世
尊唯願安住我今自當領理衆僧佛
語調達舍利弗目連猶尚不能領我
徒衆況汝愚癡食涎唾乎於是調達
生怨恨心云何世尊於大衆前乃作
如此底下呵辱以生惡心向佛故初
損神足復作是念佛稱讚舍利弗目
連而毀呰我復生惡心向舍利弗目
連是第二損其神足便還所住為國
王大衆圍繞說法其衆中有一比丘
來白佛言今調達為國王大衆圍繞
說法佛告比丘調達不但今世得此
大衆過去世時亦曾得此諸比丘乃
往古昔有一摩納在山窟中誦刹利

書有一野狐住其左右專聽誦書心
有所解作是念如我解此書語足作
諸獸中王作是念已便起遊行逢一
羸瘦野狐便欲殺之彼言何故殺我
答言我是獸王汝不伏我是以相殺
彼言願莫殺我我當隨從於是二狐
便共遊行復逢一狐又欲殺之問答
如上亦言隨從如是展轉伏一切狐
便以群狐伏一切象復以衆象伏一
切虎復以衆虎伏一切師子遂便權
得作獸中王既作王已復作是念我
今為獸王不應以獸為婦便乘白象
師諸群獸不可稱數圍迦夷城數百
千匝王遣使問汝諸群獸何故如是
野狐答言我是獸王應取汝女與我
者善若不與我當滅汝國還白如此
王集群臣共議唯除一臣皆云應與
所以者何國之所恃唯賴象馬我有
象馬彼有師子象馬聞氣惶怖伏地
戰必不如為獸所滅何惜一女而喪
一國時一大臣聰叡遠略白王言臣
觀古今未曾聞見人王之女與下賤
獸臣雖弱昧要殺此狐使諸群獸各

各散走王即問言討將焉出大臣答
言王但遣使剋期戰日先當從彼求
索一願願令師子先戰後吼彼謂吾
畏必令師子先吼後戰王至戰日當
勅城內皆令塞耳王用其語遣使剋
期并求上願至于戰日復遣信求然
後出軍軍鋒欲交野狐果令師子先
吼野狐聞之心破七分便於象上墜
落于地於是群獸一時散走佛以是
事而說偈言

野狐憍慢盛　欲求其眷屬　行到迦夷城
自稱是獸王　人憍亦如是　規統於徒衆
在摩竭之國　法主以自号

告諸比丘尒時迦夷王者我身是聰
叡大臣者舍利弗是野狐王者調達
是諸比丘調達往昔詐得眷屬今亦
如是舍利弗汝往調達衆中作是唱
言若受調達五法教者彼為不見佛
法僧舍利弗言我昔已曾讚歎調達
今日云何復得毀呰佛言汝昔讚歎
為是實不荅言是實佛言今應毀呰
而毀呰亦復是實告諸比丘今應白
二羯磨差舍利弗往調達衆中毀呰

調達一比丘唱言大德僧聽今差舍
利弗往調達衆中作是言若受調達
五法教者彼爲不見佛法僧若僧時
到僧忍聽白如是大德僧聽今差舍
利弗往調達衆中作是言若受調達
五法教者彼爲不見佛法僧誰諸長
老忍默然不忍者說僧已差舍利弗
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
於是舍利弗即往調達衆中高聲唱
言若受調達五法教者彼爲不見佛
法僧時彼衆會皆悉唱言沙門釋子
更相憎嫉見調達多得供養便作是
語時瓶沙王在彼衆中即宣令言莫
說於是調達便語衆人欲見天上曼
作此語所以者何佛衆清淨無憎嫉
陁羅華不咸言欲見調達即於衆前
没到華邊適欲取華便失神足還
在本坐調達既失神足便生惡心欲
害於佛白太子言今汝父王正法御
世如我所見衰喪無期人命无常駒
息難保何必長年規此王位自可圖
之早有四海我當害佛代爲法主新
王新佛於摩竭國共和道化不亦善

乎太子答言父母之恩過於二儀願
復長育欲報罔極汝今云何導吾此
逆調達聞之心無慚愧猶以巧言引
誘其意遂便迷沒受悅其語太子後
時密帶利劒向于王門內懷惡逆不
覺戰怖於王門前倒地復起門官見
已便作是念太子常來威儀庠序今
日如此必當有故即往問之太子答
言我欲殺王是故如此又問太子為
受誰教答言調達門官共議當如之
何第一議言一切沙門太子眾樂皆
應殺之第二議言佛已先遣舍利弗
唱其惡逆云何乃欲濫殺沙門罪正
應止太子調達二人而已第三議言
我等不應輒判此罪當以白王王有
教勅當奉行之作是議已便以白王
王問汝等眾臣議意云何即具以上
答王即序逐第一議者第二議者免
所居官稱第三議者加其名位更命群
臣共議此事諸臣咸言上第二議並
謂允合而王乃免所居之位覲王聖
心不忍有害正刑既弛當從下計王
立太子本為國嗣志速為王故懷此

逆遜位與之其惡必息議合王心即便捨位拜之為王号阿闍世初登王位受五欲樂救逆之心便得暫息如是少時乃以無事而害父命

尒時阿闍世王有大惡象調達密至象師所語言明日瞿曇當行此路汝可為吾飲象令醉放走於道佛慯心多必不避之因此論致厚雇汝物世尊明日食時著衣持鉢從五百弟子入城乞食象師先已飲象令醉遥見佛來即便放之信樂佛法者見放醉象皆往白佛唯願世尊更從餘路五百弟子及阿難亦如是白佛皆荅之三言無苦龍不害我諸弟子衆皆不覺捨佛從餘路去唯有阿難獨從後行時觀者四塞各各議言今二龍鬪看誰得勝外道輩言象龍力大必勝於人佛弟子言人龍道尊象必降伏空中無徵遂乃積繳金錢共賭勝負於是醉象遥見佛來奮耳鳴鼻大走向佛阿難怖懼恍惚不覺入佛腋下佛語阿難汝向三聞無苦如何不信猶作此懼佛見象來入慈心三昧而

說偈言

汝莫害大龍　大龍出世難　若害大龍者
後生墮惡道

象聞偈已以鼻布地抱世尊足須臾三反上下觀佛右繞三匝却行而去從是已後遂成善象莫不雅奇同聲歎言瞿曇沙門不用刀杖伏此惡象國中人民無復恐怖何其快哉諸外道輩皆悉慚愧佛弟子衆踊躍歡喜錄得金錢七十餘万佛既降象復說偈言

象醉合瞋忿　来向天中天　百姓莫不覩
錄錢睹勝負　其形如太山　力勝六十象
聲響振人心　一吼破敵陣　大力天中天
慈衆出於世　欲度惡象故　住立在其前
象伏衆人見　道俗皆踊躍　歎佛降惡象
猶如師子王

時調達見已作是念令以此事不得害佛當更求因人不識佛者厚相貸請令往殺之即四出求索見一壯夫便語之言汝為我殺佛當厚相報其人貪貨應募而去尒時世尊在露處經行遥見彼人以慈心三昧遍滿其

身舉手斫之於是彼人不覺捨刀疾行趣佛頭面礼足白佛言我今癡狂欲害世尊自知過重願聽懺悔佛言汝實愚癡云何為貪欲害如來於我法中若知有罪而懺悔者增長善根次為說法所謂施論戒論生天之論在家深累出要為樂彼人內喜佛知其意更為說法所謂苦集盡道聞法開解於諸法中遠塵離垢得法眼淨見法得果已自歸三尊受持五戒世尊發遣從異路歸調達復募二人令殺前人以滅惡聲復遣四人如是展轉乃至三十二人皆前至佛所佛亦如前次第說法盡得須陀洹果

時諸比丘聞調達遣人害佛皆持器仗衛護世尊分部相著各在一面諸佛常法日再出房於晨朝出見諸比丘悉在左右問言汝等何故持仗住此諸比丘言聞調達遣人欲害世尊不能自安所以住此佛告比丘若如來橫死無有是處世間五師須防護耳我不須汝各隨所安自護其心

調達知已復作是念我復不能以此

害佛當更覓人躬自將去故應必果
即得一人共上耆闍崛山尒時世尊
在山下石上經行調達便使彼人推
石害佛其人發心推石四支便不得
舉心念佛功德大手足還復調達見
此益瞋念言汝何停困速疾滅去即
自捉大石推下害佛山下有神名金
鞞盧接之速棄片迸著佛傷足大指
世尊見已語調達言汝今便得無間
之罪若以惡心出佛身血必墮無間
阿鼻地獄

調達復作是念我既不能得害於佛
唯當破其和合僧耳佛大神力若我
能破其僧名必遠振佛知其意語調
達言汝莫破和合僧若僧已破能和
合者其人生天一劫受樂若僧和合
而破之者墮地獄中一劫受苦調達
聞已暫捨是心後尋復生如上所念
佛止如初便說偈言

衆聚和合樂　和合常安隱　若破和合僧
一劫地獄苦　衆聚和合樂　和合常安隱
若和合破僧　一劫生天樂　若分部分別
常作不善語　以破和合僧　一劫地獄苦

不分部分別常能說善法以和合破僧
一劫生天樂
調達聞已復暫捨是心後尋復生方
便過前時諸比丘聞調達欲破和合
僧即往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種
種遣責調達已語諸比丘應差一比
丘與調達親厚者往諫言汝莫破和合
僧莫作破僧事當與僧和合僧和合
故歡喜無諍一心一學如水乳合共
弘師教安樂行若受者善若不受應
遣衆多比丘若復不受應僧往諫諸
比丘受教如是三反皆悉不受諸比
丘種種呵責已以是白佛佛以是事
集比丘僧更種種遣責調達已告諸
比丘以十利故為諸比丘結戒從今
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為破和合僧
勤方便諸比丘語彼比丘汝莫為破
和合僧勤方便當與僧和合僧和合
故歡喜無諍一心一學如水乳合共
弘師教安樂行如是諫堅持不捨應
第二第三諫第二第三諫捨是事善
不捨者僧伽婆尸沙
為破者求為破僧因緣和合者同布

僧自恣羯磨常所行事僧者從四人
已上彼比丘欲破僧餘僧見聞知差
一與親厚比丘往諫若捨者應一突
吉羅悔過若不捨應遣衆多比丘往
諫若捨者應二突吉羅悔過若復不
捨應僧往諫若捨者應三突吉羅悔
過若不捨復應白四羯磨諫一比丘
唱言大德僧聽此某甲比丘為破和
合僧勤方便僧已諫汝莫為破和合
僧勤方便如是諫堅持不捨僧今羯
磨諫若僧時到僧忍聽白如是白已
應語彼比丘僧已白竟餘三羯磨在
汝當捨是事莫犯僧伽婆尸沙彼若
捨應三突吉羅一偷羅遮悔過若不
捨復應唱言大德僧聽此某甲比丘
為破和合僧勤方便乃至僧今羯磨
諫誰諸長老忍默然不忍者說復應
語彼比丘僧已一羯磨竟餘二羯磨
在汝當捨是事莫犯僧伽婆尸沙彼
若捨應三突吉羅二偷羅遮悔過若
不捨復應如上第二羯磨第二羯磨
竟復應如上語若捨應三突吉羅三
偷羅遮悔過若不捨復應如上第三

羯磨第三羯磨未竟捨者三突吉羅
三偷羅遮悔過第三羯磨竟捨不捨
皆僧伽婆尸沙比丘尼亦如是式叉
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羅若白不成
三羯磨皆不成若作餘羯磨遮羯磨
非法羯磨不諫自捨皆不犯 十事竟

佛在王舍城介時助調達比丘語諸
比丘言調達所說是知說非不知說
說法不說非法說律不說非律皆是
我等心所忍樂諸長老比丘聞種種
呵責汝去何言調達所說是知說非
不知說說法不說非法說律不說非
律皆是我等心所忍樂呵責已以事
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種種遥責
助調達比丘巳語諸比丘應差一比
丘與助調達比丘親厚者往諫莫言
調達所說是知說非不知說說法不
說非法說律不說非律皆是我等心
所忍樂何以故調達非知說非說法
非說律汝等莫助破和合僧當助和
合僧僧和合故歡喜無諍一心一學
如水乳合共和師教安樂行若受者
善若不受應遣衆多比丘及僧往諫

諸比丘受教如是三反助調達比丘
恚皆不受諸比丘種種呵責已以事
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更種種遥
責助調達比丘已告諸比丘以十利
故為諸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
說若比丘助破和合僧若一若二若
衆多語諫比丘言是比丘所說是知
說非不知說說法不說非法說律不
說非律皆是我等心所忍樂諸比丘
語彼諸比丘汝莫作是語是比丘所
說是知說非不知說說法不說非法
說律不說非律皆是我等心所忍樂
何以故是比丘非知說不說法不說
律汝莫樂助破和合僧當樂助和合
僧僧和合故歡喜無諍一心一學如
水乳合共弘師教安樂行如是諫堅
持不捨應第二第三諫第二第三諫
捨是事善不捨者僧伽婆尸沙助破
者助成破僧因緣和合者同布薩自
恣差一親厚諫若捨一突吉羅悔乃
至不諫自捨皆如上說　十一竟
佛在拘舍弥國尒時闡陀比丘數數
犯罪入白衣舍上牀下牀皆不如法

别衆食數數食非時入聚落不白善
比丘諸比丘見語言汝犯如是如是
罪汝應見罪悔過莫不清淨修於梵
行無得長夜受諸苦惱勿令施主失
大功德答言大德汝等不應教我我
應教汝何以故聖師法王是我之主
法出於我無豫大德譬如大風吹諸
草穢并聚一處諸大德等種種姓種
種家種種國出家亦復如是云何而
欲教誡於我諸大德莫語我若好若
惡我亦不語大德若好若惡諸比丘
復語闡陀莫作自我不可共語汝當
語諸比丘若好若惡諸比丘亦當語
汝若好若惡如是展轉相教轉相出
罪成如來衆諸比丘如是諫堅持不
捨將至佛所以事白佛佛以是事集
比丘僧問闡陀汝實尒不答言實尒
世尊佛種種呵責汝愚癡人不應作
不可共語諸比丘見汝犯罪欲不共
汝布薩自恣羯磨常所行事哀愍汝
故呵諫於汝汝今云何而不信受佛
種種呵責已語諸比丘應差一比丘
與闡陀親善者往諫如上次衆多比

丘次僧諸比丘愛教三叉不受以是
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更種種遥
責闡陀已告諸比丘以十利故為諸
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
丘惡性難共語與諸比丘同學經戒
數數犯罪諸比丘如法如律諫其所
犯荅言大德汝莫語我若好若惡我
亦不以好惡語汝諸比丘復語言汝
莫作自我不可共語汝當為諸比丘
說如法諸比丘亦當為汝說如法如是
展轉相教轉相出罪成如來衆如是
諫堅持不捨應第二第三諫第二第
三諫捨是事善不捨者僧伽婆尸沙
惡性難共語者不受教誨無恭敬心
自是非彼同學經戒者經謂一切佛
教戒謂波羅提木叉差一親厚諫若
捨一突吉羅悔乃至不諫自捨皆
如上說　十二竟

佛在舍衛城尒時吉羅邑有二比丘
一名頞髀二名分部婆數數行惡行汙
他家作種種非威儀事自結華鬘亦
教人結自著教人著與女人同牀坐
共槃食飲酒噉肉歌儛伎樂作諸鳥

獸種種之聲亦作鳥獸鬪諍時像猫
博戲鬪行擲絕彈指眴眼向於女
人角笑面目吐舌張口作如是等身
口意惡破於戒見威儀正命時五百
比丘威儀具足從迦夷國來到此邑
至時持鉢入村乞食諸居士見咸作
是言此諸比丘從何處來低頭默然
狀如孝子不知與人交接言語我此
邑有二賢比丘多才多藝善悅人心
何用此輩久留邑里並不與食空鉢
而出時舍利弗目連亦從迦夷來向
此邑頻鞞等聞作是念此二人來必
為我等作惡名聲斷我供養便往語
諸居士言須臾當有二比丘來一名
目連善知幻術現種種變二名舍利
弗善知呪法巧言惑人汝若同心不
為彼惑我當住此若不能者正尓便
去諸居士言長老安住我終不為彼
之所惑二人既到諸居士皆將大小
迎逆問訊頭面礼足却坐一面於是
目連為現神變分身百千還合為一
石壁皆過履水如地坐卧空中如鳥
飛翔身至梵天手捫日月身上出火

身下出水身上出火或現
半身或現全身東踊西没西踊東没
南踊北没北踊南没中踊邊没邊踊
中没現神變已還坐本處時諸居士
竊相謂言目連善知幻術此則然矣
於是舍利弗為說妙法初中後善善
義善味具足清白梵行之相說是法
已默然而住時諸居士亦復相語舍
利弗善知呪法亦復驗矣於是衆人
都不信受無有供養尒時彼邑有二
優婆塞一名富闍二名優樓伽信樂
佛法見諦得果常好布施供養沙門
聞舍利弗目連從迦夷來共出迎之
頭面礼足為說妙法示教利喜聞法
已白舍利弗言此邑有二比丘常作
種種非威儀事廣說如上近有五百
比丘威儀庠序入村乞食空鉢而出
唯願大德以此白佛於是二人為優
婆塞更說妙法示教利喜已還舍衛
城具以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告
阿難汝往彼邑與二比丘作驅出羯
磨阿難白佛彼惡比丘非沙門自言
沙門常作不淨心已敗壞我若獨往

彼必肆惡隨意惱我佛告阿難如是如是如汝所說汝今便可將諸比丘隨意多少到彼集衆然後乃舉頞䩭等罪白四羯磨驅出彼邑一比丘唱言大德僧聽此某甲比丘行惡行汙他家行惡行皆見聞知汙他家亦見聞知僧今驅出此邑若僧時到僧忍聽白如是大德僧聽此某甲比丘行惡行汙他家行惡行皆見聞知汙他家亦見聞知僧今驅出此邑誰諸長老忍默然不忍者說如是第二第三僧已驅出某甲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阿難受教將五百比丘往到彼邑諸居士聞阿難與五百比丘來出迎問訊頭面禮足却坐一面阿難即集衆乃至羯磨羯磨竟彼一比丘猶故不去諸比丘問汝何故不去荅言阿難等隨愛恚癡畏是故不去何以故有如是等同罪比丘有驅者有不驅者諸比丘言汝莫說阿難等隨愛恚癡畏有如是等同罪比丘有驅者有不驅者汝等行惡行汙他家行惡行皆見聞知汙他家亦見聞知汝

出去不應住此諸比丘如是諫堅持不捨以是事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種種選責彼比丘已語諸比丘應羞一與被親厚比丘從諫如上次衆多比丘次僧諸比丘受教三反不受以是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重選責已告諸比丘以十利故為諸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依聚落住行惡行汙他家行惡行皆見聞知汙他家亦見聞知諸比丘語彼比丘汝行惡行汙他家行惡行皆見聞知汙他家亦見聞知汝出去不應此中住彼比丘言諸大德隨愛恚癡畏何以故有如是等同罪比丘有驅者有不驅者諸比丘復語言汝莫作是語諸大德隨愛恚癡畏有如是等同罪比丘有驅者有不驅者汝行惡行汙他家行惡行皆見聞知汙他家亦見聞知汝捨是隨愛恚癡畏語汝出去不應此中住如是諫堅持不捨應第二第三諫第二第三諫捨是事善不捨者僧伽婆尸沙

行惡行者作身口意惡行汙他家者

令他家不復信樂佛法見者眼自見聞者從可信人聞知者遠近皆知差一親厚諫若捨一突吉羅悔乃至不諫自捨皆如上說　十三竟

五分律卷第三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五分律卷第四　彌沙塞　尊

宋罽賓三藏佛陀什共竺道生等譯

第一分之三不定法

佛在舍衛城尒時跋難陀常出入一居士家晨朝著衣持鉢往至其舍敷尼師檀與居士婦獨屏處坐說婬欲麤惡語時毗舍佉鹿子母聞跋難陀與居士婦獨屏處坐說婬欲麤惡語念言若居士還見必生惡心向餘比丘使其長夜受諸苦痛我當遣人往白世尊即語常供養婆羅門鄔騰伽言汝往佛所頭面礼足廣說此事婆羅門即往白佛佛為說種種妙法已發遣令還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問跋難陀汝實尒不荅言實尒世尊佛種種呵責如婬事中說已告諸比丘以十利故為諸比丘結不定法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共一女人獨屏覆處可婬處坐可信優婆夷見於三法中一一法說若波羅夷若僧伽婆尸沙若波逸提若比丘言如優婆夷所說應二法中隨所說法治是名不

定法

獨者一比丘一女人更無第三人屏
處者眼所不見處可信者見四真諦
了爲身不爲人不爲利而作妄語優
婆夷者愛三自歸絕於邪道不定者
若於三法中說一事諸上坐比丘應
問是比丘汝往彼家不若言往未應
治復應軟語問汝與女人獨屏處坐
麤惡語行婬欲不若言不上坐下坐
比丘應切語問汝實語莫妄語如優
婆夷說不若言如優婆夷說然後乃
應隨所說法治沙弥突吉羅
第二不定法與女人在露處坐除若
波羅夷餘皆如上說露處者眼所見
處也

五分律第一分之四捨墮法

佛在舍衛城尒時世尊教諸比丘唯
畜三衣而六群比丘食前食後晡時
皆著異衣諸比丘見問言世尊不聽
畜長衣汝不聞耶答言我亦聞之但
我此衣或僧中得或居士間得或是
糞掃衣彼以者故與我本不使我爲
五衆耆諸比丘種種呵責將至佛所

以事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問六群比丘汝實尒不荅言實尒世尊佛種種呵責汝等不聞我先讚歎少欲知足衣裁蔽形食足支命耶辟如衆鳥毛羽自隨比丘如是三衣常俱汝今云何畜積非法種種呵責已告諸比丘以十利故為諸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畜長衣過一宿尼薩耆波逸提

尒時諸比丘若須一一衣衆僧羯磨所應分物與之時阿那律衣麁弊壞諸比丘語言汝衣弊壞何不從僧取作使一日成阿那律言我不敢取恐一日不成犯尼薩耆波逸提罪

尒時波利邑諸比丘来舍衛城欲後安居時到不及便於娑鞞陁邑結坐安居訖十六日便進佛所道經逕水三衣麁重極大疲極到礼佛足却坐一面佛問諸比丘安居和合乞食不乏道路不疲耶荅言安居和合乞食不乏我等先住波利邑欲来此安居多諸知識不得早發欲及後坐而復不及遂住娑鞞陁結坐安居訖十六

五分律殘卷上 [illegible]

㝵便來道經遲水三衣廣重極大疲
極諸比丘因是具以阿那律事白佛
佛以是事集比丘僧讚少欲知足讚
戒讚持戒已告諸比丘從今聽受迦
絺那衣得不犯五事一者别衆食二
者數數食三者食前食後行至餘家
不白餘比丘四者畜長衣五者别宿
不失三衣時諸比丘作是念佛以受
迦絺那衣聽畜長衣為得幾時念已
白佛佛言受迦絺那衣時聽畜從今
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三衣竟捨迦
絺那衣已長衣過一宿尼薩耆波逸提
尒時阿難得二張劫貝為舍利弗故
受時舍利弗於異處住阿難作是念
世尊不聽畜長衣過一宿舍利弗今
不在此此當云何念已白佛佛問阿
難舍利弗幾日當還答言或十日或
不至十日佛以是事集比丘僧種種
讚少欲知足讚戒讚持戒已告諸比
丘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三衣
竟捨迦絺那衣已長衣乃至十日若
過尼薩耆波逸提
三衣竟者浣染縫竟捨迦絺那衣者

白二羯磨捨長者三衣之外皆名長衣者劫貝衣欽婆羅衣野蠶綿衣紵衣麻衣十日者若一日得衣應即日捨若受持若施人若淨施若即日不捨二日更得衣應此日皆捨若此日不捨三日乃至十日更得衣亦應此日皆捨若此日不捨至十一日明相出時十日中所得衣皆尼薩耆波逸提若有過十日衣應捨與比丘僧若與一二三比丘不得捨與餘人及非人捨已然後悔過若不捨而悔過者罪益深除長三衣若長餘衣乃至手巾過七日皆突吉羅比丘尼亦如是式叉摩那沙彌沙彌尼突吉羅若淨施不犯 一事竟

佛在舍衛城尒時十七群比丘安居竟欲遊行作是念我尋還此一衣便足何須多為作是念已即便襆結餘衣置於架上寄住比丘於是而去時六群比丘於他處還語住比丘言差房與我時住比丘即差十七群所置衣房與之六群比丘見架上衣問言汝何以故畜此長衣答言此是十七

彼比丘安居竟遊行人間不能持去
留寄我耳時六群比丘種種呵責以
事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問于七
群比丘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世尊佛
種種呵責汝等愚癡不聞我說比丘
應與三衣鉢俱譬如鳥飛毛羽自隨
耶呵責已告諸比丘以十利故為諸
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
丘三衣竟捨迦絺那衣已三衣中若
離一一衣宿過一夜尼薩耆波逸提
爾時有一糞掃衣比丘欲向娑竭陀
邑衣重不能持去欲捨不知云何以
是白諸比丘諸比丘將至佛所以事
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告諸比丘
若比丘持糞掃衣重欲遊行餘處不
能持去者是比丘應從僧乞不失衣
羯磨脫革屣頭面礼足胡跪合掌作
是言大德僧聽我某甲比丘欲遊行
某處糞掃衣重不能持去欲留令
從僧乞不失衣羯磨如是第二第三
乞已僧中一比丘唱言大德僧聽此
某甲比丘欲遊行某處糞掃衣重不
能持去欲留從僧乞不失衣羯磨令

僧與作不失衣羯磨若僧時到僧忍聽白如是大德僧聽此某甲比丘欲遊行某處糞掃衣重不能持去欲留從僧乞不失衣羯磨今僧與作不失衣羯磨誰諸長老忍默然不忍者說僧已與某甲比丘作不失衣羯磨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時諸比丘見世尊聽羯磨離衣便常作羯磨離衣宿亦羯磨盡離三衣著弊壞衣行長老比丘見問言汝何故著弊壞衣行答言佛聽羯磨離衣是故我等常羯磨離衣宿亦羯磨盡離三衣諸比丘種種呵責將至佛所以事白佛佛言汝等不應常羯磨離衣宿及羯磨盡離三衣此二非法羯磨比丘及僧二突吉羅以此羯磨離衣宿一衣一宿皆犯突吉羅今聽諸比丘羯磨留衣前安居者九月日後安居者八月日不得羯磨留僧伽梨安陀會聽羯磨優多羅僧有賊難處三衣中割截衣最勝者聽隨所留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三衣竟捨迦絺那衣已三衣中若離一一衣宿過一夜除僧羯

尼薩耆波逸提

離衣者園同界異界屋同界異界比丘尼精舍同界異界聚落同界異界重屋同界異界乘同界異界船同界異界場同界異界樹下同界異界露地同界異界行道同界異界園同界者僧羯磨作不失衣界而於中得自在往反異界者僧不羯磨作不失衣界雖作而於中不得自在往反屋比丘尼精舍聚落重屋亦如是乘同界者於中得自在若取若舉異界者於中不得自在若取若舉船亦如是場同界者踐穀麦處得自在取異界者不得自在取樹下同界者樹蔭所覆處異界者樹蔭不覆處露地同界者結加趺坐面去七尺異界者七尺之外行道同界者面去身七弓異界者七弓之外至明相出時比丘還到界乃至一脚入界不失衣若口言我捨是衣亦不失衣若不言捨至明相出時尼薩耆波逸提比丘三衣外餘所受用衣離宿突吉羅比丘尼亦如是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羅 二事竟

佛在舍衛城尒時諸比丘三衣竟捨迦絺那衣已得非時衣諸比丘慚愧言佛未聽我等受非時衣以是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問諸比丘汝等實得非時衣慚愧言佛未聽我等受非時衣不荅言實尒世尊佛種種讃少欲知足讃戒讃持戒已告諸比丘從今聽受非時衣時六群比丘作是念世尊聽我等受非時衣便多受不受持不施人不淨施諸比丘見問言汝不聞世尊制不得畜長衣耶荅言佛雖制畜長衣而聽受非時衣又問汝等一切時畜非時衣不受持不施人不淨施耶荅言如是諸長老比丘種種呵責以是事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問六群比丘汝實尒不荅言實尒世尊佛種種呵責汝愚癡人不應多求多欲外道法中受者無猒施者無猒我正法中少欲知足施者雖無猒受者應少取呵責已告諸比丘若比丘得非時衣不受持不施人不淨施乃至一宿突吉羅尒時有一住處諸比丘多得衣受持施人淨施餘殘

與諸比丘諸比丘不受言佛未聽我等受不具足衣語言且受當足令足時長老伽毗得一狹短衣日日舒挽欲令廣長佛常五日案行諸房見伽毗牽挽衣問言汝作何等荅言得此衣小不得受持佛復問汝更望得衣處不荅言有又問幾時可得荅言若一月若減一月佛以是事種種讃少欲知足讃戒讃持戒已告諸比丘從今聽畜非時衣不足望足至一月佛既聽畜非時不足衣諸比丘便持此衣遊行過一月諸比丘見問言佛不聽畜非時不足衣過一月汝等云何擔此衣遊行過於一月種種呵責將至佛所以事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告諸比丘以十利故為諸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三衣竟捨迦絺那衣已得非時衣若須應受速作受持若足者善若不足望更有得處令具足成乃至一月若過尼薩耆波逸提

非時衣者捨迦絺那衣已有所得衣皆名非時衣須者三衣中有故壞須

以補易望更有得處者應更有得衣
處望一日乃至一月得若比丘一日得
不具足衣即日有望若得應足成受
持若施人若淨施若不受持不施人
不淨施至十一日明相出時尼薩耆
波逸提二日乃至十日亦如是十一
日有望若得即此日應足成受持若
施人若淨施若不受持不施人不淨
施至十二日明相出時尼薩耆波逸
提乃至三十日亦如是比丘尼亦如
是式叉摩那沙彌沙彌尼突吉羅三竟
佛在舍衛城尒時優善那邑有年少
居士出行遊戲見一女人名蓮華色
色如桃華女相具足情相敬重即娉
為婦其後少時婦便有身送歸其家
月滿生女以婦在產不得附近遂乃
私竊通于其母蓮華色知便欲委之
絕夫婦道恐累父母顧戀嬰孩吞忍
恥愧遂于夫家養女八歲然後乃去
至波羅奈飢渴疲極於水邊坐時彼
長者出行遊觀見甚重愛即問鄉居
父母氏族今為係誰而獨在此蓮華
色言我某氏女今無所屬長者復問

若無所屬能為我作正室不荅言女
人有夫何為不可即便載歸拜為正
婦蓮華色料理其家允和大小夫婦
相重至于八年尒時長者語其婦言
我有出息在優善那邑不復債斂於
令八年考計生長乃有億數今欲往
債與汝暫辞婦言彼邑風俗女人放
逸君往或能失丈夫操財物糞土亦
何足計荅言吾雖短闇不至此乱婦
復言若必宜去思聞一誓荅言甚善
便言若我發此至還入門一生邪心
與念同滅於是別去到于彼邑債斂
處多遂經年歲去家日久思室轉深
作是思惟我當去何不違先誓而遂
令情復作是念我若邪婬乃負本誓
更取別室不為違要於是推訪遇見
一女顏容雅妙視瞻不邪甚相敬愛
便往求聟父以長者才明大富歡喜
與之債索既畢將還本國安處別宅
然後乃歸晨出暮反異于在昔蓮華
色恠之密問從人從人荅言外有少
婦是故如此其夫暮還蓮華色問君
有新室何故藏隱不令我見荅言恐

卿見恨是故留外婦言我無嫌妬神明鑒識便可呼歸助君料理即便將還乃是其女母子相見不復相識後因沐頭諦觀形相乃疑是女便問鄉邦父母姓族女具以荅尒乃知之母驚愧曰昔與母共夫今與女同壻生死迷乱乃至於此不斷愛欲出家學道如此倒惑何由得息便委而去到祇洹門飢渴疲極坐一樹下尒時世尊與無央數衆圍遶說法蓮花色見衆多人往反出入謂是節會當有飲食便入精舍見佛世尊為衆說法聞法開解飢渴消除於是世尊適觀衆會誰應得度唯蓮華色應得道果即為說四真諦法苦集盡道便於坐上遠塵離垢得法眼淨既得果已一心合掌向佛而住佛說法已衆會各還蓮華色前礼佛足長跪合掌白佛言於佛法中願得出家佛即許之告波闍波提比丘尼汝今可度此女為道受教即度與出家受戒勤行精進遂成羅漢成羅漢已遊戲諸禪解脫顏容光發倍勝於昔到時持鉢入城乞

食一婆羅門見生樂著心作是念此
比丘尼令不可得唯當尋其住處方
便當之蓮華色乞食畢還安陀園入
所住房彼婆羅門隨後察之知其住
處後日時到復行乞食彼婆羅門於
後逃入伏其牀下是日諸比丘尼竟
夜說法疲極還房却臥熟眠於是婆
羅門從牀下出作不淨行比丘尼即
覺踊外虛空將婆羅門便於牀上生
入地獄蓮華色因從空中往詣佛所
頭面禮足以是白佛佛問汝當尒時
意為云何答言如燒鐵爍身佛言如
此無罪復白佛言獨宿當有犯不佛
言得道者無犯時有群賊聚共議言
我等當於何處分物用易美食又得
好色咸言此安陀園比丘尼住處必有
好色亦當多有上美供養往彼分物
必得所欲時彼賊師信樂佛法聞此
不悅即作是念此諸人等必當惱亂
諸比丘尼我當密遣一人先往告語
即便遣之語比丘尼言暮當有惡人
往恐必相惱幸可避去諸比丘尼聞
即入舍衛城彼城大臣先以一宅施

比丘僧而無僧往諸比丘尼暮到往
宿時彼群賊夜入安陀園都無所見
賊帥歡喜念言比丘尼脫此艱難何
其快哉即以最上衣盛滿生熟上美
飲食懸著樹枝念言若有得道神通
比丘尼取此衣食於是蓮華色比丘
尼如力士屈申臂頃從舍衛城往安
陀園樹上取之明日食時以所得食
至皆往下種種食食訖行水取小牀
於衆前坐請說妙法優波斯那為說
法已從坐而去跋難陀留後語蓮華
色言姊妹何從得此美食蓮華色具
以事荅跋難陀言可示我衣即以示
之跋難陀見便生貪著即從索之蓮
華色言此不可得何以故女人薄福
應畜五衣跋難陀言如人以象馬布
施不與鞍韉汝亦如是云何種種饒
饍供養惜此一衣而不見與如是無
數方便苦索遂不獲已便持與之跋
難陀得衣還歸所住諸比丘見語言
汝福德人得此好衣荅言我無福德
強說比丘尼僅乃得之諸比丘聞種

種呵責汝云何强說棄比丘尼衣
尒時世尊患於四衆來往憒閙告諸
比丘我今欲三月入靜室不聽有人
來至我所除一送食比丘汝等亦當
相與立制奉教即立從今不聽輙至
佛所唯除一送食比丘犯者波逸提
時長老優波斯那不聞僧制後到舍
衛城問異比丘佛在何房比丘指示
即至房前以手叩房佛自為開前礼
佛足却坐一面佛問優波斯那汝衆
清淨威儀具足云何教化而得如此
答言若人從我求出家者教行十二
頭陀汝當盡形壽作阿練若乞食一坐
食一種食一受食次第乞食冢間糞
掃衣三衣隨數坐樹下坐露坐世尊
若人能盡形壽行如此法得入我衆
我與作師佛歎言善哉善哉如汝可謂
善教徒衆復問汝知此衆僧有制不
答言不知何以故我從佛聞佛未制
不得輙制已制應奉行佛具以上事
語之答言我不能隨僧制波逸提懺
過佛言善哉如汝所說時舊住比丘
住立房前待優波斯那出語言汝犯

僧制應作波逸提悔過者言我犯何
波逸提諸比丘具說上事答言我不
隨僧制悔過何以故我親從佛聞佛
若不制僧不得制若佛制已僧不得
違於是佛自出語諸比丘從今若有
阿練若比丘如優波斯那聽至我所
諸比丘聞已作是念我亦當行此頭
陁可得輙至佛所便各修行時諸居
士所設房舍供養無復人受以是白
佛佛語諸比丘今聽四衆自在見我
時波闍波提比丘尼聞佛此教便與
五百比丘尼來向佛所中路逢優波
斯那優波斯那衆中一比丘衣麁弊
壞問言長老何故著此答言無有餘
衣比丘尼便指己衣語言能著此不
答言能又問長老所著能與我不答
言能即便易之前至佛所頭面礼足
却坐一面佛問瞿曇弥汝何故著此
弊壞衣答以上事佛為說法遣還所
住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問彼比丘汝
實以麁弊衣與比丘尼易好衣不答
言實爾世尊佛種種呵責汝愚癡人
不應多欲諸比丘因此以跋難陁事

白佛佛問跋難陀汝實尒不答言實尒世尊佛種種呵責已告諸比丘以十利故為諸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從比丘尼取衣尼薩耆波逸提有諸比丘有親里比丘尼多諸知識能得衣物而諸比丘著麁弊衣諸比丘尼問言何故著此惡衣答言無有得處語言何不就我取答言佛制不聽就比丘尼取衣諸比丘尼言雖親知可取知可與願以白佛諸比丘即以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種種讃少欲知足讃戒讃持戒已告諸比丘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從非親里比丘尼取衣尼薩耆波逸提尒時舍衛城比丘比丘尼共得衣施便共分之或比丘宜著比丘尼得或比丘尼宜著比丘得諸比丘尼白諸比丘與我易衣答言佛不聽我取非親里比丘尼衣諸比丘尼言以衣易衣如何言取便往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種種讃少欲知足讃戒讃持戒已告諸比丘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從非親里比丘尼取衣

陀賀易尼薩耆波逸提
非親里者於父母乃至七世無親賀
易者彼此有益又各隨所宜從式叉
摩那沙弥尼取衣突吉羅若親里犯
戒邪見從取衣突吉羅沙弥從比丘
尼式叉摩那沙弥尼取衣突吉羅若
無心求自布施知彼有長乃取不犯四竟
佛在舍衛城尒時跋難陀晨朝著衣
持鉢往偷羅難陀比丘尼所坐起韓
脫不覺露形跋難陀見失不淨比丘
尼知語言長老與我衣浣使脫與之
彼既得衣即以不淨自內形中又諸
比丘亦與諸比丘尼衣令浣染打時
諸比丘尼以此多事妨廢誦讀坐禪
行道諸白衣見種種呵責言諸比丘
尼常以浣染打衣為業與在家人有
何等異時波闍波提比丘尼與五百
比丘尼俱詣佛所頭面礼足却坐一
面佛問瞿曇弥諸比丘尼手足何故
盡有染色具以事荅佛為諸比丘尼
說妙法已各還所住佛以是事集比
丘僧問諸比丘汝等實使比丘尼浣
染打衣不荅言實尒世尊諸比丘因

此以跋難陀事白佛佛種種呵責已
告諸比丘以十利故為諸比丘結戒
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使比丘
尼浣故衣若染若打尼薩耆波逸提
有諸老病比丘不能自浣染打衣有
親里比丘尼能浣染打皆来從索欲
為作之諸比丘言佛不聽我等使比
丘尼浣染打衣諸比丘尼言雖親知
可知不可願以白佛諸比丘即以白
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讃少欲知足
讃戒讃持戒已告諸比丘從今是戒
應如是說若比丘使非親里比丘尼
浣故衣若染若打尼薩耆波逸提
故衣者經體有垢若令浣浣不染不
打若令染染不浣不打若令打打不
浣不染若令浣染浣染不打若令浣
打浣打不染若令染打染打不浣若
令浣染打浣染打皆尼薩耆波逸提
若令浣不浣而染若令浣不浣而打
若令浣不浣而染打皆突吉羅令染
不染而浣而打而浣打令打不打而
浣而染而浣染令浣染不浣染而打
令浣打不浣打而染令染打不染打

而浣亦如是若令非親里浣染打而
親里浣染打若令非親里浣染打而
親里非親里共浣染打若令親里非
親里共浣染打而親里浣染打若令
親里非親里共浣染打而非親里浣
染打若令親里非親里共浣染打而
親里非親里共浣染打皆尼薩耆波
逸提若衣未可浣染打而令非親里
浣染打突吉羅若令親里浣染打
而非親里浣染打不犯餘皆如取衣
中說　五事竟

佛在舍衛城爾時城中有好衣長者
信樂佛法常往聽受時彼長者垂著
好衣將諸傔從從城中出問訊世尊
及諸比丘佛為說法示教利喜已頂
礼辞歸還跋難陀跋難陀復為說法
臨別白言長老明日見顧蔬食荅言
我不乏食若無衣服汝能與我身上
一衣不長者言當與至家籌量不得便
相與跋難陀言我聞長者好喜布施
如何於我而獨疎薄又言我說法能
離生老病死憂悲苦惱為度汝等發
不營已汝今云何惜此一衣於是長

者即脫與之去至城門守門者問汝
向重衣出而今輕還為與女人為遇
劫奪耶答言我不與女人亦不遇劫
為沙門釋子所強乞耳守門者言莫
作是語我聞沙門釋子少欲知足若
人布施尚不肯受如何於今強乞人
物答之如上有不信樂佛法者聞便
唱言快正應奪汝若更親近當復劇
是沙門釋子常歎布施毀不與取而
今強奪人衣物何異於劫長者還家
家中問答亦皆如上諸長老比丘聞
種種呵責已將至佛所以事白佛佛
以是事集比丘僧問跋難陀汝實爾
不答言實爾世尊佛種種呵責已告
諸比丘以十利故為諸比丘結戒從
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從居士居
士婦乞衣尼薩耆波逸提爾時諸比
丘著麤弊衣諸親里見語言何以著
此壞衣不從我取答言佛不聽我等
就居士居士婦乞衣可以與僧當從
僧取諸親里言我正欲與比丘不欲
與僧令餘人得諸比丘言若佛聽我
從親里居士居士婦乞衣者亦當不

者如此弊惡諸親里言唯親知可與
知可取須以白佛諸比丘即以白佛
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告諸比丘從今
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從非親里居
士居士婦乞衣尼薩耆波逸提尒時
衆多比丘隨估客行失道過劫剝奪
赤肉裸形而還向舍衛城行者問言
汝是何人答言我是沙門釋子復問
汝衣鉢何在答言為劫所奪進到祇
洹諸比丘問答亦如是又問汝若是
比丘去何受戒布薩自恣答言如是
受戒布薩自恣諸比丘竟不與衣便
至佛所佛呵責言汝等何以裸形見
佛豈不能得樹葉及草以蔽身耶告
諸比丘從今裸形至佛前者突吉羅
諸比丘白佛佛不聽我從非親里居
士居士婦乞衣我等親里去此甚遠
云何得衣佛言汝等已到舊比丘所
未答言已到又問何以不與汝衣答
言諸比丘方共見問去何受戒布薩
自恣辟如法答猶不與佛種種呵責
舊住比丘去何眼見比丘裸形而不
經恤為失衣比丘讚少欲知足讚戒

讀持戒已告諸比丘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從非親里居士居士婦乞衣除因緣尼薩耆波逸提因緣者奪衣失衣燒衣漂衣壞衣是名因緣若奪衣乃至衣壞故有餘衣及有衣在餘處皆不得乞比丘尼亦如是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羅 六竟

佛在舍衛城尒時衆多比丘從波利邑來向佛所道劫失衣共作是言佛雖聽五事因緣得從非親里居士居士婦乞衣我今不知當從誰乞時六群比丘作是念此諸比丘失衣不知從誰乞我當爲索若有長者當自取之念已即以是語語失衣比丘失衣比丘言大善於是六群比丘適語城中諸居士居士婦言有諸比丘從波利邑來欲覲世尊道劫失衣汝等可共减割施之諸居士居士婦聞已各各减割大得衣服人人皆足失衣比丘言我等已足不須更乞六群比丘言汝等有乞衣因緣而我等無緣我以汝因緣更有所乞失衣比丘言隨長老意時六群比丘復更遍乞得

衣甚多時諸居士集共議言失衣比
丘未有幾人我等城中男女大小減
割布施已應過足何以復索將無欲
以積畜販賣貨易不修梵行耶時諸
長老比丘聞種種呵責以事白佛佛
以是事集比丘僧問六群比丘汝實
爾不答言實爾世尊佛種種呵責已
告諸比丘以十利故為諸比丘結戒
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奪衣失
衣燒衣漂衣壞衣從非親里居士居
士婦乞衣若居士居士婦欲多與衣
是比丘應受二衣若過是受尼薩耆
波逸提比丘尼亦如是式叉摩那沙
弥沙弥尼突吉羅　七竟
佛在舍衛城爾時跋難陀常出入一
居士家為說法疾病官事皆為料理
有一比丘晨朝著衣持鉢入城乞食
還到此家聞其夫婦共議跋難陀於
我有恩當以如是衣直作衣與之彼
比丘乞食還語跋難陀汝有福德跋
難陀言有何福德答言我今乞食到
某居士家聞夫婦共議跋難陀於我
有恩當以如是衣直作衣與之汝今

往彼必得無疑跋難陀明旦食時著
衣持鉢往到其家居士即出問訊跋
難陀言汝為我以如是衣直作衣耶
答言如是跋難陀言汝自知我不著
惡衣若作好衣我當自著常憶念汝
疾病官事當相料理若不好者當與
弟子或藏器中徒去此物無施用福
時彼居士語左右言此人無猒難養
難滿我發心所與五倍六倍猶不愜
意先雖厚善於今薄矣遂不與之時
諸長老比丘聞種種呵責將至佛所
以事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問跋
難陀汝實尒不答言實尒世尊佛種
種呵責已告諸比丘以十利故為諸
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
丘非親里居士居士婦共議當以如是
衣直作衣與某甲比丘是比丘先不
自恣請便往問居士居士婦言汝為
我以如是衣直作衣不答言如是便
言善哉居士居士婦可作如是衣與
我為好故尼薩耆波逸提
先不自恣請者先不問比丘為須何
衣為好者求令極好勝先所許若從

親里索好衣突吉羅比丘尼亦如是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羅六竟

佛在舍衛城跋難陀復有常出入家其夫婦共議我當各各為跋難陀以如是衣直作衣與之乞食比丘聞復語之跋難陀即往彼居士居士婦言我聞汝等為我各以如是衣直作衣為實尓不答言如是跋難陀言可合作一衣令極好若極好我當自著常憶念汝若不好者當置器中徒去此物無施用福時居士居士婦便大瞋言此人無厭難養難滿雖求合作一衣而於我發心所許五倍六倍猶不愜意如此惡人不足存在於是不聽復得來往時諸長老比丘聞種種呵責將至佛所以事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問跋難陀汝實尓不答言實尓世尊佛種種呵責已告諸比丘以十利故為諸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非親里居士居士婦共議我當各以如是衣直作衣與某甲比丘是比丘先不自恣請便往問居士居士婦言汝各為我以如是衣直作衣示

答言如是便言善哉居士居士婦可合作一衣與我爲好故尼薩耆波逸提比丘尼亦如是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羅 六事竟

佛在王舍城尒時王舍大臣語左右人言汝往跋難陀所以我名字作礼問訊持此衣直而供養之使受勸至跋難陀所語言某甲大臣問訊起居送此衣直供養大德大德受之跋難陀言我不應受此衣直若得淨衣當手受持使言大德有執事人不跋難陀即指示處使便到執事人所語言某甲大臣送此衣直與跋難陀汝爲受作來取便與使既與已還跋難陀所白言大德所示執事人我已與竟大德須衣便可往取白已便還大臣後時復更遣信問跋難陀我近遣使送衣直付某執事大德爲已著此衣未跋難陀言我未取著還白如此大臣作是念我作衣已久而猶未取必薄我故致如此即復遣信語跋難陀言我送衣已久何故不著若不須者可以還我跋難陀言我甚須之使

於非時到執事人所語言我今須衣
可以見與答言小待令衆人會我應
往赴若不及期便應罰我金錢五百
跋難陀言汝常信樂勤於法緣今日
何故忽重俗事彼聞此語便作是念
正使彼罰要當付衣然後乃去即便
料理與之事畢晏馳已逮齋後衆人
問言汝來何晚答言跋難陀索衣料
理還之所以致此衆人咸言為一比
丘而輕衆制理不可恕即便罰之彼
既得罰便瞋恨言沙門釋子自言有
道利益於物而今乃更令我得罰不
信樂佛法者咸皆語言汝信敬沙門
致此重罰若復親近方當劇是惡名
流布遍舍衛城諸長老比丘聞種種
呵責將至佛所以事白佛佛以是事
集比丘僧問跋難陀汝實介不答言
實介世尊佛種種呵責已告諸比丘以
十利故為諸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
是說若王若大臣若婆羅門居士為比丘
故遣使送衣直使到比丘所言大德彼
王大臣婆羅門居士遣此衣直大德受
之是比丘言我不應受衣直若得淨

衣當手受持便言大德有執事人不
比丘即指示處使便到執事所語言
某王大臣送此衣直與某甲比丘汝
爲受作取便與之使既與已還比丘
所自言大德所示執事人我已與竟
大德須衣便可往取是比丘二返三
返到執事所語言我須衣我須衣若
得者善若不得四返五返六返到執
事前默然立若得者善若過求得
者尼薩耆波逸提若不得衣隨使
來處若自往若遣信語言汝爲某甲
比丘送衣直是比丘竟不得汝還自
索莫使失是事應介比丘尼亦如是
式叉摩那沙彌沙彌尼突吉羅 十竟
佛在舍衛城介時眾僧多得縷施即
共分之諸比丘用縷僧伽梨優多羅
僧安陁會一切餘衣又作腰繩襌帶
乃至户紐猶故不盡時六群比丘便
雇織師織作一衣猶有餘縷復更雇
作縱少不足便行求乞長者居士悉
皆與之於是六群比丘作是念我得
善利從今但當恒作此業便多乞縷
一切織師悉皆雇織時有居士語一

織師雇織作衣答言我已許比丘不得復作過語餘處皆亦如是於是居士便瞋罵言沙門釋子少欲知足而令適雇一切織師無有猒足與世貪人有何等異無沙門行破沙門法諸長老比丘聞種種呵責以事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問六群比丘汝實尒不答言實尒世尊佛種種呵責已告諸比丘以十利故為諸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自行乞縷雇織師織作衣尼薩耆波逸提比丘尼亦如是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羅 十一竟

佛在舍衛城尒時跋難陀常出入一估客家說法治病估客語婦言跋難陀於我有恩可以此縷雇織師作衣與我還當與行後婦便持縷詣織師所雇令作之語言善量令足勿使少長跋難陀聞即往其家婦出問訊言我夫教我為大德作衣我已雇人令作跋難陀言汝雇誰作答言某甲跋難陀便往織師所語言汝知不此衣為我作汝好織令緻廣自當少多私相

報織師言彼婦語我籌量令足我今
云何令得緻廣踈難陁言但好作之
若縱不足持我意索自當與汝織師
隨語用盡往索估客婦言我先語汝
籌量令足何故復索織師具以事荅
婦便更與估客行還問婦言我先令
汝為踈難陁作衣為巳作未荅言巳
作可取来看婦即取示衣甚緻好問
言用少許縷那得如此荅言踈難陁
更来取縷所以得尒估客便瞋罵言
踈難陁難養難滿無有厭足如我本
意此衣數倍先雖有恩於今絶矣遂
不與之如是惡聲流布遠近長老比
丘聞種種呵責將至佛所以事白佛
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問踈難陁汝實
尒不荅言實尒世尊佛種種呵責巳
告諸比丘以十利故為諸比丘結戒
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居士居士婦
為比丘使織師織作衣是比丘先不
自恣請便到織師所作是言汝知不
此衣為我作汝好為我織令極緻廣
當別相報後若與一食若一食直得
者尼薩耆波逸提比丘尼亦如是式

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羅 十二竟
佛在舍衛城尒時跋難陀語弟子達
摩言今欲與汝遊行到拘薩羅國達
摩言彼寒無衣不能得去跋難陀言
若能去者當與汝衣達摩言先與我
衣然後當去即便與之既得衣已便
不肯去跋難陀言汝得衣當去如
何得衣而復不肯若不能去以衣還
我達摩言師已見施云何復索跋難
陀言我非施汝欲共遊行故相與耳
汝今不去欲以何理而不還我便强
奪之彼即高聲大哭長老比丘問汝
何故哭答言師奪我衣諸比丘種種
呵責跋難陀云何名比丘强奪人衣
答言我欲共行至拘薩羅國以衣雇
之彼既得衣便不肯去是以取之非
為强奪諸比丘復種種呵責達摩汝
云何欺師索衣許行得而不去便將
二人同至佛所以事白佛佛以是事
集比丘僧問跋難陀汝實以衣與弟
子還奪取不答言實尒世尊佛復問
達摩汝實誑師不答言實尒世尊佛
種種呵責二比丘已告諸比丘以十

利故為諸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與比丘衣還奪尼薩耆波逸提介時六群比丘與諸比丘衣復使沙弥守國人奪諸比丘問言汝不聞佛制與比丘衣不得還奪耶荅言聞我今使沙弥守國人奪不違佛教諸比丘言自奪教人有何等異種種呵責已以事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問六群比丘汝實介不荅言實介世尊佛種種呵責已告諸比丘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與比丘衣若自奪若使人奪尼薩耆波逸提有諸客比丘寄舊住比丘衣行還日久恐犯此戒不敢復索復有諸比丘在路行寄我比丘衣行路既遠恐犯此戒亦不復索或有已索便生慚愧謂犯此戒作捨墮悔過者諸比丘以是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問諸比丘汝實介不荅言實介世尊佛種種讚少欲知足讚戒讚持戒已告諸比丘若索寄衣犯捨墮者無有是處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與比丘衣後瞋不喜若自奪若使人奪作是語還我

衣不與汝尼薩耆波逸提比丘尼亦
如是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羅
十三竟

五分律卷第四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勑彫造

五分律卷第四　第三十五張　淳

五分律卷第五　彌沙塞　尊

宋罽賓三藏佛陀什共竺道生等譯

初分捨墮法下

佛在王舍城。尒時衆多居士共請佛及僧。其中有破薪者。取水者。掃灑地者。敷坐具者。布華者。敷高座者。辦具食者。跋難陀晨朝著衣持鉢。先往請家。至諸人所。隨其所為而讚歎之。復語言。汝今所作歡喜善好。諸人言。我實歡喜作諸供養。務令飲食種種甘美。亦當以衣布施衆僧。跋難陀言。衆人施僧衣物甚多。汝若復施。正當積聚成無用物。何為徒去有用之福。而不與我。若與我者。我當自著恒相憶念。疾病官事當相料理。諸人聞已便共集議。其中有言。若僧不須可以施之。使我等得施用之福。或復有言。本為施僧。如何復得迴與一人。言與者衆。遂便與之。時跋難陀擔重擔衣還歸僧坊。諸比丘歎。汝福德人。如何暫出乃得此衣。跋難陀言。巧辯所獲非福德也。即便具說得衣所由。諸長

老比丘鬪種種呵責汝愚癡人云何迴與僧物而自入己時彼居士食具已辦遣使白佛於是世尊著衣持鉢與比丘僧前後圍繞往詣其家就座而坐諸居士手自下食食畢行水而無布施先不欲與跋難陀者竊共議言我等今日食無不脩某等无故持施僧物獨與一人閑此遠嚫寧無慚愧諸比丘問汝等竊語為何所說具以事荅諸比丘種種呵責跋難陀汝愚癡人云何迴與僧物自以入己尒時世尊為諸居士說妙法已從坐起去諸長老比丘以是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問跋難陀汝實尒不荅言實尒世尊佛種種呵責已告諸比丘以十利故為諸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迴與僧物入已尼薩耆波逸提有諸比丘不知是與僧物迴以入已後知生慚愧或已悔過以是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讚少欲知足讚戒讚持戒已語諸比丘若不知與僧物而迴入已犯捨墮者無有是處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

知檀越欲與僧物迴以入已尼薩耆波逸提

知者若自知若從他聞欲與僧物者若人發心作是語我當持此物與彼衆僧若迴欲與僧物與餘人波逸提與餘僧比丘尼僧二部僧四方僧與塔皆突吉羅若迴欲與比丘尼僧二部僧四方僧物亦如是若迴欲與塔物入已與比丘僧比丘尼僧二部僧四方僧餘人餘塔皆突吉羅若迴欲與人物亦如是乃至迴與此畜生一摶飯與彼畜生亦突吉羅比丘尼亦如是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羅若自僧僧與若施主自迴欲與僧物與已不犯 十四竟

佛在王舍城尒時畢陵伽婆蹉住[illegible]求羅山飛在空中塗灑所住房時瓶沙王往至彼山畢陵伽見王來忽還在地白言善來大王可就此坐王坐已問言何故自作無守園人耶荅言無王即語一臣可給此比丘守園人畢陵伽言佛不聽我畜守園人王言可以白佛王去之後便以白佛佛以

是事集比丘僧讃少欲知足讃戒讃
持戒已告諸比丘從今聽諸比丘畜
守園人王所勑臣不信樂佛法竟不
與之畢陵伽亦不從索後時著衣持
鉢入城乞食王與群臣樓上遥見便
生是念我先許彼比丘守園人不知
得未即問前所勑臣臣言未與王
復問言吾勑来幾日臣言已五百日
王言隨此日數與之大臣奉教即以
五百家家一人與之時五百家日差
一人掃除房舍承受所為時彼村人
至節會日男女莊飾衣服瓔珞出行
遊戲有一貧女行大啼哭時畢陵伽
入村乞食見女啼哭問其母言汝女
何故啼哭如是荅言今日諸人皆盛
服飾出行遊戲我家貧窮不及於
人是以悲哭時畢陵伽見牛敢草語
其母言取少草来即取與之畢陵伽
便結草變成二金華鬘與彼女母語
言天下有二種金勝閻浮檀金及神
足所化汝可持此與女令著彼女得
已極大歡喜便著出入人無不羨時
有一人見生憎嫉即白瓶沙王言某

村某家得好伏藏其女所著華鬘天下無比大王後宮之所未有王即呼語汝得伏藏可以示我答言我實不得王復問汝女所著何處得之答言是畢陵伽結草化作王聞是語極大瞋恚云何化草得成金鬘便勑有司收繫著獄畢陵伽後時復至彼村見先女人方大啼哭問言汝今何故復大啼哭答言家親在獄問言為何等罪答言由大德施金華鬘語言莫哭我當為汝今尋得出畢陵伽即便先往與獄官所與獄官見皆問訊言大德何故枉屈來此答言守園人繫在獄我所以來汝今可為放出之不答言此人得好伏藏不以示王若以示王乃可得出畢陵伽言我結草作非是伏藏彼人言結草作金無有是處畢陵伽即變其所座皆作金牀語言汝今自見坐於何座即皆自見坐金牀上便大惶怖下牀叩頭願見喜恕遠為解之若王聞我坐金牀上必重見罪畢畢陵伽言放守園人然後解汝彼言此不見由問言由誰答言由王畢

陵伽即為滅已飛往王所住於空中
時王在高樓上見即作礼問言大德
以何故来荅言守園人繫在獄我所
以來願為放出王言彼人得好伏藏
若以示我乃得出耳畢陵伽言我結
草作非是伏藏王言結草作金無有
是處時畢陵伽便以杖叩王樓柱即
化成金樓問言王此高樓用何物作
王見歡喜即勑放之畢陵伽如是展
轉四現神足時諸人民聞見神變於
佛法衆生信樂心施僧前食後食但
鉢鄉非時漿洗浴衆具塗身塗足及
然燈油尒時衆僧多得生熟酥油蜜
石蜜食不能盡積聚在地處處流滲
汙邏衣服牀席卧具諸居士見問言
此是誰物有人荅言是沙門釋子之
所稸積諸居士言沙門釋子自言節
食積聚如此恣意噉之此等為求解
脫離生老死而今但求如此美味無
沙門行破沙門法諸長老比丘聞種
種呵責以事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
僧問諸比丘汝等實尒不荅言實尒
世尊佛種種呵責已告諸比丘從今

不聽食宿受酥油蜜石蜜犯者突吉羅時衆多比丘病不能得淨人從日日受亦無錢直又无買處諸比丘不知云何以是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讃少欲知足讃戒讃持戒已告諸比丘從今聽諸病比丘食宿受酥油蜜石蜜乃至六夜時諸比丘復過六夜長老比丘種種呵責以是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問諸比丘汝等實尒不答言實尒世尊佛種種呵責已告諸比丘以十利故為諸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病得服四種含消藥酥油蜜石蜜一受乃至七日若過尼薩耆波逸提

若一日得受二日更得受至七日更得受留至八日明相出時皆尼薩耆波逸提應白捨與僧僧捨與白衣沙弥若用然燈若用塗足唯捨藥比丘不得用一切比丘不得敢比丘尼亦如是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羅 十五竟

佛在舍衛城尒時有八月賊常伺捕人殺以祠天一切人民及諸比丘無

不驚怖祠日垂至而未有所獲賊共議言阿練若處必有比丘取之易得即往一處諸比丘聞各各逃走賊無所得復共議言當至餘處不得懈惰以失祠日時彼衆中有一罷道者語衆人言我聞佛教不聽比丘離衣一宿便共守之向曉必還衆人言若彼不還便當殺汝汝若不恨吾等當往答言甚善於是群賊便住時諸比丘懼犯離衣宿罪後夜悉還賊問言汝謂吾已去耶答言我知汝在佛不聽我離衣宿是故還耳賊即殺之須血取血須肉割肉餘不死者作是念世尊若聽我等未滿八月日寄二衣著界內白衣家者不遭此難以是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讚少欲知足讚戒讚持戒已告諸比丘從今聽諸阿練若處比丘安居三月未滿八月寄一一衣著界內白衣家離宿無罪有諸比丘近聚落住亦寄二衣著界內白衣家離宿諸比丘以是白佛佛言不聽近聚落住離衣宿復有比丘於阿練若無恐怖處離衣宿諸比丘以是

白佛佛言亦不聽阿練若無恐怖處離衣宿有疑恐畏然後乃聽時諸比丘寄衣他家都不往視日久濕栽蟲齧腐爛諸比丘以是白佛佛言應往視曬時諸比丘便數數往居士惡賤諸比丘以是白佛佛言聽十日一視時諸比丘有僧事塔事和尚阿闍梨事及以他事須出界外為衣故不敢出以是白佛佛言若有事要須自出界外聽離衣一宿諸比丘出界外一宿其事未畢復還白佛佛言聽六宿既聽六宿諸比丘便著麤弊衣行過六宿者長老比丘以是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問諸比丘汝實尒不答言實尒世尊佛種種呵責已告諸比丘以十利故為諸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住阿練若處安居三月未滿八月若處有恐怖聽寄一一衣著界內白衣家若有因緣出界外離此衣宿乃至六夜若過尼薩耆波逸提

安居三月者前安居未滿八月者後安居一一衣者若僧伽梨若優多羅

僧隨所重寄一衣不得寄安陀會以著身故礼拜入僧乞食不得單著故不得寄二有因緣出界外六宿著若有塔事和尚阿闍梨及以他事留一一衣白衣家出界外極至六宿若一宿二宿乃至五宿事訖不還突吉羅沙弥突吉羅 十六竟

佛在舍衛城尒時毗舍佉鹿子母請佛及僧明日設食其日正遇天恐怖雨其雨如力士屈申臂傾便滿一鉢地受此水如一渧油落熱沙聚若不尒者浩處大海佛告諸比丘如今祇洹中雨遍閻浮提亦復如是汝等可出於中洗浴此是最後平等之雨諸比丘即出雨中裸形而浴時毗舍佉遣婢白佛食具已辦婢至祇洹見諸比丘皆裸形浴作是念此是外道非是比丘還白如是毗舍佉作是念必是比丘露地洗浴癡婢不知謂是外道即復遣言汝至祇洹門作如是唱食具已辦唯聖知時婢即復往至祇洹門欲如勅唱時諸比丘浴竟還房不見一人復作是念向滿中外道今

不復見即便還歸復白如此毗舍佉復作是念必是比丘浴竟宴息復更遣言汝可入門於庭中唱即復受教入祇洹門庭中唱之佛聞唱聲告諸比丘毗舍佉已自時到汝等皆著衣持鉢共受彼請諸比丘奉勅盡集普會講堂婢方進前更白佛言食具已辦唯聖知時佛言汝可先去當隨後到於是世尊如力士屈申臂須臾諸比丘沒普會講堂踊出毗舍佉所敷座上衣服不濕毗舍佉見佛及僧忽然在座衣服不濕作是念我得善利供養如是聖師及聖弟子天雨洪注而衣服不濕歡喜踊躍種種美食手自下之食畢行水叉手合掌在一面立白佛言願世尊與我願佛告毗舍佉佛於世間諸願永離毗舍佉復白言願佛與我清淨可得之願佛言大善毗舍佉白佛言世尊我晨朝遣婢白食具已辦見諸比丘皆裸形浴便還語我祇洹中盡諸外道無有比丘世尊云何比丘於和尚阿闍梨前裸形浴願佛聽諸比丘畜雨浴衣我當

盡命供給舍衛城諸比丘雨浴衣又言我近小緣至阿夷羅河見諸比丘尼在於河中裸形洗浴時人見之咸形笑言女人著衣猶尚無好況出家人而裸形體類佛亦聽諸比丘尼畜水浴衣我亦盡命供給舍衛城諸比丘尼水浴衣又言佛說有三種病一種得藥不得藥死二種得藥不得藥差三種得藥差不得藥死願聽諸比丘服諸藥我亦盡命供給舍衛城諸比丘藥又言佛說三種病一種得隨病食不得隨病食死二種得隨病食不得隨病食活三種得隨病食活不得隨病食死願聽諸比丘食隨病食我亦盡命供給舍衛城諸比丘隨病食又言看病人若乞食則有所廢願聽諸比丘受看病人食我亦盡命供給舍衛城看病人食又言客來比丘行路疲極始至不知何處乞食願聽諸比丘受我客比丘食令息疲極知乞食處我亦盡命供給舍衛城客比丘食又言若有遠行比丘入村乞食便不及伴至迴道中或遇八月賊或失

道徑願聽遠行比丘受我遠行食我亦盡命供給舍衛城遠行比丘食又言我聞世尊聽阿那頻頭國諸比丘食粥願聽諸比丘受我粥我亦盡命供給舍衛城諸比丘粥又白佛言願世尊受我盡命衣食湯藥佛問毗舍佉汝見何義利索是九願答言此國當有諸方比丘來問訊世尊若云彼處某甲比丘命過得須陁洹斯陁含阿那含阿羅漢我當問之彼比丘曾來此不答言曾來我作是念彼比丘必曾受我乃至一種供養便生歡喜增益善根於是世尊語毗舍佉聽汝八願一願不可得時毗舍佉取小牀於佛前坐佛為說隨喜偈

歡喜施飲食　佛及聖弟子　設福破慳貪
受報常欣樂　生天壽命長　還此離染塵
行法之大果　長處淨天樂

尒時世尊更為說種種妙法示教利喜還衹洹集諸比丘讚少欲知足讚戒讚持戒已告諸比丘從今聽諸比丘受雨浴衣諸比丘尼受水浴衣受隨病藥隨病食看病人食客比丘食

跋難陀比丘食及粥時諸比丘作是念佛聽我等畜雨浴衣便常乞畜不受持不施人不淨施攝重擔衣行諸比丘見問言汝不聞佛制畜長衣耶答言佛雖有制而聽畜雨浴衣諸比丘又問汝等常畜雨浴衣不受持不施人不淨施耶答言如是諸長老比丘種種呵責以是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問諸比丘汝實尒不答言實尒世尊佛種種呵責已告諸比丘以十利設爲諸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春餘一月應求雨浴衣餘半月應持若未至一月求先半月持尼薩耆波逸提

雨浴衣者雨浴時用夏浴時亦用若至春餘一月先有許施雨浴衣者知識比丘應爲往語言今是縫染作雨浴衣時若得者善若不得應更爲語諸處皆已縫染作雨浴衣若得者善若不得復應爲語汝先許與某比丘雨浴衣今正是時若得者善若不得彼比丘應更餘處乞畜至八月半百三十五日持若過此不作餘衣不受

持不施人不淨施突吉羅沙彌突吉
羅 十七竟

佛在舍衛城尒時六群比丘到估客村估客言長老住此安居我等行還當施安居物六群比丘言欲令我住便可施我我安居中作衣安居竟者問訊佛估客共議我等先施安居物比丘當住家中大小得聞法言受八分戒淨身口意便殺物與之然後乃行時六群比丘得安居施物估客去後便至餘處時諸估客得利還歸語家人言我先雖施諸比丘安居物令旣得利安隱來還當更供養汝等安意聽法家人答言諸比丘行後便去諸估客更於近處請諸比丘諸比丘答言汝可供養先所請者我等不得受汝供養時諸估客便瞋恚言我本自施住此安居受物而去與偷何異諸長老比丘聞種種呵責以是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問六群比丘汝實尒不答言實尒世尊佛種種呵責已告諸比丘從今不聽於安居內受安居施犯者突吉羅尒時波斯匿王

邊境有賊還乞師達多富蘭那往討
伐之二人共議我等今行或能沒命
當共此物供養比丘即持財物詣比
丘所語言我今討賊恐不得還以此
物施願為受之諸比丘作是念世尊
不聽我等安居內受安居施不知云
何以是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問
阿難言自恣餘幾日答言餘十日
佛種種讚少欲知足讚戒讚持戒已
告諸比丘從今聽諸比丘前後安居
未至自恣十日受急施衣佛既聽受
急施衣諸比丘便常畜不受持不施
人不淨施擔重擔衣處處遊行諸長
老比丘見問言汝不聞佛制畜長衣耶
答言佛雖有制而聽受急施衣諸比
丘又問汝等常畜急施衣不受持不
施人不淨施耶答言如是諸長老比
丘種種呵責以是白佛佛以是事集
比丘僧問諸比丘汝等實爾不答言
實爾世尊佛種種呵責已告諸比丘
從今不聽常畜急施衣不受持不施
人不淨施聽至衣時既聽至衣時諸
比丘猶過衣時畜長老比丘以是白

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問諸比丘汝等實尒不荅言實尒世尊佛種種呵責已告諸比丘以十利故為諸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前後安居十日未至自恣得急施衣若須應受乃至衣時若過尼薩耆波逸提急施衣者若尊行若垂產婦如是等急時施過時不復施衣時者受迦絺那衣時捨迦絺那衣已名非衣時比丘尼亦如是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羅 十八竟

佛在舍衛城尒時跋難陀從一估客非時乞鉢語言我今須鉢可以見與荅言大德小待令諸估客會若不及者罰金錢五百跋難陀言我聞汝精進供給行道而今云何捨功德業先於俗事估客聞已作是念正使被罰要當先施便為買鉢與之乃往逐不及期衆人見已皆言應罰估客言我不以私違衆人制沙門從我乞鉢不能得捨故不及耳不信樂佛法者皆言為一沙門公違衆制正應苦罰即便罰之估客既被罰已便瞋恚言沙

門釋子不知時宜小待不肯使我被
罰諸人種種譏呵此尊沙門常說知
時少欲知足而今非時强從人乞無
沙門行破沙門法諸長老比丘聞種
種呵責以是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
僧問跋難陀汝實尒不答言實尒世
尊佛種種呵責已問諸比丘於意云
何鉢無綴是鉢不答言是復問一綴
乃至五綴是鉢不答言是告諸比丘
無綴一綴乃至四綴是鉢五綴非鉢
以十利故為諸比丘結戒從今是戒
應如是說若比丘鉢未滿五綴更乞
新鉢為好故尼薩耆波逸提
是鉢應僧中捨僧應取衆中最下鉢
與之語言汝受是鉢乃至破是法應
尒鉢有三種鐵鉢蘇摩鉢瓦鉢復有
三種上中下上者受三鉢他飯除羹
菜下者受一鉢他飯除羹菜中者上
下之中為好者求牢求勝若已有無
綴鉢乃至四綴鉢更乞無綴至四綴
得者皆尼薩耆波逸提若已有無綴
鉢乃至四綴鉢更乞五綴鉢得者皆
突吉羅應僧中捨者所得新鉢應捨

與衆僧不得捨與一二三人捨法應到
僧中白言大德僧聽我某甲比丘有
鉢未滿五綴更乞新鉢犯捨墮今捨
與僧白如是僧應白二羯磨差知法
比丘於僧中行之一比丘唱言大德
僧聽此某甲比丘鉢未滿五綴更乞
新鉢今捨與僧僧今差某甲比丘作
行鉢人若僧時到僧忍聽白如是大
德僧聽此某甲比丘鉢未滿五綴更
乞新鉢今捨與僧僧今差某甲比丘
作行鉢人誰諸長老忍默然不忍者
說僧已差某甲比丘作行鉢人竟僧
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是比丘應唱
使諸比丘各持鉢出然後持所捨鉢
至上座前問須是鉢不若言須應取
上座鉢看若無鉢若太大若太小若
穿缺若喎斜不應與若無五事應與
與竟取上座鉢行從第二上座乃至
新受具足戒人前亦如是僧應取最
後鉢與捨鉢比丘若行鉢都無人取
聽還與之僧應教言此是汝鉢好愛
護之莫著地莫用除糞掃莫用盛殘
宿食莫用煖湯莫用盛香莫用盛藥

如是愛護若破者聽汝更乞比丘尼
亦如是式叉摩那沙彌沙彌尼突吉
羅　十九竟
佛在舍衛城尒時跋難陀多得諸鉢
五六日用便舉置如是故鉢處處皆
有諸長者見問言誰積聚此有人言
是跋難陀諸長者言沙門釋子常說
少欲知足而今無猒収斂積聚如販
鉢人無沙門行破沙門法諸長老比
丘聞種種呵責將至佛所以是白佛
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問跋難陀汝實
尒不答言實尒世尊佛種種呵責已
告諸比丘以十利故為諸比丘結戒
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畜長鉢
至一宿尼薩耆波逸提尒時有一比
丘獨得二鉢作是念佛不聽我畜長
鉢一宿即持一鉢施餘比丘施後鉢
破無鉢進行諸比丘問言汝先得二
鉢今何故無答以上事諸比丘以是
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問彼比丘
汝與他鉢幾日後鉢破答言十日佛
讃少欲知足讃戒讃持戒已告諸比
丘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長鉢

乃至十日若過尼薩耆波逸提得
二鉢應問和尚阿闍梨此二鉢何者
勝若和尚阿闍梨不善分別應各五
日用自知勝者受持不如者與人沙
彌突吉羅　二十竟
佛在阿荼脾邑爾時諸比丘爲身作
憍奢耶臥具自作亦使人作自擣蠒
亦使人擣自煮亦使人煮諸居士見
作是言我等養蠶比丘亦爾沙門釋
子與我何異此等常說慈忍衆生而
今親自養蠶無沙門行破沙門法有
一比丘以歲聲野蠶綿借諸比丘作
臥具綿少不足便到綿家語言我臥
具綿少少多希施彼人答言春有成
綿比丘復言可爲我作彼人即於比
丘前養蠶蠕動作聲比丘教言投著
湯中彼人即呵罵言汝常說不殺生
法而今教人殺生無沙門行破沙門
法諸長老比丘聞種種呵責以是白
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問諸比丘汝
等實爾不答言實爾世尊佛種種呵
責已告諸比丘以十利故爲諸比丘
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新

憍賒耶作卧具尼薩耆波逸提
憍賒耶者蠶所作綿卧具者卧褥乃
至始成三振不壞名為卧具應捨與
僧不得捨與餘人僧以敷地若敷繩
牀及卧牀上除捨褥比丘餘一切僧
隨次坐卧發心欲作及方便皆突吉
羅作成尼薩耆波逸提雖不自作不
使人作他施而受尼薩耆波逸提沙
弥突吉羅　二十一竟
佛在拘舍弥城時衆多跋耆子用純
黒毛氈光澤可愛皆悉以為服飾卧
具跋耆諸比丘亦效作之時諸居士
入房觀見便大畏怖謂是跋耆豪族進
集便問行人此是何等貴人服飾答
言非貴人物是跋耆比丘許耳諸居
士便譏呵言諸比丘如國王如大臣
如豪族乗車馬時之所服飾我聞比
丘著割截衣求無為道而今如此無
沙門行破沙門法諸長老比丘聞種
種呵責以是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
僧問彼比丘汝實尒不荅言實尒世
尊佛種種呵責已告諸比丘以十利
故為諸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

說若比丘純黑糯羊毛作新臥具尼薩耆波逸提

純黑者生黑及染黑應捨與僧僧以數繩牀臥牀上不得敷地餘如憍賒耶臥具中說 二十二竟

佛在拘舍弥城尒時跋耆諸比丘作黑糯羊毛臥具著少白色及下色毛便言已淨時諸長老比丘見問言汝不聞佛制純黑糯羊毛作臥具耶答言聞但我已著白色及下色毛非復純黑諸比丘言純黑少雜何足為異種種呵責以是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問彼比丘汝實尒不答言實尒世尊佛告諸比丘從今聽諸比丘作臥具用二分純黑糯羊毛第三分白第四分下以十利故為諸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作新臥具應用二分純黑糯羊毛第三分白第四分下若過是作尼薩耆波逸提若比丘作四十波羅臥具應用二十波羅純黑十波羅白十波羅下若黑長一波羅尼薩耆波逸提餘如純黑羊毛臥具中說 二十三竟

佛在拘舍弥城尒時跋耆諸比丘作
是念佛聽我等用二分純黑羺羊毛
第三分白第四分下作卧具便多与〻
三色毛自作使人作於所住處無處
不有諸居士來看見而問言此是誰
物荅言跋耆比丘諸居士譏呵如長
鉢中說長老比丘聞種種呵責以是
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問彼比丘
汝等實尒不荅言實尒世尊佛種種
呵責已告諸比丘以十利故為諸比
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
作新卧具應六年畜未滿六年若捨
若不捨更作新卧具尼薩耆波逸提
尒時一比丘畜糞掃卧具見中利欲
從舍衛城至娑竭陁邑卧具重不能
持去不知云何以是白諸比丘諸比
丘將到佛所以是白佛佛以是事集
比丘僧告諸比丘此比丘欲至娑竭
陁邑卧具重見中利不能捨復不能
持去僧應白二羯磨與易輕者彼比
丘應從僧乞言我某甲比丘自畜卧
具見中利今欲遊行某處以重故不
能持去願僧與我易僧輕者如是第

二第三乞僧中應一比丘白大德僧聽此某甲比丘自畜卧具見中剎令欲遊行某處以重故不能持去從僧乞易輕者僧今與易若僧時到僧忍聽白如是大德僧聽此某甲比丘自畜卧具見中剎欲遊行某處以重故不能持去從僧乞易輕者僧今與易誰諸長老忍默然不忍者說僧已與某甲比丘易僧輕卧具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作新卧具應六年畜未滿六年若捨若不捨更作新卧具除僧羯磨尼薩耆波逸提六年者數日滿六年餘如純黑羊毛卧具中說 二十四竟

佛在拘舍弥城尒時諸跋耆子作純黑羺羊毛尼師檀跋耆比丘亦乞作之諸居士歎患乞索後日到僧房看見諸比丘多畜純黑羺羊毛坐褥便譏呵如純黑卧具中說諸長老比丘聞以是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問彼比丘汝等實尒不荅言實尒世尊佛種種呵責已告諸比丘以十利故為諸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

若比丘純黑羺羊毛作新尼師檀應用故尼師檀一脩伽陀磔手壞好色若不壞尼薩耆波逸提一脩伽陀磔手者方二尺壞好色者隨意壞新者上餘如純黑羊毛卧具中說 二十五竟

佛在舍衛城尒時諸比丘擔負羊毛道路行路人見之皆譏呵言我等家累擔負羊毛諸比丘亦復如是徒著壞色割截衣剃頭乞食與我何異無樂擔負羊毛道路疲極既至僧坊庭沙門行破沙門法有一比丘山居串中倒地諸比丘見謂是鬼著即以水便灑之彼言長老何以見灑答言恐是鬼著是以灑耳彼言我非鬼著擔羊毛重道路疲頓熱悶故耳諸比丘言佛制比丘畜三衣鉢辟如飛鳥與毛羽俱汝豈不聞而猶擔此種種呵責以是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問彼比丘汝實尒不答言實尒世尊種種呵責已告諸比丘以十利故為諸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擔羊毛道路行尼薩耆波逸提

時有居士為僧作一房念言若比丘

來此房中者我當供養亦給[illegible]衣有
一比丘來止其房便施羊毛比丘不
受居士言我集羊毛本為比丘不自
為身比丘答言佛不聽我自擔羊毛
如何得受復有比丘須羊毛作卧具
自不知作欲倩餘比丘而不敢受以
是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問彼比
丘汝欲倩人去此遠近答言去此三
由旬於是世尊讚少欲知足讚戒讚
持戒已告諸比丘從今是戒應如是
說若比丘得羊毛須持有所至若自
持乃至三由旬若過尼薩耆波逸提
比丘一得羊毛須持有所至應使淨人
擔若無淨人乃聽自持不得擔擔頭
戴背負犯者突吉羅沙彌突吉羅不
犯者三由旬內若展轉持若有人代
若於三由旬持及持五六波羅為
作腰繩帽縫等　二十六竟
佛在舍衛城爾時諸比丘使比丘尼
浣染擘羺羊毛諸比丘尼為供養故
不敢辭憚便多事多務妨廢讀誦坐
禪行道諸居士見聞譏呵波闍波提
比丘尼與五百比丘尼俱往到佛所

亦如上浣故衣中說於是世尊以是
事集比丘僧問諸比丘汝等實爾不
答言實爾世尊佛種種呵責已告諸
比丘以十利故為諸比丘結戒從今
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使比丘尼浣
染擘羺羊毛尼薩耆波逸提爾時諸
比丘有親里比丘尼亦如上浣故衣
中說即以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
讚少欲知足讚戒讚持戒已告諸比
丘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使非
親里比丘尼浣羺羊毛若染若擘尼
薩耆波逸提餘如上浣故衣中說二十七竟
佛在舍衛城爾時跋難陀種種貿易
能得人利而人無能得其利者有一
外道得來成衣持到外道家語言為
我縫成諸人答言我家多務不得作
之沙門釋子閑遊無事又多施衣可
就彼借亦可貿易然彼沙門常能誑
得大名估客汝往宜慎於是外道持
至僧坊訪問言誰能為我縫此衣者
皆言不能又白跋難陀我聞大德多
巳成衣可以一衣與我貿不答言汝
諸外道心不堅正變悔無常既得便

言買人販不等若後無言當以相與答
言餘人或爾我終不悔於是跋難陀
以濁染汁染處劫貝灑打緻密而以
與之彼得衣已還外道衆外道問言
得成衣不答言已得貿易取來看之
彼即出示諸外道見咸言此我云六
價衣得此弊服非是五倍六倍之技
可還取之當共發舉為汝縫成彼即
持還語跋難陀言汝釋種子云何以
此弊服欺誑於我可以見還不揚汝
惡跋難陀言我知外道心不堅正變
悔無常不欲相與汝云不悔是故相
從云何於今方作此言遂不與之彼
便大哭諸居士問汝何故哭具以事
答諸居士便譏呵言白衣買賣七日
猶悔如何沙門須臾不得衣服與人
異而販賣過於人如是惡名流布遍
聞諸長老比丘聞種種呵責以是白
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問跋難陀汝
實爾不答言實爾世尊佛種種呵責
已告諸比丘以十利故為諸比丘結
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種種
販賣求利尼薩耆波逸提

以作易作以作易未作以作易作未
作以未作易未作以未作易作以未
作易作未作以作未作易作未作以
作未作易作以作未作易未作皆尼
薩耆波逸提若比丘欲貿易應使淨
人語言為我以此物易彼物又聽心
念寧使彼得我利我不得彼利若自
貿易應於五衆中若與白衣貿易突
吉羅比丘尼亦如是式叉摩那沙彌
沙彌尼突吉羅 二十八竟

佛在王舍城尒時難陀跋難陀用金
銀金銀錢雜錢買物亦賣物取之時
有群劫到王舍城伺覓富室見二比
丘大以金銀及錢買物又賣物取之
便共議言觀此邑無勝沙門釋子
之富阿練若處劫之又易便於後日
至阿練若處捉諸比丘拷責金銀及諸
錢物諸比丘言我等已離金銀及錢
不復受畜此不淨物劫言汝等妄語
我親見比丘用以賣買拷之垂死盡
奪衣鉢而去此諸比丘即還呵責難
陀跋難陀如何出家積畜寶物以致
我等以是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

問難陁跋難陁汝實尒不荅言實尒
世尊佛種種呵責汝愚癡人若不作
是彼諸比丘何由遣此種種呵責已
告諸比丘以十利故為諸比丘結戒
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以金銀
及錢種種賣買尼薩耆波逸提
應僧中捨不得與一二三人是比丘
應白僧言大德僧聽我某甲比丘以
金銀及錢賣買犯捨墮今於僧中捨白
如是僧應白二羯磨差一比丘作棄
金銀及錢人一比丘白言大德僧聽
此某甲比丘用金銀及錢賣買犯捨
墮今捨與僧僧差某甲比丘作棄金
銀及錢人若僧時到僧忍聽白如是
大德僧聽此某甲比丘用金銀及錢
賣買犯捨墮今捨與僧僧差某甲比
丘作棄金銀及錢人誰諸長老忍默
然不忍者說僧已差某甲比丘作棄金
銀及錢人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
彼比丘應棄此物著坑中火中流水
中曠野中不應記處若捉著餘處不
得更捉彼比丘不應問僧此物當去
何僧亦不應教作是作是若不棄不

問僧而使淨人以貿僧所衣食之物亦荅
與僧僧得受若分者唯犯罪人不得
受分比丘尼亦如是式叉摩那沙彌
沙彌尼突吉羅不犯者雖施比丘比
丘不知淨人受之為買淨物 二十九竟
佛在王舍城爾時跋難陀手自
捉金銀及錢教人捉人施亦受諸居
士見譏呵如𤛓羊毛中說諸長老比
丘聞種種呵責以是白佛佛以是事
集比丘僧問跋難陀汝實爾不
荅言實爾世尊佛種種呵責已告諸
比丘以十利故為諸比丘結戒從今
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自捉金銀及
錢若使人捉若發心受尼薩耆波逸
提餘如用金銀錢中說 三十竟

五分律卷第五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五分律卷第六　彌沙塞　尊

宋罽賓三藏佛陀什共竺道生等譯

初分之五墮初　九十一墮法

佛在舍衛城爾時有法師比丘名沙
蘭聰明才辯一切四衆外道沙門婆
羅門無能及者遂乃以非為是以是
為非知言非知非知言知恒以辯巧
勝人之口諸比丘見莫不歎伏問言
汝與人論議以非為是意為謂是為
知非耶答我實知非非恥墮負處故妄
語耳諸長老比丘種種呵責佛常讚
歎不妄語亦教人不妄語汝今云何
為勝負故作此妄語以是白佛佛以
是事集比丘僧問沙蘭汝實爾不答
言實爾世尊佛種種呵責已告諸比
丘今為諸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
是說若比丘妄語波逸提爾時諸比
丘見比丘尼言是比丘見比丘言是
比丘尼或見男言女或見女言男或
見外道言是釋子或見釋子言是外
道如是種種見異異言便生慚愧我
等將無犯波逸提耶以是白佛佛以

以是事集比丘僧告諸比丘若比丘從
心想說犯波逸提者無有是處從今
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故妄語波逸
提故妄語者如妄語得過人法中說
比丘尼亦如是式叉摩那沙弥沙弥
尼突吉羅　一事竟
佛在舍衛城尒時諸比丘與和尚阿
闍梨同和尚阿闍梨共勤學問初夜
後夜未曾睡眠六群比丘作是念今
諸比丘展轉相教晝夜不廢如是不
久當勝我等當見我過當舉我失我
等當共毀此惱使廢業便往語言汝是
下賤種姓工師小人汝曾作諸大惡
無仁善行諸比丘聞便生憂惱廢遲
學業六群比丘語餘人言我已壞彼
讀誦坐禪行道諸長老比丘種種呵
責汝云何毀壞諸比丘令廢學業以
是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問六群
比丘汝實尒不答言實尒世尊佛種
種呵責已告諸比丘往昔有城名得
叉尸羅時彼城中彼婆羅門有一特牛
行疾多力復有居士亦有一牛與彼無
異二人便共捔二牛力要不如者輸金

錢五十彼婆羅門牛即便得勝於是
居士取失金錢更得一牛倍勝前者
更斷倍賭彼婆羅門即語牛言彼居
士更得一牛其力非凡欲作賭之汝
能爲不答言我能即集一處捕二牛
力時婆羅門恐牛不如便毀呰催督
曲角痛挽牽領痛與汝今行步何以
不正牛聞此語便大失力不如彼牛
彼婆羅門倍輸物已而問牛言汝向
云能今何故不如答言我實堪能聞
毀呰故力便都盡可更斷賭復使倍
上要牽百車上于峻坂當擁力時美
言見譽可言眷角汝行步周正形體
姝好闘挽百車上于峻坂於是更賭
畢便得勝佛因是事即說偈言

當說可意言　勿爲不可語　畜生聞尚悅
引重拔峻坂　由是無有敵　獲倍生歡喜
何況於人倫　毀譽無增損

諸比丘彼畜生聞毀呰語猶尚失力
況於人乎今爲諸比丘結戒從今是
戒應如是說若比丘毀呰比丘波逸
提毀呰者言下賤工師種如是等雖
說實而欲毀之若彼聞解語波逸

提若不聞不解突吉羅
若言汝是下賤而彼言非猶證為是
語語波逸提若比丘毀呰比丘尼式
叉摩那沙彌沙彌尼突吉羅比丘尼
毀呰比丘比丘尼波逸提毀呰式叉
摩那沙彌沙彌尼突吉羅式叉摩那
沙彌沙彌尼毀呰五衆突吉羅不犯
者欲利益語教誡語同意語一事竟
佛在舍衛城尒時諸比丘精勤學問
如毀呰中說六群比丘復恐勝己便
鬪乱之至此比丘聞語言汝與我知
厚而彼說汝是下賤種姓工師小人
曽作大惡無仁善行我聞其語與說
我無異至彼比丘聞亦復如是彼此
聞之心皆散乱廢退學業更相忿恚
不復共語有一比丘問諸比丘汝等
何故不共我語比丘荅言有人去汝
道說我惡彼言誰道荅言六群比丘
彼言六群比丘亦去汝等道說我惡
諸長老比丘聞種種呵責六群比丘
汝等云何兩舌鬪乱以是白佛佛以
是事集比丘僧問六群比丘汝實尒
不荅言實尒世尊佛種種呵責汝愚

癡人如何同在一法而兩舌鬬乱告諸比丘過去世時有師子名曰善牙有虎名曰善搏共作親厚有一野狐常隨覔食師子及虎不與共語野狐後時作是念令此二獸甚相愛重我當鬬乱使各求食所殘必多我當得之便至虎邊而說偈言

善搏汝雄猛　生處色力妙　善牙說汝惡
我聞心不喜

復至師子邊亦說偈言

善牙汝雄猛　生處色力妙　善搏說汝惡
我聞心不喜

二獸聞偈各不相喜善牙聰明尋作是念善搏不與我語必是野狐鬬乱所致後得一犢與虎虎不肯食於是善牙即以偈問

殺我特犒與　何故而不食　親厚謂無過
又更不相喜　將無信狐言　以聞吾子意
若遂懷恨情　終當成怨結　推此非有他
必是野狐議　下賤離吾好　今當殺去之

告諸比丘比丘畜生尚以鬬乱爲非況於人乎今爲諸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兩舌鬬乱比丘波逸

五分律卷第六　茅玉雅　等

提餘如毀呰中說　三事竟

佛在舍衛城尒時跋難陀常出入一
居士家為其說法斷理官事救諸病
苦其家後時喪死盡餘唯婦姑二
人而已時跋難陀以親厚意為婦姑說
法婦来則止為婦說法姑来亦尒各
生疑意謂其必欲作不淨行遂相道
說聞乎遠近諸不信樂佛法者便譏
呵言沙門釋子行於非法過於世閒
蕩逸之人無沙門行破沙門法諸長
老比丘聞種種呵責以是白佛佛以
是事集比丘僧問跋難陀汝實尒不
答言實尒世尊佛種種呵責已告諸
比丘今為諸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
如是說若比丘為女人說法波逸提
尒時有大威德比丘至時著衣持鉢
入城乞食次到一家婦人出為敷座
設美飲食食訖以小牀於前坐白言
大德為我說法比丘觀之知此婦人
須臾之閒刀風當發死墮地獄若為
說法便於座上遠塵離垢雖見知此
而作是念佛制不聽為女人說法乃
至沒命不應有犯便答言姉妹且安

不得有說語已而去去未久婦人果風發而死比丘愁之還至僧房向餘人說諸比丘將至佛所以是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問彼比丘汝實尒不荅言實尒世尊佛又問比丘汝若為說法幾語得解荅言五六語於是佛讚少欲知足讚戒讚持戒已告諸比丘從今聽諸比丘為女人說法至五六語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為女人說法過五六語波逸提尒時諸比丘入他家婦人請說法比丘為說五六語已默然而住諸婦人言我等未解願更說之諸比丘言姊妹佛不聽我等為女說法過五六語諸婦人言可為餘比丘說我因得解諸比丘言佛未聽我等因比丘為女人說法以是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告諸比丘從今聽因比丘為女人說法尒時有一比丘入大臣家無比丘伴諸婦人請說法荅言佛不聽我為女人說法過五六語諸婦人使呼小兒在前立自言大德可為此兒說法我因得解荅言佛未聽我因小兒為女

人說法以是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告諸比丘從今聽因有知男子為女人說法時諸比丘作是念佛雖聽我因有知男子為女人說法而有知男子雖知難過復不為說以是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告諸比丘從今聽因別知善惡語男子為女人說法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為女人說法過五六語除有別知善惡語男子波逸提余時有優婆塞取不奉法家女為婦語諸比丘大德為我婦說法令信樂三寶為受三歸五戒入分戒為說十善十不善道諸比丘恚不為說以是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告諸比丘從今聽與女人受三歸五戒入分戒說十善十不善道比丘尼亦如是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羅五語者色無常受想行識无常六語者眼無我耳鼻舌身心無我若比丘為女人說五六語覓語言姉妹法正齊與從坐起去更有因緣還復來坐為說不犯若說五六語竟更有女人來為後女人說如是相因為無量女人

說皆不犯若自誦經女人來聽若女人問義要使得解過五六語皆不犯四事竟

佛在舍衛城尒時六群比丘有勢力餘善比丘無勢力六群比丘恒遮其五種羯磨呵責羯磨驅出羯磨依止羯磨舉罪羯磨下意羯磨若比丘被五種羯磨僧欲解亦遮不聽後六群比丘無勢力諸善比丘有勢力衆僧應有羯磨事六群比丘作衣時至諸比丘言今當呼六群比丘共行僧事若不捨衣來自當囑授我等便得如法行事即便集僧遣人語六群比丘汝等可來僧今集會六群比丘言我等有事今遣囑授即囑授一比丘來詣大衆僧應與作五種羯磨者與作五種羯磨應與解五種羯磨者與解五種羯磨羯磨已所囑授比丘還到六群比丘所六群問言僧作何事答言我等所欲羯磨僧都不作所不欲者僧反作之六群比丘便往彼羯磨比丘所語言汝等莫惑我當與汝作力我向不知爲汝作羯磨故囑授耳若知者當廢事往何緣使彼成此

羯磨復往解羯磨比丘所語言我不
與汝解羯磨不受汝懺悔諸長老比
丘聞呵責六群比丘云何僧如法斷
事竟還發起將至佛所以是白佛佛
以是事集比丘僧問六群比丘汝實
介不答言實介世尊佛種種呵責已
告諸比丘今爲諸比丘結戒從今是
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僧斷事竟還發
起波逸提時諸比丘不知僧斷事竟
還發起後知生慚愧心或有出罪悔
過者諸長老比丘以是白佛佛以是
事集比丘僧告諸比丘若不知僧斷
事竟還發起犯波逸提者無有是處
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知僧斷
事竟還發起波逸提復有不如法斷
事諸比丘作是念佛若聽我等不如
法斷事還發起者善以是白佛佛以
是事集比丘僧告諸比丘今聽僧不
如法斷事還發起從今是戒應如是
說若比丘知僧如法斷事竟還發起
波逸提若僧如法斷事而發起者
波逸提若僧不羯磨斷事而發起
者突吉羅若發起私事突吉羅比丘

尼亦如是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羅 五事竟

佛在舍衛城與五百比丘僧至阿荼脾邑時彼居士作是念佛久乃來此尋當復去我等應親近諸比丘學誦經偈問所不解世尊去後得有所怙即到諸比丘所作是語大德教我誦讀經偈諸比丘言佛未聽我等教白衣誦經以是白佛佛言聽教白衣誦經時諸比丘種種國出家誦讀經偈音句不正諸居士便譏呵言云何比丘晝夜親厚而不知男女黃門二根人語及多少語法諸比丘聞各各著耻以是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問諸比丘汝等實尒不答言實尒世尊佛即遣責諸居士汝愚癡人如何譏呵異國誦經音句不正告諸比丘今爲諸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教未受具戒人誦經波逸提後復有諸居士求受誦經諸比丘言汝之等輩嬈我音句不從我受汝今復來徒自勞苦答言大德我不毀佛法不求餘福田豈可以彼人有過而

不教我耶復有諸沙弥亦欲受經諸比丘言須受具戒當教授汝諸沙弥言我等出家應誦經偈如何受具戒乃當教授諸比丘以是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告諸比丘今聽教未受具戒人誦經不得竝誦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教未受具足人經竝誦者波逸提竝誦者俱時誦或授聲未絶彼已誦或彼誦未竟此復授句句皆波逸提先應教言待我語竟然後誦比丘尼亦如是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羅　大事竟

佛在阿荼脾邑彼諸居士以佛當去皆來至此比丘所共諸比丘同屋坐禪或共經行初夜後夜都不睡臥時諸比丘五日則一竟夜說法疲極而臥有一比丘不專繫念便大睡眠蹹衣離身形起露現居士見之以衣還覆如是至三便瞋呵言此等常聞種種呵欲而今發露形起如是若不樂道何不還俗彼比丘聞生著恥以諸長老比丘聞亦大慚愧以是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問彼比丘汝實尒不

荅言實尒世尊佛種種呵責彼比丘
我常讚歎不亂心眠無有五惡汝今
何故而不繫念若比丘於經行坐禪
坐立臥處作非威儀人見不喜不生
信心已信者退則非為世而作大明
告諸比丘今為諸比丘結戒從今是
戒應如是說若比丘與未受具戒人
共宿波逸提後諸居士復欲就諸比
丘坐禪行道諸比丘驅出不聽諸居
士言大德莫見驅遣我等不求餘福
田唯歸大德豈可以一人有過都見
棄忽諸居士中有勢力者便突入房
諸比丘不能制止便出露宿為蚊虻
風雨塵土所困時佛從阿荼脾邑到
拘舍彌國瞿師羅園羅睺羅別到婆
耆羅僧坊掃灑一房敷臥具取水竟
閉戶至佛所去後分臥具比丘更與
餘人彼比丘即入房住羅睺羅初夜
聽法已還所得房彼比丘聞問言是
誰荅言是羅睺羅彼比丘言汝何以
來荅言此是我房彼比丘言分臥具
比丘以此與我羅睺羅言我先掃除
敷置臥具暫至佛所聽受法教如何

便欲不復還我彼比丘言汝雖難理
我是上座應得此住羅睺羅言得共
我住不彼言不得求入坐立及住處
前皆亦不得於是羅睺羅作是念我
並餘房亦當如是唯有廁上乃得安
身便往廁中尒時廁中有一黑蚖佛
天眼見念言我若不往羅睺羅須臾
之間為蚖所殺便往廁前彈指謦欬
羅睺羅亦作聲應佛問言汝是誰荅
言是羅睺羅又問何以在此具以事
荅於是世尊將羅睺羅還所住房於
夜過已集比丘僧問彼比丘汝實不
容羅睺羅不荅言實尒世尊佛種種
呵責汝愚癡人云何野狐驅逐師子
時諸比丘因此復以上諸居士入房
露宿白佛佛種種讚少欲知足讚戒
讚持戒已告比丘今聽諸比丘共未
受具戒人二宿從今是戒應如是說
若比丘與未受具戒人宿過二夜波
逸提共宿者共一房宿若上有覆皆
四壁或上有覆無一壁二壁皆波逸
提無三壁不犯若有四壁上已覆半
若未半若過半皆波逸提若少多覆

不犯於此諸處若過二宿至後夜時以脅著牀及轉側皆波夜提不犯者同覆各有障若病不能起居若有諸難若常坐不卧若彼卧比丘坐彼坐比丘卧比丘尼亦如是 七事竟

佛在毗舍離時世飢饉乞求難得告諸比丘各隨知識安居有諸比丘在婆求末河邊安居者種種因緣如自稱得過人法乃至佛問汝等更相讚歎爲實爲虛答言有實有虛佛言虛者得波羅夷種種呵責實有比丘言汝等云何向未受具戒人自說得過人法呵已告諸比丘今爲諸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向未受具戒人自說得過人法言我如是知如是見實者波逸提過人法如上說若向未受具戒人自說得過人法語語波逸提若受大戒人不問而向說語語突吉羅比丘尼亦如是式叉摩那沙彌沙彌尼突吉羅不犯者泥洹時說受具戒人問而後說 八事竟

佛在舍衛城尒時諸比丘犯僧伽婆尸沙罪或故出不淨或與女人身相

觸或向女人麤惡語或向女人自歎
供養身有從僧乞別住僧與別住者
或行摩那埵或行本日或有出罪者
時六群比丘於僧中皆調弄之諸比
丘慚愧羞恥復有一比丘犯故出不
淨僧與別住時彼比丘檀越請僧中
食別為彼比丘數好坐具六群比丘
先往請家在好坐具上坐居士言莫
坐是處我供養比丘當於上坐六群
比丘言彼比丘不應坐此居士言應
與不應我自知之六群比丘言先應
坐此而今乃應在家下坐居士復問
何故如是答言彼比丘有罪居士復
問為犯何罪答言犯故出不淨居士
便譏呵言此等沙門常說除欲想滅
欲熱斷欲覺而今如此為道作穢無
沙門行破沙門法諸長老比丘聞種
種呵責六群比丘汝等云何向未受
具戒人說他麤罪以是白佛佛以是
事集比丘僧問六群比丘汝實尒不
荅言實尒世尊佛種種呵責已告諸
比丘今為諸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
如是說若比丘向未受具戒人說他

麁罪波逸提有諸比丘不知是麁罪
向未受具戒人說後知生疑我將無
犯波逸提以是白佛佛以是事集比
丘僧告諸比丘若比丘不知他是麁
罪向未受具戒人說犯波逸提者無
有是處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
知他麁罪向未受具戒人說波逸提
尒時世尊勅僧羯磨舍利弗徃調
達衆中唱言若有受調達五法者彼
為不見佛法僧諸比丘作是念若向
未受具戒人說他麁罪為要須羯磨
為不必耶以是白佛佛以是事集比
丘僧告諸比丘若僧不羯磨不得向
未受具戒人說他麁罪從今是戒應
如是說若比丘知他比丘麁罪向未
受具戒人說除僧羯磨波逸提麁罪
者若波羅夷若僧伽婆尸沙僧所羯
磨人當隨僧所教若教向甲說而向
乙說教說此罪而說彼罪皆波逸提比
丘說比丘尼麁罪突吉羅比丘尼說
比丘比丘尼麁罪波逸提式叉摩那
沙弥沙弥尼說比丘比丘尼麁罪突
吉羅若未受具戒人已聞彼比丘犯

麁罪問比丘比丘反問汝所聞云何彼言我聞如是如是然後言我聞亦如是不犯 九事竟

佛在舍衛城尒時世尊種種讚歎比尼讚歎誦比尼讚歎持比尼讚歎優波離說持律比丘有五功德一自堅護戒品二能斷慚愧者疑三自住正法中四於僧中所說無畏五降伏怨敵時諸比丘作是念佛為我等作如是說我等云何而不勤修誦問比尼即苦誦習晝夜不懈時六群比丘作是念今諸比丘晝夜勤受誦問比尼必大聰明解諸罪相見我等過終為我損我今當共毀呰比尼學比尼者令其癈業不復誦習便往諸比丘所問言汝誦習何等荅言比尼六群比丘言何用誦習雜碎戒為何不誦習五陰六入等諸義經耶誦比尼不過四事十三事二不定法何用多知多知多見增益人疑諸比丘言多知多疑我亦謂尒便不復誦習六群比丘自相謂言彼諸比丘不復誦習比尼我等泰然使得安樂諸比丘聞問言汝

等何所說即如實答時諸長老比丘
種種呵責以是白佛佛以是事集比
丘僧問六群比丘汝實爾不答言實
爾世尊佛種種呵責已告諸比丘今
爲諸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
若比丘作是語何用是雜碎戒爲說
是戒時令人憂惱作如是毀呰戒者
波逸提戒者波羅提木叉半月布薩
所說戒經若比丘發心作念欲令人
遠離比尼不誦不讀而毀呰戒波逸
提若比丘發心作是念我當毀呰令
波羅提木叉不得久住而毀呰戒偷羅
遮若教人遠離佛所說諸經而毀呰
者波逸提若欲令法不久住而毀呰
者偷羅遮若比丘毀呰比丘戒波逸
提毀呰比丘尼式叉摩那沙弥沙弥
尼戒突吉羅若比丘尼毀呰比丘比
丘尼戒波逸提毀呰式叉摩那沙弥
沙弥尼戒突吉羅若式叉摩那沙弥
沙弥尼毀呰五眾戒皆突吉羅若五
眾毀呰優婆塞優婆夷戒皆突吉羅
若恐新受戒人生疑廢退心教未可
誦戒不犯　十事竟

佛從拘薩羅國與五百比丘俱向阿
荼脾邑時彼比丘聞佛當來作是念
此諸居士不信樂佛法無大講堂佛
與大衆當於何住即集共議便自斫
伐草木而營理之時諸居士譏呵言
我等白衣斫伐草木出家之人何緣
復尒此等常說慈忍護念衆生而今
斫伐傷害無道无沙門行破沙門法
佛既至已到新講堂就座而坐問諸
比丘此堂誰造荅言我等所造又問
草木誰所斫伐荅言亦是我等佛種
種呵責言汝愚癡人不應作此草木
之中人生命想汝作此事使人懷惡
呵已告諸比丘今為諸比丘結戒從
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殺生草木
波逸提時諸比丘使守園人若沙弥
斫伐草木諸長老比丘問言佛豈不
制殺生草木耶荅言我等使人為之
不違佛制諸長老比丘言自殺使人
殺有何等異以是白佛佛以是事集
比丘僧問諸比丘汝等實尒不荅言
實尒世尊佛種種呵責已告諸比丘
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自殺生一

草木若使人殺波逸提時諸比丘作新房舍有諸居士案行所住語比丘言善哉大德此房舍物皆我所施速作成之使我等得施用之福諸比丘言佛不聽我自殺草木若使人殺去何得成於是諸比丘無房舍住庭草没人又欠齒木不知云何以是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告諸比丘有四種種子根種子莖種子節種子實種子凡諸草木從四種子生若比丘一一所須語淨人言汝知是若不解復語言汝看是若不解復語言我須是若不解復語言與我是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自伐鬼村若使人言伐是波逸提若生草生草想生草疑皆波逸提乾草生草想乾草疑突吉羅乾草乾草想不犯若以刀斧斫斫斫波逸提比丘尼亦如是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無故殺生草木突吉羅若為火燒若析若斫知必不生不犯 十一事竟

佛在舍衛城介時六群比丘數數犯罪上牀下牀皆不如法數數食別衆

食非時入聚落不白善比丘諸比丘見語言汝等莫數數犯此諸罪當自見罪向人悔過勿負信施長夜受苦六群比丘言我犯何罪諸比丘言汝犯如是如是罪六群比丘不荅犯不犯更說餘事諸比丘言我不問汝汝何以不荅犯不犯而說是事六群比丘言我知汝等不問是事我自說耳諸比丘種種呵責以是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問六群比丘汝等實介不荅言實介世尊佛種種呵責已告諸比丘今為諸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不隨順荅而作餘語波逸提時六群比丘猶犯前惡諸比丘復如上教誨六群比丘默然不應諸比丘問言佛制戒不聽不隨順荅汝何故默然六群比丘言佛制不隨順荅我今不語有何等罪諸比丘言餘語不語有何等異種種呵責已以是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問六群比丘汝等實介不荅言實介世尊佛種種呵責餘語不語有何等異呵責已告諸比丘從今是戒應如是說

若比丘故不隨問答波逸提若不隨
問答問問皆波逸提比丘尼亦如是
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羅若誤
取他語而答及先相恨不共語故不
答不犯

十二竟

佛在王舍城爾時慈地比丘作是語
隨婆比丘隨欲恚癡畏諸比丘聞呵
責言汝何以誣說僧所老人隨欲恚
癡畏以是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
問慈地比丘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世
尊佛種種呵責已告諸比丘今爲諸
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
丘人前誣說僧所老人波逸提於是
慈地不復得在人前誣說便獨處誣
說隨婆比丘隨欲恚癡畏諸長老比
丘聞呵責言佛已前制汝何故猶誣
說僧所老人以是白佛佛以是事集
比丘僧問慈地汝實爾不答言實爾
世尊佛種種呵責人前獨語有何等
異呵已告諸比丘從今是戒應如是
說若比丘誣說僧所老人波逸提若
僧白羯磨白二羯磨白四羯磨所差
人而誣說此人隨欲瞋癡畏語語皆

波逸提若僧差而不羯磨及餘人作此誣說語語突吉羅比丘尼亦如是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羅若實隨欲恚癡畏語言我當說彼聽不犯 十三竟

佛在毗舍離有一住處下濕有比丘得下濕房出臥具露地敷曬至時著衣持鉢入城乞食去後大雨水漂沒食還不見即便急覓或得大牀或得小牀或得拘攝或得被褥諸比丘見問言汝何從得此臥具諸物荅以上事諸長老比丘呵責言汝所作非法為僧作臥具人難得既敷又無能隨取斂者云何去時不舉致使漂沒若當遂失便空此一房呵已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問彼比丘汝實尒不答言實尒世尊佛種種如上呵責已告諸比丘今為諸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露地敷僧臥具去時不舉波逸提尒時六群比丘使守園人沙弥露地敷僧臥具去時不教舉為鳥啄嚙塵雨爛破諸長老比丘見語言汝不聞佛制不聽露地

敷僧臥具去時不舉耶答言我使人
敷不違佛制諸比丘言自敷使人舉
何等異以是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
僧問六群比丘汝實尒不答言實尒
世尊佛種種呵責已告諸比丘從今
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於露地自敷
僧臥具若使人敷去時不自舉不教
人舉波逸提有諸比丘於露地敷僧
臥具六群比丘後來於臥具上或坐
或臥去時不舉前比丘謂六群比丘
應舉六群比丘謂前比丘應舉諸比
丘不知云何以是白佛佛以是事集
比丘僧告諸比丘前比丘應囑後比
丘後比丘應舉從今是戒應如是說
若比丘於露地自敷僧臥具若使人
敷若他敷若坐若臥去時不自舉不
教人舉不囑舉波逸提有諸比丘畏
僧臥具汙垢不淨或以灰土或以牛
屎著上囑之在於界內不敢遠離以
是白佛佛言若雨得致聽離有諸比
丘囑僧臥具不敢出界外以是白佛
佛言若雷還不雨聽出界外復有諸
比丘囑僧臥具在邊坐禪或熱眠寢

詰諸比丘以是白佛佛言不聽曬臥
具於邊坐禪熟眠犯者突吉羅復有
諸比丘曬僧臥具不即收舉日曝損
壞諸比丘以是白佛佛言若不時收
舉突吉羅復有諸比丘見僧臥具敷
在露地以不自敷不使人敷已不坐
臥而不收舉諸比丘以是白佛佛言
若見僧臥具敷在露地而不舉者波
逸提有諸白衣來入僧坊索僧臥具
欲露地敷諸比丘不與便大譏嫌以
是白佛佛言聽與既與欲得早舉教
令遠去白衣復瞋以是白佛佛言不
應教令遠去應伺候去時舉若不舉
波逸提復有白衣請僧借僧臥具於
家敷之諸比丘坐去不舉佛言應舉
若不舉波逸提若諸比丘到比丘尼
僧坊露地敷比丘尼僧臥具謂非僧
臥具而不舉者亦波逸提復有諸比
丘自擔牀席諸居士譏呵言此諸沙
門如諸伎兒如作幻人諸比丘以是
白佛佛言不聽自擔犯者突吉羅又
大會時露地敷僧臥具諸比丘一坐
一起輒皆舉之由是速壞以是白佛

佛言若不兩聽事都畢然後畢之佛既聽囑後來坐卧卧具比丘便囑和尚阿闍梨同和尚阿闍梨等諸大德及病比丘諸比丘以是白佛佛言不應囑和尚阿闍梨同和尚阿闍梨等諸大德及病比丘犯者突吉羅諸比丘囑一比丘一比丘獨舉疲頓以是白佛佛言隨卧具多少若少囑少比丘若多囑多比丘諸比丘不知云何名受囑不受囑以是白佛佛言使彼知受是名受囑若不自舉不教人舉不囑舉一脚出界外突吉羅兩脚出波逸提比丘尼亦如是式叉摩那沙彌沙彌尼突吉羅　十四竟

佛在毗舍離有一住處下濕時十七群比丘在一房中安居去時不舉僧卧具蟲齧爛壞後六群比丘來語舊住比丘言為我開房示卧具處舊比丘即開十七群比丘所安居房與之入已手摸卧具爛壞成土問舊比丘先誰住此答十七群比丘於是六群比丘種種呵責十七群比丘以是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問十七群比

丘汝實尒不答言實尒世尊種種呵責已告諸比丘今為諸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於僧房內自敷僧卧具若使人敷若他敷若坐若卧去時不自舉不教人舉不囑舉波逸提餘皆如露地敷卧具中說 十五竟

佛在舍衛城尒時十七群比丘新作房舍六群比丘後來語舊住比丘言為我次第開房舊比丘問汝樂何者答言我樂十七群比丘所作新屋便差與之六群比丘即到其所語言汝出去我等當於中住十七群比丘言此房寬大自可共住時六群比丘作是念此諸比丘有慚愧學戒法初夜後夜不睡不卧必見我罪不宜共住便語言我等不樂共住汝可更索餘房十七群比丘言若不樂共住上座可在前房我等住於後屋六群比丘言此亦不得復求在簷下庭中露住皆悉不聽彼既不聽此不肯去便强牽出十七群比丘即大喚諸比丘出問汝何故大喚答言六群比丘强牽

我出諸比丘呵責六群比丘汝云何
强牽人出以是白佛佛以是事集比
丘僧問六群比丘汝實尒不答言實
尒世尊佛種種呵責已告諸比丘今
爲諸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
若比丘於僧房中强牽比丘出波逸
提六群比丘既不得自牽便使守園
人沙弥牽出諸比丘見問言佛不制
牽比丘出僧房耶答言我不自牽諸
比丘言自牽使人有何異以是白
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問六群比丘
汝實尒不答言實尒世尊佛種種呵
責已告諸比丘從今是戒應如是說
若比丘於僧房中牽比丘出若自牽
若使人牽波逸提有病比丘在房欲
出庭中不能起居語諸比丘若扶長
老牽我出房諸比丘言佛不聽我牽
比丘出房復有比丘浴室中浴熱悶
倒地諸比丘不敢牽出氣絶而死并
以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告諸比
丘若病人須牽出房牽出不犯波逸提
者無有是處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
比丘瞋不喜於僧房中自牽比丘出

若使人喚作是語出去滅去莫此中
住波逸提若於後屋牽至前屋若於
前屋牽出户外若於户外牽至庭中
若於庭中牽出庭外皆波逸提若牽
出其衣鉢突吉羅若牽其所不喜人
來共房住欲令自出若出若不出皆
突吉羅比丘牽比丘尼出突吉羅比
丘尼牽比丘比丘尼出波逸提比丘
比丘尼牽式叉摩那沙彌沙彌尼出
突吉羅式叉摩那沙彌沙彌尼牽五
衆出突吉羅若牽無慚愧人若欲降
伏弟子而牽出者皆不犯十六竟
佛在拘薩羅國與大比丘僧千二百
五十人俱介時諸比丘分卧具或得
房中或得樹下六群比丘至時著衣
持鉢入村乞食食後於四衢道中共
諸居士外道沙門婆羅門論說王事
鬪戰事利害事如是等種種俗事彼
諸人等皆譏呵言我等俗人家事因
緣故在此中有所論說沙門釋子亦
復在此論說俗事與我何異投暮來
還於所住處與守園人諸沙彌輩復
更語說乃至夜闇方覓房舍到一屋

中房先往比丘汝等幾歲答言我若
干歲六群比丘言汝小出去上座應
住諸比丘言長老何意闇来答言我
隨佛後来諸比丘言我亦隨佛後来
我若更索餘房復應惱諸比丘如今
是長老惱亂於我六群比丘便敷卧具
在其中住初夜後夜高聲經唄更相
問難中夜身睡妨諸比丘坐禪行道
諸長老比丘聞種種呵責六群比丘
汝作此惱諸比丘非惜佛法以是事
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問六群比
丘汝實尒不答言實尒世尊佛種種
呵責已告諸比丘今為諸比丘結戒
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諸比丘
先敷卧具竟後来復敷波逸提有諸
比丘先敷卧具竟出六群比丘於
後使白衣復敷卧具諸比丘見問言
汝不聞佛制他敷卧具竟不得復敷
耶答曰我使白衣不違此制諸比丘
言自敷使人有何等異以是白佛佛
以是事集比丘僧問六群比丘汝實
尒不答言實尒世尊佛種種呵責已
告諸比丘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

丘諸比丘先敷卧具者後来者自敷
若使人敷波逸提有諸比丘先敷卧
具竟暫出後来比丘不知復敷卧具
先敷卧具比丘還後敷卧具比丘便
生疑我將不犯波逸提耶以是白佛
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告諸比丘若不
知比丘先敷卧具後来復敷犯波逸
提者無有是處從今是戒應如是說
若比丘知他先敷卧具後来若自敷
若使人敷波逸提尒時大會多比丘
集房舍雖大而閙數少後來比丘無
有住處先敷卧具比丘呼入共住彼
恐犯墮不敢入以是白佛佛以是事
集比丘僧告諸比丘若不相觸惱犯
墮無有是處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
比丘知他先敷卧具後来強自敷若
使人敷作是念若不樂者自當出去
波逸提比丘尼亦如是式叉摩那沙
弥沙弥尼突吉羅 十七竟
佛在舍衛城時一住處有重閣屋有
一比丘止住其上敷尖脚牀常繫其
念坐卧上下初不卒暴時有客比丘
來以上座故轉以與之此比丘身體

卅 伝 秋 菊大 蒋 字二張 尊

重大不一其心頓身牀上縱腳下脫打下比丘頭頭破大喚閣上比丘即下辭謝閣下比丘呵責言先住比丘我初不聞坐起之聲汝云何適來便有是事汝豈不聞世尊讚歎繫念耶諸長老比丘聞即來問之答以上事諸比丘種種呵責以是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問彼比丘汝實尒不答言實尒世尊佛種種呵責已告諸比丘今為諸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僧坐閣上尖腳繩牀木牀用力坐臥波逸提住閣屋應以尖腳牀著下非尖腳者著上若無非尖腳應以大物支若無支應縛橛若無橛應覆著地若不尒而坐臥乃至坐臥一腳尖牀皆波逸提比丘尼亦如是式叉摩那沙彌沙彌尼突吉羅若板覆閣及木簀知必不下蹤不犯 十八竟

佛在拘舍弥國尒時闡陀比丘常出入諸家乃至見其慇懃難相違逆皆如上有主為身作房中說闡陀於是求於屋地得一好處便起高基以甃

薄以草作於四壁極重覆之覆重壁圮
一時崩倒壞押傷殺婆羅門妻彼便
瞋呵言此沙門釋子為欲住壽一劫為欲
為子孫計一兩重覆足以終身何為
過厚致此崩倒復言此輩所用不損
父母自可極意作此惡業無沙門行
破沙門法諸長老比丘聞種種呵責
以是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問闡
陀汝實尒不答言實尒世尊佛種種
呵責已告諸比丘今為諸比丘結戒
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作大房
舍從平地基留窓戶處極令堅牢再
三重覆若過波逸提若至第四重若
草若瓦若板覆一一草瓦板皆波逸
提方便及燒所薦皆突吉羅覆竟波
逸提沙弥突吉羅　十九竟
佛在拘舍弥國尒時闡陀作大房舍
用有虫水澆於溼草亦使人澆優陀
夷用有虫水飲食澆浴諸居士見闡
陀用有虫水澆於溼草從優陀夷索
飲以虫水與之居士語言此水有虫
答言但飲水勿飲虫諸居士言大德
既飲水如何不飲虫便不復答諸居

士譏呵言此等沙門常說慈愍護念衆生而今以虫水澆溼飲食澆浴无憐愍心無沙門行破沙門法諸長老比丘聞種種呵責以是事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問闡陀優陀夷汝等實尒不答言實尒世尊佛種種呵責已告諸比丘今為諸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知水有虫若取澆溼若飲食諸用波逸提有虫水者囊漉所得肉眼所見若澆溼若飲食虫虫波逸提若有虫虫想有虫疑皆波逸提無虫虫想无虫疑皆突吉羅用虫水有内外用内用者飲食之屬外用者澆溼洗浴浣濯之屬比丘尼亦如是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羅若諦視不見囊漉不得不犯竟二十

佛在舍衛城尒時諸比丘不教誡比丘尼不為說法由此故空無所得而反呵罵由汝輩故令佛正法減五百歲使一切人不敬沙門輕賤比丘不加供養時波闍波提比丘尼與五百比丘尼来詣佛所頭面礼足却住一面佛問瞿曇弥頗有上座比丘教誡

比丘尼為說法有所得不荅言無也
世尊由諸比丘不教誡不說法故諸
比丘尼空無所得而反呵罵由汝輩
故令佛正法減五百歲衆人不復恭
敬供養沙門於是世尊為比丘尼種
種說法示教利喜已還遝所住佛以
是事集比丘僧問諸比丘汝等上座
實不教誡比丘尼不為說法而反呵
罵不荅言實尒世尊佛種種呵責已
告諸比丘不應如是呵罵犯者突吉
羅從今諸比丘應教誡比丘尼應為
說法於是諸比丘便教誡比丘尼為
說法即有所得後六群比丘亦往比
丘尼住處語言諸姊妹集我當教誡
說法諸比丘尼即集一處六群比丘
便為說婬欲麁惡語諸比丘尼中有
得諸禪解脫三昧正受者皆不聽受
時六群比丘尼咸讚歎言此諸比丘
善能教誡無復過者於是波闍波提
比丘尼復與五百比丘尼往到佛所
佛問瞿曇弥諸比丘教誡比丘尼為
說法不荅言有諸比丘教誡比丘尼
為說法多有所得復有六群比丘来

令比丘尼集去當教誡又說婬欲麁
惡語六群比丘尼讚以為善無復過
者佛為諸比丘尼說法已遣還所住
以是事集比丘僧問六群比丘汝等
實尒不答言實尒世尊佛種種呵責
已告諸比丘若僧不差教誡比丘尼
而教誡者波逸提時六群比丘便出
界場自共相差教誡比丘尼便往比
丘尼住處語言僧今差我來教誡汝
諸比丘尼如上集一處六群比丘復
為說麁惡語乃至波闍波提比丘尼
往到佛所遣還所住亦如上說佛以
是事集比丘僧問六群比丘汝等實
出界場自共相差教誡比丘尼不答
言實尒世尊佛種種呵責已告諸比
丘比丘成就十法僧應差教誡比丘
尼何等為十一者戒成就威儀成就
恒畏小罪二者多聞誦能了達知佛
所說初中後善善義善味具足淸白
梵行之相三者善能誦解二部戒律
四者善能言說暢理分明五者族姓
出家諸根殊特六者於佛法中未曾
穢濁七者舉止安詳身無傾邪被服

法衣淨潔齊整八者為比丘尼衆之所敬重九者能隨順説法示教利喜十者滿二十歲若過二十有五法不應差若已差應捨一者所誦經戒而悲忘失二者諸根不具三者多欲四者現為惡相五者數比丘尼親近惡人令為諸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説若比丘僧不差教誡比丘尼波逸提不差者不白二羯磨差教誡者説八敬法若不差教誡比丘尼語語波逸提教誡式叉摩那沙弥尼突吉羅沙弥突吉羅 二十一丸

五分律卷第六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

五分律卷第七　彌沙塞　善

宋罽賓三藏佛陀什共竺道生等譯

第一分之五第二十二事

佛在舍衛城尒時諸比丘次第教誡比丘尼語比丘尼言明日般陁比丘次教誡汝汝當就彼聽受法教作是語已還到所住語般陁汝明日應教誡比丘尼長老般陁明日食時著衣持鉢入城乞食食後還歸掃除內外取清淨水辦手脚巾露地敷座自取繩牀於邊坐禪時諸比丘尼到般陁所頭面礼足就座而坐於是般陁問諸比丘尼曾聞八敬法不荅言曾聞復語姉妹更聽一者比丘尼眾半月應從比丘眾乞教誡人二者比丘尼眾安居時要當依比丘僧眾三者比丘尼自恣時應白二羯磨遣三比丘尼從比丘眾請見聞疑罪四者式叉摩那二歲學六法已應於二部眾求受具足戒五者比丘尼不得罵比丘不得於白衣家道說比丘若犯戒若犯威儀若邪見若邪命六者比丘尼不

得舉比丘罪而比丘得呵責比丘尼
七者比丘尼犯麁罪應在二部僧中
求半月行摩那埵行摩那埵已次阿
浮呵那懺在二十比丘二十比丘尼
衆中出罪八者比丘尼雖先受具戒
百歲故應礼新受大戒比丘說此八
敬法已即說偈言

欲得好心莫放逸　聖人善法當勤學
若有智慧一心人　乃能無復憂愁患

說此偈已閉目正坐時諸比丘尼竊
相語言此比丘雖知此一偈去何當
能教誡我等般陀聞已作是念此諸
比丘尼輕賤於我於是踊在虛空現
分一身作無量身還合爲一石壁皆
過履水如地入地如水或現半身或
現全身或身上出烟身下火然或身
上火然身下出烟或身上出水身下
出火或身上出火身下出水或坐臥
空中如鳥飛翔或手捫日月或身平
立至梵自在現神變已還坐本處說
偈如前諸比丘尼見此神變心大歡
喜白言大德願更以神足教化於是
般陀東踊西沒西踊東沒餘方亦尒

作如是種種神變然後還坐復說上
偈乃至曰沒然後捨去時諸比丘尼
暮至城門城門已閉扣門索入守門
者問汝是誰答言是比丘尼守門者
問夜何處來答言尊者般陁教誡我
等是以還晚守門者言可還本來處
正使王來亦不敢開諸比丘尼既不
得入或在門下或在壍邊或依樹下夜
為蚊虻風塵所惱明日門開最在前
入時諸居士自相問言此諸比丘尼
開晨先入從何處來或有人言正當
是求男子還耳諸不信樂佛法者種
種呵責言我等白衣不修梵行汝比
丘尼亦復如是空剃此頭著壞色衣
諸長老比丘聞呵責般陁云何教誡
比丘尼乃至曰沒以是白佛佛以是
事集比丘僧問般陁言汝實尒不答
言實尒世尊佛種種呵責已告諸比
丘今為諸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
是說若比丘僧差教誡比丘尼至日
沒波逸提僧差者白二羯磨差若比
丘僧已差應語比丘尼姊妹若無難
時當教誡難時不得教誡若就比丘

尼住處教誡應語汝等敷座我當往
若不得往應在所住處掃灑如前應
將大比丘爲伴量無然後獨往爲說
八敬法已若日早能更說餘法亦善
應籌量日早晚要使及日得至所住
若說法竟應前去者便去若有恐怖
處比丘應送比丘尼至所在若比丘
教誡比丘尼至日沒語語波逸提沙
弥突吉羅　二十二竟

佛在舍衛城尓時諸比丘次第教誡
比丘尼比丘尼皆得諸禪解脫三昧
正受時六群比丘僧不差亦往教誡
但說麁惡不善之語諸長老比丘尼
黙然不聽六群比丘尼讚言善哉无
過是者於是波闍波提比丘尼與五
百比丘尼俱往到佛所以是白佛佛
以是事集比丘僧問六群比丘汝實
尓不答言實尓世尊佛種種呵責已
告諸比丘令爲諸比丘結戒從今是
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入比丘尼住處
波逸提時諸比丘有因緣事塔事僧
事私事應入比丘尼住處慚愧不敢
不知云何以是白佛佛以是事集比

丘僧告諸比丘若不為教誡因緣不
聽入從令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僧
不差以教誡因緣入比丘尼住處波
逸提有諸比丘僧雖差猶慚愧不敢
入諸比丘尼無教誡故空無所得以
是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告諸比
丘僧所差比丘聽入從令是戒應如
是說若比丘僧不差為教誡故入比
丘尼住處波逸提尒時跋陀比丘尼
病遣信白舍利弗願大德來為我作
寂後說法舍利弗言佛不聽僧不差
為教誡故入比丘尼住處以是白佛
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告諸比丘聽僧
不差為病比丘尼說法從令是戒應
如是說若比丘僧不差為教誡故入
比丘尼住處除因緣波逸提因緣者
比丘尼病是名因緣若僧不差為教
誡故入比丘尼住處隨入多少步步
波逸提若一脚入門突吉羅沙弥突
吉羅 二十三竟

佛在舍衛城尒時諸上座比丘次第
教誡比丘尼諸比丘尼或別請供養
或以鉢囊或以腰繩或以燈油衣食

湯藥而用布施時六群比丘見已語
諸比丘可差我等為教誡人諸比丘
言如佛所說成就十法汝等無有去
何求差六群比丘便作是語諸比丘
為供養利故教誡比丘尼諸比丘種
種呵責以是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
僧問六群比丘汝實尒不答言實尒
世尊佛種種呵責已告諸比丘今為
諸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
比丘作是語諸比丘為供養利故教
誡比丘尼波逸提若言為供養利故
教誡比丘尼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
突吉羅若言比丘行十二頭陀坐禪·
誦經作諸功德皆為供養利故語語
突吉羅沙弥沙弥尼突吉羅 二十四竟
佛在舍衛城尒時諸比丘與比丘尼
獨屏處坐遂生染著不樂梵行或有
反俗或作外道諸居士見皆譏呵言
此等沙門與比丘尼獨屏處坐正似
白衣對於婬女食人信施而為此事
無沙門行破沙門法諸長老比丘聞
種種呵責以是白佛佛以是事集比
丘僧問彼比丘汝實尒不答言實尒

世尊佛種種呵責已告諸比丘今為
諸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説若
比丘與比丘尼獨屏處坐波逸提與
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獨屏處坐亦如是
沙弥突吉羅若衆多比丘比丘尼共坐
若諸難起須與獨屏處坐皆不犯竟二十五
佛在舍衛城尒時有一阿練若比丘
往阿練若處初不親近一切道俗彼
比丘晨朝著衣持鉢入村乞食道逢
二比丘尼一比丘尼語一比丘尼言
我今欲與此比丘相識汝能同不荅
言甚善比丘既至便為作礼比丘默
然不與共語二比丘尼復共議言今
此比丘不欲道中與我相識當共至
其住處礼拜問訊二比丘尼明朝早
往至比丘所礼拜問訊一礼二礼皆
不共語至第三礼乃言老壽二比丘
尼礼竟而去彼比丘後復入村乞食
二比丘尼於巷中見礼拜問訊乃共
語言二比丘尼便以片衣段及染色
縱布施比丘比丘受之白言大德疲
極至我住處小息然後乞食即便往
息息已臨欲乞食比丘尼復言此有

羹醬若得食已可還此食比丘復受
其語得食持還如是非一或比丘乞
食前還待食持比丘尼或比丘乞食前
還待比丘遂至他家更相讚歎彼比
丘後得一好衣便生諂曲心作是念
我今當以此衣與彼比丘尼彼必不
受我幸可得惠施之厚作是念已先
於諸比丘前讚彼比丘尼言某甲比
丘尼族姓出家信心堅正少欲知足
諸比丘言夫出家者應當如是讚已
持衣與彼比丘尼比丘尼即便受之
失本所畜心懷惱恨還語諸比丘某
比丘尼信心淺薄多欲無厭諸比丘
言汝向說某少欲知足今何以故復
說如此具以上答諸比丘種種呵責
云何心不捨物以施人量其不受
虛證人惑以事白佛佛以是事集比
丘僧問彼比丘汝實爾不答言實爾
世尊佛種種呵責汝豈不聞我讚歎
捨物與人然後得大功德耶汝今云
何心不捨物而詐與人呵已告諸比
丘今為諸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
是說若比丘與比丘尼衣波逸提時

言比丘有親里比丘尼衣服臥具悉壞廢弊疾病醫藥亦不能得諸比丘作是念若世尊聽我與親里比丘尼衣物者當無此苦以是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告諸比丘今聽諸比丘與親里比丘尼衣物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與非親里比丘尼衣波逸提尒時舍衛城二部僧得已成衣即共分之或比丘得比丘尼所宜者或比丘尼得比丘所宜著欲共貿易而不敢以是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告諸比丘今聽諸比丘與比丘尼貿衣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與非親里比丘尼衣除貿易波逸提若與破戒邪見親里比丘尼衣突吉羅若與非親里式叉摩那沙弥尼衣突吉羅沙弥突吉羅若為料理功業事若為善說經法或為多誦經戒與衣皆不犯　一十六竟

佛在舍衛城尒時有一少知識比丘尼得未成衣不知自作語諸比丘尼言我不知作衣願為作之諸比丘尼言姊妹我多事不得作可往比丘衆

中間有悕慇心者必為汝作即往比丘眾中言我少知識得此衣成衣不知自作誰為我成諸比丘答亦如上復詣長老優陀夷白之如上優陀夷言我能作耳莫數數來催隨我意作當為汝作答言隨長老意於是優陀夷取衣裁縫經時不得彼比丘尼來催即還所住優陀夷於後以種種色綖在中葉上繡作男女交會時像成已呼比丘尼還即來取之優陀夷語言未可舒視亦莫示人波闍波提比丘尼往詣佛所時於都路頭然後舒披彼比丘尼得衣持去竟不舒視亦不示人波闍波提比丘尼至佛所時乃於都路頭披路人見之無不撫掌大笑共相語言此比丘尼乃能如是巧繡作所欲像自著衣上彼比丘尼甚大羞恥即還所住波闍波提比丘尼卷疊此衣持到佛所舒以白佛唯願世尊視此所作佛為瞿曇彌說種種法已遣還所住以此事集比丘僧問優

陀夷汝實介不答言實介世尊佛種
種呵責汝愚癡人去何作此汙辱人
衣呵已告諸比丘令為諸比丘結戒
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為比丘
尼作衣波逸提有諸比丘有親里比
丘尼衣服敗壞乞得衣段而不知作
諸比丘作是念若世尊聽我與親里
比丘尼作衣者當無此苦以是白佛
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告諸比丘令聽
諸比丘為親里比丘尼作衣從今是
戒應如是說若比丘與非親里比丘
尼作衣波逸提比丘為非親里比丘
尼取衣時突吉羅割截時染時皆
波逸提縫時鍼鍼波逸提餘如與衣
中說 二十七竟
佛在舍衛城介時諸比丘於摩竭提
國與諸比丘尼人間遊行或一比丘
與一比丘尼俱乃至衆多或渡深水
或上高坂更相見形生染著心不復
樂修梵行遂至反俗或作外道諸白
衣見便譏呵言此輩沙門如人將婦
及婦女行種種譏呵如上獨屏處坐
中說諸長老比丘聞種種呵責以是

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問諸比丘汝實尒不答言實尒世尊佛種種呵責已告諸比丘今為諸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與比丘尼共道行波逸提有諸比丘與衆多伴共道行見諸比丘尼亦行此路便作是念我等將無犯波逸提以是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告諸比丘若先不共期犯波逸提無有是處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與比丘尼先期共道行波逸提有諸比丘與比丘尼先期共道行後不敢去或兩相避以先期致疑以是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告諸比丘若先與比丘尼期共道行若不去若兩相避犯波逸提無有是處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與比丘尼先期共道行從此聚落到彼聚落波逸提尒時有一比丘尼於險路中見一比丘呼言大德速來共同道去彼比丘便往語言姊妹佛制不聽與比丘尼共道行比丘尼言此路險難而我女弱依怙大德尒乃得過答之如前比丘便去比丘尼於後為

賊剥脱裸形大喚言賊剥我賊剥我
彼比丘遥聞到所住處向諸比丘說
諸比丘將至佛所以是白佛佛以是
事集比丘僧告諸比丘令聽諸比丘
若險難處有疑畏處與比丘尼共道
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與比
丘尼先期共道行從此聚落到彼聚
落除因緣波逸提因緣者若多伴有
疑畏處是名因緣若比丘與比丘尼
先期共道行無聚落處半由旬波逸
提若與式叉摩那沙弥尼先期共道
行亦如是沙弥突吉羅 二十八竟
佛在舍衛城尒時諸比丘於摩竭提
國與諸比丘尼共舡遊行或一比丘
與一比丘尼共舡乃至衆多上下舡
時相見形體白衣譏呵諸長老比丘
聞乃至佛告諸比丘皆如上共道行
中說令為諸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
如是說若比丘與比丘尼先期共舡
行波逸提有一比丘尼在阿夷羅河
邊待舡欲渡後有一比丘來比丘尼
語言大德此間險難可共俱渡比丘
荅言佛制不聽我等與比丘尼共載

一舡師復言但僕上舡各在一頭比丘不聽比丘尼言若不得者大德先渡比丘即在前渡舡未到岸比丘尼被剥赤肉舡師見之便譏呵言汝等同共出家不能相護況於餘人無沙門行破沙門法彼比丘還到僧坊向諸比丘說諸比丘將到佛所以是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問彼比丘汝實尒不荅言實尒世尊佛種種呵責汝愚癡人去何捨比丘尼使賊剥脫呵已告諸比丘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與比丘尼先期共舡行若上水若下水除直渡波逸提餘如共道行中說 二十九竟

佛在王舍城尒時難陁跋陁食比丘尼所讃歎食諸比丘見種種呵責時舍利弗目揵連遊行人間到王舍城有一居士聞二人来便出迎之頭面礼足却坐一面為說妙法示教利喜居士即請明日作客比丘食黙然受之居士即還其家辦種種飲食敷好坐具舍利弗目揵連至時著衣持鉢往到其舍舍利弗在前欲入偷羅難陁

比丘尼先在此家聞其語聲即往不入彼比丘尼見辦種種飲食敷好坐具問言為欲請王為是婚姻荅言今不請王亦非婚姻欲供養尊者舍利弗大目揵連耳比丘尼言云何不請大龍而供養此小德比丘居士問言誰是大龍荅言六群比丘又言若欲請族姓出家行頭陀四念處乃至八聖道分須陀洹乃至阿羅漢比丘欲求好聲好見生天解脫現世富貴當供養六群比丘如是讚歎已默然而住舍利弗目揵連然後乃入彼比丘尼前問訊言善哉尊者可就此坐復語居士言善哉居士汝今大得福利請如是大龍比丘居士便呵言汝向言小德今言大龍作此反覆如何無恥從今已去莫入我家我亦不復供養於汝於是居士手自下食食竟行水取小牀於二比丘前坐為說妙法已從坐起去還向佛所佛遙見便語言善來舍利弗目揵連從何處食客比丘食荅言世尊向到一居士家有一比丘尼或見名為小德或見名為

大龍佛問所說何等具以事答佛以
是事集比丘僧問六群比丘汝等實
食比丘尼讚歎食不答言實尒世尊
佛種種呵責已告諸比丘令爲諸比
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
食比丘尼讚歎食波逸提有諸比丘
尼於屏處讚歎比丘食後乃知便生慙
愧我將無犯波逸提耶以是白佛佛以
是事集比丘僧告諸比丘若不知比
丘尼讚歎得食食犯波逸提者無有
是處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知
比丘尼讚歎得食食波逸提尒時有
一家請五百比丘食其家先所供養
比丘尼作是言與諸比丘食莫使失
時諸比丘聞便生慙愧不敢復食還
以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告諸比
丘若比丘尼先不讚歎臨食時作是
語好與諸比丘食比丘食此食犯波
逸提者無有是處從今是戒應如是
說若比丘知比丘尼讚歎因緣得食
食除檀越先發心作波逸提讚歎者
讚歎得過人法若式叉摩那沙弥沙
弥尼比丘讚歎因緣得食食突吉羅

沙弥突吉羅 三十竟

佛在王舍城時有一大臣常供養佛及比丘僧有一貧人見作是念今此大臣得大善利乃能如此供佛及僧若我有物亦當如是復作是念我今无物正當傭賃以用供養即便客作日食一食留一食分主人問言汝何以留一食分荅言我且留之後當并取如是經時知所得已足語主人言可盡以作直為我辦種種食具主人問言汝今貧窮云何盡以作直頓辦種種飲食之具荅言我見王舍大臣常請佛及僧種種供養我作是願亦當如是是以客作欲遂此意今計作直足一供養所以於今頓辦食具主人聞之生希有心如是貧人苦身傭賃得少財物尚用供養況我財富發心之頃飲食已具而不能為即塵數倍使其任意辦衆甘美於時作人即持財物來詣佛所供辦極世殊味飲食緣其意至鬼神來助傭忽之須自然都辦正遇節日多饒供養衆人競來請就家食諸比丘共相語言今日

貧人竭力作會人人皆當為之稍食
雖相語語所食極少而請處多遂至
飽滿時彼貧人食具已辦唱言時到
於是諸比丘皆集就坐唯佛住房時
彼貧人手自斟酌歡喜下食比丘雖
受所食甚少貧人作是念諸比丘為
是愍我貧窮恐食不足為是食惡不
可進耶即以問之諸比丘中少慚愧
者答言恐汝食少故於餘家處處先
食貧人恨言云何先受我請而餘家食
我本肆力期盡供養今諸大德雖不
能敢願隨意持去勿令有餘諸比丘
聞已便復強食然猶不盡所供之半
衆僧食訖貧人復作是念我強勸僧
食故當不得罪耶以是白佛佛言善
哉貧士汝能見人作福傭力募及雖
受人身生天因緣皆已具足從汝發
心欲供養佛及僧已來隨晝皆得無
量功德正使衆僧不食一粒於汝功
德無不具足汝今當復得現世報貧
人聞已歡喜踊躍佛更為說種種妙
法即於坐上遠塵離垢得法眼淨彼
見法已受三自歸奉持五戒從坐起

頭面礼足右繞而退
尒時有五百賈客從優禪那國来道路逈絶絶粮三日前遣馬使募求熟食適語人言我等五百賈客從優禪那國来絶粮三日故先遣我求諸熟食若有熟者不計價直城中人言此間無有唯一貧人於僧坊設會大有餘長汝往求之必得無疑於是彼使即便馳往具以情告貧人答言我今設食不為財利但當速来莫論價直使人聞之出非本望歡喜還報須臾俱至咸言速與我食當厚相報答亦如初即便下食既飽滿已借問餘人此人有何事業乃能如此種種施設有人具以事答衆賈聞已倍增希有即敍百千兩金以酬其施又復借問此城某甲令為在不答言已死又問彼有子孫不答言向之施主即是其子諸賈客等聞之依然語貧人言汝父是我等師又與百千兩金以敦舊情王舍大臣及所債主聞見此事益懷歡喜復各送百千兩金以結新好即日瓶沙王復拜為大臣一日之中

蔚然富貴國人号爲忽起長者諸比
丘以是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問
諸比丘汝等實受人請而先食他食
不答言實尒世尊佛種種呵責汝愚
癡人云何已受人請而先食他食呵
已告諸比丘令爲諸比丘結戒從今
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數數食波逸
提尒時畢陵伽婆蹉等八十比丘皆
得重病不能頓食以是白佛佛以是
事集比丘僧告諸比丘令聽病比丘
數數食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
數數食除因緣波逸提因緣者病時
是名因緣

尒時世尊聽諸比丘受迦絺那衣不
犯五事諸比丘作是念爲是衣時不
犯數食衣竟亦不犯耶以是白佛佛
以是事集比丘僧告諸比丘衣時不
犯過衣時犯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
比丘數數食除因緣波逸提因緣者
病時衣時是名因緣有諸白衣知比丘
不得數食作是念我當作方便爲諸
比丘作衣比丘來受并得供養即便
作衣請諸比丘諸比丘言我等不得

食但與我衣諸白衣言大德若受我
食乃當與衣諸比丘作是念世尊若
聽我以施衣敎數食者可不乏衣以
是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告諸比
丘今聽諸比丘爲施衣數數食從今
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數數食除因
緣波逸提因緣者病時衣時施衣時
是名因緣尒時阿難詣長者家長者
家設諸飲食阿難忘先受請便受彼
食無食乃憶語主人言可還攝食我
先受請不待復食長者恨言去何已
受我食而忽中悔於是阿難馳還白
佛佛言若有如是因緣應先心施作
是念我請分與某甲比丘然後可食
若不念施人而食突吉羅尒時或有
前請後設食或有後請前設食諸比
丘不知云何以是白佛佛言請時應
語言隨前設食者當食數數食者先
受他請後於餘處食是名數數食比
丘尼亦如是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
突吉羅若僧羿塞若別房食若白衣
來受八戒設供養若常食不犯 三十一竟
佛在王舍城尒時調達爲求援助故

教化諸居士或令一家請四僧或五
或十諸長老比丘呵責受請比丘言
云何為援助調達故受別請衆食以
是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問諸比
丘汝實受調達別請衆食不答言實
尒世尊佛種種呵責已告諸比丘今
為諸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
若比丘受別請衆食波逸提
有病比丘羸病乞食其患增甚諸居
士語言莫羸病乞可就我食答言世
尊結戒不聽我等受別請衆食若以
供養衆僧我等便自得分諸居士言
我等家貧不能得廣正可力辦供養
病者大德若須便可來取諸比丘不
知云何以是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
僧告諸比丘今聽病比丘受別請衆
食衣時施衣時如數數食中說從今
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受別請衆食
除因緣波逸提因緣者病時衣時施
衣時是名因緣有諸比丘欲作衣為
乞食故衣不即成妨廢行道作是念
若作衣時佛聽我受別請衆食者衣
得速成不廢行道以是白佛佛以是

事集比丘僧告諸比丘今聽諸比丘
作衣時受別請衆食從今是戒應如
是說若比丘受別請衆食除因緣波
逸提因緣者病時衣時施衣時作衣
時是名因緣有諸比丘共伴行到一
聚落語諸伴言我等入村乞食可小
見待荅言不須乞食我當捐與比丘
言世尊不聽我等受別請衆食遂入
村乞諸伴捨去比丘乞食已不復及
伴被賊赤肉諸比丘作是念世尊若
聽我行路時受別請衆食者不遭此
難有諸比丘寄載人舡至時乞食舡
主捨去致諸苦難亦復如上皆以白
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告諸比丘從今
聽諸比丘行路時舡上行時受別請
衆食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受
別請衆食除因緣波逸提因緣者病
時衣時施衣時作衣時行路時舡上
行時是名因緣諸佛常法歲二大會
春夏末月諸方比丘皆來問訊以衆
多故次請甚疎乞食難得諸比丘作
是念若世尊聽我等大會時受別請
衆食者不致此苦以是白佛佛以是

事集比丘僧告諸比丘令聽諸比丘
大會時受別請衆食從今是戒應
如是說若比丘受別請衆食除因緣
波逸提因緣者病時衣時施衣時作
衣時行路時船上行時大會時是名
因緣尒時瓶沙王弟名曰迦留事一
種道而年年普請九十六種沙門作
一大會聞釋子沙門不受別請衆食
而力不得能廣及衆僧以闕無佛道
沙門故愁憂不樂作是念我當云何
致沙門釋子唯當委王然後可果便
以白王王以是事即出詣佛具說弟
之情願王去後佛以是事集比丘僧
告諸比丘今聽諸比丘沙門會時受
別請衆食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
丘受別請衆食除因緣波逸提因緣
者病時衣時施衣時作衣時行路時
船上行時大會時沙門會時是名因
緣別請衆食者若於衆中別請四人
已上是名別請衆食比丘尼亦如是
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羅若始
受別請衆食既往而分言受異請不
復成衆不犯 三十二竟

佛在王舍城尒時諸處飢饉乞食難
得一切比丘盡集王舍城四遠人言
我等先時朝暮見諸比丘今何以斷
絶不復見之有人言此間乞食難得
悉往王舍城是以不見諸人言我等
寧可建立小屋日作一比丘一宿一
食若無來食者便當聚集俟後來衆
即便作之時有一家恒作美食六群
比丘遊行人閒常住其家餘諸比丘
都不復得語居士言汝為僧故作一
宿食如何使我不得一豫居士荅言
我本為僧作此處所而六群比丘住
不肯去使我不復得見餘僧此是彼
過非是我咎諸長老比丘聞種種呵
責六群比丘以事白佛佛以是事集
比丘僧問六群比丘汝等實尒不荅
言實尒世尊佛種種呵責已告諸比
丘今為諸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
是說若比丘施一食處過一食者波
逸提時舍利弗得風病到一食處食
一食已便欲餘行諸比丘言長老疾
患不須餘行我等當以食分相供養
荅言世尊不聽一宿處過一食有諸

居士聞舍利弗疾患亦共請往荅亦如初於是舍利弗牽病而去諸比丘作是念若世尊聽病比丘於一食處過一食者便無此苦以是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告諸比丘今聽諸病比丘於一食處過一食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無病施一食處過一食波逸提施一食處衆多比丘暮同時至若檀越施非時漿若塗足油聽次第受明日隨次受食若無則止一食已應去若檀越留聽住若去已有緣事宜還當白主人主人聽住則住不聽應去若後來比丘應得一食食有餘應與主人所留比丘若比丘來而一食處多諸比丘應分張住若親里家過一食突吉羅比丘尼亦如是式叉摩那沙彌沙彌尼突吉羅若有諸難不得去不犯 三十三竟

佛在王舍城時有女人欲還夫家辦種種餅以為道粮有一比丘次第乞食往到其舍女問言欲須何等荅言須食復問能噉德闍尼不荅言能即取鉢盛種種餅與之彼比丘得已語

餘比丘言某甲家多有美食汝可往
乞諸比丘聞皆往從乞所有熟食施
之都盡時彼夫家遣人催之答言貲
粮未辦復作種種食如是至三比丘
來乞皆盡與之夫家三催答皆如初
便大瞋忿謂有異意遣使報言我已
更求婚不復用汝聟女於是女家咸
瞋恨言由沙門釋子使我女寡復種
種罵詈醜言溢口隣人語言他薄汝
女何預沙門即具以答不信樂佛法
者咸皆言快由敬沙門致有此事若
復親近動當過是尒時復有賈客
主語諸賈人言可辦資粮某日最吉當
共發去即皆備辦種種飲食有一比
丘次第乞食到一賈人家賈人問言
欲須何等答言須食問能食餅麨不
答言能即取鉢盛滿與之比丘得已語
諸比丘言某甲家多有美飲食汝可
往乞諸比丘皆往悉得粮食遂盡賈
客主言吉日今到應共發去此賈人
言粮食未辦賈客主言我先宣令備
辦粮食何故於今方言未辦答言沙
門來乞與之悉盡賈客主言今是吉

日不得不發我便先去汝可後來於是便發後還安隱大得百利彼一賈人後去遭賊失物蕩盡便啼哭言由沙門釋子遭此窮厄戝問言我棄汝物何以怨人具以事答諸戝聞已復語之言汝親近沙門正應打殺正應棄物若復有親近者亦當如是諸長老比丘聞種種呵責以是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問諸比丘汝等實尒不答言實尒世尊佛種種呵責巳告諸比丘今為諸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到白衣家自恣多與飲食若餅若麨若須二三鉢應受過是受者波逸提有諸病比丘入村乞食有一居士自恣多與過二三鉢不敢復受以是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告諸比丘今聽病比丘過二三鉢受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到白衣家自恣多與飲食若餅若麨若須二三鉢應受若無病過是受者波逸提有諸比丘就請家食食已復從主人索食持去諸比丘以是白佛佛言若就請家食不得更索持去若不就

請家食聽持去有諸比丘受二三鉢持去已不與諸比丘共食以是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告諸比丘應與諸比丘共食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到白衣家自恣多與飲食若餅若麨若不住其家食須二三鉢應受出外與餘比丘共食若無病過是受及不與餘比丘共食波逸提自恣與食者來輒與若比丘第一鉢受還應語餘比丘我已某家受一鉢餘二鉢在須者往取若第二鉢受應言我已某家受二鉢餘一鉢在須者往取若第三鉢受應言我已某家受三鉢食莫復往取若不宜語突吉羅比丘尼亦如是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羅 三十四竟

佛在王舍城尒時諸處飢饉乞求難得諸比丘盡還王舍城王舍城諸居士聞諸比丘僧有幾人食有幾許答言僧有若干食有尒許時諸居士共作議言我等當為諸比丘隨力作食於是或有一人作一比丘食乃至十比丘食或有二人乃至十人共作一

比丘食乃至十比丘食辦食具已諸
居士主復作是念我等雖復隨力作
食食一人十人必不周普今當斂物
普為作食若不足者我當足之即便
斂取其中有貧窮者雖心無惜而无
好米隨家所有豆麦之屬以充此斂
彼居士主即差次作之飲食麁惡老
病比丘皆不飲食持與乞人或與外
道更往知識家食諸居士知便譏呵
言我等減割身口妻子之分種福田
中云何比丘薄我此食用乞乞人及
諸外道更求美味此背本求解脫離
老病死如何於今反求美好無沙門
行破沙門法時跋難陀主人次至監
食跋難陀眾中食已復就其家索美
好食彼人問言大德向不在眾中食
耶荅言在眾中食恐檀越失別施福
是以更來彼人便譏呵言今世飢儉
衆人罄竭共作衆食云何薄此更求
美好諸比丘聞種種呵責以是白佛
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問跋難陀汝實
尒不荅言實尒世尊佛種種呵責已
告諸比丘今為諸比丘結戒從今是

戒應如是說若比丘食竟更食波逸
提介時畢陵伽婆蹉等八十比丘得
病諸比丘為其請食食不盡棄著房
前諸居士見問言此是何等食答言
是病比丘殘食諸居士言何不少取
答言諸病比丘或有多食或有少食
我等所以不得少取居士復言今世
飢儉以一粒施乃可生天云何棄之
而不惠施或復有言此輩沙門穿棄
于地不以施人我等既已施僧一粒
墮地便謂大罪如何比丘不惜此物
諸長老比丘聞種種呵責以是白佛
佛問阿難頗有人能食此食不答言
看病比丘為請此食而其自食初不
充足欲噉此殘食而復不敢佛以是
事集比丘僧告諸比丘今聽諸比丘
食病比丘殘食介時王舍城衆僧食
竟有比丘於外得食持還諸比丘不
知云何以是白佛佛言可以此食與
病比丘即便與之病比丘言此食增
病我等不須以是白佛佛言聽諸比
丘於病比丘人邊作殘食法食介時
王舍城衆僧食竟起去復有比丘於

外得食持還病比丘已老不知云何
復以白佛佛言應在食未竟比丘邊
作殘食法食若無應在未食比丘邊
作若寺中無未食比丘應近處覓若
近處復不得者與應受具足戒沙彌
速受戒然後於是人邊作殘食法食佛
以是事集比丘僧告諸比丘從今是
戒應如是說若比丘食竟不作殘食
法食波逸提有比丘晨朝請諸比丘
作小食與時飲佉陁尼食餘陁尼食
諸比丘謂已是足食不敢復食以是白
佛佛言此不名為足食有五種食名
為足食飯乾飯餅麨魚肉於此五食
一一食中有五事名為足食一者有
食二者授與三者受戢四者不復受
益五者身離本處若離本處已更得
時食飯餅不作殘食法食口口波逸
提諸比丘不知作殘食法白佛佛言
持食著鉢中手擎偏袒右肩右膝著
地作是言長老一心念我某甲食已
足為我作殘食法彼比丘為取鉢問
言是食與我耶答言與便為食少許
餘殘還之若都不食但取已還之語

言此是我殘與汝亦名殘食比丘尼亦如是式叉摩那沙彌沙彌尼突吉羅 三十五竟

佛在王舍城尒時有二比丘共為親友一人聰明一人闇鈍其闇鈍者數數犯惡其聰明者恒語其罪教令悔過其闇鈍者心轉懷忿作是念我今亦當伺其過罪伺之不得便於彼食竟以不作殘食呼令食之彼比丘以親厚故都不懷疑即便為食食已語言汝食非殘食犯罪應悔莫不發梵行長夜受苦時彼比丘呵責言我欲益汝故相教呵云何以此見恨陷我於罪諸長老比丘聞種種呵責以是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問彼比丘汝實尒不答言實尒世尊佛種種呵責已告諸比丘今為諸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不作殘食法強勸已食比丘食欲使他犯罪波逸提有比丘足食已諸比丘不知復呼令食彼比丘言我已食竟諸比丘便生疑我故當不犯波逸提耶以是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告諸比丘若不知他

食竟呼食犯波逸提無有是處從今
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知他比丘食
竟不作殘食法強勸令食欲使犯罪
波逸提若勸已食比丘食不作殘食法
食者彼食時口口波逸提比丘尼亦
如是式叉摩那沙彌沙彌尼突吉羅 三十竟
佛在王舍城尒時世尊未制比丘受
食食諸比丘各在知識家不受食食
諸白衣譏呵言我等不喜見此惡人
著割截壞色衣不受食食食
是為不與取尒時大迦葉著糞掃衣
於街巷處處拾棄食而食諸居士見
譏呵言此沙門正似狗趣得食食不
淨可惡云何令彼入我等家諸長老
比丘聞二事已以是白佛佛以是事
集比丘僧先問諸比丘汝等實不受
食食不答言實尒世尊佛種種呵責
已又語迦葉汝雖少欲而為人惡賤
不應食棄去食若食突吉羅告諸比
丘今為諸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
是說若比丘不受食著口中波逸提
時諸比丘為作人作食不敢嘗鹹
或淡作人瞋恨不肯復作以是白佛

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告諸比丘令聽
為作人嘗食但不得咽從今是戒應
如是說若比丘不受食著口中除嘗
食波逸提時諸比丘不受楊枝及水
便不敢嚼及漱口口臭眼闇共人語
時人聞其氣問言大德口何以臭諸
比丘甚著耻便乞受楊枝及水諸人
言汝自嬾取誰為汝惜楊枝及水諸
比丘以是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
告諸比丘今聽不受楊枝及水從今
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不受食著口
中除嘗食楊枝及水波逸提尒時舍
利弗得風病目連往問汝在家時曾
有此病不答云有何方治差答言食
藕於是目連到阿耨達池取藕與之
舍利弗問何處得此答言阿耨達池
又問從誰受答言從龍便不敢食以
是白佛佛言聽從龍受食時大迦葉
從貧家乞食釋提桓因作是念今大
德迦葉從貧家乞我今當作方便使
受我食即於迦葉乞食之次作一貧
窮織師在機上織復化作一女人為
其作緯迦葉從乞即取鉢盛百味飲

食與之迦葉得已作是念此人貧窮
何從得此即入定觀知是帝釋語言
憍尸迦後莫復作遂不敢食以是白
佛佛言今聽諸比丘從天受食尒時
世尊行於迥路暮至曠野鬼村時彼
鬼神見佛歡喜便請佛及僧設明日
供佛默然受之鬼即竟夜作種種飲
食晨朝敷坐請佛及僧佛勑諸比丘
共受彼請即皆就坐鬼神手自下食
諸比丘不敢受以是白佛佛言今聽諸
比丘從鬼受食尒時世尊遊婆羅樹
林時有一獼猴從樹上下取佛鉢欲
持去諸比丘捉不聽佛告比丘聽獼
猴取鉢即持鉢到一樹上取滿鉢蜜
上佛佛見有虫不受獼猴諦視見虫
即便拾去復以上佛佛為受之於是
獼猴歡喜踊躍却行而退佛持此蜜
與諸比丘諸比丘不敢食以是白佛
佛言聽食獼猴授食尒時有販馬人
請佛及僧行水已有人語言火燒馬
屋彼以此不展授食語比丘言可自
取食言已便去諸比丘疑不敢食以
是白佛佛言若無淨人聽諸比丘以

施主語食為受食復有諸白衣遥擲
食與比丘比丘以是白佛佛言不得
受遥擲食有諸老病比丘眼闇受食
時觸淨人手數洗煩勞以是白佛佛
言應受草葉數之以手接邊令食著
上此亦名受諸比丘便廣敷草葉以
是白佛佛言不應廣敷敷齊手所及處
有諸白衣惡賤比丘不肯親授以食
著比丘前地語令自取諸比丘不知
云何以是白佛佛言若施主惡賤不
肯授食亦聽以彼語取為受食有四
種受身授身受物授物受手授手受
教取而受有鹹水比丘不受不敢飲
之以是白佛佛言若不著鹽性鹹聽
不受飲比丘比丘尼亦如是式叉摩那沙
弥沙弥沙弥尼突吉羅　三十七竟

五分律卷第七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

五分律卷第八　彌沙塞　尊

宋罽賓三藏佛陀什共竺道生等譯

初分墮法

佛在王舍城爾時未為比丘制非時食諸比丘於暝夜乞食或墮溝塹或觸女人或遇賊或為惡獸之所傷害食無時節廢修梵行時迦留陀夷著雜色衣面黑眼赤闇中乞食有一懷妊婦人電光中見便大驚喚言毗舍遮毗舍遮迦留陀夷言我是沙門乞食非毗舍遮便苦罵言汝何以不以刀決腹而於暝夜闇中乞食餘沙門婆羅門一食便足汝今云何食無晝夜諸長老比丘聞種種呵責以是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問迦留陀夷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世尊佛種種呵責已告諸比丘今為諸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非時食波逸提爾時有比丘服吐下藥不及時食腹中空悶諸比丘不知云何以是白佛佛言以酥塗身猶故不差佛言以麨塗身猶故不差佛言酥和麨塗

身猶故不差佛言以煖湯㵳洗猶故
不差佛言與煖湯飲猶故不差佛言
以瓮盛肥肉汁坐著中以如此等足
以至曉一切不得過時食非時者從
正中以後至明相未出名為非時若
比丘非時非時想非時疑非時時想
皆波逸提時非時想時疑突吉羅比
丘尼亦如是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
突吉羅　三十八竟

佛在王舍城尒時世尊未為比丘制
食殘宿食彼有神廟是遊戲處衆人
競賷美食就中觀看或經信宿餚饍
豐多諸比丘於彼得食食不能盡房
中殺積無處不有来致蟲鼠穿壞屋
壁諸居士見問言誰積此食有人言
沙門釋子即皆譏呵此禿頭輩唯知
貪受不計損費無沙門行破沙門法
復有一阿練若比丘住阿練若處作
是念日日乞食妨廢行道便并乞種
種食或直尒舉或曝令燥時諸比丘
遊行見之語言世尊不說衣趣蔽形
食趣支身耶何以多積飲食曝曬狼
藉彼比丘言此去村遠日日乞食妨

處行道是以并乞用息煩勞諸比
丘以是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問
彼比丘汝實介不答言實介世尊佛
種種呵責已告諸比丘今為諸比丘
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食
殘宿食波逸提殘宿食者巳受之食
留之經宿名為殘宿食若食此食口
口波夜提比丘尼亦如是式叉摩那
沙弥沙弥尼突吉羅 三十九竟
佛在王舍城介時此國飢饉乞食難
得二十八鬼神將軍來詣佛所頭面
礼足白佛言世尊今世飢饉願佛遊
行人間我等當化衆人使發善心世
尊默然許之時四天王釋提桓因娑
婆世界主梵天王亦來詣佛頭面礼
足却住一面如上白佛佛亦默然許
之於是世尊從王舍城與大比丘僧
千二百五十人俱復有五百比丘尼
五百優婆塞五百優婆夷共遊摩竭
國復有外道男女千人五百乞兒皆
隨佛後求乞殘食世尊所至之處無
不傾竭供養四遠持供來者皆不得
設飲食豐長極有所無諸比丘各以
所食之餘與外道男女及乞食人諸

白衣見便譏呵言沙門釋子得便盡
受食之不盡與諸邪見不如構乳之
人知留殘子或復有言沙門釋子尚
供養外道我等何為而不奉事於是
世尊進至安那頻頭邑時有大婆羅
門名曰沙門以五百乘車重載飲食
逐佛五月餘日未次設供竟未能得
其家追言農時欲過可還附業時婆
羅門到阿難所語阿難言我五百乘
車載諸飲食欲供佛及僧逐佛已來
五月餘日猶未得設家信見追不得
復住欲以食具散布道中令佛及僧
蹈上而過於我宿心便為得遂阿難
答言當白世尊即以白佛佛語阿難
汝可將婆羅門看供食家若有所無
教令作之阿難受教將婆羅門看供
食家見無有粥及油蜜煎餅彼便作
七種粥二種餅晨朝白佛餅粥已辦
佛語阿難汝助下之阿難受教助下
粥餅時有外道母人抱一小女阿難
以其有兒偏與二餅諸外道言此比
丘深著母人偏與二餅復有言當
以其抱兒非偏之謂共諍紛紜遂亂

座席阿難見已心不自安便到佛所
并以前事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
問阿難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世尊佛
種種呵責已告諸比丘今為諸比丘
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與
外道若男若女食波逸提復有諸比
丘與裸形外道食彼裹一餅入王
舍城諸人問言從何處來答言從我
頭居士間来復問裹中何物答言是
蜜煎餅復問從誰得答言諸居士以
沙門釋子為福田沙門釋子復以我
為福田從彼受得諸人便譏呵言沙
門釋子不知節量貪受無猒我等
減割妻子身口之分以用供養乃持
與此邪見惡人若應供養我當供養
何假沙門諸長老比丘聞種種呵責
以此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問諸
比丘汝等實爾不答言實爾世尊佛
種種呵責有衣無衣有何等異種種
呵責已告諸比丘從今是戒應如是
說若比丘與外道裸形若男若女食
波逸提有諸外道食時來乞諸比丘
不敢與便瞋罵言沙門釋子教人布

施而自慳惜何道之有而致信敬請白衣聞亦譏呵言去何沙門恒就人乞而不乞人復有比丘外道親親來乞亦不敢與以是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告諸比丘今聽諸比丘與外道食但莫自手與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自手與外道裸形若男若女食波逸提若外道來乞應以己分一摶別著一處使其自取不應持僧食與若乞乞兒乞狗乞鳥應量己食多少取分然後減以乞之不得取分外爲施沙祢突吉羅若父母是外道自手與不犯 四十竟

佛在王舍城尒時有諸白衣來詣僧坊問諸比丘僧有幾人諸比丘言僧有若干人諸白衣言我等明日盡請衆僧願臨薄食六群比丘語言汝若與我乳酪酥油魚肉者當受汝請諸人荅言當須假貸市買辦之語已各還其家或假貸不果或市買不得明日食具已辦唱言時到衆僧著衣持鉢往詣其家就坐而坐行水下食六群比丘言何以無有乳酪酥油魚肉

荅言假貸不果市買不得六群比丘便倒鉢而去諸白衣咸作是言此等不得美食倒鉢而去為是國王為是大臣夫出家者為求解脫乞食趣足而今云何反著美味無沙門行破沙門法諸長老比丘聞種種呵責以是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問六群比丘汝實尒不荅言實尒世尊佛種種呵責已告諸比丘今為諸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到白衣家求乳酪酥油魚肉者波逸提後諸比丘得諸美食不敢噉或噉已出罪悔過以是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告諸比丘若不索美食自得而敢犯波逸提者無有是處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到諸白衣家求如是美食乳酪酥油魚肉若得噉波逸提有諸病比丘醫教食美食諸比丘言佛不聽我索云何可得作是念佛聽我索此食者病乃得差以是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告諸比丘今聽病比丘索美食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諸家中有如是美食乳酪酥油魚肉若

比丘無病為己索得食者波逸提若為病比丘索若從親里家若知識家索皆不犯沙弥突吉羅 四十一竟

佛在舍衛城尒時跋難陀常受一婆羅門供養後時著衣持鉢往到其家婆羅門不在便與其婦獨坐共語時婆羅門婬欲心發中道而還見跋難陀與婦共語作是念今此比丘說法非行欲時便還出外欲心轉盛須臾復入跋難陀猶故未去復如前念抑制而出須臾復入語其婦言速與比丘食發遣令去勿廢其行道婦知其意不欲令夫違逆從欲答言令比丘徐徐食有何急事如是三反跋難陀猶不肯去婆羅門便語言我等白衣多諸緣事於坐歎時宜近房室汝不知時坐不肯去誰知汝輩修於梵行諸長老比丘聞種種呵責以是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問跋難陀汝實尒不答言實尒世尊佛種種呵責已告諸比丘今為諸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食家中與女人坐波逸提食者男女情共相食坐者

知妨其事而故坐比丘尼亦如是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羅若多人共坐若有障隔若夫婦受八戒日不犯 四十二竟

佛在舍衛城尒時跋難陀常受一婆羅門供養後到其家婆羅門不在與其婦屏處坐婆羅門還語其婦言汝與比丘屏處坐我誠無疑人見必當謂汝作惡損毀沙門辱我門戶復語跋難陀我誠不疑大德大德不當慎此惡名其婦自特好顏色力多兒女力巧致財力便呵夫言我與比丘坐要不累汝汝今不須作此過言婆羅門便大瞋恚責跋難陀言我等白衣尚不與人婦女獨屏處坐汝等沙門及便作此無沙門行破沙門法諸長老比丘聞種種呵責以是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問跋難陀汝實尒不荅言實尒世尊佛種種呵責已告諸比丘今為諸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與女人獨屏處坐波逸提沙弥突吉羅 四十三竟

佛在舍衛城尒時跋難陀常受一婆

羅門供養後到其家婆羅門不在與
其婦露處共坐乃至佛種種呵責皆
如屏處坐中說告諸比丘今為諸比
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
與女人獨露處坐波逸提沙弥突吉
羅 四十四竟

佛在舍衛城介時邊境有事波斯匿
王嚴四種兵欲往討伐六群比丘共
相語言我聞灌頂王征伐之時軍儀
嚴飾我等當見可共往觀便往路
側前鋒軍見皆恚瞋言今日云何見
不吉人我等在家猶見此等於今軍
行復不得免若王不敬信當斷其頭
時王遥見六群比丘亦復不喜即遣
人問諸大德何以在此答言我等聞
灌頂王出軍之時軍容嚴飾未曾所
見故來看耳王作是念誰能以此白
佛復作是念若自不白佛自當知即
以石蜜乾薑寄六群比丘言大德為
我持此奉上世尊致敬無量軍盡之
後當還所住以王所寄奉上於佛白
佛言王致敬無量佛問六群汝何由
見王具以事答佛以是事集比丘僧

種種呵責六群比丘言汝等愚癡所
作非法軍發行時以見沙門為不吉
此必衆軍瞋嫌王恨汝故持物與我
呵已告諸比丘令為諸比丘結戒從
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觀軍發行
波逸提若發心欲觀及作方便已行
步步若見不聞若聞不見皆突吉羅
若聞若見別軍容飾若前若却皆波
逸提比丘尼亦如是式叉摩那沙弥沙
弥尼突吉羅若行路若經行處遇見
不住看不犯 四十五竟
佛在舍衛城尒時異道作是議今波
斯匿王及信法大臣皆不在今無
能與我作鬪我等當共併力於祇洹
中鑿渠通水諸比丘聞之語諸優婆
塞優婆夷言可往白王非是我等力
所能制會王及大臣乙師達多富蘭
那須達多等久不見比丘遣使來迎
諸比丘議言若佛聽我往到軍中者
必不使異道於祇洹中鑿渠通水以
是白佛佛言今聽諸比丘往軍中諸
比丘奉教便受王請到已具以白王
王即有令若有於祇洹中通渠者當

旋誅之然後為諸比丘設種種供養
諸比丘既得餚饍便不復欲還軍人
譏呵言此非阿練若住處我等白衣
不得免此沙門何為復在其中或復
有言此輩比丘不信樂佛法得美食
處便往耳無沙門行破沙門法諸長老
比丘聞種種呵責以是白佛佛以是
事集諸比丘僧問諸比丘汝等實尒
不荅言實尒世尊佛種種呵責已告
諸比丘今為諸比丘結戒從今是戒
應如是說若比丘有因緣到軍中乃
至二三宿若過波逸提雖有因緣若
遣書信得了應遣書信要須自往然
後得往事訖便還不得經宿若不了
應一宿一宿不了應再宿若復不了
應三宿若了不了過三宿波逸提若
事即了不應宿而宿突吉羅比丘尼
亦如是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
羅　四十六竟
佛在舍衛城尒時諸比丘到軍中再
三宿觀軍著仗列陣乃至戰時戰士
見之咸瞋忿言此不吉人已復來此
王若不信樂佛法我當先斷其頭然後

擊賊遂因乱戰射諸比丘多所傷害諸比丘共相負輦還歸所住路人見之亦大忿言如此沙門正應射殺何以無故觀戰陣為無沙門行破沙門法諸長老比丘聞種種呵責以是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問諸比丘汝等實尒不荅言實尒世尊佛種種呵責已告諸比丘今為諸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有因緣到軍中二三宿觀軍陣合戰波逸提若觀鳥獸鬪突吉羅比丘尼亦如是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羅 四十七竟

佛在舍衛城尒時有比丘名阿梨吒生惡邪見言我解佛所說佛說障道法實不障道諸比丘問言汝實作是語我解佛所說佛說障道法實不障道不荅言如是諸比丘復問汝云何作是解荅言此閒有貧多須達多二長者及諸優婆塞皆在五欲為欲所吞為欲所燒令得須陁洹斯陁含阿那含道又諸外道不捨本見於正法出家亦得四沙門果以是故我作是解諸比丘欲令捨此惡邪見故諫言

汝莫作是語莫謗佛莫誣佛佛不作是語應捨是惡邪見佛種種方便呵欲欲說欲如赤骨聚乃至如毒若受五欲為欲所燒欲覺所迷又諸外道不捨本見得四沙門果皆無是處諸比丘如是諫更增邪見堅持不捨諸比丘便到舍利弗所白言大德阿梨吒作是邪見具說如上願哀慜故諫諭令捨舍利弗默然許之即到其所共相問訊却坐一面問言汝實作是語不荅言實尒更廣說如前舍利弗諫言汝莫作是語汝之所說非法非律種種呵責言彼比丘堅持不捨從坐起去往到佛所廣以白佛唯願世尊憐慜故教此比丘捨惡邪見佛便勅一比丘汝呼阿梨吒來即受教往語大師呼汝阿梨吒即来頭面礼足在一面住佛問阿梨吒汝實作是語不荅言實尒世尊佛又問汝作云何解我所說荅亦如前佛言汝愚癡人莫謗如来莫誣如来何以故我說障道法實能障道若受五欲欲火所燒欲覺所迷又外道不捨本見得四沙門果無

有是處世尊為說彼猶不捨佛復語言我已見汝作惡邪見是為謗我是為謗我汝還所住我自更問餘諸比丘阿梨吒去佛欲明彼比丘惡邪見故問諸比丘汝等解我所說如阿梨吒不諸比丘言我等不如是解又問云何答言佛說障道法實能障道廣說如上佛言善哉汝等善解我意告諸比丘應使一比丘與阿梨吒親善者於屏處軟語諫言汝莫作是語莫謗佛莫謗佛佛說障道法實能障道汝捨是惡邪見若捨者善若不捨應眾多比丘往諫如上若捨者善若不捨復應僧往諫亦如上若捨者善諸比丘受教如是三叉堅持不捨諸比丘以是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遙責阿梨吒已告諸比丘令為諸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作是語如我解佛所說障道法不能障道諸比丘語是比丘汝莫作是語莫謗佛莫謗佛佛說障道法實能障道汝捨是惡邪見如是諫堅持不捨應第二第三諫第二第三諫捨是事善不

捨者波逸提彼比丘不捨惡邪見諸
比丘若見若聞遣一比丘屛處諫若
捨者應作一突吉羅悔過若不捨應
衆多比丘往諫若捨者應作二突吉
羅悔過若不捨應僧往諫若捨者應
作三突吉羅悔過若不捨應白四羯
磨諫一比丘唱言大德僧聽某甲比丘
生惡邪見作是語如我解佛所說障道
法不能障道僧已諫莫作是語莫謗
佛莫誣佛佛說障道法實能障道僧
如是諫堅持不捨今僧羯磨諫若僧
時到僧忍聽白如是白已應語言僧
已白竟汝可捨是惡邪見若捨者應
作四突吉羅悔過若不捨復應唱言
大德僧聽此某甲比丘作是語如我
解佛所說障道法不能障道僧已諫
莫作是語莫謗佛莫誣佛佛說障道
法實能障道僧如是諫彼堅持不捨
僧今羯磨諫誰諸長老忍默然若不
忍者說復應語言僧已一羯磨竟汝
可捨是惡邪見若捨者應作五突吉
羅悔過若不捨復第二唱如上第二
唱竟復應語僧已二羯磨竟汝可捨

是惡邪見若捨者應作六突吉羅悔過若不捨復應第三唱第三唱未竟捨亦應作六突吉羅悔過第三羯磨竟若捨若不捨波逸提比丘尼亦如是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羅 四十八竟

佛在舍衛城尒時有比丘知阿梨吒不捨惡邪見共坐共語共宿共事餘比丘呵責言阿梨吒不捨惡邪見僧已羯磨竟汝等云何共坐共語共宿共事諸比丘鬪不以介意諸長老比丘種種呵責以是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問諸比丘汝等實尒不荅言實尒世尊佛種種呵責已告諸比丘今為諸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諸比丘知彼比丘不如法悔不捨惡邪見共坐共語共宿共事波逸提隨久近共語語語波逸提共坐坐坐波逸提共宿宿宿波逸提共事事事波逸提雖捨惡邪見僧未解羯磨亦波逸提若作惡邪見僧未羯磨突吉羅比丘尼亦如是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羅若不知及不如法羯磨不犯

四十九竟

佛在舍衛城尒時跋難陀有二沙彌生惡邪見作是語如我解佛所說受五欲不能障道乃至舍利弗以是白佛如阿梨吒生惡邪見中說佛便勅一比丘汝呼彼二沙彌來即受教往語大師呼汝二沙彌即隨教來頂礼佛足却住一面佛問二沙彌汝實作是語不答言實尒世尊又問沙彌汝云何解我所說法沙彌答亦如阿梨吒所說佛告諸比丘此沙彌應呼僧中教捨第二第三教若捨者善不捨者僧應白四羯磨滅擯一比丘唱言大德僧聽某甲沙彌不捨惡邪見今僧與作滅擯若僧時到僧忍聽白如是復唱大德僧聽某甲沙彌不捨惡邪見今僧與作滅擯誰諸長老忍默然若不忍者說如是第二第三僧與某甲沙彌滅擯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彼二沙彌僧既滅擯已便遊行人間時跋難陀畜彼沙彌共語共宿諸比丘語言僧已羯磨滅擯此沙彌汝莫畜莫共語莫共宿跋難陀言此是我兒沙彌我若不畜誰應視者

能護孤苦自致安樂諸長老比丘聞
種種呵責以是白佛佛以是事集比
丘僧問跋難陀汝實尒不答言實尒
世尊佛種種呵責已告諸比丘今為
諸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
沙弥作是語如我解佛所說受五欲
不能障道諸比丘語是沙弥汝莫作
是語莫謗佛莫誣佛佛說五欲障
道實能障道汝沙弥捨是惡邪見如
是教堅持不捨應第二第三教第二
第三教捨是事善若不捨諸比丘應
語是沙弥汝出去從今莫言佛是我
師莫在比丘後行如餘沙弥得共比
丘二宿汝亦無是事癡人出去滅去
莫與中住若比丘知如法擯沙弥畜
使共住共語波逸提比丘尼亦如是
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羅 五十竟
佛在舍衛城尒時長老迦留陁夷以
不喜見惡比丘故亦不喜見烏烏諸白
衣捉彈棊時有群烏集于屋上語
言與烏成就惡比丘十法一者慳
惜二者貪餘三者強顏四者耐辱五
者剅[illegible]六者無慈悲七者怖望八者

無厭九者蔵攢十者喜忘此鳥有是十法汝等欲殺不有不信罪福者荅言欲教即取其彈語諸人言欲彈何處有言可彈左眼即著左眼而死又言可彈右眼即著右眼而死如是須臾乃至數十諸不信樂佛法者便譏呵言此輩沙門常說慈愍護念衆生而今殘害無道无沙門行破沙門法諸長老比丘聞種種呵責以是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問迦留陁夷汝實尒不荅言實尒世尊佛種種呵責已告諸比丘今為諸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奪畜生命波逸提有諸比丘在道路行或牽財物或巢鋅時誤殺諸虫皆生慙愧亦有悔過出罪者以是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告諸比丘若誤殺衆生犯波逸提無有是處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故奪畜生命波逸提畜生者除龍餘畜生是故奪命者先有殺心而斷其命若奪畜生命隨多少一一波逸提比丘尼亦如是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羅

佛在舍衛城尒時十七群比丘至六群比丘住處六群比丘作是念此比丘有慚愧少欲知足今來在此必見我過我等當作方便令生疑悔生疑悔已必還師所念已語言汝等善受具足戒不受戒有界場不羯磨如法不不犯波羅夷僧伽婆尸沙波逸提波羅提提舍尼突吉羅不好護身口不汝和尚阿闍梨先善受具足戒乃至好護身口不答言我等不自知亦不知和尚阿闍梨云何我今問大德大德語我我受具足戒時及和尚阿闍梨盡如法不答言我若實語汝會不信自可問汝所信之人時十七群比丘便往師所問如此事師答汝事事如法我昔受戒亦復如是誰為汝等作此疑悔答言六群比丘諸長老比丘聞種種呵責以是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問六群比丘汝實尒不答言實尒世尊佛種種呵責已告諸比丘令為諸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令他比丘生疑悔波逸提有諸比丘犯罪心生疑悔問諸

比丘犯如是如是事得何等罪諸比
丘作是念佛結戒不聽令他比丘生
疑悔便答言不知以是白佛佛以是
事集比丘僧告諸比丘若不欲令人
生疑悔語其所犯犯波逸提無有是
處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故令
比丘生疑悔作是念令是比丘乃至
少時惱波逸提疑悔者生處疑受戒
疑犯戒疑衣疑若令比丘尼式叉摩
那沙弥沙弥尼疑悔突吉羅若比丘
尼令比丘比丘尼疑悔波逸提令式
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疑悔突吉羅式
叉摩那沙弥沙弥尼令五衆疑悔皆
突吉羅　五十二竟
佛在舍衛城尒時六群比丘有勢力
遮僧羯磨及解羯磨僧不從便起去
時至被擯比丘所語言汝莫愁憂我
已助汝遮僧羯磨僧不從我我便起去
是爲羯磨不成復至解羯磨比丘所
語言汝莫謂僧解汝羯磨僧解羯磨
時我已遮之僧不從我我便起去是
不成解羯磨汝今自可更求僧解諸
長老比丘聞種種呵責以是白佛佛

以是事集比丘僧問六群比丘汝實介不答言實介世尊佛種種呵責已告諸比丘今為諸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僧斷事時起去波逸提介時諸比丘有事欲去而不敢以是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告諸比丘今聽諸比丘有事與欲竟起去與欲者應語一人言長老一心念僧今斷事我某甲比丘如法僧事中與欲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僧斷事時不與欲起去波逸提僧斷事者白羯磨白二白四羯磨若屋下羯磨隨幾過出一一出皆波逸提若露地羯磨出去去僧面一尋波逸提若神通人去離地四指波逸提若僧不羯磨斷事出去突吉羅若私房斷事来而去突吉羅比丘尼亦如是若僧不羯磨斷事及私房斷事沙弥得在其中若起去突吉羅式叉摩那沙弥尼亦如是若僧不如法羯磨不與欲起去不犯　五十三竟

佛在舍衛城介時十七群比丘至六群比丘住處共相擊櫪有一比丘衆

共擊攊不勝笑故氣絶而死十七群
比丘爲之悲哭諸長老比丘問何以
悲哭荅言有一比丘戲笑命終是以
悲哭又問何由致此荅言我等共擊
攊笑不自勝遂便氣絶諸比丘種種
呵責以是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
問十七群比丘汝等實尒不荅言實
尒世尊佛種種呵責已告諸比丘令
爲諸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
若比丘擊攊比丘波逸提比丘尼擊攊
沙弥乃至畜生突吉羅比丘尼亦如
是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羅 五十四竟
佛在舍衛城尒時十七群比丘至阿
夷羅河中取水即因洗浴溷戲沐沒
手相澆灒時波斯匿王共末利夫人
登樓遥見語夫人言看汝福田夫人
白王是佛未制戒年少出家未解法
耳王莫見此生不信敬於餘比丘長
夜受苦十七群比丘種種戲已立水
上著衣夫人白王王言試看我所事
福田著衣已以瓶水擲空中飛而逐
之從樓上過猶如鴈王夫人復白王
更看我所事福田王大歡喜信敬轉

增於是夫人告那隣伽婆羅門汝往
佛所以是白佛即受教往佛為說法
示教利喜發遣令還以是事集比丘
僧問十七群比丘汝等實尒不荅言
實尒世尊佛種種呵責已告諸比丘
今為諸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
說若比丘水中戲波逸提若水中戲
乃至器盛水共相澆潰皆波逸提若
擲雪及弄草頭露戲皆突吉羅比丘尼
亦如是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
羅若不為戲皆不犯 五十五竟
佛在舍衛城尒時世尊未制比丘與
女人同室宿或一比丘一女人或多
比丘少女人或少比丘多女人同室
宿生染著心有反俗者作外道者諸
居士見譏呵言此等沙門與女人同
室宿與白衣何異無沙門行破沙門
法時有一年少婦人夫喪作是念我
今當於何許更求良對復作是念我
今不能門到户至當作一客舍令在
家出家人任意宿止於中擇取即便
作之宣令道路須宿者宿時阿那律
暮至彼村借問宿處有人語言某甲

家有即往求宿阿那律先好容貌既得道後顏色倍常彼婦見之作是念我今便為已得好聟即指語處可於中宿阿那律即前入室結加趺坐未久復有賈客來求宿彼婦答言我雖常宿客今已與比丘不復由我賈客便以主人語從阿那律求宿阿那律語彼婦言若由我者可盡聽宿賈客便前彼婦復作是念當更迎比丘入內若不爾者後來無期即於內更敷好牀然燈語阿那律言可進入內阿那律便入結加趺坐繫念在前彼婦於衆人眠後語言大德知我所以相要意不答言姊妹汝意正當在於福德彼婦言本不以此便具以情告阿那律言姊妹我等不應作此惡業世尊制法亦所不聽彼婦言我是族姓年在盛時禮儀備舉多饒財寶欲為大德給事所當願垂見納阿那律答之如初彼婦復作是念男子所惑唯在於色我當露形在其前立即便脫衣立前笑語阿那律便閉目正坐作亦骨觀彼婦復作是念我雖如此

彼猶未降便欲上牀與之共坐於是阿那律踊昇虛空棄婦便大慚恥生慚愧心疾還著衣合掌悔過白言大德我實愚癡於今不敢復生此意願見哀愍受我悔過阿那律言受汝懺悔因為說種種妙法初中後善善義善味具足清白梵行之相寡婦聞已遠塵離垢得法眼淨阿那律即如其像往至佛所具以前比丘事具白世尊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問諸比丘汝等實尒不答言實尒世尊佛種種呵責已告諸比丘今為諸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與女人同室宿波逸提女人乃至初生及二根女同室宿皆波逸提室者如與未受具戒人宿中說若與非人女畜生女黃門同室宿皆突吉羅比丘尼亦如是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羅若同覆異隔若大會說法若母姊妹近親疾患有有知男子自伴不臥皆不犯五十六竟

佛在拘舍弥國尒時世尊未制比丘飲酒有諸比丘於酒肆中或白衣家

飲酒大醉或墮坑塹或突壁物或破
衣鉢傷壞身體諸白衣見譏呵言我
等白衣尚有不飲酒者沙門釋子捨
累求道而皆洪醉過於俗人空著
壞色割截之衣無沙門行破沙門法
爾時世尊從拘舍彌國往跋陀越邑
時彼編髮梵志住處有一毒龍常雨
大雹壞諸田苗彼諸居民常作是念
沙門婆羅門中誰有威德能降此龍
者爾佛與千二百五十弟子俱來此
邑莫不歡喜皆出奉迎頭面礼足白
佛言世尊此邑常有一惡毒龍破壞
田苗我恒願得大威德人而降伏之
時沙竭陁在佛後扇佛佛即顧問汝
聽此諸居士所說不荅言聽第二第
三問荅亦如是沙竭陁作是念世尊
反覆三問已爲勅我降此惡龍即前
礼佛足右遶而去向彼龍所作是念
我今當降此龍令不壞形而使其身
微細如糟即入其室却坐一面龍身
便出烟沙竭陁身亦出烟龍舉身火
然沙竭陁亦舉身火然龍火出五色
沙竭陁火亦出五色於是化龍身令

如椎內著鉢中持至佛所白佛言此
惡毒龍今已降伏當著何處佛言可
著世界中間沙竭陀受教如人屈申
臂頃持著世界中間須臾便還於是
世尊從跋陀越邑欲還拘舍弥時跋
陀越邑諸居士聞沙竭陀降伏惡龍
皆大歡喜問諸比丘誰是沙竭陀時
沙竭陀在佛後諸比丘言佛後者是
諸居士即前礼足白言願受我請默
然受之諸居士言大德須何等食答
言我白衣時性好酒肉居士歡喜即
為辦之沙竭陀往到其家食肉飲酒
極飽滿已還拘舍弥於僧坊外醉卧
吐淺衣鉢縱橫於時世尊天眼遥見
告阿難共汝僧坊外看受教從佛出
外見之佛與阿難舁還著井邊佛自
汲水使阿難洗著衣卧繩牀上令頭
向佛須臾轉側申脚蹹佛佛以是事
集比丘僧問諸比丘沙竭陀先敬佛
不答言敬又問今能敬不答言不能
又問應飲是酒失本性不答言不應
又問沙竭陀先能伏惡龍今能降蝦
蟇不答言不能諸比丘復以前事具

白世尊佛以彼此因緣種種呵責諸比丘已告諸比丘今爲諸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飲酒波逸提時沙彌隨佛制戒已不敢復飲以先習故氣絶欲死飲食不消不知云何以是白佛佛言令齅酒器齅酒器不差佛言以酒著餅中若羹粥中令啜啜不差佛言聽以酒與之沙彌隨得已便差即以白佛佛言已差應漸漸斷之乃至齅酒器不復惡者不得復齅有酒酒色酒香有酒酒色酒香無酒味有酒酒色酒味無酒香有酒無酒色香味飲令人醉若飲皆波逸提有非酒酒色酒味酒香飲使人醉若飲突吉羅有非酒酒色酒香酒味不令人醉欲飲聽屏處飲若比丘飲酒咽咽波逸提比丘尼亦如是式叉摩那沙彌沙彌尼突吉羅五十七竟

佛在舍衛城尒時六群比丘不敬和尚阿闍梨不敬戒有諸比丘亦効如是諸長老比丘見種種呵責以是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問六群及諸比丘汝等實尒不答言實尒世尊佛

種種呵責已告諸比丘今為諸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輕師波逸提若比丘輕三師及戒二波逸提若輕餘比丘突吉羅乃至師令掃地不掃教順掃而逆掃皆突吉羅比丘尼亦如是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羅　五十八竟

佛在拘薩羅國與大比丘僧五百人俱向阿荼鞞邑時彼諸比丘聞佛當来無有堂舍便共自作伐草掘地乃至佛種種呵責如上作講堂中說告諸比丘令為諸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自掘地取土波逸提時六群比丘使守園人沙弥掘地取土諸比丘見言佛制不得掘地汝今云何作此惡業答言我使人掘諸比丘言使人掘自掘有何等異以是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問六群比丘汝實尒不答言實尒世尊佛種種呵責已告諸比丘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自掘地若使人掘波逸提有諸白衣送物為僧作房久久来視見房不成問作房比丘何不為我速

成此福各言佛不聽我等自掘地使
人掘云何得成以是白佛佛以是事
集比丘僧告諸比丘若須土應語淨
人言知是看是我須是與我是從今
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自掘地若使
人掘言掘是波逸提比丘尼亦如是
式叉摩那沙彌沙彌尼無事掘地突
吉羅若取燥土不犯　五十九竟
佛在舍衛城尒時六群比丘與諸比
丘共鬪共鬪已在戶外聽語聽已語
諸比丘言汝何以作如是語問言汝
從諍鬪各言我在戶外聽諸長老比
丘鬪種種呵責以是白佛佛以是事
集比丘僧問六群比丘汝等實尒不
答言實尒世尊佛種種呵責已告諸
比丘今為諸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
如是說若比丘於屏處默聽他比丘
所說波逸提時諸比丘與比丘諍理
辯是非有比丘隔壁聽生疑我故當
不犯波逸提耶或有出罪悔過者以
是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告諸比
丘若比丘默聽諍理辯是非犯波逸
提皆無有是處從今是戒應如是說

若比丘共諍已默聽作是念諸比丘所說我當憶持波逸提默聽比丘尼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語突吉羅比丘尼聽比丘比丘尼語波逸提聽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語突吉羅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默聽五衆語突吉羅　六十竟

佛在舍衛城尒時十七群童子父母愛念母作是言我子不牢勤若體性軟弱教何技術得終安樂父言當教筭計書畫母言若教書畫恐壞其眼若筭恐其指痛若計恐其心病復共議當使於釋子中出家現世無為後世長樂彼十七群童子欲出家共相語言我要當待優波離来與共辭別時優波離行還到諸童子所諸童子言汝知不我等欲於如来法中出家待汝辭別優波離聞亦樂共去還白父母父母即聽作是念當令誰作師又作是念畢陵伽婆蹉從賊中拔其將還今當與為弟子便各將其子詣畢陵伽婆蹉白言大德大德於此兒有大恩今以奉給願納為弟子畢陵

伽婆蹉即便度之與受具足戒既受
戒已夜不能獨至廁上及洗手處恒
自送之有時闇中見師不識便謂是
鬼失聲大喚言眠舍遮眠舍遮師言
莫怖是我非鬼也或夜索食師言僧
有食饒嘗與汝又問僧若無食當何
處得師言僧若無當乞食聞是語已
便大啼言比丘乞食還我等已死佛
夜聞之則問阿難是誰啼聲阿難具
以白佛佛以是事明旦集比丘僧問
畢陵伽婆蹉汝實尒不答言實尒世
尊佛種種呵責汝不應與未滿二十
人受具足戒未滿二十多所不堪致
有破戒呵已告諸比丘今為諸比丘
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與
不滿二十歲人受具足戒波逸提尒
時童子迦葉不滿二十受具足戒後方
生疑不知云何以是白佛佛以是事
集比丘僧問諸比丘童子迦葉有滿得
不答言得須臾佛言此人乃是第
一受具足戒然不名白四羯磨如法
受戒今聽數胎中年足為二十若猶
不滿又聽以閏月足若復不滿又聽

以沙門年足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知不滿二十歲與受具戒波逸提是人不得戒諸比丘亦可呵是法應介未滿二十未滿二十想未滿二十疑波逸提滿二十未滿想滿二十疑突吉羅若知不滿二十生念欲與受具戒及作方便至第四羯磨未竟皆突吉羅第四羯磨竟和尚波逸提餘師僧突吉羅 六十一竟

佛在拘薩羅國與大比丘僧五百人俱向迦維羅衛城諸釋種聞佛從彼國來共立制若不出迎佛罰金錢五百便各將大小出迎世尊頭面礼足却住一面佛為說法示教利喜共請佛及僧夏四月安居世尊默然許之諸人各隨力設供或一家作一日乃至十日或二家共作一日乃至十家或但作前食或但作後食或但作怛鉢那或但作粥或作浴者或作過中飲者或施塗身油及塗足然燈油者介時釋摩男不在未有受其施者問左右人言竟誰受我施荅言未有受者又問佛及僧未受何等施荅言雖未受

藥便請佛及僧施夏坐藥或自送或
使人送又到六群比丘所言大德須藥
恣意來取六群比丘作是念今王請佛
及僧安居四月給藥或使人送乃至自
送而今我等自往取之觀王此心是輕
我等我等當伺其五親會時從索家
難得藥彼必不辦使其著耻復作是
念此王福德或能無藥不有先當訪
索人所無者然後從乞即訪索之唯
無一種於是伺王五親會時便從其
乞王即令人國中遍覓悉不能得王
語六群比丘諸處求索絕不可得六
群比丘便語王言王自請佛及僧四
月給藥而今不能與我一種王言大
德非不欲與亦非無物但訪索此藥
絕不可得又四月已過何為相苦六
群比丘便於衆前折辱王言先請我
等隨所求藥而今不能得此一種餘
比丘聞問六群比丘汝說何等六群
比丘以實而答諸比丘種種呵責以
是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問六群
比丘汝等實介不答言實介世尊佛
種種呵責已告諸比丘今為諸比丘

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受
四月自恣請若過是受波逸提尒時
諸比丘得秋時病釋摩男入房見之
問言大德所患何等答言我得秋病
即請諸比丘言可從我取藥諸比丘
言王先請四月於今已過佛不聽我
過此受藥王即更請一月諸比丘言
佛未聽我更受請不知云何以是白
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告諸比丘今
聽諸比丘更受一月請從今是戒應
如是說若比丘受四月自恣請過是
受除更請波逸提又諸居士來僧房
看見諸比丘得秋病問言須何等藥
我當送之諸比丘言佛未聽我等受
自送藥不知云何以是白佛佛以是
事集比丘僧告諸比丘今聽諸比丘
受自送請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
丘受四月自恣請過是受除更請自
送請波逸提時釋摩男作是念六群
比丘以藥故於衆人前折辱我我今
寧可多集諸藥即多集之集已作是
念如我此藥盡壽用之不能令盡我
今當請諸比丘盡壽與藥即往長請

諸比丘諸比丘言佛未聽我等受長請不知云何以是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告諸比丘今聽諸比丘受長請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受四月自恣請若過是受除更請自送請長請波逸提若人施僧藥佐助衆事比丘應問此藥當留聚落中爲著僧坊内若言留著聚落中須時應語我須如是藥爲我辦勿使有乏若言著僧坊内應著中央房令取易得僧應作白二羯磨一比丘唱言大德僧聽今以某房安僧藥若僧時到僧忍聽白如是大德僧聽今以某房安僧藥誰諸長老忍默然若不忍者說僧已爾某房安僧藥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諸比丘不知誰應守僧藥以是白佛佛言僧應白二羯磨差一比丘作守藥人一比丘唱言大德僧聽今差某甲比丘爲僧作守藥人若僧時到僧忍聽白如是大德僧聽今差某甲比丘爲僧作守藥人誰諸長老忍默然誰不忍者說僧已差某甲比丘作守藥人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

是持持諸比丘差無智比丘不堪守藥以是白佛佛言不應差無智比丘若成就五法應差作守僧藥人何等五不隨愛恚癡畏知藥非藥彼守僧藥比丘應以新器盛呵梨勒阿摩勒鞞醯勒畢跋羅乾薑甘蔗糖石蜜若器不漏應盛酥油蜜應持皮結口題上作藥名若病比丘須者應歡喜與若病者自知須此藥應自取服若不知應問醫若無醫應問和尚阿闍梨我如是如是病應服何藥若和尚阿闍梨不知應取藥棄三服不差復應取餘藥服比丘尼亦如是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羅　六十二竟

佛在舍衛城尒時六群比丘數數犯戒諸比丘諫言汝等數數犯戒當自見罪如法悔過莫以此行負人信施長夜受苦六群比丘言我不學是戒我當先問持法持律智慧勝汝者諸比丘種種呵責以是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問六群比丘汝等實尒不荅言實尒世尊佛種種呵責汝愚癡人不應作此惡業諸比丘欲不與

汝共布薩自恣作諸羯磨愍念汝故如法諫汝汝云何言我不學是戒我當先問持法持律智慧勝汝者呵責苦諫比丘令為諸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數數犯罪諸比丘如法諫作是語我不學是戒當問餘比丘持法持律者波逸提比丘欲求解應問持法持律者是法應令持法者持誦佛所說法持律者有五事一者誦四事至二不定法二者誦四事乃至三十事三者廣誦二百五十戒四者廣誦二部戒五者廣誦一切律若比丘不誦戒非安居時應依前四種持律安居時要應依廣誦一切律者若不依突吉羅比丘尼亦如是式叉摩那沙彌沙彌尼突吉羅六十三竟

五分律卷第八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勑雕造

五分律卷第九 彌沙塞 尊

宋罽賓三藏佛陀什共竺道生等譯

第一分之五第六十四事

佛在舍衛城尒時六群比丘數數犯戒諸比丘諫乃至莫長夜受苦皆如上說六群比丘問言佛於何處制此法諸比丘言汝不知耶答言不知諸比丘言今當語汝制法處所於說戒時便語言佛於此中制法六群比丘言我今始知是法半月布薩戒經中說諸比丘種種呵責以是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問六群比丘汝等實尒不答言實尒世尊佛種種呵責已告諸比丘今為諸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說戒時作是語我今始知是法半月布薩戒經中說諸比丘知是比丘已再三說戒中坐是比丘不以不知故得脫隨所犯罪如法治應呵其不知所作不善說戒時不一心聽不著心中波逸提若比丘與比丘受具足戒即應教為廣說若二若三於說戒中坐若知若不知作

是語波逸提比丘尼亦如是　六十四竟

佛在舍衛城尒時諸比丘數入波斯匿王宮見諸美女生染著心不樂修梵行或有反俗作外道者諸大臣見作是言王何以不深藏宮女乃使種種異姓見之尒時阿難常受王供養晨朝著衣持鉢入於後宮時王與末利夫人同寢未起夫人見阿難来即便狼狽被衣下牀所被之衣極細而滑不覺墮落慙著蹲地王使譏呵言我王事鞅掌昏夜寢息起不得早如何比丘晨朝還来阿難慙耻即還佛所具以諸比丘入宮及已事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問諸比丘汝等實尒不荅言實尒世尊佛復自說阿難事種種呵責告諸比丘入王後宮有十過失一者若王醉時近餘宮女醉醒便忘彼忽有娠必疑比丘二者宮女見比丘或有戲笑疑有情故三者若王有密謀外人得知便當疑是比丘所傳四者若王宮内亡失寳物便當疑是比丘所取五者若奪一臣位外人必言由比丘故六者若有遭罪

外人必疑比丘所為七者若有未應得官而王與之亦復疑是比丘之力八者若王好出遊觀勞費事多亦復疑嫌比丘使然九者宮內多諸美色珍玩服飾比丘見之必生染著犯戒反俗十者若王子中有反逆者必復疑是比丘所教呵責已告諸比丘今為諸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入王宮過門限波逸提時諸比丘佛制戒後便不敢踰城門限乞食不知云何以是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告諸比丘今聽入宮但不得過後宮門限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入王宮過後宮門限者波逸提尒時波斯匿王年年與諸宮女出行國界處處皆有離宮別觀有諸比丘暮至村落求索宿處諸居士言王今不在此宮可入中宿王信樂佛法聞必歡喜諸比丘不敢便無宿處以是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告諸比丘今聽諸比丘入王空宮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王未出寶未藏寶若入過後宮門限波逸提寶者所重之

物及諸女色皆名為寶未出者女在宮中未出未藏者女在此宮未使藏隱介時入後宮門限雙脚過波逸提隨入遠近步步波逸提若一脚過突吉羅入餘大臣長者家過內門限突吉羅沙弥突吉羅若王請入不犯六十五竟

佛在舍衛城介時拘薩羅摩竭二國互相抄掠二國中間道路斷絕王舍城比丘安居竟作是念我今正當與賊同伴乃得自致問訊世尊設彼或還以共賊伴収捉我者波斯匿王信樂佛法必不見罪便與賊俱到彼國畢果為所捉將邏將所白言此是賊邏將言著袈裟者復是何等荅言亦是賊比丘使自說言我非賊是沙門釋子於王舍城安居竟應問訊世尊道路難嶮故與共伴耳邏將言汝非沙門釋子必假此服來作細作便送王所比丘自說如前王便放之左右群臣有不信是沙門者言此賊假比丘服王信樂佛法其於放之諸長老比丘聞種種呵責以是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問諸比丘汝等實介不

答言實尒世尊佛種種呵責已告諸比丘今為諸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共賊伴行波逸提有諸比丘共賊道路行不知是賊既知便慚愧謂犯波逸提或下道避之或留在後賊即問言汝何故尒答言佛制不聽共汝伴行賊聞是語便大瞋恚打諸比丘剝衣赤肉諸比丘還以是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告諸比丘若不知是賊共行犯波逸提無有是處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知是賊共伴行波逸提有諸比丘在道路行與賊相遇便生慚愧謂犯波逸提以是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告諸比丘若不期共賊行道路相遇犯波逸提無有是處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與賊期共伴行波逸提有諸比丘與賊期共近道行有不去者有從異道者皆生疑我等將無犯波逸提耶以是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告諸比丘雖與賊期共近道行竟不去及從異路去犯波逸提者無有是處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與賊期共

道行從此聚落到彼聚落波逸提若
共惡比丘期行突吉羅比丘尼亦如
是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羅若
諸難起共期行不犯　六十六竟
佛在舍衛城尒時諸比丘與女人共
道行或一比丘與一女人乃至衆多
或二比丘乃至衆多與一女人乃至
衆多共行渡水更相見形生染著心
或有反俗作外道者諸居士見譏呵
言沙門釋子共女人同道與將婦行
有何等異誰知此輩行於梵行無沙
門行破沙門法尒時有一居士數打
其婦打已出行婦作是念夫數打我
容能見殺今當避之於是便去出聚
落外見一比丘往趣問言大德何行
答言欲至某處於是女人便隨後去
彼夫作是念我向打婦或能自殺即
便還家覓之不見問隣人言見我婦
不皆言不見便出聚落見一外道女
問言頗見如是如是婦人不答言見
沙門釋子將去彼人即急追之及已語
比丘言何故將我婦走比丘答言我不
作惡汝婦與我同道行耳婦復語

夫言勿生惡心於此比丘我共同道如親無異夫聞婦言作是念乃尒相欺必已有惡事便打比丘垂死乃置彼比丘作是念我今委頓不任進路當入火光三昧以自消息使身有力然後前進念已取斂衣鉢入火光三昧身中出烟彼婦見已語其夫言不信我語觀彼比丘身之所出彼比丘須臾舉身洞然婦復語言不信我語復觀比丘其身去何彼比丘即以此三昧力往到佛所并以前事具白世尊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問諸比丘汝等實尒不荅言實尒世尊佛種種呵責已告諸比丘今為諸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與女人共道行波逸提有諸比丘共行中道見諸女人亦行此路心生疑悔我等將無犯波逸提耶以是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告諸比丘若比丘不期與女人共道行犯波逸提無有是處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與女人期共道行波逸提有諸比丘與女人期共道行後不敢去或從餘道猶生疑悔

以是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告諸比丘若比丘與女人期共道行竟不去或從餘路去犯波逸提無有是處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與女人期共道行從此聚落到彼聚落波逸提比丘尼亦如是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羅 六十七竟

佛在拘薩羅國與大比丘僧千二百五十人遊行人間諸比丘或得屋中或在樹下或在露地時六群比丘共十七群比丘大聚薪草露地然火在邊坐炙時有一虵從木孔出諸比丘見以物擲之虵即還入得熱復出諸比丘復更擲之虵復還入須臾復出擲一比丘蹹之即死諸比丘圍繞啼泣諸長老比丘問汝等何故啼泣答言此比丘為虵齧命過具說上事諸長老比丘種種呵責汝等云何見虵再三出猶故不避致令齧死以是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問六群諸比丘汝等實爾不答言實爾世尊佛種種呵責已告諸比丘今為諸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然火

波逸提時六群比丘使守園人沙彌然火諸長老比丘見呵責言汝豈不聞佛制不得然火耶答言我使守園人沙彌然非為有犯諸比丘言自然使人然有何等異以是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問六群比丘汝實尒不答言實尒世尊佛種種呵責已告諸比丘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自然火若使人然波逸提有諸病比丘問醫醫言應服如是藥然火洗浴病比丘言佛不聽我自然火及使人然願更教我服於餘藥醫言大德正應服此藥然火洗浴諸比丘作是念佛若聽我自然火若使人然病乃得差以是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告諸比丘今聽病比丘然火若使人然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無病若自然火若使人然波逸提有諸比丘須煮羹粥不敢然火以是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告諸比丘今聽諸比丘煮羹粥不得為炙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無病為炙故然火波逸提諸比丘欲熏鉢然火及遮惡獸然燈

燭不知云何以是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告諸比丘令聽諸比丘有如是因緣自然火若使人然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無病為炙故自然火若使人然波逸提若為炙然火炎高乃至四指波逸提比丘尼亦如是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羅六十八竟

佛在舍衛城尒時諸比丘往知識家見嚴身寶捉看還著故處後為人所偷主還覓之不知所在有人言我見比丘捉便往問比丘言我失如是如是寶比丘見不荅言我向捉還著故處主言從比丘捉便不復見可以還我比丘荅言我實不取主不信便與比丘作惡名聲尒時有一外道囊盛五百金錢到水邊飲忘不持去有一比丘從後來見作是念此是誰物即四顧望見前一人便作是念必是彼許當持還之即取持去彼人未遠還憶金囊即便馳還比丘問汝何故還彼人便瞋言不吉利物何以問我比丘言縱使我不吉利汝應語我還意彼言我忘一囊在水邊故還覓耳比丘

即出示之此是汝囊非彼人既見囊
已復更瞋言不吉利物何以捉我囊
汝小住待我數囊中物比丘答言我
竟不解此囊亦不看之若欲取者豈
當示汝恐汝失之故持相還耳彼人
復言我囊中有千金錢今少五百可
以還我比丘答之如初彼人便強牽
比丘到斷事人所時斷事人不信樂
佛法便非理斷即取反縛打驢鳴鼓
於四衢道頭欲殺之時波斯匿王在
高樓上遥見問左右言彼是誰答言
是沙門釋子王即勅將還斷事處
吾當自出即出問彼人汝何以若此
比丘彼人如上白王王復問比丘亦如
上答王王問彼人此實汝囊非答言是
王即以五百金錢盛彼囊中而囊不
受王復語言汝去囊中有千金錢今
何故不受彼人便自首言本實五百
我瞋故誣比丘耳王即問斷事者若
人面欺王當與何罪斷事人言此人
應死財物沒官王即用此法籍取其
財反縛此人打驢鳴鼓於四衢道頭
殺之有人語言汝誣沙門釋子應受

此罪若復誣謗後當劇是或復有言沙門釋子有曾取我寳恐令是實時比丘白王言願賜此人命勿令佛法致惡名聲王即放之呵責斷事人言若後復有如此斷事當如向治汝諸不信樂佛法者種種譏呵我等俗人猶耻捉寳沙門釋子何故復尒無沙門行破沙門法諸長老比丘聞種種呵責以前後事具白世尊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問諸比丘汝等實尒不荅言實尒世尊佛種種呵責已告諸比丘今為諸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若捉寳若寳等物波逸提

尒時毗舍佉母著極上寳嚴身之具與諸親里遊戲園林近祇洹觀察衆人歡暢未已作是念我今不宜同此放逸幸可因此問訊世尊便將婢詣祇洹到門復作是念我今不宜著此飾好覲於世尊即脫寳衣著於塹邊時舍利弗經行遥見毗舍佉母前礼佛足却住一面佛為種種說法示教利喜須臾而退係念所聞忘所著寳

還城門閉後乃憶之作是念若我語
人失此寶者或損佛法默然至曉時
舍利弗以是白佛佛告舍利弗汝往
取来受教即取語舍利弗明日晨朝
自送還之受教即送毗舍佉母讃言
善哉我有如是大師及同梵行若餘
外道得此物者何縁還我我昨夜已
捨今應奉之即持施四方僧白舍利
弗可以此作招提僧堂舍利弗不敢
受以是白佛佛言受之復有諸居士
五日一入僧坊問訊或脱指環或脱
耳寳去時皆忘諸比丘見不敢取有
異人見便取持去諸居士還入僧坊
求覓問諸比丘我失如是如是寳比
丘見不答言我見不敢取諸居士言
大德見之如何不取可以還我出家
之人何須此物答言我實不取彼遂
不信便與比丘作惡名聲復有諸比
丘共伴行一處宿伴中有忘物去者
比丘見不敢取餘人取之諸伴鬧比
丘我失如是物大德見不答言
我見不敢取諸伴言大德見之如何
不取可以還我出家之人何須此物

若言我實不取彼遂不信便與比丘作惡名聲諸比丘作是念若世尊聽我等於僧坊內及宿處若自取寶若使人取者居士可不失實亦使我等不致惡名以是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告諸比丘今聽諸比丘於僧坊內若宿處自取寶若使人取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若寶若寶等物若自取若教人取除僧坊內及宿處波逸提若僧坊內及宿處取寶寶等物後有主索應還是事應尒寶者真珠摩尼琉璃珂玉金銀寶等物者一切餘物僧坊內者僧住處屬僧地宿處者僧坊外他家宿及共伴行野宿處比丘僧坊內見物應使淨人取若無淨人應自取舉之若有人索應集僧問其所失物相然後還之若取舉巳欲餘行者應囑後人若比丘到他家見有物應使淨人舉若無淨人應自舉若有人應即囑此人而後去若無人應呼主人出付囑然後去比丘共伴同道行若見物應使淨人取若無淨人應自取還之還時應集眾人

先問汝失物不若言失應問何物若
如其語然後還之若與伴別道行而
不相及至聚落應寄信樂優婆塞還
之比丘尼亦如是式叉摩那沙弥沙
弥尼突吉羅　六十九竟

佛在王舍城尒時諸比丘日再三浴
多用澡豆諸居士見譏呵言此諸比
丘數數浴所用澡豆如王大臣其本
出家欲求解脫不念誦經悪露等觀
而反日夜修飾身體無沙門行破沙
門法時有相師語瓶沙王言尋當有
一不吉星出王應在某泉水中浴以
禳其災若不尒者或致失國或喪身
命王便勑左右料理彼泉即受教往
見諸比丘滿中洗浴還以白王王言
待比丘浴竟如是晝夜各三遣來一
去一來都無空缺婆羅門復語王言
此星垂出若出後浴便無所益王聞
此語即便嚴駕出到泉水所於下流
浴諸臣以此譏呵沙門釋子不知時
宜不勤不念觀身悪露但志修飾洗
浴身體無沙門行破沙門法諸長老
比丘聞種種呵責以是白佛佛以是

事集比丘僧問諸比丘汝等實尒不答言實尒世尊佛種種呵責已告諸比丘今為諸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半月內浴波逸提有諸病比丘醫言洗浴乃差諸比丘言佛不聽我等數浴願思餘方醫言唯有洗浴更無餘法諸比丘作是念佛聽病時數浴者我病便差復有諸比丘種種作溼土汗身衣被垢穢以此益疲作是念佛聽作時數浴者疲極必差衣被淨潔復有諸比丘在路行疲極欲洗浴而不敢作是念佛聽行路時數洗浴者疲極得差復有諸比丘風雨塵坌溼汗衣服作是念佛聽風雨塵坌溼汗時數洗浴者可得不為塵溼所汙春餘一月半夏初一月諸比丘熱悶汗出作是念佛聽熱時數洗浴者可無此患各以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告諸比丘今聽諸比丘病時作時行路時風雨時熱時數洗浴無犯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半月內浴除因緣波逸提因緣者病時作時行路時風雨時熱時是名因緣病

時者疾病須浴作時者斷理種種事
乃至掃房内地行路時者一由旬二
由旬乃至行半由旬風雨時者為風
雨塵坌之所汙溼熱時者熱悶汗出
比丘尼亦如是式叉摩那沙弥沙弥
尼突吉羅若洗浴師及病人身體已
濕園浴不犯 七十竟
佛在舍衛城尒時十七群比丘作新
房六群比丘欲在中住驅十七群比
丘十七群比丘不肯出便打之彼即
大喚諸長老比丘問何故大喚答言
六群比丘打我諸長老比丘種種呵
責以是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問
六群比丘汝等實尒不答言實尒世
尊佛種種呵責已告諸比丘令為諸
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
丘打比丘波逸提有比丘食噎倩比
丘搥背諸比丘不敢便死以是白佛
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告諸比丘若比
丘不以瞋心打比丘犯波逸提無有
是處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瞋
故打比丘波逸提若打比丘尼式叉
摩那沙弥沙弥尼餘人及畜生突吉

羅差比丘尼打比丘比丘尼波逸提打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餘人及畜生突吉羅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打五衆餘人及畜生突吉羅 七十一竟

佛在舍衛城尒時六群比丘復來十七群比丘房中求住彼不肯出便以手擬如打相彼復大喚諸長老比丘聞出問汝何故大喚荅言六群比丘欲打我諸長老比丘種種呵責以是白佛佛以是事集諸比丘僧問六群比丘汝等實尒不荅言實尒世尊佛種種呵責已告諸比丘今為諸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以手擬比丘波逸提有諸比丘說法時以手語或示處所便生疑悔我無將犯波逸提耶以是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告諸比丘若比丘不以瞋心手擬比丘犯波逸提無有是處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瞋故以手擬比丘波逸提若擬手及波逸提擬手不及突吉羅餘如上打比丘中說 七十二竟

佛在舍衛城尒時十七群比丘受所作房六群比丘以上坐故次入中住

彼便避在左右房六群比丘作是議
言十七群比丘慚愧畏慎逼近我住
必見我過我等當作方便令其遠去
便往語言此先是空房多有恐怖事
汝等莫於中住十七群比丘言我堅
閉户何所應畏六群比丘於是夜闇
中作種種恐畏相明旦問十七群比
丘汝等昨夜得安眠不答言我等聞
恐畏相閉户思惟都無所畏六群比丘
復共議言我等不能以此令其恐怖
當伺其出外入其牀下即便盜入於
夜闇時或牽其衣或牽其脚或舉其
牀移著異處於是十七群比丘便大
驚喚諸長老比丘來問何故大喚答
言此間不應有賊不知誰牽我衣誰
牽我脚誰舉我牀移著異處諸長老
比丘即持火照見六群比丘蹲其牀
下問言汝等何為在此答言欲恐怖
十七群比丘諸長老比丘種種呵責
以是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問六
群比丘汝等實尒不答言實尒世尊
佛種種呵責已告諸比丘今為諸比
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

恐怖比丘波逸提有客比丘問舊比
丘言此房中應何所畏或不敢語或
語已生疑懼犯波逸提罪以是白佛
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告諸比丘若比
丘不故恐怖比丘犯波逸提無有是
處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故恐
怖比丘波逸提餘如打比丘中說七十三竟
佛在舍衛城尒時達摩比丘作是念
跋難陀先奪我衣佛由是呵責我為
諸比丘結戒我今當於僧中說其犯
僧伽婆尸沙念已即往上座比丘所
語言跋難陀與女人身相觸麤惡語
讚歎自供養身諸比丘問汝云何知
答言我共行見作此事諸長老比丘
呵責言汝云何不瞋時覆藏瞋便發
露呵已以事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
僧問達摩汝實尒不答言實尒世尊
佛種種呵責已告諸比丘令為諸比
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
覆藏比丘麤罪波逸提有諸比丘不
知他所犯是麤罪後乃知之生疑悔
我將無犯波逸提耶以是白佛佛以
是事集比丘僧告諸比丘若不知比

丘所犯是處罪犯波逸提無有是處
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知比丘
犯麤罪覆藏過一宿波逸提若從平
旦至明相未出一一時突吉羅明相出
波逸提沙弥突吉羅若欲說無人若
恐難起覆藏不犯　七十四竟
佛在舍衛城尒時跋難陀作是念達
摩比丘許我共行以衣與之既不肯
去還取其衣世尊以此見責為諸比
丘結戒彼後復出我罪我今當以無
根僧伽婆尸沙謗之作是念已語諸
長老比丘言我實觸女人身作麤惡
語自歎供養身達摩比丘亦復如是
諸比丘問汝云何知荅言我共行見
諸比丘呵責言汝云何以無根僧伽
婆尸沙謗比丘以是白佛佛以是事
集比丘僧問跋難陀汝實尒不荅言
實尒世尊佛種種呵責已告諸比丘
今為諸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
說若比丘以無根僧伽婆尸沙謗比
丘波逸提謗比丘尼式叉摩那沙弥
沙弥尼突吉羅比丘尼謗比丘比丘
尼波逸提謗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

突吉羅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謗五
衆突吉羅 七十五竟
佛在舍衛城介時跋難陀作是念達
摩比丘許我共行乃至復出我罪亦
如上説我以無根僧伽婆尸沙謗之
不能有損我今當復以餘事治之便
至其所語言汝是我弟子我是汝師
汝先犯我我亦犯汝今共和解勿復
相嫌便可如先共至諸家食多美食
彼即和解隨從而行跋難陀輙將至
無食處有來請者便眴眼手語作相
令去籌量還寺不復及中便發遣之
語言此今無食汝可還寺彼既去已
至所請家食多美食達摩還寺遂不
及中跋難陀食後還歸問達摩言汝
及食不答言不及復詐慰諭言汝今
雖失一食明當令汝得極美者 明日
所往亦復如上如是至三語達摩言
我比將汝所詣皆是得美食處而不
得之恐是汝先人所責天神所忿或
復是汝罪業所致勿怨於我汝可速
歸及中至寺達摩馳還復不及中積
日飢羸不能復起跋難陀食後還至

所住復問汝及食不答言不及便語
言汝欺誑師應如是治汝後若復作當
使劇是達摩於是始覺師詐大嗔瞋
言云何比丘作是欺誑使我三日絕
食殆死諸長老比丘問汝何故大嗔
答言跋難陀三日惱我使我絕食諸
長老比丘種種呵責以是白佛佛以
是事集比丘僧問跋難陀汝實尒不
答言實尒世尊佛種種呵責已告諸
比丘令為諸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
如是說若比丘語比丘共到諸家與
汝多美飲食而不與發遣令還波逸
提有諸比丘將諸比丘共至諸家不
能得食生慚愧心作是念我將無犯
波逸提耶以是白佛佛以是事集比
丘僧告諸比丘若比丘不為惱他不
得食犯波逸提無有是處從今是戒
應如是說若比丘語彼比丘共到諸
家與汝多美飲食為惱故不與發遣
令還波逸提有諸比丘將看病比丘
到諸家為病比丘請食恐病人失中
遣令速還既發遣已便生慚愧我故
當不犯波逸提耶以是白佛佛以是

事集比丘僧告諸比丘若比丘不為
獨食故發遣他比丘犯波逸提無有
是處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語
彼比丘共到諸家與汝多美飲食既
到不與作是言汝去共汝若坐若語
不樂我獨坐獨語樂欲令彼惱波逸
提若比丘作此惱比丘尼式叉摩那
沙弥沙弥尼乃至畜生突吉羅若比
丘尼作此惱比丘比丘尼波逸提惱
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乃至畜生突
吉羅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作此惱
五衆突吉羅　七十六竟
佛在舍衛城尒時衆多比丘共伴行
入拘薩羅國遇賊剝脫衣鉢都盡到
一邏所邏將問言大德何處遇賊答
言某處即與邏人共議若王聞比丘
在我等界遇賊必當罪我便語比丘
言大德小住我當逐取此賊便出追
逐須臾及之即便重圍索諸衣物皆
悉得之染衣白衣各著一處邏人議
言當先還誰有人言應先還比丘王
信樂佛法聞者必喜便語比丘言可各
取衣諸比丘於衣上生疑或言是我

衣或言非我衣遂不敢取邏人問何
以不取荅言我不自識衣是以不取
邏人言次識者取於是外道便取比
丘好衣比丘後得外道惡者邏人知
沙門釋子皆著好衣而今反得外道
惡服語言汝等沙門有何奇特尚不
知衣相云何知心若知衣相外道何
由得汝好服諸比丘往到佛所以是
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更問諸比
丘汝實不識衣相不荅言實尒世尊
佛種種呵責已告諸比丘今為諸比
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
新得衣應三種色作幟若青若黒若
木蘭若不以三色作幟波逸提若不
作幟若著著著波逸提若不著宿宿
波逸提比丘尼亦如是式叉摩那沙
弥沙弥尼突吉羅若新得衣先已作
幟不作不犯 七十七竟
佛在舍衛城尒時十七群比丘衣鉢
什物布散諸處不得收斂六群比丘
便取藏之彼既覺失問六群比丘言
我如是如是物在此在彼誰持去者
荅言向來人非一故當不持去耶即

問向者来人皆何處去答言東西南北
莫知所之時十七群比丘四出追逐
及向来人語言我失衣鉢坐具針筒
可以還我諸人言大德我為法来不
為作偷得此語已慚而反六群比
丘問言汝等竟見向来人不答言見
得衣不答言不得於是六群比丘出
衣鉢示之此是汝衣鉢非答言是諸
比丘見種種呵責以是白佛佛以是
事集比丘僧問六群比丘汝等實尒
不答言實尒世尊佛種種呵責已告
諸比丘今為諸比丘結戒從今是戒
應如是說若比丘自藏比丘若衣若
鉢坐具針筒如是一一生活具若使
人藏波逸提復有比丘不擧衣鉢什
物諸比丘不敢為擧便失去以此彼
疑得惡名聲作是念若佛聽我等為
人擧衣物者彼既不失我等不致此
惡名聲以是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
僧告諸比丘若不為藏故為人擧衣
犯波逸提無有是處從今是戒應如
是說若比丘為戲笑故藏比丘若衣
若鉢坐具針筒如是一一生活具若

使人藏波逸提若藏比丘尼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乃至畜生物突吉羅若比丘尼藏比丘比丘尼物波逸提藏餘人物突吉羅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藏五衆物突吉羅 七十八竟

佛在舍衛城尒時六群比丘有勢力餘善比丘無勢力六群比丘遮善比丘羯磨乃至佛種種呵責皆如前如法斷事中說告諸比丘令為諸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僧斷事時如法與欲竟後更呵波逸提後更呵者言我本不作如是與欲若僧不作羯磨斷事後呵突吉羅 比丘尼亦如是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羅 七十九竟

佛在舍衛城尒時諸比丘須一一衣衆僧已與後時更得現成三衣共議言令此衣應當與誰或有言應先與世尊或有言應先與大迦葉大迦葉世尊常所讃歎又是上座六群比丘言應先與闥伽梨諸比丘以是白佛佛問諸比丘迦葉少多求衣不答言不求與然後取佛因是說偈言

此衣無欲衣　不施有欲者　不能調其意
不任此袈裟　已能離貪欲　於戒常一心
如是調心者　乃應此衣服
佛語諸比丘應以此衣與迦葉即以
與之於是六群比丘作是言令諸比
丘隨知識迴僧物與諸長老比丘聞
種種呵責以是白佛佛以是事集比
丘僧問六群比丘汝實尒不荅言實
尒世尊佛種種呵責已告諸比丘今
為諸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
若比丘作是語諸比丘隨知識迴僧
物與波逸提比丘尼亦如是式叉摩
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羅　今竟
佛在舍衛城尒時達摩比丘作是念
跋難陀先奪我衣佛呵責我為諸比
丘結戒我說其犯僧伽婆尸沙彼復
以無根僧伽婆尸沙謗我又斷我食
至于三日我當云何以報此怨復作
是念彼於我間作淨施衣不復還之
足以報耻便不復還跋難陀後從索
衣達摩言師先布施今云何索跋難
陀言我作淨施不作布施猶不還之
跋難陀便強奪取彼即大喚諸長老

比丘聞皆出問何故大喚苦言跋難陀强奪我衣諸長老比丘呵責跋難陀云何淨施與不可信人而復還奪復呵責達摩人淨施汝云何不還以是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問跋難陀汝愚癡人實淨施與不可信人不答言實尒世尊復問達摩汝愚癡人他實淨施汝汝不肯還不答言實尒世尊佛種種呵責已告諸比丘不應淨施與五種人一者不相識二者未相諳悉三者未相狎習四者非親友同師五者非時類無此五法然後可以淨施與之復有二法不應淨施一者不能讚歎人二者不能與人作好名稱復有二法不應淨施一者不能爲人受重物淨施護如已有二者已得重物不能淨施彼用不恨復有二法不應淨施一者不知彼在世以不二者不知彼在道以不諳比丘作是念佛聽我等淨施便淨施父母兄弟姊妹以是白佛佛言不應淨施白衣應淨施五衆有諸比丘獨住房中有長衣不知云何作淨施以是白佛佛

言應作遍示淨施若於三衣中須有所易應偏袒右肩脫革屣胡跪捉衣心生口言我此某衣若干條令捨第二第三亦如是說然後受所長之衣亦如前法心生口言我此某衣若干條受第二第二亦如是說如是受已所捨之衣應用淨施復應如前法心生口言我此長衣淨施某甲從彼取用若不須易受者所長之衣應即如是淨施獨淨施法至十一日復應如前法心生口言我此長衣從某甲取還然後更如前法受持淨施若對人淨施應作展轉淨施如前法捉衣作是言我此長衣於長老邊作淨施彼比丘應問言長老此衣於我邊作淨施我持與誰答言於五衆中隨意與之彼比丘即應語言我今與某甲長老若須從彼取用好愛護之彼受作淨施比丘後以此事語所稱名比丘所稱名比丘恐犯長衣罪不敢受不知云何以是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告諸比丘不應語所稱名比丘令為諸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

若比丘與比丘比丘尼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淨施衣還奪彼逸提比丘尼亦如是若與彼衣從索彼還而取不犯 八十一竟

佛在王舍城尒時跋難陀常受一家供養彼後請僧時跋難陀晨朝著衣持鉢入城到諸家處處語說彼唱時至諸比丘著衣持鉢往到其舍衆坐已久語主人言日時欲過何不下食荅言我爲跋難陀故請僧須待其到時跋難陀適中方至諸比丘有食者有少食者有不食者主人以此嫌呵跋難陀言沙門釋子有何急事先受我請而過諸家過中方来令諸比丘不得食我所供養食使我多辦飲食而成無用諸比丘種種呵責跋難陀言汝不能饒益佛法乃作如是苦惱衆僧以是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問跋難陀汝實尒不荅言實尒世尊佛種種呵責已告諸比丘令爲諸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受他請食前至餘家波逸提後時跋難陀主人自擔熟食詣僧坊供養

僧及跋難陀跋難陀食先竟便去行到餘家使更集僧欲下異食以跋難陀不在久不下之諸比丘語言日時垂過何不下之答言我本為跋難陀須来使下跋難陀竟不来遂不得下彼種種譏嫌跋難陀諸比丘亦呵責以是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問跋難陀汝實尒不答言實尒世尊佛種種呵責已告諸比丘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受他請食前食後行到餘家波逸提有諸比丘有僧事塔事私事須入餘家不敢去以是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告諸比丘今聽諸比丘白餘比丘然後得去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受他請食前食後行到餘家不白餘比丘波逸提或有諸比丘相嫌不共語或坐禪或熟眠不知白誰出門見諸比丘便走逐大喚捉白諸居士見譏呵言諸比丘如麞走如兎走如兎梟鳴無沙門行破沙門法諸長老比丘聞種種呵責以是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問諸比丘汝等實尒不答言實尒世尊佛種種呵

責已告諸比丘不應還白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受他請食前食後行到餘家不近白餘比丘波逸提諸比丘作是念衣時亦當白不以是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告諸比丘除衣時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受他請食前食後行到餘家不近白餘比丘除因緣波逸提因緣者衣時是名因緣若白至東家而至西家不名為白若不白到諸家一脚入門突吉羅兩脚入門波逸提比丘尼亦如是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羅若白至一家因此至餘家不犯若無比丘可白亦不犯 八十一竟

佛遊拘薩羅國與大比丘千二百五十人俱諸比丘或得房宿或得樹下或在露地時六群比丘晨朝著衣持鉢於街巷中共諸白衣論說世事至于日暮行人見之譏呵言此非出家語論之處何不住阿練若處守攝諸根或有言此輩不樂佛法不欲戒律得語戲處便忘日暮耳諸長老比丘聞種種呵責以是白佛佛以是事集

比丘僧問六群比丘汝等實尒不答言實尒世尊佛種種呵責已告諸比丘今爲諸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非時入聚落波逸提有諸比丘有緣事須非時入聚落而不敢入以是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告諸比丘今聽有緣事非時入聚落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非時入聚落不近白善比丘除因緣波逸提因緣者難時是名因緣沙弥突吉羅若行路經聚落若暮須往宿若八難起皆不犯 八十三竟

佛在王舍城尒時去城不遠有一神樹衆人奉事至節會時七日乃止四種兜羅貯薦棄之而去諸比丘於後収取以貯繩牀木牀及作枕褥諸白衣見譏呵言此物臭穢好生諸虫去何比丘坐卧其上無沙門行破沙門法諸長老比丘聞種種呵責以是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問諸比丘汝等實尒不答言實尒世尊佛種種呵責已告諸比丘今爲諸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以兜羅貯

坐卧具波逸提兜羅者柳華白楊華
蒲梨華睒婆華若發心及方便欲貯皆
突吉羅作成波逸提若不壞若坐坐
坐波逸提若卧卧卧波逸提若他與
受波逸提要先棄然後得悔過若不
尒罪益深比丘尼亦如是式叉摩那
沙弥沙弥尼突吉羅 八十四竟

佛在舍衛城尒時諸比丘畜高牀若
病比丘上下牀時墮地破傷或露形
體諸白衣見譏呵言此諸沙門如王
如貴人奢豪無儉時波斯匿王以所
坐卧牀與跋難陀跋難陀得已於房內
敷世尊常法五日一按行諸房跋難陀
白佛言看我住牀佛呵責言汝愚癡人
如何安生死窟宅無求出意汝不應
自畜高牀敷錦繡褥犯者突吉羅即
以是事集比丘僧告諸比丘今為諸
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
比丘自作坐卧繩牀木牀足應高
修伽陀八指除入陛若過波逸提若
自作牀若使人作若高皆應截罪應
悔過若得高牀施受時應作是念此
牀不如法我當更截若不作是念受

波逸提亦應先截然後悔過比丘尼亦如是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羅 八十五竟

佛在王舍城尒時諸比丘用骨牙角作針筒便諸處求若糞掃中拾用作之諸居士見譏呵言此諸沙門如猶如鳥如牙角師不淨可惡復有諸比丘至屠殺處見欲殺時豫從乞之諸屠殺者皆譏呵言觀此沙門唯欲多殺見殺便喜晝夜常說慈愍護念衆生而令無有仁惻之心時有牙角師信樂佛法常供給諸比丘或自出牙角為作或索牙角而為作之以是致弊餘人不得復有所作家人自相謂言若常為沙門作奴我等便應各分生活隣人語言汝信敬沙門方當窮困諸長老比丘聞種種呵責以是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問諸比丘汝等實尒不答言實尒世尊佛種種呵責已告諸比丘今為諸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用骨牙角作針筒波逸提若比丘發心及方便欲作突吉羅成已波逸提亦應先壞然

後悔過作波逸提不犯餘如牀中說八十六竟

佛在舍衛城尒時諸比丘不敷坐具坐僧牀褥垢膩汙之復有一比丘失於大便謂是風出既覺洗浣於房前曬世尊問阿難此是誰褥即具以荅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問諸比丘汝等實尒不荅言實尒世尊佛種種呵責已告諸比丘不應不敷坐具坐僧牀褥犯者突吉羅今聽諸比丘護身護衣護僧牀褥故畜坐具諸比丘作是念佛已聽我等作坐具便廣大作垂地汙塗諸居士見問諸比丘此是何衣垂地荅言是我等坐具便譏呵言大德何不稱身作之雖復出家財豈應不惜釋子常說少欲知足而今如此無沙門行破沙門法諸長老比丘聞種種呵責以是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問諸比丘汝等實尒不荅言實尒世尊佛種種呵責已告諸比丘今為諸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作尼師檀應如量作長二修伽陀磔手廣一磔手半若過波逸提長老優陀夷身大坐具小不足容

膝於佛按行房時牽挽坐具如牽皮法佛問何故作此答言世尊我身大而坐具小作此牽挽欲令廣長佛呵責言汝愚癡人猶不離戲笑令聽更益頭磔一手即以是事集比丘僧告諸比丘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作尼師檀應如量作長二修伽陀磔手廣一磔手半若續方一磔手若過波逸提續方一磔手若截作三分續長頭餘一分帖四角不帖則巳除比丘尼式叉摩那沙弥尼餘如牀中說（八十七竟）

佛在舍衛城尒時毗羅荼比丘體生癩瘡膿血流溢衣服著瘡脫時剝痛佛行房見問彼比丘汝病小差苦可忍不答言病不差苦不可忍衣服著瘡脫輙剝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告諸比丘今聽諸比丘護身護衣護僧坐褥故畜覆瘡衣用細滑物作諸比丘作是念佛聽我等作覆瘡衣便大作過裹頭足曳地汙漫諸居士見種種譏呵如尼師檀中說諸長老比丘聞種種呵責以是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問諸比丘汝等實尒不答言

責尒世尊種種呵責已告諸比丘
令為諸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
說若比丘作覆瘡衣應如量作長四
修伽陀磔手廣二磔手若過波逸提
覆瘡衣病瘡時著瘡差應淨施餘如
坐具中說 八十八竟

佛在舍衛城尒時佛聽毗舍佉母施
僧雨浴衣諸比丘便廣大作諸居士
譏呵乃至諸比丘以是白佛皆如上
說告諸比丘令為諸比丘結戒從今是
戒應如是說若比丘作雨浴衣應如量
作長五修伽陀磔手廣二磔手半若
過波逸提餘如覆瘡衣中說 八十九竟

佛在舍衛城時諸比丘作修伽陀隨衣
已量衣若過居士譏呵乃至諸比丘以
是白佛皆如上說告諸比丘令為諸
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
丘作修伽陀隨衣已量衣若過波逸提
修伽陀隨衣已量者長九修伽陀磔手
廣六磔手是名修伽陀隨衣已量難陀
短佛四指不知云何作衣以是白佛
佛言難陀隨衣短佛衣二指復有諸
比丘短小不知云何作衣以是白佛

佛言聽隨身長短作衣餘如雨浴衣中說 九十竟

佛在王舍城尒時難陀跋難陀共作是議世尊已制迴欲與僧物入已犯尼薩耆波逸提我等今當迴以相與便各說諸檀越更互得之諸長老比丘聞種種呵責以事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問難陀跋難陀汝實尒不荅言實尒世尊佛種種呵責已告諸比丘今為諸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知檀越欲與僧物迴與餘人波逸提餘如迴欲與僧物入已中說 九十一竟

五分律卷第九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勑雕造

五分律卷第十　弥沙塞　尊

宋罽賓三藏佛陀什共竺道生等譯

第一分之六悔過法

佛在舍衛城尒時和伽羅母優婆夷信樂佛法常供養沙門為人長雅其後以信出家少欲知足多致供養乞食持歸見一比丘問言何故行此答言乞食又問能耍我此食不荅言能即便與之復入一家乞食彼比丘語餘比丘言和伽羅母比丘尼能得飲食可從彼取諸比丘聞即便往就彼比丘尼得食輙復與之作是念我寧後所得當持歸食既得持出復逢一比丘如前問訊又以與之空鉢而還諸比丘食後集議言彼比丘尼幸能多得飲食我等何煩餘處求乞但當日日共隨其後於是明旦入聚落中而尋隨之彼比丘尼得食輙與空鉢而歸至第三日晨朝行乞時有長者乘馬車行彼比丘尼適欲避之即便倒地時波斯匿王有令若於國內輕慢釋子沙門者當重治之彼長者即大

惶怖下車扶起謝言我不相犯何以
忽介荅言實不見犯我飢乏故又問
乞食不得耶荅言我所得食盡與比
丘故致此惡又言願受我食默然許
之即以施與還與比丘長者下車人衆
巳多皆譏呵言此比丘尼施雖無猒
受者應自知量此輩常說少欲知足
而今貪取為困同道諸長老比丘聞
種種呵責以是白佛佛以是事集比
丘僧問諸比丘汝等實介不荅言實
介世尊佛種種呵責巳告諸比丘令
為諸比丘結波羅提提舍尼法從今
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從比丘尼受
食是比丘應向諸比丘悔過我墮可
呵法今向諸大德悔過是名悔過法
有諸比丘親里比丘尼能得飲食見
諸比丘乞食艱難語言莫自苦困從
我取之諸比丘言佛不聽我等從比
丘尼受食諸比丘尼言唯親知應與
知應取願以白佛諸比丘以是白佛
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告諸比丘令聽
諸比丘從親里比丘尼受食從今是
波羅提提舍尼法應如是說若比丘

從非親里比丘尼受食是比丘應向
諸比丘悔過我墮可呵法今向諸大
德悔過是名悔過法又有諸病比丘
羸病乞食病輙增劇諸比丘尼語言
莫自苦困從我受食病比丘言佛不
聽我從非親里比丘尼受食以是白
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告諸比丘今
聽病比丘從非親里比丘尼受食從
今是波羅提提舍尼法應如是說若
比丘無病從非親里比丘尼受食是
比丘應向諸比丘悔過我墮可呵法
今向諸大德悔過是名悔過法時諸比
丘尼或於僧坊或於自住處或在諸家
為諸比丘設前食後食但鉢那及粥又
與作浴施諸油酥諸比丘不知云何以
是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告諸比
丘今聽受諸比丘尼施食不得於街
巷中受從今是波羅提提舍尼法應
如是說若比丘無病在街巷中從非
親里比丘尼自手受食是比丘應向
諸比丘悔過我墮可呵法今向諸大
德悔過是名悔過法若比丘在聚落
外比丘尼在聚落內受食若比丘在

聚落內比丘尼在聚落外受食若比丘在空比丘尼在地受食若比丘在地比丘尼在空受食皆突吉羅沙弥突吉羅 一竟

佛在王舍城尒時有居士請二部僧食六群比丘與六群比丘尼對坐手教下食人令相益餘善比丘不復得食語主人言汝今請僧何不益食荅言今此比丘乱我意不知誰應益誰不應益主人便譏呵六群比丘言此等更相勸食正似將婦共受人請無沙門行破沙門法諸長老比丘聞種種呵責以是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問六群比丘汝等實尒不荅言實尒世尊佛種種呵責已告諸比丘今為諸比丘結波羅提提舍尼法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白衣家請食是中有比丘尼作是語與是比丘飯與是比丘羹諸比丘應語是比丘尼姉妹小却待諸比丘食竟若比丘中乃至無一比丘語是比丘尼姉妹小却待諸比丘食竟者是諸比丘應向諸比丘悔過我墮可呵法今向諸大

德悔過是名悔過法尒時有五百比丘在一長者家食彼常所供養比丘尼來詣比丘便齊聲言小却小却彼比丘尼極大羞耻即便還去主人見已問諸比丘此比丘尼有何相犯齊聲驅遣或復有言此輩沙門恐比丘尼奪其食分是故如是同共出家而相嫉妬自不相善況於餘人諸長老比丘聞以是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告諸比丘若比丘食時比丘尼不隨欲瞋癡畏教益食及默然住犯波羅提提舍尼者無有是處從今是波羅提提舍尼法應如是說若比丘白衣家請食有比丘尼教益食人言與是比丘叙與是比丘羹諸比丘應語是比丘尼姊妹小却待諸比丘食竟若眾中乃至無一人語者是比丘應向諸比丘悔過我墮可呵法今向諸大德悔過是名悔過法若有比丘尼教益比丘食第一上座應語若不用上座語第二上座次應語如是轉下乃至新受戒者若式叉摩那沙弥尼教益比丘食比丘不語小却突吉羅

五分律卷第十　第五張　白子

若比丘教益比丘食不平等而食者突吉羅沙弥突吉羅 二法竟

佛在拘舍弥國尒時長者瞿師羅信樂佛法見法得果常供養佛及比丘僧彼於後時財物竭盡中表親戚送食與之諸比丘猶到其家取滿鉢去其家內人不堪飢苦隣人見之皆譏呵言施主雖無猒受者應知足如何侵損他家財物竭盡我等以食分與之猶復割奪無慈愍心而欲快意无沙門行破沙門法諸長老比丘聞種種呵責以是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問諸比丘汝等實尒不荅言實尒世尊佛種種呵責已告諸比丘令聽諸比丘為瞿師羅長者作學家白二羯磨乃至不聽一比丘入其家應一比丘唱言大德僧聽此瞿師羅長者諸比丘往到其家取種種食滿鉢而還不留遺餘遂使其家財物竭盡今作學家羯磨乃至不聽一比丘復入其舍若僧時到僧忍聽白如是大德僧聽此瞿師羅長者諸比丘往到其家取種種食滿鉢而還不留遺餘遂

使其家財物竭盡今作學家羯磨乃
至不聽一比丘復入其舍誰諸長老
忍默然不忍者說僧已與瞿師羅作
學家羯磨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
持時諸比丘便處處與餘家作學家
羯磨以是白佛佛言不聽處處與餘
家作學家羯磨若婦是聖人夫是凡
夫或婦是凡夫是聖人皆不應與
作學家羯磨若夫婦俱聖無慳貪心
財物竭盡然後乃與作學家羯磨時
諸比丘皆不敢復往瞿師羅家彼家
大小莫不思見時瞿師羅到僧坊白
諸比丘言我歸三尊不復更求諸餘
福田願諸大德來往我家諸比丘以
是白佛佛言聽往諸比丘雖往而不
飯食長者言我歸三寶不復更求諸
餘福田願受我食諸比丘以是白佛
佛言聽受鉢中三分之一佛既聽受
三分之一諸比丘便盡往乞家財竭
盡復甚於前諸長老比丘聞種種呵
責以是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問
諸比丘汝等實尒不答言實尒世尊
佛種種呵責已告諸比丘今為諸比

丘結波羅提提舍尼法從今是戒應
如是說有諸學家僧作學家羯磨若
比丘於是學家受食是比丘應向諸
比丘悔過我墮可呵法今向諸大德
悔過是名悔過法彼瞿師羅財物未
盡時別立一出息坫請僧中病比丘
以供養之復有一藥坫亦如是諸病比
丘後慚愧不敢受長者言我本為僧
中病比丘出此財物及立藥坫若使
不受終不持歸諸比丘以是白佛佛
以是事集比丘僧告諸比丘是彼財
物未竭盡時請施令聽諸比丘隨意
受從今是戒應如是說有諸學家僧
作學家羯磨若比丘無病先不受請
於是學家受食是比丘應向諸比丘
悔過我墮可呵法今向諸大德悔過
是名悔過法復有一比丘無病從羯
磨學家取食受已心疑我故當不犯波
羅提提舍尼耶持還與餘比丘餘比
丘食已問言汝何故不食答言我無病
從羯磨學家取此食恐犯波羅提提
舍尼彼比丘言如汝所疑我今犯之
以是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告諸

比丘若從羯磨學家取食不食而與
他食皆不犯從今是戒應如是說有
諸學家僧作學家羯磨若比丘無病
先不受請於是學家自手受食是比
丘應向諸比丘悔過我墮可呵法今
向諸大德悔過是名悔過法若學家
財物竭盡僧有園田應與令知使異
常限餘以自供若無園田僧有異供
養時令其學家作使得遺餘若復
無此乞食得已應就其家食與其所餘
若不能尒應將至僧坊給其房舍卧
具次第與食非時漿飲皆悉與之若
有可分之衣亦應與分彼學家婦女諸
比丘尼亦應如是料理沙彌突吉羅 三法竟
佛在迦維羅衛城尼拘類園尒時有
諸比丘住阿練若處諸白衣餉食為
賊所劫便嬈呵言何以不語我我若
知之當持杖自衛亦可不來諸比丘
以是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問諸
比丘汝等實尒不答言實尒世尊佛
種種呵責已告諸比丘今為諸比丘
結波羅提提舍尼法從今是戒應如
是說若比丘住阿練若處有疑恐怖

先不伺視在僧坊内受食是比丘應
向諸比丘悔過我墮可呵法今向諸
大德悔過是名悔過法尒時諸釋五
百奴叛住阿練若處諸釋婦女欲往
問訊布施衆僧諸奴聞已共議言我
等當於道中抄取諸比丘聞便往語
諸釋婦女此中有賊欲抄取汝汝等
莫來諸女便止諸奴復言諸釋婦女
所以不來必是諸比丘先往語之即
問諸比丘諸比丘不妄語以實而荅
奴便打諸比丘盡奪衣鉢垂死乃置
諸比丘以是白佛佛言不應語有賊
但語使莫來時諸比丘不知外人當
來以是白佛佛言應恒遠望若見人
來馳往語之有食為取速遣令反從
今是波羅提提舍尼法應如是說若
比丘住阿練若處有疑恐怖先不伺
視在僧坊内自手受食不出外受是
比丘應向諸比丘悔過我墮可呵法
今向諸大德悔過是名悔過法有人
送食忽至已入僧坊諸比丘不知云
何以是白佛佛言聽一人即為受自
出一分餘行與衆以已一分從衆中

一人貿食令遠去若不得去應藏送食人勿令賊見若不得藏應與袈裟披送令去若復不得應權剃頭著法服令去沙彌突吉羅若軍行經過與食若賊自持食與不犯 四悔法竟

五分律第一分之七衆學法

佛在王舍城爾時諸比丘著下衣或太高或太下或象鼻或如多羅葉或如象鼻或如圓椽或細攝居士見譏呵言此諸沙門著下衣或似婦人或似伎兒以此為好無有風法尚不知著衣何況於理諸長老比丘聞種種呵責以是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問諸比丘汝等實爾不答言實爾世尊佛種種呵責已告諸比丘今為諸比丘結應學法從今是戒應如是說不高不下不象鼻不如多羅葉不如象鼻不如圓椽不細攝著下衣應當學高著者半脛已上下著者從踝已下象鼻著者四角不齊如多羅葉著者前高後下如象鼻者垂上一角如圓椽著攝上令圓以攝腹前細攝者繞腰作細攝若不解不問而作

此著突吉羅若解不慎作此著突吉羅若解輕戒輕人作此著波逸提比丘尼亦如是式叉摩那沙彌沙彌尼突吉羅若病時泥雨時不犯佛在王舍城尒時諸比丘披衣或太高或太下或參差居士譏呵乃至為諸比丘結應學法皆如上說從今是戒應如是說不高不下不參差披衣應當學高下參差義如上說

佛在王舍城尒時諸比丘不好覆身入白衣舍或以此白衣舍坐或反抄衣著右肩上入白衣舍或以此白衣舍坐或反抄衣著左肩上入白衣舍或以此白衣舍坐或左右反抄衣著兩肩上入白衣舍或以此白衣舍坐或搖身或搖頭或搖肩或攜手或隱人或扠腰或拄頰或掉臂入白衣舍或以此白衣舍坐或高視或左右顧視入白衣舍或以此白衣舍坐或企行入白衣舍或以此白衣舍坐或蹲行入白衣舍或以此白衣舍坐或覆頭入白衣舍或以此白衣舍坐或戲笑入白衣舍或以此白衣舍坐或高聲入白衣舍或以此白衣舍坐或不庠序入白衣舍

或以此白衣舍坐諸居士見譏呵如前諸長老比丘聞種種呵責以是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問諸比丘汝等實尒不答言實尒世尊佛種種呵責已告諸比丘今為諸比丘結應學法從今是戒應如是説好覆身入白衣舍應當學乃至摩序白衣舍坐應當學

佛遊婆伽國與大比丘僧五百人俱到首摩羅山住恐怖林尒時有菩提王太子於此山新立講堂未有沙門婆羅門入中坐者彼太子聞佛來到此山住恐怖林告薩闍子摩納汝以我名問訊世尊少病少惱起居輕利不我於此山新立講堂未有沙門婆羅門入中坐者唯願世尊及與衆僧先受此堂於中薄設供養使我長夜安隱若佛有教我當諦受以此白佛遠還報我摩納受教到已頭面礼足却住一面具宣太子意佛默然受之時薩闍子知佛許已還白太子太子通夜辦多美飲食明日自送至彼講堂其家内外皆敷雜色之衣時至

白佛願屈威神佛與五百比丘前後圍繞到彼講堂往階道下太子偏袒右肩右膝著地合掌白佛唯願世尊登此階堂使我長夜受獲安樂佛猶不上如是至三請後請時佛顧視阿難阿難承佛聖旨語太子言汝此雜色衣佛不蹈上愍後世故太子即勅取衣復如前白於是世尊與衆僧俱上就坐太子手自下食諸比丘以一指或以二指捻鉢而受下食者中即皆失鉢飲食流瀉汙其水精之地諸居士見譏呵言此諸比丘正似憍兒又如狡戲諸長老比丘聞種種呵責以是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問諸比丘汝等實尒不荅言實尒世尊佛種種呵責已告諸比丘今為諸比丘結應學法從今是戒應如是說一心受食應當學一心受食者左手一心擎鉢右手扶緣

佛在王舍城尒時諸比丘溢鉢受食棄損羹飯諸白衣譏呵此諸比丘貪受無猒如飢餓人復有諸比丘於白衣家得飯食盡不待羹得羹復食盡

不待飯諸白衣譏呵言此諸比丘貪
食如猶復有諸比丘於鉢中處處取
食復有諸比丘刳中央食復有諸比
丘曲指取鉢食復有諸比丘齅食食
諸居士見皆譏呵長老比丘聞以是
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問諸比丘
汝等實尒不荅言實尒世尊佛種種
呵責已告諸比丘今為諸比丘結應
學法從今是戒應如是說不溢鉢受
食羹飯俱食不於鉢中處處取食不
刳中央食不曲指取鉢食不齅食食
應當學

佛在王舍城尒時諸比丘左右顧望
食諸白衣譏呵此諸比丘如猶如鳥
自食並覩人食尚不知食法況餘深
理諸長老比丘聞以是白佛佛以是
事集比丘僧問諸比丘汝等實尒不
荅言實尒世尊佛種種呵責已告諸
比丘不應左右顧視食時諸比丘便
不敢顧視閉目而食不見益羹飯六
群比丘取其可食物開目問言誰取
我食荅言汝等自不覩乎反問傍
人餘比丘種種呵責已白佛佛以是

事集比丘僧問六群比丘汝等實尒不答言實尒世尊佛種種呵責已告諸比丘今為諸比丘結應學法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諦視鉢食應當學諦視鉢者繫視在鉢視益食時

佛在王舍城尒時諸比丘棄指飯食諸居士譏呵此諸比丘如小兒食復有五百比丘於一居士家食諸白衣中有言比丘食都不棄飯有言棄者二人遂共賭之諸比丘今日偶不棄飯後時見於餘處食棄飯譏呵如上諸比丘聞種種呵責以是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問諸比丘汝等實尒不答言實尒世尊佛種種呵責已告諸比丘今為諸比丘結應學法從今是戒應如是說不棄飯食應當學

佛在王舍城尒時諸比丘以食手捉淨飯器肥膩汙穢餘比丘惡之諸居士見譏呵言云何以食手捉淨飯器長老比丘聞種種呵責以是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問諸比丘汝等實尒不答言實尒世尊佛種種呵責已告諸比丘食時不應以右手捉淨飯

器後時諸白衣行飯比丘以左手受白衣不與作是言不告諸比丘以是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告諸比丘應淨洗手捉飯器令為諸比丘結應學法從今是戒應如是說不以食手捉淨飯器應當學食手者食汙其手及肥膩

佛在王舍城尒時諸比丘吸食食復有諸比丘爵食作聲諸居士見譏呵言此諸比丘食如猪嗒木復有婆羅門請諸比丘與粥諸比丘歠粥作聲有一比丘言今諸比丘食如寒戰時作是語已心生疑悔我今毀呰僧不知云何以是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問彼比丘汝以何心作是語荅言有恨心有戲心佛言恨心可無犯戲心可犯突吉羅告諸比丘令為諸比丘結應學法從今是戒應如是說不及食食不爵食作聲應當學

佛在王舍城尒時諸比丘舐取食諸居士見譏呵言此諸比丘猶如牛食諸長老比丘聞種種呵責以是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問諸比丘汝等

實尒不荅言實尒世尊佛種種呵責已
告諸比丘令爲諸比丘結應學法從
今是戒應如是說不舐取食應當學
佛在王舍城尒時諸比丘滿手食食
棄落墮地復有諸比丘大張口食復
有諸比丘飯未至大張口待縄入口
食竟多吐復有諸比丘縮鼻食諸居
士見皆譏呵長老比丘聞種種呵責
以是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問諸
比丘汝等實尒不荅言實尒世尊佛
種種呵責已告諸比丘令爲諸比丘
結應學法從今是戒應如是說不滿
手食食應當學不大張口食應當學
飯未至不大張口待應當學不縮鼻
食應當學諸比丘飯至口猶不敢開
污口邊流墮地以是白佛佛言不遠
不近便應開
佛在王舍城尒時諸比丘含食語食
或落地或落衣上或落鉢中諸居士
見皆譏呵諸長老比丘聞種種呵責
以是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問諸
比丘汝等實尒不荅言實尒世尊佛
種種呵責已告諸比丘令爲諸比丘

結應學法從今是戒應如是說不含食語應當學諸比丘後時白衣益食問須不不敢荅便譏呵言諸比丘憍慢不共人語以是白佛佛言益食時聽言須不須

佛在王舍城尒時諸比丘滿口食兩頰脹起諸居士見譏呵言此諸比丘如獼猴食復有諸比丘齒半食殘還鉢中諸居士見譏呵言此諸比丘飲食不淨復有諸比丘舒辟取食諸居士見譏呵言此諸比丘如象用鼻復有諸比丘振手食諸居士見譏呵言此諸比丘如象掉鼻復有諸比丘吐舌食諸居士見譏呵言此諸比丘如猶吐舌復有諸比丘全吞食復有諸比丘撮飯遥擲口中諸居士見皆譏呵長老比丘聞種種呵責以是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問諸比丘汝等實尒不荅言實尒世尊佛種種呵責已告諸比丘令為諸比丘結應學法從今是戒應如是說不脹頰食應當學不齒半食應當學不舒辟取食應當學不振手食應當學不吐舌食應

當學不全吞食應當學不揣飯遥擲
口中應當學
佛在王舍城尒時諸比丘以蕩鉢水
瀉白衣屋内諸居士見譏呵言此諸
比丘不知蕩鉢惡水所應瀉處況知
遠事諸長老比丘聞種種呵責以是
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問諸比丘
汝等實尒不荅言實尒世尊佛種種
呵責已告諸比丘不應以蕩鉢水瀉
白衣屋内有諸白衣新作屋得比丘
鉢中水灑地以爲吉祥諸比丘不敢
灑諸居士言此諸比丘不堪人敬諸
比丘以是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
告諸比丘聽諸比丘以鉢中無食水
用灑地今爲諸比丘結應學法從今
是戒應如是說不以鉢中有食水灑
白衣屋内應當學
佛在王舍城尒時諸比丘以飯覆羹
諸白衣謂未得更與之旣知已譏呵
言此諸比丘以飯覆羹如小兒諸長
老比丘聞種種呵責以是白佛佛以
是事集比丘僧問諸比丘汝等實尒
不荅言實尒世尊佛種種呵責已告

諸比丘不應以飯覆羹有諸病比丘
不敢以飯覆羹虫落羹中不能得去
以是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告諸
比丘聽以飯覆羹不應更望得令為
諸比丘結應學法從今是戒應如是
說不以飯覆羹更望得應當學
佛在王舍城尒時有諸比丘至白衣家
嫌呵食復有諸比丘自索益食諸居
士皆譏呵諸長老比丘聞種種呵責
以是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問諸
比丘汝等實尒不荅言實尒世尊佛
種種呵責已告諸比丘不應嫌呵食
自索益食諸比丘便不敢為病比丘
索益食以是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
僧告諸比丘聽為他比丘索益食不
應自為今為諸比丘結應學法從今
是戒應如是說不嫌呵食應當學不
為已索益食應當學
佛在王舍城尒時諸比丘視比坐鉢
中多少諸居士見譏呵言此諸比丘
如小兒視他鉢中汝得多我得少汝
得少我得多諸長老比丘聞種種呵
責以是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問

諸比丘汝等實尒不答言實尒世尊
佛種種呵責已告諸比丘不應覗比
坐鉢中多少時五百比丘在一家食
食已共相語言希有此食下坐比丘
言上坐得好我等不得諸比丘作是
念佛聽我等覗他鉢者得知誰得誰
不得不得者教與以是白佛佛以是
事集比丘僧告諸比丘聽覗比坐鉢
不得生嫌心今為諸比丘結應學法
從今是戒應如是說不嫌心覗比坐
鉢應當學
佛在王舍城尒時諸比丘立大小便
諸居士見譏呵言此諸比丘如驢如
馬諸長老比丘聞種種呵責以是白
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問諸比丘汝
等實尒不答言實尒世尊佛種種呵
責已告諸比丘今為諸比丘結應學法
從今是戒應如是說不立大小便應
當學時諸比丘病不能蹲地以是白
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告諸比丘聽
諸比丘病時立大小便從今是戒應
如是說不立大小便除病應當學
佛在王舍城尒時諸比丘水中大小

便諸居士譏呵長老比丘聞種種呵責以是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問諸比丘汝等實尒不荅言實尒世尊佛種種呵責已告諸比丘令為諸比丘結應學法從今是戒應如是說不大小便水中應當學有諸病比丘醫語言汝可水中大小便我當視之知可治不諸比丘不敢語言願作餘方醫言唯視此然後知諸病比丘作是念佛若聽大小便水中者乃當得愈以是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告諸比丘今聽病比丘水中大小便從今是戒應如是說不大小便淨水中除病應當學若大小便木上因此流入水中不犯

佛在王舍城尒時諸比丘大小便生草葉上諸居士見譏呵言此諸比丘似牛羊諸長老比丘聞種種呵責以是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問諸比丘汝等實尒不荅言實尒世尊佛種種呵責已告諸比丘令為諸比丘結應學法從今是戒應如是說不大小便生草葉上除病應當學若大小便

衣上因此流草藥上不犯

佛在王舍城尒時諸比丘為著屐草屣人說法諸居士見譏呵言是法尊貴第一微妙而諸比丘為著屐草屣人說輕慢此法諸長老比丘聞種種呵責以是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問諸比丘汝等實尒不荅言實尒世尊佛種種呵責已告諸比丘令為諸比丘結應學法從今是戒應如是說不為著屐人說法應當學不為著草屣人說法應當學有諸病人不得脫屐草屣而欲聞法諸比丘不敢說以是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告諸比丘令聽諸比丘為著屐草屣病人說法從今是戒應如是說人著屐不應為說法除病應當學人著草屣不應為說法除病應當學法者佛所說聲聞所說仙人所說諸天所說及一切如法說者若多人著屐草屣不能令脫但因不著者為說不犯

佛在王舍城尒時諸比丘為現冐人乃至拄杖人說法諸居士見譏呵如上諸長老比丘聞種種呵責以是白

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問諸比丘汝等實尒不答言實尒世尊佛種種呵責已告諸比丘今為諸比丘結應學法從今是戒應如是說人現胷不應為說法應當學有諸病人欲聞法諸比丘不敢為說以是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告諸比丘聽為現胷病人說法從今是戒應如是說人現胷不應為說法除病應當學人坐比丘立人在高坐比丘在下人卧比丘坐人在前比丘在後人在道中比丘在道外為覆頭人為叉抄衣人為左右叉抄衣人為持蓋覆身人為騎乘人為拄杖人說法皆如上說

佛在王舍城尒時諸比丘為捉刀捉弓箭人說地獄苦彼人聞已便大瞋恚斫射比丘比丘即死諸長老比丘聞以是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告諸比丘今為諸比丘結應學法從今是戒應如是說人捉刀不應為說法應當學人捉弓箭不應為說應當學

佛在王舍城尒時六群比丘為十七群比丘於請家取食分六群比丘漸

國十七群比丘不早還日逼中十七群比丘上樹登之諸長老比丘見以事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告諸比丘令為諸比丘結應學法從今是戒應如是說樹過人不得上應當學時有比丘向拘薩羅國道遇惡獸不敢上樹為獸所害諸比丘以是白佛佛言從今是戒應如是說樹過人不得上除大因緣應當學大因緣者惡獸諸難是名大因緣比丘尼除大小便生草葉上餘皆如上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羅 衆學竟

五分律第一分之八七滅諍法

於何處起應與現前比尼與現前比尼荅言瞻婆城因誰起荅言六群比丘

於何處起應與憶念比尼與憶念比尼荅言王舍城因誰起荅言陁婆力士子

於何處起應與不癡比尼與不癡比尼荅言王舍城因誰起荅言伽伽比丘

於何處起應與自言與自言荅言舍衛城因誰起荅言因異比丘

於何處起應與多人語與多人語荅

言舍衛城因誰起荅言因衆多比丘
於何處起應與草布地與草布地荅
言舍衛城因誰起荅言因衆多比丘
於何處起應與本言治與本言治荅
言舍衛城因誰起荅言優陁夷

五分律卷第十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

五分律卷第十一　彌沙塞　早

宋罽賓三藏佛陀什共竺道生等譯

第二分初尼律波羅夷法

佛在舍衛城。爾時長老優波離問佛。世尊已為諸比丘結戒。若比丘共諸比丘同學戒法。戒羸不捨。行婬法。乃至共畜生。是比丘得波羅夷不共住。是戒我當云何持。為應作一部僧持。二部僧持。佛言。應作二部僧持。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尼共諸比丘尼同學戒法。戒羸不捨。隨意行婬。乃至共畜生。是比丘尼得波羅夷不共住。

爾時長老優波離復問佛。世尊已為諸比丘結戒。若比丘若聚落若空地。盜心不與取。乃至一不共住。我當云何持。佛言。應作二部僧持。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尼若聚落若空地。盜心不與取。若王若大臣若捉若縛若殺若擯。語言汝賊汝癡。是比丘尼得波羅夷不共住。

爾時優波離復問佛。世尊已為諸比丘結戒。若比丘若人若似人若自殺

乃至不共住我當云何持佛言應作
二部僧持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
丘尼若人若似人若自殺若與刀藥殺
若教人殺若教人自殺譽死讚死咄
人用惡活爲死勝生作是必隨心殺
如是種種因緣彼因是死是比丘尼
得波羅夷不共住
尒時優波離復問佛世尊已爲諸比
丘結戒若比丘不知不見過人法乃
至不共住我當云何持佛言應作二
部僧持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
尼不知不見過人法聖利滿足自稱
我如是知如是見是比丘尼後時若
問若不問爲出罪求清淨故作是言
我不知言知不見言見虛誑妄語除
增上慢是比丘尼得波羅夷不共住
尒時毗舍佉聟名鹿子鹿子敬毗舍
佉猶如敬母時人遂名爲毗舍佉鹿
子母其孫名尸利跋尸利跋常繫念於
偷羅難陀比丘尼後請比丘尼僧偷
羅難陀託病不往共一小沙弥尼坐
守僧房時到比丘尼僧皆詣其家尸
利跋手自下食問言偷羅難陀何故

不來諸比丘尼答言以其病僧差守房是故不來彼下上坐食已便馳往問何所患苦答言骨節皆痛彼即為按摩比丘尼言聽汝處處按摩但不得行欲既按摩已問言汝須何物答言我須乾棗便買與之比丘尼以手捧棗問言汝見是乾棗不答言見比丘尼言若人繫心於不可行欲處神明乾縮亦如此也於是尸利耶與此比丘尼種種身相觸已便出諸比丘尼食還入門邊見咸疑已共偷羅難陀作不淨行問言汝已破梵行耶答言我不破梵行唯與男子身相觸耳小沙弥尼亦云如此諸比丘尼種種訶責言佛種種毀呰與男子身相觸種種讚歎不觸男子身汝今云何作此惡事訶已往到佛所以事白佛佛以是事集二部僧問偷羅難陀汝實尒不答言實尒世尊佛如上種種訶責已告諸比丘以十利故今為諸比丘尼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尼欲盛變心受男子種種摩觸髮際已下膝已上肘已後是比丘尼得

波羅夷不共住比丘尼者白四羯磨受具足戒婬欲盛變心已下如比丘觸女人身戒中說

尒時諸比丘尼受男子捉手捉衣共期獨行獨共住獨共語獨共一座坐身親近男子以此欲染心不復樂道或有反俗及作外道者時偷羅難陀比丘尼著新染衣摩拭身體畫治眉目往多人處有諸男子捉其手捉其衣言汝手柔軟好汝衣細滑好諸長老比丘尼見種種訶責以事白佛佛以是事集二部僧問諸比丘尼汝等實作上八法不答言實尒世尊佛種種訶責已告諸比丘今爲諸比丘尼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尼欲盛變心受男子捉手捉衣共期獨共行獨共住獨共語獨共一座坐身親近男子八法具者是比丘尼得波羅夷不共住捉手者從肘已前捉衣者身所著衣共期者期至某處行婬法或摩觸身往到彼獨共行者獨共男子一道行獨共住者獨共男子一處住獨共語者獨共男子一處語獨

共一座坐者獨共男子一牀上坐身
親近男子者共一座坐時身轉就男
子若犯捉手乃至身轉就男子一一
皆偷羅遮若犯七事雖已隨悔後犯
一事滿八亦成波羅夷式叉摩那沙
彌尼突吉羅
尒時闡陀比丘數數犯罪上牀下牀
皆不如法數數食別衆食非時入聚
落不白善比丘比丘僧與作不見罪羯
磨其姊比丘尼名優蹉來往共語及
與衣食諸比丘尼見語言姊妹此比
丘比丘僧已和合與作不見罪羯磨
諸比丘已不共住不共事不共語汝
今云何來往共語與其衣食優蹉言
此是我弟我若不視誰當視者諸長
老比丘尼種種訶責以事白佛佛以
是事集二部僧問優蹉汝實尒不荅
言實尒世尊佛種種訶責已告諸比
丘應令一比丘尼與優蹉親善者往
屏處諫汝莫隨順僧羯磨不見罪比
丘若受者善若不受應衆多比丘尼
往諫若受者善若不受復應比丘尼
僧往諫語比丘受教勅諸比丘尼令

一比丘尼往諫乃至比丘尼僧往諫
皆不受諸長老比丘尼以事白佛佛
以是事集二部僧種種訶責優
蹉已告諸比丘今為諸比丘尼結戒
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尼知僧
如法與比丘作不見罪羯磨諸比丘
不共住不共事不共語而隨順之諸
比丘尼語是比丘尼姉妹此比丘比
丘僧已作不見罪羯磨諸比丘不共
住不共事不共語汝莫隨順如是諫
堅持不捨應第二第三諫第二第三
諫捨是事善不捨者是比丘尼得波
羅夷不共住餘皆如調達破僧中說
不犯亦如彼說尒時修休摩比丘尼
婆頗比丘尼常共行止後婆頗命過
修休摩為之悲泣諸比丘尼語言汝
莫如是一切有為悉皆磨滅如佛所
說恩愛別離無長存者若有為法不
壞不散無有是處修休摩言我今不
復為其啼哭何以故彼生時不修梵
行諸比丘尼問言汝云何知答言彼
與我共行親見與男子行婬欲事諸
比丘尼訶責言汝云何生時覆藏其

罪死乃發露諸長老比丘尼種種訶責以事白佛佛以是事集二部僧問修伽摩汝實尒不荅言實尒世尊佛種種訶責已告諸比丘令為諸比丘尼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尼見比丘尼犯波羅夷覆藏彼比丘尼後時若在若死若遠行若被擯若罷道若形變作是語我先親見其犯波羅夷是比丘尼得波羅夷不共住覆藏從晨朝至初夜初分時時皆突吉羅從初夜初分至明相未出時時皆偷羅遮至明相出波羅夷式叉摩那沙弥尼突吉羅若欲說而無比丘尼未得說若入大捨定及八難起皆不犯八難者一病二王三賊四水五火六衣鉢七命八梵行 八重法竟

五分律第二分之二尼律僧殘法

尒時長老優波離問佛世尊巳為諸比丘結戒若比丘行媒法乃至一交會僧伽婆尸沙我當云何持佛言應作二部僧持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尼行媒法若為私通事持男意至女邊持女意至男邊乃至一交會

是比丘尼初犯僧伽婆尸沙可悔過
長老優波離又問世尊已爲諸比丘結戒若比丘自不如法惡瞋故以無根波羅夷謗無波羅夷比丘乃至僧伽婆尸沙我當云何持佛言應作二部僧持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尼自不如法惡瞋故以無根波羅夷謗無波羅夷比丘尼欲破彼梵行是比丘尼後時若問若不問言我是事無根住瞋故謗是比丘尼初犯僧伽婆尸沙可悔過
長老優波離又問佛世尊已爲諸比丘結戒若比丘自不如法惡瞋故於異分中取片若似片乃至僧伽婆尸沙我當云何持佛言應作二部僧持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尼自不如法惡瞋故於異分中取片若似片作波羅夷謗無波羅夷比丘尼欲破彼梵行是比丘尼後時若問若不問言我是事異分中取片若似片住瞋故謗是比丘尼初犯僧伽婆尸沙可悔過
尒時諸釋共作是要我等不與處姓

婚姻若有犯者當重罪之時釋種黑離車女喪夫夫弟欲取為婦彼女不從如是三返誓不相許使作是念彼女必有外通意我當殺之便託為兄作會語言為汝夫作會汝來行香彼女便往到已飲酒令醉共行不淨然後以爪摑傷其肉告官司言黑離車女是我婦令與外人私通官即遣取彼女醉醒自見身體處處傷破作是念此人必當見殺便叛走向舍衛城到比丘尼所出家學道官收不得知向舍衛城便作移書與波斯匿王言我國女人犯罪應死叛入彼國可送還我若彼有罪人叛來我國亦當送之時波斯匿王即問左右有以女人入我國不答言有諸比丘尼已度為道王先有令若我國內有犯比丘比丘尼者當與重罪今已出家無敢毀辱者王便報移書言實有此女來入我國今已出家不可追罪若有餘事敬如來示諸釋便譏訶言凡有此罪不復得治亂我國矣諸比丘尼無復可度不可度者何道之有無沙門行破沙

門法諸長老比丘尼聞種種訶責以事白佛佛以是事集二部僧問諸比丘尼汝等實尒不荅言實尒世尊佛種種訶責已告諸比丘今為諸比丘尼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尼知有罪女度為比丘尼者是比丘尼初犯僧伽婆尸沙可悔過復有諸賊女偷妄應死女諸居士言若能出家我當活汝便求出家即白諸比丘尼願見度脫諸比丘尼言佛未聽我等度如汝輩以事白佛佛以是事集二部僧告諸比丘若主聽者聽比丘尼度之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尼知有罪女主不聽而度者是比丘尼初犯僧伽婆尸沙可悔過復有犯罪女不得於佛法出家便入外道諸居士後見有言此是我等犯罪女當奪其外道衣服或有言外道出家已是重罰自可宜去即便放之此諸女等後來投諸比丘尼作是言姊妹我等本非不敬信佛法於外道出家諸姊妹不肯見度逼不獲已入外道耳我等所畏今已見聽出家願見愍度

諸比丘尼不知云何以是白佛佛以是事集二部僧告諸比丘若有罪女先已出家今聽度之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尼知有罪女主不聽度為道除先出家是比丘尼初犯僧伽婆尸沙可悔過有罪者若犯姧若偷盜是名有罪主者殺活所由是名為主若比丘尼發心度此女及方便乃至集僧三羯磨未竟皆突吉羅三羯磨竟和尚僧伽婆尸沙餘尼師僧皆偷羅遮

尒時優蹉比丘尼數數犯罪上牀下牀皆不如法數數食別眾食非時入他家比丘尼僧與作不見罪擯時偷羅難陀比丘尼知優蹉心未調伏不敬順僧便不隨眾自與眷屬於界外為其解擯彼比丘尼既得解擯倍更憍慢不敬眾僧諸長老比丘尼見種種訶責以事白佛佛以是事集二部僧問偷羅難陀汝實尒不答言實尒世尊佛種種訶責已告諸比丘今為諸比丘尼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尼知僧如法擯比丘尼比丘

尼心未調伏不隨順僧自與眷屬於
界外解其擯者是比丘尼初犯僧伽
婆尸沙可悔過欲解擯及方便乃至
三羯磨未竟皆突吉羅三羯磨竟羯
磨師僧伽婆尸沙餘僧皆偷羅遮
尒時諸比丘尼獨行道路諸白衣見
調捔作麁惡婬欲語或捉捫摸或欲共
為不淨行復有衆多比丘尼與估客
伴行偷羅難陁見一男子心生染著
漸遲在後諸比丘尼語言汝何不速
行及伴此處可畏勿為惡人之所剥
脫荅言汝見後來人不諸比丘尼言
見偷羅難陁言我見此人心甚樂著
諸比丘尼訶責言汝云何於行路中
染著男子復有衆多比丘尼渡河取
牛屎既渡水漲不得還為賊抄掠
復有諸比丘尼獨宿失衣鉢破梵行
諸長老比丘尼見聞種種訶責已以
白佛佛以是事集二部僧問諸比丘
尼汝等實尒不荅言實尒世尊佛種
種訶責已告諸比丘尼令為諸比丘尼結
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尼獨
行獨宿獨渡水於道中獨在後染著

男子是比丘尼初犯僧伽婆尸沙可悔過時有諸比丘尼在路行有疑恐怖使走向聚落至親里家復有諸比丘尼行路疲極又有老病不能相及或有小水或有橋船不敢獨渡或有宿處畏諸男子不敢獨於餘處宿諸比丘尼不知云何以事白佛佛以是事集二部僧告諸比丘有因緣聽隨意獨去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尼獨行獨宿獨渡水於道中獨在後染著男子除因緣是比丘尼初犯僧伽婆尸沙可悔過因緣者恐怖走時老病疲極不及伴時水狹淺有橋船處畏男子處是名因緣若獨行無聚落處半由旬若有聚落處從一聚落至一聚落皆僧伽婆尸沙若在後遥見比丘尼不聞聲或闇處不見形皆突吉羅若不見不聞僧伽婆尸沙若獨渡水水廣十肘深半膝僧伽婆尸沙若減突吉羅若宿時應使手相及若不相及初夜及中夜偷羅遮明相出僧伽婆尸沙式叉摩那沙弥尼突吉羅

尒時有一長者以宅布施比丘僧比丘
僧與比丘尼衆賀安陁林末利夫人
後以王園施比丘尼僧比丘尼僧壞
前所賀處屋於王園更起先處便成空
地時施宅長者子作是念我父昔以施
僧僧與比丘尼賀今諸比丘尼不復住
中我可還取於中耕種即便取之諸
比丘尼語言汝莫取僧地荅言我父
雖以施僧僧不復用應還屬我諸比
丘尼言我等不捨此地勿使詣官言
汝更大輸物彼不肯還即詣官言之
比丘尼詣官言人使大失物此輩受
使大輸物諸居士見識訶言云何與
彼供養猶尚言之況於餘人無沙門
行破沙門法諸長老比丘尼聞種種
訶責以事白佛佛以是事集二部僧
問諸比丘比丘尼汝等實尒不荅言實尒
世尊佛種種訶責已告諸比丘今爲
諸比丘尼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
若比丘尼詣官言人是比丘尼初犯
僧伽婆尸沙可悔過若比丘尼爲人
輕䟦應語其父母若無父母應語其
親族若無親族應語比丘比丘尼僜

三六 丘 尺 等十一 第十四張 畢

婆塞優婆夷若比丘比丘尼有勢力不援護者突吉羅語時應云彼輕慢我為我訶諫不應言之若詣官言人一往返一僧伽婆尸沙式叉摩那沙彌尼突吉羅

尒時有一估客喪婦作是念我今當於何處求索好婦時旃荼修摩那比丘尼有弟子名修摩色貌殊特彼見生染著心作是念以食誘之或可得果便語言汝若須酥油蜜石蜜蒲闍尼佉闍尼皆從我取彼比丘尼即便往取既相狎習便問比丘尼言汝知我與汝食意不荅言汝為求福故與我食彼言不以此事我喪失婦見汝清修甚相貪樂能降意不荅言不能其人復言與我作婦當以奇珎相與衣服極麗飲食隨時要令無乏亦荅如初餘估客見便助迫脇言汝若不欲為他作婦何故受他飲食若必不能當奪汝衣鉢或復有言速遣令去勿使人聞若王得知必重治我等諸居士聞譏訶言云何比丘尼受他染著男子飲食此輩無沙門行破沙

門法諸長老比丘尼鬪種種訶責以事白佛佛以是事集二部僧問修摩比丘尼汝實尒不荅言實尒世尊佛種種訶責巳告諸比丘今為諸比丘尼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尼受他染著心男子飲食是比丘尼初犯僧伽婆尸沙可悔過有諸男子請比丘尼前食後食於中生染著心諸比丘尼知不敢受以事白佛佛以是事集二部僧告諸比丘若比丘尼無染著心受他染著心男子飲食犯僧伽婆尸沙無有是處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尼有染著心受他染著心男子飲食是比丘尼初犯僧伽婆尸沙可悔過復有一比丘尼有染著心從一染著心男子受飲食受巳生疑我將無犯僧伽婆尸沙即持歸與餘比丘尼餘比丘尼問此美飲食汝何故不噉具以事荅餘比丘尼言汝所畏我亦應畏以事白佛佛以是事集二部僧告諸比丘若比丘尼有染著心自手受染著心男子食不食而與他食皆不犯從今是戒應如是說

若比丘尼有染著心自手受染著心男子食食是比丘尼初犯僧伽婆尸沙可悔過式叉摩那沙弥尼突吉羅尒時彼估客復作是念我先以食請彼比丘尼日月淺近是以不果今當更以食誘引久意或廻便到其所語言我先虛戲遂至不遜願受我悔過從今如先從我取食彼比丘尼言止止男子汝先惱我使佛苦責為諸比丘尼結戒今日何應再見點辱彼比丘尼和尚語言汝先能得多美飲食今何故不復能得答言彼人先惱觸我佛因制戒不敢復取和尚復言汝但莫生染著取食何苦若他生染著何豫汝事彼比丘尼嫌訶和尚言佛種種毀呰親近男子讚歎遠離云何教我取染著心男子飲食諸比丘尼聞訶責彼師言云何教弟子受染著心男子食種種訶責已以事白佛佛以是事集二部僧問旃荼修摩那汝實尒不荅言實尒世尊佛種種訶責已告諸比丘今為諸比丘尼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尼教他比

丘尼作是語汝但莫生染著受染著
男子飲食何苦是比丘尼初犯僧伽
婆尸沙可悔過若作此教語僧伽
婆尸沙式叉摩那沙弥尼突吉羅
優波離又問世尊已爲諸比丘結戒
若比丘爲破和合僧懃方便乃至僧
伽婆尸沙我當云何持佛言當作二
部僧持從令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
尼爲破和合僧懃方便諸比丘尼語
是比丘尼汝莫爲破和合僧懃方便
當與僧和合僧和合故歡喜無諍一
心一學如水乳合共弘師教安樂行
如是諫堅持不捨應第二第三諫第
二第三諫捨是事善不捨者是比丘
尼三諫犯僧伽婆尸沙可悔過
優波離又問世尊已爲諸比丘結戒
若比丘助破和合僧乃至僧伽婆尸
沙我當云何持佛言應作二部僧持
從令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尼助破
和合僧若一若二若衆多語諸比丘尼
言是比丘尼所說是知說非不知說
說法不說非法說律不說非律皆是
我等心所忍樂諸比丘尼語是比丘

尼汝莫作是語是比丘尼所説是知
説非不知説説法不説非法説律不
説非律皆是我等心所忍樂何以故
是比丘尼非知説非説法非説律汝
莫樂助破和合僧當樂助和合僧僧
和合故歡喜無諍一心一學如水乳
今共弘師教安樂行如是諫堅持不
捨應第二第三諫第二第三諫捨是
事善不捨者是比丘尼三諫犯僧伽
婆尸沙可悔過

優波離又問世尊已為諸比丘結戒
若比丘惡性難共語與諸比丘同學
戒經數數犯罪乃至僧伽婆尸沙我
當云何持佛言當作二部僧持從今
是戒應如是説若比丘尼惡性難共
語與諸比丘尼同學戒經數數犯罪
諸比丘尼如法如律諫其所犯荅言
阿姨汝莫語我若好若惡我亦不以
好惡語汝諸比丘尼復語言汝莫作
自我不可共語汝當為諸比丘尼説
如法語諸比丘尼亦當為汝説如法語
如是展轉相教轉相出罪成如來衆
如是諫堅持不捨應第二第三諫第

二第三諫捨是事善若不捨者是比丘尼三諫犯僧伽婆尸沙可悔過

優波離又問世尊已為諸比丘結戒若比丘依聚落住行惡行汙他家乃至僧伽婆尸沙我當云何持佛言當作二部僧持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尼依聚落住行惡行汙他家行惡行皆見聞知汙他家亦見聞知諸比丘尼語是比丘尼汝行惡行汙他家行惡行皆見聞知汙他家亦見聞知汝出去不應是中住彼比丘尼言諸阿姨隨愛恚癡畏何以故有如是等同罪比丘尼有駈者有不駈者諸比丘尼復語言汝莫作是語諸阿姨隨愛恚癡畏有如是等同罪比丘尼有駈者有不駈者汝行惡行汙他家行惡行皆見聞知汙他家亦見聞知汝捨是隨愛恚癡畏語汝出去不應是中住如是諫堅持不捨應第二第三諫第二第三諫捨是事善不捨者是比丘尼三諫犯僧伽婆尸沙可悔過

尒時修休摩比丘尼娑頗比丘尼共作惡行有惡名聲更相覆罪觸惱衆

僧諸比丘尼語言汝等作惡行有惡
名聲汝相遠離捨是作惡觸惱僧事
於佛法中增廣得安樂住二比丘尼言
我等不作惡行無惡名聲亦不觸惱衆
僧此中有餘二比丘尼共作惡行有惡
名聲觸惱衆僧諸比丘尼言汝等莫
作是語何以故此中無有餘二比丘
尼作惡惱僧唯有汝等可相遠離捨
是作惡觸惱僧事於佛法中增廣得安
樂住如是諫堅持不捨諸比丘尼以
事白佛佛以是事集二部僧問彼二
比丘尼汝等實尒不答言實尒世尊
佛種種訶責已告諸比丘尼應令一比
丘尼與彼二比丘尼親善者往屏處
諫若受者善若不受應衆多比丘尼
往諫若受者善若不受應比丘尼僧
往諫諸比丘受教即勑諸比丘尼往
諫三返皆不受諸長老比丘尼種種
訶責以事白佛佛以是事集二部僧
種種遮訶責彼二比丘尼已告諸比
丘今為諸比丘尼結戒從今是戒應
如是說若二比丘尼共作惡行有惡
名聲更相覆罪觸惱衆僧諸比丘尼

語言汝二比丘尼作惡行有惡名聲更
相覆罪觸惱衆僧汝相遠離捨是
作惡觸惱僧事於佛法中增廣得安
樂住彼二比丘尼言我等不作惡行
無惡名聲不相覆罪不觸惱僧此中
有餘二比丘尼共作惡行觸惱衆僧
諸比丘尼復語言莫作是語何以故
此中更無餘二比丘尼作惡惱僧唯
有汝等可相遠離捨是作惡觸惱僧
事於佛法中增廣得安樂住如是諫
堅持不捨應第二第三諫第二第三
諫捨是事善不捨者是比丘尼三諫
犯僧伽婆尸沙可悔過更相覆罪者
若僧伽婆尸沙若偷羅遮若波逸提
若波羅提提舍尼若突吉羅若不護
口惱僧者若布薩若自恣若諸羯磨
皆如調達破僧中說式叉摩那沙弥
尼突吉羅

尒時修侼摩比丘尼婆頗比丘尼共
作惡行有惡名聲乃至於佛法中增
廣得安樂住亦如上說二比丘尼言
我等不作惡行亦不觸惱衆僧僧見
我等羸弱輕易我故作如是語諸比

丘尼復言汝等莫作是語何以故僧
不見汝羸弱輕易汝等汝等自作惡
行觸惱衆僧可相遠離捨是作惡觸
惱僧事於佛法中增廣得安樂住如
是諫堅持不捨諸長老比丘尼訶責
乃至令爲諸比丘尼結戒亦如上說
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二比丘尼共
作惡行有惡名聲更相覆罪觸惱衆
僧諸比丘尼語言汝二比丘尼莫共作
惡行有惡名聲更相覆罪觸惱衆僧
汝相遠離捨是作惡觸惱僧事於佛
法中增廣得安樂住二比丘尼言我
等不作惡行無惡名聲不相覆罪不
觸惱僧僧見我等羸弱輕易我故作
如是語諸比丘尼復言莫作是語何
以故僧不見汝羸弱輕易汝等汝等
可相遠離捨是作惡觸惱僧事於佛
法中增廣得安樂住如是諫堅持不
捨應第二第三諫第二第三諫捨是
事善不捨者是比丘尼三諫犯僧伽
婆尸沙可悔過餘如上說式叉摩那
沙弥尼突吉羅

尒時闡陀母名修摩那爲人惡性時

人遂号為旃荼修摩那好共他鬪僧斷其事便言僧隨愛恚癡畏諸比丘尼語言汝莫好共他鬪莫作是語僧隨愛恚癡畏何以故僧不隨愛恚癡畏汝捨是語於佛法中增廣得安樂住如是諫堅持不捨乃至令為諸比丘尼結戒亦如上說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尼好共他鬪僧斷其事便言僧隨愛恚癡畏諸比丘尼語言汝莫好共他鬪莫作是語僧隨愛恚癡畏何以故僧不隨愛恚癡畏汝等捨是語於佛法中增廣得安樂住如是諫堅持不捨應第二第三諫第二第三諫捨是事善不捨者是比丘尼三諫犯僧伽婆尸沙可悔過餘如上說

尒時旃荼修摩那比丘尼好共他鬪僧斷其事便瞋恚言我捨佛捨法捨僧捨戒作外道餘沙門婆羅門亦學戒亦慙愧我當於彼淨修梵行諸比丘尼語言汝莫好共他鬪莫作是語我捨佛乃至於彼淨修梵行何以故餘沙門婆羅門無學戒無慙愧汝云何於彼得修梵行汝捨是惡見於佛

法中增廣得安樂住如是諫堅持不捨乃至今為諸比丘尼結戒亦如上說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尼好共他鬪僧斷其事便言我捨佛捨法捨僧捨戒作外道餘沙門婆羅門亦學戒亦慙愧我當於彼淨修梵行諸比丘尼語言汝莫好共他鬪莫作是語我捨佛法僧何以故餘沙門婆羅門無學戒無慙愧汝云何於彼得修梵行汝捨是惡見於佛法中增廣得安樂住如是諫堅持不捨應第二第三諫第二第三諫捨是事善不捨者是比丘尼三諫已犯僧伽婆尸沙可悔過餘如上說 僧殘竟

五分律卷第十一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五分律卷第十二 彌沙塞

宋罽賓三藏佛陀什共竺道生等譯

第二分之三尼律捨墮法

佛在舍衛城尒時優波離問佛世尊已為諸比丘結戒若比丘三衣竟捨迦絺那衣巳長衣乃至十日若過尼薩耆波逸提乃至若比丘自捉金銀及錢若使人捉若發心受尼薩耆波逸提我當云何持佛言應作二部僧持從今是戒應如是說

若比丘尼三衣竟捨迦絺那衣巳長衣乃至十日若過尼薩耆波逸提若比丘尼衣竟捨迦絺那衣巳五衣中若離一一衣宿過一夜除僧羯磨尼薩耆波逸提若比丘尼衣竟捨迦絺那衣巳得非時衣若須應受速作受持若足者善若不足望更有得處今具足成乃至一月若過尼薩耆波逸提若比丘尼從非親里居士居士婦乞衣除因緣尼薩耆波逸提因緣者奪衣失衣燒衣漂衣衣壞是名因緣若比丘尼奪衣失衣燒衣漂衣衣壞從

非親里居士居士婦与衣若居士居士
婦欲多與衣是比丘尼應受二衣若
過是受尼薩耆波逸提若非親里居
士居士婦共議當以如是衣直作衣與
某甲比丘尼是比丘尼先不自恣請
便往問居士居士婦言汝為我以如
是衣直作衣不答言如是便言善哉
居士居士婦可作如是如是衣與我
為好故尼薩耆波逸提若非親里居
士居士婦共議我當各以如是衣直
作衣與某甲比丘尼是比丘尼先不
自恣請便往問居士居士婦言汝各
為我以如是衣直作衣不答言如是
便言善哉居士居士婦可合作一衣
與我為好故尼薩耆波逸提若王若
大臣婆羅門居士為比丘尼故遣使
送衣直使到比丘尼所言阿姨彼王
大臣送此衣直阿姨受之是比丘尼
言我不應受衣直若得淨衣當手受
持使言阿姨有執事人不比丘尼即
指示處使便到執事所語言某王大
臣送此衣直與某甲比丘尼汝為受
作取便與之使既與已還比丘尼所

白言阿姨所示執事人我已與竟阿
姨須衣便可往取是比丘尼二反三
反到執事所作是言我須衣我須衣
若得者善若不得四反五反六反到
執事前默然立若得者善若過是求
得者尼薩耆波逸提若不得衣應隨
使來處若自往若遣信語言汝為某
甲比丘尼送衣直是比丘尼竟不得
汝自還索莫使失是事應尒若比丘
尼自行乞縷雇織師織作衣尼薩耆
波逸提若居士居士婦為比丘尼使
織師織作衣是比丘尼先不自恣請
便到織師所作是言汝知不此衣為
我作汝為我好織令極緻廣當別相
報後若與一食若一食直得者尼薩
耆波逸提若比丘尼與比丘尼衣後
瞋不喜若自奪若使人奪作是語還
我衣不與汝尼薩耆波逸提若比丘
尼知檀越欲與僧物迴以入已尼薩
耆波逸提若比丘尼病得服四種含
消藥酥油蜜石蜜一受乃至七日若
過尼薩耆波逸提若比丘尼前後安
居十日未至自恣得急施衣若須應

受乃至衣時若過尼薩耆波逸提若
比丘尼鉢未滿五綴更乞新鉢為好
故尼薩耆波逸提若比丘尼種種販
賣求利尼薩耆波逸提若比丘尼以
金銀及錢種種賣買尼薩耆波逸提
若比丘尼自捉金銀及錢若使人捉
若發心受尼薩耆波逸提 十八
尒時偷羅難陀比丘尼從坐估人乞
鉢彼即買鉢與之既得便言我不復
須可以酥見施即復與之賣所買鉢
比估人見語言汝賣沽上物不得沽
耶乃復作販鉢人為答言偷羅難陀從
我乞鉢我買欲與彼不復用更從我
乞酥以酥與之故賣此鉢耳諸人言
乞人之法應隨所乞取何緣既得不
取復索餘物此輩常說少欲知足而
今無猒無沙門行破沙門法諸長者
比丘尼聞種種訶責以事白佛佛以
是事集二部僧問偷羅難陀比丘尼
汝實尒不答言實尒世尊佛種種訶
責已告諸比丘今為諸比丘尼結戒
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尼先乞
是既得不用更乞餘物尼薩耆波逸

提隨夏乞多少二尼薩耆波逸提
式叉摩那沙弥尼突吉羅
尒時諸比丘尼非時衣作時衣受諸
客比丘尼便不能得衣諸長老比丘
尼見種種訶責以事白佛佛以是事
集二部僧問諸比丘尼汝等實尒不
荅言實尒世尊佛種種訶責已告諸
比丘今為諸比丘尼結戒從今是戒
應如是說若比丘尼非時衣作時衣
受尼薩耆波逸提此衣應捨與僧不
應捨與一二三比丘尼式叉摩那沙
弥尼突吉羅
尒時有一下坐比丘尼少於知識得
未成衣不知作之持至諸比丘尼所
語言我衆下坐少於知識願為我作
諸比丘尼言我事務多不得為汝作
汝可至偷羅難陁所問之彼多成衣
或與汝貿易彼比丘尼即持往問偷
羅難陁便以成衣易之彼比丘尼得
已還到所住處諸比丘尼問言汝得
衣不荅言得又問從誰得荅言偷羅
難陁諸比丘尼言取來共看便出衣
示諸比丘尼言此衣勝汝衣數倍由

来無人能得彼利汝今忽得甚為希
有時偷羅難陀將辟聞便語彼比丘
尼還我衣来不與汝貲諸長老比丘
尼聞種種訶責乃至今為諸比丘尼
結戒亦如上說從今是戒應如是說
若比丘尼與比丘尼貿衣後悔還索
得者尼薩耆波逸提式叉摩那沙弥
尼突吉羅若兩悔若得衣不如本要
還取不犯
尒時毗舍佉母請比丘尼僧與迦月
水衣遣信索身量即皆與之偷羅
難陀不與更遣信索答言我已離欲
無復月水不須此衣毗舍佉母作衣
竟遣信白諸比丘尼衣已竟願各来
取諸比丘尼皆往就坐時偷羅難陀
月水正出便先取衣諸比丘尼次第
取之衣少不足下坐一人不得毗舍
佉母問盡得衣不答言下坐一人不
得問何以故答言偷羅難陀先言不
須不付身量令便先取是以不足毗
舍佉母言云何先言不須臨時便取
令他不得諸長老比丘尼種種訶責
乃至今為諸比丘尼結戒亦如上說

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尼諸比丘尼語汝取遊月水衣自言不用臨時先取尼薩耆波逸提此衣應僧中捨不得與一二三比丘尼式叉摩那沙弥尼突吉羅先雖言不用衆後有長而取不犯

尒時偷羅難陀比丘尼常出入波斯匿王宮內王言阿姨若有所須就我取之便語言我須重衣王言就後宮取即復言我欲得王所著欽婆羅王即與之諸臣譏訶言此比丘尼於無為法中出家著壞色割截衣而令云何乃索王所著者王雖無惜受者自應知量此輩常說少欲知足而今無猒無沙門行破沙門法時黑離車比丘尼為毗舍離諸離車恭敬供養諸人若有官事能為救解莫不歡喜言我蒙阿姨恩得免罪尼今有所須當以相奉便言我須重衣復言須幾價重衣荅言須千錢價衣諸人便譏訶言我曹官事雖復費用五倍六倍不及此價此輩常說少欲知足而今無猒諸長老比丘尼聞種種訶責乃至

令為諸比丘尼結戒亦如上說從今
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尼乞重衣應
取賤價直四大錢者若受貴價衣尼
薩耆波逸提重衣者寒時衣式叉摩
那沙弥尼突吉羅
尒時偷羅難陀比丘尼復就波斯匿
王索所著輕衣黒離車比丘尼從諸
離車索五百錢價輕衣諸臣諸人譏
訶乃至今為諸比丘尼結戒亦如上
說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尼乞
輕衣應取賤價直二大錢半者若受
貴價衣尼薩耆波逸提輕衣者熱時
服式叉摩那沙弥尼突吉羅
尒時老摩比丘尼到舍衛城在露地
布薩為風雨塵土坌污所惱舊住比
丘尼語一居士言今比丘尼僧露地
布薩有如是如是惱如佛所說若施
僧堂舍最為第一善哉居士可為僧
作布薩堂答言我多事不得自作令
以此物付阿姨可共斷理作竟語我
我當自往施僧諸比丘尼既得物已
共作是議我等衣服弊壞可分此物
各用作之蕪御露地布薩之惱議已

便分作衣作衣責語居士言汝宜應
歡喜諸比丘尼衣服弊壞汝所與物
分用作衣作衣已竟居士聞已便譏
訶言我不歡喜何以故前云作布薩
堂竟為築一而今云何持用作衣諸
長老比丘尼聞種種訶責乃至令為
諸比丘尼結戒亦如上說從今是戒
應如是說若比丘尼為僧為是事從
一居士乞而餘用者尼薩耆波逸提
若發心欲分及方便皆突吉羅是物
應捨與僧不得捨與一二三比丘尼式
叉摩那沙弥尼突吉羅若雖為是事
乞檀越後自令作餘用不犯
尒時老摩比丘尼露地布薩乃至為
致重所惱如前說諸比丘尼為作布
薩堂故屢屢乞索乃至令為諸比丘
尼結戒亦如上說從今是戒應如是
說若比丘尼為僧為是事從衆多居
士乞而餘用者尼薩耆波逸提餘如
上說
尒時老摩比丘尼無住止處詣一居
士語言我無住止處為我作精舍居
士荅如前便與物得物已作是念我

衣處弊壞當用作之往處自多便用作衣作衣竟往語居士乃至令為諸比丘尼結戒亦如上說從令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尼自為是事從一居士乞自作餘用者尼薩耆波逸提餘如上說

尒時羌摩比丘尼無住止處從衆多居士乞乃至令為諸比丘尼結戒亦如上說從令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尼自為是事從衆多居士乞自作餘用者尼薩耆波逸提餘如上說

尒時諸比丘尼多聚積器物前後屋中處處皆有遇火燒屋牽出諸物無有極已諸白衣救火見問言此是誰物荅是諸比丘尼物便譏訶言此尊大不吉利於無為法中出家著壞色割截衣而聚積器物如王大臣常說少欲知足而今藏積無猒無沙門行破沙門法諸長老比丘尼聞種種訶責乃至令為諸比丘尼結戒亦如上說從令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尼藏積器物尼薩耆波逸提器物者資生器物唯聽畜醎酥油蜜香藥醬酢荅

一瓶又聽畜釜鑊杓各一及一小瓮盛米食過是畜尼薩耆波逸提式叉摩那沙弥尼突吉羅

尒時諸比丘尼多聚積鉢乃至令為諸比丘尼結戒亦如上說從令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尼多積聚鉢尼薩耆波逸提聽畜七種麁鉢一以盛飯食二以盛香三以盛藥四以盛殘食五以除唾六以除掃七以除小便式又摩那沙弥尼突吉羅 捨墮竟

五分律第二分之四尼律墮法

佛在舍衛城尒時優波離問佛世尊已為諸比丘結戒若比丘故妄語波逸提乃至若比丘知檀越欲與僧物廻與餘人波逸提我當云何持佛言應作二部僧持從令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尼故妄語波逸提若比丘尼毀訾比丘尼波逸提若比丘尼兩舌鬪乱比丘尼波逸提若比丘尼為男子說法若過五六語除有別知好悪語女人波逸提若比丘尼知僧如法斷事已還更發起波逸提若比丘尼教未受具戒女人經並誦波逸提若

比丘尼與未受具戒女人同室宿過二夜波逸提若比丘尼向未受具戒女人自說得過人法言我如是知如是見實者波逸提若比丘尼知比丘尼麤罪向未受具戒女人說除僧羯磨波逸提若比丘尼作是語何用是雜碎戒為說是戒時令人憂惱作如是毀呰戒者波逸提　十事竟

若比丘尼自伐鬼村若使人伐言伐是波逸提若比丘尼故不隨問答波逸提若比丘尼誣說僧所差人波逸提若比丘尼於露地自敷僧臥具若使人敷若他敷若坐若臥去時不自舉不教人舉不囑舉波逸提若比丘尼於僧房內自敷僧臥具若使人敷若他敷若坐若臥去時不自舉不教人舉不囑舉波逸提若比丘尼瞋不喜於僧房中自牽比丘尼出若使人牽作是語出去滅去莫此中住波逸提若比丘尼知他先敷臥具後來強自敷若使人敷作是念若不樂者自當出去波逸提若比丘尼僧重閣上尖腳繩牀木牀用力坐臥波逸提若

比丘尼知水有虫若取澆泥若飲食諸用波逸提若比丘尼數數食除因緣波逸提因緣者病時衣時施衣時是名因緣 二十竟

若比丘尼受別請衆食除因緣波逸提因緣者病時衣時施衣時作衣時行路時船上行時大會時是名因緣若比丘尼無病施一食處過一食者波逸提若比丘尼到白衣家自恣多與飲食若𪍿若麨若不住其家食受二三鉢應受出外應與餘比丘尼共食若無病過是受及不與餘比丘尼共食波逸提若比丘尼食竟不作殘食法食波逸提若比丘尼知比丘尼食竟不作殘食法強勸令食欲使他犯波逸提若比丘尼不受食著口中除嘗食楊枝及水波逸提若比丘尼非時食波逸提若比丘尼食殘宿食波逸提若比丘尼食家中與男子屏處坐者波逸提若比丘尼觀軍發行波逸提 三十竟

若比丘尼有因緣到軍中乃至二三宿若過波逸提若比丘尼有因緣到

軍中二三宿觀軍陣合戰波逸提若
比丘尼作是語如我解佛所說障道
法不能障道諸比丘尼語是比丘尼
汝莫作是語莫謗佛莫誣佛佛說障
道法實能障道汝捨是惡邪見如是
諫堅持不捨應第二第三諫第二第
三諫捨是事善不捨者波逸提若比
丘尼知是比丘尼不如法悔不捨惡
邪見共語共坐共宿共事波逸提若
沙弥尼作是語如我解佛所說若受
五欲不能障道諸比丘尼語是沙弥
尼汝莫作是語莫謗佛莫誣佛佛說
五欲障道實能障道汝沙弥尼捨是
惡邪見如是教堅持不捨應第二第
三教第二第三教捨是事善若不捨
諸比丘尼應語是沙弥尼汝出去從
今莫言佛是我師莫在諸比丘尼後
行如餘沙弥尼得共諸比丘尼二宿
汝亦無是事癡人出去滅去莫此中
住若比丘尼知如法擯沙弥尼畜使
共住共語波逸提若比丘尼故令比
丘尼生疑悔作是念令是比丘尼乃
至少時惱波逸提若比丘尼僧斷事

時不與欲起去波逸提若比丘尼擊攊比丘尼波逸提若比丘尼水中戲波逸提若比丘尼與男子同室宿波逸提 四十竟

若比丘尼飲酒波逸提若比丘尼輕師波逸提若比丘尼自掘地若使人掘言掘是波逸提若比丘尼共諍已默聽作是念諸比丘尼所說我當憶持波逸提若比丘尼受四月自恣請過是受除更請自送請及長請波逸提若比丘尼數數犯罪諸比丘尼如法諫作是語我不學是戒當問餘比丘尼持法持律者波逸提若比丘尼說戒時作是語我今始知是法半月布薩戒經中說諸比丘尼知是比丘尼已再三說戒中坐是比丘尼不以不知故得脫隨所犯罪如法治應訶其不知汝所作不善謂戒時不一心聽不著心中波逸提若比丘尼與賊期共道行從此聚落到彼聚落波逸提若比丘尼與男子期共道行從此聚落到彼聚落波逸提若比丘尼無病為炙故自然火若使人然波逸提 五十竟

若比丘尼若寶若寶等物若自取若
使人取除僧坊內及宿處波逸提若
僧坊內及宿處取寶寶等物後有主
索應還是事應尒若比丘尼半月內
浴除因緣波逸提因緣者病時作時
行路時風雨時熱時是名因緣若比
丘尼瞋故打比丘尼波逸提若比丘
尼瞋故以手擬比丘尼波逸提若比
丘尼故恐怖比丘尼波逸提若比丘
尼以無根僧伽婆尸沙謗比丘尼波
逸提若比丘尼語彼比丘尼共到諸
家與汝多美飲食既到不與作是語
汝去共汝若坐若語不樂我獨坐獨
語樂欲令惱故波逸提若比丘尼新
得衣應三種色作識若青若黑若木
蘭若不以三色作識波逸提若比丘
尼為戲笑故藏比丘尼若衣若鉢若
坐具針筒如是一一生活具若使人
藏波逸提若比丘尼僧斷事時如法
與欲竟後更訶波逸提 六十竟
若比丘尼作是語諸比丘尼隨知識
迴僧物與波逸提若比丘尼與比丘
比丘尼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淨施

衣強奪取波逸提若比丘尼受他請
食前食後行到諸家不近白餘比丘
尼除因緣波逸提因緣者衣時是名
因緣若比丘尼以兜羅貯坐臥具波
逸提若比丘尼自作坐臥繩牀木牀
足應高脩伽陀八指除入梐孔若過
波逸提若比丘尼用骨牙角作針筩
波逸提若比丘尼作脩伽陀衣量衣
若過波逸提脩伽陀衣量者長九脩
伽陀搩手廣六搩手是名脩伽陀衣
量若比丘尼知擅越欲與僧物迴與
餘人波逸提 六十八

尒時諸比丘尼中前中後噉生熟蒜
若空噉若合食噉房舍臭處諸居士
來者聞蒜臭譏訶言正似白衣家作
食處復有諸比丘尼至長者家長者
聞噉蒜臭便語言阿姨遠去口中蒜
臭諸比丘尼羞耻復有一賣蒜人請
諸比丘尼與蒜以此致貧飲食不繼
家人語言若不能與我食放我令去
汝自長與比丘尼作奴隣人聞之訶
言汝家自無食何豫諸比丘尼具以
事答有不信樂佛法者語言由汝親

近此丘尼故致如此苦若復親近六
當劇是此等出家本求解脫而今貪
著美味無沙門行破沙門法諸長老比
丘尼聞種種訶責乃至令為諸比丘
尼結戒亦如上說從今是戒應如是
說若比丘尼歎蒜波逸提若歎生蒜
咽咽波逸提歎熟蒜突吉羅式叉摩
那沙彌尼突吉羅若病時歎強力伏
令歎不犯

尒時諸比丘尼以手拍女根生愛欲
心遂有反俗作外道者偷羅難陀亦
以手拍女根女根大腫不能復行弟
子為到常供養家云師病為索食彼
即與之共家婦女尋來問訊言阿姨
何所患苦荅言我病又問是何等病
同是女人何以不道便具以事荅於
是諸女譏訶言此等常毀訾欲欲想
欲熱欲覺而今作如此事何不罷道受
五欲樂無沙門行破沙門法諸長老
比丘尼聞種種訶責乃至令為諸比
丘尼結戒亦如上說從今是戒應如
是說若比丘尼以手拍女根波逸提
若以手拍拍拍波逸提出不淨偷羅

遮式叉摩那沙弥尼突吉羅　七十九

尒時諸比丘尼用胡膠作男根内女根中生愛欲心遂有反俗作外道者復有一比丘尼作繫著脚根内女根中時一式叉摩那煎油失火燒屋彼比丘尼惶怖忘解著脚出外諸救火人見問言阿姨脚邊何等具以實荅即便譏訶乃至令為諸比丘尼結戒亦如上說從令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尼作男根内女根中波逸提出不淨偷羅遮式叉摩那沙弥尼突吉羅

尒時諸比丘尼或以一指乃至五指内女根中洗傷内血出以此致病諸長老比丘尼見種種訶責乃至令為諸比丘尼結戒亦如上說從令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尼以水洗女根波逸提佛既不聽洗便臭穢不淨熱時生魚波闍波提比丘尼與五百比丘尼俱至佛所白佛言世尊我等女人形體臭穢正賴水洗願見聽許佛告諸比丘令聽諸比丘尼以水作淨佛既聽已復如前法諸比丘尼見種種訶責乃至告諸比丘亦如上說從令

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尼以水洗女根應用二指齊一節若過波逸提式叉摩那沙弥尼突吉羅若根內生瘡若有虫入若草石入用指過一節不犯
尒時諸比丘尼剃二處毛腋下隱處生愛欲心遂有反俗作外道者時偷羅難陁亦自剃隱處毛其乞人家嫁女女欲見之便遣信呼比丘尼即往時家為女作浴女言先使比丘尼浴即呼令浴荅言我不須浴諸女人便強脫衣令浴因見其剃隱處毛即問阿姨何故剃此便反問言汝等何以剃之諸女言我為男子故比丘尼言我亦如是諸女便譏訶言此等常毀訾欲而今作如是事不修梵行何不還俗自恣五欲無沙門行破沙門法諸長老比丘尼聞種種訶責乃至今為諸比丘尼結戒亦如上說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尼剃腋下隱處毛波逸提若剃刀刀波逸提式叉摩那沙弥尼突吉羅若為生瘡須剃若人強捉剃皆不犯
尒時諸比丘尼與比丘獨屏處共立共

語生染著心遂有反俗作外道者諸
白衣見作是言此比丘尼獨屏
處共立共語必說婬欲事無沙門行
破沙門法諸長老比丘尼見聞種種訶
責乃至令為諸比丘尼結戒亦如上
說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尼與
比丘獨屏處共立共語波逸提式叉
摩那沙彌尼突吉羅若衆多比丘尼
一比丘若八難時不犯
尒時諸比丘尼與白衣及外道獨屏處
共立共語致使摩觸身體說麁惡婬
欲語或強逼作婬欲事諸長老比丘
尼見種種訶責乃至令為諸比丘尼結
戒亦如上說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
比丘尼與白衣及外道獨屏處共立
共語波逸提餘如上說
尒時諸比丘尼與比丘獨露處共立
共語生染著心乃至令為諸比丘尼
結戒亦如上說從今是戒應如是說
若比丘尼與比丘獨露處共立共語
波逸提餘如上說
尒時諸比丘尼與白衣及外道獨露
處共立共語致使摩觸身體乃至令

為諸比丘尼結戒亦如上說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尼與白衣及外道獨露處共立共語波逸提餘如上說

尒時諸比丘尼與比丘獨街巷中共立耳語遣伴比丘尼令遠去諸居士譏訶長老比丘尼聞種種訶責乃至今為諸比丘尼結戒亦如上說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尼與比丘獨街巷中共立耳語遣伴比丘尼令遠去波逸提餘如上說

尒時諸比丘尼與白衣及外道獨街巷中共立耳語遣伴比丘尼令遠去居士見譏訶乃至今為諸比丘尼結戒亦如上說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尼與白衣及外道獨街巷中共立耳語遣伴比丘尼令遠去波逸提餘如上說

尒時諸比丘尼裸形洗浴諸白衣見園邊調笑諸長老比丘尼聞種種訶責乃至今為諸比丘尼結戒亦如上說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尼裸形洗浴波逸提式叉摩那沙弥尼突

吉羅若遶人不使来若屏處浴若樹
若衣物隨皆不犯 八十
尒時諸比丘尼離水浴衣行不知著
何物浴諸長老比丘尼見種種訶責
乃至令為諸比丘尼結戒亦如上說
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尼離水
浴衣行波逸提式叉摩那沙弥尼突
吉羅若染浣打若火燒水漂及壞
不犯
尒時旃荼修摩那比丘尼弟子獨得
五新衣白和尚言為我先著使我獲
福和尚既著便不復還弟子著麁弊
衣行諸比丘尼見問言汝獨得五新
衣何故不著答言我先用供養和尚
和尚不復見還諸比丘尼訶責旃荼
修摩那云何弟子得新衣先以供養
便不復還諸長老比丘尼以事白佛
乃至令為諸比丘尼結戒亦如上說
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尼得新
衣先以供養便不復還波逸提若比
丘尼得新衣供養彼比丘尼彼比丘
尼應一日着若令更着復應為着隨
其意久近若過限波逸提式叉摩那

沙弥尼突吉羅
尒時有比丘尼遮僧分衣餘比丘尼
待之妨坐禪行道諸長老比丘尼訶
責云何比丘尼遮僧分衣種種訶責
乃至今為諸比丘尼結戒亦如上說
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尼遮僧
分衣波逸提式叉摩那沙弥尼突吉
羅若病不得徃若不聞不犯
尒時有一下坐比丘尼得未成衣少
知識自不知作持至偷羅難陁比丘
尼所求作荅言我多事不得為汝作
復持至餘比丘尼所餘比丘尼為作
作成偷羅難陁問言誰為汝作取来
看為如法不即以示之便言此衣不
如法可速撤壞我更為汝作彼即撤
壞持徃便不為作彼比丘尼不能得
成著麁弊衣行所壞衣毀曬於屋上
尒時失火為火所燒風吹墮白衣
屋上延燒諸家白衣見火從比丘尼
住處来便瞋訶言我等供養此比丘
尼反成怨家諸長老比丘尼聞種種
訶責乃至今為諸比丘尼結戒亦如
上說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尼

自撤比丘尼衣若使人撤不還縫成波逸提復有比丘尼撤比丘尼衣一日不得成四五日乃竟以事白佛佛以是事集二部僧告諸比丘令聽諸比丘尼撤衣四五日成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尼撤比丘尼衣若使人撤過四五日不成波逸提復有比丘尼撤比丘尼衣得病不能成以是白佛佛以是事集二部僧告諸比丘令聽諸比丘尼撤他衣已病不得成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尼撤比丘尼衣已無病過四五日不成波逸提式叉摩那沙弥尼突吉羅

尒時諸比丘尼離五衣著麁弊衣至諸家諸長老比丘尼見種種訶責乃至令為諸比丘尼結戒亦如上說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尼離五衣行波逸提離五衣者從一家至一家乃至出所住門波逸提式叉摩那沙弥尼突吉羅若浣染打縫時不犯

尒時諸比丘尼以比丘尼衣與白衣及外道女彼便著行餘白衣見向作礼彼言我是白衣我是外道諸白衣

便識訶言云何比丘尼以比丘尼衣
與白衣及外道女諸長老比丘尼聞
種種訶責乃至今為諸比丘尼結戒
亦如上說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
丘尼以比丘尼衣與白衣及外道女
波逸提比丘尼衣者有業有緣有帖
式叉摩那沙弥尼突吉羅彼有比丘
尼衣從貿易若負債用償皆不犯
尒時差摩比丘尼欲來舍衛城旃荼
修摩那比丘尼聞其欲来便到其主
人家語言差摩比丘尼當来可為少
多設供荅言我亦聞其當来乃欲自
竭辦美飲食及以衣施彼比丘尼便
言何不以衣施僧僧中有正趣正行
人無所不攝何用施一比丘尼為主
人聞已即轉施僧差摩比丘尼到為
設多美飲食手自斟酌食竟竊語令
正是施衣時而旃荼修摩那比丘尼
斷我此事諸比丘尼問汝等何所說
具以事荅長老比丘尼種種訶責云
何斷施人物與僧種種訶責乃至今
為諸比丘尼結戒亦如上說從今是
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尼斷施人物與

僧波逸提施人者於僧中別有所與名為施人式叉摩那沙弥尼突吉羅

尒時老摩比丘尼到舍衛城旃荼修摩那比丘尼語言我當囑主人令看視汝老摩言不須汝囑旃荼修摩那復言汝受我囑既得利養又福度彼於是老摩默然許之彼即將到諸家老摩比丘尼有大眷屬行慈心三昧莫不宗敬無復供養旃荼修摩那比丘尼便生嫉妬心言我囑諸家令彼多得供養而彼反更道說我惡使我不復得食諸比丘尼種種訶責言云何比丘尼護惜他家諸長老比丘尼聞種種訶責乃至令為諸比丘尼結戒亦如上說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尼護惜他家波逸提護惜他家者欲使他家供養已不供養餘人式叉摩那沙弥尼突吉羅

五分律卷第十二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五分律卷第十三　　弥沙塞　　卑

宋罽賓三藏佛陀什共竺道生等譯

第二分之四第八十九事

尒時諸比丘尼不安居遊行人間或遇八月賊或遇水火諸難諸長老比丘尼見種種訶責云何諸比丘尼不夏安居乃至令為諸比丘尼結戒亦如上説從今是戒應如是説若比丘尼不安居波逸提安居者前後安居若無縁事待後安居突吉羅式叉摩那沙弥尼突吉羅若八難起不犯 九十

尒時諸比丘尼於無比丘處安居便有諸疑可應度不可應度可與受戒不可與受戒作衣如法不如法於戒中有如是等種種疑不知問誰又為惡人外道之所輕欺諸長老比丘尼見種種訶責以事白佛佛以是事集二部僧問諸比丘尼汝等實尒不荅言實尒世尊佛種種訶責言我先不説八敬法比丘尼應依比丘衆安居耶訶已告諸比丘令為諸比丘尼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説若比丘尼

不依比丘眾安居波逸提雖依比丘眾而無教誡者突吉羅式叉摩那沙弥尼突吉羅若安居中比丘眾移去死亡罷道若為強力所制若病皆不犯

尒時諸比丘尼雖安居於中遊行還賊火諸難諸長老比丘尼見種種訶責乃至今為諸比丘尼結戒亦如上說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尼於安居內遊行波逸提遊行者若從一聚落至一聚落若無聚落半由旬波逸提式叉摩那沙弥尼突吉羅若八難起不犯

尒時諸比丘尼安居竟不於比丘僧中請見聞疑罪無人教誡惡無所知不能學戒諸長老比丘尼種種訶責以事白佛佛以是事集二部僧問諸比丘尼汝等實尒不荅言實尒世尊佛種種訶責言我先不說八敬法比丘尼安居竟應從比丘眾請見聞疑罪耶訶已告諸比丘今為諸比丘尼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尼安居竟不從比丘僧請見聞疑罪波逸提若僧不和集若八難時不犯

爾時諸長者請夏摩比丘尼於舍衛城安居作是言若受我請當隨時供給便受其請遂長住不復餘行彼諸長者譏訶言我等應作餘事諸比丘尼不知籌量不復知去此等常說少欲知足而今無猒諸長老比丘尼聞種種訶責乃至今為諸比丘尼結戒亦如上說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尼就安居請竟一宿不去波逸提式叉摩那沙彌尼突吉羅若病若恐怖若不齊限請若非受請處安居不去不犯

爾時諸比丘尼於國內恐怖處行無救護者為惡人剝奪諸長老比丘尼見種種訶責乃至今為諸比丘尼結戒亦如上說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尼於國內恐怖處無所依怙而獨行者波逸提雖眾多比丘尼共行而無白衣強伴名為獨行從一聚落至一聚落若無聚落行半由旬波逸提式叉摩那沙彌尼突吉羅若急難逃走皆不犯

爾時諸比丘尼出國境恐怖處行亦

無救護者爲惡人剥奪乃至今爲諸比丘尼結戒亦如上說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尼出國境恐怖處無所依怙而獨行者波逸提餘如上說

尒時諸比丘尼在毗舍佉母所作精舍安居竟無所囑付空寺出行於後火起有人見之語毗舍佉母言汝所作比丘尼精舍爲火所燒彼便遣奴婢往救得不燒盡諸比丘尼後還毗舍佉母問言阿姨汝不失物不荅言我失如是如是物遂過長說所失物毗舍佉母訶責言云何在我精舍安居不付囑而去致使火燒而復過長說所失物諸長老比丘尼聞種種訶責乃至今爲諸比丘尼結戒亦如上說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尼安居竟不付囑精舍出行者波逸提若不付囑行一脚出門突吉羅兩脚出門波逸提式叉摩那沙弥尼突吉羅若更有比丘比丘尼來住若無人可付囑不犯

尒時諸比丘尼在毗舍佉母精舍安居竟不捨精舍還主而去於後火起有

人見之語毗舍佉母言汝所作比丘尼精舍為火所燒毗舍佉母言置使燒盡先諸比丘尼不付囑出行致使失火後還復過長說所失物貽我惡名彼比丘尼後復還來毗舍佉母問言阿姨去時留物精舍中不答言無便訶責言云何去不還我精舍致使燒盡若語我者自當守護不使致此諸長老比丘尼聞種種訶責乃至今為諸比丘尼結戒亦如上說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尼安居竟不捨精舍還主去者波逸提餘如上說

尒時諸比丘尼看王宮殿及看畫舍又遊觀諸嬉戲處到華池上彼處多人聚看比丘尼語諸男子言汝可小避莫逼近我諸男子言不吉剃人剃頭著割截衣不應來此而來此者是欲求男子云何使我避去便捉牽曳作麁惡婬欲語諸長老比丘尼聞種種訶責乃至今為諸比丘尼結戒亦如上說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尼種種遊看波逸提發心及方便突吉羅若發行步步波逸提式叉摩那

沙弥尼突吉羅不為者越往皆不犯
尒時諸比丘尼半月布薩不来比丘
僧中乞教誡師以無人教誡故愚闇
無知不能學戒諸長老比丘尼見種
種訶責以事白佛佛以是事集二部
僧問諸比丘尼汝等實尒不答言實
尒世尊佛種種訶責諸比丘尼我先
不說八敬法教汝等半月乞教誡師
耶訶責已告諸比丘今為諸比丘尼
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尼
半月不於僧中乞教誡師波逸提式
叉摩那沙弥尼不求教誡悔過突吉
羅若請不得若病不犯 一百
尒時差摩比丘尼命過諸比丘尼於
比丘僧坊中為起骨塔其眷屬日三
反圍繞啼哭言施我法者施我衣食
牀卧具醫藥者如何一旦捨我長逝
諸比丘獸患妨廢坐禪行道時優波
離来入僧坊問舊住比丘此是何聲
具以事答優波離即使人壞之諸比
丘尼聞共作是議我等皆當持杖打
彼比丘若不同住不復共住議已皆
執杖詣僧坊見比丘便圍繞欲打知

非乃止進前於狹路逢優波離前後共遶擧杖欲打優波離即以神力飛到佛所以事白佛佛以是事集二部僧問諸比丘尼汝等實尒不答言實尒世尊佛種種訶責比丘尼言汝等所作非法云何比丘尼打比丘訶責已告諸比丘今為諸比丘尼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尼入比丘住處波逸提有諸比丘尼行路見空僧坊欲入礼拜而不敢入以事白佛佛以是事集二部僧告諸比丘今聽比丘尼入空僧坊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尼入有比丘住處波逸提有諸比丘尼於僧坊內有因緣事須入而不敢入以事白佛佛以是事集二部僧告諸比丘今聽比丘尼有緣事須入僧坊白比丘比丘聽然後入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尼入有比丘住處不白比丘波逸提有諸比丘尼有緣事欲入僧坊諸比丘或坐禪或眠不能得白以事白佛佛以是事集二部僧告諸比丘今聽諸比丘尼進入坊內見比丘便白從今是戒應

如是說若比丘尼入有比丘住處見比丘不白波逸提有諸比丘尼急難時欲避難入僧坊而不敢入或為賊所奪或為惡獸所害以事白佛佛以是事集二部僧告諸比丘今聽比丘尼若急難時隨意入僧坊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尼入有比丘住處見比丘不白除急難時波逸提若不見比丘不得白而入須見比丘便往白彼比丘應籌量若可入時應聽入若不可入時不應聽入見而不白及不聽而入波逸提式叉摩那沙彌尼突吉羅

尒時諸比丘尼未滿十二歲畜眷屬不能教誡不能攝取弟子愚闇無知不能學戒諸長老比丘尼見種種訶責乃至今為諸比丘尼結戒亦如上說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尼不滿十二歲畜眷屬波逸提不滿十二歲者受戒未滿十二歲畜眷屬者為人作和尚若發心欲畜衆至白四羯磨未竟突吉羅白四羯磨竟和尚波

逸提餘尼師僧突吉羅
尒時諸比丘尼雖滿十二歲而聾盲瘖瘂種種諸病無所知而畜弟子不能教誡不能攝取弟子愚闇無知不能學戒諸長老比丘尼見種種訶責以事白佛佛以是事集二部僧問諸比丘尼汝等實尒不荅言實尒世尊佛種種訶責言云何比丘尼盲聾瘖瘂種種諸病而畜弟子不能教誡不能攝取使弟子愚闇無知不能學戒訶已告諸比丘今聽諸比丘尼白二羯磨畜衆彼比丘尼應到比丘尼僧中脫革屣偏袒右肩胡跪合掌白言阿姨僧聽我某甲比丘尼已滿十二歲欲畜衆從僧乞畜衆羯磨善哉僧與我作畜衆羯磨如是三乞諸比丘尼應籌量觀察此比丘尼堪畜衆不若不堪不應與作畜衆羯磨若堪應與作應一比丘尼若上座若上座等知法知律者唱言阿姨僧聽此某甲比丘尼已滿十二歲欲畜某甲為衆從僧乞畜衆羯磨僧今與作畜衆羯磨若僧時到僧忍聽白如是阿姨僧聽

此某甲比丘尼已滿十二歲欲畜某甲為眾從僧乞畜眾羯磨僧今與作畜眾羯磨誰諸阿姨忍者默然若不忍者便說僧已與某甲比丘尼作畜眾羯磨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令為諸比丘尼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尼滿十二歲僧不與作畜眾羯磨畜眾者波逸提餘如上說

爾時諸比丘尼與未滿十二歲已嫁女受具足戒愚闇無知不堪學戒諸長老比丘尼見種種訶責乃至令為諸比丘尼結戒亦如上說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尼與未滿十二歲已嫁女受具足戒波逸提未滿十二歲者雖已嫁而未滿十二歲嫁者已經男子餘如上畜眷屬中說

爾時諸比丘尼雖滿十二歲已嫁女而女聾瘂種種諸病與受具足戒愚癡無知不能學戒諸長老比丘尼見種種訶責乃至令聽諸比丘尼白四羯磨與滿十二歲已嫁女受具足戒彼欲受具足戒人應到比丘尼僧中自言阿姨僧聽我某甲已嫁滿十二歲

求某甲和尚受具足戒今從僧乞受具足戒善哉僧與我受具足戒憐愍故如是三乞已諸比丘尼應籌量可與受不可與受應一比丘尼羯磨依如上說告諸比丘令為諸比丘尼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尼滿十二歲已嫁女僧不作羯磨與受具足戒波逸提餘如畜眷屬中說

爾時諸比丘尼與未滿十八歲童女受學戒愚闇無知不堪學戒諸長老比丘尼見種種訶責乃至今為諸比丘尼結戒亦如上說從今是戒應女是說若比丘尼與未滿十八歲童女受學戒波逸提童女者未經男子發心及方便乃至白二羯磨未滿突吉羅白二羯磨滿波逸提餘師眾皆突吉羅

爾時諸比丘尼雖滿十八歲童女而女聾瘂種種諸病與受學戒乃至今聽諸比丘尼白二羯磨與滿十八歲。童女受二歲學戒欲受學戒人應到比丘尼僧中白言阿姨僧聽我某甲和尚某甲今從僧乞二歲學戒善哉

阿姨僧與我受二歲學戒憐愍故如是三乞已諸比丘尼應善籌量可與受不可與受應一比丘尼羯磨依如上說告諸比丘令為諸比丘尼結戒令從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尼雖滿十八歲童女僧不作羯磨與受學戒波逸提餘如上說

尒時偷羅難陀比丘尼主人婦求欲出家偷羅難陀言汝先與我衣我當度汝主人婦便訶責言我是主人去何先索我衣然後見度不欲度我生老病死反利我衣此等無沙門行破沙門法諸長老比丘尼聞種種訶責乃至令為諸比丘尼結戒亦如上說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尼語白衣婦女先與我衣我當度汝波逸提若比丘尼語式叉摩那沙弥尼突吉羅若彼負債償債然後度不犯

尒時偷羅難陀比丘尼語諸比丘尼言與我作畜衆羯磨諸比丘尼言如佛所說應與作畜衆羯磨者汝無是事不得與汝作畜衆羯磨彼比丘尼便言諸比丘尼隨愛恚癡畏長者便

與作不畏者便不與作諸長老比丘尼闘種種訶責乃至令為諸比丘尼結戒亦如上說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尼諸比丘尼語言如佛所說應與作畜衆羯磨汝無是事便訶諸比丘尼者波逸提

尒時諸比丘尼教誡時不往聽羯磨時亦不往聽便愚闇無知不能學戒諸長老比丘尼種種訶責乃至令為諸比丘尼結戒亦如上說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尼教誡及羯磨時不往聽波逸提教誡者說八敬等法羯磨者白羯磨白二白四羯磨 一百一十

尒時諸比丘尼有學戒尼滿二歲不與受具足戒彼後時得聾病聾盲瘖瘂種種諸病遮受戒法老摩比丘尼弟子學戒滿二歲亦不與受具足戒語言汝且學是戒彼後時得白癩病不知云何諸長老比丘尼種種訶責乃至令為諸比丘尼結戒亦如上說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尼式叉摩那滿二歲無難不與受具足戒語言汝且學是戒波逸提

尒時諸比丘尼度婬女不受教誡辟如窃領卆不堪駕車若駕車時但欲出輈諸長老比丘尼種種訶責乃至今為諸比丘尼結戒亦如上說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尼度婬女波逸提發心乃至白四羯磨未竟突吉羅白四羯磨竟和尚波逸提餘尼師衆突吉羅彼䏶惡女身度之不犯

尒時諸比丘尼與未滿二歲學戒尼受具足戒彼愚闇無知不能學戒諸長老比丘尼見種種訶責乃至今為諸比丘尼結戒亦如上說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尼與未滿二歲學戒尼受具足戒波逸提餘如畜眷屬中說

尒時諸比丘尼雖滿二歲學戒尼而聾盲瘖瘂種種諸病與受具足戒諸長老比丘尼見種種訶責乃至今為諸比丘尼結戒亦如上說滿十二歲已嫁女中說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尼滿二歲學戒尼僧不作羯磨與受具足戒波逸提餘如畜眷屬中說

尒時諸比丘尼與滿二歲學戒尼不學

戒者受具足戒愚闇無知不能學戒諸長老比丘尼種種訶責乃至今為諸比丘尼結戒亦如上說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尼與滿二歲學戒尼不學戒者受具足戒波逸提餘如畜眷屬中說

尒時諸比丘尼與懷妊女受具足戒入村乞食諸白衣見戲挵言此比丘尼擔重擔應速與食或有言且觀其腹或有言此等不修梵行或有言此修梵行是未出家時事便訶責諸比丘尼言何不待産竟然後出家以此致辱梵行諸比丘尼不知可度不可度無沙門行破沙門法諸長老比丘尼聞種種訶責乃至今為諸比丘尼結戒亦如上說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尼與懷妊女受具足戒波逸提發心乃至白四羯磨竟皆如上說若欲與受具足戒應先看乳若無兒相不犯若受戒竟方知懷妊亦不犯

尒時諸比丘尼與新産婦受具足戒一手捉鉢一手抱兒行乞食諸白衣見戲挵言速與二人食諸白衣譏嫌

訶責長老諸比丘尼種種訶責乃至今
為諸比丘尼結戒亦如上說從今是
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尼與新產婦受
具足戒波逸提餘如上畜眷屬中說
爾時諸比丘尼年年與弟子受具足
戒弟子衆多不能一一教誡愚闇無
知不能學戒諸長老比丘尼見種種
訶責乃至今為諸比丘尼結戒亦如
上說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尼
年年與弟子受具足戒波逸提比丘
尼隔一年得與一弟子受具足戒餘
如畜眷屬中說
爾時諸比丘尼於比丘尼僧中授
弟子具足戒經宿然後就比丘僧受
戒受戒人於一宿中得遮受戒病比
丘僧不復與受諸長老比丘尼聞種
種訶責乃至今為諸比丘尼結戒亦如
上說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尼
異宿與弟子受具足戒波逸提從發
心乃至明相未出突吉羅明相出和
尚波逸提餘師僧突吉羅若僧不和
集及八難起不犯
爾時諸比丘尼新受戒不依承和尚
無人教誡故愚無所知不能學戒諸

長老比丘尼見種種訶責乃至今為
諸比丘尼結戒亦如上說從今是戒
應如是說若比丘尼新受具足戒不
六年依承和尚若使人依承者波逸
提式叉摩那沙彌尼突吉羅若和尚
不須依承者不犯 一百二十
尒時諸比丘尼與弟子受具足戒已
不攝取不教誡不教誦習愚闇無知
不能學戒諸長老比丘尼見種種訶
責乃至今為諸比丘尼結戒亦如上
說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尼畜
弟子六年中不自攝取不教人攝取
波逸提若弟子不受教不犯
尒時諸比丘尼與弟子受具足戒不
將離本處先知識男子見生染著
心便謂共作麁惡婬欲語諸長老
比丘尼見種種訶責乃至今為諸比
丘尼結戒亦如上說從今是戒應如
是說若比丘尼畜弟子不自將不使
人將離本處五六由旬波逸提本處
不者若生處若嫁處若弟子不從者不
犯
尒時諸比丘尼同學病不看視或

不時老或至命過諸長老比丘尼見
種種訶責乃至令為諸比丘尼結戒
亦如上說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
丘尼同學病不自看不教人看波逸
提同學者同和尚阿闍梨及常共伴
式叉摩那沙彌尼突吉羅若住止不
同不犯

尒時諸比丘尼度屬人婦女諸白衣
譏訶言此諸比丘尼無可度不可度
者諸居士有言應奪取衣鉢將付官
者有言波斯匿王有令若輕彼比丘
尼者當與罪應遣放去莫令人聞
皆言此等無沙門行破沙門法諸長
老比丘尼聞種種訶責乃至令為諸
比丘尼結戒亦如上說從今是戒應
如是說若比丘尼度屬人婦女波逸
提屬人者若屬官若餘人發心乃至
白四羯磨竟亦如上說若主聽不犯

尒時諸比丘尼度長病女人不堪學
戒愚闇無知諸長老比丘尼見種種
訶責乃至令為諸比丘尼結戒亦如
上說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尼
度長病女人波逸提長病者長患寒

熱發作有常發心乃至白四羯磨竟亦如上說若受戒後得此病不犯

尒時諸比丘尼度屬夫婦人白衣譏訶或欲奪或欲放遣乃至令為諸比丘尼結戒皆如屬人婦女中說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尼度屬夫婦人波逸提發心乃至白四羯磨竟亦如上說

尒時諸比丘尼度負債女人乃至令為諸比丘尼結戒皆如上度屬人婦女中說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尼度負債女人波逸提發心乃至白四羯磨竟亦如上說若言出家竟然後還債度此人不犯

尒時諸比丘尼於闇處與男子共立共語生染著心不樂修梵行致有反俗作外道者諸長老比丘尼聞種種訶責乃至令為諸比丘尼結戒亦如上說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尼與男子闇處共立共語波逸提若闇處語語語波逸提式叉摩那沙弥尼突吉羅若疑怖處若燈卒滅不犯

尒時諸比丘尼隨所知識家輒坐其

共諸白衣譏訶言不喜見此不吉利
物不知可坐不可坐無有風法諸長
老比丘尼聞種種訶責乃至令爲諸
比丘尼結戒亦如上說從今是戒應
如是說若比丘尼不語主人輒坐其
牀波逸提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羅
若主人教坐不犯
尒時諸比丘尼自手與白衣及外道
男子食彼作是念此比丘尼必以染
著心與我食便調弄說麤惡婬欲語
諸長老比丘尼聞種種訶責乃至令
爲諸比丘尼結戒亦如上說從今是
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尼自手與白衣
及外道男子食波逸提式叉摩那沙
弥尼突吉羅若不自手與及自手與
親里皆不犯 一百三十
尒時諸比丘尼向諸白衣說諸比丘
過失言彼比丘破戒破威儀破見諸
比丘聞便瞋不復教誡諸長老比丘
尼聞種種訶責以事白佛佛以是事
集二部僧問諸比丘尼汝等實尒不
荅言實尒世尊佛種種訶責言我先
不爲汝說八敬法耶種種訶責已告

諸比丘今為諸比丘尼結戒從今是
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尼向白衣說比
丘過波逸提式叉摩那沙弥尼突吉
羅若白衣先聞而問應反問言汝云
何聞若言我如是如是聞諸比丘尼
聞亦如是然後以實荅不犯
尒時旃荼修摩那比丘尼與人鬪諍
已自搥自打大哭啼哭諸長老比丘
尼聞種種訶責乃至今為諸比丘尼
結戒亦如上說從今是戒應如是說
若比丘尼與人鬪已自打啼哭波逸
提若自搥自打下下皆波逸提式叉
摩那沙弥尼突吉羅
尒時諸比丘尼共遥指點旃荼修摩
那說其鬪事便譖罵已復大嗷言諸
比丘尼罵我諸比丘尼即往問言我
等作何等罵汝便不知何道諸長老
比丘尼聞種種訶責言云何比丘尼
不諦了人語而妄云罵已乃至今為
諸比丘尼結戒亦如上說從今是戒應
如是說若比丘尼不諦了人語妄瞋
他波逸提式叉摩那沙弥尼突吉羅
尒時諸比丘尼共諍各作呪誓言欲

若如是當墮地獄如調達瞿伽梨受
罪我亦當爾我若不如是汝當受如
是罪諸長老比丘尼聞種種訶責乃
至令為諸比丘尼結戒亦如上說從
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尼自呪誓
實以呪彼波逸提作此呪誓語波
逸提式叉摩那沙弥尼突吉羅
尒時諸比丘尼擲屎溺於籬墻外汙
泥人及非人時有婆羅門大臣被冕
齋潔清淨晨朝洗浴著香熏衣欲至
天祠求復其官裹頭行路恐見剃髮
割截衣人至比丘尼墻外過值擲
屎灌其頭上舉體淋漓便大恚言裁
是見此不吉人而令乃為擲屎所灒
必是我命不吉祥事然我要當至波
斯匿王所言殺禿婢於是便還逢一
相師婆羅門婆羅門問言何故如此
具以事荅相師言乃是大吉汝今當
得金錢一千復本官位猶贖不已持
此屎汙之形達諸王所王問何故如
此即具以事荅王拍手大笑即勑賜
金錢一千復先官位王諸傍臣便譏
訶言擲屎汙人豈是求道濟物之意
諸長老比丘尼聞種種訶責乃至令

為諸比丘尼結戒亦如上說從今是
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尼擲屎溺於籬
牆外若使人擲波逸提式叉摩那沙
弥尼突吉羅

尒時諸比丘尼擲糞掃及殘食於籬
牆外汙泥人及非人諸白衣見譏訶
言云何比丘尼隔牆擲糞掃汙泥於
人此等無有法則諸長老比丘尼聞
種種訶責乃至今為諸比丘尼結戒
亦如上說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
丘尼擲糞掃及殘食於籬牆外若
使人擲波逸提式叉摩那沙弥尼突
吉羅

尒時王園精舍前地極平正生軟好
草衆人常於中嬉戲亂諸比丘尼坐
禪行道諸比丘尼猒患便共於中大
小便汙使不淨以却衆人衆人後来
如常嬉戲汙其手脚衣服器物便大
恚言誰於此處湯縱屎溺有人言是
比丘尼皆譏訶言此等出家求道清
淨如何穢汙如此好處斷人樂事諸
長老比丘尼聞種種訶責乃至今為
諸比丘尼結戒亦如上說從今是戒

應如是說若比丘尼於生草上大小
便液逸提式叉摩那沙弥尼突吉羅
若急病不犯
尒時諸比丘尼復擲糞掃殘食於王
園精舍前地以却衆人諸白衣譏嫌
長老比丘尼聞種種訶責乃至令為
諸比丘尼結戒亦如上說從今是戒
應如是說若比丘尼擲糞掃殘食生
草上波逸提式叉摩那沙弥尼突吉
羅若擲坑中非淨潔處不犯
尒時諸比丘尼於有食家宿聞彼夫
婦交會時聲生愛欲心不復樂道遂
有反俗作外道者諸長老比丘尼聞
種種訶責乃至令為諸比丘尼結戒
亦如上說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
丘尼於有食家宿波逸提有食者有
男女情相食入式叉摩那沙弥尼突
吉羅若病須宿及諸難起皆不犯
尒時諸比丘問諸比丘尼某甲家在何
處與路向何處諸比丘尼輕慢不答
諸比丘瞋嫌不復教誡便愚闇無知
不能學戒諸長老比丘尼聞種種訶
責乃至令為諸比丘尼結戒亦如上

說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尼比丘問不荅波逸提時六群比丘作麁惡語問比丘比丘尼雖荅而懷着恥以事白佛佛以是事集二部僧告諸比丘今聽諸比丘尼若比丘如法問應荅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尼若比丘如法問不荅波逸提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羅若先相嫌不共語不荅不犯 一百三

尒時諸比丘尼乘乘詣諸白衣諸白衣譏訶言此諸比丘尼如王夫人貴家婦女乘乘行來無有儀法諸長老比丘尼聞種種訶責乃至今為比丘尼結戒亦如上說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尼乘乘行來波逸提乘者輦轝象馬乃至着屐皆名為乘式叉摩那沙弥尼突吉羅若老若病若為強力所逼若行路乃至脚指病皆不犯 一百四

十一

五分律卷第十三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勑雕造

五分律卷第十四 彌沙塞

宋罽賓三藏佛陀什共竺道生等譯

第三分之四

爾時諸比丘尼著革屣持蓋詣諸白衣諸白衣譏呵言此諸比丘尼如婬女行來諸長老比丘尼種種呵責乃至今爲諸比丘尼結戒亦如上說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尼著革屣捉蓋行來波逸提蓋者乃至草蓋革屣者乃至一重式叉摩那沙彌尼突吉羅不犯如上

爾時有夫婦二人俱時出家彼夫比丘乞食持還至婦比丘尼住處食其婦比丘尼捉水瓶立前以扇扇之與水瓶問訊彼夫比丘低頭食不視不共語彼比丘先白衣時有私通女人亦出家在彼住來出見之比丘便與其婦比丘尼嫉妬心發即以水瓶打比丘頭破諸比丘尼呵言云何比丘尼捉水瓶及扇立比丘前給水及扇遂復打其頭破諸長老比丘尼聞種種呵責乃至今爲諸比丘尼

結戒亦如上說從今是戒應如是說
若比丘尼捉水瓶及扇立比丘前若
給水若扇波逸提若欲給水與竟應
遠去不應住前立式叉摩那沙弥尼
突吉羅
尒時諸比丘尼誦治病經方諸白衣
識呵言此等但學醫術無求道意何
不以此誦讀佛經諸長老比丘尼聞
種種呵責乃至今為諸比丘尼結戒
亦如上說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
丘尼誦治病經方波逸提式叉摩那
沙弥尼突吉羅若為自病若慈愍若
強力所逼老讀不犯
尒時諸比丘尼教他誦治病經方諸
白衣識呵諸長老比丘尼聞種種呵責
乃至今為諸比丘尼結戒亦如上說
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尼教他
誦治病經方波逸提餘如上說
尒時諸比丘尼為人治病合和貴擣
諸藥初夜後夜未曾休息諸白衣見
識呵言此等如醫如醫弟子何不求
道療生死病而反營此世俗事為諸
長老比丘尼聞種種呵責乃至今為

諸比丘尼結戒亦如上說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尼為人治病以為生業波逸提式叉摩那沙弥尼突吉羅若憐愍若强力所逼不為利養不犯

尒時諸比丘尼教人治病諸白衣来語言為我說法便語言治熱如是治冷如是治風如是治諸病如是諸白衣言我為法来不為治病復譏呵言此等唯學醫術不知道法若不尒者何不以法教我諸長老比丘尼聞種種呵責乃至今為諸比丘尼結戒亦如上說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尼教他治病以為生業波逸提餘如上說

尒時諸比丘尼為知識家作諸居士譏呵言此等捨本家作為他家作無沙門行破沙門法諸長老比丘尼聞種種呵責乃至今為諸比丘尼結戒亦如上說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尼以飲食故為白衣家作波逸提式叉摩那沙弥尼突吉羅若憐愍若强力所逼不犯

尒時諸比丘尼與白衣及外道婦女同衣臥身體相觸生愛欲心不樂梵行遂致反俗作外道者諸婦女後隨知識語言某甲比丘尼身體有好如是好諸白衣後見比丘尼便指稱言好身體者此比丘尼是彼比丘尼是諸比丘尼以此羞恥諸長老比丘尼聞種種呵責乃至今為諸比丘尼結戒亦如上說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尼共白衣及外道婦女同衣臥波逸提若同牀共被內衣應使有隔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羅

尒時諸比丘尼與比丘尼式叉摩那沙弥尼同衣臥乃至今為諸比丘尼結戒亦如上說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尼與比丘尼式叉摩那沙弥尼同衣臥波逸提餘如上說

尒時諸比丘尼與白衣及外道婦女更相覆眼相見形體生愛欲心乃至今為諸比丘尼結戒亦如上說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尼與白衣及外道婦女更相覆眼波逸提餘如上說若先已有覆復重覆不犯

尒時諸比丘尼與比丘尼式叉摩那沙弥尼更相覆眼相見形體乃至今為諸比丘尼結戒亦如上說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尼與比丘尼式叉摩那沙弥尼更相覆眼波逸提餘如上說 一百五十

尒時諸比丘尼以香塗身亦使人塗生愛欲心不樂修梵行遂致反俗作外道者諸白衣聞其香氣譏呵言此等以香塗身同於婬女無沙門行破沙門法諸長老比丘尼聞種種呵責乃至今為諸比丘尼結戒亦如上說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尼以香塗身波逸提香者根香莖香葉香華香皮香膠香式叉摩那沙弥尼突吉羅若為治病若強力所逼塗不犯

尒時諸比丘尼以澤拈揩身令有光潤諸白衣譏呵言此等以澤拈揩身令有光潤如婬女人無沙門行破沙門法諸長老比丘尼聞種種呵責乃至今為諸比丘尼結戒亦如上說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尼以澤拈

揩身波逸提時跋陀迦毗羅比丘尼身體少潤枯燥擗裂問醫醫言應用澤枯揩身答言佛不聽我澤枯揩身願更思餘治醫言更無餘治比丘尼作是念若世尊聽病時澤枯揩身我乃不復有此苦患以是白佛佛以是事集二部僧告諸比丘今聽比丘尼病時以澤枯揩身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尼無病以澤枯揩身波逸提式叉摩那沙弥尼突吉羅

尒時諸比丘尼畜華鬘或著者生染著心不樂修梵行遂致反俗作外道者諸長老比丘尼見種種呵責乃至今為諸比丘尼結戒亦如上說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尼畜華鬘若著者波逸提乃至以草葉係頭為好皆名著華鬘式叉摩那沙弥尼突吉羅若強力所逼不犯

尒時比丘尼著寶瓔珞生愛欲心不樂修梵行遂致反俗作外道著諸長老比丘尼見種種呵責乃至今為諸比丘尼結戒亦如上說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尼著寶瓔珞波逸提

乃至以木作瓔珞亦如是式叉摩那
沙弥尼突吉羅不犯如上
尒時諸比丘尼著卑身衣使形體纖
得中生愛欲心乃至令為諸比丘尼
結戒亦如上說從今是戒應如是說
若比丘尼著卑身衣波逸提式叉摩
那沙弥尼突吉羅不犯如上
尒時諸比丘尼畜種種嚴身具生愛
欲心乃至令為諸比丘尼結戒亦如
上說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尼
畜種種嚴身具波逸提式叉摩那沙
弥尼突吉羅
尒時諸比丘尼畜髮乃至令為諸比
丘尼結戒亦如上說從今是戒應如
是說若比丘尼畜髮波逸提比丘尼
髮長波逸提式叉摩那沙弥尼畜髮
及髮長不剃突吉羅半月一剃過與
名為髮長若無人剃及強力所逼不
得剃皆不犯
尒時諸比丘尼著白衣女人嚴身具生
愛欲心時偷羅難陀比丘尼主人新取
婦婦以嚴身具與令著著已覆頭眠牀
上智從外還欲近其婦發頭方知呵

言我若不發頭便行欲者豈不致大
罪耶云何比丘尼作如此事無沙門
行破沙門法諸長老比丘尼聞種種呵
責乃至令為諸比丘尼結戒亦如上
說從令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尼著
嚴身具波逸提式叉摩那沙弥尼突
吉羅不犯如上

尒時諸比丘尼為他作嚴身具諸白
衣譏呵言此等如婬女人作嚴身具
諸長老比丘尼聞種種呵責乃至令為
諸比丘尼結戒亦如上說從令是戒
應如是說若比丘尼為他作嚴身具
波逸提式叉摩那沙弥尼突吉羅

尒時諸比丘尼績縷諸白衣譏呵言
此等衣食仰他不念行道以報信施
績縷何為無沙門行破沙門法諸長老
比丘尼聞種種呵責乃至令為諸比
丘尼結戒亦如上說從令是戒應如
是說若比丘尼績縷波逸提式叉摩
那沙弥尼突吉羅若作囊縄襌帶絡
囊縷衣縷不犯 一百六十

尒時諸比丘尼隨知識白衣家敷卧

具住諸白衣譏呵言云何出自家住
他家我等不喜見此不吉利物諸長
老比丘尼聞種種呵責乃至令為諸
比丘尼結戒亦如上說從今是戒應
如是說若比丘尼不問白衣輒在其
家敷卧具住波逸提式叉摩那沙弥
尼突吉羅若親里家住不犯
尒時諸比丘尼在白衣家敷主人坐卧
具若使人敷去時不自舉不教人舉
諸白衣譏呵言云何比丘尼敷人坐
卧具去復不舉我等常為此等作奴
婢諸長老比丘尼聞種種呵責乃至
令為諸比丘尼結戒亦如上說從今
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尼至白衣家
敷主人坐卧具若使人敷去時不自
舉不教人舉波逸提式叉摩那沙弥
尼突吉羅若囑舉不犯
尒時諸比丘尼自煮生物作食諸白
衣譏呵言云何比丘尼自煮生物既
自煮作食何為復就人乞耶無沙門
行破沙門法諸長老比丘尼聞種種
呵責乃至令為諸比丘尼結戒亦如
上說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尼

自煮生物作食波逸提若為病不犯
尒時老摩比丘尼来至舍衛城旃荼
修摩鄉比丘尼以精舍借令住止老
摩得慈心三昧有大威德眷屬成就
旃荼弟子皆共尊重並欲隨逐旃荼
覺之便瞋罵言我以精舍借汝令住
反更誘人弟子諸長老比丘尼聞種
種呵責云何借他精舍而後瞋謗乃
至今為諸比丘尼結戒亦如上說從
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尼先聽住
後瞋謗者波逸提式又摩鄉沙弥尼
突吉羅若有實而瞋恨不犯
尒時跋陀伽毗羅比丘尼髀裏生癰
不白僧輙使男子醫破出膿洗詑布
藥諸長老比丘尼見呵責言汝已離
欲故可如此若未離欲人不當犯大
事耶乃至今為諸比丘尼結戒亦如
上說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尼
不白僧輙使男子治病波逸提若欲令
男子治病應打揵稚集僧来在病人
前然後衣裹身體唯留可應治處式
又摩鄉沙弥尼突吉羅若使女人
治不犯

尒時諸比丘尼夜輙開都門出不語後
人令閇夜有賊来奪諸比丘尼衣鉢
諸長老比丘尼種種呵責乃至令爲
諸比丘尼結戒亦如上說從今是戒
應如是說若比丘尼夜輙開都門出
不語餘比丘尼令閇波逸提式叉摩
那沙弥尼突吉羅無恐怖處不犯
尒時諸比丘尼非時到白衣家有一
家大富賊常欲劫之而未得便借問行
人誰出入此家者有人言偷羅難陁
比丘尼與此家善數相往返賊便往
語偷羅難陁言阿姨某甲喚汝即從
語暮往主人爲開門賊便突入劫物
蕩盡主人瞋呵言若此比丘尼不非
時來我不開門不遭此難供養望福
而反致禍與養怨家有何等異諸長
老比丘尼種種呵責乃至令爲諸比
丘尼結戒亦如上說從今是戒應如
是說若比丘尼非時入白衣家波逸提
復有諸比丘尼白衣呼不敢往以是
白佛佛以是事集二部僧告諸比丘
今聽比丘尼白衣喚得往從今是戒
應如是說若比丘尼白衣不喚非時

入其家波逸提非時者從中後至明相未出若白衣喚應詳察彼使是可信人不又應審問知其虛實若猶有疑至門應先問其家竟為喚不然後乃入復應籌量非是可畏時不若非時往白衣家一脚出門突吉羅兩脚出波逸提式叉摩那沙弥尼突吉羅

尒時有居士請比丘尼僧食諸比丘尼食前著衣持鉢往到其家從作食人索飲或索釜鐎或索飯作食人作是念令辦此食正為此輩前與後與亦復何在便盡與之飯飲都盡主人至時打揵椎集僧勑使下食作食人具以事荅居士便譏呵言此諸比丘尼如小兒不能小忍貪食如此何道之有諸長老比丘尼聞種種呵責乃至今為諸比丘尼結戒亦如上說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尼受請主人未唱隨意食食者波逸提若未唱隨意食口口波逸提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羅一百七十

尒時諸比丘尼如法作駈出羯磨竟被駈比丘尼不肯去諸長老比丘尼

種種呵責言被駈出羯磨與不被駈出羯磨有何等異乃至今爲諸比丘尼結戒亦如上說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尼被駈出羯磨不去者波逸提駈出羯磨者白四羯磨式叉摩那沙弥尼突吉羅若病若八難起若非法羯磨皆不犯

尒時諸比丘尼如法集僧時有比丘尼不即往諸比丘尼待之以妨行道諸長老比丘尼種種呵責乃至今爲諸比丘尼結戒亦如上說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尼僧如法集會不即往波逸提式叉摩那沙弥尼突吉羅若病若不聞若八難起不犯

尒時諸比丘尼往觀歌舞作伎生染著心不復樂道遂有反俗作外道者諸白衣見譏呵言此等觀歌舞作伎如婬女人無沙門行破沙門法諸長老比丘尼聞種種呵責乃至今爲諸比丘尼結戒亦如上說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尼觀歌舞作伎波逸提式叉摩那沙弥尼突吉羅不犯如上觀王宫觀畫中說

尒時諸比丘尼往至邊地邊地人抄取作婢或奪衣鉢或破梵行諸長老比丘尼聞種種呵責乃至令為諸比丘尼結戒亦如上說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尼往邊地波逸提邊地者無比丘比丘尼處式叉摩那沙弥尼突吉羅若飛行不犯

尒時諸比丘尼度二根人諸白衣譏呵言云何比丘尼度二根人無可度不可度者無沙門行破沙門法諸長老比丘尼聞種種呵責乃至令為諸比丘尼結戒亦如上說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尼度二根人波逸提若疑應先看若發心乃至三羯磨未竟突吉羅竟和尚波逸提餘尼師僧突吉羅

尒時諸比丘尼度二道合作一道女人諸長老比丘尼種種呵責乃至令為諸比丘尼結戒亦如上說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尼度二道合作一道女人波逸提若度竟有是病不犯餘如上說

尒時諸比丘尼度常有月水女人行

乞食血流汙脚諸白衣見惡賤譏可
言諸比丘尼無可度不可度度如此
輩汙人淋廁無沙門行破沙門法諸
長老比丘尼聞種種呵責乃至令
為諸比丘尼結戒亦如上說從令是
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尼度常有月水
女人波逸提餘如上說
尒時諸比丘尼不礼比丘不迎不送亦
不請坐諸比丘瞋不復教誡諸比丘
尼愚闇無知不能學戒諸長老比丘
尼見種種呵責以是白佛佛以是事
集二部僧問諸比丘尼汝等實尒不
荅言實尒世尊佛種種呵責我先
不說八敬法應礼比丘耶從今是戒
應如是說若比丘尼見比丘不起不
礼不請坐波逸提式叉摩那沙弥尼
突吉羅若病若先有怨嫌不共語
不犯
尒時諸比丘尼作是念佛不聽我等
剃隱處毛今當火燒即便燒之時有
婆羅門失羊覓之到比丘尼巷聞燒
毛氣謂比丘尼偷殺其羊便至王所
以事白王王即呼比丘尼問言阿姨

殺婆羅門羊不荅言不殺問若不殺
那得有燒羊毛氣便以實荅之聞大笑
即放令去諸臣聞之譏呵言云何比
丘尼不念行道乃燒隱處毛諸長老
比丘尼聞種種呵責乃至今為諸比
丘尼結戒亦如上說從今是戒應如
是說若比丘尼燒隱處毛波逸提餘
如剃隱處毛中說
尒時諸比丘尼不著僧衹支往白衣
舍風吹上衣露其身體諸白衣見便
排共說麁惡語以此羞耻諸長老比
丘尼聞種種呵責乃至今為諸比丘
尼結戒亦如上說從今是戒應如是
說若比丘尼不著僧衹支入白衣家
波逸提式叉摩那沙弥尼突吉羅若
浣染打縫若無皆不犯 一百八十
尒時諸比丘尼與白衣對坐臨身相
近說法似若私語於中生染著心遂
致退俗作外道者諸白衣譏呵諸長
老比丘尼聞種種呵責乃至今為諸
比丘尼結戒亦如上說從今是戒應
如是說若比丘尼與白衣對坐臨身
相近說法波逸提式叉摩那沙弥尼

突吉羅
尒時諸比丘尼自歌舞諸居士譏呵言與比丘尼自歌舞如婬女人諸長老比丘尼聞種種呵責乃至今爲諸比丘尼結戒亦如上說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尼自歌舞波逸提式叉摩那沙弥尼突吉羅
尒時諸比丘尼遮受迦絺那衣諸比丘尼待久不至妨廢行道諸長老比丘尼種種呵責乃至今爲諸比丘尼結戒亦如上說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尼遮受迦絺那衣波逸提若病若不聞不犯
尒時諸比丘尼遮捨迦絺那衣乃至今爲諸比丘尼結戒亦如上說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尼遮捨迦絺那衣波逸提餘如上說
尒時老摩比丘尼聰明機辯難問諸比丘諸比丘不能荅使大羞耻後見諸比丘尼輙下路避之遂無復教誡比丘尼者愚闇無知不能學戒諸長老比丘尼聞種種呵責乃至今爲諸比丘尼結戒亦如上說從今是戒應

如是說若比丘尼問難比丘波逸提有諸比丘尼有疑不敢問難以此復愚闇無知不能學戒以是白佛佛以是事集二部僧告諸比丘今聽諸比丘尼先白比丘聽問者問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尼不白比丘輒問義者波逸提式叉摩那沙弥尼突吉羅

尒時跋難陀常出入偷羅難陀比丘尼所後時著衣持鉢往到彼所坐起輕脫更相見形跋難陀遂失不淨偷羅難陀取內衣浣以不淨自內形中遂致有娠諸比丘尼見問言汝不修梵行耶荅言非不修梵行我以男子不淨自內形中致此娠耳諸長老比丘尼聞種種呵責乃至今為諸比丘尼結戒亦如上說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尼以男子不淨自內形中波逸提式叉摩那沙弥尼突吉羅

尒時諸比丘尼作外道事火法然火及誦真呪語諸居士譏呵言此等尚不能淨其見何得有道無沙門行破沙門法諸長老比丘尼聞種種呵責

乃至今為諸比丘尼結戒亦如上說
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尼作外
道事火法然火波逸提若以邪見作
之偷蘭遮若作種種諸外道事皆波
逸提式叉摩那沙弥尼突吉羅
尒時諸比丘尼在有人處浴衆人見之
觀看戲弄諸長老比丘尼見種種呵
責乃至今為諸比丘尼結戒亦如上
說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尼在
有人處浴波逸提式叉摩那沙弥尼
突吉羅
尒時諸比丘尼誦外道呪術諸白衣
譏呵此等誦外道呪無求道心乃至
今為諸比丘尼結戒皆如誦治病經
方中說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
尼誦外道呪術若教人誦波逸提式
叉摩那沙弥尼突吉羅
尒時諸比丘尼衆自授具足戒彼愚
闇無知不能學戒諸長老比丘尼聞
種種呵責乃至今為諸比丘尼結戒
亦如上說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
丘尼一衆授具足戒波逸提發心乃
至白四羯磨未竟突吉羅竟和尚波

逸提餘師僧突吉羅一百九十
尒時諸比丘尼自作畜衆羯磨自作二歲學戒羯磨自授二歲學戒不能教誡弟子愚闇無知不能學戒諸長老比丘尼聞種種呵責乃至今爲諸比丘尼結戒亦如上說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尼自作畜衆羯磨波逸提若比丘尼自作二歲學戒羯磨波逸提若比丘尼自授二歲學戒波逸提餘如上說
尒時諸比丘尼作二歲學戒竟羯磨經宿乃與授具足戒中間有難遂不得受具足戒諸長老比丘尼聞種種呵責乃至今爲諸比丘尼結戒亦如上說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尼作二歲學戒竟羯磨經宿乃授具足戒波逸提發心乃至明相未出突吉羅明相出已和尚波逸提餘師衆突吉羅若病若難起若僧不集會不犯
尒時諸比丘尼作二歲學戒羯磨竟經宿乃授其學戒其中難起遂不得受諸長老比丘尼聞種種呵責乃至今爲諸比丘尼結戒亦如上說從今

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尼作二歲學戒羯磨竟經宿乃授其學戒波逸提發心乃至明相未出突吉羅明相出已和尚波逸提餘師衆突吉羅不犯如上說

尒時諸比丘尼自織作衣諸白衣譏呵言云何比丘尼不念行道身自織作如餘織師諸長老比丘尼聞種種呵責乃至令為諸比丘尼結戒亦如上說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尼自織作衣者波逸提若織擲梭擲擲波逸提式叉摩那沙弥尼突吉羅若織腰繩禪帶不犯

尒時波斯匿王左右人及諸比丘尼於恐怖處遊看為賊所剥或破梵行或虜將去餘比丘尼以是白王王言我今不得自在當柰比丘尼何諸長老比丘尼聞種種呵責言何以於恐怖處遊行乃至令為諸比丘尼結戒亦如上說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尼國內恐怖處於中遊行波逸提式叉摩那沙弥尼突吉羅若先在路行後有難起不犯

尒時諸比丘尼自作已像亦使人作
時偷羅難陀亦使人作見已像已生
深著心作是念我色貌如是云何毀
之脩於梵行諸長老比丘尼見種種呵
責乃至今爲諸比丘尼結戒亦如上
說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尼自
作已像若使人作波逸提作已像者
或畫或以木或以泥式叉摩那沙弥
尼突吉羅若人密作示之不犯
尒時諸比丘尼莊嚴女人使生不樂
道心遂致反俗作外道者諸白衣譏
呵言云何比丘尼莊嚴女人如莊母
耶與自莊嚴有何等異不念行道但
作邪飾無沙門行破沙門法諸長老
比丘尼聞種種呵責乃至今爲諸比
丘尼結戒亦如上說從今是戒應如
是說若比丘尼莊嚴女人波逸提莊
嚴者爲其梳頭乃至揷一華著一釧
一一波逸提式叉摩那沙弥尼突
吉羅
尒時諸比丘尼水中洗浴逆流行爲
水所觸生愛欲心遂致反俗作外道
者諸長老比丘尼聞種種呵責乃至

今為諸比丘尼結戒亦如上說從今
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尼水中逆流
行波逸提若逆流行步步波逸提失不
淨偷羅遮式叉摩那沙弥尼突吉羅
若無欲心不犯
尒時諸比丘尼仰卧屋溜處渧入形
中生愛欲心遂致反俗作外道者諸
長老比丘尼聞種種呵責乃至今為
諸比丘尼結戒亦如上說從今是戒
應如是說若比丘尼仰卧水来下處
波逸提餘如上說
尒時諸比丘尼以繩纏胷欲使細好
生愛欲心諸白衣譏呵言此等治胷
使細如婬女人無有道心但作邪事
諸長老比丘尼聞種種呵責乃至今
為諸比丘尼結戒亦如上說從今是
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尼治胷使細波
逸提式叉摩那沙弥尼突吉羅 二百
尒時諸比丘尼種種治身令好生愛
欲心乃至今為諸比丘尼結戒亦如
上說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尼
種種治身波逸提餘如上說
尒時諸比丘尼如婬女法著衣生不

樂道心遂至反俗乃至今為諸比丘尼結戒亦如上說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尼如妓女法著衣波逸提式叉摩那沙弥尼突吉羅

尒時諸比丘尼如白衣婦女法著衣生不樂道心乃至今為諸比丘尼結戒亦如上說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尼如白衣婦女法著衣波逸提餘如上說

尒時諸比丘尼以欲心自觀形體生愛欲意乃至今為諸比丘尼結戒亦如上說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尼以欲心自觀形體波逸提式叉摩那沙弥尼突吉羅

尒時諸比丘尼照鏡生不樂道心乃至今為諸比丘尼結戒亦如上說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尼照鏡波逸提若水中照突吉羅式叉摩那沙弥尼突吉羅若面有瘡照看不犯

尒時諸比丘尼種種自卜亦從他卜諸白衣譏呵言此等不捨邪見何應得道諸長老比丘尼聞種種呵責乃至今為諸比丘尼結戒亦如上說從

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尼自卜若
就他卜波逸提式叉摩那沙弥尼突
吉羅
尒時諸比丘尼共私論議我等出家
當得究竟為不得究竟為應罷道不
應罷道若罷道者得好智不見子多
少相祿云何因此論說生世俗情不
復樂道遂致反俗作外道者諸長老
比丘尼聞種種呵責言云何比丘尼
作世俗論以忘道意乃至今為諸比
丘尼結戒亦如上說從今是戒應如
是說若比丘尼隨世俗論者波逸提
式叉摩那沙弥尼突吉羅　三百七竟

五分律第二分之五尼律悔過法

尒時諸比丘尼好食酥數從人乞諸
白衣譏呵言酥令人悅澤世人所食
云何比丘尼不求法味貪著肴美求
好顏色與婬女何異無沙門行破沙
門法諸長老比丘尼聞種種呵責以
是白佛佛以是事集二部僧問諸比
丘尼汝等實尒不答言實尒世尊佛
種種呵責已告諸比丘今為諸比丘

尼結波羅提提舍尼法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尼食酥應諸比丘尼邊悔過我墮可呵法今向諸阿姨悔過是名悔過法時諸比丘尼於僧中食請家食及乞食得酥不敢噉以是白佛佛以是事集二部僧告諸比丘今聽比丘尼不乞得酥應噉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尼乞酥食是比丘尼應諸比丘尼邊悔過我墮可呵法今向諸阿姨悔過是名悔過法有諸病比丘尼須酥不敢乞以是白佛佛以是事集二部僧告諸比丘今聽病比丘尼乞酥食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尼無病自為乞酥食是比丘尼應諸比丘尼邊悔過我墮可呵法今向諸阿姨悔過是名悔過法

式叉摩那沙弥尼突吉羅

比丘尼乞油乞蜜乞石蜜乞乳乞酪乞魚乞肉皆如上說

五分律第二分之六尼律衆學法

佘時優波離問佛世尊已為諸比丘結應學法不高著下衣應當學乃至樹過人不得上除大因緣應當學我

當云何持佛言應作二部僧持從今
是戒應如是說
不高著下衣應當學不下著下衣不
參差著下衣不如多羅葉著下衣不
如象鼻著下衣不如圓椽著下衣不
細攝著下衣
不高被衣不下被衣不參差被衣
好覆身入白衣舍好覆身白衣舍坐
不反抄衣著右肩上入白衣舍不反
抄衣著右肩上白衣舍坐不反抄衣
著左肩上入白衣舍不反抄衣著左
肩上白衣舍坐不左右反抄衣著兩
肩上入白衣舍不左右反抄衣著兩
肩上白衣舍坐不搖身入白衣舍不
搖身白衣舍坐不搖頭入白衣舍不
搖頭白衣舍坐不搖肩入白衣舍不
搖肩入白衣舍坐不携手入白衣舍
不携手白衣舍坐不隱人入白衣舍
不隱人白衣舍坐不扠腰入白衣舍
不扠腰白衣舍坐不拄頰入白衣舍
不拄頰白衣舍坐不掉臂入白衣舍
不掉臂白衣舍坐不高視入白衣舍
不高視白衣舍坐不左右顧視入白

衣舍不左右顧視白衣舍坐不蹲行
入白衣舍不蹲行白衣舍坐不企行入
白衣舍不企行白衣舍坐不覆頭入白
衣舍不覆頭白衣舍坐不戲笑入白
衣舍不戲笑白衣舍坐不高聲入白
衣舍不高聲白衣舍坐庠序入白衣
舍庠序白衣舍坐

一心受食不溢鉢受食羹飯俱食不
於鉢中處處取食不刳中央食不由
指取鉢食不嗅食食諦視鉢食不棄
飯食不以食手捉淨飲器不吸食食
不嚼食作聲不舐取食不滿手食食
不大張口食飯未至不大張口待不
縮鼻昇食不含食語不脹頰食不齧半
食不舒辟取食不振手食不吐舌食
不含吞食不揣飯遥擲口中不以鉢
中有飯水灑白衣屋內不以飯覆羹
更望得不嫌呵食不為己索益食不
嫌心視比坐鉢食

不立大小便除病不大小便淨水中
除病不大小便生草菜上除病人著
屐不應為說法除病人著革屣不應
為說法除病人現智不應為說法除

病人坐比丘尼立不應為說法除病
人在高坐比丘尼在下不應為說法
除病人卧比丘尼坐不應為說法除
病人在前比丘尼在後不應為說法
除病人在道中比丘尼在道外不應
為說法除病不為覆頭人說法除病
不為反抄衣人說法除病不為左右
反抄衣人說法除病不為持蓋覆身
人說法除病不為騎乘人說法除病
不為拄杖人說法除病不為捉刀人
說法不為捉弓箭人說法樹過人不得
上除大因緣應當學大因緣者惡獸
諸難是名大因緣

五分律卷第十四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五分律卷第十五　　弥沙塞　　早

宋罽賓三藏佛陀什共竺道生等譯

第三分初受戒法上

佛在王舍城告諸比丘過去有王名曰欝摩有四庶子一名照目二名聰目三名調伏象四名尼樓聰明遠達並有威德第一夫人有子名曰長生頑薄醜陋衆人所賤夫人念言我子雖長才不及物而彼四子並有威德國祚所歸必鍾此等當設何計固子基業復作是念王見信愛兼餘夫人正當先以情求次以理成耳即如其念便自嚴飾於王入時倍加承敬王欲親近即便啼泣王問其故夫人荅言微願不遂於是盡矣王言汝願理苟可從誓不相違便白王言王之四子並有威德我子雖長才不及物承係大業必為楚奪若王擯斥四子我情乃安王言四子孝友於國無愆我今云何而得擯黜夫人又言我心劬勞實兼家國王此四子並有威德民名懷附已一旦競逐必相殄滅大國之祚何必王後王言止止勿復有言

即呼四子勅令出國四子奉命即便
裝嚴時四子母及同生姊妹咸求同
去又諸力士百工婆羅門長者居士
一切人民多樂隨從王悉聽之於是
四子拜辭而去渡傍耆羅河到雪山
北土地平廣四望清淨又多名果
異類禽獸四子見之呼婆羅門長者
居士往共議言所經諸處無勝此者可
以居乎咸無異議即便於上營建城
邑數年之中歸者如市漸漸熾盛遂
成大國去後數年父王思子問群臣
言我四子者今在何許答言在雪山
北近舍夷林築城營邑人民熾盛地
沃野豐衣食無乏王聞三歎我子有
能如是三歎從是遂号為釋迦種也
尼樓有子名象頭羅象頭羅子名瞿
頭羅瞿頭羅子名尼休羅尼休羅有
四子一名淨飯二名白飯三名斛飯
四名甘露飯淨飯王有二子一名菩
薩二名難陀白飯有二子一名阿難
陀二名調達斛飯有二子一名摩訶
男二名阿那律甘露飯有二子一名
婆婆二名拔提菩薩有子名羅睺羅菩
薩少有出家志父王恐其學道常以五

欲而娛樂之至年十四嚴駕遊觀出東城門逢見老人頭白背僂拄杖羸步問御者曰此爲何人答曰老人也又問何謂爲老答曰年耆根熟形變色衰坐起苦極餘命無幾故謂之老菩薩曰吾免之乎答曰未也便迴駕還宮自念未離老法愁憂不樂王問御者太子出爲樂不答言不樂又問何故答曰逢見老人是故不樂王恐相師言實出家不久復增五欲以娛樂之菩薩久後復勅御者嚴駕遊觀出南城門逢見病人形體羸瘦倚門喘息問御者曰此爲何人答曰病人也又問何謂爲病答曰四大增損飲食不能氣息贏微命在漏刻故謂之病又問吾免之乎答曰未也便迴駕還宮自念未離老病更增愁憂王復問御者太子出樂不答言(逾)更不樂又問何故答曰逢見病人是故不樂王恐出家不久復增五欲晝夜娛樂菩薩久後復勅御者嚴駕遊觀出西城門逢見死人舁屍在前室家男女哀號隨後問御者曰此

為何人荅曰死人也又問何謂為死荅曰氣絶神逝無所復知棄之空野長離親戚故謂之死又問吾免之乎荅曰未也菩薩自念未離老病死法更增愁憂即迴車還遙見一人剃除鬚髮法服擎鉢視地而行問御者曰此為何人衣服異世荅曰出家人也又問何謂出家荅曰善自調伏其諸威儀常行忍辱憐愍衆生故謂出家菩薩聞已三稱善哉惟是為快至便下車恭敬而問何故形服與世絶異荅亦如上菩薩復三稱善哉惟是為快登車向宮有一女人遥見菩薩生欲愛心即說偈言

母有此子樂　其父亦甚歡　女人有此聟
樂過於泥洹

菩薩聞說泥洹聲歡喜踊躍自念我何當得此無上泥洹還宮思惟未離生老病死之法王問御者太子今出樂不荅言始出不悅還時甚樂又問何故荅曰出逢死人是故不悅還見比丘是故歡樂王復念曰相師言實出家必矣復增五欲晝夜娛樂

菩薩為諸妓女所娛樂已便得覺眠
衆妓女輩皆淳惛而寐菩薩尋覺觀
諸妓直更相荷枕或露形體如木人
狀鼻涕目淚口中流涎琴瑟箏笛縱
横在地又見宮殿猶如丘墓菩薩見
已三反稱言禍哉禍哉走視父王所
住宮殿宮殿變狀亦復如是復稱禍
哉深生猒離於是菩薩勅奴闡陁汝
起被馬勿令人聞闡陁白言夜非行
時不應遊觀又無怨敵逼於上宮不
審何故夜勅被馬太子答言有大怨
敵汝不知耶老病死怨怨之大者汝
速被馬勿得稽留即被白馬牽至中
庭白言馬已来此菩薩便到馬所將
欲跨之馬大悲鳴天神恐有留難即
散馬聲令人不聞菩薩跨馬向閤閤
即自開復向城門門亦自開既出門
已向阿菟耶林去城不遠便下馬脫
寶衣語闡陁言汝可牽馬并持寶衣
還宮道吾拜白父母令辭學道不久
當還願不垂憂闡陁涕泣長跪白言
相師昔記太子當為轉輪聖王七寶
千子主四天下正法御世不用兵杖

自然太平而令云何棄此王位脫身寶衣受苦山野菩薩反問相師介時復何所記荅言若不樂天下出家學道當成無上等正覺道菩薩語言汝聞此語令何為憂但速還歸啓白父母設我骸骨枯腐不盡生老病死之原終不還反於是闡陁悲泣前礼右繞三匝牽馬持寶衣還宮

菩薩前行見一獵人著袈裟衣往至其所以所著衣價直百千用以貿之得著而去菩薩復前向須摩那樹樹下有剃頭師求令除鬚即為剃之釋提桓因如屈伸臂頃至菩薩前以衣承鬚持還天宮剃已作是念我今已為出家自然具戒於是漸漸遊行到王舍城瓶沙王少有五願一者父王登遐我當紹位二者願為王時遇佛出世三者願身見佛親近供養四者願發喜心得聞正法五者願聞法已即得信解菩薩入城乞食威儀庠序視地而行時未有鉢持蓮華葉晨轉道路葉不離根時王與諸群臣於高樓上遥見菩薩以為奇雅顧語衆臣來

曾見聞若斯人比必是神聖咸皆白言昔聞雪山北迦維羅衛城王名淨飯生子名菩薩相師相之若在家者當為轉輪聖王主四天下七寶自至所謂輪寶象寶馬寶珠寶女寶臣寶主兵寶王有千子勇健多力以法御世兵杖不用自然太平若不樂世間出家學道道成号佛度人生死聞已出家此人必是王聞是語便大歡喜言吾昔五願一願已果餘有四願令必獲矣即勑二人徃視菩薩於何憩止吾當出詣受教勑徃見菩薩乞食畢還波羅㮈山向波旬國結跏趺坐一人住視一人還白王即嚴駕出詣菩薩止頓山下王步上山至菩薩所菩薩言善来大王得無疲極王即稽首禮足却坐一面白菩薩言本生何國何姓出家菩薩答曰生雪山北舍夷國迦維羅衛城父名淨飯姓曰瞿曇王欲試菩薩語言比丘族姓尊貴世為王胄聖德自然應君四海四海顒顒莫不企仰若能降志亦當稱蕃北面相事菩薩答曰位莫尊轉輪王

吾已棄之況四海乎所以出家求道
欲度一切生死大苦何不請我道成
先度乃友區區以此相要王言善哉
斯語甚快道成之日願先度我及此
國人菩薩許之王大歡喜礼足辞退
王去後菩薩便向菩提樹去樹不遠
見一人刈草名日吉安從乞少草持
至樹下敷已結跏趺坐直身正意繫
念在前即除五蓋離欲惡不善法乃
至得第四禪遊戲其中通三十七道
品之行以此淨心三明洞照所謂宿
命明他心明漏盡明如瑞應本起中
說於是起到替鞞羅聚落始得佛道
坐林樹下初夜逆順觀十二因緣是
故有是緣滅則是滅所謂無明緣行
行緣識識緣名色名色緣六入六入
緣觸觸緣受受緣愛愛緣取取緣有
有緣生生緣老死憂悲苦惱若無明
滅則行滅行滅則識滅識滅則名色
滅名色滅則六入滅六入滅則觸滅
觸滅則受滅受滅則愛滅愛滅則取
滅取滅則有滅有滅則生滅生滅則
老死憂悲苦惱皆滅見此義已即說

偈言

生緣法皆尒　梵志初始禪　既知此緣法
能除一切疑　生緣法皆尒　梵志初始禪
既知此緣法　能除一切苦　生緣法皆尒
梵志初始禪　破魔之闇冥　如日昇虛空

尒時世尊身有風患摩修羅山神即取訶梨勒果奉佛願佛食之以除風患佛受為食風患即除結跏趺坐七日受解脫樂過七日已從三昧起遊行人間時有五百賈客乘五百乘車中有二大人一名離謂二名波利二人昔善知識死為善神恒隨逐之作是念今佛始成大道未有獻食者我今當令二人飯佛使長夜獲安即以神力車牛皆躓衆人怖懼四向求神彼神於空中語言汝等莫怖汝等莫怖今佛世尊初成大道靜坐七日從定起遊行坐彼樹下未有獻食者汝奉上麨蜜長夜獲安衆人歡喜即和麨蜜俱詣樹下還見世尊姿容挺特諸根寂定有三十二大人之相圓光一尋猶若金山前礼佛足奉上麨蜜世尊作是念過去諸佛皆以鉢受當

来諸佛亦復如是我今亦應用鉢受
施四天王知佛意各取一自然香淨
石鉢以奉世尊白言惟願哀納我等
此器受賈人施佛復惟念若取一王
鉢不可餘王意便悉受四鉢累左手
中右手按之合成一鉢以用受施受
巳語言汝等當歸依佛歸依法即受
二自歸是為人中二賈客最初受二
自歸便為說隨喜呪願之偈

二足汝安隱　四足亦安隱　去亦得安隱
還亦得安隱　如耕田有望　下種亦有望
汝今入海望　獲果亦如彼

尒時世尊說此偈巳更為賈人說種
種妙法示教利喜巳復至一樹下食
麨蜜食麨蜜巳復結跏趺坐入定七
日受解脫樂過七日巳到文鱗龍所
坐一樹下龍從水出以非人食奉上
世尊佛受食巳復入定七日受解脫
樂特雨七日其雲甚黑使人毛竪龍
作是念今雨可畏我寧可化作大身
繞佛七匝頭覆佛上勿使風雨蚊虻
惱乱世尊即便作之世尊過七日巳
從三昧起龍見雨止空中清明捨其

本形化作年少稽首白佛我化大身
圍繞七匝頭覆佛上欲以障蔽風雨
蚊虻不爲觸惱佛以此義便說偈言
靜處遠離樂　聞法見法樂　不惱世間樂
能慈衆生樂　世間離欲樂　等度恩愛樂
能伏我慢者　是爲最上樂
佛說偈已起到欝鞞羅斯那聚落入
村乞食次到斯那婆羅門舍於門外
默然立彼女須闍陀見佛威相殊妙
前取佛鉢盛滿美食以奉世尊佛受
食已語言汝可歸依佛歸依法即受
二自歸是爲女人中須闍陀最初受
二自歸爲優婆夷佛食已復還菩提
樹下結跏趺坐三昧七日受解脫樂
過七日已從三昧起著衣持鉢復到
其舍斯那奉食受二自歸亦如上說
佛後復往其舍其婦見佛奉食受二
自歸亦如上說佛後復往其舍彼姉
妹四人見佛奉食受二自歸亦如上
說佛食已復還菩提樹下三昧七日
起向阿踰波羅尼拘類樹中路見一
女人饋酪作酥便從乞食彼女取鉢
盛滿酪奉佛受二自歸亦如上說佛

食已前到樹下三昧七日過七日已從三昧起作是念我所得法甚深微妙難解難見寂寞無為智者所知非愚所及衆生樂著三界窟宅集此諸業何緣能悟十二因緣甚深微妙難見之法又復息一切行截斷諸流盡恩愛源無餘泥洹益復甚難若我說者徒自疲勞唐自枯苦尒時世尊欲重明不可說義而說偈言

我所成道難　若為窟宅說　逆流迴生死
深妙甚難解　染欲之所覆　黑闇無所見
貪恚愚癡者　不能入此法

尒時世尊以此默然而不說法時梵天王於梵天上遥知佛意作是念令佛正覺興出于世不為衆生說所悟法世間長衰永處盲冥死即當復墮三惡道念已如力士屈伸臂頃於梵天沒涌出佛前頭面礼足却住一面白佛言惟願世尊哀愍衆生時為說法自有衆生能受佛教若不聞者便當退落如是三返復以此義說偈請佛

先此摩竭界　常說雜穢法　願開甘露門
為演純淨義　自我在梵宮　皆見古佛說

惟願今普眼　亦敷法堂教　衆生沒憂惱
不離生老死　然多樂善者　願說戰勝法
尒時世尊默然受之即以佛眼普觀
世間見諸衆生根有利鈍有畏後世
三惡道者有能受法如大海者有若
蓮華萌芽在泥出水未出水不汙染
者而說偈言
先恐徒疲勞　不說甚深義　甘露今當開
一切皆應聞
尒時梵天聞此偈已歡喜踊躍前礼
佛足右繞三匝忽然不現還於天宮
佛作是念甘露當開誰應先聞欝頭
藍弗聰明易悟此人應先念已欲行
天於空中白言欝頭藍弗亡來七日
佛言苦哉彼為長衰甘露法鼓如何
不聞復更惟曰甘露當開誰應次聞
阿蘭迦蘭聰明易悟次應得聞適起
欲行天復白言阿蘭迦蘭昨夜命終
佛言苦哉甘露法鼓而不得聞生死
往來何由得息復更惟曰甘露當開
誰應次聞父王昔遣五人隨侍勞苦
此功應報今此五人在波羅捺國仙
人鹿苑中念已便行來至中間道逢

梵志名優婆耆婆遥見世尊姿容挺
特諸根寂定圓光一尋猶若金山便
問曰本事何師行何道法以致斯尊
尒時世尊以偈答曰
一切智為最　無累無所染　我行不由師
自然通聖道　唯一無有等　能令世安隱
當於波羅㮈　擊甘露法鼓
梵志復問自說最勝願聞其義佛復
以偈答曰
能除一切結　滅盡三界漏　摧破諸惡法
是故我為勝
梵志不受拍髀而去彼梵志宿世善
神即於空中為說偈言
佛始出世間　天上天下尊　如何汝遇之
而反棄捨去
梵志雖聞此偈猶去不顧於是世尊
之波羅㮈趣五人所五人遥見佛來
共作要言瞿曇沙門昔日食一麻一
米尚不得道今既多欲去道遠矣但
為敷一小座慎莫起迎礼拜問訊世
尊既到五人不覺起礼為捉衣鉢更
敷好座以水洗足然猶輕　如來面呼
姓名某甲可就此坐佛告五人汝等

愚癡立要云何而不牢固汝莫輕於
佛面稱姓名自使長夜受大苦報吾
今已成無上正覺應共一心聽受教
誠汝若隨順無違無逆不久當得族
姓出家淨修梵行現證道果生死已
盡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解了五陰止
宿泥洹五人復言此先如是難行苦
行尚不得過人法聖利滿足況今失
道放恣多欲過人之法其可得乎佛
復告曰汝等莫輕如來無上正覺佛
不失道亦不多欲五人聞已乃捨本
心佛復告曰世有二邊不應親近一
者貪著愛欲說欲無過二者邪見苦
形無有道迹捨此二邊便得中道生
眼智明覺向於泥洹何謂中道所謂
八正正見正思正語正業正命正方
便正念正定是為中道復有四聖諦
苦聖諦苦集聖諦苦滅聖諦苦滅道
聖諦何謂苦聖諦所謂生苦老苦病
苦死苦憂悲惱苦怨憎會苦愛別離
苦所求失苦以要言之五盛陰苦是
謂苦聖諦何謂苦集聖諦所謂有愛
及俱生煩惱處處樂著是謂苦集聖

諦何謂苦滅聖諦所謂愛斷無餘滅
盡泥洹是謂苦滅聖諦何謂苦滅道
聖諦所謂八正道是謂苦滅道聖諦
是法我先未聞眼生智生明生覺生
通生慧生是法應知我先未聞眼生
乃至慧生是法已知我先未聞眼生
乃至慧生是苦聖諦是苦聖諦應知
是苦聖諦已知我先未聞眼生乃至
慧生是苦集聖諦是苦集聖諦應斷
是苦集聖諦已斷我先未聞眼生乃
至慧生是苦滅聖諦是苦滅聖諦應
證是苦滅聖諦已證我先未聞眼生
乃至慧生是苦滅道聖諦是苦滅道
聖諦應修是苦滅道聖諦已修我先
未聞眼生乃至慧生我已如實知是
三轉十二行法輪得成無上正覺說
是法時地為六返震動憍陳如遠塵
離垢於諸法中得法眼淨佛問憍陳
如解未憍陳如解未憍陳如答言已
解世尊地神聞已告虛空神虛空神
告四天王天四天王天告忉利天如
是展轉至於梵天言佛今於波羅㮈
轉無上法輪先所未轉若沙門婆羅

門若天若魔若梵一切世間所未曾
轉諸天歡喜雨種種花皆有光明如
星隊墮地於虚空中作天伎樂於是憍
陳如從坐起頂礼佛足白佛言世尊
願與我出家受具足戒佛言善来比
丘受具足戒於我善説法律能盡一
切苦淨修梵行憍陳如鬚髮自墮袈
裟著身鉢盂在手是為憍陳如已得
出家受具足戒自是已後名為阿若
憍陳如佛便為四人説法教誡跋提
婆頗二人得法眼淨見法得果見
法得果已從坐起頂礼佛足白佛
言世尊願與我出家受具足戒佛
言善来比丘乃至鉢盂在手亦如
上説復為二人説法教誡頞鞞摩
訶納得法眼淨見法得果見法得
果已從坐起頂礼佛足白佛言世尊
願與我出家受具足戒佛言善来比
丘乃至鉢盂在手亦如上説佛告五
比丘汝等一心求正斷煩惱我先亦
一心求正斷煩惱故得成無上正覺
於意云何色為是常為無常乎答言無
常又問若無常者為苦為樂答言苦
又問若苦為我為非我答言非我受

想行識亦如是問荅亦如上是故諸
比丘色若內若外若過去未来現在
皆應如實見非我我受想行識亦如
是夫為聖弟子應作是觀猒離無染便
得解脫得解脫智梵行已立所作已作
說是法時五比丘一切漏盡得阿羅漢
道尒時世間有六阿羅漢復有長者
子名曰耶舍本性賢善猒離世間喜
樂聞法世尊作是念彼耶舍長者子
當以信出家便往婆羅水邊敷草坐
宿時彼長者子五欲自娛已便得熟
眠一切伎直悉皆眠臥長者子須臾
便覺視巳屋舍猶若丘塚觀諸伎直
皆如木人更相荷枕鼻涕目淚口中
流涎琴瑟箏笛樂器縱横甚大驚怖
生猒離心走向父所住處見亦如是
益生猒離即便向閤閤忽自開向門
及大城門皆自然開遂趣婆羅水邊
高聲大唱我今憂厄無所歸趣
尒時世尊伸金色臂招善童子来此
此處無為無有憂厄耶舍聞佛語聲
一切憂厄豁然消除即脫琉璃屐著
於岸邊渡水詣佛遥見世尊姿容殊

特猶若金山生歡喜心到已頭面礼
足却坐一面佛為說種種妙法示教
利喜次說四諦苦集滅道即於坐上
遠塵離垢得法眼淨後伎直覺共求
耶舍不知所在白其父母父母四向
推求絡繹而追兼募人言若知我子
所在即以其身所著寶衣與之其父
夜至城門待開出城見其屐跡尋跡
追之既到水邊見琉璃屐在岸上乍
喜乍悲即捨屐渡水佛遥見之恐壞
子善心化令有障使子見父而父不
見子父問佛言沙門見我子不佛言
且坐若在此者何憂不見聞此語已
念言沙門必不妄語便前礼佛足却
坐一面佛為說種種妙法示教利喜
所謂施論戒論生天之論五欲過患
出生諸漏在家染累出家無著說如
是種種助菩提法然後更說諸佛常
所說法所謂苦集盡道彼即於坐上遠
塵離垢得法眼淨見法得法得果
已受三自歸次受五戒是為諸優婆塞
於人中耶舍父最初受三歸五戒耶舍
聞佛為父說四真諦法漏盡意解然

後令其父子兩得相見父語子言汝起還家汝母失汝憂愁殆死佛語其父言若人解脫於漏寧能還受欲不答言不能佛言我為汝說法時耶舍觀諸法漏盡心得解脫其父白佛言佛為我說法而使耶舍快得善利於是耶舍從坐起白佛言世尊願與我出家受具足戒佛言善來比丘乃至鉢盂在手亦如上說尒時世間有七阿羅漢

時耶舍父從坐起頂禮佛足白佛言惟願世尊與耶舍受我明日食佛默然受之更頂禮足繞三匝而去還家辦種種多美飲食佛至時將耶舍著衣持鉢往到其家就座而坐長者夫婦手自下食食已行澡水畢婦取小牀於佛前坐佛言姉妹汝歸依佛歸依法歸依比丘僧即受三歸次受五戒是為耶舍母初受三自歸五戒尒時世尊為耶舍母婦家大小說種種妙法示教利喜皆遠塵離垢得法眼淨見法得果見法得果已皆受三自歸次受五戒尒時耶舍有四友人一名滿足二

名善博三名離垢四名牛主聞耶舍於
沙門瞿曇所出家修梵行共議言其
道必勝乃使豪族不顧世榮我等可
共到大沙門所淨修梵行四人欣悅
慕道於心便往耶舍所問言汝所修
梵行豈能具足為最勝乎答言此道
無量為最勝也便將四人往到佛所
頂礼佛足却住一面佛為說種種妙法
示教利喜皆於坐上遠塵離垢得法眼
淨見法得果見法得果已頂礼佛足白
佛言世尊願與我出家受具足戒佛言
善來比丘乃至鉢盂在手亦如上說
受戒未久懃修不懈得阿羅漢尒時
世間有十一阿羅漢耶舍昔所交遊
復有五十人聞耶舍於瞿曇所脩行
梵行共議出家乃至得阿羅漢皆如
上說尒時世間有六十一阿羅漢
祖師阿夷知菩薩成佛當在波羅㮈
國仙人鹿苑中轉于法輪又念我命
過後諸弟子中那羅摩納當紹繼我
我之供養悉當屬彼彼必貪著無復
憶佛出興世意我今寧可於鹿苑邊
為立舍宅教令日日三念佛當出世

若出世時汝當於彼淨修梵行念巳
即為立宅如念教之阿夷不久便命
過鄉羅果得供養貪著心深都不復
憶佛當出世
時伊羅鉢龍王作是念昔迦葉佛記
我於當來過百千万億歲釋迦牟尼
佛出現於世佛當記汝脫龍身時時
今應至當往見佛彼龍為見佛故於
六齋日在恒水中用金鉢盛銀粟銀
鉢盛金粟又莊嚴二女而說偈言
何者王中上　染與非染等　云何得無垢
何者名為愚　何者流所漂　得何名為智
云何流不流　而名為解脫
龍王說此偈巳念言若人有能解此
偈者即是佛若從佛聞必示我佛處
我今不見餘沙門婆羅門諸天魔梵
一切世間有能解此偈者念巳唱言
若有能解此偈我當與金銀鉢滿金
銀粟及此二女尒時眾多餘沙門婆
羅門長者居士覺欲為龍解此偈義
龍王為說皆不能解尒時鄉羅摩納
為摩竭國人所共宗敬皆言此摩納
有大知見必能解之便共往請摩納

念言我為一國所宗若言不能便當
為彼衆人所棄我雖未解當作方便
保全此譽便語衆人汝皆共我往到
龍所我當解之於是衆人與摩納俱
恭敬圍繞往到龍所語龍言可說汝
偈我當敷演龍即說偈摩納言此甚
易解我七日後當来解之即誦其偈
先問餘沙門婆羅門不蘭迦葉六師
等悉不能解皆詭瞋罵咸言無義欲
以掩蔵不解之短摩納復念言師昔
告我佛當出世於彼淨修梵行今沙
門瞿曇在鹿苑中必能解之我當往
問復作是念此六師等年耆博見尚
不能解況沙門瞿曇既自年少出家
始尒而能解乎復念明闇自然不可
以先後相輅瞿曇雖少不可輕也念
已便到佛所頂礼佛足却住一面說
龍王偈以問於佛佛即為說

第六王為上　染者與染等　不染則無垢
染者謂之愚　愚者流所溺　能滅者為智
捨流不復流　是名為解脫

摩納聞說偈已深知是佛誦習受持
至第七日往到龍所時八万四千人

在恒水兩岸欲聽摩納解說偈義摩
納更語龍言說汝先得龍王使說摩
納即說佛所說偈而為解之龍王聞
偈歡喜踊躍念言佛已出世我今便
為已得見佛所以者何我不見餘沙
門婆羅門諸天魔梵一切世間有能
解此義者念已問摩納言汝實語我
汝所說偈為從誰聞我今不見諸餘
沙門婆羅門一切世間有能說此偈
者唯除佛若從佛聞荅言我實語汝
佛已出世我從其聞龍王歡喜問言
佛今在何處我欲見之摩納胡跪舒
右手指佛處方言佛今在彼龍王益復
歡喜三返稱南無如來應供等正覺
便語摩納言汝可送我往至佛所問
訊世尊荅言可尒龍王即自復身身
體長大眼如大鉢喘息如雷口出火
光水中逆上八万四千人皆亦隨從
既達渚次化作轉輪聖王上岸詣佛
遥見世尊姿容殊特猶若金山龍王
歡喜加敬無量佛見龍王稱其名曰善
来伊羅鉢龍王龍王聞已復加喜敬世
尊知我名修伽陁識我名前頂礼足

却住一面更說本偈以問於佛佛為說摩納所受之偈龍王聞已先大歡喜然後悲泣佛問龍王何故須臾乍喜乍悲荅言世尊我憶過去迦葉佛所淨修梵行於後時捉㯶櫚葉往到佛所問言世尊若比丘殺此草得何等罪佛荅我言以此因緣或有墮寃苦地獄者我聞此語不信不敬便故刺伊羅樹葉作是念試看有何果報竟不捨此見亦不悔過命終之後今生長壽龍中因是業故名我為伊羅鉢龍既受身已復往佛所問言我何時當得脫此龍身佛荅我言當来過於百千億万歲有釋迦牟尼佛出現於世彼佛當記汝得解脫時我今既見世尊生希有心始知諸佛言無虛妄是以欣笑又念昔違佛教今復不能受佛囑戒是以悲泣復白佛言願記我何時當得脫此龍身佛言當來過百千億万歲有弥勒佛出現於世汝於尒時得脫龍身出家受戒廣修梵行得盡苦源佛便為龍受三自歸為優婆塞復為八万四千人說種種妙法

五分律卷第十五　第卅五張　畢

示教利喜所謂施論乃至出要爲樂
皆歡喜已更爲說諸佛常所說法苦集
盡道八万四千人即於坐上遠塵離垢
得法眼淨見法得果見法得果已受三
自歸次受五戒於是龍王語摩納言汝
今何爲須此龍女龍女多毒或以毒火
共相傷害隨汝所須金銀寶物盡當
相與答言止止龍王我不須龍女亦
不須金銀我聞佛冣後說偈得離欲
界欲故佛說法已語龍王言汝可還
歸所住龍王受教頂礼而退龍王去
後摩納前礼佛足白佛言世尊願與
我出家受具足戒佛言善來比丘乃
至鉢盂在手亦如上說出家未久勲
行不懈得阿羅漢爾時世間有六十
二阿羅漢於是世尊從鹿苑漸漸遊
行到婆羅林在樹下坐去林不遠有
一園觀時有同友三十人各將其婦
於中遊戲一人無婦雇一婬女假好
衣服共遊此園方欲極情肆樂而彼
婬女著其好衣忽然叛去相助追覓
至婆羅林遥見世尊姿容挺特猶若
金山見已生希有心皆到佛所頂礼

佛足却坐一面問佛言大沙門見有一女人來不佛言寧欲自求為欲求他答言我寧自求不求婦女佛言且坐為汝說法皆受教更礼而坐佛為說種種妙法示教利喜乃至苦集盡道三十人皆遠塵離垢得法眼淨見法得果見法得果已白佛言願與我出家受具足戒佛言善來比丘乃至得阿羅漢亦如上說尒時世間有九十二阿羅漢時復有六十人為昏姻事行過婆羅林邊見世尊姿容挺特猶若金山皆前到佛所頂礼佛足佛為說法乃至得阿羅漢皆如上說尒時世間有百五十二阿羅漢

五分律卷第十五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

五分律卷第十六　彌沙塞　甲

宋罽賓三藏佛陀什共竺道生等譯

第三分初受戒法中

於是世尊告諸比丘汝等各各分部遊行世間多有賢善能受教誡者吾今獨往優為界鬱鞞羅迦葉所而開化之諸比丘受教分部而去世尊便到迦葉所迦葉事一毒龍著別靜室無敢入者唯除迦葉佛故投暮往到其所求索寄止龍室中宿答言甚不愛也中有毒龍恐相害耳佛言無苦龍不害我答言若不畏者隨意入宿佛即持草入室敷座而坐作是念我當稍化龍身使形如檐內於鉢中以調伏彼適坐須臾龍大瞋忿身皆煙出佛亦出煙龍舉身火然佛亦舉身出火二火俱盛龍室烔然時迦葉及諸弟子來繞龍室悲歎言可惜大沙門不用我語為龍所害明旦佛以鉢盛龍而出語迦葉言此鉢毒龍眾人所畏今以降矣迦葉心念是大沙門雖神不如我道真世尊即以神力如力士

屈伸臂頃持龍者世界中間還迦葉
所迦葉問佛龍者何所荅言置世界
中間迦葉復念是大沙門極神須臾
之間持龍乃著世界中間雖然故不
如我已得阿羅漢道
迦葉白佛願大沙門住此我自供養
佛言汝若能日日自來請我當受汝
請荅言甚善去迦葉不遠有一茂林
佛於中止夜四天王来下侍衛并欲
聽法四天王光明猶四火聚迦葉夜起
見佛邊有似四大火聚不知何等明
日請佛白言食具已辦願見顧食又
問昨夜此間有四光聚似火而非為
是何等佛言昨夜四天王来下供養
聽法是其光耳迦葉復念是大沙門
極大威神乃使四天王自来供養雖
然故不如我已得阿羅漢道佛語迦
葉汝且前去吾隨後到迦葉適去佛
如屈伸臂頃到閻浮提樹取其果還
迦葉未至已在其坐迦葉後至見佛
問言我不從餘道還亦無經過處不
見大沙門大沙門爲復何道来佛言
汝適去後我至閻浮提樹取其果還

香美可食今以與汝可試食之迦葉
復念大沙門有大神力然不如我已
得阿羅漢道
佛食已還彼林中夜釋提桓因自下
侍衛并欲聽法帝釋光明遍照林中
倍四天王迦葉夜見亦復不知是何
等光明日復來請佛白食已辦并問
光意佛言昨夜釋提桓因供養聽法
是其光耳迦葉復念是大沙門神則
神矣乃使帝釋自來供養然不如我
已得阿羅漢道佛語迦葉汝且前去吾
隨後到迦葉適去佛到閻浮提邊訶
梨勒林取其果還迦葉未至已在其
坐迦葉後至如上而問佛言汝適去
後我到閻浮提邊訶梨勒林取其果
還香美可食今以與汝可試食之迦
葉復如上念佛食已還彼林中夜娑
婆世界主梵天王自下侍衛并欲聽
法梵王光明倍於帝釋迦葉夜見亦
復不知是何等光明日復來請佛白
食已辦并問光意佛言昨夜梵天王
來下供養聽法是其光耳迦葉復念
是大沙門神則神矣乃使梵王自來

供養然不如我已得阿羅漢道佛語迦葉汝且前去吾隨後至迦葉適去復到閻浮提邊阿摩勒林取其果還餘如上說

佛食已還彼林中尒時世尊須水澡洗尼連禪河自然曲流經佛邊過令佛得用明日迦葉復來請佛白食已辦見河曲流即問誰曲此流佛言我昨須水水自曲来迦葉復念是大沙門神則神矣發心念水水為曲流然不如我已得阿羅漢道佛語迦葉汝且前去吾隨後到迦葉適去佛到俱耶尼取彼牛乳餘如上說

佛食已還彼林中尒時有斯那婆羅門婢死棄衣塚間佛取持還念當於何浣適發心時釋提桓因来下以手指地水出成池白佛言可於此浣阿呲釋迦山神送大石瓮亦白佛言可用浣之復念我狂何物用浣此衣去池不遠有柯睺樹其神曲枝令佛攀之佛浣衣竟於虛空中曬迦葉明日復來請佛白食已辦見浣衣事皆以問佛佛具以荅迦葉心念如前佛語

迦葉汝且前去吾隨後到迦葉適去佛到欝單越取自然粳米餘如上說佛食已還彼林中尒時迦葉明日節會念言今不請佛若衆人見者必當捨我覺奉事之便止不請佛即遥知復到欝單越取食而食過其日已迦葉復來請佛白食已辦又問佛昨不来竟於何食佛言汝昨節會念言佛若来者衆人共見必當捨我覺奉事之是故我到欝單越取食而食迦葉復念是大沙門神則神矣乃知人念然不如我已得阿羅漢道於是佛與迦葉俱到其家食已還彼林中尒時迦葉五百弟子皆共破薪而斧不舉以事白師師言恐大沙門所為汝往問之即以問佛佛問欲使舉不答言欲舉佛言可去斧自當舉既舉復不肯下復以白師師教問佛佛問欲使下不答言尒佛言可去斧自當下既下斧皆著薪又不得舉復以白師師教問佛佛問欲使舉不答言尒佛言可去自舉得用即皆得用復欲然火火不肯然復以白師師教問佛佛問欲使然不

荅言尒佛言可去火自當然火即自然
既然復不肯滅復以白師師教問佛
佛問欲使滅不荅言尒佛言可去火
自當滅火即自滅復欲瀉水滅炭水
住瓶中終不肯出復以白師師教問
佛佛言欲使出不荅言尒佛言可去
水自當出水即自出既出復不肯止
復以白師師教問佛佛言欲使止不
荅言尒佛言可去水自當止水即自止
尒時黑雲大雨七日佛所住林及迦
葉家浩成一水迦葉恐佛為水所漂
乘船來視乃見世尊在尼連禪河水
上經行迦葉復念是大沙門神則神
矣水大瀑漲不為漂沒乃方在上經
行然不如我已得阿羅漢道
於是世尊飛昇虛空告迦葉言汝非
羅漢何為虛妄自稱得道迦葉白言
實尒世尊實尒世尊復白佛言願得
於大沙門所出家受具足戒佛言報
汝弟子未荅言未佛言可先報之迦
葉受教即還語弟子言汝等知不我
欲於大沙門所淨修梵行汝等從我
為善不樂隨意五百弟子同聲言我

等見佛降龍已生信心但待師耳願皆隨從於是師徒共往佛所白佛言我等師徒俱欲出家受具足戒佛言善来比丘受具足戒於我善說法律能盡一切苦淨修梵行迦葉及五百弟子鬚髮自墮袈裟著身鉢盂在手既受戒已以先被服事火之具皆棄尼連禪河中是為迦葉及五百弟子受具足戒

迦葉有二弟大名那提迦葉小名伽耶迦葉大弟有三百弟子小弟有二百弟子去兄一由旬居在下流見兄事火之具隨水来下恐兄為惡人所害大水所漂二弟即將五百弟子逆水而上見兄師徒皆作沙門怪而問之何故如此荅言此道寂勝出要之法無有過者二弟及其五百弟子皆共議言我兄智慧第一而今樂之此道必勝皆當相與隨兄出家即共詣佛頂礼佛足白佛言願與我等出家受具足戒佛言善来比丘乃至鉢盂在手亦如上說

於是世尊作是念何處多有飲食即

具於中教誡此故梵志千比丘僧彼
伽耶山多有飲食臥具念已將千比
丘往到彼所以三事教誡一者神足
教誡二者說法教誡三者教勅教誡
何謂神足教誡如神通中說何謂說
法教誡言比丘當思是不可思是當
憶念是不憶念是當修是當斷是當
依是行何謂教勅教誡言比丘一切
熾然云何一切熾然眼熾然色熾然
眼識眼觸眼觸因緣生受亦熾然以
何熾然欲火熾然瞋癡欲熾然乃
至意法亦如是聖弟子聞如是法生
於猒離無有染著便得解脫解脫智
生所作已辦梵行已立不復受有說
是法時千比丘漏盡心得解脫也
爾時世尊作是念吾昔與瓶沙王要
得道度之今應詣彼便與千比丘前
後圍繞漸漸遊行向王舍城瓶沙王
聞佛成道度優為迦葉兄弟三人及
千弟子今來此邑即勅國界四万二
千聚落一聚落出豪傑二人出共迎
佛八万四千人乘象馬車前後導從
爾時春末月熱已極盛衆人各念願

得微陰時釋提桓因知彼念即化作
雲蓋涼風微起自化爲梵天著黄色
衣執七寶杖七寶柄拂離地一肘於
佛前導時摩竭人欲當佛前帝釋駈
逐悉皆嫌之而說偈言

形如梵天像　執杖而躡虚　口宣柔耎語
是誰之給使

時釋提桓因以偈荅言

解脫一切縛　最上調御士　應供巳善逝
我爲彼給使

時瓶沙王作是念佛止宿處我當即
以此處施佛立於精舍佛知其意暮
宿迦蘭陁竹園于時大衆咸生疑念
不知佛與優爲迦葉誰是弟子佛知
衆念便向優爲迦葉而說偈言

優爲汝何見　而捨事火法　吾今覲問汝
汝可如實荅

優爲迦葉以偈荅言

當貪於美味　心馳聲色中　我見有斯垢
故捨事火業

尒時大衆雖聞佛與迦葉各說一偈
未悟義旨猶有疑慮佛知衆心復以
偈問

五味甘人口　聲色悅人心　汝見此為垢
於何而得無
優為迦葉復以偈荅
我見休息道　一切無有著　不異不可異
於此捨火祠
介時大衆雖重聞偈猶懷猶豫佛知
其心便告迦葉汝起扇佛即受教起
扇又語迦葉現汝神變即復示現種
種神化分身百億還合為一石壁皆
過入地如水履水如地坐卧空中如
鳥飛翔擧身烟然烟若雲起手捫日
月平立至梵自在無导或身上出水
身下火然或身上火然身下出水然
後来下稽首佛足右繞三匝長跪合
掌白佛言世尊是我師我是世尊弟子
如是三白已語大衆言吾之所知下及
神變皆大師恩於是大衆始知迦葉
是佛弟子便於佛所喜敬無量諸佛
常法人心未轉不為說法佛知大衆
既已喜敬為說種種妙法示教利喜
又說佛常所說法苦集盡道缾沙王
及八万四千人即於坐上遠塵離垢
得法眼淨見法得果已受三自歸及

受五戒於是瓶沙王稽首請佛及僧明日中食佛默然受歡喜還宮勅辦種種美饍明旦於竹園敷座自出白食具已辦佛與大衆隨次而坐王手自斟酌歡喜無惓食已行水在一面立白佛言今以此竹園奉上世尊佛言可以施僧其福益多王復白佛願垂納受佛言但以施僧我在僧中王便受教以施四方僧然後取小牀於佛前坐為說隨喜呪願偈如為毗蘭若所說已更為說種種妙法遣還所住王從坐起頂禮佛足右遶三匝而退

尒時世尊在羅閱祇竹園精舍彼有一邑名鄃羅陁有故梵志名曰沙然受學弟子二百五十門徒之中有二髙足一名優波提舍二名拘律陁尒時頻鞞著衣持鉢入城乞食顏色和悅諸根寂定衣服齊整視地而行時優波提舍出遊還見頻鞞威儀庠序歎未曾有待至便問何所法像衣服反常寧有師宗可得聞乎頻鞞對曰瞿曇沙門是我大師我等所尊從而受學優波提舍言汝等大師說何等

法類辯言我年幼稚學日初淺豈能
宣師廣大之義今當為汝略說其要
我師所說法從緣生亦從緣滅一切
諸法空無有主優波提舍聞已心悟
意解得法眼淨便還所住為拘律陀
說所聞法拘律陀聞亦離塵垢得法
眼淨即問言如來遊化今在何住荅
言今在迦蘭陀竹園拘律陀言如來
是我等師便可共往礼敬問訊優波
提舍言二百五十弟子師臨終時囑
吾等成就豈可不告而獨去乎二人
即往弟子所語言我等欲從瞿曇沙
門淨修梵行汝等各各隨意所樂時
二百五十弟子皆悉樂從二人便將
弟子俱詣竹園世尊遥見告諸比丘
彼來二人一名優波提舍二名拘律
陀此二人者當於我弟子中為最上
首智慧無量神足第一須臾來到佛為
漸次說法布施持戒生天之論訶欲
不淨讚歎出離即於坐上漏盡意解
皆前白佛願得出家淨修梵行佛言
善來比丘於我法中修行梵行得盡
苦源即名出家受具足戒

尒時世尊遊羅閱祇鬱鞞羅迦葉兄弟及千弟子舍利弗目揵連及二百五十弟子皆出家學道羅閱祇諸豪貴族姓長者居士亦皆出家大衆圍繞集於彼國而為說法

佛在王舍城尒時世尊未敎諸比丘有和尚阿闍梨無和尚阿闍梨故威儀失節著上下衣皆不如法不知淨不淨事不繫念在前不善護諸根入聚落乞食受不淨食自手取食不從人受人授食時就彼手中抄撥而取手捻鉢緣不擧鉢受食時高聲乱語不信樂佛法者譏訶言此諸沙門甚於外道無有威儀乃至高聲乱語無沙門行破沙門法其所不經過處皆得善利復有一病比丘無瞻視者由此命過諸長老比丘聞種種訶責以是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問諸比丘汝等實尒不荅言實尒世尊佛種種訶責言汝等云何散乱其心行止坐卧皆不如法訶已告諸比丘若披著上下衣不如法乃至食時高聲乱語皆突吉羅從今以十利故聽諸比

丘有和尚和尚自然生心愛念弟子
如兒弟子自然生心敬重和尚如父
勤相教誡更相敬難則能增廣佛法
使得久住

請和尚法應偏袒右肩脫革屣胡跪
兩手捧和尚足作是言我某甲今求
尊為和尚尊為我作和尚我樂尊為
和尚依止尊為和尚故得受具足戒
如是三求和尚應荅言可尒當教誡
汝汝莫放逸

弟子應承奉和尚若不白和尚入聚
落突吉羅若欲共餘比丘行亦應白
和尚若不白若不聽而去皆突吉羅
若餘比丘呼共行亦如是若欲就餘
比丘取衣鉢草屣之屬亦應白若不
白若白不聽而取皆突吉羅若欲與餘
比丘衣鉢亦如是若餘比丘欲為擔
衣鉢及為取亦應白若不白若白不聽
而輙作皆突吉羅若餘比丘請擔衣
鉢及令取亦如是凡有所作乃至剃
頭若為人剃皆應白唯除大小便及
用楊枝若和尚犯麁惡罪弟子應勤
作方便令速除滅若不作方便突吉

羅若僧應與和尚作別住若行摩那埵若行本日若行阿浮訶那弟子應懃作方便求僧速與作別住乃至阿浮訶那若不懃作突吉羅若和尚出罪之日弟子應為掃灑敷坐辦舍羅籌集僧求羯磨比丘若不尒突吉羅若僧與和尚作訶責羯磨駈出羯磨依止羯磨舉罪羯磨下意羯磨弟子應懃求僧令莫作若不求僧突吉羅若僧必應作此諸羯磨弟子應求莫違法若不求突吉羅若和尚病弟子應扶侍左右若和尚有物應白取易隨病食隨病藥若和尚無物自有應為易若復自無應為索又應朝暮為病和尚說法和尚病未差不得遊行若不尒突吉羅若弟子犯麁惡罪乃至病未差和尚看視亦應如是

尒時諸比丘一語授戒言汝歸依佛又有比丘二語授戒言汝歸依佛歸依法又有比丘三語授戒言汝歸依佛歸依法歸依僧以是白佛佛言不應一語二語三語授戒又有比丘作善來比丘授戒諸長老比丘訶責汝

云何如佛作善来比丘授戒以是白
佛佛言不應作善来比丘授戒
尒時諸比丘作是念但佛與比丘授
戒我等亦得考得者應云何授以是
白佛佛言今聽汝等與比丘授戒應
作白四羯磨授欲受戒者偏露右肩
脫革屣礼僧右膝著地作是白大德
僧聽我某甲從某甲和尚受具足戒
今從僧乞受具足戒願僧濟度我慈
愍故如是三白衆中應一知法比丘
若上座若上座等僧中白言大德僧
聽此某甲欲受具足戒某甲為和尚
僧今與某甲受具足戒和尚某甲若
僧時到僧忍聽白如是大德僧聽此
某甲欲受具足戒某甲為和尚僧今
與某甲受具足戒和尚某甲誰諸長
老忍默然若不忍者説第一第二第三亦如
是僧已忍某甲受具足戒和尚某甲
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時諸比
丘便四人乃至九人與一人乃至衆
多人授具足戒諸長老比丘訶責以
是白佛佛言聽十衆授具足戒諸比
丘便以非人白衣滅擯人被擧人白

五分律卷第一六　張一　下　河

言人不同見人狂人散乱心人病壞心人比丘尼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足爲十衆授具足戒以是白佛佛言應如法比丘十人授具足戒諸比丘授眠人醉人狂人散乱心人病壞心人異見人具足戒以是白佛佛言不應授眠人乃至異見人具足戒應如法十比丘授如法人具足戒諸比丘以眠人醉人狂人散乱心人病壞心人爲和尚以是白佛佛言不應以此人爲和尚諸比丘復以二人乃至十人爲和尚以是白佛佛言應以一人爲和尚不應以二人乃至十人有諸人欲受具足戒不能得集十如法比丘作是念若佛聽我於布薩時自恣時僧自集時受具足戒者無如是苦以是白佛佛言聽因布薩時自恣時僧自集時受具足戒

時六群比丘與其和尚阿闍梨不和合便與受戒人作難以是白佛佛言受戒人若無難不應爲生難若爲生難突吉羅復有諸比丘以小似片事強與受戒人作難或言似瞎或言似

跛見其短小使言未滿二十或言父
母似未聽出家以是白佛佛言不應
以小似片事與授戒人作難若作難突
吉羅諸比丘猶為作難以是白佛佛
言若合和尚阿闍梨意應與受戒
復有諸比丘於界內作別衆授戒以
是白佛佛言應出界外白二羯磨作
小界授戒先應一比丘唱四方界相
一比丘白大德僧聽如某甲比丘所
唱界相今僧結作戒壇共住共布薩
共得施若僧時到僧忍聽白如是大
德僧聽如某甲比丘所唱界相今僧
結作戒壇共住共布薩共得施誰諸
長老忍默然若不忍者說僧已結其中
比丘所唱界相作戒壇共住共布薩
共得施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
諸比丘既結戒壇不捨而去以是白
佛佛言應白二羯磨捨界而去一比
丘白大德僧聽此結界處僧今捨是
界若僧時到僧忍聽白如是大德僧
聽此結界處僧今捨是界誰諸長老
忍默然若不忍者說僧已捨是界竟僧
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時諸比丘將

欲受戒人至受戒處語上座言爲作羯磨若言我不誦羯磨乃至下座亦如是不得爲受戒以是白佛佛言皆應誦羯磨若十歲已後不誦突吉羅

諸比丘將二欲受戒人至受戒處欲爲受戒二人諍先不得爲受以是白佛佛言先到受戒處者應先與受戒若二人俱到年大者應先與受若同年和尚大者應先與受若和尚復同應一時羯磨先稱名者先受三人亦如是優波離問佛餘事亦得羯磨三人不佛言得又問得與四人作羯磨不佛言一切不得羯磨四人

諸比丘將欲受戒人至受戒處欲爲受戒遇賊被剝殆死而還諸比丘作是念若世尊聽我等於僧坊內立受戒壇者不遭此難以是白佛佛言今聽於僧坊內白二羯磨結作受戒場應先白二羯磨捨僧坊界一知法比丘唱言大德僧聽此一住處僧共住共布薩共得施先結此界今解若僧時到僧忍聽白如是大德僧聽此一住處僧共住共布薩共得施先結此

界令解誰諸長老忍默然若不忍者說
僧已解先所結界竟僧忍默然故是
事如是持解僧坊界已然後結戒壇應
一比丘唱戒壇四方相更一比丘白
二羯磨如上說結戒壇已更結僧坊
界應一比丘唱四方界相又唱除內
地更一比丘白大德僧聽此某甲比
丘唱四方界相及除內地令僧結作
大界共住共布薩共得施若僧時到
僧忍聽白如是大德僧聽此某甲比
丘唱四方界相及除內地令僧結作
大界共住共布薩共得施誰諸長老
忍默然若不忍者說僧已結某甲比丘
唱四方界相及除內地作僧大界共
住共布薩共得施竟僧忍默然故是
事如是持

爾時有一外道摩納欲於正法中出家
受具足戒到舍利弗所白言與我出
家受具足戒舍利弗不為受如是遍
至五百比丘所皆不與受便啼哭還歸
佛以天眼觀見問舍利弗言此摩納何
故啼哭而歸具以事答又問此人曾
有一善言向諸比丘不答言有又問

有何善言答言我先乞食此人讚我言此沙門釋子善好有德應與食佛言此恩應報汝可度之舍利弗受教即與受具足戒復有一外道摩納薄福乞食不能得作是念沙門釋子乞食易得病瘦醫藥人所樂與我今寧可就彼出家受具足戒念已便到僧坊白諸比丘言與我出家授具足戒諸比丘即與授具足戒薄福故遇僧次請食斷諸比丘語言汝可著衣持鉢乞食荅言大德我畏乞食故於佛法中出家而今云何教我乞食諸長老比丘訶責云何度不能乞食人以是白佛佛言不應度此人度者突吉羅若度人時應先問汝為何等出家若言為飲食故不應度若言為求善法厭生老病死憂悲苦惱者此應度若授具足戒時應先為說四依依糞掃衣依乞食依樹下坐依殘棄藥能盡壽依此四事不若言能應為授若言不能不應為授有大長者婆羅門厭患世間作是念沙門釋子等行正法廣修梵行於彼出家得盡苦際念

已即到僧坊求出家受具足戒諸比丘言如來應供等正覺說四依汝若能盡壽依此當與汝出家授具足戒婆羅門言云何為四依諸比丘即為說婆羅門言此四依世所薄賤我等不能依此復言若大德先與我授具足戒然後說者我不獲已或能行之於是還歸諸比丘念言佛若聽我等受具足戒已然後為說四依者不使此人於佛法退以是白佛佛言聽受具足戒已然後說四依

尒時諸比丘受具足戒已在前還歸新受戒人於後見昔私通婬女婬女言汝不能生活故入道耶荅言我猒生老病死憂悲苦惱欲盡苦源故於此中等行正法廣修梵行彼女復言若如汝語交會無期今可共我作冣後行欲即共行之際暮乃還諸比丘問汝何故住後彼以實荅諸比丘便駈出言汝出去汝滅去比丘法中若行此事非沙門非釋種子彼比丘聞悶絶躃地作是言若受戒時語我者正使失命豈當犯此諸比丘以是白佛

佛言受具足戒竟便應爲說十二法
四墮法四喻法四依法
尒時佛未聽諸比丘有阿闍梨諸比
丘和尚喪以無和尚阿闍梨故披著
上下衣不如法乃至食時亂語皆如
上說諸長老比丘以是白佛佛言從
今以十利故聽諸比丘有阿闍梨阿
闍梨自然生心視弟子如兒弟子自
然生心視阿闍梨如父事事如和尚
中說佛既聽有阿闍梨不知有幾種
阿闍梨以是白佛佛言有五種阿闍
梨出家阿闍梨教授阿闍梨羯磨阿
闍梨受經阿闍梨依止阿闍梨諸比
丘不知云何是出家乃至依止阿闍
梨以是白佛佛言始度受沙弥戒是
名出家阿闍梨受具足戒時教威儀
法是名教授阿闍梨受具足戒時爲
作羯磨是名羯磨阿闍梨就受經乃
至一日誦是名受經阿闍梨乃至依
止住一宿是名依止阿闍梨佛既聽
有依止阿闍梨便依止比丘尼式叉摩
那沙弥沙弥尼狂心乱心病壞心人
被舉人滅擯人異處住人別住人行

摩那埵人行本日人應出罪人自言
人多人語人諸羯磨人以是白佛佛
言不聽依止如上諸人唯聽依止如
法比丘
此中有成与依止有不成乞依止有
成與依止有不成與依止有成受依
止有不成受依止不成乞依止者若
比丘從比丘尼乞依止若從式叉摩
那沙弥沙弥尼乃至諸羯磨人乞依
止是名不成乞依止若從如法比丘
乞依止而不作是語我某甲今求尊
依止尊為我作依止我依止尊住尊
當教誡我我當受尊教誡是亦不成
乞依止成乞依止者從如法比丘作
如上乞是名成乞依止
不成與依止者若比丘尼式叉摩那
沙弥沙弥尼乃至諸羯磨人與比丘
依止是名不成與依止若於如法比
丘如法乞竟彼不語言汝莫放逸是
亦不成與依止是名不成與依止成
與依止者於如法比丘如法乞竟彼
言汝莫放逸是名成與依止
不成受依止者若比丘從比丘尼式

又摩那沙弥沙弥尼乃至諸羯磨人受依止皆不名受依止若於如法比丘不作如上語我某甲今求尊依止乃至我當受教誡亦不成受尊依止是名不成受依止成受依止者於如法比丘作如上語我某甲今求尊依止乃至我當受尊教誡是名成受依止

尒時諸比丘便隨辟障受依止或不恭敬覆頭覆肩著革屣坐臥受依止諸長老比丘以是白佛佛言應偏袒右肩脫革屣胡跪合掌面前作如上語我某甲今求尊依止乃至我當受尊教誡

尒時六群比丘不敬和尚阿闍梨不敬戒諸餘比丘亦有效者諸長老比丘以是白佛佛問六群及諸比丘汝等實尒不荅言實尒世尊佛種種訶責汝等愚癡云何不敬師不敬戒訶已告諸比丘從今諸比丘若不敬和尚阿闍梨不敬戒突吉羅諸比丘猶有不敬者以是白佛佛言應作不共語法諸比丘便與作盡形壽不共語法亦不相見或驅出所住亦與癡比

丘無罪比丘作不共語法復不語其
罪作不共語法以是白佛佛言不應
盡壽與不敬和尚阿闍梨者作不共
語法癡人無罪人不應與作不共語
法亦不應不語其罪作不共語法
不共語有五種一者語言汝莫共我
語二者汝有所作莫白我三者莫入
我房四者莫捉我衣鉢及助我作衆
事五者莫來見我諸比丘便以小事
作不共語法以是白佛佛言不應以
小事作不共語法若弟子成就五事
師應與作不共語法於師無慙無愧
不敬不愛不供養是為五事無此五
事不應為作不共語法有諸比丘既
與弟子作不共語法還復共語共住
弟子倍更憍慢以是白佛佛言不應
作不共語竟復還共語我不欲令彼
失依止故作不共語為調伏休息向
泥洹故作不共語法若還共語突吉
羅復有諸比丘為弟子作不共語法
餘比丘輙與共語弟子以此倍慢於
師以是白佛佛言不應他與弟子作
不共語法而共語佛既不聽他人與

于語便以此事還俗或作外道以是白佛佛言若欲教彼悔過於師者聽得共語時有師與弟子作不共語弟子不肯悔過以是白佛佛言不應不悔過應作如是悔過偏袒右肩右膝著地以兩手捧師足極自卑下白言我小我癡後不敢復作尒時有師不受弟子悔過以是白佛佛言若還有慙愧敬愛供養不應不受悔過受悔過者罪則除滅

尒時復有諸師不知弟子犯戒不犯戒不知悔過不悔過見弟子犯戒不教訶以是白佛佛言師應知弟子犯戒不犯戒悔過不悔過見犯戒應教訶若不知不教訶突吉羅

尒時常住比丘不礼来去比丘来去比丘亦不礼常住比丘常住比丘亦不相礼有一比丘到一住處不礼諸比丘諸比丘問言從何處来答言某處来諸比丘言當知汝住處諸比丘皆如此憍慢我等不應共住以是白佛佛言應盡礼若不礼突吉羅復有諸比丘或隔壁障礼或遥礼或卧口言

和南或直擧手或小低頭諸長老比丘
種種訶責以是白佛佛言不應作如
是礼應一心恭敬脱革屣偏袒右肩
兩膝著地捉足而礼有比丘一一礼
諸比丘便失伴以是白佛佛言但礼
師總礼餘人而去
尒時優波斯那比丘二歲將一歲弟
子到佛所頭面礼足却坐一面弟子
後次礼佛衣囊墮佛膝上佛問優波
斯那此是誰弟子荅言是我弟子佛
問汝幾歲荅我二歲又問弟子幾歲
荅言一歲佛種種訶責汝所作非法
去何自未離乳而便乳人訶已告諸
比丘不應一歲乃至九歲授人具足
戒十歲如法然後得授若未滿十歲
及不如法授人具足戒突吉羅九歲
猶應依止他

五分律卷第十六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勑彫造

五分律卷第十七　彌沙塞　早

宋罽賓三藏佛陀什共竺道生等譯

第三分初受戒法下

佛在王舍城尒時有一裸形外道極大聰明摩竭國人謂之知者見者来至僧坊言沙門釋子誰敢共我論議者時諸比丘遊戲諸禪不共論議亦不共語舍利弗作是念彼作此語若無人共論議者必毀辱佛法我今寧可與共論議復念此尼揵為摩竭國人之所宗敬若我以一句義問不能通者必失名聞不歸大法今當與之七日論議念已語言我當與汝七日論議時王舍城長者居士沙門婆羅門咸共議言沙門釋子舍利弗為第二師期與尼揵第一師七日論議當共往聽至期一日至于六日論說餘事皆使結舌至第七日舍利弗說欲從思想生尼揵子說欲從對起時舍利弗而說偈言

世間諸欲本　皆從思想生　從世間欲本
而有猗著心

尼揵即以偈難

欲者思想生　而有染著者　比丘惡覺觀
便已失梵行

舍利弗復以偈荅

欲非思想生　從對而起者　汝師見眾色
云何不受欲

尼揵聞此偈已不能加報便生善心欲於佛法出家學道時跋難陀在彼眾中色貌殊長而舍利弗形容短小彼作是念此短小比丘才智若斯而況堂堂者乎便往跋難陀所白言與我出家受具足戒跋難陀即便度之舍利弗論議竟往到佛所頭面禮足却坐一面佛問言汝何故與尼揵七日論議具以事荅佛讚言善哉善哉舍利弗汝多所憐愍多所利益彼尼揵比丘問跋難陀經律悉不能荅便輕賤佛法謂諸比丘都無所知還復外道諸長老比丘聞訶責言云何比丘十歲而不知法不能為弟子解疑使還復外道以是白佛佛問跋難陀汝實尒不荅言實尒世尊佛如上訶責已告諸比丘若自不知法與人出

衆受具足戒突吉羅
若比丘成就十法得授人具足戒成
就戒成就威儀畏慎小罪多聞能持
佛所說法善誦二部律分別其義能
教弟子增戒學增心學增慧學能除
弟子疑亦能使人除其疑能治弟子
病亦能使人治其病若弟子生惡邪
見能教令捨亦能使人教其令捨若弟
子國土覺起能迴其意亦能使人迴
之若滿十歲若過十歲又成就十法
應授人具足戒知重罪知輕罪知麤
罪知非麤罪知有餘罪知無餘罪知
有羯磨罪知無羯磨罪知罪因緣滿
十歲若過十歲又成就五法應授人
具足戒能教弟子增戒學增心學增
慧學所行容諦繫念在前又成就五
法三法知上聰明辯才又成就五法
戒成就定成就慧成就解脫成就解
脫知見成就又成就五法自住戒教
他住戒自住定教他住定自住慧教
他住慧自住解脫教他住解脫自住
解脫知見教他住解脫知見又成就
五法成就無學戒衆無學定衆無學

慧衆無學解脫衆無學解脫知見衆
又成就五法能教弟子增上戒增上
梵行知犯不犯知悔過未悔過滿十
歲若過十歲應授人具足戒度沙弥
為人作依止亦如是
有一出家外道来到僧坊語諸比丘
言大德與我出家受具足戒諸比丘
不知云何以是白佛佛言應先與作
四月日別住白二羯磨試之若合諸
比丘意然後與出家受具足戒羯磨
法應教外道脫革屣偏袒右肩二
礼僧足胡跪合掌白言大德僧聽我
某甲先外道今求此法律中出家從
僧乞四月日別住願僧憐愍故與我
作別住法若合諸比丘意然後與我
出家受具足戒如是三乞應一知法
比丘白言大德僧聽此某甲先外道
欲於此法律中出家受具足戒今從
僧乞四月日別住法僧今與四月日
別住法若合僧意當與出家受具足
戒若僧時到僧忍聽白如是大德僧
聽此某甲先外道欲於此法律中出
家受具足戒今從僧乞四月日別住

法僧令與四月日別住法若合僧意
當與出家受具足戒誰諸長老忍默
然若不忍者說僧已與某甲外道四月
日別住法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
持不合僧意者若早入聚落暮乃
歸若數往寡婦婬女年長童女家數
與共語作求色欲種種方便若聞毀
呰本所事外道而懷瞋忿聞讚歎二
寶不喜不樂不樂比丘威儀不樂誦
習佛經不樂受教誡是名不合僧意
若無此名為合應與出家受具足戒
尒時諸比丘度負債人與受具足戒
受具足戒已入王舍城乞食債主見
語言汝負我債誰聽汝出家有言應
奪取衣鉢捉以付官或有言已入無
畏城應放使去何以故瓶沙王有令若
國內有毀辱比丘比丘尼者當與重
罪債主便譏訶言此諸沙門無有可
度不可度者云何度負債人無沙門
行破沙門法諸長老比丘聞種種訶
責以是白佛佛問諸比丘汝等實尒
不答言實尒世尊佛種種訶責已
告諸比丘不應度負債人與受具足

戒度及授具足戒時皆應先問汝負債不若言不負應度應受若言負不應度不應受若度若受皆突吉羅若不問亦如是度奴亦如是

尒時有一小兒父母教就師學書及諸技術彼師兼使餘作又數與杖便捨師歸父母即遣還師所便作是念師既苦我父母復不念惜我今於何許得脫此患唯當出家受具足戒念已即往僧坊白諸比丘與我出家受具足戒諸比丘即便度之彼師既失問其父母父母言我即遣還何以不至於是父母及師四出追覓到僧坊問諸比丘諸比丘皆言不見唯師默然而住不得而歸此兒後入王舍城乞食師見譏訶言沙門釋子常說不應妄語如何度我作人而言不見諸長老比丘聞種種訶責以是白佛佛言不應度他作人亦如上說從今若度人應房房礼僧自稱名字令僧盡識

尒時舍衛城十七群童子不滿二十畢陵伽婆蹉與受具足戒不堪忍飢

喚呼求食如戒緣中說與受具足戒時應問年滿二十不

尒時諸比丘度阿練若賊與受具足戒後入王舍城乞食諸居士見言此人先殺我如是如是親里刼我財物有言應捉付官乃至告諸比丘不應度亦如上說復有諸賊獸作惡業求出家受具足戒諸比丘不知云何以是白佛佛言聽將至人不識處與出家受具足戒

尒時有一人為邑里所患白王願王勑之勿復作惡王言汝等將来我為汝殺彼人聞之即便叛走遍求不得復以白王王即與勑令若有得者聽即殺之彼人復聞作是念我今於何得全性命唯有沙門釋子道中乃可濟耳便到僧坊求出家諸比丘即度之後入王舍城乞食諸人見便欲捉殺或有人言既已出家便是已死不須復殺或復有言此人已入無畏城乃至告諸比丘不應度亦如上說

尒時跋難陀有二沙弥一名羇茶二名摩竭陀更互行婬諸長老比丘聞

以是白佛佛問跋難陀汝實畜二沙弥不答言實尒世尊佛種種訶責已告諸比丘不應畜二沙弥畜者突吉羅

尒時有一家為非人所害唯有父子二人父作是念我家喪破恐殃未已且復飢窮當於何處得免斯患復作是念沙門釋子多諸供養疾病醫藥我今便可將兒出家受具足戒念已往到僧坊白諸比丘與我出家受具足戒諸比丘便與出家受具足戒入城乞食一手抱兒一手擎鉢諸白衣見譏訶言此沙門釋子不修梵行或有言當是未出家時有此兒耳但諸比丘何不待大然後度之乃使此人抱兒乞食譏不謂此破於梵行諸長老比丘聞以是白佛佛言不應度小兒

尒時摩竭國人得七種重病瘧身惡瘡癰白癩半身枯鬼著赤斑脂出治此諸病唯有耆域餘無能者而瓶沙王有令勅耆域言汝當治我宮內及比丘比丘尼病不得治餘人由是諸病人皆求出家受具足戒諸比

丘皆與出家受具足戒為索藥草
和合煑擣多事多務妨廢行道諸
白衣見譏訶言此諸沙門如醫如醫
弟子常合湯藥度重病人無復可度
者可度者無沙門行破沙門法復有
一長者頭得七種重病往語耆域為我
治之答言汝豈不聞王有令乎長者
復言審為我治當雇汝百千金錢答
之如初長者復加二百三百四百五
百千金錢乃至合家財物及於妻子
悉為奴婢答亦如初彼長者復作是
念如此不果唯當出家受具足戒便
往僧坊白諸比丘與我出家受具足
戒諸比丘即與出家受具足戒耆域
為治七日都差不復得治王宮人宮
人病已有死者彼長者既差即便還
俗耆域見問言汝已出家何以罷道
答言我本無出家意以汝不肯為我治
病故權出家病既已差是故還俗於
是耆域往到佛所具以白佛王若知
此罪我不少願佛教諸比丘不應度
重病人佛為耆域說種種妙法遣還
所住佛問諸比丘汝等實度重病人

不善言實尒世尊佛種種訶責已告
諸比丘不應度重病人亦如上說
尒時諸比丘度屬官人後入王舍城
乞食諸居士見識譏訶言去何沙門
釋子度屬官人此輩無可度不可度者
無沙門行破沙門法又阿闍世王有
一健將力當千人時人号曰千人力
士猒惡世苦作是念諸沙門釋子等
行正法我當往彼出家以盡苦源即
到僧坊求度諸比丘即便度之王後
欲出軍不見此人即問所屬所屬白
王不知所在王便令曰若軍集不至
當以軍法罪之至軍集日復問彼人
来未答言未来王言步軍無此人猶
如象軍無第一象軍甲既解方聞沙
門釋子度令出家王便瞋言如是不
久沙門當度我兵盡王即立嚴制若
復有度官人者當斬其和尚肋骨截
其阿闍梨舌與餘僧重生草沙鞭八
下驅出國界諸長老比丘聞種種訶
責以是白佛佛問諸比丘汝等實尒
不答言實尒世尊佛種種訶責已告
諸比丘不應度屬官人亦如上說

尒時諸比丘長住王舍城諸居士譏呵言外道尚知隨時移止沙門釋子樂著一處四時不動與世人何異諸比丘以是白佛佛告阿難汝可宣語諸比丘如來今當遊行南方若欲從者任意同去阿難受教遍宣此言諸比丘中有一歲至九歲聡明慚愧欲學戒者作是念若我和尚阿闍梨去者當從不去則止何以故若我此請依止彼當復請則多事多務妨廢行道佛既發行從者甚少佛與少比丘遊行南方漸漸還王舍城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問阿難言從我南行比丘何以太少阿難具以事荅佛種種讃少欲知足讃戒讃持戒已告諸比丘成就五法得離依止戒成就定成就慧成就解脫成就解脫知見成就皆如得授人戒中說

尒時世尊在釋迦國諸比丘度父母所不聽人諸居士譏呵如上於後世尊晨朝著衣持鉢到淨飯王宮府羅睺羅母將羅睺羅在高樓上遥見佛心語言汝見彼沙門不荅言見又語

言彼是汝父可往索父餘財佛既入
宮於中庭露地坐羅睺羅馳下趣佛
頭面礼足立佛影中白言是影甚樂
願佛與我父餘財佛語言汝審欲得
不荅言欲得佛便將還所住告舍利
弗汝可度之舍利弗白佛世尊先制
不得畜二沙弥我已有周那不復得
度佛言今聽如汝等能教誡者畜二
沙弥應作如是度先授優婆塞三歸
法教言我某甲歸依佛歸依法歸依
比丘僧如是三說復教言我某甲歸
依佛已歸依法已歸依比丘僧已亦
三說我是佛婆伽婆優婆塞復應教
言我某甲盡壽不殺生盡壽不盜盡
壽不邪婬盡壽不妄語盡壽不飲酒
復應教言我某甲歸依佛歸依法歸
依比丘僧如是三說我今於釋迦牟
尼如來應供等正覺所出家作沙弥
和尚某甲即應語言盡壽不殺生是
沙弥戒盡壽不盜是沙弥戒盡壽不
婬是沙弥戒盡壽不妄語是沙弥戒
盡壽不飲酒是沙弥戒盡壽不歌舞
作倡伎樂不往觀聽是沙弥戒盡壽

不著華香塗身是沙弥戒盡壽不坐臥高大牀上是沙弥戒盡壽不受畜金銀及錢是沙弥戒盡壽不過時食是沙弥戒是爲沙弥十戒時淨飯王聞佛已度羅睺羅便大懊惱出詣佛所白佛言佛昔出家尚有難陁不能令我如今懊惱難陁已復出家餘情所寄唯在此子今復出家國大計永爲斷絕未能忘情何能自忍王又推已而白佛言子孫之愛徹過骨髓如何諸比丘誘竊人子而度爲道願佛從今勅諸比丘父母不聽不得爲道佛爲王說種種妙法示教利喜已辭退還宮即以是事集比丘僧問諸比丘父母不聽汝等實度與受具足戒不答言實爾世尊佛種種訶責已告諸比丘從今父母不聽不得度亦如上說

爾時王舍城有大富長者信樂佛法常飯食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後爲非人所害唯二小兒在遂大貧窮恒拾殘食二兒先數見諸比丘故遥見比丘便走往趣爲捉衣鉢坐比

丘膝上諸比丘恐汙衣鉢輙避遠去諸居士見譏訶言此家先富一切沙門無日不往今見孤窮便捨遠避不知恩養唯食是競無沙門行破沙門法諸長老比丘聞種種訶責以是白佛佛問諸比丘汝等實尒不答言實尒世尊佛種種訶責已問阿難彼二小兒為已幾歲能於食上駈烏未答言已能大者八歲小者七歲佛告諸比丘今聽度小兒乃至能駈烏者諸比丘既度二小兒已但教駈食上烏而不與正食諸居士見此諸沙門常讃歎施平等食而今度二小兒但令駈烏不與正食諸長老比丘聞以是白佛佛言如上座所得食分亦應以此與沙弥駈烏小兒亦應等與

尒時有一摩納害母恩惟罪重常有悔懼不知云何得滅此罪念言沙門釋子等行正法淨修梵行我若於彼出家罪應微輕便到僧坊白諸比丘與我出家受具足戒諸比丘問摩納汝外道不敬信佛法今何故欲於中出家便以實荅諸比丘不知云何以

是白佛佛言害父母人於我法中不
復生不應與出家受具足戒若已受
具足戒應滅擯
尒時有阿練若賊殺一住阿練若處
比丘從是已後心常惱熱猶如熱灰
自炮其身晝夜苦痛無有暫停作是
念沙門釋子等行正法淨脩梵行我
若於彼出家可得離此熱惱念已即
到僧坊求出家諸比丘語言汝是阿
練若賊恒欲殺人奪人財物無擇慼
心今何故欲於佛法律中出家便以
實答諸比丘不知云何以是白佛佛
言彼比丘是阿羅漢此人於我法中
不復生不應與出家受具足戒若已
受具足戒應滅擯
尒時調達惡心出佛身血諸比丘不
知云何待還以是白佛佛言惡心出
佛身血於我法中不復生不應與出
家受具足戒若已受具足戒應滅擯
調達破僧不應與出家亦如是
尒時佛遊拘薩羅國與大比丘僧千
二百五十人俱漸漸遊行到黑闇河
邊止娑羅林下有一比丘從坐起偏

袒右肩右膝著地合掌白佛言世尊此婆羅林是破衆多比丘尼梵行處佛問汝云何知荅言我時在此又問汝破比丘尼梵行耶荅言如是佛告諸比丘婬比丘尼人於我法中不復生不應與出家受具足戒若已受具足戒應滅擯

尒時有一阿修羅子猒生老病死作是念沙門釋子等行正法淨修梵行我當於彼出家盡諸苦源念已化作人形往僧坊求出家諸比丘即與受具足戒食一人分食乃至七人分食猶故不飽復食僧殘食亦復不足時王舍城有二居士同日各請五百僧諸比丘同往一家唯化比丘獨至一處須臾食五百人分盡諸居士譏訶言云何諸比丘度非人彼比丘覺人知已忽便還本諸長老比丘聞以是白佛佛言於我法中非人不生不應與出家受具足戒若已受具足戒應滅擯受具足戒時應問汝是非人不

尒時善自在龍王猒生老病死念欲出家化作一摩納乃至諸比丘度與

受具足戒亦如上龍法二時不能變形行欲時睡眠時於後眠熟身滿一屋喘息聲如雷震嫉諸比丘坐禪皆出往視彼聞人聲便覺還作比丘形結跏趺坐嘆令開户彼即開户諸比丘問汝是誰荅言我是沙門釋子又語汝莫妄語彼化比丘便以實荅諸比丘不知云何以是白佛佛言畜生於我法中不生不應與出家受具足戒若已受具足戒應滅擯從今受戒不相識者應七日試看

爾時諸比丘度黃門與受具足戒便守諸沙彌及守園人共作不淨行出外見人亦如是誹謗白衣見譏訶言沙門釋子度諸黃門必當共作不淨事與我等無可度不可度乃至若已受具足戒應滅擯亦如上說受具足戒時應先問汝是丈夫不二根亦如是

爾時有一家為非人所害唯家主一人在作是念我今窮餓當作何方救全性命彼沙門釋子多得衣食疾病醫藥我今當自剃頭著袈裟住家中逈往僧坊按次食念已即自剃頭作

比丘往比丘住處覓食諸比丘礼皆
受亦礼諸比丘諸比丘問汝何故礼
他復受他礼汝為幾歲何時受戒和
尚阿闍梨為是誰答言我自剃頭著
法服無有和尚受戒年月諸比丘不
知云何以是白佛佛言若自剃頭自
稱比丘於我法中不生不應與出家
受具足戒若已受具足戒應滅擯
尒時跋難陀弟子尼揵比丘昔嚴道
者後復来求出家諸比丘不知云何
以是白佛佛言捨內法外道人於我
法中不生不應與出家受具足戒若
已受具足戒應滅擯
尒時孫陀羅難陀跋耆子不捨戒行
婬法彼後自說所犯諸比丘不知云
何以是白佛佛言若自說犯邊罪於
我法中不生不應與受具足戒若已
受具足戒應滅擯受戒時應問汝先
出家淨修梵行不
尒時諸比丘不受依止住無人教誡
愚闇無知不能學戒諸長老比丘以
是白佛佛言應受依止若一宿不受
依止乃至不聽飲僧坊內水若飲突

吉羅俱既不聽不受依止復不敢復住僧坊内時有一比丘避住止處往到佛所頭面礼足却坐一面佛問汝從何方来荅言從某方来又問彼住處第一上座第二第三上座為誰荅言不識又問彼左右住處上座復是誰荅亦不識又問汝何故不識荅言我避住處不入彼衆是故不識又問汝何故避住處荅言佛不聽不受依止若不受依止乃至不聽飲僧坊内水是故避之佛種種訶責彼比丘汝所作非法不應為受依止故避住處訶已告諸比丘若為受依止避住處突吉羅

復有諸比丘在道行見僧坊便入受依止值諸比丘坐禪或遇相瞋不得及以此失伴或受依止已即去諸比丘問汝何故受依止已即去荅言世尊不聽為受依止避住處我今見僧往止處不敢不過受依止復應及伴是以便去彼失伴者道中遇賊諸長老比丘以是白佛佛言今聽一宿不受依止雖得一宿猶有諸難復以白

於佛言今聽不受依止乃至六宿復
有諸比丘過六宿不受依止以是白
佛佛言不聽過六宿過者突吉羅
時諸比丘趣與人作依依止亦趣依止
人以是白佛佛言皆不應尒應依止
長老如法比丘善能教誡者若受依
止人欲移餘處應先問和尚阿闍梨
知彼有可依止人然後可往有諸弟
子臨行時辞和尚阿闍梨佛言不聽
臨行時辞要先二三日白師師應籌
量所往處有可依止人乃聽去到
彼住處應先礼塔次礼上座索房舍
然後求依止作依止比丘應問汝和
尚阿闍梨是誰先住何處誦何經答
若如法應與作依止若不如法應語
言汝不識我我不識汝汝可往識汝
處求依止若疑應語小住受依止人
應小住乃至六宿觀之合意者應與
依止若不合意應語如上復有病比
丘求依止彼比丘作是念佛教比丘
應如是如是視弟子今此人病我不
能看便不與依止病比丘不知云何
以是白佛佛言今聽病時不受依止

病差然後受復有看病比丘求依止彼比丘語言佛教比丘應如是如是看視和尚阿闍梨汝今看病不得與汝依止看病比丘不得依止慚愧便捨病去求依止病人無有看者或更增劇或有命過以是白佛佛言令聽看病比丘不受依止須病人差然後受復有諸比丘於稱意行道得道果處求依止諸比丘不與便失道果以是白佛佛言若是稱意行道得道果處無人與作依止者聽於彼衆中上座若上座等心生依止敬如師法而住時諸比丘阿闍梨或喪或罷道或遠行或作外道或出界外不知失依止不以是白佛佛言失依止有八種若依止師遠行若罷道若死若作外道若見先和尚若依止師語汝更就某甲受依止若依止師出界經宿若滿五歲聰明辯才至明相出時是為八皆失依止

爾時諸比丘與沙弥等分安居施物沙弥便不敬僧以是白佛佛言應以一比丘分與三沙弥沙弥猶不恭敬

復以白佛佛言應驅之諸比丘不問
沙弥師便驅師不悅以是白佛佛言
應驅其師其師作非法助沙弥以是
白佛佛言師不應非法助沙弥復有
一沙弥僧驅斷其食彼主人後請僧
食諸比丘往次第坐主人不下食諸
比丘言日時已至何故不下食答言
須僧集諸比丘言僧已集主人言我
所供養沙弥来至諸比丘言彼不得
来問何故答僧驅不與食主人言餘
驅不少何忽斷其食以是白佛佛言
不應斷食應驅掃地除糞莘石治經
行處作階道作如是等種種驅之
時有一比丘男根滅女根生諸比丘
不知云何以是白佛佛言應即以此
受戒即以此請師即以此年歲往比
丘尼住處依比丘尼法住若先犯共
比丘尼戒應於比丘尼中悔若先犯
不共戒不復悔比丘尼根變亦如是
有一式叉摩那根變不知云何以是
白佛佛言應即以此出家若年滿二
十於比丘衆中十人與受具足戒若
年未滿二十即是沙弥沙弥尼亦如

是有一沙弥根變不知云何以是白佛佛言應即以此出家若年滿應與二歲戒即於比丘尼衆受二歲戒若年未滿不應與二歲戒即是沙弥尼

介時有一比丘爲欲火所燒不能堪忍自截其形諸比丘以是白佛佛訶責言汝愚癡人不應截而截應截便不截告諸比丘若截頭及半突吉羅若都截偷羅遮若去一卵偷羅遮若去兩卵應滅擯若爲惡獸蟲若怨家所害及自爛壞不復能男皆應滅擯

時諸比丘度被截手脚人爲受具足戒諸居士見譏訶言沙門釋子無可度不可度無沙門行破沙門法諸長老比丘聞以是白佛佛言不應度以等人若度得名受具足戒師僧突吉羅從今截手截脚截手脚截耳截鼻截耳鼻截指截男根頭挑眼出得鞭壞好相遺官罪攣躄失聲内外癭身内出身外出身内外出睞眼一髀偏長一髀偏短左手作啞聾盲乾痟病癲狂極老無威儀極醜毀辱衆僧者如是比皆不得度若已度得名

受具足戒如上說諸比丘度吃人佛言不應度吃人與受具足戒

復有諸比丘不先與受沙弥戒便與受具足戒復有諸比丘不請和尚便與受具足戒復有諸比丘不乞受具足戒便與受具足戒復有諸比丘與裸形人受具足戒復有諸比丘與不具衣鉢人受具足戒以是白佛佛言皆不應尒

時有一比丘借他衣鉢受具足戒受具足戒已諸比丘語汝著衣持鉢共行乞食答言我無衣鉢諸比丘言佛不制無衣鉢不得受具足戒耶答言佛制我借他衣鉢受諸比丘不知云何以是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告諸比丘聽將欲受戒者著戒壇外眼見耳不聞語處請十衆在戒壇上和尚應語羯磨師長老今作羯磨復應語教師長老今受羯磨羯磨師應如是白僧大德僧聽某甲求某甲受具足戒某甲作教師若僧時到僧忍聽白如是教師應從坐起至和尚前問言已度此人未若言未度應語言先

度之若言已度應問已為作和尚未
若言未作應語先為作和尚若言已
為作和尚應問弟子衣鉢具未若言
未具應語先為具衣鉢若言已具應
問自有從人借若言從人借應語可
令主捨之若言自有便應往慰勞欲
受戒人言汝莫怖懼須臾持汝著高
勝處若先不相識不應雲霧闇時受
其具戒教師白教著衣時應寄如法
視無重病不復應問汝三衣何者是
僧伽梨何者是優多羅僧何者是安
陀會彼若不知應語此是僧伽梨此
是優多羅僧此是安陀會應與受三
衣鉢復應語言汝某甲聽今是實語
時我今問汝若實言實不實言不實
人有如是等病癩白癩癰疽乾痟癲
狂病瘍熱腫癎出汝有不若言無復
應問汝不負人債不非官人不非奴
不是丈夫不是人不年滿二十不衣
鉢具不受和尚未汝字何等和尚字
何等汝曾出家不若言曾出家應問
汝本出家持戒完具不父母聽不欲
受具足戒不衆中當更如是問汝汝

亦應如實荅

若一一問荅皆如法教師應還壇上立語羯磨師言我已教授某甲如法竟羯磨師復應白僧大德僧聽某甲求某甲受具足戒某甲如法教授竟應使將來若僧時到僧忍聽白如是教師應將來次第礼僧足礼僧足已在羯磨師前向羯磨師右膝著地合掌教乞受具足戒教言我某甲求某甲和尚受具足戒今從僧乞受具足戒願僧拔濟我憐愍故如是三乞教師教竟還就本坐

羯磨師應白僧大德僧聽此某甲求某甲受具足戒從僧乞受具足戒我今當問其難事及為作受具足戒羯磨若僧時到僧忍聽白如是

次應語受戒人言今是實語時我今問汝實言實不實言不實人有如是等病癩白癩乃至欲受具足戒不亦如上問皆荅如法已羯磨師言大德僧聽此某甲求某甲受具足戒某甲自說清淨無諸難事三衣鉢具已受和尚父母聽許已從僧乞受具足戒僧

令與某甲受具足戒和尚某甲若僧時到僧忍聽白如是

大德僧聽此某甲求某甲受具足戒某甲自說清淨無諸難事三衣鉢具已受和尚父母聽許已從僧乞受具足戒僧今與某甲受具足戒和尚某甲誰諸長老忍默然若不忍者說第二第三亦如是說僧已與某甲受具足戒和尚某甲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應語受戒人言汝某甲聽世尊應供等正覺說是四墮法若比丘犯一一法非沙門非釋種子汝終不得乃至以欲染心視女人若比丘行婬法乃至畜生非沙門非釋種子汝盡形壽不應犯若能當言能

汝終不得乃至草葉不與而取若比丘若聚落中若空地他所守護物盜五錢若五錢物非沙門非釋種子汝盡形壽不應犯若能當言能

汝終不得乃至殺蟻子若比丘若人若人類自手殺若教人殺若求刀與若教死若讚死咄丈夫用惡活為死勝生非沙門非釋種子汝盡形壽不應犯若能當言能

汝終不得乃至戲笑妄語若比丘實無過人法自稱得過人法諸禪解脫三昧正受及諸道果非沙門非釋種子汝盡形壽不應犯若能當言能

諸佛世尊爲示現事善說譬喻猶如人死終不能以此身更生如針鼻決永不復得爲針用如多羅樹心斷更不生不增不廣如石破不可復合若比丘犯一一墮法還得比丘法無有是處

復語言汝某甲聽世尊應供等正覺說四依法比丘盡形壽依糞掃衣住出家受具足戒汝若能當言能若後得劫貝衣欽婆羅衣拘舍耶衣他家衣皆是長得

比丘盡形壽依乞食住出家受具足戒汝若能當言能若後得僧前食後食請食皆是長得比丘盡形壽依樹下住出家受具足戒汝若能當言能若後得大小屋重屋皆是長得比丘盡形壽依殘棄藥住出家受具足戒汝若能當言能若後得酥油蜜石蜜皆是長得復應語言汝某甲聽汝已

白四羯磨得如法受具足戒負諸天
龍鬼神皆作是願我何時當得人身
於正法律中出家受具足戒汝今已
得如人受王位汝受比丘法亦如是
當忍易共語恭敬受教誡餘戒和尚
阿闍梨當廣爲汝說汝當早得具足
學戒學三戒滅三火離三界無復諸
垢成阿羅漢
尒時受具足戒人不知年歲不知受
戒時以是白佛佛言應教令知語言
汝今受戒時某年某月某日某時汝
應盡壽憶是事
復有諸犯處罪別住比丘欲別住便
捨戒羅睺道又行摩那埵本日治阿浮訶
那被訶責羯磨驅出羯磨依止羯磨
舉罪羯磨下意羯磨如是諸比丘皆
歎羅睺道後復欲於正法律出家受具
足戒諸比丘不知云何以是白佛佛
言應先問汝能還行先事能隨順僧
求僧除滅先事不若言不能不應與
出家受具足戒若言能應與出家受
具足戒若受具足戒已若先別住使
還別住乃至先作下意羯磨還與作

下音聲處

復有諸比丘和尚阿闍梨羅道後来就弟子求出家受具足戒諸比丘不知云何以是白佛佛言聽與出家受具足戒先弟子應與衣鉢助使得成出家受具足戒彼人即求先弟子作師諸比丘不知云何以是白佛佛言聽先弟子與作師復不知誰應恭敬諸比丘以是白佛佛言後更受戒者應如法敬師

爾時優波離白佛諸比丘先已作一語受戒二語三語受戒及善来比丘受戒眠時受戒醉時狂心散乱心病壊心受戒和尚眠時乃至病壊心二人乃至十人皆作和尚受戒是等得名受具足戒不佛言若未制前得名受具足戒制後不名受具足戒

爾時舍利弗摩訶目揵連大迦葉摩訶拘絺羅摩訶迦旃延阿那律富樓那彌多羅尼子羅睺羅阿難難陀此等諸大阿羅漢到世尊所頭面礼足却坐一面同聲如優波離問佛佛答亦如上

尒時諸比丘無上下坐不相恭敬諸居士見譏訶言此輩沙門不知上中下坐無有長幼無沙門行破沙門法諸長老比丘聞種種訶責以是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問諸比丘汝等實尒不荅言實尒世尊佛種種訶責已問諸比丘誰應受第一座第一施第一恭敬禮拜諸比丘或言剎利婆羅門長者居士出家者應受或言誦毗尼法師阿練若行十二頭陁乃至得阿羅漢者應受佛言不應尒諸比丘白佛若不尒誰應受佛言過去世時海邊有尼拘律樹覆五百乘車時有三獸住彼樹下一者雉二者獼猴三者象雖為親友而不相推敬後作是議我等既為親友如何不相推敬應計年長者為尊少者為卑議已問象汝憶何久遠事象言我憶此樹至我腹時復問獼猴獼猴言憶我平立嚙此樹頭時復問雉雉言我憶昔於某處食此樹子來此出糞遂生此樹於是推雉為上獼猴處中象為下焉若欲行時獼猴負雉象負獼猴雉教

二歎行十善業皆共受行世人間之
皆受其化遂名行善為雜梵行行其
法者命終生天諸比丘畜生猶尚知
有尊卑況我正法而不相敬汝等從
今先受具足戒者應受第一坐第一
施第一恭敬礼拜如是奉行 受戒法竟

五分律卷第十七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五分律卷第十八　彌沙塞　甲

宋罽賓三藏佛陀什共竺道生等譯

第三分之四布薩法

佛在王舍城尒時外道沙門婆羅門月八日十四日十五日共集一處和合布薩說法多有衆人来往供養瓶沙王見之作是念若正法弟子亦如是者不亦善乎我當率諸官屬往彼聽法恭敬供養令一切人長夜獲安尒時世尊亦作是念我為諸比丘結戒而諸比丘有不聞者不能誦學不能憶持我今當聽諸比丘布薩說戒瓶沙王念已到佛所頭面礼足却坐一面以所念白佛佛為王說種種妙法示教利喜已即便還宮佛以是事集比丘僧以瓶沙王所白及已所念告諸比丘今以十利故聽諸比丘布薩說戒

佛既聽布薩說戒諸比丘便日日布薩以是白佛佛言不應尒諸比丘復二日三日至五日一布薩以是白佛佛言亦不應尒聽月八日十四日說

法十五日布薩諸比丘不知應說何
法以是白佛佛言應讚歎三寶念處
正懃神足根力覺道為諸施主讚歎
諸天諸比丘便合聲讚歎三寶以是
白佛佛言不應尒聽請一人諸比丘
請破戒破見比丘因此得勢以是白
佛佛言不應尒應請學戒者諸比丘
復請眯眼諸病比丘毀辱衆僧者以
是白佛佛言不應尒應請諸根具足
成就記論持阿含者時衆中多有此
人諸比丘不知請誰以是白佛佛言
應次第請所請比丘說法疲極以是
白佛佛言應更請代諸比丘作歌詠
聲說法以是白佛佛言不應尒說法
時衆會不得盡聞以是白佛佛言應
敷高座在上說法猶不盡聞以是白
佛佛言應立聽久立脚腫以是白佛
佛言應行聽
時諸比丘露地布薩為蚊虻風雨塵
土所困以是白佛佛言聽作布薩堂
彼布薩堂無地敷汙諸比丘脚數洗
生病以是白佛佛言應以泥塗地淨
治令好亦聽敷十種衣及婆安笙等柔

衆草佛既聽敷衣便以錦布地諸居士見譏訶言此諸沙門如王大臣以是白佛佛言不應錦上經行時諸比丘以華散高座上比丘諸居士譏訶言如王大臣以是白佛佛言不應尒復有諸白衣為供養法故欲以華散高座上比丘諸比丘不聽便瞋訶言諸比丘不堪受供養以是白佛佛言白衣欲散華隨意若落比丘頭及衣上應拂去落高座上無苦時諸白衣聞法歡喜欲布施諸比丘恐墮客作數不敢受以是白佛佛言為法供養聽受時諸比丘說法少時便止諸天鬼神謂竟便去須臾復說彼復來還如是非一便瞋恨言此諸比丘不齊限說法如小兒戲諸比丘以是白佛佛言應作齊限說法說法竟應呪願

尒時劫賓那住乙師羅山作是念我今當往僧集會處布薩不復作是念我常清淨何須復往尒時世尊知其所念於王舍城沒涌出其前就座而坐語言汝莫作是念我常清淨何須復往布薩若汝等不往不敬重布薩誰

當敬重者世尊如是教已便與俱涉
彼處出王舍城以是事集比丘僧說
赦賓鄰念及已教勅告諸比丘令聽
諸比丘和合布薩若不往突吉羅應
一知法比丘若上座若上座等說言
大德僧聽今十五日布薩說戒僧一
心作布薩說戒若僧時到僧忍聽白
如是諸大德今布薩說波羅提木叉
一切共聽善思念之若有罪應發露
無罪者默然默然故當知我及諸大
德清淨如聖默然我及諸大德亦如
是若比丘如是衆中乃至三唱憶有
罪不發露得故妄語罪故妄語罪佛
說遮道法發露者得安樂
是中波羅提木叉者以此戒防護諸
根增長善法於諸善法最為初門故
名為波羅提木叉又復次數此戒法分
別名句揔名為波羅提木叉
諸比丘不知應幾種布薩以是白佛
佛言有五種布薩一心念口言二向
他說淨三廣略說戒四自恣布薩五
和合布薩諸比丘不知應幾種說戒
以是白佛佛言有五種說戒一說戒

序已言餘僧所常聞二說戒序及四墮法已言餘僧所常聞三說戒序至十三言餘僧所常聞四說戒序至二不定法言餘僧所常聞五廣說諸比丘不知有幾種持律以是白佛佛言有五種持律如前說持律比丘有五種功德亦如前說持律比丘有七種宜一多聞諸法二能籌量是法非法三善籌量比尼四善攝師教五若到他處所說無畏六自住比尼七知共不共戒復有七宜一自住戒威儀成就畏愼小罪二多聞能持佛所說法三誦二部戒四知犯五知不犯六知悔過七知不悔過復有七宜三如上四不隨愛五不隨恚六不隨癡七不隨畏

時諸比丘在界內作別衆不如法布薩復有和合不如法布薩復有如法別衆布薩復有如法和合布薩以是白佛佛言前三布薩有過羯磨不成犯突吉羅後一布薩無過羯磨成就無犯爾時瓶沙王作五歲一閏外道沙門婆羅門皆悉依序而諸比丘獨不肯

用諸臣及民皆識訶言沙門釋子在
王境內不用王閏諸比丘以是白佛
佛言應隨王法諸比丘不知云何隨
王法以是白佛佛言聽少一夜布薩
諸比丘便常少一夜布薩以是白佛
佛言不應常少一夜布薩聽三足一
少如是五歲爲長一月以順王閏
時諸比丘說戒日至諸處布薩或遇
野火或遇水漲或遇八月賊有梵行
難衣鉢難命難以是白佛佛言不應
說戒日爲說戒至他處去者突吉羅
聽所住處若有平地若有烝粟草若
有大樹若有大盤石應白二羯磨結作
布薩處一比丘白大德僧聽今結此
作布薩處若僧時到僧忍聽白如是
大德僧聽今結此作布薩處誰諸長
老忍默然若不忍者說僧已結作布薩
處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諸比
丘於露地布薩爲風雨致豈所困以
是白佛佛言聽當中央房來往易處
如上白二羯磨結作布薩堂諸比丘
復欲羯磨衆多房作布薩處以是白
佛佛言聽作諸比丘便復諍先以是

白佛佛言不聽羯磨衆多房作布薩處有諸居士來入僧坊語諸比丘若於我所作房中布薩者我當供前食後食怛鉢那與塗足塗身然燈油諸比丘作是念若世尊還聽羯磨衆多房作布薩處者不使我等失此供養以是白佛佛言還聽羯磨衆多房作布薩處次第於中布薩房小不相容受以是白佛佛言聽在前後簷下庭中坐諸比丘聞聲不了語恐不成布薩以是白佛佛言若爲布薩在中得名布薩

諸比丘布薩時不肯時集廢坐禪行道以是白佛佛言應唱時至若打揵椎若打鼓若吹蠡諸比丘便作金鐘鼓以是白佛佛言應用銅鐵瓦木以皮冠頭不知誰應打以是白佛佛言應使沙弥守園人打彼便多打以是白佛佛言應三通打打覺懸著中庭外人來數打諸比丘謂行僧事皆出廢行道或雨濕不作聲以是白佛佛言應邊屋下屏處有客沙弥次打不知處失時節以是白佛佛言舊住人

應打聽畜僧鼓私鼓四方僧鼓備豫
一鼓諸比丘又作金銀蠡以是白佛
佛言應吹海蠡若用角作沙弥守園
人吹乃至備豫一蠡亦如上說諸比
丘不知以何木作揵椎以是白佛佛
言除漆樹毒樹餘木鳴者聽作若無
沙弥比丘亦得打餘如上諸比丘不
知誰應三唱時至以是白佛佛言聽
使沙弥守園人僧住處多不得遍聞
以是白佛佛言應上高處唱諸比丘
不知為集來集以是白佛佛言比坐
比丘應更相語知後有客比丘來不知
以是白佛佛言應數之諸比丘數復
忘以是白佛佛言應行籌取數之
一人行自取雜乱以是白佛佛言應
別使一人取諸比丘便作金銀籌以
是白佛佛言應用銅鐵牙角骨竹木
作除漆毒樹諸比丘有短作有長作
以是白佛佛言短應長並五指長應
長拳手一肘諸比丘作或麁或細以
是白佛佛言麁不過小指細不減箸
應漆以筒盛懸著布薩堂上諸比丘
不知誰應行籌以是白佛佛言應使

下坐比丘行下坐比丘不知行以其
白佛佛言應取知者有比丘便擲籌
與僧以是白佛佛言應手授籌已不
數數已不唱以是白佛佛言籌已應
數數已應唱唱云比丘若干沙弥若
干出家合若干人時有白衣聽布薩
後諸比丘犯罪白衣舉之以是白佛
佛言不應令白衣聽沙弥亦如是諸
比丘雖遣沙弥在不見處而猶得聞
以是白佛佛言應著不見不聞處復
有諸沙弥知當布薩豫入牀下猶得
聞戒以是白佛佛言應看牀下以火
遍照火照熏屋或燒地敷以是白佛
佛言應作燈籠燈趺僧及私畜皆得
諸比丘便以金銀作以是白佛佛言
應用銅鐵瓦木

有諸白衣新作屋竟請諸比丘先於
中布薩說法為入舍供養諸比丘不
知云何以是白佛佛言聽受復有白
衣家為非人所惱請諸比丘家中布
薩說法以為安樂供養諸比丘不知
云何以是白佛佛言聽受有居士行
甘蔗詣比丘不敢受以是白佛佛言

聽受有諸居士問諸比丘今日幾諸比丘不知便譏訶言沙門釋子日尚不知何況深理以是白佛佛言若欲往白衣家應先問師日數師若不知應問餘人

時諸居士布薩日持時食時飲七日藥終身藥至僧坊供養欲聽法受八分戒諸比丘都不看視便瞋恚持歸以是白佛佛言上座應令下座掃地取水使淨人辦器盛其所賷物諸比丘食都不與客客便譏訶言沙門釋子常讚歎布施唯受人施而不施人以是白佛佛言應與客食既與者其手中不與器物復譏訶言諸比丘作小兒過我以是白佛佛言應與器物下食食竟上座若上座等為說法呪願客去後若四人若過四人應廣布薩若二人若三人應相向說淨言今僧十四日十五日布薩我某甲比丘清淨長老憶持如是三說若一人應小待若有人來共布薩若無人來應偏袒右肩胡跪合掌心念口言今十四日十五日衆僧布薩我今心受布薩如

是三說告諸比丘是布薩法從今應
盡壽如是奉行不者突吉羅
時諸居士入僧坊問諸比丘僧有幾
人答言僧有若干彼言我等請僧明
日食諸近處比丘聞明日盡往坐席
不足飲食又少諸比丘言汝等請僧
何以不與我食答言我昨問僧隨數
設食先不相請而強求索不請而食
甚於外道此輩無沙門行破沙門法
諸長老比丘聞種種訶責以是白佛佛
言不請不應往往者突吉羅復有諸
比丘以因緣事應會日至請家慙愧
不敢以是白佛佛言不為食聽往
尒時有居士請僧食有客比丘來諸
比丘不知云何以是白佛佛言應語
主人有客比丘聽入不若聽入善若
不聽復應語言與我等食分我自平
等共食若得者善若不得應各以鉢
受分出外共食若得者善若復不得
僧坊內有食應將與之
時世飢饉乞食難得餘處比丘盡捨
住處集王舍城僧房皆空無人守護
房舍卧具或為火燒或為水漬或為

由旬以是白佛佛言近王舍城左右諸住處皆應白二羯磨如上捨界然後白二羯磨如上通結作一大界使諸比丘不捨本住而得施分後時餘處還復豐樂恩見比丘遣信白言願遊人間我等供給衣食時瓶沙王亦欲令諸比丘遊行教化語言願為遊行若有乏短當勅所在供給所須諸比丘以是白佛佛言先白二羯磨如上捨王舍城大界然後各隨意更唱界相還結小界

有諸阿練若比丘不知已界應齊幾許以是白佛佛言自然界去身面二句樓賒若結界隨遠近時諸比丘結無邊界以是白佛佛言若結無邊界不成結界犯者突吉羅諸比丘復結十二由旬或十由旬界說戒時往四五日行乃至或過野火或過暴水或遇賊剝使有梵行難衣鉢難及命難以是白佛佛言若結十二由旬若十由旬界不成結界犯者突吉羅今聽極遠三由旬時諸比丘不唱四方界相而結界以是白佛佛言若不唱界

相不成結界犯者突吉羅時諸比丘
以衆生及烟火作界相或並界或兩
界相入以是白佛佛言皆不成結界
犯者突吉羅
有二住處諸比丘欲共布薩共得施
結界以是白佛佛言聽各白二羯磨
解本界然後共集白二羯磨結共界
復有諸比丘欲共住共布薩異得施
結界以是白佛佛言聽解本界然後
集結復有諸比丘欲共住共得施異
布薩結界以是白佛佛言不應尒犯
者偷羅遮復有一住處諸比丘欲異
住異布薩異得施結界以是白佛佛
言聽解本界已各更結復有諸比丘
欲異住異布薩共得施結界以是白
佛佛言聽結告諸比丘一切河一切湖
池一切海皆不得結作界若水中行
以衆中有力人水灑所及處爲自然界
佛在竹園阿若憍陳如在楞求羅山
布薩日輙化作青虹在中結跏趺坐
來至佛所衆人多來看之以此故後
使步出擔衣鉢衣重道路疲極諸比丘
作是念若世尊聽諸比丘於聚落中

若聚落界結作不失衣界者不使長
老瘦極如此以是白佛佛種種讚戒
讚持戒已告諸比丘今聽諸比丘於
聚落中若聚落界白二羯磨結作不
失衣界應一比丘白大德僧聽此結
界處聚落中若聚落界共住共布薩
共得施令結作不失衣界若僧時到
僧忍聽白如是大德僧聽此結界處
聚落中若聚落界共住共布薩共得
施令結作不失衣界誰諸長老忍默
然若不忍者說僧已結作不失衣界
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
時諸比丘先結不失衣界後結大界
以是白佛佛言應先結大界後依此
結不失衣界諸比丘便一切時結衣
界著盡弊衣行以是白佛佛言不應
介應白二羯磨解一比丘白大德僧聽
此結界處聚落中若聚落界先結作
不失衣界僧今解若僧時到僧忍
聽白如是大德僧聽此結界處乃至
僧今解之誰諸長老忍默然若不忍者
說僧已解先不失衣界竟僧忍默然
故是事如是持時諸比丘先解大界

後解衣界以是白佛佛言應先解衣
界後解大界時諸比丘為護夏故失
衣為護衣故失衣以是白佛佛言聽
還結衣界

時有一住處布薩日弟子辭和尚欲
行至某處和尚不知云何以是白佛
佛言和尚應籌量若道路有疑恐怖
和尚聽去突吉羅若不聽弟子強去
得輕師波逸提若道路雖無疑恐怖
而彼方乞食難得若共行伴無所知
不誦戒不知布薩不知布薩羯磨若
彼方無持法持律解律儀人若彼方
好共鬪諍若彼方有破僧事若彼方
得病無隨病食湯藥臥具看病人若
彼方衣食難得聽去皆突吉羅若無
如是諸事聽去無犯

有一住處十五日諸比丘集布薩說
波羅提木叉請第一上座說戒上座
云誦忘第二至下皆云不誦不得布薩
諸比丘以是白佛佛言應白二羯磨
一比丘令往他衆誦戒若略若廣及
日還若不得不應住此處住者突吉
羅時六群比丘犯罪不悔過布薩以

是白佛佛言不應尒犯者突吉羅復
有諸比丘向犯罪人悔過以是白佛
佛言不應尒有一住處布薩日一切
僧犯罪諸比丘不知云何以是白佛
佛言聽白二羯磨一比丘令往他衆
悔過清淨還餘人於此比丘邊悔過
若得者善若不得應盡集布薩堂一
比丘白二羯磨大德僧聽僧今皆有
此罪不能得悔過令共置之後當悔
過若僧時到僧忍聽白如是大德僧
聽僧今皆有此罪乃至後當悔過誰
諸長老忍默然若不忍者說僧已置此
罪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然後
布薩不應不布薩有一病比丘犯罪
語一比丘言大德我犯罪彼荅我亦
犯罪不得悔而命終諸比丘作是念
若世尊聽向有罪比丘悔過者不使
此比丘不悔而終以是白佛佛言聽
向有罪比丘悔過但不得向同犯者
悔過有一住處僧皆同犯一罪不知
云何以是白佛佛言亦應如上置罪
有一病比丘犯罪語一比丘大德我
犯此罪彼言我亦犯此罪不得悔過

而終諸比丘作是念若世尊聽向同犯一罪比丘悔過者不使此比丘不悔而終以是白佛佛言今聽同犯不同犯皆得向悔

有一住處諸比丘集布薩說戒有一比丘語說戒比丘言住我憶有罪我欲悔過諸比丘訶責云何說戒時作此留難以是白佛佛言若說戒時憶有罪聽向比坐說若口言若心念我有此罪說戒竟當悔不應作留難疑亦如是

有一住處諸比丘不知布薩不知布薩羯磨有知法持律解律儀比丘來諸比丘不看視不與臥具彼比丘便去以是白佛佛言應好看視與臥具若不尒突吉羅

有一住處僧皆犯罪不知犯何篇罪有一知法持律解律儀比丘來諸比丘中一比丘往問言犯如是如是為是何篇罪彼荅言是某篇罪便語言此住處一切僧犯如是罪即於彼比丘邊悔過悔過已還語諸比丘我等先犯如是如是某篇罪應共悔過莫汙

淨修梵行長夜受苦諸比丘瞋恚言汝何故向我說如是語以是白佛佛言諸比丘應在彼知法比丘邊悔過非不應語但不應趣人語語者突吉羅時舍利弗至六群比丘住處見其犯戒語言汝等莫作此罪六群比丘便觸惱問言何等應作何等不應作竟夜惱之舍利弗以是白佛佛種種訶責六群比丘汝愚癡人上座比丘憐愍教汝云何而反竟夜惱觸訶已告諸比丘非不應教但不應趣教人若犯罪自知有過然後教之

時舍利弗目連遊行人間為諸四衆國王大臣沙門婆羅門之所師敬到一比丘住處諸檀越為二人故供養衆僧布施衣物及守園人復共得欽婆羅直估金錢一万二千三反唱令須者取之竟無人取即還施主時會比丘漸漸遊行還到佛所佛如常法慰問諸比丘已問言舍利弗目連遊行豈足不答言甚豈世尊復見一希有事衆僧共得一欽婆羅直估金錢一万二千三唱與諸比丘無人取者

以還施主時有二摩訶盧比丘去佛不遠聞已一人作是言彼諸上座愚癡自失利養而使施主不得大福若我在彼當爲取之一人復言我是上座我應取遂致紛諍佛見已即說偈言

汝二摩訶盧　不在於彼衆　由此無諍訟

責衣還本主

佛在舍衛城尒時優波離與諸持律遊行到比丘住處應爲作訶責羯磨驅出羯磨依止羯磨擧罪羯磨下意羯磨者悉爲作之應爲作別住摩那埵本日阿浮訶那者皆爲作之若界應解爲解若應結爲結應爲作教誡比丘尼羯磨爲作教誡羯磨不堪教誡應爲解教誡羯磨爲解教誡羯磨餘諸比丘聞作是念此諸持律比丘來必使我等多有疑悔便擧卧具閉户捨住處而去又諸比丘尼見優波離瞋罵言坐此比丘恒問世尊此戒應作二部僧持作一部僧持佛便令作二部僧持由此使我多受困苦優波離所將比丘有先還者佛如常法問已又問優波離遊行處供養豈足不

答言不足又問何故具以諸比丘捨住處及比丘尼瞋罵答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問彼諸比丘汝等實尒不答言實尒世尊佛種種訶責汝等愚癡不恭敬持律比丘誰應恭敬訶已告諸比丘令為諸比丘結初應學法若比丘聞持律比丘來不應避去應為掃灑整理房舍臥具若聞欲至出半由旬迎若有疑難要當出門若持律比丘有衣物應代擔為辦澡洗水拭手脚巾為作浴具設過中飲請說法若實求解持律比丘應如法答若觸惱問不應答明旦為作前食怛鉢那次作後食應為求請主請留安居復應為求施衣檀越應作如是供養若不尒突吉羅

佛在王舍城尒時世尊布薩日與諸比丘前後圍繞露地而坐告諸比丘汝等寂默今當布薩說波羅提木叉有一比丘從坐起白佛言伽伽比丘近得狂病有時來有時不來亦復不憶來與不來以是廢行僧事今復不來佛言遣一比丘呼來受教往呼遍

來不得還以是白佛佛言今聽諸比丘遥與作狂白二羯磨一比丘白言大德僧聽此某甲比丘狂病或來或不來亦復不憶來與不來以是廢行僧事僧今遥與某甲作狂羯磨若現在若不現在行僧事時到僧忍聽白如是大德僧聽此某甲比丘狂病乃至若不現在行僧事誰諸長老忍默然若不忍者說僧已與某甲作狂羯磨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

彼後得差求解羯磨以是白佛佛言聽白二羯磨為解病差比丘應到僧中偏袒右肩脫革屣胡跪合掌白言大德僧聽我某甲比丘先得狂病或來或不來亦復不憶來與不來僧已與我作狂羯磨我今已差從僧乞解狂羯磨如是三乞應一比丘白大德僧聽此某甲比丘先狂或來或不來亦復不憶來與不來僧與作狂羯磨今已差從僧乞解狂羯磨僧今與解狂羯磨若僧時到僧忍聽白如是大德僧聽此某甲比丘先狂病乃至僧今與解狂羯磨誰諸長老忍默然若不忍者說僧

已與某甲比丘解狂羯磨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尒時世尊布薩日與諸比丘前後圍繞露地而坐告諸比丘汝等寂默今布薩說戒有一比丘従坐起白佛言某甲比丘得病不来佛言應令一比丘將来諸比丘不知云何將来以是白佛佛言教拄杖使人扶若不堪以衣舁之即受教舁来勞動故病更困篤或有死者以是白佛佛言應取清淨欲来

是中或有得名與清淨欲或有不得或有得名受清淨欲或有不得或有得名持清淨欲来或有不得不得名與清淨欲者若與比丘尼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清淨欲與狂心亂心病壞心滅擯人被擧人自說罪人異界住人清淨欲若不如法三說我今與汝清淨欲汝受我清淨欲至如法僧事中為我稱名說及捉籌皆不名與清淨欲若及上名與清淨欲不名受清淨欲者自不如法不識他姓名餘如上皆不名受清淨欲及此名受清淨欲得名持清淨欲来者若持清淨

欲比丘來至布薩中便睡眠若狂心散亂心病壞心若僧與作不見罪羯磨不捨惡邪見羯磨不悔過羯磨若變成二根黃門無根若忘說是亦得名持清淨欲來若睡眠若忘不說皆犯突吉羅罪若中路睡眠乃至忘說皆不得名持清淨欲來復有諸病比丘不能口語說清淨欲以是白佛佛言應身與清淨欲諸比丘不知云何身與清淨欲以是白佛佛言若舉手舉指搖身搖頭乃至舉眼得名身與清淨欲復有諸病比丘不能身與清淨欲以是白佛佛言應舉衆到病人所使說戒比丘於中央坐說戒令諸病比丘向說戒人復有諸病比丘不能向說戒人背而坐臥以是白佛佛言應出界外布薩不得在界內作別衆布薩

尒時世尊說戒日與諸比丘前後圍繞露地坐告諸比丘汝等寂默今當布薩說戒有一比丘從坐起白佛言某甲比丘為官所執不得來佛言應遣一比丘語所由求還布薩若聽者

善若不聽應語白衣小却為取清淨
欲若得者善若不得應語言一切僧
當来説此比丘布薩若得者善若不
得應出界外布薩不得界内別衆
布薩
有一阿練若處諸比丘十五日集布
薩説戒時有賊来諸比丘見便止不
誦戒諸賊問言何故默住荅言我等
所説不應使白衣聞賊復問所説非
佛語耶荅言是復問若是佛語諍不
應聞汝等令集必欲論説不利我等
便打奪諸比丘衣鉢以是白佛佛言
從今諸比丘若見賊来應即誦餘經
不令斷絶
尒時有王名優陁延善知相法有一
夫人名月光容顏姝妙音妓兼人後
於高閣上在王前舞王見死相不出
一年諦視心念顏色不悦夫人覺之
便白王言我舞不好耶何以不悦王
言不須問我夫人苦問至三王不獲
已便具以告夫人白王若實尒者願
聽出家王言我相敬愛死不相離餘
歡少日如何生離夫人復白王言少

染世榮迷昧道業即此促期唯與菩
會願必壽懇聽遂出家王言汝年少
修道識見明決必得生天若還相見
當遂汝意夫人白言若此願果誓不
違要便聽出家於是辭去行道不久
得阿那含果即便命終生於梵天便
作是念我得出家是王之恩恩重宜
報要不可違即下在王宮上虛空中
立語王言月光夫人即我身是先與
王要故來赴信王語言我不識天可
現本身即變為昔形於王前立王見
情重欲附近之便飛昇虛空語王言
王何故猶習此愛欲為欲為無常苦空
不淨若思此義可得解脫若不尒者
必墮三塗自拔良難王聞此語心即
調柔即捨王位以付太子出家學道居
城左右山林樹下太子見父出家而
不遠去恒恐變悔還奪其位常願父
王遠之他國時王比丘作是念我奉
佛教而未見佛今當往彼礼敬世尊
念已便行時太子與諸婆羅門在高
樓上見出林去語新王言王比丘今
已去矣太子欣悅王比丘志堅具須

吏憶之即便還取諸婆羅門復語新王言王比丘已復還將無有以太子惶怖便勅左右汝速往殺凡是沙門釋子亦盡殺之復勅言彼或畏死多作方便慎莫不殺而來見我受教即往語言新王勅我殺比丘比丘問言何故殺我荅言以比丘出林還反恐奪其位是以相殺王比丘言我不貪王位向忘坐具故暫還取如何以此而便見殺使復言重被王勅彼必畏死多作方便慎莫不殺而還見我我今云何而得徒反王比丘復言我出家所求未有所獲汝小寛我待彼樹影至使者聽之即懃思惟得須陁洹樹影既至使者復語樹影已至比丘復言我出家所求猶未盡獲可復見寛更待一影使者復聽如是四反得四沙門果便語使者汝可隨意還語汝王我不貪王位行忘坐具所以暫還汝為此殺我使是殺父殺阿羅漢念汝長夜受大苦耳言已就死使者殺已還到王所王還見之即生悔心到已問言汝已殺耶荅言已殺王復問

言父王臨終有何所説使者嗚咽具以上荅王聞此語血從口出即以生身入大地獄時瓶沙王與其隣國先聞其教盡殺沙門釋子恐入巳界勅諸杖士守護比丘杖士受勅動止不離時王舍城一住處有五百比丘十五日集語令小却我欲布薩杖士荅言我等受勅不得暫離豈敢公違大王之令諸比丘不知云何以是白佛佛言若不肯去者但説戒序竟言餘僧所常聞應作如是布薩不得不布薩

時諸比丘布薩日集欲説戒六群比丘諍訟不住不得説戒瓶沙王來便得暫止去後續復共鬪不得説戒不知云何以是白佛佛言若有如瓶沙王比丘有所畏難鬪暫止時便説戒序説戒序竟言餘僧所常聞應作如是布薩不得不布薩僧布薩時欲作羯磨六群比丘受他清淨欲竟不至僧中便出界外欲使僧羯磨不成諸比丘以是白佛佛言僧得成羯磨受他清淨欲者犯突吉羅

五分律卷第十八　第廿　亡良

時諸比丘常略說戒諸年少比丘言大德廣說我等未曾聞以是白佛佛言不聽常略說戒有十因緣聽略說戒一有貴人二有惡獸三有毒虫四地有生草五地有棘刺六有毒虵窟七病八鬧九地有泥十坐迮是名十因緣若猶得五種說戒者善若不得應言今十四十五日布薩時各共正身口意莫放逸此亦得名布薩應作如是布薩不得不布薩有一住處說戒時更有比丘來若多若等若少復有一住處說戒竟一切未起去更有比丘來若多若等若少復有一住處說戒竟諸比丘有起去有未起去更有比丘來若多若等若少復有一住處說戒竟一切比丘起去更有比丘來若多若等若少諸比丘不知云何以是白佛佛言若說戒時更有比丘來若多若等應更為布薩說戒若少應聽次後戒若說戒已竟一切比丘未起更有比丘來若多若等應更為布薩說戒若少應在僧中胡跪說清淨若說戒竟諸比丘有起去者有未起

去更有比丘來若多若等應更為布薩說戒若少應求先比丘和合更布薩說戒若得者善若不得應出界外布薩不應界內別布薩若說戒竟一切比丘起去更有比丘來亦如是若舊比丘集若舊比丘來若客比丘來若舊客比丘來若客比丘集若客比丘來若舊比丘來若客舊比丘來若舊客比丘集若舊客比丘來若舊比丘來若客比丘來若多若等若少乃至一切比丘起去皆如上說

有一住處布薩時諸比丘集欲說戒見異繩牀衣鉢而不見比丘諸比丘不念此中有比丘無比丘便共說戒有一住處布薩時諸比丘集欲說戒見異繩牀衣鉢而不見比丘諸比丘作是念此中無比丘便說戒有一住處布薩時諸比丘集欲說戒見異繩牀衣鉢而不見比丘諸比丘作是念此中有比丘無比丘但說戒便說戒有一住處布薩時諸比丘集欲說戒見異繩牀衣鉢而不見比丘諸比丘作是念此中有比丘滅去失去以破和

合僧心說戒有一住處布薩時諸比丘集欲說戒見異繩牀衣鉢而不見比丘諸比丘作是念此中有比丘不求不覓便說戒有一住處布薩時諸比丘集欲說戒見異繩牀衣鉢而不見比丘諸比丘作是念此中有比丘求覓不得便說戒有一住處布薩時諸比丘集欲說戒見異繩牀衣鉢而不見比丘諸比丘作是念此中有比丘求覓得共說戒諸比丘不知云何以是白佛佛言第一第二第三第五此四說戒皆有過羯磨不成犯突吉羅第四亦有過羯磨不成犯偷羅遮第六無過羯磨不成無犯第七無過羯磨成無犯

若舊比丘集不見舊比丘不見客比丘不見舊客比丘若客比丘集不見客比丘不見舊比丘不見客舊比丘若舊客比丘集不見舊客比丘不見舊比丘不見客比丘有過無過皆如上

有一住處布薩時諸比丘集聞比丘若謦咳若縮鼻若振衣聲不作是念此中有比丘無比丘便說戒乃至有

一住處布薩時諸比丘集聞比丘若謦欬若縮鼻若振衣聲作是念此中有比丘求得共說戒諸比丘不知云何以是白佛佛旹有過無過亦皆如上有一比丘受一比丘清淨欲一比丘布薩有二比丘受二比丘清淨欲二比丘布薩有三比丘受三比丘清淨欲三比丘布薩有衆多比丘受衆多比丘清淨欲衆多比丘布薩以是白佛佛言皆不應尒今聽多比丘集少比丘持清淨欲来

有一住處諸比丘集欲布薩說戒見異住比丘作同住想見已不憶不問便說戒有一住處諸比丘集欲布薩說戒見異住比丘作同住想見已憶不問便說戒有一住處諸比丘集欲布薩說戒見異住比丘作同住想見已憶問共說戒有一住處諸比丘集欲布薩說戒見異住比丘於界疑於比丘無疑不憶不問便說戒有一住處諸比丘集欲布薩說戒見異住比丘於界疑於比丘無疑憶而不問便說戒有一住處諸比丘集欲布薩說

戒見異住比丘於界疑於比丘無疑憶問共說戒有一住處諸比丘集欲說戒見異住比丘於比丘疑於界無疑不憶不問便說戒有一住處諸比丘集欲布薩說戒見異住比丘於比丘疑於界無疑憶不問便說戒有一住處諸比丘集欲布薩說戒見異住比丘於比丘疑於界無疑憶問共說戒諸比丘不知云何以是白佛佛言六有過羯磨不成犯突吉羅三無過羯磨成無犯同住亦如是

客比丘言十四日舊比丘言十五日諸比丘不知去何以是白佛佛言客比丘應從舊比丘無舊比丘而客比丘自共作異如上不知云何以是白佛佛言後來應從先至有客比丘一時來以是白佛佛言應問近處比丘若近處無比丘應問官日數從之

尒時諸比丘從有比丘住處往有比丘住處布薩往無比丘住處布薩往有比丘無比丘住處布薩往鬪諍比丘住處布薩往破僧比丘住處布薩以是白佛佛言布薩日往前四處突

吉羅往後一處偷羅遮
有一住處布薩日跋難陀為上座衆
僧請說戒答言誦忘諸比丘言若忘
何以坐上座處以是白佛佛言應上
座說戒若不說突吉羅諸比丘不知
齊幾為上座以是白佛佛言上無人
皆名為上座
諸比丘說戒時中忘以是白佛佛言
應傍人授猶忘更復授三忘應更老
人續次誦不應重誦時六群比丘布
薩夜闘諍妨僧說戒以是白佛佛言
若容得說戒起者猶少應還集說戒
起者若多若半應置聽明日布薩若
說律說法論議若多得布施不容說
戒皆聽至明日諸比丘先不請誦戒
人以此稽留說戒以是白佛佛言應
先請說戒人時諸比丘先說戒後作
諸羯磨六群比丘說戒竟便去不與
僧和合作諸羯磨作諸羯磨不如法
以是白佛佛言應先作諸羯磨然後
說戒以是攝僧令不得去時諸比丘
並誦戒以是白佛佛言不應並誦戒
應請一人說有比丘作歌詠聲說戒

以是白佛佛言應直說之
時一住處布薩跋難陀為上座唱言
今僧十五日布薩說戒不來諸比丘說
欲及清淨僧今何所作為諸比丘作
何事諸比丘荅言某甲比丘應與作
訶責羯磨駈出羯磨依止羯磨舉罪
羯磨下意羯磨某甲比丘應與別住
摩那埵本日阿浮訶那跋難陀言我
不知羯磨諸比丘問若不知何故問
僧及諸比丘作何事以是白佛佛言
上座應說戒待律應羯磨時諸比丘
或反抄衣或叉腰或著革屣或覆頭
或卧或倚作如是等不恭敬聽說戒
以是白佛佛言宜加恭敬不得反抄
衣乃至卧倚而聽說戒犯者突吉羅
布薩日有一比丘熟眠說戒竟方驚
起言僧集共說戒以是白佛佛言從
今晝日都不得眠復有諸被羯磨執
事比丘不得眠疲乏身不得安以是
白佛佛言聽在隱避處眠應語知識比
丘我在某處眠若有僧事呼我復有
一比丘說戒上眼覺方語諸比丘何
不說戒諸比丘問汝憶何等荅言得

眠以是白佛佛言不應說戒上眠犯
者突吉羅
有一住處布薩諸比丘在隱避處說
戒客比丘来不知處所以是白佛佛
言若無難事不應避隱處說戒有諸
比丘不知說戒時至以是白佛佛言
上座應知時至教下座比丘掃除敷
置辦籌及燈火諸比丘以小事便囑
授以是白佛佛言不聽以小事囑授
諸比丘欲莊嚴布薩堂懸繒散華兼
施僧過中欲亦因施衣物又欲以偈
讃歎佛法僧以是白佛佛言皆聽若
有種種福事應及時作

五分律卷第十八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勑彫造

宋罽賓三藏佛陀什共竺道生等譯

第三分之三安居法

佛在舍衛城尒時諸比丘春夏冬一切時遊行蹈殺虫草損衣物重疲弊道路諸居士見譏訶言此諸外道沙門婆羅門尚知三時夏則安居衆鳥猶作巢窟住止其中而諸比丘不知三時應行不行常說少欲慈愍護念衆生而今踐蹈無仁惻心無沙門行破沙門法諸長老比丘聞種種訶責以是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問諸比丘汝等實尒不荅言實尒世尊佛種種訶責已告諸比丘不應一切時遊行犯者突吉羅從今聽夏結安居結安居法應偏袒右肩脫革屣胡跪合掌向一比丘言長老一心念我某甲比丘於此住處夏安居前三月依某聚落某房舍若房舍壞當補治如是三說荅言我知

諸比丘便日日結安居或二日乃至五日一結以是白佛佛言不應尒應

於春末布薩日分房舍卧具於夏初
一日結安居有比丘欲依象下或依
草覃結安居復有比丘欲依覆鉢安
居以是白佛佛言皆不應尒犯者突
吉羅聽在結跏趺坐及衣鉢雨漏所
不及處依此安居有諸比丘在無救
護處安居為賊刼奪復有諸比丘在
塚間安居為非人所惱復有諸比丘
在空樹中安居為毒虵所囓復有諸
比丘在皮覆屋中安居自身內生肉復
有諸比丘露地安居肌皮剥脫以是
白佛佛言皆不應尒
時諸白衣請比丘於無救護處安居
白言大德可於彼安居我當遥作救
護以是白佛佛言聽受復有塚間比
丘患人間無房舍卧具欲還塚間安
居以是白佛佛言若能繫念在前無
所畏者聽復有諸比丘欲治護空中
樹於中安居以是白佛佛言聽應先
以石擲樹若以杖打聽有何聲有何
物出若無異聲無有物出者然後入
中仰塞泥合得使平立作土墻泥四
邊地安戶作開閉處

尒時阿耨達龍王請諸比丘於宮五百金銀泉寶窟中安居諸比丘不敢往以是白佛佛言聽往諸比丘欲作階道安置坐石及洗脚石而皆是金銀慚愧不敢以是白佛佛言彼金銀猶此土石隨意用之

復有諸比丘安居有賊難王難親里難以是白佛佛言應避去餘處安居有二種安居前安居後安居若無事應前安居有事聽後安居後安居比丘至餘處彼比丘不與房舍卧具以是白佛佛言應與既與不住奪他住房以是白佛佛言應隨所得而住比丘欲安居時應先籌量此處有難無難無難應住有難應去

尒時舍衛城有長者名憂陁延信樂佛法常供給諸比丘安居中為僧作房設入舍食欲因以房施請左右住處諸比丘諸比丘慚愧不受長者便嫌訶言我散財物作此飲食而諸比丘不肯受請諸比丘以是白佛佛言聽受若作比丘尼屋及外道房乃至為壘階道設食請施皆聽受若有請

若無請須出界外一切皆聽七日往返
有一比丘自不知律不依持律安居
中生疑作是念世尊不聽我安居時
遊行無有問處不知云何以是白佛
佛言聽依有持律比丘處安居若持
律僧處房舍迮狹聽近持律七日得
往返處於中心念還依持律而安居
有一比丘分房臥具竟不作是念我
今安居口亦不言從生疑悔我不結
安居為成安居不以是白佛佛言為
安居受房舍敷臥具雖不發心口言
結之亦得名安居
時舍衛城人欲於祇洹作渠通水波
斯匿王聞令言若有於祇洹通水者
當與大罪後邊境有事王自出征後
諸外道欲并力通渠諸比丘以此語
諸優婆塞諸優婆塞言此非我等所
制可往白王諸比丘言世尊不聽安
居中過七日往返王去此遠何由得
往便以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告
諸比丘從今若有佛法僧事若私事
於七日外更聽白二羯磨受十五日
若一月日出界行一比丘唱言大德

僧聽此某甲比丘爲某事欲出界行
於七日外更受三十夜還此安居若
僧時到僧忍聽白如是大德僧聽此
某甲比丘爲某事欲出界行於七日
外更受三十夜還此安居誰諸長老
忍默然不忍者說僧已與某甲夏受
三十夜出界行竟僧忍默然故是事
如是持有一比丘安居處食不足作
是念我此中安居處食不足而世尊
不聽破安居我當云何以是白佛佛
言聽以此因緣破安居無罪復有一
比丘安居有一比丘尼請共作不淨
行作是念人心易轉後或失意而世
尊不聽破安居我當云何以是白佛
佛言聽以此因緣破安居無罪式叉
摩那乃至黃門亦如是若國王欲壞
其梵行乃至父母親戚亦如是有一
比丘安居見伏藏作是念此藏足我
一生用若久住此或能失意而世尊
不聽破安居我當云何以是白佛佛
言聽以此因緣破安居無罪若見國
王尊貴乃至見父母親戚苦樂恐失道
意皆亦如是有一比丘安居聞有比丘

欲破僧作是念若有破僧事僧不和
合不得安樂而世尊不聽破安居
我當云何以是白佛佛言聽以此因
緣破安居無罪復有一比丘安居鬧
異住處有比丘欲破僧是巳親厚作
是念若我往諫必受我語而世尊不
聽破安居我當云何以是白佛佛言
聽以此因緣破安居無罪若能使人
諫爲此而去若彼處僧巳破能自和
合若使人和合爲此而去皆亦如是
比丘尼能和合僧亦如是時有估客
欲往諸比丘欲依安居以是白佛佛
言聽依彼估客安居内忽然復去諸比
丘不知云何以是白佛佛言聽隨去
諸估客分作兩部諸比丘不知云何
以是白佛佛言若一部信樂所之豈
樂隨去比丘有持律彼處亦多持律
聽隨此部去若依牧牛羊人作[illegible]栰
人遊行人安居皆亦如是有諸比丘安
居中燒房舍臥具無有住處不知云
何以是白佛佛言若火燒若水漂王
難賊難非人難師子虎狼諸毒虫難
乃至蟻子水風難皆聽破安居無罪

五分律卷第十九　第六張　畢

時跋難陀受安居請布薩竟徃中路見二住處多有衣食施便住其中二處各半皆欲取分諸比丘以是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問跋難陀汝實爾不答言實爾世尊佛種種訶責言汝愚癡人云何已受他請為利養故住二處安居告諸比丘從今若比丘受他前安居請布薩竟徃中路見二住處多有衣食施便住無前後安居得違言突吉羅若比丘受他前安居請布薩竟徃不至至十七日明相出是比丘無前安居有後安居不破安居得違言罪若受他前安居請布薩竟徃結安居不受七日出界外七日內還不還是比丘無前安居有後安居不破安居得違言罪若受他前安居請布薩竟徃結安居受七日出界外不還無前安居有後安居不破安居得違言罪若七日內還不破安居不犯違言罪若受他前安居請布薩竟徃結安居未至自恣七日無七日法出界外亦無前安居有後安居不破安居得違言罪若有七日法出

界外不破安居不犯違言罪若比丘受他前安居請往彼布薩亦如是若比丘受他後安居請布薩竟往中路見二住處多有衣食施便住不往破安居違言二突吉羅罪若受他後安居請布薩竟往不至至十七日明相出是比丘破安居違言二罪若受他後安居請布薩竟往結安居不受七日出界外七日内若還若不還及受七日七日内不還皆破安居違言二罪若七日内還不破安居不犯違言罪若受他後安居請布薩竟往結安居未至自恣七日無七日法出界外破安居違言二罪若有七日法出界外不破安居不犯違言罪若受他後安居請往彼布薩亦如是

有一比丘求安居處見有空窟作是念我當於此安居復有衆多比丘見皆作是念而不相知至安居前布薩日俱集於彼皆言我已先取此窟不知誰應得佛以是白佛佛言若先至者應作相若題壁作自名若語窟左右人後引為證此人應得復有比丘先

占住處後竟不來餘比丘不敢住遂空置此處以是白佛佛言應壞相若語人令知使餘比丘得住

五分律第三分之四自恣法

佛在舍衛城尒時衆多比丘住一處安居共議言我等若共語者或致增減當共立制勿復有言若乞食先還便掃灑食處以瓶盛水出拭手脚巾敷諸坐具置盛長食器量食有長減著其中如其得少從此取足食竟次第除屏物事若獨不勝招伴共舉如此安居得安樂住無復是非增減之患作此議已即便行之安居既竟諸佛常法歲二大會往到佛所頭面礼足却坐一面佛慰問言汝等安居和合乞食不乏道路不疲耶荅言安居和合乞食不乏道路不疲又問汝等安居云何和合諸比丘即具以荅佛種種訶責汝等愚癡如怨家共住云何而得和合安樂我無數方便教汝等共住當相誨諫轉相覺悟以盡道業於今云何而行啞法從今若復立不共語法得突吉羅罪

五分律卷第十九

尒時六群比丘數數犯罪諸比丘以
佛教應相誨語便語言汝等數數犯
罪應自見過而修改悔勿得汙染梵
行自貽大苦負人信施空無所獲六
群比丘不自改過反更誣謗長老比
丘犯種種罪彼聞已慙愧便往佛所
以是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問六
群比丘汝實尒不答言實尒世尊佛
種種訶責已告諸比丘若有比丘犯
罪應先問言我欲誨汝汝聽我不言
聽則誨不聽則已若不聽犯突吉羅
罪六群比丘後時犯罪便逆問長老
比丘我欲誨汝汝聽我不彼作是念佛
制不得不聽便答言隨意說之六群
比丘復言若隨我意當隨我說何罪
何時說何處說彼聞此語便逐其後
不敢遠離以是白佛佛復問六群比
丘汝實尒不答言實尒世尊佛種種
訶責已告諸比丘若成就五法不應
問聽說罪無慙愧愚癡少聞自不如
法苟彰人惡若有慙愧多聞智慧自
如法實欲使人離惡乃應問聽說罪
復有五法不應問聽說罪隨愛隨恚

隨癡隨畏不知時非時反上應問聽
說罪若成就五惡法而問不應敬聽
說罪若成就五善法而問應敬聽
說罪
時諸比丘作是議如世尊所說應問
聽不應問聽應敬聽不應敬聽唯有
羅漢然後應問我等云何而得行此
以是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問諸
比丘汝等實作此議不答言實尒世
尊佛告諸比丘從今以十利故為諸
比丘作自恣法應求僧自恣說罪言
諸大德若見我罪若聞我罪若疑我
罪憐愍故自恣說我當見罪悔過如
是三說
時諸比丘作是念世尊教我等自恣
應共奉行便日日自恣或二日三日
至五日一自恣以是白佛佛言不應
尒應夏三月竟後日自恣諸比丘便
於比丘尼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前
自恣若白衣外道狂心乱心病壞心
被舉滅擯異見人前自恣以是白佛
佛言不應尒應在如法比丘衆中自
恣有諸比丘坐牀上自恣以是白佛

佛言不應介諸比丘既下地自恣汙衣服以是白佛佛言應好泥治地布草於上自恣六群比丘言若次至我然後下地以是白佛佛言不應介應一比丘先唱言大德僧聽令僧自恣時到僧當和合作自恣白如是然後俱下地蹋跪自恣諸比丘自恣未竟上座老病不堪久跪以是白佛佛言聽自恣竟者還坐諸比丘巳自恣竟便出去以是白佛佛言不應先出要待都竟諸比丘一時向上座自恣不知誰巳自恣誰未自恣以是白佛佛言不應一時自恣諸比丘便復一一從上座自恣有諸白衣欲布施聽法久不能得便譏訶言我等多務廢業來此而諸比丘不時受施為我說法諸比丘以是白佛佛言不應一一自恣聽上座八人一一自恣自下同歲同歲一時自恣諸比丘不知自恣巳至何處以是白佛佛言應白二羯磨差自恣人若二若多一比丘唱言大德僧聽此某甲某甲比丘能為僧作自恣人僧令差某甲某甲作自恣人

若僧時到僧忍聽白如是大德僧聽此某甲某甲比丘能為僧作自恣人僧今差某甲某甲作自恣人誰諸長老忍默然不忍者說僧已差某甲某甲作自恣人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

諸比丘差無智比丘作自恣人以是白佛佛言五法成就不應差隨欲恚癡畏不知時非時反上應差被差比丘應起語諸比丘言同歲同歲一處坐自恣人不知已何時當應自恣以是白佛佛言次第至已便應自恣諸比丘作如是自恣猶故遲諸白衣如上譏訶以是白佛佛言被差人復應唱言各各相向自恣諸比丘自恣竟復更布薩以是白佛佛言自恣羯磨亦名布薩

尒時世尊自恣日與諸比丘前後圍遶露地而坐告諸比丘令僧和合自恣時到應共自恣有一比丘起白佛有病比丘不來佛言應差一比丘將來乃至出界自恣如說戒中說時六群比丘有罪自恣以是白佛佛言不

應尒犯者突吉羅彼猶故有罪自恣以是白佛佛言應住其自恣諸比丘未羯磨時便住他自恣復有自恣竟方住以是白佛佛言不應尒羯磨竟未自恣時應住

告諸比丘有四不如法住自恣四如法住自恣何謂四不如法住自恣謂住無根破戒無根破見無根破威儀無根破正命若反上為四如法住自恣復有七不如法住自恣七如法住自恣何謂七不如法住自恣謂住無根波羅夷無根僧伽婆尸沙無根偷羅遮無根波逸提無根波羅提提舍尼無根突吉羅無根惡說反上為七如法住自恣復有八不如法住自恣八如法住自恣何謂為八不如法住自恣謂住無根破戒無根破見無作無無根破威儀無作無根破正命無作反上為八如法住自恣復有九不如法住自恣有九如法住自恣何謂九不如法住自恣謂住無根破戒作不作無根破見無根破威儀亦如是反上為九如法住自恣復

有十如法住自恣十不如法住自恣何謂十如法住自恣有一比丘以此相以此貌受如法治罪羯磨若比丘見其以此相以此事受如法治罪羯磨是比丘後於餘僧中說其已受如法治罪羯磨住其自恣是謂如法住自恣若住其自恣時有難起僧皆散去後見之復如前住其自恣是謂如法住自恣若捨戒若犯波羅夷若犯僧伽婆尸沙若犯偷羅遮若犯波逸提若犯波羅提提舍尼若犯突吉羅若犯惡說若比丘以此相以此事於僧中說其犯住其自恣是名如法住自恣反上名為不如法住自恣時優波離問佛言世尊比丘以幾法住他自恣佛言以五法住他自恣以實不以虛以時不以非時以有利益不以無利益以慈心不以惡意以柔耎語不以剛強又問世尊欲住他自恣應幾法自籌量佛言應以五法自籌量應量我住彼自恣為實為虛若虛不應住若實應更審定為時為非時若非時不應住若時應更審定為有利益

為饒利益若無利益不應住若有利
益應更審定為當因此起諍破和合
僧為不破若破不應住若不破應更
審定復應量我住彼自恣持法持律
解律儀聰明辯才學戒比丘如法助
我不若彼必助亦應更審審已以時
住自恣
又問世尊欲住他自恣應幾法自觀
佛言應五法自觀自觀身行清淨口
行清淨意行清淨多誦修多羅善解
阿毗曇不若身口意行不清淨諸比
丘便當言汝身口意行不清淨云何
住他若不多誦修多羅諸比丘便當
言汝從誰聞何經中說未能不師人
何能師物若不善解阿毗曇諸比丘
便當言汝所說有何義汝自不知義
云何住人
又問世尊有幾法住他自恣後無悔
佛言有五法住他自恣後無悔憐愍
說利益故欲濟拔故使從惡戒出故
住金戒中故又吿優波離有五種住
他自恣後生悔心諸比丘語言汝說
他罪不實汝應止汝所說非時汝應

止汝所說無有利益汝應止汝以惡
意說他罪非是慈心汝應止汝所說
剛強非柔耎語汝應止若反上後不
生悔心
此彼住自恣比丘有五事不應憂諸
比丘語言彼不實住汝自恣汝不應
憂彼非時住汝自恣汝不應憂彼無
利益住汝自恣汝不應憂彼以惡意
住汝自恣汝不應憂彼非耎語住汝
自恣汝不應憂
優波離問佛若比丘入僧中應以幾
法佛言應以五法一下意二慈心三
恭敬四知次第坐處五不論說餘事
復有五法不應反抄衣不應左右反
抄衣不應叔脣不應覆頭應恭敬僧
優波離問佛比丘有幾法得與僧和
合羯磨佛言有五法得與僧和合羯
磨應同見應隨僧應信有事應自往
若與欲復語優波離若有僧事不應
不往若不往則異於僧有五種見於
僧事為不如法應心念而口語應口
語而心念非法助僧助非法人犯言
不犯若反上為如法

有一比丘自恣日犯突吉羅罪向餘比丘說半云是突吉羅半云是惡說二部中各有持律聰明智慧有慙愧心樂學戒法共諍不決以住自恣諸比丘不知云何以是白佛佛言應一比丘將至眼見耳不聞處教作惡說悔過還白僧彼比丘已作法僧應自恣諸比丘不得問作何等法問者突吉羅復有一比丘自恣日犯突吉羅罪向餘比丘說半云是波羅提提舍尼半云是突吉羅乃至半云是波羅夷半云是突吉羅二部中各有持律聰明智慧有慙愧心樂學戒法共諍不決以住自恣諸比丘不知云何以是白佛佛言應一比丘將至眼見耳不聞處教作突吉羅悔過還白僧彼比丘已作法僧應自恣諸比丘不得問作何等法問者突吉羅犯波羅提提舍尼乃至偷羅遮亦如是若犯僧伽婆尸沙若犯波羅夷應白羯磨停此事大德僧聽今停此事自恣後當知法斷白如是作此白已應自恣不得不自恣

有一比丘自恣曰語諸比丘言有物
無人因共空論半云有物無人半云
有人無物共諍紛紜諸比丘不知云
何以是白佛佛言應白停此事自恣
不得不自恣若白停巳有還發此論
者犯波逸提
有病比丘住病比丘自恣病比丘住
無病比丘自恣無病比丘住病比丘
自恣不相順從諸比丘不知云何以
是白佛佛言不應介犯者皆突吉羅
若病比丘住病比丘自恣諸比丘應
語言汝今病何以住他若病比丘住
無病比丘自恣亦應如是語若無病
比丘住病比丘自恣諸比丘應語言
汝且止此比丘病可待差住之有諸
比丘遣使住他自恣諸比丘以是白
佛佛言不應遣使住他自恣犯者突
吉羅時跋難陁遣使住他自恣諸
比丘以是白佛佛言受使人得突吉
羅跋難陁犯波逸提或愚癡比丘住
愚癡比丘自恣或愚癡比丘住智慧
比丘自恣或智慧比丘住愚癡比丘
自恣不相順從諸比丘以是白佛佛

言不應尒犯者突吉羅
若比丘住他比丘自恣衆僧知見彼
人身口意業不清淨少聞愚癡者不
應受其語但當自恣若僧見彼人身
口意業有清淨有不清淨及少聞愚
癡亦如是若僧見彼人身口意淨多
聞智慧應受其語當問言汝見彼有
何等過為破戒為破見為破威儀為
破正命若言破戒應問汝知破戒相不
若言不知諸比丘應訶令慙語言汝
不知破戒相而在僧中說他破戒僧
若不作與訶皆犯突吉羅若言知諸
比丘應問何等是破戒若言犯波羅
夷僧伽婆尸沙若言破見應問汝知
破見相不若言不知諸比丘應如上
訶若不訶皆犯突吉羅若言知應問
何等是破見若言無今世後世無罪
福報應無父無母無阿羅漢若言破
威儀應問汝知破威儀相不若言不
知諸比丘應如上訶若不訶皆犯突
吉羅若言知應問何等是破威儀若
言犯波逸提波羅提提舍尼突吉羅
惡說若言破正命諸比丘應問汝知

破正命非不若言不知諸比丘亦應
如上訶若不訶皆犯突吉羅若言知
麤問何等是破正命若言諂曲心以
求利養僧復應更問汝為見為聞為
疑若言見應問云何見何時見何處
見汝在何處彼在何處若作是問不
能答應如法治已自恣不應不自恣
聞疑亦如是

有一住處衆僧於中安居三月皆得
道證作是念若三月竟便自恣者便
應移去則失此樂諸比丘不知云何
以是白佛佛言今聽諸比丘三月自
恣日皆集一處應一比丘唱言大德
僧聽我等於此安居得一心樂若自
恣便去者則失此樂今共停此至八
月滿作四月自恣白如是如是白竟
若有欲遠行比丘聽自恣便去若有
欲住其自恣者僧應為如法撿挍使
得自恣而去若去比丘欲住後比丘
自恣諸比丘應語言我等未自恣汝
云何得住若彼去已至後自恣時還
住諸比丘自恣者諸比丘應如法撿
挍竟應自恣

有諸比丘一處安居聞某處好鬪比丘當来作是議言彼来必住我等自恣諸比丘不知云何以是白佛佛言未至自恣二三日應自恣而去若聞今日至應即自恣而去若聞已入界内應疾出界外自恣而還若不得應出迎礼拜問訊為捉衣鉢辦洗浴具將入浴室與塗身油密出界外自恣若復不得應為辦食隨在界内外若在界内食食時應出界外自恣若在界外食食時應住界内自恣若復不得應共集自恣後一舊比丘白諸舊比丘言大德僧聽今共布薩説戒後四月黒十五日當自恣白如是客比丘若言何故四月黒十五日自恣舊比丘應荅言本不共安居不應問我若客比丘復至黒十五日者舊比丘復應如上白後白十五日當自恣乃至不應問我亦如上客比丘復至白十五日者復應為作食如上若得者善若不得便應強共和合自恣不得不自恣

五分律卷第十九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五分律卷第二十 彌沙塞

早

宋罽賓三藏佛陀什共竺道生等譯

第三分之五衣法上

佛在王舍城尒時耆域乳母洗浴耆域訖觀其身而有恨色耆域覺之即問何故恨顧視我乳母言恨汝身相殊特而意未觀佛法衆僧耆域聞已讃言善哉善哉乃能教我如此之事便著新衣往至佛所遥見世尊容儀挺特有三十二大人之相圓光一尋猶若金山即生信敬前礼佛足却坐一面佛爲説種種妙法示教利喜所謂施論戒論生天之論在家染累出家無著示現如是助道之法次爲説諸佛常所説法苦集滅道即於座上遠塵離垢得法眼淨見法得果已歸依佛法僧次受五戒耆域善別音聲本末之相佛將至塚間示五人髑髏耆域遍叩白佛言第一叩者生地獄第二叩者生畜生第三叩者生餓鬼第四叩者生人道第五叩者生天上佛言善哉皆如汝説復示一髑髏耆域

三叩不知所之白佛言我不知此人
所生之處佛言汝應不知何以故此
是羅漢髑髏無有生處
尒時世尊身小有患語阿難言我病
應服吐下藥阿難白佛當語耆域即
往語之耆域言我不可以常藥令如
来服當合轉輪聖王所應服者便以
藥著三優鉢羅華持至佛所白佛言
願嗅此華嗅一華應十行下三華三
十病乃都差世尊即嗅二華得二十
行下餘一華得九行下耆域須臾來
至佛所白言藥得下不下為多少佛
言藥雖得行下猶少一耆域白佛應
服煖水即便服之更得一行病即除
差耆域復白應須補養我當隨時供
養所應佛默然受耆域便作栴檀糕
羹以奉世尊世尊服已復白佛言
我為國王臣民治病或得百千兩金
七寶無數或得聚落或得一邑唯願
世尊與我微願佛言諸佛如来已過
諸願復白佛言願佛與我可得之願佛
言若是可得不違汝意於是耆域即
以一㲲價衣價直半國奉上於佛白

此衣於諸衣中最為第一願哀
愍受又願聽諸比丘受家衣施佛即
受之亦聽諸比丘受家衣施為說種
種妙法遣還所住佛以是事集比丘
僧告諸比丘耆域治我病差持一上
衣施我又願聽諸比丘受家衣施我
為受之亦聽諸比丘受家衣施從今
諸比丘欲著家衣聽受然少欲知足
著糞掃衣我所讚歎尒時王舍城諸
居士聞佛聽諸比丘受家衣施共持
青黃赤黑純色劫貝三千張施諸比
丘諸比丘以色為疑以是白佛佛言
聽受應浣壞好色更染而著有諸比
丘往塚間觀死屍從足至頭作不淨
觀起屍鬼入死屍中張眼吐舌蹹諸
比丘諸比丘恐怖非人得便奪其精
氣有命過者復有一比丘至塚間從
足至頭觀新死女人生欲心便行不
淨以是白佛佛言不應先從足觀
復有比丘於傍觀死人起屍鬼復入
屍中張眼吐舌以手打之以是白佛
佛言莫於傍觀應在頭前觀
復有諸比丘為衣故掘出新死人諸

居士見譏訶言此釋子沙門臭穢不淨云何以此入我家中諸長老比丘聞以是白佛佛言不應掘出死人犯者突吉羅

復有諸比丘持死人骨著僧坊中有持死人髑髏著經行處若牀下諸居士見譏訶言諸比丘不淨可惡云何持死人骨著僧坊內猶如塚間畜死人髑髏猶如畜鉢諸比丘以是白佛佛言不應尒亦不應以手捉死人骨犯者突吉羅

有諸比丘患眼醫言以人頷骨磨著眼中諸比丘言佛不聽我等捉死人骨更說餘方醫言更無餘治諸比丘作是念若世尊聽病時捉死人骨者病可得差以是白佛佛言聽屏處取骨如二指大磨著眼中

有諸比丘食麻滓魚肉往塚間求糞掃衣鬼神不喜以是白佛佛言不應食此諸物往至塚間

有諸比丘於佛僧中及白衣家食麻滓魚肉行路經由塚間而輙避去由此失伴以是白佛佛言若不畏者數從

邊過

有諸比丘常住塚間乞得魚肉食不敢復還以是白佛佛言若不異者聽還

有諸比丘月八日十四日十五日往来塚間求糞掃衣諸鬼神此日亦集語諸比丘言今是我等集日汝何為来諸比丘以是白佛佛言不應以此日往塚間常住塚間及行路比丘此日皆不敢往以是白佛佛言若不異者聽

有諸比丘大小便塚間諸鬼神譏訶言云何於我住處大小便以是白佛佛言不應尒有塚間曠遠諸比丘經過不敢起止由此致病以是白佛佛言應先彈指然後便利若鬼神欲聞經與讃唄說法應為作之時迦夷王以欽婆羅寶衣與耆域耆域即持至僧坊施僧諸比丘不知云何以是白佛佛言應受用莊嚴塔

有諸比丘得長短毛及無毛雜色氀毲不敢受以是白佛佛言聽受雜色者聽浣壞色乃著若不能令純色壞者聽在僧坊內著

有諸比丘得已成氈及未成者不敢受作以是白佛佛言聽受作

有諸比丘欲於街巷中拾糞掃衣以是白佛佛言聽拾時有白衣於街巷中脫衣大小便諸比丘謂是糞掃衣便取彼言大德莫取我衣比丘答言我謂是糞掃衣是以取耳白衣復言汝不顧視而便取之是為偷衣諸比丘以是白佛佛言應諦看之若塵坌日曝有久故相顧視問人然後取之

諸比丘拾糞掃衣衣浣著房中臭穢不淨以是白佛佛言不應未浣持入房

有諸比丘拾糞掃衣不即浣生虫以是白佛佛言應即淨浣

有諸比丘於淨池中及上流浣糞掃衣以是白佛佛言不應尒

有諸比丘以淨器浣糞掃衣以是白佛佛言不應尒

佛從王舍城與大比丘僧千二百五十人遊行人間諸比丘著糞掃衣佛見已作是念我當為諸比丘作齊限受家衣施時瓶沙王聞佛與千二百五十人遊行人間作是念我今亦可

將四種兵侍衛世尊遊我境內念已
勑嚴四種兵侍從佛後佛展轉到恒
水欲渡渡到跋耆國目連念言若用舡
渡恐王久留或有所礙我今當以神
力令此水淺念已即令水淺佛與比
丘一時涉渡佛度彼岸而說偈言

精進為舟栰　能濟深廣河　孰有覩若斯
不發信敬心

於是瓶沙王作是念佛已出我界便
應廻還即合掌還礼而歸佛到屘荼
聚落告諸比丘有四法我及汝未得
時於生死中輪轉無際何謂為四所
謂聖戒聖定聖慧聖解脫今既得之
生死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即為
諸比丘而說偈言

戒定慧解脫　我今如是覺　已盡諸苦源
故為汝等說

時佛將五百比丘遊行跋耆國欲到
毗舍離城彼有婬女名阿范和利聞
佛世尊有大名德号如來應供等正
覺所可說法初中後善具足清白梵
行之相遊行諸國將到此城歎言善
哉我願欲見即嚴四馬車從五百婇

二 [illegible] 次ノ三十　第七頁　四

女出迎世尊佛遥見之告諸比丘汝
等各當繫念在前自防護心是諸佛
教何謂繫念謂行四念處觀內身循
身觀除無明世間苦觀外身內外身
及痛心法亦如是何謂在前所謂若
行若立若坐若臥若聽若覺若去若
来若前後視瞻若屈伸俯仰若著衣
持鉢若食飲便利若語若默常一其
心此是我教阿范和利遥見世尊容
顔殊特諸根寂定有三十二大人相
圓光一尋猶若金山便生信樂前至
佛所頭面礼足却住一面佛為說種
種妙法示教利喜已白佛言世尊願
佛及僧於我園宿受明日請佛默然
受之阿范和利知佛受已礼遶而還
時五百離車聞佛與比丘僧遊行國
界来向此城共要迎佛若不出者罰
金錢五百要已皆出或乘青馬青車
一切眷屬衣服皆青黃黒赤白皆亦
如是阿范和利中道相逢不避其路
諸離車言何以不避使車馬相突阿
范和利言我請佛及僧於園宿明日
設食不暇相避諸離車言我等亦欲

請佛汝聽我先答言巳受我請不得相讓諸離車言與汝五百千兩金聽我在先答亦如上諸離車復言與汝半國財物可乎答言正使舉國亦不可得若能保我三事無失介乃相許諸離車言何謂三事答言一者保我身命必無夭棄二者保我財物必無損失三者保佛常住必無餘行諸離車言若財物損失我能相與若佛餘行我能請留汝命危脆誰能保者便瞋恚而去佛遥見諸離車來告諸比丘欲知忉利諸天出入與此無異諸離車見佛容顏殊特乃至猶若金山下車步進前至佛所頭面礼足却坐一面時彼衆中有一摩納名賓祇耶從坐起偏袒右肩胡跪合掌白佛言我欲以偈讃歎世尊佛言隨意即便說之

瓶沙得善利　鴦伽持珠鎧　佛昔出其國
聲若雷霆震　亦如花新開　其香甚芬馥
觀佛身光曜　如日麗於天　又如月盛滿
昇空無雲翳　世尊光明身　灼灼復踰此
佛慧無不鑒　消滅陰謀情　能施世間眼

決斷諸疑惑
諸離車聞偈歡喜即與五百領衣摩
納言我不須衣願先請佛佛語離車
可聽先請即便聽之與衣如故摩納
得衣即以上佛佛為受之告諸離車
世有五寶甚為難遇一者諸佛世尊
二者善說佛所說法三者聞法善解
四者如聞能行五者不忘小恩諸離
車聞法歡喜共作是議佛不久住人
人別供不得周遍今當斂物隨日供
設非我種族不聽預之阿范和利竟
夜作種種美食旦持至園敷坐具畢
白時已到佛告諸比丘汝等繫念共
受彼食即皆就坐捺女手自斟酌歡
喜無亂食畢行水却住一面白佛言
眦舍離諸園觀中此園第一我修此
園本欲為福今奉世尊願垂納受佛
言可以施僧得大果報捺女重以上
佛佛言但以施僧我在僧數捺女受
教即以施僧便取小牀於佛前坐佛
為說隨喜偈如為眦蘭若所說復更
為說種種妙法示教利喜即於坐上
得法眼淨次受三歸五戒從坐起礼

佛而去諸離車於後如議供養佛從
毗舍離漸漸遊行到鉢遮羅塔時冬
大寒著一衣露地而宿初夜過已覺
寒復著一衣中夜過已覺寒復著一
衣不復苦寒作是念未來諸比丘若
不耐寒著此三衣足以御之我今寧
可為諸比丘制畜三衣明旦以是集
比丘僧告諸比丘我先於王舍城遊
行見諸比丘擔重擔衣今時欲為制
家施衣齊限昨夜極寒吾先著一衣
中夜初覺寒復著一衣後夜初覺寒
復著一衣便不復苦寒即作是念未
來諸比丘有不耐寒者著此三衣足
以御之我今寧可為諸比丘制畜三
衣今以十利故為諸比丘制畜三衣
不聽有長若衣弊壞聽補治以復縱
却刻亦聽直縫
時諸比丘畜拘修羅衣諸居士見譏
訶言比丘著拘修羅何異我等著貫
頭衣以是白佛佛言不聽著拘修羅
衣犯者突吉羅有一比丘安陀會壞
攉縫合作拘修羅著之後生疑悔以
是白佛佛言聽便作著有諸比丘畜

貫頭及有袖衣拘攝披上以是白佛佛言不聽畜貫頭及有袖衣犯者突吉羅若得聽受壞作餘衣有一外道以雜色縷縫著衣上作條幅處後於佛法中出家猶著此衣諸居士見譏訶言沙門釋子著外道衣不可分別諸比丘以是白佛佛言不聽著外道衣犯者偷羅遮若不知是外道衣而非佛所聽皆應壞之若知是外道衣應摘縷布地令人蹈上速使壞盡

有諸比丘在樹下坐禪衆鳥作聲亂其禪思糞汙身體以是白佛佛言聽駈鳥若作禪屋

有諸比丘欲往塚間取死人衣以是白佛佛言聽取即便取之後有比丘亦往取衣見前比丘語言與我共分比丘不與以是白佛佛言應共分有諸比丘先在塚間得衣與後來比丘共分分時復有比丘來索分諸比丘不與以是白佛佛言亦應共分分衣已各欲還復有比丘來索分諸比丘不與以是白佛佛言亦應共分分已各還垂出塚界復有比丘來索分諸

比丘不與以是白佛佛言亦應共分
分已各還已出塚界復有比丘來索
分諸比丘不與以是白佛佛言不應
共分
有一比丘著衣持鉢入村乞食作是
念我今乞食猶早便往塚間多得諸
衣得已復作是念若持入村擔重可恥
若先持歸時或復過便束藏之然後
乞食復有一比丘食後前至塚間求
衣見前比丘所得衣便持歸前比丘
後往取衣不知所在還到僧坊見一
比丘浣之語言莫浣我衣彼比丘言
非是汝物前比丘具以事語彼比丘
言塚間無主物如何占護以是白佛
佛言應屬前比丘從今若先得衣置
塚間者應作幟有比丘以死人骨作
幟後諸比丘謂是鳥銜著上即便取之
以是白佛佛言不應以死人骨為幟
又有比丘以絳汁作幟諸比丘謂是
血汙即便取之以是白佛佛言不應
以絳汁作幟應用青黑木蘭若以㲲
㲲衣肩帖上
有諸比丘共要半入村乞食半塚間

求衣還共分之要已而去往塚間者
大得諸衣悔言我得衣屬我彼得食
屬彼不能復共乞食比丘還以食與
之得衣比丘不受如上語之乞食比
丘言先共明要如何中悔以是白佛
佛言應共分取衣比丘得衣時共要
若能擔此衣還所住者當與二分既
擔還復悔不與以是白佛佛言應與
浣亦如是

有一比丘往塚間見一新死人欲取
其衣起屍鬼入身中起語言大德莫
取我衣答言汝已死非是汝衣便強
奪取死人大喚逐到僧坊諸善鬼神
不聽入便住門外見出入比丘語言
有一比丘奪我衣來可令見還諸比
丘入問外有一人去有比丘奪其衣
來誰持來者得衣比丘言此是死屍
非生人也諸比丘以是白佛佛言若
新死身未有壞處起屍鬼猶著不應
取其衣可以還之若取未傷壞死人
衣突吉羅彼比丘即以衣還之死屍
得衣便倒地彼比丘以是白佛佛言
可持著塚間比丘即持衣行死屍復

起還後既到塚間以衣著地屍復還
倒有一比丘往塚間見一人著新欽
婆羅臥塚間中謂是死人作是念佛
不聽我取未傷壞死人衣便打其頭
破彼即驚起言大德有何相犯打我
頭破答言謂汝是死人彼言汝豈不
知有喘息耶如何為衣欲斷我命諸
比丘以是白佛佛言不應自打若使人
打死屍令傷壞犯者突吉羅
時諸比丘得刼貝衣不截頭鬚而著
諸居士見譏訶言沙門釋子亦著此衣
與我何異諸比丘以是白佛佛言不
應著犯者突吉羅
尒時世尊與大比丘僧千二百五十
人俱遊行南方人間從山上下見有
水田善作畦畔作是念我諸比丘應
作如此衣即問阿難汝見此田不荅
言已見又告阿難諸比丘宜著如此
衣汝能作不荅言能即受教白佛亦
教諸比丘作衣或一長一短或兩長一
短或三長一短左條葉左靡右條葉
右靡中條葉兩向靡作竟著之極是
所宜佛見已告諸比丘阿難有大智

慧聞我略說作便如法此名爲割截
不共之衣與外道别異然家盜賊所
不復取從今聽諸比丘割截作三衣
若破壞補佛在毗舍離城有一住處
地極卑濕多諸蚊寅諸比丘不得住
皆往舍衞城瞻婆城迦維羅衞城王
舍城安居所住處空諸居士言大德
可住此安居我等當供給飲食諸比
丘言此間多有蚊寅不能得住諸居
士復言大德但住當送蚊幬諸比丘
不知得受不以是白佛佛言聽受諸
比丘不知大小作以是白佛佛言應
隨牀大小作

諸比丘常著一衣入聚落及還僧坊
初不易脫垢膩不淨諸居士見譏訶言
沙門釋子不淨可惡常著一衣出入聚
落諸比丘以是白佛佛言於僧坊內
應著襯身衣不應著入聚落衣諸比
丘無房舍住欲作新房以是白佛佛
言聽於僧坊內爲僧作餘比丘不助
以是白佛佛言應助諸比丘便長助
妨坐禪行道以是白佛佛言不應長
助若力少不足然後助之諸比丘作

時壞汙其衣數數補浣妨坐禪行道以是白佛佛言僧應作作時衣作時令著諸比丘慚愧不敢襯身著以是白佛佛言為僧作時聽自恣著諸比丘著僧衣小汙便浣由是速壞以是白佛佛言不應數數浣作都竟然後浣舉

諸比丘欲作新經行處以是白佛佛言聽作諸比丘便曲作以是白佛佛言應直作諸比丘欲高作經行道以是白佛佛言聽高作兩兩經行道數數壞以是白佛佛言聽白墡塗亦聽用衣及娑婆草布上

大會時人多房少諸比丘無住處以是白佛佛言房內有容膝處聽衣布地坐留中央諸比丘既同房住便相鬧亂以是白佛佛言應以衣隔之亦聽作簾諸比丘倚壁坐諸居士見譏訶言此沙門釋子為是老出家為是無威儀云何倚壁而坐以是白佛佛言不應倚壁坐有諸老病比丘不能自持取草束倚坐汙襯房中以是白佛佛言不應倚草束聽作隱机禪帶

諸比丘廣作禪帶以是白佛佛言不應過人八指諸比丘復狹作禪帶以是白佛佛言不應減五指諸比丘復作雜色禪帶以是白佛佛言應一種色作若雜種色應浣壞色然後聽畜時長老柯休得一衣欲作安陁會太長欲作僧伽梨優多羅僧皆少數數牽挽佛行房見之問言汝作何等具以事答佛言若不足應三長一短若復不足聽兩長一短若復不足聽一長一短若復不足聽帖作葉長老柯休復得一衣少不足作割截三衣以是白佛佛言聽作割截僧伽梨優多羅僧湧安陁會有大衆會時諸白衣以衣布施以是白佛佛言聽受諸白衣欲得呪願以是白佛佛言應為呪願諸比丘不知呪願以是白佛佛言應使維那呪願不知持著何處以是白佛佛言應如前白二羯磨當中央房著中不知誰應守護以是白佛佛言應如前白二羯磨一比丘令守護諸比丘便羯磨無知比丘不別衣好惡以是白佛佛言成就五法不應差守

衣隨愛恚癡畏下知衣好惡諸比丘
於閙處分失衣守衣比丘得惡名聲
以是白佛佛言應靜處分衣時有
客比丘來舊比丘問汝某日在何處
答在某處諸比丘言我等得衣日此
比丘在我界內令不成分衣以是白
佛佛言得衣日有比丘有比丘想不
成分衣得突吉羅罪有比丘疑亦如
是無比丘有比丘想成分衣得突吉
羅罪無比丘疑亦如是無比丘無比
丘想成分衣無犯
時諸比丘不襯體臥僧臥具垢汗不
淨復有一比丘不襯體臥僧臥具中
脚蹹破以是白佛佛言為護身護衣
護僧臥具聽畜草敷敷僧臥具上時
六群比丘以佛不聽襯身臥僧臥具
便以廣數寸物敷僧臥具上以是白
佛佛言廣長應如臥具諸比丘不繫
念眼失不淨汙於草敷以是白佛佛
言應以坐具敷草敷上有諸比丘為
辟虱所惱以是白佛佛言聽別作廣
長單數敷著敷下舉牀四邊各一尺
時優波離問佛世尊幾種衣應受持佛

言三衣應受持襯身衣被衣雨浴衣覆瘡衣蚊幮敷經行處衣障壁虱衣單敷衣坐具護脛衣護踔衣護頭衣拭體巾拭手面巾針綖囊鉢囊革屣囊漉水囊如此諸衣若似衣皆應受持

有一比丘白佛言世尊常為我等讚歎少欲知足我甚樂之願聽我等裸形佛言愚癡人欲作外道儀法犯者偷羅遮

有諸比丘白佛或欲作人髮衣麻皮衣革皮衣鳥毛衣馬鬃衣犛牛尾衣草樹皮葉衣佛言愚癡人欲作外道儀法一切外道儀法皆不得作作者偷羅遮

有一比丘白佛願聽我等內著貫頭衣跋鄰衣披上佛言愚癡人欲作白衣儀法犯者突吉羅

有諸比丘欲內著貫頭衣外披劫貝衣或欲作蘇摩衣斑劫貝衣或欲著揗鑷畫眉眼著雜色革屣以是白佛佛言愚癡人此是白衣儀法一切白衣儀法皆不得作犯者突吉羅

有一比丘白佛願聽我等著純青黃

赤白黑色衣佛言純黑色衣産母所著犯者波逸提餘四色突吉羅

時諸比丘患頭冷病以是白佛佛言聽以衣覆亦聽作帽煖則止有諸比丘不著僧祇支入聚落露現胷臆諸女人見笑弄諸比丘以是白佛佛言不應尒入聚落應著僧祇支犯者突吉羅

有諸比丘著僧祇支風吹落地以是白佛佛言應著帶

有諸比丘在高上作諸女人在下見其形體笑弄諸比丘著恥以是白佛佛言聽作時開衣後從跂間過攝著前時跋難陁知衣分安居施物處輙往語言何不速分若不分或有盗賊水火等難若分可得自用若與弟子及作福事諸比丘即便分之跋難陁言汝等不別貴賤諸比丘言汝若善別為我等分亦自取分即為分之得分持去復往餘處如是非一得重擔衣還歸所住諸比丘見讚言汝大福德得如此衣荅言非福所致諸安居處巧說得耳諸比丘種種訶責云何一處安居諸處受施分以是白佛佛以是事集

比丘僧問跋難陀汝實尒不答言實
尒世尊佛種種訶責言我常說少欲
知足汝今云何多受無猒訶已告諸
比丘不應一處安居諸處受安居施
分犯者突吉羅

時諸比丘但著上下衣入聚落以是
白佛佛言不應尒犯者突吉羅

有比丘反著衣入聚落諸比丘見語
言反著衣與著不割截衣有何異以
是白佛佛言不應尒犯者突吉羅

有諸比丘未入村及出村草木鉤衣
破裂塵土入[卄/朿/糸]中欲反著不敢以是
白佛佛言為護衣故未入村及出村
聽反著

有諸比丘涤湯衣作條又有縫[卄/朿/糸]著
衣或攝作衣[卄/朿/糸]或半上向半下向作
[卄/朿/糸]以是白佛佛言不應尒犯者皆突
吉羅

有諸比丘著雜色衣以是白佛佛言
不應尒犯者突吉羅

有諸比丘雨時倒著衣水入[卄/朿/糸]中爛
壞以是白佛佛言雨時不應倒著若
不雨隨意

尒時諸比丘有衣鉢物欲以施僧白佛佛言九種得施皆聽施僧一者界得施二者要得施三者限得施四者僧得施五者現前僧得施六者安居僧得施七者二部僧得施八者教得施九者人得施界得施者施主言施此界內僧是名界得施要得施者安居時異界住僧共要若一處得施盡共分是名要得施限得施者施主言施如是如是人是名限得施僧得施者施主施僧僧應知所施物隨宜處分是名僧得施現前僧得施者施主對面施僧是名現前僧得施安居僧得施者施主言施此安居僧是名安居僧得施二部僧得施者施主施二部僧若比丘多比丘尼少若比丘尼多比丘少皆應中分若有比丘無比丘尼比丘應盡分若有比丘尼無比丘比丘尼應盡分是名二部僧得施教得施者施主教僧作如是如是用若共分是名教得施人得施者施主言我施某甲是名人得施復有五種得施施佛及僧施佛及比丘尼僧

施佛及二部僧為人施僧長請施
有一沙弥命過諸比丘不知云何處
分其物以是白佛佛言若生時已與
人應與之若生時不已與人現前僧
應分有一少知識比丘命過有上下
衣及非衣諸比丘不知云何以是白
佛佛言若生時不已與人現前僧應
分若生時已與人而未持去者僧應
白二羯磨與之一比丘唱言大德僧
聽某甲比丘於此命過生存時所有
若衣若非衣現在僧應分今與某甲
若僧時到僧忍聽白如是大德僧聽
某甲比丘於此命過生存時所有若
衣若非衣現在僧應分今與某甲誰
諸長老忍默然若不忍者說僧已與
某甲衣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
有一多知識比丘為國王大臣衆人
所供養命過其物甚多諸比丘不知
云何以是白佛佛言若生時先已與
人應白二羯磨與若生時不已與人
有可分不可分者若婆郗衣蘇摩衣
劫貝衣拘攝毛長五指若僧伽梨優
多羅僧安陀會若下衣若舍勒若單

敷若𣚂身衣若枕若坐具若針綖囊
漉水囊鉢囊革屣囊若大小鉢戶鉤
如是等物是可分者現在僧盡應分
若錦若綺若毛毵若氍若拘攝毛過
五指若雨浴衣若覆瘡衣若敍𢅥若
經行敷若遮壁虱草敷若坐臥牀及
踞牀除大小瓦鉢瓦瓶灌餘一切瓦
器除大小鐵鉢戶鉤蔵甲刀針餘一
切鐵器除銅揵鎡銅多羅感眼藥物
餘一切銅器若傘蓋錫杖如是等物
是不可分者應屬僧用

有諸比丘得安居施未分或有命過
者反俗者作外道者遠行者作沙弥
者更受大戒者變成二根者根滅者
諸比丘不知云何以是白佛佛言安
居得施未分若命過者生時已與人
應白二羯磨與之若生時不已與人
現前僧應分反俗作外道遠行變成
二根根滅亦如是作沙弥者應與沙弥
分更受大戒者應與大比丘分有諸
比丘於安居中未得安居施或命過
乃至五根變後得施亦如是比丘尼亦
如是時調達得安居施未分破僧諸

三八 往生 普行 第二十五張 畢

比丘不知云何以是白佛佛言若僧
未破得物應等分若破後得物應隨
所施分
有諸比丘同界僧破後欲作諸羯磨
與人受具足戒不知云何以是白佛
佛言若僧已破雖同界聽作羯磨行
僧事不犯別衆
有一住處一比丘住非安居時得施
僧衣作是念佛說四人已上名僧我
今一人不知云何以是白佛佛言應
受持若淨施若施人若不尒餘比丘
來應共分
若有比丘住處非安居時得施僧物
若無比丘比丘尼應分
若有比丘尼住處非安居時得施比
丘尼僧衣若無比丘尼比丘應分
若有比丘住處非安居時比丘命過
無比丘比丘尼應分
若有比丘尼住處非安居時比丘尼
命過無比丘尼比丘應分安居時得
施皆亦如是
有一外道弟子於佛法律中出家其
諸親族咸作是言云何捨我阿羅漢

道於沙門釋子中出家當還取之復作是言彼若聞者或能逃避沙門釋子不破安居今時往取必得無疑彼比丘聞不知云何以是白佛佛言聽破安居去彼比丘便從一住處至一住處不知應於何處受安居施分以是白佛佛言若住日多處應於彼受分

有二比丘共在道行一比丘病一比丘看之彼遂命過看病比丘持其衣鉢來至佛所以是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告諸比丘看病甚難今聽以三衣鉢白二羯磨與之一比丘唱言大德僧聽某甲比丘命過三衣鉢現在僧應分今以與看病人若僧時到僧忍聽白如是大德僧聽某甲比丘命過三衣鉢現在僧應分今以與看病人誰諸長老忍默然若不忍者說僧已與某甲比丘衣鉢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

有一比丘嬾墮初不佐助衆事亦不給侍和尚阿闍梨得病無人看視屎尿汗身不淨臭穢佛按行房見自為洗浴浣濯其衣除去不淨扶臥牀上

在邊安慰汝莫恐怖汝今終不以此
命過彼比丘聞已歡喜佛復為說種
種妙法遠塵離垢於諸法中得法眼
淨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問阿難某房
比丘何以無人看阿難具以事答佛
語阿難汝等所作非法比丘無有父
母自不相看誰看汝等今聽諸比丘
看病人諸比丘不知誰應看病以是
白佛佛言弟子應看和尚和尚應看
弟子阿闍梨同和尚阿闍梨亦如是
有客來比丘病無和尚阿闍梨亦無
同師無有看者諸比丘不知云何以
是白佛佛言應先勸一人看之若無
此人應日日次第差一人若不肯如
法治時諸比丘競往看觀惱乱病者
以是白佛佛言不應令兩三人往
為料理病所宜事時看病人求藥艱
難而病人不肯服勞廢行道以是白
佛佛言病人有五事難看不能節量
食不肯服病所宜藥不肯向看病人
說病狀貌不從看病人教不能恒觀
無常有五事不能看病不知病所宜
藥不能得隨病食不能為病人說法

示教利喜忌愍病人屎尿湯藥為利
故看不以慈心有諸看病人或為病
人或為私行去後病人命過餘人得
其衣鉢以是白佛佛言不應趣與人
應與究竟看病者有一比丘病看病人
多諸比丘不知幾人應得衣以是白
佛佛言若比丘命過應與二人衣比
丘沙弥雖父母兄弟亦不應與若比
丘尼命過應與三人衣比丘尼式叉
摩那沙弥尼有諸比丘分看病沙弥
物與沙弥二分之一以是白佛佛言
應等分與有命過比丘先以衣淨施
諸比丘諸比丘不肯還以是白佛佛
言若彼本非親里善意施皆應還
時舍利弗目連自恣竟於左右遊行
同安居及近住處諸比丘多有隨從
諸白衣見人人各念當為舍利弗目
連施僧安居衣即便施之大有所得
彼得施處諸比丘語舍利弗目連言
共分此衣答言我等不同安居正可
得食無此衣分以是白佛佛言應盡
共分
時乞師達多跋陁羅自恣竟亦與衆

多比丘於左右遊行諸白衣見作是
言若比丘於我住處安居者我施此
衣所得亦多彼諸客比丘索共分之
答言施我界内安居比丘不得與汝
以是白佛佛言不應共分
時有估客賣欽婆羅從波利國來到
拘舍羅聞佛出世有大威神諸弟子
亦復如是便大持欽婆羅衣施僧諸
比丘言佛未聽我等受欽婆羅衣以
是白佛佛言聽受復別與上座亦不
敢受言佛未聽我等別受欽婆羅衣
以是白佛佛言亦聽別受
時毗舍佉母作是言若住我所作房
者應著用我三衣襯身衣被衣雨
浴衣覆瘡衣單敷衣遮壁虱衣蚊幬
不得著用餘人衣諸比丘謂此房四
方僧不敢襯身著之以是白佛佛言
若施主現在聽襯身著
有諸比丘尼以衣鉢餘物施諸比丘
諸比丘不敢受諸比丘尼言我當於
何處更求福田以是白佛佛言聽隨
意受時諸比丘得劫貝經欽婆羅緯
衣不敢受以是白佛佛言聽受時舍

衛挍、治欽婆羅人見諸比丘著欽婆
羅衣語言大德所著若浣若蹹使毛
出者極好鮮文諸比丘不敢以是白
佛佛言聽浣蹹若不知聽雇人有諸
比丘於露地浣蹹欽婆羅諸白衣見
譏訶此比丘正似蹹欽婆羅師以是
白佛佛言應在屏處蹹欲截欽婆羅
頭不知以何截以是白佛佛言應作
剪刀
諸比丘著斑色綖織衣諸白衣見譏
訶言沙門釋子與世人何異諸比丘以
是白佛佛言不應著斑色綖織衣犯
者突吉羅
有一女人生兒輙死後生一男將至
諸比丘所索袈裟衣與著諸比丘不
敢與以是白佛佛言聽與有一少知
識比丘無衣諸女人乞不得與彼言
我自出物與我染之諸比丘不敢為
染以是白佛佛言聽為染時畢陵伽婆
蹉父母貧窮欲以衣供養而不敢以
是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告諸比
丘若人百年之中右肩擔父左肩擔
母於上大小便利極世珍奇衣食供

養猶不能報須臾之恩從今聽諸比丘盡心盡壽供養父母若不供養得重罪

五分律卷第二十

丙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宋罽賓三藏佛陀什共竺道生等譯

第三分之五衣法下

尒時舍夷國猶遵舊典不與一切異姓婚姻波斯匿王貪其氏族自恃兵強遣使告言若不與我婚當滅汝國諸釋共議當設何方免彼兇虐而不違我國之舊典僉曰正當簡一好婢有姿色者極世莊嚴号曰釋種而以與之如議即與波斯匿王偹禮娉迎後生一男顏貌殊絕勑諸相師依相立字諸相師言王本以威而得其母依義應當字曰琉璃至年八歲王欲教學作是念諸藝之中射為最勝閻浮提界唯有釋種佛為菩薩時射一由旬又一拘樓舍釋摩南射一由旬家下手者不減一拘樓舍當令吾子就外氏學即勑大臣子弟侍從太子就釋摩南請受射法

尒時諸釋新造大堂共作重要先供養佛及諸弟子然後我等乃處其中琉璃太子與其眷屬輙入遊戲諸釋

見之瞋忿罵言下賤婢子我不以汝
爲良福田去何世尊未入中坐而敢
在先琉璃太子即大忿恨勅一人言
汝憶在心我爲王時便以白我即便
出去諸釋於後掘去堂土更爲新地
然後請佛及僧於中設食演說妙法
琉璃太子知射法已還舍衛城少年
之中便紹王位先共學人皆居要職
昔受敎臣便白王言王憶某時諸釋
罵不王言我憶臣復白言今不報之
復欲何待王聞其語即嚴四種兵往
伐諸釋世尊聞之即於路側坐無蔭
舍夷樹下王遥見佛下車步進頭面
礼足白佛言世尊好樹甚多何故乃
坐此無蔭樹下世尊荅言親族蔭樂王
知佛意慇念諸釋即廻軍還如是再
反彼臣又復如前白王王便嚴駕往伐
諸釋佛知諸釋宿對亘避便止不出
諸釋聞琉璃王來伐其國亦嚴四兵
出相御逆去一由旬以箭射之或從耳
穿中過或斷其髮鐙髮令盡鬚眉無
餘及諸戰具一時斷壞而不傷肉琉
璃王問左右言諸釋去此近遠荅言

去此一由旬王大怖言軍鋒未交已
尚如此若當相接吾軍敗矣不如反
國益全爲幸時彼一日白言釋種皆
持五戒寧失身命終不害物王但進
軍勿憂喪敗王即從之勒軍進前釋
種還城閉門自守琉璃王遣使語言
若即開門當有免者若吾攻得不赦
一人時目連聞琉璃王欲攻舍夷白
佛言願佛聽我化作鐵籠籠彼大城
佛告目連汝雖有神力何能改此定
報因緣佛以此義即說偈言
夫業若黑白　終不有腐敗　雖久要當至
還在現前受　非空非海中　非入山石間
莫能於是處　得免宿命殃　報應之所牽
无近遠幽深　自然趣其中　隨處无不定
尒時諸釋見彼軍盛或言開門取全
或言以死固守紛紜不定便共行籌以
少從衆時魔波旬在開門衆中七反
取籌唱開門籌多即便開之琉璃王得城
已宣令三軍一切釋種皆悉煞之若非
釋種慎勿有害三億釋聞皆捉蘆出
言我是持蘆釋也門者信放令得去
於是釋摩南到琉璃王所琉璃王以爲

外家公白言阿公欲求何願荅言願
莫復煞我諸親王言此不可得更求餘
願又言願從我沒水至出於其中間聽
諸釋出凡得出者不復煞之琉璃王
作是念水底須臾何為不可即便許
之釋摩南便解頭沐沒以髮繫水中
樹根遂不復出王怪其久使人入水
看之見其已死髮繫樹根以此白王
王便歎言乃能為親不惜身命即宣
令三軍若復有煞釋種者軍法罪之
時諸比丘聞琉璃王誅煞舍夷國人
以是白佛佛告諸比丘琉璃王愚癡
却後七日當受害學人罪其眷屬大
小亦俱併命琉璃王聞佛此教心念
佛無空言餘苦尚可唯畏火燒即與
眷屬乘船入阿夷河七日期至水忽
暴漲於是覆沒一時死盡諸釋破
滅之餘被剝赤肉到諸比丘所語言
我是釋種世尊親族願少衣諸比
丘不敢與作是念佛未聽我等與諸
釋衣以是白佛佛言聽與復有五戒
優婆塞被剝來至諸比丘所借衣諸
比丘不敢借語言佛未聽我等借優

婆塞衣以是白佛佛言聽借若還應取若不還則與時跋難陀為安居施故二處結安居諸比丘以是白佛佛言二處皆應各與半分時諸比丘在路行不收攝衣曳地汙裂以是白佛佛言不應尒犯者突吉羅應作囊盛諸比丘作囊太長以是白佛佛言不應尒極長使前至齊後至腰諸比丘以貴價物作衣囊以是白佛佛言不應尒應用麁物作有諸比丘在路行趣倩人擔衣亦趣為人擔或自失衣或失他衣以是白佛佛言不應尒若倩人擔衣應先出亦若為人擔衣應出看之諸比丘感衣囊中縫合其口欲取艱難以是白佛佛言不應尒應作帶繫若非常須亦聽縫之諸比丘舉欽婆羅劫貝衣各著一處生虫嚙壞以是白佛佛言應以劫貝間欽婆羅然後用屈尸羅香那眦羅香青木香如是諸香辟虫者著中諸比丘後取衣不復識以是白佛佛言應題名作幟若比丘舉衣經十二年不還取者應集僧平價作四方僧用若彼比

丘後還以四方僧物償若不受者善時阿難得施衣不須為舍利弗受即使一比丘持衣與之彼比丘作是念舍利弗幸多供養而我無衣我今當作同意取即便著之後生疑以是白佛佛言彼雖為受而未是已捨若於所與比丘作同意取受持非善取受持若於所受比丘作同意取受持是善取受持阿難復得腰繩不須為阿那律受亦使一比丘持往語言此繩已屬阿那律彼比丘亦如上念取後生疑以是白佛佛言彼言已屬阿那律是為已捨若於所與比丘作同意取受持是善取受持若於能使比丘作同意取受持非善取受持

時諸比丘不著襯身衣披僧被汙涅不淨為鼠齧壞以是白佛佛言不應爾犯者突吉羅

時六群比丘作襯身衣大小如僧祇支或如涅洹僧以是白佛佛言不應爾應三種作上者從覆頭下至踝舒覆左手掩令等沒中者從覆頭下至半脛舒覆左臂掩等至肫下者從覆

頭下至膝舒覆左臂撿等半肘諸比
丘不以襯身衣通覆右肩而通披僧
被污泥不淨爲鼠所齧以是白佛佛
言不應尒
有諸比丘受經時問訊和尚阿闍梨
時披僧被偏袒垂地或夜起行不能
収攝亦委於地泥土汙之以是白佛
佛言受經問訊應偏袒舉使離地
夜起時應収攝通披勿令汙泥諸比
丘著僧被裂不補治以是白佛佛言
應補治不知誰應補治佛言若冬四
月夏三月用者應治
有諸比丘於阿練若處住去時不舉
僧卧具致使爛壞以是白佛佛言應
寄聚落中若無寄處應還作房主若
有疑畏聚落人民皆悉移去亦應運
持至安隱處諸比丘不隨後視卧具
致有零落以是白佛佛言應隨後看
既到安隱處彼諸比丘不與房住亦
不與房安諸衣物以是白佛佛言皆
應與之若先處不復立應即在住處
用之若後還立應持餘者還若已盡
無餘彼處比丘應少多分與有諸比

丘以此房卧具於彼房用諸房主譏呵言云何以我房物於餘房用此則不與取也以是白佛佛言不應尒有諸客比丘欲問訊師及受經者住房卧具至彼房房主比丘不聽以是白佛佛言應先語本房比丘若聽者善若不聽亦著持去若於彼遠行應送還本房有諸比丘著僧衣入温室及作食處入僧中食及左右便利烟熏汗泥以是白佛佛言不應尒有諸病比丘須著至諸處不敢以是白佛佛言有病聽著至餘處但愛護之唯不得著大小便利

時六群比丘著上下衣持廣五指衣片當三衣而入聚落諸比丘見問言世尊不制不著三衣不得入聚落耶六群比丘即以衣片示言此是我三衣諸長老比丘種種呵責以是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問六群比丘汝實尒不答言實尒世尊佛種種呵責已告諸比丘不應尒犯者突吉羅從今聽作上中下三衣如襯身衣量

有一住處僧得可分衣一比丘持至

戒壇上獨取受持以是白佛佛言不應尒犯者突吉羅現在僧應分有一上座比丘與諸比丘遊行人間其中有客有舊得可分衣少不足分以是白佛佛言舊比丘應語客比丘言長老此衣少不可分客比丘若言并持相與應取若言乃至一縷亦不相與便應共分客比丘語舊比丘亦如是有比丘取覆塚衣塚主失衣借問誰取我覆塚衣有人荅言諸比丘取便瞋呵言諸比丘偷我先人衣諸長老比丘聞以是白佛佛言不應取若聚落移去於後有者聽作糞掃衣意取有諸比丘取神廟中幡蓋亦如是有諸比丘往闘戰處取死人衣軍人譏呵言此諸比丘欲令我等多煞人諸長老比丘聞以是白佛佛言不應尒有諸比丘少知識欲闘戰處取死人衣不敢往以是白佛佛言聽軍人去後取有諸白衣軍人去後収殺骨肉尸喪見諸死尸悉被剥脫不可復識便譏呵言云何比丘剥我親里衣若有衣者便應可識諸比丘以是白佛佛

言聽無人見時取至無人處取衣衣亦如是有諸比丘取死人衣不壞作比丘衣畜諸白衣見言此是我親里衣便向啼泣諸比丘以是白佛佛言應速壞作比丘衣畜若鐵器應速用作大小鉢户鉤諸所須物有一家大富賊劫之不能盡持去留藏糞掃中後還欲取盡日未敢進遥伺望之有比丘拾糞掃衣到彼藏物處見衣角出便取之賊遥語言大德莫取我物遭劫家聞識是賊縛送官中官即殺之賊被縛時作是語若比丘不取我衣彼何由識我是為比丘殺我非是彼人諸比丘以是白佛佛言若舉時重不應取有諸比丘於街巷中視地而行諸白衣見或言覓錢或言覓糞掃衣有一外道弟子以衣裹錢者道中比丘見拾取便語衆人言諸比丘果是覓錢諸比丘以是白佛佛言不應取街巷中裹物有一比丘為衣故至塚間見一新死女人頭前有函比丘謂是空函便取持歸到所住處開視見有諸嚴身具不知云何以是白佛佛言

取時應先開視若不視取突吉羅有諸比丘與外道共道行為賊所殺比丘便取其衣不壞色作比丘衣餘外道見之言此是我親里衣諸比丘必殺而取諸比丘以是白佛佛言不應取若已取即應壞色作比丘衣有諸比丘少欲知足不受他家施衣諸居士作是議我等何方令彼比丘受我施衣正當裂破火燒處處著街巷中伺其入聚落時語言汝看左右若有所見取之即如議作彼比丘見作是念我等不受家施衣必是諸居士為我等作此以是白佛佛言應作糞掃想取有一比丘命過諸比丘仰著中庭不以衣覆露其身體男根脹起諸居士見譏呵言沙門釋子不修梵行乃使男根如此之大諸比丘以是白佛佛言不應仰露應以衣覆犯者突吉羅有一肥大比丘命過諸比丘舉著生草上膖出流湯殺諸生草諸外道見譏呵言沙門釋子自云慈念而今云何傷殺生命諸比丘以是白佛佛言不應著生物上應埋若火燒若著

有一比丘水所濟然衣鉢挂著界内樹枝諸比丘見謂入僧界内應屬僧不敢取以是白佛佛言聽作糞掃衣取諸比丘不知有幾種糞掃衣以是白佛佛言糞掃衣有十種王受位時所棄故衣塚間衣覆塚衣巷中衣新嫁女所棄故衣女嫁時顯節操衣產婦衣牛嚼衣鼠嚙衣火燒衣

時諸比丘著光色衣白衣譏呵以是白佛佛言不應著光色衣犯者突吉羅有比丘畜不滿五肘雨浴衣以是白佛佛言雨浴衣不應減五肘犯者波逸提時諸居士於安居内為兒女剃頭故以衣施僧諸比丘受已欲迴為安居施以是白佛佛言不應尒此名隨事施現在僧應分犯者突吉羅有諸比丘先所受三衣不捨更受餘衣以先所受衣淨施及施人後憶白佛佛言得名更受亦名淨施施人但不捨得突吉羅時諸比丘有尼薩耆衣未捨未悔過而為火所燒水所漂賊所奪失壞不知云何以是白佛佛言此

即名捨但應作波逸提悔過時諸比
丘畜衣不以淨施以是白佛佛言不
應尒犯者突吉羅有一住處衆僧得
錦施諸比丘不知云何以是白佛佛
言應受迴莊嚴塔若作塔用若僧用
有一住處僧欲分衣有少欲比丘不
受分而須腰繩襌帶帽漉水囊諸比
丘以是白佛佛言應與既與復索以
是白佛佛言分物時應先問汝受分
不若言受應等與若言須腰繩等應
三分與一若復索不應與有一比丘
有拘攝四方僧有僧伽梨欲貿易之諸
比丘不敢與以是白佛佛言聽易若
拘攝價多僧應倍與比丘若僧伽梨價
多比丘應倍與僧若貧無物可倍與
僧而必是少欲知足亦聽與之餘衣
亦如是時難婆多比丘苦脚冷從一
婆羅門乞裹脚欽婆羅衣既乞生疑
世尊制戒不聽我等從非親里乞衣
不知云何以是白佛佛言如是因緣
聽乞所應受持衣若護蹲衣護䏶衣
護鬚衣拭手面身體巾等時諸比丘
於僧四方僧及塔不同意人邊皆作

同共取衣以是白佛佛言不應尒於
和尚阿闍梨同和尚阿闍梨若弟
子及諸同意人邊乃得作同意取
有諸比丘未命過處分衣物言我
死後以此衣物施某甲以此衣物作
如是如是用以是白佛佛言不應尒
犯者突吉羅與不成與用不成用時
阿難常出入盧夷力士家後往不在
作同意取貴價劫貝尋生疑惱作是
念佛未聽我等於白衣作同意取衣
以是白佛佛言亦聽於白衣作同意
取衣時諸比丘離雨浴衣不知浴時應
著何衣以是白佛佛言有五因緣得
離雨浴衣不雨不疑雨不渡水食病
時作未成有五因緣得留僧伽梨雨時
疑雨渡水食病時作未成有一住處
僧欲分衣有客比丘來諸比丘得分
少不欲分以是白佛佛言乃至得一
腰繩直應分若少不足分應白二羯
磨與一無衣比丘一比丘唱言大德
僧聽此僧得衣若非衣今併與某甲
比丘若僧時到僧忍聽白如是大德
僧聽此僧得衣若非衣乃至若不忍

者說僧已與某甲比丘衣竟僧忍默
然故是事如是持
五分律第三分之六皮革法
佛在舍衛城尒時摩訶迦旃延在阿
濕波阿雲頭國波樓多山中住彼國有
長者名沙門億耳信樂佛法常供給
諸比丘見法得果受三歸五戒恒入
僧坊聽受法教時沙門億耳屏處自
念如佛所說在家染著不能廣修梵
行出家无著猶如虛空我今何不於
無為法中剃除鬚髮出家學道念已
晨旦到迦旃延所頭面礼足具宣所
念欲求出家受具足戒迦旃延言在
家染著誠如汝言但出家苦節淨修
梵行獨坐樹下常應一食汝本富樂
此事甚難億耳聞已便歸其家如是
至三見其意至便與出家彼國无有
十衆作沙弥經歷六年迦旃延乃以
神通力於餘國集十衆授具足戒億
耳受戒已念言我聞如來應供等正
覺而未奉見今當往詣問訊世尊念
已到迦旃延所頭面礼足白求詣佛迦
旃延言甚善善哉汝喜宜知是時可
以吾名問訊世尊復以五法白佛一

阿濕波阿雲頭國无有十衆億耳作沙弥經歷六年不得受具足戒迦旃延以神通力於餘國集僧然後得受願世尊聽此國不滿十衆得受具足戒又此國多有沙石棘刺願聽此國比丘畜重底革屣又此國皆以皮敷地作坐臥具願聽此國比丘以皮敷地又此國人日日洗浴願聽此國比丘日日洗浴又有比丘寄衣與餘方比丘衣未至有比丘語所與比丘比丘生疑恐犯長衣願為除其此疑於是億耳受教而去既到佛所稽首佛足宣和尚問訊佛語阿難汝為此客比丘敷臥具阿難念言佛欲與此比丘共宿故令我為敷臥具即於佛房而為敷之佛與億耳共一房宿初夜中夜默然无言至後夜時佛作是念此族姓子威儀調伏當令說法便語言汝可說法億耳受教即說十六義品經說已默然而住佛言善哉彼國人語皆如此不答言有勝我者又問汝何以久住彼國不來見我答言我早知欲之過患有因緣故不得早來爾時世

尊者說偈言

見世之過患　身自依法行　賢者不樂惡

爲惡不樂善

於是億耳作是念和尚勸我以五法白佛今正是時便以白佛佛過夜已集比丘僧告億耳汝可更說迦旃延所白五法億耳即更說之佛種種讚歎少欲知足讚戒讚持戒已告諸比丘從今聽阿濕波阿雲頭國及一切邊地少比丘處持律五人授具足戒亦聽有沙石棘刺之處著重底革屣亦聽有皮革處作皮敷卧具亦聽有須浴處日日洗浴若比丘寄衣與餘處比丘比丘雖先聞知衣未入手不犯長衣爾時諸比丘作種種形種種色革屣以是白佛佛言不聽作異形異色革屣犯者突吉羅有諸比丘作馬皮象皮人皮革屣以是白佛佛言不聽作若用人皮偷蘭遮若馬象皮突吉羅時穀難隨常出入一牧牛家著衣持鉢往到其舍彼有斑色犢子跋難陀諦視生念欲得此皮作敷具主人問言何故諦視此犢荅言此犢斑色可

受耶可作敷具彼即白言大德當打
理我家豈惜一犢而不相與即於犢母
前殺而與之跋難陀得已持還僧坊
犢母隨後悲鳴逐之諸比丘問言此牛
何故悲鳴逐汝答言不知又問此牛
逐汝不逐餘人云何不知乃具以事
答諸比丘種種呵責以是白佛佛以
是事集比丘僧問跋難陀汝實尒不
答言實尒世尊佛種種呵責已告諸
比丘從今不聽畜一切皮諸比丘後
須小片皮而不敢用以是白佛佛言
聽用小片皮作物有諸比丘從外還
徒跣上僧卧具汙泥不淨以是白佛
佛言聽著出入草屣有老病比丘於
恐怖處共伴道行遲不相及諸伴語
大德遠行勿使放剥答言我等老病
不能行伴言此有象馬驢騾駱駝車
牛可騎乘諸比丘不敢以是白佛佛
言從今聽老病比丘騎乘但不得乘騎
雌畜生有諸白衣以皮韉施僧諸比
丘不敢受以是白佛佛言聽受去皮
以餘衣代有諸白衣以皮韉別施上
座不敢受以是白佛佛言亦聽私受

去皮如上法諸上座老病比丘欲乘
輦入聚落不敢乘以是白佛佛言聽
不知使誰轝之以是白佛佛言使淨
人轝有諸比丘於恐怖處欲渡水無
船有牧牛人駈牛渡水語言可捉牛
尾諸比丘不敢以是白佛佛言聽捉
時六群比丘捉牸牛尾渡水以手刺
其瘡中以是白佛佛言不聽捉雌畜
生尾渡水有諸比丘欲渡水亦无畜
生可捉不知云何以是白佛佛言聽
縛草木作栰自今聽諸比丘畜浮
囊若羊皮若牛皮作僧及四方僧皆
應畜

佛在王舍城尒時瓶沙王摩竭鴦伽
二國有四万二千聚落彼諸豪傑无
有不信佛法僧者唯除瞻婆城中有
長者子名首樓那其人大富有二十億
錢時人号曰首樓那二十億是人生
便受樂手脚柔軟足下生毛瓶沙王
作是念我界內唯有二十億未信佛法
我當云何令彼信樂我若自往當大
驚怖若呼召之必生疑畏正當遣命瞻
婆城中六十家諸豪傑覲王子皆因

此相見誨以道法念已即便呼之時
諸親族皆白王言二十億未曾履地
足下生毛如人頂髮不堪恭到願王
特賜侍此一人王言可乘象馬車轝
荅言其身極軟亦不堪之王言令王
子瞀必宜相見聽汝親族盡自致方
親族共議唯當鑿渠通船日行數里
乃可不勞恭王命耳便共以此致之
到王舍城親族白王二十億今始得
至願聽如家法王言家法云何荅言
以衣敷地行上昇之王言可尒即勑
為敷又為敷細軟衣為座令坐其上
王問言汝足下實生毛不荅言實尒
大王王言我欲見之荅言願使可信
人看王言我欲自見荅言願聽舒脚
王言可尒即舒脚亦王果如所聞光
曜王目不得熟視生希有心念言我
國乃生如此大福德人顧視左右先有
三大居士并二十億為四問言汝各
有幾財得為居士第一人言我錢有
十三億第二人言我有十四億第三
人言我有十四億又有一無價摩尼
珠二十億言我有二十億復有五百

摩尼珠一摩尼寶林王問二十億汝
所從得此答言此寶非父餘財亦不
營得我於高樓上眠眠覺便在我前王
聞此語信生希有復作是念此人福
德唯佛當知餘无能了即使嚴駕出
詣佛所頭面礼足白佛言世尊二十
億有五百摩尼珠一摩尼寶林從何
而來佛言此人先在忉利天有五百
天女極相愛樂從彼來生天女皆念
我等天子今於何生以天眼觀見生
在此各持一摩尼珠及先所卧寶牀
化令稱其令身著前而云王聞佛說
礼畢退還集瞻婆城六十聚落語言
我今令二十億為彼城中衆大居士
汝等宗之復語二十億及六十人等
我為汝王以法治化已與汝等作現
世利益今佛世尊在耆闍崛山各可
往彼求後世利愛勤皆往時長老娑
竭陁於山中盤石上經行諸居士到
其所語言大德為我白佛瞻婆城二
十億及六十居士欲問訊世尊娑竭
陁於盤石上居士前没踊出佛前具
以白佛佛言汝可先去於盤石上敷

座吾等後住受教於佛前沒踊出盤石衆居士前爲佛敷座佛以常威儀步行後至諸居士念言此比丘有大神力出沒盤石猶如入水咸共恭敬而惕世尊世尊既至就座而坐諸佛常法先使發歡喜心然後說法佛語娑竭隨汝起扇佛受教起扇須臾現種種神變如優爲迦葉還在佛前稽首禮足白佛言佛是我大師我是佛弟子如是三返已復坐本位於是諸居士作是念弟子神力猶尚如是況於如來應供等正覺便迴心注仰佛爲說種種妙法示教利喜乃至苦集盡道皆於坐上得法眼淨受三歸五戒二十億從坐起跣足至佛前稽首作禮佛便微笑娑竭隨作是念佛何因緣笑念已從坐起偏袒右肩𨄔跪白佛令何因緣而發微笑佛語娑竭隨此二十億九十一劫來始令足蹈於地又問二十億何因緣九十一劫足不蹈地佛言過去世時有佛世尊出現於世名毗婆尸父王治城長十二由旬廣七由旬多諸人衆安隱豐樂彼

佛與大比丘僧六万八千人俱皆是
阿羅漢於彼止住其王日日請佛及
僧於宮中食時大衆中有一人名脩
䟦駼共衆人往詣王所白言王令作
諸功德願聽我等亦得豫之王言令
佛僧衆有六万八千人恐汝等不辦
或更惱僧復白王言我自堪辦願必
聽許王言大善猶恐不辦勑作食如
常彼若不同當以足之於是諸人設
供過於王食如是多日王所作食竟
不復設脩䟦駼次應設供使人擿
路更以細軟土塡香泥泥之兩邊豎
八十寶柱以雜色摩尼珠置於柱頭
懸雜色幡張雜色幔弥覆路上處處
路上安種種將衆於家敷六万八千座一
比丘坐一座各以五百釜羹而供養
之一一比丘施劫貝二張草屣一緉
復為四方僧作一房地敷臥具皆悉
妙好尒時脩䟦駼者令二十億是從
是已後受天上人中福等无有異若
今不見我者足猶不蹈地
時二十億踟蹰白佛願聽出家受具
足戒佛言父母聽汝未答言未佛言

父母不聽不得出家答言我當還家啓白父母佛言大善今正是時於是二十億礼佛足右遶還瞻婆城白其母言我今欲出家學道母言止止何縁出家我唯有汝死尚不欲相離如何生離今我財物珎寶奴婢田宅无有限數可恣意作福受五欲樂苦請至三然後聽許前礼母足右遶三匝還詣佛所頭面礼足胡跪白佛母已聽許願便與我出家受具足戒佛言比丘来出家受具足戒修梵行我善說法能盡苦源說是語時二十億鬚髮自墮僧伽梨著身鉢盂在手出家不久於尸陀林精進經行足傷血流烏隨逐吞二十億作是念佛弟子中精進無勝我者而今未得盡諸苦源我家幸多財寶亦可反俗快作功德佛知其念從耆闍崛山来下見烏啄吞其血問阿難何故有此血烏競啄之答言二十億於此經行足傷血出世尊便往到其所問二十億汝實作是念不答言實尔世尊佛復語言我今問汝隨意答我汝在家時善彈

琴不答言善又問琴弦急時聲調好
不答言不好又問琴弦緩時聲調好
不答言不好又問云何得好答曰不
急不緩然後乃好佛言於我法中亦
復如是太緩太急何緣得道若精進
處中不久盡苦二十億聞佛說已即
於經行處漏盡無餘世尊以二十億
足下傷破告諸比丘今聽二十億著
一重革屣二十億白佛言世尊我捨
二十億錢五百摩尼寶珠一摩尼寶
牀二十夫人無量婇女若著一重革
屣人當識我捨如此財寶而猶貪受
一重革屣世尊若聽一切比丘著者
我當著之佛便讚歎少欲知足讚戒
讚持戒已告諸比丘從今聽諸比丘
著一重革屣

有諸比丘著兩重革屣以是白佛佛
言不聽犯者突吉羅時六群比丘著
革屣在和尚阿闍梨前經行有餘
比丘亦皆效之諸比丘以是白佛佛
言不應和尚阿闍梨前著革屣犯者
突吉羅有因緣於和尚阿闍梨前著
革屣无犯若地有棘刺若地有刺脚

草若地有沙石若病時若闇時時諸
比丘著金銀舄牙石屐諸居士見譏
呵言此諸比丘如王大臣常說少欲
知足而今奢貴無度无沙門行破沙
門法諸長老比丘聞種種呵責以是
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告諸比丘
從今不聽著如上屐犯者突吉羅
佛在毗舍離有一住處下濕著皮革
屐臭爛垂生諸比丘以是白佛佛言
聽諸比丘作婆婆草迦尸草文柔草
鳩尸草等屧諸比丘著水從下出潰
脚以是白佛佛言聽用生皮底下有
諸比丘畜著木屐木屧於僧坊內行
作聲亂諸比丘坐禪復有一比丘著
木屐下廁夜蹋殺虵以是白佛佛以
是事集比丘僧告諸比丘從今不聽
著木屐木屧犯者突吉羅聽於三處
著非行來屐大便處小便處洗手脚
處有諸比丘著兜羅貯革屣以是白
佛佛言不應尒犯者突吉羅有諸比
丘草屐皁破脚指以是白佛佛言聽
以軟物貯鼻有諸比丘脚跟劈裂以
是白佛佛言聽以熊膏塗熊皮裹時

畢陵伽婆蹉常一心行不覺蹋脚指破佛見之告諸比丘從今聽諸比丘著富羅諸比丘作雜大深諸居士譏呵言此比丘所著富羅如我等鞾以是白佛佛言不應深作雜至踝上有諸比丘作雜如鞾諸居士譏呵如上以是白佛佛言應開前有諸比丘著畫革屣以是白佛佛言不應著犯者突吉羅若得聽擽色著

時離婆多在陁婆國人間遊行遇寒雪脚凍壞還到祇洹頭面礼佛足却坐一面佛問言脚何故尒具以事荅佛問彼國人頗有所著不荅言彼國人著富羅著革屣佛種種讚歎少欲知足讚戒讚持戒已告諸比丘從今聽雪寒國著富羅著革屣若彼國更有所著聽隨意著之有諸比丘雪寒中行脚凍壞以是白佛佛言聽用酥鹽熊膏塗以熊皮作鞾有諸比丘在道行不知用何物盛粮以是白佛佛言聽用羊皮牛皮鹿皮及劫貝作囊有諸比丘以盛食汗泥白佛佛言應淨浣諸比丘便浣皮囊爛壞垂坐白佛佛言不應浣皮囊應反揩拭若淨善若不淨勿

復畜有諸阿練若住處比丘畜皮敷具諸惡獸聞氣來煞諸比丘諸比丘以是白佛佛言於阿練若處不應畜皮敷具應持與衆落住處以藉函梯道有比丘在佛後剌剌脚不能行諸居士見語言大德佛去已遠何不駛行荅言剌剌我脚不能行諸居士言能着鞵不比丘不敢着前至佛所白佛佛言聽着有比丘於塚間得革屣復不敢取以是白佛佛言聽取有諸比丘得種種形色種種皮革屣不敢取以是白佛佛言除人馬烏皮餘聽取壞本形色若形色不可壞於僧坊内著不得出外有諸比丘得新革屣不敢受以是白佛佛言聽受應令淨人著行七步然後著之有諸比丘革屣富羅及屐破壞不知令誰補治以是白佛佛言應借人補治若無人比丘能自補亦聽畜大小錐大小刀綖皮綖有諸比丘為破見比丘補治革屣等物以是白佛佛言不應為如此人作應為慚愧欲學戒者作諸比丘不知用何物安皮作具以是白佛佛言聽皮囊

感之

五分律卷第二十一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五分律卷第二十一　第二十九張　上

五分律卷第二十二　上

宋罽賓三藏佛陀什共竺道生等譯　彌沙塞

第三分之七藥法

佛在王舍城。尒時諸比丘得秋時病。佛行房見作是念：世人以酥油蜜石蜜為藥，我今當聽諸比丘服。以是事集比丘僧告言：從今聽諸病比丘服四種藥，酥油蜜石蜜。諸比丘服酥苦臭，以是白佛。佛言：聽熟煎，煎若自煎若使人煎；若無淨地，聽非淨地煎。諸比丘服酥嘔逆欲吐，以是白佛。佛言：聽以呵梨勒、阿摩勒果，若蜜若蒜若麨，諸所宜物排口。有一比丘得熱病應服酥，諸比丘為乞不得而得乳，以是白佛。佛言：應使淨人作酥，煎令熟，作无食氣，受七日服。有一比丘得風病應服油，諸比丘為乞不得而得油麻，以是白佛。佛言：應使淨人作油，作无食氣，受七日服。有一比丘得熱病應服石蜜，諸比丘為乞不得而得甘蔗，以是白佛。佛言：應使淨人作石蜜，作无食氣，受七日服。諸比丘不知幾時應

熟以是白佛佛言以杓舉瀉相續不斷為熟熟有諸比丘得風病應服牛驢駱駝韁脂諸比丘為乞不得而得四種肥肉以是白佛佛言應使淨人煮接取膏更煎若時煮時煎時漉非時受不得經宿服若時煮時煎時漉時受得七日服有諸比丘得秋時病應服根藥以是白佛佛言一切根藥聽服果藥亦如是有諸比丘得秋時病應服草藥以是白佛佛言一切草藥聽服有比丘風病應取汗以是白佛佛言聽取有比丘風病應服赤白諸鹽以是白佛佛言聽服有比丘風病應合和小便油灰苦酒用摩身體以是白佛佛言聽合和摩之有比丘患疥瘙欲治以是白佛佛言聽治有比丘患癰應以刀破藥塗以是白佛佛言聽有比丘患脚須著熊皮鞾熊膏塗復須用麵麩皮熊膏酥著苦瓠中漬以是白佛佛言皆聽有比丘隱處癰醫為刀破佛經前過醫白佛言刀已至大便門世尊視之佛言此是難護之處若使凡夫命過便失大利從

令不聽刀破隱處犯者偷羅遮有比丘得時行熱病佛言應服吐下藥消息節量食隨病食有比丘患眼佛言聽作眼藥時離婆多非時食石蜜阿那律語言莫非時食我見作石蜜時擣米著中彼即生疑以是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問阿那律汝言見作石蜜時擣米著中彼何故尒荅言作法應尒佛種種讃嘆少欲知足巳告諸比丘從今若合藥如此者聽非時藥非時藥合受應幾時服佛言應從服時長老優波離問佛言世尊若時時藥不得非時服七日藥終身藥亦如是又問若非時藥七日藥合受應幾時服荅言應從非時藥不得經宿服終身藥亦如是又問若七日藥終身藥合受應幾時服荅言應從七日藥不得終身服

五分律第三分之八食法

佛在波羅㮈國尒時五比丘到佛所頭面礼足白佛言世尊我等當於何食佛言聽汝等乞食復白佛言當用何器佛言聽用鉢時諸比丘乞得糗

米飯不敢受以是白佛佛言聽隨意
受食時諸比丘乞或得種種飯或
得種種餅或得種種麨或得種種
熟麦豆或得種種燒麦及糯米或
得種種羹或得種種苦酒及醬或
得種種鹽或得種種肉或得種種魚
或得種種乳酪或得種種菜或得種
種根藕根等或得種種莖甘蔗等或得
種種果菴羅椰子等皆不敢受以是
白佛佛言皆聽隨意受食
佛在毗舍離時世飢饉乞食難得諸
比丘持食著餘處失之作是念若世
尊聽我等共食一處宿者不致此苦
以是白佛佛言聽共食一處宿諸比
丘於餘處作食失之便作是念若
世尊聽我等於住處作食者不致此
苦以是白佛佛言聽在住處作食諸
比丘雇人作食與價與食被人復偷
作是念若佛聽我等自作食者可无
此費以是白佛佛言聽自作食諸比
丘既自作食求人授之復索雇直作
是念若世尊聽我等自持食求不倩
雇人授者可無此費以是白佛佛言
聽自持食求不倩雇人令授諸比丘

得木果無人授以是白佛佛言聽如木想取食諸比丘得池果无人授以是白佛佛言聽就池水受諸比丘欲食果无淨人使淨以是白佛佛言聽先去核然後食之

佛在毗舍離尒時世尊患風阿難自煮藥粥上佛佛問阿難誰煮此藥荅言是我所煮佛告阿難我先聽諸比丘共食宿住處作食自作食自持從人受汝等今猶用此法耶荅言猶用佛言汝等所作非法我先飢饉時聽今去何猶用此法從今犯者突吉羅

佛在舍衛城問阿難我先聽諸比丘如木想取木果就池水受池果无淨人淨果先除核食汝等今猶用此法不荅言猶用佛言汝等所作非法我先飢饉時聽今去何猶用此法從今犯者突吉羅

時舍衛城中有優婆夷字須卑信樂佛法見法得果歸依三寶常請一切僧供給湯藥彼於後時來入僧坊見一比丘服吐下藥問言大德今何所須荅言我吐下虛乏思欲食肉語言

大德我明日當送願為受之於是歸
家晨朝遣人持錢買肉尒日波斯匿
王有令若有煞者當與重罪買不能
得還白如此復更與錢令遍求之語
言勿計價直若一錢得如一錢大亦
當買之猶不能得優婆夷作是念我
昨已許若不得者彼或命過即持利
刀入屋割髀裹肉與婢令煑送與比
丘比丘得便食之病即除差時聟行
還不見其婦行來出入即問須昇何
在荅言在内病即入問言何所患苦
婦具以事荅聟言恐汝此病無復活理
及未死須可請佛及僧明設中食婦
言甚善即令聟請佛及僧頭面礼足
白佛願佛及僧明日願食佛嘿然受
還歸其家通夜作多美飲食晨旦敷
座遣白時到佛與衆僧前後圍遶往
到其家就座而坐聟自行水佛不受之
語言呼須昇優婆夷令出即遣人語世
尊呼汝荅言可以我名問訊世尊病不堪
出即以白佛佛猶呼之如是至三乃
以衣舁至佛所既見世尊瘡即除愈
肉色如先生希有心我有如是大師

及諸同梵行人歡喜踊躍手自下食
食畢行水取小牀於佛前坐佛為說
隨喜偈如為跋蘭若所說更為說種
種妙法示教利喜已還歸所住佛以
是事集比丘僧問彼比丘汝昨食何
等荅言食肉又問肉美不荅言美佛
言汝愚癡人云何不問而食人肉從
今食肉不問犯突吉羅若食人肉偷
羅遮有諸比丘食象肉波斯匿王象
死輙送諸鬼神以沙門食象肉故便
殺諸象比丘使淨人取肉持還諸居
士見譏呵言此沙門釋子无肉不食
過於鵄烏云何噉此不淨臭穢來入
我家無沙門行破沙門法諸長老比
丘聞以是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
問諸比丘汝等實尒不荅言實尒世
尊佛種種呵責已告諸比丘從今食
象肉突吉羅馬肉亦如是諸比丘食
師子肉虎肉豹肉熊肉諸獸聞氣遂
煞比丘諸居士見問何故尒有人言
由食其類肉便譏呵乃至告諸比丘
亦如上從今食此四種肉突吉羅諸
比丘食狗肉諸狗聞氣隨後吠之諸

居士見問言狗何以偏吠比丘有人言由食狗肉復識呵乃至告諸比丘亦如上從今食狗肉突吉羅諸比丘食虵肉諸居士識呵善自在龍王化作人身來詣佛所稽首白言我諸龍等有大神力作種種形色遊行世間今諸比丘食虵肉或能是龍傷害比丘願佛制諸比丘不食虵肉佛為說種種妙法示教利喜已遶還所住佛以是事集諸比丘以善自在龍王語告諸比丘從今食虵肉突吉羅佛在王舍城尓時有長者請佛及僧諸長老比丘問佛言世尊若人請僧為請誰佛言若正趣正向人皆已被請諸比丘作是念如此諸人四方及天上无處不有我等將無犯別衆食耶便不敢往以是白佛佛言若於界內別請四人已上名別衆食若次請不犯有請比丘作是念諸比丘比丘尼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優婆塞優婆夷亦在界內將無犯別衆食耶以是白佛佛言若請僧應二衆食比丘及沙弥若請二部僧應五衆食比丘比丘尼式叉

摩鄰沙弥沙弥尼有諸凡夫坐禪比丘作是念如世尊說若請僧正趣正向人皆既被請我今凡夫未是正趣正向將無食不與取食以是白佛佛問彼諸比丘汝等不為解脫出家耶荅言我為解脫佛言若請僧時聖人坐禪人皆應食有諸誦經凡夫比丘作是念我非坐禪亦如上生疑以是白佛佛言誦經人亦應食有諸勸佐衆事凡夫比丘作是念我非坐禪誦經亦如上生疑以是白佛佛言勸佐衆事人亦應食告諸比丘若請僧時除惡戒人餘一切僧皆應食

佛遊阿那頻頭邑彼邑有一大臣名好少請佛及僧辦多美飲食明日食時敷座自白食具已辦唯聖知時時諸比丘更受他前食請皆已飽滿佛與大衆前後圍遶往到其家就座而坐好少大臣手自斟酌而諸比丘皆不能食大臣言何不自恣食為謂食少為不甘口耶諸比丘荅言食非不甘亦不謂少朝已飽食是以不能耳彼大臣便瞋恨言云何既受我請於

餘飽食諸比丘以是白佛佛言若已受他請聽歠畫不成字粥若得強粥及食應語主人我先已受請可施餘人

時佛與大比丘僧千二百五十人俱遊行從王舍城向毗舍離二國中間有王舍城長者名象行乘五百乘車從毗舍離來還見世尊容顏殊特猶若金山發歡喜心前到佛所頭面礼足白佛言世尊有少石蜜欲奉世尊及比丘僧佛嘿然受即便自下諸比丘不敢受以是白佛佛讚歎少欲知足告諸比丘從今聽諸比丘飢時食渴時以水和飲彼長者行一瓶石蜜遍佛大衆猶故不盡白佛言我一瓶石蜜行過大衆而猶有餘更應與誰佛言汝可持著無生草地若无虫水中即受教著無虫水中水即大沸烟起作聲如燒鐵投水長者恐怖還以白佛佛為說種種妙法示教利喜所謂施論戒論生天之論欲為過患在家染累出家无著次為說諸佛常所說法苦集盡道即於座上遠塵離垢

於諸法中得法眼淨佛復前行有一工
師其女善能作羹請佛及僧然以羹
施用當後食諸比丘不敢食言佛未聽
我等以羹當食以是白佛佛言聽作
後食意食
佛漸遊行到跋舍離住獼猴江邊重
閣講堂有一將軍名曰師子是尼揵
弟子聞佛世尊來遊此城有大名聲
稱号如來應供等正覺歎言善哉願
見如是請佛即嚴駕出遙見世尊容
顏殊特猶若金山前到佛所頭面礼
足却坐一面佛為說種種妙法乃至
苦集盡道即於座上得法眼淨即從
坐起胡跪白佛願佛及僧明日顧我
薄食佛嘿然受之將軍知佛受已還歸
其家勅市買人此間所有死肉莫計
貴賤盡皆買之如教悉買通夜辦種
種美食晨朝敷座自往白佛食具已
辦唯聖知時佛與比丘僧前後圍遶
往到其家就座而坐將軍手自下食
歡喜不亂時諸尼揵聞師子將軍請
佛及僧極設餚饍生嫉妒心即於街
巷宍物力唱言師子將軍叛師无義令

乃反事沙門瞿曇手煞牛羊而以供養諸比丘闍不敢食師子將軍踟跪白佛此諸尼揵長夜毀佛我今乃至絶命終不故煞願勅比丘勿生嫌疑自恣飽食佛即告諸比丘隨意飽食食畢行水取小床於佛前坐佛為如前說隨喜偈從坐起去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告諸比丘有三種肉不得食若見若聞若疑見者自見為己煞聞者從可信人聞為己煞疑者疑為己煞若不見不聞不疑是為淨肉聽隨意食若為比丘煞比丘及沙弥不應食聽比丘尼式叉摩那沙弥尼優婆塞優婆夷食若為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煞亦如之

時摩竭國鴦伽國迦夷國拘薩羅國跋耆國滿羅國蘇摩國此諸國人聞佛出世有大威德弟子亦尒皆來雲集毗舍離城城中家家各各七寶車馬賓從皆已側塞餘有万二千乘車城中不受營住城外皆競持時食非時食七日食終身食奉佛及僧積於中庭遂成大積縱横狼藉塵土汙泥

鳥獸集噉世尊行房見顧問阿難何
故有此飲食弃於中庭具以事荅無有
安處所以致此佛讚少欲知足告諸
比丘令聽以中房白二羯磨作安食
淨處一比丘唱言大德僧聽今以某
房作僧安食淨處若僧時到僧忍
聽白如是大德僧聽今以某房作僧
安食淨處誰諸長老忍默然若不忍者
說僧已以某房作僧安食淨處竟僧
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僧食盡後諸
比丘於中煑羹粥合湯藥食前食後
初中後夜有刀杌男女狗吠之聲佛
問阿難何故房中有此諸聲具以事
荅佛種種可責言云何於僧房安食淨
處作食合藥從今犯者突吉羅佛在
王舍城諸比丘得秋時病為合湯藥
作隨病食故時非時皆入聚落遭水
火劫賊有衣鉢難梵行難身命難有
一織師中路起屋於中織作見諸比
丘時非時入聚落便語言若有所作
可於此作欲有所留亦可留此諸比
丘不敢以是白佛佛言聽於白衣舍
作淨屋遂復閙乱主人妨其織作織

師作是念我本為織作此屋今既不得織便當正以施僧作淨屋即以施僧諸比丘以是僧屋不敢復於中作食合藥以是白佛佛言聽於施僧淨屋中作食有諸比丘新作住處未有僧淨屋不知云何以是白佛佛言若作新住處應先指某處作淨地便可以食置中若衣羯磨比丘不得入中至明相出有一住處諸比丘久已捨去後来比丘不知何者是淨屋以是白佛佛言若十二年空聽諸比丘隨意更作淨屋有一住處无僧淨屋復未十二年比丘後来不知何處作淨地以是白佛佛言若有非行来及不須用處應權以作淨處有諸比丘著食淨屋中為人所偷以是白佛佛言應羯磨中房作淨處有諸比丘欲羯磨一房牆內作淨地以是白佛佛言聽有諸比丘欲羯磨一房齊屋溜處作淨地以是白佛佛言聽有諸比丘欲羯磨中庭作淨地以是白佛佛言聽有諸比丘欲羯磨房一角或半房作淨地以是白佛佛言聽有諸比

丘欲羯磨机架作淨處安食以是白佛佛言不聽要應依地犯者突吉羅有諸比丘欲羯磨重屋上層作淨處以是白佛佛言不聽犯者突吉羅有諸比丘欲羯磨重屋下及通結作淨處以是白佛佛言聽有諸比丘欲羯磨乗作淨處以是白佛佛言不聽犯者突吉羅有諸比丘欲通羯磨僧坊內作淨地以是白佛佛言聽應白二羯磨一比丘唱言大德僧聽此一住處共住共布薩共得施僧今結作淨地除某處若僧時到僧忍聽白如是大德僧聽此一住處乃至除某處誰諸長老忍默然若不忍者説僧已結作淨地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

佛在王舍城尒時跋提城有長者名文茶有大福德婦兒兒婦及奴婢皆有福德長者入倉時空中雨穀出然後止婦取飯器分布內外隨取隨滿无有窮盡兒捉金囊寫出金錢注而不竭兒婦出米一斛得家內外一月日食而亦不盡其奴耕時輙成七壟其婢磨半兩塗香塗家內外亦不減

盡四方人聞莫不來觀瓶沙王聞亦
欲往視不豫勑外忽與眷屬而至其
家長者聞王來至即出迎之見王問
訊善來大王願垂臨幸王問言汝先
聞我來不荅言不聞王言我軍衆多
不可卒供長者自言我自供王及諸
大臣兒供太子婦供後宮奴婢足供
一切士卒穀草亦足供軍衆馬願便
賜降王到其家坐已語言吾聞長者
及婦兒兒婦奴婢皆有福德今悉欲
見荅言不敢有隱即勑除倉中米掃
灑左右更敷御座請王入坐然後入
倉自然五穀空中雨下王甚奇歎復
欲見其婦福德之力即取一器飯著
於婦前婦取分布一切軍衆皆悉充
足猶不減盡復欲見其兒福德之力
即勑捉一金囊寫金獻王及與大衆
皆隨意取而亦不竭復欲見其兒婦福
德之力即勑出一斛米供王大衆一
月不盡復欲見其奴福德之力即勑
令耕輙成七壟復欲見其婢福德之
力即勑令磨半兩塗香半由旬內聞
之不異遍塗大衆猶故不盡王與大

究竟福德力莫不雅歎即便還宮
尒時世尊與大比丘僧千二百五十
人俱遊行人間到跋提城文荼長者
聞佛世尊今來到此冈林樹下欲出
奉迎礼拜問訊諸外道聞便往語言
汝勿出迎沙門瞿曇沙門瞿曇應來
見汝何以故汝福德過人一切沙門
婆羅門國王長者無不應來詣汝門
者長者聞已此心便息後復作是念
沙門瞿曇到此已久不來見我彼道
必勝何緣安住不往修敬便嚴駕出
城遙見世尊容顏殊特猶若金山前
到佛所頭面礼足却住一面佛為說
種種妙法乃至苦集盡道即於座上
得法眼淨便從坐起白佛言願佛及
僧受我明日請食佛默然受長者還
家辦多美飲食明日食時自行白佛
唯聖知時佛與比丘僧前後圍遶往
到其家就座而坐長者手自下食食
畢行水與家大小於佛前坐佛為說
種種妙法乃至苦集盡道皆得法眼淨
受三歸五戒長者白佛言世尊我婦及
兒兒婦奴婢皆去是己福德竟是誰力

願佛說之佛言汝等共有此福又問云何共有荅言昔王舍城有一織師織師有婦婦有一兒兒又有婦其家正有一奴一婢一時共食有一辟支佛来就乞食織師言汝等但食以我分與婦言持我分與兒兒乃至奴婢亦皆云尒辟支佛言汝等皆已捨分與我善心爲畢便可各分少許與我使汝食不少我亦得足即人減一匙已滿彼鉢辟支佛得食食已於虚空中現種種神變然後乃去彼諸人命終生四天王天壽盡上生忉利天展轉至于他化自在天如是七反餘福来生尒時織師眷屬今汝等是於是長者在佛前請僧言我今請一切僧修无限施若有所須隨時多少皆從我取諸比丘不敢受念言佛来聽我等受无齊限施以是白佛佛言聽隨意受有諸比丘欲遠行從索道粮長者即使人賫金銀錢物送之既至所在所長甚多使還白言所賫資粮今大有餘長者語言我已爲施不應還取汝可持去至僧坊施僧即以施僧諸比丘不

知云何以是白佛佛言聽僧淨人為僧受以易僧所須物諸比丘不應知事於是世尊從阿林出遊行人間文荼長者賫食具隨後欲於曠野無人處設之千二百五十象千二百五十牸牛千二百五十特牛人載五百乘車種種美食既至曠野類止之處通夜辦之明日晨朝於一象蔭下敷一比丘座并大象蔭敷世尊座時到白辦諸比丘不敢坐念言佛未聽我等在衆生蔭下坐以是白佛佛言聽坐衆坐已定長者先令一人搆一牛乳與一比丘諸比丘不敢受念言佛未聽我等飲熱牛乳以是白佛佛言聽飲飲已長者手自下食食畢行水在佛前坐佛為說隨喜偈如為毗羅若說更為說種種妙法示教利喜已還歸其家

佛與大衆從坐起去漸漸北行向罽那編髮外道住處罽那聞佛釋種出家成如來應供等正覺今暮當至作是念過去諸仙修梵行者中後不食而飲非時諸漿所謂菴婆果漿閻婆

果漿周陁果漿波稜果漿蒲桃果漿
俱羅果漿甘蔗漿蜜漿沙門瞿曇
亦應飲此吾當預辦至便設之辦已
與五百弟子出迎世尊遥見世尊容
顔殊特猶若金山益生歡喜前至佛
所立慰世尊善来瞿曇願我室坐佛
便下非時漿諸比丘不敢受念言佛
即到其家與諸比丘次第而坐梵志
未聽我飲非時漿以是白佛佛言聽
飲諸比丘復問佛以何因縁得飲佛
言渴便得飲梵志復作是念我今當
為瞿曇諸沙門辦仙人食以供明日
即作稌米粟米稗米穇米拘留米飯
明日食時白食已辦佛與大衆俱就
其坐梵志手自下食諸比丘不敢食
念言佛未聽我等食仙人食以是白
佛佛言聽食食畢行水取小牀於佛
前坐佛為說隨喜偈如為毗羅若說
更為說種種妙法示教利喜已便從
坐起向阿牟聚落時彼有剃頭師父
子出家聞世尊欲至作是議此諸居
士不敬三寶佛若至此必无人設粥
我等當共為人剃頭取直作之議已

即行得物辦粥晨旦請佛及僧僧既
食已佛問二比丘汝等云何得辦此
粥具以事荅佛佛種種呵責言汝所
作非法云何賃與白衣剃頭從今若
剃頭師出家不聽畜剃刀犯者突
吉羅
佛之波旬邑波旬諸力士聞佛欲至
即共議言若不出迎罰金錢五百皆
與大小出迎世尊頭面礼足却坐一
面佛為說種種妙法示教利喜已即
請佛及僧夏安居四月佛默然受諸
力士知佛受已或有一人辦一日食
或二日乃至十日或二人共辦一日
乃至十人共辦一日或但供前食或
但作粥者或但作怛鉢那者時有一
人字盧夷是阿難白衣時親友聞諸
比丘阿難今在何許荅言阿難敬佛法
僧今在佛後彼即到阿難所礼足却
住阿難語言我見汝迎佛甚用歡
喜荅言我非敬佛故來但親族共要
若不出迎佛罰金錢五百是以來耳
阿難聞已為之悵然如何我親友而
不敬信佛法衆僧即至佛所白佛言世

尊我願此人信敬佛法佛語阿難此人信佛不難汝勿懷憂佛即以慈心遍滿其身已進入房中閉房而坐盧夷於後思念世尊如犢慕母見衆多比丘露地經行問言佛在何處諸比丘指示言在彼閉戶大房中汝可徐往謦欬叩戶世尊憐愍汝故當爲汝開即如語得開盧夷入已手捧佛足自稱姓名稽首作禮佛爲說種種妙法示教利喜所謂施論乃至苦集盡道即遠塵離垢得法眼淨見法得果已受三歸五戒白佛言世尊我願佛及比丘僧恒受我食不受餘請佛言凡諸學人皆有此願吾已受此諸人夏四月請無復空缺彼作是念復有何施佛未受者使我不失如此福田唯未見有設佉陁尼者即便辦之食時輒行諸比丘不敢受念言佛未聽我等食時食佉陁尼以是白佛佛言聽食

爾時毗舍佉母與僧作齋限施某時取爾所諸比丘以是白佛佛言聽受有諸居士請諸比丘隨已意施諸比丘

白佛佛言不應受隨意施施者不應以金銀寶物女色施僧若比丘可其此施犯者突吉羅若受應如法治有諸白衣次第請僧諸比丘以是白佛佛言應次第差受請比丘不知誰差以是白佛佛言應白二羯磨一比丘作差受請人一比丘唱言大德僧聽僧今差某甲比丘作差受請人若僧時到僧忍聽白如是大德僧聽僧今差某甲比丘作差受請人誰諸長老忍默然若不忍者說僧已差某甲比丘作差受請人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諸比丘便差無智比丘不知次第以是白佛佛言不應差無智比丘若有五法不應差隨欲恚癡畏不知已差未差有諸白衣常作食餉諸比丘諸比丘不知云何以是白佛佛言聽受有諸白衣為僧新作房舍溫室浴室竟作施房飲食使比丘往取不知誰應往取以是白佛佛言住其房中比丘應往取

佛在毗舍離城時世飢饉乞食難得故諸梵志比丘作是念若世尊聽我等

種果者可以充飢以是白佛佛言聽種果成實已諸比丘以自手種疑不敢噉以是白佛佛言聽隨意噉有諸比丘就樹上捉果試看生熟以是白佛佛言不應就樹上觸果有諸比丘見果落非淨地使人拾聚一處經宿不知云何以是白佛佛言若不知地是淨非淨聽食若知是非淨地不應食時六群比丘先取好果噉餘善比丘不得以是白佛佛言應白二羯磨差一比丘作分果人若果多隨意食六群比丘以僧果餉白衣白衣復從餘比丘索以是白佛佛言不應以僧果餉白衣犯者突吉羅有諸白衣来入僧坊見果從諸比丘乞諸比丘不敢與即便譏呵以是白佛佛言應與佛在毗舍離時世飢饉乞食難得故梵志比丘作是念若世尊聽我等種菜者飢時可以足食以是白佛佛言聽皆如上種果中說若白衣僧地中種菜僧若須得三過從索諸比丘使淨人於非淨處洗菜未竟明相已出生疑以是白佛佛言无犯諸比丘无

淨人不知誰應行僧食以是白佛佛言比丘應受已行之有諸木器行食肥膩不淨以凡石揩洗破壞僧器以是白佛佛言不應以凡石揩洗應滞湯灰洗有酥油蜜瓶應覆蓋无有淨人以是白佛佛言應用新物覆勿令手近瓶傾倒李无淨人可正以是白佛佛言應自正但勿使器離地有一比丘瞋嫌他持其酥瓶著非淨地經宿欲令不復得食以是白佛佛言於彼比丘爲不淨酥主比丘得食彼持著不淨地犯突吉羅諸比丘以船乘載飲食無淨人御乘行船以是白佛佛言若无淨人聽比丘自御乘自行船

尒時衆僧以車運米有一婆羅門以僧不淨米一把投車中以是白佛佛言若可別除去若不可別除去一把有野狐偷比丘酥瓶著不淨地經宿不知云何以是白佛佛言聽无犯有果樹根在不淨地枝覆淨地比丘亦在不淨地持飲食著樹枝上經宿不知云何以是白佛佛言枝著根爲

不淨地不得食有果樹根在淨地枝落後不淨地比丘亦在淨地持飲食著枝上經宿不知云何以是白佛佛言聽食無犯有果樹根在淨不淨地枝覆淨不淨地比丘亦隨在淨不淨地果落淨不淨地經宿不知云何以是白佛佛言非比丘所為皆得食無犯有比丘淨地取土不淨地起屋比丘持食著中謂以為淨以是白佛佛言本依地為淨不淨不得食有比丘不淨地取土淨地起屋不敢持食著中以是白佛佛言著食无犯有水瀨麞鹿等死肉无淨人取比丘自入水取之不知云何以是白佛佛言至岸令淨人截去比丘手所捉處餘得食无犯有住處比丘大得菴羅果食飽以餘與淨人淨人明日持作羹與比丘比丘不敢食以是白佛佛言本不作還食意皆聽食无犯有諸比丘食時不分與不得者諸白衣譏呵言沙門釋子如猫狸食不相分與諸比丘以是白佛佛言應相分與乃至不分與一人犯突吉羅有一婆羅門持麨寄

比丘比丘持著不淨地經宿明日采取分與比丘比丘以已著非淨地不敢受食以是白佛佛言本是白衣麨聽受食無犯復告諸比丘雖是我所制而於餘方不以為清淨者皆不應用雖非我所制而於餘方必應行者皆不得不行

五分律第三分之九迦絺那衣法

佛在舍衛城尒時諸比丘三衣中若須一衣於僧中取時阿那律衣壞諸比丘語言大德可於僧中取物作荅言世尊不聽畜長衣我作不能使一日成恐犯長衣罪復有波利邑衆所知識比丘來舍衛城後安居接一宿不至於娑竭陀安居安居竟十六日擔重衣冒泥雨至佛所頭面礼足却住一面世尊常法慰問客比丘言汝等安居和合乞食易得道路不疲耶荅言安居和合乞食不乏道路遇泥雨擔重衣極大疲極諸比丘亦以阿那律事白佛佛以二事集比丘僧種種讚少欲知足讚持戒已告諸比丘從今聽諸比丘受迦絺那衣受迦絺那衣得不

犯五事別衆食數數食不白餘比丘行
入聚落畜長衣離衣宿若檀越持迦絺
那衣物施僧諸比丘中少衣者應白
二羯磨與之一比丘唱言大德僧聽僧
得此迦絺那衣物今與某甲比丘若
僧時到僧忍聽白如是大德僧聽僧得
此迦絺那衣物今與某甲比丘誰諸
長老忍默然若不忍者說僧已與某甲
比丘迦絺那衣物竟僧忍默然故是
事如是持彼比丘得已應即日浣染
打縫若獨能辦者善若不能成僧應
白二羯磨差一比丘二三乃至衆多
比丘助之一比丘唱言大德僧聽今
差某甲某甲比丘助某甲比丘作衣
若僧時到僧忍聽白如是大德僧聽
今差某甲某甲比丘助某甲比丘作
衣誰諸長老忍默然若不忍者說僧已
差某甲某甲比丘助某甲比丘作衣
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若衣竟
僧所與物比丘應持衣到僧中偏袒
右肩脫革屣䠒跪白言僧得此迦絺
那衣物已浣染打縫如法作竟願僧
受作迦絺那衣如是白已又起遍示

衆僧諸比丘應荅言長老我等隨喜與汝共之然後僧應白二羯磨受一比丘唱言大德僧聽僧得此迦絺那衣物浣染打縫如法作竟今受作迦絺那衣若僧時到僧忍聽白如是大德僧聽僧得此迦絺那衣物浣染打縫如法作竟今受作迦絺那衣誰諸長老忍默然若不忍者說僧已受作迦絺那衣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僧所與衣物比丘復應遍行言此衣僧已受作迦絺那衣諸比丘一一應言此衣僧已受作迦絺那衣是為善受此中所有功德盡屬於我是中有成受迦絺那衣有不成受迦絺那衣不成受者若浣染打縫不如法若小若大若是錦綺衣若未自恣竟受若貪利養若欲故捨五事皆不成受反上成受有八事失迦絺那衣一時竟二失衣三聞失四遠去五壁斷六衣出界七人出界八白二羯磨捨有二因緣不得受迦絺那衣一作衣未竟二捨住處去受迦絺那衣有三十日捨亦有三十日若前安居七月十六日

受至十一月十五日捨若七月十七日乃至八月十五日受至十一月十六日乃至十二月十四日捨若後安居八月十六日受至十二月十五日捨若衣時竟應白二羯磨捨應一比丘唱言大德僧聽僧今捨迦絺那衣若僧時到僧忍聽白如是大德僧聽僧今捨迦絺那衣誰諸長老忍默然若不忍者說僧已捨迦絺那衣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

五分律卷第二十二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勑雕造

宋罽賓三藏佛陀什共竺道生等譯

第四分初滅諍法

佛在舍衛城尒時諸比丘好共鬪諍
更相言訟比丘比丘共諍比丘比丘
尼共諍比丘尼比丘尼共諍比丘尼
比丘共諍時闡陀捨比丘助比丘尼
未生諍便生已生便增廣未滅者不
滅已滅者更起諸比丘以是白佛佛
以是事集比丘僧問諸比丘汝等實
尒不荅言實尒世尊佛種種呵責汝
等所作非法不隨順道呵已告諸比
丘從今比丘比丘共諍乃至捨比丘
助比丘尼皆犯突吉羅有四種諍一
言二教誡三犯罪四事以此事故爲
諸比丘結七滅諍法若有諍起得以
除滅應與現前毗尼與現前毗尼應
與憶念毗尼與憶念毗尼應與不癡
毗尼與不癡毗尼應與自言與自言
應與多人語與多人語應與草布地
與草布地應與本言治與本言治何
謂言諍若比丘共諍有言是法有言

非法是律非律是犯非犯是重非重是有餘非有餘是麁罪非麁罪是用羯磨出罪不用羯磨出罪是佛所說非佛所說是佛所制非佛所制以此致忿更相罵詈是名言諍何謂教誡諍若比丘教誡比丘言汝憶犯波羅夷不憶犯僧伽婆尸沙偷羅遮波逸提波羅提提舍尼突吉羅惡說不校比丘不喜不受以此致諍是名教誡諍何謂犯罪諍若比丘犯波羅夷乃至惡說又若鬪諍相罵起身口意惡是名犯罪諍何謂事諍僧常所行事一切羯磨及諸有所作以此致諍是名事諍優波離問佛言世尊言諍以幾事滅佛言以現前毗尼多人語滅又問云何得滅答言若比丘與比丘諍是法非法乃至是佛制非佛制僧如法如毗尼如佛教滅若彼言是法是佛教受是忍是是名現前毗尼滅何謂現前現前有三種僧現前人現前毗尼現前何謂僧現前僧和合集是名僧現前何謂人現前共諍人現前是名人現前何謂毗尼現前應以

何法以何律以何佛教得滅而以滅之是名毗尼現前若如是滅已還更發起犯波逸提罪又若如是滅言諍言諍比丘不喜聞異住處有一比丘若二若三乃至一衆聰明智慧解波羅提木叉作是念往滅此事為善者應往滅之應先向彼衆中知法比丘具說本末然後求集僧僧集已應語言汝且遠去我等共議汝事彼比丘遠去已僧應共議若彼比丘如實說求我等如法如律滅此事者我等當共如法如律滅之若彼比丘不如實說我等不得如法如律滅其此事彼言諍比丘亦應共議若僧如法如律作齊限今日明日後日滅我等事者我等當於僧中具說本末委僧滅之既至僧中具說本末若僧作二種語或言應尒或言不應尒不可定者僧應語言隨汝所取二種語中各取四人作斷事僧言諍比丘各取四人已僧當白二羯磨差之應先再羯磨三人後羯磨二人一比丘唱言大德僧聽僧今差某甲某甲比丘作斷事人

如法如律滅彼言諍若僧時到僧忍
聽白如是大德僧聽僧今差某甲某
甲比丘作斷事人如法如律滅彼言
諍誰諸長老忍默然不忍者說僧已
差某甲某甲比丘作斷事人竟僧忍
默然故是事如是持時諸比丘差无
智比丘作斷事人以是白佛佛言成
就五法應差受他語不瞋受他語不
笑善察語意問語不問不語語時不
笑反此五法不應差復有五法應差
不隨欲恚癡畏不竊語反此五法不
應差若不被差比丘若一若二若三
雖聡明智慧於座中坐欲干乱斷事
者僧應駈出若復有比丘雖多誦習
不解其義而干乱斷事者斷事人應
語言經義不如此作如是滅言諍者
是名現前毗尼滅若如是滅言諍時
有比丘言應以多人語滅此事僧應
語言汝此語善汝解多人語不若言
不解僧應人人呵言汝不解多人語
云何言應以多人語滅此事若僧不
呵皆犯突吉羅罪若言解僧應問以
何為多人語答言以多人語羯磨滅

又問以何知多答曰應行籌僧復應語言汝所說善汝解幾種行捉籌如法幾種不如法若言不解僧亦應如上呵若言解僧應令說有十種行捉籌不如法十種如法何謂十種不如法若以小事行籌而捉若不知事根本行籌而捉若以不應求事根本行籌而捉若非法行籌而捉若欲多不如法行籌而捉若知多不如法行籌而捉若行破僧籌而捉若行知僧必破籌而捉若不隨善知識行籌而捉若僧不和合行籌而捉反上爲如法若成就十四法僧應差作行籌人知十如法又不隨欲恚癡畏是爲十四僧應作二種籌一名如法二名不如法唱言若言如法捉如法籌若言不如法捉不如法籌唱已行之自取於屏處數若不如法籌多應更令起相遠坐人人前竊語言此是法語律語佛之所教大德當捨非法非律非佛所教如是語已復更行籌若不如法人猶多應復唱僧今未折是事可隨意散後當更斷如是不應以非法斷

事若如法人多應白二羯磨滅之一
比丘唱言大德僧聽僧今以多人語
滅此諍事若僧時到僧忍聽白如是
大德僧聽僧今以多人語滅此諍事
誰諸長老忍默然不忍者說僧以多
人語滅此諍事竟僧忍默然故是事
如是持是名以多人語滅言諍優波
離復問佛教誡諍以幾事滅佛言以
現前毗尼憶念毗尼不癡毗尼本言
治滅又問云何得滅答言若比丘問
一比丘言汝憶犯重罪波羅夷及波
羅夷邊罪不答言不憶又再三問答
亦如初如是比丘僧應白四羯磨與
憶念毗尼不應從彼比丘而治其罪
被問比丘應至僧中偏袒右肩脫革
屣禮僧足胡跪白言我某甲比丘彼
某甲比丘再三來至我所問我汝憶
犯重罪波羅夷若波羅夷邊罪不我
亦再三答言不憶今從僧乞憶念毗
尼願僧與我憶念毗尼使彼不復疑
疑問我如是第二第三乞僧應籌量
此比丘先不缺戒威儀如法不身口
意行清淨不好學戒不向一比丘語

二人三人及僧語不異不僧如是以答時
曼若知此比丘先破戒異諸不善者
不應與若知不犯波羅夷及波羅夷
邊罪應白四羯磨與憶念毗尼一比
丘唱言大德僧聽此某甲比丘於僧
中乞言彼某甲比丘再三來至我所
問我汝憶犯重罪波羅夷若波羅夷
邊罪不我亦再三答言不憶今從僧
乞憶念毗尼願僧與我憶念毗尼使
彼比丘不復數數問我僧今與某甲
憶念毗尼使彼比丘不復數數問其
罪若僧時到僧忍聽白如是大德僧
聽此某甲比丘於僧中乞言彼某甲
比丘再三來至我所問我汝憶犯重
罪波羅夷若波羅夷邊罪不我亦再
三答言不憶今從僧乞憶念毗尼願
僧與我憶念毗尼使彼比丘不復數
數問我僧今與某甲憶念毗尼使彼
比丘不復數數問其罪誰諸長老忍
默然不忍者說如是第二第三僧與
某甲比丘憶念毗尼竟僧忍默然故
是事如是持是名現前毗尼憶念毗
尼滅教誡諍若比丘至比丘所語言

汝憶犯重罪波羅夷若波羅夷邊罪
不彼比丘答言不憶我先狂心散乱
心病壞心多作非沙門法又再三問
答亦如初如是比丘僧應與不癡毗
尼不應從彼比丘而治其罪彼比丘
應至僧中偏袒右肩脫草屣礼僧足
胡跪白言大德僧聽我某甲比丘彼
某甲比丘再三来至我所問我言汝
憶犯重罪波羅夷若波羅夷邊罪不
我亦再三答言不憶我先狂心散乱
心病壞心多作非沙門法今從僧乞
不癡毗尼願與我不癡毗尼使彼比
丘不復數數問我如是三乞僧應籌
量此比丘先不缺戒威儀如法不身
口意業清淨不好學戒不向一比丘
語二三比丘及僧語不異不若僧知
其先有如此諸惡不應與若不尒應
白四羯磨與不癡毗尼一比丘唱言
大德僧聽此某甲比丘從僧乞言彼
某甲比丘再三来至我所問我言汝
憶犯重罪波羅夷若波羅夷邊罪不
我亦再三答言不憶我先狂心散乱
心病壞心多作非沙門法今從僧乞

不癡毗尼願僧與我不癡毗尼使彼比丘不復數數問我僧今與不癡毗尼使彼比丘不復數數問其罪若僧時到僧忍聽白如是大德僧聽此某甲比丘從僧乞言彼某甲比丘再三來至我所乃至僧今與不癡毗尼使彼比丘不復數數問其罪誰諸長老忍默然不忍者說如是第二第三僧已與某甲比丘不癡毗尼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是名現前毗尼不癡毗尼滅教誡諍若比丘至比丘所問言汝憶犯重罪波羅夷若波羅夷邊罪不答言不憶三問乃答言我憶犯輕罪又再問汝犯輕罪猶不語人況復重罪汝善思之答言我都不憶復更問乃答言我憶犯波羅夷若波羅夷邊罪作是答已尋復言我不憶犯重罪向戲言耳如是比丘僧應與本言治本言有二種一可悔二不可悔彼比丘本言犯重罪應與作盡壽不可悔白四羯磨應一比丘唱言大德僧聽此某甲比丘彼某甲比丘至某所問言汝憶犯重罪波羅夷若波羅

夷逸罪不答言不憶再問亦言不憶
三問然後言不憶犯重罪憶犯輕罪
又問汝猶不發露輕罪況於重者汝
今誦憶犯重罪不答言不憶又問亦
言不憶乃至第六問然後言我憶犯重
罪波羅夷若波羅夷邊罪作是答已
尋復言我不憶犯重罪向戲言耳僧
今與作本言治盡壽不可悔羯磨若
僧時到僧忍聽白如是大德僧聽此
某甲比丘彼某甲比丘至其所問言
汝憶犯重罪乃至僧今與作本言治
盡壽不可悔羯磨誰諸長老忍默然
不忍者說如是第二第三僧已與某
甲比丘本言治盡壽不可悔羯磨竟
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是名現前
毗尼本言治滅教誡諍優波離問佛
言世尊犯罪諍以幾事滅佛言以現
前毗尼草布地自言滅又問云何得
滅答言若一比丘至一比丘所偏露
右肩䠒跪合掌作如是言大德我某
甲犯某罪今向大德悔過彼比丘應
問汝自見罪不答言我自見罪又應
問汝欲悔過耶答言我欲悔過彼比

丘應語言汝後莫復作是名現前毗
尼自言滅犯罪諍若一比丘至二比
丘三比丘衆多比丘所若二比丘乃
至衆多比丘至一比丘乃至衆多比
丘所亦如是若有比丘鬪諍相罵作
身口意惡業後作是念我等鬪諍相
罵作身口意惡業今寧可於僧中除
罪作草布地悔過不出諸比丘聽僧
中除罪僧應與作白二羯磨草布地
悔過彼鬪諍比丘應盡來僧中偏袒
右肩脫革屣胡跪白言大德僧聽我
等共鬪相罵作身口意惡業後作是念
我等共鬪相罵作身口意惡業今寧
可於僧中除罪作草布地悔過不令
從僧乞草布地悔過如是三說已皆
舒手脚伏地向羯磨師 一心聽受羯
磨羯磨師唱言大德僧聽此諸比丘共
鬪相罵作身口意惡業後作是念我等
共鬪相罵作身口意惡業今寧可於
僧中除罪作草布地悔過不令從僧
乞草布地悔過僧今與其草布地悔
過若僧時到僧忍聽白如是大德僧
聽此諸比丘共鬪相罵乃至僧今與其

草布地悔過諍諸長老忍默然不忍
者說僧已與此諸比丘草布地悔過
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是名現
前毗尼草布地滅犯罪諍何謂草布
地彼諸比丘不復說鬪原僧亦不更
問事根本優波離問佛言世尊事
諍以幾事滅佛言隨事諍用七事滅
若一比丘至一比丘所作非法非律
非佛教滅事諍言是法是律是佛教
若以此滅事諍名為非法滅若一比
丘至二比丘乃至僧所若二比丘乃
至僧至一比丘乃至僧所亦如是若
一比丘至一比丘所作如法如律如
佛所教滅事諍言是法是律是佛所
教若以此滅事諍名為如法滅若一
比丘至二三比丘乃至僧所若二
比丘乃至僧至一比丘乃至僧所亦
如是

五分律第四分之二羯磨法

佛在舍衛城尒時有一比丘故出不
淨犯僧伽婆尸沙不覆藏不知云何
問諸比丘諸比丘亦不知以是白佛
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告諸比丘是比

丘犯僧伽婆尸沙不覆藏今聽僧與
彼比丘作白四羯磨六夜行摩那埵
犯罪比丘應偏袒右肩脫革屣礼僧
足已胡跪白大德僧聽我某甲比丘
故出不淨犯僧伽婆尸沙不覆藏今
從僧乞六夜行摩那埵願僧與我六
夜行摩那埵如是三乞應一比丘唱
言大德僧聽此某甲比丘故出不淨
犯僧伽婆尸沙不覆藏從僧乞六夜
行摩那埵僧今與某甲六夜行摩那
埵若僧時到僧忍聽白如是大德僧
聽此某甲比丘故出不淨乃至僧今
與某甲六夜行摩那埵誰諸長老忍
默然不忍者說如是第二第三僧與
某甲比丘六夜行摩那埵竟僧忍默
然故是事如是持彼比丘應日日至
僧中偏袒右肩脫革屣礼僧足胡跪
白言大德僧聽我某甲比丘故出不
淨犯僧伽婆尸沙不覆藏從僧乞六
夜行摩那埵僧已與我六夜行摩那
埵我今行摩那埵已若干日餘若干
日在諸大德僧憶知過六夜已應從僧
乞阿浮呵那白言大德僧聽我某甲

比丘故出不淨犯僧伽婆尸沙不覆藏從僧乞六夜行摩那埵僧已與我六夜行摩那埵我六夜行摩那埵竟今從僧乞阿浮呵那願僧與我阿浮呵那如是三乞應一比丘唱言大德僧聽此某甲比丘故出不淨犯僧伽婆尸沙不覆藏從僧乞六夜行摩那埵僧已與六夜行摩那埵彼比丘六夜行摩那埵竟從僧乞阿浮呵那僧今與某甲阿浮呵那若僧時到僧忍聽白如是大德僧聽此某甲比丘故出不淨乃至僧今與某甲阿浮呵那誰諸長老忍默然不忍者說如是第二第三僧與某甲比丘阿浮呵那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有一比丘故出不淨犯僧伽婆尸沙覆藏一夜不知云何問諸比丘諸比丘亦不知以是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告諸比丘今聽僧白四羯磨與此比丘作一夜別住法犯罪比丘應至僧中如是白大德僧聽我某甲比丘故出不淨犯僧伽婆尸沙覆藏一夜今從僧乞一夜別住法願僧與我一夜別住

法如是三乞應一比丘唱言大德僧
聽此某甲比丘故出不淨犯僧伽婆
尸沙覆藏一夜從僧乞一夜別住法
今僧與某甲一夜別住法若僧時到
僧忍聽白如是大德僧聽此某甲比
丘故出不淨乃至僧今與某甲一夜
別住法誰諸長老忍默然不忍者說
如是第二第三僧已與某甲比丘一
夜別住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
彼比丘一夜別住竟應從僧乞行摩
那埵乃至阿浮呵那僧亦如上與之
有一比丘故出不淨犯僧伽婆尸沙
不覆藏從僧乞行摩那埵於六夜中
復犯亦不覆藏不知云何問諸比丘
諸比丘亦不知以是白佛佛以是事
集比丘僧告諸比丘今聽彼比丘更
從僧乞行摩那埵僧亦應白四羯磨
更與彼比丘行摩那埵彼比丘六夜
行竟應復更從僧乞行本摩那埵
僧亦應白四羯磨與之彼比丘更從
僧乞言我某甲比丘先故出不淨犯
僧伽婆尸沙不覆藏從僧乞行摩那
埵僧與我行摩那埵我於六夜中更

犯不覆藏今從僧更乞行摩那埵願更與我行摩那埵如是三乞應一比丘如其乞辭白四羯磨與之彼六夜行竟復更從僧乞行本六夜摩那埵言我某甲比丘先故出不淨犯僧伽婆尸沙不覆藏從僧乞行摩那埵僧與我行摩那埵我於六夜中更犯不覆藏復從僧乞行六夜摩那埵我已六夜行摩那埵竟今從僧乞行本六夜摩那埵願僧與我行本六夜摩那埵如是三乞應一比丘如其乞辭白四羯磨與之彼比丘行本六夜摩那埵竟應如上乞阿浮呵那僧亦如上與之有一比丘故出不淨犯僧伽婆尸沙覆藏一夜僧與一夜別住於中復犯亦覆藏一夜不知云何問諸比丘諸比丘亦不知以是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告諸比丘令聽彼比丘更從僧乞一夜別住僧亦應白四羯磨更與一夜別住彼一夜別住竟應復更從僧乞本一夜別住僧亦應白四羯磨與之彼比丘更從僧乞一夜別住言我某甲比丘先故出不淨犯僧伽

婆尸沙覆藏一夜從僧乞一夜別住
僧與我一夜別住我於中復犯亦一
夜覆藏令更從僧乞一夜別住願僧
更與我一夜別住如是三乞應一比
丘如其乞辭白四羯磨與之彼一夜
別住竟復應更從僧乞本一夜別住
言我某甲比丘先故出不淨犯僧伽
婆尸沙一夜覆藏從僧乞一夜別住
僧與我一夜別住我於中復犯亦一
夜覆藏復從僧乞一夜別住僧復與
我一夜別住我巳一夜別住竟令從
僧乞本一夜別住願僧與我本一夜
別住如是三乞應一比丘如其乞辭
白四羯磨與之彼比丘本一夜別住
竟應如上乞行六夜摩那埵行摩
那埵竟復應如上乞阿浮呵那僧
皆應如上白四羯磨與之有一比丘
故出不淨犯僧伽婆尸沙覆藏一夜
僧如上與一夜別住於中復犯亦覆
藏一夜僧復如上更與一夜別住行
竟僧復如上與本一夜別住行竟僧
復如上與六夜摩那埵於中復犯不
覆藏僧復如上與六夜摩那埵彼六

夜行竟僧復如上與行本摩那埵行竟然後如上與阿浮呵那若比丘犯一僧伽婆尸沙乃至衆多覆藏二夜乃至衆多夜僧若與別住者但計覆藏最久者隨日數與別住若僧與別住後於中更犯若覆藏僧應隨日更與別住若不覆藏僧應如上與六夜摩那埵更別住竟摩那埵竟僧復應如上更與本別住與本別住竟與六夜摩那埵若於中復犯僧復應與六夜摩那埵行竟僧復應如上與本摩那埵然後如上與阿浮呵那有一比丘犯二僧伽婆尸沙同覆藏一夜而向僧說犯一覆藏一夜僧與一夜別住一夜別住竟心生悔我實犯二僧伽婆尸沙云何但說犯一覆藏一夜復來僧中白言我實犯二僧伽婆尸沙同一夜覆藏諸比丘以是白佛佛言聽更與一夜別住彼比丘應具說上事三乞應一比丘如其乞辭白四羯磨與之有一比丘犯一僧伽婆尸沙覆藏二夜向僧說覆藏一夜僧與一夜別住一夜別住竟心生悔我實二夜覆藏

云何說一夜復來僧中以事白僧諸
比丘以是白佛佛言聽僧更與一夜
別住彼比丘應具說上事三乞僧亦
如其乞辭白四羯磨與之有一比丘
犯僧伽婆尸沙覆藏羅道後更出家
受具足戒即日說先所犯諸比丘以
是白佛佛言應隨彼比丘未羅道時
覆藏日數與別住有比丘犯僧伽婆
尸沙不覆藏未行摩那埵羅道後還
受具足戒已覆藏以是白佛佛言應
隨彼比丘後受戒來日數與別住若
比丘犯二僧伽婆尸沙覆藏一不覆
藏一羅道後還受具足戒已先所不
覆藏更覆藏先所覆藏更不覆藏應
隨彼比丘前覆藏至羅道日數後覆
藏從更受戒日數與別住若比丘犯
僧伽婆尸沙覆藏羅道後還受具足
戒已復覆藏應隨彼比丘前後覆藏
日數與別住若比丘犯僧伽婆尸沙
不覆藏羅道後還受具足戒已亦不
覆藏應與其六夜摩那埵若比丘犯
僧伽婆尸沙作沙弥狂心散乱心病
壞心僧與作不見罪羯磨不悔過羯

磨不捨惡邪見羯磨皆如罷道說若
比丘犯僧伽婆尸沙知數多少或一
罪或異罪覆藏罷道後還受具足戒已
不覆藏或先不覆藏罷道後受具足戒
已覆藏或先半覆藏半不覆藏後受
戒已先覆藏者更不覆藏先不覆藏
者更覆藏或先後皆覆藏行別住
法皆如前說若前後皆不覆藏行六
夜摩那埵亦如上若作沙弥乃至不
捨惡邪見羯磨亦如是若比丘於別
住中罷道後還受具足戒應計先別
住日數但更足令足行本別住亦如
是若作沙弥乃至不捨惡邪見羯磨
亦如是若比丘於行摩那埵中罷道
後還受具足戒足日亦如是行本摩
那埵亦如是若作沙弥乃至不捨惡
邪見羯磨亦如是若比丘行別住竟
及行本別住竟〻與摩那埵罷道後
還受具足戒應令行摩那埵若行摩
那埵竟及行本摩那埵竟未與阿浮
呵那後還受具足戒應與阿浮呵那
若作沙弥乃至不捨惡邪見羯磨亦
如是若比丘犯僧伽婆尸沙知所犯

數知覆藏日如法從僧乞別住如法
從僧乞摩那埵如法從僧乞本日如
法從僧乞阿浮呵那僧若皆如法與
是人名為清淨僧若一事不如法與
是人不名清淨有二比丘犯僧伽婆
尸沙一比丘知犯一比丘不知犯俱覆
藏以是白佛佛言知犯者應與別住
不知犯者應與摩那埵憶不憶亦如
是有二比丘犯僧伽婆尸沙覆藏一
比丘作一想一比丘作異想或言是
波羅夷或言偷蘭遮乃至惡說以是
白佛佛言作一想者應與別住作異
想者應與摩那埵有諸比丘或行別
住時或行摩那埵時或阿浮呵那時
命過諸比丘以是白佛彼為是具戒
命過為是破戒命過佛言皆是具戒
有比丘犯僧伽婆尸沙不知罪數亦
忘覆藏久近以是白佛佛言從其憶
犯已來與別住疑亦如是有比丘於
一切人覆藏有比丘於彼人覆藏於
此人不覆藏有比丘在此立覆藏在
彼土不覆藏諸比丘以是白佛佛言
一切覆藏名為覆藏若於和尚阿闍

[illegible][illegible]敢是人間覆藏不名覆藏於餘
人間覆藏名爲覆藏若於此土以多
人識重不欲令知覆藏不名覆藏於
彼土覆藏名爲覆藏

五分律卷第二十三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

五分律卷第二十四 彌沙塞

宋罽賓三藏佛陀什共竺道生等譯

第四分之三羯磨法下

佛在拘舍彌城尒時有一比丘犯戒不知所犯語諸比丘諸比丘或謂有犯或謂無犯謂無犯者語言汝不犯戒彼聞已便生不犯戒想謂有犯者語言汝犯戒應自見罪悔過勿汙染梵行負人信施長夜受苦彼比丘言我無所犯云何應自見罪悔過謂是犯戒諸比丘便與作不見罪羯磨彼被舉已便入拘舍彌城求助伴儻語言我不犯罪彼諸比丘強言我有罪與我作不見罪羯磨是為羯磨不成諸大德當如法如律救助於我復往城外諸比丘所如上求助諸比丘聞皆共佐助尒時世尊知僧已破從坐起往到助被舉比丘衆中語言汝等莫作是語言彼比丘不犯罪若彼比丘實不犯罪而被舉者汝等猶應語言應自見罪悔過彼便當作是念若我言不見罪僧當與我作不見罪羯

磨不共我住不共我布薩自恣作諸僧事汝等以此致諍令僧不和別住生諸塵垢當畏此事應令彼人自見罪悔過世尊說此已復至舉罪比丘衆中語言汝等勿強舉他罪若彼實犯罪僧應語自見罪彼若言我無罪可見僧猶應籌量若我等與作不見罪羯磨不共住不共布薩自恣作諸僧事以此致諍更相罵詈令僧不和別住生諸塵垢汝等當畏此事捨置勿舉諸比丘雖聞佛語猶諍不息便於食上高聲罵詈更相打擊佛復告言不應相罵不應食上高聲犯者皆突吉羅若相打者偷羅遮諸比丘雖聞佛語猶諍不息便於界內別作僧事佛復告言若僧已破於界內別作羯磨如法如律者亦名羯磨成就所以者何二部異見不同住故不同住有二種自作不同住有僧羯磨與作不同住諸比丘雖聞佛語猶諍不息佛復告諸比丘汝等勿共鬪諍更相誹謗更相罵詈應共和同集在一處如水乳合共弘師教諸比丘

白佛言世尊願受隱住佛雖法主我等自知佛三上之諸比丘答亦如初佛復告諸比丘乃往過世拘薩羅有王名曰長壽所統處少兵衆弱隣國迦夷王名梵達所統處廣兵衆強盛漸漸侵奪遂吞其國梵達王得長壽王一臣甚寵遇之任以國事時長壽王亦身將婦作婆羅門向波羅㮈國住陶師家婦忽作是念願得日初出時四衢道中四種兵戰磨刀汁飲念已白王若此願不遂於此便死王言此不可果汝今此病必死无疑復語婦言若梵達聞此知我所在必反縛我打驢鳴鼓分裂我身作五分矣汝可小待吾當密就先臣問此意故語已便往具以問之先臣答言須見夫人當自相之便往至夫人所遥見夫人便偏袒右肩頭面作礼三反稱言夫人今懐大福徳子拘薩羅國嗣有繼復語王言明旦當使夫人所念得果語已便還梵達所白言大王知不有如是星出應集四種兵明旦日初出時在四衢道作兩陣共戰而皆

磨刀以攘其灾若不余者必大凶衰梵達王言便可為之於是大臣即勑嚴四種兵明旦日初出時於四衢道兩陣共戰而皆磨刀密令夫人住於一處以磨刀汁與之夫人即飲長養於胎月滿生子顏貌殊妙字曰長生至年十歲父語之言梵達侵奪我國我與汝母逃走至此其日已久汝復長大彼或得聞父子便當一時併命汝可遠去勿戀父母長生悲泣礼父母足遶三匝而去修學伎藝筭書射御乘調為馬音樂之事莫不過人偏奉為師盡調為術長壽王昔剃鬚師後與梵達作剃鬚人往至其所求令剃鬚彼即識之不敢藏隱具問舍止逃伏所在以告梵達梵達聞已即勑収之反縛夫婦打驢鳴鼓遍令里巷於四衢道分作五分受教即収長生聞之便往道側見已內崩便作是念父母之怨不同天地我今云何而安忍此足夫之識足以有感便欲沒命以報讎恥父母遥見之知其必懷報怨之念便如狂人高聲獨語汝莫見

長亦莫見短以怨報怨怨无由息報
怨以德其怨乃已順父母心乃曰孝
子率情肆志非吾謂道于時觀者咸
言長壽王怖懼狂語唯長生聞深得
父意剋己極矜情得整息雖內崩絕
而不形外即自御棄還爲師所而猶
不忘報怨之術後於爲廐中夜彈琴
其聲清和梵達聞之即問廐中誰能
作此答言某甲爲師有一弟子是其
所作即呼令更彈聞已念言自我爲
王未曾聞此遂便信任恒在左右彼
王後時嚴四種兵將諸宮人群臣太
子因獵遊戲兵衆四散覺遂諸處長
生時御王車逸出軍前三由旬人无
覺者王體疲極語長生言我欲小卧
汝能護我不答曰王但安眠我能護
王王即信樹下枕其膝眠王防身劍
自然拔出在長生前長生見之便生
是念此王於我有是大怨今日之還
豈可不乘即起捉劍欲刎王頭尋復
念言父母是重過於二儀臨終勅我
汝莫見長亦莫見短以怨報怨怨无
由息我今云何而違此誨即還致劍

侍寢如故王使驚覺長生問言王何
故驚答言我夢見長壽王子執劍欲斷
我命長生言此空野中何緣忽有長
壽王子必是山神恐怖王耳王但安
寢勿懷憂慮如是至三王取後眠長
生復作是念父母臨終誨我苦切報
怨以德其怨乃已向来云何三欲違
逆從令覲念事王如親終不復生一
毫害意作是念已王覺大喜長生問
言何故大喜答言我夢長壽王子欲
事我如親不復懷害是以大喜於是
長生即白王言長壽王子即我身是
王宮我父母我志欲煞王三復遺勅
王所以免煞此心難保後或復生願
王畜之勿貽後慮王言我行无道汝
父子懷仁我今云何而有畜慮汝施
我命擔不相負便即還軍集群臣共
議若得長壽王子當云何治或言當
截其手足或言當截其耳鼻或言應
以斧鉞或言應以木貫炙王即指言
此人便是長壽王子其人已施我命
我今亦當以命報之一切不得懷惡
意向於是還宮以女妻之左手捉金

澡盤右手執金澡罐灌長生手還其
本國復為拘薩羅王隣國和好如是
累世告諸比丘國王世人攝此大怨猶
以不念反成親厚汝等出家求无為
道如何小事便共鬪諍以失大利當
捨此心還共和同如水乳合共弟師
教得安樂住諸比丘復白佛言世尊
願安隱住佛雖法主我自知之猶故
不捨佛便飛昇虛空說是偈言
更相出諸惡　終无有勝法　僧破成二分
靡不由是事　斷骨奪人命　劫盜牛馬財
破國滅族怨　猶尚得和合　辟兩本相猜
復出火自焚　無所不延及　愚念亦如之
汝等相罵辱　執而不捨者　怨禍无由息
日夜譖詪栽　種種無聲罵　若能不加報
此怨不致怨　有怨自然除　若以怨除怨
怨終不可息　不念怨自除　是則最勇健
世尊說此偈已即以神力飛到波
羅聚落住跋陀娑羅樹下無諸侶從
時彼有一大象為衆象所惱若欲飲水
其衆象子前混令濁若欲食草其
諸象子於前食噉踐蹈汙穢彼象念
言我今為群象所困寧可避去念已

即去常得清水美草漸向跋陀婆羅林見佛歡喜為佛取水除左右草佛以此為離衆快樂亦自樂靜而說偈言

二龍自同心　俱患群衆惱　皆已捨獨遊
今樂此空林

佛說偈已從跋陀婆羅林之舍衛城住祇洹精舍時優婆塞優婆夷國王大臣長者居士外道沙門婆羅門供養恭敬尊重讚嘆多得飲食衣服布施世尊無著猶若蓮花時拘舍弥城諸優婆塞咸作是言我等今失大利由諸比丘好鬪諍故世尊不住當作方便令其遠去便共立要不復共語及施衣食彼諸比丘亦作是語由我等罪致使世尊捨此而去我今寧可共往佛所首自悔過便著衣持鉢來詣佛所時舍利弗聞彼鬪諍比丘來與五百比丘俱到佛所頭面禮足白佛言拘舍弥鬪諍比丘今來我等當云何待佛告舍利弗汝當聽彼二衆語若如法如律如佛所教者善待遇之與為除惱又問世尊有幾事知彼語如

法如律如佛所教幾事知彼語非法
非律非佛所教佛言若成就十四法
法言非法乃至是佛所制言非佛所
制是爲非法非律非佛所教若反上
是法是律是佛所教時摩訶波闍波
提比丘尼聞彼鬪諍比丘來與五百
比丘尼往到佛所頭面礼足白佛言世
尊拘舍弥鬪諍比丘今来我等當云
何待佛言汝當聽彼二衆語若如法
律如佛所教者善待遇之應從如法
如律如佛教比丘尼求五事比丘尼半月
應從如法比丘乞教誡人比丘尼要
從有如法比丘處夏安居安居竟應
從如法比丘請見聞疑罪式叉摩那學
二歲戒已應在二部僧中受具足戒
若比丘尼犯麁惡罪應在二部僧中半
月行摩那埵行摩那埵已應於二部衆
各二十人中求出罪若比丘尼僧更有
餘事應求如法比丘時給孤獨長者
聞彼鬪諍比丘來與五百優婆塞往
至佛所頭面礼足白佛言世尊拘舍
弥鬪諍比丘今來我等云何敬待佛
言汝當聽彼二衆語若如法如律如佛

所教者愛其教誡至於敬待供養崇
應平等所以者何譬如真金斷為二
段不得有異眠舍佉母與五百優婆
夷往至佛所白佛佛答亦如是時阿
難見彼比丘入舍衛城便往白佛彼
鬪諍比丘已入我當云何為敷卧具
佛言應與邊房若不足者與中房不
得令彼上座无有住處阿難受教即
敷令住尒時彼被舉比丘於屏處作
是念我竟有罪為無有罪為成被舉為
不成被舉羯磨如法為不如法我今
寧可謹依經律而思惟之既思惟已
知己有罪知成被舉羯磨如法便到
伴儻比丘所語言我已自見罪諸大
德為我求和合解先羯磨諸比丘便
將到與作不見罪羯磨比丘所語言
此比丘已自見罪願為解先羯磨於
是二部僧將被舉比丘往到佛所頭
面礼足以是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
僧告諸比丘此比丘犯罪非不犯罪
成被舉非不成被舉羯磨成就非不
成就僧今應與解先羯磨更白二羯
磨為作和合彼比丘應至僧中礼僧

足白言我比丘某甲僧為我作不見罪羯磨我今順僧悔過乞解不見罪羯磨願僧哀愍為我解如是三說一比丘唱言大德僧聽此等比丘先共鬪諍互相罵詈或言犯或言不犯或言成被舉或言不成被舉或言羯磨成就或言羯磨不成就此比丘今自見犯罪非不見犯罪成被舉非不成被舉羯磨成就非不成就僧今為解不見罪羯磨還作和合若僧時到僧忍聽白如是大德僧聽此等比丘先共鬪諍乃至還作和合誰諸長老忍默然不忍者說僧為某甲比丘解羯磨還作和合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佛言羯磨竟應即與共作和合布薩時優波離問佛言世尊比丘成就幾法得舉事佛言如住自恣中說

佛在瞻婆國住恒水邊去王舍城不遠一住處有一比丘姓迦葉作摩摩諦作是願願四方比丘多來集此令諸優婆塞優婆夷因此多作功德彼住處寬博於後所願得果時有衆多知識比丘到彼住處迦葉比丘出迎

礼拜問訊為持衣鉢辦洗浴具設過中飲明日供前後食亦施衣服如是多日客比丘共作議言此比丘有慚愧修梵行欲令我等久住我等寧可於此安居作是議已即便共往迦葉比丘後作是念此客比丘疲極已息前後食念已便止客比丘恨之復作知聚落處所我不能復日日勸化供是議此比丘欲令我等早去定是惡比丘無有慚愧不修梵行我等當與作不見罪舉羯磨議已便共舉之迦葉比丘作是念我為有罪為无有罪為成被舉為不成被舉羯磨成就為不成就世尊今在恒水邊當往問之若有教勅我當奉行念已著衣持鉢往到佛所頭面礼足却住一面佛慰問言汝從何來乞食不乏道路不疲耶答言乞食不乏道路不疲去王舍城不遠有一住處我作摩摩諦從彼處來便以上事因緣本末具向佛說佛言汝不犯罪無罪可見汝便還去安意住彼迦葉受教礼足右遶而退諸客比丘聞其還已復共議言我等不

善云何舉此清淨無罪比丘當共至佛所悔過除罪安居自恣竟往到佛所頭面礼足却住一面佛慰問言乞食不乏道路不疲耶於何處安居荅言乞食不乏道路不疲去王舍城不遠有一住處於彼安居佛問言汝等於彼住處與彼比丘作不見罪舉羯磨不荅言作又問以何事舉之荅言無事佛種種呵責言汝等所作非法不應作此惡業云何與清淨无罪比丘作不見罪舉羯磨諸比丘白佛言世尊我等愚癡既作是事皆生悔心今來悔過唯願哀愍受我悔過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告諸比丘若比丘以無事作諸羯磨羯磨皆不成有諸比丘遥作呵責羯磨駈出羯磨依止羯磨舉罪羯磨下意羯磨又遥作別住本日摩那埵阿浮呵那又遥結界解界又遥解僧所差人更遥差僧未差者諸比丘以是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告諸比丘若遥作呵責羯磨乃至遥差僧未差人羯磨此皆不如法羯磨羯磨不成時六群比丘於界外

作不如法呵責羯磨乃至下意羯磨作巳來入界內語諸比丘言我等於界外與某甲某甲比丘作呵責羯磨乃至下意羯磨諸大德當聽令成如法羯磨諸比丘以是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告諸比丘若比丘於界外作不如法五種羯磨乃至差僧所未差人羯磨難還語界內比丘令聽成羯磨一切皆不成時諸比丘一比丘與一比丘乃至與衆多比丘作羯磨二比丘乃至與衆多比丘亦如是諸比丘以是白佛佛言此皆羯磨不成得突吉羅罪佛又言若作羯磨直羯磨而不白不成羯磨若羯磨應前說而後說應後說而前說亦皆不成若羯磨時有得呵人不呵亦不成皆犯突吉羅罪時諸比丘以餘法餘律作羯磨諸比丘以是白佛佛言不成羯磨時諸比丘作非法別衆羯磨非法和合羯磨如法別衆羯磨如法和合羯磨諸比丘以是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告諸比丘我不聽三種羯磨唯聽如法和合羯磨有五種羯磨非

法羯磨別衆羯磨似法別衆羯磨似
法和合羯磨如法羯磨何謂非法羯
磨應來者不來應囑授不囑授有得呵
人不同而強羯磨應白二羯磨而但
白不羯磨但羯磨不白或無白不羯
磨無羯磨不白應白四羯磨而但白
不三羯磨但三羯磨不白是名非法
羯磨何謂別衆羯磨應來者不來應囑
授不囑授羯磨時得呵人不同而強
羯磨是名別衆羯磨何謂似法別衆
羯磨應來者不來應囑授不囑授若白
二白四羯磨先羯磨後白羯磨時得
呵人不同而強羯磨是名似法別衆
羯磨何謂似法和合羯磨應來者來
應囑授者囑授若白二白四羯磨先
羯磨後白羯磨時有得呵人不呵是
名似法和合羯磨何謂如法羯磨應
來者來應囑授者囑授羯磨時得呵
人不呵若白二白四羯磨皆先白後羯
磨是名如法羯磨若為比丘作非法
呵責羯磨時僧中有七人共諍一人
言此是非法羯磨一人言此是別衆
羯磨一人言此是似法別衆羯磨一

人言此是似法和合羯磨一人言此是如法和合羯磨一人言成作羯磨一人言不成作羯磨此七人中二人語如法謂是非法羯磨不成作羯磨者若為比丘作別衆呵責羯磨似法別衆呵責羯磨似法和合呵責羯磨亦如是若為比丘作如法呵責羯磨時有七人語二人語如法謂是如法和合羯磨成作羯磨者駈出羯磨依止羯磨舉罪羯磨下意羯磨亦如是有比丘鬪諍諸比丘作是議此比丘好鬪諍數有事我等寧可和合與作如法呵責羯磨即共和合欲與作如法呵責羯磨而反作不如法呵責羯磨羯磨不成乃至反作似法和合呵責羯磨亦如是彼比丘復移餘住餘住諸比丘作是議此比丘好鬪諍彼諸比丘為作似法和合呵責羯磨羯磨不成我等寧可與作如法和合呵責羯磨便欲共作如法和合呵責羯磨而反作不如法駈出羯磨乃至反作如法駈出羯磨羯磨皆不成乃至反作下意羯磨亦如是有比丘行惡

行汙他家諸比丘作是議此比丘行惡行汙他家我等寧可和合與作如法驅出羯磨便欲共作如法驅出羯磨而反作不如法驅出羯磨羯磨不成乃至反作似法和合驅出羯磨亦如是彼比丘便移餘住餘住諸比丘作是議此比丘行惡行汙他家被諸比丘為作似法和合羯磨羯磨不成我等寧可與作如法驅出羯磨便欲共作如法驅出羯磨而反作不如法依止羯磨羯磨不成乃至反作如法依止羯磨羯磨皆不成乃至反作呵責羯磨亦如是有比丘愚癡無智數數犯罪諸比丘作是議此比丘愚癡無智數數犯罪我等寧可和合與作如法依止羯磨便欲共作如法依止羯磨而反作不如法依止羯磨羯磨不成乃至反作似法和合依止羯磨亦如是彼比丘便移餘住餘住諸比丘作是議此比丘愚癡無智數數犯罪彼諸比丘為作似法和合依止羯磨羯磨不成我等寧可為作如法依止羯磨便欲與作如法依止羯磨而

反作不如法舉罪羯磨羯磨不成乃至反作如法舉罪羯磨羯磨亦皆不成乃至反作驅出羯磨亦如是有比丘犯罪而不見罪不悔過不捨惡邪見諸比丘作是議此比丘犯罪而不見罪不悔過不捨惡邪見我等寧可和合與作如法舉罪羯磨便欲共作如法舉罪羯磨而反作不如法舉罪羯磨羯磨不成乃至反作似法和合舉罪羯磨亦如是彼比丘便移餘住餘住比丘作是議此比丘犯罪不見罪不悔過不捨惡邪見彼諸比丘為作似法和合舉罪羯磨羯磨不成我等寧可為作如法舉罪羯磨便欲共作如法舉罪羯磨而反作不如法下意羯磨羯磨不成乃至反作如法下意羯磨羯磨亦皆不成乃至反作依止羯磨亦如是有比丘麤惡語罵諸白衣諸比丘作是議此比丘麤惡語罵諸白衣我等寧可和合與作如法下意羯磨便欲共作如法下意羯磨而反作不如法下意羯磨羯磨不成乃至反作似法和合下意羯磨亦如是

彼比丘移餘住處住諸比丘作是語
此比丘應惡語罵諸白衣彼比丘為
作似法和合下意羯磨羯磨不成我
等寧可為作如法下意羯磨便欲共
作如法下意羯磨而反作不如法呵
責羯磨羯磨不成乃至反作如法呵
責羯磨羯磨亦不成乃至反作舉
罪羯磨亦如是有五種僧四比丘僧
五比丘僧十比丘僧二十比丘僧无
量比丘僧四比丘僧者除受戒羯磨
出罪羯磨餘羯磨皆得共作五比丘
僧者中國除受戒出罪羯磨邊國除
出罪羯磨餘羯磨皆得共作十比丘
僧者除出罪羯磨餘羯磨皆得共作
二十比丘僧者一切羯磨皆得共作
若四比丘僧羯磨第四人非法非比
丘羯磨不成僧有過優波離問佛世
尊若僧羯磨時有人呵誰成呵誰
不成呵佛言受羯磨人呵為不成呵
若比丘隔壁呵為不成呵若比丘尼
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呵皆不成呵
若同界比丘呵乃至使比坐聞為成
呵有三種人不應與解羯磨若與解

為不成解何謂三若比丘犯罪而不見罪若比丘應悔過而不肯悔過若比丘應捨惡邪見而不肯捨惡邪見是為三若求與作應與作若已與作羯磨是名善作羯磨若及上未與解羯磨應與解若已與解是名善解佛在舍衛城尒時有二比丘一名盤那二名盧醯好共闘諍亦闘乱他未生闘諍便生已生增廣諸比丘以是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問彼二比丘汝實尒不答言實尒世尊佛種種呵汝愚癡人所作非法不應作此惡業呵已告諸比丘從今若有如此比丘僧應與呵責羯磨若不罷者應隨其事白四羯磨重加其罪若有三法應與作呵責羯磨既自闘諍復闘乱他前後非一復有三法親近惡知識與惡人為伴自樂為惡亦應與作呵責羯磨復有三法破增上戒破增上見親近隨順白衣亦應與作呵責羯磨有三種呵責羯磨不成所呵責人應現在前而遮呵責應問僧應與作呵責羯磨不而不問應使所呵責人

自說其過而不使自說復有一種羯磨不成應現前作羯磨而不現前非法別衆應使自說其過而不使自說受呵責羯磨比丘應正順僧何謂正順不應度人不應授人具足戒不應與人作依止不應畜沙弥不應作行籌人若僧差亦不應受不應教誡比丘尼若僧差亦不應受凡僧所差皆不應受若行僧事時不得有語不得罵餘比丘不得倚王勢不得自倚力不得倚親族力唯應依佛法僧力應悔過自責不逆僧意求解羯磨彼二比丘後正順於僧改悔自責求解呵責羯磨諸比丘以是白佛佛言僧應白四羯磨與解彼比丘應至僧中禮僧足三乞解呵責羯磨應一比丘唱言大德僧聽此某甲比丘好共鬬諍鬬亂彼此未生鬬諍便生已生增廣僧先與作呵責羯磨若不罷者重加其罪某甲已正順僧悔過自責求解羯磨僧今與解羯磨若僧時到僧忍聽白如是大德僧聽此某甲比丘好共鬬諍乃至僧今與解羯磨誰諸長

若忍默然不忍者說如是第二第三
僧與其中比丘解呵責羯磨竟僧忍
默然故是事如是持
介時去舍衛城不遠有菴摩勒林彼
林側有長者名質多羅信樂佛法常
供給諸比丘菴摩勒林中有比丘名
善法舊住於彼作摩摩諦質多羅長
者若請僧與衣食及施人物時要先
語之時舍利弗目連與五百比丘共
遊彼林長者聞之便自出迎到已頭
面禮足却住一面為說妙法示教利
喜已白言願明日受我容比丘食默
然受之知受已還歸其家到善法比
丘所語言我請舍利弗目連明日食
大德亦當來食善法比丘作是念此
惡長者意已壞敗由來請僧要先語
我而今請舍利弗目連等五百比丘
不使我知念已語言明日當往長者
還歸竟夜辦種種美食世間珍味无
不具有晨朝敷座善法比丘已到見
其所辦奇珍必俻以其家搏油便語
言汝衆味皆有唯少一種胡麻餅長
者聞已便瞋恚言大德多懷法寶而

出此惡言即爲說譬昔有估客從北
方將一雌鷄到波旬國波旬國無雄
鷄與烏共合生卵伏乳既成大鳥作
鷄鳴不成作烏聲亦不得令大德如
是多懷法寶而出此惡言善法比丘
聞已便瞋恨言長者若見罵辱何宜
復住今當速去長者復言大德勿瞋
且留住此我當依常供給衣食如是
再三猶不肯住長者問言大德欲至
何處答言欲往佛所長者言若至佛
所願爲問訊世尊具說此事勿令增
減答言可尒於是長者敷坐具請往
白時到食具已辦舍利弗目連大衆
圍遶往到彼舍就座而坐長者自下
食食畢行水取小床於前坐爲說種
種妙法示教利喜已從坐起去食後
善法比丘還林著衣持鉢往到佛所
頭面礼足却坐一面以質多羅長者
所說具白世尊佛便呵責言汝愚癡
人云何以下賤語加彼長者即以是
事集比丘僧告諸比丘從今應與如
此等比丘作下意白四羯磨謝彼白
衣一比丘唱言大德僧聽此某甲比

丘以下賤聲加某白衣令僧與作下
意羯磨謝彼白衣若僧時到僧忍聽
白如是大德僧聽此某甲比丘以下
賤聲加某白衣僧今與作下意羯磨
謝彼白衣誰諸長老忍默然不忍者
說如是第二第三僧與某甲比丘作
下意羯磨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
持復應白二羯磨差一比丘伴彼比
丘謝彼白衣一比丘唱言大德僧聽
僧今差某甲比丘伴某甲比丘辭謝
白衣若僧時到僧忍聽白如是大德
僧聽僧今差某甲比丘伴某甲比丘
辭謝白衣誰諸長老忍默然不忍者
說僧差某甲比丘伴某甲比丘辭謝
白衣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彼
比丘應將僧所差比丘往捉白衣手
謝言我先作下賤聲相加我今悔過
受我悔過若受者善若不受僧所差
比丘應將彼比丘至眼見耳不聞處
教作突吉羅悔過應言我某甲比丘作
麤惡語加某甲白衣犯突吉羅罪今
向長老悔過如是第二第三說然後
僧所差比丘獨還白衣所語言僧已

治彼比丘我向亦重治之可受其悔過然後彼比丘復應來如上辭謝白衣應正順僧如呵責羯磨中說彼正順僧已悔過自責求解羯磨僧應與解羯磨羯磨亦如上說

五分律卷第二十四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五分律卷第二十五 竹沙 塞 上

宋罽賓三藏佛陀什共竺道生等譯

第五分初破僧法

爾時調達第三念言我今破沙門瞿曇僧得大名稱一切當言沙門瞿曇有大神力而調達能破其僧念已便語眷屬頻鞞分那婆藪般那盧醯伽盧帝舍瞿伽離騫荼陀婆三聞達多等其衆中三聞達多最大聰明語調達言沙門瞿曇有大威德其僧云何而可得破答言我當於僧中明五法應盡壽持一不食鹽二不食酥乳三不食魚肉若食善法不生四乞食若受他請善法不生五春夏八月日露坐冬四月日住於草菴若受人屋舍善法不生此摩竭鴦伽二國人皆信樂苦行我等行此五法從者必多足以破之三聞達多聞已亦謂調達可得與佛中分僧衆振名遠近即便從之時調達有優婆塞弟子名和脩達常供養調達調達次以語之亦相然可於是調達十五日布薩時於僧

中說上五事自行籌唱言若忍樂此五法者可捉此籌時五百比丘皆取籌唯除阿難及一須陁洹比丘時舍利弗目連諸大羅漢皆不在彼布薩會中調達行籌畢即與五百比丘和合布薩阿難及一須陁洹比丘既不受籌便即出去往到佛所頭面礼足以是事白佛佛因說偈

善人共善易　惡人善會難　惡人共會易
善人惡會難

時舍利弗目連聞此事往到佛所佛遥見遥歎言善來舍利弗目連汝等可往調達衆中將五百比丘還二人受教礼足而去時須陁洹比丘隨阿難來者見舍利弗目連去即便啼泣佛問比丘何故啼泣答言舍利弗目連是佛第一弟子今往調達衆中恐學其法是以啼泣佛語比丘汝止勿泣舍利弗目連須臾自當將五百比丘還於是舍利弗目連往詣彼衆三聞達多遥見便走語調達言今沙門瞿曇第一弟子舍利弗目連來或破諸比丘意當莫共語亦莫令坐調達

言以五法為道不受其語不著心中舍利弗目連既至調達便言善來舍利弗目連可就此坐語言若人有智究所未聞便受行汝等先是沙門瞿曇第一弟子今復來為吾作第一弟子不亦善乎舍利弗目連默然不答調達便謂已受其語即効佛常法告舍利弗目連汝可為衆說法吾背小痛當自消息便四疊僧伽梨枕之右脇著地累脚而卧不繫念在前須臾眠熟鼾轉左脅著地呼聲駭人時目連現種種神力如常所說舍利弗說種種妙法初中後善善義善味梵行之相五百比丘聞已即於座上遠塵離垢於諸法中得法眼淨見法得果已更相語言我等可起還到佛所舍利弗目連即從坐起與五百比丘俱還佛所時三聞達多以足指蹴調達罵言釋奴起舍利弗目連以餘方便將諸比丘去矣調達驚起罵言是惡欲比丘始有善意如何忽生惡心以方便將我比丘去便大怖懼熱血從鼻孔出即以生身墮大地獄舍利弗目連

到佛所已頭面礼足却坐一面目連
白佛言世尊我欲使此五百比丘更
受具足戒佛言不須更受所以者何
此五百比丘愚癡故以法想取籌今
但聽僧令作偷羅遮悔過
目連白佛言奇哉世尊調達效佛墮
於地獄昔亦曾効我墮於苦處目連
如是昔處佛言調達不但今効我墮
又問其事云何佛言過去世時空閑
處有一池水有一大象入池取藕淨
洗而食色力充足復有一象亦効取
藕不洗而食以此致病遂便命終佛
因是事即說偈言
勿得効大龍　大龍不可効　以効大龍故
食泥致死苦
佛告目連彼大象者我身是是異象者
調達是昔効我故致於命終今復効
我受斯大苦目連白佛言奇哉世尊
調達從佛聞法誦八万四千法藏得
五神通如何而反憍慢世尊佛言不
但今世昔亦曾從我聞法而慢於我
目連白佛其事云何答言過去世時
有一象師極善調象王供給甚厚時

有一人往詣其所語言教我調象我
為弟子象師即便教之都无所隱其
人既知便生嫉心往到王所白言彼
人所知不勝於我云何供給遠不相
及王即呼彼象師問言汝與弟子孰
為勝答言願聽却後七日現調象
法王即聽之象師於七日中更調諸
象語進而退語退而進語坐而立語
立而坐作如是等反教調象七日期
至便於王前與弟子共現調象之術
始者二人未有一異王問弟子汝更
有異法不答言無復問彼師汝更有
異法不答言有王言便可現之即便
反教象皆從之王於是始知弟子前
言為虛便瞋言如何面欺於我彼調
象師白王言此人是我弟子我先教
之都無所隱未能盡知便見輕忽今
當說譬願王聽之昔有一人於春末
月著一重草屣地熱草燥齒破其脚
本欲護脚而反更傷我亦如是先教
弟子欲望其益而反為害介時世尊
因說偈言
如人著草屣　本欲護其足　得熱燥急時

而更反自傷　世間愚惡人　不念恩在己
從師學技術　而反欺誣之
佛言彼爲師者我身是也弟子者調
達是也世世從吾受學而反輕慢
於我
目連白佛言希有世尊舍利弗一說
法破調達衆佛言不但今世昔亦曾
說法以破其衆又問其事云何答言
過去世時有一射師名拘和離有人
從學射法六年教之語言應作如是
捉弓如是挽箭而未教放法弟子後
時念言我六年中學捉弓挽箭而未
一放今試放之便放箭射一大樹徹
過入地其師聞之問言汝已放箭耶
答言已放又問汝射何處即示所射
之樹師言汝已成射我爲第一汝爲
第二又語言某處有五百賊斷路一
切無敢從中過者汝可往破以清其
路可有大功即與馬車一乘美女一
人并以金鉢箭五百發於是弟子乘
車載女執如意弓帶五百發箭受勅
而去正遇彼賊共分諸物使人還於
要道邏人還見馳白賊師賊師語衆

人言我等作賊未曾有人獨將妙婦於此路行此必勇健不畏強敵宜共聽過勿得擾之彼人便住一處令婦持金鉢往賊所稱已名乞食眾賊皆樂其婦又貪金鉢即便議言女色如是金鉢如此我等云何而聽其去賊師又言彼必自量無所畏故敢作此事且當忍抑慎莫招禍賊眾聞已便與滿鉢美飯婦持食還復令往語汝等分物與我一分眾賊大忿此為何人乃以一夫敢輕大眾當共殺之勿抱此恥賊師如前語之即復與分婦得分還復遣語賊言可共我戰俱不相置眾賊復言此人轉見輕蔑不可復忍賊師曉喻不能令止勇忿難便共齊力往擊彼人彼人便射一發殺一人四百九十九發殺四百九十九人餘有一發以係賊師更相覓便而不能得彼人便令婦裸形賊師前立賊師心亂因此放發即復殺之於是其婦即說偈言

雖有利弓箭　未曾落一發　殺傷既狼藉
如何不生悔

彼人亦以偈答
我有此妙技　弓箭應心手　殺一輙生喜
以何應致悔　吾本行此路　為人除怨害
不自顧身命　以成勇健名
佛言彼射師者即我身是射弟子者
舍利弗是五百賊者今五百比丘是
賊帥者調達是舍利弗昔以一箭
破彼群賊今一說法破調達衆
目連復白佛言奇哉世尊調達罵去
惡欲比丘便以生身墮大地獄佛
言不但今世昔亦曾以惡口生身受
大苦又問其事云何答言過去世時
阿練若池水邊有二鴈與一龜共結
親厚後時池水涸竭二鴈作是議今
此池水涸竭親厚必受大苦議已語
龜言此池水涸竭汝無濟理可銜一
木我等各銜一頭將汝著大水處銜
木之時慎不可語即便銜之經過聚
落諸小兒見皆言鴈銜龜去鴈銜龜
去龜即瞋言何預汝事即便失木墮
地而死尒時世尊因此說偈
夫士之生　斧在口中　所以斫身
由其惡言　應毀反譽　應譽反毀
自受其殃　終无有樂

若以財利諍　此惡未為大　惡心向佛者
斯乃為大惡　阿浮有百千　尼羅三十六
惡意向賢人　當墮此地獄
佛言彼龜者調達是也昔以瞋語致有死苦今復瞋罵墮大地獄告諸比丘我若見調達有一毫善法者終不記墮大地獄受一劫苦譬人沒大糞坑若人欲救不見一毫淨處可捉我觀調達亦復如是又告諸比丘我不見餘法壞人無上道意如名聞利養調達所以破僧由利養故調達成就八非法故破僧利不利稱無稱敬不敬樂惡隨惡知識
優波離問佛云何得名破僧佛言有四事名破僧說五法自行籌捉籌於界內別行僧事又問云何名僧不和合而非破佛言若王助破僧令僧不和合而非破若大臣優婆塞優婆夷比丘尼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一比丘乃至七比丘助破僧亦如是若不問上座而行僧事是即不和亦非僧破若不共同食於食時異坐鬬諍罵詈亦如是要於界內八比丘分作二

部別行僧事乃名為破又問是中誰
破僧佛言作主者又問誰一劫墮大
地獄不可救佛言作主者又問凡破
僧者皆一劫受大地獄苦耶佛言不
必皆一劫受大地獄若有八人破僧
受一劫大地獄苦若法法想說言非
法若非法非法想說言是法若法非
法若法非法法想說言非法若法非
法想說言是法若非法法想說言非
法非法想說言是法若法非法疑說
言是法若法非法疑說言非法有六
人破僧不墮大地獄一劫受苦若法
法想說言是法若非法非法想說言
非法若法非法想說言非法若非法
法想說言是法若法非法非法想說
言非法若法非法法想說言是法

五分律第五分之三臥具法

佛在王舍城尒時頞䩭比丘侍佛左
右後時著衣持鉢入城乞食威儀庠
序視地而行有一長者見之作是念
我未曾見如此人比便往問言汝是
誰誰之弟子從誰出家行誰道法時
佛始成道世皆稱之為大沙門荅言

我名頻髀大沙門是我之師從彼出家行其道法長者聞已歎言未曾有也自有如是威儀而從大沙門出家行其道法又問汝今住何處答言阿練若處山巖樹下露地塚間是我住處長者聞已倍生歡喜歎言威儀庠雅所師已勝乃復住止如斯之處又問敷何敷具答言加尸草拘尸草婆婆草文柔草及樹葉等下至沙土皆我敷具長者聞已復加喜敬歎言乃能復作如是少欲又問我若為大德作房能受用不答言世尊未聽我等受用房舍又言大德可以此白佛我亦當自白頻髀默受其語於食後還到佛所頭面禮足以是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讚少欲知足讚戒讚持戒已告諸比丘從今聽諸比丘受房舍施彼長者後來佛所遥見世尊容顏殊特猶若金山內懷喜敬前禮佛足却坐一面佛為說種種妙法乃至苦集盡道即於座上得法眼淨見法得果受三歸五戒白佛言世尊我欲作房舍施諸比丘願聽受之佛默然許彼

長者知佛聽已從坐起前禮佛足右遶三匝而去即以其日造六十房舍復作施房飲食其家眷屬皆共供辦世間珍琦無不必備有破薪者有取水者作食者掃地者香汁灑地者敷座者散華者敷高座者

時舍衛城有長者名須達多出三十万金錢與王舍城人年年來債長者常出一由旬迎以設大餟不復得出須達多作是念彼或遭王難水火盜賊人非人難故不迎耶既至先到其舍見其供辦種種餚饍問言汝為婚姻節會為請王耶荅言非婚姻節會亦不請王又問何故乃辦奇妙飲食荅言佛出於世有大威德其諸弟子亦皆如是我今請之故設此供所以不獲出稻迎耳須達多言我亦聞有佛當出於世号如來應供等正覺明行足善逝世間解无上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汝今所請為是佛耶為非佛耶荅言是佛又問今在何處彼長者即偏露右肩右膝著地右手指佛所在言佛在彼處須達多聞已歡喜

踊躍偏袒右肩遥向佛礼三反稱南無佛竟夜念佛疲極得眠其宿世善知識作神護之神作是念我當令此長者不經宿而得見佛即令夜明須達多謂曰已出起趣城門城門自開既出已門便自閉忽然還闇須達多怖懼念言我向者將不狂耶神知其念即説偈言

今是趣佛時　若舉一步者　利重千金施
爲馬所不及

又語莫恐莫怖前進前進須臾見佛須達多聞已恐怖即除即便前進遥見世尊儀則殊特猶若金山世尊見之讃言善來須達多須達多聞之歡喜佛乃知我父母所作名字頭面礼足却坐一面佛爲説種種妙法乃至苦集盡道即於座上得法眼淨見法得果已受三歸五戒白佛言世尊願佛及僧受我舍衛城夏安居如是三請佛皆默然至第四請乃告之言若住處無有憒閙寂寞無聲諸佛乃當於中安居長者白佛已解世尊願差一比丘爲經營之佛問言汝今樂誰

答言欲得舍利弗佛即語舍利弗汝便可往為經營之舍利弗受教而去時前長者晨朝自往白佛食具已辦唯聖知時佛與比丘僧著衣持鉢前後圍遶往到其舍次第而坐長者手自下食食畢行水白佛言世尊我以此園房舍施四方僧佛默然受知佛受已取小牀於佛前坐佛便為說隨喜呪願偈

為遮風寒熱　及障諸惡獸　蔽防雨露塵
亦除蚊虻患　以施持戒人　坐禪誦說法
若聞解其義　得盡諸苦源

佛說偈已更說種種妙法示教利喜已便還所住

於是須達長者將舍利弗還舍衛城所經聚落處處唱言佛出於世有大威德其諸弟子亦復如是我已請之於舍衛城安居汝等皆當共安頓處修治道路及諸橋梁預辦供具以待世尊彼諸人等聞其此唱知佛世尊當從此過皆大歡喜敬承其語須達長者既到舍衛作是念何處極好堪作精舍唯此城童子祇林園果美茂

其水清潔流泉浴池香華悉備當買
作之念已往到其所語言我欲買園
寧能見與不答言若能以金錢布地
令無空缺然後相與便以金錢
布地衹言我說此價不欲相與須達
復言說此為價豈得中悔共諍紛紜
遂便徹官官即依法斷與須達衹問須
達何故不惜金寶而買此園須達答
言佛出於世有大威德其諸弟子亦
復如是我已請之於此安居是以傾
竭無所愛惜衹復言若聽我更作園
名名為衹園精舍者當以相與須達
言善即令人出金錢布地量樹處所
皆補令滿舍利弗然後以繩量度作
經行處講堂溫室食廚浴屋及諸房
舍皆使得宜時諸房舍泥治不密風
塵虵鼠壞僧臥具惱諸比丘以是白
佛佛言聽表裏及仰泥僧應畜斧鑿
刀鋸鏵鍬梯橙泥摥種種作屋之具
亦聽埿灑畫之作牕戶扇鉤鏁作
戶鉤不聽如刀刀柄帶著腰中犯者突
吉羅有諸比丘執作塵土汙身須浴
佛言聽浴浴處有泥佛言聽塼砌地

安牀板有諸比丘於塚間得敷具繩牀不敢取佛言聽取若大應截時王舍舍衞二城中間有一住處諸居士以施諸比丘無有住者佛言聽諸白衣請摩摩諦留住護視供給所須時諸住處無有籬障牛馬唐突壞經行處佛言聽周圍作籬搖塹牛馬猶故得入佛言聽種刺棘作援牛馬猶得唐突佛言聽築牆若累塼墼草瓦覆上聽作門屋亦聽壷作聽作兩扇有諸比丘於房內嚼楊枝洗手面及洗脚濕地壞僧臥具佛言不應尒有諸老病比丘寒時不能出洗佛言聽用澡盤及瓮承水有房舍患塵起佛言應泥泥地以十種衣隨一一衣敷上有諸下座比丘先洗脚上座後來洗脚未竟駈令去佛言若下座先已洗應聽竟有諸比丘露處經行雨時潰衣以廢經行佛言聽作步廊有諸比丘庭中行雨時壞地汙脚佛言聽累塼石作階道有諸住處无水佛言聽掘井若作淨池諸比丘欲作臥褥敷牀上佛言聽以十種衣隨一一衣作

用羊毛駝毛劫貝華乃至軟草貯之
諸比丘作褥大厚佛言極厚聽至八
指聽僧作四方僧作及私作僧敷具
壞不知云何佛言應差人補浣
時諸比丘日日分僧卧具佛言不應
爾聽春末日分卧具夏初日結安居
時六群比丘選擇好房好卧具佳佛
言不應爾應白二羯磨差一比丘作
分卧具人所差比丘應題卧具識在
何處房隨上座次分若有長好者上
座須應與若不須次下隨坐隨與若
有後來比丘隨大小以次安之自下
展轉就於下房若下座無房則已諸
比丘欲作新繩牀木牀佛言聽作若
無巧師比丘能自作亦聽聽十種縷
一縷作繩有諸比丘欲貯繩牀佛
言聽貯有諸比丘繩牀上行立繩斷
佛言不應行立繩牀上有諸比丘短
小欲於架上取衣舉衣不及佛言聽
繫念在前立繩牀陛上取之有諸比
丘尼坐貯繩牀上月水汙不淨爛壞
佛言比丘尼不應坐貯繩牀上有諸
小沙彌住貯繩牀上失溺不淨爛壞

佛言小沙弥亦不應住財繩牀上有諸比丘在高牀上受經問義佛言受經問義皆應在下處坐諸比丘住處房中生草佛言聽使淨人知房中塵土汙牀卧具佛言聽隨意作拂拂之大會時諸比丘來多房舍大而少無有住處佛言於房中次第敷卧具足使容身滿而止若欲以衣遮前聽各各遮若足者善若不足外有空處聽作房屋舊住比丘應為作之既作房屋過大會已為火所燒延及住處佛言過大會已應壞而去若舊住比丘借不聽壞者客比丘但囑舊住比丘而去大雨時諸比丘无集聚處佛言聽作大堂寒時諸比丘聚集患寒佛言聽作温室時舍利弗為毗舍佉母經營作新大堂彼持穀米來施四方僧諸比丘不敢食佛言若為四方僧作時聽隨意食有諸比丘乞食還施四方僧不知誰應食佛言為四方僧作者得食有房舍破壞諸比丘不治佛言應勸化白二羯磨與道俗欲治者令治一比丘唱言大德僧聽某房故壞无

人治某甲欲治令僧與令治若僧時到僧忍聽白如是大德僧聽某房故壞乃至今僧與令治誰諸長老忍默然若不忍者說僧與某甲故壞房治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若欲題名是某甲檀越房聽題之臥具亦如是有一住處大水所漬諸比丘各各舉所住房臥具無比丘住房無人舉水漬漬爛後時房主檀越見嗔呵諸比丘言云何獨使我房臥具為水漬爛佛言若有水火時應大聲唱打揵搥令一切僧盡共相助舉若有一人不相助舉得突吉羅罪

時羅睺羅至一沙摩羅聚落為一優婆塞深所敬信為起房作房竟羅睺羅有小緣事遊行人間時阿難往彼聚落彼優婆塞即復以房施阿難羅睺羅還令阿難出阿難言先雖施汝汝行後更以施我便是我房於是俱至彼優婆塞所問言定是誰房答言我雖先施羅睺羅羅睺羅捨行去我於後時更施阿難應是阿難房諸比丘以是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告諸比丘

此優婆塞不但今世昔亦曾尒諸比丘
又問其事云何佛言過去世時有王
名婆樓其國界有二仙人一名羅睺
羅常好坐禪一名阿難多聞无畏彼
王先見羅睺羅甚敬重之為其作房
作竟出行人間阿難後來王亦重之
便以先所作房施之羅睺羅行還令
阿難出去是我房阿難亦如上言是
我房共至王所問言定是誰房答言我
雖先施羅睺羅羅睺羅捨行去我於
後更施阿難應是阿難房尒時諸天
龍鬼神皆作是言此王非法去何先
以房施羅睺羅後奪以施阿難我今
當壞其眷屬即共往王宮以石打擲
殺王眷屬佛因是事而說偈言

王施無前後　仙人共諍之　致使鬼神忿
自招滅眷屬　若隨愛行事　智者所不譽
以是應捨愛　歡喜隨義說

佛言彼羅睺羅仙人者今羅睺羅是
阿難仙人者今阿難是國王者今優
婆塞是告諸比丘從今不聽受他先
施房犯者突吉羅
時佛與大比丘僧千二百五十人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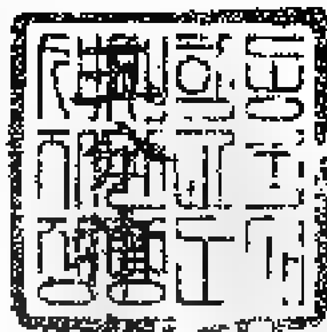
於拘薩羅國遊行人間向訖羅訖列
邑彼有五比丘舊住聞佛與大衆當
来共議言彼衆中有舍利弗目連必
惱我等我等寧可分此住處房舍卧
具園果之屬以為五分各為私有議
已便分佛衆既至諸比丘往語言汝
等開房敷卧具我等須住五比丘言
佛是法主當開第一房令住餘處我
等已分盡是私物不復屬僧自可於
聚落中隨知識求其所安時舍利弗
目連無有住處便依佛樹下宿明日
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告諸比丘四方
僧有五種物不可護不可賣不可分
何謂五一住處地二房舍三須用物
四果樹五華果一切沙門釋子比丘
皆有其分若護若賣若分皆犯偷羅
遮罪彼五比丘所分處於後四方僧
来集復共分之後更有客比丘来語
言為我開房當於中住先来諸比丘
言我等於四方来是我等分已共分
之不復屬汝汝可往聚落中更求所安
後来比丘便往聚落中求住諸白衣
言大德彼有僧房何不住中而来此

為諸比丘便還向僧房比尒已聞於
道中為虎所害諸比丘以是白佛佛
以是事集比丘僧告諸比丘我先不
說四方僧有五種物不可護不可賣
不可分耶云何護僧住處不與後來
比丘乃使為虎所害種種呵責已復
言若護若賣若分四方僧物皆偷羅遮
有諸比丘住海岸邊材木難得无可
作屋彼多有大魚骨欲取作之以是
白佛佛言聽作諸比丘患魚骨臭佛
言聽以香泥泥之有諸比丘經營作
僧住處作竟客比丘來是上座駈
令出住其房中彼瞋恚言我經營辛
苦而反不得安住以是白佛佛言聽經
營主隨意所樂住諸比丘便長與之
以是白佛佛言應量其功夫多少極多
聽至十二年住應白二羯磨與之一
比丘唱言大德僧聽此某甲比丘作
經營主僧今與隨所樂房若干年住
若僧時到僧忍聽白如是大德僧聽
此某甲比丘作經營住僧今與隨所
樂房若干年住誰諸長老忍默然若
不忍者說僧與某甲比丘隨所樂房

若二三住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有諸比丘作木牀繩牀置房中或泥地或小小治護便求隨意住佛言不應求若治房功夫極少三分之一聽從僧求隨意住

五分律卷第二十五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勑雕造



卷第二十六 弥沙塞 上

宋罽賓三藏佛陀什共竺道生等譯

第五分雜法

佛在王舍城尒時諸比丘與白衣共器食手相觸數數洗諸比丘以是白佛佛言不應與白衣共器食有比丘往親里家親里言我等非他亦非不淨何不共食諸比丘以是白佛佛言聽繫念在前共食但莫令手相觸有比丘共白衣食器小手相觸以是白佛佛言聽左手捉器而食諸比丘食時相礼僧食時歠粥時敢果時經行時不著三衣時闇時不共語時礼相瞋於屏處礼諸比丘以是白佛佛言與時皆不應礼犯者突吉羅又有五種不應礼呵責羯磨駈出羯磨依止羯磨舉罪羯磨下意羯磨復有五種不應礼被舉不共語舉本言治比丘尼沙弥復有五種不應礼狂心散乱心病壞心白衣外道復有五種不應礼別住應行摩那埵行摩那埵本日阿浮呵那有五種應礼佛辟支佛

如法上座和尚阿闍梨時諸比丘養鬚令長心不樂道有反俗作外道者諸白衣譏呵言我等白衣養鬚沙門釋子亦復如是有何等異但著壞色割截衣而已耳諸比丘以是白佛佛言不應養鬚犯者突吉羅諸比丘於作食處及講堂溫室中剃鬚以是白佛佛言不應爾若老病不堪寒聽在溫室中時諸比丘隨次剃鬚以是白佛佛言不須隨次若有急事聽先剃若無急事先洗者先剃有諸比丘於庭中處處剃鬚不掃除以是白佛佛言應在一處剃剃已掃除著水中火中若埋之若無剃鬚師比丘能剃者亦聽聽畜剃刀有諸比丘鼻中毛長佛言聽畜鑷拔之諸比丘便以金銀作鑷佛言不應爾聽用銅鐵牙角竹木除漆樹有諸比丘耳中物塞佛言聽畜挑耳物餘亦如上有諸比丘食入齒間以致口臭佛言聽畜摘齒物餘亦如上時瓶沙王作是思惟我未以何物施僧適思皆施唯未施摘齒物便作滿車施諸比丘因作食

供諸比丘不敢受以是白佛佛言皆
聽受
佛在蘇摩國自作鉢坏以為後式令
陶師燒陶師便多作合燒開竈口視
皆成金鉢懼怖言此是大沙門神力
若王聞者必當謂我多有金寶便取
埋藏佛復作令燒皆成銀鉢亦怖懼
埋藏佛復作令燒乃成銅鉢色青好
如閻浮樹與諸比丘諸比丘不敢受
佛言聽畜有比丘鉢破無鉢遊行佛
言應更求鉢若能自作聽作有諸比
丘燒鉢色赤佛言應熏有諸比丘畜
金銀七寶乎銅石木鉢諸居士譏呵
言此諸比丘如王如大臣常說少欲
知足而今畜此好鉢諸比丘以是白
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告諸比丘從
今不聽畜上諸鉢若畜金銀乃至石
鉢皆突吉羅若畜木鉢偷蘭遮時有
婆羅門名優訶羅有一女常用白銅
鉢食彼女出家後猶用先器乞食諸
居士譏呵言沙門釋子用銅鉢與外
道不可分別諸比丘以是白佛佛言
不聽用外道銅鉢犯者突吉羅聽用

三種鉢鐵鉢瓦鉢蘇摩鉢時毗舍離諸離車得栴檀鉢共議此鉢應與誰或言應與世尊或言應與薩遮尼犍子多人欲與世尊以少從多便盛滿鉢白石蜜歡喜丸奉上世尊白言我等共得此鉢以奉世尊唯願哀愍受佛受歡喜丸以鉢還之語言此是外道鉢佛所不畜復共議言我等以鉢奉上世尊世尊不受我今寧可用施衆僧議已即復持鉢往至僧坊施諸比丘諸比丘不敢受以是事白佛佛言聽受破作香用後諸離車復得牛頭栴檀鉢著高樹頭唱言若有神力能取者與之時賓頭盧語目連言世尊說汝神足第一何不取之答言汝亦有神足便可往取即便取之以施於僧諸比丘不知云何以是白佛佛言聽受破作香用時四大聲聞迦葉目連阿那律賓頭盧共議今王舍城有不信樂佛法僧者我等當共令其信樂作是議已遍觀近遠唯見跋提長者及其姉不信樂佛法僧三聲聞言能化跋提不賓頭盧言能化其姉彼長

者作七重門有三部伎若欲食時七門皆閉一食作一部伎阿那律於其食時在其前乞食長者問言從何處入答言從門入長者即問守門者汝何以聽乞人入答言門閉如常不見人入長者便以一片麻餅著其鉢中語言出去汝若有物當作此食阿那律得已即去於後食時迦葉復在前乞問答如前後問守門者汝何故再聽乞人突入我門答言門閉如常不見人入長者復以一片魚著其鉢中語言出去汝若有物當作此食迦葉去後其婦問言於意云何謂此比丘不能得食而來乞耶答言如是婦言識前來比丘不答言不識婦言彼名阿那律釋種之子捨三時殿五欲之樂出家學道又問識後來比丘不答言下識婦言彼是畢波羅延摩納大姓之子捨九百九十田宅犁牛出家學道愍念君故來乞食耳長者聞婦語已內懷敬伏於是目連飛在空中為其說法示教利喜乃至即於座上遠塵離垢得法眼淨見法得果已即受三

歸五戒自是巳後常供給比丘比丘
尼優婆塞優婆夷及諸外道時三聲
開語賓頭盧言我等巳化跋提令其
信樂汝今宜行次化其姊於是賓頭
盧晨朝著衣持鉢入城乞食次到其
舍時長者姊手自作餅忽見賓頭盧
便低頭閉目賓頭盧亦一心視鉢便
語言汝不與汝一心視鉢欲以何為
賓頭盧便身中烟出復語言舉身烟
出亦不與汝賓頭盧便舉身火燃復
語言舉身火燃亦不與汝賓頭盧便
飛騰虛空復語言飛騰虛空亦不與
汝賓頭盧便倒懸空中復語言倒懸
空中亦不與汝賓頭盧作是念世尊
不聽我等強從人乞便出去去王舍
城不遠有大石賓頭盧坐其上合石
飛入王舍城城中人見皆大怖懼恐
石落地莫不馳走至長者姊家上便
住不去彼見巳即大恐怖心驚毛竪
叉手白言願施我命以石著本處我
當與食賓頭盧便持石還著先處至
其前住長者姊作是念我不能以大
餅施當更作小者與之更作小丸轉

反成大如是三反轉大於前乃作念
言我欲作小皆反成大我今便可趣
與一餅即以一餅授與諸餅相連至
於餅器亦相連著以手捉器手亦著
之便語賓頭盧言汝若須餅盡以相
與器亦不惜何須我為而令我手著
器不離荅言我不須餅及器亦不須
汝我等四人共議度汝及汝弟三人
已化汝弟我應度汝所以尒耳問言
今欲令我何所施作荅言姊妹可戴
此餅隨我施佛及僧即便戴餅隨賓頭
盧賓頭盧即化導皆經他門使人見
之既至佛所手自供佛及千二百五
十比丘皆悉飽滿猶故不盡持往白
佛我此少餅供佛及千二百五十比
丘皆悉飽滿猶故不盡今當持此著於
何處佛言可著無生草地若無虫水
中彼女人便持著无虫水中水沸作
聲如以熱鐵投于小水便生恐怖衣
毛皆豎還至佛所頭面礼足却坐一
面佛為說種種妙法乃至得法眼淨
受三歸五戒供給四衆求道如弟無
異諸長老比丘以是白佛佛以是事

集比丘僧問賓頭盧汝實尒不荅言實尒世尊佛種種呵責巳告諸比丘從今不聽現神足若現突吉羅時瓶沙王有菴羅果園三時茂好長以華果施諸比丘隨所須用諸比丘便食其果前食後食無時不噉或滿鉢持去或噉半擲地後時隣國遣使白王言我聞王有菴羅果園三時茂盛願見其果王便勑取時諸比丘噉之都盡以是白王王左右諸臣共譏呵言沙門釋子無有猒足王雖无惜受者自應籌量大何一園之果都共噉盡諸長老比丘聞以是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問諸比丘汝等實尒不荅言實尒世尊佛種種呵責巳告諸比丘從今不聽食未淨果若食突吉羅有一居上請僧噉果比丘使人一一淨之日遂過中不得復食便譏呵言此諸沙門猶如小兒使人一一淨果不復及中我今當奈此諸果何以是白佛佛言有五種子根種子接種子節種子子種子子種子若食果應作沙門法五種淨火淨刀淨鳥淨

傷淨未成種淨若食根亦應作沙門
法五種淨剥淨截淨破淨洗淨火淨
若食莖葉應作沙門法三種淨刀淨
火淨洗淨若作淨時應作捴淨於一
聚一器中若淨一名為捴淨有一比
丘欲燃浴室中火破薪虵從木孔中
出螫脚即死諸比丘以是白佛佛言
彼比丘不知八種虵名不慈心向又
不說呪為虵所害八種虵者提樓賴
咤虵怛車虵伊羅漫虵舍婆子虵甘
摩羅阿濕波羅呵虵毗樓羅阿叉虵
瞿曇虵難陁跋難陁虵呪虵者

我慈諸龍王　天上及世間　以我此慈心
得滅諸悪毒　我以智慧力　用之殺此毒
味毒無味毒　破滅入地去

佛言若彼比丘以此呪自護者不為
毒虵之所傷殺復有比丘被虵所螫
諸比丘白佛佛言汝以此呪呪彼令
得安隱受教往呪彼即得差復有諸
比丘處處為虵所螫以是白佛佛言聽
作呪術隨宜治之時諸比丘食多美
食以增諸病耆域晨朝往至佛所頭
面礼足白佛言世尊令諸比丘食多

美食以增諸病願聽浴室中浴除其此患佛以是事集比丘僧以耆域語告諸比丘從今聽諸比丘作浴室為除病故於中浴有諸比丘裸形浴更相揩摩又裸形出浴處諸白衣譏呵言此諸沙門皆如尼揵无有風法諸比丘以是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呵責已告諸比丘從今聽著浴衣不聽裸形浴裸形相揩一一皆突吉羅有諸比丘浴時出外以背揩壁樹木還入水灌傷破其身佛言不應尒聽用蒲桃皮摩樓皮澡豆等諸去垢物諸比丘隨知識與澡豆等佛言應等與佛在舍衛城尒時跋難陀反披拘攝於闇中作四脚行怖諸比丘諸比丘以是白佛佛言不應尒若反披拘攝作四脚行皆突吉羅諸比丘房內患熱欲反披拘攝佛言房內聽有諸比丘眠時无枕佛言聽作枕有諸比丘患蟲佛言聽拾去諸比丘拾著房內還入衣中佛言聽拾著房外諸比丘雨時拾著水中佛言應拾著弊物中慈心舉之有諸比丘患蚤佛言聽

敷物著地掃去若在薦席中聽日曝
去有諸比丘患辟虱佛言聽除却蚤
迲有諸老病比丘患寒欲於房內燃
火佛言寒時聽燃諸比丘燃火燒壞
地敷熏屋佛言聽作火爐在屋外燃
烟盡將入諸比丘不知以何物作佛
言聽用銅鐵迲石作之聽僧四方僧
私畜又聽因地作火爐諸比丘過中
用鉢飲佛言過中不應用鉢飲聽別
作飲器用銅鐵瓦作有一比丘於德叉
尸羅國夏安居竟到舍衛祇洹至佛
所頭面札足白佛言如此國歠粥彼
國飲麨漿願聽諸比丘晨朝飲麨漿佛
言聽飲諸比丘飲時須鹽佛言聽畜鹽
聽僧四方僧私畜聽作鈔鹽杓諸比
丘便作衆生形或作人手持鈔鹽佛
言不聽作此諸形時諸白衣以盤器
奠食與諸比丘諸比丘不敢受便譏
呵言沙門釋子不堪受供養以是白
佛佛言聽受有諸比丘於鉢中歠粥
若熱不可捉佛言聽別作歠粥器諸
比丘擎食患墮佛言聽安机諸比丘
便作種種形脚机佛言不聽作諸比

丘至白衣舍白衣以種種形脚机下
食諸比丘不敢食佛言白衣家聽受
但不聽自畜諸比丘須揵瓷佛言聽
畜用銅鐵瓦石作有諸白衣持粥與
諸比丘諸比丘不知著何處分之佛
言聽作盆杅安鐶耳行粥時應問別
有病人粥不若無應先與病人時毗
舍佉母欲令衆僧於住處煮粥佛言
聽諸比丘不知著米處佛言應著簸
箕上米中有糓不知云何佛言聽畜
佛言聽畜簸箕諸比丘須釜佛言聽
畜用銅鐵瓦石作諸比丘須杓佛言
亦聽作除漆樹餘木皆聽用有病比
丘欲得美粥佛言聽淨人為作若无
淨人聽比丘淨洗燒器著水令淨人
洮豆米著中比丘然後然火粥熟更
從淨人受持與病人諸比丘米多無
著處佛言聽細泥一房淨掃地以安
之米盡諸比丘住閑米臭佛言聽香
泥塗地佛在拘薩羅國遊行人間與
大比丘千二百五十人俱到都夷婆
羅門聚落在道側娑羅樹下敷座坐

息佛便微笑阿難作是念諸佛不以無緣而笑今佛微笑必有因緣即偏露右肩胡跪問佛佛言阿難過去世時有王名禁寐有一女生時自然著金華鬘即集諸臣議為作字皆言應問相師婆羅門即勅相師皆集令為作字相師言此女生著自然金華鬘應字為摩梨尼即用字之王甚愛重訪問國中與同日生女取給左右時國內有五百女人與同日生皆錄其名以充駈使年既長大王所供養五百婆羅門勅令供養告言汝當如我日作五百釜羹隨彼所好而供養之女即如勅供養諸婆羅門食竟輙與五百女人乘四馬車遊戲園觀從園至園從觀至觀日日常尒時迦葉佛於一園中住御者至佛所住園輙迴車不入女問御者我於國界無園不入汝何故常避此園答言此中有一禿頭沙門名曰迦葉不宜見之是故不入女言沙門迦葉何豫人事便可迴車入此園觀即迴車入盡通車處步進園中遙見迦葉佛容顏殊特猶若金山見已發歡喜心前至佛所頭面礼足却住

一面佛為說種種妙法亦教利喜乃
至見法得果已受三歸五戒從坐起
礼佛足右繞而去去不久作是念我
常以五百釜羹日再供養五百婆羅
門此非福田不應受施寧可更作極
美飲食供養迦葉世尊念已勑作日
送供養時諸婆羅門聞摩梨居已
作迦葉佛弟子更以上饌供養迦葉
生嫉妬心作是議我等當作方便共
殺此女於時禁寐王夜得十一種夢
夢見樹長四指便生華夢見華即成
果夢見犢子耕大牛住視夢見三釜
竝煮飯而兩邊釜飯各跳相入不墮
中央夢見駱駝兩頭食草夢見馬母
反飲駒乳夢見金鉢於空中行夢見
野狐屎金鉢中夢見獼猴坐金牀上
夢見賣牛頭栴檀猶如腐草夢見水
中央濁四邊清淨且集諸群臣廣說
上夢而訪問之為是何夢衆目言應
問相師婆羅門即召問之諸婆羅門
作是念我等志殺此女今得之矣便
語王言此夢不吉或當失國或以命
終王又問頗有方便免斯灾乎答言

有而是王所愛念必不能用王言但說相師言王某甲象某甲馬某甲大臣某甲大婆羅門將五百特牛五百水牛五百特犢五百特犢五百羖羊五百羝羊王女摩梨昆及其五百眷屬却後七日於四衢道中殺以祠天此災可滅若不作是禍不可免王聞信之即勅令辦便呼其女具以事語聽六日內隨意所願女白王言甚不惜死願第一日與城中人民男女大小到迦葉佛所王即聽之於是悉出城內前後圍繞往到迦葉所佛為說種種妙法亦教利喜乃至見法得果受三歸五戒願第二日與王衆臣共往佛所願第三日與諸王子共往佛所願第四日與諸王女共往佛所願第五日與王夫人婇女共往佛所願第六日與王共往佛所王悉聽之皆見法得果受三歸五戒亦如上說王得果已以十一種夢問迦葉佛此夢有何報應佛言此十一夢乃為當來不為今也夢見小樹生華者於當來世有佛出於百歲人中名釋迦牟尼

如来應供等正覺尒時人年三十便
已頭白夢見華即成果者尒時二十歲
人便已生兒夢見犢子耕犬牛往視
著者尒時人兒領家事父母不得自在
夢見三釜並煮飯兩邊釜飯各跳相
入不墮中央釜者尒時富者更相
惠施而貧者不得夢見駱駝兩頭食
草者尒時王有群臣既食王祿復取
民物夢見馬母及飲駒乳者尒時母
嫁女已反從求食夢見金鉢於虛空
中行者尒時雨不時節亦不周普夢
見野狐屎金鉢中者尒時人民唯富
是習不擇本姓夢見獼猴坐金牀上
者尒時國王用非法治政暴虐无道
夢見斗頭栴檀賣與腐草同價者尒
時釋種沙門貪利養故與白衣說法
夢見水中央濁四邊清者尒時佛法
中國先滅邊國反盛佛言王十一夢
所為如此於大王身无有不祥王即
於座上勑諸群臣所欲祠天之物令
悉施以无畏吾從今寧自失命不故
殺生況殺人乎不故傷虫蟻況女及
諸人等乎佛告阿難彼迦葉佛般泥

洹後其王為佛起金銀塔縱廣半由旬高一由旬累金銀墼一一相間今猶在地中佛即出塔示諸四衆迦葉佛全身舍利儼然如本佛因此事取一搏泥而說偈言

雖得閻浮檀　百千金寶利　不如一團泥
為佛起塔廟

示已還復故處佛便以四搏泥泥塔没處千二百五十比丘亦各上泥四搏於是諸比丘欲於所泥處為迦葉佛起塔佛言聽起即便共起是時於閻浮提地上最初起塔其後諸比丘欲為阿羅漢諸聲聞辟支佛起塔佛言聽有四種人應起塔如來聖弟子辟支佛轉輪聖王諸比丘欲作露塔屋塔無壁塔欲於內作龕像於外作欄楯欲作承露盤欲於塔前作銅鐵石木柱上作象師子種種獸形欲於塔左右種樹佛皆聽之時諸外道亦自作塔種種供養衆人見起信樂心諸比丘作是念佛若聽我等種種供養塔者衆人亦當起信樂心佛亦聽之諸比丘便自歌舞以供養塔諸白

衣譏呵言白衣歌儛沙門釋子亦復如是與我何異諸比丘以是白佛佛言比丘不應自歌儛供養塔聽使人為之聽比丘自讚歎佛華香幡蓋供養於塔諸比丘乞食時得華不敢受諸白衣譏呵言沙門釋子不堪受供養又不欲供養塔諸比丘以是白佛佛言聽受不知著何處佛言聽作三種囊花囊食囊瀌水囊有諸比丘自行採華從一聚落至一聚落出聚落外為賊所剝諸白衣譏呵言此諸沙門正似結華鬘師若華鬘弟子佛言不聽出聚落外採華諸比丘以鬘遶花供養白衣所呵亦如上說佛言不應以鬘遶但散用供養若有萎華棄其外青者皆聽擿去手三挼莖華自鬧好佛在舍衛城尒時諸比丘養爪令長生深著心不樂修梵行遂有反俗作外道者諸白衣譏呵此諸沙門如愛欲人修飾手爪无猒雜心有一比丘長爪入聚落乞食一女人見呼共行欲比丘言我出家人不作此事女人言若不從我我當與

汝作惡名聲便以爪自斷破衣傷肉大喚言比丘強牽挽我我不從之輒便斷我破衣傷肉衆人來看有信有不信信者言此比丘爪長必作此事不信者言此女人由來不良謗比丘耳皆共譏呵云何比丘畜此長爪諸比丘以是白佛佛言不聽養爪令長犯者突吉羅聽畜截爪刀一頭作挑耳物有諸比丘染爪令赤諸白衣譏呵諸比丘以是白佛佛言不應尒犯者突吉羅時諸比丘爲飾好故作衣佛言不聽爲飾好故作衣犯者突吉羅有一比丘守僧房送食比丘來遲緣樹望之躋樹折脅佛言不聽上樹犯者突吉羅有諸比丘小小因緣須上樹佛言聽上不得上過人處有諸比丘欲於高樹頭取枯枝爲薪佛言聽緣梯取不得緣樹復有諸比丘遇水火惡獸賊難欲上樹不敢遂爲所困佛言如此諸難聽任意上有二比丘共道行無漉水囊渴欲飲水見中有蟲一比丘飲一比丘不飲而死飲水比丘往至佛所以事白佛佛言彼比丘

有慙愧心乃能守戒而死從今不聽
無漉水囊行犯者突吉羅有諸比丘
欲近處行無漉水囊便不敢去佛言
聽於半由旬內無漉水囊行復有二
比丘共道行一比丘有漉水囊一比
丘無不相借極渴乏以是白佛佛言
我先不制无漉水囊行不得過半由
旬耶若是無漉水囊有衣角可漉水
者聽欲行時心念用以漉水亦聽畜
漉水筒諸比丘便用金銀寶作佛言
不應分聽用銅鐵竹木瓦石作之以
十種家施衣細者湯口不聽用糞掃
衣犯者突吉羅特舍利弗患風有一
呵梨勒果著牀腳邊瞿伽離來以是
上座驅舍利弗舍利弗即避之忘呵
梨勒瞿伽離見語諸比丘世尊讚歎
舍利弗少欲知足而今藏積我等所
無舍利弗聞作是念我今云何以此
小事隨譏嫌中便取棄之諸比丘語
言大德風患所須勿棄此藥可還取
之答言以此小物乃使同梵行人致
此嫌恨我已棄之終不復取諸比丘
以是白佛佛言舍利弗不但今棄此

藥不肯復取過去世時亦曾如是乃
往過去時有一黑虵螫一犢子還入
穴中有一呪師以羖羊呪呪令出穴
不能令出呪師便於犢子前燃火呪
之化成火蜂入虵穴中燒螫黑虵虵
不堪痛然後出穴殺羊以角抄著呪
師前呪師語言汝還舐毒不尒投此
火中黑虵即說偈言
我既吐此毒　終不還取之　若有死事至
畢命不復迴
於是遂不取毒自投火中佛言尒時
黑虵者舍利弗是昔受如此死苦猶
不取毒況今更取所棄之藥從今聽
諸比丘畜藥六群比丘便多積聚藥
諸白衣譏訶言此諸沙門為欲作醫
為欲販賣自言少欲知足而无猒巳
諸比丘以是白佛佛言不應多畜藥
聽畜種種雜藥各一阿陁羅若有長
病聽隨宜更畜有諸比丘无刀用竹
蘆片割衣衣壞佛言聽畜割截物刀
諸比丘便作大刀賊來得以害比丘
佛言不聽作大刀犯者突吉羅聽長
一指一邊作刃以木作柄除漆樹諸

比丘得鉢不敢受佛言聽受畜之諸
比丘便多畜佛言不應多畜聽畜三
鉢餘者淨施時毗舍離阿[illegible]耶住處
下濕多致蛅蒸熱諸比丘患之佛言
聽畜扇拂諸比丘用馬尾作拂殺虫
佛言不聽用馬尾作拂犯者突吉羅
有諸比丘以鉢盛食著地[illegible]之佛言
聽作鉢支用銅鐵牙角瓦石竹木除
漆樹乃至結草著下亦聽有諸比丘
鉢熏剝脫佛言應更熏諸比丘與作
人食不量多少雖多猶瞋佛言聽畜
斗斛升合僧四方僧及私亦聽畜亦
應有一儲偫諸比丘雇作人酥油蜜
石蜜不稱與雖多猶瞋佛言聽畜稱
亦如上時諸比丘學書諸白衣譏呵
言沙門釋子何不懃讀誦用學書為
諸比丘以是白佛佛言不聽學書後
諸比丘差會次不知書記隨忘佛言
聽學書但不聽為好廢業諸比丘欲
學呪呪蜂虵等諸毒佛言聽學諸比
丘畜田宅店肆諸白衣譏呵我等有
妻子累故畜田宅店肆諸比丘亦復
如是與我何異諸比丘以是白佛佛

言皆不聽畜犯者突吉羅有諸白衣
以田宅店肆布施僧諸比丘不敢受
便復譏呵言此諸比丘不堪受供養
以是白佛佛言聽僧受使淨人知有
諸比丘往問評富蘭那迦葉末伽離
等諸外道師佛言不應問評犯者突
吉羅諸比丘學種種卜諸白衣譏呵
言沙門釋子不能自淨其見何能知
未然事諸比丘以是白佛佛言不聽
犯者突吉羅諸比丘學迷人呪佛言
不聽犯者偷蘭遮諸比丘學起死人
呪佛言不聽犯者偷蘭遮諸比丘問
卜相師欲自知吉凶佛言不聽犯者
突吉羅諸比丘讀誦外書諸白衣見
譏呵言此沙門釋子不信樂梵行捨
佛經戒讀誦外書諸比丘以是白佛
佛言不聽有諸比丘與外道論不知
著恥念言佛聽我等讀誦外書者不
致此恥佛言為伏外道聽讀外書但
不得隨書生見有諸比丘多畜小小
銅鑪諸白衣譏呵言此沙門釋子多
畜此器與我何異諸比丘以是白佛
佛言不聽多畜小小銅鑪犯者突吉

羅有婆羅門兄弟二人誦闡陀鞞陀
書後於正法出家聞諸比丘誦經不
正識呵言諸大德久出家而不知男
女語一語多語現在過去未來語長
短音輕重音乃作如此誦讀佛經比
丘聞羞耻二比丘往至佛所具以白
佛佛言聽隨國音讀誦但不得違失
佛意不聽以佛語作外書語犯者偷蘭
遮有諸比丘不繫下衣入聚落墮地
露形諸女人笑之羞慙佛言不聽不
繫下衣入聚落犯者突吉羅聽畜腰
繩諸比丘作腰繩太長繞腰四五匝佛
言不聽長極可二三匝諸比丘作腰
繩太闊佛言聽廣極至四指狹不減
一指諸比丘以雜色綖作佛言不聽
聽隨用一色有諸比丘著輕衣入聚
落風吹露形諸女人笑羞耻佛言聽
作衣紐鉤鉤之應用銅鐵牙角竹木
作鉤除漆樹乃至作帶帶之諸比丘
一句著衣下易壞佛言聽顛倒著衣
上下皆安鉤紐及帶有諸比丘誦呪時
不敢臨不眠牀上稱言南无婆伽婆
生疑我將無隨異見受餘師法耶

以是白佛佛言神呪法尒但莫隨
其見尒時慈地比丘語盧夷力士
子言陁婆比丘與汝婦通盧夷聞
已即問陁婆汝實尒不陁婆不荅
盧夷便言陁婆犯欲著耻无辭荅
我諸比丘以是白佛佛言聽與盧夷
力士子作覆鉢白二羯磨一切不得
復入其家應一比丘唱言大德僧聽
盧夷力士子虛謗陁婆婬通其婦僧
今與作覆鉢羯磨一切不得往入其
家若僧時到僧忍聽白如是大德僧
聽盧夷力士子虛謗陁婆婬通其婦
僧今與作覆鉢羯磨一切不得往入
其家誰諸長老忍默然不忍者說僧
已與盧夷力士子作覆鉢羯磨竟僧
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若僧與作覆
鉢羯磨一切四衆皆不得與來往語
言有諸比丘與諸優婆塞小小諍訟
便與作覆鉢羯磨佛言不應以小小
事便與白衣作覆鉢羯磨若成就八
法乃應作之若優婆塞於諸比丘前
毀呰三寶及戒欲不利諸比丘與諸
比丘作惡名聲欲奪比丘住處犯比

丘尼是為八阿難白衣時與盧夷親
厚佛告阿難汝往盧夷所語言僧已
與汝作覆鉢羯磨阿難受教往到其
門守門人白阿難在外彼言令入阿難
語言我今不得復入汝門盧夷聞之
便疾出問汝忽何故不入我門荅言
僧已與汝作覆鉢羯磨一切四衆不
得來往共汝語言盧夷言若如汝語
便是殺我悶絶倒地阿難言汝起往
謝陁婆僧當與汝解覆鉢羯磨盧夷
即從地起往到佛所頭面禮足白佛
言我實不見陁婆與我婦通慈地語
我信其語耳佛言汝可辭謝陁婆僧
當與汝解覆鉢羯磨受教即往陁婆
所頭面禮足手捉其脚白言我愚癡
故信於人言誹謗大德願受我悔過
陁婆比丘即為受之盧夷既辭謝已
還到佛所白言我已辭謝陁婆比丘
竟佛告諸比丘聽僧白二羯磨為解
之盧夷力士子應至僧中偏袒右肩
脫革屣一一禮僧足胡跪合掌作如
是白大德僧聽我盧夷力士子虛謗
陁婆與我婦通僧與我作覆鉢羯磨

不聽一切四衆來往我家我已辭謝
陁婆竟令正順僧從僧乞解覆鉢羯
磨願僧慈愍故爲我解之如是三乞應
一比丘唱言大德僧聽盧夷力士子虛
謗陁婆婬通其婦僧與作覆鉢羯磨不
聽一切四衆來往共語某已辭謝陁
婆從僧乞解覆鉢羯磨僧今與解若
僧時到僧忍聽白如是大德僧聽盧
夷力士子虛謗陁婆乃至僧今與解
誰諸長老忍默然不忍者說僧已與
盧夷力士子解覆鉢羯磨竟僧忍默
然故是事如是持有諸優婆塞以小
小瞋憾比丘便不復敬信佛言優婆
塞不應以小小事不敬信比丘若比
丘成就八法然後不應敬信毀呰三
寶及戒欲不利諸優婆塞與優婆塞
作惡名聲欲奪優婆塞住處以非法
爲正欺優婆塞是爲八若優婆塞瞋
比丘比丘不應往其家若聚落皆瞋
比丘比丘不應往此聚落
時跋難陁捉蓋著革屣絡囊盛鉢樹
杖擔行有優婆塞共一外道弟子在
後遥見謂是外道語外道弟子言看
汝師在路行無有威儀外道弟子言

汝等見無威儀者皆謂是外道而今此人實是釋子二人共諍遂便共賭遂及問之果是釋子優婆塞既輸所賭又大慚愧諸比丘以是白佛佛言不聽作此儀法在道路行犯者突吉羅有諸比丘在路行爲塔得蓋繖不敢受諸居士譏呵言此沙門釋子不欲供養塔白佛佛言聽受但不得如外道威儀持行有諸老病比丘須拄杖絡囊盛鉢乞食佛言聽從僧乞彼比丘應至僧中乞言大德僧聽我某甲比丘老病今從僧乞聽拄杖絡囊盛鉢乞食願僧聽之如是三乞僧應籌量應與不應與若實不老不病不應與若實老病應白二羯磨與之一比丘唱言大德僧聽此某甲比丘老病今從僧乞聽拄杖絡囊盛鉢乞食僧今聽之若僧時到僧忍聽白如是大德僧聽此某甲比丘老病乃至僧今聽之誰諸長老忍默然不忍者說僧已聽某甲比丘老病拄杖絡囊盛鉢乞食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有諸比丘欲畜杖絡囊佛言應作僧所羯磨人有兩

畜杖絡囊若有親里比丘尼亦聽作
彼有而畜有諸比丘觸雨乞食壞衣
色佛言聽繫捉蓋至門放地乞食得已
還捉持去有諸比丘持蓋乞食還著
溫室講堂食處餘霤濕地成泥佛言
聽作屋安之勿令相妨有諸比丘欲
私作蓋佛言聽作方圓隨意木作頭
子除漆樹若葉若草作覆亦聽十種
衣二衣覆之僧四方僧及私皆聽
畜亦聽長一以為儲豫有一比丘患
眼佛言聽著眼藥灌鼻以油酥摩頂
上以鹽酥摩脚下諸比丘不知用何
物作灌鼻筒佛言除漆樹餘竹木
銅鐵牙角作之有一比丘名瞿夷食
後輙呵諸比丘見疑犯非時食以是
白佛佛言諸比丘此比丘前五百世
常生牛中餘報生人間凡有所食非
呵不消從今如此等比非時呵无
犯有諸比丘或依止僧住或依止四
方僧住或依止塔住無人教誡愚癡
無知不能學戒以是白佛佛言不聽
依止僧四方僧及塔住犯者皆突吉羅
聽依止上座及如法比丘能教誡者

時諸比丘同覆眠更相觸身生染著心不樂修梵行佛言不聽同覆眠犯者突吉羅若無衣覆者聽異襯身衣上得同覆若住處迮不相識聽同牀坐臥不得眠若眠突吉羅有一阿練若處野火欲至不知云何以是白佛佛言汝往滅之受教往滅不能令滅還白佛佛言可以我名語火神言世尊欲令汝滅受教往語火即滅還白佛佛言此火神不但今世聞我名火便滅過去世時海中有洲於七歲中常為火所燒彼洲上藂草中有雉生一鷄父母見火欲至便捨而去其鷄於後張舒翅脚向火神說偈言

有脚未能行　有翅未能飛　父母見捨去
唯願活我命

火神即以偈答

卵生非所求　而今從吾乞　我今當施汝
四面各一尋

佛言介時雉鷄者則我身是火神者今火神是昔已為我滅火今復為我滅之若野火來時應打揵椎若唱令僧同集使淨人刈左右草以火逆燒

水土澆坋濕衣撲滅有諸住處塔中幡蓋盈長棄於庭中縱橫踐蹹諸白衣譏呵言此諸沙門不惜他物毀敗供養非沙門法諸比丘以是白佛佛言除佛辟支佛塔餘塔長物聽作四方僧用若此塔後須取四方僧物還之時諸比丘噉生熟蒜前食後食无時不噉亦空噉之房舍臰處諸白衣入房聞臰譏呵言此諸沙門住處蒜臰猶如庖廚諸比丘以是白佛佛言不聽無因緣噉蒜若有因緣噉時不得在諸比丘上風行立有一比丘以小因緣噉蒜如来說法不敢往聽佛問何故不来聽法答言世尊不聽噉蒜在諸比丘上風行立是以不敢佛種種呵責彼比丘汝愚癡人所作非法貪食臰穢失於无量法味之利呵已告諸比丘從今不聽以小因緣噉蒜犯者突吉羅噉蒜比丘應在順諸比丘正順者七日不得入温室講堂食堂浴室廁上他房聚落塔邊過七日後卧具應抖擻者抖擻應浣者浣應曬者曬應香熏者香熏灑掃房中遍

泥其內自浣衣服洗浴身體然後入
時諸比丘畜大銅盂諸白衣見問言
此是誰器有人答言是諸比丘許便
譏呵言此沙門如王大臣何用畜此
大銅盂為諸比丘以是白佛佛言從
今不聽畜大銅盂若畜一升以上突
吉羅時諸比丘處處小便臭處不淨
諸白衣譏呵言此沙門釋子無有威儀
法小便無有常處臭處不淨有一比
丘在不應小便處小便鬼神捉其男
根牽至屏處語言大德應在此處小
便諸比丘以是白佛佛言不聽湯小
便應屏處作處所犯者突吉羅有諸
客比丘不知小便處佛言聽問舊比
丘有諸老病比丘不能至小便處佛
言聽畜小便器諸比丘便內小便器
著房中臭處佛言不應著房中諸比
丘既著房外惡蟲入中佛言若須內
房中應密塞口若著房外與水滿中
有諸比丘處處大便諸白衣譏呵如
上佛言不應尒聽屏處搖地作廁屋
覆上作上下道及欄格廁滿應除去
若生蟲應作坑安之若未生蟲持麴

木著㡯堦中垂則不生有諸比丘不
嚼楊枝口臭食不消有諸比丘與上
座共語惡其口臭諸比丘以是白佛
佛言應嚼楊枝嚼楊枝有五功德消
食除冷熱涎唾善能別味口不臭眼
明有諸比丘趣嚼木佛言有五種木
不應嚼漆樹毒樹舍夷樹摩頭樹菩
提樹餘皆聽嚼時諸比丘欲莊嚴自
恣處佛言聽莊嚴至自恣日竟夜說
法經唄不知誰應作佛言應差能者
諸比丘以小病辭不肯說法經唄佛
言不應以小病辭說法經唄有住處
諸惡獸來入佛言聽打鼓打木大喚
作聲及燃火有住處毒虫來入佛言
聽取遠棄諸比丘手捉螫手佛言聽
以物挾著瓶中持去有住處不閉戶
失衣鉢佛言應作關鑰令人不知開
舍利弗患風波斯匿王語言應以乾
蝦蟇熏鼻不敢用佛言聽用有比丘
欲染衣佛言聽用根莖華葉皮染有
比丘欲染欽婆羅佛言聽用尸尸婆
樹佉他羅樹胡桃樹染諸比丘便染
作純黑色佛言不應作純黑色衣雖

陁有三十二相雖不及佛諸比丘遥見謂是世尊恒為之起難陁慙愧不知云何以是白佛佛言聽難陁作衣與佛衣異相有諸比丘受阿練若十二頭陁法不捨在人間住受請乃至受屋舍等以是白佛佛言一一皆突吉羅聽近聚落乃至一拘盧舍若不能皆應捨有諸比丘祀祠鬼神佛言不應尒犯者突吉羅不得為鬼神及鬼神塔鬼神依之後壊鬼神瞋佛言外道師作塔亦如是有諸比丘既作已作不聽壊犯者突吉羅有諸比丘大小便鬼神塔中或左繞而去鬼神瞋佛言不應尒犯者突吉羅若路從左邊去聽隨路行有諸比丘刻作男女像鳥獸形又作種種戲具與白衣小兒佛言不應作與犯者突吉羅有比丘自歌儛教人歌儛自作樂教人作樂佛言不應尒犯者突吉羅

五分律卷第二十六

丙午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勑雕造

五分律卷第二十七 彌沙塞

宋罽賓三藏佛陀什共竺道生等譯

第五分之四威儀法

佛在舍衛城介時有一婆羅門出家好淨過常自惡大小便用利廁草割傷其肉血汙衣服及僧臥具諸比丘種種呵責汝尚自惡大小便云何能看諸比丘病以是白佛佛言不聽用廁草時諸比丘裸形上廁諸白衣譏呵言此比丘正似尼揵子諸比丘以是白佛佛言不應裸形上廁裸形上廁突吉羅有阿練若處比丘去廁遠急大便不能忍至廁以是白佛佛言良不能忍聽未至廁四向顧望無人便起有比丘先在廁中後有比丘不繫念上廁不彈指不謦欬逕入突之先比丘恚懟恨責後比丘悔謝又上廁比丘雖彈指而廁中比丘不作聲亦入致恨俱以白佛佛言不應散亂心上廁散亂心上廁突吉羅令為諸比丘制上廁等初應學法是中比丘應盡形壽學若不學突吉羅

若比丘上廁時應一心看前後左右至廁前謦欬彈指令廁中人非人知廁中人亦應彈指謦欬旣入廁復應看前後左右仰視屋間无虵蚖毒虫不不應以衣突户兩邊好攝衣之一心安足勿令前却以汙廁上若先有汙及已所汙皆應治事須洗洗之須拭拭之須除草穢除之然後出去徐下護衣勿使汙穢往小便處及洗大小便處亦應如是若用水時應先看水有虫無虫不得多用水然要使周事以器撥水極令安徐不得使器相撐以致破損用水若盡應更取使滿若有急事要應取令得一人用覆頭而去有諸比丘於廁邊坐禪眠卧染縫衣服受經經行妨諸比丘上廁諸比丘以是白佛佛言不應介有諸比丘往處狹小不得避廁以是白佛佛言若往處狹小聽以衣物遮之令不相妨有諸比丘於廁上嚼楊枝諸比丘惡賤又妨諸比丘上廁以是白佛佛言不應介有諸比丘廁邊嚼楊枝佛言亦不應介有諸比丘嚼楊枝竟拋

老廁壁鈎壞諸比丘衣或傷其肉佛言不應尒諸比丘嚼楊枝竟著樹根下樹神瞋恨佛言不應尒有諸比丘大便竟無物䨱拭汙身衣服佛言聽用廁草諸比丘便用竹片蘆片傷壞其肉佛言不應用利物作廁草應削去棱除漆樹餘木盡聽用諸比丘作廁草太長或太短或麁或細佛言應使得中諸比丘用廁草竟著廁孔中佛言不應尒諸比丘散乱擲廁草著地佛言聽作器盛若滿身者應除著坑中若教犬燒諸比丘洗大小便汙手佛言聽用灰土牛屎淨洗諸比丘洗大小便竟以手揩壁洗之壞諸牆壁佛言不應揩壁應以塼石揩洗諸比丘用灰土牛屎著地汙穢佛言應以器盛有諸比丘作楊枝太長佛言不應尒極長聽一搩手有一比丘嚼短楊枝見佛恭敬便吞咽之佛威神令得無患佛言不應尒極短聽長並五指亦不應大麁大細諸比丘不住一處嚼楊枝處處汙地佛言不應尒有阿練若處比丘住一處嚼楊枝踏

遠妨乞食又失僧得施佛言阿練若處比丘聽一心行嚼楊枝有諸比丘臨井嚼楊枝佛言不應尒有諸比丘用楊枝竟不洗垂食而死佛言不應尒用竟淨洗乃棄有諸比丘乏楊枝佛言聽截去已用處餘更畜用有一比丘以盛草屣囊盛楊枝草屣糞汚之佛言應更以餘物盛有諸比丘於溫室講堂食堂作食處和尚阿闍梨上座前嚼楊枝佛言不應尒有諸比丘病和尚阿闍梨上座看之不敢於前嚼楊枝佛言病時聽諸比丘白衣前嚼楊枝白衣譏呵言沙門釋子唯勤治齒佛言不應尒諸比丘便不敢於一切白衣前嚼楊枝佛言不應尒若實白衣不應於前嚼有諸比丘於外道前嚼楊枝亦如上呵責佛言亦不應尒諸比丘便不敢於一切外道前嚼楊枝彼便復言沙門釋子恭敬我等不敢於我前嚼楊枝佛言不應尒若能於佛法作損益者不應於前嚼佛言我為諸比丘制上廁等初學法應盡形壽持

時有一乞食比丘不繫念在前入他家不憶出處更從餘處出見一女人在屋中露形仰卧見已恐怖疾疾走出彼家主還見比丘恐怖疾出作是念此比丘於我家內必有事豐即看家中見婦露形仰卧便謂巳通其婦急捉比丘語言小住汝於我家作如是如是事比丘答言汝莫作是語我比丘法不作是惡彼人不信打之幾死奪衣鉢而放彼比丘既還僧房具向諸比丘說諸比丘種種呵責汝云何不繫念在前入他家不憶出處以是白佛佛言今為乞食比丘制初學法應盡形壽學若不學突吉羅

乞食比丘應一心早起下床著草屣取內衣著抖擻去塵腰繩亦如是齊整著下衣從脚跟下上量一搩手左攝其上兩邊兩攝當後兩攝應抝襵緩徐取行路革屣不應錯著一心取僧伽梨及鉢洗鉢時應胡跪不得立著洗鐵鉢聽離地一尺蘇摩鉢離地四指瓦鉢二者之中洗竟不應著危險處亦不應著上有物墮處不得不

拭著日中曬應可飲水著蔭中應洗鉢水著日中若出去時應一心若須閉門戶下鉤著兩脚閉然後閉之鉤鑰應藏勿令人見去聚落不遠其地平正有好軟草以鉢著上已抖擻僧伽梨及中下衣齊整著之左手攝衣右手擎鉢徑頭視前而去應善取街巷相善分別他門閤相至門閤時應彈指謦欬叩使作聲若內有人非人令知若入門已應籌量應於何處立若有人言大德來入便一心入若人與食不應臨食上受若女人授食不應共語不應諦視不應取好惡相若一家足者善若不足復至餘家足然後止得食已出聚落離人遠應下鉢著地脫僧伽梨抖擻去塵若有泥汙應淨除拭還攝著肩上歸到住處開門入以衣鉢著常著處抖擻草屣揩拭令淨然後一心洗脚拭使燥還著草屣向房開房戶入舉衣鉢著本處若欲以油塗脚聽塗脚底淨掃食處敷坐具取淨水辦拭手脚巾若住處先有生熟菜苦酒鹽醬應豫受著一處洗

盛長食器量食有長應先減著中若
見上座持食後還應起迎為捉衣鉢
著上座本處語言衣鉢在此為脫革
屣有主者著戶外時至打揵稚若唱
令集坐集坐已先遍行盛長食器若
有長者應減著中若有少者應就取
足然後行菜羹若當食時有比丘後
來應授水與彼若授水與長食食器
中食若不受水彼則已食衆食已應
收坐具掃地除糞遠棄淨洗盛長食
器覆著本處舉水瓶先到和尚阿闍
梨房中應有所作作之然後還房若
讀誦若坐禪若經行以清淨心除諸
蓋纏和尚阿闍梨亦不得以小小事
留弟子若和尚阿闍梨當為四衆說
法弟子應掃除說法處敷坐具具水
瓶拭手脚巾若有非時漿應淨濾著
一處說法竟還舉坐具諸物若和尚
阿闍梨須洗浴者應辦浴具若須冷取
冷須煖為煖師既入浴室應白須已
入不若須便入若入應在背後師出應
扶侍須還房而不能去者應背負若
衣舉須非時漿應與若令呼某甲比

丘應為呼若須燈應然燈若無燈授
飲持應自言飲在此已淨漉竟夜應
問師須在此宿不若言須則住若言
不須應還房如上行道清旦應往問
訊得安眠不應為求前食後食粥但
鉢鄉若僧中有應為請分若有次請
處亦應請分若師欲入聚落應問須
著輕重衣授與之師若言汝隨我去
應隨去至他家若不得入門不應恨
若入門不得坐亦不應恨應立師背
後若檀越與食應受若不得亦不應
恨師有殘食與取噉亦不應恨若在
白衣家說法不應乱語若師出鄙拙
之言應令覺知師歸從歸如上行道
是為阿練若比丘乞食初學法應盡
形壽持時衆多比丘於一住處夏安
居既結坐已無人勸佐作前食後食
及粥恒鉢鄉諸比丘安居中極乏食
自恣竟便去去後舊住比丘向諸居
士說言汝等應生欣慶心有如是如
是好比丘住此安居諸居士言若尒
我等不善與汝等共作知識云何有
如是如是好比丘來而不語我我常

遠請國不能得而令自来不得供養
時六群比丘至他住處語舊住比丘
言與我開房户敷卧具即安處之六
群比丘中一比丘先入不繫念在前
勉從上墮墼殺餘比丘啼哭懊惱諸
長老比丘疾出問之以事而荅諸長
老比丘呵責言云何不繫念在前入
於空房諸比丘以上事具白佛佛言
令為客舊比丘制初學法應盡形壽
學若不學突吉羅
若舊住比丘聞上座客比丘遊行人
聞當来至此應脩飾房舍抖擻牀
蓆曬卧具掃除房内鏟浴房前取
淨水覆着一處辨拭手脚巾着聞来
至應出門迎令下座比丘為捉衣鉢
既入已為敷座給洗脚水為洗脚授
拭手脚巾及革屣巾若客上座衣物
眷屬多應與二房應問襯身衣何似
隨上中下衣與所宜卧具客比丘若
病應與近廁房若須浴為辨浴具若
須非時漿亦應與應竟夜為集說法
明旦為辨前食後食及粥恒鉢鄰請
留夏安居勸化一切令設供養彼営

比丘欲至僧坊若先反抄衣應下之若先扠腰不應復扠若先戴衣應下著肩上脫革屣抖擻拭令淨以草菜裹持入入已應一處坐小息應問舊比丘何者是上座房知處已應往禮拜問訊共語若日早應禮塔禮塔已次第禮諸上座然後洗手脚洗手脚已應問此住處誰是分僧卧具人知已往問我若干歲有房分不若言有便言與我若與復應問此房先有人住不若言無應到房戶前先以瓦石擲房中聽聲若有聲不應入若无聲便開戶避之戶前若无物出然後入小待眼明遍看房中以杖按牀上視牀下地無毒虫不徐徐開牕若日早應出卧具抖擻曬若先无卧具應至分卧具比丘邊索若得取敷復應問彼房初夜何所畏中夜後夜何所畏若言初夜畏阿練若賊應問我當作何計若答應作如是自防應受用之中夜後夜亦如是復應問此房有食無此聚落作食為早晚何處巷僧與作學家羯磨何處巷僧與作覆鉢羯

磨何處巷有惡狗何處巷有婬女年
長童女及寡婦此中何處布薩何時
布薩何處是歡粥處何處是食處其
中若有僧事皆應疾赴不得稽留是
為客舊比丘初學法應盡形壽持

佛在王舍城爾時有衆多居士請僧
食或有諸比丘方著衣欲往食者或
有已還脫衣者或有持鉢欲往者或
有已還洗鉢者或有始出僧坊者或
有已還始入者或有始食竟者或有
始欲食者諸居士譏呵言餘外道尚
知俱就請俱時食而沙門釋子反无
法則我等不知誰已食誰未食諸長
老比丘聞種種呵責以是白佛佛言
今為上座諸比丘制食時初學法應
盡形壽學若不學突吉羅

着有白衣請僧彼白衣家常出入比
丘應為白上座上座應令遍語諸比
丘令受某甲檀越請皆當上齊集整持
威儀並遣主人出入比丘先語令知
至若日早食未辦上座須至餘處聽
將一比丘去要當速還不得稽於集
時入請家門皆應繫念在前知次座

處留未至者處有繩牀未有繩以衣
覆上比丘不知坐時反倒露形羞慚佛
言若欲坐時先以手按然後坐有諸
比丘坐繩牀上敷急裂破佛言應先
舉敷令寬然後坐若檀越行水時應
問有承水器不若有不應令水墮地
若無不應令水聚一處成泥若得根
莖葉果不知噉者應待左右人食然
後噉之有比丘下食未遍便食白衣
譏呵言此諸比丘不待等得食便食
甚於小兒佛言不應爾要須等得然
後聽食有處僧多上座不知等得食
時佛言應高聲唱僧跋諸比丘食竟
默然而去諸白衣譏呵言諸餘外道
食人食竟皆呪願而去沙門釋子默
然無言施主不知悅意以不佛言上座
應呪願已去諸比丘去不待上座佛
言聽上座八人相待餘人隨意有一
住處舍利弗家上座羅睺羅家下座
受請主人以酥羹與上座油羹與次
座澤枯羹與下座羅睺羅食後往到
佛所頭面禮足却坐一面佛問羅睺
羅汝今日何所食羅睺羅即說偈荅

食油者有力　食酥者有色　若食澤枯羹
无力況有色
白佛言今日用澤枯羹食舍利弗食
後往到佛所頭面礼足却坐一面佛
問舍利弗汝今日何所食荅言用酥
羹食佛呵言汝今日不善食去何比
丘上座酥食中座油食下座澤枯食
舍利弗默然不荅便於屏處吐食使
盡佛言從今若受請時上座應語主
人言一切與平等與若擅越送食來
上座應語下座比丘令掃除食處數
座取淨水出盛長食器凡是所須皆
應供辦時至應唱若打揵稚令齊集受
食若主人辦食遅應催令速勿使失
時是為上座食時初學法應盡形
壽持
時有阿練若處比丘為人懶墮不取
飲水不取洗手脚水不取廁邊水時
有衆多阿練若賊往求飲水荅言无
復求洗手脚水廁邊水荅亦復无便
語比丘言汝等沙門釋子常具三種
水今何故無荅言我不取是故无賊
復言今但與我水後不復来荅亦如

初復問何故無水答言為人懶墮故
不畜水賊便奪其衣鉢打之幾死而
去復有阿練若處比丘不別星宿諸
賊寄宿語比丘言我等小眠欲曉語
我賊小眠已問比丘早晚比丘言尚
早知是三問夜已際曉猶故言早遂
賊人至捉賊將去賊便瞋言比丘若
語我早晚睡不至曉今被此捉便是
比丘諸比丘具以白佛佛言今為阿
練若處比丘制初學法應盡形壽學
若不學突吉羅
若阿練若處比丘應善知四方相應
善知機宜應善別星宿知時節早晚
應記月半月日數亦應記歲月日數
以何利故應知四方相若知賊來處
方得以避之以何利故應善知機宜
若賊來時應作是思惟為宜避走為
宜起迎為宜說法為宜供當知機宜
已隨而為之以何利故應善知星宿
應知初夜星相中夜星相後夜星相
得以自知今是眠時今是行道時若
有賊問得語早晚若賊將去放還觀
星得知歸路以何利故應善知月半

月日數以此知布薩日至往聚落中求悔過清淨布薩以何利故應善知歲月日數若至春時知若干日過應結夏安居安居中過若干日自恣時至應往聚落中求悔過清淨自恣若阿練若處比丘應在平正處若樹下作洗脚處安洗脚物畜洗脚水在常坐處坐若有人來應歡喜問訊若賊索水應脫革屣淨洗手擎水與之若問水冷暖隨宜答之若優婆塞索水亦應如是若外道來索水有能與佛法作損益者亦如上若無能為便應著革屣兩手擎水與之勿使彼言比丘恭敬我

時有一比丘於聚落中乞食還不覆鉢上鷄屎墮鉢中比丘不覺食得乾瘠病復有一比丘亦從聚落中乞食還不覆鉢上拘樓荼鳥銜虵飛當鉢上失虵墮鉢中比丘雖去上飯食下飯即死諸比丘具以白佛佛言若欲於聚落中食聽往食若欲持還應覆鉢上有諸老病比丘乞食擎鉢還手寄佛言聽作絡囊盛鉢掛杙有諸比丘掛鉢

拔下汗流汙之佛言聽以手巾揲拭歸時有一比丘乞食還阿練若處賊逐後作是念若此比丘乃至不與我一摶食我當殺之旣至所住還見彼賊來便請令食賊食已作是言希有汝令大得功德自施命復施我命便自說上念彼比丘以是白佛佛言若比丘持食至阿練若處若有人來應與食若無人來應小待待久未有人來者比丘飢應先食半夜未有人來應更食半食後應留一摶有諸阿練若處比丘食竟食盡賊來從比丘乞食无食與以是白佛佛言聽阿練若處比丘畜食若食難得聚落比丘應與若无淨人聽自持還淨不淨地隨意安之有諸比丘自持食還阿練若處著不淨地賊不來乞不知云何佛言應與作人若守園人若沙彌若有阿練若處比丘瓶盆器物聚落比丘應與若須卧具亦應與所行道中有樹若草妨比丘行或鉤壞衣佛言聽編草披著道外若以物遮之聽反繫樹枝著樹編繫草木時枝折葉落佛言不故

不犯有阿練若處比丘晨朝來出露濕衣壞色佛言聽高著亦聽以杖撲去露近聚落應還如法著衣撲露杖藏著一處還時取歸有阿練若處比丘須土作泥佛言若無淨人聽取崩岸土若無崩岸土聽水澆地拄草布上蹹使成泥取用有阿練若處比丘行時不舉僧繩牀木牀卧具爛壞火燒佛言應舉著一處鎖戶藏戶鉤著無雨處記之而去若餘比丘往應語所藏處

時諸比丘作衣不舒張裁便截之或長或短或偏邪不得成衣更索不能得又有諸比丘常著一衣往處亦著入聚落亦著又有諸比丘以三衣裹果蓏草木菜牛屎有諸比丘用食鉢除糞掃盛殘食盛過中飲盛香及藥或不洗舉或著日中或著地或著危嶮處諸比丘皆以白佛佛言令爲諸比丘制衣鉢初學法應盡形壽學若不學突吉羅

若比丘得新衣應先浣舒張度量然後裁截截已應縫縫已應染顛倒牒

燥淨已敷地若欲懸上下安紐若僧伽梨應如僧伽梨法畜不得以裹諸物優多羅僧安陀會諸受持衣亦皆如是應謹護如身薄皮持鉢應如鉢法不得如上過之謹護應如眼

五分律卷第二十七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五分律卷第二十八　彌沙塞　上

宋罽賓三藏佛陀什共竺道生等譯

第五分之五遮布薩法

佛在瞻婆國恒水邊介時世尊十五日布薩時與比丘衆前後圍遶於露地坐遍觀衆僧默然而住初夜過已阿難從坐起前礼佛足胡跪合掌白佛言世尊初夜已過衆坐已久願為諸比丘說戒世尊默然阿難還坐中夜過已復如是白佛亦默然後夜復白言明相欲出衆坐已久願為諸比丘說戒佛語阿難衆不清淨如来不為說戒時目連作是念今此衆中誰不清淨乃使世尊作如是語便遍觀察見一比丘近佛邊坐非比丘自言比丘非沙門自言沙門不修梵行自言修梵行成就惡法覆藏其罪不捨邪見即從坐起往到其前語言如来已見汝汝出去滅去莫此中住便牽辟出著門外還坐本處佛語目連恠哉目連未曾有也此愚癡人不自知罪乃使他人牽其辟出於是阿難復

從坐起白佛言世尊衆已清淨願為諸比丘說戒佛告阿難從今汝等自共說戒吾不復得為比丘說所以者何若衆不清淨如來為說彼犯戒人頭破七分又告阿難大海有八未曾有阿脩羅樂居其中何謂八大海漸漸深漸不過限不宿死屍百川來會无復異稱万流悉歸而無增減出真珠摩尼珊瑚琉璃珂玉金銀頗梨諸寶大身衆生皆住其中同一醎味是為八我此正法亦復如是有八未曾有諸比丘皆共樂之何謂八漸漸制漸漸教漸漸學我諸弟子於所制戒終不敢越有犯必黜不宿容之雜類出家皆捨本姓稱釋子沙門諸善男子善女人出家多得无餘涅槃而无增減有種種法寶所謂四念處乃至八聖道分諸助道法有諸大人阿羅漢向阿羅漢乃至須陁洹向須陁洹住正法中若有入者同一解脫味是為八時六群比丘犯罪不悔而布薩有比丘亦效之諸比丘以是白佛佛言不應尒犯者突吉羅諸比丘猶故犯罪

不悔布薩佛言應住其布薩有諸比丘或未布薩便住或已布薩竟乃住如是等諸住布薩皆如住自恣中說

五分律第五分之六別住法

時諸別住比丘度沙弥與受具足戒作依止師畜沙弥諸比丘以是白佛佛言不應尒復有別住比丘受他善比丘恭敬使令擔衣鉢草屣佛言不應尒復有別住比丘見如法比丘來便避藏恐知已別住佛言不應尒復有別住比丘請僧食還私房食佛言不應尒應在大比丘下行食復有別住比丘在如法比丘前行佛言不應尒復有別住比丘欲往白衣家共如法比丘行佛言不應尒復有別住比丘或更犯本罪或更犯餘惡罪佛言不應尒復有別住比丘於如法比丘前不披衣佛言不應尒復有別住比丘常著三衣作泥汙佛言不應尒復有別住比丘共如法比丘一牀坐或自坐好牀佛言不應尒復有別住比丘與如法比丘並經行或自在勝經行處佛言不應尒復有別住比丘受僧

差說戒經唄佛言不應尒復有別住比丘作諸羯磨呵責羯磨駈出羯磨依止羯磨舉罪羯磨下意羯磨佛言不應尒復有別住比丘與如法比丘共諍佛言不應尒復有別住比丘欲為四衆說法佛言不應尒復有別住比丘不憶別住日數月半月一歲佛言應知復有別住比丘於如法比丘前反抄衣扠腰著革屣覆頭通肩覆或坐或卧佛言皆不應尒復有別住比丘不順別住比丘法佛言不應尒復有別住比丘不白客來比丘不白去比丘佛言應白復有別住比丘日日白僧佛言應布薩時白若行摩那埵應日日白復有別住比丘欲遠行白佛佛言應捨竟去應作如是捨向一如法比丘言大德聽我今捨別住法後更行之如是三說若不捨而去於路上見比丘便應自說別住諸別住比丘於路上便廣說別住諸白衣見言此比丘有何罪而悔過諸比丘以是白佛佛言路上不應廣說但言大德我某甲比丘行別住法已若干日

餘若干日大德憶持彼比丘捨別住
到餘處應求彼僧更行別住彼僧應
聽行別住法若不聽突吉羅復有別
住比丘受別住法已往无比丘處住
於別住中更犯惡罪佛言別住比丘
不得獨住一處不應更犯惡罪犯者
皆突吉羅復有諸別住比丘受別住
已往不如法比丘處住佛言不應尒
彼若有一如法比丘聽住犯者突吉
羅復有別住比丘與如法比丘同屋
住佛言不應尒復有別住比丘與如
法比丘同浴室浴佛言不應尒聽搓
樵內浴室中洗浴室掃除之具灰土
澡豆敷牀座與諸比丘脫衣草疑為
油摩身體隨彼受者作之復有同別
住比丘共浴室浴佛言聽但次第供
給所須別住比丘有三衆下衆在大
比丘下行與衆下卧具衆下房舍別
住比丘有三事隨本次僧得施物時
自恣時行鉢時別住比丘有八事失
別住法往他處不白外來比丘不白
自出不白他出不白獨住一處於別
住中更犯惡罪與如法比丘同屋宿

不捨別住遠行路上見比丘不白行
摩那埵亦以八事失除獨住一處於
不滿二十僧中行之餘七如上

五分律第五分之七調伏法

介時長老優波離問佛世尊須提那
迦蘭陀子是犯波羅夷不佛言初作
皆不犯又問阿練若處比丘是犯不
佛言犯有一比丘狂病行婬狂差生
疑問佛佛言狂者皆不犯散乱心病
壞心亦如是孫陀羅難陀跋耆子不
捨戒行婬法後疑問佛佛言犯有一
比丘共二根女人行婬有一比丘共
二道合女人行婬有一比丘共黃門
行婬有一比丘共男子行婬有一比
丘共小兒行婬後皆生疑問佛佛言
皆犯有一比丘共小女行婬女即死
疑犯二波羅夷問佛佛言婬犯波羅
夷女死犯偷羅遮有一比丘作木女
像行婬後疑問佛佛言出不淨僧伽
婆尸沙不出偷羅遮泥畫女像亦如
是有一比丘共象行婬後疑問佛佛
言犯一切畜生亦如是
時王舍城有一愚信優婆夷作是見

以婬欲施是第一施便請諸比丘施
之諸比丘言姉妹不應尒是佛所制
女人復言卧行是犯立行不名犯比
丘即從其語後疑問佛佛言犯坐行
婬女皆女動比丘不動亦如是時舍
衛城有愚信優婆夷名善輕作是見
以婬欲法施是第一施便請諸比丘
施之諸比丘言姉妹不應尒是佛所
制女人復言三處是犯岐股腐中一
切諸處不名犯比丘即從其語後疑
問佛佛言出不淨皆僧伽婆尸沙不
出皆偷羅遮時阿練若處有比丘露
地熟眠有女人見於上行婬比丘覺
見不淨汙身復見女人從其間去生
疑問佛佛問汝受樂不荅言不受佛
言不犯露地熟眠突吉羅開房户眠
亦如是復有比丘露地熟眠女人於
上行婬比丘覺出時受樂生疑問佛
佛言犯毗舍離有一阿羅漢比丘得
風病舉體強直着病人舉著露地入
聚落為乞食有女人來於上行婬行
婬已比丘男根強直如故諸女人言此
是雄士即以香塗華鬘結頭作礼而去

看病人還見不淨汙其身體作是念此比丘不修梵行破於淨戒我當住其布薩又念世尊不聽住病比丘布薩當待其差彼病差已便住其布薩語言汝先病時破戒答言我尒時病身體強直不能自攝非為破戒諸比丘以是白佛佛言是比丘已得阿羅漢風病強直不能自攝不受樂故不犯看病比丘置露地而去犯突吉羅時有比丘以男根刺比丘口中後俱生疑問佛佛言若刺者戲偷羅遮受者非戲波羅夷若受者戲偷羅遮刺者非戲波羅夷若俱戲俱偷羅遮若俱非戲俱波羅夷時諸比丘共白衣浴室中浴白衣取其所相語諸女人又身相觸生染著心遂致反俗作外道者諸比丘以是白佛佛言不應尒若共白衣浴室中浴偷羅遮有一摩訶羅比丘夢中與本二行婬覺已出房高聲大喚我非沙門非釋種子諸比丘問其故答言我與本二行婬又問汝本二今在何許答言在我本生聚落又問彼來耶汝往耶答言彼不

来我不往又問云何得共行婬荅言夢中行婬諸比丘以是白佛佛言不犯不繫念在前眠得突吉羅罪有一比丘立小便狗来銜其男根生疑問佛佛言不犯立小便得突吉羅罪比丘住處不應畜如是畜生犯者突吉羅有一比丘男根長以欲心自刺大便道中生疑問佛佛言犯有一比丘身體弱以男根自刺口中亦如是有一比丘坐禪魔女来至其前比丘見生染著心不覺起捉彼女女便走比丘亦走逐之彼女至一死馬中沒比丘便於馬上行婬即生悔心語諸比丘諸比丘以是白佛佛言聽僧與彼比丘作波羅夷白四羯磨彼比丘應至僧中脫草屣偏袒右肩礼僧足胡跪合掌作如是白我某甲比丘犯婬即生悔不覆藏今從僧乞波羅夷羯磨願僧與我波羅夷羯磨如是三乞應一知法比丘唱言大德僧聽此某甲比丘犯婬即生悔不覆藏從僧乞波羅夷羯磨僧今與作波羅夷羯磨若僧時到僧忍聽白如是大德僧聽

此某甲比丘犯婬乃至僧今與作波羅夷羯磨誰諸長老忍默然不忍者說如是第二第三說僧與某甲比丘作波羅夷羯磨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佛言彼比丘盡壽不得授大比丘食而自從淨人受若布薩自恣作諸羯磨時若来者善若不来彼此无犯有比丘共天女龍女阿修羅女行婬生疑問佛佛言皆犯有一比丘至他作食處取一鉢羹生疑問佛佛言汝以何心取荅言以盜心佛言若直五錢犯波羅夷若減五錢偷羅遮入他國中盜心取一果菜亦如是有一比丘為賊所剥諍得衣物生疑問佛佛言不犯復有比丘為賊所剥已入賊手或已持去後追奪得生疑問佛佛言汝心捨衣未荅言未捨佛言未捨不犯已捨便犯有阿練若處比丘見野猪被箭走来共相語言當莫道見猪師尋至問比丘見我所射猪不荅言何處有猪是誰猪无有猪後作是念我言无猪將无得藏猪罪生疑問佛佛言不犯若有如是因

緣作餘語破其聞皆无罪有阿練若處比丘見獵師得生鹿繫已捨去比丘以憐愍心解放生疑問佛佛言不犯然不應於他物方便放之犯者突吉羅憐愍心放他一切衆生亦如是有比丘見拘樓荼銜肉飛戲逐令放生疑問佛佛言不犯然不應於无益處方便令彼失犯者突吉羅有一比丘見他牛隨路行盜心驅即悔而捨生疑問佛佛言不犯得偷羅遮罪有比丘見衣斛物盜心接得生疑問佛佛言若直五錢波羅夷有比丘去祇洹不遠見他耕田語言此是僧田汝勿耕之耕者念言諸比丘有勢力若訟我或致失物便止不耕比丘還祇洹問諸比丘此是誰田諸比丘言是某居士田便生疑問佛佛言不犯若於無益處作方便欲令失皆突吉羅時十七群童子為賊所抄父母啼哭懊惱畢陵伽婆蹉乞食見之問其意故具以事答畢陵伽婆蹉即入定觀見賊將著阿夷羅河洲上便以神足取還各著其家閤上語其父母言勿

復啼哭汝兒今皆還家重閣上戲後疑問佛佛言不犯得突吉羅罪有比丘為利養故自長已年大於他人後疑問佛佛言不犯故妄語得波逸提罪有一住處比丘與白衣共井白衣以盜心偏多取水比丘亦以盜心作是念我今何為獨不多取未取生疑問佛佛言若長取他水直五錢波羅夷有比丘於彼處盜他衣直五錢來此賣不直五錢謂不犯波羅夷生疑問佛佛言本處直五錢波羅夷若於彼處不直五錢來此賣直五錢偷羅遮有比丘盜他佛經謂是佛語无犯後疑問佛佛言計紙筆書功直五錢犯

尒時拘舍弥有一長者見法得果常供給諸比丘長者及婦各有一子二人常共供養長老阿酬比丘長者臨欲終時示阿酬比丘寶藏處所語言我命終後彼二子中若信樂佛法於諸比丘常无所愛者可示此藏言已氣絕阿酬比丘後察二子其子背正而婦子信樂便語婦子令得寶藏其子聞

之即往阿難所問言父之遺財應屬
誰耶答言應屬子便語阿難言我父
寶藏阿酬比丘與我姑子阿難即往
語阿酬言汝非沙門非釋種子阿酬
答言我是沙門是釋種子自可依諸
經律共判此事阿難言此事居然何
須經律時諸長老比丘皆是阿酬而
佐助之阿難阿酬二衆於是各別不
復和合六年之中共安居住處皆不
布薩自恣聲聞還迹徹于梵天時
羅睺羅遊迦維羅衛城諸釋種女皆
共出迎具說此事如何世尊涅槃未
久衆僧便不和合乃經六年我等欲
和合之不知方便羅睺羅言我當教
汝令彼和合阿難尋來諸有嬰兒皆
抱迎之以兒著地兒必當啼阿難必
問何不抱取汝當答言若長老與阿
酬和合我等然後乃當取兒以此方
便可令和合阿難須臾便至五百釋
女抱兒出迎皆著阿難前地兒即大
啼阿難果言何不抱取同聲答言若
長老與阿酬和合我等乃當還取此
兒阿難感其此意又愍嬰孩語言姊

妹取兒我當與彼和合便還集僧優
波離問阿難比丘不與取有幾種非
沙門非釋種子荅言有三種自取教
人取遣人取又問阿酬汝自取教人
取遣人取不荅言不又問阿難阿酬
比丘有何過阿難言阿酬無慿是我
之過於是阿難僧中遍唱是我之過
阿酬元慿便向阿酬懺悔和合有一
比丘本是偷兒語諸比丘可共至彼聚
落取物諸比丘便從其語先往取之
彼比丘於後生疑問佛我如是教人
盜犯波羅夷不佛言不犯得偷羅遮
罪有比丘取他覆塚衣塚上幡塚間
衣神廟中物他所護者生疑問佛佛
言他心未捨取直五錢皆波羅夷廟
中物雖无主而是官所護者亦如是
有比丘瞋他故或燒其家或燒其田
穀財貨生疑問佛佛言不犯得偷羅
遮罪瞋故破壞他物亦如是有比丘於
鼠穴中得千兩金囊盜心取生疑問
佛佛言屬鼠物不犯得偷羅遮罪若
盜心奪鳥獸物亦如是有比丘於食
上輙食他分他問誰食我分荅言我

食彼瞋生疑問佛佛言非盜心不犯不應輒作同意食他分犯者突吉羅有比丘蒲博賭取人物生疑問佛佛言不犯得突吉羅罪有二比丘同意更相著衣後相瞋諍以為偷生疑問佛佛言不犯不應輒同意著他衣犯者突吉羅

時跋難陀與估客共道行到關稅處估客從跋難陀借囊寄以大價珠著囊中還之跋難陀不覺出關已索囊中珠跋難陀言我不取汝珠估客言汝實不取我向借汝囊以珠著中耳即還其珠生疑問佛佛言不犯若欲出關人從借物還已應抖擻看犯者突吉羅

時旃荼脩摩那比丘是弟子至師檀越家詐云師病索三種藥粥得已於外自食其家婦女後往問訊言阿姨病差不荅言我都不病何以問我使以具說師語弟子汝偷我粥荅言我實不偷於和尚作同意取耳生疑問佛佛言不以盜心不犯得故妄語波逸提罪有比丘見主人田无水決屬

他水澆之生疑問佛佛言若直五錢犯有高處比丘擲他衣與下處比丘俱生疑問佛佛言若盜心擲波羅夷無盜心取偷羅遮若无盜心擲偷羅遮盜心取波羅夷俱盜心俱波羅夷俱无盜心俱偷羅遮有比丘盜心貿僧好物生疑問佛佛言貿直五錢犯時有比丘以石擲虵誤著人死生疑問佛佛言汝以何心荅言欲擲殺虵佛言人死無犯擲虵犯突吉羅有比丘殺獼猴以似人生疑問佛佛言奪畜生命犯波逸提有一婦人夫行不在傍通有娠從常供養比丘乞墮胎藥與之兒死母不死生疑問佛佛言犯若欲墮胎母死兒不死犯偷羅遮若俱死犯波羅夷若俱不死犯偷羅遮按腹墮胎亦如是有諸比丘不樂修梵行而不罷道還就下賤於高處自墜取死墮下人上下人死已不死生疑問佛佛言汝以何心荅言欲自墮死佛言彼死無犯作方便自殺皆偷羅遮有二比丘先相瞋後共道行於路相打一人遂死生疑問佛佛言汝

以何心荅言瞋心佛言无殺心不犯
瞋他比丘得波逸提罪從今不聽相
瞋未相悔謝共道行犯者突吉羅有
比丘打殺鬼生疑問佛佛言犯偷羅
遮有比丘欲殺彼而誤殺此生疑問
佛佛言不犯得偷羅遮罪
時諸比丘為利養故種種讚歎他戒
成就定慧解脫解脫知見成就而審
以自美生疑問佛佛言若如是等不
分明自說皆犯偷羅遮
毗舍離有一大樹名尼拘類蔭五百
乘車花色比丘尼見語諸比丘尼言
我在天上時插耳邊華如此樹大諸
比丘尼謂無此理種種呵責云何比
丘尼自說得過人法以是白佛佛言
天上實有此華華色比丘尼實語無
犯毗羅茶私呵比丘身生五百癰瘡
癰瘡潰爛不可視華色比丘尼與五
百比丘尼俱共問訊見已便笑諸比
丘尼呵責云何無憐愍心見比丘如
此方更笑之華色荅言此比丘過去
世時作大國王名毗竭婆我時為作
第一夫人其王強取五百童女破其

當世以此因緣無數百千万歲墮大
地獄苦毒燒煑餘報受此五百癰瘡
諸比丘屋謂無此理種種呵責云何
比丘屋自稱得過人法以是白佛佛
言彼比丘實尒華色說實无犯時長
老目連語諸比丘言我見阿耨達池
有蓮華大如車輪諸比丘不信謂是
虛說得過人法以是白佛佛言實有
此華目連說實無犯有諸比丘虛說
得過人法作如是言我有業報因緣
天眼天耳他心智後疑問佛佛言不
犯得偷羅遮罪有諸比丘虛說得過
人法作如是言我得天眼天耳他心智
諸漏已盡後疑問佛佛言佀有一婆
羅門請僧食言大德諸羅漢來坐食
食竟言諸羅漢還去諸比丘生疑問
佛佛言人自作此讚歎皆無犯有諸
比丘為利養故坐起行立言語安詳
以此現得道相欲令人知後疑問佛
佛言如是等現異皆犯偷羅遮有諸
比丘臨欲命終應墮地獄悉見地獄
諸相阿傍在前又有比丘應生天悉
見諸天宮殿聞音樂聲天子天女在

戲語言皆以語人生疑問佛佛言是
應生瑞相非妄語无犯有諸比丘
本欲說餘事後非意說過人法生疑
問佛佛言非是本意不犯得偷羅遮
罪有諸比丘語白衣言若有往汝房
者皆成就如是如是道法後自往往生
疑問佛佛言作如是等方便皆犯偷
羅遮有諸比丘自說得過人法欲令
人聞而非人聞又欲令非人聞而人
聞又欲令人非人聞而无聞者皆生
疑問佛佛言皆犯偷羅遮時目連語
諸比丘某甲居士婦當生男彼當產
時轉為女彼斯匿王與阿闍世王共
戰目連言波斯匿王當勝而反不如
後更集戰復言阿闍世王當勝亦反
不如諸比丘呵責言云何虛說得過
人法以是白佛佛言如目連語但觀
其前不觀後耳時有比丘捲隱處不
淨出生疑問佛佛言汝以何心荅言
始末無有出意佛言无犯若欲出而
出僧伽婆尸沙欲出不出偷羅遮以
暖水浴而火炙不淨出皆如是有比
丘憶行欲事不淨出生疑問佛佛言

汝以何心答言我憶行欲事憙不淨自出佛言不犯憶行欲事突吉羅有比丘故以形撐衣出不淨謂不犯僧伽婆尸沙問佛佛言如是比丘出不淨僧伽婆尸沙不出偷羅遮有比丘於女像邊出不淨生疑問佛佛言若出不淨僧伽婆尸沙不出偷羅遮

時有比丘以肘築女人身復有比丘以鉢鉤牽女人生疑問佛佛言皆犯偷羅遮若捉其衣牽捉其瓔珞亦如是有比丘女人在牀上船車上樹上欲心搖之生疑問佛佛言若如是比丘皆犯偷羅遮

時有女人著青衣比丘見語言姉妹汝許青生疑問佛佛言犯偷羅遮若如是因形而作惡語皆如是時有夫婦共鬪不和合比丘往和合之生疑問佛佛言若夫婦義已離和合者僧伽婆尸沙若未離無犯

五分律卷第二十八　七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五分律卷第二十九 彌沙塞 上

宋罽賓三藏佛陀什共竺道生等譯

第五分之八比丘尼法

尒時世尊還歸舍衛未至迦維羅衛城止尼拘類樹下淨飯王出迎遥見世尊容顏殊特猶若金山前礼佛足而說偈言

生時相師記　我聞致初敬　樹傾時稽首
道成今三礼

說此偈已却坐一面佛為說種種妙法乃至見法得果從坐起偏袒右肩𨂂跪合掌白佛言世尊願與我出家受具足戒佛即觀之見王出家更無所得便白王言莫放逸次第自當得此妙法於是求受三歸五戒受五戒已佛更為說種種妙法亦教利喜還歸所住王歸宮已庭中三唱若欲於如来正法律中出家者聽時摩訶波闍波提瞿曇弥聞王此唱即與五百釋女前後圍繞持二新衣出詣佛所頭面礼足白佛言世尊我自織此衣今以奉上願垂納受佛言可以施僧

得大果報復如上白佛言可以施僧
我在僧數復如上白佛言我受一以
一施僧然後受教施佛及僧瞿曇弥
復白佛言願聽女人於佛正法出家
受具足戒佛言止止莫作是語所以
者何往古諸佛皆不聽女人出家諸
女人輩自侍於佛在家剃頭著袈裟
衣勤行精進得獲道果未來諸佛亦
復如是我今聽汝以此爲法瞿曇弥
如上三請佛亦如上三不聽許於是
瞿曇弥便大啼哭礼足而退
佛從迦維羅衛與大比丘衆千二百
五十人俱遊行人間瞿曇弥與五百
釋女自共剃頭著袈裟衣啼泣隨後恒
於世尊宿處而宿佛漸遊行到舍衛
城住於祇洹瞿曇弥及五百釋女泣
滯在門阿難晨出見其如此即問其
故荅言大德世尊不聽女人出家受
具足戒我等是以自悲悼耳願爲啓
白令得從志阿難即還頭面礼足具
以白佛佛止阿難亦如上說阿難復
白佛言佛生少日母便命終瞿曇弥
乳養世尊至于長大有此大恩如何

不報佛言我於瞿曇弥亦有大恩其依我故識佛法僧而生信若人依善知識識佛法僧生信敬者於彼人所若以衣食醫藥盡壽供養所不能報阿難復白佛言若女人出家受具足戒能得沙門四道果不佛言能得阿難言若得四道世尊何為不聽出家受具足戒佛言今聽瞿曇弥受八不可越法便是出家得具足戒何謂八比丘尼半月應從比丘衆乞教誡人比丘尼不應於无比丘處夏安居比丘尼自恣時應從比丘衆請三事見聞疑罪式叉摩那學二歲戒已應在二部僧中受具足戒比丘尼不得罵比丘不得於白衣家說比丘破戒破威儀破見比丘尼不得舉比丘罪而比丘得呵比丘尼比丘尼犯麁惡罪應在二部僧中半月行摩那埵半月行摩那埵已應各二十僧中求出罪比丘尼雖受戒百歲故應礼拜起迎新受戒比丘阿難受教即出語瞿曇弥汝諦聽我說佛所教瞿曇弥更整衣服遥礼佛足長跪合掌一心而

聽阿難具說如上瞿曇弥言猶如年
少男女淨潔自喜沐浴身體著新淨
衣有人意與瞻婆花鬘婆師華鬘優
鉢羅華鬘阿提目多伽花鬘其人歡喜
兩手捧取舉著頭上我今頂受世尊
法教亦復如是復白阿難願更為我
入白世尊云我已頂受八法於八
法中欲乞一願願聽比丘尼隨大小
礼比丘如何百歲比丘尼礼新受戒
比丘阿難復為白佛佛告阿難若我
聽比丘尼隨大小礼比丘者无有是
處女人有五㝵不得作天帝釋魔天
王梵天王轉輪聖王三界法王若不
聽女人出家受具足戒佛之正法住
世千歲今聽出家則減五百年猶如
人家多女少男當知其家衰滅不久
又告阿難若女人不於我法出家受
具足戒我般涅槃後諸優婆塞優婆
夷當持四供隨比丘後白言大德憐愍
我故受我供養若出門見便當牽臂言
大德於我有恩乞暫過坐使我獲安
若道路相逢當解髮拂比丘足布
令蹈上今聽出家此事殆盡阿難聞

已悲恨流淚白佛言世尊我先不聞
不知此法求聽女人出家受具足戒
若我先知豈當三請佛告阿難勿復
啼泣魔蔽汝心是故今耳今聽女人
出家受具足戒當應隨順我之所制
不得有違我所不制不得妄制阿難
即出具以佛教語瞿曇彌瞿曇彌歡
喜奉行即成出家受具足戒復白阿
難此五百釋女今當云何受具足戒
願更為白阿難即以白佛佛言即
聽波闍波提比丘尼為作和尚在比
丘十衆中白四羯磨受具足戒聽一
時羯磨三人不得至四既受戒已摩
訶波闍波提比丘尼與五百比丘尼
俱到佛所頭面礼足白佛言世尊我
等云何著衣佛言如比丘法又白云
何食答言聽乞食又白云何布薩答
言聽別布薩半月從比丘僧乞教誡
人又白云何結安居答言聽於屋下
結三月安居又白云何自恣答言聽
別自恣從比丘僧中請見聞疑罪又
白云何受迦絺那衣答言聽白二羯磨
四月日受又白云何畜皮革答言聽

作行來草屣又白云何滅諍佛言聽以七滅諍法滅四事諍

尒時諸比丘尼不先授弟子二歲戒便授大戒愚癡無知不能學戒以是白佛佛言不應尒犯者突吉羅應如是先授二歲不殺生二歲不得偷盜二歲不得婬二歲不得妄語二歲不得飲酒二歲不得非時食時有一比丘尼媒嫁犯僧伽婆尸沙不知云何以是白佛佛以是事集二部僧告諸比丘聽二部僧白四羯磨與彼比丘尼半月摩那埵彼比丘尼應到僧中偏袒右肩脫革屣礼二部僧足白言大德僧聽我某甲比丘尼媒嫁犯僧伽婆尸沙罪今從僧乞半月摩那埵願僧與我半月摩那埵如是三乞應一比丘唱言大德僧聽此某甲比丘尼媒嫁犯僧伽婆尸沙罪從僧乞半月摩那埵僧今與半月摩那埵若僧時到僧忍聽白如是大德僧聽此某甲比丘尼媒嫁犯僧伽婆尸沙罪從僧乞半月摩那埵僧今與半月摩那埵誰諸長老忍默然不忍者說如是

三説僧已與某甲比丘尼半月摩那埵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僧既與行摩那埵應晨起掃灑比丘尼住處諸房泥治壁地應有水處皆取令滿諸有可作皆應作之若客比丘尼來比丘尼去亦皆應白又應將一比丘尼爲伴至比丘住處若有可作皆應如上作之若客比丘來若比丘去亦皆應白日欲暮還比丘尼住處如是半月行已於二部僧各二十人中求出罪羯磨如比丘法

時諸比丘尼不礼比丘无人教識愚癡無知不能學戒以是白佛佛呵責言我先説八不可越法百歳比丘尼礼新受戒比丘云何於今而不礼敬呵已告諸比丘從今聽諸比丘隨次礼上座諸比丘尼礼一切比丘亦隨次自相礼式叉摩那礼一切比丘比丘尼亦隨次自相礼沙弥亦如是沙弥尼礼一切比丘比丘尼式叉摩那沙弥亦隨次自相礼有比丘尼在高處礼下處比丘或在比丘後或於傍邊礼或手捉足或膝著地礼以是白佛

佛言皆不應尒聽比丘尼去比丘不
近不遠合掌住頭作是言和南
時諸比丘尼髮長佛言應求女人剃
之若無女人聽使男子但不得獨不
得令捉有餘比丘尼伴為捉然後使剃
時諸比丘尼從比丘尼受經誦不能
得復有一比丘尼從比丘尼受一波
羅提木叉多日不能得後從比丘受
即得以是白佛佛言聽比丘尼從比
丘受經若經中有麁惡語聽書授若
不知書聽隔障授若無障隔聽相背
授有諸比丘尼與比丘共布薩見比
丘犯罪便欲舉之以是白佛佛言比
丘尼不得共比丘布薩應半月請一
比丘令從比丘僧乞教誡人諸比丘
不肯為乞佛言聽比丘尼為作供養
鉢囊瓶水囊腰繩香油前食後食或
未布薩為白或已布薩乃白佛言不
應尒應於唱說不來諸比丘欲清淨
時從坐起在僧前立白言大德僧聽某
精舍和合比丘尼僧頂礼和合比丘
僧足乞教誡人若僧先已差教誡人
上座應荅從某甲比丘受若僧无所

差人有能說法者應答應答往某甲比丘邊受若復無者應答此無差教誡人又無能說法者汝等莫放逸諸比丘尼明日應来問乞教誡比丘竟為白僧下坐比丘應傳上座語語之

有諸比丘尼共比丘自恣比丘尼欲往阿練若處就比丘自恣道中遇賊水火有命難梵行難衣鉢難又更相待稽留自恣以是白佛佛言比丘尼不得共比丘自恣應別自恣從比丘僧請見聞疑罪時聚落中无比丘諸比丘尼往阿練若處請見聞疑罪或道遠不達或彼比丘不為和合遂不得請以是白佛佛言聽阿練若處比丘為比丘尼来聚落自恣為其和合諸比丘尼應先集衆自恣然後差比丘尼就比丘僧請見聞疑罪至已偏袒右肩脫革屣遥礼僧足然後入僧中合掌曲身白言某精舍和合比丘尼僧頂礼和合比丘僧足我等比丘尼僧和合請大徳僧自恣說見聞疑罪如是三請

時諸比丘語波闍波提比丘尼言汝

无和尚不成出家受具足戒彼便生疑以是白佛佛言汝受八不可越法時已是出家受具足戒有比丘尼誘弄比丘言我是族姓礼儀備舉女工具足意欲給侍彼比丘便生染著心不復樂道遂致反俗諸比丘以是白佛佛言比丘尼不應誘弄比丘犯者突吉羅有諸比丘尼来比丘住處或露胷脇或露髀膊諸比丘見生染著心不復樂道遂致反俗諸比丘以是白佛佛言不應尒從今不聽比丘尼入比丘住處既不得入便无教誡愚闇无知不能學戒以是白佛佛言若如法比丘尼聽入亦應嘮来既喚不来佛言喚不来突吉羅時諸比丘尼不共比丘語無人教誡愚闇无知不能學戒諸比丘尼以是白佛佛言不應尒犯者突吉羅

時優蹉比丘尼數數犯罪比丘尼僧與作不見罪羯磨便啼哭言我愚癡僧與我作不見罪羯磨我或於中更犯麁罪願僧為我解此羯磨諸比丘尼以是白佛佛言不應為解羯磨應

白二羯磨差一比丘尼伴之共語共同行止一比丘尼唱言阿姨僧聽令差某甲比丘尼伴優蹉比丘尼共語共同行止若僧時到僧忍聽白如是阿姨僧聽令差某甲比丘尼伴優蹉比丘尼共語共同行止誰諸阿姨忍默然不忍者說僧已差某甲比丘尼伴優蹉比丘尼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有比丘尼月水出汙脚及衣入聚落乞食諸白衣見譏呵佛言若比丘尼月水出時不聽入聚落乞食聽聚糗亦聽弟子并為乞若無弟子聽著月水衣乞食有諸貴姓女出家不著覆肩衣諸白衣見其肩髀共調弄之皆懷慚恥諸比丘尼以是白佛佛言聽著覆肩衣時諸比丘尼弟子學二歲戒不合意便與受具足戒佛言不應尒犯者突吉羅從今聽和尚阿闍梨意乃為集十眾至受戒處將欲受戒又著眼見耳不聞處和尚應為求羯磨師及教誡師得已羯磨師應羯磨教誡師令出外教唱言阿姨僧聽某甲求某甲受具

足戒某甲作教誡師若僧時到僧忍
聽白如是彼教誡師應行初法先問和
尚此欲受具足戒人學二歲戒日滿
不衣鉢具不若言不具應語令具若
言具復應問為是已有為是借若言
借應語借主捨與然後乃往欲受戒
人所語言汝莫恐怖須臾當著汝於
高勝處若先不諳悉應小披衣觀看无
遮受戒法不問言何者是汝僧伽梨
憂多羅僧安陀會覆肩衣水浴衣
彼若不識應語令識次與受衣鉢如
比丘中說復應語言汝某甲聽今是
實語時我今問汝若有當言有若無
當言無女人有如是病癩病白癩病
乾痟病癲狂病癰疽漏病脂出病如
是等重病汝有不不負債不非他婦
不夫主聽不不屬官不非婢不是人
不是女人不女根具足不汝非黃門
不非石女不非二道合不月水出不
不常出不學二歲戒日滿不已求和
尚未父母聽不欲受具足戒不如我
今問後僧中亦當如是問汝汝亦當
如是荅彼教誡師應還僧中立白言

我已問竟羯磨師應白僧言阿姨僧聽某甲求某甲受具足戒某甲已問竟今聽將來若僧時到僧忍聽白如是教師應往將來教礼僧足礼已將至羯磨師前教胡跪合掌向羯磨師從僧乞受具足戒教言我某甲求某甲和尚受具足戒今從僧乞受具足戒和尚某甲僧濟拔我憐愍故如是三乞教師然後還復坐羯磨師應白僧阿姨僧聽此某甲求某甲受具足戒彼從僧乞受具足戒和尚某甲我今於僧中問諸難事若僧時到僧忍聽白如是應語言汝聽今是實語時我今問汝若有便言有若无便言无乃至欲受戒不皆如上問如上問已羯磨師復應唱言阿姨僧聽此某甲求某甲受具足戒彼從僧乞受具足戒自說無諸難事學二歲戒滿五衣鉢具已來和尚父母已聽欲受具足戒僧今與某甲受具足戒和尚某甲若僧時到僧忍聽白如是阿姨僧聽某甲求某甲受具足戒乃至和尚某甲誰諸阿姨忍默然不忍者說如是

第二第三說僧已與某甲受具足戒和
尚某甲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
從和尚阿闍梨復應集十比丘僧
將受戒人往比丘僧中在比丘羯磨
師前小遠兩膝著地乞受具足戒羯
磨師應教言我某甲求某甲和尚受
具足戒已於一衆中受具足戒竟清淨
無諸難事已學二歲戒滿衣鉢具足
已求和尚父母已聽不犯麁惡罪欲
受具足戒今從僧乞受具足戒和尚
某甲僧濟拔我憐愍故如是三乞
三乞已羯磨師應白大德僧聽此某
甲求某甲受具足戒已於一衆中受
具足戒竟清淨无諸難事已學二歲
戒滿先所應作已作衣鉢具足已求
和尚父母已聽不犯麁惡罪欲受具
足戒今從僧乞受具足戒和尚某甲
僧今與某甲受具足戒和尚某甲若
僧時到僧忍聽白如是大德僧聽此
某甲求某甲受具足戒乃至僧今與
某甲受具足戒和尚某甲誰諸長老
忍默然不忍者說如是第二第三說
僧已與某甲受具足戒和尚某甲竟

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
復應語言某甲聽如來應供等正覺
說八波羅夷法若比丘尼犯此二
法非比丘尼非釋種女一切不得婬
乃至以染著心看他男子若比丘尼
行婬法乃至畜生非比丘尼非釋種
女是中盡形壽不應犯若能持當
言能一切不得偷盜乃至草葉若比
丘尼若聚落若空地他所守護物盜
五錢若過五錢非比丘尼非釋種女
是中盡形壽不得犯若能持當言能
一切不得殺生乃至蟻子若比丘尼
若人若似人自手斷命持刀授與教
人殺教死讚死非比丘尼非釋種女
是中盡形壽不應犯若能持當言能
一切不得妄語乃至戲笑若比丘尼
自無過人法若言有諸禪解脫三昧
正受若道若果非比丘尼非釋種女
是中盡形壽不應犯若能持當言能
一切不得親近男子若比丘尼欲感
變心摩觸男子身腋已下膝已上若
男子作如此摩觸亦不得受若捘
若搯若舉若下若捉若牽非比丘尼

非釋種女是中盡形壽不應犯若能
持當言能
一切不得與男子共住共語若比丘
尼欲盛變心愛男子若捉手若捉衣
若期行若獨共行若獨共住若獨共
語若獨共坐若以身相近具是八事
非比丘尼非釋種女是中盡形壽不
應犯若能持當言能
一切不得隨順非法比丘語若比丘
尼知和合比丘僧如法舉比丘而隨
順此比丘諸比丘尼語言姊妹此比
丘為和合比丘僧如法舉汝莫隨順
如是諫堅持不捨應第二第三諫第
二第三諫捨是事善不捨者非比丘
尼非釋種女是中盡形壽不應犯若能
持當言能一切不應覆藏他麁惡罪
若比丘尼知他比丘尼犯波羅夷罪
彼後時若罷道若死若遠行若被舉
若根變語諸比丘尼作如是語我先
知是比丘尼犯波羅夷罪不白僧不
向人說非比丘尼非釋種女是中盡
形壽不應犯若能持當言能
諸佛世尊善能說諭亦現現事猶如

針鼻鈌不復任針用猶如人死終不能以此身更生猶如多羅樹心斷不生不長猶如石破不可還合若比丘尼於此八法犯一一法還得比丘尼无有是處

復應語言汝某甲聽如來應供等正覺說是八不可越法汝盡形壽不應越比丘尼半月應從比丘衆乞教誡人比丘尼不應於无比丘處夏安居比丘尼自恣時應從比丘衆請三事見聞疑罪式叉摩那學二歲戒已應在二部僧中受具足戒比丘尼不得罵比丘不得於白衣家說比丘破戒儀破戒破見比丘尼不應擧比丘罪比丘得呵比丘尼比丘尼犯麁惡罪應在二部僧中半月行摩那埵半月行摩那埵已應各二十僧中求出罪比丘尼雖先受戒百歲故應禮拜起迎新受戒比丘復應語言汝某甲聽如來應供等正覺說是四依法盡形壽依是出家受具足戒依糞掃衣出家受具足戒若能當言能若得長衣劫貝衣欽婆羅衣俱捨耶衣芻摩衣

菊弥衣婆舍那衣阿呵那衣瞿茶伽衣麻衣應受依乞食法出家受具足戒若能當言能若得長食僧食前食後食請食應受

依麤弊卧具出家受具足戒若能當言能若長得庵屋重屋大小房方圓屋應受依下賤藥出家受具足戒若能當言能若長得酥油蜜石蜜應受

復應語言某甲聽汝已白四羯磨受具足戒竟羯磨如法諸天龍鬼神乾闥婆當作是願我等何時當得人身出家受具足戒汝今已得如人得受王位汝今受比丘尼法亦如是汝當忍易共語易受教誡當學三戒滅三毒出三界成阿羅漢果餘所不知者和尚阿闍梨當爲汝說

時有一婬女名半迦尸於正法律出家欲往阿練若住處受具足戒諸賊聞之欲逆道伺取彼女人亦聞不敢去諸比丘尼以是白佛佛言聽白四羯磨遣爲受具足戒彼和尚阿闍梨先爲集十比丘尼僧與受戒竟置受戒人著一處將十比丘尼僧往阿練

善覆膝禮比丘僧足羯磨師爲從僧
乞戒言大德僧聽某甲求某甲受具
足戒已於一衆中受具足戒竟清淨無
諸難事已學二歲戒滿竟所應作已
作衣鉢具足已來和尚父母聽許不犯
麁惡罪欲受具足戒今從僧乞受具
足戒和尚某甲願僧濟拔之憐愍故
如是三乞比丘羯磨師應以其乞辭
如上白四羯磨羯磨已和尚阿闍梨將
十比丘尼僧還至本處戒處呼受戒人
令禮僧足在羯磨師前胡跪合掌羯
磨師爲說僧所作白四羯磨令聽已
然後如上具說八墮法四譬喻法八不
可越法四依法乃至餘所不知者和
尚阿闍梨當爲汝說有諸比丘尼著
光色衣以爲飾好諸白衣譏呵言此比
丘尼似婬女欲求男子諸比丘尼以
是白佛佛言不應尒犯者突吉羅
有諸比丘尼畫眼佛言不應尒犯者
突吉羅有諸比丘尼患眼須畫佛言
病者聽畫有諸比丘尼在比丘前行
佛言不應尒犯者突吉羅有諸比丘
尼道見比丘來便住不敢前去妨乞

食佛言若去遠者聽在前行有諸比丘尼在比丘前噫氣唾地佛言不應尒犯者突吉羅有諸比丘尼加趺坐月水出汙脚跟人見譏呵又有一比丘尼加趺坐蹤跟垂入女根中以此致病白佛佛言一切比丘尼皆應累趺坐若加趺坐應平伸一脚犯者突吉羅有居士欲與比丘尼貿易住處諸比丘尼不敢佛言聽與貿易有諸比丘尼如剡靴法張衣剡佛言不應尒若衣捲縮聽安碁有諸比丘尼於住處處處大小便臭穢佛言不應尒犯者突吉羅應作廁諸比丘尼深作廁塊落胎著中除糞人見譏呵言此輩常讚歎離欲欲想欲熱而行其事恐人知之落胎廁中何不罷道受五欲樂諸比丘尼以是白佛佛言不應深作廁塊極深聽捲手一肘小作口有諸比丘尼以鉢及囊盛胎晨朝棄之時波斯匿王邊境有事遣軍征之有信樂佛法者作是念我今當先與出家人食然後乃行即遣信覓還見彼比丘尼請還施食比丘尼言汝並前去我隨

後往便若請之𢫫將俱還出鉢下食見小兒時便種種譏呵言此等常說慈愍護念衆生而今親自殺兒死沙門行破沙門法諸比丘尼以是白諸比丘諸比丘以是白佛佛言若比丘尼乞食時見比丘應出鉢示諸比丘尼便都出鉢傾側示之以妨乞食佛言但雖示令知其空有比丘尼產一男兒不知云何以是白佛佛言聽白二羯磨差一比丘尼伴之應一比丘尼僧中唱言阿姨僧聽此某甲比丘尼生男兒今差某甲比丘尼伴之若僧時到僧忍聽白如是阿姨僧聽此某甲比丘尼生男兒今差某甲比丘尼伴之誰諸阿姨忍默然不忍者說僧已差某甲比丘尼伴某甲比丘尼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二比丘尼捉兒生疑佛言無犯二比丘尼共兒眠生疑佛言亦無犯莊嚴兒共嗚佛言不應亦聽洗浴與乳哺若離懷抱應與比丘尼令出家若不欲令出家應與親親養令長成有諸比丘尼比丘僧請不次第往佛言不應爾應次第差

住有諸比丘尼入聚落不繫下衣墮地露形佛言應以腰繩繫之作腰繩大長佛言繞腰一匝作腰繩大廣佛言極廣一指作雜色腰繩佛言不應介聽純一色有諸比丘尼著輕衣入聚落風吹露形佛言聽上下安鉤紐帶繫之有諸貴姓女出家擎鉢乞食手寄佛言聽作絡囊盛鉢乞食掛腋下汗汙塵入佛言聽作覆鉢巾有諸比丘尼作蠱道欲殺眾生佛言若作蠱道欲煞眾生偷羅遮作呪術起死人欲煞眾生亦如是有諸比丘尼畜種種雜色衣諸白衣譏呵言此諸比丘尼正似婬女佛言一不應介犯者突吉羅諸比丘有宿食諸比丘尼無食不敢與佛言聽與无犯比丘尼宿食與比丘亦如是有諸比丘至比丘尼住處无淨人授食佛言无淨人時聽比丘尼授食與比丘无犯比丘授食與比丘尼亦如是有諸比丘尼作酒沽多人譏呵佛言不應介犯者偷羅遮有諸比丘尼畜田刹犁牛奴自看耕種諸白衣譏呵此諸比丘尼亦自

香耕田與我何異佛言不應自看應使淨人知犯者突吉羅有諸比丘尼出息多人譏呵佛言不應尒犯者偷羅遮有諸比丘尼畜婬女坐肆賣之多人譏呵佛言不應尒犯者偷羅遮有諸比丘尼壓油賣多人譏呵佛言不應尒犯者偷羅遮有諸比丘尼蹴脚戲多人譏呵佛言不應尒犯者突吉羅懸繩自掛戲亦如是有諸比丘尼住處失火佛言應打揵揓若唱令集皆共救火土坌水澆以水漬衣撲滅時有衆多居士請比丘尼僧食諸比丘尼晨朝著衣持鉢到請家方語問大小日時遂過居士譏呵此諸比丘尼正似婆羅門女相問知經多少多者為大我今設供日時已過當如之何以是白佛佛言若大衆會時聽上座八人相問大小以次坐餘人得座便坐

五分律卷第二十九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勑雕造

五分律卷第三十 彌沙塞 上

宋罽賓三藏佛陀什共竺道生等譯

第五分之九五百集法

爾時世尊泥洹未久大迦葉在毘舍離獼猴水邊重閣講堂與大比丘僧五百人俱皆是阿羅漢唯除阿難告諸比丘昔吾從波旬國向拘夷城二國中間聞佛世尊已般泥洹我時守心迷亂不能自攝諸聚落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或躃或踊宛轉于地莫不哀號嘆速嘆疾世間空虛世間眼滅時跋難陀先遊於彼止衆人言彼長老常言應行是不應行是應學是不應學是我等於今始脫此苦任意所為无復拘㝵何為相與而共啼哭吾聞其語倍復憂毒佛雖泥洹比丘現在應同勗勉共結集之勿令跋難陀等別立眷屬以破正法諸比丘咸以為善白迦葉言阿難常侍世尊聰叡多聞具持法藏今應聽在集比丘數迦葉言阿難猶在學地或隨愛恚癡畏不應容之時阿難在毘舍

離恒為四衆晝夜説法衆人來往殆
若佛在有跋耆比丘於彼閣上坐禪
以此閙乱不得遊諸解脱三昧作是
念阿難今於學地應有所作為无所
作而常在憒閙多有所説既入定觀
見應有所作復作是念我今當為説
猒離法使其因悟便往阿難所為説
偈言

靜處坐樹下　心趣於泥洹　汝禪莫放逸
多説何所為

諸比丘亦語阿難言汝應速有所作
大迦葉令欲集比丘法而不聽汝在
此數中阿難既聞跋耆比丘所説偈
又聞迦葉不聽在集比丘數中初中後
夜勤經行思惟望得解脱而未能得
後夜垂過身體疲極欲小偃卧頭未
至枕豁然漏盡諸比丘知即白迦葉
阿難昨夜已得解脱今應聽在集比
丘數迦葉即聽於是迦葉作是念何
許多有飲食牀坐卧具可得以資給
集比丘唯見王舍城足以資給便於
僧中唱言此中五百阿羅漢應往王
舍城安居餘人一不得去

作是制已五百羅漢至王舍城於夏
初月補治房舍卧具二月遊戲諸禪
解脫三月然後共集一處於是迦葉
白僧言大德僧聽我今於僧中問優
波離比丘義若僧時到僧忍聽白如
是時優波離亦白僧言大德僧聽我
今當荅迦葉比丘義若僧時到僧忍
聽白如是迦葉即問優波離佛於何
處制初戒優波離言在毗舍離又問
因誰制荅言因須提那迦蘭陁子又問
以何事制荅言共本二行婬又問有二
制不荅言有有比丘共獮猴行婬迦葉
復問於何處制第二戒荅言在王舍
城又問因誰制荅言因達膩咤又問
以何事制荅言盜瓶沙王材迦葉復
問於何處制第三戒荅言在毗舍離
又問因誰制荅言因衆多比丘又問
以何事制荅言自相害命迦葉復問
於何處制第四戒荅言在毗舍離又
問因誰制荅言因婆求摩河諸比丘
又問以何事制荅言虛稱得過人法
迦葉作如是等問一切比丘已於僧
中唱言此是比丘比丘尼此是比丘尼

比尼合名為比尼藏
迦葉復白僧言大德僧聽我今欲於
僧中問阿難修多羅義若僧時到僧
忍聽白如是阿難亦白僧言大德僧
聽我今當荅迦葉修多羅義若僧時
到僧忍聽白如是迦葉即問阿難言
佛在何處說增一經在何處說增十
經大因緣經僧祇陀經沙門果經梵
動經何等經因比丘說何等經因比
丘尼優婆塞優婆夷諸天子天女說阿
難皆隨佛說而荅迦葉如是問一切
修多羅已僧中唱言此是長經今集
為一部名長阿含此是不長不短今
集為一部名為中阿含此是雜說為比
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天子天女
說今集為一部名雜阿含此是從一法
增至十一法今集為一部名增一阿含
自餘雜說今集為一部名為雜藏合名
為修多羅藏我等已集法竟從今已
後佛所不制不應妄制若已制不得
有違如佛所教應謹學之
阿難復白迦葉言我親從佛聞吾般
泥洹後若欲除小小戒聽除迦葉即
問汝欲以何為小小戒荅言不知又問

何故不知答言不問世尊又問何故不
問答言時佛身痛恐以惱乱迦葉詰
言汝不問此義犯突吉羅應自見罪
悔過阿難言大德我非不敬戒不問
此義恐惱乱世尊是故不敢我於是
中不見罪相敬信大德今當悔過迦
葉復詰阿難言汝為世尊縫僧伽梨
以脚指押犯突吉羅亦應見罪悔過
阿難言我非不敬佛无人捉綦是以
脚押我於是中亦不見罪相敬信大
德今當悔過迦葉復詰阿難言汝三
請世尊求聽女人於正法出家犯突
吉羅亦應見罪悔過阿難言我非不
敬法但摩訶波闍波提瞿曇彌長養
世尊至大出家致成大道此功應報
是以三請我於此中亦不見罪相敬
信大德今當悔過迦葉復詰阿難言
佛臨涅槃現相語汝若有得四神足
欲住壽一劫若過一劫便可得之如
來成就無量定法如是三反現相語
汝汝不請佛住世一劫若過一劫犯
突吉羅亦應見罪悔過阿難言我
非不欲請佛久住惡魔波旬厭蔽我

心是故致此我於此中亦不見罪相
敬信大德今當悔過迦葉復詰阿難
言佛昔從汝三反索水汝竟不奉犯
突吉羅亦應見罪悔過阿難言我
非不欲奉時有五百乘車上流厲渡
水濁未清恐以致患是以不奉我於
此中亦不見罪相敬信大德今當悔
過迦葉復詰阿難言汝聽女人先礼
舍利犯突吉羅亦應見罪悔過阿難
言我非欲使女人先礼舍利恐其日
暮不得入城是以聽之我於此中亦
不見罪相敬信大德今當悔過阿難
敬信大迦葉故即於衆僧中作突
吉羅悔過
迦葉復詰阿難言若我等以衆學法
為小小戒餘比丘便言至四波羅提
提舍尼亦是小小戒若我等以至四波
羅提提舍尼為小小戒餘比丘便復
言至波逸提亦是小小戒若我等以
至波逸提為小小戒餘比丘便復言
至尼薩耆波逸提亦是小小戒俄成
四種何可得定迦葉復言若我等不知
小小戒相而妄除者諸外道輩當作

是語沙門釋子其法如烟師在之時所制皆行般泥洹後不肯復學迦葉復於僧中唱言我等已集法竟若佛所不制不應妄制若已制不得有違如佛所教應謹學之

時長老富蘭那在南方聞佛於拘夷城般泥洹諸長老比丘共集王舍城論比丘法自與眷屬如屈伸臂頃來到衆中語迦葉言我聞佛泥洹上座比丘皆共集此論比丘法為實尒不迦葉答言大德實尒富蘭那言可更論之迦葉即如上更論論已富蘭那語迦葉言我親從佛聞內宿內熟自熟自持食從人受自取果食就池水受无淨人淨果除核食之迦葉答言大德此七條者佛在毗舍離時世飢饉乞食難得故權聽之後即於彼還更制四至舍衛城復還制三富蘭那言世尊不應制已還聽聽已還制迦葉答言佛是法主於法自在制已還聽聽已還制有何等咎富蘭那言我忍餘事於此七條不能行之迦葉復於僧中唱言若佛所不制不應妄制

若已制不得有違如佛所教應謹學之
尒時拘舍弥闡陀比丘觸惱衆僧不
共和合有一比丘安居竟往迦葉所
具以事白迦葉語阿難言汝往拘舍
弥以佛語僧語作梵壇法罰之阿難
受使與五百比丘俱往闡陀闡阿難
與五百比丘來出迎問阿難言何故
来此將无與我欲作不益耶答言乃
欲益汝闡陀言云何益我答言今當
以佛語僧語作梵壇法罰汝即問云
何名梵壇法答言梵壇法者一切比
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不得共汝
来往交言闡陀聞已悶絶躃地語阿
難言此豈不名殺於我耶阿難言我
親從佛聞汝當從我得道汝起為汝
說法彼便起聽阿難為說種種妙法
示教利喜即遠塵離垢於諸法中得
法眼淨
集比尼法時長老阿若憍陳如為第
一上座富蘭那為第二上座曇弥為
第三上座陀婆迦葉為第四上座跋
陀迦葉為第五上座大迦葉為第六
上座優波離為第七上座阿那律為

第八上座凡五百阿羅漢不多不少
是故名為五百集法

五分律第五分之十七百集法

佛涅槃後百歲毗舍離諸跋耆比丘
始起十非法 一鹽薑合共宿淨 二兩
指抄食食淨 三復坐食淨 四越聚落
食淨 五酥油蜜石蜜和酪淨 六飲闍
樓伽酒淨 七作坐具隨意大小淨 八
習先所習淨 九求聽淨 十受畜金銀錢
淨 彼諸比丘常以月八日十四日十五
日盛滿鉢水集坐多人衆處持鉢著
前以為吉祥要人求施 時諸白衣男
女大小經過前者便指鉢水言此中
吉祥可與衣鉢革屣藥直 有欲與
者與之不欲與者便譏呵言沙門釋
子不應受畜金銀及錢設人自與不應
眼視而今云何作此求施 時長老耶
舍迦蘭陀子在彼獼猴水邊重閣講
堂語諸比丘言汝莫作此求施我親
從佛聞若有非法求施施非法求二
俱得罪 語諸比丘已復語諸白衣男
女大小汝等莫作此施我親從佛聞
若非法求施施非法求二俱得罪

彼諸比丘得金銀錢已語耶舍言大德可受此分荅言我不受非法求得施分復語言若不自受可以施僧荅言我既不受云何施僧於是諸比丘便以耶舍前教白衣為罵白衣與作下意羯磨羯磨已耶舍言我親從佛聞若僧與作下意羯磨應差一比丘為伴謝諸白衣諸比丘便白二羯磨差一比丘伴之耶舍即將至白衣所正值五百優婆塞聚在一處便語之言諸君當知是法我說是法非法我說非法是比丘我說是比丘非比丘我說非比丘是佛教我說是佛教非佛教我說非佛教我先所說使諸優婆塞瞋今來謝過諸優婆塞皆大驚言大德何時為我等說是法是比丘是佛教使我等瞋而來見謝耶舍更語諸人言世尊一時在王舍城耆域菴羅園時瓶沙王諸大臣共集王門作如是議沙門釋子應受畜金銀珠寶及用販賣時彼衆中有一大臣名珠髻語衆人言勿作此議沙門釋子不應受畜金銀珠寶及用販賣即以

此事往白世尊我之所說將无過謬佛言汝之所說正得其中所以者何我常說此沙門釋子不應受畜金銀珠寶及用販賣復白佛言唯願世尊遣告衆人令知非謬佛言大善又告珠髻辟如日月為烟雲塵阿修羅四瞖所蔽不明不淨沙門婆羅門有四種瞖亦復如是或不斷愛欲行於婬法或躭酒食不能除斷或專作邪命以自給活或受畜金銀珠寶及用販賣若人以五欲為淨是人則以受畜金銀珠寶及用販賣為淨若人以受畜金銀珠寶及用販賣為淨是人則以五欲為淨若人依我出家受具足戒而以受畜金銀珠寶及用販賣為淨者當知是人必定不信我之法律我雖常說須車求車須人求人隨所須物皆聽求之而終不得受畜金銀珠寶及用販賣耶舍說此已又言我先說是法非法是律非律是佛教非佛教是佛所說非佛所說諸優婆塞言我等於此語中無不信樂今毗舍離唯有大德是沙門釋子願受我等

盡壽住此四事供養

耶舍謝諸優婆塞已與僧使比丘俱還僧坊跋耆比丘問僧使比丘言耶舍比丘已謝諸優婆塞未荅言已謝但諸白衣皆信其語咸作是言令毗舍離唯有大德已請盡壽四事供養於我等輩無復宜利跋耆比丘復以耶舍前教諸比丘為罵僧犯波逸提語言汝當見罪悔過耶舍荅言我无罪可見云何悔過跋耆比丘便聚集欲與作不見罪羯磨於是耶舍便以神足飛往波旬國時波利邑有六十比丘皆是阿練若三衣乞食糞掃衣常坐露地坐具足三明六通悉是阿難弟子俱共飛來向毗舍離耶舍見之便置衣鉢於虛空中猶如著地與彼比丘共相問訊具說跋耆比丘十種非法語言大德我等當共論比尼法以滅斯事勿使跋耆比丘破於正法彼比丘莫逆於心欲共同滅復有三十波利邑比丘德皆如上亦是阿難弟子在摩偷羅國耶舍與六十比丘作是議言得彼三十比丘同我等

者必得如法滅彼惡事議已便共飛往彼比丘所具如上說彼亦莫逆於心欲共同滅復有波利邑三十比丘德皆如上亦是阿難弟子在阿臈脾邑耶舍復與九十人作如上議往到其所具如上說彼亦同心欲共滅之時長老三浮陁在阿呼山上耶舍復共百二十人作如上議往到其所具如上說彼亦同心欲共滅之時長老離婆多在拘舍弥城得慈心三昧有大眷屬耶舍復與百二十一人亦如上議往到其所具如上說彼亦同心欲共滅之時跋耆諸比丘聞耶舍往拘舍弥離婆多所便載滿船沙門衣鉢諸所須物亦欲往彼行貨來助其船中伴有一持律比丘名沙蘭竊獨思惟跋耆比丘為如法不即依諸經律察其所為為不如法時空中神三反唱言如是如是跋耆比丘所行非法如汝所見跋耆諸比丘到拘舍弥皆共上岸到長老離婆多所白言我等多載沙門所須之物來奉大德願為納受答言我衣鉢具足不復須之又白

言若不多須願受少許荅言我衣鉢已備不得為汝鬪法有受離婆多有一弟子名曰達磨常侍左右跋耆諸比丘便往其所語言我有沙門所須之物若有短乏便可取之荅言我皆自有无所乏少跋耆諸比丘復言佛在世時人來施佛佛不受者以施阿難阿難皆受阿難既受則是佛受達磨聞之為受一物受已問言汝等何意強施我物荅言欲汝為我白汝和尚以力見助不令耶舍壞我法律達磨便為往和尚所白言和尚可助跋耆比丘荅言行非法人我所不助達磨復白願更籌量荅言汝今勸我助非法人非我弟子從今勿復在我左右我亦不復共汝語言達磨慚懼出到跋耆諸比丘所彼皆問言汝和尚有助我意不荅言无有從今我今為汝受責得不共語擯跋耆諸比丘問言汝今幾歲荅言二十歲便言汝年德如此何忍作此不共語擯於是長老離婆多作是念我若於此滅彼事者彼造事人必更發起今當共往就

彼滅之念已便與大衆俱之毗舍離拔
彼城先有比丘名一切去於閻浮提
沙門釋子中冣為上座得阿羅漢三
明六通亦是阿難冣大弟子耶舍於
僧坊外語離婆多可往上座房敷卧
具宿并具白上事我晨朝亦當問訊
上座衆人既入僧房彼上座為辦浴
具說過中漿離婆多獨往上座房中
敷卧具宿離婆多夜作是念此一切
去羸老上座猶尚剋厲竟夜坐禪我
今何宜而得安寢一切去亦作是念
此客比丘行路疲極復兼洗浴猶尚
竟夜坐禪行道我今云何而得安卧
二人相推遂竟夜坐禪至後夜時一
切去問離婆多言汝今夜多遊何定
荅言我性多慈今夜多遊此定一切
去言此是麁定又問汝是阿羅漢非
荅言是離婆多次問一切去言上座
今夜多遊何定荅言我性好空觀今
夜多遊此定離婆多言此是大人所
行何以故空三昧是大人法又問上
座是阿羅漢不荅言是後夜竟已耶
舍比丘到房前彈指上座開戶即入

問訶問訶已離婆多問一切去言擅
薑合共宿淨不答言此事應僧中問
若獨問我恐非法人以我為私不容
我作論比丘數於是離婆多即集僧
欲論比丘而多乱語便白僧言今日欲
共論比丘法而多乱語不得有斷彼
此衆應各求四人僧為白二羯磨差為
斷事主跋耆比丘先求四人一名一
切去二名離婆多三名不闍宗四名
修摩那波利邑比丘亦求四人一名
三淨陁二名沙蘭三名長髮四名婆
沙藍諸上座被僧差已共作是議何
許地閑靜平曠可共於中論比丘法
即遍觀察唯毗羅耶女所施園好離
婆多即使弟子達磨往彼敷座若上
座至汝便避去受勅即敷諸上座至次
第而坐於是離婆多問一切去上座
言壇薑答共宿淨不答言不淨又問
在何處制答言在王舍城又問因誰制
答言因一阿練若比丘又問犯何事
答言犯宿食波逸提離婆多言此是
法此是律此是佛教跋耆比丘所行
非法非律非佛教今下一籌離婆多

復問兩指抄食食淨不上座問云何名兩指抄食食淨離婆多言比丘足食已更得食以兩指抄食之荅言不淨又問在何處制荅言在王舍城又問因誰制荅言因跋難陀又問犯何事荅言犯不作殘食法食波逸提離婆多言此是法乃至非佛教令下第二籌復坐食淨越聚落食淨亦如是下第三第四籌離婆多復問酥油蜜石蜜和酪淨不上座問云何名酥油蜜石蜜和酪淨離婆多言非時飲之荅言不淨又問在何處制荅言在舍衛城又問因誰制荅言因迦留陁夷又問犯何事荅言犯非時食波逸提離婆多言此是法乃至非佛教令下第五籌離婆多復問飲闍樓伽酒淨不上座問云何名闍樓伽酒離婆多言釀酒未熟者荅言不淨又問在何處制荅言在拘舍彌又問因誰制荅言因沙竭陁又問犯何事荅言飲酒波逸提離婆多言此是法乃至非佛教令下第六籌離婆多復問作坐具隨意大小淨不荅言不淨又問在何處制荅

言舍衛城又問因誰制荅言因迦留陁夷又問犯何事荅言犯波逸提離婆多言此是法乃至非佛教令下第七籌離婆多復問習先所習淨不上座問云何名習先所習離婆多言習白衣時所作上座言或有可習或不可習離婆多言此是法乃至非佛教令下第八籌離婆多復問求聽淨不上座問云何為求聽離婆多言別作羯磨然後來求餘人聽荅言不淨又問何處制荅言在瞻婆國又問因誰制荅言因六羣比丘又問犯何事荅言隨羯磨事離婆多言此是法乃至非佛教令下第九籌離婆多復問受畜金銀及錢淨不荅言不淨又問在何處制荅言在王舍城又問因誰制荅言因難陁跋難陁又問犯何事荅言犯受畜金銀及錢尼薩耆波逸提離婆多言此是法乃至非佛教令下第十籌問竟共還更都集僧離婆多於大衆中更一一如上問一切去下一籌乃至第十籌於是離婆多唱言我等已論比尼法竟若佛所不制不應妄制

若已制不得有違如佛所教應謹學之
尒時論比丘法衆第一上座名一切
去百三十六臘第二上座名離婆多
百二十臘第三上座名三浮陁第四
上座名耶舍皆百一十臘合有七百
阿羅漢不多不少是故名為七百集法

五分律卷第三十

劉賓律師佛陁什弥沙塞部僧也
以大宋景平元年秋七月達于楊州
冬十一月晉侍中瑯瑘王練比丘釋
慧嚴竺道生請令出焉佛陁什謹執
梵文于填沙門智勝為譯至明年十
二月都訖考正理歸文存簡畧雖不
窮原庶无大過願以塵露崇廣山海
貽于万代同舟云尒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勑雕造